



临高启明

-123-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临高启明

内部资料 注意保密

切勿遗失 严禁翻印



关于本书

作者：吹牛者

这是一篇团穿的种田文。

上班到现在，写得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报告，第一次写网络小说，有点底气不足。包括它是否会太监，自己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尽量努力有始有终吧。

这本书的由来，不多说了，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某个论坛里的跑团活动的副产品。当年对这个活动很有兴趣，但是参与度不高，属于沉默的旁观者。

活动中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当大家的理想一致的时候，爆发出来的热情和力量是惊人的，当彼此的理念出现分歧，而矛盾又没有得到及时调和的时候，活动就开始慢慢的沉寂下去。

难怪有人说过，团穿是穿越文的大忌，属于仆街类别。

不过，我依然想尝试一下。

PS：这本书，前后准备了差不多半年，包括搜集各种历史和技术资料。很幸运，手边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包括图书馆、学术网络，这些东西都大大丰富了我的资料。

历史细节上，尽量做到可靠，不过因为资料来源广泛，自相矛盾之处很多，有时候为了情节需要或者无法查询具体资料，选择的史料难免会有出入。本人的历史功底也比较浅，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敬请指教。

本文以种田流为主，技术资料除了论文和专业书籍，主要来源是一些大跃进时期各种简易土法小册子，当时因为物质条件有限，简易制造和土法风行一时。技术方面的金手指肯定会开，呵呵，争取开得稍微能自圆其说一点。

故事情节，尽可能的合理化，当然了，有些时候主角光环也是要开

的，不然就没得混了。

愿意对情节、人物、技术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朋友，请在书评区留言，感谢你们的支持。

小说里一些故事情节和技术资料，都来自当年团穿的参与者们，无意独美，在此表示感谢，你们的创造力给了这部作品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鸣谢：独孤求婚。概念首创者。

东门吹雨、紫焱法师。最早的参与者。

文德嗣、王洛宾、钟利时、吴南海。技术和总体思路上给予了许多启发。

虫洞概念及虫洞的描写来自文德嗣的《小职员穿越记》

其他，不再一一列名了，欢迎大家来报名参与。有一部分ID我已经做了中文化，如果不想当龙套的或者对中文化名字不满的，请给我留言，我会修改的。谢谢。



第一卷 启航

更多临高启明配图版本，请至QQ群：477420582。

第一节 虫洞降临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或者叫主人公之一，叫萧子山。



萧子山

萧子山生在70年代的末期，是个普通人：家庭普通，相貌普通，天资很普通，而且不是个肯努力上进的人，所以读书很一般，受惠于大学的扩招，他也成了一名大学生。

萧子山毕业以后，在珠三角的几家企业都呆过，上过黑心老板的当，做过不切实际的梦，最后好歹在一家外企的找了份待遇还不错的工作，勤勤恳恳的干活拿工资——这一干，就是差不多六七年，转眼三十了，住的依然是别人的屋子。平时没什么娱乐，就爱好历史，喜欢看点冷门的书。算是交过个女朋友，破了保留N久的处男之身。不过故事发生的时候，前女友的面容都快记不清了——他照旧属于要庆祝11月11日的那伙人。

我们故事的开头的这天晚上，天气很不好，黑漆漆的天空不断的在闪电——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快半个月，有时候会在闪电之后下暴雨，有时候则会滚滚雷声，大地震的谣言传了很久时间久了也慢慢习以为常了。萧子山打着哈欠从公交车上下来，眼皮浮肿，两腿酸软，头发蓬乱，一股穷忙族的邋遢派头。他已经一夜一天没回过家了。身为一个新晋的地区经理，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做了很久的报表，特别是那一笔又一笔的报销费用的去向，着实让他伤脑筋。

要说萧某人是个企业里的蛀虫，那是天大的冤枉，萧子山正式当上这个职位，还不到三个月。进入这公司的六七年间，一直在地区销售代表这个基本职务上打转，上面的各级领导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他倒象韭菜根一样的存在着。

三个月前，领导们又一次换班了，照例留下了一堆无法说明的报表和发票。只不过这次，他被指派当了地区经理。

如果早上二年有这个职务……他肯定要对公司感激涕零，但是此时——萧子山只想对上面的领导们，无论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说一声：

草泥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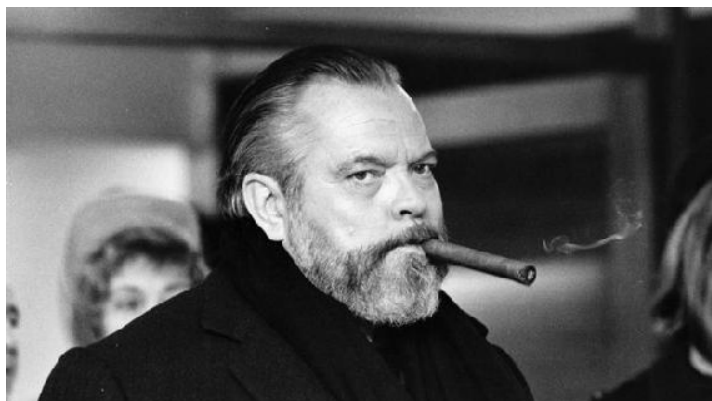
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公司从去年开始就显得半身不遂，地区办公室里熟悉的同事，也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了。剩下的业务，他一个人干还显得悠闲无比。此时这个任命，升职后丝毫不提调整那多年未动的工资，不给任何的开展业务指示。凭他七八年来的职业经验也不难明白——这是准备撤销地区办公室的前兆。他只不过是一留守人员，等到一切事务处理完毕，就得卷铺盖。

但是文件还是得做……为了那点多年不动的工资还能多领几个月。

萧子山第二十次的叹气。他提了个大旅行包，从包本身到包里的东西都是是办公室里历年留存下来的促销赠品：从厨房围裙、汗衫、牙刷到圆珠笔无所不有。都是些粗劣的小商品。除了少数东西，他基本上都用不到。却还是很贪心的拿了回来——人穷志短——这话放在他身上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出租房里还算干净整齐，冲个澡之后，精神反而亢奋起来了，随手打开电脑，上了网络。

奥逊威尔斯说，彩票是穷人的止痛药，那么网络就是萧子山这一类人的鸦片。无论是网游还是BBS，再或者他每天都要看的网络小说。



奥逊威尔斯：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有《公民凯恩》、《第三人》、《历劫佳人》等。

萧子山没工作前也算是半个文艺青年，杂七杂八的书囫圇吞枣的看了不少，也喜欢舞文弄墨，不过天赋有限，没吃上文字饭。上过几年班之后，文艺小说，不管如何的深刻或者有意义，被他彻底的驱逐出去了——社会的一切现实，他看得太多了，不需要再靠小说来给他增加什么感想。他最爱看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穿越到过去再造历史的意淫小说……这大概和他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总有一种期望篡改历史的想法有关。总之每天都得看上点，正如他自嘲的说过，这是“精神自慰”。

除了每天的精神自慰，他还固定去几个BBS转转。好像吸毒上瘾的人一样，不去就觉得心里发空，其实坛子里他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但是BBS里提供的各式各样的杂七杂八的信息、理论和知识，各式各样的辩论、争吵，多姿多彩的人性，哪怕是某些上身是马列，下身是西门的

伪君子的表演，也比满是面具的社会要有趣的多。



BBS：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英文缩写**BBS**）通过在计算机上运行服务软件，允许用户使用终端程序通过**Internet**来进行连接，执行下载数据或程序、上传数据、阅读新闻、与其它用户交换消息等功能。

上BBS，照例先看下本日的热贴。

“我发现了一个通向明朝的虫洞！千真万确！”

看到这题目萧子山不由得哑然一笑，这年头，看穿越小说都看傻吗？还是都对自己的现实状况不满，渴望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另起炉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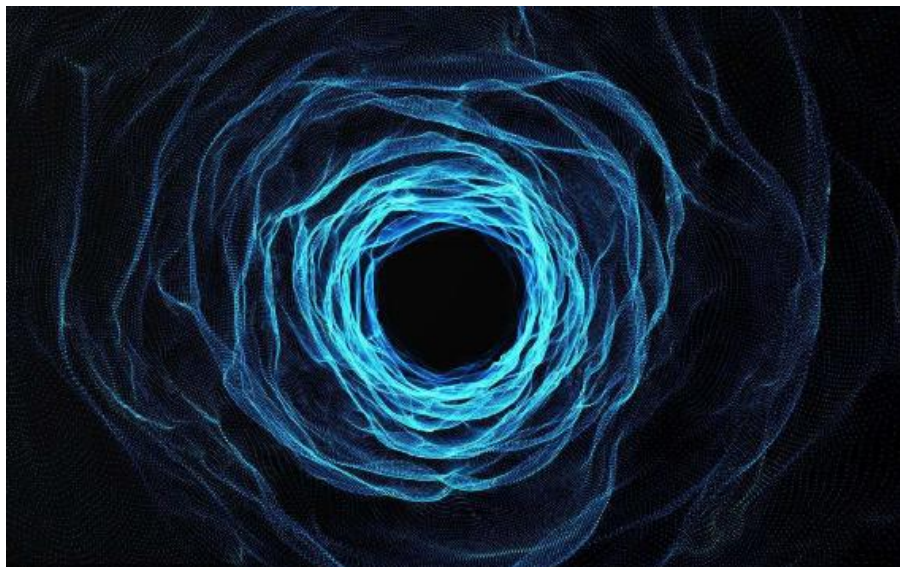
再看发现帖子是文总发的，说起来文总是这个BBS上萧子山比较佩服的“生存狂人”之一。知识广博不说，对穿越、生存问题的考量之细腻，也算是少有的。遗憾的是文总不写穿越小说，否则他的小说萧子山一定是要追看的——当然只看盗版的。

“又是文总的什么新奇思妙想了吧。”萧子山随手点了帖子。这一点，他的世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换成俗套的话，那就是“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

一周后。

“这个就是虫洞？”萧子山小心翼翼的看着眼前的发光体。严格的说，这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圆形，略带蓝色的光，和他想像中的虫洞差距不大，不同之处是光芒并不强，尺寸也小得多，只有盥洗室的一面镜子那么大。



虫洞模拟图片



盥[guàn]洗室：装有盥洗、厕所设备的房间。盥：洗手的器皿。

“很小啊。”王洛宾说，他和萧子山一样，也是第一批和文总沟通之后决定来看看的人之一。

“边缘加以一定的压力就可以扩大。”文德嗣坐在抽水马桶的盖子上，卫生间里塞进了三个人显得有些拥挤，“这个洞口可以扩大或缩小，只要在直径方向对称的施以一定的力就行。扩大和缩小洞口在两个时空是同步的。”文德嗣解释说，“当把洞口缩小到210mm的时候，虫洞就会封闭，不能连接时空了。”

“它真得能来回穿越吗？”萧子山的印象里，穿越是单向的，基本不是被车撞就是被雷劈，最温柔的也是迷路式的，总得特点就是一去不

回。

“如果回不来，我发不了帖子，你们也就到不了这里了。”他说，“我估计，穿越过去之后的地点应该是和穿越发生的地方是一致的。”

“你该去买彩票的，文总。”萧子山喃喃自语，“在卫生间里发现一个虫洞，比买到头彩的概率还低啊。”

“这个还不算头彩？”文德嗣心满意足的笑了起来，“有可以给你赢得一个世界的彩票吗？”

“文总，你不是一直说：单人双向低调的穿越才是王道。”王洛宾想起了当年BBS上关于穿越的讨论。

“没错。”文德嗣指着虫洞，“你知道那后面是什么吗？是一个世界！”他激动的挥舞起了胳膊，“通过它，我可以拥有一个地球、一个宇宙！”

“就你一个人征服世界？”萧子山严重的表示置疑。

“所以才发了那个帖子……”文德嗣好像心有不甘，“另外，对面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空。”

“什么时空？”

“大概是天启年间。我找到了天启通宝。”



天启通宝

天启：天启为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627年），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明光宗在位仅29天因“红丸案”而暴毙，朱由校经过“移宫案”风波，为群臣拥立即位。因其父不得祖父明神宗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少文化，好木技，被称之为木匠皇帝。明神宗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16岁即位，登基后后金威胁日益严重，内部官官干政愈演愈烈，明朝民生凋敝、日薄西山。后因意外落水成病，天启七年（1627年）年因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遗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

帝，即后来的崇祯皇帝。庙号明熹宗，谥号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愍皇帝，葬明十三陵之明德陵。

萧子山和王洛宾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文总找到的新世界，乃是一个公公横行的时代。

第二节 文总的野望

文德嗣大致介绍了他自己单独穿过去的经历。从他家的洗手间穿过去的异时空是在某个山丘下，正在一条小河畔，从土地的开发程度看，这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农业区。地貌和植被应该就是华南，正当他彷徨着要不要冒险深入，看看有没有村落可以探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伙古装的士兵，在骑马的军官带领下，把十多个乡民模样的人押解到河边，随即开始了屠杀。

虽然文德嗣也在网络上看过一些相当血淋淋的照片，但是在三十米外近距离实景观看，其震撼程度还是无与伦比。

最后士兵们割下了人头，随手丢了一些破损的武器在尸体周围，簇拥着军官扬长而去。



手持三眼銃，穿布面甲的明代士兵

“……幸亏我穿着迷彩服，不然还真玄。”文德嗣说起来还心有余悸，“离我最近的那几个，还不到十米远。”



迷彩服

异时空给文德嗣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空气好，第二印象就是性命堪忧。

文德嗣打开笔记本，给他们看现场拍摄的照片。血肉模糊的无头尸体在900万像素，单反镜头的演绎下逼真得让人想吐。

“我还找到了一些散落在周边的铜钱。”文德嗣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几枚铜钱，“有好几种，请人看了，最晚近的是天启通宝。”

“也有可能是崇祯年间。”

“至少是在天启二年之后了。”萧子山很有把握的说。“光宗只做了几个月皇帝就驾崩了，天启元年铸造的是他爹的泰昌通宝。第二年才开始铸造天启年号的。要是考虑到铸造和流通也需要时间的话，可以推算到天启三年之后。”



泰昌通宝

泰昌：（公元1620年8月28—公元1621年1月21日）为明朝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公元1620年8月28日-公元1620年9月26日）的年号，由于明光宗朱常洛乃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故“泰昌”这个年号仅用了1年。

明崇禎帝



崇禎（公元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禎是明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

“不过这个时代推测还是宽泛了一点。这兄弟俩在位有二十多年。”

“我想应该就是天启，最多也就是崇祯初年。崇祯通宝的各地都有大量铸造，流传范围很广，没可能只有天启钱的。”

确定了时代，我们到底打算做什么？

一个通向异时空的虫洞，对于科学界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卫生间里的三个人显然都不是物理学家，诺贝尔奖是没份的。如果说要作为重大新闻的话，他们中又沒有一位是媒体业的，最多只能算是新闻中的当事人。当然，作为发现者，文总肯定会在新闻里被稍微提到一下。除此之外，这几个人都相当阴谋论的想到，鉴于此事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后果，虫洞的存在很有可能会被完全掩盖——正如美国人一直怀疑有个五十一区一样——这样的话，他们的前景就大大的不妙了。



51区（Area 51）：指的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距离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西北方130公里，有一个空军基地在此，此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秘密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的开发和测试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

除了虫洞的产权人——无主之物归发现者所有，所以文德嗣可以算是虫洞的所有者——之外，另二个人心里都很明白这是一次机会，文德嗣要是真想去得什么物理奖或者搞他的“单人双向低调穿越”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发那个帖子的。

这个机会又多大？正如文总说的，大到可能拥有一个世界——另一个位面上的17世纪。

想到这点，呼吸都粗了起来。

在一番简单的讨论之后，在文德嗣家的洗手间里，成立了最初的执

行委员会，并且随即产生了第一号文件。在新世纪发现史中，该会议被称为“洗手间会议”。

会议通过的纲领：建立一个新世界！

如何去创建他们的新世界？古人不是没思维的NPC，在智慧上并不输于现代人，既不缺少勇气，也不缺少力量，论到对环境的适应性，更是远非娇贵的现代人所能相比。这三个人虽然都爱看穿越架空小说，起码还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王八之气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的缩写，一般指“非玩家角色”，指的是游戏中不受玩家操纵的游戏角色，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单机游戏，后来这个概念逐渐被应用到其他游戏领域中。在电子游戏中，**NPC**一般由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控制。

穿越众唯一能胜过他们的，便是比他们多300年文明的积累。

“规模化、标准化，”王洛宾说，“是制胜的法宝。工业化的社会，足以击败任何一个古代社会。”

召集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管理方法的穿越者，携带现代工业设备和技术，一起穿越到那个时空，建立一个基地，完成基本的工业化，形成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以此为出发点制霸全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这个目标如何的宏伟，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小组经过讨论，确定近期的目标是二个：

招集穿越众和筹集购买物资设备的钱。

文德嗣决定首先建立起一个SkyPe的聊天群，作为联系之用，原有的帖子，现在已经非常的火热，他也不再做任何说明，只简单的加了上这个群号和一个备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就把帖子锁了——大家一致认为从现在起不宜引人注目。



SkyPe：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其具备IM所需的功能，比如视频聊天、多人语音会议、多人聊天、传送文件、文字聊天等功能。它可以高清晰与其他用户语音对话，也可以拨打国内国际电话，无论固定电话、手机、小灵通均可直接拨打，并且可以实现呼叫转移、短信发送等功能。

至于钱，虽然这三个人还算有点积蓄，加起来不到一百万。一百万人民币去完成工业化——哪怕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化，也太过科幻。

当然，理论上后续参加的人也会带来资金，但是不会多到哪里去。

通过双向穿越，利用两边的时空物价差来筹集经费，大概是比较现实的快速赚钱方法了。

用现代产品在古代获得暴利，这是所有穿越小说里屡试不爽的发财妙法。大家马上想到了玻璃镜、玻璃杯、火柴、手表之类的穿越专用财宝。无数的穿越者们正是依靠这些才在异时空发家致富，掘到第一桶金，迈上王霸之旅的。

萧子山贡献出了他多年来因为贪图小便宜而积攒起来的大量促销赠品：

带镜子的塑料粉盒、密胺制的碗勺筷子、小水果刀、塑料布的厨房围裙、晴纶的帽子围巾手套套装、玻璃的马克杯、塑料饭盒、毛巾……林林总总的装有了三四箱子。这些在义乌定做的小商品，丑陋的印着各式各样的公司LOGO，此刻在这几位眼中都成了闪闪发亮的金子。



塑料粉盒



小水果刀



玻璃的马克杯



密胺[àn]：密胺树脂，化学名称三聚氰胺。由密胺树脂粉加热加压压制成型。以其轻巧、美观、能耐低温、不易碎等性能，被用于餐饮业及儿童饮食业等。



LOGO：徽标或者商标的外语缩写。

17世纪的威尼斯玻璃镜即使在欧洲也是奢侈品，亚洲根本没有，从这点来看，镜子是一种垄断，再比如那些摔不坏的碗碟、透明的饭盒……包括他们刚才喝掉的纯净水留下的空瓶子，随便哪一样都是那个时空没有的新东西，理论上说，他们愿意卖多少钱都可以：一百两一个粉盒，二千两一个杯子，一百两一个碗……多少穿越前辈不就是这么干的……

这三个人都被金灿灿的未来激动的血压升高。文德嗣甚至开始有些后悔了——也许冒险一个人搞双向穿越也能统一世界。

“可我们就这么过去，一到城门口就会给当成倭寇抓到海防同知衙门去。”王洛宾想起了现实问题。

海防同知：官名。知府之佐助官。明清代凡沿海紧要地区之府、厅，均置海防同知，以协助府、厅长官专管海防事宜。



倭寇袭扰沿海在天后宫嘲笑妈祖神像1567

倭寇：[wō kòu] 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广州有海防同知衙门吗？”

“不知道，不过市舶司应该在那里。”



市舶司：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

“这倒是，我们奇装异服，口音古怪。广州不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我们又没有勘合路引……”

都察院今差本官前去江西公幹把截去處賄
實放行若至所在官司比對殊墨字號相同速將
去事件依限完報毋得將同姓良善冒名頂解因
動擾於民自取罪愆若殊墨不同即將齊批人員
拿赴京所有勘合須至出給者

十年十月十八日

石州差試監察御史宋 裴 准此

順治玖年拾壹月

五日典史徐龍代 承

都察院

張事完退紙

勘合路引：明朝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路引制”由于发证部门的不同，有多种称呼，如路引（地方政府发给老百姓通行用）、勘合（兵部办差或政府官员过军事关卡用）。

“不会给充军到辽东吧。”



充军：是指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类似现在的劳改，作为死刑代用刑。

“那倒不至于，不过要是因为奇装异服，举止可疑给拉到衙门里过堂，不死也得脱层皮。”萧子山想起看过一些明代来华葡萄牙人的回忆录。有个倒霉的葡萄牙海盗翔实的记载了其被俘后的全过程。虽然他对明代的司法大加赞赏，认为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完美制度，但是又毫不犹豫的说对犯人来说是残酷的。

想到拿葡萄牙佬受过的和看到的种种酷刑，萧子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心生畏惧。



葡萄牙：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共和制国家。东邻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西部和南部是大西洋的海岸。15~16世纪起，于大航海时代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起大量殖民地。葡萄牙人于1542年意外发现了日本，后来很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被吸引到日本。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并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

“要不我们找几个汉服网站？我看有几个考据明代服制还是很精心的。”

“衣服可以，言行举止学不了。”王洛宾反对，“更可疑了。”

“要是冒充外国商人——我们可以自称勃泥来的海商。”文德嗣提出了新的建议，“也许可以冒充贡使？皇帝不都喜欢万国来朝。”



勃泥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古代小国，也称“勃泥”或“淳尼”。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即今日文莱达鲁萨兰国，其含义为“生活在和平之邦的海上贸易者”。它是一个神秘的热带王国，自然风光优美，资源丰富。十世纪起渤泥国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使节、商人往来不绝。

贡使：进贡的使臣。朝贡，又称进贡，是一方将财富以某种形式给予另一方，以表示顺从或结盟，尤其是君主国里臣民献上礼物给君主，或藩属国也会向宗主国献上礼物。这些礼物称为贡品。朝贡是地方臣服于中央统治者，或者属国臣服于宗主国的表示。

“朝贡贸易那会早停了。何况这会朝廷大概焦头烂额，没啥兴趣。”萧子山想了想，“我记得明代对外国人管理很严格，除了葡萄牙人外国商人只能到澳门贸易，船只不能进入珠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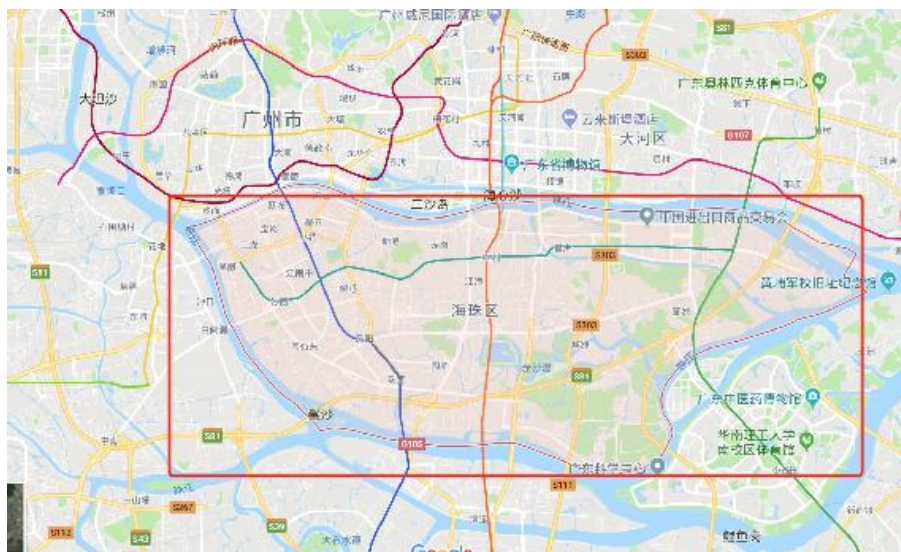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能进广州？”

“对，貌似当年广州每年都会举办交易会，各地的客商都会带着货物去和葡萄牙人交易。”

“原来广交会的历史这么悠久了。”王洛宾赞叹了一声。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英文名为**Canton fair**。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至2017年已有六十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曾经是中国外贸主要窗口的广交会，在明代就有了其前身，不过当时只对葡萄牙商人开放。每年夏天冬天各举行一次，地点就在海珠岛，即现在海珠区总工会一带。



海珠岛：现在为海珠区。

“可我们谁也不象外国友人，那年头不知道有没有外籍华人？”

“也许有吧，谁知道。”

“伤脑筋，看来得查查史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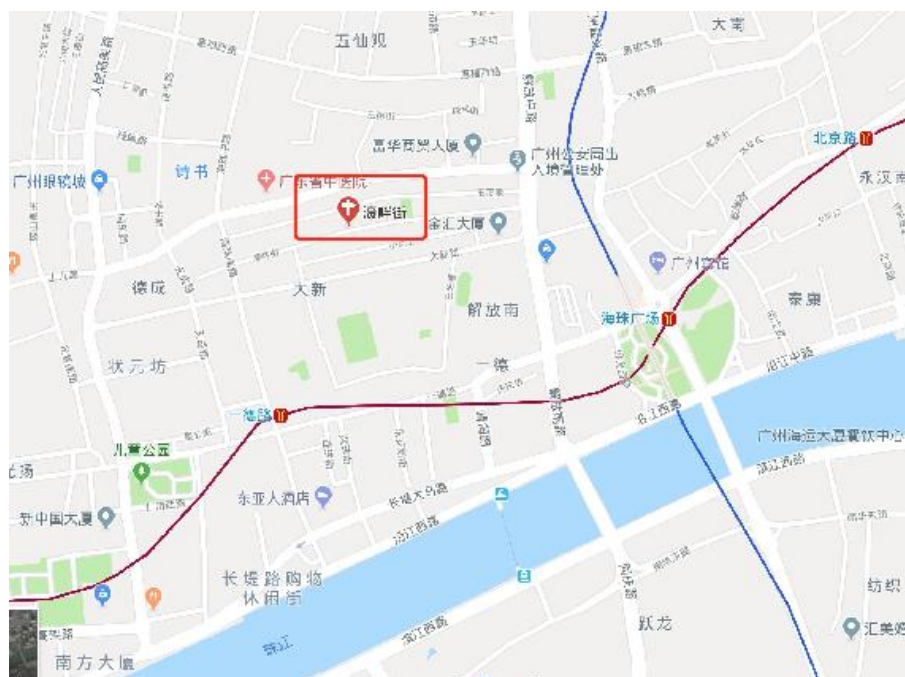
忽然萧子山拍了一下桌子，笑了起来：

“我们真傻！干吗总想着怎么进广州，我们不就在广州城里？”

众人眼睛一亮。的确，既然虫洞在两个时空的出入地点都是一致

的，只要在广州明代城市的范围之内穿越，不就直接进入广州城了吗？至于真发生什么危机，直接打开虫洞逃回来就是了。

选择的穿越地点是濠畔街，原在广州城之南的沿江地带，此地早在南宋就是商业发达地区，明初的商业更加繁荣，嘉靖年间增筑新城，就把这个珠江边的商业区也包括进去。至此，广州的南城城墙就直接矗立在珠江畔了。



濠畔街 (Háopàn Jiē) 位置



鳳凰 廣州

凤凰卫视 广州

濠畔街在明代就是所谓外省富商云集居住的地方，实际也是走私商人的集中地。这些人与当时珠江口游鱼洲上的渔民勾结，专门贩运“番舶”上的货物，干得是走私贩私的活计。“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萧子山很怀疑这些所谓的“外省富商”都是一些有官面背景的人物，所以走私贩私才能如此猖獗。

既然都是搞走私的，肯定不会在乎他们到底是哪来的。利润是商人的本性。从这点来说，濠畔街的商人似乎是最适合接触的。

第三节 掘金——高举之惑

“愿大能的穿越之神保佑我们，愿时空管理局批准我们的行动。阿门。”

文德嗣喃喃念完，背着突击包第一个穿过了虫洞，紧接着，是萧子山和王洛宾。

文德嗣是个驴友，平时家里有整套的野营旅行装备，算是装备精良。不过他只选择了快干服，救生盒和一把多用途刀，另外带了一个突击包用来随身携带虫洞出口。

快干科技
FAST DRYING
X
分分钟快干

快干面料特点就是迅速将身体的汗水引导到衣服外层，一方面内层干爽、一方面汗水容易在外层挥发。

快干衣：就是干的比较快的衣服，与毛质或棉质的衣物相比，在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容易将水分挥发出去，干得更快。



多用途刀

至于武器，文德嗣考虑过他的全钢弩机和猎刀，但是想了下，真发生什么事情，三个城市宅男和明代人比力气斗狠恐怕有点玄，反正虫洞出口可以随意移动，发生危险直接打开虫洞逃命就是。慎重起见，文德嗣拿出了三件防刺背心，又搞了一些烟幕弹，外加电击器，紧急的时候可以用来脱身。



全刚弩机



猎刀



防刺背心



烟雾弹



电击器

萧子山没这方面的装备，直接去满街都有的军品劳保店买了一身作训服，一双高帮的解放靴，仿制的军用背包。



作训服



高帮解放靴



军用背包

王洛宾穿的是常用的野外工作服。每个人都带了二天份的压缩干粮和几瓶纯净水。还带了些应急的药物。这只是为了尽量减少打开虫洞的机会，以免暴露。



野外工作服

萧子山拉来的促销品种类很多，开始打算就带上玻璃杯和塑料粉盒，后来还是觉得每样都带点比较好——毕竟并不清楚明人的审美趣味和需求，多带点样品探探路。

确定穿越地点后萧子山去了几次图书馆，大体查到了濠畔街现在的位置，在其附近找了间快捷酒店，租了一个房间。接着，文德嗣连续几天在夜间稍稍打开一下虫洞，观察对面的环境——濠畔街毕竟是个商业区，人烟稠密。随意打开虫洞，保不一定会落在谁家的卧室或者干脆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保险起见，文德嗣干脆从网上订购了红外夜视眼镜。地点不适合就得再换地方——完全是撞大运。

根据文德嗣几次夜间观察，对面的空间应该是某个宅邸的后院，可以看到许多成排的灰砖瓦房，天黑以后根本没人。

穿越之后会怎么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也没地方咨询。初步的打算是穿过去之后，先在僻静的地方躲一会，天色一亮，就找铺户进去亮出货样，看看对方反应如何。

17世纪的古人会对这几个奇装异服的人持什么态度：是避而不见还是造成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都无法预计。还有语言沟通上的障碍，

不过，据文总说，广州话是保存古汉语成份最多的方言，可能差别不会象现代普通话那么大。

时间确定为凌晨5点左右，也就是古代的卯初，早了，天色未亮，明清二代虽无明确的宵禁制度，但夜生活寂寥，晚间行人稀少，一旦被打更或者查夜的衙役发现即会盘查；晚了，人多起身干营生，被人看到虫洞打开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凭空钻出三个人来，还不轰动全广州。

高举高大老爷这几天总觉得夜里睡不安稳，后面栈房院里的几条狗每到夜间总是叫个不停，护院家丁赶去逻查了几次，并没什么异样。那栈院本身就是堆货的地方，墙壁不但高，而且两边还有偏院夹道，哪怕是一等一的飞贼大盗，要混进来也没那么容易。于是便有人有疑神疑鬼起来，说院子里半夜常有诡异的光出现，一时间高宅里人心惶惶，白天还好，一到夜里，这栈房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地方。这些日子天象也怪异，傍晚总是雷声滚滚，却又不見下雨，天空时常变得诡异的紫色。高老爷也总没好脸色，连平日里最得宠的小妾，都懒得临幸了。

高大老爷倒不是怕鬼，而是这后院的栈房关系着他的身家性命。濠畔街上大大小小上百的商户，个个都是通番货洋发的财。如今他把去年冬天从佛郎机人手里得来的货物和白银都变成了佛郎机人喜欢的生丝、绸缎、瓷器，还备了许多朝廷明令禁止出口的硝石和铁器，万一真有什么闪失，岂不是要了他的命——要了他的命还是小事，他这偌大的产业，有一半都是宫里杨公公的，杨公公虽然没九千岁那么显赫，要他全家灰飞烟灭也不是难事。



佛郎机：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



硝石：工业上是制造火柴、烟火药、黑火药、玻璃的原料和食品防腐剂等。

这天夜里狗倒是颇为安静，再没叫唤。高老爷算是睡了个好觉，这几天因为心绪不宁，他一直在内书房独寝，五更刚过，便起身了，在丫头的服侍下用青盐刷牙盥洗，正眯缝着眼看半明半暗的天色，揣测天气如何，要不要去院里快活一番……

后院又是一阵狗的狂吠声，高老爷不由得一惊，早起的舒爽心情被破坏无余，将杯盏重重一顿，正待唤人查问，只见自己的护院头目连滚带爬的直冲进院子。高老爷脸色大变。这里是内书房，男仆非传不得入内，头目这么气急败坏的冲进来，不问可知是出了大事。

“老爷，老爷，栈房院子……院子里……来了……来了……”

“急什么，慢慢说。”高老爷多年通洋贩私，早就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心境，只慌乱了一下，便镇定了下来。

“后院，后院，来了三个倭人！”

听到后院多了三个倭人，高老爷虽然不甚明了这几个倭人是怎么进来的，但是只要是人就好说，便松了口气，道：“几个倭人把你吓得这样！先绑了关在柴房里。”气度不凡的挥了下袖子，脑子里却转了几个弯。

难道是游鱼洲上的汪老大派来的人，现在有番船泊下了？高举知道佛郎机人多有倭人奴仆，但是现在不是船到的时候，再说，作为他的合作伙伴汪老大也不会事先不打个招呼就把几个倭人送来，更不会偷偷摸摸的塞进他的后院。

“老爷，这几个倭人……着实古怪！”头目赶忙禀告，“小的们不敢妄

然动手。”

“饭桶！废物！”高老爷大怒，心里却有些害怕，他虽是外省客居此地，但是早年间倭寇凶残成性寇掠沿海的往事还是听过不少，这濠畔街之所以现在会圈到城里，也是因为当年倭寇猖獗。这三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夜溜进他的后院，恐怕……高老爷想起听通日的海商说过，日本有些异人武者，惯能隐身潜踪，杀人于无形……

想到这里，心中大惧，原先叫家丁抓了再说的念头淡了下去，赶紧着问了句：“这三、些人现在何处？”

“小的们用弓箭火铳围在后院，”头目看了一眼高老爷的脸色，“看他们的模样，似乎并无歹意……”



明代火铳

“混蛋！”没有歹意跑到他家后院来做什么，难道是来打生抽？

“老爷，这几人并无兵器。这是他们为首一人丢给小的的。”头目赶紧从怀里递过一个小盒，“还说了许多话语，小的听不甚明白。”

高老爷半信半疑间将纸盒接过来，却吃了一惊，这盒子入手光洁无比，似乎上了一层釉一般，不过边缘的毛口让他立刻就发现这是个纸盒子。



釉[yòu]：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是用矿物原料（长石、石英、滑石、高岭土等）和原料按一定比例配合（部分原料可先制成熔块）经过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而成。

心道：果然古怪。小心的拆开盒子，内中却是一个小小的椭圆形扁盒，材质非玉非瓷，也如那纸盒般仿佛有层瓷釉，颜色却是瓷器上从未见过的娇艳无比的粉红，入手很轻。高老爷常年贩卖洋货，见多识广，却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得。样子倒和妇人所用的粉盒相仿，试着一掀，盒盖如贝壳般应手而启，却见内侧明晃晃的一片，定睛看去，不由得面如死灰！

第四节 掘金——澳洲海商

“靠，真是象坐过山车啊。”萧子山心有余悸，小声的说。

“富贵险中求。”王洛宾依然把手放在口袋里，萧子山知道他从刚才到现在都握着那电击器。

“说什么呢，淡定，淡定。”文总的鼻子上也出了不少汗。

本来还算过得去的穿越计划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文德嗣刚把虫洞的出口收入包中，就听得狗的狂叫，吓得三个人腿肚子都软了，一阵抓狂。幸好王洛宾一直把电击器拿在手里，闻听身后有风声，赶紧猛按按钮，反手一抄，瞎猫碰死耗子的把一只正欲扑上来撕咬的恶狗电的毛发直树，口吐白沫，四脚朝天，大约连带又麻到了后续的，群犬只是狂吠，不再上来。没等三人想下一步如何，院门一开，早涌进来七八个青衣家丁，手里刀枪棍棒齐全，还有个胳膊上缠着火绳的火铳手，黑洞洞的枪口直冲着这三个一脑袋发财梦的位面旅行者。

时空之旅遇到的第一批异时空的人显然不甚友好，不仅不友好，连性命一时都危矣。黑洞洞的鸟铳对着自己，这样的体会对这几个宅男来说还是平生第一遭。

他们平日里论及古代的火器的时候对明代的鸟铳很鄙夷，觉得其粗制滥造，射程威力都不足道。然而此时双方不过二十多步的距离，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想必再烂的鸟铳都能打个满脸开花。慌的都不知道干啥好了，文德嗣想好的一篇开场白也给吓得生生吞了下去。

幸好家丁们看到几条狗的下场，畏缩了一下，双方对峙片刻，文德嗣想此时要丢出烟幕弹虽然脱身不难，但时空倒爷的生涯不就此完结，何谈以后的统一世界再造中华的大业！想到这里，豪气自胆边生，高举双手，用广东话连说带比，又丢过去一个连镜粉盒，以示自己并无恶意。

没想到粉盒的作用如此之大，没多久，三人便由被刀枪相向，变成了座上宾。

“老王，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圈套？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捉拿？”萧子山偷偷张望了下四周。这可是真正的明代建筑，他们屁股下面坐的，也是真正的明代家具，随便哪一件拿到本时空都能卖个好价钱，可是此刻谁也没心思欣赏。

“要动手后院他们也能动手……”

“大家小心就是，对了，不要喝茶。”文德嗣小声说，“看这家的家丁，估计主人也是搞走私的，这种人多半心黑手狠，当心对方起了歹念。”

“嗯，明白。”

“子山，一会我要一丢烟幕弹，你就赶快帮我把虫洞拿出来。咱们

立马扯乎。”

“明白。”

正小声商量着，见外面七八个家丁拥着一位中年华服男人进来。萧子山他们刚才忙乱了一阵，刚刚心平了些，此刻好奇心大涨——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大明之人那！直勾勾的三双眼睛，望着这位保养的白白净净的中年男人。



明代服饰

高老爷适才打开盒子，便大吃了一惊。他贩卖洋货二十多年，见多识广，且不说这粉盒非瓷非玉的甚为难得，里面镶嵌的，便是一面价值连城的水晶镜子。这些年来他也只见过几次而已，虽然尺寸都比这个大不少，但论及晶莹光亮又不及它。他听得佛郎机海商说过，这水晶镜子泰西只出在一城，作坊建在岛上，四周守卫森严，一向属于秘制，便是

佛郎机国内也难得一见，更不用说在这广州城了。

这三名倭人，好大的手面！高老爷心中揣度，莫非是日本国内哪位名主的使者？转念一想，倭人自己日用尚且不足，百货十之八九都要唐船贩运，怎会有如此的奇珍？

既然对方能不惜重金的以此示好，无论如何都得去见上一见。高老爷已经嗅到了银子的味道。慎重起见他还是带了自己手下身手最好的护卫家丁同去。

劈面一见，高老爷又怔住了，这伙人不是倭人！

广州是五方杂处之地，倭人他见得多了，这三人虽不蓄发，却不是倭人常见的髡发，内中一个头发剃极短，仿佛头陀一般，另二个稍长。衣服颇为古怪，对襟的衫褂，短不及膝……这身装扮，倭人没有，佛郎机也没有。

髡发[kūn]：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



头陀：出自梵语，用以指行脚乞食的僧人。

而且这三人的身材高大，根本不是倭人那样的矮小。个个都在五尺五寸以上，内中一个竟然有六尺之躯。

看其样貌：皮肤白净，手脚也不粗大，显然平日里都是养尊处优之人。观其神情，虽有些惴惴，但绝无卑微低下之感，举手投足间别有一番自信。

高老爷在商界纵横多年，也算眼光老辣之人，看这三人，却瞧不出什么路数。

正疑惑着，见三人直勾勾的看着自己，眼神极度古怪，心里一阵发毛，不由倒退了一步，心想这几个莫非有龙阳之好，怎么看他这样一个

男人也如此的惨人。



龙阳之好：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中魏王与龙阳君的一段记载。后来被广泛衍用于指代男子间的同性恋。

渗人shèn rén：意思是使人害怕、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边萧子山他们看那中年人面色变换不定，也有些疑虑。这人看起来有五十来岁，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绸圆领。相貌周正，蓄着淡淡一缕胡须，白净的面孔微微发胖。和身边那几个又黑又瘦小的家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老爷冲着文德嗣拱了拱手，问道：“不知好汉怎么称呼？”

文德嗣的冲锋衣因为下摆较长，质地看起来类似绸缎，与两个短衣帮的粗布衣差别明显，便被高老爷认作是为首的。



冲锋衣

这话一出，文德嗣立刻听出来，这不是广州话，倒有些现代南京话的口音。于是操着普通话道：“我等自海外来，夜不辨路，偶入贵宅。请问此地是什么地方？”

高老爷虽然听得不甚明白，不过凭直觉，这些人对自己没恶意，他毕竟走惯江湖的，慢慢问道：“几位好汉自哪里来？”

既然言语上能够沟通，双方连说带写的互通了姓名，文德嗣便将早已商量好的套路说了出来。

“我等先辈皆是中华人士，崖山之后，逃亡海外。曾在渤泥创下一番家业，奈何那国主见汉人势大，屡不容于我，只得再次出海向南，直

到了万里海外的澳洲，如今也有二百余年了。”

高老爷沉吟片刻，道：“这么说你们并非倭人了？”

“我等乃是华夏之民，怎会是倭人？！”王洛宾不满意的插话道。

高老爷抬了抬眼皮，这伙海外之人真是不懂规矩，一个下人也随便插话。

“我等并非倭人。”文德嗣道，他见这明朝员外老爷对这套说辞没什么异议，愈发大胆起来，便说那澳洲原是蛮荒之地，只有少量的土人，先辈在那里披荆斩棘，终成乐土，安居乐业。历代先人都心怀故土，所以派遣他们几个携带货物一路经商过来看看。

其实这话里的漏洞是很多的，他们怎么进的城，船又停泊在哪里，都没说明。不过正如文德嗣所预计的那样：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个说法并且坚持就可以。

高老爷频频点头，渤泥这个地方他是知道的，每年都有好几艘洋船（明代说的洋船并不是外国船的意思，而是通洋之船，即明代商人贸易船只）去那里，从没听说过这个事情，不过他懒得较真，反正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谁能搞得明白！再说他对渤泥还是澳洲都没兴趣。

“……我等不明路途，误入贵宅，惊动宝方，恕罪恕罪。”文德嗣说着，照猫画虎的行不了个拱手之礼，“我们自海外来，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拱手礼

“好说好说，”高老爷道。这几个人身怀重宝，又能深夜入城，极不简单。这套说辞姑妄听之就是，“这里是大明广州府，南海县。”

文德嗣紧接着又追问一句：“不知今日是何年何月何日？”

高老爷一怔，答道：“天启七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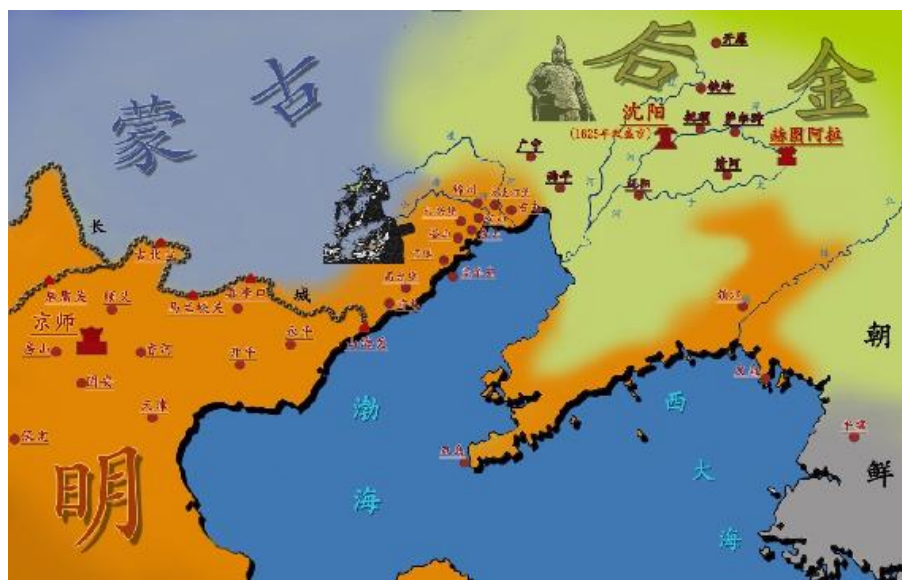
第五节 神话的破灭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

本月，后金攻朝鲜，迫使朝鲜降服，大明的海东藩属陷入女真之手。

五月，皇太极攻宁远、锦州，被明军击退，时称宁锦大捷。皇太极由此改变战略，决意绕开宁锦-山海关防线，直接入关侵掠。随后的崇祯十七年间，五度入关，中原大地生灵涂炭，早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雪上加霜。

七月，天启帝重病，权倾一时的九千岁的踏上了末路。这年的十一月，魏忠贤籍没自杀。阉党的覆灭，给晚明的政治天空带来了一瞬的希望，又流星一般的消失。割掉一个烂疮，并不能让早已浑身溃烂的病人起死回生。大明——这个汉人最后的中原王朝再也无力回天，踏上了覆灭的道路。



明末辽东形势图

穿越来的三人，一时无语，气氛有些凝重。

高老爷轻咳一声，捻着胡子，慢慢问道：“贵客即是海商，可有货物要出售？”

文德嗣和萧子山对视一眼——说到正题上了。这个眼神，被高老爷敏锐的捕捉到了。

“我等确是有一些货物想来贩售，只是初来乍到，不明途径……”文德嗣故作为难状。

“哈哈，这个好说，”高老爷笑道，“在下在这广州城里，也经营了多年的番货买卖了，尊驾若是信得过，此事倒可效劳。”

“那就有劳高老爷了。”文德嗣大喜。

“这是我们的货样。”萧子山轻声说着，从背包里一一取出物件来。

见识过那粉盒之后，高老爷对这些人的货物怀着极大的兴趣。首先是那种他见过的粉盒，只不过这个是一种发腻的浅绿色，然后是完全透明的玻璃杯，上面还有些好看的图案，这个杯子虽然透明度远高于任何高老爷见过的杯子，但并未超出他的认知范围，所以他有点失望。接着是几个各式瓷器，模样和釉色都不出众，拿起一掂觉得很轻，手感也不是瓷器的冰凉便知道和瓷器不是一回事，正想着此物不甚值钱的时候，萧子山似乎知道他的想法，将几个碗盏都推落到地上。高老爷吃了一惊，却看到这些东西在他的方砖铺地上没有摔得四分五裂，只是转了几个圈子，毫发无损。

一旁的家丁赶紧把东西捡起来，高老爷劈手夺过，仔仔细细的拿着看了半天，没有半点裂纹缺口，心道这些东西果然古怪。

接着是一些透明的盒子，有方有圆，都配着可以盖紧的盖子，虽然很象高老爷从佛郎机人手里买来的玻璃器，却轻得多，也不怕摔。

还有一些闪闪发亮的小刀，有点象玻璃却又和油布般不会透水的料子做得连帽斗篷……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高举看着这琳琅满目的一桌东西，心里又惊又喜，喜得是拿出来的货物都是珍稀奇物，一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怕得是这伙人行为鬼祟，底细不清。沉吟片刻，赚大钱的欲望压倒了顾虑，转眼一想，自己就是做这通洋贩私的买卖，佛郎机人还是澳洲人，又有什么关系。这几个人既然到得他府中，哪有把横财推出去的道理。

“不知这些奇货，欲售多少银钱？”定下心来，高老爷小心翼翼的问道。

文德嗣指着穿越小说中惯用的奇货：玻璃杯，道：“这杯子，每个一千两。”

照这三人的想法，这个白白净净的明代老爷应该会毫不犹豫的买下这件稀世奇珍。没想到却见他满脸诧异，犹如见到几个疯子一般的看着他们。

“这个，着实贵了。”高老爷连连摇头，“这等玻璃器具，濠镜澳的佛郎机人也有贩来，大件玻璃碗瓶，不过三两一个。小得也不过一两一个，这个杯子……”说着连连摇头，言下之意最多也就三两。

这几个顿时如冰水淋头一般，面面相睽，原来穿越必杀商品——玻璃杯不值钱啊……

萧子山见这生意要谈不下去了，料想自己这边的估计有误，便拱手道：“我等久居海外，贵处的行情并不知晓，还请高老爷赐教。”

高举想这是要我自己开价了，他思索片刻，给出了价钱：

粉盒，每个白银十两。

玻璃杯，每个一两。

密胺的碗碟，大得五钱，小得二钱，勺子之类，一钱。

塑料饭盒，每个三两。

塑料雨衣，每件一钱。

小刀，每把五钱。

传统穿越暴利神器玻璃杯，居然惨败！一千两成了一两，这个落差也是在太大了，钻石变成了玻璃。

倒是不怎么起眼的塑料小粉盒，才对了明代商人的胃口，可见做生意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想当然。萧子山便问起这广州的海贸之事，顺便套问下对方对自己的商品的看法。

原来这广州城的海外贸易，是佛郎机人垄断的。不管哪里来的外商，泊船只能泊在濠镜澳，听候丈量抽税，然后才能发卖货物。能进入广州城进行贸易的只有佛郎机商人。城里有专营出口的三十六行，就是和他们做生意，每年都要订购大量的瓷器、生丝、白糖和其他各色货物。



三十六行：旧时对各行各业的通称。我国唐代社会的主要行业为“三十六行”，即：肉肆、宫粉、成衣、玉石、珠宝、丝绸、纸、海味、鲜鱼、文房用具、茶、竹木、酒米、铁器、顾绣、针线、汤店、药肆、扎作、陶土、什作、巫、驿传、棺木、皮革、故旧、酱料、柴、网罟、花纱、杂耍、彩舆、鼓乐、花果等。

不过高老爷这些濠畔街的商人则又是另外一个路数，这个路数，高老爷虽不明说，萧子山也从后世的文献中读到过。

高老爷最感兴趣的的就是那粉盒里的镜子，他说这东西偶然也有佛郎机人贩来，大镜可价达数百两，他们的小镜子虽然小了点，却比泰西来

的镜子清澈透亮得多。要是能有尺寸更大的，价钱好说。至于那“软瓷”——密胺的碗碟，论到质地手感花纹，都没什么出奇的，只是好在轻便不碎上。“软玻璃碗”，也就是塑料饭盒，虽然不碎，但是比起玻璃碗又不如它晶莹剔透。至于塑料雨衣和小刀，在高老爷看来不过是些玩物。

众人汗颜：即使我们自豪的多出几百年的见识，也未必胜得过人家。

言谈里高老爷也多方试探，问及澳洲的风土人情。萧子山只是敷衍，只说本国尚蓝，国内多能工巧匠善，多奇巧之货，以工商立国，国人好空谈，每以名目自立一党，鼓吹言论。然乌合瓦聚，时日稍久自消解。问及国主何许人也，乃云国有一主，号为“八尺”，下有权相，掌军机民生事，号“小米”，国中无论贵贱，都拜服于神使名唤“啊大米”者。听得高老爷啧啧称奇。

一路说来，三人早把不要喝茶的警惕忘得干干净净，起身告辞的时候，连茶汁都饮干了。这使高举高大老爷在心里鄙视了他们一把。行前便谈妥了交易，“澳洲海商”们三天后供应第一批货物，还承诺多带一些新奇之物过来。

只是三人的离去让高老爷心里又犯了很大的嘀咕：这三个人不肯从大门出去，非要到后院的一所僻静之处，还得人都离开。高老爷不放心，派了个胆大心细的家丁从远处看着：见三个人鬼鬼祟祟的望了四周一阵，忽然转到墙后角落里，待家丁赶上去察看，已经廖然无踪了。

注：玻璃器的价格，来自王世贞的《凤洲杂编》，原价格单位为贯。这是嘉靖年的价格，但是我查不到17世纪的价格，暂时就用它代替一下，诸位不用深究。如有知道的，也请赐教。

第六节 克拉克瓷（一）

这天晚上，完成了第一次时空之旅的三个人，召开了第一次工作总结会议。按照正式的会议流程做了会议记录。按文德嗣的说法：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会议上，对穿越中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结论是：过于轻视古人的智慧，功课没做足，对明代了解太少，想当然的成分居多。

总体来说，运气不错，相当顺利的找到了一个还算合适的代理人。

至于下一步的贸易方案，虽然价格低得出乎他们的预料，但是仔细核算下来，利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

明代的一两白银，合大约37.3克。本时空的白银的收购价虽然有所浮动，但是每克不过3元上下（销售价3.6-3.8元，收购价在2-2.6元的，取稍高一些的价），一两白银可得112元人民币。实际算上“火耗”成本——明代流通的白银许多都是纯度不高的需要重新融炼，收益更低一些。

一个粉盒能卖十两的话，也就是说大约可得1000元。萧子山拿来的粉盒有200多个，仅此一项，就能收入白银二千两，合二十万元。即使他们要购入这些粉盒，目前的批发价也不过几元一个，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我们还可以倒卖一次。”萧子山拿笔涂抹了半天，“我记得明末金银比价大概在一兑十这个范畴内。这二千两银子，我们要求兑成黄金。可得二百两，合计7460克。每克按150元计算，就是一百多万。比卖货还赚。”

“不过一般来说，社会上的黄金存量是有限的，兑换不到多少的。”王洛宾觉得有些可惜。

“其实我们可以要另外一样东西作价，比黄金还值钱。”文德嗣说。

“什么东西？”

“瓷器。”文德嗣指着报纸上佳士得的拍卖公告，“明代的瓷器，不用我说了吧……”

当家丁一脸惨白的跑到书房来的时候，高老爷就知道这澳洲的三位又来了。这次是深夜，和上次一样，凭空从栈房院子里冒了出来。



栈房：仓库，货栈。

要不是上次他们是白天来的，而且还是在大白天走的，高老爷真要怀疑他们是什么鬼魅妖物了。

“高大官人，这些是货物。”

书房廊下，堆着家丁们从栈房院子里搬来的四五个纸箱子。拿纸做货物箱子，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心里不由得突突乱跳，虽然前些天他已经偷偷的用鸡血淋过那几件货样，隔天再看，这些东西还是好好的，没有化作土块木偶，这才算安心。

“阎管事，清点造册。”高老爷吩咐手下人。

“是，老爷。”

管事领着家丁们把纸箱拆开，一件件货物都包着那种精致的纸盒，码放的整整齐齐。高老爷点了点头，这澳洲商贾行事还真是奢侈——光这包装，恐怕就花了不少钱。

三人坐在椅子上，看着高府的家丁清点。昏惨惨的烛光下，高老爷那南京缎的袍子微微的闪着光，萧子山莫名其妙的想起了寿衣，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寿衣：装殓死者的衣服，是指为亡人穿戴的衣服，老年人生前就做好死后要穿的衣服，美称寿衣，寓为健康长寿之意。

好在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件特别的礼物，清点结束，双方一一对过数字。文德嗣打开一个盒子，取出一盏煤油灯来。这东西花了他们不少时间才从一个工艺品商店买到，120元，是所有东西里最贵的。只见文德嗣从箱子里拿出一听煤油，倒进去，用手边的蜡烛点着一团火苗，没多久，灯焰渐盛，原来昏暗的书房里顿时大放光明。



煤油灯

高老爷和家丁管事，莫不目瞪口呆，这些天澳洲海商带来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这个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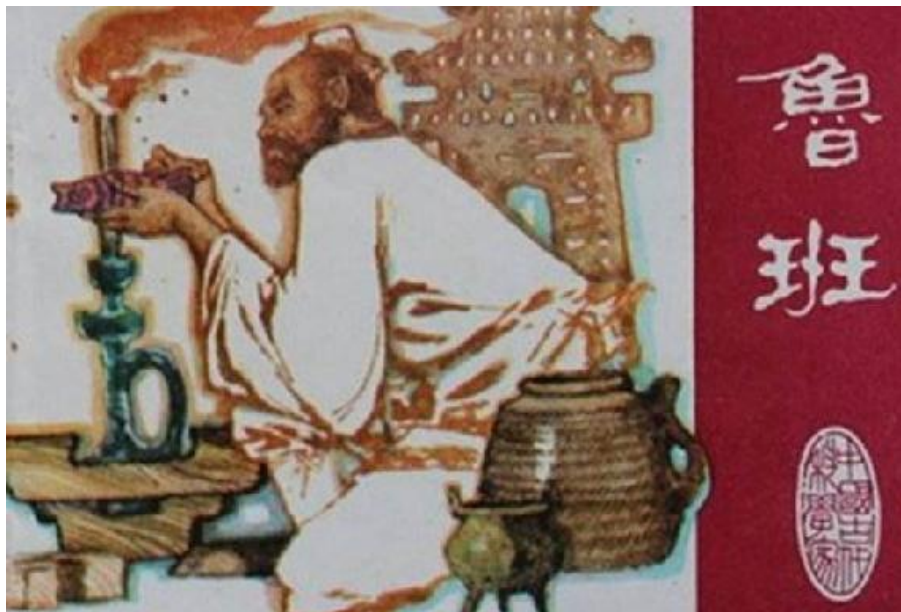
“此乃煤油灯，聊备一格。”（姑且备为一种风格或格式。）

“真乃奇物！”高老爷也几步走到跟前，一团白光火焰，亮得刺眼，外面还有全透明的玻璃灯罩。他扭头问道，“此物可是贵处所产，价值几何？”

萧子山不由得慨叹人类对光明的渴望。他们自以为古人会惊讶的东西，都没引起太大的波澜，反倒是这个已经淘汰出现代社会的煤油灯震动了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比蜡烛和油灯都要亮得多。如果高老爷能看到电灯？！萧子山对未来的穿越计划顿时充满了信心。

“确系我国所产，”文德嗣笑得很奸商，“二百两足矣。”

“奇物，奇物！”高老爷着迷的围着这灯看了又看，又学着文德嗣的样子把调节火焰大小的旋钮旋转，见光芒要亮就亮要暗便暗，随心所欲。心中暗暗称奇。他知道这东西虽然造型古怪，又有一个昂贵的玻璃罩子，实则就是寒门小户人家用得灯盏油台之类的东西，然而光芒却胜过十倍以上，即无油臭又没有烟，明暗还能调节，澳洲的巧匠难道都是鲁班复生？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般、班输，尊称公输子，又称鲁盘或者鲁般，惯称“鲁班”。2400多年来，人们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忽然想起一事，又问：“此灯用得油——嗯，煤油，也是澳洲产的么？”

萧子山点头，这高老爷真是聪明人，一眼便能见到关键之处。

“正是。”

“油价？”

“十两一瓶。”一瓶其实就是一公升而已。眼下他们并不打算大搞煤油贸易，所以卖得贵些也罢，为以后留出一定的空间。（8.5元/升上海灯用煤油报价）

“灯是好灯，不过油……”高老爷面露遗憾之色。

“一瓶油，也能点十多个时辰，一个月，也不过一二十两银子，不算太贵。”

“若油能便宜些，此物我就能大卖……”高老爷心有不甘。

萧子山只打哈哈，不接他的话茬。高老爷知道这伙澳洲海商是不肯松口了。不过平白得了这个灯，还有附赠的十二瓶煤油，也算落了极大的好处了。他想，也许换成菜油也能用呢，赶明试试看。

当下萧子山把拆装、保养、装油的方法都演示了一遍。高举命一个小厮在旁看了学了，又照着做了几次，见都无错，便按单核价。



小厮 **si**：是身份比较高的男性仆人，大多是贴身侍奉主子的，端茶递水，背背包袱传话，伺候主子上学外出之类的。

货款按他们谈好的价格，结算下来，共得白银三千多两，萧子山要求其中一千五两用黄金折算，高老爷连连摇头，说夜里没地方去兑金子，他自己手里也只有五六十两黄金。最后是用六十两金子顶替了六百两白银。

萧子山又提出要买瓷器，这倒未出乎高老爷的预料，海外商人都喜欢收买瓷器。也不烦难，他的栈房里堆得多了。便命人取了出口用的瓷器几篓过来。

拆开草绳包，取出几件察看，凭萧子山突击看过的几本瓷器书，他辨认出这就是所谓的“克拉克瓷”，是晚明有代表性的外销瓷器品种。



克拉克瓷：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这个瓷器现在能卖多少钱？普通的一个盘子也不会少于几千人民币。2005年12月10日由瑞典人StenSjostrand从南海海域打捞上来，在中国嘉德“明万历号、清迪沙如号海捞陶瓷”专场上拍卖的214件克拉克瓷器。虽然因为长时间在水下浸泡，瓷器釉面严重腐蚀，甚至剥落，还是取得了成交率92%，总成交额272.7万元的业绩。其中一件明万历青花莲瓣形开光花鸟盘拍出了5.5万元。

此刻，全新的克拉克瓷在他们眼前就有满满的几大篓！

买下这些瓷器，花了不到二十两银子。萧子山他们心中都叫便宜，高老爷则暗笑这几个海商不领行情。双方都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

临走之前，文德嗣留下二百两银子，要高老爷在临近购置一所房屋，用作他们落脚之用。按计划，虫洞在本时空的出口将暂时安排在那里。高老爷一一允诺。

澳洲海商走了之后，高老爷一个人在书房里想了很久，连请他来安歇的小妾也给赶了出去。买房，以他的能力，自然不算什么，但是这些人一直身份不明，还是让他有些担心。转了几个圈子之后，把管事的叫

来，吩咐澳洲海商的事情不许走漏出去。又叫他把知晓此事的家丁、小厮和丫环都列了单子拿进来，走漏了风声就严查重责。

注：克拉克瓷的知识来自马未都先生的书。

第七节 克拉克瓷（二）

文德嗣在本时空把黄金脱手之后，因为质地不够纯，卖出差不多二十七万元。又找了个小冶炼厂，把白银重新熔炼了一下，铸成标准的925工业银，也卖了二十万元。

至于那几大瓷器物，放在酒店房间也不是办法，但是一下子运走又没法解释房间里怎么会多出这么多的东西，只好多住了几天每天三个人轮流用旅行箱运。

瓷器清点了一下，一共是二百件，大部分是各式各样的盘子，也有不少碗和花瓶。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克拉克瓷，但是对文物这行毕竟都是门外汉。

文德嗣想到过去在饭桌上结识过一位马教授，就在本地某著名大学历史系任教，也爱玩个古董之类，在收藏界小有名气。狂翻了一阵名片本之后，找到了马教授的电话，约在中午一起吃饭，谈点事情。

“没错，这就是克拉克瓷，”马教授端详了手里的磁盘，“典型的外销瓷。这种瓷的特点是宽边，以青花瓷为多，在盘、碗的口沿画分格和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之类的纹饰。”

文德嗣做出一副虚心受教的态度。

“克拉克瓷在年代上有万历和康熙之分。你这个是万历的，纹样里凡是勾勒圆圈，都是用两笔拼凑而成，是明末清初瓷画的一个特点。”

文德嗣想这个明明是天启年的。

“那这个瓷盘价值不小喽？”

“不要一说到文物就想到钱嘛。”马教授露出了鄙夷的神情，“文物的价值主要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说着翻来覆去的看着，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忽然又微微皱眉：“这个盘子火气未褪，不会是高仿吧？你从哪里搞来的？”



火气：新烧成的瓷器，火气比较重，表面往往会有一层过于明亮的浮光，俗称“贼光”。

文德嗣想我总不能说是从另一个时空弄来的出窑不久的新货。“去

乡下办事的时候看到有老乡摆摊，花纹挺特别的，就收了几件。”

“你注意到这点很仔细。”马教授赞赏的点点头，“克拉克瓷实际上是一种来样加工的产品，花纹装饰都是迎合欧洲人的审美需求的，有的直接就是按欧洲人的设计的纹样花的。”

“那应该是真得了？”文德嗣做出一副急于想知道真伪的样子。

“应该是。”马教授沉吟了一下，“不过这种瓷器在国内存量并不多，市场上的货多数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但是这盘子明显没浸过水。”

“如果是真得，现在行情怎么样呢？”

“这个嘛，陶瓷的行情比较复杂，最近又总体偏冷。不过克拉克瓷算是热门货，成交率是陶瓷里最高的，但是单件价值不算大，这样一个盘子，大概能卖个三四千吧。”

“那也不错了。”文德嗣做出一副捡到便宜货的得意劲。

“就是这真假有点说不清，”马教授舒坦着身体靠在椅背上，眼镜后面露出微笑的笑容，“你这盘子吧，怎么看怎么有，就是带火气。按说克拉克瓷少见高仿，埋雷的事情还没听说过。”

文德嗣一副心急火燎的模样：“马教授您看这东西到底真不真啊？”

马教授想了一会：“这样吧，我有个朋友是专搞瓷器收藏的，在这个圈子里是行家，我给你个号码，你自己约他看看。要是真东西，他肯定要。”

马教授介绍的专家也姓马，不过和马教授不是亲戚，算是玩收藏圈子里的大拿。文德嗣的东西一拿过去，二百件东西就都要了。行家很怀疑文德嗣是不是在福建挖到了瓷窖。因为这位老文，不但东西品相极好，而且话里的意思是东西还有得是。马行家知道克拉克瓷因为价格适中，出手相当容易。有稳定的货源，自然是求之不得。便说有货继续可以拿来。

出手了金银和瓷器，这一趟的收益，差不多就是三百万元。拿这笔钱做启动资金，执委会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再租酒店客房显然不很妥当。文德嗣决定办个公司，花了二万代办了全套手续，一个贸易公司就出炉了。萧子山这会已经被公司宣布“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干脆全职负责了，挂上了行政经理的头衔。文德嗣也想辞职，可是公司里活多，领导对自己还算不错，不好一走了之，不过好说歹说，终于讲好三个月后离职。王洛宾则潇洒的多，一纸辞书就跑广州来了，居然直接进了一家小机械厂去当工人，说是“熟悉下手艺”。

公司草创一无所有。好在萧子山在广州混了不少年，干销售这行接触的人面广，如今手上又有钱，一应事情都好办。办公地点在原来的酒店里租了一间常包商务套房，这种商务常包套房都属于独立的单元。出入不需要经过大厅，比较清静，还配有地下车位，十分方便。萧子山把里面一间小仓库作为虫洞的穿越点，单独安装了防盗门。为了适应下一

步大批量搬运货物的需求，他买了一辆液压的手推车。



液压手推车

公司的用车上，执委会起了第一个分歧，萧子山的意见是买一辆七座类似长安之星的小排量客车。价格低廉，拉人多，又能运货，还省油。王洛宾则认为既然之后是要到17世纪去的，那么这样一辆车是没法那个时空发挥余热的——明代没有汽油，路况也不是这样的小车可以跑的，所以他建议是买一辆四驱的柴油动力越野车——相比之下，柴油的替代品是比较容易得到。



长安之星

执委会的三个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数小时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了买辆SUV。汽车销售小姐困惑于这几个男人的选择，他们拒绝了更省油的电喷引擎的新款，买了一辆老款的切诺基吉普：四驱、手动档，柴油动力，带自救绞盘。



切诺基吉普



绞盘：是车辆、船只的自我保护及牵引装置，可在雪地、沼泽、沙漠、海滩、泥泞山路等恶劣环境中进行自救和施救，并可在其它条件下，进行清障、拖拉物品、安装设施等作业，是军警、石油、水文、环保、林业、交通、公安、边防、消防及其它户外运动不可缺少的安全装置。

车有了，赚钱的渠道也有了，下面做什么呢？执委会的三个人坐在会议室的桌子旁，讨论起了下一步计划。

第八节 台湾还是海南

选择哪里进行穿越？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关系到他们的开局根据地。

一个好的开局，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穿越者们基本都爱打游戏，深知战略游戏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开局的时候获得一个好的基地位置。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基地要满足：

- 1、有良好的农业基础，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 2、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能满足未来穿越后工业化的劳动力需求。
- 3、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4、位于沿海地区，有港口，海上贸易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容易聚敛财富的贸易。

5、不能在明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否则必然引起明政府的重点围剿。

6、不在四战之地。后金也好，闯、献之流也好，都不是立足未稳的穿越众能应对的。



闯：闯王李自成，明末农民军领袖/反贼头子。



献：张献忠。明末农民军领袖/反贼头子。

7、便于防御，有山川河海之险。

显然，在他们要去的那个时空，能满足这样的条件的地方并不多。

慎重起见，这个问题被提交到讨论版上集思广益。

在网络上大家提出的方案基本集中在三个地方：台湾、海南、澳洲。



中国南海地图

澳洲获得了极多的支持，但第一个被枪毙。且不说澳洲本身的是否适合作为穿越者的基地，现实状况也根本不可能把几百个穿越者都弄到澳大利亚去。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台湾岛，是讨论的热门，无论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还是发展潜力来看，都堪称是上上选。该岛没有明朝的政权机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虽有筑城，都只能各自盘踞一隅，属于真空带。但是台湾的热带疾病很严重，尤其是疟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移民进入，明末开发程度还很低，人口更是稀少，想搞大规模开发没有人力基础。

相比之下，海南就优越的多。自从六朝开发以来，到明末这里已经是编户齐民数十万的南陲郡县。永乐十年仅汉族居民就有编户九万，人口四十万，人力资源丰富。农业方面，到万历四十三年，全岛官田民田

达到四百一十万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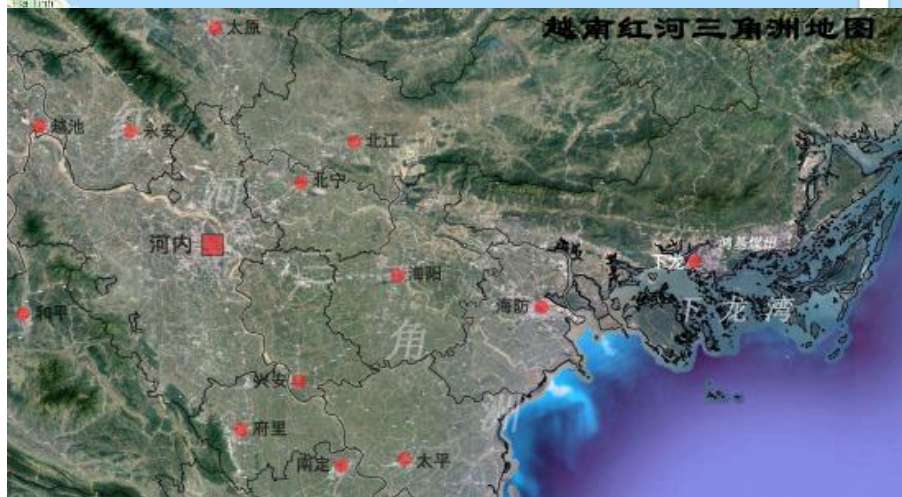
更为难得的是自然资源不但丰富而且门类比较齐全，非常适合搞工业化。岛上共有各种矿产88种（含亚种），探明有工业开发价值的有67种，金矿、富铁矿、钛铁矿和锆英石矿属优势矿产。

前工业化时代的关键是煤与铁。海南岛有中国少有的大型富铁矿——石碌铁矿，矿石平均含铁量51%，储量达四亿吨，它还共生有多种矿产。难能可贵的是，石碌铁矿几乎就是露天的，剥离表层土既可开采，不需要耗资巨大的坑道系统。



石碌[lu]铁矿：平均品位51.2%，最高达69%，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露天矿山。铁矿石以质优品位高而闻名海内外，为全国重点大矿之一，到2017年8月资源已基本挖完。

煤矿方面海南只有劣质的褐煤，但是渡过北部湾，就是越南的广宁鸿基煤矿，在本时空露天矿储量就有两亿吨，地面下的优质无烟煤有几十亿吨，煤矿近在岸边，海运极其方便。



下龙市：下龙湾所在处，旧称鸿基市，是越南广宁省的省会所在地，位于越南东海岸。气候为受海洋调节的热带季风型。境内矿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为最，是越南的煤都，所产的煤炭以低灰、无烟、热值高而享誉世界，出口欧洲、亚洲许多国家。下龙煤田埋藏很浅，开采十分便利，煤矿多为露天矿。

有了煤和铁，就能大规模的生产钢，有了钢，就可以完成各项产业的机械化，进而批量化的制造工业产品。

古代社会也许能制造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但是无法与工业社会潮水般的批量制造商品相抗衡。

如果说海南岛作为一个穿越基地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它离开大陆实在太近，明政府当地的统治比较严密，除了内陆的黎区，全岛多数地方都是“王化之地”。

这样编户齐民多年的府县，明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来征剿他们这些野心勃勃的外来者——不管他们是新勃泥、澳洲还是另一个时空的来客。

穿越者从一开始就会面临当地和广东驻军的讨伐，必须抵挡过去，才能站稳脚跟。

海南还有长期的黎汉矛盾，自元以来，差不多全岛平均每三年就会有一次黎民暴动，离他们穿越的1627年不到三十年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定安黎人马矢暴动，儋、崖、临黎民响应，明政府调集十万大军才平息下去。如何和当地的黎民和平相处，这又是一个问题。

最后，海南历史上海盗窜犯十分猖獗，海南许多县城不设北门。晚明的南中国海上，正是各路中外海商海盗各显神通的时代，无论是海商还是海盗，有机会掳掠的时候都不会放过。处在海上交通要道上的海南长期深受其害。可以想像，带着无数现代的工具和用品的穿越众将是一只各方面都会垂涎三尺的大肥羊。

这样看来，海南虽然基础比台湾好，但是要面临的压力也大得多。

“这样看来，还是选台湾吧。”在网络会议上，听完执委会关于海南的一些情况介绍后，有人提出说，“台湾有疟疾，我们可以带奎宁，还可以带金鸡纳树在台湾种植。至于人口，明末流民这么多，用粮食和土地作诱饵，接运几十万人过来不成问题。”



金鸡纳树：原产地源自南美安第斯山脉，而树皮和根皮是提取奎宁和奎尼丁的重要工业原料。



奎宁：对恶性疟的红细胞内型疟原虫有抑制其繁殖或将其杀灭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抗疟药。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本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

“接运几十万来，你说得轻巧，用什么运？”马上有人质疑。

“船啊，我们可以用一艘万吨轮穿越过去，物资和人都装上去。整个一海上霸主，也不要什么大炮了，看谁不顺眼冲上去撞它丫的。”

“准备给它烧酒精还是木炭？”

“我们自己造船好了，台湾有得是优质原木。”

“好，那你告诉我水手哪里？”

“水手可以自己培养，到澳门招外国水手当教习。”

“笑话，郑成功的船都是靠外国人驾驶的？最看不惯你们这帮崇洋媚外的人。”

“金鸡纳树在台湾能种活？”

“要你这么说的话，雷州半岛也不能种橡胶，不也种不出来了。”

“我说的是台湾，雷州半岛和台湾是一个维度上？！”

.....

当话题开始扯到宝船是不是木制万吨轮、青蒿能不能防治疟疾继而到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的时候，文德嗣赶紧打住了大家的满腔热情，萧子山提出要发言。

“我觉得还是海南更合适一些。”萧子山刚才一直没说话，他心里是支持海南这个计划的，但并不急于表态，等大家在争论中把优劣说清楚了，他也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心里排了个队，发言的重点自然就有了。

“为什么海南比台湾合适，对照一下我们提出的根据地所的要求，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台湾远不如海南。

“首先是农业基础。台湾农业的真正开发，大体要从郑成功收复台湾，把它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开始——差不多是17世纪的中晚期。而我们选择的年份，是1628。这个时候它还谈不上有什么农业，只有一些沿海的移民村落开垦的少量土地。海南起码有三百八十万亩的熟地，有几十处历代修筑的水利工程。注意这田亩数还是在册的，明代的土地隐瞒是相当多的。

“在人口上，1628年的台湾汉族移民很少。我们穿越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工农业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劳动力。台湾的人口无法满足需要，所以从一开始就得输入移民。招募流民，组织他们拖家带口的千里迢迢穿府过县，走到闽浙沿海才能安排船运。这是件复杂繁重的事情，涉及到调配的人力物力，应对明朝的各级官吏……我们中谁有这样的经验和能力呢？

“即使能够把足够的流民运输上岛。后续工作也很困难。流民基本上一穷二白，要防疫、赈济、安置，安排住房、种子、农具……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以我们早期的实力，做这样大的事情力不从心。相比之下海南至少有四十万人口的基础，这个数字，足够满足早期的发展需要了。”

刚才的讨论已经把多数人的热情消耗完了，某些人不理智的发言也让大家产生了厌恶感。此刻萧子山这篇有理有据，话语得体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海南这个未来的根据地经过投票确定了下来。

海南在明末的这个时空，设琼州府，领三州十县：琼山、澄迈、Chengmai、临高、定安、文昌、乐会、会同、昌化、陵水、感恩十县；儋州[dān]、万州、崖州三州。



海南地图

拿出中国历史地图册元明分册浏览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海南的州县正好是沿着全岛海岸绕了整整一圈。历史上，海南岛曾经是黎南汉北的状态，但是到了宋以后，成了汉在外，黎在内。

这些州县当中，以琼山-澄迈-临高三县的开发历史最为悠久，是岛上主要的汉族聚集区和农业区，汉族人口的一半都在聚集在这里。

这三地之中，琼山县也就是琼州府府治所在地的基础环境最好：明末全岛在册官田民田三百八十三万亩，本县占近四分之一，在册赋税人口近九万。

但同时这里也是明朝的在岛上的政治经济中心，平时驻有大量军队。它还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失陷琼州这样的边陲府城，对的明廷震动将是巨大的，不用说会引来大规模的军事进剿。

澄迈虽然也不错，但是它紧挨着琼山县，未免离开这个大明的海南统治中心近了一些。

临高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本时空的临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南小县，远没有海口或者三亚有名，经济落后，旅游几乎是空白，除非是喜爱深度游的驴友，一般人都不知道海南有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用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搜索临高这个词的话，多数词条都是六十年前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战役里的一句话：解放军在临高角首先登陆。没错，这个临高角就在临高县，距离县城还不到十二公里。





临高角

临高虽然默默无闻，却是一个千年古县。其设县历史，可追溯到大唐武德五年。是大陆上的汉族移民最早移入的地区之一，开发历史悠久。临高虽然不及琼山这样人口众多，万历四十五年也有二万五千在册人口。文澜江两岸的冲积平原开发较早，形成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如果能辅以一定的水利设施开发，农业潜力很大。在本位面，临高就是海南的鱼米之乡。

武德（618年—626年）是唐高祖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武德这个年号一共9年。

最后，它和琼州府隔着一个澄迈，有什么风吹草动不会马上面对明政府的直接压力。以古代王朝的通讯条件和办事效率来说，隔州跨县的事情没个把月是处理不下来的，海南这样的地方估计还要长一些。

在这个议题之后，又有人相继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但是临高作为穿越开始时的根据地，已经不再有异议。在文德嗣做得会议总结发言上：大家一致认为，本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日后的新世界历史教科书上，大会被称为“第一次穿代会”。因为代表太多，而且不少人最后选择留在了旧世界，全体名单只有在“旧世界大教堂”才能查阅到——理论上不得查阅。

第九节 新社会与旧社会

网络上的讨论即有对穿越本身的准备工作的，也对未来的穿越的政策：包括组织形式、军事架构、工业、农业、教育、政权组织等等。

每天讨论群的留言版内都会有大量的更新，报名参加穿越行动的人士，可以随时进行同步的讨论。

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君主立宪？集权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人人都想当新世界的理论家。

讨论非常的热烈，各种观点和意见层出不穷。做一个历史的篡改者去窃明篡清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是要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显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从搞民主还是独裁，和平还是军国，议会还是集权……一直到服装的款式，要不要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军队用什么语言喊操，甚至爵位制度，都有人在争论，一时口水与谩骂齐飞，帽子与棍子同色。

执委会对激烈的讨论抱着不参与，不评论的态度。既然大家愿意去吵，那就吵个不亦乐乎好了，现在吵，总比到了海南的沙滩上去吵好。而且人在网络上容易暴露出其本来面目，可以进一步的加深对这些人的了解，挑选合适的骨干人选。

很难说这个执委会是通过什么组织形式和选举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又凭什么来选择谁可以进入委员会。这在注重民主权力的现代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想来也没什么奇怪的：穿越者们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内并没有真正的开过一次全体大会，也从未选举过什么人担任职务。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参与者始终是在变化中，某次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也许下一次就不再出来了，然而又会有新的人要求加入。萧子山一直试图统计出一个名单，差不多半年之后他才基本如愿。在人员构成不稳定的状态下，一直主持着穿越日常准备工作的文德嗣、萧子山和王洛宾这三个人自然而然的成了执委会的核心。

此时，他们并不急于扩大执委会。三人虽然出身、生活环境、学历、工作环境各不相同，却在很多方面能够彼此心领神会。有一些人要求立刻报到的时候，执委会没有讨论就异口同声的回答：目前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备，要再等一个阶段。他们心里很清楚，此时在自己手里积攒下的穿越资本越多，未来的穿越权力架构里他们的地位就越重要。

在萧子山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资历永远是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特别这样的社会性组织内，资历长短往往决定了在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威望的大小。现在他们对很多穿越者的状况了解有限，过早让他们加入会让某些人获得与本身能力不相配的资料，对以后的工作不利。

文德嗣的考虑则比较现实：这个时空里最不缺的就是浮躁而夸夸其谈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过滤这些人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时间来消磨他们的一时冲动。

当然，这个沉寂期不能过长。准备工作涉及太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靠他们三个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定的，执委会需要新鲜血液。在开过一个会之后，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再穿一次，搞到足够的钱以便进入实质性的准备工作。

“我家老爷吩咐过了，几位老爷来了，就请先更衣。一会老爷就出来。”一个管事的恭恭敬敬的将他们迎入一座小院。

院子小巧精致，花木扶疏，很是雅静。案几上，放着几个木盘，衣帽鞋帽一应俱全。

文德嗣他们还不知道高老爷把连镜粉盒连同一些稀奇物件馈送了十多家素有来往的达官显贵，立马就轰动了整个广州城。玻璃镜子，别说老百姓，就是一般的有钱人，也是听说得多，见过得少。更不用说这盒子本身更是闻所未闻。他铺面上的求购者络绎不绝。十两一个的粉盒，转手就卖到了五十两，还被一抢而空。

高老爷贩卖番货二十多年，虽然也挣到了一个不小的局面，这么露脸的事情却还是第一遭。最近半个月来拜访他的同行真是应了把门槛踩穿的俗话了。每家都想从他嘴里套出货是从哪里来的。这帮子做老了海贸的商人，自然知道不管是佛郎机、红毛还是英吉利商人，都没这种货色，最近也不是他们来船的船期。

最大的可能，就是广州来了新的海外客商，而这海商就给高老爷接去了。在很多人后悔自己的耳目怎么如此闭塞的时候，在高宅和铺子附近徘徊的可疑人物也多了许多。这让高老爷产生了警觉，虽说他有杨公公做靠山，但这广州城里吃海通洋的人物，哪个也不是好惹的。眼下小心了许多，文德嗣托付的买房子的事情也暂时放下了。

此时高举已经顾不上这几个人的可疑之处了。商人最大特性就是逐利。他最担心的反而是澳洲海商的模样过于醒目，才做了这一番安排。他不想让人知晓了自己的货源底细——这笔天大的富贵，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文德嗣和王洛宾对视一眼，大致也猜得出高老爷打什么主意。不过不引人注目倒是合乎他们的心意。当下换了衣服。

只是这明代的衣冠，到底该怎么穿，实在摸不着头脑，这几位又不是汉服爱好者，折腾了半天，好歹算是穿上了。外面的管事进来送茶，见巾歪领斜的实在太过狼狈，只好唤来个丫鬟服侍更衣。

广东豪门富家都素有蓄婢的风气，管事的也知道这几位客商是老爷刻意要交好的，换来的婢女也自然不差。二个都是明眸善睐的十五六少女，娇俏可人，进来落落大方的福了一福，上来为他们脱卸那穿戴得不成模样的衣服。文总也算是经过些风月场面的人物，给这样的萝莉柔软的小手扶着揉弄，宽衣解带的，也有些吃不消，心想这才是男人的天堂啊！

正胡思乱想间，瞥见萧子山也一脸神往。便低声笑道：

“怎么，你也动心了？”

“是啊，这才是男人应该过得日子。”萧子山想起了当年的女朋友那种跋扈劲：封建社会也有光明的一面嘛。

“怎么不是！”王洛宾也愤愤然，“现代社会就是礼崩乐坏。”说着控诉起他那体育系毕业的老婆是如何如何如何，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让萧子山和文德嗣充分了解了其老婆的威力。

两个垂鬟侍儿站在一旁，见王洛宾说个不停，但是又听不太懂，只是看他满脸激昂还不住的指手画脚，刚戴正的巾又歪了过去，耷拉在脑门上，都低着头抿着嘴唇笑。

萧子山捅了一下慷慨激昂的王洛宾：“王工，你看这小丫头怎么样？和高老爷说一声，带回去吧？”

王洛宾连连摇头：“初中生啊，我怎么下得了手！”

“高中生你就下得了手了？”萧子山继续打趣他，“先养着，过几年不就熟了……”

“还搞萝莉养成计划？”文德嗣插了进来，“我倒是蛮有兴趣。”说着把女孩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个遍：这二个女孩子虽然略嫌瘦小，但是还算白净，容貌清秀，如果加强点营养，是个好胚子……

大灰狼的眼睛在小白兔身上转悠的时候，帘子一挑，高老爷昂然而入，见此情景，不由微微一笑。这帮子海商出入风浪都是经年累月的，上得岸来，个个都是色中饿鬼。那些红毛佛郎机人就更不用说——什么样的女人都要。

却不多言，只拱手作揖道：“几位贵客，一向安好？”

第十节 秘宅

萧子山一行忙站起来答应回礼。原先对异时空的人的疑惧心理也少了许多——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活生生的人。特别是高举这几次贸易里的作为让他们觉得这个人颇有信义，值得交往下去，将来穿越之后，必然很大的帮助。

客套一番之后，进入正题。借助新买的液压手推车的力量，一共拖过来四个仓板、一百多箱的货物。



仓板

萧子山的促销品已经没有了。本次的交易货物都是去市场上批发来的。采购了许多大小款式不一的镜子、一次性打火机、各种磨砂、喷花的玻璃器皿。文德嗣查了很多资料，发现珍珠在明末很值钱，便又去买了许多养殖珍珠，大的小的都有。

当下管事领人将货样拆开，一一给高老爷过目，澳洲海商每来必有奇货，这一点高老爷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每取出一件新东西，心里还是暗自讶异。特别是那一次性的打火机，更是让他爱不释手，此物取火之方便，不是任何火镰火折能比。



火镰：镰刀与火石撞击能产生火星。



火折：用易燃的草纸人为的加个外筒。



打火机

高老爷端详着手中的温州产打火机——如今半透明的塑料已经引不起他的惊讶了——连打着了几次，凝视半晌赞叹道：“此物的取火法和火镰火石无异，不过以油代火绒，转轮击火。其中并无罕见之物，贵处匠人却能集机巧于一身，做出这样精巧方便的物件来，真是无人能及。”

文德嗣他们暗暗颌首，谁说古人无知？这个打火机的原理，高老爷入手一看就明白了。当然里面的汽油不是古人能制造的东西，但是他也意识得到里面的液体是油。

“不过这种打火机不能添油，”文德嗣解释着，“用完即废了。”

“这样啊，可惜可惜。”高老爷停下了打火的动作，“为何不能添油？这等精巧实用之物，废了岂不是可惜。”

文德嗣想咋解释一次性商品的概念呢？要告诉他我们来得这个时空的一次性生活，岂不是要把他给吓坏了。便含糊其辞说工匠正在改进中。

交割完货物，一共卖得了三万多两白银，其中几面全身穿衣镜，看得高老爷眼睛都快掉下来了，这玩意就算进到宫里，万岁爷也得瞠目结舌吧。

带来的珍珠也博得了高举的青睐，自从辽东乱起，东北的贡珠已经断了，南海珠收获也不多，市场上缺货缺得厉害。

高老爷知道他们喜欢金子，兑了一千两黄金，又命人把库里的瓷器拿出来，仓板上能放多少放多少，都用草绳捆紧了。实话说他不知道这三个人是怎么一次比一次多的运送货物的，虽然不敢问，却猜想这几个

人是不是会什么搬运术之类的法术。

萧子山见厅里那一箱箱的黄金白银，真有点眩晕的感觉。幸好买了液压拖车，要不这快一吨的金银可怎么搬那……正胡思乱想着，却听文德嗣问起委托买房之事。

高举沉吟片刻，说：“此事原没什么难办的。只是几位信人都是海外商贾，按我大明律法是不能在本地买房居住的。本来诸位都是华夏苗裔，言语相貌也类中华，换了衣冠要是悄悄的住下也不难。只是最近这些奇货上市，我这里颇受人关注……”

说到这里，他们明白这是树大招风了。想来这广州城里突然冒出来这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耳目眼睛注意着这里。

只是这样原打算在广州城内安下据点的计划就落空了，根据穿越总体战略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广州将作为根据地的大陆贸易门户，输出海南根据地制造的现代工业产品，输入各类物资、人员。同时也是观察明朝动向的一个窗口。

眼见文德嗣一行面露失望之色，高举这才把自己的方案说出来。这个方案他考虑过许久。在高老爷想来，澳洲海商之所以要买房，无非是因为他们要长期来往贸易，需要有个稳定的落脚点存货住人，这和佛郎机人当初贿赂大吏，租得濠镜澳的用意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没那么大的胃口而已。

“不过，敝人倒是另有一个主意……”高举拈着几根稀疏的胡子，探寻的望着一众人。

“请高老爷明示。”

“贵客们所想，无非是要在城内有个落脚之处。敝人在城里有个下处，如贵客不嫌弃，可以一用。”

当下高举斥退丫鬟，传来二名贴身家丁随身，自袖了钥匙在前引路。一行人穿过夹弄，直到后院，空气中有股骡马的尿骚味，便知已到了骡马院，见高老爷并不进去，直接绕过墙角，夹道底是间小小的房子。门口坐着个老仆，见老爷到来，忙站起身来。

“把门打开。”高举吩咐。

老仆从衣下掏出一管钥匙，引他们进屋。里屋里的墙壁上又开了一扇包铁皮的小门。落锁去门出去一看，已经是在宅第之外了。这是一条极为僻静的石子小路，沿着城墙根延伸，一面是墙基下的废地，一面则是大户人家后院的高墙，四下无人，路畔杂草丛生。一路走过去，间或可以看到岔巷。



岔巷

“巷子是通向前门大路的，巷口都设木栅门。平时都锁闭着。这路虽是公地，一般人却是进不来的。”

走过了好几百米，走到一面风雨侵蚀剥落得极其破烂的后墙边，开锁进得门去，却是一个小小的青石板后院。种着些芭蕉花草，很是幽静。再往里走是三进小院落，收拾的极干净，家具用品一应俱全。

“这是敝人的外宅。原是备而不用的。”

原来这是高老爷的秘宅。这样的宅子，他在广州城里外还有多所。这座则是用来万一发生什么灾祸可供一时躲避的。

宅子的前门并不临街，临街的是一座杂货铺，表面上看，这是家普普通通的油盐店，做些这街上大户人家的买卖，实际上却是高老爷安排的。铺子旁侧有扇不起眼的小门，有夹弄直接连到宅子，出入方便。

宅中也有仆人照看，见老爷带人来了，忙烧水送茶。

“我们通洋贩海之人，不得不十分慎重！”高老爷慨叹道，“营生不易。”

做走私买卖，交往的都非善类，各路水匪海盗，山寇强人都是见财起意的人物，劫人勒索，杀人越货的事情，在这行里不算新闻。

他们虽然在府、省和两京里都各有靠山，但是官吏横暴，常会有需求勒索。而且朝廷对通洋之事本身就心存疑虑，时有禁止佛朗机人来广州贸易的朝议。地方大吏每每以此要挟商户，以图报晓。

“这些多少还好应付！唯最近海贼遍起，番船洋船受害甚众，我等生计也艰难起来。”

萧子山想这倒是打听目前粤闽沿海海盗状况的好机会，便故意说：

“我等自澳洲一路行船，路上倒还安静。”

“这是贵客们吉人自有天相。”高老爷苦笑，“不过比起闽浙来这边还算太平，海澄如今都给糟践完了。”

天启二年以来，闽广沿海一带海寇招徒结党，称王称国，其中以杨六、蔡三、钟六等最强。天启六年福建总兵俞咨皋和广东水师会剿，招抚了杨六，蔡三、钟六外逃，算是稍稍遏制了海寇的气焰。

然而没多久，郑芝龙、钟凌秀、李魁奇等股海寇又寇掠闽浙沿海，福建沿海受其荼毒最深，隆庆开市以来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港海澄县的月港残破不堪。从那里出洋的海船畏惧海寇掳掠，已经少了许多。



月港：（今海澄镇）位于漳州，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月港兴起于明景泰（1450-1456年）年间，盛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衰落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终止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广州这里，福建的俞督帅和本省水师去年会剿之后还算安静。佛郎机人因为濠镜澳利益所在，也在江口巡航。”

这么说来，这个时期，海盗的活动重点是在福建沿海。这个情况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起码他们在一开始不会面对郑芝龙、李魁奇这类BOSS级人物了。

“不过，还是小心为上。”高举说着提醒他们，广东沿海这边虽然没什么巨寇，但是小股海盗水匪多如牛毛。他们远道而来人地生疏，泊船上下尤其要小心。

第十一节 奴仆（一）

“我等省得，多谢高老爷。”文德嗣只是称谢，并不言及其他。

省得：记得，知道。

高举见他们对自己的船不肯多言，也不便问。只叫传来了看守宅子的仆人来见：一对中年夫妻领着一双十三四岁的少年男女，都过来磕头请安。

“这一房家人，虽不是家生子，却是敝人从多年前从江西捡回命的人，都是忠诚可靠之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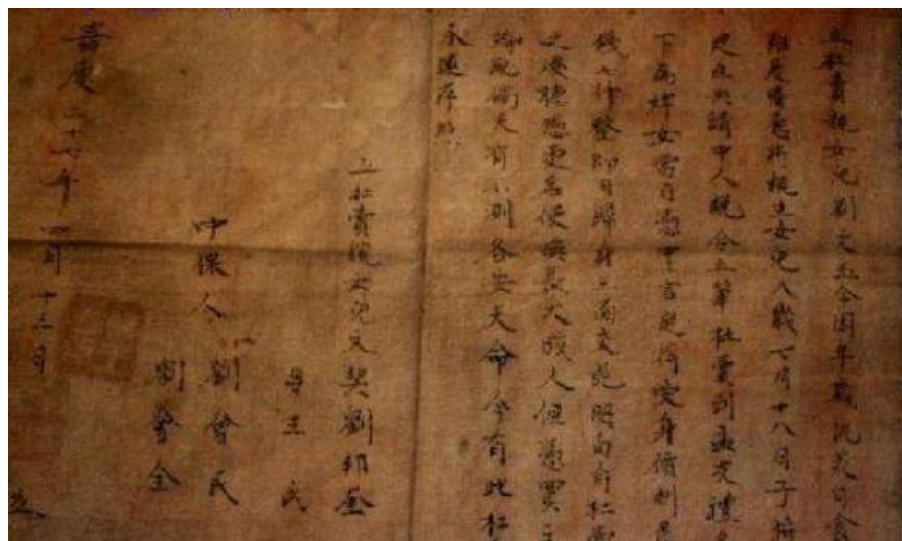
闻听主人如此说话，一家人又连连磕头。

“免了免了。”高举吩咐道，“这几位老爷，以后便是尔等的主人了，要尽心服侍。”

“是，小的们知道！”说着，这一家人都过来给文德嗣一行人磕头，“小的们见过老爷。”

“这这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欠起身来。他们都是现代人，忽然这一大家人都跪在地上给你磕头，任谁都要不适应起来。

“这是他们的身契。”高老爷从袖中取出几张纸，“都是卖绝了的，贵客们尽可驱使，毋须多虑。”



清朝嘉庆年间卖身文契

“这是本处宅子的房契。”高老爷又拿出一张文书来，“原说代贵客们买房的，一时不方便。此处陋宅若不嫌弃，就请暂居。”

“这个……”三人面面相觑。这商人好大的手面！虽然他这赠房送仆笼络之意极明显，但是出手如此豪爽，足见诚意。

然而仔细想来，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别有内涵。

宅子是他的私宅，一应底细他都知道，要是想暗中探访监视，他在暗，穿越者在明。

这家家人是其蓄养多年的，说忠诚可靠，那是对他，可不是对他们这伙来路不明的海商。若是放到他们身边监视的，那穿越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等于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种感觉，就好像住在玻璃房子里，还一丝不挂。

高老爷除了笼络他们，重要的是企图把他们控制在手心里。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显然是他们带来的货给了高老爷极大的利润。

原来只是想买个房子，作为在广州的落脚点，穿越之后再慢慢拓展。现在却白得了一所宅子一房奴仆出来，事情的发展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不过，拒绝并非上策。萧子山盘算了一下，反正穿越贸易活动也不会再进行几次了。每次只要小心行事，就不会露馅。等穿越之后，这广州城里的活动如何开展，可再做计较。眼下，还是稳住高老爷，让他多多为他们贩货。

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文德嗣便拱手称谢，收了文契。又取出一两银子，算作磕头认主的赏封。

高老爷见他们并无异议，心中甚喜。吩咐家丁把他们的银货都运到新宅里。又命人送了许多食品衣物过来，备极殷勤。

萧子山和文德嗣、王洛宾小声商议一下，觉得既来之则安之。不妨先把这宅子好好的巡查一番，看看如何运用，也顺便摸下奴仆的底。便将男仆叫来问话。

男仆看上去颇为老相，萧子山估摸着少说也得有五十多了。见他过来侍立伺候，双手下垂，一脸毕恭毕敬之色。文总和王工都有些不安，萧子山却沉住气，先喝了一口茶，沉默半晌，方开始问话。

这男仆本姓刘名青。原是江西人，佃种着十来亩土地，万历四十五年因本地遭了水灾绝收逃荒。一家人路倒在官道旁待毙之时，正好高老爷南京贩货回来经过，收容了十多家灾民为奴，他也算幸运被选上了，自此就在高家为奴。

到了高家之后从了主姓，他也就成高青，老婆便叫高纤，夫妻都在高宅的外院当杂差，不到半个月前才换到这里看守外宅。

至于他的年龄，其实不过四十出头。具体几岁，他自己也搞不清。萧子山知道旧时农民多有不知道自己确切岁数的，不足为奇。

“在这里看守宅子，比在府里当杂役好吧？”

高青苦笑着说：“回老爷的话，这里活少清闲又没人拘束，生计却难了。”

原来他和他老婆在府里当差，虽然每人的月钱不过二钱银子，吃饭

不花钱，都在公中的大伙房开销，不但自己不饿，一双儿女也能混个肚圆。自换到这里当差，他的月钱是涨到了五钱，但得自己起伙，柴米油盐菜蔬都是自己开销，孩子也混不上饭。十三四的孩子又是能吃的时候，一家人靠七钱银子开销，着实有点吃力。

文德嗣问：“怎么，孩子没工钱，他们不也是高老爷的吗？”

“孩子们一直没当到差，”高青连连摇头，“不当差，府里不发钱米，都靠老子娘养活。”他又叹了一口气，“原想让丫头进到内宅去当差，好歹也能挣一贯钱，丫头长得不好，一直挑不上。托了管家娘子，又非得要十两银子才行。我这一家哪里积攒得下这许多钱！”

一般中国古代朝代1000个钱为一贯，等于一两银子。但也会出现变动情况，古代中国银子缺乏，银子的价值很高的。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

这腐败还真是历史悠久，无孔不入啊。在场的三个人都感慨了一下。连当个丫头也得花钱。不过想到《红楼梦》里五儿为了能进大观园的事业单位怡红院当差，柳家的进行的一系列公关活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到我们这里当差，你心中可愿意？”萧子山放缓了声音问道。

高青不安的看了一眼这几个穿衣服都穿得不成模样的海商老爷，应道：“小的们是下人，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即是老爷们的人了，但凭老爷们使唤。”

萧子山点点头，命他带路，先把整座房子都察看了一遍。宅子不大，每进都是一明二暗的格局，一进是客厅书房，二进有楼，是起居之所，三进则设有厨房、柴草房、骡马棚，另有自备水井。房子虽不新，建造的很讲究，都是青砖卧砌，十分坚固。因为是作为紧急状况下避祸之用，房中家具陈设都很简单，倒是生活用品确备得很齐全。厨房里还堆了不少从高宅送了不少大米、咸肉、干鱼并柴米油盐。高青递过礼折请老爷们查点，文德嗣本来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刚想说：“都给你们一家吧。”话没出口，却见萧子山拿着折子在那里察看起来了。

第十二节 奴仆（二）

查点完毕，回到厅上，高青又把房屋家伙账送上。萧子山也不多看，直接收下了事。三个人围着桌子开始画草图。王洛宾学过制图，虽然手上只有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画个建筑平面的草图还是手到擒来。

“子山，你这人有够抠门，”王洛宾边画边说，“还在乎这点咸肉和米的？人家养活一家子不容易，直接给他们不就完了，还能提高忠诚度……”

萧子山笑起来：“王工，这礼单上光大米就是四十石，按天启末年的米价就是四十两白银。”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想卖了米换白银？”

“四十两白银，等于高青夫妻四年的工钱。我们现在一出手就是四十两，以后赏多少合适？”

“给多了，以后他们的期望值也高了，是这个意思吗？”文德嗣说。

“没错，文总。”萧子山点点头，“高家的确挺艰难，但眼下还过得去。而且他到底是个什么底细我们也不知道，不用急着做好人收买人心。”他压低了声音，“我断定高老爷绝对是对他有所嘱托的，要他注意我们的动静。”

“对，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想争取他还有难度。他不了解我们，更怕我们要什么坏心眼。况且他和我们只不过初次相见，即没功劳也没苦劳，一下赏给那么多东西，他会怎么想？肯定会立马去禀报高老爷。闹半天我们白给了东西，一样不落好。”

“这话不假。不过要能把他拉过来是最好。”

“恩惠是要给的，但是只能是小恩小惠，逐渐的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好处。时间久了，他自然就心向咱们了。而且他不是高老爷的心腹，拉拢起来会容易些。”

“不是心腹？这宅子是高老爷救命用的地方，看守的人怎么会不是心腹。”

“你没听他说吗？不到半个月前才给拨到这里来的。而且真正的心腹，高老爷不会送给我们。”

“也许是故意说的。他的那些话说不定都是编造的呢？”

“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观察了一下觉得不象。高青这个人一脸愁苦之色，神情木讷，眼神涣散，不是精明强干之人。”萧子山看了一眼外面，“退一步讲，高老爷对我们的态度无外乎是防范和利用，以利用为主。所以也不大可能在监视我们这方面拿出太多的本钱。”

“那你打算怎么做？”

“小恩惠还是要给点的，你们看这样安排怎么样……”

正说着话，高家娘子来请示下晚饭怎么安排。萧子山看了下手表，发觉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晚饭就不用了，叫你们全家都过来。”

“其实我倒挺想尝下大明的饭菜是啥滋味。”王洛宾一脸神往。

“据说香料味很足……”

说着话，这一家人都来了。高家娘子模样挺周正，只是又黑又瘦，低头不说话，看起来便是拙于口舌之人。再看一对儿女，男孩子相貌平平，眼神倒还未失去灵动的光彩。虽然做出一本正经的模样，却总在偷偷打量他们。女孩子却和这家人大不一样，皮肤比家人白皙的多，眼睛很大，鼻子小巧挺拔，身材比男孩还高，萧子山估计足有一米六以上，心里不禁暗暗疑惑。问道：

“叫什么名字？”

女孩子没想到会先问她话，吃惊的看了一眼萧子山，嚅嚅的说不出话来。

“老爷问你话呢！”高青喊道，说着又打躬的禀道，“女孩子没见过世面，她没有大名……”

“让她自己说嘛，你是她老子，替得了她一时，还替得了她一辈子。”

“奴婢……嗯……叫高大姐……”

萧子山差点没把嘴里的茶喷出来，王工和文总也都是一幅忍俊不住的样子。高大姐，这名字可真够气派的。这么一说，仔细看这女孩子倒有点杨紫琼细身长腿的样子。



杨紫琼：马来西亚籍华裔女演员、制片人。代表作品《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007系列电影《明日帝国》《卧虎藏龙》。

高家这几口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新主人们，想不出这个名字有什么好笑的。

高青赔笑道：“让老爷们见笑了……乡下女孩子，没正经取过名……”

“没什么没什么，”萧子山哈哈一笑，“即没有名字，就取一个好。”他的恶趣味冒了出来：“就叫高露洁吧。”

文德嗣：“我们的目标？”

王洛宾：“没有蛀牙！”

三人也顾不得形象，一起狂笑起来。

高青一家人看到这三个人自从知道了女儿名字之后，一直疯疯癫癫的笑个不停，不由得害怕起来，只在一边赔笑。

文德嗣想这丫头按现代人的标准来看是个美人胚子，不过明代人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可惜身材还是单薄了些，本钱有限，不知道好好调养能不能再改进改进。

“这丫头多大了？”

“回……回老爷的话，”高青的话都说不利索了，这个文老爷眼神飘忽，一个劲的在女儿身上打转，心道不妙，“十……十四了。”

十四？倒是标准的小萝莉。可惜眼下正事很多，顾不得调教萝莉了。

“萝莉”或“洛丽塔”：作为名词指“高于12岁，低于20岁的女孩”。洛丽塔原指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著作的小说《Lolita》的同名女主人公。

萧子山小时候练过几天书法，还没忘记繁体字怎么写，就找了张毛边的记账纸，大书：“高露洁”三字，算是起了名。

“谢老爷赐名。”高青领着女儿磕头道谢。

“起来起来，即是主仆，便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萧子山说，“你夫妻二人的月钱，还是按旧例。”

“谢老爷。”高青放下心来，他原担心新主人会削减月钱。

“你家累重，也不容易。这样，每月再给你全家半石米。省下你全家嚼谷开销。”

“老爷仁厚！”高青感激涕零，差点没跪下。半石米足够全家吃一个月了。这位老爷一句话，等于就涨了他五钱银子。

“这是二十两银子。我等出没海波，来往艰难。先预支你们一年的月钱。余下的，算作此处日常的维护开销，至于月米也可以自己去取。”萧子山顿了一下，“你可识字？”

高青为难的一笑，他儿子却开口道：“小的识字。”

“哦？”本来萧子山也没抱什么希望。

“他打小不当差，总在外账房里厮混，算识得几个字。”高青忙来说明，说着瞪了儿子一眼，小声骂道：“你显摆个什么！”

男孩认字不多，在现代只能算个半文盲，不过因为是和账房先生学的，所以还会点记账打算盘，在古代也算难能可贵了。

问了名字，就叫高弟。萧子山想，这古代劳动人民的字还是真是简单明了。

“即识字又会记账，日后的这里的账目开销就归你记了。一笔一笔都要记得清楚，明白？每月也给你一钱的月钱。”

“小的省得。”高青大喜，领着儿子又连连叩头。

要他记账不在于钱，而是提醒这家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的，免得时间久了有鹊占鸠巢的念头——起了这样的念头，做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普通人虽然看起来本分老实，但是在利益面前性情大变的人他见识的太多了。

穿越者察看地形之后决定把第一进院落里的书房设为穿越点，便吩咐高青，第一进院落每三天打扫一次即可，平时不要入内。

高青虽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主人的事情少问为妙这个道理是懂得的。他唯一感到奇怪的，文老爷明确的指定了这个了打扫的开始日期。

天完全黑了以后，穿越者在新地点打开了虫洞，还好，对面的地点没有发生变动。液压拖车被拉了过来，把几个堆得高高的货板一个一个的拉了过去。

第二天，高青起来的时候，第一进的院子里早已空无一人。他犹豫了一下，出了门，往高宅的后门走去。

第十三节 老工人

“子山，我看你蛮有地主的气质的。”文德嗣嘿嘿的笑着，“人都是王八之气，你是地主之威。”



王八之气：起点小说经常用到的词，原本面貌是王霸之气，形容一个人再优秀的男人见了他都是小弟，再高傲的女人都折服在他的英雄气概下。王八之气有调侃讽刺的意味。

“可能俺们家祖上是地主吧。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有一片很大的庄园，种菜养鸡，搭个葡萄架，下面放把藤椅，拿个茶壶慢慢的喝茶……”

“好享受啊，不过现在不也能办到么？”文德嗣慢悠悠的说，“我们赚了好多钱，你的这点梦想，小意思。”

“可惜虫洞总有一天要消失的。”萧子山舒展了一下筋骨，“这次感觉有很明显的能量波动。”

“它要是机器猫的随意门就好了。”文总笑了起来，



机器猫的随意门：日本动漫《哆啦A梦》中道具，道具用途：让使用者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

萧子山笑了起来：“我的话还没说完。还有几个清凉的美女在旁边打扇剥荔枝。一个熟女、一个御姐、一个小萝莉……”他想了一下，“其实高露洁这萝莉是个好胚子。”

“那丫头，”文德嗣躺在沙发上剥开一个荔枝，“根本不是高青的女儿。”

“嗯，DNA差异挺大。”萧子山开始登记那一堆碗碟瓷器，每次穿越回来，都是他负责把贸易物品和所得登记造册。王工又去他的小机械厂上班了，最近他上班的热情很高，高到让文总和萧子山都吃惊的地步——不但整天加班，回来还兴致勃勃。

“长相上完全没有父亲的遗传特征，和她的兄弟略有相似之处。还有那身高。”

“文总你看上这长腿小萝莉了？”

“看上去也得先放着，正经事多了。先看看要做什么事情吧。”

“当然是招兵买马了。”

在进行完第三次穿越贸易之后，他们掌握的现款已经有了二千多万，物资准备的条件已经达成。

要招兵买马，第一个任务就是选择合适的集结出发点——需要一个专门的场所来接待那些将来报到的人。广州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按照文德嗣的想法，这个地点应该比较偏远，靠近未来穿越的地点，有

足够的生活设施，容纳得下好几百人吃住，还要有较大的露天场地，最好是操场。

“要操场做什么？”萧子山莫名其妙。

“锻炼身体啊，”文德嗣看了下自己的胳膊和萧子山的肚子，“别得不说，要逃命的时候，起码也得跑得过明朝的土人吧。”

当下兵分三路，萧子山因为当过销售，对广东沿海大小城市比较熟悉，寻找基地的事情就归他了。王洛宾则继续回他的机械厂上班。文德嗣则留在广州准备下一次穿越贸易，同时主持留言本上的网络讨论，同时发掘那些专业人员。第一批邀请名单，已经拟定出来了。

第四个加入委员会的人，并不来自网络，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天晚上文德嗣刚刚看过讨论版，正考虑着下一步将和谁单独约谈，忽然看到王洛宾走了进来，身着一件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毫不在意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满脸兴奋之色。



工作服

“王工，你每天这么眉飞色舞的上班，有啥好事啊？”文德嗣很好奇。

“文总，我想你见个人。”

“谁啊？”文德嗣暗暗纳罕，王工平时不爱说话，交际不多，而且他也不是本地人，怎么忽然要介绍人给他认识了？

“我的老板。”见文德嗣有点没反应过来，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我上班地方的老板，姓展。”

“嗯？”

“我把穿越的事和他说了——”

“什么？！”文德嗣差点跳了起来。

“老文你别激动，别激动，”王洛宾说，“他姓展，叫展无涯，是个技师，手艺很好，车钳刨铣样样精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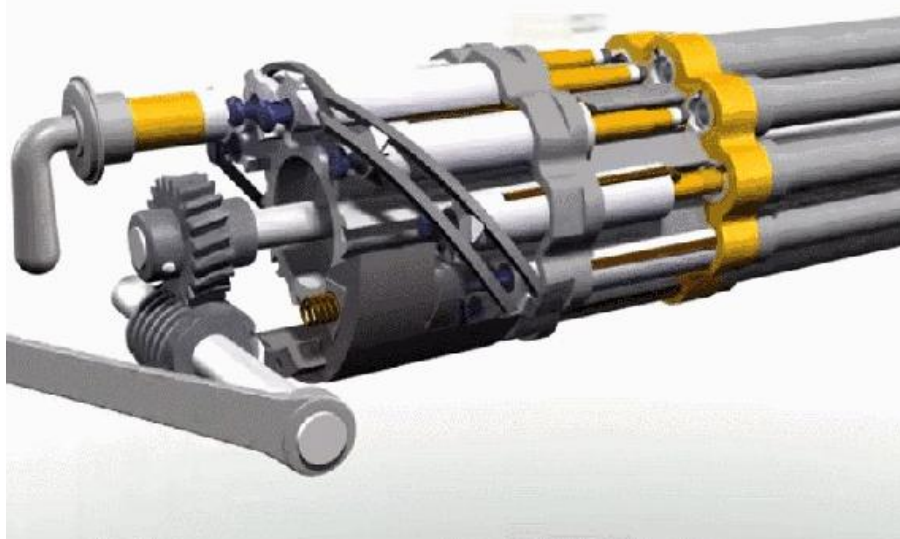
“好了好了，说正事，他没把你当精神病或者骗子？”

“这倒没有，他还想参加呢。”

“参加？”文德嗣一时间脑子没转过弯来，又反问了一次，“他也想去？”

“对，那天我和他一起做一挺手摇加特林机关枪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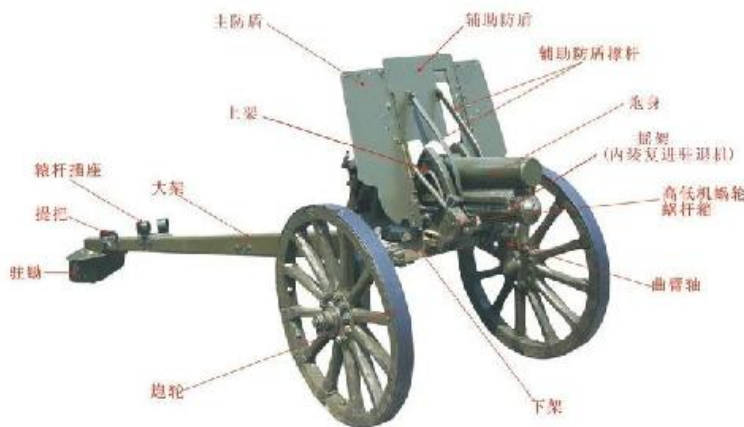
手摇加特林机关枪：由美国人理查·乔登·加特林在1860年设计而成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第一支实用化的机枪。

“什么！？”这次文德嗣真得跳了起来，“王工！！”

赶紧压低了声音——虽然这房间的隔音非常好。

“你发疯了！造黑枪要坐牢的！”

“没什么，反正到了大明总要造枪。先练练手。”王洛宾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我们搞机械的造两支枪算什么，小日本的九二步兵炮都有人造过。”



92式步兵炮：日军武器装备中的一种武器，**1928年11月**由日本研制，**1930年3月**投入使用，质量为**0.212吨**。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种堪称“理想”的步兵营支援武器。尤其是对于机械化程度极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另外，它非常适合在复杂地形上使用。它任务范围广，几乎能包干所有步兵营需要的火力支援种类。再加上结构简单，不但方便战时生产，相应的，使用和维护也都很简单。

“小日本的九二炮先不说，你这老板怎么回事？”

“他特别欣赏你那个思路，说机加工这块都交给他好了，他准备把自己的厂子整个都搬过去。”

展无涯并不是文总想象中满身油污的老工人，不过三十出头的模样，穿得是T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双尺寸很大，皮肤粗糙的手才暴露出了他的职业性质。

文总平时因为工作性质关系，和这类的外协小加工厂接触很多。一聊之下，两个人很快就一些机加工技术问题深入的进行了探讨，共同语言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很快便无话不谈了。

“文总，这么说吧，咱们干机械这行的，从来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展无涯的言谈里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就我那个小厂子好了，造坦克不敢说，造点迫击炮和机关枪还是小菜一碟。我念技校那会……”

说着他大谈了五分钟当年是如何做了一门迫击炮作为毕业设计作业的，接着又和王洛宾探讨起造枪的问题——后来才知道王洛宾之所以会和展老板如此迅速的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主要原因就是两人都是狂热的枪炮爱好者——文德嗣赶紧打住了这二位的高谈阔论，免得让人听到了以为这是一个酝酿中的黑枪团伙。

他介绍了自己厂里的主要设备：剪板机2台，折弯机80T1台，冲床63T1台、5T1台，车床2台、刨床1台，摇臂钻床1台，台钻3台，切割机1台、电焊机5台、点焊机1台、锯床1台，天车1台，磨床1台，砂轮机2台，氧焊1套，空压机1台、烘漆房设施1套。



剪板机：用一个刀片相对另一刀片作往复直线运动剪切板材的机器。是借于运动的上刀片和固定的下刀片，采用合理的刀片间隙，对各种厚度的金属板材施加剪切力，使板材按所需要的尺寸断裂分离。



折弯机：一种能够对薄板进行折弯的机器。



车床：主要用车刀对旋转的工件进行车削加工的机床。在车床上还可用钻头、扩孔钻、铰刀、丝锥、板牙和滚花工具等进行相应的加工。



刨床：是用刨刀对工件的平面、沟槽或成形表面进行刨削的直线运动机床。



天车：桥式起重机是桥架在高架轨道上运行的一种桥架型起重机，又称天车。桥式起重机的桥架沿铺设在两侧高架上的轨道纵向运行，起重小车沿铺设在桥架上的轨道横向运行，构成一矩形的工作范围，就可以充分利用桥架下面的空间吊运物料，不受地面设备的阻碍。桥式起重机广泛地应用在室内外仓库、厂房、码头和露天贮料场等处。



砂轮机：用来刃磨各种刀具、工具的常用设备，也用作普通小零件进行磨削、去毛刺及清理等工作。

“其实真要艰苦一点，有三大机就齐活了。”展无涯说，“我读书的时候，爱看点军工回忆录，那时候搞军工的都是牛人，就靠个车床加台虎钳，一样能造枪造炮造机床。”他想了下，“不过材料很关键，没好材料的话，做出来的东西都会打折扣，有得连加工都没法加工。特别是一定要有合适的钢材。”

王洛宾说：“我们是要建立冶金工业的，炼铁、炼钢。”

“这方面我不懂了。能解决材料问题的话，机床除了能制造各种专用设备，最大好处是能自我复制，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不怕损耗。算是可持续的发展吧。”

“的确，带再多的储备也有消耗完的那一天。”

“对，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要带足，象车刀，一般是合金钢或者陶瓷烧结的，我们一开始造不出来，还有打磨用的砂轮，要特殊的材料，烧结也有技术。另外，油脂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代用品，种类也蛮多的……”



车刀：用于车削加工的、具有一个切削部分的刀具。车刀是切削加工中应用最广的刀具之一。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个个的解决。”文德嗣精神焕发，“老展你就先来负责工业这块的准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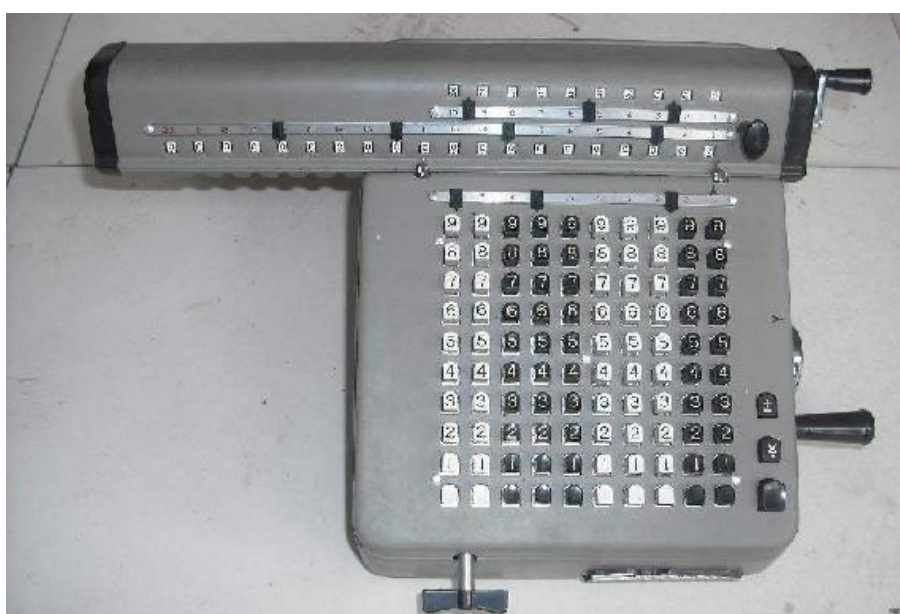
“没问题！”展无涯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的充满激情。从厂里出来自己创业，摸爬滚打了也快十年了，虽然有了个小小的局面，但是生活却变得无聊乏味。每天疲于应付客户，此刻，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他斗志昂扬，决定在这个新世界里大干一场。

穿越委员会工业组就在这一天成立了，作为一种习惯的称呼，它被称为工业口。几天之后，工业口的另外一名成员也报到了，这便是后来在回忆录里与展无涯激烈争夺穿越工业之父头衔的马千瞩。



马千瞩：马前卒（1981.9-）本名任冲昊，笔名马前卒、马平，网络外号督公、督工，河北承德市平泉县人，中国学者、思想者、媒体评论人，“工业党”重要代表人物，是工业化的支持者、宣传者，涉猎历史、政治、军事、自然科学、经济并活跃于互联网，早期在中国左翼网民中有一定影响。

马千瞩本来和萧子山他们一样混同一个坛子，彼此有点脸熟。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参加这个虫洞的穿越讨论，而是在另一个帖子里醉心于他的全机械式计算中心系统——命名为齿轮五型的架空设计。最初他以为文总的虫洞和他的机械式计算机一样，纯属架空，后来他发现这伙人真得准备去明朝的时候，赶紧找熟人给报上了名。至于其动机，一点也不希罕的：只有创造出了一个纯净的，没有芯片，自己成了权贵的新世界，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占地面积六千亩、八万马力功率、每秒运算二万次的豪华机械计算中心——这巨大的机械让他一想起来就心摇神曳。



机械计算机：1642年，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加减法计算机。它是利用齿轮传动原理制成的机械式计算机，通过手摇方式操作运算。他称“这种算术机器所进行的工作，比动物的行为更接近人类的思维”。这一思想对以后计算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得来说，马千瞩的爱好基本上是蒸汽朋克类的，关键词：多铆蒸刚。烟囱林立，锅炉轰鸣：煤炭燃烧时的黑烟，锅炉喷发出来的浓厚的蒸汽，钢铁碰撞时的巨大轰鸣，地面上奔驰着巨大的汽轮机火车，空中是多炮塔、硬壳、有无数隔舱用氦气的飞行炮艇.....这便是他理想的世界。



多铆mǎo蒸刚：多（炮塔）铆（接）蒸（汽机）刚（性悬挂）” 铆：用钉子把金属物连在一起。



蒸汽朋克：蒸汽自然是代表了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大型机械了。朋克则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文化，用街头语对白书写的文体，它的意义在于题材的风格独立，而非反社会性。

接到文德嗣的电话邀请之后，他毫不犹豫的收拾起行李，辞掉了画密集到吓人地步的公路设计图的职务，启程踏上了去广东的火车。

他去的并不是广州，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县级市。下了火车，还得转长途汽车。这个地方，就是萧子山找到的出发基地。穿越者们将在这里秣马利兵，做好准备，踏上一去不回的征服平行世界的道路。

第十四节 会议——第一次分组

萧子山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放在沿海的那些小城市上。经过半个来月的奔波，终于租定了某地的一个县海上民兵训练基地。



民兵训练基地

穿越公司租用的这个基地，是全民皆兵年代搞的一个训练营地，大裁军之后空关了很久，因为地处丘陵地带，除了一个不大的出海训练用小港口，几乎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唯一公路因为无甚价值，保养的很差。

这里地处偏僻，闲人很少，容易避人耳目；营房、库房、操场之类的设施虽然破了一点，但是基本齐全，县人武部因为这地方实在地段太差，长期无人问津，索取的租金很低廉，唯一的附加条件是必须继续雇佣二位看门的退休职工，萧子山一口答应下来了——他们一人一周轮流住在传达室，除了看看大门，扫扫地也不管其他的事。

先找清洁公司把基地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边，又找了装修公司，把破损的玻璃、堵塞的水管什么的都给修补了一下，因为这地方目前还是人武部的后备营房，里面设备都还算齐全，清洁好了再补充一些东西就能直接入住了。

穿越公司，就在某个日子搬迁到了此地，至于广州的办公室，文德嗣还是做了保留。毕竟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那里。

有了基地之后，第一批骨干人员开始陆续报到。这些都是从报名者当中由文德嗣通过长时间接触之后逐一圈定的。基本都是各方面的专才。

许多人到来的时候满怀疑惑，不少人干脆就觉得这是一个骗局。

当他们看到成堆的人民币、明代瓷器和那个闪烁着奇异光芒的虫洞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真得。

有的立刻就逃走了，接受不了——这太疯狂。

有的思索了几天，还是走了。

有的则勃发出无法遏止的兴奋，狂热的投入了自己的全部。

有的处变不惊，简单的登记，安顿好就加入了工作。

一个穿越组织所需要的团队，就这样初步的建立起来。

为了便于管理和分工合作，委员会决定召集目前已经报到的人员开了一个全体会议，以便重新建构了穿越组织。

未来穿越之后将采取怎样的政体，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讨论，毕竟参加者还没有到齐，在召开过全体大会来讨论之前不便设立权力机构，所以会议的目的仅限设立一套相当于行政部门的架构。

会议是在基地的大会议室举行的。会议室足够大，足够容纳得下与会的近五十人。桌椅虽然陈旧，倒也还堪用。萧子山从柜子里还找到了许多瓷茶杯，连一次性纸杯都免了。唯一增添的东西就是一块白板。

萧子山拿出了一枚录音笔，打开试了试。

“我提议人工记录。”有一位年轻的女性站了起来，“听录音整理会议记录很难受，我五笔打字很快，我来好了。”

“你是？”

最经一下多了好几十陌生面孔，萧子山都不认得了，这位女性身材瘦瘦小小的，算不上漂亮，看得出肢体灵活，是个爱好体育的女性。

“我是李一撸wō的女朋友，叫李元元。我过去当文秘的，做会议记录小菜一碟。”

这个李一撸萧子山是知道的，也是学机加工的，一个狂热的枪械爱好者，展无涯的枪友，属于半天都没个闷屁的人物。萧子山猜他之所以想穿越只不过是受不受限制的造枪而已。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也跟着他来了，“爱你就跟你到天涯海角”看来并不是一句空话。想到这里，萧子山不由得酸溜溜的。

“好，不过录音笔也开着好了。”

李元元提来了一台上网本，随手键入了时间日期，然后转向萧子山。

“请开始吧。”

萧子山清了清嗓子。

“大家虽然彼此都认得，不过聚在一起还是第一次。我先宣布一下会议规范。

“本次会议按议程逐一讨论各个议题，在未开始讨论新议题前不能离题。

“会议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对非本专业或者不感兴趣的讨论话题，可离场。离场为每个议题结束之后，新议题未开始之前。或会议主持人宣布的休息时间。

“每个议题结束之后，会议主持人将鸣钟一次，随后等待三分钟再开始新议题。愿意重新入场的，必须在此期间入场。

“发言举手，征得主持人同意之后才可开始。

“发言必须对事，不得涉及对其他发言人的评论。

“就这么多，”萧子山看了看围坐着的穿越众们，笑容可掬的点了下头，“下面我们请文总首先介绍下目前的穿越准备活动的进行状况。”

文总站了起来，咳嗽了一声，一屋子黑压压的人盯着他看。

“关于目前的穿越状态，我首先来介绍一下。”

说着文德嗣将到目前为止虫洞的现状、穿越贸易情况、与明朝人的接触、获利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介绍完，就有人要求发言。

“我叫金克绶shòu。建议文总不要再倒卖瓷器了。文物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都是相当独立又熟悉的，现在出手几件无所谓，如果持续不断的出手的话，没有几天整个省甚至全国的圈子都知道了。这对我们的保密来说是很不利的。到时候恐怕会惊动文保单位。”

文德嗣探出身子，很关注，文物圈的事情的确他不了解：“那你的建议呢？”

“药材。”他说，“传统中药材里的许多名贵药现在稀缺得厉害，价格很高。比如犀牛角、天然牛黄、麝香这些。”

“犀牛角就算了吧，非把工商局招来不可。”有人提出了异议，“不过名贵香料也可以考虑。”

“好，这个建议接受了，下次贸易的时候尝试一下。”

“下一个议题是工业方面的，首先我们从能源上……”萧子山正说着，忽然看到马千瞩举手，“什么事？”

“我们是否先把行政架构设立起来，分成不同的专业小组？这样发言起来会比较方便。”

“嗯，我赞成。”王洛宾说，“不然说起来没头绪。”

“那首先是农业组，”一个健硕的男人站了起来，“我是吴南海，**农大毕业的。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好，农业组。”萧子山在白板上写了第一个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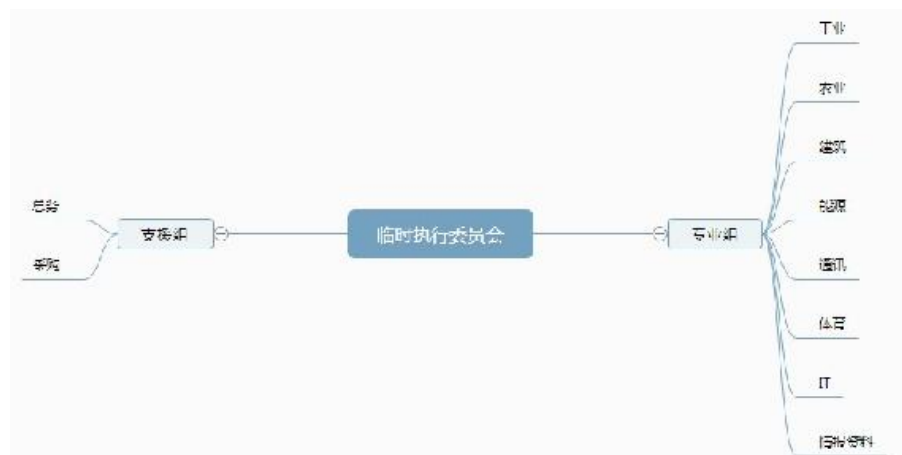
“工业组！”“交通组！”“地质部！”“铁道部！”“公路局”“穿越移动！”“航空委员会！”“军事组！”“陆军部！”“海军部！”“城管局！”“契卡！”“发改委！”……

看到分组开始变成恶搞，萧子山只好制止了他们澎湃的意淫：

“好啦好啦，分组主要是为了进行穿越的准备工作，开基地之后怎么设置机构是另外一回事。大家不要想得太复杂了。”他笑了一下，“咱们还没穿呢，先别搞升官图那套了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分出了以下这些组：

工业、农业、建筑、能源、通讯、体育、IT、情报资料八个专业组。除了专业组，另外设置了总务、采购二个支援组。总务组负责安排协调人员的联络、报到和登记工作以及全体穿越众的日常生活及机构运作；采购负责按采购清单采购各种装备物资。



临时执委会组织结构图

各小组各自推举出相关的负责人，由各组负责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协调会议，协调各部门的运作。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临时召开。

文德嗣毫无意外的成为了执委会主席，本来展无涯要推举王洛宾做工业组组长，王洛宾推辞了，说自己在机械方面不够专业，最后还是展无涯做了组长。

总务组长无人问津，大伙都不想干。又是管吃喝拉撒，又是管人事，太琐碎。要是一般的企业单位，好歹油水十足。问题他们一年之后就穿了，攒下再多的钞票也都是废纸，最后一块得贡献给组织。

萧子山暗示了一下文德嗣，然后就由文德嗣提名，由他取得了总务组长的位置。

萧子山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没有专业技能，准备穿越这个阶段又必然是技术党人大展拳脚发言权上升的时期，用这个位置把自己留在管理层里是最好的。在下次机构改组的时候，他就有了足够的从政资历了。

不过，为了尽量避免嫌疑，经萧子山提议，在委员会内另外设置委员会直辖会计股，负责经费收入、拨给和审计。

分组完毕，会议室内马上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拉凳子换座位的声

音，没人提议，各小组就分组就坐了，新任组长顾盼左右，已经颇有领导的感觉了。

相形之下，总务组的班底基本上是娘子军，第一批来的都是技术类骨干，所以归在总务组旗帜下的都是这些骨干们带来的女朋友和老婆——还有一位大妈，是某女性技术员的妈——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萧子山开始头痛以后怎么和娘子军们相处了。更要命的是，这些还是“别人的女人”。他暗暗提醒自己要小心避嫌。

第十五节 会议——能源问题

“那我们先从能源方面谈起吧。”萧子山把头转向能源组，“能源是一切的关键。只要我们拥有电力，我们就能够使用从现代机器到电脑等任何工具——这些全面超越古人的优势装备。能源组对我们的电力供应问题怎么看？”

能源组里站起来发言的是常凯申，作为一个临时工，在某电力集团下属企业已经工作五年，属于干活最多，拿钱最少，功劳没有，黑锅你背的那类的人。

“根据我们所要面临的状况，采取水电为主，火电、风电为辅的电力策略比较合适。

“水电的好处很多，这里不多做说明了，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最大的好处不需要补充燃料，一次性建设，几乎可以无限期的使用。

“目前农村小水电设备是相当简易的，安装难度低，工程投入也很小。发电使用引水渠，有5-6米水头就可以运转。这类设备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小型和微型的机组国内都实现了系列化标准化制造，维护保养方便，价格也很低。

“同时我们还需要火电。火电的原动机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柴油发电机使用方便，不需要架设，也不受环境限制，将作为我们登陆早期采取的主要发电手段。”

这时有人举手了：“柴油总有一天要用光的吧，到时候怎么办呢？”

“柴油机比较容易找到替代产品的，我记得用花生油也可以。”能源组有人说了。

“呵呵，用不用的了花生油我不知道，但是柴油机可改成煤气机。”常凯申想了下，“我在农村的时候看到很多小发电站是使用煤气机的，应该不难。”

“我想我们以后能造出柴油的。”萧子山说，“继续吧。”

“好的，”他继续说道，“基于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态度，中小功率柴油发电机、小水电和小风力发电机都是需要的。另外我们要带一些中等功率水电机组等以后有了足够的工程能力进行机组扩容。至于风力发电机，虽然有功率太小，发电不稳定的问题，但是架设简单，比较适合作为生活区、独立据点和系统的备份电源。”

他笑了一下：“当然电力没这么简单，还涉及到输配电、变压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比较专业，我不做说明了。具体的计划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拿得出。”

下一个话题依然是能源组回答，即石油类产品的替代。穿越众并不单单需要发电机，他们也需要使用摩托车、汽车和小型的船只。无论汽油还是柴油，都不能长期储存，如果不能燃料自给，这些东西就没有必

要带得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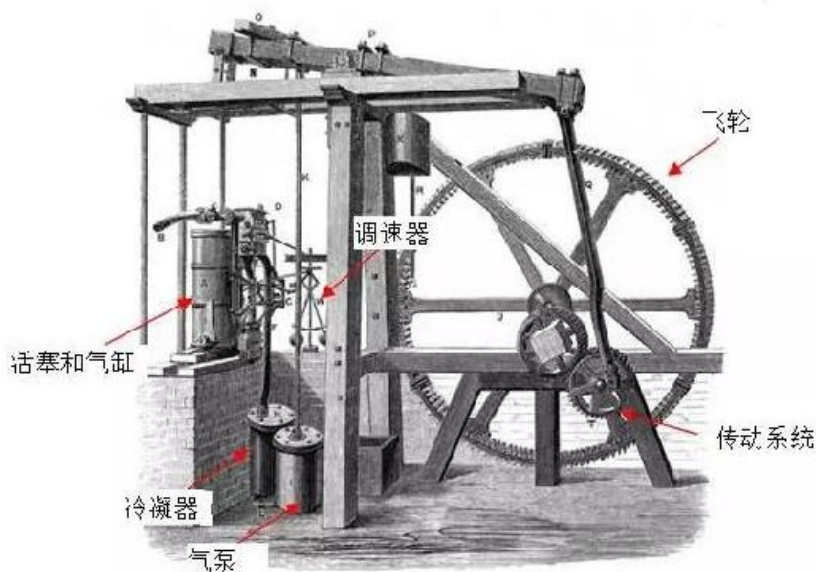
“呵呵，会议主持人的话我不敢赞同，”能源组接着站起来发言的是罗铎duó，此人在网络讨论时候就发了大量有关能源方面的长篇累牍的帖子，“不过据说主持人是文科生，可以理解。”

萧子山的脸一下红了，他最大的怨念就是“文科生”成为一句藐视的评价。他强忍悲愤，故作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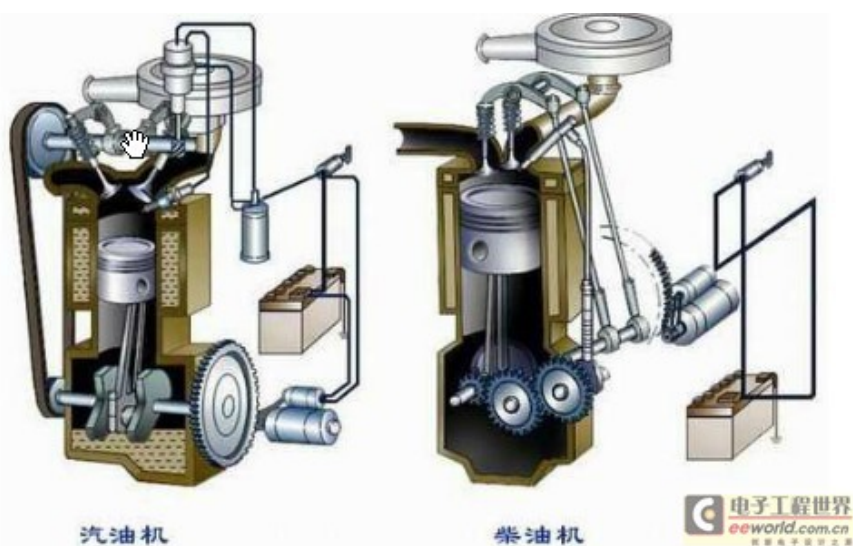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要谈的，还是一个原动机问题。”罗铎显然没感受到主持人的怨念，“船也好，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都可以使用非石油类的燃料进行驱动，所以石油的代用品问题，并不是我们迫切解决的问题。

“基本上，使用石油类燃料的原动机都可以改造成煤气机来驱动，当然这个功率上会受一定的损失。不过二战末期，德国人在装甲输送车和坦克上曾经试验性的安装过煤气发生器，所以功率方面也还能接受。煤气发生器这个技术非常简单实用，实现难度很低。

“然后我们不要忘记蒸汽机。汽油机、柴油机才问世多少年？蒸汽机才是工业革命的发动机。”



蒸汽机



汽油机和柴油机

“现在有地方买蒸汽机吗？别说打算叫我们造啊。”机械组里有人发话了。

“你们搞机械的，做个蒸汽机还不容易？那可是19世纪的产品！”罗铎反问，“我们的原动机不可能一直靠储备运转，总有一天要消耗完的。”

“蒸汽机还真没搞过，”机械组里交头接耳的一小会，马千瞩站了起来，“蒸汽机原理大家都明白，现成的设计资料也很多，我们有信心造出来的。锅炉是主要难点，看我们的材料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得看冶金部门的水平了。”

“目前冶金部门也算在工业组内。”萧子山说明了一下，“我记得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的。”

“不错，我们有个冶金专业的大学生。”说着几个人哈哈大笑了起来，有个年轻的男生不好意思的笑了下。

“你们组内先协调出个方案吧。请继续。”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罗铎显得很兴奋，露出点疲惫的神情来。

“为什么不考虑生物柴油？”有人发问了，“最近这方面的报道相当多，很多国家都进入到实用阶段。”

“对，我记得海南有一种煤油树，割开树皮流出来的油就能点灯。”



油楠：分布于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和我国的海南岛，林业工人和当地居民常用来点灯照明，叫它“煤油树”。根据资料记载，油楠出油率高达90%以上。

“也只能拿来点灯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煤油。”马千瞩在那里侃侃而谈，“生物柴油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虽然可用作原料的油料作物有很多种，包括油茶、臭油桐、黄连木、竹桐等等，但产出的油都不能直接做柴油用，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性处理，另外，不管你是什么煤油树还是其他什么油料植物，光有几棵或是一小片树林都没用，一般这类种植基地都在百亩以上才能形成有效的供应。”

“顺便我要指出一点，油楠必须长到胸径到40-50厘米时才能产油。就目前的发现来看，海南只产在三亚、乐东、东方、昌江、白沙这些水温环境较临高、儋州更好的地区。”农业组有人发言了。

“我们可以熬松根油。二战时候日本人这么搞过，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就能炼出航空汽油来。”

松根油，伐林区的松树伐根，木鬃部分腐朽后而剩余的合脂部份将其收集，握隔超空气加热（即干馏）得固体物为木炭，液体为松根油。

“没错，但是这个费效比太可怜了。日本人差不多是全民动员才炼出了区区几万桶，而且海南也没这么多松根给我们挖。”

“酒精呢？”生物燃料党继续着努力。

“可以代用，不过酒精的热值太低，而且有发动机积炭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代用品。”



发动机的积碳：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燃油中不饱和烯烃和胶质在高温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焦着状的物质。危害：降低引擎功率，也就是使动力输出不均匀且逐渐衰减，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没力。二是增大油耗，加重你的经济负担。三是冷启动困难，也就是打火困难，不容易着车。

“关于石油类产品的代用问题，我还有一点看法。”又有人站了出来，“我叫钟利时，从事的是油页岩干馏设备设计方面的工作。我曾经为海南的儋州市的一家炼油厂设计过油母页岩的炼油设备。

“该市有丰富的油母页岩储量，油页岩干馏出来的产品可进一步提炼出各种石油产品。这点来看制造汽油和柴油不成问题。”

“儋州在哪里？”下面有人小声的说。

“就在临高的西面。很近。”



儋州

“那这个资源还真是不错。”

“我简单介绍下，长坡油母页岩含油率5.1%，与褐煤伴生。长坡矿有两层主要矿体。厚度分别为6米、44.5米。开采方式主要为露天开采。

“这个由能源组作为列入远景计划之内吧，看我们的制造业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文德嗣发话了，“我们继续吧。”他看了一下萧子山，后者点了点头。

第十六节 会议——机械与化工

议题转入了机械制造业，这个是文总的本行，这个话题主要围绕着到底携带什么设备进行讨论。展无涯已经贡献了一个小机械厂，他通报了这些设备的类型。

“这些设备能够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各种专用机械吗？嗯，比如说，锅炉？”

“理论上完全可以的，就拿我的那个小厂子说吧，设备不多，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一般的机械装备都能给你整出来。当然，我的厂子主要是给人加工各种各样的零件，没有做过复杂的成套机械。还有一些小零件，我们一般是不造的，”展无涯挠了挠头，他不大习惯这样站在台上接受咨询，“比如说各种标准件，哦——”他意识到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标准件，便解释了起来，“就是是作紧固连接用的机械零件，比如螺丝、螺钉、垫圈这些，最好使用专门的设备制造。”

“当然要制造这些也可以，就是费事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机器来制造这些标准件。

“还有类似各种铸造件、齿轮、轴承什么的，这个不是我们这样的小机械厂能制造的东西。涉及专门的设备，有的还需要热处理、电镀。这个我不大懂，一般都是直接买现成的件，要么就是请人加工。”



齿轮：指轮缘上有齿轮连续啮合传递运动和动力的机械元件。



轴承：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friction coefficient**），并保证其回转精度（**accuracy**）。

“但是齿轮和轴承的用处很大，不能制造就意味着装备制造业没戏了。”

“那就带专门的设备好了，齿轮的话，可用滚齿机。轴承难度比较大……”

“全套轴承厂的设备，恐怕得过千万。”

“过千万是小事，你哪找这么多熟练工来作做？”

“还是要土法上马。要尽量立足现有设备使用，都上专用设备投资太大。”

“材料需要热处理炉。轴承保持器和安装滚珠可以手工，固定的话用冲床就可以。”

……

接着进入了比较复杂的讨论阶段，嘀嘀咕咕一阵之后，工业组的讨论平息下来了，大概就齿轮和轴承的制造方式和设备取得了一致意见，有人开始写单子，萧子山猜想可能是设备清单之类的东西。

文德嗣这时候说话了：“我提议，为了统一配件，剪板机、折弯机这些就不用带了，多几台冲床就可替代。尽量多带一些刀具、砂轮，另外，机械厂没有铣床和热处理炉，这些都需要带。”



冲床：就是一台冲压式压力机。设计原理是将圆周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由主电动机出力，带动飞轮，经离合器带动齿轮、曲轴（或偏心齿轮）、连杆等运转，来达成滑块的直线运动，从主电动机到连杆的运动为圆周运动。

“如果要尽量齐全点的话，还需要有拉床和镗床，另外车床数量应该更多一些。”当过八年车工的姜野说话了，“毕竟车床是最基本的机加工设备。”



拉床：用拉刀作为刀具加工工件通孔、平面和成形表面的机床。



镗táng床：主要用镗刀对工件已有的预制孔进行镗削的机床。

“车床准备8台怎么样？”

“少了，12台吧。这东西用处很大。”

“锻压机呢？这个也不能少吧。”

.....

一面机械上的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一面许多人开始打哈欠，但是碍於议题没结束不能离场的限制，便开始自己小组的小会讨论，一时间会议室里满是嗡嗡声。

王洛宾忽然站了起来，也没征求主持人的意见——工业组这些搞机械的彻底把会议主持人无视了——“还需要一个小型的铸造厂，这个不能忘记了。而且以后要造发动机，这个是必须条件。话说单缸柴油机简直就是万能机：下田能耕地插秧，下水能驱动船只，上山能发电，路上能运人拉货。”



单缸柴油机

“小型的发动机问题不大。一般的农用单缸发动机用铸铁就行。HT250好了：吸震性好；铸造流动性好便于成型。加工时易切削。”



HT250缸体，HT250是灰铸铁的牌号，HT代表灰口铸铁，HT是灰色铸铁汉语拼音的缩写，灰铸铁HT250表示 $\phi 30$ 试样的最低抗拉强度250MPa。

“说到铸造，我想起制造上的开模问题，这是个专业行当，有设备不能让你做出好产品，得有模具才行。现代模具行业要的设备太逆天了：3D造型、放电加工……这事情不好办啊。”

“没那么夸张。你说的是现在，过去都是由工艺设计员设计绘制模具图纸，然后机加工零件，最后由钳工组装——钳工的水平很要紧。”

……

慢慢的机械上的讨论平息下来了，工业组的纸张也用了不少，看起来他们都有些胸有成竹的意思了。文德嗣看到王工兴致勃勃的在那里奋笔疾书，不由得担心这张采购单是不是会过长。

“我是季思退。”一个一脸络腮胡的男人站了起来，虽然有满脸的胡子，世纪上脸型却是娃娃脸，“我代表化工组表示强烈的抗议。”他说到“化工组”这三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化工行业可是一个十分要紧的工业门类，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都给归到工业组里呢？他们都是搞机械的，和我们根本不搭界么！”

“关于分组问题，以后再讨论，先说你对化学工业的看法吧。”

“三酸二碱。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些东西的生产。”

三酸指硫酸（ H_2SO_4 ）、盐酸（ HCl ）、硝酸（ HNO_3 ）；二碱指纯碱（ Na_2CO_3 ）和烧碱（ NaOH ）。



硫酸



盐酸



硝酸



纯碱



烧碱

“我先普及下基本的化工常识。我们这里要谈的化工，属于重化工，是所有化工工业的基础。”

这次轮到机械方面的人员打哈欠了，不过多数人还是饶有兴趣的看他的发言。

“化学工业，是一切工业领域中多配性最强的一个行业。化学工业的产品本身很少是终端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被其他工业部门所利用。举例来说：硫酸是化肥工业，纯碱是玻璃制造业，合成氨是炸药和化肥工业等等。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这些基本重化工产品的制造，就能解决许多物质制造问题。

“你们知道生活中你们是多么依赖化工吗？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才会把化工和机械搞到一块去！”他摇着头，“悲剧啊！”

“不要发那么多感慨了，就事论事谈化工吧。”

“我们的化工基础设备需要一套合成氨兼联合制碱法系统和一套焦化化工系统，这两套设备大致可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合成氨设备。”

“什么是焦化设备？”

“炼焦炉吗？”



炼焦炉

“不是，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煤焦油制造各种化学产品的联合制造设备。可以制造硫酸、苯酚、TNT、染料，对了，还有磺胺。”

磺胺类药物为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用于临床已近50年，它具有抗菌谱较广、性质稳定、使用简便、生产时不耗用粮食等优点。虽然有大量抗生素问世，但磺胺类药仍是重要的化学治疗药物。

“磺胺很有用，这样我们就有抗菌素了。”



磺胺类药物

“当然这个产量不是很高，但是一般情况下也够用了。”

“合成氨呢，做肥料吗？”

“对我们用处极大。简而言之吧，没有合成氨，我们就出不了硝酸。

“没有硝酸，我们就出不了炸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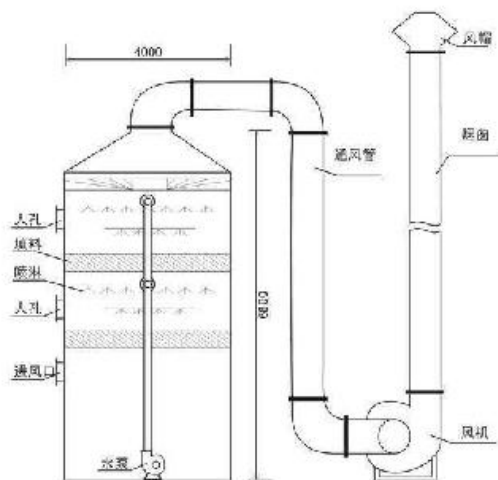


TNT炸药

“当然还有化肥工业，对合成氨的依赖性更大。”

“除了成套设备，还要准备一些备用的化工设备：如综合塔、吸收塔、脱碳塔、精馏塔、饱和热水塔，各种反应釜、耐压管道、酸泵、加热器……我看总得有500-600吨资材才够用。”





BJS-60型玻璃钢洗涤塔

处理风量: 5000m³/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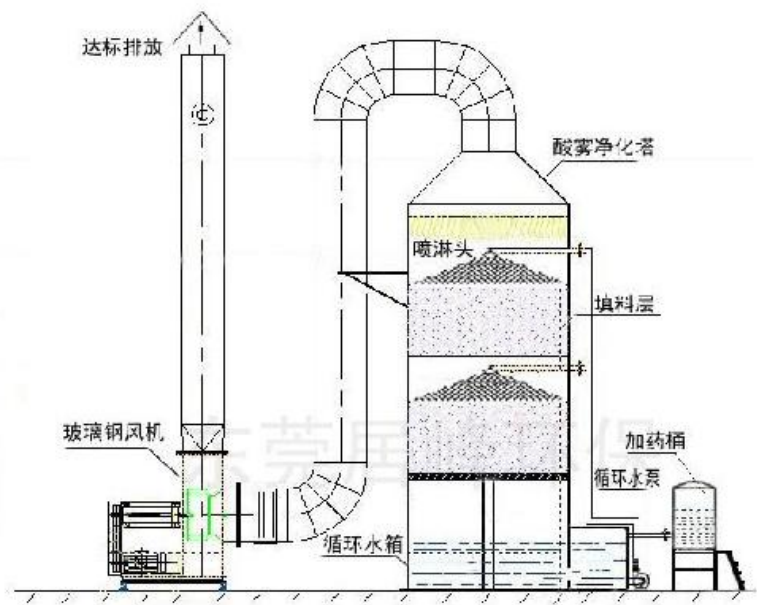
外形尺寸: 中4200×15800

配套风机: F4-72-11 No. 12G 功率: 55k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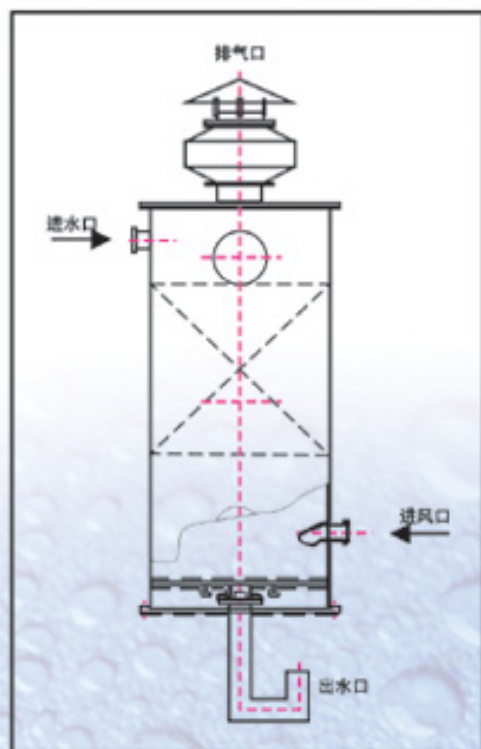
风量: 60820m³/h 全压: 1900Pa 转速1000r/min

出风管直径: φ1200

配套水泵: 流量: 100m³/h



中和塔、吸收塔



除二氧化碳器结构图



除二氧化碳器

脱碳塔





来自冷凝器的回流液

规整填料

支承架

液体收集器

排放孔

进料

液体分布器

填料压板

支承板

蒸汽入口管

塔底

到再沸器的循环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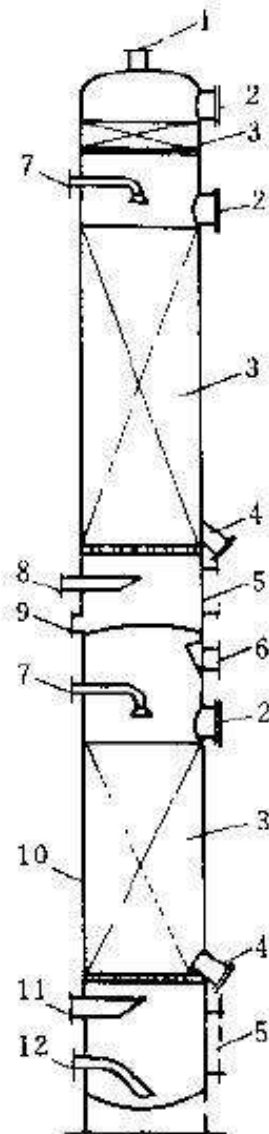
裙座

底座圈

塔底产品

精餾塔





饱和热水塔

- 1—半水煤气出口；2—人孔；3—填料；
 4—卸料孔；5—液位计；6—变换气出口；
 7—热水进口；8—半水煤气进口；
 9—热水出口；10—塔体；
 11—变换气进口；12—热水出口

饱和热水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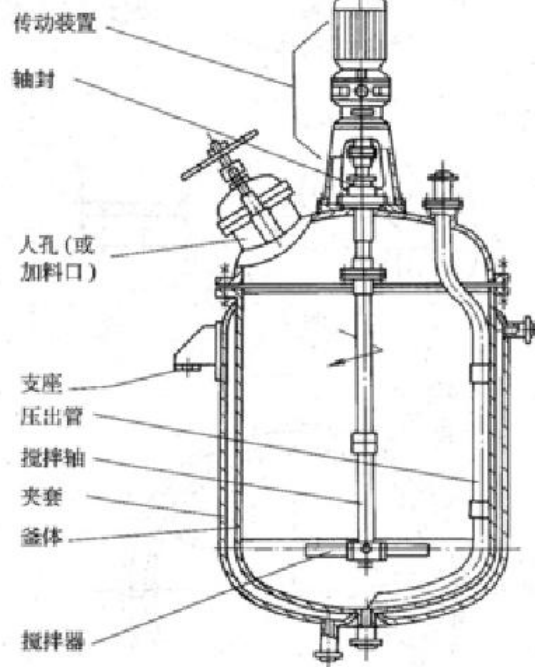


图 18-1 反应釜总体结构示意图

反应釜



耐压管道



酸泵



加热器

“这些东西，嗯，不能自产么？我们的机械工业还是比较完整的。”

“材料问题。”季思退说，“除非能很快出不锈钢、聚乙烯这类的材料，否则我看十年之内自产化工设备是比较难的。”

“用玻璃和陶瓷呢？八路军军工做硫酸就是用水缸做反应塔的。而且很多大跃进的土法化工设备也都是用这些东西。”罗铎又出来发言了。

“这个我不清楚。有条件采购现代化的设备就没必要使用土法设备。至少在生产效率上会提高很多。就是生产环境也比土法强。你们谁要是喜欢去用水缸做硫酸，就得好好考虑自己的牙齿问题。”

“我想请问，有了这些设备之后，我们能建立起有机化学工业吗？”

“这个，恐怕很难。”季思退想，你们还真是得陇望蜀啊，这有机化

工是这么好搞得么。

“那就出不了尼龙和人造橡胶了。”有人在哀叹。

“你要尼龙做什么，长统袜？”有人调侃起来。

“黑丝、肉丝……一个也不能少。”

当气氛开始变得恶搞的时候，萧子山不得不又把大家的创造力打消，拉回到正题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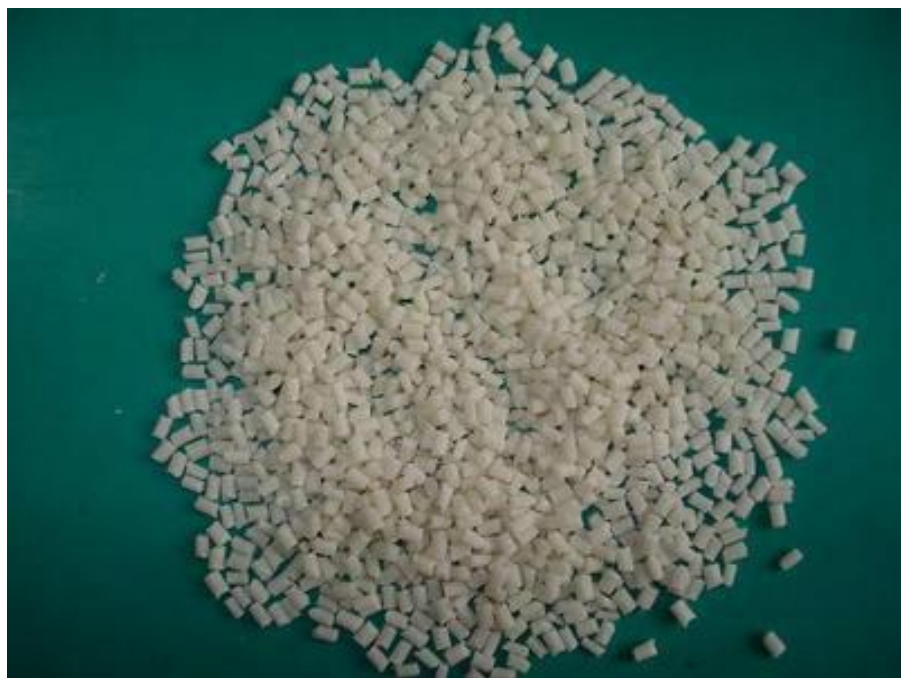
“橡胶要十一年才能割胶，可是要用橡胶的地方很多。”

“我们又不需要做安全套，为什么非要橡胶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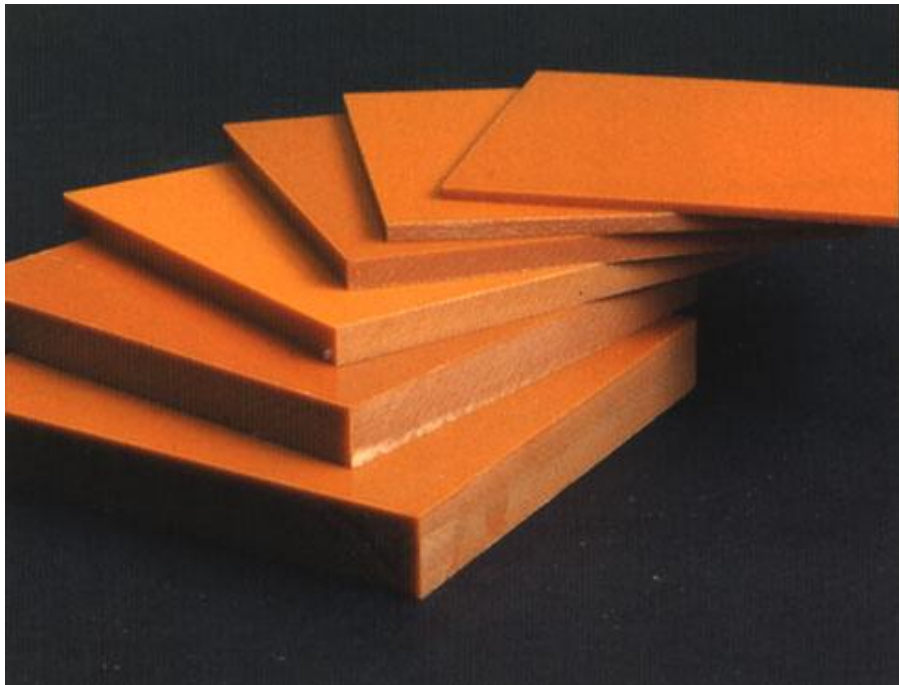
这话又引起了一阵哄笑，会议再次陷入无限流的讨论中。

萧子山好不容易才把大家的安定下来。

“我想你想有有机化工是为了要塑料吧，”季思退面向那位提出建设有机化工的人士，对方点了点头，“塑料虽然是我们最常见的日常生活品，但是它牵涉到的有有机化工很复杂，我们不大可能造出来——这不仅仅是原料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制造赛璐珞和电木。”



赛璐珞[sài lù luò]：硝化纤维塑料，指塑料（**PLASTIC**）所用的旧有商标名称（**celluloid**），是商业上最早生产的合成塑料。



电木：是塑料中第一个投入工业生产的品种，电木的化学名称叫酚醛塑料，它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绝缘性，耐热、耐腐蚀，因此常用于制造电器材料，如开关、灯头、耳机、电话机壳、仪表壳等，“电木”由此而得名。

“电木很有用。”

“我们要建立电力系统的话，电木是很有用的，不过橡胶也是……”

“关于橡胶的讨论，一会由农业组方面来阐述吧。”

第十七节 会议——娘子军

会议途中，稍事休息，萧子山的出去看到自己的娘子军们在休息室里嘻嘻哈哈的聚堆说话，她们多半会议开始不多久就溜出来了，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只能聊天了。年轻一点看到他过来还跑过来叫他“组长”“组长”的，似乎是觉得很好玩。

萧子山把娘子军们召集在一起：“里面休会了，我们总务组来开个小会吧。”

“好吧。”“您说吧，组长，哈哈哈哈哈。”女人们聚在一起的疯劲都给激发出来了。

萧子山坐在那里，等她们的嘻嘻哈哈的劲头慢慢过去——当她们的疯劲在男人那里得不到什么回应的时候就安静许多了

“我们这个总务组呢，说白了就管后勤的。”他扫视了一眼总务组的女生们：一共八个人，除了那位五十多的大妈，基本都是二十三岁到三十的，只有一个才二十出头，不过看起来还比较主流。

她们填写的个人登记表他是看过的，除了那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填的是“家庭妇女”之外其他六个都曾经就职过，李元元是文秘，其他五个也都是类似的文职类工作。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女性都分到了其他专业组去了，到总务组的，不用说都是没什么技能的女生。

也难怪这个总务组长的位置无人重视，这不等于就是“放牛班”么——换个好听的吧，就算是“庶务二课”。

“既然管后勤，肯定要做很多琐碎的杂事。我们就先从吃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吧。总务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负责伙食的供应。”

“我从来没做过饭，最讨厌就是做饭了。”果然很猛，一个板砖就足够砸晕没经验的男人了。

“我也没有，”有个女生怯生生的说，“不过可以学。”

“我倒不在乎做饭，只要你们敢吃！哈哈哈哈哈。”这位摆出一幅你们不怕死就叫姑奶奶做饭好了的架势来。

“我倒可以给大伙做饭，米饭、烙饼、擀条子都行。不过这么多人得准备大锅子。我也没做过食堂，不知道能不能行啊。”曹大妈扎撒着两只手，有点犹豫。

萧子山知道曹大妈的大名叫曹顺花，初中毕业就下乡，很晚才回城。除了曾经在一家街道大集体企业做过几年的临时工之外，基本上就是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丈夫很早就去世，女儿是搞建筑的，离婚不久。生活经历坎坷，为人朴实坚韧，套用老话说就是一位“具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女性。

“我们订盒饭解决吧。”一位年龄较长的女性建议着，“这么多人呢，而且以后还会更多，我们都去做饭也不够。”

“盒饭质量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萧子山笑着摇头，“当个午饭什么的糊弄一下可以，我们要在这里呆上个半年一年的，天天吃盒饭？！”他缓了一口气，带着诱导性的笑容，“大家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家人吃好吧？”

要是换个地方，这套说辞和对牛弹琴也差不多。但是这里不同，这些女人愿意为了感情去另一个时空，对自己男人的重视程度应该比一般的情侣高得多。

至于他为什么要费事坚持办食堂，主要还是为了穿越之后的伙食供应积累经验。17世纪的海南是没有快餐公司的。

女人们对视了一下，没吭气。

“赵晓芹，你是餐饮企业里做采购的吧？”

“对，五年采购经验。”这位年近三十的女性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那你可以负责采购，”萧子山提议道，“直接找供应商打交道，这方面你肯定专业。”

赵晓芹迟疑了一下：“这里的供应商我不熟悉啊。”

“没关系，既然是你的本行，换一个地方对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吧。”萧子山知道要鼓励一个人干活，除了经济刺激，最有效的就是肯定他作为一个职业者的价值。

“那好，我就试试看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说吧。”

“我需要一间办公室，电脑我自己有，得有一门电话，对了，还要传真机。如果有条件，最好能通网络。”

萧子山很快的在笔记本上记下她的要求。

“网络有点问题，目前还没申请下来。电话和办公室没问题。我逐一给你解决。”

“我需要你们订出菜谱……食谱来，这样我才能估计采购量。”她似乎在琢磨什么似得自言自语起来，“蔬菜、肉类、禽蛋……”

好，这样就有点干活的气氛了。就是要这样。

“晓芹姐，不用买这些吧？我们可以订购净菜啊。”



净菜：也称新鲜消毒蔬菜，即将新采摘的蔬菜经过整理（如去掉不可食部分、切分等）、洗涤、消毒等加工操作，在无菌环境中，真空包装而制成的一种产品。

对，净菜。萧子山想，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有人提出来说明大家还是蛮聪明的。净菜的好处就在于不需要太多的加工，直接烹调就能成菜，省去了烦琐的分拣、清洗、加工的手续。这对好逸恶劳的现代人来说是再好不过。

要是真按办单位食堂那样采购回一堆鸡鸭鱼肉和蔬菜来，光收拾原料就会引起这群女人之间的极大矛盾。

“哦，对，这样方便。”赵晓芹也笑了，“不然拣菜洗菜就是件麻烦事。”她脸上那种颓唐的神情不见了，“那这样我这几天就去次市区，拿一些净菜公司的产品目录，也顺便看看市场上的价格，回来就能核每个人的标准了。”

“行。”萧子山暗暗高兴。

“那我还要一个人帮手，可以吗？”赵晓芹犹豫了一下，“只有我一个人经手不大合适。”

果然是职场老手，知道进退。既然知趣，萧子山也要表达出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思出来：

“你选一个吧。”

“我来给你帮手吧。”刚才提出净菜建议的小女孩主动请战，“我会说广东话。”

“好，你来帮我。不过组长，我们的经费和报销流程怎么走呢？”

萧子山说了下整个流程，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内，建立一套简易但是完善的行政和财务体系是很有必要，而且在未来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那我知道了，所有东西都是货到就付款，对吗？”

“对。”这是为了避免和供货商进行太多的接触，只是送货的话，到门口卸一下就完事了。

“曹大姐，这火头军的领军人物就看您了。”萧子山用十万分的诚恳语气说，“我们年轻人实话说做饭手艺都不怎么样。办食堂得让大伙都满意。您的手艺还不错，这方面就交托给您了。”

“看你说得，萧……组长……”大概对组长这个头衔不大适应。

“您就叫我子山好了。”

“那我就叫您子山了，”曹大姐笑得挺开心，“做饭也没什么难得，多看几回就知道了。就是我那手艺都是北方味的，不知道南方的同志吃得惯不，听说烧菜还得放糖？”

“我想也没什么问题吧。”萧子山笑了笑，“现在大家的口味都不那么特殊了。我们采购的是净菜，大众化的口味，做起来也容易。你就给大家换换花样，做点主食什么的就可以了。”

“好！这个我拿手。”

“赵晓芹，还要添置一些厨房设备，这个你多少懂一点，也去看看吧。”

她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了一笔，“最多要供应多少人？”

“五百到六百吧。”萧子山似乎有点为难，“设备尽量节约点买，很多东西，象电饭锅什么的，怕到时候拿过去用不上。”

“哦，没关系的，”她说，“厨房设备是可以租用的。目前我们就都只租不买好了。”

萧子山点点头，果然是专业对口才是最强大的。团体的用人，就是要人尽其用。

他把食堂的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总务组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每天都要在食堂帮忙。此外，其他的穿越者，则按四人一组，轮番在食堂进行帮厨。总务组则因为专职从事后勤服务的贡献，每周单独聚餐一次，可带男友或家人，标准为每人20元。

这点额外的福利让大家都比较满意。

“李元元。”

“到！组长。”女孩子做出一个立正的姿势来。

“你还要负责全部的文书工作，包括人事材料、会议记录整理，各个组的报告、申请，财务报表等等这些都要汇总成册，作为档案保存，明白了吗？”

“明白！组长。”

“方忆静你负责各种生活用品的配给工作，还有就是宿舍管理和卫生包干的分配。”

“我？”被点到名的女人吃了一惊。

“你不是曾经当过保育老师吗？”

“那是小孩子啊。这里很多都是男人——”

“没关系的，呵呵，有女人在，他们会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不会搞得太邋遢。”

短暂的半小时休息时间，萧子山大体把总务组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来。采购：赵晓芹；食堂：田顺花；宿舍：方忆静；文秘：李元元。每个人配一名助手。萧子山想，这样穿越之后，如何组织后勤也就有章可循了。



总务组组织架构

第十八节 会议——吃与住

一旦穿越到另一个位面时空，穿越众首先要面临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基本的生活保障：吃穿不愁。
- 二、免受暴力威胁的保障。无论这威胁来自人还是野兽。
- 三、抵御自然界侵害的保障。恶劣的天气、疾病。

显然，较之于前面过于专业的工业体系问题，多数人更关心这些切身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极度细化、特化的社会，人们习以为常的每一种生活便利——哪怕是最简单，最不起眼，都需要整整一个工业体系才能维持。一滴自来水在从水龙头里放出来之前，支撑它的有电力、化工、钢铁制造、水泥、建筑等等许多产业。

在17世纪的海南，这一切都没有。

米，是以稻谷的形态存在的。水，简单的沉淀之后，唯一的消毒方法是煮沸。衣服，没有成衣的概念，有钱人可以雇佣裁缝，老百姓就靠自己的老婆裁剪缝补。

一切生活用品，哪怕我们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走进任何一家小店铺都能廉价获得的东西，在那个时空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以极原生态的方式存在着。

作为负责民生事务的内务组长，萧子山提出的一份设备目录引起了争论。

“碾米机、磨面机，这些粮食加工设备，有必要带吗？备件的问题，还有电力消耗……古代已经有水力的碾米作坊了，磨面，中国老百姓到五十年代还有不少农村人口是自己碾麦子的。”

“嗯，我觉得就算真要采用机械化的生产，也完全可以由机械部门自制，从本时空带过去，有点浪费吨位的感觉。”

“还有缝纫机、拷边机、裁剪工具……萧组长，你准备去开服装厂还是怎么的？”

“农业组坚决支持要粮食加工设备！内务组不提的话，农业组也会要求购置这些设备。”吴南海站在他这边，“加工速度啊！传统的舂米磨面方式效率非常低下，我们几百号人吃饭，靠手工操作太消耗人力了。”

“可以用水力磨坊啊，中国也有，欧洲也有……”

“那还得专门造一个磨坊。消耗的人力物力就不算了？有电力的话，直接可以驱动这些设备，很快就能加工好足够的粮食了。”

“这些机械备件问题，可以由机械部门解决。”萧子山对这个问题可能引起的提问做过预想，现在有吴南海的解释，就省力多了。“农村一般

都是储存干谷的。我们这样一个穿越集团，定量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成年人每月12公斤大米。如果有500人，每月至少供应6吨大米。

“这个12公斤定量还是一般市民、职员的标准，重体力劳动者的配给量还要增加。穿越之后会有许多体力劳动，消耗的量就得按14公斤这个数字来计算。如果我们还要引入当地劳动力，供应量还要上一个台阶。

“机器加工出来的粮食质量好，不会掺杂进杂质。石磨对石料有很高的要求，石质不好，加工出来的面粉就会有大量的碎渣，对大家的牙齿很不利。

“至于说缝纫机，道理是一样的。衣服迟早会坏了要更换的，你们指望谁来做衣服？你的女朋友吗？（笑）或许你可以讨个本地的女子，她不会做我们这样的衣服，教她作衣服是不难，但是一件纯手工缝制的衣服，再熟练也得做好几天。当然你或许等得了这几天。问题以后我们要招募工人、甚至，”他压低了声音，“军队。”他提高了声音：“这些人的统一着装也依靠诸位的老婆一针一线的缝出来？（笑）”

“照你这么说法古人的军队都不穿衣服了，几十万大军不也每年换装？”

“那是建筑在拥有大量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我们没有。”萧子山做痛心疾首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生产力要更多的放在爬科技树上面。这样一些必须的机器设备还是直接带过去为好。也可以为未来的仿制提供一个工程样品。”

住房问题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内务组原计划采购大批的帐篷，建立一个帐篷营地作为正式建造房屋前的过渡。搞过建筑组的提议是采购简易房进行直接组装，这样的简易房屋在工地很常见——作为宿舍和办公用房。板材质地多种多样，可以根据需求选购。重量小，搭建容易，有一定的保温性，较帐篷要舒适的多。耐用性也好：如果维护得当，使用七到八年不成问题。

“我们公司一个部门，用最简单的彩钢活动房做仓库和办公用房已经快十年了，现在使用状态依然很好。”做介绍的正是田大妈的女儿李潇侣，是个瘦小的北方女性，差不多三十岁，皮肤白皙，戴着一副细边眼镜，“也可以做成楼房，不过要加轻钢结构。”



彩钢活动房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环境比较恶劣，”她的声音又轻又细，“可以采用高档一些的材料，比如磷镁活动房。

“这种活动房的墙体与顶板用的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英芯的菱镁复合板，钢质门窗，房架为轻钢龙骨。安装不需要特别的机械，熟练工人使用简单工具4个人4小时就能组装一个标准房，大概是60平方米。

“它的组合性比彩钢房要好，在纵向上可以任意加减若干组，面积可以随意扩大或减小，房屋中的门、窗和前后墙板的位置都可以任意互换。在加强结构之后，它也能用来搭建楼房。

“这种房子的密封性好，隔热保温，房屋材料均为防火材料。防潮、防腐、抗震、重量轻，一个标准房重量只有2200公斤。预期使用寿命在十年以上。

“宿舍、办公室、小型仓库都可以使用这类房子。”

“做厂房呢？”工业组对这个问题比较在意。

“如果是大跨度的厂房库房是不行的，不过可以用水泥石的简易房。”李潇吕继续她的介绍，“实际就是角钢结构的水泥板简易房。它比一般简易房要重得多。好处是寿命可达二十年以上。能组装大跨度的房屋，也可以用来建造2-3层的楼房。”



水泥板简易房

“水泥板啊……”有人在迟疑中。

“建筑组刚才讨论过，认为我们的工业体系下自产水泥和角钢问题不大。如果厂房不是特别急需的，可只带图纸和必要的模具工装材料，用当地的材料自建。”她的面色有些苍白。“不过安装简易房是一项技术活，我建议要派一些人去这类简易房公司实地学习一下。”

文德嗣点点头，在备忘录上记下了一笔：“实用技能培训”。

“住这样的房子能安装水电吗？”

“可以的，虽然不能在墙体内开槽埋管，但是做墙面安装没问题。不过我们建筑组的看法是，宿舍、办公室用房内不安装单独的供排水系统，以节约材料。

“用水的需求，我们认为最好采取独立公共盥洗房，包括三个部分：浴室、洗脸间和厕所。这样便于集中安装上下水系统。考虑到海南多雨的问题，从宿舍、办公室到公共盥洗室都将安装封闭式的走廊，以便大家在雨天使用。海南冬天温度不低，所以在初步设计里没有考虑浴室供暖这样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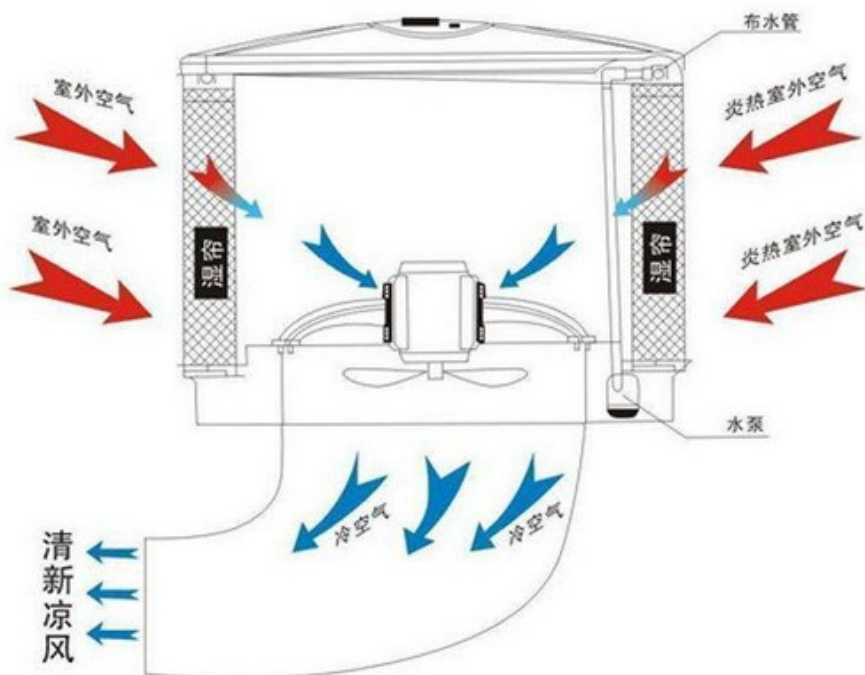
“制冷呢？海南夏天可是很热的啊。要有空调。”

此人的发言虽然招来了一片白眼。但是许多人的内心其实还是挺巴望有空调的：自己用惯了空调，到了明朝的海南可是连电扇都没有啊。

“传统的空调肯定不可能了。”李潇侣看了一眼萧子山，见这位会议主持人没有反对，就谈了下去，“传统空调要大量的电力，还要化学的冷媒。对我们来说是奢侈了一点。要是执委会最终决定要使用空调的话，我们有二个方案可用。”她似乎有点眩晕，又打了一个恶心，扶着桌站了一会，才继续下去：

“一种是湿帘式冷却空调，实际上就是使用蒸发式换气扇，省掉了内机风扇和压缩机，冷媒是水。用电很节约，缺点是湿度大，而且这个换气扇的制造也有相当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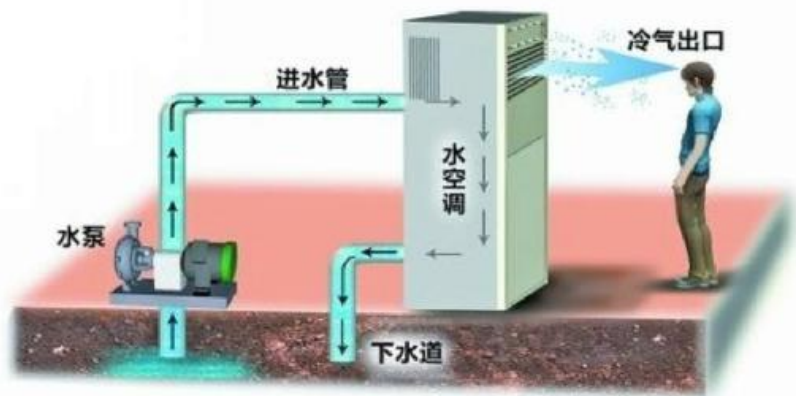




湿帘式冷却空调：湿帘环保空调，又称蒸发冷风机，是一种集降温、换气、防尘、除味于一身的蒸发式降温换气机组。环保空调除了可以让企业车间、公共场所、商业娱乐场合带来新鲜空气和降低温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节能、环保！

“一种则是地下水制冷空调，原理类似暖气供暖，只不过蒸汽换成了用水泵抽取的地下水。这种方法的初期投资比较大，要打深井，蒸发器需要用铜管。”





地下水制冷空调：水空调又被称为水冷式空调，使用地下水做为循环，地下15米左右的水温通常是18度左右，夏天里用水泵把水抽上来，经过室内的风机盘管来达到制冷目的，回水经管道流回地下。冬天这样循环可以达到制热目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它的效果比前一种好的多。系统也相对简单一些。”

“这种空调国家是不允许的，说浪费水。”

“靠，另一个位面没这个规定。”

“嗯，这我知道。但是浪费水还是一样的，不环保啊。”

“那时候还管环保？”

“可以把地下水回注的，这样就不存在浪费了。”她解释道，“如果要更高级一些，还可以采用地能空调。方式和第二种差不多。地下十米深处一般处于20度左右恒温状态。先通过钻孔达到这一深度，再将水作为热交换媒介在地下和建筑中循环就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冬天从地取热，夏天向地放热。当然，我们的营地得在一个地质结构比较稳定的地基上才行。如果太活跃，就只能供热了。”

与会者的目光都看着萧子山——他是负责内务的，萧子山则看着文德嗣这位主席。从内心来说，他是赞成一切提高穿越者生活条件的做法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基本道理他是明白的，一群多半都是养尊处优的城市人，到一个荒芜之地重新开始，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会造成士气低落。

但是他又不敢公然表态，这样的生活系统要涉及到运用大量的工业资源，他实在没勇气拍这个板说出赞成的意见。

文德嗣和他目光交流了好一会，又把各个组的组长都看了半天，最后说出了一句经典的台词：“这个问题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第十九节 军事问题

会议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天黑才结束。还有许多事务有待解决——具体到细节操作和规划安排——但至少他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人员分工，建立起一个粗糙的框架，确定了准备工作的方向。大家也大体知道了要做什么。

即使这样，一种亢奋的心情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委员会明确说明，出了办公楼就不能再谈任何关于穿越的事务，但是实际上沿着荒草丛生的操场跑道散步的三三两两的人群依然在小声的谈论着会议和不同的看法。其中也不乏某些意气相投之辈正在通过谈话增进感情——当然主要是倾诉不满情绪。

不满的缘由是各式各样的：对某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某个设备清单，或许只是对某人的相貌。但是只要有不满便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这个世界上又没有哪件事情是大家都能满意的。微小的不满，从事业的开端便开始积攒起来了。

沉浸在“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的气氛中的执委会自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时执委会的成员正在单独和体育组的骨干们密谈。

所谓的体育组，虽然它目前承担着对穿越众的体能锻炼任务，实质却是未来穿越者的暴力机构的雏形，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才起了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名字。

在整个会议中，体育组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发言，实际上这也是执委会三头之一的文德嗣会前特意和他们打的招呼。体育组的业务范围过于敏感，不宜公开讨论，即使是穿越者的骨干人员。

目前的体育组组长，乃是一名销售经理——当然他成为体育组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他曾是部队的一名军官，步校的科班出身，在野战部队当过连长，也在机关里干过参谋。是穿越众目前最好的军事班底。

他有一个很牛B的名字，叫席亚洲。席亚洲和他的体育组同仁，多数是退伍转业军人。人不多，但是从军经历带给他们的军人气质依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文总，这是北纬wēi，原XX军区侦察大队转业。”

“这是赵德，原海军XX水警区转业。”

“这是何鸣，”席亚洲带着点崇敬的态度介绍着年龄最长的那位，“曾经作为步兵连长参加两山轮战，在战斗中荣立过……”



两山轮战：是从1984年开始，中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控制的中国云南省老山和者阴山众多据点进行的集中拔点作战，1984年4月28日打响了收复老山的战斗，4月30日收复者阴山。因为中国在1984到1989年期间抽调各军区部队共10个集团军轮番上阵作战，由此得名。

这个介绍让在场所有人都肃然起敬。这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皮肤黝黑，略有花白的寸短发型，腰板笔直的坐着。

听到席亚洲的介绍，何鸣挥了下手：“小席，说这些做什么！军人打仗有什么好吹得。”

看起来老一辈的军人里还是实诚人多。萧子山想。

“穿越者中的多数人，对军事都是外行。”文德嗣斟酌着语句，“不少人对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了解很多很深，但是毕竟都是纸上谈兵，真正当过兵，摸过枪得人不多。所以想听一下体育组的想法，你们毕竟是专业人员的。”

“嗯，我想先确认一下大概会有多少人来参加穿越？退伍转业军人、基干民兵比例是多少？”

“目前不大好说，最终可能有五百到六百人。有你说的资格的人大约还有十名。”

“那我们还是要走全民皆兵的路线了。”席亚洲说，“这样的人口基数不可能维持一支稍具规模的专门武装的。”他顿了一下，“十四个人，哪怕都是蓝波也不够用。我们得全面军训。所有人都参加。”

“连女人？”

“对，连女人，不过那位田大妈就不用了。男人不分年龄，女人四十以下的。”

“训练什么呢？”萧子山想不会是大学军训的那些内容吧。

“这个我们会定一个训练计划的。”席亚洲想了想，“毕竟我们要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科目要做一些删改。初步就是队列、简易土工作业、长、短各一种轻武器的拆装和实弹射击，还有简单的格斗术。”

“先组建一个以退伍军人为主的15-20人小队，负责前期的警戒和侦察工作——这个算我们的常备军。体育组再吸收一些身体条件比较好的年轻人做全面一些的军事训练。规模大概为五十人，作为基干民兵。”

“这些人不能脱产。”

“当然，”席亚洲说，“所以说是基干民兵，训练内容多一些而已，战斗的时候作为骨干力量。”

“时间呢？”

“基本训练是三十天，基干民兵九十天，如果有好苗子我想一直训练到穿越。”席亚洲拿铅笔算了算，“另外体能训练要一直开展——至少每天进行长跑锻炼。体育组专门负责做这些事情，就是武器拆装和实弹训练得另外找地方，这边射击俱乐部多吗？”

“好像本县就有一个，专门吸引香港人来玩得。”

“那好。可惜枪不好搞。”席亚洲叹了口气，“俱乐部里的子弹又太贵了，只能让大家熟悉下感觉，根本练不出什么来。”

萧子山不安的移动了一下身子，他预感到下面要谈一些极敏感的问题了。一瞬间他想自己是不是该借口上厕所溜出去。

“武器上的问题的确很困难，这东西太敏感了。”

“能搞到真正的枪么？”王洛宾不死心，虽说他号称做过N支枪，但这毕竟都是一般钢材做的，和真正兵工厂出来的枪支还是有极大的区别。

现代的枪支使用的材料种类繁多，仅不同型号钢材就有十多种之多。

“可以。”席亚洲稍微有点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过还是别去动这样的脑筋，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那就只能指望工业组自己造了。”王洛宾有点失望。

“就在今时空造么？”

“我们有设备、有人才，材料也不难买到。做出来的东西比起化隆造只好不差。”



化隆造：青海化隆县，全国的“贩枪轴心”，是青海省东南部的贫困县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制贩黑枪而日渐闻名。几乎家家都有造枪作坊，造枪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农民白天种地，晚上制枪。由于化隆生产的枪支质量上乘，“化隆造”甚至还一度成为中国黑枪质量的代名词。

文德嗣连连摇头：“这太危险了，黑枪是重点打击的对象。真搞起来，用不了几天警察叔叔就得找上门来”

“那怎么办？我们没可能弄到武器的。”

“从射击俱乐部用狗换一些真铁出来怎么样？”有人异想天开了。

“那你还不如直接去偷人武部！”萧子山不得不强烈的表示反对。

人武部：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县（旗、县级市、市辖区）设立的一级组织，主要负责后备力量建设和战备工作、兵役和动员工作，指挥民兵作战等。

“文总，现在能搞到多少武器，你交个底吧。我好心中有数。”

文德嗣犹豫了一下，眼下藏个狗都保不定要吃官司更不用说这样的真铁了。不过席亚洲是未来的军事班底，这点信任度的表示还是要有的。

“东西很少。”这些数字文德嗣从来不记在本子或者笔记本里，全凭

脑子记。

目前能够确认的一共有十多支不同牌子、口径和型号的猎枪，有老式的单发猎枪，也有经常上社会新闻的五连发，口径有12号、16号和20号的。全是国产的老牌子，如鸽、鹰、飞龙和双环之类的，都是过去的狩猎爱好者的留存，弹壳、底火、子弹装填器之类的配件齐全，就是枪龄普遍较老，有的甚至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五连发：是猎枪的一种，单管连发结构，一般射击散弹，威力巨大，用于打猎。因能一次填装五发子弹，并且能连发射击，民间一般简称为五连发。

真正可以算是步枪的，是二支峨嵋牌小口径运动步枪，枪况良好，比赛用瞄准具之类的配件一应俱全，还有少量的弹药。



EM-763型5.6mm小口径移动靶步枪

不知牌号东德产线膛猎枪一支，使用一种8*57mm弹，有几个弹壳，无弹药。



东德1955年生产“布拉泽”F-3式猎枪。口径12gauge。

另有上海牌和工字牌气枪若干支，其中一支上海牌气枪是比赛用枪，有瞄准具。



上海工字牌气枪

“没一支真正的枪。”有人比较失望。

“很不错了。猎枪霰弹可以打35米，用独头弹射程100米，比起燧发枪来毫不逊色，比火绳枪更是超越了不少一个时代。而且发射速度是我们的优势。”席亚洲显然没有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武器失望，“小口径运动步枪精度很好，又有瞄准具，可以作为狙击枪使用，远程压制敌人重要目标。我记得小口径步枪有效射程200米是完全能达到的。”



燧发枪：由1547年（16世纪中叶）出生在枪炮工匠、锁匠和钟表匠家庭的法国人马汉发明，在转轮火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取掉了发条钢轮，在击锤的钳口上夹一块燧石，传火孔边设有一击砧，射击时，扣引扳机，在弹簧的作用下，将燧石重重地打在火门边上，冒出火星，引燃火药击发。大大简化了射击过程，提高了发火率和射击精度，使用方便，而且成本较低，便于大量生产。17世纪中叶，很多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燧发枪，一直1848年，足足装备了200多年。



火绳枪：火绳枪就是靠燃烧的火绳来点燃火药，故名火绳枪。火绳枪在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现代步枪的直接原型。火绳枪的出现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人类的战争从冷兵器进入到热兵器时代。

“杀伤力不大吧？敌人多半是全身铠甲啊。”

“哪有这么多铠甲，就破号衣一件。”

“那是满清，我大明可没这么寒碜……”

有人要为盔甲的问题开始争论而且很没干货的立马扯到了明粉清黑上去的时候，墙角边传来一句不高的声音：

“打脑袋就行。”

这是北炜——一个身材敦实的前侦察兵，从会议开始就一直面无表情的坐在那里。此刻大家都打了个寒颤。

席亚洲点点头：“敌人是什么样的装备水平，这个要历史爱好者去考据了，情报组要给我们一个明末的各方势力武力状况表：包括各自的战力、武器装备、战术战法、经典战例之类，这样我们能作有针对性的方案。”

“没问题。”情报组的人立刻答应了。

接着大家把细节再复了一遍，武器的事情比较复杂，决定先做一些情报收集再考虑解决的方案。

第二十章 北美分舵

随着“第一次机构体制会议”的结束，穿越计划终于进入到实质性准备的阶段。这些专业小组分工负责筹备本专业方向的计划、预案和采购清单。被通知来报到的人员也逐渐增多。

每个到来的人员，在登记之后，都必须接受为期30天的全天基本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队列、土工作业、越障、格斗和基本生存技能。

训练随后，按其能力所长和有意从事的行业，由总务组安排，或者调入各专业组进行策划准备工作，或者进行相关的培训学习——重点培养动手能力。展无涯的小机械厂现在基本成了一个技工学校，堆满了报废的零件。根据各专业组的建议，另外选送一些人由穿越公司出钱，去职业培训学校进行相关的短期技能培训。

从前的IT精英，现在在学习砌墙铺瓦；从前的办公室文员，此时在学踩缝纫机；更多从来就没进过车间的人，却围绕着机床或者工作台，笨拙的学习着手艺。



缝纫机

原来就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穿越众们，除了忙于每天的文件和会议，还不得不承担起培训的责任。

吴南海的责任更大，他负责把一群从没下过田的人教育成农业科技工作者。虽然某些穿越者家庭也是农村出身，但是下地干过农活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的。能分辨麦苗和韭菜的已经很好了。



左图为麦苗，右图为韭菜。

有一点雷打不动，就是所有在基地生活的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每天早晨都必须进行长跑锻炼，以强壮体魄。正如文总指示的那样：“打不过，起码也得跑得过土人”。

体育组还搞了不少军体游戏，每天晚饭后进行，作为锻炼身体和反应能力的重要手段。

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来的也不会都留下。有人迟疑了、反悔了——毕竟这个社会对多数人还是有太多的可留恋之处，把自己投身到那异空间的世界里，去博取不可知的未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另外有些人，认为穿越是一种摆脱社会约束为所欲为的机会，现在要面对长期的训练培训，还要受到严格的作息制度和各种规章的约束，感到不耐烦，坚持不了几天就走人了。

留下来得人，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受到将要篡改历史这一前所未有的冒险的狂热情绪所影响，这群人几乎不眠不休的起草着各式各样的计划和方案。每天晚上萧子山走过走廊的时候，都可以听到各个办公室里的吼叫、争论和敲打键盘的声音。总务组每天都得散发许多茶叶和咖啡——不提供香烟，这是奢侈品。

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对穿越者的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果这不是一个为了另一个时空而组织起来的群体，初期表现出来的混乱状况足以让它的财政损失惨重。当萧子山把一个个红包上交给财务股的时候，虽然知道这些钱对他不再有什么意义还是觉得十分肉疼……他啥时候拿过这么多的红包啊。

执委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组织了一个多么复杂的系统工

程。准备工作中涉及到的物品有成千上万种，许多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它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现代工业体系的庞杂系统，让每天都过手许多采购清单的萧子山惊叹不已。

幸好IT组为整个系统架设了一套OA系统，这套设置了不同权限的OA系统使得执委会能够清楚的知道人员状况，工作进度，物品储备情况和各种方案。文德嗣的办公桌上终于不再有大堆的文件了。

OA：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简称**OA**）是将现代化办公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办公方式。

每一个项目的准备工作进展都很顺利，唯一没有变化的进展就是体育器械。一直保留在原有的状态下。

所谓体育器械和那俺人耳目的体育组的性质是一回事，实际就是代指武器，尤其是枪支。刀具，虽然属于管制物品，能正常获得的渠道还是不少的，通过网络，能买到各式各样的刀具：从文总自己不惜重金自己花3万买来的柄长80公分，刃长120公分的明代倭样北方边军式折叠钢步兵长刀，五六半那著名的三棱枪刺，到日军剑形军刺，欧美的M9、D80.....简直应有尽有。关于选什么样的刀具，还引发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但是枪的问题，满腹经纶，数据张嘴就来的人不少，真真正正搞到枪的人却是没有。



明代倭样长刀



日军剑形军刺



五六半



五六半三棱枪刺



M9军刀



D80军刀

不过世界上总有金手指，正如穿越者总能被雷劈一样。这天，在文总的办公室里来迎来了一位神秘的来客。

好吧，这话其实不确切，来人其实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男人，平淡无奇的很，类似知识分子的模样，穿着简单但是很考究。席亚洲被叫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和文德嗣说什么，周围几个执委会的委员都是一脸兴奋。

“难道是军火贩子？”席亚洲的警惕性忽然上来了，最近执委会讨论最多的就是搞武器的事情。难道他们自己找来了这么个人物。太孟浪了！这行的人物不好招惹啊。他不由对文总的轻率感到有些恼怒。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德嗣注意到了席亚洲的神情变化，“这位是时袅仁。一位医生。”

“时大夫您好。我是席亚洲。”

“幸会！”时袅仁握了手，“我们马上就是战友了。”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时大夫是从美国特意回来参加我们的行动的。”文德嗣解释道，“他可是北美分舵的舵把子。”

“可不敢这么说。”时袅仁挥了下手，“我们这次在北美一共有四个人，下了决心参加穿越行动。小瑞把房子都给卖了，准备给大家买枪！”

“买枪！”这个词让席亚洲打了个激凌。他本来对搞枪的事情并不太热衷，因为知道希望不大。最多通过网络渠道能高价再搞一些五连发

来。现在居然有人能直接买到现代化的枪支——这对穿越众的战力提高可不是一个台阶的问题，而是飞跃啊。

“对，买枪。”时袅仁实际是个传染病学的大夫，因为也长期泡网，所以知道了这次行动。这次单独回国，就是知道了穿越者武器匮乏的问题，特意来商议。

“说说吧。买什么枪呢？”

“当然是五六半了，价格便宜，量又足。”时袅仁介绍说SKS系列的半自动步枪在美国虽然已经涨价了不少，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武器：南斯拉夫的还不到300美元，北方的400美元。枪店里货足够，有钱买的话，想买多少买多少。



56式半自动步枪：是中国1956年仿制苏联SKS半自动步枪制造的武器。具有重量较轻、射击精度好、机构动作可靠等优点。



SKS半自动步枪：是前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谢尔盖·加夫里罗维奇·西蒙诺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1946年定型，装备苏军的半自动步枪，亦称**SKS**，即西蒙诺夫自动装填卡宾枪的缩写。它具有结构简单，刚度好等优点，是一支性能良好的武器。

“能买AK吗？机关枪呢？”王洛宾兴致勃发起来。

“AK的半自动可以买，自动武器没戏。”时袅仁有点遗憾。



AK步枪：A是指自动步枪，K是它的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在步枪的家族中，很少有一款步枪像**AK** 步枪那样世界闻名。据估计，该枪的产量已超过**10000**万支，世界上有**12**个以上的国家都能生产卡拉什尼科夫系列步枪及其仿制型号，这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德国、埃及、芬兰、匈牙利、伊拉克、以色列(加利尔步枪的衍生型)、朝鲜、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R4**系列)以及前南斯拉夫等。

“不会吧？有的州会松一点么？美国合法持有自动武器的人也不少。”

“对，买自动武器要有三级照，还要每年缴税。这倒问题不大——有的州比较宽松想搞没问题的。问题是这类自动武器必须是1987年以前就在市场上销售的。这是受1986年通过的Fire 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法案的限制。所以现在的自动武器不但价格奇高，而且普遍枪龄老，状况比较差。”

“这样……”大家有点失望。对他们来说，似乎机关枪才是最最保险的大杀器。

“没关系，有半自动武器也很厉害了。”席亚洲显然并不太在乎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我们现在就是想请示一下执委会，到底买什么枪比较好。”时袅仁有点尴尬，“实际上我不玩枪的，小瑞虽然比较熟悉，也不算专业。这里有军人、有资深爱好者，应该会更清楚我们的需求吧。”

“那就五六半吧，”王洛宾有点失望的说道，“这里多数人军训的时候都打过，也分解过。算是比较熟悉的武器。”

“不，我倒不这样看。五六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这话的人，却是部队出身，理论上对五六半有着深厚感情的席亚洲。

第二十一节 武器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武器，首先要看我们身处的环境和面对的敌人。”席亚洲停顿了一下，大概为了组织语言，“我们的主要对手有三个：以大量简易火器+冷兵器混装步兵为主力的汉人武装，代表是明朝军队，也包括包括李闯之类的明末流寇，他们的主力基本来自明军的叛卒逃兵，装备战法基本都一样；以骑兵为主力，配置有少量火器的满清军队；以各种火器为主的在中国沿海极其活跃的中外海盗。

“我们不但人数偏少，而且基本都是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在心理素质上未必有这些古人强，所以我们的武器要坚持二点：

“足够大的射程，在尽量远的射程上就能开火压制敌人冲锋，也可以用来打击敌人的火炮炮手、指挥官。拿破仑战争时期的8磅和12磅野战火炮，有效射程不过900米，17世纪的水平更低，估计最多有400米。步枪至少应该有这个射程。



拿破仑12磅（5.44公斤）野战炮：机动性强、火力凶猛、制造和使用极为简单的有效武器。由青铜铸造而成。拿破仑炮性能优越，它的缺陷——由于青铜铸造的炮膛相当厚重，整门火炮的重量很大，使得其机动性很差。

“我们的前二个对手在作战中都会以骑兵作为突击力量，所以武器得有瞬间大量投射弹药的能力才能压制骑兵的冲击。最好是用机枪了，不过暂时看来不可能。刚才听了介绍，北美分舵恐怕也没法搞来机枪或者自动步枪。”

“那为何SKS不符合呢？我看都符合么：400米有效射程，10发弹仓，最大射速每分钟40发。性能不算出众，好在构造简单，大家基本又都摸过。”

“我对7.62X39的M43弹没好感，”席亚洲嘿嘿的笑了笑，“这种步枪

弹用的是腐蚀性底火，对身管腐蚀性很大，要经常擦拭保养。海南这个地方本身就环境恶劣，这里多数人即没有从军经验，又对枪支不了解，很可能因为不勤擦枪而让枪锈成一块。没多久就报废了。”



7.62x39 M43苏联步枪子弹：镀铜钢质被覆，大型低碳钢芯，少量的铅于被覆与内芯之间。研发于二次大战，为**SKS**设计，战后用于包括**AK-47**在内的许多俄制枪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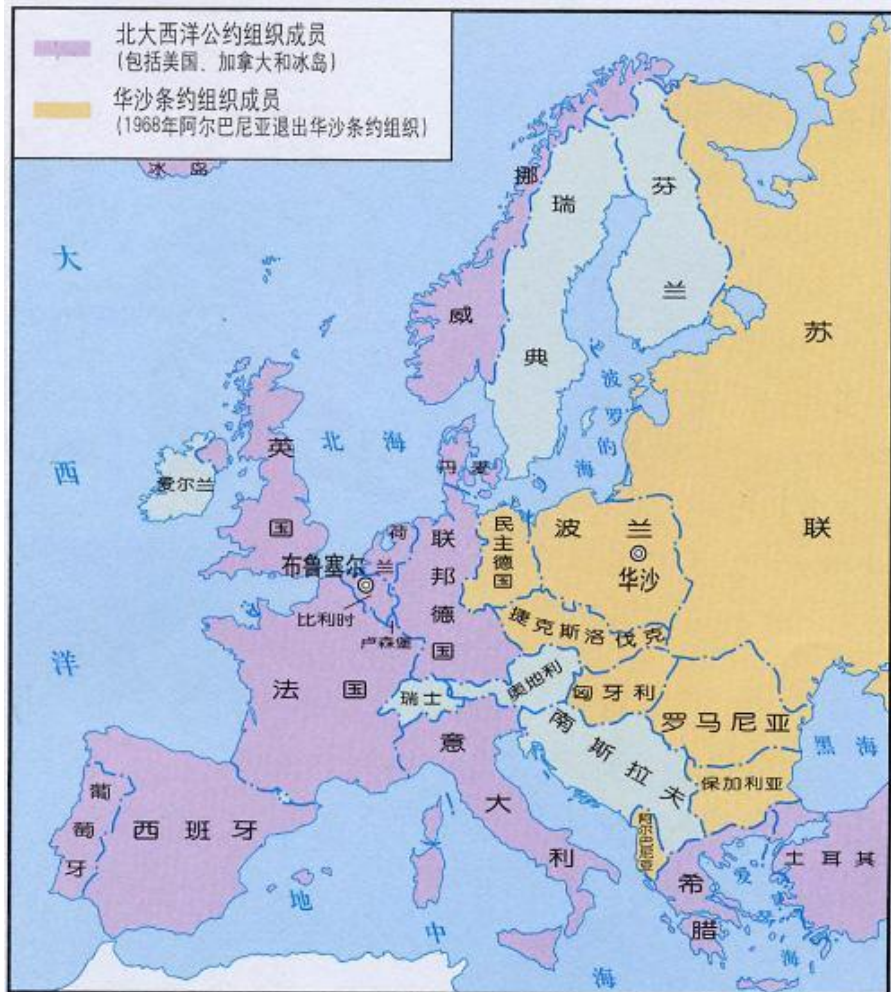
“连枪都不擦的废柴，还能当兵么？这理由太站不住脚了吧。”

席亚洲不理睬反对的声音：“腐蚀性底火对弹壳也有很强的腐蚀性。对子弹复装有很大影响。”

“这倒是要考虑一下。复装子弹是我们早期唯一补充弹药的方法。”

“华约系统的武器，是以好用够用为出发点的。换句话说，有能力把武器做得更好，但是它首先考虑的是成本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支经久耐用，但是消耗过多资源不符合他们的军事原则。”





华约：华沙条约组织，又称华沙公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华沙条约组织，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成员国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在本时空，当然没关系，枪坏了换一支就是，而我们没有途径去补充新的现代武器，所以武器的全使用寿命就必须考虑。”

“你的意思是说SKS的使用寿命太短么？”

“不错，不仅是SKS，也包括包括AK这类武器。”他舒展了一下坐麻的腿脚，“另外，SKS是一种标准的半自动步枪。是标准的半自动。”席亚洲着重说了这个字眼，“也就是说，它不能变成自动步枪。”

会场上的人愣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了，原来对他的发言不以为然的人也展开了眉头。

没错，美国民用枪支市场上是没有自动武器的，但是那些以军用自动步枪为蓝本制造来的民用AK1AR的半自动步枪，其实都能改装成全自

动武器。当然美国法律是严禁这样做得，触犯者是重罪。但是FBI管不到大明啊！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英文全称**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的任务是调查反联邦法罪犯，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方面执行。

AK47啊，M-16啊，这些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眼顿时在会议室里飞舞，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挥舞一支AK或者M16的英姿。



M16自动步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换装的第二代制式步枪，也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列入部队装备的小口径步枪。

“那就大批买入民用AK吧！”时袅仁也兴奋起来了，“这枪2004年之后上市很多，货挺足的，我们的机械能力，改枪不成问题。”

“为什么要AK，我要M16！”

“你懂什么，那叫AR15。”

“改了不就成了M16了。”

M16 是 AR-15 的一款，被军方采用，有了制式编号。

“呵呵，我还是那话：不看好M43弹。”席亚洲很满意自己这番话的效果，“同样我也不建议用M16之类的小口径步枪。不仅是停止作用的问题，还涉及到最大射程上的威力。另外小口径步枪弹对生产技术要求也高一些。我推荐使用7.62mm北约弹的半自动步枪。如M-14、FN-FAL这类步枪的民用版。直接改成自动步枪也就没必要很迫切的装备机枪了。”



M14：在1959年开始生产，**M14NM**只能半自动射击，配有专门的瞄准具，而且枪管特别准确。春田兵工厂和TRW制造的**M14NM**用于射击比赛，在1990年代初期，**M14NM**仍然在射击比赛中很流行。



FN-FAL：**FAL**自动步枪**FAL**是法文**Fusil Automatique Légèr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轻型自动步枪，该枪发射**7.62X51MM** NATO弹，与**M14**步枪通用，其子弹为北约标准弹。

“M-14？听说精度很不错，就是威力过剩，而且重量也大。”

“这枪是不是复杂了点？貌似美国人的枪都是结构复杂，保养困难。”

枪支的争议持续了半个小时，把时袅仁闷坏了，眼看这样的争论没什么结果，他就提议直接在网络上和小瑞谈谈，毕竟小瑞对美国的枪市比较了解，对民用枪里的古怪东西看得也多，不像国内打死了也就知道个AR15是M16半自动民版。

结果小瑞在网上提出了另外一种枪：谁也没听说过的Saiga-308步枪。这是一种使用7.62mm NATO弹的俄制民用半自动步枪。



Saiga-308：Saiga（赛加，一种羚羊的名称）是以AK突击步枪为基础设计的一系列霰弹枪和步枪/卡宾枪整个武器族的名称。



7.62mm NATO弹

能打5.56子弹的AK不稀罕，连北方工业都出口过用5.56弹的五六冲。但是这种AK血统的半自动步枪却是一种使用美帝全威力步枪弹的武器。这就比较少见了。

Saiga-308是是卡拉什尼科夫枪械的主要制造企业伊热夫斯克的工厂专门为国际上AK步枪爱好者而开发的民用运动和狩猎型步枪。在外观上它几乎保留了所有AK步枪的特色，内部零件基本来自AKM和AK74。膛口采用了专为SVDS狙击步枪设计的膛口消焰器，侧面导轨可安装各种苏制、俄制光学瞄准器。Saiga-308有着不错的射击精度：在100m距离上射击10发枪弹，散布圆半径仅40~45mm。武器可靠性也较普通AK更高。针对7.62mm北约弹能量过大的问题，枪托后面装有专门的缓冲垫，效果比较好，第一次打长枪的普通成年男子都没问题。

“这枪性能不错，威力足够，有效射程也远。空枪重量3.6KG，标配为8发弹夹，也可以配用20发弹夹和大容量弹鼓。”时袅仁转述着小瑞的提议，“价格不贵，单价500美元，如果大批量购入，还能打点折扣。当然也可以买M1A——就是民版M-14，那就贵多了，市场价格都1000美元以上。”

“这么说小瑞建议我们选Saiga-308了？”

“他可没这么说，”时袅仁是何等人物，早就是滑不留手的职场精英了。这类选武器的事情算是国之大事，选得合适不过是个合理化建议，要是选得不好日后出了麻烦，错误就都是你的了，就算领导能谅解，群

众也不会理解。“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具体怎么决定，还是看执委会。”

这等于把皮球又踢回执委会了。这边都在议论纷纷，委决不下。与业余人员激情澎湃的讨论相比，体育组除了一个席亚洲之外，根本没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五六半就足够用了，何必扯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玩意。

“栓动步枪不行吗？”文总想起过去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去看过一次枪展，那上面各式各样的古董步枪多如牛毛，毛瑟、春田、莫辛-纳干……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很便宜。这样的步枪配上长长的刺刀，配黑色高帽，红黄色毛呢制服的士兵们排成横列缓步前进，那才叫壮观。



栓动步枪：拉栓式步枪，需要以手动的方式完成子弹送入枪膛（上膛）与将使用过的弹壳退出枪膛（退膛）动作的步枪，由于每一次子弹上膛都是以手动的方式进行，这一类步枪指单进行单发射击，无法达到半自动或者是全自动射击的要求。



毛瑟Kar98k步枪



M1903春田步枪



莫辛-纳干步枪

不过他知道要穿越众去干这事情是没可能的，这个小爱好就不提

了。

7.62北约弹VS7.62华约弹在这次会议里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归纳出来六种不同方案：

采用SKS半自动。

采用M1A（M-14）半自动

采用Saiga-308

采用AK47/74或者M16的民用半自动版，以后改全自动的。到底是AK还是M16，又有不同的意见。

同时采用一种大威力远程步枪和一种中间威力步枪或者小口径步枪。

采用栓动步枪

显然每一种方案都有支持者，每一种方案都有其优劣。正当讨论开始向不友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文德嗣及时的把话题转向了个人自卫武器上。

体育组本来为大家准备的个人自卫方案是匕首，但是此时有了北美分舵这个金手指，不免要奢侈一把。手枪在美国民用市场上非常大众化，可选择的型号很多。不过出于简化装备，便于修配和零件互换考虑，只能选择一种手枪。

使用9mm巴拉贝鲁姆弹没什么异议，毕竟这是一种主流的手枪弹药，至于手枪本身，多数人倾向M9——原因是它长得帅知名度又高，小马哥的英姿是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M1911也有人支持，奈何略重了一些，不讨多数小资的喜欢。至于PPK、S&W左轮、Glock，都有人捧场。



9mm巴拉贝鲁姆弹



M9



M1911



PPK





S&W左轮



Glock

出于好用，轻便、易维护多种考虑，执委会本来意愿是选择S&W的9mm左轮手枪，它有左轮手枪的一切不利之处：漏气，射程近，弹药少，装填慢的问题。不过从执委会看来，这东西反正也是在二三十米之内防身用的，无需太出众的性能，关键就是简单耐用。

问题是体育组显然不喜欢这种武器，PLA从来没有使用左轮枪的传统，大家对这东西不够放心，而且左轮枪的造型显然不够酷，一看到这枪就让多数穿越众想起了火力贫乏的皇家香港警察。最后平衡的后果就是M9和S&W的M337都列入了采购清单。



Pla : 中国人民解放军 (英文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 英文缩写 : **PLA**)

第二十二节 北美分舵的第五个人（修改）

时袅仁第二天便美国去了，至于到底采购什么武器，因为主见实在太多，一时间委决不下。北美众便说听候他们的消息再行动，反正购买武器也不宜储存太久，到出发前几个月再买也来得及。

对执委会的人来说，目前的讨论并不能让大家满意，许多人都觉得如鲠gěng在喉，至于为什么，又说不清。几种方案好像都不合乎自己的心意。如果是讨论军用武器，虽然没玩过，大伙了解的还不少，能说出一套一套的人不少。但是民版武器，对广大城市宅男来说完全是茫然的。想谈也没个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一抹黑。

姜野这几天天天盯着执委会的各位包括席亚洲，四处游说推销他一揽子武器计划：半自动步枪+栓动莫辛-纳干步枪，文总被他说动了心，一时间还去查了三八大盖的资料——这东西加了刺刀可以摆华丽的长枪阵。奈何体育组的一伙人根本不想继续革命传统拉大栓。他在广大群众中的活动也没得到太多支持——群众喜欢的还是能“扫射”的武器，至于是自动步枪还是冲锋枪倒并不在乎，但是拉栓步枪坚决不干——这东西让人没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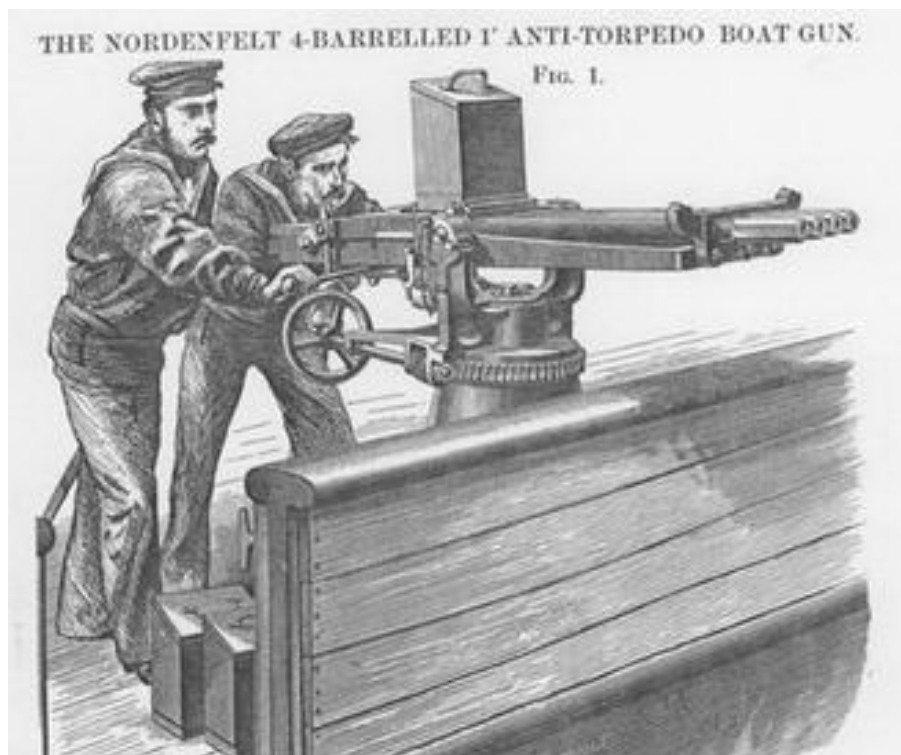
莫辛-纳干步枪：即**M1891莫辛-纳甘步枪**。是在俄国政府委托下在**1880年代后期至1890年代早期**研制的步枪。是最早的无烟发射药军用步枪之一，枪声清脆，有如水珠溅落，绰号“水连珠”。其枪机设计显得较为复杂，它的设计粗糙而且过时，整体的操作感觉也比较笨拙。优点是易于生产和使用简单可靠——这相对于工业基础低、士兵教育程度低的苏/俄军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恶劣的战争时期需提高武器产量以满足前线需要，而大量补充的战斗人员往往训练时间不足。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接到时大夫打来的越洋电话，说北美众又添了一位，马上就回国来和大家谈武器的事情。说起这位比小瑞玩得枪还多还杂，对北美的民用武器市场了如指掌。属于地上打过炮，天上飞过马（野马）的主。一番经历说得大家肃然起敬，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多数人都以为来得必是一浑身肌肉，五大三粗的MAN。

没想到接回基地一瞧，乃是一翩翩少年，略有油头粉面之感。大家

多少有些失望，更多的是对时大夫这人是不是说话靠谱有了疑心。

来者自称姓林名深河，乃一枪械爱好者，拜腐朽落后的美帝之福，在美国多年，不单玩过无数有名的无名的枪械，连诺登飞机机关枪、拿破仑12磅青铜炮都自己造过（当然是参与制造）。听得周边一群军迷口水淋漓。他听了执委会关于枪支的相关介绍后，便先悠然的笑了一下，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



诺登飞多管排列机枪/四门神机连珠炮：由美国人诺登飞于1878年发明。是一种机枪或机关炮，原理是将多根枪管平行排列，用手转动一个把手，各个枪管后的枪机依序击发，射速每分钟350发，射程2000米。

萧子山看到他的笑容不由得想起了电视里唐国强演的诸葛亮的笑，可惜边上没个凑趣的说：“军师为何发笑？”



唐国强演的诸葛亮

“大家对北美的民用武器市场不了解吧？”林深河开口说话声音不大，吐字却十分清晰，“民用武器其实和军用武器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性能更是因厂而异，”他停了一下，继续解说，“比如AR-15吧，大家都知道它是M-16的民版，知道它不能连发，是个半自动步枪。实际上，美帝市面上各种大小奸商生产民用货非常狡猾，完全不能和美国大兵手里拿的家伙相提并论。AR-15的枪管，那些比赛型的精度枪管是另一回事不说，就是普通的也有很多连镀铬都不做。

“再如席亚洲推荐的M-14民版M1A，是大名鼎鼎的春田厂出的，很多人都喜欢，实际上它的机匣都是精铸的，不像当年军用合同的M14是锤锻机匣。相形之下我们的北方厂出的M-14倒是锤锻机匣的，就是质量不大好。

春田厂：春田（也译为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英文：“**Springfield Armory**”）始创于1794年，关闭于1964年，曾经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的国营轻兵器生产和研发中心。

北方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陆军武器出口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原来米帝奸商是靠美军打广告赚钱，搞伪劣产品欺骗米帝劳苦大众？”

“也不算是欺骗，北美的民枪市场很大，各个阶层和收入的人都有需求。这和军方订单不一样。所以有走简化工艺低价的公司，也有做高价精品的。就比如还说民用版M14，LRB Arms的就是锻造机匣，比春田厂的就贵很多呢。反正任何收入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经过林深河的一番介绍，大家才知道美国的民枪是如此的复杂。不

由得都肃然起敬起来。

“那你的武器选择意见呢？”

“嗯，这要看执委会对武器持什么样的需求了。关于半自动步枪的选择，我是赞成席组长的看法的——我们要面临的环境最好还是选择半自动。有200支半自动足够应付开始时候的任何复杂局势了。”

“我们也没什么意见。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半自动成了个难题。”

“如果说到要比较好的性价比，SKS的确是很好。零售价400美元即可，北美的M43弹还非常便宜，适合大规模的列装。而且这枪的存货很足，大批购买容易到手。”

“那小瑞不是说莫辛-纳干才80美元一支吗？400美元可以买5支了！”栓动步枪党依然不离不弃的坚持着。“而且子弹更便宜。”

“你们中谁用过莫辛-纳干呢？”林深河的脸上带着无所不知的笑容，“栓动步枪里，以莫辛-纳干的枪栓最难开，人称要拿脚揣的。而且栓动步枪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形成战斗力。”

“那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Lee。”

“也不是不可以。不过照我看来，栓动步枪日后作为一种土著部队的装备还是不错的，我们这些穿越者还是装备的精良一点更有信心。”

“我还是反对华约体系的武器。”席亚洲继续坚持其理论，“整枪寿命太差了。”

“哦，这个不尽然，华约的武器的确有很差劲的。关键看是哪里制造的。就我所知：北美民枪市场上，俄罗斯IZMASH等厂生产的AK系列全部都是冷锤锻造的枪管和镀铬膛线，寿命为80000发以上。而AR15系列使用冷锤锻造枪管的只有HK416。保加利亚Arsenal生产的AK系列，枪管号称15000发以上，这个是我以前我问过美国Arsenal代理得到的说法。”

“那我们就大量的买AK吧！又能改自动的！”AK党人开始趾高气扬。

“我比较赞成席亚洲的想法，至少要有一些是使用全威力枪弹的半自动步枪。”林深河不紧不慢的又夸了一句，“考虑到作战的需求，席组长的想法还是蛮全面的。这倒不在于射程，而是全威力弹对旧式的房屋有一定的穿透力，在对付树丛中的敌人方面也很有优势。穿越众在植被茂密地区需要这种能力。”

……

经过林深河的一番洗脑之后，被忽悠的两眼放光的执委会最终选定了一种混合方案：

少量俄国制造使用7.62mm NATO弹的AK半自动步枪：Saiga-308作为军事组人员的专用武器。

使用M43弹的SKS半自动作为穿越众民兵的武器——SKS虽然性能上略有缺陷，但是胜在弹药非常便宜，不象7.62mm NATO弹那么价格惊人，经济性毕竟也是一个考量的目标。

林深河提出的SKS是SKS-D，这种型号的优越之处是能用AK的弹夹，也就是不再限于其本身10发弹仓限制了。火力持续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至于手枪，M9纯属样子货，还是选Glock好，价格便宜量又足，美国警察都爱它。价格不到50美元。”



Glock

林深河乘胜追击，把执委会原来定好的手枪也给改成Glock。M9虽然很帅，但是Glock一样骚，所以没引起反对意见。不过采购比例由多数下降为少数。自动手枪仅仅少量装备给军事方面的专业人员，多数人都改用S&W的左轮。左轮比较适合劣质的复装子弹。

然后林深河又做出了许多建议：如要购买大量俄制的4倍光学瞄准镜——如果想要步枪能发挥出其超过400米以上的远射功能，瞄准镜必不可少。还有少量的高倍率狙击用瞄准具，作为狙击手的配备。



光学瞄准镜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少量多种的采购各种轻武器，作为以后逆向仿制的蓝本，至少也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

这场讨论中，体育组除了席亚洲，全体都保持了沉默。不过会议结束之后，几个人就提出要去下射击俱乐部打一打M-14，体会下全威力弹药的作用。

“可以，这个你安排吧。”文德嗣看了下萧子山，“那个什么308如果有的话，就安排体育组的都去打一下，熟悉手感。”

怎么把钱送到美国又成了一个难题。仅这200支步枪就得10万美元，去银行兑换显然是不行的，好在文德嗣最近为了掩护资金流动又开了好多家公司，其中一家有进出口贸易权，便通以出口电子产品的方式用货柜发了几公斤黄金过去。

“你就真信得过那个什么时大夫，还有林深河？”萧子山有一次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问文德嗣。

“不信得过，又能如何呢？”文总反问了他一句，“我们的武器只有靠他们，除此别无他法。”

“倒也是。”萧子山默然了。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整个行动，都建筑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文德嗣深深的吸了口气，“你和王工要不是信任我，怎么会和我一起穿虫洞？这些人如果不相信我们有虫洞，又怎么会来这里呢？就算了走了的那些人，如果我们不是信得过他们保密的诺言，”他的脸色一冷，“就该把他们……”

萧子山打了个寒颤：“慎言！”

“嗯，”文总点了下头，“席亚洲最近怎么样？有没有闹情绪。”

“没有，再说他的主张也没被完全推翻么。好像他还和那个林深河一起喝酒，好几个人都去了，气氛挺热烈的。那个林深河的实践经验很丰富。也是一人才。”

“嗯，体育组的其他人呢，有什么看法？”

“认为我们小题大做，多此一举。”萧子山苦笑了一下，他手下的家属越来越多了，从家属们的聊天里，他能知道许多人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有枪用就好，其他都是扯淡。所以用什么枪他们倒没什么意见。”

“这就好，大家情绪得稳定一点。说真得，现在是千好万好，什么都好，就怕过去后……”文总的话意犹未尽。

“胸怀利器，杀心自起。”

“不错，特别是大家都有枪……”

“我们还得有一套管理枪械弹药的办法了？”

“对，一定要有。起码从长远来看，一定要有。”

“不过这其实是技术方面的细节。大处着眼的话，还是需要有个完整的政治体系，换句话说，得有政治纲领，行动准则什么的。”萧子山说。

“嗯，所以我们应该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了，……宪法？”

本章关于枪支和北美民枪市场的资料全部来自某论坛诸公的讨论。在此感谢。

第二十三节 高青的烦恼

五羊城的春天渐渐的进入尾声，天气却一点不见热。高青坐在院子里，两眼呆呆的望着天。自从成为澳洲老爷们的奴仆，到现在已快二个月了。

五羊城：广州别称，传说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色羊，拿着一茎六穗的优良稻谷种子，降临广州，将稻穗赠给当地人民，并祝福这里永无饥荒。说完后，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五只羊则变成了石头。由此，广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别名。

当初拨过去的事后，高老爷特意吩咐过他，要他把澳洲老爷们的一举一动都回报过去，还许了诺，若是澳洲老爷们一去不回了，或是出了什么差池，依然把他这一家人都收回去，断然不会叫他们流落街头。

他和老婆也商量了几回，万一要是澳洲老爷们要带他们回澳洲又如何。那时不知道能不能求老爷留下他们一家。

这些澳洲老爷，待下人倒是宽厚。知道他家苦难，又额外给月米，又给儿子月钱。可他们终归是外国的海商，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若真要把他们带回澳洲去，又当如何呢？按情理来说：这几位老爷是他这一家的主子，主子要去哪里，奴才也得跟着去哪里，天经地义。可他不想再一次的离乡背井——当初从家乡逃荒卖身，已经是离了故土，若要真去了那万里之外的澳洲……那澳洲不用说便是蛮荒之地，即使有些奇巧淫器的物件，又怎么能比得上中华呢？这广州城市虽不是他的家乡，住了这些年，也还是很眷恋的。

想来想去，十分的苦恼。他在高老爷家多年，知道佛郎机海商们到了六月便要候着风扬帆而去。澳洲海商多半也是这个时候走吧——会不会要带他们一家走呢？

他又叹了口气，眯起眼睛来看着后院的门，一会阎管事就要过来了，算起日子来，最近几天便是澳洲老爷们要来得日子。

这二个月，每隔半个月左右，三位老爷便会来一次，住上好几天。每次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怎么进的房子，总是天光大亮的时候，便看到老爷们住的院子门已经打开了，成堆的货物堆放在厅堂和廊檐下。

这让他总是觉得很神秘，神秘中又带着些许的恐惧。虽然高老爷或暗示或者明示，又许了他好处，要他把澳洲海商的底细都探出来，他都没敢去做——潜伏到院子里自然不难，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得东西……

高青知道当奴才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该知道的事情一定不要知道。不管老爷是大明的、还是澳洲的。

高弟却不了解父亲的心思，一路小跑过来，问：“大，娘问你呢：老爷们什么时候来，她好预备起饭食来。上次王老爷还说要做顿好的，尝尝大明的菜肴。”

“总就这几天吧，日子差不多了。”高举掰着指头算了好半天，“你的账册子都预备好了？”

“都预备好了，上次月底的时候，老爷们都看过，还夸我记得全，细心呢。”高弟有点骄傲扬了扬脖子，“王老爷还帮我改了错白字，那位萧老爷说日后还会教我什么阿拉伯数，算起来比账房先生们还快。”

“好，好，老爷们喜欢就好。”高青含糊不清的说着。孩子们中老爷的意，本来是好事，若老爷们都是中华人士，倒也算给儿女们找了好去处，可是——唉！他们是外藩人，即使不带他们全家走，只带走一双儿女们中的一二个，他也舍不得。

“我看那文老爷很喜欢姐姐，每次都叫姐姐去说话，还赏了姐姐些东西，会不会把姐姐收房？”

这话重重的打在高青的心上。他沉着个脸，想了半天，才说：“看她的造化了。”心中却并不情愿。

正闷着，却听门响，这是阎管事来了。高青忙迎了上去，请他在院中的石桌旁坐下，又打发儿子去取茶水干果。

“老高啊，这几天澳洲海商又要来了，老爷吩咐你的事情呢？”阎管事也不客套，开门见山。

“回您的话，小的实在是探查不明白啊。”高青知道这番话又是免不了的，“那几位老爷，可机警着，从不叫人跟去房里伺候。每次又是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都二个月了，掰来掰去还是那么几句话，你真他妈的是个废物。”阎管事一直是高老爷的心腹，从来也没把高青这号连进内院资格都没有粗使奴才放在眼里。开出口也是肆无忌惮。

“是，是，小的愚钝。”

“你叫我怎么和老爷回话？”阎管事翻起了眼睛，“老爷可是对你很不满啊……”

“那都要请阎管事您多担待，多美言……”高青有点慌了神，在腰里摸了半天，摸出二钱银子来——这是他这二个月结余下来的，准备给二孩子扯点布置件衣服。此刻阎管事一番半真半假的话，让他害怕了，虽说他已经不是高家的奴才了，但他也并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澳洲的老爷们身上。

阎管事顺手接过来，稍一掂量就塞进了袖子：“老爷那边，我先帮你应付一下。可是这事情，躲得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不管怎么的，都得把这几个人的底细给查清了！”

“是、是，小的明白。”

“海商们一到，便立刻请他们过去。随时。”

“是，小的知道。”

阎管事说罢扬长而去。高青擦了擦头上的汗，眉头皱得更紧了。帮高老爷探查，终究是要得罪本主的，且不说澳洲老爷们的仁德，他这么

做是忘恩负义。单单就是窥探出卖主秘这一层，就是背主之罪，大约不管到哪里都是重罪，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若是把高老爷的吩咐置若罔闻，日后想要再投靠就没门了，更不用说高老爷要对付他这么一个奴才，那是不费吹灰之力。

正胡思乱想着，却见自己在高家的一个结义兄弟高常过来了，提着一个大食盒，都是高老爷送给澳洲老爷们的熏腊小食。高青强打精神，叫自己老婆女儿出来领了，去厨房收拾。



古代食盒

“阎管事这厮又来讹兄长了？”高常二十五六的年纪，是个精壮小伙子，他和高青是同乡，也是家乡生活无着逃荒来得广州，托高青作保才卖身到高家来。都在外院打杂使唤，两人即是同乡，又互相照应，便私下结义成了兄弟。

“唉。”高青倒头哺语。

哺bǔ语：口里含着的食物说话。

“兄长你也太懦弱了，”高常愤愤不平道，“你如今都是澳洲老爷们的人了，去理他作甚？老爷们仁厚，给你积攒下几个钱，你倒去塞这个狗洞！”

“兄弟你就别说了，我是一言难尽啊。”高青望着院墙上的天空，“这一家人……怕日后还是要投靠高老爷。”说罢又不肯多言了。

“奇了，兄长全家的身契都给了澳洲老爷们，为何又要投靠高老爷，难不成老爷们不要你了？”

“那倒没有，老爷们对我们一家，可真没说得。待人宽厚说话又和

气。都是好人。”

“那你想回高家作甚？兄长在高家不过一打杂的奴下之奴罢了。哪比得上现在是半个管事呢。我都羡慕兄长有这样好的运气。”

“可他们总是外藩的海商啊！”

“那又怎么样？又不是红毛绿眼的佛郎机人，毛草草臭哄哄的。”高常不以为然，“老爷们说话虽然听不大明白，穿得又古怪，怎么说也是中华人士呢。”

“他们总有一天要走得吧，万一要带这一家人走呢？”

高常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义兄担忧得是这个。他倒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他从小就是孤儿，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去哪里都是一样。不过义兄拖家带口的，设身处地的想也的确瞻前顾后了。

“兄长顾虑的是。不过照小弟看来，走也就走了罢。这大明虽好，又不是我等的大明。在这里是当奴才，到澳洲也不过是当奴才，又能坏到哪里去？这几位老爷心地又好，兄长全家跟了去，断然不会吃亏。”他笑了笑，“我若是兄长的话，要去便跟得去，也好见识见识这澳洲海外小中华的风情。”

“兄弟说得也是，不过我不想客死他乡啊。”高青长叹了一口气，“当年家乡闹饥荒为了求条生路，弃了老宅祖坟逃荒，蒙高老爷收留到了这里，一晃都已经十多年了。房子、祖辈的坟地，也多半都湮灭了……我已经断了回乡的念头……”他说着说着，眼泪都下来了，满声哽咽，“兄长我都过了四十，山高水低就是要走得人，老来还得埋骨海外，那真是死不瞑目了。”

高常见义兄伤感，忙劝慰了几句。心中却并不以为然。这高家的奴才死了，只有那些有头有脸的奴才，还能仗着主子的赏钱和平时的积蓄，做个道场佛事买块地下葬。一般的奴才不过是赏一口薄皮棺材，抬到城外的义冢地上胡乱埋了了事。义兄想留在这里，难道就是贪图身后的这些？不由得觉得异常凄凉。

义冢yìzhǒng：系旧时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

这个混沌沌沌当奴才混日子的青年，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内心闪过了一缕闪光：这世界，或许不该是这样的……

第二十四节 高举的烦恼

天气一点都不热，现在又是早晨，可是高举却在流汗。

别误会，高老爷虽然人到中年，身材难免有些发福，却还是很健壮的一个男人。并非虚乏得要进补才能应付小妾的那类面团团富翁。

胳膊上不一定跑过马，不过也曾经面对过几十柄刀剑火枪面不改色，这么个人物，却在一个并不炎热的晚春午间流冷汗。

早一个月间，就接到杨公公的信，说已经派了义子——杨天梁来广州，有要事和他相商。高举实在吃不准这要事是什么事，心里直打鼓。

白白给这个太监剥去一半的出息，每每让他肉痛不已，但是这些年来也是靠了杨公公的庇护，一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因此每年利息分红，他都是一文钱都不少的送去京城里或是按他的吩咐存进广州的当铺里。

每年他夏送荔枝，冬进珍味，一天也没敢怠慢过这位大太监，怎么忽然派来个小杨公公来和他商量什么大事？

大事？高举苦笑起来，他一介商人而已，有什么大事能和这种宫里的老爷商量。无非又是要他拿出一大笔款子来“暂用”、“报效”。而且数目十分巨大，否则不过是一纸书信的事情，巴巴的派了个“义子”过来——看来杨公公是急得很！他唉叹了一声，几个月前天上掉下来的外财，又得吐出去了。

破点钱财不是他最害怕的事情。自从天启年来九千岁得势，宫里的事情就得愈发深不可测。他的靠山杨公公出自高时明的门下，这位高太监天启元年为了自保很识相的自动辞职了。杨公公眼下在宫里也属于靠边站的人物。

假如九千岁看杨公公不顺眼？高举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他一点都不喜欢杨公公——奈何这么多年来彼此的利用关系已经把他们栓在了一起——就好像一根绳上的二只蚂蚱。杨公公今天完了，明天东厂的番子就会来撞他家的大门，破家灭门的奇祸立至。

这回，别是为了这事吧？高举又开始出汗，不由得吼了一声：

“打扇！”

书房里伺候的丫鬟赶紧在旁的罗扇轻摇，微风轻送，还夹杂着一缕脂粉女体的香气，要是平时，多烦躁的心情也能平和起来，这会却不成了，只觉得浑身燥热，猛得从榻上竖其身来，骂道：“都给我滚出去！”

屋子里的丫鬟小厮都吓了一跳，赶紧缩脖弯腰的退了下去。

正耐了片刻，却听有人禀报：

“阎管事来了。”

“叫他进来。”

阎管事是来通禀说高青时才来报，澳洲海商们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高举眼睛一转，这还算是个好消息。多少给了他一些欣快的感觉。必竟看见送钱来得总是愉快的。最近他们已经不再要瓷器，多要各种名贵药材香料，也有采买各种硬木檀木料的。很让高举疑惑：东西不难买，广州城里多的是——问题是这些货物十有八九是西洋（郑和下西洋的西洋，非后来的意思）所产，但凡外国海商都有贩运，为什么巴巴的又要他去代买？这让他对这群海商的来头愈发感到奇怪。

这高青也是废物，过去伺候了二个多月，什么东西也没探查出来。不过他本来也没指望这个木呆呆的汉子能探听出什么来。

眼下顾不得这许多，哼了一声，问：

“货收得怎么样了，有什么新货么？”

“回老爷的话，没有新货，小的们正在点看数字。”

“好，请他们过来叙话吧。”

“澳洲的老爷们还带了一位……嗯，客商过来，”阎管事不知道怎么称呼这次多出来的人，也不知道算是从人伙计还是平起平坐的商贾。

“一并请就是。”

“小的明白，”阎管事踏进一步，小声禀道，“这次新来的人貌似是练家子。老爷是否？”

“嗯。”高举略一沉吟觉得无此必要，不过阎管事这番思虑也是忠心护主，便吩咐，“你传话，叫赵教头带几个护院在院子里伺候。不可露相。”

“是，小的明白。”阎管事见他并无其他吩咐，便要退了出去。

“慢着，去韶州的人还没传回消息？”

韶州：今韶关，韶关地处广东省北部，北江上游，浈江、武江、北江三水交会处，与湖南省、江西省交界，毗邻广西，素有“三省通衢”之称，韶关是粤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

“没有。小杨公公是三月初二才出得京城，这会估计还没到南安府地界。左右再有十天也到了。”

“叫书启上的师爷们，把所有和杨公公有关的来往的书信都找出路拆看一遍，查查小杨公公的路数，年龄多大，哪年认得义子，有什么嗜好，统统给我找出来。”

书启：指古代专指下级给上级的信件，后来用为信札的通称；旧时官署里专管起草书信等事的人。

“是，老爷。”

“有新的朝报来了么？”

朝报：是一种以简讯形式报道帝王日常动态和官员升降任免的公开的传播载体朝报，是一种更接近于现代大众传媒的封建官报。

“书启上的师爷们没说，应是没有。四月的只有一份急选报。都是任官的消息，便没呈进来……”

“什么混帐话，快传人去取来！”这急选报不同于一般的邸报，乃是吏部调补官吏的名单，虽然没什么方面大员，不过叶落知秋，小官吏的职位变动或许也能看出些朝廷的风向来。

吩咐完事情，又喝了几口茶，定了定心神。便起身去外书房会客了。

北炜是第一次穿过虫洞，眼下在这明朝人的屋子里，恍若做梦一般。

当侦察兵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退伍之后不管干什么，都还努力的保持着过去学到的技能。他这次参加穿越贸易，重点就是对未来广州的地下活动进行一次简单的参谋旅行。

高老爷是他们的合作者，但还仅仅是合作者。既然是单纯的趋利的合作，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背叛穿越众，这事不可不防。

如果有其他势力介入其中，出于自己的目的要危害到高老爷，造成他们的合作不能持续，出于保护合作者，保护这条渠道的目的，也要事先做好准备。

北炜从离开广州分部的后门开始，一直到走进高宅，便以一种奇特的僵硬步伐走路，每一步都是标准的八十厘米。他的随身包里装着一台便携式的摄像机，自动拍摄走过的环境，而比这个更可靠的就是他的眼睛和大脑：记录着走过的每个门户，每个院子，哪里转弯，哪里有门……



便携式摄像机

府里无关的仆佣都被阎管事差遣开了，这个新来的澳洲人的奇怪做派却还是让几个带路护送的家丁窃窃私语。不过他们也很羡慕那健壮的体魄——一般的家丁，怕都没法在他手下过三招吧。

宾主双方此刻正在客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应酬，出发前便已定好：北纬是作为澳洲海商带来的护卫身份，因此只端坐在文总的身后，双手扶膝，纹丝不动。眼睛却在审视四面八方。

虽说叫外书房，实则乃是一个完整的小院落，这个厅也不小。北纬眼神一扫，知道厅内共有十一个明人：那个高老爷、一个带路的管事、一个护卫、二个伺候的丫头、二个小厮，另外有四个家丁在厅内四角。

四个家丁身材匀称，个小而健壮，不问可知就是高家的护院了。他们的衫子稍嫌肥大，怕都是内藏铁尺之类的家伙。



精巧袖中兵器铁尺

这还只是一部分。北纬从进到这个院子就发现，在院子里的假山、树后，还不起眼的站着另外四个护卫。

真正的高手，恐怕就是那个站在高老爷身后，控制着通向侧面厢房门的护卫了。一身青色箭袖衣，垂手默立，身上却有一股微露的砺气。



箭袖衣：箭袖服饰是一种窄袖袍服，箭袖即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响射箭且又可保暖。原为便于骑射，由满族游牧尚武的民族传统而来，虽说明代已有，但是人们穿着不多。

不知道这些明代武林高手到底有多厉害。北炜心痒痒得，若有机会和他们搏击一回他是不会错过的。他对中国传统武术很有兴趣，在部队里学习的格斗以现代搏击为主，传统武术涉猎不多。他也去观摩过一些武术表演，总觉得不过瘾：里面花拳绣腿的成份太多，真正的实战技术没有表现出来。

高老爷和文德嗣继续着他们的生意经，二个人都有点心不在焉。一个是在想杨公公的事情，另一个，则在考量广州分舵的扩展。

文德嗣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建这个广州分舵。

目前的打下的基础已经不错，但是还是太封闭。他们的全部对外交流全部是通过高举进行的，这种态势对未来的贸易和情报工作开展不利。执委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尽量的“走出去”，发展更多的代理人——不仅是高老爷这样的商贾，还包括官吏、读书人、普通百姓。

当然此时还做不到，他们的样子古怪，语音奇特，出去就是被人围观的命，不过高举送给他们的一房家人，却给了他们另外一个机会。只要能收拢高青一家的人心，以后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会谈很快便结束了，交割了双方的货单，这笔交易就算成了，货物银两，自然有人会运送，不劳他们费心。高老爷急于要去书房看书启师爷们整理出来的资料，也无心客套留饭，便命人送了一桌酒席过去。

第二十五节 恩威并重

这一天的余下时间，来的四个人过得很充实，高老爷送来的一桌酒席，上的是“大四件”，十二道菜。

“大四件”，十二道菜：中国传统招待客人的菜式，包含4凉8热。四大件包含在十二大菜中：一般指鸡鸭鱼肉。

菜式和现代的粤菜不大一样，但胜在原料天然，又精心烹调，甘鲜腴润，特别是一味西施舌浓羹，吃得几个人连连点头。

北炜想这当领导就是好啊，这样到明朝腐败的机会一般群众哪里享受得到。正想着，高青的妻子高纤从厨下端了重新热过的主菜上来，却是满满一盘鸽蛋大小的肉丸，浸在浅浅的清汤里，柔脂晶莹，上面洒了碧绿的葱花。

文德嗣先拿起勺子，送了一个在口中，一咬下去，清鲜满口，回味中还微微带着花椒的麻辣。文总在本时空也是场面上厮混过的人物，虽不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吃饭的经验却是穿越众里数一数二的。这一口却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感觉上去即有鸡肉的又有水产。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水陆珍。”高纤轻声说，“是用黄甲肉、大银鱼、鸡肉、田鸡、白虾一起拌和了做的。老爷可喜欢？”



黄甲鱼：也叫黄骨鱼，学名黄颡。鲇形目，鲿科，黄颡鱼属。广布于中国东部各太平洋水系。



大银鱼：银鱼科中个体最大的一种。现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沿岸、长江、淮河中下游河道、湖泊和水库中。



田鸡：又称蛙、水鸡、坐鱼，包括普通青蛙、牛蛙等。因其肉质细嫩胜似鸡肉，故而称田鸡。

“好，真是好味道。”

“嗯嗯，的确不错。”

“地主就是过得腐朽啊。”说这话的王工一脸羡慕，明显属于欲腐朽而不得的表情。

“做个丸子也这么得瑟！”北纬撇了下嘴。

“这些菜里几乎每个都放花椒，把本来很好的味道都有些破坏了。”文德嗣摇摇头，似乎觉得可惜，“原料那么新鲜，又是纯天然的……”



花椒：气味芳香，可以去除肉类中的腥臭味和膻味，人们一般在做菜或者吃火锅时，会撒一把花椒，起到去腥提味的作用。花椒味辛，有除湿止痛、芳香健脾、杀虫解毒和止痒去腥的功效。

“这好像是明代烹饪的习惯。东南亚香料出口贸易里，大明也是重要的市场。”

“这个转口贸易可以做。”

正说着话，高纤又端来六个小碟，都是一些熏腊小食之类，用来助酒之物。过来烫酒，却见随酒席送来的一坛子金华酒动也未动，迟疑了一下问：

“老爷们不用酒？”



金华酒：在古代，金华地区婺江流域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所产的外销酒，都称金华酒。在明代很是有名，明代冯时化在《酒史》中说：“金华酒，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金华酒竟占字、酒、棋、文四绝之一。金瓶梅中，提到金华酒的场景也有数十处之多。现代自2000年后，金华酒的品牌形象一直在衰弱，现在金华黄酒主要以低端产品为主。

“不用酒。”因为怕喝酒误事，他们在明朝时空是滴酒不沾的。

“老爷们即不愿用酒，奴婢自己蒸的花露，点了水用可好？”

“花露，花露水？”大家一征。

“是，都是奴婢自己蒸得，眼下只有稻叶和紫苏二种。老爷们若不嫌弃，请先尝尝。”



紫苏：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具有特异的芳香，紫苏叶能散表寒，发汗力较强，用于风寒表症。

端出来一看原来就是用植物叶花蒸馏出来的香精油液体，明代的蒸馏酒工艺已经成熟，小型的蒸馏甑除了做烧酒，做花露也是一个重要的用途。

兑上清水饮用，的确别有一股清香雅致的味道。

萧子山心里却起了疑惑。这个高纤明明是佃户的老婆，在高家又是做粗使的女仆，却知道做花露，又懂做菜的食谱……他不由得仔细打量起这个女人来，发现她进退之间，举手投足都有一番风范，不象其夫那么笨拙。

佃户 **diàn hù**：是旧时租地主地的农民。

有心探查一下，便叫住她问道：“高嫂子，你在府里当过差吧？”

却见高纤一抖，低声道：“是，奴婢一直在高宅里……”

“不是吧，你在高宅是作粗作下人，怎么知道这水陆珍的食谱？又从哪里学来的做花露呢？”

高纤愈加慌乱，支吾道：“都是……都是姐妹们教的……叫老爷见

笑了……”

“你多大了？”

“奴婢三十岁。”

萧子山看着她那张虽然已经变得黝黑却依稀还能见到少女时的风韵的面孔，联想到高露洁的相貌，再想到这对夫妻相差的年龄，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不过此刻无需说破。

沉吟了一下，望了望厅外。并无其他人，高青大概在后院做活。便道：

“这些日子，高青经常去高老爷那里么？”

“……”高纤猛得一惊，却不言语。萧子山知道没错：高老爷一定常向高青打听他们的消息。

“那阎管事也常来吧。”萧子山只慢慢的问话。

“没来过……只偶然……”

“到底是没来过，还是偶然？！”

“是……偶然来过，只是熟人走动……”高纤硬着头皮撒谎道。她在这一波逼问下已经张皇失措。萧老爷的话暗示他什么都知道，包括她过去的事情，这，这怎么可能呢，正彷徨间，见萧子山的面色渐渐拉了下来。心知不妙，扑通一声跪倒在桌前：

“奴婢该死，不该欺瞒老爷的……”

北炜曾经是红旗下的革命军人，怎么看得惯这样的事情，刚要说话，被文德嗣拉住了。萧子山的这番问话虽然突然，却也是他们收拢人心计划中的一部分。

“是来过不少次吧？怕我们住的院子，他也进去看过了。”

“没有，没有。”高纤吓得脸色都变了。

“还和你们许诺了，说要是有一天我等回澳洲去了，便收你们回高家，可是么？！”

高纤浑身哆嗦——老爷们什么都知道！她不由得暗暗怨恨自己的男人没个主见。每次被阎管事连哄带吓就答应带他去搜检，虽然没察看到什么，但这可是背主的罪名！

“奴婢该死，都是奴婢男人不好……”高纤被萧子山这番话吓得伏地请罪，一五一十把他们不在期间阎管事来的事情、说的话都讲了出来。

“奴才男人耳软心活，不合误听他人的混话，”高纤说着说着已带了哭腔，“求老爷看在他年龄大了又有腿疾，饶了他的家法，奴婢愿身受倍偿的。”

大家听了和事先估计的也差不多。见她为了丈夫苦苦哀告，也不由得内心恻然。不到旧社会真不知道新社会的甜啊。

萧子山有意等了许久，方才故意长叹一声：

“高大嫂，你们全家自拨到我们名下，我等可有对不起你们之事？”

“折杀奴婢了。老爷们的仁厚，奴婢全家感恩不尽。”

“你家食用不足，我们给月米，孩子们大了没花销，又给了月钱。不求知恩图报。只图万里涉波到这里落脚能有个安稳之地休憩。可不想给人纤毫毕见的。”

毕见：全部显现。

高纤也不答话，只边抽泣边连连磕头。

“起来吧。”

“奴婢不敢，请老爷对奴婢重重用家法以肃家规。”

萧子山想这女人还真是一套一套的，看来果然不是一般农民的妻子。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事情你和高青虽有错，不过事前我们也没定过规矩，就算不知者不罪。起来吧”

“谢老爷恩典。”高纤听出老爷的话已经转了口气，估计不会把他们赶走了。挨一顿板子她是不怕的，就惹火了老爷怕被赶走，即使高老爷愿意收留，以后也不会有他们的好日子过。

“以后的事情，你可明白？”

“是，奴婢知道了。”

“我知道你不是小门小户的出身，见事明理比高青强得多。日后要好好的教他，知道进退！”

“奴婢知道，知道。”高纤连连点头。

“只要用心办事，忠心事主，不管我们日后是不是回澳洲，都不会让你们没个结果。好自为之。”

“奴婢谢……”高纤又要跪下来谢恩，萧子山阻住了——地主老爷的威风还是在大家面前少摆为好，“去把高弟叫来。”

待到高纤出去了，萧子山方转过头来，对大家说：“我的演技如何？”他急于扭转这厅上的气氛。他可不想给人留下作威作福的印象，演技，对，只是演技而已。

文德嗣张大了嘴：“子山你祖上真是贫农？”

“当然是。”

“你简直是金马影帝啊。”王工也赞叹起来。



第49屆金馬獎

TAIPEI GOLDEN HORSE
49th FILM FESTIVAL



金马：台湾电影金马奖，创办于1962年，是台湾地区举办的电影奖项，为了促进台湾地区电影制作事业和表扬对华语电影文化有杰出贡献的电影人而设立。

“把人家女的吓得。过了吧。”北炜有点不忍心了。

“是过了，不过要恩威并重，这点程度是起码的。”萧子山点点头，“我们四周都是眼睛。不扭转这样的局面以后开展不了工作。”

文德嗣说：“过去给他们好处是‘恩’，现在是显示‘威’的时候。”

“是的，”萧子山解释着，他们既然现在还不能把这些“眼睛”挖掉，就只能把“眼睛”扭转过来。

“这样就行了吗？”

“只是开始吧。忠心这种东西，光凭几句话是建立不起来的，收小弟很难啊。”

获得忠诚，第一是有力量——没人会忠于一个软弱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二是要有利益，有了利益才会有奋发的动力。过去他们已经给了利益，下面就得表现自己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我看穿越前辈们都很容易，几句话小弟们就倒头就拜了。”

“俺们没王八气吧？”

“你有好了，我可不想要……”

饭桌上的气氛又活跃起来，萧子山暗暗舒了口气，其实这次谈话他也没有很大的把握，不过他利用了女人对往事的害怕心理。

说了片刻话，高弟来了，他人虽小却很机灵，见母亲眼睛红红的心知有事，赶紧带了账本过来参见。

文德嗣随意问了问家中情况，又看了账本——这账本不过是流水账而已，宅子里的出入又简单，用不了多久就看得明白，便又夸奖几句，见他不安之色渐渐消退，才问：

“最近高家的人常来吗？”

“常来！”男孩子倒毫不隐讳，用力点点头，“那个阎小帽经常来，每次都找爹嘀嘀咕咕的。”

“阎小帽？”文德嗣一愣，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阎管事——他是经常戴一顶六合一统小帽。



六合一统帽：也称六合巾、“小帽”。用六片罗帛拼成，多用于市民百姓，相传为明太祖所制。倡导一统山河，故取六和一统、天下归一之意。¹马聚源在缝制小帽时，只用三针便可缝好，其高超的技术被人们称之为马三针。**22007**年，马聚源手工制帽技艺列入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说些什么？”

高弟略一迟疑，萧子山道：“你尽管说就是。”

“好像那阎小帽总是打听老爷们的消息，”高弟说，“不过爹不许我在身边听他们说话。”

“高家的人对你好么？”

“好？”高弟对这个问题不大明白，“不知道好不好，我……没当过高家的差使，账房里几个先生待我还好，还有几个孩子，我们常一起玩。”

“都是高家的奴仆么？”

“是，有家生子，也有我这样的。”

家生子：旧称奴婢在主家所生的子女，家奴的子女，按清代法规，家奴的子女世代为奴，永远服役。

“那些孩子们里有和你特别好的人没有？”

“有好些呢，小李、小钱、王家哥俩……”

“好，一会你到书房来，开个名册。”文德嗣吩咐道。

第二十六节 羊城暗哨

从一开始执委会就把高家的两个孩子作为工作的重点。成年人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相形之下，少年儿童思维活跃，对权威有着天然的蔑视心态，容易被新奇的东西所打动，他们又热爱冒险，急于证明自己有不输于成人的能力——这些都是穿越者可以利用的。

每次穿越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与两个孩子相处，以观察他们的个性和能力。相对于高露洁，作为男孩的高弟更有价值——女孩子的交际范围小，很少有机会出头露面。高弟的年龄更小，观念性格的可塑性比姐姐要大得多。

高弟聪慧机敏，萧子山教他些记账算术之法，都是一教就会，有时候文德嗣特意叫他去做几件小事，也能办得妥贴。赏给一些现代的糖果零食总是会拿回去和姐姐共享，可见品性不贪不独，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进得书房来，却见这一对姐弟都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北炜眉毛一挑，似乎是要发火，文德嗣知道他见不得这些，忙止住了。

“起来吧，平白无故的跪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是城隍老爷么？”文德嗣微微含笑抬手。

城隍老爷：又称“城隍神”、“城隍爷”，是中国传统信仰与道教中的一位神仙。在不少地方，春节逛（城隍）庙会已经成为一项传统民俗活动。顾名思义，城隍庙乃是供奉“城隍”的地方。

“请老爷们恕奴才们母亲之罪。”两个孩子并不起来，齐齐的说着一起磕头。

“前面已说了，不知者不罪，”文德嗣说，“你们都起来吧。”

“谢老爷恩典。”姐弟两人对视一眼，面露欣喜之色，忙站了起来。

“高露洁你先出去，有话和高弟说。”

“奴婢知道。”高露洁轻快的应着，退了出去。北炜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看到高露洁已经退了出去，这才点点头。

萧子山问道：“对广州城熟吗？”

“熟，以前高宅里的人常差我去跑腿，去一次给几文钱。”

“时才问你那些伙伴，现在还常在一起玩耍？”

“有几个被挑了差，其他的都歇在家里没事做，常约我出去玩耍。”

“这里面有靠得住的人吗？”

高弟猛一抬头：“老爷要收家人？”

果然是聪明的孩子，萧子山暗暗点头。

“眼下还不需要，”他故意把话说得很活，“这和选家人不是一码事，不过也有些关系。”

“那请老爷示下，要什么样的人。”

“要几个对广州城熟悉的孩子，每天把街面上的新闻和行情报来，”萧子山根据事先讨论好的内容——告诉他要哪些商品的行情。

“这个容易，去各行的茶馆看水牌就知道。”



水牌：旧时中国民间留言、记事用的粉漆木牌。流行于全国各地。元、明时已有。是告示牌的一种，俗称“水牌”例如饭店的酒水牌！

“每天把这些东西都汇总成册，按我教给你的记账法做好。”

“小的明白。”

“每月额外给你一两白银，作为活动费用。人由你选，可得好好的挑，不可靠的，爱乱说话的人一律不要。另外，高家的消息要时刻注意着些。”萧子山紧紧的盯着他的眼睛，“有什么事情不要记，待我们来了说来听。”

萧子山说一句，高弟应一声，他看到这男孩子脸上有些惶恐，但是兴奋之情却溢于颜表。

“你家在高宅可有友好的人？”

“有，常叔叔，我爹的义弟。在外宅打杂的。”又七七八八的说了不少，这个高常是他爹的同乡，投进府六七年了。他力气大又有点武功本来可以挑家丁的，不过说话太直，又没钱孝敬管事，闹得上面都不待见，打杂打到二十五六了连个粗使丫头都配不到。

明太祖洪武令（婚龄）：男十六，女十四。

“是光棍一条？”

“对，不过常叔叔倒是很看得开，不大发牢骚。”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这倒是个合适的发展对象：在原单位不得志的人会乐于跳槽，说话直是人耿直没心机，不爱发牢骚说明此人的心态平和，最后力气大又有武功也有用处。

当然这话都是他的侄儿说得，未免有溢美的地方。不过现在是用人之际，不用抠得太细。再说人是否合适，也得用了才知道。

“要传常叔叔过来吗？他今天不当差值。”

“好，你去请他。”

“我就说爹爹请他喝酒，他自会来的。”

好高的悟性，不用吩咐保密，就心领神会了。不过这孩子如此的聪明，日后如果驾驭不好反而是祸害。萧子山的想法一向比较阴暗。

不多会高常来了，在高弟引见下过来磕头相见。打量他身材不高，体格颇健壮，行走举止间的动作颇为灵活。

萧子山只问些身世背景和在高家的当差的事情。

“……在外宅当杂役六年了。”高举禀道。

“我看你仪表堂堂，身手也还不错。怎么一直当杂役？”

“小的生性笨拙，说不来话，故此一直当杂役。”

“可曾娶妻？”

“没有……”高常脸红了，“太穷了，没女人肯跟我。”

“你给他们家当差这些年，高家也不给你配个丫鬟？”

“实在是小人太穷，配了女人怕也留不住。”

萧子山想这人不错，主家对他没什么恩典，他在外人面前也不说主家一句坏话。

“高家待你如何？”

“小的一介奴仆，主家给衣穿给食吃，便是恩典了。”说话不卑不亢，进退自如。

萧子山看了一眼北炜，这个前侦察兵猛得跳起来，将用力一推，高常猝不及防，猛得后摔过去，连退了七八步才站住。虽然满脸诧异，却只敛了下衣服，继续垂手而立。

北炜点了点头，这人的下盘很稳，果然是有功夫在身的。

“你会武功？”萧子山问。

“乡间的功夫，练了防身健体，叫老爷们见笑了。”

萧子山点点头，不再多问什么，叫高弟送他出去吃酒。

高弟退了出去，这次面试的结果是大家都比较满意，不过如何招罗这个人过来还得另外想办法。几个人就下面要在广州城内开展的工作进

行了讨论。眼下他们已经发展了第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的作用并不在于收集什么情报，只是看看高弟作为这样一个角色是否堪用，同样也可以印证高家是否会忠诚。

如果高青执迷不悟的继续做高老爷的探子，那么下一步就得尽快重新寻找新人了。

“我觉得高青对高老爷的态度也是暧昧的。”北炜说，“看他老婆孩子的样子，不大象死心塌地的模样。”

“我赞成这样的说法。”文德嗣点了点头，“高青不过是慑于高举的权势，实际上他对这个旧主没多少忠心。”

“其实他更怕的是要跟随我们背井离乡，我们现在顶着个澳洲海商的头衔。他可不是来自出洋漂海习惯了的粤闽之地。”

“我们先争取他老婆孩子，今天之后，他以后再去汇报之前就会好好想了想了。”

“他还会去吗？”

“我想还会的，只不过会少很多。高青胆小没主见，旧主的积威犹在，他还存着一条留后路的想法，不脱离高举的影响范围这个人就没法信用。”

“我们要尽快有自己的宅子。”

“对，眼下我们图的是贸易方便，但是在最后一次穿越之前，一定要搞到新的宅子。”

“高弟倒是不错，可惜是个孩子。买宅第、奴仆这样的事情都做不了。”

“高常呢……”

“有人！”北炜忽然喊了一声，闪到了窗边，随手捏起盆景里的一块石头飞了出去。外面一声闷响。似乎打中了什么。

三个城市宅男一时都慌了神，瘫倒在椅子上大气都不敢出。

“怎么回事？”文德嗣战战兢兢的问。

“对面院角有个黑影晃过去了。”北炜忿忿然“天还没黑就来潜入侦察，好大的胆子。”

“偷听的？”

“应该是。”北炜说，“路线是曲折向窗下来的。”

“是高举的人？”

“不象，高举在这里已经有耳目。我们和他的生意做得这么顺，他根本没必要再来做这种会触怒我们的事情。”

“那会是谁？”

“恐怕是那些眼红他的人吧。”萧子山想到送给他们宅子的时候高举说的话：“只是最近这些奇货上市，我这里颇受人关注”。这应该就是那些“关注”的人了。

事情，倒越发错综复杂起来。联想到今天高举心神不宁的样子，他们的思绪都有些紧张。

第二十七节 来了新人

南雄州码头上，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此处是广东交通南北的水陆码头，凡是南下广东的客商，从江西的南安翻过大庾岭，在南雄州换船，便可一路直下广州。



雄州地理位置

南雄：简称“雄”，古称“雄州”，也称“南雄州”。地当庾岭要口，为南北咽喉。南雄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赣南地区，自古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粤赣边境的商品集散地，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

从北京一路过来的小杨公公——杨天梁一行，坐的是二艘起楼船。一条他和伺候的家人婢仆为主，另外一条，则是随来的师爷、管事、清客、护卫等等。两条船都没亮出旗、牌、纱灯等标示。因为杨公公在宫里非但不是什么红人，自保都快堪忧了。亮出牌子除了招人忌讳之外没别得好处。纵然有些官吏愿意应酬，小杨公公的脾气又最怕迎送。所

以，一路或坐轿或行船，到了下处，即不惊动驿站也不投贴。只是默然赶路而已。此刻上了船休息了一天，旅途劳顿已经消失了一半，清客相公们便在船上打牌消遣，也邀了杨天梁去，他一概都推辞了。

不是他厌恶这雀战之戏。实在是这次南下，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杨天梁是万历晚年选进的宫，拨在杨公公的手下，颇受他的器重认了义子。杨公公又是高时明的亲信之一，本来他靠着这可二棵大树，在宫里算是前途光明。没想到九千岁一用事，高时明公公去职养老，义父不是给打发到陵工上挖坑，就是在宫里闲置居住，自己也有三四年没正经差使，幸亏过去的人脉尚在，得了一个经厂掌司的职掌。

万历：（157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高时明：高时明十五岁入宫，后来掌司礼监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高时明见大势已去，自焚身亡。

平日里这父子见面都很少，公事之外就是或是经营自家的产业。对宫闱朝廷的事情不置一言，力求避嫌。

然而这些年九千岁的权势滔天，他们父子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做起来。眼看着朝堂上的酸子们不是战栗归命，就是去职贬官。从去年闰六月开始，以浙江巡抚潘汝桢上疏为魏忠贤立生祠为发端，各地官吏纷纷请立，一时间已经有了四十余处。这让一直闲曹冷差的杨公公动了心。



魏忠贤的生祠天水玉泉观

生祠：古代信仰民俗，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其对象都是官员。但其下级官员也能出于阿谀奉承的目的为上级官员立祠。所以其对象不一定是深得民心的官员。

眼下请立生祠都是朝廷和各地文武官员，宫中太监还没有发端的，若是自己也参与一脚？且不说有可能让九千岁的观感大变咸鱼翻身，至

少也能留个恭顺的印象。

但是再一想又不妥当，他不是九千岁的亲信，这么搞不但突兀，而且大大冒犯了魏忠贤宫中亲信——拍马屁也不能抢人家的风头。思来想去，官吏士绅早就有发起修祠堂的了，只有商民这一块还没什么动静，可以发动。自己在广州有高举这个棋子，最近他又孝敬了不少海外新奇之物，想来发了不小的财，就借他的财由他出面去做这事情好了。

杨天梁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打发到广州来的。按他义父的吩咐，这个准备建在广州的生祠，不但要规模阔丽，还得表现出商民“发乎至诚”的诚意。照眼下的局势，只要高举起头联络一批商人上书，这事情广东地方官员决不敢拒绝。

至于这个“规模阔hóng丽”的生祠要用多少钱，杨公公是管不着的，反正高举受他的照顾这么多年，出点血也是应该的——他们总是共荣共损的一体。

不过，杨天梁却不这么看。他想得比义父要深一层。世间的荣枯轮回从无例外，九千岁如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态势，这点子锦上添花他也不在眼里；万一败落下去，对景可就成了洗刷不掉的铁证！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四处张望了一下。他很怀疑自己的随行人员里有东厂的番子，就算想想这样的事情，也都会让人冷汗直冒。

番子：是缉捕罪人的差役。明东厂隶役皆取给于锦衣卫，役长称档头，专主伺察，下有番子为干事。

一路上虽然埋头赶路，杨天梁每天都在想这事情该怎样进退才能两全其美。他感到自己的义父在目光太过短浅，总想个钱的事情，觉得叫高举出钱办事就完了，这事情办完了呢？堂堂的九千岁生祠，到底是丰碑还是铁证，就得看造化了——皇上是万岁，皇上的身子骨，可不象是能千秋万代的样子……

如何呢？他疲乏的按了按眉心，靠在椅子上养了一会神。

一个伺候的小监，蹑手蹑脚的进来，见他正闭目养神，不敢说话只静候着。杨天梁却知道有人进来，哼了一声：

“什么事？”

“回老爷，高大官人的管事在码头上候见多时了。”

“叫他进来。”

管事的进来给他磕了头，杨天梁认得这是经常到京里给他们送东西高也高管事，人年轻，说话做事漂亮，是个交际上的人物。

高也除了替高老爷在这里迎候问安，还随带了一般的酒食和用具，精洁华美。另带有几个男女小伶以作路上消遣。

伶ling：亦称优伶，所指的是具有身段本事凸出的演艺人员。古汉语里优和伶都是演员的意思。

最最奇特的，却是一个细木盒子，高也是最后呈送上来的，说是高

老爷的一点心意，特意重金从澳洲商人那里买的。

澳洲商人这个名头，杨天梁早就耳熟能详了。开春的时候，高举就在书信里说：广州城内新来了一些澳洲海商，颇有新奇之货。还进了一些东西过来：水晶镜子、一拨弄就能起火的打火机……

揭开这个螺甸雕漆的小木盒，里面镶着二个金黄色的小盒子，光芒灿灿，却又非金非玉，盒子中间有三个怪异的花纹，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中间另外镶着一个小蜡烛台式的东西，似乎是乌银镶嵌，不过雕工很拙劣，纹样也简陋。



点螺漆器

他探询了一眼高也，只见他轻手轻脚的取出一个纸盒，小心的翻开盖子，里面是一张亮晶晶的银纸，剥开纸，却是一排整整齐齐的白色小棍。一股香气飘逸出来。

“是烟？”杨天梁的一个小嗜好就是抽烟，立刻就辨识出这是烟草的气味。

“这是澳洲来的纸烟。我家老爷特意孝敬您的。”说着恭恭敬敬的抽出一支，送到他面前。

杨天梁托着这烟，见其通体雪白，一端露着口，是淡金色的烟丝，一头却是雪白的，类似丝棉一般压紧。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他

抽烟用烟袋杆，西洋人贩运来的鼻烟也闻过，就没见过这样的。

在高也的演示下，才算把烟卷衔在口中，用那个烛台般的打火机引着了，吸了一口，觉得烟丝极普通，气味偏淡不说，还夹杂着不知什么的香气。只是那纸卷烟丝一明一灭，不熄不掉，着实稀奇。

“不过是纸卷烟丝罢了，还这么乔模乔样的。和上次你家老爷进的澳洲打火机一个德性。”杨天梁虽这么说，对纸烟还是喜欢的紧。爱不释手的摆弄着烟盒：这东西若是能进给当朝的达官贵人是件好礼物。

“高管事，这纸烟澳洲海商那里还有么？”

“有、有。海商们带来的不少。”

“那好，到了广州替咱预备上个几十盒的，那个打火机也得配上。”

“小的明白。”

见小杨公公不再说话，又闭起了眼睛。高也才慢慢的退了出来。

小杨公公的船慢慢的沿江而下的时候，穿越众又倒卖了一批货物，纸烟便是新开发的品种。文德嗣乘机向高老爷提出要求，把高常也买了过来。这件事情虽然大家也想过各种瞒天过海的计划，考虑来考虑去，总是无法瞒过的，与其搞这样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徒然遭忌，还不如堂堂正正的阳谋。高老爷有些意外，但想来这是高青的请托——给这个不成气的义弟谋个出路——高常也不是什么心腹人物，很痛快的答应了，连身价银子也没要。

高常带了个铺盖自己过来，见过主人便说要改姓文。穿越众对这类问题根本没想过，现在高常提出来了，倒意识到改姓很要紧，是仆仆对主人产生归属感的手段。不过改姓文不大妥当，毕竟穿越行动是大家的。正商量着，萧子山提议：与其改什么莫名其妙的姓，不如干脆恢复他的本姓好了，这样能收买人心——中国人对祖宗的事情一向看得很重，失掉自己的姓氏，那是奇耻大辱，认祖归宗则是极大的荣耀。

问了他的想法，居然让这个大小伙子跪下了乒乒乓乓的磕了好几个响头，眼泪流了一脸。

“蒙老爷们恩典，复了奴才的本姓，我孙常自此就是老爷们的人了，水里水里火里火里，但凭老爷们吩咐！”

“我等若要回澳洲去，一去不返呢？”

“老爷们去到哪里，孙常就跟到那里，天涯海角，绝无二辞！”孙常说得斩钉截铁。

原以为收小弟很难，这么容易？俺们的王八之气终于冒了出来！

第二十八节 黄雀会

广州的南城面临珠江，是海商洋船停靠之地。宋代南城已成商业中心，有东西雁翅城保护。元代毁于兵乱。入明以后这里商业繁荣，但经拓林兵变，城南居民受害，官府即依雁翅城旧址筑新城。《广东通志》谓：“嘉靖四十二年甲子都御史吴桂芳以拓林兵变，躁践城外居民，躁践城外居民，创筑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至东南角楼新城，以因防御。”

有了城墙的保护，新南城虽然面临珠江，三面临濠，在广州府三城之中面积最小，但洋舶区、码头区、商业区、富人住宅区均集中于此，成为了广州市商业经济中心地。



代广州城郭图

此时南城的靖海门外的珠江堤岸上，站着几个人，身披蓑衣，头戴笠帽。似乎在巡视着什么。



靖海门

阴霾紧凑，烟雨朦胧。江面上隐隐约约停泊着十来艘帆船，水雾浓处只见着黑簇簇的轮廓。远眺拾翠洲，白鹅潭，藏匿在烟波深密处，仿佛与云天连接一片。



1880清代广州面貌

“操蛋，哪来的澳洲海船。”内中一个人吐了口唾沫，愤愤道。

“王头儿，我们都找了十来天了，这沿江的各式海船也都看了个遍，哪有什么古怪的大船。”

那被唤作王头儿的人并不答话，望了半日，默默无语。江中心涟沦圈圈，老鱼吹浪。岸堤下怪石嶙峋，浊浪击拍。离他们不远处一条洋船正在卸货，一群脚夫肩着货物从船舷边下来码头趸库。

趸dǔn：整批地买进。



上世纪50年代的脚夫工人

“王大哥，我真不明白。老爷在中左所好好的，怎得又发了兴头要我们来寻什么澳洲海商？我跟随老爷这些年，东洋西洋都走过，何曾听过劳什子的澳洲！”

中左所：厦门市的别称。

劳什子：指一种无用的，徒劳的，不好看或者使人不愉快的东西或事件。

那王头儿冷哼了一声，斥道：“你们瞎掰个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脑袋不要了？”

众人听了，都默然了。

半晌，才听得王头儿说道：“澳洲虽是我等从未停说过的地方，但是那濠畔街上高家的铺子里卖得东西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广州城眼下举城若狂，谁不知晓澳洲的奇货。这等发财的买卖，既然从海上过得，我等兄弟怎能不好好的生发一笔。”他狞笑起来，“这次一定要探出这伙海商的底细来。”

原来这些人，乃是眼下寇略福建，震动闽粤二省的“巨寇”郑芝龙的部下。眼下他伙同李魁奇，聚众三万余人，占据着闽南的中左、鼓浪屿、大担、烈屿、高蒲等一系列沿海重要岛屿和海口，或寇掠商船，勒人报水，或突入内地，烧杀掳掠，已然成闽南沿海海面的一霸。



廈門、大担、烈嶼圖

一行人沿碼頭邊向城內走去，漸漸見行人貨販增多。過了龍王廟，便看見的靖海門城樓了。進得城來，沿着路一直往五羊門去，前面巍峨壯麗的一座大廟觀，是洪武年間建的天妃廟了。这里是南城的交通中心，五方杂处之地，各色人等夹杂着轿子骡车熙来攘往，商贩荟集，市场热闹，只见人声嘈杂，货摊连绵，一片买卖兴盛的市面。



天妃庙：今广州天后宫，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前身是明代南沙鹿颈村天妃庙。

这王头儿显见十分的小心，只沿着墙根走，拐过弯，行到巷子里去，城根便有一片小酒店。挂着油黑乌糟的半挂竹帘。一众人趑进店堂。店堂间悬着几盏油灯，即是白天也十分昏暗。吃客们闹哄哄一片，地上湿吱吱，滑漉漉，弥漫着菜香酒香油烟汗臭混杂的怪味。

趑xué：折回，旋转。

企堂见有人进来，忙上来招呼客人。王头儿要了一间单间空座，叫了些许酒菜。帘子并不完全放下，拴起一半来，坐在门口的兄弟便能纵观全店。

等了片刻，店门口又走进个街面上游手混混般的人物，是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双方眼神相遇，新来的人便自进来落座，也不寒暄，一众人只自顾自的吃喝起来。那王头儿见店内并无便衣的快手番子，才悄声问道：“濠畔街上的兄弟有什么消息？”

快手：旧时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差役。

“盯梢快半个月，没什么有用的。只见那高府里的货色一担一担的挑运出来，送到铺子里，就是没见有特别的货物进去过，也不曾见到什么古怪人物。”

“真是见鬼了！”这王头无心吃菜，盯着一盘热腾腾香喷喷的葱爆蛇丝，“这么多货物怎么进去的？”莫非是障眼法？这澳洲的货物不是从高家运出来的，只不过用这个手段来掩饰？

葱爆肉丝是福建省传统的特色名菜，属于闽菜系（厦门属于福建管

辖)。而广东人敢吃绝对是出名的，吃蛇的历史1000年不止。

“高家在码头上的栈房呢？”

“也打听过了，”他摇了摇头，“高家铺子里规矩很严，根本打探不出什么东西。兄弟们打听了多日才知道栈房的管事有个相好是半掩门，花了些银子才从那女人嘴里打听到点消息。”说着便住了口，自顾自的喝起酒来。

半掩门：一种和上流社会沾点边的妇女，经济上依赖那些阔佬情夫，却又不公开卖笑，通常还拼命装出一副假正经的样子。亦称高等暗娼、高等妓女。

王头知道这个地面上的社鼠又在借机讹钱，心里骂了一句，只说：“银子好说，打听到了什么？”

社鼠：社庙中的鼠。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

“管事的说，澳洲货从来不在栈房收发，全部从高举的本宅私栈内发出来。每次发出也不多，只有几箱货色。不过件件都价值不菲的东西。”那中年汉子说着，眼光里流露出贪婪之色。

“多久发一次货？”

“没个准，一般总在十天上下。”

这说明货物的确是从高宅里出来的，但是怎么进去的呢？高家又不是大海边，船是开不进去的。难道从天上掉下来？

“高家运进府的东西，可探查过？”

“这事情请了脚行的飞脚老三帮忙，他可要了不少钱……”

“好说。”王头儿嘴上这么说，却摸了下袖子里的短刀。

“他可要了十两银子，”中年汉子眯起眼睛看着王头儿，试探他的反应。王头一脸呆笑，并不答话，扫过周边几个人，都在冷笑。这汉子忽然想起了面前坐得是谁的人，赶紧接了下去，“飞脚老三吩咐人偷偷查验过高家运进的东西，的确有古怪！”

“哦？货色是夹带进去的？”

“不是不是，而是运进运出的东西有点古怪。”

他们买通了脚行的上下，私下察看了一个月来高宅运进运出的大宗货物，运进去的东西，过去都是以瓷器、铁器之类为主，运出来也大致相同。可这个月就不同了，除了这些，又运进了许多麝香、龙涎香、紫檀这样的进去——最奇怪的是从来没运出来过，仿佛一进去便石沉大海了。



麝shè香：麝鹿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麝鹿是生长在尼泊尔、西藏及我国西北高原的野生动物。传统的方法是杀麝取香，即切取香囊，先行干燥，腺囊干燥后，分泌液变硬、呈棕色，成为一种很脆的固态物质，呈粒状及少量结晶。



龙涎香：一种外貌阴灰或黑色的固态腊状可燃物质，是鲸消化系统的肠梗阻所产生。

查了半天，还是没查明白到底是哪里来的。王头儿失望的叹了口气。以这些地面上城狐社鼠尚且打听不到什么东西，靠自己恐怕就更难查清了。

掏出十几块洋钱，打发了他。一行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潜入广州城一个月来，费了无数周折，打听到现在，虽然知道这些海商大致落脚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船停泊在何处，货物如何运来，依然一无所知。眼下，也只有等几天前派出准备潜入高家去的人的回报了。

等了许久，昨天准备潜入高宅的两个人才回来，其中一个脸上擦青了一道。王头看其神气变幻不定，知道事情不妙。

“那边的后街都有栅，不便进去。我等就上了城墙绕了个圈子过去，在上面潜伏了几天才发现蹊跷的。”这二个人在过去前都是道上有名的飞贼大盗，因为犯了人命官司，被海捕缉拿才去投靠海寇，这次要带他们来广州涉险，郑家是许了重金的。

他们在城墙上观察到了高宅后门出入的人和货担，发现都是从另外一家的后院出来的。便设法进到院子里察看了一番，看到了澳洲海商。

“一共四个人，都穿着本朝的衣冠，可是髡发，象和尚。”

知道这个院子有蹊跷，又察看了二天，发现这原是高家的秘宅，如今做了澳洲海商行馆。所有货物都是从这秘宅里搬运到高家去的，高家也搬运货物到秘宅里。

于是问题又绕了回来，还是没发现这群海商的货物是哪里运来的。

“本来还想听听他们的说话，可惜！”脸上有瘀青的狠狠道，“内中有练家子，刚想靠近就给他发现了，丢出石头来又快又狠。”

“我看，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内中有人低声道，“干脆来个‘掏被窝’。把高家的阎管事或者干脆就把高举本人抓出来，还不都问个一清二楚！”

王头哼了一声：“抓出来？这濠畔街上的商户哪个是好惹的？不说他们手眼通天，就是府里养得护院家丁，也够你喝一壶的。”

“那把海商抓一个出来。”那人嘿嘿笑着，“就算我们不惹高家，惹这几个没根底的海商还不是问题吧？听何大哥说，这里面也就一个练家子，又没高家的护卫。他就算满身是铁，能打几根钉？我们多召集几个身手好的弟兄，进去绑出一个来，带上船去，别说澳洲来的，就算是昆仑山上来的也得说个明白。再说，”他贪心的笑了起来，“要放人，还不得拿点好东西出来？”

众人一听轰然叫好。都看着王头。王头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绑个海商不是什么大事，高举也不见得为此勃然大怒，日后还能留个余步。

想到这，几个人埋头谋划起来。

第二十九节 消失的文总

“头好昏……”萧子山从梦中醒来，觉得昏沉沉的十分难受。最近几天他都睡得很好，明代的广州不仅空气清新，又没有一大早的汽车轰鸣之声。睡觉竟十分甜甜。

早先穿越贸易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在明代时空过夜，入夜之前必然离开，宁可隔日再来。眼下随着他们的生意和人脉越来越巩固，在明代时空要做的事情也日益增多。为了延长虫洞的寿命，穿越之后住上几天已经是家常便饭。更何况这几天还可以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腐朽生活，竟有点乐不思蜀的意思了。

今天的头却十分沉重，勉强睁开眼睛，雨过天晴的纱窗外已经是艳阳高照。看样子都快十点了。他不由感到奇怪，这个时空没有电视和网络，即使大家一起议事聊天，也都很早就入睡，所以每天早晨至晚七点也就醒了。今天怎么这么晚？

竖起身子扫视了一眼房间，大吃一惊。屋子里乱糟糟的一片狼藉，几乎所有的抽屉柜子都被打开了，东西乱掷了一地。

遭贼了！

他的脑海里立刻反应出这个念头，不由得忧心如焚，这次贸易换到的钱和货，还堆在屋子里！要是……他简直不敢想像下去。赶紧起来穿衣着鞋——忽然发现自己的袜子和旅游鞋都不见了！真是遭贼了！屋里有几双草编的便履，赶紧套上脚，披着衣服出来。

刚一出门，就看到北炜从屋子里冲了出来，萧子山注意到他的脚上也是一双便履，他的作战靴不见了！



明代布便履



作战靴

“出事了！”北炜这话倒是简明扼要。

“什么事情？”

“文总不见了！”

“什么！”这下可吓得萧子山手足冰凉。文总不见了！这可不是21世纪的广州：文总跑出去到处认得人，还有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警察——17世纪的广州，出了门他们一个人都不认得。连路怎么走都不知道。

两个人一路狂奔一间一间的察看，王工还睡得死死的，再到第三进院子里的下房，高青一家和孙常也都睡得沉沉的。赶紧把大家都叫起来，都还晕头转向，恶心欲吐。高露洁和高弟弟却连喊带叫都不醒，正手足无措间，孙常出主意叫用冷水洗脸。

“萧老爷，事情不好啊。”孙常看着高青一家手忙脚乱的给大家打水。一个个才稍觉得清醒了些。

“什么？！”

“这样子明显是中了迷香了。”

“迷香？”不知怎么的萧子山脑海中转过的第一个词是孙二娘。

“是迷香。”孙常从家乡逃荒出来，一路乞讨到的广州，见识了不少江湖上的事情，“老爷们可有东西失落？”

这话提醒了他们，两人发足狂奔，到中院的东西厢里。因为这房子是作为重要库房和穿越点使用的，执委会在这里做了一些非本时空的改装，用砖头砌没了窗口和多余的门扇不说，在里面用缠绕着刺铁丝的钢栅栏和防盗门单独做出了一间四面设防的小屋子。萧子山见外面的木门挂锁已经不翼而飞，心知不妙，赶紧推门进去，铁栅和防盗门都安然无恙，满满一车的货物也都堆得好好的。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贼人们没得手。这21世纪的防盗措施还是有效果的。问题是他们把文总给丢了！这事比丢了货和金银更可怕。钱，总能赚回来，这么个大活人丢在明朝可就难说了。

“谁把文总抓走了呢？”萧子山的脑子风车般的运转，这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蓄谋事件？很难说。说是蓄谋，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只有高家的人，除此之外他们和整个广州城没有其他的接触，高家的人绑架文总有何意义？如果是偶然事件，难道是什么大盗进屋谋财不成，干脆绑了文总的票？这也有可能。

三人在文总的房间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出来，文总的衣物鞋帽都不见了，连他每次穿越必带的防刺背心、防狼喷剂、电击器也都不翼而飞。

看了半天，萧子山忍不住说了起来：

“老北，看出什么来了没有？你不是侦察兵吗。”

北炜把手一摊：“我是侦察兵，可不是侦察员啊，这得搞刑侦的人来看。”

“我们找一个搞刑侦的过来好了。冉耀曾经干过警察。”萧子山想了起来。

“那就赶快找他，还有那些喜欢在推理区混得推理狂人们多带几个过来。”王工看到高纤正准备进来收拾屋子，马上喊道：“不要动，保护现场！”吓得高纤赶紧跑开了。

商量下来，由王工先带着货物钱财穿回去，向执委会通报此事，再召集几个专业人员过来察看痕迹，萧子山和北炜继续留在这里探查。

萧子山把高青一家和孙常都喊来，盘问这些日子有无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包括高宅的。问了半天，只从孙常嘴里知道：最近北京有位“小杨公公”要来拜访高老爷，高老爷貌似有心事。

高青知道了这事，愈加愁眉苦脸，一个人躲到前院里去扫地了。倒还是孙常镇定许多，上来禀告道：“这事情一时半会也不用着急，贼人即绑了文老爷去，自然会派人送来书信。到时候或报官或赎人，老爷们可再做计较。”

“报官？”萧子山苦笑了一下，他们都是“非法入境分子”，怎么能去招惹大明的官府，更不用说他深知古代的治安管理思维，不是明火执仗杀人抢劫的大案子，官府才懒得计较。除非大把的用钱——那还不如赎人了。

“是，”赵常低声道，“老爷们不是大明人士不便出头，可请高老爷出面，由官府派人私下处置即可。”他看了一眼萧子山，“高老爷在一府二县说话都兜得转。”

“嗯。”萧子山不置可否，心里却起了疑窦，这赵常没来的时候一切正常，来了几天文总就不见了……

正沉吟着，北炜走了进来。赵常赶紧退了出去。

“发现痕迹了！”

“哦？哪里。”萧子山精神一振。

“这伙人是从第三进院子后面的小路上翻墙进来的。墙檐上被拉掉了好些瓦片，都掉了一地。墙上还有磨擦的痕迹。”

“出去也是？”

“是的，是原路返回的。我看了其他地方，没有翻墙的痕迹。”

“我记得高老爷说过，这后面的小路，各个路口都有木栅门锁闭得，一般人进不了。”

“我想他们不是从那里进来的，”北炜说，“前面进出都是大路，太显眼了。要是我就从城墙上过来。”

“城墙？”

“是的。这里的宅子后院都挨着城墙。”北炜点点头，“虽然没有上下的坡道，但是城墙上平时几乎无人走动，只要能上去，简直就是环绕全城的高速公路了。”

“对对，这很有可能！”

“前天有人想潜进来偷听，我打过一个石子出去，那人也是往城墙方向逃过去的。我想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看来是蓄谋的，不过谁会这么做呢？”

“这就知道了。总而言之，我们得先把文总找回来。等专业的来看了再做决定。”

“好，我们也得通知下高举，让他帮忙找人，他好歹是地头蛇，人头熟。”

“会和高举有关吗？”

“可能性不大吧，绑架了文总对他有什么好处？”

“不可不防。我再到四面看看，可惜了我的匕首了！”北炜忿忿然，

这柄匕首可是从刀剑网上高价买来的——现在也和他的3515出的02作战靴一起不翼而飞了。



3515：3515强人军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一五工厂出品。

萧子山在书房里反复推想着里面的前因后果。无论怎么想，高老爷的嫌疑都是最大的，毕竟只有高老爷知道他们住在这里。但是动机何在？萧子山深信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动机的。高举这么做，他想得到什么？勒索钱财的话，现在的贸易活动里他已经赚了大钱。显然说不通，或者他想以文总为人质，保证以后所有澳洲货物的独家垄断权，这倒是有可能。但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又是跳墙、又是用迷香的。

跳墙、迷香……

说来说去，这还是江湖人物的所为么！

萧子山似乎有点明白过来了。他把孙常叫了进来。

“广州城里的城狐社鼠，你可熟悉？”

“不熟，”孙常禀道，“小的不是本地人，且不是粤人，再者小的一直在高宅做工，高家对府中家人奴仆的身世背景追查极严，与三教九流有涉者一律不收。”

萧子山点点头，这番自我表白也大体打消了他的嫌疑。孙常迟疑了

一会，似乎又有话说。萧子山道：“有什么话想说就说，我这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是！”孙常受了鼓励，开口道，“小的有一主意。”

“说吧。”

“这南海县里，有家起威镖局。”孙常说，“是家小镖局，镖路不广，不过他们有一专业，就是坐店。”

“坐店？”

“是，老爷大约有所不知，开店的商家每每为街面游手混混骚扰勒索，就请镖师坐店弹压。”

“就是保安么。”萧子山明白了。

孙常不知道什么是保安，便说了个“是”，又接了下去：

“坐店的镖师，对城市游手混混的情况极熟，若请他们帮忙，定可打探到消息。如只是一般的城狐社鼠所为，请他们救人也可。”

注释：坐店这项镖局业务，只有在清代的北京城才有。其他地方尚未听说过。而且镖局这个行业，一般考据要在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我以为以宋、元、明三朝的商品经济情况，没有类似的行业或者组织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时间也找不到资料，就用了清代的资料了。

第三十节 17世纪的推理

“你有熟人在起威镖局？”萧子山紧跟着问了一句。

“正是。”孙常坦然道，“他家的掌柜、镖师，都是小的的同乡。”原来这家起威镖局自上而下都是江西籍，走的镖路也只限于广州到江西南昌。镖局里的不少镖师还是孙常过去练武的同门师兄弟。

是否请镖局介入，萧子山不敢自作主张，毕竟涉及到的事体重大，迟疑片刻后，只说再议，吩咐他先把前后门户关闭谨守。

这边执委会得了消息忙召开了紧急会议——居然有人敢绑架穿越众！是可忍孰不可忍。都想着要好好的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除了把冉耀这个前JCSS找了过来，还调集了几个满腹柯南道尔、满嘴克里斯蒂的推理爱好者，席亚洲干脆把藏起来的几支五连发猎枪起了出来，有人提议要不要做几个手榴弹给“给土人尝尝”，还有人准备做硫酸弹的。正群情汹汹间，马千瞩站了出来，说：

“不能去这么多人。”

JCSS：警察叔叔。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



手榴弹

“为什么？！”王工正气急败坏，看到有人反对马上质问起来。

“这么过去是添乱，不是帮忙。”马千瞩说，“那边是明朝的广州，我们根本不熟悉，去那么多人有什么用？连个地图都没有，就告诉你们文总关在哪里，你们找得到吗？”

众人面面相觑，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没想到。

“明朝的事情，还是得明朝人来解决。这事情说白了就是需要情报，只要知道了文总的下落，怎么处理都行，武力营救也好，拿钱赎人也好，都不成问题。这么多人乱哄哄的过去，子山和王工也不容易向那边的合作者解释吧。”

“赎人？亏你想得出。”这边已经有人愤愤不平了，“下软蛋的事，不干！”这话引起了一阵嗡嗡的附和声。穿越众虽然满嘴都是：“不要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古人也是很厉害的”云云，其实心里是充满了现代人的优越感——“文明发达的现代人”向“愚昧落后的古人”妥协，光想一想就会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心灵。

“如果能快速安全的解决，妥协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马千瞩坚持自己的看法，“武力营救，一则没有情报，二则恐怕会对文总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最后，”他提醒大家，“我们的目标不是去和明朝黑社会斗狠。”

马千瞩看大家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接下去说：“我们两手准备。冉耀还是要去，查一下现场的情况，我相信他的刑事侦察知识足够用了。这也不是什么密室谋杀案，搞推理的就不必去了。”

几个推理爱好者发出微弱的抗议声。

“万一要武力解决，那边已经有了北炜，我提议体育组再派二个人

协助他就可以，人多了反而不好施展。”

林深河挤了过来，说：“我也去吧。那支峨眉的小口径步枪给我带去。我在美国玩过狙击步枪，500米内基本弹无虚发。”

“行，你也去。”

“就这些人吧。”看到还有人跃跃欲试，马千瞩一挥手阻断了，对王工说：“你和子山说，还是要尽量利用明人的力量，不要太迷信武力了。”

“好。”

这边议论停当，大家忙着收拾装备。冉耀把他的照相机和刑事侦察记录本带上，本来他还有指纹收集工具，但是没用——大明没指纹档案可查。体育组带去了三支五连发猎枪，子弹不够，一时间也来不及装填新的弹药。每支只配了十发子弹。另外还带了一些侦察设备：夜视镜、无线信标，窃听器一时半会买不到，不过录音笔、麦克风和摄像头还是能搞来的。至于对讲机、烟幕筒、催泪弹、防毒面具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用没用的都装了两个大背包。



烟幕筒



催泪弹

冉耀随着萧子山和孙常，把文总的房间和整个院落都察看了一遍，又画了几张图。孙常见不到几个时辰，院子里又多出好几个澳洲人，比知道文老爷被绑票都吃惊。眼见这个新来的澳洲人不说什么话，只闷头在屋子、院子里四处翻摸，一会爬梯子，一会又趴在地上拿个小玻璃镜子看，还不时拿个笔一样的东西在本子上涂抹，心想这大约就是澳洲的捕快了——只是纳闷这澳洲捕快怎么来得这么快。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勘查，冉耀已经大体明白了整个作案经过。

“这是一起多人合伙作案。”他在屋子里向杀气腾腾的营救小组介绍着情况，屋子里的大方桌竖起来临时充当黑板，黑漆的紫檀桌面被石灰饼子荼毒着。

“这是犯罪分子进来的路线。”他在桌子上画着院子的平面图，“这里的院墙很高，差不多有7-8米，用人梯是进不来的，应该是用的一种飞爪，墙头上有明显的搭扣的抓痕，瓦片也有大量的掉落。”



飞爪

“真有飞爪这东西？”

“有，我看过一些资料，迟四五十年代还有使用这样工具的盗窃案件发生。”

“罪犯进来以后，首先在外院用迷香熏倒了仆人，又进来逐一熏倒我们的四位同志，方向是由东往西进行的，在外面等候若干时间之后，才从容的搜查了各个房间。

“然后他们又扭断了穿越点的房间挂锁，企图撬开栅栏，栅栏上至少有三到四处用铁器撬动的痕迹。看磨损的痕迹很可能是粗制的刀或者其他类似的长条型铁制品。

“最后他们带走了昏迷中的文总，路线是直接打开后院的门出去的。

“虽然痕迹不够明显，但是从院子的泥地、墙面上的擦痕提取的脚印来看，至少有三组不同大小的脚印，院墙外另外有一组脚印，因此推断至少为四人。犯罪分子的身高从1.55米到1.60米之间。他们携有专门的爬墙工具、武器和昏迷性药品，应该是职业犯罪分子。

“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提取到的四组脚印里有一组是赤足。虽然古人赤脚走路是一种常见现象。但这里是广州城，不是什么荒僻小县，这一点可以作为侦察的突破口。”

“是指那些习惯赤足的社会人群吗？”

“对，至少说明这伙犯罪分子里有习惯赤足的人，这不大可能是某个人特殊的嗜好，应该是某个社会群体共有的习惯。”

“那会是什么人呢？”大家都犯疑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冉耀无可奈何的说。其实这案子要放在现代毫无难点，这伙人留下的痕迹在现代刑侦技术下简直和没穿裤子一样。可惜这是17世纪的大明，即没有指纹档案也没有犯罪记录案卷可以查，他对这个古代的城市社会状况更是一无所知。常用的办案手法一样也派不上用处。

大家来有些失望，原以为专业刑事侦察人员一出马，这类宵小无赖马上显出原型。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代刑事侦察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期积累起来的情报资料和档案。

“还能看出什么吗？比如动机什么的。”萧子山继续追问，“是不是蓄谋，还是临时起意。”

“是蓄谋。从还原整个犯罪过程来看：犯罪分子对院落情况了解十分清楚。这里大大小小二十多间房，只有住人的房屋内才施放了迷香，那些不住人的房间窗户上，我都没发现药孔。

“之所以用迷香，显然是知道你们有很强的防卫能力。否则还真没这么容易得手——文总可是个随时随地都带防狼喷剂的人。

“而且北炜介绍情况的时候也说了，前几天你们遭遇过有人潜入的事情。这应该是犯罪分子的踩点行动。

“至于说动机，比较费解。”冉耀摸了摸下巴，“从失窃物品清单来看显然是为了财物而来，但是单单把文总绑走，似乎又是有目的的绑架。”

“他们知道文总的澳洲海商的身份么？”

“我认为肯定知道。”冉耀指了指失窃清单，“这伙人感兴趣的不仅是银子，还有你们的所谓澳洲货——不少明代的细软他们反而没拿，倒把你们的鞋子、袜子、签字笔什么的现代小东西都偷走了。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你的意思是？”

“这事情不是盗窃、也不是绑票这么简单。”冉耀摇了摇头，“我觉得绑走文总，未必是出于勒索的目的。”

大家小声商量了一会，还是同意使用明朝人的力量去打探消息。萧子山便叫孙常：把起威镖局的掌柜叫来。

第三十一节 起威镖局

“帮忙救票？”起威镖局的老掌柜孙可成眼睛转了几个圈，盯着来请他的孙常。

孙常这孩子，论师传是他的师侄还和他有点瓜蔓亲，可是性子太直不受人待见。流落到广州之后干脆去当了人家的奴仆，他时常还觉得有些惋惜——可惜了他的功夫了。

有心想在镖局里给他找口饭，奈何这些年镖行的市面不好，生意也大不如前。镖局不比其他的买卖，添人加口不过是多双筷子，镖局的买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生意才有人，生意多就添人，添人就得添开支，不会有很大的盈利。生意少不裁人，也得大家干得换稀得一起熬。生意不好，自然也没法加人。

“是，我家老爷请您老人家过去商议。”

孙可成有点模糊了，他记得孙常是在濠畔街那家大富商高举高老爷那里当差。这高老爷在广州城里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遭了匪不请官面上的人物，请他们做什么？

说到救票，镖局是不大感兴趣的。镖局和匪人的关系以和为贵，重“点春”，“交朋友”，不兴大砍大杀，你死我活。去救票就等于是狼口夺食——敢在这堂堂的一省省会绑票的匪人，不是一般的宵小之辈——动辄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恶斗，而且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只要介入之后露了身份，以后便和匪人结上了梁子。

点春：春点，又称「春典」或「唇典」，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讯号，江湖中人彼此联系的一种特殊手段。亦称隐语、行话、市语、方语、切口、春点、黑话等，是民间社会各种集团或群体出于各自文化习俗与交际需要，而创制的一些以遁辞隐义、谐音指事为特征的隐语。在三教九流社会中，礼节；行李包袱的捆扎和放置方位；茶具、餐具的摆设；个人的行、止、坐、立姿态相互辅用，都表达着主、客双方一定的心愿与意图。但这些还很不够，最终仍需要透过隐语来彻底表达双方的意思。

但眼下局势不好。天启元年以来，各地乱相渐生，镖路愈来愈难走。收入日减。局里上上下下百十口人……

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买卖。一则这生意能让镖局的经济状况缓解大半，二则听这个师侄说，他的这家新主人是澳洲海商——这让孙掌柜起了兴趣——澳洲货最近声名鹊起。这伙海商不仅有钱而且待人宽厚，还特准他复还本姓，是仁义君子。于情于利也得帮这个忙。

萧子山和冉耀有点怀疑的看着这个孙常力荐的起威镖局的掌柜——他们原以为来得必是个彪形大汉，满脸胡须，类似武侠片里的人物，没想到来得居然是个半老头子，头戴缁jiān巾，身着四跨衫，和街上走得老百姓没什么不同。走路虽还稳健，却看不出有武林英豪的模样。

不过他们眼下急需人打听消息，高弟虽已经自告奋勇的出去了，但谁也不敢把希望都放在几个孩子的身上。当下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踏勘结果都述说了一遍。

听完了萧子山的情况介绍和勘察的结论，孙可成点了点头：

“老爷们这里有高人啊。”

“我们人生地不熟，这城里的情形又不了解，还得拜托孙掌柜多多襄助了。”

“好说，好说，”孙可成笑着点点头，“孙常这孩子蒙你们高看。就凭这，起威镖局也得鼎力相助。”

“那孙掌柜怎么看？”

“这位冉老爷不是说了么：有一人赤足。这广州城里，就算是四乡的乡民上城，再不济也得穿上双木屐草鞋的，不分时令一直赤足的，只有一种人——蛋家。”



蛋dàn：〔～民〕过去在中国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水上居民，多以船为家，从事渔业、运输业。

“蛋家？”萧子山好像听说过这个说法，貌似是属于古代贱民的一种。

“正是。老爷们不知道蛋家？”孙可成解释道所谓蛋家也称“蛋户”，是分布于闽粤桂三省沿海港湾和内河上的水上居民。“其遗民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辨水色则知有龙，昔时称为龙户，齐民则目为‘蛋家’”。

“是渔民么？”

孙可成道：“蛋家虽在水上讨生活，有做渔民的。渔民却未必都是蛋家。”他解释说但凡水上的各种生意，蛋家都做，珠江上各个港湾岔口几乎到处有他们的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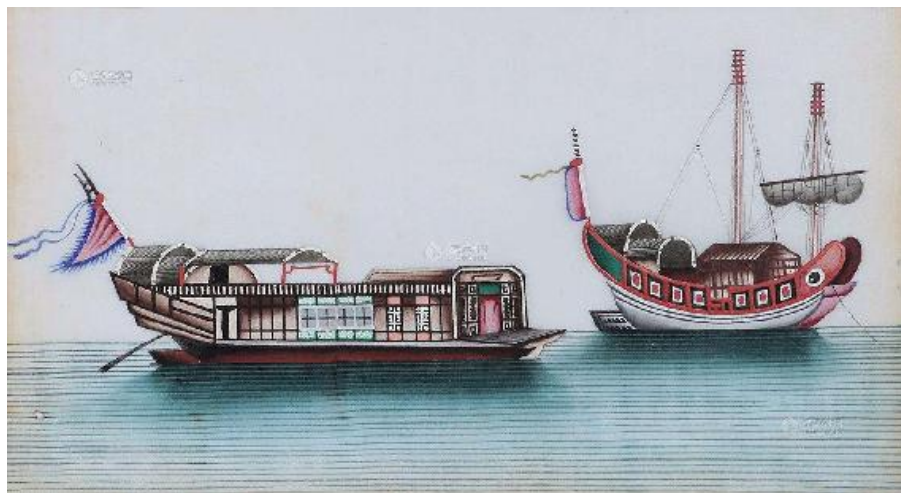
绑匪中即有蛋家人，这事情就明了多了。文总很有可能是给藏在水上的某条船上，这里是南城，翻过城墙就是珠江。匪人只要一上船就海阔天空。而且蛋家是非常封闭的社会群体，与陆上人有不同的方言习

俗，不是熟悉他们就里的人，很难打听到消息。

听到这里，大家不由得心都沉了下去。此事不妙啊。

“这水上的船只没有上万，也得数千，就是排查也得个把月。”冉耀苦恼起来，忘记了在这个时空根本他根本没权力去排查。

“老爷们不必沮丧。事情没那么难办。蛋家虽和陆上人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敌视，不过掳人绑票的事情，不会是他们主使。应是有外来的匪人勾结了花艇上的水上妓家。这种妓家常干些不法的勾当——那闷香就不是江湖上常见的东西，倒象是水上妓家盗人钱财所用。”



花艇

他胸有成竹的一笑：“文老爷应该就在哪艘花艇上。”

“花艇都泊在哪里？”

“蛋家的花艇多半在拾翠洲的白鹅潭一带，在下回去就遣镖师出去打探。还有几件事情，在下可都诸位说明白了，切忌切忌。”



白鹅潭：是珠江流经广州最宽和水位最深的河面，自古以来是广州对外通商的重要交通水道。
清朝道光年间，白鹅潭一带有数千花艇聚集于此。

第一是忌报官，虽然凭着高老爷的面子，一张帖子就能发动这广州一府二县的马步捕快，但这些人自己就是歹人，肥羊送上门来，不喂饱了银子是不会有什动作的。搞不好还会和匪人勾结。

第二是不要抓捕送信的，这类人物不是临时街面上找来的乞丐，就是一般的混混，不会认识匪人，抓了不但无用而且容易引起对方警觉。

“最后便是不要轻举妄动，尊宅周围他们必有眼线。不过这些眼线也是找来的帮手，查问不出什么来的。”

送走了孙掌柜，大家讨论这样坐等消息不是办法。好在对方即意在赎金，必然会有双方书信投送——这就是一条牵往绑匪的线索。在这大明广州城里搞跟踪虽然不行，现代技控技防却是没问题的。当下在院落各处都安装了摄像头，在院中架设了监控主机，由几组蓄电池供电。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周边。林深河沿路走了一圈，在前院屋顶上又安装了几个无线机位，用来监视街面。他自己套上一件迷彩套衫，带着望远镜、夜视镜、对讲机和步枪上了院中唯一的一棵大树，在枝杈密集间搭上一个铺，和北炜轮流值班，随时准备应变。

冉耀则换上小厮的衣服，腰间带一个DV，由赵常引领着，在在濠畔街四下回来来回回的走了一番。

“找到盯梢的了！”回来他把DV往桌上一放，说。

大家都精神一振，赶紧围拢过来。

“盯梢的一共四个人。”冉耀开着DV给大家看，“看这里，”他指着画面上的小贩，“心不在焉，眼睛一直在偷看高举家的宅门口。

“这个，虽然打扮成化子，却不在热闹的街上要饭，偏躲在高举家的角门的冷巷里。

“这个是监视这里的大门。

“还有这个——在茶馆里独自喝茶的，大约就是头子，他们可能还有一二个人作为机动，随时去报告消息。我们先把这些人的照片打印出来，人手一份。”

“好！”

“要不要把他们抓来？”

“这些人多半都是外围分子，不一定熟悉情况。”

“要能跟踪就好了，那头子应该会和里面的首脑人物见面接触吧。”

“可能。可惜没法跟踪。”

“想法在他身上放个无线信标如何？”

“那还不如直接把无线信标放在赎金里。就能直捣老巢了。”

“理论上可以。这里我们没有地图，也没有GPS，不能根据信号做精确定位。只能用无线电测向的方法来大概进行定位，地形太复杂了。”

“关键是没有地图。”

“明朝应该有地图了吧？让人去买几张回来。”

“孙常买回来一张了，但是这地图……实在没什么用。”明代的地图绘制方法还相当原始，现代制图术大致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利玛窦传入中国的。

“不过这也是一个方案。谁懂无线电测向的？”

“我行。”北炜说。

“那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最好是能把地方打听出来，我们直接杀过去救人。”

“问题不大，看那孙掌柜的意思，这几天就能找到下落似的。”

“不知道文总现在怎么样了。”

孙掌柜回到镖局，喝了几壶酩酊的浓茶，想了半晌。他在澳洲海商那里拍了胸脯，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底气。有水上妓家搀和这已经是肯定的事情，即使那澳洲的冉捕快不说有赤足脚印的事情，在屋子里嗅到的味道也告诉了他这一点。但是如何去查却有点费思量——镖局的规矩是不能踏足妓院花船这样的风月之地。对里面的人头并不熟悉。

好在花艇的食用供给，还是需要仰仗陆地上的商贩。从那些专做花艇买卖的小商贩嘴里，肯定能知道点什么。别得不说，艇上多一个人出来，伙食就会增加不少。

当下叫了几个镖师过来，分成两拨，一拨扮成游商，去暗访，另外一拨则找相熟的商贩打听。如此的吩咐了一番，又嘱咐道：

“你们要注意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艇有了包船的客人，或是哪艘艇突然不接客了。”

花艇上面积甚小，是不可能边藏票边接客的。

只要查清了藏票的地点，救票就不是什么难事。孙掌柜过去为几家老客做过救票的事情，他知道绑匪不大会和肉票在一起，看票的多半是些小喽罗，这一是怕在票面前露了相，二来怕藏票的地方万一被官府破获，自己不会跟着玉石俱焚。

不过那冉捕快也说了：镖局的主要活计是打听消息，至于最后怎么做，由他们决定。

第三十二节 应对

睡眠是最接近死亡的状态，文总从梦中苏醒的时候，脑海中不知怎么的跳出了这么一句话。睁开双眼，一帐浅红罗水草纹的帐顶飘飘摇摇，鼻畔传来淡淡的幽香，受用的闭起了眼睛——忽然又睁开了，这哪啊！

要不是文总已经经历了虫洞，眼下他十有八九会以为自己是魂穿了。脑子稍稍清醒了一些：自己不是住在高举送的宅子里的么？那床铺虽有帐子，不过是普通的青布帐幔。哪有这么脂粉气，这到底是哪？

赶紧坐起身子，却觉得头昏沉沉的，四肢酸软，一点力气也没有。环视四周，是个极小的房间，四下无窗。除了身下的大床，不过一几一椅，几上陈设着花瓶盆景之类，壁上悬着二幅山水画。

赶紧起来穿好衣物，发觉防刺背心、皮带和防水靴没了，从不离身的大折刀、电击器、防狼喷剂全都不翼而飞。这把他吓得不轻。作为一个身体力行多年的“生存狂人”，这几样东西差不多就是文德嗣的护身法宝，现在身在不测，防身宝贝皆无……

大折刀



防狼喷剂



防身套装

正惊惶间，门响了一声，进来个中等身材的精瘦汉子，面色里透出一股戾气。文总何等人物，一眼就知道来者不是善类，眼下自己处境不清，干脆默然不语。

“文掌柜好啊。”来人大大咧咧的拱了拱手，有意无意的露出腰肋下的肋差的刀把。文德嗣听出他的口音略带闽南腔。

“不知尊驾何人？”

汉子嘿嘿笑了笑，大大咧咧的在椅中坐下：“我等都在海上讨生活。最近闻听文掌柜从澳洲来，贩卖奇货发了大财。不道船泊哪里，针路（即航路）几何？兄弟们也好在海上有个照应。”

文德嗣却不答话，只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汉子哈哈一笑：“此地不过是文掌柜暂居之处，何必知晓。我等对澳洲之事十分好奇，望掌柜的不吝赐教。”说罢露出恐吓神气来。

文总心想就你这么个瘦小干瘪的货色，难道老子还怕你不成？称心早就一顿拳脚过去，奈何此刻手脚酸软无力，连动一下都难。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应道：

“好说，不知道尊驾想听什么？”

“尔等来大明所乘是何船，船现泊在何处？”

文德嗣最怕别人问及此事，因为根本无从解释。谎言也很难造——稍一调查就知道。既然从不存在什么澳洲船，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在存在的船只身上。“澳洲所造船只不利远航，所以只到勃泥。从勃泥再换搭佛朗机船来。”这话说得真伪难辨，王头儿也不便驳他，又问他如何进得广州城。

文德嗣心中瞬间转过许多念头，这伙人既然把自己绑架出来，显然和高举不是一路的，搞不好还是对头。现在只能把所有可查证的事情都和高举连在一起，他们就无法去对证，谎话便不会被戳穿。当下把以往萧子山和他说过的关于濠畔街走私商人的种种事情都过了一遍。已然成竹在胸的说：“我等在澳洲就听海外番商言大明广州城富庶敌国，只是外人不得入城交易。也是机缘巧合，从一佛郎机水手那里知道珠江口外有个游鱼洲，是番商做私货贩运的好去处，便在那里下得船，花钱托人送我们进的广州城，那人便把我们送到高举府上。”

“哦，哪人姓甚名谁？”

“初来乍到，不敢多问。似乎是姓汪。”游鱼洲上的汪老大，这也是偶然才从高家仆人那里刮到的一句耳风而已。

“噢，汪老大怎么说不知道你们这些澳洲海商呀？”门外，忽然传来了一个清脆娇媚女声。

语音一落，门后便转过一个妙龄少女来，一件藕合色对襟紧身小袄，下着雪青色的细褶长裙。身材高挑，眉弯唇红，肤色莹白如玉。眼睛又大又亮，说话间眼波流转，自有一种媚态。再定睛看，眉眼间却带着隐约的煞气。



对襟小袄

王头儿却象很顾忌这少女一般，忙赔笑着站起来让座。少女也不客气，款款落座，一双妙眼，仿佛能直透人心一般，在文总身上乱转。看得文德嗣心中乱扑腾，想这妞什么路数？17世纪的大明哪来这号人物？

“这位是？”文德嗣被她那句话搅得心神不宁，知道此时开口辩白易出破绽，先来个缓兵之计。

“呔，与你不相干……”

“哎，王头儿你可别这么说，我又不是什么歹人，也是海上竖得起字号的人物。遮遮掩掩做什么？我是李丝雅——”她说着站起身子，双手提起裙摆，右脚后退一弯，竟行了个曲膝礼。文总的脑子当场嗡了一声，难道这妞也是穿越者？这世界上除了他们，还有其他穿越者？！



屈膝礼

勉强定住心神，站起来微鞠一躬：“我是文德嗣。”

这回轮到李丝雅小小得吃惊了：“澳洲也是行得西礼？”

文德嗣见女孩子发色瞳仁略带棕色，一头长发微微带髻。知道这女孩子多半有葡萄牙人的血统，这样的土生二代在澳门很常见，父母是葡萄牙人的都有。曲膝礼不过是西式礼仪而已，这才定了心，微笑道：

“澳洲日常都是行西礼的。”

“那你们还自称华夏子民？这不是礼崩乐坏吗？”少女调笑道。

“我等心向华夏，便是华夏子民，与礼乐无关。”

“气势还蛮壮得。”李丝雅坐在椅子上，随手玩弄着一把小刀——文德嗣认出这便是他常年随身的大折刀——“不过文掌柜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汪老大可不认得你呀？”她百无聊赖的望着文总，娇声说：“下半生，还打算以男人的形态存在吧？”

文德嗣冷汗直冒，知道这少女虽然言语娇俏，下手多半狠辣无比。对待这样的人，下软蛋是不行的，硬顶也不行。心想我只是说大约姓汪，又没说是哪个汪。再者他听萧子山说过，象游鱼洲上的渔民走私团伙这样的团体排外性很强，外人不可能打听得到消息。他心里冷笑一声：你不过是放一记“金钟罩”罢了。

“我可不认得什么汪老大，只不过好像听说此人姓汪而已。”为了缓和下语气，他笑了笑，“我等从海外来，只知道卖货赚钱，不兴打听他人长短的。”

“你们还真是黑眼睛里只有白银子。”

“见笑见笑，商人逐利乃是本性。”

“我怎么觉得文掌柜和您的那些手下，个个都是不凡的人物呢？”李丝雅的身子微微的靠了过来，一股淡淡的蔷薇水的味道传到他的鼻端，“逐利？世人哪个不是蝇蝇逐利之徒，就是那当皇帝的，也不过是逐他一家一姓的利罢了。”她眼波一转，“文掌柜，我说得可对？”

“是，是。李小姐见教的是。”文德嗣又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穿越者了，如果她真得是的话，最好不是腐女……正胡思乱想间，见那李MM正襟危坐，在几上排出一堆东西，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连萧子山的袜子、王工的签字笔都有。共同特点是都不是这个时空的产物。



腐女：指喜欢BL，也就是YY男男爱情（即男同性恋）的女性。

“这些都是澳洲所产吗？”

“是澳洲所产。”

接着这位仪态万方的小美女，居然拎起了萧子山的锦纶丝袜子——显然她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用的是一根竹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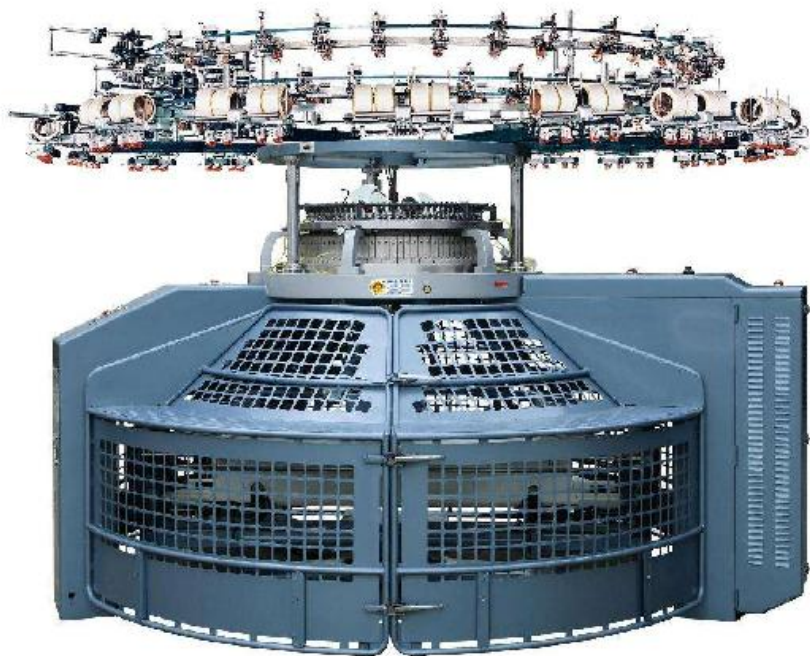
「呂」解匪是一群和年海賊，文德
被藏進了妓家花艇，匪首李絲雅對
未來時空的產品以及「漢商」的徹底非
常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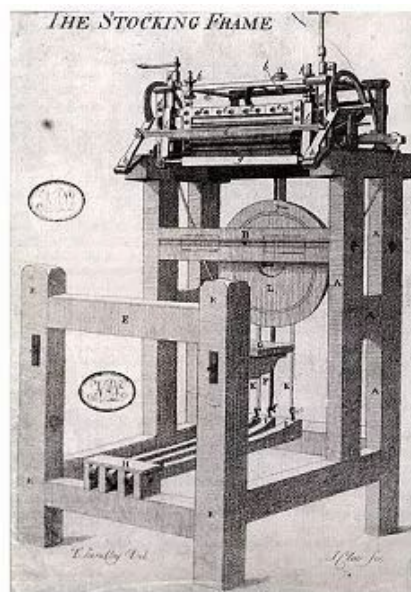
李絲雅綁架文德嗣

“这袜子，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丝又是怎么剃得？为什么这般透明，又能松紧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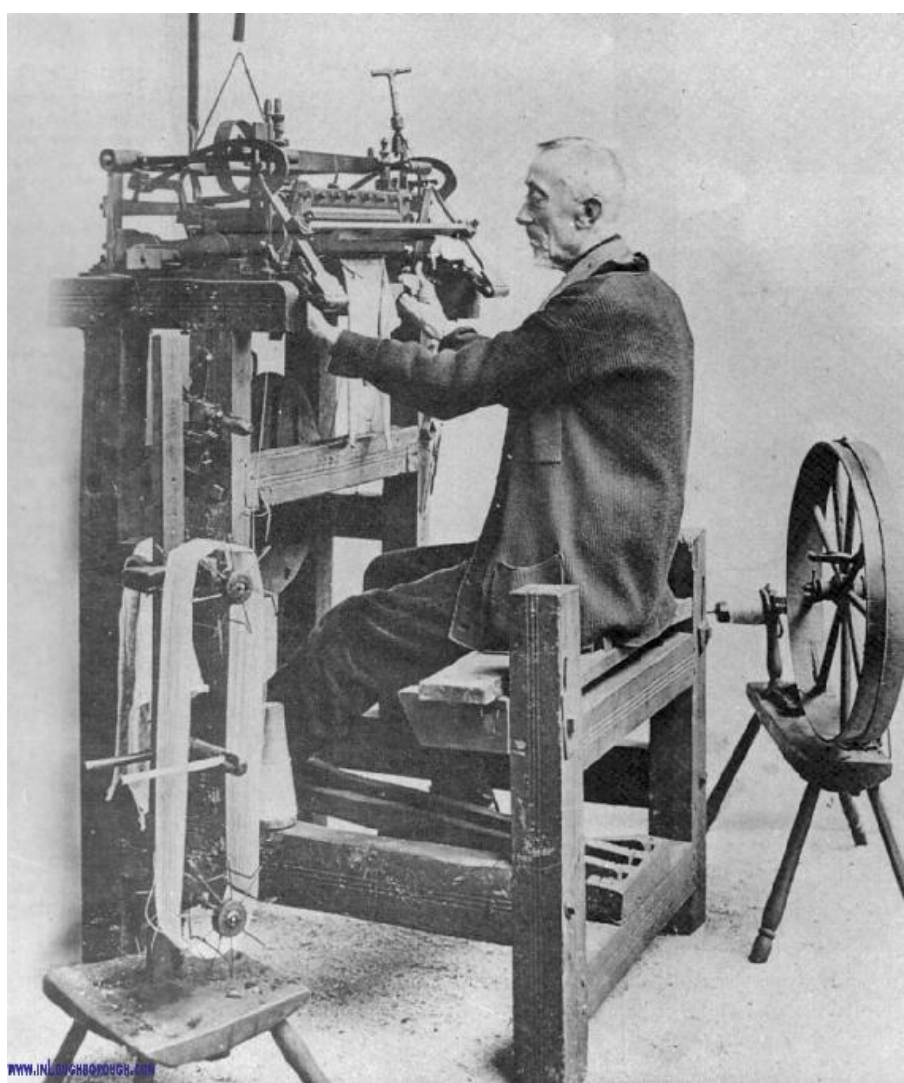
“这是针织袜子，用针织机做出来的。”文德嗣对近代机械十分熟悉：第一台手摇针织机型是1598年在英国发明，一次只能钩16个线圈，还相当原始。到此时不过30年，估计葡萄牙人也未必知道。



针织机



威廉·李及其发明的针织机



针织机使用示范

“用的是机器？”少女若有所思的看着萧子山的袜子。

“是的。”

“那这丝呢？生丝是做不出这样的弹性的。”

文德嗣想这事情不大好解释，针织机这东西还能说个子丑寅卯的。告诉她这丝是石油里炼出来的？那自己下半身恐怕马上就不会以男人的形态存在了。

“此物名叫锦纶丝，不是蚕丝。如何产出在我国乃是一个秘密，我等商人哪里知道。”

李丝雅点了点头，目光中却露出失望的神色来。文德嗣心中一动，这MM纤长的大腿上没有一双长袜岂不是暴戾天物。看来下次应该大量

贩运尼龙丝袜.....

“澳洲的书写之法看来也是西式的。这枝笔不用蘸墨，端得十分方便。”李丝雅慨叹一声，摆弄着签字笔，有些爱不释手，“你们的货物真让我有坐井观天之感。想不到世间还有这样的地方，能做出如此奇巧精妙的东西。”

“见笑了。”

“这次你们趟开海路，往后自然是要常年贩运了？”

“这个.....”文德嗣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哼，也无所谓。”少女冷冷一笑，似是自言自语，“粤广一带的洋面，落在大当家的之手也是朝夕之事了。若要长久保得船货平安，还是识时务为好！”说罢，自顾自的起身去了。

第三十三节 救票

少女一出门王头儿便迎上来：

“李当家的，这人说得话？”

“真真假假。”李丝雅冷哼了一声，“有些话对证不出，只好任他说了。”

“给他吃点苦头，什么都说了。”

“花艇上不行，”李丝雅否决掉，“人多眼杂，地方又小，鬼哭狼嚎的不还马上露出风去。得换个地再拷问。”

“好，小的这就去办。”

“口供出来之后的事情就随你们弟兄处置。想要留个退步的，别弄得他太惨；最好是处理干净。来个死无对证。”

“在下明白。”王头知道她动了杀人灭口的心了。

“消息送到老地方就是，这广州城我还要呆一段时间。”她招呼了一声“走吧。”暗处又出来个娉婷的身影，裹着黑色的大氅，两人跳上岸，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大氅 dà chǎng：汉族的传统服装之一，又称氅衣，属于男装罩衣的一种，特点是对襟大袖，整体宽大且有系带，只做常服穿着。

良久，船舱里走出二个同伙：“王头儿，咱们？”

“哼，到手的肥肉怎么能不吃。”王头儿为了表示轻蔑，往水里吐了一口痰，“她算老几，不过是替大当家的跑腿的货色。”

“挪窝的事……”

“那个屁，这丫头懂什么。鬼哭狼嚎？把花艇撑出去，寻个荒水岔一靠慢慢问，来个大明十大酷刑也没人听得见。”

“大明十大酷刑，有吗？”小喽罗一脸疑惑。

同伙知道他其实是心疼几个窝费，又眷恋这艇上的相好，打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算盘。

不过这地方人多眼杂倒是真得。高举也不是省油的灯。还得多加些戒备才是。想了一下，吩咐几个手下：

“人，还是藏在情胭的小艇上，马三和小赵去看着他。”

接着又安排了二个暗哨，分别控制出入要道。其中一个蛋家，使得

一手好飞刀，二十步内百发百中，被他安排在离花艇最近的地方——真要有人来救票，双手飞刀至少可以毙伤一二个，有这段时间，足够马三把小艇划出去了。

对头也可能从水上来，因此他把自己花得最大本钱，一个步弓手安排在花艇的后梢楼上——居高临下，周围一百步内的水面堤岸都能压住。

任你高老爷面子再大、钱再多，马步捕快也好，镖局也好，在百步穿杨的神箭手面前都是渣！王头儿得意的想，这个步弓手是逃军，但有一手好箭法，准头精，射得快。他很花了一些钱才通过城里的游手专门雇请到的。

银子，王头儿一点不吝惜的——最后还不是赎票的付账，自己何必替人省银子。三个暗哨加二个看票的，每人都先给了十两，还许了得了赎金之后再每人分五十两。便是那花艇上抗叉（妓院赌场的保镖）的废物，他也给了五两。一群鸡鸣狗盗之徒顿时都是精气神十足，摩拳擦掌。

正分派着，派去和监视濠畔街眼线的舌人（联络员）回来了。这是王头定下的制度：每天分早晚一日两报，汇报高家和海商宅子的动静。

“有什么动静？”

“没异常，高家忙忙碌碌的，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是没人去官府或镖局。打听过了，他们要接个京城里的贵客。”

“澳洲海商那边呢？”

“从外面看也没有动静。不过……”

“什么？”

“他们今天放了大半天的炮仗！”

“已经查明，”冉耀再次站在了被竖起来的大方桌前，只不过石灰饼子换成了一支真正的粉笔，“我们敬爱的文主席被藏在白鹅潭和字堤第四艘花艇上，字号是‘绺珠’。”

以北炜为首的几个人正静声默气的看着冉耀和桌子。他们身后的一张画桌上，丢着好些个正在充电的对讲机充电器，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正不间断的播放着摄像头拍摄出来的近10个画面，桌子地下堆满了机箱、蓄电池组和乱做一团的电线。空气被加热的十分燥热，正轮班负责看摄像头的萧子山只穿着件老头汗衫，还是满头冒汗。



老头汗衫

一张被放大了打印出来的数码照片被双面胶粘在了紫檀木的桌面上。这种花艇是宽平首，船梢翘起很高，后设大橹，船头设二枝小橹，便于在狭窄的水域内进退。船上雕梁画栋，装饰得十分漂亮。



船撻

花艇不分大小都有头舱、中舱和尾梢三个部分，中舱最大，大约占到船只的一半大小，四面垂帘，私密性很强。根据推测文总很可能就被藏在这里。

艇上一共有五个人常住：老鸨、两个妓女、打杂的婆子和扛叉的。

“根据起威镖局侦察到的情况，这艘花艇从上个月二十就挂出谢客的牌子来，称有人包船，最近十几天，有几个经常出入，这些人虽然能说白话，却不是本地人，有人听到他们彼此说话是闽南口音。

“除了一个姓王的，其他人都不在本艇上过夜。这个王姓犯罪嫌疑人每天一早就出门，临近傍晚才归。

“三天前，也就是文总失踪的那天开始，这些人都不见了，包船的牌子却没取下，每日所送的食物、菜蔬也不见少。昨天，有人看到艇上的老举（妓女）拿着一只闪闪发亮的小物件在炫耀。通过镖师描述，我们认为那应该是一个指甲钳。”

“指甲钳？”



指甲钳

“对，一只五羊塑料贴片的小号指甲钳。在失物清单里，它应该是……萧子山的東西。”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证据。”他新贴上了一张数码照片，“根据我们对最近二天在出现在该艇周边的人物进行的逐一拍摄辨认，这个人就是我们事发当日在濠畔街茶馆拍摄到的可疑分子。”

自从二天前起威镖局相当高效得通知文总很有可能被藏在白鹅潭的花艇上之后，冉耀和北炜由赵常陪同，使用高举家女眷的轿子行列作为掩护，在白鹅潭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监视和拍摄。掌握了许多资料。经过侦察，他们认定起威镖局的消息是可靠的。

事不宜迟，当下决定马上动手。眼下赎票的信没来，情况稳定，匪人一旦换了地方，再查起来就难了。行动由冉耀带头，体育组的三个人外加一个林深河，起威镖局也出动几个镖师帮手。

计划是由林深河负责用小口径步枪压制战场，体育组兵分两路突击，冉耀一组从堤上向花艇正面攻击，北炜则带另一个乘坐划艇从水上截断其逃跑的退路。一旦得手，全员由镖师驾车从堤上接应撤走。之所以不从水上撤退，是考虑到晁家水性精熟，又善操船，万一追来穿越众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时间，选定五点三十动手，穿越众已经打听清楚白鹅潭的作息时间：这个季节里，花艇的生意要到六点过后才开始。在此之前行人不多；天光尚亮，视线不受阻碍。得手之后全员抢在城门关闭前撤退进

城。匪首如在城外，反应过来已不可能入城，若在城内，这么短的时间内消息还传不进来——古代的通讯基本就是靠人两条腿走路传话。这方面穿越众有天然的优势。

“天黑以后动手不是更好？我们有夜视镜，他们就是睁眼瞎了。”

“天黑以后城门就关了，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在城外和他们周旋，未必能占上风。明朝的夜盲症不一定有想像得那样多。”

夜盲症：指在光线昏暗环境下或夜晚视物不清或完全看不见东西、行动困难的症状。该症状一般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A。富含vitamin a的食物包括鱼、肉、蛋、豆类、乳品和动物内脏以及新鲜蔬菜之类。古人营养条件较差，患有夜盲症的人较多。

计划停当，大家分头准备。每人都穿了防刺背心，另防落水备有应急充气救生带。突击组的四个人钢盔、护目镜、作战靴、防刺手套，都是防护到了牙齿的级别。为遮人耳目，外罩一件带兜帽的布大氅。

王工留守本宅，配五连发一枝。萧子山则负责和接应的镖师在一起，作为通讯员掌握对讲机。所有人都配一台对讲机，随时联系。

吃过午饭，林深河和萧子山说了几句，萧子山点点头出去了。他自己提着那支峨嵋牌小口径步枪，在桌子上做了一回分解。这是一种相当优秀的国产运动步枪，这款是其中的EM751型自选式步枪，5.6毫米口径，配用4倍光瞄的话，他有把握击中200米之内的人体。

不过他在国外玩得枪虽多，对这款步枪却没有手感——要确保能打得准，就得做一些试射。

枪虽然旧，但保养的很好。林深河边分解边擦拭，正干着活，北炜从前面转了过来，看他在擦枪，本来想说话又咽了下去，只在一旁默默的看。

直到他重新把枪组装完毕，才开了口：

“小林啊，”他吞吞吐吐的，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口，“你当狙击手这事……”

“怎么，怕我干不了？”林深河毫不以为意，把枪举起来，连着做了几个抵肩动作。

“嗯。我知道你在美国打过的枪比我见过的还多，说起轻武器是一套一套的，”北炜迟疑了一下，“可你没当过兵，真刀真枪的上战场和你在靶场玩枪打靶不一样。”他吸了一口气，“按理说这狙击手该我自己来，突击组的人又不够。”

“您放心好了。”林深河放下步枪，没再多解释，“陪我验枪去？”说着递给他一个望远镜。

北炜疑虑重重的接过了望远镜。试枪的靶场设在了院旁的备弄里，这里高墙深弄，封闭式的狭长环境是极理想的射击场地。萧子山已经用皮尺在里面丈量出50米距离，还在墙上贴了一个纸靶。

林深河在50米射击线上采取跪姿射击，调整好射击标尺，推弹上

膛，关上射击保险。把右脚脚跟垫在臀部下面，以保持稳定，右膝盖着地，调整着全身的射击姿态。

步枪上的4倍光学瞄准镜，把靶子的中心清清楚楚的映在眼前，此时一点风没有。院子里传来了凌乱的鞭炮和大炮仗的劈里啪啦声——这是掩盖他的试射。他自己几乎听不见，只感到脉搏在微微搏动，肌肉极其微小的颤动也能清楚的反应在瞄准镜里——黑色的靶心在随着肌肉的颤动有节奏的微微晃动。

他屏住呼吸，在这呼吸静止的一秒里扣动了板机。

子弹的后座力比想像的小，小口径步枪又有专门的枪托缓冲垫，对习惯了各式各样轻武器的林深河同学来说几乎感觉不到。

北炜举起了望远镜，看着摇了摇头。子弹的命中位置在7点至8点之间，虽然上了靶，还不到4环。

距离50米才打出4环来，距离200米恐怕子弹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林深河没有动，也没有马上退壳，这是为了保持枪管的温度以利提高精度。重新上膛之后又打了一次，这次提高了2环，接着他又射了第三发，打在8环上。

从第四发子弹开始，弹着点稳定起来，连着三发子弹几乎全打在8环上。他重新修订了下标尺，接下来的5次射击枪枪在10环里。

“这样，应该是可以了吧。”林深河看着子弹盒里的弹药，这种5.6子弹不多了。本来他还想再打个10发。

“枪法不错。”北炜简单的评价着，“战场上打的是人，你下得了手？”

“为什么下不了？”他的脸上浮现起奇怪的笑容，“我经常打猎。”

第三十四节 弹无虚发

“这就是绚珠艇。”冉耀隔着湘妃竹帘，把堤上的一艘花艇指给他看。



湘妃竹帘

林深河举起望远镜，慢慢的调整着焦距。窗外的天色已经有些暗下来了，光线柔和。真是好天气。

这里是白鹅潭的一处酒楼，昨天，镖局的人就把三楼最高处的一个雅间单独包了下来，冉耀和北炜在这里做了一整天不间断的观察，把情况全都摸清楚了。

匪人选得藏票地点还是有点门道的：和字堤是白鹅潭最靠外一条堤，绚珠艇又是堤上停泊的最外的。只要往外一摇橹，便是宽广的珠江。不但上下船方便，易避耳目，有事逃遁也容易。

在侦察中还发现，这伙人在附近另外还设置了二个看票的，一处就在与和字堤一堤之隔的人字堤停泊的卖艇仔粥的小船上，另外一个则在岸上卖药。

花艇上，应该有二个男人在看守，一个固定在后梢楼上，另外一个则经常在船上船下出没——起威镖局的镖师告诉冉耀，这个就是花艇的扛叉。

林深河一点点对好焦距，观察着下面的斜坡，测算着射击距离。从这里到堤岸的尽头，大约有一百米，绚珠艇泊得离其他花艇远，有点孤零零的矗在堤岸的尽头。这应该是匪人为了便于保密特意保留出来的警戒距离。可惜这样一来，正好便于他的射击——如果是和其他艇一样一艘挨一艘的泊着，他就很难看清楚艇上的动静。

文总真在这花艇上么？是在这红粉窟里享受温香软玉，还是被人TJJ惨遭荼毒？这还真说不准那。

TJJ：弹鸡鸡。

他逐一的“点名”着自己将要照顾的目标。都是黑黑瘦瘦的汉子——到了这个时空他就没见过一个胖得。这些人的照片出发前给参加行动的人员反复看过，基本上是烂熟在胸了——连那老鸨和妓女也都有照片。

一旦出现发现她们有异常，就是女人也得杀。这个是北炜关照的，还特意举了许多对越自卫还击战里的越南女特工的例子来教育他。



越南女特工利用解放军同情心屡下杀手

他们跟他有什么仇？虽然这些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从感情角度来说，他们和文总一样，纯属陌生人。林深河甩甩头，竭力不让自己去胡思乱想。作为穿越众的一员，一切危害穿越者利益的人，都可以杀。

逐一确认了每个目标的方位、距离。他放下望远镜，把桌子拖了过来。在上面放了一个临时改造过的枕头——卧射的精度比跪射高得多，他可以趴在桌子上射击。

“听到楼下鞭炮响，就射击。”冉耀再次提醒他，迅速的下楼去了。他看了下表5：20。

林深河脱掉头盔，又脱掉了累赘的外套。衣服的厚度对射击精度也会有影响。在桌子上卧好以后，以左肘为中心，调整着身体的角度，把步枪对准目标。

选择谁做第一个目标是由冉耀决定的，这个卖药的正在和字堤的入口处。

顷刻间，卖药的小贩的脑袋就充斥满了整个瞄准镜。林深河将腹部轻轻抬离桌面，这样就不会因为腹部呼吸的起伏和大血管的脉动影响到射击。用不熟悉的步枪要在室外环境下一百米上命中，需要十二万分的经心。咽了一口口水，冲着步话机说了一句：“林深河准备完毕。”

北炜组埋伏在离开“绡珠”艇100米外的一艘小划子上。

萧子山带着接应的镖师和二辆骡车等候在稍远处。

随着步话机里各组传来的准备完毕的话。冉耀觉得四周安静了许多。他的五连发已经上膛，一柄猎刀也准备随时出鞘。他再一次提醒自己，这是一次救人行动，不是抓捕。

鞭炮劈里啪啦的响起的一瞬间，林深河扣动了板机，食指的动作几乎没有让右手感觉到。第一发子弹偏了一点，打得地面上溅起一股烟雾。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完全下意识的退壳装弹击发，卖药小贩的脑袋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红点，倒在地上。调整瞄准镜的瞬间，他瞥到了正向花艇冲去的冉耀，端着五连发大步流星的跑着，黑色的斗篷飘了起来，露出迷彩服和80铁帽——在一片桃红柳绿的古典环境中，这一幕极不和谐，以至于多年后他还记得。



80铁帽

冉耀记得林深河的第二个目标是卖艇仔粥的小贩，鞭炮声中根本辨不出枪声但是小贩显然没有中枪，他咧开一张满是雪白牙齿的嘴，从背后拔出了三把小刀，刀柄上还缠着血红的布条子——冉耀完全是下意识的扣动了板机，五连发猎枪喷出的火舌亮得刺眼，飞刀手象被猛揍一拳般栽倒在水里，红绸子小刀凌乱的掉了一地。

尖叫声、哭喊声响了起来，堤岸上不多的行人小贩失散逃命，谁也不敢向这个煞神来得堤口跑，不是跳水，就是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把头埋在土里。

林深河的第二个目标选择了后梢楼上的步弓手——事先的情报里没有发现这点，只以为是个普通望风的。瞄准镜里任何人的动作都被放大了4倍，当他发现这个哨兵在拿起一张弓的时候，马上连发二枪把这个百步穿杨的神箭手击毙在梢楼上。

艇上抗叉的见二个黑大汉气势汹汹直朝自己花艇而来，心知不妙。身子边往花艇内退去边喊着什么，后手已经拔出了铁尺，冉耀刚想开枪，这人的肩上突然冒出一朵血花，一发5.6mm子弹直透肩背，直挺挺的摔下舱去。

冲进舱内，几个女人跪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这般凶悍古怪的人物，超出了她们的想像，冉耀懒得多问，正待踢开中舱门，看到帘子微动，他和组员几乎同时开枪，浓烈的硝烟味充斥着整个船舱，随着一声惨叫一个黑大个从里面跌了出来，浑身是血，抓着一把匕首，还扣着七星镖。

“王大哥！”一个妓女失声尖叫起来。

虽然脸上已经被铅弹打得血肉模糊，但从他的身量形貌和衣着，加上刚才妓女的一嗓子，充分说明这个就是主使绑架的王姓头目了。冉耀舒了口气，首恶没跑掉！正要继续搜索，忽听对讲机里林深河急报：“快去救文总！花艇边的一艘小艇跑了！”

这个位置，他能看到小艇在移动，却被花艇所阻挡，打不到摇橹人。

好在水上有北炜在拦截，林深河的话音刚落他就发现了移动的小艇，朝着小船尾部连开了二枪，立刻就听到了惨叫声。

“快划！”

两个划船的镖师目瞪口呆，听到厉声提醒才醒悟过来，奋力划起船来。

两艇渐渐靠近，北炜估摸了一下距离，纵身一跃上艇。没想到立足未稳，舱里窜出一个汉子劈面就是一刀，又快又狠。论到在这小划艇上打的本事，北炜是远不及此人，不过他手里有5连发——条件反射般的扣动了板机，武器的代差是悲剧性的——16颗霰弹几乎面对面的把这位打成了蜂窝，距离近到血都喷到了北炜的脸上。

北炜毫不迟疑，直冲进房舱。这种小划艇是花艇上诸人住宿之用，船舱甚小，只容得下一床一几。床上躺着得正是文总。

“目标清除！”北炜冲着步话机里喊道，“文总已找到，”一摸他的口鼻，气息平稳正常，似是在昏睡中，“平安。”

“全体撤退！”对讲机里传来了冉耀的声音，“看船舱里有没有现代物品，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的全部丢水里。”

“你呢？”

“正在搜索失物，找完就走。到接应地点汇合！”

“注意安全。”

“明白。”

北炜指挥组员和镖师把文总背出去，自己舱里搜了一阵，除了抽屉里有些女人的脂粉之类的东西并无长物。出来在甲板上拣起猎枪的弹壳，在打得血肉模糊的两具尸体上摸索了一遍，也不管抓到什么零碎都塞到腰间的尼龙包里。赶紧退回到划艇上，一路朝接应的地方划去。

从鞭炮响起，到文总被扶上骡车，整个过程只用了四分零几秒。匪人面对这样精心筹划的突击行动根本无力防范。骡车启动的时候，那挂万字鞭还在劈里啪啦的响着，仿佛在庆祝穿越众的第一次胜利。

第三十五节 余波

营救行动给百无聊赖的穿越众们带来了无尽的话题。给这漫长枯燥的准备工作打了一针兴奋剂。参加行动的几个人每天上下班之后都被别人揪着要求说说他们已经重复了几百次的事情。北炜、冉耀和林深河犹如夜幕中升起的三颗新星般闪闪发亮。走到哪都有人来寒暄打招呼，不认得的人也来称兄道弟。

文德嗣经过入院全面检查，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被许多人倍加呵护的送到医院来的这个人比其他人都要健康的多。虽然丢了一些东西，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物品。最有价值的无非就是文总的防刺背心和电击器了，有人浪漫得想到了防刺背心会不会成为江湖传说中的天蚕宝甲，更有人异想天开的建议执委会批发“天蚕宝甲”——一万两一件。

执委会的情绪却没有这么乐观。当然他们不是担心什么宝甲或是电击器。防刺背心是档不住子弹的，电击器的电池没电了也就是一塑料壳子。而是这次绑票带出来的幕后讯息。

从几个击毙的匪人身上搜到的东西零零碎碎，银子、铜钱、火石、烟袋什么都有，最有价值的是一封书信，内容倒也平淡无奇：无非是问安，询问托付货物是否已销之类的事情，但是落款居然是“闽安周瑞顿首”。

顿首：磕头。

要不是已经来了帝都穿越党，青年历史研究生于鄂水——注意不是青年历史学者，这封信大约也就这么滑过去了，于同学看了之后告诉执委会，这个闽安的周瑞应该就是郑芝龙的族弟郑彩（一说族侄）的“义男”。

所谓“义男”是当时中国海贸商人中常见的经营方式。出海贸易风险较大，豪门巨室便豢养一些义男、义儿，让他们顶风破浪出海贸易，而自己的亲生儿子则可以在家坐享其成。还有些人则是因为负债沦为“义男”、“义儿”。这些义男义儿社会地位不高，等于是商业性的半奴隶——终身职业经理人，还不准跳槽。郑氏家族蓄养了大量这样“职业经理人”，后来郑成功手下赫赫有名的户官郑泰，也是这样的义男。

郑彩，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长期在郑芝龙集团内占据主要领导岗位。此人虽在郑家属于旁干支系，但是郑芝龙降清之后被挟持而去，一时间郑氏集团群龙无首，他能独树一帜，退居厦门与郑成功抗衡。势力相当可观。

这个王姓匪首身上有郑家职业经理人的信，很多讯息又表明他们是闽南一带地方的人，郑芝龙的影子便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

还没正式开始穿就和明末清初的中国最大海上集团郑家结下梁子，这事可不大好玩。

于鄂水对忧心忡忡的执委会成员说：这是杞人忧天。晚明的广东福建洋面上海盗如毛，除去郑家这伙人马，史学界目前叫得出名的海盗/海

商团伙就有一二十股，没名没姓的小海盗，见财起意，随时随地捞一票的海商，外加荷兰英国葡萄牙……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乐园。穿越众要在海南立住脚，非把他们都打服了不可。和谁结仇，早结仇晚结仇，最后都是一码事。这种亦商亦盗的人物可不管你和他有没有仇，有钱赚他就要来插一脚，没实力就会被他抢，和平的贸易关系完全建立在彼此武力的威慑下。所以这次打了也没什么不好，起码让他们知道穿越者不是好惹的，以后才不会这么肆无忌惮。

虽说如此，执委会为了防备郑家可能的报复行动，还是在广州据点内进行了一级戒备。改建了住房，安装了栅栏和防盗门，还储备了若干灭火器。

萧子山去拜会了高举，把事情经过大致告知了一番，把个高老爷听得惊诧不已——没想到澳洲海商还有这一手，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净利落的了解了此事。事情出来之后，虽然也应萧子山的要求派过轿子骡车供他们使用，却一直有些拿捏，不肯全力帮忙——原打算赎票的信来了之后等他们求教上门，这样可以卖个大大的人情。

没想到这伙澳洲海商如此强悍！他不由的大大懊恼。萧子山开口请他帮忙，忙不迭的就满口答应下来。

萧子山以此事之后，那所宅子容易受到袭击为借口，提出要另外再买房屋。高举无奈，只好答应。好在买屋子的事情还是由他经手，澳洲人似乎也没丧失对他的信任。于是连拍胸脯，说连房款都可代付——算做为文老爷压惊的礼物，萧子山连说了几句：“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笑纳了。

说着，高老爷又拿出一张单子，递给了萧子山。

他打开一看，上面开列着：纸卷淡巴菰一万支、乌银打火机二百个、鹅蛋镜三十面、粉盒镜二百个、等身穿衣镜二面、各式新奇澳货不拘。

淡巴菰：烟草。

“这是？”

“唉！”高老爷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十分肉痛的表情，“是在下在京里的一点孝敬。急用，兄弟能在一旬内送来么？”

“好说，好说。”萧子山满口答应，这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除了香烟，其他的去次小商品市场就行了。不过这份孝敬真得不小，合起贸易金额来说，高老爷得付差不多二万两的货款。什么人这么牛B？

萧子山想这样强势的人物，如果能通过高老爷搭上一条线，以后也有用得上的机会。便故意说：“这咱们自然要带些新奇的物件过来。不知道朝中大佬有什么嗜好？咱们给他来个投其所好，岂不是更好，。”

“多谢贤弟了，”高老爷苦笑了一下，“新奇货自然要有，这些东西，是他们指明要的。”

真他妈的腐败。萧子山心里骂了一句，受贿不算还索贿，索贿还带

点名要什么东西。

“那要得了这许多？”他故作惊讶。

“也不多，宫里头的二位、二十四衙门、内阁相公们……”高举喃喃说着又打住了，“忘了贤弟不是大明人士了，这些说了也未必闹得清楚。”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机构，内设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

萧子山听得很仔细，这送礼的级别还真不低。高举有这么大的能量？有心想试探一下，便悄声问：“这位开单子的大人，莫不是九千岁？”

高举吓了一跳，忙往四面一看，见并无他人，才小声答道：

“慎言！不是厂公，乃是另外一位。”他反问道，“贤弟怎么知道九千岁的名头？”

“来大明这许久，大明的事情也多少知道一点。”萧子山做出一幅意味深长，“我知道的比说出来还要多”的神气来，猛吊他的胃口。

高举果然接招：“兄弟你也知道哥哥我做得是什么买卖，”他叹了一口气，“这买卖能太太平平的做到现在，都是托了宫里一位杨公公的福。”

当下把和杨公公的关系大略说了一番，无非就是杨公公是他的靠山，分赃的事情自然没说，萧子山想也想得出来——这种关系只要是中国人没有想不到的，哪怕你再说和他是纯洁的朋友关系也没用。

“可如今杨公公在宫里大不如前了。”高举又低声起来，声音低得和蚊子差不多，“不为厂公所喜。”

“这批物件，就是要去讨取欢心了？”

“哪敢说欢心，四面烧香，求个平安就是上上签了。”高举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我和杨公公实为一体，花费再多也得尽力报效。”

“兄弟省得了。”

“还有一事，也请兄弟帮忙，”高举拱了拱手。

“好说，好说。”萧子山想他的面容这么诚恳，语气如此真挚，难道是要借钱？！

“近来我有一烦难之事，银钱恐会周转不灵……”

真是怕啥来啥，萧子山还在点头微笑，笑容却开始僵硬了。

“……想烦请贤弟说合澳洲的几位掌柜，能否改成每月一次结账？若能说合，兄长我感激不尽，另有酬谢。”

这是想要赊欠，居然还想要贿赂俺。萧子山想，高举提出这个条件，放在任何一个时空来说也不算过。21世纪的多数企业做梦都要笑出来：每月一结放在月结60天已经是公认规则，宝岛商家还在努力推行

120天的。而17-19世纪早期的外商到中国贸易，货物委托给中国商人之后一二年后才能结款，还经常结不到账，引发许多中外贸易冲突。

问题是他们的穿越贸易为得是尽快筹集钱款，赊欠会增加收款的不稳定性，这事执委会未必会同意。

他忽然意识到，从刚才起，高老爷就一直在操纵谈话，利用他的好奇心一步一步的把话题引到这上面的——这个老狐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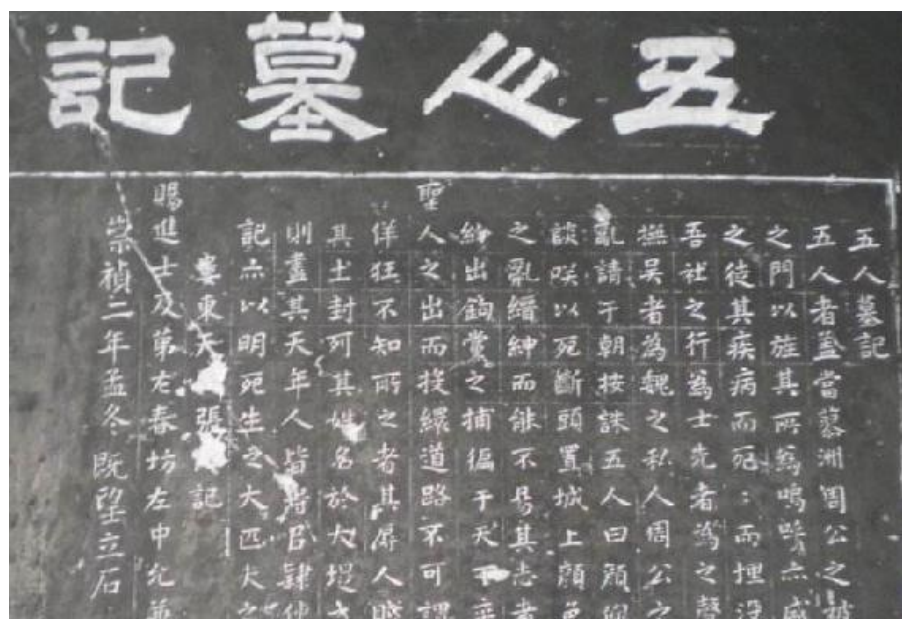
“莫非贤弟很为难？”高举看他表情变化，知道事情难办。

“此事须得从长计议。”事已至此，他也只好委以虚蛇，“只是要赊欠货物，须得有明确的缘由，我们才能评议可否。”

迟疑了一下，高举便把杨天梁来广州，和他商议建造九千岁生祠的事情一一都说了。

“这生祠本来好说，拼着费上五千两银子也够了。可杨公公的意思是要‘规模闳丽’，还要发动广州的商民，这事情里里外外的花费恐怕没个七八万两下不来。”高举面孔在微微抽搐，显然肉痛之极。

萧子山对九千岁生祠的知识完全来自中学里的《五人墓碑记》，广州有没有修过魏忠贤的生祠是毫无概念的，也不感兴趣。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尽快汇报给执委会，让于于鄂水看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



《五人墓碑记》：明代文学家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年）创作的一篇碑文。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与魏忠贤之流斗争的事迹，碑记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第三十六节 先知

当下应酬了几句，告辞出来。回到据点里。起威镖局的孙掌柜已经等候多时了。不等他拱手称谢，孙掌柜已然拱手道贺。萧子山开支了一百两银子，作为谢礼。

“几位掌柜真是文物全才！”孙掌柜接过银子笑得象一朵花似的，“好功夫，好犀利的火器！我那几个徒弟师侄回来都说，见过救票的，没见过这么救得干净利落的。”

“不是起威的诸位达官帮忙，我们这外乡之人，多半还在抓瞎呢。”

“哪里哪里，起威也是略尽绵薄之力。”孙掌柜随手将银子交给身后的小徒弟，“我有一言，请萧掌柜斟酌。”

“好说。”

“这次救票虽然顺利，但是这里匪人已经来过，熟门熟路。要防着他们来报复。俗语说：有一日作贼的，无千日防贼的，老爷们这里财货众多，不可不小心从事。”

萧子山有点吃不透他的意思，刚才上了高狐狸的当，此时看孙掌柜笑容也好像狐狸似的。便警觉的一言不发。

孙掌柜见他不接话茬，只好开门见山的说了，意思是他们起威镖局愿意为这宅子值夜，也就是充当夜班保安。除了坐店，这是镖局在城市里最主要的业务。

值夜不是当护院，白天的事情，镖局是不管的。只有每天起更了，宅第内各房各院都落门掌灯，镖师才进院巡逻。

“若掌柜们觉得不够方便。可买几个僮仆，我们替掌柜们调教几个好手出来贴身护卫。”

原来是推销保安服务。萧子山想夜间保安还是不要为好，这宅里的秘密太多，镖师又都是精明强干之辈，时间久了，难免要窥出端倪来。至于教练几个护卫倒是有用，但是这些事情他不便做主。

但是起威镖局这条线，执委会决定要充分利用的。眼下他们只有高举这一个代理人。社会接触面太狭窄。相比之下镖局是一个和社会各个层次都有交游的行业，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土匪混混，他们都熟悉、也打得上交道。穿越众日后开展工作会很方便。

相比于其他行业和社会阶层，镖局的从业人员是最具有传统武德的人，重信守义。一旦能为我所用，将是可靠的帮手。

要人为我所用，就得市恩。但是镖局的达官们和一般人不一样，虽然为了稻粱谋，和匪人“点春”“交朋友”——那只是为了吃这碗饭。实际上交友十分慎重。想靠出手大方来博取好感是不行的，搞不好好落个“秧子”的名头，给他们看轻了。

市恩：以私惠取悦于人。

秧子：南昌等地的方言，泛指还没成熟或者还未结婚的小孩。

好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宗法的社会，亲戚宗族师徒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在这上面下手要容易一些。

萧子山按照执委会的商量好的套路说道：“此次孙常出力甚多，我们几个商量了给他脱籍。”

“这可是莫大恩典啊。”孙掌柜站了起来，深施一礼——虽说脱籍对奴仆来说未必就是好事，特别是脱籍之后没有去处主家又不肯收留的话，简直就是死路一条——但不管怎么说，孙常即是他的宗侄又是他的师侄，屈身为奴，他这个叔伯辈分的也脸上无光。

“这个恩典也是他自己挣来的，”他故意撇了一眼在一旁端茶伺候的高纤，“主子有难，不怕事，肯出头出力的，自然不能亏待。”

他接着说：“孙常的即脱去奴籍，但他忠信可用。若他愿意，我们还是留他办事。”

“孙常这孩子，您多抬举。”孙掌柜面露激动之色。镖局就算生意好了，能添上他这么一个镖师，也不过就是一辈子走南闯北护镖而已。若能留在澳洲掌柜手下办事，日后的前途可比当个镖师强多了。

“以后他奔走办事，还要您这位长辈多多照应。”

“这个自然，”孙掌柜忙不迭的包拍胸脯，“掌柜们交待的事，就是起威的事。一定尽力。”

好，有点意思了，果然还是一家人的事情尽心的多。

他示意高纤退出去。才又继续说：“还有便是高弟。你也见过，此处的一个僮仆。吩咐他打听市面上的各种消息。他人极机灵，又聪明。但我担心他年纪太小，长期出没市井容易学坏了，再则他身上没个功夫也容易吃亏。就请起威好好训诫他吧。镖局虽然黑白二道交游甚广，却难得持正不邪，交到你们手上，我们放心。”

“掌柜过奖了。”孙掌柜精神焕发，澳洲的几个掌柜还真瞧得起咱爷们。

萧子山看火候差不多了，也不再多言，双方敷衍几句就散了。

萧子山当天晚上穿回去向执委会汇报了有关情况。是否让高举赊帐引起了争论，无论是同意的还是反对的，都有着极充分的理由，一时间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鄂水的发言却是来一个思路。

“那边现在是几月了？”

“四月三十。”

“是天启七年四月三十。”于鄂水点点头，“再过十八天，熹宗皇帝就会在祭祀方泽潭后到西苑游乐，结果风吹翻船落水。虽然被谈敬所救，但是身体就此每况愈下。”

“他要到八月才驾崩，难道叫高举把建生祠的事情拖到八月？恐怕你装神弄鬼也不可能让他有这么大胆子等皇帝死吧。”反应快的人已经明白了他的思路。

“呵呵，你太小看官僚的对政治风向的灵敏度了。”于鄂水说，“魏忠贤凭什么当上九千九百岁，不就是靠着皇帝对他的宠信吗？他的一身荣辱都取决于熹宗皇帝的生死。天启本身身体就不好，这次落水之后一直没有恢复。皇帝一死，必然是信王即位，魏忠贤就算不倒，也不可能象天启朝那样弄权了。既然这样，官僚们就不会在这样局势不明的情况下急于表态。

“这个杨公公既然本来就不是魏忠贤一党，不过想乘这个机会去讨一下，如果局势忽然变得不明了了，恐怕他第一个要推迟此事。不去出头建生祠，也就是维持现状；建了，万一皇帝驾崩，新主即位事情十有八九要翻过来，他不是给自己添堵？”

“难道魏忠贤就眼睁睁的看着信王即位？我们知道天启以后是崇祯，那些官僚可不知道。”

“天启没有子嗣的，当然只能传兄弟。”有人解释了。

“其实天启一共有过三个儿子，但是都未成年。根据史籍记载和现代史家研究认为，皇子很可能是为魏、客二人所害的。到天启七年的时候，他最小的儿子已经殇了二年。皇帝一旦生病不起，可传位者只有兄弟信王由检了。

“天启虽然昏聩，但是对他的皇后张氏和五弟由检注重情义。魏忠贤曾经企图制造大案，构陷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谋立信王’，由此打击异己。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知道皇帝的脾性，力劝说：‘主上凡事愤愤，独兄弟夫妇间不薄，如有不测，我辈没命了’，魏忠贤听了大惊失色，赶紧取消了计划。可见熹宗皇帝对皇后和信王的信任众人皆知。除非天启又有了子嗣，否则皇帝驾崩，信王即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官僚们都十分清楚。”

“皇帝一生病，魏忠贤这只大明股票市场上的绩优股就会岌岌可危，信王这只潜力股自然就被大家看好。这个时候还会有人去大量买进说不定明天就会跌破发行价甚至干脆停牌的股票么？”

“那我就通知高举拖过五月十八了？”

“消息没这么快吧？北京的消息传到广州最快也得十来天吧。不如通知他拖到五月底自见分晓。”

“呵呵，虽然我不赞同装神弄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可以小小得显示一下预测能力——明确说出五月十八朝局即有变。预测未来对任何人来说都有很强的诱惑力，何况预测这样重大的朝局变动。一旦验印这个杀伤力可是很大的。虽然不至于能让别人倒头便拜当小弟，也能充分增加我们是顺应天命的气氛。”于鄂水笑着说。

这个解决方法不仅奇特，而且大大满足了穿越者们充当“先知”的嗜

好。一时间还有人出主意说要于鄂水充当“先知”去和高举和小杨公公面谈，另有人干脆建议于鄂水进京找曹化淳的，说不定以后崇祯那里就有了拥戴之功，穿越者就可以用现代科技和理念直接改造皇帝，把中国带人民主、和谐、发达的大明盛世……



曹化淳：宦官，家境寒微，十二三岁左右入宫，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后入信王府陪侍五皇孙朱由检，极受宠信。朱由检继位后，崇祯十一年，任司礼秉笔太监、东厂提督。

于鄂水顿时就倒了胃口：这帮人难道以为东厂和锦衣卫是聋子的耳朵？这样妄言帝王生死的“妖言”，不马上给抓到诏狱里去品尝公公们的酷刑才怪。就算曹化淳愿意听这疯疯癫癫的话，信王这会正韬光养晦，连近侍都不大见，还见什么“先知”！真要出了这个决议，谁愿意当先知谁去，他可不凑这个热闹。

幸好头脑发热者不算多，这个异想天开的决议没有通过。于鄂水这才有出了一些细节上的主意：如不要说得太明白，以免吓坏了高举，恐惧会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说五月十八必有大变就可以。而且不能说是自己知道的，要说有人夜观天象云云，反正就得云山雾罩。

“有一点千万记得，不要说魏忠贤会倒台或者皇帝什么时候会死。这样事关重大的话，高举肯定会去告诉小杨公公，以这些人的禀性，不为立功就为了避祸也会马上把你告发拘捕！”于鄂水最后对他们强调着。

第三十七节 暂别大明

“阿姆斯特丹……不，广州，我会回来的。”萧子山站在庭院里，望着远处蓝天下坡山上的岭南第一楼，红砂岩的楼体重檐歇顶的古建筑——哦，不是古建筑。他不自觉的笑了一下，“是现代建筑。”

这青砖铺地，粉墙黛瓦，充满了岭南风味的住宅。萧子山记得，在21世纪，这里应该是惠福路。一条价廉物美的食肆街，其中不乏经营了几十年的名家。他去过吃过那里的“银记”肠粉、“成记”粥粉面，……本时空的此地，却是一个相当荒芜的地方。虽然可以看到民居，但是期间还是夹杂著废园甚至农田菜地，杂树林、小池塘随处可见。



“银记”肠粉



“成记”粉面

萧子山从小就对这样的场景十分熟悉，小时候住的南方城市和这里很像。中国的传统城市，城垣之内有农田荒地。某些地方，到60-年代还有城里的农村——在市区里，却有大片的农田和村舍，甚至还有生产队的编制。

这里已经选做了日后穿越政权在广州的据点。濠畔街的那处，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穿越贸易点使用，将来则是一处备用据点。

新宅是高举花的钱，但是地方却是孙常找的——萧子山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办事利落，而且善于理解穿越者的想法。

找得这处宅子，地势却比周边要高出一些来，面积很不规则，两面环水，最早修建房子的主人建造了一所小小的宅子，把余下的空地建造一个园林。如今这里几经转卖，和园林都已经荒废成一片瓦砾荆棘遍布的废地，只有园里的一池碧水、半座假山、几棵大树和一个还没完全倒下来来的亭子才透露出一丝这里曾经的风光。

孙常找得几处宅子里这处是最破败的，价钱也便宜——房院几乎都要重修。但是四处冷僻安静，面积又大，扩展有很大的余地。当下就决定买下来。

整个房屋的重修方案完全由穿越者中的建筑设计人员完成。其设计思路是：在不破坏该宅第的整体明代外观的情况下，内部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适应穿越者未来在广州以其为据点的需求。

在执委会的对广州据点的未来用途中，这个地方将作为穿越众在广东沿海的贸易、情报和通讯中心。

建筑师保留了原来的住宅的结构面貌，只做全面的整修和加固，这个部分将作为与当地打交道的场所。

废园划出靠近宅子的一部分作为园林进行修复。其他面积，全部规划为各种现代设施，包括计划中的办公室、宿舍、监控室、电报室、仓库、金库。当然这些房子都会有一个传统院落建筑的外表。内部设施和结构将完全按照现代建筑原则，以利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穿越众要在据点内安排各种技防设施和联络设备就涉及到用电的问题。城里用风力发电显然是行不通的，且不说风力有限，那个又高又大的架子也未免太显眼了。太阳能发电效率也过低。虽然一时间执委会还找不到能安全稳妥的把发电机送进广州据点的方法，但还是准备显修建一个地下的，有隔音设施的发电机房——有备无患。

园内和宅内都有水井，经过检测大体还合格，请当地淘井工人深淘一次，即可做生活用水，饮用水则只好用井水进行水质净化处理了。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广州据点即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是在修建中将把未来需要添置设备和铺设线路的地方都预先开好暗槽。

防御方面，疏浚原先西北两面的小河和池塘，修整驳岸。原先已经塌毁的不堪的院墙统一增加到6米高，这里大户人家的后院墙，甚至有高到8-9米的。并在墙体上种上爬藤类的蔷薇花——密密麻麻的尖刺也能起到一定的防盗效果。



驳岸：沿河地面以下，保护河岸（阻止河岸崩塌或冲刷）的构筑物称为驳岸（护坡）。保护园林中水体的设施。



蔷薇花

不过这一切，此刻只留在设计师的电脑上，目前的资金并不宽裕，不宜再在一个不太急需的项目上进行过多投资。虫洞的能量即将消失，为了保存最后的能量，穿越贸易在这次之后将停止，在明代时空活动了好几个月的穿越者们将全部撤回本时空，直到最后穿越行动的到来。

因此这个宏伟的建筑计划，此时仅仅实行了一小部分，孙常请来泥水匠人们，正在修缮宅第和四面的墙壁。看著工人们忙忙碌碌的运砖拌泥，萧子山有点留恋起这里来了，不知道要再过多久才能重新回到这里。

正式穿越之后，他们就不再是人畜无害，带着新奇商品货物来这里赚钱的澳洲商人，而是独树一帜，意图谋反的一股政治势力。自己作为执委会的一员不大可能再被派到这敌方势力下的广州城了。不知道要过多久，穿越者的旗帜，才能在这岭南第一楼上飘扬呢？

正想着，看到文德嗣已经满面春风的从外面进来了。最近一周萧子山都在新宅里监工，穿越贸易的事情就由文总和王工负责了

“子山，还在监工？”

“文总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你最近要少露面。”

“不碍事，有起威的镖师跟着，又有我的护身法宝……”

“呵呵，又是那老三样吧：喷剂、折刀、防刺背心？”

“不，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又添了一个简易防毒口罩。”文总拍了拍那鼓起来的腰部。他刚刚去拜会了高举，把于鄂水的那套说辞云山雾罩的胡诌了一番。



简易防毒口罩

“高举什么表情？”

“难讲！”文德嗣想了下，“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青橄榄的模样！不过，他知道我们临走肯把货物都赊给他，又感动的想哭……”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考虑到将来穿越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穿越者不能象现在一样轻易拿出大量的所谓澳洲货了。所以经过讨论，还是赊给了高老爷一大批货物，把个高举感动的差点掉了眼泪，这批货物价值二十万两！其实对执委会来说这次赊欠也没多大风险，合计人民币也不过三万多而已。不会影响到本时空这边的资金使用。

“那他也付了不少钱吧？”

“二千两黄金。还有许多过去我们不大敢卖的东西，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走人。”文德嗣止住了笑，“这些是我们穿越前的最后一笔收入了。”

“够用么？”

“核算过几遍了，不算这次的收入，目前的储备就够了，还打了一个二百万的富裕应急。”

“我到时候又有人提出来要什么新的东西。”

“不够就不买了，该有的都核算进去了要再添什么也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

“就怕有什么关键的东西我们没想到。我们可是要去重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别在节骨眼上掉了链子。”萧子山依旧是悲观主义者。

“不说扫兴的话了，我们把这里的事情也都料理一下。”文德嗣说。

回到刚刚修好的屋子里，孙常拿着个账本正在屋里候着。他现在隐隐已是管事的意思了。把这么大一份家业托付给认识不到三个月的人，换作现代，那是谁都不会干的，但是此时此地，穿越者们别无选择，只有信任了。

“孙常，我们这次回澳洲去了。下次再来，应是明年了。你在此好生看守宅院，切勿生事。遇事对与孙掌柜商议。若有为难事，亦可去求教高举高老爷，我都和他说过，他定会见你。”

“是。请老爷们示下，下次小的们去哪里迎接老爷？”

“不用，我们来了自会派人与你联系，”文德嗣从怀里掏出一个用锯子锯开的铝制纪念章，分了一半给他，“到时候，以此为记，你可听来人吩咐。”



铝制纪念章

“是，还有一事想请老爷示下。”

“什么事？”

“这宅院如此广大，仅我一个，怕看管不力。能否请老爷再收买一二房家人？”

“不必了，我们回去之后，高青一家就搬来这里。高弟又在你师伯那里学艺，你平日里也要多教他，不要长大了象他那个没出息的爹。”

“家中一切银钱出入，都归你开销，高弟负责记账。高青一家的银钱月米，都有了定额，按章发给就是。你的月银是二两，月米半石。”

“喏。”

“虽说是叫你切勿生事，可不是要你们呆在屋子里宅！”

“？”孙常一脸迷惑。

文德嗣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也不改口，继续一脸严肃的训诫道：“多去四下走动，打听消息。日后我们来了，再禀报过来。”

“是。”

“好生候着，我们就要回来的。”

穿越者们离开的第二天，高青一家正收拾着家什物件准备搬到澳洲老爷的新宅里去。阎管事又在宅门口叫高青出来。

高青听得声音刚要出去，他老婆发起飙来：

“去去去，你去啊，再去好好的献殷勤吧！咱们先进得门，倒叫后来孙常脱籍当了管事，你倒好！先进的门闹半天还是一个打杂的！”

高青窝窝囊囊的不吭气，意思是还想往外走。

高纤干脆又哭又闹起来了：“我跟你这个窝囊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你还有点脑汁子没有，高家给咱们什么？文老爷他们待咱们怎么样？你倒好，去卖他们还倒贴钱！”

“文老爷总是外藩人……以后……”

“外藩人怎么着了？待咱们好跟着去天涯海角我也乐意！你就去卖吧，留在高家当你的好奴才！”

他们的一双儿女，看着娘大发脾气，一声不吭。两个孩子都到了已经懂事的年龄，知道爹娘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感情上都觉得澳洲来的老爷好，说话又和气，平日里有经常给好吃好玩的澳洲小物件。心里自然是偏着娘这边的。

高青垂着脑袋不说话，乘这个机会，高纤已经走了出去，满面堆笑对着阎管事说：“真不巧了，我们家男人一早就去那边宅里收拾屋子去了。奴家正带着孩子收拾东西呢，收受完了就过去，您有什么事，明个叫他过来给您回话？”

阎管事知道她在撒谎，也不敢奈何她，只好讪讪走了，心里暗暗骂道：这群海外番商真他妈的会灌迷汤！才几天，一个一个都忠心不二了！

第三十八节 意外来客

一年后。

中国南方，某大城市

郭逸走进办公室。他是个共和国的公务员，不过今天比规定的时间迟了那么一点上班——昨晚上和过去的几个老同学吃饭，多喝了几杯。

老同学见面，喝酒是难免的，但是喝多了的人往往不是因为高兴。

混得好的，自然牛皮连天，巴不得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的成功，混得不好的，干脆也就不出现了。

他这样中不溜的，心情其实最郁闷……

混得好的，瞧不上他们，讥讽他们是混安逸饭吃，没抱负；混得不好的，总觉得他们是不干活拿人民的血汗钱……

桌面上放着一些资料，都是些最新的社会动向的材料——郭逸是在一个专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部门工作。

例行公事的看了几份没什么花样的材料之后，翻到一份标记着“待办”签条的材料是广东沿海某市的一个动态通报。该地区一处闲置的海上民兵训练基地里，近一年来一直聚集了群奇怪的人，每天都在那里搞军训，练队列，跑步，还有其他军体训练活动。晚上还开会到很晚，貌似还有喊口号的声音。有人怀疑是在搞传销，举报到工商局去，工商执法大队去检查了一次，没查到传销的迹象；当地派出所也去走访过，也没发现什么违法乱纪的事。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公司在进行员工岗前培训。查了营业执照什么的，确实有这么家公司，成立一年多了，这个民兵训练基地就是该公司向当地人武部租来的。

但是这个情况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于是这份通报就七转八弯的到了郭逸的领导的桌上。领导指示：“有空的话，”领导这么说，“就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情报工作也好，稳定工作也好，坐办公室看材料永远是主要的工作内容。

材料里涉及的一个人物叫文德嗣，从注册资料看，他是该公司的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逸以前没看过这人的资料。话说这文总也不是能在他们这里挂号的人物。不过，在局子里面他是出名的喜欢看翻材料查档案的人。这个爱好让他得罪过人——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些他翻出来的资料得罪了谁——于是就在本部门几轮提拔之后，依然当他的科员。而且一切能立功的工作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调集了文德嗣的材料来看，这是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人物，三十多岁，曾经是几家企业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收入不错。平时喜欢旅游，对历史和军事都有很大的兴趣，还搞点手工制作什么的。是个野外

运动和武器爱好者，还是什么“生存狂人”，一天到晚准备挖洞过核冬天——大概他家里储备了许多食品物质吧？但是没证据表明他持有或者企图持有什么武器，连各类狗都没有。他还常上一些网站，发表一些询问的帖子，例如什么子弹更便宜、野外活动的设备之类的。身世清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连交通违章都查不到。

他名下的这家公司是半年前注册的，注册资本一百万。郭逸当然知道注册资本都是空的，但是以这个文总过去上班时候缴的个人所得税推测，拿一百万资本出来也没什么难的——查询了文德嗣的银行记录：半年前他分几次提空了银行存款。前后有八十多万，在这以后，他的个人账户上就没这么多的固定存款了。

公司账号来往上，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正常的经营往来，买进卖出的。列支的费用有：工资、水电办公费支出。账号上有现金，但是不多，只保持着十几万上下的水平。

郭逸又查了税务局的资料，证实了他的想法——这公司业务活动都是正常的开展，税费也一分不少的缴纳了，虽然发现过一些财务上的小纰漏，但在透漏税款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合理避税还是有的。

郭逸想了半天，没发现这事有什么群体性事件的潜质或者其他不和谐要素在内。不过，领导既然发话了，那就干脆去出差实地查询下好了，权当散心。

这个县城普普通通，象广东无数类似的沿海小城一样，这里的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繁荣给这里带来了众多的流动人口。长途汽车站的广场上，每天都有拖家带口，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群来来往往——寻找自己的梦想。

在这汹涌往复的人群中，半年来几乎每天都有真正的不速之客到来，他们装束各异，南腔北调，鬼鬼祟祟的拿着地图和纸条，或三五成群，或单独行动，在车站广场上东张西望的搜寻着什么。

萧子山站在汽车站的出站口，手里举着个拆开的水果包装箱，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毛笔字“穿越贸易”。曾经白胖胖的脸孔瘦了许多也黑了许多，套着件汗渍斑驳的广告衫，一顶破了边的草帽。



广告衫



草帽

曾经的外企白领，虽然失业了，如此模样的出现在一个沿海小城——连萧子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或是在做一个荒诞无比的梦——只不过这个梦的时间也太长了一点。而且，他知道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追逐同一个梦。

今天，照例又有一些人会到来，萧子山知道，其中的一些人会象以往那样退缩和迟疑，也有些人则不会被选中。梦想的道路，将会是曲折的。

郭逸从出站口出来，九月的天气依然有些燥热，太阳热辣辣的。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城，扫视了一下出站口的人群。他的目光马上注意到了那个拆开的纸箱。

“穿越贸易”

这不就是文德嗣开的公司么？就在这一瞬间，萧子山和他的目光短暂的交集了，这电光火石的片刻，或许可以叫做“命定的相遇”——但是两人都没虎躯一震，散发出无尽的王八之气来让对方拜服。郭逸感兴趣的是这个公司，而萧子山则意识到此人来者不善。

萧子山干了多年的销售，其他长进不大，察言观色看人的本事则学了不少。看此人目光敏锐有神，举手投足间显得自信从容，衣着低调却又干净利落，随身没带很多行李。这是个吃公家饭的人，十有八九在某些权力部门。此人在注意自己，当然，不是对他这个黑胖子有兴趣，而是自己举的那个包装箱。

还没等他转过下一个念头，一个随身大包小包的又高又胖的小伙子

已经迎面而来：

“穿越公司？”

“是啊，你是？”

“我是来穿越的……”

萧子山瀑布汗：老大，你也不至于大庭广众的说出来吧，“嗯……这个……解放军席卷了哪里？”

来得人都得对下切口，这莫名其妙的规矩不知道是哪个想出来的，俺们又不是北方曲艺学校……大概是某人的黑话情结吧。

“亚洲，亚洲。”年轻人大概还沉浸在激动中，声音很大，“我是孟贤，孟贤啊！”

“我知道，知道……”萧子山的脑袋都冒汗了，他是个低调的人，做贼心虚般的压低了声音。“去停车场，有辆中巴，车号*****。”

“文总呢……”

“一会就能见到……我还得接几个人……”萧子山胆战心惊的东张西望着，希望他们的对答没引人注目。

四周熙熙攘攘的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人注意他们。萧子山稍稍定了下心，刚才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不知怎么的，他的心里有些暗暗的担心，回去要不要和执委会通报一下？

那天郭逸却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了他们很久。虽然他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大致也知道这个拿着水果包装箱的人是在接站。一个人很激动，另外一个则显得不安，警觉，说明谈话的内容里有某些秘密。从接站人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和包装箱上磨损来看，这样的接站活动已经持续了相当久。期间他尾随着兴致勃勃的孟贤到了停车场，记下了中巴的车牌。



中巴

中巴没马上开走，说明还会有其他人来。但是郭逸决定不在这里奉陪了。他首先去电信和移动公司，调出了公司的通话记录，和他想像的

相反，这公司的电话往来还相当的频繁，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打进打出。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很快就查清了多数固话号码的属地：绝大多数是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研究所、设计院，也有形形色色的贸易和咨询公司。五花八门，什么类型的企业都有。

手机则麻烦一些，手机放号比较随意，很多查不到所有者，号码分散的地域也太广泛了。郭逸便从固话那头着手调查。

这一调查，让他感到极度的困惑。

这家公司在频繁的向全国各地的企业、研究所、设计院进行联系，而且还采购了许多设备和物资，作为一家企业来说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其购买的设备涉及的行业范围也未免太过广泛和怪异。订购发电机、小水电设备、变电设施这倒还能理解，奇怪的是又订购了多套风电系统，外加大量的备件。该公司还对各种图纸和技术资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连安全套和卫生巾的制造技术都有兴趣。

“他这么有钱？”郭逸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个大大的问号，洗钱这个设想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或者是在搞技术情报收集？从企业反馈的讯息看，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恰恰相反，反而热衷于那些简单落后的过时技术和工艺。这世界上有这么当工业间谍的吗？

难道他们是在用这些作迷雾掩盖着某个重大的秘密？如果是这样，他们企图做什么呢？

晚上，郭逸筋疲力尽的躺在酒店的床上，挂掉了N个要为他做减压按摩的电话，还有推荐做“根浴”的，并且表示这个是可以“明来”的。另有一个表示有“新来的小妹”——脑子里乱得象一锅粥。昏沉沉的睡着了。

梦中，郭逸看到了文德嗣，穿着件古怪的长衫。一艘巨大的船。乘风破浪，远处，是一个青翠的岛屿，蓝天白云，碧海银沙……



蓝天白云，碧海银沙。

第三十九节 初来乍到

回基地的车上来萧子山和来的四个人“今天天气哈哈”了一路，期间有人企图问点什么，萧子山马上介绍起开车司机如何的干活卖力，价格低廉，开黑车也不好赚钱之类，言下之意就是在外人面前少说废话。

孟贤从车上下来，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啊。转头看那边已经来了三四个身着作训服的年青人，一起帮忙卸起了行李。

四位新人被迎进了宿舍，宿舍还保留着当年部队营房的结构，虽然有些破损，用起来还方便。房间里放着三张铁架双人床，军毯、凉席、拖鞋、脸盆、口杯牙刷、毛巾基本用品一应俱全，看起来颇为精心。



部队营房

“大家都坐、坐，”萧子山满面笑容，学着电影里领导的派头把手摆了摆了，“生活条件有点艰苦，希望大家能习惯。呵呵，毕竟我们要去的地方更艰苦。”

“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自称叫田九九的眼镜兄打量了四周。

“尽量让大家能住的习惯点，毕竟D日还有一段时间。养精蓄锐才能有好的状态。”萧子山接着说，“大家一会去一号楼的登记报到。”

D日：在军事术语中，**D日**经常用作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那天。迄今为止，最著名的**D日**是1944年6月6日 - 诺曼底战役打响之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先是在电脑上填写了一张个人状况登记表，无非是姓名、出生年月、学历、专业、工作经历、获得过的各种技能和

专业证书之类的。比较详细的是特长栏目，这张电子表格对特长的规划非常细，涉及十三个大类，百来个项目，每个特长还有不同的能力程度。萧子山在旁指点他们填表，而且一再要求要尽量准确仔细。还有兴趣爱好，也分得很细。以至于每个人都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填完。接着，他们被带到了医务室，一个专家模样的白大褂查核了他们在各地体检中心做的体检表——每个人来之前都在当地按要求做了全套详尽的体检。这些医疗资讯也被逐一输入电脑。他们还要提交自己在当地防疫站按执委会的要求做的各项免疫的完成证明。期间这位白大褂反复提醒他们：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不要隐瞒，没按要求完成的，可以在当地补种。

最后医生给了每人两片白色的药片，要他们当场吃下去。

“这是什么？”查梧础疑虑的看这药

“驱虫药。”白大褂严言简意玄的解释。

“我没虫。”大感屈辱的查梧础发出了抗议。

“吃吧，吃了没坏处。”白大褂不为所动，“你要去的是一个没有现代卫生设施的地方。”

吃完药，这几位又落到牙科室里。这次换了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每个人的嘴巴里又敲打了一阵。显然这几位的牙都不错，小牙医没拿出令人胆战心惊的转头之类的杀器。正当几个人都放下心来准备出去的时候，牙医撕下了三张预约单。

“后天下午三点过来清理牙结石。”



清理牙结石

当他们怀着对牙医的恐怖再次回到登记处的时候，萧子山已经在台电脑后恭候他们了。手里拿着一堆金属的项链类的东西。

“这是大家的身份牌。”萧子山把这些链条分给他们，上面除了一个

刻有名字和一个数字串号的金属片之外，还有个近似小U盘的东西，用一种不透明的东西密封着。



身份牌

“狗牌。”有人说了。

“呵呵，对。不过是电子的。”萧子山解释这狗牌的用处，金属身份牌没什么特殊的，小U盘一样的东西则是一个ID卡，通过感应，可以自动在服务器数据库里调阅出每个人的全部详细资料。当然，这个卡也能起到大学里的一卡通的作用。

“那吃饭是不是凭这个卡就可以了？要充值吗？”

“不用充值，到食堂凭卡吃饭就可以，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供给制了。”萧子山一边示意他们坐下，“我说明一下，在基地里一切都是供给制的，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向执委会的后勤组提出申请，我们会发给的。但是要注意仅限生活用品。你要是想抽烟喝酒什么的，还是要花RMB的，这里有小卖部。”

“上网呢？”查梧础看来很有网瘾。

“同样是免费的。但是上网要凭ID卡登陆才行。”

“共产主义啊。”

“距D日还有些日子，但是也就是最近的一二个月了。至于许多要点和规定，各位来之前，执委会都和你们说过。”

大家都点了下头。

“最近尽量不要外出，外出一定要请假。后勤组已经把配发给你们的东西送到宿舍了。另外，大家带来的行李，计划协调组想察看一下，有些东西可能你们会忘记带，有些东西则要上缴给资源组统一使用。”萧子山笑了一下，“当然，我们会按价折算，折算成股份还是点券则按你们的要求。”

“马上就要开全体大会了，大家先好好休息几天。最好到这里的网吧，用ID卡登陆看一下内部资料，里面有我们的计划概况和进度。再好好想想。如果想退出，全部东西和钱款都会退还给你们。”

“要是想退出就不来了。”有人说。

“没关系，再好好想想。毕竟是要从这世界彻底的消失，人非草木，总有个牵挂吧。想想能不能下这个决心。”

基地的大会议室里，桌上开了桌牌，加上围观的，十来个人好不热闹。

文德嗣看了一眼窗外：“有人注意我们了？”他甩下一张S。

“没错，前天我去人武部打牌的时候，听人说的。”说话的是钟利时，一年多来他在本地交游广泛，“听人说，*处打过电话来问过这事。”

“屁事，咱们这开公司又不犯法。”魏爱文把脚丫子也端到了椅子上。

马千瞩慢条斯理的丢下一张牌：“看A片也不犯法，你到大街上看看去？”他皱了下眉，“你的脚又没洗吧？”

A片：AV片（AdultVideo）、黄片。

“那我们不也没在看A片嘛。”魏爱文大为不爽，这里的几个人，个个都是半含不露的味道，说话绕着弯子。

“那叫组织聚众看A片，要赶80严打那会，你够枪毙的份。”萧子山嘿嘿的笑着。

80严打：1983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方针。

“你就瞎掰吧，看个A片就枪毙，你也领5美分？”魏爱文马上反驳起来。

美分：特指美国等西方阵营的政府反华宣传机构，或者直接间接地受到其反华基金的资助的反华团体或者个人，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盲目跟风的网民。

“这就是时间的伟大。”萧子山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之后继续翻本子，“我觉得最近的确有点不对头，昨天车站来了个人，很可疑啊。”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处？”

“这个说不好，”萧子山顿了一下，其实他昨天就想回来的时候和大家说一声的，但是后来他忘记了，“也许只是偶然到来的，感觉是个专政机关的人……”

“你这就和没说一样。”魏爱文马上对其进行攻击。

“嗯，”萧子山承认，“但是我觉得他对‘穿越’这二个字特别有兴趣。”

屋子里的几个人沉默了一下，好像暴露了什么秘密一样。

过了几分钟，马千瞩对文德嗣说：“文总，我们的步子是不是更快

一点？现在人来得差不多了。不来的也不会来了。”

“还要怎么快？”文德嗣慢吞吞的洗着牌，“船到现在还没着落！”

“租不到？”

“我们这样成立才不过一年的新公司，谁肯租给我们？就算肯租，也和买艘新的差不多了。”

“干脆买二手旧船吧。”

“这东西不是买二手车，到市场转一圈就成了，里面的手续问题费老劲道了。王洛宾这二个月天天都在跑这事。”

“多花点钱开路吧，也别太挑剔了，贵就贵点。”钟利时提出建议，“反正RMB对我们很快就没用了。”

“那也得留点在手上备急用。”

“干脆备点金银好了，这东西紧急情况下拿出来，谁都认。”

“说到金银，咱们是不是应该带一批925工业银，最好直接造些西班牙比索带过去。不然一过去怎么和土著贸易？”

925工业银：一般是指含银量**92.5%**左右的银品质，纯度在**92.5%**左右即认定为纯银。因为纯度过高的银柔软并且容易被氧化，**925银**加入了**7.5%**的其他金属，使其具有理想的硬度。

“那时代不缺白银。带白银过去，第一成本就不合算，其次还要占吨位。贸易又不一定非要靠真金白银才能进行。易货好了。”罗铎不以为然。

“工业品生产是要有阶段的！”钟利时激动起来，“你觉得我们的工厂多久才能形成足够贸易的生产能力？起码三个月吧。你这三个月的补给和建设采购费用从哪里来？不要说去抢就好了！”

“兄弟，你知道盐吗……”罗铎慢吞吞的说道，“自古以来，食盐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货币。起码在我们要去的时代，向土著买东西还是很有购买力的。”

钟利时平静了一点：“我们会晒盐吗？”

“不会，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晒盐。我手上有大把的资料。精盐、加碘盐、腌菜盐……”罗铎意气风发的笑了笑，“我们在座的谁会炼钢？谁会做玻璃？谁会造步枪？我们拥有三千年文明积累的智慧，有着工业革命以来全部的现代科技——”他的手戏剧性的一挥，“我们，无所不能！”

这句他自认为富有感染力的话就好像丢到了沼泽里一样，咕咚了一下就消失了。除了钟利时充满怀疑的一瞥之外，没激起任何的浪花。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罗铎卖弄着他的制盐工艺，不时还和钟利时发生一点即不专业也不客观的争执。忽然马千瞩叹了一口气：

“俺们这里的讨论，怎么总是爱跑题呢？”

“习惯性跑题……”文德嗣说，“好了，好了，我们的财政问题待会再

说。子山，人员报到情况怎么样了？”他象想起了什么，“你接回来的那四个人怎么样？”

第四十节 人事

“都安排下了，放在7号楼的106了。”萧子山拿文件夹，装模作样的看了下，其实他不看都记得，这样只不过是因常年当小白领开会留存下来的毛病。

“孟贤，二十五岁，出过国，擅长英语，学的是金融和会计。

“潘锋，二十八岁，无业。自称当过快速消费品行业代表。单身。

“查梧础，二十四岁，制药厂技术员。单身。

“田九九，二十七，*省*市水利设计院，技术员，给排水专业。单身。”

“好啊，除了一个废物之外，都是有用的专业人才。”魏爱文高兴的一拍桌子，故意扫了萧子山一眼。

萧子山当然知道他什么意思。从心里，他很鄙视这个咋咋呼呼的家伙。但是他从不把鄙视流露在脸上，也不和他当面争执什么。他很清楚，即使是打牌他也不属于这个屋子。

其他几个人只是默默的点了下头，萧子山继续他的汇报：

“和他们都随便聊了一下，大家对穿越都很热情，态度也比较坚决。”

所谓聊天，是执委会对新加入者的第一次审查，通过表达欢迎的聊天谈话形式，大致摸清来人的基本底细和性格。看其是否有足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情商，适合加入到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冒险中。

“孟贤，极度喜爱轻兵器，在体校练过几年移动靶，言谈中对玩枪很有兴趣。

“潘锋，在整个过程中很少说话，性格比较内敛。爱好是园艺和文史，对快速消费品销业很了解。有会计上岗证。

“田九九，……”

简单介绍完了他对这些新人的印象和看法，萧子山还同时向执委会提供了一张这些人登记的随身物品的清单。

“我已经写一个基本的介绍，晚上和登记表一起交给内务组。由该组来进行下一步的评估和审查。已经安排一个人去和他们一起住。”

“安排谁去？”文德嗣发问。

“这个我不清楚了，以后的事情就归内务组管了。”萧子山摊开手，“一会我问下？”

“不用了。”文德嗣、马千瞩、萧子山的目光交集了一下。

“这样的话，到目前为止，有效报到476个。”

从半年前开始人员集中，差不多每周都有人来到这里。他们都经历了孟贤他们同样的流程。

当初在帖子里热烈讨论回贴准备穿越虫洞的2106人中，有不到800人参加了随后的SkyPe聊天群。真正来这里，并且留下的，不到500人。

“走得人多吗？”

“前后大概有50来个吧。这476个是目前决心参加的穿越的。”萧子山看了下名单，“未来二周应该还会有50人左右。这些人应该都会来。”

“千贵会变成五百人院了，”魏爱文感慨起来。“人太少了，说的时候都是气冲斗牛，要真干了全他妈的成了胆小鬼！”

其他几个人都不作声。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这是个悖论。对于这几位占据着执行委员会职务的人来说，人少似乎更有利一些。人多了，心也就多了。说到底，虽然这一切筹备计划都是执委会在负责，但是毕竟没经过群众的意见。群众此时都服从执委会的安排，只不过是因为初到一个陌生地方之后的盲从而已。等这群人都混熟了，说不定要出什么妖蛾子。

“队伍精干些好。”马千瞩打着哈哈。

“说起来我们倒是各方面人才都有，什么都不缺。”萧子山比较满意的说，“就是女生少一些。多半都是陪丈夫或者男友一起穿的，单身的不多。”

“这个自然了，来得基本都是光棍。”文德嗣仰起了下脖子，“有家有口的谁还跑来干这个……”

魏爱文说：“女人就是个麻烦，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那你以后可别向组织要老婆。咱们不管这事。”

“老子才不稀罕，古代的小萝莉，老子要多少有多少，一个给老子捶背，一个给老子捏腰，还有一个……”

席亚洲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老子的老子的，你一个P孩，张口闭口老子，就这德性什么女人也看不上你！”

“没关系，小魏，大明的背背山很发达的，而且都是高素质人才才玩……”

背背山：等同于“断背山”，都是对同性恋的一种亲昵称呼。

“扯淡，你才背背山呢，你们全家都背背山！”小伙子发火了，这里调侃他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对了，我有个问题想请示下执委会，”萧子山说，“关于外国人的。”

“外国人？不要！以后麻烦的很！”

“我也反对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个比较特殊。”萧子山继续说。

“你别说是个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军医。要是的话可以考虑考虑。”

“不是……是某位报名者的女朋友。”萧子山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念了起来，“丁丁，男，32岁，汉族，某大型传媒集团记者。这个洋妞叫潘潘？好像是美国人。”

“靠，大洋马啊。”魏爱文的脑袋凑了上来，“有照片没有，有照片没有？”

“人的女朋友，你起什么劲。一边呆着。”

“要审查！说不定是美国特务。”魏爱文手舞足蹈，“肯定受FBI指示打入我们内部的，免得我们改写历史！”

“小魏啊，你知道FBI干什么的么？”百事通罗铎来提醒他的技术性错误了。

FBI主要针对国内刑事犯罪以及预防国内恐怖袭击，**CIA**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和谍报 以及对境外恐怖主义打击。

“反正就一个美国特务组织，还管保卫总统！”

“是不是要让你审查一番？”

“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小伙子态度诚恳又坚决的保证着。开他玩笑的种利时看他认真的模样也不好意思继续调侃他了。

文德嗣点点头：“我个人同意，毕竟是人的家属，想去就带上吧。她就算想去效忠米利坚也没地方去效忠。”

“好吧。我和他确认一下，说起来我们还没有文宣传媒方面的人，将来是比较有用的人才”

“我们什么专业的人才都需要，不是人才的普通人也要。”文德嗣强调着，“接待报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对有专业的人就热烈一些，没有专业的人就冷淡。这样不好。”

“这个我明白，要有利于团结。”

孟贤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望着搁在上铺的大行李包。外面安静极了，可以清晰的听到楼上某个家伙在看的A片里的声响。

一路上的满腔热情，一旦安静下来，却为一种无法遣散的惶恐所占据。

我是怎么了……是发疯了么？好好米国工作不干，跑到这个广东的农村来，我到底想干什么？

改变命运？再造历史？

孟贤平时也爱看架空YY小说，也幻想过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再造华夏、建功立业外加三妻四妾，但他知道这不过是小说而已。

一旦穿越了虫洞，他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等于是死了。

父母、亲戚、朋友，还有将来的老婆……当然，他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更谈不上老婆。但是！如果不来这里，那么一个还不错的老婆是应该是有的……

想到这一瞬间，孟贤几乎产生了退出的冲动，他猛得坐了起来。看到临床的叶雨茗也在那里发呆。他比他们早住进宿舍。

“怎么，睡不着啊。”看到他坐了起来，叶雨茗丢了一根烟过来。

“我不抽烟……”

“那算了，我也不抽了，怎么，不去上网玩？”

“提不起精神来。”孟贤叹了口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发。”这话虽然有点违心，但也不乏真实的想法——真得穿了，反倒也死心了。这样的两难才最难受。

“你真这么期待D日到来？”

“你不是？”

“不好说……觉得不靠谱。”叶雨茗闻了闻香烟，“要不是文总、马公都是我信任的人，加上……”他顿了下，“我还真有点怕是骗局。”

“应该不会吧。”孟贤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嗯，我想也不会。所以才来了嘛，不过，过去会怎么样，还真难说。”

“文总不是已经带人过去过了好多次吗？”

“可毕竟有这么多人，还有东西。万一能量爆炸了怎么办？又或者，穿过去了出了什么事故……”叶雨茗的脸色很凝重，“把小命挂了可没得LOAD。”

“说不定在本位面又复活了呢。”一直在边上看书的潘锋忽然插了一句。

“哈哈，真有你的。”叶雨茗和孟贤都笑了起来。

潘锋丢了下书，爬了起来：“按穿越的一般套路，不都是被雷劈，被车撞，被水淹吗？所以在异时空挂了的话，也应该是在本时空复活吧。”

“是有时空管理局的话，你挂了以后马上去申请复活。”孟贤笑了一阵，心里稍微松快点，“小潘，你说你是干销售，卖什么的？”

“我啊，不怕你们笑话，干最长的销售经历是卖卫生巾。”

宿舍里的几个人都大笑起来。查梧础拍着床沿，笑着说：“你就瞎掰吧，你卖卫生巾？哪个妞来买啊……”

潘锋拿起孟贤丢一边的烟：“我抽一支不介意吧。”

“抽吧抽吧。”叶雨茗还给他点上了火，自己也来了一支。

潘锋吸了一口：“咱做的是渠道销售，直接卖给批发商的。和小妞没关系……这年头快销越来越难，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客户越来越拽，公司要求越来越高，就工资一百年不变……”

“你觉得这事靠谱不？”叶雨茗追问道。

潘锋看了一眼他，嘴角露出点笑意来

“为什么不靠谱？除非文总是得了精神病，不然他搞这些干嘛？骗钱么？那他的这个规模大得要自己倒贴了。”

“那你真得想穿？”叶雨茗紧接着问了一句。

“穿，为什么不穿？”潘锋弹了下烟灰，“咱是穷忙族。读过大学，上班也不算不卖力，做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干活也就能赚点小钱，还得存点防着生病，结个婚买了房子当房奴——你要抱怨几句吧，还有人为了拿几毛钱要你去游太平洋。”他笑了笑，“兄弟们知道啥叫铤而走险吗？咱胆子小，从小是良民，本时空里不敢干那违法乱纪的事情，可是活得又郁闷，所以就来铤而走险了。”

宿舍里沉默了，这些话大概打动了每个人心里的某些东西。叶雨茗微微的笑了下，躺下来开始打给内务组的腹稿。

第四十一节 船只（一）

这几天郭逸到处奔走，他知道的越多，了解的反而越少。

本来以为只是短暂的出差二、三天的事情，现在他向领导汇报说要多呆些日子，从电话中的语气里，郭逸知道领导认为自己有点多事，或者觉得他是想借机游山玩水，但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变得让他越来越有兴趣。

首先他发现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来，来得人不多，但是南腔北调，多数很年轻，基本为男性。而且不是这一带常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打工者，个个都带有大量的行李。

其次，在走访该公司联系过的本地企业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本市周边一带的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部分商品的销售量暴涨，初步汇总起来看增幅明显的东西有：各种食品、医具药品、工具、水泵、电动机、小型动力机具、各种规格的优质碳钢、合金钢材料和电解铜等金属原料、测量仪器仪表、成衣鞋袜等等。

联想到穿越公司的全国性采购，郭逸毫不犹豫的认定，这些采购应该也是穿越公司的。显然他们把采购分为二个部分，普通的，简单的物品从当地采购；技术含量比较高，或者地区差价明显的，则从外地直接采购。

郭逸已经懒得假设他们打算做什么，他决定，直接去那公司看看。

打了个摩的去了基地，训练基地看起来相当的老旧，多半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建筑，中间一栋办公楼稍微新一点，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没看出该公司搞过什么建设，虽然他查到穿越公司买了了不少工程机械。基地的大门敞开着，门房里有两个老头在聊天抽烟，看起来真是要多正常就有多正常。郭逸担心亮出证件直接进去会打草惊蛇。便爬上了周边的一座小山，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

操场上，可以看到穿着草绿色作训服的队伍，分成几批。在做队列训练。他的镜头忽然顿住了，清清楚楚的看到，有几排队列手里都拿着短竹竿，还有人挎着军鼓，虽然距离远并不能听见声音，这些人显然是在按鼓点的节奏在行进，一会队列展开成横队，一会成纵队，忽然又变成方队。接着，前排的人又半蹲着竹竿斜刺向上，后面的人则站着竹竿平举，摆出一幅奇怪的姿势来。



队列训练

这是在干什么？郭逸自己高中、大学还有入职的时候都军训过，记忆里队列训练的内容从来也不曾有这些。

郭逸拼命的调节焦距，看到这些人接着做出一整套动作来：摆弄竹竿，从胸口摸出什么来，放到嘴边做咬状，然后在竹竿顶端摆弄一番……他越看越迷糊——这些人除了竹竿之外，手里什么都没有啊？

“怪事。”他嘟哝了一句，看不透这些鬼画符式的动作到底是什么用意。便把望远镜移到其他地方，沙坑旁，有一群人正在练习徒手搏击，当中的那个教员模样的人，显然是野战部队出身——郭逸的单位里有不少转业军人。职业军人的那种千锤百炼的身板气概，距离很远也能感受得到。

焦距调整到最大，看到码头上堆了许多铁桶和角钢之类的东西，有些人正在焊接什么，火花四射。码头上还有二艘搁在艇架上的小划艇。



角钢



焊接

“这公司，到底在搞什么妖蛾子……”

郭逸在转悠了大半天，终于失望的回到了市里，除了越来越大的疑团，什么也没得到。

这天晚上，郭逸从酒店出来，在街上转了转，找了个小馆子喝了二瓶啤酒。心里郁闷透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智商，工作这些年来也经

历过不少事情，一般的事，到他手里用不了多久就能估摸个七七八八。但是眼前这件事情，却让他至今尤在迷雾中。

“还是先回去吧。”郭逸想，在这里窝着也不是事情。前前后后已经四天了，调查不能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从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个公司是有点可疑，但没干什么有碍社会安定团结的事情，它采购那么多的东西是它的自由，至于是洗钱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就让相关部门来过问好了。

郭逸的调查，通过钟利时和几位当地人士的社交活动，多多少少传到执委会的耳中。不过，消息能透出来本身就说明谁也没拿这事当回事。萧子山多少有些担心，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是临门一脚了，谁也不希望和男足一样的结果。早晨他去食堂吃过饭，急急忙忙的找文德嗣。

“我觉得没什么。”文德嗣考虑了一下说，“让他尽管去查就是，我们没干什么犯禁的事情。他查不出问题。”

“还是抓紧吧，夜长梦多。”

“预计报到的人都确认好了吗？”

“都确认过了，还有19个在下周四之前全部到齐。不参加的我也都确认了。”

“那我们下周五就开全体大会。”

“相关的提案都准备好了吗？”

“这几天各个小组都在讨论和提各种建议，大家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

正在说话，办公室的门推开了，风尘仆仆的王洛宾走了进来。他在执委会中目前担任的是物资准备的立项、审批和采购工作。经常在各地奔波。最近三个月，他集中力量在搞船的问题上。

穿越者们在穿越贸易中发现：虫洞的能量是随着打开的时间流逝而逐步衰减的，虫洞打开的时间越长，虫洞消耗的能量愈多。

小型的穿越贸易，涉及到的东西最多也不过是几拖车而已。当总得穿越行动开始之后，则几千吨物质要通过虫洞——使用汽车队输送物资和人员的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穿越时间太过漫长，很可能没有完全运送完毕就会耗尽最后的能量。

唯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通过虫洞，又能够运输大量物质的，只有船只了——尽可能大的船只。穿越众的采购清单越来越膨胀，没有一艘大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几百个活人和几千吨的设备物资一下子送到17世纪去的。

除了运输本身，一艘现代货船就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缩影，各种主机副机、高低压管道、帮浦、电缆、电子通讯和观测设备、制淡设备、小型机修车间、卫生所……有了一艘船，在陆地基地没有建设起来

之前，就是一个完整的现代世界，穿越者可以在这个现代基地里获得电力和加工设备上的支持。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在相当时间内维持住基本的现代生活条件，免得这些享受惯了现代人猝然感到生活条件太艰苦而精神崩溃。

最后是可观的军事作用。巨大铁船足以形成震撼人心的压迫感，钢铁的身躯不惧任何炮弹和纵火武器。就算勇敢者想跳帮白刃，也得爬上那高耸如城墙的干舷。



干舷：是指船舶中部由满载吃水线到甲板上缘的垂直距离。

无需装备任何武器，就是开足马力直撞过去也足够让那个时空任何战舰都要失魂落魄——小一点的船直接浪沉，大船也经不起钢铁船首的一撞，他们还无路可逃，即使很老的旧船，也能轻轻松松达到11-14节的航速，除了某些快帆船在有利的风向下也许能逃出魔掌，绝大多数船只能任其蹂躏。

华丽的多炮塔战列货船！有这么一艘巨轮，岂不是就是海洋的主人。

华丽的梦境背后往往伴随着可怕的现实，带来现实的是一位海事大学的毕业生。

正在这时候，蒙德出现了。

蒙德知道聊天群已经是第二批骨干人员报到之后的事情。在经常出没的BBS上偶然获时空穿梭门居然真的出现了，而且已经开始暗中召集同党去崇祯初年改变历史。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蒙德毅然决定加入其中，梦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篡改者。

他是这伙穿越众中唯一一个海事大学的毕业生，并且工作内容经常接触船舶。

他在的学历和工作经历立刻引起了执委会的注意，虽然执委会觉得

此人的操船技能有二把刀的嫌疑，但是除他之外也没有什么懂大型货轮了。

海事大学和虫洞能量两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注定了他将是在穿越历史上单独留下章节的人之一。

在特意召开的一次船只问题会议上，他被聘请当了顾问。这让这个毕业才不过几年的小伙子第一次感到自己备受重视。

“文总，这事情不好办，”蒙德听完了执委会的计划介绍，“船员，我们没有船员。”

“需要多少人”

“比较旧的船5000吨以下一般是40人，上到万吨的都在50人以上。”蒙德说，“新的使用无人机舱的船也在20人以上。”他摊开了手，“这些人都是技术性工种，穿越众不可能胜任。”

中国的商船如果不运客，基本都分甲板部和轮机部两大部分。仅甲板部就有船长、大二三副、主任报务员、报务员、货运员、理货员、水手长、副水手长、一水、二水、大厨、二厨、三厨，舱面服务员等。

关键的轮机部则有：轮机长、大二三管轮、电机员、机匠长、生火长、机匠、副机匠、铜匠、电匠、加油、生火等等

“如果我们要长期运用这艘船的，这些人即使不全配上，也得有一半人。特别是轮机部门。”

执委会面面相觑，一条船这么复杂？那还搞个P啊。有这么一个海运专业人员来参加已经是运气很好了，还指望来一船水手？

“如果只是穿越过去呢？”

“也有很大难度。虽然可以再少一些人。”蒙德提出了他的建议：在雷州半岛某港口设立一个货代处，租用仓库。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一并运至该港待装货；租用或者一条沿海散货船，航运目的地设定为海南的博铺港，一部分穿越众可以伪装成背包客搭船，这在沿海货轮是常见现象，其它人则搭乘几艘渔船先行抵达会合点。船出海航行至接近港口时，穿越众接管轮船，将船员赶下海，自驾船舶穿越时空门，然后在海南岛坐滩。





“琼州海峡非常狭窄，我个人以为我自己的操船能力还可以做到。轮机和基本舱面人员，建议执委会派出一些人去学习下，但是这船以后就基本上用不了了。”





琼州海峡：琼州海峡地处广东省雷州半岛与海南省之间，是中国三大海峡之一。海峡东西长约80公里，南北最大宽度39.5公里，最窄19.4公里，平均宽度29.5公里。海峡南北两岸岸线呈锯齿状，岬角、海湾相间。北岸自东向西分布有红崖角、排尾角、屿角、教尾角。岬角由玄武岩构成，其间组成红坎湾、海安湾和教尾湾。琼州海峡是广东海区与北部湾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沟通北部湾和南海中、东部的海上走廊，也是广州、湛江至海南、广西以及越南的海上交通捷径。

第四十二节 船只（二）

“用不上了？！”不少人面露失望之色。华丽的铁甲多炮塔铁甲战列货船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为什么要坐滩呢？”有人提出异议，“船一旦坐滩搁浅之后，再浮起来不就很难了吗？现在是没有足够的船员，暂时开不动，不等于以后不能用么。”

“就穿一下，然后就当旅馆用？太浪费了！我等穿越众没有无敌战船，如何和海盗浪战？”

“有了这船，什么郑芝龙，刘香、荷兰、英国，统统都是渣！”

“能不坐滩么？”文德嗣问道，“海南西部有不少良港的，光临高就有好几个深水港开发区。是叫金牌港吧？还在广州搞过招商。那里应该有足够多的深水泊位。”

“没那么简单。”

蒙德知道大伙对海运、港口设施的了解基本上都是空白，对此先稍做了解释

近代以前，除了极少数地理水文条件特别优越的港口，大型船舶能够直接靠泊岸边之外，世界上多数的港口，大船都得下锚在港内水较深的地方，再用趸船和小艇逐一将船上的货物和旅客转运到岸上。一直到近代，许多大型港口内还要专门配备供旅客上下大型邮轮的港内渡船和货物趸船。这样的效率当然很低。所以现代港口内要修筑各式各样的码头配套设施，即使是最简单的配备，也得有几条栈桥。



趸船：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最初仅作为浮码头使用，用于装卸货物或供行人上下。



栈桥：形状像桥的建筑物，车站、港口、矿山或工厂，用于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或专供施工现场交通、机械布置及架空作业用的临时桥式结构。在土木工程中，为运输材料、设备、人员而修建的临时桥梁设施，按采用的材料分为木栈桥和钢栈桥。铁路轮渡中的栈桥，是供机车车辆驶上和驶下渡船的桥梁建筑物。

穿越众打算登陆的临高，处于海南岛的北部地区，琼北地区的港口，东起木栏头，西至兵马角，沿岸有一系列向内陆凹入的港湾岸段落，自东向西有铺前湾、海口湾、澄迈湾、东水港、花场港、马袅港、红牌港以及后水湾。

沿着这些海湾，大大小小的港口不计其数。但是多半属于小型的天然港口，只有些渔船停泊，明代海南岛虽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中途站，许多商船都会在这里停靠避风和补充食水，但是本身的海贸却并不发达，而且主要集中在琼山的神应港。临高境内各港湾几乎都保留着原始的面貌。

“明代的这些海南港湾里不会有什么港口设施。而且琼北地区的港口，水深普遍不大。文总说的金牌港开发区，实际就是红牌港，该港港区经过一期的开发疏浚，也刚刚形成5000吨杂货轮的停泊能力。”

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窃窃私语，许多人一直以为红牌是个天然良港。事实却并非如此。红牌半岛向北突出在开阔海域，岬角岸段常年受到风浪的强烈侵蚀，形成浪蚀陡崖和海蚀平台。被侵蚀的熔岩碎屑随潮流运移到半岛西侧堆积，形成一片砾滩，而比较细的泥沙则向红牌港内运移，湾内成为中、粗砂堆积的滩地。半岛西侧的红牌屿是玄武岩海蚀平台，其前缘海域水深条件较好，多为5米以深的海域。而红牌港港内的受到沿岸漂沙淤浅，水深只有2-4米了。

本来执委会计划选择金牌港（即红牌港）作为船只停泊的港口，蒙德的这番话完全打消了他们的计划。2-4米的水深条件，别说万吨轮，二三千吨的船都很困难。



红牌港

“而且港内形成的大量滩地，将使我们的卸货工作变得很困难。”

滩地，基本意思为海滩等上面较平的地方。

“在临高的这些港口，水文条件最好的是后水湾地区。在湾内邻昌岛东西两侧都有10米水深的深槽向湾内延伸，该岛南部的波影区为泥沙堆积的浅滩，水深仍有7-8米深。沿岸都是珊瑚岸礁，抗侵蚀能力强，海湾内的泥沙来源较少，岸滩的冲淤已趋向稳定状态。应该说后水湾地区是临高最好的天然深水港。对穿越者来说，后水湾有邻昌岛作为天然的港口屏障，在上面建造炮台可以有效的对海面攻击进行防御，比红牌屿这样的小礁屿要强得多。”



临高后水湾及邻昌岛

什么是专业，这就是专业！不管是优秀的军队组织还是高效率的社会生产组织，合理分工——在工作岗位配制专业化的人员都是基础和前提。执委会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会议室里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气氛。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想当然啊！”马千瞩发出感慨。

“我们把港口基地选在后水湾？既然此地的条件优越。”

“不，不行，”文德嗣连连摇头，“后水湾作为港口很好，作为登陆基地条件不合适——没有水。”

临高的后水湾地区在古代没有较大的天然河流，是县内比较干旱的地区，该地区附近的村落长期受缺水的困扰，一直到解放后，才打了深水井，开凿了多条灌溉渠道，解决了该地的缺水问题。

没有足够的淡水，做什么都很不方便。而且这个地方离临高县城和未来穿越者的主地基也都嫌远了点。联络运输起来不大方便。

“那你的建议呢？”此刻的询问的语气已经从随意变得尊重起来。

“未来的主基地设在哪？”

“百仞滩。在文澜江的下游地区。”

“想要最近的话就是博铺港好了。”蒙德想了想，“博铺港实际就是文澜江的河口，在港口分类上是河口港，这里长期是海南岛和大陆进出的要津，也是天然的避风港。该港的中心深水槽的能有6-7米深，但是港内沙洲纵横，锚地很小。”

“这个深度足够万吨轮了吧？我记得吃水7米左右。”

“没错，如果是浅吃水型沿海杂货轮还能更浅一点。问题是我没有当地水文资料——不对，是没有明代的水文资料。而且即没有引水员，轮机人员再是凑合的话，就算是现代化的港口也靠不了岸——现代很多船只入港靠码头的时候，也是用顶推船把它‘推’靠上去，我这样的操船水平，船进港之后不坐滩不搁浅就是RP大爆发了。”



顶推船

RP：人品。

“轮船少说得好几千万吧。花几千万搞个大和旅馆？”



大和旅馆：（日语：ヤマトホテル；英语：Yamato Hotel）为1907年至1945年设在当时满洲境内的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由满铁经营管理的高档连锁宾馆，由满铁株式会社运输部旅馆课管辖，多为军政要人活动场所。共有7座大和旅馆。

“其实我的建议是用驳船。平甲板或者敞口驳船都可以。”蒙德大胆的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华丽，被众人一致鄙视的建议。不过他视而不见。至少在他的专业领域，还没发现谁是内行的，这大大的壮了他的胆气——说错啥也不会被人狠拍了。



驳船

“是用拖轮拖的？那不是在河里的跑的吗？”



拖轮

“我说的是海运驳船，一般是用在沿海地区，载重吨在1500-8500吨之间都有，有一些驳船是有动力可沿海短程航行的。这种船吃水非常浅，1500吨的吃水不过2米。”

一艘典型的自航甲板驳船性能如下：

实际载重：1500吨

总吨：1411吨

净吨：342吨

总长：61米

型宽：13.6米

型深：3.2米

吃水：1.832米

适航区域：沿海航区

主机功率：330KW

运送各类干杂货和集装箱都没问题，缺点是速度很慢，续航力短，耐波性较差，只能在用于短途沿海货运。当然这对穿越众来说都不成问题。

但是综合考虑下来，决定还是以杂货轮为主要选择对象，只有在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才购买自航驳船作为候补。原因很简单，自航驳船没有起重装卸设备——完全依赖港口的装卸设备。对穿越众来说，去徒手卸载成千吨的物资基本就是神话，更不用说某些几十吨上百吨的东西，再多的人也扛不下去。而杂货轮一般都设有吊杆和各种装卸设备。



杂货轮

“我有一个想法。”体育组的赵德因为曾经在水警区服役，属于穿越众未来的海军班底，所以也参加了这次船只选型会议。

“就算货船不搁浅。拿货船做军舰也根本不实用。”赵德掸了下袖子上灰尘，“大型货船吃水深，操船复杂，转向掉头也不见得能比帆船快多少。船再厉害，对手吃到一次苦头还会来跟你正面硬拼吗？他们有数量优势，完全可以在航线上和沿海进行海上袭扰战，打起来我们就顾此失彼了。就算出海打掉它几艘，余下分散逃开往浅水的地方一躲，你能拿他怎么样？吊救生艇下去追么？我们要的是制海权，这么一艘孤零零又费油又费人力的船，太浪费。”

华丽的铁甲多炮塔战列货船被人批斗了，所有人都感到痛心，但是一想这位前海军军官说得也没错。

“我自己是渔民，当年自己在生产队就开过渔船。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又看到海军也用渔船，200-400吨的船，续航力大又耐风浪，用来当穿越海军的主力不是比啥铁甲多炮塔战列货船强么？别的不说光速度就快得多，用油也少。”

“还能捕鱼！”

“对，还能捕鱼，这类船一般都是拖网船，经用的很。”



拖网船

“渔船不大好买。”蒙德反对道，“渔政上的手续太复杂了。”

“没关系，我们买之后不做渔业用途申报就是了，反正穿过去了拿它干啥都行。”

这个问题在执委会中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徒然增加行动的复杂性。但是执委会的多数还是表达了支持意见——穿越众要作为基地发展的海南，周边海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北部湾至今还是重要的渔场，每年中越渔民都会在那里发生渔业纠纷。想来17世纪只会更加丰富，有一艘或者几艘渔船可以丰富穿越者的蛋白质来源。现代渔船轻捷灵活，操作简便。完全可以充当穿越众的早期近岸海上力量——要知道琼州海峡最窄处不到18公里，很小的船都能轻易过去。没有船只在海上进行早期预警，恐怕要等敌人进入岸边视野才会被发现，十分被动。

于是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赵德被委托进行渔船的选型，同时提出相关的备件、物资采购清单。会议结束之后，在蒙德的建议下，选拔了一批身体条件好，对航海有一定兴趣的穿越众去参加培训——蒙德利用工作便利，找了一个自己家里就经营几条沿海货船的朋友，把人送上船去一对一的直接培训有关技能。

第四十三节 资源标准化

“老文，船搞到了！”走进办公室的王洛宾神采飞扬，手里拿着个文件夹，“全部搞下来了，许可证、执照……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三个月全部都给搞定了。”

“到底是船还是执照？”文德嗣和萧子山都胡涂了。

“都有。这是船的资料，我和蒙德跑了好多地方。就是这条船，包你满意！”

这艘如同“五月花”般建立起一个崭新世界的船只，最终被称呼为“圣船”，永久的保留在当年登陆的地方。但是此刻，它只是一艘船龄超过40年，接近报废的杂货轮。

该船是20世纪年代中后期国内船厂仿制波兰造的“丰城”型建造的同级远洋货船，登记总吨6557.89吨。净吨3608.3吨。载重吨7167吨。可载货6000吨。船舶总长135.26米，宽17.74米。型深10.4米，满载吃水7.65米。有5个货舱。自带4台吊杆（2台重吊）。航速11节。



“丰城”型远洋货船

该船可储运多种类型的货物。其第一、二、三、五舱装干杂货，第四舱为冷冻货舱，分隔为3层，装载冷冻货物，第一、五舱最底层为植物油舱，装载散装植物油。年代末它还加固了甲板，扩大舱口，试验性的搭载过集装箱，简直就是多才多艺。

因为原来是作为远洋轮设计的，载货量大，吃水深，所以在近海运输中成本过高，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这船是长期闲置，模样有点惨，”王洛宾介绍着，“不过因为是封存的，整体状态还行。我和小蒙一起检查了一遍，船上主要设备老了点，但都能用。”

“多少钱？”文德嗣紧张起来，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远洋轮，要买下来不得好几千万！

“1200万。”

还好，这个价钱小于他的心理价位。执委会对船的预算是3000万。

“不过，最好要花点前把设备都维修保养一下，设备老化的不少，干脆都搞好一些吧。”

“行，过去以后也没地方修理，各种设备都要保证能用上几年。”

“估计要花二三百万……”

“行，你花吧。”文总咬了下牙，提醒自己钱不花白不花。

“因为预算有富裕，蒙德又提议再加买二艘船。”

“什么？！”

“一艘是他提议的自航式甲板驳船，1500吨的，350万。”

“要修么……”

“基本不用，稍微保养一下好了。有个一二十万就行。”

“成。”文总心想自从王工搞起了采购，口气是越来越大了。

“还有一非常有用的好船，你绝对会高兴。”

“我高兴极了，别卖关子了……”文总已经开始有气无力了。

“一艘登陆艇！刚从部队退役下来，保养的非常好。连机枪座都完好无损。”

“登陆艇？”萧子山的眼睛也睁大了。

“对，1975年秦皇岛造船厂建造的多用途登陆艇。”



271II型中型登陆艇：首艇于1972年12月开工，1975年9月下水，1975年11月30日交船，于1978年定型。到80年代一共有数百艘该级登陆艇被制造，今天仍是中国解放军两栖登陆的中坚

力量。

总吨89吨，净吨50吨，船长28米，宽5.4米，高2.7米。船首电动门，兼做上车跳板。开敞式，可装标准卡车2辆，或重卡1辆。吃水1.2米。

“呵呵，而且这船够便宜，才16万！赵德都说了，这么便宜跟白给一样。”

“赵德说的渔船呢？”

“他看中了好像叫什么8154型单拖网渔船的，200吨的。船况很好，也是部队退役的。120万一艘。申请买4艘。此外，还需要购买很多船用的备件、设备和专用消耗品。”



8154型冷冻尾拖网渔船

“都买吧。钱只要不超过预算就行。我们快没钱了。”

也许是过去在公司上班时候遇到过的财务大姐留下得阴影，穿越公司的财务股负责人程栋虽然是个金融业出身年轻男士，文总也很少光临。最近更是连电话都不怎么敢打了——程栋同学每次见到他都痛心疾首的告诉他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如何的危险，利润是根本没有，开销是如何的巨大，太多不符合财务手续的支出，账目上的漏洞如何的有隐患，那些空头公司面临的问题又是如何，如果文总真得是在经营一家集团公司，恐怕此刻想潜逃的心都有了。

现在他们下属的各个相关公司账户，秘密金库的现钞都还有很多结余，但是这些钱都将是要支付的货款或者核好的项目预算。真正保持机动的预留费用减少到不足二百万。最近三个月，穿越公司已经在偷偷出手那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最后一批大明出品的物资：名贵中药材、麝香、各种硬木和高级香料。

这些东西因为市场很小，一旦有大批的货物进入就会引起市场波动——文总很希望在大明的蝴蝶效应成为飓风，但在本时空，市场上蝴蝶效应却可能会让他们彻底曝光——最近广东的硬木市场一路下跌，已经引起了某些财经记者的兴趣。

快点到农历八月十五吧！文德嗣望着窗户外渐渐变圆的月亮，心里不合实际的企望着。

就在此地的某栋办公楼内的阶梯型大会议室内，此时正洋溢着一种欢乐而严肃的气氛，窗户上低垂的大幅绿色遮光窗帘又给人奇怪的神秘感。油漆剥落，横档折损的一排排长椅上坐满了人，或窃窃私语，或双目呆滞，或故作镇定，左顾右盼。他们的共同点就有面前都开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黝暗的光线下，三四十台笔记本同时运转发出连绵不绝的风扇嗡嗡声。

主席台上随意的坐着三四个人，面前也堆着好几台笔记本和一个巨大的机箱，无线路由器的灯光闪烁着。他们的身后挂着巨大的投影幕。投射其上的是一张穿着暴露身材火爆的女郎照片。下面打着三个大字：苍井空，接着又是一排号码P011105-3。

“大家注意，这次的标准号码是P011105-3，姓名：苍井空。开始同步化资源。”



苍井空：日本AV女优。

随着笔记本上的网卡灯不断闪烁，桌子上的服务器开始通过无线局域网指令已经安装了远程控制软件的每一台笔记本进行智能化搜索。

第一步是搜索全部带有苍井空、苍井そら、あおいそら、AoiSola关键词的所有视频各式文件；第二步搜索由某人提供的苍井空全部AV目录进行汉语、假名和日语罗马拼音搜索，第三步，进行文件大小和视频各式比对。

最后，软件在服务器上生成了报告，该报告提示了哪些笔记本上有重复的同类资源，哪些笔记本上的同类资源在视频格式上更有优势。

几乎同时，每一台笔记本的屏幕上都跳出了提示：P011105-3号资源开始优化同步！程序自动的删除了笔记本上那些程序认为重复或者质量欠佳的视频文件，那些目前没有，或者质量较现在好的视频文件则开始自动上传。

“啊，我的苍井空全集怎么都开始删除了？！”有人惨叫着开始疯狂的按键盘，“我挂了一个月的BT才下全的啊啊啊啊……”

“大家不要动键盘，程序是自动执行的！”主席台上的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在吼叫，“你吼个P啊，我们资源服务器上的苍井空都是DVD版MKV高画质压缩，你那几百M一本的RMVB也出来现！——下回去让你精尽人亡！”他说着汗珠已经滴落到桌上——在这初秋的时节，同几十个男人和他们的电脑一起窝在这里，不热才怪。

随着一阵叹息和笑声之后，屏幕上又出现了下一位AV女优：

标准号码P011105-4，姓名：朝美穗香，Mihiro，みひろ



朝美穗香：日本AV女优。

.....

所谓的资源标准化，是为了执委会整合所有非物质资源的一个统一行动。来报道的每个穿越众无差别的都携带了笔记本电脑、无数TB级别的硬盘、数不清的光盘。包含了各种电子资源。除了日本AV这类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还有整套的各种论文、期刊数据库、几个国内主流的电子图书馆数据库；各种电影、电视剧、文艺节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

育节目、大学讲座录像；电子版的各类图纸、CAD设计图、工业手册；各类软件……目前网络上能找到的和不能找到的，被电子化的图文媒体资源几乎都被带到了这里。这些海量的信息被分散在许多载体上，即有大量的重复浪费了空间又不够安全。因此由信息组负责，对每一批次报道人员带来的此类资源统一检查、归类、优化和备份，分门别类的进行归类编目，做出索引来以便查询。

每一台笔记本、每一块硬盘到每张光盘资源组都要制作条码化然后输入数据库。原则上，信息组并不征用个人带来的笔记本，但是全部光盘和硬盘则收归信息组集中管理，信息组有权对硬盘上的资源进行删除和储存，以便最优化管理。

至于笔记本的储存空间依然是由个人支配，在软件进行完资源标准化处理之后，每个人都可以从信息组资源服务器里下载个人感兴趣的东西——当然，最核心的资源，依然需要授权。

第四十四节 核心问题

“不统一思想，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向。穿越之后的失败是必然的！”杜雯的声音穿过秋天的暮色，直入天高云淡的万里夜空。

在围绕着操场转圈子的一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吭气。在操场上打球玩羽毛球的人穿越众不少，眼睛尖的人已经发觉了，这群绕场散步的人都是执委会的五六名主要委员，还有几个他们不太熟悉的人——上这些人是目前尚未公开的政策咨询小组的成员，以历史、法学、社会学专业为主的人士组成。青年历史学家于鄂水是组长，副组长则是杜雯女士。

“统一什么思想？”良久，马千瞩才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会买你的账么？”

“笑话，一个政治性组织居然连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没有，思想都不能统一，还想去拯救中华民族？”

“拯救中华民族？”文德嗣说，“那这个就算最高理想吧。起码比共产主义容易实现一点。”

“现阶段目标就是搞腐化了吧？我要养萝莉——”

男人们嘴角都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低级趣味！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历史证明……”杜雯开始痛批。

“我们不要扯远了。”青年历史学家于鄂水开始把话题扭转回来，“近期和远期政治目标之类眼下都不需要考虑，其实关键只有三点：权力架构、利益分配、行事底线。”

“执委会目前运作的不是很好吗？以后再完善一下就是了。”萧子山对这个问题显然并不感兴趣。

“你这是行政至上主义。”文德嗣说，“执委会只是一个行政机构，它并非权力机构。”

“可是现在的执委会效率很高，要是搞一个全民大会的话，任何事情都得投票，那还能办得成什么事情？别看这里不少人每天上网就是骂民猪柿油的，以后他们搞起民猪柿油比谁都起劲，到时候不挖个厕所也得开几天会！”

“所以更得有。”文德嗣承认执委会的效率的确不错，“但这样的状态迟早是要出问题的。等群众站出来索取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执政者就被动了。”

与其到最后被迫接受民主要求，不如早早的就把还没明白过来的群众纳入对执政者有利的政体框架内。此时穿越众们还沉浸在准备工作的狂热气氛中，等穿越之后，一切稳定下来之后，难道大家就心里没自己的小算盘——谁愿意一辈子当个群众呢？

执委会成立伊始，虽然各个组的组长都是委员，实际却是文德嗣、王洛宾和萧子山的三寡头掌握核心权力。当发现马千瞩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崭露头角，威望渐显的时候，执委会迅速的将其结合进决策层。对中国人来说耍弄政治手腕几乎是天生的本事，大伙心里都雪亮的很。眼下穿越者之间没有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当做领导只意味着更多付出的时候，多数人还是乐于做酱油众的。

“我们的权力架构呢？代议制还是全体大会。”

“显然是全体大会。”

穿越者统共也就五百多人，坐一起二个篮球场也容纳下得了。代议涉及到选举制度问题，太复杂了，眼下宜简不宜繁。

“未来参加我们的，嗯，土人的权力呢？这个你不能不考虑吧。”

“早期我们不需要考虑土人的权益问题。我们和土人的关系就是利用与镇压。”钟利时博士悠然说，他是一个红果果的实利主义分子，“他们肯合作的，干活征地买东西我们都给钱，不肯合作的，严厉镇压到他们肯合作为止。”

“你这作为和日本鬼子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可是我们的同胞。”

“人也得认你是同胞才行。我们这幅模样哪个土人会觉得我们是同胞？”

“在未来，肯定要考虑到参加我们的当地人的利益——就叫‘归化人’吧，适当给予政治权力是完全应该——没有长远的利益，人凭什么给你卖命？”于鄂水说。

“融入政策吗？”萧子山担心起来，“归化人未来会很多，即使代议制也会造成话语权旁落的问题。”

“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就是害怕发动群众！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才能够对抗腐朽落后的封建政权。你们倒好，就想着自己当老爷。我反对这样的讨论！”杜雯对大家如此赤裸裸的讨论如何控制权力压迫人民感到愤怒——更关键的是对她的发言彻底的绿坝化。



绿坝：“绿坝-花季护航”，是一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计算机终端过滤软件。可以有效识别色情图片、色情文字等不良信息，并对之进行拦截屏蔽，产品同时具有控制上网时间、管理聊天交友、管理电脑游戏等辅助功能。**2009年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通知要求**2009年7月1日**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个人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最新版本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应预装在计算机硬盘或随机光盘内。

“我的话没说完，我设想的是类似古罗马那样的政体，”于鄂水继续解释道，“贵族共和制或者叫权贵民主制——都一个意思。”

“元老院？”



元老院：在古代罗马时，元老院是兼有立法和管理权的国家机关、最初是氏族长者会议，共和时期前任国家长官等其他大奴隶主也进入元老院。元老院有权批准、认可法律，并通过执政官

掌管财政外交，统辖行省和实施重大宗教措施等。帝国时期，政权日益集中于皇帝，元老院实权日削，已失去其原来的*地位，但仍然是贵族统治的支柱。

“对，我们穿越者全体都是元老，元老院掌握一切权力。在元老院内部充分发挥民主。对于广大的归化者，可以给予有限的政治权力，设立一个下院或者类似的机构来代表他们的权力。”

“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于鄂水说，“不过这是后话。早期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政治体制。简单的说：穿越者全体大会选举产生执委会，由执委会行使行政权力。重大决策和立法，由全体大会投票决定。每个穿越众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还有投票权，不分男女，十八周岁以上一人一票。”

“如何决定多数？”

“这个属于细节问题，如果要照顾到全面的民意，可以规定为90%的穿越众参加会议，投票才是有效的。在90%的投票基础上，三分之二为多数。”

“这样的大民主会不会有问题？群众有时候是盲目的，很容易会被人煽动，万一刚顺风顺水的发展了几十年，打了几次胜仗就有人要去澳洲殖民或者要搞什么屠日灭美的怎么办？投票一通过不就成了决议。”

“呵呵，的确是这样。”于鄂水笑着说，“如果在穿越者内部实现民主，那么作为民主，众人皆醉我独醒与民主是一对矛盾：如果你发现团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民主的结果就是你该屈服于这种观念。

“在一个多数人都想养萝莉的团体里，你坚持养萝莉就是摧残少女必需取缔的结果只能是失败。除非你能说服大家认可你的理念——这也许得很多很多年才能做到，或者极端一些通过某种途径夺权独裁，这样你获得了改造他人思想的权力。”

“舆论，关键是舆论。”萧子山说。

“没错，舆论可以作为一种导向。控制舆论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控制了民意。”

围着操场散步的众人又转了一圈，期间杜雯不断的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在穿越众内部实行三权分立吗，司法搞独立体制？”有人问。

“没必要，至少一开始没必要，内耗太大了。我们人少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均衡。就算要制衡也不在法律领域里。”于鄂水的话虽然没说明，意思是大家都懂的。

“呵呵，我觉得我们有点太细了，政治体制说到底还不是一个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代表穿越者中的北美利益集团的钱水廷发言了，这位40岁生物学硕士已经默默的听了许久，这时才开口说话，“搞思想统一的

领导核心是不太现实的。现代人什么思潮都有：左、中、右；黄俄、黄德、皇汉……要让这些人统一思想再干事，估计大家都得给明朝军队杀光——要不也饿死了。这里高学历的又多，个个自视甚高，很多人都有了成型的思想，要想树立唯一的根本不可能。所以，穿越者的合作只有寻求利益上的共同点，而不是理念上的一致。我个人认为以股份制形式最适合作为利益分配的基础和方向。股份制就是搞公司。公司是干什么的，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这也太高尚了吧。穿越者的利益或者需求是什么？和一般人没两样，除了少数舍己为人的理想主义者外，多数人不外乎金钱，名气、女色和权力的。所以即使集团成员的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也还是有机会求同存异的进行合作的。”

“这样鼓吹利益核心导向，穿越者个人利益不能满足的时候必然会叛变革命么！”杜雯质问道，“历史证明，为自身私利而投机革命的人是根本靠不住的——他们随时会抛弃革命事业，只有那些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才能做成大业。”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17世纪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您愿意为这一事业而献身吗？”

“我会培养出许多愿意为这事业献身的人的。”她坚定不移的说出了这句话，大家顿时昏倒一片，个别人还口吐白沫。只有马千瞩神色如常。

“我们需要一个基本宪法，五月花当年还有个公约呢。”



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英国第一艘载运一批分离派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的“五月花号”，当然不是第一批移居新大陆的英国人，1620年9月离开英国，12月到达普利茅斯。抵岸时船上共有一百零二人。其中多是贫苦的农民、渔民、工匠，也有契约奴和三十五名清教徒，其中一部分移民曾订立《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成为1691年前普利茅斯自治政府的基础。

“说到这里，我现在有个很奇妙的感觉——象是一次十七世纪的远

洋探险。”于鄂水兴奋的搓着手，“一群社会的失意者和幻想者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新的起点，到新的世界去发财去掠夺去满足欲望。他们有全新的杀戮技术和武器，他们有大堆的紧俏商品。他们冷酷无情的进入新世界。最初只是要求一小块土地容身。后来他们成为帝国的主人！”

PS：本节的一些观点言论都来自各个论坛上的评论，非本人原创。特此说明。

第四十五节 准备出发

月亮逐渐圆润起来，总部的工作也脱离了按部就班运行的节奏。整个机构的进入到高速运转中去。

财务部门将全部可以变现的资产全部换成了RMB，接着又把RMB变成了无数物资。为了防止最后关口出现某些节外生枝的情况，财务组依然保存了大约50万RMB，还把手边还没有变现的十多公斤黄金全部私铸成10克、25克、50克的小条子，准备随时使用——虽然没有现金好用，金子的价值总还是人人都能明白的。

除了留守在雷州半岛上货代处的航海人员，所有外派出去的穿越者全部回到了基地，开始最后的准备工作。

医药卫生组对穿越者的卫生健康情况进行了最后的复查，重点在免疫方面——尽管三令五申的出过多次通知，还是发现有人没有接种却谎称接种完成——甚至有人拿了伪造的接种证明来。

对某些疫苗来说补种已经来不及了——乙肝疫苗的接种全过程要一年半。卫生组只好增加了疫苗的采购量。

“这群人难道不知道这是拿自己的小命在开玩笑么？”河马看着被普查出来的《未完成免疫情况表》，虽然他不知道17世纪的海南的疫病情况如何，但是想都想得出来，那里肯定是各类微生物的乐园，霍乱在20世纪还多次在海南爆发过。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每年，估计有300万~500万霍乱病例，另有10万~12万人死亡。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

“关于角膜切开术校正视力的，也有很多人没做。”兰方方大夫痛苦的说——他不得不在采购的医疗器械里增加了全套的老式验光设备，相比起到处都有的电脑验光仪和电脑磨镜机，这东西还真不好找。

不好找的东西还有许多。卫生组比较头大的事是他们不能象现代医院那样使用轻轻松松的大量使用一次性的用品，象玻璃的注射器、输液器这些东西现在很难寻觅，与之配套的小型医用消毒锅之类的东西也都销声匿迹了。找了许多医药公司、医疗器械厂和医院的仓库才配齐了东西。许多老式医疗器械上的专用橡胶管早就老化不堪，连配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专门请企业开模重做——代价高昂。



玻璃注射器



输液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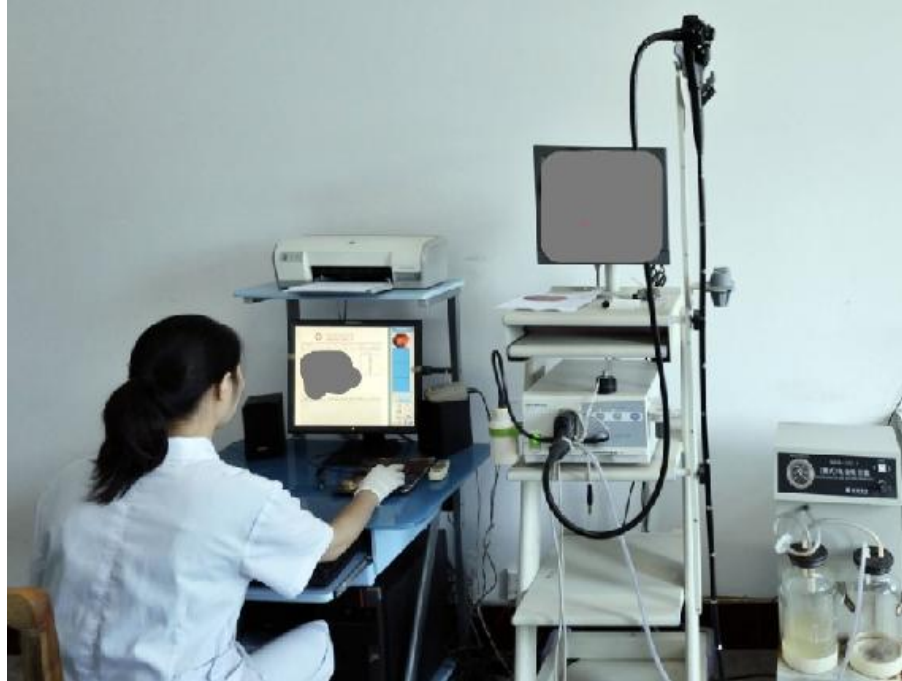
小型医用消毒锅

执委会对医疗卫生的态度就是用钱无极限——只要能保证尽可能高的医疗水平，用多少都肯批款，结果卫生组成了民生部门了花钱最多的一个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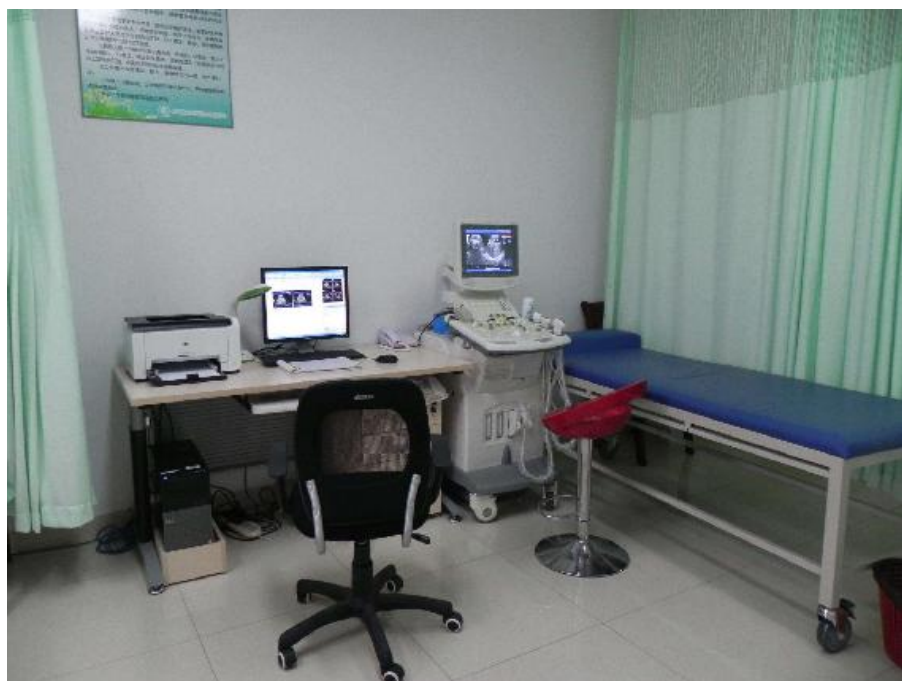
最后就形成了一张几乎可以开医院的清单：

1、检查类设备

胃镜一套、B超一套、X片机一套、肠镜一套、腹腔镜一套、心电图一套、监护仪10套、医用显微镜5台。



胃镜



B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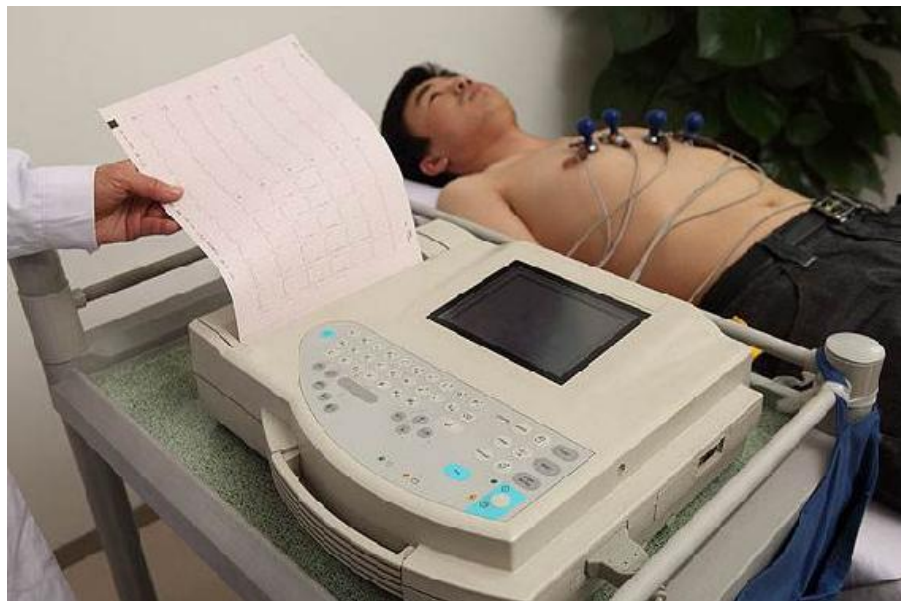
X光机



肠镜设备



腹腔镜



心电图



监护仪



显微镜

2、治疗类设备

无影灯2台（直径1.5m）



无影灯

手术帐篷2顶



手术帐篷

手术台2张

氧气瓶10罐



氧气瓶

呼吸机10套



呼吸机

洗胃机2台



洗胃机

牙科治疗机2台



牙科治疗机

除颤器2台



除颤器

玻璃管注射器100只（1ml5ml10ml20ml50ml）



玻璃注射器

玻璃吊瓶50套



玻璃吊瓶

手术器械20套



手术器械

牙科器械10套

接生器械5套

骨科器械和设备2套

每套：电刀一把、手术刀尖头圆头各一把、止血钳大中小各4把、弯钳4把、勾钳4把、拉钩大中小各2把、有齿镊大小各2把、平镊大小各2把、压肠板大中小各2。

手术服、口罩、帽子、手套等等若干。

大量缝合线、敷贴、纱布、消毒液等等

3、药品

抢救类：甘露醇、异丙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异搏定、西地兰、胺碘酮心律平、心得安、洋地黄、阿托品

麻醉药利多卡因大量

利尿剂呋塞米大量

大量抗生素（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头孢类，磺胺类，奥硝唑，甲硝唑，奥能，万古霉素药效由低到高）

大量抗病毒药（病毒唑）

各种常用药物、疫苗、抗蛇毒血清。

4、设备

消毒锅、各种不锈钢医疗器皿、紫外线消毒车、电冰箱、婴儿保温箱等等。

急救包，按每人5个配置，其中1个直接发到个人手中作为标准装备。

要不是实在没地方买，执委会还准备买野战医院一套，但是跑了很多地方都没这东西出售，只好作罢。执委会对医疗问题好大求全的偏执使得卫生组的医生都看不下去了，不得不阻止他们越来越多的要求——连CT机都上了采购清单，他们不得不说，这东西虽然也很有用，但是并不是少了就不行……

至于穿越众的个人装备，更是体现了执委会宁滥勿缺的精神。不过他们还是按照不同的人员分工进行了多级配置。

穿越者的个人配置为A级，即普通级，属于每人必备。

在这个级别里，穿越众的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兼顾低级别的冲突的防护和短途越野。

山寨版美海军陆战队的组合背包，可分解成6个大小不同的包。一般穿越者不配发迷彩服，只配发了热带军用绿色作训服和热带作战靴，奔尼帽和盔形帽各1顶，后者配有专门的防蚊头罩，另外配风镜、雨衣和橡胶高筒水靴。



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合背包



奔尼帽



盔形帽



防蚊头罩

一般情况下穿越者都住宿在船上或者基地内的简易房内。所以住宿物品不强调野营化。海南本身地处亚热带地区，配发15度的温区睡袋和配套的防潮垫。

至于防护装备和武器，A级配置的穿越众不参加激烈的冲突，只需要作有限的防护即可。所以配发的是防刺背心、手套和80式钢盔1顶

——不选用更轻便的新头盔是有机材料容易老化，老式的80盔存量很大价格便宜。

联络物品是对讲机和救生哨。对讲机是通话距离能在1Km以上，能组网。

个人物品配发：

防水户外手表（可测海拔、气温、气压、带电子罗盘、记时和闹钟等功能）



防水户外手表

山寨版瑞士军刀和短砍刀各一把



瑞士军刀



短砍刀

指南针



指南针

头灯



头灯

手电（磨擦生电的，可节约电池）



摩擦生电手电：内置微型发电装置，只需单手握放几下，利用摩擦起电的原理，即可自动发电。

防风打火机



防风打火机：是指用伯努利原理制造出来的打火机，它的火和普通打火机有区别。防风打火机即使在大风等恶劣环境下也能点燃。

小钢杯（喝什么都可以，早上还可作为洗漱杯）



小钢杯

户外水壶（可以有效的防腐，颜色比较酷）



户外水壶

军用水壶（带一个饭盒，这点比较实用）



军用水壶

饭盒、搪瓷饭盘、旅行餐具各一套。



饭盒



搪瓷饭盘



旅行餐具

最后，每人还有二天份的应急干粮：能量棒和牛肉干。另有针线包和急救包各一个。

至于盥洗用品和一般的内衣、袜子和衣服，则由个人自备。

在A级之上还有B级——一般军人、远程旅行人员和C级——侦察兵、远程野外勘探人员两个级别。在这两个级别里，除了迷彩服、冲锋衣替代了作训服，还增加了更多专业户外用品和军用、专业装备。琳琅满目，不一而足。不过这二级的许多用品，在平时是不配发的，在需要的时候临时发给，事后要交还。

根据委员会的反复核算，每名穿越者可携带200KG的私人物品，含配发装备在内。个人物品只要不超过总重携带种类不限，但是不能私自携带枪支（携带的必须上交统一保管）。

马千瞩不辞辛苦的带人检查了每个穿越者的携带物品打包情况，不由得大摇其头。几乎所有穿越众都带了各式各样的电脑，却很少人想到该带一本笔记本一支笔，不少人还带了MP3、PSP之类的娱乐设备。好像他们要去的地方到处都有电源插座。对个人卫生至关重要的内衣、袜子、盥洗卫生用品之类却带的很少。

类似的不象去穿越，倒象去远足的装备不一而足。委员会决定对全部人员的装备做调整。说服他们不要带那么多无用的东西去。筛选下来的东西可以邮寄回家，但是多数人都坚决不同意把自己的电脑留下——就算穿越成功，大伙都成了离休干部级别，电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

“算了，还是让他们带吧，也好多一些电脑配件的后备。”负责全部穿越众资讯工作的石开叹了口气——他自己的担子也不轻，满满一个柜的IT资讯设备，以他大学本科的水平不知道是不是搞得定。

负责物资采购的王洛宾等人不得不再次往返于附近的城市-采购各种各样开始想不到，到临出发才意识到有用的东西。

打包工作在不断的反复检查和补充中度过。喧嚣声到很晚才停止，第二天一早穿越众们都聚集在训练场上，每个人都换上了统一发放的服装。

“不错，象支军队了。”席亚洲审视了下席地而坐正在等待上船的穿越众们。

“嗯，乌合之众。”马千瞩闷闷不乐的说了一句。眼前的景象与其说象军队，倒不如说大学生时代军训的再现。

“不要这么说，老马，”席亚洲豪情满怀的拍了下他的肩膀，“我们还要一起席卷全中国……”

第四十六节 最后的插曲

就在这个杂草丛生的训练场上，聚集了全体的穿越众们，召集了第一届全体大会。

尽管许多事在几个月前就被已经制定出方案，但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还是有悬而未决，争议很大没有得出结论。委员会决定在穿越开始之前，把这些问题全部以投票的方式写成成文法，作为日后行动的指导纲领。这就是后来史称的“训练场大会”。

几个月来在穿越者论坛上激烈讨论的方案一一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经过讨论和修正，几个重要方案获得了大家的认同，虽略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没有太多人支持。

首先大会先就各种名词做了一系列的定义：

穿越众/穿越者：所有参加这次时空移民的本时空居民。不分性别、年龄、职业、民族。

本地人：所有17世纪时空的当地人。无论性别、年龄、职业、民族、国籍。

因为对政权机构该如何运作没有实践经验，所以整个系统以简单明了为指导思想，不纠缠过多的专业术语。会议决定：

未来的穿越政体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穿越者全体大会（穿越大会）。

穿越大会有选举、改组穿越执行委员会、制定各项法律政策、决定重要内外事务的权力。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召开一次，当遇有重大紧急事项时可由三名以上执委会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穿越者临时动议召开。除特殊情况外，出席大会的穿越者必需多于90%。

全体穿越者凡年满18周岁自动均成为穿越大会成员。有选举和被选举成为执委会委员的权利。穿越大会的成员数量不可增减，穿越者的席位在其退休时可按1：1的比例由其指定子女一人继承。

穿越行政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是穿越者的常设行政机构，有权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向穿越大会提出议案；负责所有行政性事务工作。

其成员由和执委会下属的各个行政专业部门的正副负责人组成。

- 1、工业、通讯、能源、交通委员会（工业部）
- 2、农业委员会（农业部）
- 3、外交与商业委员会（商务部）
- 4、军事委员会（军事部）
- 5、内务民政委员会（内务部）
- 6、计划委员会（计委）

每个委员会下，又分设各专业组，考虑到专业人手有限，实际在人员和器材运用上还是以委员会为单位进行统一调度。

其中新设的计划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各类资源的收存、保管、审计、发放；考核资源的使用情况；负责搜集各项建设政策的实施。

在各部之外，执委会直辖：

总务组：负责文案工作和档案收集整理，协调委员会工作。

IT组：负责全部计算机系统运行。

情报资讯组：管理掌握穿越者携带来的全部资讯材料

政策咨询小组：为穿越大会和执委会提供各项政策咨询。

直辖小组的组长同样是执委会委员。

在部门设置上，有比较多的不同意见。焦点主要是在计委的权力是否过大和谁来监督执委会运行中的可能产生的问题上。因此三名专职执行委员中，除了执委会主席、执委会秘书长之外，另设一名监察委员。

这样，整个执委会共有执委19人。执委会在决定重大事务时必须经全体大会多数批准才有效。任期4年。如果某位部长等在服务期满之前放弃其席位，其所在部门将举行共同会议，推选一人接替其席位，直到任期结束或下一次选举。如部门不能开会决定，执行委员会可以根据提名或指定一名人员来行使职权，直到全体大会召开会议选出新人员。该会议每周召开二次，紧急情况下可随时动议召开。

随即穿越者们投票通过执委会的第一号提案：授权在穿越的早期为临时紧急状态时期，在该时期内除涉及宣战、缔约、重大人员改组之外，一切事务由执委会全权负责处理。执委会有权执行任何其认为对全体穿越者有利的政策和行动。紧急状态自D日起6个月，到期后，由全体大会决定是否延期。

直到穿越大会认为需要对穿越者福利政策做出修改前为止，穿越众享受生活必须品供给制：包括伙食、服装、医疗保健。均无需付款。

利益分配才用股份制的分红的方式。

穿越携带装备分成个人和公共2个部分。

个人部分（例如某人的私酒）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归个人所有。

公共部分是由穿越众上缴给组织的物品和现金（或委员会征用的原属私人所有的物品）组成，物品上缴后完全归组织所有，物品的分配和使用完全由组织决定。由会计和资产清算师根据穿越前的价值和穿越后的使用价值进行综合清算，然后转化为只有分红权的股票发放会各成员手中。

每个穿越众无论有无资金装备投入，均无条件获取价值10万股原始分红股——儿童也不例外——这是为了给经济条件有限的穿越众一个最低保障。

股票单位为点券（穿越众内部记账货币），1股=1点券。

利益分配分成4个部分：

1、职务薪金：各个穿越众根据其工作领取不同的薪金，也就是按劳分配。原则上职务薪金最高的不超过最低的2倍。

2、奖励：对穿越众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实物或者记账货币），激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奖励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的。按发放级别分为大会级、部门级、小组级三级。

3、津贴：对穿越众中有特殊技能、从事危险事务、长时间劳动者的额外津贴。

4、红利：穿越组织的商业机构盈利和军事机构战利品的总收益中每年度提取10%做为股票红利分发给各个持股成员。

5、福利基金会：穿越组织的商业机构盈利和军事机构战利品的总收益中每年度提取2%做为穿越者基金会的专项收入。该基金会的收益用来负担未来穿越者的福利开支及子女教育费用。

股票只有分红权，只影响获得红利的多寡。如果召开全体穿越众大会，依然是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

穿越众死亡，股票的一半根据他的遗愿给予他指定的人或者机构（不限数量），另一半收归国有。所有持有股票者均依此类推。

目前的所有利益分配，均以点券计算。除非特殊情况，个人不能增持股票。

至于某些春心萌动，已经提出穿越国是否能提供多子女补贴的人士，执委会的回答的是等你们有了子女再说。福利问题过于复杂，目前无法太多的归化。

总得来说，大家对整套政体和分配制度比较满意，会后，每个人都领取到了他的股票证——这是执委会在本地一家印刷厂花大钱定制的，钞票纸一般挺挂的手感，蓝色的油墨，复杂无比的花纹，中心图案是一艘在朝日下乘风破浪的海船，上面还印刷有持有人的姓名、代码和流水条形码——以便遗失损毁的时候补办。执委会还特意每张证都配发了一个带挂绳的塑料防水袋。

“20万股，靠，不知道以后能分多少红利。养4-5个老婆总够了吧？”

“没出息啊，这点红利算个啥。”吴南海把股票证塞进防水袋里，“我希望我死后，有几十个孩子来争打遗产官司！”他满怀豪情的望着21世纪的天空——在17世纪的天空下，吴南海——这位农大毕业的宅男将满足他的赫赫野心。

中秋节假日刚过的第一个周六，郭逸刚刚起床，手机就响了起来。

电话是科长打来的：

“小郭，你上次侦察的那个穿越公司——”

“是！我上交过相关报告了。”

“这家公司有问题，限你20分钟内到办公室。”说完科长就挂掉了电话。这让郭逸吓出了一身冷汗——有问题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说有问题就是有了很大的问题。

18分钟内赶到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科长还有本机关外事部门的一位领导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女的金发碧眼，男的虽然是黑发黑眼的纯种中国人长相，凭他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一看就知这是个ABC。这两个外国人看上去身手矫健，十有八九是在强力部门服务的工作人员。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人。他们虽然也是黑发黄皮，但不识中文，说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他们自小就受美国文化、美国教育的熏陶，其思维方式、价值观也是完全美国化的，与移民来美的上辈不同。现在，香蕉人这个概念的范围已经不再仅限于美国，而扩及整个海外，泛指海外华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

“这位是薛子良，这位是他的搭档萨琳娜。”科长介绍着，“他们是USA烟酒火器管理局的外勤工作人员。半个月前，该局发出一份通报来，有多名中国籍男子将大批枪械弹药运抵夏威夷，并在该州租用了一艘100吨级游艇后离港，所办航海手续为前往越南。他们怀疑，这些枪械弹药正在该船上。”



烟酒火器管理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一个执法机构，其使命是保护公众免受暴力犯罪分子和犯罪组织的侵犯，打击非法使用和交易火器、非法使用和储存爆炸物品，打击纵火、爆炸行为和恐怖主义活动，打击非法转移烟酒产品。

“会进入我国海域么？”

“这么说吧，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根本不是越南，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

“而且他们和你上次调查过的穿越公司一度联系很频繁！”科长补充了一句。

郭逸的脑袋轰的一声——这还了得，走私武器弹药，还是从美国走私到中国来？这案子的性质可严重了。

部门里同意这两个美国特工以观察者的身份随行提供办案协助。郭逸拿着材料晕乎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感觉有点象醉酒了——即忐忑又期待。这案子，办下来可就是大功了。

“你好，我们尽快开始吧。”叫薛子良的华裔特工说道，此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在会议室里，薛子良和他的搭档介绍了他们侦察到的一些可疑情况。

“船上共有华裔男子五人，华裔女子二人，拉丁裔女子一人，华裔女幼童一人。”

他递给郭逸看文件夹，里面是每个人的照片和个人资料。

“根据我们的调查，船上有二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有儿童。拉丁裔女子似是其中一名中国籍男子的女友。不过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郭逸有点莫名其妙，有这样的军火走私组合吗？有女人不稀罕，怎么还有儿童？

看出了他的疑惑，薛子良说：

“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是以家庭航海为名，进行某些不法的走私贸易行为。”他告诉郭逸，烟酒火器管理局在最近一个月里发现这些人在大量购入以SKS半自动步枪为主的火器和子弹，数量十分惊人，远远超过了正常枪械爱好者的需求。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拥有了数量不少的私人枪支，再购入上百的武器，美国的华裔很少有这样的举动——其动机显然不良。”

“那你觉得美国白人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合适的了？”郭逸对这最后一句有了极大的反感，你个香蕉，都不知道自己的皮肤是啥颜色的了！

香蕉人：ABC。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薛子良有点狼狈，种族问题在美国向来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的意思是，这不大符合华裔族群的行为习惯，并不否认他们享有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了急于岔开话题，他赶紧说了下去，“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前科的。”他指了一下文件夹里的一页纸，照片上的华裔男人国字脸，花白头，“此人叫林传清，曾经是偷渡集团的蛇头，熟悉美国至南中国海的偷渡路线。由他驾船，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目的地！”

“除了电话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疑点能够和穿越公司联系起来吗？”

“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在和谁联系，只是到了你们部门才得知道那些号码是‘穿越公司’和相关人士的，我们电询了国内，查出这五名男子

中，有一人曾在七个月前回过中国，入境口岸是广州。这是他的材料。”

郭逸看了一眼，时袅仁，这个名字好怪，看职业是医生。还是传染病方面的。这么个白面中年男会去走私军火？

郭逸打电话，查资料，顺路还叫总务科拿点速溶咖啡来——这两个美国佬一点休息的意思也没有，看起来要大干一场了。

给当地部门打电话的结果吓了郭逸一跳：穿越公司在半个月前就退租了！基地里如今人去楼空，除了两个一无所知的看门老头，一个人都没有了。

去向呢？一阵狂打电话之后，终于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了解到。穿越公司名下的多辆汽车经高速公路去了雷州半岛的某个县——这个县，正好有一个港口！

港口？难道是接应的地点？那么一定得有船了！郭逸的思路转到了这里，忽然他联想起来那天他独探训练基地：基地是有港湾的，港湾里还有小艇……

他马上开始拨打电话。

第四十七节 前夜

黄昏的天空一片静谧的晕黄色，远处天幕上的浮云镶嵌着淡淡的金边。傍晚的海风微微吹拂，丰城轮平稳的行驶着，琼州海峡的天气很好，浪高不到1.5米，即使没什么坐船经历的人，也没有晕船的感觉。

巨大的船首劈开浪花，乘风破浪。以背包客名义搭船的穿越者们三三两两的或坐或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海峡两侧的风景。琼州海峡是很狭窄的一条水道，从船上就可以看得到北面的雷州半岛和南面的海南岛的海岸线。

在船的侧面不到20链的地方，一艘矮墩墩的平甲板驳船正紧随其后，甲板上满载集装箱和各种车辆机械。两船都是以10节的速度前进，他们的预计在北京时间6点和从另一个港口开出的四艘渔船汇合。

经过蒙德半个来月的奔波，终于完成了复杂的装货过程，沿海货轮本来就是什么都装的角色，倒也没引起港务部门的诧异，唯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油料公司——两艘船居然全部用的是柴油，而不要廉价的船用重油。

雇佣的船员是菲律宾人。古怪的英语除了蒙德这个经常在港口混饭的人之外没人能够明白——好处是他们毫不在意船上装的是什麼，那些穿着绿作训服的背包客又怎么来了这么多——三分之二的穿越者都集中在这艘船上。只有少数专业人员安排在其他船只上。

整个货轮上其实没给穿越者们留下多少空间，五个货舱全部都装满了货物，连甲板上都捆了若干集装箱。有几个动物货柜还不断散发着恶臭。除了妇女儿童能分配到船员的房间外，多数人只能坐在甲板上，等待着命定的一刻来临。

好在大家还处在一种即将开创新时代的兴奋中，并没有感到太多的不便。有些人昨天没有睡好，这会干脆在甲板上铺开了睡袋补起觉来。也有临风而站，望着若隐若现海南岛的海岸线。他们在这个时空出生、成长，原本也将在这里终老。凝聚着无数的爱与恨，失望与满足，无数人生的第一次——他们即将离开这里，永远也不再回来，如同死亡的永别一样。

站在尾楼上的执委会成员们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志来感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根据计划，从渔港出发的渔船和登陆艇，以及传说中的北美分舵的游艇应该在下午17时和他们汇合，此时他们不断的用望远镜搜索海面，看到的只是三三两两正在归航的沿海渔船。

北美分舵的游艇提前十分钟第一个抵达，蓝白相间的艇身张满了雪白的三角帆，从海面上优雅的滑过，引起了穿越众们一阵欢呼和口哨声。执委会的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时袅仁正在甲板上挥舞双手，船帆下面的舱口又爬出个张着大大的眼睛，一脸迷惑的外国女人——显然她不明白这是在干嘛。



三角帆游艇

“这妞身材不错啊。”王洛宾端着望远镜喃喃自语。

“栗色长发，不是大洋马啊。”

“你懂什么，这是拉丁裔的，又不是金发碧眼才能叫洋马。”

十多只望远镜注视着新出现的尤物。全然不顾北美的全体男淫正在甲板上挥手致意。

渔船和登陆艇依然迟迟不露面幸好无线电一直保持着联系。四艘渔船因为负责拖带多个大型浮动筏——这活谁也没干过，光调整拖缆长度就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下午17时过20分钟的时候，与已经等待多时的轮船汇合。

这支奇怪的船队就这样沿着海南岛的海岸线低速前进，博铺港已近在咫尺，临近夜幕降临，港湾内的灯光已经明灭可辨。航线上的船舶也都亮起了航行灯。

“GPS显示，我们现已在博铺港以北偏东3海里处。”

“减速，打开全部灯光！”

“接管船只！”

“各船向旗舰靠拢！”

“准备虫洞！”

随着一声声的命令，蒙德首先以船东的身份将船员全部集中到甲板上，随即军事组的成员亮出他们的五连发猎枪。没费任何口舌，20多名船员非常合作的下到一艘专门为其准备的救生艇上，向岸边划去。

此时各艘船上的全部灯光都开了，轮船上的探照灯照得甲板一片雪

亮，穿越者们意识到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到来，纷纷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望着尾楼。

高音喇叭里响起了试音的喂喂声，接着，传来了一个高亢的有点过分的男声：

“注意，穿越五分钟准备！全体人员穿救生衣，进舱！”

估计到虫洞在穿越时会因为能量的剧烈波动而产生振荡，为了防止万一有人落水，除了必要的甲板人员系上安全绳坚守岗位，所有人都挤进了船舱里，接着，水密门也都关上了。



水密门

“文总，开始吧！”蒙德紧张的站在操舵的位置上。

“好，开始。”

随着被悬在船头的虫洞慢慢的被船首挤开，这个巨大的镜面闪烁着

前所未有的光芒，照亮了周围的一大片海域。虫洞的边缘如焰火一般散射着能量的光芒。



穿越虫洞

“坚持住。”文德嗣嘀咕了一声，心里暗暗起到这玩意可别突然就爆了，不能去另一个时空还是小事，万一来个能量大爆炸，估计威力也不会比原子弹小多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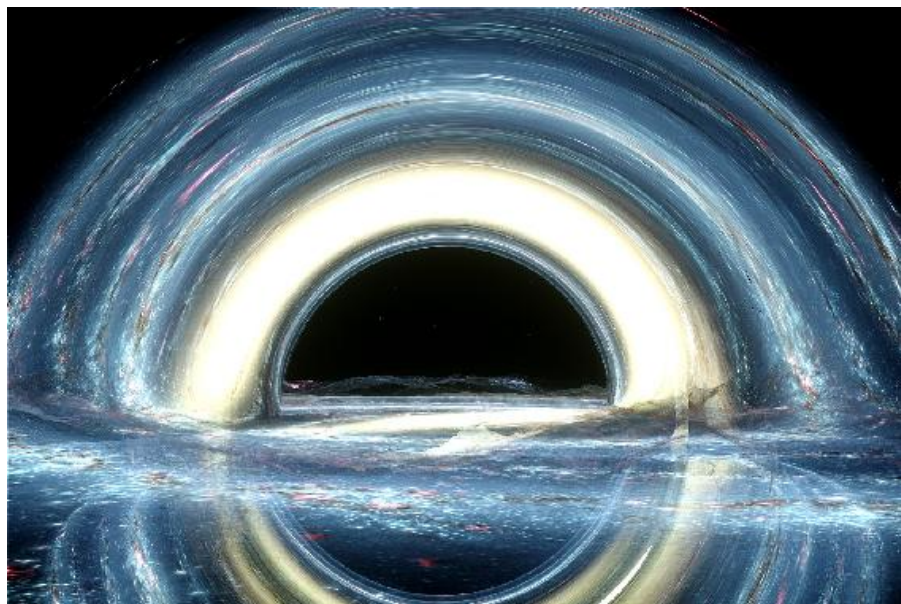
“各船注意！”蒙德吼了一声，“缩短间距，全速通过虫洞！全体准备接受冲击！”

船舱里的穿越众可不知道外面还有这么一出。都一脸严肃的紧抓身边的固定物等待传说中的穿越冲击波。忽然，灯光疯狂的闪烁起来，所有人的脸和手都好像过了一层静电，微微的发麻。一阵怪异的头晕目眩感涌了上来。

“穿了！”有人喊道。

没有人呼应他，许多人在灯光闪烁的瞬间闭起了眼睛。

当殿后的渔船通过虫洞后没多久，本来像镜面一样反射出货船上的灯光的虫洞通道突然开始发光，短短数秒时间从一个平面膨胀成一个发出刺眼强光的球体，然后……消失了！海水飞速回灌进虫洞留下的50多米直径的海水空洞，奔泻而下的海水撞击在一起又冲到10多米高的空中发出巨鼓一般的响声，离开虫洞一百多米的船队殿后的渔船被4-5高的浪头无情的洗礼了一次。幸好准备工作充分，没有任何的损失。



虫洞发出光芒，即将消失

“各船汇报状态！”蒙德在电台里喊道。

“驳船正常！”

“登陆艇正常！”

“渔1正常！”

“渔2正常！”

“渔3正常！”

“渔4正常！”

“北美，正常……啊，有一艘汽艇在急速靠近我艇！”

执委会的人都是心头一沉，汽艇，17世纪哪来的汽艇？

不等文德嗣说话，席亚洲已经在通话器里呼叫渔船舰队的领队赵德了。

“老赵，你赶快带人去北美船上支援。”

“明白！”

随后丰城轮打开了两个大型探照灯，雪亮的光芒顿时照亮了夜幕已经降临的海面，赵德率领的渔船舰队中的两艘船离开编队，船首劈开波浪，一南一北的全速向帆船两翼包抄过去。

灯光照亮了整个水域，文德嗣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正靠近北美帆船旁的汽艇，载客8人的小型的海用摩托艇而已——是他们也穿了，还是自己根本没穿过去？



海用摩托艇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发现执委会的每个人都沉着脸，显然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执委会的人几乎年龄都在三十以上，个个自诩多年社会磨砺，沉着冷静是起码的修养。但这会也渐渐沉不住气了。虫洞已经没了，如果没穿过去，不用说是一场灾难了。

蒙德拼命拿着望远镜察看着四面，水面上看不到月亮，四处一片漆黑，只有以这艘丰城轮为中心的海域是灯火辉煌，这更让四周的黑暗变得深不见底。

“应该是过来了吧。”他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语，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察看起设备来。

“GPS没信号了！”他叫了起来。

这个举动也提醒了其他人，好几个人都掏出了手机——“信号搜索中”——琼州海峡里手机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电台里的各个频率也都是一批空白，只有电流的回波的嘶叫声。

“成功了！”执委会委员们把冷静抛之一旁，欢呼起来。

既然这里是17世纪，不管汽艇上来的是何许人也，都无碍大局了。

电台里传来了赵德的声音：“已经控制全船，俘虏4人。好像是旅游者。”

“全部送旗舰上来。”

夜还漫长，黑灯瞎火的靠近海岸显然是冒险的行为。执委会决定所有船只就地下锚，等天亮后再进行登陆行动。这里是17世纪，没什么船

会有能力碰撞损害到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各船的大灯都打开了照得周围雪亮。军事组人员已经从北美帆船上开启了一批枪枝，分配到各船上。现在他们即有武器又有人，什么也不怕。

“格老子，你们这是干什么！土匪！海盗！二流子！棒棒！”萧子山刚一打开门，就听到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的吼叫声。

“爸，您别喊了，有话好说……”另一个男声在劝阻。

“这是琼州海峡，不是红海，索马里！人民海军不是吃素的！”

“你们几位先生有话好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有钱人，一家来海南旅游的……”这是个中老年妇女的声音。

萧子山下意识的拉了拉衣襟，正了下帽子——他很不习惯穿制服，推开舱门走了进去。

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汽艇上的四个人是一家子：一对老夫妻和儿子儿媳。一家人去海南旅游，老头子过去曾经在海军部队服役多年，和海南这一圈的部队都熟悉。过海峡的时候没买船票，找部队里的老熟人借了一艘旧汽艇，想顺便温一下航海的旧梦。没想到快到博铺港这边的时候忽然遇到了奇怪的风暴，等平息下来四面一片漆黑，就看到不远处的那几艘船了，向帆船靠拢纯属是为了问个信——汽艇上除了罗盘之外什么航海设备也没有。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被两艘渔船上的人给抓了。

“几位先休息一下吧。”萧子山依然满面笑容，“现在外面天黑着，天亮了再说。”心想这事怎么说得清——人肯定当我安定医院逃出来的。

“天亮就让我们上岸吗？”公务员模样的儿子问道，萧子山注意到他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的看他那漂亮的老婆。

“这位先生，我们真得就是老百姓而已啊。把我们扣着有什么用呢？”老太太又在解释了，虽然事情很突兀，现场又有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端着5连发猎枪，她还是镇定自若的解释着，说话一点不乱，一看就是场面上的人物。

“你看，不怕你笑话，我们家老头子过去就是在这里当海军的，儿媳也是干警察这行的，这海峡里海事、海监、海关、海警、渔政还有海军的船是川流不息的，你们这样有意义吗？都还是年轻人，犯不着这样。我们一家就是老百姓，也不想当英雄，下了船大家各归各，随身的行李就当是丢了……”

老太太的话软中带硬，不错呀。比这儿子和媳妇强太多了。萧子山依然礼貌的点点头，说：

“一切事情等明天再说吧。”他站起身来，“你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起航（完）

本卷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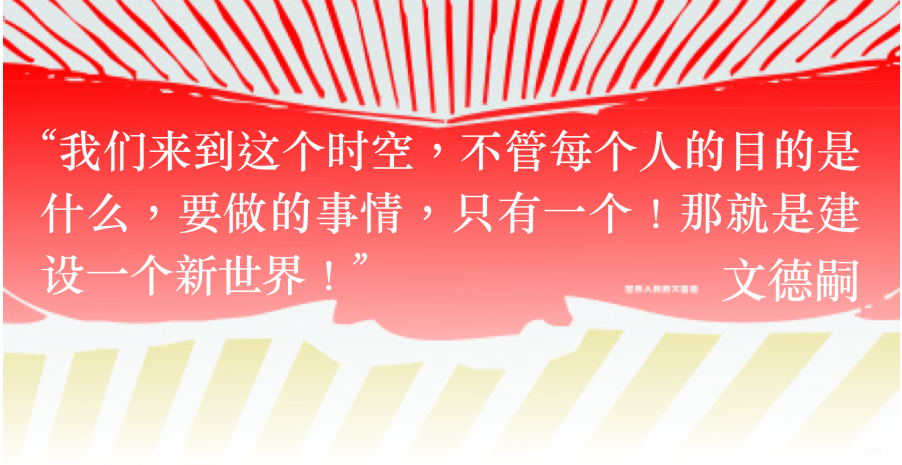
一、时间跨度：

1627年2月5日-1628年9月27日

二、事件年鉴：

D-600（1627年2月5日），文德嗣发现虫洞，召集萧子山、王洛宾。经过洗手间会议，三人为了穿越大业而筹集基金，进行第一次穿越贸易。众人在明朝的时空结识到明朝商人高举，并建立了商业合作关系。

D（1628年9月27日），521人一起穿越虫洞。



“我们来到这个时空，不管每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文德嗣

第二卷 新世界

更多临高启明配图版本，请至QQ群：477420582。

第一节 新世界

天色微明的时候，丰城轮上的人已经纷纷走动起来。昨夜的一切，特别是虫洞消失瞬间的壮观场面，成了大家无穷无尽的话题，多数人在舱房内没看到这一幕，但是拍下画面的DV和数码相片却不少。

执委会还没有下令起锚开船，大家马上就发现了第一个在计划里没想到的问题，这么多人的早饭问题无法解决——船上的厨房是为40个船员准备的规模，现在仅仅丰城轮上就有400号人。更要命的是，盥洗也成了问题，厕所前排起了长队，有些等不及的人干脆就冒险跨到摇摇晃晃的小艇甲板上，直接向大海高空排泄起来。

“马委员，这样不行的！”被任命为登陆侦察小队的队长北炜大光其火，跑到尾楼上冲着刚刚上任的登陆总指挥马千瞩喊了起来，“这么多人的排泄物，会把鲨鱼都给引来了！这样登陆太危险了。”

马千瞩无可奈何的说：“那我怎么办呢？船上的厕所只有那么10个位置，现在要400号人用。”

“你不管，一会要出了事故就不好办了！鲨鱼不说了，都爬在那晃悠悠的小艇甲板上，摔下去一个连捞都不用捞。”

正说着，管理食堂的田大妈一脸无奈的走了进来：

“马委员，您说这咋办呢？大伙说要喝点稀饭，我看船上那伙房，做不了四百个人的稀饭，来不及啊……”

马千瞩刚被北炜教育过，这会又有人扯起稀饭问题，眼看登陆计划还没开始就出了好几个纰漏，心里不耐烦起来：“这事情你找萧子山啊，他不是你领导么！”

“可是您不是登陆总指挥吗？这船上的事情都归您管啊。”

还不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现在问我怎么办？马千瞩心里暗暗骂了起来，但是又不便发作——人田大妈五十多的人了，跟着穿越众舍生忘死的来开辟新世界——只好先敷衍一下，把皮球踢回去：“有多少先熬多少，一批批的发吧，有总比没有好……你再找子山商量一下。”

不给大家熬稀饭本来也没什么：每个人都准备有二天份的干粮，只要保持淡水供应，啃啃那能量棒也能对付过去。



能量棒：能量棒，顾名思义，就是补充能量的棒状食品。也叫能量运动营养食品。

问题是这田大妈一看到船上有厨房，居然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按老习惯做上早饭了，天还没亮，总务组的李元元带着几个女孩子给船楼里的执委会委员们端来了刚出锅的稀饭和蒸好的馒头，每人还有一小碟袋装咸菜和几颗油炸花生米。

这下马千瞩就知道麻烦了，群众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凭什么你们领导都在吃热腾腾稀饭馒头，俺们群众要就着凉水啃那过期月饼馅一般味道的能量棒？这事业的一开头，就搞出差别待遇来，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这会执委会喝粥都偷偷摸摸的，没人靠近舷窗。他摸起电话：“轮机舱吗？把制淡设备开到最大，要充分保证淡水供应！”



舷窗

“充分保证，你谁啊？！”电话里传来一个愤懑不平的声音，“制淡设备就这点供应量，你叫我们尿淡水出来？”马千瞩听出这个声音是萧白郎

的，他是学机械加工专业，又会设备安装及管理，就给分配去跟船学习了三个月轮机。

目无领导！马千瞩暗暗骂了一声，你个伪娘，看不我把你卖泰国去！心里发泄了一通，想呆这里也没用，干脆跟着北炜下甲板去。

董时叶靠着自己的背包坐在甲板上，他从小艇甲板上下来的时候腿都软了，两腿之间就是大海，看一眼就够头晕了，幸亏船几乎没什么起伏，风平浪静的。天边的残月正在慢慢淡去，看着在厕所边排队边骂三字经的群众，他觉得这个险还是值得的。

没地方洗手，还在他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拿出消毒巾擦了擦——卫生纸，消毒巾、净水药片这些他带了很多。完全指望组织那是靠不住的。他也没拿出杯子去刷牙——许多人在船舷两侧不住做引吭高歌状，白色的泡沫在船体两侧挂出条条污痕，蔚为壮观。他只用牙线和一片口香糖做了清洁牙齿的工作。尽量不打开整理完毕的背包，这就是他的原则。

执委会供应的稀饭一度让秩序有些混乱，董时叶可不去凑这个热闹——每次4大锅，只够40个人每人一碗。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也没去啃那难吃的能量棒，自己带着解放军单兵特种口粮，啃啃压缩干粮喝点水也就是了，喝粥一会还得找水洗盘子。要不洗的话盘子就成了细菌滋生的培养基了。

从船上看上去，昨天漆黑一团的海岸线现在已经清晰可辨。临高应该是一个已经开发的很成熟的县了，但是海岸的这一带，却象是没有人烟。

侧舷外不远处的海滩很窄，满地都是黑色的碎石砾，一点没有印象中海南碧海银沙的感觉。后面是一块矮小的断壁，由于地震的石头断裂悬崖切成了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缺口。有些地方有几处不陡的斜坡，可以通向断壁的顶端。

往西看去，距离丰城轮不到一海里的地方，有一个突出陆地的海角，那个大概就是博铺港的河口了，海角上长满了许多向水面倾斜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郁郁葱葱，几乎长满了整个海岸地区一直延伸到水里。这个地方如果来得是一位植物学家，肯定会高兴的跳起来——这么完整的红树林生态圈在21世纪的海南已经很少能看到了。



红树林

董时叶忽然发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沿海的树木里，竟然没有一棵海南最常见的椰子树！这让他这位老驴友十分诧异。椰子树是一种比较容易成活的树木，热带亚热带海岛、海岸上到处可见。他不知道临高本地原先的确是没有椰子树的——21世纪的临高椰子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才陆续引种的。

海滩上，起落飞翔着大群的叫声刺耳的海鸟。其中多数是各种不同的海鸥，也有潜鸟。显然，在21世纪很少能看到如此密集的鸟群，这荒莽的感觉让他的心情有些压抑——这里还是人类涉足极少的地方。



潜鸟：是潜鸟属的4种鸟类，能潜水。特征为喙圆锥形而坚硬；翅小，尖形；前3趾之间具蹼；腿位于身体後部，因此步履蹒跚。羽毛浓密，背部主要呈黑色或灰色，腹部白色。

丰城轮右舷外一阵喧闹，由北纬带队首批登陆侦察队背着步枪、开山刀在同志们的注视下爬下舷梯，登上了摩托艇。



摩托艇

登陆侦察队由军事人员、工程测绘人员、地质人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探查港口及沿海数公里的地形、水文资料和可能有的村落及水源。配备了对讲机、自卫武器和25X8望远镜、测绘工具和一部300万像素DV。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每个人都穿了防刺服，迷彩服和钢盔，执委会原打算把防暴服配备给他们，给北纬拒绝了——这东西虽然防护效果一流，穿着活动起来实在有点吃力。

“要注意安全！”马千瞩在舷梯口对北纬说。

“您放心好了。”北纬转身下了摩托艇。

“突突……”的引擎声比现实里早了几百年打破了千万年的平静。摩托艇划开海浪快速驶向隐隐现现的海岸线。

北纬是登陆队的队长，全权负责登陆的安全事宜。登陆指挥部的给他的命令是，以搜集资料为主，避免与当地人发生武装冲突。如果能接触到人，则设法询问当地状况。为此特意把熊卜佑也安排进了侦察队——按理说这个漫画公司出身的宅男是不该出现在这样的首批侦察队里，但是他会说临高话，在队伍里是翻译官的角色。

临高话是海南方言中的异类，现代海南也只有临高、儋州和澄迈的一部分人使用。它不仅和普通话差异极大，和海南的主流方言琼州话也完全不同。一般认为，这种语言和广西的壮语有同源性。

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临高在海南一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与外界交流较少，社会环境相当的封闭。

熊卜佑原来打算是穿他不惜耗费行李配重带来的锁子甲，但是这东西被北纬严词拒绝——太沉了，还是防刺背心比较实际一点。



锁子甲

侦察队因为依靠地图上的定位会有较大的误差——配备地图是虽然是最大比例的临高县地图、地形图。但是毕竟当中隔了四百年，很难说地形地貌的准确度有多少，纯属聊胜于无。因此北纬决定暂时不靠近海岸，直接朝向这里最显著的地形标记——临高角而去。

第二节 临高角

如果说本时空的临高县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最为广为人知，那就是“临高角”这个地方了。

1950年4月16日傍晚，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军的一一八师和一一九师的一万八千七百多名人，在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的率领下，分乘318艘机帆船和32艘机动船，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灯楼角启航，渡过琼州海峡，以临高角灯塔为目标进发。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在临高角港湾登陆，揭开了海南岛战役的序幕。





临高角

另一个时空的临高角，还没有发生过这宏伟壮观的一幕，但这里一直以来都是海南岛的关津要地。于鄂水在出发前的情报通报会上特意指出，从元代开始临高角就设有烽火台。明代在这里设置有博铺巡检司，“提督盘诘之事”。正德年间这里有弓手三十人，巡船三只。到了万历末年，此地还有弓手十二人，估计最多有艘小船。不过此地向来是临高渔民的避风港，可能会遇到当地的渔船。



巡检司：巡检司在元朝，明朝与清代为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该组织于元朝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管官，其功能性以军事为主。明朝依其例沿用，不过佐以行政权力。

北炜在船头仔细搜索着前面的地形。D日到来之前的3个月，军事组的部分人员曾在21世纪的时空进行过一次海南的参谋旅行。对计划中登陆地点：临高角 - 博铺港以及作为候补的马袅湾、红牌湾、后水湾等地的地形做了重点勘察。

北炜作为登陆侦察队的领队不仅当时详细的察看了地形，事后还多次根据资料重温了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做到心中万无一失。

东方际白，岸边的一切在望远镜中都显得非常清晰。汽艇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开阔的海湾，根据海图，这里应该是临高角西南的龙豪湾，因为风浪较小，鱼群经常会洄游到这里栖息，是临高的重要渔场之一。

北炜用望远镜搜索着，很快就看到了熟悉的从西北延伸向东南，长约一公里的三角形海岬——没错，这里就是临高角。

临高角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防波堤，长达1.5公里，宽500米。堤岸的中间都是海水冲上了的沙子，晶莹洁白，形成一条沙堤路。21世纪的海岬上有石砌的碉堡、了望塔和清朝海关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造的灯塔。本时空的堤岸上虽然空无一物，但是整个地貌差别很小。



防波堤：防御波浪入侵，形成一个掩蔽水域所需要的水工建筑物。位于港口水域的外围，兼防漂沙和冰凌的入侵，赖以保证港内具有足够的水深和平稳的水面以满足船舶在港内停泊、进行装卸作业和出入航行的要求。

“减速，注意观察水下。”北炜提醒到。临高角除了这部分露在水面上的堤岸外，在水下还有相当长的一部分淹没部分，虽然汽艇吃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万一被礁石擦底也损失不小。

海水清澈透明，水下礁石间细白的沙子几乎清晰可辨。小艇越过临高角进入了昌拱湾，即使不用望远镜，艇上的人们也能看到伸向东南角的博铺角了。整个昌拱湾就这样被两角环抱，宽约二公里的海湾湾底平静如席，沙明水静，只有细微的白浪在岸边翻滚。

“真想在这里游泳啊。”有人说。

“以后在这里盖个高干疗养院！”

大家都笑了起来，现在说这个感觉有些荒唐，犹如一群穷人说发财了以后将如何如何。

北炜小心的要操艇的人注意不要太深入湾内，万一要射来一箭可不是闹着玩的。

“队长，这是什么山？”李军指了一下远处博铺角上绿树丛中冒出的一个圆筒型的庞然大物。

“不是山，是烽火台。”



烽火台

“烽火台有这么大个？！”汽艇上的人都惊讶起来——他们印象中的烽火台都是西域丝绸之路上被风沙剥蚀的殆尽的土台。而这个台即使400年后也还有16米高。此时北炜目测它的高度至少在20米以上，45度的坡度，乍一看很象一座丘陵地带常见的小山丘。全台周身都是用片石块砌成的，内部由土夯而成。和21世纪塌毁剥落严重，长满杂树野草的荒丘完全不是一回事。

“大家注意安全，这里有明军驻扎的，拉下面罩！”

随着命令，全体人员都把自己的防暴头盔上的面罩拉了下来。汽艇迅速的绕过博铺角，进入东南海域。

“博铺港！”

此地就是临高县境内最大的河流——文澜江的入海口了。这条全长不到90公里的大河，在此地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港湾，湾口向北。远处的一处影影绰绰的黑色岛屿影子就是红石岛——博铺港的东缘。

“减速！进入港内。戒备！”

红石岛对面的港湾海滩是泥沙质的，长满了大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有的地方可以看到非常突兀的被烧毁和砍伐过的痕迹，在红树林后面，是高低起伏的台地，并不高，顶端参差不齐。在这些红树林的对面，港湾的南部却是一片截然不同的环境，荒草蔓生。似乎还有房屋的废墟。

岸滩上散乱着枯萎的海草和大量被拔起的树木，这是台风不久前光临过的证据——之所以选择在农历九月才登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开每年八月十五前后都会来的台风和风暴潮灾害。

港湾内部相当的开阔，靠近海水的地方都是大片的红树林，滩涂纵横，各式各样的水鸟在天空中起落盘旋。水质不清，明显看得出泥底。岸边平坦，稍有起伏。出乎意料，望远镜里没有任何渔船的身影——这有点不对劲嘛……

“这鬼地方真荒凉！”已经有人感慨起来了。

“这就是执委会说的已经开发成熟的县？那开发不成熟的地方不都是原始森林了？”

北炜不悦的瞥了一下说话的人——退伍当群众久了连基本的军人纪律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博铺这个地方虽然号称进出海南的要津，但是长久以来海盗每次寇略琼北往往视此为捷径。久而久之，除了少量捕鱼的疍民为了捕鱼而散居此地外，一直到康熙年间还是荒凉不堪。当时的临高县令樊庶到此地视察，感叹之余还赋诗一首来描写此地的环境：

匹马频行历海滨，
荒烟深处旧关津；
白波满目儋澄界，
黄笠遮头疍灶人；
三尺矮檐防飓母，
一拳小石祀龙神

……

“关挂机！测量水深。”

他们手里有完备的博铺港湾水文资料，根据水文资料，河口港湾的水深从2米到10米不等，不过现在是17世纪。400年的泥沙淤积河道变化会有很大的误差。

汽艇开始缓慢的划行，李军竖起了一面武警钢制防暴盾牌，掩护着水文工作人员放铅绳。



防暴盾牌

北炜清楚，此时的汽艇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靶子，在开阔的水面上一无遮拦。他倒不怕谁来射一箭，反正那种粗糙的铁箭头是射不穿防刺服和头盔的，但是要是对方有一门小炮藏在岸边的草丛里，50米外打来一顿铁砂铅子是肯定会出现伤亡。

军事组的人都持枪在手，子弹上膛，监视着周边的每个角落。

正在此时，烽火台上，一个身影也在那里观察着海湾里的小艇。

此人头戴一顶生了一层厚厚黄锈的碗口铁盔，身穿霉烂不堪的皮甲——还是嘉靖十年朝廷增加海南各卫兵器时添置的。手里提着一柄同样年龄的腰刀，木鞘都烂得散了架，用藤条勉强缠着。



腰刀

他身后是一个兵，脑袋上同样有锈迹斑斑的铁盔一顶，无甲，穿着一件破破烂烂里外不辨的鸳鸯战袄。背着一副弓箭，腰里也有一柄年高德勋的腰刀。



鸳鸯战袄：明代军士服饰有一种胖袄，其制：“长齐膝，窄袖，内实以棉花”，颜色所为红，这种军服，学名叫“鸳鸯战袄”，又称“红胖袄”。

符柏文是琼山县人，少时习武，得过一个武秀才的科名，一直没能登科。年近四十混了一个从九品的巡检之职，带着十二名弓兵看守这个“琼海要津”。此地虽然号称关津，实则旅客来往不多，平日能盘查的也就是些蛋家渔民和从雷州那边过来贩海的小商人而已。即无油水，又荒凉寂寞。见得最多的，还是海盗。

海南因为地处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一直是海盗极度猖獗的地方，历史上海盗曾经多次寇掠临高，甚至围攻县城，顺治十一年居然把临高知县都给俘虏了。明清两代政府对此也没什么对策，无非就是广筑烽火台，一见海上异动就举火报警。

海盗在这里泊船取水的，大家相安无事。一但深入港湾放艇登陆。符巡检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马上跑到烽火台上去点那堆马粪火，然后带着人找个地躲起来。一点烽火，沿文澜江两岸直临高县城方圆几十里都

能看到烟火，百姓躲避，城门也随即关闭。

每年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过后，台风渐熄，海盗的沿岸抄掠也就频繁起来。平时在此地避风休憩的渔船，最近也都不来了，他们这些巡检的弓兵，自然也不能怠慢——粮饷虽少，好歹也是一份钱粮。

侦察队的汽艇一进到昌拱湾，烽火台上瞭望的弓兵就看到了。一般这样的小船他是不会去惊动巡检老爷的，但是这小船行驶的如此之快，让他很吃惊，等船进到河口，来人个个身材魁梧，头戴铁盔身穿黑甲，手里还拿着黑乎乎的铁火铳，这状况可不得了，赶紧把符巡检给请上了烽火台。

“符巡检，这些是什么人，”弓兵在后面轻声问，“要上去盘查么？”

“没见过。”海南虽然是南陲州县，但是老百姓的见识却不少。符柏文见识过倭人、佛郎机人，也见过红毛夷人，眼下这船这人都不在他的常识范围之内。唯一能看出来的就是这伙人显然不好惹。

“好像在测水深啊？”

符柏文点点头：随着小艇的划动，那个黑乎乎的盾牌后面，有人在不断的收放绳子。测水深意味着有大船要进来。

“点火么？”

他迟疑了一下马上下了决心：来者人少，但是全身甲胄，已经是犯禁之人，绝非良民，又在这里私测水深，显见还有大股人马要来。现在天光即将大亮，百姓们都要出门营生，若是匪人掳掠，就要大受荼毒了！

“点火！”

第三节 新开始

“队长，烽火台上有火光！”负责观察的梅晚报告。

北炜抬头一看，烽火台上已经燃起了一堆篝火，在微明的天空下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虽然这个情况已在预计之中，他还是有些沮丧——如果能无声无息的拔掉这个警戒哨就好了。但他的方案被席亚洲枪毙了——特种作战的准备工作太花时间。穿越者们要尽快展开登陆行动，在消息没有扩散开之前就在岸上站稳脚跟。琼州海峡这里古代就是海上交通要道和渔场，天一大亮，这么一支超越时代的船队是瞒不了任何人的，拔掉烽火台和不拔掉，差不了一二个小时。

“不去管他，继续测水。”北炜命令道，眼下尽快让船进港才是真得。

可是艇上的人还是有些紧张，梅晚一边纪录着水深线，一边悄声问北炜：

“明军会来增援吗？”烽火一起，各路援兵纷纷而来——这是他们在电影和小说里常见的情节。

“不会。”其实北炜自己也心中无底。于鄂水信誓旦旦的说，临高城里是没有驻军的，烽火台起得是预警的作用。虽然他不怕小股的明军或者任何当地武装，不过无谓的流血还是越少越好。

小艇一路划行一路测试水深投放航标，为船只进入标定航道。海水正在涨潮，波涛倒灌入河，船几乎不需要划动就被潮水带到了烽火台前的码头，台下是一片低矮的瓦房，门前立有旗杆——这里大概就是情报中说的博铺巡检司了。



航标

巡检司门前空无一人，高高的旗杆上还挂着未熄灭的巡检司字样的灯笼。

北炜一挥手：“全体上刺刀！侦察队，目标正前方房屋，一组二组三组跟我前进！”随着口令声，北炜关上保险，第一个跃出小艇，跳上码头。

这次突击尽管所有人都做得很标准，穿越者们占领的第一个大明官衙里却空无一人。左右厢房的床铺上，草席余温还在，伙房里已经座上了一锅水，火都没熄。这里人去楼空还没几分钟。

巡检司担任的是盘查和预警，当然没必要和穷凶极恶的海盗拼命。他们地形熟悉一走了之就是。反正海盗是呆不久的，走了再回来收拾就是——巡检司里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些伙房的家伙，折损不了几个钱。海盗也知道这衙门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干脆过门不入。

这伙21世纪的穿越者们不但到处搜寻，对所有东西都要兴致勃勃的翻看一遍——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都是古董。还要鹊占鸠巢——房子，背靠着海岸的制高点烽火台，还有码头，简直是现成的登陆指挥部么。

北炜吩咐一个小组上烽火台去搜索灭火然后担任警戒，一个小组则在巡检司登顶，负责压制周边。自己通过步话机向旗舰报告登陆成功，占领博铺巡检司，行动中无人伤亡。

汇报完毕，他叫来两名队员：“你们回小艇上去，沿着航路投发烟航标。引导后续船只入港。”

丰城轮的船楼里，听到消息后一直紧张的注视着烟柱的人们都松了口气。博铺港——临高的大门已经向穿越众打开。

马千瞩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故作镇定的对蒙德说：“开始吧！”

这个命令随即传到了所有的船只上。每艘船上都重复着同一个命令：“起锚！”

二艘渔船前卫，二艘殿后，丰城轮和自航驳船并肩行驶，北美分舵的帆船张开雪白的船帆。船队翻滚着白浪航迹，浩浩荡荡的驶向港湾。他们身后，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将天空染红，南中国海的海面金光闪闪，新世界的曙光第一次照耀在穿越者们的身上。甲板上的穿越者们不由自主的站起身来，心中的激动无可比拟：

我正在见证历史，我也在创造历史！

这样的感觉让他们如痴如醉，有人唱起了《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起先是一个人，接着是许多人，最后是所有的人。高亢嘹亮的歌声直上云霄，响彻在新世界。

“鸣笛！”在即将进入港湾的时刻，执委会命令道。

“呜——”汽笛声响彻着，这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文明的鸣笛，它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历史，即将被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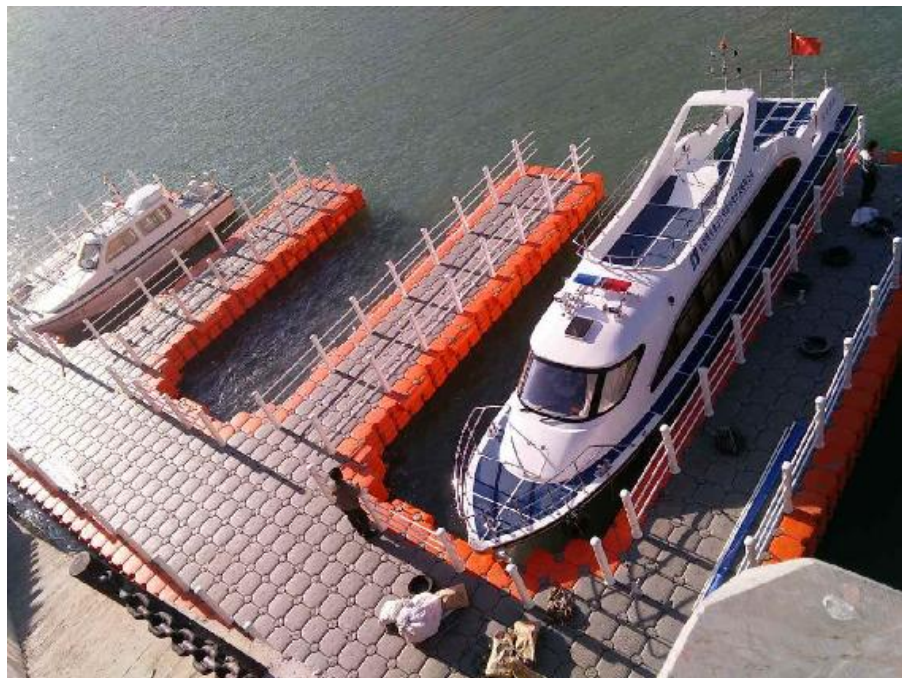
虽然每个人都在跃跃欲试的准备踏上新世界，暂时他们还得继续在船上忍耐直到码头工程结束。专业的工程人员和不专业的基本劳动力——后者按5人一组的编制，分批下到小艇上，运送上岸，

工程人员要先规划建设一个港区，作为向内陆挺进的出发基地。

因为博铺港作为一个海港来说地理环境并不优越——虽然海湾内有水深十米的深水航道，红石岛和河口淤积的沙洲也起到了天然防波堤的作用，但这里的避风条件却不是全天候的，西北面几乎全无遮蔽，一旦刮起西北风港湾内风浪会很大——穿越者无法把它作为主要基地使用，每年因为台风而引起的风暴潮也使得这里不适合安居乐业。

现代的博铺港是在海湾的南端，这里水深条件最好，工程人员也选择同一地点作为登陆地点和卸货堆积地。作为常规来说，一个这样的港口需要建筑防波堤，各种形式的码头和栈桥，卸货机械和大面积的堆货库房、场地。这一切对穿越者来说都是天方夜谭。

当然，使用登陆艇也可以进行船 - 岸驳运，但是速度实在过于缓慢。如果人工修筑栈桥，整个工期很长，还必需自制一些专业设备才能有效的工作。所以负责港口规划设计工作的燕雀志和几位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在穿越前就商量好了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浮动码头。



浮动码头

浮码头在现代运用最为常见的是小型船艇的上下客靠泊，很少用做卸货码头。不过稍了解一点军事历史的人都知道诺曼地登陆中英美就大规模的使用了浮动码头，使盟军在没有攻占港口的情况下将十万吨物资和五万辆各种车辆送上了岸。虽然浮动码头在随后到来的飓风中损失惨重，很快失去了作用。但其效用却被完全证明了。

穿越者们没有那么奢侈的条件——诺曼地的浮动码头还有防波堤，也不需要如此庞大的规模。他们只要能将船上的物资人员尽快转运到岸上就可以了。所以浮码头采用的是封闭的200L铁桶联排，再用角钢连接焊成小型的单元，各单元连接的部分还悬挂了缓冲用废轮胎，顶部再焊接上波纹钢板，根据工程组的测算，每个单元的浮力可承载40吨。一般的车辆、机械和物资都能通行了。

这种铁桶浮码头单元的问题是连接困难。如果是制式舟桥，有专门的连接螺栓、可以非常准确的连接起来，这些铁桶码头虽然用角钢焊接了外框，也事先焊接了连接用的外露钢耳，但是这里的误差水平谁也不敢担保。



钢耳（把手）

由渔船拖带的浮动码头一个接一个的拖进了海湾，穿越者们没有舟桥兵的大马力机动舟，丰城轮上的小型机动艇马力有限，靠着几艘小艇连拖带拽，好不容易将一个个单元大致就位——丰城轮锚泊的泊位离开岸边最近处差不多整整150米，单元数量倒是足够，就是组合起来比想像当中还要费劲许多，波浪起伏使得连接得的螺栓很难到位，工程人员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忙乱中不时有人因为过于专注干活掉下水去，幸亏都有救生衣和哨子，登陆指挥部又组织了一批擅长海泳的人乘坐划艇在海湾内来回巡视救助，工程部总算没成为第一个出烈士的部门。

在制造浮码头时候参照浮桥安装的抓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个单元上的四个小抓锚成功的减缓了浮桥的颠簸。上午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座长150米，宽8米的浮动栈桥已经成型，虽然这些单元在海浪的起伏中还是会不时露出可以夹断人脚踝的裂缝，并随之发出可怕的拉扯声。



浮桥



抓锚

执委会的成员在丰城轮上看着穿越者的第一个工程完工，心里按捺不住的激动，马千瞩大声说：“我建议这个栈桥命名为‘一号工程’，在桥边要树碑立传，永垂穿越国的史册！”

“立碑可以。”文德嗣说，“不过这个东西在明年台风前之前就得用永久性设施替换掉，台风一来，把它刮走了我们损失就大了——这么多的铁桶和钢材！”

马千瞩正想说话，忽然驾驶室里钻进来一个洋妞，拿着个照相机喀

噼里啪啦一阵猛拍，大伙都是一愣，这才是想起这是丁丁的大洋马女朋友潘潘，接着丁丁也进来了，手里拿着个采访机，直接就要马千瞩谈谈登陆的感想——这位不甘寂寞的传媒记者已经拉拢了几个懂印刷的，准备出穿越者的第一张报纸，他连股份都分配好了，还给自己未来的报纸取了一个毫无创造力的名字《临高时报》。



临高时报

“没什么感想。”马千瞩一脸不合作的态度。其实他今天心潮澎湃的很，就是不喜欢采访这类玩意，他更愿意安安静静写回忆录的时候再

提自己的感想，而不是被人用某个东西戳着问。

“文总呢？谈谈你的看法。”丁丁马上转换对象，潘潘过来又是对着文德嗣一阵猛拍。

“历史性的一天。”文德嗣说。

第四节 港口建设（一）

D日的开始，如果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即混乱又壮观。保持着原始亚热带海湾风景的港湾里，到处是突突着来回奔波的小艇，船舶上的吊杆不断的起降着货物，密密麻麻的人群正从巨大的轮船上攀附着舷梯下船，沙滩上到处竖立起不同颜色的牌子，指示着人、车、设备的登陆地点、堆货处、联络处、登记处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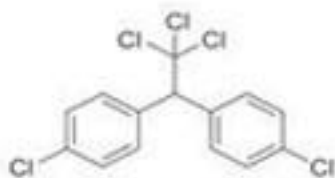
船舶吊杆

整个港区的营地的是以博铺巡检司和其后面的烽火台为中心拓展出去。从港口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地点并不理想，红树林一直延伸到海边，四面也不够开阔。但是巡检司现成的房屋和烽火台这个人工制高点却是穿越众难得的有利条件。不过这房子里大明官兵虽然落荒而逃，另一种生物却给穿越众们带来了小小的麻烦。

凌晨军事组刚占领这房子不久，搜索工作还没结束，就有好几个人被房子里的跳蚤咬得逃出来了——旧式的砖木结构房屋内虫害滋生，跳蚤臭虫基本就是常客。在40年代DDT和666被大规模生产使用之前，只要是老旧房屋，又特别是木结构房屋内，寄生虫都是长期住户。1945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还因为跳蚤传播的原因爆发过斑疹伤寒。幸亏美军大量喷洒DDT，消灭了宿主才遏制了这次疫病流行。自此以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才摆脱了困扰千百年的这几样寄生虫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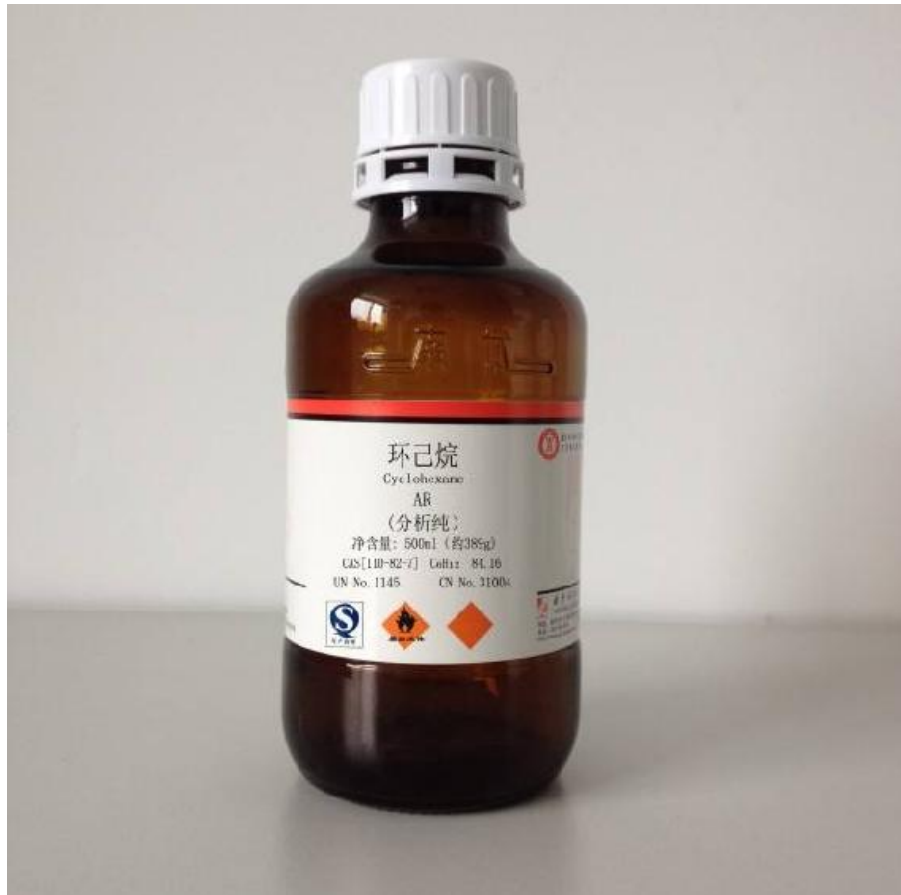


跳蚤



米勒与他发明的DDT

DDT：又叫滴滴涕，化学式 $(ClC_6H_4)_2CH(CCl_3)$ ，是有机氯类杀虫剂。为20世纪上半叶防止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的疾病危害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由于其对环境污染过于严重，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禁止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宣布，重新启用DDT用于控制蚊子的繁殖以及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在世界范围的卷土重来。



666：是苯与氯气在紫外线下的加成产物——六氯环己烷，分子式 $C_6H_6Cl_6$ ，俗称**666粉**。有机氯农药。

斑疹伤寒：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Rickettsia tsutsugamushi*）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鼠类是主要的传染源，以恙螨幼虫（**chigger**）为媒介将斑疹伤寒传播给人。其临床特点为急性起病、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和被恙螨幼虫叮咬处出现焦痂（**eschar**）等。

作为卫生组的负责人，时袅仁在卫生预案里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况。带队的卫生防疫队就紧跟着登陆了，全身防护衣长统靴，口罩风镜，背着喷药桶的防疫队让军事组产生了七三一的联想，这群人进到屋子里就猛喷药水。



防疫队

医疗卫生组用6%可湿性六六六调制成150倍的水悬液，喷洒在房内的各个角落和家具上，然后紧闭房屋门窗30分钟，以杀灭房屋内的跳蚤、臭虫和其他害虫。房内的各种破烂家什：席子被褥衣服等物统统被搬出来丢在海滩上一火焚之。至于进过屋的几个军事组成员，也被毫不客气的先用药水液从头到脚彻底的喷淋了一遍，再打发回大船上去洗澡。每个人身上还被别了一个卫生组特制的橙红标签，意思是轻度感染者。

熏蒸半小时接着又通风一小时结束后，登陆指挥部立刻就占据了这所小院的三开间正厅作为办公室，两侧的厢房弓兵的宿舍也被清理干净，作为机房和贵重物品的仓库。

房屋里依旧散发着弥漫着浓烈的六六六消毒水的气味。不过对于指挥部来说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电台被架设起来，桌子上铺设了地图，随即，依靠电池组的电力，服务器开始工作，无线局域网被架设起来，通过信号放大器天线，各个登陆地点和卸货点的笔记本电脑都可以直接和服务器传递数据了。潮水一般的数据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服务器：人力组在各个登陆点设置了登记点，记录穿越众者上岸情况，计委在卸货点和堆货点也派出了扫描人员，开始纪录资材设备的入库出库。

丰城轮上，被编入各个组的穿越者们正在排队按人力组的安排逐组下船，山寨版的美军背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还是配发装备，私人行李此刻还在底舱睡大觉——按卸载级别要轮到最后。

船上的高音喇叭里正反复宣读着执宣字：16280002号文件：

1、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2、非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超越营地警戒线。有任务需要的，在穿越警戒线时必需从警戒值班点登记出入。

3、不得随地大小便，抛弃垃圾。垃圾必需分类抛弃在指定垃圾坑内。

4、必须在指定食水供应点获取食物和水，不得私自打猎、捕鱼和食用猎物。

5、发觉自身或者他人身体有任何异常，应迅速向医疗点求助。

为了合理使用劳动力，有效率的分派人员，避免有人干活有人发呆，登陆指挥部发明了一个臂章带体系。

红色：军事组警戒人员。

蓝色：船舶留守及使用人员。臂章中心有白圈，按船舶类型不同，用汉字印上：轮、驳、渔、登、艇、杂六种字符。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劳动的人，如病人、儿童使用这个蓝底白杂字臂章。

白色：负责D日当天各项工程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

黄色：登陆指挥部体系下的指挥及行政人员。

白色号码臂章的，一律属于“基本劳动力”，臂章上印有一排4位数字号码。所有“基本劳动力”按五人一个小组自由组合，每个小组各有一个4位数编码。组长领有一本组工作手册，每接受一项新工作，工作人员就在手册上做相关纪录，同时将因为工作需要发给的工具装备登记在册。

派工的事务，由登陆指挥部的人力组统一调度，在人力组的帐篷里有一张大桌子，一张事先打印好的临高角 - 博铺港地区大比例地图铺开在桌面上，上覆盖着透明纸。各个专业组、劳工组以不同颜色的号码卡片代表，放置在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区域。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人力组派工之后卡片上都要将象征劳动强度的发卡卡上去，一根为轻度、二根为中度，三根为重度，以避免各小组之间的劳动强度差别过大。

这套图标系统虽然简单，但是和OA（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的劳动管理系统配合起来使用，不仅人力组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个小组目前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劳动量多少，连每个组领取过什么工具，多少资材都一清二楚。极大的方便了劳动力的调派和管理

港湾南面的沙滩上，临时搭起了一个大型军用帐篷，门口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是七弯八扭的几个油漆字：“博铺港区建设指挥部”。这里云集了穿越者中的所有建筑、规划、设计、水文各个方面的技术人员。他们刚刚完成的一号工程现在已经发挥起作用。各种工程设备和物资正在通过浮码头不断卸载——有了物质基础，港区基地的建设自然也要全面铺开。



军用帐篷



折叠椅

帐篷里摆了一张从船上拿下来的会议桌和折叠椅，桌子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许多装订成册的水文资料集。尽管这里各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有，但是大家的主要目光还是落在紧靠桌子看地图的四个人身上：

冰风，27岁，这个毛发浓密的小伙子是结构工程师。有项目经理证。擅长的是门式钢架结构厂房和钢结构住宅设计、施工。

燕雀志，28岁，胖乎乎的，属于中国式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的人才。水文学大专毕业，半吊子水利、水文、气象技工。水文的知识了解比较多，懂测绘，能熟练使用水准仪、经纬仪，略懂水利工程结构。

梅晚，30岁，建筑专业毕业后在建筑公司混迹多年的老混子，专门负责工程造价和管理。会熟练使用各种测量工具，对土木工程的管理和协调也有丰富的经验。

李潇侣，30岁，职业规划设计人员，有建筑师和规划师证，测绘和规划是她的本行。

这就是号称建筑工程组的四大金刚。当然李潇侣是女的，但是论到持证之多，谁也比不上。不过她很少施工方面的实际经验，而且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四大金刚就以梅晚为主。毕竟他在工地上时间最长，方方面面都懂一些。

“指挥部要求我们在今天天黑前完成港区的基本设施建设：通电、供水、设置卸货场和堆货场。完成简单的设防工作。”梅晚传达着指示，“我们拥有物资、机械和劳动力的优先使用权。”

“梅组长，我们连测绘都没做，出不了规划图。我对照了带过来的测绘资料，这里地形和21世纪差别挺大的。”李潇侣说。

“没时间做太细了。”梅晚说，“好在这里并不是我们建设的主基地，不需要太多的规划。以小型临时性的工程为主。”

“我们边测绘边设计边施工好了，”梅晚到底是工地上混过的人物，对如何赶进度熟得很。当下作了分工，李潇侣和燕雀志负责港区的测绘工作，测绘工作即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所以再拨给一个基本劳力小组作辅助工，同时由军事组发给5连发猎枪一支作为防身用。

田九九负责营区的给排水工作，常凯申负责送电业务，至于冰风，他的任务最为艰巨，建造货物堆栈。

相形之下，常凯申的业务比较容易。执委会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发电装置，还有许多配套的输变电设备，但是此时此刻这些东西还在集装箱里睡大觉。作为临时性的港口营地，用电点少，整体负荷小：主要满足的是照明用电、指挥部的办公用电和少数电动装卸机械设备。用电负荷较小。

根据这样的需求，这个简单的早期版供电网应该力求简单可靠，操作方便和尽量少用资材。因此常凯申的方案是不在岸上建立发电所，而是直接从丰城轮的辅机上取电——轮船下锚之后主机虽然停止，但是辅机还是一直运转着，为整个轮船提供能源。电力组便直接从船上配电间拉出一根380伏电缆，沿着浮动舟桥布线固定，一直延伸到岸上的配电所进行配电。整个供电网使用最为简单的放射形接线方式。这种接线方式也是过去中国农村电网中最常见的方式。它的缺点是线路发生故障或者检修的时候，就必需暂时停止对线路上所有用户的供电。不过这在目前的状况下还是可以允许的。



电网维护

唯一需要不间断供电的只有办公用电中的IT设备运转，那么使用UPS备用电源 + 大功率蓄电池组也可以满足了。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即不间断电源，是将蓄电池与主机相连接，通过主机逆变器模块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市电的系统设备。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如电磁阀、压力变送器提供稳定、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不过在实际的工程里，将输电缆直接固定在浮动栈桥上的设计被推翻了，执委会的意见是可能会漏电，不安全，而且线路固定在人车反复

来往的栈桥上，可能在无意间被人为的损坏。工程组随即变更了设计，他们拆开了一组备份的浮动单元，用钢丝绳把这些空桶单独串联起来，浮在水面上。每个桶上还悬挂了配重物，保持其在水面上漂浮的稳定性。这条原打算用来输电的水上线路很快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首先是架设起了从船上抽取柴油的浮动输油管，然后是通讯组将船上的电话线直接拉到了岸上。这样，丰城轮就可以不使用步话机而直接和指挥部进行电话联系甚至发传真了。最大的好处是IT组的石开利用这条电话线，实现了网络连接，现在岸上的所有电脑都可以通过登陆指挥部的服务器直接访问船上的服务器双向传送资料了。OA系统实现了全面覆盖。

第五节 港口建设（二）

“U.C0079、U.C0083、U.C0093、A.C0197人员全部到绿滩集合，准备卸载车辆。”

随着步话机的呼叫，刚刚从栈桥上下来几个专业组懒洋洋的从沙滩上爬了起来——代号为红滩，红滩是从1号码头登岸的登陆点，黄滩则是小艇登陆点，绿滩是驳船、登陆艇登陆点——坐了一天的船，一脚踏实地腿脚都有点发飘了。在休息点卸了大背包，都坐在石头上喘气，说是人员休息点，其实除了一张放着电脑和账本的折叠小桌子和一块大书人员休息点几个大字的木牌之外别无他物。满是大大小小圆砾石的沙滩上错落有致竖着好几块牌子：厕所、食水点等等，表示将来会有这些东西。

这四个组，U.C的是有驾驶大型车辆执照的，AC有工程机械执照的。北美分舵的钱水协虽然一再表示自己的意向是到军事组拿枪保卫穿越政权，但是他填写的专业技能——开大货柜车使得他最后落到了UC.0079去了。和一群根本不认得的人一起工作有点无趣，不过他马上发现了比自己更郁闷的人：白羽，装甲兵指挥专业、兵器设计与工程设计相关专业毕业的军事人才，被打发来开履带拖拉机。



东方红80马力前推后悬履带拖拉机CA802型

为了在上岸后能够尽快展开基建工程，蒙德和执委会在组织在装船前就将物资做了一些分类，将登陆后马上会用到的资材都集中装载在1500吨的自推驳船上，包括各种车辆、建筑工程机械和基建物资。

平甲板自推驳船的满载吃水不过1.83米，虽然比不得登陆艇能够直接冲滩上岸，怎么也比大型货船离岸要近。当然这样的水深车辆也是没法直接下水的，所以这里也装配了一个浮动码头，称为2号浮码头。

白推驳是没有车辆跳板的，它自身又不具备吊杆。好在工程组对此事早有准备，2号浮码头上安装了一组车辆上下跳板，



船的车辆跳板

“准备卸车了！大家注意安全，穿好救生衣，万一有落水的可能性马上从车里出来，不要怕，大伙不都开车上过摆渡轮吗，一样的……”白羽身为这四个组的临时头头，一边进行安全教育一边打气。

这几十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这能一样吗？从这晃悠悠的甲板上把车启动起来，开上狭窄的跳板，再下到那一样晃来晃去的浮码头上——这玩意难度也太高了吧？

白羽见大家都在迟疑，知道得有人先做出表率来才行。好歹自己当年在部队里也开过坦克，把心一横，叫了声：“帮我看着点！”第一个爬上那台东方红1202通用型履带式拖拉机。



东方红1202履带拖拉机

外形尺寸（装推土铲）4650×2462×2940，标定功率/转速（kW/r/min）88.2/2200。

1202机型以推土为主要作业，兼顾农田作业。主离合器采用干式、双片、碟簧压紧常结合式，使用寿命长，踏板操纵力小，外置小制动器调整方便。在东方红1002拖拉机的基础上合理改进变速箱传动比，优化档位分配，提高倒挡速度，提高作业效率。末端传动为简支架结构，使传动齿轮受力状态更合理；固定式后桥壳体隔板大大提高了箱体与后桥轴的支撑刚度和密封性能。三角摆块式液压调整导向张紧装置，可有效的保护前梁，拐轴、车架等关键部件。支重台车密封采用浮式密封，密封可靠。制动器为双向浮式制动器，即提高了制动能力，又适应了上下坡的制动要求。转向操纵采用液压助力器，转向操纵轻便省力。

拖拉机启动起来的轰鸣声让白羽稍稍心安，驾驶室的视角很好，24V电瓶启动起来又快又稳。白羽在部队开过坦克、装甲运输车，也开过各式各样的军用工程车辆，上下舟桥或者舟桥驳都是小菜一碟，不过眼下的这浮码头、车辆跳板纯属手工山寨货，强度、承载力到底是多少只有天知道。

有点迟疑的看着在蓝色的水面上摇摇晃晃的跳板还有跳板下面那高低起伏的码头，他启动了发动机，船明显的飘动了一下。他顾不得许多，眼睛紧盯着挥着小旗指挥的钱水协，履带在钢板上打着转，发出龇牙咧嘴般的磨擦声，一步一步的踏上了跳板。履带刚压上跳板，下面的浮码头就飘动起来，跳板都移位了，吓得周围的人都呆了，这时候在码头指挥工作的工程组卓天敏见此情景猛跑了过来：“都发什么愣！快拉住钢丝绳！”

工程组在驳船上早就装了4根钢丝绳，为得就是在卸载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拉紧，尽可能的减少船只和码头的漂移。

“快拉快拉！”在他的不断的吼叫声中，四周的人赶紧都去抓钢丝绳，身体朝后的猛拽，好不容易才让拖拉机开上了浮码头。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二个小时过后，穿越众拥有的工程机械都上了岸，整齐的停放在沙滩上：

二台东方红1202通用型履带式拖拉机，带挖泥斗、推土铲。



挖泥斗、推土铲变形合体

四台东方红404Z1W前装（装）后挖（土）型拖拉机（中轮拖）



东方红404Z1W前装后挖型拖拉机

机体尺寸：3540×1674×1520（mm），发动机功率：36.5（kw）结构重量：1580（kg）。

东方红-404Z1W前装后挖型拖拉机是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在东方红30/40系列拖拉机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工程变型产品。该机基本保持了拖拉机的各项功能，同时通过加装前装载、后挖掘机构和液压系统，具备了工程机械功能。前装载机和工作装置可方便的实现快速装卸，主要用于装载沙石、煤炭、土方、城市垃圾等散料，铲斗经换装推土铲、土方铲、小叉车、木料叉、草捆叉、液压吊钩等工作装置后，还可进行平整地、轻度铲掘、抱夹、起重和吊装等作业，具备一机多能；后挖掘机构通过悬挂与拖拉机相连，装卸非常方便，主要用于开沟、挖坑、小型装载等作业。

四台东方红170V轮式拖拉机（小轮拖）



东方红-170V带系列轮式拖拉机

东方红170V带系列是采用单缸发动机，具有8个前进档，2个后退档在原基本型基础上加装防脱档联锁机构，加粗半轴（可选装“山地王”半轴、“运输王”半轴，拆卸方便，更耐用），加装扶杆（方便上下，更安全）及新款车机罩（更具时代感），使整机结构更加合理，外型更加美观，东方红小四轮系列是我国同行业中机型最全面，结构质量最优，作业性能好，生产效率高，用途广泛。特别适应运输作业（牵引力更大，作业档次多，山区道路爬坡能力强等）；还能有效地进行各种田间作业（耕地、耙地、旋耕、播种、田间管理等）及固定作业（抽水、发电、磨面、等）；还可满足平原、丘陵、牧区、菜园、果园的机械化作业要求。

十台常柴动力单缸柴油翻斗车



**DC-10翻斗车，配置ZS1100型柴油机（ZS（常柴）1（单缸）100（缸套直径100毫米））
一台18吨东方红轮式压路机**



东方红LTS318H/LTS316H/LTS320H/LTS314H全液压单钢轮压路机

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并采用进口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全液压振动压路机。该机属超重型振动压路机，具有较大的工作质量和强大的激振力，因而是大面积/高质量/高效能/机械化施工中的最佳压实设备。它适宜于碾压非粘性材料，如砾石/碎石/沙石混合料/砂性土壤等；对低料性材料也有良好的压实效果。本机是高速公路/矿山道路/大型堤坝/重要港口及工业场地等工程中的基础压实的理想设备。动力配置为康明斯6BTA5.9增压型柴油机，功率储备系数大，符合工作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工况施工。全液压/后驱动/变频变幅；铰接转向/二档无级变速，技术先进；断油刹车，安全可靠。流线型线条/圆弧面风挡玻璃/曲面造型机罩，形成了独特的外观造型风格。液压泵和振动马达选用美国SAUER公司90系列产品。

一台25吨汽吊



徐工25吨汽吊

八档变速箱，爬坡度40%，最高行驶速度80km/h

二台牵引式混凝土搅拌机



牵引式混凝土搅拌机

四台空压机



空压机

为了减少维护的复杂性，多数工程机械都选择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东方红系列。

这么多的设备别说一个小小的临时基地，就是建一所新城市也不在话下。

但是负责基建工作的梅晚和冰风还是有些一筹莫展的感觉。机械设备、燃料、电力都有了……问题是没有建筑材料原料。

驳船上装载了许多钢筋和水泥，但是工程组手里即没有黄沙也没有碎石，没法使用现代建筑最常见也最方便的混凝土，传统的砖瓦当然也是一个选择，但这荒芜的海滩上哪来的砖呢？不用说大明的临高县肯定是有砖窑的，具体在哪里则还需要人去侦察。

当然有些基础建设并不需要什么原料，因陋就简就成。冰风的任务是在红滩修货物堆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货物堆场，没有必要进行地面硬化处理。简单的地面堆高压实，辅以一定的排水系统就可以了。以冰风过去在建筑公司的经验，这样规模的工程一二十人的民工队，靠铁锹、十字镐、手推车这类手工工具一个上午就能搞定，现在他们全套机械化施工，得表现的更好一些才行。



铁锹



十字镐



手推车

运输组就这样变成了货场建筑队，整个红滩上机器轰鸣，车辆来回颠簸奔走，扬起来的灰尘有半天高，每个人都知道红滩货场已经在动工了。火热的气氛把无处不在的丁丁两口子给吸引过来了。洋妞就是生猛，海滩上的气温不过二十七八度，就穿着个紧身小马甲牛仔热裤爬上爬下的拍照，两条光光的雪白大腿在大伙面前晃来晃去，不时还掘着滚圆的屁股抢镜头，看得工地上的老老少少个个气血翻涌，生理变化明显。在接连发生几次翻斗车差点撞人和挖土机挖偏方向之后，冰风只好忍疼割爱的把这二位赶走了。

堆场的地面自南向北有一定的坡度，经过测量，发现坡度小于1：10，一般这样的坡度状况可以不进行表土清除，简单的去掉表层的大块石头、杂树之类即可直接进行堆夯，但是取了土样之后发现表层几乎全是松散的沙子和小砾石，附着力不强。最后还是用推土机将表层沙性土和大小砾石完全清除。

堆货场处于斜坡上，所以整个堆场地基采取的是半填半挖式。首先在堆场的南面坡度最高处用挖掘机开挖截水沟，收纳从斜坡上斜下来的雨水，再分别从东西两面开挖排水沟直接排放到海湾内，开挖出来泥土则作为地基填土。

去掉表层沙砾之后，下面的土样是砂性土，这种土透水性好，压实后稳定。冰风就全部取了这样的土作为地基土。用小翻斗车运来的填土倒在地基上，每填埋20CM高就用压路机来回碾压3次，再填土，再碾压。连续二次之后就算基本完工了。冰风原来还打算在整个场地上面铺一层碎石，不过他们没有碎石机，沙滩上的石头大小不一，形状也不规则，不太好利用。就省却了这一步。完成后的整个堆货场略高出地面，俯视呈长方形，三面有斜坡，坡下是排水沟，朝向海湾的一面按临时公路的标准修筑了一条简易路连接码头。

“有足够钢梁的话，就可以给这个货场搭建一个棚子了。”冰风有些遗憾，“现在只能兜盖雨布了。”

“那也没有石棉瓦盖屋顶。”梅晚说。



石棉瓦屋顶

“这倒不要紧，用木板覆盖就是了，临时性建筑不用那么讲究。我主要是怕那些驳船上下来的水泥，下雨被淋了的话就能当土方填地基了。要是没了水泥，很多事情就难办了。”

“木板？说起来木材在哪里呢？营地的塔楼、还有厕所，都得要木材。”

“我们正在组织人力卸货船上的盖货雨布，力争最快速度送下来把易损货都覆好。”戴谐是计委派驻红滩的管理员，“木材，到现在还没有统计数据出来……”

木材，是人类使用最早，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自然材料。穿越者们当然不会放弃这种获取容易，加工难度低的材料。从一开始，人力组就分配了相当多的劳动力去伐木。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海南既然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海岛，一定是一个椰树婆娑，森林茂密的地方，更有人以为海南的到处都是热带雨林，其实由于地形不同、气候差异和长期人为开发的破坏，海南的植被状况是相当复杂的。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海南的森林覆盖率只不过是12.8%而已。基本都集中在岛屿中部的吊罗山、尖峰岭和霸王岭。21世纪的海南森林覆盖率虽然已经达到了51.8%，但是都是以人工林、次生林为主。

临高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干湿两季明显，天然植被以热带稀树草原为主，从来也没有广袤的森林。而且这里因为开发历史悠久，稍大

一些的天然树林早就被砍伐一空了，次生林的质量也不高。当穿越众准备向17世纪临高索取木材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匮乏的环境。

第六节 港口建设（三）

终于到了。

董时叶望着不到300米外的贫瘠沙滩，绿色的树丛，秋天早晨的阳光和煦，晒着很舒服。该死的上帝，我终于来到古代了——我干嘛要来古代？

这个问题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接着就被后面的人猛捅腰推搡着前进了。甲板上闹哄哄的，人头济济，虽说是有个码头，但总不是十六铺客运码头，没有舒舒服服的带遮阳篷和扶手的舷梯，除了直上直下的金属舷梯，就是大幅的绳网——身为曾经的校军事爱好者协会的会长，小董很自然的想起来了诺曼地登陆的照片，美国大兵也是爬着这东西下到登陆艇上去解放欧洲，顺便爱护一下各国妇女们的。看图片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此时站着起伏的甲板上，探头往外看去，这足有好几层楼的舷墙下面，蓝幽幽的海面上，浮码头和小艇一起一浮的，看了两眼就头晕目眩起来，腿肚子都有点抖了。



十六铺客运码头：是上海外滩最著名的码头，拥有**150年**历史。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



舷梯、绳网



诺曼底登陆

浮码头的面积不够，很多人还得靠船上的几条划艇转运上岸。人们纷纷攀着网绳下到艇上，不时有人用长绳把各种奇形怪状的包裹从甲板上吊下来，“别慌、别慌，当心小船”“别上来啦，船要沉啦……”的声音不绝于耳，看来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滴，快点上岸，开辟属于自己的时代。

这时，出现了第一个意外，一个胖子在递行李时脚下打滑，脑袋先磕在船舷上，然后栽下了海，甲板上、海面上立刻沸腾了：“席亚洲落水啦……”“快捞人啊~~~~~”

混乱的状态下，高音喇叭又在不断的吼叫，“C0071、C0077、C0081……伐木任务！”

C0081？这不是自己这组吗？董时叶看了看自己的臂章。

“就是俺们组了。”说话的是一个肤色黝黑，筋骨强健的男人，背包上捆着工兵铲，懒洋洋的靠着舷墙，“我叫柳正……”



工兵铲



装扮示意

双方通报了姓名，既然分在同一组，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伐木？”这活新鲜，董时叶虽然也是野外旅行爱好者，看过植物图鉴，砍过柴，斧子可从来没拿过。

“没干过。”柳正苦笑了一下，“红烧法克犹！我明明报得特长是野外探险！伐木也算野外探险？”

法克犹：fuck you。

“也没工具么！”

“工具倒不怕，肯定预备着。问题伐木可是技术活啊，而且很危险！这里有专业伐木的没有？”

临近的被叫到几个组的人都阴沉着脸，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边刚把军事组首长席亚洲捞起来，送进了船上的医务室，那边又出了人为的堵塞问题。

自从一早上，蒙德连蒙带RP（人品）大爆发的把船开进了港湾，实实在在的停泊在登陆侦察队标定的深水泊位抛下双锚之后，他这个执委会心目中的二把刀就升级为一把刀了。俨然成了登陆总指挥马千瞩的总顾问。

整个船队的卸货工作，完全由他在指挥了。这不仅装货工作是由他安排的，也因为杂货船的装卸货物本身就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艘万吨杂货轮，以载货5000吨计算，不管使用船吊还是岸吊，在设备完善的港口内，每天每个舱口可卸载200 - 500吨的货物，4 - 6个工作日完全卸空。

蒙德因为知道穿越者们即没有实际经验，在力气和技术上也无法和码头搬运工人相媲美，所以在装货的时候就不惜多花包装费用，各种件杂货全部包装成成组货物。

所谓成组货物，常见的例子就是集装箱，但是丰城轮因为尺寸限制和港口设备的问题——在一个毫无专业装卸设备的港口吊运集装箱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事情，丰城轮上只少量搭载一些集装箱。

杂货轮最常用的成组货物就是使用货物托盘、网络袋、集装袋（包）等成组的承载工具将零散的件杂货和散货组集成组，虽然没有集装箱那么多的优点，还是大大方便了各种散杂货的装卸。



货物托盘



集装袋（包）

丰城轮上有4组吊杆，8台起货机，起货重量分别为3 - 5 - 10吨，其中一台为60吨级的重吊。起吊多数货物都没问题。开动吊机也是项技术活，幸亏有了三个月的海员实习，总算没见猪肉也看过猪跑，七七八八的把吊机都开动起来，就是动作迟缓僵硬，来来回回的晃动了好几次，把甲板上排队下船的穿越者吓得不轻，都躲着吊杆跑，一时间秩序大乱，任杜雯在高音喇叭里如何的“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也没奏效。



豐城：7,000噸雜貨船。

The **Fengcheng**, a 7,000-ton general cargo ship.

知乎 @飞翔纳尔逊

丰城轮（圣船）

折腾了差不多十分钟，第一个货物托盘在空中吊半天才算着落在浮码头上，惊魂未定的穿越者们都不吝惜掌声，叫好声一片。

掌声过了还没有15分钟，船上的人就都傻眼了——吊机手只顾着把货物往浮码头上卸，片刻功夫把吊杆下的码头空间全占满了，排队下船的人下不去不说，最要命的忘记把捆在甲板上的一台3吨和一台10吨东方红叉车先吊下去。吊运下去货盘每个都在1吨以上，下面的人即拽不动，又吊不起来。



东方红叉车

这下热闹起来，蒙德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一脑门子汗，这下执委会又给他添加了一把刀，打回原型了。

马千瞩脑筋一转，命令先把登陆艇调来，把叉车吊登陆艇上，先把叉车送上岸，再从岸上绕回到浮码头上，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才算解决了前后流程错误导致的卸货堵塞。

卸货部门重新设计了卸货路线，在栈桥上绘上了不同箭头的方向车道，保证同时一车来一车去，大大提高了卸货的效率。这样的安排就和国内的马路一样，彻底无视行人的基本权益——谁也不敢在那狭窄漂浮的栈桥上去和叉车抢路，更不用说还有十多辆出口越南的柴油动力小型农用车正在上面来回行驶，发挥出其皮实耐用、超载能力更是一流的特征：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在砾石遍地的沙滩上整日的奔走。那几天在海滩上开过农用车的穿越众，后来都特许在制服袖子上绣上一枚袖标：“农用车一次突击章”。



小型农用车

董时叶随着大流抖抖筛筛的从绳网上爬下来，换上小艇，终于脚踏实地的爬上了岸，一时间头晕目眩的跟着去了登记点登记寄存背包，扫描完ID卡，就发到伐木斧一把，这玩意又大又沉，握手里都不知道该怎么拿，干脆学矮人的样子扛在肩膀上。



爬绳网

被分到伐木的几个组都有点不知所措，拿到的工具更是五花八门，从大片锯、伐木斧到船上的消防斧，五花八门啥都有，就是没一个人知道到底该怎么拿的。



大片锯



伐木斧



消防斧

正不知所措间，登记处来一个彪形大汉，脚穿一双黑色军用长统胶靴，一手里提着一个大号旅行袋，一手一柄大斧子，威风凛凛的走了过来。



黑色军用长统胶靴



大号旅行袋

“弟兄们，”他吼了一嗓子，“我叫吴旷明，木材组的组长。大伙都跟我来。”

执委会登陆后派出了第二波由军事组和农林人员组成的资源勘探队，对河口地区的进行了勘察，结论是这里的木材资源十分匮乏。海岸旁有一些高大乔木，出于防风固沙的考虑，这样的天然林不宜砍伐。沿河深入一些，发现文澜河两岸很少成片的成年乔木林，小杂树林到处可见，但基本没有成材的，除了烧火搭棚子之外没什么用。

最后还是决定砍伐河口处红树林中的乔木。河口和海湾沿岸的红树林相当的茂密，而且植被齐全，从灌木、小乔木到大型乔木。特别是在河口地区边缘，靠近沙滩的地方有成片的10米以上的海莲林，砍伐难度比较小。于是第一个伐木场就设在这里。

说是采伐难度较小，其实也得走进半沼泽化的红树滩涂上，一小片一小片的沙洲纵横在水里，上面长着各式各样的红树林植物，枝叶缠绕，还散发出一股霉烂的臭味。让大伙看着真有点望而却步。

吴旷明叫人抬了几箱子长统雨靴过来，吩咐大家都换上



长统雨靴

“一会我们就进去伐木了。大家要小心了。”他叮嘱大家，“千万不要深入树林，里面的没有道路的，你掉到潮沟里喊救命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

说着带队淌着水过去了，他站在一棵海莲树旁，手里拿着斧子对着大伙说：“树是好东西，玩过帝国的都知道——你说你只玩星际和红警？那你跟着我们过来干什么？赶快跳海里游回去。砍树要注意，要斜着挥斧，先从上面向下，然后从下面向上——树倒的时候一定要喊一声。砍树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听别人的招呼！自己别给树压了——把你脑壳槌破了一命呜呼倒好了，别伤了腰脊闹个半身不遂，这新世界的的第一张残疾证可就归你了。我现在去拿绳子，等一下教大家如何用绳子拖木头。”



海莲树



伐木工人砍树

吴旷明走到计委的办公点，请他们调拨一捆缆绳和一些挂钩去树林。这边建筑组的人已经在砍伐点不耐烦的等待着新的木材。

“什么时候才能有木材？”那个叫卓天敏的家伙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三十多岁年纪，白白净净和和气气，一看就是养家糊口的居家男人，不大象个搞建筑的工头。

“急什么，现在连给集装箱上岸用的滚木都没凑够数呢。你以为在打帝国时代，鼠标一点我们挥挥斧子就加 + 10木材了？”

“应该是 + 12木材，你刚升级了缆绳科技，哈哈……”伐木组的人一起哄笑起来。

“老子有 + 100木材的科技。”他从那旅行袋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把德州电锯狂使的大功率油锯满腔豪迈的一拽，突突的马达声中连续喷着青烟。吴旷明狞笑着走近一棵大树，狠狠地挥了下去。





大功率52CC油锯

第七节 厕所

“从你拿出那把油锯出来，我就知道中国的环境没有未来了！”在第三届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戴谐的发言揭开了对林业部长吴旷明的批斗狂潮，在林业战线上奋战二十多年的吴旷明同志不得不在会上做出深刻检讨后黯然离职，转而就任林业大学任校长。但倒退回三十年前的那一天，他可是被执委会称为“一个人干了一个小组定量”劳动英雄——当然他能干这么多，主要是其他伐木工太废柴，倒不仅是油锯的功劳。

油锯当然不止一把，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去问津这可能随时断裂肢体的玩意。吴旷明突击培训了二个，又给大家演示了一下用斧子砍树的技巧：先抡着斧子，围着树干接二连三的转圈砍着，切口渐渐深入树心，树一开始晃动，就马上站在上侧面，一面用斧头顶树，一面喊。树木就倒下去了，看起来是一点也不难，但是这里牵涉到人的臂力和用斧技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自己一边砍，一边随口指点着周围的人。

各个伐木组沿着林线砍伐，斧头咋咋响着，拉锯的嗤嗤声此起彼落。时而有人大喊一声，一棵大树倒下。砍伐这一行对这些过去的现代人来说是艰苦的，多数人是外行，斧头抡的很猛，砍下去却不深，拉起锯来，不是夹锯就是别锯，非常吃力，半天也拉不倒一棵。倒把锯子和斧子用坏了不少。把个计委管物资工具分发的几个人脸拉得老长。

夹锯：左右锯齿开度过小(锯缝太小)把锯子夹住。

别锯：锯子被卡住。

吴旷明拿着油锯，和大家一起干着。他其实也不算内行，油锯拿着很吃力，油锯自重大，开动起来又需要很大的力气来稳定，砍倒一棵树，每每累得满头大汗。

他不放心的到各处去察看。一棵大海莲下，绍宗和胡义成正在拉锯，一拉一送很吃力。在并不炎热的阳光两个人已经是气喘如牛了。他提醒他们：“小心，别折断了锯条。计委那帮人脸都臭了。”

胡仪成叹了一口气说：“绝望了！执委会有眼无珠！好歹属于高精尖方面的人才，要我拉大锯！同学要知道我这么研究生物，准得把牙都笑掉。”

吴旷明说：“内行使巧劲，外行只有花力气了。学着干吧。要你们用油锯又个个推脱！”

“别，我的胳膊和腿还想留着，那玩意我是玩不了。”

“我这体格，当德州电锯杀人狂恐怕第一个就得把自己卸下几块来。”绍宗愁眉苦脸的拉着锯子，“本来想到通讯组能轻松点，亲手搭建起中国电信来，没想到先来准备电线杆子了。”

吴旷明刚想说些什么给他们鼓点劲，忽听有人尖叫一声：“妈呀！有蛇。”还没等反应过来，就看到三四个人失魂落魄的从树林边连滚带爬的逃了过来，手里的斧子锯子丢了一地。

赶紧拦住这几个，哥几个还惊魂未定，一个个话都说不利索了。吴旷明很鄙视了这几个城市宅男一把——伐木工遇到蛇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听一个当过林业工人的父辈朋友说过，晚上在林子里过夜，床铺都得抖过，秋天天一冷，蛇类都往工人的窝棚里钻，得拿烟熏过才能进去睡觉。

红树林这样的半沼泽环境，不用说也是爬行动物的活动区，所以才给这些伐木工们都配备了长统雨靴——不是为了防水。

柳正倒来了精神，随手从砍削下的枝叶堆里选了个叉头棍子，对吴旷明说：“组长，我去看看，逮着了晚上做个加餐。”

吴旷明说：“执委会不是说不许吃野生动物吗？”

“管他个球。这么纯天然野生的货色，怎么能不吃。”野外探险对柳正来说就是职业，寡条倒霉落在他手里的蛇加个餐更是家常便饭。他估摸着他们遇到的应该是广东常见的水律、过树榕这类，也可能是毒蛇，饭铲头、过基峡之类。他一则平时捉得多了，二则装备齐全，背包里还塞了好几瓶季德胜蛇药，带着棍子兴冲冲的沿着逃跑路线进去了，结果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到，吴旷明怕他走的太深了迷路，赶紧又把他叫了出来。



水律蛇（滑鼠蛇）：性情较凶猛，但和其它蛇类一样惧怕人类。行动迅速，捕食蟾蜍、蛙、蜥蜴、鼠类和其它蛇等，其中以鼠为最嗜好。在发现鼠时即快速追捕，鼠若逃入洞，也跟踪入洞捕捉，洞口比蛇体小时，便在洞口等待，及鼠再现于洞口，便闪电式似地将其捉住。



过树榕（灰鼠蛇）：无毒蛇，行动敏捷，性情温顺，一般不主动袭击人。常攀援于溪流或水塘边的灌木或竹丛上，故广西群众称它为过树龙。有时也到地上寻找食物。昼夜活动，阵雨后太阳出来时，常遇见于路边、沟边的灌木顶上，等待太阳光的照射；晚间也蜷伏于竹枝上。捕食树蛙、雨蛙、蜥蜴，也食小鸟、其它蛙类。



饭铲头：是广东话中对“眼镜蛇”的称呼，它最明显的特征是颈部的肋骨可以向外膨起用以威吓对手，此时其背部会呈现一对美丽的黑白斑，看似眼镜状花纹。



过基峡：即银环蛇。全身体背有白环和黑环相间排列，白环较窄，尾细长，体长1,000—1,800mm，具前沟牙的毒蛇。毒性极强，为陆地第四大毒蛇。



季德胜蛇药：从清代康熙年间流传至今，在南通及周边地区久负盛名，中国范围也是知名的家族传统名品中药。季德胜蛇药系一代著名蛇医季德胜先生在继承季家六代祖传秘方，医治蛇毒技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几十年的捕蛇疗伤解毒的实践经验，研制而成的著名蛇药名闻遐迩。

这边正说着话安抚受到惊吓的穿越男们，顺便进行安全教育，那边又有树枝劈裂的声音，接着一声惨叫，忙转过脸一看，一个人被砍倒的树刮倒了，赶紧跑过去。小伙子一脸的血，躺在地上疼得哼哼唧唧的，吓得四周的几个人都不不知所措。幸好沙滩上一直有卫生组的人在巡逻，

步话机一呼叫，一辆插着红十字旗的黄色小农用车就来了，简单看了下认为没大碍，是撕裂伤，包扎处置了直接拉车上送走了。

这事情让吴旷明感到不安，说到底他对伐木这活也不是很熟悉。自己又是第一次带这么多人干危险性高的活。登陆以来，出了人身伤亡事故的他这里还是头一个，这个纪录可是不光彩呀。他无心干活了，拎着油锯到处检查，叮嘱大家注意安全，看到实在砍得不得法的，直接拿油锯上去解决。

采伐下来的木材被简单的拖到沙滩上打筒，枝叶也被堆在一边等候利用。刚采伐的树木含水量过多没法加工，马上利用的话很快就会干缩变形，甚至引起霉烂等病虫害。一般都要进行一定时间的干存去除多余水分或者人工烘干。穿越者此时没有烘干设备，好在眼下不打算造什么长期建筑，几座塔楼和一排厕所都属于临时性的东西，用湿木头也无所谓。

戴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略带咸味的清新海风沁入心脾。这里的海水与自己的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许就因为这是大海吧，孕育生物的摇篮，自身的洁净能力自然要远远高于那些受不得工业污染的江河了。

也许真的有鬼使神差这么一说，不然怎么也不能解释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会参与这么一个逆天的计划。甚至没有留下一份象样的遗书就不告而别，原本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而选择的默默离开，但是真的就这样轻轻割裂了二十多年亲情，细细思虑也觉得自已未免有些薄性了。但是事已至此，已经无法回头了，在亲眼看到那个薄薄的镜面化为一阵白光消失后。戴谐明白，从此，所有现世的一切都被抛弃了，包括自己和同志们只剩下一个决心——“建立新世界”。

因为体力和近视等因素，也因为之前的职业关系。戴谐在现世一直在做的是计算统计供职，好歹也懂一些策略规划，因此被安排进了计委任职，任务是掌握各个组所需的物资和工具，分配到各组，检查并记录这些资源的使用和消耗情况。由于来到这个世界后，所有现代化的工具和物资都是用一点少一点，为了杜绝可能的浪费，对宝贵物资的管理是计委的主要工作。同时，计委也负责在当地采集、制造的原材料和成品的入库和再配给，工作相当的繁忙。

此刻他的任务是用手持的PDA统计伐木的数量和被领取木材的去向，看到吴旷明狞笑着挥舞电锯，一棵棵大大小小的树轰然倒在泥水中，被惊吓的水鸟鼓噪着四散奔逃……完了，有这种杀器在手，中国的环境没有未来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又称为掌上电脑。

“树倒了，快闪啊！”吴旷明独特的尖叫让沉浸在环保思绪中的戴谐猛然惊醒，立马一招滚地葫芦，挪过了数尺，堪堪躲过轰然砸下的大树，才没险些成为了第一位烈士。

“你妹！故意的吧！”戴谐一身泥水的暴跳如雷，冲着吴旷明吼着。

“哥哥我没妹妹……”吴旷明一脸无辜的看着小戴。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过节就这样结下了。

卓天敏坚决的守株待兔，终于优先得到了木材，随后建筑组就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找个地基结实的地方，开始挖坑了。田九九的专业是排水专业，于是给穿越者们修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个业务。厕所是保证营地卫生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还排在食堂之前。

作为一名专业给排水工程人员，要田九九造间简易厕所当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他掌握的各种方案应有尽有。可是眼下别说砖块水泥，连土坯砖都没有一块。唯一可用的就是少量的木材。

他原本拟定的厕所方案极其简单，直接在沙滩边的某个水盆上架起高架，上面铺上木板，木板间留下空位。四面再用枝叶一遮。排泄物直接入海，即简单又方便。某些环保人士和农业组的极力反对，环保人士是指责其污染环境，农业组则还指望着靠这些玩意去当肥料——他可算是了解到吴南海的抠门了——他说起这些东西来的狂热神情就好像在说什么金银财宝。

显然执委会被他的慷慨陈词忽悠了，厕所方案便重新做了修订，改为挖坑式，如果仅仅是挖坑式厕所也是很简单的，坑上面架木板，和他的水上厕所大致相同，但是这类坑式厕所一般不考虑粪便利用问题，差不多满了直接洒上石灰填埋就完事。如果要粪便利用，挖坑厕所就只能用掏粪工了。

“既然农业组这么喜欢这玩意，就让他们来掏粪好了。”田九九愤愤

道——挖坑式厕所的最大问题是土方工作量大。

要供近600人使用的厕所，按每50 - 60人有1个蹲位的考虑，男厕共设10个蹲位，小便槽1条；另设女厕2个蹲位。坑为狭长形，坑底呈坡度，便于粪尿下流至集粪坑内。集粪坑设在厕所外面，上安木盖，便于清理掏粪。正常情况下，坑底和四壁应该用水泥抹平，至少应该用砖砌。否则容易造成污物渗入地下水造成污染，但是此时没这个条件，只能采用夯土机尽量夯实。好在这里的地下水本身就是含盐卤的无法利用，污染些也无所谓。



夯土机

在动用了挖土机和几个“基本劳力”小组之后，坑总算都挖好了，没有砖头，就用现成的树干做坑边，再用土埋实。没有蹲坑用的木板，就用打筒削下来的枝条用藤条捆成筏子代替。四面架起屋架子，墙壁没砖，还是土办法，先用树棍一根一根的稀疏的直立埋好，再用从红树林里拉来大量的藤条反复缠绕在这些树棍之间，然后再再当中插上许多小的枝条，最后用树叶杂草拌和粘泥，堆在这藤土的墙上，里外用泥刀抹平——除了表面疙疙瘩瘩之外，看上去倒也整齐——田九九可知道，这墙壁里的材料都没干燥过，太阳多晒点日子立马要出问题。



泥刀

第八节 剪彩

屋顶他没什么好办法，即没有瓦片也没有木板，虽然申请了油布，却被计委打了回票。只好继续废物利用，把枝条编成的篱笆做覆盖物，刚一盖好顶真是郁郁葱葱，纯天然风格。看起来有点象国内那种自然原生态公园里的建筑。当然这纯天然材料的厕所基本没有防风雨能力，好在临高在中秋过后基本上就是旱季，雨水不多，台风也不光临了，凑合一下还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门口分别刷上大大的男/女。

建筑组的几个围绕着新落成的厕所转了好几个圈，心里真还有点激动——虽然它的结构如此的简陋，用途更是卑微，在21世纪恐怕连乞丐都懒得问津，却是穿越者亲手创造的第一所房屋，其意义是具有里程碑式的。连个浮捅码头也能竖纪念碑，这个建筑意义更大，起码也得竖一个“穿越登陆基地厕所旧址”的石碑才对。几个人正热烈的讨论着有关碑文该如何写得时候，梅晚提议：按理这种有关民生的建筑应该请个把执委来剪彩启用，才显得隆重正式。这个想法得到了田九九的热烈拥护——厕所毕竟是他的作品。于是梅晚致电执委会，要求举行厕所落成仪式——“事关民生，事关广大穿越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你们就看着办吧。”在海滩电话站上打完电话之后，梅晚想到既然要搞仪式，厕所里总不能搞得臭气熏天。这样对领导和媒体都不合适，便以“举行重大公共活动”为由，向代理军事组领导工作的何鸣申请派遣二名民兵进行“警戒”——他特意说明，不需要什么精兵强将，就一般民兵好了。何鸣是个老军人，听到有重大公共活动，还有执委会领导出席，立马把二名年轻的新兵调给了建筑工程组。于是叶孟言和魏爱文两位虽然并非军人出身，训练执勤最为积极的年轻人便接到了他的命令：

“马上整理仪表，步枪上刺刀！跑步去红滩建筑工程组报到，执行特别警戒任务！”这道命令让两个拖着枪站了半天岗都淡出鸟来的年轻人精神振奋起来。赶紧洗脸整理一番就去报到了。

梅晚一看来了这两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还带着上了刺刀的SKS，英姿勃发，心中大喜，便要他们在厕所门前站岗，不许人进去拉屎撒尿。

“没有执委会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他特意叮嘱了，“这是政治任务，要严肃对待！”

叶孟言和魏爱文面面相觑：给厕所站岗，这算那门子政治任务。

“屁个政治任务。厕所不许拉屎撒尿，造这个干啥？”魏爱文有点恼火了。他在没穿之前一直和执委会的许多人打牌吹牛混得很熟，以为穿越之后会混个小职务，没想到第一天就是和一满脸青春痘的中学生一块站岗，这会更好，来给厕所站岗了！

“一会要举办剪彩仪式，把厕所弄得臭哄哄的怎么行？”



剪彩仪式

“靠，厕所不臭哄哄的难道还香喷喷的？”魏爱文把枪往旁边一杵，“执委会还管得了人拉屎撒尿？老子先去撒泡尿再说。”

叶孟言一脸孔不耐烦，本来就有点不爽，这两个人还要吵架，便说：“吵毛啊，烦死了，做就是了。在那边也是站岗，这里也是站岗，管那么多！”

“还是这位小同志有见地，”梅晚称赞着，又许愿晚上可以来工程组办公帐篷看“好孩子片”这才算把工作做通。

厕所门前在为了派岗的事情磨叽，船尾楼上执委会也在为谁去出席互相推诿。露脸的事情人人都喜欢，但是这么个露脸法是在有点说不出来的别扭感。不去的话，似乎又对群众的利益过于漠视。最后萧子山因为顶着个分管内务民生工作的头衔，推脱不过，只好去出席了。

厕所门前早聚集了大批群众，看来这样的实事工程还是得民心的。萧子山刚面露微笑的向他们挥了下手，就被一阵骂街声淹没了：

“操行！装啥B呢，造个厕所不让人用！”

“这他妈的太官僚了吧。领导不来撒尿都不许了？”

“我要拉屎了……拜托快一点吧。”有人发出痛苦的哀号。

……

萧子山脸色变得很难看：厕所门前还有两个拿着SKS的卫兵站岗，刺刀雪亮——这算是哪一出啊。

“萧委员，朝这里看！”丁丁举着个DV，正爬在特意调来的一辆挖泥车举起的车斗上，继续着他的连续报导，显然这个剪彩仪式很配他的胃口。丁丁一知道消息就和女友赶来了，在他看来，门口的卫兵，门前代充彩绸的藤条虽然不错，还是太过单调，缺少一些热闹的东西，特别是没有捧彩带的美女。于是十分钟后，测量回来的李潇侣就莫名其妙的被套上一件不合身的旗袍和潘琳——丁丁的外国女朋友的大名——充当起了剪彩礼仪小姐。

前凸后翘的潘琳穿着裹得紧紧的、衩开得高高的旗袍一出马，群众的焦点就变了，想拉屎撒尿的赶紧找个地方去方便，马上又回来占位置。要不是工程组力阻，有人都要爬到厕所的屋顶上去了。

在丁丁的策划里，潘琳除了要当礼仪小姐，还得充当报道记者——按他的规划，这些图像资料都要按合乎新闻宣传片的标准进行采集，以便作为日后重要的史料。

潘琳的汉语说得很溜，几乎没有外国人说汉语时平仄不分的毛病，她拿着采访机大家也比较愿意配合，丁丁自己拿DV，先拍了几个群众采访，群众纷纷表示这一工程的建成，极大的方便了他们的如厕，改善了基地的卫生状况。在采访中伐木组的绍宗充满感情的说道：“过去我们没有厕所，只能爬在晃悠悠的甲板上方便，即危险又污染环境。现在执委会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及时修建了这一民心工程，我们广大穿越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头。我代表广大群众感谢执委会，感谢工程组的全体同志们！”

正说得热烈，后面有人挤上：“靠，怎么到了这里还有人没经过我同意就要代表我！”

“潘潘，刚才那句记得删掉。”丁丁吩咐着。

接着采访机转向了在门前的叶孟言，问其感想如何。小叶看着旗袍开领下雪白的深沟，头晕目眩。七颠八倒的也不知道说了些啥。丁丁想这段只好到时候重新配音了。现在他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外，调派不到其他人手，举提示板的人没有。这么下去采访质量可提不高啊，得和执委会好好说说。

总算剪彩仪式在一片和煦中结束了——虽然在剪断藤条的时候发生了些意外，这玩意的韧性十足，萧子山费了半天劲才搞定。

满头汗的萧子山离开之前，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关照工程组，在厕所门口要竖一个大公告栏，用来张贴通知——对讲机可能没电，厕所总是要来的。

在靠近烽火台有一片被稀疏的林间空地上，营地卫生站已经在这里建设起来了。医疗部门有着很高的优先权，卫生所几乎是紧随着登陆指挥部就搭建好了，从船上取电的电线一接通，一条独立的供电线路就被拉到这里——虽然暂时还不要用电。

几个大型的帆布帐篷构成了门诊部——暂时重症病人还是会被送回到丰城轮去，船上条件毕竟要好的多。从帐篷的窗户望出去，特意保留下来没有砍伐的树木和旁边的溪水构成了美妙的风景——要给病人以良好的心情！

门诊部门口，一根竹竿已经被树立起来，卫生组长时袅仁升起了一面红十字旗。



红十字旗

卫生组的其他人员则清点着将领取到的一部分日常需要的用品都清理出来，主要是手术器械（骨科和普外的）、敷料，若干糖水、盐水、还有一些常用药物。

在清点的同时医院接诊了4名中暑、5个腹泻、2个上感病人。其中一个是一晚上懒得用睡袋就爬到救生艇上睡觉的，现在发热起来。河马蹲在一边正给这倒楣蛋量体温。

“39.4度，还真是猛啊。”河马看了下体温计，“抬到船上医务室去。”

“上感？”张子怡填写着病历卡，她是另一位大夫杨宝贵的老婆，这位杨大夫虽然也属于卫生部门，却不在这里上班——他是个兽医，此时正忙着照顾甲板上动物集装箱里大大小小的动物，包括他自己带来的五条狗。

“还好，就这么一个。天气帮忙啊。”河马收拾起医药箱，“我倒是担心的是这登陆之后的问题，昨晚我和时大夫也谈了，他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海南有不少传染病，疟疾、霍乱都很常见，还有寄生虫的问题……”

卫生组成员开了一个短会，讨论今后的工作的重点，会后时裘仁着给执委会写《疾病预防工作建议》：

- 1、尽快发掘中医药人才（包括可能利用的本地人才），能够在节省现代药物的情况下确保穿越者一定的健康水平。
- 2、现代药物必须尽量节省。抗生素类要留给手术后的患者使用的。
- 3、要作好人群的健康监控，出现传染病迹象立即隔离。

4、穿越众不能随意将野兽和野果作为补充食物，此类食品应该首先送卫生所进行检疫。

5、做好水净化工作。

6、调查本地卫生状况，掌握第一手统计资料。

7、制定具有强制力的卫生部门规章。

8、加强营地卫生管理，生活垃圾必须深埋。

第九节 营地

他考虑着还要写些什么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吵吵声，原来农业组的吴南海和时袅仁派去给厕所消毒的何平吵了起来，一路跑这里来要说法了。何平虽然穿越前是某国营大药厂的职工，实际上是做设备、仪器仪表维修工作的，并不懂药物药理之类的玩意，卫生组把他要来是因为其老婆赵艳梅是药厂霉菌种子实验室的技术员——时袅仁预备着以后要上制药厂项目，这赵艳梅先得留住了，留人老婆当然也得把先生给留着。

何平这人长方脸戴眼镜一副书生相，干脆就当卫生组的文书，干杂活跑跑腿什么的。怎么平白无故的和人吵起架来了？

出去一看，吴南海这胖子揪着何平，一脸愤懑的神情，何平则一脸委屈，手里还提着一个装石灰的尼龙袋。

“是你让他去撒石灰的？”吴南海看到头目出来了，便把火力集中到对时袅仁身上。



撒石灰

“怎么？有问题吗？我们卫生组是在给厕所消毒。”

“你懂不懂化学？”吴南海指着石灰，“粪便这类农家肥是氮性肥，不能与草木灰、石灰之类的碱性肥料混用。混用的结果就是中和失效。你这么派人大把的洒石灰，这厕所里的粪尿还有什么用？！”

时袅仁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好歹也是留美博士，医学叫兽，在米国操过刀，在帝都防过疫，给一农大的本科生当面质问懂不懂化学，岂不是大大的没面子。不过转念一想，吴南海身为农业口负责人也是执委之一，农业更是执委会准备大干快上的产业，将来许多后勤保障方面的事情怕还得靠农业部门——他自己是卫生口的负责人，双方负责人当面闹

翻日后连个转圈的地步都没了。便稍稍定了定神，把火气压了下去。他倒真没想过这个肥效的问题，用石灰给厕所消毒，这是最最简单常见的消毒法了。处置传染性病人的排泄物时，用石灰消毒几乎是必经的手续。

“这是我们疏忽了。”时袅仁忙打招呼，好言好语的把吴南海给哄走了，小何一脸不爽之色——执行领导的任务还被人说不是。

“不就是大粪么？给他多拉几泡不就是了！”

“我们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嘛。”时大夫安抚自己的兵，“吴南海搞农业需要靠肥料——什么什么庄稼一枝花之类。”看了一眼石灰袋，几乎没用掉多少。石灰还是从建筑工程部门搞来的——他舍不得那些漂白粉——还准备用来处理饮用水呢。

石灰不能用，漂白粉又舍不得，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就得另外想辙。时袅仁主业是传染病学，对防疫并不陌生，他知道一般排泄物的无害化处理有很多种，石灰、漂白粉之类起效快，如果没有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密封存储，但得有三级粪池——最差也得有粪缸……要不用点天然植物？他想起自己看过的书上说过，一些天然野生植物也可以代用。问题是他记不清到底是哪些植物了，而且他没学过中医，即使知道名字也未必认得出。

正想着是不是该打个报告询问下哪里有中医药方面的人才，这边田九九又进来问卫生组到底打算采用哪种水处理手段，他们好尽快拿出供水方案来施工。

“这还真是一个出一个进啊。”时袅仁喃喃自语。

“什么？”田九九一连疑惑。

“没什么，我这就来工地。”

供水系统是在卫生组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博铺附近的浅表层地下水含盐比较高，不适合作为饮用水，深层水他们还没有条件开采。唯一可行的就是抽取文澜江的水了。

作为供水来说，最为理想的是泉水或者深层地下水，象文澜江这样的河流，流量较大，有比较好的自净能力，也属可以利用的水源，但是此地系河流三角洲地区，水质一般都有较大的污染，水处理要复杂一些。

时袅仁测试了水深和流量，又从水面下50厘米处提取了250ml水样，他手里没有检测设备，只好用最简单的目测鼻闻法。

看来下的结果，他连连摇头。原以为以17世纪的污染程度来说，河水应该是非常清洁的，事实是水里的泥沙虽然少，藻类却很多。说明水体内有机物含量过于丰富，这在现代时空当然没什么奇怪的——都是化肥闹得，但是大明是没有化肥的，有机质含量这么高只表明河水的中上游是发达的农业区或者居民点。

当然，这水要利用也不是不可以，按时袭仁的观察，这水按现代标准好歹也有III类水的标准——现代有些城市自来水管的取水口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国家水质标准：

I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II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III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回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IV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V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这样的水质要作为饮用水就必需使用一套相当复杂的沉淀、过滤、消毒流程，不管采取哪一种供水模式，都需要沉淀池、过滤井、消毒池、水渠……对建筑材料奇缺的工程组来说岂不是天方夜谭。



沉淀池



过滤池



消毒池

再考虑到古代糟糕的传染病形势，水体里含有霍乱伤寒病菌的可能性很大。时袅仁考虑再三，认为在没有条件建立起水处理设施之前，还是不要利用河水为好。

“还是从船上往岸上送淡水吧。”他叹了口气，直接去马千瞩汇报去了。

马千瞩对船上的淡水问题如何解决不大了解，就打了个电话问蒙德。

“船上的水倒是有，就是顶不了多久。”蒙德解释说：一般的船体设计，至少都有两个淡水舱。一个贮存饮用水，是进港后通岸接驳过来的淡水；一个贮存日用水，是从主机冷却水里经冷凝而来的蒸馏水。这种经海水淡化而来的软水，平常用来作卫生盥洗用，一般不喝。有时饮用水不够用，也可以饮用。

丰城轮因为是作为远洋轮设计的，它的淡水舱有4个，储水量相当大。但是原来的设计是供应四五十个船员的，现在有近六百号人，稍微有点吃力。辅机运转时候新产生的蒸馏水数量有限，也没法大规模长期供应。

“用辅机供淡水！”马千瞩听了他的汇报，眉头皱成个疙瘩，“这是在拿柴油换水啊！”他有点惋惜，“河里可不淌柴油啊。”

时袅仁知道他心疼船上的油料，但他知道临高这地方，历史上霍乱、伤寒、副伤寒之类的肠道传染病流行十分广泛，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霍乱伤寒还曾经小规模爆发。虽说眼下穿越众拜现代医学的所赐注射了疫苗，但是难保一定会没事——就算没得传染病，急性肠炎爆发

也够他们受的。

在痛陈利弊之后，马千瞩只好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了尽可能节约用水，指挥部商讨之后决定：在岸上设立集中供水站，用浮桶线路铺设输水软管，将船上的淡水引到生活区里的一个2吨容量的不锈钢水塔里——仅供饮用和盥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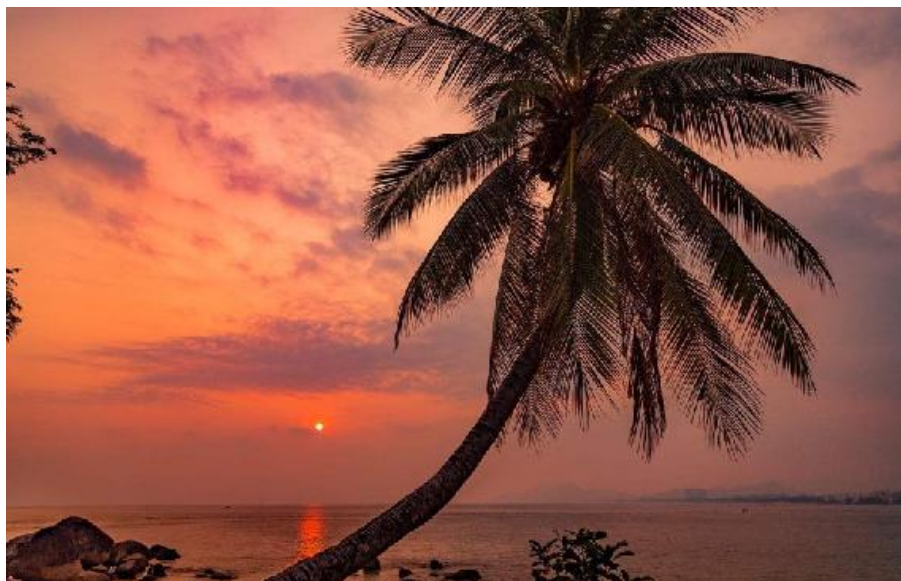
不锈钢水塔

“至于洗澡什么的，暂时就先克服克服吧。”马千瞩知道这个淡水限量供应政策肯定会给他招来无数的咒骂，但也只好这样了。他坐下起草了个文件，由OA发送出去。“建筑材料”他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了一笔，今天的好多事情都被这个建筑材料限死了，晚上开会的时候一定要设法解决。

暮色渐渐浓重，D日的白天即将过去。随着步话机里传来“收工”的命令，在外围工地干了一天活的穿越者们三三两两的向营地汇拢过来。

伐木组的人，一边说话一边从红树林返回。肩上扛着工具，虽然身体疲倦不堪，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种热烈的情绪，彼此间的感情似乎也增进了不少。

潮水正在退去，海水冲刷着海湾内的大大小的岩石。远远望去，西边的天际显出临高角的轮廓。血红的夕阳，在散乱的云朵霞片中徐徐下沉。博铺湾的天光海色浑然相融，熠熠生辉。海水，如同被大火烧着了一般，变得一片金红。



海南夕阳

穿越者的船队，依次停泊在海湾里，黝黑的船影被霞光镶嵌上一道光芒四射的金边，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货船、渔船，此时此刻在他们看来，如同帕斯卡海湾内的帝国舰队一般宏伟。

这壮美的景色让他们如痴如醉，莫名的激动让他们沉默无语，也不仅是他们，那些从其他外围工地上回来的穿越众们也都放慢了脚步，望着这华美壮丽的一幕。

“大家快走吧，天要黑了。”最后面的军事组人员一面招呼着他们一面参看有没有落单掉队的穿越者。按方案，他们要走在最后。确保没人在天黑后还在营地外面。

“炮楼！”有人喊了一声，大家往营地的方向看去，那矗立着的烽火台四周已经围起了土围子，上面竖起了铁丝网，乍一看，还真象老片子里的日本炮楼。



日本炮楼

整个营地经过一天的建设初具规模，以烽火台和巡检司的房屋为核心，整个营地呈不规则的五边形。外围开挖了一条宽5米深2米的壕沟，引来文澜河水注满，壕沟内测较外侧要筑高1米，上再布设铁丝网。铁丝网高2米，用木桩交叉固定着，埋得很结实，铁丝网的下部另外铺设蛇腹型铁丝网。在铁丝网之后，又用挖沟的泥土堆砌夯成一条长垒，上面挖了战壕。另外在长垒上修筑了六座8米高的木结构哨楼。



壕沟



蛇腹型铁丝网



战壕



木结构哨楼

此时，沿着长垒都点着火把，把壕沟照得通亮。营地的大门敞开着。门楼上，二名哨兵手持步枪，站在一盏探照灯旁，门楼下挂着二盏电石灯，光线亮得刺眼。穿越者穿过大门，在门口的人力登记处扫描狗牌，接着在计委的堆货点交还工具和多余的资材。



探照灯



电石灯

“柳正，对吧？”人力组的女办事员看了下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再和他的脸对比了一下，“你的营房编号B座14号。”

第十节 意外的偷渡者

“B座？”柳正想这倒稀罕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营地是什么模样，但肯定不会是一栋大楼，还分A座B座？

整个营地规划的倒是整整齐齐，棋盘格式的帐篷营房。为了防潮，地面都用沙土垫高了一层，四周还洒了一层石灰和雄黄——用来驱蛇虫。

根据路口的营地表示牌，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帐篷位置。原来所谓的A座B座就是男单身区和夫妻家庭区的区别。两区之间有一条道路间隔，灯火通明。

“不错，考虑得还蛮周到。”柳正可是带老婆来的，要是劳动一天之后还要过男女分居的日子这未免太无聊了。他忽然皱了下眉，“什么味？”

营地还弥漫着一股怪味——这是卫生组喷洒的用来驱逐蛇虫的农药夹杂着正在燃烧的艾草的气味。更令他不满意的是，营地的通道里已经挂上了“禁止吸烟！”的告示。柳正此刻最想干的事情就把背包里那条555拿出来抽上几口。



艾草：全草作杀虫的农药或薰烟作房间消毒、杀虫药。



555

他的背包里好东西可不少，野营装备、各国军队野战口粮应有尽有——柳正并不太信得过执委会的后勤保障能力，再说即使有食堂，这类公共食堂一般都是效率差味道差的双差典型。开始几天肯定是吃干粮的，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在红树林砍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细藤条给自己编了几个网袋。红树林是生物的乐园，鱼虾螃蟹之类相当多。趁着几次休息的时间，他摸了斤把虾，还逮了一只螃蟹，用藤条捆好了，准备晚上和老婆打牙祭。

路边的帐篷外，三三两两的穿越者们就着水啃着干粮——看来食堂没戏么，也有人实在太累，已经在帐篷里鼾声如雷了。

正走着路，以冉耀为首的几个军事组成员点着火把押着一个脑袋上扣着黑塑料袋的人走过来拦住了他。

“夜间检查，出示你的ID卡。”冉耀的声音让柳正不由得又想起了他当年在北京的日子。

他递上ID卡，扫描器很快在PDA上显示出了他的ID号。

“你是柳正？”

“是啊，是我。”柳正有点迷惑，难道这里要查暂住证吗？还是执委会有什么事情要找他。

“你带了外军的野战口粮？”

“对啊。”柳正想这是不是要征用啊，这可不行。

“什么牌子的，多少数量？”

“那哪能记得清啊。我想想，MRE的四号、七号、八号……”



MRE：美军即食口粮(Meal Ready to Eat：MRE)

“好了，”冉耀打断了他，和周围的军事组员对视了一下，从手中的包里翻出了四五包褐色塑料胶袋，还有一条555。柳正一眼就看出，这正是自己带的储备物资，那条香烟他还特别贴了个标签在封口上。

“我的烟！”

“这是我们从这家伙手上查到的，”冉耀示意了一下，“他正从你的帐篷里出来。”

“啊！”柳正做梦也没想到，穿越第一天就有人偷东西。人性啊人性，太丑恶了！

“我们也没想到，原来觉得执委会要军事组在营地内巡逻是多此一举，没想到第一天就抓了一个现行。”

“这家伙怎么处理？”

“我们不管，执委会去处理吧。”冉耀笑了一下，“要搁在21世纪这点案值也就教育一下放人，最多拘留二天的。”

看着这群人渐渐远去，拿着烟的柳正不由得同情起这个倒霉的家伙来，刚来就要留下污点，太惨了。他连去海边抽烟的兴趣都没有了。

冉耀把人带到指挥部，想先问问情况再汇报给执委会发落。刚才抓到的这个人，除了偷窃之外，身上还有太多的疑点。

在拘捕他的时候，此人试图抵抗，虽然迅速被制服，但是明显有拳脚的功底，搜身搜出一支64式手枪，这可不是化隆造，而是有枪号的正货。冉耀很清楚，真正的64手枪在黑枪市场上并不多见。有些穿越众有渠道有能力去搞枪枝，但他决不会去搞一支有小砸炮之称的64式手枪。

64式手枪：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手枪，**1964**年设计定型，**1980**年生产定型。配备于部队中高级指挥员及公安干警，是较理想的单兵自卫武器。

在灯光下把头罩一掀掉，这个疑团就更大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乍看起来年纪轻轻，普通的长相，但是眼神颇为精明老练——冉耀熟悉这样的目光——应该是个同行啊。穿越者里的警察同行寥寥无几，他都认得，这个从来没见过。再联系到的那支64手枪……

衣服，是穿越者统一的热带作训服，戴着一个基本劳动力的臂章，但是没有电子狗牌。

“姓名，年龄，职业？”冉耀随意的问道，“你的ID卡呢？”

年轻人低头不语，冉耀虽然没干过预审，但是见过的犯人多了，什么样的表情做派的都有，就是没见过这样的——极度的迷惑。

良久，他才开口了，反问了一句，“你是谁？”

冉耀一愣，自从上次勇救文总之后，穿越者里不认识他的人真还不多。

“我是冉耀，治安小组组长。”

“治安小组，什么地方的治安小组？”郭逸把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天，刚才就是这家伙带人扑上来的。的确是公安武警系统的擒拿拳，气质也很象——同类总是容易识别同类的——一个警察怎么也穿着穿越公司发的衣服？他怎么会在船上？



擒拿拳：是武警部队使用的擒敌单个动作的综合训练套路，到目前为止，擒敌拳已经有三次变式。

疑问一个接一个，不过对郭逸来说，从昨天到今天，疑问已经够堆成山了。

原来郭逸和二一个美国特工知道船的去向之后，一路追踪到港口，令他们失望的是，船上的货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这里的港务公司装载的。拿到货物清单之后三个人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文德嗣有什么目的。但他们在监视中发现，文德嗣带人上了那丰城轮。商量之后，三个人干脆来个卧底侦察。按上船的人行头，每人置备了一身，通过港务局的协助偷偷上了船，混在船上躲了起来。这事情，船上的高级船员是知道的，为了防备万一，他还通知了上级部门自己的行动方案。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晚薛子良发现那艘有军火走私嫌疑的帆船果然与丰城轮汇合的时候，他还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正激动万分的忙着拨手机汇报的时候，信号突然就中断了。

随后的一夜一天，这三个人在惶恐中渡过：先是谁的手机也拨不通，连薛子良花大钱租的海事卫星电话也没有信号，接着天亮之后，郭逸发现船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荒凉地方。

三个人都认为船是到了越南的某个荒僻的岛屿港湾里——从船只的航速和周边地理环境分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海事卫星电话还是打不通。不是有干扰，是干脆一点信号都没有——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

看着船开始下客卸货，为了探查明白，郭逸干脆混到了排队下船的人群里，在混乱中拿了一个基本劳力的袖标。谁也没发现海滩上多了一个没有组别的人。军事组的警戒线设置在外围，压根没想到船上还有奸细。他就这样在营地晃荡了一天，直到肚子饿了，才想起搞点吃的带回去。没想到一得手就给人抓了现行，虽说是工作需要，但是日后给同事们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

“执委会，内务民政委员会治安组！有问题吗？”

郭逸抬起了头，他根本没明白冉耀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机构明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是某个犯罪组织？

冉耀已经基本肯定：此人不是穿越众。想起昨晚被虫洞吸进来的一家人，难道这人也是？但他明显是有目的有针对性而来的。从偷袖标混到营地里的表现看，此人不是无辜的卷入者。

“好吧，我都回答你了，你是谁，混到我们当中来做什么？”

郭逸坚决的不说话。他愈发认为这些人是十分凶残的有组织犯罪分子。今天一整天的见闻里，他看到许多专业人员在工作，卸下了大量设备和机械，担任警戒的人装备精良，而且许多人是军人出身，再加这个审问他的同行……

这个犯罪团伙的能量也太大了吧！从美国走私武器，在越南造基地，雇佣退伍军人和警察……郭逸不寒而栗，完了，自己落在这伙人手里，肯定会备受严刑拷打，最后悲惨的死去。虽然小郭一上班就知道，他的工作的性质随时可能让他成为烈士，但是成为烈士的人毕竟是少

数，几年也不会出一二个。再说烈士生前也不知道自己就一定会壮烈牺牲，这可比现在他等着做烈士好受多了。

坚决不屈服，多年受党的教育的小郭一面坚定自己，一面继续不说话，拷打就拷打吧，现在只希望两个傻乎乎的美国佬能逃出去，这样多少还有获救的希望，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美国电影里那么神勇。

冉耀知道他有点恐惧了，这是人之常情。但他对自己的职责看得很重，坚决不说话——这倒有点麻烦。逼供显然是不行的。即使他别有用心的混上船，在这个时空也只能成为同伴了。解释吗？冉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明，会被当成精神病吧？今天萧子山花了一个下午给那一家人在解释他们的环境，除了挨了无数川味国骂之外没说服任何人。

第十一节 说服

双方互相沉默着，冉耀仔仔细细的看着这个人，他忽然有了发现，此人的袖口上擦着一丝不引人注目的红色痕迹，他猛得把胳膊拽了起来。郭逸一惊，刚想挣扎，就被身边的人压了下去。

冉耀用指甲刮了一下痕迹，凑到鼻端闻了一闻，脸上露出了莫名的笑意：

“还有个女人。”这是口红的擦痕。

他命令手下，“向执委会汇报，船上有偷渡客，已抓获一人，船上至少还有一名女性！”他又补充了一句，“对方可能持有武器！”

“是！”

“通知何鸣和邬德，在营地和船只上全面排查！检查所有人的ID卡，没有卡的人一律拘押到丰城轮上鉴别。”

事情很快就随着大规模的排查水落石出了。丰城轮上军事组一个舱一个舱的检查。地毯式搜查的结果就是二个ATF的特工在靠近底舱的一个杂物舱内被揪了出来——已经一天没吃的特工在明晃晃的SKS步枪刺刀下没打算表现其神勇，而是乖乖的束手就擒了。



ATF : Bureau of Alcohol , Tobacco , Firearms and Explosives酒精、烟草与火器管理局。



ATF特工

两个ATF特工倒是很配合，很快就把他们追查北美分舵买枪运枪再一直追查到国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薛子良企图和冉耀谈判，提出如果他可以帮忙联系美国领事馆或者其他办法帮他们脱身，可以支付给他一大笔报酬。

冉耀笑着摇摇头：“价码很不错，但是没人有本事拿。”

“你害怕？”薛子良耸了耸肩，“美国政府可以保护你……”

“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能力，问题是眼下没有这玩意。”

薛子良吹了一下口哨：“好吧好把，我知道这里是中国政府的地

盘。”他狡黠的一笑，“说不定不是。”

“你知道今天是几号么？”

“20XX年X月X号。”

“错了，今天是公元1628年，中国农历九月初一。”冉耀摇头，“你来到了另一个时空。”

两个美国佬象看一个精神病一样的望着他，继而神秘莫测的微笑起来。

“我就知道。”冉耀怨念的自言自语道。这个反应完全在他意料之中。

船上的执委会会议室里，从三个偷渡客身上搜出来的东西摊了一桌子。护照、证件、文件、手枪……七零八散的东西摊了一桌子。两个ATF的东西更多，满满二背包，但是没有食物——大概觉得不会在船上呆很久。

“这就是传说中的X处啊。”文德嗣拿起郭逸的证件，翻了翻。

“这个郭逸什么也不肯说，很守纪律。”冉耀还不忘夸他。

“两个美国佬呢？”

“都说了，是来追查北美那帮人来的，就这么着和小郭搭一块了。”

“他们来干什么已经没意义了，反正也回不去了。”萧子山说，“还是说怎么处理吧。”

“你说处理这词有点‘解决’的意思在内，寒得很。”

钟博士倒是很潇洒：“既来之则安之么，这些都是有用的人才，可以吸收到队伍里来。”

“小郭好说，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同志。两美国人怎么办？”

“一个不是华裔吗？”

“是个ABC。根本不认同你。”

“这里是什么地方，他想找谁认同去，17世纪的英国人还是荷兰人？只有我们才是先进文明的代表。他不认同也得认同。”王洛宾对此倒比较乐观。

“这倒是，纽约现在还是个农村吧？”

“二年前荷兰人才取得曼哈顿岛，这会它叫新阿姆斯特丹。”于鄂水说。



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是美国纽约市中心部位的岛。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7家大银行中的6家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这里设立中心据点。这里还集中了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等行业的精华。

1626年，一个荷兰人在美国当地的印第安人手里买了一个岛屿——曼哈顿。那个荷兰人给了印第安人布料和珠子，价值24美元左右。他给这座岛屿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荷兰建立了以新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美洲殖民地。

马千瞩说：“个人意见：可以吸收他们，这几个都是正规的执法人员，有知识、有武器使用经验，充实执法队伍很有用。老是由军事组人员代行治安任务的话他们太忙了。”

冉耀连连点头，表明支持马委员的意见。接着他又提出了建议，那意外卷入的一家人里，儿媳也是警察出身，还是个刑警，他申请也把她调入治安小组。

“你们说得热闹。”萧子山说，“到现在人还以为我是一精神病呢。有人愿意为一群精神病打工么？”

“得有什么证明我们是真得……手机没信号？”王洛宾说。

“这世界上总有没信号的地方。”

“GPS没信号。”

“被你们屏蔽了。”

“烽火台。”

“古迹。要不就是伪古建。”

“明代的家具。”

“现代也能做。”

王洛宾眨巴了下眼睛，想不出还有什么新玩意了。

“这些我都说过了，没用啊没用。”萧子山无奈的摊开了手。

于鄂水却说：“把他们都放了吧。”

“放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到了他身上。

“对，放了。让他们自己去看。”于鄂说说，“他们不是不相信这里是1628年的海南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年文总的虫洞大伙也是亲眼看到了才信的。事情太超出常理了，换我我也不信。让他们自己去走走看看，用事实说话。”

“万一他们逃走，路上出了事怎么办？老老少少的又没有注射疫苗。”

“那也没办法。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愿意做同路人，生死就只能随意了……”于鄂水的小眼睛闪闪发亮。看得大伙菊花一紧。



菊花：网络词，指代人体器官（肛门）

“可以把这七个人一起放掉。”邬wū德嘿嘿的笑了下，“这会肯定会抱团走，等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觉不对就会闹起来……”

钟利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根据审问纪录，这七个人的背景、能力都很不错，要放穿越小说里当猪脚都没问题。合在一起，难保海南不出现第二股穿越势力！就算没有我们这样的科技基础，也可能投靠大明啊！”

邬德笑了一下：“没可能。先不说大明会不会收留他们。你就看这七人团体多复杂，又有老百姓，又有人民警察，又有美国特务的——还有四女的。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还经历了一年多的磨合期。他们有什么共同目标去奋斗？遇到一点挫折，不马上闹翻才怪。”

“等闹完了自然就明白了，也就回来了。”邬德慢悠悠的说，“到那时候再收留他们，比现在子山这样苦口婆心还挨骂好多了。”

“万一给明朝人抓了，或者干脆杀了呢，不是没可能的。”

“这么奇装异服的特殊人物，为什么要杀？明朝人又不是野人，肯定会留着，让他们吃几天苦头再救出来不是更好。”邬德说，“真要运气不好挂了，也没办法。”

萧子山点点头：“这样也好，我建议把他们的东西检查一下，把那些需要的都留下，就发一些最基本的口粮和工具什么的……”

“不，”邬德打断了他，“既然要放人，干脆大方点，全都还给他们，充分体现我们来去自由的政策。即使都损失了也没所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多出来的，不用心疼。”

“要是明朝的地方官抓到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底漏出去呢？”

“那又如何？”邬德反问道，“他们当我们是精神病，大明的官吏也一样拿他们当疯子。再说语言能不能通都难说。”

郭逸没有遭遇想像中的拷打逼供，还得到了几个馒头和一点榨菜。吃完了他就被送到一间舱房里。桌子上摆着一个不锈钢锅子和几个半空的盘子，薛子良正狼吞虎咽的啃着馒头，稀饭喝得刺溜刺溜的。这个100KG的彪形大汉的吃相可够难看的，萨琳娜花容憔悴，一天没吃饭眼窝都深了下去，一双蓝眼睛变得无精打采，手里捏着吃了半个的馒头，看样子吃不大下去。



不锈钢锅

看来即使是ABC，也还有一个中国胃，纯种洋马就明显水土不服了。

“郭，他们问你什么了？”薛子良吞下最后一口馒头，顺手拿手背擦了嘴。

“问了，我没说。”

“对不起，郭，我们什么都说了……”薛子良一脸无辜的说。

“知道，知道，你们那被俘政策，很人性化，很人性化……”郭逸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关心的是这些匪徒会如何处置他们。

不再审问他，可能是因为满足于薛子良他们的口供，也可能是觉得他们已经没用了……郭逸的寒毛都倒竖起来。看着吃得心满意足的薛子良，他还真是无忧无虑啊。

“郭，你是不是在害怕。”薛子良凑过来问。

郭逸很想保持住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但一说还是露了底：“有点……这群人你觉得怎么样？”

薛子良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打火机被收走了，他只能凑在鼻子下边闻边说：“我觉得他们没恶意。”

“？”

“有件很奇怪的事情，”薛子良收起他那笑嘻嘻的神情，“刚才审问我们的那个人，一直想让我们相信……”他压低了声音，“现在是1628年。”

“什么？！”郭逸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么荒谬的话也说的出来？

“很古怪吧。一开始我觉得他疯了。但是萨琳娜说，他没疯，绝对精神正常。”为了加强说服力，“萨琳娜有心理学硕士学位，一个人是不是疯了，她是看得出来的。”

“那也未必，比如传销……”郭逸发觉这个例子不大好，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特色的传销业务，“比如邪教组织吧，要从精神病学科上说他们也没疯……”

薛子良点点头：“没错。我觉得这个组织有那么点邪教的味道。”

邪教这方面不是小郭的业务范畴，不过同处一个机构，这点基本常识还是有的。

“可他们没有邪教的特征……比如教主，还有图腾象征物之类的东西。”

“你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生存教会吗？”

“生存教会？”

“对，这是个起源不详的地下组织。以大量储备物资，构筑工事以求能渡过核战争或者其他足以摧毁正常社会秩序的大灾难……对了，他们的教主貌似叫文斯特。一直鼓吹末日来临论，鼓吹生存狂们要做好准备。”

“宣扬世界末日也是邪教的特征。”小郭想了起来。

“还记得我们看的货物清单么？那些东西，作为贸易来说太多太复杂，但是作为重建文明的需要呢？”

“你是说？！”

“嗯，我怀疑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骗局。”薛子两一字一句道，“有人虚构了一个新世界。”

第十二节 临高城

郭逸一听来了精神，怪不得领导们经常出国，这外国和尚念的洋经的确不一样。。赶紧扯着薛子良要他说说这里的细节问题。

薛子良问：“你知道世界共和国案吗？”

“不大清楚。”

“这是个很典型的案件，我觉得非常符合眼下的局面。”这是个发生在1960年的古怪案子，一个自称是阿道夫希特勒私生子的名叫弗兹·伯特的人创立的所谓世界共和国。此人在欧洲的媒体上宣称：1960年12月16日属于金星的第三飞碟舰队要在柏林坦波劳夫机场着陆。阿兹，宇宙别动队的总司令将立即宣布地球人弗兹·伯特为世界共和国最高政府总统。弗兹总统将立即要求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军队投降，毁掉所有军队的弹药库，所有的军人将禁止出营房。

这个案子和形形色色的诈骗案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弗兹·伯特并没有任何诈骗行为，他真心相信自己是金星人选择的世界共和国总统，所以后来此人并没有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这个和我们面对的局面是不是很象？我相信他们从上到下都觉得到了一个新世界，实际上很可能这里只是越南海域里的一个荒岛。说不定是这个组织里某个别有用心的人特意租下来的。”

“这不就是一个外国版的当皇帝么……”小郭打了个哈欠，心想这算什么，1949年以来我国的穷乡僻壤里自称真命天子少说也有十来个了。他闲来没事的时候就调过这些材料看——多数案子非常有娱乐性。

解释的倒是不错，但还是无法解释他们的的一切信号都消失的问题。正胡思乱想间，舱门打开了，有人丢了三条毯子进来。



毯子

“好好休息，明天上路。”来人简单的通知。

“看来明天会把我们换地方，我得好好休息，明天有力气走路。”薛子良吃饱喝足，又扯了一会淡，已经困了，裹上毯子睡觉了。萨琳娜一直没说话，此时也睡觉了。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小郭对汉语的博大精深是深有体会的。“上路”对身处深陷这样环境的人来说真是个不吉利的词。

丢毯子进来的孟贤显然没意识到自己无意的一句话，让小郭失眠了半宿，还在小笔记本上涂了写，写了涂的写了几页遗书。

入夜，临高县城一片死寂。

起更之后城里已经静街宵禁，黑黝黝的城池显得特别的阴森。贯通全城石板路的道口都站着兵丁，预备着盘查行人——今天从四乡和城外已经涌入了不少人，拖家带口的，有的还带着猪牛鸡鸭和猫狗，县里已经把路旁的各所庙观都打开收容这些避难的农民。还是有许多人露宿在石板道两侧。即使是畜生，大约也知道灾祸临头，很少有叫唤的。只有不懂事的小孩还在哭闹，被大人小声的呵斥。

衙署和庙观门外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墙壁上贴着布告。不时有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梆子，和着几个民壮走过。

城头上非常安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民壮们在城墙上来回巡视。自从一早博铺烽火台告警，然后符巡检又仓皇的逃回来，这城里的气氛就变得异常的紧张了。街道的黑影里不时有人在窃窃私语。

“海贼该不会已经退了吧？”有人在屋檐下小声的说话。

“各村都还没消息来，难说。”

“这起海贼，过往都是捞一票就走。说不定这会船都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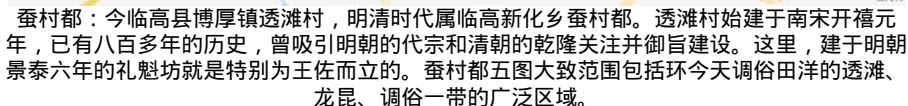
“要真走了，吴太爷还会叫人去求救么。”有人神秘兮兮的说，“今天下午，吴太爷派主簿吴老爷去了后所讨救兵了。”

（后所，即海南的内附卫五千户属下的后所屯，在临高县，有屯所二处。）

“海贼势这么大？”一个黑瘦的汉子惴惴不安，这是个福佬射耕人（注：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在临高开荒地好不容易才积攒下一点家业，去年在家乡刚讨了老婆带来。这会他老婆正紧紧的抱着一只猪娃子，身边两个大竹笼里，鸡鸭臭屎味道熏人，她却毫不在意。

“不是大，是很大。”一个小商贩模样的人大约见过些市面，绘声绘色的说着，“这几年两广的洋面上就没太平过，什么扬二了，刘香了，官军都奈何不了他们，俞大帅剿了不知道多少次，败多胜少，听说朝廷正商量着要招安呢。”

“太平，我看未必。”小商贩愤愤道，“那扬二招安过一次，结果还是老百姓，这二年每次过海我都悬着心，蚕村都的符三就是过海的时杀的，连个尸首都没了……”



“围攻县城还是三十年前提南村闹黎变的时候了，我爷爷还给征了当了民壮守城。那群黎人，都和疯了一样，人山人海的攻城，后来马矢又来一次，虽然没攻城，可城门也没敢开。”（注：提南村黎民暴动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定安黎人马矢暴动是在万历二十七年）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

正说着话，典史老爷带着几个人正从街上走过，见这群人说得热闹，不由得大声呵斥：“蛮子们都胡说什么，再胡诌看本官不治你个扰乱人心之罪！”

（注：明代海南的城里人叫农村人蛮子，农村人则呼城里人为赤父。当然都是骂人的话。）

老爷一发威，众人都不敢吭声。从今天一早戒严开始，因为多说几

句话，或者多看了几眼就被拉去打板子、戴枷示众的倒楣蛋有十来个了。



戴枷示众

看得典史老爷带人去远了，那小商贩才咕哝道：“就知道对小老百姓发威，有本事去打海贼……”

“你少说几句罢！”一个老者制止了他，“这是什么时候？嚼这没用的舌头。”

今天晚上，临高县令正坐在花厅里，他名叫吴明晋，南直隶人，年近五十的模样，头发已经花白，他本是举人，奈何科场蹉跎，四十多才大挑到一个县令，还是到这南垂边鄙的地方。临高虽然置县久远，即使从县治迁徙到莫村算，也都有五百年了。但此地在他这个南直人来说，还是荒芜的不毛之地。上任以来他也想勉力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能留个贤名，但是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沿海的烽火台一月数警，不是博铺就是石碑、马袅，海贼处处来袭，官军束手无策，县里只好关门闭守。去年秋后又是台风，村落民宅被毁无数，人民流离失所，他叫人设粥场收敛无主尸体，结果还是出了时疫，死了许多人。



南直隶：明朝处于南方、直隶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隶州的区域的总称。为明朝行政区划两京地区之一，区别于北直隶。与今江苏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二省一市相当。

（注：查临高县志，天启 - 崇祯年间有记载的县令共五人，其中叶耀和吴明晋是天启末 - 崇祯初在任，因为上下任时间都不可考，就用了后一位。）

原本这次烽火台告警，他也没太当回事，海盗袭扰对这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是符柏文带着弓兵逃回来说得一席话，着实把他惊吓不轻。

来得海贼所乘的是前所未见的“巨舶”，船身比临高文庙的大成殿还高，跟随的那些船只，每艘都比官军的战舰大，都不用帆桨，在海面上来去自如，犹如神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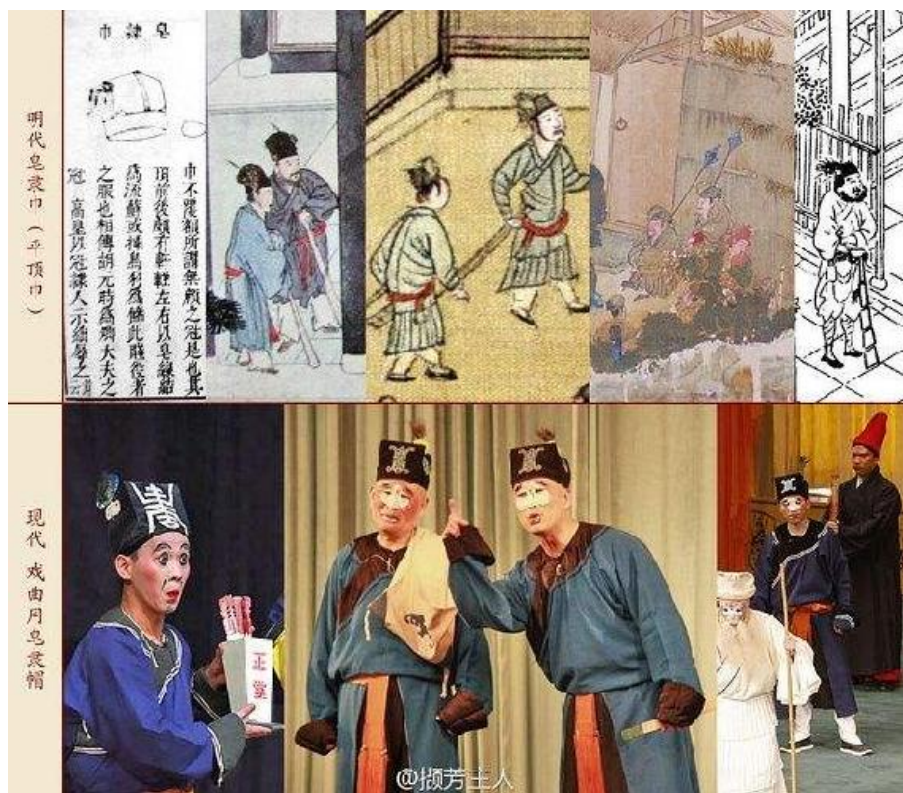


文庙：孔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船居然是铁的！铁做得巨船能浮在水上，这大大的超越了他的理解范围。人对超出其理解范围的东西有着本能的恐惧。

等到再看到这些人真得开始登岸的时候，符柏文赶紧带人一路狂奔的撤回县城——他本能的预感到，这和他以往看到过听说过的任何海贼或者海商都不是一回事，这伙人也不可能是为了抢劫老百姓的几担咸鱼几石大米才来临高的！

吴明晋当然不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武人畏战，夸大其辞是常有的事情。慌乱之余他还是派出了县衙里一个熟悉博铺附近状况的蛋家出身的皂隶去探视。中午回来的时候，那皂隶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吴太爷从他那七颠八倒的描述中知道，这伙海贼人数很多，有上千。上了岸之后有车可以在海滩上行走，车上即不套马，也不驾牛，人坐在上面就会走。有的车能够轻轻松松的搬起很大很大的铁箱子运来运去……还有许多他说不清的东西……一言蔽之，这伙人邪气十足。



皂隶：古代贱役。后专指衙门里的差役。

这下他才急了。他倒不怎么相信邪术之类的说法。吴明晋到海南当官，路上在广东看到过葡萄牙人的大船和火炮，还见识了望远镜，知道海外之人多有奇异之物，焉知这群海贼会不会仗着某些海外奇异之物来攻打县城？临高城里除了皂隶衙役，可用的不过是八十民壮外加巡检司

回来的十二个弓兵，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人。

于是他赶紧叫县丞吴亚带着银子去后所搬救兵。这会吴亚回来禀报：后所的千户应了，明天一早便派三十人一门炮过来，只是事后得给每人一石米的赏钱。



明代米斗

一石米：石是体积单位等于**10斗**，**100升**，约为**62.5千克**，**125斤**。

第十三节 临高人的对策

“赏钱好说。”吴县令一脸苦笑，比起送去的五十两银子，这三十石米还真算不了什么，“赞府辛苦了。”

“事关阖城安危，安敢言辛苦。只是那李千户拿捏的很，卑职说尽了好话，才肯拨三十人。那些炮药铅子，不用也就罢了，若用了还得双倍还他。”吴亚年近四十，是个胖子，保养的很好，看起来比县令年轻多了。他是杂佐出身，没科甲正途的人那么有想法，日子倒过得逍遥自在。

“这也怪不得他，”吴令低着头，叹气道，“卫所之事，朝廷上下尽人皆知。他那里那有可用之兵？就算有，也不过些老弱病残，逃不脱的人罢了。”

“明府说的是。”吴亚点头道，正说着话，门子来禀，县里的主簿、训导都来了，典史正带人巡逻，一时来不了，教谕则去请士绅们了。明代绅权很重，地方绅士往往能干涉地方行政，所以县内每有大事，请士绅们来商议总是不错的。

主簿：古代官名，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

训导：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训导职能通常为辅佐地方知府，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主要功能为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教谕：学官名。宋京师小学和武学中设。元、明、清县学均置，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主管工作为教导训诫。

所谓士绅，是个复杂的阶层，上起朝廷大臣，封疆大吏，下及官宦家属、豪强地主，乃及因丁忧、革职、致仕等各种缘故返回原籍的官员；身有科名而未出仕的举人进士。都可以包括在内。他们因种种关系，和省级封疆大吏及朝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更有手眼通天直达皇宫内廷的。州县衙门的七品八品九品官儿们，尽可在平民百姓跟前充老爷，但在这些乡绅面前就要大打折扣。

临高因为是边鄙小县，士绅拢共也没几个，有的地方偏远，海盗波及不到的也就不来了。有的自设村寨招募乡勇的，此时要坐镇守御，自然也不便来。也就是在县城里和周边几个都图的绅士，他们利益相关，自然要来。

眼见人都来得差不多了，吴明晋低声问身边的师爷：“刘先生还没到吗？”

“回老爷，冯教谕亲自去接了，一会就到。”

他点点头，把这花厅里的士绅们都看了一遍。虽花厅里，已然坐了十多个人，有的趾高气扬，有的唯唯诺诺，也有的故作深沉，拈须不语。

拈须不语：摸胡须不说话。

“诸位父老，”吴明晋没有客套，直接把谈话转入正题，“眼下的局

面：海贼势大盘踞博铺不去。巨船快船满港，明日定会溯河而上一路纵掠，局面危矣！吴赞府今日冒死出城求援，明日可到卫所兵丁三十，然而卫所之兵，不过借以壮势，断不可倚靠！”

这番话说得声色俱厉，听得人不免都骚动起来。吴亚知道这不过是常见的敲山震虎而已，把局势夸大到十二万分的危险，目的无非就是勒逼这些士绅们献粮捐银。他身为这县里的老县丞，深知如今朝廷上下财政败坏到极点。临高去年又遭了台风洪水，秋粮损失大半，但是朝廷征收的三饷却不免，县里已经很窘迫了，连民壮和弓手的粮饷都欠了好几个月。如今又要防着海贼攻城，请援兵，募民壮，都得花钱。

三饷：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

辽饷：明末为筹充辽东军饷、对付后金(清)而加派的田赋。

剿饷：明末为筹措镇压民变军饷而加派的田赋。

练饷：明末以筹措练兵军饷为名加派的田赋。

眼看这群人都惴惴不安，吴大令才缓缓道：“本官承乏来此，守土有责。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各位或世受国恩，或为本城绅衿，或为科甲正途，守城之事，责无旁贷。请各与本官同心协力，共守此城，打退海贼进攻，保全城官绅百姓平安无事。不知各位有主张？”

众人忙起身道：“原惟大人马首！”

吴明晋见气氛不错，这才将他的打算说了出来：“本县虽然是小城，围长也有六百余丈，现在城中兵丁民壮不过一百余人，要分守三门，城内又涌进了许多百姓，难保没有海贼的内应，仅靠皂隶弹压，恐怕力不从心。我欲添募民壮二百人，协力守城。”

(注：明代临高县本有四门，但是北门长期堵塞不开，这是海南明代城池的一个特点，这里即有防御海盗的说法，也有风水上的意思。)

一位绅士说：“明府如此忠心，实是全城官绅士民之福。可是如今海贼只在博铺，并无深入县内之举，添募民壮，是否有骇视听？”

骇hài：惊惧。

另一个也忙说：“添募民壮守御，自是良策，然去年台风洪水之后，民生凋敝，若非危急之刻，不可出此惊扰士民之策呀！”

这些滑头士绅个个都是一脸难色。纷纷诉起苦来，无非是朝廷加派繁重，去年又是遭灾，佃户们多有饿死逃亡的……

也有的说琼崖参将的巡船三日必到博铺，官军一到，海贼即使不遁去，汤将军守土有责，必会起白沙水寨之兵来讨伐。

吴明晋脸色愈来愈难看，忽听门外有人道：“城池危在旦夕，诸位还在吝惜几个钱财！”说着话，冯教谕带来两个亲随，用一张藤椅将一位中年人抬了进来。众人忙纷纷起来见礼，甚是恭敬。连吴令也趋步上前，连称：“老先生”。

这位瘫痪多年的中年人，就是临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刘大霖，字孟

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是临高自唐代置县以来第一个进士。不过登科后他即瘫痪不起，所以没有出仕。

出仕：出来做官。

他此时不过四十出头，正值壮年，虽然身体瘫痪不利行走，但是于地方还是颇为热心的。他家就在县城西门内，一听吴令有请，没有推脱就来了。

吴明晋道：“老先生于此有何良策？”

刘大霖道：“民壮是要募的。贼此刻不动，难道明日也不动了？贼人大股出动岂能只是为占个博铺？博铺离这里才三十里路，贼人朝发午至，待到兵临城下，玉石俱焚，诸位的身家还有得救么？”

他歪了下身子，身边的家仆忙帮他挪动了一下：“如今兵备颓废，还指望汤参将的人马？！诸位没听得探子回报，海贼都乘大铁船，不用帆桨来去自如么？白沙水寨就是倾巢而来，又能如何？”

众人听得，脸色又灰了一层。有个士绅小声道：“官兵都无用，募些民壮又能如何？”

“自古官兵不如乡勇、民壮之事多矣！前者不过求粮饷谋生计，后者却是保卫乡梓。安能相提并论？”刘进士侃侃而谈，“现今之计，求人不如求己。”他对吴明晋拱手道，“明府，大霖以为：募乡勇守御只是一事。”说着他把自己白天苦思冥想出来的几条对策说了出来：

一、派人去各村、图、都，晓谕地方绅士募乡勇，筑土围，以自卫计。

图、都：明清时地方区划名。改乡为都，改里为图。——顾炎武《日知录》

二、坚壁清野，凡乡村墟市卑小无力设防的、或是海贼大股可能路过地方的乡村则将人口、财物粮米，鸡鸭牲畜尽迁入县城。

墟市：是乡村商品交换过程中最原始的低级市场，广大地区称这种集市为草市，两广称为墟市，

三、清查户口，严明宵禁，以免贼人探子混入城内。

四、派探子日夜监视博铺海贼的动向。

五、派一敢战之士，带数十乡勇在城外要道，有贼人抄掠落单的，尽可擒杀。贼人日久无粮，自然退去。

六、多募民壮，城外也不可弃守，三城门外宜各立一寨，以利守御。

说罢，他又道：“大霖愿献粮三十石！”

本县的唯一进士如此表态，其他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便纷纷这个十石，那个五两的。一会功夫，募集了三百石粮食和一百两银子。吴明晋见刘进士如此急公好义，出谋献策又捐粮的，忙说了无数的恭维话，并请他留在衙中参谋，刘大霖也不推辞，就在衙内住下。这边又绅

士们自去筹集银米不提。

吴亚把进城的乡民里的男丁从十六到六十的都编排起来，每十人一甲，分派四门，修补城墙，运送砖石樗木。县学的生员们，负责城墙上分段守御，生员们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少年火性未褪，还是一脑门子的忠君爱国，保卫乡梓的雄心壮志，此刻形势危急，个个身上穿着县武库里取出的陈年披甲，顶生了绣的铁盔，拎着生锈的刀剑在城上呼吆喝令，个个威风凛凛。只是县武库里取出的刀剑枪矛都朽烂不堪了，临时叫铁匠木匠赶工修补。



樗木léi mù：古代作战时从高处推下的大木。

生员：明、清指经本省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俗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

城内四门上原各有虎尊炮二门，都是正德年间造的，幸好万历年间都打过说明炮还能响。就算吴明晋这样的文官也知道这玩意也就是壮个胆，指望不了的。



明代虎尊炮

官吏们商议，此时城里避难民众众多，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民变。便命主簿和县学的教谕、训导在文庙前开设粥棚，另熬枯草茶供饮，典史带各房衙役皂隶上街巡视，弹压民众。本来吴大令还想杀个人立威，被刘进士劝阻了，说此时不宜杀人，免得立威不成激起民变，不过板子打得更勤了，满街都能听到竹板着肉的劈啪声和倒楣蛋的惨叫求饶。老百姓在秋夜的寒风里一声不吭。

此时，城内靠北，县衙背后的一条窄巷内，有所宅院正亮着微微的灯光。院子里一片寂静。井口搁着一盏灯笼，灯笼边是几个铁箱。井台的青石条上坐着一男一女，呆呆地瞅着井台边一株高大的木棉，半晌不吱声。秋天的夜里已经是寒气逼人，都穿着毡子。



木棉：是一种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生长的落叶大乔木，高10 - 25米。

男人用一幅绳索扣着箱子，一个一个的放下井去，待箱子入了水，再把绳扣抖开，只听得井内咕咚一响，便不见了踪影。

那妇人站在一旁起来，抖了抖长裙，终于开口了：“这里安全么？我想起了便心口发怵——这可是我们家几代人的积攒的……”

发怵fā chù：〈方〉胆怯，畏缩。

那中年汉子冷笑一声，弯腰将灯笼挪了挪，低声道：“贼人就是破城，要把这井淘干也不是朝夕的事情，下面极深，没有这幅抓扣，除非是神仙才能捞起来。”

他想了想，将抓扣的铁件卸下藏在木棉树下，将绳子依旧卷了起来。对妇人道：“你明日一早，就带着家里头的人回娘家去，我和承绡xuàn留在城里。”

“那你？”

“怕甚？有兄弟们维护，就算城破了要逃出命来也不难。承绡是县学的生员，走不得。吴老爷早看我们家不顺眼了，要是承绡跑了，铁定找这个由头革掉他的功名。”

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手：“刚才我叫赖家兄弟去给吴令送钱了。我也捐二十两，私人又馈送了十两……”

“三十两？！”妇人惊叫了一声，心疼之色浮于言表。

“呵呵，夫人放心。”那汉子一脸笃定之色，“城若不破，看这三十两的面子上，今年县郭都的秋粮的包揽又能落到我手里，出息大了。若是城破了……”他嘿嘿一笑，“我手里有几十个兄弟，乘乱搞一票再出去也还不难。”

秋粮：指旧时官府秋季所征收的田赋。

他望着了无星月的夜空：“哼哼，我苟大户岂是那惊慌失措的平常之人？”

第十四节 侦察队

“临高。”北炜拿着俄罗斯产的红外线望远镜，喃喃自语。红外望远镜下的景象有点模模糊糊的，但是大致轮廓都看得清。



俄罗斯红外望远镜

北炜过去也曾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保留完整的山西平遥、湖南凤凰到仅剩下墙基的古城，见识过各种各样古代城池。但是象临高这样的县城还是第一次看到——椭圆形的，东西长，南北短。形象的说，象个橄榄。

整座临高县城座北朝南，背靠高山岭，面对文澜河。河流在这里自南弯曲向东北流去，形成一个拐弯，江水环抱城池，“因河为池”，没有专门的护城河。

目测城墙的高度，大约在7米左右。城周长很小，北炜估计也就1.5公里之间。小虽小，设防并不差，各城城门都有谯楼，似乎还有炮位，墙体全部包有砖石。明代在城市设防上是很舍得花人力物力的，就连这样的边陲小县都是壁垒森严。北炜想起自己旅游去过宇宙大国的一个古城遗址：乱石+泥巴胡乱堆砌起来的所谓城墙还没自己读过书的小学的围墙高，城门就和火车路基下的过街隧洞一个样子。真不愧是周游世界向四大文明古国散布过文明火种最后退隐半岛上的宇宙第一大国。



谯楼：是指古代城门上建造的用以瞭望的楼。



宇宙大国：指韩国。图为韩国公山城遗迹。

（注：明初临高县城初建时高仅一丈，嘉靖时为御倭寇，城墙增高至二丈，同时增修谯楼，并将城墙以砖石包砌。

1丈=10/3米≈3.33333333.....米。明清以前各有不同：汉代一尺等于23.1厘米，魏晋一尺等于24.12厘米，隋唐一尺等于26.7厘米，而宋元一尺等于30.72厘米。）

此刻，从红外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城墙上篝火灯笼一个连一个，士兵们在来回走动巡逻，看起来守御很严密。不过，即使他这个从没研究过古代战争史的人，也看得出城门的设防有很大的漏洞。东西两门分处于橄榄的两端，完全向外凸出，两翼毫无掩护，攻击者完全可以集中猛攻尖端的城门，完全不必顾虑两翼的火力。至于面对文澜江的南门，又在整个‘橄榄’的中腰部最凸出处。

东门外模模糊糊的有一些建筑，但是全无灯火，一片死寂。南城门

外的文澜河上，还有一座长长的连拱石桥，这是永乐年间县丞陆昇在元代太平桥木桥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桥有九孔，名为临江桥。

（注：此桥又名文水桥，清代整修，50年代被加高加宽，一直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1970年这座保存尚好的古桥被拆毁。）



今临高临江桥（防护栏改建中）

“看来县里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李军小声说。

“别说话，注意警戒。”北纬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

黄昏的时候，马千瞩找北纬，要他带一支精干的侦察队沿文澜河向内陆挺进，直插临高县城下。

“以最快动作插到临高城下，监视县城动静。”马千瞩叮嘱他，“沿路的勘察不是你的任务。”

接到命令之后，他立刻从军事组抽调了3名刚休息过的人员，又从通讯组里调来1人。挑选了必要的装备稍做准备之后，在夜幕降临之后就出发了。

“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以监视对方动向为主，没有必要不要杀人。”

根据这一任务性质，侦察队员都换上了迷彩服，除了步枪之外，还特意带了一支带瞄准镜的Saiga - 308步枪，另携带红外望远镜和2瓦电台一部。



2瓦电台

夜间越野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困难，对于军人来说并非难事。更不用说他们还每人装备了一副微光夜视镜。稍微困难的是手里没有这个时空的临高地图，行进途中很难判断自己的方位，因此北纬决定尽量沿

着河走——按照本时空的地理资料，沿河上溯12公里就是临高县城，途中还有百仞滩这样的明显的地标可以作为参考。再配合指北针和地图判读，没有向导也不会迷路。

如果是一般的道路，12公里即使是普通人徒步3小时也能走到。眼下虽没有道路，但是参谋旅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文澜河两岸基本没有复杂地形，最多有4个小时也够了。

实际上他们比自己想像的还要快，在佩戴夜视镜的情况下小队沿着河行军，一路上没有休息，3小时就已经看到临高县的灯火。

隔江选择了一处小山坡，这里是一处杂木林，正处于县城南门与东门中间的位置，与城墙隔江相望，可以清楚的监视南门和东门。侦察队员们在这里构筑了观察阵地，又洒了驱逐蛇虫的药粉。9月的临高夜晚气温已经很低，露水很重，队员们用雨布搭起小棚子，开始轮班守候。



杂木林

“队长，指挥部叫通了，要我们汇报情况。”担任报务员的李运兴报告。

“这是北炜在电报机旁。”

“这是马千瞩在电报机旁，你们情况怎么样？”

“很好。侦察队于农历9月1日21时12分抵达临高，”北炜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手表，“目前正在观察中。”

“临高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进入戒备状态，自西向东的南城墙上大约有20人在巡逻站

岗。”

“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联系。完毕。”马千瞩结束了通话，抬头看了下船上的钟，时针已经指向晚上九点半，D日T时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卸下了大批物资和装备，海滩基地也初具规模。现在的营地已足以抵御几百名当地武装的攻击。然而各处传来的报告并不乐观。一些基本建筑材料奇缺，花费了许多工时建成的设施多半是临时建筑。许多基本民生设施也无法到位。

与当地接触方面为0，警戒线上的军事组人员虽然发现了大量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暂时还没遇到过当地人。烽火台上的瞭望哨发现海面时有少量帆船过往，但是作为临高渔民的主要渔场昌拱湾附近却没有一条渔船出现。显然是给烽火台的报警吓跑了。

在第一天的总结会议上，许多执委都认为原先计划的乌龟流战略太过保守，D日的发生的一切证明蜗在博铺港不利于基地的升级。眼下的状态，按王洛宾的说法就是一个死循环：没有足够建筑材料 - 不能建造生产基地 - 没有生产基地 - 生产不了建筑材料 - 没有足够的建筑材料。要突破这个循环，就得迅速的走出去，在适合发展的地方建立起工业基地。

从侦察队传来的消息看，当地人现在惊慌失措，只是闭门自守，根本不会来袭击穿越者。正是迅速扩大控制范围，升级基地的好机会。

会议做出决议，明天天一亮，派出第二支侦察队，任务是对临近地区的地形进行测绘和资源勘察。

“同时还要再派出一支线路勘测队，勘测设计博铺 - 百仞滩公路。”文德嗣的彩色铅笔在地图的透明板上划了一条线，“我们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除了保持必要的人力和设备继续卸货之外的全部劳动力、机械都投入这个工程。争取在三四天时间内打通两地之间的联系，这样到D+5我们就可以在百仞滩展开建设工作。

“两支勘测队都要军事组执行保卫任务吧？”何鸣问，“军事组得申请增召十名民兵进入现役。”

文德嗣眉头紧皱，眼下人力资源相当吃紧，一旦开始筑路，不用说劳动力更缺。但是军事组也的确到了捉襟肘见的地步，二十一个人要负责陆地和海上的警戒、瞭望，一天下来没休息又派出了四个去侦察，其他人现在还在各个塔楼和哨位上——他们只能轮流打盹。

“好吧，人可以给你。”文德嗣下了决心，“每个测绘勘测队各派二名警卫。”他看了一眼何鸣，“这样问题不大吧？”

何鸣点点头：“没问题。组织上现在劳动力紧张。军事组人员不执勤的时候也要参加劳动。”

“你们一天警戒下来，也很辛苦的。”

“我和白羽、邬德、陈海阳他们都商量过，调整一下军事组的执勤方案，担任警戒任务的每人每天必需抽2小时劳动，我带头。”

天色渐渐发亮，D+1日的凌晨降临在第一侦察队的身上，每个人身上披着伪装斗篷，露水让他们浑身都湿漉漉。



伪装斗篷

望远镜里能看到城头上的人一边打哈欠一边在把灯笼取下熄灭，火把的火都熄灭了，在晨曦中散发着袅袅青烟。

晚上看到东门外模模糊糊的建筑，原来都是些庙宇之类的建筑。城池周边都是开阔地，有大片的荒野，夹杂着一些水田，期间还散落着几处民居聚落。

魏爱文慢慢爬到李军的观察位置，说道：“李哥，咱们动手吧。”

“你想干吗？”

“打进县城去呀。”

“就我们五个人？”李军扫了一眼正在伪装棚下睡觉的三个人。这小小魏还真是个左倾冒险主义分子。

“我们五条半自动，还怕他几个土人？冲上去一顿子弹就把他们都吓跑了。”

“那你先去穿雨衣吧。”

“为什么？”

“穿成咱们这样，肯定会被当成妖人泼狗血、大便的。”

“……”魏爱文本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真实想法是开开枪葦，SKS拿到手之后，他死皮赖脸的要到了一个俄罗斯产的R14瞄准镜，又缠着北炜帮他练习，昨天警戒的时候已经“空发”了好几十次，今天正巴不得找个机会试试枪法。

北炜被他们的话吵醒了，说：“省省吧，执委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侦察不是打仗，冒然开枪会暴露我们的企图，再说这次的目的一是侦察，

二是锻炼锻炼队伍。你不是一到这里就累趴下了，睡了大半宿才醒的。”

“我可是替你顶了半宿的，你要记得下次还我。”李军说，“我可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值夜班伤身体啊……”

第十五节 遇伏

“不用了吧，咱们谁跟谁呀，李哥对不？”

“你少和我套这个近乎，”李军拿出片口香糖权当刷牙，避开了小魏贪婪的手，“你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比我当年在机动中队当兵的时候还大两岁，该上岗却睡觉，在部队早挨班长的揍了，还好意思说？”

“情况不同，我们又不是部队……”

“屁，执委会就是拿咱们当部队用呢，你不是对席亚洲、北炜说你最喜欢当兵打仗么，上岗的时候睡觉，嘿嘿……”

“嘘，别说话，有情况！”北炜一摆手，两个人赶紧爬过来，蹲在坑边。

晨雾渐渐消散，从城外的驿道上，陆陆续续有行人，三三两两挑着担子，赶着猪牛鸡鸭，扶老携幼陆陆续续的往城里来。

“他们进城作啥，今天赶集？”魏爱文看到驿路上人络绎不绝的，觉得奇怪。

“是难民，躲到城里去避难的。”

“难民，有小日本要来？”

北炜一时间很难理解小魏的思路：“日本人？哪来的日本人。”

“明朝不是天天闹倭寇么……”

“这些人是躲我们的。”李运兴望着驿道上的破衣烂衫面目模糊的人群，心里微微发凉，我们和1628年的大明子民真得能沟通吗？

“我们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小魏的理解还是现代人方式的。

“说不定城里已经在传说我们是青面獠牙，吃小孩非礼老婆婆的非人类了……”

正说着话，忽然看到路上的百姓都往两旁躲闪，驿道上了一群人，簇拥着三辆手推二轮车。为首的一个，头戴铁盔，身穿铠甲，腰带长刀，是个武官。



驿道：也被称为古驿道，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同时也是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



古代手推二轮车

“象是明军。”北炜一边说，一边默数着通过的人数，一、五、十……

带头的不算，一共三十人，还有两辆手推车，因为夹杂在人群里，看不真切。不知道装得是什么，但是从推车的人数和姿势来看，车上的东西很重。

“是明军，都带着武器。”从望远镜里看，这群人还算行头整齐，但是除了三四个人之外无人着甲，状况好的有顶头盔。每人就是一根长枪。



长枪

手推车也看清楚了，第一辆上面安着一门铁炮，黑沉沉的看不清，不过估计也就是三磅炮的水平。后面的车上都是箱子、罐子之类，大约是弹药。

“小魏，拍照！”

他魏爱文端起数码相机用长焦连续拍摄着，队伍、士兵、火炮、连带队军官和几个带甲兵士都拍了面部特写照片。

“快看！”李运兴忽然失声叫了起来，声音大的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有个外国人！”

北炜调整观察方向。果然，在队伍的最后，是个蓬头垢面的外国人，一头棕色的头发十分醒目，他被人用绳子反绑着手连拖带拽的走着，光着脚，小腿上鲜血淋漓，身上披的是半件渔民的蓑衣，后面的一个小兵还不时那枪戳他的屁股催他快走。



蓑衣：用一种不容易腐烂的草（民间叫蓑草）编织成的一种用以遮雨的雨具。

商人？传教士？海盗？北炜的脑海中闪过一系列的问号。明代的广东福建沿海能看到外国人不稀罕，这个家伙怎么会给抓到临高县来了？是不是外国海盗？

“给我叫通指挥部。”

太阳初升的时候，明家一家和中美特工三人组已经聚集在营地门外的沙滩上，一脸茫然。

早晨起来吃过早餐之后，那个一直对他们胡说八道到了明代的萧子山来了，受够了他的碎碎念的明家人还以为他来又来发神经了，没想到此人很客气的说决定放他们走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艘交通艇就连人带行李的把他们都送上了岸。



交通艇

海滩上的营地、港湾里的船只、沙滩上来回奔走的车辆和机械，扛着枪的士兵……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不真实。

“您看，行李都在这里了，都没动，您可以查点一下。”萧子山笑容可掬的对还在发呆的一家人说。

明朗真弯腰去开行李的拉链，被他妈拦住了，笑着对萧子山说：“信得过，信得过。”

“这是什么地方啊？把我们撂这也得说下在哪嘛。”漂亮的女警MM发话了。

老人家又赶紧拦下儿媳的话头：“不用，不用，小同志您就告诉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能上公路好了。这儿看起来太荒了，我们要走也得有个方向不是。”

“大妈，我昨天不就和您说了吗，这里是临高县的博铺港，这河呢，是文澜江。公路是没有的，你们沿着河往上游走，不多远就是临高县城了——不过是明代的临高县城。”萧子山说着这话都觉得自己发神经。

老头子冷笑了一声：“格老子，博铺？你还不说这里是纽约。”

“您看，真没骗你们。”萧子山反正昨天被骂惯了，他手一指烽火台，“那不就是临高的烽火台？那里过去就是临高角，老爷子您在海南当过兵，这地方您总该知道的。”

“临高角？那灯塔呢？纪念碑咋不见了，给你吃了？”



临高角百年灯塔：位于琼州海峡西面进口处，是海南最古老的灯塔。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由法国人建造，塔身为钢质圆筒结构，塔高20.6米，宽1.88米，塔顶设有灯器，射程18海里。百余年来，临高角百年灯塔一直是船舶进出琼州海峡的重要助航标志，曾为海南解放立下赫赫战功。1997年，临高角百年灯塔被国际航标协会列入世界一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册，是著名的国际航标。2002年被国家邮政总局列入当年发行的历史文物灯塔纪念邮票，向全世界发行。临高角百年灯塔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屈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爱国主义教育内涵。



临高角解放纪念碑：1950年3月5日，解放海南战役拉开了帷幕。解放海南大军在前两批四次7000多人成功潜渡海南后，于4月16日19时开始实施总攻，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第三批8个团主力大规模向海南岛进发。4月17日凌晨3点钟，我军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大举登陆，四十军6个团18700多人在临高角登陆。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破了海峡封锁，越战壕，破铁网，炸碉堡，夺险隘，成功地摧毁了薛岳精心构造的海陆空立体防线，即“伯陵防线”，表现出了我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战斗中，四十军880多人英勇牺牲，四十军一一九师副师长黄长轩以身殉职，长眠于临高这片热土。解放海南登陆战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史上的奇迹，它开创了我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河，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用原始木帆船打败了现代化铁甲兵舰的奇迹，冲破了陆、海、空立体防线，成功地实现了敌前登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

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1995年，经海南省政府同意，共青团海南省委发起，海南人民共同捐款，投入520万元修建了一座解放海南纪念塑像——热血丰碑。这是两名战士胜利呐喊的人身组石像。塑像总高度18.9米，总重量1600吨，塑像基座正面雕刻着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亲笔书写的“军民共筑热血丰碑，解放海南业绩永存”16个大字，背面刻着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历史碑记。塑像以碧海蓝天为背景，造型宏大、气势雄伟，结合广大的纪念广场，使整个塑像显得大气磅礴。临高角解放海南纪念塑像是海南省最大的革命历史纪念塑像。

“这不是1628年吗，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还没来渡海解放海南。”

老爷子一脸不屑，还想说什么，被老妻推了一把，只好闭嘴了。

“博铺就博铺嘛，谢谢您了，我们这就走了。您请回吧。”大妈赶紧打着圆场。萧子山笑了笑，直到郭逸他们也被带来了，才对他们说：

“这是公安X处的郭同志，他正好陪二个外宾，你们一起走吧。路上有个照应。”

明家的一家人都紧张起来，猜不透这萧子山卖得是什么药。至于小郭他们，也对这一家有点莫名其妙，今天一早冉耀带着人把他们带下船，一路上他都以为这家伙要在半路上下毒手，开始以为会在甲板上被身后打黑枪，后来在交通艇上又做好了被种荷花的准备，到了海滩上以为面对行刑队壮烈牺牲，结果见到了老老少少的一家子，带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行李包。



种荷花：种荷花是一种古时候处理囚犯的处刑方式，像种荷花一样，先将罪犯浑身用麻绳捆绑，还怕他挣脱，用一个重物套在他的双脚，如果质量不够，身上还要加上一块大石头，把他扔进水中，由于重物浮力小，罪犯就会慢慢沉入水底，尸骨永不得翻身。

“小郭，你就和明老爷子一家一起走吧，沿河走就是临高县城。”萧子山看着这两拨人，各自怀着不信任的目光彼此审视，心里不由得好笑，于鄂水这家伙可真够毒的。想到这群人在前往临高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什么，又实在笑不出来。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吧。

萧子山看他们行李比较多，就叫了辆海滩上的农用车，把他们送到了河边。

“就送你们到这里了，”他最后一次诚恳无比的说，“这是17世纪的海南……所以……”接着他就只看到七个人的背影正全速离开中。

由于两拨人各怀心思，都以为对方是匪徒派来的，一开始是彼此默不作声，接着，明家的人就开始慢慢的落后了。

“傻小子，走这么快干啥？”

“我不累啊……”明朗不明白妈是怎么了，虽然路不是很好走，但是好歹也是一路平地，自己三十一个小伙，带个箱子走路还不算太累。

她对前面的三个人撇了撇嘴：“慢点，我们行李多……”

明朗恍然大悟，原来妈的意思是和前面的人拉开距离。于是一家人便放慢了脚步。慢慢的落在了后面。

郭逸这伙行李不多，又都是执法人员，一开始步子就很快，看那一家人距离越落越远，心里反而有些高兴。他摸了摸失而复得的64手枪，虽然不是很能理解这伙匪徒的企图，但是眼下已经脱离了他们的魔掌，虽然所在地区不明，但是沿路走来，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应该不是什么偏远不毛之地，走不了多久就该看到一二处有人烟的地方，有了人烟就会有通讯工具，联络上组织就好了。

“老薛，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心情轻松了许多，问走在一旁的薛子良。这个彪形大汉背着巨大的背包，走在乱石荒草间异常轻松。

“不知道。”ABC耸了下肩，“也许他们不愿意冒犯美国执法人员。”

扯淡。郭逸想这美国佬真是不管肤色种族，二代人就都忘了本了，一脸妄自尊大的模样。

“薛，你这话太没想法了。”

“那又怎么办？我们可是连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了，他说我们在什么：临时？”

“是临高，海南省的一个县。”

显然薛子良对海南没地理概念，居然问是不是中国的领土，差点晕过去的小郭只好稍微给他普及了一点中国地理。

“可是未必是真得，对吗？”薛子良说。

“嗯，我相信要是真在临高，派出所早过来了，而且机也没不会没信号。”

“那不就是了，郭，”薛子良一面走路，一面说，“我们连周围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拿什么推测？还是赶快到有人的地方。”

地势慢慢的高了起来，虽然不明显，但是他们此时正在上坡。土地被开发过，到处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河畔不时可以看到被开垦过的

小片水田，河边挖开的引水渠道……除此之外，就是无边无际的荒烟蔓草，有的地方草甚至长到一人多高。路上很少见高大的树木，只有些杂木林和灌木丛。河水流淌着，看起来很清澈，



农村的引水渠

“我们休息一会吧。”这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水声，薛子良提议道，“萨琳娜说她身体有些不大舒服。”

“是吗？不会着凉了吧？”郭逸说着，一屁股坐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了64手枪——他急于要检查一下枪枝的情况，匪徒会把手枪还给他有点意外，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总让他少了许多麻烦——丢失枪枝可是很大的问题。

“不，不会。”薛子良刚想说什么。草丛中猛地响起了急促的锣声，三个人都是一征，接着十几枝羽箭便纷纷从草丛和树林中射了出来！

第十六节 奋战

郭逸一个虎扑趴倒满是乱石的地上，胸口被石头咯了一下，差点背过气去。人在危急关头爆发出来的潜力还是惊人的，连续几个翻身就爬到了块大石头旁，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他已经瞥见萨琳娜似乎是中了箭，倒在地上不动了。

薛子良的反应比他还快，大约因为他人高马大，目标明显，多数箭都是朝他去的，瞬间就中了四五枝，郭逸只见他趴在地上如同鱼一般在满是卵石的地上快速游动，一手甩下背上的背包，一手已经拽住了萨琳娜的背包带，将她拖了过来。羽箭还是不住的朝这边招呼，准头却差了许多。

“郭，开枪！”薛子良一边拉人，一边回头嚎叫着。郭逸被他满脸扭曲的肌肉吓得一激凛，他到底是个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士，应变能力差点，这会刚刚回过神来，端起手枪朝着弓箭射来的方向连开了几枪，混乱之中也不知道打了几发，草丛里瞬间传来了痛苦的尖叫声。

趁着这个空挡，薛子良已经把萨琳娜拽到了自己的背上，猫着腰猛跑起来，郭逸赶紧跟了上来，仓皇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大约是中箭了，可是他根本不敢去看。

从附近的树林和荒草中窜出十多个人，凶猛扑来，手执六七尺长的白木棍子，朝着他们乱打。郭逸猝不及防，身上挨了好多棍子，幸亏背包替他挡掉了不少力量。他连开了二枪击倒了一个才把其他人逼退了。

“往前冲！”薛子良吼着，顺手拣起掉在地上的一根白木棍子——棍子的主人衣着古怪，正痛苦在地上扭动呻吟。他虽背着一个人，但自持力大被不惊惶，刚才中的几箭不是被防弹衣挡掉了就是没中要害。此时他知道翻身回跑断没有生路，唯有往前冲才有可能破围。

郭逸刚才脑袋上挨了一棍，此时头晕目眩，而且糟糕的是，混乱中打光了子弹的手枪也掉了。但是当他看见一个穿青衫的人，提着一柄长刀，在在前面指挥人群阻拦追杀，他的精神忽然振作，大吼一声，直向他奔去。那人看他过来，并不躲避，挥舞着刀迎了过来。这一瞬间郭逸的脑袋轰了一声——这是在演古装剧吗？！来人明明头挽发髻，身穿青衫长衫，犹豫间对方的刀已经劈砍过来，正中他的肩胛，剧痛让他几乎木棍脱手，周边的几个人也冲过来用白木棍子朝他乱打，郭逸倒在地上，一面拼死护住脑袋，一面挥舞着木棒抵抗，惊惶中心思却清明如镜——自己要被这些人活活打死了！正在绝望中，忽听霹雳一般的巨吼：



青衫

“son of bitch！”

son of bitch：婊子养的。

小郭面前的一个家伙的脑袋忽然在他眼前开了瓢，脑浆、鲜血和碎骨片一起迸飞出去，直喷了他一身，那红白相间四散纷飞的景色让他几十年之后还记忆犹新。

已经跑出一段路的薛子良看到同伴被困，赶紧放下萨琳娜又重新赶回来，背后偷袭一棍子砸烂了一个人的脑袋，旁边的人看到来人如此凶悍，一时间都慌乱起来，乘着这会，郭逸连滚带爬的冲了过去。

然而这起子人却并不逃散，听到有人用不知道什么话吼了几声，十几个人又聚拢着冲了过来，薛子良因为要把萨琳娜背上，缓了片刻，被人追了上来，连中了几棍子，却都砸在萨琳娜身上，女的叫了一声，嘴里喷出血来，流了薛子良一脸。

郭逸见薛子良背着人行动累赘，眼看就要被人击倒，顾不得身上痛楚，赶紧挥舞着棍子返回来拦阻，冲在前面几个人用白木棍子蒙头乱

打，像落下的雨点一般。此时此刻面临生死存亡，郭逸发了狂一般的挥舞棍子，硬生生的把对方逼退了好几步。

此时心定了一些，见对方都是些形容枯槁之辈，身高体量都比他们小一号，胆气又上来了。见他们挥舞棍子毫无章法，大开大阖的乱砸而已，便站定脚步，使出当年军训时跟教官学得刺刀术，乘他们慌乱后推间向前猛进一大步，一个前进突刺，木棍虽然没有枪头，但这全力一击也生生的将对方的下巴、鼻梁撞得粉碎，那人惨叫一声，扑倒在地，捂着脸满地乱滚，哀号连连。

枯槁kū gǎo：[面容]憔悴。

青衫人一面吼着什么，一面身先士卒的冲了过来，当面就是一刀。郭逸侧身一偏，一个“防左侧击”，棍子尾端狠命的砸在青衫人的脸上，电光火石的一瞬，随着一声惨叫一个黑白相间的眼珠飞了出来。

袭击他们的十几个人见他满身血污，面目狰狞。一棍就将头领打倒，心里顿时起了怯意，一声呼啸拖了青衫人落荒而走。许多年后，这一带的人们还活活现地传说着当时郭逸和薛子良以一当十，两杆哨棒打得对手落荒而逃的奋战情形。

“好样的！郭，你简直就是Bruce Lee！”（注：李小龙的英文名。）

郭逸无力的挥了下手，软瘫在地上。大口的喘着气——他进安全部门多年，执行过的任务多了，从来没有这样胆战心惊的到奈何桥边走上一圈的感觉。此时精神一松懈，浑身疼，脸上湿乎乎的，一摸居然都是血，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那伙莫名其妙的家伙的。

“郭，我们快走吧，这伙人也许还会回来！”薛子良招呼着。

“我得看看情况！”郭逸说着，拿棍子当拐棍，一瘸一拐的走向倒下的几具尸体，他想搜查一下这伙奇怪的人物，顺便也看看能不能把手枪找回来。

重新上路又走了一公里，几个人实在都有些吃不住了，身上的伤痛愈来愈厉害，而且也未发觉有人追踪过来，决定先躲起来休息一下包扎伤口，再考虑何去何从。前面河流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一片乱石滩，河水在石头间倾泻奔腾，响声如雷。便在河畔寻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这里河岸边乱石堆的一个石窟，周边草高林密，旁人很难发现。

薛子良用橡皮水袋从河边打来清水，洗去血污检视伤口。他虽然中箭如刺猬，实际上并没有着肉的，箭大部分射到了背包上，其他也都给防弹背心拦住了。除了脸、手在地上翻滚的时候磨破了一些之外，没有伤口。身上挨的棍子也最少。

郭逸也中了好几处箭，幸好他一出发就把防刺背心穿上了，没有射破只有一箭射在他的胳膊上，但被厚实的作训服布料缓冲了下，入肉很浅，稍微一拔就出来了。薛子良看着锈迹斑斑的箭头，连连摇头，用急救包里的消毒水给他消毒。

“郭，你得注射破伤风。”他说着，“虽然伤口不深，但这箭头……”



破伤风：是破伤风梭菌经由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在缺氧环境下生长繁殖，产生毒素而引起肌痉挛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破伤风毒素主要侵袭神经系统中的运动神经元，因此本病以牙关紧闭、阵发性痉挛、强直性痉挛的为临床特征。破伤风是常和创伤相关联的一种特异性感染。各种类型和大小的创伤都可能受到污染，特别是开放性骨折、含铁锈的伤口、伤口小而深的刺伤、盲管外伤、火器伤，更易受到破伤风梭菌的污染。

“知道，现在不没办法么……”郭逸此时累脱了形，浑身都疼。不光是破伤风，他脑袋上被砸破了一个口子，按理说是该缝合一下伤口，眼下也只好先清洗消毒包扎起来，肩膀上的一刀被防刺背心挡住了，但是这会疼得连胳膊都举不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伤了筋骨。身上又挨了许多棍子，他深怕自己有骨头断了或者受了内伤，幸好一路走来，还没有异样。

相形之下，萨琳娜的状况却不大理想。她有一处中箭伤了腿，幸好有护膝的带子挡了一下，入肉不深。但是她在背薛子驮着跑的时候实际上当了肉盾，背上连挨了几棍子，看起来是受了点内伤。问题是在发烧。大约是感冒引起的。急救包里有退烧药，薛子良用水化开，喂她吃了下去。

外面鲜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石窟很小，萨琳娜躺着，他们的腿就都在外面了，薛子良从背包里翻出防水布给每人盖了一块。

郭逸的脑袋疼，心里更是乱成一团。刚才的那一场苦斗，生死攸关之外又给他带来了其他烦恼。这些人无论从衣着还是模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古代人形象，一开始他还抱着怀疑的心态，揪了下死人的发髻，发觉那是真得，并不是头套，再看他们粗劣的衣服、武器，不可能是拍电视的道具——那头领的刀子，就是一把真正的铁家伙，不是机制的钢片刀具。

几个死人身上没什么东西，除了一些铜钱和零碎。小郭掏出来端详了半天，大致看出是“天启通宝”，天启是哪年？他不记得了，就记得天启是崇祯的哥哥，大明的倒数第二代皇帝。几乎每个死人身上都有个小荷包，里面有个弯曲的铁皮，还有块石头和松散的棉絮状的草。郭逸颠来倒去的研究了半天，没看出这是这是啥玩意。



明代黄色缎寿字纹荷包

“这是火镰。”薛子良凑了过来。

“什么？”

“火镰。”他把防水布拉了一拉，“你还是中国人，这是你们祖宗取火的工具。”

“靠，你祖宗不也是中国人……”郭逸骂了一句，问，“你怎么知道的？”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有陈列品的，我看过。你看——”薛子良拿过火镰和小石头，左手拿住火石并将火绒压在火石与手指间，右手握紧火镰，将刃部对准火石猛击，碰撞迸发出来许多火星，“我是没练习过，博物馆演示的人打几次就能把把火星引着火绒，很奇妙。”



火镰和火石

郭逸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脊上冒了起来。

第十七节 百仞滩（一）

“薛，我有个很不好的感觉……”郭逸把他的发现一五一十的说给了他听，“——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这要是他们安排，演出水平够得奥斯卡奖了。”

“你说的是，要取我们的性命，这样做没意义。如果只是想演戏让我们相信，代价又太大。”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两个人沉默着，看这水珠沿着防水布流到脚下的乱石堆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种被抛弃感攥住了他们，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下了自己——24小时里发生了太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不演戏。”本来睡着的萨琳娜说，她已经醒了过来，扶着石头坐了起来。

“你睡着好了。”薛子良立马绅士起来，“你的内脏好像受了震荡，多休息。”

“没关系……”萨琳娜的中文说得有些拗口，但是还算流利，“郭，你怀疑是有道理的，”她喘了一口气，“去检验尸体的时候，有没有内裤？”

郭逸想我又不是变态，青天白日的扒男尸的裤子作甚？

“郭，古代的人是没有内裤的……”萨琳娜似乎有些萎顿，“特别是穷人。”

“这个做不得准吧？”郭逸严重的怀疑。他回想起来，似乎搜东西的时候是没有发觉他们有内衣，至于是不是有内裤就不知道了。

“假设他们是现代人装扮的，策划的人不可能连内裤问题都想到。”她稍微停了一下，对薛子良说：“雨停了我们回过去，看下尸体。”

“不，”薛子良说，“万一敌人返回来，我们没体力再和他们打一仗了——我去把尸体背一具回来。”

“我和你一起去。”

“不，你在这里留守，萨琳娜现在没有抵抗的能力。”薛子良一摆手，“我去去就来。”说罢披了雨布钻了出去。

一时间石窟里就剩下了郭逸和萨琳娜，小郭第一次和大洋马距离这么近，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夹杂血腥气，又有一些异味，有点象野兽的气味……混合的气息让他浑身不自在。平心而论，凑近了的话萨琳娜这样的白种女性并不好看，皮肤粗糙，还有些疙疙瘩瘩的，但是那丰满又凹凸有致的身材，水汪汪的蓝色眼睛，乌黑的长睫毛……还是让他心头小鼓乱敲。要在原来的环境里他是不敢想的：身为一个普通的、非领导干部的安全人员，工作的敏感性使他不能和外籍人士有许多私交——除非是任务。眼下四面不靠的环境让他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开始摇摇欲坠……很想和萨琳娜搭讪几句……

“郭，可以帮我拿个背包靠一下吗？”萨琳娜主动开口了，“我很累。”

“哦，”小郭怔了一下，“好的。”从边上拖过背包，帮她靠在身下，借机又扶了一下她的肩头——肩膀好圆润……

“谢谢，”萨琳娜闭了下眼睛，“郭，你是个很可靠的人……”

郭逸居然脸红了，可靠这词在现在可值得玩味呀。

“今天要不是子良救我，我就被打死了。”郭逸赶紧发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谦虚一番。

“维尼要是不救你，我们也逃不掉。”维尼就是薛子良的英文名。萨琳娜又喘息了一下，“现在的局面很不乐观，很不乐观……”

正说着话，薛子良背了一具尸体回来，放在石头上，雨已经停了，萨琳娜勉强扶着棍子出来，一起检看。

这是一具年青人的尸体，中枪死的。看到一个被自己打死的人摆在眼前，让小郭很不舒服。死亡使得人面目扭曲，不过还是能看出长相是典型的南方汉人。薛子良从背包里找出一包乳胶手套，一人发了一双。萨琳娜从腰里抽出一柄匕首，权当解剖工具。

死者双手满是胼胝，上肢粗壮，筋肉结实，显然长期从事劳力工作。脚上穿草鞋，脱去后发现脚底有厚厚的胼胝，系长期赤脚走路造成的，皮肤上有许多寄生虫叮咬的痕迹，有疥虫感染。萨琳娜撬开尸体的嘴，让薛子良用手电照射。牙齿雪白，但是磨损严重，这是长期食用掺有杂质的粮食所致。

胼胝：俗称“老茧”，是皮肤长期受压迫和摩擦而引起的手、足皮肤局部扁平角质增生。

疥虫：疥疮系由疥虫引起的接触传染性皮肤病，可通过人体密切接触传染，也可通过衣服、内衣、毛巾等传播，疥疮传染性极强，尤其是家庭内部或者集体宿舍往往会相互交叉传染。

割开身上的衣服，果然没有任何内衣。衣服的质地是一种粗棉布，织得非常粗，染成一种带黑青色的蓝，薛子良捻了一会，说这大概是一种植物染料染的，染色不均匀，脱色褪色严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工厂里的出品。

检验完毕，薛子良去把尸体丢到了河里，萨琳娜脱下手套，脸色变得愈发苍白了。

“我有点相信他们说得了话了——”她说，“死者无论如何都不象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

“难道是什么处于原始社会的部族？”

“要这么说的话，亚洲地区只有东南亚山区还有少量原始部族，但是地点和人种特征都不符合。”萨琳娜说，“这些部落不会纺织，更不用说染色了。能做到这两点，就不是原始部落。”

“现在真是1628年？”

讨论了一会，还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他们到了古代的中国这个说法谁也无法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前进，一直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到时候自然就真相大白了。

刚才的激战让他们对前面的路途安全不甚乐观。郭逸的64手枪失落以后没再找到，何况找得到他也没子弹了。两个ATF入境的时候武器又都被海关暂扣了，现在除了三柄军用匕首之外什么武器也没有。刚才的袭击幸亏对方只有棍棒，要是铁枪或者更多的刀剑，今天就没这么便宜了。

郭逸把三根木棍都削尖了，又生了一堆火，慢慢的把尖端烤干烤硬。这是从《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上看来的，据说在粪缸里泡几天会更好。

薛子良照顾萨琳娜这个病号，走路放缓了不少，也让浑身疼的小郭借机喘息了一番。越往前，水声越大，这里的地势变化变得陡峭起来，乱石坡地时时可见。一行人连走带爬，转过个坡，前面是一大片的石滩，河水从九级岩石上倾泻而下，发出雷鸣般的轰声。河床上乱石累累。散布水中。江水中有一簇直径十多米的四堆，顶端开裂，状如花瓣，呈粉红色，有如展开水面的荷花；有个如同老翁对弈；有的如渔翁垂钓，还有的因为水流冲刷，石窝中石块不住的旋转碰撞，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百仞滩

（注：这些景色都是从过去描写百仞滩的文章里摘录的。在现代的百仞滩有许多历史上有名的石头已经没有了。）

“景色还真不错……”经历了刚才一场生死搏斗的三人组，心情都好了许多，正走着，忽然发现前面石头滩上，正站着四个满身行李的人——正是明家一家子。

他们在路上休息耽搁的时候，原本落在后面的这家人已经反抄到前面了。见他们走近，两位妇女都露出了警觉又惊惶的神情，小郭想多半是因为看到了路上的尸体。

脾气最大的老头子却连看也不看他们，一个人蹲在一块滩头上的大石头下，双手抱头。似乎在苦思冥想。

郭逸看过去，那石头上不过是勒刻着三个巴掌大的字“百仞滩”。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百仞滩石刻

眼看薛子良要凑过去，那警察MM猛得后退了一步，摆出一副戒备的模样。搞得薛子良莫名其妙。

老太太拉着儿媳妇的手，看着他们手里削尖的木棍子，挤出一点笑意来：

“没啥没啥，是熟人就好……”

小郭赶紧上去，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都如实说了一遍，说到被十多个人袭击的事情，他们明显表示出不相信的模样。直到他掏出自己的证件，这才打消了一点对方的疑虑，那个叫慕敏的漂亮警察MM把他的证件验看了半天，才还给了他。

“别介意，现在冒充公安的假证件太多了。”她一屁股坐在石块上，指了指身边的石头，站一旁发呆的先生赶紧坐了下来。

靠，真听话。还没等小郭鄙视下其先生，慕敏就开始说起系统内部的一些事情了，两人都算是一个系统内的，业务部门虽然不同，还能聊

得起来。一聊才知道，原来这MM很强，在治安3年，刑侦5年，政治部1年，属于能文能武实干人物。聊着聊着，郭逸发觉对方眼神中的戒备之意消失了不少，他猛得醒悟过来：这妞是在盘他的“海底”，就算你证件能搞到100%的逼真度，系统内的事情，不在系统里是绝对搞不清的。

厉害！郭逸不由暗自惭愧，人和人的差距，乍就这么大呢？

双方都亮过底牌，戒备也小了不少，李梅——老太太更热情起来，看到萨琳娜身体不大好，有点发烧，从行李里给找药出来，又拿蜜饯、火腿肠饼干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招待，特工三人组从早晨出发之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又剧烈运动了一番，肚子里都饿得叽哩咕噜，薛子良一边吞着火腿肠，一边小声对郭逸说这东西防腐剂肯定超标，而且都是油和淀粉，对健康极端的有害……



蜜饯

“你可真够挑剔的！怕死就别吃。”郭逸极度的对这个ABC不满，倒不是因为这个混蛋一天到晚米国最伟大的模样，而是他总是抢着做搀扶萨琳娜的工作，这使得小郭的心态微妙的不平衡起来。

第十八节百仞滩（二）

闲聊起来，才知道这家人自己借船去海南旅游，突然遇到风暴迷航，接着就被抓到了船上。老爷子明秋曾经在海军南海舰队驻海南岛部队服役多年，转业后在在民政部门工作；老太太李梅则在商贸公司当领导多年的——怪不得气度从容说话得体；至于那一直不吭气的儿子明朗，是个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公务员。这家人到现在对自己的遭遇还是摸不着头脑。

“那个姓萧的什么委员，一天到晚说什么这里是1628年的临高县，这不瞎掰吗？我们家老头子在海南当海军22年，临高去过不知道多少次……我看他端端正正的一个小伙子，也不象个神经病。”

原来和他们一样啊，郭逸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抹黑。正说着话，一直在河滩上走来走去看石刻发呆的老爷子忽然走了回来，脸色难看极了，双眼呆滞。

李梅忙扶着他坐下，看他的模样，慌了起来，这老头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失魂落魄了？莫不是荒郊野外中了邪？说起来刚才路上遇到的那些尸体还真透着古怪。

问了他半天身体怎么样？明老爷子才抬起头来，说了两个字：

“完了。”

这下可把一家人都给急坏了，老爷子平时性格固执，是个不认输的主，忽然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

“爸，您可别吓我们……”明郎赶紧扶住他爹。

“到底怎么了呀？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要把我吓死啊？”李梅急得直跳脚。

“这里，真得是临高！”

“什么？！”坐在石头上的另外四个人都惊叫起来。两个ATF特工对临高没概念，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们。

“没错，”明老爷子颤巍巍的指着那块刻着“百仞滩”三个大字的石头，“这里就是临高的百仞滩。”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发黄的小相册，翻开里面都是过去的拍得旧照片。

“你们看这张！”大家把脑袋凑了过来。照片上，正值中年的明秋一身海军军官的制服，和战友站在一块一模一样的石头旁，那石头上也赫然刻着“百仞滩”三个字！

“那也没什么，”明郎迟疑的开了口，“不就是到了百仞滩。”

“你看后面！”老爷子急了起来。

大家赶紧再看，照片的背景远处是一道水坝，再抬头看，一模一样的百仞滩刻石背后，却根本没有这道水坝！



百仞滩水电站

（注：百仞滩刻石正好在水电站的大坝和发电所之间。所以照片里完全可以拍进去）

这下所有人的背脊上都在直冒凉气，水坝呢？慕敏说：“现在整治小水电，说不定已经拆了……”

“不，不可能的。”老爷子固执的摇着头，“百仞滩水电站一直是临高的主要发电站，怎么会拆掉？我在临高的战友也没说过起过。”

“也许他忘记说了。”

“我前几年来过百仞滩，百仞滩周围的环境不是这样！这里本该不远处就有个农场。”老爷子继续说，“但是地形和这里一模一样！水里的石头，还有石刻……”老爷子翻着照片，“在海南当兵的时候，百仞滩我来过至少十次，石刻、怪石我都拍过照……”

“其实从我走到临近滩头起，我就在怀疑了……四周的环境，太奇怪了……”老爷子双手颤抖，“当时我就觉得，这地方我来过，好像和做梦一样。”

郭逸抢过相册，一溜烟的下到滩头上去看了。一张一张照片的比对，越比对越心慌，他知道老爷子为什么会失魂落魄了，太邪乎了。除非这世界上会有一模一样的地形，否则根本就无法解释现在的样子，那些照片上的石刻，无论字形、石头的模样，在水里的位置，无论怎么比对，都表明：这是同一个地方。

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这里有照片上没有的东西：河里几块特别的大石头。还有些是照片上有这里却没有的东西：消失的水坝、还有就是某些石刻。他仔细的看了半天，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石刻全是清代以前的！而且以明代的水刻最为清晰可辨，风化的痕迹很

小。明老的照片上有一副石刻“临江天籁”，字体很大可以看清石刻的上款：“清宣统元年春”。郭逸找到了这块石头，上面却一个字也没有，他不死心，又把自称是痕迹学专家的薛子良叫过来，要他把那些本来该有石刻的石头都鉴定一下，有无磨凿的痕迹。薛子良剔开厚厚的青苔，验看了半天，宣称这些石头从来就没刻过字。

（注：以上石刻，现在的百仞滩上依然可以看到，目前以清代留存为主，明代的已不多见，但是在县志里还可以看到许多当时的石刻纪录）

郭逸回来时候的神情更让大家慌乱，忽的一下子，明家的另外三口人就都下到河滩上去了。一直莫名其妙的两个ATF脸色也难看起来。

现在的状况，正应了“进退两难”，没人原意相信这是古代的中国，但是证据却这么的强大，无法用任何理由来假设。到底是继续溯河而上，还是马上返回河口？一群人心里谁都没了底，心里空落落的。

往前走，天知道会遇到什么，袭击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们连袭击者是谁、为什么要袭击都不知道。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既然到了百仞滩，现在离开临高县城不过4 - 5公里的路，还是设法去看看为好。别得不说，这几号伤员还是住在人民的医院里比较放心。要是临高没有人民的医院，真得只有县衙门，就只好回博铺了，好歹看这群疯疯癫癫的人没杀人的意思，海滩营地里貌似还有个红十字旗在飘。

当下兵分两路，明老爷子自己、小郭和薛子良一起去临高侦察，其他人暂时留在这里，百仞滩地形复杂，躲藏起来不难。小郭反对说他年龄大了，长途跋涉恐怕会过于操劳，明秋说自己对地形熟悉，是不是临高一看就知道，比他们这样的乱撞好。薛子良担心的却是留守的基本是妇女太危险，明秋说不碍事，他儿子、儿媳都是战力，儿媳是警察不说，这儿子念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去提刀砍人的主，街头斗殴经验丰富——小郭对此深表怀疑。

新组成的临高侦察队把行李都留下，每人只带木棍、匕首和少量食品。明秋吩咐自己老婆：“过二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赶紧往回走。”这边一家人分离有点伤感，老太太眼泪汪汪起来，直说要他小心别逞强，又千叮咛万嘱托的请二两位男士多照看老爷子，这番说辞大约刺伤了老头的自尊心，居然哼了一声，抬屁股自顾自的就走了。

小郭和薛子良赶紧追了上去，三个人一路跋涉，向县城挺进。

他们的探险旅程很顺利，一路上明老爷子认出了更多他熟悉的景色，当临高县城的轮廓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明秋看到记忆里从来没有的城墙之后半晌说不出话来。再看到城门外的正在修筑的营寨和蚂蚁般爬上爬下的古代劳动人民，三个人脸色发白，薛子良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在用英文不知道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

这么小得可怕的概率，不，应该是根本可能的东西，怎么会落到我头上！为啥不是中二千万彩票！小郭此时和万箭穿心也差不多。

呆立半晌，眼下没什么好讨论的了，赶快回博铺吧。起码在那里还

有一群21世纪来的现代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人。薛子良深受刺激，一路上嘀嘀咕咕的用英文自言自语，说个不停。

下午13时20分，博铺 - 百仞滩公路勘测队用电台汇报，在文澜河滩涂上见到上游漂下多具尸体，应该都是当地土著。

下午14：36分，临高城下的侦察队报告，有人带领小股乡勇入城。

下午15：02，博铺 - 百仞滩公路勘测队报告，早晨出发的两拨人狼狈不堪，失魂落魄的回来了，一个劲的喊着要见领导。

“小于呀，看来你的计划实现了。”萧子山半是恭维半是担忧的对于鄂水说。

“狮屎胜于熊便。”小于波澜不惊，淡淡道，“估计一路上是吃了苦头的。”

狮胜熊 屎于便



狮屎(事实)胜于熊便(雄辩)

“萧委员，见他们吗？”李元元问

“不见，”萧子山的气很粗，“你去接待一下，让他们先安顿下来。对了，通知冉耀，给他们每人发一个临时身份证。”

“临时身份证？”李元元呆了一下，她为执委会办理文案差不多一年了，没听说过还有这玩意。

“对，临时的。冉耀知道的。他们现在还不是正式的穿越众。”

第十九节 锻炼锻炼

郭逸在医务室打了破伤风，又在脑袋上缝了几针。河马本来还想开个吊针下点抗生素预防发炎，一想现在的抗生素是有出没进，就只给了点药片。郭逸出来透透气，看到已经处理好伤口的薛子良坐在医务室帐篷外的石头上，闷着头抽烟。此人刚从码头被赶回来——萨琳娜被转送到了船上的医务室去了——她的状况比较严重，薛子良也想跟去，却被拒绝了。任凭他如何在码头上又跳又吼，站岗的叶孟言就是不许他上交艇。

“我是她的同事，我有知情的权力！我抗议！”

“我还最强烈的抗议，外加深表遗憾那。”叶孟言的青春痘的都变得红彤彤了，“不许上船，这是规定。”

薛子良憋了半天，蹦出一句话来：“我要找你们领导！”

“领导没空，在开会研究问题。”叶孟言念念有词，“您还是回医务室呆着，别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薛子良看姿势满身都是漏洞，据枪都不象样的“小兵”，我一出手三秒之内就叫你趴下！他很恨的想。不过他虽然有点狂妄，倒还不傻，知道在这里闹起来不会有人来照顾他这个“美国友人”。眼见交通艇越跑越远，自己暂时又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医务室这边。蹲墙角等郭逸出来——眼下他也就剩下这么个熟人了。

“郭，你说我们该怎么办？”ABC一脸无奈，“我没想到我会当亚瑟王朝的美国人！”（注：马克吐温的作品，一群美国人回到了中世纪的英国，用铁丝网、机关枪和毒气战胜了中古世纪的英国武士。可能是现代穿越小说的鼻祖）

“你就节哀顺变吧。”郭逸虽然自己也没从这巨大的变故里回过神来，但看到薛唯尼一脸沮丧的样子，还是有点恶意的快乐。他忽然觉得这话不妥当，有咒萨琳娜完蛋的意思——怎么说萨琳娜也是和薛的关系更近一些。

至于他自己，在被缝合针穿透他的皮肉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在考虑未来该怎么办。身为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小郭当然知道在任何时候都要积极靠拢组织个人才会有发展。

说起来穿越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小郭都给他们做过材料，总BOSS是文德嗣，一个是企业里的工程师王洛宾，还有什么萧子山——一个失业的销售经理……

这些人，过去小郭一个电话要他们来喝茶，说8点不敢8：01到。如今用屁股想也知道自己别说打电话，就是去上门求见也没戏——人如今肯定都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真TMD沐猴而冠。

郭逸考虑了半天，决定先去找冉耀。好歹是认识的熟人。而且他是“治安组长”，显然属于领导。自己也是警察系统出身，去那里肯定能

专业对口，说话投缘。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就在营地里到处乱撞，果然没费事就找到了——刚问了几个人就因为缺少袖标被警惕性很高的群众扭送到治安组，直接送冉耀那里去了。

治安组的办公室设在新的搭的帐篷里，这类公务用帐篷都紧挨着配电所，围绕着巡检司门外的配电房，无意中形成了一个行政区。治安组的帐篷在最外面，门口坐着个袖子上别着“治安”袖章的人，腰里一边挂着一只五四式的仿牛皮混凝纸枪套，一边是警棍，脚边还有顶80盔和防暴盾牌。



“治安”袖章



五四式枪套



警棍



80盔



防暴盾牌

冉耀正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写着什么，看到郭逸进来没有露出意外的神色。

“坐吧。”

郭逸打量了下这个不大的帐篷，里面除了几台电脑就是正在充电的对讲机，几个标注着英文的子弹包装木箱叠在一旁。

“你怎么自己来了？”冉耀从桌上拿了张卡纸给他，“本来要派人给你送身份证的。没证件在营地很麻烦，连吃饭都没地方。”

“嗯，谢谢。”手上的张卡纸就是普通的做员工挂牌的样子，上面有贴他的照片，除了姓名之类的个人资料，还有一个打印上去的条码，他的号码是：临0001号。

还0001号……郭逸一脸苦笑，他想这“临”大约是“临时”的意思。显然，他还没被这个几小时前还被他们称为“匪徒”的团体完全接纳，虽然这在意料之中，心里还是蛮失落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的脸皮还没锻炼得足够厚。

“既然这里是另一个时空，我们又回不去了……我还是希望为组织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郭逸吞吞吐吐的说。

“想加入治安组？”冉耀点点头。

“是的，我觉得这方面我的专业还是对口的。”郭逸说话流畅起来，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历。越说他越有信心，冉耀多半是刑侦方面出身，专门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他可是独一份，21世纪最需要的是人才，17世纪不是更需要人才……

“是这样的，”冉耀用一种赞赏的口气，“你这样的人选，我们治安组是欢迎之至。不过，你们的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

“这个我明白，”郭逸的话里流露出一丝苦涩，“治安组这样的部门，肯定要经过考验才行。”他忽的站了起来，敬了一个礼，大声说：“我原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考察！”

冉耀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想这人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坐、坐，小郭同志，不要激动。”

郭逸的脸有点发烧。赶紧坐了下来：“对不起，我只是……”

“没关系没关系，”冉耀拿出一张纸，“根据内务民政委员会的派令，你现在属于人力资源组调派，注意每天早晨都会有派工单告诉你的任务是什么。现在凭这张纸到计委办公室去领你的东西吧。”

他站起来，一脸诚恳的笑容，拍了下小郭的肩膀：“小郭同志，其实我是很希望你马上到这里来工作的，但是制度就是制度，在你的关系没有转正之前，先在其他岗位上锻炼锻炼——都是为革命服务嘛。”

在通向百仞滩的4号测绘点的土路上，有一辆北京212奔驰着。车里坐的是总体负责技术方面的执委王洛宾和工程建筑组的梅晚、李潇侣。



北京212越野车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着，这里还根本算不上路，只是工程组为了博铺 - 百仞滩公路勘测而临时标记出来的一些适宜越野车行驶的路段。

今天早晨开始公路勘测以来，王洛宾已经在这几个测绘点之间跑了几次，有时候坐车有时候步行。在规划中，百仞滩将是穿越者的主要生产、生活基地。此地对穿越者来说十分有利：这里地处文澜江这条临高第一大河旁，工业、生活上的给排水方便；现代又是百仞滩水电站的所在地，20世纪能够修水电站，17世纪也可以。基地建在水电站旁有利就近用电，免除了架设线路的大量资材消耗和建成后的保护成本；百仞滩

离博铺港8公里，离临高县城4公里。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呼应。三个基地沿文澜河一字排开，有利于控制两岸农业区。



百仞滩相对位置

要在百仞滩展开基地，就得把大量的设备物资运到工地，博铺 - 百仞滩简易公路就这样列入了最先工程项目。



简易公路

车颠簸的很厉害，王洛宾望着窗外的风景，听着风声呼呼，颇有感触。他今天在线路上跑了一天，他并不懂测绘或者筑路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这个工程的难度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建筑工程组集中了穿越者中所有的勘测、规划、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的都是各有专长的，在大分工的社会里游刃有余，到了这样一个需要全才的地方就不太行了。今天的勘测方面和公路设计的讨论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是穿越者需要这条公路，身为工业、通讯、能源、交通委员会的正职委员，一定要协调好自己的指挥下的第一项工程，顺便锻炼好这支队伍，

执委会需要建设人才啊。他越想心情越振奋，不时把想到的问题随手记在小本子上。

王洛宾转脸瞅瞅李潇侣，她翻起了衣服的领子，缩着头，似乎在打瞌睡。他微微一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萎靡不振。在工作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干活的质量却很高，她很少与人交流。

少时，汽车猛地一颠，李潇侣醒了。

开车的梅晚减慢些车速，车子稳当了些。王洛宾问：“李工，你初步勘测下来觉得这条公路该怎么修？”

李潇侣说：“整条路难度不大，有坡度，但是坡度小，地面相对平缓。主要问题是我们手里的地图都是现代的，实地勘测下来差距不小，没法做图上选线的工作。”

梅晚插嘴说：“现在等于是先改地图，再标线路。”

“就是这样。”李潇侣说，“地图准确的话，我晚上花几个小时图上选线，白天带人現地选线标线好能开始动工了。”

现在测绘队在她的带领下只测绘了3公里，一个专业的测绘队，至少要配备7个人，执委会倒是给她配了12个人，但是多数人都不懂测绘，她只好从头开始教，怎么定线，怎么拿坡杆，水平仪如何看。测绘队成了教学队。一上午都没走完500米。下午大家都熟悉了，进度才有所加快。



测绘工程外业用到的仪器及附件有：测距仪、全站仪（配套的有棱镜杆、棱镜、基座等）、经纬仪、水准仪（配套的有尺垫、水准尺）、GPS（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花杆、测钎、钢尺、皮尺、三脚架、棱镜等。

第二十章 筑路（一）

“王委员，看起来修路不会太平。”梅晚意味深长的说。

“怎么？”

“听说早晨到临高去的侦察队在百仞滩被袭击了。”梅晚一边说一边盘，躲开了路上的一块大石头。普通群众对中美三人组的事情并不很清楚，以为他们也是派出去的侦察队。

“有这回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事还没上内部简报。”郭逸回来后报告的情况，还处于保密阶段。

“尸体都漂到河滩上了，不是瞎子都看得见，这有啥秘好保得？”梅晚说，“新环境新气象，有些脑残的习惯就不要再延续下去了吧。”

“怕什么，十几个人围攻三个，一样被打退，三个受轻伤，对方可死了好几个。”王洛宾故作轻松。

“不能这么说，要来几枝冷箭也让人提心吊胆的。大伙在工地上又不能穿着防刺服装干活——太热了。”

他一路边开车边反映了公路建设中的问题：会开推土机的人太少，那么多大型机械只能运作其中的二三台；没有安全帽，虽然人手一个80钢盔，但戴这个上工实在太累了。建议赶快做一批柳条帽——他们在河边发现了一些柳树林；饮用水，现在每天补充饮用水都得回到海滩上去。身体矿物质流逝很多，需要盐来补充，计委又不肯直接拨发盐给他们，说只有伙食办才能领，好说歹说半天才松口说这事得医疗卫生组打证明才行……





柳条帽

“还有，现在我们建设工程组的正式编制人员就那么几个，都是技术人员。建筑工人全是从基本劳力组里调派来的生手。没技术不要紧，我们教得了——农民工不也一样能干？可问题是第二天就给我们换一批人——还美日其名平均工作量。拜托这又不是吃大锅饭，能这么搞平均主义吗？得，前一批还没教会，又来一批新的，这不瞎折腾吗？你看今天工地上一口气来了三百多人，干了多少活？”

“是这样。”王洛宾若有所思，今天派到筑路工地上的劳动力小组的确多数都没活干。

“得组建个专门的工程队搞基建施工，人员要固定。”梅晚说，“我要求也不高，50个人好了，力活可以派基本劳动力来干。”

两个人一路说着公路的事情，来到了临时的公路建设指挥部，为了就近组织施工，这个地方离开营地差不多有2公里，条件很简陋，也没有拉电。只是一个帐篷而已。

走到里面，晒了一天太阳的帐篷里还是又热又燥，各种图板、测绘器材塞得到处都是。一张大桌子上堆着成卷的勘测图纸。梅晚拿出了规划方案。

这条规划中的公路，直线距离为8公里，路线总长12 - 16公里，按等级军路的乙级标准进行建设，这种等级军路的通过量小于每昼夜200辆。设计汽车通过最大时速为40公里/小时。整个路基宽度为7米，车行道宽度6米，双车道。

路线选在在文澜河的东岸。河东岸较于西岸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未

来还可和红牌、马袅等港口连成一片，形成产业基地 - 港口运输一体化。现代的临高的几个主要工业开发区也设置文澜河的西岸。



现代临高

“这种路对我们来说已经有点奢侈了，不过未雨绸缪，先把基础打好，也好为以后的扩建改建打好基础。”

对于来到17世纪的穿越者来说，完善的道路体系是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化的道路不仅有利于物资和人员流通，更大大增加了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中国虽然是最早建立起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的国家之一，但是在道路延伸的范围和深度依然是很不够。以海南为例，明代仅有官方的环岛驿路一条，各县内均无较完善的大路。只有一些人踩牛踏出来的小路。无论官道还是一般的大路小路，几乎都没有路面硬化和排水设施，所谓“无雨三尺土，有雨一身泥”，在明代的海南同样适用。

相形而下，同一个时代的欧洲也高明不到哪里去。1600年以前的道路状态依然非常恶劣，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筑路技术已经失传，路面的坑洞是用柴捆来填塞的，甚至用这种强度很小，容易腐烂的材料做为新建道路的路基。现代筑路的思想来自意大利人托格莱塔（约1587），他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提到了一些现代道路的基本概念，如道路必需在地下水的水平面之上；道路两侧需要有排水设施；用砾石修筑较为坚固的路基，在上门铺设碎石、砂浆的混合路面——他还指出，这种路面需要长期的维护，但是在成本上比传统的罗马式硬质石头公路要便宜的多。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筑路技术和路政才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

穿越者的道路规划自然是雄心勃勃，但是现在原料条件有限，所以建筑工程组只能把他们的目标定得低一些。所以这条路依然属于土路面的简易公路。这样的路面只适合通过车辆较少，同时在雨天可以停止通车的条件下。考虑到这条公路上通过的车辆不会很多，此时又是农历中秋过后，临高的雨季已经结束，雨水对行车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天，筑路工程终于进入正轨，秉承着“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指导原则，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筑路工程队取代了原来闹哄哄出工不出

力的基本劳力小组。

因为他们没有17世纪的文澜河水文资料，不知道其历史最高水位是多少。因此在划定路线时，距离河岸的标准是按20世纪的百年一遇洪水标准再加多10%的余量。

路基采用的填土式，这种路基适用于平原和丘陵地区的低平地段。为了减少运输环节，决定尽量采用路边沟取土，取土坑只作为补充。

施工对首先根据车辆以后算出的公路边沟的宽度，从路基边桩向外按该宽度量出边沟的边线位置，一般都是用石灰洒线标记或者用打桩拉绳来订出边线的，梅晚不舍得用石灰，就改洒草木灰来定边。



石灰洒线标记



草木灰

从边沟里挖出来的土，浅表层是水稻土或者其他富含腐殖质的土

壤，这样的土施工队是不要的，修筑路基最好是采用粘土和砂性土，这两种土在工地沿线都不缺少，使用起来很方便。因为位置沿河，砂性土很多，土中夹杂有许多鹅卵石和贝壳，直接填埋进路基对路基的整体强度不利。负责取土工作的卓天敏就在取土现场设置了筑用的沙石筛，将土中的石头、贝壳都筛选出来。鹅卵石可以作为建筑材料，贝壳，梅晚则打算用它来烧石灰——不过他只知道贝壳可以烧，并不知道怎么去烧。



黏土



砂性土



鹅卵石

被筛选过的泥土被用来填埋路基。整个路基的截面呈阶梯型，用粘土和砂性土交替分层铺设的，泥土每填高20公分就用压路机碾实二遍。这样持续把路基填土到1米。再把两边取过土的边沟整平以利于排水，整个路基就大致完成了。

相形之下，路面的工作要复杂一些。土质的路面要求平坦密实，天气干燥的时候不松散，行车时尘土少；下雨时能很快把水排干。这几个工程技术人员从来就没搞过路桥工程，梅晚晚上开了一个夜车把随身带来的课本和技术资料都复习了一遍。

第二十一节 筑路（二）

更改过筑路计划之后，整个进度就快得多了。王洛宾也说到做到，执委会通过人事数据库，把所有开过拖拉机、工程机械和重型汽车经历的人都调集起来，白羽这个准备把拖拉机改装成坦克、农用车改成步兵战车，当上穿越军装甲兵之父的前坦克兵再一次惨遭无差别抓丁，被充实到工程队去了。

梅晚亲自上阵，巡视着工地，顺便教这些新来的筑路工人一些工具使用方法和土工作业——说来可怜，多数城市宅男连到手里的铁锹都拿不利索，要他们铲个土，挖个沟、耙平地面没一个做得象样的。

他教了一会，又看了下机械的施工情况。虽然开工程机械的人也不怎么熟练，好歹还能做——幸亏穿越前执委会安排人去学习过。

还好有工程机械，梅晚暗自庆幸，否则很难想像这群所谓的施工队员会把活干成什么样子。巡视一遍，忽然看到有个人干活有模有样的，他在工地上当项目经理多年，生手还是熟手一看便知。小伙子看起来壮壮实实的，就是干活有点懒散，动作缓慢。梅晚走了过去，说：

“干得不错啊，上过工地？”

“上过，我干过的活可多了。”小伙子歇了下来，“你是梅经理吧？”梅晚过去是工程队的项目经理，于是大家都跟着这么叫了。

“没错，是我。你认得我？”梅晚有点诧异，这个人他并不认识。

“尽快认得领导是我们打工仔的基本能力么，”小伙子笑了起来，“看到领导来了，就得赶紧卖力干活……”

梅晚哈哈笑了起来，“你叫什么？”

“谭明。大伙都叫我肥明。”谭明说着又干起活来，“我不但在建筑工地干过，还做过保安、石油工人、网络游戏代练、印刷工……”

“当印刷工人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不一把年纪了也没混出个样子，如今经济形势不好，又失业。想反正混不出名堂了，干脆换个地试试看吧。”

梅晚转了一圈，回到帐篷里，他对总体的进度还算满意，施工队长冰风转进了帐篷，向他汇报伙食组刚送来1吨饮用水的水罐，食盐也拨到了。



1吨储水罐

“安全帽还没有吗？”梅晚问。

“王委员刚才说早晨已经派人去砍柳条了，现在正在试制。”

“好，现在不戴问题也不算大，吊装活不多。”他想了下，“对了，队里有个叫谭明的，过去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很熟，你先安排他当个班组长，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行得话以后培养他当施工员。”

“好的，我这就安排。”冰风正要出去，梅晚叫住了他，“以后这类事情你自己要多看着点，有合适的人就培养。你一个结构工程师，又是副组长，老在工地上当工头怎么行？不浪费么。”

冰风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没闹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胡乱应了几句就出去了。

梅晚点上一支烟，心里有些混乱，按理说他的心思应该都在这条公路上，但是昨天会议上的情景还是不断重现在脑海里。没料到卓天敏这个一贯低调的人居然当场给他来了这一手。这是在博出位啊。梅晚有点苦涩的想到：卓天敏的建筑师、咨询师资格证书恐怕引起执委会很大的

兴趣……

一时间他觉得危机感四伏。本来他对建筑工程组的这个班子十分满意，冰风这个副组长是结构工程师，专业比较偏；小燕是个杂家，博而不精；李潇侣虽然业务水平很高，但是是女人，又一脸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模样。

但现在不同了。虽然他自认对土木工程的管理和协调有丰富的经验，但是论及专业水准，他显然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正胡思乱想着，步话机里汇报，一号标段的3公里路基工作已经结束，现在路面摊设队要进场了。但是路面材料还没确定。梅晚揣上个本子，顺手操起个小铲子，出帐篷沿着取土的路沟不断的铲起一铲土，用眼睛看，用手捏搓。接着又在小本子上记点什么。就这么走了一米又一米。把个正测量文澜河水文资料的燕雀志看得莫名其妙。

“梅经理，你歪摸什么呢？”

“看土质。”梅晚随手把手里的土搓碎，“找适合铺路面的土。”

“挖出这么多土不能用？路基不也是这么填得。”

“路基用土要求比路面简单。”梅晚解释说土壤按颗粒大小可分为粘土、砂土和粉砂土，自然界的土壤一般都是三者的混合体，按其含量的不同，又可细分成九种，用来修筑路面各有不同的特性。有的很适合，有的完全不能用，有的则需要改性处理。

“简易公路是土质路面，比起常见的硬化路面来有很多的缺点，比如扬尘量大、路面承受力小，下雨天路面会软化，形成水坑泥泞……”他说，“所以选择和加工路面用土是很要紧的环节，用好了，这类问题就会小一些，少一些。”

“比如说这种砂土吧，这里沿河，砂土很多。”说着他铲起一铲土，“这个土的特点是几乎都沙粒，粘性小，干的时候松散不成型，潮湿的时候也捏塑不起来。拿这个土铺设出来的路面，晴天干燥的时候行车很容易形成深车辙。雨天又有微弱的粘性。优点是路面容易干，掺入一定的粘土改性之后才能用来铺筑路面。”

“这种呢？”燕雀志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看到那边的泥土不一样，赶紧捏了一点过来，“按这样的说法，是这种粘土和砂土混合的土壤最适合铺路了。”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是实际又没那么简单。各种土壤多一点少一点都有不同的特性。”梅晚边说边把泥土拿到手里端详了一下，又把它搓了一下，泥土变成了细细短短的小土条，“你拿来的这种是细砂质粘土，它即有粘土又含有比较多的细砂，所以有些粘性，这种土就比较适合筑路面。”

“那就是用这种土了？”

“我想找的砂质粘土，”梅晚拍了下手，“和这种差不多，但是砂粒要

粗一些。用这个土铺路的话，经过压实后能保持一顶的密实性，不易松散，行车时尘土较少，雨天不粘车轮，雨后干得快，维护起来容易保持路面的平坦。”



砂质黏土

“那哪看得出啊，砂子细还是粗，这个眼睛看得出来吗？”燕雀志端详了半天手里的泥土。

“仔细看是看得出来的。”梅晚继续指导他，“简单的鉴别方法是用手搓，象你给我的细砂质粘土，能用手搓成细短的土条，但是砂质粘土就搓不出来。”

“是这样。”燕雀志对此刻对他简直五体投地起来了，“够专业！”

“呵呵，”梅晚得意的笑了起来，“哪里哪里。”心里想老教科书果然是很有威力的。

没用多久，梅晚就和燕雀志就发现了一处砂质粘土的取土地点。当然找不到的这样理想材料的话，梅晚也可以根据土壤条件做改性处理，只是这样的话要多一道工序，劳动强度也大的多。

路面的摊铺工作由梅晚亲自指挥。简易公路因为交通量不大，没必要修筑很厚的路面，15厘米的厚度再施以2 - 3次压路机压实就已经基本完工了，路面中间微微隆起，便于排水。

为了提高路面的强度，工程队在路面土里掺入了一部分鹅卵石。因为合适的石头有限，效果还不能很真正的砾石路面相提并论。换句话说，雨天汽车最好还是不要行驶。

“尽快尽快，尽快出这么个玩意。”梅晚看着完成的路段，把烟头丢到了地上，狠狠的踩了一脚。

刚刚一更过后，县衙的院子里显得十分寂静，只有两个值更的皂隶

提着小小的白纸灯笼，每隔一阵在院中各处行走，用木梆打更。



打更：打更是古代中国民间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打梆子或敲锣巡夜报时(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19点-21点，戌时一更。

院中或坐或躺着是十多名乡勇，若是平时，这官衙重地是容不得这群泥腿蛮子如此放肆，但是眼下城防吃紧，这十多名乡勇又是昨天刚和海贼厮杀过的，衙役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不去叨扰了。

带乡勇来的，是那美村的首户的黄守统，年在五十上下，身材魁梧，精力健旺，短短的胡须有些花白，眉阔额广，双目开阖闪闪如电。他是本县的一个大粮户，祖辈在国初从征，落户在临高，祖上中过几个秀才改了民籍，宗族就此发达起来。为人慷慨好义在乡里宗族里都很有威望。

临高历来受海盗的袭扰，地方的也不平靖。从嘉靖年为防御倭寇起，他家祖辈就在那美村筑土寨，练乡勇。是临高有名的“硬地”。到他这代，以那美村为首，临近六村乡约联保，随时可出动五六百乡勇。这些年地方不靖，每次出兵剿匪或是守御县城，黄守统都带乡勇参加，出力很多，很受吴明晋的嘉奖。

黄守统是个白身，但是有一个儿子是秀才就在县学念书，这次请士绅们来会议的时候，他自己在各村布置防务，只让县学里的儿子来参加，又派了十多名乡勇带着一车粮米菜蔬进城协守。现在这老头突然带人来访，吴明晋又觉诧异，又觉欣喜，宾主到花厅中坐下以后，略作寒暄，吴明晋眼见这老头的网巾换成了白色，双眼通红。大为诧异，他知道黄大户的父母均已去世，难道他的老妻也新病故了？

白身：平民，无官职、无爵位。

见知县满面诧异，黄守统才告诉他：自己的一个儿子昨天袭击海贼的时候阵亡了。

第二十二节 黄大户

吴明晋一时失色，心里十分的感动，他知道这位黄大户因为急公好义，地方每有匪患往往都会带族人乡勇出力剿灭，已经失去过好几个近支本房的子侄，却没想到这次连儿子都死了一个。

“请老先生节哀。贼人退后，学生自当奏报上官，为贵公子请抚恤荣典。”黄大户没有功名，不过他有儿子是秀才，吴大令又有意高抬他，平日里便叫他一声“老先生”。

“犬子是为平靖地方而没的。我黄家世受国恩，自当粉身碎骨报效朝廷、保卫桑梓，并不贪恋这恤身荣典。”黄守统不原意多谈儿子的事情——他虽有三个儿子，这个即是庶出又没功名，但是丧子之疼依然是摧心裂肺一般。

桑梓：古代，人们喜欢在住宅周围栽植桑树和梓树，后来人们就用物代处所。指家乡。

“守统此来，是向明府告警的。”他开门见山的说道，“此次海贼不比往常，我临高将有大难了！”

“老先生何出此言？”吴明晋大吃一惊，他知道这位老人沉静坚韧，不是空口大话之人。

黄守统便把昨日他儿子带着十来个乡勇在百人头滩附近伏击三个海贼探子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自己虽没参加，但是逃回来的乡勇的描述让他十分吃惊，一轮弓箭袭击只射倒一个，虽说老话三箭不如一刀，乡勇用的弓又不好，但是对方身无甲冑，二个大汉都中了七八箭还能一路冲杀，连杀数人，最后把他儿子也给杀了。

他闭起眼睛，想起乡勇把儿子的尸体带回来后的惨状，半个脸颊几乎被打碎，一只眼睛不知去向，听乡勇说整个过程，这个人身中数箭又被乡勇围打，自小喜欢舞枪弄棒的儿子在他手中只有一个回合即被击毙，此等人物即使在官军里也是少有的猛将了。

单是个人的武勇，他还不甚担心。但是乡勇拿回来的另一样东西却让他很担忧。

“海贼火器十分厉害，内中一人用一支小手铳，连杀数人，连子药都不装。明府请看——”说着他将怀里一个布包递了过来，吴明晋打开一看，里面是乌蓝色的一块铁，模样很小巧，从样式来看略似红毛人用的手铳，但是外表简洁，没有多余的线条，也不见夹火绳的地方。

“这是手铳？”

“正是，”看到吴大令一脸疑惑，黄守统说这是乡勇在事后返回战场时拣到的，大约海贼在混战中所失落。

“这个，乡勇所说可信么？”吴大令还是不大相信，他是个文人，但是最近二十年来文人士大夫都好谈兵谈火器，各种火铳虽没都见过实物，图样总还是书上见识过的。这东西和任何火铳都不沾边，除了也有一个枪口、一个板机。

（注：明晚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过一个火器火药论述的高潮，多数人当然只是纸上谈兵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批评过这一风气）

“可信，此铳不用装药，扣下板机即可发射。”黄守统拈须道，“拿来之后我曾试发一枪，威力颇可观，五丈之外的厚木炮子亦可入。但再射则不发火。想是在这铳中预储多份子药的，扣板机一次即发射一份。”

“那端得是威力极大之物了。”吴明晋看着眼前这支乌蓝色的小物件，忧心忡忡。如果海贼们有许多这样的火铳，野战民壮乡勇的弓箭如何抵御得了。看来还是依仗火炮守城才是上策。

“我这次来县里，一是为告警，二则也请明府拨给些器械。”

他现在身为六村联保的团总，手下好几百丁壮，武器却紧缺，除了大小头目和部分家丁有刀枪之外，一般乡勇只有木棍。临高本来铁器就缺乏，武器更少，他家家丁用的刀枪还是多年前祖辈留下来的。弓箭虽然有不少，但海南气候本身对弓箭不利，用起来并不称手。

吴明晋不便推辞，便从武库里拨给他腰刀二十把，挨牌十面，虎叉四十根，铁枪五枝。又给了他一些火药铁子——黄家寨里有些铁炮抬枪，只是火药是官府的禁物，置备困难。





虎叉





抬枪

黄守统正待告辞下去休息，门子来报，早晨出去侦察的探子回来了。从海贼登陆开始，县每天都派出一批探子去打探情况，这些人都是本地出身，地形路径熟悉。

城上不敢开门，只把预备好的大箩筐放下去，将人拉上城来。探子们每天都出去，并无损伤，今天回来却十分的惊惶。城上的民众见他们如此模样，议论纷纷。

“什么，修路？”吴大令惊讶的问道。

“是，老爷。”探子跪在地上，偷偷得望了老爷一眼。

“是从博铺向百人头滩修。沿途都有标记。海贼们堆土为路。已经修了差不多五六里了。”

“五六里路，你没看错？！”黄守统向前一冲，逼问道。

“小的没有看错。”探子畏惧了看了一眼这个在临高赫赫有名的人物。

黄守统十分惊诧，他回过头拱手禀道：“明府，本寨的乡勇昨天去厮杀，沿途尚未见有路……”

吴明晋点点头，沉声道：“修路之事确系眼见，未有夸大之处？若有半点虚言，定不饶尔！”

探子连连磕头：“小的不敢诓骗老爷，确系已修路五六里。”他又说海贼们有邪术，许多车子无轮也可走，上有巨大的铁膊，能用使巨铲挖土，小山般的泥土轻轻松松就能挖出搬运……

又是邪术！吴大令不信怪力乱神的说法，但是海贼们超越他理解范围的东西越来越多，能力也越来越大，这实在让他担心。就说这修路，县里修桥补路的事情，他不是没想过，但是每每总是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制肘，不是缺钱征集不了民工，便是土地上的地主吵闹，不肯让地。就

是一切顺利，他也没本事二天之内就修出五六里大路来——还是堆土成路。这群海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然而此时的问题不在于路，而是海贼为何修路，既然是匪，就不可能是为了积功德；他们意在抢劫，这么做是多此一举。再说百人头滩有什么好抢的，那里只有几家石匠而已，现在多半都已逃走了。

犹疑中赶紧吩咐将县衙内的官员、刘大霖和来增援的百户都请来，大家一同商议对策。听完探子和黄大户的情况，一厅官绅都默不作声。本来他们以为海匪登陆，再坏还能坏到哪去，最多抢掠百姓，烧掉几个村庄墟市。本县自宋以来，无论黎民暴动还是海匪劫掠，从没给攻陷过。有人还庆幸这群海匪是中秋过后登陆，若是在立冬前秋粮登场之时，恐怕损失要惨重的多。然而这几天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先是探子回报对方在博铺扎下大营，日夜向岸上卸载货物。接着就是向来以勇悍敢战著称的黄家寨乡勇溃败，现在海贼们居然又在修路，谁都闹不清这伙髡发之徒到底想干什么。

吴明晋望着依为高参的刘大霖：“老先生怎么看？”

刘进士以手支额，半晌才道：“明府，此事有大凶险。”

在场的吴大令和吴亚都吃了一惊，吴大令忙拱手道：“请老先生教我。”

“恐此髡发海贼的意图是攻城！”

“何以见得？”

“山贼海匪多为轻装抄掠，何需修路？若是修路，唯一之解，便是意图攻城了。大霖以为，海贼必携有攻城器械，十分沉重，不修路便不得运抵城下。”

要修路才能运到城下的攻城器械，那得多大多重的物件？上下众人顿时鸦雀无声。吴明晋颤声道：“莫非是红夷大炮……”



在宁远之战中,明军“凭城用大炮”的这 便更名为“红衣大炮”。



红夷大炮：原型是欧洲在1600年前后制造的舰用长炮，明代后期传入中国，所有类似设计的火炮都被中国统称为称红夷大炮，也称红衣大炮，在引进该类火炮后不久，明朝就仿制成功。

“除此之外，难有他想。”

海南地近广东、澳门，红毛夷的船只时有路过，朝廷在广州向红毛人买大炮的事情，官场上也是有所闻的。吴明晋知道此炮十分沉重，但是威力惊人，朝廷都用在辽东守御。去年广宁之围便是依赖此炮才得以坚守；堪称军中利器。

眼下若是有这么个玩意拉到城下——吴大令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可如何是好？本县只是一座小城而已。”吴亚早就惊得叫了起来，其实他言下之意在座的官绅们都明白，临高这个边鄙小城有什么值得海贼们如此兴师动众的东西？临高造了什么孽，要招来红夷大炮这等杀器。

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比红夷大炮更妖孽的事物，正如后来临高城内的百家书场里说书人口头禅：“悲剧啊！”

众人都将目光投向身穿鸳鸯战袄的孙百户，这位世袭百户本以为这是件好差使，到得城里下马伊始便收了十两银子的犒劳，县里发给士兵的犒劳又被他搜刮去一半。这二天顿顿酒肉，比起卫所里那半死不活的日子舒坦多了，至于海贼攻城，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眼见一堂人都看着他，不由得心慌起来。他深知自己虽顶个世袭百户的名头，实际就是个小地主，带来的三十个大头兵，捏锄头的日子比拿刀枪的日子多。唯一有点威力的就是那门佛郎机炮。要他拿对策如何拿得出？再说海匪们真要拖来了红夷大炮，他逃命还来不及。心知说什

么都不好，干脆故作镇定一言不发。



佛郎机炮

吴县令暗骂孙百户是个废物，不过他本来也没太指望卫所兵能有什么作为。恐怕这事情还是得请汤参将出兵了。

“眼下之计，唯有袭扰之策了。”刘大霖道，“髡贼们筑路总不能时时都聚在一起，我们多派乡勇，许以重赏，或以弓箭袭扰，或乘隙纵火，日夜袭扰使其不得安生。必能阻其修路。”

第二十三节 邬德的新任务（一）

官绅们还是不放心，便叫人送了一封书子去琼山的汤参将，试探下能否请动来剿匪。

刘进士寄予厚望的袭扰战术却得不到各村寨乡勇团总的支持。乡勇们并不愿意打仗，大家听说黄家寨的乡勇在众寡悬殊又是伏击战的情况下都吃了败仗，士气更是低落。

吴大令又是恐吓，又是许愿，各家的乡勇还是不愿去，他们也存着个想头：这群人上岸来也没见他们抢劫杀人烧房子的，就算要修路攻城也是打县城，与他们何干？自己去打了，反而把海贼们激怒招来报复怎么办？乡勇们家都在农村，不比老爷们可以躲在城里。被逼不过勉强去了，远远的转个圈便回来。至于各村寨的团总，只要不是家宅产业不在县城附近的，对此都不太热心。乡勇不是同乡同宗，就是自己家的佃户长工，万一打仗送了命地让谁种？临高缺得就是劳力，所以也并不认真督责乡勇们去厮杀。

乡勇们频繁在工地沿线出现的情况引起了派出去的侦察员的注意。军事组人员因为海滩营地已经成型，毋需太多的警卫，除了在临高县城下保留一个三人观察哨之外，便将其他成员都投入到筑路工地的警卫中去了。

沿着路段，筑路路段上每隔3公里，就修筑一个瞭望塔楼，每个塔楼都配备高倍望远镜和步枪的瞭望哨警戒。塔楼下面则是警卫组建造的工事，用木材堆砌成一人高的墙，外面堆上泥土，再围上铁丝网，工事里放着四驱农用车和摩托车，还有一部硅2瓦电台。平时用摩托车在工地沿线各点之间来回巡逻。一旦发现某处发现敌人袭击，就以农用车作为快速投送工具运送战士增援。



仅仅有战士是不够的，还得发动群众。施工队配发了一批SKS步枪和弹药。保证在每个工作点除了1名军事组警卫之外有4 - 5名武装工人。一旦发生突发性的袭击事件，作业点上可以自我保护。

“一旦你们被袭击，不要乱动乱跑，报告之后就地开火，打一切在动的人，明白吗？”何鸣叮嘱工地上各个点的负责人，“报告之后我们的机动队五分钟内必到。别的点被袭击你们只需要及时报告不要去增援。”

这样一来小股来侦察的乡勇在白天甚至都无法靠近工地，一发现有任何可疑人物靠近，通报到工地指挥部，指挥部就会调度巡逻的越野摩托车过去查看。警卫们甚至不用开枪，摩托车开动起来的轰鸣就足以让对方落荒而逃了。开摩托车的队员一时兴起甚至能追出很远，直到对方跑得脱力倒下，再把人抓回来——要不是北炜担心这样会被敌人诱伏，严禁他们追击，还能多抓几个。一审问却是叽里呱啦的语言不通，问不出什么。用电台把熊卜佑叫来了当翻译官，幸好临高话的几百年来变化不大，折腾一番之后总算明白了他们是奉命来侦察的，除此之外就是老一套的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八岁幼子之类的哀求饶命之类的话。

从俘虏口中穿越者大体知道以为他们修路的举动县城里已经慌作一团，日夜预备着他们攻城。修路能让人害怕这让执委会有点意外，原先预计城里多少会有些驱逐他们的准备，显然临高的大明官绅们更怕他们。这个第一手资料给了执委会很大的信心。

俘虏因为人数太少，本来打算干脆放走，但是执委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作为将来大规模接受使用当地劳动力的一个演习。就被全部留下了。

随着闹钟的“玲玲”声，把邬德从睡梦中叫醒了，一看钟，早上9点。

昨天值夜到凌晨4点才睡觉，现在几乎连眼睛也睁不开，不过来到古代不是来度假，是来“讨生活”的，再睡下去，恐怕到时候连饭也没得吃了。

邬德作为渔船支队的指挥，本来是可以睡在条件更好的渔船上的，但是军事组眼下人手吃紧，海军系统的人也得上阵，只好上岸来了。

在部队多年，从小又是渔家出身，转业后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丰富的经历给了他许多生活经验。执委会统一搭建的帐篷他嫌太小，人又住得太拥挤。便和医疗组商量，在他们附近的树林里找了块空地清理干净，去伐木场找了10来根3米不到的长木棍，一头拿绳子扎牢，另一头撑开插进泥里，用油布把四周围上，留出一个口子出入，再在油布外面盖上芦苇，一个印地安型帐篷的雏形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了，然后在四周挖出排水沟，在帐篷里铺上沙子和草木灰，一个象样的窝就出现了。这里沿河靠海，环境不错，也能顺便看着他的四条渔船。



印地安型帐篷

为了省油，渔船队的四艘船保留二艘处于随时出动的状态，另二艘船暂时封存。一艘用来捕鱼，龙豪湾这边的鱼虾资源很丰富，还能捞到海带之类可吃的海草类。吴南海最近一直在渔船上跑来跑去，看到捞上来的东西就拍照，拿个小本记录。

另一艘则作为备用，船上时刻都有一组人留守，准备随时应对来自海上的袭击。

这条起身拿铝锅端了一锅草木灰去河边，搓把脸，折根嫩柳咬烂了当牙刷顺便把牙齿也搓一搓，昨天值夜班又修瞭望塔，晚上没用睡袋，身上已经开始酸了，鼻子塞住了，头也有些痛了。

不会感冒了吧？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摸摸额头，好象没有热度，还好。折了几跟柳条，剥下树皮，扔进嘴里嚼开了，柳树皮里富含水杨酸，虽然对胃有刺激，但是对付头痛脑热，确实很有效果。

来到河边浴场脱光衣服就下了水，昨天太累了，根本没洗澡，以现在这种卫生条件，不勤洗澡的话，会得皮肤病的。这个纯天然露天澡堂是建筑组在D+1完成的另外一个民生工程——在河口附近选了一个水很浅的沙底河湾，湾口挂上用拦截网，再清理掉了里面的杂物淤泥，河岸上用从海滩上挖来的沙子铺上，本来还做个屏帐什么的，后来嫌麻烦就没做。每天五六点一下工，一群男人在里面赤条条乱哄哄的场面蔚为壮观。邬德因为是轮班执勤，没机会去凑这个热闹，据说男人赤条条的洗澡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什么时候也得和马委员他们一起洗个澡。

上午的水有些凉，邬德不禁打了个哆嗦。把身上和头发都打湿后，用带来的肥皂洗了头发和身子。洗完澡，用草木灰便把内裤和袜子洗了——这个是很要紧的卫生问题！他舍不得多用肥皂，虽然做肥皂不是什

么高深工艺，但是看眼下这乱哄哄的状况短期内是不会有肥皂厂投产的。衣服拧干后就近晾在帐篷边的树上。

营地的食堂是24小时供应的，但是他可没兴趣去凑这个热闹。再说食堂里也没什么值得一吃东西可供应，无非是些海产品：海带汤、清水煮鱿鱼、清水煮贝类、清水煮大虾、清水煮螃蟹……基本全是清水煮海鲜，一开始大家还饶有兴趣，为了螃蟹的大小问题还吵过架，连吃三四天之后都有点吃怕了意思，昨天晚上有人煮了一锅方便面，居然引来了许多人垂涎欲滴的围观——不吃海鲜想吃方便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海带汤



鱿鱼

邬德倒不在乎拿海鲜当饭，只是鄙视食堂里做饭的家伙们乱来，把

好东西都糟蹋了。他直接来到营地外面的一个海湾，岸边礁石上密密麻麻吸满了牡蛎和藤壶，好东西啊……，拿出小刀，不多时就撬下几打，他也不多拿，这些贝类离水就死死了就臭，臭了的家伙吃下去，拉肚子拉得昏天黑地，就算住医务室旁边也不能这么冒险。就直接坐在礁石上，三下五除二，撬开贝壳，把所有贝肉和汤水吃个干净，真鲜啊，养殖的家伙这这些比，逊的太多了。



牡蛎：牡蛎（*ostreagigastnunb*）及其近缘动物的全体，是海产贝壳。在亚热带、热带沿海都适宜蚝的养殖，我国分布很广，北起鸭绿江，南至海南岛，沿海皆可产蚝。蚝乃软体有壳，依附寄生的动物，咸淡水交界所产尤为肥美。功效与作用：咸，微寒。归肝、胆、肾经。平肝潜阳；重镇安神；软坚散结；收敛固涩。主眩晕耳鸣；惊悸失眠；瘰癧瘰癧；症瘕痞块；自汗盗汗；遗精；崩漏；带下。



藤壶(拉丁学名：**Balanus**)：是附着在海边岩石上的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节肢动物。它的形状有点像马的牙齿，所以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常叫它“马牙”，几乎分布于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附着栖息在海水中固定或浮动的硬物上，由于其特殊的形态结构、生活史和种群生态，已成为最主要的海洋污损生物之一。全球每年都得耗费极庞大的人力及资金在清除藤壶上，而防止藤壶附生的各种科技及涂料，也持续在研发当中。

回到窝棚，从背包里拿出衣服穿好，保温杯里的水没有了，前几天都是自己烧水，从船上拉管子供应过来的机器冷凝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幸好还有些茶叶可以压一压味道。前几天开始总算食堂开始供水了，开水锅炉24小时供应是邬德最喜欢的服务，就是水里的漂白粉味道稍微重了点。

放上茶叶，沏好一杯浓茶，感觉都惬意了许多——不知道临高产不产茶，不过即使不产茶，这么基本的作物农业组应该也有考虑吧？

“赵头，来块我们伙食办的最新产品吧？”伙头军拿来了一块黑漆漆的东西。

“这是什么？”

“烟熏鱼，这可是上等鱼肉，昨天在熏了一晚上。味道肯定好。”

盛情难却，只好接了过来。这鱼肉被熏了一夜，水分和油几乎都被熏干了，外面黑忽忽的，摸上去硬帮帮的，卖相十分恐怖。



烟熏鱼

鱼肉看着恐怖，吃着更恐怖。这所谓的烟熏鱼居然没用盐腌过就直接上架熏，熏的木头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吃到嘴里简直和刚才嚼的柳树没什么区别，就着刚泡好的热茶，才勉强咽下了去。

吃完鱼，猛灌几口茶，才压下要呕吐的冲动。

“怎么，味道不错吧？”

“兄弟，你过去是干什么的？”邬德艰难的问。

“我啊，学生物工程的，我叫胡仪成。”这个前伐木工人因为擅长动物解剖，混入了食堂继续练习他的解剖术。

第二十四节 邬德的新任务（二）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继续从事生物工程这个对穿越大业更有帮助的工作为好。”

“不喜欢我的熏鱼实话说嘛。”胡仪成悻悻着，“算了，我刚解剖完一只兔子……”

“兔子？！”邬德一激凌，这可是好东西啊。

“昨天打到的，”胡仪成笑得很象狐狸，“中午打算烤着吃。”

“中午？”邬德不无遗憾的想到那时候他还在工地上站岗放哨，肯定是没法吃烤兔肉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留个前腿……”

邬德刚想道谢，忽然想起古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个小胡和自己又不熟，干嘛请他吃兔肉？

果然，胡仪成的狐狸尾巴马上就露了出来：“昨天，嗯，我看你做海鲜饭了，这个，我能不能来你这里搭伙啊？”

“行啊，不过你得自己带米。”邬德很爽气的说，海鲜饭多做一点会更好吃。

“那可太好了，我也顺便学习学习。”他指着后厨的方向，“吴组长刚回来，一早上捞了十多筐鱼，正想办法加工呢。”

“加工？那我可得去看看，别又给糟践了。”这个时空果然资源丰富。

“我带你去。”胡仪成大约对邬德的做饭本领很崇拜，一听他要来指导做饭，当然是求之不得。

后面里用树干当柱子，搭建起了一个帆布棚，里面热气腾腾的。一字搭开了一排大锅，烧火的，劈柴的，提水的，忙的不亦乐乎……里面赫然有几个女人！邬德想幸亏有先见之明，穿上条内裤，不然就成裸露癖了。

一进“厨房”，就见一个家伙拿了笔记本电脑埋头干活，小胡上前招呼一声：“南海，有人要来给我们做鱼了！”

吴南海抬头看了看：“阿德啊？你这个渔民最近怎么都不见你在船上？”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几天不见，和个土人一样了。”

“我不是在当警戒哨嘛，过去是水兵，现在成海兵了。”他看了一眼自己，脱光了衣服人又精瘦，皮肤本来就黑，现在又赤膊赤脚，就穿个小裤衩……这形象可真够土的。

“南海，你不是在农业组么？不搞蔬菜大棚，养鸡喂猪的，当起伙头军了？”

“萧子山的主意，这小子为了摆脱管食堂的麻烦，硬说农业就是吃饭问题，说我来当伙食办主任是理所当然的。”吴南海无奈的说，“其实我想去照料那些兔子和鸡，那些鸡大概水土不服，又受了惊吓，下了船就没下过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过来，还有那些猪，身体也不大好，不肯吃，让人担心那……”他说到那猪牛羊鸡鸭时的款款深情让邬德一阵寒颤。

“伙食办娘子军不少，你有福了……”

“有啥福气？都是别人的老婆。”吴南海毫无兴趣，“再说我对现代女人没兴趣，要养就从萝莉养起，说起来执委会该派人去广州买萝莉了吧？”

正在深入探讨着萝莉几岁算是成熟和培养的方向到底是傲娇、无口、天然呆还是眼镜娘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一个胖子怒气冲冲的来了，吴南海一见面色大变，正要把脑袋埋得更深，却被那人一把揪了出来。

傲娇：指人物为了掩饰害羞做出态度强硬高傲表里不一言行的代名词。

无口：**ACGN**界用词，萌属性之一，也是三无少女（无心，无口，面无表情）的条件之一。

天然呆：主要含义是形容又笨且可爱的人、动物或事物。重点是可爱。

眼镜娘：**ACGN**界用语，多为御宅族所使用，用以指代那些佩戴着眼镜的年轻女性（此处有特指那些经常佩戴眼镜的年轻女性的意味）。

“我的‘蓝电’呢？”

吴南海愁眉苦脸的说：“这个……你节哀吧……我们把它给埋了，你知道，这里天气热……”

来人脸色一征，居然双目噙泪，一甩头又出去了。突兀的让人目瞪口呆。

“这是谁啊？……”

吴南海说：“这是尼克察，从澳大利亚回来的。这次带了二匹赛马一些信鸽。”

两匹退役的赛马“阿阑驰”和“蓝电”，都是原来澳洲马会注册过的，虽然马龄大了些。尼克察试图依靠自己在这方面一些见识，设想以后组建一只骑兵。但到这里之后，严酷的事实打消了他最初的设想。马是敏感的动物，登陆后的喧哗让“蓝电”受了惊，尽管用于固定的板架强行束缚了它的躁动，它却执拗的反复把头撞到一侧的木梁上。好不容易等到人员物资上岸结束，马匹牲畜才被吊运上岸。营地当然没有干净的马房，也找不到马草，草创的基地里连人喝得水都得从船上输送过来，马每天必须的清洁的温水也无法足量提供。

“他亲自跑到执委会去，反复那马有多珍贵，而且要求提供‘至少每天5人份’的豆、麦食品供应。”

“结果呢？”

“还用说吗？船上哪来的大豆、黑豆和大麦啊？我也就只有一点种子。粮食是带了一些，但是为了节约空间带得是大米。”

“就被拒绝了？”

“正确的说是被婉拒了，因为萧子山那个混蛋又把皮球踢到我这里来了！”吴南海愤愤的说，“他非说我对动物最有爱心。我那是为了获取动物产品，不是爱心的问题。现在只要一涉及到活物的，统统都算在农业组头上。”

大概是为了证明他的话，后面用篱笆围起来的地方传来了狗叫的声音，一会此起彼伏，接着又夹杂着马嘶牛叫猪哼哼，鸡鸭也跟着凑起了热闹。一只脖子上戴着蝴蝶结的猫又钻了过来，往吴南海的裤腿上直蹭。

“这是杨宝贵的狗。他带了五条，说是未来的军警用犬……”

“那马呢？”邬德还是忘不了赛马的事情。

“说来真不好意思，他是亲自把马和鸽子送过来的，还叮嘱我要照料好这些‘不会说话的朋友’。”吴南海随手从一边的箩筐里捞了一条小鱼丢给小猫，“我没学过骡马饲养，也不知道怎么养才好。马又不肯吃东西——”

旁边的胡仪成点点头：“这马真够难伺候的，我们打来的草也不肯吃，就这么绝食。”

“对，好像还是暴躁不安。”吴南海说，尼克察自己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让马恢复平静，几天不吃东西加上天热加上蝇蚊，昨天它就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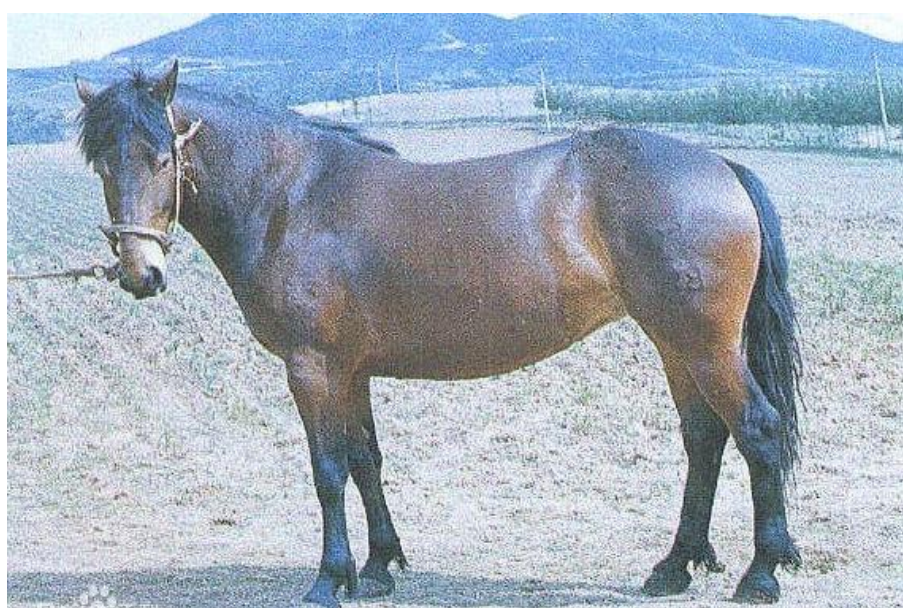
“昨晚我叫杨宝贵来看，他是兽医，说没治了，接着就挂了。我当时都没敢和老尼说……”

“那真有点可惜呢，赛马血统都很棒的。”

“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胡仪成一脸不然的神情，“都是阉马，十八九岁的老阉马有什么用？”

“我也觉得没什么，”吴南海也有点无所谓，“赛马干不了农活，拉不了车耕不了地的。不如挽马有用。

挽马：专门拖拽拉重物的马。



铁岭挽马：产于辽宁省铁岭县铁岭种畜场，铁岭县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北为丘陵山区，中部属辽河平原，西部为丘陵漫岗，辽河及其支流柴河等流贯境内。铁岭挽马由于力速兼备、轻快灵活、外形优美、适应性强、耐粗饲、富有持久力以及易于饲养和使役，适合于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需要，深受农民欢迎，是我国育成的优良品种之一。

“对了，鱼呢？”

“都在那边箩筐里呢。”吴南海皱起了眉头“不知道做啥好了，每天清水煮鱼的……”

“明天就能有……”

“嘘，你瞎掰什么？”吴南海冲着棚子里的女人方向努努嘴，小声说着，“你想被唾沫淹死？我可告诉你，露馅了我可不知道啊。”

“成，成。”

“兔子肉？”

“哎，你先帮忙动脑筋怎么处理这一堆鱼吧。”吴南海把他拖到箩筐边，水淋淋的，有股大海的咸腥味，让邬德觉得很熟悉。

箩筐里什么鱼都有，大大小小的，连小号的鲨鱼都有。这东西阿摩尼亚味道太浓，不处理是没法吃的。



小号的鲨鱼

阿摩尼亚味：强烈刺鼻的氨气(厕所的味道).

“清水煮要作为海鲜品尝来说是最好的办法，原汁原味，但是现在要拿鱼作为日常的蛋白质补充，这种做法就太寡淡了。我的办法也没什么稀罕的，就是做海鲜饭或者烧烤。”

“烤鱼？我们没香料……”

“没有香料也可以做的，海鲜饭更简单。”他看了看手表，快10点了，自己要到12点上哨，正好吃了饭再去。“我来演示一下。”

“那野战炊具饭锅最多可以做几人份的饭？”

“按每人4两米算是一百人份的。”

“行，我就先做一锅，然后你们再做好了。”

吴南海见有人愿意主动请缨，赶紧把伙食办的人都召集起来听候调遣。

邬德一面吩咐大家把鱼都收拾好，按大小和品种分开。红肉鱼和白肉鱼要分开，油脂多的要和少的分开，大小也分门别类的进行分级。



红肉鱼和白肉鱼

“海鱼的种类很多，我们利用的方式也不同，鱼获到了岸上，就要及时把它们分类，这样才便于处理。”

邬德说完又带人到河边去采野菜，他昨天晚上就在附近采到了不少：有车前草、苦菜、野葱和野紫苏，采上两捆在水里洗干净了拿根茅草扎了，一并带了回来。



车前草



苦菜



野紫苏

炉灶里投进了大量柴草，又有专人鼓风，很快就把火烧大了，水开下米。乘着煮饭的功夫，他带头收拾起鱼来，作为示范，

鱼头鱼尾鱼肚子这些下水都放在一边，鱼身剁成小块。贝壳都撬开把肉拿出。海带野菜都剁碎。两把火工夫，米就涨开了，汤汤水水成粥了，把鱼肉贝壳海带都扔进锅，拿大马勺把米和鱼搅匀，焖上几分钟，再扔野菜和野葱，焖一分钟，撒上点盐，一锅海鲜饭就成了。



海鲜饭

收拾下来的鱼下水，加上没什么价值的小杂鱼，可以用来发酵做鱼露，伙食办没有水泥池子，不过从巡检司的伙房里找到了几口大水缸，邬德就指导他们做起鱼露来了。



鱼露：又称鱼酱油，是一种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能够延续至今，与其独特的风味密不可分，主要包括鲜味和咸味；是闽菜、潮州菜和东南亚料理中常用的水产调味品，是用小鱼虾为原料，经腌渍、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

理论上说做鱼露什么鱼都可以，但是一般只用没有经济价值的小型杂鱼。加工中产生的部分鱼下水也可以使用，加入鱼重量大约1/3比例的盐，拌匀之后上面加竹箴的盖子，再压上大石头就可以了，发酵的时候外面的气温最好是30摄氏度以上。邬德要他们把缸放在室外，这样有利于发酵。



晒酱油

“要一年时间才能好，”邬德说，“不过味道非常鲜美……”

又教大家怎么腌鱼晒鱼，一时间厨房后面臭气熏天，腥味扑鼻，苍蝇逐臭而来，大家都有点顶不住了。有个女生实在顶不住了，跑外面吐了起来——今天中午的海鲜饭，她是无福享受了。

第二十五节 邬德的新任务（三）

邬德吃完海鲜饭，又给保温杯灌满水，带上装备，邬德继续他的执勤警戒任务去了。今天的任务地点是筑路工地的3号标段，昨晚听任务分配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执委会领导要来工地劳动，所以警卫人员加倍。据说这是贯彻执委会“人人参加劳动，避免干部特殊化”的文件精神的新举措。

不费多大力，他就找到了干部的工作地点——想找不到都难。因为丁丁这个无孔不入的家伙已经爬在推土机上，一面指挥大家摆POSE，一面大呼小叫的叫他的洋马女朋友拍照。马千瞩和几个执委带着僵硬的微笑，拿着个折叠工兵铲作挖土状。

靠，这画面好熟悉啊。待到记者散去，执委们倒还在埋头挖土运土的，没有立马上车走人，也没搞什么握手慰问劳模之类的事情。看来小丁的业务还不够熟练。

“哎，挖坑准备埋谁呢？”邬德走过去调侃道。

“当然是埋你这种闲人咯，老子在修路啊。”老马没好气的回应。

“修路？我咋看你像挖坑呢。”

“挖坑？我很有公德心的，不像某些人。”马千瞩挥了一铲子，对着那边也在干活的叶孟言吼了一声，“干啥呢？我们是取土，你挖那么深的坑做什么？害人啊！”

“哈哈……哦，对了，你手里的家伙那是骗那些前世没干过农活的娃娃们的，我这有把二齿开山锄，装个柄就好用。那才是干活用的。”邬德停止了玩笑，指着老马手里的铲子说。

“还不快去拿？没眼力见的……”马千瞩停下活计，举起铲子作虚劈状。

邬德于是又回到窝棚里，把锄头、铲子、镐头、篾刀、斧头一股脑的拿了出来——这些都是他带来的工具，自己用过的比较称手。他选上几根合适的树杆，给工具都装上柄，打上木楔，在一个树墩上磕结实。取了一把锄头带回工地给马千瞩。

马千瞩接过锄头，呸呸的往掌心里吐口唾沫，抡圆了锄头就刨了下去，一看这把势，邬德连连摇头。

果然，马千瞩锄了没几下，锄头就脱落了……而他自己捏着锄头柄仰面倒在坑里。

“哦哈哈哈哈……这个民工是假冒的嘛。来来来，暂住证办了没，拿出来看看……”看着马千瞩的狼狈样，他忍不住又调侃起起来。

“扯啥淡呢，快拉我起来……”

“好好，不开玩笑了……”见马委员真火了，赶紧倒嘴。

他跳下坑，帮马千瞩把锄头装好，教他如何使用这种千年来基本没进化过的工具来。

“哎，昨天你吃什么？”一边拿着洋锹把马千瞩刨下的土铲到坑外，一边问道。执行警戒顺便干点活，免得在领导面前显得太悠闲。

“别提了，干粮和海带汤，你呢？好象食堂领饭没见你。”

“我吃海鲜什锦饭，那味道……小魏没回来，他蹲临高城下都快四天了吧？”

“他乐意呗。都换过二批人了，还蹲那里，今天大概要回来了。海鲜饭？说说嘛。”马千瞩对海鲜饭来了兴趣。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几天我都捉些鱼蟹，摸点贝壳，凑合着就烧来吃了，怎么，想搭伙吗？想的话，自己带点米过来。”邬德说道。

“我也想啊，不过海滩上的事情都处理不完，不是个个都象你这样逍遥，对了，执委会给你新任务了。”

“新任务？”邬德一愣，难道他在伙房帮忙做饭的事情让执委会知道了，要调他去当伙头军？

五个俘虏原以为当探子被抓是必死无疑，纵然海盗们愿意留他们以钱赎命，他们都是贫民佃户人家，老母固然没有八十，八岁幼子也根本谈不上——都是光棍一条。贪图些赏钱才来当探子的，再要赎人哪里拿出钱来。一个个都在关押的窝棚里流泪号哭。

正哭着，都给人赶了出来，眼看几天来一直审问他们的那个小头目趾高气扬的走了过来，一身从来没见过的锁子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边上还有几个身材高大的头目，几个人赶紧跪下。

“都起来，都起来，站成一排。”负责看守的小海贼拿着细棍子抽着他们。

邬德扫视了面前的五个人一眼，个个又黑又瘦，古代劳动人民显然普遍缺少营养，一幅发育不良的样子。就说旁边那拿棍子的看守袁秋实，才不过18岁，个头体格都比他们大一圈。现代小孩就是发育的好。

既然要把他们留下来，就得摸索出一套人员管理模式。虽然面对的是明代的土人，但是人的本性千百年来并没有太多变化。对这些抓来的俘虏，首先就要让他们“知畏”，打消一切反抗的念头。无论是新兵队班长的咆哮，还是监狱里的号长的下马威，都是一样的效果。

他铁板着脸，面无表情的审视着这几个人，身边的熊卜佑穿着自制的锁子甲手持从文总那里借来的长刀，不时有意无意的恶狠狠的挥舞着。看得这五个人腿肚子直发抖，有人忽然很想拉屎。

接着又看到来了一个全身穿白的海贼，虽然一脸斯文，一身白色长衫，透着股邪气，看起来有点象出殡的时候的白无常，这人眼睛贼溜溜的在自己全身看来看去。几个人更是连气都不敢大出了。

“脱光衣服！”邬德大声的吼了一声。他的普通话俘虏们听不懂，一个个不知道干啥的盯着他的嘴巴看。

熊卜佑刚想翻译，邬德冲着他摇摇头，又对小袁一摆手，这小伙子劈头盖脸的拿着棍子一顿乱打，打的几个人抱头乱滚。

邬德又是一摆手，几个人又在小袁的棍子驱赶下站成一排。

“脱光衣服！”

这次的命令加了手势，指着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机灵点的明白了，这是要他们脱衣服，不过这破衣烂衫也不值钱啊，这伙海贼哪个都穿得比他们好。正迟疑间，小袁的棍子又劈头盖脑的打了下来，这下立刻全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个个瑟瑟发抖。

“河大夫，你检查吧。”

既然要把人留下当劳工，以后就会有许多和穿越众接触的机会，搞好他们的卫生也就是维护穿越者自己的健康。

河马负责给这些人体检，虽然还没有动手，凭他的经验也知道，这些人主要是寄生虫、皮肤感染之类。没有清洁的衣服、很少能够洗澡、住宅环境恶劣、人畜杂居，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

再接着邬德的口令和袁秋实的棍子下，几个可怜的人终于明白要把自己的屁股撅起来，还得掰开着把菊花暴露出来，这群海贼难道要菊暴么？自己长得可一点都不象老爷们身边的小僮仆那么雪白粉嫩啊，这几位海贼虽然个个威猛，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菊暴，他们的口味还真好……

河马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看这五个扒开的屁股里面有明显的肠道寄生虫的卵，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还是产生了呕吐的感觉。

所有俘虏身上都有许多疮疤，皮肤上有跳蚤、臭虫之类的寄生虫叮咬过的痕迹。不过没有什么大毛病。他检查了这些人的头发，不出所料有许多的头蚤、虬子，出乎意料的是他还发现了有二个人头皮上还牢牢的吸附着蜱。这东西在他们来的那个时代已经很少见了，只有在比较荒僻的野外还能遇到。

虬子：即虱卵，虱的卵。呈白色，为白色芝麻三分之一大。粘在发根上方半寸至一寸部位。

蜱：蛰伏在浅山丘陵的草丛、植物上，或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毛间。不吸血时，小的才干瘪绿豆般大小，也有极细如米粒的；吸饱血液后，有饱满的黄豆大小，大的可达指甲盖大。

又检查了所有人的牙齿，都有牙结石和营养不良造成的蓝线，但没有龋齿——估计他们也没有机会得龋齿。河马原来担心他们有麻风或者梅毒这样的恶性疾病，但是看起来这些人都很健康。



牙齿蓝线

“让他们洗澡吧。”河马说，“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很健康。”

“就在河里？”邬德问，“不会感染血吸虫吧？”

“不会，我查过临高的医疗卫生志，从来没提过有这个病。另外这里的水源里也没发现过钉螺。”

“下河洗澡！”邬德的这个命令却引起了一阵小骚动，几个俘虏还以为是要把他们赶到河里淹死，任小袁棍子乱抽，就是不动，熊卜佑挥舞着钢刀才把他们都给逼下水去。其实水并不深，邬德特意选了一个很浅的河湾。几个可怜人在棍子和刀光的威逼下在水里打滚，不时还得全身没入水中。直到憋不住了才冒出来。

河马在河滩上架起了从路上跑空的民房里找到的一口锅，把衣服都给煮洗了一遍——简单的话直接丢火里烧了最好，但是眼下穿越者没有多少服装储备可以给当地劳工——纺织工业还只是在纸面上。

终于被许可上岸的人，又被拉到在一块石头上，这次轮到了杨宝贵的老婆上阵，五个俘虏眼看又来一个女海贼，一身白衣，脸上蒙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锋利的刀子，不由得魂飞魄散，都把手按住了自己的下体。有个人还马上跪爬到邬德脚下连连磕头，说他三代单传，要他干什么都可以，唯独太监是不当的。

护士虽然不会剃头，给手术病人剃毛的经验可是足够的。手里的剪刀剃刀一阵飞舞，顷刻五个人的脑袋就被剃成了秃瓢。

乡下人虽然没有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之类的熏陶，但是突然被剃光了头发，还是觉得又惊又惧，有人放声大哭起来，声音极其凄惨，连河马都觉得有点不忍心了。

第二十六节 邬德的新任务（四）

“阿德，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你们这些人，说起来话来一个比一个狠，动不动要屠日灭美的，见人哭几声就不行了？”邬德冷着脸，对着袁秋实说，“谁哭就狠狠的揍，揍到不哭为止。”

小袁果然年纪轻，下得了手，棍子劈里啪啦的下去。熊卜佑吼着：“不许哭，都给我站好了！”

邬德知道这五个人连佃户长工这样的级别都混不上，属于旧中国农村里最低级的短工，一个佃户还有房屋，有一点虽然不是自己的总算还能有点收成的土地；长工起码也有个棚子栖身，粗粮管饱。这些人真所谓是上无寸瓦下无一垄，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穷苦人。他心中浮起一丝同情。但是，他很快就将这同情抹去，同情对穿越者来说是奢侈的感情，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一切的一切都要用他人的血肉去铺垫，奴役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这些人将来如果能活下来看到穿越大业成功的日子，多半还要吹嘘自己从龙最早，子孙后代都要为祖宗这段当奴隶的日子而自豪，说不定还会著述立说上电视签名售书，讴歌穿越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会不会被人抽耳光就很难说了。

俘虏们经过刚才的一番棍棒相交已经服服帖帖，一个个低眉垂眼，不敢抬起头。每个人都清楚，这位便是管他们的头目了。看样子暂时是不会要他们的小命，那么今后日子便取决于这个头目的个人好恶了。这些海贼，连官府的王法都不怕，何况几个小民，杀个人不等于捏死个苍蝇。

“今日第一次见面。从前往后，你们就是我穿越众的人了。”邬德提高嗓音，“我说什么就得去做什么！好好干活，二餐一衣总少不了你们。否则……”他冷哼了一声，“从明天起，这位熊头目不会再在一旁帮你们传话，我说话，你们听不懂一次，二次，我可原谅，第三次还听不明白，立刻拉出去砍了！这等废物，留着做什么？！”他说得声色厉疾，熊卜佑也声嘶力竭的吼叫着，大概想准确的传达他的精神。

语言沟通是穿越众和当地劳工的最大障碍，邬德当然不可能时时刻刻把团队里唯一的翻译带在身边，论到快速学习的效果，严厉粗暴比循循善诱更有效。

俘虏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情，但是在他目光一扫之下，都把脑袋垂了下去。

河马在旁边小声说：“这样老是杀人来威胁不好吧？万一学不会咋办，真杀人？”

邬德对他不满意的看了一眼，冷笑道：“那就杀呗。”

河马的脖子忽然有点发冷，他深知人的暴虐本性在没有制约的环境下会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点名，叫到名字的要应一声‘到’！这是你们要记住的第一个规矩，一点不到抽四十藤条，二点不到抽八十，三点不到抽二百。”

“王田！”对着名单，邬德叫了第一个名字。

“啊？”回应的是个矮个子，估计也就一米五十左右，看年龄大概二十出头。

“说‘到’！”小袁配合默契，笞棍已经抽了下来。

被棍棒纠正过来的王田赶紧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林兴！”

应声的人声音很大，语音却还是听不明白，这个人看起来高大些，身材也比较健壮，虽然头低着，但是邬德还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丝不驯。

“我听不懂。”邬德决心打掉他最后的一点不驯，一挥手，又是一顿乱棍，直到他比较正确的喊出了“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接下来的三个人都能比较准备的喊出这个“到”字了。基本有点样子之后，就由邬德带队去上工，他即当警卫又监工，两不误事。工地上其实也不少这几个人干活。

他有意把这些人安排在离机械稍近一些的地方，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看工程机械干活即使是现代人也会觉得很震撼，何况几个从没出过县界的土人。当发现穿越者拥有的不仅是他们这些草民，更是任何人都无法反抗的巨大力量，他们就会变得忠心，迟早还会为这个奴役他们的组织的强大而感到自豪。

当看到挖掘机发出巨大的吼叫声，把挖掘臂向他们这边转过来的时候，几个人吓得扭头就跑，直到被邬德拦住

“跑什么，干活！”

俘虏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虽然叽里呱啦的听不明白，但是邬德还是明白他们是害怕那巨大的机械——以为是某种怪兽。直到邬德指示他们看到透明的盒子里也坐着个海贼才知道这是由人操作的。

工地上的挖掘机、推土拖拉机、来回奔走的小翻斗车——机械化的施工带来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相比之下，自己一铲土一铲土的挖，一簸箕一簸箕的挑运，简直和蚂蚁也差不了多少。



簸箕bò ji

有邬德这个煞星还有袁秋实这么个下手毒辣的小打手在旁，谁也不敢懈怠，俘虏们干得十分卖力。半天相处下来他们发觉这个邬头目虽然一脸煞气，但是与以狠揍他们为乐趣的少年相比还是好的多。

干到晚上收工，邬德把他们都带到了单独的一个窝棚，这里是瞭望塔的监视范围之内，营地周围又是铁丝网围起来的，根本不用担心他们逃跑。河马提了个医药箱在那里等候了。根据中午的检查情况，他要对这些劳工进行必要的治疗。在强迫他们再次洗澡和煮衣服之后，几个人赤条条的被带到河马面前，河马拿这一个勺子，把稍稍有些烫的热水淋到他们身上，接着用一把不知道哪里来的草刷子狠命的刷着。几个人别说惨叫连啃都不敢啃一声。

“你这是在干啥？”

“治疗虫感染。这是把感染的部分刷开，好用药。”河马解释着，用纱布将一种软膏用力的擦在皮肤上。

“硫磺软膏，这东西要不是文总提醒我都忘记了，”河马一面用力的擦，一面说，“21世纪很少有人被疥虫感染了。”

“还有，”河马又开始给他们涂抹其他药膏，“这几天不要让他们洗澡，等这个疗程结束了再洗。”

“难治么？”

“很容易的，不过这玩意皮肤接触就会传染，很讨厌。”河马自己全身装备防护。

“我要不要也涂一点？”邬德有点担心，这玩意发作起来似乎很痒的样子，今天他不止一次的看到这些人拼命抓挠的样子。

“没关系，洗澡换衣服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和他们有皮肤接触。对了，他们睡觉的铺草，每天都要拿出来烧掉。”

干完这一切，河马又拿出一堆小药片叫他们吃下去，虽然看到这些白色的小圆片心存疑虑，但是在邬德的高压态势下还是都吞了下去。

“可惜我不懂中医，也不认得中草药。”河马摇了摇头，“我记得驱虫也是药方的。”

“符有地。”

“在！”经过一下午的磨合之后，每个人都会很快的对点名作出反应了，而且也稍微懂一点海贼头目说的话的意思了——代价是屁股上伤痕累累。

“你当队长，”邬德任命他作头头的道理很简单——他不配，这个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力气不大，又不够机伶，说话都不大利索。当队长肯定不服众。他要得就是要不服众的效果。

“我？”符有地还有点闹不明白。

“对，以后你们领饭，带工都由你负责，出了差池唯你是问！”

吴南海原来是按穿越众的份额，每人正餐四两大米的标准给的饭，这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也差不多。但是邬德并不打算让他们吃饱，在他看来吃饱应该是一种奖励，不能轻易的给予。就叫吴南海去掉一半。

“那够吃么……”吴南海怀疑的说。

“就是得不够吃才好。人吃饱了容易多想事。”

“没有吧，我吃饱了就想打瞌睡……”

“那是你。给我搀水，对，多搀点，给我搞成海鲜粥。”

等袁秋实用个木桶把粥领来，米饭已经成了满满一桶稀粥，但即使这样桶盖一揭开，几个俘虏还是目瞪口呆：雪白的大米粥，还有很多很多的鱼肉和贝肉在漂动，香气扑鼻——临高虽然沿海，但是一般小民哪有什么机会吃到新鲜的鱼类，最多就是农忙三抢的时候主家给蒸一段臭咸鱼。要不是已经给邬德整怕了，早扑上来了。

给俘虏发了不知道谁做的木碗和筷子，分饭的事情就归他刚任命的队长去负责了。

“谁敢在吃饭的时候闹事，不但这顿没得吃，明天一天都不给饭吃！”邬德恶狠狠的撂下这话，自顾自的走了。他知道，再胆怯的人，一旦有了领导的支持，也会变得肆意妄为起来，更不用说吃饭这样事关切身利益的事情了。

第二十七节 百仞城

在以后的几天里，符有地迅速完成了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彻底蜕变成小恶霸的过程。在他朴素的农民意识看来，经手三分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开始还只是分饭的时候多给自己捞点干得，荤得。接着带工分配活计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邬德只每天告诉他们要干多少活，怎么干并不过问。于是他就把活都分给其他四个人干，自己就做个样子，开始有人不愿意，也跟着磨洋工，符有地还不敢管，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伙食权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不肯干的符有地就尽舀面上的汤给人家。王田因为和他一样是本地土著，两个人比较说得来，成了优待的对象，活少干吃得多。另外三个人就成了受害者，干得多吃得少，于是在某天晚饭的时候爆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林兴带头反抗，把符有地打了个嘴啃泥。邬德并不干涉里面的是非曲直，而是把参与殴斗的每个人都抽了五十藤条，林兴第一个动手，打一百。

毫无疑问，当天这五个俘虏的屁股在火烧火燎的时候，他们彼此间的仇恨也熊熊燃烧了。符有地完全拉破了脸皮，他开始敢于对着林兴吼叫，克扣粮食也变得肆无忌惮。矛盾越来越深——根据邬德的观察五个人分成了三派：符有地拉拢着王田，林兴企图反抗，他们都企图拉拢在中间打酱油的两个人。邬德有时候又故意在其中制造矛盾，有时候说干活不力，有时候则借口清洁工作没做好，降低伙食标准。当某个人的错误造成所有人都要饿饭的时候，互相指责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比较聪明也大胆一些的林兴壮着胆子直接朝他抱怨符有地的问题，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结结巴巴，有时候还词不达意。于是邬德借机收拾了一顿开始发胖的符有地——让他知道点分寸；还有意无意的表现出袒护林兴的样子。被符有地剥削的苦不堪言的俘虏对邬德的明察秋毫感激不尽，而且也知道了是林兴去打小报告才会这样，于是连最懒惰的人也开始积极的学起普通话来。

“阿德你真行！给他们都吃了迷魂药？”熊卜佑发现自己的学生忽然变得勤奋起来，晚上吃完饭之后也不急着睡觉了，而是来找他补课学说话。

邬德嘿嘿笑着，这个局面一点都出他的意外。在人性方面17世纪和21世纪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邬德的新任务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虽然这件事情在后世看来意义重大，在当时却很少有人在意。所有的注意力都围绕着筑路工程的进度。

除了少量平整和修形使用人力之外，全线采用机械化施工。建筑组对如何组织施工也越来越轻车熟路，到D+6，也就是大明崇祯元年农历九月初七，公历1628年十月三日这天，全长12公里的博铺到百仞滩简易公路比执委会要求晚一天全线贯通——从百仞滩到博铺虽然都是一马平川，实际上还是略有坡度的，公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略呈曲线形。

公路沿线的设防工事继续保留着，未来它们会被扩展加固成小型的要塞，作为护路的基石。

至于百仞滩本身，它将成为穿越众在这个时空的第一个城市，执委会对这个基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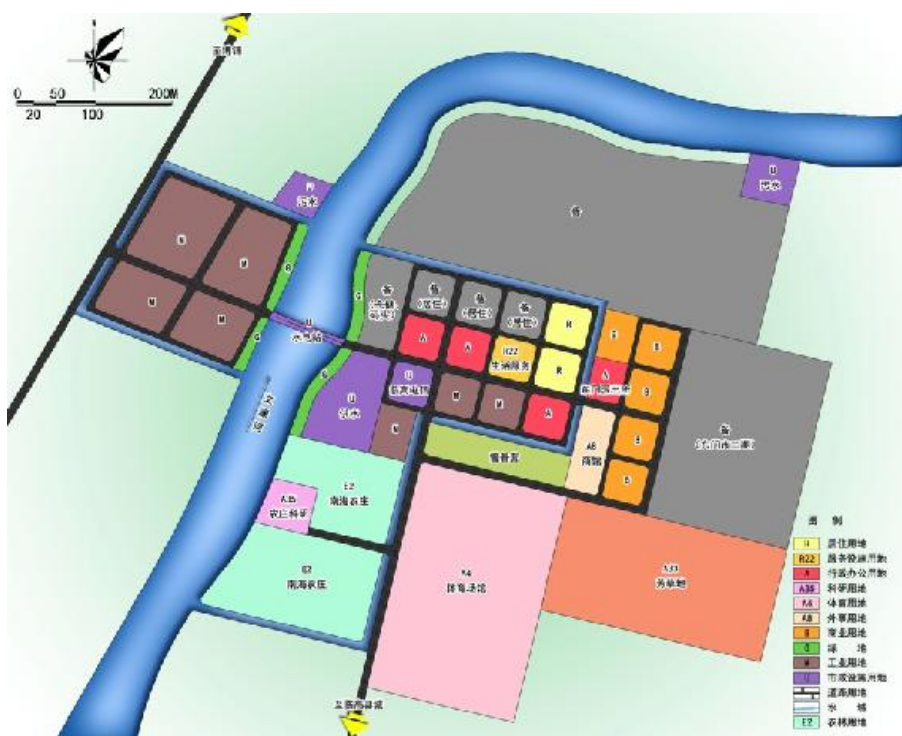
建筑组已经给这个新的城市取了一个简单又贴切的名字：“百仞城”。

“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啊。”梅晚意气风发的站在百仞滩的悬崖边，这里就是21世纪的百仞滩水电站滚水坝的位置，与发电房的落差大约有16米，文澜河在这里有一个剧烈的转弯，九级岩石形成了百仞滩的斜坡瀑布，水流湍急，声如雷吼，这就是所谓的“百仞滩声”了，方圆二十多里都能听到。

“百仞城主！”燕雀志挥着手里的标杆，摆出一个POSE。几个人也跟着比划了几下拳脚。

“规划图出了没有？”

“出了。”李潇侣拉开一张1：1000的规划地图。对这个所谓“传承着21世纪的文明火种的基地”该如何规划，从建筑组本身到执委会的各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李潇侣归纳下来，决定按照年代末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思路进行设计，当时有一种专门的规划设计图是专门针对“公社驻地”这一级别的村镇的，这种村镇即考虑到了行政、教育、小工业企业，也考虑到了农业生产性建筑，是一种城乡结合，工农副兼顾的新型农村居民模式。



初期的百仞城土地利用规划图

百仞城的规划是整个城市沿文澜河两岸展开，其中主城区和水电区设置文澜河东岸，重工业区在西岸。

水电区将建造电站、水处理厂，未来还将设置一个小型的内河码头和仓库。

主城距离河岸边的水电区大约100米。这一地块的地下水水位要低一些，土壤承载力也很好，整个地面自南向北有大约4%的坡度，凭借自然坡度就可以有效的排泄雨水。

在主城区最南面是供水站，因为有坡度的关系，自来水无需加压，使用简单的水塔就可以实现自全城供水。

主城区根据用途不同，规划出以下区域：

行政区，在主城区的中间地段，沿着南北向主干道依次安排各个政府机构，

文教卫区，在行政区的东面，计划将有学校、卫生所、图书馆、简易的体育场和俱乐部。

居住区，位于主城区的东北区域，占地面积最大——简易房宿舍不需要占用这么大的面积，但是考虑将来500多人都要组织自己的家庭，而且家庭规模可能会很大，所以先把房基地留足。

工业品仓储区，存储包括所有从21世纪时空运来的物资、设备、机器，也包括军火。这个区域将有单独的围墙。

农业区，包括农产品加工厂、粮仓、兽医站、蔬菜大棚、牲畜圈，另外有沼气池一座。

工业区，各种机械、零件制造和装备工厂。

主城区完全按照功能进行规划区域，居住区与工业区分开，最大程度的考虑了舒适度和安全形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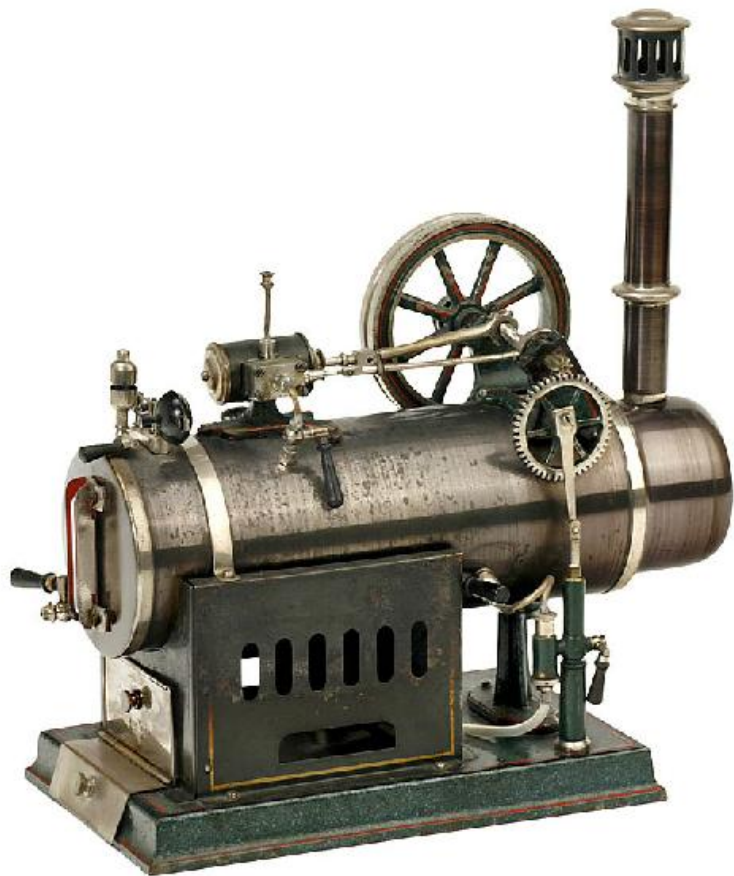
重工业区由于污染较大，再考虑到临高以东北风向为主，所以重工业区设置在下风区的文澜河西岸，包括规划中的钢铁厂、化工厂和那些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如造纸厂。

在主城区的东门外还将设立一个开放式的商业贸易区，用于与当地土著交换农产品、土特产和小商品。

宏伟的百仞城规划图获得了执委会的一致同意，几乎同时，某些人就开始争夺未来的“长安街”上自己的部门的位置了，到底谁的部委大楼能离执委会大厦更近一些差点引起一些热心成员拳脚相向，直到文德嗣反复说明眼下的规划里根本没有什么各部委大楼，也不存执委会大厦之类的东西，规划里只有一个行政机构的地基标注而已。不用说几年之内大家都是要合署办公的。

要展开建设，象海滩上那样用船上的辅机来供电已经不现实了。执委会有多个选择，包括柴油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和太阳能发电站，但是这些东西各有利弊，内陆地区风力有限，风力发电机的功率不过300瓦，除了照明之外几乎没什么用，太阳能的发电量也很有限；出于节约柴油的考虑，柴油发电机只作为应急使用。

拖拉机从海滩基地上用拖车运来了一台怪模怪样的东西：黑色的铸铁质地，有着烟囱和飞轮，裸露的管道、各种阀门、压力表……看起来很蒸汽很朋克。大家都好奇的围拢上来



锅驼机

“锅驼机。”马千瞩简单明了的回答了大家的疑问，这个东西就是用锅炉驮带蒸汽机的动力机械，它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维护容易，即能移动又能固定。使用效率高，运行可靠性好，能长时间连续工作。用途又特别广泛，从排涝、灌溉、碾米、磨粉、榨油乃至带动发电机发电或者直接作为各种工业机械的动力均可，从这点来说它很象现代农村的单缸柴油发动机。相比之下，它的劣势是比柴油机笨重得多，但是对穿越者来说笨重不是问题，关键是锅炉很不挑食，从木材、柴草、劣质煤炭什么燃料都能使用，能节约宝贵的柴油。

目前锅驼机即使在柴油机十分普及的情况下依然有一定的市场。执委会一共采购了6台锅驼机，其中2台是捷克产的单胆火管卧式复胀凝气式锅驼机，飞轮速度达1000转/分，最大功率500马力，用来带动发电机每小时可发电300度以上。这种锅驼机是固定式的，必需在平整的地面上才能工作，另外4台则是100马力的移动式机组，可以用汽车、拖拉机甚至马匹来进行牵引。

第二十八节 水与电（一）

这台用来发电的锅驼机原先打算安装在主城区，但它的污染严重，烟灰乱飞，噪音很大，加上锅炉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最后还是安装在水电区。为了防洪，水电区的火力电站、配电房、变电所所在的地基被专门垫高了。

锅驼机虽然对穿越众来说有许多好处，但它每天需要的燃料也很可观，更不用说的锅炉是需要用软水的。从船上给机器运蒸馏水未免太奢侈。如果使用天然水以雨水为最佳，河水也可以凑合，但是最好经过软化处理，罗铎说他可以做栲胶来进行水质软化，不过一时间没地方给他找原料。最后王洛宾根据在农村的经验，说可以用烧过的开水代用。

给这个庞然大物烧开水，未免有点滑稽，河滩上一字排挖了好多炉灶，把船上带的锅子都卸了下来烧水，火苗熊熊，蒸汽弥漫，一时间无比的壮观。穿越众们又投入到割草伐木的工作中去，各种柴火堆得象小山一样。

“为什么不用柴油发电机？”文德嗣看到这样壮观的场面豪无激动之情，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人力，锅驼机可以不用油是不假，但这样耗费下来的人力也根本谈不上经济。

大马力锅驼机运转需要硬化的地面——不仅是锅驼机的地基，整个城区都要进行地面硬化工作，特别是即将建设的简易房住宅区和城区的街道。

穿越众手里还没有砖，但是做混凝土却很方便，水泥和钢筋是随船运来的，石头在百仞滩要多少有多少，百仞滩在历史上一直是临高的采石场，石头不仅供应县内使用，还销售到临近各县。穿越众到来后石匠们都跑了，他们采下来打磨的石件有许多留存着，采石场里还有大量开采后剩下的碎石废料——河滩上有的是河沙，筛过就可以使用。从博铺运来了水泥和搅拌机。做混凝土还需要木模板。吴旷明在博铺建立起一个电力锯木厂，可以方便的开出各种尺寸的木料，很快就把木模板做好运来了。



混凝土木模板

完成了锅驼机电站的地面硬化之后，建筑组干脆一鼓作气的把水电项目也开工了，毕竟这样每天烧水喂锅炉不是个事。而且随着执委会的办公部门、住宅区的搬迁和新的工业区建立，用电量马上就会大增。到时候这点电量就不够了。

能源组在能源规划中把百仞滩水电站作为其重点工程，手头准备了电站的全套设计图纸，但是他们与建筑组开会协商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完全按这个方案施工目前力有未逮。

1967年春节过后开工到1968年底建成的百仞滩水电站，拦河坝长94米，高7.5米，还有配套的闸门、涵洞、渠道、渡槽、水管……即使在20世纪的临高也是倾全县之力才完成的大工程，从发动机关干部300多人，水电工程人员100多人开始，到全县征调民工几百人，还特意从头咀、黄龙、昆社三个公社调集能挑重担的渔家妇女200多人挑运大石。仅投入劳动力达到6.4万个工日，完成土方5.18万立方米，砌石5110立方米，浇注混凝土630立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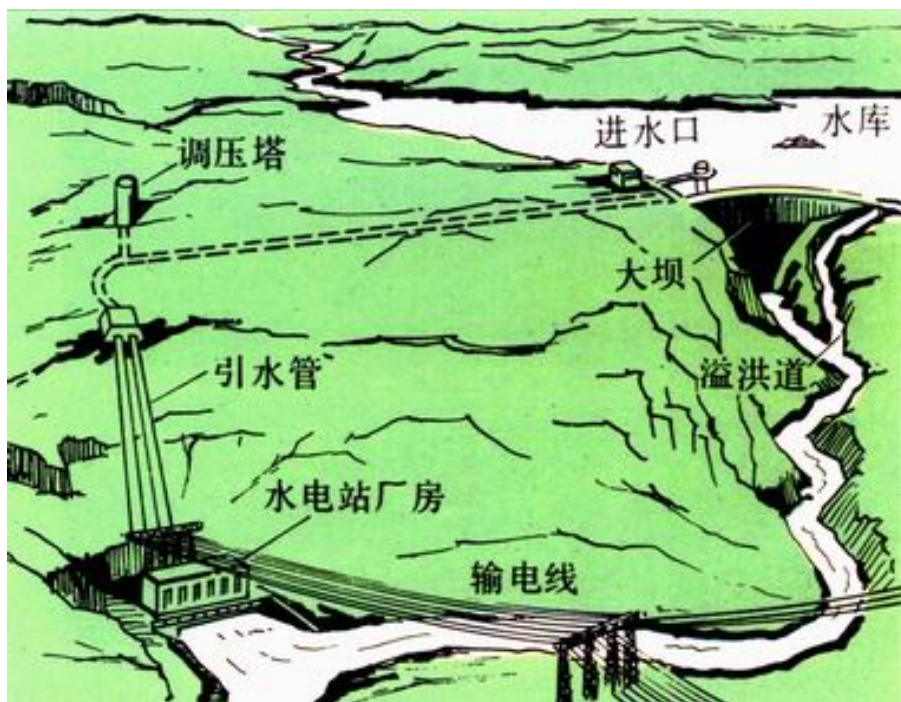
这些数字对穿越众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全套的图纸都只能暂存，最后决定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的渠道引水式发电站。安装一台200KW的发电机。

引水式水电站(diversion type power station)：在河流坡降陡的河段上筑一低坝(或无坝)取水，通过人工修建的引水道(渠道、隧洞、管道)引水到河段下游，集中落差，再经压力管道引水到水轮机进行发电。用引水道集中水头的电站称为引水式水电站。



1、无压式引水式电站：引水建筑物是无压的（明渠(open channel)、无压隧洞(free flow tunnel)）

主要建筑物：低坝，进水口，沉沙池，引水渠(洞)，日调节池，压力前池，压力水管，厂房，尾水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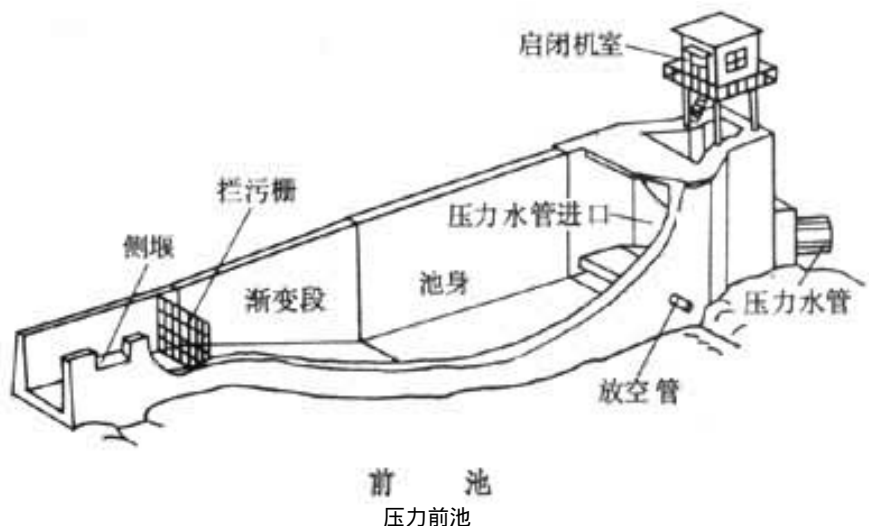


2、有压式引水式电站：引水建筑物是有压的（压力隧洞(pressure tunnel)）。

主要建筑物：低坝，引水隧洞(有压)，调压室，压力水管，厂房，尾水渠。

设计方案是首先在百仞滩九级瀑布的上游开挖了一条引水渠。引水渠的宽度和深度是根据水流和坡度的进行计算的，幸好这些是有现成的数据表可查的，最后确定为引水渠道的规模为底宽1.5米，水深1米。

引水渠将水注入压力前池，这个池子连接着引水渠和压力管。由前室、拦污栅、闸门、进水室、溢水道和排沙口组成。



压力前池是水电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用来沉淀泥沙和拦截漂流杂物，以免进入水轮机造成损坏，在有多台机组的时候还能起到分配水量的作用。此外，它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调节进入水轮机的水量大小。

当水电站负荷增大，水轮机所需要流量增加的时候，前室的蓄水池可以补充渠道来水不足，以免水位下降造成空气吸入压力水管，降低机组出力；反之，当负载突然减小，或者上游来水过多造成洪水时，渠道中的多余流量可以通过溢水道排出，以免影响建筑物安全。

水渠的闸门则是用来控制流量和截水，设置在压力前池的送水室内，因为是小型的水电站，这个闸门就决定使用了木材来制造。王洛宾根据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推荐使用了一种文革期间推广流行的木制弧形闸，它开启的时候使用滑轮组 and 手摇木绞车，关闭靠重力矩，结构简单，启闭快捷，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弧形闸

压力水管是建筑者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它作为水电站用来造成压力水头驱动水轮机做功的重要部件，不仅要承受水头的压力，还要承受关闭水轮机导叶或者闸门时造成压力水管内水流骤然停止所产生的水锤压力。因此压力水管要有较大的强度，否则容易造成裂管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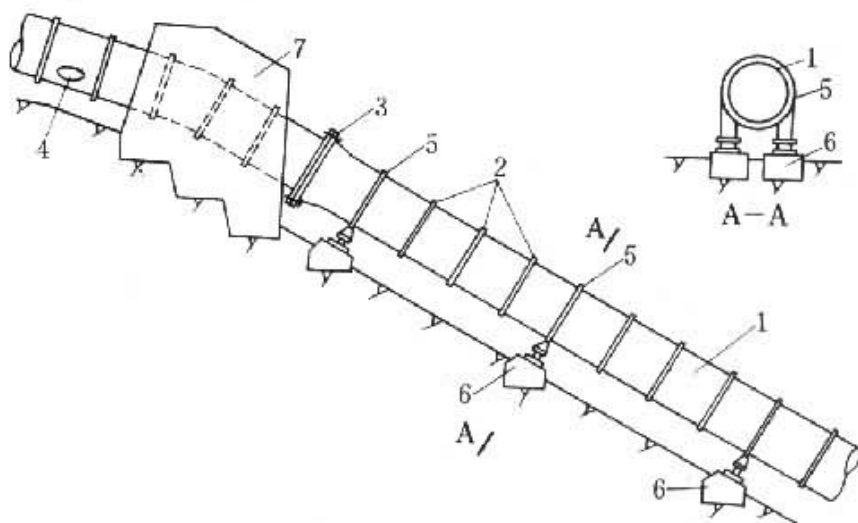


图1 开敞式压力钢管

- 1 管身 2 刚性环 3 伸缩节 4 进入孔
5 支承环 6 支墩 7 镇墩

压力水管

在现代，中小水电站一般都是使用钢管或者钢筋混凝土管，大口径钢管他们自然是没有，钢筋混凝土管的制造倒不成问题，但是对钢筋水

泥的消耗太大，眼下还没有自产水泥和钢筋的能力，马上要用到的地方又太多。于是有人提议用陶管，但是陶管的抗拉强度差，10米水压下就会破裂，只能用小水头电站上，而且这么大的陶瓷件没人做过，在临高当地恐怕也不见得有人会烧制，再说到现在穿越者们还没找到一个陶窑，连砖窑都没发现。

王洛宾考虑再三，提议采用木管。这种木制管道用厚4~6厘米的木板料拼接成，用铁箍箍紧，它的强度比混凝土管都要好，可在100米以下的水头高度使用，相比之下，混凝土管只能用于50米以下水头。木管保养的好的话，寿命也并不逊色，用上10~20年没问题。

木料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这些天伐木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虽然缺少干燥设备，吴旷明还造了一个土窑，用枝叶慢熏的方式干燥木材，这种方法效率很低，干燥程度还不一致，不过总算是能提供足够的可用的木材了。

问题是用木板拼接管道并不容易，它有点象箍桶，这门手艺本来就快要失传了，更不用说制造这样大口径的木管道了。在经过若干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最后有人用CAD建模的方式分解了每一根拼接材的标准尺寸。木材组看着每根材料都精确到毫米，有着详细角度的加工图纸哭笑不得……我这里又没有数控锯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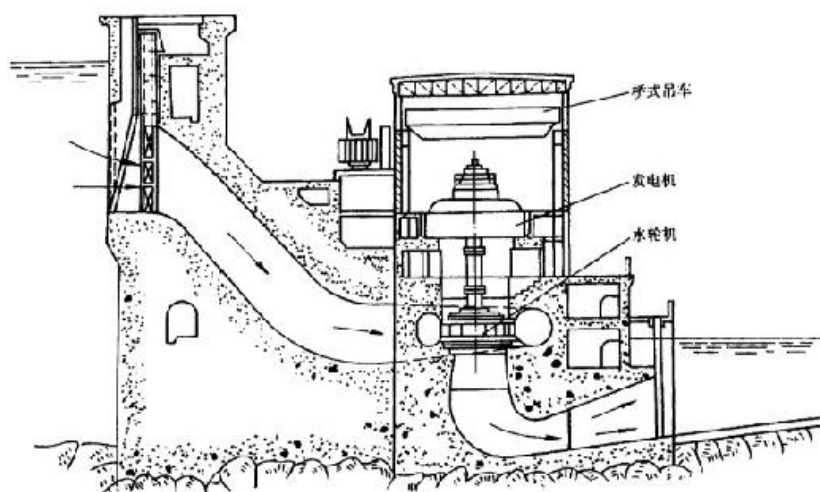


箍桶

不过有了数字，摸索就有了方向。根据图纸的数据，又经过几天摸索，终于拼接出了第一根管道，长4米，直径0.7米，外用铁箍箍紧，经过简单的加水测试之后发现拼接强度还不够，在制造第二根管子时候又增加了铁箍和木料的厚度。试验合格之后，锯木厂立刻生产了32米的压力木管，其中12米为备用。事实证明这个备份是有必要的，在施工阶段报废了2根。管道之间的接口用水泥砂浆连接封固。压力管之间的支墩

和镇墩则用水泥砂浆石砌。

压力管的底部就是发电厂房，它的基座要求比较高，所以不惜工本用了碎石砂浆混凝土，部分用的是采石场里不知用途的各种各样尺寸的石条。



发电机房

尽管梅晚上和他的建筑工程组以前没造过水电站，不过为农村设计的电站设备有详尽易懂的说明书。一群富于工程经验的人仔细研究，再加上各自对所目睹过的水电站的回忆，搞明白具体的建设方法的不难。开挖土方、沟渠，建造厂房，乃至架设电杆都是驾轻就熟。水渠是土渠，其他建筑物则都使用水泥砂浆石砌。

在某些石质的地段开挖比较费力，但是有空压机和风镐这些工具，也比较容易的克服了。本来执委会还拨给了一些硝氮和煤油，准备必要的时候用炸药施工，不过梅晚考虑还是少用这种大杀器为妙——他们都没有使用炸药的工程经验。

王洛宾因为在广西农村生活工作过多年，对这种农村小水电之类的农用民生建筑很了解，最近的工程基本都是他在负责协调，在巡视工地的时候远远得看到水电站那边一群人围拢在一起，好像在争论着什么。他走近了点看见主要是建筑组和下属的工程队的人员在，一个是组长梅晚，另一个他有点印象，就是在公路基建的时候提出先修简易路的卓天敏。

第二十九节 水与电（二）

他对卓天敏没有特别深得印象，记得他有个儿子，曾经到执委会来找过萧子山，要他批条子给吴南海分个鸡蛋给他——给儿子吃的——鸡蛋眼下可是最紧俏的东西，每天只有三四个，一般只供应病号。

他三十五六岁的模样，穿着沾满石粉和泥土的作训服，指着那个新砌好的压力池，眼睛不看任何人，说：“……按设计图纸：进水室的底板比前室的底板要高。现在却造得一样高了。”

工程队的人围绕在他身边，都不作声。梅晚有点不耐烦：“就几公分的高低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样样都抠设计图纸的话这就是一豆腐渣工程。”

“那是缺材料搞得代用措施，没法子的事情，”卓天敏听他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了，“这压力池的水泥石子黄沙一样都没少用，为什么不按图纸做？”

“工程队的人对图纸不了解，没注意……”冰风试图打圆场。

“这更没道理。干活的都是生手，不是专业工人，责任不在他们，这没错。我们都是吃工程建筑饭的，这样的低级错误还好意思说？”周围的人都在交头接耳了。

几个专业人员都红了脸，梅晚也驳不倒他，只好说：“那你说怎么办？”

“砸掉了按图纸尺寸重新做。”

“这样浪费材料不说，还延误工期！”梅晚几乎要跳起来了，“再说你也不是水电专业出身，知道为什么池子前后要做成这有高低？图纸上的东西未必就是对的么，这样的事情多了。”

“我的确不知道，不过正因为 we 不懂，所以对图纸丝毫也不能含糊。”

这时有人发现了王洛宾，说：“王委员来了！”

卓天敏听说王洛宾来了，转身一看，王洛宾果然站在人群里，他有礼貌的向王洛宾点点头，不说了。

“卓工，你继续说呀。”

“我要说得都说完了，而且我的确也不懂水电建筑。王委员你来决定吧。”卓天敏冷淡的说。他要看看这执委会的委员到底有多少水平。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王洛宾身上。

王洛宾围绕着池子走了一圈，又拿杆尺测量了下各部分的深度。检查完了，他向卓天敏征求意见说：“卓工，你看怎么办好？”

卓天敏说：“不按图纸施工就是质量不合格，唬弄是可以的，就怕以后会出问题。”

王洛宾转身问梅晚：“你看呢？”

梅晚想了一下，说：“的确是和图纸有出入，但是现在材料少，又得赶日期，我看可以将就使用！以后有了条件再改。”

这个提议得到了一部分建筑组人员的赞同。

王洛宾点点头，说：“如果重新返工，要浪费一些水泥、钢筋，还会延误发电并网的时间，但是这个事情却不能将就。”

他指了下池子：“压力前池的宽度和深度要比渠道大，是为了水流进入前池之后减慢流速，这样水里的泥沙就会沉淀下来，这是第一步，进水室比前室底部高一些，是为了防止已经沉淀下来的泥沙冲入压力水管。保证水轮机的安全运行。”

梅晚知道这件事情上自己又领会错了执委会的意思，修筑公路的经验使他以为执委会主要看工程速度，所以这次就坚持进度优先。眼看着建筑队的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他，没有好气的挥了下手：

“别看了，快把有问题的地方都砸掉，返工！”

建筑队跳下池子拿八磅的锤子敲打着要返工的地方，混凝土块剥落着掉了下来，王洛宾一阵心疼，水泥这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远程侦察队正是为了寻找各种资源才被派出去的，现在已经走了快一周了，虽然每天都有无线电联络，但是资源勘探情况还没汇报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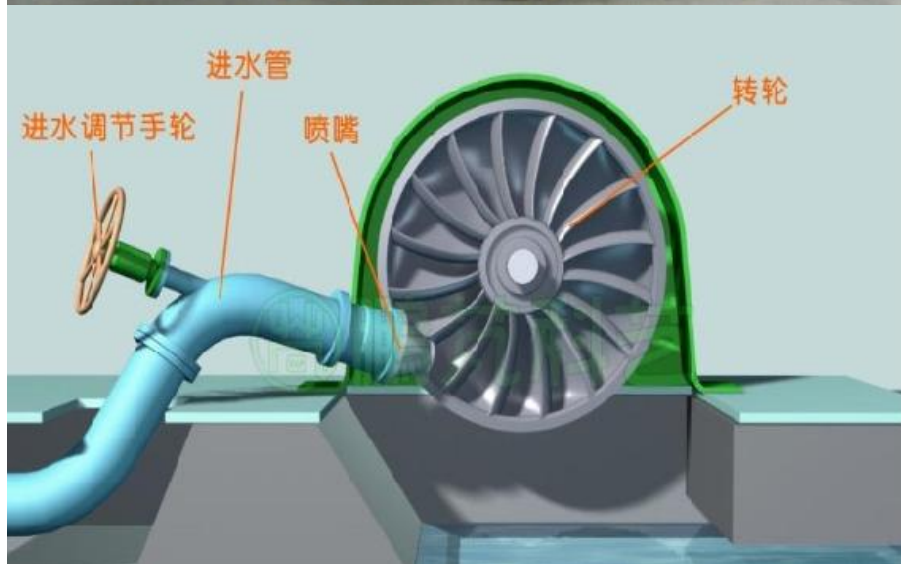
卓天敏站在一旁注视着王洛宾，似乎今天才认识王洛宾。平时他对这些执委的印象就是和气而圆滑，萧子山这类就是典型，永远不说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但是你分辨不出他对某件事情的态度，即使是要在某些争端中充当决策者，他也会用一套言辞让大家都觉得不伤面子——他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是同时又看不起，觉得这是自身没有专业的人才会搞得一种生存手段。

他何尝不知道自己在建筑工程组里几次发言之后已经成了梅晚的忌讳，但他一点都不在乎——自己不就是为了离开那个虚伪空洞的生活环境才带着儿子来到这里的吗？如果到了另外一个时空还要继续搞那一套，那他何必来呢？

风很大，枝条柔软的树木起劲的摇晃着，百仞滩这里的植被保持的比其他地方要好，附近连绵的矮丘陵上的树林茂密，随着风传来一阵阵的树涛。风忽然变大，天气也阴沉下来，有点要下雨的样子。返工的部分砸掉之后，梅晚立刻重新组织了力量，亲自带领工程队抢修，浇注的混凝土的工作要抢在降雨以前完成。王洛宾也在工地协助清理残渣，他边干边思索，正如文总在私下里和他谈得一样，团体里的事情并不象想像的那么简单，从这些天他组织安排施工的前后来看，建筑组内部显然已经有了裂痕。

重新浇注完混凝土之后，马上开始安装水轮机。水轮机安装要求比较高，要测水平，最好是一次性吊装到位，梅晚调来了那台汽吊，经过

一下午的折腾，终于把水轮机吊装到位。发电机房因为没有砖瓦可用，暂时就先搭建了一个棚子作为遮盖。



水轮机

工程队冒着细雨清理干净工地上碎石和垃圾，安装好引水渠闸门，最后将取水口的土石完全挖开。弧形木闸门发挥了它的作用，水没有涌入，现在就等混凝土完全干透即可发电。

这座水头20米，水流量每秒两立方米的小水电站，可以为基地提供200KW的电力。未来的远景规划是达到5台机组1000KW的发电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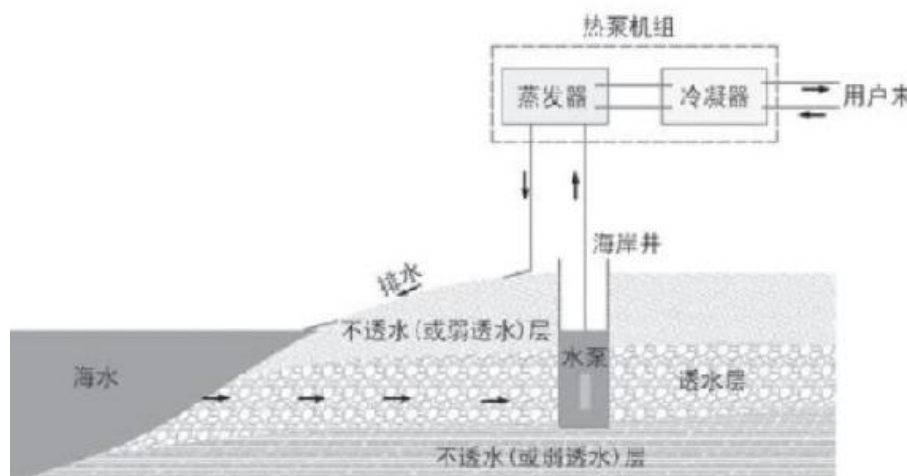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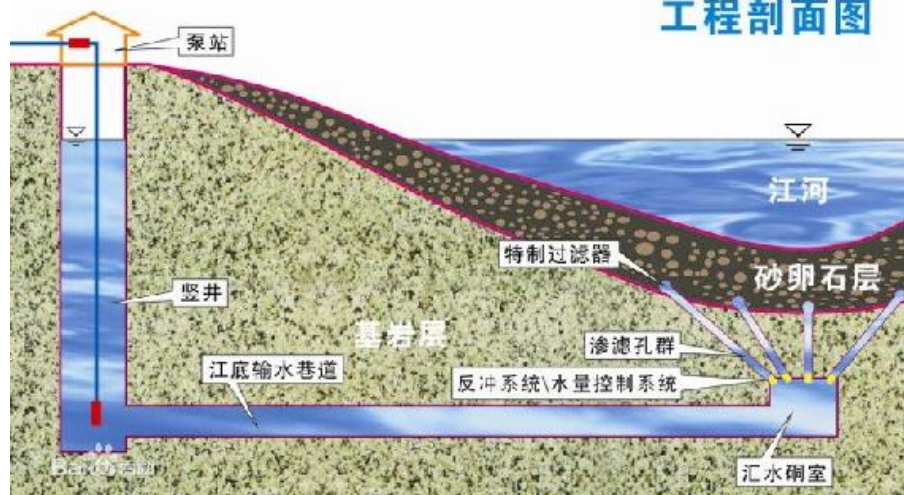
因为即将有二台发电机同时发电，原先简单的拉电线供电的模式就要有所改变。常凯恩计划建立起新的电网系统。系统是成套采购的，这个电力网将采用110千伏电压高压送电，用电则采用工业380伏和民用220伏，这都是本时空现成的电压标准，也符合他们带来的各种机械设备的用电需求。

电网的输电线路梅晚为了安全起见原打算都安装在地下，但是没有合适的耐腐蚀的电缆套管，所以继续采用电线杆架空输电，好在从水电区到主城区的线路全长才100米，完全在视线范围之内。如果有必要，可以用城墙把两个区域之间连接起来，不过暂时还没这个必要。

有了电，接下来的项目是供水系统。文澜河的水质主要是受到上游县城居民区和农田的废水废物的污染，故而有机质含量比较高，水藻较多，泥沙含量反而很小。对于这样的水质，仅仅依靠传统的泥沙沉淀、消毒的方法是不够的，水藻会带来难闻的臭味，连氯气的味道都掩盖不了，太湖无锡段的蓝藻大爆发的时候，当时自来水厂出厂的水质在理化标准上完全合格，但是臭味却始终不能消除。

田九九作为给排水的专业人士，在查堪过水文地形后，决定采取渗滤式取水口——河水通过河边土壤的渗滤再进入到蓄水池，这种形式取到的水通常不受污染，不需要太多的处理。

工程剖面图



渗滤式取水

最简单的模式是挖掘渗滤井。不过田九九考虑到要供应的人口数量多，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用水量也较大。所以采用的是比较复杂一些的渗滤廊道给水系统。

首先在沿河15米的地方，平行着河岸开挖一条集水管沟，集水沟的开挖深度要低于最低水位线1米，管沟内是由多层不同规格的砂、砾石和小碎石组成的滤床，滤床中间埋设集水管道，这种管道在现代一般是用50~100mm直径的打孔PVC塑料管，田九九没这种PVC塑料管，所以采用了混凝土管，用200mm圆径的圆木作为内模，用砾石、细纱和水泥混合后现场浇注成型。这种管道不需要太密实，而是要求疏松多孔，管道接口的地方也不用密封——以便到进入集水沟里的地下水能渗透进管道里去。整个管沟用不少于30mm厚度的泥土进行覆盖。

最后，在管沟的北面尽头，地势最低处，用混凝土砂浆砌石修筑清水井，渗入集水管的清水最终被流淌到这里沉淀。建筑工程组为这个水井做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盖子。沉淀后的清水用泵泵入高架水塔。水塔的基座是用石块和水泥砂浆砌起来的，上面安装了一个从船上拆下来的十吨水箱，水箱外面涂上了一层用作防水防锈的水泥砂浆。水塔外安装有一个臭氧发生器。这个装置用高频电子装置产生臭氧用于杀菌。臭氧杀菌效果并不比氯气差，而且不需要复杂的电解装置和管道，对人体也没有很大危害。在电解食盐装置没有上马前，这个东西能顶很长时间。

为了防备台风，整个高塔水箱用粗大的船用缆绳牢牢斜拉在地面上。通往主城区的主输水管道是PVC材质的，因为建筑组规模宏大的地下市政暗沟工程还没开工，这条输水管道暂时埋设在浅沟里。



高塔水箱

第三十节 电信

为穿越者们修建住宅的工程也随之展开，比起前面的几项基础建设，这个工程简单多了，简易房都是搭积木一样的标准件构造，施工并不困难。

住宅区的地基已经被适当的垫高2米，一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洪水，二来万一遭到进攻的时候也能居高临下的进行抵抗。整个地基的斜坡都用石块砌坡，地面则做了硬化处理。简易房采用新村里常见的行列式的布局，所有房屋统一座北朝南向排列，围绕中心广场布置成七个组团，分别用阿拉伯数字按顺时针方向编号，其中一到五组团是男子单身宿舍，六组团为女子单身宿舍、七组团为家庭单位。每间单身宿舍住4人，家庭则每家拥有一间。简易房内按照过去的想法，尽可能的配置了舒适的环境，安装了电灯、电源插座，不过没有家具——眼下的木料都得优先供应基建工程——即使这样，也让很多人感到高兴了，十多天来第一次可以睡在一间真正的房子里，笔记本又能充上电了，夜晚的生活不再枯燥……



生活区广场上用木头搭建了成排的晾衣架，广场的北面的一排房屋则是厕所和盥洗室。从船上卸下了全新的抽水马桶——不是家庭用的座便器，而是俗称“土耳其式马桶”的蹲便器——执委会觉得这种不与皮肤直接接触的洁具更卫生一些。冲洗厕所用的水是直接从河里抽来的，储存在厕所后面的一个简易水塔里，百仞城从建城伊始就开始了分质供水。



蹲便器

盥洗室和厕所采用的是同一套的排水设施，这些污水在高度差的重力作用下通过污水渠直接排入住宅区下风处的农业区，吴南海建造了一个大沼气池，城里所有的污水都在这里进行处理。

整个生活区的外围用土石堆砌成一人高的矮墙，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它进行抵抗，出入生活区的入口只有一处，台阶上大门用结实的木板做成，旁边是一个石块水泥砂浆造的二层楼的值班室——实际上是一个碉堡，这里在平时安排治安组的人员24小时值班。

执委会的办公环境也跟着改善，一栋二层的钢架简易房的组合楼拔地而起，这里的内装就要气派多了，家具都是从丰城轮上取下来的——这些过去看起来很旧的老款家具如今看起来即豪华又气派，让很多人眼红。办公室里甚至还有局域网！群众中有人传说，执委会的一些人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联机打游戏。

这给刚刚在执委会大楼里拿到一个办公室的通讯组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来找组长李运兴要求尽快把网络接口通到每间屋子，还有人担心没有那么多的路由器，一个房间一个接口的话大家没法同时上网了。就干脆建议全面开放无线上网服务，反正多数人带的笔记本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要求被执委会无情的否决了，眼马千瞩指示他尽快在百仞城设立通信中心，通讯组在穿越前的通讯计划里采取的方案实际就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小灵通系统，当然这种通讯系统在现实中运用并不太理想，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喂喂操”。但是它作为一种穿越通讯器材却有结构简单，能耗小的特点，至于信号差的问题，17世纪的空气里是没有无线电干扰的，也没有林立的大楼和高压线。



小灵通

李运兴带了一套本地电信废弃不用的小灵通基站和控制器，还有笔记本2台、电信淘汰服务器、各类通讯线材、接口设备、通讯协议、通讯管理软件等全套通讯类管理软件。这些东西足够他在这个时空建造一个无线通讯网络了。



小灵通基站

这样一套小灵通基站和控制器，可以在最大几十公里的半径内支持上千个小灵通手机，如果增加几个远端模块还可以支持更远的距离，相当时期内基地内部通讯都够用了。

还有一千多个小灵通手机，都是批量买同一个信号同一个批次的，这样到时候可以零部件替换修理。

他估算了一下，现有的基站发射功率是50w左右，大概能够覆盖15km的蜂窝区，若要满足执行委员的要求，基站覆盖范围应要达到35km~40km左右，则应该加装基站功率放大器，使每通道发射功率增

大到200w，这样可以同时大幅增加系统的衰落储备，为了平衡功率，同样要装上塔顶放大器，使上行信号增加12db左右。总体估算，整个基站用230v50hz交流供电，所需功率为7 - 10kw。当下把报告交到执行委员会要求给予供电配额，不过现在骆驼机电站就能每小时提供200KW电量，这点功率应该不成问题。

通讯组申请工程队的帮忙，在城内搭建了一个塔架，安装了阵列天线，这样可以减少周围建筑物的回波噪声，当然此时此地也没什么高层建筑，但是架高一点总没错。

文总提议，应该尽快把各种无线资源整合起来，使电台、手机、步话机可以互相通话。对这种合理要求，李运兴冥思苦想了半天，又把组员都召集起来研究了一番，最好只好采用一种土办法来解决：利用空中公共接口协议，把大家的步话机提供集群调度——临时用工业用的单片机组建了一个服务器，把步话机的信号模拟成手机信号接入交换机中，这个方案不仅需要单片机，由于小灵通和步话机之间的频率不同，又加装了一个天线。

小灵通的开通使用使得每个人都找回了一丝熟悉的感觉，在放号发手机的那天，通讯组办公室前人头攒动，大家都想要一个所谓的吉利号码。

“我要888888！”

“我要168168！一路发！”

“放屁，那是我的。”

“小绍，你还记得吗？我还请你吃过饭呢，给我留个带8的！”

“你们这群人真庸俗，就知道要8，扒皮？”

“这叫发，发财！你懂不？文盲！”

“你才是文盲，你们全家都是文盲，你又不是广东佬，跟这人学什么舌头？”这二个几乎拳脚相交起来。

“我要6，给我带6的！”

还有人别出心裁的：“我要444444”

“那你不如要514514”有人开他的玩笑。

绍宗坐在桌子背后，桌子上放着个大箱子，扯起喉咙喊：“大家不要乱，挨个来，我们这里依次摸号，没选号的，知道不？摸到那个是那个？哎哎哎，我说你这么不自觉啊，看了又丢回去？！没素质！”

“哎，小绍啊，能不能给我个好看点的？这手机也太难看了。”这是女生在发话了。

“我要翻盖的那种。你们怎么都是直板的？老土！”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着，她们的兴趣不在号码上而是那边的一堆小灵通手机——都在那里乱翻。

“是啊，颜色也没得选……早知道我把我丢家里不要的那个带来了……”这些手机是批量采购的，除了颜色有些不同，款式型号都是一模一样的，难怪女孩子们不满意了。

通讯组的几个人拼命的维持秩序，但是眼看场面愈来愈混乱，一直在附近干活的郭逸同学站了出来：“大家不要乱，”他没干过治安这行，到底也算是一个行业中人，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眼看这样的情况下正是表现的时候，马上站出来帮忙维持秩序。有个性情暴躁的家伙企图推搡小郭同学，被他一个关节擒拿捏得直掉眼泪，有了这么个可悲的榜样，闹哄哄的人群马上安定下来了。

选号很快就结束了，除了少数幸运儿获得了所谓的带8带6的吉利号码之外，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号码。有些特别信这个又没抽到号的人心有不甘的咒骂着，去找那些幸运儿，提出用自己的物资装备和他们换号。

“商机在任何地方都有啊……”绍宗心满意足的把桌子搬回了办公室，和另一个时空一样，通讯组——未来的穿越电信公司，已经把那些所谓的吉利号码都扣留了下来，李运兴和绍宗盘算着一旦穿越电信改制，他们再把这些号码投放市场，乖乖，那不是发财了？

看到站出来维持秩序的人没取号就走了，他赶紧追了上去：

“兄弟，你叫什么？怎么不取号领手机呢。”他决定为了表示谢意要给他一个带8的号码。

“这个，”郭飘抓了抓脑袋，有点难为情的说，“我是临时身份证，现在不能领手机。”

“哦！”绍宗恍然大悟的拍了下手，“你是那个郭逸吧。”

“你知道我？”小郭有点不明白，他在这里应该是没人认得他才对。

“嗯，其他人是知道了，不过我们组长拿回来的内部通报，我看过。”

“哦？上面说什么。”郭逸对自己的未来很关注，内部通报无疑代表了这群大胆的时空冒险者的高层对自己的看法和政策。

“这个……”绍宗为难的想了想，“不方便说了，是有秘级的……”

他妈的，还真是有样学样，这套玩意倒是一学就精通。小郭在心里暗暗骂了句，不过脸上还是无比诚恳的说：“没关系，我就随便一问。”

“我就露一点了吧，”绍宗觉得太讲原则性未免不近人情，“你们三个人么，执委会的意思是要有所区别的。你记得这点就好了。”

有所区别？这是什么意思，郭逸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第三十一节 临高的反攻（一）

所谓三个人有所区别，显然是说他和ATF的两个洋人是有所区别的——在未来他们的待遇和发展就根据这个区别有所不同。至于是好的还是坏了，这个就很难讲了。

从好的一面来说，他是中国人，另外二个是美国人，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考虑，他显然属于“可以团结的对象”。但是从某些国人一贯喜欢优待洋大人的思维来说，说不定这二个无根无底的外国友人更受这群领导者的器重，自己反而成了一个企图破坏他们计划的可恶之徒——要是这样，他最好的下场也就是“控制使用”。

这给他很大的苦恼，他深知领导人物的想法往往会与众不同，而且这种古怪的思维模式是伴随着职位而不是个人，一个人成为了领导，他的想法就会改变，其他人很难揣摩他的真实意图。在他看来，这个时空冒险团体的领导也不会例外。

自从被分配到基本劳动力小组之后，就彻底的默默无闻的干活，“夹起尾巴做人”这个中国普通人民深刻了解的道理他自然懂得，但是他也在时时刻刻的等待着机会，等待一个执委会承认他是革命同志的机会。

他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在穿越者们忘乎所以满腔热情的投入这所新城市的建设的时候，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工地并没有设防。登陆以后当地人的望风而逃和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中取胜让他们志得意满，北美分舵运来的满船军火也让他们的安全感膨胀到了极点——铁丝网、SKS和探照灯似乎成了最坚固的堡垒。

县城里的探子每天都在远处窥探，小心翼翼的不敢凑得很近。那些被骑着轰鸣怪兽的海贼抓走的同伴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最勇敢的人在白天利用树木和草丛，慢慢的靠近，多少能看到海贼们正在忙碌的做什么。城里基本上了解到了海贼们的一举一动，只是束手无策而已。能商量的人本来就不多，但是说来说去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东西，士绅们又不积极，拿什么去打？他清楚这伙老财们的想法：大不了危急关头往城外的村寨里一躲：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这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老话。他身为县令，城破断无自己逃命之理，免不了要来个以身殉城——这他可老大不愿意的——要不是出仕之心甚旺也不会大费周章的大挑到这么个穷乡僻壤来当县令了。

城里也不太平，避到县城里的乡民有二千多，城里根本没那么多房子可住，四乡的农民要么躲进了城，没进城的也不敢把粮米和蔬菜运进城，深怕路上被海贼们劫去了。城里各种食物都很匮乏，避难的人就靠着粥棚每天的施舍过日子，营养不良加上风餐露宿，老人和孩子因为体弱已经死去了一些，每天街上都有人在哀哭，把个吴县令搞得心神不宁，他深怕一旦风吹草动，民变起来可不得了。为此他每天都亲自带人去巡街，安抚下民心。

为了以防万一，他已经派遣亲信家人带着丁壮，把自己的家人和贵重积蓄都秘密送到了府城，关照万一出了什么闪失，就立刻送他们渡海回乡去。这样他就成了彻底的“裸身当官”了。

城里就这么熬了十多天，海贼们还是没有来攻打的动静，探子们回来报，髡贼们把路修到了百人头滩后就停了下来，眼下正在那里大兴土木。似乎并无攻城的意思。吴明晋想不通百人头滩那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他们挖来挖去的——没听说此地有什么古墓或是财宝埋藏的传说啊？

“这倒是伤脑筋啊。”吴明晋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这十来天，似乎头发都白了不少。

“老爷，符巡检求见。”长随进来禀报。

“请他进来。”吴明晋没有好气的说，虽说他很清楚，符柏文的十二个人本来就抵挡不了髡贼们的登陆，但是他对此人的望风而逃，没有力战还是心存芥蒂的。眼下又只能敷衍他，毕竟他是本县唯一的武官，还要有所依仗。他大概也自知道罪责重大，无论是城里备战还是出城探查都很卖力。

“堂翁，髡贼们在百人头滩上筑城了！”

吴明晋的手一抖，茶水都泼出了，他忙问：“如何知晓？”

“昨日我亲自去探查，髡贼们已经在百仞滩上盖起了许多房屋了！”

吴明晋的茶盏都险些掉在地上——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海贼盘踞不去的话，他如何是好？过去他还总抱有希望，海贼们呆些日子自然就走了，现在他们非但不走，还在修路，现在又在离县城不到十里地的地方修寨子了。

一旦寨子修成，海贼们就会长期盘踞下来，别得不说，现在已交九月，马上就是征秋粮的日子，文澜河两岸又是本县的粮米产地，海贼们就在眼前，老百姓哪还敢去下地收粮！

征不上秋粮……吴大令知道这比境内闹海贼的性质要严重得多，别得不说这乌纱是肯定没戏了。

“快请刘先生。”吴明晋转了个圈子，吩咐道，“把城里的士绅们都请来！还有黄家寨的黄老爷。”

城里的官绅在会议上听了探子们的消息，其中颇有些读过兵书的，见这群髡贼沿着大路一字排开，便自以为海贼不知兵，摆出这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长蛇阵。而且没修筑在博铺那里壕垒森沿的寨子。各处也没多少武装匪人，都是些短衣髡发的工徒在劳作，每一处背着鸟铳的匪人不过二三个。

这一来，官绅们胆气壮了许多，符柏文因为身为博铺巡检丢失了防地，为了将功折罪对攻打海贼们鼓吹最为积极。吴县令特意指出眼下秋忙将近，沿江各村的农民都不敢下地，一耽搁下来这一年的收成可就没

了，不仅上对不起朝廷，下面的小民恐怕也要无以为生，更不用说交租子了……土绅们的心思渐渐活了起来。有人当即就表态愿意出人出钱去打仗，赶走海贼。

九月初十一这一天，有乡勇的各村寨团总都奉命进城计议，吴大令这次措词极其严厉，加上本县几个豪绅大户都明确表态愿意死战，小寨子也不得不同意参加，或三人五人，或出刀枪火药的，到十三这天，县城里已经到了乡勇近三百人，吴县令还觉得不够，派人去县南的新化乡黎畔都，向黎峒征发了三十黎人土兵。这些土兵都是弩手，配着毒药炼制过的毒箭。



弩

刘进士建议夜袭，吴县令也十分赞同。但是符巡检和黄守统都反对，他们有一些实战经验，知道晚上打仗就是训练最好的官军都难以控制队伍进退，更不用说他们这样临时凑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了。既然是乌合之众，唯一的办法就依仗人多势众，猛攻海贼一点，来个以众欺寡，吃掉一股人马，毁掉些海匪的车辆器具。

符柏文命众人多备火种火药，准备打仗的时候用来放火，原打算把卫所的佛郎机炮也带去的，孙百户却执意不肯，声称炮和兵都是来守城的，出城打仗是县里的事情，他管不着。吴县令亲自去说，也吃了回票。他心里十分失望，去白沙汤允文处的信使也回来，汤允文称最近要参加围剿刘老香的战斗，没时间来到驱逐这“小股海贼”。

不过汤允文如此作答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贼人不破临高城，官军就不会来剿匪。眼下只有打点起精神，奋力一搏了。

县里一面把武库里的东西都搜罗出来装备给这些衣不蔽体的乡勇，又叫城里的铁匠新打造了许多铁枪头，又搜罗了各种废铜烂铁做炮子用，又征集了人手打造战车……一时间城里闹得鸡飞狗跳喧闹不堪。

城里的这些动静，一丝不少的都被在城下的观测哨报告到了执委会。到底临高县是在进一步增强防御，还是在准备一次反攻，这个谁也下不了判断。最后加强警戒的命令下了下去，但是军事组实际上已经没

有更多力量了。

连登陆后动员的武装民兵在内，军事组总共也只有七十多人，其中还扣除了派往县城外监视点的三个人和护送远程侦察勘探队的二个人，余下的人要负责从博铺营地、沿公路路警戒哨一直到百仞滩工地本身的警卫任务，军事组已经取消了三班倒的执勤方式，采取两班倒，才勉强维持住了一定的警备规模。

三班倒：就是每天24小时分成早中晚三班，每班8小时。

这样一条满是漏洞的防线在大明的乡勇团练面前有没有效果，只有实战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游戏，它没有LOAD可用，每死一个人，每损失一件设备，就意味着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三十二节 临高的反攻（二）

县城里的反攻计划基本上来自刘大霖和黄守统，无形中正好形成了大明常见的以文驭武的局面，刘进士学富五车，又受晚明政治局势的影响，很读了一些兵书，对总体的谋略布划有点心得；黄团总则多年在短兵相接的第一线，小规模厮杀经历过无数次，战阵指挥进退颇为熟悉。官绅们看到这个局面，都很安心。

从探子们口中得知，海贼们分屯在博铺和百人头滩。探子在百人头滩看到了女人，说明海贼们的老营就在那里，老营即在，中军也该在那里。

中军：是一个古代军事概念结合起来理解。前军，为大部队探路；中军，就是主力大部队；后军，粮草等辎重，并为大部队提供后卫。

城里现在聚集的人马虽多，但是能上阵厮杀的有限。黄守统是当地土著，又是多年带勇打仗，哪家的勇能战，哪家的只能欺负老百姓，他心中有数。真正能用的人马也就是他自己带来的一百黄家寨乡勇，还有几家本地大户豪绅的乡勇和家丁。合起来不过二百人。他打算用这些人作为战兵，直接突击海贼们的中枢，最好能一举斩杀几个头目。

这个策略被某些士绅们置疑：海贼死了头目会不会疯狂的报复？

“打仗的事情，切不可心存侥幸，”黄守统捋着亥下（应为颔下，通称“下巴”）的胡须，“动了刀兵就要杀到底，别以为手下留情日后能有退步，到时候别人看你软弱可欺，反而要变本加厉了。”他扫了一眼众人，不怒自威，“把他们打疼了打怕了，他们就会自己滚蛋。”

当下决定分二路行动，左路以黄家寨的乡勇为主力，带着从城墙上拆下来的二门虎尊炮，并许多火箭火药罐，一共三百人，由黄守统亲自带队直攻百人头滩；右路由符柏文带队，也有三百多人，不过多数是临时征发的老百姓充当的民壮，多带旗子号角锣鼓，用来造声势佯攻博铺营地作为牵制。为了防着海贼们在城外有探子，两路人马一起出发，做出向博铺进发的样子，半途左路军折返突袭百人头滩。

两路人马约定起火为号，由右路军先攻博铺，随后主力发动攻击，无论哪一路要撤出战斗，就以狼烟为信号。

城里留守的除了衙役，还有二百人。县里的弓手民壮因为欠粮饷太久，吴明晋怕将他们留下守城，一旦失利便会乘机在城内和四乡骚乱抢劫，各村来的乡勇，他也不敢完全信用，便用掺沙子的办法，民壮乡勇弓手卫所兵混合编组着守城。民壮们不想去打仗的只能贿赂典史，没钱被赶去打仗的个个心怀怨言。

九月十六这天，各项准备都已完备，县里在街道上支起锅做饭，许多人是今年第一次吃上干饭，都挤在锅前，个个垂涎欲滴的看着，嗅着。

“天爷，可吃到顿饱饭了。”

“本来要吃干饭就得到农忙，这二年连农忙都吃不到了。”

“天也邪兴，临高这地居然会下霜！”

“就怕这顿是断头饭。”

“别说丧气话，不吉利。”

县丞吴亚带人送了几百贯钱过来，说是开拔的赏钱，又拿了二十套新纳好的棉甲——这种甲物虽然物料易得，但在南海之地穿着未免太热，所以很少有穿用的，这是临时赶制出来。黄守统知道县令是倚自己为长城了，十分感动，再三称谢。决意要力战。



棉甲

他将自己的二儿子叫了过来，黄守统的二儿子黄稟坤在县学里读书，是个生员，眼见三弟新丧不过几天，父亲又在秣兵砺马，一副决一死战的模样，心中十分不安。

“稟坤，为父今天就要去剿贼了，”他抚着自己的膝盖，“海贼厉害，此去并无十分的把握……”

“父亲……”

“你不要说话，”黄守统沉声道，“为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纵有意外，你和你大哥也不必太过悲伤。你大哥虽然武勇，却不爱读书，不如你聪慧。故而我只叮嘱于你：这十多年来天下乱相渐现，我们这里幸好是边鄙小县，然而一旦天下大乱，不免宵小之辈乘机作乱。你们第一是带领子弟执干戈以卫桑梓，第二便是要顺应天命！”他盯着儿子的眼

睛，“且不可多读了几本书，就读出个愚忠愚孝来，你可明白？！”

“是！儿子明白。”黄稟坤心里即明白又糊涂，但不敢多问。

“一会你随我出城，路上便回黄家寨去。”

“儿子愿随父亲一起去厮杀！”

“傻小子……”黄守统长叹道，“你是秀才，刀兵凶险，黄家不能没有你！”

“还有大哥。”

“你大哥是个白身，”黄老爷子在家丁的帮助下穿上棉甲，“吴太爷总是要调走的，将来新来得太爷能记得咱爷们的血汗功劳？有个秀才，说话都响亮点。”

他听了，这才深悟父亲的苦心，只是心中又隐隐的觉得不甘。

黄守统嘱咐了儿子这才领着大队人马出城。一路上在路上，他一方面为这次吴县令的信任所感动，一方面心头上总是摆脱不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股乘着巨大的铁船，驱使着人力不能抗衡的机械的海贼并不是他一直打交道的土匪强盗，他们的到来或许意味着许多事情将会彻底的改变。他抬眼望天，天空只有淡淡浮云，却让他觉得日色昏昏无光，这大明的天下，真得要有大变了么？

从路上分兵出来，他先把队伍带到离开百仞滩二里的地方，一面等候博铺的佯攻开始，一面听探子的回报。他打定主意，若是百人头滩此刻无备，即使符柏文那里没有开始他也要提前进攻。

不多会，探子回报说百人头滩的海贼都收缩回各个营地去了，外面已经没有人走动。黄守统点了点头，这点并没出乎他的意外，对方的探子大概早就侦知了他们的动向了。

又等了片刻，忽然看到博铺方向有烟火的信号，知道符柏文已经开始进攻，他策马走上一个土丘

“各位父老，我们就要攻向敌阵了。我与诸位都是本地土著，世世代代居于此地，这里有我们田地房屋，祖宗的坟墓祠堂……”说到这里他的觉得自己的眼泪出来了，“今日正是我们护卫乡梓，报效朝廷的日子，大家随我来呀！”

说完以后，他把马的镫子一磕，带着自己的骑马家丁作为前锋，向百人头滩的方向奔去。乡勇们分成两路，紧随着这十多骑冲来。炮手们十来人一组，前拉后推，拼着命的把两门虎尊炮推到前面去。

何鸣在行政区的警戒塔上用望远镜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集结，此刻看到方烟尘蔽天，鼓声阵阵传来，知道攻击已经开始了，忙拿起对讲机告警，几乎同时，百人头滩上尖锐的警报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是一凛——进攻开始了！

“何组长……组长……”来人是通讯组的一个人，此刻连说话都不清

了，“博铺告急了！敌人在围攻博铺！”

何鸣眉头一皱，从观测哨一路的跟踪报告他就知道敌人是兵分两路的，显然其中有一路肯定是佯攻。但是两路人数都差不多，也都带着许多手推车，现在又几乎同时发动了进攻……

“让博铺坚持住！”博铺在设防上比百人头滩完善的多，现在又有包括十名军事组组员在内的一百多人守卫，他觉得守住问题不大。

反倒是这个中枢之地，因为建设摊子铺开了，要保卫的地方反而很多，住宅区要保卫、堆放器材车辆的地方要保卫、水电站要保卫，刚刚建好的行政区也得保卫。多数地方都只有二道铁丝网和一道土垒。这些没打过几发子弹的城市宅男们有多少战力还是个未知数。

黄守统的人马冲到壕沟边，把准备好的土包柴捆丢进去，顷刻就铺出了一条道路，这时候枪声响了，他身边立刻就倒下去了十来个人，海贼的火器好犀利！他伏下身子，纵马快跑，枪声连绵不绝，身边的人不断倒下，他圈转马头，决定不向纵深的贼人老营攻击，而是集中兵力进攻最近的一个营地。他手中大刀一指：

“兄弟们，冲杀过去！”

被他选中的营地恰好就是行政区，这里因为新近完工不久，连铁丝网都昨天刚支好的。由五十个人守卫着，其中十个是军事组的组员。

“李军！你负责压顶！”何鸣在对讲机里吼叫着，“打那些骑马的。”

话音未落，一个挥刀跃马的乡勇随着一声枪响栽倒在地。

“妈的，打得好！”他不由得用出口赞了一声。

此时乡勇们已经向浪潮一样的涌了过来。枪声乱成了一团。铁丝网后面的人见这些人个个龇牙咧嘴的吼叫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冲杀过来，多数人过去都是良民百姓，别说开枪，就是打群架也没看过几次，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慌乱得目瞪口呆，开了一枪之后就都傻眼了，只凌乱的响了几声枪。

“射击！你们这群蠢货！”何鸣猛得抄起SKS步枪，用力一甩把刺刀甩了出来，飞快的赶到前面，踢打着他们。

终于排枪响了起来，冲锋的灰色浪潮停滞了一下，又跟着涌了过来，这时候其他营地也响起了枪声来支援他们，但是没起到太大的作用。大多数穿越者对射击不熟悉，许多人都忘记调整表尺就开枪了，还有人抠着板机一个劲的乱放，很快子弹都打完了。

第三十三节 临高的反攻（三）

“我没子弹啦！”

“子弹，子弹在哪里！”

临战前每个人都发了120发子弹，SKS - D步枪又是用AK的30发弹夹的，大家自信这样的装备就算是满洲铁骑来冲阵都能打个稀巴烂——话是没错，但显然不是在他们这些人手里。看到敌人并没有象游戏电影里那样随着枪响就倒地完蛋，接着溃不成军，而是咬着牙，狂呼着猛扑上来，许多人立刻就慌了神，有些人在身上乱摸弹夹，好好的弹夹却死活拽不出来。

“大家不要乱，稳住！”何鸣沿着土垒跑着喊着，他深知这些人的军事训练还比不上新兵，也没有真刀真枪的打过仗，临时乱了阵脚是难免的，所以拼命的来回奔走，维持住军心。

乘着这个火力停歇的空隙，乡勇们已经把许多堆满沙袋土包的手推车推到土垒下，弓弩手们靠着手推车的掩护，乱箭齐发，有人中了箭，倒在地上嚎叫着，河马带着医疗组刚想过去救护，就给人猛得一堆，接着脑袋上一疼，却发现一个家伙把步枪丢在他脑袋上，失魂落魄的往后面跑去。

“快回来！你个懦夫！”河马吼叫着，脑袋上幸亏有钢盔，不然这八斤半砸到脑袋上不让他开瓢了？

正吼着，忽然铁丝网外面猛得喷出一股白烟，炮声轰鸣，河马下意识的低下头去，只听到脑袋上的钢盔一阵叮当乱响，身上也被砸到些东西，生疼生疼的，抬头一看，从土垒上已经栽倒了一个人在面前，满脸都是血，十分骇人，一拖之下发觉他还在呻吟，知道还有救。

两门拉到土垒前的虎蹲炮的齐射压倒了已经乱了手脚的守卫者，这种炮虽然射程威力都很有限，但是在这不到五十步的地方同时开火，就是石子碎铁也有了足够的杀伤力。不少人当即受伤倒地。第一次面对真刀真枪的战场的穿越者们谁也没表现出王八之气，镇定自若的冲上去手起刀落潇洒的砍人。二门发射石子碎铁的小铁炮的轰鸣就成了压垮他们脆弱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到身边的人满脸是血的在地上惨叫，有人终于支撑不住了，尖叫着连滚带爬的逃走了。溃退是一种传染病，愈来愈多的人丢下枪就往后面跑，钢盔在地上乱滚，宝贵的步枪和弹药被丢在泥土里，任人践踏。气得何鸣真想掏出手枪当场枪毙几个。这会要是有一个排的PLA，他想，就算是用三八大盖也能把这群衣不蔽体的乡勇打垮，他们太低估了对手的战斗意志，太高估了现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越这个时代二百年的SKS在这群缺少训练宅男手里没起到什么作用。



三八大盖：为手动步枪，日本陆军于日俄战争后1907年正式采用为制式武器，三八式步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海军最主要、最基本的武器，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用了整整40年。三八式步枪在中国一向俗称为三八大盖，由于其枪机上的有一个随枪机连动的防尘盖以及机匣上刻有“三八式”字样而得名。

乡勇们已经爬上土垒，全然不顾刺铁丝挂破衣服皮肉，转眼就用临时装上钩子的长枪木棍拉开了第一道铁丝网。

“同志们，向我靠拢！”何鸣把军事组的七八个人集中起来，一个反冲突冲击冲上去，把已经在拉扯第二道铁丝网的乡勇刺倒了好几个，SKS连续的射击，滚烫的步枪弹壳落了一地，聚集在突破口外的乡勇们顿时倒下了一片。

“李军！快组织人上来堵缺口！”何鸣换下一个弹夹，冲着肩膀上的对讲机吼着。

乡勇们又射来许多箭，有人中箭倒了下去。何鸣身上有防刺服，他只担心自己的脸被射到，就低着头，用头盔边的余光瞄准射击，

乡勇们在这个缺口处死伤惨重，基本上露头就死，黄守统派出小股人马企图从其他方向突破，但是他发现一旦移动到其他方向，就会陷入其他营地的交叉射击之中，显然海贼的火器比大明的任何一种都要射得远，而且他们不时会遭到来自高处的射击，威力极大，很多人都是在枪声一响之后头盖骨就不见了。

试了几次之后，他决定还是继续猛攻这一点，因为发现海贼们专打骑马的人，干脆下马督战。周围枪声响成一片，不是那种沉闷的火药鸟铳的声音，即清脆又刺耳。他身边不断有人倒下，眼见进攻一时间不能奏效，便把原先准备攻进去之后再用的火种火药罐引着了朝营地乱抛。这些东西虽然威力不大，但是多半掺有各种有毒和刺激性的东西，如石灰、巴豆、干粪……虽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却进一步的引起了守卫者的混乱。

李军在行政区拼命的把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从各个角落重新赶起来：

“都不想三妻四妾了，打输了要割鸡鸡的！”又拉又拽，又踢又抽耳光的，勉强又把人集结起来了，但是步枪和弹药却都丢在路上了，还得返回去重新找。

“何组长！出动机动队吧！”机动队的指挥白羽在对讲机里呼叫，他在车辆物资停放场的瞭望塔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行政区的危急状况，因为方向不对，这里除了瞭望塔上的狙击手可以射击支援之外，其他人都没法射击。这里因为有大量的物资和设备，有一百多人守卫，是最大的防御集群，还有二十个军事组员和四辆农用车组成的机动队也在这里随时

等候出发。

“不行！”何鸣撤下土垒，指挥重新组织起来的人冲上去射击，“敌人还在围攻博铺，哪里是佯攻还不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预备队……”正说着，土垒下的虎蹲炮又响了，石子碎铁下雨一般的倾泻下来，敲得他的钢盔叮当乱响。刚爬上去的几个人都受了伤摔了下来。

“组织人把炮给我打掉！”火炮给了他们很大的威胁，幸亏这种炮装填起来很慢，打了几次之后又热得烫手，乡勇们不敢连着发射。

十多枝步枪同时朝炮位开火了，但是乡勇们用装满泥土的藤筐已经把火炮的周围的垒得又高又厚实，步枪子弹根本击不穿。直到得烟雾直冒。乡勇们知道了海贼的火器打不透土筐，把许多满载土筐沙包的手推车都推到了前面，虽然冲不上去，但是海贼也伤害不了他们。一时间竟然形成了僵持。

忽然火药的烟雾弥漫的战上传来了横笛吹奏的《掷弹兵进行曲》，所有正在厮杀、观望的人都迟疑了一下，这极度与此地不和谐的音符飘忽在战场上，让人有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掷弹兵进行曲：《The British Grenadiers》英国掷弹兵进行曲《掷弹兵行进曲》是英国最著名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步兵行军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原作者不明。掷弹兵是17世纪中叶欧洲陆军的一个兵种，最早是指军队中能投掷手榴弹的步兵。由于当时的手榴弹体积重量类似小型炮弹，因此需要在步兵当中挑选臂力过人的士兵才有办法投掷，这些士兵在战斗中需要在己方战线的前面向敌方投掷手榴弹，因此在欧洲军队中将掷弹兵的称号作为表彰军人英勇战斗表现的荣誉称号，也彰显掷弹兵是步兵当中的精锐及佼佼者。

《掷弹兵进行曲》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QKj3G>

烟雾渐渐吹散，只见从车辆物资停放场的营地里整齐的走出了个头戴80铁帽，身穿民工迷彩，手持SKS步枪的横队，每排20人，纵深3列，步枪的刺刀闪闪发光，熊卜佑身穿一身极具违和感的自制锁子甲，拿着横笛正昂首阔步的走着。60名宅男，在鼓点和横笛的节奏下，竟然走得无比的整齐和精确。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笛手和鼓手

整个战场上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们的举动，排队枪毙党大爆发了？果然，在队伍的最前面，排队枪毙党党魁王洛宾气宇昂然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左手一支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右手提着一把从文总的刀剑收藏里搞来的32式日本士官刀。



32式日本士官刀

“一、一、一二一，注意队形！”王洛宾满怀豪情的踢着正步，在那富有节奏和煽动力的乐声中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敢情绪充满了他，嘴里喊着当年从《战争与和平》里看来的口令，把自己想像成后卫战中的率队冲锋的巴格拉季昂公爵。



巴格拉季昂率领俄罗斯帝国军队

巴格拉季昂公爵：是俄罗斯帝国陆军上将、亲王、格鲁吉亚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后裔。拿破仑战争时期俄罗斯军中最著名的少壮派将领，也是俄军将领之中为人广泛看好的一人。

“胡闹！”白羽和何鸣心里同时都跳出了这么一句，在穿越准备的时

候，排队枪毙党用以后要训练土著部队为借口，对全体穿越者都进行了这样的训练，但是他们这些部队出身的人对这套玩意即不熟悉，也看不上眼。白羽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身后闹了这么一出：

“王委员，你，你快回来！”他拿起对讲机叫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黄守统见海贼的队列如此整齐有序，心里也不由得赞叹了一声，但是他没有时间感慨了，还没等他把一部分乡勇调到侧后防御，逼进到200米距离的横队几乎是精确无比的在20秒内连发三排枪，接着排枪的次数就数不清了，密集的子弹象瓢泼大雨一样的洒在乡勇们身上，和刚才那胡乱的射击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横队、纵队，这类排队枪毙战术的最好之处，就是能有效的把一群乌合之众组织起来，彼此壮胆的作为一个整体投入战场，发挥出手中武器的最大火力——在任何一个时空都不例外。

乡勇们只坚持了片刻，就在这样的弹雨下溃散了。他们始终没能准确的估计SKS步枪的射程，调动得太晚了。不过即使能够及时的调动起来，在持续密集的火力打击之下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白羽看到乡勇们开始溃逃，知道现在正是战机，把机动队放了出来，农用车的出现让剩余的乡勇大惊失色，原先他们为了预备着可能要和“妖车”作战，都带了装满火药和油的瓶子，上面还洒了许多鸡血，但是此时谁还想得到这些，只是撒开腿跑路了，可惜人在河滩平地上如何能与越野车比快？很快，在农用车迂回包围并且并连着射倒几个乡勇之后，大部分人都在河滩上挤做了一团，熊卜佑连着喊“降者免死”，多数人都跪地投降。只有几个跑的快或者水性好的才逃脱了。



农用车

第三十四节 战后（一）

王洛宾从行政区走出来的时候，心还在狂跳个不停，为了镇定自己，他始终拖着自己的步枪。今天真是好险！一直忙于工地上建设，身体疲惫不堪的时候，敌人这么快就来了！

在战斗中虽然打掉了一个弹夹，但是到底打中了什么自己也闹不清，30发子弹居然一会就打光了，眼看着敌人就要爬上土垒了，来不及装弹夹了——他一慌就可耻地跑了。整个过程就好像早晨做得梦，混乱而片断，反正神志清醒的时候敌人已经退了。他自己也从战线的一面到了另外一面。好在只有一点擦伤……不知自己今后还能不能活下去呢……

地上到处是凌乱的弹壳，有的还在冒烟——浪费啊，短时间内穿越众还做不出弹壳，应该及时组织人都捡起来。

正想着，看见萧子山站在土垒上，满脸厌恶的看着满地的尸体。

“子山，你怎么过来了？”他问。

“这不安排料理后事么”萧子山想勉强挤出一个坦然的笑容，但是还是露出了欲呕的神情，“说真得我最怕见死人了……”

“没人喜欢吧。”王洛宾也尽量不去看那些死状千奇百怪的尸体，显然即使是子弹打死的人，也并不象电影里那样只是在人身体上优雅的留下一个小孔，象征性的淌一摊血，而是毫不客气的翻出一堆血肉，流淌出大量的鲜血，把土地染得紫黑紫黑的——没亲眼看到很难想像人有这么的血……

不远处的一具尸体歪在地上，少了半个脑壳，露着白花花红澄澄的东西，身上棉甲被好几发子弹打了个稀巴烂，被血染红的破碎的棉絮在风中颤动。王洛宾赶紧把头扭了过去。由俘虏们临时组织起来的收尸队，用着带来的准备拉掉铁丝网的钩连枪，拽着尸体，往外拉，一具具的都抛在手推车上，一车一车的拉到远处去掩埋。

看着这些俘虏，脸色麻木的抬着拖着尸体，穿越众们的阴沉的看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在过去只当是笑话说的一句歌词，在此时此地让他们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阴冷，革命就是流血和牺牲。革命，无论如何的顺应天道合乎民心，最后死得最多的还是普普通通的百姓。

“对了，王工，晚上7点执委会要开扩大会议。”

“扩大会议？”

“对，是战后的检讨会。除了执委，还有各个专业组的组长和一些骨干，对了，群众代表也要参加。”

“群众代表？”

“嗯。”萧子山冷着脸，“我看晚上多半会有第一次路线斗争了。”

“什么？我们不是打得不错。”在王工看来这次战斗虽然有点狼狈，但是战果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己方的损失微乎其微。

“事情要分两面看，”萧子山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我们有这么大的技术优势，武器比他们先进几百年，居然被明军突进基地来打，这算不算失误？”

“的确……”

“这里离开敌人的据点才四公里，执委会对近在咫尺的威胁视而不见，只派三个人去监视，算不算轻敌？”

“嗯，嗯。”王洛宾连连点头。

“发现敌人出城，不组织兵力去主动袭扰攻击，坐等他们来围攻，这是什么行为？”

王洛宾冷汗直冒：“子山，你这是欲加之罪啊。”

萧子山摇了下脑袋：“我们登陆以后，一直奉行的是稳健的建设流，竭力避免和明代土著的正面冲突，但是现在看起来，激进线路就要上台了。”

“不可能的，执委会里的基本想法都是一致的。”

“领导班子一团和气是正常的。所以要开扩大会议。”萧子山阴沉着脸，“专业组长、技术骨干，还有群众代表怎么想，你都知道？”

王洛宾想了下，说：“不管大家怎么说，我都坚持稳健作风。坚决支持文总的思路。”他忽然笑了起来，拍了下萧子山的肩膀，“你太阴谋论了，事事都往政治斗争上想……”

萧子山和王洛宾在鬼鬼祟祟的扯淡的时候，医务组的人正在帐篷里忙个不停，惨叫声此起彼伏，因为舍不得用麻药，绝大多数伤员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清洗伤口，取出异物，有的上点药就好，就得还得缝合起来。

多数人伤得很轻。但是有不少人是伤在脸上，所以看上去满脸是血特别吓人，很多人抬进来的时候处于晕厥状态，把医生们吓得够呛，但是仔细一检查，都是因为紧张害怕造成的，没人是因为失血过多。大夫们用自配的生理盐水清洗伤口，然后用酒精消毒，去掉各种异物，缝合伤口。

这个时空的细菌没什么耐药性，所以只用磺胺软膏做抗感染处理了。有些人还得注射破伤风针。

“好了，你的铁沙都拿掉了。”兰大夫安慰着一个可怜的家伙，他花了一个多小时，从他脸上逐一拔掉20个小碎片，有的看上去是破碎的钱币，另外有些东西很难知道原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会变成麻子了，医生，你会整容吗？”因为疼痛和害怕不断哭泣的伤员问着。

兰大夫想我对你的肠胃或许更熟悉一些，但是眼下为了安抚情绪只好先胡说八道了：“没问题，我还在美容医院干过呢。”

“那我先预约挂个号，你手艺可得高点，我还准备娶公主做老婆，就阿九吧……”这边杨宝贵的老婆张子怡（PS：这是龙套本人的要求，不是我恶趣味）见他有点神志不清，把早已准备好的镇静剂给他注射了进去。这个要娶公主的人昏沉沉的睡着了。

但是也有人伤得十分厉害，有人被打掉了牙齿，腮帮子上穿了个洞，好在医务上有个牙医，也备了做假牙的材料和设备，时袅仁担心有人有较大的颧面缺损性伤口的问题，做修补手术他可不在行，医务组的五个医生，都不是外科专长：他是传染病学的，兰方方是内科肠胃专科的，河马是内科医生，有一点骨科临床经验；杨大夫则谁也不愿意让他看病——他是位兽医。

受伤的俘虏挤在医务所门前的地坪上，很少有人哀号的，他们多数一声不吭，默默的流着血，有的在伤口上自己包上了破布，海贼们把他们赶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很惊惶，看到有人不断的用担架把受伤的海贼抬进去，又有包扎好的海贼被抬出来，他们大概明白了这是要救治他们，都安静下来。

至于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己，他们倒一点并不着急，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是很有耐心的。

符不二也躺在这堆人群里，他在逃跑的时候，只觉得自己被狠推了一把倒在地上，然后左腿就再也用不上力了，直到被海贼们用装在鸟铳上的剑逼着爬起来，一撅一拐的走到这里，因为拼了命的跑过，他觉得很累，口很渴，差点跌倒了，他知道不能跌倒，跌倒就会被直接丢在路边重伤的人那里，到了那里，就再也起不来了。幸好他看到本村他的一个长工林二受了点伤也在队伍里，忙求着他扶着自己，才走到这里。

受伤能走动俘虏都围坐在一起，有海贼拎过来几个铁皮桶，里面装满了清水。这群人走了一路，刚才又是一阵狂奔，这会都渴得厉害，纷纷围上来喝水，场面有点混乱，伤势稍微重一些的，被挤倒在地，痛苦的呻吟着。看守的人赶紧把他们都驱赶开，维持好秩序。让所有人都喝到了水。

符不二喝了水，又躺了一会，精神好了些，血似乎是不流了，腿上也不怎么疼了。他后悔自己鬼迷心窍的去跟着黄守统来打海贼，本来自己村里呆得好好的：十来户的佃户，三四个长工。只因为当年黄守统带着乡勇帮他打退过土匪，他心存感激，有听说这股海贼很奇特，想看看眼界才带着五六个人跟着来“剿匪”。黄家寨乡勇的强悍，他见识过得，这次又是跟着大队人马，所以很放心。

没想到这次败了，还败得这么惨，前前后后才不过几枝香的功夫就全军溃退了，海贼们的火器也太狠毒了！他没看到黄守统在哪，十有八九是死了——毕竟他是冲在第一个。

远处还躺着是十来个人，都是受了重伤的，他们连哀号的力气都没

有了，只是在哼哼唧唧的呻吟。符不二知道这些人是没救了。过会不是过来补刀给个了断，就是直接拉去和死人一起埋了。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不过自己的小命，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要给他们治伤，就不会急着要他们的命。

“老爷，你说海贼们想把我们怎么样？”长工马蓬小声的问他，他的伤不值一提，逃跑的时候崴了脚——他是推车运沙包的，枪声一响前面的人一倒就跑了，根本没随队往里面冲，要不是不走运伤了脚，估计这会都回家了。

第三十五节 战后（二）

“总不会要我们的命罢。”

“哎，我娘一定要急坏了。”马蓬开始抹眼泪。

符不二不是滋味，你有老娘，我可有上上下下一家子呢！老婆倒也算了，纳得几个小妾他可舍不得，特别是第三房小妾还是从广州纳来的，虽然年岁大了些，到底是原来院子出身（注：就是高级妓院，当时所谓行院。这里的年岁大些是按照明代人的标准，女人二十七八就算是徐娘半老了），打扮风流，又会唱小曲，比本地的乡下丫头不知道强过多少，把个符老爷搞得神魂颠倒。

又想到儿子小，女儿顶不起门户，自己万一回不去了，积攒起来的家产岂不是会给同宗的那些叔伯兄弟们侵吞了？自己被同宗的眼红不是一天二天了。他是越想越后悔。眼看周边看得不紧，只有二个少年海贼看着，便在自己身上乱摸，倒给他摸出了些散碎银两，合计有二两，又怕不够，把自己的镀金银网巾圈也摘了下来——这个估计也能值得二三钱，再看了半天。思量着二两多银子买跑一个人，这个价码估计也够了，这些小喽罗胃口不会太大。

符不二鼓起勇气，哆哆嗦嗦的挨到拿着鸟铳的少年海贼身边，把银子凑上去，他会说些广州话，但是显然那少年听不懂，他只好指指自己，又指了指外面，做了个跑路的动作

那少年却毫不假以颜色，用带剑的鸟铳朝他比划了一下，吓得符不二不敢言声了，但他也不敢把拿银子的手缩回去——算了，反正一会搜过身之后也不会是自己的了，换个照应也好。少年却并不拿他的钱，只示意叫他拿回去，又指了指他的伤腿，指了指边上的大帐篷。符不二知道意思是要他在这里等治伤。

一直忙到晚上，医务组才把伤员们都处理完。符不二的腿上被缝了十多针——对医生来说，这个人很运气，子弹穿透了肌肉，没有留在他的身体里也没有打断骨头或者血管。但是对符不二来说则完全是新奇的体验，他第一次知道皮肉还可以象裁缝缝衣服一样缝起来，虽然缝合的时候他叫得死去活来。

三十多个重伤员在等待的时候已经死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医生们看了一遍之后也觉得救治的希望不大：没有血浆，缺少合格的护士，这些人上了手术台也很难活着下来了。

“让军事组给他们个痛快吧。”河马知道在资材极度宝贵的现在，不大可能再去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去救治这些人了。

时袅仁沉吟了片刻，说：“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他们能从中午支撑到现在，生命力也够强，我们试试看。”

“可是没有血浆啊，还得找人献血。要验血……”

“就用生理盐水，”时袅仁下了决心，“麻药也不必了，能不能活下来

看他们的运气。”

“这……这……”医疗组的人都惊呆了，没有麻药，没有血浆，给这些重伤失血，有些已经昏迷的人做手术，不等于是杀人么？

“不是都说了么，死马当活马医，能不能活就看他们的造化了。”时袅仁还有句话没说出来：与其眼睁睁的看他们死掉，不如死在手术台上还稍微能让自己的心平一点。他还有句更没法说的话，顺便让大家都练练外科。

“来吧，我们动手吧。”随着他的招呼，忙了大半天的医务组又开始忙活起来了，不过医护人员实在不够用，特别是护士，只好让医生给医生帮忙，最后连兽医杨大夫也被叫来了，他刚帮俘虏的三匹马看完伤，又顺便治疗了下它们的马病，

“老杨，你会给人开刀吗？”

“我会给马开刀……”杨宝贵开着玩笑，“清创消毒缝合伤口的活给我好了，这个都差不多。对了，要截肢我也可以做。”

“动手吧。”

晚上召开的战后检讨会，各方面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实际情况，整理出五个主要问题。

一、军事训练不足，战斗意志很差。多数人不仅枪枝掌握不熟练，无效射击过多。在稍有危险的时候就坚持不住，即使在依托工事抵抗的情况下还发生了溃逃。如果发生在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二、组织性极差，除了军事组员尚且能够有效的听从各组组长的指挥进行战斗之外，军事组几乎无法指挥临时组织起来的群众。“乌合之众”，何鸣在总结会上如是说。

三、防护方面，钢盔+防刺服的装备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次战斗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防护面积过小，四肢、面部都缺少防护。需要开发进一步的防护产品。

四、战略过于拘谨，把自己局限于百仞滩，没有利用己方在火力、通讯和机动力上的优势主动出击，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五、百仞城的设防显然不足，需要加强

但是会议的焦点却是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稳健派依然坚持以两点一线为主要活动中心，加强基地的防御，在造成既成事实之后以工业和技术发展为核心，形成完备的城市和工农业体系，用丰富的物质、优越的生活和和先进的技术形成“明灯效应”，吸引当地人加入流通和建设，最后达到“和 - 平 - 演 - 变”的目的。

激进派则嘲笑稳健派是真正的“乌龟流”，明明己方的实力大过对方三个世纪，却畏敌如虎，只缩在壕沟和铁丝网后面，不敢去争夺主动权。他们提醒对方，如果不主动出击，摧毁当地的大明统治中心，临高

的资源就永远不能为我所用。而且这个统治中心将会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各种各样的敌对活动。

“临高县今天可以发动这样一次两路并进的进攻，明天也许会派人来搞偷袭，从前他们也搞过。而未来我们肯定会离开基地越走越远，去搜集各种物质，每次都靠军事组来护送吗？”

激进派列举了占领县城的各种好处：首先是可以捕获县城里的大量人力作为劳动力，其次通过缴获的赋役册可以征税征粮，还能获得县库里的大量物资钱粮……

这些好处使得许多人都开始心动，虽然稳健派举出史料和现实作为武器：告诉他们城里没有多少居民可以给抓来当苦力，从明代的临高县志看，本县一直不怎么富裕，县库里也不会有多少物资粮食。

这时候激进派的代表人物马千瞩却意外的提出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下，着重解决这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训练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训练工作确是空白：上岸来十几天，每天都在劳作，根本没时间，实弹打靶也只做过一次，每人打五发子弹就把计委心疼的直叫了，五百个人就得二千五百发子弹。穿越众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的子弹消耗，在这次前后不到一小时的战斗里，消耗了差不多三千发子弹，这可真是可观的数字。而子弹总库存只有一百万发……这种训练和小战斗就用去了这么多子弹，接下来的仗怎么打？什么时候能生产出金属定装子弹呢？

至于组织性的问题，显然和军训不足有直接的联系。萧子山在会上提出：各个专业组在战斗中都表现得不错，这显然是因为平时一直在一起工作，彼此熟悉的结果。问题主要出自那些每天临时编组的各种所谓“基本劳动力小组”。这种小组建立伊始是固定编制的，实际现状是每天都根据人力资源部门的调配临时组成，结果大家互相之间即不熟悉，又缺少信任感，平时干活没事，遇到危急状况就难以团结在一起。

经过讨论，执委会重申了小组的方案：全体穿越者，除了家庭单位之外，单身人士以自由组合为前提，建立起固定的四人小组，每个小组推举一名组长负责，共同参加劳动，住房也尽量安排在同一间宿舍。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增进友谊——大学里的宿舍兄弟之间的关系都比较铁的。

每个小组，都配发一支SKS步枪作为小组装备，这样大家平时就有机会用步枪进行练习，即避免了战时才发枪，大家对武器不熟悉，又防止了人手一支步枪，造成军火失控的局面。

以这些小组为基本单位，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增强彼此之间协同水平。紧接着，北纬又抛出了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狩猎”。

“每次我们军事组出动5人，再带2~3个普通小组，”他详细解释着方案，“脱离我们现在只沿着文澜河行动的模式，向各个方向的纵深进行侦察，校正地图，清查各种资源——”

小组在行进的时候将抓捕单个或者小股的行人，必要的时候，对当地的各种武装人员进行袭击，通过战斗来锻炼队伍，以边走边训，比在基地里走队列练打靶要更接近实战。将穿越者的威权散布到全县的各个角落，使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到来，散布必要的恐怖。

这个计划显然带着血淋淋的气味，但是温和派决定不反对，毕竟二十一人受伤的现实在那里摆着，如果要否决这个计划，激进派势必会重新抛出攻打临高县城的提案，以目前的情绪，稳健派并不觉得自己会在投票中取胜。最后稳健派同意这个“狩猎”计划，作为激进派不再提出攻占县城的妥协。

第三十六节 审俘（一）

有人提出要对俘虏进行全面的审讯和甄别，从他们口中尽量得到当地的情况，这比现在执委会只能依靠情报资料组从书本里找讯息有用得多，也快得多。于是冉耀就得到了一个新任务：审俘。

虽然有人提出俘虏的人权问题之类的疑问，但是许多人显然对如何保障当地土著的人权没兴趣，而对如何折磨俘虏有充分的兴趣，冉耀还没想好该怎么审问，就有人主动上来提出了各种刑具和拷打方法。

“我是审俘，又不是拍满清十大酷刑。”冉耀哭笑不得，只好一再拒绝这些人的各类热心提议。不过俘虏这么多，治安组自己的事情又多不能都来干这活，想来想去，他只好向执委会申请，把持有临时身份证的二位前同行借调给他。

本来打算在战斗中一露身手的小郭，虽然也发了一支步枪，但是因为地点不对，连一枪都没放上，就轮到了一些打扫战场的活。正在郁闷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治安组。他一阵激动：终于又能干老本行了！

“好了，小郭，从今天起你负责审俘，今晚先把流程和提纲搞好。”冉耀伸了个懒腰，“对了，我们把慕敏也给调来了，你们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

“冉组长，这个，她可是有先生的，和我搭配干活，是不是……”小郭委婉的表达着安排的不妥之处。

“你还够封建的，怎么，要我把大洋马给你调来？”冉耀打趣着他，“萨琳娜的身体也差不多好了，不过他们暂时还没有任用。不好办那。”说着他脱下帽子，捋了下头发，“对了，邬德也会配合你工作，他专管俘虏，你手下过得人就归他接收。”

“没问题，我一定配合好邬队长的工作！”

“不对，你们是互相配合，不是你配合他，”冉耀嘿嘿的笑了起来，拍了下他的肩膀，“小郭同志，你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编制，但却是我们治安组的少有的专门人才……”

郭逸有点晕的从治安组办公室出来，他的办公地点在河边，建筑组正在那里兴建一个俘虏营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轰鸣着工作，河里，是一群赤条条的肉体，俘虏正在洗澡，郭逸对看男人洗澡没什么兴趣，正要转头走开，背后却有人追着跑了过来：

“郭，郭……”来得正是薛子良，他脑袋上顶着一个钢盔，“可找到你了，这二个星期都没看到你。”

“什么事啊？”郭逸稍微离得他远一点，他可不希望有人注意到他和ABC在说话。

“郭，你帮我找你们，嗯，嗯……领导，是叫领导吧，说说，给我

换个工作吧”他愁眉苦脸的看着自己的磨破的手套，“我都开了二星期的拖拉机了。我可是个ATF！专业人员，你们需要的！”

“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郭逸朝四周张望了一阵，确信没有人在注意他们，“我自己都是拿临时证的，还替你说话？”

“上帝，为什么你们说话都是一个口气！”薛子良仰天长啸，“这个我做不了主……这事要研究研究……领导没空……”

郭逸本来想一句话就打发了他，赶紧跑路去和邬德、慕敏商量工作的事情，看着这ABC一脸绝望的模样，又有点可怜他了，“薛，你现在要学着做一个中国人，明白吗？做中国人第一得有耐心，”他用手指戳了一下薛子良的胸口，“耐心，懂吗？好好得干你的活，领导什么都知道。”

说完这话他赶紧走了，至于薛子良是不是能明白他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就现在看起来，领导层似乎更信任他，而不是洋人，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形象总和薛子良他们联系在一块。

俘虏营地设在在河边，用铁丝网临时围出了一个空地，俘虏们自己动手，搭起了窝棚。邬德带着的五个俘虏现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眼见来了更多的同伴，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将会被重用了。因此在整个安排当中，每个人都竭尽所能的在邬德面前表现着自己的凶狠和能干。

审俘地点就在这个临时俘虏营地的外面，搭起了一个帐篷，为了增强恐吓效果，帐篷外放着一个大号的木墩子，上面搁着一柄从某人收藏中找来的中世纪巨型战斧，还特意用医务室里找来的医疗垃圾充分的将其污染——锃光瓦亮的斧子上如今都是血污。虽然这个东西从来没砍过人，但是看过的还是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

出这个策划的于鄂水本来还想在帐篷外树起一片长枪林，每个枪头上都戳一个死人的脑袋的，但是遭到了大家的一直反对——这玩意的心理刺激也太强了，恐怕第一个受不了的是他们自己。

入夜，帐篷通向营地的路两旁点起了熊熊的篝火。神秘恐怖的气氛让对自己命运恐惧不安的俘虏们更加忐忑，当他被带到到门口，看到那血迹斑斑的斧子的时候，几乎立刻就会瘫软下来。

审问由二个人一起进行，慕敏在审问的时候基本不开口，只做记录，有时候也提示下小郭——轮到审问的经验，在治安和刑侦做过多年工作的女警察自然比小郭这个以请人喝茶为主的人要多得多，不过现在搞个女海贼来审问，对这群明代人似乎有些惊吓过度，只好暂时让她屈居次位了。负责翻译的是俘虏中普通话学得最好的林兴，熊卜佑也在现场监听，免得有时候把意思搞错。

俘虏姓名、住址、年龄，职业情况、家庭背景之类。内务委员会责成IT组在服务器里做好了俘虏的人事数据库，只需要直接填写到数据库里就可以。

虽说审问小组营造了足够的恐怖气氛，但是郭逸和慕敏都很快领教了中国农民所固有的狡黠，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是三代贫农，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都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八岁幼子。把个郭逸搞得很纳闷，三代贫农出身当年就这么吃香了？

至于说姓名和住址，乱七八糟的根本无法判断，一百多人居然来自八九十个村子。显然，有许多人在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不少人在被俘的时候在地上乱滚，企图用泥土掩饰自己，但是河水把他们的伪装都剥掉了。

换作这个时代的其他审问官员，不是无法在这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里理出头绪，就是要用肉刑拷打来获得真相了，但是对出自现代专政机构的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临时编造谎言是很容易忘记的。

“性别？”

“姓名？”

“你刚才不还说自己叫赵三么，怎么改姓了？到底叫什么”

……

不管他如何赌咒发誓自己前面没说过自己叫“赵三”，录音笔都会让他哑口无言。这个有如妖术的小东西让许多人在恐惧中开口说了实话。有些人继续他们的谎言，直到再次被揭穿，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赶到外面，绕着火堆走路，几个人看着他，不许他睡觉用长枪赶着他不断的绕圈走路，直到他自己愿意说实话为止。郭逸知道这种拷问比什么酷刑都要有效，一个意志最坚定的人在连续四次编造谎言被戳穿以后，绕了半夜的圈子倒下去毙命了，给俘虏们一个可怕的警告。

很快所有俘虏就把自己的一切，连同自己所知道的别人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了。

多数的确都是穷人，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真穷得这么过分。俘虏中的有三分之一来自一个叫黄家寨的大村寨，这次进攻的头领就是黄家寨的团总黄守统。

来自黄家寨的被俘乡勇多数是佃户、长工，有的自己稍微有些地，也佃些黄家的土地，因为当乡勇，所以待遇要比普通佃户长工好一些，佃户可以少缴些粮，长工也能多些工钱。还有的就是黄家的同宗或者亲戚，不是小地主就是自耕农。这次出来打仗，除了县里给了赏钱，黄守统还许诺打胜了就减他们今年的钱粮，死了的抚恤全家。

所以黄家寨乡勇在这次战斗中特别勇敢，死伤也最大，据其中一个小头目说，除了凑数当劳动力的人之外，来进攻的乡勇死了一大半。

“那黄守统呢？”郭逸赶紧追问。

“没看到黄团总，”那头目说，“副爷们一放鸟铳，团总就下马指挥，接着就不见了……”

其他人则五花八门来自什么地方都有，多数是被主人家派来凑数的长工，有的则是赤贫户，因为“无牵无挂”所以被宗族或者村里送来打仗的，意思就是死了也不打紧的人。不愿意说自己情况的，多半是有点

家业的小地主、自耕农和佃户，怕牵连自己家被海贼们抢掠或者勒索。不少穷人因为害怕，也跟着胡编乱造。

从俘虏们口中，他们知道了附近的许多情况，包括村落的分布，村里大概有多少人，哪些是富户地主，哪些村有什么副业或者特产的。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也有的人说着说着就横了心，说他愿意入伙当海贼，可以带领他们去抄掠本村的富户，只要许他杀掉谁谁谁就行。

审问小组仔细的记录着他提供的情况，有的人说着说着，情不能自抑，嚎啕痛哭起来，林兴听着也跟着流眼泪。

“说得都是什么？”郭逸见都是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问熊卜佑。

“说起来真惨，”熊卜佑面露同情的神色，摇着头，“这些说愿意入伙的，都是有血仇的。”

“让他们仔细说说，”郭逸忽然来了兴趣，他的脑子里出来了个想法，“一个一个来。”

第三十七节 审俘（二）

“小人名叫张兴教，原是个童生。”那人抖抖筛筛的跪在地上，郭逸他们也没把自己那套平等观念加在这些俘虏身上，不平等的威压反而对他们有利。

“童身？”慕敏眉头一皱，“处男？他练童子功的？”

熊卜佑差点没笑出来：“是童生，没考中秀才的读书人。”

大家仔细看这人，虽然破衣烂衫，肤色黝黑，但是仔细手脚不粗大，不是个苦出身的汉子。

张兴教见他们有些笑意，自嘲的叹了一口气：“小人读书不成，让副爷们见笑了。我家本是这里的土著，几代务农，祖上传下来几亩田地。村里有个苟姓的大姓，因为宗里出了几个富户，和衙门里的书办们说得上话，在村里横行霸道。我父亲气不过，就供我读书，指望能中个功名，支撑门户不受他家的欺负。可是小人无用，一直考不上。”

书办：明、清时期，府、州、县署名房书吏的通称。掌管文书，核拟稿件，嗣后用为掌案书吏的专称。未入流。

大约觉得丢脸，他的脸也红了：“读书要用钱，家里卖去了几亩地，家用本已有些吃紧，家中的耕牛忽然死了，大家都说那是苟家的人干得，我们一无凭据，二也没这个势力去和他打官司。父亲又气又急，生了场重病。庄户人家哪有余钱的，万般无奈，一张文约把剩下的四亩地卖了出来。本可以多卖几个钱，可是苟家仗着和衙门里的书办熟悉，硬拦着其他各家大户不许买，狠狠地煞了地价，拿到卖地的钱还不如平常的一半……”

“强买强卖。”慕敏同情的点了点头。

“地卖了，可爹知道这事之后，更是气恼，拖了几个月钱花光了人也没了——”张兴教抹着眼泪，“这还不算，苟家竟会那样坏心，跟衙门里管钱粮的师爷勾手，不曾将那四亩的钱粮过户。我家地已卖出，每年夏秋两季仍得交纳钱粮。天下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事？”

有这样的事情？几个人都觉得很吃惊。这在明代中后期是相当常见的事情，叫产去粮存：地卖掉，但是税务负担一点不少，买主反而不用缴税纳粮。往往造成农民失地之后被迫逃亡。

“这些年合着朝廷的钱粮特别的重，又加辽饷。这可苦了我等这样的小户人家！小人找买主问为什么不将钱粮过户？文书上明明有写。苟家家主说已经对衙门里管钱粮的师爷们讲过了，钱粮没有过户与他无干。小人往城里空跑了几趟，反被师爷们骂了一顿，说小人是个刁民。”

帐篷里鸦雀无声。那些坐在地上等着过堂的俘虏们深深地被他诉说的事所打动，多数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听他说得凄惨，有的人默默流泪，有的人咬紧嘴唇，想起来自己的遭遇，心中愤恨不平。

“卖出的地还要逼缴钱粮，完粮的限期一到，衙役们就带着火签传

票，拿着水火棍、铁链、手铐，下乡抓人，如狼似虎。一到家中，不容分说，见人就打，见锅碗就砸，将小人抓到县里去追比，每三日一比，打得小人体无完肤，又要枷号示众……本是活不成了，幸亏当年读书的学友，有几个在县学里念书的，求了教导、训喻说情才算饶过一条小命。回到家中，那苟家又勾结着差役，以代完了小人的税粮为名，威逼着小入，虚钱实契的把小人家的几分宅基坟基都给霸了去，可怜我家历代祖坟，都被他掘了……”说到这里他把头捣在地上，哭号不止。

火签：旧时官署紧急拘传人犯的一种签牌。



水火棍：是衙门里面警戒杀威的用品，长约齐眉，底端有一胫之长为红色，其他为黑色，据说府州衙门里面的水火棍底端包有扁铁（但未及证实），水火棍即取不容私情之意。

这次要去打仗，村里的各家大户因为他身无长物，又没了家人产业，觉得这个人死了也没关系，就硬把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捆了送到城里当民壮，他本是在攻打博铺的那一路，因为力弱跑不快，被抓了。

又问了几个想入伙的，事情大同小异，都是被大户官府逼迫的过不下去的人，人人都有血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他们。

“这事应该和执委会反映呀。”慕敏抹着红红的眼圈，“老百姓太苦了，一定要搞土改才行！”

郭逸的心里也很同情，不过他对土改没兴趣，对慕敏的感叹他也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免得被人说冷血，但是土改之类的话是一个字也没说——谁知道领导是怎么想得！新人更要慎言。但是从这件事情上他有了一个设想。这个想法，在结合他今天从绍宗那里听来的昨晚执委会战后检讨会的内容，他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被采纳。

“打大户？”文德嗣有些意外的看着萧子山。

“嗯，”萧子山点点头，“确切的说，是打土豪劣绅。”

“子山，我们当时可都是讨论过的，不搞土改那套啊。”

“我们不搞土改，就是打大户，说白了，就是搞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那套。”萧子山拿出几页纸，“这是郭逸的建议和他在审俘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材料。利用审俘所掌握的资料，对一批有民愤的大户进行打击，一是收拢民心，警告土顽不要和我们对抗；二则可以获取大批粮食和物资。”

这几页纸上，记载了俘虏们提供的有劣迹的大户们的情况，包括人口、防御、田地、财产等等。非常的详细，有的连家里有几口猪几头牛，金银可能会藏在哪儿都有。简直就是详尽的抢劫指南。穿越者只要按图索骥，不难大发横财。

自然，所谓的劫富济贫，自古以来主要是济自己的贫。但是这套东西对老百姓来说却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老百姓实际上得不到很大的收益，但是颠覆压迫他们的日常秩序，将高高在上的人打倒在地，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充满了诱惑力的。

执委会进行了讨论，这个建议获得了一批激进分子的强烈支持。对温和派来说，原来的“狩猎”是随机寻找攻击目标，很可能会杀一些不该杀的人，损害一批不该损害的人的利益，为以后的行政建设埋下隐患，采用这个方案之后“狩猎”计划可以变得目标明确，配合上能吸引鼓动百姓的口号：“锄暴安良，劫富济贫”。简直有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双方都感到满意，得对郭逸同学也另眼相看了。

“我们确实也需要打几个大户补充下物资了。”吴南海作为农业和伙食部门的负责人，压低了声音向大家说，“本来我就想提醒一下粮食的问题。”

他打开一个笔记本：“我们在粮食储备是按每人每天1公斤，连续供应60天的量储备大米和面粉，总储备量是35吨。D日之后，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按每天600 - 800克配给，因为我们能配给比较多的蛋白质和脂肪，包括罐头、速食品和海鱼，减少了碳水化合物需求。这样每天消耗的粮食为350公斤，所以粮食消耗比预计的少。储备比预计可多维持大约15天。但是这个数字是不包括俘虏的。

“邬德报今天给我的俘虏的人数是138，按每人每天配给300克计算——如果要让他们干重体力活，这个配给实际上是不够的——从明天开始每天就得消耗多40公斤粮食，这不是小数字，要尽快开辟粮食的来源。”

“我们的自己的粮食种植计划呢？”萧子山知道吴南海的农业组带了无数现代农业的精华。

“过去没有人手，现在俘虏多了就好办了。海南在21世纪可以一年三收。不过现在是小冰河期间，海南到底冷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得问了俘虏才能决定种什么。”

“我记得明代的海南还下过雪。”

“这应该是特例，不过气温偏低几度是肯定的。一年二收总可以。希望多拨给我一些俘虏，实话说我对宅男们种地不大放心……”

萧子山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下他的要求。

“还有食盐，得尽快找到来路或者自产。农业组有一吨食盐，眼下暂时够用，不过现在因为要制作许多腌制品，消耗相当快。其他部门也有需要，都向农业组来申请，这让我挺难办的。”

“盐不难办吧？海南我记得是中国最早开展大规模晒盐的地方之一，北部湾、琼州海峡沿岸的盐场很多。”

“得尽快开工建设一个盐场。”

“这个好说，”王洛宾信心满满的，“我小时候在广西，经常去海边的盐场玩，知道怎么晒。”他皱了下眉，“不过晒盐可是个苦活力气活，都是机械化生产还好说，用人力的话现在劳动力不太够。”

“不用费事，我们可以去抢……”于鄂水翻开了一本书，“根据县志记载，离我们不远的马袅半岛上就有一个官盐场，想来那里的盐足够我们用的。”

“去抢盐吧。化工部门很需要这个。得分些人手。”

“我们梳理一下到底有哪些项目要满足。再谈如何分配人力。”

第三十八节 建筑材料

正当执委会的各个专业组为劳动力优选权争论的时候，萧子山又接到了冉耀的电话：在审俘过程中发现了黎人俘虏。

“真得？”萧子山吃了一惊，在海南岛这个地方，黎族向来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翻开各个县的县志，“黎情”都要单独占据一个篇幅，从元代以来，几乎没有哪一年黎民不发动暴动的，汉黎冲突相当激烈。防黎一直是当地官府的重要任务。因为黎人的抵抗，汉人的移民一直没能深入到海南岛的核心区域，穿越者要在海南发展壮大在黎族问题上必须极其谨慎才行。

“怎么个情况？”

“据他们说是县里征发来当弓弩手的，一共来了三十个，现在我们抓到了八个。”冉耀在电话里说，“另外告诉你件事情，记得那一家子人吗？就是偶然卷入的——”

“记得，那女的不是警察出身么，派给你去审俘了。”

“她就是黎族，而且祖籍是海南，很妙吧？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关系。”

“我记得她一口川普？现在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是水分大大的。再说她早就不在当地生活了，还能知道什么。”

“不，她对本族的事情知道的很多。几个黎人俘虏现在对她五体投地呢，”小灵通里传来了冉耀的笑声，“你看，人才有时候就出现在不经意之间。”

郭逸这边已经差不多都甄别出来了：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小地主往往是亲身参加劳动的，有几个算匠人，实际也是半农半工，农闲的时候烧些瓦器，或者替人修房盖屋子的泥水匠。稍微有些技术的是一个粗木匠，是个半老头子。识字的只有一个，就是张兴教了。他被单独叫出来，跟着熊卜佑学习普通话，当上了整个劳动队的文书，负责记工之类的事情。

邬德把匠人单独抽出来组成一个队。其他人除了二十多个伤员，全部分成五个劳工队，由最早的五个俘虏当队长。在编组的时候，他根据审俘的记录，把临高土著、福建射耕人、各地移民全都打乱了混编，还是搞那套互相制约的那套——反正你们不能团结起来。林兴他们如今都成了队长，忘记了自己半俘虏半奴隶的身份，一个个还觉得蛮高兴的，不等邬德吩咐，就给自己都做了笞棍。准备卖力的督促新来的可怜虫了。

笞chī：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

严格的等级关系，上下级之间的绝对权力和通过权力得到的利益，这些东西在人类群体里是极其有诱惑力的。在部队和司法机关工作过许多年的邬德深谙这一点。所以他刻意的去深化这些东西，五个队长每人

都发了一顶难看的藤编安全帽——这是工业委员会不成功的试制品，本来打算当柴火烧掉的，邬德却把这些帽子都要了回来，把俘虏们的地位用有帽子和无帽子这样的明显标志物区分出来。



藤编安全帽

因为工程的急需，劳工队全部被派给了建筑组生产建筑原料：砖。

现代建筑已经从砖瓦渐渐的转向使用钢筋水泥，但是烧制的粘土砖依然不失为一种最广泛经济的材料。工程建筑组自然也不会放弃。

根据侦察队的消息，他们在距离百仞滩三公里外找到了一个砖瓦场，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砖瓦场。有三座土圆窑，工人们虽然都跑了，但是里面的东西都还在：烧制好的砖瓦、阴干的砖坯和许多“熟土”。



土圆窑

烧制砖瓦的工序是相当烦琐的，首先要把生土开采出来——也就是不含有机质的粘土，将生土晒干、碾碎，加水之后再反复碾踏，做成熟土，再制成砖坯。砖坯不能直接入窑去烧，水分太多的话会直接在窑里烧裂变形，所以还得阴干十天半月，阴干期间不能见太阳，不能有强风，更不能遇到寒冷，所以常规情况下冬季是不能烧砖瓦的。阴干之后的砖坯才能入窑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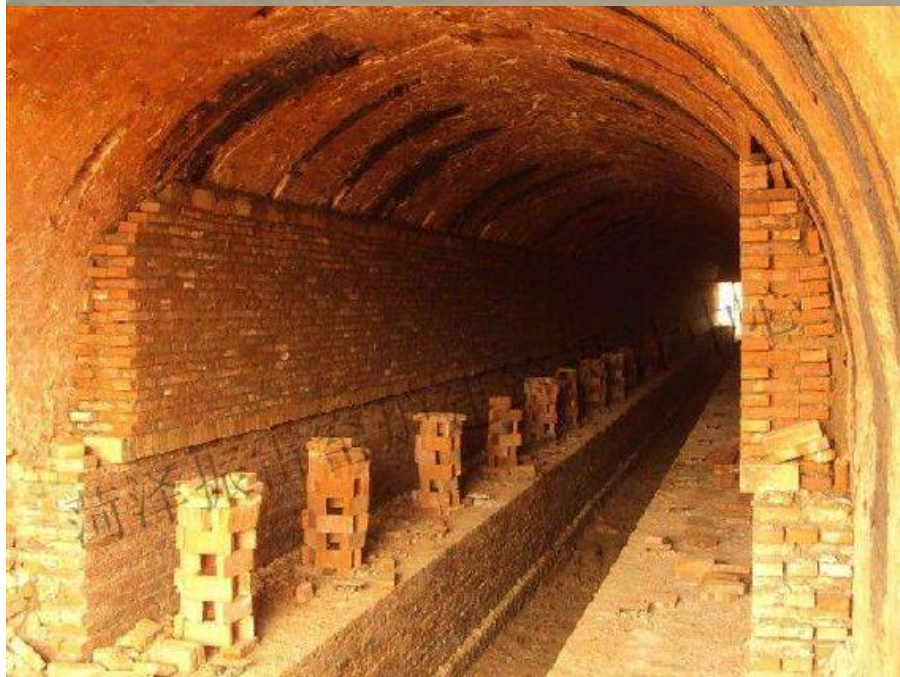
砖坯

如果让穿越者们自己去制砖烧砖，很难想像生产效率的问题，不过穿越者们有一台联合制砖机，用一台锅驼机进行驱动，制砖坯效率就仅仅在于他们能开采出多少生土了。



制砖机

梅晚嫌土圆窑的生产效率太低，而且装窑需要熟练的老师傅才干得了，不是他们这些看说明书的生手能做得。好在这里有大量现成的砖可用，就开工建造了一座16孔的轮窑。



轮窑

轮窑是一种“洋窑”，当然比起更先进的隧道窑之类的现代化砖窑它已经是很落后了，但在这个时空绝对是一种先进的事物。



隧道窑

它是一种连续生产窑，可以同时装坯、出砖、清扫。窑由很多互相连通的小室组成，如同一条环形的遂道，四周有许多窑门，所有的烟道都和窑中心的总烟道连接。燃料则是从窑顶的加料孔加入的。轮窑工作的时候分为：干燥、预热、煅烧和冷却四个工作带。一个16室的窑，第一室在出砖、第十六室已经在清扫，第十五室同时在装坯，接着第二室就刻意出砖，第一室进行清扫，第十六室内可以装坯了。一旦点火就可以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连续生产，在工作效率和热能利用上都是传统窑望尘莫及的。一个普通的轮窑，一年可出砖瓦五千多万块。

为了不浪费时间，在安装机械和建造轮窑的同时，梅晚决定先把已经阴干的那些砖瓦坯都烧出来，不过土窑的砖坯装窑是个技术活，无论是穿越者还是劳工谁也没干过。消息传回执委会，情报资料组的罗铎再次发挥了他两脚字典的功能，很快从电脑硬盘里找到了一本1958年出的《土法制砖瓦》的小册子的电子版，不到一小时，这本打印出来的小书就被火速送到了窑上，劳工们惊讶的看到这位“海贼匠人”用一本书在指导他们怎么装窑——这可是只有老师傅才知道的秘密！

砖窑附近有大批的茅草地，梅晚询问了过去在砖窑打过散工的劳工才知道这是作为燃料特意种的，土窑用这样的“软柴”才能烧得好，硬柴火力太猛，不容易控制火头。这些燃料，自然也被穿越众毫不客气的利用上了。

土窑在烧砖的时候，梅晚指挥着劳工队，不断的割草、挖土，草捆和土堆都堆得老高老高。有些俘虏觉得海贼们多半是要把他们劳作至死了——这么多的土，不吃不睡也用不完。

当锅驼机调整完毕，突突的冒起了黑烟，飞轮转动着，带动联合制砖机运转起来的时候，俘虏们只看见成堆的熟土被倒进那个钢铁的大开口里，许多铁件眼花缭乱的上起伏轰鸣着，接着就看到平整的土坯象被施了法术一样，被整齐的切成了整板整板的砖坯！就算是最熟练的制砖师傅，也不能做得这么快！所有人都傻眼了——海贼们什么都会！而且他们造起东西来的速度，根本不是凡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有些人干脆害怕的跪在轰鸣的机器前连连磕头了。

“磕什么头，快去运料！”梅晚对着发呆的林兴吼叫着。

“知道了！首长。”这个称呼不知道是哪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教给他的，他现在见穿越众就叫首长。

“干活！干活！”他卖力的挥舞着棍子，“去运土，快点，动作慢的都给丢那铁口里去！”

这种恐吓比他的棍子有效的多，每个俘虏都对这机器产生了迷信般的恐怖，个个都十分卖力的去干活了，生怕干得慢了真给丢机器口里去——这种东西怕是要用活人作祭品吧？

制出来的砖坯，被手推车拉到堆料场上，原本的阴干棚都腾空了，正好用来堆这些新制的砖坯，所有的砖都是按照过去的八五砖标准制造的。



八五砖：八五砖是建筑用砖的一种。尺寸规格：**216mm×105mm×43mm**，比普通砖尺寸（**240mm×115mm×53mm**，此类砖又称为九五砖）小，适于砌建一些小型工程。

显然，机器的生产速度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还没到晚上，临高烧砖匠人准备用好几个月的熟土都被消耗殆尽了，机器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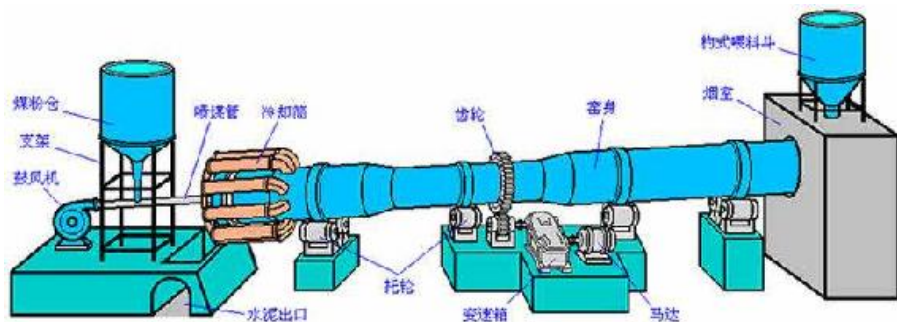
要建造轮窑，梅晚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造出水泥来。对他来说，水泥就是打个电话叫人送货的事情。即使D日之后用到的水泥也都是从原来的时空带来的。现在要从头开始制造他就完全没概念了。梅晚知道这世界上有土水泥这么回事，但是怎么造，造出来能有什么样的性能就不清楚了。

在现代社会，水泥工业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机械化的大生产，它涉及到许多特殊的大型专用设备，如破碎机、回转窑、球磨机等。复制这样的大型设备对穿越者来说太奢侈了，即使买来现成的设备安装，这类巨型设备也不是他们的能力可以搞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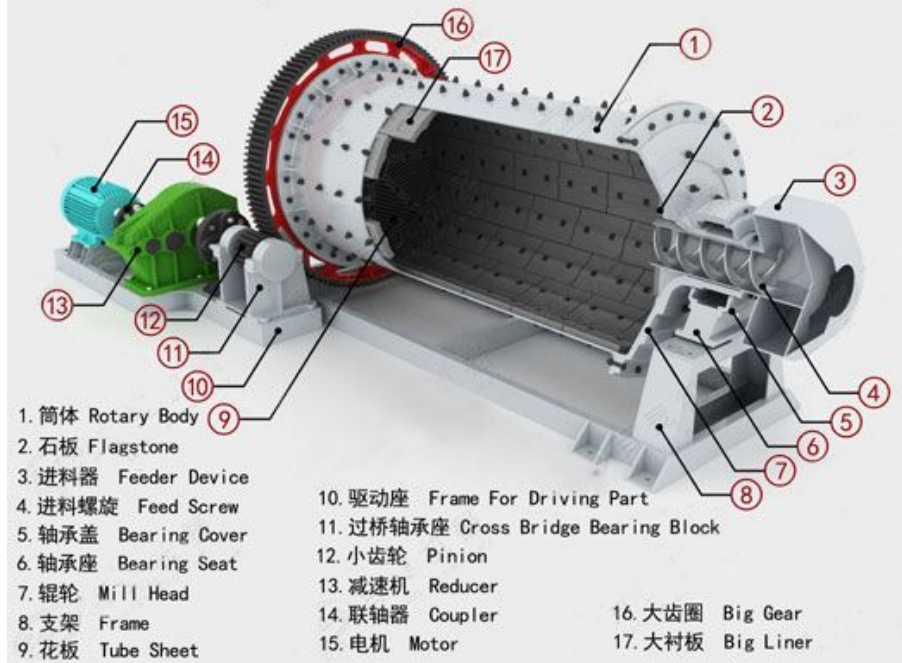
破碎机





回转窑





球磨机

第三十九节 水泥

王洛宾采购过一整套立窑法生产水泥的小水泥设备，不过这套设备运转起来需要使用大量的煤，而穿越者们暂时还没有煤。

其他水泥所需要的原料，如粘土、石灰、石膏在当地都有所发现，这个砖窑的取土场的粘土本身含沙量少，土质偏红——含铁质高，很适合烧水泥。石灰的话，虽然博铺那边用贝壳蛎房烧出来的石灰碳酸钙含量偏低，但是取土坑附近也能找到白垩土的矿层，石膏暂时在附近还没有发现，不过加不加石膏问题不大。

王洛宾考虑过再三之后，决定暂时不安装对温度和原材料都有一定要求的成套设备，而是因陋就简的烧制一种代水泥来满足目前的施工需求。这种代水泥又叫做“人工火山灰水泥”，有的地方过去农村也烧过。它不需要复杂的设备流程，简单的说，就是把烧成的砖瓦或者陶器破碎碾细，也可以直接将石灰和粘土放在窑内煅烧。这种代水泥的工序极简单，煅烧温度600 - 800摄氏度就可以，比烧制硅酸盐水泥所需要的1450摄氏度低得多。性能大致和最古老的“火山灰水泥”类似。云南的滇越铁路就是用这种水泥修筑的，抗战期间广泛用于西南大后方的基础设施建设。

王洛宾只是知道有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用还不了解。所以先叫人把砖场里烧好的红砖取一批过来做实验。劳工们用手工一一敲碎把砖头敲成小块，磨细的工作原来打算用人力或者马力牵引石碾的——他们在百仞滩的采石场找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石碾——运行了一小时后发觉效率实在低得可怕：才碾了10公斤。



石碾

碾细过筛之后，王洛宾把这些粉末和石灰混合，然后加水拌匀，在

建筑组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混合物被用来砌一堵墙。大家都很兴奋，想亲眼看看这个传说中的代水泥是不是真得有效。

干结之后证明这种烧粘土的代水泥完全可用。当然不能和真正的硅酸盐水泥相比，但是可以用来作为建筑材料的黏合剂，甚至能制造强度要求不大的混凝土。

这个发现令所有人振奋。连砸砖头的泥水匠赵五都是一脸兴奋的神情，他做泥水匠十几年了，砌墙造屋，都是黄土、石灰和水拌匀了作黏合。最考究的，也不过是加了糯米汁的灰泥，这群人竟然用砖头碾粉就做起来可以把砖头牢牢黏合在一起的灰泥！这太超乎他的想像了，他们真得是海贼么？这一招可得记着。因为学到了这手，甚至有点高兴自己被俘了。

水泥是穿越者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现代工业产品，虽然它还不是太合格。但是对穿越者的建设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水泥可是现代建筑的基本原料。

不过碾磨的效率还是太低了，按这个水平，24小时不断的碾磨产量也只有240公斤，低得不值一提。

机械组的人研究之后，制造出了一台简易的自动碾磨机。他们用了二个从百仞滩采石场找来的石碾，做了一个电动的双碾，用穿心轴连接于立轴上，立轴上装有轴承，以减轻转动时候的阻力，用一个安有甩轮的摇动架通过铁链带动伞形齿轮，使石碾运转。



碾磨机

但是加料和筛料还是手工操作，不仅效率差，而且容易搞成尘肺

——这是个很麻烦的职业病，几乎没救得。虽然干这些活的都是俘虏的土著，但是劳动力对穿越者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展无涯就带着几个机械组员研究了一番，在伞形齿轮上加了一个木轮，用皮带带动一个筛粮食用的风车罗，物料由立轴顶端的漏斗加入，碾出的粉料由坡道自动流下，落入风车罗，利用风力将粗细粒分开，粗粒由坡道旁的输送机斗重新送回到石碾上面的漏斗，再次入碾子碾细。这套铁木石合作的土装置每天能粉碎差不多1吨的碎砖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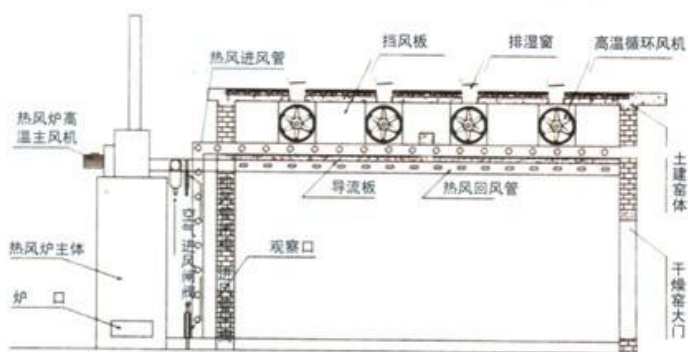
有了水泥，砌造轮窑还需要耐火砖。耐火砖是现代工业的基石之一，没有这个东西，不用说轮窑、水泥窑，连未来的高炉都没指望。幸好临高本地就出产耐火材料。穿越者们从砖窑附近找到了烧制耐火砖的氧化铝和氧化硅，很容易的烧出了耐火砖。

有了耐火砖和水泥，修建一座轮窑在建筑组的手里就是手到擒来了，几天以后，轮窑的砖红色烟囱第一次向空中喷吐出浓厚的黑烟。

“靠，真是太美了。”有人在喃喃自语。穿越者们眼神中露出了沉醉的神情，过去被大家所厌恶的，象征着落后、污染的景象，现在却被穿越者们视为最美的事物，王洛宾看着那烟雾，多少有点明白为什么当年伟大领袖对北京的古城墙一点都不看重，说拆就拆。却发出了“北京的烟囱要象树林一样密集”的豪言壮语了——古城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东西，而当时稀缺的现代工业才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

此时这座轮窑的砖红色烟囱昂然的树立在文澜江畔的青山绿水间，对穿越者来说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宣告着穿越者的工业化时代正式开始。

轮窑在开始烧之前要进行暖窑，建筑组又出发到博铺去，在那里为木材加工厂建设一座木材干燥窑，有了这座合乎标准的干燥窑，木材组就能源源不断的提供合格的木材制品给百仞城的工地，而不是现在用土窑干燥出来的湿度不一随时会干缩变形的临时代用木料。这件事情，王洛宾就不参加了，干燥窑的尺寸材料，反正罗铎会去找书的，他在广西生活的时候也没见过这玩意。



窑体侧剖面图

木材干燥窑

看着建筑工程队爬上农用车向博铺开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马上拨了一个电话给梅晚：“你和木材组的人商量下，再修一个木材干馏窑。”

“干馏窑？”梅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烧炭的窑，一会你和罗铎说，他知道的。你们先研究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投产。”

既然没有煤炭，只有先用木炭来代用了。干馏木材，不仅可以得到木炭，还能获得用作化工原料的木焦油，这是种复杂的化合物，能提炼出许多有用的物质来。木炭本身的发热量也不逊于煤。

伙食办用炊事车给砖瓦厂劳动的工人们送来的饭。现在，邬德通过棍棒已经教了他们排队。排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是每个人大体都能公平的获取资源的一种表现，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排队，似乎无关于个人素质。或许很大程度上和长期的社会资源匮乏有关，谁遵守秩序谁就会吃亏，所以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喜欢排队了，有机会就会猛冲，把其他人挤到后面去。邬德觉得这话多少有些道理。

就如同现在的分饭一样，尽管每队都有队长在维持秩序，但是整个队伍还是有点乱糟糟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排到前面去。只是迫于穿越者的威慑力，队伍的秩序才勉强的保存着。

邬德对自己的劳工们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在整个工程期间，他看似只是随便走走，转转，观察着这支队伍。多数人干活还是比较卖力的，当然不是他们的自觉性高，而是五个队长之间的竞争意识，谁都不希望自己的队在邬德的面前表现的太差——对老百姓来说总是“汉奸比鬼子更坏”，这五个队长，在督促干活方面的确十分的卖力，但这还不够。邬德知道俘虏们的卖力还仅仅是因为害怕，要自觉自愿的努力干活需要其他方面的刺激。

邬德决定就从伙食上着手。俘虏们每人都领到了一碗稀饭之后，邬德叫人抬来一个筐子。这个由机械组编出来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散发着一股干海味的腥臭味。是伙食办不成功的咸鱼作品……

“今天是王田的队伍干得最好最多，”邬德在土堆上宣布道，“所以他们一队每人可以多吃一条咸鱼。”

这个额外的奖励让许多人眼皮都膨胀起来。从被俘开始起，每天吃二顿稀饭——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撑得住——从生下来就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的大有人在，但是连个咸萝卜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喝稀饭尿又多，吃不到盐，二天下来身子都软了。

“王田指挥得力，发二条。”这个奖励让王田兴奋的满脸放光，其他四个人都觉得有点酸溜溜的。多吃条咸鱼是小事，丢了面子才是大事。都盘算着晚上要狠狠的收拾几个磨洋工的家伙，杀鸡儆猴。

第四十节 思想动态

邬德的另外一个任务是防逃跑，一旦开始外出劳动，多半会有人尝试逃走，他必须完全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成功的逃脱会给其他人类似的希望。

所以在开始外出劳动的之前，他向执委会要求，派给他看守俘虏的军事组员都得是特等射手，最好还配上瞄准镜和夜视镜。

“要这么强得人做什么？”何鸣觉得有些奇怪。

“发现有人逃走的时候可以一击必杀。”邬德解释说，制止的越干脆利落，越残忍无情，越能产生效果。等到恐惧度足够了，就不需要看守也行了。

接着，他把那些说愿意入伙的人都打散了安插到各个劳工队去，吩咐如果有人谈论逃跑的事情就可以直接来找他报告。

他并不向这些人许诺什么，也不给什么好处。要想得到信任就得表现出卖身投靠的勇气来。

大概是因为那场战斗给了许多人太强烈的印象，也或许是他们原来过得日子和现在相比相差无几，反正除了有人反映几个小地主富农在抱怨没人来赎他们，家里的农活没法做之外，没异常的情况。

符不二因为腿上有伤，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去当劳工，而是和其他伤员在帐篷里休养。每天除了换药就是吃饭，伙食也还不差，大米稀饭虽然稀，但是管够。看到几个海贼的白衣郎中每天进进出出的照看伤势，符不二还是很钦佩的：到底是医者父母心。无形中的害怕也少了许多。

受伤的俘虏原来有二三十个，有的没捱过手术后的恢复死了，有的伤很快就好了，便给打发到劳工队去干活了。符不二的长工马蓬只是脚崴伤，很快就给送走了，这个长工过去符不二连正眼都不会看一眼，现在他走了反而觉得很留恋了。眼下，自己身边一个熟人都没有了。

又过得几天，马蓬却寻了个机会来看他。说自己正在海贼们做工，他现在不叫他们海贼了，而是恭恭敬敬的叫他们“首长们”。这词听得符不二很新鲜。马蓬现在每天伐木挖土。顿顿有白米稀饭吃，三天二头的还能吃到咸鱼。一天干活也就六个时辰，就是每天被逼着洗澡很烦，不过他也已经习惯了。总得来说日子还算过得去。听说海贼们给白米和鱼吃，这让符不二有点意外：他家给长工长年吃的都是番薯，要到农忙加犒劳的时候才会给米饭和咸鱼吃，虽然根本不和自己不搭界，他还是为海贼们的奢侈而痛心。

马蓬还说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那自己会动的机器，一会时间就能自己做出几千几万块砖坯；还有台浑身冒烟，发出隆隆吼叫的东西，“首长们”不许他们靠近，据说那是一切的力量来源，就是要不断的添柴，一天用的柴比一村人做饭用的柴都多。其他还有装在四轮车上的锅灶，神奇的锯子，一下子就可以锯断一棵大树……

他说得高兴，符不二听了也不怎么惊讶：他自己这些日子也见了许许多多新奇的事情。对海贼们的新鲜玩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首长说了，干活干得好的，如果愿意留下就可以转职工。”

“职工？不就是当海贼么。”

“不是当海……贼，”马蓬小声的说“当那个还不够资格。叫职工，小人也知道怎么写得，反正就是一天吃三顿，顿顿有荤得，每月还能休息一天什么的……”马蓬有点羡慕的神情。

“呸！你想从贼？”符不二眼看着自己的长工就要堕入造反的深渊，马蓬的生死存亡他倒是不怎么在乎，只是怕自己的劳动力要少一个，赶紧提醒他这是条险恶的路。

“我是不敢。老爷说得是，那是要杀头的。可听说有人愿意。再说眼下县里的太爷都拿他们没辙，我们小民有什么办法。”马蓬给海贼们做了十来天的工，似乎嘴巴也灵活起来了，“反正都是干活……”

“马蓬，你这个可是存了胡涂心思！”符不二训斥道，“朝廷大兵一到，还不是化为灰烬！你依附海贼，到时候连自己落个从贼的名头！”

马蓬张了张嘴，大概不知道说什么好。

符不二却乘机打听家里有没有消息，马蓬说他自己一直在干活，没看到村里来人。而且如今海贼们的开工的地方很多很大，他经常被赶着这边做几天那边做几天的。都快闹不清地方了。符不二心里很着急，想就算要勒索赎金，总也得派人去说票吧。怎么海贼们连个声音都没有？

马蓬因为还有活干，赶紧走了。符不二腿上的伤已经差不多好了，能够走动了。遗忘他不敢出去，怕给海贼们看到了当他要跑就砍了。如今看到马蓬进出很自由，便拿个棍子当拐杖，从帐篷里出去转转。帐篷四周都是铁丝网，他一看到这玩意就一阵哆嗦，那天打仗的时候，血淋淋的尸体挂在铁丝网上的情景实在太恐怖了，让他一直不能忘记。

铁丝网外面有一座木头的塔楼，下面百无聊赖的站着一个小海贼，背着上了短剑的鸟铳，这玩意的威力符不二是见识过得，打起来密得象下雨，枪声一响，身边的人就死一片。这么厉害的火器，别说他们这样的民团，就是官军来也够呛。不过符不二也清楚指望官军来解救他们是梦想。大明官军才懒得来理会他们这些百姓的死活，真要来剿匪，只怕第一个就把他们这些肉票砍了头去冒功领赏，他到广州去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听说了不知道多少，“客军如匪”。

忽然空气中传来了一声怪异的吼叫声，又象是爆竹爆炸的声音。接着是隆隆的轰鸣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红色的钢铁怪兽在咆哮，喷出污浊的黑烟，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啃噬着地面，眼前的景象即使在最可怕的噩梦中都没有看到过，符不二的脸色苍白，差点跌下去。

眼看着铁板咯吱的作响，这个庞然大物缓缓的移动着，接着一声嘶吼，一个巨大的铁铲猛得从土里举了起来，泥土和碎石象瀑布一样的洒

落在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惊心动魄。

符不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力量，有什么能抵挡？别说琼州府的一千多官军，就是调集几省人马会剿，又能如何？他们有这样大的力量，在这里大兴土木，不是为了长久居住又是为了什么？

想到这里，他的脑子变得很混乱，到底是福是祸也闹不清了。一时间蹲在地上，茫然无措了。

邬德拿着最新的一期《俘虏思想动向》稿子去向执委会汇报。执委会对这批俘虏期待很高，想把他们作为未来政权建设的种子，所以对这些人思想状态要求每周都做出汇报来，以便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执委会大楼——虽然实际上是做简易房小楼，但是大家还是习惯性的叫它办公大楼，以示气派，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四面的铁丝网拆除了，修建起了高高的围墙，木质的双开大门前设了岗，办公楼两翼新修了两排平房，俘虏里既然有泥水匠，修几间老式的砖木架构瓦房自然不成问题。大院的地面全部铺上了青砖，还一左一右的修了二个花坛，院子里停着一辆北京212，还零放着几辆摩托车和自行车。乍一看，很象60 - 年代某个县城的县委大院。



县委大院

邬德没有进大楼，直接进了东面的一间瓦房，门前的白底黑字牌上面用端正的美术字写着“文印室”。这里就是执委会编辑印刷文件和各种内部刊物的地方。

这种内部刊物从执委会搬到百仞滩就开始编辑了。虽然丁丁吵着要办临高时报，但是执委会一直以时机不到为名拒绝了他的请求，而是让他负责搞内部刊物。这类内部刊物从全体穿越者穿越到只限执委会传阅

都有。《俘虏思想动向》就属于只限执委会和理论政策组传阅的材料，每期只印五份。

文印室里黑洞洞的，因为要节约用电，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不开灯。屋子很大，里面有一台快速油印机，一张从船上取下来的大桌子上摊着蜡纸、钢板和铁笔。角落里是二台电脑和几台爱普生的24针打印机。装白纸的箱子和印好的文件堆在墙角。



爱普生的24针打印机

屋子里没有人，邬德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清样，象是张单开的小报，头版有两个歪歪扭扭的斗大毛笔字写着蝌蚪文般的文字，仔细看，原来是：《临高快讯》，下面还有落款：席亚洲题。

席亚洲的脑袋看起来已经好了，都给刊物题字了。邬德看了起来，该报纸大篇幅报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夸张的报道当地官府出动了三千人的大军，但是在我天军神威的打击下，仅半个时辰便全部被消灭。虽然署名是本报军事评论员，但是那那类似战棋游戏说明一样的文体，显然就是出自在D日不幸负伤的席亚洲之手。

然后是一篇社论，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评论道：反动的明朝政府必将被我英明伟大的穿越党彻底消灭。

后面是一篇理论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位马先生成了出生于万历年间的一位隐士。落款是杜雯。不过这文章虽然很长，还列举了许多数字，邬德却始终没看明白写得到底是什么。估计连马克思自己看了也不知道。

报纸屁股上，又是一篇文章《临高农民的血泪控诉》，里面写了许

多农民的悲惨遭遇。邬德觉得很眼熟，这不就是小郭审问俘虏之后抄送给他的《审俘记要》里摘抄来的东西么。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里面还添油加醋的增加了许多内容，其想像力简直令人发指。作者很自觉的没有署名。

第四十一节 行款

“老邬，你来了！”正看着，周洞天从外面进来了，他穿的作训服上都是油墨渍，其实他在穿越前当过消防干事，后来是一名司法工作者，不过因为他很熟悉印刷事务，便成了这个文印室的头头。屋子里的多数设备也是他出钱购置的。

“怎么，出报纸了？”邬德指着那清样。

“对，执委会已经批准了丁丁的建议，办一张报纸，不过只是不定期的小报。第一期印五十份。”

“我觉得这报纸定位不对头啊，准备给谁看？”

“你说我们能不知道马克思么？”

“既然给当地人看，怎么用简体字？而且，执委会有没有考虑识字率的问题？”邬德觉得这真是个笑话，就说他管理的138个俘虏吧，除了一个张兴教能读能写，只有二三个小地主还识几个字，文盲率高达95%以上。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印报纸不是多余么。

“马上就要对你的劳工队开始扫盲了，”周洞天指了下那边的电脑，“文教组已经出了扫盲教材的第一稿出来，我们还准备搞石印，做些识字卡片。”

“还真想得出来。”

“都是丁丁的想法，”周洞天嘿嘿的笑着，“这记者真会想，野心很大，除了办报纸，还想搞教材出版。”

“有想法就是好，对了，这是稿子，尽快帮我印出来吧。”

“你这点东西，我拿打印机给你打蜡纸就能出来。等一下好了。”说着就去开电脑，邬德的稿子是写在电脑上的，用无线网络直接传送到OA上，连电脑打字的功夫都省却了。

“既然有电脑网络了，还印什么文件呢？文牍主义！”邬德感慨着。

“大概是为了给日后留下文字的存档吧，电脑总有一天是要坏的。”周洞天调整着机器，夹上蜡纸，“再过个十年，估计这些东西都得手写了。我还带了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机，机器坏了就指望它打蜡纸了。”

油印好材料，照例要留一份给情报资料组存档，他直接去找执委会的几名主要领导谈话了。

“你是说俘虏不太安心？”文德嗣问。

“是的，而且有些人恐怕会一直不安心。”邬德指着自己的动态报告，“根据最新的报告，那些自己有宅地的小地主、富农和中农，因为马上要农忙了，不能回去干活，又担心家人，所以一直都有浮躁的情绪。”

“这些人应该不多。”

“没错，但是一般的佃户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不收粮食就缴不了租，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没有保证。”

“嗯，嗯。”

“真正觉得那里都可以活得，只有那些没有家累的赤贫户或者长工。”

“这么说，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不多。”文德嗣有些气馁。

“是的，其实我们对穷人是具有吸引力的，特别是我们推出的‘职工’待遇之后。起码对原来扛活的人来说给我们干比给老财们干好多了。可是对于有一点家室产业的佃户、贫农，可就未必了，他们更在乎的是‘安稳度日’，其实就是这些人对‘红旗能打多久’有顾虑。”

“在我们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或者合法的地位之前，恐怕这个顾虑没法消除。”萧子山也显得很失望。

“就算有顾虑，也得推行下去。”文德嗣考虑了一下，“还记得预定的方针么，‘明灯效应’。只要大家看到为我们效力能活得更好，自然而然的就会倾向我们了，老百姓还是看眼前的比较多一些。”

“这个我赞同，只要能切切实实的给好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还有，那八个黎民俘虏，现在还押在俘虏营里，没有编入劳工队。执委会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我们正准备以他们为突破口，和南面的黎侗交通起一定的关系。”萧子山解释道，“慕敏正做这项工作。这几天就会出结果了。”

言下之意就是此事不是你过问的范畴，邬德点了点头。正说着话，文德嗣的小灵通响了起来，有人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文德嗣说了句：“让他们先等着，好好招待。我们这就来。”对邬德说：“有当地人来拜访我们了。”

“哦？”邬德来了兴趣。

“是为了俘虏的事情，你和我们一起去吧，对了，把熊卜佑也带上。还有那谁？当地的翻译，都叫来。”

“好，我这就去办。”

自从县里的两路反攻惨败之后，整个临高县城里一度又情势紧张起来。听逃回来的乡勇说海贼们火器十分厉害，一打就是死一片，连本县赫赫有名的黄家寨的团练都被打败了，连黄守统本人都受了重伤，被直接抬回黄家寨去了。城里人心惶惶，缙绅们有人已经在往偏远处的亲戚或者自家的庄寨上转移财物和人口，还有的则慌称家里有事或者身体不适，纷纷告退回家去了。连躲在城里的难民也有想出城的，风闻这群短毛的海贼要来洗城报仇的，

折腾了几天，看髡贼们没有要来攻城的意思，官绅们才惊魂稍定。因为损失太大，一时间内部开始吵吵嚷嚷起来了。本来以为谋划的天衣

无缝的进攻不光彩的失败，使得刘进士的所谓讨贼之策被证明根本无用。有人在风言风语的说刘进士是秀才谈兵，上误朝廷下误乡梓，把个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刘大霖气了个半死，一个月来劳心劳力的落了这么个下场。他身体也不好，就此告退回家休养起来。

吴县令即生气又不便阻拦，每天只在花厅生闷气，又担心。海贼登陆已将近一个月，到现在也没看他们有退走的意思，缙绅们对自己也失去了信任，城里的人心都散了，髡贼们要是来攻城，恐怕那些弓手乡勇立马就会一哄而散。至于府城那边，到现在除了来个书子，要他“谨守城池”之类的废话之外，便是提醒他朝廷秋粮开征在即，要他全力督责此事。

花厅：客厅。

“征粮，征粮，如今一团糟，还征什么粮！”吴明晋一团愤懑。想来想去，也只好去求教师爷了。

这位王师爷名兆敏，广东人，在省内的各州县幕中多年，对地方上的一套很熟悉。

王师爷沉吟了半日，低声道：“东翁，我等即无力驱贼，唯有行款了。”

东翁：指旧时塾师、幕友对主人的敬称。

“行款？”吴县令吓了一跳，差点没跳起来大骂荒谬。但他毕竟是在地方官场浸淫过多年的，马上沉住了气。

“行得通么？”

王师爷捋起了胡子，笑道：“这也算是权宜之计。眼前最要紧之事乃是秋粮！只求得把这一季的秋粮收上去，自然就是天下太平。海贼么，闽粤各省都在闹，难道就我们这里闹不得？”

“是，是，老先生说得是。”吴县令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忽然他眉头一皱，“只是这事情，怕是瞒不过上宪，还有厂卫们……”说着他下意识的朝四周看了一眼。

“东翁不必多虑，官场上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秋粮入库，县城不失，府台大人理这些作甚？他人亦是。”王师爷小声道，“以髡贼们之势，要取这县城早就取了，何必在百仞滩筑营居住？他们在本县即不掳掠又不杀人，颇有仁义之风，我们就算是买个平安，对付过去再说。”

“有理有理。”吴明晋连连点头，“不过此事毕竟非同小可……”

“东翁放心，”王师爷一脸成竹在胸的神情，“恐怕急着要想髡贼们行款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士绅们。”说着他压低了声音，又说了许多话。

果然绅士们担心着自己的收成，有的因为自己村寨里有人在“剿匪”里下落不明，都想着和海贼们去联络，这边王师爷稍稍一暗示，大家

就自顾自的去备办这些事情了。

经过商量，士绅们派去的代表是县里一个破落地主，名叫张兴福的，因为爹是个赌棍，把家都败得差不多了，留给他的不过百十亩坡地，纯粹看天吃饭。因为他老婆的娘家和刘香家有一点亲戚关系，和在这附近活动的各路人马都说得上些话，常受人之托同海贼们打交道，讲斤两，说票之类的事情常由他出面。虽然各方都对他不完全信任，但遇事还不得不找他在中间说话。他自己也利用这种身份弄点儿外快，得些酬劳。

随同他一起来的人，不是某家的管事就是谁家的远房同宗，士绅们怕自己来了给海贼扣留了勒索，都派些不要紧的人来。都带着礼物，抬着猪、羊和礼物，拿着帖子去拜见，帖子上按照当时士大夫阶层平辈交际的习惯，谦称为“侍生”。

出县城走不到半个多时辰，远远得望见前面有土垒和塔楼，便知道海贼们的大营到了。这些海贼登陆一个多月了，众人是只闻其名，连声都没听过。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片刻之间就把本县最强的团练打一蹶不振，连黄守统都被打倒。不过听闻海贼们纪律尚好，多少还让他们心安。

第四十二节 议和（一）

众人战战兢兢来到土垒下，见寨门虽然关着，壕沟上却没有吊桥，而是直接留有路面没有挖断，都觉得纳罕。其实是因为吊桥没有这么大的承载力，营寨里的重型机械要出出进进，搞了吊桥反而麻烦。

在一箭之外，来人都停下，派人去喊门。寨门上似乎知道他们要来，一喊就有人答应说话。张有福因为常与各路海贼打交道，官话、广州话、闽南话都会说一些。寨门上的海贼说的却是一口非驴非马的古怪官话。好在彼此还能沟通。张有福说明来意，不多会，寨门上一阵地骚动，门便打开了。出来十多个人来。

张有福知道无论山上海上的大王，往往喜欢摆些架势出来，以此吓唬说票的人，好多勒索些财物。这套东西他见得多了，眼看这群海贼却没有什排场，只出来十多个人，都是普通的绿衣的短衣人物，背着有短剑的鸟铳。等看见中间的为首的，简直感到意外：这个人和其他喽罗穿着一样的深绿的短衣长裤，脚上一双灰蒙蒙的短靴子，腰中束着一条皮带子，从外表上和周围的喽罗们没有任何的分别。从他的相貌、神气和言谈、举止看，也很温文儒雅，不带一点儿草莽英雄模样。

想不到这髡贼的头目竟是这样朴实！张有福不由得在肚里叫道。

来人对他们十分客气，自己通名说叫席亚洲，但是并不请他们进寨子。吩咐人拿了许多椅子和长凳出来，放在寨门前的河滩上请他们坐。又有人从寨子里用拿出许多木碗和木桶来请民夫们喝水。



木碗

给张有福他们端来的东西，让这几个土财主都瞪大了眼睛：全是玻璃杯！他们虽然身在海南岛上，玻璃杯的价值还是懂得：二三两白花花的银子也只能买一个带色的玻璃碗，更别说这么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了。

杯子里的东西，却乏善可陈：是一个小小的白色纸袋，在水中载沉载浮，慢慢得将水染成浅绿，嗅闻一下，似乎略有茶的味道，却是十分的低劣。

排场可真大！张有福即喜又忧，喜得是髡贼们拿这么高级的东西出来招待，应该是极有诚意，忧得是他们的排场这么大，待会谈价钱的时候恐怕不是小数字能谈妥的。

这位席亚洲会说一些广州话，彼此客套了几句。接着只听见寨门里面又是一阵的轰鸣，一辆四轮小车颠簸着过来了，引起了河滩上人们的一阵骚动，髡贼们有不用牛马就能动的车子，这件奇事早就传遍了全城，有人说车里面有妖术，以鬼神之力来驱动，也有人说是髡贼们得到了天地造化之术，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张有福从探子、乡勇那里知道坐这样的带棚子的车的，都是髡贼中的大头目，便知车上的人来头不小，忙颤巍巍的站起身来。

下车过来的几个人却和刚才的头目一样的装束，并无特殊之处。又见陆续又走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虽然剃着光头，却穿着当地的土布衣服，大约是本地被俘从贼的人。

担任翻译的熊卜佑的临高话在张有福听起来有点古怪，但是意思却很明白。席亚洲说明他们不是海贼，是旅居海外的中华商人，做得是工商之业，这次是回国创业的，萧子山心里暗笑：我们啥时候变成“海龟”了。到了临高之后从未有过骚扰百姓，对抗官府的事情。接着他的语气又严厉起来，指责当地的“劣绅”无故组织团练乡勇们来攻打，给他们造成了损失，他们是被迫自卫，而且保留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

张有福只是唯唯诺诺，对他们不扰民的做法满口称颂，随即把礼单呈上，上边开列着纹银一百两、大红彩缎八匹、杂色绸二十匹、松江棉布二十匹、粗细粮食共十石、猪二口、乳猪四口、汤鹿一只、酒二百斤。席亚洲接过礼单看完，又给坐在后面的其他几个人传看了一遍。觉得东西都很有用，便笑道：“我们在这一带筑城，对地方多有骚扰，何敢受此重礼。可是不收也辜负贵绅的雅意，既然如此，只好全部收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张有福见他收下礼物，便乘机提起士绅们的几个要求：一是秋收在即，希望他们不劫掠干活的农户百姓；二是赎回那些被俘的人；三是把上次打仗时候阵亡人员的尸体都交还给各家，以便入殓安葬。接着他许诺，若能答应，县里的士绅们愿意“襄助粮饷”，总之不会让他们吃亏。至于具体是多少数字，大家可以再谈。

席亚洲只是很客气的点头并不答话，事关重大，他探询的看了一下后面的文德嗣他们，几个人使了个眼色，便一起先起身到塔楼下的值班

室里商量了一下。大家都认为此事涉及到未来的政策走向，几个人决定不太妥当。不过对方既然有缓和的意图，也得给予积极的回应。

因此席亚洲回来的时候，直接同意各村寨可出人、车来挖取尸体。他们会派人直接指点埋尸的地点。为了表示诚意，他们还会释放几个伤残的俘虏，至于另外二点，他说还得再议，要张有福隔天再来。

张有福本也没打算一次就能把事情谈妥。眼见对方很爽气的就答应可以挖取尸体，还释放了几个俘虏，眼见是极给他面子，余下的事情，多半也不为难，无非是价码高低的事情。他对这个倒不伤脑筋，反正都是各家绅士们负担，这次谈成之后他的酬劳却不会少。而且还能和这股髡贼拉上关系。他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到，这股海贼和他见识过的各路上山下海的好汉都不一样。

临走，席亚洲按照文德嗣的指示，又回馈了张有福一条原价二十五元RMB的淡水珍珠项链，并给每个脚夫发了五十文赏钱，上上下下都对这群奇怪的人感到满意。



淡水珍珠项链

吴县令和阖城官绅们都在焦急的等待张有福的回音。午后见他带着人都回来了，传说说髡贼们愿意交还尸体，还肯放几个俘虏回来。又听了张有福说几个头目看起来都是些沉稳朴实之人一点没有匪人的习气。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过去匪人们即使绑得票死了，亲人要取回尸体安葬，也得付一笔不小的赎金。这次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于是各村赶忙去征集民夫，赶制薄皮棺材，准备明日一起去收敛尸体。吴县令因为连累各寨都死了不少人，也叫县里的善堂一起去收尸，若有人无人收敛的，一并收敛回来。

第二天，各村寨的民夫都套了车，载了棺材芦席并许多石灰包，一起过去。这边安排了人带路，将墓地指明了，便赶紧撤了回来。只让人用高倍望远镜远远的监视。卫生组测了风向，认为不会把味道吹过来，但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的戴上了口罩。

席亚洲带着几个人，在哨楼上监视，望远镜里可以看到用布缠着脸和手的民夫们在挖掘，不时把一个个土渍斑斑的物件搬到一边。每搬出一具尸体，就有些妇孺老人扑上去验看认尸，有人呼天抢地，有人昏倒在地，看了一会，他也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打仗杀人，他从来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战后的惨象实在让人渗得慌。

“当初都火化了不就是了，干嘛土埋啊，模样太惨了。”席亚洲知道那些尸体都埋下去十多天了，挖出来除了看衣着，基本上是腐烂的看不出模样了。

“把尸体烧了才遭人怨恨呢，”萧子山一直不肯把眼睛贴到望远镜上去看，“这不就成了化骨扬灰了么。现在家属还能收敛到尸体，来个入土为安多少能觉得好受些，这算是收买人心吧。”

本来就战后如何收拾尸体，卫生组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建议要么在野外架起火堆火化，要么全部运到博铺丢到大海里去。多数人赞同这样的意见，于鄂水则反对，他提出：古人对死者的尸体是很看重的。“收敛尸骨”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仁义的表现。如果就这么把尸体毁损掉，会让穿越者的形象大为受损，毕竟这里以后将是他们的根据地。

因此最后还是收殓了土葬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原本以为也就这么一说，没想到县里来谈判的人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三个就是收殓尸体，原先有许多置疑于鄂水这个夸夸其谈，好做惊人语的人凭什么占据执委会的一个席位的言论，自此之后就全部消失了。

折腾了一天，各村才将尸体都收殓运走，有些死者因为是村里的“废物”，被打发来送死的，死了自然也无人收殓，最后都是由县里的善堂装殓了运走，埋在义冢上。

第四十三节 议和（二）

执委会讨论了余下的二个问题，多数人觉得不骚扰百姓本来就是他们的宗旨，答应不答应也没太多的区别。争议主要是在第二点上，要不要释放俘虏。邬德和建筑组的人是坚决反对的，前者刚刚把这几他们编练好，各方面也比较顺手，后者因为现在工程量繁忙，没了劳工队会大大影响效率。

其他人也不太愿意放弃这些人，最后决定只把那些小地主、富农之类的人物放掉，他们暂时还没有足够的价码来吸引这些人的归附，至于其他人暂时不放，以便尽快建立土著附属力量。

这样决定之后，邬德连夜把全部俘虏都梳理了一遍，列出了大约十多个可以释放的名单，都是大户或者富农之类的人物，留着这些人没什么用处，倒不如放了获得一些现实的收益。

大家又商议了一些条款，定出了一个谈判的条件。第二天，张有福又带着八色简单的礼物来拜访，明为是感谢他们允许收殓尸体，实则来打听下他们的口风如何。

八色礼物：一个礼条；礼条就是割一块猪腰窝的一条肉，从猪脊处一直要割到肚皮下面，长长的带着板油，约三斤重；再有一条连方，相当于二个礼条连着，中间得浅浅的割一刀。还有一双对子鱼，就是二条鱼，这鱼得大一些，起码得二三斤以上，二瓶白酒，四个猪腿带着猪蹄的；一只羊腿，羊腿要大，带着一个羊臀；再就是一把粉条。

席亚洲便将己方的三点要求提了出来：

1、穿越者可与当地人在本县任意地点行商，自由交易各种商品。官府和其他人不得阻碍。

2、穿越者得在县内自由雇工。

3、穿越者在县内得行走自由。

同时他表示无论县里是否答应这三条，为表诚意，他们可以放一部分人，他还提出了一份预备释放的名单，请他们参看有没有要补充的。若是要马上带人走的，这边立刻就可以放人。如没有特别的，则明日带些轿子牲口来接人就是。

此事张有福自然不敢做主，便将预备释放的人员和条件各抄录了一份带走。

吴明晋接到这些条件，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有些事情好说，但是有些实在事关重大，特别是这个交易商品。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这有点象红毛人前几年派船来要求开口岸，行贸易时的条件，莫不是这些人也是一路的？便赶紧去找王师爷商议。

王师爷沉吟片刻，喝了一壶浓茶，这才拿定了主意，小声问：“东翁，应下就是了。”

吴明晋摇头道：“我有二虑，一是他们若是效法当年佛郎机人故事，赖着不走，以百仞为城，以博铺为港，此地就会成了第二个香山

澳，朝廷断然是不许的；二则虽说雇工自由，但是将来他们一旦扬帆而走，岂不是造了离人骨肉的罪孽。”

香山澳：澳门的别称。

王师爷笑道：“东翁过虑了。眼下要紧之事是安抚好绅士们，把秋粮收上来。过得半年一年的，到省里活动一下，谋个调任，是不是成香山澳就和老爷不相干了。至于离人骨肉……雇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去给这样化外之民当佣工，给带去海外也是其咎由自取。”

吴明晋左思右想了一番，想也只好如此了，就把张有福召来，说这些事许髡贼们就是，但是不可落下笔迹字据。张有福心领神会，又去召集等着赎人的各家家主，要他们拿出谢礼来。

这些家族中有人被俘的，本来都是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东求情，西托人，想找人去想海贼们说合，愿意出银子赎人，甚至打算着只要能救命不惜倾家破产。只不过这群海贼来路不明，一直搭不上线来。如今听说对方不要赎金，明日就放人，要谁家多拿出一两银子就好像要从身上揭掉一层皮，疼到心里，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都把自己说得是天天吃黄连长大的苦不堪言，谈到起更以后，仍然没有眉目，张有福大为生气，只好抹下脸皮，扬言如果不能商量出一个合适的数目，自个明天就不去百仞滩接人了。“明个谁想去接人谁自己去！”说着做出一副拂袖而去的模样。

众人哪里肯让他走，都拦着，这边县丞吴亚也跟着假意说些劝慰的好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说好说歹，最后决定叫大家拿出六百两银子，一百匹琼布（注：海南当地产的棉布），四头猪和一头牛。另外拿出来三十两银子给张有福作酬劳。银子和布匹按照各家家产大小分摊。大家对这个总数都还满意，因为倘若是赎人，至少要破费三四倍的银钱。把数目议定之后，大家又担心这个数能不能使席头目满意。他们决定请张有福明天去一趟，把这个数目说明，倘若席亚洲同意，再把银子和布匹送去接人。

第二天张有福带着轿子牲口去见席亚洲，他对着席亚洲替大户们诉说了许多艰难的话，然后说出来银子和布匹的数目，席亚洲不但没露出嫌少的意思，反而说了些领情的话，也不等县里把银子和布匹送来，就直接把那些小地主、富农都放了。

这一手更增进了士绅们对他们的好感，就是一般的平民小户，知道他们的这番举动也觉得这些海贼都是仁义之人，又听说他们从不烧杀劫掠。胆子稍大一些的，纷纷离城回家去了——地里还有许多活计等着他们做，几天下来，县城里的难民居然都散了个干净。县城由原来的只开二三个时辰的南门，变成三门都开了。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紧张气氛，慢慢的消退下去。又过了几日，道路上断绝的行人又陆陆续续的出现了，百仞滩附近的田地也有农民在下地劳作。

“和平果然是美好的。”萧子山站在哨塔上，陶醉的说。

“和平，是暂时的。”北纬沉着脸，在他背后说。他鼓吹的狩猎计划

经过二次调整，本来已经准备出发，却因为这次和议被宣布暂时搁置。这些天他就以“金木水火土日金”的劲头每天操练叶孟言这批一直嚷嚷着要当特种兵的小伙子，每天都可以听到训练场上这十来个人的惨叫声。

ATF的薛子良也在开推土机的过程中痛苦的觉悟到了如何才能改变命运。他注意到了北炜的训练课程，每天下工之后溜到训练场上。开始北炜还不太愿意搭理他，但是当他在训练课程中发表了几个很专业的意见之后，两人就经常开始交换一些意见了。薛子良便乘机在北炜面前露了一手，几个漂亮的战术动作和一手极佳的枪法，令这位前侦察连长刮目相看。这时候他才亮出自己的底牌：在加入ATF之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武力侦搜队(FORCERECON)服役，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你看，我也是一个老兵。”薛子良用一种充满了寂寞的眼神深情的看着北炜，于是中美两个前侦察兵的心灵振荡着撞击出了共鸣的火花。两人的神色是如此的充满男人的刚毅和柔情，使得当天在特种兵学员们中间就有了断背山的传说。

接下来，两人在训练场上的交流更加频繁了，同行之间，特别是彼此还很尊敬的同行是有许多话可说的。军事组里虽然专业很多，连装甲兵和舰艇专业出身的人都有，但是军事组里他是唯一一个侦察专业的。平时除了和何鸣、席亚洲这样曾经的步兵部队的主官还能谈得上些专业之外，其他就没什么可谈的了。现在有了薛子良这么一个人，共同的话题不少了。两人从特种部队的行动，战术到军队的各种问题的探讨，变得日益深入。当然关于两人的流言也变得不胫而走。

北炜自己还浑然不觉。当何鸣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对他委婉的提出：身为军事组的主要领导干部，要私生活上注意影响的时候，他还觉得难于理解：一个从不对女生假以颜色的人怎么会有生活作风的流言。说起来他还看不惯席亚洲和女生们太热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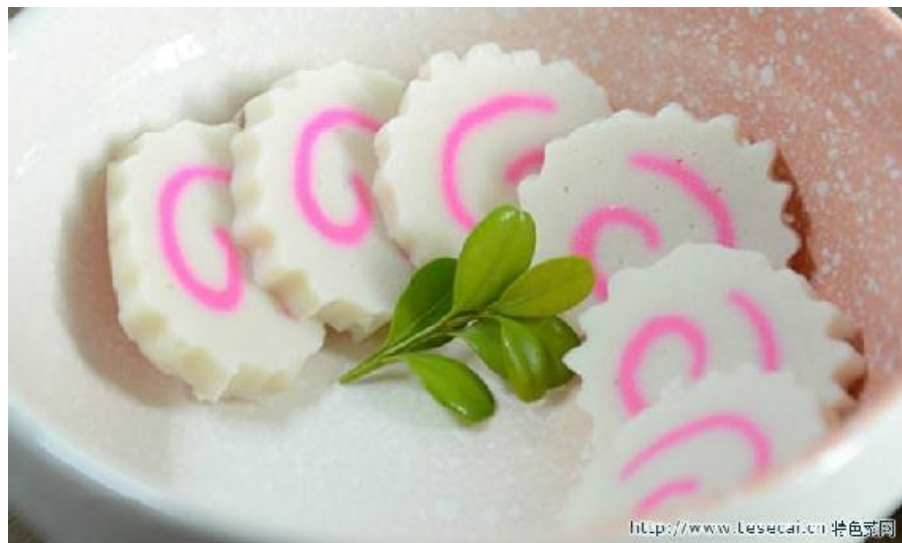
直到最后这个传言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私生活问题原来不限于男女关系。在脸色由红转青继而发白之后，他跑了出去。席亚洲赶紧带人跟了出去，深怕他一时冲动干出啥傻事来。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北炜在特种兵训练队宣布每个队员在当天训练结束之后还要额外做200个伏地挺身，一直做到他和薛子良的流言消失为止。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和薛子良之间的友情。薛唯尼用他身为一个华人与生俱来的对人情世故的敏锐洞察力，在这个一度陌生的环境里又重新找回了生存之道。

对大多数穿越者来说，与当地人的缓和带来的最大变化表现在饭桌上。当吴南海神气活现的在食堂的今日供应的黑板上写上“红烧肉”三个字的时候，食堂刚刚砌好的柜台几乎就被人挤垮了。

第四十四节 新农庄（一）

穿越众的伙食从D日开始就是米饭 + 海产品。连续吃了一个月的各式各样做法的海鲜之后，很少有人还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即使是邬德原创的海鲜饭，他自己吃了二周之后都开始觉得无趣到极点。虽然后来在他的住持下，进行了一些伙食方面的改进，比如做熏鱼、鱼露和鱼板，但是这些东西有的需要长时间才能成熟，有的缺少必要的调味品——大家想到了带足够的食盐，却把酱油、食糖、醋、料酒、香料这些东西从储备里剔除掉了，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没什么技术难度的产品，完全可以穿越之后自己设厂生产、种植或者买进——他们忘记了这些东西不是马上就能有的，而他们每天都得吃饭。



鱼板：用鱼做成薄片，中间染上粉红色卷起来，四周用花刀削过，将这个鱼卷切成片后好像一个个上面画着红色螺旋的齿轮形状。是日本常见的装饰型食物，常出现在日本拉面中。

结果就是无论是熏鱼还是鱼板，味道都很古怪，让人很难提起兴趣来。有时候伙食办也改善一下伙食，动用储备里的各种罐头，只不过数量相对于人口基数实在有点少——一个午餐肉罐头二个人吃的话绝对会腻味，但是一个午餐肉罐头给十个人吃等于和没人吃到差不多。



午餐肉罐头

吴南海有一天鬼鬼祟祟的给邬德送来了一根熏肠，这个在另一个时空他看都不想看的東西，却让他觉得无比美味，虽然里面连胡椒都没有，只放了些大蒜。吴南海还再三要他保密，尤其是在那尼克面前保密，这是用他的“蓝电”做得马肉熏肠。这匹澳洲赛马的遗体就这样作为农业组的私货偷偷的给腐败掉了。而尼克有空就会去凭吊的赛马的坟墓里空无一物，连骨头都偷偷被收收了起来，吴南海准备用它做肥田粉。



熏肠

打退“第一次围剿”——在《临高快讯》发行之後，大家都这么称呼

那次反攻了——之后拖来的几匹死马才成了他们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真正的改善伙食，而这次当地士绅们送来的六头猪更是成了食堂难得的美味。

不过对吴南海他们来说，还是稍微有些失望，这些猪比他们在另一个时空看见的差远了，体型瘦小，鬃毛很硬，看起来有点象野猪的感觉。

“你可别看不起它们，”带人赶猪过来的熊卜佑一边望着几头苗猪，一边吞咽着口水，“这可是临高猪，本地有名的特产，一直都是出口香港的。临高乳猪知道不？就是这种猪，皮薄骨小，肉质细嫩，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临高乳猪



临高猪

他用大灰狼般的贪婪的目光在几头苗猪身上乱转：“这几头都是十

三四斤的，正是当口，烤出来一定又肥又嫩。”

“别打歪主意，苗猪我本来就打算养起来做种猪用。既然你说得这猪的品种这么好，那就更得留下了。”

“大猪都宰了？”

“没错，给大家打个牙祭吧。我请示过执委会了，”吴南海看着几头还在不知命在顷刻还在拱土找食吃的猪，“本来想杀两头的，执委会说要杀干脆就把六头大猪都宰了，与其让人只能吃一小片肉，不如大家都吃得痛快一点，也算是犒劳一下。”

吴南海心里已经打好了那些送来的礼物的算盘：二百斤酒是度数很低的米酒，可以用来做料酒，也能拿来做醋；汤鹿是已经屠宰好的肉尸，就做鹿肉干了，这种食品做法容易，虽然没有香料，用盐水煮透吹干后味道也还行，便于随身携带，能长期保存。可惜鹿是杀好了才送来的，鹿皮和鹿下水都没有了。一头牛是母黄牛，在南方水田里做畜力力气不够，不过可以做将来的肉牛、乳牛的本地母本。六头大猪是已出栏的肉猪，做不了种猪，虽然还有再育肥的余地，但是眼下缺少饲料，继续养着徒然掉膘，干脆宰杀吃了。

料酒：是烹饪用酒的称呼，添加黄酒、花雕酿制，其酒精浓度低，含量在15%以下，而酯类含量高，富含氨基酸。在烹制菜肴中使用广泛料酒的调味作用主要为去腥、增香。

下水：动物的内脏。

至于怎么利用这几头猪，大家已经列出了许多方案：五花肉、肋条肉这些统一都做红烧肉，猪头肉做卤肉——不过暂时没有香料用，先和大排、里脊这样的高级货一起放在冰箱里——从丰城轮的厨房里拆下来的。猪蹄、小排这些可以用来做汤，腿肉、夹心肉用来做绞肉；肥肉全部熬油，油渣用来炒菜，猪骨用来熬汤。脑子、脊髓都单独敲了出来用。猪血、内脏下水都是美味了，不能吃的下水：猪胰子、猪膀胱、猪胆和脾脏等等的都有其他用处，也先冰冻起来。最后连猪皮也准备炸成油肉皮做菜……吴南海实在想让抱怨伙食的呼声稍微停歇几天。最后实在不能吃的东西则给吴南海烘干做饲料粉。



五花肉：（又称肋条肉、三层肉）位于猪的腹部，猪腹部脂肪组织很多，其中又夹带着肌肉组织，肥瘦间隔，故称“五花肉”。



大排：大排是里脊肉与背脊肉连接的部位，又称为肉排，多用于油炸。以肉片为主，但带着排骨。



里脊：指猪、牛、羊等脊椎动物的脊椎骨内侧的条状嫩肉。里脊肉通常分为大里脊和小里脊，大里脊就是大排骨相连的瘦肉，外侧有筋覆盖，通常吃的大排去骨后就是里脊肉，适合炒菜用。



猪蹄：指猪的脚部（蹄）和小腿，在中国又叫元蹄。在华人世界中，猪蹄是猪常被人食用的部位之一，有多种不同的烹调作法。



小排：又名猪肋排。猪小排是指猪腹腔靠近肚脐部分的排骨。

这么面面俱到的利用方案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没人会杀猪。对这些穿越众来说，猪就是菜市场案板上或者超市冷柜里鲜红的肉，怎么把活猪变成猪肉成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

吴南海把杨宝贵找来了，他因为曾经成功的帮伙食办解剖分割了几匹死马，大家当仁不让的认为杀猪的任务也可以交给他了。不过杨兽医连连摇头，说夺去一头猪的生命容易，但是杀猪是个技术活，干不好的话白白把猪肉就给糟蹋了。他还举了欧盟的例子，因为要贯彻动物道主义，欧盟硬是把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杀猪法给改成了符合动物道主义的电击法，结果现在欧盟的猪肉都巨难吃。

最后还是军事组的退伍军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连队里哪有不养猪的，等到过年改善伙食的时候，都是自己炊事班组织杀猪，有人还在炊事班帮过忙。几个退伍军人把袖子一撩，煮开了大锅子的水，一下就把猪都给宰了。

由杨宝贵和时袅仁组成了检疫组当场进行了相关的检疫，认为这些猪还算健康。没有严重的寄生虫感染，但是还是嘱咐所有的肉都要煮熟做透。

当晚食堂里就煮了几大锅红烧肉。只有盐、酱油——还是很差劲的固体酱油，料酒调味的红烧肉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连一贯怕发胖不爱吃肉的女生们都加入了争多嫌少的大合唱。吴南海看到有人居然吃得流出了眼泪。

“还是肉最好吃。”这是许多吃了将近2个月的海味的穿越众们一致得出的结论。

但是这几锅子红烧肉也把他们从船上厨房里找来得最后一点酱油也用完了。吴南海打算着应该找地方去买些酱油和调味品之类的东西，他有带发酵用菌种。但是眼下农业委员会的事情太多了。

随着整个产业重心都在往百仞滩转移，各种配套建筑相继建造完成。农业委员会的各种家当也要转移到百仞城了。吴南海每天往返两地之间，清理运送物品。他虽是执委之一，但是很少按级别调用北京212，总是尽量搭乘两地之间的农用车往来。搬家之后农委会留在博铺的就只剩下一名伙食办人员看守的博铺食堂和陈海阳这个从前的海军，现在的渔民所管理的渔业生产组了。陈海阳给执委会打了个报告：要求以渔业组现有的船只和人员为核心建立海军，兼营捕鱼业。博铺营区可以改由海军管理，至于未来的海上贸易、造船等方面，也可以由海军代管。

海军！吴南海想，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搞定，已经有人想搞海军了。看到自己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帐篷已经给拆除，不由得有些伤感了，把邬德送给他的几捆尼龙网都丢到了农用车上。邬德这个渔民现在满心欢喜的当着他的劳改队长，每天就折腾着那些土著，干活洗脑。他要是继续在渔业组，陈海阳怎么会突然冒出来搞什么海军。

这辆农用车后面被挂上了一长串反攻中乡勇们丢下的两轮车，上面拉拉杂杂的捆着农业组的各种家当：小型农具、提排灌设备、喷药器、全套的农技实验设备、兽医器具、种子，还有许多装着鸡鸭兔子之类的畜禽的笼子……农用车这种车辆在这里已经沦落成火车的趋势了，虽然他不太懂汽车，但想来这样肯定不行的。困难时期也就将就吧，希望在把物品都运完前，这车子能抗住。



杨宝贵挥舞着一根自制的鞭子，在路边指挥着麾下的六条狗跑前跑后的驱动着刚刚编成的行军编队：几头猪、一对驴子和三匹马，这些大型动物享受不到坐车的待遇，将以徒步行军的方式到它们的新家去。这些种畜都十分宝贵，军事组派出了七八个人随同护卫。

“老杨，辛苦了。”吴南海走到他身边，“我们一起走吧。”牲畜养殖不是他的专业，想趁此机会好好的和兽医聊聊。

“很远那，要走十来公里，你这身子骨吃得消不？”杨宝贵打量着他有点发福的身子。

“这话说得，我可比你年轻。”看起来这个皮肤黝黑，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树脂片眼镜的男人看起来至少有三十七八的样子。

“我可是兽医，还是农村的兽医。每天走十几公里是小意思。虽然现在村村通公路，但是车嘛，永远只有一辆。而且总是给不出诊的人在开。”杨宝贵摇着他的平顶分头，吴南海发现他和自己一样，把两个眼镜脚用绳子栓着，挂在脖子上。这个共同点大大增加了他的好感度。

第四十五节 新农庄（二）

“那你的体力还保持得真不错。”

“说得我好像很老一样，我才三十岁！”

“啊？”

“在基层干久了就这副模样。”杨宝贵的笑容很阳光，“我们一起走吧。”他说着吆喝了一声，“贝贝，去！把乌克阑赶回来！”随着他的吆喝声，一只狗快速的跑出去把企图窜到路边啃树皮的一只大白猪给赶了回来。

“它叫贝贝？”

“没错，一共六个，正好是：‘贝贝’、‘京京’、‘欢欢’、‘盈盈’、‘妮妮’。”

“还有一个呢？”吴南海被他的恶趣味所感染，急于想知道最后一个叫什么。

“叫奥运嘛。”杨宝贵一脸正经的说着，又吼了一声：“奥运！”一只本来正安静的走着的狗猛得一窜，跑到他脚下，撒着欢的绕圈子。他满意的摸了摸它的颈毛。



福娃（Fuwa）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为男（欢欢、迎迎、晶晶）；女（贝贝、妮妮、）。

“你还真会训狗。”

“这是我的特长，倒不是专业，纯属好玩。”杨宝贵挥动鞭子，打出一个个响鞭，“我还会赶大车。在农村跟农民学得。就是这儿没大车，我到工业组说给做几辆胶皮轱辘大车吧，套上我们俘获的滇马，二套车拉一千斤没问题，这群人唧唧歪歪的说什么这种车落后，正努力攻关开发

啥四轮农用马车，都是扯淡，那种车用小马拉得动吗？”



赶大车

“用铁岭挽马肯定能拉，”吴南海看着队列里二匹特别高大健壮的重型马。这就是1949建国以来国内繁育出的最好的役用挽马，它身上有许多欧洲最优秀的挽马、骑乘马的血统。最大挽力可达450公斤，单马即可牵引1000公斤载重的双胶皮轮大车。



铁岭挽马

“能拉，不过这二匹得留着做种马，不适宜多干活。而且铁岭挽马的马种实际上已经退化了不少。”（注：铁岭挽马在90年代已经停止继续育种工作，现只存极少数已经退化的种马。该马种很快即将消失）杨宝贵说着叹了口气，“南海，实话说我对我们农业组是很担心的。”

“嗯，我也觉得有些问题，不过千头万绪，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他学着杨宝贵的样子，挥动着手里的柳枝赶着牲畜。

“南海，你是学农的，总该知道现代农业高产的基础是什么吧？”

“农药、化肥、良种、水利、转基因、土壤化学……”吴南海说，

“这里可能复制这样的模式吗？”

“比较难，条件太差了。大搞农田水利和推广良种是比较现实的增产手段。”吴南海思考着，“化肥还好说，化工组鼓捣出联合氨制造厂和硫酸厂之后就行。不过农药很难，这个得有机化学工业，我觉得没个三四十年的工业发展积累根本不可能。”

“不，”杨宝贵摇着头，“这些问题还是表面的。最大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个大分工体系，农业也不例外，而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我们这些农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实际上是退化了——农民也是。过去农民要自己选种育苗，现在只要直接去买种子就是了。农技员其实也就知道该用什么种子，播种下去怎么管理，什么时候要打哪些农药，施什么肥……。这里即没有种子公司，也没有农药厂、兽药厂、农机站……。一切都得自己来。我们都是在这个大分工体系下被培养出来的，只懂自己要做得那个部分。现代农业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我们只有一些零星的链环。”

他指了一下被狗驱赶着走路的几头猪：“就说那几头猪吧……格卢吉亚！跑哪去呢！”杨宝贵高声的斥骂着，拿鞭子把一头猪又赶回了路上，“大家都指望着靠它们开展大规模的养猪业，过上顿顿吃肉的日子吧？就没人知道现代养猪场里一头苗猪从生下来到出栏要打多少疫苗，吃多少药，猪栏里的光是消毒又要用多少药品。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闹起猪瘟来，还是一死一大批。”

吴南海给他说得担心起来，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是从没考虑的这么深入。

“看来要一样一样的重建起来。”他看了一下那几头无忧无虑，哼哼着边走还边找吃的猪，“它们也有名字？”

“对，都是种公猪和种母猪，取个名字容易记。”

“叫什么名字？”

“乌克兰、大波波、格卢吉亚、鄂罗斯。”

“哈哈，鄂罗斯一定是那头公猪吧？”吴南海指着那头最凶猛、最大的猪。

“不，那头叫苏联。”

乌克兰、大波波、格卢吉亚、鄂罗斯为苏联加盟国。

两个人边走边聊着，十多公里的简易公路维护得还不错，除了汽车开过之后灰尘有点大，赶着牲畜悠闲得走在路上。一面是滔滔的文澜

河，两岸稀稀落落的农田里，稻穗已经熟了，但是没有熟悉的滚滚的稻浪的情景，这里的农业还是相当的落后。吴南海一路走着一路感慨，想着如何才能把大家的知识化作生产力，可是眼前的困难却是重重叠叠。

路上很平静，虽然偶然也能看到一些当地人在田地里劳作，但是都离开得很远，沿路的几座塔楼也给了来来往往的穿越者们很大的安全感。这些原本粗糙的木结构塔楼现在已经改修成了砖石混合结构的三层炮楼，楼顶安装了探照灯，楼下还有一个围绕着深深的壕沟和铁丝网的空场，一旦发生什么袭击事件，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能干迅速的躲避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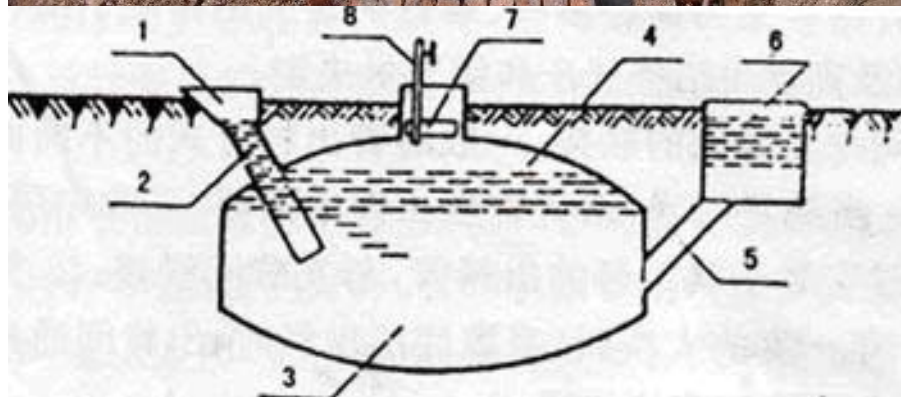
三层炮楼

整个行军纵队一直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才抵达百仞滩的营地。农业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等待他们了，今天是农业委员会正式搬入新址的日子。

和那些已经入驻在执委会大院里的部门不一样，农委会的全套班子都设在后来被称为“南海模范示范农庄”的地方。吴南海在大学里就受到过教育：农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计划做报表搞出来的，是靠每个农技人员脚踏实地的在土地、鱼塘和果树林里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出来的。身为一个农业技术人员，就得住在靠近农田的地方。

整个农庄全部都是用砖窑场最新生产的红砖建造的，整个百仞城里大约没有比这里更气派的建筑群落了：办公室、农技实验室、仓库、农机站、地窖、排列整齐的谷仓；河畔是水力的磨坊，新搭建好了畜栏散发原木的清香味。唯一的水泥建筑是一排压水式的沼气池——处理生

活区和农业区排放出来的各种垃圾、废水和粪便。产生出来的沼气供应给食堂作饭用。将来废料多了以后，缠身出来的更多沼气可以用来发电。沼液用来施肥或者饲料的添加剂都好，最后的沼气残渣还是上好的肥料。



农村家用圆筒形水压式沼气池示意图

1. 进料口；2. 进料管；3. 发酵间；4. 储气部分；
5. 出料管；6. 进料间(水压间)；7. 活动盖；8. 导气管

水压式沼气池

建设计划里原本还有一个永久性的玻璃暖棚的，不过现在工业部门还没制造出玻璃来，暂时缓一缓，好在海南怎么说也是亚热带气候，即

使是在小冰河期积温也是足够的。

“划给我们作为试验田的地方，”叶雨铭指着作为土地界限的标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水力磨坊。”



水力磨坊

从这里到河边有100多米的距离，长度也有200米，是一个不太规整的长正方形，计算起来，大概有现代面积的亩二十多亩。用做菜田和试验田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块土地上现在已经平整过一小部分，播种了一些白菜、青菜、青椒、番茄之类的蔬菜，此时有些蔬菜已经进入到采收期，食堂的饭桌可以稍微丰盛一些了。



位置图

不过，大部分土地依然是石头多泥土少的状态，还残留着这许多树根，需要平整土地，可能还得运一些泥土过来才行。他观察着河岸的高度和丰水期的水际线，估计着需要多少灌溉渠，要不要修筑防洪堤这些水利设施。哪里可以种植果树、挖鱼塘，带来的热带作物种苗暂时落户在哪里，这些都得一一考虑。

整个农委会的建筑群的空间也不能放过，可以搞庭院经济，院子里的过道上搭一个葡萄架好了，半亩地的葡萄架可以采收1000斤葡萄，又不占地又能遮荫。房子后面可以种一些果树……



葡萄架

他心里盘算着，美滋滋的。不过现在劳动力不足，要找邬德拨几个当地农民过来帮忙干活，最好是能直接雇来当长工。至于当地的农业情况，最好能得找个地主来问问，可是听说已经把地主和富农都放跑了。太可惜了，这类人的农业生产经验都是很丰富的，对农村的社会状态也了解的比较多。不过他不会说临高话，得找人翻译，麻烦，看来还是要自己学才好，别得不说，以后讨老婆纳小妾总得有点感情交流吧，难道先从啊噢鹅移开始？不过这些都明天在说好了，走了几个小时路，他实在太累了。

这天他在农委会的办公室里入睡了，这么多天，终于头上有快瓦，能在屋子里睡觉了，竟然有非常幸福的感觉，看来幸福感觉果然要靠对比呀。

第四十六节 新农庄（三）

“好了，我们先盘算下家底吧。”在农委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吴南海提议道。

农业委员会原先就有一本帐本，不过上岸五十多天来，数字和种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得重新进行一番修正。

种子方面，他们有100公斤的杂交水稻种，这个穿越大杀器其实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它本质上是一种植物界的“骡子”，优点很多，却无法繁育。吴南海带这些种子的目的是在能在第一年获得一次大丰收，把粮食储备稳定下来。有了粮食才有了一切。

其他各种水稻种子每种50公斤，一共1000公斤，包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临高广泛种植的广桂朝、双桂等高产抗倒伏强的适应当地水土的稻种。



水稻倒伏：倒伏可使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降低，收获困难。小麦、水稻严重倒伏时，产量甚至可降低一半以上。

作为未来要重点推广的高产番薯100公斤。1628年的海南应该已经有了番薯种植，这些是优质的种薯。土豆也带了100公斤，临高的水土条件不太使适合种植土豆，不过这种作物即能做作蔬菜又能当粮食和饲料，将来推广到大陆上大有可为。另有葛藤20公斤，优质苜蓿草籽20公斤。



番薯



葛藤：饲料：对多数牲畜的适口性中等，以马较为喜吃



苜蓿草：是一种多年生开花植物，是牲畜饲料。

玉米、小麦，大麦种子各100公斤，另外有各种豆类：大豆、绿豆、赤豆、黑豆等等各10公斤，

蔬菜种子：青椒、番茄、白菜、青菜、胡萝卜、南瓜、黄瓜、洋葱、各种葱、大蒜等等，每样1公斤。

香料在当时通过海上贸易在东南亚能很容易搞到，所以只带了红辣椒和花椒种子，10个品种，共10公斤

上船前他还在当地买了几大包1公斤装的适合在海南生长的水果的种子。

最后，他没有忘记烟草这个小嗜好，10公斤烟草种子将会给他带来未来的烟草种植业垄断地位，吴南海已经盘算着一旦种出了烟草，就要自己生产香烟。

所有种子都有正式包装，应该有2年的保存期，有一些品种并不适合当地种植，是为更北的区域准备的，就选购了能长期保存7 - 8年的真空包装。

“种子就是这些了。”叶雨铭介绍着，“还有一些种苗，要尽快移栽到苗圃里去。”

带来的种苗也有不少：椰子树苗50株，橡胶树苗50株，咖啡树苗20株，20株可可，古柯20株，奎宁50株，罂粟5株，还有一些用材树、速生树和果树的树苗，甘蔗、香蕉的培养茎。这些植物对他们来说都很有用，就是管理和种植的难度都不小。吴南海记得热作专业的老师在课上说过，当年在云南的知青农场专门培育奎宁种苗，发芽率低到不足

5%，奎宁种子更是号称价比黄金。奎宁是资料疟疾的特效药，没有这个，穿越者们北上台湾，南下东南亚的殖民计划都得泡汤。因此除了种苗之外，还带了一部分种子作为备份。



椰子树



橡胶树



咖啡树



罂粟

牲畜家禽方面目前有6只猪，分别是二对长白猪和一对东北民猪。长白猪是从丹麦引进的瘦肉型猪，用来做杂交的父本；东北民猪是东北地区的地方品种，耐粗饲，产仔多，用来作为杂交母本。而且这种猪的脂肪沉积比率特别高，便于获取动物脂肪。现在他们又有了4只本地的苗猪。



长白猪



和东北民猪

在农业委员会的马匹畜力表上，只带了一对铁岭挽马，这种马是古代中国比较稀缺的挽马。尼克带的两匹赛马本来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内，不过“蓝电”死了以后，伤心的尼克把“阿阑驰”也归在农业委员会下面饲养了。开始吴南海是老大的不乐意，因为尼克提出的各种照顾要求让他不胜其烦：什么一天要喂五次料啦，要用温水给它喝了……直到杨宝贵说这匹老赛马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是匹母马。

“要是公马，二三岁开始赛马调教的时候肯定会阉了，如今就是废物了。”杨宝贵对这匹马比较满意。

“它有多大？”

“十三四岁吧，”杨宝贵翻看了一下笔记本，“我还没查过它们的牙齿，马能活三十岁。这马当赛马是不大行了，当种母马还能凑合一下。”

俘获的3匹当地马，经过杨宝贵的辨认，都是滇马，马龄大概有七八岁，其中2匹是阉马。这三匹马可以用来直接使役使。



滇马：为矮脚马，是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滇马的特征就是稳健耐力长，适合山路险路。

“最好能再搞一些马。”吴南海看着卸在院子里还没整理的各式小型农机具，他们有小型的手扶拖拉机，也有现在被工程部门占用的大型、中型拖拉机，但是长久看来还是要有一些能牵引的役畜才行。要在机械化的各种资源用完之前尽快进入骡马化的时代，不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要满足采用新农法的农民的需求。

“要用马的地方太多了，不过海南这地方不合养马。”杨宝贵摇摇头，“气候热了点，雨季又太潮湿。马这东西，超级娇贵的。”

“配点骡子怎么样？”叶雨铭提议道，“不是有一对驴么？”



骡子：马和驴的种间杂种，骡和驴骡的繁殖力极其差，但生命力和抗病力强，饲料利用率高，体质结实，肢蹄强健，富持久力，易于驾驭，使役年限可长达20~30年，役用价值比马和驴都高。

“拜托，我可不打算现在就去扶驴交配……”

“扶驴交配？”叶雨铭一脸困惑，连吴南海这个平时很正经的标准好男人也淫荡的笑了起来：

“没错，还有推屁股呢！”吴南海回忆起了当年上畜牧课的时候老师讲得马匹配种，这课程可把80后女生都给羞得面红耳赤。

“怎么？你也玩过？”扬宝贵笑着问吴南海。

“没，我就上过这课，看过几次给马看得黄色录像。”

“配骡子的事暂时先搁置一下好了。马的繁殖期要到3月才开始。而且这种动物很神经质的，最近把它们折腾的太多，让它们先好好休息养膘，适应了环境再说。”

除了这些大家伙之外，还有不大起眼，但是很有用的小动物：2对兔子（毛用和肉用各一对）、4只不同品种的公鸡（肉鸡蛋鸡各半）和20只母鸡、2对鸭子、2对火鸡，10羽信鸽，也是尼克的私产。最后还一只不知道哪个女生带来的花猫，现在好像把它忘记了，脖子上还戴着漂亮的蝴蝶结。



火鸡



信鸽

除了这些活物，还有处于一些细胞状态的动物：储藏有山羊、绵羊、良种肉牛、奶牛、的液氮储藏罐一个。这个罐子目前还存放在船上的冷库里。不过他们没有制液氮技术，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本地母本。



山羊



绵羊

盘点完财产，21世纪的来得新农民们平整了土地，兴建起简易的家禽棚，沙土铺垫的散养场周围用竹子编成密集的篱笆，种上丝瓜、扁豆和葫芦，即能给鸡鸭遮荫，又能采收到蔬菜，一举两得。



丝瓜



葫芦

不过这些鸡鸭家禽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之后看起来明显表情呆滞，食欲不高。老是惊扰这些动物的确有问题。希望这里广阔的天地、新鲜空气能尽快让它们恢复起来，兄弟们还等着吃鸡蛋呢。

吴南海在院子的过道上搭起了葡萄棚架，两边的空地种上了果树，树下开出几垄园埔，种上了各种香草和药材。

“你是要把院子都翻个个啊！”黄大山推着他的两轮小车走了过来，他刚刚通过人力组调到农业委员会来。手推车上是他的行李。

“呵呵，再过段日子，这里就花果飘香了。”吴南海得意的望着那些用竹竿和绳子捆搭得乱七八糟的架子，他望了一眼戴着厚厚眼镜片的新来者：

“你是？”

“我是黄大山，这是我的调令。”黄大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小小的纸片。

“欢迎，欢迎！”吴南海想起此人已经申请了好几次到农委会来，申请原因是他擅长培养食用菌，还带了许多菌种和培养基，“你是搞菌类栽培的？”

“不是，”黄大山无害的笑了一下，“本行是生化实验室实验员，特长是动物活体细菌/病毒培养不过，培育菇类菌种的纯属是补贴收入的副业。”

“那就把副业当成正业来做吧。”吴南海对新来的这个战力很满意，“你看你的蘑菇棚搭哪里合适？”

“就在果树下栽培好了，葡萄架下本来就是最适合的场所。”黄大山看了下周围，“先种容易活的萍菇，这个好种，产量又大。不用搭棚。以后有了条件，再建几栋专用的培植棚好了。我带的菌种可不少。不过得给我个房间做实验室，我可带了的生化实验室常用设备。”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最好是比较独立的房子，离其他生物远一点……”



萍菇

“嗯？”吴南海没听懂他的意思，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杨宝贵分到了一间屋子作为兽医室，外加一间卧室。他一直不辞劳苦的藏在自己的帐篷里，带在简易房里，一路上辛辛苦苦带着的大小箱子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地方，里面是全套的动物医疗器材及资料书籍。吴南海准备腾出一间房子专门用来储存带来的农业书籍、种植手册和各种教学视频光盘，作为专门的农业技术图书馆。

第四十七节 用工制度（一）

叶雨铭因为养过兔子和家禽，被南海指派管理小动物。兔子因为数量还是少，暂时不搭专门的笼舍，只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三层的兔楼。不过在照顾兔子的时候发现兔子精神不振，也不怎么吃东西，不会是病了吧？结果在到农业技术图书馆的农业资料里发现这么一段话：“家兔的抗病力较差，在潮湿不洁的环境中，容易罹蔓疾病而致成莫大损失，尤以幼兔为甚。所以应遵循干燥清洁的管理原则，规划笼舍和环境应注意干燥清洁，并实施卫生防疫管理。另外，兔较为耐寒而不耐热，当气温超过30℃时，成年兔就减食或废食，母兔容易流产、减奶或不给仔兔喂奶等，还会引起疾病流行。故在炎热期间，应注意防暑降温。”



兔舍

潮湿？闷热？兔子？那我们上海南岛带什么兔子啊！居然还有一对是长毛兔！没办法，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吧。这个兔楼虽然号称是在果树下面，但是现在这果树还是一株幼苗。他只好又把兔笼移了出来，放到一间空房子里，还时不时的在周围洒水降温。兔子的饲料问题吴南海是概不负责了，好在他养过兔子，给兔子打草的经验是有的，收了蔬菜以后，伙食办的菜皮之类也可以给兔子吃。对了，等南海的地瓜收了，可以大量的搜集地瓜藤喂兔子——别看这写家伙现在萎靡不振，一旦振作起来繁殖力是非常惊人的。



长毛兔

起先几天基本就是基本的清理地面工作，工程队的推土机铲除了石头、树根和杂草，运来了大量的工程上开挖出来的废渣土，加深了土层。这样的田地还相当的生，只能用来种番薯。至于杂交水稻，为保险起见，还是留到明年的春天再种，他得看看当地的冬季气温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吴南海还打算种上一些冬小麦和大麦，大麦喜欢冷凉的气候，能耐一定的低温，而且成熟时间短，可以抢主要作物的播种空挡。

做农活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平整土地、挖渠、犁地、施底肥。虽然可以用到机械，但是手工的活一点都不少。申请到农业组来的人出奇得多，不少人都把到农业组视为他们幻想中的田园生活。刚刚开始种地不久，就有一些人喊累或者推说自己的专业不对口，又换了其他组去了。吴南海自己也觉得吃不消，他觉得自己还是当农技员指导比较好，干活还是尽快找农民来做比较好。倒是邬德那里拨来的农民干得很卖力。



挖渠



犁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邬德的劳工队已经很有效率了。他利用彼此之间有矛盾的五个人作队长，有意的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这种头头之间的个人恩怨比什么恐吓都好使，每个队长都卖力的驱使手下努力的干活，唯恐掉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邬德又不失时机的抛出了物质奖励，每天第一个完成劳动指标的队伍可以获得额外的食物。他还采用了一种“末位淘汰”制度。以每七天为一个周期，在七天内劳动指标完成最低的队将被减少四个人，分给排在前面的四个队。如果某队的队员全部都给调走，那么队长就降为一般劳工，取消全部待遇。

邬德的这个措施就是要看看这些队长有多少驭人之术。这个措施会

加剧竞争的激烈性，如果没有收买人心，合理管理的本事，仅仅靠棍子、饿饭之类暴力办法来迫使劳工卖力工作的队长只能一时达到目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而且被压迫的劳工也看到了反制队长的手段——只要他们磨洋工，连着四个七天，高高在上的队长就会倒台。双方必须要达成平衡，才能有效的合作。

显然，符有地在这样的竞争中显得极不适应，他最早当上俘虏队长，那时候就开始作威作福，自己不干活，一味的捞取自己的好处。后来手下的四个人都成了队长，他极度的不平衡，为了在邬德面前保住自己“最老队长”的面子，变本加厉的压迫手下人干活，甚至用克扣众人伙食的方式豢养了二三个打手，建立起一个横暴的小王国来，几乎没有一天他的营地里没人挨打。结果就是他在自己的队里愈发遭人的仇恨，而此人还浑然不觉。

王田比较老实，他虽然自己也多吃多占些好处，但是并不欺压手下人，干活的时候自己带头卖力，大家觉得他人好，但是有人就不免偷起懒来，王田开始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肯多管，等后来发觉自己的劳动指标慢慢低下去了，才发了急打人。等到指标上去了，他又开始重复这个循环。

另外二个大体就在符有地和王田之间的水平。相比之下，林兴的表现却让邬德刮目相看。他把自己手下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根据每天不同的工作内容分工协作，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别人该得他绝不侵犯，即使是自己得到的奖励食品，他也会分给手下一齐吃。但是如果有人偷懒，他也决对不轻饶，真所谓赏罚分明了。整个队伍都很服他，即使过去队伍里有些小地主和富农，也对他很佩服。还有地主私下里请他以后去当自家的长工头目。

人民群众之中果然是有的是豪杰。邬德心想，和现代人到处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不一样，象林兴这样的目不识丁的一个穷佃户，是从哪里学来的这套，莫非这世界上天生就有这样有领袖气质的人？

邬德也慢慢的提高了劳工们的伙食待遇，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每天吃一干一稀了，当然干饭里是掺入了一些本地的杂粮的。但是对劳工们说已经相当的不错。有些队长照旧克扣粮食，他故意装作不知道，于是一般的劳动群众愈发对自己的队长不满，觉得海贼们反而比较有良心了。

这样连续半个多月之后，符有地的队伍已经到了崩坏的边缘，在连续二周垫底，调走八个人之后，气急败坏的符有地在队里宣布停食一天作为惩罚，早就被他欺压得苦不堪言的劳工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的围住他拳打脚踢起来，连他豢养的几个狗腿子也没能幸免，被打得鼻青脸肿。

其他几个队都被这场突变惊呆了，邬德对这样的情况早有预案，他关照俘虏营地的哨位遇到这样的情况无需进场平乱，只要控制住周边，防止有人乘乱逃跑就好。他本打算等他们自然平息之后再进去收拾局面，没想到林兴居然自发的就带着人进去平息了骚乱。

符有地的手下见邬德来了，纷纷跪在他脚下，争先恐后的控诉此人

的种种罪行：有些是他知道的，有些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让他充分明白了任何人都别想当上帝——符有地其实一直在偷偷的囤积那些发给俘虏们工作用得钢制工具，俘虏们很早就发现，“首长”们发给的工具比他们曾经用过的简陋铁农具要好得多，不但轻巧而且耐用，几乎不需要磨拭就能保持很好的状态。符有地就打起了算盘——临高本地很缺铁制品，铁农具、制品都是大陆上贩运来得，这些特别好用的工具应该能卖出个好价钱。他发现虽然领用的时候都会登账盘点，但是因为每天都要劳动，不可能每天上工去领，下工去交，平时都是堆在一个窝棚里的。他就每隔几天就偷偷的藏起一件来。在群众的揭发下，鼻青脸肿的符有地只好带着邬德去了他藏东西的地方，把藏在河边草丛里的十多件铁锹、铁铲，钢钎之类的东西都交了出来。



铁锹



钢钎

看着这一堆东西，在场的穿越者们都无言以对。自己真得比所谓的“土著”聪明么？此时此刻，看到一个俘虏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把东西陆续偷走，藏起来，恐怕没人敢这样说了。

想不到符有地这么一个二个月前还窝窝囊囊，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最后居然堕落成这样，看到俘虏们一个个的愤怒控诉，让邬德更加坚信了这一点：17世纪和21世纪的人性没什么不一样。不过，符有地的事情暴露出了他许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劳工们没有一个来揭发符有地问题，而是敢怒不敢言，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才一齐大爆发，来了一个中国式的结局。看来，自己的俘虏管理政策，也有欠妥当的地方。

我太着重搞内部矛盾了，邬德有点烦恼的敲着自己的额头，只想着让他们能彼此不团结，不能团结起来反抗。没想到搞出来的牢头狱霸实际上也严密的控制了手下的人。即使他安插在里面表示愿意入伙的人，也因为害怕而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告密的材料。幸亏符有地只是个小财迷，不然真藏起了工具突然暴动起来，恐怕就会出人员伤亡了。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牵制根本没能实现。

说到底，是自己的出发点出了偏差，邬德反省着自己。他还是在沿用过去的一些老经验，虽然在管理人员和洗脑方面很成功，但是这些做法的目的只是把人管得规规矩矩，不闹事，听话干活就是。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不够，他们需要得是当地的同盟者，未来的穿越大厦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之上的。总是用一种监视、控制和压榨的方式去对付他们，是无法获得这些人的忠诚的。

第四十八节 用工制度（二）

邬德开了一个群众会，在会上符有地和他的爪牙被群众狠狠的批斗了一番，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摆到台面上批斗，连他吃饭前抠脚丫，睡觉打呼噜的事情都被揭发出来。邬德在这次大会让群众普遍的参与，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搞所谓“有组织的造反”，充分满足他们的翻身快感，又能显示他的英明。

符有地在会上被宣布免去一切职务，和他的爪牙一起“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不过，当群众企图对其施加拳脚，甚至有人建议该把他砍头示众的时候，邬德制止了大家——不管怎么说，符有地可是为穿越众努力服务过的。不能让他的下场太糟了，否则以后哪有人肯卖身投靠。

接着，另外两个队长的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包括克扣伙食，自己偷懒等等的问题，坐立不安的两个人很自觉的站起来，跪到邬德面前请罪。

“你们的问题很大，”邬德做出一副青天大老爷的面孔，“但是前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些问题就不追究了。”

“谢老爷宽宏大量。”两个人感激涕零。

“以后继续好好的工作吧。”邬德说了之后，改组了整个俘虏劳工队，改叫生产队。队长是林兴，王田当副队长，文书是张兴教。下面依然分成四个生产小队，每队的队长采取推举制度。邬德规定所有管理职务都必须学会说普通话，所以原来被批斗的二个队长得以重新上岗，当然他们以后会收敛许多，其他人也多半起了要好好学说“首长”们语言的念头。

新的劳动制度采取工分制，每人每天完成基本工作量，得1个工分。担任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种，基本工作量为1.2个工分。劳动超额的部分按比例递加。从事特别艰苦、危险性或者难度大的工作，工分酌情增加。

邬德在一块粗糙的黑板前，借助林兴和熊卜佑两人的同时翻译，才算把工分的含意说明白了。

“这个工分有什么用呢？”他说，“工分现在可以换取额外的食物。等于是钱，想多吃鱼么，就用工分去买，想多吃米饭也是。”他停歇了一下，“将来你们还可以用这个工分买更多的东西，比如那些农具、工具，只要工分够，都可以卖给你们……”

这时候有人怯生生的举起了手，是马蓬：“那我买了饭去我娘吃可以吗？”大概怕邬德以为他要逃走，“我可以把我娘接来吃……”

众人们哗然都笑了起来：“失心疯了吗？老爷们要你的老娘有啥用。”

“当然可以了。”邬德抓住这个机会，来宣讲他的新政策，“这是你赚

的钱，怎么用是你的自由。以后我们还会推出更多可以用工分买的东西。”

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起来。大家显然对干活还能有报酬这事情很有兴趣。有人接着问：“那我们现在每天吃得饭，以后要交工分才能吃吗？”

“不用，我前面说了，是换取额外的伙食。”邬德解释说，伙食供应依然是按二餐，一干一稀供应。

“邬老爷过去说过，干得好的可以转当‘职工’，‘职工’也赚工分么？”

“赚得。”邬德解释着两者的区别，职工的工分收入会高于他们这些人，同样的工作，他们是1个工分，职工就是1.2个工分。解释小数点是什么很不容易，把个熊卜佑愁的要命，最后还是用了二个果子：一个果子代表1.0，另外一个切成10片，拿出2片来，算做0.2，这么直观的教育法才算说清楚了。

职工免费享受二干一稀的三餐供应，提供住房，以后还可以考虑给一些自留地，这样的条件让许多人都眼红起来。不过，当职工就是从贼的顾虑使得多数人对这个美好前景不抱希望。

邬德知道他们的顾虑，所以也不说得太多，过于热情的宣传的话效果会适得其反。中国的农民是最现实，也是最多疑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轻易上你的贼船的。

果然，大家对这个工分制度将信将疑，也有人认为是骗人的。叫俘虏干活还给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但是自此以后，每天干活都是张兴教负责派工记分了。一周下来——他们已经知道“首长们”是以七天一周的单位计算日子的——每个人都领到了多少不等的工分券，少则七分，多则十分。这种工分券面额有一分、一厘、二厘和五厘四种不同的面额。

鉴于工分券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货币，所以发行工分券经过了计委的经济专业人士的评估。讨论下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工分券实际上是一种粮食本位的内部流通券。只能在穿越者的两间食堂里兑换食物，发行和使用范围非常小，只要穿越众手里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其基本信用毫无问题。

而且工分券本身的价值也微不足道，一个工分可以兑换一碗干饭（100克米），一碗稀饭要半个工分（50克米），一条咸鱼二个工分。

每天赚得的工分，实际上只能有限的改善伙食而已。对穿越者的食品储备的消耗微乎其微。再者，正如吴南海所说的：“要是登陆之后半年，我们还是连喂饱劳工的农业能力也没有，还不如集体自杀来得比较痛快。”

作为第一次尝试发行货币，慎重起见，还是由计委成立了一个金融工作组，对工分券的发行、印刷、流通和储存都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工分券是在文印室里用石版印刷的，纸是带来的卡纸，尺寸大约是RMB一

角纸币的大小；一厘、二厘和五厘则与老版的一分RMB一样大。图案不套色直接用黑色的油墨印刷。正面是执委会大楼的雄姿，反面则是丰城轮的船影，花纹则是椰子树。唯有面额部分是采用不同颜色的油墨以示区别。每张工分券都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数字的流水号。

一厘：货币单位1角=10分，1分=10厘。

席亚洲毛遂自荐的要为这新的钞票题写“穿越中央银行”的款识，但是金融组长程栋认为这种东西只是一种粗糙的代币券而已，类似食堂的饭菜票。眼下也根本没什么银行。暂时还是保留其代币券的本色为好，不要乱用银行的名义，以免将来留下什么后遗症。

最后到了邬德手里的花纸头上只有简单的题写着“工分券”三个字，发行单位为“百仞生产队”。因为印刷很简陋，纸张也不大合适，效果有点类似清明节在公墓外面叫卖得粗糙的冥币，不过就技术含量来说在大明没人能模仿得出来。



50年代工分券

这玩意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墨色篆体图章，仔细一看正是他的名章。把邬德搞得哭笑不得，这算啥意思？

程栋说这样做显得正式一些，也让工分券看起来庄重些，等于是用邬德作为信用的担保——毕竟那些劳工们又不认得什么执委。

“要上面什么都没有，不就成了真正的花纸头，大日本帝国的军用手票了？”



军用手票：是日本政府作为发放日军饷的货币。军票早于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已经使用，其后日本每次对外用兵时皆使用军票。但军票的全盛时期可算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当时日本疯狂发行军票，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完全使用“军用手票”，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圆。

工分券印刷好之后，全部缴到金融组去，每周由邬德凭记分单亲自去领。因为造工资表是件细活，邬德这样的没财会经验的人搞不定，所以他只需要把每周的记分单拿过去就可以，由金融组搞过人事工资的人来汇总出工资表按数额发给工分券。

对于生产队的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件新鲜的玩意。铜钱，大家都用；银子，也能看到；金子，听说过。有时候没钱，拿自家产的蔬菜、鸡鸭、粗布换盐和百货什么的。这拿纸片买东西，还是头回听说。

明代曾经发行过纸币。不过这种曾经被政府大力推广的货币在毫无金融常识的皇帝和官僚们的联合撮弄下早就寿终正寝了。这样的边鄙地方，许多年前就是铜钱银子的世界了。虽然有类似后世银票之类的汇兑凭据，但是普通百姓是根本接触不到的。

拿到手之后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一番，谁也不信这东西能去换吃得东西，心想自己要是贸然去换饭吃：邬首长说能用，食堂里的吴首长要说不能用怎么办？就是官府也常常这个衙门说东，那个衙门说西。吴首长倒是白白净净一脸福态，很和气的一个人，但是拿个花纸头去买东西，保不定他会发火——神仙打架，小民吃亏的事情多得去了。

最后，在大家怂恿之下，又得到了万一吴首长要打人，林兴就去请邬德来救人的保证之后，马蓬拿出一张五厘票子抖抖筛筛的递了过去，买了一碗粥。结果送饭的人很痛快的收了进去，给他添了一碗。

周围的人看到马蓬拿到了粥，又看着他希里呼噜的喝了下去，再看看那边送饭的人并没有一副过来收拾马蓬的模样，呆了半晌之后，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的掏出工分券，买饭的，买咸鱼的。伙食办来送饭胡义成措手不及，很快就把剩余的东西全卖光了——谁也没料到

会突然出现这样的购买狂潮，所以准备的额外食品并不多——没买到的人，眼巴巴的看着他。周围是一片响亮咀嚼声，贪婪的眼光似乎要把他也吞下去，他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吴南海。

第四十九节 信用（一）

接到电话的吴南海赶紧叫人把炉灶的火重新拨旺盛做饭。海南的秋天温度也极少低于二十五六度的，白天往往将近三十度，为了防止食品多做了会馊败，所以伙食办每天都是按配给量做饭，稍微留一些富裕而已。食堂里有一些给夜班准备的食物，但是实在满足不了这么旺盛的需求。他赶紧把已经回去休息的人都给叫了出来。一面做饭，一面叫胡义成统计需要的食品。

满满一锅饭做了出来，马上就给送到了营地，三十人份的米饭立刻就被一抢而空，许多人看到这张纸真的能买到米饭，谁也不买粥了，都涌上来买饭吃。胡义成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吞着白饭，什么下饭的菜蔬也没有。他还记得小时候听那种穷人立志传之类的故事，主人公都是“拿酱油拌饭”，已经觉得很非人类了，现在这些人别说酱油，连盐都没有一颗。



酱油拌饭

看到又一个家伙挤了上来，把他的大号木碗戳到他的眼前，手里捏着一张工分券，虽然他嘴里说得话停得不甚明白，但是猜也猜得出是在说“饭一碗”。胡义成摇摇头，又给他添了一碗——这家伙好像在吃第四碗了吧？真是强人。

熊卜佑有点害怕得往邬德身边靠了靠，小声说：“老邬，这是不是吃得太多了？不会把他们撑坏了吧？”

邬德摇摇头：“你放心好了，农民能吃的。我家乡的老辈人，一顿饭吃一斤的人多得去了。过去农民平日吃饭没油水，食量都大。”

说着话，饭得消耗量渐渐少了，买咸鱼的人又多了起来，大概是觉

得吃饱了也得打个牙祭。不巧得是吴南海的食堂里已经没有咸鱼了。

“咸鱼没了，没了。”胡义成大声的喊着，“明天再买吧，今天都卖光了。”

许多人听说咸鱼没了，都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原来喧闹的气氛也渐渐冷场了。

“鱼没了？”邬德跑过去问。

“没了，食堂里的存货全光了，得明天去博铺拿了。”农委会在博铺有一个海产品加工厂。

“一点都没了？”

胡义成一摊手，“把给军事组的夜班伙食都挪用给你了。明天给你多准备一些好了，反正那咸鱼在食堂也超不受欢迎。”

“鱼捞上来的时候被你们杀死了一次，给你们烹调又杀死一次。”熊卜佑一本正经的说。

看着正在慢慢散去的人群，邬德吩咐林兴：“叫大家不要走，想买多少的，算一下，马上给他们取货！”

胡义成赶紧说：“这不成。天都快黑了，现在怎么去博铺取货？！”

“我亲自去。”邬德想到这是一个竖立信用的绝好机会，无论是工分券本身，还是他们这群“海贼”，要真正取信于当地人，就得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越是小事情，越是要做足姿态。

“太危险了，”熊卜佑赶紧劝阻他，“再过半小时天就黑了，公路上没有路灯，路上不安全。”

“没关系。用汽车好了。”邬德说着，直接给内务民政委员萧子山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要求拨给一辆汽车去博铺。根据军事组的保安规定，入夜前半小时开始一直到天明，任何人、车都不能上公路。

“取咸鱼？！”萧子山吃惊的反问了一句，“就为取一桶咸鱼？”

“对！很重要的。”

“你开玩笑吧？这东西明天让顺路车带来不就是了，还派专车去取，别说现在马上要天黑了，就是大白天也不行啊，这不是浪费吗？”

“这不是浪费！”邬德详细的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分析了这么做之后将会收到什么用的良好反应。

“话是不错，但是就算晚一个晚上供应，也不会让我们的信用崩溃吧。买东西商店还许缺货呢，我们也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有没有必要我很清楚！”邬德烦躁起来，这些官僚怎么会懂得要收揽人心有多困难，咸鱼明天来也没关系，但是效果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信任感这种东西要建立起来极其艰难，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该错过。

“那好吧。”听到他的再三坚持，萧子山终于让步了，拨给了他一辆

北京212，还嘱咐既然去了要多带些东西回来：“免得空跑浪费。”



北京212

吉普车在满天晚霞的落日中，向博铺驶去。邬德亲自开车，陪伴他的是吴南海他想顺便去看看海产品厂的生产状况。

吴南海在车上乘机要求把劳工组拨出一些农民到农委会来，不再作为集体行动的劳工，而是作为农委会的固定职工。

“可以吧，我请示下执委会，同意的话就拨给你几个人。他们都是积极要求入伙的。”

“会种地不？”

“呵呵，当然，临高的老百姓基本都是农民，除了那个张兴教。”

“其实我更希望能有些孩子，我好亲自教导。”吴南海把怀里的SKS换了个方向，这玩意在狭窄的吉普车车蓬里有点挤。

“没问题，我告诉你的内部消息。”邬德故作神秘，“马上要派人去广州了。”

吴南海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可是执委之一。”

“你别忘记我是军事组出来的，”邬德小得意了一下，“军事组的人现在是无所不知，正通知席亚洲挑选保卫人员呢。对了，听说他也要去。”

“那还不如北炜去呢。”

“北炜每天都练兵，走不开。而且也没有比他更适合的军事班底了。”邬德看到经过的第一个塔楼，上面的人在打灯光信号，他也打了下车灯作为回应，他们的行程已经通知到了沿路的各个炮楼。

“他有商业经验。俺们这些退伍兵都没做过买卖，这就是优势么，再说他也很积极。”

“那我可得把要买的东西都开个单子出来。”吴南海赶紧掏出小本

子，记了起来。

“别着急么，几个主要执委都对要不要去广州还有争论，但是现在看起来非得去不可了。”

“太夸张了吧。还非去不可。”

“一点不夸张，我再告诉你个内幕……”邬德小声的说，“知道那大洋马吗？”

“知道，是个美国特工什么吧？”

“她现在被派在治安组，给治安组的人上上课，搞搞培训。前几天，她差点给人……”邬德说着，神秘的笑了一下。

“给人什么？”吴南海一下紧张起来了，“杀了？”

“这里有五百来个被日本AV毒害的男青年，在这17世纪的荒郊野岭里每天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你说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吴南海恍然大悟，一下子觉得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就是可能了，不过那女人身手了得，没得手。”邬德叹了口气，“现在这妞成了执委会的一个烫手山芋了。”

“要抓人吗？”

“当然不。”邬德连连摇头，“为了这么个外国人激化矛盾，犯不上。其实是谁干得冉耀第二天就知道了。”

“这不好吧。”吴南海很不以为然，“放在任何一个时空，这都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执委会这是纵容，后患无穷。”

“追究？你记得当年全体大会上定下的基调吗？‘人人平等，但是穿越者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错。所以我们更要维护穿越者的利益啊，这样赤裸裸的侵犯一个同伴，还是一个女人——”吴南海忽然住口了，萨琳娜算穿越者吗？！

“你想起来了。”邬德意味深长的说，“一共有七个人是意外的偷渡客，而不是穿越众。”

“可以吸收他们么。有什么不行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来自21世纪的。既然到了这个时空，就只能和我们一起创业吧。”

“坏就坏了她是个洋人身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恐怕都在这么想。”

“这个……”吴南海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就算不能信用她吧，也不至于要对她那个……”

邬德嘿嘿的笑了：“的确有点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执委会才下了决心派人尽快去广州。”

吴南海忽然觉得起了鸡皮疙瘩：“我的天，要去买女人？！”

邬德神秘的笑了下，继续开车，不过等于是默认了这个说法。

“不过这个时空的女人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要女人我也得从萝莉养起来。”

“对我来说，有个女人可以帮我做饭洗衣服我就很满意了。”邬德感叹了一句，“这自己洗衣服，吃食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两个人说着话，很快就到了博铺，取了几桶咸鱼捆在车上马上就往回赶了。天已经黑了，路上漆黑一团，开着车灯驾驶也不觉得很难，沿路的炮楼的灯光成了指引他们的方向灯塔，一路很顺利的回到了营地。

已经散去的劳工们被重新召集起来，一桶咸鱼打开了。邬德中气十足的告诉他们：敞开供应，愿意买多少就买多少。劳工们迟疑了一会，却没有许多人上来买。有人把剩下的工分券仔细的用破布包好，藏在衣服里。马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找机会得把家里人叫来，好好的吃一顿。

第五十节 信用（二）

工分券的第一次发放和回笼状况很快就统计出来了，共计发出八百十五分三厘，回笼三百三十四分，当天回笼比率40%——第一次搞这个到手的人急于把它兑成实物也是情有可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余下的代币券开始陆续回笼，但是速度大大低于原先的预期。这让吴南海大大松了口气，当日他比平常多消耗了差不多60公斤的大米和杂粮。

不过，工分券的信用基本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有人将信将疑，但是这纸片的的确确每天都能从伙食车上买到额外的食品。接着，吴南海又开始向他们销售地产的米酒——五分一瓶，每瓶250克。为了防止有人酗酒误事，每周供应一次，每人每次限购一瓶。但是销售情况却并不理想，让吴南海很纳闷：这批米酒都是那个张有福办理俘虏事宜的时候送得，他还特意问过俘虏，都说是本县比较上等的米酒。

既然是上等，为啥销售量还这么小呢。这么多日子和生产队打交道，他已经能和这些当地劳动力用一种混杂着临高话和普通话的语言大概的交流了。结果多数人的回答却是：“太贵，买不起。”

邬德听了他的反应之后，却很高兴的笑了：“好事情。”

“好在哪里了？”吴南海本来还指望用米酒回笼掉一些工分券，减少粮食的消耗。

“说明他们认可了工分券的价值呀！”邬德说，“他们觉得这是钱了，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是1949年的金圆券，大家还会在乎物价是多少吗？能买到东西就好了。”



金圆券：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了支付军费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吴南海恍然大悟，不由哑然失笑。自己压根就没想过这些。

“你没换位思考，这里很多人也没有。觉得这些人理所当然的应该

相信工分券的价值。”邬德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都是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没错吧？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也是活人，人人都有一把小算盘，凭什么轻易相信你。”

“的确有点。”

“所以，我们得小心翼翼。”邬德说，“信用，信用，不是一天二天能建立起来的。”正说着话，忽然外面传来了林兴的报告声。

“进来吧。”

这个新任的生产队长穿着簇新的土布衣服，款式是仿制穿越众穿的作训服的，虽然手艺惨了点，但是看上去还算合身。



土布

“什么事？”

“小的，小的……”林兴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只是稍微带些熊佑那特别的广西口音，“是有事求老爷。”

“说吧。”

林兴跪下来磕了一个头，才说是生产队里许多人是佃户，离开家都一个来月了，眼下秋收就要到了，许多人担心不回去收粮，家里缺劳动力，打不下粮食来缴不了租，万一给东家夺佃一家人都得饿死。

“大伙公推我来求老爷开恩，让大家都能回去看看，做掉这一季的农活再回来。”林兴说着又磕了一个头。

要回家？这事对邬德来说并不意外，光棍一条的人毕竟是少数，生产队的大多数人没有田地，却有家人，这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割舍的。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不过，一但放走了，还能回来吗？邬德没有十足把握。从掌握的劳

工们的思想动态来看，多数人觉得在这里当劳工和给地主扛活差不多，执行工分券的制度之后，劳动热情也增加了不少。但是有多少人愿意长期固定的为他们工作呢？

他迟疑了一会，先让林兴退了出去。

“这事怕不好办。”吴南海也觉得很难处理，“请示下执委会吧？”

当晚，为这事情执委会专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是不是让劳工们回家忙农的问题，许多专业组都反对，特别是目前正在进入基建安装高潮的工业委员会下属的各个组一旦失去了这些劳动力，进度就会大大放慢。还有砖窑那里正在新建的水泥立窑工程，本来劳动力就缺乏，现在一口气放走一百来个已经用熟的壮劳力，缺口很难补上。

邬德对这个问题也很摇摆：放人，显然对眼下的生产建设不利，不放，林兴特意来求他，说明这件事在生产队里已经有了很强的思潮。不放人会严重的失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人心。

他实在无法做出抉择，就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和担心都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表示：最好是放他们回去一次。纵然会失去许多人，他们的仁义信用也会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仁义信用？”有人冷笑起来，“我们这群时空入侵者还讲这个？”此人正是机械组的萧白郎同志，一副白白净净的面孔，十分秀气，有点伪娘的气质。此时他脸色红扑扑的，说起来话来很冲。

“这话说得，难道我们得卑鄙无耻才对？”

“你省省吧，”对方马上反驳起来，“我们来这里干啥的？别说你们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或者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说白个个都不为了求富贵，玩萝莉才来得吧？”他扫了一眼与会者，“我都烦你们这套莫名其妙的仁义礼智信了，把临高打下来，县里的人都抓来干活，不够再一个一个的打村寨，我们马上就能大规模出炸药了，还这么窝窝囊囊的躲这里和一群土人谈信用，有多扯淡有多扯淡。”

“靠奴役是成不了事情的……”

“奴役怎么了，满清不也靠残酷的奴役汉人统治了中国三百年。满身涂猪油披猪皮的通古斯野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21世纪的现代人就做不到了？”



”通古斯人“：是现代对于居住于东北亚地区，所有使用阿尔泰语系中满-通古斯语族的族群的统称。通古斯一词来源于“Donki”，在通古斯语中意为“男人”。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源自汉语中秦汉时期的“东胡”，因为现代汉语发音的“东胡”，音近于通古斯（Tungus）。朱利叶斯·克拉波特认为，通古斯（Tonus）为雅库特语的突厥语借词，意为“猪”。可能指勿吉和靺鞨善于养猪。

“我坚决反对这样！”程栋站起来激烈的反对，“虽然有时候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还是应该有的。这么做会丧失民心的！”

“民心？”萧白郎嗤之以鼻，“可惜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民心未必是武力的对手。如果说民心曾经打败过武力，那是武力不够！古代老百姓能起义，你看现代世界有老百姓起义的没有？最多是集体散步或者来个‘群体性事件’。我们的科技、工业能力和这个时空的人相比就是天顶星对地球的水平，天顶星人要地球人鸟个民心？”



天顶星人：“天顶星人”是上海电视台1991年译制的美国科幻电视动画《太空堡垒》（ROBOTECH）中对Zentraedi一词的翻译。

这番煽动性极强的话在许多人心灵里引起了一些共鸣，看到许多人开始窃窃私语，萧白郎的气更粗了：“我提议，不但不能放人，还应该立刻开始‘狩猎行动’！”他有力的挥舞起胳膊，“大规模的围捕劳动力，把他们集中编组强制劳动。定额干不完就不给饭吃，谁敢反抗就砍头……”他唾沫星子乱飞，越说越起劲。

“我反对！”邬德听他的话越说越极端了，深怕再说下去把他辛辛苦苦二个多月的成果毁于一旦，“我们需要当地土著的忠心，没有他们的支持，难道就靠我们这五百人来统治吗？”

“怕什么，”萧白郎不以为然，“汉奸这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绿营、和平军、皇协军，给口饭吃你想招多少人帮你打仗都可以——”



绿营：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在咸丰以前大约六十万左右，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及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华中伪军之一。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收编国民政府投降军队组成。



皇协军：皇协军是由日军授意组建，名义上由汪伪国民政府领导的由中国人参加的武装部队。日本投降后这支军队基本上被国、共双方所接收和整编。

程栋这个和平主义者忍无可忍：“这么说你是要大家向通古斯野人或者日本鬼子的道德水平看齐了？”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萧白郎哼了一声，“我们有什么权力到这里来？凭什么在这里占据土地？难道临高是穿越众‘自古不可分割’的土地？我们就是时空的入侵者，拜托别给自己涂脂抹粉了！”

眼看会议将要进入了失控状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萧白郎，但是显然这番话极具煽动力。文德嗣意识到了危险，这种赤

赤裸的丝毫不顾忌一般道德准则，利益至上的表达对大众有极强的煽动力。从心底里，他其实并不反感萧白郎的发言，本质上他说得没错，只是很多事是不能这么赤裸裸的说出来的，这很危险。

他想着该怎么制止事态的发展，展无涯站了起来，招呼了一声：“小萧，别说了！人还是要有点底线的，不能怎么有好处就怎么干。”

“底线？大家来这里都是干啥的，扶贫？……”

“你放屁！”展无涯勃然大怒，“前二天要不是我赶过去把电拉掉，你今天就剩一只手了！照你这么说，你有几只手管我屁事？！”

萧白郎蔫了一下，文德嗣暗叫侥幸，说真得今天要是这么辩论下去，还真难说会搞成什么后果。虽然知道萧白郎的极端派建议是不会通过的。但是辩论留下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幸好展无涯站出来——这次小事故他一点都不知道——不过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乘着这个空挡，他赶紧站了起来：“大家不要争了，请围绕议题来讨论。怎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又能保证生存环境能够长治久安？”

这话等于是为后面的讨论定了基调，接着又有一些人发表了看法，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总得来说似乎是一半对一半，大家都从各个方面说了自己的理由。最后，执委会决定投票表决。表决的结果是支持放人的略占上风。

邬德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觉得身上都出了冷汗。他是希望放人的，但是放人的后果是不是能和他想的一样没有把握，毕竟他和这些17世纪的土著，有着400年的历史差距。

第五十一节 黎区工作（一）

宣布给予二十天的农忙假之后，整个营地一片欢腾。很多人都求吴南海能不能直接卖给一些米，而不是煮熟的饭，他们想带回家去。他痛快的答应了。就按每份米饭的量：一工分100克混合米的价格销售了。咸鱼的销量也增加了许多。除了那些已经无家可归的，准备一心一意干下去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劳工都把手头的工分券消费光了。

邬德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他们得按时回来，如果有延期的，必须托人来捎话，否则迟到多少天就要按迟到天数的二倍罚工分。另外，他还叫劳工们给各村带话：凡是愿意来做买卖的、打工的，这里一律欢迎，保证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第二天天刚亮，劳工们三三两两背着用藤条破布包扎着小包袱，里面装着咸鱼和大米高高兴兴的离去了。有些人是一个村的，结伴而行。吴南海看着这些人的背影慢慢的消失在晨雾里，不由得叹了口气，有巢的鸟养不家呀。培养新农民，还得从孤儿入手。

正想着，忽然看到张兴教也背着个小包袱，柱着一根木棍，慢吞吞的朝外走，便打招呼：“张先生也回去吗？”

张兴教这些日子普通话已经学得不错，他本来就稍微会一点官话。听到吴南海发问，赶紧躬了躬身子：“吴首长，我也回去一趟，四五天就回来。”

“家里还有人？”吴南海从邬德那里听说过他身世很惨，家里什么也没有了。

张兴教苦笑着：“小人哪有什么亲人，”他摸了摸包裹，“落难的时候承蒙几个好心的乡里照看。蒙老爷们高看，赏了这么多东西，带回去送人，算是谢他们的情了。以后小人就是死了得人了，老爷们去哪里，小人也跟着去哪里……”

还真是个有情义的人，吴南海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大明读书人，一身破烂的阑衫，头发因为统一都给剃光了，现在脑袋上顶着一顶破烂的帽子。面目青灰，一脸恹然之色。看来“从贼”对他来说，依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襴衫：出现在唐代，流行于宋明。襴衫到膝处有一道接缝，称为“横襴”。

吴南海想了起来，忙问：“张先生，你们村里有没有孤儿？”

“孤儿？”张兴教想了想，“有是有，不过都是宗族里抚养，算不得孤儿吧。”

“哦。”吴南海有些懊恼，他想了起来，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其实是代替政府行使了许多社会职能。特别在农村这样的宗族制特别巩固的地方，除非出现战乱、饥荒造成流离失所，否则很难收养到许多孤儿的。

“倒是有一对孤儿寡母的。”张兴教想了下，“日子过得很苦，原是从大陆渡海过来垦荒的，不巧男人发瘟死了，抛下母女二个，哎……”他一个劲的长吁短叹。

“张先生，你和他们说，若是愿意来，就来我们这里做活吧。”

这回轮到张兴教吃惊了：“孤儿寡母的，干不了什么活，女孩子还小，当娘的也不象本地的女子能干。”

“没事，若她们娘俩愿意，带回来就是了。”

张兴教迟疑了一下，想这些海贼们没理由平白无故的添丁进口的，

就算要收买奴仆干活，自然是青壮男女才好；若是供荐枕席用，自然要豆蔻年华的女子，这样的半老妇人和黄毛孩子顶什么用？想归想，也不敢多问，自去了。

俘虏们都散了。这边的黎人工作也进入到尾声。从审俘中发现有八名黎人俘虏之后，执委会就讨论是不是通过这个契机，和当地的黎人接上联系，穿越者需要的各种矿产资源基本地处岛屿的内陆，和黎人结下较好的关系有现实意义。

原本配合郭逸审俘的慕敏主动申请了这个任务，原因无它，她自己就是祖籍海南黎族，虽然好几代前就迁移到了四川，本质上就是户口簿的黎族。不过，因为自己的族别关系，平时多少了解一些海南黎族的事情。算是穿越众中难得的对黎人比较熟悉的专业人员了。

她对本族的一些了解使她很容易就打消了几个黎人俘虏的戒心，把当地的黎情全都说了出来。

几个俘虏都会说汉话，穿越者们从这点大体知道他们是“熟黎”，也就是被编户齐民，纳税当差的黎民。海南各县都有不少这样的黎民。慕敏则通过和他们交流，知道他们是所谓的“布配黎”（注：这的确是过去临高县的熟黎自称。），汉化程度已经很深，说得是琼州话——也就是海南话，在海南有官话的作用。姓氏也是用汉姓。根据他们的交代，他们来了三十个人，县里的老爷征发的时候许给他们每人二十斤盐巴。

“盐巴”：就是我们常见的食盐。

从询问中知道他们多半有些田地，但是产量比汉人的地少得多，多数人还得向峒主佃种些土地，打短工，平时无事就去山里打猎或者采红白藤拿到市上去卖换盐米农具，不过到到汉区不但要过巡检司，可怕的是路上还有明军营盘：轻则被勒索过路钱，重则货物都被抢去，小命都不保。多数人的日子都过得很苦。

去黎区的路上除了巡检司，还有军队把守，这个消息引起了执委会的注意。显然临高还是有明军驻扎的，只不过他们的任务是防黎而已。从言谈里慕敏感觉出当地黎人对官府是颇有仇隙的，三十年前因为提南村的暴动，官军到黎区进剿过，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了许多人。还很痛恨市上的汉人小贩，山货在他们那里卖不出几个钱，一头山猪也换不到二三斤盐，他们都喜欢汉人的铁农具，但是价格贵得离谱，几大篓谷子才能换一把镰刀，除了峒主和少数有钱的地主，谁也买不起。

慕敏的报告让执委会知道海南的民族问题比他们想得要多。有人提出利用黎民对官府、明军的不满，通过这八个俘虏派出小分队深入黎区去发动群众，不仅可以获得一个盟友，还能得到一个兵源地。既然他们连盐都经常吃不上，招募士兵会容易得多。军事组有不少人赞成这个建议，特别是魏爱文，提出了招募黎族、苗族战士建立山地步兵营的建议，并且热烈的推销这个建议。成立一支当地人的新军显然是极有吸引力的主意。既然本地汉人都有“从贼附逆”的忧虑，那么招募对官府权威不那么卖帐，还有仇恨的黎人来当兵，要容易的多。

“把缴获的刀枪给他们一部分，把黎人都武装起来，这样明军就没法来对付我们了。”魏爱文提着他的一揽子计划，“还可以帮忙拔掉几个通往黎区的巡检司，歼灭那些明军，这样就能获得他们的充分信任了。”接着他自荐为赴黎区武工队队长。



武工队：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分队。简称武工队。

这个大胆的计划立刻遭到全体的反对。历史上海南的汉黎矛盾虽然有大量经济上政治上的因素，但是多年来双方的反复厮杀，已经有了很深的民族矛盾，眼下的总算维持了三十年的平静，穿越者去把它打破，甚至去挑逗，是极端危险的。恐怕到时候整个海南会陷入社会混乱当中。立足未稳，小国寡民的穿越国就算有天顶星科技也维持不下去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和黎人的关系最好是保持在友好的基调上。所谓友好，就是即不敌对，也不同盟。设法开辟一条交通线，彼此通商，互通有无。力争能在黎区招募一些新兵。

这样的基调定下来以后，组成了一支贸易商队，队长由陆荣担任，这是位广西土著，会客家话、海南话、白话、雷话、壮话、闽南话、西南官话等多种方言，销售出身，能言善道，又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懂些武术，而且刚随远程侦察勘测队回来，有了一定的当地野外活动的经验，很适合这份工作。

白话：以粤语为母语的广东人和广西人多把粤语称为白话。

雷话：即雷州话的简称、俗称，又称为雷语，属于闽语系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支。

壮话：是壮语的通俗说法。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西南官话：是汉语官话方言的一种。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等省市，此外广西、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市区及东南亚北部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慕敏作为“民族顾问”随队前往。魏爱文作为募兵计划的主要吹捧

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整个队伍由二十人组成，每人都带了SKS步枪，大砍刀和野营背包，随队的还有勘探测量方面的人员。

外交和商务委员会准备了礼物和一些易货贸易的物品，知道黎区缺盐，大宗的货物就是带来的精盐了，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他们要打交道的是当地的峒主，不是苦哈哈的老百姓，还是要有一些奇巧淫技的东西才能打动他们。

“我们打死了对方二十多个人，是不是要给他们些赔偿呢？每人给些银子吧。”魏爱文想了起来，“我记得杀人在少数民族里是可以通过赔命价来化解的。”

“没必要，”萧子山反对，“你先搞清楚前因后果，是他们参加了乡勇队先来攻打我们的，放人已经是很友好的表示了，还赔命价？拜托我们可不是大清，打赢了还要割地赔款。”

“总是杀了他们的人啊……”

“怎么忽然这么有爱心起来了，”从军事组调来护卫队伍的游老虎反唇相讥，“那天死在百仞滩的几百个汉人，你怎么不想要去陪他们的命价？”

“这不是民族政策么？”

“不好，”陆容连连摇头，“这样的民族政策要不得。我们打赢了主动放人就可以了。去赔命价反而会让人觉得我们很软弱，有求而来，要起价来可就狮子大开口了。”

“我也这么觉得，”萧子山连连点头，“所谓平等就是不歧视，不歧视别人，更不歧视自己。这个基调一定要把握好。”

第五十二节 黎人工作（二）

这支奇怪的队伍走在通往黎畔都的大路上。八个黎人背着作为贸易商品用的盐，穿越众们武装齐全，路上可能会遭遇明军或者土匪，这两者在见财起意方面不相伯仲。

路上已经有了往来的行人，看到他们这么支奇怪的队伍开来，远远得就都从路上避开了，田地里的农民没什么惊扰，还是忙活着收割前最后工作，稻田里的水已经放干了。稻子快要成熟了。随队的农业部门的人员正估计着大概可收多少稻子。

徒步不到一小时，县城已经出现在大家的视界里了。上岸二个月来，穿越众和这城里的大明地方政府已经狠狠的打过一仗，但是除了监视县城的军事组和通讯组的少数人员之外，多数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座大明临高县的统治中枢。原有的紧张气氛已经消失了，城头上的民壮们少了许多，城门也开着，路上人来人往，有点热闹的气象。城门口有乡民在摆摊售卖蔬菜鸡鸭和柴火。一片安宁的景象。

看到他们的到来，城头上似乎有一阵紧张，带队的陆荣看到有个穿甲的人在城墙上张望。为了避免无谓的误会，整个队伍没有靠近城门，保持着距离慢慢的通过，原本在收摊准备跑路的农民，见他们秋毫无犯的远远的过去了，都松了口气。

根据几个俘虏的说法，他们的峒离县城有一百多里地，所以一天之内是走不到的。途中要歇息一晚上。

“没想到沿路这么荒芜！”幕敏惊叹着。沿途很少有田地，大量的都是长着大片高过头头的荒草的草地。

“临高本身就是一个偏僻的小县么。”文德嗣也在队伍里，不过他参加这次行动纯属是好奇加散心，D日之后每天都忙着开会批阅文件，起草材料，搞得比过去更忙，连一贯喜爱的户外运动也没时间搞了。正好趁此机会去恢复一下。

至于安全性问题，他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在一个身上不离防刺服，袋里不少防狼喷剂，又颇为喜欢耍弄和随身携带长折刀和长达1.2米的西洋手半剑的人来说，不管是中外海盗还是大明官军、乡下的团练，外加土匪，统统都是渣。更别说这身边的二十来号人个个都武装到了牙齿，除了钢盔——为了轻便起见，换上一色藤编安全帽，这批产品是工业部门研究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制造出得第一批成品，原计划是做成殖民地风格的，但是出来的产品却有点四不象，不过装上皮革的悬挂之后戴着感觉还行，帽子后缀还缝上了俗称屁股帘的遮阳布。



西洋手半剑



屁股帘

“好奇怪，既然有这么多荒地，为什么没有人垦荒呢？那些俘虏，无论黎汉，不是佃种就是当长工。这里又不是没有水，土地看起来也不贫瘠啊。”

“缺水。”文德嗣没干过农活，基本的道理还是明白的。

“瞎讲，这么大一条河，缺水？”

“水还在河里，把它灌到田里去才有用。灌溉可是大学问，要提水、要有渠道、修水闸……”

“为什么不开渠道？”

“水利工程费事，”文德嗣解释说，“一家一户的，要自己挖灌溉渠太难了。历朝历代搞水利都是官府出面组织的。要用许多的劳动力和钱财的。”

“是这样啊，真是干什么都不容易。”慕敏感叹着，“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呆21世纪不好吗，为啥要跑到这个时空来冒险呢？”

文德嗣高深莫测的笑了起来，他不好意思说到这个世界来他想当神。不过慕敏显然把那奥妙的笑容理解成了猥亵，撇了下嘴：“真讨厌，你们男人最恶心了！”

后面远远得跟着的明郎看到老婆居然和土匪头子文总有说有笑的，恨不得冲上去先给文总一砍刀。这些日子实在把他给郁闷坏了，自从知道这里是明代的临高之后，他们一家四口就一直处于半软禁的状态中。美好的一家四口海南游变成了大明临高永久游……这群疯疯癫癫的土匪想来明朝，他们一家可没这个打算啊！

他也讨厌老婆多事，非得去什么治安组帮忙，每天穿着那丑得要死的作训服，兴冲冲的去上班，很晚回家不算，回来之后还叽里呱啦的把看到的事情都给家里人传达一遍，老爹也是：开始还一天到晚闷着不说话，听媳妇说多了，不知道动了哪个筋，居然主动去找他们要求安排工作了——据说准备当海军顾问？！听到这个明郎以为自己是在发烧：老爹这个老共产党员，老人民海军，现在居然要和这群人同流合污了？至于自己的妈，本来就是社会活动家，到了百仞营地没几天就和这里的妇女们混熟了，每天不着家，前几天还在说要搞一个妇女福利社，做买卖。

看下来，只有自己混得最差，大概觉得他没什么用，到现在也没分配到什么正式工作，只是日复一日的当着一个凄惨的“基本劳动力”，陪着当地苦力一起干活。这次老婆说要去黎区开展工作，他也赶紧报上了名，萧子山本来想拒绝的，但是转念一想，人家是合法夫妻，不许男人去似乎说不过。

这么一来他才算是跟着来了，但是老婆是本队的“民族顾问”，显然属于核心人员，比他这个背伙性质级别高多了，出发以来一直和带队的几个人在一起，一会研究工作一会说说笑笑，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午间休息的时候，通讯组照常用野战电台向百仞城的总部呼叫一次，报告平安。出发前就商定，双方每三小时联系一次，远征队要报告自己目前抵达的方位。以便总部掌握其动向。大家开始品尝农业部门刚刚开发出来的几种野战食品：有吴南海的亲自操刀制作，味道却十分诡异的“金华酥饼”，有加了米醋和干梅的所谓“日本饭团”，还有一颗一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核桃大的东西，包装的竹筒上写着“兵粮丸”三个和体汉字，号称一颗可顶一顿饭……



金华酥饼



日本饭团

“这都什么玩意啊！”陆荣吃了一个酸得连牙都要掉下来的饭团——这个食品虽然不好吃，却成功得把他走了半天路之后的旺盛食欲全部打消了，也算是达成了效果。

“大家休息一会，马上出发。”刚说着，忽然看到慕敏从一块石头后面慢悠悠的走了出来，拍了拍手。“好像瘦了，打起来不带劲……”

一路上平安无事，随着离黎区愈来愈近，地面愈来愈崎岖，从平缓的坡地变成了起伏的丘陵山地。路上的行人也少见了，偶然有遇到挑担的汉人小贩，带着货物去黎区，也有黎人的带着货物出来交易的，一见到他们都躲得远远的。陆荣想找几个人问问前面的情况也做不到。



丘陵山地

队伍的行进速度放缓了，勘测队员们不时会停下来修正地图，有人还会跑出去捡几块石头，采摘些植物回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乘机休息一下，舒缓下筋骨。

勘探的结果让他们很兴奋：这里有煤矿带的分布，虽然品质很差，是热值很低的褐煤，而且储量不高，但是煤带应该往南延伸得很长，现代的南宝煤矿就大致在这个方位。褐煤不大适合做燃料，但是可以加工成很好的化肥，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发行了许多褐铁矿的矿脉痕迹，而且埋藏比较浅，可以小规模露天开采。



褐煤：又名柴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矿产煤。一种介于泥炭与沥青煤之间的棕黑色、无光泽的低级煤。

“我们得尽快把这条贸易通道打开才行。”文德嗣十分兴奋。

“路上的明军是个麻烦。”陆荣皱起了眉头。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二座明军的哨卡和一座营地，不过看到他们全副武装的经过，守卫的士兵都没理会，文德嗣乘机观察了下未来他们的军事对手模样：士兵们个个面黄肌瘦，身上别说盔甲，连完整的衣服都找不出一件来，心里不由得纳罕：就这副模样的军队，几百人居然就能镇守住黎区边界，要么他们战斗力很强，要么黎人的战斗力很差。

“嗯，”文德嗣点点头，“先和黎人谈好条件，我们派技术人员，他们来负责开采。用产品交换，省得还要另外开分基地。”

早饭以后，根据俘虏所说，这里已经是黎区边缘了，不过汉人商贩还时常来往，再往前走，就是居蹄村，那里有座明军的大营称为南略营，是镇守监视进入黎区要隘番豹山的，不过营里都是黎兵，虽有盘查勒索的事情，却无大碍。

文德嗣在情报资料组给他的《黎情通报》里知道：番豹山地形险恶，只有一条一人宽的山间小路通过，这个地方是汉黎双方分界的主要隘口。如果没有安全保证，最好不要穿越这个地方。不过这几个俘虏的黎峒都在隘口的北面，据其说过了番豹山，就是生黎居多了。生熟黎各有方言，生活习惯也不大一样，彼此间也很少交往——只有造反的时候才会联合到一起。

第五十三节 黎区工作（三）

根据事先准备好的预案，所有人在进入山地之后，据枪方式都改为戒备状态，同时向前方派出尖兵探查。山势并不险峻，沿路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山间的小片土地，种着即将收割的稻子，比较平缓的山坡上也有种植过的痕迹——绿色的山林里如同脱毛的毯子，不时露出一块块的黄色，这就是黎民们种得山栏了，这是一种近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方式。远处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零星的一二个村寨。因为时间宽裕，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一边走一边观看山景。虽然已是秋天，但是海南四时如夏，依旧山花烂漫，草木葱茏，风光特别好看。和山外荒烟蔓草的凄凉景象相比别有一番风味。走上一座山头，大家矗立四顾。文德嗣不禁赞说：“可真是个好地方。”



砍山栏：黎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在1949年以前处于水平十分低下的状态，大致可分为刀耕火种的“砍山栏”与稻田二种类型。到近代，已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但“砍山栏”的耕作方式在黎族聚居的地区还广泛存在。

“砍山栏”的耕作过程是：正月，上山选择林木茂盛、土层深厚、潮湿，松软且表土呈灰黑色的山地，作上标记；2月，用钩刀砍下大树的树枝，任其散于地上；3~4月间，树叶干枯后，引火焚烧，继而清除未烧尽的残枝，不经翻土，在雨季来临的时候下种，播种时，男子用一根长约1.5米的尖木棒在前面戳洞，妇女随后边放谷种边平土，一个洞里一般放5~6粒谷种；以后，用锄或铲清除2~3次杂草；9~10月稻谷成熟后，逐穗割下收藏。这是“合亩制”地区的情况。

“比起文澜江两岸，景色要好看得多。”大家也都这么说着，擦着汗，指点着周围的风景

“这是什么？”不远处的小山坡上有一片极其高大挺拔的树木，在这郁郁葱葱的树木间，它却十分显眼的已经落叶了。

“这个，就是木棉了。”文德嗣说。身为一个生活在广州的人，不可能不认识作为广州市花的植物。



木棉

“木棉，我知道！花很漂亮。我去攀枝花的时候看到那里有好多。”慕敏说。

“呵呵，不错。攀枝花这个地方就是以木棉得名的。”

“这些树怎么都落叶？南方的树一般不脱叶的吧。”

“它本来就是落叶树，”法石禄解释道，“因为它的原产地基本都是干湿两季的，进入干季之前就会把树叶都脱掉，这是为了节约水分。”他虽是一个农艺师，对植保也工作过。这方面比较了解。

“这树很有用，”法石禄接着说，“是非常的好的纤维原料。”

“好虽好，却不能纺布。”

木棉的纤维比起草棉来也短得多，作为纺织原料来说不大合用。不过它生长迅速，材质轻软，纤维短而细软，无拮曲，中空度高达86%以上，不易被水浸湿，耐压性强，保暖性强，天然抗菌，不蛀不霉，可填充枕头、救生衣。

穿越者目前在文澜河沿岸零星发现过不少木棉树，但是这样成林成片的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如果开发出来，应该是大有可为。

“文总，我想去采集一些样本。”法石禄请示道。

“法工，这事你向陆队长说——”文德嗣说，“我只是队员，没有指挥权的。”

“好好，我又忘记了。”农艺师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文德嗣头上的委员长的头衔总是让他忘记了这点。

“老法，你说这木棉不能纺纱，为啥我听说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在古

代一直是领先的呢？连黄道婆都是从海南的黎人那里学得纺纱。”陪着他去采集样本的是崔云红，他身上背着许多设备：笔记本电脑，瞬变电磁仪，锚杆检测仪，超声波检测仪……甚至还有一个非洲扶贫版的小型的手摇发电机，没办法谁叫这些东西都得用电呢。乘着他采集样本，他也顺便做一下地勘方面的事情。



手摇发电机

“不是所有的木棉都不能纺。”法石禄小心翼翼的避开树干上刺，拉着皮尺，“有些木棉品种是可以的，不过质量不能和草本棉相比。还有就是有些所谓的木棉其实是海岛棉。”

“海岛棉？”



海岛棉

“这是种品质很高的长绒棉。产自中、南美洲。因曾大量分布于美国东南沿海及其附近岛屿，所以叫海岛棉。”法石禄解释着，“海南岛有一种类似的长绒棉，和这种美洲海岛棉很接近。”

“棉花我见过，很矮小和草一样一年一种的。怎么会和木棉象呢？”

“呵呵，因为棉花是可以一年生，也可以多年生的。”法石禄知道原来的时空里大多数人是五谷不分的，拿麦苗当韭菜的人多的是，能见过棉花已经算不错了，“棉花在自然环境下可以长成多年生木本的，可能因为它和木棉一样，种子外皮上带棉絮，所以被误叫成木棉了。海南岛的黎人纺织的原料，应该就是这种多年生的木本棉花。”他接着说，“这样的零星的棉花树我看到过一些了。岛上相当常见。我们部门正考虑到底怎么搞棉花的问题呢。”

“这个是木棉吧？”

“是一般的木棉。”法石禄有点遗憾，要是成林的海岛棉就发了：这种长绒棉不但可以用做精纺原料，纺出质地手感堪比丝绸的精纺高支棉布，还是未来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帘子线的原料。



帘子线：一种织造帘布的经线材料，简称帘线，可以用作轮胎、运输带、传动带等橡胶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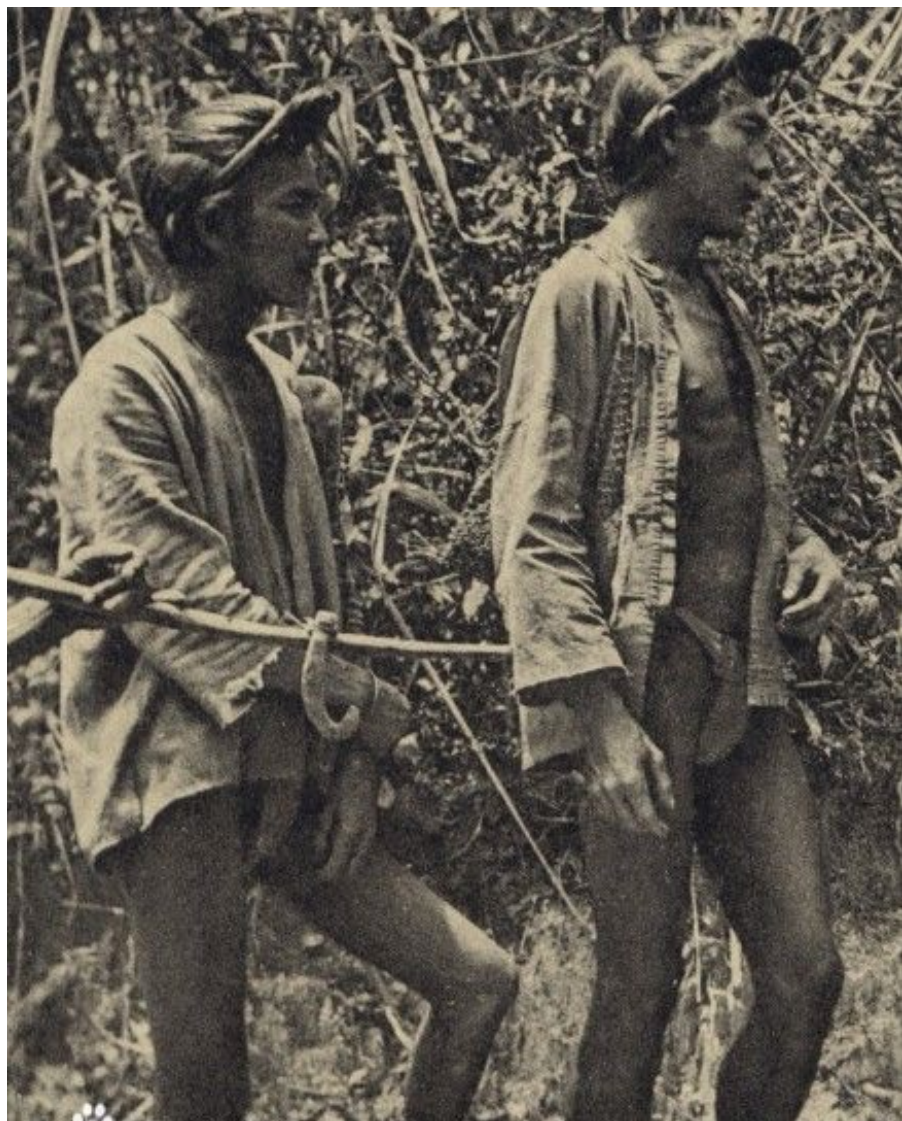
“可以用来做火绵的。”在旁给他们警戒的张柏林插嘴说，“做火绵只要是纤维就行。”



火绵：火药名。用浸在强硝酸或强硫酸中的植物纤维制成的爆发火药。

“话不能这么说……”法石禄正说着，忽然看到远远的来了二三个人，穿着打扮一看就不是汉人，知道是黎人，赶紧收拾东西，退回大队去。

两个士兵过来，离开一段距离高声的问着话。他们都穿着布衫，下身却是三角裤一样的布条包裹着，有点象日本人的兜裆布（这个是过去黎族男子常穿的一种服饰）。腰里跨着钩刀——这是过去每个黎族男人都随身携带的，即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身背弩箭。陆荣用琼州话和他们说了一阵，知道这里已经是一个峒界内，峒主就住在前面名叫那南村的地方（此村纯属杜撰）。



黎族男子服饰



钩刀

这边正说着话，后面的俘虏却骚动起来，也不顾身上的盐包沉重，都赶着过来，两边相见，都激动抱头痛哭，原来这二个士兵就是他们村的。今天一早就有猎人向报告，来了一支模样古怪的队伍，他们人数不多，不是官军。又不是单个或者小群的汉人商贩。峒主同时也是明朝官府任命的土舍总管，有维持本地治安的义务，就派人过来查问一下。

从交谈中知道，原来本峒派去的三十个黎兵逃回来了五个。如今黎区都在说海上来了一支强大的海贼队伍，火器强大。来自汉区的小商贩们又添油加醋的把百仞滩大战的事情演义了一番，现在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穿越者是如何的恐怖了。

知道来者就是那支有鬼神之力的“海贼”，两个士兵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陆荣忙解释说自己不是什么海贼，而是商人，在百仞滩和官军打仗也是迫不得已。这次来黎区，一是送还这八名俘虏，二是想做买卖。说着，陆荣打开了一个盐包——雪白的精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盐的威力果然十分巨大，在舔了一口确认这真是盐之后，两个士兵飞也似得跑开了。

陆荣吩咐大家原地等待，如果治安组从黎人俘虏口中得到的讯息准确的话，盐的威力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大家还是有些紧张的，深怕对方万一来要报仇。二十多条SKS步枪的火力的，即使来个一二百人也不在话下，但是冲突一起，就难以善后，己方再出现几个伤亡，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过了不多久，见又来了十多个黎兵，簇拥着一个中年人过来，穿着比近乎半裸的士兵考究的多，看起来象传统的黎族织锦，头上戴有野鸡毛装饰，似乎是头人之类。据俘虏说，这是他们峒内的一个“奥雅”（注：黎语“老人”的意思，解放前一般的黎族群众用这个称呼黎族的

上层头人。），是仅次土舍老爷的一个大人物。

这个“奥雅”能说很好的琼州话，单身过来走到两边的空地上，先将勾刀砍在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陆荣有点紧张。

“好像意思是没有敌意。”文德嗣记得过去看一部亚马逊雨林探险片子的时候，考察队遇到森林里的土著，也是把砍刀先放在地上以示友好的，“照样做就好了。”（注：这个纯属胡编）

于是陆荣也走出去，把砍刀放在地上。不仅他自己极其紧张，队伍里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他离开那些土兵不过五十多米，弩箭一发，万一中在没有防刺服保护的地方，弩箭上的箭毒木可是见血封喉的。

双方站在那里谈了十多分钟，接着他返回来了，有点无可奈何的说：“他不肯让我们去村里。盐他们愿意买下来，俘虏他肯用我们想要的东西作赎金。”

文德嗣想要就这么回去了还有什么用。但是队长是陆荣，他插手决策似乎违反了执委会制订的指挥权政策。

所以他还是很试探性的问：“再谈谈吧？送点礼物好了……”

“礼物！”陆荣笑了起来，“辞职一年多，本行的内容都忘记了。”于是又返回去，两人又谈了一会。过了一会，陆荣眉开眼笑的回来了：

“成了，他答应带我们到村外，不过我们不能进村。只能在村外贸易。不过他答应让我们见峒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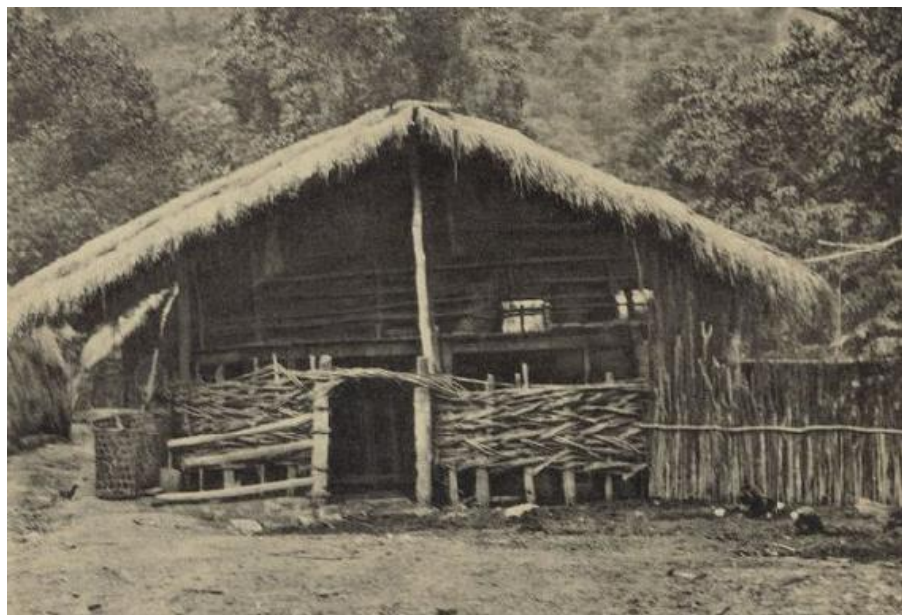
这个转化的代价是一把小水果刀。水果刀虽然不是什么工具钢之类的高级钢材做得，好歹也是钢刀，和他们手里粗糙的铁片钩刀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看来，商业贿赂这个东西，到任何地方好使。

第五十四节 贸易协定

头人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一片空场上，嘱咐他们在这里休息。这个黎寨和后世大家去过的海南大大小小的民俗游里的黎族村寨完全不一样。首先它没有寨墙，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规模稍大一点普通村落而已，围绕着村寨种植着密密麻麻的带刺的矮树，期间又长满了各式各样的藤蔓和竹子，别说人，连只兔子都钻不过去。这样的围墙大伙还是第一次看到。

其次，大家从民俗村学来的黎族标志性的船形屋在这里也毫无踪影，这种屋子上面住人，下面饲养牲畜，让人一看就很“民族”。眼下的村子里却是金字塔形的稻草屋。屋子墙壁是用竹片编成了篱笆糊上泥土做得，看起来很特别。这个那南村，就是这个峒的“首府”所在。



金字塔形的稻草屋

海南所谓的黎峒，大体以自然地形为界限进行划分的，一般由几个村子组成。峒主都得到过官府的认可，世袭职务，发有印信、铜牌的凭证。峒主、土舍之类的黎人土官，一是弹压黎民，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二是每年按时完成官府派下来的各种摊派，这里有官面上的赋税，也有官吏私人的“吉钱”。当然少不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土官无论大小，官府都不给俸禄，得靠自己去征收。换言之，只要你每年把该缴的各种官面上私面上的“份子钱”按时缴纳了，土官在自己的领地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基本就是一土皇帝。

留在村外的人统一由张柏林管理，大家外松内紧，抓紧时间休息。陆荣、文德嗣和慕敏由头人带领着一起进了寨子去见峒主。

村寨内外都有许多好奇黎民，都在稍远一些的路边指指点点的看着，文德嗣看到几个老太太坐在路边石头上正编着藤器。脸上密密麻麻

的纹着黑色的花纹，一张嘴却是乌黑一团，着实恐怖，心想这就是海南十八怪里的“老太太象妖怪了”。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注：黎族妇女的文面习惯到20世纪50年代才完全消失。文面一是为了防止被外人掳掠，二是代表对感情的坚贞。至于嘴唇牙齿的颜色，纯属是每天嚼槟榔的结果）。稍加注意就发觉几乎所有妇女都有文面，除了未发育的小毛孩之外。这下把大家对少数民族女子的幻想给彻底打破了。



黎族妇女的文面

“这个习俗一定要革了它命。”魏爱文嘟哝着，在他的原来的计划里，招募黎兵只是第一步，接着他要通过担任黎兵的指挥官，把队伍掌握起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娶一个黎人头目的女儿，他印象中的黎族少女是按照电影里的形象设想的。不过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计划严重的动摇起来。

真要有一位头人把女儿许配给他，是不是接受呢？真是伤脑筋。而且这里女子一成年就文面了……他就这样无端的为空中的泡影烦恼起来。

这会不要说头人，就是一般的黎民少女也没有看上他的。对黎族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群可怕的人物：他们听说这些人手中“粉枪”（注：黎民对火药枪的称呼）厉害，可以连着打枪，隔着很远就能把人打死。逃回来的人说只听得连绵不断的枪响，人一死就是一大片。

陆荣一行人被带进了村子中央的一所大屋。这所屋子比一般的民宅要高些，建造在基台上，屋子里除了中间的甬道，三面都是竹编的床，用来给大家坐卧。火塘在后墙，上面挂着竹筏，用来熏制食物。屋顶侧面有开窗，不过采光还是很差，一进去便觉得眼前一黑，过了一会才适应过来。

甬道：两旁有墙或其他障蔽物的驰道或通道。

峒主是个老头子，头发已经发白，脸色也不甚好，后来他们才知道峒主五十刚出头，不过按照17世纪的标准在任何地方都算个老者了。陆荣献上了特意准备的礼物：一瓶红星二锅头、一包冰糖和两把折刀。



红星二锅头

这三样东西里，装在玻璃酒瓶里的二锅头最吸引他的注意，明代白酒已经普及了，但是用纯净无色的玻璃小扁瓶包装的酒对这个时空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显然在现代只是作为货物包装的玻璃瓶在他眼中的价值要比酒大得多。

至于两把折刀，峒主把玩了一番，又在木板上刻划了几下，眼中流露出了艳慕之色。

“这样好的刀，就是到县城里也买不到。”峒主抬起头看着他们，十分的诧异，“你们从哪里来，琼山？”

文德嗣又吹起他那套澳洲海商的东西，这套玩意因为说得多了，练得也特别熟。峒主对外面的事情所知不多，汉区他只到过临高县城。在琼州府的“大官”——知府——在他眼里就是最大的官了。不过听到他们并不是明人，而是海外来得汉人，他明显要轻松了一些，吩咐人拿酒来

待客，用黎人种植的山栏稻糯米酿造的米酒，这种酒在后世发展成了一种当地的名产土黄酒“山兰玉液”。



山兰玉液

山栏酒是最简单的糯米饭发酵酒，酿制期只有七天，酒精含量微乎其微，和后世的酒酿差不多。三个人都喝了一碗。

有了酒做润滑剂，谈起事情来就容易多了，也乘机套问出不少本地的情况。峒主姓朱，不过这个朱可和朱元璋没什么关系，他们家是所谓的：“芭蕉的孩子”。世代是这村的头人。万历年马矢暴动的时候，临高的许多黎峒也卷入了。唯独他家没有卷入，事情平息之后，就把临近的村寨都归并成一个峒，封了峒主。整个峒有七个村寨组成，男女老幼二千多人，是临高本地很大的一个峒了。

慕敏打听临高有多少黎人，这个朱峒主自己也不说清，除了本峒，临高熟黎还有十多个峒，有编都图的，有不编的。人数少得几百，多得一二千。过了番豹山再往南就是生黎的地方了。除了他们，附近还有叫加茂黎的黎峒，总而言之，黎族内部也相当复杂，因为语言和生活习俗不一样，交往不多，甚至不大通婚。

至于官府，朱峒主说最近两任县令还好说话，需索不多，每年把定例钱送到了也就不来罗嗦了。只是最近几年路上不大平靖，来黎区的汉人小贩少了很多，盐本来就贵，现在价格更高了。要海商们能运盐来得话，有多少要多少，他们愿意用兽皮、红白藤、槟榔和牛来换。接着那个被他们贿赂的符头人提出，最好能贩卖些铁器来，这里农具刀具都很缺。



白藤



红藤

白藤和红藤：根茎可药用，有通经活络、散瘀止痛、理气行血、杀虫等功效，主治风湿痛、天气变化导致的关节酸胀、跌打损伤、痛经、闭经、蛔虫。也可作兽医用药，对牛马误食蚂蝗所致疾病有疗效。根可作染料。茎皮含纤维，可制绳索。枝条可为藤条代用品，供编制藤椅或其它藤器。

这些条件都在意料之中，陆荣都答应了。盐和铁这样两样目前还不能制造，但是投产就是最近的事情了，供货不成问题。相比之下黎区能

提供的有用东西相当多：木材、棉布、兽皮、藤和猪牛，都是他们急需的。

价格上面，文德嗣决定不采用高价盘剥的方式，象那些肩挑手推的小商贩那样做买卖的确能获取暴利，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能卖出去的东西也非常得少。当然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运输能力低，路途上又有风险。高价暴利的方式还是说得过去的。对穿越众这样掌握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力的人来说就不合适了。食盐价格过于高昂，获利是很大，但是民众就会把食盐消耗压到最低的活命水平上，结果还是卖不出多少盐来。价格一旦低了，民众对食盐的消耗量马上就会上升了。

他报出的食盐价格令朱峒主和头人都很满意，只有小商贩的价格的三分之一，不过即使这个价格，文德嗣都觉得很奸商了。食盐的计量暂时用官斗做度量衡单位，文德嗣决定回去之后马上做一批衡器，通过贸易尽快把穿越者的度量衡单位推广出去。至于铁器的价格，他暂时还不清楚明代生铁的行情，所以只许诺说必然比商贩们低就是。

双方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他们与那南峒达成了来到这个时空之后的第一个贸易协议。史称：《那南村贸易协定》。协议规定：穿越众可以向那南峒销售一切商品，但是每次贸易都必须携带一定数量的食盐和铁器。那南峒用穿越者需要的任意物品进行交换，但是不包括人口。

这次带来的80公斤食盐，换到了七十多张的牛皮、鹿皮、野猪皮。四十匹琼布和一头水牛。堆满空场上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很奸商，他们还不知道专做黎区买卖的小贩用一斤（旧斤，合594克）粗盐就能换到二三十斤的猪一头。

黎人这边也觉得得了利益：兽皮各村都有许多，在他们眼里是易得之物；琼布是女人们自纺自用的，不值几个钱。

峒主又另外送葛布十二匹。葛布是明代的海南名产，因为吸潮散热，是做夏日衣服的高级布料。每个被送还俘虏的人家，各馈送猪一头作为放人的谢礼。各方皆大欢喜。朱峒主传话叫各村的奥雅都来饮酒，在宴席上取出两枝箭来，他先让人大声的把协定内容都念了一遍，然后在箭先砍了九刀，接着又把另外一枝箭给陆荣。

“你也砍九刀好了。”慕敏告诉他：这是斩箭的仪式，表示双方要遵守彼此的规定，如果违反约定，就要罚九十头牛和九十两白银。

斩箭之后，又多喝了几碗米酒。双方还各自指定了联系人：穿越者这面是陆荣，那南峒则是本村的奥雅符大有。文德嗣又乘机提出，希望能在那南峒多逗留几天，看看本地有什么他们需要的土产。有得话，以后也可以用这些土产来抵盐铁的价款。这个要求被很痛快的答应了。

第五十五节 盐场（一）

在那南峒的初步考察进行了二天，因为有符奥雅的陪同，勘测队的考察进行的十分顺利。法石禄和崔云红两人分别负责农林和矿产方面，慕敏则对当地的社会状况进行考察。那南峒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

首先是各种林木资源，山地里有大片的林地，虽然当地人种山栏的原始耕作技术破坏了不少，储量还是相当丰富；法石禄朝思暮想的成林的多年生木本棉也有发现，显然当地人就是用这种棉花进行纺纱织布的。山上还有许多野生的芭蕉、荔枝、龙眼



芭蕉树



荔枝树



龙眼树

和菠萝蜜树，是当地人的粮食补充来源。槟榔树很多，但是对穿越者来说除了当贸易品转口之外没什么用。



菠萝蜜树



槟榔树

其次是在这里的稻田里发现了大量的原生稻种，这对搞育种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基因库——只要有足够的稻种，就能不断的杂交培育出新的良种。法石禄仅在那南村附近的水田里就发现了十七种不同的稻种，又在山坡上的山栏上获得了五个山栏旱稻种，籼、粳和糯三个品种都有。



籼xiān粳jīng 糯nuò

籼米，我国出产最多的一种稻米，以广东、湖南、四川等省为主要产区。籼米米粒细长形或长椭圆形，长者长度在7毫米以上，蒸煮后出饭率高，粘性较小，米质较脆，油性大。常见的籼米有：丝苗米、猫牙米、泰国香米。

糯米，北方多称为江米，是制造粘性小吃(如粽子、八宝粥、各式甜品)，酿造米酒的主要原料。糯米有两种，长糯米(籼糯)和圆糯米(属粳糯)，长糯米米粒细长，颜色呈粉白、不透明状，黏性强。圆糯米形状圆短，白色不透明，口感甜腻，黏度稍逊于长糯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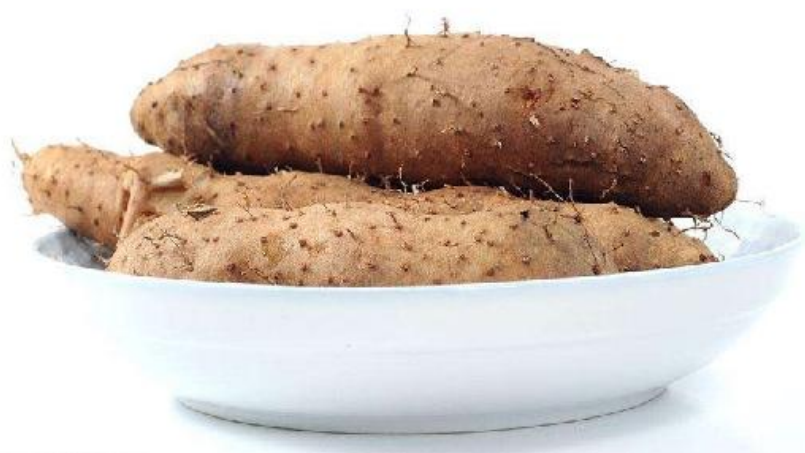
粳米，主要产于中国东北，粒一般呈椭圆形或圆形，米粒丰满肥厚，横断面近于圆形，长与宽之比小于二，颜色蜡白，呈透明或半透明，质地硬而有韧性，煮后粘性油性均大，柔软可口，但出饭率低。东北大米、珍珠米、江苏圆米都属于粳米。

海南岛本身就是中国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区，稻种多样化的基因优势十分明显。临高在21世纪就是中国杂交水稻的主要制种地。法石禄看着采集到的各种样本，真是做梦也会笑了！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说不定就是自己了.....

这里还没有开始种番薯，黎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新作物。但是他们种一些其他薯类，最多居然是天南星科的一种。这在其他地方往往都是做药材用的。法石禄不是中医，但是天南星的芋头有小毒他是知道的，这玩意能当饭吃？但是从种植的面积来看显然还是主要的作物之一。另外一种常见的是甜薯，又叫毛薯的。



天南星



甜薯

杂粮方面，他发现了粟米。法石禄一直不知道海南有小米种植，百仞滩大战之后当地人送来的杂粮里就有小米，这还让整个农委会颇疑惑了一阵。请教了当地人才知道，这是鸭脚粟，是海南常见的杂粮，成熟期很短。



粟米：小米又称粟米，古称粟，又叫粱，是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也是北方人最喜爱的主要粮食之一。小米分为粳性小米、糯性小米和混合小米。小米可以酿酒、酿醋，五粮液、汾酒以及南方人喜欢喝的小米黄酒、日本人爱喝的清酒，主要原料都是小米，山西陈醋的主要原料也是小米。

除了粮食，他还找到了成片的野生
，看起来黎人对农业并不太关心，基本是放任自流式的，谈不上田间管理。水果、苕麻和棉花都是野生的状态，他们只是采集利用，并无有计划的培育种植。



苕zhù麻：苕麻叶是蛋白质含量较高、营养丰富的饲料。麻根含有“苕麻酸”的药用成份，有补阴、安胎、治产前产后心烦，以及治疗疮等作用。麻骨可作造纸原料，或制造可做家具和板壁

等多种用途的纤维板。麻骨还可酿酒、制糖。麻壳可脱胶提取纤维，供纺织、造纸或修船填料之用。鲜麻皮上刮下的麻壳，可提取糠醛，而糠醛是化学工业的精炼溶剂，又是树脂塑料。

猪、牛和鸡鸭都是散养在山坡上，没有畜栏，也不喂食。所以看起来不太健壮，牛只的数量倒是出乎意料的多，水牛黄牛都有。不过他不是学畜牧的，对这品种问题不了解，等以后再派专业的来看看好了。



水牛



黄牛

“真觉得浪费，”法石禄感慨起来，“这里的农业条件很不错，但是农业水平也就比原始社会稍微好一点点而已。”

“你就别感慨了，”文德嗣拍了拍他的肩，“就说文澜河两岸的那些水田吧，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和我们家乡的农民比差得远了。”

崔云红这边的收获就不那么鼓舞人心了，凭借另一个时空的地图，他找到了重要的出产：褐煤，埋藏很浅，可以开采。还有一些石料资源，如石灰石、珍珠岩之类的小规模储量。但是路途遥远，道路又不好，所以价值不大。最稀罕的是发现了一条小规模钨矿矿脉，不过对穿越者来没什么利用价值。

黎人们对这群古怪的汉人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看着他们拿着奇怪的东西，一会爬树，一会下田，又站在一边一画就画上半天……不过小孩子们显然对新奇事物有着最大的好奇心，从开始远远的观望，到慢慢的靠近，最后开始摆弄穿越者的器具物品，慢慢得就交流起来。当然大多数人是没法和孩子们交流的，只有用一点冰糖来代表友善了——这是文德嗣在出发前关照带的。慕敏对这另一个时空的同胞有着本能的好感，她又能说海南话，加上糖的威力，到了第二天，她身边就多了一群跟屁虫。



冰糖

看到这群光屁股乱跑，泥猴一般的儿童，慕敏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最后成了穿越国在黎区的第一所学校。

正当赴黎区工作队正在大搞亲善活动的时候，穿越者的另外一支队伍由王洛宾带领，向距他们不远的马袅半岛挺进。目标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盐的问题。

盐即是人维持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现代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对穿越政权来说，他们还急需一种可以流通交换的物资。在商品经济落后的古代社会，没有比食盐更适合的交换品了。而且这里的的盐业

自古就非常发达。临高面临琼州海峡，港汊众多，有大量天然滩田，海水的氯化钠浓度含量很高，一般都在1.5 - 2波美度以上。旱季的时候气温高，风力大，日照长，雨水少，是海盐生产的好地方。从唐代开始就有食盐的出产，当时还是采用煮盐法。因为自然环境优越，从永乐年间开始，海南的盐场陆续采用晒盐法进行大规模生产了，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南部的新英湾畔的盐田村，就是现存的我国最早的一个日晒制盐点，也是至今保留完好的原始日晒制盐方式的古盐场。这个盐场依然可以正常的生产。



古盐田

根据穿越众掌握的历史资料：明代临高的盐场设在县城以北25公里外的马袅半岛，有盐场大使一人管辖，隶属海北提举司。每年可产盐“一千四百一十七引二百三十斤”。按每引三百斤计算，这个盐场每年产盐200多吨，初期足够满足穿越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了。

提举：原意是管理。宋代以后设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即以提举命名。

这么一个丰富的资源，穿越政权当然要迅速的接管它。王洛宾的任务是实地察看这个时空的晒盐技术，并且考虑如何用现代技术进行改进增产，对现代化工来说，200吨盐实在是太少了。

盐务工作队的配备要比黎区工作队好一些，因为任务中要运回一些盐来，所以整个队伍完全是机械化配备，出动了五辆农用车。车子在土路上蹦蹦跳跳的前进，走了差不多二个小时，沿路难得才能看到个行人，进入到马袅半岛地区之后，更是人迹渺然。路上只看到残垣断壁和荒废田地，好像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路途洒落的零星盐巴，才让大家肯定自己没走错路。

王洛宾很困惑：根据他拿到的行动情报：按照史籍上的记载，这个盐场有盐丁一千多人，加上家属，盐场周围少说有五六千人口，应该有

许多盐村才对。但是一路上除了废墟就是废墟。

中午时分，他们发现了一条半荒废的石板路，沿着石板路前行，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炊烟的村落，这里的屋子都是火山石堆砌而成的，巷子幽深，但是许多屋子都是房门紧闭，有的门前杂草老高，一看就是多年没人了。村里也散落许多坍塌的房子，上面已经长出了草。



石板路



火山石屋

村里只有一些老幼妇孺，衣不蔽体，看起来极其穷困。看到他们这群怪人来也不躲避，神情麻木，一脸漠不关心的模样，熊卜佑在村里问了许多，才找到村长家。

村长姓谭，是这里的世袭盐丁，出自海南有名的晒盐世家。面对熊卜佑提出的买盐的要求，他叫人打开盐仓：里面有五六百斤的盐。这么少的盐让王洛宾吃了一惊，一问之下才知道：万历四十五年临高地震，盐场的滩田被冲毁了许多，有些地方沉到了海里，马袅盐场的生产能力一直没有恢复到最初的水平，但是官府规定的折色银一点都没少，盐丁们逃亡很多。雪上加霜的是从万历末年開始海寇经常来盐场抢劫盐引，盐丁们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现在村里只剩下二百多个盐丁了。古法的晒盐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人力少了之后生产更加难以维系。每年的折色总是缴不齐，官府催课又急，村里的丁壮们平时都躲起来。幸好马袅土地尚多，又有马袅河水灌溉，盐丁在晒盐之余，另外垦田种些粮食，还能果腹。只是担惊受怕而已。

折色，zhé sè，为古代田地所征赋税用征银布帛等代替，官员俸禄亦以折发钱钞。

这个情况给了王洛宾很大打击，显然这个盐场的生产状况极不理想。看来执委会原先的控制盐场，收买全部产量的计划要做改动了——穿越者不仅要控制盐场，还得组织恢复生产，扩大产量。一时间王洛宾觉得自己很象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的土改工作队长，到处都是百废待兴。

但是要组织恢复生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洛宾决定先去盐场看一看。在给了神情麻木的谭村长一个墨西哥银元之后，满脸麻木一副什么都不感兴趣模样的村长终于答应带他去盐场看看。



墨西哥银元：是墨西哥独立为共和国以后于1823-24年铸造。币面为墨西哥国徽，一只鹰嘴中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币径、重量均与本洋相同，银色为96.18%。墨西哥银圆于1854年初入中国，先是在广州使用，其后流行各地，代替“本洋”成为主要通货。

第五十六节 盐场（二）

即使在现代，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晒盐依然是一种劳动量很大，极端艰苦的工作，远不是在海滩上挖一些凝结、蒸发池就可以批量出盐了，古人很早就知道岸礁上积存的海水蒸发可以凝结出少量的盐来，但是直到元代，煮海为盐依然是最广泛的制盐法。晒盐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理论要运用在生产实践中需要一套系统的工艺流程。王洛宾在广西农村见过盐场生产。工艺流程是海水由坝外引潮沟纳入坝内储水沟，用动力机械将水自高而低，经过干支水道送入蒸发池，卤水达5~10度（波美度），放入晒卤池后，再浓缩到20~25度，由输卤沟汇集回卤机房，再由动力扬至卤池，然后注入结晶池。卤深6~8厘米，浓度要保持在26~28度，这样才能晒出盐来。



现代晒盐

在古代，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生产条件，他们是如何在原始的条件下增加卤水的浓度，这是他很有兴趣的问题。

村长带他和熊卜佑到堤坝上，堤坝下是许多一大片模样如同视台的石制晒盐槽，些这些盐槽的摆放很是讲究，看似毫无规律的堆叠在一起，实际上高低错落有致。是为了充分利用阳光，盐槽围拢的中心是一片一片乌黑的盐田。村长说，现在村里总共有7000多个盐槽，全部是祖辈开凿打磨，一代代流传下来。



盐槽

盐天是一种泥质滩涂，他们称之为“盐泥”。在旱季太阳光照射比较强的时候，每月两次大潮海水将会淹过这片盐泥，盐泥有汲取海水中盐份的功效，当海水退去时，将盐泥用耙子耙松，再经太阳晒上几日蒸发掉水份，这片盐泥就含有相当高的盐份了。

再将含有盐泥放进盐池，完全是手工劳作：用木板耙将晒好的泥放入盐池。所谓盐池也就是在盐田上开挖的一个2米宽、3米长、1米深水池，下面垫着竹片和茅草，起到过滤作用。



盐池

盐泥进池后，盐工需要脚踩踏实，再注入海水，过滤出来的水从盐池旁边预留的小口流入一侧的卤水池里，便有了一池的卤水。



卤水池

卤水的浓度怎么判断呢？盐丁会折下一种长在盐田边的植物黄鱼茨的茎杆放进卤水池，只有黄鱼茨茎杆漂在水面才是真正的饱和盐水，否则还要太阳反复暴晒才行。

将卤水挑到盐槽上去，盐槽是由火山石制成的，王洛宾仔细看了看，石头上有细细密密的小孔，也许起到透水的作用？太阳未起时候就将卤水倒入盐槽，暴晒一天后，到黄昏就可以用板刮盐，收入竹筐了。在最晴朗炎热的季节，一个盐槽加上两三次卤水都可以蒸发干。



刮盐

此时多数的盐槽里都是空的，但还是有部份的盐槽上有晒出的盐晶，在阳光下闪耀出晶莹的光芒，煞是好看。

王洛宾望着这七千多个盐槽：就是用这样最原始的劳作方式，这里一年却能生产200多吨的盐，不禁要惊叹古代人民无穷的智慧。

堤坝上有一个放工具的棚子，出于对古代盐田工具的好奇，王洛宾走进去看了看，里面堆着许多工具，模样和过去在盐场看到的也差不了多少。试了试那耙地的耙子，发现比现代的产品得要沉得多，古代缺少加工能力，只能用最笨重的方法来制造。炎炎的夏日拖着这样重的工具在太阳下劳作，真的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他走近一个晒盐槽，里面已经凝结起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晶莹剔透的很是漂亮，而且非常的细腻。看起来很像现代盐厂制过的精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海盐没经过精制工艺就能达到这个水平，起码在他是从没看到过。用手指点了一些放入口中，比带来细盐要淡许多，入口即化。

不知道氯化钠的含量怎么样。这里没有仪器，分析不了。不过王洛宾知道就凭这种盐的卖相，不愁不是抢手货。

但是这个地方居然如此的穷困，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古代劳动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正发着感慨，忽然看到有一行人也在向堤岸上走来，为首的人骑着马，这在本地是很少见的东西，后面尾随着一大群的青衣人物。谭村长一看，面上浮出即害怕又厌恶的神情，他转头对王洛宾说：“是苟大户。”

“苟大户？”王洛宾依稀记得这个名字，从哪里看来得已经忘记了。

“嗯，嗯。”谭村长似乎怕这大户的厉害，连多和他说一句的功夫也没有，匆匆的就迎了上去，叉手行礼，弯腰曲背，态度十分的恭敬。

王洛宾不知道这苟大户是什么人，不过从谭姓村长如此的恭敬又害怕的模样看，此人定非善类，十有八九是本地的土豪恶霸，他们现在势单力薄，很难与这样的人直接打交道，干脆就在堤坝上看着。

只见骑马的人做连连呵斥状，谭村长又是作揖又是打躬，似乎是在哀求什么，这样的活哑剧演了一会，谭村长垂头丧气的领人往村里去了。竟把他们丢在堤坝上不闻不问。王洛宾忙将这个情况用对讲机通知了还在村里搬盐的人，要他们注意戒备。

但是来人显然没敢来招惹他们，短衣髡发海贼的厉害，如今在临高是妇孺皆知。又过了好一会，村长才回到堤坝上，愁眉苦脸的把他们引回村去。

熊卜佑打听了半天，才算把事情的原委都搞明白了。原来按照官府的规定，盐场是采取折色缴纳的制度。也就是说盐丁们并不需要直接向官府缴纳额定的盐，而是将盐折成米或者银子。旧年的规矩是每一引折合米一石，后来，又把折米改称了折银：先把盐折合成米，再按米价折合成银子。马袅盐场的盐额是“一千四百一十七引二百三十斤”，折色米就是一千四百多石。折色银按天启崇祯年的行情就得要近二千两。

盐课折色缴纳对盐丁们来说有一定的好处：生产不再受官府的监督控制，只要按时缴纳盐课，基本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日以继夜的献身大明的盐务事业了。出了盐之后，自然会有商人来购买，若是盐晒得多，行情又好，那么日子还过得不错。有人嫌晒盐太苦的，用经商或者垦荒的收入来缴盐课银的也有。

但是地震之后，一切都变了样。苟大户的爹利用村里盐田被冲毁，盐课银一时间缴不齐的困难，用借债代垫的方式，渐渐得控制了盐的大部分销售。但他的收购价却比行情低了许多，盐丁们累死累活晒出来的盐，填还这笔连环阎王债都不够。他还勾结官府，包揽盐课，硬说如今米价高昂，每石米的折色得三两银子。这边的高利贷还不清，那边的官课又欠得一塌糊涂。盐丁们知道他从中捣鬼，却又不得不央求他在官府面前代为缓颊。久而久之苟家成了村里实际上的统治者。盐田到似成了苟家的私产，盘剥日重，加上这些年海贼每次来临高，总要抢劫盐场里的盐引，又杀了不少人，村子变得越来越凋敝。青壮们平时不敢回家，聚在内陆一些的地方垦荒种地过日子。

至于刚才他的来意，其实就是催缴本月的“规例银”，又叫他把青壮们都叫回来晒盐，否则就把村里的妇孺老小都抓去坐牢。

“坐牢？”王洛宾问，“他当官？”

“哪里，是他家的私牢。”谭村长说着打了个哆嗦，“苟家可了不得，别说一个私牢，谁要是惹了他家，给抓去拷打得没命的人都有。”

说着他赶紧闭了嘴，大概觉得自己说多了，只一个劲的催促他们运了盐快走就是。王洛宾感到盐村的事情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扯到的

问题，或许真得要土改工作队来处理。

为了取得执委会对此的指导意见，他当晚返回了百仞城。虽然有部分执委不在城内，剩下得人经过讨论，赞成了他提出的工作队的思路：派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进驻盐场，帮助当地村民恢复生产，还要把盐丁们武装起来，摆脱恶霸和海盗的威胁，使得马袅盐场成为穿越者的重要盐化原料基地。

因为这是第一次穿越者们真正从社会层面上对一个地方进行全面的改造，所以各个组都对这事情十分重视，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盐场工作队。

本来执委会准备让王洛宾担任工作队队长，但是王工认为这职务最好是一名即通军事又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的人担任，最后确定了由席亚洲担任。

文宣组织工作由杜雯担任，她自从登陆以后除了每天念没人听的广播稿之外还没捞到什么正活干，这次听说要去“土改”，她立刻起了兴头，毛遂自荐的参加了。整个工作队共计三十人，包括一名医生——河马。

每人都携带了足够的武器：手枪、步枪、匕首和大量的弹药。河马带了许多药品和简易的手术器械。考虑到在那里也许会长期驻扎，工作队还带了风力发电机和其他一些设备。粮食问题比较麻烦，除了自己吃，或许还要赈济当地老百姓。虽然萧子山已经带人去了广州进行大采购，但是离第一批粮食运回来还有一段时间，吴南海也不敢多给，先拨了一周的粮食和副食品。

第五十七节 群众工作

张兴教已经回来了，他只去了三四天。正好帮了席亚洲一个忙：熊卜佑这个卡通公司的宅男如今是香饽饽，作为唯一的一个临高话翻译，到处都需要他去沟通，还有人要他开临高话培训班，熊卜佑做梦也没想到另一个时空的里的小方言如今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成就，要是现在勉强把他调来有点说不过去。张兴教这个穿越众自己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回来的恰到好处。

回来的时候，他还带了一对母女，吴南海看到她们的时候吓了一跳，一瞬间还以为看到了两具活尸。母亲看不出有大年纪，面黄饥瘦的，佝偻着身子，一手拄着根木棍，一手拉着女儿。小女孩子头发完全是黄得，因为很瘦，显得眼睛很大，看起来活象一只饥饿的流浪猫。两个人身上还有那么一点衣服似得东西，早就脏破的不成模样，七零八落的挂着而已。

大约觉得这两个人带回来对这位吴老爷也没用，张兴教一脸歉意的说，这母女俩人实在是饿得久了，所以这幅样子有点吓人，不知道老爷还要不要收留？

吴南海倒吸一口冷气。靠，这也太吓人的了吧。他愿以为最多是有点营养不良，吃几顿饱饭就是了……他本来还有点绮念，觉得可以趁此机会养萝莉了……怎么知道给搞来两埃塞俄比亚饥民。两个人饿的连哀求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低着头默默的站着。吴南海动了恻隐之心：“收下吧。”



非洲饥民

张兴教显得十分高兴，毕竟人是他带来的，若是再给赶回去，就这母女两人的状态，十有八九会死在路上，那可伤了他的阴德了。吴南海

肯收留是再好不过。倒是这对母女大约已经被苦日子折磨的麻木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张兴教过去提醒，才勉强爬在地上磕头道谢。吴南海注意到女人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即有感激，似乎又十分屈辱。

这会河马正来向吴南海要人，把张兴教调到盐场工作队去，吴南海就顺便让他带这两个人去卫生所“净化”一下，这是对接纳本地土著的标准处理程序，包括理发、洗澡、驱虫、治疗皮肤病。

“不过你得派个护士办这事，”吴南海叮嘱，“这时代的女人都很封建的，你们那里的大老爷们把人家剥光了治皮肤病，那女人非自杀不可。”

“知道了。”河马无可奈何的笑了下，“你以为我们喜欢搞‘净化’啊？当医生苦啊……”说着眨了下眼睛：“南海，你厉害！养萝莉的事情让你占先了！”

“这萝莉也太惨了。”他心里回想着女孩子的模样，依稀似乎还算好看，但是眼下连她到底多大都不知道。他想起了件事情：“头发都剃光？”

“当然，不然没法搞干净。再说这里的人头皮有疮很普遍，不剃光也不好治。”

“真够你们受得。”

“是啊，对了，你把那个当妈得给我们卫生组留下吧？培训一下当护士。我们缺人，一起来的女孩子都不肯当护士，嫌脏。”

“暂时不要吧，她们新到一个地方，肯定惊慌不安的，分开了不好。再说两个人那模样风一吹就倒，先在农庄里养养结实了再说。”

“南海你还真是菩萨心肠，好人！”河马笑着说，“不过，这个女人我们组可是预订了，你不许给自己留下，萝莉都归你了，那女孩子的模样，可周正的很。”

第二天，天一亮，工作队就出发了，有了上次的经验，他们驾轻就熟，农用车不到一小时到了盐场。因为行李多，车子直接就沿着石板路开了进来。村里依然冷冷清清，街上偶然有几个人影，看到三四辆车子轰鸣着开进村口，便惊恐地跑回家去，咣当一声关上房门，没有一个出来看热闹的人。

找谭村长，却已经不见了人影，四处叫门问话，房子里便发出了一种恐怖的喘息声，推门进去，只有些年老的人和妇女，在恐惧的神色中，又看出他们满面愁容，脸皮青的和他们的墙壁一样颜色。稍年轻些的女人脸上都涂抹的乌漆墨黑的，难得能见几个青壮，更是一脸惶恐不安，有的则是满面的敌意。席亚洲知道这里看似冷清，实则村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他叫大家都聚拢起来，一户一户的打听不要落单。

打听了许久，最后走到一家，家中有一对老年夫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四十左右的壮汉，蹲在正间地上。席亚洲领着张兴教进来，老年妇女还从容些，问了问村长的下落，几个人都一声不吭，席亚洲又问了那小伙子，这个脸色肮脏不堪的小伙子却回过头去，羞涩的一

言不发。席亚洲开始有些奇怪，忽然恍然大悟：这是个女孩子。打扮成男人大约是怕他们劫掠。

为了避免误会，随便说了几句之后，席亚洲就带人退了出来。准备另外找人问话。当他走过院子外面的墙根的时候，只听那老年人，大概是当父亲的，从嗓子眼里挤出一点惶恐颤抖的声音：“孩子，一会你领小芹也出去避避吧，要是他们抓人，我可对不起村长……”

原来村长的女儿就在这里！席亚洲知道这可能是打开问题的缺口，但是他听到大家的类似的汇报之后，内心涌出了一阵疑虑。本来他听说王洛宾和几天前来过这里的人说过：这里的人虽然待他们很冷漠，但是并不敌视，怎么几天不变都视他们为寇仇一般了？这样冷酷的态度，这对他的计划是一大难关。

他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大家看到了吧，群众对我们不但不信任，明显的有仇视的情绪。现在的关键就是要群众认识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动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从现在起，我们要按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自己。在修建营地的同时，还要向群众展开宣传，宣传的中心是：我们是……”他忽然卡了壳，在另外一个时空，自然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人民子弟兵之类的。但是在这儿……？

到现在为止，穿越者还没有提出一个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口号，李自成还有个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这牵扯到穿越众当中微妙的政治理念问题，在穿越前的许多次会议里，这样的分歧就已经表露出来过。

“为人民服务……”杜雯刚起了个头。

“不行，我们哪里是为了这个来得，不好！”马上就有人反对。

的确也是，这里多数人都是抱着做当人上人的目的来的，说什么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未免太假了。

“替天行道！”

“拜托，这又不是梁山泊，梁山好汉的下场可不怎么样。”

席亚洲想了一会，又和王洛宾商量了一下：“我看就叫‘铲强除恶，保境安民’吧。”

“我想提出，这句话的政治方向有问题，而且缺少革命的斗争性。”杜雯指出，这口号充分暴露出了反恶霸不反皇帝、不反封建的本质。

“好了好了，”席亚洲打断了她的发言，“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什么得执委会开会决定，暂时用这个：余地大一些，也比较有针对性。容易让盐民们有共鸣，老百姓对大道理是不懂得，听得明白，看得见的现实利益才能吸引他们。”

虽然有人觉得这话太平淡，缺少战斗力，但是一时间也提不出更合适的，就决定暂时先用这个。张兴教倒是很喜欢这个口号。

席亚洲命令工作队分成两队，一队在外路口的葛洪庙建立营地，一切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另外一队则立即向群众展开宣传，调查村里的情况。

葛洪：(公元284～364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肘后方》等。

“怎么去宣传？”有人嘀咕起来了。

“怎么宣传？卖保险的遇到过没有？就按那样。”席亚洲指点着，“有卖过保险的没有？有干过销售的也行啊，你们在前面示范，大伙都跟着学着点，以后你们独掌一面的时候，要人给你出力卖命都靠这个了。”

大家就按他的命令展开了穿越众的第一次群众工作。

不用说这样的群众工作是够艰苦的，特别语言还不大通，把个张兴教累得唇焦口干。换来的结果还是冷漠惶恐的反应。

不过，大体知道了苟大户因为收不齐银子，盐又少，把村里的几个长者都抓走了，扬言什么时候能把规银和盐都缴齐了，什么时候再放人。

从走访宣传当中，发现整个村落穷困到了极点，这里缺粮已经很久了，村长说在青壮在马袅垦荒，实际只是种些天南星的芋头，这种东西虽然量大管饱，但是长时间吃得人们脸上灰青灰青。至于穿的，更加凄惨，衣服早已穿得稀烂。盐丁干活时许多人都是一丝不挂的，但是平时还是有衣服穿得。现如今只剩下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破衣烂衫，连屁股也遮不住了。有的全家四五口只有一件衣服，谁出大门谁穿，其余的在家光屁股窝草堆里。家家户户都称得上“家徒四壁”这几个字了。

工作队了解了这一切，同情感使他们对这个时空群众的疾苦引起了强烈的焦虑。有的人还流出了眼泪。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疾苦总算还是一些怜悯的。

村里像死一般地静，在一盏孤灯下，整个工作队的几个主要人物在一座大帐篷里坐着。每个人都在想问题。

第五十八节 发动群众（一）

整个白天，他们已经通过最大的努力，在自己完成繁重的营地搭建的工作之余，深入每一家作宣传、调查、询问工作。虽然吴南海准备的粮食不多，还是有许多队员把配发的干粮：吴南海特制“金华酥饼”“紫菜饭团”给了老百姓，他们这样做，觉得自己的心里稍微宽慰了一点点。

席亚洲踱来踱去，十分愁闷，手扶下颏凝想。要恢复生产，首先要稳定人心。眼下村里内部是衣食匮乏，外部是有恶霸海盗的侵扰，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外部问题暂且不论，群众眼前的饥寒问题却不大好解决。

杜雯打破了帐篷里的沉默：“群众生活很困难，眼看群众这般情况，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提议明天开始要救济，还要发些衣服，这里女人都没衣服穿……”

“我们没多少本钱啊。”王洛宾很清楚他们带来的家底，吴南海只给了他们三十个人一周的口粮，外加一天份的随身干粮，现在队员多半把干粮给了群众，而且这个村眼下还有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人，就算大家一口粮食不给自己留也不够这里一天的份。

杜雯说：“向百仞城那边再申请几车粮食吧，还有布匹。”

“粮食，吴南海那里的储备也不多了。就算能来一点又能支撑几天？人可得天天吃饭。”

席亚洲点点头：“没错，我们不能光等上级想办法。还是要立足自己解决。”他又走了几步，问：“这个盐村本身自己就不种粮食的，那过去他们靠什么吃饭呢？”

“当然是靠卖盐的收入或者直接交换了。”

“说到底，”席亚洲归纳道，“还是这里的生产秩序被破坏了，盐民们晒盐得不到正常的收入，连人身安全都没保障，怎么会努力生产？”

王洛宾说：“这么说，还是要……”

“嗯，我们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席亚洲说，“一、我们得设法筹集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能稳定下来，也能对我们产生信任；二、我们要武装起群众来。让他们有对抗恶霸海盗的自卫能力。”他微笑地点了点头，“不错，就这样！发给群众生产必需的武器，生产自救，盐场村完全有条件建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堡垒。”

“我同意！”杜雯一听说要发动群众，顿时眉开眼笑，精神焕发。“不过，”她皱起了眉头“筹集粮食？我们上哪里筹集粮食？”

“这里是什么地方？盐场啊！”席亚洲把手一挥，“是人就得吃盐。这里一天就能出差差不多一吨盐，只要劳动，还愁什么吃穿！本地的新谷很快就上市，这个当口，如果能尽快出盐，不仅村里的吃饭问题可以解决，还能给百仞城筹集一大批粮食。”

“好，就这么办！”杜雯兴奋的两眼放光，幻觉中她已经成了电影里土改工作队的妇女队长，口气也豪极了。

“可是，现在盐民们不敢下场劳动，而且对我们有敌意。”王洛宾提醒他们。

“我们要尽快了解这个敌意的由来。王工你上次说这里的人并不怕我们。”

“是的，这点很奇怪。”王洛宾也觉得古怪，“我上次来，这里的人虽然不见得热情，但是态度也算正常，这次可真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了。”他停了一下，“我就纳闷了，抓人是什么狗大户还是羊大户，和我们可是一点干系也没有。”

“会不会是这里的阶级敌人散播谣言，就好像过去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

王洛宾笑了起来：“小杜你可太有想像力了，第一这里没阶级敌人，二来我们也不是共产党……”

席亚洲开始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忽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的说：“别说，还真有点可能。”他想了想，“这事情和苟大户多半有干系。”

王洛宾说：“我们和这个所谓的苟大户根本没有一点接触，当时我就堤坝上远远得看到他的人马来村里，他最多也就是知道我们来过。”

“咳，这个不忙。”席亚洲一摆手，拿起了对讲机呼叫护卫队的人，“快，你们去几个人，带上张兴教，把那有女扮男装的那家都给带来。对，别惊动了其他人，这个用不着我说，你们满在行的。”

说着他放下对讲机，把煤油灯的火调大了一些——带来的风力发电机还没组装起来——对着大家说：“咱们再谈谈防卫的问题。”他在桌上摊开一张新绘制的盐场周边地图。

“马袅盐场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没什么可以据守的要点，村子本身也没有设防。我们面临的敌人，有本地的地主武装，土匪和外来的海盗，这三股势力很有可能彼此还有勾结。我们这个工作组长期驻扎的话，除了武装当地村民之外，营地本身也得有设防。”

“这个庙不错么，地基都是现成的，可惜屋子都塌了。”他们目前驻扎的就是村口的葛洪庙，这位晋代的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被许多盐民视为盐业的祖师爷（注：海南的盐民是否有这样的信仰并不清楚，各地盐民的祖师爷似乎有所不同。）。这座庙年久失修，房屋都塌毁得差不多了，只有写石头砌成的台基和周遭坍塌不齐的一堵围墙了。工作队的帐篷就搭建在这些屋基上。

“修碉堡吗？”

“得更大一些，我们还得保护生产出来的盐。”

正说着话，外面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席亚洲说：“杜雯，去拿点糖果和杯子来。”

“你要吃糖？”杜雯糊涂了。

“有客人，快！准备的不够，一会那女孩子你要负责安抚。”

杜雯走了出去。

不一会，护卫组的人领进了那一家子，张兴教跟在后面。二个老人抖抖簌簌的，中年壮汉似乎心有不甘，故意慢慢腾腾的。那男扮女装的少女低头垂目的跟在后面。

席亚洲忙请他们坐下，又端上了茶。他在部队多年，又在大企业里当销售经理多年，脸上马上就是一幅诚挚可亲的笑容。

经过工作队一天的宣传，捐助了些粮食之后，原本的恐惧仇视的心态有些缓和了。

当他们听到关于穿越者是为了“铲强除恶，保境安民”来盐村的，脸上多了一层疑惑和不解。那壮汉哼了一声，嘟哝了几句。

席亚洲已经有点懂临高话了，配合他的神情，也大致明白他的意思，便温言问他：“到底穿越者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张兴教把话翻译了过去，对方还是时而冷冰冰的，时而讥讽，时而愤慨的回复。不管壮汉如何的态度，席亚洲始终保持着最诚挚的笑容，说话十分的客气。来回了好几个回合，终于陆陆续续明白了事情的整个原委。

原来这苟大户前几天来盐村里宣称，百仞滩的短毛老爷们委托他来收盐二百引。还威胁村里：短毛老爷们火器厉害，发兵打过来杀个鸡犬不留。百仞滩大战的事情，早就添油加醋的传到这里。加上前几天王洛宾的确带人来过买盐。此时再被苟大户这么一说，本来就喘不过气来的盐民们更加绝望，一下就外逃了十多户，村里一片愁云惨雾的。苟大户怕人都跑了，干脆把村长和村里的族长长老都抓走了，胁迫他们不许外逃。

“岂有此理！”王洛宾差点拍案而起，“太不要脸了！”在场的所有穿越者都吃了一惊：这个仅仅从张兴教嘴里知道的土豪劣绅，居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看来这个苟大户真不简单呢。”席亚洲笑了一下，他多少有些估计到了，不过这种拉大旗扯虎皮的本事，此人还真是小看得。

席亚洲随即向他们解释起根本没这回事，要盐不假，那也是公买公卖，绝没有强要的道理。说着他一指已经满面愤懑得张兴教：“你问问这个被苟大户刨了祖坟的人吧！”

古人最终宗祠坟墓，刨人祖坟可算是深仇大恨了。席亚洲这么一提，张兴教已经满面通红了，便对着那家子说开了，语气愈来愈激动。眼看着这家子神情慢慢的转变过来。

看来，还是当地人对当地人比较有效。而且张兴教是个读书人，虽然没功名，不过中国传统上对有文化的人还是相当尊重的。

从张兴教口中知道，这家人也姓谭，和村长是叔伯兄弟，一个辈份上的：村长叫谭桂琼，他叫谭桂璜，那个壮汉是他们的儿子，叫谭成晴——盐民别得不巴望，就巴望天气晴朗好晒盐。谭天晴会点拳脚功夫，人又耿直，是个敢说敢做的直性人，在村里的年轻人中很有些声望。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席亚洲看火候差不多了，才把话拉回本题：“乡亲们，很对不起，这一带地区我们不熟悉，也不知道苟大户会用假借我们的名义来勒索威胁。你们的痛苦我们不知道，现在全村的男女老少没吃没穿，大姑娘没裤子穿。我们要先想办法解决，大家共同商量一下，要弄粮，要弄衣服，让大家衣食无忧。”

“这办得到吗？”这家人一起盯着席亚洲问道。

“能！”席亚洲肯定地表示，“只要大家齐努力。”

谭天晴高兴地抢先说：“只要有办法，什么力我们也能出。”

席亚洲为了驱走他们长期以来灰心失望的情绪，加重语气道：“我们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而来，只要知道大家的苦难，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第五十九节 发动群众（二）

谭桂璜说：“要是世道太平，光晒盐就能衣食无忧。”他说实际上这个盐场每年能出的盐不止一千多引，光雷州那边的盐商每年都要来收几百引，自从给苟大户霸占之后，他为了独占盐的交易，硬把大陆上的盐商从这里赶走了。

“为什么呢？”王洛宾觉得奇怪，对盐商来说，在谁手里买盐都不是问题，为什么苟大户霸占了盐场却不许老客户来买盐。

“他家在琼山有盐行，所有的盐，都是运到琼山去了。”谭桂璜叹息道，“他自有门路向大陆上销盐，哪里在乎雷州来的客商。”

这里看来还有官商勾结的成分在内。不过大家都不懂明代的盐法是怎么样的，也想不出里面的关键在哪里。

“只要有盐，还怕没粮食衣服吗？”席亚洲挥一下手，“大陆上的盐商个个都富得流油，咱们苦哈哈的晒盐混个衣食无忧还难？”

谭天晴在欢欣中突然转为沉默，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就是怕盐晒出来了保不住。”

“这不怕！”席亚洲满有把握的说，“有我们在这里，这火器你知道不？”他掂量了下身边的SKS步枪，蓝色的枪钢在煤油灯的幽幽的泛着光，“黄家寨的几百乡勇都照样完蛋，还怕几个欺软怕硬的混蛋？”

“可是你们走了呢？反而更坏。”谭天晴显然为将来而担心着，“官府说你们是海贼，你说自己是海商。不管海贼还是海商，总不能在临高呆一辈子，你们有铁船快枪，说走就走。苟大户可勾连着官府……”接着他详述了过去被苟大户霸占盐场的经过，神情上增加了失望情绪。他着重地述说了衙门里的书办、衙役都受了好处，帮着苟大户来欺压他们，他们想找地方说理都不成。

席亚洲点了点头问道：“苟家有多少人？”

“他家本宗就有两个大户。”谭桂璜对当地的情况显然比他儿子更熟悉。这苟家原有二兄弟。乡下的是苟大家，家里蓄养了一百多家丁恶仆，有些还是大陆上逃亡来的亡命之徒，十分凶悍。苟二因为儿子中了一个生员，迁移到了县城里，专门交通官府，包揽词讼。这两户互相勾结，俨然当地的一霸。

“你们当时村里有多少人呢？”

“那时候村里人还多，三百多户人家。”

“三四百户人家，丁壮总得有三四百人吧？”席亚洲说，“你们三四百丁壮，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把你们的产业都霸去了？”

说得在场的二个男人都红了脸，低下头去。这时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这不怪大家！都是官府闹出来的。”

大家一看，就是那女扮男装的少女，此时看到众人都在注意她，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女扮男装的身份，急得手足无措起来，站起来想往外面逃。

杜雯忙在身旁安抚她，言语不通，只是微笑着拉她的手。有同性在旁，女孩子安静了下来，没被锅灰染黑的面皮上露出了红晕。

“你是小芹吧？谭村长的女儿。”席亚洲说着，拿了一颗水果糖给她，“别怕，我们早知道你是个女孩子。”

谭桂璜陪着笑脸：“她确实是我那兄弟的孩子，虽然是个女孩子，却是一根独苗。她爹可宝贝了，老大也不肯给她说人家……”

其实这女孩子也就十七八岁，不过在早婚早育的时代，的确算是晚了。女孩子不肯收水果糖，只跑过来给席亚洲跪下，连着叩头，求他帮着把她爹爹和父老们都救回来。

杜雯赶紧过来把她拉了起来，也不管人听得懂听不懂，叽哩咕噜的说了番男女平等的论调，把个张兴教气得脸都红了，干脆一句话也不翻。

“小芹你放心，被抓走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帮你们救回来。”席亚洲哪里肯放弃在女生面前表现自己英雄气概的场合，一脸无比可靠的神情拍了胸脯，“你就说说这官府的事情吧。”

原来万历四十五年，临高地震之后，马袅的盐场损失很大。盐丁们特意给当时的县衙上了一道呈文，请求豁免或者缓征几年盐课。虽然盐田毁了不少，但是盐场的实际生产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富裕的。主要是地震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坏巨大，有个三四年的喘息就能恢复过来。但是这苟家早就对盐场垂涎三尺了，便利用这个机会，让苟二与相熟的县衙里的书办商议，又贿赂了师爷，硬是把呈文给扣毁了。苟大则乘机包揽了盐课，用了许多差役打手，日日在盐村里催收盐课，村里被逼迫不过只能请他代缴，从此一步一步的沦入他的掌握。县令后来虽然对此事有所发觉，但是为官不得罪当地豪族是地方官的金科玉律。每年盐课能正常收纳，苟家又不断的有孝敬过来，也就不闻不问了。

“说到底，就是官府为他撑腰了。”席亚洲说，“对吧？”

“嗯，有官府给他撑腰，谁能把他怎么样呢？”小芹一脸无奈，“他就算一个人来，我们也不敢怎么样。不然就他手下那些人，成晴哥一个打三个都行。”

席亚洲知道事情开始触及核心了，苟家得这套其实并不稀罕，无非就是“官黑勾结”。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即使到了21世纪，一个成功人士，不论他是走哪条路上成功，身后总少不了官的影子：商人要赚取超额的利润，黑社会老大要一个安全的靠山，这些都得靠官面上的人物。即使是比较清高的知识界，也知道官帽子的力量比学术强得多。大明临高县的苟家，无非也是同样的模式而已。

和官府对抗，就是造反。老百姓其实不喜欢骑在他们头上的历朝历代的官府——但是官府有严刑峻法，有军队——现代的说就是掌握“暴力机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你都得听它的话。就算是绿林好汉，也把“不斗官”作为金科玉律。

要老百姓对抗官府，不管什么样的形式，都等同“造反”——老百姓不到走投无路，是绝对不会踏上这条路的。席亚洲当然没天真到他一番鼓动就能让老百姓去抛头颅洒热血的给穿越众打江山——他的方针是迂回式，或许可以叫曲线革命。

“说到底，苟家这么猖狂，无非是靠二条：蓄养打手，勾结官府。”席亚洲微微一笑，“第一条不足道，只要大家能团结起来，他那人还不够塞牙缝的。关键是第二条，既然他能勾结官府，我们也能。”

盐村的几个人目瞪口呆的望着这个短发的“海商头目”，大约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片刻之后，谭桂璜才小心翼翼的说：“老爷也熟悉官面上的人物？”

“实话说不熟悉。”

“那如何交结官府呢？”

“你说官府为什么要交接苟家这样的土豪劣绅？”

“还不是为了几个钱。”谭天晴一脸的不屑。

“不错，即使是当官的贪图的是黄白之物，他有得，我们也有得。”说着，便把想法和盐民们说了一番。

其实计划并不复杂：首先是夺回盐课的包揽权。苟家有了这个等于就了官方的身份，这块牌子不砸掉，盐民们还是胆战心惊的。至于怎么去夺回，用不着盐民们操心，有他们来搞定。

一旦夺回了盐课权，苟家就没了干涉盐场生产的正当借口，他剩下的东西，无非是一笔拖延了十几年的烂账了。这种利滚利的阎王帐高利贷，席亚洲在后世也是明白的：只要欠债的还有一点点经济能力，债主是永远不会说你还清了。所以与其继续还这不明不白的钱，干脆来个一笔勾销，彻底赖帐。

失掉了包揽盐课的金字招牌，债务问题就纯属是民间纠纷，扯不到皇粮国税这个大道道上，他再有本事勾结官府，官面上的想来给他出头，也没那么容易了。

只要拿回了盐场的经营权，不再受到他的盘剥，卖盐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把盐课和县里上上下下的“例钱”照常缴清，官府在公私两方面都没有损失，苟家的利用价值就没了，没了利用价值，官府还肯照应他们么？

“这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席亚洲的话音刚落，谭天晴就苦笑起来，“苟家在县衙里和三班六房的书办衙役极其相熟，世代都有来往，盘根错节，光老爷们想收这个盐课，在户房就过不去。”

古代的县政，与其说是“官治”，倒不如说是“吏治”。自宋以降，州县地方官多半是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州县地方的行政事务烦十分烦琐，除了各种事务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栋。某件公事该依哪一条法令或哪一项规定去处理，在律令和会典等书籍中都找不到，万一出点纰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轻则驳回，重则训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就得设法找出以往出现过的成例套用，以保万无一失。可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就是一门学问了。这就叫“吏道”。

科举出身的人，经史策论能讲得头头是道，诗云子曰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少有能摸着这些地方行政的门道的——其他不说，仅仅一个鱼鳞册子，外人看来就如同鬼画符一般，看得明白的人却知道这里有地产面积、规模、形式、产量和田主的情况。所以当官的为了不出错，或者嫌麻烦，只能把这些事情都托付给三班六房的衙役书办去处理。身份卑微的吏员在古代社会实际上把持着地方行政权力。

吏员因为往往是世袭，和当地的大户勾结很深，远不是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割断的，所以席亚洲的计划在他们听来实在有些理想化了。

第六十节 发动群众（三）

席亚洲却胸有成竹：“官府的交通，由我们来办就是。你们不必担心。”其实他心里早有了打算——我们和古人去耍心眼，搞计谋占不了上风，只有以力破之。

盐村的人面面相觑，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样子。不过眼前这些短毛老爷也不是善男信女，百仞滩大败几百乡勇，真能拿下也说不定。席亚洲并不急于证明什么，只问：“如果我们把盐课拿回来了，大家的心能不能齐呢？到时候苟家那两老小子肯定不甘心，要上门来闹腾……”

“那还怕个鸟。”谭成晴一抖动膀子，十分肯定地道，“他那点人，村里的青壮哪一个也能对付他仨俩的！”

谭桂璜叹了一口气：“只是没有刀枪，我们村也为这个吃够了苦头。两手握空拳，连个出气的家什也没有。”

“武器，我们有的是。”席亚洲说。

“那就能齐心，”谭成晴从心里涌出一股热劲，“妈的，反正人总得一死，这么活着他妈的太窝囊了。好汉不能受鳖的气，要有了刀枪，”他牙根一咬，“怎么么也拚他几个。”

“好！”席亚洲兴奋地说，“现在的问题是一是让乡亲们吃饱肚子，二是想法先把村长他们救回来，到那时咱再说别的。”

“对！”几人一起激动地说，“人心一定，什么都能干。”

“现在村里有多少人？”席亚洲问谭桂璜，“青壮妇孺各有多少。”

“大概还有四百多人，主要是妇孺老幼，青壮们多半在外面躲着垦荒，合起来有二百多。”

不算外面的青壮，光村里就得供应四百多人，按低标准每人每天半斤米计算，一天的粮食消耗就是二百五十斤，这对粮食已经消耗过半的穿越者来说不是个小数字。另外还得把盐场的被抓去的人都救回来，看起来，苟大这个大户是非打不可了！

“如果青壮们都回村，”席亚洲问谭桂璜，“每天能出多少盐？”

父子俩人对面一核计：“每天能出二千多斤。最近天气好，是晒盐的好日子。”

席亚洲想，这等于是每天出一吨，对手工劳动来说是不少了，但是对化工部门来说，一吨盐还不够小化工厂一天的原料消耗，看来制盐法的改进还有很大余地。不过这是后话，眼下只是要把盐作为一种商品，尽快换回粮食布匹才是正题。

临高本身是没能力消费这么多食用盐的，实际上海南的盐多数都是输出到大陆上去。得给这些盐找销路。萧子山去广州之后还没有消息回来，就算赶紧通知他这里有大批的盐可供出售，也是远水难解近渴。他

想了一下，又问：“原来你们村收盐的商人，如今还来不？”

“哪还敢来！”谭桂璜说，“自从苟大户勾结歹人，抢劫了雷州那边的一艘盐船，把商人船主都给杀光之后，再也没人敢来我们这里买盐了。”

“有相熟得么？请他们来收盐就是，我们可以给予武力的保护。”席亚洲信誓旦旦，看着他们有疑惑的眼神，“怎么，我们有这么大的铁船，还怕几个小海贼？”

谭桂璜点了点头，仿佛狠下一条心来：“成！过去这些盐商是我接待的，他们的字号我都熟悉，雷州那边有个叫刘纲的福佬，是个小商人，虽然也买引贩盐，但是经常夹杂着贩私。他的胆子或许要大些。我去海康走一趟！”（注：雷州有二属县：海康、徐闻）



海康：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海康县建立雷州市（县级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直辖。

徐闻县，广东省湛江市辖县，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

“还是我去吧，您年龄大了，”谭成晴看到自己老父要出远门，赶紧制止。

“去海康不过是渡个海而已，村里一样得留人。”

“我们明天派船送你过海。”席亚洲虽然知道这样做有点兴师动众——从马袅渡海到雷州半岛，就是木船划桨也用不了半天。但是此时此刻正是显示穿越者实力的时候。

“成晴，”席亚洲对谭成晴说，“劳烦你明天去把逃在外面的青壮都叫回来，我们立个团！”

“立团？”

“对，他苟家能有家丁乡勇，偌大一个盐村，没自己的武装可不行，就算苟家不来，海盗来了也要防备。明个我们就会从百仞滩拨给武器过来。”

“成！我明天就去办这事。”谭成晴兴奋起来。

“好，下面我得说说救人的事情了。”席亚洲说，“人，要救回来不难。不过，一旦救回来，你们就和苟家扯破了脸，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干到底？”他故意说，“如果没有这个决心，那么用软功也可以，你们先凑齐了二百引盐，再去赎人。”他这也算是激将法。

这父子俩人彼此相看了一下，不约而同的说：“干！过去我们让一寸，他就进一尺，不把他干倒，迟早这盐场盐村都得成苟家的！”

“行，那我们可就安排救人了。你们明天把熟悉苟家情况的人给我找些来。”

“好！我们这就回去和乡亲们说，一齐安排。”

这几个人都没入了外面的夜色里，帐篷里的气氛也活跃了不少。大家都对今天能打开这么个局面感到高兴。

席亚洲又和大家商量了一些事情，决定明天先从百仞城调运一批粮食过来赈济，武器也一并运来，反正这些东西穿越者也用不上。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有了些活气，工作队的人一边继续建设着自己的营地，一边眺望着海滩，人影憧憧的已经有人在劳作了。比起一片荒寂的昨日景象，他们有了很大的信心。许多人原本对自己昨天的宣传工作抱着怀疑甚至嘲笑的态度，此时此刻对席亚洲的这套“老掉牙政策”心服口服。

阳光照射着翻腾的海水，反射出斑驳闪烁的光芒。这毫不出奇的新的一天，对盐场的居民来说，却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

葛洪庙的残墙外，聚集着好奇的儿童，和心怀疑虑的大人不一样，这些带来酸酸甜甜的滋味的糖球的短毛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他们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些人用奇怪的工具干活，这些东西看起来都那么精巧，又奢华——即使一个糖球也包着五彩缤纷的透明纸，孩子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就自发的形成了一个收集水果糖纸的热潮。每次有短毛走过，大家都噤声屏气的，看着他会不会拿出个糖球来，大家会紧盯着这个幸运儿，看他迫不及待的把糖球塞到嘴巴里，把纸捏在手里，象拿了什么宝贝一样。

“这些孩子都可以是我们未来的新血。”王洛宾对着席亚洲说。看到这些面黄肌瘦，半裸着身子的儿童，设想了很久的第一所综合工业技术学校的年头又冒了出来。

“那我们就办一所好了。”席亚洲说，“土改工作队都怎么干？斗地主、分田地，还有不就是办夜校么……”

“没错！”王洛宾兴奋的点点头，“我把这个都忘了。”他有点惭愧的说：“我总想着象正规的学校一样，有校舍、有宿舍食堂，实验室……所以想了好几次，老觉得物资还很匮乏，办学时机不成熟。其实办学办学，有一间屋子，一块黑板就行！”

“我们三十个人，个个都能给孩子当教师。”席亚洲说，“不然大伙晚上不都无聊死了？”办夜校不仅可以进行教育，还能让大家在这闲极无聊的夜晚有事情可以消磨时间，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好，那我就马上去准备这事情。”王洛宾兴冲冲的走开了。

穿越者们的第一件建设任务还是能源，作为处于海边的小型独立据点，风力发电机是最好的选择。临高本身的风力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何影带着队员们用原始的吊杆加滑轮的方法把一个沉重的包装箱吊上了一座石堆砌的高台上——从石台的样子看，过去应该是个钟鼓楼，不过石台上的建筑早坍塌了许多年。台面上只有一层厚厚的瓦砾和泥土。何影擦着汗，测量了一下海拔，连同这个5米多的台子的高度，此地高出海平面将近10米，地基比较坚固，迎风面开阔。风可是真大，汗一会儿就吹干了。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里应该是个合适的地方。



钟鼓楼

一小时后，一个两米高，状似高压线塔的架子搭起来了。

两小时后，架子上装起了一个电扇机头似的东西。

两个半小时后，这个机头的扇叶装起来了。

架子下已经放了个黑色的箱子，一条粗粗的电缆连通着架子上

的“电扇”。

何影脚踏在架子上，用力扳下扇叶保险。“电扇”呼地转起来，黑箱子发出长长的一声滴。清洁能源设施一号开始工作了。

这台风力发电机是采购的现成货。扇叶是玻璃钢的，发电机是个直流小电机，架子下的变电箱里有蓄电池。实际上发出来的电首先充电，然后再供电。这样电压会比较稳，功率只有400瓦。



400瓦风力发电机

400瓦的电力除了照明用电，就只能跑跑电脑之类的东西，暂时也够用了。在能源部门的规划里，盐场的形势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在这里投产一台小型的火力发电机，据说是自产的，机械组的人最近都在画锅炉的图纸。

这自产的小型发电机可别捅出什么娄子来，到时候他可不打算来安装。正在安装发电机的何影暗自嘀咕，他私人带了一台小型发电机，但是一上岸就给计委征用了，因为这台发电机，他成了工业部能源组的一员。

第六十一节 发动群众（四）

正在忙活的时候，远远得看到海面上，一艘船只正乘风破浪的驶来，独特的船形让瞭望哨一眼就看出，正是穿越众的67型多用途登陆艇。这船自从进了港就没再挪过地方——怕费油。

海滩上的盐工们却都慌了神，丢下工具乱哄哄的都往村里跑——这年月海上可不太平。从海上来得每一条船都可能是敌人。

张兴教见多识广，在村口带着谭家父子安抚大家：这是那些短毛老爷的船，不碍事。

穿越者们却很高兴，二个多月来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船在海上行驶。执委会派出了一向不轻易动用的船只，对本次任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没人希望自己是在一个不受重视的岗位上工作。

席亚洲扬了一下胳膊：“走，大家去海滩迎接海军去！”

“海军！”大家哈哈笑了起来，颇感到自豪。这个时空最先进的海军不就是他们么？

正在这时，登陆艇发出一声激昂的长啸。汽笛声未落，它已从长长的浪线里钻出来，迎着他们向海岸驶来了。

没有任务的人一起都往海滩走过去，后面又跟上了几十个好奇的孩子和村民。

登陆艇吃水很深，没法靠得太近，席亚洲打开对讲机，双方呼叫上了，才知道这船上除了运来了工作队昨天申请的粮食、布匹和武器之外，还运来了一批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

“给我们找一个吃水1.2 - 1.5米的泊岸，好抢滩卸载货物。”陈海阳在对讲机里呼叫着。

“好，你们稍等片刻！”

海南岛西部以岩石岸线为主，除了港湾内的泥沙冲积而成的滩涂之外，小型的岩石港湾可说是到处都是，很快就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小港湾，水面很小，勉强能容纳二三艘渔船而已。

登陆艇打着慢车，慢慢的驶入了港湾，这艘在穿越前整修一新的登陆艇此时看上去又漂亮又威武。船上新装了一个卸货的吊杆。船楼的二个机枪位各有一个手持SKS步枪的军事组员，80钢盔，橘红色的救生衣，看上去英姿勃发，很有点另一个时空里解放军的意思——要是各有一挺机枪就好了。席亚洲胡思乱想着。看到大家来迎接他们，他们满面笑容，向岸上欢迎的人群挥着手。

发动机马达最后吼叫了一声，长长的喘息了一口气，停了机。

登陆艇抢滩放下跳板，从船上下来的的是一个彪形大汉，圆脸大眼，身高体壮的彪形大汉。把跟来的小孩子们都吓得哑巴了，身高190CM，

体重110KG的人物，对当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巨人了。这个壮汉乃是军事组的陈海阳，穿着一身自带的海军蓝色作训服，精神抖擞。

陈海阳带着四个军事组员走到席亚洲跟前，排成一列横队，行了军礼：

“报告，海军五指山艇艇长陈海阳，奉命押运货物到来，现在我听您的命令。”

“立刻组织卸货！”席亚洲一面还礼，一面微笑着，“让群众看看你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是！立刻组织卸货。”

席亚洲又向陈海阳他们握手致谢后，便拆开执委会给他的书面文件，他边看边笑道：

“太好了！太好了！真解决问题。”

他十分兴奋地向张兴教说：“叫谭老伯把村民集合起来准备卸货！”

随着村民慢慢的围拢过来，席亚洲爬上船楼，站在高处，好几百只眼睛盯着他：

“乡亲们！”席亚洲满面笑容，挥动了一下他那拿着文件的手，“从百仞城给我们送来了吃的穿的。暂时先拨给村里一千斤大米！这些大米一个钱不要，全部分给大家！”

全场开始是一阵难以置信的沉默，片刻之后发出一阵欢呼声。张兴教昨晚已经通过谭家父子召集了一些年轻人，教会了他们按暗号欢呼。有些老年人和妇女瞅着满船的粮米，流下了眼泪，呼声渐渐低沉，它被群众感激的热泪所代替。

席亚洲接着这刚刚静下来的声音说：“还有五十匹布，全部给大家用来作衣服，这就得村里的妇女来帮忙了！不过，布料还不够多，做出来的衣服，也许只能每家一件，但是后面还会有更多的……”

张兴教翻译的话音未落，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声。

“乡亲们！”席亚洲把文件装好，“我们的生活是靠劳动，不能单靠救济。现在百仞城需要大量的海盐。大家拿出力气自己生产。海盐有多少，要多少！”

“我们有得是力气，盐，要多少有多少！”在谭家父子和周围的几个人的带头下，群众被煽动得热火朝天。

张兴教看到气氛很热烈，按席首长布置的，赶紧站出来：“乡亲们！鄙人张兴教，也是本地的土著，读过几年书。过去生生得被苟大户霸了房产田地，最后连祖坟都给他刨了，欺负都活不下去了……”他说到惨痛处，拿衣袖不断的擦着眼睛，下面的群众也都跟着歔歔起来，“苟大户害得我家破人亡，害得大家没衣服没吃得，”他擦了下眼睛，用嘶哑的喉咙叫着，“短毛老爷们来了，给我们吃穿，帮我们生产，谁要再来罗

嗦，谁要再来占我们的好处……”

“这还用说！”年轻人们一阵怒吼，“苟大户这王八操的再来，砸烂他的狗头！”

年老的人都有些害怕的模样，不过现在气氛已经被煽动起来，他们也不敢公然来说什么泄气话。

“对啦！”席亚洲兴奋地喊道，“这盐场是朝廷核准的盐场，是大家的祖辈们一担水一勺盐做出来的地方。他苟大户凭什么来霸占发财？大家要保护盐，保护粮米，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劳动成果！”

群众的情绪极度的亢奋。站在一边的杜雯开始还一直兴奋的微笑，后来皱了下眉。这讲话里席亚洲留了点伏笔，没有说盐场是人民的之类的话——按执委会的想法，这盐场以后可是穿越众的财产。

在群众的吵嚷声中，席亚洲满意的走下了登陆艇的船楼。成捆的武器已经被卸到地上。这些都是在百仞滩大战中缴获的武器。现在被整修一新。

登陆艇除了粮食和布匹，还给工作队运来了红砖、水泥，一些简单的博铺木材加工厂最新出品的桌椅板凳——机械组的人员因为暂时无事可做，就利用木材加工厂的木材加工设备，做了一些现代款式的家具供应大家使用。

工作队的营地也整修一新，有了建筑材料，在随船来的建筑组的专业人员指导下，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落成了一座炮楼式的建筑。周边还有几间还算舒适的瓦房。带来的15W电台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天线发射塔。在墙外，席亚洲要建筑组修了一个照壁墙，作为宣传栏



15W电台



照壁墙

当天，在席亚洲的主持下，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下属一个生产队、一个民兵队。在杜雯的建议下，还成立了妇女组——海南的农村妇女都是下地劳动的，而且以干重活苦活著称，所以男女大防之类的礼教在这里市场不大。

民兵队由谭成晴担任队长，张兴教写了一张给县里的呈文，大意因为本村屡受海盗的侵扰，故成立乡勇护卫乡里。这种合法流程还是要有的。

民兵队由六十个青壮组成，盐民们多少会些拳脚，得到了武器之后，大家的劲头都很高，清早和傍晚都抽出时间来教练。刀舞枪飞的，好不热闹。席亚洲在旁看着，却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单打独斗的时候有点威力，真正对阵肉搏恐怕还是不行。席亚洲在百仞滩战斗的时候看过黄家寨乡勇的攻击：势头猛，而且很有章法。如果这样一支队伍打来，毫无组织性纪律性的民兵恐怕是要一触即溃的。

席亚洲对如何进行新兵教育是一套心得的，不过这些民兵用得是大刀长矛，贸然用火器时代的新兵教育是不是合适他也没有底。

“如果能给他们装备火器的话就好了！”席亚洲看了他们的操练，回到指挥所。陈海阳带的人还留在营地，他们在等待盐民们凑齐三十吨盐，等盐凑齐了，就把这些盐和谭桂璜一起渡海去雷州，把盐的销售渠道打开。

“火器一时半会也拿不出来，”陈海阳想了一下，“可以先练习队列和体能。这二块在任何时代的军队中都有用。”

“政治上首先要可靠，军事上才能过硬！”杜雯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了出来，她眼下全身心都扑在组织妇女组这块了，每天和谭小芹在一齐，学说当地的方言，“我们的组织还是浮在面上呢。”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是一征，的确，盐民现在的热情的确被煽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此时此刻还谈不上政治可靠，只是时势所趋才成为穿越者的盟友的。立场的坚定性还得打几个问号。

席亚洲思索了一下说：“目前首先是建立起组织。村委会、民兵都成立了，可是不算在盐场扎根，必须在盐民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出一批真正把利益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才算在盐场扎下根。要陆续的从盐民里提拔一下干部。”

大家都统一席亚洲的见解。杜雯说：“我想办一个训练班……就叫马袅农民讲习所吧。训练一些盐民，培养出骨干力量，由我来主讲。你看怎么样？”

这个见解正好和王洛宾的想法相同。不过席亚洲可不希望杜雯去主讲啥政治理论。他说：“好啊，讲习所这个名字不错，正好王工也有办技术训练班的想法，你们就一起做这个事情吧。先从扫盲、学说普通话开始！我们都要拿出一部分时间去讲课。”

第六十二节 新的教育

“不能把大人小孩一锅烩吧？”

“可以分两批，日班和夜班。”杜雯提出她的方案，“儿童是白天，晚上改成成年人。”

“你这么搞不行。”王洛宾连连摇头，“你没在农村待过，孩子在农村也是半个劳动力。白天都去上学，村民们肯定不能同意。”

杜雯一想也对，相比之下她对夜校更有兴趣：“那就上半天课好了，把夜校抓好……”

“更离谱。”还没等王洛宾发言，陈海阳就大摇其头，“我家就亲戚文革的时候去农村插队，那时候也时兴办夜校，但是农忙的时候一律停办——农民劳动强度大，干了一天活都要休息，谁来上你的夜校？”

“没错。”王洛宾连连点头，“而且在没认识到有文化的好处之前，你要吸引他们来学习很难。”

杜雯看到他们都反对，有点急了：“那难道就不办了？”

“办，先办个培训班，我们也来个精英教育。”席亚洲半开玩笑得说。

席亚洲说的所谓精英教育，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这种临时性质的短训班在过去的地方工作中经常使用：培养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虽然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通过培养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学会工作的方法，最终成为无数基层组织中驱动群众的传动齿轮。

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所谓打开一个地方的局面是最难的。特别是相当封闭保守的传统农村社会。盐场面临的危机给了穿越者一个打入当地社会的绝好机会，从这点来说苟大户倒是他们的功臣了。

那么积极分子是哪些人呢？有谭家父子、谭村长的女儿也算一个，还有一些是和谭成晴交好的年轻人。独身的女孩子自然不便和一群男人一起晚上上课，所以一开始这个夜校只有男人。

王洛宾却不急于正儿八经的把人都召集起来，他只是先找了谭桂璜，说想给孩子们办个学堂，教教他们认字和算盘什么的。谭桂璜却面露难色，说村里的孩子平日都要帮忙干些农活，要他们去上学，恐怕爹妈都不会同意。王洛宾保证说每天只上半天课，保证误不了农活，谭桂璜才勉强答应去说说，为了保险起见，王洛宾把张兴教也派去游说。席亚洲本来想许诺说来读书的孩子都免费供应午饭，但是这对日益减少的粮食储备来说太勉强了。

最后来的孩子倒不少，多数人虽然觉得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但是能识些字，算个帐对农家来说也没坏处。再者上学不过半天，不影响田间的劳作。

学堂的课程是每天下午上课四个小时，从12点开始到4点下课。不过盐民们和大多数的古代的居民一样，很少确切的时间概念。为了建立这个概念，葛洪庙营地安装了一台电喇叭，每隔一小时就自动播放一次：现在是临高时间X点正，席亚洲知道与其去给他们灌输几点几分的概念，不如这么潜移默化的来得有用。

工作队队员对这个教育计划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课程在安排上突出简易、实用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识字、计算。

一般汉语的阅读至少需要掌握500个基本汉字，所以王洛宾的识字计划就是以500个基本汉字为基础的。为了这所学校，他特意返回了一次百仞城，从情报资料组的电脑数据库里查询到了二本合适的教材：1959年版《农村扫盲教材》和1971年版《农村实用数学》，这两本都是当年为农村教育专门编辑的教材，通俗易懂，针对性强。特别是农村实用数学，不仅有简单的加减乘除，还有计算亩产量、容积计算、简单的几何测量等实用性强的内容。



《农村扫盲课本》和《农村常用数学》

不过这二本教材里有许多浓厚时代色彩的字句，比如动辄出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洛宾连夜誊抄改写，找到文印室的周洞天要他印刷30套。

“30套？”周洞天如今也有点吝啬起来了，他的纸张储备还没补充过。而且这是二本书，不是几页纸的文件或是对开小报。

“对，30套，初级教材。越快越好！”

周洞天翻看了一下稿样，看到里面还有许多插图，不由得踌躇起来，光这个制图的工作量就相当大。不过他还是答应尽快拿出成品来。

不过在教材里王洛宾又加入了小学语文里的汉语拼音的教学内容。

王洛宾一直认为：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是新中国能够普及基本教育的两大法宝。

他把这套教材给张兴教看，不出所料的遭到了这个中年童生的反对，在张童生看来，这些“俗体字”倒没什么惊世骇俗的，但是作为教育他反对把“俗体字”列入教材……“误人子弟啊。”他评论道。

王洛宾说这个主要是为了简化教育，方便儿童的读写，再说他们教育这些孩子的目的又不是为了考科举，吟诗作对，只要会写名字、会写信、看一些简单的书籍就可以了。

不过张兴教还是觉得挺别扭，其实这些简化字他差不多全都认识，在他看来简体字只能为用，不能为体：“你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是要让人笑死的，写出来的文章通篇都是俗体字，别人就算不笑话，我们也愧为人师。”说着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有点要誓死捍卫繁体字的意思。

那扫盲课本，张兴教也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童蒙教育用千字文、百家姓就足够了，新编的书是多此一举。看到那印刷精美的扫盲课本，他大呼可惜，而且把课本里的许多词组和句式都批成“不通”。

王洛宾忍受了张兴教一个多小时的挑剔之后，向他提出一次公平竞赛：两人各带一个班，看谁先学会认字写字。把个张兴教唬得一愣。他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识字课本，半晌才说：“你们这套简化字认、写都省事，自然是你们占先了……”

“没错，我们这套简化字有易学易记得好处，民众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识字只是为了便利生活。”王洛宾耐心的解释了一番。张兴教是他们深入接触的第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态度大致可以看出明代的知识分子对穿越者的文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洛宾经过一番说服，又退了一步：提出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教授，张兴教还是不太愿意，不过这些海外之人能为穷苦孩子办学，已经是其心可嘉了。再说自己也是人家手下混饭吃，不能闹得太僵。想到这里，他总算是答应协助王洛宾的教学。古代的读书人多少还有一点的教化苍生的责任感，不象现代的都是冲着旱涝保收的待遇和寒暑假去当教师的。

但是对王洛宾来说，他是不满意的。他没能真正说服一个明代的小知识分子接受他的论点。

为了避免干扰，在初始阶段，他先从拼音字母开始教学，教孩子们学习拼音字母的发音，学会了拼音，也就掌握了普通话的正确发音。毕竟穿越者是要用普通话来进行教育的。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远胜成人，教育起来事半功倍。

在张兴教看来，王洛宾的教学法完全是匪夷所思。象张兴教这样的儒生，自古以来所受的启蒙教育法都是灌输式的，学生入学，先从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开始读，学写字则是用笔描红，老师基本不讲，只是每天带孩子读一段，让儿童反复朗读背诵。这样的教学一般直到上完《四书》才结束。一般的学生都能把四书念得倒背如流，字也

差不多都认识了。

但是王洛宾上课，却是从他完全不懂的弯弯曲曲的鬼画符一样的东西开始教，什么啊哦鹅一的，还做了许多漂亮的卡片：e字就是一头鹅，非常直观的把音教了出来，学生们把这些东西如同唱歌一般的都记住了，这才用这写字符来标读每个字。看到这个用途，张兴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王首长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拼音字母是用来注音的，类似文人们所学习的正切反切。（注：古人标注字音的方法有多种，最常见的就是用正切反切，中文系学古汉语是必修的内容）

不过张兴教也承认，学会了这套“拼音字母”之后，认生字就快了许多。甚至有些聪慧些的孩子，直接根据课本上的标注拼音就能自己认字了。这套快捷的办法让他大感兴趣，连着追问王洛宾这是哪位大儒想出来的。王洛宾说这套拼音和简体字都是海外的“文慨伟”这位大儒穷毕生心血才研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普天之下的华夏之民都能识字作文。这么伟大的理想让张兴教肃然起敬。

文慨伟：文改委

第六十三节 军事体育

席亚洲的干部培训班的对象放在了民兵队上。民兵不仅可以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使用，经过充分的教育培养之后也能成为基层干部的预备队，现代中国农村基层的干部基本都来自退伍军人。这个做法是一定的成效的。

眼下盐场村的任务日渐繁重，盐民们看到来了大铁船送来粮食布匹，又来了一批拿着火器的人，心更定了，逃散在外面的人也陆续回来了。老百姓要救济，物资要发放，要组织扩大生产，还得防备着有人来混水摸鱼。这一切都急需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

席亚洲给这个讲习所的定位不仅是扫盲班或者民兵训练营，而是一个基础的干部培训班。

在他的设想里，现在的民兵队的规模还不够，整个盐场村的目前的丁壮有二百多人，完全可以做到全民皆兵，为以后穿越众的大发展准备好足够的干部资源。兼顾到日常劳动和民兵训练，席亚洲决定采用一种经过实践考验的民兵制度，即少量的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前者要精锐化担负一些常备任务，后者作为动员时的补充力量。

不过他知道一开始就用部队的那套进行训练是不行的。盐民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但是正因为单纯，他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会抱有怀疑的态度。队列、口令、纪律这些近代军队的基本要素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贸然去推行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另外，他们还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文盲，军人是文盲在这个时空问题倒不算太大，但是作为未来的基层干部，文盲就不适合了。

席亚洲的切入点就从小伙子们都感兴趣的格斗术开始。不过他对这个并不太在行，好在穿越者中什么人都有，会得玩意更是五花八门。席亚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北炜，他是侦察兵出身，擒拿格斗不在话下；然后是李军，他曾经是个武警，当过防暴机动队，镇暴技能必然在行。于是这两个人就被紧急借调到马袅基地来了。

北炜的格斗技能一出手，就把这些盐民们都震住了，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干净利落的几下就把人制住。谭成晴知道那几下要是在实战中挨到了，不死也得受内伤。这样的武技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至于李军的出手，又完全不一样，出手凶猛，但是招数不致命，只求擒拿制敌。他还露了特别的一手：十多个小伙子拿着棍棒去围殴，他只用一根短木棍一面藤牌，几个冲杀就把大家都给打散，连着打倒了好几个人。

这两种截然不通的斗技引起了盐民们的极大兴趣，当下就有不少人要拜北炜为师，北炜和李军就这么当上了盐场村民兵队的正副教头，于是每到傍晚，总能看到几十个青壮小伙捉对搏斗，呐喊声连天。

随着格斗技能教育的深入，席亚洲和他们商量，要逐渐把他们引入到队列战斗的技能训练中去。为了增强他们的概念，有一天席亚洲提

议，在工作队和民兵之间进行一次对抗战，双方不用火器，只进行冷兵器的模拟格斗。谭成晴却提出，两个教头现在没有人是对手，所以北炜和李军不能参加。席亚洲满口答应，于是双方商定，二十对二十。

为了保障安全，博铺的木器厂运来了新产品，全身防护藤编的刺杀护具。穿越者一方是标准的刺杀用教练枪。民兵有的是将长矛的矛头去掉，裹上包头，多数人不喜欢用这样的长兵器，觉得施展不开，改用藤牌和木棍的。

规则很简单，在一个100m*100m的范围内进行战斗，双方各有一名掌旗手，以夺取对方旗帜或者将对方三分之二的人员逐出场地就为胜利。

穿越者并没有摆出什么特殊的队列来，二十个人太少，非常简单的排出了一个前后两排，每排十人的队形来。民兵则没什么队形，乱哄哄的聚成一堆。

信号一发出，由谭成晴带队，民兵们一拥而上，直奔工作队的正面，他们这些日子很受了一些格斗技能的训练，有的人连武器都嫌麻烦，干脆赤手空拳的上阵地，准备来个武术表演。

民兵的冲击在巍然不动的人墙前被撞了个粉碎，第一列的穿越者随着口令，全体后退半步，待到民兵冲到面前，一个整齐的突刺，被裹挟着冲在最前面的民兵被这猛烈的一击撞得东倒西歪，前后碰撞乱哄哄的摔倒了不少人，不过人群的冲击力也把好几个穿越者懂得摔倒了，但是他们的空缺很快被后排的人补了上去，摔倒的人爬起来赶紧在后排站好位置。



突刺

谭成晴见正面冲击占不到便宜，反而搞得一片混乱，带着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后排的穿越众立刻向两面分开，分守左右两翼，一个突刺

又把企图侧翼迂回的人遮挡住了。席亚洲看到民兵队毫无队形可言，简直连街头斗殴的水平都没有，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每个人都狂乱的挥舞着手里的武器，没打到穿越者不算，倒不断的打到身边的自己人。

眼见民兵乱哄哄的犹如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工作队只是开始被他们一冲的时候稍微有点阵线波动，此时只见他们不断的排枪突刺，很有点锐不可当的意思。

“队形这么密集，一板砖下去就能砸破几个人的脑袋了。”北炜说。

“盐民要有这点能耐，这个队形早给破了。”席亚洲研究了下整个场面，穿越者的队形一直很稳定，教练枪的突刺动作也比较熟练，到底是练习过好几个月的。相比之下，民兵即无队形也没有纪律，谭成晴在混乱中除了以身作则的带动几个身边人做了次侧面的迂回之外，他的所有命令都淹没在混乱中，结果就是从头到尾他都一个人单打独斗在第一线，除了护具了挨了无数的突刺和枪托之外，什么也没捞到。

没过五分钟，形势完全逆转，刚才还信心满满的民兵队溃不成军，工作队用枪刺开道，一下就夺下了旗帜。

虽说这场胜利对北炜和席亚洲来说毫无悬念，但是看到这群以宅男为主的队伍，只是在穿越前训练了大半年的体能和队列，就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军事组的领导们对未来军队的作战效能有了充分的信心。

当然了，实际上穿越者的体能优势也是胜利的一个主要因素，参战队员的身高都在170cm以上，平均体重60公斤，对抗平均身高不到160cm，体重不足50公斤的民兵，优势十分明显。再说这群宅男经过了穿越前长期的体能锻炼，D日之后又是一直从事体力劳动，力量和耐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次演习增强了民兵对纪律、队列的重视。席亚洲的也顺利的把队列训练安排下去了，没有人置疑这样的向前看向后看，左转右转，齐步走有什么意义了——事实比一切大道理都有效。

当然训练队列也是遇到许多麻烦的，最大问题就是左右不分，光教会他们哪只手是左手、哪只手是右手就费了北炜和李军老鼻子的劲道，什么左脚穿草鞋，右脚光脚之类的直观教学法搞了无数，每天光纠正这个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军队的队列训练能够塑造军人特有的气质，树立威武的军人形象。新兵训练之所以从队列训练开始，是因为这是由普通老百姓向合格军人转变的必由途径。严格的队列训练可以使人养成保持良好的军人姿态，塑造军人气质。队列训练的大强度，高标准，队列生活的严要求能够培养军人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形成威武、坚定、英勇顽强的军人气质。提高军人的服从意识，增强组织纪律观念。穿越者未来要面临的敌人，无不具有强大的骑兵，要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以步兵去克制骑兵，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军队就必须拥有最强的战斗意志，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如何训练组织起未来的正规军，就要从这支只有六十人的民兵队身上去摸索、探询。

席亚洲看到队列训练也贯彻下去了，又搞起了足球队，大家每天傍晚的时候就开始练球，把六十人的民兵队分为六组，进行循环赛。每三天完成一次循环，优胜者可以获得奖励。通过比赛，他逐渐把另外一个时空中足球中的各种规章条例引入，教会他们足球运动中的各种技战术，借此来培养队员们的团队意识纪律意识。

对于缺乏娱乐的农民来说，这个新鲜的运动很有吸引力，很快就在村里风靡起来，特别是儿童，没几天就到处可以看到儿童在追逐吹足气的猪尿泡。球类运动的竞技性和对抗性是极有吸引力的。



猪尿泡：猪膀胱。

当他们发现要在比赛中获胜，就必须增强体能训练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催促，民兵队主动的仿效起工作队的人开始每天的长跑锻炼。

不过，用各种代用品制作的足球让席亚洲觉得不大好用，于是他又在民兵队里搞出了橄榄球。比起足球，橄榄球的对抗更激烈，队员常常处于直接的身体冲撞之中，比赛激烈刺激。而且橄榄球的节奏快，对时间掌握必须很准确，席亚洲也意图用比赛来引入他们对精确时间的概念。

民兵队的小伙子立刻就爱上了这个运动，结果是席亚洲不得不再次要求博铺的木加工厂制造专门的橄榄球的护具。很快的，每周末下午的橄榄球大赛就成了盐场村的固定节目。民兵队自己动手在村外平整了土地，夯实了地面，还用木材搭建了看台——小伙子们很快发现有许多大姑娘小媳妇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来观摩，暗送秋波。这种异性的刺激使得他们的荷尔蒙分泌大为增加，比赛愈加激烈神勇。没过多久，一个叫林福的小伙子就成了盐场村少男少女的偶像，他在十一次比赛中多次单枪匹马的达阵得分。体育明星这个概念就这样毫不费事的从后门钻进了这个时空。

席亚洲开创的体育运动最初只是为了锻炼军队，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未来的橄榄球大联盟赛会以“盐场杯”这个名称名满天下。

第六十四节 一探苟家庄（一）

在盐场工作队的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时候，铲除苟大户的狩猎行动准备活动也在进行中。席亚洲是要求越早越好，村里还有好些人给他关在苟家庄的私牢里。不过执委会并不着急。反正盐场村的人也不是他们家亲戚。凡事都得调查清楚了再说。经过二三天的调查，执委会知道此人是一个人见人厌，狗见狗嫌的货色。土豪劣绅这个称呼给他真是半点也不过分。干掉他，本县上上下下都会觉得很满意。虽然苟大户并没有招惹这群时空强盗，最多也不过是利用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但是穿越者们急需表现自己的伟光正，于是苟大户的命运就这么决定了。

干掉苟大户的直接原因是他企图控制盐场，但是执委会却没把任务直接交给工作队。而是另外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负责此事。负责人是长期与当地入打交道的邬德同志。

邬德的生产队已经回来了一些光棍汉，他们没什么牵挂，回去收拾收拾，干长工的直接找老爷辞工就完事了，至于工钱，老爷们没敢说不给的，谁都知道这群穷蛋子是去给短毛扛活了，万一在短毛面前下点眼药，谁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邬德从这些人中挑选了几个，扮作小贩短工，去侦察苟大户动静。他自己也没闲着，坐上车，直接去了县城。

在县南门，他遇到了符巡检，这个博铺巡检司的巡检成了唯一对现状不满的人物，他的衙门没了，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法交待。所以这些日子一直在张有福那里进进出出，央求他去百仞滩去说合说合，把衙门还给他，以后巡检司衙门的进项二一添作五就是。

二一添作五：本是珠算除法的一句口诀，是二分之一等于零点五的意思。比喻双方平分。

张有福是何等机灵的人物，那肯搀和这样的事情，一直推说身子不好，不肯去。符巡检又不能用强，每天愁眉苦脸的在县城门口站岗——这是吴县令派给他的临时工作。

看到短毛头目突然光临，符巡检大吃一惊，幸亏他的官话还对付得了几句，双方比比划划了一番，符巡检才知道这是要见县令。

髡贼头目要见县令，这让符巡检吃了一惊。不过他不敢怠慢，赶紧自己跑去县衙找吴大令禀报。把个吴明晋吓得手足冰凉，这些日子他已经派人去省城活动谋求调任了，事还没办下来，髡贼就找上门来，这该如何是好？见，未免有通匪的嫌疑，不见，县里目前的状态就和没穿衣服的大姑娘一样。城里别说民壮，连衙役都下乡去催征秋粮了。

赶紧把师爷叫来，师爷的主意倒也干脆，官面上不便出面，不如他这个私人代表去见见，探听下对方是什么意思。毕竟师爷只是县令的私人雇员，身份上好周旋一些。

邬德的要求倒也简单：代征盐课和办团。这事情让王师爷有点犯难了，盐场村想办团，这是小事，县里差不多是遍地有乡勇。多一个少一个不成问题，这呈文也的确是盐场村的村民写来的。但是苟家可不会乐

意这事情。

县里对苟家的所作所为知道的清清楚楚，只不过对这样的土豪，县令一般都没什么办法。更何况这样的边陲小县，苟家不公然作乱就很好了。

代收盐课和盐场村办团，随便哪个稍知道点县情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群短毛是准备抢苟家嘴里的肉了。

问题在于，无论苟家还是短毛，现在县里都惹不起。相比之下，还是短毛更惹不起一点。在和吴县令商议之后，王师爷给了一个活络的答复：

十一月初一交盐课银，谁先来交就是谁包揽。

这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公平竞赛吧，俺们官府不干涉。谁是冠军这盐课的奖励就归谁。至于办团，县里不反对，办就是了。

就这个问题达成默契之后，邬德告辞回去，开始攻打苟家庄的准备工作。

论到提供的苟家讯息最多的，当属张兴教，他本身就是苟家庄人。但是执委会并不完全相信他的情报——有仇的人往往会夸大或者缩小某些内容。基本的情况，邬德还是希望自己去了解

经过派人实地调查询问，苟家庄实际上并不叫苟家庄，它的真正名称叫大美村。这个大美村地处临高西北面的高山岭地区。苟家其实是村里的外来户，但是他这个外来户可不简单，是浙江福建倭乱被平定之后的余孽。诸位可不要以为苟家是倭人之后。大明的倭乱，向来是国人当BOSS，倭人不过是些打工仔而已，而且还是不怎么高级的打工仔，基本就属于上阵打前锋，撤退当殿军的主。苟家先辈好歹也算一头目，不至如此的不堪。他一家逃来不算，还带着许多同党部下。到得这村，发觉此地虽然离县城近，却地处山区，容易防守。又离海滨近。干脆落户下来，把原来的地主杀得杀赶得赶，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地主老爷。势力也慢慢的扩张起来，隐隐约约的成了县里的一霸，大美村也变成苟家庄。

村里住有三百多户人家，山村的田地其实不多，苟家也不过百十亩地而已，但是苟家势大强横，虽然没有功名，却在庄外软硬兼施的逼迫带地投效，渐渐的名下土地有了近千亩。这些年赋税日重，又有不少庄户主动投效在他家名下——虽然被盘剥的利害，总还能混口苦饭吃。

苟家基本就靠着这些田地，每年大量的收租，又兼放高利贷，积攒下很可观的财产。寨中的住户有二百多户，男女老少人口在一千人以上，村子的位置是在一座小山坡上，并不险峻，只是乡勇家丁众多，而且多数是大陆上逃亡来的亡命之徒，无家无业的光棍汉子。村寨防守严密，土围的寨墙有两重，外面是一般村民、庄客、佃户居住，内层则是苟家的十几家本家的宅第。由专门豢养的家丁把守，不是本村的熟人谁也不能进内寨。

更牛的是，苟家依然延续是祖辈的海盗传统，自己虽然不干，却和海上的小股盗匪勾勾搭搭——他们攀附不了刘老香之类人物的大腿，不过小股的海贼在海上多如牛毛。海贼虽然在海上混饭，但是还得上岸来取水，抢了赃物要在岸上销赃，受伤生病要上岸养病——所以不管规模大小，海贼们在岸上都得有窝家。苟家就是这样的窝家——不过他们也是有原则的：就是从来不在临高本地销赃，一则这里地方小，没那么强的购买力，二是免得闹大了惹上官府。赃物的去向，从掌握的情报看都到了琼山。苟家这户土财主很稀罕的在琼山有买卖。商品经济意识似乎十分强。

琼山虽然比临高要富庶繁华，到底也只是琼州府的首县而已。执委会的情报资讯组推断，苟家在琼山的买卖不过是向大陆地区贩卖赃物的一个窗口而已。

首县：是指古代州、府治所，所在地的县，府衙与县衙同城的县。

为了查清苟家庄的具体形势和防御情况，邬德要求派出专业的侦察队去实施一次侦察。北炜不在百仞城，但是他一手训练的侦察队已经初具规模。经过北炜的推荐，薛子良带队执行了本次侦察任务。执委会又收到了一些人的抗议，说这样的军国大事不该委派这个ABC的。幸亏他是北炜这样的重量级军头的推荐，不然里通外国，崇洋媚外的帽子是少不了了。

对薛子良而言，这样的侦察行动纯属小儿科的级别。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毕竟是组织上第一次让他全面负责，只能办好，不能出错。叶孟言也终于捞到了第一次真正出任务，他立马把自己行李里的各种私货把全身都给武装起来：什么丛林BDU，美军单兵装具LC1，不管正版民版，真得假得，都给堆身上了。对薛子良这样长期使用正版货的人来说，这套真假掺半的行头业余到了极点。外加脑袋上一顶80头盔，手中SKS步枪，看起来就像一南美游击队员。



丛林BDU



美军单兵装具LC1：ALICE装具全部采用尼龙面料，主要包括：战术腰带、Y型背带、三联装M16弹匣包、指北针包、口粮杂物包、高分子水壶/壶套、医疗包、折叠工兵铲、MX-991/UL型手电等。



南美游击队

“不用这么多装备的，我们的侦察任务是很简单的。”

薛子良虽然在民族主义分子那里很不受待见，但是在北炜的侦察队里却有很高的人气——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在哪都能出头。他和北炜又不一样。北炜虽然有一身扎扎实实的侦察兵功底，但是实战经验为0，薛子良好歹在中东混过，真刀真枪的执行过不少次任务。战斗经历方面除了打过越南小鬼子的何鸣之外还真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爱好军事的小伙子又特别好这个，薛子良便长期投其所好的大讲自己的战斗经历和美军里的种种趣闻轶事。他为人好交际，又是在美国长大，美国人那种喋喋不休的传统也一并继承下来。临高的夜生活即枯燥又乏味，听他侃大山就成了侦察队的晚上的唯一娱乐。

“那带什么去？”小叶心有不甘，这身装备没机会显摆，岂不是白带来了。

“平常的装备就OK。”薛子良知道其他倒无所谓，关键得找个向导。大美村在21世纪印刷的地图上是不找到的。

第六十五节 苟家庄（二）

向导很快就找来了，是本地的一个小贩。苟家庄到底不是魔多，除了苟家那几户混世魔王之外，多数是普通的老百姓，平日里也是需要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的，有需求就有供给。当然去苟家庄做买卖是要点勇气，运气不好被前职业犯罪分子，现在的家丁打劫也属于正常，闹不好吃个家伙也难说。林全安就是属于极少数敢去苟家庄做买卖的小贩，之所以愿意去原因也简单，因为几乎没人敢去的，所以那里的物价就高一点，需求也旺盛一些。由此可见林全安是个很有胆量的人——第一个来百仞城的自由市场卖货的人也是他。

魔多：魔多位于中土世界东南方，是奇幻作家J.R.R托尔金教授的著作《魔戒》中的地名。归属黑魔王索伦（Sauron）管辖。

百仞城的城市规划里虽然早就有自由市场的地块，但是一直没人来搞贸易。林全安在走村串户的时候知道了短毛海贼们放出话来：要去百仞滩做买卖打短工的一律欢迎。当然这话一时间还没什么作用，倒让林全安起了念头。他特意找到了几个从百仞滩回来的劳工，细细的问了当地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伙短毛一时半会是不会走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在拼命的盖房子，很有在当地安家落户的意思。

既然要安家落户，就会有很多的需求，里面的商机很大。

林全安决定，去试探一下。去之前，他充分做了准备。

他的货物是一担蔬菜，临高这地方当蔬菜贩子很没前途，道理很简单，除了县城里有点需求之外，农村都是每家每户在地头上自种自吃，谁也不会花钱来买。但是这群短毛既然从海上来，蔬菜不可能在船上种出来，人可以不吃肉，但不能不吃蔬菜，起码会得便秘。其次，如果对方蛮横不讲理，掳掠成性，他损失的也就是一担蔬菜。至于对方会不会抓他当免费劳工——既然能把这么多的俘虏都放回家，又何必抓他一个。

他挑着一担子蔬菜一路走到百仞自由市场，偌大的空地上除了他之外一个人都没有。正在惶恐间，得到消息的吴南海出来了，二话不说的就把这挑菜全部都买去了改善食堂伙食了。林全安大喜过望，短毛看来不仅需要蔬菜，出手还很大方——他们似乎不把铜钱当钱看待，轻轻松松的就丢了二百文给他，连数都没数——不是砂壳广片这样掉地上就碎两半的小钱，个个都是黄澄澄的万历钱！其实林全安就算挑一担土来，这群短毛也非买不可——这就叫树立榜样。



万历钱

一来二去，林全安就成了穿越众的独家特约蔬菜供应商，最近还开始负责供应起活猪、鸡鸭和禽蛋来。供应量大得令人咋舌——古人的动物蛋白质摄入很少。家畜家禽这些，平时是很少吃的，哪里象这五百宅男顿顿吃肉，每天鸡蛋的伙食标准。于是价格马上就暴涨起来。附近所有的农户都在打算着来年要多养些鸡鸭和猪。

林全安发了，他的担子变成了手推车，正准备着雇上伙计，备上套车的时候，短毛邬老爷来找他了，要他去当向导，到苟家庄去。



担子

以林全安的智慧，当然知道短毛要去苟家庄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他虽然喜欢赚钱，但是搀合两个大流氓之间的事情是不会有啥好结果的。便立马推脱，但是这位吴老爷却有意无意的说起食堂采

购价格有点高了。他结账走人的时候，又发现寨门口探头探脑的来了不少同行——榜样的力量果然是无限的。

为了保住他的垄断供应地位，林全安不得不冒一把险了。不过出发前他声明，自己除了带路不干其他的事情。邬德很痛快的答应了。

队伍里还有个不请自来的王瑞相同学。本来侦察是跟他的业务毫不相关，他自封的头衔是“王氏武器设计局”总设计师，实际就是在机械组打杂。王同学强行要求加入的原因有二：第一个是他辛辛苦苦的背了一架大型航模飞机、一架遥控直升机来，至今还没派上用处；二来身为一个隐蔽很深的民族主义分子，他对薛ABC很不信任，总觉得此人的立场有问题，叛变投敌是迟早的事情，他得监视这个危险分子，要是敢做出啥背叛人民背叛党，不，背叛执委会的事情，立马就请他吃腰带上的登山斧。



遥控直升机

薛子良没想到此人有如此的险恶的用心在内，想到用航模侦察虽然对苟大户这级别的敌人来说有杀鸡用牛刀的意思，不过试试看也好。就同意了这个斧头帮成员随队。

本次的侦察行动是一次便衣侦察，同去的人都换了当地人的布衣，戴上发巾，为了掩饰他们奇特的发型，还都戴了斗笠。一行人背了背篓，篓子里除了武器和侦察装备之外，还装了一些林全安准备的针头线脑之类的小杂货。



斗笠



背篓

临出发前，每个人还往脸上涂抹了灰土，显得不是那么干净白皙——穿越者和当地人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他们的皮肤普遍都偏白。

五六个人打扮成这县里常见的小贩，慢悠悠的朝高山岭进发了。

饶过县城，走不过十多里，便到了毗耶山麓下的东春村。这是个千年古村，汉代就有人在此定居了。如今村里还有几十户人家。世道不靖，连这么个小村子都修了一人多高的土围，路边有个茶棚，做些粗茶干粮，供过客食用。因为听向导说，进山之后还有十多里路，薛子良决定在此稍事休息，大家蓄足了精神再出发。



毗耶山：又称高山岭，海拔高**193**米，位于海南临高县城西北部**3.6**公里处，是临高“八大景点”之一，亦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岭上有神石、神湖、怪石、了望塔和奇花异草。

因为怕染上传染病，穿越者是从来不吃任何当地人手中烹调出来的食物的，医疗组屡次警告过他们，此地伤寒流行极猖獗。大家都用自带的竹筒水壶饮水，林全安没那么多的忌讳，他见惯了这群短毛极端爱干净的毛病，并不奇怪。趁着休息的时候，他小声的把待会要主意的细节交待了一番。

从这里进到山里，再走十几里路就是苟家庄的所在。这条路直通苟家庄，路上走动的人很少，除了庄里的人，便是他这样的商贩了。苟家的乡勇家丁常在这路上巡均，遇有生人，都会盘问，一是防备仇家，二是这里的山产都被他家霸占，樵夫打柴，猎人打猎，商人伐木都需纳钱给他方可，不许私猎私伐。

他提醒侦察员，背篓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话，最好先找个地方藏起来，万一给他们搜检到了，拿到庄里讯问，非脱层皮不可。

薛子良和队员们商议了一下，将队伍改为单列纵队前进，叶孟言担任尖兵，薛子良在第二个负责掩护，其他人逐一随后跟进，林全安被杀气腾腾的王瑞相带在第三个。林全安看这群短毛忽然变得杀气腾腾，吓得半死。

“别怕，继续指路就是！”薛子良冲着林全安露出他那雪白的大牙，阴森森的笑了一下，在他旁边的王瑞相心里打了个突，忽然觉得自己真要砍这ABC估计不是他对手。

“注意了，我们的任务是侦察敌人的设防，如果有可能，抓一名俘虏回来。”薛子良交待着，“没必要的话不要起任何冲突，但是一旦发生交火，就要干净利落！”他环视了下身边这几个小伙子，“不要随意用枪，用你们的刀子！”

几个人都心里突了一下。杀人这买卖，生平第一次干，还真有点不适应。不过他们在受训的时候已经被教育够了：打仗就是你死我活，没什么仁慈之心的。

一行人保持着队形，向山里走去。这毗耶山是临高的名山，离县城很近，属于当地的名胜之一。毗耶二字是源自汉代渡海二来的婆罗门教僧侣毗耶大师之名。山有六岭，高山岭就是山中的第二主峰，岭顶建有高山毗耶大神的庙。所谓高山岭也是由庙而得。庙前还有一泓湖水，水色清澈，湖面平静如镜，号为“平镜湖”。端得是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不过这一行人都怀着杀人放火掠人钱财的心思，那有这番雅鉴的心情。

一路上倒也没遇到什么行人，即有几个，也是匆匆而过的乡民。传说中的苟家职业犯罪分子没有出现。省却了他们提前杀人的麻烦。侦察队绕过一座小山，走了七八里路，远远得见到主峰下有座小山，山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房舍，林全安说，那就是苟家庄了。山坡下的谷地里都是成片的田地。

到了这里，离庄子已经不到三四里路了，薛子良把队伍带到一处树林里，

薛子良用望远镜观察了下地形：庄子依山构筑，周围有一道高而坚厚的土墙，大门是木头的，门两侧的墙上还各筑了一个敌台。道路的尽头就是庄子。没有壕沟，却设置了许多拒马之类的栅栏。冷兵器时代的步兵突击城墙还是有点难度的。



敌台



拒马

在地图上标注了城墙的高度、塔楼和哨位之后，薛子良打定主意，亲身进去看看。无论侦察技术有了多少发展，实地侦察始终是最确切的情报来源。

他转身，命令林全安带他进庄。这吩咐可把林全安吓坏了。带路归带路，把这个人高马大的短毛煞星带进了苟家庄，万一出了点事情，眼下临高的两大流氓团伙都饶不了他。正要跪下苦苦求饶，在旁看守他的王瑞相已经把斧子拔了出来，雪亮的斧头在他眼前一晃，问他要吃板刀面还是馄饨面——果然是海贼的本色。林全安只得乖乖站了起来。

“听着，我会说闽南话！”薛子良道，“你就说我是你的老乡好了，是给你帮忙的。”

第六十六节 苟家庄（三）

林全安被逼得无法，才知道短毛老爷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说：“您老人家的口音还是有些古怪，进去了少说话为好。”

来到庄前，大门是敞开着的，门前塞有拒马，亦有几个乡勇在站岗，哨塔上有乡勇守望。防守还算严密。林全安因和当地人相熟，打了几个招呼，又塞了些小物件，就带着薛子良进去了。

庄里约莫有二百来户人家，多半是石墙茅草顶，也有穷困的，是用竹子编的墙和顶，薛子良见了觉得十分纳罕。不过他不是来旅游观光的，只是把道路模样和去向都记清。村里没有什么行人，只有些老幼，大约都去做工了。



石墙茅草顶



竹编屋



摇货郎鼓

林全安一路摇货郎鼓，一路走，妇女们见他来了，都围上来了买些针头线脑的东西。有些人没有钱的，也有用鸡蛋、粉干换的。一会时间，他身上已经堆了不少东西了。薛子良随着林全安差不多饶行了一周，整个寨子只有一个门。寨墙不过三米多高，是土石夯筑的，十分坚固，几乎看不出有剥落侵蚀的痕迹，简直和水泥一样坚固，寨墙上零星星的修着几个木制的敌楼，可以看到墙上堆放着石头和滚木这样的防御器材，似乎也有火炮之类的东西。庄内并没有什么防御设施，所谓的

内寨墙不过是比较高大的院墙而已——苟家本家的十多户都集中在那些连并在一起的宅子里，为了防火，整个宅第和四周的民居隔着很宽的街道，乍一看倒有点寨中寨的感觉。

但是仔细一看，这宅墙却不简单，虽然听人说了那里有十多家苟家宅第，但是出入只有二处门，即南边正门和北边后门。前边临街是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的两旁是砖裹檐倒坐围房，后墙上开有枪眼，可以向外点放火铳和鸟枪。很厚的榆木大门包着铁叶子，一排排钉着大头生铁钉，用斧头绝难砍开。后门小而坚固，垣墙是用石头砌起来的，约有四米多高，看墙基下的石头，不会单薄。

不过这些障碍对穿越众来说都不值一提。薛子良都觉得自己亲身来侦察有点多此一举了，以军事组的那点火力来说打破庄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唯一的难点就是如何打开寨门了，寨门是木制的，十分厚重，后面还有巨大的顶门杠。最好是直接炸开寨门，可是军事组没有爆破器材，或许用油烧？



顶门杠

出了庄子，薛子良回到树林里，把看到的各个要点都记在笔记本上，还画了一幅庄内地图，留在树林里的人也有长焦距镜头拍摄了一些外观照片。

王瑞相对薛子良说：“我们把侦察机放出去拍些资料吧。”

薛子良本来觉得有些多余，但一想内宅部分情况还不大清楚，攻破庄子之后，打内宅也是一番功夫，道路环境不熟悉可不行，便答应了。王瑞相听了，摩拳擦掌，兴奋不已，自去组装那架大航模飞机去了。

这玩意体积十分巨大，拆开来也得三个人背着，加上一堆杂七杂八的配件、燃料外加一套摄像头和接受信号的笔记本，几个人很快就把个

大号航模装了起来，奈何装起来才发现一问题。这里没有水泥地！

这种大号航模飞机，不比小型遥控飞机，得靠滑跑才能起降，在现代时空找一段平坦的地方简直俯拾即是，即使再偏僻的农村也总还有公路或者水泥摊铺的晒场。实在不行平坦的操场或者草地也行，但是此时此刻这些条件统统没有。

要说现场在树林外现场平整一块土地出来倒也可以，但他们一无工具，二来在开阔地上搞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招来巡逻的人，无奈之下，只好败兴的收拾起东西打道回府了。第一次航空侦察行动就这么以失败告终了。

“一定要开发个火箭助推起飞系统！”王瑞相恨恨的说。

“我们回去，顺路看准机会，抓两个人！”

“抓舌头吗？”

“没错。”薛子良已经熟悉了这中国式的黑话，“有些事情得问他们才清楚。”

“成！”一群人摩拳擦掌，除了垂头丧气的王瑞相。

薛子良把人分成两组，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这个地方离庄子不远不近，有充分的时间撤退，也可以避免误抓不相干的人员。为了避免产生太大的惊扰，决定需要动武就用刀子和王瑞相的短弩。

临高的天气，无论春夏秋冬的白天都能有三十来度，呆在树林里不透风，热得几个人浑身淌汗，虽然身上都涂抹了驱虫水，各种飞虫蚊蝇还是一个劲的往他们身上叮咬，把几个新兵蛋子闹得叫苦不迭。好在这一个多月的艰苦训练也算把他们的意志力培养出来了，没有人乱走乱动的。

路上零零星星的有人走动，但没什么值得捕捉的人物，过了许久，才看到路上来了一顶滑竿小轿子，上面支着青布帆篷，一个老爷模样的人四仰八叉的躺着，身边跟着十来个家丁跟班，又有个丫鬟一样的人物，手里挽着一个包裹，在滑竿旁随行。



滑竿小轿子

叶孟言有点紧张，赶紧爬过去问薛子良：“队长，来了个大家伙！”

薛子良点点头，这不问可知是苟家庄的大人物，说不定是苟大本人也未尝可知。己方去掉向导之外有四个人，有相当的胜算。

他寻思了下，看到了林全安身上。把个小贩得一激凛——这短毛老爷每次这么看他都没好事。果然，薛子良又把他叫了过去。

这滑竿上坐得人，不是别人，正是苟家当家的老二，住在城里的临高县黑社会头子苟循礼，他最近得了消息，说百仞滩的海贼们已经开到了马袅盐场。这苟循礼读过些书，在县城里交接官府，包揽诉讼多年，很有些见识。他知道这马袅盐场是本县的一个大财源，哥哥苟循义花了不少力气才把盐场控制在手里，髡贼派出小队人马去了盐场，不用说是去抢这块肥肉了。前几天又听到衙门里的人传出话来，髡贼们派人来过见到了王师爷，开口就要包揽盐课。苟二知道事有不妙，赶紧吩咐备轿回庄里去，此事必须尽快拿出对策来。

他和苟循义不同，现代的说法就是他的吃相没那么难看。凡事都知道留三分余地，因此在县里虽然也是人见人怕的利害角色，口碑还不算太坏。相比之下，苟循义却是一个有理无理都要占三分，唯恐做坏事不到位、不够凶残的强横人物。苟循礼对他大哥有点担心，这髡发海贼可不是一般的小盗匪，万一双方起了冲突，苟家是肯定要吃大亏的。

苟循礼打算去说服苟循义，尽快派人和髡贼去谈谈，出让一部分盐场的利益，彼此和气生财。他猜想髡贼们在临高这里有长期盘踞的念头。他们势大，如果能攀附上去，眼前吃点小亏未必不是好事。正转着这个念头，想着怎么说服他那脾气暴躁的大哥，忽然滑竿停了下来，他睁开眼睛，问：“怎么回事？”

家丁头子过来回：“路上有个小贩，说要喊冤。”

苟循礼骂了声：“混蛋。”他想这多半又是庄上的家丁或者乡勇抢劫了小贩，这群匪类，就知道无法无天，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都不懂。他厌烦的挥了下手：“把他赶开。”

正说话，忽然路边弓弦一响，轿夫的脖子上已经没入了一根弩箭，两眼一翻，连人带轿子都翻倒在地，一行人顿时乱成一团。

随着一声哨子，路畔冲出四个人来，手里都挥舞着明晃晃的短刀，护卫的家丁来不及拔刀，就被抹了脖子栽倒在地，血汨汨的从脖子里往外流立马了帐。这下变故快得让人不能反应，几个家丁慌得连拔刀都忘了，轮起刀鞘就往来人身上砸砍过去。

叶孟言来不及回味第一次杀人的滋味，眼见一个家丁面色狰狞的挥舞着一把连鞘刀向他冲来。不由得倒退几步，被地上的尸体一绊，一屁股坐倒在地，心里一阵恐惧，娘诶，要没命了！心里是一派迷糊，手里的刀却下意识的猛捅了出去，锋利的尖刀好像切豆腐一样刺进了对方的肚子，轻轻松松的没了柄，叶孟言眼看着面前的这人双眼圆睁，面目扭曲的颓然倒下，身下还流出了肠子般的事物，顿时心头一阵的翻江倒海，一口将中午吃的压缩干粮都喷了出来，射得又远又准，正中慌得趴在轿子下面的丫鬟脸上，被眼前景象吓得动弹不得小姑娘着了这一记又酸又臭的“颜射”，哪里还分得出子丑寅卯的，当场就给吓晕过去了。

家丁们虽然人多，但是毫无防备，一轮突击便死了四个，草丛里又不断有箭射来，各人无心恋战，四散奔逃。地上丢下了六具尸体和二名伤员，另外活捉了三名俘虏，包括一个丫鬟。遗憾的是坐滑竿的老爷在轿子倒下去的瞬间就逃走了，动作快得象兔子一样。

薛子良吩咐不要伤员和女人，把俘虏捆上赶紧走。叶孟言却见那女孩子眉目清秀，非要带走不可。薛子良一阵腻味，只好叫个俘虏背着女孩子，一行人赶紧撤退。这些人到底不是职业军人，杀人之后不免心慌意乱，一路赶着俘虏狂奔，连劳累都不觉得，薛子良见队员们脸色变得很差，赶紧用电台和百仞城联系，要他们派辆车接应。待到回到营地，还来不及办完交接，撰写报告，几个人已经大吐特吐起来。

第六十七节 苟家庄（四）

当晚，军事组根据侦察和审俘的结果，开了一次简单的参谋会议。会议以邬德打头，他是本次行动的负责人，要按21世纪时空的说法应该是：苟家庄拆迁工程项目经理。

邬德要搞暴里拆迁，当然手中得有人马，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军事组的几个重要首脑都不在百仞城。军事组领导层留下的陆军系头目只有何鸣一人了。何鸣是个老军人，以服从命令听指挥，原则性强著称，与海军系出身的邬德协调起来比较容易。

与会非除了军事组的人员，还有各个委员会的专业组代表，苟家庄将是他们的第一个战利品。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恶霸村寨，却是未来夺取更大的县城、府城乃至京城的前奏。占领居民点之后如何安民、如何的查抄物资财产、如何进行宣传，都要有所准备。

根据掌握的情况来看，苟家庄的设防水平即使按这个时空的标准也谈不上多坚固。用武力直接打破不难。军事组提出了一种最简单对人员也最安全地方案：用步枪肃清寨墙上的乡勇，接着用有防护的工程机械直接撞门就是，再厚的木门就算包上铁皮也顶不住几百马力的推土机。不过这方案稍微奢侈了一点，工程机械从百仞城出发到苟家庄，一路上的地势平坦，对履带式车辆来说倒什么问题，但是路程远了点，除去费油之外，机械本身消耗的摩托小时也相当可观。

简单的一点点的话，就让突击队员用云梯或者干脆搭人梯上寨墙，占领寨门后再开门。但是登寨之后，十有八九会遭遇到乡勇的反冲击，说不定要打肉搏战，军事组的多数人倒不畏惧和他们刺刀见红，但是一旦出现了伤亡，损失就有点不可弥补了。

“不能什么都打万无一失的算盘。”何鸣说，“军人是打仗打出来的，不是这样养出来的。”他点着了根皱巴巴的香烟。

“寨门的问题不大，”季思退代表化工组发言，“我们化工组已经制造出了一批炸药，可以用来炸开寨门。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提供手榴弹。”

“有炸药？”大伙都有点吃惊。为了避免麻烦，在准备物资的过程中并没有购买任何炸药和火工用品，现在哪冒出来的炸药？

“是黑火药吗？”有人想起来上次从乡勇们手里还缴获了百来斤黑火药。

“没那么低级。”季思退得意的笑了起来，这二个月化工组因为缺少必须的原料和能源，全体人员只好以搞基建工程为主：安装那几套生产设备，眼下厂房设备安装的都差不多了，这群动手能力极强的狂人们马上开始了穿越利器——炸药的试制工作。

炸药的基础是化学工业，眼下化学组空有成套设备和技术，但缺乏生产原料，特别是煤和食盐。所以至今基本的三酸二碱还没能投产。好在化工组对军事方面的需求早有考虑，采购化工原料的时候特意买了一

批成品的硝酸铵化肥——这可不是给吴南海用的。现在以这批化肥为原料，出品了一种升级版——硝铵炸药。



硝铵化肥

只要对炸药稍微了解一些的人都知道：硝酸氨本身也是一种低威力的炸药。化工组当然不满足直接把化肥当炸药使，这第一显不出他们的水平，第二也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将硝酸氨升级成硝铵炸药的方法就是在其中添加一些其他成分，配方有好几种，有的是添加烈性炸药、有的是增加燃烧材料。硝铵炸药平时多是用在爆破工程上较多，也能用来装填地雷、手榴弹之类的爆炸性武器，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从敌占区买入硝酸氨加工之后作为炸药使用。好处是威力尚可，敏感度低，不管子弹打还是火烧、震动都不会让它爆炸。

化工组拿出来的成品是铵木炸药，顾名思义就是在其中添加了木粉——这东西在博铺的锯木场里到处都是，毫不费事。化工组用简单的设备就生产了大约五十公斤，他们没敢多做，这玩意很容易吸潮，而且潮湿之后马上失效。海南这个地方，空气湿度一年四季都比较大。

（注：这里就不写原料配比和制造流程了，大庆在即，大伙也别讨论这些敏感的东西了）

至于引爆用的雷管，化工组没水银可用，一时间做不出雷汞，但是黑火药也是良好的传爆药，百仞滩战斗中缴获的黑火药虽然质量差点，稍微份量多来点就是了。为了确保其发火的质量，化工组还特意将这些黑火药重新加工造粒，装成一个个的纸卷包，包外用木焦油沥青封闭防潮。

“我们来个没良心炮吧。做起来简单威力又大。”张柏林一脸兴奋，

送炸药包他觉得不够味，非得来个炮轰苟家寨才好。



没良心炮：即飞雷，是一种解放军创造的自制武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火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创造了用汽油桶做炮管的炸药包发射器。

“完全没必要。”何鸣连连摇头，“抛射炸药包的射程不够，而且也没准头，天知道把炸药包给抛哪去。”

“嗯，这么做损害太大了，万一落在居民区里会有很大的杀伤。我们是打苟大户，一般的老百姓是要尽量保护。”吴南海坚决反对。

张柏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好，你们准备让谁去送炸药包？敌人远距是弓箭火炮，近了滚木礮石，外加灰瓶热大粪的。”

礮石：指从高处推下撞压敌人的石头。

灰瓶：古代战具。一种装有石灰的瓶，用以临阵击敌，使敌不能张目。

何鸣笑了起来：“有50支SKS封锁城头，火力强度足够了。”

“可是敌人可以躲在垛口后面啊！”



垛口：泛指城墙上呈凹凸形的短墙。

“你不知道M43弹的威力吧？”在座的狙击手林深河同学笑了一下，“这东西100米内绝对可以打穿垛口的那层砖头的。”

五十支20发弹夹的SKS - D半自动的连续射击，火力堪比机枪，就是无敌铁金刚也呆不住，更不用说在上面丢滚木礮石了。

“没有炮还是不甘心啊。”张柏林意犹未尽。

打破寨门的方案就这么定了下来，军事组组织火力扫荡墙头，再投送炸药包直接炸开寨门，大伙一齐突击进庄。

“突入庄子之后事情还没完，”何鸣指着地图，“其实庄子里面本身没什么东西，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住房，我们只要占据路口，派人在寨墙上巡逻，防止有人逃走就可以了——这点很要紧！关键是苟家的宅第部分。一旦外墙丢失，他们的全部力量都会缩进去死守。所以我们进庄之后，第一步就要迅速占据苟家宅第的前后门路口，防止各处的溃兵退进宅去——他们人进去越少，我们收拾起他们就越容易。”

邬德说，“刚才审问俘虏的时候知道，整个苟家庄有乡勇家丁有二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陆的官府通缉的要犯，这群人多半有人命官司在身，一旦退进去垂死挣扎，会给我们很大麻烦。”

“内宅很坚固吗？”

“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画了一张图。”邬德把图贴在黑板上，“从正门进去就是一条东西向的横街，沿着横街一字排开有七路宅院，每路多的有五进，少得也有三进。这些大大小小的正院偏院里都是住的苟家的同宗，此外还有许多偏院、家丁的群房和仓院。这些院子全部都自有围墙。不过我军只要进入庄子，苟家老小就成了瓮中之鳖，无路可逃。他大概会不惜重赏，使那些家丁护卫们替他卖命把守，那些同宗估计也会

拼命。宅子里中有几口水井，平时积存粮食柴炭甚多。倘若他们真要拼死顽抗，我们只能靠人进行强攻了。”

“打宅子不难，步枪炸药一起上，很快能拿下来。”

“苟家庄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内宅部分。打烂了就对我们没意义了。”邬德再三强调他们的目的，“而且我们还得防备着万一他们绝望了举火烧房子。里面的金银财宝和粮食就全没了。”

“不知道苟家有多少财宝。”有人已经开始神往起来了。

“没听说吗？苟家还是海盗的窝点，那海上抢来的东西不海得去了。我们要发横财了！”

“现在我们最有用的不是财宝，是粮食！”吴南海比谁都着急，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粮食储备的情况。

“粮食也好，财宝也好，打下来都归我们了。”邬德笑了起来，“不过兵贵神速，侦察员今天杀了苟家二老爷的人，苟家就算都是猪也该知道有人要对他们下手了，说不定会转移藏匿财产。我提议明天就组织队伍出发，先把庄子周围控制起来。”

“打下庄子，不用说缴获会很多，单靠我们这些人是没办法都搬出来的，用汽车么，当地也没好好的路，还得用人力往外面运，这个就得靠发动群众了。”

“你不说我倒忘记了。”邬德想了起来，“盐场村的老百姓不是现成的么，席亚洲在那边搞得有声有色的。叫工作队把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动员起来，打仗一时间指望不上他们，站岗放哨背东西还是有用。”

大家又商量的动用多少人去，带多少围攻用的器材和物资，卫生支援怎么安排，文宣方面怎么写告示，老百姓如何甄别赈济，商量到差不多半夜，才一一计较停当。

第六十八节 破寨

计划定下来了，整个机构也随之运转起来，军事组虽然人数在各组是最多的，但是负责警戒的地方也不少，所以本次只动员三十人参加，余下的人从其他组内抽调。大伙上得岸来干活都干得无趣到家了，这次去打仗等于郊游加散心，大伙都踊跃报名，很快就有了二百五十多人，有些人知道消息晚了，去得时候发现名额已满，赶紧到处托人说话。一时间邬德、何鸣这些人的宿舍前面门庭若市。

邬德在报名的人当中筛选了一番，体质较弱的，掌握某项独有技术的，年龄偏大的，统统都不要，只要年轻力壮的。一共选了一百名战士。因为对手主要是使用冷兵器，护具就显得十分要紧，十名准备参加投送炸药包和突击的突击队员每人一身武警防暴服，还带上了十面防暴钢盾，这东西虽然不能抵挡现代步枪的射击，挡一下土炮弓箭还是没问题的。吴南海组织妇女和农业组上下全体做干粮，他试制的各种干粮因为都遭到了否定性的结果，最后由曹大妈建议，既然就去一两天，不用久存，干脆做点烙饼吧，有油有盐，保存个一两天不会变质。于是由她示范，一群人调面糊的，切葱的，烧火的。很快就备齐了一百多斤烙饼，用新编的筐子盛着，由牲口驮着随队出发。农业组随行一个保障组，用牲口驮运着烧水的锅子、煮饭的锅子和一些额外的食品。卫生组也组织了卫生队，带上各种应急的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他们是所有队伍里待遇最好的，特配一辆农用车。百仞城的卫生所里，也做好了外科手术的准备工作。



烙饼

侦察队先于大队人马出发，第二天天一黑就携带电台在庄外的一处

小山丘上开设了前进指挥所。由军事组选拔的六名狙击手也随队同来，邬德让一名狙击手配二名侦察兵，分成六个小组，分散配置在庄子四周，控制出入的人群：他的命令很简单，苟家庄许进不许出，从正门出来的人设法捕俘，跳墙出来的一律射杀。将其彻底的内外隔绝。狙击手们用的是Saiga - 308步枪，这种使用7.62mm北约弹的半自动步枪无论射程和威力都很适合这个任务，配合专门的瞄准具，一公里外打个把活人不成问题。

指挥这次行动的邬德第一个到，他把各个狙击小组派遣出去之后，在指挥所的钓鱼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个指挥所只是树林中开辟出来的一片空地，四面围上铁丝网。帐篷里面点着一盏遮光灯，薛子良绘制的形势图和周边地形图放大了摊开在折叠桌上。旁边是一台15W电台，正灯光闪烁着和百仞城保持着联系。



钓鱼椅

晚上大队人马陆续到来，分散隐蔽在山坡下。第一次组织夜间大队行军很顺利，利用夜视设备和荧光识别条，包括战斗人员、后勤人员在内二百来人和许多骡马都安全准时的抵达了，路上无人掉队或者失踪。他一面让后勤组的人赶快组织烧水洗脚。他和几个指挥员谈了一阵，嘱咐他们明天破庄之后要注意大家的纪律性，避免发生抢劫和滥杀的现

象。随后，他叫大家早去休息，自己坐在桌旁等候其他后续队伍到来。这是登陆二个多月来穿越者第一次主动出击，以他们的科技和火力水平来说，破这个寨子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据他和几个情报方面的人员综合各方面资料估计，苟家庄积存的粗细粮食至少有一二千石。银钱、布匹和珠宝、首饰等当然也很可观，想着破了庄子对穿越众会有极大的好处，他的心暗暗地感到兴奋。

但随后他又想着财宝多了，势必会造成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人会不会见钱眼开私吞财物？有没有人会对现行的分配制度或者管理财物的人员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共贫贱不能同富贵的事情，他也是见识过的。再想到整个攻打过程中不知将有多少人被杀死，其中有许多是无辜的人，他的心又感到不舒服。他并不太看好所谓的文明人的素质，一旦上了战场，红了眼，那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凌晨六点多，天已经有些亮了。席亚洲也报告，他们已经组织好了盐场村的老百姓，出发赶来搬运东西了。老百姓不比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又有夜视设备，得夜盲的人也多，所以他们是天微亮的时候才出发。

邬德又查询了县郊的观测站，那里报告县城并无异常动静。在外守候了一晚的狙击组也没有任何异常报告。他问帐篷外执勤的袁秋实——这小伙子现在成了他的专职警卫员兼通讯员：“大家都起来了吗？”

“已起来了，有人在问哪里刷牙洗脸呢！”

“还刷牙洗脸！”邬德笑了起来，“去，传知大家：打进庄子再刷牙洗脸，马上吃饭，准备打仗了！”

邬德一面嚼着烙饼，喝着凉水，他走出帐篷，拿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城头的灯火，听听更声，这才宣布集合队伍，把如何破苟家庄的战斗计划对全体战斗队员说清楚，分派了每个战斗小组不同任务，最后说：

“进了庄子，千万记清四件事：一不许杀害无辜，二不许强奸妇女，三不许随便烧房子、四不许私藏战利品！”他顿了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就不说了，你们过去多数人都没在队伍上锻炼过，就说一点，别忘记你们还是个文明人！别搞出啥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队伍里有人说起了怪话：“拜托，就那种又黑又瘦，还常年不洗澡的女人？她投怀送抱我也不敢要啊！”

又有人说：“是做禽兽还是做禽兽不如？”周围的人又发出一阵哄笑。

这一阵哄笑让他明白这群人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充其量还是一群老百姓，他不再多说，这边的动静，庄子上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事不宜迟，马上开始攻打就是。

五更打过不久，苟家庄寨门上的守夜人刚把夜里的风灯熄灭，就听见远远地传来脚步和咳嗽声，大家立刻警觉起来，把那些打瞌睡的同伴们推醒，共同等待着，从垛上探头凝望。临高的凌晨每每多雾，远处不

甚清晰。眼看着雾气中黑夜绰绰，人数不少。一个守寨人大声问道：

五更天：寅时03：00-05：00。



风灯

“哪里来的人马？”

穿越大军已经逼近到离开寨门200米远的地方，邬德要大伙都挺下脚步来，各组按分工占好阵地，不吭声的迅速用工兵铲子给自己挖起掩体来了——倒不是怕敌人的射击，而是防备着爆破带起的碎片。他眼见已经被人发觉，也不答话，立刻打了一发信号弹出去。



信号弹

爆破组的十个人眼见信号弹打出，背着炸药包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狂奔向大门。这些人都是从志愿者里选出来的，不但身强体壮，而且个个都是百米跑的健将。张柏林虽然没搞成柏林炮，爆破也就凑合了，他自告奋勇当爆破手背着炸药，其他人都带着半自动步枪。

敌台上的守夜人见那边没有答复，雾气里又飞出一个亮得刺眼的绿色光球，心知不好，赶紧敲锣。

“不好啦，有人攻庄了！攻庄啦！”

随着急促的锣声，敌台下窝棚里守夜的乡勇本来都赶紧爬了上来，一边给火炮抬枪装药一面探出身子，竭力想在雾气中看到敌人。正看着，雾气传来了一排枪声，两边敌台上的乡勇惨叫着跌落下去四五个，余下的赶紧缩到垛口后面，接下来的一排枪却直接打穿了垛口砖墙，几轮排枪下去，敌台上已经没一个完好的人了，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下面的头目急忙催促各处的乡勇家丁往寨门口集结，准备厮杀。

然而这十几秒的时间足够爆破组跑到寨门下了，炸药包都用竹竿捆着，确保能完全顶住大门，因为没有电雷管也没有起爆器，炸药上的三个黑火药信管都是用导火索引爆的。根据翻书得来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长度，那根引线应该在两分钟之后引爆，足够点火的人跑到安全的地方。

引线确实是引燃了，全体队员也跑到了安全的地方一齐卧倒。两分钟过去了，没炸。两分三十秒，还是没炸。三分钟，还是没炸！这边趴在土垒后面的人马也都急得直冒汗，要是寨门炸不开，大伙就得准备爬墙硬冲了。

“靠，这是什么东西！”张柏林很不爽地从土包后抬起头。

就在那一刹那，炸药爆炸了。火光一闪，沉闷的爆炸声震动得地皮也颤抖起来，许多人被震得头晕目眩，五脏翻腾，接着又是各种碎砖、土块和木片乱飞，劈里啪啦的掉了下来。

张柏林只觉得脑袋上咣当一声，一个砖块落了下来，正庆幸自己戴了头盔，忽然脸颊一凉，然后是一片火热。他摸摸头，满手是血。他楞了一会，然后开始不由自主地筛糠。“好，好险，差一点光荣了。”

邬德镇定了一下，寨门已经完全被笼罩在爆破掀起的烟尘中了，两边的敌台，一个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另外一个则坍塌了半边，木头的寨门肯定是灰飞烟灭了。他一挥手：“吹号冲锋！”

第六十九节 土飞机

当然穿越者没有什么喇叭，也没有司号员之类的小鬼，他的这个命令一下，袁秋实就又往上打了一发信号弹而已，这次是红色的。突击分队的人看到马上吹起哨子，这次上阵的是突击小组，都是彪形大汉，除了全身防暴服之外，每人还拿着一面防暴钢盾，一手则挥舞着21世纪的冷兵器——文德嗣从刀剑网上订购来的钢制仿大明边军制式长刀。无论是钢盾还是长刀，都很重，所以这波人马个个是身高180CM以上，体重近100KG的彪形大汉。其中冲在最前面的是游老虎，此人其实年龄偏大，也不够高大威猛，只不过他屡次毛遂自荐，说本人有无数次街头殴斗的经验，愿作先锋砍人，就算挂了也心甘情愿之类的话，才轮到先锋队的，他本来要拿自带的一把类似唱戏的用的巨型青龙刀，但是周围的人都反对，怕他一失手把周围的人给砍了。



防暴服



青龙刀

庄里的乡勇家丁原就被这阵撼天动地的爆炸声惊得心慌神摇的，有些挨得大门近得，不是被土块瓦砾砸得头破血流，就是被震得口耳出血。再见烟雾中突击来这么一群浑身黑盔黑甲，巨盾长刃的壮汉，早吓得魂飞魄散。

有人返身就逃：“破庄啦，破庄啦，大家快逃命啊……”

游老虎个子不高，跑得巨快，第一个就突入大门，差点摔了一跤，地上满是土块瓦砾，他踩上去还觉得软绵绵的，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一具尸体，大约是被震死的，身上无伤，五官流血，死相十分可怖。

本来预备着在门口会有一阵激烈的白刃搏杀，突击队冲进去之后发觉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威力过大的炸药包炸塌了两侧的敌台，顺便把在敌台里严阵以待的数十名乡勇活埋了，听到警报从来在门后集结起来准备厮杀的十多个人也被冲击波和砖块断木所伤，只留下一地的灰头土脸的尸体，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这群本来打算大砍大杀的主一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邬德已经随着后续部队冲了进来，眼见门口已经没什么要肃清的敌人了，赶紧命令突击队向十字路的苟家宅第正门冲锋，其他队伍也纷纷沿着街道冲向他们各自控扼的要点。王瑞相带着一队人爬上了寨墙，前面迎面正跑来两个巡夜的，看到他们这群面目古怪之人，吓了一跳，王瑞相怪叫一声，正准备抄起斧子来个肉搏战，后面的步枪已经响了起来，两个敌人当场栽下墙去。

“急个屁啊！”他刚骂了一声，就被后面的人挤到一边去了，这几位刚杀了人，兴奋的两眼发红，嗷嗷怪叫着朝前猛跑，一路上还胡乱的开着枪，见个破灯笼也要踩两脚，不幸的是墙头上堆积的东西实在不少，打头的一个跑得猛，被木头一绊，这墙头又窄了点，顿时直挺挺的摔了下去。

攻击行动的第一个伤亡就此发生，几个人赶紧扒着墙头跳了下去，把这位人事不知的仁兄给抬到门口等候救治。

邬德一面叫人不断的呐喊，一面又派人点着了一座木头的塔楼，为得是恐吓庄子里的人不要乱动，任惊慌的乡勇们在自行瓦解，各个突击队分头占领路口，迅速切断庄子外围和苟家宅第本身的联系，他在十字路口树起一面白旗，叫人用本地话、闽南话和广东话反复喊：“降者免死”，一会就收容了几十名俘虏，俘虏们收去武器后五人捆成一组的拉出庄去。

巷战和预料中一样没有发生，庄内贫民小户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有些人探头探脑出来察看，反而白白挨了枪子。邬德听到远处有Saiga - 308步枪的射击声，知道已经有人在跳墙逃跑了，不过他自信庄内的主要头目还来不及逃走。

突击队把整个宅第都包围起来。宅内的苟循义和他的亲信们知道这次凶多吉少，又依恃垣墙高厚，宅子坚固，一面不断的派人出去求援，一面胡乱的放着火枪。

宅子四周都是临街，宅内妇女儿童有一两百人，男子也有七八十人。只要一接近这宅子，苟家的人就从高处投下来的密如暴雨般的砖、瓦、石块，打得大家不能抬头。突击队员仗着防暴服的防护力高，直接冲到墙下，准备用梯子爬墙，宅子里的妇女们烧了开水，一桶一桶地送到房坡上，随着砖石浇下去。顿时把冲锋的突击队员烫伤了几个，有人不幸被浇了个兜头，虽然有里外防护，但是开水渗进去痛楚让他满地乱滚。穿越者这边看到对方伤了自己的兄弟，本来多数人来打仗只是有些猫捉老鼠的戏弄之心，对杀人还有些不得已的感觉，现在顿时起了杀心，一齐愤怒的吼叫起来：

“杀呀，杀光！”“鸡犬不留！”“铲平苟家庄！”这边个个都是面红耳赤，SKS一阵的乱射，打得屋檐上瓦砾木片乱飞，血花四溅。只见屋檐上的人东倒西歪的跌了下去，一个担水上来的妇女爬在屋檐上，正慢慢的退下去，忽然她的肩上冒出了一股青烟，直挺挺的摔了下去。这个场面引起了一阵欢呼。

趁着这个空挡，大家把被烫伤的几个人赶紧拉了下来，幸亏防护的严实，不算太过严重，开水的蓄热量也较小，所以最严重的不过是二度烫伤，最惨的那位主要是被烫面积较大，但没有生命危险。倒是失足从墙头上摔下来的仁兄，一直昏迷不醒，卫生组对他的诊断极其不乐观，很可能是颅脑骨折，简单的处理之后赶紧派车把他往回运。

二度烫伤：二度伤及真皮深层，尚残留皮肤附件。因变质的表层组织稍厚，水泡较小或较扁薄，感觉稍迟钝，皮温也可稍低。去表皮后创

面呈浅红或红白相间，或可见网状栓塞血管；表面渗液少，但底部肿胀明显。若无感染等并发症，3~4周可愈。因修复过程中间有部分肉芽组织，故留有瘢痕，但基本保存了皮肤功能。皮肤除红、痛和灼热，更会出现水泡。

“往车上铺沙子，快！”河马吩咐着。往车上铺沙子是为了减震，算是战时应急后送伤员的一种土办法。烫伤的伤员他决定暂时不后送，这些人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处理过后感染的几率也不大。倒是这个伤号在没有诊疗设备的情况下很难确诊，万一要动手术这里也没有条件。

穿越者的步枪齐射，把趴在屋檐上的人压得不敢露头，但是在厚墙后面的家丁还是通过射孔不断的施放火枪弓箭。对穿越者来说威胁最大的倒是抬枪。抬枪比鸟枪和火铳的杀伤力强大得多，装填着很多蚕豆大小的铁子、铁钉和小石头子，象个超大号的霰弹枪，一打一大片，穿越者虽然手中的步枪威力很大，但是一时半会也没办法接近，敌人又多半躲在墙后、屋檐后，不容易观察。



抬枪

“再爆破一次吧，还有一个炸药包！”张柏林虽然脸上挂花，依然轻伤不下火线，其实他的伤离挂了远得很，只不过是点擦破而已。

邬德想真要冲锋爬墙恐怕还是会出伤亡，干脆老办法，继续让苟家坐土飞机了。他点点头：“不过装药得给我去掉一半！”

“知道，我这就去办。”

这次为了防备苟家故伎重演的倒开水，除了全身防暴服，还额外的穿了一件塑料雨披，张柏林抱了炸药正要冲出去，被邬德一把拉住：“你找死那！”他厉声说。

“怎么了？”张柏林一脸无辜，“我防着他们倒开水……”

“你就想防水，这塑料雨衣，给你来个火把……”他一指，“你就成一火炬了。”

“听说塑料烧伤很恐怖的，熔化的塑料都会和皮肤烧粘在一起……”有人还在凑趣。

张柏林一听赶紧把雨衣给脱了，邬德吩咐突击组调五个人掩护他，前面用三面钢盾连起来，形成一个曲面，上面再架二面钢盾，干脆来了个“乌龟阵”，保护着张柏林往大门下挺进。

“当心敌人的抬枪！”邬德知道这东西近距离内威力很猛，“任何时候这个阵都不能破。要坚持住。我们用火力给你掩护。”

这边穿越众组织步枪不断的射击，有的人在步枪上装上瞄准镜，直朝着对方射孔里打，张柏林的爆破组一路慢慢的往前推进，钢盾上劈里啪啦的掉满了箭，在钢板上划出许多白茬，砖头和瓦块像雨点般地打在上面的盾上，咚咚乱响。盾上有观察口，但是眼下谁也没心情看外面的情况，只是一个劲的往前走，外面的SKS步枪一响，打在他们盾牌上的声音就会少许多。这时防守的人点燃了一响抬枪。突击队员们看见火光一红，就站住不动，扎好架势等着。火光闪过之后，随即抬枪响了。盾牌上一阵激烈的砸击声，比最密集的冰雹还利害。火药的推力也让他们感到一晃。

然而这已经是敌人的垂死挣扎了，虽然这时候有人不顾生死的又从墙后面丢出石灰瓶和点燃的硫磺包来，但是已经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了，硫磺包被钢盾挡住滑落到地上，石灰对有护目镜的人不起任何作用，乌龟阵很快就来到了门楼下，安上了炸药包。很快又撤退回去。

宅第里的人有些迷惑，他们原以为突到门下的人不是准备砍门，就是预备放火，但是这两样都没做，若是准备要炸门的，按道理要炸开这道门少说也得有一二百斤火药，而且还得在门下挖出坑来，就这么来一趟又退出去能做什么？

第七十节 占领

看张柏林他们退了回来，那些在对面街房上和街上的穿越众随着指挥员的哨声也把脑袋缩回到掩体里等候着，两边忽然变得寂静无声。突然，紧接着轰隆一声，大地震颤，浓烟和尘土漫天，砖瓦和木料向四下飞进，有些砖瓦飞进宅第里去，发出连串的惨叫声。爆发刚过，早就准备完毕的穿越者们发出一片惊天动地的呐喊，游老虎挥着长刀带着人首先冲进轰塌的大门，宅第门前的横路上已经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和伤者，有几个血淋淋的人哭爹喊娘的朝里面的院门逃去，都被他追上一刀一个的砍倒在地，一些人吓瘫在地，或是叩头求饶或是呆若木鸡，内中还夹杂着烧水的几个妇女，穿越者此时是憋着气的，哪里还有怜弱惜玉的意思，很快被刺刀捅死。有些人原是被逼迫着卖命守宅子，这时扔下鸟枪和火铳，向后院逃命，一面跑一面大叫：

“快逃命呀！快逃命呀！”

少数积年的惯匪或是苟家的同宗，知道一旦破宅断无生理，还在拼命的抵抗，但是即使在交手战的情况下，他们也无力对抗红了眼的穿越众，他们使用的劣质铁刀剑根本无法对抗SKS步枪上的三棱刺刀，很快就被消灭了，别的人看见这情形，都急忙逃命。有一处宅子的大门都来不及关上就被冲开了。片刻之间，所有七所宅院的大门都被打开了。一部分守宅的人企图从后门逃走，但是那里早就预备下埋伏，出去的不是被杀就是被活捉。

邬德听到里面喊杀声，哭叫求饶声、咒骂声乱成一团，知道宅第已经完全攻破了，平心而论，他对这场战斗还是满意的。此时他的心情十分畅快，抬手看了下表：八点半刚过。

从后门开始押解来俘虏，男女老幼都有，邬德叫人把他们先关在村里的一座破庙里，等候甄别和发落。

又过了半小时，宅里的喊杀声慢慢的安静下来了，偶然间还会爆发出一两声特别渗人的惨叫声，特别组成的搜索队正在依次搜查各处，看看有无漏网之鱼。又过了一会，冲进去的突击队们开始陆续退了出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旦宅第完全被控制，战斗队伍就退出来，由计委的人员对战利品进行盘查清点，一一接收入库。

但是邬德还是发现了不和谐的地方，有人脑袋上缠着女人花花绿绿的衣服，有人守里提着一只三彩马的马腿，还有几个干脆合力抬着个大花瓶出来。不许私拿战利品的命令忘得精光。



三彩马

赶紧制止了抢劫风潮，重申纪律之后，他又沿着街道走了一圈，视察了后门的情况，后门口堆了许多死人，都是企图从这里逃出去的时候被把守在后门的小组杀死的，有些人衣着华丽，也有破衣烂衫之辈，还有些是妇女和孩子，在混乱中不是被步枪乱射打死就是被人推倒践踏而亡，许多人怀里手里还提着装满细软的包裹和小箱子。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邬德叹了口气。革命就是死人啊！

他又带人进到宅内察看，多数宅里已经人去楼空，门窗大开，桌椅家具都被推倒在一边，似乎还想依宅逐次抵抗，出乎意料的是宅第陈设豪华，陈设很多，各种花瓶、插屏、摆件甚至古董琳琅满目，有的已经掉在地上砸得粉碎。邬德虽然对这方面没什么研究，也觉得这类东西多得有点不象话了。院子里还有企图顽抗的痕迹，地上和台阶下的条石都被掘了起来，有些院子的门已经从后门用石头堵住，刀枪、火药、鸟铳丢了满地。

走到后院，却见几个战斗队员正押解着一队俘虏把一具具的尸体搬运出去，都是些老老少少的女子。邬德抬头一看，梁柱上留着一些剪断的绦罗，知道这是苟家自杀的眷属，心中惻然。他是军人，原本对死亡这样的事情看得很淡，但是此时此刻的场面，也不由得他动容。

负责的是军事组里的一个退伍军人，阴沉着张脸，叼着烟卷在猛抽，看到邬德走过来，说：“首长，这也太惨啦……”

“不用说了，继续执行任务。”他顿了顿，缓和了下语气，“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苟循义找到没有？”

“还没有，我们找了几个苟家的投顺过来的仆人丫鬟正在辨认那些尸体。”他吐了一口烟雾，“真想不通，干啥要自杀呢？难道我们还会吃了他们……”

“怕被强奸会失节什么的吧。”邬德想古人都很封建，大概是因为这个吧。看来要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还要很长的时间。

正说着话，有人来报告，在后院牲口棚后面发现了一个地牢，邬德刚走到门口，看见几个穿越者正带着一群人走出来，有的带着脚镣，有的脖子上锁着铁链子，有的手上绑着绳子，个个面黄肌瘦，在太阳底下走得晃晃悠悠的。他一问，知道这些人都欠苟家大户们的租课和高利贷的，因无力偿还，被苟循义派乡勇和家丁去抓了来，下入私牢。也有因为其他事情得罪了他，被他下牢的。想到席亚洲特意和他说过，盐场村的几个长老都被关在苟家，便叫人询问有没有盐场村的？

听到有人问，队伍里跪下了几个老者，连连磕头，邬德赶紧上去扶起来，凑近了才发现这几个人一身的恶臭，但是已经到了身边，也不便再缩回去，硬着头皮把他们扶了起来，告诉他们不碍事，一会便有盐场村的人来接他们。这几个老头子一时间还闹不清怎么回事，还是村长谭桂琼机灵些，看到他们的模样装束，想到了那天来向他买盐的短毛席首长，忽然恍然大悟，忙跪下磕头：

“您是……席……席首长派来的？”

邬德哈哈一笑，也不多解释，叫人专门把他们领出去，给些吃的东西等着盐场村的人来接。转过头又对负责的队长说，“给他们把脚镣锁链都打开，每人发些吃的让他们回家去吧。”

内中有个小伙子听得要叫他们回家去，冲着邬德叫了起来：“短毛老爷，咱没地方回去，能收留我吗？”

邬德见有人要投奔，笑着说：“要跟我们干？咱们这可不是当兵吃粮，干活要卖力气打仗要卖命，不是好差使。”

“反正光棍一个的穷鬼，活着也没福可享，死了不过碗大疤痕，怕什么？”

“好，那就收下你了，一会登记的时候你和登记的人说一声就是。”

“成！”

其他人都千恩万谢的走了，邬德一时间好奇，带人进到这座私牢里，私牢是个半地下的土牢，里面臭气熏天，十分潮湿。墙壁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链、枷锁、镣铐，还有拷打用的鞭子、竹板和各种刑具。一看就是阴森森的。这模样让邬德回忆起了小时候看得西藏农奴制的电影，那片子让他留下了十分阴森恐惧的感觉。他厌恶的赶紧回了上来。步话机里传来了席亚洲的声音，他们的搬运队来了。



农奴主禁锢农奴的手铐脚镣和关押农奴的地牢

随着席亚洲来的几百老百姓，老少都有，还有一部分妇女，有牲口的赶牲口，没牲口的挑箩筐或布袋。新组建的盐场村民兵扛着刀枪随同保卫，这些天的连续训练，走出来已经很有些样子。

召集民工的工作是前天午后开始的。由民兵队长谭成晴和妇女主任谭小芹负责传话，只说要去为短毛搬运粮食和财物，运回后交到指定地点，然后由会分一部分给百姓。盐场村的居民虽然得了些赈济，情况稍稍好转，但是盐刚运出去还没换回钱米来，日子还是比较艰难。一听号召，顿时家家户户同锅滚了一般，争先恐后地响应，立即准备行动。计委的程栋负责这事，为着避免临时争抢纷乱和私将东西拿回家去，程栋叫席亚洲把人都分成小队，每队举一个头儿，为了便于识别，叫每一队的人用一种颜色的布条缝在臂上。队头身上插一面本队颜色的小旗，这样一目了然。

天亮前，这几百百姓已经一群一群，陆续地集合起来。各自带着有干粮和水，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往苟家庄去。这村里的人被苟家害惨了，听说短毛准备打破苟家庄，要他们去运财物粮食，十分兴奋。有些原来不想去的人也赶来参加了。席亚洲考虑到村里还需要人晒盐和守卫，婉言谢绝了。只说不管去不去，盐场村的人都能分一份粮食和财物。这下众人的劲头更大了，一路上几乎不怎么休息，紧赶慢赶的往苟家庄而来。

计委的人已经在接受逐一盘点各种物资了，苟家的物资可以用“丰盛”来形容。仅仅从谷仓里就找到了粗细粮食一千多石，各家的厨房和库房里又林林总总的找出一二百石来。骡马毛驴近百，猪羊五六百头。这些还只是食品，穿越者在苟循义的宅第里发现了一处专门的仓院，里面三进屋子都是仓库。有的库房里堆满了各种布匹和绫罗绸缎，有的则是整库的瓷器和陶器，还有专门储存各种木材，香料的。仅仅胡椒就发现了二百多包，每包都有五六十斤……各种物品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让人

眼花缭乱，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这是个南陲小县里的土豪。

第七十一节 发财致富

“太惊人了。”席亚洲看着从宅第里不断搬运出来的物品，实在是大开眼界，“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窝主。”邬德简短的回答了他的问题。海南虽然地处中国远洋贸易的要道，却从来不以远洋贸易见长，倒是海盗经常光顾的地方，海盗把这里作为狩猎场、补给地和窝藏赃物之所。因为这里地偏民贫，人口稀少，官府行政能力很弱。苟家作为海盗的窝主和销赃经手人，家里有这么多东西是正常的。只要看他庄内超出一般团练的武备就知道了，寨墙上的小炮就有六尊，还有二十多杆抬枪，各种鸟枪和火铳的数量简直比乡勇家丁还多，库房里的黑火药有五六千斤，还有大量的羽箭、刀枪、铁子，看起来他还有替海盗购买存储武器装备的生意。

“正常的人家，除了和珅之类的超级大贪官不算，谁会在家里储存上万件的瓷器。”邬德指着正从库房里搬运出来清理的瓷器，“这些应该都是从海商的船上抢来的。”

“难怪他这里和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什么都有。”席亚洲慨叹着，“就说这些瓷器和硬木吧，该值多少人民币啊。”

“换不成人民币这下也是发了大财。”邬德此时的不快心情已经淡了许多，穿越众经过这次胜利，可以算是彻底的在临高站稳了脚跟，有了足够的粮食，控制了盐场。大家的战斗力也得到了验证。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不搞这样的吃大户，穿越者是没法顺利开局的，就算这会是登陆到荒野之地的美洲大陆，也得从屠杀印第安人开始。

“没错，这下可以盐场村多一些赈济了，老百姓很苦，半饥半饱的晒盐。吃不饱肚子，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啊。不过王工设计了一种新的浓缩卤水设备，应该能提高不少。”

“王工还真是个多面手。说起来有了那么多的布匹我的生产队也能全面换装了。原来总觉得布不够多，都紧着用。这下能帮他们把内衣外衣都置备起来了，还能多两身替换的。”

“你的那些生产队员还会回来吗？”

“我们打了这一仗，不但都会回来，说不定还会拉不少人来。”邬德的担心与不快已经一扫而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简直是畅快淋漓，看来有钱就是胆气壮。

“我们办个服装厂吧，不光生产队，以后会建新军，还有我们自己的衣服也得有替换。”

“你那村里有妇女，可以发动她们来搞副业么。”

“这倒是个好办法……”席亚洲话音刚落，忽然听到附近一阵的骚动，只见张兴教拖着一根棒子，正在追着狠揍一个狼狈不堪的老头子，他身上穿得绸衫被撕破了，浑身是泥，狼狈不堪。几个穿越众死命的拉着，竟然压不倒这个文弱书生。

席亚洲刚想过去阻止，邬德摇摇头：“算了，张兴教的一家一当就是灭在苟家手里的，这老头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

“难怪今天他今天非来不可。”席亚洲想来原来没打算叫他来，但是一听说是去苟家庄，这人非来不可，拦也拦不住……原来是来报仇雪恨的。

这老头子是苟家的清客，霸占张家坟地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为得是什么“风水”上的说法，不管怎么说，这“风水”显然是严重的不利苟家，也不利于他。老头子挨了无数棍击，要不是张兴教体弱力小，早就脑袋开瓢了。

清客：指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文人、教授吹弹歌唱的艺人，又或者是梅的别名。

闹了一阵，这边终于张兴教压住了，一阵哭一阵笑，似乎有些疯疯癫癫的，围着苟家的宅第乱转，邬德担心他怒气攻心来个火烧苟家宅，那可闹出大事来了，赶紧叫二个人跟上去把他拘回来。

席亚洲又到苟家的宅子里看了一下，和邬德一齐去各处巡视，特别是察看查抄的情况，这个庄子物资是如此的丰富，查抄一乱就不得了。

计委派来的戴谐负责全部的查抄工作，这不知道算不算这位计算统计专业出身的专长，他背着一把心爱的弩弓，今天连射一箭的机会都没捞上。眼下人手齐全，他坐在笔记本后面，正不断的处理着新增加的数据，四面还有一些帮忙的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

初步察看了仓库和宅第内的情况之后，戴谐将查抄人员分成起各个小组，一组人专门抄粮食布匹，一组人专门抄银钱，一组人专抄各种贵重物品，包括首饰、古董和摆件，一组人专门抄各种货物。东西取出来之后，立刻登记装箱。这些箱子是博铺的木器厂为这次“狩猎”制造的，专门用来盛放金银细软、珠宝铜钱，装满银子之后，连皮箱子一起重一百斤左右，便于装卸驮运。这件东西的确有用，大批的首饰珠宝之类的东西很容易散落，这样集中放置即可靠又安全，查验也方便，库房里的铜钱也有许多是散开的，直接装箱更便利。

瓷器、木材这些大宗笨重的货物，一时间不能启运的，就只查抄数字名目，并不出仓，直接贴上封条，等候以后有交通工具再搬运。

清理工作也逐渐进入到宅第内的细软之物，比起数量巨大的货物，金银钱财却不算太多，只起到各种成色的白银三千多两，黄金百多两。各种年号的铜钱四千多贯。有点意外的是还起获了上千枚不同款式的各国银币，以在马尼拉铸造的西班牙银币最多，还有些小金币。各种金银珠宝也起获了无数。



本洋(西班牙银圆)

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拉美殖民地制造“双柱”银元，流通时间较早，几乎遍布全世界，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1681年至1833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6800万两以上，合银元1亿枚，绝大部分是双柱银元。

席亚洲深知老百姓的觉悟没那么高，所以带去的村民只负责搬运物件，不许私拿。进出宅第都派人监督。这里地方大，要查抄的东西多，光一个库里的瓷器清点就够人忙一阵得。事情一多，就会使许多金银珠宝和各种值钱的东西落入私人手中。粮食会随意抛撒。易碎易破的也会被砸烂不少——有时候人就是纯属发泄破坏欲望而已，特别是这些对苟家充满恨意的盐场村村民，见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揣两脚，刚进村的时候，就有人企图打砸庄内的民居，连屋外的水缸都砸烂了几口，要不是席亚洲叫谭成晴带人拦住，许多人就要当场来个血洗苟家庄了。

“再有这样的事情，即刻斩首！”席亚洲毫不客气的对着谭成晴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存了什么心思，我告诉你，不许！”

“大伙都憋闷坏了，苟家害了我们多少年……”

“你们是受苟家的害，不是苟家庄的老百姓！”席亚洲训斥道，“人家也是本本分分的百姓，受苟家的欺压驱使，只比你们日子过得更难，你们倒好，苟家强的时候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苟家一完蛋倒想在穷百姓身上逞英雄了！”

谭成晴闹了个大红脸，赶紧保证自己会约束好村民。席亚洲才缓下脸色，“村长和村里的几个长老都救出来了，你们先好好照料几位老人……都吃了不少苦。”

忙忙碌碌间，转眼已经到了中午，瓦砾和尸体清理的差不多了。各处的报告也出来了。穿越者的全部伤亡是十九人受伤，除了摔伤的那位之外，其他人均不算严重。最后聚集宅第内的男女老少二百多口将近一半都死了，许多妇女是自杀的，有不下二三十人跳庄墙逃跑，不过绝大多数都倒在狙击手的沿路的狙击中，逃脱的只有三四个人。除此之外的二百多乡勇家丁基本无一幸免，大部分被杀，少量被活捉。

最为关键的苟家两兄弟却没有发现，有家仆交待说苟循礼那天路上被袭击之后，到庄上匆匆和庄主谈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但是苟

循义在哪里却无人知道，尸体被一一辨认过，没有一具是他。不过他的妻妾子女的下落却多数被找到了，有的被杀或者自杀，有的被抓住了。另外还抓到了不少苟家的本家和清客们。关于他们如何处置，邬德还没想好。这个或许得执委会来决定了。

虽然主要的两个家主没被抓到，邬德和席亚洲也没放在心上，他们财大势大的时候尚且不堪一击，何况现在已经是丧家之犬了。

秩序即稳定，邬德叫人张兴教出面，把村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喊了出来，由他们分头去敲锣通知各家各户去苟家宅门前集会开会。开会一是安民，二是为了清查有没有漏网之鱼和其他什么藏匿财物的线索。

说白了，这就是准备开斗争会了。乃是我党历史发动群众闹革命屡试不爽的妙法。穿越众因为有张兴教这个本村人，各家的底细他们都很清楚。他开列了单子，谁是苟家的狗腿子，谁和苟老大、老二不和，谁是铁匠，谁是木匠……诸如此类，一一开得明白。当然其中也不免他的私人恩怨。如当年骂过他“活该饿死的酸丁”的某人，在名单上就成了苟家的狗腿子。

第七十二节 开会

村里的人一整天都被吓得不轻，先是惊天动地的放大炮，接着又是喊杀。因为破庄实在太迅速，村民没得到一点消息就发觉大队人马进庄了。男人们忙找家伙准备抵抗，女人则急忙往脸上抹锅灰。幸好进庄的队伍并没有什么侵扰民宅的举动，自去攻打庄主的宅子了，大家才松了口气。对于多数人来说，庄主是个可恨之极的人，他们一家死绝死光那是再好不过。但是又怕自己遭了池鱼之殃。所以户户惴惴不安。闻听要叫各家各户去开会，知道推脱不得，只好都朝着十字路口走去。一时间苟家宅第门口人头簇簇。

穿越者们把碎石乱砖堆在台阶前，上面搁上被炸飞的门板，做成大会台。横空架杆，悬起了汽灯。虽然天还没落晚，各处的汽灯已经点亮了，整个街道早得光明耀眼。被叫来的老百姓即害怕又惊奇的看着这些比一百个灯笼还亮的灯。



汽灯

庄户们见坚固巍峨的大门已经炸得面目全非，一贯张牙舞爪的石狮子被炸得横倒在街上。几个小伙子互相挤眉弄眼，有些快意。只是一群群头戴铁帽，身穿绿衣花衣的短毛手持鸟枪，四面林立，鸟枪上三棱短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的还带着血痕，端得十分吓人。几个眼尖得，早发现本村的“废物”“酸丁”张兴教一身短毛的打扮，也在一旁。这个人前些日子还回来过一次，带了些大米咸鱼，分送过一些人，说是自己被抓之后在为短毛做事。大伙原想他一个读书人怎么肯背叛他一天到晚宣扬的“名教”，去屈身从贼，大约是被捉了身不由己。此刻看来他是彻底的投靠这帮海贼了。这会也顾不上鄙视不鄙视的，过去对他有恩的，忙不迭的打招呼，套近乎。过去得罪过的，则赶紧往人群里躲，深怕给他看

见了来个恶从胆边生，硬把自己和苟家套上什么关系，来个借刀杀人。

大会开始了，邬德首先登台讲话，他首先讲了本方是来自海外的华夏后裔，和大家是同根同源。接着又把自己是“铲强除恶，保境安民”的口号又重申了一遍……这个口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执委会的认可，作为现阶段的主要宣传口号。着重谈了他们在百仞滩大战的胜利的情形。苟家这样素有劣迹，祸害一方的土豪劣绅，会有一个打一个，打到他们不能祸害老百姓为止。他号召群众对这些人要大胆的揭发，包括对其狗腿子们。他这番话说了出来，下面起了很大的骚动，老百姓对口号其实并不太有兴趣，但是打掉了庄主，又要清算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狗腿子，倒的确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也有些平素仗仗着和庄子里的狗腿子有亲戚关系或者交好的人，听了这话惴惴不安起来。

“把苟家的狗腿子们押上来！”一声令下，只见在战斗中被抓的苟家的教师爷、庄头儿、账房先生、清客、管家、亲随、乃至大厨房里的胖厨娘头子，还有几个苟家的同宗本家，头戴花花绿绿的纸糊高帽，被押到了台下，个个作弯腰弓背作请罪状。这些平日里在庄里乃至县里都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的人物如今灰头土脸，个个屁股撅起的狼狈模样。人群中传来了笑声，先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笑，后来这笑声慢慢的感染了大家，全场都大笑起来。席亚洲等一干人显得十分兴奋。丑化对手这一招果然是有用的。





批斗地主照片

接着，是盐场村的谭成晴发言，他在杜雯的农民讲习所里学习了十来天，搞群众发言已经很有一套，说起话来也有条有理的，把苟循义在盐场村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接着又表达了盐场村人民和大美村人民都是大明的良民，绝不能忍受苟家这样土豪恶霸的倒行逆施，他还引经据典的把本朝开国太祖朱元璋当初打击豪强的事例说了许多——这样做是消除老百姓对此举有“造反”之嫌的担忧。谭成晴当然不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张兴教这个知识分子给他弄的素材。

随后又是张兴教上台现身说法，他的遭遇村里尽人皆知，但是亲身亲耳听他充满感情的控诉，还是让许多人面露悲恻。邬德见张兴教说着说着，拿出一根大腿骨一样的东西，边说边流泪，接着又抱着在台子上号啕大哭，惹得下面的人也一阵的希噓流泪的，不由得疑惑起来，问身边的熊卜佑：

“老张在说什么呢？”

“说他家的祖坟给苟家刨了，几代祖宗的遗骨就剩下这根骨头了。”

“他过去不是说祖坟刨掉了骨头都找不到吗？”

“他这瞎掰呢，”熊卜佑说，“这骨头是他刚才不知道在哪个野坟堆里找来的。”

“老张还真是个可造之才啊。真能编。”

“也不算编吧，祖坟给苟家刨了是事实，至于这骨头也就算个宣传道具。宣传造点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张兴教在台上越说越激动，最后要求：把这些人拉到台上，交给老百姓斗争批判。早就摩拳擦掌的盐场村民兵立刻就把这些人拉到台上。张兴教揪住那风水先生清客的衣领，边数落边骂，时而还饱以老

拳，这清客老头刚才已经挨了张兴教不少棍棒了，再挨了这顿拳脚，又疼又怕，哪里还站得起来，瘫倒在地屎尿齐流。老百姓们愈看愈兴奋，一个劲的往前拥着。

张兴教在下午就暗自勾连了几个平素和苟家有很大仇隙的村民，这时候也纷纷站出来，揭发这些人的不少罪状，从抢田霸产、高利盘剥到调戏妇女，再到纵狗咬人，大事小事，鸡毛蒜皮一应俱全，但是这些事情很少涉及苟大苟二本人的，邬德听了，总觉得不够威力，气氛上不来。正想着有什么办法，忽然看到有人大步流星的走上台子，冲着苟家的一个本家老爷猛踹了一脚，这半老头子本来就重心不稳，此时顿时给摔了个四脚朝天，台下的老百姓顿时一阵惊讶的叹息声，到现在为止，还没人敢对苟家的人动手。大家定睛一看，却是苟家的厨子：苟布里。

苟布里这个人其实和张兴教没什么来往，彼此也谈不到恩怨。只不过张兴教知道这个厨子一贯有偷吃偷拿的习惯——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所谓“厨子不偷，五谷不收”的说法。他虽然姓苟却是外乡人，仗着自己有些手艺力气，在苟家的奴仆群里很不受待见，管事的时不时会给他来点眼药，常常不是挨板子就是扣工钱，几个月前他气不过，偷了些银钱准备跑路，却又被宅里管事的苟家本家老爷以给拿住了，打个半死，关在牢里。他和苟家有仇隙，而且本人又符合天不怕地不怕的彻底无产者的特性，正好成为穿越者利用的对象。

苟布里站在台上原还有些打鼓，回头瞅了一眼台角，席亚洲冲他点点头，便一鼓勇气，开始说话了：“我是个穷厨子，给苟家上上下下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做饭好些年了。这些年气候不好，不是旱就是雨，台风雹子轮番来。大家平日里都过得艰难，粥里下块番薯就算过年了。（注：这话毫不夸张，洪秀全没造反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天天能吃白米粥加番薯。一般老百姓的穷困可想而知。）这苟家呢？我是个下等厨子，不知道什么道理，就说我知道的他们家的吃饭好了。他家用的头等厨师，都是能把一口猪做出几十道菜的高手艺，一盘炒肉，就用一头活猪背上的一块肉，其他都不要。吃鱼要吃张嘴吐气的，吃虾要吃活蹦乱跳的，米要碾过三次，作饭都都是白米饭，里面一颗杂粮、番薯都不加！吃白米饭吃腻了，就做油炸的糕饼吃，一炸就是一大擦啊……喝酒是十年的，人参汤得辽东来的，还要半尺长的。最可恨的是苟循义的儿子苟大少，这个小挨刀的，从小时候吃包子，烫了不吃，冷了不吃，不冷不烫的时候，叫两个美貌的丫鬟各捏着一个角，送到他嘴边，他就当中咬一口，余下就全丢了喂狗——”

邬德皱起眉头，小声问席亚洲：“这谁编的，胡编乱造也得有个度吗？！”

席亚洲却一点不动声色：“是杜雯带着张兴教他们搞得，对吧？你觉得离谱，老百姓就爱这个调调。”

“这不扯淡吗……”邬德正说着，那被踢翻在地的苟家的本家老爷忽然站起来，颤颤巍巍的说：“胡说！没有……”话音未落，身边的几个盐场村的民兵早就棍棒齐下，又往他嘴里塞了个麻核，拽一边去了。



麻核

第七十三节 初雨

这苟布里十分机灵，反而来个打蛇随棍上，故作一脸痛心的说：“我那时候给苟大少蒸包子，见他这样，还求这位管事的本家老爷，说：少爷不吃，剩下的可以赏给外面的庄客们，也让大家沾点苟家的雨露。谁知道，谁知道……”他做出一脸欲哭无泪的悲愤模样：

“这人竟然说，他们家姓‘苟’，所以就算是狗也比外面庄客的尊贵！”

这话引起了下面一阵骚动，老百姓的愤怒果然被调动起来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故意浪费食物是极其可怕的罪行。有人高喊：“打死这个坏蛋！”“把他和狗吊一块，来个祸福同享！”

这本家老爷急得乱喘，只是发不出声来，脸都憋得红了。

苟布里见此番情景，十分得意，有趁热打铁，对着这半老头子吼道：“你瞪我做什么！有短毛老爷这样的青天为我们小民做主，不怕你这恶徒！再没有你们苟家骑在我们小民头上拉屎撒尿的日子了，”

说着他一拉袖子，把上衣脱了下来，露出身上新得旧得许多拷打的伤痕：“各位乡亲，今年我在厨房下面烘个番薯吃，被这老东西看见，说我偷他们家的马粮。我说，你家的马粮都是金灿灿的小米和豆子，哪有这样的粗食，我哪偷去。就为了这句话，他去禀告了苟循义，把我押土牢了拷打的死去活来，就此关在土牢里，要不是短毛老爷们打开了牢门，我就为这话白白的死在里头了……”说着说着他大约也想到了被关在土牢里的百般苦楚，恰到好处的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台下已经哭成了一片，邬德虽然为这样的效果高兴，却知道苟布里说的东西真真假假，对席亚洲小声说：“这个是不是搞得太虚伪了？”

席亚洲摇摇头：“其实真事比这个惨得多的有的是，你看群众都在哭。这就是有共鸣。苟家要不是坏事做尽害惨了老百姓，他们会哭？现在老百姓还不敢讲这些。敢讲的人又说不清。苟布里虽然在瞎掰，但是敢说能说，把情绪发动起来，有助于他们冲破那层桎梏。”

邬德心里直犯嘀咕。他比席亚洲这些人都年长得多，亲眼见过许多当年借着群众运动开始的政治狂飙，群众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还真有点吃不准。席亚洲看到邬德的脸上有不以为然的神情，说：“成大事不拘小节，眼下发动群众最重要。咱们继续听吧。”

正说着话，忽然有人过来轻声耳语说：“有个丫鬟，想见掌事的。”

邬德一愣，想平白无故怎么有丫鬟要见他起来了，他赶紧和席亚洲说了几句，自带了几个人过去。

苟家的男女仆役，除去家丁之外，也有一二百人。他们的成分比较复杂，一时间也不好甄别，暂时先分男女分开关押在两个院子里。刚才开斗争会按张兴教的名单押走了一批平日里有权有势的恶仆。

这个要见他的丫鬟名叫初雨。原给苟循义的最受宠的七姨太当贴身婢女，寨子破的时候，苟循义的妻妾们都或被迫或自愿的上了吊，丫鬟慌乱中也自杀死了一些，这女孩子不愿意给平素刻薄的主人殉葬，加之见到短毛们进来之后对女子秋毫无犯，更无死念了。她平素心思灵活敏捷，也会说得几句官话，对外面的短毛的传闻多多少少有些知道，此刻见这些年轻的“髡贼”们，个个身高体壮，脚步轻捷，举手投足，言谈举止间都充满了自信，不卑不亢，与老爷少爷们那种妄自尊大的傲慢，一般的小民奴仆的谨小慎微的卑微完全不同，心中不由得多出了几分爱慕的意思来。

心里思量了一番，她是外来逃荒的人家卖在本县的，几经转卖才落到苟家做丫鬟，虽说是七姨太的贴身丫鬟，这七姨太平日里娇纵成性，对待下人极其刻薄，稍有不如意就是打骂。初雨在她身边真是度日如年。她在这世界上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原只想日后能指给个家仆庄客平安度日，没想到苟家的丫鬟是从来不嫁人的，有的丫鬟四五十岁了还没有婚配，让她最后的一点巴望也破灭了（注：这是所谓“锢婢”，婢女长大后不婚配，一直服役到老死。自明代起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风俗，原因似乎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即使在当时也被人认为不人道的）

苟家已破，自己未来的前途便要想定。她想这些短毛素来以仁义自诩，打破庄子之后不抢不乱杀，对待妇女也很客气，还特意调派了一个短毛的女总管来看守，不仅心肠好，心也细。自己这些家仆奴婢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过得几天十有八九会叫他们各自回家，自己是无家可回，也得为自己谋个出路才行。想来想去，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桩秘密作个献礼。计议已定，便乘要去小号的时候，在院子角落里悄悄的禀告给负责看收的杜雯。

杜雯本来为群众大会出谋划策了好久，自己没法去看，正觉得闷气，忽然有“被压迫的阶级姐妹”愿意来揭发，真是再对胃口也没有，本来就要叫她说出来，但是这初雨却死了性子一般的只肯见到“掌事的”再说。

“我就是掌事的。”杜雯还不死心。

“掌事的有大有小，你肯定不是大掌事的！”这女孩子一点不畏惧，颇有些泼辣的作风。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得！哪有女得当大掌事的！”

这话把杜雯咽得气也不顺了，心里直骂“没觉悟，一脑子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但是没法，只好叫人把邬德给喊来了。

初雨由杜雯引着走进谈话的小厅，双膝跪下，叩了一个头，俯首说道：“奴婢初雨叩见老爷。”

因为是低着头，邬德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孔，但是她高挑的身材和大方的举止已经使他暗暗满意。到本时空这么久了，这是难得一个比较符

合现代人审美观点的女子。

他含笑问道：“你就是那个要见我的女子？”

“是。正是奴婢。”

“你找我什么事情？”邬德说，随手拿起初步的审问记录，知道这个女子是七姨太的贴身丫鬟，“你是七姨太的贴身丫鬟，她如今死了，你可悲痛？”

这话在初雨听来蕴含着危险的成份，故而稍作矜持道：“我们主仆多年，奴婢并非草木，岂有不悲悯之理。”她不说悲痛，却说悲悯，以示其间的差别。

“看你的样子并不这么伤心嘛？”

初雨磕了一个头，落落大方道：“奴婢为七姨太服役，无一日不竭力奔走洒扫，以偿其衣食遮蔽的恩情，主仆情分，也止于此了。”

言下之意就是我干得活对得起我拿得工资，如今公司破产了，伤心难免有一点，痛惜则是谈不到。

邬德在心中点头，暗暗称赞，随即说道：“初雨，你抬起头来。”

初雨大胆地抬起头来，让邬德看清她的容貌，她也趁机会向他打量一眼。她看见这个破了庄子的短毛老爷时值中年，五官端正，一双浓眉，双目炯炯，皮肤黝黑，身躯强健有力。心中不由一动，害怕他的目光直视，又将头低了下去。

邬德乍一看初雨，模样看起来只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现代时空应该还是个中学生。眉宇间却有一股镇定自若的神气。他问道：

“你有什么话向我们禀告呢？”

“荀循义的书房里有一秘阁，老爷们可曾发觉？”

“秘阁？”邬德和杜雯异口同声的叫了起来。他们已经把荀家宅院的各处都搜索到了，但是书房里有秘阁这事却并未发现。

“不错，就在内书房，那里的镶嵌板后面有一处秘阁，里面收存的都是重要的来往书信账簿和贵重物件。”

这是个重大发现！邬德很清楚，金银财宝尚在其次，这个与广东地面上各路海盗有所勾结的大窝家的秘密书信账簿显然能让他们知道许多细节情况，本时空的消息传递十分闭塞，广东的事情，往往要个把月之后才能传到县里，当地的各种情况他们也只能从历史书籍里查询。

他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

“奴婢是七姨太的贴身丫鬟。苟老爷常召七姨太过去内书房陪寝，奴婢照例在外间伺候，偶然……偶然……”初雨说着脸色微微一红，颇有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娇媚之色，让邬德这个中年汉子也有点不能自己了。转念一想这孩子都够得上当自己的女儿了，自己可别真给禽兽了一把。

他点点头：

“你既愿意把这样的秘密告诉我们，可有所求？起出的财物，我们必重重的赏你，再派人护送你回家。”

“奴婢只求老爷能将奴婢留在身边侍奉。奴婢早就无亲无眷，即使拿着金银又能去哪里呢？还请老爷收留！”初雨落落大方的又磕了一个头。

这下倒把邬德闹了个红脸了，小姑娘毛遂自荐给他当丫鬟这样的好事，还真是生平第一遭。这事情当然不能答应，不说一群已经有点性饥渴的宅男们容不得他，就是身边的杜雯也十有八九会给他来个铁腿功。好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早有安排：无家可回的婢女仆人一律收容。

“好说，你们无处可去的姐妹，我们自然收留使用。你安心就是！带我们去起开阁子吧。”

第七十四节 东门集

在初雨的带领下，邬德带人很快找到了这个秘阁，镶嵌在护壁板后面，合丝密缝，即使仔细看也瞧不出什么破绽，初雨不知道开启的机关在哪里，穿越者也懒得找，王瑞相找来把消防斧，劈里啪啦的一阵乱砍乱剁，很快把板壁砍开一个缺口。

没想到，阁子一开启，却意外的发现了苟家的主人——苟循义。他正躲在这个书房的秘阁里。这个板壁后面是一道楼梯，下去是一间地下密室，里面有五个红木的橱柜，都上着锁。室内还有几缸清水和许多干粮，看来支持个十天半月不成问题。苟循义被抓的模样比萨达姆要好看多了，虽然浑身颤抖，倒还不算灰头土脸。



萨达姆被捕

这苟循义勉力镇定，却抖得站也站不稳，他这般的土豪劣绅，平素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作威作福，除了对县里的官吏和绅士们稍讲礼数之外，简直就是土皇帝，杀人放火真是眼都不眨一下，此时此刻被人生擒活拿，知道是对头上门，立马就泄了劲。原想说几句恳求哀告的话，憋在嗓子口说不出来了。

几个人原想这位在县里呼风唤雨，勾结海盗的土豪是何等的英雄人物，看他这幅模样，心生蔑视。邬德吩咐把人拖到群众大会上去，自带了几个精细的人，逐一把红木橱柜上的锁头砸开，里面果然都是各种账册、契约、票据之类的东西，还有许多一捆一捆用细绳捆扎好的书信。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但是也知道他既然郑重其事的藏在这里，必然都是重要的物件。此处不是整理的地方，干脆拉回去找专家处理。密室里另有几口大箱子，其中三箱是西班牙银元。白得亮眼，合计有万多两。另有二口小箱子，是些黄金珠宝之类的贵重物件。其中有一件东西

引起了邬德的注意：那是一面塑料粉盒小镜子——这不就是文总当年大批销售到本时空的东西么——至于苟大的这个是从哪里来得就不得而知了。

苟大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在决定攻打苟家庄的会议上，苟家的命运就是“死刑”，本来对是否要杀满门的问题，还引起过一阵争论，最后虽然勉强通过全部杀光的决议，许多人还有些嘀咕和反感。现在倒好，苟大全家死得死跑得跑，就剩下一个光杆司令了，也免得有人良心过不去。至于杀了苟大则谁也不会难过。

苟循义被押到台上，台下的人群，发出愤怒的呼声，“杀了他！杀了他！”显然穿越者们前面的气氛铺垫起到了作用。一时间台下群情激奋。萨达姆被捕席亚洲冲着苟布里一使眼色，此公马上会意，拿起土块垃圾就往苟循义身上砸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紧接着就是无数的砖块石头雨点般的砸了过去，穿越众们早就躲开了。被捆得象粽子一般的苟大如何躲得开。就这样，在一阵嘈杂的喧哗声中，横行一时的苟循义被砸了个头破血流，当场毙命。当他的血肉模糊的脑袋被张兴教高高的举起来，象印第安人一样的在台上狂舞的时候，群众陷入了报复和嗜血的癫狂中，许多平素有民愤或者积怨的苟家人，都被从台下拽了下来，被人拳打脚踢的活活打死。穿越者们围绕在四周，许多人感觉到极其不适应。

聪明一些的人已经隐约猜到了执委会采取这种煽动群众起来搞恐怖的含义：这是过去的苟家庄，现在的大美村的村民最好的投名状，自此以后，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牢牢的栓在穿越者的战车上了。

投名状：投名状在古代用于忠诚之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忠心。其所谓“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大意指一个人在进入绿林时必须签署的一份生死契约，有了“投名状”便落草为寇。

这场残忍的闹剧正在上演的时候，邬德已经离开了现场，他要和负责查抄物资的戴谐商量物资的搬运和分配。

大美村的苟家的宅第将彻底拆除，拆下来的砖瓦木料作为建筑材料使用。至于大美村，则根据其土地的承载能力，留五十户耕种。其他的人户和各种手艺人全部迁移到百仞城去，作为直接掌握一批人口。留下的老百姓将按照盐场村模式，建立起村委会、民兵等基层组织。

戴谐这里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要运回百仞城的东西，还要适当的留一些作为救济当地村民所用，至于大量的家具、日用品、衣服之类物件，也都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他和席亚洲商量：有人建议让百姓们自己去取，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有胆大的和有力量的得了好处，胆小的和力弱的纵然抢到东西也往往被别人夺去，甚至被强者杀伤。因此，这一次的发放由计委统一安排发放。

安排好一切事宜，邬德带领一批大队人马和物资首先撤离了大美村，席亚洲则留在那里，他还要帮忙在当地建立起基层政权。张兴教推荐了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担当领导：一个叫马帮平，是个小商贩，稍识些字；还有一个则原先是苟家的佃户，名叫金长满的，四十来岁。两

个人在村里有些威望。苟布里也想在新成立的村委会里捞个一官半职，但是席亚洲知道此人不可靠，直接把他打发了移民的队伍。

搬运苟家庄财物、迁徙人员的工作整整持续了差不多半个月，在此期间，工程队组织人力和机械修通了百仞城通往县城的道路。连原来设在城外山包上的观察哨位也干脆过了明路——大模大样的在山包上修起了一座全砖结构的三层炮楼，站在炮楼顶上可以用高倍望远镜看到县衙的里老爷在审案打屁股的细节，再配合上小灵通电话，简直可以做现场直播了。

临高县里这会是彻底的装聋作哑，任凭他们的在文澜河对面大兴土木。县里的居民对这些轰隆作响的钢铁怪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虽然还没有人敢靠近这些工程机械，但是每次机械开动起来，总有许多人在远处观看，甚至有些富户绅士，干脆坐了滑竿轿子，带着妻妾儿女和许多仆佣，远远的小土岗子上搭起棚子，放上几把藤椅，边看他们施工，边喝茶，宛如在看西洋镜一般。



藤椅



西洋镜：一种民间的游戏器具，匣子里面装着画片儿，匣子上放有放大镜，根据光学原理要暗箱操作可以看放大的画面。因为最初画片多是西洋画，所以叫西洋镜。

对百姓来说，变化还不止于此。来百仞城外的市集上的农民越来越多了，穿越众们极端旺盛的胃口吸引了大量附近的农民，起先只是一只鸡一只鸭、几斤鸡蛋或者一担蔬菜，后来是女人自己织的几匹布，到后来一头猪……穿越众们童叟无欺，给得价格也比一般的行情略高，而且付款全用天启之前的好钱。这更让大家趋之若鹜了，来得人也越来越多。

这里是短毛的卧榻之侧，短毛的厉害又是人所共知，不要说各路土匪强人，就是县里做公的，等闲也不敢随意过来，无人啰唆地面平静，加之今年的秋收收成也还算过得去，稍稍有一些太平景象。来得人一多，便人便在市集上搭起了棚子，支上炉子，卖些素食茶水，也供晚上住宿。卖货的人手里卖得了钱，也要买些东西回去，于是销售胭脂水粉、家常用具、农具之类的小贩也云集过来，接着又是看相打卦的，代写书信的。到最近这几天的时候，吴南海终于在巡视中发现了几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妓女也终于来了。吴南海一时间心潮澎湃，差点掉了眼泪——我们的集市，终于成气候了！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原先东门外的一片空场，如今魔术般的树立起了一大片的竹棚子，虽然就规模和人气而言，在21世纪都不能和一个偏僻乡镇的集市相比。不过对穿越者的商业部门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



21世纪乡镇的集市

在这一大片的简陋的棚子的边缘，靠近东门外护城河的地方，鹤立鸡群的修筑着一所全红砖结构的二层楼房，这里就是新建好的百仞城东门集管理所，也是执委会的商业部门的办公地点。小楼前面是廊沿，可以遮阳避雨，正门口的大厅里设着一个石台，上面陈列着三种不同的衡器。一套质量衡器：一公斤、五十克、一克的石砝码各一个；一把一米长的尺和一个装满之后一公升的水罐。

推行新的度量衡是商业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虽然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统一度量衡的做法，实则度量衡在从来没有真正的统一过。每个行业、每个地区，同一个度量衡名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异很大。造成许多纠纷和矛盾。商业部门决定从此时此地还不成气候的东门集开始，把现代社会的标准度量衡制度推行起来。在东门集的所有穿越众的采购和销售都是按照这套新的度量衡进行计量计价的。至于土著之间的交易，暂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新衡器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不做硬性的规定。

第七十五节 东门吹雨和独孤求婚的野望

在这个陈设着公用标衡器的大厅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东门市工商管理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室里条件艰苦，墙上只有石灰石涂抹，因为施工十分匆忙，石灰石还没完全干透。楼板是原生态的木板，工业部门暂时还没找到漆树，现代油漆则是十分遥远的未来。至于天花板吊顶之类的东西一概没有，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高高的挂在屋顶下的一个灯泡。然而桌椅却很奢侈，放在21世纪的时空起码得好几百万。什么红木大画桌，紫檀官帽椅，花梨圆凳凌乱摆成了一个会议室的模样，这些都是从苟家运来的战利品。



红木大画桌



紫檀官帽椅



花梨圆凳

与会者有七八个人，他们都是意愿从事商业方面工作的人物，有的是确有经验，有的则完全出于兴趣。为首的一个自称在工商所当过协管员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已经无考，但是他获知要到这个东门市出任管理头头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东门吹雨”。

他的身边是其副手：身着一件铁灰色制服式衬衣，下身黑色长裤，头戴黑色帽子，臂章上有一行字体“协管”。面露杀气，一幅小贩终结者的模样。此人和东门吹雨一样，本名无考，在未来的共和国的史书里，他是以“独孤求婚”这个怪异的名字出现的。这两位将在大明临高县开创本时空的全新的商业管理模式。



协管

在不算太遥远的未来，穿越者的商业最终将纵横四海，海外公司的贸易网络遍及欧亚非，但是此时此刻，穿越者的全部商业就在他们楼下

的那块连水泥都没有的泥地上。好在文德嗣已经发话，商业是执委会全力支持的项目，要钱有钱，要物有物。

旗帜所指，贸易开路。历史上的殖民扩张，无一不是用商业贸易的手段作为突破。贸易不仅能带来利润，还可以成为殖民者在当地立足的重要手段。对穿越者来说，他们已经使用了暴力手段占住了地皮，下一步就是增加和当地土著的联系，把自己从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海贼变成拥有大量新奇货物的商人。财富的吸引力将会把愈来愈多的抱有戒心的当地人拉拢到他们身边，最终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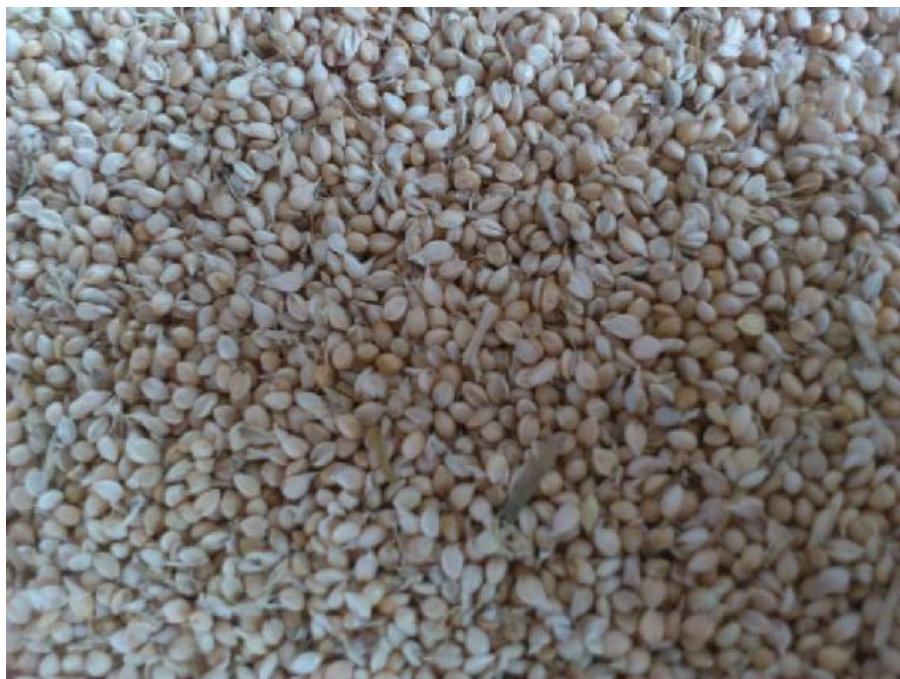
当然穿越者本身也需要贸易的支持，特别是粮食和副食品这类基本生活资料。都必须从当地农民那里得到补充。依赖外地输入有很大的不安定因素。古罗马人常常因为从埃及运来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而发生政局波动的历史是很多人都了解的，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

会议上先回顾了昨天的粮食收购情况，自从不断向四面派出的侦察队汇报说，已经有农民开始向地主交粮开始，穿越者就开始在东门市设点收购粮食。本地的米价是白银一两三钱一石，按照一般的稻谷出米比率计算，大概在七成左右，稻谷的收购价格就定在每石八钱。这个价格没考虑到米价中还有运输和利润方面的成本，商业部门估计当地的粮食收购价稻谷每石不会超过五钱。用八钱来收购已经是难得的高价了。

收购进行的十分顺利，邻近的老百姓，从升斗小民到大粮户，看他们愿意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粮食，都动了心，开始只有零星的一二十人，最近则每天有超过一二百人或肩挑或车推的运来成包成斗的粮食。商业部门的七八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只好把农业部门的人也喊叫帮忙。

一开始发生了一些混乱，因为当地人习惯于用斗作为粮食计量单位，十斗一石。这斗还有官斗私斗，容量大小各不相同，斗上面是敞开式的，斗面上的稻谷到底该平满还是该堆尖，堆尖又该多高，这些问题让他们都傻眼了。混乱一阵之后决定，就此推行新的度量衡，计重收购，收购价格定为每一百公斤八钱银子，称其为“公石”。计重用的是从船上拆下一台落地秤。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度量衡改变并没有引起售粮者的反感或者抗议，在他们看来，穿越者既然愿意出钱收购粮食，用什么做计量单位是他们的自由。这让东门吹雨大感意外，怪不得说古代的地主用小出大收，老百姓对度量衡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认识。

相比之下，老百姓倒是对如何使稻谷增加重量饶有兴趣。开始大家没有经验，又忙乱，收购来的稻谷中掺杂了许多秕子，甚至谷壳和沙土，吃了不少亏。这时候有人出主意，赶做了一批粮探子，用来签粮看样，吴南海又紧急培训了一番，教大家如何分辨稻谷的质量、含水量这些知识，以次充好的情况才有所遏制。



秕子bǐ zi：未成熟的谷子。



粮探子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购稻谷90吨。花生2100公斤。”东门吹雨向来参加会议的几名执委汇报着收购情况。

“你们看还能收购到多少？”文德嗣问。90吨稻谷，碾成糙米不过70吨，看起来很多，但是现在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还要赈济百姓，有点紧

张。

于鄂水打开随身的一本子：“收购还有余力。根据县志的记载，万历年间临高的秋粮正项七千六百四十六石九斗二升七合，新开垦地米征六石七升九合，共计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七升九合。这还只是正项，加上杂七杂八的火耗、附征，官吏层层盘剥，粮户们实际上上缴的粮食不会少于一万石。现在是明末，正是豪门大户隐瞒田地人户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有相当部分的田地没有课粮。所以我估计临高的秋粮总产量，在五万石到七万石之间。我们收购三五千石是没问题的。”

有人提出了置疑：“有必要储备这么多的粮食吗？从苟家不是抄出了一千多石？而且盐场村已经开始向大陆卖盐了，用盐从广东换粮食。以后还可以从越南买粮食嘛。”

吴南海对粮食问题看得十分要紧，马上开口辩驳：“粮食多多益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广东也好，越南也好，那都是远水。万一被掐断了，对人心安定不利。”

文德嗣接着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粮食比银子更硬通。一有灾荒粮价马上暴涨，银子就自然贬值了。大家别忘记现在还是小冰河期，自然灾荒频繁的很，我们现在不是几条船几百个人了，要从全县的大局着眼。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也提请执委会注意我们的贸易状况和白银储备，”程栋代表金融部门发言了，“现在的贸易收支是严重的入超，白银正在快速的流失。打完苟家庄之后，我们的白银储备上升到旧两制下的一万五千两，这几天已经流出了差不多一千两。照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毕竟流通货币也有需求。”

“萧子山去广州了，要不让他把存在高家的货款提个几万两回来？”

“没这个必要。”文德嗣说，“临高是个小地方，银子流入太多不是好事。我们有另外一样东西可以取代银子了——盐。”盐在历史上长期充当过货币的角色，他准备它来支付一部分粮款和劳务费。

不过有人反对这样的做法：对老百姓来说，白银和食盐之间，显然前者的吸引力更大，而且也容易携带和使用。老百姓已经尝到了现金收购的甜头，不会喜欢这样突如其来的强制性易货贸易。

“开个盐店吧。”东门吹雨突发奇想，“专门卖盐。他左手卖粮拿了银子，右手就得还给我们，哈哈，我真是个好商……”

“这倒是个好办法。用粮食、食盐作为等价物毕竟不是发展方向。现在县里的食盐生产是我们控制的，用来回笼货币很合适。”程栋点头表示同意。

东门吹雨趁热打铁，赶紧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我们对东门市的经营规划方案，希望执委会尽快批准！”

“规划方案？”几个执委都一愣。虽然他们在百仞城外搞个自由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增进穿越者和当地土著之间的感情而已。这个市场

准备如何经营管理却没几个人想过。大家就把这个集市想成了国内许多城市都有的自由市场的模样：农民和小摊贩们来摆摊出售商品。

“不错，规划方案。”东门乘机站了起来，“各位执委，现在就让我来介绍以下这个整体规划方案，我相信，有了这份规划，在执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文总的指引下，在程委员的大力支持下……”

“别扯废话了！都到了大明还搞这套！”独孤求婚已经不耐烦了。

“……我们的东门市将成为全临高，不，全海南最繁华的商业市场！”

东门吹雨好歹是非正式的混过官场的，哪里在乎求婚的牢骚，说完开场白之后，赶紧在身后的黑板上挂起一副新绘制的规划图。这是他跑了一趟建筑工程组好话说尽，又送了几包香烟才得到的。

第七十六节 商业规划

东门市的规划以百仞城的东门外壕沟为起点，向西延伸三百米，修筑一条主街——命名为东门街。在街道两侧每隔一百米修筑一条横街，形成一纵二横的布局。街道两侧划出不同大小的地块，可以卖给商铺自己建房，穿越者也会在东门街两侧修筑一些铺面房，供商户租用经营。



百仞城平面地图

“你这个规划搞这么大，先不说要占用多少建筑工程方面的资源，临高这地方有这么多商户来租你的铺面房吗？总不见得叫卖菜的小贩也来租吧？”

“临高的经济规模非常小，基本上是自然经济，这个市场是不是夸张了点？”程栋表示了担心。

东门吹雨胸有成竹：“这个是长远性的规划，我们打算先搞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包括修筑一百米的街道和配套的下水道，修建一所骡马客栈，这是旧时官道和大型集市上常见的一种旅馆。客栈里有很大的院子，用来拴骡马，停放车辆；有货栈，客商可以临时寄存货物，有厨房，水火方便，但是不备伙食，客商要自己起火作饭。住宿主要是通铺，也有一些单间。是中小行商经常落脚的地方。

一座酒楼——他附带说明穿越者目前与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在城外有一处可以见面谈话吃饭的地方，平时也可以为有钱的客商服务。

在管理所大楼的对面，则修建一所商馆。商馆借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的一些模式：一座由高墙围绕起来的建筑物，里面有商行；有储存堆放货物的仓库和空场；还有可供重要客商们使用的客房、餐厅和会议室。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1600年12月31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实际上这个特许状给予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21年**，随着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

原计划准备把自来水通到东门市，但是远距离供水还有难度。改为挖掘几口水井，其中一口为公井，免费供应人和牲畜饮水。最后，还将修筑公共厕所——这些天来做东门市做买卖的当地人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已经让大家很头疼了。

甚至连绿化问题也考虑了进去——要知道连百仞城里至今也没有什么绿化工程，东门街的两侧将种植行道树，至于树种则请农业部门选择，吴南海当即表示研究研究。



行道树

至于安全性，独孤求婚认为不必担心，市场的主要建筑是砖石结构，门窗包铁皮，商馆的围墙四角还准备各修一座塔楼。就算有人来袭击，一时半会也冲不进来，百仞城土垒上的炮楼、哨塔更是近在咫尺。至于小规模骚乱抢掠之类的治安问题，他申请配给防刺背心、防刺手套和警棍各十副，以现有的工作人员组成“东门市综合管理执法队”。“保证不让任何人在这里嚣张！”独孤求婚信誓旦旦的保证着。



围墙角的塔楼

“这些都可以给你。”文德嗣说，“不过你准备用什么办法来招商引

资？”

“我想说下总体思路，比较大，也很复杂。怎么样？”

得到大家的允许之后，东门吹雨拿起桌子上的文件夹。这个商业规划是主要是他和严茂达、张信两人商量出来的，严茂达是一家珠宝公司经理，目前随同萧子山去了广州，张信则是某小造船厂的销售科长，论到做买卖的能力问题，东门吹雨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此二人的志向都不在搞地方商业上，所以也懒得和东门争什么，合作比较愉快。

东门市目前的繁荣是建筑在穿越者的大规模采购的基础上，有了五百多个高消耗的现代人的巨大消费量，才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经商贸易。但是只靠这样的大规模集团采购支撑的市场发展是有限的，怎么让全县，甚至邻县的的人都来这个地方经商和消费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是：修路。

百仞城的位置而言非常理想。正是县城通向本县的门户港口博铺湾的中段。处于全县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文澜河两岸的中心位置，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目前已经修通了百仞城 - 博铺的公路，延伸到临高县城的公路也在施工，用不了多久，县城与博铺港就会全线贯通。不但大陆上来得商贾可以方便快捷的直抵县城，居住在文澜河两岸的居民也能通过这条公路方便快捷得到达县城。

不过公路位于河东，河西的百姓很难享受到交通便捷，东门吹雨提议在百仞水电站的上游修筑一座便桥，将南北交通打通，这样，附近的老百姓过河就无需绕道县城南城门前的文水桥了

只要不断的有人流从百仞城经过，公路上唯一的市集东门市就会形成人员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商业自然就繁荣起来了。

文德嗣对筑桥的提议表示赞同。现在河西的工业区开工之后，穿越众自己的人员和物资往都返殊感不便，架桥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东门吹雨说现在的公路上老百姓基本上不敢走，又有炮楼又有汽车跑的。大家比较畏惧。

“这个倒没问题，很容易解决。”文德嗣皱了下眉，“不过这个时空的老百姓没有交通规则的概念，我们的车在路上跑会不会撞人？”

“不会的，我们才几辆车，不是大事根本不出动，现在路上最快的是自行车，最大的就是四轮马车了，安全问题不大。”

第二个方案是吸引外商。商业部门从情报资讯组很清楚的得到了一个讯息：临高不是个良好的市场，它的经济结构不但是自然经济的，还是特别落后的自然经济。经济总量和购买力不用说和明代的江南、广东地区相比，就是一般的北方人口密集区的水平也没有。想靠传统的穿越速成发财法大量销售“奇巧淫技”的现代商品：诸如镜子、玻璃杯、打火机之类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只能将东西销售到大陆上去。最好的状态是客商来采购，而不是自己去运销。

除了未来的工业品，临高本身也有许多土特产品输出。查询历史资

料之后知道明代本地的大宗出口物资是牛、食盐、红白藤和槟榔。红白藤、槟榔大多是从黎峒地区输入，加工之后再输出到大陆上，是最有利可图的商品。



槟榔：中国海南、台湾、湖南等地群众自古就有消费槟榔的习惯，是主要的咀嚼食品。

可是长期以来除了食盐是从县里的博铺、马袅等地装船出口之外，多数输出的商品是运到府城，从神应港出口。如果输出商品能改在博铺出口，交通条件优越的东门市就会成为大陆客商坐庄收购本地产品的集散地。

“现在我们控制不了槟榔贸易，但是已经控制了食盐的生产，我建议将盐的生产销售完全统制起来，使得东门市的盐店成为临高食盐的批发总店。完全控制食盐的批发环节。客商要买盐就必须到百仞城来。”东门吹雨说着两眼放光……垄断啊垄断，多少money由你而来！

其他建议还有免除博铺港的“抽水”和停泊税，吸引来沿海贸易的商船进港。提供好的商业环境，诸如免税、仓储货运服务，东门吹雨甚至提出可以利用广州的据点，开展海南 - 广州的商业无线电报服务，每日通报广州、澳门市场行情。

有了这些好处，大陆上的客商自然会把土产的收购、加工中心移到临高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常住和外来人口的流入，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穿越众自己生产出现代工业品之后，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渠道向大陆地区销售商品采购物资，以免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这套商业方案获得了批准。建筑工程组叫苦不迭，他们任务繁重：通往县城的公路刚刚完工；从大美村迁徙来的近二百户人家需要安置房；百仞城本身还有许多工程在进行。现在又多出一个东门市开发项目。砖窑、水泥窑日夜开工生产。到处都缺少劳动力。负责居中总协调的马千瞩焦头烂额。

这会他把吴南海找来，面色阴沉的说：“南海，你的任务又加重

了。以后每天要多准备八百人的饭菜，供应给大美村迁过来的村民。工程上急需用这批劳动力。”

这个通知吓得吴南海倒吸一口冷气，他最多只提供过每天七百人的伙食。现在凭空增加八百人，岂不是放卫星式的大飞跃。别得不说，光厨房设备也不够用啊。

“计委刚从大美村运回来一批战利品，都是苟家的厨房和日用生活品。你去挑选吧。”马千瞩坐在一张花梨木条案后刷刷的写了一张纸条，盖上私章递给他。眼下还没有公章，各种文件以执委和专业组组长的签名货栈私章为准。

“我们不种地，光烧饭都来不及吧！”吴南海因为最近总是忙于当火头军，来不及搞他心爱的农业而爆发了。

“人，你尽管挑，大美村的迁徙过来的人里一些妇女帮忙就是。主要要可靠的，和苟家有瓜葛的人一概不要。对了，我们的伙食不能让当地人经手，最好作饭的地方分开，明白吗？”

“我咋知道哪些人和有苟家的关系？”

“治安组在对他们逐个进行政审，材料出来一批你就选一批。”

第七十七节 妇女合作社

穿越者攻破苟家庄的消息在三天之内就传遍了全县。上下各色人等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极其复杂的，缙绅大户们即快意于苟循义这个人嫌狗厌，横行霸道的家伙彻底完蛋，又对短毛们的势力大涨而忧心忡忡。但是方圆几十里以内的贫民百姓都得到了赈济，个个欢喜，感激不尽。远处的老百姓闻风羡慕，到处哄传。老百姓得到好处，不断地有人来把许多大户的庄寨的底细暗中告诉穿越者，有的人愿意做底线，请他们前去破寨。甚至连小股的土匪也有来接头商议“共富贵”的。穿越者们都热情接待，记下情况，至于破寨，表示他们需要休整，暂时不开展这项业务。

百里以内，没有一家大户不向短毛们送贺礼的，连黄家寨都派人送来猪羊布匹。穿越者们既往不咎，不但照单全收。还重赏了来往的使节们，并且让他们回去传话，百仞城这边新开了市场，大家来做买卖，保证安全，不收任何费用。东门吹雨还不厌其烦的带着一拨一拨的使节去东门市转转，即给他们看正在铺设的砖石路，街道旁正在兴建的红砖房子……

海贼开市做买卖，这倒真是个新鲜的事！临高本地的市集不多，全县满打满算才十四个市，堂堂的县城里也只有个简陋的县门市。这会百仞滩那个地方居然搞出了个东门市！大户们听说回来的家人说那里的市面不比其他地方差，光短毛自己每天就要采购许多东西，最近更是敞开收购粮食，收购价格还很高！许多家里有大量存粮的大户都动了心，也加入到向穿越者卖粮食的队伍中去了。每天到货的粮食量让程栋心疼的直跺脚……银子是哗哗得往外流啊！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穿越众的第一个买卖——盐店在一片劈里啪啦的爆竹声中开张了。因为商馆还在建设中，这间盐店只是一个简单的竹棚，柜台后面堆放着成包成包从马袅盐场运来的海盐，以50克为一个单位出售，批零兼营，价格则比行情低三分之一。

虽然一开始销售额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随着来这里做买卖的人把东门市有便宜的盐卖得消息传了出去，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赶来买盐，销量顿时猛增。特别是一些小盐贩子，更是趋之若鹜。成篓成筐的购进。过去盐场被苟大户霸占，盐很难进到，县城里的官盐就更不用说了，雪白盐巴到了官家手里再出来，就是变得泥沙一般的黑黄了，价钱更是离谱。最后，连县衙门的厨子也来买盐，他倒没要求开发票，不过报账无疑是按官盐的价格。

受到盐店的成功的鼓舞，穿越者的第二家商店也开张了。这家店有些特别，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不是“国有商店”，也就是说，所有权并非全体穿越者，而是股份制企业。

这个股份制企业的是明家四口里的李梅给鼓捣出来的。搬到百仞城安定下来不久，习惯于商场搏击的李老太太开始坐不住了，眼下儿媳又当了公安，老伴每天穿上他那套没领章帽徽的87式海军服，去军事组

当什么海军顾问，儿子虽然窝窝囊囊的一时间没混上公职，好歹也天天在外面干活，她倒成天跟着一家妇女曹顺花在食堂帮忙，这怎么行！她到底是商界里久经风浪的，一直盘算着要搞个公司什么的，起码也得开家店。



87式海军服

开店，对原来时空的中李梅来说是手到擒来的小事，她要本钱有本钱，要渠道有渠道，但是在这里，全家除了一堆行李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穿越者本身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商品，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所以她只好等待机会。李老太太坚信一点：发财的机会在任何时空都是有的，只要看你能不能把握。

当穿越者打通了与黎峒的贸易关系，又在苟家庄大发了一笔横财。东门市也开始成了气候，李梅知道，机会来了。

计委从苟家庄运来了无数的战利品，从瓷器家居到衣服无所不有。这些物件都需要消化，变成可以使用的现钱和粮食。这就是她的货源。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把货源变成商店里的商品？她没有钱，这对她来说一点都不难。在和食堂里认识的女人们一番嘀嘀咕咕的串联之后，李梅回到自己的简易房里，把箱子里一身过去出门谈业务常穿的套装穿上了，换上一双半跟皮鞋。洗了把脸，又把头发仔细的梳理一番，立马从伙房大妈变身成为商界女强人。



半跟皮鞋

她出门直奔执委会大院，找准机会揪住了文德嗣。把自己想开家店的想法和他说了一遍。

“开店？”文德嗣有些糊涂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大批出工业品，没东西能卖。”

“东西有，就是苟家庄运回来的那些东西，那些衣服、日用品，杂木家俱什么的，这些东西基本都是旧得。没法整批的卖给别人，我想代表公司收购，然后再销售出去。”

文德嗣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异想天开，这不就是卖旧货么？她的公司收购，拿什么钱收购？他知道明老爷子的老婆是过去是商贸公司的经理，大概家底很厚，但是RMB资产……且不说她带没带来，就算带来了也分文不值。

“你拿什么收购呢？还有公司？我不记得成立过公司啊。”

“公司在这，”李梅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这是公司成立的协议书，按理说得先工商注册，不过东门吹雨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权力管这个。我就拿给你看了。”

文德嗣拿来一看，上面大致是写了这些人自愿投资成立一家“海南妇女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有：日用品百货、餐饮、五金等等东西，下面是股份分配比例和十几个女人的签名……粗粗一看，差不多是全体穿越者女性，连一贯以朴实著称的曹大妈也有股份。

“可是你们的注资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哪里有钱？都是供给制么。”

“文总，我记得所有正式注册的穿越者都是领工资的……”

文德嗣哭笑不得，他已经把这个茬忘记了。因为压根没地方花工资，所以很少有人会想起自己还有这笔收入。倒是这个偶然的意外卷入者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股东都是用她们名下的点券收入入股，我想执委会肯定不会否认这些与RMB等价的点券是有购买力的……”

“这个……，”文德嗣当然无法否认，不然大伙不马上闹翻天才怪，他努力挣扎了一下，“但是眼下也只发了三个月的工资，这点钱就算作股本，不可能收购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暂时先收购一部分，再用销售所得进行周转。”李梅看到文总的脸色大大得不对，马上把后续说了出来，“第一批是用点券收购，以后再向执委会进货，就是用点券、工分券、金银和铜钱一起结算了。”

“好，这样好。”文德嗣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你既是向土著销售，就不会有新得点券收入了。”

“哦，其实许多东西也完全可以向同志们销售嘛。我知道，我知道，”她止住了准备说话的文德嗣，“我们团体目前是供给制的，但是非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让大家用点券来买，不然搞点券有什么意义？我前几天就听说有人想给自己房间里买张条案，总不见得这也要执委会发吧？还有，如果需要更多的周转资金我还打算发行公司债券……当然，是在执委会同意的情况下。”

“债券的问题以后再说。”文德嗣想你还真准备来个商业大跃进了，“办股份制公司是个好想法，我个人同意。不过还得执委会讨论一下才能正式答复你。”

“我有个想法，”李梅接着增加她的谈判砝码，“这家公司可以搞成公私合营的商业股份企业，执委会可以代表全体穿越者投资，占据一部分的股份……比如20%。”

“嗯，这不错。”文德嗣开始认真听她的想法了。

“这部分的收益可以用来给大家分红、作福利开支，也可以做未来的执委会行政开支……”她一边慢条斯理的说，一边注意着文总的脸色变化，“您想啊，供给制这个东西是非正常的，等站稳了脚跟总要实行薪金制度的，到时候大家对收入就会计较了。能额外多分一些现金出来，谁都会喜欢。”

“不过执委会不能增发点券，”文德嗣皱起眉头，“点券只是种虚拟货

币，每个月自动给大家的工资奖金账户加一笔数字上去而已。价值不大好估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问题是执委会手里也根本没有点券可以用。”

“价值问题，我们可以再核算，团体里有学经济的，应该能想得出办法。至于说执委会手里没有点券，这根本不是问题，”李梅狡黠的笑了起来，露出了真实目的，“可以用货物入股么。”

文德嗣吃了一惊：你这是空手套白狼啊！闹半天李梅是一文钱都没有，全是空对空。但是他拿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因为她拿准了执委会不敢否认点券价值这个死穴。

办公公司的提议很快在会议上得到了批准。除了公私合营这个概念之外，金融和商业部门也支持这个提议。程栋认为这可以回笼一些点券，这么多人长期累计下来的巨额点券一旦突然加入市场流通将会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

杜雯在会议上支持尤为积极，原来这家公私合营股份公司除了穿越者全体拥有20%的股份之外，杜雯一直鼓吹要成立的“妇联”还没成立就占有了5%的股份。最大的受益人当然是李梅本人，她虽然一元钱点券也没有，还是以经理人的身份得到了12%的股份，这是全体股东大会上投票决定的。

第七十八节 开业大吉

海南妇女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字虽然取得响亮，本质上只是家旧货商店，货源自然是从苟家庄来得抄家货。古董摆件字画瓷器这些东西在本地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普通的家居生活用品数量很多，特别是衣服鞋帽，一捆一捆的衣服装来了几十车。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过，正如文德嗣说的，出资各方的资本是用穿越者内部的记账货币点券作为本金的，一点券到底该合计多少白银、铜钱成了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执委会过去的说明，一点券相对于一元人民币。

“既然点券是一元人民币作为基准的，那么核算价值的时候可以用RMB作为参考。”李梅说。

“这个，虽然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时空不同，人民币的价值没法这么套用。”文德嗣有点担心，“比如一个花梨木的桌子，21世纪值老钱了，要用人民币套得话，这桌子不就得天价了。”

“可以用粮食价格换算，”程栋建议说，“这样表现出来的购买力比较真实。”

他使用大米作为换算基准。

临高的米价是每石（94.4KG）一两三钱白银。

现代的中国城市米价，平均每KG大约在3.2元之间，再换算成石，每石米合人民币302.08元

以此为单位，人民币在1628年的临高的实际购买力就是302.08元相当于一两三钱白银。临高的物价他们是基本都了解的到得，这样就能比较便捷的换算成人民币了。

经过一番复杂的成本计算、了解行情，海南妇女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妇女合作社终于开张了，因为它的开张时间比盐店要晚一些，加上李梅本人的公关交际能力，合作社的场面要比盐店大得多。虽然也只是几排砖砌的柱子，上面搭上棚架和雨布的简易大棚。但它占据了东门街上的一块很大的地皮——这块地皮李梅原想以公司的名义买下来，但是土地制度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执委会不敢做主，在她再三的活动下，才核发了一张三年期的土地使用证——光荣的001号。

比起盐店开张时的悄无声息，妇女合作社开张就显得特别“会来事”。开张的时候不但放了一万响特地叫人从县城里买来的鞭炮，简陋的砖砌门楼上悬挂着席亚洲手题“海南妇女合作社”五个大字的木牌匾，四周沿街的砖柱上琳琅满目的挂满了祝贺开张的牌子，虽然很简陋，倒也象那么回事。落款的自然是各式各样的部门：左手第一块是执委会的，然后是东门市工商管理所、军事部、治安部、南海实验示范农场……连马袅的盐场村和大美村的村委会都有祝贺牌子送来。门口的一对喇叭里不断的播放着欢快的《喜相逢》。

这似曾相识的情景还是让许多穿越众感到亲切，就算不买什么也想进去逛逛了。里面设了十多个摊位，没有柜台，好在从苟家扫荡来的家俱多得是，就用各种条案方桌代替。上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物，第一批进得货物李梅心里也有个算计，农村的购买力有限，所费无非是吃和穿。瓷器、摆件、家俱这些不是必需品，老百姓一用不上二也买不起，唯有衣服和日用品，那是非买不可的。所以主力商品就是衣服鞋帽。把衣服按质地、新旧、用途一一整理分开，鞋子全部配对找全，好几千件各种衣物整理分类是个浩大的工程，明家一家四口齐上阵，忙活了两天两夜才搞完。破损的衣服不再发卖，直接装车拉到造纸厂工地去当原料。

合作社门口一时间熙熙攘攘，好不喧哗，当地土著哪见过这样的场面，纷纷聚拢过来，李梅乘着这个机会，指挥伙计招揽客户。

伙计是从大美村迁过来的村民里选的，都是脸相端正，能言善语的中年女子。洗澡换衣，清一色的靛蓝布裙袄，胸前还绣上了“妇女合作社”五个字，看上去整齐精神。她自己也是一身青布裙袄，她穿明装一点都没沐猴而冠的感觉，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的整整齐齐，浑身一股干净利落的味道。一个人站在门口和各路来宾打着招呼，连探头探脑，不敢靠得太近的土著，她见了也会用不大流利的临高话打招呼——毕竟主要是赚他们的钱么！顾客就是如来佛祖。



靛蓝

她知道过去的农民因为见识少，往往不敢轻易进陌生的地方，生怕受骗上当。所以把比较能吸引他们的旧衣、鞋帽、小梳子、簪花之类的东西都放在沿街的铺面上发卖。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

么多的商品货物，绫罗绸缎的衣服，五光十色，家里有女儿要出嫁，有儿媳要娶得，都盘算着挑几件回去。手头紧的，觉得穷人没福穿这个，不要紧，这里还有许多新的、半新的布衣，麻得棉得都有，价钱呢？比自己织了布请裁缝做还便宜。再精明谨慎的人心里也活络起来。

开门还不到一小时，铺子门口的五开间门面上就都是埋头挑东西讲价钱的人了。李梅满面笑容的看着这一副热闹的场景，忽然觉得这样莫名其妙的到了1628年也没什么不好——她已经憧憬到未来的商业帝国了，在原来的那个时空里，那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高峰啊！一激动，脑袋就有点晕，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快六十的人了，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得找个中医诊下脉，秋令正是进补的日子，现在不正是秋天么……

正想着，忽然看到从东城门里出来了一对男女，女的却是金发碧眼。正在门口看热闹的百姓们看到有了新的西洋镜，都涌过去看夷美女子了。

李梅忙分开众人迎了上去：“丁总编您好啊，您也来光临小店了？”

来人正是自封《临高时报》社长兼主编的丁丁，身边的自然是他的大洋马女友潘琳。前几天两个人才从大美村回来，连夜赶完了特别长篇报道《苟家的罪恶史》，昨天刚刚出清样。听说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开张了，他那敏感的新闻神经又兴奋起来，两个人立马赶到东门市来。

“李大姐您新店开张，我们没第一个来给您捧场，已经失礼了。”丁丁也算个场面上的人物，开口更是客气。他环顾了一下，“呀，我都没给您送贺牌……”

“哪里哪里，您帮我以后多宣传就好！”丁丁现在还是一个报社的总编，但是李梅毫不怀疑《临高时报》总有一天会成为象《纽约时报》一样的大报业集团的，此刻拉起关系来比以后再拉也容易得多。

“成，今天我就是来采编的，明天给您出个号外！”

“哎，那就太谢谢了您！按说公司开业，该请大家喝几杯酒得，现在也没有这个条件。过几天贤伉俪到我家来喝几杯酒吧，我自己下厨，我那里还有几瓶郫县豆瓣酱，给你们做顿川菜吃！”



郫pí县豆瓣酱

“那我们可一定来，我都想死水煮鱼了。这地方连个红辣椒也找不到。”丁丁笑着说，“李大姐您带我们参观参观吧。”

李梅当然求之不得，带着他们各处参观了一下，物资条件还是很简陋的，但是整套商业管理已经上了正规：进货、领料、库存、销售都有记录。伙计不认字，记账的事情就由李梅自己来。伙计的报酬采用的是售货提成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没固定工资的，按销售额的百分比提成。每种商品的提成比率不一样，好卖得东西提成比率低，难卖的高。每天管三顿饭，工作时间适应古人早起早睡的习惯，从早晨5点到晚上18点。没有休息日。不过，家中有事情或者生病可以请假，当然请假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这套制度按另一个时空的标准是严重违反劳动法，不过在这个时空这算不上有多苛刻。丁丁还记得有次去山东采访老字号的往事：直到20世纪初期，很多铺子里的伙计还是一文钱工资也没有的，老板就管三餐一宿，年底发个小红包就算完事了。

（注：过去商业企业不发底薪相当普遍，伙计收入主要靠两个部分，一是每天小帐收入分钱，二是年底的老板会按人力股分红。）

他看到铺面一角备着几口瓷缸，里面泡满青蒿茶，有一把竹杓，边上还配了许多木碗。



瓷缸



竹杓

“这是免费茶水。”李梅解释说，过去的有些商家每到一年四季都在店门口施茶，方便过往的行人，这是种传统的商业美德。很得人心，也有利于增加客源——许多人开始只是为了过来喝口茶，接着就被东西吸引住了。

“您可真有一套。”丁丁不由得赞叹，“果然是行行出状元，不简单！我看这里您是第一个发财的了。”

“那可不一定。”李梅笑着说，“您别看这买卖这么火，这只是第一天，以后日子长着呢。我们这是股份制企业，租土地使用权、盖房子的材料和人工，一直到伙计们每天吃饭的饭钱，可都是合作社现钱开支的，除了执委会作为投资给的那些货物，合作社没要执委会一分钱，这个怎么也得说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典型了吧？您得给我好好宣传宣传，也好我以后争取点优惠政策不是？”

“好！”丁丁一脸兴奋，忽而低声说，“咱们这妇女合作社，允许男人

入股不？”

李梅心领神会：“小潘不就是女人么？”

两个人一起会意的笑了起来。

第七十九节 广州行（一）

萧子山从广州回来了。

去广州不是为了卖东西赚银子，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标准的“赴羊城采购团”。和前些年每到美国人要发飙的时候中国政府总会送出一张巨额的采购清单一样，他们也怀揣一张名目繁多的采购单。每个部门都罗列了他们急需的东西，其中最大宗的物品就是生铁。

海南有中国最好最大的富铁矿，但是不论是田独还是石碌，哪一个穿越者的暂时都没能力开发，而且海南要作为煤铁复合体还有个相当致命的问题它没有煤炭。

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往往都和煤铁复合体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能够成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与它同时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有得天独厚的五大湖，不仅资源配套，还有便利廉价的水上运输；俄国有乌拉尔；德国有鲁尔。过去执委会对这些还只是从字面上了解，等到真正来到临高企图建立工业体系的时候，才发觉钢铁的问题不能解决，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们运来了成套的设备、各种机床、各种量具，建造了发电设备，造出了水泥，却被钢铁的问题困住了，没有最廉价的盘元钢筋，连一块司空见惯的钢筋水泥楼板、一个钢钉、一把锤子都做不出。船上倒是堆着成吨的钢锭，那全是他们短时间内造不出来的特殊钢，谁也舍不得动用。



钢锭

工业委员会的几个主要小组领导讨论之后决定，既然铁矿石的开发一时间办不到，就跳过高炉的阶段，先炼钢！不管质量如何，把日常需求最大的粗钢炼制出来。炼钢所需要的大量生铁，就先尝试从广东买入。

生铁不仅可做炼钢的材料，本身也是很好的材料，一些较为粗笨的构件都可以用生铁进行制造，用处很大。冶金组开出的采购清单是至少要购入50吨生铁。据说是最最起码的了，冶金组带来的几座小转炉，就

算只开工一台最小的一吨容量的，50吨生铁还不够生产一个月的。

这个计划从纸面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广东在明代的生铁产量极其可观，根据嘉靖十三年（1534年）广东布政司的统计铁课数量推算，年产量竟然有6127500斤，合3100吨。3100吨生铁，在现代只是一家小钢铁厂几天的产量，但是16年的俄罗斯的钢铁总产量才20多吨。穿越者早期的炼钢业建立在输入生铁的基础上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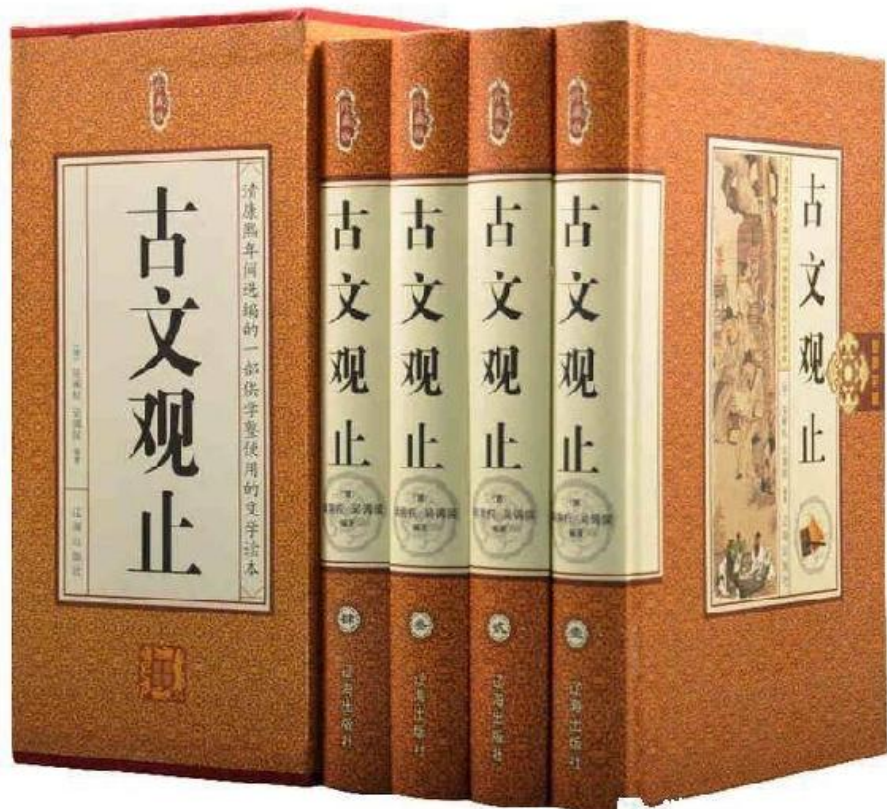
（注：钢铁产量的数字目前争论很大，这里纯属小说需要，不要较真。）

但是对萧子山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对钢铁虽然一窍不通，经济史还是知道的，大明的广东省里，恐怕是没有一个冶铁场有现成的50吨生铁可以采购的，十有八九得到处搜罗才能搞到。搜罗到了之后，怎么把它们运出来？萧子山大概记得，生铁这玩意貌似是不许出口的。他要把50吨铁装上船，官府知道了会怎么样？这都够他伤脑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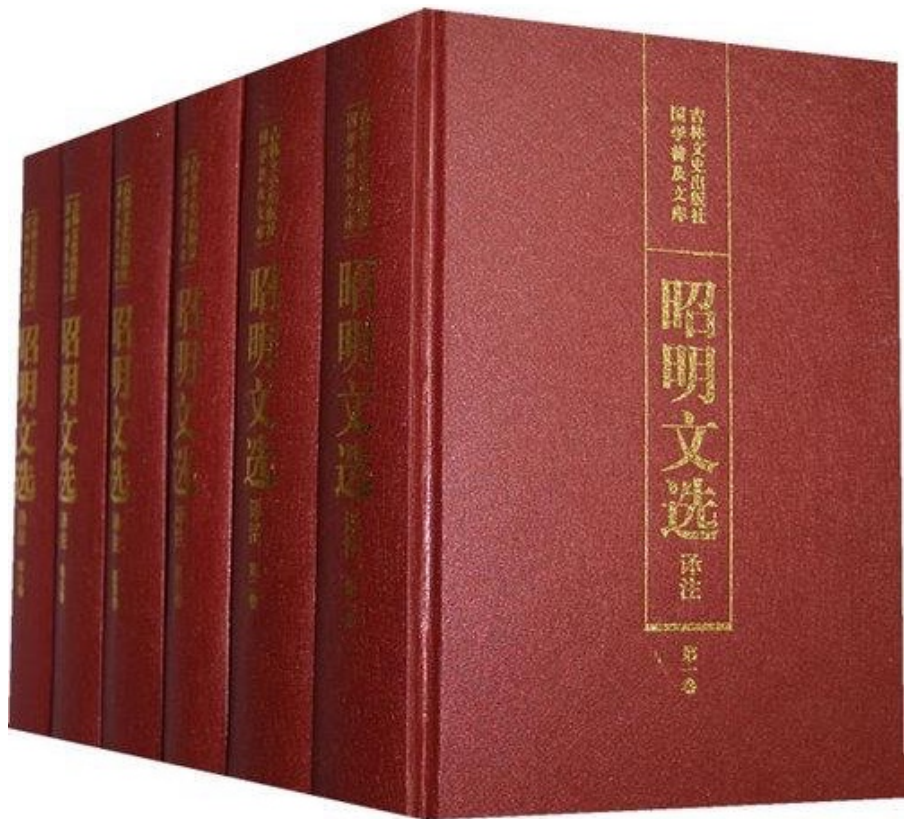
伤脑筋归伤脑筋，该做得事情还是得做。这个采购团的任务除了买东西，还有准备建立起广州情报网，打入广东富商乃至官府的任务。因此人员的配备足够强大，除了他作为总负责人之外，本来要派席亚洲作为军事方面的专干一同前往得，后来因为他在盐场村搞群众运动脱不了身就改把北炜从盐场村调出来，萧子山想这也好，有个侦察兵在身边当保镖，去哪都放心。北炜又带了侦察队里的四个最好的学生，以这次广州之行作为训练的结业考察。

队伍里随行的，还有准备在广州开设情报站的几名人物。严茂达是过去是珠宝公司经理，对这行特别熟悉，他给执委会的建议是在广州利用现有的房产设施开设一家专门经营奢侈品的商行作为掩护据点，这种商行有几大好处：一是需要资本庞大，交易频繁。巨额现金和人员的频繁流动不容易招疑；二是接触的都是达官贵人的家小，容易打入敌人的内部，三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壁垒森严。

陆荣则是从黎区刚返回就跟上了团。他熟练掌握多种南方方言，平时还爱读读《古文观止》、《文选》之类的古文，能写一笔还过得去的毛笔字。身体健壮，会马术，还懂些拳脚，是派驻到秘密战线上的合适人选。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则是郭逸，他被委以重任的主要原因是团体中对秘密战线的工作的概念全来自电影和小说，真正接触过实务的人根本没有。一纸调令郭逸忽然发现自己不是治安组打杂人员了，而成了情报顾问，要去大明的广州城里去搞特务活动了——这多少让他感到人生的无常，不到三个月前，他还在另一个时空的广州城里搞反特……

除了十几名穿越众之外，还需要一些土著随行。已经零星回来的百例滩生产队的人不是临高当地人就是福建射耕人，不要说去广州，很多人连琼州府都没去过。打破苟家庄之后抓到的俘虏里倒是有广东来得，但是还没过政审，不敢贸然使用。最后还是从盐场村找到了突破口。

盐场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谭桂璜（主任当然是他的叔伯兄弟谭桂琼了）听说短毛老爷们要找几个可靠的人一起去广州，便把雷州那边的盐商刘纲推荐给了他们。

这刘纲因为贩运食盐的关系，和盐场村的关系很熟络。谭桂璜渡海出去联络的盐商来买盐，他是第一个来得，还运来了当时村里急需的粮食和布匹。谭桂璜觉得这人讲义气靠得住。而且他虽然安家落户在雷州，自己却是地地道道的广州府南海县人，也常去广州周边做买卖，熟悉路上的情况。由他陪同再合适不过。谭桂璜和刘纲一说，自然满口答应，想不答应也不行，这盐场村的贩盐买卖他还想做下去。他也得了消

息，这伙短毛就是盐场村的后台，正是他们出手把控制盐场的当地土豪苟大给结果的。这样的势力，走惯江湖的盐商自然不敢得罪。

交通工具是船，不仅最为快捷方便，而且这支队伍带得东西也着实不少，除了必备的干粮、武器、银钱之外，还有为了建设广州情报站所需要的电台、手摇式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等物件，另有准备在广州寻找出手机会的各种货样，苟家没能完成的销赃，现在轮到他们办了。

不过，穿越者拥有的船只实在太过惹眼，不管开哪一艘过去，都得引起轰动。暂时还是低调一下好。于是就托谭桂璜出面，从本地的渔主那里买了一只临高拖风。这种船22米长，排水量可达78吨，是不折不扣的大型渔船。跑广州搞搞短程贸易是小事一桩。



临高拖风

（注：临高拖风是海南著名的大型传统渔船，不过它的出现年代是比较晚近的）

有了船，还得有水手，这种大型帆船一般人伺候不了。穿越众里这类人才不怎么好找，邬德虽是个渔民出身，却从小就是看机帆船长大得，最后还是林传清自告奋勇当了船长，这个渔民出身的偷渡蛇头因为工作需要，海上的活计什么都会鼓捣两下。北美分队里的几个帆船爱好者也随即当上了水手。

北美一千人到了临高之后一直没捞到什么职务，钱水廷因为是搞调查统计的，给分在计委和数字打交道，钱水协和周韦森在军事组当差每天站岗放哨，都淡出鸟来了。他们不比林深河，每天下班之后还能泡在机械组搞武器研发之类的事情。这次去广州要征集水手，就都报名了，权当消遣，几个人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把自己私存的武器带了不少，

又把林深河拉上了，准备在海上干票海盗的买卖。林传清也不是啥善男信女，几个人一拍即合，准备一有机会就动手。

不过要干海盗的买卖还是有点难度的，临高拖风是硬帆船，而这伙21世纪时空的帆船爱好者的驾驶操帆技术是软帆船。虽说经过几次试航大体掌握了使用方法，熟练度有多少就难说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之后，就去和萧子山说为了便于操作和安全起见——毕竟这广东沿海不太平，最好把船搞成机帆船——北美几个人知道萧委员这个人最是谨小慎微，对自己的安全问题更是关心，所以这个建议马上就被他批准了。工业组获准对这艘硬帆大船进行改装，增装二台12千瓦常柴动力的单缸柴油发动机，这玩意工业部门带了许多，它的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而且用途极广，除了不能当飞机发动机之外几乎什么东西上都能拿它当动力。

第八十节 广州行（二）

试车下来发现在满帆顺风的情况下，船速大概能到12节，装发动机对航速提升不大。不过，船舶的操作性有了很大提高，这对操作硬帆船毫无经验的穿越者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

“起码我们的船在逆风的情况下会有很大的优势。”林深河总结了一下这个优点。

除了动力系统，船只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措施，包括安装无线电台，添加居住舱房。加固货舱的舱壁，还改装了几个暗舱。里面除了武器弹药还装了林深河的私货，准备客串海盗的时候用。

包括穿越众在内，全体赴广州采购团人员共计二十五人，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船上备足了武器弹药，还有许多干粮、清水、银钱和各种物资。

1628年11月1日，大明崇祯元年十月初六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三等运输舰“登瀛洲”号扬帆起锚，从博铺启程，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

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三等运输舰登瀛洲”，纯属一群海军情节浓烈的人意淫。至于为什么是“三等运输舰”而不是二等或者四等，只有他们才知道了。

登瀛洲在徐闻的灯笼角接上了刘纲，这位小盐商自己也带了几个保镖伙计之类的人物，他原是不肯坐船往广州去的，宁可走陆路安全些，不过既然听说短毛们火器犀利，大概也有持无恐。只是传说中的大铁船没有见到稍有遗憾。

一路顺利，路上无话，五天之后便到了广州的南城外码头。

1628年的珠江口并不似后世那般航运繁忙。最近海盗猖獗，又风闻俞军门要封船打刘老香，各种洋船全都走避一空。珠江上船只稀少。

林传清这几天睡得不太安稳，这趟广州之行多少还是有那么点风险的。他当年在南海当蛇头搞偷渡，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但是毕竟洗手不干已经很久了。虽说他们这群北美分舵的人马时刻都准备在海上找机会捞一票。但他也最怕遇到海盗船：刘老香这样的海上巨寇岂是好惹的主？林传清当蛇头的时候就知道，偷渡船碰上哪国的巡逻艇都没关系，大不了这笔生意做不成，遇到了海盗就全完了。

一旦遇到了刘香的海盗船，这满船人的性命就全指望配这十几年来条枪和新装的二台柴油机了。海上战斗大家都没经验，一艘二艘的海盗船还好应付，万一来个十七八艘的……

幸好刘纲随身带了个熟悉沿海路程的舵工，在他的指引下一路上战战兢兢贴着海岸线航行，一见有可疑的船只就驶入港湾内躲避。这样走走停停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如今熬到了珠江口，自己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想到深处，回头看了看船栏另一头的郭逸，不由地又是一脸苦

笑。

对于郭逸来说，这五天的海上旅程可是受足了磨难。自从被调到治安组干审俘甄别工作之后，他的生活有了点新的希望。这次被委以重任出任广州地下先遣站站长，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次质得飞跃，他已经被认可了。虽然这个任务充满了风险，但是高风险也就意味着高回报。他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迅速的提升自己在穿越群体中的地位，从而进入到团体的上层。兴奋的郭逸准备了全套的方案和计划，满怀希望地奔向理想中的新天地。

虽然之前对晕船也有准备，岂料原计划一两天的旅程，因为东躲西藏的缘故，硬是到第五天都还没能踏上陆地。郭逸的脸色也由红转白、由白转绿、由绿转黑……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晕船的。显然这78吨的木船和上千吨的大船并不是一回事。该吐的东西在前三天的风浪中都已经吐尽了，某人自从被动穿越后第一次有了想寻死的念头……

幸好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像现在这样平和的航行时，偶尔也能故作镇静地出来呼吸下海风了。对于他来说，登陆后的考验可远远不止晕船那么简单，这也算是冥冥中给他的一个小小前奏吧。

“码头！码头！”了望斗中钱水协的喊声把整船人都搅合起来，闹哄哄地挤到两侧船舷争相一饱眼福。从船上望去，一条蜿蜒的绿色纽带一直往地平线方向延伸，这便是珠江了，远远的便是巍峨的广州城墙。四周棋布的民居和堡垒肉眼便可望见，码头内错落停泊着数只小型帆船，为防止遭到海盗偷袭，码头周围都已经布下了栅栏。

在上陆希望的刺激下，众人奋力将船靠上了码头。码头上讨生活的伙计大都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见到这一群因后世营养充足而显得高大健壮的人，纷纷疑惑地围拢上来看了究竟。蒙德是第一个跳下船的，随后跟着的是钱水协、周韦森等人，虽然大家事先都做了明人的打扮，也挽了假发髻，当不致那么容易被看破。但军人的习性还是让他们很快拉开的警戒的架势。双方就在这么奇怪的气氛中对峙着……

“怎么还不登岸呢，磨蹭什么呢？”一声娇嗔从舱后传来。

众人回头望去，只见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正掀开船帘向外探望，高耸的云鬓看似随意地挽在头上、却恰到好处地将几缕发丝垂在微微起伏的胸前，一袭道不完说不尽的庸懒美态。明艳动人的瓜子脸，轻纱笼罩下晶莹粉肤赛雪欺霜，犹胜芙蓉。一双盈盈秋水、清澈迷离，小巧挺拔的琼鼻下是薄嫩如玫瑰花瓣般的粉嫩红唇更是饱满欲滴。一颦一笑，皆有万种风情，端得是惊心动魄。

蒙德等人的一伙顿时都呆了，那帮船工伙计是更是魂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睁着眼睛大张着嘴，两道哈拉子便不自觉的流淌一下。此时便是一刀结果了他们，估计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这时，舱内传来一声咳嗽，出来的是郭逸，故做老练拱拱手道：“家中女眷，多有叨扰，望各位海涵。”说罢便将美女赶回舱内，避免再起纷乱。



PEPEI

此美人正是穿越众多名鼎鼎的情报组的秘密最终决战兵器，代号“P小姐”的PEPEI，其真实性别被列为最高机密。PEPEI的装扮技术在现代而言也是数一数二的，在船上旅途中，众人早已被其眼花缭乱萝莉到正太到御姐的连续转变迷得五体投地。如今再一次出现，连以为拥有免疫力的蒙德等人也仍然抵抗不住，可见其功力之深厚。

船舱内，郭逸责备道：“P小姐，希望你能明白，虽然你受执委会的情报资料组的直接委派，但是毕竟我是广东先遣站的负责人，有权统一协调，希望你不要给我们的整体行动制造困难。”郭逸明白，PEPEI是此次广州行动中最重要的秘密武器，但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影响到整体计划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再提醒一下。

PEPEI婉尔一笑，道：“何必那么认真，没想到那帮土人这么好对付，有点枉费我的手艺了。”郭逸略一沉思，道：“现在将按计划建立情报站，前线情报据点的建设也将马上提上日程，只不过，酒楼也罢、客栈也罢，人手上我们始终还是有点问题。不过我会设法解决，再此之前，希望你能一直待在船上，以免出什么纰漏。毕竟这种事不适合你出面。”PEPEI微微一笑，算是点头应允。

萧子山道：“现在讨论下上岸之后的行动吧。”他是采购团的团长，但是只负责和高举接头，采办工业部门需要的各种物品。至于建立先遣站的工作，全权由郭逸负责。

“我们分头行动，萧委员你去和高举、孙掌柜谈合作的事情——毕竟你们是熟人。我打算和老严他们请刘纲带着，看一下广州的市面，盘算下开店的事情。其他人暂时先留船上。”

“我先回次宅子，然后打发轿子骡车把大家接到宅子里去松散一下。北纬认得孙常，让他带队好了。”萧子山知道这行人在船上五六天都憋闷坏了，继续留在船上保不定闹出什么妖蛾子来，便把北纬留着镇场面。

大家计较停当，稍稍整顿后，萧子山便在特种兵和北美二路人马的保护下，向广州城内进发。

萧子山算是故地重游，有几分亲切，其他人则完全是好奇，多数人连临高县城都没去过，现在乍然来到当时南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用眼花缭乱四个字来形容是甚是贴切。

不过眼下不是旅游观光的时候，回到惠福街的宅子里，留守在宅子里的管事孙常和高家全家还是一切照旧，见到主人回来都十分欢喜。他们离开的一年多时间里，宅子已经被修整像模像样：院墙、驳岸整修一新，瓦砾被清理干净，房子也都修葺过。还在园子里开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许多蔬菜。

第八十一节 广州行（三）

萧子山吩咐孙常去准备骡车和轿子去码头接人。其他人赶快做饭打扫，空荡荡的宅子一下子的忙乱起来。孙常说骡子和车的事情不需劳费，直接找起威镖局就行，镖局因为走镖的需要，一般设有骡马车行的“外柜”（三产），什么都是现成的。

三产：指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

一面安排接人，一面又吩咐准备轿子去拜访高举。路上，他又问了问孙常这一年来各方面的动静。孙常说自从他们离开之后，高举也时常派人来送些东西。问问有没有澳洲海商的消息。街坊间倒也平静，除了因为刘老香在珠江口闹腾的厉害，市面稍有些惊扰之外没什么大事。官场上事他知道不多，就知道北京倒了一个宫里的大官，广州城的官场也有些变化，其他就说不清了。

萧子山知道这个所谓的宫里的大官就是魏忠贤了，历史在这个时空并没有改变它的轨迹：权倾一时的九千岁已经于去年农历十一月初六在河北阜城县南关的一座旅店内自杀。从去年的十二月开始到今年的上半年，崇祯帝正在穷究魏逆余党，官场震动并不意外。穿越者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感谢这样的局面：人心惶惶，谁也无心来应对海南岛上的一次海贼侵扰了。

萧子山的突然到访让高举又惊又喜。当初建魏忠贤的生祠之事，他别无良策，就用了文掌柜授得“拖”字诀，当初这位掌柜还明确说了，当月必有大变，果不其然：杨太监原本坐镇广州，差不多是到府日日催促，高举不敢太过拖延，只是慢腾腾的预备，挨了差不多二十来天。忽然小杨公公就来告辞了，吩咐把筹建生祠的事情暂停，带着预备好的各种澳洲货匆忙回京去了。把个高举闹得目瞪口呆，又隔了十来天，他收到北京发来的信函，这才得知：五月十八日，皇帝忽然生病，情况十分严重。这下高举就不是惊讶了，而是脑后起了凉气的冒鸡皮疙瘩。

“五月十八，京中有变，事可缓。”这是文掌柜辞行的时候说的话。眼下一对照，这伙原本就有些神秘感的海商更让他觉得莫测。他赶紧四下着人打听，问可曾有人见过奇怪的外洋大船？却没有任何消息。他只得死心，一门心思的坐等海商们来找他——毕竟有二十万两银子的货款还在这里。左等右等过了一年多还是杳无音信，正当他感到无望的时候，近一个月却听到一些风声：说琼州那边出现了一艘前所未有的巨船。船上水手，个个髡发短衣，十分凶悍。不由心里犯了嘀咕：莫非这就是澳洲海商的船？正寻思着要不要派人去当地打探。

高举一边叫人摆酒接风，一边嘘寒问暖。又将货物的销货单子拿来，告诉他眼下就有五万两银子可以提，其他银子，等个十多天就可凑齐。

“银子不着急，可以先存在高掌柜这里。”穿越者眼下不缺银子，缺得是物资。萧子山没有太多客套，告诉他此行的目的是购货，因为货物种类庞杂，还要请高掌柜多多帮忙。高举以为还是过去的瓷器、香料和

硬木之类，满口答应，待到打开清单一看，却傻了眼。上面开列的东西完全出乎意料：生铁、石墨、萤石、胆矾、明矾、皂矾、硝石、芒硝、碱面、硫磺、砒霜、雄黄、雌黄、朱砂、硼砂、石膏、锡、铅、铜、水银.....



萤石：又称氟石、氟石粉、萤石粉。是一种矿物，等轴晶系，其主要成分是氟化钙（ CaF_2 ）。唯一一种可以提炼大量氟元素的矿物。



胆矾：也被称作硫酸铜晶体，为了与“无水硫酸铜”区别，通常读作“五水合硫酸铜”，相对分子质量为250。俗称蓝矾、胆矾或铜矾。



硝石：又称焰硝、钾硝石等。无色、白色或灰色结晶状，有玻璃光泽。可用于配制孔雀绿釉。还可用作五彩、粉彩的颜料。制造火药的原料之一。

这其中的大多数东西，高举自己也不认得，有些他知道，作坊里要用到，还有些干脆就是药材。硝石、硫磺是属于官府管制的东西，生铁开口就要一万石，这还好说，无非要多跑些铁场，这水银也要十石——广州全城的水银都搜罗出来恐怕都没有一石——他们要这些做什么？难道澳洲有什么皇帝贵人死了，要用水银防腐？

正胡思乱想间，萧子山见他脸色变幻不定，问：“这些可有难处？”

“东西都找得到。”高举放下单子来，“只是这数量是不是多了一些？就说这胆矾、水银之类，全城能有一石就不错了，哪里有这许多。”

“那就请高老爷费心了，有多少要多少。”萧子山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不过这既然是点名买得东西，想来是至关重要的。

“兄弟托兄长我办事，自当尽力，”高举忽然变了称呼，低声道，“不过内中颇多违禁之物，兄长不是办不了，只是凡事得问一声，办起来才容易掌握分寸。”

萧子山愣了一下，他就知道硝石、硫磺之类可能是官府管制的东西，其他倒没想过：“不知道哪些是违禁的货物？”

“铁，此物是不许出口的。不过这个还容易。倒是铜、砒霜、硝石、硫磺可就有些难处了，特别是兄弟要的量还特别的大……”

“这些都是澳洲货物的原料。”萧子山已经从孙常那里知道：高举在澳洲货上发了大财，成广州城里的“财富神话”。用造澳洲货的原料来当理由，他一定尽心竭力。不过这也是大实话：工业部急需这些东西开始现代制造业

果然，高举马上就沉默下来，似乎在斟酌着什么，片刻之后才象下了决心一般道：“既然兄弟要，兄长我一定帮忙。只是备货需要时间，兄弟能等多久？”

“十五天。”

“有些紧了，我叫手下掌柜分头出去采办。尽力安排！不知货物运到哪里？是否还是……”

“这事情，得求教兄长。”萧子山此行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广州到海南的交通线来，以后还会在广州进行大规模的采购，急需合适的转运点。城里人多眼杂，大批进出货物殊为不便，所以，需在城外找一处仓栈作为货物转运的地方。

他把要求和高举说了，高举说此事容易，他在珠江口的游鱼洲上自设仓栈码头，那里是专门搞走私的渔民的地盘，都是些半民办半匪的人物。城里做公的等闲不敢进去，差不多等于是法外世界。穿越者的船可以停靠在这里。他在单独拨出栈房一座，供货物周转。

“这样甚好。”萧子山对这个安排还算满意，接着又告诉高举，他们收购这些货物是长期的，只要能收购得到，有多少要多少。

计议停当，高举才问起他们这次来广州有没有新得澳洲货物运到。萧子山只是微微一笑，“那只是些小打小闹的玩意，再过得几个月，兄长自然就见知道了。”

这番话给了高举无比的想像余地，但是也留给了他些许恐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怕眼前的这个短毛，但是对方身后那股隐隐约约的强大力量却使他惴惴不安。这伙澳洲海商，决不是商人那么简单。

萧子山下一个拜访的起威镖局的孙可成孙掌柜，镖局有长途运输大宗物资的能力，是建立陆地交通线的好助手。

一路上孙威已经把镖局的底细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东家。这是一个以家族、同乡和师门关系组合起来的镖局，上至总镖头孙可成，下到柜面上的小伙计、马夫，不是同族、同乡就是同门师徒师兄弟关系。彼此之间的地域、血缘、宗法关系极其密切。他们专走广州往江西南昌的线路兼做省内短途。沿途设有多个外柜分号，在广东全省也算是中等规模，方方面面都有一些人脉。萧子山盘算着如果把这个镖局掌握起来，对广东这里的贸易、情报活动会有很大的好处。

孙掌柜对他的拜访颇为高兴——澳洲海商还真是伙有讲交情的人物。萧子山又送上了一些礼物，双方言谈甚欢，萧子山就乘隙问起镖局业务上的事情了。

孙可成连连叹息，面色也阴沉了不少。

走镖的业务，倒是不差。就是沿途愈来愈不太平。过去路上匪盗不少，但还是江湖上有字号的人物，多少守江湖规矩，这二年，成了游匪流寇的天下，他们不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就是关不到饷的逃兵，这两路人，根本不管你什么字号、规矩，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过去的匪盗还只要细软金银，如今遇到的流寇，干脆是连东西带车什么都要。

匪盗横行，沿途的村镇就个个建团，处处设寨，走村过镇到处要盘问戒备，象他们这样的外来镖局，要不是师徒兄弟基本都是江西籍，有些人情关系在，真是找地方打尖落脚都难。勉强走了几次，虽然没丢镖却死伤了十来个弟兄。镖局上上下下都有些觉得前途莫测。

打尖：指京津一带行路途中吃便饭。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

萧子山提出用入股的方法资助他们，同时新开镖路的提议的时候，孙可成的嘴巴都张大了，自有镖行这个买卖开始，镖局就不是个赚钱的买卖，兄弟几个搭伙张旗就能开起买卖来，赚得是力气卖命的钱，一年到头上下下能混个小康，要说能大笔的分红是根本没有的事，所以镖局这买卖从来没有人用钱入股的。

“不要分红。”萧子山这才提出想法，“如今我们要在大明做买卖开字号，坐店运货的事情少不了，这水陆运货的事情，没有比你们这行更熟悉的。这些钱，我们一不要镖局分红，二不干涉镖局的内部事务，只是日后我们的买卖字号做到哪里，镖局的镖路也开到哪里！”

第八十二节 广州行（四）

萧子山给起威镖局绘制的未来蓝图其实改组成一个武装货运公司，明末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逐渐瓦解，远程运输如果没有武力押解根本行不通。

孙可成目瞪口呆，心想这人好大的口气，买卖做到哪里镖局开到哪里，别说他没这么多的师兄弟、徒子徒孙来干活，就是这到处都有的官、匪、土（豪）三路势力，他也没本事一一结交。

“这不妨事。”萧子山却并不在意，“暂时只需要新开一条镖路，就是从广州到海康、徐闻的。”



广州到雷州

“海康、徐闻？”孙可成有些不解，海康是雷州府的首县，徐闻则是下面的属县。两个地方在广东都算是穷乡僻壤。要说出产，只有海盐和蔗糖为大宗。也没多少富豪大户。澳洲海商卖得东西他是知道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奇货宝物，这种买卖做到雷州岂不是赔本到家了。

“不错。”萧子山点点头。开辟这条商路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打通海南与广州的陆地交通线，博铺港的对面就是徐闻灯笼角，两地是隔海相望，如果海路阻滞，穿越者就可从博铺渡海，取道雷州往广州去。二是获得当地的蔗糖。雷州半岛的气候、土壤适宜甘蔗栽培，从东汉起就有土糖寮，到明代，当地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已经非常的发达。10年前

后土糖的年产量已达10000吨，大部分外销。糖是明清中国海外贸易中最赚钱的货物之一，穿越者当然不能放过。虽然眼下无力直接控制雷州半岛，但是设点收购，争取货源还是可以做的。



雷州土糖寮

萧子山要起威镖局的做得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在海康、徐闻两县内各开设一家分号，随后逐步在沿路重要村镇则开设骡马大店或者轿车行，形成驿站式的交通线路。至于各处开设外柜所需要的资金，全部由他们负担。除此以外，另给起威三千两银子，用来招募人员、结交当地官府和支付一应杂费。

“一个月太紧张了，”孙可成连连摇头，“起威在雷州那边没有镖路，得派人去趟路。这事情前前后后没二三个月办不下来。”

“二个月吧，这事比较急。”吴南海已经通知过他，甘蔗的收获期是每年的秋冬时分，如果能及时的把镖路打通，还来得及在雷州设庄收糖，明年春天就可以大规模的出白糖了，穿越者的外贸商品也有了着落。

“这些还好说。”孙可成却并不见得如何的兴奋，“恕我多句嘴：掌柜是远道而来得，这雷州是个穷乡僻壤，去那里做买卖要三思……”

萧子山心中还有些感动，在另一个时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挖空心思的巧立名目骗取拨款，把别人的东西打磨一下就算自己做出来的，轻而易举的骗走了几个亿的老百姓血汗税款。这位经营情形并不好的镖局掌柜却要自己对投资项目“三思”！人的境界，真得相差的太远了。

“不必担心，我们自有道理。”萧子山知道若没有正经的理由，镖局

这种为人处世极其正派的商家是很难单纯用钱打动的，好在买糖这个理由是现成的：“雷州出糖，澳洲最需蔗糖，一来一回就是对本的利。我们就是想在雷州当地设庄收糖。”

孙可成这才恍然大悟，连称他们“有远见”，当下满口答应。萧子山随即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尽快招募人手，扩充镖局的队伍；二是帮忙在本地物色老成可靠的商铺掌柜、伙计，作为开设字号之用；三是双方设立联络制度。高弟因为在镖局学武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商定惠福街和镖局之间的联系每七天一次。紧急情况下可以当天联系。双方计较停当，萧子山将从高举那里拿来的银帖交给孙总镖头。双方的合作即告成立。

随后的几天里，萧子山一直在起威镖局和高宅之间奔走，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这些当地人的帮助了。而萧子山也见识到了高举这样的商贾在广州的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事情只要他派一名管事带着张名帖出去，就能搞定。比现代社会的领导批条子打电话都方便。

很快得，就办好了郭逸等人的保甲，算是正式注册了户口，其实户籍黄册之类的东西，明末的广州已经不需要了，保甲主要是一种治安措施。至于他们的籍贯来处，自然不能说是什么澳洲海商，就说是高家的一个同乡。有高家管事出马，负责地方的牌甲不敢怠慢，立刻就把事情办妥，萧子山知道这种半官半民的“小鬼”无论过去现在都是最难缠的角色，关键的时候也容易下眼药，当下厚厚实实的拿出一个五两的赏包，果然对方眉开眼笑，愈发恭敬。

采购团的人马除了留下少数人看船之外，住进了惠福街的宅子，休息了两天，都嚷着要出去走走，见识见识这17世纪的东南大都会的模样。

萧子山知道如果阻碍的话只会引来大家的意见，但是就这么一窝蜂的出去不惹出事情才怪。毕竟这些人的营养都太充分了点，举止行为也和周边的环境不大协调。当下把人分成五六个人一组，每组各请二名起威镖局的镖师陪同，以确保安全。另每人再发给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作为零用。

镖师这种职业，因为和黑白两道都有交谊，滋生了一种独特的担保关系。一般黑道上和镖局“交过朋友”的人要进城治病、观光或者采购东西，照例是由镖局里出面派人陪同照料的，好吃好喝好玩，最后再礼送出城，但有一条：进城的不能在城里惹事，不要说作案行凶，便是去嫖、赌，镖师都照例不奉陪，黑道上的朋友也守这个规矩。久而久之，城里缉捕的衙役探子见到匪人有镖师陪同，照例不会拿问盘查。萧子山知道穿越者们都过于带相，成群结伙出去立马就会给衙门里的探子盯住。还是请镖师陪同稳妥一些。



清代镖师

大家兴高采烈的去了，北炜自带了几名学员，也由镖师陪着出去了，不过他们不是去游览，而是实地勘察广州的地形地貌，绘出准确的城内道路、衙署、仓廩、城门等重要设施的地图。萧子、郭逸一行则由刘纲引路，在街上随便逛逛，主要是探查一下未来的商业模式。

一行人换好衣装，从惠福街出来，走过几条小街，来到闹市上，这里店铺林立，繁华异常。会集着各地商人，有南北两京的、各省的、以及外国的各种货物。从年代和范围上说，有三代以来的各种古董，有时兴的锦缎、绫罗、刺绣、布匹、家常用具，还有西洋来自鸣钟和稀奇玩艺儿。商肆按行业分类，各占一段街道。一吃过早饭，大小街道都涌着人流，到巳时后就拥挤不堪。人们有买东西的，有看热闹的，有看稀奇开眼界的，也有专为着看人的，拥来挤去，欢声笑语。真是比多少电影电视剧的场面都来得好看，几个人看得都不由得呆了——想到再过不到二十年，在明清交替的混战中，这红尘中的东南繁华之都有多少三百年积累下的累累财货，或者付之一炬，或者被人抢掠而去，在这里营生观光的人又有多少要化作枯骨，不由得心生感慨。



自鸣钟

越走人越挤，生意越热闹，大家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刘纲对道路很熟悉，实在太拥挤难过得地方，便引着他们走小路绕过去。正走着路，严茂达看到街旁有一座很大的珠宝店，他示意了一下，表示要进去看看。大家都觉得好奇，便一同进去随便观赏。店里的广东老板正在请一位客人看一面镜子——那粉红色的塑料镶边让萧子山一下就想了起来：这不是他从小商品市场里批发来的温州镜子么？居然能在珠宝行里卖了。

“这镜子非得卖一百五十两？能不能再下来一些。”

商人极其恭敬地回答说：“实在不能再少，这镜子如今您就是到高家的铺子里去买也寻觅不到这样的水晶霞玉镜了，您若要普通的墨玉镜子，小的只要一百两就行了。和您说了吧，这水晶的彩玉镜什么时候能再有货来，连高老爷都不知道呢！象这种少见的粉色的，恐怕再过个十天半月就得卖二百两了。”



墨玉镜

显然，高家不仅在零售，也在批发。这点上高举还是挺聪明的，只要澳洲海商能源源不断的供货，把持住总批发的渠道源头比只靠自己的铺子卖货要覆盖面大得多，虽然单价上少赚了一点，销售总量上却上去了。

客人又把镜子端详一阵，说：“好吧，我留下吧。这镜子端得十分了得，照得人这么清楚！”

第八十三节 入市（一）

几个人中除了萧子山之外，都没有搞过穿越贸易活动，眼见这面什么“水晶霞玉镜”明明就是小商品市场上成堆卖的温州产塑料框架鹅蛋镜而已，质量最好的，也不过十元一面。在这里居然卖到了一百五十两！

郭逸等人第一次看见用这么多银子买面玻璃镜子，吓得张嘴瞪眼，不由得摇摇头。一时间都有些受不了了。萧子山低声道：“怎么样？有信心了吧。广州这地方不比其他地区，是这个时空里全东亚最富饶的城市。”

严茂达点点头，无限感慨得说：“真是没料到广州在这个时代会这么繁华，我对在这里开珠宝公司也有信心了。”

这边伙计过来招呼，严茂达有心要摸下行情，便叫他拿珍珠出来——穿越者从另外一时空带来了大量的淡水养殖珍珠——伙计从柜里取出几盘珍珠，最大的差不多有径寸大小，最小的也有石榴籽粒般，多数很圆润，也有长卵形的。即使屋内光线有限，依然可以感到盘中珠光之盛。

小得，每颗在一二十两，最大的那颗，居然要价四千两。严茂达过去在珠宝行业了解过一点珍珠的历史，知道过去历朝历代都对珍珠十分看重，而且这些都是天然珍珠，十分难得，但是一颗大珍珠能卖四千两，他也不由得骇然了。

但是其中最为奇特的，还是一盘略显长卵形的紫珍珠，严茂达细细看了半天，伙计说这是西洋来得，因为颜色难得，这么大的也得卖二百一颗。



紫珍珠

出去之后，往旁边的胡同里走了过去，这里人稍稀。严茂达

说：“我们光把那一百公斤淡水珍珠卖掉就能大赚一笔了。”

“好像没它那么好看吧。”陆容说。

严茂达说，“珠色的确不如它好。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那盘紫珍珠。这玩意是澳大利亚来的海水珍珠。我真没想到广州也会有。”

“大约是从那边采过来得吧？从东南亚去到澳大利亚也不算太困难。”

“大概是得。这就说明有人去过澳大利亚，至少是到了它的外海岛屿。”

“开发澳洲其实也不错的……”

一路说着话，说说笑笑，又看看风景。陆容对街边的小吃很感兴趣，但是又怕吃了以后出问题，只好一路忍着口水。前面的街景却渐渐冷落起来，路边也不时露出荒地，却依然有人声。刘网站住了脚步，道：“前面是个人市，没什么好看得，都是些离散骨肉的场面，十分凄惨，几位换个地方走走吧。”

萧子山迟疑了一下，来广州之前，执委会曾经私下讨论过购买人口的事情，临高的当地的劳动力有限，本来就需要从外界补充一些移民。但是眼下的问题却不是这个，而是许多穿越者逐渐暴露出来的“生理需求”。

这个生理需要的问题，本来是饮食男女，人之常情。D日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每天工作量很大，而且还提心吊胆的防备着可能到来的进攻，身心俱疲，自然也没人闹这个妖蛾子。这些日子局面逐渐安定下来，空暇时间多了，文娱活动却又缺乏，五百多号人大多都是正值青春好年华的小伙子，不免就会饮食男女之思。问题是有老婆和女朋友得才不过十几个，多数人就靠看AV发泄，AV这玩意，与其说能发泄，不如说是火上浇油。于是在社会形式一片大好的局面下，也不免出了一些不和谐的事情：诸如偷看女生洗澡，偷拍裸体照之类的事情屡屡发生。最严重的就是出了有人在夜间企图强奸萨琳娜的事件，当然他们严重低估了这ATF大洋马特工的实力，萨琳娜除了稍受惊吓之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三个企图下手的人却有一个进了医院。

冉耀很快就把犯人给查出来了。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此事被掩盖起来。三个犯事的被远远地打发到了博铺营地上班，免得给萨琳娜看到了发生冲突。

事情算是解决了，但是执委会也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危险的苗头。营地里的女人不止萨琳娜一个，但是单身的女人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穿越团体本身是不可能自我解决男女交往的需求的。这样下去一旦再次发生强奸事件，或者有了通奸问题，执委会除了要面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还得面对一个狂暴的绿帽丈夫。怎么处理？处理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这都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事情。

如果有人稍微有点觉悟——就好像萨琳娜事件里的那三位，总算知道同志的老婆是不能碰得，改为去周围的乡村强奸妇女？强奸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情，当年为了争取民心，从红军到解放军时代，强奸妇女都是要枪毙的。他们也得把强奸犯给枪毙了？似乎又违背了执委会奉行的“一切人都平等，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的”宗旨。

就算不搞强奸，去嫖娼，且不说临高县城里有没有妓院，万一在妓院里感染上了性病又是麻烦事——17至18世纪正是中国沿海地区大规模传入梅毒的时代。要真不幸“中镖”，卫生组还得浪费本来就有限的青霉素来治疗。

总而言之，不解决生理问题，隐患很大！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比如萧子山提议把文体设施的建设提到优先考虑，每天晚上放电影，组织大家进行体育比赛之类。但是这属于扬汤止沸的措施，作用有限，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更大胆的想法：搞个妓院，严格卫生措施，杜绝性病传染。执委会则每月发给一次“快乐券”，除此之外费用自理。

这个提议显然在解该问题上效率最高得，不过执委会的多数人还是拉不破这张脸皮，妓院这种愚昧落后又残忍的东西怎么可以由他们这些21世纪的文明人来开办！至于发给嫖娼券这种措施更是让他们觉得无法容忍。（注：貌似德国这两年有不少城市发放免费嫖娼券。很冏，德国人民够幸福。）

执委会经过秘密磋商，又征询了一些意见，决定事不宜迟，尽快从大陆上买入一些女人来，以“女佣”的名义分配给单身男青年们，当然在名义上只是操持家务，实际上愿意干啥就干啥。

不过这个决定又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萧子山也反对。道理很简单：他是管内务的，如果采取这种变相发老婆的措施，结果就是现在的集体宿舍制度会完蛋——有了这样的“女佣”的男青年们肯定不会再愿意和其他人合住一间了。这意味着他得扩建住宅。

在经过几个晚上的讨论、争辩和听证之后，“女佣”方案终于获得通过，于是萧子山的广州之行就多了一个任务：买女人。

听起来很香艳的任务，实际上并不好办。人口买卖照例是要找专门的人牙，但是他们手里的货色却价格高昂，他向高举打听道：一个样貌一般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身价也得七八两，如果模样好，又聪明伶俐，少说也得要二十两。当然还有更好的：类似扬州的养瘦马一样的女孩子，那可就没了底了，少得七八十两，多得要几百两。

瘦马：养瘦马，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畸形行业。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后调训，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大后卖与富人作妾或入秦楼楚馆，以此从中牟利。因贫女多瘦弱，“瘦马”之名。

而且人牙往往掌握着“货源”，外地逃荒或者贫困无依卖身的女孩子，十有八九都会落在这些人牙手里，外人很难插足，除非遇到大规模的饥荒，流民大量涌入才有可能直接买到。

现在听刘纲说前面有人市，心想去看看也好。就算买不到合适的女人，买些孩子也好。吴南海专门提过，培养穿越者自己的人才要从儿童抓起。这样才能彻底的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把全新的知识和理念灌输进去。

“去看看，我想买些家人使用。”萧子山说着，又往前面走了。

当然这里其实并不是什么专业人口市场，其实就是一大块聚集了各地逃荒来的难民的荒废地而已，荒地上有座已经塌毁的小庙，甚至还有几座荒坟。错三落五到处是搭起的窝铺。从两广各地乃至江西福建逃来的难民，一个个活鬼一般的面容呆滞的或坐或躺，有的还能拄着要饭的棍子在慢慢的挪动，有的在煮着不知道哪里要来的剩饭剩菜，发出一股泔水的馊臭味……乌烟瘴气的，散发着一股一股霉臭不是霉臭、焦糊不是焦糊的怪味。靠着塌毁的庙墙，放着一排直挺挺的尸体，都盖着烂草席，只有一对对枯干皴裂的脚露在外头。还留着一些纸钱的灰烬……要回到三四个个月前，光这个场面就会让他们震撼，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时空如同家常便饭的死亡了。



民国中国难民

场子里有当地的民壮弹压着，还有个施粥的棚子，总算还看出当地政府的一点的救济。不过，出出进进的还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物——都

是来买人的。

第八十四节 人市（二）

果然，里面并不是自由市场，他们这几个衣着光鲜的人一进来，就有好些个人牙上来推销自己的货色：

“你看这个怎么样？一口糯米细牙咬金断玉，十五两怎么样？”

“瞧瞧这姑娘的头发，乌黑乌黑得……”

“我这个您别看年龄大一些，可是认字！书香门第出身的，近翠楼的老鸨子肯出五十两我都没卖！”

“您几位要的是服侍的人吧？这个姑娘才好，原来就是福建那边大户人家的丫环，调教好了的，模样身段都使得！我一口价，二十五两吧！”

……

闹哄哄的一时间倒把萧子山一行给闹蒙了。他们何曾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见这七八个人口沫横飞的一个劲的把女孩子们往他们身边拽，又是拨弄头发，又是拉起胳膊给他们看皮肤的。这些小到十一二岁大到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样貌都还端正，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被人牙捏搓得要哭又不敢，一副忍泪含悲的模样。萧子山心头一沉，果然是惨相，周围的几个人也都面露不忍之色。

两个镖师赶快上前把人牙都拦开，刘纲回头问萧子山：“大掌柜的，是要买几个孩子么？”

萧子山有些犹豫不决。看起来这里稍有姿色的女孩子几乎全被人牙买下来了，每个女孩子的价钱从六两到五十两不等，总有三四十个，如果全买下来未免花销大了点，再说年龄也偏小，这十二三的女孩子算是少女还是儿童？正在迟疑间，严茂达说：“萧委员，我们干脆来个团购吧。可以狠狠的杀个价。”

“再杀价也得几百两。”张信摇摇头，“我们干脆从人牙没兴趣的人上入手好了。等我们买得多了，他们眼看自己的货色我们没兴趣，就会减价处理了。”

“这样好，本来也准备买一些孩子回去抚养教育的。”

“有多少预算呢？我得有个底。”

“五百两以下。超一些也可以。”

一行人摆脱人牙，直接往里面走去。只见沿路的窝棚空地上到处是逃荒的饥民，扶老携幼，见有人过来求乞的哀呼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前面十字路口聚了一大堆人。他们走近一望，看清楚是个女子正拽着男人的腿，在那里嚎哭哀求，地上一堆破烂中还有二个孩子，大些的只三四岁，小得尚在襁褓之中。原来那女子全家逃荒到此，家里人已经

死绝，只剩下这母子三人。人牙看上了女子，却不要孩子。

女人已经被打得鼻口流血，倒卧地上。人牙还在一边用脚踢一边骂道：“你个饿不死的娼妇！老子又不开善堂，养你的孩子作甚！”抓着女人的头发就要拖走。

这边张信正要开口，忽然有人喝止：“住手！”却见人群分开，过来几个家丁，簇拥着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人群中响起来窃窃私语：“梁公子来了，梁公子来了。”

只见那人走到人牙面前：“你既买她，怎么又逼她丢下孩子！这两个孩子如此幼小，没了母亲还是不是死路一条！”

人牙似乎是认得来人，忙开口辩道：“您老明鉴！我们吃这行饭也不容易，她这么个病怏怏的身子，再拖着两个孩子，哪有买主要买她？我要答应了她，还得平白还要加二张嘴。”

这梁公子生气道：“你赚不出来，不买就是，为何要强逼着离人骨肉！”

人牙苦笑着：“得，得，我好心还是办恶事了。就她这模样，我不买，明个她全家都得饿死！小的好歹能救她一个人。”

这话虽然近乎无赖，却也是实情。这梁公子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人牙不敢再多说什么，丢下人从人堆中溜走了。张信又看看地上的女子，其实不过二十出头，脸瘦得落了形，蜡黄的皮色上却又有一层不正常的嫣红色，看起来的确有病。梁公子叫仆人去买几个馒头给她。又散了一些钱给周边围上路的饥民。

“我们买吧。”郭逸有些不忍心。

萧子山想这不大好，一是她有病，二则身边的孩子过于幼小了，买回去就是负担，迟疑了一下，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便点点头：“买下吧！”

这边的人群见几个客商把那女子全家都买了，顿时起了骚动。人场中马上传开了，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挤到前边，愈来愈多，把他们团团围住，都求着他们收留，不要什么卖身钱，只求给口饭。

一时间乱成一团，幸亏刘纲有些见识，忙和镖师挤了出去，请在场的衙役民壮帮忙维持秩序。萧子山手上有高举的名帖，又立马赏了几千钱，衙役们不敢怠慢，赶紧寻了官牙过来，流水价一般的写起卖身契来了。

周围的人很快就发现了，这几个人特别钟意儿童，特别是往日根本无人问津的幼童，见一个收一个，父母要随去的也一样收留。孤儿更是欢迎。张信出手又大方，反正身价钱是一文都没出，每买一个，就给在场的衙役官牙五百文。负责弹压的衙役干脆把场地里的孤儿，不管乐意不乐意的，统统都给抓过来写身契。没多大功夫，已经收买了七八十个孩子，另有四十来个成年男女。人牙们见这些人如此豪阔，赶紧上去求出售，张信摇摇头：“一个个的验看岂不是浪费时间，你们手里的孩子，

我统统包了。”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人牙手里的四十一个女孩子，按十两一个全部买了下来。一时间，废庙前黑压压的坐满了人。

萧子山一面叫镖师通知孙可成：腾空一间骡马大店，速速升火做饭，再请几个大夫待命。签好身契的，每二十个一拨，由两个镖师护送着的走到旅店里去。身子病弱的，又命人雇了骡车来运。

正忙忙碌碌间，忽然有个家丁过来，向刘纲说了几句什么，刘纲一脸恭敬，过来对萧子山道：“梁公子想请诸位掌柜过去叙谈叙谈。”

郭逸问：“这梁公子何许人也？”

刘纲道：“他是本县的举人，世家子弟，一贯急公好义，在县里很有善名。他想请这几位掌柜过去叙谈。”

几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觉得这样的当地士绅有结交的必要。张信继续留着安排发送奴仆的事情，其他人随着仆人往场外走去。

荒地边缘，有一处茶棚，卖些茶水馒头之物品，原是人牙和弹压的衙役们休憩的地方，此刻里里外外已经全部换成了梁公子带来的家丁仆佣，不下二三十人，众人纳罕：这小小得一个举人，排场都如此之大！

只见这位梁公子，年龄约在二十七八岁的模样，面皮微白，一副贵介公子模样，灰府绸长衫，手持一柄洒金川扇，虽不侈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见他们过来，也不倨傲，站起身来先拱手施了一礼：

“梁存厚。”青年公子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说道：“敢问几位掌柜尊号？从哪里来的？”

一面说，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着这郭逸等人。他目光极其老道，郭逸不禁一怔：这人眼神犀利，绝非一般纨绔子弟所有。口中连道：“不敢不敢。”依次将几个人的姓名报上。

按照统一的口径，他们都是海商，因为海面不平靖，滞留在此，由刘纲陪着逛街散心。

仆人送上茶水，梁公子又问道：“几位即是海商，为何要买这许多家人？”说着眼睛里流露出了怀疑的神情。

萧子山早有应对：“这几年海面不平，买卖一天比一天难做，就寻思着买些土地设庄收租过日子了。我等在琼州买地开荒，那里人少，佃户长工们每每没有婚配，只好来这里买些女子了。”

“那也是一桩善行了。”梁公子慨叹着，“我见你们刚才怜弱惜病，不肯离人骨肉，连幼童稚子也愿意收留，又着人妥善安排食宿，真是宅心仁厚，我辈身为广州的土著，真是惭愧！”

“哪里哪里。”郭逸等人赶紧谦让一番，又有点觉得这梁公子矫情。穿越者们来自现代时空，完全不了解古代社会残酷的一面。总觉得既然都收买了人家做奴仆，吃饱穿暖算是最起码的待遇了，不用付工资好像

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

刘纲却乘机说了些逢迎的话：“梁公子在本县一贯乐善好施，不用说这南海县，就是广州一府之地，又有哪个不知您梁公子的大仁大义的。你们不知道：此地施粥棚所费的银子，多半都是梁府上取来得。”

梁存厚却并不以为意，摇手道：“如今世道不靖，幸而广东地方尚算安静，我梁家世受国恩，非寒门可比。家中又有些薄产，尽绵薄之力行善事，也不过是为朝廷略略分忧。可叹的是在下在在敝县赈济饥民一事说，也竟然不见谅于乡邦士绅，背后颇有闲言。”说着长叹一声。

郭逸见他颇有苦衷，故意装糊涂道：“梁公子赈济饥民，是天大的善事，为何要有闲言碎语？”

第八十五节 广州先遣站

梁存厚勉强一笑，说：“在下出粮救灾，一则不忍见百姓流离失所，饿死道路，二则也怕穷百姓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几位可知道最近广州城里城外涌来了多少饥民？草草算来，不下三万之数！眼下还是秋收，待到明春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不知道还要有多少饥民涌来！若有人鼓噪而起，糜烂的还不是地方！可笑多少士绅，自命为圣人子弟。反说我故意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心思。可笑！可笑！”言罢大约也觉得有些失言了，赶紧拱拱手，“失态失态！”

“就缺两个人了。”萧子山喃喃自语。

“掌柜在说什么？”梁存厚不解其意，问道。

“不，不，没有什么。”萧子山赶紧拿话岔过去，“梁公子，我等还想在广州招募些饥民，一并送往琼州开荒，不知道此事官府有无问题？”

“开荒？”梁公子哑然失笑，“几位莫怪我泼冷水。你们开荒下得本钱，怕到最后连钱粮都纳不出，一年辛苦，白白的便宜了那些胥吏。招募难民是件善事，就怕事有不继，反倒害得他们流离失所。”

执委会给情报人员的一个重要指示就是收集各种明代社会讯息，郭逸见此，便故意道：“梁公子何出此言呢？”

“琼州，在下是没去过。但是听闻此地湿热多瘴气，多飓风。又有黎人作乱。荒地虽多，恐怕居停不易啊。再者，你们都是商贾，没有一个功名在身，岂不是当地的胥吏眼中的肥羊！轻得血本无归，重得怕是要倾家荡产！唉唉，这世道！”

郭逸只好唯唯称是，不敢多说。正说着话，却见一个仆人过来，轻声对他说了几句什么，那梁公子站起身来，称还有事要办，拱手告辞。众人别过，没走多久，却跑来一个家丁，恭恭敬敬的问道：“我家公子请问，贵下处是在哪里？他改日来拜。”

众人面面相觑：自己刚才在他面前都是唯唯诺诺之态，即没有吟诵什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也没大谈人权民主自由之类的玩意，这位世家出身的梁公子，到底看上了他们这群商贾什么？

郭逸赶紧道：“敝下处在惠福街，字号紫珍斋的就是。”

仆人问清了，从拜匣里取出一张梅红色的纸片：“这是我家公子的名帖。敬请收下。”



梅红色的纸片

初次见面就给名贴，这是很看重对方了，郭逸来之前听过于鄂水主讲的“明代风土人情”系列讲座，忙推却说“不敢收”。再三推辞不得才收下了。

萧子山放心不下，又赶到镖局的骡马店里，见来的人在镖局的安排下已经都安顿好了，孙可成一开始也目瞪口呆，听说他们要买些家人，没想到朝夕之间就来了这许多的人，镖局上下全体动员煮饭烧水，又请大夫给几个病人看病开方熬药，忙乱到天将起更才算妥当。

回到惠福街，众人商议，货物还没买齐全，但是人却已经买了二百多口，留在起威的骡马店里不是长久之计，一是叨扰人家，二来人一吃饱，心思就活络了，他们又不是狱卒看守，二十四小时盯着，干脆先把人运回去，再来运货就是。

这个倡议得到了船员们的热烈赞同，倒让萧子山很意外，他还以为这些人刚来没几天，不愿意马上回去。不知道几个人都揣着小九九。当下决定，让买来的人口在起威的骡马大店里休息二天，然后由船员们负责运回去，其他人留在广州继续先遣站的建设工作。

房屋的改修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按照计划，惠福街的这所宅子改造成为前店后坊式的珍宝行，专门销售穿越众制造的各种奢侈品。有些后期加工和组装的活计可以放在这里做，只把关键的工艺留在百仞城。前珠宝公司经理严茂达对珠宝首饰的设计、加工都有些研究，随身带来了大量的新款的珠宝首饰的资料，他说只要招募几名能工巧匠就可以制造这些珠宝首饰，这样比一味的卖玻璃器要好些，也避免和代理他们产品的高举产生冲突。

萧子山利用和高举的关系，招募了许多工人来进行改建工程。好在他们手里有的是钱，以开设珍宝行为借口，整个院落房舍都修筑的壁垒

森严。虽然没变成美国大使馆那副模样，却也相差无几了。仿造过去山西钱庄和典当的安全措施，天花板上另外安装了铁格栅，防止有飞贼从天而降。墙壁一色用石条打墙脚，上面用青砖对缝卧砌，坚固异常，除了前面的部分宅院设置有传统的长窗，后院的建筑只开普通窗户，加装铁栅。其中最严密的是被以金库的名义所建的院落，里面的三间房子全部用砖石砌造，不用一点木构建。连窗户都不设，大门是一扇铁门，装着从21世纪带来的锁具。这里类似于各国大使馆里的安全屋，用来办理机密事宜，其中一间是电讯房，一间是会议室内，最后一间则是真正的金库——里面存放的不仅有金银，还有更重要的资料、武器、侦察的装备。除了电台，情报组还为先遣站配备了对讲机、手枪、望远镜、夜视镜、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电力方面，除了手摇发电机之外，另外配给了一组太阳能电池板，虽然电量有限，供应电台和笔记本电脑还是绰绰有余的。



铁格栅吊顶



传统的长窗

原计划中的监控安保设施因为电力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只能暂停实施。不过，先遣站还是在安全屋门口设置了一台红外线的警报器。



红外线警报器

用水方面整个宅子里有两口水井可用，孙常在初步修缮房屋的时候已经请人深淘过。为了防止娇贵的现代人出现水土不服，先遣站另外带了一套简易的滤水消毒器，这个滤水器的滤芯更换一次可用一年，还算方便。

登瀛洲号运来了三十多吨的物资和五千两现银，先遣站的全部启动资金就是这些，根据规定先遣人员不能向高举提取使用那二十万两货

款。

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郭逸一个人在屋子里考虑着未来的工作如何开展。执委会给先遣站的任务归纳起来无非是二点：收集情报、进行贸易。

无论要达成哪一种目的，首先就得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现在已经有了高家和起威镖局两个切入点，下面就是更广泛的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开展工作了。

郭逸回忆着出发前于鄂水给他们上的“明代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课程。一面想着该从什么层面上打开缺口。

以商贾身份，要直接结交到中上层官员是有很大难度，即使花了大钱，也只是场面上的一点荣光，很少能象后世一样官商勾到利益不分彼此的程度。但是官僚们有强大的购买力和政治权力，这是日后他们要努力经营的一个部分。

其次是本地的土绅富商，不是身有功名就是和官吏们有利益上的勾结，属于有钱有权的地头蛇。高举就是这样的人物，到他们比较容易结交，又和中上层官僚有很深的关联，这个层次是先遣站现阶段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向。到广州之后结交到了一个梁存厚，虽然还不知道他结交穿越者的目的何在，但他是举人，在绅士阶层中的能量比高举大得多，多加利用可以这个阶层里打开很大的局面。

官员们身边的师爷、长随、管事、清客；各个衙门的书班、文武巡捕、吏目之类的人物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活动能量很大，对官吏和各个衙门的动态了如指掌，要搞政治类的情报，可以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起威镖局和这些人物打交道比较多，可以利用他们的关系来进行。

长随：官府雇用的仆役

至于普通老百姓，从他们口中能够知道许多市井消息和民情舆论。这一方面的情报也要收集。

不过整个广州站连他才六个人，分别是：

站长：郭逸

商务负责人：严茂达、张信

报务员：张宇辰

情报员：陆容、PEPEI

仅仅这几个人要负担起这么多事情，还是稍微困难了点。严茂达、张信两个人，都是干销售出身，不用说是身经百战的商场老混子，只要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把广州官话再学好一点，去搞商业应酬，组织推销之类的事情肯定是手到擒来。

张宇辰是电信人员，又不爱说话，只能负责内务工作。

情报工作看来只有他、陆容和PEPEI来担任了。PEPEI如何使用，

还真是件伤脑筋的事情，看她本人倒使满不在乎，胸有成竹的样子——郭逸很怀疑他根本没想过地下工作的严肃性和危险性，纯属把这里当成了满足他表演欲的舞台了——光随身的行李就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箱子，郭逸用脚丫想都知道里面肯定是其行头。

他把思路整理一下，起草了现阶段工作目标和先遣站的规章制度。准备在萧子山回去之前和留下的先遣队员们开个会，布置工作。

第八十六节 电台

张宇辰知道：在户外某个地方，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在某条背街冷巷里，或者在某个安静院落的屋子里，有个人正坐在一台电台前，小心的旋转着电台上的刻度盘，脑袋上套着耳机，他是个猎手，正小心翼翼的在空气中追捕着他的猎物.....

想像到这里终止了，因为脑海中的这个电波追踪者穿得是飞鱼服，张宇辰摇晃了下脑袋，把自己从间谍片的妄想中摆脱出来了。锦衣卫可是没有侧向电台的。不过此刻，他和那些在电台前的被测向员追猎的报务员做得却是同一件工作。



谍报



锦衣卫飞鱼服

穿越政治保卫局对穿越众张宇辰个人鉴定（绝密）：

“XXXX年X月X日生。XXXX年X月参加穿越事业。汉族。政治倾向：温和的社会主义。性格：个性温和，对朋友平易近人，沉默寡言；对敌人毫不留情。品德高尚，无不良嗜好，社会关系清楚。专长：通信及密码专业。表现：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张宇辰本来是在通讯部门工作，因为对密码的了解，被情报部门调来参加这次广州地下情报活动，充任报务员。

全新的工作安排开始让他有些不大适应，但是一想到自己就要象小说电影里的秘密电台报务员一样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他就热血沸腾，充满期待。作为对这种期待情绪的发泄，出发前他甚至编制了一套密码，当他郑重其事的把密码本交给绍宗的时候，绍宗哭笑不得：

“你这密码给谁用？这时空除了我们还有谁有电台？”

“这个……”张宇辰抓了下脑袋，“总有用的吧。”

这套密码在日后的确发挥了作用。

下午15：50，在空荡荡的电报房里，张宇辰搓着手，就象一个在寒夜中烤火的人一样。这一半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半是为了发报做细致的准备。

先遣站与百仞城的总台联系时间是16时。按情报组的规定，先遣站每日要定时联络，以确保总部能确认广州先遣站的安全，一旦连续叁天没有联系，临高总部就会出动援救小组赶赴广州。今天，是他第一次发报。

他摆好发报机，接通电源。电源是通过一组铅酸蓄电池组提供的，

备有一台手摇发电机充电。天线则架设在屋外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

电文放在他的面前，以四个数字为一组，电文是明码的，除了报告他们已经平安抵达之外，还有萧子山撰写的工作汇报，他显然没写过电文，写得罗哩罗嗦的，搞得电文很长。好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无线电侦测车，随便怎么发也不存在安全问题。

现在是16：00。他向在室内的郭逸和萧子山点点头，把耳机戴在头上。迅速的调谐着刻度盘，马上听到了响亮而清晰的总台呼叫：“GDA.....GDA.....GDA”呼叫声从总台越过太空一遍一遍的传来，使他充满了信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是李赤骑的表妹张雨在呼叫，这个19岁的女孩被对她别有用心表哥用“一起去好玩的地方”这样一种极其拙劣的方法给骗到了这个时空。在受训当护士的时候因为见血晕倒外加呕吐而未果的情况下，被绍宗骗来当了报务员。

听到这呼叫声，也意味着和百仞城的安全纽带。他调节了一下频率，以接受到最强的信号。很幸运的是这个时空没有任何其他的无线电波，天空中是一片寂静。

他开始发报，打出广州先遣站电台的呼号：“GDA”数次，然后身子往后靠，注意听着。

GDA：Guangdong advance station广东先遣站

“BRL.....BRL.....BRL”，百仞城的总台在回答，信号在干净的背景下即响亮又清晰。

BRL：Bai Ren Locate百仞城所在？

总台已经做好了收报的准备。张宇辰看了下时钟，把手指按向电键，几秒之后，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心完全集中在灵活的手指上，集中在发报机的电键跳跃着的长短不一的咔嚓声上。

状态似乎好得出奇，他的发报速度比过去的每一次练习都要来得快，16：22，他发完最后一组电码之后，又发出了表示电文已经结束的GDA的呼叫信号。他半靠着椅子上注意倾听着总台的呼叫。在百仞城的“临高电信”的办公楼里，初出茅庐的张雨大概正在一组一组的解读完电文，以肯定没有漏码或者错码，如果有得话，他还得重新再发一次。

过了大概十五分钟，那代表接受成功的BRL的呼叫响了起来。穿越者的第一次远距离电报传送就这么完成了。

“这会，大概丁丁又拽着他的大洋马在现场报道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了吧，”萧子山笑着说，“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也许你们刚刚打开电视机.....”

“大洋马，我也好想要一个。”张宇辰的宅男本色暴露出来。

“啥时候去趟澳门！开开洋荤！”几个人已经蠢蠢欲动了。

“拉倒吧，就那种十年都不洗澡的女人，就算她是奥黛丽·赫本的祖宗我也没兴趣。”



奥黛丽·赫本：英国电影、舞台剧女演员。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三位。

“小郭，那萨琳娜很不错嘛，听说她对你有意思？”萧子山开始八卦起来。

郭逸的脸忽然红了起来：“哪有的事情！我们都很少接触。”这倒是实情，在治安组工作的时候，萨琳娜是有点和他接近的意思，但是他深怕被人误解，严格保持距离。

“害羞什么？搞个洋马做女朋友也不错的。扬我中华之神威，播万种于四海……”萧子山嘿嘿的笑着，周围的几个人也都起哄，正说着话，电台又开始滴滴答答起来，张宇辰赶紧戴上耳机，凝神听了一下，开始抄报。

“什么消息？”几个人紧张起来，刚才没有回电，现在突然开始发电，难道有什么重要的指示？

“农业部致电广州先遣站……”张宇辰边收报边译读，“请在广州收购以下产品：

生猪100头

活鸡、鸭、鹅各100只

猪油、牛油或者其他杂类植物油2000公斤

马10匹

驴10头

……”

“老天，吴南海当这里是农贸市场啊！”陆荣惊呼起来，“驴子？我在两广从来没见过驴子！”



驴子

“马也不好买吧？”张信说，“在北方可能好搞一些，广州这边只有从军队里搞了。”

更闹不明白的要是2000公斤油脂做什么，没出门之前，食堂的伙食虽然稍微有所改善，还是以没油水著称的，油炸食品是从没见过，炒菜是难得，只有做大锅汤的时候才会吝啬的放一点猪油下去，见见油星。难道吴南海急于改善伙食，准备做油炸食品？

“我猜这油不是他要的，大概是想用来肥皂吧？”

“肥皂！”张信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东西可是穿越敛财的大杀器啊！肥皂家家户户都要用。”

“还能做不同的档次：各种花香皂和透明皂可以卖给有钱人家。再做点有催情效果的卖给妓院什么的……”

“啥东西算有催情效果的？”严茂达问。

“没药什么的？反正是阿拉伯人都搞这个。”

“没药是什么玩意？阿拉伯半岛离这里很远啊。”

“放心好了，广州城里什么没有？”郭逸信心百倍，“我们还没把这里的情况摸透。”

严茂达说：“先要知道广州能供应什么，然后再是能卖给广州什么。”

贸易用的商品，在各种会议上搜集到了许多提议。根据工业部的汇

报，近期可以供货的商品有：食盐、烟卷、玻璃器、精制糖、火柴、肥皂，以缝衣针为代表的铁制品。也有人提出了烧酒，但是明代的蒸馏酒已经很普及，无法作为一种特别的商品获取高额利润了。

“关于酒我有个看法，不过这件事情需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合作。”张宏达说。

萧子山说：“我带回去和他们协调一下。”

“白酒上面我们已经没有先机了，但是可以从包装入手来打开市场。”

张信已经明白过来了：“新瓶装旧酒？！”

严茂达点点头：“没错，我们连自己酿造酒的流程都可以不用——毕竟酿酒是需要粮食的——在广州这边批量采购白酒，从临高运来玻璃瓶，在本地就地灌装加工。这个价值立马可以翻几倍。”

“不错不错。”萧子山振奋起来。

“仔细想得话，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吧白酒染上颜色，金黄色怎么样？就好像XO？”郭逸发言了。



XO：eXtra Old的简称，在白兰地中表示“特陈”的意思，是代表顶级的最上乘的白兰地。

几个人齐刷刷的一起看过来了，郭逸一阵头皮发麻：“干吗？”

严茂达嘿嘿的笑了笑：“有时候外行人当奸商更奸啊。”

第八十七节 紫明楼

有了一个好创意就有了滚滚财富，几个人的眼睛里顿时都是白得多黑得少了。

“关于采购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广州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它既然是通衢口岸，能买到的东西想必是很多。我的想法是：尽量在广州采购可供加工增值的初级产品。”

张信的提议其实就是采购初级产品，输出精加工成品的那一套国际贸易中常见的剥削方式。以广州为据点，大规模的收购白酒、烟草、生铁、棉布、生丝、粗糖、木材这些初级制成品，然后在临高进行加工成高级工业品再出口，赚取剪刀差。这样比建设从原料到成品全套工农业体系也快得多，也节约得多。

“萧白朗不是说我们是天顶星科技么？既然我们的科技的水平高出这么多，就不该把精力放在低级产品制造和加工上面。”张信继续说，“要我说的话，包括现在的伐木场在内，临高不是个林业资源很多的地方，可是广东福建的林业到21世纪都很发达呢，为什么不干脆在这里采办木材？有了木材可以大规模的造纸，我前几天和郭逸去看了市场，书写用纸得价格也很贵，这东西出起货来批量很大。”

“这里面有运力的问题。”萧子山想了下，“柴油的库存不多，得节约着用。自己造船又没经验，船厂还得搞很大的基建工程。”

张信笑着摇摇头：“不是我说你们执委会脱离群众——”听了这话除了郭逸之外，几个人都点点头，“你们有时候就是脑子不转弯，一门心思样样想自己造。连手纸都想自己搞定，结果呢？你不知道那些有老婆、女朋友的男人为了节约手纸，都在用干树叶擦屁股吧？”

“有这样的事情？卫生纸的供给没有问题的。”萧子山身为内务民政部门的委员，深知手纸这种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对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严重起来会伤害士气。所以无论是在穿越前的储存，还是D日之后的发放，都抓得很紧，基本上是按日计算，按周发放。不过卫生纸的自产至今没有完成也是事实。

“萧委员，有和够不够这是两回事啊。”张信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身边有女人的男人，自然就得稍微牺牲一点了。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广东沙船？”

“我是不知道什么广东沙船的了，”张信挥了下手，“但是广东这里的木材资源丰富，又有许多海商，造船业一定很发达，可以在这里订购几艘船只，解一下燃眉之急啊。”

的确，现在的登瀛洲号的吨位太小了，随着琼粤两地的海上运输规模扩大，扩充运力势在必行。造船还是买船，这个问题和原先那个时空里一样，一度在执委会内部引起过争议。工业部门的人士坚持自己造

船，无论是木船、铁船还是水泥船，通过造船来积累经验，培养一批专业工人；商业贸易部门则坚持要买船，尽快扩充运力。

这个争论的最后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买入了“登瀛洲”，买船派略占上风，原因无他，工业部门也急需从大陆上运来的原料，如果要自己造船，没有几个月时间根本不能下水，而且许多原料也缺乏。

但是“登瀛洲”的服役并没有消除两派之间的根本性歧意。造船派认为有艘小船完成初步的贸易之后，工业部门的产能上去之后就可以开始自己造船，“登瀛洲”只是过渡用，买船派则认为短时间内把工业力量放在造船上是得不偿失，买船不仅要继续买，还得多买。

关于两派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萧子山现在还有些头疼。个人来说，他觉得两派都对，买船造船都要紧。不过这事情该如何向他们说明呢？

他忽然灵机一动：“广州先遣站其实等于是一个分公司么，船只这种生产资料，完全可以自己投资。”

与其到执委会去把造船不如买船的建议提出来引发第二次大辩论，不如就让广州先遣站自己去解决。

“自己决定？”郭逸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你们自己决定。”萧子山故作雍容的拍拍他的肩膀。广州先遣站孤悬大陆，身负贸易和收集情报两大重要职责，事情即多且繁杂，执委会当然不宜搞遥控指挥。而且先遣站牵涉部门很多，如果要遥控指挥，到底听谁得好就成了问题。

“还有，和高举的利益关系怎么处理？”严茂达还是有些担心，“过去他等于是我们的代理商，现在我们要直开设直营店了，他肯定不满意。”

“你在说珍宝行的计划的时候不是说了么？我们经营和他不重复的东西。玻璃器这块，就让给他经营。”

“问题是他也会向总部要求让他经营吧？商人是很贪心的。”郭逸比较担心这个。

“我们做批发商，让他去分销也不错的。分销一般都比较难做，不是当地商人很难搞定。”张信说。

“分渠道吧。”萧子山考虑了一会，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搞渠道分销？！”张信和严茂达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心里也有疑惑，渠道营销这套玩意，在中国也是20世纪最后的十年才开始的。

“我知道你们想什么，不过我的这个渠道营销思路没那么复杂。就是两条腿走路。”他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高举作为澳洲货的代理人，在广州已经打开了奢侈品市场。他拥有穿越者所不具有的当地的强大的人脉关系。所以奢侈品这一路可以搞代

理制：主要是玻璃器，包括镜子、酒具、茶具之类，反正玻璃的用途很广，新产品开发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

食盐、白糖、铁制品、肥皂、香烟这些，作为大宗消费品，价格低，出货量大。采用开设商行，组织批发的方法，让广大的中小商户和小商小贩来分销。还能够利用广州、澳门这二个窗口，组织大规模的出口。

“这样不错……”张信的话还没说完，只听门外传来了一声娇嗔：“那我的作用在哪里呢？”

众人闻言，自然不回头也知道是是特别情报员PEPEI到了，只见他今天换作了一身青色儒衫，唇红齿白，妩媚动人中又透出潇洒不羁的气息来，果然有百变之名。

“不是说好由你主持紫明楼了吗？”郭逸有些不满了，她可真会来事，不禁语带揶揄，“凭您的本事，还不独领风骚，举城若狂？搞情报更是手到擒来了。”

“主持紫明楼是小事一桩。”PEPEI轻拂长袖，颇有“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韵味，“搞情报更是小事，开创广州时尚界的新时代才是大事啊。”

果然！这个人把广州先遣站当成了他自我表演的舞台了。

“那你就开创好了啊，没说不让你开创么。”小郭开始不满了。

“唉，说你们这些男人什么好呢？”PEPEI小姐眼波流转，惹的几个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时尚界可是产业链相辅相成的，紫明楼引领时尚潮流打品牌，你们也得有个时尚商店作为物质支持嘛。”

“这个主意好！”严茂达第一个表示支持，他原本就盘算着利用自己在21世纪的资料和长期从事珠宝行业的经验技术积累，在广州开个珠宝行，销售新款的珠宝。如果P小姐的紫明楼真能一炮打红，岂不是活生生的广告？他兴奋得说：

“我可以给PEPEI小姐设计全套的新首饰！你们瞧着吧，肯定能大卖！”

郭逸犹豫了一下，这个提议虽然有些出乎意外，但是的确有它的可行性——前提是紫明楼能成功。他点了头：“我觉得可以！”

萧子山也同意这一点，于是紫珍斋的事情就这么定下了，郭飘逸严茂达摩拳擦掌，准备把他过去经营珠宝公司的手腕都拿出来。

接着电报又滴滴答答的响了起来，这次是工业委员会发来得，原来是要萧子山在广州招募一些专业工匠。

“泥水匠、木匠、造船匠……造船匠？”萧子山纳闷怎么还是要上马造船厂了？“制陶工、铁匠、箍桶匠……”



制陶



箍桶

林林总总有十来个工种，萧子山想这些倒是的确需要，虽然都是很基本的工种，却掌握着很多最基本的手工制作技艺。

这事情可以找孙可成解决，萧子山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要办的事情。

“电台现在可成了宝贝，”萧子山笑着说，“临高算是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郭逸点点头：“这下广东方面只要有了讨伐的消息，执委会马上就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单方向透明。”

“不过，情报的搜集呢？大明的保密工作怎么样？”

“虽然我不是明史爱好者，但是个人感觉在中古环境中要搞好保密工作不大容易。”郭逸认说，“要打仗，就会涉及到粮草、船只和人马的调动，这些动向即使在现代战争中都做不到彻底保密。”

“虽然如此，大明可是有锦衣卫和东厂的。不可以太麻痹了。”

几个人沉重的点点头，这二家的恐怖就算是四百年后的另一个时空也是如雷贯耳。

“我们对这二个组织的历史状况了解有限。”萧子山说，“但是不论锦衣卫还是东厂，他们在广州应该都有人的，你们要时刻小心。不要做容易招惹怀疑的事情。”

“我们会小心的。”

“关于被俘说明手册，大家都记下来了么？”

第八十八节 检疫所（一）

所谓被俘说明手册，其实是执委会编写的一本穿越者的背景资料，正如一个特务要潜入敌占区必须有一套全新的身世一样。穿越者也需要这样的东西来说明自己的来历和目的。

整套资料是在于鄂水的主持下编撰的，大体上以文德嗣在搞双向贸易的时候说的那套宋朝遗民开发澳洲的版本，添加了许多细节。最大限度的考虑了当时人的心理、文化方面的因素。当然，历史学家再高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掌握当时真实社会状况和心理，所以手册自D日之后还在不断修订。广州先遣站人员和自封海军输送大队的船员们是第一个配发试用版本的。

“如果平时在和土著交往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尽快和总部联系，这个手册会一直修订。”萧子山说，“万一被俘，要记得交代的口径和那三层防线。”

来大明的原因，设置了三层保护。第一层当然说是来经商贸的，如果遭遇拷打的威胁，则可以招认澳洲起了内乱，他们是为了躲避内乱到大明来的；万一还是不信继续拷打，就可以招认说穿越者是澳洲内乱中失败的一方。

至于铁船、机器、武器，穿越者的对外口径是从澳洲带来得，如何制造一概不知，民用的商品技术，在危及生命的状况下可以透露。

总体上执委会制定的被俘政策是：允许交代，不许叛变。穿越者在被俘后最恶劣的情况下可以招供——包括他们是穿越者的真相——虽然这个真相对方未必相信。但是不得以自身掌握的技术、讯息和其他各种能力主动为其他政权、势力进行服务。

“这条比较空泛，怎么才叫主动？叛徒被抓到之后会说自己是被逼的。”北炜在整个讨论中一直没说话，但是谈到这个被俘政策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提了一条。

萧子山苦笑了一下：“被俘政策比较敏感，所以现在只能把话说得活泛一些。”

“我不赞成这样。”北炜摇头，不过他没有进一步发表看法。

“总而言之一句话，尽量别被抓，不要说落到东厂、锦衣卫的手里，就是把你丢县里的大牢几天，也够你终生难忘了！”

登瀛洲号返航了，萧子山也随同这艘船一起回来——在广州已经无事可做，一切都交给了郭逸他们，包括和高举的交涉来往，自己过多的出面办理的话，以后对广州先遣站的发展不利。

买来的奴仆除了生病的、年龄幼小的、身体弱的之外其他统统都被赶到了船上，一艘78吨的船装上将近一百号人还真是够拥挤，好在海路只走几天，只能委屈他们坚持坚持了，相比之下，穿越者在整个航渡过程中的忍耐力明显不如被关在底舱的人，一众人出海没多久就被底舱里

不断散发出的尿骚味熏得直吐，说这奴隶贩子的勾当还真不好干。谁也不在乎什么海盗不还海盗了，取最快航线直奔博铺。

船还未到，整个卫生部门的人就全部动员起来准备执行防疫检疫工作，现在这项工作正式得名为“净化”。这还是第一次从大陆地区输入这么多的人口。执委会为了迎接下一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人口输入，在临高角修筑了一个移民检疫区。

郭三娘和田三五两个人随着人群从污浊底舱爬了出来，大口的喘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海上漂泊的这两天，除了轮到倒尿桶的人可以有幸爬上甲板透透气之外，其他人都窝在底舱不大的一小块地方，气味那个难闻就别提了。幸好水手们每天都给他们足够的清水和干粮，对郭三娘和田三五这两个不晕船的人来说，日子过得倒还不算太糟糕。

“三娘，你说这是到了哪里……”

“不许说话！”跳板那边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短发短衣，手里还拎着根长长的棍子。

田三五吓了一跳，这是哪里的王法，连话都不许说了，但是既然已经卖身为奴，自己还是乖乖听话为好，赶紧闭上嘴巴。

从底舱赶出来的奴仆们，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给赶到了木板隔离的甬道前。甬道口两侧各放一张桌子，边上堆着一些竹子编得蒸笼模样的东西。

甬道yǒng dào：也称为通道。

“男得往左面，女得往右！”一个短毛的在门口提着个象喇叭一样的东西吼叫着，“你，说你呢！你一女人往男人那里跑什么！”

“我的儿子……”

“你儿子跑不掉的，右面去！”

田三五和郭三娘在甬道前被分开了。一年多来的流浪生涯，两个少年已经有了休戚与共的感情，此刻分手，田三五心里酸酸得，他看到郭三娘的眼角似乎也有泪光。

“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不许私藏物品。”说这话的短毛见田三五和另一面的女孩子在互相望着，有些恋恋不舍的意思，笑着说：“别怕，以后你们还可以见面的。”说着给他一个绑着细绳的小竹牌，挂在脖子上。



小竹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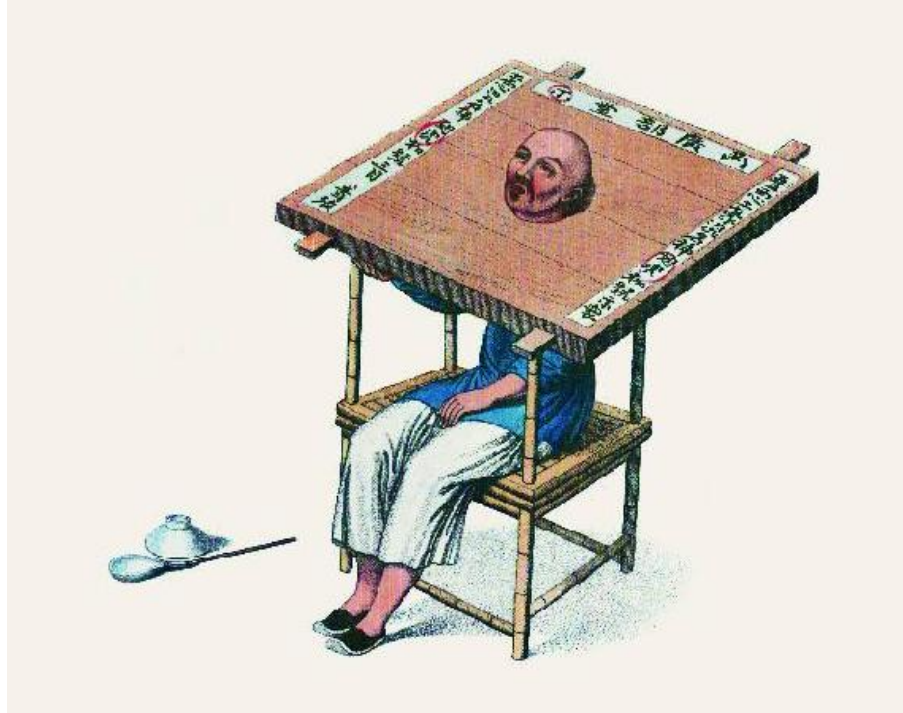
“别掉了！到时候要凭这个吃饭还有取回行李的。你没有？”

田三五摇摇头，他一个流浪儿，哪来什么行李，若说有，就是一个乞讨用的粗陶罐子，已经在上船前就丢掉了。其他人和他差不多除了一身破衣烂衫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少数人还有些铜板、梳子、几件破衣烂衫之类的东西随身带着，这些都被丢进了涂着号码的蒸笼里。

甬道的尽头，是一个用木板隔开的大水池子，里面装满了清水。

“一个接一个，从池子里爬过去！”站在高台上的一个短毛指挥着。大家面面相觑，这是洗澡吗？洗澡为什么要爬过去呢？田三五爬在水池子里，水倒是不深，爬的话脑袋可以露出水面，但是他们还得把脑袋浸没在水里，在水面下爬过一段距离，直到憋不住了为止。最后，他们爬上池子，气喘吁吁。

不等他们喘过气来，岸上早已有一队时袅仁亲自指挥的卫生组临时工，一个个膀大腰圆，过来如同拖小鸡一般把人来到一排长凳上，这长凳一排可坐十个人，上面有个架子，装着衙门里枷号犯人用的长木枷，合上之后，这十个人就好像屠宰场上挂在架上的鸡鸭一样动弹不得。爬上来的人被水呛得昏天黑地，再被套上了木枷板，早就吓得魂飞魄散——这是犯了啥王法呀，一句话都没说先要枷号示众？



长凳和木枷

临时工们因为有短毛老爷们在场，个个手脚麻利，下手很重，不到片刻，五排座位全都枷上了。看起来倒是蔚为壮观，有些年龄稍的孩子不知道会怎么样，顿时哭了起来，这时候木隔离板的另外一面传来了女孩子们的尖叫哭泣声。田三五不由得想起来了郭三娘……她怎么样了？

“这是要打杀威棒啊……”田三五边上的一个男孩哆哆嗦嗦的说，水珠从他凌乱的头发上不断的滴下来。

“要打板子？！”田三五大吃一惊，想自己的屁股上可没三两肉的，板子打下去还不骨折筋断的。

“打板子就不会让坐着了，我这是打个比方，唉，这东家的规矩好大，上岸就枷号。”

枷号田三五是懂得，县衙门口总有几个囚犯被扛着枷板带着锁链在那里示众。看自己眼下这模样，倒也的确差不多。只不过那枷号一枷就是好几天，有得犯人就就此毙命的也有。他害怕起来：“我们又没犯错，东家干吗要枷号我们？”

“所以叫打杀威棒么！”男孩小声的说，“不管有错没错，先把你打怕了打服了，以后还不得乖乖得听话。”

田三五想女人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东家掌柜在人市里买女孩子都是花了大钱的，大约不会让她们吃太大的苦头吧？正想着，墙板那边却响起来了凄厉的哭叫、求饶声，把所有听得浑身一凜……在干什么？

墙那边的模样和这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给她们剃头的人先来了而已。剃头师傅是从迁徙到百仞城的村民中选取的有力健妇，经过短暂的理发培训：剃光头。她们在当地的南瓜、西瓜和劳工们身上练习了许久。两人一组，一人按头，一人先用剪刀把大从的头发剪下，接着是锋利的剃刀，从发根把头发全部剃去，露出趣青的头皮来。每剃一个人，剃刀还得往脖子下挂着的小瓦罐里丢进去，里面是高度白酒，泡着三把剃刀，轮流用。众女如何见识过这样的场面，掌柜得花钱把她们买来，不会是要她们当尼姑吧？又惊又怕，有人便在混乱中哭了起来，顿时一呼百应。



戴枷剪发



剃头

第八十九节 检疫所（二）

负责女生这边净化的是北美分队钱水廷的老婆艾贝贝，她在美国是搞流行病学研究，实在不适合搞这样的“净化”工作。被叫来主持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她是卫生组里唯一的女医生而已。看到这番哭叫声震天的模样，一贯是贤妻良母的她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慌乱的安慰道：“不要怕，不要怕，只不过是理发，为了卫生的考虑……”

但是女人们完全不听她的，哭叫声是带有传染性的，检疫所上空哭声一片。干活的临时工自然不会怜香惜玉，继续进行剃发工作，艾贝贝急得直跺脚，连连对动作粗暴的女工们嘱咐：“动作轻点，别吓着人！”

女临时工们可没那么多的忌讳，她们的报酬是每理一个发可以领半两米，所以个个争先恐后，唯恐自己剃得少了吃亏。这样快速高效得动作之下，很快就把五十三名老老少少的女人的头发全部给剃得精光，赶紧又向男人那一面赶去继续她们的赚钱之旅了。

大约是发现哭叫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也可能是累了，声音慢慢得平息下来，有人把枷板一一打开，驱赶着她们继续往澡堂里去了。

检疫所的澡堂供水颇费了工程部的一些心思：压力供水依然是采取水塔的办法，水则是从文澜河畔的过滤水池里抽取来得经过简单的砂石过滤和沉淀的河水。管道是用竹子做得，水龙头开关采用了最简单的杠杆式。缺少密封件使得整个管路和开关系统一直会漏水，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水塔上单独安装了一个闸门，当没人洗澡的时候把闸门关闭，杜绝输水渗透造成的浪费。

浴室分为男女两路，中间用木板墙隔开。每边都设有二十个淋浴位，没有花洒，水直接从竹管里往下冲。地面同样用木板铺设，两边设有排水沟，自然这里的污水是不会去污水处理厂的，直接往海里排放就是。



木板墙

郭三娘随着人群被赶进了这个又大又长的屋子。里面湿漉漉，潮乎乎的。还横七竖八的许多粗细不等的竹管。女管家——这个看上去即漂

亮又威风的女人一定是受主人宠爱的管家女人了——冲着她们一阵比划，不知道又说了什么。接着她身边的一个丫环用官话、广州话、闽南话轮番叫着，要她们除去衣服，准备洗澡！

女人们又开始大呼小叫。洗澡对南方人来说常事，但是一群人全脱光了一起洗的事情可从来没有过，有些出身稍好些的女孩甚至蹲在地上捂住了脸孔，坚决不肯脱衣服。

浴室里女人们的吵吵嚷嚷让工作再次停顿下来，艾贝贝无计可施，她好话说尽，竭尽所能的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解释、安慰，却发现她的话根本没人在听，或者说没人听得懂。初雨——这个苟家庄里主动投靠穿越者的丫环见这位主事的女短毛无计可施，便站过来，恭恭敬敬的问：“太太，可许奴婢来处理吗？”

艾贝贝擦了下脑门上的汗：“嗯？好啊。对了，和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自称奴婢，我们这里人人平等……”

“是。”初雨答应了一声，知道这位女短毛又在扯什么人人平等的鬼话了。她是不懂得，也不想懂，她的想法很简单，要在短毛们面前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后也能混个象生产队长这样的位置做做。所以自从到了生产队里，她就努力的学习普通话，要出人头地，不会说主人们的话怎么行。

初雨要过一只铁皮喇叭，运足全身的力气吼叫了一声：

“肃静！”

初雨的吼声几乎摇动了墙壁。连艾贝贝的耳朵都有点嗡嗡叫——没人想得到这么一个单薄的女孩子能发出这么尖厉的声音。立刻，房间里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立时停止。

她转身面对艾贝贝，只见这个女短毛也目瞪口呆，她意识到：这是因为自己的举动而引起。

“衣服……全部……脱光！”初雨继续吼叫着，“再不脱得，拉出去家法处置！”说着她手里的鞭子挥得呼呼直响。

艾贝贝不喜欢这监狱味道十足的表演，但是她知道有时候简单粗暴比循循善诱有效得多。她点点头，转身溜了出去。

田三娘跟着大家一起很快脱光了衣服，再也顾不上害羞什么的，一个个的捂胸遮羞哆哆嗦嗦的低眉顺眼不敢看其他人白花花的身体。

忽然脑袋上的横排的竹竿开始喷出水来，下雨般的洒落在她们身上，这些水带着难闻的气味。人群里断断续续的发出了一些吃惊的叫声，但是在初雨凶横的目光下，很快就安静下来。女临时工们抬来了一筐皂荚——资源勘探人员在百仞滩附近采集到了不少，眼下正用它暂时替代肥皂。女工们如同抓小鸡一般的两个一组的快速处理着她们：用水冲，用皂荚抹，用大号的马鬃刷子无情的刷，女人们没有敢哭闹的，小声的抽泣声则此起彼伏。



皂荚



马鬃刷子

郭三娘全身都被刷子刷了个遍。弄得身上的皮肤痛得像是掉了一样，一边洗一边流着眼泪，一度她以为自己的皮肤都要给刷下来了，但是实际上那一片片掉下来的东西是长年累月的积攒起来的污垢。在她被认为清洗干净之后，一个女工带她出去带进另一间屋子，管家娘子穿着白色的大褂，奇怪，难道这家有人死掉了么？

“喝水吧。”管家娘子的态度倒是很温和，递了个瓷碗过来。郭三娘顺从的喝掉了，这水有些甜，又泛出阵阵苦味。接着她躺到一张铺着白布的榻上，全身上下都被管家娘子摸弄了一番，连她小便的东西和屁眼都没放过——郭三娘又羞又怕，却又闹不明白，一脑袋浆糊，干脆任她摆弄了。

管家娘子端详了她一下，对着旁边的女工说了声：“XS号的！”接着就从架子上取下了套棉布衣服，出乎意料的是这是全新的衣服，不象大户人家那样只给新来的仆人穿旧衣服，颜色是靛蓝的，质地很粗，但是即干净又柔软。只是模样着实古怪，象和尚穿得一口钟一般。套上去，把脑袋和四肢露在外面。穿上之后显得大些，腰里有腰带可以系紧。鞋是一双木屐。



木屐

穿好衣服，管家娘子给了她只小号的藤箱子，又拿起郭三娘脖子上的竹牌看了看，又拿起个夹着纸的木板扫了一眼。



藤箱子

“1628020014号，随身物品：断齿梳子一把。”她大声说着，旁边的女工就从架子上取下一把拴着一个同样竹牌的蒸笼来，里面正是她的梳子，还有些湿乎乎的。

当男女两行人在浴室后面重新汇合在一起的时候，田三五费了半天劲道，也没把郭三娘给认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光头蓝衣，不仔细看得话，连男女都快分不出了。有些人偷偷的笑了——这可真够滑稽的。

“老爷不会是和尚吧。”有人嘀咕着，依次来到几排木房前。

“叫什么？刘三八？”在那里问话写字的似乎是个读书人，虽然他也穿着短毛们的对襟上衣，田三五见此人的头发短得只有些毛茬，知道一定也受过同样的待遇。家主为什么喜欢把下人们都剃成光头呢？田三五实在想不通。

“这是第几个姓刘的了？”

“首长，是第四个了。”

“改叫刘四！”

“知道了？你以后就叫刘四了！”

“谢谢主子赐名……”这个人还算是机灵，刚想磕头讨个赏包什么的，已经给人拽到一边去了。

“你叫什么，田三五？”问话的张兴教看了下名单，“首长，还没有姓田的，就叫田大吧？”

“没创意，叫田凉好了。”

“记住了，你以后就叫田凉了！”张兴教把他的名字登记上去了。

新出炉的田凉一脸懵懂，反正主子给奴才改名是天经地义的，总比什么三五强多了。

登记过的人站在桌子旁边，田亮探头探脑的望女生那边，终于在人群中把郭三娘找到了，眼见周围的人并不禁止他们说话，悄悄的凑过去问道：“三娘，刚才还好吧。”

郭三娘眼见这个和自己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小哥哥也成了个秃子，再想自己的模样，心中五味杂陈，有心要把光秃秃的脑袋遮起来，又没有什么物件，只好红着脸点点头，小声道：“还好，就是把头发……头发……”

“在人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啊，连性命都是别人的，还说什么头发呢。”

“主人家给改名叫田凉了，你改了没有？”

郭三娘点点头说：“改了，原来有个短毛非要叫我郭津津的，但是有人又不肯，现在改成郭芙了。”

第九十节 新血

执行完全套的“净化”之后，他们被安置在检疫所的宿舍里。宿舍是男女分开的，每间都有二十张以上的床铺。令他们新奇的是床都是双层的。睡在上面的人得爬上去。不过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床铺，还铺着干净的稻草垫子，而且每人还发一张薄薄的毡子。这个条件对几个月以来一直餐风露宿的孩子们简直是堪比天堂了。

还发了一个大口陶杯，洗脸布——毛巾需要针织机的技术，暂时还生产不出来。相比之下，牙刷倒是很快就投产了，木柄，刷毛用的是马鬃，打孔和束毛全都是手工制作得，工业部的人很惊讶，因为当地的妇女仅仅是根据他们的图纸和要求，依靠极简单的手工工具就作出了牙刷，当然产量还很低，每天不过能做二十个而已。



陶杯

至于少不了的漱口杯、饭盆之类的东西，不幸他们带来的非常有限，只好用易碎的挂釉的陶器了。没有不锈钢饭勺，用木头车一个也凑合。这些造起来再简单不过的日用品，因为缺少原料，还不能自给。

凶巴巴的丫环带他们分配床铺，年龄小得睡下面，年龄大些得就上铺。还定了许多规矩：可以出门，但是只允许在门口的空地走走，不许去隔壁宿舍串门；饭盆、杯子之类的东西只许自己用，不许混用。所有东西都要按秩序放在架子上……听得大家直噎气，这地方规矩真多。

违反纪律的人，有最有效的办法来惩罚：饿饭。

“吃饭了！”随着外面的钟声敲打声，外面有人在喊了，有人用有盖子的大号铁皮桶送来了热气腾腾的伙食。第一顿是浓稠的鱼板粥，是用杂鱼做得鱼板切碎了煮粥，里面又加了许多蔬菜，算是营养全面。大家

都吃得比较满意，但是没得添，吴南海怕他们一下子吃多了会闹肚子。不过，这里倒是从一开始就是每天三顿，以增加营养。卫生组很清楚，许多流行性传染病都和营养不良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长达40天的检疫观察期里也不能让他们荒废了，穿越者不是来搞慈善事业。从盐场村的夜校里派来了二个最优秀的毕业生来给他们扫盲和学习普通话。每人都发了石板 and 粉笔，上午是学习的时间，下午则是劳作时间，博铺的藤木加工厂会把一些简单的手工活发到这里来做，他们学着加工藤条，编制藤器，开竹蔑，给木板打磨砂光。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得心灵手巧的孩子会被记录下来，作为将来对他们进行培训的方向。晚饭前可以自由活动一下，做做游戏。晚饭之后则是打扫卫生、洗澡，之后就必须睡觉了，穿越者没有给宿舍里供电照明。但是每到夜色降临，还是许多孩子会聚在铁丝网边看港口那边成排的红房子里闪烁的灯光。



竹蔑

对于多数孩子，比如田凉这样的，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有吃有穿，有干净的屋子住，身上没了始终要抓挠的跳蚤，他身上的几处疥疮也在涂了几次膏药之后完全好了。虽然每天有很多功课，还要受纪律的约束，但这些还能忍受。

有些大孩子因为流浪久了，已经野惯了，对读书认字丝毫不感兴趣，更不愿意学短毛那种绕口的非驴非马的官话，有的则受不了纪律的约束，在经过几次饿饭教育失败之后，最倔强的孩子被调走进了生产队的学徒队。

田凉经常想去女生宿舍那边看看郭芙的情况，但是两边之间隔着很高的竹篱笆，当中的门总是锁着得。即使能凑在篱笆上看到对面的情景，在一群人当中也很难看出来哪个才是郭芙。时间久了也慢慢的死心了。



竹篱笆

马蓬推着一架小独轮车，吱吱嘎嘎的走在田埂路上，车上装得是他家里的唯一的一点家当和他的老娘。

“蓬儿，咱们就这么去了，短毛老爷会收留我们吗？”

“娘，我和你说多少次了，家属亲戚来多少都收留，这是邬首长亲口说得。”

“唉，唉，你也真是，好好的干啥把符老爷那里的工给辞了！符老爷待咱们可不薄啊。”

“他是待我们不错，可短毛不是更好吗？”马蓬劲头十足的推着车子，“在短毛那里当职工，顿顿都有大米吃，还有鱼，他符不二有吗？农忙也才给顿薯丝饭吃吃。吃多了他家娘子还要嘟嘟囔囔。”

正说着话，后面又来了一队挑担的，都是成篓成篓的稻谷，压得扁担颤巍巍的，急急忙忙得往着百仞城走。



挑担

“娘，你看，这些都是去东门市卖粮的，这短毛首长们的钱，真是比海水都多。”马蓬有点骄傲的匝了下嘴，觉得给短毛当长工比给乡村土地主符不二扛活有面子多了。

正说着，领头挑担的人回过头来：“小兄弟，你也去东门市？带着老娘去开开眼？”

“我给短毛扛长活。正接了老娘过去呢。”

领头的汉子哈哈笑了起来：“小兄弟有种！敢给他们去干活。”

“也没什么了，短毛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吃人妖精。说起来，他们人还不坏。”说着絮絮叨叨的说了自己随着符不二去打仗、被俘之后的事情，也包括种种奇闻轶事。

“……我想想给谁干活不都是一码事，起码短毛那边吃得好啊。”

汉子点点头：“没错，就象我们的老爷，开始是闻风丧胆，天天怕短毛来打，后来听说短毛在收稻子，给得价钱又高，这不就心思活络了，巴巴的给人家送粮食去了。官府의秋粮，他是推三阻四欠着，这边好，卖了一次不算，这都第二回了。”

“老财就是钻钱眼嘛。”

说着说着，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东门市。不过半个月功夫，这里已经变得热闹非凡。在一大片的竹棚子中间巍然矗立着的红色砖楼十分显眼。卖粮食的挑担、推车在这里排成了长队，另一边，是最近传遍全县的什么福利社的铺子，门前也挤满了人，除了平民小户的，还有些地主

老财模样的人也在这里看东西，和穿着漂亮蓝布衣服的女人讨价还价。马蓬离开这里快一个月了，现在真是看什么都新鲜。他愈发觉得自己这次回来是回来对了，短毛首长们是不会走得！

他和来卖粮的队伍分了手，马蓬要去的地方是在南门外文澜河畔的生产队营地。当他走过出一片宅基地的时候，许多他从没见过的人正在搭脚手架盖房子。和他过去看到的房子截然不同，即不用竹子木头，也不夯土，房子是红彤彤的砖头砌起来的。马蓬做梦也没想到过，这里将是他们的家园。

百仞生产队的报到率好得惊人，邬德原来估计最多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会在农忙后归队，没想到农忙结束之后回来的超过95%，许多人还带来自己的家眷。一些期望在短毛这里得到更好待遇的人也跟着来了。加在一起的话，整个百仞滩生产队的人数是原来的120%。比他们原先最乐观的估计都要好。这让执委会大喜过望。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无法确认自己的有没有能力招揽民心，现在看起来他们做得不错。

从大美村迁徙来的老百姓已经被邬德编为百仞滩生产二队，则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为忙碌一个农忙季节。男人忙着伐木、采石、挖土、烧砖，妇女们将收入的稻谷摊晒，扬净，光是往河边的磨坊送谷子的挑担队伍就川流不息。现在百仞城有一千三百多张嘴了，光每天的大米需求就是一吨半。马千瞩指示：磨坊用碾米机加工稻谷只加工到糙米，不准加工到精米。一是保存营养，二是增加出粮率。年龄大些的妇女则在厨房帮厨烧饭，连半大的孩子也得去农庄帮忙松土打草。从早晨鸡叫头遍开始一直忙到天黑为止，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不过劳累归劳累，短毛们供给的伙食也好！不用他们起火做饭，一天三餐都是现成的送到工地上：热腾腾的大米饭管够，中晚两顿有肉有鱼，份量大油水足，这么好的伙食他们别说吃，连见都不曾见过。除此之外，还给工钱，虽然是些花花绿绿的纸片，但是据比他们来得早的生产一队的人说，这些纸片很值钱，能够在食堂买到米饭、鱼肉。家里有孩子老人要供养的，凭这个工分券就可以养活家人了。所以活计虽重，倒也没什么怨言。

马千瞩自己是大型国企出身，对国企的惠及职工老幼的福利制度念念不忘。他看到许多妇女因为身边有幼儿或者孩子多，没法外出干活，浪费了许多劳动力，就兴办了第一家托儿所，以便把有孩子的妇女也解放出去参加劳动。他把方忆静找来——她过去是保育老师，穿越前管理过大家的宿舍，现在也是住宅区的管委会的负责人——任命她当所长，先挑选一些妇女进行简单保育、卫生培训。马千瞩知道要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靠强迫是无效的，所以他采取一些经济策略：规定凡是愿意把幼儿入托的，孩子的三餐伙食全部由食堂供给。

第九十一节 成果和展望

广州第一次贸易船队货物采购清单和花费清单：

雇佣当地领航员及与官府联络的人员10两

报水100两贿，赂税官20两

移交现银5000两给广州先遣站

移交现银3000两给起威镖局作为投资（从高举处的应收货款中提取）

全体人员广州数日自助游花费100两

购买萝莉、正太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共计500两（含手续费）

总计：一百七十六人。（注：已运回九十八人）

各种蔬菜及香料种子各20斤累计10两

从洋行购买巴西烟草一卷重100磅30西班牙元

各宗货物运费累计3两

……以上就是我的财务报告。”萧子山在会议室里，面对着神情严肃的一群人做完了汇报，最后他还画蛇添足的加上了一句：“本人保证没有贪墨一文钱！”

“财务有没有问题，等金融部门审计过后就知道了，你就别保证了。”马千瞩对发誓保证这类自由心证根本不信任。如果说现在没有人贪污，那是因为眼下没必要贪污而已。

“现在我来谈谈目前各个部门的进展情况，他们的要求和面临的问题。”马千瞩拿出了笔记本。

截至到今天：1628年11月10日，D+71以来穿越者的各项工作进度是：

通讯：基本完成以百仞城为中心的无线通话网络，覆盖范围35km～40km。在广州设立了远程电台站，在盐场村设立了15W电台站。

下一步计划：完成博铺港 - 百仞城、大美村 - 百仞城、盐场村 - 百仞城的有线电话架设，在百仞城设立电话总局。

存在的问题：缺少足够的电线和绝缘器材。

工业部门和通讯部门经过联合磋商，认为可以自产电话线，前提是能够获得原材料：铁丝或者铜丝。至于绝缘设备，可用玻璃器代替。

能源：完成发电总装机容量630KW，其中水力发电200KW，火力发电420KW（博铺、百仞城各有1台210KW的锅驼机发电）。其他能源10KW。完成了博铺 - 百仞城的输配电网络。在盐场村设置了风力发电系统。

下一步计划：百仞滩水电站二期，增加1台200KW机组。

存在的问题：建材和劳动力不足。

建筑：16孔轮窑1座，石灰窑1座，联合砖瓦机2台，土法电动磨碎机1台。砖瓦最大年生产能力三千万块。另可日产火山灰水泥1吨。立式水泥窑1座，工程进度85%，完成后可日产硅酸盐水泥55吨。



立式水泥窑

存在问题：缺少制造水泥所必须的煤、铁矿石。水泥和钢材缺乏，无法使用混凝土施工。

交通：建设完成了博铺 - 百仞城 - 临高县城简易公路。

下一步计划：建造百仞滩大桥，开通盐场村 - 百仞城简易公路，整治文澜河的博铺港 - 百仞滩段河道，使其适宜航运。

目前拥有的交通工具：四驱农用车12辆、北京212吉普2辆、750带斗摩托车4辆、125摩托车10辆、自行车200辆。工业部门还整修改造了战斗中缴获的17辆手推车，自行制造了10辆双轮马车。另有从丰城轮上卸下2艘小艇，担任文澜河上的水运，不过这河的径流深度有限（枯水期仅1米），穿越者缺少合适的浅吃水船只，水运实际上规模极小。



750带斗摩托



125摩托车

大型建筑工程机械磨损较为严重，特别是液压件的消耗较多，这些配件限于工业水平，不能修理。按现在的工程强度估计，各种易损配件将在18个月内消耗完毕。汽车、摩托车状态较好。就是燃料供应前景堪忧。柴油的储备尚多，汽油因为易挥发变质，存量不多，即将消耗完，

需要尽快开发替代能源。润滑油库存较多，待用产品的开发已由农业部门展开，目标是蓖麻。四轮马车制造搁浅，原因是缺乏金属材料，转向机、避震的板簧无法制造。



蓖麻



避震板簧

制造加工业：完成了机械厂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安装，该机械厂是在展无涯的机械厂的基础上添加部分机械设备而成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开工严重不足，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

木器、竹藤器的加工制造较兴旺。特别是安全帽制造形成了批量能力。博铺的木材处理和木器制造已经形成了稳定规模，有干燥窑、干馏窑各1座。不但能开出各种尺寸规格的板材、家具、木构件，还能制造

木焦油、栲胶、木炭。虽然缺少黄麻，但是用本地土产的亚麻、大麻也成功的制造了相当坚固的绳子。



黄麻



亚麻



大麻

化学工业：控制了临高的主要盐场：马袅盐场。采取传统工艺的制法，每天可产食盐1吨。近期的目标是改进扩大规模，争取平均每天能出未提纯的粗盐5吨，食盐1吨。

一套800吨合成氨兼联合制碱法系统和一套煤焦化化工系统正在安装，这些成套设备重量大、部件多，又有许多的管路，安装起来十分复杂，进度缓慢。好在一时间穿越众也没有能力大规模的供应煤炭。化工部门计划在博铺再建造一家土法电解盐工厂，用来制造食盐、烧碱和漂白粉，为此，申请在博铺对发电机进行扩容。



化碱厂

由于合成氨工业没有投产，化工组只能把火药、炸药放在了对现有资材的利用上，成功的用库存的硝酸铵制造了氨木炸药，目前正在集中力量对从苟家缴获的火药进行造粒处理。另用带来的成品硝酸试制硝化棉和雷汞。因为危险性较大，申请另外寻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点作为炸药厂。

采矿冶金部门：掌握了建筑用采石场1座。可充分供应的矿产资源有：粘土、石灰石、石英砂、褐煤。



采石场

4台小型转炉和配套的锻机、轧机、冷拔机之类的钢铁加工设备安装就位，如果生铁能够充分供应，每日可出粗钢10 - 15吨。但是目前仅间歇性的开工了一台1吨转炉，原料是历次战斗中缴获的铁炮、武器和铁子，还有部分损坏的钢制工具。使用的燃料是木炭，消耗很大，只能制造急需的五金件和工具。高炉建设需要大量的铁矿石、焦炭、石灰，且一经点火不宜停炉，在原料供应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暂不建设。

民用部门：已投产土法造纸作坊1座，使用烂布、废棉和稻草进行造出了日用粗纸。计划在大陆招募一些造纸师傅对纸张进行改进。另在酸碱产品批量投产后再开工建设一座现代造纸厂，不但可充分供应穿越众本身的办公生活用纸需求，还能大规模向大陆和海外出口。



造纸作坊

已投产或即将投产的有：纺织厂、服装厂、食品厂、陶瓷厂。

因原料问题暂时不能投产的有玻璃厂，精炼糖厂、卷烟厂，原料问题正在解决中。

.....

“总得来说，我们的工业化，主要被卡在三个重要的问题上：电力、煤炭、铁。”马千瞩做着发言总结，构建工业体系——哪怕他们定位的是19世纪的工业体系，着手实施起来依旧是困难重重。

生铁的问题，如果从广东获得生铁的渠道能够打开，将在较长的时间内获得稳定的生铁供应。煤炭，执委会决定尽快派人去越南买煤。他建议买煤不妨出动一下驳船，干脆一次性买它个1000吨回来。煤作为主要化工原料，消耗一些柴油也不为过。

“有了充足的煤炭和钢铁，工业部门可以对蒸汽机进行仿制，有了充分的原动机，工业能力马上可以上一个台阶。”马千瞩说明着。蒸汽机效率不高，胜在结构简单、容易制造，很适合穿越众现在的处境。除了用来带动发电机，还可以直接驱动部分机械的运作。执委会还准备用它作为未来的船舶动力。

除了蒸汽机之外，工业部门还要大量制造各种五金件和工具，这些产品在目前基建高潮中需求极大，差不多是供不应求。

接下来邬德作为劳动力部门的主管人员进行了汇报，“劳动力依然比较紧张。截至到今天凌晨0点，直接控制的人力资源如下：”

穿越众：478人

百仞生产一队：141人

百仞生产二队：605人（从原苟家庄移入）

俘虏：153人（苟家的仆佣、家丁、本家等等）

奴仆：176人（在广州买入，已运回98人）

由穿越众间接控制的人力资源是：

盐场村：200户，约800人

大美村：50户，约250人

从人口结构来看，土著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很多，但是男女比例失调，特别是在二个生产队里，一队的男女比例高达9：1；二队也在5：1。两个村里，除了盐场村的男女比例较为正常，大美村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究其原因，原来临高有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这里一直是大陆移民的主要移入地点，单身前来垦荒、做长短工的外地农民很多，以广东、福建人为主，但是清查下来，发现有远至江西、两湖甚至北直隶、山东的。

这样的人口结构，短期来看非常有利，毕竟男性青壮年是建设的主力，但是长期看来缺少妇女的地方，男人就不会在当地成家立业。所以今后在引入外来移民的时候需要重点掌握男女比例。

第九十二节 新体制（一）

“给他们找老婆的事情就暂时放一放吧。”马千瞩说。

“下面谈给我们自己找女人的问题？”

“不，这也没什么好谈的，我要说的是用工的问题。”马千瞩打断了这个话题，“我们把这么多人弄到了百仞滩，给他们吃住，要他们给我们干活，然后呢？”

“然后当然是继续干活了。”

“我是说的，嗯……”他沉默了一下，斟酌着语句，“土地、劳动制度、报酬和管理体制。”

文德嗣要求发言：

“在讨论用工制度或者诸如此类的话题之前，我认为应该先把为土著的身份等级这些制定下来，否则无从讨论他们的差别待遇。”

目前穿越众对这些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土著劳工们分为三等：

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强迫劳动，供应衣服和食品，没有报酬。包括抓到的俘虏，再未经过甄别和改造之前也属于这个层次。

劳工：人身自由，按穿越者分配的工作劳动，伙食住宿免费，目前还供应服装，穿越者按其劳动付给报酬。

职工：和劳工基本相同，但是报酬同比高20%。

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奴隶可以被解放为劳工，劳工工作努力也可以升级为职工。社会阶层要能够流动社会才能平稳……至少在被统治者中。

在执委会的计划中，职工这个阶层将会成为他们统治的基础，从中培养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低级行政人员和士兵。

职工虽然享受优待，而且还被执委会寄予厚望。但是劳工中希望成为职工的人并不多。直到今天，转为职工的人不到生产一队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一。许多人还是抱着打长工的念头来得，并没有真正打算上他们的“贼船”。

问题出在哪里呢？邬德考虑再三，提出职工制度之所以效果有限，主要还是是诱惑力不大——职工只是多拿20%的工钱，虽然有号称分配住房和自留地的，但是一直没有兑现。包括第一期转为职工的人，还是和生产队的其他人一样，住在帐篷和工棚里。至于自留地，临高的荒地多如牛毛，但是因为缺少水力设施，需要很大的人力去伺候，对每天都有十二个小时以上在劳动的劳工来说，根本没有时间精力伺候它。

最后他们依然戴着个“海贼”的帽子，虽然现在县里上上下下已经和穿越者和平共处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他们的统治地位的认可。多拿20%的报酬，风险却是“从贼”——收益和风险显然不成正比。农民

虽然不懂经济学，这点小九九还是会盘算的。

“我们马上找路子招安？做让老百姓放心的好短毛？”

“不，招安没这么容易。郑芝龙的招安折腾了好几年才办成的，他还是闽省土著，当地人脉广泛，我们是完全的外来户，万一官府把我们视为蛮夷，和野猪皮一个待遇，那就根本连谈判都没得谈了。”

解决的办法是逆向思维。既然不能让风险降低，那么就让收益增高。风险与收益成了正比，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冒险，远的不说，郑芝龙能够在闽省源源不断的招募水手士卒来补充扩大他的舰队，很大程度就是去当海盗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更大的利益。

“眼下简单的多20%收入，在劳工中形成不了较大的差别。”

着手点是落实职工的住房政策。执委会但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很了解农民对造房子的极大热情。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几年，稍稍处境好转的农民几乎不约而同的建造新房，直到今天，许多农民家庭即使子女已经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父母还是会在农村给子女盖新房。

居者有其屋，一个住所是临时性的人是不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归属感的。有了自己的房子，才会视这里为家园，会努力的建设它保卫它。否则他只是一个过客，别人的财产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南门外开工建设的生产队住房就是这样的尝试。执委会要求工程组把这批住房作为一个真正的村落，而不是简单的作为集体宿舍来进行建设。

建筑工程组的综合考虑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有效的利用土地节约建材两方面，最后拿出了一种公寓楼的设计。每栋公寓楼三层，每层安排三个居住单元。每个单元由14平方米卧室1间、16平方米堂屋1间、10平方米厨房1间构成，单元内没有厕所，而是每层设一个公共厕所。污水由管道排放到沼气池内进行无害化处理。楼内不设水电供应和独立下水系统。但是在设计构造上预留了相关的位置。

公寓楼主要用来安排家庭住户，当然这点面积的单元容纳大家庭是有些拥挤的，但是4~5人的家庭规模还是比较合适。

房屋采用砖混结构，第一批单元楼的楼板是木制，建筑组计划未来将采用混凝土预制板，以减少失火的可能性。

“房子的产权怎么说？”看完了图纸和效果图，有人发问。

“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还没有正式定论，所以暂时这房子只有房契。土地政策确定之后再补发相关的地契。”

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穿越者中是有分歧的，多数人希望确认土地私有制，部分人则坚持土地国有，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照抄本时空的土地政策，出让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不过不加那个奇怪的年数限制。

执委会并不打算进行对劳工们进行福利分房——不花钱的东西人会

比较轻视——每个单元售价六十两白银，谁都可以买，可以分期付款，职工级别享受九折的优惠。

不用说，背上了分期付款的职工，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努力的维护穿越者的存在了——否则他的安居之梦就会彻底破灭——执委会的人多多少少都见识了当地一般佃户、长工和小农的居住环境，这样的房子对他们来说就算干上几辈子都不可能拥有。

“我有个疑问。”萧子山提问，“农民一般都会饲养牲畜什么的。这样的公寓楼给他们住的话，牲畜怎么办？如果它们要养猪养鸡，总不能养在楼道里吧？”

“牲口棚和猪圈是集约式的，”负责说明的梅晚解释道，“不和住宅放在一起，有利于卫生。同样的这个新村还会设有集约式粮仓，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虫鼠损耗。”



集约式猪圈

“职工有这么大的好处，恐怕劳工们都想要转了，应该有条件限制才对。”

“没错，”邬德赞同的点点头，“我们还得让这个职工难得一点，这样才有竞争性。”

他拟定得申请职工的基本条件是：

- 1、愿意为穿越者服务的拥有穿越者认可的专门技能的人员。如工匠、文人、军人等等。
- 2、以劳工身份为穿越者服务连续超过12个月的，并且愿意继续服务的。
- 3、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但是现在仅仅有职工、劳工这样的级别来区分人群，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大合适了。”邬德说。

不管这些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待遇，劳动模式却是一样的集体劳动。除了极少数掌握专门技术的工匠、知识分子之外，多数人都是按照各个专业组提出的劳动力需求，由邬德安排每天派工出工。

这个体制在目前有大量基建工程的状态下，保证了在每个重点项目上都有足够的人力可供使用，也加强了对劳工的人身控制。

随着许多企业即将要投入生产，势必要出现专门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专业性的，如果还是按照现在这样的每天派工，对企业组织生产不方便，也很难培养出专业队伍。

而从苟家庄迁徙来的生产二队有许多家庭单位，和多数都是单身汉的生产一队完全不同。如果男人算是劳工，那么妇女和儿童的身份呢？目前的派工许多妇女儿童也在参加劳动，他们的报酬又该如何计算，对那些家庭中有较多儿童或者幼儿的妇女，单纯用幼儿园来解决也并不是现实，而且幼儿园所需要的资源和经费的支出项目又算什么？……林林总总的问题都提醒执委会，他们需要一个民政体系来管理自己的第一批臣民了。

穿越者在选择民政体系的时候有许多选择。比如盐场村和大美村，他们采用的是村民自治的模式，有村委会进行管理，这种方式有现成的模式可套，效果也比较好。但是这样的体制下村里的固有势力过于强大，村里的主要职务会在少数人手中形成垄断，最典型的的就是盐场村，村政几乎完全为谭氏兄弟把持，虽然谭氏兄弟是他们的培养对象，目前来看对穿越者也很忠诚，但是总比不上直接的控制。

第九十三节 新体制（二）

穿越者们决定在他们完全控制的百仞滩生产一队和二队实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民政管理模式。即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执行的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大食堂情景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开始，到1985年正式取消，一共存在了27个年头。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大二公”。不过，真实运行的人民公社，是以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指导的，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保持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在这一体制下。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的政权单位，又是农村的生产经营实体，公社书记不仅负责党务，还要经管工农业生产、民政事务。从坏的一面看，公社管得过多过宽，机构膨胀，体制僵化，分配制度过于平均，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

从好的方面来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27年，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对农村社会、农民控制最为严格的27年——政权不下乡，宗族豪强把持农村基层权力的状况基本消除。在那个经济发展迟滞，生产力落后，全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时代，人民公社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农村的初级医疗服务、普及教育、水利化、机械化，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公社体系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人力物力的强大支配力，对穿越者来极有吸引力。

部分委员对这一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担忧：在人民公社期间，每个劳动力的实际农业生产率是在不断下降的，穿越者采用这样的制度，是否会造成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关系，这个人民公社的意图不在于农业生产而是民政管理。”马千瞩说明着，“它可以有效得把行政、民生、治安、教育、军事都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全依附于我们的社会组织。”

这个全新的基层政权，在体制上接受执委会属下的内务民政委员会的领导，在具体事务上接受各个专业组的领导。

公社采用户籍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单身汉也要自立门户。注册人口无论男女老少都称为“社员”。社员中取得职工资格的，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每户拥有自留地一块，自留地不能转让，可以继承，自留地上种什么，一切由户主自便。自留地不按人头，只按户分配，人口多的户按比率递增一些面积。一标准户（4人口）的面积是1，那么户籍内人口每递增1人，系数增加0.1，增加到1.5就封顶——目的是促进分家，避免形成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旦分家单过，家庭的凝聚力就会减小，可以有效的防止某些家庭因为男人多而为非作歹。

执委会考虑到了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可能会出现为了多分地而有“假分家”情况，正如原先的时空里为了拆迁出现“假离婚”一样，规定分家时候给予自留地的只限于已婚夫妇，单身男女分家的，可以立户籍，但不能享受自留地，必须等结婚之后。

社员的住房由穿越者统一建造后按有关的福利政策出售给社员，但此待遇每户只享受一次。未经过内务民政委员会同意，社员不得在穿越政权的管辖范围内自行建房。社员的住房可以自由买卖、馈赠、继承，但是必须在交完房款之后。

社员除了自留地之外不分配土地。基本收入有三个：一是自家的自留地上的产出；二是参加公社派工获得的工分；三是副业收入。

社员中18~55岁的男性和18~45岁的女性，称为全劳动力。13~17岁、56~65岁为男性和13~17岁、46~55岁的女性，称为半劳动力。原则上，每个半劳动力和全劳动力男女，除非招工、参军或者上学，都必须参加公社的派工，完成一定的基本出勤日数。在此基本出勤日数之外的额外派工，视为加班，执委会的劳动部门按1.2的系数支付工分。

不在此年龄段的称为辅助劳动力，如果愿意参加派工并能完成的，同样可以获得工分，但是出勤日数不做具体规定。

穿越众建立的工商业企业的用工优先从社员中招募。成为企业工人之后，社员的身份不变，在行政、生活、司法上仍旧受公社的管理，但是其劳动管理、报酬由招募企业负责，公社不再过问。

公社管理体制采用三级管理：公社 - 村 - 社员小组。社员小组是最基本的单位，每八到十户组成一个小组，组内有正副组长，负责政令的传达、督促，对社员进行监督管理。

村作为一级政权，设有村委会、生产组、民兵组、妇女组。与盐场村之类的间接控制的村子不同，百仞公社下的村，村内各种行政组织是受公社领导的。

公社一级设有社部、财务科、生产科、宣传科、文教科、司法所、民兵队、妇联、卫生站、农技站、广播站、初级小学、幼儿园等一系列行政和科教文卫部门。不过因为缺少足够的专业人员，目前还只是一个计划，要逐步完善起来。

每个半劳动力以上的社员都必须缴纳年收入的5%的所得税，无论收入是来自工分还是企业工资，自留地收入免交农业税，十五岁以下社员的收入免税。税收由穿越者和公社按4：6进行分配，公社用这笔费用维持日常行政开销和支付脱产人员的工资。

百仞城南门外忙碌的工地上，一座最先完工的小院门口挂起了一块不起眼的白地黑字木牌：“百仞滩公社”。公社的社长是由邬德兼任了，实话说现在生产队里的几个积极向组织靠拢的职工估计谁也看不明白《公社组织管理条例》里那些晦涩拗口的词汇。就算邬德本人，也得时常向执委会打电话询问某些细节问题。

林兴被任命为副社长，不过他没有马上上任，而是和其他几个人被派到了盐场村参加杜雯的主办的盐场农民讲习所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林兴和其他人都明白自己是准备“当官”了，首长们叫“提干”。这让他们感到即突然又惶恐。临出发前，邬德把几个人叫到工地上，指着一栋即将完工的高大房子：

“你们以后就会住在里面。”

这几个“准干部”已经见惯了首长们创造的不可思议。何况房屋也是他们亲自带领劳工们修建得，但是在他们最狂妄的幻想中，这样的高楼大屋也没自己什么事。每个人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林兴才颤抖着问：“邬首长，你说得是真的？”

“当然，我们一向说话算话。”

“那要多少钱才能住……”林兴当然没狂妄到短毛会白送房子给他们。

“六十两白银，你们这些职工购买的话，折五十四两就好。”

这个价格没引起太大的震动，以晚明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看，这个房价也就是一般的水平。

再听到这笔钱还可以分十年二十年逐年付款的时候，几个人脸上的笑容更明显了：先住房再还钱，这样的好事可真难得。

很快，这个消息就在生产队中传开了，每天下工之后，总有人会跑到工地上来看这些未来属于自己的房子，马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回到生产队之后，按照带家属劳工的待遇，单独拨到一间工棚。他带来得那些破烂，凡是和布有关的全部被没收了，不过作为补偿，他得到了新的衣服、席子和被子。唯一让他不快得是自己的老娘也享受了当年他尝过的“净化”的滋味，看到换上一身新衣，头上包着块布的母亲，马蓬的心思复杂极了，这群短毛，还真是不尊老啊。

不过，这次回去忙农之后辞掉了符不二家的工，除了短毛这里吃得好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发现已经无法习惯跳蚤臭虫的叮咬，漆黑破败的屋子，浑浊的水……虽然在短毛那里并不是享福，但是这些在短毛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在过去的生活里也无法得到。

现在马蓬在砖瓦场工作，每天挖土筛土，隆隆的机器声已经不能让

他好奇或者惊讶。他和工友们身边不再有短毛卫兵的枪刺，劳动热情却空前的高涨，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房屋添砖加瓦。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即将展开。

第九十四节 东门市派出所（一）

晴空无云，临高的冬季即将到来，一直有些燥热的天气也凉了许多。秋收已经接近尾声，忙碌了一秋的百姓也开始有了闲暇。

百仞滩的人口增加了，平时空空荡荡的建议公路上因为道路方便，吸引了许多人行走。

东门市的商业活动大大增进了穿越者和当地百姓的联系，除了食盐之外，碾米厂碾出的米即干净又漂亮，而且碾米厂童叟无欺，出多少米、糠、谷壳都是清清楚楚，没有侵占透漏的，比农村里的作坊不知道好多少倍。最好的地方是支付手段灵活多样，用银钱自然可以，用稻谷、米、米糠乃至稻草都可以抵充加工费。这么一来吸引了附近不少粮户来碾米，外发加工活占了碾米厂的工作量的六成，每天光加工费就能收到十几石稻米。还有许多谷壳。因为这里加工方便，道路好走，又没有人收税，东门市隐约有了本县的粮食加工批发市场意思。东门吹雨在例行的巡视中发现，也有来自临近各县的粮户来这里买卖加工粮食的。看来利润这个东西，真是可以让人舍生忘死。

东门街沿街的地皮已经被人买走了一些，几家店铺正在施工中。这几家铺子多数是本县的大户们开的，除了东门市的商机他们也靠这个和短毛们套套近乎，一但是有什么事情掌柜还可以直接和短毛们办交涉。砖瓦木料都是现成的，从大美村的苟家庄拆迁工地上源源不断的运来旧砖瓦、木梁柱之类的建筑材料，除了一部分穿越者自用之外，多数都廉价销售给买地盖房的铺户们。

林全安这位第一个和短毛做买卖的小商贩已经成为本地最大的副食品批发商了。苟家庄侦查任务之后，他得二十两赏银。大批人口迁徙到百仞城之后他的副食品供应规模又增加了一倍。他在东门市盖上了铺子，雇了账房先生，还用了四五个伙计，每天推着车下乡去收购活猪、鸡鸭、禽蛋和蔬菜。林全安已经打算着再过些日子就回福建去把老婆接来，或者就在家乡给老婆盖个房子，娶个小老婆放在临高……这样美好的生活前景让他飘飘然起来。

让他有点不痛快的是给长工们吃得伙食太好了，让他痛心，倒不是替短毛们心疼钱——理论上长工们吃得好能让他赚更多的钱——而是这样起到了恶劣的榜样：他的伙计里已经有好几个辞工不干投奔短毛去了。林全安虽然赚了不少钱，资本家的本性还是让他坚持不提高员工待遇，反正总有人愿意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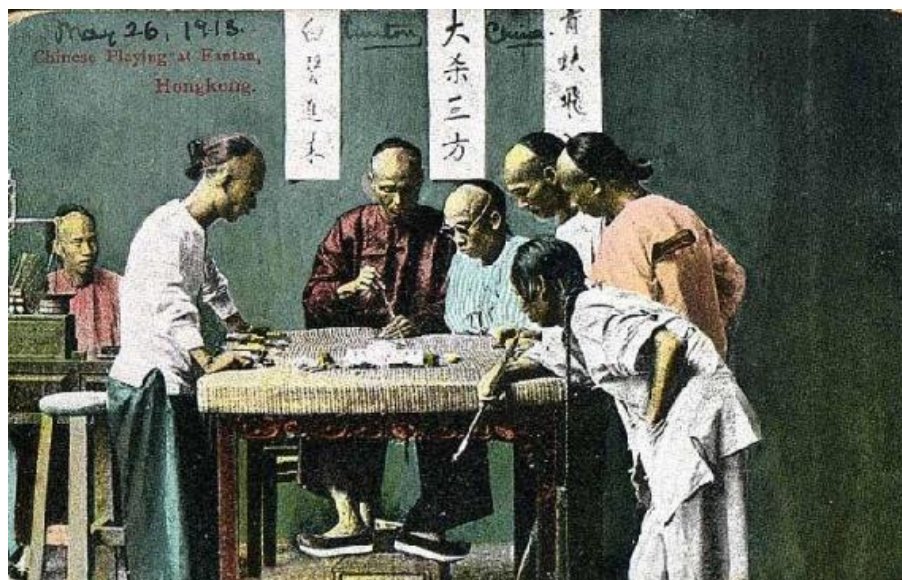
但是最近局面却发生了变化，本来农忙已经接近尾声，临高又不种麦，农民收稻之后多半出来打零工，过去这样的农闲时节的短工，根本不用工钱，每天给饭就行。但是最近短毛在东门市上大量的招募工人，这些农闲季节的短工都被他们招去了，渡海到临高来讨生活的大陆农民很多都成了短毛的长工，结果就是佣工市场空前紧张，而且在短毛们的标杆作用下，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上涨了许多。

工资增加之后，市场的活跃度也上升了不少。连临县的商贩也被吸

引到这里来买卖货物。除了商贾，本地人只要不是三餐发愁的，都携妻带子的来百仞滩看西洋镜，城里他们去不了，围绕着壕沟和铁丝网转转远远得看看也挺好：带着圆扣子的短衣服，古怪的藤头盔，长长的装着短剑的鸟铳，滩头上造起的屋子，下面还装着的巨大管道……兴致更好的人会沿着简易公路去博铺港，去看看传说中钢铁巨船。

老百姓对短毛的畏惧心理少了。东门吹雨发现中国老百姓的商业意识真得是超强，不仅是东门市上有了各路商贩，连公路上也有人在摆摊卖茶水，沿途的三个炮楼下都有茶摊。现在驻守炮楼的军事组战士们经常面临商贩们的骚扰，除了有人试图把蔬菜、鸡鸭卖给他们之外，还不得不赶走对他们卖弄姿色的女人，倒不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有多坚定，实在是觉得无福消受而已。

随之而来的治安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热闹的地方总是会把各路江湖人物吸引过来，除了或明或暗的妓女，又出现了赌番摊的档位，接着是扒手和小偷，然后又是乞丐。各种各样的江湖门道都在这里陆续露面。



赌番摊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盗窃。每天都有几个倒霉蛋被偷去钱财商品的，最后连李梅的福利社商店都失窃了一些东西。独孤求婚管理的这个“东门市综合执法队”，虽然每天忙于抓小偷，毕竟不是专业人员，这大明的老百姓在他们看起来又都长得差不多，语言又不通，基本上就是劳而无功。难得抓到个把人，往地上一跪，唧哩哇啦的说他们都听不懂的方言，还有人一路大哭大叫，进了办公室就满地打滚，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的放人。接着，又发生了因为赌博的口角而斗殴的事件。

不久之后发生了第一起血案引起了穿越者的警觉：市场发生了一幕穿越者们在过去很熟悉的画面：街头斗殴。

十七世纪的打群架和二十一世纪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看起来更凶险而已，没有西瓜刀，却有烤过的竹抢，削尖的木棒，自然还少不了砖头之类的东西，一时间，热闹繁华的市场上鸡飞狗跳，乱成一团，哭喊声一片，不久离东门街不远的一片竹篷摊位冒起了火光。等独孤求婚的执法队穿好全套装备，和听到消息赶来的军事组人员赶来的时候，人群已经一哄而散，留下了七具尸体和满目疮痍，有十多家摊位被烧毁。

独孤求婚的嘴都气歪了，其他赶来的执委也被这一幕震惊了。东门市这个地方自从开办以来，一直都是正面的消息：商贩不断增加、来买卖东西的人呢愈来愈多、有人愿意买地开店……总得来说，这就是穿越者和原住民和谐相处的最好标本。

现在这个标本变成了这副模样，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市场上发生斗殴死人，无论如何都会损害市场和他们的声誉。而且最糗的是，独孤求婚调查了半天，别说凶手了，连前因后果都没闹清。不得已他找到了执委会，要求编练警察。

“靠我们这个执法队不是事啊！”独孤求婚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和当地人语言不通，根本摸不通下面的情况。”

“治安组能调一些人过去维持下吗？”萧子山对编练本地警察这个事情不太感冒，他觉得眼下还没法信任这些当地人。

“治安组哪顾得过来我们啊。”独孤求婚很清楚，他去过治安组几次，七八个人光审问俘虏，鉴别人员，整理档案就忙不过来了，哪里有时间帮他去维护治安，再说他们去了，语言不通这个问题是一样存在。

“我们的确忙不过来，现在治安组象是内保组。”冉耀无可奈何的说，“编练警察我觉得完全可以，现在控制的人口多了，需要这样的执法机构来维持社会秩序。”

穿越者的第一个警察机构：“东门市派出所”就这样成立了，独孤求婚兼任派出所所长，慕敏出任派出所指导员，顾名思义，就是指导派出所的工作。她毕竟是干过治安的，而东门市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治安。

派出所归口在治安组进行领导，经费则由驻地的管理部门支付，换句话说，就是由东门市工商所来负责。

“这个，我哪有钱啊？”独孤求婚向负责民政事务的萧子山哭诉着，“这派出所的房子都是我们工商所的办公房。现在东门市又不收税的，没法开销经费啊”

“那就收点治安费，现在的派出所不也向工商户收得。”

“这怎么行啊，不是乱收费吗？再说了，眼下正是招商引资的关键时刻……”

“哼，你就少哭穷了。”萧子山哼了一声，“你们工商所卖地的钱呢？那些铺户的土地总不是你们白给的吧。”

独孤求婚一时语塞，工商所的小金库里的确有出租地得来的一百多

两银子，执委会没有出台土地所有制政策，所以这类土地买卖用的是租地的名义，价格也比较低廉。这笔钱理论上应该是上缴的，但是因为政策不明朗，财务部门无法入账，所以一直就存在了东门市工商所里。

“可这是挪用公款，再说土地政策没说法，用了钱都不好报销。”

程栋考虑了一会之后说：“这样，你们工商所先填一个交款单，收入来源写清楚，我做一条非常规收入。然后我再全额返还给你们作为东门市的办公经费，你也不用把银子带来带去了。”

“行，这样好，那就这样办吧。”独孤求婚见问题解决了，高高兴兴的走了。

“你还真有办法。”萧子山说。

程栋连连摇头：“我们的财政制度，也得改革一下了。”

第九十五节 东门市派出所（二）

周士翟在起威镖局已经干了十一年。他和他的师兄弟一样，来自孙可成的家乡，会一点拳棒，又不希望在农田里把自己折磨的半身不遂，就托人进了起威镖局。

镖师的生活比农民要好的多，但是周是翟作为一个镖师让孙可成很难放心，他却缺少镖师应有的沉稳气质，或者说，在为人处世上不够圆滑。

镖局是一个游走在黑白两界的存在，镖师既要一身正气，又要善于变通。周士翟虽然知道镖局“吃得是朋友的饭，穿得是朋友的衣”，却对“朋友”嗤之以鼻，更受不了“朋友”的厚颜无耻。一言不合就要打。这么一来，镖路上的差事孙可成是再也不敢派了。于是坐店护宅就成了他的专业。但是干这活也有规矩：遇贼只准送客，不许生擒，店铺遇到骚扰，只能点到为止——镖局不是官府，护住雇主财产人身安全就是，捉拿歹人那是官府的事情。但是周士翟却屡次破了这个规矩，在江湖上结了不少怨。最后又不得不把他调到骡马院里当个管事的，免得惹祸上身。

沉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这天起威的孙掌柜却把他叫到了柜房里，说上次来过的澳洲海商要在琼州买房子庄园，要个镖师去起头。

所谓起头的，就是大户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自己常备一支家丁护院队伍，一般的家丁是老百姓出身，即不会拳脚，又对江湖上的道道所知不多。这就需要专门聘请雇用一位镖师来当起头的。负责对家丁进行武术训练，安排晚间值班巡逻这些保卫任务。在宅邸里相当于客卿的身份。

当起头的责任很重，但是待遇好，不需要风餐露宿，在镖局里算是个好差使，但是为人要圆滑，要善于变通。周士翟当过起头的，后来因为他太乐于抓贼又不善于和主家相处被换下了。这次居然又要他去当起头的，不由得纳罕：这太阳咋从西面出来了？

虽然奇怪，但是干本行总比在骡马院里和牲口打交道来得好。而且最近镖局得了澳洲海商给了许多业务，成了他们的大金主，原本紧巴巴的日子松了一些，死伤弟兄们的抚恤也有了着落，谁的活都可以不接，这澳洲老爷们的活是非接不可的。

当下打点好行装，又带了二个新进门的徒弟——都是镖局里殉职镖师的子侄，照镖局里的规矩，镖师殉职的，子侄愿意吃这碗饭的照例得收留一两个。练武资质太差干不了镖师的，就安排当杂役或者柜面上支应。这两个孩子年龄太小，才十六七岁，当镖师太嫩，干脆让周士翟带去了继续教授。孙可成的算盘是还能让镖局省点伙食开销，如今这样的孩子镖局里收留的不少了。

聘请镖师是冉耀的主意。虽然他们有从21世纪带来的先进理念和装备，但是论到对这个时空的江湖社会的了解，差不多是一无所知。镖师

恰好是最适合的人选，比起自己就是黑社会的三班衙役来，他们的职业操守更值得信赖。

独孤求婚虽然名为所长，实际业务都在慕敏的手里。在她的要求下，在东门市工商所配合下开展了一次“治安普查”，对整个东门市的周边环境、每日人流量、商铺和摊贩的经营作了些了解。

经过调查走访，大概知道了东门市发生最多的治安案件是扒窃，其次是盗窃，接着是诈骗和斗殴，抢劫和杀人为几乎没有，显然犯罪分子还不大敢在穿越者眼皮底下公然行凶。

但是那次大规模的斗殴致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慕敏亲自带着当地人的翻译询问了不少人，许多人吞吞吐吐，眼神闪烁说明这事情有蹊跷。虽然独孤求婚高度警觉的认为这是黑社会性质团伙为了争夺利益的斗殴，但是慕敏却并不这么看。

缘由自然不是慕敏认为明代没有黑社会，而是卫生部门在事发当天做的尸检报告。迹象表明死掉的七个人都是重体力劳动者，在死前不久还在做农田里的活计。另外，根据她的一贯经验，黑社会打架斗殴虽然不时也会死人，基本前提还是流血不死人的，多用砍刀，看起来血肉模糊，但是死亡率比较低，这么拿着烤过的竹抢不分青红皂白凭借一股蛮力乱刺得，倒有点象农村的大规模械斗的模样。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来收尸了。这才知道事情原委就是甲村的村民到福利社来买东西，中午在乙村村民摆的茶水摊上喝茶吃干粮，为了些小事冲突起来，不巧附近一些摊子都是乙村的村民或者亲戚朋友摆得，甲村村民自然是吃了大亏被打得狼狈而逃了。一面是为了报复，一面是为了防备报复，双方都准备了武器，结果一打起来就成了这副模样。

“为这么点小事下手这么狠辣？太愚昧落后！”东门吹雨觉得吃惊。

“械斗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慕敏说。对她这算不上新闻，农村械斗的习气，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在国内不少地方存在着。背后往往又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地域、文化、资源上的争端，经年累月的积怨使得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引发大规模的械斗……何况现在是农闲，更容易闹出事情来。

“我们要保证的是不许人在东门市这里闹事。所以这次的事情不能就这么完了。”

“人都死了，还能怎么办呢？”

“人死了，尸体不还在么。两村要领尸体的人都来了？”

“都在客栈里歇着。要带来见吗？”

“不见，派人告诉他们，一具尸体付五两银子的罚款，棺材算我们奉送的，收个成本价一两。限七天内付清，超期就丢海里去了。”

“啊？”东门和独孤都瞪大了眼睛，“这个，执委会不是要求我们善待

土著吗？”

“善待是要有底线的。要让周围的人看看在我们的地头上动刀子是什么后果。”慕敏杀气腾腾。

独孤求婚兴奋的一拍桌子：“早就该这样了！我早和执委会说过，严刑峻法才能保平安，照我说，以后再抓到小偷什么的，就砍掉他的手！看以后还有没有人敢在老子地头上偷东西！善待善待，都爬到我们头上来了！”

“砍手就过了。”慕敏对冉耀说，“冉组长，我们遵照什么法律尺度进行执法？”

“就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好了。这个是现成的。”冉耀就这些问题专门和执委会的人谈过，这实际上涉及了立法问题，穿越者眼下没功夫去搞这个，自然就只好先套用现成的法规了。

马蓬这天下工回来，看到营地门口的布告栏里贴着新的布告，许多工友都围着在看。张兴教在一边摇头晃脑的读着布告上的内容：“招募警察……10人……18~25岁以下……身高160厘米以上，身体健康……包伙食，工资，每天2.5个工分，大米半公斤，奖金另计”

说到这里一片哗然。有的劳工说：“2.5个工分。我最忙的一天才拿到1.5工分，组长只不过拿2工分，现在一下就拿2.5工分！”

“你没听吗，限职工报名。本来职工拿得就比我们多！”

“凭什么啊？明明都干一样的活，为啥他能多拿。”

“你不愿意可以去转职工么。”

“要干满12个月吧，要不就是表现特别出色的。”

马蓬原本不是很想去，因为听说这个活就是类似县衙里的衙役一样的工作，在市场上管缉拿捕盗的，他一怕死，二来觉得干这活不体面。但是现在老娘和他住一起，虽然短毛老爷按照“有赡养义务”的标准额外发给他每天1.5工分，但是母亲是没有免费伙食的，这么一来日子就有点紧巴巴的了。现在营地风传要给职工涨工资，他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听了符不二的話，不去转成职工。现在有这样的机会都得白白错过了。

不过第二天他还是去公社办公室应征了。虽然他不是职工，但是冉耀看到他体格还行——找个160厘米以上的男人还真是不容易——就点了头，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被叫到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脱光了衣服，用尺子量，又站到颤悠悠的大地秤上。最后，他获得了批准，可以参加土著警察队了。

首先是十天学习格斗技能，包括用最快的办法拿住别人的关节，用一种特别模样的短木棍格斗，然后是讲授如何发现可疑人物、巡逻放哨、盘问行人，跟踪追捕，拿绳子捆绑的技术。一个叫李军的短毛则教授他们怎么样用盾牌和短木棒列阵，对抗大群的暴民。还让他们和劳工们搞实战对抗。这些东西很复杂，马蓬不识字，学起来更加吃力，好在

穿越者多用示范教学法，手把手的教，还做了许多模型和图片来演示。

第九十六节 东门市派出所（三）

周士翟来这里前，还以为这些人就象广州城里的洋商一样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家的宅邸庄园，金银财宝才请得他。

但是一上岸，他就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博铺的巨船、平整的道路、不用牲口的四轮车……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当他看到了百仞城那正在修建中的巨大规模，他第一次感到有点慌乱。

他们真得只是海商？周士翟有已经很清楚了，这里不需要什么镖师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就博铺港湾里停泊的那些船，这一带海域哪个势力能有？

那这些把他要来又是做什么呢？

他和两个徒弟被暂时安排在东门市工商所的小楼里，房间不大，甚至有些狭小。布置的却很舒适，虽然家具一看就是拼凑出来的。他自己住一间，两个徒弟住一间。晚上，这里的海商头目，一个东门、一个姓独孤的还有一个女人一起宴请了他们，饭菜简单，但是很实惠，有鱼、肉和蔬菜，几个头目都很客气，言谈中他知道这里是新开的墟市，人来得多了之后有些乱。

“……虽然招募了一些警察，但是对这大明的江湖环境可是一点都不了解，”东门吹雨很客气的敬了杯酒，“还请周师傅以后多多指点！”

“一定尽力！”周士翟一饮而尽，放下了酒杯，“只是在下想讨几位老翁，哦，还有夫人？”

慕敏大咧咧的一挥手：“什么老翁夫人的，你就叫我们同志好了。”

“我们可不是同志啊，你可得搞清楚。”独孤跳了起来。

“我说的是同志的本意，不要拿垃圾的殖民地文化来污染！”慕敏一身正气。

同志本指志同道合的人，由于语言的发展和人类认知逐渐开放，演变出了新意——同性恋者。

周士翟看得出，显然这个女人才是此地的老大，果然在海外久了，也染了蛮夷的风气。稍稍有些鄙夷。

“我想请问几位，嗯，同志，”周士翟说，“到底想把这个集市搞成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几个人面面相觑，自然是搞得越繁华热闹越好了。

周士翟摇头：“这里的墟市主是诸位海商吧？若要市面繁华，这个在下是不懂的，但是市面一旦繁华，三山五岳的人物自然就会趋利而来要分一杯羹，几位打算如何相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独孤求婚斩钉截铁的说着。

周士翟沉默了一会，说：“诸位同志，现在的东门市是个野市，没多少铺面商户，纵然来些小蠹贼，也不足为虑，日后这里兴旺了，来得

各路人马可就都是有大靠山的。别得不说，到时候就是街上要饭的杆儿，也是通着天的来路，一个不对就能把你这儿闹得天翻地覆”

慕敏淡淡一笑：“周师傅，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不过呢，这里的第一个好处是无牵无挂，谁都不是我们的什么人，刀把子里出真理，管他娘谁的来路，要闹事就是……”她杀气腾腾的做了个砍的样子

周士翟点点头：“在下懂了，自当竭力报效！”

东门市的商民们忽然发现在东门街的十字街头，开始建造一座照壁，工匠们正在其中一面墙壁上叮叮当当的凿刻着什么——这就是新出炉的《治安法》。这部治安法基本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大明律》的混合版，最大的区别把是拘留、打板子、流放之类的刑罚全部变成了劳教，起始就是一年。劳教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派出所所长一纸文书可以，对打击治安犯罪有极好的效果。各部门对这样提供免费劳工的政策十分欢迎，当然也遭到了部分民主派的质疑：不经审判，直接处刑有碍司法公正。但是土著享有的公正显然不是多数穿越者所关心的。

照壁前有三层的半圆形高台，这里是举行公判大会的主席台，公审公判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司法体系里最有效的威慑形式，这个传统可以保留。独孤求婚热切的希望在十字路口广场上竖立起一座断头台，但是死刑判决属于国家司法权，穿越众明目张胆的侵犯朝廷的权力似乎还是为时过早，而且这里毕竟只是座市场。

与照壁同时出现的是一批古怪的人：头戴藤帽，身穿短毛式的对襟黑色立领短衣，木头扣子，腰束宽皮带，小腿上打着白色的裹腿，脚穿草鞋。屁股上挂着带短横柄的短木棍。每个人的衣袖上还有一块盾牌样的绣布，有些看不懂的花样，只有几个字大概还认得出来：上面是治安，下面则是东门市。

“靠，这活脱脱的是安南巡捕啊！”独孤求婚看到后勤上送来的服装和装备，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他原先给警察队设计的制服是很漂亮的，大檐帽，黑色翻领制服，皮革武装带、马裤、长靴，还有胸口的证章，袖子上的红色袖标——活脱脱的就是一党卫军。



安南巡捕



党卫军

“萧委员，我送上去的服装设计不是这个模样的啊！这么土气的模样怎么威慑坏分子？”独孤给萧子山打电话。

“你不就是把警察队搞成党卫军那模样吗？不成！”

“我提前剽窃下希特勒的创意也没关系吧？！现在可是1628年，希特勒还没干出啥令人发指的事情……”

“马靴、武装带？在海南穿这玩意？太浪费了。现在物资不宽裕，节约点好了，当年赤卫队员就带个红袖箍闹革命了，也没听说要制服齐备才能打仗的。”

哈德派遭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其他各哈派也都对萧子山的审美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后来竟然引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制服风波。

警察队第一次在东门市亮相就招来了大量的围观者，虽然大家不知道警察是什么意思，但是老百姓还是很快猜了出来：这是短毛的“快班”呀！不过这短毛的快班和县衙里的差役可不一样，一是行动划一，每天定时在街面四周转来转去，这东门市本来就不大，隔不了多久就能看见他们一次；二是管得宽——“街面上的狗”，什么都管，连随地倒垃圾、做买卖起了争执，声音稍微大一些马上会来干涉。

这十名警察属于“制服队”，在制服队之外，由周士翟带队，他的两个徒弟、还有从劳工里吸收了二三人作为“便衣队”。每天分散在各处暗中注意动静。

东门吹雨本来还建议在东门市的商家中搞群防，组织店伙进行晚间

巡逻之类。但这里行商多，坐商少。拢共也没几家铺面，当然组织不起什么人来。不过一些传统的治安手段还是得到了应用。

客栈执行住客入住登记审查制度。每天客栈的掌柜都要到东门市派出所汇报当天的客人情况，有无可疑之处。

马蓬的娘居然也为东门市治安出力了：作为群防计划的一个简易翻版，她和劳工家属中几个老年妇女被派到市场各处摆摊作为暗哨。福利社李梅手下的几个营业员也参加了这一“群防”，作为奖励，他们可以额外得到一些粮食。作为慕敏的婆母的李梅对这个计划十分热心，这些“群防”开销都从福利社里开销了。

在一切到位之后，由东门市工商所和东门市派出所联合进行的1628治安打非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不仅警察队、综合执法队全体参加，军事组、治安组和百仞公社民兵队都派人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先拉起封锁线，然后各队根据前阶段便衣队的侦查结果，开始在市场内进行大规模的拉网式抓捕，慕敏要求整个行动动作即快又安静，尽量不要骚扰到无关人员。

工商所的屋顶上，一个巨大的声音不断的用各种方言播放着通知：

“百姓们听着，本市场正在抓捕坏人，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误抓一个好人……现在所有人都请待在原地不要走动……任何人不得反抗，否则打死不论”

一队一队头戴元年式藤盔，手持元年式警棍或者上次刺刀的步枪的人在高音喇叭高亢的声音下，在市场内巡逻，按名单和照片抓人。反抗逃跑无一不被打得头破血流，几个自以为身手矫健的打倒几个警察之后，终于被刺刀活活捅死。被抓到的人一律用绳子捆住，押到派出所门前蹲下，不许抬头，不许说话，刚当上警察不久的小伙子们是很乐意在他们身上耍一下自己的威风。

被抓的主要是各路蠹贼，包括窃贼、扒手、骗子、收赃的。在经过简单的公判大会之后，这些人全部判处一年劳教，由邬德领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走了，百仞滩采石场正需要苦工。

赌博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很大，所以派出所第一个取缔了赌博，东门市的所有番摊都在行动中予以取缔，钱财没收，摊主驱逐。在驱逐之前，他们按流程录了口供，按手印、写具结（保证书）、举牌子拍照作为案底。

“下次再来开赌，就没这么便宜了，快滚！”独孤求婚一只脚踩在板凳上恶狠狠的吼道。几个摊主早就吓得魂飞魄散，拍照时的闪光灯让他们以为被施了什么妖法。

在整个过程里高音喇叭不断的播放着《关于清理整顿东门市治安环境的通知》：除了赌博业被取缔，赌博密切相关的小押当、放印子钱的也被限时离开市场，继续活动者严惩不贷。妓女必须限时到派出所登记，逾期不登记的，一律驱逐出市场……

娼妓业幸存了。在市场内操持此业的都是游动户或者附近的“半掩门”（暗娼），偷窃、盗取嫖客钱财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考虑到本地悬殊的男女比例，这个行业属于可容忍的范畴。经过和民政、卫生部门的讨论，决定在东门市发放妓女执照。所有妓女必须向派出所进行登记后发给执照。没有执照卖淫的，一次发现驱逐，二次发现劳教。本来民政部门希望由卫生部门执行每月一次的体检，但是卫生部门的人手和器材、药品严重不足，所以暂时不执行。

整个行动过程进行了有条不紊，让周士翟刮目相看。别看这群“澳洲同志”对江湖不怎么了解。这一手可比官府衙门漂亮多了。不但行动干净利落，而且事事都有准备。处置宽严相济。与即黑又贪且酷的衙门相比，不啻云泥之别。

这么一个小小的东门市尚且能做得这么好，如果他们管的是全临高、全广州呢？周士翟摇摇头，这也太荒唐啦。

第九十七节 海军

海军部，严格的说来还不是执委会正式认可的一个组织，它在官方的组织名册上分别是渔业生产组和博铺港务区。分别隶属在农业部和民政部的属下。按照官方的分工，一个是搞渔业生产、海商运输为主，另一个则负责管理博铺营区的各项事务，包括对停泊在港内的船只进行定期维护。

但在某些前海军人员和部分海军爱好者的私下游说活动之后，这两个部门最近有合并的趋势，尽管执委会目前对此持不予评论的态度，但是只要在执委会内担任职务的人都清楚这次的合并不可避免了。

和纷纷圈地盖房的各部门不同，海军的人看不上砖木结构的红砖楼，他们心仪的是巴洛克式的海军大楼，在盖不了这样的房子之前，丰城轮就成了这个非正式海军部的办公地点。



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放荡不羁，极尽奢华是巴洛克建筑的主要特征，在巴洛克建筑里装饰满了壁画雕塑。

丰城轮从D日那天下锚停泊那天开始起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穿越者重新建立起石油工业之前它只能停泊在港湾里。船只被精心的照料着——这条船上有现代化的航海设备：雷达、罗经、航海钟……对穿越者未来的海上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最危险的情形之下，还能用它逃出一条生路。

船上可用的各种家具、设备、资材和工具被陆续拆卸下来供应陆地上使用。用不上的舱室被封闭锁死，一艘大船是个复杂的世界，在缺少足够人手照料的情况下，不能留下许多察看不到的死角。

对海军部来说，这艘船上的舒适和便捷性是陆地上无法相比的。发电机虽然已经被限制在满足最基本的能源需求，供应办公和生活用电还是绰绰有余。船用大功率电台可以方便的联系所有出海船只。船上有舒适的卧室、独立的卫生间，设备完善的厨房，与一天到晚啃咸鱼、熏鱼、鱼干的广大穿越众不同，船上有冷库，在船上的厨房里能吃到新鲜的鱼，连做生鱼片都绰绰有余。还能源源不断的制造冰块，各种水果刨冰不值一提，用带来的奶粉还能做出冰淇淋来。据说偏爱海军的文总多次到丰城轮进行视察，对冰淇淋和生鱼片赞不绝口。

非正式的海军部目前承担的主要任务还是以捕鱼为主。博铺原先就有一些渔民生活，穿越者占据这里之后，他们纷纷逃遁，但是这里毕竟是临高的传统渔场，失去了渔场的渔民陷入了近乎破产的地步，最后只好由渔主出面来和穿越者们谈判，愿意缴纳一部分渔产来换取在这里的捕鱼便利。穿越者们同意了这一要求：他们可以减少渔轮的使用，减少柴油和摩托小时的消耗。双方达成了一个捕鱼协议，渔船在博铺周边地区的渔获，按2：8分成，渔民所占有的渔获，穿越者有权按照渔栏的收购价优先购买，穿越者有权使用多种手段支付：物资、粮食、商品、银钱均可。于此同时，穿越者的渔船依然可以自行捕鱼。

不久，这一捕鱼霸权延伸到了所有在此海域捕鱼的渔船上，凡是愿意遵循这一规矩的渔船，都必须到博铺领取红三角旗一面作为标记。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贯彻，海军每天出动一艘渔轮在渔区进行巡逻，一面捕鱼，一面对捕鱼进行监督。一是确保没有渔船有隐瞒产量，海上接运的行为，二是驱逐没有旗帜的船只。

“我们现在成了渔霸了。”陈海阳站在“渔1”号船的船台上，扫视着四周海域正在作业的渔船，想起来小时候看的连环画里的渔霸形象。当年幼小的心灵被激起了对这一不公正制度的极端反感和痛恨，也朦胧的种下了对解放军的崇拜。这大约就是他日后会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最原始动机。



连环画里的渔霸

此时，他却在维护着这一不公正制度，而且他还是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之一。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渔霸怎么了？渔获产量可是连连攀高，吴南海也闭嘴了！这么下去，我们海军被承认只是时间问题了。”李迪兴高采烈的站在他身边，一点罪恶感都没有——这个电子工程师出身的胖子死乞白赖的混入海军部之后，自封海军工程师，每天都在一座棚子里神神叨叨的敲敲打打，还不给任何人看，其实谁都知道那里面是一台小型的蒸汽机——国外买来的蒸汽机套件，不过这台机器从上岸至今依然没有正常的运作过。

陈海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自从D日之后，穿越者之间不管是什么政治倾向的，功利主义基本占据了上风，对穿越者有利的就是好，本来是非善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屁股坐在哪里决定的。

远处，一艘大型渔船正张开帆篷，向西面驶去，这是“登瀛洲”，正在执行它的第三次海运任务。自从第一次去广州之后，这艘船几乎没有停过，从广州运回了大量的工业部门急需的物资。渔1负责在博铺附近海域对其进行保护，但是再过去就靠他们自己了。陈海阳叹了口气：没有物质基础的海军再现代化也还是作用有限。

“注意！前方3海里处，发现大型渔船三艘，没有旗帜！”瞭望哨乐琳忽然喊了起来。他是个香港人，狂热的军事爱好者，尤其爱好海军，到了海军之后每天都穿着一身民版美国海军服。



美国海军服

“转舵，航向120。前进二，靠上去。”陈海阳发布着命令，原本以慢车行使的渔1号偏过船头，向渔船驶去。

这样的临检，过去几乎每天有好几次，随着不断有渔船被没收渔获，无旗捕鱼的渔船愈来愈少，近乎绝迹，这次一下出现了三艘，陈海阳心里是有些疑惑的：

“拉响战斗警报，准备跳帮临检！”

随着船上的警铃响，渔船上的三十多人迅速各就各位，戴好钢盔，穿好防火战斗服——这个时代中国沿海的海战中，纵火是常见的攻击手段。准备好了武器。渔1号没有火炮之类的重型武器，最基本的火力配备就是靠水手用SKS步枪齐射。不过最近稍有改善，工业部虽然缺少金属材料，木材、竹藤和兽皮之类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加上有个号称除了原子弹什么武器都玩过的林深河的加盟，很快根据资料复制了几台Ballista。



防火服



Ballista

所谓Ballista，是古罗马时代最成功的大型机械弩，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机械弩，严格说来它不能算弩，其发射机理跟弩不同，发射势能主要不再积蓄于弓身，而是积蓄于两侧的扭曲发条。Ballista有一个绰号：shield piercer（盾牌穿透者），它发射的巨箭能轻易洞穿任何已知的盾牌和铠甲。一部合格Ballista杀伤射程可达五百米，两百米内能穿透厚度

约两英寸的匀质木板。而且它可发射的武器五花八门，包括箭，标枪，石弹，燃烧弹等等。在全盛时期的古罗马军队，每个军团装备的Ballista多达50部以上。

穿越海军使用的机械弩从结构上来看和古罗马时代的Ballista别无两样，甚至有些不如，古罗马最好的Ballista上运用了大量的钢铁、青铜构件，不像穿越众这么吝啬，所以这个穿越版的Ballista比真正的原版要笨重一些。稍微先进一点的地方是它拥有360度回旋的转盘，转盘上还有低矮的炮廓，可以给射手一些基本保护。

渔1安装了两台这样的机械弩，前后甲板各一。海军在海面上的几次试验性的射击证明：如果在500米处开火，能不能命中完全靠运气，抵近到200米左右命中率要好得多。

好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沿海海面上的各国船只的武备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只要穿越海军不头脑发热的准备靠机械弩去制霸海疆，打打近岸小股海盗、吓唬下商船渔船还是可以的。毕竟他们拥有比罗马人高明的弹药。

“准备2号弹！”枪炮长发出了口令。

“2号弹准备完毕！”一个大号爆竹一样的东西被装上机械弩。

见渔1逼近过来，三艘渔船慌慌张张的转过帆，似乎准备逃走，渔轮上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事先录制好的用多种方言和普通话一起录制的录音：命令他们即刻落帆，接受检查。

在录音播放之后，渔船上的风帆果然都落了下来，甲板船舱之间还有些人在慌慌张张的跑来跑去。

“准备靠船跳帮。”

这已经是他们驾轻就熟的事情了，跳帮队员们穿上救生衣，每人一支手枪和一柄砍刀，站在船舷边，等待命令。

“跳吧。”随着一身令下，五名队员依次纵身越过船舷，落到了对面的甲板上，没等他们站稳，耳边就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第九十八节 第一次临高角海战

跳帮组的组长王瑞相还没等站稳，脚下的甲板就奇怪的震动起来，船舷边冒出了火光。用不着多少军事经验他都知道是中了埋伏了。

“快撤！”耳机里传来了李迪嘶声力竭的吼叫声，瞬间渔1号已经被火药的烟雾笼罩起来了。

“全体撤退！”他赶紧指挥着跳帮组退到船舷边上，找准机会跳回去。从甲板下面已经涌出了好些挥舞着短刀、挑刀和钩镰的海盗，人数上他们属于绝对劣势，甚至在武器上也没多少优势，5支手枪的火力是无论如何都压制不了他们的。



挑刀



钩镰

“投1号弹！”他吼叫着，已经多次训练过的队员们立刻从胸袋里掏出一号手榴弹摔了出去。

1号弹是机械部门开发的竹壳手榴弹，里面装填的是黑火药和碎瓷片，威力有限，但是在船上狭窄的空间上用起来正好，手榴弹摔过去之后的爆炸和惨叫声连成了一片，渔1号上在甲板、炮位和船台上的舰员也用步枪和手枪射击，瞬间把企图涌上来跳帮的海盗压制了下去。趁着这个机会，王瑞相带着人赶紧爬了回去。一下就瘫倒在甲板上，前后不到一分钟，却好像到了鬼门关转了一圈。渔1号此刻看起来十分吓人，钢板上打得都是坑坑洼洼的麻点，朝向渔船这面的玻璃全被打花或者碎裂。

“全速倒车！”

陈海阳看到最后一名队员爬上甲板就下达了命令，瞬间增加的推力使船头猛第往下一沉，船尾涌出浪花，渔1号猛得向后退去。三艘渔船已经淹没在白色的火药烟雾中了，烟雾里闪烁着火光，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密集的弹丸敲打 in 船楼的声音，像是敲打车顶的雹子。

“离开窗口隐蔽！”陈海阳对着话筒喊着——渔船不是炮艇，窗户上是没有装甲百叶窗的掩护的。同时努力透过已经打花了的玻璃向外望着。这时“轰——轰——”帆船再次开火了，这次是船楼被打中了，所有人都是一震，一块大石头把钢板打了个凹坑，碎成了好些块，掉了一地。



装甲百叶窗

“这是钓鱼啊！”李迪面色苍白，身子已经缩了一半到了驾驶台下面了。

陈海阳摇摇头，他顾不上说话，看来敌人对自己这艘船的优势了解的很清楚——那就是速度和机动力，他们设下这个圈套，企图在最近距离内一次开火就重创他们，但是显然没估计到钢制船本身的防护力。

这时海上的烟雾稍稍散开了一点，另外两艘渔船正在八支橹的划动下，朝着渔1号靠过来，速度非常快，和一般靠硬帆和单橹推动的渔船完全不一样。甲板上挤满了杀气腾腾的海盗，不少人手里还拿着火把。显然是准备三船夹击渔1轮。

渔1前后甲板上的Ballista同时开火了，因为距离很近，两发两中，甲板上冒起了烟雾还噼哩叭啦的冒了一阵小焰火，引起了骚动，却没有影响敌船的前进——2号弹是催泪弹，里面除了少量爆发用的黑火药，还有樟脑粉和胡椒粉，是专门为这样的海上巡逻治安任务制造的，没什么杀伤力。

“左满舵，全速。”这时渔1号已经倒出去四五十米了，陈海阳不知道敌人船上的火炮是什么性能，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先把船距拉开，避免被三船夹击，待判断情况之后再采取对应策略。

发动机的咆哮声大了起来，渔1号在海面上漂亮的兜过半个圈子，轻松的从三船夹击中脱离了出来，此时他们正和1号船侧舷对侧舷，双方都能发挥出最大火力，陈海阳小心的把船距保持在200米。根据工业部门对缴获的各种火器的试验性射击，这个时代的中小型火炮有效射程很少有超过这个距离的。

侧舷，指在吃水线上上面的船的两侧的外表面。

“轰！轰！轰！轰！”1号船的侧舷连续冒出了火光，海面上掀起了大大小

小的水花，但是离渔1最近的水花也在20米之外。这下他的信心更足了

他不打算用Ballista射击，这东西的上膛速度实在有点慢，两个人在两边排摇动拉杆也得一分钟才能重新张好力臂。

“左舷步枪自由射击！”

早就处于暴走状态的舰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的扣动扳机，在老子地盘上钓鱼，反了你了！十来支SKS - D步枪都装的是20发的弹夹，密集的子弹象倾盆暴雨一样从船头到船尾的扫了一遍，人体、船板、船帆、缆绳.....船上的一切东西都在762mmM43弹的摧残下变得四分五裂，等到陈海阳下令停止射击的时候，1号已经完全瘫在海面上不动弹了，冒着袅袅青烟。

“报告损失！”

“前主炮三人受伤，重伤一名，无生命危险。”

“后主炮一人轻伤。”

“甲板三人轻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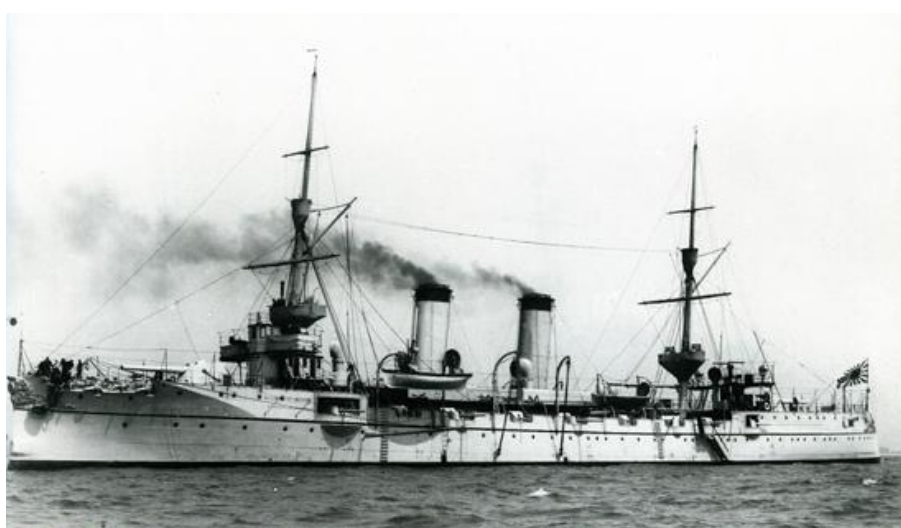
损失不大，Ballista上的防弹护盾和钢板炮廓起到了保护炮手的作用，不过实话说对方的炮火也实在贫弱的可怜，洒落在甲板上弹丸什么都有：铁片、铁钉、石子、瓷片.....

“通知海军部，派船来清理1号船！”既然伤员没有大碍，陈海阳命令继续追击其余两艘敌船。

另两艘船在发现渔1高速脱离设下的夹击包围圈的时候，就已经转舵开始向外海顺风逃去，不仅橹桨齐用，连船帆也以最快的速度拉了起来。

但是风帆和人力是无论如何也跑不过机器的力量的，柴油机轰鸣着，渔1号劈波斩浪，迅速的把距离缩小到200米。绝望中，敌人胡乱的发射了尾炮，都落在离渔1号很远的地方。

“撞沉吉野！”李迪在驾驶台上手舞足蹈的喊着。



吉野号

《甲午风云》电影中，1895年中日甲午大海战，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撞去，全舰官兵高喊“撞沉吉野”，壮烈牺牲。

当然谁也不会理会他的意淫，渔1毕竟是艘渔轮，没有水下冲角之类的玩意，犯不着做这高危动作。



水下冲角：交战时，战船除在远处使用抛石机攻击敌船外，还直接冲向敌船。这样，包裹着金属件的突出部就会像匕首一样撞进敌船船体，在敌船水线以下撞开一个大洞，让敌船进水沉没。

渔1从Ballista上不断的发射着燃烧性的武器焦油弹。用一个石球作内芯，外面厚厚的裹上一层稻草和木焦油混合起来的糊状物，外面再用草袋子包裹。当它被点燃抛射之后会在天空中留下黑色的弹道烟痕，很容易进行修正。

船台上不断的报告着风向、风速、两船距离和航行速度，枪炮长用一只函数计数器拼命的运算着，然后报出Ballista的射击角度，不怎么精确的弹道计算却体现出了它的巨大价值，在六次射击之后，第七次校正命中了逃跑中的2号敌船，船帆燃起了大火。

船慢了下来，两船距离愈来愈近，焦油弹也越打越准，连后甲板上的Ballista也用大仰角进行超越射击，一时间海面上蔚为壮观，弹道的黑烟在天空中编织出一阵网，网子底部就是不断被焦油弹砸中的2号敌船，火越烧越旺，最后，大概是火药爆炸了，船在轰鸣中被撕成了碎片。

“对3号船喊话，叫他们落帆投降。”

“明白！”李迪马上换了一盘录音带。反正劝降的话都是一样的：放下武器，打出白旗。

但是3号船显然不准备落在他们手里，乘着他们收拾1、2号船的机会，3号船已经逃出去差不多1公里了。从8倍望远镜里，看到他们的船尾又增加了一对橹，有人在疯狂的从船舷边往外丢各种杂物。

“消灭他们！”

虽然没抓到俘虏有些遗憾，不过安全的结束战斗才是最要紧的。

渔1号再次加大马力逼近到200米，转过舵将侧舷对着逃走的3号船，让前后2部Ballista都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十分钟之后，3号船编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炬，大概是因为火药已经被丢光了，船没有爆炸。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绝望的海盗们正在跳海逃生。



燃烧的船

“打捞俘虏。”

从海里一共捞起了十五个俘虏，受伤没力气爬上船舷的人就让他自生自灭了，企图游水上岸的都被步枪逐一点名爆头，对敌人没什么好怜悯的。

这次史称第一次临高角海战就在穿越海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整个战斗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敌人的老练和狡猾在战斗中一

览无余，对战斗的准备也可以说是充分的，穿越海军尽管仓促上阵，凭借良好的训练和巨大的技术优势还是取得了完胜。

被渔2号拖带回港口的1号敌船上只发现了三个活人，很多人躲在甲板下面，以为那厚厚的船板能够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全被无差别的子弹射杀或是死于失血过多。据下船察看的人说血从二层甲板一直流到了船底。

船型照片在情报组很快得到了答复，这是一艘明代广东沿海常见的所谓“双桅快船”，属于广船的一种，用于捕鱼和沿海货运，因为制造精良而且适于公海航行，是当时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欧洲人很熟悉的船只。经过测量，整船全长275米，吃水线长21米，两侧舷墙间距6米。显然这个尺寸无论做什么都很合适，用来作为海盗船也是一样。



广船：基本特点是头尖体长，上宽下窄，线型瘦尖底，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

第九十九节 大明海盗船

这是穿越者第一次在海上交战，缴获的海盗船给了他们个一窥明末曾经纵横东南沿海，威名远播东南亚的中国海盗的具体装备情况的机会。船被拖进港之后没多久，由军事、情报、工业、农业等多部委联合组成的勘察组就坐车来到了博铺，对整艘船进行实地察看。

情报组再次确认了这船的确是属于“广船”的一种，这说明海盗应该是来自广东，而非一官的主要活动区域福建，这么一来刘香团伙的嫌疑很大。

船身秉承了广船的一贯优点，用的是非常坚硬的木材，一开始谁都不认不出这是什么木头，后来农业组的辨认出说这是荔枝木，这种木材的硬度很高。1927年海南岛红军就用荔枝木造过全木结构的前膛火炮。要不是遇到了超越时空的SKS + M43弹的组合，这个时代海上常见的小型火炮、火枪是很难打穿的。



荔枝木

船上一共有16门火炮，这些火炮很难辨认出具体的类型。按欧洲人的标准，大概可以算是4~8磅的火炮。火炮铸造粗糙，多数是用各种生铁和杂铁熔铸而成，有1门甚至干脆就是铁膛木结构的。看得出铸炮的人基本不懂铸炮技术：火炮熔铸之粗糙，结构之简陋，不要说镗光炮膛这样的技术，仅仅是炮身上的无数气孔就让机械组的人咋舌——用这个东西打仗炸死自己比杀死敌人的机会要大多了。

大炮被简单的安装在木架上，在舷墙上打个炮口，用绳子拴住。没有任何移动和调节火炮位置的装置，也没有瞄准设备，要让火炮瞄准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移动船身和把船凑得足够近。这也是为什么船上配备的船艏多达8支以上——除了作为额外的动力，还起到了迅速调整船位的作用。

经过实地测试发射，在使用穿越者改性过的细颗粒火药的情况下，最大的一门8磅炮的能将铁弹打出500米之外，增大仰角的话应该可以更远，但是这种炮粗劣的结构使得它不能装填太多的火药，在战斗中没有一次射击是超过200米的说明海盗对自己的火炮质量是很清楚的。劣质的弹药使得有效射程进一步缩小：船上除了少量的火枪用的铅弹之外，

主要的炮弹竟然是石头，也有一些小铁弹，1840~1842年在清军炮台在珠江口轰击英国战舰的时候，尽管“弹如雨下”，但是再多的石头炮弹都没能给英军战舰的橡木船身带来多少损害。



鸦片战争清军

船上的火药质量更差，完全是粉末状的火药，硫磺含量偏高，用这种火药进行试射的时候发出了大量的浓烟，爆发力很弱。相比之下，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火药质量最好，显然是因为从官库里出来的缘故，从苟家起获的火药质量稍逊。看来这群海盗的火药是地下作坊自己私制的，缺少硝石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点。

除了火炮，尚有十几支不同的火绳枪，有的显然是从葡萄牙人或者荷兰人那里得来的，有的则是本地山寨货，还有鸟铳和从单眼到三眼的火铳——大概是从明军手里搞来的。这些枪很少得到保养，看起来就不怎么好用，一贯以大无畏著称的机械组的武器爱好者们都不敢去试放。据其估计，质量最好的葡萄牙或者荷兰制造的原版火绳枪，在有良好的弹药的情况下，有效射程也不会超过50米，



鸟铳：是明清时期对火绳枪的称呼。



三眼的火铳

船上起获的冷兵器十分丰富，种类丰富多彩，有些东西大家从未见过，情报资讯部门组织各路史学高人前来辨认才大体分清了这些庞杂的东西都是什么。

最常见的是竹质长矛，在竹竿顶端安装有刃型矛尖，长度在5~6米之间，这种长矛数量很多，大大超过了船上发现的尸体的数量，后来通过审俘知道，除了用来格斗，还拿来当标枪用。

另一种长矛是木质，两端都有枪头，是用做近身格斗的。海盗们最常用的一种冷兵器是模样类似柴刀的短腰刀，全长不过50cm，刀身非常结实。

船上还有大量用来投置的梨头镖、小镖，用来固定敌船的钩镰、撩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最后还找到了大量的渔网和生牛皮——是用来安装在舷墙上的，能抵挡敌人轻型投射武器的打击，还能防御对方进行跳帮战，这次为了要伪装成渔船，才拆下来的。

燃烧性武器作为常见的水上兵器，一共发现了二种：竹管的投置用火炬，竹管顶端插着涂过油脂的木块，点燃后象投木柄手榴弹一样丢掷出去，还有一种是大小不一的陶罐子，里面装着火药、硫磺之类的发火物，罐子的顶端是凹下的，用来盛放木炭火，使用的时候用桅杆上绳子荡到敌船的甲板上撞碎。

“实在是太丰富了。”于鄂水顾不上武器上沾染的血水正在凝结发臭，兴奋的不断的看来看去，“光这些东西我就能写个三四篇论文，上核心都是小菜一碟。”

“没错，你还能审问真正的17世纪的中国海盗，这点优势哪个搞历史的能比上你啊！”

“是，是。”于鄂水没听出里面的调侃的意思，还在不断的给那些乱七八糟的废铜烂铁拍照，做笔记。

郭德从公社里派了一批社员过来清理尸体，又用海水和细沙来冲洗甲板，到傍晚的时候，船已经洗刷的干干净净了，除了船舷板、舱面上

密密麻麻的弹孔和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舱面棚，已经看不出什么战斗的痕迹了。

邬德看着这艘船，心里怪不是滋味的，自己也是海军军人出身，现在成了公社书记了！这种驾驶渔轮护渔的任务，自己在部队不知道干过多少次，居然给陈海阳这个护卫舰出身的人抢了去。妒忌啊妒忌！

妒忌归妒忌，该干啥还是得干啥，他审视着船上卸下来的东西，上面基本已经搬空了，连船帆都给取了下来——完全打烂了。社员们还蹲在甲板上聚精会神的拿着铁签在抠着嵌在木头里的铅弹头。

“我们还真是穷啊。”他不由得慨叹，铅这东西，无论如何都说不上如何的贵重。只要看那到处都有的大明劣质钱的成分就知道铅是标准的贱金属。工业部门的抠门也是给逼出来的。古代的矿产冶金业相比于穿越者的巨大胃口来说实在太小了。正在策划中的新军一但成立，成百上千的火枪都得用铅弹……

“邬首长，海军移交俘虏十八名，请示如何处置？”符有地毕恭毕敬的向他汇报。

符有地又当上了干部，邬德看中了他喜欢作威作福，驭下严苛的作风，东门市派出所的治安打非行动一结束，一直因为自己没混上领导岗位而着急上火的符有地获得了邬德的启用，被任命为劳改队长。

“全部编入劳改队。要严加看管！”邬德命令着，“治安组的首长们会随时提审，派活的时候不要把他们派太远了。”

“是。”

联合察勘组对船只结构进行性考察之后认为，这艘船的制造相当精良，最好能够修复了为我所用，无论是作为渔船还是作为运输船，都能发挥出极大的效益。

船只的损坏不大，基本结构完好无损，就是船板上开了太多的弹孔，浪头一颠簸水直往里面灌。经过实地察看之后船只尚有利用的价值，可以设法进行修复继续使用。

要修船，就涉及到了船舶的上墩。这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但是对修船、造船来说却是不可免的。按海军的想法，最好是能够直接建造干船坞，海军部提出了一个方案，在临高角的一处避风港湾内开挖一处简易船坞，挖出一条40米长，12米宽，24米深的水渠，四面砌筑石壁，然后将水排空，船只就在这条没有水的船坞内修理，修好后再将水放入，船就可以驶走了。以后再制造安装船闸，这样还可以建造新船使用。



干船坞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这个方案在计委被否决了，计委估算下来投资过大。建筑工程组的人提出了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案来替代巨大昂贵的干船坞——简易滑道。



简易滑道

简易滑道就是使用木质的滑道和大量的润滑脂来完成船只从水面到船台之间的上墩和下水。优点是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对岸边、滩基土层的耐压要求不高，500吨以下的船只，在其上下墩的时候，只要将原来的地面整平，适当加上碎石、道砟，滚压平整即可。而且因为结构简单，拆装都很方便。如果需要迁址，可以方便的移动。过去国内的许多中小型民用船厂都采用这种设备。

第一百节 上墩

滑道和墩架用的木料都是博铺木材厂提供的，这里除了从沿海的红树林里砍伐来的木材之外，还有许多从苟家庄拆毁房屋之后搞来的梁柱大件木料，正好用来修建船厂的设施

一般的滑道木材需要用30*30直径的美国松木，这里当然没有，好在一般木材也能代用。但是40米的长度就比较难得了，需要多根材进行拼接，拼接对机械部门来说不是难事，审批手续稍微复杂一点——凡是涉及金属材料的动用，目前都需要计委的批准。

为了简便上墩的难度，滑道采用的是纵向布置。卷扬机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电动卷扬机在上墩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过载而烧毁，即使是在船厂也很常见这样的事故，以他们这样毫无经验的人来说，用锅驼机带动绞车更安全一些。



卷扬机

卷扬机解决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地龙了。所谓地龙就是一根横卧埋设在地下的大桩，当绞车拉动船体的时候，地龙作为全部的作用力着力点，要承担极大的拉力。

现在一般船厂的地龙，以钢筋水泥和钢管内注混凝土为主，过去则普遍使用木地龙。这根地龙木的要求非常高，既要有高度的坚固性，又得耐腐蚀。一般都是选用30~50cm直径的粗大硬木，长度不少于3米。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脱水防腐处理。

最后木材组的吴旷明给他从堆场找到了一段合适的木料，是从东南

亚来得某种硬木，直径将近50cm，有高耐腐蚀性，用不着什么处理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玩意是能够做棺材的料。给你当地龙吧。”吴旷明有点不舍得的说。

“怎么，你也想享受地主老财的待遇？”燕雀志打趣他。

“嘿嘿，这倒没有。不过过去搞木材的都知道，能做富贵人家的棺材木头都是最好的，属于入地入水不腐不烂的材种。给你这么拿走了，就好像挖了我的肉啊。”

各种装置全部安装完毕之后，就开始准备上墩了。上墩是个技术活，而且十分危险。船厂在这个环节是很容易出工伤事故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邬德看着下面林林总总刚被叫来的各路人马，“上墩是个危险的活。干活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得给我盯紧了！被绳子砸到你就没救了！”

接着他把种种注意事项说了一遍——实际上邬德自己也是似懂非懂，不过他至少在村里看过，也参加过渔船上墩的工作。除此之外，就是一本从计算机里找来“简易修船术”的古老读本。上墩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邬德的记忆力和这本书的知识是否准确了。

船上所有可以拆卸下来的东西都给搬了下来，连桅杆也被拆掉了以降低重心。牵引绳用的是从丰城轮上拆卸下来的钢丝绳——木材加工厂自制的大麻缆绳在抗劳试验中证明强度不够。滑道上已经涂满了猪油——这是邬德唯一能搞来的在常温下凝固状的油脂，这么多猪油被运走把吴南海心疼的半死，得杀多少猪才能搞到这么多油啊！

上墩现场有十五六个人。虽然这活计很危险，但是邬德没叫社员来干，这活计是要时刻沟通联系的，社员的普通话说说得再好，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万一有了误解或者耽搁，马上就会出人命。

“开机！”

蒸汽机早升好火，随着邬德的口令，卷扬机在飞轮的驱动下开始缓慢的转动，地龙上的铁链条开始绷紧，钢丝绳在滑轮组上吱吱嘎嘎的摩擦着。钢丝绳是用后兜法套在船上的，木结构的船只强度有限，钢丝绳是兜在船尾上。

随着绞车的转动，钢丝绳完全收紧，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邬德有点担心：上墩作业里出现的伤亡事故十有八九和拖索断裂有关，一旦绷断，吃着很大力量的钢丝绳就会象一条鞭子一样横扫出去，四周的工人都会被打得飞出去，能不能活命全看运气。

钢丝绳是从丰城轮上取下来的，理论上说用在这种100来吨的木船上是不会有问题的，虽说如此，这个声音还是很吓人。

“船往前动了！”对讲机里传来了观测员的报告，整个上墩行动一共动员了不下二十个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各个方向进行观测，以免出现

任何偏差。

随着蒸汽绞车的卷动，船摇晃着，慢吞吞的从水里往岸边移动。船只在浪里起伏很大，看起来真有点担心。

“卷扬机开慢一点，稳住。”邬德在对讲机里不住的叮嘱，“大家看好船只的方向。对准滑道。”

第一次接近果然偏心了，这中工作在船厂也是专门的技术工人来负责的，对他们这样的非专业人员来说当然不可能一次成功。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再来一次。各人检查钢缆。”

每一次从来都要检查钢缆，船上不了墩最多没有这船，出了事情死了人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经过差不多将近5小时反复折腾，为了对准船位就把在场的人嗓子喊哑了，最后船终于稳稳的停在了船架上。邬德顾不上高兴，赶紧指挥大伙把滑架上和散落在周围的猪油重新捡起来，装到一个个瓦罐里——等船下水的时候还要再用呢。

“老天爷，这油都乌漆麻黑了，真够恶心的！”海军部的人一脸无奈。

“我咋闻着还有点油炸食品的味道。”

“那是摩擦升温了吧。你有胃口？”

“这玩意还能再用？不是说得非常纯净才行吗。有泥沙了。”

“熬化了再滤滤就是。话说吴南海还特地赶来说，要是这油不能再用了还得还给他。”

“食堂也准备用地沟油了！”

“据说是准备做肥皂，不过这黑肥皂我也没兴趣用。”

整修工作只用了不到一周就结束了，所有的弹孔都用填絮进行了封闭，较大的缺损重新加固了木材。顺便清理了下船底的海生物，又涂了层桐油。海军准备为它加上火炮——至少给它留下火炮的位置。原先海盗们是把炮架设在甲板上，舷墙上打个洞作为射口，再用一层没什么防护里的棚子把它遮盖起来。现在机械组的兵器爱好者们把炮位移到了甲板下面，这样可以降低重心。左右各设置了4个炮位。未来在甲板上还可以设置2~3门炮。缺点是此船的干舷不够高，大风浪行驶的时候很容易从炮窗溅水，好在有舷窗护板，不打仗的时候问题不算太大。



西班牙大帆船

但是没有火炮——Ballista在这次战斗中的问题暴露无遗。准确性不高，Ballista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抛射武器，弹道往往偏高，给瞄准带来很大麻烦。其次是射击频率极慢，每台Ballista由两名炮手左右同时上弦，上满一次弦的时间超过一分钟，体力消耗很大。最后它的体积比火炮大得多。

“这有什么奇怪的？”陈海阳说，“要是Ballista真得有机械部门某些人吹嘘的那么神奇，海军为什么在古典时代就用‘粗劣’、‘笨重’、‘危险’的火炮取代了它？显然再差劲的大炮也比最好的Ballista效果好。”

“我们需要真正的大炮！哪怕它是前膛的。”蒙德嚎叫着。

蒙德驾船进港有功，一度为鲜花和掌声所伴随，但大船如今已经不能再动，他就从万人瞩目的船长沦为丰城轮留守人员。除了在船上维护设备什么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小艇在海湾内巡逻。

好不容易捱到有了登瀛洲号才算看到点自己重新来到舞台中央的可能性，结果因为对传统帆船所知甚少而被林传清夺走了船长的位置，登瀛洲号现在就是北美帮的天下，他也实在没兴趣在这群人手下混事。想来想去，只有建立舰队才会有自己的出头之日。现在有了一艘新船，便不遗余力的推销起他的“舰队”计划：不断宣传穿越者该成立机帆炮船的沿海舰队，要求海军得到更多的预算和更多的人手，甚至要求制造多炮塔BB——这个号召迅速得到了几百号穿越者的赞同，甚至包括工业部门的许多成员。

执委会命令军事部门的参谋组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在对当地驻军、海盗、装备和交通情况的进行分析后认为：无论是海盗还是明军，大队人马进攻极有可能会走海路。即使走陆路，也会沿着海岸线的道路推进。穿越者一时间不能掌握整个琼州海峡的制海权，也得拥有沿着海岸线进行充分机动的能力——毕竟穿越者的兵力少，机动性就尤为重要。

第一百零一节 炼钢

穿越者拥有的现代化的渔轮虽然在侦查能力、防护、速度和机动力上有绝对的优势，火力却很贫弱。如果这次来得不是三条海盗船，而是三十条，单枪匹马的渔1号恐怕就很难有好果子吃，而闽粤海面的几位海盗大佬，每个都有至少有三四百条船的实力。整个博铺港来说，穿越者的活动范围、各种设施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博铺营地范围，二百多个穿越者和社员分散在极其广阔的空间，几乎是完全不设防的。

综合下来：不仅要海军进行装备升级，为防备万一，博铺港的港口设防工作也得提到议事日程上面。参谋们的建议包括：建造炮台；批量制造不低于1800年水平的火炮；生产和储备弹药；建立沿海警备舰队——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机帆船组成，以节约渔轮的大修寿命，穿越者在5~10年内还没有能力对这种船进行大修。连上一下船底漆这样的简单保养都做不到。倒不是没有材料，而是做不出现代船底漆的防锈和毒性效果。

造炮的任务就下达到了工业部门的机械组身上。这对机械狂人们来简直就是一针兴奋剂。憋屈了多少天都是做点小打小闹的五金件，连机械弩都是全木结构的。现在终于可以出大炮了，个个劲头十足。机械厂的工棚里，各路炮兵爱好者们川流不息，拿出的方案各式各样，基本样式基本集中在三种火炮上：12磅山地榴弹炮；轻便灵活，小专多能的92步兵炮；包打天下的迫击炮。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还都给这些炮增加了不同的功能和改进。



12磅山地榴弹炮：12磅山地榴主要由马塞诸塞州的Cyrus Alger公司和James T. Ames 公司生产，在内战开始时黄铜制炮管的价格是165美元后来由于铜短缺，改用铸铁炮管，比铜炮管便宜，但容易炸裂。黄铜制炮管的使用寿命大约是1000发。一门12磅普通榴需要一个6匹马拉的拖车挽载，而一门12磅山地榴加上两个弹药箱，可以全部放在三头骡子的背上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完全不受道路的限制。炮本身重100公斤。加车轮和炮架7788的总共245公斤。





92步兵炮：92式步兵炮堪称是日本鬼子最出色的武器之一。作为营用支援火力（日本称为大队炮）此炮适合在各种地形作战，几乎能包干所有步兵火力支援。全炮**212公斤**的重量比较轻，便于运输，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人力或畜力拖拽运输，也可通过分解进行运输，可无条件跟随步兵提供作战支援，对道路和地形的适应性是很强。二战中，日本营级（大队）的作战行动都有**92式步兵炮**参与。**92式步兵炮**比较矮小，如果拆除防盾火炮全高度还会下降**50厘米**左右，这样火炮的高度就下降到与重机枪一样高，这意味着很容易隐蔽，对于部署在阵地前沿的步兵炮来说是很大的优势，在与敌人较近距离上可以发挥火力的突然性，准确性和猛烈性。并在第一时间给予己方部队以火力支援。火炮的射界开阔拥有横向射界**90度**，高低射角也接近**90度**。因为体积小重量第，加上重心也低，所以能承受较大的射角调整范围。



M2 MORTAR & M1 GARAND

Modeled by Al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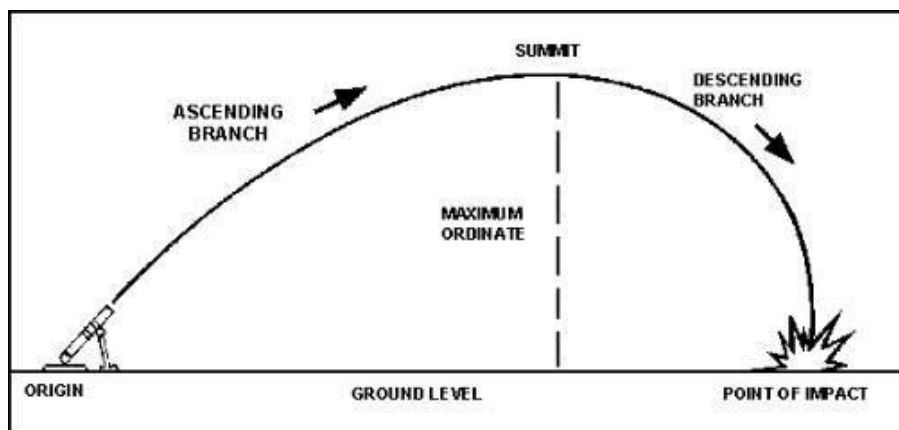
67 式 82mm 迫击炮
左视图，可见其与
53 式 82mm 迫击炮
的不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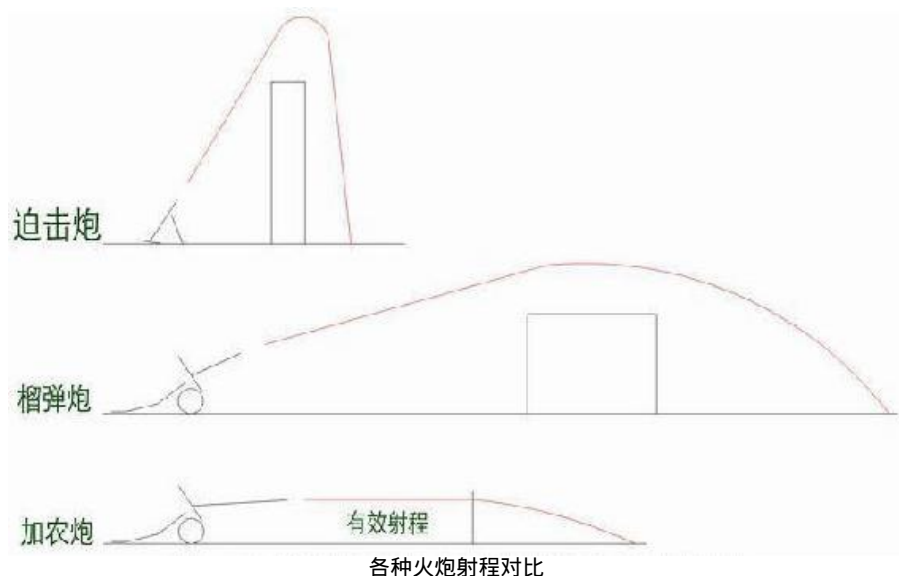


迫击炮：迫击炮是一种炮身短、射角大，弹道弧线高，以座钣承受后座力，采用炮口装填、发射带尾翼弹的曲射滑膛火炮。该炮从炮口装弹药，以曲射为主的火炮，炮身短，射程较近，轻

便灵活。迫击炮能射击遮蔽物后方的目标。是步兵攻坚与固守阵地不可或缺的火力支援武器。通常，迫击炮弹是从炮筒中发射的，但炮筒并不是迫击炮弹射出的唯一通道。紧急情况下，步兵也可扔迫击炮弹，就像扔手榴弹一样。



迫击炮弹弹道示意图



造炮需要的大量的钢铁。登瀛洲已经从广州运来了两批生铁锭和少量的熟铁，总计50吨，还运来了20吨急需的煤炭。大致可以满足初步的规模化炼钢需求了。

穿越者使用的转炉炼钢法，在21世纪时空，小转炉炼钢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业，但是在这里是真正的先进产业。这个产业就落户在博铺港区。



转炉炼钢

选择在博铺，是因为临高的钢铁联合体是属于原料全部需要进口的企业，船只运来大宗的煤炭和铁矿石可以就近使用。眼下的炼钢车间不过是一个大号的砖柱工棚，经过硬化的地坪上一字排开了4台小型转炉和1座化铁炉。

冶金部门的负责人季无声过去做过钢铁工人，小转炉炼钢虽然自己没搞过，原理还是明白的。D日之后他已经炼了几炉钢出来，证明用木炭和本地的生铁制品是可以炼出钢材来的，缺点是很难把握材料的比例，所以每次能出什么钢完全凭运气。还有就是冶金部门的能耗实在够大，光炼钢的时候两台鼓风机就得把临近所有用电部门都停下来。

冶金组根据化验出来的生铁成分，采用一种转炉侧吹法进行炼铁，采用转炉侧吹法，要添加一定比例的熟铁。比例大概是生铁76%，熟铁24%，另外需要极少量的沙子，沙子的作用是造成酸性炉渣，吸走生铁中所含有的磷。

在发现地产的耐火材料之后，冶金组已经修建了一座化铁炉，这座圆形的熔铁炉不大，却比转炉要复杂的多。因为转炉要求从化铁炉出来的铁水必须达到1380摄氏度。这一温度是一般燃料难以企及的，在没有蓄热室之前，人工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为1250摄氏度。

要达到这个温度，就必须把冷鼓风换成热鼓风。这就是所谓的“蓄热室”。热鼓风的概念是英国人尼尔森发明的，1829年应用于格拉斯哥的铁厂。

冶金组采用的蓄热室的技术水平大体和1850年的英国钢铁厂相当，采用的是铸铁管式热风炉。冷鼓风从鼓风机总管上支管通到每一个加热炉，并经过位于火上的拱形铸铁管进入到换热室另外一侧的管子中，然后再进入化铁炉的风口。整套装置被密封在一个用砖和耐火材料砌得很厚拱形加热炉内，以保存和反射尽可能的热量，鼓风被直接加热之后，温度能升高到300摄氏度，足以熔化铅。但是这个温度还不能让冶金组

满意，另外采用的一个措施是废气加热，从熔铁炉顶部用陶瓷管道将炼铁炉的废气引出，从上部进入蓄热炉，再从下部的废气口排出。

在使用煤炭或者焦炭的熔铁炉内会产生大量的煤气，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煤气基本就是从炉顶被排放掉，煤气燃烧时的熊熊火焰在夜间非常壮观，但是属于严重的浪费能源和污染环境，所以在1832年，德国的巴登一家铁厂首先将煤气用管道输送到蓄热炉进行加热用，多种手法最终会把热风提高到摄氏500度以上。

没有蓄热炉，也可以炼铁或者炼钢，但是在生产效率上就完全不能相比了。根据英国人的计算，早期的蓄热炉，将送风提高到300多摄氏度，同样多的燃料铁的产量比冷鼓风增加了3倍。

高温的热风会造成熔铁炉的送风口损坏，必须加以保护。穿越者的技术水平已经足以克服这个问题。他们很容易的就抄袭了苏格兰铁厂的孔迪发明的苏格兰风口，这种风口有一只熟铁盘管，嵌装在铸铁锥形管中，两端伸出锥形套底面，每边各一只。水从伸出的管子的一端流入，一直流到风口狭窄的一端。水在盘管中绕行，最后经过对面伸出的管子流出。

有了这个熔铁炉，冶金组才能在几次小规模炼钢中成功的炼出钢材来。下一步，则是炼焦。

穿越者早期用的是木炭，但是焦炭还是最理想的燃料。煤焦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为钢铁业提供高质量的燃料，在炼焦过程中获得的各种副产品更是在化学工业中重要原料。为此还是运来了一整套煤焦化设备。不仅可以炼焦，还能用其产生的副产品制造出20多种重要化工产品。包括汽油、柴油、沥青、苯酚、甲苯、粗苯、硫酸、各种溶剂油、润滑油和石蜡。可以说煤焦化联合企业一旦投产，穿越众的化工水平就会有质的飞跃。



沥青：沥青是由不同分子量的碳氢化合物及其非金属衍生物组成的黑褐色复杂混合物，是高黏度有机液体的一种，呈液态，表面呈黑色，可溶于二硫化碳。沥青是一种防水防潮和防腐的有机胶凝材料。沥青主要可以分为煤焦沥青、石油沥青和天然沥青三种：其中，煤焦沥青是炼焦的副产品。石油沥青是原油蒸馏后的残渣。天然沥青则是储藏在地下，有的形成矿层或在地壳表面堆积。沥青主要用于涂料、塑料、橡胶等工业以及铺筑路面等。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沥青、职业暴露于氧化沥青及其在盖屋顶过程中的排在2A类致癌物清单中，铺路时职业暴露于直馏沥青及其排放物、做沥青砂胶工作时职业暴露于硬沥青及其排放物在2B类致癌物清单中。



粗苯：粗苯是煤热解生成的粗煤气中的产物之一,经脱氨后的焦炉煤气中回收的苯系化合物，其中以苯含量为主，称之为粗苯。粗苯是煤热解生成的粗煤气中的产物之一。

不过，就和所有的成套设备一样安装难度很大。尽管事先请生产厂家培训，准备了大量的图纸、安装手册和专用设备。在一群半路出家的安装工手里，还是进度迟缓。而且这套系统属于连续运转型，不能开开停停的，一次投料就要上百吨煤。穿越者现在全部煤储量才不过20吨。所以冶金组只能采取简易的土法炼焦了。



土法炼焦

土法炼焦的方法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堆积起来的露天法，2~4吨煤在地面上堆成半圆堆，底部直径3~4米，上面盖上稻草引火，4~5天就可以成焦了，成焦率只有50%，这种方法在大炼钢铁时代还被使用过，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穿越者可以不顾环保问题，但是煤焦油是化工的重要原材料，不能随便的浪费。

罗铎再次从计算机的科技资源库里找来的一种改良方案，使用开滦圆炉进行炼焦生产。开滦炉有三种不同的规格，每次投料数从55吨到260吨不等。以55吨级的炉的性价比最好，也符合穿越者在初级阶段煤炭有限的现状。

建筑材料也很简单，除了少数部件需要铁皮之外，基本材料就是砖和耐火砖。整个炼焦过程大概在12天左右，成焦率75%，这种炉能够利用炼焦产生的煤气加热炼焦炉，同时能回收一部分的煤焦油。这些用水冷却回收之后的焦油被收集到陶罐里，准备将来作为化工原料。

终于，焦炭和生铁都准备好了。季无声召集起了炼钢工人们。这些改行不久的穿越者穿上了石棉防护服和手套，戴上专用的帽子和变色护目镜。他把几个要点和各个操作岗位的人重说了一遍：一是调节风量必须均匀调整，不能忽大忽小，其次铁水倒入炉中的时候不能高于风口，否则会把风口结死，最后就是倒铁水的量，每次不能超过转炉炉腔的六分之一。



炼钢工人

两台鼓风机开始同时运作，一台对化铁炉进行鼓风，把温度逐渐升高到1300度以上，生铁锭已经完全熔化，这时候季无声指挥工人投入0.4%的小苏打，进行脱硫处理，与此同时转炉预热中，根据要求，整个转炉要预热到1000摄氏度，以减少铁水进入后的温度损失。

当光学温度计上显示化铁炉内的铁水温度已经达到1380度的时候，铁水被倒入转炉内开始吹炼，此时鼓风机的风压保持在0.07 ~ 0.12个大气压，铁水在高温热风的催动下不断升温。季无声紧紧的盯着炉内的火舌，一朵一朵的铁花在不断的爆现，火舌是红黄色的，接着是黄白—白色，最后完全白得发亮。这说明炉温正在不断的升高。

吹炼持续了差不多十多分钟，星形的碳花密度不断加大，白亮的火舌由短变长，此时碳的燃烧进入到高峰。

当季无声看到火舌开始变短，碳花稀疏起来的状况，他知道铁水中剩余的碳分开始接近钢的含量。他用摇炉杆上下起落了一二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碳花爆出，当看到碳花没有突然增多，就下令关风了。

随后，工人们把炉盖和风管都拆掉，开始打渣和扒渣，最后浇注。型砂采用的是90%的黄沙、5%的陶土和5%的白泥。浇铸成型之后就是钢锭了。至于这个钢锭是高碳、中碳和低碳，季无声暂时还控制不了，每炼一炉出来，就要做一次试验来确定这是什么钢。

刮渣：用钳式吊车夹住专用工具，将炉底积渣刮出炉外。刮渣作业分两种：炉底铺有垫料时炉渣松软，但不熔化，用钳式吊将垫料及炉渣一起刮出炉外即可，炉底未铺垫料时，刮渣前将炉温升高使炉渣变成糊状，用钳式吊车将渣刮出炉外。

打渣：有机械打渣和人工打渣两种。机械打渣是将炉坑温度降低到常温或规定温度，利用打渣机将炉渣破碎后清出炉外。人工打渣是将炉坑降至常温后，用风镐将炉渣捣碎。从出渣口清除。没有出渣口的炉坑从上部吊出。

扒渣：炼钢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渣漂浮在钢水表面，过多的废渣影响钢包容量，并且废渣中的有

害元素有回到钢水中的可能，为此要用扒渣机拔除钢水表面的浮渣！



扒渣机：扒渣机是把熔池、钢包或铁水罐中金属液面上的熔渣除去设备。它是提高铁水预处理和冶金效率的重要设备。

浇注：把熔融金属、混凝土等注入模具，进行金属部件的铸造或水泥板及混凝土建筑的成型。浇注的方法常有两种：模注法和连续注钢法。

钢锭：钢水经盛钢包注入铸模凝固形成钢锭。钢液在炼钢炉中冶炼完成后，必须铸成一定形状的锭或坯才能进行加工。用铸模铸成钢锭的工艺过程简称为铸锭。钢锭浇铸分上铸法和下铸法两种。上铸钢锭一般内部结构较好，夹杂物较少，操作费用较低；下铸钢锭表面质量良好，但由于通过中注管和汤道使钢中夹杂物增多。钢锭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炼钢炉容量，初轧机开坯能力，钢材尺寸和钢种特性等。用于生产棒材和型材的钢锭一般为正方断面（称为方锭）；生产板材的钢锭一般为长方形断面（称为扁锭）；生产锻压材的钢锭有方形、圆形和多角形。

高碳钢(High Carbon Steel)：常称工具钢,含碳量从**0.60%至1.70%**,可以淬火和回火。锤，撬棍等由含碳量**0.75%**的钢制造；切削工具如钻头，丝攻，铰刀等由含碳量**0.90%至1.00%**的钢制造。

中碳钢：是碳含量为**0.25%~0.65%**的碳素钢。它包括大部分优质碳素结构钢和一部分普通碳素结构钢。此类钢大多用于制作各种机械零件，有的用于制作工程结构件。

低碳钢 (mild steel)：为碳含量低于**0.25%**的碳素钢，因其强度低、硬度低而软，故又称软钢。它包括大部分普通碳素结构钢和一部分优质碳素结构钢，大多不经热处理用于工程结构件，有的经渗碳和其他热处理用于要求耐磨的机械零件。含碳量从**0.10%至0.30%**低碳钢易于接受各种加工如锻造，焊接和切削，常用于制造链条，铆钉，螺栓，轴等。

第一百零二节 铸炮（一）

“火炮生产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现在开始！”

在机械厂简陋，但是足够宽敞的办公室，竖起了一块黑板，以机械组长展无涯为首的兵器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气氛极端的热烈，每个人都在热烈的讨论该上哪一种火炮。

“现在，我先介绍下与会者。”展无涯把参与会议的人都介绍了一遍，机械组的主要骨干力量，诸如王洛宾、姜野、萧白朗之类自不必说，还来了一些并不太懂机械，但是属于武器爱好者的人物，这里包括把“炮，更多的炮”挂在嘴边，屡次自封“炮兵上将”的张柏林，有喜欢挥舞斧头王瑞相，还有担任过机械弩结构设计和现场施工指导的李运兴，兵器设计与工程设计相关专业、装甲兵指挥专业的白羽……最后是林深河同学，他拥有大量实践经验。

这次碰头会的目的不是布置生产，而是确定技术路线，所以应该叫做“技术路线研讨会”。

“大家先不要考虑造什么12磅山地榴好还是造92步兵炮好，从实用角度和制造水平入手来讨论。”展无涯定下了讨论的基调。

从穿越者拥有的机械加工能力来说，加工水平凌驾于这个世界的每一种文明之上。现在又炼出了钢，制造简单的钢制线膛后装炮已经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难题。当然做管退炮有个弹簧的瓶颈不好解决，但是架退炮毫无问题。



架退炮：炮身和炮架刚性连接，以炮架后退吸收后坐能量的火炮叫做架退炮。架退炮复进速度较慢。1894年甲午战争时期，北洋水师的克虏伯、阿姆斯特朗舰炮、岸炮就属于架退炮。（图



管退炮：射击时炮架动，炮管在炮架上前后滑动来消耗后坐力的火炮就叫做管退炮。管退炮复进速度较快。1897年，法国的施耐德M1897野战炮服役（图为施耐德M1897野战炮），真正带有反后坐装置的陆战火炮才正式出现，可以实现每分钟30发的射速。施耐德M1897野战炮的身管不再像过去一样直接刚性连接在炮架上，而是托在一个U形摇架上，再和这个U形摇架一起构成火炮的俯仰部分，在炮架上下俯仰。身管和U形摇架之间不是固定连接的，而是由弹性的反后坐装置连接两者，射击时炮管可以在摇架上向后后坐，反后坐装置吸收能量，再把炮管弹回原先位置。电影电视中看到火炮射击时炮管后坐复进，就是从施耐德M1897野战炮开始的。管退炮出现、成熟之后，老式笨重的架退炮再也没有使用了，很快就全面淘汰了。

即使是19世纪中期的工业水平也足以制造出15英寸口径的大炮，甚至连钢都不需要，许多超级口径的海岸大炮都是铸铁炮。穿越者没有铁甲巡洋舰对抗自然不需要造这么变态的怪物。

穿越者的需求是什么呢？根据参谋组的建议，主要是为海军的舰船和炮台装备火炮。

“自然是线膛后装炮了！它的优点可太多了。”李运兴第一个发言。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火炮的射程自然是越远越好，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代火炮的射程越来越远，是建筑在现代观瞄、火控系统基础之上的。穿越者的不超过19世纪晚期的工业水准上是无法实现的。即使靠从21世纪时空拉来的器材实现了也是暂时的。

一门24磅的前膛重炮，有效射程不会超过900米，这样的炮装到了战舰上，因为稳定性的关系，有效射程至少减少一半。英国皇家海军在18~19世纪的射击教范明确规定24磅长炮的最大射击距离是400码。相对于战舰上更多的32磅大口径短炮，它的有效射程已经够大了。实战中双方战舰彼此对轰的距离往往都在100米之内。

前膛和后膛：按弹药装填方式，有前膛、后膛之分。



前膛炮：弹药从枪炮前端也就是前口装填。



后膛炮：弹药从枪炮尾端装填。

17世纪的火炮，肯定不会超越这个水平。穿越者的海军后装线膛炮，目的不在于大威力与长射程，而是着重于速射与减重。就算射程因为线膛有所增加，也应该控制在2000米内。超过这个射程，在陆地上或许还有些价值，但是打击海面上移动的点状目标，以穿越者的火控水平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过大的射程完全成了一种浪费。



膛线

线膛炮：线膛炮是炮身管内壁有膛线的火炮。发射时弹丸沿炮膛膛线旋转前进，出炮口后具有一定的转速，可以保持稳定飞行。线膛炮的炮弹均为从炮尾部装填，射程、射速和射击精度等皆优于滑膛炮。由于弹带和膛线密合，可防止火药燃气泄露，保证火药燃气对弹丸有足够的推力，以增大射程和提高射击的密集度。线膛炮的出现是火炮制造技术上的重大发展，对炮兵射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火炮如榴弹炮、加农炮等大多为线膛炮。

滑膛炮：滑膛炮，就是炮管内没有膛线，一般这种炮的口径不会很大，但是可以发射炮射式导弹，且造价低。滑膛炮与线膛炮的主要区别在于膛线，而膛线的主要作用在于赋予弹头旋转的能力，使得弹头在出膛之后，有如陀螺定轴性的作用，仍能保持既定的方向，以提高命中率。

既然在射程上要求不高，就可以把火炮的身管减短，以节约其重量和制造成本。

使用了后装线膛炮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线膛炮使用的尖型弹而不是圆弹。尖型弹不仅在空中飞行比圆形弹要稳定，而且它的形状关系——它是长形的，可以向后发展，同口径下可以调整重量。同重量的尖弹与圆弹，前者的口径只有后者的70%左右。如果就横截面机而言，只有49%。这也就是说，假如两者同样炮口初速的话，那么尖弹的撞击动能集中在一半的截面积上，单位能量密度是圆弹的2倍。再考虑尖锥弹体的低阻力，同重量的炮弹，尖弹的穿甲威力达到圆弹的3倍以上。



尖弹



圆弹

这也就意味着后装线膛炮一门12磅的尖弹(口径70mm)，在采用相同的推进药与装药量的前提下，其有效射程将远高于12磅圆弹，同时穿甲威力相当于24磅的圆弹重炮！

70mm的后装线膛炮，倍径在16~18，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都是很小的火炮，重量只有400~500公斤左右，完全可以装在300吨级的帆船上，如果上了管退装置，还可以装在150吨级的小船上。这就表示，这装了70mm后装炮的中型帆船，完全和风帆战舰鼎盛时期的英国海军一级战列舰相对抗。



英国胜利号风帆战列舰

考虑到它的射击速度远大于24磅前装加农炮，再加上在有效射程上的优势，结果就是大型风帆战列舰不但对其无可奈何，还很可能强奸不成反被日。

也就是说，在17世纪早期，只要发展生产出这样的小型后装炮就完全就足够了。在面对当时的任何海军海盗都已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那我们直接仿制92步兵炮不就得了？”听了这番线膛后装炮的好处的阐述，有人说，“92步兵炮70mm口径，最大射程2800米，正好符合上面说的性能。而且92炮的重量才210公斤，比预估的500公斤都小。”

“92步兵炮的问题是倍径太小了，才6，造成它的初速过小。作为海军炮来说，弹道越平直越好。92步兵炮给陆军用很不错。”

王洛宾提议，这种海军炮可以采用Armstrong炮的结构，它是一种比较成熟可靠，工艺却又相对简单的后膛火炮。与之前的多种后膛炮、前装线膛炮相比，特色在于为后膛炮导入了螺纹炮闩和闭塞具。取下炮闩以后的Armstrong gun和一门打通了炮尾的前膛炮非常接近。身管的铸造加工工艺也类似。



Armstrong炮：阿姆斯特朗炮。是一种大型线膛炮，在1855年由英国首先发明出来。设计者是威廉姆·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1854年，阿姆斯特朗爵士与英国战争部接触，得知战争部需要一种新的火炮设计。为此，他开始设计阿姆斯特朗炮，最开始的设计是一种3磅的后膛装填线膛炮。后来，他将设计改为5磅炮。设计提交后制造方迅速就制成了样品。英国战争部最终于1858年决定采用阿姆斯特朗的设计。期待着该炮作为最新锐武器能有优秀的表现。为此英国政府购买了火炮专利权并立法禁止输出该火炮。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利用阿姆斯特朗炮迅速攻破了大量炮台。



炮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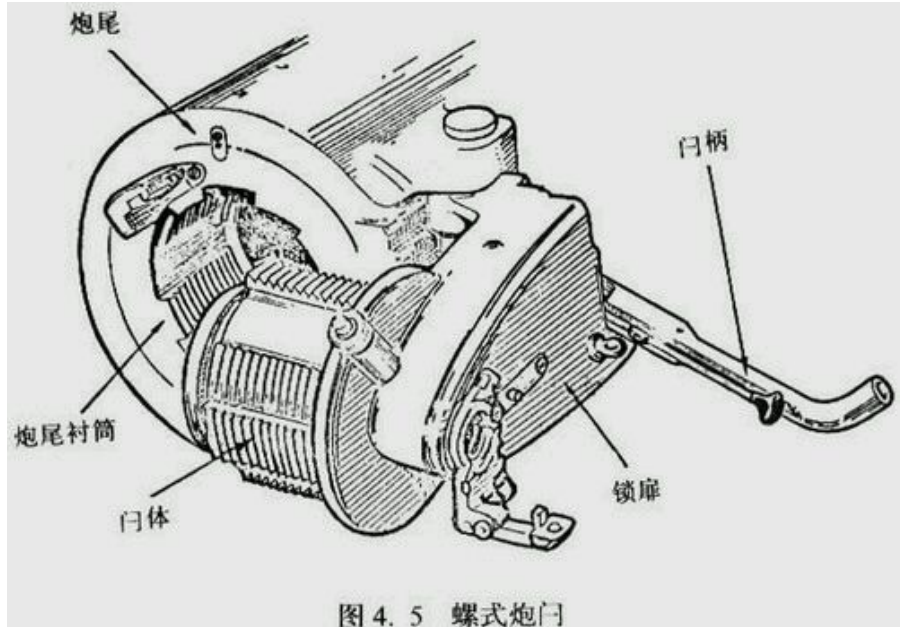


图 4.5 螺式炮门
炮门结构图

Armstrong的缺点是采用早期型的闭锁设计，结构非常复杂，稳定性低，故障率高。穿越者自然不会一味的模仿，可以采取螺纹炮栓，技术水准也没有太高要求，基本上做的出螺丝就应该做的出来。

“说得简单，”萧白朗泼了一盆冷水下来，“谁知道怎么造炮的？我看大家也就看过几本书吧？92步兵炮就不用说了，都是现成的无缝管做得，现在上哪去找这么粗的无缝管？”

“自然以铸炮为主了。毕竟没有大型锻机，如果要采用深钻法的话还要制造专用的设备。”林深河说，“我倒是在美国铸过炮，不过都是滑膛炮。”

白羽说：“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大炮能不能造出了，而是弹药问题。前面的后膛炮好处的种种说明，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有一点似乎没说清楚——后膛炮的炮弹，这个比后膛炮本身要难造多了。只是实心穿甲弹还好说，如果是榴弹、榴霰弹该怎么造？尖型炮弹弹体制造要用到金属延伸工艺怎么解决？还有炮弹的引信，都是问题。”

姜野说：“炮弹弹体制造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设备是造得出来的。”

“那只是造得出来，不等于能够批量制造。一条子弹的生产线都有30多台专用设备，炮弹需要得更多，工业能力显然还上不了这样的生产线。”

“没错，”展无涯承认，“而且材料也不见得能过关。”弹体不管是采用冷拔还是热拔，都得有专门的圆棒料，还需要制造专用设备。倒不是说工业部门做不到，而是这需要一整套工业体系才能支持，否则成本高得难以想象。

“不，老式的尖形弹没那么复杂的，”林深河说，“早期后膛炮弹弹体是铸铁的，外面包铅，用简易式碰炸引信，弹内装黑炸药，用黑火药包作发射药，不带药筒，也没有底火，发射的时候也是用点火具点火。1890年前生产的炮弹大多属于这一类。这种炮弹用在92步兵炮是不行的，用在Armstrong炮上绝无问题。”

线膛炮炮弹之所以要包铅，是为了将炮弹弹体嵌入膛线内，铸铁或者钢太硬，会严重磨损膛线。所以即使现代的炮弹也是钢制弹体（直径小于膛线内径）和铜制弹带（直径略大，可以嵌入膛线）。

王洛宾说：“但是包铅是有些问题的，我记得当年Armstrong炮在短暂装备以后被除役，大英帝国走回前装线膛炮路线的原因之一就是Armstrong炮开火时，由于热镀铅与铁之间附着力不好，撕脱的铅碎片会散布在炮口前短距离上对己方士兵造成伤害。”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林深河说，“我想机械部门的人是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的。”

“另外，我个人觉得，滑膛炮也可以造。”林深河说。

滑膛炮工艺简单，对材料也无太大要求，如果钢材不够用，可以直接使用铸铁。Armstrong炮这类的早期后装线膛炮和滑膛炮在铸造工艺上相差无几。除了林深河之外谁都没有铸炮的经验，用比较简单的滑膛炮来练手，熟悉铸炮工艺是个好的选择。

“我建议商业部门把滑膛炮列入外销商品目录。葡萄牙人现在已经成了大明的军火商，这个银子不能让他们赚去了！”

第一百零三节 铸炮（二）

“军火商倒不急着想。”张柏林说，“我们自己也可以装备滑膛炮么，现在的火力空白点太多了。博铺公路上的三座炮楼就没有炮，百仞城也是一门炮都没有。另外，我们总要建立土著军队的。土著军队可以用滑膛炮组建炮兵部队。这样以后再改装成Armstrong炮，也培训出一批合格的炮手了。”

张柏林这个大炮兵分子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炮兵队，不管是什么炮，有总比没有的好。

大家觉得这个建议倒也合理，即使无视制造成本和武装土著军队的需求，在使用成本上滑膛炮也低得多，因为滑膛炮没有膛线，所以炮弹理论上可以是任何装得进炮膛的东西，不需要精心制造的炮弹，最简单的就是实心铁球而已，这种炮弹即使到19世纪在海陆两方面的杀伤威力也还是属于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实心弹一直到滑膛炮退出战争舞台还是发射得最多的炮弹。比起杀伤威力可疑的榴弹可靠的多。

“嗯，我们还可以开发一些特殊的球形炮弹，比如榴弹和燃烧弹。”

“还有一个好处，可能你们都没意识到。”王洛宾说，“文总的代差理论。”

“代差理论？”

“在这个时空，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是外来者。而为了征服和统治，我们要依靠当地人的帮助。所以迟早会建立起土著军队。”

一旦建立起土著军队，因为其人数众多，必然会成为穿越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

不管你花多少心思去洗脑、去搞政治工作、去控制，军队作为一架暴力机器，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就会变得贪婪，他们会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穿越者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保持技术代差。

土著部队装备的20mm燧发枪，穿越者就得有栓动步枪一级的武器来对抗。这样可以保证以极少数的人就能压制住大群的人。同理，如果穿越者自己能制造92步兵炮，给土著军队装备的最好火炮不能超过37mm架退炮。



燧发枪：由1547年（16世纪中叶）法国人马汉发明，在转轮火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取掉了发条钢轮，在击锤的钳口上夹一块燧石，传火孔边设有一击砧，射击时，扣引扳机，在弹簧的作用下，将燧石重重地打在火门边上，冒出火星，引燃火药击发。

这个理论目前文德嗣还没有完善，他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对未来的军事机构和政权组织进行思考——“穿越者的江山永固”就是他的目标。

经过几天的准备，铸炮工作开始了。作为技术储备和练习，炮兵小组将首先铸造传统的滑膛炮。一般来说，滑膛炮最好是用铜，寿命差不多可达到1000发，相比之下铸铁炮的寿命不过600发。但是铜比铁贵得多，对穿越者来说更是珍贵的工业原料，而登瀛洲从广东买回来的生铁质地优异，含硫率很低。非常适合铸炮。

历史上，明代的闽粤地区的生铁就是以质地优越著称的，该地区的炼铁工场因为以木炭为燃料炼铁，含硫量比北方使用煤炭炼制出来的生铁要低得多。而硫正是使生铁变脆，品质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明代人不能理解这个缘由，但是南方铸造的火炮要比北方坚固成了当时的一个共识。以至于明末朝廷大规模铸炮都在广东进行。万历四十七年徐光启奉命练兵拱卫京城的时候，就建议朝廷在福建和广东招募匠人来京铸炮。崇祯三年，他又自请赴广州铸炮，其原因是：“工匠甚众，铁料尤精，价亦可省三分之一”而在崇祯初年，两广总督王尊德一次性就铸炮二百门。

王洛宾提议是否从广州招募几名善于铸炮的师傅来示范一次中国的传统铸炮技术，大家有了直观的概念之后再行改进。林深河表示不需要：1628年不要说中国的炮匠的水平，就算当时师法的欧洲人的铸炮工艺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穿越者完全没必要去学习他们。

利玛窦在书中谈及当时中国大炮的问题是：装药少，射程短，没有准星，无法进行瞄准，火炮的炮膛外口宽，内部小，不能有效的聚集火药气体，炮膛内部也无法做到合格的圆形，炮膛没有镗光。炮弹尺寸乃至形状随心所欲。弹炮游隙过大。火炮没有炮耳，而且有头重脚轻的毛病，如果装药太过密实，就会在开炮的时候颠倒自行炸裂。

当时传入的红夷大炮，从本质上说和明军制造装备的各种传统火炮并无两样，都是滑膛前装炮，使用的是黑火药和实心炮弹。但是受惠与对科学的认识，欧洲火炮从设计上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优越性，如身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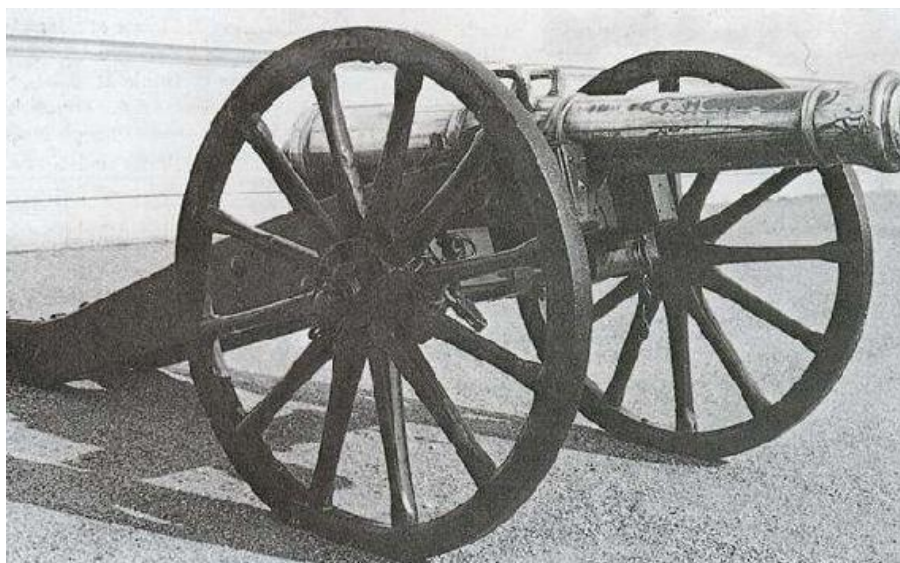
壁较厚，火炮倍径大，炮身也是从前至后渐粗。因此在射程、杀伤力和安全性方面都有优势。炮身上普遍有了准星和照门，炮身上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上，调整射击角度和移动方便。



炮耳：跑耳分左右两个固定在火炮身管两侧。火炮身管通过跑耳安装在炮架上；并以跑耳为轴进行俯仰动作。

穿越者要制造的滑膛炮，大体也可以算是一种红夷大炮，不过蓝本要稍微先进一些，仿制的是19世纪早期法军的6磅加农炮。这种炮有效射程500米，最大射程1500米，炮身重量大概在250KG。

加农炮：是指炮管较长，发射仰角较小，弹道低平，可直瞄射击，炮弹膛口速度高的火炮，常用于前敌部队的攻坚战中。反坦克炮、坦克炮、高射炮、航空炮、舰炮和海岸炮也属加农炮类型。现今拦截加农炮最好的防御武器是以色列与美国联合研制的“铁穹”防御系统。





12磅加农炮：在实战情况下，3、4、6、8磅加农炮实心弹射速可达每分钟两发以上，12磅加农炮及各类野战榴弹炮则约为两分钟三发。

林深河和王洛宾决定先采用一种17~18世纪的西洋铸炮法，这种铸炮术同样需要制造泥模。

他们请木材加工厂加工出了一批专用的木模具：作为支撑体使用的锥形材，车制的炮尾模。完成之后，首先着手的是阳模的毛坯。先在作为支撑体的锥形木材上用草绳密实的缠出大炮的形状。此时的阳模毛胚离最终尺寸还有25cm左右的余量。然后用粘土和水混合成的泥灰均匀的一层一层的糊在阳模毛胚上。要等上一层彻底干透以后才能糊下一层。

在涂抹的时候，他们让整个阳模的尺寸比大炮的实际尺寸要大一些，因为铸件会收缩。当最后一层泥灰干透并且矫正过外形之后，在阳模毛胚外面涂一层蜡——缺少石蜡，用蜂蜡代替。阳模表面会很光滑而在下一道工序中不会粘住阴模。炮尾是车制的木模，用螺钉固定在阳模毛胚上。

阳模完工之后就开始利用它制造铸炮的铸模。铸模是把粘土、陶土、细沙和水混合成的半流质泥灰一层一层的涂在阳模上。同样要一层干透以后才涂下一层。完全干透之后在铸模的外面加上铁条的加强筋。

模具彻底干燥之后，要将阳模取出，方法是将铸模头尾部切开，取出阳模内芯的锥形木材，然后将缠绕的草绳拉出。因为有阳模和铸模之间的那层蜡，所以在取出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实在困难的话还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使蜡面熔化，造成空隙脱离开。炮尾的模具是单独制造的。

模具的第三个部件是型芯，是由附着在铁条上的粘土制成的，一般为圆柱体，但是在装火药的部位可能一个特殊的形状。型芯被装入主模具中，装在主模尾部的铁制型芯撑和位于模具炮口部分的粘土制圆环会把型芯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阳模阴模：凸模可以叫作阳模，凹模也叫作阴模。

单独制作的炮尾阴模和炮身阴模重新组合在一起，三个模具装配牢固之后，就要加以焙烧模具完全坚固，最后模具被炮口朝上的整个埋进熔炉旁边填实压紧的土坑里。姜野设计安装了个可以把模具整个吊起的木吊架，因为当时在修建熔铁炉的时候没考虑到铸炮的需求，炼钢车间的地面是被硬化过的。不得已只好在铸造车间又修建了座熔铁炉，不过因为不需要炼铁，只是简单的将金属熔化了就可以，炉子没有使用蓄热炉。流道是一出四。季无声亲自来指导，展无涯自己也有些铸造的经验，所以第一次铸造就很成功。

浇筑完成之后保温24小时再从泥坑里挖出来。在进一步冷却以后阴模外面的加强筋被拿掉，铸模被打碎，炮兵小组的人用锤子和凿子清除掉炮身上残余的灰渣。

最后，这门铸铁的6磅加农炮就算铸造完成了。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进行炮膛的镗光处理。机械组自己制造了一台简易的镗床来对炮膛进行加工，动力甚至都没用到电动机或者柴油机，而是一头驴。这头驴子驱动一个绞盘带动一根镗杆，镗杆顶部是一个高碳钢制的膛刀。



镗杆膛刀

镗光作业可以大大提高火炮内壁的光洁度，但是经过测量发现镗光工艺并不能真正切削出一个圆柱体或者校正铸炮过程型芯的偏差。而在整个过程中硬质残留物对镗杆也伤害甚大。换句话说，这个工艺消耗过大。

“难怪到了1713年就改成了钻孔法了。”林深河有些沮丧。钻孔法就是先铸成实心的铁棍，再用钻机将炮膛钻出来。这个技术是由荷兰人第

一个运用的，不过直到18世纪晚期才全面推广开，英国海军兵工厂直到17年还在用上述的铸造法制造海军舰炮。

第一百零四节 铸炮（三）

现在炮兵小组的人又要面临抉择，到底是采用实心铸造加深钻工艺来制造身管，还是继续采用空心铸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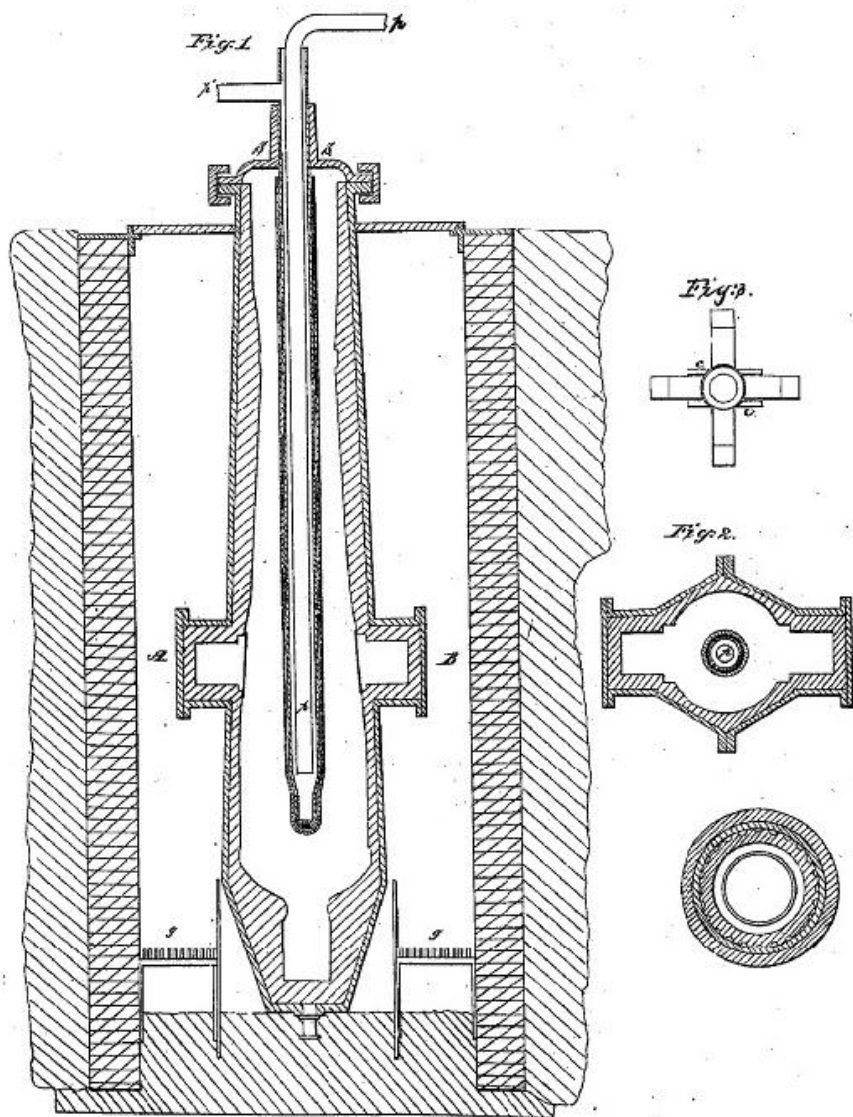
“下一步我们试验钻孔法吧？不过得先制造一台钻孔机。”机械组的几个人都兴致勃勃。

“钻孔法难了点。”林深河想了想，“效率也有点低，我看可以试试 Rodman Casting。”

Casting Ordnance.

N^o 5,236.

Patented Aug. 14, 1847.



Rodman Casting

“中心冷却铸造吗？”王洛宾问。

“你知道啊？”林深河有点吃惊，“我以为国内对这方面知道的人不多。”

“个人爱好，纯属个人爱好。”王洛宾想要不是俺在水产大国不比你在腐朽的美帝那么为所欲为，我也早铸过大炮了。

所谓Rodman Casting铸造法，就是内模灌水冷却法。

它的原理很简单：生铁浇铸时的冷却速率会影响其机械性能，理论上说冷却速率愈高质地愈硬，理想的大炮是中间（炮膛）最硬，但实际却是相反，铸造大炮的时候却是中间冷却最慢。因为第一外层包住内层，外层不冷里面冷不下来。其次外管的表面积也比内管大。不管是辐射或者对流传导散热，散热速度都是和表面积相等的，所以外面会先冷。而这就使炮管密度的分布不理想，身管寿命大打折扣。

先冷却者先收缩。外层冷却硬化后，里层还没冷却的话，将造成外层比里层更硬，里层的内管可能会形变，或者在里层冷却时产生裂痕之类的。这导致铸炮时的废品率提升，缩减身管寿命，有时候还会影响到火炮的发射性能。

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陆军少校托马斯丁罗德曼，发明了这一空心铸件工艺，围绕型芯进行铸炮，型芯内部以流水进行冷却，这是一个使炮膛内部先行硬化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Rodman Casting铸造法。这种工艺是早先套筒炮试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外层金属冷却时向内缩拢，向已经硬化的内层继续加压。这样，发射药的爆炸力就为炮膛四周的整个厚金属层所吸收，而不是层层向外膨胀。在美国内战及以后的20年里，用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部份美海军的重型铸铁炮。Rodman Casting铸造法的最大意义是大幅降低铸造时的炮管废品率，特别铸造重炮的时候。

从成本角度来说，Rodman Casting铸造法大幅度减少了废品率，减少了火炮的铸造成本。其次，这种工艺大幅度的增加了火炮的身管寿命，降低了使用成本。

穿越者面对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的掌握上，都远大于穿越者。穿越者要战胜他们，就必须控制自己的各种成本。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不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可容水的硬内模，这样就不能用刚才的泥模了。”季无声考虑了下铸造的问题。

“用铁模铸法吧，好像中国人还是第一个用使用的。”

“没错，是龚振发明的。他也算个奇才了。”

龚振是浙江嘉兴县县丞，本来和军火工业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有个“素有巧思”的名声在外，鸦片战争期间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专门负责铸炮。

当时中国的铸炮工艺是非常落后的，其方法是：

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

从这些描述看，1840年中国铸炮工匠们所用的工艺，和穿越众们所试验性的使用的欧洲在1713年以前的铸造工艺大致相同。但是欧洲的炮

匠在150年前所使用的一些很简单的加工手段，如泥模的加强筋、泥模焙烧和铁炮铸造之后镗光完全都不知道。

工匠对泥模的制造毫无规范可言，尺寸手法完全存于心中，火炮的比例尺寸也不甚重视。这些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的技术却是工匠的吃饭本钱，被视为“秘法”，既没有任何技术交流，也没有改进。就这样与时代脱节的铸炮水准之下居然还有多个完全封闭，互相保密的“流派”。结果就是造出来的大炮甚至还不如明代的仿制的红夷大炮，

龚振因为战况紧急，前线大炮损耗多，需求量极大，要这么一月成一批炮，那被英国人拆光大炮的虎门各座炮台多少年也补充不上去。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用铁制造成硬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光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铸造出来的炮身品质好，里外表面光滑，不像泥模那样会让炮身产生气泡。再来就是因为不需辛苦涂制泥模等干燥，因此制造速度快，且不受气候影响。因为模子可以重复使用，生产速度快，产量大，成本可以压得很低。更大的意义在于标准化制造。标准化制造批量制造出外形、性能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产品，这点对于火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者，岂浅鲜哉！”

龚振发明的铸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年，这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炮兵小组继续去骚扰木材加工厂，让他们先用木头制成阳模，然后季无声和展无涯一起进行翻沙铸造，铸成铁制阴模，这样就可以用来铸炮了。型芯也用铁制，内部是空心的，两头各有管道用来进水和排水。

当金属液浇入模具后，金属液便开始慢慢冷却，这时候内模里的水就派上用场了，靠近内模的金属液在水的作用下最先冷却凝结成钢，而外层的金属液冷却较慢。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等到整个铸件都冷却完毕后外层后冷却的部分就会紧紧地箍住内层先冷却部分，这样整个铸件就会产生一个向内紧箍的力，就是有了这个力才使得炮管能够承受更大的膛压。这种内模控制冷却的方法可以有“身管自紧”的效果。

经过身管自紧工艺的身管，使用寿命大为延长，还能大幅度的减少身管厚度，减轻重量，增加火炮的机动性。

Rodman Casting铸造法的工艺非常简单，有了模具之后炮兵小组

很快就出了第一门成品，这门炮比泥模的要好得多，特别是炮身不再需要什么打磨了，炮膛的光洁度也大大提高，虽然还需要镗光工艺，但是对刀具的消耗要小得多了。

为了检测铸造出来的大炮是否符合各项技术参数，炮兵小组决定到博铺进行一次试射。炮弹是生铁铸成的实心弹。铸造的时候尽量控制了游隙精度，使其不致于差太大。机械组为这两门炮制造了双轮炮架，还带了一个弹药前车。看起来很象那么回事。王洛宾去了次农场，才把农场的马借出了4匹。但是马到了现场才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合适多马牵引的马具——公路上跑的双轮大车都是单马牵引，马具也是直接从原来的时空买来的。虽说马具不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制造。最后不得不继续发挥资料库的作用，从一张照片上找到了答案。



弹药前车

还没等把马具造出来，已经不耐烦的海军听说火炮已经铸造完毕，立刻派了一艘划艇来运炮。两门6磅炮和炮架被捆在空油桶的浮筏上，由划艇拖带着拉到了博铺港。

大炮被安放在博铺的造船厂旁空地上，来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海军的人马，几乎个个都对这两门黑乎乎的铁炮爱不释手。怎么看怎么可爱，海军的一个叫李海平的，干脆提议就这么把炮装上船去好了。

“装上船去好了？你看清楚，这可是牵引式6磅加农炮，地地道道的陆军火炮。”张柏林一看心爱的大炮要给海军夺去，马上跳出来制止。

“拉倒吧，还牵引式呢，你给我来个自行式来？”李海平一脸不以为然，“这小破炮，海军还看不上眼呢。”

“你说什么？！”张柏林顿时怒发冲冠，很想冲上去给他一拳，让他看看陆军的力量。

“争什么呢？”王洛宾赶紧过来打圆场，“这炮能不能打还是个未知数，你们瞎吵吵什么！”

第一百零五节 试炮

第一次海陆之争落下了帷幕，更多的人急于要看穿越者在本时空的第一件自制火器的威力，暂时没事做得人都来了，准备看个热闹。

林深河暂且充当炮兵教员，先滑膛炮的整个发射过程都演示了一遍。滑膛炮在17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发射程序，有了许多不同的专用装备，除了弹药之外，炮车上最要紧的就是装填工具了。可以说没有装填工具这个炮也打不了。在战斗中，步骑兵对炮兵阵地展开攻击占领阵地之后，如果时间仓促不能拖走或者破坏大炮的话，就会设法破坏装填工具。同样，炮兵万一需要弃炮逃命，第一件事情也是带走装填工具，这样做一是防止敌人马上利用这些火炮攻击我方，二来如果能够夺回阵地，有装填工具马上就能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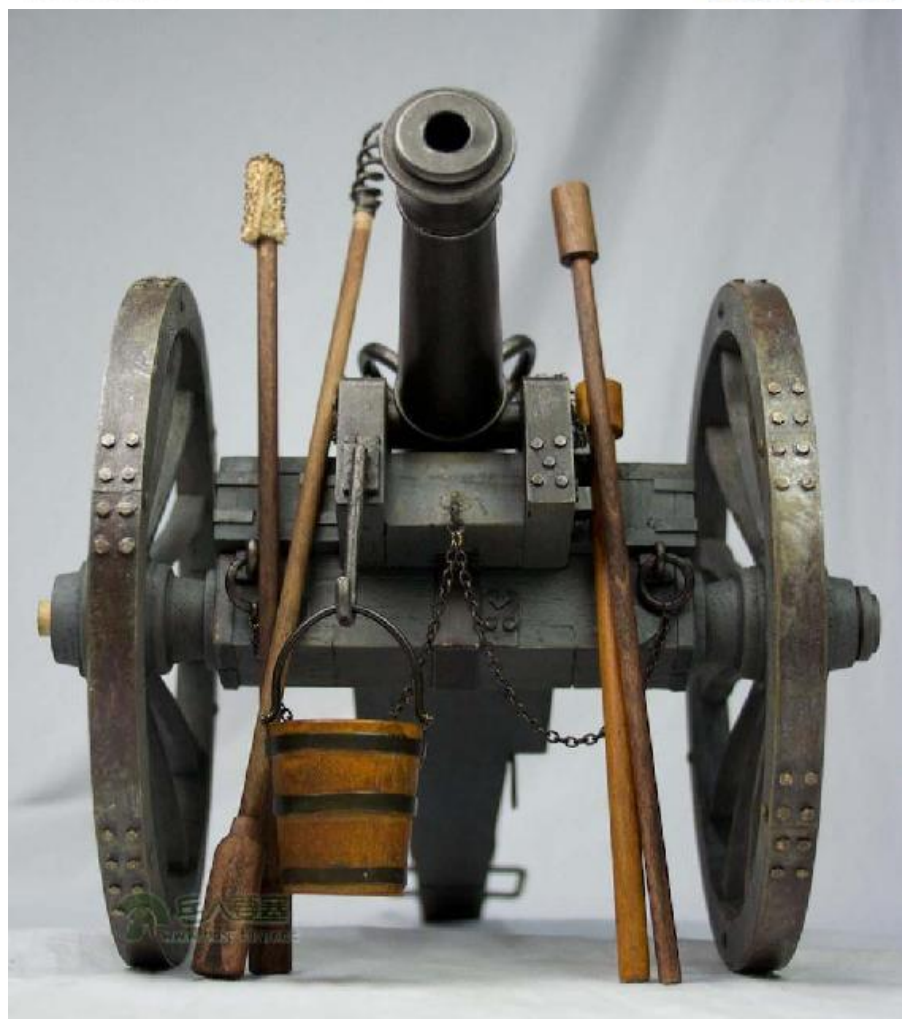
加农炮

“这tm什么蛋事。”应愈拿着来这些长长短短的木杆子来回打量着感慨的说了一句。他可是堂堂的130mm加农炮炮兵退伍，现在居然要一个从没当过兵的小伙子来教怎么打炮。

这套装填工具是林深河逐一画出尺寸和外形，然后由木材厂和机械厂联合制造的：第一个是炮刷，木杆的顶端包裹羊毛，蘸水后用来熄灭炮膛内残留的火星，炮兵小组在数据库里查询了半天也没有羊毛的存货记录，先用木棉代替了，第二个是干炮刷，和前一个类似，作用是擦干前面步骤留下的水分；一个顶部带涡状螺旋型的铁钩子的木杆是用来清除炮膛内可能残余的纸片或纤维的——当时的欧洲火炮的装药已经采用了定量药包，火药按分量用用纸或法兰绒包裹；头部膨大的是装填杆，塞紧火药和弹丸的。最后还有一个点火棒，原版的比较复杂，林深河把它简化了，用缴获的一支短矛缠绕上火绳代替。



Uwants.com



装填工具

“现在开始试射吧。”经过几次模拟的哑射之后，林深河看到大家基本掌握了全套射击流程。决定开始正式射击了。

试验射击，最简单的莫过于直接朝海面上发射，但是博铺外海海面上没有礁石或者小岛之类的参照物，无法测量炮弹射击的实际距离，最后选择的靶场还是港区内的一片荒地，靠近临高角。

靶场上设立了靶子，用土堆成十二个坟包一样的小土丘，分成三组，距离从400米、800米一直到1200米。另外在1500米外竖了一个标杆。

“报告，怎么瞄准？”应愈已经进入到炮兵的角色里去了。他忽然发觉自己的炮兵知识在这门炮面前全部失效了，那身管上的瞄准器怎么用，怎么测算角度，一概不知。

“用这个。”林深河从前车上卸下一个小的手提箱，这个箱子和博铺木材加工厂出品的光板木箱子完全不一样，一看就是年代久远，做工精良的产品。

“这个是我从美国带来的，真正的18世纪炮兵用的测量工具箱。”

“这面牛B？”炮兵们的脑袋都挤了过来，想看看这19世纪的古董。

里面有一个是类似角度器的东西，是用一长一短两把铜尺钉成直角状的量具，两尺之间有一个1/4圆弧尺连接，上面刻着刻度。林深河介绍说这叫铰规，铰规的用处是测量火炮的仰角。

他演示给大家看如何使用，将长柄插入炮口，经由所垂的权线，在弧度尺上读出身管的仰角。

“这个角度有什么用呢？”林深河说，“其实是要和射表配合起来的。”他给大家看箱盖内侧刻着一个表格，全部是英文的，有很多的数字。

“这是射表，所谓射表，就是工厂在火炮出厂前经过打靶测试得出具体射击数据。比如在使用实心弹，装药1磅，上扬5度的情况下，炮弹可以打出多少距离。这个表上不仅有实心弹，还有榴弹、榴霰弹和燃烧弹的数据。”

RANGE.	ELEVATION.	TIME OF FLIGHT.	ANGLE OF FALL.	REMAINING VELOCITY.	RANGE.	ELEVATION.	TIME OF FLIGHT.	ANGLE OF FALL.	REMAINING VELOCITY.
Yards.	° /	Seconds.	° /	Ft.-secs.	Yards.	° /	Seconds.	° /	Ft.-secs.
100	0 14	0.28	0 14	1066	1700	4 36	5.15	5 09	923
200	0 29	0.56	0 29	1053	1800	4 54	5.48	5 24	916
300	0 44	0.85	0 44	1041	1835	5 00	5.59	5 33	914
400	0 59	1.14	1 00	1029	1900	5 13	5.81	5 47	910
405	1 00	1.16	1 01	1029	2000	5 31	6.14	6 10	903
500	1 14	1.44	1 16	1019	2100	5 50	6.47	6 33	897
600	1 30	1.73	1 33	1009	2158	6 00	6.67	6 45	893
700	1 46	2.03	1 50	1000	2200	6 09	6.81	6 56	891
788	2 00	2.29	2 06	992	2300	6 23	7.15	7 19	885
800	2 02	2.33	2 08	991	2400	6 47	7.49	7 42	879
900	2 18	2.63	2 26	983	2470	7 00	7.73	7 59	875
1000	2 34	2.94	2 44	974	2500	7 07	7.83	8 08	873
1100	2 51	3.25	3 03	966	2600	7 27	8.18	8 34	867
1151	3 00	3.41	3 13	962	2700	7 47	8.53	9 00	861
1200	3 08	3.56	3 22	959	2767	8 00	8.76	9 13	857
1300	3 25	3.87	3 41	951	2800	8 07	8.88	9 26	855
1400	3 42	4.19	4 00	944	2900	8 27	9.23	9 52	850
1500	4 00	4.51	4 21	937	3000	8 48	9.58	10 18	844
1500	4 00	4.51	4 21	937	3056	9 00	9.78	10 32	841
1600	4 18	4.83	4 42	930	3100	9 09	9.94	10 47	839

射表

“现代火炮上也有。”应愈回忆起自己操作过的130加农炮上的射表。

“没错，现代火炮上的射表概念就是这么来的，不过当年和我一起打炮那美国佬说过，这个东西发源很早，16世纪就出现了。”

“打炮”这个词在个别人的面容上露出了猥亵的笑容。

“有了射表，炮手们只要能估算出距离，就能知道该把火炮上调整到什么角度了。”林深河又拿起了一块带着线的铜制方板。

“这个就是规度，是当时的炮兵测距仪。”他介绍了下测距原理和使用方法。这是一个采用相似三角形原理推算距离的简易数学工具，对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穿越者来说当然不值一提。

“不过，这玩意有意义么？”张柏林疑惑者问，“我们都有望远镜，用望远镜就能大概的测距吧？还有专门的仪器。”

“要搞土著炮兵部队的话这个给他们用正好，制造简单，用起来也不算难。丢了不心疼。”

“这个是铰尺，其实是一把特殊的比例尺，是测算火药量用。”林深河拿出了另外一把铜尺。

作为火炮的发射药，西方的炮术家们认为最理想的装药值是当火药完全燃烧完毕之时，炮弹正好射出炮口，早了，浪费火药，迟了，则身管壁与炮弹的摩擦会使得炮弹出膛的初速降低。

这个理想值当然很难达到，但是铸炮家们一直通过试验来测试最佳的药弹比，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铸炮师们就在每一批出厂的炮上附赠铰尺。供炮手们在使用不同弹药的时候计算装药量。

有了铊尺，炮手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能大致推算出不同重量的弹丸大概装药量。不仅可以节约火药，增强火炮射击的安全性，对射程的精确标定也有极大的益处。这一技术在17世纪由西方传教士传入国内。中国虽然号称火器发明最早，但在炮术学方面基本没有研究，药弹比的概念比较模糊，火药装填随意性很大，战斗激烈的时候就会大量装填火药，往往造成火炮炸膛。所以规尺一传入很快被视为“秘法”，以至于当时出版的许多火药武器书籍里要么根本不提此事物，要么一笔带过。以至到了清代。

中国发明了火药和大炮，却没发明出炮术。这种怪异的反差让大家都有点不得劲。

“开始射击吧。”

因为没有射表可用，穿越者就从身管0度开始进行射击。

首先试用的是传统的铸铁技术造出来的火炮。几个人挪动着炮架，用身管上那简陋的准星瞄准了四百米外的一个土堆。

“这精确度……”应愈觉得自己有点象是成年人却在幼儿园和儿童一起做游戏。

滑膛炮射击分为11个步骤，因为是冷射，第一、二个步骤就免去了，火药是化工组用缴获黑火药造粒处理出来的细粒火药，用粗纸包着，每包250克。

“装二包吧？”

“好，二包。”

6磅的铁圆弹从炮口滚了进去，听声音没有任何阻滞。这个游隙把握的还不错，张柏林小心的用装填杆把弹药压结实了——这个算是技术活，不能压得太紧，否则会形成闷烧现象，不爆发。

林深河随即用长铁锥从点火口伸进去，锥破药包，然后往点火口里灌满火药。

“准备射击！”随着他的喊声，旁边的人赶紧竖起红旗来。提醒就要开炮了。

“Fire！”

“洋奴！”海军有人评论。

随着林深河的一声吼叫，担任点火工作的应愈把缠绕在短铁枪上火绳吹了一下，凑到了点火口——心跳得厉害，当年新兵连出来下部队第一次实弹射击都没这么紧张。

点火口上的黑火药嗤得一声着了，点火口象焰火一样喷出半尺长的火花来，嘶嘶乱响。顷刻，大炮猛得往后一座，喷射出浓密的白烟和火光，伴随着轰鸣的炮声，一颗黑乎乎的炮弹飞了出去。

铁弹拖着青烟飞出了四百米之外，结结实实的砸在了地上，泥土夹

杂着火药的余烬一起飞溅起来。

“好猛。”张柏林面如土色。这位大炮兵主义者显然从没有真正见识过大炮的发射。剧烈的爆炸，大炮后座的震动，辛辣的火药味让人感到这东西的威力之大。比起过去试放各种杂式火炮大号爆竹一样的感觉完全不同。

大炮往后移动了几米，但是身管、车架都完好无损。林深河顾不上火炮的热量和呛人的硝烟味，在身管上仔细的察看起来。

“怎么样？”季无声有些担心，毕竟铸炮也是人生头一回的事情。

“一切正常。”

“别大意，再看看有没有裂纹什么的……”展无涯提醒着，铸铁炮不比现代兵工厂出来的大炮，“对了，我那还有台探伤仪呢，要不要拉回去看看？”

“这没必要了吧。”林深河想这太奢侈了，“探伤仪还是以后铸钢炮的时候用好了。”

应愈也跑了过来，他的脸上沾染了火药的黑烟：“大炮没问题吧？”

“没事，坚固的很。”

“走，一起去看看炮弹的情况。”

第一百零六节 Armstrong大炮

炮弹飞过了400米处的土堆，在地上砸出了一个足有30cm深的坑。坑底的铁球还在冒着青烟。

“这里的地面还是比较松软的。”林深河看了下，“如果地面够硬，就能产生跳射效应，威力就更大了。”

张柏林开始拉皮尺，从400米标杆到弹坑，实际测出的距离有460米。

“射程合格。”林深河觉得满意，“精度还算满意。”

“这就算满意了？啥也没打着啊！”应喻觉得实在难以置信，就这个精度？这可是门加农炮，还是直瞄射击的。

“没错，滑膛炮就这点水平。敌人是密集队形，这一炮下去起码也能干掉十多个了。”

接着又换用不同的角度和装药打了十多发，射程从400米一直打到了1200米之外。当仰角达到最大的45度的时候，炮弹飞出了1500米之远。不过射程超过400米之后，准头就完全没有了，基本上只能看大方向，整个过程中一共打中了的4个土堆。火炮变得又红又烫，但是炮身很稳定没出现裂纹。为了安全起见，在射击了十五次之后，林深河宣布停火，换一门炮来打。

“还打啊？我都快累垮了。”炮兵们个个都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其他倒还好，每次发射之后的火炮复位才是费力活。而且复位之后方向角度总有些问题，又要重新进行调整。体力消耗特别大。

“还是要上管退炮，这样非断气不可。”张柏林气喘如牛，几乎要瘫倒在地。

“管退炮得工业部门出弹簧之后吧，”林深河也累得够呛，“在此之前就别想了。”

休息过后又对采用泥模铸造的大炮进行了试射，射程略短于硬模法铸造的大炮。表现也还不错。

随后，炮兵小组又用铁模加罗德曼法铸造了包括12磅榴弹炮、12磅山地榴弹炮、12磅加农炮等多种口径的火炮，在取得了铸造轻型火炮的经验基础上，开始铸造海军用的32磅加农炮和32磅舰炮（注：这是一种直射的短炮，为英国海军发明并使用）。这些林林总总的火炮在试射中都取得了成功，临高角附近整日里炮声隆隆，烟雾弥漫。

在积累了足够的铸造经验之后，炮兵小组根据资料库里的Armstrong大炮的图纸和说明，自行设计了采用螺纹炮栓的改进版Armstrong大炮。

线膛炮不比滑膛炮，虽然炮兵小组在铸造32磅大炮的时候，长炮（加农炮）的口径已经达到了120mm，炮兵小组的设计人员还是谨慎的

把第一门Armstrong大炮的口径定为70mm。

火炮的材质采用铸钢。铸造对已经驾轻就熟的炮兵小组已经没有难度了。主要的问题是膛线的加工。在兵工厂里这需要专门机器的，至少也要有专门的工装。马上造是来不及了，好在穿越者有可以效法的前辈——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工战士。他们在最简单的机械设备和手工条件下，一样造出了步枪和火炮。通过翻阅资料，展无涯决定模仿当年吴运铎制造平射炮时采用的一种土法挤膛线技术。即用一个橄榄形的钢柱，圆周的刻上凹凸斜线，再把钢柱硬楔入身管。

这个钢柱如何制造，吴运铎只是说了一下大概，没有具体的图样。炮兵小组召集全部懂机械和制图方面的人才，连夜进行会商研究，把设计图画了出来，由姜野负责，先用翻砂铸造，再用车床把钢模车制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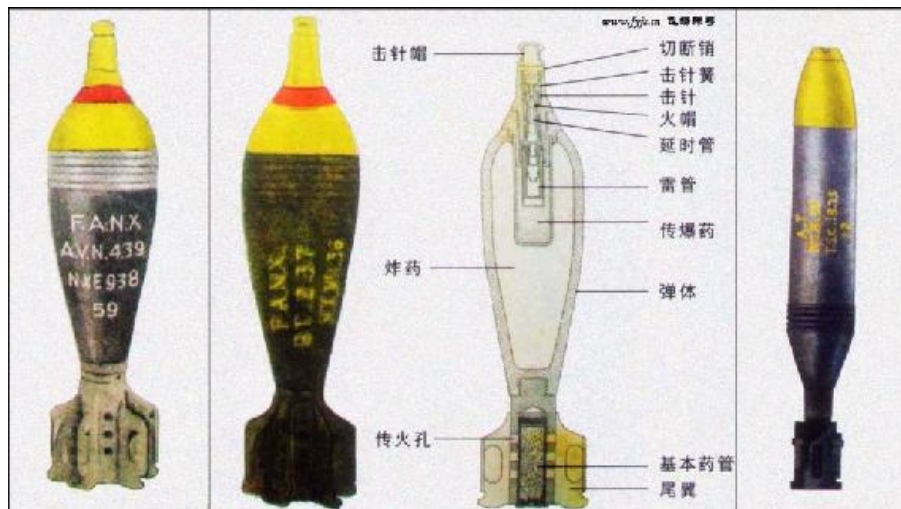
最后，这个挤压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几天之后，第一门Armstrong大炮的身管已经加工完成了，炮栓稍有难度，但是在姜野和萧白朗两人的共同努力下，螺纹炮栓终于完工，并且顺利的安装成功。组装完毕打磨好的大炮看起来溜光水滑的，众人又看又摸，一脸淫荡之色。

炮弹采用的是铸铁的长尖实心弹，但是线膛炮的炮弹引信很不好解决。

引信不管有没有保险装置，基本结构都是弹簧击针式。这就需要两种东西：雷管和弹簧。相比雷管里用的雷汞，弹簧反倒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弹簧制造本身没什么难度，难得是材料，现代的弹簧一般是采用合金钢制造的，这不是用个小转炉就能生产的，机械组的手里有弹簧钢的储备，但是炮弹信管属于消耗品，不能靠用储备的材料做。



几种国产迫击炮弹引信



炮弹结构

“化学引信怎么样？”张柏林突发奇想。

“怎么说？”

“用化学反应来引爆炮弹啊，”张柏林的想法很简单：用一个玻璃或者瓷器之类的小瓶，里面装有一种化学药品，周围是一种可以和其发生剧烈反应的另外一种化学药品，当炮弹被撞击的时候，玻璃瓶碎裂，两种药品混合起来发生剧烈反应，把炮弹里的炸药引爆。

“不太安全。”萧白朗说，“炮弹要不断的搬动运输的，玻璃瓶万一碎了怎么办？”

“分开运输。引信和炮弹分开运，要用的时候再装上去。”

王洛宾连连摇头：“这个思路是不错，但是你忘记了一点：后装线膛炮的膛压比滑膛炮大得多，引信要有足够的强度才行，玻璃管肯定会在发射的瞬间破裂，结果就是……炸膛。”

张柏林目瞪口呆，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怎么样？大炮没想象中那么容易玩吧？”应喻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个引信用在其他爆炸品上面倒也不是不可以，”林深河说，“但是炮弹绝对不行。”

“看来光有先进的大炮还不行啊。”王洛宾苦笑着。滑膛炮的开花弹倒是毫无技术难度，但是这种技术没法用在线膛炮上。

开花弹：“开花弹”，就是利用弹丸爆炸后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来杀伤或爆破的弹药，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榴弹、榴散弹。

“碳素钢也能做弹簧的。”姜野想了半天，回忆起自己似乎是看到过碳素钢的弹簧。

“是可以，用0.6%的碳素钢就可以。就是性能不知道够不够用。”季

无声说，“可以试试看，我查查书看看热处理是怎么做得。”

热处理是指材料在固态下，通过加热、保温和冷却的手段，以获得预期组织和性能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

“热处理的活你干得了不？”展无涯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他就用热处理炉做过一些简单的活计。

“我也没把握，只能靠查书和试验了。”

“这事估计不简单，不是一天二天就能搞出来的。”

几个人苦思冥想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还是林深河提议：既然第一批装备Armstrong大炮是海军用，反舰还是以穿甲弹为主。有实心的铸铁弹也就可以了。

“执行岸轰击任务怎么办？”

“用臼炮。”林深河说。

600毫米Karl “卡尔” 重型臼炮

【世界经典巨炮】

成品模型

购买模型



参数规格

名称：Karl “卡尔” 重型臼炮

注意事项：严禁3岁以下儿童使用

颜色分类：沙漠黄 德国灰

材质：塑料



元首之吼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出名的德军重型臼炮

臼炮：是一种炮身短（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通常在1：12到1：13以下）、射角大、初速低、高弧线弹道的滑膛火炮；其射程近，弹丸威力大，主要用于破坏坚固工事。因其炮身短粗，外形类似中国的石臼，因此在汉语中被称为“臼炮”。小口径、方便携带的臼炮后来发展为迫击炮。

臼炮是迫击炮的前身，制造技术可比迫击炮要简单的多，配用的榴

弹也很容易制造。缺点是榴弹的不炸率比较高，只能说是谓聊胜于无。

“镀铅的问题怎么解决？”王洛宾问。历史上Armstrong大炮就是因为炮弹出膛的瞬间，弹体上的铅片飞溅造成伤亡而被英国海军踢出战舰的。

“我看资料说当时有人提议用电镀法镀铅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王洛宾把自己所掌握的解决思路说了出来。

早期的线膛炮炮弹是类似米尼步枪弹的技术，利用爆炸气体使弹底扩张镶入膛线。所以弹体外部必须有一种软质的金属包裹，铅就是一种最合适的金属。问题随即而来，铸铁弹体和铅外皮之间的结合很难，特别是在没有水压机的情况下，勉强结合起来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Armstrong炮一样，铅皮飞落。



米尼步枪弹

“电镀眼下太奢侈了，技术上也不大够。”展无涯说。

“有一种思路，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当年美国人的3英寸Shenkl炮的炮弹上用过。”

既然铅皮掉下来容易伤人，他们又没有办法阻止它掉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种飞溅出来也不会伤人的东西。

Shenkl的炮弹就是在炮弹的下半部围上papier - mache，这是一种用混凝纸浆制成的弹带，即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镶入膛线，又不会因为

出膛时候的碎裂飞落而伤人。

“这种混凝纸浆有难度吗？”

“1860年科技，应该不难吧，无非是纸浆和胶水，这没现成的配方工艺好用，只能靠实验党人了。”

“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化工组，他们对这个有心得。”

正说着话，军事组的何鸣忽然闯了进来，一脸严肃。

“出什么事情了？”王洛宾感觉有点不妙。

“根据俘虏口供，海盗很可能会在最近向我们发动攻击！”他说着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治安组发出的审俘通报。”

第一百零七节 诸彩老

抓获的海盗经过治安组的审问，没用多久就什么都招供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并非大名鼎鼎的刘香属下，而是属于诸彩老的人马。诸彩老的活动地界就是在广东洋面，这个集团在当时的海上诸雄中没有郑家、刘香、李魁奇、钟凌秀那么有名，起家却比郑芝龙早得多。万历四十八年，郑芝龙还在颜思齐手下时，诸彩老已经有南北两个船队，并且在这年的二月、四月、七月连续三次进攻揭阳，九月攻打澄海。天启元年再次进攻揭阳，是天启年间非常活跃的海上集团。



揭阳：广东省省辖市，粤东潮汕三市之一地级市，地处广东省东部，榕江从市区穿梭而过，东邻汕头市、潮州市，西接汕尾市，南濒南海，北靠梅州市。

澄海：广东省汕头市下辖区。

从俘虏们口中，穿越者们了解到了东南沿海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集团的组织形式。虽然他们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但是在实际活动中基本上是以“股”来活动的，作为上层和各个舰船之间的中层单位，“股”的头目“掌柜”在指挥环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船的船老大由他任命，向船老大传达帮主的指令以及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每一股的船只数目不同，少得只有2~3艘船，大股的船可能达到40艘。根据他们与帮主之间的亲疏关系，各股与帮主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是不一致的，不是帮主的嫡系的各股，平时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必须服从集团内部的规矩，并向帮主缴纳一定比例的盈利——不管是来自掳掠还是贸易活动。帮主一旦召集各股集合行动，各股都要无条件的参与。（注：条件有限，未能查询到明代各大海上集团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是19世纪初期广东海盗的。）

这三艘船就属于诸彩老手下的一个“掌柜”，这个掌柜是诸彩老集团

的核心成员。他们被派到临高的目的，和苟家有着莫大的关系。

被穿越者们杀了猪的苟家就是诸彩老集团的大窝主，诸彩老集团的许多赃物都是运到临高暂存，然后再通过苟家在琼山的线路分批销售到广东地界去的。

苟家的灭亡，差不多过了半个月才传到诸彩老的耳中，临高县城的苟二在苟家庄被破的第二天就全家从县城里消失了，甚至都没有去向诸彩老通报。苟二心思清明：这种大海寇岂是肯吃亏的人。自己去通报，不大大的放血赔偿是肯定过不了关的，搞不好会倾家荡产。这还在次，诸彩老丢了东西会对短毛进行报复行动，作为临高的土著，他不还得去当先锋？这两家，他一个也招惹不起，干脆来个深藏不露，暂时不掺合。至于报大哥的仇，诸彩老得了消息自然会去找短毛的麻烦，假手于大海盗总比自己这样失了势的土霸来得有把握的多。

就这样诸彩老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不久前派去联系的人发现苟家庄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废墟之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堡垒，才知道苟家完蛋了，派人去县城找苟二，也踪影全无。在随后的打探他们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窝家被毁，赃物完蛋，这个消息对诸彩老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他得到消息，刚刚被朝廷招抚的郑芝龙正准备对他下手，本来正是需要造船募兵备战的时候，却遭到了如此重击，多年的蓄积毁于一旦，不仅损财，而且严重动摇了手下的信心——海盗集团是利益共同体，当大头目的资源被毁灭，无法保证众人的利益的时候，各路加盟者自然就变得心思活络起来。原本对他虎视眈眈的各路人马也乘机拉拢其手下的“掌柜”们。一时间，手下不告而别的，招之不来的船只有几十股，上百艘之多。

穿越者自己也没料到，纯属是为了“改善伙食”而干掉了苟家，却在东南沿海掀起了连锁反应。而最大的受益者，居然是他们一直视为未来最大敌人的郑家集团。焦头烂额，怒发冲冠的诸彩老立刻派出多股船只来临高打听消息——谁这么大胆在太岁头上动土。

很快，短毛的情况就先后到了他的耳中。这伙人他早有耳闻——那艘奇怪的大铁船是最近几个月广东渔民们经常提及的逸闻。苟大在信里提及过这些古怪的短毛——自称澳洲海商。他还知道短毛们的火器十分厉害，临高的乡勇全部败在他们手下。

诸彩老曾经对这些“澳洲海盗”——这个时代海商和海盗就是一码事——出现在他的势力范围有所担心，但是这伙人自从登陆到临高之后就窝在那里不动了，即没有开展贸易的意思，也没派人四处抢劫掳掠。在临高也是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暧昧的存在着。他有郑家要对付，所以一直以来对短毛们的存在抱着默认的态度。

诸彩老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马上点起人去讨伐短毛，夺回失去的钱财物资，重振声望。如果是过去他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但是如今郑芝龙虎视眈眈，短毛也不是善类，万一闹个两败俱伤，反倒让郑芝龙占了便宜。二是不闻不问，先集中力量备战，应对郑芝龙。问题是失去

了在苟家积存的大量物资，他一时间没办法再筹集到这么多的财货。

正在犹豫中，探子回报说短毛有一些行驶如飞的快船。这种船和大号的广船尺寸上不相上下。速度之快，超出了他们见识过的任何船只，包括在这附近洋面上流窜的各种西洋帆船。快船没有风帆，在海战中不需要担心被敌人火烧。有了这么一艘船，自己的船队在海上就大大的占据了上风。

诸彩老就这样下定了攻打短毛的决心。为此，他派出了好些探子去临高侦查，又从临高的渔民那里知道对方霸占了渔场，那些快船每天都在海湾里兜圈子，查私捕。诸彩老从探子们口中知道了如下情况：

1、短毛们的鸟铳最为犀利，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可以连发。

2、与他们犀利的鸟铳相比，短毛们却没有大炮。连那些快船上装得也是奇形怪状的大号弩机。

3、快船一共有四艘，平时只有一艘在渔场巡逻，其他船都躲在海湾里，看起来他们也很宝贵这些船。那艘巨大无比的大铁船则一直都停泊着不动。

4、短毛的人不多，探子们估计大概有千把人。有真髡和假髡二种，但是他们分不清具体各是多少。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百勿滩，一部分在博铺港。两地都有设防，博铺的人少一些，防御的也比较弱。另外，前苟家庄和一个叫盐场村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诸彩老从没读过兵书，也不懂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东西，但是他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采取哪种方式才能取得最大的收益——他本质上是个商人，取得最佳性价比这个道理是懂得。

综合的判断下来，诸彩老做出了个明智的决定：不发动全面的对短毛的战争，战斗的规模只限于夺取短毛的“快船”来增加自己舰队的战斗力，如果有可能，再夺取部分他们的鸟铳。

短毛们虽然鸟铳厉害，但他们一没有足够的人力，二缺少大炮。这两点恰好诸彩老都很充足。在和他手下的主要头目商量之后，他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去执行夺船任务。

计策是够高明的，在充当探子的渔民的长期观察下，他们发现了穿越者的活动规律和行动方式，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用私自捕鱼来诱“快船”主动靠帮检查，然后用火炮和白刃战斗来清扫船上的“短毛”，为此所有的大炮都装了霰弹丸，免得弹丸太大了对“快船”造成破坏。甚至船上还准备了两种绳子，一种粗的是用来拖带“快船”的，一种细的则准备捆绑被俘的短毛们——诸老大有令：对被俘的短毛要优待，毕竟快船和鸟铳只有他们才能知道怎么用。

这一切都计划得井井有条，如果换成了任何一艘船只，诸彩老的计划就会成功。幸而渔轮的过于超越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和穿越者几个月来形成的战斗组织意识破坏了这个完美的计划，负责的本股掌柜也在战斗中送了命。

胜利固然值得庆贺，隐患却依然存在——谁也不知道诸彩老还有没有后续的计划。如果有，他又准备发动多大的规模的战斗。不管治安组怎么拷问这些人，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了。被活捉的头目又发誓又赌咒的说自己就知道夺船的计划，其他一概不知。

“这么一来，大家又有得忙了。”何鸣若有所思的拿出香烟，正要点，又顿住了，“对不起，这是兵工厂，我真糊涂。”他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没关系，你抽好了，我们这又不是炸药厂，那些大炮也就是个铁疙瘩，出不了事。”

“还是不要坏了规矩。”何鸣说，“明天执委会要召开应对会议，各专业组的组长都要参加。你们炮兵小组多去几个人吧。最近抓得重点就是博铺的设防工程和海军船只的武装了。”

“出炮问题不大，就是原料供应比较匮乏，”展无涯说，“煤很缺。”

第一百零八节 新军的构想

“我不是说了么，缺煤就派驳船去运。”马千瞩在会议上很不耐烦的说，“1500吨的运载量，就算是从越南拉回来也够烧几个月了吧？”

“你说得容易，越南也有个朝廷。”

“后黎朝吧。”



1630年安南形势

“沐猴而冠……”席亚洲对此表示轻蔑，“干脆派个远征军去灭了它丫的。”

“可别这么说，猴子这时候还是还够狠的。我们这点人去干它有点累。”于鄂水说，“对于已经建立起稳定政权机构的地方，我们没法象欧洲人在黑非洲那么乱搞，只有和它们去贸易了。”

“那也得是不平等贸易，”席亚洲忽然变得满怀民族主义的愤青，“有大炮就有贸易。”

“好了好了，先别扯太远，”马千瞩打断了席亚洲的抒情，“下面我谈下关于军队的问题。”

穿越者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继而剿灭了苟家之后，在临高打开了局面，赢得了个和平的建设时期。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随着他们登陆的日子越来越长，举动越来越大，各方面的目光也终将会注意到穿越者们身上。无论是海盗还是大明，预计都会在最近一段时期对穿越者采取行动。因此，他向委员会和全体穿越者要求：尽快建立新军。并形成完善的训练 - 作战体制。

从中长期来看，穿越者的作战骨干力量必然是以这个时空的原住民为主的新式军队，无论叫它“新军”、“土著军队”都好，其核心思想是一样的。穿越者在人力资源上的极端弱势，即使全部充任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都显得力不从心，更不要说去当兵打仗了。

以穿越者为主要力量的现有军队必须解散重新建成新军。目前在军事组内长期服役的人员，已经超过了全体穿越者人数的10%以上。这些掌握了现代技术和思想的人在担任着大量的巡逻、警戒和小规模作战，这是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预计中新组建的军队——马千瞩提议叫“新军”，而不是什么“土著军队”，以示和未来等级更低的军队作为区别——士兵、士官都是明朝人。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未来的军官团也将以明朝人为主。

新军的兵员将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尤其是卫所制度下的一般军户。他们在训练后将充当主要的士官。新军军官初期以穿越者为主，逐步补充军校学员，因此应尽快建立义军军校。军校初期学员以本地童生、有文化的士兵为主。早期军校可以考虑和行政官员学校、技师学校合编办学。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也可以考虑采用教导队的形式进行军官养成。

新军实行一长负责制，但在各个级别都组织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权反对军官关于作战以外的命令，如主官坚持意见应服从，但士兵委员会有权力向上级主官乃至穿越者的军事部门提出上诉。士兵委员不得在军事部门复核以前被处决，即便在火线上。虐待士兵将受严惩。

新军实行职业兵制度。军官和士兵都享受职工待遇，拥有优惠分房和自留地，并免费使用新品种农作物（其他使用新品种农作物的农户第

二年有额外税)。事实上，新军的人力来源就是新作物节约的人力。

“这个，我提下意见。”何鸣说，“明军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军队长期不打仗，往往会有许多不良风气，79年我们打越南前部队也有很多问题。明朝军队这种典型的旧式军队里的士兵素质到底行不行，不会招来很多兵油子么？”

“你还是解放军出身呢，”张柏林插话，“你就忘记了战无不胜的政治工作？当年的解放战士不都是GMD那样的旧军队里来的，一样被改造了。”

GMD：国民党。

“你会搞政工么？”何鸣对张柏林的话表示怀疑。

“放心吧，我一定搞定。”张柏林信心满满。

马千瞩说：“何鸣说得有道理。我们时间不多，没多少时间给他们转变思想。对旧军队的人员要多做一些甄别。”

“我们自己派人担任基层军官，把头开好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紧箍咒一上，风气自然就正了。”席亚洲回忆了他在盐场村训练民兵的过程，“……主官自己行得正，样样做表率，下面的小头目就不敢乱来，老话怎么说来着？一正压百邪。”

“关于兵员从军户中招募恐怕是靠不住的。”于鄂水说，“明末的军户和老百姓也差不到哪去，基本就是军官的佃户，而且老弱病残居多。”

“但是他们苦大仇深么。”马千瞩说，“就临高来说，军户比老百姓苦多了。这里的老百姓当佃户长工的都比他们日子要好过的多。”

“从黎人那里招募士兵。他们都在山地，可以组建山地步兵。”魏爱文又开始鼓吹他的黎人部队的想法——最近他经常跑黎区贸易，已经和当地人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基础，为此他私带的打火机消耗了不少。

“与其招募黎人不如招募苗人。”于鄂水提醒道，“黎人和这里的汉族有很深的民族矛盾，我们只能徐徐化解，不能轻易的给予武装，手里有了好家伙，胆气就壮了。万一这支黎族武装出了点什么事情，我们就是猪八戒照镜子。”

海南的苗族是黎人大暴动的时候，从广西随明军来海南作战的苗军就地解散后留下的。因为来得晚了，只能落户在高山，多半给黎人的峒主和汉人地主当长工或者佃户，也有纯粹打猎为生的。生活较之黎人更艰苦。在海南历史上，苗人与汉人的关系比较好。

“本地有苗族吗？”

“有，有，”魏爱文赶紧说，“那南峒的朱峒主说离他们那里不远就有个苗寨。有百来户人家。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去一次，探探路。”

“招募黎人和苗人的事情可以考虑。”马千瞩想了想，只招募几十个人组建个侦查队什么的还是可以控制的。

“下面我说下军队的控制问题。”马千瞩继续道。

军队是穿越者的工具，工具不可以反噬主人，因此必须改变目前军事部门独立运行的方式。一旦新军建立，新的军事体制必须提上日程。而当新军超过500人多于穿越者之后，也必须用有效的方式控制新军。因此，他做如下建议。

新军建立之初，军事组的原班人马要保存。作为新军的训练者和监视者。建立新军需要军官，所以采取规模减半的办法，保留为20人作为内卫部队，装备现代化武器，另30人进入新军当军官，建立一个教导营。

一旦新军体制完善，军事部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的使命就告结束，除了内卫部队之外，其他人全部归入新军的序列。此后的一切军事行动全部由新军执行。

新军主要采用19世纪武器和冷兵器。初期决定使用的是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和长矛。枪矛比例暂定为1：1。第一批新军的规模为500人，编一个营，另编炮兵连一个，配9门滑膛炮。如战斗中需要新式武器，可向委员会申请，由内卫部队发放。

军事委员会属下将成立总参谋部，其下分别设陆军和海军两个体系。总参谋部有权指挥海陆军。但是总参谋部无权指挥内卫部队。军委会负责内卫部队的训练、补给，但是无管辖指挥权，由执委会直接控制。

军队不可用于内部冲突。内卫部队主要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政府机关和保管重要物资。同时负责现代化武器控制。

总参谋部属下成立独立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军事情报搜集和侦查活动。

军事后勤，暂时不建立独立的部门，由执委会委托各专业部门供应，具体调拨由计委控制。

已经在大美村和盐场村实施的民兵方案要继续推行，不仅在这两个村落，在百仞公社也要进行推广。早期采用基干民兵制度，三丁抽一，由穿越者下到各村对基干民兵进行轮训。民兵的武器目前以缴获的冷兵器、旧式火铳、抬枪和制式的6磅滑膛炮（用以村落设防）为主，待到有一定的工业能力之后可给基干民兵装备米尼步枪。

穿越集团没有正式的海上作战力量，只有渔轮用于巡逻——受限于燃料和配件，这些现代化的渔轮的使用必须尽量控制。鉴于这个时代的海盗是东南地区最强大的作战力量，而且目前看来很难与之合作，短期内应在博铺建设海军基地完成要塞化。陆军应支援建设海军要塞炮兵，并在海军基地驻扎一支防御部队。海军在临高角扼海口建立炮台，掩护港口和船坞建设。

张柏林听到这里眨了眨眼，意思就是你们拽什么，还不得低声下气的到老子这里来要大炮。

成立海军之后，原渔业生产组撤销，并入海军。渔业生产依然是现阶段海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海军受总参和农委会的双重领导，博铺鱼品加工厂继续属农委会所有。海军的兵员，由陆军负责招募和训练，以后再独立成系统。

为了在初期统一海上力量，避免多头管理，实行“凡是海上飘得都归海军”的体制，无论是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船只还是从在本地缴获购买的，也不论其目前的用途，全部归口海军管理。

第一百零九节 招兵买马

“正式成立陆海军之后，不但武器需求激增，还涉及到训练和储备弹药的问题。”马千瞩说，“我在这里有二点看法。”

工业部门要尽快建立起弹药供应体系，供应新军和海岸要塞的训练。

黑火药的供应，可以说充分，库存足有25吨之多，经过造粒处理后威力提高许多。足以应付训练和战斗，但是炮弹、米尼弹是零库存，需要赶制。

武器制造，以一二种为好，不要贪多贪全。如果因为缺少焦炭造成钢材不够用，则现阶段集中力量制造铸铁火炮。贸易部门将全力解决煤炭供应问题。

要尽快设法制造原动机，包括蒸汽机和小型柴油机。以为海军自建、改造船只提供足够的动力机械。

“海军的船只，”陈海阳提醒道，“现在只有二艘帆船，要承担的任务却实在有点多。海军需要扩充船只。”

为了达到现阶段的捕鱼、警戒和运输任务，海军至少需要8~10艘帆船，排水量不宜低于50吨，最好能超过100吨。现阶段工业对海运需求愈来愈大，吨位太小的船只不适用。

穿越者在临高已经发现了规模颇大的造船作坊。这里的渔船最大的俗称“临高拖风”，排水量超过吨。用来捕鱼和运货都无问题，但是穿越者还是嫌船略小，而且速度也不够快。

如果要自己造船，工业部门和海军能提出的船型可谓一抓一大把，连把光荣号铁甲舰线图和结构图画出来的牛人都有。但是没一个人有实际造船的经验，最有经验算是文总和王洛宾，两人是资深船模爱好者，模型船造过无数的。算是对木结构造船了解最深刻的人了

法兰西昔日的 “光荣”

◎ 制作、撰文、摄影：吴林浪

模型世界



“光荣”号铁甲舰是法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建造的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艘铁甲舰。目前市面上找不到此舰1/350的模型版件。这艘“光荣”号由我自制的。从铺龙骨、做船皮、造舰桥到各种部件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只借用了“西西利”帆船模型“伊伦”上的桅杆和罗经。舵轮等少量零件。

18

光荣号铁甲舰：1859年，法国海军领衔制造的全球第一艘主力铁甲战舰光荣号。

陈海阳提出可以利用临高本地的造船资源。根据远程侦查队的报告，临高百图港一带有好几家造船作坊，不仅可造一般的渔船，就是四百料的大船也无问题——四百料船已经是明政府允许民间合法制造的最大船只了。

百图港不仅有造船师傅，还蓄积了大量对造船用的木材，有的已经存放了三四年，干燥度合适，穿越者可以很方便的利用。

“我建议我们占领百图港，将那里的造船匠、造船资材全部迁徙到博铺来。”由穿越者负责设计，同时教授现代的造船工艺，相信很快就能把这些造船匠改造成现代造船工人。

“同意！”张柏林马上赞成，他对打仗的事情尤其热心。

“我也赞成夺取百图港，这样就把临高的造船业完全控制在手里了，临高的渔民和沿海货运的船家就得完全听命于我们。”马千瞩也表示支持。

占领百图的动议就这样通过了。这个行动准备在陆军教导营成军之后马上展开。

“最后是海军的人员招募和训练，”海军的李海平说，“刚才马委员说了，海军的招募和训练暂由陆军负责，这点我不敢苟同。我们是海军，不是陆军海战队，海军兵种有其特殊性，陆军很难真正理解海军的需求。”

以魏爱文、张柏林为代表的陆军少壮派们的脸色立马就很不好看起来：这话里明显有把陆军当土包子的意思。

“我解释一下。”马千瞩赶紧说，“所谓由陆军负责其实是新兵阶段——陆军有教导营。下部队之后就由海军自己负责训练了。至于士兵的招募，以后将会直属军委会管理，和陆海军都无关。”

“首长。”又一个社员畏畏缩缩的走进了邬德的百仞公社办公室。

“什么事？”邬德一怔，不会又要当兵来开证明的吧？

“小人，小人，想开个文书。”来人似乎很怕和这样的大首长说话。

“是准备去当兵？”

“对、对……”

邬德叹了口气，今天一天，来社部开条子去应征的人已经不下二十个了。加上最近被机械厂和各个系统招走的人，他的男全劳力已经少了五十个，再这么下去，公社就成女人村了。

这当兵的待遇给得太好了吧。邬德想，安家费就是200公斤大米，每人每月饷银一两，吃穿全包，难怪这群社员都要去当兵了。

“初雨，给他开证明吧。”邬德有气无力的说。再怎么说明还得服从大局。眼下扩军备战是主旋律。

“是，老爷。”初雨如今已经非正式的成为公社秘书。在经过政审和试用阶段之后，根据其本人的坚决要求，分到了邬德这里。到了公社之后，她就当仁不让的照顾起了邬德的生活起居。嫌食堂的饭不好，还自己起火，每天帮他做饭洗衣。还屡屡暗示自己可以为他做更多。邬德没料到到自己在21世纪属于过气中年男，到了这个时空却有少女爱慕。难怪队伍里混进这么多宅男。

其实初雨并不认字，投奔穿越者之后也上了扫盲夜校，现在也不过是半文盲的水平，所谓开文书就是拿着邬德事先印好、填写好的文件盖章而已，所以又人称盖章秘书。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李海平打来的：

“老邬啊，最近我们海军的征兵情况不大好啊，陆军把体能最好的都给截留了。你看是不是给我们想想办法。您也是海军老兵么……”

“行，有人来申请我就宣传宣传。”

“承你帮忙了！给开介绍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明是向海军报到的。”

全从公社征兵的话会严重削弱劳动力，负责征兵事务的席亚洲在热闹的东门市设立了招募点。

招募的名义自然不是穿越军之类的名号，而是顺耳的多“百仞兵团”。县里完全装聋作哑，中国的传统官场术有一点就是该做鸵鸟的时候一定要把脑袋埋得深——不知道比知道了不处理要好。穿越者毫不担心已经近乎裸体的临高县衙对他们会有什么举动。

“他妈的，这个待遇是不是给得高了？”东门吹雨在东门市的现场负责维持招兵秩序。看着刚刚在照壁上挂出来的招募乡勇的大幅告示：每个士兵安家粮二公石（200公斤），包吃住（月口粮20公斤），每月白银一两。

不过席亚洲说这个待遇不算高。天启年间辽东各镇军饷就是二两每月了，到崇祯中期新募士兵的月饷涨到了三两二钱。要不是明军上下克扣成风，士兵基本拿不到手，穿越者想招人不出到二两一个月也不行。

张柏林在照壁下面四处拉当地人当兵，他现在已经略懂临高话了。

“老哥，到我们这里当乡勇吧，月饷一两，官军都没这点饷银呢。我们这还包吃住。”

“当兵不干，要掉脑袋的事。”

“您别走啊，我们这里每天饭管饱，还有钱拿，考虑考虑？”

“我家还有老婆孩子，首长你就放过我吧。”

“老婆孩子接来好了，我们负责安家粮。”

……

根据军委会制定的征兵计划，陆军招募士兵400人，学兵100人。海军招募士兵100人，学兵100人。士兵是17~25周岁，学兵则是13~16周岁。学兵是作为未来军队中的技术骨干来培养的，除了参加军事训练之外，还将接受一系列的专门技能培养。

但是在招募的时候发觉大多数应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只能说个大概年份。个别人连有过天启年都不清楚。还以为现在是“万历皇爷”的天下。从外表看都是黑黑瘦瘦的，很难正确判断到底是多大，虽然后来卫生组搞了个看牙齿的流程，但也只是寻摸个大概。计划中的少年学兵，最后只招到了十几个。

临高本地人并不太踊跃，他们若非小自耕农就是稍有产业的佃户，虽然困苦，混个肚圆还是没有问题的，自然对当兵没兴趣。倒是“福佬”之类外地来海南海南垦荒当长工的贫苦百姓应募的多一些，这些人基

本都是光棍汉，没牵挂。

也有一些一看就超龄的，衣食无着的来投奔当兵的。最后也都收下了，年龄大就当后勤吧，现在穿越者是急着暴人口的阶段。有人什么都好办。

但是这样的兵源普遍都身材瘦小，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虽然吃苦耐劳，在举重测试上更是超出了他们身体条件。

“人矮了点，也不够壮实。”魏爱文有点失落，这些小个子的土人显然不符合他对军人仪表的审美趣味。公社来应征的因为伙食好，体格条件都不错，看起来精气神都是一流的，魏爱文毫不客气的都给填上陆军的兵籍表。

“矮点就矮点，人力气大，吃苦耐劳。”席亚洲没这么多讲究。但是身高标准降到了155cm这也实在够低了。而且看起来还多半瘦骨嶙峋的，20公斤口粮够不够他们吃……席亚洲心里直犯嘀咕。

海军发现陆军在入伍者当中截留人员之后，便要求在博铺开设另一个招募点。向来捕鱼的渔民宣传加入海军的好处。渔民显然比农民要有冒险精神的多，加上海军的大铁船、“快船”的名声在外，海军很容易的就招募到了100多名渔民。有的人居然还是从临近各县来投奔的。陈海阳开始还乐得合不拢嘴，后来才发现，这并非海军更有感召力，而是对见多识广的渔民来说，去投奔某个海上集团当几个月海盗已经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如果混得不错，就会一直呆下去——投奔“澳洲髡匪”和投奔郑家没什么不一样。陈海阳看着这群刚招募来的半渔半匪的新兵——以后的政治工作还真得花点心思了。

第一百一十节 某男人

深夜。

马千瞩在灯下起草着文件：

计划委员会1628第三十一号文件：关于组建军队需求、军工生产和物资调配。

秘级：机密

一、责成军工部门立刻对以下工程的物资、人力需求量进行估算

1、一周内开始训练500名新军。其中30名穿越者。因此立刻将既有的米尼步枪的零件拼装成成品武器，预计第一批350支枪。另军工部门提供6磅滑膛炮5门，12磅榴弹炮4门。

训练期间，每门炮每天开火2次，每支火枪射击10次估算其弹药消耗，为6个月的训练生产弹药。

2、6个月后扩军到1000人，训练强度不变，全部枪炮装备完毕并生产弹药。在役枪1000支炮100门（包括海军舰船和各海陆要塞火炮），另有100%的后备量在仓库里替换。安排人手修理枪炮。

3、预计一次战斗消耗，每炮炮弹60发，每枪弹药50发。除训练外，至少存储2次战斗所需弹药，列入生产计划。

4、需要1000套军装（含内衣）和装具，布料、皮革动用库存，需在穿越者寻找有打版师或有服装制作经验者。批量加工可交于公社服装厂。

5、估算1000名新军作战所需粮食。

二、筹建军政干部学校

1、分甲乙两班，甲班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当地成年人，乙班则为少年班。人员为完成隔离检疫的少年和儿童。伙食按穿越者水平供给。后勤部门给出需要增加的粮食、肉类、食盐供给。

2、建筑部门考虑建校地址和工程物资、劳动力估算。

三、化工部门的进度

1、化工部门要提出三个主要化工厂：煤焦油厂、800吨合成氨厂和食盐电解厂的完工进度。

2、在工厂化制造法不能使用的前提下，有无代用工艺可以制造酸碱，需要的原材料、设备和能源的清单。

3、提出可规模化制造哪些炸药和火工品的汇报。重点在黑火药、硝化棉、雷汞和炸药。

四、贸易

1、以玻璃器为主，工业委员会最好专设轻工业部门来负责此事。第一批产品以玻璃镜、酒瓶（广州订货）为主。

2、已经在广州购得转手烟草，可制烟，工业部门尽快开发烟纸。

3、广州先遣站多次提出运力不足，采购的各种物资大量积压。原计划在广州当地购买2~3艘船只用来运输，水手从当地雇用，但是最近官府不断钉封洋船，准备海战，所以各处船厂都不造新船。希望执委会能迅速购入船只1~2艘。

.....

马千瞩的报告写到深夜才写完，各个部门千头万绪最后都汇总到了计委。最后由计委负责协调运转。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各种设想、计划也愈来愈多，原本非常精简的机构现在看来必须做一些调整来适应这个局面了。

他想了又想，首先情报部门和治安部门要做一些整合，现在的情报部门基本上是翻故纸堆来查询资料，现实情报搜集不够。远程侦查队限于条件，至今也只得将侦查范围扩展到临县，府城的情况还不清楚，而且远程侦查队更像是资源调查队，为了了解资源情况，往往得混编各种专业人员，限制了发挥，军政情况反而搜集不够。现在总参设立了军事情报部，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以后侦查队和勘测队要分开。随着广州的局面慢慢打开，雷州的情报商业系统也要逐渐建立，然后是渗透到琼州府城。其他各县马千瞩认为无关紧要，一旦和大明撕破了脸皮，直接拿下就是，不需要事先搞什么情报组渗透。

他给自己泡了杯茶，这茶是从苟家庄缴获的东西——临高可不产茶叶，在一个没有汽水的时空，大家对茶叶的需求大为增加。其实汽水也没什么难得，马千瞩的童年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家属区度过的，那种国企基本就是从生到死，除了不包墓地之外什么都管的企业，就是汽水也是厂里自己造的，马千瞩小时候对那个神奇的机器极其崇拜，后来长大了自己一研究才发觉此物并无多少技术含量。

“我连可乐的都造得出来。”他想到了南海农庄里的几棵古柯树不由得喃喃自语。可乐这东西不就是焦糖、古柯提取液和汽水的混合物么，



古柯：生长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古柯科植物的叶子，可以入药，入药功效为补肾助阳，镇痛。也是可口可乐的重要配方。由叶提取出的古柯碱，为重要的局部麻醉药物。可卡因学名苯甲酰甲基芽子碱，是从古柯树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最主要的生物碱，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该种亦为毒品海洛因的原植物。主产地位于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

“可乐？你没和人赌这个吧？”门外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有惨痛的教训在前，谁还敢赌可乐？坐坐，喝茶？”马千瞩起身给他去倒水——作为干部的一个好处就是办公室里能有个热水瓶，虽然那铝壳热水瓶的岁数大约和马千瞩差不多大，上面还用红油漆涂了丰城轮三个字。



铝壳热水瓶

来人三十出头，四十不到，身宽体胖，行动看起来迟缓，实则动作灵活，相貌毫不出奇，属于一面之交是绝不会记得的人物（早慢熊）。

“你可是我这里的稀客，D日之后就没见你来过。”

来人不动声色：“你是执委，我老来找你做什么，要避嫌。”

“拉倒吧，老实说：你这么避嫌有什么企图？”

“听说你们准备和诸彩老开战？”男人转了话题。

“不是开战，是备战。得防着他来打，现在摊子大了，没军队也不行。”

“诸彩老，不过是日暮西山的一股没落势力，穿越集团目前最大的威胁——”男人说，“一是大明，现在已经是立冬过后，秋粮征收完毕，广东的明军不说，天启年已经把藩库里的银子折腾光了，但是琼州的驻军守土有责，十有八九会来一次。二是郑芝龙，他现在已经受了招安，成了游击，正准备把他以前的伙伴都干掉，独霸东南海贸。”

“你的意思？”

“诸彩老是可以联合的力量。”

“联合海盗？”

“不错，”男人慢条斯理的说，“穿越集团的海上力量这么弱，渔轮再猛也只有四艘而已。在海上没一个当地势力作为盟友，没多久你们就要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乖乖得缴保护费，要么和各路海上的好汉大干一场。你不是一直想和刘老香联系上么，其实诸彩老的势力也不算差，他又比刘香弱，郑芝龙还想收拾他，此人四面楚歌，会比较容易合作。对了，在正史里，他在明年八月在闽安会给郑芝龙KO。”



闽安：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千年古镇，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执委会也想过，但是我们干掉了他的窝家，又夺走了他十多万两银子的货物，恐怕合作起来有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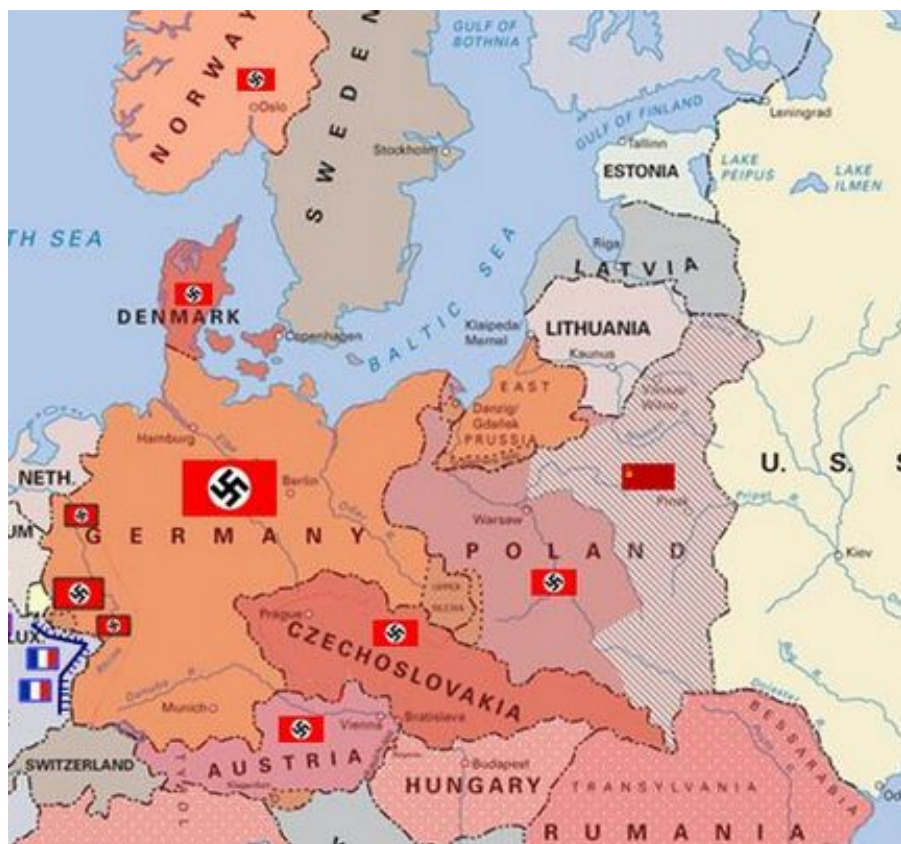
男人胸有成竹的一笑，“诸彩老现在的状况只怕开价高不到哪里去。你们不是有奇货么，给他个代销权，他自然就肯了。”

马千瞩沉吟着，这个提案他也想过，但是实在觉得有些没把握。抢了人的钱，杀了人的人，现在说联合就联合？诸彩老不会这么好说话吧？

“他再不好说话也得解燃眉之急。”

“好，我试试看吧。反正谈不下来也不损失什么。”

“有了波兰。斯大林和希特勒也能握手言欢。”说着，男人慢慢的站起身来，缓缓朝外面走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是1939年8月23日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苏方代表为莫洛托夫，德方代表为里宾特洛甫。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造成日后苏德对波兰的侵略，苏联为了应对来自西线的可能的战争威胁、争取备战的时间，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为目的，在东欧建立的战争防备缓冲带。

“你真得不愿意在执委会任职吗？”马千瞩觉得十分可惜，“情报部门很缺人手。”

“还没到时候。”男人出门的时候仰望了一下临高的星空。

马千瞩当夜无话，第二天将执委们召集起来。将这个设想说了一遍，执委会对此众说纷纭，多数人倒不反对和诸彩老和谈，毕竟刀兵见阵，谁挂了都不好——而是怀疑这样的和谈有没有可能性，也有人深怕和谈中做过多的让步，损害穿越集团的威信和利益。在经过反复磋商之后，最后决定试试看。不管能否和谈成功，建军备战要继续进行下去——“说话和气，手握大棒”。

马千瞩让独孤求婚去将目前在东门市铺路现场劳动改造的海盗头目带来。不多时，独孤求婚带了两名俘虏回来。这二人见到短毛头领十分

惊慌，以为是要拿他们开刀，马千瞩忙安抚一番。

内中一个头目名号是黑面蛟施十四，是其中一艘船的头目，相当于船长，他被俘之后倒也爽快，干净利落的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得一千二净。马千瞩从审问记录里知道此人颇讲义气，在这股海盗中有些声望。

马千瞩道：“我等为大宋海外遗民，此次回归大明。在临高歇息休养。与贵部两不相犯，尔等为何袭我部属。杀我部众，是何道理？”

施十四听马千瞩话中似乎并不想取其性命，不由得暗喜，忙道：“原来是一场误会，我等素与苟家有些生意上的交情。前些日苟家的亲信来我处哭诉，说他家主人无端被你等杀害，又说你等奸淫掳掠无恶不做。我听得义愤，才强出的头，与我家大当家的无干。现在看来全是那无耻匪类造谣生事，待我回到营中将其千刀万刮，方能出得了胸中的恶气。”

这所谓苟家亲信来哭诉云云自然是胡说，不过此时黑面蛟只求顺着马千瞩的话，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才好。

马千瞩听到“奸淫掳掠无恶不做”这八个字，不由得暗笑：就凭你也有资格说我们。口中却道：“原来是误会一场，待我略备薄礼以表歉意，然后送兄台回去。只是贵方三船全沉，不如等我们购艘小船相送？”

施十四听得可以回去，只觉得度日如年——苟不理折磨起人来还真是不含糊，这几天他们就没吃饱过，藤条更是吃了无数。哪肯再耽误行程。连忙道：“即是误会，我也对贵部有亏，这赔礼还是大家都免了吧。我身强体壮，没有船，走路也使得，搭渔船也使得，家中又有急事，耽误不得。”

马千瞩微微一笑，道：“老兄不必着急，我等久闻诸大当家的为人豪爽，义薄云天，常常寻思得机便去拜会。待我为大当家的准备一份厚礼，请老兄为我引见，万万不可推辞。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罢，马千瞩示意独孤求婚看住此人，自己转到办公室去面向委员会汇报去了。

执委会准备送些礼给诸彩老以示善意，进而和谈获得海上贸易合作。一开始准备了些塑料花及玻璃工艺品，旁边站岗的胡候见了劝道：“有道财不露白，我等显骤富于盗匪，无疑于引狼入室，永不得安宁。”众人听得他说得有理，只准备了已属于常见物品的玻璃镜子二面、绸缎十匹，又送了十两银子给施十四压惊。

马千瞩又想起卖玻璃的事，忙叫工业部准备样品。展无涯双手一摊：“我报告打上去好几天了，熔炉到现在也没给我造，我到哪里去造样品。不如从圣船上随便拆一块给他算了。”

马千瞩不得已让人从圣船上捡了块大的碎玻璃，拿给施十四说：“我等善做此物，还请老兄转告诸大当家，看是否可以代我方外销，一切好说。”施十四此时但求早一刻上船，直接顾着连声答应。

第一百一十一节 失败的硝化棉

呼……终于完成了一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萧白朗弹了弹新制成的陶缸，那清脆的当当声比天堂的钟声更响亮。十几天来吃住都在窑场的工业部门的兄弟都流下了眼泪——不容易啊，连着经历了制胎，阴干，上釉、烧制温度控制的多次失败，终于修成正果。下面大规模腌制海产、做酱油、生产轻化工品有起码的成套家伙了，将来的抽水马桶也有了指望。



陶缸

“我穿越国不能自制陶缸，完全依赖明朝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萧白朗在陶缸边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摆了个POSE，可惜丁丁不在，没给摄入镜头。

陶缸原理虽然简单，但是这种大直径相对薄胎的陶器最难制作，穿越者过去造过小口径的陶瓷管道和缸，这么大尺寸的没有经验。最后工业部门查了无数资料，还将临高所有会烧陶的工匠全给找来，这才完成了陶缸的烧制。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活，据帮忙的陶匠说，整个琼州府也只有琼山县附近的陶窑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试制出来，他们也觉得很吃惊。

工业化的基础陶器作坊初步具备生产能力。砖瓦场本身就具备一切制作和烧窑的条件，温度只要能够达到800摄氏度就够了。

有了这样的大小缸锅，化工组终于可以开始他们伟大的土法化工进程了。在所有的穿越者最急需的化工品当中，硫酸和硝酸的用处最为广泛，特别是硝酸，绝大多数的炸药、火工品的制造里都要用到，从穿越神器硝化棉到最危险的雷管。

制造硝酸，就必须有硝酸盐。在没有合成氨工业之前，硝酸必须有硝酸盐才能制造。中国的天然硝酸盐矿石分布在四川和西北，南方完全没有，靠得是收集硝土来炼硝。这是件即脏又没效率的活。要不是广州

先遣站及时的运来了许多硝石，化工部门这会就沦为到处挖厕所猪圈的角色了。



土硝

在农村的猪圈、厕所等附近的泥土中，常常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腐败以后，再经过硝化细菌的作用，就生成硝酸。硝酸进一步与土壤中的砷、钙、镁作用，生成硝酸钾及其钙镁硝酸盐，这就是土硝。

有了足够多的硝石——都是广东那边走私出口用的，质量很好。手里的黑火药库存又很多，所以这硝石就可以全部用来制取硝酸了。

硝酸如何做呢？穿越爱好者们几乎人人都看过神秘岛，知道硝酸是可以用硫酸做出来的，要有硝酸，就得有硫酸。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张道译

《神秘岛》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叙述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五个被困在南军中的北方人，趁着机会用气球逃脱了。他们中途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他们并从赤手空拳一直到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等等，从而建立幸福的生活。



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2.8 ~ 1905.3.24），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依从其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学习法律，之后开始创作剧本以及杂志文章。在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合作期间（1862年至凡尔纳去世），凡尔纳的文学创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凡尔纳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第二多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已累计达4751种，他也是2011年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法语作家。在法国，2005年被定为凡尔纳年，以纪念他百年忌辰。

季思退想了想，现代的工业化硫酸生产，大体有三种不同的来源，一是煤焦化工业中的副产品，二是硫磺加硝石制取，三是硫铁矿制取。三种方法各有优劣，也有各自的土法工艺流程，但是对穿越者来说目前阶段都没得玩——没原料。幸而广州已经采购来了皂矾，虽然这种工艺产量很小，好在工艺简单之极，用他们手头的实验室设备就能制取。



皂矾：化学品中文名称：硫酸亚铁晶体。释名绿矾、青矾。煅红者名绛矾或矾红。气味酸、凉、无毒。天然皂矾主要含硫酸亚铁($\text{FeSO}_4 \cdot 7\text{H}_2\text{O}$)。因产地不同，常含有量比不同的杂质成分如铜、钙、镁、铝、锌、锰等。用于制铁盐、氧化铁颜料、媒染剂、净水剂、防腐剂、消毒剂等医药上作抗贫血药、局部收敛剂及补血剂，可用于子宫肌瘤引起的慢性失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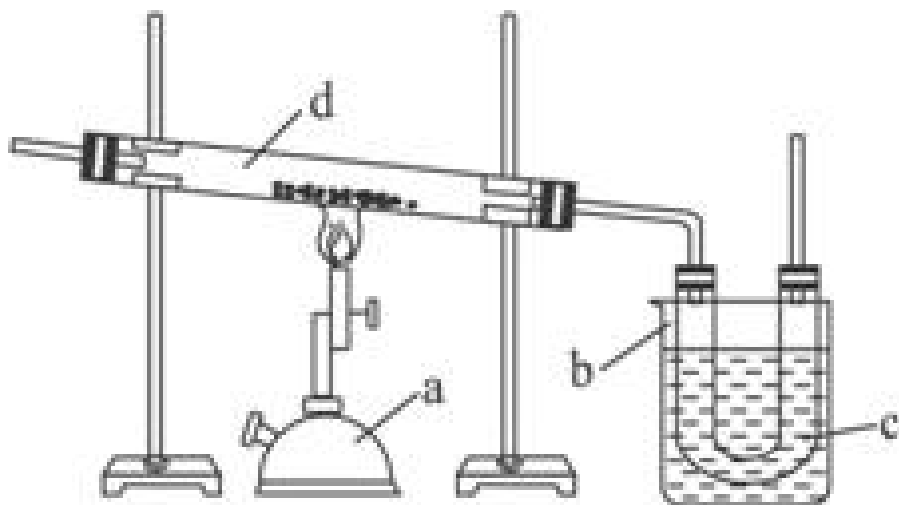
用皂矾提炼绿矾油这算是最传统最简单的硫酸制造法了。绿矾油古人也有小规模的使用，多半是在金属加工领域，明末受益于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传入，已经有人制造出了硝酸和王水，但是制造的人显然没意识到这些东西有什么具体作用，如果再假以时日，说不定会开创个中国化学的新纪元。不过急于要“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奴隶主政权很快就终结了这个可能性。



王水（**aqua regia**）：又称“王酸”、“硝基盐酸”。是一种腐蚀性非常强、冒黄色雾的液体，是浓盐酸（ HCl ）和浓硝酸（ HNO_3 ）按体积比为3:1组成的混合物。它是少数几种能够溶解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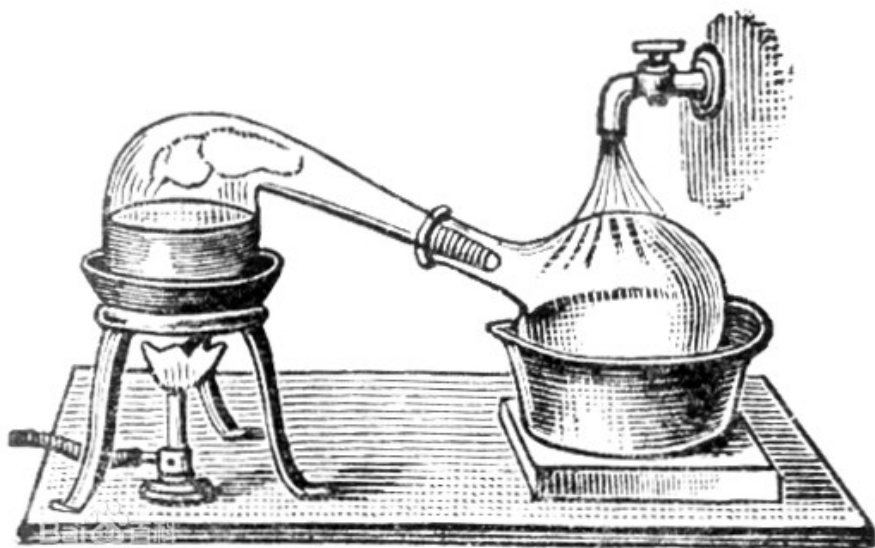
(Au) 物质的液体之一，它名字正是由于它的腐蚀性之强而来。约800年，波斯人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 (Jabir ibn Hayyan) 将盐酸与硝酸混合在一起发现了能够溶解金的王水。王水一般用在蚀刻工艺和一些检测分析过程中，不过一些金属单质如钽 (Ta)、银 (Ag)、无机盐如氯化银、硫酸钡，有机物中的塑料之王——聚四氟乙烯、蜡烛等高级烷烃，无机界的重要物质——硅 (Si)，不受王水腐蚀。王水极易变质，有氯气的气味，因此必须现配现使用。

皂矾干馏法的制取效率极低，制取出来的硫酸大约仅有原料的10%，只是有胜于无，纯属临时代用。这种蒸馏法污染极大，而且还有点危险性，化工组在博铺重工业区里选了块风向合适的地方盖起厂房。用干馏法开始蒸馏，所有参与人员都发了化工厂的劳保工作服和口罩，几天之后，就有20公斤浓硫酸。



干馏：是固体或有机物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加热分解的反应过程。干馏的结果是生成各种气体、蒸气以及固体残渣。气体与蒸气的混合物经冷却后被分成气体和液体。干馏是人类很早就熟悉和采用的一种生产过程，如干馏木材制木炭，同时得到木精（甲醇）、木醋酸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上丙酮就是由木材干馏所得的木醋酸用石灰中和，再经干馏而制得的。

有了浓硫酸，就可以做硝酸。再一次使用蒸馏法，在硫酸中加入硝石，然后慢慢加热，利用硝酸的挥发性得到浓硝酸。这个过程会大量放热，丰城轮的冷库制作的冰块第一次派上了正经用处——冰水混合物用来混合冷凝硝酸的曲颈甑。



曲颈甌zèng：曲颈甌是原始的一种蒸馏烧瓶它是一长弯颈、圆球体的蒸馏烧瓶，瓶颈直接由球体呈约7°角自然伸出，不增加瓶颈的高度。既对分子量大或高沸点液体便于馏出，又可代替冷凝管，起空气冷却作用。小规格具塞，在实验时便于加入被蒸馏物原料，或插温度计用。容积为5000ml以上大规格曲颈甌（硫酸、盐酸、硝酸）的蒸馏提纯，或作小批量生产工具用。小规格的曲颈甌多用于学生做课堂实验，用做制备三氧化硫、三氧化二磷、硫酸等实验用具。

有了硝酸，火棉这个穿越神器马上就被人提了出来。火棉不仅爆炸威力比黑火药大，还是很好的发射药。



火棉：一种白色的纤维状物质，物理性质与棉花基本相同，旧称硝化纤维、硝化棉；易燃，它的爆炸威力比黑火药大2~3倍，可以用于军事，所以被称为“火棉”。不过，火棉的燃爆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高于苦味酸。如果制成炮弹，那么在发射出炮筒之前就会爆炸，非常不安全。但是，用醇-醚混合溶剂处理并碾压成型后，其燃爆速度就能明显减慢，可以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药或者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成分。

1832年，法国人H·布拉孔诺在一次实验中，棉布围裙被硫硝混酸弄湿，于是清洗后用手提着在壁炉边烤干。就在即将干燥的时候，眼前一亮，围裙不见了。原来，棉布中的纤维素已经被硝酸酯化为纤维素硝酸酯。他将这次事件记载下来，却没有进一步研究。直到1846年，化学家C.F.舍恩拜因使用硝-硫混酸制出了硝酸纤维素，并对其性能进行了研究。

经批准试验计划后李迪开始为军队试制造无烟炸药——火棉。按理说这是化工组的事情，但是化工组对能制造硝化棉持怀疑态度。海军的李迪忽然不搞蒸汽机了，自告奋勇的把造硝化棉的事情接了下来——条件是硝化棉批量投产后必须优先供应海军。

先搞来几个陶缸罐和一次生产所需要的酸碱，外带15公斤棉花。烧碱靠得是存货，得找计委批，好在炸药属于军国大事，计委很痛快就批准了。

因为烧碱和硝酸都有腐蚀性，李迪穿上了向季思退借来的化工用的手套和围身。

火棉需要非常纯净的脱脂棉，一般炸药厂都是购买现成的制品，穿越者就只能靠自己手工制作了。

首先是处理棉花，撕开，挑掉可以看见的杂质，如小石子、枯叶等。用水洗棉花至流出液清澈为止。把棉花装于陶瓷锅中，加入水至刚好能被淹没，然后向锅中加入相当于其中水重的2%~5%的烧碱，加盖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冷却，用大量水冲洗，约需边洗边搓10分钟。把洗好的棉花置干净的纸上在外面的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将剩余的碱水倒

入废碱桶里。开始按1：3的比例将浓硝酸和浓硫酸配置成酯化用的混合酸（注意要把硫酸倒入硝酸，防止溅洒）。现在临高虽然是旱季，空气湿度还是大了点，混合酸已经凉了，棉花还没有晾干，看来以后得有烘干机。八路军的军工是用火炕烘干的，这个可以学习。

李迪将晾好的一多半棉花放入混合酸中，压了压，搅了一下，盖上盖子，看表，过了10分钟，捞出来，放在一边，又将剩下的棉花放进去，弄完后两次的混在一起。

把废酸到进废酸桶里，继续安定处理。整整花了6个小时，终于第一批的火棉制出来了，可还是湿的，只敢阴干，还要尽量分散开，不然可就麻烦了。

直到晚上，终于有了干燥的火棉，有16公斤，拿去给炮兵小组去试验吧！他们现在差不多就是武器研究所了。

这些天，博铺的靶场每天传出爆炸声，还经常可以看到浑身冒着青烟，满脸乌黑地的林深河、白羽等人呆在河边喘气。

李迪拿着新制的火棉来到靶场，突听到一声巨响，只见一门大炮的半截身管在空中飞舞，吓得他一大跳。过了好一回，才看到林深河从壕沟里浑身乌黑爬了出来，还连连点头的冲着后面钻出来的几个人说：

“我们的火炮身管寿命比想象的还要好。”

李迪赶紧跑过去，将火棉递给他，说道：“这是我新制造的火棉，请炮兵小组试验下。小心点用，这玩艺威力可不是黑火药能比得！！！”

但见林深河一脸疑惑，问道：“你这是强棉还是弱棉？”

“强棉？”李迪一脸懵懂。

“我汗，大哥啊，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就造火棉？”林深河吃了一惊，“含氮量不一样的火棉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应该是弱棉。”白羽虽然是兵器制造专业，火工学也稍微懂一点，“土法的硝酸，土法酯化，很难搞出来高含氮量的火棉的。”

“试试看吧。”李迪这下也有点没底气了。

过了半个小时，林深河一脸乌黑带着浓烈的硝烟味道找到李迪，没好气地说：“你做的那个火棉，拿去做油漆或者胶水还行。”

“我这是完全按书上说得做的！”李迪大声喊道，“标准实验室流程。”

“问题是这个根本不能起爆。”

“大概氮含量不够。”白羽说。

“又是中凡尔纳的毒的人。”

凡尔纳把火棉的制造工艺说得非常简单，实际火棉制造在简易环境下是不容易做出来的。特别是在酯化过程中，要相当准确的通过控制硝

化剂成份、反应温度、反应时间等诸多因素来控制含氮量、粘度等重要指标。

到底有多难，穿越者的技术资料库里有许多土法炸药制造法的小册子和书籍，连TNT、黑索今的土法制造都有，却唯独没有火棉。可见火棉并不是一样容易制造的东西。



TNT：TNT炸药是一种烈性炸药，由J·威尔勃兰德发明，纯品为无色针状结晶，工业品呈黄色粉末或鱼鳞片状，难溶于水，可用于水下爆破。由于威力大，常用来做副起爆药。爆炸后呈负氧平衡，产生有毒气体。性质稳定，不易爆炸，即使直接被子弹击中也不会引爆。需要雷管进行引爆。



黑索今：环三次甲基三硝胺，也称黑索金、**RDX**，是无色结晶，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醚和乙醇。化学性质比较稳定，遇明火、高温、震动、撞击、摩擦能引起燃烧爆炸。是一种爆炸力极强的烈性炸药，比**TNT**猛烈**1.5**倍。黑索金为白色结晶固体，不溶于水，微溶于苯、丙酮、芳烃和乙醚。熔点**205.5℃**，沸点**234℃**。在空气中能完全燃烧，而且能发出明亮的火焰，大量黑索金燃烧或在密闭条件下，都能由燃烧导致爆轰。常用的黑索金是经过石蜡钝化处理的，外观呈深红色。钝化黑索金广泛用于装填各种军用弹药。民用中则用于装填雷管、导爆索及制作起爆药等。**1899**年德国在发表的专利中首次叙述制造黑索金，当时并没有提出作为炸药而是推荐作为医用药物，后来的发表的专利中提出了用于制造无烟发射药。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军工企业大力生产黑索金，在采矿业等方面大量使用。

工业上以含氮量的多少把火棉分为1号强棉，2号强棉，3号弱棉，爆胶棉，火胶棉，清漆用棉，赛璐珞棉等几个等级，土法制造的硝化棉，最多能达到赛璐珞棉的水平。

1号强棉(含氮 $\geq 13.13\%$)，2号强棉(含氮**11.9%~12.4%**)，3号弱棉(含氮**11.8%~12.1%**)，爆胶棉(含氮**11.94%~12.3%**)，火胶棉(含氮**12.5%~12.7%**)，清漆用棉(含氮**11.6%~12.2%**)，赛璐珞棉(含氮**10.8%~11.2%**)等。

“白浪费那么多的硝酸和烧碱了。”李迪懊恼的很。化工产品本来就紧张。

“如果能有赛璐珞棉的水平用来做发射药好了（赛璐珞棉+硝化甘油的双基发射药）。虽然有点差劲。”林深河想了下，“吴运铎在回忆录里说过，当时他们复装子弹，一是黑火药，二是去买报废的电影胶片，用赛璐珞做发射药。”

“要不当发射药试试看？”

“这样没法用，要加工成粉再压结实。”白羽摇摇头，“先储存着吧，以后有了设备再上批量。我们还是请化工部门尽快出雷汞吧。那些步枪没雷汞不好办。”

（注：用李迪的方法是无法做出能合格硝化棉的。如果在实验室环境下，有各种分析纯的药剂，那么做出赛璐珞棉还不成问题。但是正式的硝化棉生产要复杂的多，除了含氮量难以控制之外，去除棉中的酸的工艺也非简单的用水洗就行，要用离心机同时加碱进行酸碱调节至略带碱性。硝化棉在早期因为游离酸去除不彻底，屡次发生事故，完全被军队所摒弃。）

第一百一十二节 炸药工厂

在李迪折腾他的火棉的时候，化工组在文澜河畔一处远离建筑群和居住区的地方设计建造一座大型院落。

以院落为中心直径200米内的空地上被清理的寸草不生，地面是用黄土加石灰、细沙反复碾压过得，连石子都被全部挑了出去，道路用砖块铺设。周围架设了二道铁丝网，上面挂着一块块绘有狰狞的黑骷髅头和大大的防火标记木板。



黑骷髅头和防火标记

这里就是化工组的炸药工厂。建筑组为了贯彻防火防碰撞费尽了心思全部采用水泥和砖瓦结构，屋顶不用木梁柱，全用砖拱结构。整个屋子不用铁、不用木，连石头都不用，防止任何的火花和燃烧。



砖拱

根据几个炸药爱好者的建议，在生产车间的地面上没有铺砖，而是

铺上了一层河沙，用来吸附任何可能掉落的酸碱和药品。

房子的结构也是非常特别的，中间的生产车间不但南北面开窗便于通风透气，而且还是东西开门的，出门旁边便是一人深的壕沟，里面铺面细沙。这玩意是逃生沟，万一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化学反应的时候可以借这个逃命——前提是大家的反应够快，腿脚也够灵活。

这两条逃生沟给化工组带来了凝重的气氛。正如机械组许多人的梦想是造枪炮一样，搞化学的很少不对炸药心向往之的。不少人在实验室的时候也偷偷的做过各式各样的炸药，但是换到这简陋的环境下，到底有多少把握，豪情万丈的化学组的炸药狂人们都哑巴了。

一群人坐在挂骷髅头的铁丝网中间，讨论着到炸药的走向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季思退望着眼前的这批人。

“造炸药啊，俺们等这天等都好几个月了。”

“大家要有送命和残废的思想准备！”季思退恶狠狠的说，“现在不是捣弄黑火药加点面糊的把戏了。”

“你这个乌鸦嘴！”季思退被人狠砸了一堆泥巴土块，灰溜溜的溜到了一边。

除了化工组的人马，机械组的人，还有惨遭硝化棉失败的李迪也参加了这次炸药会议——他对自己的硝化棉失败心有不甘。

“我就闹不明白，为什么硝化棉就是搞不成呢！”他懊恼万分，原以为这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化学是很精细的活，哪那么简单。”季思退说，“你的工艺是有问题的，而且还缺一些最基本的设备。”

“如果我们把设备凑齐的话，硝化棉是小意思。”叶雨茗说。他是个小公务员，但学得是化学，对矿山和爆破挺有研究。

“嗯，能造出大一点的离心机的话。”季思退想这事情谁都知道，问题是除了实验室有台小离心机之外哪来这个东西。

没有离心机，硝化棉就很难彻底清除棉纤中的游离酸。在实际使用中硝化棉会变得极不稳定，奥地利军队在19世纪就很吃了这方面的苦头。

“还得工业部门帮忙。”徐营捷说，他对化工产品是非常痴迷的一个人，特别爱好调制各种化学药剂，属于那种特别爱动手的实验狂人。

“有难度，”王洛宾摇摇头，“我们的原动机还不行。”

“硝化甘油怎么样？”李运兴提出了建议，他最近也从军事组转进了炮兵组。

手里有硝酸、制取甘油也非难事，而且还有丰城轮冷库里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冰块降温，制造起来应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我有个方子。”叶雨茗兴致勃勃，“我在实验室自己做过……”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世界上还是真是有胆大包天的人物。硝化甘油虽然以其制造简单著称，因此经常被19~20世纪早期各类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制造使用，但是死于制造过程的中的烈士比警察打死得都多。



硝化甘油：又称硝酸甘油酯、三硝酸甘油酯、三硝酸丙三酯，是甘油的三硝酸酯，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纯品无色透明。在13℃时冻结，沸点256℃，相对密度1.5931（20/4℃）。微溶于水。这种液体可因震动而爆炸，属化学危险品。同时硝化甘油也可用做心绞痛的缓解药物。本品易经皮肤吸收，应防止皮肤接触。慢性影响：可有头痛、疲乏等不适。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1847年都灵大学的瑞典科学家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硝化甘油，并发现其爆炸性能远优于以前的各种炸药。但是这时候的硝化甘油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那就是它极为不稳定，一言不合就会发生爆炸。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家族制作炸药的工厂就因硝化甘油的极度敏感性，制造炸药时发生了大爆炸，并导致了诺贝尔亲弟弟艾米尔在内的数人死亡。受此刺激的诺贝尔开始疯狂对炸药进行研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可以驯化硝化甘油的方式。

使用硅藻土类吸收剂吸收之后的硝化甘油，也就是由诺贝尔发明的安全炸药——代拿买特，感度很低，需要用雷管起爆，受振荡、摩擦、枪击均不会爆炸。至此以后，钝化硝化甘油开始被大规模的应用在军事和生产领域，诺贝尔也因此获得的炸药大王的美誉。

叶雨茗的配方是：

(1)、在250mL烧杯中加入150mL蒸馏水；

(2)、在另一个250ml烧杯中加入150ml蒸馏水和一匙碳酸钠，搅拌使它溶解；

(3)、制备大量冰盐混合物置于水槽中。

(4)、把100mL烧杯放入水槽，注入13mL浓硝酸，冷却到低于20度。

(5)、慢慢加入39mL浓硫酸，混合均匀，并把混合物冷却到15度。

(6)、用滴管慢慢加入甘油，约10秒钟一滴，并密切注意温度，控制在30度以下；直至混合酸液表面有明显的甘油层时停止（约加入甘油3-5mL）。

(7)、缓慢搅拌10分钟左右，并始终保持在20度低温。

(8)、将混合液注入步骤一的烧杯中，此时硝化甘油会沉淀至杯底。

(9)、用滴管把硝化甘油移到步骤(2)的烧杯中，这时过量的酸同碳酸钠反应，使硝酸甘油更稳定，用石蕊试纸检测硝化甘油，直到不显酸性。

“我愿意做一点试试看，”叶雨茗很有把握，“我做过一二次吧，算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些东西也不难得，设备也有。可行就规模化的制造。”

“这个办法你会被炸上天去的。”徐营捷连连摇头，“在实验室里用的甘油是分析纯的。我们现在能造的甘油只能是皂化法，里面有饱和脂肪酸盐，会先和混酸反应放出热量，你拿冰盐混合物也未必能及时遏制。最后就是——轰隆！”

“唉，这个问题我没想到。”

徐营捷说：“我认为化工发展方向按高到低分别是：1、硝化棉，枪炮威力倍增器，其他火药做不到。2、合成氨，这个只要我们的合成氨工厂完工就能搞定。3、苦味酸，耐冲击的，可以用硝化棉发射的强力炸药。硝化甘油是个废柴，只能装个炸药包、手榴弹什么的，威力也并不明显优于苦味酸，稳定性太差了。”



苦味酸：化学名**2,4,6-三硝基苯酚**，字母缩写**TNP**、**PA**是一种炸药，名字由希腊语的 **πικρος**（苦味）得来，味道很苦。纯净物室温下呈略带黄色的结晶，难溶于四氯化碳，微溶于二硫化碳，易溶于丙酮、苯等有机溶剂，溶于热水、乙醇、乙醚。它是苯酚的三硝基取代物，受硝基吸电子效应的影响而有很强的酸性。干燥的苦味酸感度较低，略高于**TNT**（三硝基甲苯），储存和运输都比较安全。但是某些苦味酸盐的感度较高，因此储存苦味酸必须用非金属容器，装于弹体中的苦味酸必须经过严格的干燥，以阻止苦味酸腐蚀金属，生成高感度的盐。

苦味酸发明于公元**1771**年，在发明之后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一直用作黄色染料。后因为爆炸事故，爆炸性质才被人们发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合成炸药。基于它用做黄色染料的历史和极强的染黄色能力，又被称为黄色炸药，曾广泛用于装填炮弹、航空炸弹、地雷、手榴弹等几乎所有军用弹药。**1873**年，**Hermann Sprengel**发现苦味酸可以作为起爆药，并可用于军事高爆炸药。**1885**年，法国化学家**Eugène Turpin**申请了专利，把苦味酸作为炸药与炮弹发射装药。全世界主要国家迅速发生了一场军事技术革命：**1887**年法国采用了苦味酸与火棉混合炸药，称为**melinite**（中译麦宁炸药）；**1888**年英国开始制造类似的炸药，称为**lyddite**（中译立德炸药、裂地药、列底炮药）；日本制造了改进的下漈火药；**1889**年，奥匈帝国开始制造了苦味酸与三硝基甲酚胺盐混合的炸药**ecrasite**；**1894**年，沙俄开始把苦味酸用作炮弹发射药；**1906**年，美国使用苦味酸胺（称作**Dunnite**或**explosive D**）。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英国殖民苏丹的恩图曼战役、布尔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广泛使用了苦味酸炸药。由于苦味酸容易与弹体金属反应，产生感度很高的苦味酸盐，所以时常发生弹药的意外爆炸，造成士兵伤亡。**1917**年**12月6**日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大爆炸造成了**2000**余人死亡，就是由于苦味酸炮弹的安全事故造成的。**1943**年陆奥号战列舰爆炸也被怀疑与之相关。**1902**年，德国开始用更稳定、安全的**TNT**替代苦味酸作为炮弹装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其它各国陆续完成替换苦味酸军用炸药。在**20**世纪下半叶趋于淘汰。苦味酸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酸碱指示剂和医用收敛药。

“合成氨没什么问题的，工厂一落成就可以，苦味酸太难了。”季思退断然否定，“苯酚制取的工艺，过10年也许可以。光13个大气压的条件就没戏。”

“用煤焦油可以提炼苯酚的，不一定非要用苯啊。苯酚本来就是煤焦化的产品。”

“这个工艺效率不怎么样。一定要造苦味酸的话，我们的煤焦化工厂一投产就能出苯酚。不嫌产量低的话到时候就行。问题是军事组现在等不了。”季思退无奈的摊开手。

“那就只有黑火药了。”徐营捷说，“如果有人不怕死的话也可以试试看硝化甘油。”

最后看来，不管是硝化甘油还是苦味酸，都得等化工厂投产。眼下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能造出来的还是黑火药，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制造出质量远超过这个时代的细粒黑火药，包括发射药和爆炸药。甚至硝石的供应问题也不算太难，即使从广州得不到硝石供应，采用堆硝法也能获得一定量的硝。根据查询到的资料，1959年某县为了采石，自行建造了一个黑火药制造厂，不依靠外来硝石运入，仅仅靠全县的土硝收集和堆硝法，就可达到年产黑炸药50吨的水平。如果掌控了临高的县政，一年搞20~30吨黑火药还是能做到的。

硝土制取法：硝酸钾俗称火硝或土硝。它是黑火药的重要原料和复合化肥。制取硝酸钾可以用硝土和草木灰作原料。土壤里的有机物腐败后，经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的作用，生成硝酸。硝酸根与土壤里的钾、钠、镁等离子结合，形成硝酸盐。硝土中的硝酸盐就是这样来的。硝土一般存在于厕所、猪、牛栏屋，庭院的老墙脚，崖边，岩洞以及不易被雨水冲洗的地面。硝土潮湿，不易晒干，经太阳曝晒后略变紫红色。好的硝土放在灼红的木炭上会爆出火花。

林深河说：“最要紧的还是安全稳定。黑火药顶替一下问题也没关系，不过我们还缺火帽，没有火帽的话工业部门就只能造滑膛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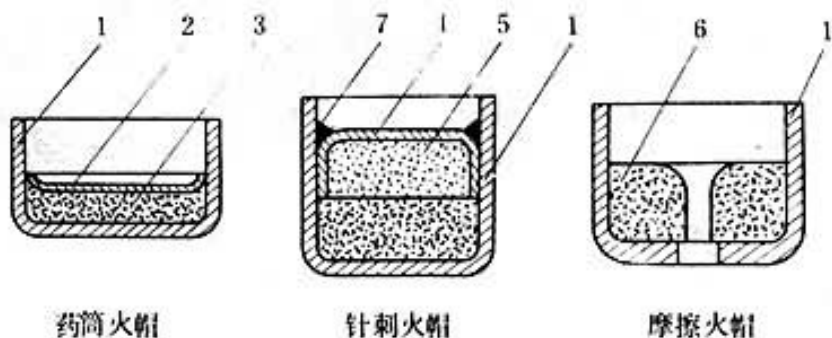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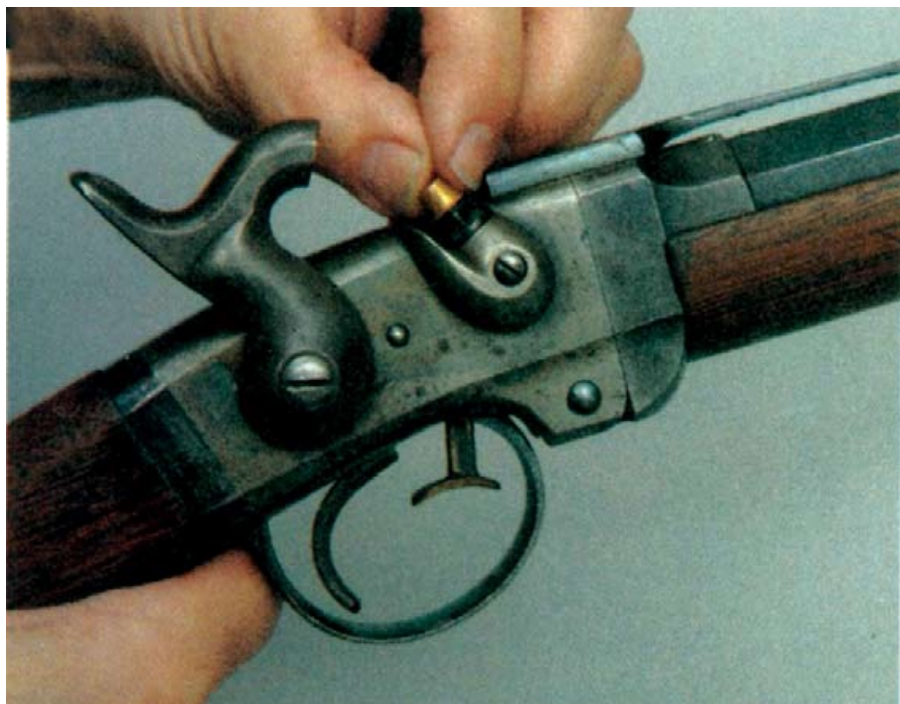


图 1 火帽

1 火帽壳 2 盖片 3 击发药 4 加强帽 5 针刺药 6 摩擦药 7 虫胶漆

火帽：火工品的一种。能在很小外力作用下发火引燃整个发火系统的一种点火器材。它体积小，感度灵敏。通常作为引信爆炸序列的第一个起爆元件，也可单独完成某种特殊任务，如点燃保险药柱、推动保险件、激活热电池等。对引信用火帽的性能要求是：要有适当的感度和足够的火焰输出，能耐高压的冲击，长期储存性能稳定等。

按激发冲量的形式可分为机械激发火帽和电激发火帽。机械激发火帽包括针刺火帽、撞击火帽和摩擦火帽（拉火帽）；电激发火帽包括电点火管和电点火头。

按用途可分为：药筒火帽(配用在枪弹、炮弹药筒底火中，通常靠武器击发机构中击针的撞击而发火，用以点燃发射药或火药)、引信火帽(配用在炮弹、航弹、各种特种弹和地雷的引信中，一般靠引信中的击针刺入火帽而发火)和其他火帽(如拉火火帽)等。

制造火帽就得有雷汞。雷汞是起爆药。黑火药的炮弹和手榴弹还好

凑合，穿越者的米尼步枪就非得有火帽不可，雷汞的工艺不复杂：简单的说是把汞溶解在硝酸内，混合以酒精，最后反应出来的产物。



雷汞： $[\text{Hg}(\text{ONC})_2]$ 是一种呈白色或灰色的晶体，是最早用的起爆药。1779年由英国化学家霍华德发明雷汞。这是较为敏感又猛烈的起爆药，微受碰撞、摩擦或与燃烧体、加热体互相接触，即发生爆炸，因此用于起爆用药。百多年来，一直是雷管装药和火帽击发药的重要组分。但雷汞安定性能相对较差、有剧毒，含雷汞的击发药易腐蚀炮膛和药筒，已为叠氮化铅等起爆药所代替。

汞并不是很容易得的东西，广州先遣站连买水银带买朱砂，前前后后也不过搞回来了十来公斤的水银，这已经把全广州的药铺都给买空了。化工组也曾经考虑过做雷银，至少白银比汞多得多，而且白银无毒，但是雷银比雷汞更灵敏。还是雷汞比较安全。

造雷汞需要高纯度的酒精，制造酒精没什么技术难度，但是现在薯类作物还没下来，拿大米去做酒精有点浪费，商贸部门通过采购商林全安从琼山县买了一批最烈的烧酒回来，化工组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木、锡结构的蒸馏器，用来做二次蒸馏，第一次将白酒蒸馏成粗制酒精，再将其蒸馏一次，这样就得到了浓度96%的酒精，剩下大概3%的残液是杂醇油，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青霉素的原料。当然现在谈青霉素还为时过早。

试制工作由徐营捷负责。这个喜欢调弄各种恶心的化学品的人把自己的化工手册翻看了无数遍，又把从资料库里抄写下来的工艺流程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完全记得全部流程。

火工产品制造是整个军事化工体系里最危险的部分，即使在现代化的工厂环境里，危险也时常伴随着生产者，更不用说此这些准备用简陋设备土法制造的人了。

火工品：装有火药或炸药，受外界刺激后产生燃烧或爆炸，以引燃火药、引爆炸药或做机械功的一次性使用的元器件和装置的总称。

雷汞本身虽然灵敏，危险甚大，但是在潮湿环境内反应，相对比较安全。不过对第一次玩火工品的穿越者来说，不害怕那是吹牛。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都退出了反应用的实验室。只留他一个人在里面。军事

组本来想友情赞助防爆服一套的，但是穿了那东西就不大好干活了，只好放弃。

徐营捷首先把纯净的水银1公斤放进陶瓷罐里，再加入9公斤的硝酸，然后用热水水浴法加热到30 ~ 35℃，在加热的过程中要时而振荡，汞慢慢的溶解，经过大概40分钟之后（这个时间可能不够），徐营捷得到了一罐子绿色的硝酸汞溶液。

硝酸汞制成之后，将96%纯度的酒精9公斤，预热到40 ~ 50℃，这时候往酒精里加入硝酸汞。这里面的温度掌握十分重要。徐营捷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温度计的显示。

酒精一倒进去之后反应就开始了，硝酸汞溶液开始沸腾起来，酒精全部倒入之后，稍微振荡一下，这个时候他看到温度计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了70℃了。说明反应是成功的。温度慢慢到了85℃之后，反应罐上弥漫着白色的浓烟，徐营捷知道制取已经基本成功了，没有冒出红烟的话，他可以直接退出去休息坐等反应完成了。他看了下手表，记下了反应开始的时间。（至少要50分钟左右）

他检查了一下罐子上方玻璃冷凝器，确认它在正常的工作。这个东西是用来收集反应时的烟。反应时产生的浓烟不仅有毒易燃，而且一旦凝结在反应器里，会影响雷汞的产量和质量。

化工组的人都做的远远的盯着院子门，看到他出来大伙都鼓起了掌，徐营捷十分配合的摆了几个POSE。

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走进的时候，反应已经完全停止，反应器底部凝结着一层灰色的颗粒状物品，有点象灰色的沙子。

徐营捷小心翼翼的把湿雷汞收集起来，用棉布包好，再用一个手动的压缩器榨去水分，使得含水率低于5%。正常情况下雷汞要在专用的烘干室内进行暖风干燥10 ~ 15小时才算完成。现在没这个条件，只能自然晾干了。（干燥前少了一个洗涤过程）

（其实硝酸里头要加少量盐酸，汞配上少量紫铜会更好）

第一百一十三节 枪与炮

最后1公斤水银制造出来了大约12公斤的雷汞，这个成绩化工组已经非常满意了。毕竟每个火帽的雷汞的用量很小。

用在米尼枪上的火帽最好是铜制的，穿越者没有带铜，广州先遣站收购了大量日本红铜条。这种铜在市场上非常抢手，原因是里面含有不少白银。把白银提炼出来就能抵偿买铜的成本了。

冶金小组重新提炼了铜条，得到了纯度很高的铜锭和少量的白银。原料解决之后，机械组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台专门冲压火帽的机器，制造了模具，用电力驱动，一次可压制10个火帽。

确认火帽批量制造没有问题之后，火枪的组装工作就开始了。这些使用米尼弹药的前装线膛枪都是利用出发前买的高压锅炉用14毫米合金钢无缝管组装的。钢管买到以后，就在在展无涯开的机械加工厂里偷偷拉上缠距48厘米的5条“内螺纹”。其它的击槌、扳机、簧片之类也是在他的厂里用4~5毫米厚的合金钢板冲压出来。假如当时没有这一手，要是他们自己加工膛线，恐怕到现在也没有几支线膛枪，新军估计就得用褐贝丝了——这种滑膛枪也获得了一批排队枪毙党人的狂人吹捧，王洛宾虽然也是排队枪毙党人，但是还不够原教旨。真正的排队枪毙党是绝对谢绝线膛步枪的。



褐贝斯燧发枪：1722年研制出来的褐贝斯燧发枪，为“日不落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1839年才停止生产，1854年退出英国军队。英国第一款米涅步枪就是把褐贝斯击发款滑膛枪刻上几条膛线。褐贝斯参加的战争之多，历史地位之重要远胜于AK，仅维基百科的统计，这款步枪就参加很多战斗，其中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这样改写人类历史的大战中褐贝斯都作为英国陆海军士兵和接受其军援盟友的标准单兵火力。标准化”在轻武器世界中的先行者就是褐贝斯，从此人类的军队才有了“制式步枪”一词，新兵们不论在世界各地的哪一处军营报到，都会领到一支枪管长度一样，枪管口径一样，枪机操作方式完全一样的标准步枪，

乃至位于阴冷秋雨下伦敦的英国军械局可以放心地廉价采购半个地球之外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艳阳下批量生产的印度款褐贝斯，这便是标准化的革命。最后，**Brown Bess**这个绰号的由来，最有可能来自于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英王乔治一世所言的一个德语词组“**Brawn Buss**”即“强劲有力的枪”或者“棕色的枪”。即使在当今世界，你依旧可以轻易得到黑色火药，融铸圆形铅弹，让你手中的褐贝斯成为100码内任何敌人都肝胆俱裂血肉涂地的致命武器，毫无疑问褐贝斯是比AK枪族更为优秀牢靠的步枪。





排队枪毙：近代欧洲军队，在17-18世纪，终于出现了最考验军队士气的“排队枪毙战术”。又称“线列战术”。在战场上，士兵们要随着军乐队欢乐的鼓声，排成横队以一致的速度向敌人匀速步行靠近，要知道连死刑犯被枪决时都要蒙上眼睛，而士兵们却必须朝着对方的枪口不断前进，一直要到“看得到敌人的眼白”（英军要求18米）才能听命令一起开火！1759年，英法魁北克之战，英军3300人排成2列，缓步靠近法军3500人，法军进行了两轮射击，英军伤亡了约20%，但并不还击，将领沃尔夫少将挨了三枪被打死，一直到两军接近30米距离，英军第一轮齐射就打倒了法军1000多人，同时敲响战鼓、吹奏风笛，向前推进。英军前进了约10米后，打了第二轮齐射，法军又倒下了800多人。法军于是就此崩溃。全过程只有20分钟。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恐怖的杀伤力，要知道历史上很多据说血流漂橹的战役，持续数月死亡才上万，而这一仗20分钟两军就损失了数千人。

距离	命中率
75米（约合82码）	60%
150米（约合164码）	40%
225米（约合246码）	25%
300米（约合328码）	20%

排队枪时代主要在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士兵普遍装备燧发枪的时代。由于当时的枪械枪膛里没有膛线，被称为滑膛枪，射击的精度极差，火力分散后很难击中目标，所以以排队列阵的方法集中最大火力。而且在距离足够近的时候，如果一方在吃了几轮齐射后的阵型开始混乱或者开始溃逃，另一方就会上刺刀冲锋，彻底消灭敌方部队，所以对线列方阵的要求更高了。这种线式战术，一般是将军队沿正面平均配置，展开成二至三线。各线相距50至200步，每线又分

为3至6列，步兵居中，骑兵位于两翼，火炮视情况配置在队列的两翼或各线之间。步兵在炮火支援下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整齐前进。线式战术提高了射击武器的效果和步兵火力的作用。但此种战斗队形呆板，转动不灵活，只能适应开阔地形，不便机动。19世纪初，线式战术逐渐被纵队形与疏开队形相结合的战术代替。由于早期的火器，精度低，所以，需要通过线式战术，提高枪械的精准度，否则，一场战斗，可能一个人也打不中。

1759年9月13日的亚伯拉罕平原会战，法军队列一边前进一边放枪，但由于距离太远，杀伤效果很不理想。英国红衫军遭受持续伤亡，但没有后退，一直到与法军相距18米时才开始还击。这一轮齐射就打死了530人，又用2次齐射让法军的斗志受到沉重打击，继而英军用刺刀冲锋摧毁了法军残存的斗志。当时的英军倾向于让敌军先开枪，自己则走得更近一些再开枪。这样虽然失去了先机，但抵近攻击的英军命中率会更高，反击会更强大。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丰特努瓦战役开始后，排列好队形的法军看到英国禁卫军不断接近后，指挥官大声呼唤英军指挥官查尔斯·海男爵，请求他们先开火。男爵极其谦恭地说：“不，先生，我们从来不会先开火，你们先请！”英军继续缓步向前，直到最后逼法军子弹齐发。当法军完成齐射正在装填子弹时，英军不顾同伴死伤继续前进到距离法军只有30步的距离，才停下脚步开枪，瞬间就打死打伤法军19名军官和600名士兵，剩下的人迅速崩溃了。



行进过程中往往踩着步兵进行曲的节奏进行前进

因为要保持密度，所以排队枪毙对队形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行军过程中往往需要控制步伐听着自家的步兵进行曲踩着脚步一步一步走。其中红衫军所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不列颠掷弹兵进行曲”。虽然这首曲子风格是非常清新愉快的，但这个音乐却是许多国家挥之不去的梦魇。红衫军们就是伴随着这首轻快的曲子，迎着各色敌人的枪口，建立起了辉煌的日不落帝国。



那时的军服都很鲜艳而且五花八门。因为在那个联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时代，鲜艳华丽的军服能使指挥官在漫天的硝烟中更好的确定自己部队的位置，战斗的形式也不需要隐蔽。华丽帅气的军服还能提高士气并威慑敌方。

线膛枪不算一种很新的武器，有燧发滑膛枪的时代就有了燧发的线膛枪，与滑膛枪相比，线膛枪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射程大、精度高，比起有效射程不到50米的燧发滑膛枪，前装线膛枪在射击精度和射程方面在当时完全可以充当狙击枪来是用。

它没能普及的最大问题，一是工艺复杂造价过大，二是装弹困难。膛线枪之所以能射得远，射得准，子弹在出膛前必须沿着膛线旋转，这就必须把子弹镶入膛线才行。在没有米尼弹之前，子弹必须比膛线直径

略大，用蛮力打击子弹使其变形镶入膛线。夸张的说法要用锤子锤进去，虽然多数情况下不至于此，但是它比滑膛枪装弹慢却是个事实。因此虽然被许多国家小规模地装备过精锐步兵，但是使用不广泛。



米尼弹：米尼弹是一种弹头的底部有个圆锥形的空洞的锥形子弹头。米尼弹本是一种前膛枪（从枪口装子弹的枪）的子弹。当时枪的膛线刚被发明，产生的问题是由于膛线的存在使子弹要么塞不进去，要么不能很好的接触膛线。而米尼弹可以做得比枪管小，便于装入，发射时底部的圆锥形的空洞在枪膛压力下扩张，使子弹紧贴膛线。从而解决了带膛线的前膛枪装弹问题。现代气枪仍沿用了米尼弹的结构。



米尼弹是用柔软的金属铅做的，可以浇筑或压制，用带模具的钳子手工就能压出来。

米尼弹的出现才改变了前装线膛枪的命运。米尼弹，锥形弹头的直径略小于枪膛直径，这样装弹就很方便。弹头的底部有个圆锥形的空洞，一个木塞堵住洞底，发射时燃气压迫木塞挤进空洞，迫使弹底膨胀，紧贴膛线，封闭住弹头和枪膛之间的空隙，使燃气无法外泄，又可以使弹头在膛线压迫下高速旋转。米尼弹解决了前装线膛枪装弹困难，滑膛枪射程精度太低的问题，使得步枪超过火炮，成为当时战场上的决定性武器。

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巨响，枪身猛的向后冲，王洛宾撞得肩膀发痛。一股淡淡的硝烟慢慢的从枪口散出。100米外的城墙下，姜野从掩蔽部跑出来，看了下靶子，把刚打的洞用白纸贴上然后凑到竹筒制的土电话上大声叫喊，王洛宾拿下右耳的耳塞，凑近这急这一边的竹筒，听到他在说：“9环，偏7点钟方向。”于是举手示意听到。





击发枪结构图

这个结果相当不错！第一枪就非常接近靶心，看来这支枪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校好了。拿起小锉刀，把黄铜缺口座的左边锉掉薄薄一层。然后松开固定枪身的虎钳，装上火药和弹头。重新开始慢慢瞄准100米外的半身靶靶心，再来一次100米的校准。运气实在是很好，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100米的距离校完了以后，还要用不同高度的几块靶子来模拟测试200米和300米、400米的远距离。更远的距离只好看士兵的RP了。

这支枪只用了40分钟就完成了，而且精度颇高，简直是完美的杰作。估计300米外能一枪放到单个骑兵。最后用烙铁把自己的名字缩写烫到枪托后缘的正上方，在下边加个“J+”表明这是一支可以当狙击枪用的好枪就算大功告成。毕竟就算是米尼式线膛步枪，也只要求对400码外的20英尺宽，8英尺高的靶子达到60%的命中率。



米尼步枪：米涅步枪，又译米尼步枪，米涅皆可译为米尼。是由米涅弹的发明者，法国奥尔良猎兵队上尉克劳德·爱迪内·米涅（**Claude Etienne Minié**）和上尉亨利·古斯塔夫·德维基内（**Henri-Gustave Delvigne**）于1849年左右开发出来的前装速射枪。当时法军在北非战场上对抗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时，发现尽管他们的步枪在做工上比对手强很多，但是不能持续保持猛烈的火力。基于此，米涅等人大胆的对法军步枪进行改进，创造出来了一种新式步枪弹即米尼弹。为了配合此弹，米涅等人经过反复设计，开发出了一支新式步枪，就是著名的米涅步枪。

米涅步枪的出现，宣告了线膛枪做为步兵大批量装备的时代的正式来临。

米涅步枪采用米涅发明的圆柱壳铅弹。由于这种子弹比步枪口径略小，所以一举解决了旧式步枪的前装子弹时，由于子弹过大导致塞不进去枪管或堵塞枪管的尴尬情况。米涅弹可以很轻松的用推弹杆推入枪膛，从而大大提高了射速。该弹在弹体周围车以螺纹以配合膛线，螺纹中间以动物油填塞。子弹的底部使用软木材料。射击时，火药气体冲击软木，软木受瞬间冲击后猛然撑大子弹。由于子弹被撑大，所以在发射瞬间就可以依靠枪弹本身完成膛室的密封而不会泄露火药气体导致枪弹的动能丧失。这样就解决了旧式前装枪的膛室密闭问题，大大增强了枪支的射速，射程和安全性(密闭良好不易导致火药渣残留堵塞枪管引发炸膛)。

1866普奥战争时，老旧的米涅步枪在战场上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步兵火力对抗上，普军的后膛德莱赛步枪轻松地击败了已经老朽不堪的奥军前装米涅步枪。大吃一惊的法军这才决定全面装备后膛击针的夏斯波步枪。至此，米涅步枪这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看看木板上用碳条写的4个正字，王洛宾在第4个正字的旁边重重的加上一横。旁边展无涯的小组也写完了第4个正字。看来今天这一班的50支枪生产计划没什么问题了。估计可以超额完成多几只。

3000条钢管和配件可以造3000支步枪。另外还有大约1000份的备用配件。不过前两个星期，工业部决定把20条枪管截断成2寸左右的短管，供制造德林杰手枪使用。虽然少了20条步枪，但是却能给海军、情报局这样的需要短家伙的部门配备自卫火器，GLOCK手枪他们可没打算发给土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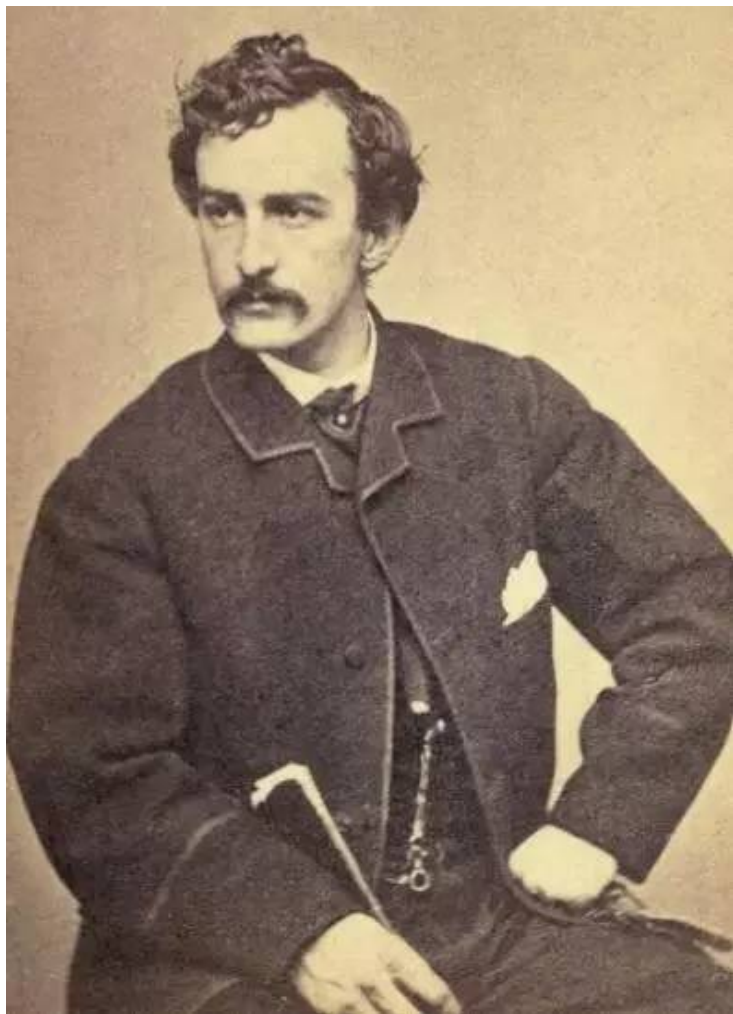


造德林杰手枪：这支杀死美国总统的手枪是由美国著名的枪械设计师亨利·德林杰(Henry Deringer)在1825年研制的前装击发式单管袖珍手枪，这种枪一直限量生产到1868年德林杰逝世，不过，由于凶手用这种枪杀死了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林肯，所以美国海军和陆军一直拒绝使用这种手枪。



林肯遇刺图

4月14日，每个西方人都特别关注的日子，这一天是耶稣的殉难日。林肯遇刺图1865年4月14日的晚上8点半，刚工作完了的林肯和夫人一同去戏院看戏。戏演到一半，负责总统安全的卫兵因在包厢的过道里看不到精彩的演出，便私自下楼找了一个座位。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全被躲在阴暗处窥探时机的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看到了。布思乘机悄悄地溜到楼上，拉开了总统包厢的门，溜进了包厢。他右手紧握着一支大口径手枪，左手拿着一把匕首。在距离林肯总统1.5m远的地方，布思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林肯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子弹从林肯的左耳上方射入脑颅。只见林肯身子稍向前倾了一下，便仰面倒下。凶手行刺林肯总统的枪是一支11.8mm口径的德林杰手枪。后来的尸检报告上这样写着：布思的子弹几乎贴着林肯的耳根射进了他的大脑，伤在不治。惊觉过来的罗斯本扑向布思，但被他手中的匕首刺伤。布思跳上舞台跑出剧院飞马逃离。除了不慎摔伤了腿，他的整个计划几乎完美呈现。林肯被送出剧院紧急施救，但他的伤势非药石可医，没经过太久的弥留，便溘然长逝，享年56岁。天罗地网的大搜捕中，布思在与军警交火中受重伤死亡。同案另有8人被起诉，其中4人被判绞刑，4人终身监禁。被处决者中包括一位华盛顿的旅店老板娘玛丽·苏拉特夫人，她儿子约翰·苏拉特是布思的同谋，她经营的旅店则是布思等人长期的密谋聚点。苏拉特夫人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死刑犯。



话剧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

布思是坚定的蓄奴主义者。南北战争打响后，南方的每一次失败，都化作布思对林肯加码的仇恨。在南方，和他一样心境者不乏其人，他们很快彼此吸引纠集，结成若干旨在对付林肯的半官方秘密社团。布思是他所在团体的骨干，他们有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剧院里绑架林肯。凭着在华盛顿各大剧院的关系网，他已经着手布置，但伙伙们都认为他疯了，无一援手。就在这时，战争结束，也就是说，布思的计划失去了意义。党羽大半散去，布思却仍不死心。忽然一个念头冒起：既然已无法抓获他，何不干脆——杀了他？

枪支虽然组装得很快，每天能完成80多支，但是没有经过严格校准的步枪，交给没放过两枪实弹的菜鸟步兵，比滑膛烧火棍真的强不了多少。外强中干，这大概可以描述穿越者目前的窘态。

直到已经拥有600多支枪，工业组才有把每天的组枪定额减掉一点，然后花时间仔细校准并挑选精度枪。火帽被小心的储备起来，准备打仗用。这个与总参谋部的作战方针有关。鉴于未来敌人一旦到来人数会非常可观，无论明军还是海盗，出动上千人是毫无问题的。穿越者现在不比从前，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再搞设防营地的乌龟流就会造成处处设防处处被动的窘境。军方的方针是打出去，在外围派出渗透部队，打

冷枪、埋地雷、骚扰敌人大队的行动和后勤输送。这样的战术需要给一线部队配备足够的精度枪。毕竟能从远一点的地方开枪对于渗透部队的生存很有利。能一枪撂倒单个骑兵或者军官，显然对于减轻正面对阵时的压力也很有用。

前几天，总结会上情报部指出一个月内必有一场大战，不管来犯者是海盗还是明军，穿越者将面临多达二三千人的敌军前来围剿。如果是明军的话，在大陆方面还可能会持续增援。估计如果不能一仗对明军施以重大打击，围歼其一部分的话，围剿会持续一二月之久。如此以来，工业部的负担一下加重了。不但要每天装50支枪，还需要为即将来临的恶战储备弹药。冶金部门不仅要炼钢、还要大规模的提炼铜和铅，已经在开始用铸模大规模的生产米尼弹和圆形铁炮弹。每天可以产3000多发米尼弹和250发圆弹。加上已经储备的弹药，应付一场持续数天，每天发射30~40发子弹的恶战不成问题。

火炮方面。铸造厂已经已经交付了9门8磅滑膛炮，在熟悉工艺之后铸造这样的滑膛炮已经不算什么。制造后膛炮则在刚开始的时候加工炮尾栓的时候不太熟练，一个合格的炮栓要花3天时间。最后1个星期只完成了2门炮。不过经过集体分析研究，机械组改进了工艺。钢板切割出来以后不急于马上焊接。要先放到脚踏砂轮机上面打磨端面和焊接梯口。然后用本地花岗岩石板做的型架支撑焊接。现在已经完成了6门70mm Armstrong炮。12磅山地榴要简单的多，只要有足够的生铁可以以每天一门的速度出厂交付使用。现在已经交了12磅山地榴14门。



砂轮机：是用来刃磨各种刀具、工具的常用设备，也用作普通小零件进行磨削、去毛刺及清理等工作。

随着制造大炮的数量增多，机械组已经基本摸透了每种火炮的制造工艺、需要工时和各种零件的尺寸，为生产火炮设计制造了各种专用模具和工装，借助于带来的大量测量工具，机械部门很快就把公差减小到

最低限度，制定了各种类型火炮的制造标准，开始了标准化制造。这样将使得每门炮的参数结构都和同类火炮完全一样。

有了标准化制造，也就意味着每一门同类火炮的性能都是接近的。穿越者制造的每一批次的火炮都由炮兵小组进行专门的试射，以获得其射击参数——根据使用弹种、目标距离，决定装药量以及炮口高度。必要的时候，炮兵小组还会尝试危险性很大的最大安全射速、身管寿命和最大装药的试验。以测定其火炮的潜在能力。

火炮测试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再制作成炮表。炮表上只要有上面那四个参数。制造成书本的方式，让炮兵可以迅速查阅。甚至可以不用文字。只需要图形(弹种)与数字。

这些内容如果完全由炮手去做，那么炮手不仅需要熟悉火炮本身，还得熟悉数学、几何甚至代数，所以早期的炮手除了是炮匠还得是半个数学家。这就是所谓“炮兵需要高科技人才”的由来。但这并非是必然的，不过是理念落后的结果。有了这样标准化制造的火炮和炮表，炮兵跟本不需要什么高素质，只要认得数字图形，顶多识几百字就可以了。大大的减少了炮兵的训练难度。理论上，文盲也可以——这对穿越者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来说倒是十分合适。

身为穿越者，掌握的不仅是后世的现代科技，还拥有几百年来人类社会所凝聚起来的先进理念。有时候这样的理念比至于科技更能发挥出作用。

第一百一十四节 训练

限于资源和人力问题，军队能同时运作的大炮就那么多了。12磅山地榴倒是可以继续考虑一下多造些用于防守。它打霰弹的时候，比起训练不足的新军手上的步枪效果更好。威力可观，射速高，还不太重（炮重不过250GK）。一匹驴子或者3 - 4个人可以拖着跑。放在营地和文澜河边的防御阵地正好。

新军在百仞城外列队。马千瞩穿着他的87式作训服装，站在他们面前。挺胸抬头，一脸傲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象电影里的军人模样。

这些前大明良民，现在为了银子和口粮，义无反顾的投身到这支谁也闹不清来历的武装里来了，既没有什么背叛朝廷当“明奸”的内疚，也看不出揭竿而起闹革命的觉悟，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旧军队的“当兵吃粮”的光荣传统。

600多个剃得青光锃亮的脑袋，彼此看起来还有点不适应。新军装还没做出来，穿得是百仞公社的妇女们手工缝制的棉布作训服。自然看起来毫无威武之感。除了一支用来示范的10人小队配备了制式火枪，其他人都以同等重量的木棍捆石头代替。

没办法，后勤都在叫苦连天，军装的纸样没做出来，装具更是八字没一撇。军工部门的枪造了不少，校枪却慢得很。纸包定装弹也需要人手——至少一个月内看不到100%十九世纪火器化的新军。按理说，席亚洲作为未来的新军教导营营长应该亲自来主持培训，但他再次生病休息，估计躺倒在农场休养了——比起海军的丰城旅馆，陆军选择了南海农场作为腐败场所，此地环境好，伙食充分，还常有一些食堂不供应的好东西可以试吃——军事组的多数人马现在不是在执勤点上放哨就是四处去察看民工的设防情况，最后马千瞩只好以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份召集新军教导营开始了训练。

这多少和上次的建军会议上的分歧有关。在新军组织和人事安排上，执委会和军事组产生了第一次比较大分歧。执委会希望由文官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以便执委会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如果说土著军人暂时很难信任的话，穿越者的军人也未必能够永远信任。军事组则希望由何鸣或者席亚洲担任。这两个一个资格最老，一个则是军事组的核心人物。这两人当然很自觉的谢绝了提名——在执委会和军委会的少壮派之间当协调者不是件容易差使。

少壮派们缺少军委会的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在总参谋长的争夺中败北。最后决定由计委委员长马千瞩担任代理总参谋长——新军建立百废待兴，事事都需要各部门协调，由计委人员担任比较方便。这样双方都能接受。

马千瞩对19世纪的部队了解不多，也不知道排队枪毙党是如何训练军队的。但他起码知道：不管什么年代的精锐军队，总有一些特征是不变的——有纪律的战士是敌人的噩梦。在展开热兵器分队训练以前，体能、队列和纪律训练恐怕要持续一个月。对于这些几天前还是混吃等死

的大明P民，他唯一的权威是一个“首长”。马千瞩的全部军事经验就是大学的时候的三个月军训。

好在军事组还是留给他几个退伍兵当教员，又把盐场村的民兵调了一些过来——他们的队列训练是在北炜等人的亲自调教下完成的，属于目前最高水平。

体能训练没什么诀窍，乃是穿越锻炼神法：越野跑。不过几个退伍军人都敬谢不敏，说这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马总参谋长了。

马千瞩知道自己这个总参谋长还不服众，几个兵油子存心要看他的笑话。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毛主席的话在马千瞩的心头回荡，为了保证党对军队，不对，执委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己一定要坚持下来给这伙人瞧瞧——知识分子也不是好惹的。

怀着这样壮志，马千瞩中气十足的扛起自己的空火枪，背上被宣称装满弹药实际上只有石头的背囊，宣布：全体保持队型，带好武器，到后勤部领一双草鞋，越野5公里！



5公里负重越野



草鞋

越野 5 公里是单程的，换句话说，你还得自己回来，不过不限速度。一个月后，全体都得整队跑回来。他坚信，对于一支新生的军队，有序逃跑比有序进攻重要的多。当然，大运动量就必须有足够的体力。马千瞩利用自己是计委头头的优势，让农业部门多拿出了一些肉干和咸鱼来供应新军，粮食管够。

三天过后马千瞩的脚已经磨破了一处，而且他认识到如果自己再穿袜子跑步的话很快就会没有袜子穿了，于是他赶快换成了包脚布——他现在只希望茧子快长起来。

休息的时候，他命令所有人躺成一排，他躺在队头。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休息还要这么整齐，但也勉强服从了命令。

前装甲兵指挥员白羽走了过来：

“马委员，你真要这么干？”

“开吧！”马千瞩一脸革命烈士上刑场的悲壮之色。

“这个，我可得说明啊，我退伍可有年头了——”

“我信任你。”马千瞩闭起眼睛，一脸躺倒挨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其实马委员你不用这么搞的，俺们PLA从来就不搞这个，米国大兵也没这花活。”

“你的话太多了，我是总参谋长，服从命令！”马千瞩一脸坚毅无比的神情。

“好好，我怕了你了。”白羽耸耸肩。想这算啥事情，难怪人说知识分子弯弯绕多，还爱抠书本。

“我可声明啊，出了事可别怪我。”白羽说着爬上了拖拉机，发动了起来，一直开向人群。不，不是来轧人的。就差那么一点点，贴着所有人的脑袋，小心挂一挡开了过来。

这咆哮着的钢铁怪物吱吱嘎嘎的碾过地面的气势马上就让躺在地上的人骚动起来。有人连滚带爬的跑开了。

“都躺好！”他大声命令着，“谁也不许动。”





坦克压头练胆量

虽然喊得很大声，咯吱作响还直往脑袋上掉土的履带在自己脑袋不远处碾过时得震动还是够吓人的。浑身冒汗——马千瞩自己也对白羽不是绝对放心，但是事到临头不得不搏一下。自己显不出胆气以后还怎么去驾驭这群人？

等到拖拉机的阴影转回车库，他立刻命令刚才违规起身的人出列。他们需要在太阳下多站一小时，还得扛上自己的火枪背着全副装备。看着他们的眼神，他很庆幸还未曾开始射击训练。

马千瞩的拖拉机训练法几小时后就传遍了各处，有人很不客气的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党卫，杜雯更是痛心疾首，专门打电话来质问马委员为什么要采用纳粹法西斯的训练法？还连声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据丁丁的报纸报道，杜雯女士还当场流下了眼泪……第二天马千瞩一起来就发觉自己成了小报上的花边人物。



德国青少年坐靶子下面训练胆识



二战德军训练

花边也好不花边也好，已经走上不归路的马千瞩只好咬着牙坚持下去了。好在具体的队列、设计、军语、投弹之类的训练还是由原来退伍军人负责的，否责光靠一本《民兵训练手册》还真是有些难以为继。

军事训练开始几天就和马千瞩过去的大学军训一般无二，以班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虽然军事组达成的部队训练方向是以19世纪连 - 营级别的纵队、横队为主的战术模式，但是19世纪的欧洲军队是如何训练的

他们即无经验又没有资料。因此基本队列训练还是按照PLA的操典进行。















军事训练组图

由于有了在盐场村的队列训练经验，加上盐场村民兵的现场示范，训练要比预想简单一些。马千瞩坚持在训练中所有人都用普通话喊口令，而不是配什么翻译。

“明朝官军也是用官话指挥的吧，不见得四川兵来了就得用四川话指挥。”

教官们自然就用棍子来让新兵尽快体会普通话的精髓，每天教练场上都充斥着吼叫声。这些迫于生计来投军的农民，一早5点就被人用喇叭吵醒，被赶上教练场。负责训练的副爷“首长”们个个凶神恶煞，手持棍棒。他们说说话大家都听不懂，但是他非要人们懂他的话。谁要对他的口令没反应或者反应错了就会挨藤条。渐渐得这些从来也没闹明白过什么叫左右的人明白了口令的意思。然后他们就被强迫着9人一排的学走路。每迈出一脚步要抬得多高，跨出去的步幅要多大，胳膊要怎么挥……这么走路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官军他们也见识过：除了校场上操练会排着队进退转圈之外，也没见过闹这个的。

第一百一十五节 军装

折腾归折腾，伙食却好的出奇。“首长”们没有粗粮的概念，一天吃三顿，糙米饭管够，咸鱼每人一条，还有许多蔬菜什么的，一开始吃得几个小伙子每顿都翻白眼。古代人很少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所以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就特别大，农民农忙的时候一顿吃上二斤面饼的大有人在。这些每天都在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士兵自然也不会例外。马千瞩很快发现，每月20公斤的口粮是吃不到月底的。但是毫无办法，除非能增加肉类和油脂的供应——这两者穿越者自己都很缺乏。

操练还得继续，先是齐步走，接着是正步走，然后又是跑步。等到步法训练完全结束之后，又学着按照鼓点和笛声的节奏队列行进。根据PLA的训练手册，完成训练之后每个士兵齐步和正步的时候每分钟110~120步，跑步则每分钟180~190步，这样的行进速度已经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了。

伙食的好转和体能锻炼，使得这些原本面黄肌瘦的人开始变得强壮有力了。其实论到耐力和负重力，长期大强度劳作的他们比穿越者要强得多，但那是一种病态的身体适应，不是现在这样的有了充足的饮食和锻炼之后健康的强壮。

士兵们的体格好了，通过队列训练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长期的收腹、抬头、挺胸的姿势，大步流星的走路，干脆明白的说话，都给了他们一种自信干练的神情。没有入伍的普通的劳工现在看着这些士兵也开始羡慕起来了。公社的妇女们也常常在训练场边流连忘返。

“如果有好看的军装，那就更神气了。”马千瞩发现军队没有后勤部门，自己这个总参谋长在负责军队训练之余干脆就成了后勤部长了。

征集军装设计马上在全体穿越者掀起了兴奋的狂潮。在这个枯燥无味的环境下，这多少算是件有娱乐性的事情。很快马千瞩手里就收集到了一百多份各式各样的图稿，从有中国特色的65式军装，到菲烈特戴着主教帽的掷弹兵，拿破仑的熊皮高帽近卫军、英国龙虾兵，布琼尼帽的苏俄红军最后到德国国防军……所有人在军装上的恶趣味都集全了。





65式军装：六五式系列军服是指从1965年6月1日至1985年5月1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装备的军常服。**65式军服**简洁、朴素、实用，普遍认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款军服，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



邓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初仍身着**65式军服**



PRUSSIAN GRENADIERS OF FREDERICK II "THE GREAT"
ПРУССКИЕ ГРЕНАДЕРЫ ФРИДРИХА ВЕЛИКОГО

XVIII A.D.



**ВОЕН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ИНИАТЮРЫ**



**МАСШТАБ
SCALE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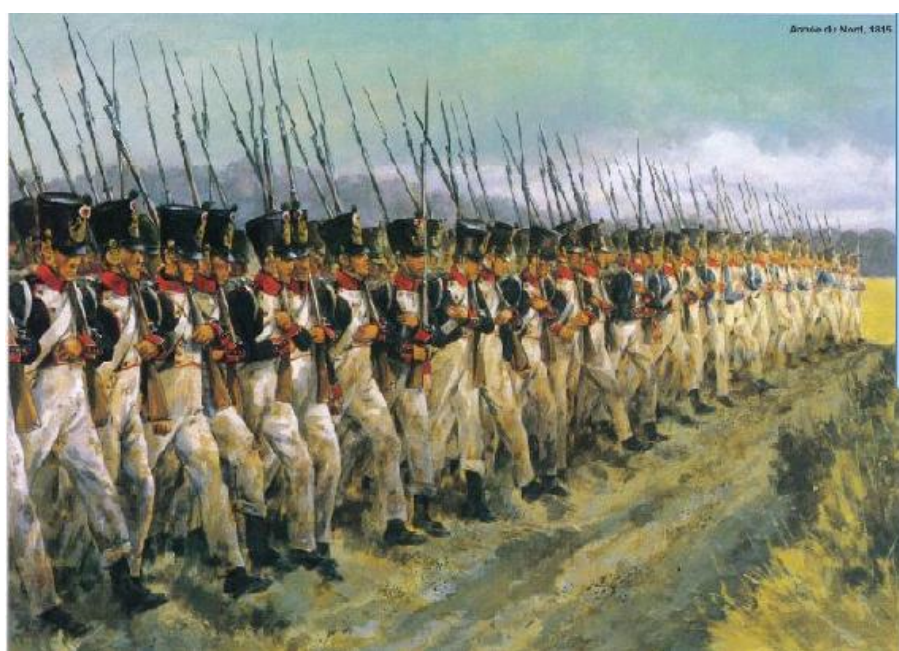


8071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掷弹兵：巨人掷弹兵团（英语：**Potsdam Genediers**）又译波茨坦掷弹兵团，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设立。在当时的观念里，长的越高的男性就会被认定是越强悍的士兵，身高**172厘米**的男性一定会被征召入伍，即使有心智障碍也没有关系，但是太年轻或面容太丑就无法加入。在这支兵团里还有一位挪威人约瑟夫·爱力克森，其身高甚至达**268厘米**。普鲁士巨人掷弹兵团虽然在阅兵典礼时非常醒目，但光是要制作这批人的军服、装备以及薪水，就需要花费其他同规模部队**4倍**以上的预算，所以当腓特烈二世继位后，就将这支部队予以解散，只保留一个大队。







拿破仑熊皮高帽近卫军：老近卫军（Old Guard, Vieille Garde），第一次成立实际上是在1799年11月28日，当时叫做执政近卫军，这支部队是原有的督政府近卫军与立法议会近卫军的混合体，是拿破仑麾下最精锐的部队，他们是由法军的精英老兵组成的帝国御前卫队（Emperor Napoleon's Imperial Guard）。老近卫军的士兵都是从那些最早跟随拿破仑一路征战而来的老兵中挑选出来的。据说，老近卫军的士兵会由拿破仑根据其身体条件亲自挑选。他们的身材都大大超过其他士兵的平均身高，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姿会给敌人和盟友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只有那些在法军中服役多年并且表现英勇的人才才有资格被选入老近卫军。直到1814年，在第一轻步兵团中还有很多自始跟随拿破仑征战的老兵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在法军中服役20年以上，参加过二十多次大型战役。这些年龄太大或残疾的人都被送往了巴黎组建老兵连，老兵连充满了残缺胳膊少腿的士兵，有些人甚至被敌人的刺刀划得像斑马一样。

每一名老近卫军士兵都是训练有素且极具战斗经验的战士，由这些士兵组成的军队出现在任何战场上都显得无比强大：他们平均身高一米八五（6 ft 1 in），装备极其精良，衣着无比华丽。

在长期紧张的训练中，士兵们表现出任何懦弱胆小的行为和想法都会被立即除名，这些训练包括刺刀冲锋和一些近战技巧（**hand-to-hand combat techniques**），这使得老近卫军的战斗力比任何一支法国军队都要高。老近卫军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中赢得了可怕的声誉，他们伴随拿破仑从意大利（1799）直到滑铁卢（1815）。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胜利以后，老近卫军被解散。1815年拿破仑复辟后，老近卫军则被重新组建，并跟随拿破仑参加了滑铁卢战役。



身着红色制服与熊皮帽的英国皇家禁卫军

1815年，比利时的滑铁卢，英军展开线式阵型，迎战威名远播的拿破仑手下最为精锐的老近卫军骑兵。按照当时统帅威灵顿公爵的要求，英军必须放任冲击的近卫骑兵到20码（18米）之后才能开火。18米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大家平时在大街上看到的加长款公交车那么长。此役红衫军们战胜了拿破仑，击败了拿破仑最为精锐的老近卫军，并缴获了许多老近卫军的标志：熊皮帽。英王为表彰皇家卫队击溃了拿破仑的近卫掷弹兵军，特许他们戴比拿破仑近卫军的熊皮帽还要高的熊皮帽（所以现在真的好高！）。从此英国皇家近卫军在自己红色制服上又有了戴熊皮帽的传统，来彰显自己的作战能力比法国军队强。并且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英国龙虾兵：“龙虾兵”是对17-19世纪时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的戏称。因为他们的服装颜色看起来像是被煮熟的龙虾。英国士兵身穿红色军装缔造了日不落帝国，成就了传奇。

英国红衫军军官往往走在阵型前列，红衫军的起源号追溯到英国内战时期，他们的前身是护国公克伦威尔所建立的议会军。当时议会军为了区别拥护查理一世的国王军所穿的白衫，选择了鲜艳的大红色作为自己的制服。随着英国王室的复辟以及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议会军也被保留了下来发展成为了英国的陆军，红色制服也称了英国陆军的标配。但是由于对皇室的背叛以及有着弑君的污点，英国皇室拒绝给予英国陆军“皇家”称号，这也是为什么又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警察，却没有皇家陆军的原因。不过，英国陆军麾下有一些战绩斐然的步兵团还是有皇家称号的，比如在朝鲜战场上被志愿军全歼的英国皇家双徽营“格洛斯特”营就有着皇家称号。

红色军装的淘汰始于1900年的“布尔战争”。当时布尔人游击队身穿土黄色军装，隐蔽性极好；而英军刻板的红色军装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在实战中，布尔人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可以在极远的距离上就发现英军并开展袭击。英军的红色军装成为了最显著的靶子。战后，英军吸取血的教训，开始淘汰红色军装，代之以隐蔽性好的野战军服。世界上与之类似的还有二战中日本士兵头盔上的黄色五角星；对越反击战中解放军的红领章；都是因为不符合实战需求而被淘汰。



苏俄红军：苏联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是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伏龙芝等人缔造的，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是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的统称，苏联海军当时称苏联红海军（**Red Navy**），1946年后与红海军合并统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数达最高峰，有超过一千一百万军官及军人。打败纳粹德国后人数减至约五百万人，而到冷战末期时只有四百万人。二战前还没有防空军和战略火箭军。1917年11月7日，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揭开了现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革命武装，参加武装起义的多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的革命士兵，他们训练水平不一，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了一起。国内战争结束后，工农红军于1924~1925年期间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军事改革，逐步建立起一支正规化的无产阶级军队。



布琼尼帽：布琼尼军帽顶上尖尖的，整个帽子呈三角形，帽子的中央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帽子边上还有可以折叠的护耳，整体看来，布琼尼军帽就像一顶睡帽。布琼尼军帽看起来虽然不好看，但是在苏联红军草创的时候却是红军革命队伍的独特象征。布琼尼帽虽然以布琼尼命名，

可它的诞生和红军骑兵之父布琼尼并没有关系。在一战快结束的时候，俄国沙皇为了纪念胜利，命人以俄国传说中的英雄基辅罗斯的头盔为原型设计了一种新的帽子，这样沙皇就可以在德国的柏林检阅这些头戴英雄头盔的部队了。不过还没等一战结束，俄国沙皇就被红军推翻了，这种帽子全都积压在仓库里，红军在这种帽子上绣上红色五角星，这就是日后的布琼尼帽。其实，在那个时候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斯大林都戴这种帽子，只是布琼尼的骑兵在苏俄内战期间表现太过亮眼。布琼尼的骑兵来去如风，有布琼尼的骑兵的地方就会胜利，布琼尼的骑兵全都带着这种“睡帽”，这种帽子便以布琼尼命名了。另外根据资料显示，东北抗联也有少量使用。



Factory Guards



202. Factory Guard Officer

204. Factory Guard NCO

203. Factory Guard NCO

German Red Cross



205. DRK Hand Nursing Sister

207. DRK Man

206. DRK Officer





德国国防军：德国国防军（德语：**Wehrmacht**），是1935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的正式军事力量的称呼。它是由1921年1月1日成立的德国防卫军（德语：**Reichswehr**）更名而来。1945年5月9日德国战败投降后被解除武装，国防军被解散，只保留小规模的内国防卫队及扫雷艇部队作为防卫之用，直至1955年11月12日，新的联邦国防军正式建立。

时任国防部长的布隆伯格于1934年开始了军队的政治化改革，而在1935年9月军队开始采用新的入伍宣誓词之后改革达到了高潮（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毫无保留地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帝国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并以一个英勇军人的名义信守誓言，乃至牺牲在所不惜。），从此国防军不是向德国宪法负责而是直接向德意志帝国的三军领袖负责，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1944年当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少数国防军军官企图刺杀希特勒时，相当一部分的国防军军官视其为叛变。





希特勒说：军服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就会义无反顾的投军效劳……而事实是的确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这身军装投身军旅的。

经过汇总，马千瞩悲哀的发现大伙没什么创造力，全是历史上各种著名军队的军服复刻版。归纳起来三大流派：一是中国传统派，以65军装为代表，也夹杂着55派和87派；二是排队枪毙派，以19世纪的欧洲军队制服为蓝本，强调华丽炫目；三是二战派，基本就是照抄德、苏、美军的制服，也有兼收并蓄，杂糅成四不像的。除此之外还有些小众爱好，比如国民革命军式样的小圆帽，甚至连日本旧陆军的那身昭和式军服也有爱好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 55 式礼服



元帅礼服



陆军将官礼服



空军将官礼服

55 式军官夏常服



陆军将官夏常服 海军将官夏常服 空军校官夏常服



陆军尉官夏常服 陆军女尉官夏常服 骑兵尉官夏常服



空降兵士兵夏常服 陆军士兵冬常服 陆军校官冬常服

55 式士兵夏、冬常服和校官冬常服



陆军士兵夏常服 装甲兵士兵夏常服 海军士兵夏常服

55军服：1955年，是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史称“三大制度”），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并在全军范围内大规模地给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颁授勋章、奖章，这些措施对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世人关注，这就是配合军衔制的实施，全军装备新式军衔服装——55式军服。55式军衔服装从设

计划定型生产达两年时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新式军服作过多次指示，并亲自审查样品。在毛泽东看完军服样品后，周恩来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报告和军服、军衔图片样本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翻开样本看了一遍，又交给周恩来说：“请总理办。”当天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并参考其他中央领导所提的建议，归纳为六条意见。周恩来还指示，要进一步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8月20日，总后勤部将军服样品陈列在政协礼堂，前往参观的有宋庆龄、程潜、张治中等各界知名人士62人。他们对军服样品提出了很多中肯宝贵的意见。此外，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的武官也应邀参观了军服样品的展示。8月24日，服装改革小组将上述各方面人士参观情况及所提意见，以张爱萍、洪学智、张令彬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专题报告，并由洪学智面呈周恩来。周恩来仔细审阅后，对每个问题逐条作了眉批，最后在报告首页批示：“除骑兵、汽车部队符号仍用原式样外，余均同意。”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召开第1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衔服装的报告，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服装从10月1日起实行。全套军衔服装定名为55式服装。55式军衔服装是解放军军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将校呢、大檐帽、肩章、武装带等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55式军衔服装分礼服和常服两类，首次突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单一制式军服的历史。







87军服：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我军体制单一、样式呆板、面料落后的服装势在必行。1984年1月，中央军委在批准85式军服定型生产的同时，指示我军服装逐步实行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1985年初，总后勤部组织了服装改革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军服研究人员收集分析了27个国家的军服样品，吸取我军历次服装改革的经验，对涉及经费开支，国家资源，经济水平，设备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可行性研究、论证。研究人员还分别对陆海空军等83个团以上单位一万五千名干部、战士的体形进行实地测量，对近百万个数据进行概率统计，制定出新的军服号型。与此同时，制作批量样品。在不同地区部队中进行了服装适应性、卫生性、保暖性试验广泛听取了部队的意见。1985年11月7日，在全军被装总体论证会上，对礼服、常服、作训服的样式，用料、颜色及冬服配套，供给标准和供应办法等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1987年7月，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审查了服装样品。1987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定型，1988年10月1日起陆续装备部队。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军官制服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士兵制服

国民革命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过去又称“中国国民党军队”，由中国国民党在**1925年**创设领导，同时效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7年**“行宪”前改为“中华民国国军”，即为国家之军队，但实质上仍属国民党控制领导，**1949年**国共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地区。现由台湾当局直接控制，也称为台军。国军早期的将领和军官，是由设立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国黄埔军校）培养和训练的，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等战争。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夏常服主要以黄绿色为标准色，是由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们建议使用的。从**1931年**前后到**1942年**，这种颜色的夏季制服一直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主要采用的制服颜色。



日本陆军昭和军服：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鬼子穿的是昭五式军服。所谓昭五式，即昭和五年、也就是1930年开始穿着的军服。这一年的4月10日，昭五式军服正式起用。

“老天，难道匪鸥也混进来了？”马千瞩倒吸一口凉气。

由于此事受到广大穿越者的热烈关注，马千瞩自然不便擅作主张，民主的一大好处就是谁都可以不用负责，于是他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听证会，由军委会、工业部、计委和10名群众代表组成，对所有方案进行审查。

为了避免个人的审美趣味造成对选择的影响，马千瞩规定了二条基本原则，军装的制作不能超越穿越者目前的生产力，军装必须适应本地的环境。

这么一来，诸如熊皮帽、长靴这样的服饰立刻就出局了，候选的军服立刻少了一半。接着是生产力的问题。工业部门指出，根据他们的调

查，临高的土法染织业只能染三种颜色：灰、蓝和黑，临高也不出羊毛，排队枪毙党立马全军覆没，色彩绚丽，装饰复杂的军装显然不切实际。

留下候选的实际上还是现代军服，65式军装由于其制作简单，节省布料而最后中标。为了平息广大落选者的意见新款军装也做了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以迎合大众。

新款的军装被称为元年式，又称28式。它和65军装一样，基本上是以中山装为蓝本，使用棉布面料，包括军官四个兜，战士两个兜的差别也继承下来，帽子改成了八角帽，这种八角帽比工农红军的小八角帽略大，更接近美款，看起来比较时髦。



美军八角帽

领章和帽徽暂时留白，考虑到未来军事制度势必会有军衔，元年式军服预先做有肩绊，左臂留有臂章位。军官士兵一律用仿制二战德军步兵的布制裹腿，不用再象裹粽子般的拿布条来回缠——直接套上去抽紧就可以，穿脱方便。军鞋分两种，作训用草鞋，和外出、检阅时的黑色布鞋。

为便于批量制造，军服不分陆海款，只用颜色区分：陆军穿灰色，海军穿蓝色。当然这蓝色不是海军蓝也不是天蓝，而是一种发黑的靛蓝。好在眼下海军要求不高，能和陆军区分开就行。



靛蓝

考虑到海南的天气较热，所以在军装中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夏装，其实就是短袖军装，料子使用麻布，有人提出夏装可以配发及膝短裤，但那英国殖民军那丑陋猥琐的模样立刻遭到了否决。





英国殖民军：早期英国殖民百幕达那段时间，在热带国家服役那时天气很热，军人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长袖长裤，实在让人受不了。于是乎就发起改造，务必要让士兵们穿的通风透气，然后就根据地天气的状况，研究出一款既正式又可以散热的服装来。其实说是研究，根本上就是减掉了裤腿，然后翻卷一下裤脚而来的。久而久之，这款裤子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被百姓用作日常穿搭，尤其是上班西服配短裤尤为盛行。

除了军装之外，还设计了军用制式裤衩、汗衫和军毯。军毯不是羊毛的，只是两层棉布之间稍微絮入一些棉花，再用网格线钉牢。在海南这个常年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地方已经足够了。

穿越者有的是棉布库存，不过缝纫机只有五台，更可悲的是会用缝纫机的女士只有三名。要她们来做1200套军装显然不现实。马干瞩考虑之后决定采用外发加工的方式派发给公社的妇女制作。她们几乎人人都会裁剪——古代平民百姓的衣服很少求诸于裁缝的，都是妇女们自己做，所以这手工活是没难度的。至于不会裁剪现代款式也没关系，后勤部门已经做好了大批纸样，随料分发。只要依样画葫芦就可以。发料前计委找人首先将各个尺码、款式的衣服全部试制了一套，一是看服装试穿效果，二来可以核算出每件衣服、每双鞋子大致消耗的布料和棉线，以免发得过多或者过少。

邬德很快把活计都派了下去，并且制定了验收标准，不合格的则赔偿布料。这次的外发加工除了有工分可挣之外，余下的零头布也归加工户所有，这个措施使得公社妇女的热情空前高涨，连已经有固定工作的人也在夜里下班后连夜赶做。邬德准备乘这次机会发掘一些心灵手巧的妇女，专门请人培训学习服装制作，然后在公社开个服装厂，乘机把缝纫裁剪设备都接收下来，这可是笔大买卖——除了军队，还有未来的学校，各种机关，一旦有大批移民涌入，服装更是需求旺盛。

装具则比较简单。本县唯一的皮匠在听说短毛们正在找皮匠做一大

批活计，立马就带着老派孩子和全部生产工具来投奔了。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把他骇得说不出话来：1200根皮腰带。这出手和气魄，一下就把皮匠给彻底折服了，油然产生了“跟着短毛老爷永远有饭吃”的朴素观念。

武装带是用牛皮做仿德式Y带，在观摩了魏爱文的复刻版Y带之后皮匠认为做这个很容易，他全家上阵的话能一天做10条不成问题。Y带上的金属扣件则是由机械组用熟铁直接冲压出来的，都没舍得用钢。不过魏爱文还是用一包烟的代价给自己留了些私活——一小部分是用得是黄铜。



仿德式Y带：军人的皮带除了束上衣外，还往往挂了弹药、匕首、手雷等物品，这就造成腰带负荷过多，影响行动和舒适性。Y带实际是为了减轻士兵腰带的压力，所以要把Y带最下端系在腰带上，把Y带最上方挂在两肩膀上，实际上由双肩分担了重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胯部的压力。

Y带背面带子呈现“Y”型，故名Y带。

林福惴惴不安的站在办公室门前。这个盐场村的橄榄球明星这次也入伍了。虽然席亚洲并没有给村委会派名额，只是要求他们派几个人来示范，但是村委会经过商量，决定还是让这几个示范民兵入伍，以表达盐场村紧跟“首长”们闹革命的决心——这词是和杜雯学得，至于什么

是革命，几个人都不知道——盐场村没读书人，否则一定会被这个词吓得半死。

林福个子不算高，大概165左右，不过在当时的人当中已经属于相当不错，长期的橄榄球锻炼又让他身材魁梧结实，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一名基准兵。此刻他全身都按未来新军的装备模式穿戴整齐，准备给计委和军委会的全体人员审阅。

“林福，进来吧。”门里面传来了马总参谋长的声音。林福不知道参谋长是什么意思，但是校场是他最大这个还明白的。赶紧一推门走了进去，不由吓了一跳。

只见里面是一个大房间，摆成马蹄形的长条桌子，十几个“首长”坐着都盯着中间的他看，好像戏里面三堂会审的模样。

林福学着魏爱文教的礼仪，敬了个礼，大声说：“报告！陆军教导营一连一排一班，基准兵林福奉命前来报到！”

魏爱文站起来还了个礼：“稍息！”

“是！”

一番对答，有模有样，这一周多的训练没白费。大家都有了赞赏的眼神。只见眼前的这个士兵，手持元年式米尼步枪，上着元年式三棱刺刀，身穿元年式军装，牛皮仿德式Y带，腰间是一大一小两个子弹盒。看起来很是威武。



三棱刺刀：三棱军刺是刀身呈棱型，有三面槌的刀具（注：槌不是血槽，存在的意义在于减轻重量的同时保持军刺本身的坚固），对材质的要求低于刺刀。三棱枪刺扎出的伤口，大体上是方形的窟窿，伤口各侧无法相互挤压达到一定止血和愈合作用，而且，这种伤口无法包扎止合（即不好做最初的应急处理）。在军队中，刺刀刺进对方身体后顺势旋转刀身，就会造成组织大面积破坏是基本常识（如果内部存在着肌腱断裂或是血管破裂，你缝合表面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三棱刺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除了放血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进行下一动作。

三棱刺是在刺进入人体后，血液随血槽排出，肌肉收缩时无法贴紧刺刀面而不会“吸”住刺刀，这样刺可以从容的从人体拔出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如果没有血槽，因为血压和肌肉剧烈收缩，刺会被裹在人体内，这样的话拔出刺就会很困难，影响士兵的进一步的动作。相信任何士兵都不愿意因为拔刺刀而浪费时间。

“这是仿制日军大正11年式子弹盒。尺寸有所改变。”魏爱文做着讲解，“牛皮质地，分大小两种，大得是存放纸包弹药的，每盒60发。小盒子用来装火帽。”火帽比较敏感，所以不能和纸包弹放在一起。弹药盒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未来容纳金属定装弹的可能性，尺寸是通用的。





二战日军子弹盒

“这是水壶。”魏爱文指着林福腰间的一个圆筒形的东西，“是用竹筒做得。软木塞子。外面加上网绳套就能方便的拴在腰间了。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象德军的防毒面具盒？”



德军的防毒面具盒

这么一说，倒的确有点象。大家都点了点头。魏爱文似乎对这点“德军元素”很得意。

腰带上有一只布制的手榴弹包，里面装着化工组制造的竹壳手榴弹——虽然威力差点，不过声势不错，可以唬人。

林福身上背着一只奇特的背包，与其说背包倒不如说象个扁扁的小

箱子。这就是新开发出来的制式背箱，受得是当地群众普遍采用的背篓的启发，用细藤编成，内里糊着刷过桐油布，上面有盖子，可防水。形状是椭圆形，附带有符合人体工学的背架。

这个全新开发的背篓即符合他们目前的工业能力，又比传统的包裹要好用的多，算是穿越之后结合现代科技理念和当代生产力水平结合出来的新产品。

第一百一十六节 攻心为上（一）

新军已经训练一个月了，马千瞩见魏爱文没有一点开始政治训练的意思，有些急了：“我说小魏啊，你什么时候给大家做政治训练哪？你下连都三天了，别的连早都行动起来了，你可是教导营的基准连，要带好头哇！”

魏爱文微微一笑，显得胸有成竹：“马总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今天晚上就开会，保证让你满意！”

“真的？你可得好好搞啊！”马千瞩半信半疑，不再追问了。

其实这些日子来，魏爱文可没闲着。为了好好开展工作，他可是绞尽了脑汁。不但深入连里，了解战士们的状况，还做了“侦察”工作，观摩别的连进行政治训练。他发现新军里政治训练不外乎这几种方式：讲演，领导讲话，做政治报告；讲课，识字运动……魏爱文灵机闪现：我何不搞点复古创新呢？

天渐渐黑下来了，夜幕上星光闪烁。在这里，并不像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即使在夜里，路灯也亮着，高楼里，家家户户点着电灯，电视，映得天空发白，星星也只能看到最亮的几颗；大气污染也很严重，天总雾蒙蒙的，让人感到一种憋闷，有时夜里向工业区望去，天都有些发红。驻地也没有人舍得点灯，耗费昂贵的电能，主要除了看AV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农民们早早就睡下了。周围一片漆黑，半个月亮刚刚从东边冒出来，放出了银色的光辉，头顶上东西走向的银河白亮亮的一大条，无数星星密密麻麻，大部分集中在银河中，竟能看得出一种层次感。魏爱文仰望着星空，十分惊奇，城里长大的孩子可从未见过如此景观！



星空

新兵们都已集合好，露天里战战兢兢的围坐在一起。临高地处亚热

带气候区，冬季气温也在二十摄氏度之上，点篝火稍微有些热了，就在中间放了一盏洋油灯。红色的火苗在棉芯上跳动，灰黑色的烟窜起，熏得铜提手上黑得越发锃亮。



洋油灯：煤油灯。

火光映在战士们的脸上，大家很好奇，今天通知新来的“首长”把总给大家做政治训练，会是什么内容呢？

魏爱文站了起来，环视四周，开口道：“今天把大家集合到这里，是想做个政治训练，开个主题连会，主题就是昨天、今天、明天，请大家实话实说，畅所欲言，谈谈自己过去的遭遇，说说现在的情况，再畅想一下未来。

大家面面相觑，这是什么玩意？大家不知怎么办才好，也没有人开口，场面一下子冷清起来，十分安静。

魏爱文料到了这种情况，新事物被接受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嘛！当下他便开口道：“那就从我开始好了。”魏爱文早想好了，自己借此机会编一段过去的经历，传扬出去，来消除他和士兵们之间的隔阂。

“我先给大家唱支歌吧！”说着，魏爱文微微抬起头，望着东方天边的月亮，做了个深呼吸，酝酿了一下感情，便轻轻开口唱道：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咱们连里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地主，欠下穷人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流不

尽的心酸泪，挂在心。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们欠他的粮。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个活阎王。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泪得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黑心，地主黑心逼死了我爹娘。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半夜就起身，归来落日头。可怜我这孤儿，向谁呼救？”

不忘阶级苦

1=C $\frac{4}{4}$

王玉文 词
曹世才 曲

5550 532 | 1 6 | 12 | 335 216 | 1 -) | 5 6 3 2 | 1 . 2 | 6 56 7276 | 5 - |

1. 4. 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品床，
2.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3.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

1. 2 6 1 | 6553 2 | 232 1 6 1 | 2 - | 2 2 3 5 6 5 | 5 3 5 | 6 5 6 7276 | 1. 2 7 6 |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们欠他的粮，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

5 3 5 6 | 2 2 7 | 5 3 1 1 | 6 5 6 2 2 7 | 6 - | 5 5 5 6 5 3 2 | 1 6 1 | 3 3 5 2 1 6 | 1 - |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心酸，泪挂在心，
地主主，地主主，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爹爹，把向谁呼救，
地主主，地主主，抽得我鲜血流，可怜我这放牛娃，把向谁呼救，

5 6 3 2 | 1 - | 6 5 6 7276 | 5 - | 1. 2 6 1 | 6553 2 2 3 |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

2 1 6 1 | 2 2 3 5 6 | 2 76 1. 2 | 3 3 2 1 2 1 | 1 6 . |

跟党走闹革命，永远跟党走闹革命，不忘阶级苦啊，

6 56 7276 | 5 - | 3 3 2 1 2 1 | 1 6 . | 6 56 7276 | 1 - | 1 - |

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此歌曲为《不忘阶级苦》，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Trod>

低沉的嗓音，加上带着哭腔，颤抖的歌声，端的是如泣如诉如悲啼。战士们不禁起了共鸣，有的想起自己的身世，眼圈红了，甚至还有人小声抽泣起来。

魏爱文自己也感到心灵上的震撼。此情，此景，都让他充满了一种压抑的沉重感。想当初，在网上见到这首歌，自己还觉得歌词挺好玩，也跟着学唱，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唉，那时唱起来并没感到这首歌里体现的悲凉，凄苦，愤恨，看大家的反映，知道这些兄弟们普通话没有白学。

有人握住了魏爱文的手，是一起来的穿越众王涛，他是北方人，人高马大，在一群矮小的土著当中看起来威风凛凛，此人因为是培训师出身，特别会讲故事瞎掰。特意安排在队伍里做配合用。他轻声说道：“连长别难过，咱们连就是你的家，大家都是你的兄弟，都是你的亲人。”

王涛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他抽了抽鼻子，也说起了往事：“我家本来有十来亩地，地是好地，打下来够我一家四口过一年了。那张举人相中了我们家的地，非要买下来不可。我爹说啥也不卖，那可是全家人的

命根子呀！那地主便总想找机会占了我家的田。有一年，我家的牛没看住，在地主家的坟地里啃了几口青草。地主硬说坏了他家的风水，把我爹抓去，好一顿毒打。我爹年纪大了，经不起，抬回家三天头上就就——”王涛说着说着，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说不下去了，神色悲戚，眼睛里似乎要流下泪来。好半晌他才缓过气来，“我娘身体本就不大好，着一惊吓，没过两天也随着我爹去了！”他终于忍不住了，泪水顺着他黝黑的面颊滚落下来，把个魏爱文看得目瞪口呆，老兄你不会是北电或者中戏出身的吧？

北电：北京电影学院

中戏：中央戏剧学院

“过了不久，有一天他家房子失火，诬赖是我烧的，要抓我告官。穷人家跟地主打官司怎么赢得了？！我一急，连夜跑了。到了县城后来托人回家看看，才知道我家的田被张举人占了，我小妹妹被他抓了去，当了丫鬟，说是赔偿他的损失，后来也不知被这个畜生卖到哪里去了。我的小妹妹，她”王涛泣不成声。

强！看着王涛的表演，魏爱文暗自佩服。

一个小战士再也忍不住了，愤然道：“真是丧尽天良！”

“我以前给我们乡陈云开当长工，放鸭子。这个黑心的家伙！有只小鸭子给黄鼠狼叼了去，他用皮鞭子狠狠抽了我一顿，还按丢了一只大鸭子给记上了账。平日里我吃的是他家的剩菜馊饭，还不得饱哩，他却全按好菜饭记上了账。天凉，我要是病了就没法给他赶活了，他就装模做样拿了两件没人穿的破旧衫裤给我穿，回头他就按新衫裤给记了账。有时我病的厉害，发着烧也咬紧牙关给他放鸭子，他竟全记上因病缺工！年关到了，他一亮账本，我反倒欠了他的钱！我跟他评理，他不听；我气的直哭他还假惺惺的说：舍不得离开我吗？那明年接着干吧。真是气死人了！！”小战士咬牙切齿，两眼映着油灯的光亮，真像是要喷出火来。

有了开头的，战士们也放开了，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的倾倒心里的苦水。一个赛一个。

“我是个军户，说起来祖上还是个小旗呢。可这好几代人都是给军官老爷当不要钱的佣工！哪里还有什么袍泽之情，干活不要说怠慢，就是动作慢点也是打个半死，打死了就拖出去，没人问，也没人敢问。外面死个人还得报个官呢，卫所里就同死条狗一样。人都说州县官府黑，不知道卫所里比外面黑不知道多少倍！”

魏爱文知道他是军户出身，因为要消除一下这些老百姓对官军的畏惧感，故意问：“那一打仗还了得？”

“打仗？”那军户苦笑道，“就我们这些军户，穿裤子都露腚，还和人打仗？我们比老百姓还不如，镇台招兵老百姓还能落点钱米，我们这些军户连安家钱粮都给百户千户们吞个一干二净，去了镇台上也就吃碗饭，混不上亲兵家丁的，连饿死的都有。”他啐了一口，“鬼儿子才替官

家卖命呢！”

他越说越来劲：“官军，说好听带个官，比土匪还不如。祸害老百姓比谁都狠，打起仗来比谁都耸。”

“是啊是啊，我就是北方逃过来的。”王涛赶紧来下眼药，“听说辽东和鞑子打仗，几千人楞是打过不过几百人鞑子，最惨的是居然十几个鞑子追几百官军，逃命的人活活被追得累死。就这幅模样，这仗还打个屁啊。我一个同宗兄弟前几年实在活不下去了，去投了辽镇，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说着还擦拭了几滴眼泪。

辽镇：即辽东镇，辽东镇总兵驻今辽宁省辽阳市。

“唉，哪家不是这样，要不是官府逼得紧，把我们穷人逼得没了活路，谁愿意铤而走险。我们一家千里迢迢到琼州来。原以为这里荒地多，总能混个温饱，哪晓得这里的田也不好种，没水浇地，只好地主买水，比老家种地苦好几倍都不止！活生生就把一家人都给坑没了。成了一条光棍！”

“还是这里的老爷好。”王涛又借机发挥起来，“我逃到这里给老爷们扛活，吃得饱穿得暖。老爷们还给发工钱。我们公社干得好的兄弟都住了楼房了！”

“楼房？就是短毛老爷们住得那种砖楼？瞎说吧。”有人表示不相信。

“瞎说？你明天和我一起去看！”

“要是真得就好了，我也不要什么楼房，有个遮风避雨的小屋子就满意了。”有个新兵一脸神往的说。

“是真得。”这是个从公社入伍的兵，“不过得有职工资格才行。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当兵的，一当兵就是职工了。”

“还有自留地能够种田呢。”公社的兵对自留地特别有兴趣。

“这些我们也能有吗？”有人怯声问。

注：本章情节由SB论坛的魏爱文提供。略做扩充修改。

第一百一十七节 攻心为上（二）

“当然，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一切都不是梦想，”魏爱文开始勾勒起未来的画卷：“大家在这里一个月了，日子过得怎么样？”

“没得说，又发新衣服，饭菜又多又好，上哪找这么好的差使去！”

“还给鞋子穿，第一次发鞋我都舍不得穿，过去哪穿过这样好的鞋子。”有个战士在抹眼泪，“后来首长说非穿不可，坏了还给发。都活了二十多年，没穿过一双好鞋——”说着哭了起来，泣不成声。

其实这所谓的好鞋连布鞋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草鞋上缝了个布底，鞋帮上也纳了布条，穿起来比纯粹的草鞋要舒服一点。

“可是——”魏爱文语气一转，“我们穷人过上好日子了，那些地主老爷、千户指挥、强盗土匪的，会这么眼睁睁得看着咱们享福吗？就象你，以为来琼州开荒就能过好日子，结果呢？”

大家的眼睛一下都瞪圆了。王涛一看火候到了，马上作咬牙切齿状：

“不行，我们的劳动果实，决不能让他们白白抢去了！”

“没错！”魏爱文提起了嗓音，“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被大户官老爷们欺负，他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没钱就抢我们的小民的。过去我们没有主心骨，只好眼泪往肚子里流，现在有了短毛老爷为我们撑腰，有大铁船、快枪，我们自己手里也有了刀枪，还能不能让他们为非作歹？！”

“那得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答应。”王涛做豪迈状，摆出一个《红灯记》里李玉和的造型。



《红灯记》里李玉和

“不答应！”群众的情绪果然被调动起来了。连里几个公社来的兵属于既得利益者，最有感触。

“如果他们要硬夺呢。”

“那就打他个娘！”

.....

魏爱文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家就能扬眉吐气，生活也好了，不用挖野菜充饥，天天都能吃到白米饭、鱼肉，有好衣服好鞋子穿。到处都盖楼房，安空调，冬暖夏。还有电灯，点起来满屋都亮堂堂的，比这煤油灯好上万倍。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义务教育咱们国家也富强起来了，载人航天飞船也成功了，还申办奥运会呢！嗯，反正这一切都回实现的。”魏爱文暗暗叫苦，刚才太兴奋

了，嘴一下子就没把门的了，该说的不该说的，一下子都说了出去。好在大家对“空调”，“奥运会”一类的词没什么反应，倒是没必要吃野菜的生活相当神往。

散会了，马千瞩拉魏爱文，竖起大拇指：“嘿，小魏！你真行！这会开得太成功了。大家一起回忆过去，没有不咬牙痛恨的，你这么一搞，起码都是咱们的人了。”

魏爱文满脸得意：“这，小菜一碟！等以后的，我还有更多的点子呢！”

心中满是眼泪：我那最后的可乐，都换了这些东西了……于鄂水，你太禽兽了！

第二天，魏爱文的这套东西就被马千瞩编写成了材料，分发给各连连长学习。王涛这个穿越众也不得不暂时被赶出了宿舍区——他现在不算“首长”了，身份就是教导营一连士兵。各连开主题会都把他叫去做报告。这王涛是培训师出身，靠得就是嘴皮吃饭，他又业余学过评书，说起事来不仅声情并茂，而且还经常下扣子，套得大伙欲罢不能。他的剧本越编越复杂，最后马千瞩不得不提醒他别闹得太离谱了。

但是光用这样的忆苦思甜教育法还略嫌不足，马千瞩根据席亚洲等人在盐场村的经验，组织人手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重点围绕穿越者的口号“铲强除恶，保境安民”做文章。同时在公社出身的士兵里挑选了几个比较活络的人，专门进行了政治培训。





忆苦思甜活动：忆苦思甜是“文革”期间城市农村常搞的一项思想教育活动。就是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

“政治工作的核心在于培养对我们的忠诚。”马千瞩在新军军官会议上强调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老百姓并不见得很热爱官府，官府对他们来

说只是必须服从的威权，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国家。”

培养忠诚当然不能靠几句口号，不管什么政治理论，都没有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来得有效。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在解放区里大规模搞土改，从而掌握了民心，使得自己有了稳定的根据地和源源不绝的兵源。这个比说一千一百万遍阶级觉悟都来得有效。

供给新军远远超越当地老百姓甚至公社社员都要高的生活标准，他们就会对这样的生活充满留恋感，把穿越者当成他们的大恩人。一旦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就会为穿越众出生入死。对毫无根基，更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穿越者来说，诱之以利是最有效也最快的办法。

至于马千瞩的士兵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在穿越者们的一手包办之下也算是勉强成立了，虽然多数人都对这样的士兵民主持怀疑态度——不少人还举了反例。但是马千瞩依然坚持要搞。原因自然是因为三湾改编之后，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都起了改造旧军队的神奇作用——差不多就和开金手指一样。



三湾改编：指的是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既然对国民革命军这样的旧军队有效，那么他们完全从白纸上画出来的新军队同样会有效。

马千瞩自然不能搞支部建在连上这套，否则执委会里的右派非吃了他不可。不过士兵委员会有民主的大旗作为虎皮，谁都奈何不得。为了表示他对此事的重视，他自己兼任营级士兵委员会主任。

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纪律；三是监督连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其体制完全模仿红军时代的士兵委员会，最低层设置在连，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任一人。营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委员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任。以此类推，各士委不设常委机关。

士委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兵开会时，主官必须到场，不得召开闭门会议。在战时，军事主官可以暂停士兵委员会的各种活动，以防止了极端民主化。

当然现在穿越者一手包办的士兵委员会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不民主概念，反正“首长”们要求他们选举，就选举了，至于选举了干什么，怎么干，都是一头雾水。马千瞩知道这玩意目前阶段徒有其表，但是他不喜欢“民主得有基础”这样的论调——有时候也得搞搞夹生饭。

穿越者们决定让新军士兵从最简单的自我管理开始，包括班里的内务整理安排，打扫卫生，管理伙食。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热情就会激发起来，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会加强。

田凉从博铺的检疫营里给放了出来。在检疫营的这些日子他每天上课认字，干些简单的手工活，身子骨也结实起来，每天送到营地给他们当阅读材料的“课本”也能看个大概了。田凉心里挺高兴，看来这边的老爷是要提拔他们了——最少也是个管事什么的，要不当个奴才没必要认字。

平时闲暇的时候，就是和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坐在铁丝网后面，看一水之隔的训练场上的热闹场面。他在营里交到的最好的朋友是三兄弟，都性阮，到这里之后按排行给取名为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

现在，就算是傻子都知道，买他们的老爷根本不是一个财主之流的人物——有财主自己练兵的么？乡下有乡勇，这他是知道的——田凉流浪的时候没少吃过这些人的亏，也见过他们在道路上抢劫落单的商旅，但那些土包子怎么能和这训练场上的人相比？田凉在广州的时候见过营兵操练，那也算是官军的精锐了，但是和对面校场上的士兵比，总觉得不如这边的精神。

那些兵都光着头，穿着短衣，浑身上下都透着精干利索，走起队形来整齐划一，连腿抬出去都是一线直，操练起来还整天喊着口号。这可让他们大开了眼界，虽然有些奇怪——兵都扛着木棍操练，难道这么有钱的老爷配不了几根长矛？

最奇怪的还是这里明明不下雨，却总是能听到打雷的声音，有时候一天之中接连不断，后来才听人说，那是老爷们在放大炮。老爷们还有大炮？这让他们愈发不能理解了。

终于有一天，他们被叫起来，带上东西。要分配去处了。

男孩子们，年龄在13岁以下的，去处是“初小”，据说哪里是读书的地方，田凉已经十五了，自然轮不到去，超过13岁的，算术好或者表现出其他天份的人被送进了“技术学校”，他们这一拨没啥天赋特长的，全数扫进了“军政学校”。

这个由马千瞩提议开办的学校没有校舍，孩子们统一都发了套军装，编进了教导营的“学兵队”里，也跟着大人扛着木棍去一二一了。

田凉想知道郭芙给安排去了哪里，但是女孩子们分配是在另一天，后来他才从送饭的大妈那里打听到，13岁以下的女孩子也去了“初小”，其他的都进了“技术学校”。

“听说在学校学了本事之后就要分给‘首长’们做丫环。”大妈好像还很羡慕的样子，“都是有福气的孩子呢。”

第一百一十八节 练兵

军政学校学兵队的日子和在检疫营没什么两样，日子过得一板一眼。早晨5点和教导营的士兵一起起床跑步。只不过教导营是越野跑5公里，他们就是绕着校场跑十圈。

上午是学习的时间，继续他们在检疫营地里的学习，包括识字和算术。比起在检疫营地是盐场村的“假髭”上课，现在上课的都是“真髭”了，孩子们也学会了其他人对这些澳洲老爷的们的称呼：“首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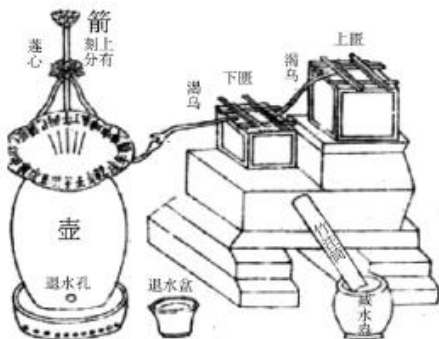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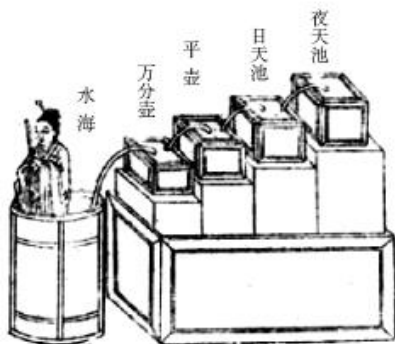
“首长”们上得课比简单的识字和算术要有趣的多，有人来教他们看一种亮晶晶的小圆盘子，上面有许多算术课上学过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两个不住滴答滴答发出声音走动的针。据上课的“首长”说，这叫“钟表”，是用来记时的，看这个就能知道现在的具体时辰是多少。比起更香、更漏这样的东西真是又方便又准确。



更香：古人没有钟表，用于计时而特制的一种香。即在香上标出刻度，根据燃点后的香的长短，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和迟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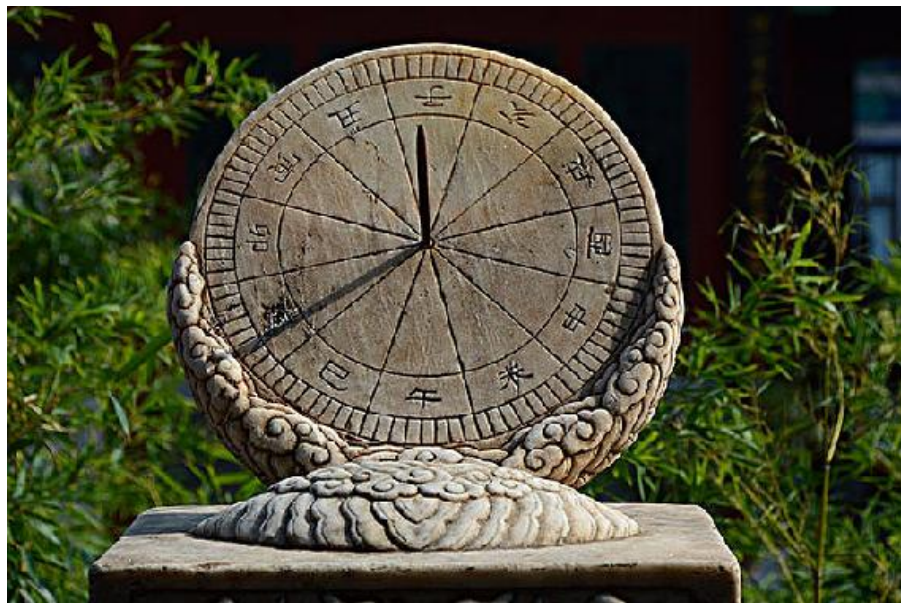
更漏gēng lòu：又称漏刻、漏壶。古时夜间凭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所以漏壶又叫更漏。漏壶主要有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类。早期的刻漏多为泄水型。水从漏壶底部侧面流泄，格叉和关舌又上升，使浮在漏壶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下降，由漏箭上的刻度指示时间。后来创造出受水型，水从漏壶以恒定的流量注入受水壶，浮在受水壶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上升指示时间，提高了计时精度。刻漏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已出土的文物中最古老的刻漏是西汉遗物，共3件，均为泄水型。其中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的青铜漏壶最为完整，并刻有明确纪年。比较完整的传世刻漏有两个，均为受水型：一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元代延祐三年(1316)造；一个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清代制造。上面漏壶实物图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铜壶漏刻，于公元1745年制造，最上面漏壶的水从雕刻精致的龙口流出，依次流向中壶，箭壶盖上有铜人仿佛报着箭杆，箭杆上刻有96格，每格为15分钟，人们根据铜人手握箭杆处的标志来报告时间。



吕才漏壶与莲花漏壶

最早备有4个铜漏壶，分别叫：天地、平水、万分、收水。漏壶正中安装了1个名“饶”的铜乐器，以机械操纵，时到每刻击饶报点。

古代用漏壶计时原理：漏壶分播水壶和受水壶两部。播水壶分二至四层，均有小孔，可滴水，最后流入受水壶，受水壶里有立箭，箭上刻分100刻，箭随蓄水逐渐上升，露出刻度，以显示时间。而一昼夜24小时为100刻，即相当于现在的1440分钟。可见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所以“午时三刻”相当于现在的中午1时43.2分。



日晷（此处应为“晷”）：本义是指太阳的影子。现代的“日晷”指的是人类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其原理就是利用太阳的投影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通常由晷针（表）和晷面（带刻度的表座）组成。利用日晷计时的方法是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重大发明，这项发明被人类沿用达几千年之久。

“这个真是宝贝，我们家乡的黄老爷都没有！他可是县里的头号绅户。”

“你们那的黄老爷算什么？”上课的“首长”不屑一顾的撇了下嘴，“就是北京的皇宫里也找不到。”

“那不成了稀世珍宝了？要是把这个进贡给皇帝，首长们不就能当大官了。”

萧子山无奈的笑了下，老百姓的话语里往往有他们最朴素的认识：好东西就得是皇帝享用的。千百年来中国式皇朝无偿的掠夺了他们所统治下的最好的东西来供一家一姓享用。甚至任何东西只要一沾到“贡品”的边，就是一种品质的保证。

“钟表的用处是更精确的掌握时间，”萧子山把话题从宝物上转移开，“过去大家只能看日头，或者听打更、鼓楼打鼓、午炮之类的方法才能大概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有了钟表，就可以随时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又用了多少时间。”

“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呢？”有人提问了，“过去我给财主放牛，都是一去一天的，天亮了出去，天黑前回来就是。”

“你们现在只要记得如何看时间，至于具体有什么用处，以后自然就知道了。”

萧子山知道这个很难和400年前的少年儿童说明白。除了研究天文学的专业人士，传统的农业社会很少需要精确的时间，精确的时间掌握是近代科学的需求。

这一阶段属于“普及教育”。比起更加复杂高深的科学知识，尽快的让这些新人适应穿越者使用的度量衡、时间单位和习惯用语更重要一些，只有在交流上完全没有障碍了，才能有效的被驱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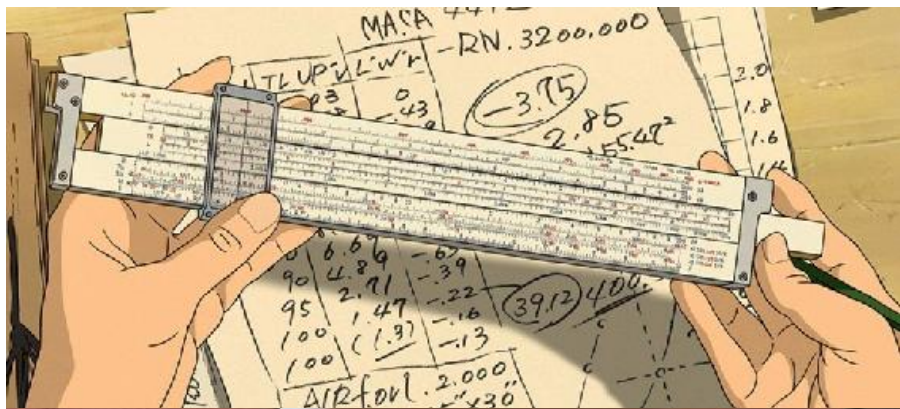
下午则是操练的时间，他们和新兵一样，最主要的就是进行队列训练，因为有了检疫营里的40天普通话教学，教官的命令他们是听得懂的，虽然有人还是左右不分，但是象新兵那样因为听不懂命令而被拉出来挨揍的人就少多了。

晚上和新兵们一样，是政治教育，反复洗脑，同时还讲授一些额外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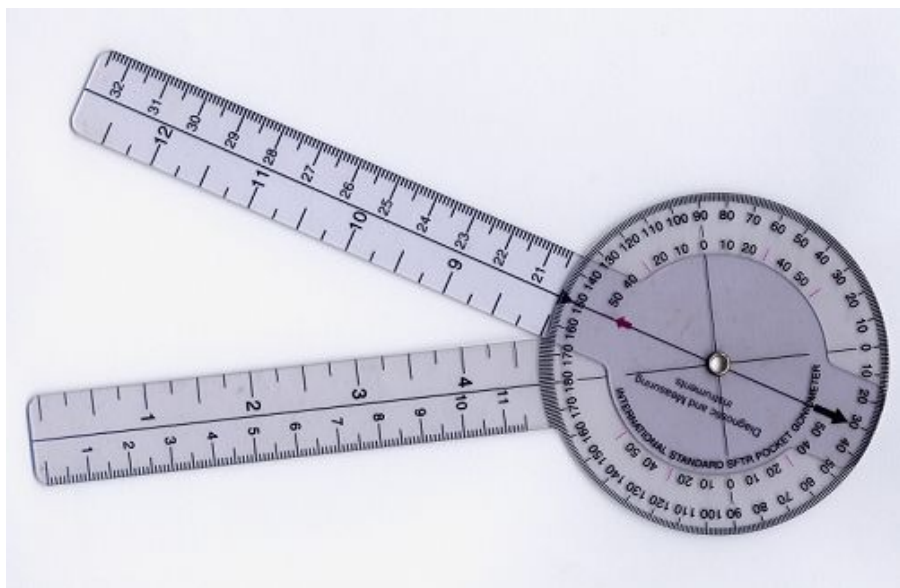
比起一般的新兵，他们除了文化课程的课程更多——新兵只在晚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上些简单的识字算术课程而已。马千瞩虽然对这些孩子有着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决定暂时不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殊化教育，让他们在教导营这个集体中好好的锤炼一番，再看看哪些人适合成为未来的中坚力量。

田凉学得很辛苦，他本来就不怎么聪明，在检疫营地就因为学习太差挨过好多次打，现在学得更惨了，最后在分科考试的时候就落到了步兵科去。阮家三兄弟学习成绩突出，被选进了炮兵科。某天来了个穿蓝衣服的“首长”，在得知阮家三兄弟是渔民家庭出身之后，他们就成了“海军”，大约是“水师”之类的地方。

之后他们就分班了。阮家兄弟现在埋头于学习火炮诸元表和各类射击方法的掌握上，每个上午都要推着大炮到处跑，把操炮动作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最可笑的学着套炮车，火炮的炮车和炮身都要用专门的牵引皮带快速的套上牵引马，小的炮套一匹就够了，最大的炮要套8匹。为了更好的熟悉马性，学习炮术的人每隔几天都要去农庄伺候马匹。至于下午，要学习使用计算尺、规尺，测量仪这些器材。



计算尺：算尺（**slide rule**），或计算尺，即对数计算尺，是一种模拟计算机，通常由三个互相锁定的有刻度的长条和一个滑动窗口（称为游标）组成。在1970年代之前使用广泛，之后被电子计算器所取代，成为过时技术。



中圆规尺

田凉则练习扛着木枪的方法，披上藤甲分列进行刺杀、带领班进行队形变换，挖壕沟，堆土垒，筑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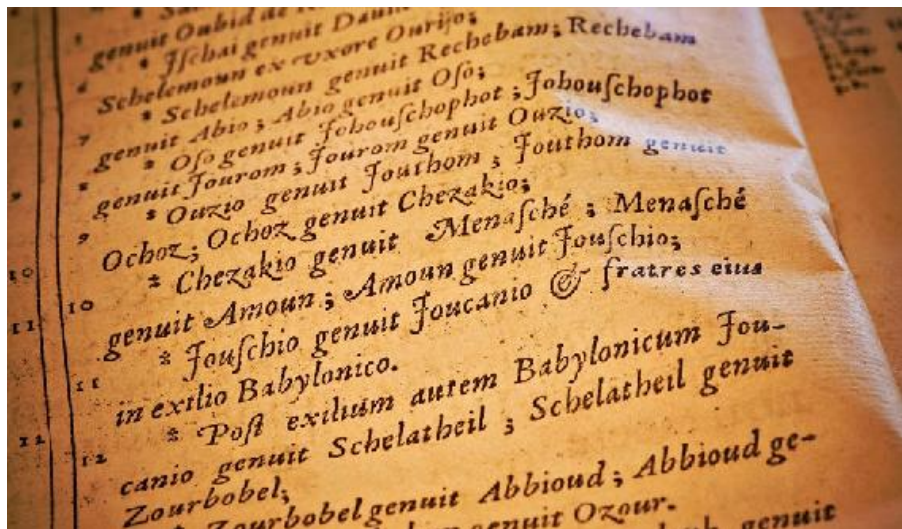
每隔几天，教官们就会带着大家出去行军，路上不断的对假想的目标进行各种科目的训练，有时候是短途的冲锋，不但的要跑得快，还要在冲进敌人阵地的时候刺杀对方。

最惨的是武装越野，全体背着几十公斤的东西在山间小路或者田埂上小跑上15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抵达之后容不得休息，马上开始修筑工事，然后分成两拨进行对抗，对抗的科目有射击——用木枪，这些枪已经不是在加了配重石块的木棍了，而是灌了铁的训练枪，除了不能射击，枪管、火门、刺刀座一应俱全。在模拟的射击的时候，士兵们要完全按照前膛步枪的发射步骤：咬破教练弹的弹壳，装弹药，上火帽，一个动作也不能少，教官还会批评动作不标准。射击之后，还会有双方的刺刀格斗和肉搏战。这种战斗直到一方把另一方驱逐出阵地才算结束。失利的一方要负责晚上的宿营地搭建和做饭。有时候这样的对抗训练会变成假戏真做，往往会有不少鼻青脸肿，甚至被打破头和骨折的伤员出现。



田埂gěng：田间稍高于地面的狭窄小路，也叫埂子意思是田间的埂子，用以分界并蓄水。田埂的用途还包括供人行走和种植作物。要车水灌田，须先做好田埂。

这个时候，由卫生组的人带队的实习女护士们就会发挥作用，这些伤员成了她们最好的实习标本。那些所谓进了“技术学校”的女孩子，其实扫数都成了卫生组护士培训班的学生，时袅仁还打算从中培养出若干合格的医生出来，他已经选了几个特别聪慧的女孩子，开始秘密的教她们一种古怪的语言：拉丁语。



拉丁语（*Lingua Latina*）：属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起源拉丁姆地区（意大利的拉齐奥区）为罗马帝国使用。虽然拉丁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死语言，但有少数基督宗教神职人员及学者可流利使用拉丁语。罗马天主教传统上用拉丁语作为正式会议的语言和礼拜仪式用的语言。此外，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提供有关拉丁语的课程。

在医药卫生界的各学科，拉丁语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学术用语。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学等都采用拉丁语命名学名。药理学、处方学、药用植物学、动物学、中药鉴定学也都采用拉丁语命名，统一了国际药学术语。世界各国都规定，标准的处方应用拉丁语书写，拉丁语处方在国际间是通用的。

这些见习女护士们没什么器材药品，她们身上背的制式红十字医药箱尽管仿制的是400年后的最新版本，里面基本上是空空如野。除了酒精、脱脂棉、夹板、缝合针线和一些简单的中药制剂之外就没什么好用的东西了——所有的现代药物都由卫生组的大夫自己掌握。好在这年头能活到十几岁的人都是达尔文法则下的强者。身体素质都算不错。稍微处理下，休养几天就好了。



红十字医药箱

田凉在一次演习中看到了郭芙，她现在也穿着和他们一样的衣服，头发却已经留了起来，还戴了一顶无檐圆形软帽，袖子上还有个奇怪的刺绣的臂章：一条蓝色的蛇缠在木棍上——每个“护士”的袖子上都有。



蛇绕拐杖：医学的标志和徽记，人们称之为“蛇徽”。蛇徽由来已久，且有特定的意义。希腊伟大诗人荷马，在史诗中赞颂民间医生阿斯科雷波为伟大的十全的医生。传说，他是公元前400年被奉为医神的阿波罗的儿子。阿斯科雷波是一个庄严、文雅、慈祥的医生，他手持一根盘绕着灵蛇的神杖，云游四方，治病救人。因为医术高明，为人善良，特别受人拥戴。后世出于对神医和灵蛇的崇敬，也为了纪念阿斯科雷波，便以“蛇绕拐杖”作为医学标记，这就是蛇徽的来历。

田凉在这次演习中特别的拼命，期望自己能得点啥小伤，能和郭芙见个面说说话，但是他那次的无比勇猛倒让对手去了卫生队，自己却完好无损。只好懊恼的远远得看着郭芙。

等到他们已经慢慢的适应这样的训练，教官们又玩出了夜间集合的花样，深更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忽然紧急集合，十分钟之内没装备齐全到校场的，全都被罚绕场跑10圈。如果这样也还好，最可怕的是有时候还会进行夜间拉练，每个人的背上都拴上一条白布条，然后一个挨一个的夜间行军。

古代军队极少进行夜战，一是古代通讯联络手段落后，夜间行军都很难控制队伍行进方向，更不用说进行战斗了；二来古人很少有现在这样完备的地图可供参考，如果没有合适的向导，即使白天也会迷路，更何况晚上。

正是因为古代军队对夜间战斗持回避的态度，穿越者才要进行这样的训练，对数量占劣势，但是在训练上占优势的新军来说，夜战是有效

的抵消敌人数量优势最好战术。

夜间训练不仅仅是行军走路，他们还要学会在夜暗环境下分成班组进行战术机动，完全靠哨子和笛子和喇叭进行联系协调，必要时候也用过花箭。红军和八路军当年也没有步话机，一样在夜战中如鱼得水。

然后就是野外生存课了，本来北纬准备的训练大纲里从海南这样的热带、亚热带一直讲到白雪飘飘的北国，但是考虑到二三年内大家还不会去东北发展，还是以本地和华南作为讲授重点。幻灯片在讲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讲授识别各种植物、动物的时候，先用图片示例，再到野外实地察看。接着还教了如何使用指南针，怎么在野外辨别方向，预测气候，搭建临时住所，卫生救护……最后士兵们以班为单位派进山去生活十天，期间还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每人可带一把匕首、一斤生米和若干盐。为了防止这些新兵在野外训练的时候乘机祸害老百姓，北纬带着他的特种小队负责监视，顺便也给自己的队伍练练兵。

第一百一十九节 排枪和神枪手

当他们经受了这一切，被证明完全适应了军队生活之后，射击训练才正式展开。

枪支，即使是前装线膛枪，也是在这个时空里最有强大的步兵武器，穿越者必须确保持有它们的人忠诚可靠。

有些人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中途要求退出，这样的人会被安排到公社作为劳工使用，但是他们必须双倍的偿还穿越者给的安家钱粮、军饷和伙食，在没有还清这笔债务之前，不能脱离公社，除了基本口粮外没有任何的报酬。

至于逃走的，穿越者强大的通讯能力和夜视能力使得黑夜和距离都无法成为逃兵的掩护，抓回来的人无一例外，全部发到采石场和砖瓦厂去当苦力。

不过，情况比马千瞩预料的要好，无论是逃兵还是要求退出的，前后不到二十人。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下来了。

主持射击训练的是李运兴，他在省射击队当过射击运动员，这方面比较熟悉。为了主持训练，他自己领了一支步枪和100发弹药，连着打了一周，基本上把米尼步枪的射击性能摸熟了。

前装线膛枪的射击精度还是比较好的，这批枪都是在穿越前制造的，材料好，工艺精，还经过校准，李运兴打了几发之后马上就找到了手感。

他先从最基本的持枪、据枪动作开始校正，然后再练习端枪瞄准时的稳定性。一切都合格了之后才开始射击训练。

米尼步枪发到手的那天引起了士兵们的很大轰动，这种枪和他们能够见识到的各种火器都不一样，枪身乌蓝色的，泛着幽光，所有的部件都很光洁，没有铁器制品惯有的毛糙感。配着皮套的三棱刺刀闪闪发亮。皮子弹盒里是用黄色粗纸包着的子弹。还有个黄澄澄的小铜片，这个据说叫火帽。



米尼步枪

枪沉甸甸的，但是比他们平日里用的训练枪要轻一些，各个部位的尺寸都造得大小合适，用过鸟铳、三眼铳和其他各种火门枪的人都觉得这枪非常精巧称手，用着一点不别扭。

第一次实弹射击的时候，步枪爆发出来浓烟、强烈的硝烟味和枪托的沉重的后坐力都让许多第一次拿枪的泥腿子们深刻体会到了手中武器的威力。铅弹在厚厚的木靶上的穿透力更是让他们咂舌——传统的鸟铳

打的铁砂，用厚一点的木门板就能挡住。

为了增强他们对手中武器的信心，李运兴还说服了马千瞩，从库存里搞来一副铁甲，当场试射，在200米外一枪打了个对穿，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娘的，这样铁甲不就啥用也没有了？”林福摸着铠甲上还在冒烟的小洞。“打仗也太容易了。”

“那咱们还不是天下无敌了，就站在哪里打枪，谁也冲不过来。”战士们兴奋的嗷嗷叫。士气值猛增。

“天下无敌还谈不上，”李运兴说道，“但是我们有很大优势。比敌人打的远，打的准，又打得快，骑兵也好，弓箭手也好，都没法对我们有威胁。

“但是敌人有大队骑兵的话，光放枪还是不行的。这枪最远能打400米，骑兵花不了1分钟就能冲过来，你们1分钟里能开几枪？”

“三四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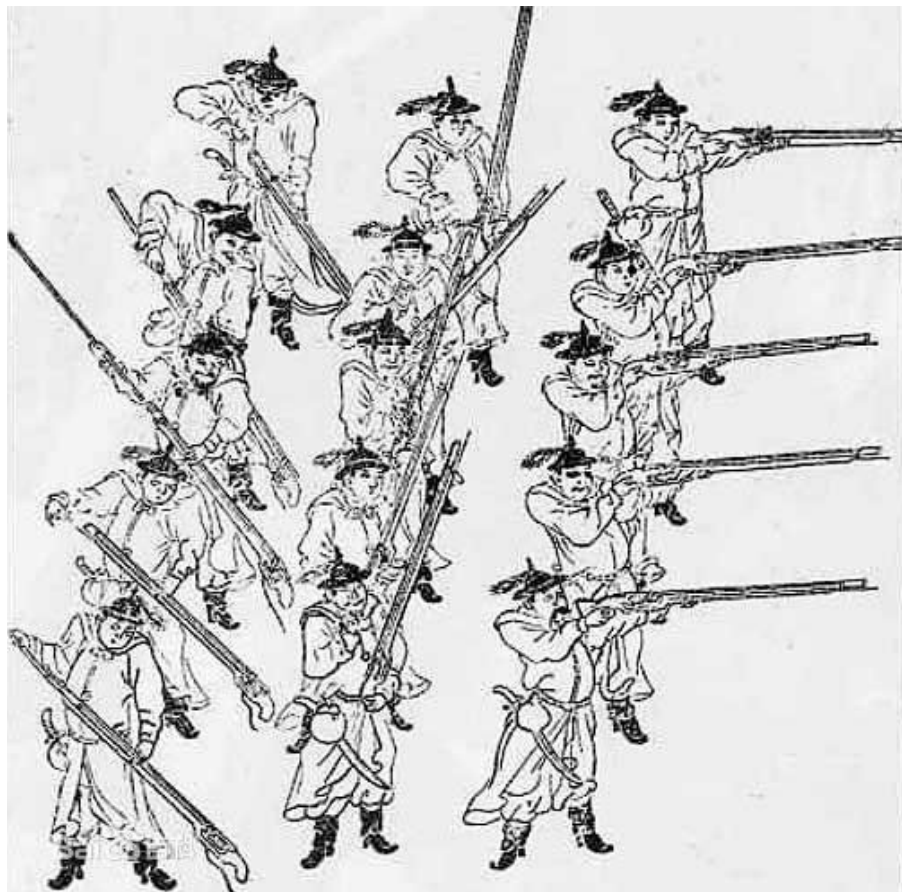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人少，对方人多，1分钟里大家开了三四枪，敌人没被打跑，这时候怎么办？”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内中一个汉子，原本一直不说话，这时才插话道：“用长矛逼住。全体成方阵，外面有长矛手护卫，里面是火枪手。”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办法。”李运兴倒不意外这个建议——这个方法不算很稀罕，明代也有类似的战法：长矛手掩护火器射手，更有升级版，用战车列阵掩护火器的。“还有没有更好的呢？”

“连珠射。”汉子又说了，“火枪手分三排，轮番射击，这样一分钟就不止打3~4次了，可以连绵不绝。”

“不错，不错，你从哪里知道的？”李运兴大为惊讶，这个“三段击”一向被视为穿越秘法，没料到明代人早就有这样的概念了。转面一想，既然日本战国时代能搞出这套战术，大明也不会想不出来。



三段击：三段击是十六世纪所出现的一种火绳枪战术，在当时火枪无法连续射击的情况下，这种战术弥补了火枪射击速度慢的缺点。在明朝和日本都出现过三段击的记载。这种射击方法在连发火器未发明时是一种快速持续有效的射击方法。根据《明史》记载，明朝初期平定南方（云南）的将领沐英首先在使用火器对付叛军大象等野兽兵种时有感于火药装填速度太慢而改进的一种战术射击方式。具体是由三人为一个小组，先由最前面的火枪手射击，然后退至队伍后方专心装填弹药，由第二名士兵上前开火。三人交替装弹、开火，使原本射击一次需要一分钟甚至更久的火绳枪效率提升三倍！近似于欧洲的半回旋战术。

“小的在京城看过京营操练。”

“有眼光，叫什么名字？”

青年啪的来了个非驴非马的立正抱拳：“小的黄熊，北直隶河间人。”

“好，下操后到司令部来。”

“是！”

训练射击倒还容易，把枪支维护的概念灌输给他们才不容易。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枪支是需要维护的，第一天射击训练结束后，尽管要求事后对枪管进行清理，但是在随后的晚间突击检查中，发现只有极少数的士兵按要求清理了枪支。

古代对火器的保养方面并不重视，也没有火器没保养具体要求和规范，大炮在露天最多就是用些遮盖而已，鸟铳之类的东西，本身质量低劣，弄伤自己的可能性比打到敌人更大，士兵不爱用，更妄谈保养了。

前膛枪即用残渣较多的黑火药又有包弹药的纸，对枪支保养的要求更高，李运兴不得不在每次射击训练之后都进行强制性的保养工作，手把手的教每个士兵进行枪支保养。每个人枪都要验过之后才能解散。接着这个任务又下达给各班班长执行，采取层层检查制度，李运兴检查班长的枪，班长检查班里每个士兵的枪。配合严厉的惩罚制度，总算把擦枪的习惯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是得了不少烦言，认为“首长”多此一举。

马千瞩不止一次从安插在士兵中的眼线中得到这样的汇报：擦枪管就是浪费，有残渣把枪管倒倒干净不就是了，反正不擦干净也打得响。

也有人说这些澳洲海商，都有些“独”，就知道认死理，样样都有规矩，不象本地人那么会变通。

马千瞩看到这样的士兵心理汇报，不由得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初合资企业的中国员工们对外方的议论——两者倒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田凉在射击训练里一样混得是个中下水平，李运兴定的考核标准是100米距离内10次射击上靶6次就算合格了，田凉第一次考核只中了三枪，等到第三次补考才算勉强及格。

但是也有很强的人，阮家三兄弟的都在第一次考核中就得了良好。一个原先的苟家庄团丁杨增得了唯一的一个全优：十枪全中。

“枪法真不错！”李运兴兴奋的拍了下他的肩膀。

“谢谢首长。”杨增来了个标准的立正，“小的原本是打猎的。”

“打猎的？怪不得你的眼力好。”

“不是，小得过去就用过这样的鸟铳。”

“哦？”李运兴来了兴趣。

“过去我在苟老爷，不，苟大家当团丁的时候……”他赶快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有次海贼们送来批货色，里面有几十支这样的枪。”他比划着，“不过没首长们的枪好用，要点火绳，拿着也重。”

李运兴想起来了，从苟家庄缴获的武器里是有一些洋货的，其中就有一批火绳枪，根据几位历史方面的人士考究，应该是英国产的。

“那枪比庄里原来的鸟铳好用多了，打得也准。不过庄丁们吃过鸟铳的亏，都不爱用。苟老爷，苟大见我喜欢就给了一支，我没事就打鸟玩，这样就熟了。”

“你打枪这么准，苟大对你一定另眼相看吧？”

杨增面上露出一丝难堪的神情，他自从在苟家庄被俘，到了百仞城，翻来覆去的审问了好多天，又劳动改造了一段日子，因为没有劣迹，又属于主动弃械投降的，就给安排到公社干活了。在这段时间里他

已经了解到这群“髡贼”、“短毛”或者“澳洲海商”，最看重就是每个人的“历史问题”要清白，他在苟家当团丁这个“历史问题”显然是个污点。

“回首长的话，”他小心翼翼的说，“小的不过是苟家庄的普通团丁罢了，虽然打枪准些，那苟大并不太高看小的——他还是喜欢那些枪棒刀剑上的功夫。”

“枪棒刀剑再好，难得抵得住你的一火枪么？”李运兴对他所想一无所知，还以为他怀才不遇。

“那得是老爷们用的枪才行——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过，这枪能打这么远，打起来又准又快。”杨增说到枪支有些兴奋，“洋枪好虽然好，可是和这枪比就差得太远了。”

“哦？你说说好在哪里呢？”李运兴自己对枪械和射击都有浓厚的兴趣，知道好的枪给人的感觉有多兴奋，他没想到在另一个时空也有这样的同好存在。

“好处可太多了，但是小人以为最好的地方有二个，一是火帽，直接放上去就能打火，用不着专门放打火药，安全好用；二是弹药都用纸包好，用着方便，份量也拿捏的准，平日里小的打枪都是拿火药袋倒的，倒多少全凭手感，偶然也会倒多倒少，不象这样的纸包弹药来得准。”

李运兴想这个人还真不简单，普通的士兵都是照章行事的按照教官的要求做，他还有能很多想法，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人才。

“100米能百发百中了，200米呢？试试看？”

“首长的吩咐，小的一定招办！”这番话加上抬头挺胸立正的动作，感觉十分违和。

李运兴特意给了他一支带有J+ 标记的高精度米尼步枪，200米外的靶子是一个直径15米的圆形靶。杨增屏息凝神，又是十发十中。

简直神了！李运兴十分惊讶，米尼步枪虽然也算是线膛枪，但是精度不能和后膛定装金属弹步枪相比。这个杨增不过有打火绳枪的经验，训练了一个月就能打出这个成绩，可算是极有天赋了。

接着又把靶子移到了300米外，这次杨增有4枪脱靶。当靶子移动到400米外时，他还是命中了4枪。这个成绩已经相当可观。在场地的几个军委会的退伍军人都叫好了。就是拿56半射击，这个成绩也算不错了。

“不错，你就都当狙击手吧。”李运兴为自己训练的队伍里出了这么一号人物感到高兴。

“谢首长提拔！”杨增不知道啥叫狙击手，但他直觉的认为这肯定对他有好处。

他和其他几个射击成绩优秀的人一起被挑选出来，作为狙击手进行下一步的培训。魏爱文决定在步兵连之外组建一个猎兵排作为远距离精确射击支援。

第一百二十节 海陆纠纷

黄熊来到司令部办公室的时候，除了李运兴之外另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他认得，是本营的一个军官“魏首长”，还有一个“马首长”也经常在训练场露面，似乎是个大人物。

他不认得的人是冉耀。李运兴一下操就在司令部办公室里给治安组打了电话。这个黄熊的见识显然不是老百姓所能有的，多半是个明军的军官。他得确认是不是个探子。

最后还有一个来看热闹的东门吹雨，他现在事情不多，东门市的秩序也上了正规，经常跑到马千瞩这里来鬼混，还起草了不少参谋部章程之类的玩意，混了个挂名参谋。

“坐吧。”冉耀貌似随意的说了一句。

“谢谢首长。”“谢长赐座！”黄熊又来一个立正——他好像特别好这个。

众人看他举手投足，和一般新兵的确有所不同。

“你当过官军吧？”冉耀劈头盖脸的直接问。

“是！小人曾是蓟州镇把总。”他倒是一脸坦然。



蓟州镇：今名蓟州区，天津市市辖区，位于天津市最北部。为明九边重镇之一。蓟镇设置的目的是牵制九边其他边镇及京营，起到防备叛乱的作用。

把总：官名。属于明代京营、边军系统，秩比正七品，次于军中统率千名战兵之千总（守备），麾下约有战兵四百四十人。

还是个明军军官。这倒有点出乎李运兴的意料。这次招兵，来了不

少本地的逃亡军户。但是蓟州镇的把总和海南的卫所军户完全是两码事，前是真正的军人，后只是军事地主的农奴而已。差别实在太大了。

“既然是朝廷的军官，怎么千里迢迢跑到琼州来了？”

黄熊犹豫了一下：“小人因为和上峰口角，无意中杀了对方。”

还是个杀人犯。怪不得要潜逃得这么远。

“为何起了冲突？”

“还不是为了些钱粮。”黄熊苦笑一下，“朝廷一直欠饷，欠得都快让当兵的饿死了。上面拨些钱粮下来，也没有我们的份。我去讨要，就起了冲突。”

理由倒也直白。但是冉耀知道如果是密探的话，过来投奔的理由自然都会编造的滴水不漏，他们身在海南，也无力去蓟州调查事情的真相。

“为何投到我们这里来当兵？”

黄熊道：“首长们是海外之人，和大明官府不相干，自然要投到这里来。”

这话也没什么漏洞。几人对视一眼，马千瞩忽然问：

“你觉得我们这些团练训得如何？”

“大人们……首长们的练兵之法，标下向无所闻，不敢评论高下。”黄熊恭恭敬敬的说，“然而旬月之间，将乡间愚民训得知进退，懂阵法，已是极高明的了。对付乡间土匪已经绰绰有余。”

马千瞩点点头，又随意问了些问题，这才叫 he 去了。

“要不要留他？”冉耀低声问。

如果保险起见，这个人不但不能用，最好还是直接咔嚓掉——他已经接受了穿越的全套军事训练，如果真是密探的话，逃走之后就会把大量的底细都泄露给官府。

魏爱文说：“我建议留着。以后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了，万事总有个开始。这也不信，那也不信，我们还能用谁呢？”

“万一是个探子呢？”李运兴有些犹豫。

“要是探子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暴露身份了。”冉耀说，“我个人觉得他说得是真话。”

“你这话说得不唯物。”东门吹雨批评道。

“啥叫唯物？要真得提高警惕，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劳工、民众，你能说个个都是可靠的？”

“小魏说得对，我们不能总是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马千瞩下了决心，对冉耀说：“在他档案上注明‘控制使用’，找二个兵交叉监视他。”

“好的，我这就安排。”

“喂喂，”魏爱文叫了起来，“你们在教导营里安插探子，怎么我都不知道？”

“这是由执委会垂直管理的，你看我们的通报就是了么。”冉耀敲了下桌子，上面还丢着一份本周的士兵动向的文件，“小魏，你的保密意识可不大好，这东西是有密级的，你就这么丢桌上？”

“这里士兵是进不来的，连站岗都是我们自己负责，丢不了。再说屋子都有门锁。”魏爱文大大咧咧的说，“马总长，去看看我们的射击训练怎么样？”

“好啊，去看看。”

到现在为止，新军一共进行了100次射击，其中40实弹，60次无弹丸射击，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19世纪对射击最重视的英国军队的新兵射击数量了——穿越对自己的起家人马可以算是不惜血本了。

一行人走到二连时，现二连的士兵们正聚在一起。一个长的黑黑壮壮的士兵，正拿着一杆步枪，瞄准远处的一块石头。在他边边围了一大堆人。

“兵”的一声。石头被打飞了。看来他们练的不错。这个兵魏爱文认得，正是李运兴掘的射击尖子杨增。

就在魏爱文想过去表扬两句时，东门吹雨抢在他前边走了过去。

他对那个打枪的士兵说：“你，打的不错。”

士兵嘿嘿笑了一下。

“现在，你再打一次给我看看。”东门吹雨不紧不慢的说。

士兵又打了一枪。正中目标。

东门点点头，站在士兵身边。然后从腰间抽出一支杰林德手枪，装上空弹，说：“再来一次。”

士兵开始清理枪管，就在这里，东门朝天开了一枪。士兵手一抖动，有一些火药撒在了外面。

这个参谋部唯一的参谋开始催促：“快。”

火药总算进去了。在清理的期间，东门又开了两枪。

士兵开始重新装弹了。

“快。再快点。”

东门手里的枪又响了。士兵的子弹掉了在了地上。

“你在干什么。装弹。快装弹！”东门在士兵的耳边叫喊着。

士兵急急慌慌的从弹药包里摸出了另一子弹。

枪又响了。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催促：“快！动作再快些！”

士兵哆哆嗦嗦的把子弹装进了枪管。

又是一枪。大家能看到士兵装火帽时手在颤抖。

“开枪，快开枪！”他还在继续。

士兵终于完成了装弹的过程。

“快。瞄准。射击！”他在手枪声中命令。

士兵的枪响了。

前方的石头没有反应。子弹打偏了。

东门吹雨收起手枪，说：“继续练习。”

大家都摇了摇头，枪是打得很准，可不是个士兵。

离开人群后，魏爱文追上了他，气不过的说：

“东门吹雨，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哪里过份？”

“那个杨增，自从到了猎兵排，为了练习射击。下了多大工夫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全营打的最准的士兵”

“那与我无关。魏连长，请你记住。我们需要的是军人，不是射击运动员。”说着他看了一眼李运兴，“打仗不是在安静的射击馆里。”

不等魏爱文回话他就走远了。

魏爱文和李运兴一起开始讨厌起这个不近视却戴着眼镜的家伙了。

更让魏爱文窝心的是，他那十分壮观的炮兵，居然连大炮带炮手分给海军一半！留给他们的只有9门12磅山地榴和几门6磅轻型加农炮，8磅加农炮和70mm的后膛炮都给海军分去了。这个结果也让自封的炮兵总监张柏林气歪了鼻子——他可是在炮兵上花了大量的心血。而李海平用在海军能敞开吃鱼这样的卑劣的物质勾引手段拉走了那些最好的炮手更是让他怒火攻心。

“马总长，不带这样的吧！”张柏林气势汹汹，“我们陆军可是反围剿战斗的主力，你把大炮都给了海军，这仗还怎么打？”

还有教导营明明有四个步兵连的，凭什么海军分走一个连当什么‘海兵队’？执委会好海军那口我们也认了，陆军土海军洋嘛。但这太欺负人了！”

马千瞩站了起来，说：“你们就知道要大炮！8磅加农炮就是给你，你有马拉吗？”

“南海农庄里有……”

“你还炮兵总监呢，你知道8磅炮要几匹马？”

张柏林哑巴了，他还真不知道他那心爱的武器到底要多少马才能拉。

“至少6匹！还得是中型马。”马千瞩敲了下桌子，“吴南海的农庄里总共才几匹马？”

“用驴子也行……”张柏林继续他微弱的抵抗。

“用驴子就只能拉12磅山地榴。一个山地榴弹炮连大炮加弹药车，光驴子就得给你配30头。吴南海倾家荡产都不够给你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张柏林彻底熄火了，魏爱文还在不依不饶那个海兵连的问题。

“海兵连就是未来的海军水手，教导营本来只是代训。现在一个月满了，海军要他们上船训练了。”

两个人在马千瞩那里挨了一顿说，灰溜溜的出来了。

“海军真他妈的欺负人！”魏爱文还是气愤难消。

“他们仗着有丰城旅馆，收买了执委会的高官

“我们找席营长说说去。”

“席胖子？”张柏林干脆很不恭敬的叫上了，“他和马千瞩是穿一条裤子的。”

“其他几个人呢？白羽，应喻他们……”

“我看也靠不住，那帮老军人一辈子都是‘听党的话’，到了这里就成了‘听执委会的话’。”

“这么下去我们陆军会吃瘪的。”魏爱文对陆军的前途痛心疾。

“哼，我看得组织个团体维护我们陆军的权益了——这也是为了全体穿越众么！由着他们乱搞下去对穿越大业不利——海军现在有屁个用处，反围剿还不是靠我们？执委会这是本末倒置。听说营里的军官很多人都对执委会的决议不满……”

“小声点，你说说看，具体怎么办？”

第一百二十一节 葬礼

4周的基础训练完成之后，陆军教导营正式成军了。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因为属于示范部队的性质，合成化程度非常高，除了步兵、猎兵，还有炮兵和勤务部队。

军委会制定的编制大体模仿18~19世纪初期的欧洲军队，营作为基本作战单位，每个步兵营编6个连，每个步兵排由3个班组成，每班9人，排30人。3个排组成1个连，每连100人。连编有旗手、鼓手和笛手，另有5人编制炊事班1个。

现在的陆军教导营，只编入了3个步兵连，1个猎兵排，另外还有1个“掷弹兵排”。这个所谓“掷弹兵排”在此恢复了它的本意，而不是精锐步兵的意思了。

化工部门出品的1号手榴弹的杀伤力太小。为此又开发了更大号的4号弹。外壳改用铸铁。材料不过关，又没有合适的猛炸药，只好采用增加体积的方式，加多黑火药的装填量，结果就是造出来的4号弹的尺寸堪比老式地雷。



老式地雷

因为重所以这种武器是以链球的方式掷出的——当然直接手投也行，但只有十几米远。4号弹没装拉火引信，而是采用了更安全可靠的导火索引爆。投弹手得专门准备一根缓慢燃烧的火绳——这倒和最初的掷弹兵一模一样了。

如此别扭的设计让新军的军官们又爱又恨，不过能拔脓就是好膏药。从士兵里选拔出来个力气大投得远的人来当这个掷弹兵，每人标配4枚，用专门的背箱背着。

但在新军投掷训练的时候却发生了事故，投出去的手榴弹还没着地就在空中爆炸了，纷飞的铁片当场炸死一个士兵，炸伤好几个人。检查结果是导火索的质量不过关，燃速过快。

制造导火索在技术上很简单，用纸和火药就行。但是手工制造却很有技巧。谁也没在火工品厂干过，光看书做出来得导火索装药不匀，有紧有松，燃烧起来忽快忽慢。这个问题过去就存在，会造成爆破卡不准时间，所以常会把导火索放得比较长一些。但是手榴弹就不能留太多的安全量了，否则落地之后长时间不炸够把导火索给掐掉了。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化工组组织人连续试验了好几天，摸索改进工艺，没想到却很容易的解决了——某天一个货郎担子到了东门市，他叫卖的是一种过去从未有人卖过的东西——鞭炮。当即被意识到其中价值的东门吹雨全部买下，拿去一试结果令人满意，这个爆竹匠第二天就被穿越众用刺刀逼迫着把全家还有做炮仗的工具材料都给搬到了百仞公社。



鞭炮

临高的冬天，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虽然号称小冰河期，地处亚热带的临高，在白天的气温依然不低于20摄氏度，感觉比D日那会要凉爽多了。现在是临高的旱季，几乎从不下雨，每天都很晴朗。

这天，在百仞城外十多公里外的一处荒地，忽然热闹起来，四乡八镇的百姓、财主，城里的商贩，闲人……只要是今天没要紧事情的，都朝着这个平日里渺无人烟的地方来了——今天是“髡人”们大出殡的日子。

临高是个边鄙小城，一年到头除了县城里砍头算有个热闹看之外，老百姓几乎就没啥娱乐的。大户人家的婚丧嫁娶本来就是旧时代百姓们最好的娱乐。更何況这些到处都透着古怪的海外来客。

县丞吴亚也换上便巾便服，混在人群中。他和县令不同，对这群海外来客充满了好奇心。

他随着人群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来到了文澜河西岸的一片高坡上，这里地势高亢，引水种地极其费事，所以一直是荒地。四面平坦，中间有座略略隆起的小山包。小山周围的空地上已经有“髡人”的士兵在站岗，山坡上和四周空地集合了许多人，那些对百仞城的外来者已经熟悉的当地人，能够认出里面有许多头面人物。全都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

除了这些人，还有许多为“髡人”干活的普通百姓。整训一新的陆军教导营基准连穿着浆得笔挺的簇新的制服，手中的米尼步枪用油擦得发亮，枪刺闪烁着寒光。

山脚下的入口是一面很大的长方形黑色石墙，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拱门。一条小道从中穿过，直到墓地中央的小土山。



墓园入口

这座海拔不过10来米的小土坡的顶上，修筑了一座黑色花岗石半环形的石壁，用石块雕饰的莲花基座简单的装饰着。

石壁的最上端，雕刻刻着几个汉隶大字：翠岗烈士公墓。



烈士公墓

文德嗣从汽车上下来，缓步走向墓地中间的小山——他作为穿越者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将要主持穿越政权的第一次葬礼——死者是个普通士兵，几天前死于手榴弹训练事故。

李十三在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年龄的短暂一生中，实在没有哪一点能显示他会在死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人物。但是翠岗公墓题名壁上却是以他为开始。

没有哀乐，没有锣鼓吹打，没有和尚道士嗡嗡的经咒，也没有女人的哀哭。天空中响起了如泣如诉的号声，随着号声响起，嘈杂的人群忽然安静下来。基准连的士兵，迈着每分钟75步的正步，持枪列队。号声一落。由两名鼓手引路，军鼓慢敲，两匹当地人从未见过的黑色高头大马牵引着一辆黑色的四轮炮车慢慢驶过，车上安放着一口简单的素木棺材。马蹄敲打着石板的路，和着缓慢的鼓声。一切都是前所未见的，里面夹杂着敬意、钦佩和感动。没有比这一切更能体现出哀悼和悲切。气氛强烈的几乎让人窒息。



驻扎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美国陆军仪仗队

棺木被绳索兜着缓缓放下墓穴。

“举枪，放！”





仪式场景

猎兵排精选出来的七名士兵同时举枪对空击发，连发三次，清脆的枪声萦绕在山坡上，四周一片寂静，在寂静中，熄灯号缓缓吹响，24个音节缓缓奏出，连本来抱着来演政工宣传戏的穿越众们也有人动容流泪——气氛果然是可以感染人的。



号手吹响小号

之后棺材开始覆土。

“在死去的那一刻，他的灵魂已经直升入天堂，”文德嗣一脸肃穆的说。“飞来的女武神接走了他们。我们在这里向他的身体告别，他的灵魂

在天上看着我们”

“这死得肯定是短毛的大官。”远远的围观的乡民中有人在议论。

“听说不是，是个副爷。”

副爷：1、将领的属僚，官阶较低的武官。2、旧时亦用以谀称士兵。

“一个副爷也这样？那短毛的皇帝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大概四轮车得100匹马拉了。”

“那兵就是本地招的，是个‘福佬’，去当兵才一个多月，放大炮的时候炸死的。”

“死了都这么气派，没白活一场。”有人居然羡慕起来。

“是啊，我们村里的李大户死了发送，倒是执事摆了半条街，可都是用叫花子摆道，哪有这个气派！”

吴亚听了，忙挤过去问：“真得只是死了个兵？”

说话的汉子见来人气度衣着颇有气度，知道不是个一般人物，小心答道：“那还用说，我的一个本家兄弟如今就在短毛那里扛活，他亲口和我说的还会有假？”

“闹不懂他们怎么想得，不就一个兵吗？”

“收买人心尔。”不远处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虽然面色苍白，衣衫破烂，还是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这还出殡呢？哪有一点点的礼制？蛮夷就是蛮夷！”

“你就别瞎掰了，出丧用王弼方相开道是哪本周礼说的？”有人似乎看不惯他，出言讥讽。

吴亚没有继续听下去，一种不知道是害怕还仰慕的感觉充斥着心中。髡贼们是在收买人心，但是他们的办法似乎更有效，更能直接打动人心的要害，吴亚自嘲是官场老混子，给万历爷哭灵的时候能嚎得声嘶力竭，心里还能盘算着有多少钱粮外快可拿。可是刚才的一幕却让他感动莫名，直想哭，此刻回想起来很荒谬：他有什么好哭好感动的？髡贼的攻心之术简直到了妖孽的地步了！老百姓从秋收开始就好像中了迷药一样的往百仞滩赶，投贼的人愈来愈多。吴亚是做老了地方官的，知道百姓对官府虽然没什么好感，但是除非遇到荒年，百姓们是不会去投贼的。临高今年的年成还算不错，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去！以后会变成什么样？这大明的天下啊！

收队回营的路上，执委会的人发觉新军的步伐迈得更大，军容更为整齐，一个个精神抖擞。士兵们自发的唱起了新学会不久的军歌：

美丽的仙女在远方召唤你

勇敢的汉子啊快去奋勇杀敌

迎面，吹来炙热的风

激荡著我的心灵

你的脸上，露出冷笑

漠然地凝视着大地你坦然面对死亡

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知道，你无所畏惧

我知道你无比坚毅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力量强大无比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可以创造奇迹

美丽的仙女在远方召唤你

为了明天，汉子快去杀敌

如死神遨游在蓝色天空拥抱战斗，发出满腔血气

为了明天，请你不要再犹豫

勇敢的汉子啊快去奋勇杀敌

这首歌曲配着EVA的曲谱由几百个南腔北调的壮汉的嗓子里唱出来，“笑果”真是不同凡响。军官们都带着奇怪的笑容，有人憋得干脆面孔都扭曲起来了。



EVA：《新世纪福音战士》是由龙之子工作室、GAINAX两家日本动画公司共同制作的动画作品，简称《EVA》。该片于1995年10月4日-1996年3月27日在日本首播，全26集。由庵野秀明担任主要编剧及总导演，贞本义行担任角色设计，绪方惠美、林原惠、宫村优子、三石琴乃等人担任主要配音。该片中革命性的强烈意识流手法，大量宗教、哲学意象的运用，在日本社会掀起被称为“社会现象”程度的巨大回响与冲击，并成为日本动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被认为日本历史中最伟大的动画之一。

【eva国语神曲】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国语版，链接地址：

<http://t.cn/RrRHziQ>

（ps：听起来是怪怪的，挺好玩的……）

魏爱文十分得意，对马千瞩说：“马总长，这次葬礼搞得漂亮吧？看大家士气多高！”

“你不就是把阿灵顿公墓那套玩意抄来，再加点各种外国味精。我还以为会看到苏格兰风笛呢。”马千瞩对这次葬礼的效果挺满意，葬礼这

东西，名义上是为了死人，主要是为活人。隆重的埋葬一个李十三，不仅得到的普通土人归附者的心，也团结了全体穿越者——毕竟他们不是神，随着他们越来越深入这个时空，随时都会有人死。虽然谁都知道死后是万事皆空，但是知道自己死后会被隆重的埋葬，躺在绿草如茵的草坪的大理石碑下，而不是扔在荒烟漫草的乱坟堆里，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会勇敢一些。



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是美国最大、最著名的军人公墓，有超过30万个墓碑被安放于此。在这里安眠的是在冷战、二战、越南战争、伊战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官兵。除此之外，美国已故总统和政要也安葬在这里。阿灵顿公墓建于1864年，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阿灵顿国家公墓最开始叫做阿灵顿庄园。它的主人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统帅李将军的财产。后来因为法律原因，国家没收了这处庄园。1864年，政府拍卖阿灵顿庄园，政府拍的此地，将其中的200英亩地作为战亡将士的坟地。虽然最后李将军的长子起诉美国政府说没收财产不合法，但是由于这里已经埋葬了数万名将士，法院也只能与其达成协议，赔偿巨款算是买下阿灵顿庄园。1933年，政府正式将这座庄园更名为阿灵顿国家公墓，以表示对亡者的尊重和怀念。公墓由陆军部管理，规定只有美国荣誉奖章获得者、为国殉职的现役军人、长期服役的退伍老兵、在联邦政府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退伍老兵以及他们的遗孤，才有资格在此安葬。所以，能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得到一处长眠之所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荣耀。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为他牺牲的人，这个国家的民众也会怎么对待国家。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只是一片墓地，但是更能深刻的体现出一个国家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美国仪仗队阿灵顿国家公墓守灵士兵“验枪”仪式

美国五军仪仗队由陆、海、空、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仪仗队组成。最出名的是第三步兵团（**3rd U.S. Infantry Regiment**），绰号“老卫队”（**The Old Guard**）。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级仪式上都少不了他们。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也由他们提供全年无休的24小时守卫。而且“老卫队”也不是光耍帅就行，区别于其他的国家的三军仪仗队，他们照样要轮值上战场。各种仪式与“花枪”套路五花八门。

视频地址：

<http://t.cn/RNbhZwh>

“风笛倒是买了一具带来了，就没人会吹啊！”魏爱文一脸“杯具”的模样，“我还以为小熊会吹，结果他除了会用笛子吹一个《掷弹兵进行曲》之外就啥也不会了。不然效果更好！”

“你就别一个劲的给自己表功了，要不是萧子山一个多月前就向执委会提了建造翠岗公墓的提案，现在能有这效果？”

“他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么，我不否认……”

“你能认识到别人的贡献就好。”马千瞩隐隐约约的觉得魏爱文最近有点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正在开始自我膨胀。

第一百二十二节 百图村远征

对百图村的攻略终于在席亚洲上任之后正式开始了。这个胖子在哼唧唧的休养了半个多月之后，因为企图偷鸡吃被吴南海赶了出来。虽然他屡次辩解农庄失踪的一对鸭子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吴南海还是很客气的要他“离得远点”。酝酿中的陆军俱乐部也因此夭折。

百图村是个港口小村，地处临高和儋州之间，三面环山，又有很好的港口，船只出入方便，这里一直是临高当地的主要造船地。侦察队的报告表明，此地陆路交通不好走，只有几条山间小路，当地人在路口设置有拒马、鹿柴和堡垒用以防匪，顺便也防官兵和差役之类的人物。要强攻对现在的新军来说也不怎么困难，席亚洲觉得就算现在这支人马就算给他们大刀长矛去收拾百图村也不会有问题，无非是死得人多一些而已。



儋dān州：海南省下辖不设区的市（地级）。儋州地处海南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北至省会海口市130多公里，南距三亚市280多公里；辖16个镇、275个村（居）委会、1431个自然村；土地面积3394平方公里，约占全省1/10；户籍总人口94.54万（2016年）；海岸线长267公里。儋州市是海南西部的经济、交通、通信和文化中心，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南大学儋州校区（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均在其境内。儋州市先后荣获“全国农业百强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示范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2网民最喜爱的中国十大文化旅游城市”等称号。儋州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2017年10月，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不过，我们的行动应该只是一次警察行动。”席亚洲研究了半天军委会侦察队绘制的地图，“这些船匠既然要用，就不能死太多的人。”

“你打算怎么办？”

“来个武装大游行。逼他们不战而降。”

“要说费效比的话，我觉得用我们侦察队最合适。”北炜提议，“周边几座山也没什么险峻的，很容易就能渗透进去，直接进去把里面的主要首脑都抓住，事情就成了。”

“没错，不过百图村是个软柿子，正好给这群新丁尝尝鲜。”马千瞩说。

“让他们壮壮胆？”

“对头，这些人一个多月前还是捏锄头的泥腿子。军官们又都是现代人，我怕还配合不好。得让他们闻闻火药味。”

“成，那我们就搞得花色品种多一些好了。权当演习”

百图村本身谈不上有什么武装，它没有建团，但是属于全民皆兵，据说还杀退过几次小股的海盗侵犯。根据情报部门的调查了解，百图村有五百多人口，丁壮占一半，大多是从广东福建逃来的船匠。这个村本来只是个小渔村，有七八户渔民而已。外来的船匠逃到这里之后才慢慢人口增加起来的。

黄熊升官了。他这个前明军把总在被召见之后心里七上八下，他不傻，这个阵仗摆明了是不信任自己，这伙澳洲人不会因为怀疑他就把他给咔嚓了吧？在疑惧中过了几天也动过逃跑的年头，但是想到前面逃跑的人无一例外都被抓回来示众过，自己也未必会例外，而且自己的身份，一旦抓回来就是必死无疑了。

在惶恐中混过几天之后，他被任命为教导营三连八班任班长，三连连长是一个叫游老虎的人，好耍大刀，听说黄熊是个明军军官，非要和他比大刀。黄熊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故意输给他，但是最后决定还是拿出自己的实力来让这群澳洲人看看——他知道澳洲人对当地人没有门第等级之见，谁有本事，谁有实力就能得到重用。

但是胜利来得并不轻松，这个游老虎其实没什么招式，全是大劈大砍的路数，但是他力量极大，而且极有搏杀的经验。黄熊花了好几分钟才把他的刀打掉。

“你输了！连长。”

“要用真刀，你不是我对手！”游老虎不服气的吼叫着，“我有青龙偃月刀！”

“那是唱戏的玩意，用它你输得更快！”

游老虎气鼓鼓的看了他半天，吼了一句：“好汉子，有把功夫。”

黄熊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成了游老虎的“兄弟”，每天下操之后都被逼着和他切磋武艺。他本来以为游老虎是要提拔他当亲兵什么的，但是显然澳洲人的军队里不搞这个。游老虎身为连长，管着100号人，在大明军队里也够得上都司的级别的，身边也只有一个“警卫员”。

“本次行动的决心是对百图村进行压服。”席亚洲在全营排以上指挥员的会议上进行任务说明，“战斗中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行动中保持克制。这次参战新兵比较多，部队的纪律要抓紧。各连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教了三天了，大家基本会唱。”暂时兼任营政治教员的魏爱文汇报。

“不仅要会唱，还得理解歌词的含义。”席亚洲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琅琅上口，又把军队纪律、和百姓的相处方式说得通俗易懂，是首不可多得的教育用的军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红军歌曲

1 = A $\frac{4}{4}$

2.	3	5	5	3. 5	3. 1	2	0	6	3	6	3	2. 3	2. 6	1	0
1. 革	命	军	人	个	要	记		三	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
2. 第	二	不	拿	群	一	线		群	众	对	我	切	注	意	
3. 三	大	买	律	我	要	到		八	公	注	意	莫	忘	了	
4. 第	二	若	卖	们	要	平		大	行	公	处	许	还	道	
5. 第	四	爱	把	价	要	了		公	照	作	不	差	半	到	
6. 第	六	不	护	东	要	兵		价	行	打	许	处	分	包	
7. 第	八	纪	许	西	要	清		军	不	战	处	处	注	意	
8. 革	命	律	律	众	记			许	人	骂	处	处	爱	人	

2	2. 5	3. 2	1	2. 1	2. 3	6. 2	7. 6	5.	7.	6. 5	6.	2. 1	2. 3	2	0
1. 第	一	一	切	行	听	指	挥	步	调	一	致	才	得	利	
2. 第	三	一	切	动	指	公		努	力	减	轻	能	的	担	
3. 第	一	说	话	缴	要	好		尊	重	群	人	要	负	做	
4. 第	三	借	人	获	要	了		当	面	众	不	切	失	掉	
5. 第	五	不	许	态	用	人		军	风	还	决	坚	克	掉	
6. 第	七	不	许	东	过	们		流	气	习	除	决	服	掉	
7. 遵	守	纪	律	西	和	女		互	督	作	切	除	违	犯	
8. 保	卫	祖	国	打	戏	人		全	民	监	护	又	欢	迎	
				人	要	自									
				永	向	前									
				远	进										

新疆人民文艺出版社 0.02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原来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林彪又加了两项，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H456>

“下面是后勤问题……”

自从搞配种未果，叶雨铭又回来干他养兔子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这几天，叶雨铭原本只被蚊子困扰的耳朵里现在却充斥着这句话。“根据陆军的人私下聊天透露的情况，这次是穿越众建立新军后第一次的大规模远征。”农业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兵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军队的头头脑脑们对是否出动新军已经达成共识——不但要出动，还要有相当的规模，搞成示威的武装大游行。但是毫无疑问，不管你怎么打算干什么，饭都是要吃的。

别看这支军队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研发军用口粮的命令却已经下达到了农委会。农业部的人最头疼的，就是要试制出能在海南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可以随军携带并且保证足够营养的野战口粮。

按理说，既然本次远征属于低烈度的行动，而且预计最多只要三天时间，机械组又开发了炊事车，采用热饭热菜式的保障是最理想的。野战口粮这种东西，古今中外就没有好吃的，属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物资。



炊事挂车

因为本次行动还带有对现有装备进行全面检测的试验性质，所以军委会要求必须配备足够三天食用的野战口粮——种类可以多一些，主要是让部队试吃，听一下反应。

农业部早就将诸如炒米、蒸糕、饭团、炒面、煎饼、饅、米饼、兵粮丸等中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携带食品都一一试做过。吴南海还开发出金华酥饼这个相当诡异的东西。事实证明，此物的确可以长期保存，但是实在让人难以下咽。而且酥饼要大量的猪油，眼下一切油脂都算是“战略物资”。



蒸糕



馕

干煎饼、炒面、馕还有干馍都是成熟的便携式干粮，加工也容易。特别是煎饼，在攻打苟家庄的战斗中体现出了其价值。煎饼极耐储存，过去山东老百姓出远门时常带的干粮。但是临高的粮食情况是米多于面，虽然山东煎饼的主料实际上是红薯，但是红薯的营养价值太低，不符合军用口粮因此它和炒面、馕之类的面制品一起出局了。

剩下的就是米制品，叶雨茗提议做炒米，还提出了用炒米和麦芽糖制造炒米糕。但是炒米的可保存性不如炒面，他们也没有麦芽糖可用。于是又人提议继续造兵粮丸——过去他们做过一些：这玩意的口味实属恐怖至极：用煮熟的米饭晒干之后做成的，据说极耐储存——当年的日本武士就是每天啃着个玩意打仗的，大伙在试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东西也只有日本人才吃得下去。

米粉、米饼、米面、米线、饭团、米皮子……各式各样的米制品被大家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经过食堂和农业部门的通力合作，充分查询

资料和发挥各自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很快就搞出了满桌的试验品。



米粉



米饼



米皮子

这次军粮实验在文书上便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名字“长征计划”，后来吴南海考虑到这个伟大的名字以后可能还有他用，便变成了现在档案中相当虎头蛇尾的“草地计划”这个名字。

面对着整桌怪诞，而且看上去更像整人之用的所谓野战口粮试验制品，众人在试吃的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将这些东西全部分配到远征军，然后在部队最饥饿的时候分发进行观察，让部队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但谁是个随军观察员呢？一想到那些愤怒的军官们，众人立刻再次开始互相推诿……

正在大家左眼对右眼，试图摆脱接受这个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救星终于出现。就是最近一直在新军司令部出入的睿智的参谋部参谋东门吹雨。他在这个紧要关头，路过了农场。

东门吹雨本来是想看看在农场能不能搞点西红柿之类的私货，顺便看看吴南海这里的小姑娘，但被发现之后，在经过一阵短暂却暧昧的足够麻死一头猪的对眼之后，所有人十分热情的要求了东门吹雨同志来农业部观摩野战食品的研制工作……

东门吹雨同志在被一阵大无畏精神、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同意了代理农业部的野战食品调查。并且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两个番茄。农场的一众同仁，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着他的背影。俗话说的好：风萧萧兮，易水寒……

经过紧张的准备，百图远征群从博铺出发了。其中包括教导营一连，二连三连各一个排，160多人，军政学校的士官生30人，军委会直属侦察队10人，炮兵分队40多人。另有卫生组派出的，由河马带队的女子技术学校学生组成的医疗队，最后还有一支100人的辎重队。

海军出动新近修复改装完毕的二桅帆船“伏波”号担任海上策应，另

有从本地购买改装的民船6艘，满载着各种补给物资。要不是船只太少，席亚洲还打算全体都用船只输送。

五个步兵排以四路纵队方式开进，士兵们的八角帽上戴着藤盔，藤盔是按殖民地盔式帽的样式做得，头盔前面镶嵌有一片闪闪发亮的钢片，上面冲压着部队的番号，还能给士兵提供一定的额外防护，后面飘着白色的遮阳护颈布——在临高这样的日照时间超长的地方行军打仗，此物是不能少的。帆布裹腿都抽得紧紧的。牛皮腰带上配备了双份的弹药盒，4个弹药盒里面一共放了120发子弹和130个火帽。水壶、刺刀、工兵铲和杂物包各自挂在塞满各类物品的双肩背藤箱，上面还捆着薄棉毯。虽然沿途会有辎重船供应伙食，每个士兵还是在自己的背箱里储备着一包10块的米饼。班长另外有1瓶烧酒。这属于紧急伙食，只有在下达命令后才允许动用。

第一百二十三节 草地计划

黄熊作为三连的班长也参加了远征，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奢侈的行军。部队沿着海岸行军，海军的“伏波”舰则在不远处缓缓前进，保持着同样的进度，每到宿营休息的时候，补给船就会迅速的靠岸，从宽大的跳板上卸下带轮子的炊事车。

炊事车结构精巧，都是用薄铁板做得，有炉灶和烟囱——本来是用马匹牵引的，现在没有马就暂时用船运输。士兵们收集来的柴火被迅速的点燃，从船上搬下成筐的食品。

炊事车上架好了大锅开始烧水。水是从专门的运水船上抽来得，这个举动让黄熊觉得奢侈得令人发指——他知道这些澳洲人什么东西都要“处理”一下，包括喝的水——他们不喝生水，不喝从河里或者水井里打来的水，也禁止手下的人这么做。

对于组织后勤的马干瞩来说倒不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什么：穿越者还没有足够漂白粉，不能提供野外净水。而且沿海开拔，一路上淡水供应也相当难——临高的西部是缺水地区。用船运输即安全又方便，省却了士兵找水打水的时间和精力消耗。

筐子里的食品既不是米也不是面，而是用纸包着的一块一块的东西，上面还标记着被叫做阿拉伯数字的数码，还有几个字：草地一号，草地二号什么的，纸包有不同颜色的色块。黄熊饶有兴趣的看着炊事兵们把纸打开，里面露出的是灰白色或者褐色的块块，实在让人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当水烧开之后，这些大大小小块状物被投入到沸水里一煮，很快锅里就冒出来了一股奇特的香味。香味吸引了走了大半天没吃东西的黄熊和士兵们，他们来到香味的来源跟前，东西。锅子里煮着浆糊一样的东西，棕褐色的。看上去很没食欲的模样，但是香味却浓得让人流口水——特别是对这群背着东西走了半天路的人来说。

“这是什么东西？”他问拿着勺子在锅里搅动的炊事兵。



炊事兵

“草地一号和二号。”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马总长直接从农场搞来得。”炊事兵吸了下鼻子，“够香，就不知道是啥东西。”

“面糊吧？我可吃不惯面粉。”有个临高本地的兵说。

“面糊？美得你的，我看是薯粉。”

“不会，平时都吃白米饭，出来打仗吃红薯？哪有这么搞得。”黄熊的经验，平时把当兵的闹得和乞丐一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都没关系，但是一旦上阵，非得好吃好喝才行。

“开饭了，开饭了！”炊事兵用马勺敲打着锅沿。

士兵们是番号排序领饭的，一排一班第一个领，然后是二班，最后的当然是三排九班。新军的各级军官为了充分体现官兵平等，从训练开始起就和士兵一起排队领饭。现在已经形成了惯例。虽然这个制度让部分军官有所烦言——天天白米饭加咸鱼，外加菜汤对士兵来说是奢侈的饭菜，但是对吃惯了后勤食堂的军官来说就有点单调乏味了。有人就打了饭菜之后偷偷得到食堂去加餐。马千瞩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加以严厉的禁止，命令军官必须和士兵一起吃饭——他自己以身作则。

在他以极大的毅力顶过几天之后，马千瞩发现此事不比5公里越野跑步，不是坚持越久就越轻松，而是越坚持越痛苦，最后决定每天晚上给军官们额外加餐。这次远征，军官们的背包里都额外装了一听125g的午餐肉罐头——这个待遇让全体穿越者都眼皮发胀。

黄熊按顺序领了一份糊糊，看了一会，闭起眼睛，把一勺“浆糊”送进了嘴了，这个滋味包含的鲜香几乎令他的味觉紊乱——天下还有这么

美味的东西！他很快的把自己的那份全部都吞入了肚子，赶紧去炊事班那里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结果锅旁已经被捷足先登的士兵们挤满了，每个人都把盆子举得高高的，要“再来一勺”。

炊事兵第一次面对这样火爆的场面，锅底剩下的一点糊糊，分给谁都不好，最后还是加了点水，当成汤一样的分给大家。

东门吹雨点点头，满意的在笔记本上写上了“草地一号、二号非常满意。”

吃完饭之后，卫生队的女护士们登岸了，她们背着有着红色十字的箱子，询问着有没有人觉得伤痛或者不舒服，顿时有很多人都说自己脚疼或者肚子疼。

田凉看到郭芙在护士队伍里，也跟着喊自己的肚子疼。大面积的肚子疼把船上优哉游哉的河马吓得不轻——刚吃完饭就那么多人肚子疼，不会是食物中毒吧，就是大面积腹泻也不行啊，武力示威闹成沿路拉肚子，这笑话可闹大了。带着药箱亲自登岸处理。

“你的肚子好得很。”河马恼火的在田凉的肚子上拍了一下，这下他真得疼了。

这场肚子疼闹剧很快结束了，全体继续开拔，炊事车被重新拉装船去，士兵们收拾好一切，包括用土把他们的粪便和丢下的垃圾全都埋好——卫生工作走到哪里都不能忽视。

这200多人走在荒芜的道路上，一路向着百图港前进，天气晴朗，士兵们在军鼓的鼓点中前进，沿路偶然能遇到些农民和商贩，有时候也会经过村落。看到他们军容严整的走过，许多人都会看热闹，但是没有躲避的——穿越者的“仁义”之名看来已经传遍了全县的每个角落。

沿途村落的绅士族长们，为了拉关系买平安的缘故，看到他们经过，都会派人来拜访，表示准备了茶水和粮食、鸡鸭、猪肉之类的东西劳军。席亚洲总是对他们说些话之后就让他们满头大汗的长老们退下，但是并不接受任何礼物。这让黄熊感觉匪夷所思——在他看来行军不扰民、不抢劫已经是一等一的纪律严明军队了，连送上门的肉都不要？

他把这个念头说给了游老虎，对方哈哈大笑：“肉？你问问卫生队肯不肯要吧。”

“为什么不肯要？”黄熊愕然，难道这群澳洲人吃的肉是特别的？

“你在我们这的日子还短，以后自然就明白了。”

天色将晚的时候，部队已经走完了路程的三分之二，明天就是进入山地行军了。根据地图判读，百图村离宿营地的直线距离不到15公里，席亚洲下令宿营，准备第二天的进攻。

“宿营！由各排士官生负责！”席亚洲下达命令。

随部队一起来军政学校的士官生们被分配到各个排见习。实地观察穿越者担任的军官是如何指挥管理部队的。司令部里也有几名士官生。

命令一下，他们立刻就忙碌起来。

宿营的训练，在平时就进行过无数次，无论对于军官、士官生还是士兵，都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了然于胸。在选择好宿营地之后，各排自行组织，在士官生们的协调下分配各自的工段和任务，按照操典挖掘波浪形的壕沟，用多余的土堆砌成土垒，土垒上竖起了铁丝网，营地的四角搭建起了木结构的塔楼。壕沟外面100米距离内的杂草和小树被完全清理干净。

任何时候宿营都要先安排好防御工事，这是古罗马军队的宿营时的第一原则，同样也是穿越者的军队遵循的原则。即使在他们拥有远超这个时空的技术装备和训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士兵们砍来了木杆，背包里的油布雨衣两件系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双人帐篷，宿营是按照排分区的，每个区域之间有排水沟，有机动道路。根据预案，还明确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各排需要机动到的位置，一切都布置的井井有条。

看到这群才不过十五六岁的小屁孩士官生居然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黄熊咂舌——这点本事，他也不是没有，但是那是多少年行伍积累下来的经验——这群士官生满打满算也才在髡人这里呆了二个月。虽然看起来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是黄熊相信假以时日，再见过几次阵仗，这些小屁孩都会能成为合格的军官的。

他偷偷得找了个本排的士官生：“你从哪里学来这套的？”

“首长们教得，还有这个……”小屁孩士官生从挎包里抠出一本磨破了皮的书来：《步兵操典》。



步兵操典

“就看书？”

“首长们用这本书教得，上面可详细了，怎么挖战壕，怎么宿营，行军的时候队伍怎么排列……”士官生一种极其崇拜的语气谈起这本步兵操典，说它“什么都有”。

就是兵书么！黄熊想，这不成了纸上谈兵了？他虽然不认字，赵括的典故还是知道的。再回想起来，澳洲人的确是特别喜欢翻书，司令部里虽然不许士兵进去，但他经过的时候也偷偷往里面瞟过几眼，里面最多的东西是各种书册和大纸卷，简直就是文人的书房了。

澳洲人就准备看书打仗？这点实在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他很快就要看到一场这些异界来客称之为“教科书式的战斗”。

第一百二十四节 武装游行

“髡贼”在海边宿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附近各个村寨，显然这二百多号全副武装，还拖着大炮的人马不是来旅游的。天还没黑，周边十多里的各村寨不约而同的派出了使者，带着酒、干肉和鸡鸭来拜访了。

“还想去叫他们来呢，自己送上门来了。叫他们进来！”席亚洲本来就肩负着执委会要他沿路招抚各村寨，要他们归附的任务。

司令部帐篷里已经装好了电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上面是席亚洲心爱的兵棋游戏，不过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作战模拟指挥系统。帐篷外面两个兵正骑在双人脚踏式发电机上拼命的踩脚蹬。



德军双人脚踏式发电机

席亚洲坐在司令部的帐篷前的一张折叠帆布椅上，身后是两杆旗杆，飘扬着他喜爱的红黄两色三角旗——这算是他的个人指挥旗，至于穿越军的旗帜，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看着这群穿着他们最好衣服的老头弯腰曲背的从营寨门口亦步亦趋的走进来，这种权力感还是蛮享受得。

席亚洲通过三名翻译向这些长老们说明——除了临高话，这里还有说军话的，说琼州话的，他们只是路过这里，明天一早就要开拔，至于他们送来的东西，穿越军一概不收，没想到这番表态却让这些老头子们痛哭流涕，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恨不得要来抱他的大腿了。

“这是怎么了？”席亚洲摸不着头脑。

担任翻译的熊卜佑也闹不清为什么这样秋毫无犯的宣言会得到这么个结果，好言好语的问了半天，才知道这些长老们以为他们对送来的东西不满意，要加码索取，都在哭诉本村穷得快饿死人了云云。

“好好，那就把酒都收下吧。”席亚洲哭笑不得，又深感老百姓的可怜，“干肉和鸡鸭不要，叫他们再送些新鲜蔬菜和鸡蛋鸭蛋来。”

听到席亚洲的吩咐，这些人如同皇恩大赦一般的都爬了起来，接着各村寨又联合进献给“席首长”白银50两。席亚洲再次坚决的拒绝了。于是又得到了一番“将军清廉自洁”、“首长真是廉洁奉公”之类的赞美的话，熊卜佑翻译了几句之后就懒得再翻了。

席亚洲一脸正色，按照执委会的精神，他宣布：各村寨在崇祯二年元月三十日前，派人去百仞城报到，商议“御匪防盗”大事，如逾期不去的，一律按“通匪”处理。

“勾连海盗的苟家庄是什么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席亚洲眼露凶光，“我等来到临高，深感此地民生凋敝，匪盗横行，现组团练，为得是‘铲强扶弱，保境安民’，为朝廷保一方平安。谁若不配合我等行动，就是和全临高百姓过不去，和临高百姓过不去，也就是和朝廷过不去，和朝廷过不去，就是叛臣乱党！人人得而诛杀之。”他狠狠的把手往下一劈，“今天没来的村子，由你们转告。”

跪在下面的人都快糊涂了，这群“髡贼”自己不就是海盗么，还闹什么“为了朝廷”，糊涂归糊涂，血洗苟家庄的事迹经过无数人的添油加醋再创作，已经成了一个恐怖传说，谁还敢说个“不”字，只是唯唯诺诺，还暗自庆幸本村很识相的主动来了。

席亚洲又要他们每村派一个联络员随军行动，又要了几名熟悉当地山路的向导。这才让他们退出去。

“各村都来派人来了？”席亚洲问熊卜佑，他在一张地图上标记着来营地报到的各村。

“方圆十里之内全来了，十五里之内来了三个。”

席亚洲自信满满，“等我们把百图搞定了，来得村寨会更多。”

“叫他们去百仞城做什么？”熊卜佑有些好奇。

“征丁征粮，”席亚洲看着桌子上的地形图，“这临高县里我们已经没有对手了，接下来就是要利用这里的人力物力资源了。马总长想攻下县城自己当县令，不过文委员长要搞农村包围城市，用武力胁迫各村，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行政网络。县城根本无所谓。”

“县城我也觉得没什么搞头，不就是个县衙门么。要占领还不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没错，老百姓才是根本啊。”

“报告，海军陈指挥来了！”

从明天起部队就要进入山地行军了，海军的支援船队只有在抵达百图之后才能对陆军实施补给。席亚洲和船队指挥陈海阳协调之后，双方决定明天各自前进，陆军将在下午三点挺进到百图村外围，随后会对村里的百姓进行劝降，劝降不成的话，席亚洲就会施放三枝红色起火

箭，“伏波”号开始炮击百图港，如果劝降成功，则施放一枝绿色起火箭——自从招募的爆竹匠之后，虽然还做不出信号弹，信号火箭还是可以的。

大家又商定了各种情况下的联络信号和处置预案，到晚上六点多陈海阳才乘划艇回伏波号上去了——他谢绝了席亚洲留他吃饭的邀请，带着分给海军的蔬菜、鸡蛋回到了船上。席亚洲很有把握的认为：伏波号上有更美味的伙食。对此他耿耿于怀，特别是看到警卫员给他端来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面皮的时候。

晚餐是草地三号 and 草地四号，前者是米面皮，后者是米线。在大锅里煮透，架上整包的复合调味料：里面有食盐、干葱花、胡椒——可惜没有辣椒，不然这东西来点油泼辣子就更好了——还有许多挂釉的陶罐，装着鱼露。罐子都有藤编的外套，以防搬动的时候碰撞破损。附近百姓送来的得各种蔬菜和禽蛋也丰富了汤里的内容。



油泼辣子

煮出来东西味道相当不错，就是没油水。席亚洲又一次的见识到本时空农民的好胃口：一个兵一口气吃下了差不多3斤米面才算了事。

军官们的汤里添加了切成片的午餐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又显示出它的威力，一听125g午餐肉罐头由二人分吃，负责切分的人要十分小心不能切多切少了。最后连罐头内壁上的油脂也被用热汤洗刷一下消灭掉。

“没想到午餐肉也会成为美味！”东门吹雨喝了一口米线汤，加了午餐肉之后，汤味似乎变得浓郁起来，午餐肉还为汤水添加了多种香料的混合味道，比单纯加了调味料的汤面要好吃多了。看来草地三号和四号也没大问题，缺点是没有油脂，如果不是有午餐肉的话，单纯用调料包味道还是过于寡淡。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对口粮的感受，然后走出帐篷准备松快一些，心里却有点热辣辣的心思——却一脚踢到个东西，哐当一声滚了好远，定睛一看却是一只午餐肉的空罐头。

“太浪费了，这是谁干得！”东门吹雨痛心疾首，镀锡的马口铁可是工业部门至今还造不出来的东西——食堂每天做饭的时候，不要说是罐头盒，连真空铝箔袋、塑料袋都是小心的洗干净收好交还给计委仓库的。他在周围一阵查找，把罐头盒都给找了回来。赶紧跑到指挥部去向席亚洲汇报，于是当天晚上所有军官都收到了一条命令：吃完的罐头盒必须洗干净回收。



马口铁：马口铁又名镀锡铁，是电镀锡薄钢板的俗称，英文缩写为**SPTE**，是指两面镀有商业纯锡的冷轧低碳薄钢板或钢带。锡主要起防止腐蚀与生锈的作用。它将钢的强度和成型性与锡的耐蚀性、锡焊性和美观的外表结合于一种材料之中，具有耐腐蚀、无毒、强度高、延展性好的特性。马口铁是表面镀有一层锡的铁皮，它不易生锈，又叫镀锡铁。这种镀层钢板在中国很长时间称为“马口铁”，有人认为由于当时制造罐头用的镀锡薄板是从澳门（英文名**Macao**可读作马口）进口的，所以叫“马口铁”。也有其他说法，如中国过去用这种镀锡薄板制造煤油灯的灯头，形如马口，所以叫“马口铁”。“马口铁”这个名称不确切，因此，**1973**年中国镀锡薄板会议时已正名为镀锡薄板，正式文件不再使用“马口铁”这个名称。



真空铝箔袋：是由多种塑料薄膜复合后组合以后通过制袋机做成的袋子，用来包装食品、药品工业品、日用品等。

炮兵教导连连长应愈正在山间行军。汗水已经浸透了军服。这还算冬天吗？他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淡盐水，看了看弯弯曲曲的山道。

密林遮蔽了行军队列，山势不算陡峭，但是崎岖难行。但应愈可以想象到自己部下：陆军炮兵教导队的一个炮排，3门12磅山地榴弹炮。炮被拆开由马驮载着行军。按照标准的12磅榴弹炮的编制，每门炮由3匹马驮载，第一头驮炮身，第二头驮炮架和车轮，第三头驮着两个弹药箱。一个弹药箱内装8枚炮弹：2枚榴弹、6枚实心弹。2个弹药箱才不过16发。正常状态下，一门炮的基数是48发炮弹。但是穿越者手中的全部马匹和驴子上阵还不够。即使只出动了三门火炮，就已经动用了农庄里的大多数的马匹——吴南海还要应愈保证所有的马都会平安回来，为此他不惜把杨宝贵也送进了远征队照料马匹，不过他可以坐船行军，免于徒步行军。

几名炮兵从应愈的身边经过。他们和步兵一样，都背着全副的装具和步枪，唯一一个没有背步枪的是个15岁的孩子，他是军政学校的炮科学生，瘦得象只猴子，应愈看他的模样，特许他不背步枪。

“啥时候才能有全骡马化的骑炮兵。”应愈感叹着。



骡马化的炮兵

炮兵排后面还有十几个脚夫，都扛着背着炮兵们的装备物资。这些是昨天各村派来的“联络员”，席亚洲预备着万一需要动用额外的人力物力的时候，就派这些人回村去联系安排。应愈说反正他们也没事干，还是帮我来背点装备，减轻马匹的负担，炮兵的七零八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北炜带着侦察队和几个向导前出几公里进行遮断式样搜索，清除可能的伏兵和观察哨，据向导们说，百图村很少和周边村落来往，他们都是直接驾船出去贸易，吃得用得，连造船的木材都是从海上运来的。他们什么都不缺，日子过得挺滋润。难得从山里出来赶次市集，买东西常用洋银，还有人见过有很大的外国船到百图去过。

百图村因为本地的土匪侵扰，在通往村落的道路要害上设了木寨，派人防守。至于海上的各路好汉们倒是不来侵扰——他们常在百图修船买船。

第一百二十五节 占领百图村

一个侦察兵从前面赶回来，来到席亚洲的马后——没错，他是唯一一个有马的军官，而且骑得是尼克心爱的“阿澜驰”，这匹赛马果然神骏不凡，一路上所有的土著都对他行注目礼，海南本来就很少有马，更不要说这样体格高大，形体俊美的马了。

进入山地行军以后，他就很少骑马了，这地方山高林密的，有人埋伏的话第一个就会打他这个唯一骑在马上的人，席亚洲虽然怕走路，小命要紧还是明白的。

气喘吁吁的在山道上跋涉了二个多小时之后，他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要为借这匹马答应吴南海把部队派去给他当一个月免费劳工。

“席营长，前面就是百图村的卡口了。”

“确定？”席亚洲一边擦汗一边问。

“确定，已经派人喊话，要他们开门了。”

“那就慢慢喊吧，”席亚洲挥了下胳膊，“各排，原地休息！我先休息一会。”

熊占卜拿着电喇叭喊话已经喊了半小时了，横在路口一侧的木堡寨还是悄无声息，道路用粗大的圆木木栅截断了，大门关得紧紧的。堡寨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但是阳光下可以影影绰绰的看到刀枪的闪光。

“好吧，来点有威力的东西。”席亚洲拿着望远镜看了半天：这种木堡寨，发动攻击10分钟就拿得下来。

“老席，北纬来电，他们已经渗透到了木堡寨侧后100米的标高413高地上，要不要攻击敌人？”

“让他监视就是，仗都是我们打了，这群菜鸟就没得练了。”

“明白了。”

“各排，准备战斗，上刺刀！”

随着军官们的喊声，在路旁坐着的士兵们赶紧把水壶放好，站了起来，在班长的催促下排好队伍。

军官们则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防刺背心穿上——这玩意要是行军的时候穿非得热死不可。藤盔也换成了钢盔。

“好吧，先给他们来几炮尝尝鲜。”应愈无奈的说。

第一炮就把木头大门打烂了，碎片横飞。接着二炮命中了木堡寨，一炮掀掉了木女墙，另一炮干脆在寨墙上打了个洞。



女墙：指建在城墙顶部内外沿上的薄型挡墙。其与大城相比，极为卑小，故称女墙。建在城顶内沿的女墙也称宇墙，建在城顶外沿的女墙也称垛墙。女墙用于城顶防护和御敌屏障，是古代城墙必备的传统防御建筑。

12磅的铁球拖着烟痕飞出去的效果十分骇人，教导营的士兵们看到己方的大炮如此威猛，都欢呼起来。

几乎同时，寨墙上也冒出了白烟传来了炮声，欢呼中的士兵一下都矮了半截，个别人干脆一头扑倒在地，紧捂住脑袋，有人已经准备转身准备逃走。队形有些乱。

“天呐！”熊卜佑虽然不是军官编制，却也全身披挂好了，带着他心爱的笛子，还准备身先士卒的吹着《掷弹兵进行曲》进行纵队攻击呢。没想到敌人炮声一响，辛辛苦苦训了一个月的教导营居然就乱了阵脚。

“站好，站好，不要乱。”军官们都抽出了军刀，维持着秩序。

“新兵怕炮”，这他妈的真是一句真理。席亚洲咒骂着看着自己的这群兵。回去得拿大炮反反复复的在他们脑袋上轰。他暗自打算。

游老虎军刀往上一指：“哪个混蛋敢往回看，我就一刀砍了他！都给我站稳了。你们这群孬种！”他用刀背狠狠的抽了一个做出转身动作的士兵。

寨墙上打出来的炮弹飞出不到100米就掉在地上了。应愈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好怕的，又是在用废铜烂铁石头当炮弹。

“继续射击！”

席亚洲没有马上命令士兵冲锋。实心铁弹一发一发的砸过去，圆木在炮火重锤的打击下犹如被推倒的积木般分崩离析。整个堡垒成了一个圆木堆，冒着烟，烧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些人从寨门里冲出来，挥舞着刀枪企图来肉搏战，但是已经稳定下来的步兵们的排枪没有能够让他们发挥战斗力。在第一排枪

响过之后，十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余下的人发出恐怖的惨叫声，血迹斑斑的往回就逃。

席亚洲命令吹号进攻。这次没出丑，各排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准确的交替掩护跃进，很快就突入了卡口。地上满是被炮弹和木头砸的奄奄一息的人，士兵们毫无怜悯的开始用刺刀捅杀他们，惨叫声此起彼伏。席亚洲摇了摇头：这些兵，战斗意志不怎么样，杀人倒是毫不手软。到底算是好还是不好呢？

抓到的俘虏按十个一串用绳子捆在一起，熊卜佑匆忙的审问了一下，他们几乎都是福建人，为了躲避官府不断的加征才逃到海南，百图村把他们收留下来，每人每月发些钱米度日，即当短工又当乡勇。

至于大炮和火药，是向曾经到这里修船的红毛人买的。还买了一些红毛火枪，但是因为不怎么会用，老出伤人的事就没用。

“这他妈的什么世道。”熊卜佑问完了话，愤愤不平的说，“大明是要完了，连个屁大的村子都在自己招兵买马。”

“大明是要完了，但是后金也不啥好玩意。”席亚洲感叹着，虽然一治一乱似乎是中华文明的必然循环，但是明清之际的循环却是一次少见的历史大倒退——在旧世界的各个国家即将跨入近代文明门槛的时候，中国居然成了一个残忍落后的奴隶主国家，人民变得贫困而愚昧，科学被毁灭，文化被阉割……剩下的只是一个被马嘎尔尼评论为“中国正在野蛮化”的盛世。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之后进入伦敦坦普尔大学进修，师从荷兰伯爵亨利·福克斯。他还是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曾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于1793年抵达中国，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席亚洲不是明粉，但是再烂的大明脑袋上也没有一根丑陋的尾巴。就冲这点，他也不能让这个时空重演历史的悲剧。没有多少天就是崇祯二年元月了，皇太极即将开始中原流窜抢劫活动，眼下的这支军队还那么的幼稚……一种浓重的危机感浮上了他的心头。

“小魏，你离开带一连跑步前进，尽快抵达百图，暂时不要进村。”席亚洲把魏爱文叫来布置任务，“封锁村子的所有陆上出口，不要让他们跑了！”

“明白！”

“海上的封锁有伏波号在。你布置好之后，就打一发红色起火箭通知他们。”

余下的士兵们清理了战场，尸体被丢进山沟里，木头从道路上清理掉。席亚洲看这里山势比较险峻，命令留下一个排在此驻守后路。其他

部队继续向村落挺进。

当天下午3点，百图村投降了。村落是有设防的。木栅和夯土混合的寨墙，粗大的树干修筑起来的炮塔，稀罕的村寨的四角居然还是凸角堡，看起来不象是中国的农村的土寨，倒似一座欧式的简陋城堡。有一部分人企图从海上逃走，伏波号上的排炮把他们又逼了回去。在突围无望，12磅山地榴干脆利落的打跨了一座炮塔之后，村子投降了。这让应愈稍稍松了口气——炮弹已经所剩无几。



夯[hāng]土墙：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四五千年前我国就已经用夯土方法修筑城墙。夯土造屋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生土建筑在中国产生于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成熟的夯土技术，到汉代民居建筑使用夯土墙的更多，而且在夯土城墙中开始使用水平方向的木骨墙筋，称为“经木”，这种做法上至汉长安城，下至南北朝、唐、宋，最晚到元代还在使用。



夯[hāng]土：将泥土压实。



西方简陋城堡

在把出来表示投降诚意的村里的长老们都扣押起来之后。席亚洲命令部队开入村子进行接收。进去转了一圈才发觉这里的可算是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了，房屋虽然简陋，但是村民多半面色健康，衣衫齐整，见到他们到来也露出正常的害怕，不象某些一穷二白的村落，走进老百姓都是死鱼般的眼神。

村里的仓库还有各种作坊都贴上封条查封，席亚洲亲自到村里转了一圈，士兵们的纪律倒还严整——当然这是有穿越者军官压阵的结果。

海军的船队驶入了港口，从船上卸下了给养和弹药。还运来了清点接收战利品的计委人员和文德嗣本人——他是作为造船专家来的。百图村的最大的财富在于它的造船场，他们要评估百图作为造船厂是否有继续使用的价值，如果迁徙船场意味着要放弃大量现成的基础设施，那么在百图设立造船基地就比较经济一些。

造船场在村外靠近海湾的一片沙滩上，船架上还搁着好几条未完工或者正在修理的船只。

实地察看下来，百图的造船设施很完善，有专门的铁作、麻作，桐油作、油漆作，甚至还有座小石灰窑。但是百图港实在太小了。虽然这里三面环山，水深足有十几米，但是整个港内水面只能停泊8~10艘百吨级船只。村里的造船能力也大致如此，船架上没有完工的船只，只有一艘属于400料船，其余都是些沿海渔民用的小型渔船。

作：作坊，手工业制造或加工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真不错。”文德嗣看到这么完善的古代造船业的设施，眼睛直放光，左看右看，差点没把自己来此的目的都忘记了。

“可惜太小了，做个避风港还行，当造船厂规模太小。”

“有点鸡肋。”文德嗣有点忍痛割爱的感觉，这里不仅港口水面小，空地也很有限。看得出现在的规模差不多就是它的极限了。

商议之后决定还是迁徙整个村落，先把妇孺老幼都搬走，留下部分工匠将船架上的船只完工。这里的资材物资能够运走的全部运走，特别是大量的优质木材，对穿越政权造船业来说是稀缺的物资。

熊卜佑向村里的长老们宣布：他们必须全部迁往博铺居住，在那里穿越者会帮助他们重新建立造船场，那里还会提供住房、自留地。

席亚洲没留给熊卜佑太多鼓吹“新农村”优越性的时间，他坐在马扎上，拄着一柄长军刀，杀气腾腾的看着这几个人。



马扎

“闲话少说，你们回去告诉村民，收拾收拾，准备分批出发！”席亚洲的身后站着一排上了刺刀的步兵，让他的话更有说服力。

没有太多的废话，也不需要什么政治动员之类东西，刺刀和大炮就是硬道理。村民们收拾好东西，逐批登船迁徙。估计到整个迁徙活动会持续很长时间，暂时由李军带领一个排驻守在这里，直到全部迁徙完毕。

第一百二十六节 战评

村外的沙滩上，指挥部帐篷里，百图远征队的班以上军官、士官和士官生们济济一堂。卫生队的护士给大家倒茶。所有人都觉得心情愉快，虽然稍稍出了点洋相，但是战斗还是很标准的按照教科书上完美流程结束了，一个伤亡也没有。

“咱们要养成习惯，每次作战都要总结提高一下。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百无禁忌。”

土著的士官们自然是不敢开口的，他们的尊卑观念还很强烈的，席亚洲也不强求——凡事要慢慢来。

“部队的宿营和警戒安排的怎么样了？”

“安排好了。”

“这次是第一次大部队协同作战。问题不少。敌人大炮一响，各排都有动摇的情况。幸亏敌人大炮太烂，否则真要打倒了几个，还不立刻全军崩溃？”

“没有老兵，全是菜鸟。”

“以后要多做炮火下的适应性训练。给他们习惯习惯听个响也好。”

“关键还是要多打仗……”

“仗以后有得打，不过就这模样，十有八九是一触即溃。会逃命还算好，怕就怕只会瘫在地上等死！今天一连那几个脑袋拱地上的真够瞧的，当鸵鸟啊。”席亚洲打脸打得极狠。

魏爱文闹了个大红脸，他是一连连长，而且一连是教导营基准连，各项训练课目优秀率都在60%以上。没想到这次最大的笑话就是一连闹出来的。

“回去以后，我会好好的整肃的！”魏爱文语气低沉，“做出怯懦行为的，我决定全部清除出去，发到后勤上。”

“他们是第一次见仗，害怕是情有可原的。清理出去缺员怎么补？还得重新训练”

“我也觉得没必要。”席亚洲说，“部队不过硬，主官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是推给战士！”

魏爱文好像坐在火炉上一样，这简直成了批斗会了嘛。只见他站起来说：“我向大家做深刻检讨……”

“算了，算了，小魏，没关系。”边上的人忙拉住他。

“检讨就不必做了，回去都把新的训练计划和方法报上来，尽快提高，还有你们几个排长，别以为自己手下就过硬了，没出丑是你们运气好，不等于你们的兵强。”

游老虎等人只好苦着脸称是。看来这战后检讨会真不是好过得。

“还有射击，卡口战斗，排枪打得很不齐。200米上三个排齐射，才打倒了十几个人，这个成绩没法说好吧！这用得还是米尼步枪，就打出这个成绩来？”

“士兵对表尺掌握不好，很多人不习惯……”

“回去之后要抓表尺射击。不然以后和骑兵见仗就是找死了。”

表尺射程：表尺上标定的最大射程。

黄熊想这髡人的治军真是与众不同：打了胜仗不是论功行赏，大摆宴席犒劳三军，反倒是鸡蛋里挑骨头一样的找毛病。这么带兵能让人给你卖命？

黄熊不否认这支全新的军队带给他很多震撼，特别是武器装备，用犀利无比这个词大约不算过分。但是治军和打仗的理念做法，他一直觉得幼稚可笑，大概海外蛮夷的想法就是和中华不同。

“12磅山地榴的效果比预想的好，缺点是能带的炮弹太少，幸亏是低烈度战斗否则不够用。部队骡马化程度低，但是编制的人数又是按骡马化的水准编制的，战士除了负担装具和武器，还要携带相当一部分的炮兵用具，体力消耗太大。幸亏有各村的联络员当脚夫，不然很多士兵会在行军中掉队。”应愈做了炮兵的总结。

“骡马化程度低暂时解决不了，”文德嗣说，“养马买马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海南不大适合养马。”

“这个我也知道，凭空让吴南海也变不出马来。”应愈说，“我的意思是，现在骡马太少，我们可以适当扩大炮兵的人员编制……”

“靠，不就是代畜输卒吗？”

“是这个意思。”

在场的穿越众面面相觑，在他们的心里可以说是旧时代军事体制里这是最让他们鄙视的玩意，比奴隶制的八旗还要鄙视100倍。

“我也知道这办法很烂，但是现在要保证火炮的机动谁还有其他办法？”

的确是没有。除非突击买马。在广州买马是件麻烦事，不仅官府查问的紧，市场上的马匹也很稀少。

“增加一些炮手我看也好。”席亚洲避而不谈“代畜输卒”这个词，“现在一门12磅山地榴配有6名炮手，如果增加到10人的话，炮手们的负担能减小不少。还能多一些火力掩护。”

“最好给炮兵开发一些轻型短小的武器，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比如马枪什么的。”

“但是敌人有可能突入炮兵连阵地，全部配置短武器不太合适。”

“6名炮手使用短武器，另外编4名标准步兵。”

“这个方案可以。”应愈说。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口粮标准有问题，理论上每个士兵每天是0.75公斤，实际上每天吃1.5公斤的大有人在。这么下去伙食标准还有什么意义？修订一下吧。”

“缺少脂肪和蛋白质的伙食就是这样的。”东门吹雨作为农业部门的口粮观察员，无可奈何的说。

“草地计划的口粮有什么反应？”

魏爱文正要说话，被席亚洲打断了，他点了正在偷偷东张西望的田凉的名。

“田凉，你说说看。这二天的伙食怎么样？”

田凉没想到会点自己的名，条件反射一样的站了起来敬了个礼。

“报告首长！”

“别喊，说说看嘛。”

“非常……好。”他吞了一口唾沫，这的确是他的真心话：吃得饱，又能吃细粮，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坐下。”席亚洲环视四周，“士兵们都这么说？”

大家一齐点头。有个班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站了起来：

“报告首长，班里的弟兄都说要是能有点肉吃就更好了。”

大家笑了起来，气氛有点松快。

“想吃肉是好事，眼下还比较困难，等宽裕了，弟兄们天天都有肉吃！”席亚洲开出了一张支票。

“真得？席……席首长？”这班长有点激动的失神了。黄熊不由得暗暗好笑：当官的话能信，太阳从西边出来——给当兵的天天吃肉，世上那来这样的好事。

“当然是真得。”席亚洲点了点头，让他坐下，“士兵大概都没什么意见，军官呢？”

“没油水！”

“草地一号和二好很好，三号四号很寡淡。不加午餐肉都吃不去。”

“最好和带的鱼露一样，专门做些油脂的罐子。煮得时候放一点进去就很好。”

“蔬菜太少，这么吃迟早上火！”

关于吃的方面的意见果然很多，但是没想象中那么激烈——这是因

为他们还没开始啃草地五号——即食米饼。东门吹雨已经吃过一块，味道相当的恐怖。

会议结束之后，村里的几名长老被带到司令部的帐篷前面一起跪下，然后就被迎出来的文德嗣扶起来接了进去。

百图村的人和东西，穿越者都需要，但是要把500多人从安居乐业的地方强行搬到另一个陌生之处，情绪的抵触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文德嗣来了以后和高级军官们商议，决定多吃一些上层工作，通过他们去宣抚百姓。以免途中发生什么暴力事件。

进来的三个人，二个是村里的主要大姓，都是福建人，一个姓林，木匠，另一个姓陆，是铁匠。这两人是举族而来，在村里势力最大。最后一个姓张的广东人，是船匠，他却只是和老婆孩子一起来得。

林姓也会造船，但是手艺不精，只能造些小船。张船匠才是这里的核心技术人员。最好卖的400料船只有张船匠会造。张船匠知道自己势单力孤，又是广东人，所以对造船法秘而不宣，也不带徒弟，船只打样、放样这样的核心活计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外人只干活，不知道所以然。

村里的居民，除了林、陆两家的宗族本家，多数是从闽粤逃来的失地农民和匠人，全村的实际权力其实是操纵在林、陆两家手里，张船匠因为有技术，也有很大发言权。文德嗣在村里转了一圈，又陆续审问了一些普通村民之后就知道这里的多数百姓其实都属于被剥削者：作坊、工具还有船只……几乎所有的生产设施都是属于林陆两家的。

了解了这里面的曲直，文德嗣就已经打好了如何瓦解他们的主意。张船匠显然是三个长老里最容易被分化的。

文德嗣对他们说了一番宽慰的话：此地的所有财物只是迁徙到博铺，每家每户的私人财物一概保护。到了那里，他们可以在穿越者的庇护下继续造船，干活一律付钱。至于住房和粮食供给，博铺也会有妥善的安排。

这番表白显然他们并不太相信，但是相信与否并不要紧，文德嗣只不过是减少下他们的敌意而已。

第一百二十七节 林功劳和张机器

运输百姓和物资，过去有苟家庄的陆路迁徙经验，这次决定全部使用船只进行海上输送，为下一步的大规模海上输送移民积累经验。

“海军可以把登陆艇派来。”陈海阳说，“登瀛洲要承担广州的物资运输任务，暂时不动。”

“伏波能运多少？”

“一次大约~80人。”陈海阳用铅笔在本子上划拉了一下说，“比登瀛洲要少，伏波上大炮和弹药占掉了不少吨位。”

“6艘运输船呢？”

“都是小船，每船装30~40人差不多了。”陈海阳计算了一下，“我们还缴获了村里的二艘200料船和五、六艘小船，这些都能用上，运力不成问题。”

“海上要走几天？”

“帆船宽裕一点计算，二天。”

“伙食怎么办呢？”

“草地五号好了。这东西够结实，管饱。”陈海阳显然对干硬的米饼不感兴趣。

“运人没什么问题，集中大船一个波次就运完了，普通百姓也没多少财产要运，倒是这里的木材、生铁、麻絮、桐油这些很占吨位。”

席亚洲说：“我建议陆军部队要尽快回撤一部分，现在一口气出来了5个排3门炮，老家有点空虚。”

东门吹雨说：“从明天开始每撤一船人就安排一个班随船出发，运兵押运两不误。留一个排等新船下水之后再撤。问题是博铺那边都安排好了吗？一下要来500多人！”

“邬德已经搞了方案。房子还在造，先让他们住检疫营——反正那里空着。”

“伏波用在这里会不会影响博铺那边的设防？现在局势很紧。”文德嗣想了起来。

“有四艘渔轮在就没什么问题，它们可都装了后膛炮。高机动、高速度、高火力，谁来都是找死。”

“明天，第一波就把陆、林两家的全部运走。”文德嗣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把张船匠留下继续造船。”

第二天，整个百图就鸡飞狗跳起来，到处都是大人喊，小孩闹的，其中又夹杂着女人的哭叫，穿越者是早有准备，哪些人先走，哪些人后走，发了五色纸片给各人手中。

海滩上用绳子拉出了多条通道，通道边另有五色旗标注，拿着纸片的人看颜色走路上船绝对不会搞错。船上特意带来了几百只有背带的藤筐和大量的草绳，按户发给各家用来装捆行李。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李海平哼着歌站在伏波的后船楼上，看着扶老携幼，大包小包的人流，正在士兵们的催促下步履艰难的缓缓流动着。



涛声依旧：毛宁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陈小奇作词、作曲。这是歌曲是毛宁的代表作品之一，收录在毛宁1993年发行的专辑《请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

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HViz>

林功劳仰头看了下这个哼着小曲的“髡贼”，这小曲和他们身上穿得衣服一样怪。族长叫他们“首长”，毕恭毕敬——那是怕这些“髡贼”们的火器厉害：光那卡口上的堡垒，连修带买炮，村里就花了不下几百两银子，在守卡的短工们身上也花了不少钱，本地的几百号土匪来打都不够瞧的，被他们几炮就给打没了。

这下被抓去了，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林功劳对此特别的懊恼。他是林氏家族的一员，而且族长还是他的亲伯父，属于在百图成长起来的一代，打小没吃过苦，又属于本村的“统治阶层”。和在村里成长起来的林、陆两家的近支二代们一样，他对于父辈的手艺没兴趣，只学了个七七八八，平日倒是喜欢舞枪弄棒，带着短工操练，看谁不顺眼就拉到

申明亭里拷打一番，正是八面威风，横着走路。



申明亭：申明亭是明清两代在各方用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而建的亭子。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二月命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民人有犯者，书其过，明榜于亭上，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洪武十五年，对申明亭在实行中的弊病进行了改革，规定除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伤风败俗以及犯贼至徒者外，不再在申明亭公布，“以开良民自新之路”。明清律对申明亭皆严加保护。《明律·刑律·杂犯篇》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亦同。明初，各地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主持，在申明亭调解。调解不能和息的，再向官府起诉。是我国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一种。但是，这种权力迅速被地主阶层所掌握，成为地主阶层控制乡镇权力的工具。

显然这样的日子以后是没了，他越想越懊恼，忽然后背被人撞了一下，一回头，是王三狗，五十多的一个光棍，族里收留当了个长工，其实就是林家全族共用的奴仆。

他原本就在懊恼，又被个奴才撞了一下，背上隐隐作痛，不由得满腔怒火都发泄到这个倒霉蛋身上，扬手便是一个嘴巴，抬腿又是一脚：

“你个棺材瓢子，长没长眼睛？！”

这王三狗浑身上下大包小筐的，本来就是一步一挨的走路，被他一掌一脚，重心失衡，立马摔了个四脚朝天。周围几个林家的年轻男女见他模样可笑，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几个年长的却面色阴沉，忙不迭的把发笑的儿女们拉开。

这一打一骂之间，队伍已经阻塞不动了。前面的士兵忙赶过来疏导。李海平在船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暗自摇头，这百图才多大的一个地方，就有人作威作福了。

“这人是谁？”有人在问。

“好像是林家的人吧，听说小子挺横的，族长出来投降他还心有不

甘呢。”李海平漫不经心的说。

“这么牛B的人物？”

林功劳打了王三狗之后，心情畅快了些，又乘胜追击的连踹了老头几脚，正在兴头上，队伍里闯进一个大汉，提着棍子。

“闹什么？！”大汉呵斥道，“没事打架玩？”

“小的不敢。”王三狗一边爬起来一边求饶，“没打架，没打架……”

林功劳到底年轻气盛，骤然之间还没完成角色转变，倒驴不倒架，横着脸道：“老子打个奴才算个屁……”

正说着话，脑袋上嗡的一声，顿时天旋地转，回过神来已经躺在地上了，脑袋上火辣辣的肿痛，一摸已经起了个大包。那“髡贼”提着根棍子，斜着眼瞧他。

“文明礼貌懂不？张口老子闭口老子的，你和你爹一个辈分？”

林功劳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懂得，悄无声息的爬了起来，垂头丧气的准备过去。

“站住！”背后又传来了那人的声音。林功劳忍住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温和：

“什么事？”

“你的力气这么大，帮老人家背背东西。”

“！”林功劳刚想发火，脑袋上火辣辣的痛楚提醒他今非昔比，只好过去帮王三狗拿起个簋子，王三狗直摇手。

“饭都吃到狗肚子里了？”汉子的话恶毒而刻薄，“小伙子就拿这点？”

林功劳默不作声的又拿起了两个包裹，心里把这群髡贼的祖辈十八代都操了一遍。

他闷着头走过去的时候，周围忽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不用抬头他也知道，这不是林家的人，肯定都是些长短工之类的人物。平日里看见他满脸堆笑，头都不敢抬的人，现在敢笑他！

满心怨毒的随着人流走到栈桥旁，这里堆着许多个草编包，走过一个就发一个。他拿到打开一看，里面是个竹筒，塞着塞子，似乎是水。一包用厚纸包着的東西，撕开一点，是饼餌。

想得倒挺周到。林功劳心里嘀咕着，抚了下自己脑袋上的肿包，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有点害怕，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并不是只有百图村那么大。

周洞天得意洋洋的回到了船楼上，李海平嘿嘿的笑了笑：“你倒蛮有正义感的么，”

“这种小崽子，不打掉点他的傲气，以后还有得折腾。这天下可是

俺们的！”周洞天把手里的棍子轮得飞快，“我还手下留情了，要不然让外面一点伤都看不出，里面五劳七伤……”

五劳七伤：泛指各种疾病和致病因素。

“别，你打出一废物出来有啥用。”李海平心里嘀咕，执委会怎么把搞印刷的周老猫也给调来了，闹半天不会是来搞审讯的吧？他和周洞天住一个宿舍，以前经常看他半夜才回来，问他去干吗也不说，只笑嘻嘻的，后来才知道每次审俘治安组都要调他去干活。

文德嗣送走了第一批船队，自己带人去各处察看了下这笔横财。木材很多，包括樟木、杉木和松木，足有五百多根；各种硬木：海南檀木、广东荔枝木和铁力木也有百十来根，上千根的粗细竹材。还有生铁、桐油、黄麻、白麻、棕毛、蚬壳等各种材料。



樟木：是一种常绿乔木，全株具香气。树皮黄褐色，有不规则的纵裂纹。叶互生，薄革质，卵形，长6~12cm，宽3~6cm，下面灰绿色，离基三出脉，脉腋有明显的腺体。主产长江以南及西南各地如四川，云南。冬季伐树劈碎或锯成块状，晒干或风干。木材块状大小不一，表面红棕色至暗棕色，横断面可见年轮。质重而硬。有强烈的樟脑香气，味清凉，有辛辣感。木材以香樟（小叶樟）最为名贵，香味浓郁，防虫防蛀、驱霉防潮效果远胜于其它樟木，其次是红樟，黄樟，大叶香樟。



杉木：学名：***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又名：沙木、沙树等，属柏目，柏科乔木，高达30米，胸径可达2.5-3米；树皮灰褐色；冬芽近圆形，雄球花圆锥状，雌球花单生，球果卵圆形，长2.5-5厘米，径3-4厘米；种子扁平，遮盖着种鳞，长卵形或矩圆形，花期4月，球果10月下旬成熟。



松木：是一种针叶植物（常见的针叶植物有松木、杉木、柏木），它具有松香味、色淡黄、节疤多、对大气温度反应快、容易胀大、极难自然风干等特性，故需经人工处理，如烘干、脱脂去除有机化合物，漂白统一树色，中和树性，使之不易变形。



檀木：大乔木，高达20~27m，直径0.5~0.8m。本属100种，分布于热带美洲和非洲。心边材区别明显。心材红褐色至紫红褐色，常具黑褐色同心圆状条纹。边材浅红白色至浅褐色。生长轮不明显。光泽好。木材结构细，略均匀；强度较高；耐腐。干燥宜慢，略有端裂。



铁力木：（学名：*Mesua ferrea* L.）又名铁梨木、铁栗木、铁棱埋波朗、喃木波朗、莫拉。藤黄科、铁力木属常绿乔木。具板状根，树干端直，高20~30米，树冠锥形，树皮薄，暗灰褐色，薄叶状开裂，创伤处渗出带香气的白色树脂。叶嫩时黄色带红，老时深绿色，革质，通常下垂，披针形或狭卵状披针形至线状披针形花期3-5月，果期8-10月。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广东、广西、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地。可供军工、造船、建筑、特殊机器零件和制作乐器、工艺美术品之用。铁力木种子含油量达74%，可用于制作肥皂。是云南特有的珍贵阔叶树

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在仓库里，他还看到了各种船用的配件，包括锻好的几副四爪铁锚。大量的帆篷、绳索、铁钉。还有许多武器。文德嗣察看之后发觉村里拥有的十多门火炮都是英国制造的，确切的说是东印度公司铸造，属于24磅舰炮——一种英国特有的短管加农炮。至于俘虏所说不好用的火枪，就是英国产的火绳枪。看来英国人在这一带很活跃么。

根据张船匠说：红毛人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补充淡水，修理下船损。他们会用火药、武器和洋银付款。

“你们会修红毛船？”文德嗣问。

“红毛船形制与我国不同，但是船总是船，”张船匠恭恭敬敬的说。他不过四十出头，不但手艺最好，会造大船而且“多有巧思”。

“要你造红毛船行不行？”

“船帆……”他犹豫了下，“没有这许多的布。”想了下，“还有帆上的绳索，十分繁杂，操纵却有巧妙之处，其中的门道没有洋匠怕是做不出来。”

“这些我都知道——”

张机器吃惊的看了一眼眼前的“髡人”，这么一个养尊处优模样的老爷也会搞这个？

“那小的愿意一试。”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贱名张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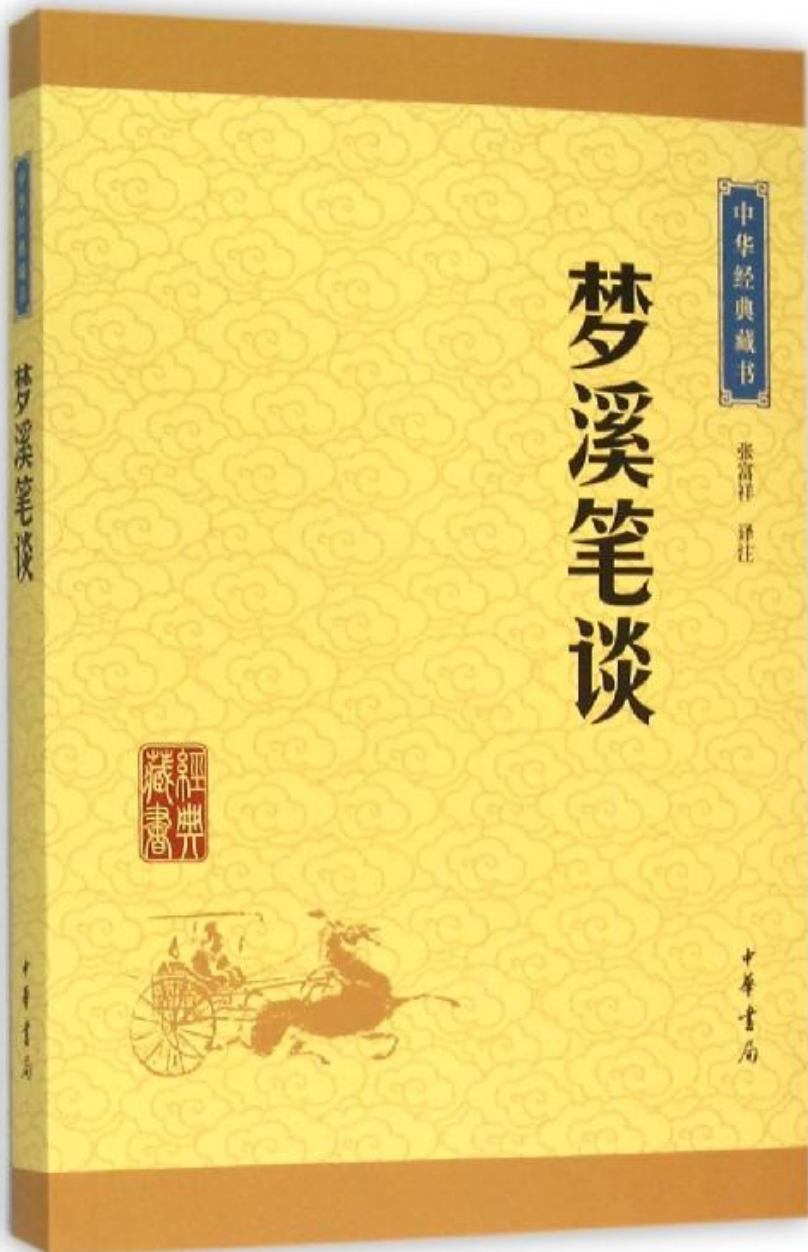
文德嗣楞了一下，笑道：“好好，看来你到了我们那里才能名副其实。”

第一百二十八节 400料广船

文德嗣跟着张机器去看船。西洋船模文总造过不少，中国海船出于兴趣也稍微涉猎过。令文德嗣比较不满的一点就是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远不如国外多、不如国外专业，甚至中国古船模型也是国外收藏较多。能看到的资料非常少。

船场没有干船坞，是直接放在船架上的。文德嗣知道干船坞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熙宁年间修理龙舟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后来使用的人似乎并不多，基本算是孤例。要不是沈括的记载，恐怕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过这事情。”

熙宁：宋神宗赵顼使用年号，1068年-1077年。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族，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宋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这船如何下水？”文德嗣对古代没有滑船道没有船坞的情况下如何下水很有兴趣。

“用稀泥涂满滩头，再用绳索牵拉就可以了。”

真是简单。文德嗣点点头，所谓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并不是一句空话。

这艘船的进度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七成，船体已经成型，不过没安装甲板。凭借他有限的一点古船知识，文总看得出这是一艘所谓的“广船”。它在中国古代海船中属于大型船，船体上宽下窄，船尾有虚梢（假尾）。最大的特点是有在中线面处有深过龙骨的插板。这块插板起到了减缓摇摆和横漂的作用，是广船的一大特色。尺寸上大约属于四百料船，这是明政府允许民间建造的最大船只了。虽然中国的船工毫无疑问有能力造千吨级的大船，但是船只过大操作起来很困难，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文德嗣目测下长度，船长大约27米，宽5米多，粗略估计了下排水量是吨。这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其他400料船几乎一样。可见400料船已经有了一定的标准。文德嗣问张机器，他造船是不是用的船书，张机器满面尴尬，红着脸说：“没有船书”。

文德嗣知道他要保守自己的技术秘密，心想不把你震服帖了，怕是以后躲躲藏藏的还有许多啰嗦，清了下喉咙，用广东话报出了一连串数字：

“400料战座船，长8丈6尺9寸，宽1丈7尺，用工2487，……”

（注：这里的尺是工部尺，合0.311米。另有市用尺，合0.283米）

话音未落，张机器已经普通一声跪倒在地，满脸惶恐：“大……大……人……”

文德嗣说：“起来吧，怕什么？！”

“大人原来都知道……”

“待你到了博铺，看了我们的大小铁船，才知世间的机巧之物的精深。一本船书算得了什么！”文德嗣心想这不过古船爱好者们最基本的资料读物《南船记》上的东西。

南船記



南船记：明代关于舰船建造的史志。曾任明代南京龙江提举司主事并主持龙江船厂的沈^密撰，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沈^密字子由，号江村，江苏吴江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副使。以亲身领导龙江船厂建造舰船的经历与体验，撰成此书，记载龙江船厂所设计、建造的军用船舶，包括战船、黄船、巡船、快船、哨船等的图式与说明；还载有沿海沿江各卫、所装备的战船的沿革，都水司、提举司的官员及工匠等内容。是研究明代舰船建造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是，是。”张机器知道这位老爷是大内行，又听说有完全不一样的铁船可看，心里早就按奈不住，介绍起船只来也变得痛快多了。

这艘即将完工的船只是双桅船，船体使用的杉木，这个和文德嗣记忆中的资料不同，他记得书上说到广船的特点就是“铁力木”为之，他们缴获的伏波号也是广船，虽然没用铁力木，也用了同属硬木的荔枝木。

面对文德嗣的询问，张机器说这完全是成本问题，铁力木的价格高，杉木又多又便宜，强度也还过得去。据他说这是广东那边的一家海商订购的，每次去南洋贸易都买艘新船，不求船好，只要能安全到达就

可以，到了那里就连船带货全部卖掉，再搭其他船回来。所以船差不多就是一次性的，用料能省就省，只要便宜就是。

“这样一艘船要多少银子？”

“行价八百两，若用好木材，再加二百两。”

这么说一艘船的价格就在一千两了。看来海军果然自古以来就是烧钱大户。造船的事情，还是要引入民间资本比较好。

这艘船从结构来看，全船由12道舱壁将船体分隔成13个船舱，舱壁板是用大的樟木板制成，厚度在10厘米以上。这就是中国古帆船最领先世界水平的结构：水密舱。水密舱壁与船体外板交界处都有抱梁肋骨并用铁钉固定。在舱壁和抱梁肋骨在靠近船底的地方开有两个流水孔，这让文德嗣有点惊讶——开了流水孔，这个水密舱还怎么防水呢？



水密舱：水密隔舱是一项重要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这种船舶结构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它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在海船中被普遍采用，部分内河船也有采用。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有13个的，也有8个的。该技艺是人类造船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对提高航海安全性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和卓越才能。

张机器解释说这些水孔是为了便于排出舱内的积水，航行的时候用特殊的木塞堵上就可以。

船板全部是杉木，底板的厚度超过20厘米，船舷板15厘米，板列宽度8~20厘米，船中部最宽，首尾逐渐变窄。船板的横向连接采用平接式，纵向连接使用平面同口连接，板缝里用捻料填塞。这是用麻丝、桐油和蚬壳灰混合成的，桐油的成分是桐油酸甘油酯，易起氧化、聚合反应，形成的漆膜坚韧耐水，蚬壳灰的碳酸钙含量在90%以上，高温烧成的石灰最适合调和桐油，石灰本身有很强的粘结性，石灰和桐油混合，能促进桐油的聚合干结，形成桐油酸钙，防水性极好。在这些船板之间还使用了铁钉进行钉联，有钉眼的地方用油灰捻料封盖。



古船结构

第三、第七舱壁前设有首桅和主桅座。桅座是一块固定在舱壁和船壳上的大樟木，上面有两个方孔，方孔内插入桅夹柱，再通过桅夹柱就可以固定桅杆了。中国式帆船的一个特点是桅杆可以眠倒和拆卸的，桅杆座上设置了转轴并在舱壁上留下了搁置桅杆的方孔。



首桅和主桅座

眠倒：横倒；放下。

压舱物是海滩上随处可见的卵石，张机器说主要放在第三、第四舱下。两舷有龙筋木，用来铺设底舱甲板，货物和人员起居就是在这层甲板上。

船舵是用硬木制成的，虽然是一次性船只，关键部位还是不含糊的。船舵是一种原始的可升降的平衡舵，舵板上还开了不少孔，据张机器说这样能让舵操作起来省力一些，也是广船上所独有的设计。



广船船尾设平衡舵（右下角位置）

最让文德嗣感兴趣的还是工棚里堆积的许多造船原料。特别是铁件。中国船从战国起就开始使用铁钉连接船板，到唐宋时已经完全成熟，现在亲眼看到这些东西岂不是让他兴奋不已。这里光铁钉的种类就有六七种：铲钉、方钉、枣核钉、爬头钉、扁头钉，形式各异，有不同的用处。还有一种奇特的尺形铁构件，长大概50厘米，宽5厘米，厚06厘米，一段摺成直角形，尺上还有四个小孔。张机器介绍说这是钉连接船板用的铜钉，作用是将外板连在舱壁上。做法是先在舱壁上预开铜槽，在外板上开孔缝，把铜钉由外向内打进并就位在舱壁的铜槽内。再用钉将铜钉固定在舱壁上。

0012



方钉



枣核钉：两尖钉、棺材钉、船板连接钉。



爬头钉



扁头钉



铜[ú]钉：用来连合破裂的器物。



铜钉修复效果

文德嗣在船上转悠了一圈，看着这艘真正的明船，心里琢磨着，能不能把这艘船变成一艘风帆巡洋舰。但是仔细一想觉得这船还是太小，400料船的载重吨不过30~40吨，做战船最多也就6~8门大炮，其运输量对工业化所需要的海量原料来说也是太可怜。做探险船速度又太慢，看来还是要搞他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双桅纵帆船。



双桅纵帆船：双桅纵帆船的前桅较主桅小，前桅可张挂一面或多面方形顶帆，但常常是张挂一面或多面三角帆或百慕连帆（前伸至第一斜桅或船首突出圆木的三角帆）。两根桅杆上均挂纵帆，一般是斜桁帆。有两个或多个船首斜帆。有时主桅上方还挂上帆（**topsail**）的称为上帆双桅纵帆船。上帆可以是方帆，或被称为骡子帆（**mule**）的三角帆。若没有挂任何上帆有时也被称作光头船（**bare-headed**或**bald-headed**）。支索帆双桅纵帆船没有船首斜帆，相应的前桅支索帆以及两桅之间的支索帆。支索帆多桅纵帆船每个支索帆上方往往挂有骡子帆。双桅纵帆船的桅杆多于两根时可称多桅纵帆船，历史上曾经有多达七桅。

“老张，”文德嗣说，“你觉得红毛的船怎么样？”

“船只高大，有大炮，不畏风浪海盗。”

“还有呢？”

“帆缆精妙，”张机器老老实实的说，“速度快，我曾在红毛船上看了许久，大约是因为桅杆高，帆布多，吃风大。但是真正的奥妙还是看不出来。”

“嗯，这些我都知道。”

张机器看了看文德嗣，眼神中冒出了亮光。但是他知道手艺是吃饭的本钱，这位老爷岂肯轻易告诉他，不由又黯淡下来。

文德嗣笑了笑：“我告诉你，我们所来的澳洲，专有学校教授造船。你我知道的这些船术，加起来也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你要是有兴趣以后自然有人教你。”

张机器忙跪下去磕了几个头：“若蒙老爷传授秘术，张机器感激不尽，一生一世为老爷们驱使。”

“嗯，你且起来。”文德嗣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把手中的本子打开，里面是一张帆船的线图。

“这船你能造么？”

张机器端详半天，这图和他在船书上看到的图完全不一样：比例严

整，而且线条清晰，准确，并非简单的画个轮廓，特殊的三视图更让人有直观的感受。他暗暗咂舌——光学会这个制图之术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这群人果然不是等闲之辈。

他问了几个比例方面的问题，约莫估算了一下，船大概在一千料上下。这么大的船张机器没造过。

“小的没造过这么大的。”张机器小心的说，“小的愿意试试看。”

文德嗣选中的船是双桅纵帆船，这种快速纵帆船操作灵活，速度快，不考虑武装的情况下，不到10人就能运作，除了载货以外，还可以载正式乘客30人。非常适合远洋冒险和海商巡逻作战。著名的美洲号就是一艘双桅纵帆船，它在1851年的帆船赛中夺冠，全部水手连船长只有9人。后来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作为南军的走私船。排水量170吨，全长30米，宽7米。吃水3米。配备两门24磅短炮（舷炮）和一门12磅长炮（中央回转炮位），如果配备更轻的6磅炮，可安装6~8门。



美洲号：美洲杯帆船赛源于1851年8月22日，一艘由代表纽约游艇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 NYYC**）的财团拥有的30.86米长纵帆船“美洲号”（**America**），同15艘代表皇家快艇舰队（**Royal Yacht Squadron**）的帆船在英国南部的怀特岛附近比赛。“美洲号”最终以领先20分钟胜出。拥有“美洲号”的财团后来将奖杯通过馈赠契约捐献给纽约游艇俱乐部。由此，奖杯被托管成为一项鼓励各国之间友谊竞赛的“挑战”奖品。

注：关于广船，400料的资料都来自中国造船史，关于料的概念目前有多种说法，这里取中国造船史中的一料等于60kg载重。

第一百二十九节 诸彩老袭来

张机器在文德嗣的“传授造西洋大船的秘法”的许诺下，干劲十足的开始赶工，他选了一些人和他一起干活。文德嗣对古代造船术很有兴趣，就和李军的排一起留了下来看造船。海军却表现出了完全与众不同的兴趣，不仅伏波每三五天就来回一次，还陆续的把分给海军的士官生运到了百图，给张机器当短工，学习造船的直观经验。虽然未来的造船工程师是在技术学校中进行培养，但是海军认为自己也有必要培养稍懂造船技术的军官——如果可能的话，未来的造船厂应该由海军来控制。

文德嗣对海军的小九九心里很清楚，但是他本人的爱好使得他对海军有天然的偏好，所以采用装糊涂的方式视而不见，继续着和张机器之间的跨时空技术交流。

文德嗣发现张机器其实也是一个模型高手，他用很简单的木工工具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海船模型来，不仅能造，而且各个部件比例准确，还能拆卸自如。原来这就是他的技术秘密，说白了就是等比例放大法。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原始却十分有效。文德嗣知道欧洲的造船师也采用过类似的办法，而且每造一船，先做模型的规矩也是这种方法的馀泽。

张机器对数学、几何所知甚少，绘图的水平也等同涂鸦，但是他把这些船的大小、结构、尺寸一切数据都牢牢的记在脑子里，这点让文德嗣很佩服——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很多不识字、不懂算法，但是却能依靠一代一代的经验传承做出巧夺天工的物品来，确实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看到张机器做得船模，文德嗣也不由得技痒。反正监督造船没什么事情，干脆动手先做一艘双桅纵帆船的模型出来，有了模型，再和张机器交流起来就更容易了。

他一直是生存狂人，走到哪里随身都有基本的武器、食品和工具。这里材料方便，他就马上找材料动手做了起来。

张机器对文德嗣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也能动手做出细巧的船模来更是感到钦佩。在他看来有学问的人都是舞文弄墨的，能自己动手干这样的匠人活计的他是从来没见过。每天下工之余，也就会到文德嗣的屋子里来看看这艘西洋船的模型，两个人还会交流下做船模方面的心得体会，文德嗣也会乘机把一些关于船型、帆形的简单知识告诉他。

文德嗣在百图过着做模型的悠闲生活的时候，穿越者们在博铺和百仞城的工作一天忙过一天。要上马的工程千头万绪，到处都在喊叫物资和劳动力的缺乏，身为计委委员主持日常工作的马千瞩成了最忙碌的人。忙于物资分配、劳动力调配，还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限的物资和劳动力到底先给谁用，往往会起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又会掺杂着D日之后工作生活中慢慢形成的个人恩怨。而专业组组长之间的个人恩怨最后又会成为两个专业组之间的矛盾。任何小事都会引起辩论和争吵，执委会的委员不得不经常忙于调节纠纷。萧子山有次鬼鬼祟祟的找马千瞩，说是不是把组长们的佩枪都收回来。

“为什么？”马千瞩想眼下局势这么危险，他还想把手枪配发到每个人手里呢。

“万一吵架到白热化，一个冲动……”萧子山做了个拔枪的动作。

“不会，不会，子山你是不是心理变态？”马千瞩不以为然。

除了忙于这样的日常务性工作，身为参谋总长的马千瞩还得过问军事问题。

百图村的攻略行动成功给团体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穿越众一手编练的新军和制造的武器经受了实战的考验，这让工业口和军事口的人都很兴奋——纸上谈兵几十年了，见了真仗还打赢了。

马千瞩没群众那么兴奋。他虽然没参加这次远征，但是从席亚洲的嘴里也大体知道了整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军队的状态并没有群众想象的那么乐观。加紧部队训练是唯一的办法，他不顾机械部门的一再反对，把弹药生产的优先权提高到第一位。这让工业部门的铅储备急速下降，季思退也提醒他，化工部门已经没有什么硝储备了，火药制造用掉了大量的硝石，硝酸制造差不多完全停顿。

“我们要是打败了，要那么多硝酸还有什么用？”

季思退耸了耸肩，没和他争论下去。马千瞩何尝不知道硝酸在现代工业体系里的重要作用，但是眼下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可能的敌人，不得不穷兵黩武。

和诸彩老和谈的信息由施十四传送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回音，是和是战毫无头绪。马千瞩都怀疑这个海盗小头目到底有没有把口信送到。穿越者眼下的对各海上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从广州传来的消息往往含糊不清，搞得马千瞩一头雾水。现在唯一能得到的是情报资料组从史料堆里编写的崇祯元年（1628）年的各海上集团的动向。

正好今天他在通讯中心值班，听着公共频道中乱哄哄的谈话，他决定赶快读完这份情报，好自己代替还不存在的参谋部，制订一份作战预案。

作为穿越者的头号敌人，郑芝龙部已于本年的七月亦正式接受招安，达成了他通过合法身份来操控对外贸易的目的。他的同夥李魁奇就是“因分赃不均”而叛去的，这可能涉及对外贸易的利益。

同夥[huǒ]：“同伙”。

李魁奇在崇祯元年九月“夺船背去，招纳亡叛，与芝龙为难……十二月初九日，魁奇连结陈盛宇，钟六（即钟斌），周三诸夥以四百余艘入旧浯屿约战。”

李魁奇反叛的时候实力很强，竟将郑的船舰炮械俱挟之而去，据说郑氏仅余船数十只，兵六百名。从李魁奇的号召力来看，其实力不亚於郑芝龙。但是这个数字马千瞩是不大相信的，如果郑芝龙部真得只剩下“船数十只，兵六百名”，他接下来是无法和李魁奇进行长达一年多的战斗的，也不可能于1628年的10月1日（农历九月初四）以中国沿海最

大的海上集团的面目与荷兰人签订贸易契约。

对穿越集团来说，郑芝龙和李魁奇的争斗对他们是极其有利的，起码这两股海上力量都暂时不会来对他们下手，不论是以战斗促和还是纳贡求和，他们只需要面对刘香集团和诸彩老集团了。

这个“只需”也有点压力沉重，马千瞩满怀心思的放下了这份通报。从头读到为尾，这份情报竟很少提到这些海盗到底有多少军事力量，史籍里的数字全是约数，毫无价值。这叫人如何应对？不过也难怪，军事情报本来不是那群搞史料的人长处，看来还是要靠军方自己的情报系统，组建当地人的军事情报网看来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现在教导营已经初步成军，军火工业也成长起来，四艘渔轮完成了改装，沉重的抛射器换成了70mm的后膛火炮。有这几艘渔轮在，穿越者在海上局面大为好转——这个时空没什么船有能力来挑战它们。前几天经过林深河的努力，原始的碰炸榴弹引信也算造出来了，据试验数据说，引爆率为80%，相当的可观，就是要用铜。

铜的来源却有点紧张。郭逸尽管有高举这条渠道，买铜还是件相当吃力的事情。而且高举现在对他们的采购愈来愈持怀疑的态度：那么多的生铁、硝石和铜去向不明；不断运来各种洋货（都是苟家庄的战利品），不由得让高老爷想到一些不大妙的内容。最近他在言语中多方打探，在游鱼洲上的转运仓库也被几次偷偷的检查过。

郭逸建议最好占领香港岛，至少也要在岛上建立一处基地便于物资转运。另外他还提出应该尽快和澳门打通联系。通过葡萄牙人进行海外的转口贸易。

占领香港岛。马千瞩想这个主意倒是不坏，但是香港岛这个地方比临高敏感多了，就在堂堂省会的眼皮底下，珠江口的要冲之地。要占领就得准备着和明军大战一场。眼下就他们这五六百人实在有点力不从心。

珠江三角洲规划图



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入海口处。珠江三角洲既是地理区域，也是经济区域，但范围略不同。狭义上的珠三角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新规划扩容汕尾（深汕特别合作区）、清远、云浮、河源、韶关5个城市，共14个城市所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大珠三角还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最初由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共9个城市。其发展主要得益于邻近香港，香港一直是珠三角经济区的主要投资来源，港商资金雄厚，一直扮演重要领导角色。

要打仗，要建设，真是两头为难啊。马千瞩这下明白为什么在另一个时空常常会提“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真得是太要紧了。陆军和海军就好像两只争先恐后的吞金巨兽，不但吃掉了他们的大量资源，还占据了许多的有用的人力。

正在冥想的的他忽然听到有人在公共频道里大喊：“敌人！敌人出现！”频道里顿时一片纷乱。

马千瞩大吼一声：“这里是值日官兼参谋总长！所有人闭嘴！刚才报警的人立刻报出你的身份和地点！绍宗，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通讯频道！要快！”

转入单独的通讯频道。那个声音镇静了一下：“我是远程勘探队的柳正，今天早上随队到去找泥炭的，上午9时在百仞城东面25公里处遇敌。立刻撤退，刚刚退到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敌人离我们大概有1个小时路程。”

“敌人有多少？什么装备？”

“大概有好几百人吧，远处看不清什么装备，似乎有火枪，有少量骑兵，没有炮！”

“明军还是海盗？”

“没有统一的服装，也不穿盔甲，大约是海盗！”

妈的，看来是诸彩老打来了，这小子看起来一点也不理会俺们的橄榄枝啊！

“立刻回城，有情况再报告！”

第一百三十节 奇怪的胜利（一）

然后他立刻切换到公共频道，向全体工作、扯皮、或是偷懒的人员发出战斗警报，要求所有人员立刻撤回，内卫部队给大家发枪发弹药。让正在指导军训的席亚洲立刻解散编队，所有新军人员按战斗编制重新组合，领枪支弹药。

除了关键的电力、通讯等部门服务的人，所有能动弹的男性穿越者按宿舍组合成战斗小组，内卫部队瞬间由20人扩展到400人。分别占领预案中的防御阵地。碉堡内的人员增加一倍。同时派一个内卫排去河边保护电站和水源。席亚洲到百仞城的城墙指挥所上具体指导作战。

马千瞩要绍宗接通了博铺的通话频道，博铺虽然有海军的舰队拱卫，又新修筑了几个炮台，但是到底只有一个连的人，陆军只有少量的炮兵在那里。对方发动水陆联合进攻的话，百仞这边恐怕一时半会也提供不了支援。

“我是明秋。”接电话的居然是海军的顾问。

“我是马千瞩。陈海阳呢？”

“报告马总长！陈队长去捕鱼巡逻了。”

还捕鱼巡逻。马千瞩脑袋上滴下了汗：“快赶快通知他，敌人已经从陆路发动进攻了，博铺地区进入戒备。”

“明白。”

马千瞩接着又打电话给独孤求婚，要他立即疏散东门市的人群和摊位。给工商所的人发霰弹枪，由派出所组成的冷兵器组在市场内巡逻，如有内应或趁乱抢劫的，立刻正法。

定了定神，俺冷静下来。其实现在百仞城有300多支现代步枪，还有300多人的新军和十来门滑膛炮，依托城墙和炮楼防御，并不怕这几百名没有炮的敌人。何况还有1-2小时准备，他这才想起来目前所有的战斗的预定目的都是全歼敌人和捉俘虏，消极防御是不成的，刚才真是被自己吓着了。冷静，要冷静。

马千瞩换了个频道，要通车库，要他们把农用车加上油，从内务部队抽调四个小组，带霰弹枪和，防身冷兵器上车，把车开到东门外待命。东北方向是平坦的河滩。穿越着没有骑兵，只有靠这个东西防守反击了。过了一会在吴南海的强烈要求下，他又派了一个班的内卫部队过去协助防守农场的田地。

这时候马千瞩发现了一个问题，北纬的侦察队应该有个以叶孟言为首的三人小组在东北方向负责远距离警戒的，怎么没发出警报？难道他们已经不测？——不过现在已经顾不上了。他只是庆幸敌人没有骑兵。

这些都布置好了，还要让吴南海赶紧作饭，把快餐送到城头，所有有射击经验的人不能再下来吃饭了。还有医疗组，时刻准备着准备收治

伤员，邬德把公社民兵队召集起来，发给冷兵器，充当预备队，劳工们则组织好了随时待命抬担架送弹药。

最后，通知北炜的侦察队安排几个射手，带上狙击步枪、无线电和摩托车，去前进的道路进行潜伏，准备狙杀敌人的主要头目。

一切安排妥当，敌人的队列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席亚洲估量了下，敌人最多也就400人，这点人够干什么的？诸彩老的俘虏在俘虏营里待了几天，看到的应该不少，他们很清楚穿越众连劳工有几千人的规模，又有很好的火器，就算要来兴师报仇，不来个二三千人不等于是白给？

越想越疑惑，赶紧给在通信中心的马千瞩打电话：他怀疑敌人还有另外几路人马，这路只不过是佯动兵力。

“嗯，很有可能，我和老何商量一下。”马千瞩到现在已经没了主意，他毕竟没当过军人，临阵有点慌乱了。

“没事。”何鸣看了下地图，“内卫部队有足够的火力控制要点，敌人一时半会突破不了。让席营长先打掉这一路好了。我们在机动能力上有绝对的优势。”

“好，把炮兵也集中给教导营。”

敌人渐渐近了，行进路线没有改变，基本是向东门市而来。前面有七八骑松散的拉开横队，似乎是侦察兵，后面徒步的人分成4队。前队百来人的队列还齐整些，有人打着几面旗帜，似乎是“诸”的姓氏旗，后面那2队就凌乱多了。从望远镜里看，都是些肤色黝黑，粗手大脚的普通百姓一般的人物，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大刀片和长长短短的带尖的武器，有的人手里拿着粗糙的藤牌，也有的干脆拿着根削尖的竹竿——这是准备来打仗得吗？席亚洲越看越其疑，再看最后一队，有五六十人，手里一色钢刀，走得很齐整，倒有点象督战队。

席亚洲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直接攻击东门市——这倒也情有可原，毕竟在外人来看，东门市这个商贸中心才是最主要的财富聚集地。看来“一切尽在国军掌握”，穿越集团可以迅速补充几百俘虏了。就在这时，敌人在1公里外停了下来，似乎在商议什么。马千瞩建议趁机开饭，这一打起来，没有几个小时完不了，打赢了后面的善后工作也得忙上好久，先给大家吃顿热饭热菜。

食堂用不锈钢饭盒给内卫部队送来了快餐，席亚洲的教导营没饭盒可用，临战条件下也不便拿着大锅来分饭。吴南海就因地制宜的用附近的竹筒做了一顿竹筒饭，每个竹筒里除了米和盐，他还额外加了些猪油，让当兵的吃得饱一点才能打仗。



不锈钢饭盒

吃完饭，敌人还在那里磨蹭什么，望远镜里看得出有人在队伍里来回回的跑动，有的人坐在地上啃干粮，还有人扎堆说话，看起来不象要来打仗，倒象是来春游的。

“他娘的，这里面有阴谋。”席亚洲咕哝了一句。命令道：“列队！”

没想到莫名其妙的一幕发生了，还没等各连连长传达命令，1公里之外的海盗们忽然一起发动了毫无章法的乱哄哄冲击，什么前后队列，完全都没有了，一群人挥舞着刀枪棍棒，一个劲道的往前冲，灰褐色的人群簇拥在一起，似乎是滚动着向前跑来。

“妈的，这是猪突？”席亚洲赶紧命令，“准备战斗！”

各连连长赶紧整顿队伍，正在这时候，战上传来了Saiga-308步枪的声音，这是狙击小组在射击了，马千瞩在城墙上看得直跺脚，这乱糟糟的一片，个个灰头土脸的，到底哪些人才是头目啊？

狙击小组倒是十分清楚，骑马的肯定身份比徒步的高。一阵枪响之后，骑马的人就全部被击倒了，但是后面的海盗还是乱哄哄的继续跑来。

不对。观战的马千瞩越想越不对劲，哪有这么打仗的？就算这里一枪不放，步兵跑步1公里过来都气喘吁吁了，还打什么仗啊？诸彩老虽然是个海盗，到底也是纵横闽粤十来年，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他赶紧给各处打电话：有没有可疑的动向？

回答是一致的：“没有可疑现象”、“一切正常”、“海上未见可疑船只”……

马千瞩愈发不能理解诸彩老这次进攻的思维方式，难道他派这几百人来送死吗？

狙击手的步枪连续的射击着，海盗们不断的有人倒下去，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们转身逃跑，3支Saiga - 308步枪的威力毕竟是有限的，再者这些狙击手们也没水平做到抢枪夺命。

忽然他们全体向城东转去，目标似乎是几个狙击手潜伏的那座小山。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的。那里一共只有6个人，而且子弹不多，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头目而不是打击敌人主力。随着敌人狂奔到山脚，马千瞩只得让他们撤退。

轰鸣的摩托车吓了敌人一跳，海盗没有试图追赶，而是到了山脚下就止步了，有十几个人上山东张西望，接着他们开始砍树，堆石头，难道想扎营？看样子最多带了几天干粮，又没有辎重车……

“炮兵把敌人的寨子摧毁，逼他们决战。”席亚洲下达命令。显然，这群海盗的目的是“拖”。

炮连立刻忙碌起来，步兵横队前面，一字排开了12门山地榴，藤条编成的炮垒筐里也填满了土。

“距离380米！”测距手迅速报出了小山的直线距离。

“目标380米，实心弹1发装填！”应愈发出口令。他只有两种炮弹可用：实心弹和霰弹。这个距离上没法打霰弹，就用最可靠的实心铁球好了。其实海盗们猬集到小山周围对炮击倒是件好事，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些已经收割完的水田上，炮弹打在湿润的泥土里就没有跳射效果了。

“开火！”应愈发出口令。

12门山地榴弹炮同时喷吐出来的浓烟和火舌，即使那些参加了百图远征的士兵都觉得地动山摇。黑乎乎的铁球飞过400米距离，略带弧形的砸进入群，犹如铁犁犁过，血肉和人的肢体随着炮弹的轨迹在空中飞舞。小山上略略板结的地面使得落地的炮弹又跳跃起来，夺去了更多的人头颅、大腿和身躯。

大地在震动，海盗们到处乱窜，第二轮炮弹又如同死神一般呼啸而至，在灰褐色的人群中砸出一个个血肉的花朵，垂死的惨叫声和恐惧的哭叫声响彻云霄。海盗们四散奔逃。山地榴弹炮不停的发出吼叫，炮弹在初冬板结的土地上跳跃，迅速的收割着人命。

战斗，就这样毫无技巧和战术的结束了。海盗们在留下满地的尸体之后仓促的向东溃逃而去。席亚洲命令一连二连追击，三连在原地保持队形。

战斗场面变成了赶鸭子，一面漫山遍野的追，一面撒脚丫子猛跑。教导营吃饱了养精蓄锐，海盗刚才折腾了半天，赛跑起来自然不是对手，没多久就一个个瘫倒在地只有喘气的份了。好在席亚洲下了命令，要多抓俘虏，抓多了有赏，这群兵才没用刺刀乱捅人。

只有二十几个跑的快，几乎要接近东面的山地了，跑就跑吧，反正也不少十几个人使唤。

这时候，大家勉强可以看到西面林地里闪出三个手持步枪的人，横拦在路上，雄赳赳的一个排射，就把跑的最快几个人放倒，余下早就被大炮吓破了胆，见前有阻截，也不管来者几人，全都跪地投降，连叫“饶命”！原来这就是侦察队失去联系的负责东面远程遮断的叶孟言小组，他们在巡逻走错了方向，返回时恰好碰上敌人逃窜，这个失误使整个战斗完美的结束。穿越军方损失为0，敌人非死即降。

第一百三十一节 奇怪的胜利（二）

战斗统计：

战果：当场击毙102人，敌人伤重不治70人，俘虏213人，其中35人轻伤。缴获冷兵器400余件，三眼銃7支，战马7匹。今天晚上吃第8匹，它伤了腿。

我方11人轻伤，10人系追击的时候扭伤或者摔伤——在收割后不久的水田里跑步的确是危险动作。1人搬运炮弹时砸了脚。



收割完的水田

到了下午，俘虏基本收容完毕。奉马千瞩指示，给俘虏安排了伙食。食堂给俘虏们吃的东西历久不变，稀饭。俘虏们显然惊魂未定，对穿越者的食物心怀恐惧。最后终于有胆子大的耐不住饥饿，开始大口的喝起粥来。有了带头人，剩下的一拥而上把饭桶围了起来。你推我挤，在卫兵的呵斥下才没有打起来。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看一看传说中的明代海盗了。只见一群乱糟糟的庄稼汉蹲成一堆。连整齐点的衣服都没有，光着膀子的，穿着单褂的。衣服裤子肮脏发臭，破破烂烂。好像随时要变成碎片。从衣服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象竹节一样的肋骨和鼓鼓的肚子。熊卜佑带着几个翻译和治安组的人正对着他们抓紧工作。

也有十来个人看起来机警的多，吃饭也不争抢，这些人脸上毫无表情。显得呆傻郁闷。但是偶尔有几只东张西望的眼睛透露出这些人心怀鬼胎。

“这些人应该是骨干。”冉耀看了一会说，“先从他们着手。”

根据初步审讯，海盗们供认他们是诸彩老的人马。来得人中有50人是老海匪，其他都是最近半个月刚刚招募来的，没经过什么阵仗，纯属

来凑数的。

最荒谬的是，其中几十号还是临高的后所屯军户。原来后所屯刘千户为了多赚几个钱，常把本卫的武器、船只和军户们租赁给海盗去打仗。刘千户通海盗并非稀罕事，这一带沿海官军和各路海上好汉多少都有些关系。

但是俘虏里没有一个算是头目级别的人物，上次好歹还抓到个船长级别的施十四，这次里面就没一个稍微象样的头领。他们是在今天凌晨由五艘大船输送到石牌登岸的，登岸之后就在一个“掌柜”的指挥下往这里挺进了。至于那掌柜，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跑了，反正不在俘虏队伍里，被炮弹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里也找不出来。

多数人就知道是来打什么“髡匪”的，招募他们的人说，“髡匪”抢了诸老大许多财宝，百仞滩那边全是财货，诸老大为了出气才去攻打的，还说打胜了东西全归他们所有。

缴获的东西里，很多武器上都有诸彩老的标记和字号，有的尸体上还找到了诸彩老大帮里的文书、令旗之类的东西。看着俘虏的供词和许许多多的证据，冉耀却皱起了眉头。

暮色渐渐降临，穿越集团的各个营地里都是欢声笑语，诸彩老也不过尔尔，张柏林的嘴都快笑到耳根了，今天这战斗，一共打了80发炮弹，就把400多海盗打了个溃不成军，太给炮兵长脸了。

食堂把那批打死的马开膛破肚，来了个马肉、马下水全餐，给教导营开荤。虽然是马肉，但是食堂里有鱼露、有香料，盐更是充裕，和一般吃的清水炖死马肉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吴南海还熬了一些马油，这玩意闻起来恶心，用来煎东西却喷香，北京著名小吃煎灌肠就是用这东西。吴南海没有灌肠，就直接煎这里最多见的干南瓜片，再浇上剁碎的大蒜。受到了广大士兵的热烈欢迎，比起每人一小份的马肉和下水，这种敞开供应又有油的东西更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煎灌肠：老北京的灌肠分为两种，一种确实用猪肠制作，将猪肠内灌以上好面粉、桂花、薏仁等，煮熟后切片炸食，解放前义斋做此有名；另一种则是无肠之灌肠了，以白薯淀粉制作，以炖肉之汤油炸食最佳，口感好，有咬劲儿。

黄熊领到了自己的一小碗马肉和下水，他拿筷子拨了一下，几片肉，几片肠肺之类的东西，闻起来是一股浓烈的香料混合肉的香气，肉虽然老，却鲜香无比。作为一个前大明军官，他吃过死骡马肉，但是能把这东西调理的口味如此好吃还是第一次。抬眼望了望四周，全连的士兵们都在自顾自的吃着喝着，嘴里还不时发出满足的声音。打了二次胜仗，这群首长还真吝啬，就给了顿马肉吃！黄熊还以为会发点赏银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二仗，自己除了拿着步枪列个队之外，的确啥也没干，都是用大炮打胜的。

环顾四周，连长老虎和排长们也在那里吃马肉、油煎南瓜片，碗里是糙米饭，这点上，黄熊还真佩服这群首长的官兵一致：当军官的除了多点装备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吃得很他们一样，穿得也一样，住虽然有个单间也不过是部队的营房而已。除了每周要到百仞城去过个“周末”之外，真谈不上有什么享受——连个铺床叠被的人都没有。

正吃着饭，听到本连的士兵在说这二次打仗的事情

“.....要是都这么打仗，当兵可就轻松了.....”

“首长们的大炮这么厉害，天下谁还挡得住啊。”

“你们说，首长们会不会是要那个？”

“你小子就别装蒜了，不就是造反吗？我看可能。”

“造反要满门抄斩的.....”

“抄斩什么，就官军那熊包样，造反也不怕。”这人美滋滋的做起了梦，“真造反成了，我们就都成了开国元勋啦，每人都有好几千亩地。”

“我要讨个老婆，都二十多了，女人的手都没摸过。”

“一个老婆算什么，我要讨十几个，就和城里的大财东一样！”

“你小子本来就精瘦，不怕十几个老婆把你折腾成渣啊！”

.....

黄熊听了，心动了一下。自己来投奔当兵，不过是犯罪之身找个托庇之处。眼下看起来，这群“髡贼”其志非小，纵然不是要造反，多半也有割据一方的想法。正思索着，忽听一个兵问：

“黄班长，你说首长们有没有这个意思？”

黄熊放下碗来：“这我哪知道，不过这两次次对手太滥了，换成官军大约就没这么好打了。”

“我们的大炮.....”

“官军也有啊，不就是红夷大炮嘛。”黄熊见过本镇的炮手操演，这炮和红夷大炮的操作差不多，但是似乎比红夷大炮要轻，搬运也方便的多。

“再者说了，辽镇有红夷大炮又怎么样，一样在关外给东虏打了个稀里哗啦。你炮能连着放么？东虏倚仗的就是快马利箭，放一炮最多打死十几个人，几百骑兵一下冲过几十丈远了，你放不了几炮，骑兵就冲进队伍了，还得靠步兵肉搏。”

这话说得当兵的都有些害怕，本来热闹的气氛减少了许多。黄熊忽然警觉起来，自己这是怎么了？要在镇军中，这就能扣个“动摇军心”的罪名，拉出去直接砍头。自己吃饱了没事干说这些做什么！

他赶紧把话撇开：“这是琼州，建州还离这十万八千里呢，你们都慌什么，弟兄们又不要去辽东打仗。”

他说着赶紧朝四周看看有没有外人在场，随口又扯起一些乱七八糟的见闻之类，把士兵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

夕阳慢慢的降临在博铺临高角上，被整修一新的临高烽火台矗立着，上面的炮位刚刚完工，一门12磅加农炮的炮口遥指着大海。炮台上有一盏探照灯，由脖子上配备步话机和夜视器材的李迪带二名海军哨兵值守。遥望百仞城，忙碌了一天的喧嚣渐渐平静下来，城外负责值班的人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城里的许多部门还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来，这些地方依旧在工作。博铺这里烧炭炉火光熊熊。鱼类的腥臭味道随风而来，这是水产品加工厂的味道。河口，丰城轮上依稀有些灯光，在满天的星斗下，几乎融为一体。

每隔几分钟，他就会用夜视望远镜察看一下营地四周，如今博铺不比刚登陆那会，一个环形营地就能守卫了，工作场所向外新拓展了不少，虽然重要的地方都做了环形设防，但是象过去那样四面照得雪亮的亮化防御很难做到了，除了在关键路口和要道安置照明器材之外，更依赖夜视器材和潜伏哨了。眼下他们对土著士兵还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夜

间放哨的任务都有穿越者担任或者至少带队。

他在望远镜里看到几个人影正在慢慢的靠近海滨营地。从外形轮廓看，这应该是自己人，但是照规矩他得立刻通知潜伏哨。

“谭明，谭明，有人正在接近你的哨位。”

“明白。”在河口执勤的谭明属于建筑工程队，他因为身体条件特别好，又属于吃苦耐劳型的，就被抓进了基干民兵，白天干活不算，还得夜间执勤工作。好处是能额外享受到一些现在特别紧俏的东西：香烟、罐头、可乐，另外基干民兵还常常组织看电影：第一场是军教片，第二场是各种商业片，第三场属于深夜场，放得都是好孩子不宜的片子。

“口令！”谭明喊了一声。

“冰箱！回令？”

“海尔！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谭明紧握着手里的SKS步枪。

“我是百仞公社的邬德！”来人黑着脸，后面还跟随着几个穿作训服的大汉。

是邬德，乖乖，大官啊。谭明马上一个立正，口齿也有些不清楚了：

“邬总，不，邬社长……”

“你叫我阿德好了，你不是土著啊。”邬德还第一次看到有穿越众对他这么恭敬的。

“我是建筑工程队的谭明……”谭明有点不好意思，没办法，在社会底层混久了往往就会这样，心里有点小凄凉。

邬德对这个人还有点印象，因为早期施工的时候和建筑工程队打交道比较多。

“你是——‘肥明’吧。”他在记忆深处把这个人的绰号和脸对了起来，实话说这绰号现在名不副实，长期的劳动和高蛋白，低脂肪的摄入使得他一点不“肥”，反而看起来够结实了。

“对对，我就是‘肥明’，您还记得我啊。”

“我们那会不是经常在工地上碰头嘛。”邬德见他有点兴奋的想叙旧，心想这地方是潜伏哨位，这么说话可不是事，而去他还有事情要办，赶紧接着说了下去：“我要上丰城轮去，哪里上船？”

“您到临高角炮台下面的海军港务办公室去好了，这里都归他们管。”

邬德摇摇头，海军这么着野心勃勃，不是个好兆头。他自己虽然也是海军出身，但是因为长期在执委会工作，看东西比较全面，对目前这样的陆海军的势头是不看好的。他这次来也想和乘机和何鸣、明秋这些老军人们谈一谈。

第一百三十二节 船影

丰城轮上的执委会每周例会正在进行中。周例会原本是在执委会大院的会议室召开的，最近各部门的基建都搞得不错，改为由有条件的部门轮流接待了，眼下主要是农委会、海军部、卫生部和通讯中心轮番主办，后者刚刚落成一座三层的通讯大楼。

各位执委、专业组组长和顾问们刚刚享用完一道用船上的冷库出做得牛奶蜂蜜冰淇淋，上面还放了许多热带水果丁——蜂蜜和水果都是远程勘探队带回来的。

正吃得津津有味，门外突然闯进了一个人。

“各位老大！船上的雷达发现有船队在接近！”

陈的反映最快。“谁在雷达边？”

两分钟后，手机接通了乐琳。

“报告一下对方的位置和数量？”

“呃，在屏幕的右下角”

“不是让你说那个，报告一下方位距离速度什么的。”

“啊”乐琳傻眼了，他没用过雷达，更别提怎么从雷达屏幕上判读目标了。周围的几个值班人员也目瞪口呆。

“叫蒙德！”

“他不在……”

“去哪了？！”陈海阳刚想发火忽然想起今天不是蒙德当班，“我这就来。”

众人一齐拥了过去。见屏幕上的光点有五六个，正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行驶，从航向看不打算靠近博铺港。货轮上的防撞雷达是用非常直观的平面图表示的，在参照了陆地的反射波以后，陈海阳大致判定出目标是在港口以东大约六海里的地方。

“什么船只？”

“一艘比较大，上百吨级的。”陈海阳看了一会雷达屏幕，抓起话筒呼叫炮台上的李迪，问对海面的观察情况。

“天空无月光，观察不到情况，是否打开探照灯？”

“不，暂时不用。”这些船在6海里外，探照灯可没有这个距离。他对明秋看了看，“您看这会不会是准备渗透？”

明秋点点头：“象这样无星无月的晚上，的确是偷渡渗透日子。”

穿越者对博铺的控制是有限的，无论是炮台上的观察哨还是海滨的潜伏哨，总会留下大量的观测死角。更不用说这里沿海的大片红树林，

简直就是天然的渗透通道。

“派人带也夜视器材去海滨搜索一下吧。”

“北纬有个侦察分队派驻在这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马千瞩见他们处置很得当，也没什么要说的了，他有一感觉，他这个参谋总长在海军这里比较虚空。马千瞩觉得身穿统一的元年式军装的陆军军官们比眼前身穿各式各样不同年代不同国籍海军军服的人要可爱一些，没那么多咋咋呼呼的虚架子。刚才送冰淇淋上来的时候，他发觉水兵还戴着白手套——真是到哪都少不了摆谱。

“要不要调一个步兵排过来？”马千瞩提议。

“要，我们这里成建制的只有一个海兵连，还要照顾船只，兵力不够。”陈海阳毫不含糊。这点总算让马千瞩放心——看来海陆之争还没到意气行事的地步。

又等了一会，雷达屏幕显示这些船只没有其他异动，只是继续以2~3节的速度在缓慢的在雷州半岛一侧航行。

夜间海军也不便再派出船出去临检，决定暂时只加强观察。同时增派重点地段的潜伏哨。

会议结束之后，邬德谢绝了在丰城轮上留宿的邀请，他觉得还是在博铺营地比较舒服——船上的床位实在是太小了。

博铺营地现在俨然已经是一座基地了，帐篷已经被成排的砖瓦房取代，道路经过平整，沿路的沼气灯把营地照得通亮——这个设施连百仞城都没有，百仞城的沼气池虽然比这里大得多，却被食堂用掉了大部分。河滩旁简陋的天然浴池也没了踪影。邬德虽然很早就搬到了百仞公社去住，但是D日当天他在营地卫生所附近的树林里搭建的印第安式的帐篷却一直保留着。他每次来博铺都要把草拔一下，清理帐篷，顺便在这里住上几天——犹如度假，话说这里的环境也确实好，出了树林就是海滩和岩礁，背风向阳，还没有蚊子。



沼气灯：由玻璃灯罩、弹片、纱罩、灯头、灯体、锁紧螺母、引射管、喷嘴接头和吊钩构成。

沼气灯的工作原理：沼气由输气管送至喷嘴，在一定的压力下，沼气由喷嘴喷入引射器，借助喷入时的能量，吸入所需的一次空气（从进气孔进入），沼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后，从泥头喷火孔喷出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得到二次空气补充，由于纱罩在高温下收缩成白色珠状——二氧化硅在高温下发出白光，供照明之用。一盏沼气灯的照明度相当于60~100瓦白炽电灯，其耗气量只相当于炊事灶具的1/5~1/6。

走过还亮着灯的博铺卫生所，这座医疗帐篷也改成了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通向“别墅”的小路已经修整过了，用碎石很仔细的铺砌过。他有点别扭的笑了声，当官果然是好事。

“别墅”已经不再是一个印第安式的帐篷了，而是舒适的多的草屋。这是他自己亲手盖得：木梁柱、竹编篱笆墙，外糊稻草泥，内衬竹篾席，地面是泥地，屋顶是厚厚的新稻草，散发一股清香。当年在农村盖草房的手艺还没荒废。屋子对大海一面是个稻草顶的廊檐，一边还用砖砌了个火塘。吃食堂腻味了还在这里自己做点野食，顺便也招待谈得来的朋友。里面的桌子和一张床是从妇女合作社买来的抄家货，很结实耐用。

屋子里十分整洁，东西不多却井井有条，桌子上还不协调的矗立着一个瓷花瓶——在另外一个时空至少也得值十来万RMB，现在则插着一大蓬的野花，邬德知道这是初雨干得——自从这丫头着他来过一次博铺之后，几乎每三五天就会来一次帮他收拾这间别墅。

初雨自从到了他身边，整个准备托付终身的模样，照顾他生活起居殷勤备至，好几次他睡觉前还在他卧室里磨蹭，面如桃花。邬德却一直没下手。倒不是他坐怀不乱，看着女人投怀送抱能不动心。只是初雨那模样看起来实在太幼，有些下不去手，再者眼下大伙都没生活秘书，自己率先搞女人影响不好。

从船上下来，肚子有点饿了，正好马千瞩说要来喝酒聊聊天，干脆弄点海鲜吧，好久没吃海鲜了。邬德舒展了下身子，脱下外套挂起来。从床后拖出一个木箱来，打开锁。箱子里面除了睡袋之类的寝宿用品，还有一套完整的野外生存的应急物品，都收拾的井井有条。最下面是一个黑色的帆布枪袋。里面是一支56半步枪和二盒子弹。一旦有什么意外，他背起包拿起枪就能独立生存——这年头，要信任组织更得信任自己。

从箱子里取出马灯，2米开幅的尼龙网，两边套上两根牢靠的竿子，一头坠上石头就可以用了。正要出门，看到马千瞩踱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个藤篮。



马灯：一种可以手提的、能防风雨的煤油灯，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因此而得名。马灯是上世纪，在中国产生的一种照明工具。它以煤油作灯油，再配上一根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以防止风将灯吹灭，夜行时可挂在马身上，在上世纪70年代用得最为广泛。沿海地区大部分用于船上，也有“船灯”的叫法，尤其是有风有雨的天气，真是渔民的照明利器！

“什么东西？”

“酒。等你做夜宵。”

“成啊。你稍等一会。”

出去到了海湾边，带着鱼网走到齐腰深的海里，张开网把竿子深深的打进泥里，再去岸上拿来石头把竹竿压好。在另一根杆子上挂好马灯，就等螃蟹来了。这鱼网是强盗网，网眼密的有如筛子一般，就算海龙王挂上也完蛋，小鱼直接挂死，大鱼越缠越紧。最绝的是这尼龙网千年不烂，根本不用怎么去料理。

在岸边抽了一支烟，走到下网地方，已经网住七八只螃蟹了，戴上厚帆布手套把螃蟹取下，拿根尖柳条把鱼蟹都穿了，再去海湾撬了点牡蛎，返身回别墅去了。

回到廊檐挂上马灯，又往火塘里添些柴火，火旺了起来。

“这里又没锅子又没油盐的，就吃烤螃蟹吧。”

拿出个烤肉用的铁烤架搁在石头上，螃蟹掰开，就用大盖当托烤，牡蛎也直接放上去烤。没过一会，几只牡蛎就噗的一声开了盖，冒着热气。一股鲜香味散发着手。

“来，喝酒。”马千瞩在搪瓷杯里倒上了酒——这是本地产的黄酒，度数不高，就是味道一般。邬德自己也会做酒，还带了酒药，不过现在粮食还是重要物资，在穿越者的第一批粮食收获之前，做酒稍嫌早了点。

两人主要是谈眼下的海陆军的纷争问题，邬德对这个问题也是洞若观火，眼下虽然没闹出什么事情，双方的配合也还到位，但是其中苗头已经有了。

“这事情现在还是开头，”邬德慢悠悠的喝着酒，“眼下军队规模还小，在资源上够用，等以后进入军队扩展期之后，你看吧，有得折腾。”

“我也觉得现在军队有些失控的迹象。”马千瞩凝视着火塘里的火焰，小声的说，“特别是海军。”

“嗯。”虽然出身的问题使得邬德不大愿意说海军的坏话，但是马千瞩说的感觉，他也体会到了。

“现在不是有内卫部队——”邬德说。

“才20个人，顶不了大用的。还是要从权力制衡上着手。”

“内务部？”

“嗯，”马千瞩随手把一只牡蛎壳丢到一边，“不给军队套笼头，以后闹出军政府就搞笑了！”

“没这么夸张。”邬德心里一阵紧张，他倒不是什么民主政体的拥戴者，但是军人政权显然不是个好玩意。

“眼下我想多和明秋谈谈，他是老军人，过去是党员，这点觉悟应该有。有他镇着海军的少壮派不会闹得太离谱。”

“我也这么想！”邬德赞同，“陆军你可以和何鸣谈。”

“是，所以我也想请你多发挥作用么。你也是老海军。”马千瞩诚恳的说。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邬德想。不过本来他也有这个意思，当下满口答应。

“其实你也别太神经过敏了，大伙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有些纷争，都是为集体，没藏私心杂念，这几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人心这么整齐的集体。”邬德说，“今天的仗打得不错，军队表现很好。又抓了不少俘虏。”

马千瞩哼了一声：“我还想和你说这事呢。”他捏起一个螃蟹腿，吹了吹，啃了起来，“这仗赢得蹊跷。”

第一百三十三节 中西联合海盗船队

“有什么蹊跷的？”邬德不解。

“把人专程运来送死，的确蹊跷。”一个声音从前面传来。（赵慢熊斯基）

邬德正啃着螃蟹，发现面前多了双脚，抬头一看，一个白白的胖子站在跟前，左手一个空饭盒，右手一个特大号不锈钢汤匙，两眼直勾勾的盯着烤架上的螃蟹。

“好香啊！！！！”见他抬头，胖子冒出一句话。

“怎么？来点吗？”虽然不知来者何人，但是同为穿越者，就是兄弟。

“好啊好啊！！！”胖子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把饭盒伸过来。

给胖子打上半个螃蟹，胖子接过饭盒，也不说话，埋头苦干起来。

“你也来凑热闹？”马千瞩似乎是认识来人，“诸彩老可是很不识抬举啊。”

胖子嘿嘿的笑了笑，舔了下嘴唇：“督公，你都说蹊跷了，还拿这个罩我，太见外了吧。”

“不过这次的确缴了不少诸彩老的东西，所以说有点蹊跷。”

“老一套。方怡和小郡主拿了吴三桂的刀剑去闯宫。”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千瞩从包里抽出一份审讯记录，“这些俘虏，多数都是临时找来的，不是积年老匪。诸彩老吃过亏，多少知道我们的底细，他真要来打，绝不会搞这些菜鸟炮灰来。”

“海盗又不是官军，没习惯往刀枪上刻字号的。”胖子说。

“有人想挑拨离间。”邬德说。

“没错。”胖子继续啃着螃蟹，“谁想挑拨穿越集团和诸彩老的关系？刘香和郑一官都有可能，诸彩老和穿越集团大打出手，他们是受益者。”

“那会是谁？”马千瞩似乎很迷信这个胖子。

“这个我那知道？”胖子双手一摊，“要我说，是刘香。”

“为什么？”

“我猜得。”

马千瞩差点晕倒。胖子又嘿嘿了几声，吞下一只牡蛎，啧啧几口之后才继续说：

“其实哪家都不要紧。我猜嘛：真正的进攻很快就要来了。”

马千瞩一震，敌人不会这么简单的打发400人来送死，就为了送这

样一个假讯息给他们，肯定还有后手。联想到刚才雷达上的船队，他马上去摸手机。

还没摸到手机，夜空中就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

马千瞩和邬德忽的站了起来，紧张的注视观望着枪声的方向。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邬德转头问，他对来人很是好奇。

“司娄……司娄莫宁拜耳。”胖子啃着小半只螃蟹，口齿不清的说。

司娄莫宁拜耳：slow morning bear 赵慢熊。

“司娄莫宁拜耳？好象没见过这号人啊？”他一下迷惑了。

再一想，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久仰啊”

“别久仰了，虚名所累啊。”胖子虚情假意的叹了口气，眼明手快的又抓到了一只牡蛎，巨舌一卷吞了下去，这才慢腾腾的站了起来，拍拍肚子，说声：“谢谢招待，你们忙，我不打扰了。”

“那……不送。”邬德眼下也的确没有客气的心情，赶紧去屋子里取他的56半。

胖子敲着饭盒，嘴里哼着：“老熊今天运气好，老狼请吃鸡”的歪歌，一路远去了。

“FUCK！”薛子良不由得用英文骂了一句。红外望远镜中诡异的白夜，六艘船清晰可辨。其中一艘显然不是中国船型。

几小时前，他接到北炜的电话，要他带侦察分队在博铺港沿海滩的确进行一次徒步巡逻，据情报说可能会有敌人进行夜间海上渗透。

薛子良不敢怠慢，特别是北炜的直接命令——他很清楚要不是得到了北炜的好感，他现在还是个“没编制”的“黑人”。在这个团体中久了，他深刻的领会到了“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差别，既然现在成了正式工，就得好好的卖力，薛子良现在也懂得了什么叫“出身问题”。

远程侦察队司令部——现在每个部门都在努力抬高自己的级别，正如卫生组最近把自己的木牌子改成卫生部一样，侦察队也不能免俗——在百仞城，但是北炜在博铺、大美村和盐场村都各派驻了一支四人分队，一面进行日常巡逻一面训练，他和薛子良则轮番到各队进行指导。

这个四人小队里除了薛子良之外都没有军人经历——实际上北炜认为退伍军人年龄太大，如果不是干侦察专业的，可塑性就很差了，他宁可从来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们中间挑选志愿者。这些年轻人在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虽然还不够侦察兵的标准，但是比起另一个时空新兵连下来的菜鸟可就强太多了。

他们一共带了三支SKS步枪，薛子良带的是一支雷明顿870霰弹枪，他觉得SKS未免太长了点，给侦察兵用勉为其难，作为一个前美军，他现在最感到痛苦的就是武器装备的匮乏。数量不少，但是几乎全是他不熟悉的装备，除了Glock手枪、雷明顿霰弹枪之外，穿越者拥有

的最多步兵武器SKS和56半都是他不熟悉的——哪怕有支AK47也好啊，这玩意他倒是经常用。



雷明顿**M870**式霰弹枪：是包括**SWAT**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全世界各种特种部队使用的近距离杀伤性武器。作为泵动装填霰弹枪在突击进入建筑或防守时有着超高的性能。这枝泵动霰弹枪是民用的最万能的武器之一。它能被用于狩猎，家庭防卫，以及开锁。这种**12-gauge**的泵动霰弹枪用起来很顺手，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警察所喜用。通常用作猎枪，在许多地方的枪店就可以买到它。**M870**式霰弹枪最初有基本型(军用型)和警用型(**M870P**)两种型号，后来出现了民用型和改进型等**10**余种型号。各种型号枪的枪管长度各不相同，从**356~508mm**不等，弹匣容弹量为**3~7**发不等，但都是下方供弹，侧向抛壳。枪托既有固定式硬木枪托，也有折叠式尼龙枪托和金属枪托，一般采用机械瞄具，后期产品有的配用了光学瞄具。雷明顿**M870**式霰弹枪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耐用性和可靠性较好，尤其是改进型**M870**霰弹枪，采用了许多新工艺和附件，如采用了金属表面磷化处理等工艺，采用了斜准星、可调缺口照门式机械瞄具，配了一个弹容量为**7**发的加长式管形弹匣，在机匣左侧加装了一个可装**6**个空弹壳的马鞍形弹壳收集器，一个手推式保险按钮，一个三向可调式背带环和配用了旋转式激光瞄具。**196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对许多霰弹枪进行了对比试验，选中了雷明顿**870**式。雷明顿武器公司根据海军陆战队的要求，对**870**式枪作了一些改进，设计生产出了**M870-1**式霰弹枪。该枪已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及警察，并向其他国家出口。雷明顿**M870**式霰弹枪是雷明顿兵工厂于**50**年代初研制成功的，因其结构紧凑、性能可靠、价格合理，很快成为美国人喜爱的流行武器，被美国军、警采用，雷明顿兵工厂也因此而成为美国执法机构和军队最喜爱的兵工厂之一。从**50**年代初至今，它一直是美国军、警界的专用装备，美国边防警卫队尤其钟爱此枪。

就说这夜视器材吧，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武力侦搜队的时候，这是

很小儿科的东西，哪怕他家里车库里的夜视器材也比这里好的多。现在倒好，整个小队只有一副微光夜视镜和一个俄罗斯产的红外望远镜——他很不习惯俄国货。但是这已经属于很好的配置了，夜视器材虽然带得不少，但是没办法补充，坏了也修不了，计委控制极严。

沿着海岸搜索虽然是个累人的办法，但是也最有效，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点月亮和星光，水天分际线几乎看不出来。虽然雷达给出了船只大致的座标，但是每走一公里，他都要停下来用望远镜搜索下海面。

在沿着海岸跋涉二小时之后，搜索队经走到了龙豪湾尽头，如果座标无误，船队应该就在这附近，望远镜再次搜索的时候，果然在海峡的对面发现了船只的踪影。

真会躲，他下意识的嚼了下，才意识到没有口香糖。这6艘船躲在岸礁阴影下，又是这样无星无月的夜晚，要不是丰城轮上有雷达，仅仅凭肉眼的话观察哨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更不用说定位了。

船航行的速度极慢，薛子良看了下手表，开始测算移动速度——不到2节。那艘外国船帆明显没挂足，这就是可疑之处。

“薛哥，这里有鬼不？”一个队员悄声问。薛子良为人爽直，又有本事，很得队里的小年轻们的好感。虽然他屡次说叫他“维尼”就好，但是大家还是喜欢用中国式的“x哥”称呼。

“没就怪了。”薛子良嘟哝了一句。他叫通了博铺的电台，开始汇报：

发现六艘不明身份船只，从船型上初步判断有五艘较小的是中国船，一艘为西洋战船，三桅，排水量400吨。中国战船无侧舷炮门，船首和甲板上安置有4~6门火炮。西洋战船露天甲板有12~16座炮位。

“有舢板！”薛子良的望远镜里发现了一条小船。



舢板（**sampan**）：又名舢舨，结构最简单的小型木板船，没有甲板。又作“三板”、“三版”。最初可能由三块木板构成，即一块底板和两块舷板，后发展成一种常用小船。除民用外，亦作军用船，民用舢板常乘坐**2-3**人，军用则为**10**人左右。明清水师中均有舢板编制，有的还安装火炮。《清会要事例》卷九三八“工部船政”中说：“每舢板十只为一营，舢板炮船二十只为一营”。

小舢板里面有八个人，从望远镜里看得出他们带着刀剑和火绳枪。一个人掌舵，四个人操桨，二个人在船头架起了火绳枪的叉架——这还足够原始的。薛子良想。

最后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卷东西。小划艇小心翼翼的前进着，每隔很长时间才划动一次桨，现在他可以清晰的看见，那个手里拿着一卷东西的水手实际上是带得一根铅垂线，他正在不断的测量近岸的水深情况。这说明敌人打算把船队靠得足够近，用炮火来支援登陆，如果只用舢板运送部队根本不需要测水深。

从小船行进的航迹看，海盗们显然打算从临高角这一侧实施登陆，这里不是博铺的航道入口，相对设防不会太严密。至于那个碍事的烽火台，显然海盗没把它放在眼里，更不知道上面有一门12磅大炮。

微风轻拂的夜晚，周围静极了。只有波涛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

海面上缓缓驶近一艘幽灵般的帆船——这是艘名为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在它后面，还跟随着五艘较小的中国硬帆船。



西班牙大帆船

月亮从云层中显露出来，月色很淡。

“这个鬼月亮！”站立在尾楼上的西班牙船长阿拉贡内斯抱怨着。他已经在对岸缓慢游弋了半夜，直到接近午夜时分才将船驶近海峡中线。月光会暴露出船影，根据传闻，那些奇怪的东方人有许多奇怪的火枪，能射得非常远，西多尼亚不想冒险。

“那些东方人难道都睡着了。”阿拉贡内斯喃喃自语，望远镜中的港口依旧十分平静，除了少量的灯火之外没有任何异常。

“船长。后方的刘船长向我船发信号询问是否开始进攻？”

“知道了。”阿拉贡内斯嘴角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这些愚蠢的东方人只会在陆地战斗，他们根本不配称为水手。在海上，他自信仅凭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一条船就可以收拾掉刘香所有的战船。要不是因为荷兰人来了之后，西班牙在中国沿海的势力每况愈下，他又怎么会和这样的二流海盗刘香合作。

他用望远镜注视着小艇，到目前为之，它还没有发出任何表示水深不够的信号，过会他可以把船放心大胆的驶到离岸很近的地方，用密集

的炮火来支援登陆的海盗。传说中的奇怪火枪再厉害，也不会是16门大炮齐射的对手。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上一共有32门大炮，即使在欧洲海域，这个配备也相当可观了。

第一百三十四节 刘香的算盘

“还要等么？”站在一旁负责与刘香联络的人开了口，是个女人的声音。

阿拉贡内斯不满的撇了一眼身边的女人，她全身的裹在一件黑色的斗篷里，活像个修士，兜帽旁露出了长长鬃发。



修士服

“李，我想我才是这条船的船长。你只不过是刘首领的派来的联系人而已。”

“没错。但是再过1小时，潮向就要变了，到时候你就即不能乘涨潮进港。又没法利用退潮离港。”

阿拉贡内斯知道女人说得没错，对于西班牙大帆船这样笨拙的船只来说，掉头和转向都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可以用划艇牵引，乘潮水进出海湾还是最好的选择。

他只是很不喜欢一个女人对他的指挥说三道四而已。即使这女人很漂亮，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开始吧。”阿拉贡内斯下令道，解决这里后，他将继续北上，去找那个郑一官的晦气。



郑一官：郑芝龙。郑芝龙（1604年4月16日 - 1661年11月24日），字飞黄（一说字飞龙），原名一官（Iquan），天主教名尼古拉，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台湾及日本等地第一大海盗，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先后归附明清两朝为官。郑芝龙以东南沿海为基地活跃舞台的海商兼海盗（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身份随变），以其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著称，发迹于日本平户，为明郑势力的开始。郑芝龙在离开日本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1628年，郑芝龙受到明廷招抚，官至都督同知。不久清军入关，郑芝龙于1646年降清后被软禁北京；清朝利用郑芝龙多次招降其子郑成功不成，遂于1655年入狱；于1661年11月24日被杀。郑芝龙在17世纪中国明朝海禁与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的背景下，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于1633年在泉州金門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夺了海上主导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郑芝龙对历史的其他影响还有作为先于荷兰人的，和李旦和颜思齐等人及部众在台湾建立基础，为汉人移台的主要据点。并为其子郑成功留下强大海上基业，郑成功以此资本抗清并在南京兵败后以海上武力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早已等候在甲板上的五十名水手翻过船舷，爬到二条划艇上。这些水手大多数是马来半岛上的东南亚土人，许多过去就是划着独木艇，伺机抢劫商船的土著海盗。干这个倒是老本行，仅有的几名西班牙人是炮手，划艇各有1门2磅轻炮——刘首领对敌人的火器似乎十分畏惧，非要西班牙人拿出足够的火枪和大炮来。

他们身后的船上，刘香的手下也换乘了舢板，这些小艇上据说都是刘帮主最好的战士。对这点阿拉贡内斯并不感兴趣，反正他只是配合刘帮主去夺取这些人的几艘快船，抓些俘虏——刘帮主害怕敌人的火器。

“猴子们，好好的为天主教国王效力吧。”阿拉贡内斯毫不掩饰对这些肤色黝黑，贼眉鼠眼的土人水手的轻蔑，要不是东南亚地区补充欧洲

人实在太困难，船上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低等异教徒存在，他们那歪斜的黄眼睛总是闪烁着残忍又怯懦的光，阿拉贡内斯知道自己犹如一个马戏团的驯兽师，鞭子和糖果时刻都得不离手，否则就会被活活的吃了。

西班牙大帆船要进入博铺这样的河口港，除了要乘着潮水，还要用划艇来牵引，划艇上水手危毫无遮蔽，很容易被岸上的炮火和滑膛枪所伤，险性很大。如果阿拉贡内斯面对的是一个欧洲或者美洲设防良好的港口，他是不敢这样做得。不过土人水手就是当炮灰，死掉一些他并不在意，而且这里是博铺，阿拉贡内斯深信中国人根本不懂海战，更遑论给港口设防了。他的前辈们，多年前就曾在珠江里抢劫船只，纵横如无人之境。

船上的炮手此时已经各就各位，舷侧的炮窗业已打开，黑洞洞的炮口指向海岸上的几处可能的目标。对自己的炮火优势他是有充分信心的。那些中国人的火炮，也能算大炮么？都是些对一个世纪前大炮的拙劣仿制品。

根据计划，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将在海湾内用炮火支援刘香的登陆行动，刘香将用舢板把500人运送上岸，目的是夺取停泊在岸边的4艘铁快船，这些船的战斗刘香已经从诸彩老那边投奔过去的人嘴里知道了，显然这船对任何海盗来说都是极有吸引力的。

诸彩老和穿越者的海战给刘香带来了几个基本的印象：

铁快船非常坚固，一般火炮打不透；

行动敏捷，速度很快。

驾驶这些船的人没有大炮。诸彩老的人说，船上装得是类似大号弩机一样东西，根本打不准，但是他们有很厉害的鸟铳，打起来又远又准。

凭借这些印象，海盗们将主要依赖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的炮火压制敌人，鸟铳再厉害，也不是大炮的对手。在炮火支援下，一股海盗将穿过博铺的红树林，对敌人营地进行大肆破坏，吸引这些东方人的注意力，然后另一股海盗将伺机冲入港口，夺走在港内停泊的至少一艘铁快船。刘香给他的头目下了指示，务必要抓到几名“澳洲人”。

为此，西班牙人卖给他们8条划艇和专用的拖缆器材。海盗们得手之后会用划艇将铁船拖出港口，预定目标是至少夺走一艘。

阿拉贡内斯对这个计划并无异议，但是他不大能理解这个中国海盗头子为了这些铁船如此的痴迷。在他看来，这种铁船太过诡异，不用船帆船桨就能自己动的船，不是上帝的奇迹就是魔鬼的造物——在他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划艇开始慢慢的拖动卡伯罗伯爵夫人号向港湾内前进，测水深的小艇在前面引路。一切都很平静。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阿拉贡内斯对身边的李丝雅说，“我的船必须在退潮的时候离开，不管你们有没有夺到船。”

“一个小时足够了。”李丝雅淡淡一笑。计划虽然算不上她亲自制定，也是参与其中的。在海盗们中间，她是唯一和澳洲人直接打过交道的人。去年澳洲人漂亮的袭击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期间连一官都对她产生了怀疑。一气之下，她声称自己的船要修理，回了澳门。在澳门的时候，她派人去四处打听澳洲的人消息，他们留下了房子、货物和奴仆，自己却象人间蒸发一样的消失了。

直到不久前，才有消息传来，说在琼州的沿海，出现了一群人，髡发短衣，还有一艘巨大的无比的铁船。髡发短衣这个特点让她立刻就联想起了文德嗣，当年这个澳洲海商不就是髡发短衣么？

为了一探究竟，她又驾船出来，郑芝龙在福建忙于招安的事情，她就以客卿的身份投到了广东的刘香麾下——李丝雅在沿海是个单干户，虽然时而也投靠在某个大帮下面，缴纳保护费。但是自己从来不参与各帮之间的战斗，只对抢劫和冒险感兴趣，凭借她胜人一筹的快船和大炮，她总是过得自由自在。

“文德嗣，你也在岸上么？”她低声的说，露出了让人寒冷的笑容。

“李船长？”

“？”

“刘帮主为什么白天要送400人登岸？”阿拉贡内斯一直对白天中国海盗把400人送上岸去的事情很不理解。在他看来这样的行动纯属送死。

“让澳洲人打个胜仗。”李丝雅说，“他们虽然自称是澳洲来得，可也没否认自己的是中国人后裔。中国人打了胜仗都要喝酒作乐。”

“我们西班牙人也一样。”

“喝酒作乐之后就不会那么警惕了。”

“为了让他们丧失警惕，就把400人送去送死？上帝！”

“花400个皮阿斯特就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你觉得不合算？”李丝雅望了一眼阿拉贡内斯，和中国人比，光会一个劲的做人肉烧烤的西班牙人好像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样。连可爱的意大利人都知道做大事的人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更绝的是，这些炮灰居然以为他们是为诸彩老服务的，诸彩老这个笨蛋恐怕日后要头疼死了，想到这点她就觉得很妙。



皮阿斯特：**Piastre**，也有写作**piaster**，原本是意大利威尼斯地方对西班牙8里亚尔银币（在中国俗称“双柱”）的一种称呼。像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也有金币作为主币，其货币单位是埃斯库多（**Escudo**），西班牙铸币当年使用的是16进制，1个埃斯库多等于16个里亚尔，换言之，两枚大银币可以兑换一枚小金币。上图为1637年西班牙8埃斯库多金币和1586年塞戈维亚造币厂铸造的8里亚尔银币。

阿拉贡内斯很吃惊海盗头子能够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同胞当成消耗品。而眼前这个女人居然只计算招募他们的时候花了多少银钱。在内心他无比鄙视。不过，异教徒的生死与他没有相干，拯救灵魂的事情，该由教士们来操心——而他阿拉贡内斯是最不乐意和教士们打交道的人了。

他忽然想起，眼前这个女人有一半的葡萄牙血统：“李船长，你还是基督的羔羊么？”

“我经常去教堂，和您去得一样多。”李丝雅带着揶揄的笑容回答道。

“有舢板！”负责观察的人推了一把薛子良。

“继续观察！”从刚才船只开始转向博铺方向，薛子良就知道事情不妙，这次海上攻击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多舢板！”观察的人惊呼起来，“密密麻麻，数不清——”

薛子良一把夺下望远镜，镜头里的场面真是蔚为壮观，不下三十条舢板正在海面上向博铺前进，大船在后跟进。

250米……

200米……

镜头里已经看得见打着赤膊，嘴里叼着刀子的海盗，薛子良甚至觉得连他们的狞笑都看清到了。

“向博铺报告，快！”

“报……报告……队长，”正在呼叫的队员忽然惊恐万状，“电话不通！”

月亮沉了下去，水天又变得漆黑一团，薛子良还没听到博铺有警报的声音——不知道烽火台上值班哨看到了这个情况没有，看到舢板离港口愈来愈近，他拽过一条SKS，朝着最近的舢板开了一枪。

“砰！”寂静的夜晚，枪声特别的清脆，一发的曳光弹划破夜空，快得象流星一样，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小艇上似乎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就倒下了。

早就有点昏昏欲睡的李迪听到枪响，打了个激灵——自己差点睡着了！他赶紧抓起望远镜朝枪声响起的方向看去，调节了好一会，忽然海面上的舢板和船只都变得清晰可辨。他吓得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连滚带爬的跑到烽火台上的值班室，里面有一台手摇式报警器，猛得摇动起来。



手摇式报警器：通过人工转动摇柄，经齿轮箱的传动逐级加速，再经过传动块带动鸣轮高速运转。鸣轮在进行高速运转过程中，对吸收的空气产生高速高压向定轮的固定窗口同时挤出而产生的共鸣，从而起到报警的作用。因为是手摇报警器，手摇的初级转速决定了报警器的声响效果。转速和声响效果是成正比的，相对而言，转速越高则声音越大。人与人之间来摇动报警器是有区别的。人们的高矮程度、力气的大小、摇动的快慢等都是影响报警器声响效果的直接因素，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了宏观规定，摇动的初级转速不能小于**90r/min**，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声响效果。

手摇报警器无需电源，可以在无电源支持的都场所提供一种有效的报警。只需通过人工用手顺时针方向摇动手柄，速度达到初级（**50-80转/分**）就可达到理想的报警效果，发出的声音尖锐，震撼力大、穿透力强。警报声音大小取决于手柄摇动的速度，手摇报警器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安装方便。不需要任何工具。只需**0.15**平方的面积和人站立的地方就可以正常操作了，流动性作业非常强。民防、部队、看守所、监狱、矿山、机场、草场、油库、仓库、宾馆、酒店等企业单位在发生危急单位在发生危急情况下，使用的一种理想报警设备。

第一百三十五节 博铺之战（一）

凄厉的尖叫声顿时充斥着夜空，早就入睡的人们被惊醒。这是他们第一次被这样的警报惊醒。

怎么回事？白天胜利的欢呼和午夜凄厉的警报之间的落差显然太大，许多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各个高音喇叭里出来了陈海阳的吼叫声：“敌袭，敌袭！”

海军在接到薛子良的报告之后已经把戒备等级从黄色提高到橙色，所有战斗人员集结起来进入各要点，同时派出了巡逻队向一些可能被渗透的地点进行巡逻。

枪声使得橙色马上变成了红色。战斗状态！

“海滩遇袭，所有人员到港口办公室前集合！”

“海滩遇袭，所有人员到港口办公室前集合！”冷清的营地立即骚动了起来。各个宿舍和营房里都奔出了衣冠不整的人士。

街上到处是三两成群的人在向烽火台下狂奔。脚步声和着高音喇叭使气氛空前的紧张。

办公室门口，马千瞩正在最后发布命令。

“……你们8个，先上炮台帮忙开炮，王瑞相，你带几个灭火器去码头，防止敌人纵火破坏，林深河负责尽快把火炮运过去，不管用什么办法，要快！其他人员由邬德负责立即武装起来，把守各要点，港口戒严。对了，通知百仞城和沿线全部进入戒备。对讲机全都保持开通。好，现在，出发！”

通信中心接到博铺遇袭的警报后，立即中断了军事频道外的所以通讯频道，保证了军事频道的传输需求。席亚洲命令教导营全体集合进入戒备。

“通知车库备车！准备搭载增援。”席亚洲正对着对讲机吼叫，忽然听到车库方向一阵轰鸣，一辆农用车上装满了人，正疾驰上路。

“这他妈的是谁！”

“好像是独孤吧？一色的黑装备，肯定是工商执法队了！”

“谁允许他用车的？”席亚洲要抓狂了。他最恨自己乱来的人。而且这么黑灯瞎火的，虽然不过12公里路，但是万一敌人在公路上闹点啥小手脚——谁也不能保证沿线的三座炮楼是铜墙铁壁。

独孤求婚一听到频道里的遇袭消息就带着人在东门附近四处找人，他的工商执法队早就吃饱了晚饭作鸟兽散，一时间喊不齐全，于是看见男的就立刻拉住，塞给他一把砍刀，要他立刻在工商所大楼前集合。然而此时多数人已回宿舍睡觉，在东门这边游荡的人加上他自己，也就10来个。

赶紧把工商所库房里的私货拿出来，这些东西当初他可是死皮赖脸才从计委搞来的，当然计委肯给他的一个原因是这类装备是通过他的渠道才搞来的。

一队穿着黑色防刺服的队员站在工商所前的院子里，独孤求婚是同样着装。平头，眉骨突出，目光冷峻。

“同志们！”他一脸严肃的冲着这十来个还带着睡意的男人说道，“博铺被敌人袭击了，那是我们的重要基地和根本，现在，我们去保卫圣船，保卫穿越大业！”

“我们宿舍里有枪，我去拿一下”有人提出要拿枪。

按照第一次反围剿之后的戒备方案，每个宿舍里都至少配有一支武器，平时用来操练，紧急的时候就可以迅速武装起来。

“来不及了！”独孤求婚一脸严肃，“穿越大业在危急中，现在，出发！让这个时空的人看看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他转身向门外走去，身后立刻跟上了十名队员，他们的背后印着红色的两个大字。

他对刚刚爬起床拖着一支5连发猎枪赶来的东门吹雨道：“东门，这边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好了。”东门被独孤那狂热严肃的眼神吓了一跳，他不会激动过度失心疯了吧？

东门吹雨拳打脚踢的把躲在宿舍里的警察们都给叫了起来，要他们准备好腰刀和盾牌准备肉搏。这时候慕敏也提着支手枪匆忙的赶来了，明朗一脸不满的跟在后面——难得老婆下班没事，好早点休息，谈谈人生，说说理想和感情问题……

“你带着警察戒备，我去屋顶看看。”说着东门就爬上工商所大楼的屋顶，往海滩望去。可惜什么都没看到，不过听说前边情况不太好。嘴上忍不住嘟囔起来：“一帮自己为是的家伙，要是按作战预案早做准备，也不至于现在如此被动。几乎每次敌军来袭完全是仓促应战。一次成功，不代表次次成功。”

月光穿过树林在熄灭篝火的营地中投下斑驳的阴影，没有任何光亮的帐篷中传来几声被刻意压低的咳嗽声，尽管已经放轻脚步，巡逻的脚步声还是显得愈发的响亮。滩头那边传来隐约的枪声。

小民就是命苦啊，放哨不算，橙色警报一出，又得带着兄弟们去巡逻。这乌漆墨黑的夜晚，要真和敌人打交手战，谭明还真有点腿抖。

这时，前面营地一角的树丛中传来轻微的噼啪声，听起来像是树枝被踩断的声音。谭明直起上半身，打了打手势，向在阴影中埋伏的弟兄们示意那里有问题，就带领着4个海兵以尽最大可能的轻手轻脚的姿势向那边摸去。

一张卷头发高鼻子的赫然出现在我面前！树丛长脸了！

“靠！”他抬起手就是一枪。

“嘭！”随着巨大的一声响，海盗的刚发出一半的大喊被扼杀在喉咙中，他也顺势蹿进最近的工事，脱离己方的射击线。身后，营地中和树丛中的枪声一下子都爆发出来，子弹在树丛中发出嗖嗖的声音，还几颗子弹在身边溅起泥土。海盗们高叫着从树丛中跳出来，冲向营地。3个土人手下已做鸟兽散，现抓的壮丁就是不管用啊。剩下一个也扬面躺在地上，也不知道是被谁打中，就当是海盗打的吧。

哆哆嗦嗦的给手枪装上子弹，对着海盗群开了一枪，虽然没打中，但是已经稳定了许多。射击，装弹，射击……营地中的子弹拖着红光海盗飞去，瞬间让谭明有了种看烟火的感觉。

海盗对临高角的第一次渗透很快就被打退了，半自动步枪的火力显然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但是这并没有减轻穿越军的压力。港湾里的火光一闪，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开火了，炮弹呼啸着落在临高角的边缘的海水里，溅起一排水柱。

“快，撤退！”对讲机里传来的李海平的声音，他是营地的总指挥。

几个穿越者带着海兵扭头就跑，整个临高角都在这艘大船的炮火射程之内，继续坚守等于送死。

阿拉贡内斯借助炮口的火光，满意得看到几十个人在逃跑。登陆的海盗正从树丛里冲出来追杀。火枪再厉害，能有这24磅的大炮强大么？阿拉贡内斯志得意满的下令划艇继续前进，船身与临高角保持平行的状态，不断的喷吐着火光和浓烟。

正在混乱的当口，一道雪亮的光芒如同利剑一般从烽火台上劈了下来，在海面上逡巡数次之后，牢牢的盯住了西班牙大帆船。

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在灯柱下缓缓移动，犹如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

“开炮！”李迪顾不得欣赏。

炮台上的12磅大炮轰鸣，炮弹落入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旁溅起浪花。随即沿岸已经完成的炮台和刚才临时拉到岸边的大炮都相继开火。

“上帝！这是魔鬼的妖术！”当雪亮的光芒牢牢的攥住西班牙大帆船的时候，阿拉贡内斯发出了绝望的吼叫，如同卡斯蒂利亚夏日般最灼热的阳光怎么会在午夜亮起，有几个水手因为试图寻找光源而被照瞎了眼睛，在甲板上痛苦的打滚。



卡斯蒂利亚：地名，曾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由西班牙西北部老卡斯蒂利亚和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组成。

“把教士叫上来！”他吼叫着。

船上当然没有什么教士，但是有个叫岗萨雷斯的老兵，会背圣经，还会给人画十字治病，算是船上唯一的宗教“人才”了。

这位西班牙“神棍”被从底舱叫了出来，显然他对自己的信仰并不是太有信心，从胸口哆哆嗦嗦地摸出一个十字架来，还没等开始念经文，一枚12磅炮弹击中了甲板，碎片横飞，几个水手惨叫着倒下了，岗萨雷斯立马就消失不见了。

似乎是为了平息恐惧，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的大炮都开始轰击，炮弹击中的石块炸裂出许多碎片，在空中飞舞，这种碎片比炮弹更吓人。临高角上沿着海岸线的阵地都被放弃了，海盗们虽然在第一次战斗中死伤惨重，这会又不顾生死的涌了上来。

“距离100米，霰弹！”黑暗中听到林深河在土垒上的喊叫。

“轰”火光一闪，一门12磅山地榴弹炮喷出长长的火舌和几百个小铁

球，被后坐力推着跳跃着从土垒上翻倒下去。已经踏上海滩的海盗们顷刻间倒下来一半，

“快，拖上去。”

临时炮手们赶紧把摔到土垒内侧的山地榴扶起来，七手八脚的往上推。这种炮的耐用性果然不是盖得，火炮完整无缺。

“75米，双份霰弹！”

营地四周的炮楼的探照灯全部打开了，这些舞台用、城市装饰用探照灯虽然比不上防空探照灯，但是亮度和照射距离也足够骇人了，把海盗们照射的头晕眼花，从土垒上不断发射出来的双份霰弹犹如死亡之网，在人群中收获着性命。临高角上的海盗再一次溃逃了，一些人逃到岸边跳水逃生，期望爬上船只，另一些人慌不择路的冲了临近的红树林里。营地里的炮火也随即跟了过来，枝叶在子弹和炮弹的摧残下四散横飞。

第一百三十六节 博铺之战（二）

独孤求婚的农用车在黑夜里在简易公路上飙车到公里，一路上喇叭狂鸣。车上众人都吓得半死，生怕没在战斗中当烈士，先成了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没过几分钟只见前面探照灯的光白色的光柱到处乱晃，夜幕中不时喷射出火光和四周晃动的黑色人影。再加上尖叫的警报声和密集的枪炮声，让人想起二战老电影。

刚冲到营地入口，只见蒙德身穿海魂衫，外套防刺背心，手提一支SKS拼命挥着手

“快去码头，敌人在码头那边登陆了！”

独孤求婚调转车头，正要开动，只见一个左手提着五连发，右手拽着一把工兵斧的壮汉跑了过来，身后跟着十来个衣衫凌乱的人，只见有的提枪，有的抱着灭火器，都要来搭车，独孤一挥手道，上来上来，顿时小小的农用车上挤上了二十多人，忽听有人惨叫，原来灭火器砸脚了。



拉人的农用车

“轻伤不下火线，兄弟忍一下吧。”王瑞相猛拍驾驶室的顶棚，“快开，快艇码头！”

快艇码头这边早已交上火。为了表彰北美分舵从美国运来大量军火，他们从夏威夷拐骗来的游艇就成了其私宅，除了住着钱家兄弟两家，还住着个房客周韦森。这船有100来吨，因为是游艇，各种生活设施齐备，住着宽敞舒适，一直是大伙羡慕的对象。没想到因为和四艘渔轮靠泊得太近，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几艘舢板弄错了目标，竟把攻击对象对准了这里。一时间弓箭、抬枪噼里啪啦的直向艇上招呼，好好的一艘雪白的游艇竟被打得伤痕累累。

一艘舢板靠了过来，似乎是准备跳帮。周韦森趴在出入舱口，脑袋

上顶着个原品M35盔，拿着12号霰弹枪一阵乱射，把个舢板上打得没了站着的人。驾驶舱里钱水协也用莫辛 - 纳甘M44乱放，他虽然有个自己组装的山寨瞄准镜，但现在黑灯瞎火的，除了借着火光和探照灯的光芒瞄准之外，基本就是看着船影乱射。海盗们毫不示弱，抬枪、2磅炮和火绳枪噼里啪啦的打过来。驾驶舱的玻璃一块一块的被打得粉碎。钱水协心急如焚，虽然住在艇上的钱水廷的老婆女儿、自己从夏威夷勾搭来得委内瑞拉辣妹在总部发出黄色警报的时候就被送到更安全些的营地宿舍去了，他们手里的武器弹药也堪称充足，但是艇上三个男人对抗几十号海盗，还是让人胆寒。整个港口到处是光柱、火焰和枪炮声，哪里都看不到自己人，心里寒意直冒——不会就此光荣吧？



德军M35盔：M35钢盔是二战德军钢盔的4个型号（M35，M40，M42和伞兵盔）之一。二战时期的德军钢盔和一战时期的德军钢盔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二战的德军钢盔是在一战的M16，M17，M18三种钢盔上发展而来。在1935年，德国的M35定型。该头盔是为了满足德军的需要，来替代仍在试用的一战时期的钢盔。M35在基本的东西上和一战时的M17很象，但是M35比M17更轻，功能也更强。另外M35采用了新的LINER（内盔）来减少佩戴时头部的疲劳。事实证明，M35新的内盔比一战时的头盔佩戴更舒适。M35型钢盔最初是埃森霍滕公司于1934年应德国军方的要求开始进行新型作战钢盔的原型设计和测试工作的。这种新型钢盔是在一战时钢盔外形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虽然外观相似，但二者比较起来新钢盔的重量更轻便，内衬结构更加紧凑坚固，给人以全新的感受。1935年7月1日，德国国防军陆军和海军军部在柏林正式将新钢盔定型为M1935型（简称M35型钢盔），并正式配发部队。该型头盔是用一整片铝钢板经过多次冲压后才成形的，其边缘是圆滑的弧线卷边，内衬采用了更有利于保护头部的M1931型，佩带起来更加舒适。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观察它的弧线形状和底部的金属卷边来鉴别是否是M35型钢盔，其下巴皮带上还压印有生产编号和制造商的标号。



莫辛 - 纳甘M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定型了一种新的卡宾枪型，被命名为**1944型卡宾枪**或简称**M44**。伊热夫斯克兵工厂在**1943**年生产了**5万**支供部队进行实战测试（战争时期就是这样边用边测试），然后从**1944**年开始大批量。不过因为战争在第二年就结束了，所以战时装备部队的**M1944**卡宾枪并不多。**M1944**卡宾枪在**1950**年代中期取代**M1891/30**步枪和**M1938**卡宾枪，成为苏联红军（包括步兵和骑兵）的制式轻武器，同时**M1938**卡宾枪和**M1891/30**步枪也停了产。

正在疑神疑鬼间，只见舢板上亮起了火光，十几个火把一齐抛了过来，钱水廷眼看火把丢在后面的木甲板上烧了起来，危急万分，丢下手中的SKS，从腰间拔出支点40口径的SigP229手枪，操起灭火器正要冲出去灭火，被钱水协一把拖住，喊道：“我去！你要完了大嫂和贝贝怎么办？”



Sig P-229手枪：是一把由德国枪械公司**SIG Sauer**研制及生产的一把紧凑型军用型半自动手枪，是**SIG P-226**手枪的紧凑型版本，发射**9 × 19 毫米**、**.40 S&W**、**.357 SIG**和**.22 LR**手枪子弹。**P229**与**SIG**经典手枪系列的其他成员一样，采用了由约翰·勃朗宁首创的后膛闭锁枪管短行程后座作用模式以使全枪运作。在射击时，套筒和枪管锁在一起并且向后移动几毫米，枪管会向后移直到后方的绞链时使后膛向下倾斜。这个时候，子弹已经离开枪管，而压力亦已经下降到安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套筒已完成向后行程，并以抛弹口退出弹壳。然后复进簧（又称：反冲弹簧）会向前推动套筒，从弹匣上取出最顶部的一发并让枪管后膛向上回复水平同时向前运动几毫米，再将套筒和枪管一起闭锁。

“这时候还扯什么淡！”钱水廷眼看后甲板的火已经烧了起来，正要把奋力冲出去，忽然黑夜里冲出一辆黄色农用车，车上跳下二十多个大汉，朝着围攻游艇的舢板乱一阵乱射，海盗们猝不及防，纷纷落水，剩下的也赶紧掉头划船逃去，几个人从车上拖下灭火器，一阵狂喷，把甲板的火给灭了。

三个人惊魂未定，见来人有一多半都是统一着黑衣，防刺背心头盔一应俱全，以为是执委会的什么精锐部队特意来营救，感动的差点热泪盈眶，正想说点什么，却见领头的一挥手：“你们也操家伙，他们是冲渔轮去的！”

钱家兄弟知道此时正是危急存亡关头，赶紧跟上，钱水协见来人多半手持砍刀，深怕火力不够，忙下到舱里，把自己的私货莫辛-纳甘M44步枪拿了三四支，又抓了几包子弹分给众人。好在大家在军训的时候各种步枪的射击都练过，也不至于当长矛使。

路上又汇合了白羽带的一门炮和十来个人，他们也是来增援海滩的，防止敌人对船只进行破坏。

游艇离开渔轮停泊的栈桥不过百来米，沿路的海滩上已经倒伏了不少尸体和伤员，一座掩护码头的沙袋炮垒上已经没了人，炮身翻倒在地。大家愈发觉得触目惊心。海面上，许多条舢板已把最外一艘渔轮包围，上面影影绰绰都是晃动的人影。独孤求婚正要开枪，被身边的蒙德拦下。

“你干什么？船上没我们的人的！”

“你一开枪，船上的许多设备就完了！”蒙德急道。

“白刃战。”王瑞相拔出腰间的工兵斧，正要冲出去。

“敌人过来了！”

舢板上的敌人发现了这股增援的人马，十来条舢板纷纷抢滩，上面密密麻麻的下来许多海盗。趁着火光，看得出他们面色黝黑，身材瘦小，斜眼露着凶光，嘴里叼着匕首，手里拿马来式的弯刀。

“先不要打枪！”独孤求婚按住旁边正准备射击的人。

“我们要打歼灭战，不要放他们回去。”他冷冷的说，说着，就把头盔上防护面罩拉了下来，整理了一下城管防刺衣。

“嘟”哨子声吹响了，几十号人按照军训时候教得组成的方阵，分三个方向，3个小方阵，向敌人压了过去。

敌人仿佛不太慌张，看的出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们霍霍的抽出战刀，仿佛在说：近战，我们不怕你。

独孤求婚看到这得意的一笑，心想：蠢才，谁跟你近战，不开枪，是怕你们卧倒隐蔽，浪费子弹。

50米，40米，30米，越来越近，对方狰狞的面孔都看见了。

近到20米了，一挥手，前排的战士迅速向左右分开，隐蔽在人墙后面的12磅山地榴露出了乌黑的炮口。

那一瞬间，能清楚的看到对方的表情：惊愕，他们的表情好像在说：太卑鄙了！！！！

敌人惊愕的表情维持不到1秒，“轰”12磅山地榴发出怒吼，里面装填的双份霰弹总重24磅的小铁球象暴风雨一样的扫过去。

烟幕弥漫，阵阵的惨叫，烟幕散去后，对方近50人的人群，勉强站着大概剩下不到10个，几个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尖叫着向海边跑去，跳水逃命了。

用榴弹炮直接发射的霰弹在远距离上很快就丧失动能，射程超过100米就意义不大了。但是在20米的距离上简直就是无敌。

“漂亮！”独孤求婚简直要手舞足蹈了。

“双份霰弹！”白羽吼着，临时找来的炮手虽然手忙脚乱，但是还是在5分钟内完成了第二次装填。

这一次射击的是海边的舢板，霰弹扫过海面，有几艘舢板甚至开始下沉，更多的只是死气沉沉的漂浮着而已，上面已经没了活人。

趁敌人胆魄未定的情况下，王瑞相和独孤求婚两个，一个手持板斧，一个提着砍刀，身先士卒的冲了上去，身后一群人如同吃了药一般，嗷嗷怪叫着涌了过去，开始了激烈的夺船肉搏战。

四艘渔轮是一字排开在栈桥边的，原本海盗们很快就占领了最外面的一艘，拖缆已经系好。但是机械收放的铁锚链他们收不了，又砍不断，只能靠人力起锚，耽误了拖船的时间。

王瑞相拿着工兵斧一路砍杀，所向披靡。血花乱飞，跟在后面的人犹如看一场廉价的恐怖片一般。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套路，纯粹是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浑身防护差不多刀枪不入：城管专用的防刺服，外罩多层本地棉布的战袍，头戴摩托车头盔，屠夫用的防护手套……简直就满清的重装甲铁帽子兵，铁片般的刀具根本伤害不了他。

转瞬间，栈桥上的海盗就被清理干净，没死的也赶紧跳了海，又被后面追上来的人用五连发和霰弹枪乱射。独孤求婚见王瑞相大出风头，心有不忿，紧赶几步，想第一个跳上渔轮的甲板杀个痛快，没料到这船的缆绳已断，黑灯瞎火的船位偏差很大，他一跃而起，前脚踏上甲板，身体却失去了平衡，噗通一声落入海水之中。

这边渔轮甲板上的海盗用弓箭乱射，又投掷短柄标枪，许多都打中了穿越众，但是没有一支完全刺穿他们的防护。王瑞相因为冲杀在最前面，战袍上如同刺猬一般，他不断射击，由于距离极近，海盗们又挤作一团，每枪都至少击中一人。子弹打完后左轮枪来不及装弹，一个海盗挥刀砍了过来正中他的胳膊上，令他胳膊一麻，手枪脱手，王瑞相怒吼一声，一斧砍断了对对手手腕。另一个用短柄标枪刺他的胸口，被他闪过，海盗站立不稳几乎扑倒面前。王瑞相一脚把他踹倒，脚下的钢底战

斗靴朝这马来海盗的太阳穴上飞起一脚，踢得此人的颈椎错位，当场毙命。

从驾驶楼后面又跳出一个海盗，肩上斜挂着个游泳圈，不知道是不是打算作为战利品，王瑞相狞笑着刚想送他上路，此人的脑袋忽然飞了出去，脖子里污血狂喷，搞得王瑞相一头一脸，头盔里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妈的。”他咒骂一声，用战袍的袖子擦了下有机玻璃面罩，见独孤求婚捧着刀，一脸独孤求败的神情，只是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原来他落水之后从侧面爬上甲板，连砍了几个人，最后把这个的脑袋也砍了。

“好刀，卖我军品的人没有撒谎。”独孤求婚一脸寂寞的神情。

“清除！”

“清除！”

“清除！”

甲板的各个地方都传来了敌人被肃清的消息，王瑞相深怕还有漏网之鱼，把四艘渔轮都检查了一遍，舱室因为离船前都加了锁，加之大家反应及时，所以并没有海盗进去，让担心里面的仪器、设备和工具的蒙德送了一口气。

白羽带着人赶紧把甲板上的炮位清理一下——前后2门宝贵的mm后膛炮毫发无损，就是溅上了不少血迹。蒙德急忙用通用的钥匙打开弹药舱，把炮弹、火药都运了出来。

“7点钟方向，距离750米，穿甲弹1发！”

第一百三十七节 博铺之战（三）

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一直挨着临高角行驶，它顺着潮水慢慢的向湾内驶去，同时不断的发射着炮火，那些白色光柱始终照射着船只，岸上的东方人显然把他的船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了，炮弹不断的朝他飞来，幸好敌人手里没有重炮，西班牙大帆船结实的橡木船壳抵挡住了大多数炮弹的轰击，只有少数炮弹击穿了船板。但是炮弹杀伤了许多水手，甲板上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断手断脚缺头的身体，甲板的排水沟里流着血水。阿拉贡内斯有点受不了了：这么打下去他不就地补充华人水手恐怕就只能打道回马尼拉去了。

“这魔鬼的光柱！”阿拉贡内斯看发出诅咒的声音，“还没得手吗？”他再一次的问李丝雅。她一贯镇定的面孔也有点痉挛。除了西班牙人的炮火，刘香这次投入的本钱不小，登陆的各路人马都是积年老匪，许多是亡命之徒和官军水师的逃兵。以她的经验，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的火力在中国沿海是无出其二的，虽然在海战中不见得象他吹嘘的那样可以灭了刘香，但是压制住沿岸火力还是不成问题的，再配合这批精干的海盗，夺船十拿九稳的事情——没想到精心策划的计划并不比诸彩老的下场好多少。

空气忽然传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尖锐呼啸声。两个人一惊，一颗尖型弹结结实实的穿透了侧舷，木片、鲜血和尸块从缺口处飞了出来，满耳都是哀叫声。

“开炮！”

随着白羽的口令，又一发70mm的尖形弹呼啸着飞出炮口，已经改装完毕的2艘渔轮上的4门70mm线膛炮盯住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轮番开火，线膛炮发射的尖型穿甲弹的威力几倍于圆弹，再厚的橡木板也挡不住。

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终于抵挡不住，这种突然出现的炮弹摧毁了西班牙大帆船差不多一整面的舷墙，16门大炮中的9门已经完全不能发射，甲板下的炮手死伤过半。

“发出烟火信号，撤退。”阿拉贡内斯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虽然还没开始退潮，要撤出港湾不大容易，但是此时不撤退，恐怕就再也撤不出去了。和刘香的同盟就暂时让它见魔鬼去吧。丢了船，把一家一当都押在这上面的阿拉贡内斯就一文不名，等待他的是马尼拉总督的怒火和债主们给他准备的监狱了。

“船长，我们还有几艘划艇没回来……”

“不用管那些肮脏的土人，转舵！”

“划艇上水手不够了。”

“把所有能动弹的人都给我赶去划船！”阿拉贡内斯暴怒起来，“快去！”

几十个水手顺着缆绳滑到划艇上，在长桨的推动下，西班牙大帆船艰难的转过舵，开始撤退。阿拉贡内斯命令能发射的大炮继续发射，一是多少压制住敌人的，二来可以多消耗掉弹药——逃命的时候船越轻越好。

“魔鬼！”他咬牙切齿的对着港湾深处的巨大船影说到，心底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寒意。

李丝雅站在他身旁，她曾想阻拦阿拉贡内斯的撤退——他一跑掉，刘帮主那五条双桅船上的几门炮更压制不了敌人了，连船带人都得给葬送到这里。但是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她顺手把斗篷的风帽一兜，不引人注目的退下船楼去了。

西班牙人的撤退使得港湾内的海盗们完全丧失了斗志，五艘双桅船中的二艘已经在战斗中被港内火炮打沉，另外三艘看到西班牙人逃跑了，也跟着转舵。一艘船在逃跑的时候忽然爆炸，烟火直冲天际。岸上的海盗们顿时乱了阵脚，许多人丢下兵器，争先恐后的朝海滩上的划艇舢板跑去，在不多的几艘舢板旁一度还引起了激烈的械斗，许多人被杀，挤满了逃命者的小艇在混乱和颠簸中已经很难控制，当追击到海边的穿越军用步枪继续射击的时候，一些小艇倾覆了，海面上到处是浮动挣扎的人头。剩下的一些人见势不妙，逃进了附近的红树林苟延残喘。



加莱海战图片：1588年的加莱海战是英西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海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对近代早期的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英国在1588年英西海战中的胜利，是一次以弱胜强的胜利，它再一次显示了在王权统治下的民族国家的力量。使英国在此战后到1589年的科伦纳-里斯本海战再次被压制间，英国在这一年的时间基本处于主动方，而西班牙的大西洋独霸的格局也在此战被打破，一直到1589年科伦纳-里斯本海战重获大西洋霸权。

随着各路人马逐渐整合，联络指挥也顺畅起来，从百仞城紧急增援的一个排也抵达了，席亚洲带着士兵一路狂奔到博铺，心中七上八下，也不知港口到底如何了，路上就听得枪炮声震天，看到探照灯乱舞，十分骇人。只怕穿越众已是死伤惨重。

到了营地一看，虽然四周一片狼藉，见着邬德，才知目前有二三十穿越众受伤，大多是轻伤，土人劳工和士兵伤亡不少。

因为天色未明，敌我刚才又是一番混战，各路人马抵达后只是分驻各路口和要点，防备着敌人逃跑或是二次来攻，等到天色放亮再做决定。李海平建议将渔轮发动，追出港去，击沉或者干脆捕获那艘洋船，但是众人觉得眼下局势未明，还是暂时保持守势。

正商议着下一步的行动、打扫战场和救治伤员的事情，忽然听到一声喧哗，接着又是炮声、枪声和呐喊声音，十多分钟后，声音完全停歇了，间或传来一二声惨叫。

原来猬聚在红树林里的海盗们见势不妙，企图冲出去夺路而逃，结果被周围严阵以待的海兵队和大炮屠杀，全部毙命，受伤的也被补了一刺刀。

激战了1个小时，博铺港内的火光渐渐熄灭，唯一一艘火药爆炸的双桅船还在水面上燃烧漂浮，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残骸和尸体。登陆的大约400名中外海盗中有一大半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伤员遍地都是，哀号和惨叫此起彼伏。从百仞城抽调来的医疗组和卫生学校的护士们忙的焦头烂额。

邬德一边派人灭火，一边从百仞城抽调民工和必要的物资打扫战场。自己还亲自去了次隔离检疫营，这里关着好几百从百图迁徙来的男女老幼，刚才的一轮激战中这里也中了一些炮弹，建筑部分被毁，十多人伤亡。营地内一度恐慌。邬德对大家抚慰了一番，告知是海盗来袭，已被他们打退，又让担架队把伤员都抬出去救治。

天色微明之后，各路人马开始对周边进行大规模的清缴，不过余下的活人已经不多，俘虏不到五十人，重伤的人不劳穿越者良心斗争，新军士兵一刺刀一个都给解决了，只有那些自己能走到包扎所的人才能活命。

执委会众人在海兵的护卫下巡视海滩，众人一夜恶战，都有些大难不死的感觉，不少人面色苍白。总得来说，象第一次打退县里的围剿之后那样呕吐的少了许多，看来大家也渐渐习惯了血腥场面，倒是新军的战士，虽然多数人也是第一次打仗，对血腥场面一样熟视无睹——这个时空的人对死亡的场面见得太多，早就习惯了。

马千瞩一边走一边还和人拉家常，鼓励下大伙的士气。在他看来这样强度的战斗还只是开始，以后会有更严峻的考验等着他们。

“马委员，战斗统计出来了。”计委的工作一向以精确高效和无情著称。

马千瞩翻看了一下，对着众人道：“这仗，我们是亏损严重啊。”

众人绝倒。

“你们不要一脸的好笑。”马千瞩没有好气的拍了下手里的文件夹，“如果大家觉得缴获的几百把铁皮刀、几杆火绳枪、十来条漏水的舢

板能够抵得过我们消耗的1900发子弹，214发炮弹和几百公斤火药？”他最后又加了一句，“死亡新军战士20人，劳工15人，重伤残废10人。”

最后的伤亡数字的确有点触目惊心，新军士兵都是他们精心训练出来的未来军队的种子，就这么损失掉了实在让人心疼，劳工起码也会几句普通话，而且也适应了这里的工作方式，建立起了起码的信任。

“这群遭瘟的海盗！”李海平因为战斗中海兵队损失惨重，心疼的要命。

“你们非要自己训练什么海兵，训练不足了吧？陆上打仗还得靠……”

魏爱文的话还没说完，只见海军众对其怒目而视，一副要把他生吞活剥的架势。

席亚洲眼见马上会引起殴斗，赶紧插话：“现在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大家还是把战斗好好的检讨一下，补下漏洞，看看以后怎么办。”

“海兵最少要扩充到二个连，”李海平马上提出，“博铺的守备任务太重，执勤点过于分散，而且还要管理炮台。”

马千瞩制止了又要发言的魏爱文，说：“海军的缺员得马上补上，扩军的问题要综合考虑。我们先来谈博铺的设防问题。”

博铺的防御还是显弱，炮台数量少，重炮不够。临高烽火台在战斗中体现出了它的巨大价值，不仅居高临下的监控了整个战场，可以随时随地的报告战场动向，探照灯也起到了极好的战场照明作用。相比之下，那门12磅炮的发挥的效果就显得有限多了。炮兵小组认为：炮台上的大炮最好要大于24磅，穿越者铸造的几门重炮限于吊装能力，没能运到烽火台上，而改为架设在栈桥旁的临时炮垒上，事实证明这种仓促建造的炮垒本身的防御水平太差，又没有足够的步兵掩护，在战斗中很快就被敌人攻占，十几个海兵全部战死，造成了本次战斗中最大的伤亡。

12磅山地榴弹炮再一次体现了它的巨大价值。三四个人就能拽着跑的机动性使得它成了穿越者最可靠的面杀伤武器。林深河指出，如果能够在两座临时炮垒旁配备1~2门山地榴，炮垒未必会这么快被攻陷。

李迪、白羽和其他一些炮手们还提出，炮弹种类太少，实心弹对敌人舰船破坏有限，而霰弹只能在敌人距离很近的地方才能发挥其杀伤力。



霰弹xiàn dàn：该弹种源于民用猎枪弹。最早由欧美国家的军警由实战中引用到警方防爆作战中。泛指一发霰弹内包含多发弹丸的子弹。也有独头霰弹、飞镖散弹、布袋弹、特种弹、催泪弹、非杀伤弹等等。霰弹具有近距离简单瞄准，直接发射，即可有多发弹丸命中目标的特点。

子弹飞离枪口，凭惯性即枪口指向性命中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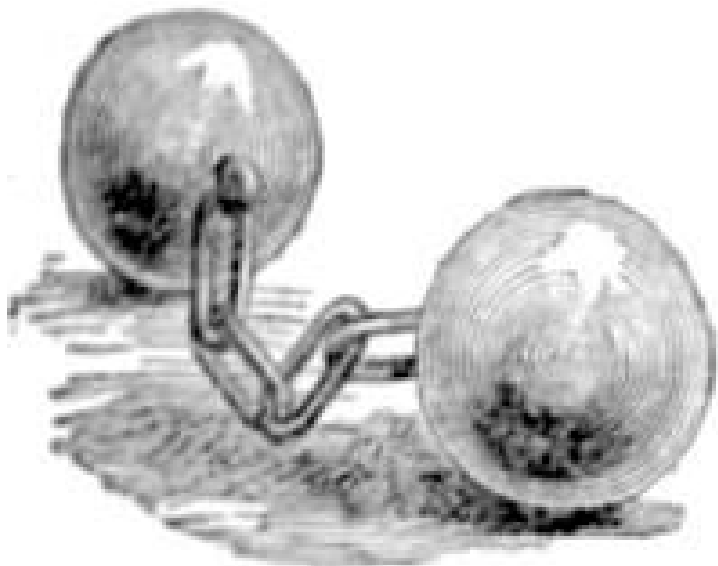
“没有榴弹的话，至少也得有燃烧弹、哦，对了，还有链弹。”



榴弹：榴弹也叫开花弹、高爆弹，是现代炮兵使用最多的基本弹种。榴弹是炮弹中的“元老”，它“出生”最早，使用最久，子孙也最多。这类炮弹是利用弹丸爆炸后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来杀伤或爆破的，又分为杀伤弹、爆破弹和杀伤爆破弹几种。榴弹是靠弹丸爆炸时的弹片和炸药本身的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炮弹。现在，一些国家已不使用这一术语，也不作为一种炮弹弹种。榴弹是弹丸内装有猛炸药，主要利用爆炸时产生的破片和炸药爆炸的能量以形成杀伤和爆破作用的弹药的总称。“榴弹”只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过去常将杀伤弹、爆破弹和杀伤爆破弹统称为榴弹。榴弹，是弹药家族中普通平凡又神通广大的元老级成员，属于战术进攻型压制武器。发射后，弹上引信适时控制弹丸爆炸，用以压制、毁灭敌方的集群有生力量、坦克装甲车辆、炮兵阵地、机场设施、指挥通讯系统、雷达阵地、地下防御工事、水面舰艇群等目标。通过对这些面积较大的目标实施中远程打击，使其永久或暂时丧失作战功能，达到消灭敌人或延缓敌方作战行动的目的。燃烧炸弹重量一般为0.5～500千克。铝热剂燃烧炸弹的燃烧温度可达3000℃，主要用于烧毁建筑物和工事。凝固汽油燃烧炸弹的燃烧温度可达850℃左右，燃烧时间约1～15分钟，且具有较强的粘附性。对易燃目标造成的破坏效能比爆破炸弹高十几倍。



燃烧弹（**napalm bomb**）：又称纵火弹，是装有燃烧剂的航空炸弹、炮弹、火箭弹、枪榴弹和手榴弹的统称。近现代燃烧弹通常以白磷、铝热剂、凝固汽油等做为燃烧剂。它主要用于烧伤敌方有生力量，烧毁易燃的军事技术装备和设备。燃烧炸弹是指装有燃烧剂的航空炸弹，主要利用燃烧剂燃烧时烧伤目标。



链弹：用锁链将2个比炮膛口径要小的小炮弹串联在一起，发射后一颗炮弹会拖着另一颗炮弹离心甩动飞出去，因此会在风帆上扯出一个大洞，或者把索具撕坏，运气好，甚至能扯断桅杆瘫痪敌舰。主要用来限制敌舰的行动力，原理与之类似的，还有棒弹等。此外，链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切割。飞速旋转的链弹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敌人（主要是船上的水手）切开，是一种恐怖的武器，不过由于它的作用更加体现在对桅杆和帆布的杀伤上，加上命中率不如葡萄弹，因此很少有人提及。

“嗯，有链弹的话，这次就能打掉西班牙帆船的桅杆——它跑不掉！”

“原始的燃烧弹我记得不难吧？就是一个烧红的铁球，要有这个也不错啊，起码能让船烧起来。”

“除了大炮，港口本身还得有些其他的设防措施。”李海平建议，“能不能搞些水雷？我知道做触发水雷有点难，搞视发水雷怎么样？这个技术难度不大吧？”

“也不小。”林深河摇摇头，“视发水雷要有电雷管起爆——这个还好说，用电珠代用，我们存货也够，但是需要的电线可就太多了，相对来说还是触发雷好做。我们集中攻关一下。”

讨论下来，决定在栈桥旁增建二座砖石水泥结构的三层炮台。丰城轮的高大身躯在港口中也能起到类似博铺烽火台的作用，执委会决定在上面增加1~2座可回转的重炮。再考虑在港湾的入口处设置一些封锁装置。

第一百三十八节 健全制度的讨论

文德嗣回来了，本来他还打算等船造完了再回来。现在听到博铺遇袭，便赶紧搭上一艘运输物资的赶回博铺。

看来开展方阵训练还真对了，文德嗣到博铺视察了一番之后对战果不禁有些得意起来，尽管方阵训练和横队、纵队战术主要是按照武器的水平来决定的，但是效果如此之好，让最先提出这一方案的席亚洲飘飘然了——这个经验日后值得推广啊。

百仞派了一辆北京212来接他回去，马千瞩也正好跟车回百仞。

一路上和马总长深刻的交流了此次战斗的心得，虽然文德嗣也对军队的独立性日趋增强而感到忧虑，但是双方一致认为，扩军是当务之急。

“如果来得是两路人马，一路海上，一路陆地。二十条大船，地面兵力在二三千人。这个仗就没这么容易打了。”

“这次战斗幸亏过去我们对穿越众的军训抓得紧。起到主力和骨干的几乎都是穿越众。”

“没错，这才让我担心。新军战斗力不行啊。”马千瞩的面孔是冷的，和兴高采烈的群众比起来，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在战后的调查中，发现有些新军士兵别说英勇战斗，连摆个样子壮声势都谈不上，基本上是炮一响就跑了。“政治教育还不够。”他总结道。

文德嗣嗤的笑了出来，马千瞩说：“我知道你又要说我政治教育无敌论了。你有啥好办法？还不是小人谄以利这套？”

“要我说的话，宗教最好。大杀器。”

“你想当天使长吧！”马千瞩对文德嗣的理想很清楚，“绝对不行！太邪教了。”

文德嗣无奈的一笑：“我知道大家不同意的。我现在还是谈军队的政治思想问题。”

“你说吧。”

“一个当兵打仗是为了混碗饭吃，一个当兵打仗是为了生存和出人头地，根本目的决定了主观能动性。”文德嗣说，“我们新的新军战士构成，大部分还是来混饭吃的，他觉得这里象个和气的财主，吃得好穿得好，也就这么点了。他们才不会这顿好吃的去送命。”

“还有住房、田地……”

“没错，但对他们来说只是个画饼。”文德嗣说，“我想公社里招募来得战士立场要坚定的多，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从外面新招来得？就不好说了。”

“高薪？这个我不赞成，我们已经给得够多了，而且当兵的一为了

钱打仗，以后没钱就别想用了。”

“不一定要涨工资，可以发奖金。”文德嗣抓紧了车子的扶手，“督公，打了这么一次胜仗，没有一定的奖励怎么行。我听说昨天白天打仗完了就给了当兵的一顿马肉吃？”

“步兵根本没打仗，打了十几炮就胜了。”

“人不也列阵冲锋了么，再说了，穿越众二次战斗都做出极大的贡献，执委会一点表示都没有，岂不是让人寒心？”

这个倒的确疏忽了。在马千瞩原先的设想里，他想趁此机会进行一些荣誉表彰、记功，甚至颁发勋章，但是发钱和奖励穿越众的事情却没有考虑。这时候他猛然惊省，穿越者也是人那！

这个结论让他苦笑，看来当领导当习惯了，就会忘记很多事情。这次独孤求婚、王瑞相、林深河等等这些人都出力很大，要是什么表示也没有，肯定会让人心寒。

“你说得对，不过我对发奖金保留意见。”

“发奖金不一定是钱么，比如香烟、可乐之类。土著群众给米给盐给布匹都可以。”

马千瞩点点头，这个倒是可以考虑。

“军队技术优势不够大。”新军损失这么大，要以后和官军开打，岂不是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如果我们有机枪、有榴弹，就会强很多了。”文德嗣说，“但是我们胜在了制度上。”

“我靠，你也是体制党？”

“就算是吧，显然在作战体制上我们比本时空的所有军队都要好。”文德嗣伸了个懒腰，“一大早就上船了。一会回去睡个回笼觉，也没个小秘抱。”

“我现在担心的是二点，”马千瞩说，“一是扩军影响生产，占用太多的劳动力；二是军队的控制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文德嗣说，“督公你的看法呢？”

“成立内务部门，扩充内务部队，对军队进行制衡。到一定时机实行政委制度。”

“政委制度对现在的军队根本没意义。你让穿越众去监视穿越众？这不马上闹翻天！”文德嗣指出，“内务部队要是扩充太快，意思就太明显了。军头们又不是笨蛋。”

“你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还谈不到制衡的问题，关键还是把制度订起来，然后严格的执行制度。这样大家都无话可说，也不会有人说是针对他们。”文

德嗣想了下，“还是要依法治国，这个很要紧，不能搞权谋思维，否则后患无穷。比如现在的武器弹药管理制度，太松散了，虽然大部分武器是集中管理，但是领用枪支却很容易，还是要搞武器定编，哪个部门配几支枪，多少弹药都要做好编制，保管责任到人。弹药必须严格执行集中保管制度。”

“部队动员、出动、调遣的权限……”

“没错。不管我们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少数几个人口含天宪的社会肯定没人愿意看到得。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制定规章制度，养成按制度办事的习惯。这个最麻烦，但是也最要紧。”文德嗣说着说着，觉得挺后悔的，其实他更喜欢反乌托邦式的国家，不过在这个群体里的强人实在太多，还是不搞为好。

文德嗣继续说：“关于扩军，虽然是必须的，但是我怕扩军太多了影响生产，是不是把每批次的人数尽量减少一些？”

“计划是过三个月到1000人，这个不算高。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军队也可以支援生产么。”

文德嗣笑了：“没错！我们也能搞三支！”他自觉失言，“是两支。”

（注：文革期间的所谓军队“三支”是支左、支工、支农，）

“不必这么敏感吧！”马千瞩也笑了起来，“两支就两支，我虽然是个左派，还是赞同军队国家化的。政治斗争掺杂暴力，一样后患无穷。”

治安组今天又忙了起来，昨天白天和晚上的两次战斗，抓到的俘虏好几百，大量的甄别和审俘工作让冉耀觉得有点吃不消了。他赶紧叫人把慕敏叫了回来，又从各处抽调懂各种方言的翻译。周洞天也当仁不让的继续回来为治安组服务。

今天终于开始正式工作了。第一批挑选出来的俘虏被送到治安组办公室来。

这治安组办公室也鸟枪换炮了。它原本设在百仞城内的执委会大院内，后来执委会嫌他们那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时不时还会传来惨叫声，更引来了某些爱心人士的抗议，另外把未经“净化”程序的当地人带进城内也不甚妥当。所以在基建狂潮中，治安组干脆搬到了城外，在原来的俘虏拘留营原址上盖了一座院子，院外用铁丝网、壕沟和岗楼保护着。院子里有栋二层小楼，治安组的各个办公室就设在里面。院子的左面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这是监狱。

审讯室就设在监狱院子里的正房内，屋子的故意用黑布遮了门窗，制造出黑屋的效果。致于屋子里面，倒也没有满清十大酷刑这类玩意，不过是一个带手铐脚镣的固定椅子，几把桌子，外加一个台灯。



审讯室

昨天白天抓到的俘虏已经基本过了一次堂，总得来说，油水不大。俘虏基本都是临时工，资格最老的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只一个劲的说是诸彩老派他们来的。但是执委会显然不相信这个说法，夜里抓来的俘虏可就复杂多了，虽然不过五十来人，从外貌看就即有中国人，又有东南亚一带的土人，几个貌似是阿三，还有二个鬍发深目，皮肤苍白，一看就是外国人。

这让冉耀有点为难了，本来这个时空里各式各样的方言就够让人头疼了，如今又来这么几号人，外国人也就算了，穿越众里会说英文、西班牙文之类的还是找得出来的，但是这阿三和东南亚土人当时说得是什么语言？

想了半天，还是先从中国海盗入手。

审俘也主要先看衣服，破破烂烂，一脸营养不良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头目，所以就先把人群里看起来起色最好，衣着整齐的先挑了出来过堂。

审讯室外有几个带棍子的由独孤求婚带领的警察——他们是临时借调来的。还有一些带着上刺刀的步枪的士兵。独孤求婚在博铺的战斗里大出风头，海盗们对他闻风丧胆。看到这个煞星提着把砍刀狞笑着挨个对他们看，捆成一串坐在院子里等候询问的海盗们的脖子后面都有点发凉。

审讯里由冉耀亲自担任询问，里面还有三名翻译，分别会说广东官话、临高话和闽南话。独孤求婚布置好警卫之后也整齐的穿好了装备，准备……（审讯前他透风说，只要有人有反抗，立即处死……）

第一百三十九节 迪亚娜门多萨

审讯开始了。

被提上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面目黝黑，手脚粗糙，一看就是多年海上讨生活的老海狗。根据从他的衣着和随身的物件银钱，应该是个头目级别的人物。

刚问这壮汉何地出身，他就开始大叫：“狂徒！狂徒！诸老大迟早要收拾你们！”

看到在一边磨刀霍霍的独孤求婚，此人冷笑一声。

“拿刀作甚？皮鞭烙铁都来招呼，爷若是皱下眉头，就不是诸老大手下的好汉！”

独孤大怒，抄起了电警棍。

“不忙。”冉耀制止了独孤，慢条斯理的打开本子：

“姓名？”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韩一平是也！”

“性别？”

“老家哪里？”

“亲族几人？”

“第一次当海盗的时间？”

“当了几年了？”

“你家的帮主叫什么？”

.....

“你老大叫什么？”

“老家在哪里？？？”

“性别？”

“第一次当海盗的时间？”

.....

“第一次当海盗的时间？”

“你家帮主的名字？”

“性别？”

“第一次当海盗的时间？”

“老家在哪里？？？”

.....

“你说你是福建南安人？”

“前七遍你明明说你是福建闽侯的！”

“到底是哪里的？！”

“你家帮主叫什么？！”

“说！”

“开灯！”

“说你的名字！”

.....

经过4小时不间断的车轮大战，韩一平的嘴被撬开了，在第25次回答“你家帮主是谁”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刘香”的名字。

在被抓住这个问题之后，他依然试图抵赖，但是在连续的轮番轰炸之下，最终彻底精神崩溃了。

一个人一旦屈服招供，就会把所有的事实都说出来。韩一平很快就将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了。

他在级别上不过是刘香大帮里的一“股”，是个“掌柜”，不算刘香的嫡系，但是因为手下人特别能打，每次和官军和其他海盗团伙交锋总是出很大力，所以得他的另眼相看。这次的行动，刘香这边的总指挥是个女人。

“女人？”

“一个鬼妹。”韩一平比划着，说这个女人在各路海上集团中很有名，自己有条西洋式的快船，一贯独来独往，行事心狠手辣，又诡计多端。和澳门的佛朗机人关系密切。她过去是在郑芝龙手下，一度还很受器重，后来忽然洗手不干了大半年。

刘香集团早在十月就得到穿越者占据临高的消息，但是临高这地方没什么油水，传统上又是诸彩老的地盘，刘香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

提议夺取快船的，的确是诸彩老集团里的人——他们在投奔新首领的时候，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包括施十四带回来的消息见闻。

诸彩老的确有和穿越者合作的意图，刘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搞了这么一出戏，企图一箭双雕，即夺取到“铁快船”，又能使得诸彩老无法和穿越集团进行合作。为此他不仅用诸彩老的名义招募了一大批不知底细的零星散匪，还派出了一些原来曾经在诸彩老手下的海盗参加行动。

“刘香就不怕你们这些人被俘之后招供么？”

“只说万一被俘，一口咬定是诸彩老的人就是。诸彩老和你们有梁

子，你们肯定信。”韩一平无精打采的回答，“而且这里面真正知道刘帮主的人不多。”

“那艘西洋人的大船是怎么回事？”

“这我也不知道了。我们和西洋大船的联系都是通过那个鬼妹进行的。”

“她叫什么？”

“叫李什么亚？”

冉耀眉头一皱，想起了什么，他的记忆力非常好，马上想到这个人应该就是当年绑架过文总的女人。

“是黑色的鬈发，略带棕色的眼睛？”

“对对，没错，这鬼妹还挺漂亮的——”韩海盗吞了一口口水。

没错，肯定是她了。冉耀想，这世界可真小啊。不过在尸体和俘虏里都没看到有女性。

“她人呢？”

“在西洋大船上，大概是逃走了吧。这鬼妹机灵的很。”

冉耀又问了许多关于刘香集团的实力、根据地、主要首领的名字之类的消息，韩一平都一五一十的答了，有些他不知道的，也说不出来，冉耀并不强逼，根据他的经验，这韩一平可榨的油水也就这么多了。

又审问了一些人，都没什么油水。又开始审问几个阿三，叽里呱啦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后来想到既然是给西班牙人干活的，应该会说西班牙语，赶紧把找来懂西班牙语的人当翻译。

“没懂西班牙语的。”萧子山在查询了人事档案之后，给了一个回答。

“不会吧？！我们今后可是要和西班牙人打交道的。”

“这里有懂英语、法语、日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朝鲜语的，对了，连拉丁语都有懂，但是没人懂西班牙语。”

“这不扯淡吗？连懂朝鲜语的都有，西班牙语没人懂？第二外语也行啊。”

“真得没有，我这里连西班牙语这个词都搜不到。”

“这叫我怎么办？”冉耀放下电话，无奈的说。独孤求婚忽然两眼一亮，想起了在今天白天，北美游艇上的那个拉丁辣妹。听钱家兄弟说过，貌似是什么委内瑞拉裔的。独孤求婚对委内瑞拉的印象只有二个：一个是选美的小姐，二是经常上新闻的查韦斯。



委内瑞拉选美小姐：委内瑞拉国内印欧混血种人占总人口的**58%**，白人占**29%**，还有黑人和印第安人。大概因为血缘的关系，美女特别的多，在历年的世界小姐环球小姐等类似选美中，委内瑞拉小姐的风采都令人惊艳。



查韦斯：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阿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年7月28日 - 2013年3月5日），委内瑞拉政治家，曾任第**52**任委内瑞拉总统并创建“第五共和国运动”党，同年12月当选总统。2007年成功连任。1992年，因发动政变入狱。1994年被赦免出狱。1998年1月体内患有恶性肿瘤，2012年10月再次连任总统。2011年，查韦斯被查出身患癌症。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因癌症去世，享年**58**岁。

“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吧？”

“对，也有说葡萄牙语的……”冉耀这时候也想了起来：不还有个临

时身份证008号的美籍委内瑞拉女人么？

他拿起电话，打给萧子山：“我要求调动一个人到这里，你尽快把手续把一下。”

“是谁，懂西班牙语？”

“迪亚娜门多萨。”

迪亚娜门多萨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倒霉的人，周韦森一直吹嘘她是被自己的魅力勾引来得。其实迪亚娜在夏威夷的那间酒吧里只是喝醉了，希望能搭个免费游艇在海上吹吹风而已。没想到竟然被这几个中国人绑架了，绑架了还不算，在折腾了半个多月之后，她居然来到了一个荒蛮的地方，还被告知到了17世纪！

迪亚娜门多萨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在狠狠的赏了胡说八道的生物学博士几耳光之后，她冲进了驾驶室。原本绝对禁止她触摸的GPS、雷达和海事卫星电话任由她摆弄，显而易见的是她不可能得到任何期望的结果。

在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哭闹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再加上钱家兄弟的老婆循循善诱一番，逐渐让她清楚的认识到了自身的处境——没有周韦森的话，她连饭都吃不上了。迪亚娜门多萨和所有处于类似环境中的女人一样，彻底的认命了。周韦森自然也毫不客气，利用美女到了陌生环境之后无依无靠的害怕心理，很容易的就把迪亚娜门多萨变成了自己的女人。

对于执委会来说，周韦森的感情和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自然是可喜可贺，但是萧子山实在想不出这学英语语言文学的拉丁妞到底有什么用——还根本不会说中文，萧子山只好把她列入“受赡养人员”名单，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几个穿越者带来的子女。这次做西班牙语翻译倒也是人尽其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她都说得很好。

看到这个高挑漂亮，印欧混血种的美女出现在办公室，几个男人不由得都两眼放光——难怪人说委内瑞拉是美女之国，简直就是混合了黄白黑三种不同人种的优点所生成的尤物——周韦森，你太禽兽了！

问题是她的中文虽然在最近几个月大有长进，能够进行简单的生活对话，但是要做复杂的阐述还是做不到，所以得为她配备一个英文翻译。

事实证明阿三的西班牙语就是一个悲剧，他们说的西班牙语连迪亚娜门多萨都不知所以然，折腾许久之后终于闹清楚了他们是水手，在马尼拉被一个叫西多尼亚的西班牙爵爷招募上船的，其他他们一概不知，连现在在哪里也闹不清。

“阿三对我们有什么用？”独孤求婚问，照他看来得砍几个海盗的脑袋威压一下。

“做咖喱吧。我其实挺喜欢吃的。”冉耀说，“他们是水手的话，总归有用的。”

最后过堂的是西班牙人。二个西班牙俘虏看到房间里除了几个东方人之外居然出现了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美女同胞，差点连嘴巴都合不拢了。

两个西班牙人是在马尼拉被招募上船的，一个是水手，一个是普通士兵，他们来自西班牙美洲的巴拿巴总督辖区，来菲律宾总督辖区来碰碰运气。

从他们口中，冉耀终于了解到了西班牙大帆船是如何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得。也知道了指挥官的名字：阿拉贡内斯西多尼亚。是个西班牙“绅士”，受命招募指挥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去中国沿海进行贸易或者掳掠，如果有可能的话，设法在当地中国海盗的帮助下获得一个贸易立足点。

阿拉贡内斯自己是装备不起这么一个远征队，所以这次远征行动类似发起一次股份公司，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和一部分官吏、庄园主是出资人，大帆船的装备、人员招募和购买物资武器由他们按股份分摊。阿拉贡内斯西多尼亚作为指挥官，享有全部总收益的五分之一。如果他能获得一个沿海据点，那么他还能额外获得一笔奖金。

至于参加远征的全体士兵和水手，是没有军饷或者工资的，但是他们集体享有总收益的五分之一——按等级分配。

“这他妈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抢劫团伙嘛。”独孤求婚听了，愤怒的说，“问他们到底抢了多少中国船只了！杀了几个中国人！”

冉耀对这个没什么兴趣，他更关心这艘船的实力。

据其供认，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连士兵、水手、医生、炮手、工匠、仆役在内，一共有400人：有一部分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印度人、黑人和混血儿，其他则全部是当地招募的马来土人。

还真是够国际化的。难怪于鄂水说过，这个时代的水手就是各民族人渣大集合。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上除了这光怪陆离的一群人，还带了许多物资，包括贸易用的商品；大量的火器和火药——这些东西已经卖给了刘香一部分；修筑城堡用的必要工具和材料。食品和水倒是带得不多，他们主要是沿海岸线行动，随时可以上岸补充。和当地的海盗首领刘香老结盟之后，补充这些东西就更容易了。据说下一步，他们将会去打一个叫“一官”的中国海盗。

第一百四十四节 共建和谐临高（一）

审俘工作结束之后，关于俘虏的去向有了分歧。

按照一贯的俘虏工作程序，作战中的俘虏在经过审问、甄别和登记之后，一律经过“净化”手续，然后编入劳改队，由邬德统一掌握管理。

这一次的战斗，却捕获了多种民族的俘虏。本来没什么特殊的，一视同仁都去干苦力。海军却提出要直接招募留用两名西班牙人——穿越众中对本时空的大型帆船的帆缆技术所知甚少，这两个西班牙人多少都知道一些。

但是以独孤求婚为的一批民族主义分子坚决反对这样的优待：这种西班牙人渣，都是抱着到中国沿海来抢劫财的希望上得船，是不折不扣的海盗，没直接吊死在博铺就算很宽大了，还要留用，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

海军最终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败下阵来。连一贯偏爱他们的文总也拒绝支持他们。文总的道理很简单：“这是违反规定的”。

当然不能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没有得到优待，他们得以和阿三们混合编成一个劳动小组——阿三们虽然不是西班牙人的同胞，起码还会说点西班牙语，可以交流交流，免得过于寂寞。至于那些马来海盗，没人关心他们的命运。简单甄别过后，被直接押送采石场，遣送令上写着：“劳作至死。”

谭明颤抖着双腿从博铺卫生院里出来了，昨夜的经历对他来说就是九死一生。虽然他跳掩蔽部跳得很快，但是后撤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在身后呼啸，石块乱飞，也实在够刺激的了，脑袋上不时遭到碎石的招呼，要不是头上有顶80式钢盔，恐怕脑袋早就开花了。

好在只有一点擦伤……不知今后还能不能活下去……

摸了下脑袋上的纱布，碘酒处理过的伤口还在一跳一跳的疼。妈的，这日子不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吗？！不，还不如以前呢！

谭明当过保安，干过民工，客串过石油工人，穷极无聊还当过网游的代练，在纸箱厂开过印刷机，最后卖过办公家具。但是无论干哪种活，总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居然得在炮火下拼命。他不禁严重的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革命成功的那天了。

随手一掏，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烟盒来——作为民兵，每个月可以配给1包香烟。这只烟盒防水又防压，他对自己的财产一向很仔细。

因为前一天的战斗，执委会通知所有参战人员今天休息一天，

蹲在在门口点着了抽了几口，舒缓下神经，他肚子很饿，但是一点都不想去吃饭，食堂的东西，吃来吃去就这么点没油没肉的东西，除了鱼虾和米饭，什么都是稀缺物品。当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排骨鸡腿总还是能放开量吃个够的。

越想越懊恼，老子中了啥邪来参加穿越啊。晃悠悠的回到自己的宿舍。床上有了一封执委会的通知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特别供应券——谭明的情绪一下就起来了不少。

还有张增加奖金500点的通知，不过这种虚拟的数字对谭明没多少吸引力。不如特别供应券来得实惠。

这种特别供应券是专门供应稀缺物资的，一般是放给执行危险、重体力劳动的穿越，一张券可以在计委换取香烟和其他本时空尚不出产的东西：如糖果、可乐之类，或在食堂换方便面一碗，里面加了青菜和一个鸡蛋。

随券还有一张请柬——是用本地的土纸做得：请他几天后参加“庆功表彰大会”。

这还差不多。谭明想好歹还算想到俺们这些出力流血的人，执委会的干部不算太混蛋。

执委会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对博铺之战的参战人员给予如下的奖励：

授予“博铺保卫战”袖标和盾章。前授予军事人员，后授予参加战斗的非军事人员。

博铺保卫战袖标由呢料制成，红底白字，宽30mm，缝有隶书的“博铺”二字，下面是年份1628。获得这一荣誉的军事人员可把该袖标缝在军装的左袖上。

盾章，原本应该是金属的，但是工业部门找不到合适的廉价材料，最后决定也采用同样的呢料。主体是一枚盾牌，顶部平坦，盾牌内部为一艘黑色的船影在霞光万道的照耀下，船影下是折断的桅杆，象征穿越军对海盗的胜利。最下面是“博铺1628”的字样。这枚盾章可缝在任何官方制服上。

其他物质奖励是，是穿越众的，给特别供应券一张；放奖金点券500点。

当地人则给食盐券25公斤，大米票4公斤。食盐券可凭券向盐铺兑换成食盐，一些盐贩也会收购，所以等于是一种可流通的有价证券，

最后，还将对当天的战斗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对有突出表现的立功人员进行评功授勋。

吴明晋坐在签押房里，愁闷的很。

自从这群髡贼上岸到现在，时间都过去了三个月。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不但不走，房子越造越大，越造越多，连市场都越办越繁荣了。

马袅的盐场，他们和苟家争执不下。这苟家外通海盗，内通着本地衙门，根深蒂固的土豪，县太爷也只能对其的恶行装聋作哑。他原本也有个二虎相争的念头，纵然一时打不跑他们，也能搞个两败俱伤。没想到髡贼们打苟家就象拍苍蝇一样，几天时间苟家庄就灰飞烟灭了。连在

城里根深蒂固的苟二也就此逃之夭夭。

幸好，这群澳洲来的化外之徒总算还知道大明的王法。盐场村里该缴的盐税、外项、杂额，一样不少的都缴来了。这多少让他松了口气。不过这群“髡人”，又借口缴盐税进城路不好，硬是把路修到了文水桥畔，进而干脆在文水桥畔造了两层的塔楼。现在那二层的塔楼里日日都有髡人在守望——不问可知，这是在监视县城的动态。

这个还不算，髡人们还在以办团练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据说已经招募了好几千人。都配着火枪和大炮，日夜在那里训练。博铺湾里的船只也多了许多，吴明晋知道自己彻底的陷入了这群髡人的势力范围。现在除非朝廷派官军来把他们打跑，否则能在这县城里呆多久全看对方愿意让他在在这呆多久了。一旦真打起来，吴明晋毫不怀疑城里寡廉鲜耻的衙役们会毫不犹豫的开城投降。

向府城出的请剿文书全都石沉大海，自己写到广东，请托同年在广州活动的信也没有下文。东门市却成了县里最兴旺的集市，每天从县城前大路去东门市的百姓们川流不息。全县的粮食现在潮水般的涌进去，私盐潮水般的涌出来。

他这堂堂的七品正堂县令除了站在城楼上看之外别无他法，县里即无钱粮，又没有士兵，不过是困守孤城而已。

最近他又得到消息，髡贼们破了百图村。破个百图村他倒是毫不在乎，这个村子本身就是外地逃亡户聚集的，不编户、不纳粮，和县里没什么关系，但是从这个举动里，他嗅出了一丝不安的味道——这髡贼们的触角，即将伸向全县的各个地方了。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各村的保甲偷偷来报：髡贼们通知文澜河东西两岸各村各寨的头面人物到百仞城聚会。

吴明晋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这个举动包含的意思他还是明白的。他赶紧派吴亚、符柏文等县里的文武官员去各村走动，警告他们不准和髡贼勾搭，还信誓旦旦的说“朝廷天兵一到，髡贼即成飞灰，从贼的绝无好下场”。说得一部分村子又动摇害怕起来了。

正在想着对策，忽然有人来报：髡贼们派人来了！

吴明晋浑身一激凌，他今天一早就派人去打打听昨晚响了一夜的炮声和博铺的火光是怎么回事。现在人还没回来，髡贼们倒先来了。

他原本为了避嫌起见，从不亲身接见髡贼派来的使，总是由师爷代见。但这次事关重大，一定要摸清楚髡贼们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请师爷过来！”他吩咐道，“更衣！升堂！”

“升堂？”衙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见客不都在花厅吗？又不是放告审案，升堂做什么？

“没错，升堂！”

熊卜佑作为使领着十多个人进城来了。队伍里王瑞相打头，全身武

装，扛着一柄工兵斧，领着十二个精选出来的士兵，个个都是170cm以上，身背步枪，刺刀雪亮。最后是七八辆独轮手推车，上面捆着一包包的物件和木盒子。

这算啥县城啊。我们家乡最贫困的贫困县的小镇都比它繁华100倍。唯一的一条横穿全城的道路总算是石板的，路两旁稍微有些店铺市面，但是屋子都很低矮破败，至于面积更是小得可怜，他一走进城门就看到城中间的县衙门了。

这支队伍大摇大摆的走进城里，熊卜佑手托一个大号信封，里面是执委会写给吴县令的信。街道上的人都站在边上，对他们指指点点的，几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小孩忽然跑到他面前，用含混不清但是明显是普通话音的口音说道：“糖、糖。”

熊卜佑乐了，没想到执委会和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学得糖亲善的办法还是有点用处的。

洒了一把糖出去之后，队伍已经走到了县衙门口。衙门口墙上的堂鼓已经很久没人敲过了，落了老厚的一层灰，挂在一遍的官靴匣子里有只落满了灰尘的官靴。一行人跟着衙役走进来。王瑞相和士兵们说了几句，每过一处门，都留下二名士兵。

眼看自己被引到了大堂上，熊卜佑正在纳闷，只听侧门一响，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目白净，保养的很好，穿着官袍的人出现在大堂上。跟班衙役们忙高叫一声：

“吴老爷升堂了！”

堂鼓咚咚咚的敲了三声，衙役们手持水火棍“噢……”的答应一声走了进去，雁翅型排开。一切又安静下来。

第一百四十一节 构建和谐临高（二）

吴明晋选在大堂接见，这样安排一是取大堂是审案之用，表示髡贼不是客是贼，二来表达和贼之间的关系可见日月。

髡贼的使者不过二十出头。白白净净。身体略呈富态。神情祥和。不由的暗暗叹息。这分明是个好人家的子弟。即不能考取功名。也能做个安分守己的富民。何必从贼呢。

熊卜佑还是第一次见到本县的知县老爷。好奇的看了许久。除了看出此人是个中年文人之外。没瞧出什么特别之处。再看四周的衙役。个个面目槁瘦。形容猥褻。所穿衣服旧的不成模样。这县衙可够寒颤的。屋柱房梁油漆剥落。蛛网丛生。壁生霉。墙皮大块的剥落。地面的砖也都碎裂了不少。

熊卜佑一时间还对这大明县政府有了点好感。比起“白宫”来这县衙真是艰苦朴素到了极点。其实他不知道这破破烂烂的官衙也算是一种官场迷信：“不修衙”。要这衙门还没倒塌。县令老爷是绝对不会花钱维修的。

“官不修衙”：是一句古代民谚，接着下一句是“客不修店”。旅客住店当然不必帮店主修店，而在流官制度下，为官一任三年，也是匆匆过客，亦不必修衙。这是民间的说法。但是实质上，“官不修衙”是其权限所决定的，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朝廷对各级官衙有严格的规制，不允许超标；再者，你也没有权力动用财政资金擅自修衙。苏轼出任杭州太守，署衙还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已有180年，破烂不堪，给朝廷打报告，执掌朝政的高太后青睐这位大文豪，一笔就批给他4万贯。

吴明晋见这人来到堂上。毫无小民的畏惧战栗之态。不觉有些失望。再看他一脸目中无人。不要说下磕头。连作揖打躬都没有。不由怒从心头起。刚想来个“呔。见了本官为何不跪”的呵斥来煞煞他的锐气。转眼一看自己堂上那群平日里挺胸叠肚，凶声恶气的衙役们一个个神情谦卑。眼神都不在这两个贼身上停留。再看堂外十来个荷枪实弹的灰衣髡贼，刚起来的脾气顿时萎了半截。这是有个仆人端了杯茶上来，顺手递上一个纸条，却是汪爷所写，上面有一个墨笔字：“忍”。

熊卜佑也不和他废话，递上于鄂水执笔的信件。

吴明晋打开一看，文字甚是粗鄙，半文半白，毛笔字写得也是差强人意，显见是不读书之徒。但是意思还是明白的，首先是说昨天刘香匪股和西洋人的联合来犯博铺，被他们所打败，击沉敌船三只，斩获海盗五百余人。海盗已经仓皇逃走。

原来昨夜的海盗来攻打，黑吃黑。吴明晋本来对这里频繁的海盗进犯是最最头大的事情在信中说其已退，倒是送了口气。不管怎么样，总算百姓没有受他们的荼毒。

第二部分是说澳洲海也是华夏后裔，不过是为了避宋末之乱出走海外的，现在回归中华断无侵害同胞之举，奉行的是“铲强扶弱，保境安民”的宗旨，只求护得一地的平安，绝无犯上作乱的想法。

哼，有没有也就那么回事了。吴明晋也不细看，往下才是实际内

容，说临高这里海盗经常窜入匪又猖獗，百姓生活困苦县政难以实行，我大明的雨露天恩没有泽及万民以，穿越众将组织临高县北部的各村的团练联防。希望吴大令予以批准，并且给予支持云云。

最后。信里还保证说。各村联防一旦实现。定能完全肃清本县地海盗土匪祸乱。不仅如此。县里地夏秋二季地粮赋也将不成问题。

真是司马昭之心！吴明晋望着下面地两个使者。两人一脸毫无尊卑之分地狂妄神情。吴明晋心想这事情不是明摆着么？髡贼们企图用这个团练联防。把各村各寨地团练乡勇地控制权操纵在自己手里。接下去政令不出县衙，倒要出自东门市了。

见他拿着信沉默不语。熊卜佑说：“吴明府一直苦于海盗侵扰县境。现有薄礼一份送上。”说着一摆手。推车进来地劳工们从独轮车上卸下许多木盒和草袋。搬到县衙地院中陈放。众人只闻到一股咸鱼般地臭味。吴明晋暗暗纳罕，叫个衙役去察看。那衙役随后打开一个木盒，顿时打了个突，众人已经看得清楚。盒子里用盐保存地一颗人头。

再看那些木盒和草袋，不问可知，里面装得都是什么了。吴明晋地后背掠过一股凉气，强忍恐慌问道：“尔等好大胆。这些人头是哪里来得？”

“回禀明府。这些都是昨日窜犯我临高县境地海贼。据其供认。为广东巨渠刘老香的人马。请明府查验。”

吴明晋见有如此多的人头，忙叫了个件作来查验。验看之下，发现其中还有红毛人、南洋人的头颅，其中还有几个是官府通缉的悍匪，所说是海盗应为不假。

一仗斩杀如此之多的海盗，这在本县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不要说本县，近十年来就是官军也没有做到过。吴明不由暗暗心惊。纵横闽粤两地的海盗，自万历末年起，到如今，差不多已经闹了十多年，阖两省之力，数万官军的围剿，尚不能一胜，只能捏着鼻子招安……

“安知尔等有无杀良冒功！”吴明晋忽然呵斥道。

“你说什么？！”吴明晋说得是官话，王瑞相也能听个七七八八，现在听得他这样说，不由得怒从心起：官军才干这种生儿子没屁眼的事情，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熊卜佑道：“明府差矣，我等即不居官，又不求官府的封赏，何必做这杀良冒功之事？这些人头，只是我等来向明府表明心迹，并不求官府封赏。本县能灭此一股悍匪，也是明府平日里教化有方……”

这话其实就是马屁了。不过他说得并不错。贼并不需要杀人斩首来叙，杀良冒功似无必要。

这么多的海盗人头，若是报到府里，这可是大大的考绩啊。吴明晋本来已经灰暗之极的心境忽然明亮起来，当官的心也热络起来。不由自主的面色转为和善，温言道：“几位壮士都是奇才，为何不报效朝廷，却流落草莽？”

熊卜佑暗暗好笑，想要不是你的官声还不错，督公早就要杀进城来把你“斗争”掉了。现在俺们搞渐进式的和平演变，已经够客气了。

穿越集团在百仞·博铺一线站稳脚跟之后，执委会的下一步施政方针是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村寨联防这个手段，使各村初步的纳入穿越集团的行政体系里，虚化临高县城的统治中心作用。穿越集团则通过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协作来拉拢分化本地的农民。从而达成最终控制村寨的目的。

但是要实施这个策略，必须让百姓们觉得百仞城不是一伙乱党。这其中县衙的态度十分要紧，特别是吴明晋的态度。如果他一口咬定穿越集团是乱党海寇，老百姓接触起他们来就会有許多顾忌。

“这还有从海盗处缴来得旗号、文书、符记、兵器，一并带来上缴县里。”熊卜佑十分客气。这份“厚礼”足以打动吴明晋之心了，对到处烽火狼烟，官军屡次败绩，俞帅被问罪，明廷落到只能靠招安巨寇郑芝龙来稳定沿海形势的滥局来说，临高县打败刘香的人马，斩杀中外海盗人的战绩将会成为一大亮点。

熊卜佑见其默不语，便要告辞。吴明晋只略一点头，宣布：“退堂！”

王瑞相跟熊卜佑出得县衙，见独轮车旁的劳工们个个面有喜色，原来县里派人来开发了赏钱，又送了二十坛酒和二口风猪。大约算是犒劳。



风猪：是贵州荔波的传统名特产，已有100多年历史。据清代《荔波县志》记载：“本县小猪特别肥嫩，风猪烧猪素有名。”作为地方特产，畅销海内外，香港大亚公司曾把1只风猪悬挂室内，经数月寒暑更迭，不仅肉质鲜嫩如初，而且香味飘逸不绝，引起国外商人的争购。

回到百仞城，将事情的前后向文德嗣做了个汇报，王瑞相忍不住

问：“就这么完了？”

“你看着吧，这几天，他十有八九会来联系我们的。”文德嗣说，“大堂上人多眼杂，有些话他说不了。”

“这帮子狗官，弯弯绕果然多。”王瑞相感慨的说。

“他要是和海瑞那么耿直得不近人情，俺们就非得搞点暴力手段了。”文德嗣说，“幸好他不是，这就好办多了，等着吧。”

果然，第二天黄昏时分文水桥畔的检查站里就来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他找哨兵说要见“短毛的大官”，检查站里的负责人罗铎不敢怠慢，赶紧打电话到执委会。

来人被带到僻静的治安组的房子里，一番盘问之后知道此人是张有福的佣人，想请短毛的大官赴宴。

文德嗣想起来，这个张有福是几个月前县里围剿他们失败之后派来和谈的使者。他的突然要求见面，显然是受人之托，立刻答应了。仆人说张有福的庄宅就在西门外。文德嗣决定亲自去走一趟，这个张有福会说好几种方言，广东话也是其中之一，交流起来没什么难度。

天黑之后，庄子上果然来了二顶轿子，文德嗣和席亚洲两人一齐去了，安全起见，北炜从侦察队里选了八个人随身跟从保护，除了护身枪支，还特意了文德嗣一支信号筒一旦有变，打出信号筒，他马上带人来救援。

文德嗣和席亚洲被张有福的佃户们抬着，晃晃悠悠的在漆黑一团的田间走过，前面虽然有灯笼引路，亮度却和鬼火一般。要不是侦察队的8个人在旁，还真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



场景参考《电视剧聊斋镜头》

这轿子即破又闷，加上佃户们并不太会抬轿子，两个人在里面颠得

七荤八素。走了半个小时，轿子才落下，出来一看，面前是一座平常的庄户人家院子。

院门口早就有人候着，见他们到来，赶紧把人接了进去，门立刻就关上了。

院子里一样是黑乎乎的，廊下虽然点着几盏灯笼，院子里的一切依旧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停着独轮车、谷草堆、石磨之类东西。

张有福虽然号称是个地主，实际上是个破落户，所谓的庄子，不过是一处大院落而已，自己住五间正房，长工、佣人们住下房，沿墙还有些牲口棚。但是墙修得很高，而且看得出是砖石砌成的，大门是用包着铁皮的厚木板做得。这都是为了御匪盗。

第一百四十二节 共建和谐临高（三）

张有福早在堂屋外迎侯，他也算是席亚洲的老相识了。穿越集团往来都是由他出面，要说全县的地主绅士里，他是对穿越集团最有好感的人了，几个月来赚了不少酬劳。

迎进堂屋地里，里面绛烛高招，当间一抬八仙桌，摆好了一桌酒席。堂屋里一个中年儒生，见文德嗣等人走进来，站起来拱手为礼，满面微笑，招呼他们落座，神情是热络之极，完全没有初见的拘谨，大家知道，这个才是今天宴请正主。



八仙桌：中华民族传统家具之一。指桌面四边长度相等的、桌面较宽的方桌，大方桌四边，每边可坐二人，四边围坐八人（犹如八仙），故中国民间雅称八仙桌。几案类家具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有虞氏的时代，当时称为俎，多用于祭祀，案的名称在周代后期才出现，宋高承《事物纪原》载：“有虞三代有俎而无案，战国始有其称。”桌子的名称在五代时方才产生。现今可考的八仙桌至少在辽金时代就已经出现，明清盛行，尤其是清代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几乎家家都可以寻到八仙桌的影子，甚至成为很多家庭中唯一的大型家具。普遍认八仙桌八仙桌为在大型家具中八仙桌的结构最简单，用料最经济，也是最实用的家具。其使用方便，形态方正，结体牢固。亲切、平和又不失大气，有极强的安定感，这也使得八仙桌成为上得大雅之堂的中堂家具。无论厅堂装饰的典雅还是简单，甚至粗糙，只要空间不是特别逼仄，摆上一张八仙桌，两侧放两把椅子，就会产生非常稳定的感觉，如一位大儒，稳定平和。

来人正是吴明晋的师爷王兆敏。熊卜佑来得全过程，他躲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事后也把信反复读了几遍。

他多年游幕，经历的事情极多，穿越搞团练联防的目的是一清二楚。他估计着：这群来历不明的贼，打得算盘大约和新近接受朝廷招抚的郑芝龙一样：不想与官府为敌，但是希望自己在沿海地区占据一块地盘做海贸生意。类似郑芝龙占据中左所。

王兆敏的脑子再好，经验再丰富，也不会想到这群人的真实目的竟然是取大明而代之。在他看来，不攻打县城就是髡贼们向官府表示自己

不会踏出底线相比之下，郑芝龙还占据了朝廷的中左所城。

以这个做前提话，髡贼们提出的条件也还不算为过，王兆敏再三推敲之后，认为可以和髡贼们一谈，讲讲价钱和条件。毕竟对方送来了百十来颗货真价实的海盗人头作为见面礼，诚意已经很足了。

吴明晋无可奈何，他心有不甘，但是眼下的局面他无力作为，只好虚与委蛇。便派了王兆敏出来接头洽谈。

张地主家的宴会菜色放在另一个时空的话，对曾经沧海的穿越众来说简直是寒沧（cāng），但是对这些已对吃鱼咽菜几个月的人来说，全鸡、全鸭、大块的炖肉，还有一整只烤得皮脆焦黄的烤乳猪——光这个东西就让缺少油水的穿越众们口水分泌加速了。

自然还有些新鲜蔬菜类的东西，酒水也不少，是当地产的土烧。倒是“生猛海鲜”之类的东西并不上桌——此物本地太多，根本不值钱。

出于了摆架子的需要，随行的8个穿越众作为护卫不能一起上桌，只有席亚洲和文德嗣顶着大家的怨念，吃上了酒席。

众人蹲在面地堂屋里。这里倒也有一桌，不过就只是一只年高有德的鸡和几碗青菜了。有一碗肉片倒是堆得岗尖岗尖人夹掉了一片之后。下面全是炸过地红薯而已。连肉片也只有8片敢情是算好了人头才做得。

不过大家也不敢怎么吃，被卫生部门的几个大夫轮番用寄生虫问题恐吓过之后，对当地烹调地食物还是保有一定戒心地，同时也防备着可能会有毒。当下有二人把住了大门，还有两人守住侧面。

大家客气几句，照例要喝过几轮酒。在两位委员吃了几口烤乳猪之后题进入了正题，先开口的是张有福。他再次试探起执委会要求各村去百仞城开会地事情。同时表示：县里地土绅们愿意执委会襄助粮饷，只要定个数字，一定准时奉送劳他们组织什么团练联防。

文德嗣单刀直入地反问：“这是明府地意思，还是县里土绅们地意思？”

张有福一时语塞。为难地看了一眼王兆敏。

这番话实际上是县令的师爷王兆敏关照的，就说是土绅们的意思不反对组织团练联防。临高北部历来被海盗侵扰地很苦，乡里地土匪不少都和海盗勾结拦路抢劫人索赎。土绅和佃户受害很大，土绅们对县衙多少有些失去信心。如果有这么一个强力地集团愿意出来牵头组织他们也是乐意地。

王兆敏接口道：“自然是土绅们的意思。”

席亚洲微微冷笑：“土绅们的意思？”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十二月十七，吴亚在美桐村对村里的长老说了些什么？十二月二十，符柏文去了那大、美洋、美国三个村子，又说了什么？就是前天，你们的典史还特意跑到博文村去说什么‘天兵一到，化为飞灰’吧？”

王兆敏心里打了个突，想不到这群髡贼对县里的行动竟然知道的一清二楚。勉强笑道：“县里的官员，下乡巡视本是常事”

“巡视不巡视的，我们也管不着，是大人们的职责。”席亚洲说，“最近县里下乡追比秋粮甚急，大约是又不够数了吧？”

“收缴皇粮国税，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不可？”

“最近世面不好，土匪又多，俺们想搞个团练联防大人们又不允许，”席亚洲阴森森的微笑，“保不定运粮的队伍路上会出什么事情呢？”

王兆敏的身体缩了一下：对方要是威胁要攻城他倒不怕，要攻城早攻了，何必来此谈判？必然是虚言恐吓而已。但是抢劫运粮队伍，对贼来说有利无害，对吴县令来说反而是性命交关。

忙笑了笑，道：“诸位都是朝廷的良民，想办团练也是为了本地的百姓，此事可议，可议。”

文德嗣又吃了口脆皮乳猪——味道果然比后世里吃到的滋味要更醇厚一些——说：“王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吴明府总是本县的父母官，象我们这样秉承‘保境安民’宗旨的守法良民，断然不会使他为难。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祝他‘指日高升’那。”

王兆敏点了点头，心中计较已定，对着张有福使了个眼色。张有福忙站起来，寻了个理由出去了。

双方压低声音，开始秘议。

王兆敏一开始只答应县会对此事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文德嗣坚决不答应，再他看来默许和拒绝根本就是一码事，以另一个时空的经验来说，默许就是为以后的禁止留下伏笔。虽然这并不妨碍到穿越方本身，但是各村寨就会有一定的顾虑。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穿越方组织团练联防之事，县里不再阻挠。但是牵头人不能以穿越方的名义，必须用某个村落的保长。这个不难，文德嗣提议由大美村来提议牵头。呈文上来之后，县里用印照准。

穿越方承诺：负责县里海盗的防御，组织剿匪，维持四乡平安。同时不干涉县衙执行其日常行政事务，必要时还将协助县衙进行某些工作，如秋粮征收。如果县里发生夏、秋粮不能完成税赋的情况，穿越方将给予援助，援助的方式再议。

穿越掌握的马袅盐场的食盐税赋和各项杂额继续缴纳，每年另外再加缴“额外”一百两，作为县里的杂费开支。东门市每年缴纳杂税十两，由县衙东门市“牙贴”，承认东门市的市集地位。

双方约定，越集团在在剿匪、抵御海盗中所获取的首级全部归县衙所有，缴获的印信、符号、旗帜、文书同理。其他战利品归穿越方所有。

如果符柏文愿意回博铺去当他的巡检司，穿越方同意他返回，还会他另起一座衙门，并配十二个弓手给他，其一应杂费开支由穿越方承

担。

县衙在法律范围内将给予穿越方一切方便，如捕捉逃奴、追拿欠债佃户、房产田地过户等方面。因为穿越方上没有大明户籍，王兆敏建议在百仞城设一个百仞村，到县里来编个七八户人家的户籍就好，这样穿越方就算是有了法律主体，否则各种文书、契约都没法写。

最后，自然就是个人好处的讨论了，王兆敏对此极其上心，不但替自己争取很积极，为东翁也努力的大加筹码。

讨价还价一番之后，文德嗣答应：给予王师爷白银三百两，吴县令白银一千两。双方还达成了合伙在临高县城内和全临高十四个市集卖盐的协议。穿越方负责供货，至于私变官的手续和销售，由王师爷处理，双方五五分账。

为了避嫌，双方约定，以张有福作为联络人传递消息，如有需要面谈，会谈地点就定在张有福家。

最后王兆敏还劝说文德嗣等人，以后如果要在县境内活动，最好去了他们这短衣的装束，免得过于触目。文德嗣一笑了之，后来转念想或许也有这个必要，以后有许多结交士绅、农民的事情要做，搞得己方过于特殊不利深入群众。

事情即已谈妥，双方的负担也为之一轻。酒也喝得痛快多了。酒酣耳热之际，文德嗣又将预备好的礼物呈上。送吴县令的是一面鹅蛋玻璃镜，送王师爷的则是一只玻璃杯。全县其他官员，每人一串淡水珍珠手链，就是珍珠批市场卖五元一串的那种根据广州先遣站报回来的材料：他们带来的淡水养殖珍珠在广州十分枪手。

王师爷自然是大喜，这群髡贼，还真晓事。

因为天色已黑，城门关闭，王师爷自然也不能回城，就在张有福家歇息了。文德嗣办完了事情，却不急着走，他们还要和张有福这个联系人好好的谈谈。

第一百四十三节 新年

治安组最近几个月来对临高的当地民情社情做了许多调查。他们通过审问俘虏、与招募来的劳工、士兵谈话；定期和来东门市的当地土著谈话，包括用技术手段窃听当地人在东门市茶棚里的聊天，从中获取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张有福因为和执委会接触很多，而且计划中他将是打开与当地各阶层合作的关键人物，所以治安组对他的情况了解也就比较多。

张有福本身作为一个破落地主在经济上不值一提，他在临高的地位，完全是和其与沿海各路海盗有一定的联系所造就的，此人精明能干，能言善道，各方面对他作为一个联络员都是满意的。

他这样一个几面派的人物，对穿越方来说很有用。可以透过他把许多消息传送出去，但是又不得不提防着他。

文德嗣又拉着张有福喝酒聊天，张有福受宠若惊靠上了髡贼这股势力，自己在这一带以后还不是吃喝不愁么。当下酒来杯干，桌子上的气氛十分的热络。

酒桌上，为了表现他是“有货”的，他悄悄的告诉文、席二人，其实士绅们中间，多数人都是赞成他们提出的这个“团练联保”的提议的，特别是一些中小村寨，自己养不起大股团练乡勇的，指望着能花少量的代价保护乡里的安全。最低限度，也能买个平安，免得落得和苟家庄一样的下场。象黄家寨这样的大寨子，态度就挺暧昧。张有福说黄家老头子在士绅们商议的时候一直不怎么吭气，但是问到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也表示赞同，只是说各村寨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自己的子弟要自己掌握住，否则人马都别人控制了……

席亚洲听了暗点头，这个老棺材瓢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老棺材瓢子：意思就是“你这个老不死的”、“老东西”等。

张有福见他们听得入神，添油加醋的把黄守统在寨子里加紧操练乡勇，囤积粮食的事情说了出来，说他家今年的秋粮收了之后，除了缴纳额定的粮赋之外，一颗也没外卖，全部囤在寨子里，还要佃户们冬闲的时候区整修寨墙。“恐怕是有什么打算。”

文德嗣知道张有福因为和海盗们有勾连，黄守统一贯看不惯他，有几次还想抓他办个通匪的罪名，亏有士绅们不同意才作罢的，这是张地主在乘机下眼药了。不过他的话应该都是真得。黄守统这个人他们倒是蛮欣赏的，通过收集到的许多资料，知道此人在本时空算得上一个忠义双全的人了。这种人是不会轻易降服的。

“除了他，还有谁反对的？”

“还有几个穷酸子。最起的，就是刘瘸子了。”

“刘瘸子？”这词让他们一怔，临高的秀才、举人、士绅、地主之类地人物。他们大体都知道姓名和绰号，没听说过有谁叫这个号的。

“就是刘大霖。”张有福果然是个标准的市井人物。毫无对这位临高县历史上唯一进士的尊崇之情，十分干脆地根据生理缺陷他加了个绰号。

“是刘进士。”

“没错，就是他。”看得出张有对刘进士也是有积怨地。“仗着自己是个进士硬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紧说道：“这刘大霖一个劲地说什么‘汉贼不两立’。还大骂士绅们‘与虎谋皮’为虎作什么之类地话。反正都是虎。”

看来这临高县的标杆人物对俺们可是很有看法啊，文德嗣和席亚洲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了苦笑。按他们的计划刘大霖是穿越集团未来要极力拉拢地人物。他的向背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这里地读书人、士绅对穿越集团地态度。但现在看来拉拢起来怕是很难。

文德嗣又打听了不少刘大霖的事情。知道他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人。中举之后。曾经到大陆上去寻师学习。据说是到了江西，拜在一个前翰林院编修地门下。隔了四年就中了进士，派为安徽某县地县令。没想到登第之后不久就瘫痪。所以没当官就回来在乡里隐居。

（注：以上刘大霖进士的生平都来自临高文史，关于去江西拜师学习系传说，无法考证。）

张有福酒酣耳热，不免把许多个人恩怨的事情也扯了出来：他曾经和邻居争过山坡地的水源，仗着自己有些门路，请了些乡间的游手无赖把对方打伤了，要是一般的小民自然只能自认倒霉，没想到这人是刘进士的亲戚，一张片子送到县衙，张有福就被捉进去挨了四十板子，虽说他和县衙里的人混得熟悉，没吃太大的苦头，但是这当堂剥裤挨打之辱，他是一直耿耿于怀的。

两人暗自好笑，不过这也说明了一点，刘进士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既然懂得照顾亲戚，说明还是近人情，讲道理的。他们最怕遇见的是遇到海瑞式的人物，软硬不吃，六亲不认，刀枪不入，就认个死理。拉不过来，打不得，杀不得，还得装作很豁达的被他骂。

“刘进士家有团练么？”

“他哪里来什么团练，家里养些家丁护院罢了。”张有福以为穿越集团要对刘进士下手，更加热心起来，说刘进士的宅邸离此不远，过去不过走七八里路就是县城的西门，他家就住在西门内。不过他家在城外有一处庄子，就在县西门出来三四里的地方，他有时候也会出城去住个十天半月的。

文德嗣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情况，张有福见了心生欢喜，愈加殷勤备至。期间文德嗣问起他与刘香集团的关系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和刘香集团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

张有福也不隐瞒，说他的老婆和刘香集团中的一个“掌柜”有亲戚关系。而且还都是琼山县人。这个“掌柜”的家眷至今还在琼山县，有什么

事情需要联系的话，通过这条线路即方便又安全。

“我们替刘帮主递个话成不？”席亚洲说。

“成！这是看得起小人。”张有福十分爽快。

“请他派人来和我们谈判。”席亚洲说，“大家以和为贵，只要能坐下来谈，过去的事情，我们一概既往不咎。”

“好，明天就派人去传话。”张有福满口答应，一时宾主尽欢。张有福也借着酒意打听穿越集团的来历，被文德嗣用早就编排好的一套统一口径对付过去了。看得出张有福并不是很相信，但是这无关紧要。

他们从张有福家告辞出来，时间已近晚上23点。谢绝了张有福派的轿子，一行人徒步走回去。临高冬季的夜晚的气温稍凉，但是并不寒冷，走在乡间的路上，十分的舒畅。抬眼见到的天空是漫天的星斗。这样的美景在另外一个时空污浊的大气下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然而平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看星空，对于立足未稳的穿越众来说在异时空的黑夜里到处都潜伏着威胁。天色一黑，除了警戒哨，所有人都会退到让他们觉得安全的堡垒和房屋中去。

现在，文德嗣本能的感觉到，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这三个月里越们用双手建造起了全新的城市，建造了水电站生产出了这个时空的第一窑水泥，盖起了房屋，铺设了街道，甚至食堂做饭也用上了沼气能源。现代社会已经在这个时空露出了嫩芽。所有人都还活着，劳动和有规律的生活使得大家的身体反而健康起来。穿越集团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博铺的海滩扩张到了文澜河中下游两岸，控制了盐场，至关重要的交通、能源和工业设施在紧张的施工，没人怀疑一旦这些设施完工，力量就会以几何级数的水平增长。

穿越已经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百姓们也开始慢慢的信服他们，愿意来接触和服务。现在，穿越集团不再满足于仅仅用商业和雇用的方式来和这个时空的百姓接触，他们将逐渐采用民政手段，控制和掌握临高的人力和资源。

“文总，转眼都快春节了吧？”

“你不说的话，我倒忘记了，在已经是1629年了，元旦大家都没过。”

“今天是几号”

“崇祯元年的十二月二，阳历已经是1629年的1月19日了。”

“我们好好的过个春节吧。大家忙了三个多月了，没一天是消停的。”

对于穿越来说，过年不过年并不是件要紧的事情，虽然执委会已经贴出了告示，从大年三十开始连续放假七天，但是各项工作并没有因为将近年底而停顿下来。在另一个时空常有的年初一放假，十二月二十开始就慢慢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工

作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添砖加瓦的时候，工作就是一种乐趣而非苦役了。这在旧时空里是感觉不到的。

联保大会筹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不要说穿越众，连张有福都成了一个忙人，将年年底还经常四处奔走去向各村各寨做工作。邬德给本地有家的劳工们放了几天假期，让他们回去过年，顺便向村里的父老宣传下开会的必要性。不过此时已近旧历春节，各地都忙着预备过年的事情，开会的事情要放到年后了。执委会商量之后觉得也好，正好可以借开会的机会，推行农业改革的事情，一举两得。最后决定的开会日子是1629年2月1日，农历是崇祯二年正月初九。

除夕到了，为了让全体穿越欢度本时空的第一个春节，除了放假之外，每个穿越众还获得了额外的特别供应券。百仞城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各个村落的贫困百姓或和穿越作买卖，或为他们做工，多少都得到了好处，手头宽裕了不少。加之秋收没有遇风雨灾害，年景还算不坏。又没有海盗土匪的侵扰，凄凉难挨的“急景凋年”，竟然出现了一些的太平景象。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有的挂了桃符。原本凋敝的村落也都户户冒出了炊烟。孩子们发黄的脸色也透过一丝生气来。



桃符：桃符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民俗文化。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据说桃木有压邪驱鬼的作用。这就是最早的桃符。

百里以内，没有一个村寨不向穿越集团送年礼。猪羊米酒，鸡鸭鱼肉堆满了东门外的商馆，独孤求婚和东门吹雨喜笑颜开，虽然这些东西他们只有权看看而已，最后都被戴谐运走了。

今年这个新年过得心情舒畅，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信心，每个人都看见面前展开了无限前程。三个月来提心吊胆的局面已经开始改变。如果说D日初始，大家必胜的信心还不是那么充分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精神十分鼓舞。

宿舍区的家庭宿舍门口都贴了对联，百仞城的春节也带来了喜气，有人甚至要求化工组制造一部分鞭炮，反正他们手里有个鞭炮匠人可用，但是这个提议还是被否决了。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临高县城里可以买到鞭炮，于是从除夕早晨开始，就有人大摇大摆的进城去买鞭炮了，随后，买鞭炮成了“临高县城一日游”，绝大多数穿越众从D日到现在还没进过这座近在咫尺的明代县城呢。现在局势好转，又是新年无事，都要去游览一下。城门口的衙役和民壮自然不敢拦阻。好在穿越众在临高的名声颇好，成批的涌进来倒也没引起恐慌，反而引得许多闲汉儿童过来围观。大家终于明白了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了。



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人

除了几个历史爱好兴奋的到处拿照相机乱拍之外，多数人是失望。这县城比个现代时空的小镇还不如，店铺寥寥无几。虽说现在是过年，家家户户贴了春联，街道上也有许多摆摊售卖的商贩，多少有些年节的喜气。但是沿街的房屋多数残破不堪，稍微齐整一些的不是衙门就是庙宇。更奇特的是这座本身就小得能东门看到西门的县城里还有大片的荒地。

第一百四十四节 除夕电影

道上还弥漫着一股古怪的臭味，显然，这里是没有下水道，污水混合着粪便就在街道上流淌，猪和狗在街上闲逛，寻找食物，苍蝇到处飞舞。看到这副模样，原本热衷于攻占县城的穿越众们看到这副模样，也冷了半截。

“我宁可住帐篷也不要住这破地方。”游老虎一贯是强硬派，经常质疑执委会不占领县城的政策，如今进来一看，心想这地方谁爱占领谁占领，反正他是绝不来当临高县的占领军的。

17世纪古城游的热潮到傍晚就退了。晚间是食堂聚餐，虽然没有什么好菜，但是除夕晚上菜肴油水足够，总算可以让吃鱼吃虾吃怕的群众吃到了足够的肉，还特别从库存里动用面粉包了顿饺子面粉现在成了极其稀罕的物资，本地是不种小麦的，自然也无处买面粉。南方众对北方众的“饺子情节”大加讽刺：“就没吃过好东西，拿个饺子当宝贝”；北方众对曰：“不爱吃就别吃，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吃好了。”但是南方众虽然对包饺子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好歹饺子里包得也是肉，这个权力坚决不出让。

除夕下午，除了警卫人员和各个关键部门不能休息之外，各个部门都停止了办公。萧子山还留在办公室里准备年后的大会资料，许久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外面灯光亮了起来。他觉得有些倦乏了，就走出办公室，在执委会的大院里走走，揉搓一下面颊，不时还和外面走过的群众打个招呼。城区里的有线喇叭里正在滚动播出贺年歌曲的唱片一会是“财神来敲你家门”，一会是“恭喜恭喜恭喜你”微有点俗气，也透着点热闹的年味。

这个音乐时不时的还会被某个甜美做作的女声所打断：

“李海平祝愿海军全体战友及亲朋好友在新的一年里，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等候都能出现，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诚挚地祝福你，福气多多乐连连，万事圆圆，微笑甜甜。”

“吴南海祝农业部全体工人员……”

“工业部机械门祝冶金部门全体人员……”

除了各个部门之间的贺词，也有许多是个人的。萧子山笑了笑，这时他的小灵通手机叫了二声，一看是发来了广告短信：为庆贺新年，临高电信开通春节贺词服务和彩铃下载功能靠，啥时候我们这里有临高电信了！通讯部门这些人私心杂念大大的。

萧子山很累，然而他却常的兴奋，觉得整个百仞城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好像他的心情一样。原来今天各处把平时为了节电而很少打开的照明灯全部打开了，所以虽然没有的“张灯结彩”也喜气洋洋。恍惚有些在21世纪过年的感觉只不过大家多半还穿着单衣，缺少冬季的气氛。

正在享受这样地氛只见席亚洲走了进来。他手里捏着张纸，看到他

还在简直是喜出望外。赶紧招呼：“子山！正好找你！怕你已经下班了。”

“我们有什么下班不下班地。”萧子山道他大概是为了放电影的事情来得。

“电影放映机找到了！”他兴奋地说。

前几天执委会地几位委员都商量过了。要丰富下群众地文化生活。特别是要放几场电影。最近文化生活匮乏。“面包、酒和马戏”这个论调萧子山是绝对赞同地。一个领导者干得最愚蠢地事就是刻意让群众没东西消遣，越是艰苦越得有文化生活。

其实几个月来各部门已经在内部播放一些片子。一开始是工作需要：比如建筑工程组放映《农村小水电建设》。军事组播放军教片。农业部门放《金土地》之类。但是根据社会发展地一般规律，冠冕堂皇地开始之后往往会带有某些其他东西。渐渐得在“业务电影”之外就开始放起了“福利片”：从电视剧、进口大片到A片。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不在专业组工作地普通群众地意见：在每天用电都要计时配给，一般人的笔记本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某些部门拿着投影机放电影简直就是赤裸裸地特权行为。

这样的不满到最近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声浪，各种投诉不断的送到执委会的大院里。但是执委们对这个问题实在硬不起来，他们自己也常在各部门看电影。

再者这些私放电影的部门都是穿越集团中最重要的部门，就冲这个，强行禁止也能伤害了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商量到最后的的结果就是与其大家闹意见，不如定期开放电影，大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穿越者们带的放映设备最多的就是投影机，接上电脑就能放映带来的各种片子。最近几个月各部门内部放电影用得就是这个，但是投影机的灯泡寿命很短，而且易损，前阶段已经坏了一个灯泡。按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多久所有的库存灯泡就全挂了。



投影机

席亚洲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在计委那堆积如山的物资仓库里找到了那部被遗忘了的16厘米小型电影放映机和配套音箱、银幕、电源设备，还有好几箱子老电影拷贝。除了这些还有二台16厘米的电影摄影机和便携冲洗设备。这是穿越前他伙同几个哥们从他老子的工厂里偷来的。



16毫米胶片电影放映机

“以后放电影就不要用宝贵的投影机了，那东西金贵。”他兴奋的挥着手里的张发黄的纸，“这是宝贝箱子里的目录表，你看看放什么好。”

“太好了！”萧子山很高兴，16厘米电影机基本上是纯机械电动结构，修理相对容易，一些备件以他们未来工业能力不久就可以制作，维护的寿命能长久一些。在他们未来的文化发展计划中，放电影将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推广手段，远景规划里还要量产这些设备。

“《南征北战》、《喜临》、《咱们的牛百岁》、《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祖国新貌79年第三期》、《农业知识81 1年第五期》”萧子山看了半天，全是50~80年代的国产电影和旧外国片，不少片子对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足以用来开怀旧电影展。



内容提要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进行南征北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彻底粉碎敌人“划江而治”的阴谋，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为1974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彩色故事片，由成荫、王炎执导，王尚信、张勇手、鲁非、白志迪、田宝富等出演。该片翻拍自1952年的同名电影，讲述了解放战争中，在华东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正确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故事。

剧情：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对华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彻底歼灭敌人，大踏步后退。起初，有些战士想不通。某师一团一营高营长率部转移到沂蒙山区的桃村待命。老乡们对后撤也有意见。为安定战士与老乡的情绪，高营长与村长赵玉敏分别将上级作战意图作了解释说明。这时，情况突然有了新的变化，敌方以为我军败退，集中三十万人马，从三面向我军合围，意欲决战。我军在桃村前面的大沙河阻击敌人六个昼夜，然后向凤凰山转移，围歼凤凰山已被我军围困的敌军李军长所属的七个师。高营长奉命在摩天岭狙击前来增援的敌军张军长部队。凤凰山一战结束后，高营长又奉命担任包歼援敌的先锋。敌军退守大沙河以南负隅顽抗，高营长抄小路偷渡大沙河，切断敌军退路。敌人想炸掉大沙河上游的水坝，用水来阻止我军。赵玉敏带领游击队剪断了水坝上的炸药导火索，保全了水坝。我军渡过大沙河，歼灭了敌人，敌军张军长及其参谋长均被生擒。



主演：梁庆刚 王馥荔
钱勇夫 丁一
陈裕德 达娃平措
解衍

咱们的牛百岁



《咱们的牛百岁》：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赵焕章执导，梁庆刚，王馥荔，钱勇夫等人主演的剧情片，影片于1983年上映。该片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由南斯拉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战争片，该片于1972年11月30日在匈牙利上映。该片讲述了游击队长瓦尔特凭借个人出色的谋略与众多英勇的游击队员让打入内部的间谍现出了原形后，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的故事。



《祖国新貌79年第三期》：1978年，《新闻简报》改版为《祖国新貌》。这次改版是杂志片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杂志片的摄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祖国新貌》的任务是反映新时期在社会主义祖国各个方面的新面貌。它由黑白片改为彩色片，由七天一号改为十天一号，样式上仍然是由五个主题（或多或少）汇编为一号。不过，由于电视的发展，“新貌”不再报道时政新闻。79年第三期内容有：一、把好质量关（福建）二、农村飞机（黑龙江）三、农村班车（安徽）四、王小五学雷锋（湖南）五、治类风湿的医生周承明（湖北）六、羊城药展（广东）。

“就这些？”萧子山失望的看着播放目录，“这些玩意谁要看？”

“你别不知足，这能有什么新片源？你还指望用这个看大片？”

“一时半会也还能凑合，以后怎么？翻来覆去的看？口水不把你喷死！”

“那你说放什么？”席亚洲泻了气，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实在有点太老了。

“先上投影机。以后慢慢想办法。”萧子山想了想，“我记得赛璐珞这玩意不难做，能量产电影胶片之后想办法把节目转录到胶片上吧。”

“只好如此了。”

于是又商量的除夕放映的电影内，萧子山调出了资源目录，在充分考虑了大家的喜好和除夕的节日气氛之后，选定了三部不同的片子。

罗铎正在广场上漫步，今天是除夕，他没有参加“临高一日游”。登陆这些天来，他凭借自己强大的人肉资料索引器功能，成功的混入了情报资料组。他在情报资料组的角色差不多是图书馆管理员，负责登记和查询各类资料。这份工作开始还让他有种身居要职的感觉，许多组长和

执委都要请他查询资料，甚至还向他咨询各种建议。但是时间长久了，这样的文案工作也不免乏味，就申请加入了民兵，平时不上班的时候带着枪巡逻放哨，算是一种调剂。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在年后的组织机构调整中调到将要成立的情报部门工作，自从看了《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他就很迷恋这些。除了现在日以继夜的查询学习相关资料之外，他相信自己目前在民兵服务的资历会在日后工作调整中增加一些砝码。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12集电视电影，上映时间：1973年。在苏联播出时竟出现万人空巷、影院上座率和犯罪率骤降的奇特现象。该片被人们誉为“非凡的影片，它甚至使那些惯于吹毛求疵地把影片同历史进行对照的人，也不由得倾倒在影片的魅力。”编导出色地把纪实手法与艺术虚构融合在一起。影片围绕1945年3月在瑞士伯尔尼和洛桑进行的谈判

即英美盟国背着苏联与法西斯单独媾和的“日出行动”进行。影片故事情节以施季里茨调查法西斯上层人物与西方秘密谈判媾和为核心，却又以他与德国党卫军的周旋以及党卫军内部的斗争为线索，剥丝抽茧、层层推进，全片不见“历史瞬间”的快速闪过，而是以慢节奏细腻展现主人公的斗争历程，使纪实性、戏剧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统一。

“注意啦，注意啦，”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晚上7点在百仞电影院放映除夕专场电影，不凭票进场。内有顶级猛片，少儿不宜，刚交上的女朋友不宜，欲推倒女朋友和老婆的不宜。”

喇叭里忽然传来了怒吼声：“你胡扯什么！”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声音，接着一切中断又是“恭喜恭喜恭喜你”的曲子了。



《恭喜恭喜》：是全球华人所共知的听了唱了千百遍的贺年歌曲，发行时间，1945年原唱姚莉该歌为陈歌辛（陈钢的父亲）所作。后来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邓丽君、卓依婷、张小英、林美惠、韩宝仪、谢采妘、高胜美、罗宾、钟盛忠、雁卿、陈良全、江家荣、焦恩俊、罗时丰、刘紫玲、刘清滨、夏日风采、张帝、小萍萍、四千金、唐嫣……

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HSa8>

这个插曲把他吓了一跳，大概是谁在恶作剧吧。不过放电影的事情他是听到了。

至于会不会放A片他倒不感兴趣，情报资料组里的电脑用电是不受

配额限制的，想看多少电影都成。但是老看A片实在太空虚了：就算女优再多，叫得再淫荡，再怎么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也毕竟是个虚幻的影像，怎么比得上活生生的女人呢？罗铎不由得又回忆起过去的交往的女友们了。

他盘算着年后分“生活秘书”的时候怎么自己搞一个。有内部消息传出来：从广州买回来之后分到“卫生学校”学习的女人除了少数会转为专职护士之外，多数就要结业，之后就是分大家做“生活秘书”了。当然这不会人人有份。而罗铎已经看中了里面一个叫“郭芙”的女孩子。

第一百四十五节 贺电

为了放电影。前几周工程部门就在百仞城里的选了块地，沿着山坡开凿出层层台阶，砖石铺砌，还装设了木制条椅。大约可以400人就坐，如果挤一些，坐500人也行。银幕是随16厘米放映机配套的，为了便于银幕支收，做了固定式的银幕架。考虑到长期放电影的需求，专门建造了电影放映室拉了电线。音源用的是电影放映机配套的移动式音箱，安装和收放都很方便。

梅晚特意在银幕的正对面修了一个贵宾席，上面做了出挑的雨檐。为了让电影院还能有其他用途，银幕架下建造了半圆形的舞台，不放电影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开会和演出。

电影开演前两小时，银幕前后就聚积了无数人头，许多人是抱着饭盒直接从食堂来的，电灯不够亮，临时挂了几盏汽灯，照得一片雪亮。家庭户们一个个成双结对，有孩子的还拖着孩子。食堂在电影院旁摆上了摊子，免费供应果汁和槟榔，此地能够供消遣的食品也就是这个了，一副熙熙攘攘和谐社会的模样。

这个新造的露天电影院音乐响起时，嘈杂的人声顿时消失，大家都屏声静气的等着。银幕上显现出片名：“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由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系列动作片，该片由沃卓斯基兄弟执导，基努·里维斯、凯莉·安妮·莫斯、劳伦斯·菲什伯恩等主演。影片共三部，为《黑客帝国》、《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分别于1999年3月31日、2003年5月15日、2003年11月5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尼奥在一名神秘女郎崔妮蒂的引导下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墨菲斯，三人走上了抗争矩阵征途的故事。

众人绝倒，这算讽刺还是娱乐。不过就算是这样，大家还是看聚精会神，当基努里维斯在银幕上耍着cool的时候，许多在百仞城内的“职工”们也被这里震撼的音效吸引，悄悄的聚拢过来，当他们发现这里正在

演出巨幅的影戏”的时候，就没人再愿意把脚挪开了，还有人赶紧回去把老婆孩子叫来一起看。

随着“首长”们看前所未见的影戏的消息传出去，住在百仞公社里的职工和家属都纷纷跑过来。他们不敢走到里面坐在台阶上看，但是电影院是敞开式的，站在外围也能看的很清楚。

罗铎悄悄跑到贵宾席上，里面除了萧子山之外还坐着马千瞩和其他一些执委，文德嗣和另外一些执委则不在场。根据保护政要的一贯做法，是萧子山、马千瞩一拨人看前半场，然后才轮到文德嗣等人看后半场，不全体同时在场。

“马委员。电影院周围来了少职工和家属，人数相当多。我们要不要多动员一些民兵来警备？”

罗铎因为对电影兴趣不大，就自告奋勇的当了今天的百仞城警卫值星官。

马千瞩皱了下眉：“不用了，他们都是来看电影的，不用那么紧张。”

“我是怕万一。”

“没关系。既然是职工，应该都是信的过的人。”

“那好。”罗铎正在出去。萧子山叫住了他：“动员民兵就不要了，你让执勤的民兵多准备4号催泪弹。”

“好。我这就去办”罗铎用领导最喜欢的麻利爽快的语气应着，看到马千瞩没有反对，这才走了出去。

银幕上卡丽安摩丝正在空中飞舞，马千瞩说：“你对这些算是自己人的土著还这么戒备，以后的本地化进程还怎么搞。”

“满算为我们效劳最久的人也不过三个月，这里又不象现代社会里那样有很多信息来以查他们的底细，不的不防备着点。”

马千瞩嗤的笑了出来：“你这也算防备，用胡椒催泪弹？惨点。”

“聊胜于无么。”萧子山嘿嘿的笑了下。

来看“影戏”的土著人可没想这么多，白布上面出现的会动的真实影像和景色让他们即惊讶又好奇：一身黑长衣的西洋人在空中漂亮的转动身体，许多巨大而古怪的章鱼在空中飞行，高大房子，密集就好像山里的树林，还有浑身都冒着蓝色火焰的飞车……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但这些都象真一样——这一切让马蓬看如痴如醉。

根据剧情猜测，电影为《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

The Matrix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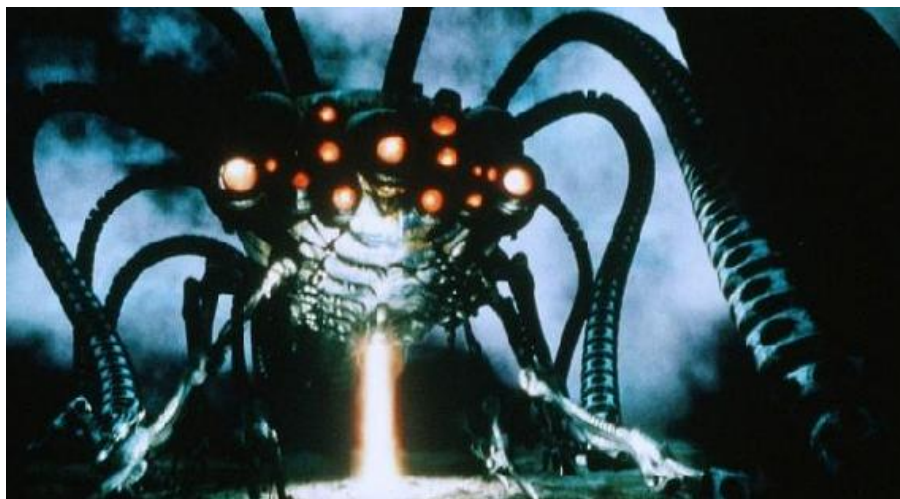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是2003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是沃卓斯基姐弟执导的《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的第二部，由基努·李维斯、劳伦斯·菲什伯恩、凯瑞-安·莫斯等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尼奥中弹复活后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他将带领锡安基地的人民，打响对机器世界的反击战。整个《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是尼奥探寻自己使命背后真相的过程，他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在上集打败密探史密斯、救出墨菲斯之后，尼奥随同亲密爱人崔妮蒂和其他战友一起，乘坐Nebuchadnezzar号飞船返回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据点——锡安基地。在那里，他们和其他自由战士们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墨菲斯的甜蜜冤家——奈奥比美眉。另外，基地的政治家们也上场了。就在这时，矩阵系统决定“先下手为强”，派遣了为数250000的电子乌贼大军，开始进攻锡安基地，积弱的基地防守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如此强大的机甲兵团，看来人类最后的香火也岌岌可危；当然，墨菲斯他们的飞船上有各种各样的资料，自然少不了中国那几本名为《左传》《史记》之类古籍的电子版本，尼奥他们一下便想到了“围

魏救赵”的良策，决定再次潜入矩阵，从内部破坏它，最后达到消灭机甲兵团的目的。



基努·李维斯躲子弹动作（动图）



《黑客帝国》机器章鱼

接着是恐惧的魔界，巨塔上都是星星点点的红色灯笼，每个灯笼里都有一个淹死的人，魔怪在巨塔间走动，长长的触手在黑色的夜空下挥舞。马蓬吓浑身发抖，这是修罗的地狱吧。

虽然效果极其震撼，但是古人的理解力并不差，他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种光影的效果，并不是真的。虽然不时有人想绕到银后面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班子在演这样逼真的“影戏”，但是没人做出疯狂的举动来。

“土著看电影好像很起劲么。”邬德因为知道许多公社里的社员都到电影院去蹭电影看了，怕发生什么问题，也赶来巡视。看到他们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看入神的模样，有些惊讶。

“他们看的明白这放的是什么？”罗铎有点疑惑。

“别说他们，我都没搞懂黑客帝国。”邬德说，“不过这些土著百姓就是纯粹看热闹而已。”

“他们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吧。好歹这还是李亚鹏国语配音。”

罗铎无意的一句话，引起了邬德的想法：看这子，电影对当地人是极有吸引力的，如果用电影作教授普通话的媒介，岂不是一举两得？眼

下公社里由张兴教牵头，每天晚上开夜校讲授普通话，但是收效不大。多数当地的劳工意识到要在“首长”这里混好，就的学会“首长”的语言，但是古代的临高话、福建话和广东话与21世纪的普通话毕竟差别太大。单词短句还行，想要无障碍的交流就很难了。

这个主意不错，邬德思量着，该他们看些什么片子比较好？

正想着，电影上的尼奥在说着他的经典台词：

.....

我能感觉的出。我知道你们害怕。你们害怕我们；你们害怕改变
我不知道未来。

我打电话不是告诉你们完事儿了。

而是告诉你们才刚刚开始。

.....

台词说完，电影也放完。因为知道下面还有，多数人伸着懒腰，等待着下一部片子。正在这时，只见丁丁快步登上了银幕下的主席台，一身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满面春风的模样，好像准备去参加谁的婚礼一样。

“在这欢乐的除夕，执委会宣传组、临高时报全体工作人员祝您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春节愉快！”他着话筒大声说道：“现在我们念几封贺电贺信。”

“百图村村委会及援建单发来贺信：百图村民自强不息，决心用我们的双重建家园，我们过的很好，有鱼有米饭，亲人穿越军还为我们建起了新房。”

听到丁丁声情并茂的朗读出的贺电，萧子山哑然失笑：这个时空也够神奇的。

“守卫博铺的海军博铺海兵连的官兵：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将以百倍警惕注视着海疆，时刻保卫穿越政权。”

“我驻外派遣站发来贺电：祝全体穿越众节日快乐。”接着银幕上出现了四个面孔上被打了码的男人，一起拉着一条横幅，上面用毛笔歪七扭八的写着几个大字“春节好”。

“海军丰城轮执勤哨的战士通过电话向全体穿越众拜年了：祝大家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盐场村村委会发来贺信：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盐场村村民饮水不忘掘井人，坚定不移的紧跟穿越总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

每念一条，穿越众们就会热烈鼓躁脚和吼叫，让四周围观的土著群众大惑不解，不知道台上那男人念叨的东西到底是啥，能让首长们都象

发癫一样。

最后的贺信是由海南妇女合发来的，除了祝大家节日快乐之外，还有新到大批槟榔可供选购的消息，这是李梅开始尝试独立找货源的一次尝试。

马千瞩感叹道：“说真的，还有点滥充数的味道。”

“嗯？”萧子山一间没反应过来。

“我期望的是某一年的除夕，听到的是真正的越洋贺电，从美洲、从马六甲、从非洲、从日本……从我们的殖民的海外基的贸易站和舰发来。”马千瞩说忽然动情了，居然有些哽咽起来。

“会有那一天的！”萧子山被他的雄心壮志感染，信心十足的说。

正说着，外面忽然起来奇怪的“嘶嘶”声。抬头望去，只见一道绿色的火焰正直窜入夜空，接着又是一支红色的。刹时间，星光灿烂的夜幕，划过一道道火箭的轨迹。电影院内外的人群，这意外的节目所吸引，纷纷发出“啊，啊”的赞叹声。

火箭越飞越高，瞬间在夜色中的爆炸。

宛如巨雷振荡天空，红的雪亮的火焰四射迸散，交相辉映，这是这个时空的人们从未见过的穿越者的烟火盛典，地面上的人们情不自禁的发出欢呼和掌声。

不仅是整个百仞城，县城和博铺的居民也都看到了这临高地面上前所未有的壮观一幕。许多已经睡下的居民纷纷从屋子里跑出来看这难得的西洋镜。

林深河和他身后的炮兵小组的同事们没有欢呼也没有鼓掌，但是他们同样兴奋，火箭终于被证明是可以使用。

“有效射高多少？”林深河问。

“最高的有550米。”

“能实用么？”

“可以，不过按说明书射高2500米才对。”

绚烂的烟火表演的真实目的是对炮兵小组刚刚试制出来的火箭进行的一次测试，当然为了配合除夕的气氛，在弹头里加了些有金属粉的燃烧药。

第一百四十六节 送温暖

电影和烟火把除夕晚的气氛推了高潮，电影院里还在放一部香港贺岁喜剧。此时或近或远的都传来了鞭炮的声音，马千瞩已经无意再看电影，起身出去了，他还有事情要做。

走到外面，邬德已经带着七八个劳工推着独轮车等待着，接着萧子山等人也来了，执委会的几位经常出露面的委员分头去“送温暖”。

随着穿越集团的摊子越铺越大，在很多方面都必须使用当地人。使他们保持对穿越集团的忠诚就成了件非常要紧的事情，执委会大体分了下工，分头去各个的方进行慰问工作。

王洛滨去得是盐场村，在那里坚持搞盐场农民讲习所的杜雯和驻盐场村的小分队带些年货去，顺便也把在新军中服役的盐场村的子弟的军饷、慰问金和信件带去。去大美村的是熊卜佑和杨宝贵，大美村的村民送去了一车盐和十几桶鱼作为慰问品，大美村在未来将作为农业部的一个重要畜牧基地，杨宝贵去踏勘一下当地的环境。这二股都是白天出，晚上就回来的。

马千瞩去得是医院。那里收治着在博铺战斗中受重伤的三十多个伤员。

百仞总医院里火通明，马千瞩进去一看，现所有的医生，包括兽医杨宝贵同志在内全部在医院内，没有一个去看电影或游逛的，心里特别感动，赶紧跑进值班室住时袅仁的手：

“辛苦了，时大夫！”

时袅仁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一看是马千瞩来了，赶紧说：“马委员辛苦！这么晚了还到医院来视察？”

“我是来探望病员的。”说着，劳工们已经把各种慰问品搬运进来。

“执委会考虑很周到。”时袅仁本来还想提醒下执委会，现在看起来，执委会想得还挺全面，“你这一来，对伤员的情绪稳定有很好的作用。”

“怎么？有情绪？”

“我不是报了伤员情况有十个人是肯定残废了。”时袅仁摇了下铃铛，外面进来一个低眉顺眼地女子，穿着卫生部护土地浅蓝色布护士服，无檐圆形软帽，胸口是蓝色地蛇缠橄榄木徽章——卫生部门决定不用红十字作为标记，这里有太浓地宗教意味用卫生组织地标记。护士服选用蓝色则是考虑到民俗，免得刺激伤员，吊丧才穿全白的呢。

“给马委员沏茶。”

女子低声应了一声。出去了。不多会马千瞩端来了一杯热茶。

“这是谁？不象分配你地卫校学员么。”马千瞩还是很有警惕性地，

眼前这个女人年龄在三十五六岁，这点年龄地女性都是被分到公社地劳工部门去地。

“这是吴南海的女人，”时袅仁不经意地说，“她还有个女儿，现在还在农庄里，我把这女人要来的时候，这家伙还不肯！”

“什么？”马千瞩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吴南海他很熟悉：胖乎乎，慈眉善目一个标准的好人，居然搞母女双雕？果然人不可貌相。

时袅仁见他满脸惊讶，意识到他会错意了，忙解释道：“是从吴南海的农业部门要来的，就是几个月前吴南海叫张兴教从苟家庄捡回来的一对母女。”

“噢，是她们。”不说的话他都忘记了。仔细看了一眼这个女护士，虽然身材单薄，眉眼倒也清秀。

“现在住院部里，有新军的伤员17人，劳工伤员8人，有10个人是肯定残废了。”时袅仁说，“这些人情绪很差。还有个小战士，一直哭着说为什么要救他，不干脆当场他一刀。”

“为什么？残得很厉害？”马千瞩觉得很奇怪。

“是个炮兵，半边脸严重烧伤，相破得很厉害。”时袅仁叹了口气，“我们这里没人搞整形的”

马千瞩点点头。

“残废的都有这样的情绪，没了腿没了胳膊的，都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如干脆死了痛快。”

“残废的，当然有我们养起来还有什么话好说的？”马千瞩一脸慨然。

“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时袅仁喝了口茶，“督公，象这样的政策待遇，为什么事先不和大家说明白呢？多影响士气。”

马千瞩有些惭愧：“没遇到的时候，都想不起来。”

“还好你们想得周全。”时袅仁松了口气，“正好你来了，我也一事不劳二主了，我们的药品问题，得尽快解决。”

“你有什么要求，说吧，年后开计划会的时候一并解决。”

“说实话现在本地能解决的东西太少了。这么下去医疗水平很难维持。”时袅仁说。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解决蒸馏水、医用酒精、棉布绷带和脱脂棉的供应。棉布绷带严格的说只是代用品，并不能和纱布相提并论，脱脂棉还是上次李迪做硝化棉的时候顺带做了一批。

“这些东西叫工业部门去搞根本不合适，他们对医用产品完全没概念。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归口在卫生部管理的医药用品厂。”

“行！”马千瞩知道这要求很合理，痛快的答应了。

“还有就是玻璃器材问题。”时袅仁说，“制药厂会需要大量的玻璃器材做为生产药品用的器材。希望到时候执委会能够多向卫生部倾斜。我知道玻璃以后是我们的敛财项目，但是如果能量产现代抗菌素的话，杀伤力比玻璃杯和镜子都要强太多了。”

“你说什么？量产抗菌素？”马千瞩激动起来，在这个时空里有了青霉素，就象和有了原子弹一样。有了这个穿越众就有无可比拟的医疗优势，可以用现代医疗手段渗透和改造社会的各个层次。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不发达地区传教，所用的手段无非是两个：教育和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没错，抗菌素。”时袅仁肯定的说，“卫生部有许多菌种，但是现在条件有限，还不能大规模的培养量产。”他仿佛看出了马千瞩的想法，“其实不光是抗生素，还有很多药品的制造也不难，到时候我们来个医药下乡活动”



医药下乡活动

“不错不错，群众缺医少药，他们也最需要这个！”马千瞩兴奋的站了起来。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本来的目的，“走，带我去看望伤员吧。”

马千瞩依次走进几个病房和住院部，虽然身在17世纪，条件简陋，

但是整个医院的建设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医院是二层的环形结构楼房，中间有个露天的中庭，中庭里铺设了青砖，还有长椅，病人可以在这里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住院部设在后面的楼里，地面上全部铺着木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墙壁用白色的石灰涂得雪白，病房是四人一间，而且比较奢侈的是每间病房里都有电灯照明这是为了便于照顾和观察。

马千瞩先慰问了轻伤员，他们送了慰问品，也没什么特殊的東西，毕竟这里即没有罐头也没有保健品，连糖果都没有。送得是盐票和米票，用个红纸包着。伤员们拿了都喜笑颜开，他们虽然受了伤大难不死，又没缺胳膊少腿，在这里好吃好喝的住着，有“首长”大夫看病，还有年轻的“护士”照料细心周到，真是地主干都不换。

残废病员的区域就显得死气沉沉了，马千瞩给大家了红包，却看到病床上的人个个面色黯淡，很久才有人吭气道：“谢谢首长们的善心，给俺们治伤请人好吃好喝的照料。等俺们能动弹了，马上就走。”

“走？”马千瞩一愣，马上明白这些残废的伤员以为自己的红包是遣散费。不由得心中五味杂陈。莫叫英雄流血又流泪，这些人也许不是英雄，却是为了穿越集团的才受伤落下了残废。

他举起双手，大声说：“大家不要胡思乱想，”马千瞩满面诚恳地说，“你们为穿越集团受了伤，落下了残废，穿越集团就养活你们一辈子！不仅是养活你们，还要让你们活得光光彩彩的！”

几个伤员听到他这么说，眼神稍稍一亮，又黯淡下去，那个半边脸包着布的小战士说：“我的脸都坏了，以后有谁还愿意嫁给俺？”

“有得，一定会有，”马千瞩斩钉截铁的說，“真找不到愿意的，你买个黄花闺女当媳妇！”

说完这话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太禽兽了。要是小杜在的话，非得飞起撩裆腿不可。

“真得？不骗人？！”

“我们穿越众说话，什么时候骗过人？”马千瞩气很粗，“不光是你，所有残废的兄弟，都给你们娶上老婆，盖上房子，过上好日子，说话算话。”看到大家还有些疑惑，他干脆来了个赌咒：“如若不是，天诛地灭！”

“俺的手还是好的，不用你们养活，找个能坐着干的活就成！”有人说了。

“我虽然只是一只胳膊，赶个车什么的也行的。”

.....

众伤员七嘴八舌的表达着自己不吃闲饭的决心，气氛热烈起来。这让马千瞩心中一阵激动：多好的同志啊，果然劳动人民的心灵是最美的。不过怎么安排残废军人工作的问题还没有定案，自己也不便乱说，

便赶紧又举手说：“大家的意见，我们都会考虑，一定能让大家的过上安稳日子。你们现在唯一要做得是安心养病，穿越众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邬德带着几个人从计委那里领到了送温暖用的东西。他心里早有打算，公社里的人多，自然不能家家都走到，但是去哪些人家他是早想好的了：那些光棍和外地来的，无家无业，举目无亲，过年对他们来说就分外凄凉了。

单身宿舍里，多数人还没有睡觉，他们还延续着“守岁”的习惯，在屋子里点着油灯，喝点小酒，不时侧耳倾听着远处的鞭炮声，邬德的出现让大家感到惊讶，想不到这除夕年尾，万家团聚的时候这位公社的最高官长会来宿舍看他们，连已经睡下得人也被人叫了起来。

邬德看到林兴也在，这个副社长也是个举目无亲的光棍，他今天特意换了一身新衣，床边还贴了张年画，倒有些过年的意味，笑着说：“你这里倒还有点过年的意思。”

“小人十四岁就出来扛活了，”林兴笑着说，“苦中作乐罢了。没个家，也得自己当自己有个家。”

“好，说得好。没家也得当自己有个家。”邬德看着这群睁着惊讶的眼睛望着他的公社社员和劳工们，“大家既然都在百仞公社讨生活，这里就是大家的家了。来，我们喝一杯。”说着把随身带来的酒坛子打开，“都满上，大家一起喝一碗。”

酒是从外面送来的糯米黄酒，入口味甜，度数不高。对邬德来说完全不在话下，酒一下肚，原本有些拘谨的劳工们也渐渐活跃起来。邬德乘势把带来的各种慰问品都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好东西，不过是些槟榔、小鱼干、晒的地瓜条、葵花籽之类的东西。不过即使这样也已经让大家够感动的了。除夕夜里，短毛大长还能来看望他们这些苦哈哈的扛活粗汉，不说送吃得，光这面子也够！地主扛活的时候哪有这样体面的事情。

从集体宿舍出来，他又带着人去了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各家各户送上一张5公斤的米票，一张一匹布的布票。按规定社员的老人和孩子不能派工的是不享受食堂伙食的，虽然劳工可以按照赡养关系获得额外的工分补偿，但是日子总是过得要比普通人要紧张。

“林兴，你说那些孩子多，孩子又小的家庭，吃得饱么？”邬德走完最后一家，在回来的路上问。

“能吃饱，就是吃得差一点。”林兴很坦率。

“噢？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券应该不够买这么多粮食的吧。”

“顿顿吃干米饭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每家有自留地，种些红薯什么的，搭着吃，也够了。”

“这样还是太苦了。”邬德觉得这样对劳工们还是过于苛刻了。

“不苦啊，”林兴有点奇怪，“种红薯用不了什么劳力的，三四个月就能收不少，过去大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红薯稀饭就算好伙食了。”

第一百四十七节 夜谈

林兴一时间没闹明白邬德长是什么意思。孩子们长的瘦，这不正常的事情么？只有财主、大官才胖，老百姓历来都是瘦子。孩子瘦些也没什么奇怪的。

邬德想的却不是这个，他从刚才看到的这些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这些孩子的身体素质实在堪忧。他主管劳动力事务，对劳工的身体素质再清楚不过，大多数刚招来的劳工，虽然力气不小，又吃苦能干，实际都是以透支生命力为代价的。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根本不足以满足这样繁重的劳动。所以他在伙食供应上总是尽量从优，很大的程度也是为了让这些长期慢性营养不良的劳工们能健壮起来。

现在，成年人是健壮起来了，儿童又在走营养不良的老路，这样下去国民的体质不就始终提高不了了么？

联想到最近招募来的士兵的素质也是够差的，如果未来要和以蛮力之勇著称的野猪皮们战斗，这样的身板他还真有点担心。

邬德觉得，现在的食物配给制度可以在年后完全取消，彻底采用货币分配制度不过这要看金融财政部门打算采用什么用的货币政策了。程栋最近一直在做调查，年后将会推行全面的货币改革制度，到时候用工制度和民政制度也会做一些改进。

回到自己在公社的屋子——他的住所在百仞公社大院里——是个套间，外面一间是办公室，里面是一间卧室。墙壁刷得雪白，还贴了一张《人民海军保卫祖国海疆》的招贴画，上面的C37型反潜护卫艇是他当年服役过的船型，看着就很有亲切感。





037级反潜护卫艇（北约称海南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的中国设计制造的猎潜艇，用以取代苏联的**SO-1级**猎潜艇。早期的型号装备有**高平两用Mk.26 76.2毫米舰炮**和**苏式RBU-1200反潜火箭发射器**。但这些装备在后来生产的舰艇上被**66式双57毫米火炮**和**81式反潜火箭发射器（仿RBU-1200）**所取代。并且使用新型雷达已经取代原来的老式雷达。除了反潜任务外，这些简单而有效的舰艇也能够执行类似于布雷和巡逻等多种任务。超过**70艘**建成，并作为猎潜艇服役，目前这些舰艇被转移到储备状态。有部分出口到**孟加拉、埃及、朝鲜、巴基斯坦和缅甸**。**037型**的一个发展型号是简化后的**206型炮艇**，被出口到**阿尔及利亚国家海军**服役。

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海军服务呢，公社书记真不好当啊。

屋子里初雨没有睡觉，还坐在那里等他。见他回来，紧过来又是打水给他洗漱又是沏茶的。见他有些疲乏，赶紧跪下来为他脱鞋洗脚。这封建社会的女性这点还是不错的，邬德过去还有点不习惯这样的服侍，现在却习以为常了。

给他换了一双草编拖鞋之后，初小声问：“老爷要吃点宵夜么？”

“不用了，太麻烦。”邬德知道食堂里的宵夜无非就是些稀饭咸鱼而已，他一点兴趣也没有，还是找个机会约上几个人去打猎吧。听社员们说过高山岭上能打到野猪和鹿。野猪他没兴趣，鹿肉不错，而且那地方野鸡、野兔也不会少。北美来的几个好像都是狩猎爱好，就约他们去。

想到打猎就想到了枪，自己二支枪也好久没擦了，现在他还不不想睡觉，干脆擦下枪好了。办公室里有个开会用的桌子。他开了电灯在灯光下把自己地54式手枪和56半都放在桌子上拆开。零件都放在一个纸盘里。然后从随身地挎包里拿出56半的小油壶和一小团棉纱，开始保养武器了。



56半的小油壶

冬天的海南夜晚，温度也宜人在18度上下。海风微微吹拂，很清凉，几个月来临高滴雨未下。空气湿度也小了不少。

上岸的时候两支枪都在海水里泡过。海南湿气大，56半有八成新除了第一次反围剿地时候拿出来过之外一直密封保存在枪袋里。所以状况不错。54是老枪了，跟了他十几年了，现在已经隐隐地泛出黄锈来了。

正如某个革命导师所说：要象爱护自己地眼睛一样爱护武器。这话一点不假武器不随时保持在良好状态。那么使用时就要付出血地代价。邬德想起自己过去的一位弟兄是在抓捕逃犯时。手枪因为锈蚀不能发射而牺牲了。

退出两个54弹夹里的子弹。用瑞士军刀上的小起子顶开弹夹底的卡笋。让弹夹弹簧也晒晒太阳。否则弹簧锈了，弹夹也就废了。至于子弹。51式手枪弹是钢壳弹。锈了也报废了。现在子弹比钻石还贵。

初雨坐在他身边。呆呆地看他擦拭着武器。默不作声。眼睛却在忽闪忽闪地。一副饶有兴趣地模样。

“你也喜欢？”

“奴才不敢。”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说‘奴才’，我们这里不兴这个。”邬德说着端详了下子弹。

“嗯，初雨觉得这物件很精致，好像巧手匠人做得的首饰一样。”

把手枪零件比作首饰，还真是新奇，邬德觉得有趣。

“这是杀人的利器，一枪打在人身上，命就没了。”

初雨没显露出害怕的神情：“不能杀人还叫什么利器呢？”

“说得好。”邬德笑着说，心里有些警觉，这妮子为什么对枪这么有兴趣？看来以后要多加注意武器的保管了。

“老爷教初雨打枪好吗？”

邬德惊得差点把子弹失手掉地上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学这个做什么？”

“很威风呀，就好像那些女长一样。而且你睡觉了我好在旁边保护你。出门在外，你看不到的地方我帮你看着，有人要乱动就开枪打他。”

邬德哈哈大笑起来：“你要当我的警卫员？”

“当丫环当警卫员什么都好。”

邬德想这女孩子还真得非赖上他不可了。要说他对着一个少女一点想法也没有那是自欺欺人，他毕竟也是壮年男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

四眼相对，正在徘徊斗争的暧昧中。院子里忽然响起了人声：“阿德在吗？阿德在吗？”

初雨愤愤得冲着外面看了一眼，转身迎了出去。过了片刻，她回来禀报：“是陆军的人来见老爷，见不见？”

“当然见。”邬德想我们现在还没到可以对自己的兄弟摆架子的地步。不过他有些奇怪，除了陆军的几个头子，他对陆军并不熟悉，为什么要来找他呢？

自顾自的继续擦子弹，外面传来声音：“阿德在擦拭武器啊。”

抬起头，从屋外来了个二十多的小伙子。

“嗯，根据条令，武器要定期保养的。”邬德干着手里的活有一句没一句的回道。

“我叫魏爱文，”来人说到，“要帮忙吗？”

“你教导营的一连连长吧？”

“没错，没错。”

“好啊，坐吧。”邬德说。

魏爱文在他身边坐下，从他坐下的姿势看，肯定在部队呆过。

魏爱文拿过56半，熟练的从枪托里掏出随枪附件，拔下通条装好枪管刷，从油壶里蘸点油，开始通起枪管来。

“好了，保养完毕。”随着稀里哗啦一阵，一支崭新的56半出现在魏爱文手里，子弹也擦得干干净净，码在一边。

“你这56半是新枪吧，虽然不是新开油封是好象从来没用过，对了，这枪校过吗？”他举起枪，往窗外的远处瞄着。

“校过的长时间没打过了。”邬德回了一句。

“不过，你手里的家伙倒是经常用的嘛。”

“老兄眼光毒啊，怎么看出的？说说。”邬德来了兴趣。

“这还不简单，你的54手枪，烤蓝都快磨光了，还有那照门也磨得亮光光的把子上还缠了那么多电工胶布，不经常用哪来这些。”

烤蓝：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这种工艺主要是减缓铁器的腐蚀速度。

“好眼光！”邬德赞上一句最后一子弹压进弹夹，装好把枪插进腋下的尼龙枪套里。

“你这枪套不是制式的。”

“嗯，花10块网上买的来是装老二大黑星气狗的，不过再凑合也比那牛皮套子好，再说，咱什么时候给左撇子配过枪套啊。”

“哈哈……”

有了心爱的武器作为谈资，两人一言我一语的说着，气氛热络起来。

“除夕夜你跑我这里来不是特意来帮我擦枪的吧？”邬德开门见山。

“嘿嘿，”魏爱文讪讪的笑了笑，“我是来开后门的。”

邬德不解：“开后门？”

魏爱文这才吐露真言，原来陆军眼红海军的生活享受，也想自己搞个基地。自从席亚洲因为在吴南海农庄休养时偷吃了里面的两只鸭子被驱逐之后，示范农庄里陆军已经成为过街老鼠，所以眼下只能积极活动筹建自己的陆军俱乐部。选址和材料都已经找好，设计施工方面也和梅晚谈妥了。现在就是缺少人手，希望邬德派些劳动力给他们。当然，这种帮忙是私下的执委会眼下是不会为这样的非必需工程调配人力资源的。

“说到劳动力，难道你们陆军会缺人？”邬德严重的表示怀疑，陆军眼下可有四百多人。而且都是训练过的士兵，组织性、协调性比他这里的劳工强多了。

“还不是席胖子！”魏爱文咬牙切齿道。看来席亚洲的罪行还不止偷吃鸭子这么简单。

原来席亚洲在远征百图的时候为了躲避徒步行军，用让部队给吴南海干活为代价换来了农庄的马，他自己倒是威风凛凛的骑着“阿澜驰”臭屁了一回，现在整个教导营除了执勤训练的人之外，都给拉到农庄上去给吴南海挖沟去了。闹得陆军连劳力都派不出。

靠，正经事不干，吃喝玩乐的事情倒是样样上心。邬德心里骂了一句这种风气。不过想想也情有可原，人性的弱点么。再说海军过得这么舒服，陆军不平衡想找回回来也是正常的。

“席亚洲怎么自己不来？”邬德说。他和席亚洲的关系要深得多，和魏爱文并不熟悉。

“他？不知道又在和哪个小妞交流感情呢！这个花花公子！”看得出魏爱文对他的营长也是颇为不满的，“陆军这么多人，我看也就我和张柏林两个傻冒在起劲！”他愤愤不平的说。

还真别说，你们两个就是有点精力过剩了。邬德心里评价道，但是这话不能当面说。他考虑了下，觉得还是满足这个要求比较好，平衡下海陆军之间的关系总比激化好。

“好，我给你派一百人。不过话得说在头里，都是些壮工，没技术工种的。”

“这个没问题。”魏爱文听他答应了，喜上眉梢，赶紧说，“我们和梅晚说好了，技术工由他负责。”

“什么时候要用？”

“年初三开始，连续一周。只能在假期干”

“好的。那就年初三，不过施工期间的伙食得你们负责。”不用说，陆军给吴南海帮忙，伙食肯定是吴南海出的，但是计委分给陆军的伙食则不会少给，这笔节约下来的口粮收入大概就是陆军搞的小金库来源了。邬德想这类漏洞还是要提醒下计委。

“行，行，”魏爱文兴奋的说，“阿德你真够朋友！不亏是部队里锻炼过得。”

“你也当过兵？”

“我在武警干过。”说到在部队服役的经历，魏爱文当过二年武警，是个特等射手。

魏爱文感慨着说：“原来你是海军啊？我还觉得你不象呢。你看这里的几个海军，装腔作势的厉害！”

“不能这么说，海军本来就是一个很讲礼节和规矩的地方。”邬德本来想找何鸣谈谈海陆纷争的问题的，眼下来了陆军少壮派之一，他正好抓住机会好好谈谈。

接下来的几分钟内，邬德运用着他在司法部门学会的一套心理战术，和魏爱文谈着海陆军的区别，它们彼此的优点和互相依赖的关系。

特别指出，在海南这样的环境下，海陆联合作战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作战方式。

魏爱文明显心不在焉，邬德觉自己的教育没起到啥明显作用，比较失望，正说着话，忽然有人打电话给魏爱文，说连里刚把给战士的东西派完，问是不是同意让战士守岁，还是要他们马上睡觉。

“叫大伙都早些睡觉吧，愿意守岁的也不拦着。警戒要做好。”魏爱文毫不在乎的回答，“要我说得开个联欢会，但是现在排长们都去看电影了，谁来组织？”

邬德望着魏爱文问：“你没有到自己连里去看看？”

“我本来说要去的，可是因为席营长白天就溜号了，马总长又不在，除夕的事情特别多，我是基准连连长，营里的事情都是我在处理，腾不出工夫，准备明天一早去。现在三个连里只有游老虎和东门吹雨在。”

邬德沉默片刻，说：“听说你们连是搞政工搞得最好的？”

第一百四十八节 魏爱文的新年晚会

“是，一点不含糊。”魏爱文有些得意的说了忆苦思甜大会的事情，还特别把王涛的本事也夸了一番。

邬德笑着点点头：“小魏啊，我虽然是个海军，可好歹在PLA里呆了十几年，我倚老卖老，可得说你几句：你这么搞政工是歪路子。”

“忆苦思甜是歪路子？！”魏爱文的脸一下就红了，满面不服气。

“忆苦思甜不是歪路子，但是你那个叫‘术’，”邬德说，“从技术上说，你和王涛两个配合的很好，一时间也收到了效果。但是搞政工，还是要用心去做得。”

“难道我们不用心么？”

“所谓用心就是平时要多关心士兵群众，多关心他们的疾苦。”邬德带着责备的神色说：“你应该多想想这些当兵的，不少都是孤儿出身，家破人亡，没有亲人，过年过节能不难过？有的是从大陆逃荒逃难过来的，亲人还在家乡，也不知道个死活，你没见过当兵的晚上偷偷流泪？新兵想家你总是知道滋味的吧？逢年过节要特别体贴他们。你以为给他们吃顿好吃的，发点米票盐票就是关心人了？”

魏爱文点点头：“我明白了，实际就是要多做感情投资。”

“投资这话我不大习惯，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意思。”邬德说，“当兵的认你是个好主官的，打起仗来叫他们趟地雷不用说第二声，帮你挡子弹都不会皱眉。你要平时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打起仗来他们就意思意思了。要是你对当兵的不地道，吃黑枪也有份。”

魏爱文说：“我刚重新兵下部队的时候，班长还给我洗脚，我觉得特别扭而且那班长也很不地道！”

“那班长和你现在犯的是一个错误，”邬德继续他的政工教育，“班长给兵洗脚，这是关心新兵的一种体现，但不是洗脚就是关心新兵。你们班长平时对自己的兵不好，光学来个洗脚有什么用？平白无故的洗一次脚，兵就信你服你了？这叫形式主义。”

魏爱文一席间觉得受益良多。诚恳地说：“阿德。你经验这么丰富后可得多指点我们啊。”

“我有什么好指点地。军队一定要讲团结。”邬德说“你去忙吧。”

“好。我这就去下部队。反正咱也是光棍一条。除夕没什么事。那初三派工的事情？”

“忘不了。你放心就是。”

魏爱文一走，邬德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躺在床上续考虑年后的用工体制改革问题。这里又涉及民政管理方面。萧子山的内务民政委员会现在对当地人的管理是一概不过问。这样的管理体系有点乱，还是应该

统一起来。办一所正规学校的事情也得赶紧提上议事日程，在公社里的许多孩子都没书念。买来的孤儿要教育，公社的孩子更要教育，他们是我们的未来……。邬德想着想着睡着了。

魏爱文在路上打了个电话给东门吹雨，要他组织下全营的官兵开个联欢会。

“好啊，这就开。这群兵本来就守岁无聊，在玩倒立翻跟斗。对了吴南海刚给营里送来了四五篓子福橘，说是给当兵的干活的慰问品，我给你留了三斤”



福橘：是福建产的橘子，中国民间有过年吃福橘的民俗。福橘上市期在农历春节前后，由于色泽鲜艳红、果香汁甜，又与“福、吉”谐音，寓纳福招吉、福寿吉祥之意，备受群众喜爱，成为春节活动的重要角色。

“不要给我留。东门你这可不好啊，搞特殊化，”魏爱文还沉浸在被邬德教育过后的崇高感之中，“官兵一律平等，按人头平均着，先当兵的，再给军官。”

“靠，你来真得啊？行，那你就最后一个拿吧。”电话里传来东门的笑声。

“没有也无所谓，你小子别拿着陆军的橘子去拍马大的马屁啊。”

“放心，要吃橘子就快来吧。”

新军的联欢会场设在操场上，这就充分体现出海南天气温暖的好处来了。居中生起一堆火来，营房的墙壁上还贴了不少红色的春联、年画之类。除了已经睡觉的人之外，士兵们都围坐在火堆边。场地里的军官只有东门吹雨和游老虎两个，魏爱文还意外的发现了罗铎，他戴着警卫值星官的袖标，身上背着枪。士兵们都嗑着瓜子，啃着地瓜条干，吃橘子，在开心的听王涛说书。

东门吹雨看见魏爱文来了，丢了一个橘子给他：“你也来啦？欢迎！欢迎！”

魏爱文冲着东门笑了笑，又啪的一个立正，气派十足的向士兵们敬了一个礼。闹得当兵的忙不迭的都站起来回礼。

“坐下吧，大家继续玩。”说着他扫了人们一眼。觉得邬德的提醒真的很对。如果按自己说的，叫大家回去睡觉或冷冷清清的守岁，哪有这么热闹的气氛。

王涛刚说完一段《官场斗》，这是刘宝瑞的经典评书，作为业余的评书爱好，他下的功夫相当大。

官场斗

刘罗锅巧对乾隆
智斗和珅



邢文昭 编著



著名相声大师
刘宝瑞

长篇传统单口相声文本
邢文昭演出本

中国城市出版社

B

《官场斗》：又叫《满汉斗》、《金殿斗智》、《君臣斗智》，是“八大棍儿”之一。来源于长篇竹板书《刘公案》的片段，大约成书于道光年间。前辈相声艺人朱绍文（穷不怕）常说的《乾隆爷打江南围》，即是此段的前身。清末阎德山、李德钗（万人迷），对之又有较大发展，“可连说数日”。后经张寿臣及马桂元整理修改，开始定名为《满汉斗》。传至刘宝瑞、王长友、刘奎珍、冯立樟等人，对此段也作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刘宝瑞的艺术特点是“评”、“叙”细密，幽默风趣，表情微妙，朴实无华，与同辈演员常宝堃、侯宝林名声并列，艺术上各有千秋。尤其在单口相声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甚为突出。

当然此时此刻，不要说乾隆，就是乾隆的爷爷也还不知道在哪。所以除了把一些清朝色彩明显的东西给改成明代的之外，什么乾隆、和、刘之类的他一概都没改，就作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王朝里生的故事。当兵

的听得都很入迷，告一段落的时候，大家还不放过，要他继续说下去，王涛谦虚的摆摆手：“好饭不能一顿都吃了，我们还是请魏连长来一个吧。大家鼓掌欢迎！”

响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至于鼓掌的姿势就什么样的都有了。毕竟对他们来说这还是新鲜事物。

魏爱文也不推测，走到地当间，咳嗽了一声，他过去也是KTV的常客，连队的文艺骨干，会的歌曲不少，不过流行歌曲太软绵绵，还是来个军歌吧。他想起自己过去很喜欢唱的《草原骑兵歌》，先回忆了下歌词，哼了一遍，剔除更换掉某些不合适的地方，才唱了起来：



《草原啊草原》：《草原骑兵歌》（**Steppe cavalry song**），又名《草原啊草原》、《田野啊田野》，是一首蜚声世界的前苏联歌曲。创作于上世纪的**1934**年，维克多·古谢夫作词，列夫·克尼佩尔作曲，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男声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是前苏联大型音乐交响诗《共青团战士史诗》的终曲合唱曲，歌曲最初由哈纳耶夫、列昂尼德·乌捷索夫等歌唱家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剧院首唱，之后很快流传开来，亚历山大罗夫领导的工农红军红旗歌舞团将其作为保留曲目并使其名扬天下。本歌以合唱演出形式最为壮观，从由弱渐强到由强减弱的起伏感能给人造成深深的震撼，也能充分表现出苏联当时辽阔的土地和对这个国家的无限活力的赞扬。歌曲创作当年即在全苏共青团歌曲比赛中获大奖，后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影片《解放》选为插曲。本歌作为经典歌曲，早已传出苏俄国界，流传世界各国。著名的美籍英国指挥家黎奥波德·斯托柯夫斯基称赞其为“**20世纪最好的歌曲**”。

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HOJE>

草原呀草原呀，

辽阔草原一望无边！

英雄们骑马飞过草原，

哎嘿士飞奔向前。

哎嘿，战士飞奔向前。

姑娘，请观看呀

我们前面大路平坦，

看，这条大路多么遥远，

哎嘿，一路之上歌声不断。

哎嘿，一路之上歌声不断。

路上呀，

我们四周田野宽广

这都是我们的农庄，

哎嘿，到处一片新的景象。

哎嘿，到处一片新的景象。

但我们看见呀，

地平线上硝烟漫，

敌人们躲在森林那边，

哎嘿，好像乌云遮蔽青天。

哎嘿，好像乌云遮蔽青天。

姑娘放心吧，

我们准备迎接敌人，

看，骑兵纵马飞奔，

哎嘿，步兵冲锋前进。

哎嘿，步兵冲锋前进。

哎嘿，穿越政权率领我们。

哎嘿，穿越政权率领我们。

这歌曲原是苏联作曲克尼贝尔第四交响曲《共青团战士的史诗》的终曲合唱。词作是年轻诗人古谢夫。他们俩合作的这一作品1934年在全苏共青团歌曲比赛中获奖。不久，国内外许多合唱团和歌唱家开始传唱。

这歌曲即有歌的雄壮又有浪漫色彩，还有保卫新生政权的豪情，非常的应景。从士兵们热烈的掌声里，他知道自己唱得非常成功，看来以后在部队里可以推行这歌曲。

魏爱文唱过歌，下到人里，游老虎直拍他的肩膀说唱得好。又悄声

正想着，初雨端来两个福橘过来，在他面前跪下：“初雨贺老爷新春万福。”

“起来起来，拜年就拜年嘛，”邬德有时候挺吃不消她这套的，接了橘子。拿橘子拜年，这应该是潮汕一带的风俗。

初雨却并不起来，笑嘻嘻的说：“拜年也不给利市啊”

“好好，给你。”邬德昨天就准备了不少新年的红包，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少，每封不过一张一斤的盐票而已。但是当地人受广东的影响很深，颇为讲究这个。

看到初雨兴致勃勃地在屋里忙前忙后，他笑而不言，一缕乡思浮上心头，在肚里说：“唉，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功成了，回故乡看看。”

转念一想，就算马上占领了广东，这个时空的家乡也和自己的家乡是没什么关系的。

望窗外，天还只有麻麻亮。外面就有公社的干部们来给拜年了，接着又出去到公社里相熟的人家去走走，到集体宿舍里去看看，新年里食堂给大家开的早饭都是包芝麻馅的汤团。邬德四处看了一眼，没有人家有过得不得的样子，这让他相当畅快。

早饭后，虽然是放假，但是也没什么好玩的。邬德照例去各个工地走走，这些工地现在都依赖着公社的劳动力供应，按计划，砖窑、采石场这两个部门是不停工的，由劳教队负责继续生产。另外就是博铺的百图村村舍工程这个村主要进行造船工作，所以住所依旧安排在博铺这个港口，村名还是叫百图。邬德没有要车，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袁秋实，沿着公路徒步往博铺去查看工程的进度。

到建筑工地一看，文德嗣和建筑部门的几个人正爬在堆得高高的河沙堆上指点江山，似乎是在讨论着什么。

“文总，早啊！噢，对了，给你拜年了”

“也给你拜年了！”文总在上面喊着，邬德看到上面还有建筑部门的头头梅晚和几个他不大熟悉的人。

邬德爬上河沙堆，文德嗣的手里拿着一张草图，正和建筑部门的商量着事情，探过头去，却是百图村的新建筑结构图。

“怎么？要改新村的建筑形势？”邬德看到这个结构和现在百仞公社已经造得那些标准民居不一样。

“百仞公社现在的A型标准民居有个缺点，就是防御力偏低。在我们的核心区没问题，象博铺这样的地方，还是要兼顾防御性能。还有个你们可能没注意到，农民不习惯住多层楼房，而且现在的A型房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晾晒衣物的需求。”

这种被成为B型民居的，所有的房子围成四方形的，一共分38户。每户有16平方米见方的二层，房顶另有1平方米的晒台和6平方米的小屋，结构有点象联排别墅。四角的角楼一层设有公用厕所。废水和排泄

物用管道通入沼气池。房子中间是方米的晒场，中间设公共水井。



联排别墅

这种建筑的一楼对外不设窗口和门户，只对内部的晒场开门窗。顶楼的晒台外缘有垛口。四角设角楼可供哨兵警戒。角楼里，可以放很多村子里的公共物资，如果有外敌倾入，大家就躲在住宅里面，有水有粮，可以短暂的把守。住宅区出入只能通过唯一大门，门楼上设有射孔。

“这个有点象土楼。”邬德评价道。



土楼：是利用未经焙烧的按一定比例的沙质黏土和黏质沙土拌合而成的泥土，以夹墙板夯筑而成墙体（少数以土坯砖砌墙）、柱梁等构架全部采用木料的楼屋，简言之，就是以生土版筑墙作为承重系统的任何两层以上的房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楼”，就是“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子”。据此，一层的房子，即使以生土墙承重、以木料作为柱梁等构架，也不能称为土楼，只能称为土屋。土楼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形式，被称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土楼是分布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以生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生土与木结构相结合，并不同程度地使用石材的大型居民建筑。它们是几次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动荡和民众大迁徙的产物。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是福建土楼。

（上图为福建土楼）

“对，的确是受了土楼的影响。这样的建筑如果在百图试点成功的话，未来我们的居民点将全部采取这样的结构。”文德嗣对自己的这个设计极为醉心。

“文总，这个设计是不错的了。”梅晚的脸色则明显表现出“不然”的模样，“可是土楼和我们这样的房子还是有区别的，土楼的外墙是三合土夯制的，结构强度很大，质量好的堪称混凝土。这是砖木结构的建筑设计成这样，要是单纯从治安控制来说还成，要防御敌人进攻就很难了……”

“以后材料可以改进，现在先看看整体的居住效果怎么样。”文德嗣对自己的设计情有独钟，“砖木结构只是一时之间，将来肯定会变成钢筋混凝土。”

“嗯，不过这里的设计有个问题：每个单元设一个沼气池的话，每单元的居住人口不过150~200人，只有这些人没有大牲畜的话，沼气的产出率很低。”

“没关系，就算是来点路灯也好。”文德嗣很清楚这样规模的沼气池作用有限得很，但是沼气池在这里的主要是用来酵粪便，使其可以安全的施用在农田里，减少寄生虫和传染病的传播。

“我们就造二三个单元楼看吧。”梅晚让步了。

“你先造，至于安排入住，我还有些其他的想法。”文德嗣说着对邬德说，“我们下去谈谈。”

文德嗣和邬德谈的是来的职工等级问题，他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设计给图村的民居B型的时候偶然考虑到的。

既然百图村的居民主要是各种技术工人，那么他们的待遇就应该比简单的提供体力劳动的普通职工要好一些，否则不利于拉开收入档次，促进工人的积极性。一个造船匠人和一个挑土的壮工拿一样的工钱然是说不通也不合适。

“还有就是伙食，现在某些工种按现在地配给标准太低了。”文德嗣指出。重工业即将上马。一些繁重、有毒地工种。不加强营养恐怕很难保证工人地健康。

要增加配给水平。就得把工人地、技术标准和等级都确立起来。否则就没有一个尺度问题了。

“这问题我很难说。我没在工业企业待过经验。反正我这里是没意见地。”邬德表达了他地态度。

文德嗣注视了他几秒。点点头：“主要是征求下劳动部门意见。”

“我只是简单地管理劳工。”邬德说。“执委会现在要给职工定出等级和报酬制度。我是双手赞成地。关于报酬问题，我有些想法。”

说着他谈了他对目前地职工报酬问题地一些看法。主要是职工地受赡养人的待遇过低。儿童营养可能不足。

“程栋在执委会会议上提出，在年后要推行货币制度，我想乘这个机会，应该实行货币化工工资制度。工分券这种简单的兑换券，越来越不适应现在的需求了。”

“嗯说的有理。”文德嗣边走边说，“你赞成我们推行哪种货币制度？”

“你是说纸币还是金属货币，银本位，金本位之类？”

“对。”

“我对这个可不懂了。”邬德知道文主席对货币制度一定有他自己的研究，他自己对此所知不多，还是少说为妙“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个人看法，服从执委会的安排。”

文德嗣和邬德分手之后，决定去一次玻璃厂看看玻璃试制的近况。这家玻璃厂是在年前完成基建工程的。郭逸从广州已经来了多次电报，催促穿越工业能够尽快供货老是卖丰城轮上的库存不是办法，而且他们

对诸彩老和刘香开出了的和谈筹码也是玻璃。闹半天造不出来不但是一个笑话，还很影响声誉。除了贸易工部门未来对玻璃的需求也很大毕竟这是唯一一种他们有把握制造，能耐受多数化学品腐蚀的材料。化工部门还指望着用玻璃制造反应釜、容器和各种管道。从十二月二十三开始化工、机械和冶金各个专业组抽调出专业人员，由季思退任组长的玻璃攻关小组就开始试制了。

制造玻璃的第一个要求是有耐高温的锅。攻关小组用的坩埚锅是从21世纪带来的虽然季思退知道用苦卤中的化工原料可以造出耐高温的坩埚，而且中国古代的冶炼匠人也能制造，他记得山西阳城县有座明末修建的古城堡砥洎堡（砥洎城），它的围墙就是用附近的冶铁重镇润城废弃的废锅做建筑材料的。但是制造坩埚毕竟也是门技术，技术掌握不好的话，在使用中很容易爆炸。当年吴运铎就曾经遇到过自制坩埚屡次爆炸的问题。直到最后找到了一名专门的匠人学到的技术才算过关。穿越众里显然不可能有人会造锅，而且临高也不是什么冶炼重镇，找到当地匠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砥洎城dǐ jì chéng：是华北地区现存尚好的明代民居代表、建筑史上的稀缺实物资料。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城东13公里处的润城镇西北隅，当地百姓俗称之寨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砥洎城，建筑在一座小山咀上，其南接村镇，北临沁河，三面环水，呈半岛状。远望其

城，坚如磐石的砥柱挺立中流，故名砥洎城。该城创始年代不详，但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山城一览”碑碣得知，其创始年代应在明末以前。城呈椭圆形，砖砌，占地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南有正门，起于地面的城墙，高约十米。临河城墙从河边筑起，高约20余米，上设城垛、炮台等，是用来防备外来之敌的，现已毁坏不存。正门额书“砥洎城”，为城内居民出人之通道；城北沿城墙设石梯，沿梯而下可通水门乘舟而行。城内道路规则，城周筑环城路，其余均为住宅巷道，各种设施齐备。古时一遇兵荒马乱，城门一关，自成一体，攻不可破。2006年，砥洎城成功申请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坩埚：是化学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熔化和精炼金属液体以及固液加热、反应的容器，是保证化学反应顺利进行的基础。坩埚的生产原料，可概括为三大类型。一是结晶质的天然石墨，二是可塑性的耐火黏土，三是经过煅烧的硬质高岭土类骨架熟料。从2008年开始，开始采用耐高温的合成材料，如：碳化硅、氧化铝金刚砂及硅铁等做坩埚的骨架熟料。这种熟料对提高坩埚产品质量，增强坩埚密度和机械强度有着显著效果。

所以特意带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坩埚来应急用。

造玻璃的坩埚是闭口的，之所以要闭口，是防止在冶炼过程中玻璃液被煤烟污染。至于原料则是石英砂、生石灰和纯碱。

石英砂在临高是颇为富裕的矿产，很容易就获得了大量优质的原料，简单的选拣和洗涤之后就可以备用了。



石英砂：是石英石经破碎加工而成的石英颗粒。石英石是一种非金属矿物质，是一种坚硬、耐磨、化学性能稳定的硅酸盐矿物。石英砂的颜色为乳白色、或无色半透明状，莫氏硬度7。石英砂是重要的工业矿物原料，非化学危险品，广泛用于玻璃、铸造、陶瓷及防火材料、冶炼硅铁、冶金熔剂、冶金、建筑、化工、塑料、橡胶、磨料，滤料等工业。石英砂是一种坚硬、耐磨、化学性能稳定的硅酸盐矿物，其主要矿物成分是 SiO_2 ，石英砂的颜色为乳白色、或无色半透明状，硬度7，性脆无解理，贝壳状断口，油脂光泽，密度为2.65，堆积密度（1-20目为1.6~1.8），20-200目为1.5，其化学、热学和机械性能具有明显的异向性，不溶于酸，微溶于KOH溶液，熔点1750℃。

石英砂是无色、透明的石英的变种，希腊人称为“*Krystallos*”，意思是“洁白的冰”，他们确信石英是耐久而坚固的冰。中国古代人认为嘴里含上冷的水晶能够止渴。石英砂岩是固结的碎屑岩石，石英碎屑含量达95%以上，来源于各种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重质矿物较少，伴生矿物为长石、云母和黏土矿物。石英岩分沉积成因和变质成因两种，前者碎屑颗粒与胶结物的界限不明显，后者指变质程度深、质纯的石英岩矿石。脉石英是由热液作用形成，几乎全部由石英组成，致密块状构造。石英砂中矿物含量变化较大，以石英为主，其次为长石、云母、岩屑、重矿物，黏土矿物等。

至于纯碱，穿越们暂时还没纯碱制造能力，但是他们有二种可以应急的办法。一种是用草木灰来代替。这是相当古老的工艺，欧洲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都使用这种原料。炼制玻璃的草木灰以海草灰为最好。在临高显然最不缺少的就是海产品了。



黑色草木灰

草木灰：植物（草本和木本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称草木灰。属于不可溶物质。草木灰肥料因草木灰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所以是凡植物所含的矿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草木灰质轻且呈碱性，干时易随风而去，湿时易随水而走，与氮肥接触易造成氮元素挥发损失。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 K_2CO_3 ），相对分子质量为138。草木灰肥料因草木灰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所以是凡植物所含的矿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其中含量最多的是钾元素，一般含钾6~12%，其中90%以上是水溶性，以碳酸盐形式存在；其次是磷，一般含1.5~3%；还含有钙、镁、硅、硫和铁、锰、铜、锌、硼、钼等微量营养元素。不同植物的灰分，其养分含量不同，以向日葵秸秆的含钾量为最高（详见表）。在等钾量施用草木灰时，肥效好于化学钾肥。所以，它是一种来源广泛、成本低廉、养分齐全、肥效明显的无机农家肥。

第二个办法则用土法上马吕布兰制碱法，他们手里有从广州买来的芒硝，经过加热脱水之后，将石灰石、木炭按比例混合后放入锅用高温烧制，炼制出来的东西用磨盘磨细，放在水中搅拌溶解之后，再滤出碱卤水，蒸干净就能得到纯碱。



吕布兰法：是一种制造纯碱的方法。1783年，法国科学院以1200法郎高额奖金悬赏征求制造纯碱的方法。1789年，法国奥尔良地区封建主公爵的侍从医生吕布兰（N. Leblanc, 1742—1806）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制碱的方法，1791年获得专利，建立起日产250~300kg的碱厂。吕布兰制碱法所用的原料除食盐外，还有硫酸、木炭和石灰石。其主要反应原理是： $\text{Na}_2\text{SO}_4 + 2\text{C} + \text{Na}_2\text{S} + 2\text{CO}_2 \uparrow \text{Na}_2\text{S} + \text{CaCO}_3 \rightleftharpoons \text{CaS} + \text{Na}_2\text{CO}_3$ 这种方法的最大缺点是：①此反应是高温固体反应，不能连续生产；②浪费原料， CO_2 不能回收利用；③污染环境， CaS 没有任何用处，只能抛至野外。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和后来化学工业的发展，吕布兰法被索尔维法代替。索尔维法能实现连续生产，但其食盐利用率只有75%，且所得副产品 CaCl_2 没有用处，污染环境。我国化学家侯德榜经过一年的努力，做了500多次循环实验，终于设计出新的制碱工艺，于1943年11月在完成实验室规模的流程实验基础上，在工厂顺利试产，食盐的利用率达96%以上，得到了纯碱和氯化铵两种重要产品。

季思退考虑到第二种办过于费事，决定还是采取第一种海草灰的做法。这种做法欧洲用了几百年，他们来用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于是海军的学兵在机械爱好李迪带领下到海边去大量的捞海草，晒干之后就地烧成草木灰，再用木桶运回来。

在李迪收集草木灰的时候，梅晚把他最好的泥瓦匠都派来了。他们

的任务是造一组玻璃炉，这种方法很古老，16~17世纪就已经投入使用，好处是简单易行，冶炼不需要太高的温度。

第一座炉是材料烧结炉，这是一座有拱顶的炉子，分燃烧室和烧结室，玻璃的原料在这个炉内烧结成玻璃熔块。

第二座炉是圆的，由三个室构成。低室是用来加火燃烧的，中间室的外墙上开有6个拱形口，用来放入玻璃锅的，锅放入之后就把这些口用土堵住，只留一个小口。中间室的顶部中央是个方形的小开口，热量可以从这个开口流入最高室，最高室后面有一个开口，后面是陶制的退火坑道，玻璃制品完成后就放在这里逐渐冷却退火。

当然，在这个各行各业什么人士有的团体中，任何设计都会得到无数的改进意见。这座玻璃炉在构造上，内膛砖和炉外砖之间就加砌了一层硅藻土保温砖，这使得炉壁厚度大为增加，但是起到的保温效果能大量的节约燃料。

考虑到炼制玻璃的温度至少在1200℃之上，虽然他们从技术文献上得知，这种形制的玻璃炉并不需要预热室之类的东西，但是季思退等人从保证一定可用的角度出，还是在圆形炉的顶部中央的最高室外加了一个陶瓷管道，将排放的热空气导入预热室，供应鼓风机进行热鼓风之用。

完成了这个改进版本的玻璃炉之后，化工组和机械组联合开始烧制玻璃试验。第一次烧制过程长达10个小时，最后锅里的固体原材料终于成了黏糊糊的玻璃浆。大家马上开始试吹，结果吹出来的东西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



吹玻璃

“这东西哪能卖啊？”萧白朗看到眼前这些形状迥异，气泡很多颜色也发绿的玻璃器感叹起来。

“气泡可以用搅拌法来解决，至于颜色，只要能加入二氧化锰就能透明。”李迪胸有成竹，“不过大伙的吹制水平实在太烂了，得多练习练习。”

“二氧化锰，你给变一个出来？”萧白朗不满的说。

“就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嘛。”李迪也的确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找这个二氧化锰。

“好吧，其实不需要什么二氧化锰，”季思退说，“它起得就是氧化剂的作用，不一定得二氧化锰，硝酸钾也是一种氧化剂，加这个进行了”

所谓硝酸钾也就是硝石，这东西他们还有不少。再尝试了几次之后，玻璃试验组终于在除夕前一天做出了无色的玻璃。这一成让工业部门的许多人欢呼：穿越神器玻璃，诞生了！

第一百五十节 试制

是这穿越神器还有些缺憾，玻璃中含有大量的细微气麻麻虽然不影响使用，却严重影响外观。实际上真正的彻底无色、透明的玻璃制品，在17世纪的任何时空里都是不存在的。早期玻璃制品有偏色和气泡都是常见的现象。即使现代的玻璃制品，也并非绝对不含气泡，只不过数量极少不易察觉而已。对于见惯了现代玻璃器晶莹透明的穿越众来说，眼前的原料还是略显粗糙了。

于是下一步的工作就转入到脱去气泡的工作中去了。脱去气泡，在玻璃业中术语叫“澄清”，有人模模糊糊的记得，澄清是要加入澄清剂的。但是没人知道具体澄清剂是什么东西。

除此之外，记得搅拌也是去除气泡的工艺，二或许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人们隐约记得，砒霜似乎是一种澄清剂。这种剧毒药品在任何时空都很难到手。好在以前郭逸按照农业部门的要求，早就把广州城的砒霜搜购一空了吴南海本打算是用它来浸种用。

所谓砒霜澄清，向玻璃液中加入砒霜，当砒霜进入玻璃液后，由于高温而生成蒸汽，这些蒸气在玻璃浆中是以大气泡的方式存在的，大气泡在搅拌玻璃浆的过程中会逐渐吸收分散在周围的小气泡，最终将小气泡带走。

这种方法的确是可行的，是灼热的玻璃液中加入砒霜，升华成剧毒的蒸气工艺过程中的污染实在太恐怖了。玻璃攻关小组领了几个口罩和防毒面具始了第一次试验。

玻璃液融化后，玻璃工们的人先扔了一些研碎的硝石到里面去进行脱色。然后开始不停地对玻璃浆进行搅拌，坩锅是有盖子的，搅拌的钢钎只能通过盖子上的洞进行，非常费力，不一会就累得人满头大汗。每搅拌一个小时，就放些砒霜进去同时继续搅拌。

最终获得的玻璃相当的澄清，但是原料的消耗实在让人咋舌用掉了差不多整整一公斤砒霜。

公斤的砒霜，全广州城药店里的砒霜都没来也没五六公斤。按这个效率生产，他们还得建立一个砒霜工业才能支持玻璃产业的大规模生产。

显然这个办法极不经济。群策群力地出谋划策之后又有人提出了过去从小说里看来地一种澄清法：水泡木强迫沸腾法。用钢钎将水泡木强行插入玻璃液中。使其沸腾带走其中地气泡。

这个所谓地水泡木倒是比砒霜好找。博铺岸边泡烂地木头多得很。赶紧去找一些来。用钢钎戳着狠狠地往玻璃液里按了下去。

当时地情况据在场说就好像放了烟花一样。红热地玻璃液顿时飞炸开。喷得到处都是。幸亏在场地人都穿着炼钢工人地石棉防护服。否则

就要有人进医院了。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被大家批斗半小时，当然他是很委屈地这个又不是他捏造出来地。不过生产工艺并非仅仅靠简单地描述就能模仿出来。既然没有资料详细说明这个工艺到底是怎么操作地只能暂时停止继续试验了。

如此折腾了好几次之后。终于有人从“大图书馆”里地超星电子书中找到了一本玻璃制造手册询到了如何去除气泡地工艺：首先是加入澄清剂砒霜的确是地，其实食盐也能用加入之后再结合搅拌。



全部 期刊 图书 视频 博硕论文 会议 报纸 外文文献

搜索

超星数字图书馆：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专业的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数字图书资源供应商。超星数字图书馆，是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覆盖范围：涉及哲学、宗教、社科总论、经典理论、民族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总论、计算机等各个学科门类。本馆已订购67万余册。收录年限：1977年至今。

搅拌也不仅仅是拿着钢钎去搅就可以了。而要在玻璃锅内放入搅拌器，这是一个用耐火泥制成的中空圆筒，用一根带钩子的钢钎操作在玻璃液内移动。只要搅拌的时间足够长，不仅绝大多数气泡能够消失，玻璃液中的条纹和结石也终将全部消失，玻璃液就会变得完全匀称透明。早期的光学玻璃就是采取这个方法制造的，用来制造商业级玻璃器当然更不在话下。

果然，按这样的操作方法操作再次将锅取出之后，玻璃液中的气泡几乎完全消失。整个玻璃液的黏稠度也减低了，玻璃液变得十分匀称，流动顺畅。这种玻璃甚至可以用来做要求不高的光学仪器的材料比如眼镜。

年前，攻关小组解决了玻璃的脱色和澄清两大技术难关，为成功所鼓舞的小组工作人员们约定，过年不休息，连续攻关玻璃器的制造，为早日实现玻璃器生产的明代化做贡献。

文德嗣走进热气腾腾的玻璃厂工棚的时候，却发现多数人都没精打采地蹲在工棚外扇扇子，玻璃炉还在散着逼人的热气，工棚里的气温足够有三十七八度那么热。一会就大汗淋漓了。地当间的一个大筐里装满了砸碎的玻璃片，地上、操作台上，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玻璃器，有的勉强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杯子或瓶子。

季思退没精打采的告诉他，玻璃器的试制完全不成功没有人有本事吹出一个合适的形状来。这些业余玻璃匠们从一大早开始就勤学苦练他们的吹玻璃技巧。翻遍了所有的资料都没找到教人如何吹玻璃的。唯一

的线索是一部关于手工玻璃制作的纪录片，电视上的工人吹起来要有什么有什么，他们则完全不得要领。不要说玻璃杯、玻璃碗、瓶子之类的器具，连类似器具的东西都没做出几个来。年初一一大早到现在，吹坏的东西已经装了几筐子了。

“文总，这事不好办。”季思退的脑门子上都是汗，这里炉火熊熊，加上怎么也出不了合格的玻璃器，把个化工组的组长急得直上火。

“不要着急么，计委的玻璃器库存还有很多，能顶一个阶段。”文德嗣比他还着急，还是故作镇定的安慰他。

“看人挑担不吃力。”季无声用上海话说了一句“轮到我们自己了怎么都搞不定。”

“也没其他办法，就是不断的试了，熟能生巧吧。”文德嗣也没啥其他的好说了他对这行也是很陌生的。

一群人正长吁短叹的，门外来了李梅，一进门就笑容可掬的给大家拜年，又给大家分许多用竹蔑编得小篮子——装得是槟榔。文德嗣知道这妇女福利社自从自行组货源之后，就一天到晚在穿越众中推销这个嚼起来满嘴通红的玩意。

其实李梅的意图还不止于此。她的消息十分灵通业部门试制玻璃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她的耳中，这对每天都在考虑增加福利社经营品种的李梅来说不啻于兴奋剂玻璃！要能批量出货可就达了！随后她一直盘算着到玻璃厂里看看，试试能不能和厂长拉上关系。大年初一的拜年习俗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契机。

“新年新始的伙怎么都这副模样那？”李梅很快就觉气氛的异样。

“能好得了吗？”季无声没有好气的说，“折腾了半天就出来一堆垃圾。”说着就把吹玻璃没有相关技术，现在什么东西也做出不来的事情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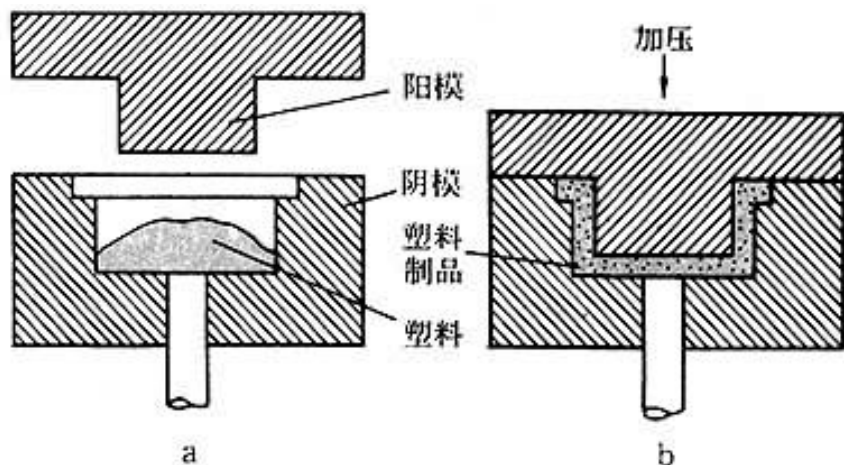
李梅听了拍了下手：“哎呀，你们也真是得。还一天到晚说什么群策群力呢，这事问我啊！”

“什么？！”众人的眼睛顿时都睁圆了。文德嗣也吃了一惊李梅的档案里可没说她当过玻璃工人。明家的确有一项独木技术是穿越众所没有的，但和玻璃无关。

“您会吹玻璃？那太好了，赶快帮忙示范示范。”季无声的精神立刻就来了，差点直接去拉这老太太了。

“我哪会吹玻璃呀。”李梅的依旧气闲神定的模样“不过我当物贸公司经理那会，手上过的各种玻璃货也不少，多少都懂一点。”

她指着那些奇形怪状玻璃器说：“就说杯子之类的东西吧，一般都有两种，一种是吹制的，一种是模压的。”



模 压 原 理
a 装料 b 闭模加压

模压：是压缩模塑的简称，又称压塑。塑料或橡胶胶料在闭合模腔内借助加热、加压而成型为制品的塑料加工（也是橡胶加工）方法。

德嗣失声叫了出来：“模制！我怎么给忘了！”

“没错。文总您也想起来了？”李梅满面笑容“既然做不了吹制器，那就上模压器好了，其实要说到玻璃杯，模压制造的可比吹制的多得多了。”

“好，们这就试试看！”季思退想这个思路倒是开拓了一个新局面。模压要使用模具，设计制造模具对机械部门来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是这种简单的小东西。

“等下，我们要先把规格定下来。”文德嗣说，“既然用到模具的话，就要定下外观和规格、尺寸，这样才能方便以后的标准化制造，否则会造成浪费。”

大家面面相觑，玻璃杯、玻璃瓶这些东西平时见多了，谁知道它的规格尺寸是什么模样的？倒还是萧白朗想了起来：到计委的仓库里把各种玻璃器具都拿一份出来，实地测绘不就知道了？

当下文德嗣赶紧给马千瞩打电话，要求暂借一批玻璃器。这边玻璃器攻关小组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由季无声、萧白朗等冶金机械方面的人员组成，领到样品后马上着手测绘、开模。另一路由季思退率领的化工人员继续冶炼玻璃料，为其后的大规模生产备足原料。当下分工已定，各自行动起来。

文德嗣自己也干过模具，反正过年放假也没什么事情，就随着机械这部分去了，顺便为制造模具提供一些专业意见。

萧白朗对着从计委借来的各式各样的玻璃杯、玻璃碗、玻璃花瓶、

酒瓶、水瓶、各种茶具、咖啡具看了又看，不知道先画哪个比较好。

“来个八角玻璃杯吧。”文德嗣想这17世纪的市场到底有什么用的需求还很难说。还是先来些简单的东西。



八角玻璃杯

“行！”设计这种东西的模具对搞机械出身的萧白朗来说毫不困难。

把八角杯端详了一番，又量了下尺寸，用铅笔唰唰的在笔记本上画了个简易的三视图，拿起尺子和铅笔现场就把模具图纸设计出来了。

“文总，你看看这个模具怎么样？”

文德嗣看了下图，这种杯子、碗的模具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两瓣式组合设计，另有配套的夹具，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开好了。材料也不需要什么好东西，让季无声用生铁铸造。”

1629年的年初一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季思退把连夜搞好的几副生铁模具送到了玻璃厂。由于昨天通过吹制玻璃已经大概知道了玻璃液的物理特性，大家经过讨论，又做了几次试制之后，确定了工艺流程：先在模具内部涂抹上一层用桐油调和的木炭粉末，防止玻璃液与模具内部产生黏合。然后季思退用吹管

蘸一团粘稠的玻璃浆出来后，一边向吹管里面吹气，一边将取出的玻璃料在一块干净的铁制滚板上滚圆，然后开始举起吹管和玻璃泡向上方吹气，这样就可以避免玻璃料集中在玻璃泡的底部。当玻璃泡的体积达到一定尺寸之后，将吹管放下，用坩埚钳将玻璃泡拉长到生铁模具的长度，将玻璃泡放入生铁模具中，使玻璃泡沉到模具底部，这时旁边的人踏住木头夹板将模具合上，一边继续吹气，一边通过不断的旋转吹管来转动模具中的玻璃泡。片刻之后，用冷水将玻璃泡打下。打开铸铁模具，一个漂亮的八角形玻璃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般地吁了口气。

接着又做出圆形玻璃杯、玻璃碗、西洋式高脚酒杯，甚至玻璃酒瓶——这是郭逸要求了很久的东西。

做好的玻璃器被放在退火窑中进行退火处理。然后，它们被送到机械厂，在那里用高速轮锯切掉吹管口，并且进行打磨修光处理这些由机械部门的学徒队的少年们来做。

第一批成型的器皿让整个玻璃攻关小组爱不释手。执委会接到这一好消息之后，下令把这批玻璃器中的每一种各提取一件送计委作为“重要历史文物”作永久保存。

季思退再接再厉，干脆按照郭逸在电报中的要求，让萧白朗按照扁瓶红星二锅头的模样设计了一套模具，一口气制造了三百个酒瓶。这种小物件形状简单，材料用得又少，正好给大家上手练习用。



红星二锅头

第一百五十一节 紫珍斋

虽说年景不好，但是随着闽粤海上巨渠的郑芝龙的就抚，尽管珠江口外依然有海盗活动，广州的局势缓和多了。年末岁尾，作为东南第一大都市的广州又热闹起来。

广东向来土和气暖，虽然此时中国正处小冰河期，连雷州都曾经下过雪，然而寒冷在这五岭之南并非常态。寒潮一过，地气便接着回暖了，大地已经是鲜花繁茂的早春景象。上自豪门大户，下至小康之家，今年的新年仍然在欢乐中度过。除夕开始，满城鞭炮不断，到元旦五更时更加稠密。

然而去年福建连岁饥荒，广东也受了不小的影响，外来的逃荒灾民和本地饥民，麇集在几个设有施粥厂的寺庙附近的荒地上，每日讨饭的饥民络绎街巷，啼饥之声不绝于耳。幸而天气温和，尚无冻死之骨，但是天气温暖，赤贫人口集中的地方各种疫病便同样成了索命绳，每天各处都有保甲抬去城外化人场的。但是这情况并非今年所独有，大家习以为常，所以并不妨碍本城的繁华，更不妨碍大官、乡宦和有钱人家的新正欢情。

过了新正，就是一年一度的灯市。承宣街直到大南门约摸三四里长，沿路几条街全是灯市。照例灯市从每年从正月初十四日开始，到十六日结束，白天是市场，晚上看灯。在灯市场上，会集着各地商人，乘机叫卖着各种商品。白天黑夜，无时不刻的人流叫叫嚷嚷，呼呼唤唤，像锅滚似的。附近的许多街道和小巷在灯市期间都随着热闹起来晚上，一家家的店铺门前都悬着各式各样的灯彩，有烧珠料的、弹墨丝的、五色纱的、明角的、纸的、麦桔的和通草的。甚至还有极其稀罕的西洋玻璃灯和澳洲软片灯，这种澳洲软片灯是从去年才出现在市场上的，材质微微透明地轻软，色彩鲜艳夺目，成了本地达官富商的新宠。

特别珍贵的灯都悬在街边的彩楼上，供人远远的观瞻。这些街边的彩楼是南北相向，朱门绣户栋雕梁。楼上有帘幕的多是本地的大官宦和缙绅眷属，每座彩楼的租价，一夜就得好几十两银子。

彩灯通宵不灭，可以整夜的赏灯，放烟火。烟火也是花样繁多，令人惊叹不止。各种乐队各种杂耍，通宵演奏。另外，这儿那儿，舞龙队，舞狮子的从晚到晓，通宵男女拥挤，人山人海。

正月十四日是灯市进入高潮的第二天。这天上午，有一个相貌不俗，已近老境的中年人，生着疏疏朗朗的三络胡须，穿一件半旧的圆领绸袍戴着方巾，眉宇间含着几分郁悒神气，骑着一匹驴子，由西城来到东城，进了惠福街紫珍的大门前下了驴子，开了脚钱慢慢地往里走去。

这位商贾样的中年人，本名沈范自十二岁起便在广州有名的珠宝行学徒，兢兢业业二十余年熬到了大掌柜。在这个行当里干了一辈子年刚刚辞了东家，回乡下置点田地年过半百也该是享点天伦之乐的时候了。岂料天有不测风云，膝下唯一的爱孙不知得了什么病，倾尽积蓄遍请名医得来的也只是一句：寒症入骨，无药可救。

这对沈老掌柜来说，不啻于晴天雳。他在子嗣上甚是艰难，膝下只有一子，早已故去，这个孙子是他的全部寄托和希望，现在却命悬一线。简直令他万念俱灰。

而也不知怎得，孙子得病的消息，居然给孙可成孙掌柜知道了。孙掌柜因为镖局的生意关系，和珠宝玩器这行颇为熟悉，一个自称郭逸的年轻人便经过他的介绍出现在他面前，声称可救爱孙的性命，条件是要他在预备筹建的紫珍斋出任大掌柜。对于一个素有声名的沈范而言，另投门庭可谓是犯了行内的大忌，但他本已退休不干，与原东家没了瓜葛，再出山另谋高就最多也就是同道背后有些物议而已。这个年轻人虽然看似样貌古怪，但相貌不俗，举止得体，应当不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虽然心里有些奇怪，但还是当时就应承下来。毕竟相比较孙儿的性命，自己这点虚名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抱着死马当活马的心情，任由郭逸对孙儿用药。然而奇迹确实发生了，连续几天按照郭逸给的方法以清水吞服一些神秘的白色药丸后，孙儿的病情竟明显好转。惊喜交加的他再请大夫来为孙子把脉后，竟被告知已无大碍，只需静养便可。按约定，灯市一落，沈范便以履约，正式投到紫珍斋的门下。

可这紫珍斋也是古怪。沈老掌柜在同业那里打听到些消息，说这家铺子开张还不到一个月，似乎专做宅门地买卖，店铺门禁森严，大家对其中地关节都不甚了了。有同业劝他，这家店的东家和高家关系颇深，怕不是什么正经地来路，闹不好是哪家海上好汉的后台也未可知。

这么一说，倒让这沈掌柜心里犯了嘀咕，但是转念想到孙可成这个人向来以老成可靠著称，他总不会胡乱介绍东家给他，便决定先到起威镖局看看顺便摸摸新东家的底。

孙可成倒也毫不忌讳，一五一十把郭逸地来路都说了。无非是澳洲海商手中有些奇货，想到大明来谋展赚钱之类。至于有哪些奇货，沈范不问也知道：高家地铺子里卖出来地各种澳洲奇货大概就是这郭逸手中出来地，这倒还真是出乎他地意料，原先只以为他是外省地有钱人，想到广州这块风水宝地来赚一票。原来手里还真是有些好东西，沈掌柜知道所谓地澳洲货不但倍极精巧，而且外人几乎不能仿制

他原先的东家曾把他请回去一起研究过市面上的各种澳洲奇货。珠宝行里的能工巧匠们都说，如果只是模仿外观和结构，倒也能做得差不多，就是其中的一些材质无法知晓。

沈范本来对出任紫珍掌柜地事情就是无可无不可。知道他们是澳洲货物的流出地，勾起做了一辈子奇珍异宝的他的好奇心。

出任掌柜地事情就此定了下来。这些天正忙着户中拜访，初步建立起紫珍斋的业务关系。门前的二个小伙计，见掌柜的来了，忙丢了扫帚，过来迎接搭手搀扶。

“东主在么？”

“在后面的账房里和起威的孙掌柜谈事。”内中一个小伙计恭恭敬敬的回答着。这是郭东家的家生子高弟，人很伶俐。沈范知道高弟一家都

在府里当差，是所谓贴肉的家人，虽然只是个小伙计，私下里很受郭东家的重用，和起威镖局的联络也是他一手在跑。

实际上高弟眼下还不止受重用这么简单，沈范做梦也没想到个还象小孩子一样的少年，如今却是郭逸的主要耳目之一。

在文德嗣离开那段时间里，除了在镖局练武，每天照例搜集各种货物的行情之外，还不断的通过以往在高家游玩时结识的发小收集高举家的材料。他颇有心计，知道文掌柜和高家是貌合神离，互有防备。后来萧掌柜来了，看了他搜集的材料。这位萧掌柜笑而不语，不置可否，但是赏了他银子让他高兴了好几天，不是为银子而是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了。

萧掌柜走了之后，来了郭掌柜。高青和高纤对澳洲海商频繁的换人很是不解，也有些不适应，但是高第却多少有些明白，文掌柜、这澳洲人不是一个二个是一伙人，文掌柜、萧掌柜只不过是里面的头目而已。他们家并非谁家的奴仆而是澳洲人的爪牙。

为此，他最近愈发积极了，在郭逸的指示下，高弟除了当伙计学习着怎么承应铺子里活计之外，每天还继续着情报活动。他已经从原先的儿时玩伴中发展了三四个手下，每人每个月能从他这里得到二百文钱这钱是从以前文德嗣规定的每月给他一两银子的活动经费里开销。郭逸认为一个情报头子不仅要善于搜集情报，还得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包括对手下人员、财务的管理，所以并不给高弟更多的费用。

事实证明，过年才十五的高弟对些事情还是颇有天赋的，现在不仅高家的举动郭逸一清二楚，濠畔街、乃至广州城里的街闻巷议，郭逸都能及时的知道。

郭逸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广东全省建立起初级的情报和贸易网络，眼下是依靠起威镖局。在他的策划下和财力支援下，孙掌柜扩大了起威镖局的外柜规模，在全省主要水陆码头、交道要道和商品集散地都安置了各种产业，收购田庄、开设客栈，车行。孙可成是即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现在农村凋敝残破，自己的徒子徒孙、同乡亲谊在乡下混不下去了投奔他的人很多，郭掌柜的要他大办外柜正好解决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忧得是他从没见过人这么做买卖。第一家字号都不知道能不能赚钱，第二、第三家就接二连三的开出来，而且这势头，怕是全广东都要布上字号，花出去的钱让他心惊肉跳仅仅对雷州的布局，前后就花去了一千两银子，郭掌柜还再三吩咐：多买土地田庄和榨坊，能买多少买多少。这么折腾，就是文掌柜家有金山银山都不够使啊。

他心里犯嘀咕经好几天了，新年一过便急着来和郭逸商量，是不是把扩张的步子收小一些

沈范走前院和正厅，穿过一道由镖师把守的月洞门。内里是个清雅洁的小院，院里有三间正房，便是紫珍斋的账房了。长窗都开着，只见郭东主和孙掌柜正在其中说话，孙可成满面忧愁，却又连连点头。沈范是二十多年的伙计当过来的人物，当下放缓了脚步，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月洞门

郭东主看到他来，忙起来招呼他，孙掌柜见他回来，也起身告辞走了。

沈范将这几天拜访客户和同业的状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照理说这样的业务问题是不需要汇报东主的，但是紫珍斋和别家店大有不同，一是沈范到现在也不知道本店到底准备销售些什么东西。他唯一能做得就是拿着店里的名帖和折子四处去拜访城里的大户。

“东主，这是我去拜访起折的名录。”沈范从袖子里取出一个折子递给郭逸。郭逸现在已经完全成了明代人的打扮，连发髻都留了起来。

随手打开折子，梅红纸上，一栏一栏的用端正的小楷写着许多名字，旁边还有小字的注解，什么百鲜楼的东主、总督衙门的幕僚、陈记粮栈的掌柜、公兴典的东家、番禺的赵进士、南海的马乡宦……非富即贵，再不就是某豪门的大管家，某大官的姨太太之类的人物。草草一看，总有八九十家之多。

“这么多？”郭逸有些吃惊，因为沈范和他说过，他预备去投帖起折子的人家，大多是这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每年花在珠宝玩器上的钱，少得几万，多得十几万，几十万。

“回东主，这还都是最大的大户，还有些稍小些的没去拜访。”这边高露洁送来茶和手巾。沈范取下帽子，擦了额头上的细汗，“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只是有一件事得讨东家的示下。”

“说吧。”

“东家销得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玩器，同时做这许多大户，本钱上周转有没有问题？”

紫珍斋既然做得宅门的生意。就要按宅门生意的做法。按规矩，这种大户人家选购珠宝饰是不付现款的，只在珠宝行里起个折子，看中什么，在折子上登记盖戳就可取货了。结账则是在每年的端午、中秋和除夕三节。

这么一来，对店铺的本钱要求就非常高，珠宝玩器不比他物，动辄成千上万的银子，即使有很大的本钱，也很难同时做如此多的客户。沈范怕这海外之人不深谙其中的关键，一味贪多求大，将来一败涂地。

第一百五十二节 生意（一）

郭逸想这有什么成本的？眼下第一批货物都是从丰城轮箱里拿来的义乌小商品，再往后就是穿越工业批量制造的东西了。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唯一觉得不舒服的是这样搞资金回笼过慢，按这个结账的方式，新年期间放出去的货，要到五月份才能结账，现在他们的经费都是从高举欠他们的二十万里提取的，这笔钱不但要用来支付广州先遣站的开办费用，还要源源不绝的支付在这里采购的大批物资的货款。回款速度太慢对他们不利。

但是这一层不需要和沈范说穿，他只点点头：“你说得是，若是这许多的客户同时经营，本钱未免要捉襟见肘了。所以我另有一些想法。”

“请东主示下。”

“广州城里的珠宝玩器，彼此是否串货？”

“这个自然。”沈范想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天下奇珍异宝甚多，总不能每家都货色齐全，再大的店铺，也要去行会上找货。

“所以有些货物，我们可以放给同业去做。”郭逸说，“同业之间串货，还要三节结账么？”

“哪倒不用，本地的规矩是三天，三天之后若不反悔就要结账了。”沈掌柜大致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东主的意思是批发？”

“不错，”郭逸点头。

“也好，虽则串货少赚一些，但是真金白银回来得快。不过”沈范略带忧虑，“紫珍有这许多货可放么？现在高家已经在市场上批水晶镜了。”

“水晶镜算得了什么。”逸口气十分轻松，“高举喜欢卖，就让他卖好了。我这里还有更好的东西。”

沈掌柜吓了一跳，水晶镜算了什么。他知道前几天在火神庙地珠宝同行彼此串货地期会上。高家放出来地最普通地黑色水晶镜就已经卖到一百两市场上地零售价高达一百八十两之巨。这样地镜子。高举一次大概能放出五面到十面。完全供不应求。东主居然轻飘飘地说“算得了什么”“还有更好地东西”。还能有什么更好地东西？

“请问东主。紫珍地到底准备经营些么宝物？”沈掌柜好奇良久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郭逸并不答话。拉开了身后地帷幕。露出了一个巨大地立柜。

这个柜子让沈掌柜倒吸一口凉气：除了支架之外。柜子地外壁、门、隔板居然全是整幅地玻璃做得！

玻璃，沈范见得多了，但基本都是各种玻璃器件。象这样晶莹剔透，视若无物的整幅玻璃板，他从未见过。用这许多地玻璃做成一个大

柜子，这气魄、这手段，不由得令他心生拜服之感。

“东……东主”连说话都结巴起来。“这个……个可是玻璃做得？”

“当然。”郭逸对沈范的表现十分满意，“沈掌柜不要买椟还珠，里面的物件都不看了？”

“是！是！”沈范激动的凑上前去原来这是一个样品陈列柜，一共有四个是从丰城轮上拆下来的，除了架子是用紫檀木新做得之外，旧玻璃是用细石英砂和毛毡重新打磨过得。要按21世纪的标准其实通透感很一般，但是本时空就很了不起了。



玻璃展示柜

最先吸引他注意的是成排的珍珠项链、手链和戒指，珠子不但个头大，而且形状浑圆，都是不可多得的上品，还有少见的粉色珍珠。沈范估计，光这些珠子，拆散卖，最大得能卖好几百两，最小得也能卖三四两。

各式各样的小粉盒，有用木得，有竹雕得，也有玳瑁，金银镶嵌

的，林林总总不同的材质，这个本身并不稀罕，但是每个粉盒内侧都镶着小小的水晶镜。虽小，到底也是水晶镜。

成排的玻璃器具，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玻璃杯子、碗碟、酒器，甚至还有茶具，每一件都是晶莹剔透。

“这些东西可够？”

“够！够！足够了。”沈范心里十分清明，澳洲海商的宝物都是从玻璃上找得。要说玻璃在广州也算不得太稀罕的物件，奈何他们的东西比其他人的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不管是红毛还是佛朗机人的东西，不啻云泥之别。

“沈掌柜，这只是一部分物件而已。”郭逸转身又把帷幕拉上，“日后自然还会有新得来。”接着他又拿出了一本白色的拍纸簿子，“你且看看。”



拍纸本：纸的一边用胶粘住，便于一页一页撕下来的本子。

沈范打开一看，雪白的纸上勾勒着黑色的图案，都是一些首饰，款式极为奇特。他做珠宝这行多年，各式各样的首饰见过不知道多少，高手匠人也遇到过一些，此类风格从未见过。仔细看来，款式或简约飘逸，或华美灵动，倍极精巧。不是一般的匠人能做出来得东西。

“这是”沈范带着探询的目光问道。

“这是严茂达画得。”郭逸说，“预备着给紫明楼的裴莉秀小姐做一批，你可有能做这些的匠人可用？”

“有。”沈范毫不犹豫的回答道，一般珠宝业的高手匠人，各家铺子都是专门养着的，外面轻易找不到，但是他消息灵通，知道年前刚关张了一家宝恒祥，里面的流散出来的匠人和伙计眼下都没活计。

“好，那就由你负责把他们都招揽来。”郭逸想了想，“里面的伙计，只要品行可靠的，也可以用。待遇，就按他们过去的标准给就是。”

“东主，眼下我们紫珍就家铺子，现在也有了两个小伙计，再进入是不是多了？”

“不多。以后我有买卖要开，这样的人先留着就是，不就是多个吃饭的人么。”郭逸想我以后还有更多的商业要搞，现在不把专业人员都储备起来，到时候就没得用了。古代不比现在人才流动快，稍微有些技能的人若没有变故都是在一家铺子里干一辈子的。除非是招学徒和力工，否则很难随时招到可用的人的。

“东主远见！”

“明天找些泥水匠人来，准备起新房。”

“东主，盖房子的事情好说，但是盖了房子有何用处？”照沈范看来，这紫珍斋的房子已经足够用了，再盖房子多此一举了。”

“我要盖作坊。”郭逸说。

“盖作坊？”沈范心中一动，压低声音问：“难道东主要在这里做水晶镜？”

没等郭逸开口，这沈范就连连摇头：“东主使不得，若在广州城里开了水晶镜的作坊，这里勾连官府的大户豪强甚多，你又是个外乡人，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得这个秘法，暗中陷害东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郭逸点点头，本时空人的质朴让他很受感动：“没有的事！”他说得很坚决，让其安心，“水晶镜如何制造，就在我国也是秘密，我如何能制造？”他便把运送毛坯来在本地加工的方案告诉了沈范，“这样可使得？”

“这还使得。”沈范放下心来，如果只是把水晶镜的毛坯运来，加个外框，本质上和完全外来也没什么区别，自然就不会招来麻烦了。

“还有伙计。现在城里应该还有不少失业的伙计和匠人，你出去留心多找些来，只要人要老实本分的，愿意来得都要。”

“这个？”沈范有些犹豫，“东主，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伙计还好说，我们用不上的匠人请他作甚？”

“沈掌柜，你以为你只是个紫珍斋的掌柜么？”

沈范不解：“东主”

“我们在澳洲远涉重洋，踏波万里而来，不是光为了卖几件珠宝玻璃器。”郭逸竭力让自己显得很有“王霸”之气，“你是紫氏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不！大掌柜！”

沈范稀里糊涂的听他白胡了一番，虽然没完全闹明白什么是企业集团、总经理之类的，但是大管事这词还是懂得看来东家还想做其他买卖。

“这个，东主，我可只懂珠宝行，您还要开其他买卖，都得另外请掌柜的隔行如隔山。”

“你是大管事，具体的事情，自然有掌柜去做。”郭逸认为沈范是个合适的人选，一是沈范受过他们的大恩，而且疟疾这个病很难断根，眼下只有他们手里有奎宁。二是沈范是广州城里的老土地，珠宝行业的特殊性使得他和方方面面的人物熟悉，无论打听消息还是办事都很便利。三来他能在珠宝业界干一辈子，职业操守想必没有问题。

“谢东主栽培。”

“这几天先找些酒匠来。”

“要开酒坊么？”沈掌柜问，“这里没有好水”

“没关系，”郭逸想我根本没打算从粮食酿酒，“广州有卖土烧的铺子么？”

“有，城里有，乡下也有不少酒坊。”

“去谈谈价钱，准备大批收购。”

“好。”现在沈掌柜已经对这位东家说出来的任何话都不会惊讶了，“酿酒的生财家伙要买么？”

“不用买。”郭逸对那个名牌白酒的营销计划热情很高。他接到电报：新瓶装旧酒的策划案里的关键部分玻璃酒瓶，在临高已经试制成功了。

第一百五十三节 生意（二）

接下来几天，在沈范的奔走操持下，紫珍斋旁的荒地上街，依次兴建了几栋一模一样的院落。院墙高耸，院门紧闭。里面是一排排砖木结构标准厂房。酒厂是首先投产的，明代的蒸馏酒技术已经成熟，城乡的各种酒坊极多，出产各式各样的名酒和价格低廉的土烧。

郭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从粮食发酵开始酿酒。按照吴南海的酒业发展计划，穿越酿酒工业将在红薯和甘蔗大批收获之后才开始。直接在广州就购粮酿酒成本未免太高：工序多，酿酒用的水、酒曲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相当麻烦。而且在酿酒过程中会牵涉到大量的粮食运入和酒糟处理的问题一般传统的酒坊往往还附带养猪，为得就是处理大量的酒糟。郭逸可没打算在广州城里开养猪场。



酒糟：别名红糟、酒醅糟、粕等等，是米、麦、高粱等酿酒后剩余的残渣。在某些地方，人们把酒渣叫做酒糟。

因此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把土烧进行精馏，土烧这种白酒全国到处都有，工艺简单，价格低廉，批量又大。直接把土烧收购进来之后进行二次蒸馏，去除土烧中的杂质，提纯酒液，增加酒精度，就能做出高级品来。实际上现代的许多名牌白酒也是采用大量收购小酒厂的基酒，再进行勾兑而成的。比起这个时空最好的酒坊来说，穿越众还拥有可以量化的质量体系标准、现代化的监测设备和效率极高的蒸馏设备的优势。

蒸馏设备是在临高由机械部门制造之后拆散然后由登洲号运到广州。蒸馏器是生铁、锡和木材的制造的。这种蒸馏器比所有同时的蒸馏器在效率方面要好得多，它不再采用直接加热，它配有一台穿越一式小型的锅炉，非常简单的用生铁和油桶制造出来的常压锅炉，产生出水蒸汽来对蛇形管进行间接加热，土烧经过这样的精馏，最终产生的就是一种清澈如水，入口如烈火的高度烈酒，由于经过了二次乃至三次蒸馏，各种杂质的气味几乎完全消失，只留下纯正的口感。

和蒸馏器同时运来的还有几百个小型扁酒瓶，酒瓶上已经贴上印刷出来的商标上面是大汉将军戎装木刻图，下面印着个篆体汉字“国士无双”，下面又用小号简体字标注了一番。商标最下面是：紫诚记荣誉出品。最后商标上居然还有容积标称：250毫升。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做法是萧子山提议的：新度量衡、阿拉伯数字的推广要做到“润物细无声”。许多后来成长起来的穿越国的新一代正是从当年各式各样的“穿越货”包装上第一次知道了简体字、阿拉伯数字和度量衡。

酒出来之后几个酒匠品尝，都觉得比市面上的各种土烧要醇厚劲大，但是比起那些最好的白酒也只能算是伯仲之间算不上特别的香醇。有酒匠惋惜的说有这么好的蒸锅，他可以自己做曲，再找处好水就能做成粤省第一了。郭逸笑而不答紫诚记的酒的不在酒本身，而是玻璃瓶郭逸要走得是高利润的礼盒路线。他吩咐人将酒装瓶密封待用，第一批酒数量很少将用作商号开张时馈赠要人的礼物。

沈范在当地的漆器店里制了一百多个礼盒，内衬锦缎。每个盒子里装上两瓶酒和两个玻璃小酒杯。



酒礼盒

这个主意是本时空的酒礼盒上抄袭来得。在明代绝对算是破天荒的创意了，连沈老掌柜都赞叹不已，说东主真是大手笔。

郭逸却感叹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美，这些漆盒制作之精，装饰之华美是他从未见过的就沈老掌柜说，这还算不上顶级的作品不过是批量货色而已。

崇祯二年的整个正月，广州先遣站上上下下比临高还要忙碌，同时要开张三家字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轻松的事情。郭逸每天带着沈掌柜、孙常等人四出外拜客方面面都拜访。初来乍到，礼数周全很重要。每到一处，按对方身份不同，分别馈赠不同的礼物。当初在人市上

给过名贴的梁存厚家也特意去拜访了一次，梁公子见他买卖开张，颇为高兴，收了礼物之外，还回赠了本家自制的烧腊。郭东主和梁公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让沈老掌柜喜出望外：“东手段。居然结识了梁公子。”沈老掌柜悄声赞道。



烧腊：传统名菜，属于粤菜系。它包括烧鹅、乳鸽、乳猪、叉烧以及一些卤水菜式。

“梁公子有名么？”郭逸听刘纲说过：梁公子是个世家子弟，平素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而已。

“东主不知道？”沈范有些惊讶。“这梁存厚公子是故户部尚书梁仁埔地嫡孙。他父亲做过两任知府。他自己身上有个举人，在本地是赫赫有名大户。”

这沈老掌柜说，这梁家自诩诗礼传家，对珠宝玩器这种东西一向不上心。做他家地买卖怕是没门，但是他家在本地根基深厚，结交好了，有许多地好处。

“以后就多多地结交他好了。”郭逸随口应道。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沈老掌柜，广州城里地官员、士绅、大户你是不是都知道？”

“八九不离十。”沈范颇为自得。

“回去都写出来。我想知道广州城里所有当官的。”

沈范哈哈一笑：“有何难：一会打发人去书坊里买部《缙绅》不就知道了，大明朝廷上到大学士，下到未入流，但凡是个官，无一不有。”



清朝《緡紳》

“有这样的书？”郭逸还有些惊呢，别得不说，在原来的时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名录》这书是肯定没有的，就算有，也不公开卖。

“东主要，我这派人去买。”

“不急，”郭逸想原本情报资料组要派遣站搜集广东的官吏情况，他还觉得是件工程浩大的事情，现在看来并不复杂么，资料公开卖。

“还有没有细一些的？比那些曾经当过官，现在不当了，但是还有很大势力的”

“这有，本省的《緡绅录》。”

“好好，你会派个人把这些书都给买回来。嗯嗯，”他想了下，“我还想搞到朝报。”

晉

京報

無倫

奏晉兩提會奏擬將兩省鄉試原法全國通籌摺
查據該處神本郭員缺片
又查該處神本郭員缺片

聚興報房

目錄
同治六年六月十四日

上諭僧格林沁奏請將護送馬匹官員獎勵等語此次察哈爾
太僕寺卿牧羣內解到僧格林沁軍營馬四百匹均屬臚壯堪
以乘騎該解馬官員沿途餵養護解均屬勤慎未便波其微勞
除解馬官固山達拉普坦等暨兵丁三十八員名業經該大臣
賞給銀兩鼓勵外所有解馬官與長拉什色綏拉普坦張家口
照料官右翼蒙古驍騎校記名所屬庫豫吉太均着以應升之
缺儘先升用以示鼓勵該衙門知道欽此 上諭上年拾匪竄

朝報：是一种以简讯形式报道帝王日常动态和官员升降任免的公开的传播载体朝报，是一种更接近于现代大众传媒的封建官报。

“也不难，找个衙门里抄出来就是。只是东主要这个做什么？”沈范觉得奇怪了，要《缙绅录》对生意有用，朝报都是些朝廷的奏折朝议之类，除了当官的有兴趣，没人会去看的。

“朝廷的动向，对我等也很要紧。谁知道朝廷对海贸有什么打算？”

沈范想这也对，东主的货物多半是海上来的，朝廷若是严禁海贸，对东主就是很大的打击了。不过这种消息，只要和衙门里的书办、师爷甚至小官通好气，看到了及时漏消息出来就是了，没必要费力气去搞抄报吧？不过东主既然说了，办就是了，反正也不算难事。

“总督衙门里办文稿的李师爷和我很熟悉，许他些好处就是。”

“这事情你办就是，要用多少花销直接报给我，不要在柜面上开支。”

根据经济金融委员会的通知，派遣站的情报费不能再摊在开设商铺的经营支出成本中，必须另外建账管理核算。这让郭逸很头大了一阵：在人情开支这方面，很难确切的区分到底是为了情报还是为了生意，多半是兼而有之。最后经过商量，决定把人情开支全部算在情报费里。

“是，东主。”

回到紫珍斋，铺面的装修已近尾声了。为了避免有骇物议，装修还是比较传统的做法。沿街三大间铺面，方砖埔地，磨砖对缝的青砖墙不涂石灰，木格子吊顶，悬着四只大红宫纱灯笼，又有一排小型的义乌买来的玻璃灯。四周紫木回廊环绕，厅堂内悬着当地名家的诗文画墨，风格迥异，显得华贵文儒。仔细一看，作者不是本地世家，就是当政的官宦。便是厅堂中间悬着的“紫珍斋”三个大字，也是两广总督王尊德手下最红的幕僚，总督衙门赞画吕易忠的手笔，这三个字就花了郭逸五百两银子。空地当间摆设着一水的紫檀木的花几、条案、八仙桌和官帽椅，配用的各色花瓶、插屏、摆件无不是精品。全都从临高运来的苟家的东西，登洲号最近每次都向广州运送大批这类物件，一则派遣站开张字号装点场面可以少花钱，二来也能乘机销赃，免得堆得仓库里到处都是。闹得沈范心里直犯嘀咕：这么多好东西都是哪来得？别真是从海盗那里搞来的吧？

赞画：1、辅佐谋划。2、明代职官名。

四个玻璃展示柜位于正厅的两侧，十分显眼，为了确保安全，郭逸叫人在大柜外侧又额外做了一圈铜制栏杆，免得万一围观的人太多压碎玻璃。

销售的货样，都用从外面订制来的各色精巧盘盒托着，下面衬着黑、红、金三种颜色的绒缎，再配以每个柜子斜上方都吊着两盏煤油灯改装成的投射灯，柜子里的货样件件看起来都是流光溢彩。见惯了老式珠宝行里昏暗幽深环境的沈范也连连称奇，郭东主还真有神来之笔。

第一百五十四节 东方亮，西方也亮

紫珍斋的隔壁便是紫诚记了，这家字号眼下的主打产品无双酒，负责人张信发觉他手里的酒比玻璃瓶多出太多了，只好装在大酒瓮里等着临高那边出更多的瓶子。

不过酒匠们一刻也没停，每天都在加工从各处收购来的土烧。以至于广州的土烧价格已经开始缓慢的上涨了。

当郭逸发现紫诚记的白酒库存已经超过25吨的时候，他大吃一惊，问张信：眼下没有这么多玻璃瓶，做这么多酒有什么用？

“当然是卖了。”张信的计划很简单，既然玻璃瓶酒是奢侈品，那么就用简单的瓷瓶包装，向澳门的外国人销售。

“你这就说笑了，”郭逸说，“澳门才多少人口？能消费得了多少？再者欧洲人也会做水果烧酒，这粮食烧酒他们能喜欢？”

“郭大掌柜，这你不懂了。”张信嘿嘿一笑，“洋人一样有粮食烧酒的，伏特加不就是？还有杜松子酒，伏特加这玩意就是纯酒精兑水，做起来一点不难。杜松子也不是啥稀罕物，北半球到处都有，我们搞点来蒸馏蒸馏就是了。”



伏特加酒（Водка）：是俄罗斯的传统酒精饮料。伏特加酒以谷物或马铃薯为原料，经过蒸馏制成高达95度的酒精，再用蒸馏水淡化至40度到60度，并经过活性炭过滤，使酒质更加晶莹澄澈，无色且清淡爽口，使人感到不甜、不苦、不涩，只有烈焰般的刺激，形成伏特加酒独具一格的特色。因此，在各种调制鸡尾酒的基酒之中，伏特加酒是最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变通性的一种酒。2018年1月3日，全世界最昂贵的一瓶鲁索-巴尔特（Russo-Baltique）伏特加酒（价值130万美元）在丹麦酒吧被盗。



杜松子酒：金酒，又名叫杜松子酒（geneva）或琴酒，最先由荷兰生产，在英国大量生产后闻名于世，是世界第一大类的烈酒。金酒按口味风格又可分为辣味金酒、老汤姆金酒和果味金酒。

“可是市场太小了！澳门的人口”

“这就是奥妙”张信胸有成綉，“洋人有玻璃，千里迢迢运中国就成了稀罕物；我们中国人的瓷器，到了欧洲就是稀罕物了”

“我明白了。”郭逸恍然大，“所以说你要用瓷酒瓶！”

“广东乡下的土烧装玻璃瓶里就是‘国土无双’了；装上瓷酒瓶不就成了‘路易十三’了：来自神秘的东方的神秘瓷器装着神秘的美酒……这是多好的商业噱头。”

从苟家缴获地物资里以瓷器为大宗。当时清点估计足有数万件之多。这么多地瓷器在大明显然是找不到销路地。唯一地办法就是继续销售给原来地货主欧洲人。登瀛洲最近运来的货物中有许多瓷器的样品。本来就准备送到澳门去看看有没有需求。张信在偶然想到了用瓷花瓶装酒地主意。他选择了一只容量大概为6~70L地花瓶作为包装瓶。这种瓶在库存里少说也有万把只。

有了酒瓶，还有其他开发项目。现在穿越众手里还没有活性炭，做伏特加显然是没戏地。但是加点香料的蒸酒还是做得出来的，就是所谓地香甜酒。理论上，这种酒可以用水果、香料、鲜花至各种带有特殊香气地植物都行。由于可供选择地对象实在太多，张信犹豫不决，便用电报向临高地专业人士请教了。

“做出口酒用什么香料植物？”这个课题被火速发送到法石碌的桌子上。这个植物专家正带着几个初步表现出对植物学有兴趣的学生，专心致志地给采集到的本地植物制作标本。

听到这个问题地时候。法石碌地眼镜后面露出了一丝“终于让我等到了”地目光。

“这个嘛简单。用大黄好了。”

“开玩笑吧？”接到回电地张信还以为他疯了。大黄是什么东西？吃了拉肚子地泻药。拿这个蒸馏酒出来，就算是恶作剧吧，人吃了一次亏之后还会上第二次当？

“不开玩笑。”法石碌在回电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大黄是中医中的常用药物，它的起源是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等地，大黄入药可能是西域民族的用药经验，后来流传入内地。作为药物的历史至少有两三千年了。



大黄：是多种蓼科大黄属的多年生植物的合称，也是中药材的名称。在中国地区的文献里，“大黄”指的往往是马蹄大黄。在中国，大黄主要作药用，但在欧洲及中东，他们的大黄往往指另外几个作食用的大黄属品种，茎红色，气清香，味苦而微涩，嚼之粘牙，有砂粒感。秋末茎叶枯萎或次春发芽前采挖。除去细根，刮去外皮，切瓣或段，绳穿成串干燥或直接干燥。中药大黄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凉血、祛瘀、解毒等功效。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中国和欧洲的陆地贸易开辟了丝绸之路之后，大黄就由商队经丝绸之路运往西亚与欧洲大陆，驼商队从中国运输干大黄，越过高山来到中亚的布哈拉后通过黑海来到欧洲。因为通过小亚细亚到达欧洲，因此后来得名土耳其大黄。大黄在丝绸之路贸易中一度是相当重要的商品，在以后的日子里，中亚商人经营着这条经过波斯和其它中东地区的繁荣的大黄贸易线。到了明朝，形成了两条从中国出发的大黄贸易线：一条走海路经印度，另一条穿过戈壁沙漠、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转口贸易商品中，大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位于泽拉夫尚河三角洲畔，沙赫库德运河穿城而过，有2500多年历史，人口约25万，中亚最古老城市之一。9至10世纪时为萨曼王朝首都，1220年为成吉思汗所侵占，1370年被突厥人帖木儿征服。

大黄很早就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医生的宠爱。中世纪以来大黄贸易曾在丝绸之路上繁荣兴旺了一千来年。大黄能够健胃解毒，以肉奶为主食的民族，在还不知食茶以前就全靠中国的大黄，把它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大黄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最畅销的商品之一。由于阿拉伯的影响，大黄广泛地应用于欧洲的医药中。通过掌握方法的不同，它既能作为治疗便秘的泻药，又能作为治疗痢疾、腹泻的收敛剂，还能用于治疗烧伤、疖子、痛的药物。

后来欧洲人还培育出了食用大黄，可以用在各种点心和菜肴中，甚至作为水果食用。不过直到今天，药用大黄依然只有中国才能种植。大黄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以至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大黄节日。这种药物在国外受到如此的欢迎，大概是大黄的原产地中国很难想象的。

“乖乖，我就以为它是一泻药，没想到外国人当它是宝贝。”张信看了电报之后对郭逸说，“赶快派人去市面上买大黄吧，这玩意还能当出口商品呢。”

郭逸赶紧派人去市面上打听大黄的消息，发觉大黄早就有专门有字号经营出口买卖。大黄在中国主要出在青海和甘肃，以礼县为集散地，广东这边出口澳门葡萄牙人的生意都是由一家由礼县人经营的“水号”货栈垄断经营的。



礼县：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名优特产有礼县大黄、当归、羊肚菜、酒柿子等。有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秦第一陵园——秦西垂陵园、祁山武侯祠等景点。

虽然发觉这条发财门路被人抢了先机有些败兴，但是做大黄酒绝对是个冷门，张信叫人偷偷从各处药铺收进了大量的大黄，连夜清洗吹干。

中国传统的药酒基本都采用的是浸泡式，但是张信决定和做杜松子酒一样，采用酒精蒸馏法。

把切碎的大黄放在蒸馏上，将酒液的蒸汽通过蒸馏架，最后通过蛇形冷凝管回收，最后就蒸馏出一种颜色微微发黄，气味芬芳的液体。最后，根据薛子良的建议，在酒液中适量的添加了少量熔化的白糖液。使得口感略甜这下就不折不扣成了大黄甜酒了。

至于蒸馏之后的大黄残渣，张信叫人全部晒干密封收存起来他打算把这个做袋泡大黄茶的原料，既然红茶末子能做出让中国小资视为“时尚”的袋泡红茶，那么同样性质的大黄茶也可以让欧洲人趋之若。



袋泡红茶

瓷酒瓶上贴纸标签不好看，派遣站的几个人讨论下来，由严茂达设计，到牙雕店里订做一批古色古香的小象牙挂牌，用五彩锦绳串着挂在瓶子上，牙牌上是传统图案，商标是“大唐公主”。这个恶俗的名字让大家一致对张信表示藐视，张信说：“你说一高雅的，比如啥洛神之类的，外国人听得明白吗？你看法国那一水的名酒，不是拿破仑就是路易十三的，不更俗？我还没叫它康熙、雍正、乾隆呢。”



象牙挂牌



路易十三：路易十三是法国夏朗德省科涅克地区有**270**多年历史的雷米·马丁公司所生产，因其商标上有一匹人头马而得名。纯以干邑区中心地带“大香槟区”的“生命之水”调制而成，陈酿时间以几十年计算。各调酒大师毕生精力之作，堪称最上乘的干邑。同时，美酒美瓶，相得益彰。白兰地等级是根据桶贮时间划分的。人头马的生产标准高于干邑产区生产法令规定的标准，陈化期达到**50**年以上的称为路易十三。路易十三的故事也要追溯到**1850**年，当时人头马第三代传人之子**Paul-emile**买下发现于**Jarnac**附近的路易十三时代古战场上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酒瓶，瓶上的皇家百合花饰纹代表了酒瓶曾隶属于皇家的高贵门楣。**Paul-emile**申请了复制专利，并命名为“路易十三”。**1874**年，他将人马星座标志和已被称为路易十三的酒瓶正式注册为公司商标。至此，“路易十三”的时代开始了！路易十三酒瓶成为专门用于盛装人头马陈酿及最佳品质干邑的酒器，路易十三更成了顶级干邑的代名词。

“别，还是你的大唐公主吧。”郭逸笑着说，“只要不是啥兰贵人之类就好。”



德国兰贵人半甜白葡萄酒

“兰贵人？这点子也不错，不过洋人搞不清中国的老婆等级制度，辨不出这味，要不以后在内销品牌上用，还可以来个系列品牌。”

大唐公主和国土无双酒正在紧张的加工中，沈范招来的匠人也都到了。宝恒祥倒的时候，虽然老板开发了工钱，但是工匠平日里待遇微薄，没多少积蓄，过完年都为着前途担忧的时候，沈范的及时招揽不啻于是及时雨，对这家新东家都很感激。严茂达又对众人抚慰一番，表示待遇从优，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工作。当下每人又发了二百钱作为新年的利市。接着他拿出自己绘制的首饰图册，要匠人们发表一下看法。

出乎他的意料，匠人们对严茂达画出来的多数现代首饰持有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些首饰好看是好看，但是质量太过轻薄，份量不足恐怕难以讨好。严茂达费了半天的气力也没说服他们，看来彼此的观念还需要一定的磨合。

匠人们虽然不认同严掌柜的设计，但是毕竟他是老板，老板愿意怎么干是老板的权力，大家跟着干就是。原本还有匠人怕东家这么折腾迟早要关张，等看到了紫珍斋的货样之后，匠人们的共识是：有这么好的秘法玻璃器，严掌柜爱怎么折腾都没问题啦。

还有人对玻璃器提出了一些额外的加工建议，比如有个叫朱盛仪的首饰匠就提出，可以把一部分的玻璃杯子的手柄、杯缘镶上金银边，还可以加些小巧的花饰，做得更华丽些。严茂达对这样的建议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种破坏玻璃器美感的庸俗行为，但是他还是对此表示了赞赏创造力要鼓励，而不是因为和自己观点不同就扼杀，再者，他们的审美观应该比自己更适应这个时空。

第一百五十五节 郭逸的报告

幕垂下的广州城已是家家华灯初上，但对于打烊中的来说，现在正是对一整天辛劳的价值紧张盘算的时候。紫珍斋沈老掌柜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此刻是眉头紧锁，看着帐本的脸色也不是那么自然，还不时地发出那么一声长叹。倘若是他人看到此景，必定会以为这个老人家是为了紫珍斋惨淡的营生而心忧。紫珍斋自从灯节过后开张，也过了近半个月了。局面如何，大体能看得出来。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外人所想。

沈老掌柜来到紫珍斋只是为了践约之举。虽然他看到了紫珍斋的实力，但是他并不认为一无背景二无权势的郭逸能在商界众强林立的广州城中马上就能打开局面。他们这几位东家在筹备开张过程中各自都表现出不凡的能力，他还总是心存忧虑，生怕东家贪多求大，几个摊子一起铺开，难免顾此失彼。然而紫珍斋开张之后一个月的变化，彻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桌上摊开的薄薄帐本上一些数字赫然在上：“正月二十，西洋水晶杯一对，纹银五十两，记账；刘府刘员外；玲珑自鸣钟一只，纹银一百两，记账；百鲜楼王老爷；龙眼明珠项链三串，一千二百两，陈记粮栈陈老板，记账；南蛮七彩风情画三幅，纹银六百两，总兵府何公子，付讫……”帐面上的总额计有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两之多。

沈范入行四十年，倒也并不是没有见过如此数目的帐目。但这仅仅是紫珍斋开业短短十数天内的销售额，即使对于阅历无双的沈范而言，紫珍斋的赚钱本事也实在是太过恐怖了。自己不过是介绍了广州城中自己熟识的一些大户，郭东主便能够恰倒好处投其所好的拿出让其感兴趣的玩意，其察言观色人识人的本事简直令他叹为观止。

至于另两位东主，一个天天泡在作坊的工地上，监督着工人们造酒，另外一个则每天和工匠敲敲打打的做首饰。他见过的东家和掌柜多了，和一班烟熏火燎的匠人能混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没想到这位严东家是个匠人出身，一手高超手艺，就算去本地最大的首饰楼干活都有得饭吃。这郭东家一看面相就是富贵人家出身，怎么会和个匠人合伙做买卖……

想归想，面子上是一点都没露出这种感觉来。每天他在铺子里接待亲身来访的达官贵人，敷衍派来选货的管家仆佣。还要派出得力伙计带着货样和册子四处去跑，外有郭逸他自己开路，宝恒祥的伙计也都是业界的老手，业务倒也顺手。

最让他感到奇怪得是对务很少插手的郭东主居然在开张前搞了全新的体制：首先是全店上上下下按工作内容不同分为业务、杂役、工匠三种类别，每种类别各设不同级别按照工作性质享受享受不同待遇。比如业务的收入就要比杂役高，工匠则视各人的能力不同支薪。这个体制对沈范来说完全是全新的。

业务人员除了固定月薪，按每人每个月的销售额提成销售提成由每年三节收账结束之后结算支付。沈范初步估算了一下他自己之后吓了一

跳，按这个新制度，他仅仅本月的提成就有三十多两而他退休前最高也不过一年二百四十两。沈范不由得摇头，以为自己有些昏头了用算盘计算了一遍，还是这个结果。

要这样，自己一年岂不是拿三百多两的提成！沈范惊得差点下巴都掉下来，他现在的月薪已经是从优，言明每年三百六十两，全广州珠宝行的掌柜算是独一份了。要再加上提成……

他连连摇头，这个使不得，自己已经掌柜了，怎么好去拿提成，还是让“跑外”郭东主叫“跑业务”的后生小子们去赚吧。

至于那些工匠杂役东主也不亏待。技术好的给钱也大方。珠宝匠里技术最高的一个月能拿近十两，差的也能拿五钱银子。

最后东家还宣布紫珍斋年底地分红：每年地利润分成十三股。东家们占十股，全体业务人员占半股，工匠和杂役占半股，一股是“公中钱”，存在柜上。店伙家中有生老病死急用地。一概由这笔钱开支。最后一股则叫“养老钱”，凡是在铺子里尽心竭力工作，最后丧失劳动能力的，店里用这笔钱为其养老送终。制度一宣布，全铺轰动。世上会有这么善心地东家？沈范却并不怀疑东主们的诚意。他阅世很深，知道郭东主表现出来地善心绝非伪装，是真正地为做工的人着想。不管走到哪里，店铺给伙计匠人都是一日两餐。郭东主却说：“要人干活，怎么能只给两顿吃？”就改成了一日三餐。一日三餐，沈范感叹，他是熬了二十多年当上了掌柜才享受到这个待遇地。这紫珍斋里连学徒都享受到了，真是赶上了好东家。

至于其他零零碎碎地好处，那真是说也说不完：打首饰的屋子里太热，专门开了大窗户通风；屋子里放了装凉茶地木桶；院子里专门打了水井，做了石头槽，让伙计们下了工有地方冲凉。现在还在空地上造成排地新房子，说是给伙计们地“宿舍”。以后大伙就不用作坊里、铺面上、走廊里见缝插针地打地铺了。

这许多地功夫用下去，也难怪紫珍斋上上下下都劲头十足了。连等级最低地打更看门地老王每晚巡视也十分勤快。伙计们的脸上更是个个朝气蓬勃，这种精气神，过去沈范是感觉不到地。这不是因为生计所迫地努力，而是一种真正为自己做事的态度。

看到紫珍斋如此快速蓬勃地兴盛，他心里着实为恩人感到高兴，但是在高兴之余却不由地感到了一丝难以言述的隐忧，这般顺风顺水，未必是大喜之兆啊。沈范叹了一口气，轻轻合上了帐本。

此时郭逸正在僻静的安全屋中奋笔疾书：“致执委会报告：……来到广州已近三个月我部人员与海军部同仁的一致努力下，排除了初期的困难，使贸易方面大致走上正轨。为避免与高举形成直接竞争，我们决定不再直接经营鹅蛋镜，和高举达成了协议：鹅蛋镜将由高家继续代理，其对市场的控制和调节把握很好，供求价格体系稳定。从加快收款流程方面考虑，继续让高举代理产品也是合适的。”

“目前我们获利的主要项目来自各种工艺玻璃器，这类产品的获利

面较为狭窄，因有葡萄牙人从澳门输入类似产品，与我们形成一定的竞争。而且玻璃器在本地只是一种罕有的玩物，多数人不感兴趣。但是窗户玻璃在奢侈品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我们在某巨富家中看到其家中花园的建筑窗户上使用了少量的平板玻璃，据说当年购买价格极高，但是外洋商船因为此种货物路途破损过多不愿意运贩，市场上有价无货。”

“‘国土无双’酒作为馈赠礼物进行市场试探的结果令人满意，大多数受礼人为这种酒的玻璃瓶所迷惑。目前‘国土无双’酒是广州商界和官场上最时髦的礼品，有向高档礼物发展的趋势。但是第一批酒瓶已经全部用完，无法继续出货，望执委会尽快安排酒瓶的制造。”

“新开发的以欧洲为市场的‘大唐公主’已经完成了货样日将去澳门进行试销，如销售状况理想，希执委会将库存编号的瓷器花瓶全部拨给派遣站使用。”

“作为试验性销的16开AV图册在某些特殊的销售渠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解决了初期的现金紧张状况。考虑到此类货物的特殊性，不利于作为长期商品，因此提请执委会尽早安排烟草及简单轻工业品的生产，广州地面可以收购到优质烟草。”

“另，雷州的铺点进度已接完成。目前在海康县城内开设起威镖局分号一家，带骡马客店。收购榨坊三处，其中一处为水力驱动，二处为畜力，甘蔗庄五所，甘蔗田合标准亩1200亩。在徐闻县城内开设货栈一所，收购榨坊二处，蔗庄四所，甘蔗田合标准亩400亩。当地的甘蔗已经开始收割，请执委会速派专业人员到雷州主持糖业业务。”

他吁了口气，看了一眼正在电台上和张雨聊的火热的张宇辰，这个宅男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火腿”（无线电爱好者），虽然没有QQ，却学会了用莫尔斯电码和人聊天。这个热乎劲简直就不想从电台上下来，搞得每天都得找个身强力壮的伙计在外面拼命的骑自行车充电。

“这么热乎，看李赤骑不把你砍了才怪。”他嘀咕了一声，看了下笔记本，继续写道：

“人员招募情况，除了为派遣站招募计、工匠之外，还通过当地掌柜招募了大约三十名不同技术的工匠，他们已经答应愿意去临高工作，但是都不愿意带家眷，并且声明先干一年，是否长期干下去要看具体的情况。如能确认其条件，即与他们签订契约，请尽快派船来接。”

“关于在广州购买人口的事情，已经与当地士绅梁存厚达成了合作关系，我们以开荒种地为名招募逃荒农民，他则负责为我们与官府疏通。作为合作的诚意，派遣站以紫诚记的名义向他主持的善堂捐助白银一千两。现广州城内外各处的饥民不下数万，不知临高有多少接纳能力？”

“财政方面：销售额累计至本为止已达一万二千两白银，因这里的交易环境和我们所熟悉的不同，零售大客户都是采取赊账制度，销售额和利润很难迅速变现，账面数字较高。在开设据点店铺，招募人员上面

派遣站已经消耗了许多资金，我们要求从高举的应收货款中提取一万两白银作为下一步开展活动和维持费用。”

“请财政金融委员会尽快为派遣站制订经费使用手续、报销流程等规章，以便我们规范财务制度。”

郭逸写到这里，想到保险柜里大本的流水账和许多手写的条子，这几个月来花钱如流水，这个时空又没有发票，用钱就是打条子。他扪心自问里面没有一文钱为自己花费的，包括派遣站的其他人他也可以担保，但是长久以往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财政部门拿出制度，大家照章办事比较好，不然以后万一有事对景就是说不清的麻烦。

“……据点建设方面，除了大型商行紫诚记外，另有珠宝行紫珍斋一间（本地掌柜，可信赖），高档风月场所紫明楼一间，以上三家的正常收支目前持平。经整体核算估计，在不补充新货品的情况下，未来三个月中的收入应在二万两左右……”

郭逸揉了揉发酸的肩膀，继续写道：“情报建设方面。以高弟为首的市井情报收集网已经开始启动。高弟此人可用，但其父态度暧昧。如有可能，最好将其父母送到临高使用。以免其动摇。”

“全国、广东的官绅名录已获得，将随船送回，获得邸报抄件的渠道也已打通。”

“派遣站已花费二千两白银整饬广州繁华地段高第街三层阁楼一座，暂名为紫明楼，为情报专员PEPII活动所用。PEPII专员在广州达官贵人中已造成不少轰动，据闻与广州总兵何如宾的公子相当亲近，频繁出入总兵府。”当化名为裴莉秀的第一次在紫明楼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轰动场景，即使说是惊世骇俗也毫不为过，可没枉费辛苦布置的灯光效果。只不过，没想到明朝的追星族也这么疯狂，但若他们知道PEPII是……郭逸突然有种想扔掉钢笔捧腹大笑的冲动。

第一百五十六节 澳门游

郭逸等人决定在广州的既然已经站稳了脚跟，那么把临高的库存战利品换成现银就事不宜迟，如果能得到烧酒的订单，那就为即将开始的雷州甘蔗榨季的废料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出路。

执委会同意了这一新的开拓行动，考虑到从陆路进入澳门需要过关，明政府当时与葡澳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从海路进入澳门港。

葡萄牙人视澳门为其东亚贸易的明珠，对外国人极其警惕，但是对中国人来贸易者一概欢迎，这是进入澳门的有利条件。执委会还期望如果有可能，在澳门设立商行，以便不通过广州直接向海外出口。

1629年的澳门，正是澳门贸易史上最兴旺的时代，以澳门为中心的大三角贸易是当时国际贸易中利润最为丰厚的路线，穿越者自然也有染指其中的企图。

广州派遣站获得了执委会调拨的一只40吨的单桅船给派遣站掌握使用。从百图缴获的和海南当地购买的船只，使得执委会手中已经掌握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船队，船上的水手则是从广州本地招募来的，对珠江口的水文情况比较熟悉。

但是郭逸和马千瞩都认为，这次去澳门的行动是第一次探路，最好不要让刚刚雇用来的本地人参与。于是仍旧是从临高派出一艘70吨的双桅船“通济”号前往。广州派遣站人数有限，实际只去了一个张信，他曾经在洞庭湖畔一家小造船厂工作过，想实地看看澳门的造船和修船能力，也观察下澳门的葡萄牙船只状况。

其余的人员则从临高的越众中抽调。这个消息一传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都想去澳门开开眼界其实多半是想去开洋荤。至于要求参加的理由也是各式各样，商务考察这类在本时空滥大街的出国原因自然是通不过执委会的审查的，但是各人各有招数：比如工业部就提出要考察欧洲的工业科技水平；农业部表示要知道当地有没有欧洲、美洲的农产品引入；金融部门则提出对外国货币制度要进行一番考察，至于文印社的白多禄的理由更是让人绝倒——“本人系天主教徒，去澳门有助于和当地葡萄牙人交流”……最后这个考察团居然膨胀到三十多人，而原本连水手在内不过需要十来个人。

得到批准的人自然欢天喜地，都在自己的行囊里塞进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小玩意，准备去澳门行那欧洲水手在非洲、美洲用玻璃珠勾引土人妇女行苟且之事。没得到“澳门游”名额的怨声载道，本部门的头头们自然要安抚许愿一番。其中的风波也必——再提了。

赴澳门商贸考察团由文德嗣率领，迪亚娜多萨作为翻译随行，周韦森也借口照顾家属跟了过来，万一这大洋马在洋人同胞面前迷失自我逃走了可就不好办了。

通济号在广州装上了各种货样，把张信接上了船。沈老掌柜听说张

东家要去澳门，打算介绍个通事一起去，但是郭逸深怕自己这奇形怪状的一行人人为发觉就没有同意。沈范写了一封书信，介绍说他有个客户在澳门开绸缎庄，通晓番夷语，如果有什么需要以去找他帮忙。

番夷：旧指边境的少数民族。

澳门距离广州很近，严格说澳门、香港两地都可以算是广州的外港。其地管辖权属香山县。每个船上的穿越众差不多都背得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历史，有些人在本时空还曾经去那里游览，这个时空的澳门到底是什么模样，大家都极有兴趣。

船过珠江口，进入外海蒙德就发现了澳门。大家朝远处望去，只见这是一个海中的陆连岛。岛屿与大陆之间有狭长的陆地相连接，形状类似莲花。澳门地面积很小，现代澳门也不过16平方公里，这个时候的澳门还没有扩张地盘，不过是“依山筑城袤四五里”。



澳门半岛

莲花的茎梗上，有一道城门建筑，这便是关闸了。从陆地去澳门，必过此关闸。理论上说过了关闸就等于是过了边界，实际上明清两代政

府对澳门都拥有司法权和行政管辖权。只不过澳门地葡萄牙人长期搞自治，中国官府很少干涉而已。澳门真正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要在1842年之后。



澳门关闸：关闸，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两个的陆路通道出入口的其中之一。原位于关闸马路中段，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由广东香山所建，为中式闸门城楼一座，楼高三层，门楣刻有「关闸门」字样，并派官兵驻守。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关闸重修，增建官厅，设关闸汛。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加剧，关闸被强行拆除，门楣的「关闸门」石碑现今镶嵌於民政总署大楼内。葡萄牙官兵其後把澳门边界北移，另建凯旋门式大闸门，即今关闸所在。1993年，澳葡政府决定恢复对从中国内地出入境的民众实施边检措施，遂建成出入境验证大楼。验证大楼设东西两翼，东翼为入境大厅，西翼为离境大厅。另设中央大楼，并有一条直通拱门的观光走廊。

澳门有内外两湾，蒙德等人操纵着船只，向内湾驶去。从船上望去，整个澳门已经历历在目。这座城市从1583年葡萄牙人正式获得许可在此居住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在高额地贸易利润地支持下，城市建设粗具规模，高大的西方式城墙围绕着城市。各要点的炮台很显眼，英国次试图夺取澳门，葡澳当局对城市地设防非常上心。1623年前，澳门地各主要炮台都已经落成。

显然葡澳当局对中国船并不注意，出入海湾很随意，也没有拦阻检查。“通济”很方便进入了内湾的港口。整个内湾中停泊着好几艘葡萄牙船只，有二艘大船那高耸入云地桅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根据文德嗣地估计，这船在1500吨以上，在木制船中显得相当壮观了，这应该就是葡萄牙商人用来跑三角贸易航线的大船了。至于中国本地地各种中小型木船，在海湾内则数不胜数，多半是从广东福建贩运货物来地商船。

以天主教徒为借口混入考察团的白多碌随着大家上了岸，也不知文总带的那个外国女人是怎么和葡萄牙人交涉的，大家都顺利地上了岸。白多碌地英语还不错，但是此时此地英语和汉语一样无效，众人走在这弹丸之地地街道上，满耳满目鸟语心底升起一丝茫然。

澳门城市的格局和中国传统城市完全不一样，倒有些西班牙小城的味道，街道整齐划一。整个城市不大，以一条十字大街为城区的核心，十字大街的交叉路口一座高大的十字架。沿街的建筑多半是伊比利亚式的小楼，底楼是门廊，墙壁刷的雪白。从街道上可以看到沿街的窗户都关着百叶窗，有人便想起了在窗户下弹吉他的事情来。门多萨小姐用英文对文总说，这个地方很象委内瑞拉的一些内地小城，文总想这并不奇怪两者都是典型的伊比利亚殖民地城市。



西班牙小城

至于街上的行人那更是极有殖民地城市的味道：葡萄牙人、中国人、黑人和期间的混血人自然应有尽有，居然还有许多日本人，多半穿着葡萄牙人的仆役的号衣在前后奔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雇用日本人充当仆人、工匠、水手和士兵。另有些肤色黝黑，头发蜷曲的人物，看起来类似阿三。贼眉鼠眼，猥琐的东南亚土人也有不少。

街道上熙熙攘攘，颇为热闹：骑着马的贵族；坐着两人抬的轿子，戴着面纱，披着莎拉纱的贵妇人，后面跟随着打伞的黑奴。即使在远离祖国万里的殖民地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派头。至于各种肤色，衣衫褴褛的水手，自然也是街上一景，他们个个醉醺醺的，在街上东倒西歪。那些大户人家门口，则坐着穿号衣拿藤条的仆役，看到有喝醉的家伙企图乱闯就狠狠的给他一下。

此时的澳门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葡萄牙人常住人口包括他们的黑奴在内大约有一千多人，另有不列入统计的当地中国人、另外由于贸易或者充当水手短期停留的印度人和马来人也有不少。

众人沿着街道漫步东张西望了一番，一直没发现传说中有大洋马女招待的“小酒馆”。于是白多碌提议去看看著名的大三吧教堂没烧毁前是什么模样，大家一致同意。凭借大概的印象摸到原址的时候，才发觉此地正在大兴土木原来这大三吧教堂，即圣保禄教堂还正在建设中，满地都是石头和木材，工匠却都是些日本人。找了个会日本话的人去打听了下，原来这教堂1612年就开工了，众人想这效率可实在有些低，造了十七年，教堂还是一烂尾楼的模样，也不知道这十七年来这群日本人到底在干啥。



大三巴牌坊（原为圣保禄教堂）：1602年奠基，1637年全部竣工。而教堂前一段长石阶则于稍后完成。这间教堂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从其雏型起始，至现时仅存的前壁牌坊，先后经历三次大火，屡焚屡建。

白多碌利用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很快就从那些日本人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这群人大多是切支丹，在这里工作即是谋生也算是奉献。日本人对白多碌这位中国教友颇为热情，在一起用结结巴巴的拉丁文念了几句圣经之后，日本工匠说了当地的许多情况。

切支丹：日本的天主教也就被人称作切支丹教。

原来曾经让澳门繁荣一时的大三角贸易已经断绝了一路。据日本人说：因为1608年有马藩的船只在途径澳门的时候曾经和葡萄牙人激烈冲突，当时的在澳门任总督的安德烈索阿镇压了日本船只上暴动的船员，杀死许多人，并且处死了首领，在澳门主教的求情下才饶恕了15个俘虏的性命。

当安德烈索阿在1610年去日本贸易的时候，遭到了有马藩的激烈报复。定期船被人围攻，最后在绝望中安德烈索阿点燃了船上的火药库，葡萄牙人和日本的贸易至此中断了。

第一百五十七节 销赃

于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就被严重的损害了。几个日本切支丹颇为悲伤的说，现在把持日本对外贸易的是那些“异端”荷兰人了，他们在平户拥有商馆，真正的天主教信徒反而被驱逐出去了。最近虽然葡日贸易有所恢复，但是每年不过一艘船而已。本地的教会也损失惨重，原来在澳门的耶稣会在葡日贸易中是拥有40担生丝贸易的特权。



平户：位于日本长崎县西北部的城市，辖区主要位于平户岛，过去为平户藩的城下町，在日本锁国前为日本的主要国际贸易港。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即出生于于此，六岁之前都是跟随母亲住在平户。

这些消息对穿越众来说很有用处，不过进一步的询问已经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了，见到这非和 zwar 非洋奇怪教友的日本人都很激动，下面说的都是德川幕府迫害切支丹，日本教徒的各式各样的殉教和奇迹的事情，白多禄这个天主教徒其实当得不算太纯粹，对殉教这码事不大感兴趣，找个借口正准备开溜。日本匠人却非要他见见本地的教会的司铎。白多禄想这事情还是得请示下组织才行，赶紧来问文德嗣要不要和当地的教会接触，接触之后我方的态度又是什么。

司铎：指掌管文教，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

文德嗣考虑之后决定还是接触一下，看看天主教会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反正暂时拉个良好的关系也没坏处，说不定还能得到某些实际的帮助。当下同意他去本地教会，至于本身的来历问题按《被俘手册》说是了。

“尽量少说话，多听。”文德嗣叮嘱他，“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里的天主

主教修会主要是耶稣会的，这群人在传教方面特别善于变通，很容易迷惑人。”

“我明白了，文总。”白多碌随着工匠们去了。

余下的人继续街上瞎逛，渐渐地，发现街上的白种人少了，街道也开始变得中国式了。一打听，这里是德字大街是澳门的中国人聚集区，沿街到处都是各式各样悬着匾额的字号，张信注意了，以经营生丝和丝绸的店铺为多，也有许多瓷器庄。还有一些字号铺面精洁，却看不出卖得是什么货品，门口有青衣小帽的伙计迎送。大家正胡乱猜测，东张西望间忽然有家字号里出来个小伙计，请他们进去一谈。

一大群人都进去即无必要又很麻烦，这样大队人马的一起行动过于惹眼。文德嗣发现有几个穿着号衣的黑人一直在后面默不作声的跟着，大概是本地的治安人员，为了避免麻烦文德嗣决定除了自己和几个人进去看看情况外，其余人都各自组合成五六人一组自由活动。

中国人区的街道本来就狭窄，沿街的店铺又多，各种天棚把有限的天空遮掉了不少。光线不好，走进铺子里更是觉得里面一黯，有种微微的幽香气味传来。片刻之后，视力才回复过来。穿过门厅只见里面是一间典型的中国式的厅堂，青砖漫地，紫檀装修，一对义乌产的玻璃宫灯当间悬着，文德嗣一看就乐了，看来我们的东西已经是身份的象征了。

正看着，从屏风后门出来个穿着究的中国商人，他先作了个揖自我介绍说是“泰隆”商号的管事黄顺隆，双方见礼互通姓名后各自落座。这黄顺隆倒也爽快开门见山就问文德嗣：是否是澳洲的商人？

“正是。”

“人说澳洲商人短发。一见之下果然不差。”黄顺隆似乎是笑了一下“文掌柜来澳门。是来做买卖地吧？”他又故作神秘道“莫不是有些广州脱不了手的货色”

文德嗣等人一惊所谓在广州脱不了手的货物，无非是从苟家黑吃黑抢来地赃物。难道这里和苟二有瓜葛？负责保卫工作地王瑞相已经摸到了身后的54手枪的枪把。

看到文德嗣等人有些紧张。这黄隆哈哈一笑：“各位的来历，不才虽然足不出这澳门，却也有些耳闻。足下一履澳门之土，在下就静候诸位到来了，小店不大信誉却是四海皆知。”

原来那几个跟随在后面地黑人是他家的，文德嗣恍然大悟。

“什么信誉？”

黄顺隆颇为得意地拿出了个金皮小盒。用指甲在盒子里挑了些烟末出来嗅了嗅：

“文掌柜在临高很缺硝石吧？”

“颇感匮乏。”文德嗣想先顺着你的话说，看看你有什么意思。

“其实高大掌柜做这个是个外行，”黄顺隆抹了抹嘴唇，鼻子下成了一只黄色的蝴蝶，“论到硝石火药，我这里的货色可比他的好得多。”

原来是个专门倒卖违禁品的人物。文德嗣想这倒是件好事，光依靠高举作为采购商，依赖度过大，从供应角度来看过于危险，如果能就此再搭上一条线的话更好。

原来这“泰隆”专一做外洋生意，底下有十几条小型快船往来广东沿海的洋面。将当地的些绸、瓷器、药物和手工艺产品送到澳门，再卖给葡萄牙人。不过他还有另外一挡生意就是为海上的船只提供各种必需品，所谓的必需品，从修船用的木材、铁器、粮食和火器、火药之类。自然他随之而来的另一项买卖就是专门收购海盗们的赃物。

当然，澳门不是海盗港，无论销赃还是给海盗贩货都是违法的。除了葡萄牙总督的威权，澳门本身并不能保护他躲开《大明律》，不过黄顺隆在本地经营这项买卖已经很多年，能平安的理由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有的是钱。另外，他还娶了个葡萄牙老婆，这让他在自己的宗族里声名扫地，几乎被从宗族除名。



《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这样的人显然很符合穿越众的需求，当下文德嗣取出一份单子，上

面都是从苟家庄搞来的各色贸易品，诸如铁器、棉布、呢子、皮革、铜器之类对穿越有用的东西自然是不卖的，但是大量的瓷器、丝绸和手工艺品留着无用，都是尽快脱手的目标。

当下商议了价格：黄顺隆用四万皮阿斯特买下穿越这张货单上的所有商品。穿越负责讲货物送到澳门，双方钱货两清。另外，黄顺隆额外再给穿越众生铁一万斤，硝石一千斤。

“不知文掌柜喜用哪种方式结账？”黄顺隆问。

“有什么区别？”

“若是文掌柜喜欢现银的，鄙人就得事先准备一下，毕竟四万皮阿斯特也是小数目。”

如果穿越众不用现银的话，黄顺隆将用在本地营业的印度婆罗门商人的票据付款。这种票据在整个东南亚，至印度次大陆的果阿和马德拉斯都是通用的，随时可提现款，大额支付的时候可以直接当支票用。

要按文德嗣的想法不如收票据，以后在本地也要经常采购，现银笨重运来运去很不方便，但是转念想到马上在临高推行了币制改革需要大量的贵金属准备金，于是商定一半现银，一半收票据。

双方的交易算是达成，黄顺隆笑得象狐狸一样，显然这笔买卖他是占了很大的便宜。黄顺隆又提起澳洲奇货甚多，希望在这方面能有合作。文德嗣暗暗得意：俺们的东西果然是人见人爱么。

当下派人回船，把穿越集团自产的几样有限的商品都拿出来给他过目。主要是各种小型的玻璃器，广州派遣站的大黄酒。他看过之后眉头皱了两下方才说道：“这些物件好是好，只是销路有限。”

他指着各色的玻璃器说：“这些玻玩意，佛朗机人每船都有运来，虽则不过是些玻璃碗、玻璃珠，东西也不如你们的好，但是骗骗南洋的土人足矣。至于酒，他们多喝果酒，这烧酒恐怕未必有兴趣”

倒是渔业组打鱼的时候，顺带搞来的百来个玳瑁壳卖出了个好价钱，黄顺隆说这东西葡萄牙人很喜欢，有多少要多少。

黄顺隆知道一些他们在临高的事情，似乎想打听穿越众未来的企图：澳洲将来会不会再派大船来？澳洲是不是打算效法葡萄牙人窃据临高作为对大明的贸易据点？如果是的话，澳洲人是不是打算插手这里的贸易？这些问题显然不仅是他想知道，文德嗣忽然意识到其实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也很想知道。

当下理了下思路，说澳洲暂时没有船来，至于临高这个地方自然是要继续待下去的。

黄顺隆“好心”的提醒他们要当心郑芝龙的行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此人野心勃勃，又投靠官府，迟早闽粤海面的各路海上好汉都会被他们攻击。看来郑芝龙是很遭人嫉恨呢。文德嗣的脑海中灵光一现，又觉得很荒谬，摇了摇头。

文德嗣问及刘香和诸彩老的情况的时候，黄顺隆说他们都有代理人在澳门，但是本人和团伙中的主要成员向来不在澳门露面。这地方还是处于大明的法律管辖之下的，若是官府一纸缉拿文书过来，葡萄牙总督还是要遵命捕拿移送的，若是香山县令是个强项令，搞不好还会亲自带人进城抓捕，就算是总督也没法庇护。

强项令：语出《后汉书-酷吏列传》中董宣的事迹。形容人刚正不阿。

文德嗣问：“本地可有一位叫李丝雅的女子。”

第一百五十八节 魏斯兰度

文掌柜知道此人？”黄顺隆似乎并不惊讶，“在本地有名的人物了。”

“有何不知。”文德嗣一想到当年被擒之辱，简直欲将其如何如何，但是这念头露出来则大大的影响形象，“此女和我们颇有渊源。”他含糊的说。

说颇有渊源，即可以说是彼此有合作，也可以说是有仇，算是中性表达。

“呵呵，文掌柜不必隐瞒了。此女行事特立独行，心狠手辣，想来和贵处也有构怨了。”

文德嗣不言，算是默认了。

黄顺隆说这里只知道李丝雅是葡华混血，具体其父母是谁身在何地谁也不知道。但是她住在澳门的葡人居住区，屋宇宽敞奢华，虽然干得是刀头舔血的买卖，却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本地葡萄牙头面人物的聚会上，显然父母出身不低。

“此女极不好惹，”黄顺隆压了声音，“她视澳门为自己的巢穴，在本地行事还算收敛，但是一旦出海，行事极其狠辣。而且诡计多端，诸位若与她有了过节，平日行事要多加小心。”

文德嗣含糊的应了，又打听到了不少具体的李丝雅的消息：她的双桅快帆船，船名就叫Lotus。最近不在港内，大约是又出海去了。连她的住址都打听出来了，文德嗣一度有了派北炜来次特种行动的念头，但是黄顺隆接着说他不敢肯定李丝雅是不是真得住在那房子里。黄顺隆虽然娶了个葡萄牙老婆，但是这个女人的出身不高，并不能为他和葡萄牙上层人士的交往增加多少筹码，唯一的好处是他能毫无障碍的和葡萄牙人做买卖。本地葡萄牙人上层的活动他所知甚少。

黄顺隆照中国人的习惯，要留他用饭，但是文德嗣无心逗留，张信更是急于去找卖大黄甜酒的地方。于是双方议定了未来接头的印章和暗记之后便告辞了。

出门之后转了一圈，回了集合地点十字大街广场的十字架下，发现白多碌已经回来了带着一种宗教信徒所特有的微笑，手里还握着一本皮面圣经。文德嗣心想不会这一个多小时就被耶稣会洗脑了吧？正在打量着，白多碌已然兴高采烈的迎了上来。

“文总，有个好消息。”

“本地的耶稣会会长想见您。”

耶稣会这个名词，立刻在文德嗣地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身着黑衣，阴森森地人物坐在大理的黑屋子里。耶稣会会长见他做什么？难道要给他宣示主地福音？文德嗣想穿越众的宗教政策问题倒一直没讨论过，要说本时空地各类宗教他都不怎么喜欢，要说最好还是搞个什么“圣教”，他

自己当天使长比较好。只不过本次穿越地人太多，估计是没这个可能了。这群现代人别得本事稀松，政治斗争地门槛都精得要死。

“先找个地方，把你见到司铎地事情说一下。”文德嗣说。

在这座城市中心的葡萄牙社区，一座小型然而精致的教堂厅堂里，南中国灼热地阳光透过窗户上用铅条镶嵌地小块玻璃，照射在大理石地地面上，留下影影绰绰地光影。

有个身穿修士袍地人坐在一张大书桌地旁边，垂着头，似乎是在思考。桌子的四角镀金，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还显眼地放着一只做工精致的乌木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



17世纪西班牙木雕耶稣受难像十字架

他的背后是一个雕工精致的大壁炉，看上面的纹饰和和大理石独特的花纹，说不定石头和工匠都是来自遥远的意大利呢。当然在最冷的日子也不会低于20摄氏度的南中国，这个东西纯粹只有装饰的意味，象征着驻澳门的耶稣会分会长的权力。这位分会长掌握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一切天主教传教事务，在教会中的地位甚至无需服从澳门主教的权威。

这个孤独的身影就是澳门耶稣会会长杰兰扎尼。

此时，杰兰扎尼孤身一人，他的身体很虚弱，多年前他在北大年的

传教时候得了疟疾，虽然用烟草治疗之后留下了一条命，但后遗症至今还时而还作。但是一股强大的精神之火却在这虚弱的身体中熊熊燃烧，也许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他对传教的事务就愈感到急迫。

“这群蠢货！”他自言自语，“不管是方济各会还是奥古斯丁会的人，都是一群蠢货。他们自以为信仰就是一切的磐石。殉教便是光荣，难道1596年在日本的闹剧还要在中国再重演一次么？”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译法兰西斯派，拉丁文名**Ordo Fratrum Minorum**，是拉丁语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

奥古斯丁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原指遵从奥古斯丁所倡守则的天主教隐修士。

他的书桌上，丢着从马尼拉的耶稣会来的信件，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不是偶像崇拜，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有向教廷高层蔓延的趋势。唉唉，虽然耶稣会在教廷拥有极大的势力，但是势力和敌人永远是成正比的，更不用说有那些国王和贵族，他们都企图把耶稣会当作自己的工具，而不是上帝的。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经教皇保禄三世批准。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等，而主张军队式的机动灵活，并知所变通。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在发最后的誓愿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并对宗座绝对忠诚。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积极宣传反宗教改革，1556年圣罗耀拉去世后，其会士已遍布全世界。

“讨论吧，讨论吧，最好这事情永远也讨论不完。”杰兰扎尼很清楚，除非按照耶稣会已经在北京的传教士们的主张：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只是一种纪念活动，否则目前进展就不大的中国传教活动将会更加困难。他到澳门已经好些年了，深知祭祖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派出去的传教士，除了利玛窦还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外，十之八九都被中国人的地方官府驱逐了回来，有的则干脆下落不明，杰兰扎尼知道他们多半已经走上了殉教的道路。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传教活动远不如日本的那样顺利。虽然通过利玛窦的努力，争取到了一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信徒，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的首都，参加了朝廷的天文修订和军械制造事务，但是信徒的发展数量始终迟滞不前。他很清楚，中国的普通民众、官吏和知识分子对他们这些面貌风俗迥异的外国人始终保有戒心。

他叹息了一声，仿佛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

“什么事？”

一扇藏在帷幔后门的门悄悄打开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轻轻的走了进来：

“大人，兰度爵爷来了。”

“嗯，请他进来。”

不一会，门外走进来一个军官。

这个人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身材高大结实，眼睛机灵有神，蓄着黑色的短胡子。他按照当时西班牙式的打扮，用紧身马甲和雪白的蕾丝边打扮着自己。斜挎过胸膛的宽皮带上沉重的佩剑不时地敲打着皮靴。这副打扮还有灰色冷酷的眼神都说明这是一个刀头舔血的职业军人。

他摘下帽子，按法国式的礼节向会长施了一礼，然后毕恭毕敬的站着，但是神态庄重，完全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应有的模样。

会长注视着眼前的人。他的目光深沉，看不出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危险的家伙，会长心想，我真能把这任务交给他么？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冒险家自称叫魏斯兰度，虽然他说自己是意大利帕尔玛地区来的一个世家子弟，可是此人的意大利语说得十分蹩脚，杰兰扎尼身为他的同胞都觉得汗颜。人们发现，他会时不时的冒出英语来。要不是他的容貌和对信仰的坚定，会长真怀疑他是个异端的英国人。

这样的冒险家在当时的远东洋面上到处都有，他们有或真或假的身世和背景。企图从这大航海的繁荣中捞取属于自己的一杯羹。会长想：也好，反正这种人毫无根基，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他也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他仔细的看了一会军官，沉默了片刻，说：

“您就是魏斯兰度先生吗？”

“我就是，大人。”兰度说。

“自从您跟随科曼热神父的船到澳门来，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在澳门的生活还习惯吗？”

“非常的习惯。”兰度坦然道，“就是我的钱袋很瘪……”

会长笑了：“没有人觉得钱袋很饱满。”他拿起一卷文书：

“您参加了阿拉贡内斯的那次行动？”

“是的，会长大人。”

“您写给科曼热神父的报告非常的详尽，显然阿拉贡内斯的敌人并没有需要您出手就把他给打败了。”

“是的，会长大人，那些中国人的火力十分猛烈，抵抗意志也很强。”

“是澳洲人吧？他们自称是澳洲人。”

兰度耸了下肩：“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虽然不是明朝的人。”

“阿拉贡内斯的船还在修理吗？”

“他每天都在酒馆里招募水手，我想他很难找到足够的人，即使他愿意招募中国水手。”

“他们会从马尼拉给他送来人的。”会长低声说。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此时正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双方的关系也无法用融洽来形容。澳门至今没有升起王旗，马尼拉总督和那里的贵族们时刻都打算着把澳门归入其统治。

身为一个意大利人，杰兰扎尼对西班牙人本能的感到厌恶。

“您是一个勇敢的人。”会长说，“您对教会的忠诚更是有目共睹，”他想起了什么，“听说您在黑山和异教徒们打过仗？”

“是的，作为志愿兵。”兰度骄傲的回答道，“我可以太太平平地在家过日子，不过我还是去了那个多山的地方。”

“很好，”杰兰扎尼继续说，“您发挥才干，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

这个狡猾的意大利人立刻做出一副“忠诚用事”的模样：“愿为您效劳！”

“不是为我，是为了我们的教会。”

第一百五十九节 传教问题

“是，大人。”兰度依然是毕恭毕敬。但是会长很明白这个家伙也就“是个教徒”而已，要说他对教会有多少忠诚度只有魔鬼才知道。耶稣会的消息极其灵通，杰兰扎尼知道此人一直在打澳门的铸造场的主意，偷偷得把里面的大炮、火绳枪和火药卖给拉德斯龙海盗们（欧洲人对中国海盗的称呼）。在澳门做这个买卖的人很多，能直接把铸造场的东西搞出去卖得他算是唯一一个，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铸造场的主管。

“听着，兰度先生。”会长用正式的口吻说，“我要您回到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上，阿拉贡内斯现在缺少军事副手，还会象过去那样看重您的。”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阿拉贡内斯大概打算继续和刘香去汇合，挑战郑一官。耶稣会不希望看到尼古拉斯（郑芝龙的教名）在这场争端中败退。”会长说道，“我们无法直接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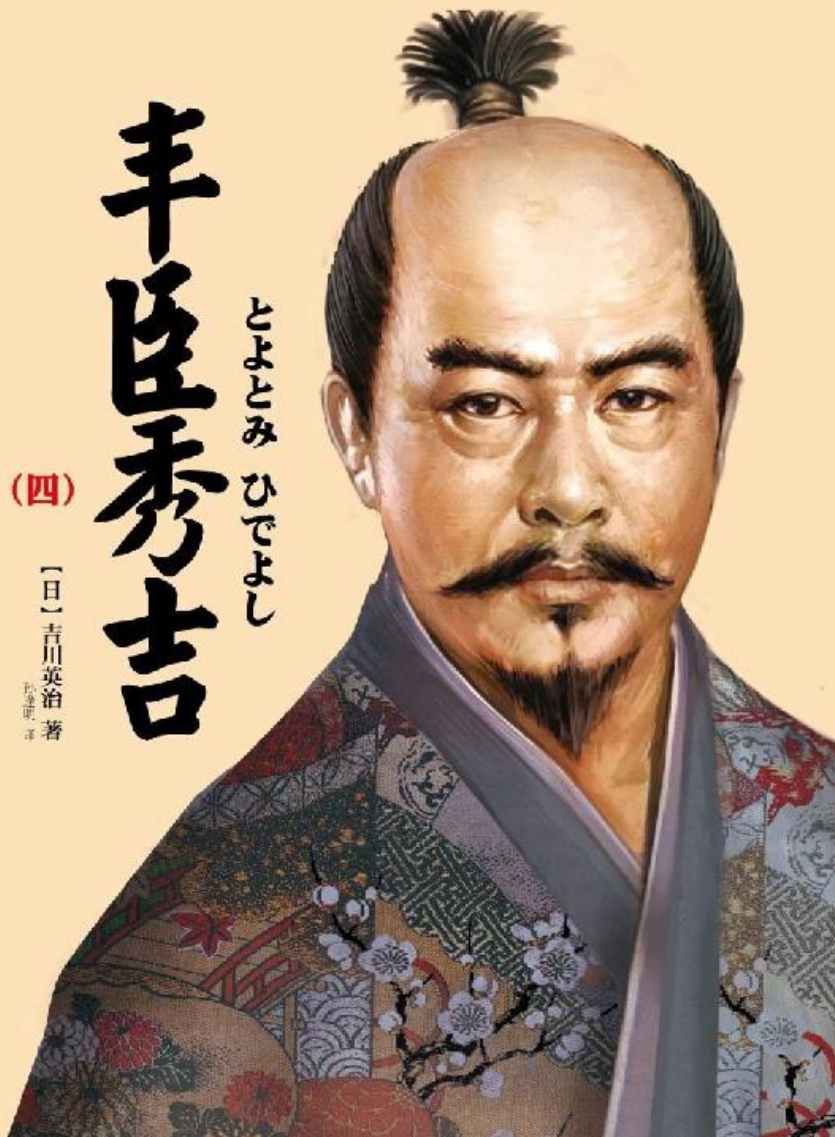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和郑芝龙之间的关系很深，不仅有商业利益，还有传教方面的需求。郑芝龙早年在澳门受过洗。在丰臣秀吉发布第一次驱逐耶稣会会士的命令之后，耶稣会就经常利用跑日本航线的郑芝龙的船只偷运各种宗教书籍到日本。这使得澳门的耶稣会极不希望西班牙人在这场争斗中获胜。

丰臣秀吉

(四)

「日」吉川英治 著
杉山明 译

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



丰臣秀吉：（日语：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原名木下藤吉郎、羽柴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天下人，著名政治家，继室町幕府之后，首次以天下人的称号统一日本的战国三杰之一。丰臣秀吉是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乡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本是足轻（下级步兵），后因侍奉织田信长而崛起。本能寺之变后，在织田氏诸家臣内部斗争中胜出，成为织田信长实质的接班人。天正十三年（1585年）担任关白，后担任太政大臣，获赐氏姓丰臣氏，后将关白职务让与养子丰臣秀次而自称“太阁”。建立了新的封建体制：确定士农工商的身份。奖励新兴工商业，扶植城市的发展。天正十六年（1588年）颁布刀狩令，收缴民间武器，实行兵农分离，使武士集中居住于城市。宗教方面，保护佛教寺院，压制天主教的传布，迫害西班牙传教士，开日后禁教锁国之先河。丰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幕藩体制转化有一定成就。在位后期逐渐变得昏庸多疑，并发动文禄庆长之役，庆长三年（1598年）9月18日病逝。其后部将德川家康趁机夺取政权。

“我明白了。”兰度猾的笑了。

会长沉默了，他知道这男人看似恭敬的聪明之下是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傲慢，仿佛他自己是上帝一样全知全能，虽然他努力的隐藏着。

这个坏蛋，他想，如果上帝容许我活到那个时候，我就把他交给菲律宾的异端裁判官们，让那些狂热的多明我会修士去收拾他吧。

此时他却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你要记得，不能让他对尼古拉斯取胜，其他的事情阿拉贡内斯想干就什么就让他去干。除了”他思索了一下，“琼州府上的澳洲人”

“是说海南岛上的那些奇怪的中国人。”

“对。随您怎么称呼，您明我地意思。”他思考了一下。“阿拉贡内斯如果够聪明地话，就不会再去招惹他们。否则地话，您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我想他们会乐于得到您的帮助的。”

“是。会长大人。”

“去找科曼热神父，他会再给您五十个银比索，您可以去行动了。”

“会长大人果我要上阿拉贡内斯地船。我就得还清在这里的旅馆费用。还有欠酒馆的钱。我是个老军人，穷得一文不名，去执行冒险任务得花很多的钱。”

“科曼热神父上次给过您一百个银比索。”

“这些钱我已经花了，您知道我在这里毫无积蓄，仅仅为了生活就背了一身的债。”

杰兰扎尼沉思了片刻，仿佛很不甘愿地向一只锁了三重锁的螺钿中国漆柜走去，从里面拿出一只钱袋，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明1338黑漆嵌螺钿凤凰牡丹纹顶箱立柜

螺钿又称螺甸、螺填、钿嵌、陷蚌、钿螺、坎螺以及罗钿等，螺钿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瑰宝。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的“钿”字，据《辞海》中注释，为镶嵌装饰之意。由于螺钿是一种天然之物，外观天生丽质，具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效果，因此也是一种最常见的传统装饰艺术，被广泛应用于漆器、家具、乐器、屏风、盒匣、盆碟、木雕以及有关的工艺品上。

螺钿漆器是中国传统漆器品种之一。用经过研磨、裁切的贝壳薄片作为镶嵌纹饰的漆器。薄螺钿漆器约创始于北宋。所谓薄螺钿是通过精心选用夜光螺等优质贝壳，将其剥离、裁切成纤细的点、线、片，然后一点一点地嵌贴于漆器底地上，有时还间以金、银的条、片、屑等，再经髹饰、推光而成，作品五光十色，灿若虹霞，精致纤巧。代表性的实物有1955年在河南洛阳唐墓中发现的人物花鸟纹镜。

“拿着，这里是二百个银比索。”

兰度向会长行了礼，把钱袋塞进他的口袋里。

“那好，您去吧，”会长庄严的为他划了一个十字，“您为天主效力的时候不用顾忌任何事情，您知道：耶稣会有权赦免那些最严重的罪过。”

兰度深深的鞠了一躬，吻了他的戒指退了出去。

听到帷幕后门的门关上的声音，会长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他没有向任何方向看，吩咐道：“昂布莱尔，请文掌柜他们进来吧。”

兰度沿着一道只有内部人员才会上下的楼梯下了楼，来到院子里。有些得意的拍了下腰间的钱袋，看来为耶稣会服务的确是件明智的选择，都是很慷慨的人么。

正想着的时候，看到有教士引着几个人走了过来。兰度心中一动走了几步，闪到了廊檐的阴暗处。

当他看到一行人短短的头，和身上的蓝色作训服的时候，他微微一笑。待到这些人走进屋子去的时候他才闪了出来。

“好呀。”兰度若有所思的说，“你们这群澳洲人！”

“您好，文掌柜。”杰兰扎尼站了起来，欢迎着这几个装束古怪的人物。他早就听说过这是些奇装异服的人士，但是当面仔细一看，他们的装束简单面料也甚讲究，款式和欧洲人略有相似之处，至于那剪得极短的头还给了他一些好感。

文德嗣微微鞠了一躬，眼前的这个教士穿着精致的黑色教袍，黑色的微微卷曲的头，带着和蔼迷人的笑容。

杰兰扎尼的汉语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算是很好，虽然不可避免的带着口音。时空加上国籍的差别，使得双方交流颇为费力。文德嗣提议，改用一种双方都能明白的、准确的语言来交流。

“说拉丁语吧。”说着，他把迪亚娜门多萨叫了过来——这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还懂拉丁文。

拉丁文：拉丁文原为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天主教的流传扩展为欧洲通用语言，现仍为梵蒂冈使用。拉丁语是个综合语。

门多萨小姐是在本时空第一次见到一位真正的神父大人，居然激动的忘乎所以，马上跪下去吻他的戒指。这让杰兰扎尼即惊讶有高兴——澳洲人中间主的信徒还是有不少的么。而这位美丽的信众显然不是中国人，她的外貌让他想起来自己故乡的女人，也是这样的妩媚和活泼。

有了个良好的开头，自然下面的会谈就变得有“友好而富有建设性”的了。杰兰扎尼对穿越众的来历极其有兴趣，特别是他们提到的澳洲。这是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风气所向，欧洲人对此类消息都极有兴趣，每一个地理发现，都意味着获得财富、土地和权位的新机会。文德

嗣当然不肯吐露这所谓的澳洲到底在哪里，以欧洲人贪婪的本性，要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个好地方，还不立马蜂拥而至。实际上澳大利亚此时已经被发现，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的船只就驶过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间的海峡；同年，荷兰人威廉姆士的杜伊夫根号涉足过澳大利亚，此后就得了个名字叫“新荷兰”。不过这些发现并未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发现者们认为新荷兰荒凉贫瘠没有价值。直到1770年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丰饶的东海岸，澳洲殖民才算揭开了序幕。自然，在这时空里，穿越众是把澳洲划入未来他们直属的领地中去的。



澳大利亚位置



库克船长：詹姆斯·库克，FRS，RN（James Cook，1728年10月27日（旧制儒略历） - 1779

年2月14日），人称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库克年少时曾于英国商船队服役，在1755年加入皇家海军后，他参与过七年战争，后来又在魁北克围城战役期间协助绘制圣劳伦斯河河口大部份地区的地图，战后在1760年代为纽芬兰岛制作多张精细的地图。库克绘制地图的才能获得海军部和皇家学会的青睐，促成他在1766年获委任为HMS奋进号司令，首度出海往太平洋探索。库克曾经三度出海前往太平洋地区，在数千公里的航程途中深入不少地球上未为西方所知的地带。透过运用测经仪，他为新西兰与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岛屿绘制大量地图，地图的精确度和规模皆为前人所不能及的。在探索旅途中，库克也为不少新发现的岛屿和事物命名，大部份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都是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在历次的航海旅程中，他展现出集合航海技术、测量和绘图技术、逆境自强能力和危机领导能力等各方面的才华。1779年2月14日，库克和他的船员在第三次探索太平洋期间，与夏威夷岛上的岛民发生打斗，遇害身亡。

文德嗣不但含糊其辞，甚至把具体方位也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把澳大利亚给搬家到广袤的太平洋中心去了，有兴趣就上那好好的兜圈子找吧。至于本国的历史，自然就是被俘手册上那套东西了。

没想到这番瞎掰居然引起了会长的极大兴趣，他不断的追问着，闹得把迪亚娜门多萨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想一想，再用英文翻译出来，文德嗣英文还是听得明白的。原来这家伙把澳洲当成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了。



亚特兰蒂斯：（希腊语：Ἀτλαντὶς νῆσος，英语：Atlantis，法语：Atlantide，意为“Island of Atlas”，“阿特拉斯的岛屿”），又译阿特兰蒂（提）斯。位于欧洲到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大西洋之岛，一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最早的描述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据称其在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公元前350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古希腊广泛流传。在对话录中，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第一次描绘了亚特兰蒂斯。2011年时，一支考古队声称他们已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的位置：在西班牙南部的泥滩之下。2013年12月，葡萄牙西边海域发现海底金字塔，疑似亚特兰蒂斯遗迹。

传说中亚特兰蒂斯以海洋之神的子民自居，对大海有着强烈的崇拜，它与利莫里亚文明（Lemuria）并存于当时的地球，利莫里亚文明位于现今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一块古大陆上。两个文明在一万年前先后沉陷于灭世洪水之中。

接着他又提出了问题：澳洲的教会是从何处来的？教会的领导人是谁？典籍又是从哪里来的？澳洲教会是否知道教廷的存在？澳洲教会的

圣经既然是翻译成汉语的，又是何人所翻？这一问题差点让文德嗣翻了白眼，这会长的求知欲还真是旺盛。

幸好白多碌这家伙还没丧失立场的乱讲，文德嗣心想，要不他乱说一气了之后，我就没法扯淡了。他还算知道轻重：在和司铎谈话的时候推说自己地位卑微，对国中事情所知甚少，干脆来个一问三不知。

文德嗣对本身编造穿越的宗教体系没多少准备，不过他并不希望给耶稣会留下一个他们热衷天主教会的印象。虽然包括他自己在内，有很多人期望利用天主教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宗教体系替代未来统治区的宗教信仰。既然要合作，就得把价码开得高一些。想传教？可以，拿出足够的代价来。

想好了基调，文德嗣就说教会是澳洲历来就有的，至于是什么时候来得，典籍之类，连本地教会自己都说不清至于更多的教会细节，他本人也不是很明白，因为他不是信众。

他轻描淡写的一番描述，显然让会长大人很失望。杰兰扎尼原以为这个凭空冒出来的国家有可能是约翰长老国之类的失落的基督教国家，没想到当权的并非基督教徒。看来访的七八个人的模样，除了一个白多碌和眼前这个拉丁裔女人，大概也没什么信众在内。

约翰长老之国：16世纪西方盛传的东方基督教国家。《东游录》中，鄂多立克是在离开了大汗之都（汗八里，即元大都）后，向西先到所谓约翰长老之国（鄂多立克将之定位为今中国陕甘一带）《游记》中，曼德维尔却是一路向东行走，所以只能让约翰长老之国坐落在大陆的尽头和海岛上。

之后的交谈主要涉及到了穿越者在海南岛的存在问题上，文德嗣在这个方面并不隐晦穿越者的企图，只不过把战略目标缩得小一些——占领临高的目的是利用该地的地理环境与明朝进行贸易。还特意指出穿越集团有深受明人喜欢的商品，足以换回大量的白银和其他货物。有些商品也许东南亚和欧洲人也会喜欢，但是他们缺少足够的船只和水手，所以期望在澳门找到可以代理的外商。

文德嗣非常小心的掩盖了穿越者染指外贸航线的企图，他知道这对葡萄牙人这种中间商是极其敏感的，但是提供有利可图的货物是葡萄牙人所乐意的，正如中国商人向他们提供在日本和马尼拉都能销出高价的生丝、丝绸和瓷器。他不清楚耶稣会在多大程度上和葡萄牙的商业利益有关，但是无疑两之间是存在共同的利益勾结的。

杰兰扎尼想到澳洲人的出现，给了他的传教事业一个全新的机会。虽然澳洲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从这些人的态度来看，对教会不但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是容忍和赞许的。如果这些澳洲人能够掌握海南岛的权力，天主在这个东方大岛上的羊群就会大大的增加了；再如果耶稣会能说服他们的领导人受洗，说不定这里会有人成为海南岛的圣斯蒂芬（注：匈牙利国王洗后匈牙利成为基督教国家）。

海南岛对身处澳门的杰兰扎尼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早在1560年，Gogo神父就冒险进入了海南岛。1563年三名耶稣会的会士不但进入了海南岛，甚至深入到了官府的禁地黎区。1584年西班牙菲律宾

的芳济各会传教士的前往越南的传教地时，曾经在海南岛触礁登陆，在那里被当地官府逮捕过，后来被释放回到了马尼拉。



马尼拉到海南

海南传教的最大优势是王弘诲。正是在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琼州定安人王弘诲的策划和引导下利玛窦才得以于1598年进入北京。虽然从表面看，王弘诲将传教士引入北京是为了修订历法，但是其深层的原因是这位准天主教徒期望通过这一机遇帮助利玛窦开展传教活动。随后不久，其子信奉了天主教，教名保罗。这使得教会第一次有可能在海南当地获得了有力人士的传教支持。他知道保罗最近几次来澳门，提出希望派遣神父到定安县去传教。如果能在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也获得这样强有力的传教支持，这不啻于东方传教活动的一次巨大突破。



定安县

杰兰扎尼为这个前景而欢欣鼓舞。

他的想法完全为文德嗣所预料：杰兰扎尼果然提出了传教的期望，文德嗣按照心中的预案，推说此事他一个人不便做主。

“按照我们的制度，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由五百人大会投票决定。”

“是绅士们的议会么？”

“正是。”文德嗣想这五百人当中倒也不是没有抱着共产主义理想来得，但是多数人还是想当人上人。

“你们在临高居然有五百名绅士！”杰兰扎尼惊呼，“葡萄牙在整个澳门都没有这许多的绅士！”

文德嗣谦逊的笑着算是回答。

“既然这是你们的政体所限制，我愿意等待结果。不过，在你们得出正确的结论之前，能否容许我派遣一名天主的仆人跟随你们回去？我向您保证，在没有得到正式许可之前，他不会进行传教活动。”

文德嗣感迟了一下，心想一个语言不通的传教士起不了什么大波浪，派人看紧他就可以。反正你开价我也开价，咱们来个等价交换。

第一百六十节 天上掉下来个李华梅

在文德嗣和耶稣会长大人就传教问题讨价还价的时候，其他人分散各处企图寻找各自的艳遇。许多人都是从小就深受大航海时代的毒害，于是有人一上岸就吵闹着要去小酒馆会美丽的吧女。

大伙转了一圈之后大失所望，本地虽然是葡萄牙人的据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葡萄牙人，街道上行走的多数还是中国人。葡萄牙男人尚且没几个，更不用说葡萄牙大洋马了。时而也能见到个别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或者普通的葡萄牙妇女，就审美趣味来说却和想象中的大洋马一点都不象——个子矮小，头发和眼睛都是黑黑的。也没有标志性的丰乳肥臀的体型。

有人提议去码头区转转，想干脆就直接上妓院解决了，不搞小酒馆吧女的小资调调了。码头区附近倒是妓院林立，各种肤色的水手进进出出，煞是热闹。负责拉客的貌似是本地的国人，倒也油盐不忌，看到几个奇装异服的穿越众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立马就用夹七杂八不知道什么语言的热情招呼他们进去。

几个人半推半就的走进昏黑的中庭，周围一排简陋的小房间门口都挂着帘子，男人粗壮的喘息声汇合成一首人类性欲的大合唱。几位久旷之夫也不免生理反应。这时几个女人从小房间里钻了出来，摆出她们自认为最迷人的笑容，把身上的衣服拉开露出胸部——其实照这群看A片看到麻木的现代人看起来简直和没有乳房一样。更不用个个身材瘦小的和孩子，小而尖瘦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下却显得有些浮肿，眼睛细得犹如一条缝。身上还散发着一股不知道什么味道的气味。刚才还欲火高涨的这群人一见如此模样，又不是传说中的大洋马，一丈水顿时退了七尺半，推说钱不凑手，一个一个都溜了出来。

女人没得泡，自然情绪差劲了许多，这澳门也没什么可玩得，后世的著名景点现在要么还没造，要么是军事禁区不许去。葡萄牙人住宅区虽然颇有特点，到底也只是个小地方，转了几圈就腻味了。无聊中，居然在码头区附近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小酒馆！一个杯子样的招牌正挂在门外。

众色狼眼睛一亮，忙推门而入。刚一进门，喧闹的声音和浓烈的酒气、烟气就扑面而来，大家被里面的烟雾熏得睁不开眼睛，只见里面一众肤色各异的水手都在其中吞云吐雾，对这群新人毫不在意。

“靠，不是说水手都嚼烟的么？”蒙德说。

“那是因为船上不能用明火所以才代用。下了船还不抽个痛快？”叶雨茗不以为然。他是作为农业部的代表来的。刚才在市场上兜了一个圈子，没发现什么他们不拥有的品种——实际上澳门的一切补给都是来自广东当地的，自然没特殊的東西。叶雨茗得到过指示，要他设法找找看当地有无土豆供应。但是市场上显然没有这个东西。红薯倒是有一些。

“说到烟，你们种的烟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说话的是马甲，此人本

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混迹在人群中，他是法学本科毕业，国际经济法向，在目前的穿越集团里属于技能废物类型——穿越者显然还不急于搞什么国际经济法。这次能来澳门纯属此人在写申请的时候大谈海商法的重要性，硬是把自己给塞进访问团里了——目的是“考察国际海事法律”。在他平淡无奇的小职员的面目后面是他野心勃勃的计划出任未来的海事法院院长，并且亲自制订一部全新的海事法典和海商法。

“烟草要春天下种，又不是马上种马上有的东西。”叶雨茗不以为然，“再说怎么烤烟都是个技术难点，想抽烟等年底是最快的了。”

“干脆收购一些烟草不就好了。”说着话，几个人坐下来，当下就有人要了一瓶朗姆酒——喝这个才有海上男儿的气概！

朗姆酒，是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为糖酒、兰姆酒、蓝姆酒。原产地在古巴，口感甜润、芬芳馥郁。

朗姆酒是装在一个粗糙的陶瓶里的，外面包着藤套子，封盖上的蜡戳还完整无缺。蒙德故作老练的看了看戳子，打开了酒瓶。

叶雨茗不解：“你看得懂这个戳子？”

“当然！”蒙德豪迈的说道，“这个戳子么，一看就知道是波多黎各朗姆了！”

他这话刚说出口，就听到烟雾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嗤”的笑声，似有若无，诸人四面查看，只见屋子里烟雾腾腾，看不清何许人也。

“见鬼！”叶雨茗有些不安。

“管他呢，大家喝酒。”说着，蒙德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算我请客好了。”

众人喝了一口，朗姆酒在欧美属于烈性酒，不过平均40%的酒精度对这些人来说只能算是低度白酒。酒有一股奇特的香气，入口辛辣。很对几个爱喝酒的人的胃口。

众人一边喝酒，一边支起耳朵关注起周围众人们的话题来。不过很可惜，穿越众们大部分都只会半吊子的英文，葡萄牙语无人懂，连西班牙都得求教委内瑞拉外宾，听了半天除了听到几个中国水手在用闽南话说些闲事之外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推门进来，站在那里大喊大叫，接着又换了好几种语言，最后一种他们听明白了：

“谁愿意上阿拉贡内斯·西多尼亚大人的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

“嘿，还真有点象大航海时代。”马甲悄悄的推了下蒙德。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KOEI光荣公司制作的航海冒险类游戏，于1990年正式发行。是一款单人游戏，游戏内容以航海冒险为主。《大航海时代》系列大都具有较大的游戏自由度，使玩家得以不完全拘泥于游戏的任务设定，而能在各地城市中自由地进行交易，筹集资金。玩家可通过商业贸易、地理冒险和战争的方式提高自身的声望。游戏中国家、城市、船、炮等的设定充分尊重了史实，这吸引了一些熟悉或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玩家；而游戏中的广阔海洋与陆地，则吸引了熟悉或希望了解地理学的玩家。宗教亦是《大航海时代》系列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游戏中，主要存在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势力，而佛教则没有表现或表现得极少。玩家所操控船长的宗教信仰决定了玩家能否操控角色进入相关宗教场所（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对于基督徒，进入伊斯兰国家的港口是被禁止的——当然，在某些系列中，玩家可通过易服或等候夜幕降临以进入港口。

“没错，要来个吧女就更来劲了。”蒙德兴致勃勃，拨弄着他来带得旅游纪念品的手机刺绣小挂件——本来打算用这个来勾引吧女的。可惜这酒馆里只有一个面色阴沉，不知道啥国家的奇怪胖子在当镡卖酒。

“嘘！”叶雨茗忽然警觉起来，“低头！”

“怎么了？”马甲感到奇怪。

“敌情通报没看？”叶雨茗小声说。

“谁看哪玩意——”

“年前来攻击我们的那艘西班牙帆船！就叫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

“啊？！”几个人都楞了。作为机械部门来考察的萧白朗猛得想从腰带上拽出德林杰手枪。边上的人马上把他按住。

“你疯了！这里是澳门，一打起来我们亏吃定了！”马甲小声的斥责他。

“怕他个鸟——”

周围几个人把他结结实实的按在桌子上，几个人手里都攥紧了手枪，蒙德把手榴弹的盖子也打开了，万一冲突起来就先给你们个竹壳西瓜吃吃。

“谁愿意上阿拉贡内斯·西多尼亚的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上船先给一个银比索！以后每星期一个！”看到无人应征，招募的人又喊出了待遇。

又喊了几分钟，招募人见还是无人应征，只得走了。众人这才放开

萧白朗。

“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在澳门，这事情要马上告诉文总！”

“好，”众人正要起身离开。

“老板，杜松子酒。”一个清脆的女声传入了大家的耳朵里，居然有人说官话，还是个女孩子。蒙德的眼光一下就转了过去，一个穿着长裤和宽松的西班牙式衬衫，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My GOD！”这是几个月来他们见到的第一个比较符合现代眼光的汉人女子。几个色狼对望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熊熊燃烧的火焰。连要报告斯卡伯罗伯爵夫人号的事情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小姐，能给我这个荣幸请你喝杯酒吗？”蒙德作出一幅绅士的模样第一个冲了上去。女孩子还没回答，她周围几个身材虽然不高但明显比众人要彪悍的多的汉子脸色就已经开始不对了。马甲赶紧过去打圆场，“呵呵，不好意思打搅了，难得能在这里听到说官话的人，我这个兄弟太激动了。”

“那就照你们的朗姆给我来一杯吧。”女孩子落落大方。几个人仔细看来，这个姑娘大约在二十出头的年龄，虽然整体轮廓很好，但是皮肤略显粗糙，肤色发黯，应该是长期在海上漂泊的女性。从她腰里的马来小弯刀和身边几个凶神恶煞的男子汉看来，搞不好是个海盗哩。

中国女海盗！这个词让几个人又是一阵的兴奋，自然又想起了李华梅这个人物。这种莫明其妙的联想加上女孩子的容貌的魅力，使得穿越者们好感大增，攀谈的更加起劲了。

“请问小姐芳名？”蒙德把他从电影里看来的绅士派头都用了出来。

“我叫李华梅。”



李华梅：李华梅是一个虚拟人物，系日本光荣公司（koei）出品的单机游戏《大航海时代4》和《大航海时代4加强版》中的主角之一。游戏中李华梅生于中国，大明帝国海军的女将军。虽在军中长大但考虑问题是从民众角度出发。父亲是地方舰队舰长，在与倭寇作战中阵亡。

众人顿时目瞪口呆！这才叫见鬼了呢！难道他们不是穿越了时空，而是到了某个电子游戏里来了？不由得又是拧自己，又是瞪着对方看来去看的。

这李华梅见他们模样古怪，有些奇怪：“这名字很奇怪么？”

“不，不，一点都不奇怪。”还比较正常的马甲赶紧来打圆场，“请原谅，您的名字和他们熟悉的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在所难免。”李华梅笑颜如花，几个色狼心头乱跳。

“不知道你们认得的这位李小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一节 诱饵

几个人当下把光荣游戏里的李华梅生平胡乱吹捧了一番，诸如什么霸者之证之类不靠谱的玩意也说了出来，马甲见几个游戏爱好者越说越没谱，李华梅越听脸上越起疑，生怕露馅，赶紧拦了下来。

霸者之证：拿到某个霸者之证，就代表：1、你占领该海域(拿满7个，游戏通关)；2、可能触发其它事件；3、你可以对霸证所在海域的其他势力进行“威压”，威压成功的话该势力就从属于你，以后不敢再谣言你的城市，并且每月向你上缴大量保护费，后期基本不用做买卖，靠收保护费发展武力。

李华梅倒也没多问，言谈之下他们了解到，这位李华梅现在正带着一条双桅快船从事着果阿 - 澳门 - 台湾之间的贸易，这次来澳门是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航海设备可以装备。这让众人一阵兴奋，这才是真正的职业航海家么！当下也自报了家门，声称是南宋后人，从澳洲回来，现在在琼州岛暂居，看他们的神气对此好像不太相信，不过信与不信也没多大的关系——既然知道了对方是职业的航海者，又是如此漂亮的女孩子，几个海军众都动了请来做外教的念头。毕竟懂西式帆船航海术的人太少了。文总虽然所知甚多，但基本上就是一理论家。



果阿：果阿邦是印度次大陆面向阿拉伯海的西海岸正中央的一个面积不大的邦（图中红圈）。1510年，葡萄牙的舰队占领了此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葡萄牙作为自己向东方发展的基地。占领了此地的葡萄牙人，在曼多维河旁边模仿里斯本建造了这座城市，最鼎盛的时候人口超过20万。这就是被称作“黄金城市”的果阿的早期历史情况。但是随着荷兰、英国势力的强大，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果阿也就逐渐衰落了，又加上后来疟疾的肆虐蔓延，很快城市就被遗弃荒废了。

琼州岛：海南岛。

蒙德把这个请求一说出来，李华梅笑而不答，周围几个大汉都露出轻蔑的眼神。这种眼神大大的刺激了几个穿越者，蒙德不顾叶雨茗的阻拦，把聘金抬高到了五百两银子一年，已经严重超过了预算还是没得到什么反应。蒙德又祭起了在临高对当地女子屡试不爽的现代塑料工艺小饰件，李华梅也没表示出任何兴趣。

最后一众人都失望的败下阵来。李华梅这才笑道：“你们几个，都是第一次出海贸易吧？”

被人看作菜鸟的感觉很不好，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是菜鸟。

“你们呀。”李华梅笑得花枝乱颤，几个人心头突突乱颤，要说这李华梅在现代时空也不过是中人之姿，但这几位都是久旷之夫，登陆快半年，看得最多的女性都是黑黑瘦瘦的，乍一出来这么个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女子，难免不心摇神曳了。

中人之姿：人的相貌中等。形容无特别之处。

她豪迈的喝下一杯子酒：“你们呀，连波多黎各朗姆还是巴达维亚朗姆都分不清，还招募我来当船长呢！”她轻轻一弹瓶子，“你们知道我走一次果阿 - 澳门航线能赚多少钱吗？知道我为从果阿总督那里取得贸易许可又花了多少钱吗？”

波多黎各（**Puerto Rico Rum**）是以其酒质轻而著称，有淡而香的特色。

巴达维亚（**Batavia Rum**）爪哇出产，加了稻米发酵特殊的糖蜜水质，味道淡而辣。

海军众们惭愧难当，一个个面露羞愤之色。马甲和叶雨茗原本对招募人的事情并不热心——毕竟这是执委会的权限，不请示领导自作主张无论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见闹得这样，赶紧又上来打圆场。马甲虽然是个职员出身，比蒙德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要明白得多：己方实力不济，也难怪人家瞧不上——要是真得成了中国沿海的霸主，要她来帮忙当外教她敢不来？郑芝龙当年要荷兰人、英国人缴纳航行税，有哪个敢不交？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好在他们现在正是广泛开拓各方面关系的时候，买卖不在仁义在，不能为我所用也可以谈谈合作的事宜。

听了马甲等人的这番话，李华梅的点点头，当下又追问了几次是不是真得是澳洲商人？待听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才若有似无点了点头，却没有表态。女孩的眼光突然转到了他们的腰间，问道：“这个是火器吗？”

“当然是。”这种德林杰前装击发式单管手枪是去年年底机械部门制造出来的，用来装备新军的军官和军士，第一批枪的枪管都是和米尼步枪相同的锅炉钢管制造的，质量堪称上乘。因为这次行动有一定的风险，为了减少现代枪支流失的可能性，除在船上储备少量的SKS步枪之外，各人的现代手枪带得很少，多半都换上了这种德林杰式单管手枪。

“是燧发枪？”

众人心想这李华梅倒还有些眼光，看到枪上没有火绳，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可见是个见惯火器的老手。只是你不知道我们这种枪比燧发枪还要先进的多。

“这么小，有什么用处？”女孩子用怀疑的口气说。

有门，蒙德心想，澳门有什么航海装备能比得上我们这种先进了不止100年的火器呢。想到这里，蒙德故作神秘的对李华梅说：“小姐，我们这个可比火绳枪威力要大呢，不信我们找地方试试看。”

“好。”李华梅倒也爽快，当下付完账，众人一齐出门去找地方试枪去了。

这个时代澳门的空地甚多，还没到后世要填海造地的地步，出去沿着码头海岸线走了不多远，便来到港口区的尽头。这里虽然还在城墙和炮台的保护范围下，却已经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地。海滩上有几只残破的小艇和一些报废的船材。正好用来当做目标。

在对着废船壳连开了几枪之后，李华梅对这种枪的优越性有了极其直观的感受，很厚的橡木船板被毫不费力的打穿，甚至后面的一层木板也被打飞了。枪的准确性更是超越了她的想象力，100步之外，蒙德可以轻松击中纵横不超过三尺的目标——这就1629年的水平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

当下她问是不是可以也让她来试试看。蒙德立马就答应了，把个叶雨茗看得直皱起眉头——对方就算是没有恶意，毕竟也是第一次见面，己方的大杀器就这么随意的展示给人看，还让人试用，不大妥当吧。

蒙德教她怎么给枪上弹药，安火帽。李华梅边看边听，心里暗暗佩服：人人都说澳洲的货物精巧——果不其然，这样一支小小的火器也做得尽善尽美。就装填弹药来说比起她惯常用的火绳枪快不知道多少。一旦交起手来，不说精度和威力，光射击速度的优势就够致人死地了。

试射了几次之后，她就掌握了射击和装填的要领。这样小巧精致的武器，她忍不住的反复揣摩摩挲着，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真是好枪。”

“既然你喜欢，就——”蒙德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马甲打断了：

“这种枪很不错，以后我们或许或多做一些，小姐要是喜欢，欢迎来临高采购。”

李华梅见他们一脸狼狈，知道这东西甚是贵重，也不以为意，微微一笑又把枪还给了蒙德，自己过去看射击的效果了。

这边叶雨茗小声的对蒙德说：“你昏头了！随随便便把枪送人——”

蒙德一脸不甘：“她可是李华梅。”

“李华梅，李华梅，你以为你打大航海时代呢！”叶雨茗看了一眼女人，“这女人什么来路也不知道，你就送她枪，回去不想混了？”

蒙德这才意识到不妥。脑子稍微清醒过来些了。马甲慨叹：这些游戏中毒分子，总是不知不觉的把现实和游戏划等号了。

大约想活跃下刚才的气氛，李华梅请他们去看看自己的船——她的船就停泊在码头上。

“我们去看看吧。”马甲提议，虽然他对李华梅并不放心，但是好奇心还是很强的。

“不上船就是了。”蒙德嘀咕了一声，他有点垂头丧气，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幻觉破灭的感觉。

“大伙当心点。”虽说如此，这里毕竟还是葡萄牙人的管辖区，不管

是谁还不至于无法无天。

众人安排妥当，一齐往回走去。她的船在码头的众多船只上非常的显眼，是一艘小巧的单桅帆船，当然比起穿越众的通济号还是要大多了。

这艘船属于单桅快船，它有一根和船身一样长的剑鱼一般的牙樯，可以使它挂起一长列的船帆，行驶起来比双桅的帆船要更敏捷。在顺风的时候，航速可达到11节。是一种非常好用的走私和海盗用船。

牙樯[yá qiáng]：象牙装饰的桅杆。一说桅杆顶端尖锐如牙，故名。后为桅杆的美称。

1节=1海里/小时=1.852千米/小时。

“这就是我的‘杭州’号，漂亮吧？”李华梅对她的船只很有感情。

蒙德估计这船大约有100吨，吃水相当的深。船身一侧有5个关闭的炮门，加上甲板可以看到的回转火炮，总共大约有14门大炮。至于载员载货多少，他就估计不出来了——他对欧洲风帆船了解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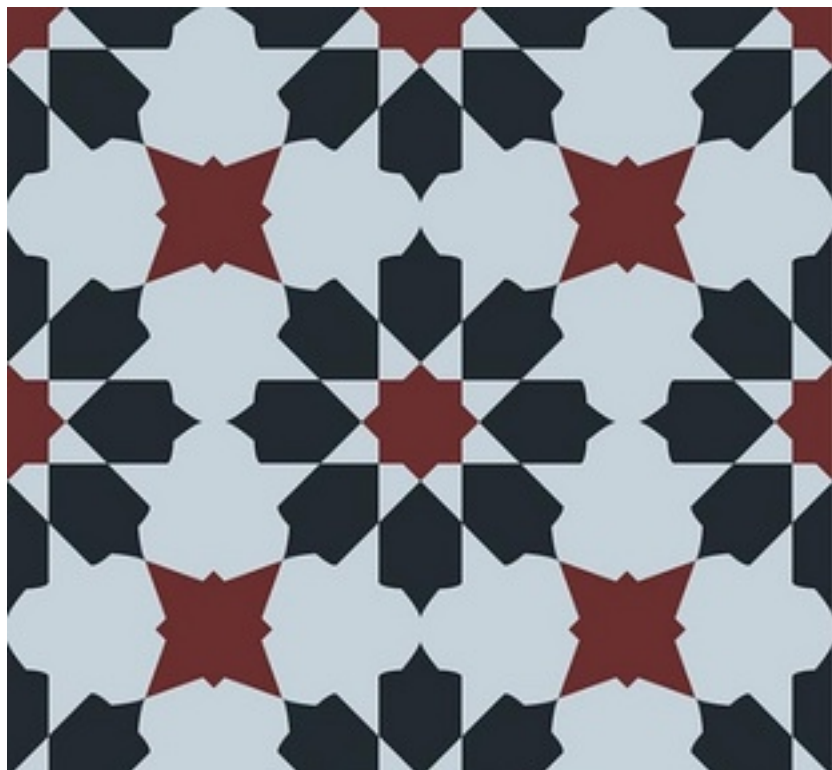
众人只是随声附合，他们对船只的了解还不如蒙德呢。

这群人正在码头参观船只，原本跟随在李华梅身边的一个小个子水手不知道何时已经消失了。此时，这个人出现在码头区后面的仓库附近，快速的钻进了一条颇为简陋的小巷。来到一间忙碌的货栈前，四下张望无人注意，便绕到了侧门，悄悄的敲了几声。

门立刻就开了，水手并不招呼开门人，直接往里面走了进去。

门内，是个不大的院子，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房屋，似乎都没用上空的关着。院子里还堆积了不少的杂物。水手来到第二道门前，直接推开了门。里面却是别有一番天地。

摩尔式的花砖铺地的中庭里，两个皮肤黝黑的卫兵正在打盹，听到有人进来立刻警觉的拿起了弯刀。



摩尔式的花砖



中庭：古希腊住宅正中由回廊和房间围绕而成的庭院。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成为旅馆中多层的室内大厅，后又被广泛地运用在办公楼、购物中心等各类大中型公共建筑中，又称为四季厅或共享大厅。

水手冲着他们摇了摇手，继续往里面走去。台阶上是一间幽深的客厅，光线从高而狭窄的窗户中透了过来。水手在门口站了一会，让自己

的眼睛适应这样的光线。他看到他的女主人——李丝雅，穿着宽松的丝质长袍，斜斜的躺在一张低矮的，堆着许多绣着华美图案的枕头的长沙发上。注视着手里的一张纸片，若有所思。

第一百六十二节 苟二出山

水手站了一会，确认主人注意到他的到来。

“船长！李华梅和那伙人接上头了。”说着他把整个过程都说了一遍，未了，还加了一句轻蔑的评语：“是群秧子。”

秧子：动物的幼体或雏。

“果不其然。”李丝雅瞅了一眼那张她摸着了好几天的纸片——大航海时代4威力加强版盗版CD的封面，上面正是英姿飒爽的李华梅。

连穿越者自己都不知道这张盗版碟的封面是如何落入李丝雅之手的，或许是某个人当年买盗版碟的时候随手塞在口袋里的——根本就没入记得曾经失落了这么张纸片。

绑架活动失败之后，所有当事人都被澳洲人干净利落的杀了。李丝雅甚至不能从在场的人那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她与这群澳洲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只剩下这张纸片了。

这是张很奇妙的纸片。在她遭遇这次挫败回到澳门蛰居的时间里，大航海时代4的盗版碟封面成了李丝雅看得最多的东西——她隐隐约约的感到：遇到不该遇到的事情。

纸片本身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上面的画却是她从未见过的，按画画的技法应该是个欧洲人的作品，但是上面的内容却给了她很大疑惑，大海、三桅大海船、美丽的女海盗，上面还有莫名其妙的解说文字。其中的大航海时代她还是知道的，为什么要加个罗马数4？威力加强版又是什么意思？至于七海霸者之证更是一个谜团，最无法理解的是“光荣”这个词出现了好多次。李华梅很光荣？



大航海时代4威力加强版

但是不管怎么样，文掌柜既然把这张画片随身珍藏，显然李华梅是澳洲人那里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澳洲人对她的态度是非常尊敬的——这从画上的说明就看得出来。

这让李丝雅的脑海里出现了新的念头。原本她在随阿拉贡内斯的冒险中失败之后，对澳洲人已经有些敬而远之，两次对垒都是她败下阵来，虽然每次严格的说都是她的雇主吃了亏，但是她已经预感到这伙澳

洲人极不好惹。

但是封面上的寻找七海霸者之证的字样让她的心思又活络起来，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啥，但是能让澳洲人如此崇拜的人物取得的物件自然是件稀世珍宝——李丝雅的钱财上并不欠缺，当海盗做生意不过是满足她的冒险欲而已。于是她的人生里又有了全新的目标——取得霸者之证。

问题是霸者之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张画上既没有说明也没有图样，即使想打听也无从着手。想来，唯一的切入点就是澳洲人本身了。

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决定打入澳洲人的内部。她从掌握的动向知道：澳洲人已经派人到了广州，在那里开设了珠宝行行销自己的货物。显然他们在竭力的扩大自己在这里的关系网络。

李丝雅的计划并不复杂，澳洲人初来乍到，必然会努力寻求当地的合作者，为了吸引合作者，澳洲人会不惜高开价码，让合作者赚到足够的钱财——高举就是一个好例子。现在和澳洲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必然能获取极大的利润，合作让他们信任自己，从而最终窥视到那些秘密——即使得不到霸者之证，澳洲人身上的油水也大有可捞的。怎么算，她都不会吃亏。

原本喜爱冒险的她打算自己去担任这个打入敌阵的角色，但是她已经在文掌柜面前露过面，而且在本地的名声太大，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最后决定由乳妹李醇去，李醇是乳母的女儿，纯中国血统，自小在她家中长大，和她一样深受中国和葡萄牙两种文化的浸染，即是她的副手又是姐妹，一起在海上冒险有年，非常适合扮演女海商的角色。

最终，为了让澳洲人更容易接纳她，李丝雅给李醇取了“李华梅”的名字——她本能的预感到：澳洲人会因为这个名字产生的错觉而对她的间谍产生好感。

听完汇报，李丝雅沉默了片刻吩咐道：“走吧，去和她谈，演戏不要太过火。尽量先把线搭上。”

水手鞠了一躬，正要退出去，她又说：“告诉她，不用每件事情都派人回来报告！要紧的事再派人回来，我这里你要少来。”

“是。船长。”水手退了出去。

水手走后，房间里又陷入了幽暗的静谧中。李丝雅最后看了一眼那张纸片，把它放进了一个精致的珐琅盒子里，锁上了锁。她从枕头下抽出一个小小的塑料粉盒，打开照了下自己，拉动了一根绳子。



珐琅盒子

一个女仆立刻应声出现——她们都是李丝雅从印度沿海的一个群岛上买来的女奴，那里的土著相貌丑陋，凶狠好斗，但是一旦认可你是他的主人或者朋友，又忠心耿耿。这里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她们的语言，是个比哑巴更好的保密方式。

“把客房院里11号房间的客人带来。”李丝雅用土语命令道。

没过一会，苟家老二，在攻打苟家庄行动中幸免于难的苟循礼出现在她的面前。看到李丝雅宽松半透明的丝袍，他的眼睛猥亵的变亮了，贪婪在李丝雅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上浏览着。

“看够了吧？”李丝雅忽然开口。把个苟二吓了一跳。鬼妹果然不知羞耻！他暗暗骂道，穿得这幅模样，自己还敢说。

当然这样的想法是不能表露在面孔上的——自从苟家庄被灭，苟二就成了丧家之犬。他知道不管是嗜血成性的澳洲人，还是委托保管赃物的诸老大，都不会轻饶了他。一回家就安排好事务，带着儿子和几个手下赶快跑路了。好在他早有准备：穿越众刚登陆那会，他就把老婆和家人都送到了岳父家——临高本地一个乡间土霸，大笔的钱财藏匿在井里。但是他不甘心就这么完蛋。马上又到琼山县：这里有他的销赃门路和靠山——海南兵备道衙门里的马师爷。

马师爷是海南本地人，回回出身，身上也有个秀才。虽然是读书人，但是秉承先祖的本事，经商极有一套，又倚仗海南兵备道的势力，是苟家在琼州 - 广州销赃路线上的主要人物。他想请马师爷活动活动，说动琼州汤参将发兵剿匪。再者苟家在他那里还有几千两的销赃款存着。

没想到和马师爷一碰面说了此事，就把马师爷吓了个半死，丢了诸大当家的货物，那不是在找死！别说替他去游说，连销赃款都不肯给他，说是以后诸大当家追问起来还得有个交代。

苟二没拿到钱，心有不甘，又潜到了广州一带想看看形势，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能够引起官府的注意，发兵剿匪。到了广州才发现，自己过去觉得在琼山县拥有的所谓门路，在广州根本就不值一提，儿子苟承绪的秀才功名，简直是微末到了极点，一贯自诩为土皇帝的苟二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在临高县城里就是县太爷也要客客气气的人物，在广州居然被一个总督衙门里的师爷的门房斥为“哪里来得乡下野人！”——只是因为他的门包给得少了。不管是给官府写禀贴，还是到处拜客请托，都收效甚微。父子两人一口难懂的临高话反而成了许多人的笑柄。钱花掉了好几千两，除了得到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之外，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捞到。

禀帖：旧时民众或下级呈官府的文书。

屋漏偏逢连雨。他在广州活动一频繁，自然就被诸彩老的人盯住了。要不是自己是条滚刀肉手上有些功夫，身边还有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早就被诸彩老的人抓去献功了。更糟糕的是其他各路海上的陆上的好汉也在打他的主意。最后，走投无路的苟二只得投靠了主动来招揽他的李丝雅，逃到了澳门。

滚刀肉：“滚刀肉”指那种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的哈拉皮带板筋或劣质肉。这是北方的方言，意思是形容那种死皮赖脸、纠缠不清的人，怎么说都不听的人。

“苟老爷，澳洲人已经到了澳门了。”李丝雅说。

苟二也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忙拱手道：“在下能活到现在全凭大当家的照应，我苟循礼和澳洲人势不两立，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只管吩咐！”

“你尽快回临高。”李丝雅不搞那套花哨的玩意，边说边注意苟二的反应，若是苟二露出一丝畏怯或者推脱之意，他就对自己没用了，可以把他交给诸彩老，也可以给澳洲人——看谁的价码更高了……苟二心里一颤，他不敢看李丝雅那双象猫一样在黯淡的光影中发亮的眼睛——这一瞬间他完全猜到了李丝雅在想什么。他按捺住强烈的恐惧感，沉声道：

“我这就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你在临高还有底线么？”

“有，我安排好了。县城和乡下都有我的人。”苟二为了表达下自己的势力，“只要大当家的吩咐，随时我能出动二百人。”

“你那二百人就少安毋躁吧。”李丝雅恢复了她懒洋洋的模样，又靠回到枕头上，“准备在哪里落脚？”

“在罗茂山。山里的寨主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苟二胸有成竹，罗茂山里的这股土匪，为首的叫胡烂眼，两人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平日里银

子也喂饱了，要他收留自己应该不成问题。

“好，一会你出去找账房，拿一笼鸽子和一百两银子，还有我的信物，去码头上找一艘船头上挂着蓝布条小船。船长见信物就会送你回临高的。你想在哪里登岸随你，但是上了岸就得靠自己了。”

“在下明白！”

“落下脚之后马上给我传鸽书，我自然会派人和你联系。”

第一百六十三节 潘多拉盒子

布下苟二这颗棋子有什么用，李丝雅一时间还没想好。但是闲子有闲子的用处。苟二身上，她用不了多少本钱，损失掉也不会心疼。

下面的事情，就要看“李华梅”的了。她深信，澳洲人会被她的这个妹妹耍得团团转。

蒙德等人和李华梅的一番交流的结果是李华梅同意去临高看看双方有什么可以进行合作的，穿越众们觉得这样的结果还算可以接受，至于未来招募她，穿越者们认为等自己势力强大了自然不成问题。至于某些色狼心中还包含有其他的想法就不一而足了。

文德嗣这边也结束了和杰兰扎尼的会谈，文德嗣深知耶稣会对中国传教取得突破的渴望，猛勾了一阵耶稣会会长的胃口。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穿越众同意耶稣会派遣一名教士随同返回临高；在临高期间，该名教士可在穿越者的控制区自由活动，但是不得传教；澳门耶稣会的船只可以随时驶入穿越众控制的博铺港，传送信件和供应该名教士使用的个人物品；如有必要，耶稣会可随时召回教士，穿越众不得加以阻拦。

相对于这些条件，穿越众获得的好处就大得多了：耶稣会同意作为穿越众在澳门的权益保护人；耶稣会保证在双方达成更进一步的协议之后，为穿越者在澳门的经商活动提供足够的便利——包括在澳门开设商行的许可。额外的收获是会长大人在品尝了文德嗣热心奉献给他的大黄甜酒之后不仅对口味大加赞赏，还对瓷瓶爱不释手。

当下会长大人包掉了所有的库存大黄甜酒，双方谈妥的价格是每瓶酒四分之一银比索，大大的超乎了张信事先的估计——大黄加上瓷瓶的双重组合发挥出来的威力让张信很吃惊——法石碌告诉他欧洲人对大黄的迷恋的的时候他还不相信呢。

张信和文德嗣又在澳门的码头附近活动了一番，澳门本地没有大规模的造船厂，只有修理船只的能力，欧洲船匠不多。文德嗣比较失望：本来还指望从这里招募一些懂欧洲船制造工艺的船匠——不过现在有了耶稣会这条线，即使从欧洲雇用些工匠应该不成问题。

访问团在澳门又采购了许多工业方面急需的金属材料：铜锭、生铁和铅。张信还买入了大量的黄麻，商人说这是最好的印度货。



黄麻：（拉丁学名**Corchorus capsularis L**），属椴树科黄麻属，韧皮纤维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短日照作物，别名火麻、绿麻、络麻、水络麻、野洋麻、圆果黄麻、圆蒴黄麻、苦麻叶、牛泥茨、三珠草、天紫苏、麻骨头等，是一种长而柔软的、有光泽的植物纤维，可以织成高强度的粗糙的细丝。黄麻纤维是最廉价的天然纤维之一，种植量和用途的广泛都仅次于棉花，具有吸湿性能好、散失水分快等特点，主要用于纺织麻袋、粗麻布等。纤维的颜色从白色到褐色，长1-4米。原产亚洲热带，中国长江以南广泛栽培。

“这个有什么用？”王瑞相跟着他们走来走去，看到居然花钱买了一大堆草一样的东西，感到奇怪。

“做绳子用的。”

“绳子？”

“对，做船缆用的。”张信说黄麻是制造船缆的最好材料，它即轻便又结实，是重要的造船资材，过去还是最要紧的经济作物。

卖给他们黄麻的印度商人似乎很满意这笔交易，又从里屋取出一套华丽的银制水烟，点着了请张信品尝。张信嗅了一下，让负责翻译的门多萨又和商人说了几句话，商人从后面搬出一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深褐色的扁饼，看上去光滑柔软。散发着一股极其特殊的气味。张信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嗅了嗅，又用手指按了一下，在舌尖上微微舔了舔，马上把口水吐掉。



水烟：是一种起源于中东地区的烟草制品，使用烟草与蜂蜜或者水果制成，并用水烟袋吸食。

根据世卫组织的相关文件，水烟类似于香烟。水烟（阿拉伯语：أرجيلة/نرجيلة/شيشة；英语：hookah）是一种采用专用工具“水烟袋”，用水（或其它液体）过滤后吸食的一种烟草制品，主要在中东地区流行。它所使用的烟草是与蜂蜜或者各种水果混合而成，有苹果、柳橙、凤梨、草莓，甚至咖啡、口香糖和可乐的口味。

“问他要多少钱？”他通过周韦森对门多萨说。只见门多萨小姐一个劲的摇头，絮絮叨叨的冲着周韦森说着什么，张信等得不耐烦：

“快点问，嘀咕啥呢？”

周韦森又对着门多萨说了几遍，最后才算达成了交易：一箱一个银比索。

“问他：本地有批量销售么？”

周韦森迟疑了一下，问张信说：“我说老张啊，你知道这是啥玩意不？”

“废话，不知道我买它干吗？”

“难道你想学英国人，搞鸦片贸易，毒害中华民族——”



鸦片：（英语 **opium** 阿拉伯语 **Afyūm**），又叫阿片，俗称大烟，源于罂粟植物蒴果，含有20多种生物碱，可分为菲类和异喹啉类。前者如吗啡（含量约10%）和可待因，后者如罂粟碱。

鸦片因产地不同，呈黑色或褐色；有氨味或陈旧尿味，味苦，气味强烈。生鸦片经烧煮和发酵，可制成精制鸦片，呈棕色或金黄色。吸食时散发香甜气味。鸦片属初级毒品，因产地不同，或呈黑色，或呈褐色。其气味强烈，有氨味或陈旧尿味。一般经烧煮和发酵，便成了可供人吸食的熟鸦片，并被制成了条块状或饼状，此时它呈棕色或金黄色，吸时会有香甜气味。而罂粟作为一种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超然的权力象征性植物，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地中海东岸的群山中游历时偶然发现的；罂粟的种植则是从小亚细亚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传播开来。从罂粟植物中获得鸦片也有6000多年的历史。主要用途是在医疗上，目前在药物中仍有应用，如阿片粉、阿片片、复方桔梗散、托氏散、阿桔片等，主要用于镇咳、止泻等。每年进口数依各国所需要的数量于海关填写并缴纳药品进口税之后，海关才会同意输入。一般而言，输入的都是半熟鸦片。主要的医疗用途是麻醉及染色。

“周博士啊，难道你不知道鸦片是重要的制药原料吗？”

“这个我当然知道。”周韦森说，“问题是你是广州的商业代理人，一买鸦片我就想起虎门销烟之类的玩意了。”

“嘿嘿，这种生儿子没屁眼的事我哪能做。”张信说，“叶雨茗去接那劳什子传教士了，农业部门的事情就由我来代劳了。”

“靠，农庄里要种鸦片？这个我可得奉劝你们一句：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后患无穷。要制药，买印度鸦片也就足够用了。”

“依赖进口总是件危险的事，特别是现在的阶段。”张信得到了印度人的回答，说鸦片的需求不大，每年从印度到澳门的货物不过二三百箱而已，除了一部分是当地人自用之外，都是作为药物卖到广州去的。如果穿越者的需求量不大的话，他可以单独贩运一些来。

这个时代鸦片还没有象后世那样成为一种抢手的暴利商品，无论是作为消遣品还是药物，需求量都很小，通济号的货舱全部装满之后船起航回程了。船上除了货物之外，还多了个黑发棕眼的外国人——中文名

叫陆若华，是个法国南方人，三十出头，刚从法国来澳门不久。之所以选他，是因为穿越者中没人懂意大利语，但是懂法语的相当多，便于沟通。

陆若华和所有当年来东亚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一样，在开始他的传教使命之前，都会学习一门专门技艺：天文学、医学、工程技术或者艺术，正如他的同辈和后辈们那样。耶稣会在传教领域的高明之处在于很早就意识到，对于东方那些已经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文明的国家来说，只靠一本圣经就想打动他们是远远不够的。

陆若华选择学习的是医术，他过去在读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传记的时候就知道，人在病痛中是最容易受到天主的感召的。



依纳爵·罗耀拉：（西班牙语：**San Ignacio de Loyola**，受洗前名为**Iñigo López de Loyola**；英语：**Saint Ignatius of Loyola**；依纳爵又译伊格那丢；1491年 - 1556年7月31日），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罗马公教圣人之一。他在罗马教会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宗教改革。1491年，依纳爵·罗耀拉生于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罗耀拉城堡，为西班牙贵

族。他年幼时就立志当军人。在1521年法军围攻潘普洛纳，他坚守阵地，以致负了重伤，使他腿部负伤无法再从事军旅。在养病期间心中非常烦闷，开始研读基督传及诸圣人列传，如圣道明及圣方济等。并且立志作一个基督的精兵。他到处游历，当他到蒙塞拉特（Montserrat），将他的剑放在童贞女的圣坛上。在1522至1523年间在小镇曼雷萨（Manresa）的山洞，祷告灵修及默想，寻求献身之道，他开始常常得异象。于是他在这草拟他所发展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罗耀拉在1524年至1534年间曾到过巴塞罗那（Barcelona）、阿尔迪拉、薩拉曼加与巴黎等地方读书，预备服事基督。罗耀拉在阿尔迪拉及薩拉曼加的两处大学学习时，就结合了一些同伴，操练他所编的灵性操练。到了1528年约翰·加尔文正离开大学时，罗耀拉考入巴黎大学。他连结几个朋友，立志要过清苦的生活，并曾到耶路撒冷朝圣，并想留在当地，但当地的方济会修士势力已微，以致无法长期停留。这几个朋友中与罗耀拉连结最大为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罗耀拉及同伴们立志过着像使徒般清苦的生活，耶稣会就这样开始慢慢形成了。他们的成员叫作耶稣会会士，并宣誓绝对服从教宗，将教宗奉为‘最高统帅’。在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承认这个团体，这可谓正式成立了耶稣会了。于1541年4月选举罗耀拉为第一任的‘统帅’，直至1556年7月31日过世。圣依纳爵担任了耶稣会总会长15年。在这15年内，会士人数由10人增至1000人。分院遍设欧洲九国、印度和巴西等地。1556年7月31日，这位伟大的耶稣会领袖与世长辞。依纳爵于1662年荣列圣品。教宗庇护十一世，封他为神修和退省的主保。在今天，耶稣会所办的大学和中学，何止千百。所培植的学生有20余万，会士人数本世纪上半叶已达3万。

上船之后他就一小时都没安静过，马上就四处找人学习普通话，众人闲着没事干的，也拿这老外消遣。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僵硬着舌头的“泥号”、“吃凡了每”、“对布乞，泥死个号任”的声音，闹得文德嗣心烦意乱。

门多萨小姐则象是找到了生命中的光芒一样，把个周韦森摺在一边，对“神父大人”嘘寒问暖，送食送水的。闹得周韦森一肚子不痛快。但是他久居国外，知道天主教徒们多半宗教情绪比较强烈，信仰的荒漠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父，门多萨小姐激动万分也是在所难免。

“文总，我看这天主教这次是非传入海南不可了。”王瑞相找了个机会小声对文德嗣说，“国无二主啊，一旦把这些洋教传了进来，在民众心目里就会形成另一个权力核心。教主的一句话不是比政府更强大了么？你可别忘记另一个时空里的许多教训，一神教这玩意，都够呛。”

文德嗣不动声色：“你想怎么样？”

“在这茫茫大海之上——”王瑞相做了个往下砍的姿势。

“这解决不了问题。”文德嗣摇摇头，“你太低估信仰的力量了。他敢和我们来，就做好了送命的准备，死掉一个陆若华，就会来十个陆若华。那时候，他们就不会坐我们的船来了，而是偷偷的来。”

王瑞相似乎是明白了他的意思，点点头，但是还是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宗教这东西，杀伤力太大了。”

文德嗣看着起伏不定的海面，许久才叹了一口气：“希望在有生之年，我们有能够改变这世界的潮流。”

这时候，蒙德来报：船只已经来到香港附近。

“把陆若华先关进货舱，不许他上甲板。”文德嗣下了命令。这个命令立马引起了在身边的门多萨小姐的强烈不满——倚仗着自己的为穿越众服务的功劳，她跑来抗议对神职人员的粗暴对待。

但是文德嗣对此毫无所动，直接叫周韦森把他的女人拖了回去。他

下一步要去的地方是目前绝对不能让外国人知道的。

在蒙德和21世纪的海图的指引下，归途中他们来到了珠江口外海的万山列岛的另外一个小岛上，从船上望去，岛屿上郁郁葱葱，散落着些大大小小的渔村。对照海图的和测量经纬度，可以确认这里就是后世的香港岛了。维多利亚湾沿岸满目荒凉，不要说市面，连人迹都罕见。



香港岛地图



维多利亚港：（简称维港；英语：**Victoria Harbour**）是位于香港的海港，位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为香港市中心重要的地理区块。维多利亚港古称尖沙咀洋面或中门，维多利亚港的名字，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由于港阔水深，为天然良港，一年四季都可以自由进出，香港亦因其而拥有“东方之珠”、“世界三大夜景”之美誉。18世纪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中国时，被英国人相中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后来在鸦片战争后从清帝国中夺取香港，以维多利亚

港为中心建设香港，并做为基地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事实上，维多利亚港一直影响香港历史和文化，亦主导香港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是香港成为国际大城市的关键之一。

船上放下小艇，以补充淡水为名登陆了，他们的目的是对香港岛进行一次基本的勘测，包括地形、地貌和淡水资源的调查，还要实地测量一下维多利亚湾沿岸各海湾的水深，看看哪里适合建立未来的商品转运基地。

香港岛的面积近81平方公里，面积大，有淡水，有林木，维多利亚湾又是号称世界三大深水港之一。作为基地，无论军用商用都有极大的价值，更比小小的澳门有发展潜力的多。当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中国沿海，就认定了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只是他们过于急功近利，居然去占据了新界的屯门，妄图直接控制珠江口的出入，结果被明军赶了出去。文德嗣很清楚：离此不远的屯门就有明军的大营。穿越众想在官府眼皮底下占领香港，不打仗是决不可能的。



香港屯门区

第一百六十四节 舆论准备

回到临高，春节过后准备召开的“第一届临高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经过穿越者在当地合作者的大力宣传之下，临高谈判专家张有福和穿越者的副食品供应商林全安为了获得在执委会青睐，在鼓动当地人参加这次会议方面进行了一场竞赛。张有福把手下的长工、家仆、佃户全给打发出去了，叫他们各自回家去宣传，马千瞩让郭德从职工队伍里挑选一些能说会道的人组成工作组下乡去发动群众。为了这件事情，他把杜雯从盐场村调了回来。

临高的冬日的清晨，太阳从山后升起，驱散了夜晚的雾气。风微微有些寒意，但却是清爽宜人的。文澜河的河水已经变得非常浅，许多地方露出了河底的石头，人们可以涉渡而过。

在重新翻修通车不久的文澜河 - 博铺公路上，三五成群的当地农民，扛着扁担、绳索和簸箕，彼此打着招呼，都往文澜河沿岸的各个工地走去。现在是农闲季节，穿越众在各处大兴土木，到处都需要力工，只要愿意干活的，就算是妇女和孩子每天都能赚到些工钱。

以往到处骚扰本地小股土匪在大河两岸已经绝迹，穿越者拥有的机动、通讯和火力优势使得任何此类行为变得无利可图而且危险——凡是挑战穿越者威权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抓进了劳改队。安全和便捷的交通慢慢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许多人从足不出村，开始变得愿意离开家门口到远处去寻找机会和见闻。

在这些行人中，走在公路上的杜雯显得尤其醒目。她穿着本地染织的蓝色棉布做得工作服，戴着蓝色工人帽，脖子上围着条尼龙纱围巾，背着装满文件和小册子的黄色挎包，上面还拴了条毛巾。在公路的人群里很显眼。当地人对这些“髡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只是看到有这么个女“短毛”，不免都要多看几眼。

杜雯的心情十分愉快，一是看到建设日新月异，去年去盐场村的时候，道路还都是土路，虽然有些是石板路，也早就破损不堪了。现在不但有了简易公路，而且也从简单的夯土公路改为铺设碎石和煤渣的公路——不但平坦，连车马走过的烟尘都少了很多；二是她在盐场村这些日子，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把许多过去的理论运用到现实中去，其中即有一些是碰壁的，也有成功的。现在归纳起来，她的成绩还不坏：

马袅讲习所的正式班已经办了三期，培养了二十多名农村干部，这些人不但完成了扫盲，学习了基础文化知识，还初步学习了政治理论知识和基本行政方法。包括现在百仞人民公社的主要干部，都在这个讲习所里参加过培训。除此之外，利用“业余班”和“夜校”的形式，还为整个村子做了基本的扫盲工作。现在十三岁以下学龄儿童文盲率已经下降为零。这让杜雯很有成就感。

盐场村不仅建起了村委会、编制了民兵队，她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妇女小组也搞了起来——虽然眼前只是组织妇女做一些后勤方面的工作，但是她相信未来这个妇女小组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稍微有点遗憾的

是谭小芹作为她的重点培养对象，觉悟始终提高的有限。在很多大事上还是宁可让男人拿主意，一点半边天的意识都没有。

快到百仞城外的时候，她看到马千瞩正和几个人站河边，便加快了脚步。

马千瞩还是穿着他一成不变的87式作训服，虽然这衣服最近已经磨损的不成模样了。作训服胸袋上镶嵌了三条红色斜杠——这是新军搞出来的新花样，魏爱文提议在没有实施军衔制和军事标记的情况下，用颜色作为职务和军中的标记。这三条红色的斜杠就代表了马千瞩的军事地位：新军参谋总长。原本的方案是打算模仿德国总参谋部的款式，镶在裤子上的，后来觉得实在不好看而且也没地方找那么多红色的布条才改为放在胸袋上。



87式陆军作训服

他手里拿着个望远镜，还捏着一个笔记本，站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对岸的工地。旁边是工程部门的负责人梅晚和那个她不认得的女规划师，两个人都夹着装图纸资料的文件包。在讨论着什么。

“……马委员，体育场本身也不是件急事，再说城里不是本来就有给大家锻炼身体用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之类的设施吗？突然要造这么一个有400米跑道的大型体育场，不光材料困难，连劳动力也不足啊。”

马千瞩呆着脸说：“这不仅仅是为了搞体育运动，而是未来搞庆典、开群众大会用的。”他叹了口气，“这些事都得有场地，其他不说，主席台和观礼台这些部分是一定要按时完工的。”

正说着话，他看到杜雯来了，忙打了个招呼就过来和她说话了。

“你回来了？”马千瞩看了一眼她，“怎么不给萧子山电话，要他派车

来接你？行李呢？”

“有车，”杜雯摘下帽子，从挎包上解下条毛巾擦了下汗，“我就是搭送盐的车到博铺的，不过听他们说，要中午才有车来百仞，我就自个先来了，行李一会随车送来。”

“嗯，你早回来也好。乘这会我们先谈谈工作。”

把杜雯从盐场村调回来除了工作组的事情之外有马千瞩还有其他的考虑：盐场村虽然是第一个投靠穿越众的当地村落，对穿越者的忠诚度来说也是最高的，但是谭家的宗族势力还是过于强大了一点。参加农民讲习所的大多数都是这个家族的子弟。继续把讲习所放在那里，迟早会在农村干部体系里形成谭氏家族占据优势的局面。讲习所这样的干部培训机构也不适宜长期孤悬在主基地之外。

马千瞩开门见山：“我们现在马上要组织一些工作组下乡去，为即将要召开的全县大会进行宣传鼓动。邬德已经选了一些人。你对搞群众工作比较有经验了，百仞公社的基层干部又都是你那里培训过得，人头熟悉，这件事情就由你来牵头了。”

杜雯点点头：“我和邬社长商量一下。”

“另外还有件事情，马袅的农民讲习所，执委会考虑大会结束之后就撤销。马袅讲习所办得很好，取得成绩很显著。但是地方色彩太浓了。所以这次把你回来之后就另起炉灶，重新搞个学校。盐场村那边改成一般学校。”

“我是没有意见的。”杜雯虽然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但是回到百仞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起码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洗热水澡，伙食和住宿条件也比盐场村强很多。

“学校办起来之后，还是由你主持日常工作。”马千瞩说。

“好，到了百仞村，条件更好了，有了理论阵地，能培养更多的干部了！”杜雯很高兴。她最近对搞理论工作愈发热情，《临高时报》上的理论文章，过去以席亚洲写得最多，杜雯则后来居上。

“农村干部的培养任务，以后会越来越繁重，你要多花心思在这方面，特别是干部的素质养成上。”

一旦各村寨接受了团练联防计划，穿越众就会利用团练训练的机会逐步对各村来得年轻人进行培养，作为未来正式掌握政权之后的基层干部。

“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马千瞩想起了什么，“给学员们上课的时候，方向把握不要错了。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地主和商人都是我们的联盟——你要记住这点。学员里会有不少这类人的子弟的。”

杜雯严肃的点点头：“这个道理我懂得。现阶段口号是‘铲强扶弱，保境安民’。不涉及政治问题——”

“明白就好，眼下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马千瞩吁了口气。

“那我的理论文章要不要继续写？”

“写啊，为什么不写？”马千瞩笑了，心底里他对杜雯的理论文章并不太看重——除了大量堆砌数据之外理论价值不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就算是用来占领舆论阵地好了。

“理论是理论，右派们不是一天到晚鼓吹言论自由么，你就好好的言论自由下，观点激烈些无所谓。只要别鼓吹暴力革命。”

“好！我明白了！”

杜雯看着马千瞩发黑的眼圈，“督公——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马千瞩一冷，掩饰的笑道：“没什么，最近要做机构调整，会议很多，不知不觉就晚了。”他故意舒展了下腰身，“到了这里我倒觉得生活规律又充实，比过去好多了。”

“督公，你那参谋总长的职务就不要担任了嘛，你不是军人出身，又累又辛苦，还有计委的工作要做——”

“没关系，忙一点好，忙一点好，有益身心。”马千瞩有些狼狈的说。

杜雯告别了马千瞩，向百仞公社的社部走去。路上遇到几个她上过课的干部，都和她打招呼。她来到社部，只见邬德正对着一张桌子上的大比例临高地图出神——这张地图是21世纪的，但是已经被测绘部门根据目前的状况做了修改。远程勘测组在这几个月里基本上已经踏遍了临高的山山水水，把村落和居民点都标注清楚了。

杜雯来负责发动群众的事情，邬德已经接到了马千瞩的通知。

“全临高的居民点，基本上都在这上面了。”邬德指着地图插着的各色大头针小旗，“红色的是确定会参加的，绿色的是态度暧昧的，黄色的是推脱的。这些是根据我们当地合作者初步进行宣传之后的结果。”

大体一看，红色的居多，特别是县城以北，文澜河两岸地区的村落，完全是一片红。

“现在难点是在县城以南，还有临近儋州和澄迈的地区，愿意来得村落就少一些。但是公然不肯来得，倒是一个都没有。”

杜雯和邬德商量：既然态度暧昧的村落不多，下乡的宣传小组的规模就不能太小。这些地区他们人生地不熟，人少了一是显不出威势，二来也难保证人员安全。万一遇到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宣传小组人少了就容易吃亏。

当下决定每个小组派一个排护送，三十支米尼步枪的威力足以震慑本地的各色土顽了，除了新军，带队的穿越众不要求能说会道，而是选择野外生存能力强，体力好的人——毕竟这也是个体力活。小组里面要有熟悉当地环境的向导，最好是和目的地有关系的当地人。还要找些熟悉方言，能说会道的人进行宣传。宣传的重点自然是执委会反复强调的：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保境安民”。为此，邬德已经让张兴教连

续写了几稿的宣传单，说明穿越者的政策。请几个学中文的看过意思差不多之后就让周洞天用印刷了一批布告和传单。

“布告传单有用吗？我在盐场村的时候发现当地文盲率很高。”杜雯有些怀疑。

“懂不懂没关系，关键是把我们的讯息传达下去。布告这东西一贴，原本做鸵鸟的村民就得好好的正视现实了。不认字没关系，他们自然会找人打听内容的。”

“苟布理也得带上。”杜雯忽然想起了这个当时在苟家庄有表演天赋的厨子，“不过他只有一个人，只能安排一个组。”

“的确。”邬德觉得有些遗憾，这个苟布理虽然心术不大正，但却是非常好用的宣传工具，可惜多数归附他们的老百姓都是朴实得连话都说不利索，“对了，还可以让林全安和张有福也出面。这两个也很会忽悠人的。他们还有些能干的手下能用。”

“这些人靠得住吗？”

“哈哈，积极的很！”

除了这些人之外，情报和卫生部门都要求在小组里安排一些自己人，为得是搜集当地的情况。过去他们对这些势力范围以外的村落只能通过侦察队和勘探队的报告和照片来分析，现在有亲身去实地查勘一下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第一百六十五节 机构调整

除了下乡的宣传小组之外，杜雯还从公社里找了些文艺骨干——所谓文艺就是会唱唱乡间小俚曲的，组织了些笔杆子写宣传歌谣，教他们在东门市或者随小组下乡演唱。临高本地没什么民间娱乐，为了发掘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杜雯甚至动起了城外几座荒废的庙宇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们的脑筋——出家人虽然都是出家人，在富庶之地和在临高这样的边鄙之地显然是大有不同的。几座庙观虽然都是明初官府修建的，但是百多年来都没修缮过，弄得破败不堪，七八个和尚，五六个道士常常半饥半饱的混日子。杜雯把他们都招募来了，在饱饱的招待大家吃了几顿饭之后，提出要他们编唱歌颂穿越众的宣卷道情。这两种都是过去寺观里的和尚道士外出游方化缘时唱得宗教性谣曲，以宗教性故事，因果报应类的故事为主，起得是劝善的作用。过去民间娱乐活动少，听、唱宣卷、道情也是百姓们的消遣。

俚曲[lǐ qǔ]：通俗的歌曲，也叫俗曲。

宣卷：是宣讲宝卷的简称，始于宋元时期，是继承唐代佛教讲经说法的传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统说唱艺术形式，其演唱的文本就是宝卷。

现在这曲子不但要有劝善的内容，还得包括穿越众的种种“善行”，诸如赈济灾民、怜老扶穷、清理匪患、打击海盗等等的事迹，都要编写进去。

杜雯对文艺这套不大在行，好在穿越众中学中文搞曲艺的人都有，请来坐镇审稿，凡是编得好的，每支曲子给一公斤大米的报酬，特别出色的三公斤。这个价码让一直吃不饱的宗教工作者们起了很大的干劲，很快就七七八八的写了三四十支。杜雯要他们下乡去演唱，每天再给一公斤大米的报酬。吃了饱饭，又从穿越者手里拿到了布匹的“布施”的僧侣道人们纷纷做了全新的行头，下乡去搞宣传了。

在这样的宣传攻势的狂轰滥炸之下，整个临高县，从县城到最偏僻的农村，到处都传遍了穿越者的声音。那些抱着拖延态度的村落，现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了，特别是歌谣把穿越者的强大和善心都无限鼓吹之后。

在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而准备的宣传攻势进行的时候，执委会也开始正式的机构调整工作。

虽然在穿越前已经形成了六个委员会，四个直辖小组的基本架构，但是几个月的实际运作表明。这个机构实在是失之于过度简化，结果就是各个委员会下面出现了许多专业小组，有些部门不免有重床叠架的嫌疑，有的则完全脱离了其原来的本意——最典型的就是治安组，现在其功能几乎完全在政治保卫任务上了。而治安却丢给了一个没有编制的所谓“东门市派出所”来管理。

再如现在的情报部门，理论上说执委会下设一个专业的情报资讯组，其实里面多数人和情报毫不相干，主要是搞技术资料和史籍研究的。广州派遣站虽然在名义上是他们的下属，实际上却属于执委会下面

的另设的一个情报部。

显然，这种简单粗糙的体系已经不能再满足穿越政权的需要了。这是执委会在开机构调整会议前一致的观点。

“诸位，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权了，除了我们自己，还有了老百姓，是时候出台民政管理机构和办法了。”萧子山在会议上发言，“内务民政委员会这样的体系过去只是为穿越者服务的，这样职权不明不适合未来的发展啊。”

“那你的意思呢？”

“我提议：将内务民政委员会做一次拆分。”

萧子山的意见是，内务民政委员会拆分为两个部门，一个顾名思义的，管理民政事务，也就是管理他们统治下的土著居民。另一个，则改为“办公厅”。

“办公厅？”有人不解。

“我知道子山的意思了。”文德嗣说，“所谓办公厅就是专门负责穿越众本身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事情，对吧？”

“是的，其实现在我管得也是这些东西。但是民政这块以后会越来越繁重，阿德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老是以劳工组负责人和公社社长的名义很不妥当。”

无疑，这对邬德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一旦这样拆分，邬德就成了事实上的民政部长了，属于执委之一了，而他现在只是以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参加执委会会议的。

邬德倒也没表现出什么谦虚的推脱——因为萧子山说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发言中提出，自己兼任公社社长的事情只能是暂时的，从长远看，还是要以本地人出任社长的职务比较好。

于是以这个提案为开始，执委会大会小会开了好几次，不仅包括执委们，还有各个小组和专业人员参加，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文德嗣在机构调整会议中明确说明，调整固然是件大事，也不能以搞机构膨胀为代价——现在穿越众本身还担负着许多基础工作，机构设置的过多过细，最后的结果必然绝大多数人会忙于行政事务。而且一时间也没有许多合格的当地人来担任各种职务。

经过几天的讨论、争议和私下协商，机构调整方案终于出炉：

内务民政委员会撤销，改为设立民政委员会和执委会办公厅。

邬德出任民政委员，全权管理归附穿越政权的土著居民。百仞公社、劳工队、劳教队这些机构继续由他管理。新设总法务司、总税务司、总工商司。

萧子山出任执委会办公厅主任。负责所有的穿越众生活事务和执委

会的行政人事事务。原执委会直辖的总务组、IT组合并到办公厅。

工业、通讯、能源、交通委员会改称工业及能源委员会，下设机械工业部、能源部、冶金部和轻工业部。

原工业、通讯、能源、交通委员会管辖下的通讯和交通部分独立出来，分别成立电信总公司，邮政交通局，原属于该委员会的建筑组独立成为临高建筑总公司。委员会属下新设水务局和电力总公司。

农业委员会不做变化，同时明确授权其有可经营食品加工企业。农业部管理的穿越众食堂移交给办公厅，劳工食堂移交给民政委员会。

外交与商业委员会，下设外事部、外贸公司和驻外站。负责一切对外联系的事务，包括谈判、贸易、交涉等等。所谓外贸：是指穿越者直接参与的针对临高以外的地区的所有对外贸易。广州先遣站在编制上隶属于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机构和成员也担负着搜集情报资讯的任务，同时向情报委员会负责。

计划委员会不做大的调整，但其属下的财政金融委员会独立出来成单独的部门。地位与其他委员会相同。马千瞩继续担任计委委员，程栋出任财政金融委员。

军事委员会进行了重大调整，正式组建了总参谋部、教导总队、陆军部和海上力量部。其中总队海上力量部不仅负责海军事务，还承担包括海运、渔业生产、渔政管理等所有海上事务。教导总队管理的是全体健康的成年男性穿越者，使用的是现代化武器，一旦发生意外土著军队靠不住的情况下，就动员教导总队。过去军事组内的穿越者民兵构成其骨干。

新设了内务委员会，作为统御强力部门的总指挥机构，其下新设警察总部、海关，原治安组改编为政治保卫总署，原军事委员会体系下的内务部队并入政治保卫总署。

文宣部：下设广播电台、印刷厂、宣传处。正式给予临高时报社编制、资源部：设远程资源勘探队、大图书馆、测量队。

教育部：负责当地的教育工作。

情报委员会：除了拥有对外情报处这一直接派出和掌握专职情报人员的机构之外，它还充当情报协调和分析机构的角色。负责对从军队、外事外贸、政治保卫等各个方面汇总过来的情报消息进行分析汇总。广州派遣站就受到它和外交商业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这个新体系职权较为明确，又照顾到了各方的需要，大家都比较满意。接着马千瞩乘热打铁，宣布自即日起，采取项目立项审批制度，任何部门未经过计委立项审批的，不得随意上马任何新设施新工程。

“前一阶段，各个部委都争先恐后的为自己改善办公环境，造楼房，搞装修，置办家具。一个个的都做起享福的准备，”马千瞩一脸沉痛的模样，“消耗了多少人工、水泥、砖瓦！”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冒着危险，千辛万苦的来到这个时空，无非是想要衣食无忧，富贵荣华，为官做宰。眼下大家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虽然艰苦点，每天弄几盘海鲜，整两盅小酒，日子过得确实是相当不错的。还有同志在打生活秘书的主意。这个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前穿越政权不过是盘踞在临高这个小小县城的一隅，海盗郑芝龙、诸彩老、刘香虎视眈眈，大明军队来围剿也是迟早的事情，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国强盗，我们是睡在一个火山口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众人一脸严肃的看着马千瞩。接着他花了十分钟痛斥陆军私建俱乐部的行为，表达出对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极其痛心。陆军的一千人没想到自己居然被马千瞩拉出来当活靶子。一个个垂头丧气。

“陆军俱乐部的事情，因为已经完成了70%以上，这里就不再要求停工了。不过下不为例啊。”虽然马千瞩把陆军俱乐部拉出来重点批斗了一番，但是和所有类似这样的事情一样，很有中国特色的了结了。

第一百六十六节 粮食流通券

下一个议题是货币改革的问题。拜现代网络所赐，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职业的现代人几乎都有点经济学的皮毛，而且这些皮毛还分作不同的经济理论。在宿舍区，未来的经济架构、货币政策是蛋疼的穿越众们仅次于官爵、继承和女人问题之后第四大议题。很多人和当年泡论坛一样，为自己根本就不太懂的东西用各式各样是似而非的理论论战着，口沫横飞，直到要动手。

但是对程栋来说，这些理论对财政金融委员会来说都毫无意义。虽然只要学过一些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自给自足是主流，商品交换很不发达。

但是直到他们来到这个时空的临高，真正接触到了当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当时的社会和商业环境，穿越众们才发觉自己是来到了一个多么“自然经济”的时代。尤其是临高这样偏僻的纯农业县。虽然明末号称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代，但在临高，不要说资本主义，连最简单的商品交换都少得可怜。

全县总共只有十四个市，这十四个市规模之小，还比不上许多人原先时空里的居民小区的集贸市场，有的市干脆连房子也没有，只有一块泥地和几间草棚。在已经小得可怜的市场流通里，也是以实物交换为主。无论是农民向地主交租还是田主向衙门纳粮，都用粮食。大多数农民、地主都过着自产自销的生活，只有极少数商品会去市场购买——即使这样的交易，很多是用实物交换，比如家织土布、山里的特产之类的东西。连衙门支付给衙役们、小吏的报酬也是用粮食布匹。

因此，本地不要说象电影电视里那样出手“银票”，连银子都很少见。有限的货币流通里以各式各样的铜钱为主。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市面上有较多流通的铜钱有唐钱、宋钱和明钱，甚至远到汉代的五铢钱也在流通。



五铢钱：中国古铜币名。钱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

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这样一来，穿越者政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少足够的支付手段。穿越者手中有足够的白银和黄金，不管是从原时空带来的，还是在本时空出卖商品、打大户搞来得，仅财政金融委员会目前直接掌握的库存就有975白银120公斤，各种银锭、银饼、碎银、银器银首饰合计700多公斤，合本时空库平银二万多两。另有二万多枚西班牙里亚尔、银比索为主的各国银币。黄金合计储备二百多两。除此之外，尚有铜钱五千多贯。

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穿越者却很难使用——穿越者在本地更多的是小额支出：支付工资、购买原料和食品，这些商业交易很少能用到白银，铜钱反而成了消耗最多的货币。而穿越者把铜钱看作是金属原料，想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支出。

结果就是执委会下属的各个部门在涉及到对外支付的时候就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邬德在劳工队和公社首先使用工分券，接着出现了更直接的米票和盐票。而工分券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粮食本位货币。最后，妇女福利社在开张之后推出使用穿越者的记账工资点数购买商品的做法又使得这个状态更复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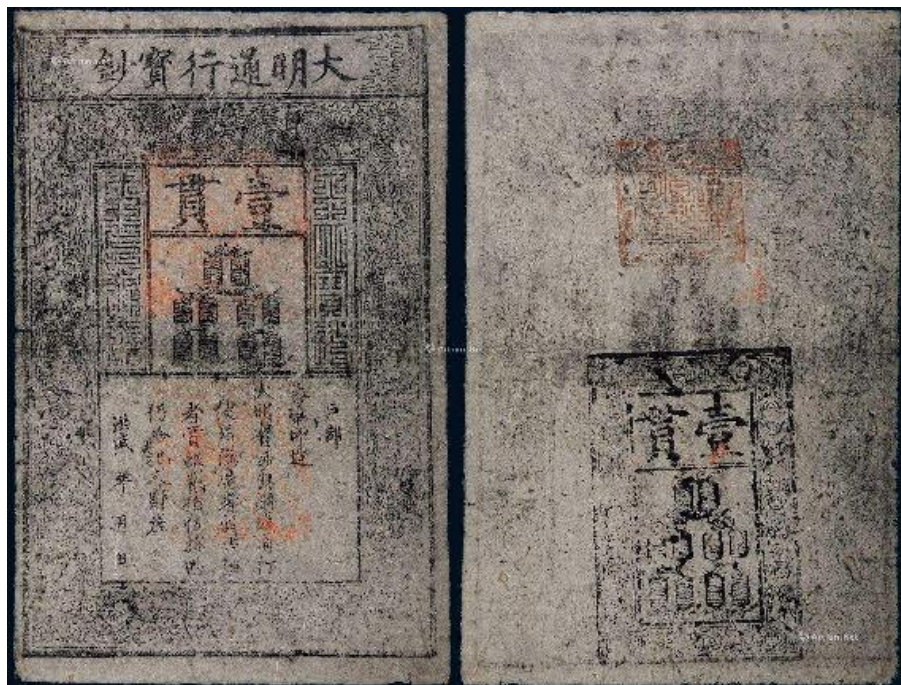
这么一来，财务部门就发觉自己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之下，各部门无论是汇报上来的预算、支付的账目还是来报销的款项，都有不同的单位，有用“两”“文”的，有用“斤”的，也有用“点”和“分”。加上不同价值的换算，程栋手下的会计们差点要抓狂了。因此财政部门是坚决要求统一货币。有了统一的货币，才谈得上建立起货币兑换和财务体系。

执委会最先提出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制度，发行银元，每个银元相当于明代的半库平两。

库平两：库平两简称两，是中国旧制的重量单位。

穿越者手中有足够的白银储备，而且未来这样的白银储备还会增加，发行银元有充足的物质保证。

其次，考虑到大明宝钞臭名昭著的声望，恐怕商人和百姓都不会喜欢纸币，流通推广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



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后因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正德年间废止。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之一。

从这点来看，银元体系似乎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发行银元的时机不够成熟。

临高林本身经济不发达，市场规模小，物资出产也不丰富。即使发行半库平两的银元，购买力也实在嫌高了一些，毕竟临高的米价才不过一两三钱，半库平两，差不多就能买到三十六公斤大米。对于小额支付来说依然太大。穿越政权就势必造成继续发行辅币。

为了取得信誉，穿越者的铸币势就必须制造精良，但是市场上的另一个规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可以想象穿越者一旦向市场投放了质地优良的铸币，中国人传统上喜爱囤积金银甚至优质铜钱的习惯更会象一个黑洞一样吞噬这些钱币。一时间不但统治不了市场，倒很有可能会被周边涌来的劣币所吞没——毕竟穿越者控制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临高。

综合考虑到最后执委会还是决定在统治区发行粮本位的钞票，这种纸币被定名为“临高粮食流通券”，之所以不用通宝之类的名字纯属是为了避免刺激官府。钱券、钱筹这些代币券，中国古代的商家一直自行发行过，官府极少干涉。



临高粮食流通券

它在形式上以“元”作为单位，以免和过去的“文”、“两”、“钱”之类的单位造成混淆。临高流通券的基本单位是元，每一元相当于大米500克。元下面则是“分”，一元合一百分。

只要穿越政权手里掌握有足够的粮食，这种纸币的信用就能得到保证——穿越者对自己的农业还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从长远看，粮本位只是权益之计，但是就眼下的水平，这个体制还是属于较为安全和可接受的——毕竟穿越者在本地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信誉度。推行这种“粮票”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难度。

“我还是怀疑纸币能不能用出去。”海军的李海平在讨论会上觉得这事情不大靠谱，“别和我说宋、元流通纸币，人那是政府行为。政府再滥，在没滥到家的时候还是有信用的。我们凭什么让老百姓相信呢？”

文德嗣解释说，“只要有地方能够足额的兑换出等价物，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英镑还有含金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一个金磅可兑换多少黄金，但是实际上是不会有人去拿它兑换黄金的，人们只要知道这张钞票拿到英格兰银行能够兑换黄金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的对外贸易支付用什么呢？”商业部门的人发出了质疑，“人不认你的钞票，也不要你的大米啊。都是黑眼睛看白银子的。”

“呵呵，还是想着银子。我们要银子做什么，去海南岛外面买东西？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人把物资运来？还要用白银转一次手，不嫌麻烦？我们不是西班牙人，拿不出好东西，只有靠银子去买。我们有吸引人的货物，商人们自然会追逐利润而来。直接易货好了。”燕雀志说。

因为他是金融学本科毕业，懂会计业务，所以已经被程栋调到了财政金融委员会来任职了。

“实际上我也认为增加临高本地的白银储备的意义不是很大。”文德嗣说，“临高这个小地方，银子多了就贬值了。至于现在的对外采购，在广州我们有十几万的款子可用，而且广州站以后也会源源不绝的补充。采购支付没什么难的。”

“真要用到钱的话，我们用银比索支付也可以对付了。”程栋说，“这种钱在沿海很受欢迎，流通方便。”

“那要是外人来到我们的统治区，按什么汇率进行兑换呢？”

程栋说：“我解释一下货币政策。”

穿越政权暂时没有打算让流通券彻底取代本地市场上的全部货币。这个以目前的能力来说是力有未逮。穿越者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支付和结算手段。已经在流通的银子、铜钱将会继续流通。它们之间兑换率以米价作为参考。假定米价是每公石（100公斤）1库平两，那么1库平两就可兑换临高流通券200元。

“不过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在几年之内，我们的流通券和各种杂银杂钱之间不做兑换。”

程栋解释说，之所以不做兑换是因为明代的币制极度紊乱，私铸现象严重，无论银还是钱，成色繁杂到难以想象，很难估计其正确价值，兑换的难度太大了。

有人提问：“我想知道我们有多大能力实际上操纵临高的米市？既然以大米为抵押物，米价的起伏就会造成货币实际购买力的涨落吧？”

“这的确是个问题。”程栋承认。粮食不比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价值相对稳定。粮食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就全临高范围来说，穿越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控制米价的。”

第一百六十七节 流通

穿越政权的第一套货币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在发行货币的同时其他的所有票证全部予以作废。在公社广泛使用的工分券则按兑换粮食的比例进行回收。

“要不要成立一家银行来负责这事情？”

“当然要。”程栋说，“不过暂时不以银行或者钱庄之类的名目出现。”

财政金融委员会的机构设想是成立一家粮行，由粮行来负责发行、回收和兑换货币。既然以粮食作为货币发行抵押，粮行比银行更能让普通百姓了解的明白一点，也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商人自发钱筹”的伪装。

这家粮行由文德嗣提议起名叫“德隆粮行”。粮行的总部办事处设在东门市。为了给百姓们以大买卖、大铺子的信用感觉，执委会批准新建一栋二层楼房作为经营地点。

新版的钞票由周洞天负责的文宣部印刷厂承印。因为这是穿越者的第一套钞票，不能象过去印刷工分券、米票、盐票那么图案简单。不仅要美观耐用，还得有一定的防伪措施。

周洞天找来白多禄和谭明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两一个搞过印刷，一个开过三色印刷机，都算是专业人士，说到印刷比起什么都会的周老猫来说还要精深一些。

专用钞票印刷纸当然是没得找，穿越者的小造纸作坊眼下能量产的也就是毛边纸——是用当地的稻草做得，质地粗糙只能当卫生纸用。少量出品的书写用纸也不符合钞票的要求。程栋说库存里有一些重磅的彩色卡纸，质地硬挺，无论纸质还是颜色，都是这个时空里的造纸作坊仿造不了的。临高粮食流通券分为3种不同的面额，分别是10元、5元、1元。其中10元使用黄色纸，5元采用红色纸，1元是绿色纸。另发行辅币：50分，20分、5分和1分。均为蓝色纸，以大小作为区别。



钞票的图案以农业主题为主，包括耕牛、农民、麦穗和稻田之类，发行方是“德隆粮行”，下面还印着德隆粮行四个字的篆体章，另有程栋的签名一个。钞票背面还有一行楷书字：“每元准兑大米一市斤”。

这些图案全是白多碌用石版套色印刷出来的——虽然周洞天开始想用印刷厂里的四色印刷机，但是印刷机的油墨已经库存不多了，再用下去一时间也没得补充。看到出来的样票，几个人都觉得太难看了——图案实在一点立体感也没有。

“就这样吧。”程栋看了送来得票样，知道印刷厂也就这点水平了：你要他们印出和现代钞票一样的东西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眼前这种钞票，已经是当地人无法仿造的了。

流通券的最大的用户是邬德。每个月的工分结算就是一笔大头开支。根据邬德的设想，百仞公社将彻底废除供给制，实行货币化工资制度，每个社员都按照其出工获得的工分，结算流通券支付。公社食堂的伙食供应也改为社员用流通券购买。

那些属于劳工队没有百仞公社户籍的外来劳工，则继续按劳动强度标准免费供应伙食，但是他们的工资也会流通券来支付——实际上从不久前开始，穿越者就是用米票和盐票来支付这些人的报酬，他们也同样接受了。

被穿越者企业、部门招募的当地人，所谓的“职工”们，虽然在户籍上也属于百仞公社，但是工资是由各个部门支付的，和公社无关。这些人的伙食同样按普通公社社员那样改为自费解决。

最后是军队，军队过去一直是用白银支付军饷的，军官们反对贸然使用纸币去替代白银——这会给士兵一种剥夺的感觉，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纸片，换谁都不会高兴。

于是决定军队的基本待遇不变，免费供应伙食，军饷继续采用白银支付。

为了刺激军人使用纸币，程栋建议在东门市的各家穿越者拥有的商铺里执行“军人优待”政策。凡是军人用流通券购物的话，可以享受九五折的价格。为了便于他们享受这个优待，粮行专门在军营里开辟兑换处，收兑他们手里的白银——这个政策只限新军军人才能享受。

“干脆在营区开个办事处吧。”席亚洲对程栋说，“这两个月当兵的拿了银子，一直东塞西藏的，最近还发生了遗失和偷窃的事情。当兵的都是孤身一个，也没地方好存钱，你们开展个存款业务，没利息他们也愿意存。”

很快，在百仞营区和博铺营区都设立了“德隆粮行”的办事处，所谓办事处只是在营区的划出一间办公用房来，里面设一个木柜台。存放些纸笔帐簿之类的物件。财政金融委员会当然没有这么多的人手每天开门为军队服务，所以规定是每周的周一和发饷当天开门服务。办理的业务

有白银和流通券的兑换、储蓄，贵重物品寄存三项业务。不过，目前开展的所谓储蓄业务是不支付任何利息的，德隆粮行的储蓄业务更像是钱币寄存服务。

这项服务推出之后，果然受到了士兵们的极大欢迎，不过来兑换流通券的人并不多。多数人领到军饷之后就赶紧存到德隆的办事处，换到一张存折贴身存放。只有那些家在本地的士兵，在休假的时候才会兑换一些流通券用来购买商品带回去。

第一批流通券发放下去之后，市面上没有出现很剧烈的反应。毕竟这几个月来在东门市做买卖的人已经习惯了穿越者的票券，虽然票券种类不一，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知道的，那就是短毛们的每一种票券，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换到东西的，而且说换多少就是多少，从不含糊。东门吹雨还在东门市贴出了许多告示，要商户们一体接受流通券，同时保证商户们随时可以来德隆粮行将流通券兑换成粮食。

为了造就流通券的信用声势。每天傍晚收市前，东门吹雨就和德隆的人一起，推着装满大米的手推车，一家一家的收兑流通券。开始几天，几乎每家都会把收到的流通券拿出来兑换。但是半个月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做了。行商小贩们拿到了流通券之后，不便背着粮食上路，他们就选择直接在东门市将流通券消费掉：用来购买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坐商们虽然开始时候出于慎重考虑把流通券兑换成粮食或者购买其他商品保存起来，但是久而久之，商人们发觉德隆粮行依然随时随地的敞开兑换流通券的时候，许多人开始部分的保存流通券在手中了——毕竟纸币比起沉甸甸的铜钱银子在携带和使用上要方便的多。杂乱的铜钱、成色混乱，经常要称量的白银很早就让商人们叫苦不迭了。

但是流通券的流通范围基本上还是在穿越者的控制区里，即使在咫尺之遥的县门市也吃不大开，铺户们普遍对这种纸币持观望的态度。

不过程栋认为这是正常的情况，纸币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信用在支撑它的价值。现代时空的多数纸币都是无抵押发行的——这点上来说比用粮食作为抵押品的临高流通券还要不如。穿越者的势力达到哪里，哪里才能认可流通券的价值。穿越者在没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前，统治区之外的人自然不会认可。

最后一个要理顺的，则是穿越者本身的货币：在穿越公约里规定的穿越者享受的利益分配单位——点券。

虽然在举办妇女合作社企业的过程中，点券作为一种资本进入了流通，并且有了消费活动，但是它还是一种虚拟的货币。穿越者在福利社内消费，支付点券采用的是签名买单式，单据上有消费的日期和金额。这种签名单在财务结算的日子由财政部门的会计手工从电脑上的个人账户中扣除点数。手续繁琐不说，还容易搞错。

现在程栋建议：将一部分点券发放实体化，不再仅仅作为电脑上的记账货币。穿越者的薪金、从事危险职业的津贴和奖金，都可以采用实体化的点券支付。点券只限用来购买特殊商品和服务，不准对外流通。使用点券的地方目前仅限穿越者食堂、妇女合作社和南海示范农庄。点

券不与任何货币发生横向关系，也没有兑换率。统一由财政金融委员会支付和回收。

有人建议既然点券实体化了，那么可以在穿越者中取消供给制，采用薪金制。但是执委会经过讨论决定还是继续维持全体穿越者供给制的体制。执委会继续向全体穿越者免费提供住房、医药、食物、基本武器和弹药和服装等。但是允许穿越者使用点券向以上三个定点单位购买额外的消费品，包括酒类、烟草和其他非生活必须消费品。如果食堂里的供应充分，也可以向食堂多买些鸡鸭鱼肉来享用。

点券是穿越者唯一可以合法持有的货币，除了任务需要发给公款之外，穿越者私人不得拥有临高流通券和金银。

第一百六十八节 定级和津贴

“哼，最后一点就是反腐的大杀器。”制订这条条款的马千瞩颇为得意，“准备来搞腐败三妻四妾的家伙们都叫你们暴露无遗！”

众人默然，觉得靠这种手段来反腐实在不靠谱。也有点人人自危的感觉——这不成了家里有流通券和金银就成贪污受贿犯了？

不过反腐属于普世遮羞布，谁也没法反对——谁反对不就成了意图给自己贪污开方便之门了么？众人虽觉得不妥，暂时也就默认了这条。

接着马千瞩提出了定衔、定级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和穿越者的级别薪金有直接联系，过去薪金、津贴只是个数字，多少都谈不上，现在点券多少和消费直接挂钩起来，就成了相当敏感的问题。

“我提议仿造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体制采用行政24级的方式进行定级。有了行政级别，军队的军官军衔问题也能确定了！”马千瞩继续说道，“这个体系下的好处是级别与级别之间差别不大，最大的级差50元，最小的级差才5元。而且各项津贴、补助、奖励之类的待遇问题也能确定下来。我们现在有办公厅了，没个级别，大家的生活待遇问题搞不好——”

1956年行政24级：

干部级别，月工资，职务

一级，594元，国家主要领导人

二级，536元，国家主要领导人

三级，478元，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军队十大元帅

四级，425元，军队十大将和国家副职

五级，382元，大军区、省、部、司职务

六级，355元，大军区、省、部、司职务

七级，310元，大军区、省、部、司副职

八级，277元，正军级、副军级、正厅级、正地市级

九级，252元，正军级、副军级、正厅级、正地市级

十级，217元，正军级、副军级、正厅级、正地市级

十一级，200元，正师级、副师级、副厅级、副地市级、正处、正县级

十二级，177元，正师级、副师级、副厅级、副地市级、正处、正县级

十三级，159元，正师级、副师级、副厅级、副地市级、正处、正县级

十四级，141元，正团级、副团级、副处级、副县级

十五级，127元，正团级、副团级、副处级、副县级

十六级，113元，正团级、副团级、副处级、副县级

十七级，101元，正营级、副营级、正科级

十八级，89元，正营级、副营级、正科级

十九级，80元，正连级、副连级、副科级

二十级，72元，正连级、副连级、副科级

二十一级，63元，正排级、科员

二十二级，57元，正排级、科员

二十三级，50元，副排级、办事员

二十四级，45元，副排级、办事员

“这个24级最高590元，最低45元，你让一线的穿越者拿45元？不把你活吃了才怪。”罗铎立马反对，此人对这些东西倒背如流。

“穿越者当然不按最低级别，”马千瞩对这个问题显然有所考虑，“穿越者都是宝贵的财富，可以安排一个最低的起始级别，比如至少在12级起评……”

“我觉得这不妥当。”文德嗣站起来，“督公，你要注意我们的体制。起码在穿越者当中，现在搞24级制是不合适的。过去这个行政级是终身制，即使没了职务也一样享有待遇。可是我们的执委会是选举产生的，假如你作为执委会委员享受行政3级，下一次选举落选了怎么办？还享受行政3级？如果不享受了，和普通群众一样拿12级？”

“这个自然，级别跟职务走，这是原则，我们不搞去职留待遇这套东西。”

“难说！出发点总是好，你看看原来的时空吧，机关里‘享受XX级别待遇’不干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我看也是，人一旦拿习惯了高薪，降下来肯定会有意见。由奢入简难啊。”

执委会扩大会议嘈嘈杂杂，多数人反对马千瞩的这个定级建议，也有人支持。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大家都清楚：按马千瞩的这个方案定级，在场的人肯定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毕竟行政职务越大，在评级中就越有优势。问题是：穿越群众能答应行政干部自说自话的给自己定高待遇么？支持和反对的人显然对群众的态度有不同的评估。

“这tm什么蛋事！我们这里是永安城吗？”凭空里爆出一嗓子让大家安静下来了，“太平军好歹还有个永安县城，我们可是连临高县城都没进去。现在就谈什么待遇问题，都想和洪天王一个下场？”众人一看，此人乃是新军的炮兵头目应愈。

永安建制：1851年9月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今蒙山)后，相继建立各项制度。确定官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颁行天历，废除清朝纪年；颁布“三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养中国人民谕》；严禁私藏金银财物；令人民蓄发；刊行官方文书；肃奸，杀周锡能。永安建制，初步确立了天国的各项体制。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

于鄂水起身说道：“督公，这事情我看根本不急。如果我们革命成功，整个世界都是穿越者联合体的财产，难道穿越者还在乎自己领多少工资吗？”

马千瞩一看气氛不对，赶紧撤回了动议：“既然大家认为时机不成熟，就再议吧。”

程栋这时候才慢慢站起来，道：“大家不要激动。既然继续执行供给制，薪金的部分就照旧按原标准发放不做调整了。薪金账户上的收入是账面数字，只有津贴做实体化点券发放——津贴比较容易计算和定位，大家意见也小一些。”

“我们已经投资给合作社以及花掉的点券如何计算呢？”

“花掉的就是从你的账户上扣除了，这没什么异议。”程栋说，“我们并不是冻结大家的薪金账户。只是没有点券给你而已。如果有动用的需求，可以到粮行办理动用的手续。”

这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储蓄了，不过总比搞24级制度，薪金收入大幅度分化造成穿越者彼此对立的好。

至于津贴问题，方案就简化多了。穿越者每人不分职务、年龄和工作每天享受1点券的津贴，作为伙食补充。

在新军中充当军官的，每天增加2点券。战时再增发战时津贴。另外，舰船出海人员再发放出海津贴。

从事重体力、化学、危险品工作的，根据繁重难度不同，每天发放1~5点券的工种津贴。

卫生人员，享受每人每天5点券的健康补助。

在穿越者势力范围内的从事野外勘探、建筑、考察、侦察、测绘，按天数增发野外活动津贴。

因公务前往大美、盐场这些穿越政权控制区活动的，按天数增发出差津贴。

因公务前往县城及其他非穿越者控制区从事各种活动的，按天数发放危险津贴。危险补助按危险级别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广州先遣站的派遣人员即享受第三级，即最高级别的危险津贴。

新得津贴体系较好的体现了向一线工作人员倾斜的精神，过去一线的穿越群众是很有怨言的——毕竟当你头顶烈日炼钢、在漆黑的夜晚站岗放哨、在没水没电的乡村里给呆呆的土著儿童上课的时候，有人在百仞城的办公室里舒适的喝茶看《临高时报》，就是吃饭他去食堂也比你早，顺便还把最好的鱼排给挑走了。各个部门的头头都有来自下面的压

力，调整后的津贴体系正好可以缓解这样的矛盾。

“我还有问题。”梅晚原本在扩大会议一直很低调，现在正式出任了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有些意气风发。“我们公司里有个卓天敏，他带着儿子呢——”

“受赡养人员？”马千瞩想了下，“不是和普通穿越者一样都享受供给的吗，难道说生活困难？”

所谓“受赡养人员”，是指虽然是穿越众但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基本上是穿越者的子女和老人。他们虽然在参加穿越的时候也持有股份，但是因为不参加劳动，所以是没有薪水的。

“生活困难倒不至于，只是他上班的时候老是心神不宁——没人带孩子，这里又没有学校，”梅晚说，“我提议是不是给他点子女补助，让他从公社雇一个本地女孩子来看孩子？”

“看孩子没问题的，你让他把儿子送公社社部来，我让初晴看他就是了。她反正有时间，人又可靠。”

“问题是有孩子的不止卓天敏一个，上次北美的人也和我说过。”萧子山也想了起来，“不是找个人看孩子这么简单，你还得教育吧？”

文德嗣说：“教育暂时解决不了，你想总共才几个孩子？单独开个学校也没这个闲人吧？”

“现在受赡养者里，5~13岁的儿童共有5人。”萧子山对这些数据了然于胸，“办学稍微有点麻烦，搞托儿所是可以的。”

“不，5个人也可以办。”马千瞩深思熟虑了一番，“穿越者子女的教育问题总归要提上日程的，与其成了问题再解决，不如现在就着手。”

“现在我们有个很简陋的初小作为普及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太简陋了。我看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子弟学校，按21世纪时空的科学文化水准来教育孩子。除了穿越者的子女，可以再收一些表现出天赋的土著儿童一起受教育。不仅可以给孩子作伴，还能培养未来的当地接班人。”

“选哪些范围土著儿童呢？”萧子山在笔记本上记下马千瞩的话，提问道。

“那些为我们出力很多的合作者的孩子们，作为一种奖励——”

“不，不能这样。”文德嗣反对，“依我看，学校可以招土著儿童，但是只要那些年龄在7岁以下，无父无母，连家里是哪里都说不清的孩子——最好还受过很多苦，他们和这个时空没有血缘乡情的联系，甚至痛恨这个时空的人和事。被我们收养教育之后，会百分之百的成为‘我们的孩子’，从思维到学识，完全就是我们的翻版。”

“等于是我们的养子。”钟利时博士说。

文德嗣说：“没错，你们不是都想养萝莉开始培养自己的老婆吗？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委托学校养萝莉可以吗？”临高电信的总经理李运兴双眼放光，“我出学费好了！”

“当然可以。但是要符合我说的条件。否则外界的影响力，万一使她叛变革命，损失无可估量。”

“你好毒辣啊。”有人评论文德嗣。

“这事情我看就归办公厅管吧。”马千瞩说。

萧子山觉得责任重大，这摆明了是景山学校啊。自己不成了直接责任者了？“合适么？这应该对口教育部吧。”



景山学校：北京景山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学校，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是北京市高中示范校以及联合国教科文亚洲教育更新计划联系中心之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对落后的中小学教育提出了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负担太重、教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的批评。**1960年4月10日**，陆定一副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专题报告，提出“缩短年限、提高程度、控制学时、增加劳动”等“四个适当”的全日制中小学教育方针。为此，中央决定专门建立一所进行城市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北京景山学校创办于**1960年春**，**1977年**成为全国重点学校，**1978年**成为北京市重点学校。

马千瞩说：“教育部是国民基础教育，这个关系到大家的下一代，还是由办公厅直接管理比较好。”

第一百六十九节 教会

萧子山觉得自己接了个烫手山芋，正想着怎么搞这个学校。因为谁也没兴趣来当孩子王，这个校长暂时由他兼任，当然他得找个常务副校长，只能慢慢去求索了。但是有一点倒是在会议上确认了，凡是有“受赡养人员”的穿越众可以领取赡养津贴作为补助，也算是体现人性化政策。

会上还讨论了与教会合作的事宜。教会的合作相当棘手：除了藉此来获得欧洲的人员、技术、资材之外，穿越者们还希望能够使用一种新的宗教来给未来的国民们创造一个精神寄托、道德准则，但是又不希望教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大的发言权和威信——更不用说这种威信还来自国外。

“耶稣会处心积虑的要把天主教传入中国，与其他人来传，不如我们来传。”文德嗣说。

“我们来传教？”

“对，与其被动的去堵塞去防，不如来个来疏导。”文德嗣说了他的“以我为主”的传教思路。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说：教会，我允许你成立；教，我让你传，但是本地教会的控制权必须操之于我——教会只能作为穿越政权的附属和工具。

“这个条件耶稣会能答应吗？”马千瞩对耶稣会一样没好感。

“会的，”于鄂水倒是很有信心，“耶稣会在天主教会历史上向来以善于‘曲线救国’著称的。比那些只会做人肉烧烤的狂信徒要来得善于变通得多了。”

“这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不过怎么个以我为主法？”

文德嗣嘿嘿一笑，说道：“你们知道什么叫既成事实么——”

白多碌刚刚从印刷厂下班，就被召唤到文德嗣的办公室。

“小白，你愿意为组织贡献你的力量吗？”文德嗣在办公桌后面沉声说道。

白多碌一阵头皮发麻，双足颤抖。按照俺们中国人的经验，领导向你问这话的时候基本没好事。

“我能问问是什么事情——”白多碌小心翼翼的问。

“嗯，是好事。执委会经过讨论，准备让你出任临高天主教会的首脑，比如说，嗯，主教——。”

“什么？！”白多碌几乎跳了起来，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连修士都不是，居然要他当主教！这不是瞎掰嘛。

平信徒：即是基督教中没有圣职的人，又称为教友。

“耶稣会的陆若华神父来到临高，执委会即将和他展开教会事务方面的谈判。”文德嗣看了一眼门，外面负责站岗的内务部人员立刻把门关

了起来，房间里一下暗了下来。

“达成传教协议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文德嗣说，“就算我们拒绝，他们也会派遣教士潜入，搞地下教会。地下教会你总知道——”

白多禄的头皮一阵发麻——他当然知道什么是地下教会。他点了下头。

罗马天主教中国（大陆）教会：一般俗称为地下教会，又称为忠贞教会，是中国大陆存在的一个不承认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而依然接受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会。由于他们的行为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与承认，故此只能秘密地及松散地进行活动，而中国当局把他们当作非法组织看待，并不时受到中国政府与公安部门的打压。

“耶稣会起码在海南的定安县已经有了立足点，王弘诹家族的力量不可小视，他自己是进士，又是礼部尚书，和北京的利马窦又有联系。儿子保罗对传教的事情又很热心，如果我们不主动一些，耶稣会会把力量主要放到定安去，一旦在定安成了气候，我们统一海南之后就会面临一个听命于澳门耶稣会的海南教会系统。”文德嗣的擦了眼镜片，“这是不能发生的。”

王弘诹：字绍传，号忠铭，广东琼州府（现海南省）定安县人，生于公元1541年，于公元1617年病逝于定安老家，享年76岁。卒后被朝廷赠太子少保，赐祭葬。王弘诹是明代名臣、教育家。历任庶吉士、翰林院检讨、编修、会试同考官、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

“是的。”

“所以我们的考虑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教会，由穿越众出任教会首脑，这样一来，澳门耶稣会和我们之间只有合作关系。不管谁来，都是客卿——有了你这个临高主教，耶稣会就没办法把教权夺走了，明白了吗？”

白多禄明白文德嗣的意思了，他说：“主教需要教廷的祝圣，我们这里成立所谓的临高天主教会，没有教宗的祝圣，这是自祝自圣——耶稣会也好，教廷也好，都不会承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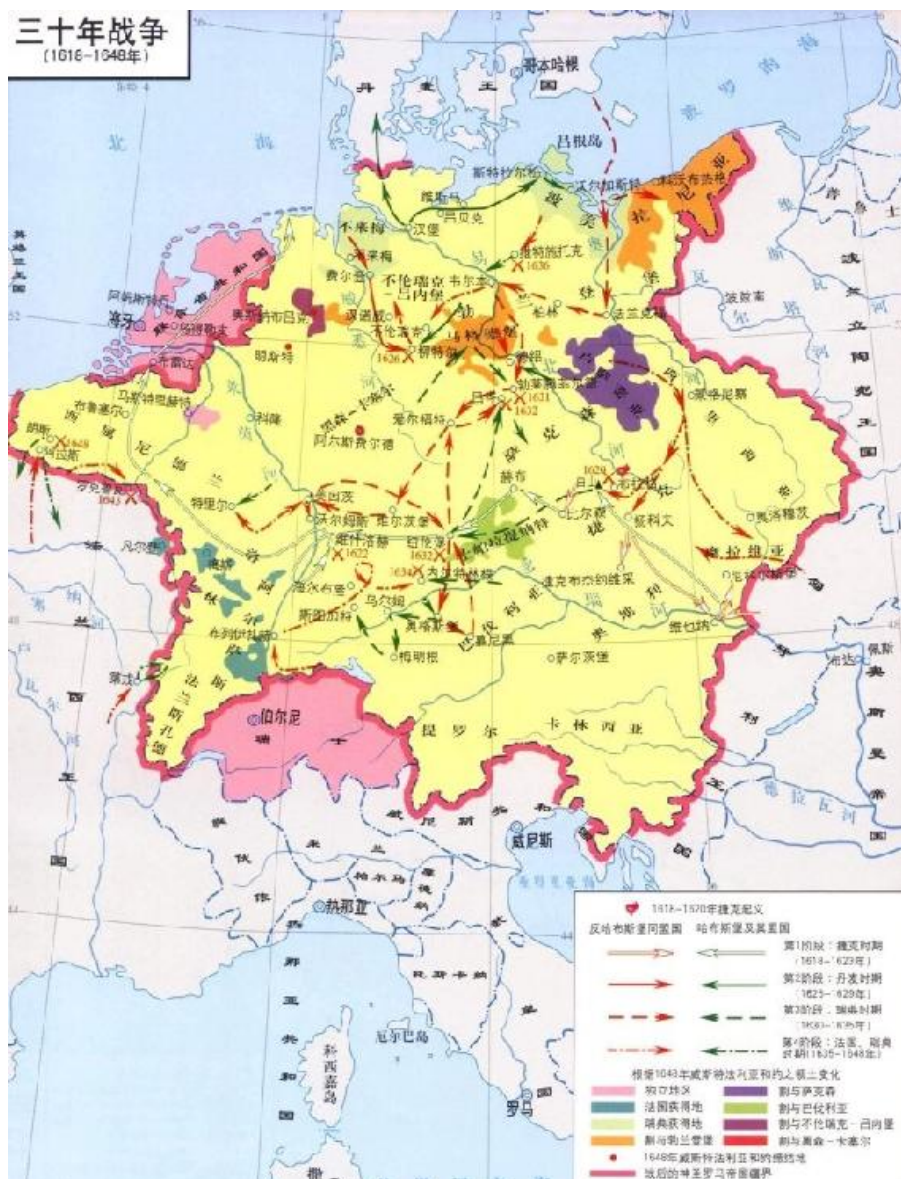
祝圣：据天主教《圣经·旧约》所记，“祝圣”是上帝定下的一种给人或物作上帝标记（使人或物成为圣物或归于天主名下）或传授神权的方式。对主教的授权方式：一、教宗任命+同级主教祝圣；二、教宗的直接祝圣。不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可能得不到权柄。

身为天主教徒的白多禄当然知道，教会对于主教的授职权问题一直是非常看重的。

“我们的澳洲教会可是‘失落的教会’，”文德嗣早就想好了，“一个失落的教会向教廷表达忠诚，教廷大喜过望还来不及，不会在祝圣问题上多纠缠的。十有八九会追认结果。所以我们安排你出任澳洲教会的主教，现主持临高教务，耶稣会为了传教的突破多半会同意这些条件。”

文德嗣对这个推论是极有信心的：现在是什么时代？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势力不断衰微的年代：天主教西班牙两败新教英国之手，已经是强弩之末。新教的英国和荷兰掘起；德意志正在三十年战争的血海里挣扎，天主教会在各个地方都面临攻击和挑战。眼下有这么个澳洲天主教会的出现，对教会而言是极好的兴奋剂。文德嗣并不认为陆若华、耶

稣会和教廷看不出执委会的企图，但是穿越者拿出去的交换的利益足够打动他们。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中世纪后期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又发展出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加之周边国家纷纷崛起，于1618年到1648年爆发了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卷入德意志内战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又称“宗教战争”。战争基本上是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法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为了称霸欧洲才和新教国家站在了一起）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宗和波兰的支持。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这场战争使德意志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十分惨烈。

白多碌本身是天主教徒，对宗教典籍和教会的知识足够多，担任这个子虚乌有的澳洲教会的“临高主教”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没想到白多碌考虑一下还是拒绝了：

“文总，这事情我觉得干不了。”

“为什么？”

白多碌硬着头皮说道：“文总，当主教就得发愿，一旦发愿就得终身守贞洁愿。俺还想娶老婆呢。”

文德嗣想这倒是个麻烦事，这主教当起来不是一天二天，人穿越来可不是为了当洋和尚的。

“没关系，到时候你再还俗好了。”

“不，这不好。”白多碌连连摇头，“如果我当了临高主教，按文总你的估计，教廷大概会为我祝圣。到时候我的宗教信仰就不会允许我再还俗了——可是我又不想当修士。”

看来宗教信仰这东西还真是顽固。文德嗣暗骂了一句。接着继续试图说服他：

“我们可以改革教会制度么，允许神职人员结婚之类。”

白多碌还是固执的摇头：“这个就叫中国公教或者其他什么中国耶稣教都可以，就不是天主教了。虽然我的信仰不怎么坚定，但是我可不想发假愿。”

看来这天主教徒是没得利用了。这让文德嗣很失望。眼见他的脸沉了下来，白多碌心知不妙，赶紧又道：“但是我愿意协助执委会做一切教会工作，只要别让我冒充神职人员当修士就好了。”

文德嗣看他态度坚决也没辙。不过白多碌表明态度能够有限的合作的话，这事情还是有可为的，比起白多碌，门多萨小姐就更指望不上了。

既然白多碌不肯，立马找出个假主教就很难了——其实要白多碌冒充主教也够呛，他不是啥神学家，更不用说这里大多数人连圣经都没看过。

“那你就担任司铎吧，貌似这个不需要发愿也可以的。”

司铎：指掌管文教，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

“好吧。”白多碌屈服了。

“我们还需要个教堂——”文德嗣托着下巴沉思着，不过，这个教堂应该叫澳门的耶稣会出钱才合适。文德嗣又想到一个主意，当即给丁丁打了个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他又考虑起班子问题，白多碌的态度说明了一点——此人在宗教问题上不够可靠。所以必须派遣更可靠的人去配合他工作——最好懂法语。另外还得准备几个土人作为听众。让陆若华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

陆若华一下船就给关进了临高角的隔离检疫营——这个营地现在每天都有人，广州站几乎每周都从广州发来100名左右的儿童和少年，这些人在这被“净化”之后边等待检疫期过去同时学习一些基本文化的技能。陆若华也享受了全套的“净化”，被剥光衣服、剃光头发，被冷水冲洗刷子刷这些遭遇他都以一种殉教者式的高度忍耐性从容的接受了——直到他被人强按着掰开屁股围观才感到恐慌——他以为这群异教徒会对他行邪恶的索多玛的罪恶之事，没想到看了也就完事了。后来有个人说这是为了他的健康做得检查。陆若华也学过医——这种行为应该是看有没有痔疮，但他不明白：痔疮不是传染病，澳洲人为什么对此如此在意？难道他们的痔疮很严重？

索多玛：（**Sodom**）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这座城市位于死海的东南方，如今已沉没在水底。依《旧约圣经》记载，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不忌讳同性行为的性开放城市。在英文中，由“**Sodom**”一字所生出的词汇“**Sodomy**”则指男性之间的肛交，直译通常则为“鸡奸”，是带有刑事和贬义的词语。考古学自1970年代以来，陆续在死海附近发现四座青铜时代古城，刚好可对应圣经中被毁灭的四座城市。其中有一座城市最符合圣经中所叙述的“所多玛”，为“巴贝卓”。



传说中毁灭的索多玛城市遗址

检疫营的人对他倒是很客气，给他安排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铺设着干净的草垫和毡子，他的行李和衣服也随之送了过来——衣服显然都是洗过的。

陆若华被告他在屋子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除了上厕所之外不许得出门。门口专门派了一名岗哨作为看守。一天三餐给他送来得是鱼肉煮的大米粥，除了行动不自由之外，一切倒还不错。

这样的囚禁生活倒也不寂寞，每天都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来和他聊天，用得是他祖国的语言：法语。

陆若华看到穿越者对法国的概念非常清晰，而不象其他中国人那样

知道有“欧罗巴国”就算很了解世界了，这使得传教士小小的惊讶了一下——因为在法国乃至全欧洲都没听说过世界上有个叫“澳洲国”的地方。澳洲国却知道有法兰西。

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这是他到东方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完整的了解法国历史的当地人，不仅是古代的历史，连黎塞留红衣主教和他从1627年开始围攻拉罗谢尔要塞的事件都清清楚楚——要知道这消息传到维也纳都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东方居然有人知道此事。



黎塞留红衣主教：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1624—1642**年间担任法国首相，法国海军之父；对内恢复和强化遭到削弱的封建专制王权，对外则致力于谋求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1628**年他领兵攻陷胡格诺教派的重要据点拉罗谢尔要塞，并于次年剥夺胡格诺派原本享有的政治和军事特权，然后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处死或流放大批反叛的贵族。**1635**年创立法兰西学院，扩大了巴黎大学。他为抗衡哈布斯堡王朝，**1625**年通过灵活的策略促成针对西班牙的法英联盟。支持丹麦、瑞典以及德意志新教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交战，并在**1635**年带领法国参加三十年战争。镇压**1637**年的“乡巴佬”起义和**1639**年的“赤足汉”农民起义。向各地派遣监察官，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权力的控制。在黎塞留的最后岁月里他疏远了很多，包括乌尔班八世。他甚至面临一场夺权阴谋，幸好没能成功。**1642**年，黎塞留去世，享年**57**岁。他在遗嘱中对路易十三说：“严惩那些以藐视国家法令为荣的个人，就是对公众做好事。”死后被葬于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在他当政期间，法国王权专制制度得到完全巩固，为日后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黎塞留是法国专制制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将法国改造成现代国家的伟大改革家，他更是现代实用唯利主义外交的开创者，被西方誉为现代外交学之父。

第一百七十节 谈判

何影看到这个法国佬如此的惊讶，心想我还能知道拉罗谢尔要塞今年就会被攻占，就是不知道达尔达尼亚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棱堡里大战新教徒的事迹还有没有上演。



拉罗谢尔（法语：**La. Rochelle**）：法国西部比斯开湾东岸港口，滨海夏朗德省省会，著名游览胜地，人口**78000人（2004年）**。拉罗谢尔邻近雷岛，两者之间有桥梁相连，拉罗谢尔港即位于雷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中。高卢人是拉罗谢尔最早的主人，其后在古罗马的统治下，该地成为葡萄酒和食盐的著名产地。拉罗谢尔正式建城于**10世纪**，**1137年**阿基坦公爵授予其独立市镇待遇。**12世纪**时，拉罗谢尔已经成为法国西部主要商业港口，拥有独立铸造硬币和免交部分王家税收的权力。在**15世纪**之前，拉罗谢尔一直是法国葡萄酒和食盐的主要输出港。百年战争中，一支法国和卡斯蒂利亚海军联军于**1372年6月22日**在拉罗谢尔海战中击败英格兰海军，从而一度夺取了法国近海的制海权。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拉罗谢尔皈依了新教。**1568年**，拉罗谢尔成为了胡格诺派（法国新教教派）的中心之一，是胡格诺派获得英格兰等新教国家支援的主要的港口。在胡格诺战争中，拉罗谢尔曾经于**1572年**和**1627年**两度被围（参见拉罗谢尔之围），最终被黎塞留率军攻占。

拉罗歇尔之围：保证胡格诺派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拥有一条令王室头痛的附加条款，即王室要掏钱维持拉罗舍尔的城防，胡格诺派则拥有独立武装、控制区内堡垒林立，享有税收上的特权。而这个附加条款最初也只有八年期限，之后由亨利四世和玛丽·德·美第奇两度延长。亨利四世被刺杀身亡后，法国胡格诺派对王室始终存在不信任感。未来储君路易十三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对新教徒起初与其父亲一样，采取宽容的态度。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德·美第奇摄政期间，亲西班牙的政策与西法联姻使得胡格诺派大为恐慌。由于西班牙全国信奉天主教，法国新教徒担心法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将损害他们在亨利四世治下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在**1614-1620**年间王公显贵与王权的斗争中，倾向显贵而与王室敌对，甚至在路易十三迎娶奥地利的安娜时，派出军队试图阻挠王室的迎亲队伍。红衣主教黎塞留上任后，对胡格诺派所拥有的城堡进行削弱与减少。最后拉罗歇尔成为了胡格诺派手中最后一个堡垒，并且受英国人支持。为了除掉这个堡垒，王室先后对拉罗歇尔的胡格诺派发动两次围城，而**1627年**由黎塞留发动的围城攻陷了城防，胡格诺派失败。

因为懂法语被派到这个法国人身边，何影对自己在未来在穿越集团中的顺位上升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为了泡妞学习的法语居然派上了大用——这大概算是外交吧？或者又是统战部门的工作？原来是广告策划人，现在在穿越集团里却捞不到什么可干的职务，被归在文宣部宣传处里写传单、刷标语，生活倒是过得无比充实，就是没啥

激情。偶然给人修修电视、收音机之类的事情就算是小调剂了。因为枪法不错，尽管千方百计的企图逃避当基干民兵，但在这次机构调整之后还是被归进了“教导总队”，每周都要轮到晚上站岗放哨，现在换了位置估计就不用干这差使。

“法兰西的异端邪说是否会就此完全铲除？”陆若华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拉罗谢尔要塞的投降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宗教的争端还不会结束——”

陆若华注视着这个“澳洲人”——没错，怎么看他们都是地道的中国人。陆若华知道他们说的汉语与其他大明的中国人不一样，不是广东话，不是闽南话，也不是官话，是另一种汉语。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些人的来历比传教事务更让他有兴趣。

“依你看异教徒还会在法国掀起风浪，是吗？”

“没错，法国的宗教争端还是只是开始。”何影谦虚的说道。

“上帝保佑，拯救那些误入歧途的羔羊吧。”陆若华默默的念了一段经文。

一周来他不断向眼前的这个何影传播着基督的福音，但是他知道这个说着奇特口音法语的年轻人虽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却并不在意他说的话，这使他有些沮丧——此人精通法语，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如果能够受洗，会成为他传教的好助手的。

何影觉得有些腻味，他是无神论分子，对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宗教轰炸实在有些吃不消的感觉。但是组织上的任务还得完成——和陆若华聊天，尽可能的打听各种情报和消息。特别是要掌握这个人的个性，以便在谈判的时候的加以利用。

这么多天的话说下来，何影倒是把他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地里几头牛的事情都给打听出来了，但是此人的性格还是闹不清，传教士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温和平静的微笑。今天他挑起法国的宗教战争话题就是想挑逗他生气暴露出性格来。但是看来还是没什么所得。

“好吧，你个垃圾。真是老狐狸！”何影知道自己是没法再下手了。好在文总的后手已经准备好了。

“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争端。神父，我们走吧，今天文会长要见你。”为了体现穿越者的政权性质，他称文德嗣为会长，而不是掌柜。

“好，请容我换好衣服。”陆若华一脸肃穆的说。

陆若华穿得并不是黑色的教袍，而是一件模仿明代人衣服做得长衫——穿在这样一个大胡子的外国人身上颇为奇特，脑袋上还扣了顶四方平定巾。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多年前就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他们不但学习汉语，还学习当地的方言，在衣着上也尽量向当地人靠拢。



《利玛窦在南昌》木板油画，约1600年，游文辉，中国人画的最早的油画

来迎接他们的是一辆新款的四轮马车，这是机械部门拿出第一件大型现代产品，整个机械部门群策群力的差不多二十天才制造出来的，它的核心部件减震弹簧是用0.6%的碳素钢就配合热处理技术，在钢柱上自行卷制出来的。仅仅过热处理这关就用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这种弹簧的性能一般，没法用在火炮的关键部件上。充当下马车的减震器还算差强人意。

不过造车轮是件难事，古代木制车轮无论中外都有专门的手艺，穿越者们一时间搞不定车轮制造，干脆就用了库存里双轮手推车的车轮，车轴里的滚珠轴承则是自制得——通过造这辆马车，机械部门试生产了五金标准件、轴承、链条这些最基本的工业零件。

车厢是本地的木材制造的，坐位是真皮包裹得弹簧沙发，填充着干海藻，车窗乃是用玻璃镶嵌，车体正面的标记是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

这种红旗型马车是为了减少汽车使用而制造的。眼下来穿越者这里的有头有脸的人越来越多了，用吉普车去接送虽然能让他们震撼无比，但是汽油消耗和零件的磨损却是实实在在的。

陆若华被请上了马车，马车本身并无稀罕之处，但是屁股落坐之后十分的舒适：并非简单的填充了大量羊毛之后的柔软，而是软中带硬，欲拒还迎的感觉。

再看车内内装可谓朴实无华，只是涂了一层中国漆而已，但是车体内部空间宽大，乘坐舒适。行起路来也不颠簸。

从车窗往外看，马车走得道路修正的平坦笔直，是用一种凝结在一起的黑色物质掺杂石子铺成的，路面看起来很结实，没有车辙的压痕，路面中间微微凸起，两边是排水沟。看得出设计完善，施工精良。心里暗暗钦佩——这样好的道路，他走遍半个世界也没见过。

沿路的设施之周到完备，更是他闻所未闻的。每隔大概四分之一法里的距离就石制的里程碑，每个岔路口都有制造石头建造的路标，沿路还有小型的要塞，用壕沟、矮墙和铁丝制造的拒马保护着。要塞上安装有火炮，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执勤守望。显然在这条道路上走路是不用担心盗匪的劫掠的。要塞外的空地上自发的形成了小型的露天集市，每个集市上都建有一座一模一样的风雨亭，亭子里有水井和石头的水槽，供应牲畜饮水。马车总是会在这种集市上歇息片刻，给拉车的马匹饮水。而亭子内一个巨大的木制圆桶则存放着煮开的凉水，里面似乎放着某种草药，陆若华喝起来觉得很苦涩，但是清凉解渴。

1法里约合4公里。

沿途的路边新栽了树木，想来是为了将来给路面遮荫之用。只是沿路还竖立着一根根的粗大的木杆，下面埋设甚为牢靠，有得还用绳子斜拉着，似乎这些木杆十分要紧，但是仔细看来，木杆上却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又想到或许是澳洲人的偶像崇拜？犹如东南亚群岛上的土人拜木杆子的，但是这些木杆表面没有一点装饰——它就是一根杆子，涂满了漆黑的木焦油。

“这些都是你们安排的？”重新上路之后，陆神父问“是的。”

“上帝，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道路系统了。它已经遍布全临高了？”

“不，这倒没有。”何影知道穿越者强悍的工程技术力和人性化设计给每个走过这条道路的人都会留下极为深刻印象，“您知道，这种道路耗费很大。”

“的确。”陆若华点点头，“不仅是道路，还有那些设施，考虑的太周到了。”

“这叫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陆若华沉吟了一下，“以人的需求为本么？”

“公路是服务社会大众的，自然要以大众的需求为本。”

“看起来，这条路上的行人并不缴纳通行费。而道路是需要不断整修得，你们靠什么来维持呢？仅仅使用你们在商业上获利吗，这算是澳洲的慈善事业吗？”

“虽然从这条路上我们收不到通行费，但是我们依然从中受益啊。”

“如何收益呢？”

“神父，你总该知道：道路带来商人，带来财富吧？”

陆若华明白了：“你们是用道路来吸引商人。”

“是的，神父。有了商人，就带来了财富。道路越好越安全，商人们来得越多，我们的收益就越大。”

“你们的首领果然富有远见。”陆若华的赞赏是由衷的。

“呵呵，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是有很多。”

谈判地点设在东门市的商馆里，其中的一间会议室已经被打扫干净，摆上了会议桌。陆神父入座的时候有点忐忑不安。接着他居然闻到了阿拉伯饮料——咖啡的香味。有个穿着奇特的裙装制服的少女用璀璨夺目的细瓷器端来了咖啡。

此时的咖啡已经传入了欧洲，十六世纪末，威尼斯人首先把咖啡传入欧洲，但是只限于少数人享用，更多的人将它视为一种药品。但是远在东方的欧洲人却很熟悉这种饮料，因为印度次大陆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君王和土邦主们都有喝咖啡的习惯。

虽然只是劣质的速溶咖啡，但是对这位传教士来说：穿越众用咖啡来招待他，还是让他有极受重视之感。

“请稍候片刻。”何影客气的招呼了一声，消失在门后。

房间里空无一人，只听得走廊上人来人往的，陆若华无聊，欣赏起这室内的陈设来，房内的家具无一不是最精美的中国式家具，只是摆放的杂乱无章，不象他曾经拜访过的中国富商们的住宅那样精致有序。墙壁上也没有中国式的长长地画。联想到他们穿得式样简陋、质地粗陋的服装，看来这群澳洲人没什么艺术审美水平，陆若华盘算着以后扩大传教队伍的时候，应该选个擅长艺术的兄弟来帮忙，这样容易打入他们的统治者高层——美丽的事物人人都喜爱。

正在思考着打动这群澳洲人的办法，只听得门外一阵嘈杂，传来了英语对白的声音，其中几句声音特别的高昂。陆若华猛得一颤，这里有英国人？！他赶紧起身走到门边偷偷向外看去。只见走廊上一位长裙曳地迷人的金发碧眼女子伴着一名戴着面具和假发的绅士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在后面笑脸相送的，正是文德嗣文掌柜，两人又交谈了几句，文掌柜大笑，然后又用英文说了些什么，对方也连连点头。

看来英国人也在和他们接触。从来人的外貌和风度看不象是普通在东亚行商的英国人——男人佩着长剑，这不是一个商人的打扮，虽然绅士戴着面具看不出长相，但是举手投足威风凛凛，感觉上去仪表堂堂，

应该是位久经战阵的绅士。

这样的绅士，起码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如果他只是为贸易而来还好说。但是带着这么一位女眷，就不能不让人担心英国人在这里有什么长期的企图了。法国的异端们正是在英国人的支援下才能长久顽抗国王和教会的。在这里难道他们也有什么企图么？

几分钟之后，门开了，只见文德嗣从门外缓步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位“澳洲人”其中何影和白多碌他是认识的。文德嗣客气的对陆教士的到来表示欢迎。双方随即进入正题。

谈判是通过何影用法语进行的。陆若华首先阐述了耶稣会的请求，一共有四条：

一、准许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临高自由传教，保证在统治范围之内允许传教士行动自由。

二、耶稣会传教士得在当地自由购买、租赁房屋，作为宗教及居住之用。

三、保证教会、教士、教徒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四、除了耶稣会之外，不允许其他教会人员来此地传教。

这四条除了不许其他修会的人员来此传教之外都在执委会估计范围之内。文德嗣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否可行，而是先向他作了郑重的说明：

澳洲有天主教会，虽然这次回归中原没有派来主教和神父，但是有位司铎随同而来负责教会工作。

“这位就是白多碌司铎，他虽然是位俗人修士，但是对您的宗教和教会是十分忠诚的。”

白多碌狼狈的鞠了一躬。

“还有这位，何影。”文德嗣继续着介绍，“他是您的翻译，也是执委会的宗教事务官，临高教会的一切事务您都可以通过他和执委会进行协商。”

何影微微鞠了一躬：“愿为您效劳！”

“我们同意传教请求，但是——”文德嗣着重了后面一个词汇。

“但是”。陆若华当然知道这但是后面才是关键的部分，他屏气凝神的注意着何影的翻译。

第一百七十一节 协议

文德嗣提出的要求也是三条：

一、临高的一切传教事务必须由澳洲教会属下的临高教会主持，耶稣会作为“兄弟”来支援，欢迎，但是不得自立门户，所有教务事宜必须由临高教会协商一致后办理。

二、教会必须接受执委会派遣的宗教事务官的监督。

三、宗教信仰自由，教徒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同样有改变信仰的自由。

除了第三条陆若华稍有异议之外，他都同意了。但是他坚持穿越政权必须给予耶稣会临高传教的主导权，拒绝其他天主教修会进入，态度非常的坚决。

文德嗣没想到耶稣会会对同属一个教派内部的其他修会有如此强大的敌意，便向陆若华请教原因。陆若华也不隐瞒，就把1596年在日本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天主教事件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1596年的日本幕府第一次驱逐天主教，迫害本土天主教徒有很多内因外因，但是天主教内部多个不同修会为了争夺日本传教的主导权和日本教会控制权，在日本国内不顾一切的蛮干，“纯洁信仰”，是这次驱逐事件一个重要起因。耶稣会痛感许多修会对东方国内了解很少，只凭着一股狂热和高高在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优越感就乱搞一气，引起了幕府和大名的极大反感，造成日本的传教事务一落千丈。所以耶稣会决心不重蹈覆辙，牢牢的把传教权把持在自己手里。

但是教宗个人对各个修会的喜爱是不同的，其中还纠缠着教廷内部、罗马教廷和主要天主教国家教会之间的权力之争，法国就一直企图充当中国天主教会的保护人。耶稣会虽然号称深受历任教宗的信任，也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所以他们便期望依靠当地世俗政权来压制这些竞争对手。

“原来如此，神父阁下，您很坦率。”文德嗣表示赞赏。

“无谓的讨论造成了太多的损害。”陆若华虽然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但是对某些人的疯狂也是很反感的。

文德嗣还提出了许多细节限制，陆若华因为看到了英国人渗透到了这里，能够答应的全答应下来了——一定要抢喉那些英国异端之前站稳脚跟；另外受些限制的传教总比偷偷摸摸的传教来得好。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教会事务的协议：

穿越政权同意耶稣会修士在临高进行传教活动，并保证其在穿越政权控制区的活动安全。

穿越者保证不允许其他天主教修会进入其控制区进行传教。陆若华本来还想努力一把，要求禁止一切“异端”——也就是新教徒们的传教活

动，被文德嗣以本国宗教信仰自由拒绝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欢迎他们来传教，而是说他们的机会和你相等。”

陆若华只好画个一个十字。上帝啊，这群澳洲人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双方确认：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必须在临高教会的支持下进行，不得私下传教。

传教团接受穿越政权宗教事务官的作为保护人，以他作为双方的协调联络人。接受其监督。

传教团有权在穿越政权控制区内的指定地区购买、建造房屋作为宗教、慈善、居住之用。但是必须经过宗教事务官的批准。

教徒受洗，必须在指定的教堂。受洗后的教徒一应资料，必须在教会进行登记存档。不得私下洗礼。

传教团人员在穿越者控制区得自由活动，但是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政府机关、军队设施和学校。

传教团人员可通过临高教会雇用仆人，不得私雇。未经许可，传教团不得从临高以外携入其他人员进入临高。

传教所需宗教书籍文件，需要实行一单一报制度，不得私自携入。

传教团不得设立修道院，收纳男女修士。此类机构应由临高教会主办。耶稣会增派任何神职人员，需经过临高教会和宗教事务官的同意。

作为回报，耶稣会将为临高教会的合法性向教廷活动。争取其承认临高教会拥有各项教务权力。

耶稣会保证为穿越政权在澳门的商务活动提供一切方便和支持。并代为其雇用各种欧洲技术和劳务人员。

耶稣会同意利用其传教网络，为穿越者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提供方便。

双方皆大欢喜。对陆若华来说，这是在中国取得的最大的突破了，虽然澳洲人不是中国的正式政权，但是毕竟是第一个明确承认其传教权力的地区政权。在其保护下，传教事业可以光明正大的进行。

对穿越政权来说，这个体系下，即能保证了穿越者对教权的掌握，又充分的利用了天主教会的力量。

至于对教会、教义的进一步改造和利用，已经有一群专门的人员在进行相关的研究了。文德嗣是理论领导小组组长。

虽然理论上说来这个协议还得由穿越执委会和耶稣会澳门会长的批准，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罢了。文德嗣笑逐颜开，叫人拿来广州站孝敬过来得“大唐公主”打开，双方举杯庆祝。

“真是好酒，有大黄的清香。”陆若华赞不绝口。

“比起谢托利斯修道院的甜酒如何？”——天主教的修会在历史上就是以擅长酿酒而著称的。（注：此为法国的一所卡特派修道院，修士们所酿的香甜酒为世界闻名的甜酒）“不一样。”陆若华摇头道，“卡特派修士们用的是白兰地，‘大唐公主’用的是粮食酒，各有风味。”

这群教士还真是会喝。文德嗣本来就对这又苦又甜的酒腹诽不已。听说他喜欢干脆又送了一瓶给这教士。

“您会酿酒么？”文德嗣想这修道士说不定能开发下酿酒工艺。

“不会，”陆若华无奈的举起了手，“我只会当医生。”

医生这倒有些用。不过17世纪的西方医学和巫术也不呈多让，不会是搞什么蜥蜴油之类的玩意当药吧？让时袅仁去摸摸底，看能发挥出什么用处。

蜥蜴油：在巴基斯坦伊地区，蜥蜴油被认为是可以医治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民间偏方会将其用来治疗肌肉和关节疼痛。不过就像许多的传统药方一样，并没有现代医学证据可以证实它的功效。

文德嗣让人把传教士送回检疫营去。白多碌则留在办公室里等待面授机宜。

门开了，外面走进一对男女，正是刚才教士看到的“英国人”，自然这两个不是什么英国人，而是薛子良和丁丁的老婆潘潘，薛子良虽然英文不错，气质风度也象，但总是亚洲人的面孔，所以还特配了假发和面具。

“我们的戏演得不错吧？”薛子良如同孔雀一般的撩着袖口雪白的蕾丝花边——这时代男人也穿蕾丝啊。

“至少法国传教士是看到你们了。”文德嗣说，“谈判非常顺利，我想你们出现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没白忙活就好。”

“这件裙子我能够留下来吗？”潘潘对身上的绸缎长裙十分着迷，穿着它会议室里搔首弄姿的照镜子。

“这可不行，上了计委的账目的东西，想买的话得问计委是不是同意。”这些衣服都是从澳门买回来的，作为万一需要对欧洲人的殖民地进行侦察的时候使用。

“这样啊。”大洋马遗憾的撇了下嘴，“丁丁说到了新时空应有尽有我才跟他来得，现在连新款衣服都没得买，过去我从来不穿隔年的衣服的。”

薛子良却问：“文总执委会有造酒的计划？”

“对，广州站已经在搞了，马上雷州那边也要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造酒的事情我很在行。”薛子良马上开始吹起他的专长：擅长手工制作啤酒、威士忌、金酒、伏特加等洋酒，主要业余爱好是DIY各类酒水。

“这些是粮食酒，不需要种葡萄。其实没有葡萄，用其他水果也能做出很好的果酒白兰地来的。海南的水果资源应该会很丰富。我看这里接骨木的果子很多。”



接骨木：接骨木主要具有中医药用途。用于风湿筋骨痛，腰痛，水肿，风疹，瘾疹，产后血晕，跌打肿痛，骨折，创伤出血。

“噢？”文德嗣想这倒是个有用的技术，搞个酒厂太有诱惑力了，还有香烟——不知道多少次有人在建议这事情了，还有刚才潘潘对服装的不满。说起来也有道理，我们现在的衣服简直堪比文革时期，全体人员平时穿得都是结实耐磨易洗的万国牌的作训服，最花哨的也不过是冲锋衣之类的……这不就是落后的生产力和日益增长的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吗？文德嗣想起了中学时候上得政治课。现在穿越者环境粗安，如果不及时的提供些物质和文化消费，士气堪忧。

“好，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下！”文德嗣在笔记本上记下想法。看了下潘潘的裙子，给计委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把裙子卖给潘潘。

“对，对，我知道这是搞情报活动需要的。裙子可以再买嘛。而且能穿这种裙子的女士一共也只有三个，以后还叫她出演就是了。”

于是这条裙子就以二千点券的价格卖给了潘潘。照文德嗣的看法绝对是特大优惠，这可是真丝的裙子，光上面的绣工和手工蕾丝，要放现代时空起码得卖个一二万RMB。不过丁丁不这么看，他被叫来买单的时候心疼的把眉毛都给拧到一起去了。

“你要买衣服上妇女合作社去啊！好歹我们还是股东，能享受88折。”丁丁咕哝着。

“那里都是中国式的衣服嘛，我要穿这种，多漂亮。”说着回转了下身子，周围几个男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丁丁的目光也迷离了一下。

“下不为例啊。”他赶紧带着潘潘走了，免得这大洋马又闹什么妖蛾子出来。

打发走了这两位临时演员。白多碌一脸郁闷的模样坐着。

“小白啊，你以后的任务很重了。”

“是，是执委会对我的信任。”白多碌一点也不想干这个任务，但是自己已经拒绝了出任临高主教的职务，如果再拒绝，恐怕在穿越集团里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和白多碌讨论完教会的建设事宜之后，白多碌走了。没过多久，何影出现在会议室里。

“好吧，何影，你的任务都清楚了。那个法国传教士我就不多说了，你都明白。白多碌的立场有点软，你得时刻帮助着他点。对他的动向要多注意。”

“您放心好了，文总。我一定看紧他们。”

“不要咄咄逼人么，要多善加引导和利用。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引导好了能为我所用，对我们的统治大有好处。”

“明白了。”

“还有，他现在还在向你学汉语吗？”

“在学，学得很起劲。他还希望有人教他说本地土话或者广东话。”

“这事你找熊卜佑好了，他都会说。还有——”文德嗣想了一下，“到邬德那里找几个可靠的土著，准备让他发展成教徒。”

“好，我这就去安排。”

第二天，陆若华就搭海上力量部的定期贸易船回澳门去请示耶稣会了。同时也带去了穿越众的雇用工匠的需求：车轮制造匠、帆布制造匠、造船匠和风帆制造匠。这些都是目前急需的技术型工种——工业部门的人虽然懂最先进的机械制造，但对如何制造这些老东西一窍不通。

这边为团练联防会议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杜雯领导的宣传攻势在正月十五之后达到了高潮。全临高五分之四的村落都做了明确保证会派人来参加会议。

经过初步统计，准备来开会的代表大约有四百多人，涵盖了大约二百个自然村、十三个市集。代表主要以村里的保长、宗族的长老、地方上士绅为主。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临高建筑总公司在东门市又扩建了一座车马旅店，用以接待开会的代表。从公社里选调了几十名为会议代表做饭、打扫卫生的妇女。

而最大的工程在在百仞城的东门市外，临高建筑总公司在那里外圈入了大片的空地，修建了一座大型的体育场。体育场有四百米跑道——马千瞩说不清这个体育场该有多大，就以标准体育场的四百米跑道作为规格。其实无论是穿越者还是临高的土著人民，在近五年内显然都不需要如此庞大的体育设施，体育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马千瞩最喜爱的群众运动准备的。要搞群众集会、各种仪式典礼，就得有一个足够庞大壮观的体育场。

第一百七十二节 万人体育场

领会了领导的意图之后，建筑总公司的人马就完全明白该项建筑的重点在哪里了。

“说到底，这是个大会场，不是啥体育场。”梅晚看着堆在自己面前的图纸，这些都是手下们画了几个晚上出的图纸，本时空可没有大型宽幅打印机，出图那是硬碰硬的在绘图板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现代体育场

“跑道要不要造？”负责规划设计的李潇倡问。

“跑道还是要造的，阅兵和群众游行要用。材料就用煤渣。”梅晚托着下巴考虑了一下，“场地用砂石拌石灰铺上碾压一下，下雨不积水就可

以了。其他设施一概不要。”

建筑材料匮乏，所以体育场环绕四周的大型阶梯式看台暂时不建造。重点，放在主席台部分。按照马千瞩的设想，这座主席台必须宏伟，坚固，让人一看就能产生崇敬。

“雄伟、壮观，而且要感觉非常的稳固，你明白吗？稳固，象征着我们新生政权的伟大力量，欣欣向荣的前景……”马千瞩比划着，不知道用啥语言来形容。

“就好像天安门广场一样？”

“对，可你别给复制一天安门出来。”

“你要我复制我也复制不了啊。”梅晚有点牢骚，“哪来这么多的资源。”

“尽可能的把效果做出来。你可以集思广益嘛。”

于是晚上大家就开始集思广益这个大型主席台的结构了，最常见的自然是体育场主席台的常见模样，当中一个高台，两翼是略低延伸出去的看台。主席台上方设置出挑的雨檐。很传统，但是相当的实用。不过这个设计实在过于普通，显然不能满足马千瞩的想法。

不过这个建筑的事情传出去之后，跑来了许多建筑爱好者们，纷纷来建筑公司献计献策了。各式各样的效果图纷纷出笼。

最后投入建造的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物。一个巨大的砖石台阶，长300米，高12米，最上面一级是一条贯穿整个台阶的柱廊。柱廊正中是一块巨大的照壁墙——用来悬挂穿越政权的标志、国徽之类的东西，在整个柱廊上均匀的分布着12块稍小的长方形照壁，用以悬挂旗帜东西。

在台阶的两端，则设置一个类似烽火台造型的方形台座。根据设计，这里将安装两座巨大的火炬笼。

这个设计制作了模型，拿到了执委会的会议上。石膏模型一露面，就在会议上引起了一阵难堪的沉默——这群人个个都看过纽伦堡党代会的电影，马上认出这个东西就是纽伦堡策佩林机场上的观礼台的翻版——它是由施佩尔博士设计的。





纽伦堡党代会观礼台：全国党代会集会场（德语：**Reichsparteitagsgelände**）位于德国纽伦堡东南，面积约11平方公里。1933年至1938年间曾举行6次纳粹党代会。会场由希特勒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主持设计，会议大厅是由路德维希·拉夫和弗朗茨·拉夫设计的。1933年8月30日，希特勒宣布纽伦堡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城”，党代会并没有具体的纲领性任务，而是在宣传角度显示国家的团结，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纽伦堡集会同中世纪帝王在纽伦堡举行会议之间的联系。今天，这一集会场被辟为纪念场所，亦为诺里斯林摩托车赛的部分赛道。

纽伦堡党代会（德语：**Reichsparteitag**）：为1923至1938年间纳粹党在德国每年一度举行的集会。自1933年纳粹党夺权后，党代会成为了纳粹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途径。1933年到1938年间，每年党代会都会在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集会场举行。诸多影片描绘了党代会的场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意志的胜利》。



施佩尔：（1905年—1981年）德国建筑工程师，德意志第三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纳粹党掌权后，在为纽伦堡召开的党代会作布置设计等工程中，深得希特勒赏识。自1933年冬起，施佩尔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和亲信。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20年徒刑。1966年刑满出狱，1981年病死于伦敦。著有《第三帝国内幕》。

所有在场人士都小心翼翼的没有提到这建筑的蓝本。其实每个人都很喜欢纽伦堡党代会电影上的壮观感觉，但是深怕一旦揭开这层，普世遮羞布会逼得大家只好弃之不用。

“很壮观。”马千瞩表示同意，“不过结构是不是太大了？”

“还可以，照这个体育场的规模，我们可以设计成台阶高24米，”梅

晚指点黑板上挂着的效果图，“现在台阶高只有12米，少了一半。”

文德嗣也喜欢这个设计，的确够壮观，他已经想象自己站在主席台上阅兵和发表讲话时候的模样了：“要我看最好还是24米，这个长度配12米稍微矮了点。”

“主要是材料劳力有限，只能缩减一点规模了。”梅晚说，“我看没关系，这是百年大计。多投入一点也有好处。”文德嗣说。

“没错。提高些高度就是了。”这个问题上马千瞩倒是很大方，“建筑材料呢？看效果貌似是石头的，这得多少石料方？”

“这个不可能是纯石建筑了，石匠不够，现在用黑火药采石虽然效率高，但是打磨和切割也需要人手。所以准备采用技术简单一些的夯土结构。类似造城墙那样，外面包石块。”梅晚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

“石头颜色怎么样？能配吗？最好能做出近乎白色的效果来啊。”

“百仞滩开采的石头颜色是发青灰色的，不过我们可以用石灰涂白，效果应该还可以。”

“为什么要涂成白色？这个时空的老百姓可觉得白是凶色。”

“难道涂成天安门一样的红色？”

“和这个风格不配，难看死了。”

“我看涂成金黄色最好，熠熠生辉，神圣的黄金祭坛。”

“金黄色就是公然造反了！另外你准备拿什么来涂这个金黄色？涂得不好就和庙一样。有啥神圣的？”

最后通过的设计里还是决定还是用石灰水涂白，反正古人的房子也是用石灰水涂白的，没听说他们觉得是什么凶色的。

正式的图纸里这个大型主席台被去掉上面的柱廊。在临高批量建造这样的罗马柱实在有些困难。不过在建造时还是留出足够的宽度以便未来增添。整个建筑的高度也被提升到了18米。

上面柱廊虽然不造，但是用来悬挂徽章的照壁墙还是出现在正式的图纸里。至于那些悬挂旗帜的照壁，梅晚决定暂时用木架来代替，每座木架高达12米，用来悬挂旗帜，当然得是风力比较小的时候才能实用，否则旗帜会象船帆一样被吹得鼓起来。

考虑到这里的夏末秋初会有台风，所以这些木架被设计成可拆卸式，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下来储存在建筑的内部——虽然是夯土内构，但是其中也开辟了一些房间和通道。

设计通过之后，梅晚开始着手施工。夯土结构的一个好处是工人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可以大规模的使用普通的力工。福建过来的客家人普遍有建造土楼的习惯，比较有经验。用这些人作为夯土的领工。再配合从公社和外来招募的农民，工程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最忙碌的时候，整个工地上有近一千名民工在工作。在各个采石场上也有超过两百人采石

和切割石块。另有百多人在海边采集蛎壳烧石灰。

为了争取进度，梅晚还动用了工程机械来协助，挖土、堆砌和简单的压实都使用机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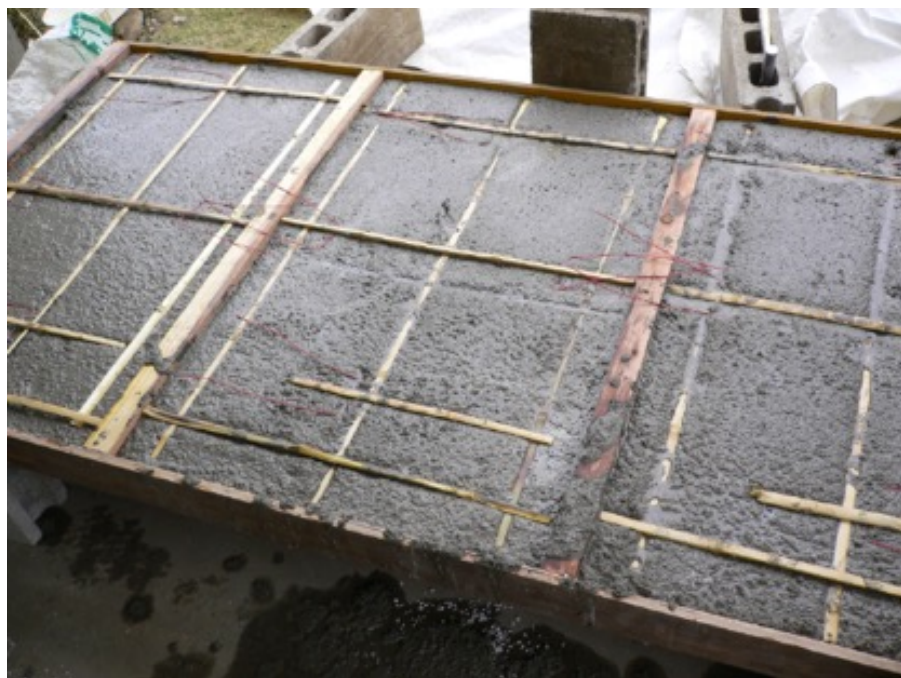
收到石匠的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梅晚发现一些大型复杂的构建石匠加工不了。当地的石匠加工过的最大石料也不过是修桥用的石拱梁，而且也有好多年不做了。

“要有钢筋就好了，直接做混凝土预制件。”梅晚从堆料场回来，感到很遗憾。

“现在钢材这么匮乏，冶金部门根本不愿意做钢筋。”燕雀志说。

“用竹子做怎么样？”梅林说。他是个小小的施工员出身。在高人如云的临高建筑公司里自然只能充当底层工程技术人员。

“竹筋混凝土？”梅晚想了下，他倒也的确听说过这种工艺，用竹子取代钢筋做预制件结构。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流行过一阵，大跃进的时候为了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在国内也搞过一阶段。



竹筋：用竹子作材料代替混凝土中所使用的钢筋，称为竹筋。杨宪益《竹的故事》：“把竹筋绑扎后浇灌混凝土，就成为竹筋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很好。”

“不行吧，竹子的屈服强度远不如钢材——”冰风赶紧说。他自己是搞钢架结构出身，这点歪门邪道当然听说过。但是长期被建筑业摒弃不用，显然是达不到使用的要求的。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梅晚想如果试验成功，那对建筑公司和穿越者来说都是重大的利好消息——不用再浪费大量的木材制造梁柱和地板

了。

“老大，水泥预制件这种东西，一旦垮掉是要死人的。”冰风苦苦谏言，难道后世的豆腐渣工程还没闹够，又要上新时空来折腾了。

“冰技术员啊，这个问题提高到总体的高度来看，一味的死抠过去时空的安全标准是行不通的。”梅林说。

“什么？！安全标准还有现代过去之分？”冰风火冒三丈。

梅晚劝阻道：“不要发火嘛，这是技术问题，大家商量着办就是了。”他转头问在一边画总体结构图的李潇侣。

“这个呀，你们看好了。”李潇侣仔细的勾勒着图纸，“我是学规划和环境的，不懂建筑结构。”

燕雀志在旁道：“老大，你要慎重啊，建筑这事情乃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事情要遗臭万年的。”

梅林倒还是心平气和：“现在的问题是解决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对吧？执委会接下来要上马的工程很多，总用木板不是办法——临高也没那么多的木头，肯定要上预制板的。既然冶金部什么时候能出足够的钢筋还是未知数，我们试试看也不错的。成功的话了，下面的事情都好办了。”

这番话打动了梅晚，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下了决心：

“好吧，我们就来试试看，先从小型件做起来。”

这临高建筑公司里的人多数都是建筑出身，对竹筋砼多少有些了解。竹筋作为钢筋的代用品从很早以前就是个有诱惑力的话题，毕竟竹子的生长期快，价格低廉，而且加工方便，能够运用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



砼tóng：混凝土的同意词。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经常把“混凝土”三个字简写为“砼”。砼，预拌混凝土在一定的时间内呈流塑状态，浇注入模，捣实固化后可以制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筑物或构件，其成型后一段时间里水泥与水发生水化反应，使混凝土硬化，硬化后的混凝土具有一般石料的性质，所以混凝土也叫砼，人工石的意思。“砼”一字的创造者是著名结构学家蔡方荫教授。创造时间是1953年。当时教学科技落后，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复印机，学生上课听讲全靠记笔记。“混凝土”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词，但笔划太多，写起来费力又费时。于是思维敏捷的蔡方荫就大胆用“人工石”三字代替“混凝土”。因为“混凝土”三字共有三十笔，而“人工石”三字才十笔，可省下二十笔，大大加快了笔记速度。后来“人工石”合成了“砼”。构形会意为“人工合成的石头，混凝土坚硬如石”。并在大学生中得到推广。1955年7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审定颁布的《结构工程名词》一书中，明确推荐“砼”与“混凝土”一词并用。从此，“砼”被广泛采用于各类建筑工程的书刊中。1985年6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砼”与“混凝土”同义、并用的法定地位。另外，“砼”的读音正好与法文“BE—TON”，德国“Be—ton”，俄文“BE—TOH”混凝土一词的发音基本相同。这样，在建设领域中更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是个建筑工程专用字。

但是竹筋始终没能取代钢筋，究其原因主要是抗拉强度不及钢筋，最好的竹筋材料也只相当于的钢筋的80%的水平，多数仅为50%。而且竹筋的弹性模量只具钢筋的十分之一。这个缺点相当的致命。而且竹筋砼还有腐蚀、虫蛀和砼料难以附着的问题，运用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是寻找合适的竹筋，竹子种类极多，但是能做竹筋砼的竹子，基本上集中在苦竹、孟宗竹和淡竹上，这三种竹料里，以苦竹的抗拉效果最佳，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做了大量的竹筋砼测试，认为苦竹是最合适的竹筋料。



苦竹：别名：伞柄竹，拉丁文名：**Pleioblastus. amarus (Keng) keng** 为禾本科、大明竹属植物，植株呈小乔木或灌木状。竿高3-5米，粗3-4厘米不等，直立，竿壁厚约6毫米，幼竿淡绿色，具白粉，老后渐转绿黄色，被灰白色粉斑，竿散生或丛生，圆筒形。该植物的嫩叶、嫩苗、根茎等均可供药用，夏、秋季采摘，鲜用或晒干。中药名分别为：苦竹叶、苦竹笋、苦竹茹、苦竹沥、苦竹根。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清痰等功效。



孟宗竹：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后指尽孝之事。“孟宗哭竹”的竹实际上是盛产我国南方的毛竹。毛竹属禾本科，是我国优良的栽培品种，也是经济价值最大的竹种。我国对竹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史前文物。古代没有纸，字都写在竹片上，再接成册。至于用毛竹建造房屋，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现代科技中，毛竹是造纸工业的好原料，三百吨竹材，可制一吨纸浆。而笋除一般食用外，还可制成各种笋干和罐

头。周杰伦的《无双》中有提到“孟宗竹”。



淡竹（学名：***Phyllostachys glauca McClure***）：是禾本科，刚竹属植物，竿高可达12米，粗可达5厘米，节间长可达40厘米，壁薄，厚仅约3毫米；竿环与箨环均稍隆起，箨舌暗紫褐色，箨片线状披针形或带状，叶耳及鞘口繸毛均存在但早落；叶舌紫褐色；叶片下表面沿中脉两侧稍被柔毛。花枝呈穗状，鳞片状苞片；佛焰苞无毛或一侧疏生柔毛，小穗狭披针形，小穗轴最后延伸成刺芒状，节间密生短柔毛；笋期4月中旬至5月底，6月开花。分布于中国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各地，也是常见的栽培竹种之一。1926年由南京引入美国栽培。该种笋味淡；竹材篾性好，可编织各种竹器，也可整材使用，作农具柄、搭棚架等。

苦竹在中国分布极广泛，海南虽然说不上遍地都是，找来也不难。当即电话打到了农业部委员会属下的林业部。

“要苦竹？没问题，我明天就派人去采伐。”吴旷明在电话里说。

“不，一会我们会把采伐竹子的要求发到你的OA上，你一定要和采伐队员说清楚，完全按我们的要求采伐，不然就没用了。”

竹筋的原料竹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它不能来自过于肥沃的土壤，过于肥沃的土壤里的竹子竹壁肉厚，柔软，缺少弹力。竹节很容易在采伐后发黑断裂——而竹节是竹子中扛拉强度最高的部位。

根据日本人的经验，用作竹筋的竹子，最好是从山区里和杉树等树木混生的里采伐的竹子，竹竿高且直，竹节短，壁肉薄，弹性好。采伐的时间，要放在干燥无月的夜晚进行，因为月夜采收的竹子含有较多水分，竹汁有甜味，易遭虫蛀。

竹筋コンクリート梁の彎曲試験

藤澤國太郎

日本竹筋研究

竹子的采伐年齡選5~6年的，過短的太柔軟，過長則逐漸失去了油性，彈性不足。甚至采伐本身也有一定的技術要領。看到羅鐸從大圖書館里找來的資料。梅晚苦笑着對梅林說：“這玩意可一點都不省事。”

梅林心里也沒譜，眼見這本竹筋硃手冊如此之厚實，心里發虛，深怕搞起來過於複雜自己成為始作俑者。但是工作既然已經展開，就不能下軟蛋，只好做出信心百倍的模式：

“手續複雜說明確實是有效的。否則寫這麼本書不就沒意義了。這是工程建築前輩們積累的经验。”

采伐下來的竹子，能用作竹筋的只有竹根以上第2節到第21節的部分，要求竹節密集勻稱，沒有腐壞和虫蛀的痕迹采下來的竹子被送到博鋪的木材加工廠去，在那里首先進行了適度的干燥脫水——不能脫得太干燥了，要保留一定的水分，然后在博鋪的化工厂里进行防腐、防水和防碱的处理。

竹筋因为其植物的特殊性，在浇注硃的时候吸收了水分而膨胀，随着硃的逐渐干燥，竹筋又因为失去了水分而收缩硬化，而且竹筋的收缩比硃要大而且收缩的速度也快得多，这样，用不了多久，竹筋就会在硃中缓弛脱离，两者之间失去了黏合力。

除了脱水的问题，竹筋还面临着碱腐蚀。日本人在二战前的试验表明：未经处理的竹筋在硃中6个月之后，收到碱分的侵蚀，完全失去了强度。

第一百七十三节 竹筋砼

对应的办法就是对竹筋做材料处理，博铺的化工厂已经有能力出品木焦油和煤焦油。这两种产品算是化工行业里相当古老的产品了。

使用简易的分馏装置，就能从其中分馏出许多不同的化工产品来。这些天因为炼钢的需要，冶金部门在博铺炼焦，积存相当多的煤焦油，这些又黑又脏的煤焦油除了被化工厂做了一些焦油燃烧弹、涂抹公路沿线的电线杆之外，就是造船的时候拿来防腐了。还剩下许多存在陶罐子里。除了煤焦油，化工厂还接收了大量木材加工厂加工木炭的时候产生的木焦油。堆得临时库房里到处都是。

季思退因为分馏塔还没安装到位，而且分馏出来的产品需要酸碱做清洗过程，一时间处理不了，但是这么多东西堆在棚子里，不说其散发出来的气味，还得找人看守着——不管是当地人还是穿越众，都有人在打这些东西的主意。土著们的想法还好些，基本就是准备当燃料或者给船涂了防水，穿越者就各有各的奇思妙想了，有些化工半吊子搞出来的危险玩意都能让季思退惊出一身冷汗来。

听到梅晚的求助，季思退表示极大的欢迎——有人用总比梅人没好。煤焦油这玩意，最最最初级的防腐材料，用来处理竹筋是绰绰有余的。

梅晚首先是将开好的竹筋泡在木焦油中，这个过程不仅是为了涂焦油，而且梅晚还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干燥的竹筋能够吸收木焦油中的杂酚油，使得材质不再吸水，并且有一种的防腐和防虫效果。

泡上几天之后，确定竹筋已经完全泡透了之后捞出来，再在表面均匀的涂上煤焦油——当然如果是现代时空这个处理手段要复杂的多，穿越者的化学能力还比较有限，只能用最简单的工艺了。

处理完成之后，竹筋本身还要做物理改善才能适合充当竹筋砼的原料。竹子的一个缺点是表面过于光滑，不但捆扎竹筋的时候难以固定，而且砼黏合起来也容易移动和泡起。采用的方法是改编竹子本身的形状，在竹料上开出缺口。另一个则是在竹筋上缠绕铁丝的办法。

幸好冶金部手中钢铁储备虽然无法供应钢筋，但是供应18号铁丝还是戳戳有余的。加工铁丝很方便，将熟铁棒材加在钢模版上，用动力机械进行多次牵引拉伸即成。工艺极简单，原料也消耗不了多少。听说建筑公司要试制竹筋砼预制板，冶金部立马表示大力支持，一口答应要多少铁丝供应多少——反正最近各个部门都要铁丝：临高电信要铺电话线，轻工业部要投产缝衣针。

建筑工程公司全体都投入到扎钢筋的工作去了。这活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要不是梅晚自己是工地出身，还真有点搞不定。更何况这扎得还不是钢筋，而是光滑的竹筋。几个人带着建筑公司里常用的几个建筑工们，拿竹片缠了又缠，绕了又绕。唯一的参考物就四打印出来的几张模糊不清的图片。几个穿越者过去都没干过这活，一会就有人手上见血，

光荣负伤了。

“老天，这比钢筋费老鼻子劲了。”燕雀志叫苦道。

冰风点点头：“这玩意省料不省力。而且强度还打折扣。要真有吹得这么好干嘛不推广。”

梅晚此时也有些后悔，但是又不便表示出来：“现在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我们连砼都是自己搅拌的，要过去直接叫商业砼公司来几个罐车就就了了？”

第一块预制板经过三天养护之后做了测试，证明它完全可以当轻型楼板使用，这个结果颇为鼓舞人心。

“不过，信不信由你，这玩意最好还是别做承力件。”冰风依然有些提心吊胆。



广州市培正中学的三层楼房，这栋建于1918年的王广昌宿舍，梁和楼板都是用竹筋灌注以混凝土建成，整幢楼没有用过一根钢筋，楼柱用红砖砌成。该楼任凭风吹雨打和人世变迁，至2005年已安然度过87个春秋。建筑师周良在广州设计并亲自参与建筑了100多栋竹筋混凝土建筑，改革开放后被陆续拆除。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际上关于竹筋混凝土研究由德国和日本的建筑专家取得进一步突破。目前，国际建筑界仍在不断探索竹筋混凝土建筑技术，在建造小型桥梁、临时工程用房时还有运用。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种代用品马上就投入了生产——百仞城正掀起新一波的建筑高潮，到处都在盖房子，有了混凝土预制件对建筑公司来说是极大的方便。梅晚马上对公司里的土著建筑工们进行全面的培训，教他们扎钢筋，做预制板。很快，第一批水泥楼板就投入了“新农村”和体育场的建设中去了。

由于使用的机械使用，整个工程的进展很快。毕竟一台挖掘机的一小时的土方量，几十个工人得干上一天。至于夯土工作，梅晚也采用压路机碾压和人工夯土齐头并进的模式，连夜施工。夜里点起十几盏汽灯

和无数火把笼，把工地照得通亮。全体人员分两班轮流进行，不分白天黑夜，工地上日夜机声隆隆，人声鼎沸。

“这工程真有点大会战的气氛。”冰风刚主持完一段工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工程指挥部的遮荫棚子下，现在外面的气温还不到10℃，但是他只穿一件满是灰尘泥垢的T恤，因为已经连续三四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红红的。

“喝点王老吉吧。”燕雀志拿了个大塑料瓶过来，里面装满了南海亲手配方教人熬制的枯草茶——虽然穿越众食堂已经移交给了办公厅，其实还是农业部门的原班人马在工作。



枯草茶

“我宁可喝凉白开也不要喝这玩意。”冰风一闻到那枯草茶的味道就哆嗦，这个东西还不比另一个时空的罐装茶，好歹还加了糖，调了味，虽然喝起来很古怪，还算能接受。

冰风往肚子里灌着卫生部特别配制的生理淡盐水，又拿着毛巾擦汗，长久才吁了口气：

“真是做梦都想喝可乐啊。”他哀叹着，另一个时空的小小享受如今都变得遥不可及。他有时候真后悔自己干嘛上这里来了。这不和过去一样么——不，比过去还惨，起码那时候可乐想喝多少喝多少。

“修好一段，就用石头封砌一段，不要等其他段。”梅晚每天都在工地上指挥，眼睛发红，嗓子也喊哑了。

“梅总可真够拼命的。”冰风对卓天敏说。后者没回答，愁眉苦脸的——他已经有三天没回家了，儿子虽然托付给邬德的女人去看，但是总觉得不放心。

燕雀志说：“我就不明白，督公急着要这玩意干啥？眼下需要吗？”

“阅兵啊，老兄。”

“阅兵？”

“对，给来开会的土著看得。显示威力。”冰风最近在忙于给陆军俱乐部的工程收尾，知道陆军年后一直在操练队列。

“劳民伤财，劳民伤财。”燕雀志对此不以为然，“要我看水电站扩容不是更要紧？造这么个大观礼台花的代价，文澜河上修两个大水坝都足够了。”

“你不知道执委会对这次投了多大的本钱。”冰风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来一支。”

“怎么，你手里还有烟？”燕雀志从他手里接过来，发觉这是一支手卷烟，粗糙的纸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产品，里面的烟叶倒是金黄的。

“这是外贸公司从澳门搞来的烟草，我弄到一点，自己卷了抽抽。”

“我看造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满足执委会那帮头头的领袖欲吧？马千瞩说不定憋着劲要喊叫那几声‘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这你可别冤枉了马公，要喊也轮不到他，文总才是执委会主席。马公最多喊那个‘请您检阅’——他不是总参谋长么。”

“我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倒是蛮齐心协力的。”

两个人在一边吞云吐雾，实话说这烟草的味道和香烟的极不相似——是晒烟，而非现代卷烟中常用的烤烟，加上粗糙的卷烟纸，只能算是聊胜于无了。



晾晒烟：该品种生产的区域较广，种植历史最悠久，几乎遍及全球。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烟草品种。初期发现的烟草像黄花烟草，统叫晒烟，俗称土烟。加工成烟制品的方法也较简单，一般是把田间生长已成熟的烟叶、采摘扎把挂在屋檐下晾晒干燥后即成烟叶，用手工制成相当现在的雪茄烟和烟丝，用简单的烟具抽吸。



烤烟（Flue cured Tobacco）：亦称火管烤烟，源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具有特殊的形态特征，因而也被称为弗吉尼亚型。烤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的烟草类型，是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也被供作斗烟。烤烟的主要特征是植株高大，叶片分布较疏而均匀。一般株高120~150cm，单株着叶20~30片，叶片厚，茎适中，中部的质量最佳。栽培上不宜施用过多的氮素肥料。叶片自下而上成熟，分次采收。最初的调制方法也是晾晒，后来（1869年）改用火管烘烤，目前是在烤房内调制，烤后呈金黄色。其化学成分的特点是含糖量较高，蛋白质含量较低，烟碱含量中等。

“外贸公司搞来得特供货，你哪弄来的？食堂里可没得卖。”

“靠山吃山么，”冰风撇了下嘴，“这是分给陆军的军用烟草，最近我们不是帮陆军在盖俱乐部吗？我在工地上指挥，就送了不少给我。”

“你小子搞腐败——”

“陆军是穷光蛋，海军才厉害，”冰风有些羡慕的吐出一口烟气，又咳嗽了两声，“要不是我晕船，我也投海军去了。那小日子过得——”

“我们这搞工程的苦啊，”燕雀志看着工地上满头大汗在指挥工人砌石块的梅林，拿着水平仪测水平的李潇侣等一干人，“连女人都在工地上干活。”

“你蛮会怜香惜玉的么，怎么，有意思？”

“哪里，”燕雀志赶紧撇清，“她一天到晚除了工作没三句话，一脸男人欠她五百万的模样，我想有意思也没意思了。”

“也是。”冰风说，“我们得培养些人，起码把施工员、技术员之类的都培养出来，这样就不用一天到晚自己下工地了。”

“不是说开完大会之后要盖学校么？我们也申请在学校里开个专业：土木工程系。”

“我倒不要什么施工员，先配个秘书总可以吧，下了班给我捏肩捶腿的，算是福利。”

“呵呵，护士学校里快毕业的女孩子不到40个，轮得到我们？”

“是啊，梅总说不定能轮到一个。”

第一百七十四节 大会（一）

符不二启程了。启程的时候他心里很复杂。因为这是第二次他到“髡贼”那里去了。这次，他是作为本村的头目人物去的。

要说这美洋村里，最大的地主、说话最有权威的还轮不到他符不二，是他的族叔符有三这小子才对——开会的请柬是发给他的。但是这族叔年龄大了，乡下人见识少，极少出门，县里来个书办都当个大人物。更不用说这驾着大铁船来得海外客了。又听得“髡贼”厉害无比，以为总是个绿眉毛红眼睛的妖人一般的人物，打死也不肯去的。族里无法，只好来求教唯一和“髡贼”打过交道的符不二了。符有三的几个小老婆和儿子都哭哭啼啼的跪在他家的堂屋里，求他代劳，又送了许多财帛。

符不二心里虽然有些害怕，总算自己也当过“髡贼”的俘虏，知道这些人虽然厉害，却不是恶人。讲道理，明是非。现在要开什么“协商会议”，无非是派粮派差的事情，当时自己参加围剿队当了俘虏都没被杀，现在去开会更不会送命。自己过去的长工马蓬听说也在“短毛”那里当差，他把老娘都接过去了——一个允许手下养老娘的团伙总不会太糟糕。加上实在抵不过符有三送来的财物的诱惑和族人的苦苦哀求，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符不二的娘子知道他要去开会，背地里着实闹了几回，不愿意他去——上次非要跟着姓黄得去打仗，受了伤，总算是花了钱把人赎回来了现在倒又去自投罗网。把个符不二闹得好几天鸡犬不宁。最后他还是带着个小小儿子出门开会去了。

符不二的村子离百仞滩其实不远，不算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四十多里路，在古代社会已经算是很遥远的距离了。即使有良好的道路，一般人也得走上四五个小时，更妄论道路条件很糟的偏远县城了。

冬季是临高出远门的好季节，冬季气温宜人，即无台风也没有淫雨，道路干燥易行，大多数的河流降低到了可以涉渡的地步，不需要绕着大圈子找可以涉渡和有桥的地方。

虽说如此，出门一次也不是件容易事。海南本地可没什么驴子骡子之类的牲畜，除非是士绅，能养轿子或者更稀罕的马匹之外，不管地主还是长工，出门都是一双脚。符不二出门比一般的农民强得地方就是带着个家养小子帮着背行李。十四五岁一个半大孩子，听说能跟着去东门市，比这老爷可积极多了。前一晚就把东西都是收拾好了。

古代出门很不容易。旅店是稀罕物件，象武侠片里那样到处都有悦来客栈是没有的，要住店，非得到大些的市集或者城里才能有。也不象影视剧里可以潇洒的“要一间上房”，实际上连单间都很少有。即使有单间，旅店里也不供应被褥卧具——这些都归旅行者自带。



悦来客栈：是中国武侠史上最早的连锁经营式旅店，创建年份不详（早于唐宋），创建人不详，但其规模可谓空前，无论正史野史，神话奇幻，更传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悦来客栈。悦来客栈看似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客栈，其实却又是一家举世闻名、天下无双的客栈。悦来客栈之名得源于孔夫子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自然有着一种普天之下皆兄弟的豪气与胸怀！于是全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对它趋之若鹜，纷纷往悦来客栈里挤：喝酒的、玩赌的、约会碰头的、谈情说爱的、打听是非的、要惹是非的……踏破了客栈的铁木门槛。几乎任何一本武侠小说，任何一部武侠电影，哪怕任何一段武侠的传说之中都能找到悦来客栈的牌匾，人们都笑称它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顶级客栈。似乎有了它，江湖上才有了侠客们舞刀弄剑的场所，才有了名垂青史的依托。这样的一家顶级客栈到底在哪呢？世人们四处打听，踏破铁鞋也没摸到门槛，直到高人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的往外随手一指，曰：江湖！原来，悦来客栈就在江湖之中，江湖中人都是这悦来客栈的客，而悦来客栈，竟然也就是江湖的影子。当然，悦来客栈不是凭空出现的，悦来客栈是由一帮江湖中人共同倾力建造的，这一帮人虽然非亲非故，却拥有着同样的梦想和意志，于是他们肝胆相照，共进共退，一同开怀畅饮悦来客栈烫出的美酒一同嬉笑怒骂着笑谈人生。正所谓满腔的血酬知己，满杯的酒朝天祭。他们滚烫的理想在悦来客栈的门匾之上灼出了闪亮的名字：司徒望月、阿缈、金梧执、梓云飞、徐且行、佛灭、龙泉、假行、雪伶、法王海……（上图为横店武林外传的悦来客栈）

吃饭喝水不遇到大些的市集也是没法解决的。所以吃得、睡得、用得、穿得，一切都得自备。打起行李来就是蛮大的一包了。

从村里出发，在路上走了几个时辰，一路上也遇到了同样去“开会”的各村人士。各村派来得代表各式各样，不是宗族的族长，便是大户、保甲长和士绅们，有的村子来得是本村的秀才童生——这些人多少见过些世面。大家搭伴同行，有人说话解闷，也壮个胆。多数人都在互相打听，想知道其他村子准备出多少代价来打发“髡人”们。大伙都估计着，看这群人的做派大约是不稀罕钱财的，估摸着是派差的可能性大些。

坐轿子、骑马带着许多从人的士绅们，自然是不和他们这群布衣相与的，几个穷秀才虽则没得个轿子坐，却也一路小跑的随在士绅们的凉轿子旁，气喘吁吁的说着话，以示自己的身份与旁侧的泥腿子们不同。

一路议论到了临近文澜河畔，这里已经是“髡人”们的地盘了，道路变得宽阔而平整，走上去不起土。看到路边有个木头棚子，里面站着个穿灰色短装束皮腰带的兵，拿着支黑色的鸟铳站得笔直，看到枪口上雪亮的短剑，符不二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几个月前他亲眼看见这种短剑象切豆腐一样毫不费力戳进了邻村的一个垂死的团丁的胸口。

棚子里有几张桌子，都是这里最有钱的大户们才用的那种，桌子后面坐着好几个人在办事。都穿着士兵差不多的衣服，只不过没有武装带。棚子外面竖着一个布告的牌子，上面写着些字句，符不二不认字，央求一个童生读了。原来是要来开会的人在这里核对请柬登记。

只见棚子外站着四五个十来岁的孩子，都和棚子里的人一般打扮，只是脖子系着条红色的布条子，和短毛们一般的模样留着寸断的头发，个个挺胸叠肚的要来人都排队按顺序登记。

“听说这短毛从大陆上买了无数的幼童稚子来此，大约就是这些人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人和旁人说道。

“只是不知道要这些半大的孩子作甚？”

“不知，此辈心机甚深，我临高危矣。”读书人故作惊人语道。

符不二管不了这许多，只随着人群前行。轮到他的时候，桌子后面的人看了他的请柬，从桌子里拿出张很硬的小纸片，上面还拴着根细细的绳子。开始填写他的村名和名字。

“这是你的随从？”

“是的。”符不二赶紧说，“我家的家养小子。”

办事的人看了一眼，在纸上的备注栏目里写上“随从一人，男性少年。”

“挂在脖子上，”灰衣服的人说，“这是你开会的凭证，凭着这个可以到指定的地方免费住宿和吃饭——别弄丢了，你们要去的地方没这张卡是会被抓起来的。”

“是，是。”符不二赶紧把这卡挂在脖子上，朝旁边走去。

只听旁边的队伍里起了争执：“对不起，你最多只能带5个随从去开会。”

“我不吃你们的东西，自己带干粮了！”士绅模样的人在争辩。

“这也不行，没那么多的地方安排人住。”

只听绅士暴发起来：“你神气个什么！你不就是前村那个穷得露蛋，四十岁还进不了学的酸子吗？跟着‘髡贼’几天，就想造反啊！”

人群骚动起来，只见棚子后面出来个“真髡”，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短衣，低声道：“谁要造反？”

众人顿时肃静，几个办事的“假髡”都刷得站得笔直，有人喊道：“报

告首长——”

“不用报告了。”独孤求婚的眼睛朝着桌子前的士绅一扫，“你要造反？”

独孤求婚因为一直在东门市和当地人打交道，临高话虽然说不来，但是本地的海南官话却学得七七八八。

这士绅自然听得懂他的话，眼看这“真髡”出来，本来胆气已经怯了不少，又被他这么一问，差不多肝胆寸裂。呆着说不出话来。

旁边忙有人道：“首长，没人造反，我们都是良民，良民。”

独孤求婚听有人说自己是良民，觉得不大好意思，闹得自己和日本鬼子似得。便把手一挥：“继续登记！”

士绅被人扶到一边，有好奉承的拿了水给他，又给他煽风，好一会才缓了过来。气焰自然也没了，乖乖得登记了五个从人去了。

符不二看到了这出活剧，心里还觉得挺痛快，过去这些士绅们眼睛都长在额头上，在“髡人”面前还不是一样吃瘪。

“试看今日之天下——”身边走过的酸不溜秋的读书人还想说什么，被身边的人拉了一把，“你不想活了！”

符不二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自顾自的走了过去。

百仞滩这地方，符不二还是当俘虏的时候呆过一阶段，当时在髡贼们寨子外面的铁丝网圈子里蹲了几十天草棚子。这会再来，完全都不认得了，到处都起了房子，房子全是红砖红瓦盖得，虽然样式和本地的大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即结实又漂亮，相比之下自己的族叔符有三的宅子就显得简陋的很。市集的街道都是用砖石铺得，沿街还有了不少店铺。街上行人很多，有各处来赶集买东西的，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真假髡在走动说话。符不二看得新鲜，问铺子里的伙计：这里是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伙计用看傻子似的目光看着他：

“这里就是东门市嘛，您来了都不知道？”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门市！符不二知道这个地方，他还派长工们来这里卖过粮食，舂过米。他就从长工们嘴里知道，这里很繁华，有便宜的盐和很多好东西可以买，还有从来没见过的大房子。

正在东张西望，有人过来问：“您是来开会的代表吧？”

“是，是，我是美洋村的。”符不二赶紧把胸口的纸卡拉过去给他看。

“我带您去住所。”来人十分客气。

当下把他带了客栈。客栈是新盖得，气派的两层红砖房，里面许许多多走廊、楼梯让他晕头转向，特别是走廊里的门，简直数不清，他住得是一间双人房，里面有两张床，房间里还备有烛台，端得是周到方便。

第一百七十五节 大会（二）

接待的人又给了符不二一叠饭票，告诉他可以凭票去指定的饭铺里吃饭。符不二心里一阵温暖，这髡人还想得周到体贴，比起县衙来征粮可真是天上地下了。



饭票

放下行李，家养小子要去市面上游玩，符不二也想去观光一番。便锁了门出去——这里每个房间都有挂锁，出门把门一锁钥匙交到柜上就行了。



挂锁：是锁具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家族，可以说其它锁具都是从挂锁这门类中繁衍、派生而来的。挂锁的锁体上装有可以扣接的环状或“一”字形状的金属梗，即“锁梁”，使挂锁通过锁梁直接与锁体扣接成为封闭形锁具。

东门市的面积比年前扩大了一倍，原来规划的以百仞城的东门外壕沟为起点，向西延伸三百米。现在东门街已经按规划完工，第一条横街也向南北各延伸了三十米，横街上的房屋都是成批建造，廉价租给商人。因为价格低廉，反而比主街要人气旺盛。游动商贩们在街道两侧的空地上继续搭棚经营，东门吹雨并不干涉。

两人在街道上行走，觉得样样都新鲜。街上人很多，但是路面干净整洁，两侧还种着成排的小树——将来成荫之后倒是舒服。符不二去过县城，就算是县衙前的大街上，也到处是污水、泥塘、成堆的垃圾，稍稍隐蔽些的墙角窄弄里更是到处有人畜的粪便，臭气熏天。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奥秘，街上每隔十多丈就有个大藤筐，行人有垃圾都丢在里面，还有几个专门的清洁夫，穿着统一的蓝粗布大褂，拿着竹丝大扫帚，不断的清洁着路面，仔细一看，还是些乡间的女子。

符不二觉得有新奇又赞叹，这么好的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别说这商旅云集的市集之上，就是他们本村，一村里都是本家，都搞不成这样。

比起好奇的东张西望的家养小子，符不二的脑筋要灵活一点，他和别的专门土里刨食，从长工、佃户头上抠钱的地主稍有不同，知道光种地永远没多大出息，自己又巴结不上官府，想发财唯一的法子就是经商。可是他没做过买卖不懂行，也不敢轻易下水去试。这次到东门市一

转悠，觉得这里的机会应该不错。所以直盯着那些最大的铺子看，到底有什么货色好卖的。

正看着，只听得前面一阵喧哗，人群纷纷围了过去。爱看热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符不二自然也不能免俗，只见前面有人正在争吵，其中一个大约是个小贩，另一个头戴藤帽，身穿短毛式的对襟黑色立领短衣，木头扣子，腰束宽皮带，小腿上打着白色的裹腿，脚穿草鞋。屁股上挂着带短横柄的短木棍。衣袖上还有一块盾牌样的绣布，有些看不懂的花样和字。

只听这装束奇怪的人说道：“你进东门市摆摊第一天开始就有人和你说了，这里不许乱丢垃圾，更不许随地大小便。厕所就在沿街，你还随地大小便，该当何罪？！”

小贩连连告饶，说实在是因为腹泻内急，等不得去厕所了，所以才在墙角方便的。万望警察老爷开恩。

警察却不肯开恩，定要罚款二十文或者十分钱，周边的人有些同情小贩，不免起哄。小贩又是作揖又是哀求，说的确无钱。警察道：“既然无钱缴罚款，就按《治安法》的规定打扫街道三天。”

当下小贩说愿罚，事情才算了结。符不二看得有趣，忽然发现这个警察竟然是马蓬。这小子在“髡人”这里混得不错么，当了“警察”——大约也是衙门里的三班一类的人物。符不二有心要和他攀附个交情，便叫道：

三班衙役：站班皂隶（类似今天的法警，负责跟随长官左右护卫开道，审判时站立大堂两侧，维持纪律，押送罪犯，执行刑讯及笞杖刑）、捕班快手（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负责传唤被告，证人，侦缉罪犯，搜寻证据。这个在《水浒》里往往被称为“观察”）、壮班民壮（负责把守城门、衙门、仓库、监狱等要害部位，巡逻城乡道路，类似今天的武装警察。这在《水浒》传里往往被称为“都头”，比如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横，行者武松等等。）以及检验尸、伤的仵作，巡夜的更夫、看管仓库的斗级库丁，以及报时的钟鼓夫、养马的马夫、烧饭的伙夫等等衙门勤杂人员，这些人都统称为衙役。

“老马！”

马蓬正押着小贩去环卫站报到——这是他最近一周内抓到的第三个随地大小便的人了，本周是独孤所长发起的“环境卫生整治周”活动。听到有人招呼，他寻声一看，原来是过去的东家。马蓬和东家虽然有阶级差别，符不二当年也没给过马蓬什么恩情，但是彼此也没仇，好歹当初还一起蹲过短毛的战俘营，符合男人三大铁之一，乍一见面还有些故人重逢的喜悦。

“符东家！”

“你在给短毛当差啊？”

“没错，当警察。”马蓬看到符不二看他的装束，有些难为情的把衣服拉了一下，“这是制服，干警察这个差使都得穿。”

“穿着和短毛老爷一样神气了。”

马蓬脸都红了：“这可比不了。”看符不二胸口挂着个牌子，忙岔开

话题：“符老爷也来开会？”

“是啊，短毛老爷要我们来开会，你知道不知道点消息？”符不二赶紧打听。

“这可不知道，我这才是个警士，离着短毛老爷不知道多少层呢。”他呵斥了一声小贩，“快走！别拖拖拉拉的。”说着又转回头来，“东家您稍等，等我把这人送到环卫站去再和您说话。”

符不二现在对什么都好奇，便跟着马蓬到了横街的后面，那里有一所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放满了街道上那种垃圾筐和好些双轮的垃圾车，有人用铁耙铁铲在那里分选垃圾装车。

“分垃圾做什么？”符不二问。他印象里村里的垃圾都是直接丢在村外的沟里的。

马蓬把倒霉的小贩交给环卫站的一个人，办了交接手续。说：“里面的纸、破布是要送造纸厂的。枯枝落叶，骡马粪便，菜皮这些都倒到沼气池子里去。”

“沼气池子？”

“我也不懂了，”马蓬说，“就在公共厕所后面，有个大盖子的池子，把这些垃圾倒进去就可以了。过些日子就会变成肥料，农场的人会来拉走的。”

“这还不臭气熏天了。”符不二想到村后的臭水沟的味道，皱了下眉。

“可怪了，起坑一点都不臭。”马蓬很认真的说，“都说首长们有本事，在农场种地的人都说，这些坑里起出来的肥料即不臭，又很有肥力，种什么东西都好。”

符不二有点怀疑：“这么神？”

马蓬笑了：“要说首长们种地的本事，可不比我们这里的庄稼人差。我去农场干过几次活，从来没想到过地还能这么种。”

符不二马上就来了兴趣：“怎么种的？”

马蓬摇头笑道：“你问我也没有用，首长们种地的法子，别说东家您学不了，就是本地最大的财主都学不了，里面太多我不认得的东西了。”

符不二缠着马蓬，要他带他去农场，又许他好处，马蓬死也不干：“这事我可帮不了东家您了，农场除了公社的社员谁也不许进去。我带您去非得把差使丢了不可。闹不好小命都不保。”

一听说看种地要丢小命，符不二的兴趣也小了很多。马蓬笑道：“这里好玩的地方多了，我带您去四处走走就是了。”

“你这还不在于当差吗？”

“没关系，首长们说了，要当好东道主——就是好好招呼你们的意思。我带您去逛逛也是当差。”

说着带他沿着街面四面走动。沿街正在起一家很大的店面，搭起了脚手架，泥瓦工人上上下下。

“这是林老板的全福菜行，他原来不过是个卖菜的福佬，靠给首长们收购蔬菜猪肉鸡鸭发财了。起了宅子，连小老婆都讨了两个。”马蓬说的时候满脸都是羡慕之情。

符不二知道林全福这个人——这几个月来他到处走村串户替短毛收购鸡鸭活猪，也来过美洋村。符不二当初还觉得这人不知死活，居然公开投靠短毛效力，没想到他已经发了这么大的财。心里有点酸不溜丢的。

走过去又是个五开间的大门脸，门前进进出出许多人。“这是妇女合作社，是首长们的家眷合伙开得。”

“女短毛开店？”符不二有些吃惊了。

“是的，是个婆子开得，里面用得伙计也都是女的，这儿也算是东门市一景，来瞧热闹的人可多了。”马蓬说，“东家要不要进去看看，货色全，价钱也便宜！”

刚走到门口，就有个穿着蓝布衣裙，浑身打扮的干净利索的中年女子笑着迎了上来：“客官要买些什么？”

马蓬笑道：“这位是美洋村的符不二老爷，是会议代表，来随便看看。”

“会议代表？老板娘说了，凡是会议代表凭代表证都有享受九五扣，不管买不买东西还送礼物一份。”说着就把符不二胸前的卡片上的一串歪歪扭扭的图案抄了下来，又让符不二签个收。符不二不认字，只好画个押，领了个粗纸袋子。

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条厚厚的，又软又绵的布，上面起了绒一般的是密密麻麻的线圈，看尺寸似乎是洗脸布。上面还用红线织着一行字：“第一届临高政治协商会议留念”落款“临高妇女合作社敬贺，1629”。符不二不认得字，深怕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字句，马蓬给他念了一遍，又解释了下意思。马蓬这个穷扛活的居然也认字，这让符不二吃惊不小。



广告毛巾

“马蓬你不是不认字么？”

“那是过去了，在首长这里干活，都得认字，认阿拉伯数字。”马蓬认真的说：他们都分批接受了扫盲活动。所有为短毛首长干活的人都识数，还认得三四百个字，能看报纸、告示。

第一百七十六节 大会（三）

“报纸？”

“噢，就是这个。”马蓬从合作社的报刊架上取下了一张大大的纸，上面印满了字句。

“上面写得是什么？”

“是各种消息时间：百仞城、东门市和全县的。最近还有广州府的商贸消息呢。”他翻过反面来，“这几版都是写小说唱曲之类的东西，很好看。”

符不二不认字，自然看不明白其中的好处。还是带回来给村里的认字的人看看——也算是个稀罕玩意。小心起见，他加问了一句：

“这里没有违碍的字句吧？”

“没有的，这报纸每天还送几份到县衙里去呢。您要就拿一份，会议代表免费赠阅。”女伙计说。

符不二这才放了心。取了一份小心的摺好了藏在身上。又在商店里逛了一圈，看到不少上好的绸子和洋布，便想买一些回去，福利社里是铜钱、碎银和流通券兼收的，符不二买了几匹洋布，叫家养小子拿着。见女伙计边打算盘边在账本上画的花纹和自己牌子上的花纹差不多，那所谓的毛巾上也有这样的，想起马蓬说过这叫阿拉伯数字，记账使用比苏州码子要好用多了，便来了兴趣，在那里看了半天，还和伙计说了一会话——原来这女子也是最近几个月才认得字，学会了算术，如今不但会打算盘，还能记账。

“老板娘真是善心人！”女伙计显然对自己的待遇很满意，“吃穿全包，还教学本事。我每个月还能拿百来元的卖货的提成呢。”

符不二见这铺子气派不凡，伙计进退有度，看起来还个个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的，不由得动了心——自己家里还有几个十来岁的家养小子丫头的，除了打打猪草放放牛也没什么大用，不如送这里来当个学徒，学会了本事以后对自己大有帮助。当下便问马蓬这里收不收学徒，他肯送几个孩子过来学徒，还倒贴伙食费。

“这事我可不知道。”马蓬说，“开完会之后您自个和首长们说吧。您要派人来读书，估计是十拿九稳的事。”

从合作社出来，符不二又跟着马蓬在东门市上兜了几个圈子。街道上干净整齐不说，居然连一个乞丐或者混混模样的人物都没有，连站街拉客的妓女都规规矩矩的站在专门的黄色木杆牌子下面，虽然不住的出言挑逗，但是没有强拉硬拽过客的。

和马蓬一样打扮的警察在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似乎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街面上转悠。难怪这里如此太平。

“这儿不许有这号人的。”马蓬告诉他，“抓到了全送采石场采石头或

者去河边筛沙子。至于能不能出来就难说了。”他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很满意自己的威风。黄色的标杆牌子是妓女专用的站街地点，全东门市一共有八个牌子，妓女要拉客的都得在那牌子下排队，前一个做到生意了，后一个才能接着拉客，不许插队。

“首长老爷们也算够怜老惜贫的，这起子土娼连花捐钱都不收。只要办个证就能在这里做生意了。”

符不二定睛看去，果然每个妓女的胸口都挂着一张和他胸前差不多的牌子，只不过是黄色的。

见符不二对她在看，妓女马上做出做迷人的笑容来：“大爷来玩那，铜钱、银子、票子一概都收。”

马蓬呵斥道：“去去去，别乱拉客，这位是会议代表。”

妓女似乎对这警察颇为畏惧，撇了下嘴，不做声了。

符不二问马蓬：“这票子是什么？合作社铺子里也问我有没有呢。”

“就是钱票子。这里又叫流通券的。东门市的商家都通用这个。”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来。

“用这纸片就能买东西了？”符不二很不相信。

“我们关饷就是这个，能有假？”

符不二端详了半天这几张纸片，喃喃自语。他印象里记得听族里的老辈人说过，很多很多年前朝廷也发过这样的纸钱票，那时候官府里买东西硬要老百姓收这种钱，但是缴税的时候又不肯收，不管纸上写多少文，拿到市场上都买不了什么东西，老百姓拿这个当废纸看。他想起来了，好像是叫宝钞什么的。

“马兄弟，这东西能管用？从前官府也搞过呀，一文不值的废纸。”符不二压低了声音说。

“当然管用，一元能买一斤米呢。随时都地买。”马蓬看上去对他的质疑很不高兴，“这东门市上这么多商户都是傻子？您老可别以为这是官府发的大明宝钞。这可是首长们的发的。”

听他的意思，短毛们比大明官府有信用的多了。不过符不二也不认为官府有什么信用可言。只是惊讶于马蓬居然会这么死心塌地的相信这群来历不明的“髡人”。

“这就是德隆粮行了，流通券就是他们发得。”马蓬说着指着前面的一家大铺子。这家铺子比起刚才的合作社更加气派，座落在三层台阶上的两层砖楼，宽阔的窗户上面奢侈的装着漂亮的铸铁花纹的栏杆，门很大，门前一左一右放着两个石雕的狮子。这个派头连县衙门都比不了。

“马兄弟，这粮行咋不见买卖粮食的？”符不二严重的怀疑。

“这里是柜面上，交割货物的都从旁边那个门进去，里面是个大场院，大极了。”

符不二一看这粮行的阵势就有点怯阵了，要不是有马蓬在旁，估计就不敢进去了。里面是个很高大的厅，装着一排当铺里那样的木柜台，只不过没那么高而已。窗户又宽又大，透进来的光线充足到让他很不适应，满耳只听到打算盘的声音。乖乖，这粮行的阵仗可够吓人的。

最左面的木柜台上挂着个木牌子，马蓬告诉他说这是兑换处，商铺收了流通券，不想要的，就拿到这里来换成粮筹，到场院里就能直接换到大米了。

“这么一元就能换一大斤呢。”马蓬拿出了一张绿色票子，所谓大斤是指比这种500克的斤比本时空的斤要重，所以取名叫大斤。

符不二对大斤的事情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当初打发长工去卖粮的时候长工回来就说过：短毛那里不用升斗，而是用秤直接称重的。当时为了帮助土著们闹清到底一大斤是多少，每个来卖粮的大户都收到了一个标准一大斤的石头秤砣。符不二家里至今还放着那个石头家伙，备着来年卖粮的时候再用。

翻来覆去了看了半天马蓬的几张票子。符不二还是有些闹不明白，不知道这张花纸头怎么能用出去，他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关键是这张纸能在这里换到粮食。所以才商家们才肯收用。

“真是开了眼了。”符不二愈发坚定了要送几个家养小子来学徒的念头了，别得不说，这群短毛的弯弯绕就是比别人多。不过他又一想让家养小子都学精了，儿子怎么办？还能斗得过他们？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家产难保？宗族里那群人，也不见得靠得住。但是要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学徒，他实在又舍不得。

从粮行出来，又在东门市观光了一大圈，看什么都新鲜有趣。心里暗暗觉得自己这次来开会是来对了，光这点见闻就够回去吹上个三年五载了。

看到红霞漫天，天色将晚，便要回旅馆去。马蓬却要请他吃饭：

“符东家，我过去也吃了你不少饭，这次就算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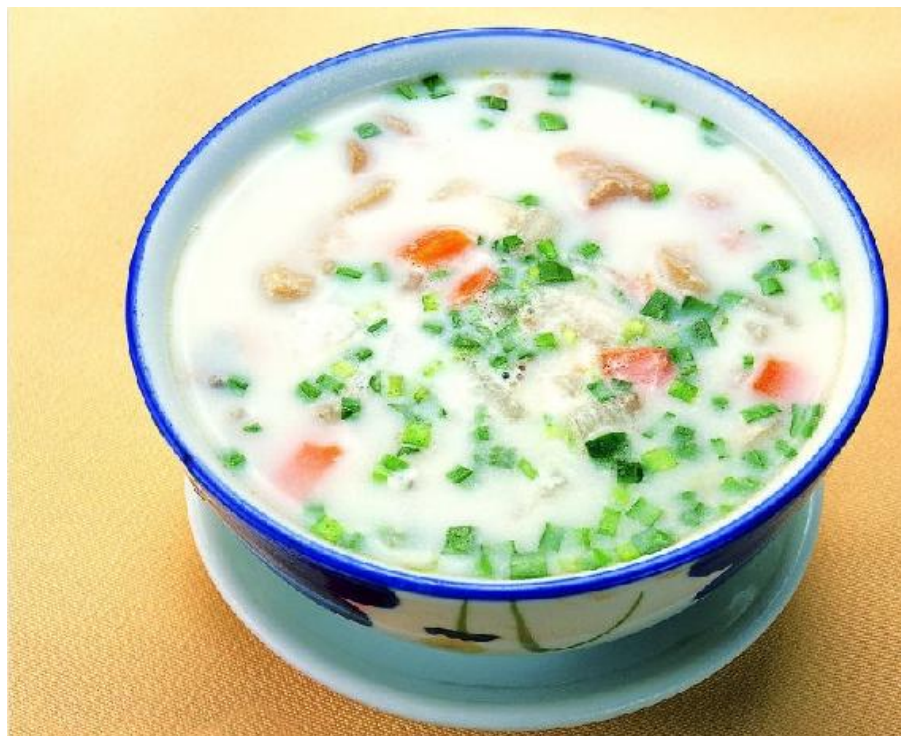
符不二心想这穷小子现在稍微发达了点，必然是想在过去的东家面前长长脸的，顺着他就是。再说自己有些话也得饭桌上才方便说，当下答应了，先打发了家养小子回旅馆去。

东门街的横街远端离得市中心远些，已经接近东门市的外围，行人不多，很僻静。这里开设的都是一些小铺子，做得是百仞城里的社员和劳工们的生意。有好几家小饭铺小酒馆，此时都上了灯火，马蓬平时下了班无事，就和几个同事在这里喝酒聊天，有时候所长独孤也会来参与一脚。同这家掌柜和伙计都成了熟人。

这是一家小饭铺店，规模很小，只有六张桌子。进门的木柜上罗列着一碟碟的凉菜，多半是本地的海味，用竹笼子罩着，还有一缸子咸水煮花生——这些都是下酒菜了。

马蓬进到店里面，叫跑堂的替他们找一个里面的位子坐下。要了四样

菜、一壶酒、两碗鱼生粥。两人推杯换盏了几轮，符不二才切入话题：



鱼生粥：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传统名点，属于粤菜系。味咸鲜美，有浓郁的香馥海味。鱼生是生鱼片的意思。

“如今你也是短毛这里的差人了，日子过得不错吧？”

“那是，比扛活可强多了。”马蓬说，“最近刚搞了币制改革，我这样的警士一个月可以拿200元，能买200大斤的米呢，我和我娘都吃得饱，还能添件把新衣服什么的。”他喝了口酒，“我马蓬十二岁就出来扛活，以为一辈子就是个卖苦力的穷命了，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日子，真和做梦一样！”

“那是，那是。”符不二有心想打听这次会议的底细，便一个劲的劝酒布菜，又说了许多奉承话，看到气氛已经热络，才问：

“马兄弟，你说这短毛首长要我们四乡八里的人都来开会为得是啥？”

马蓬摇摇头道：“我哪知道！首长们想得深着呢，咱不懂。”

符不二微感失望，故意用话激他：“短毛平时说话也不露个一星半点的？你也算是他们的心腹了。”

“我算什么心腹啊，”马蓬笑了起来：“差得远呢。就说我们的所长吧，在短毛里面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听说头头脑脑们议事也轮不到他去。”他喝了一口酒，“不过这次首长们对要议事的事是看得很重，特意造了什么大观礼台。还吩咐我们要关照好各村代表——反正是要让你们

满意。”

符不二一看有门，赶紧趁热打铁：“总能猜出点吧？”

马蓬想了下才说：“大约也就是‘合作’的事情。啥叫合作我是不懂。不过听首长们话里的意思，是要各村联合办团练，一起训练之类的。还有其他的‘好处’要给各个村子。至于好处是什么，我就知道了。”

“没说要派粮派差的事情吧？”符不二对所谓的好处并不在意——短毛能不勒逼他们过甚就算是皇天开恩了。

“这倒没听说，不过这里很缺人手，办团练也要人，大约议事的时候会要各村派差。粮，我看是不需要了，这里多的是。”

这还好办。符不二想，如果是派差，大不了把村里的几个外姓的破落户都打发来就是，伤不了村里什么筋骨。

符不二掏出一锭银子，悄悄的从桌子下面塞给了马蓬：

“马兄弟，这是一点小意思，以后还请你多照应村子，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这锭银子有一两重，虽然不算丰厚，对一般人来说也不是小数字了。这次村里公议拿出二十两银子来，给他在百仞城上下打点用。

马蓬连忙拒绝了：“使不得，使不得，符东家您这是在害我呢！快拿回去。”

符不二以为他故作姿态推脱一下而已，但是见马蓬满脸惊慌，显然不是做作，只好把银子收了回去。

马蓬赶紧朝四面看看，见人没有注意，才继续低声道，“符东家，短毛最恨这个了，我收你银子，把饭碗砸了都有份的，快收起来。”

符不二道：“怕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问题就是首长们什么都知道。”马蓬胆战心惊的说了件事情，所里有个警察收了几个铺户的银子。没想到第二天就被独孤所长知道了。然后这人就失踪了——听说现在在采石场当苦力。

“古怪的是当时除了他们几个根本就没其他人在场——都说首长们有鬼神之力，我可不敢犯这个事。”

符不二也给他说得背脊发凉，联想到短毛们的许多奇怪东西，心里有些发毛的感觉。

这时跑堂的把鱼生粥端来，还端来了一碟子薄脆配粥喝。马蓬因晚饭后还要值半个班，也不多劝吃酒，狼吞虎咽地吃起粥来，符不二则喝了粥就说饱了。晚饭已毕，马蓬掏钱会账，符不二连声道谢。两人一起出去消失在黄昏后的灯火与人流之中。

这边伙计把桌子收拾干净，苟布理从柜台后面站了起来，钻进了柜房。他从锁好的柜子里取出一张纸、一瓶墨水和一支鹅毛笔，在蜡烛下

用歪歪扭扭的简体字写下了一行字：

“关于东门市派出所警士马蓬和美智村代表符不二在店内会面的监视报告。”

第一百七十七节 大会（四）

象符不二这样的代表，在几天内陆续来到了东门市，他们中有第一次来穿越集团控制区的，也有这里的常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穿越集团控制下的地区的安全、整洁和生活的便利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许多人来说，县城就是他们去过的最繁华的地方了，但是东门市的繁华却完全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即使那些出过远门，到过广州这一南中国第一商埠的人，也看得出东门市在细节上的水准远远的超越了广州的。

代表们在东门市的消费大大的刺激了消费，虽说每个代表都领到了饭票，但是他们的随从是没有伙食供应的，而且许多代表也想尝尝髡人的饭菜，特别是商馆酒楼里的西红柿炒蛋，味道酸甜可口，开胃又下饭。还有绿色的嫩豆荚——据伙计说叫荷兰豆，炒出来又甜又嫩。一朵朵象花一样的蔬菜，有白色的，也有绿色的，白的硬酥，绿的烂软，吃起来滋味各有千秋。



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炒鸡蛋，又名番茄炒蛋，是许多百姓家庭中一道普通的大众菜肴。烹饪方法简单易学，营养搭配合理。鲜艳，口味宜人，爽口、开胃，深受大众喜爱。其营养丰富，具有营养素互补的特点以及健美抗衰老的作用。



荷兰豆：荷兰豆是蝶形花科豌豆属植物，一年生缠绕草本，高90~180cm。荷兰豆最早栽培的地区，是大约12000年前沿着泰国-缅甸的边境地带。荷兰豆（荷兰豆）并非产于荷兰，之所以被称为荷兰豆，乃是因为荷兰人把它从原产地带到中国。荷兰豆圆身的又称蜜糖豆或蜜豆（**Sugar snap peas**），扁身的称为青豆或荷兰豆（**Snow pea**），还有小寒豆、淮豆、麻豆、青小豆、留豆、金豆、回回豆、麦豌豆、麦豆、毕豆、麻累、国豆、软荚豌豆、带荚豌豆、甜豆、荷兰豆、青斑、菜豌豆等多种名字。可用来食用。以食用嫩荚为主，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亚洲西部，荷兰豆嫩荚质脆清香，营养价值很高。

商馆酒楼的厨子是从苟家投效过来的几名厨房里选出来得。虽然明代的烹调习惯和手法和现代的不大一样，但是专业人员就是专业，经过几名“美食家”的培训，很快他们就越食堂里客串厨师的穿越众强得多了。商馆酒楼一开张就把他们雇用去了。全县大会正好是给酒楼打广告的好机会。

有些讲享受的士绅，干脆把饭票都赏给了随从去吃，自己在酒楼里丢下银子包伙了。西红柿炒蛋的销量激增，以至于一时间穿越众食堂里的鸡蛋也变得紧张起来了——食堂里的番茄炒蛋变成了番茄蛋花汤，大家对此很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是吴南海，向会议代表们供应各式新品种蔬菜是他的主意。相比较高产的粮食作物，过去的农民对种新品种蔬菜是没什么动力的——反正青菜、白菜也能吃，犯不着多伺候一种，花色繁多的蔬菜是有闲阶级的需求，要让农民种，就得先打动有钱有闲阶层的肠胃。让他们去产生需求。

会务组有意让这些代表们在东门市吃喝玩乐观光一番，让他们充分体验到穿越者统治区的天更蓝，水更绿，饭也更好吃。这才开始全体大会。

全县团练联防大会，或者如后来的史书中所称的：第一届临高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二月二，龙抬头的这天正式召开了。

一大早，就有专门的接待人员来到旅馆里负责迎接代表进城——会议地址选在百仞城内的露天电影院，这个电影院设施还算齐全，特别是已经安装了扩音设备，开会很方便。

代表们都换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出来一看，负责接待人员都是些男女少年，男孩子穿得是近乎黑色的藏青短衣，有两个明兜，立领，衣服既不是左襟，也不是右襟，而是中开对襟，一排笔直的黑色的圆型木扣，领口扣得紧紧的。配上寸短的头，看起来干净利落。女孩子则是类似的藏青色的上衣，套头的款式，后肩上有一块手帕一样的衬布，下身是一条蓝色打褶的长裙。即简朴又美观。只是头发寒颤了点——看得出她们被剃过光头不久，头发还只是短短的发茬。

接待人员都是临高国民学校的学生，这些最早从广州买来的孩子已经接受了二个多月的教育，学习了文化，还被反复的洗脑，属于比较可靠的人员了。让他们来接待等于是锻炼一下待人接物的能力——毕竟以后他们将是穿越政权的主要干部来源。

原本萧子山考虑到男女人防的问题，想只派男生出来，后来被杜雯一闹，说这是歧视女性，加上于鄂水也说所谓的男女人防在乡间是从来也谈不上的，特别是南方的农村。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所以一般的乡间女子从不缠足，抛头露面也很平常。接待员里有女性，代表最多就是以为这些是短毛们收买的丫鬟而已。

“请佩戴好你们的代表证，谢谢。”李元元拿着个电喇叭，手里举着一面小三角旗，不断的喊着，犹如导游一般，“大家注意秩序，不要随意插队。随从不能进入会场，把随从留在市场内，我们有专人负责招待。”

让李元元充当这个角色，是为了让代表们意识到穿越众当中妇女的地位，对未来的一些提高妇女权益的措施有些心理准备。虽然执委会里除了杜雯之外没有女权主义者，对保护妇女权益也没兴趣，但是在本时空，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生产力，这点道理大家还是懂得。

代表们按照各个都、图分别聚合在一起，每个图派几名学生引路，打头的一个学生也举着小旗，上面写着临高X都X图的字样，为了照顾到不识字的代表，小旗上还画上了不同的动植物花纹，用来供他们识别。

每排好一队，就由学生引路进城去。虽说东门市每天都很热闹，公路上来来回回的土著也不少，但是百仞城内部一向戒备森严，土垒虽然不高，但是上面岗楼炮台林立，又有许多铁丝网布置，外面壕沟深达数米，即使是穿越政权自己编练的警察和新军士兵，也很少有机会进入这个禁区中的禁区。关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县里有很多传说，有说和仙境一样的，也有说成和阿鼻地狱一般，众说纷纭，所以代表们对百仞城的内部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现在有机会目睹，大家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感觉。

进到城内一看，果然和外面又有不同之处，街道也和东门市一般的用砖石铺砌，两旁种有树木，又有一根一根的涂抹成黑色的木杆子在路畔依次林立，上面装有一个白色的帽子一般的東西，帽子下面是个玻璃球，不知有什么用处。这里的房屋又和外面的不同，外面的不是红砖便是青砖，但是里面的则全部是蓝白相间的房子，四四方方的，极为规整。代表们忽然发现这些房子的墙壁和屋顶居然都是铁的！

这个发现简直轰动了，铁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但在临高却绝对是稀罕物。这里的铁制品完全靠大陆输入，全县只有县城里有个铁匠能修修农具，做些生活日用的铁器，稍大一些的东西，比如农具之类的都打不了。这群海外来客不仅坐的是大铁船，连房子都是铁造！光这点就足以让人感到敬畏了。

“是玻璃！”有个代表忽然惊讶的喊了出来。

不是白色的窗户纸，也不是有钱人家用的云母片，而是大块大块的玻璃，亮闪闪的排列在房屋上，反射着冬日临高的阳光，代表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低低得，然而无比惊讶的叹息声。

黄稟坤跟着队伍往里面走着，心里不由得暗暗服气——难怪父亲率着吴太爷集结起来的全县之力都打不破这寨子，光这里面铁的数量就够把人吓死的。黄稟坤当时没有参加攻打百仞大寨的行动，父亲黄守统回来之后对大战的情景闭口不言，但是他从九死一生回来的乡勇们口中还是知道了对方的火器犀利无比，己方连一个照面都打不过。过去他还觉得乡勇们未免夸大其词，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这群“髡贼”。

想到自己和大哥原来主张不理睬开会的事情的——三弟的仇不报也就算了，还要对他们趋炎奉承？想到被髡贼杀死的三弟，黄稟坤的心里还是愤懑难抑，但是父亲却坚决要求他去，看来最了解“髡贼”实力的还是父亲。

现在也只有委于虚蛇，乘机探询髡贼们的虚实，等着朝廷天兵有朝一日来剿灭的时候再报仇雪恨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他看得比其他人更用心。眼见这城里的房子，看似东一处西一堆的，但是仔细看起来，房屋的布局有一定的章法，很少有独立的房屋，都是成组团布置的，房屋之间的空隙不是用砖石封闭，就是在组团外围另外修筑围墙和髡贼们特有的铁网墙。四角建有高厚的凸台防卫，每处组团都只有一个出入口，门口设有小而坚固的岗楼警戒，可以算得是戒备森严。组团与组团之间有道路连接，各种瞭望台、炮楼高低错落，不要说用火器，就是弓箭也能封锁得很严密。

黄稟坤虽然是个秀才，但是有父亲的影响和平日御匪的实战经验，对兵事相当的了解。髡贼们这样严密的守卫，官军没有五六千人和红夷大炮恐怕是打不进来的。黄稟坤的情绪又低落了不少。

黄守统的给这个儿子的指示很简单，现在全县上下都没有实力去对抗他们，硬抗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髡贼们是在临高下一局棋。”黄守统在他出发前的面授机宜时

说，“棋局有多大，现在为父还看不出来。但是他们如同国手布局，一着一着的逼了上来。我们小小的一个黄家寨是抵挡不了他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拖’！”

“髡贼现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士绅大户们心里还存着‘以贼制贼’的想头，”黄守统说，“髡贼即然入据本县，自然容不得他贼来侵扰，所以剿灭土匪、抵御海盗必然会出全力，本县苦于匪患，士绅大户们又多半鼠目寸光，很难不为其诱。”

“大势所趋，我们也不能逆流行事，好在本县有二三百个村子，去会议的至少也有三百人。派粮派差，内中牵涉瓜蔓纷杂，就是当官的都觉得棘手，何况他们几个海外的髡贼？只要在细小微末之处多多提点下那群大户，自然有人会出头异议。事就越议越多了，越议越繁了。”

黄稟坤想，父亲的“拖”字诀自然不差，但是真做起来，又该如何着手呢？他沉吟着，忽然从后面又来二乘轿子，一乘是官轿，轿窗撩起来着，里面坐的县丞吴亚，后面一顶看不清是谁，但是他估计应该是吴太爷的师爷王兆敏。

连这二个县衙里的主要人物也来了，这髡贼的面子还真不小。不过他愈发感到压力沉重，县衙派人来，说明吴太爷已经和髡贼们达成了某种协议，不但默许，甚至有可能支持髡贼的行动。

这群官老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黄稟坤失望的想。大约是给髡贼用银子买通了。他们反正是做过一任就走了，只会给地方上留下无穷的后患。

来到贝壳式的阶梯型的电影院，代表们都觉得很新奇，但是很快在男女学生们的指引下按各个都、图落坐了。当中的那个台子上放着一些奇怪的闪闪发亮的东西，还拖着长长的黑色皮绳子。有个短毛走了上去，把嘴巴凑在上面，忽然间，巨大的带着杂音的“喂喂”声响彻了整个会场，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第一次协商会议就这么开始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执委会准备了好几个星期。当然，所谓的协商会议本身并不在于“协商”，而是告知。要当地的村落初步的接受穿越政权的统治。

秉承温水煮青蛙的指导思想，穿越众第一步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各村派粮派差。穿越者不是散财童子，可以无休止的往这片土地上倾泻白银——这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而穿越者现在又缺少能够回笼货币的轻工业产品。

轻工业产品需要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靠穿越众自己和依附在他们手下的二千土著是完不成的，他们必须从当地获得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支援，这样才能把那些最可靠的社员人口从伐木、采石、烧砖这一类最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里解放出来，培养成临高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穿越政权的货币是以粮食作为抵押品的，为了保证货币的安全，同时支持越来越多的脱产的工业人口，就必须储备更多的粮食，仅仅靠收

购这样的和平手段还不能有效的保证粮食的安全。这是一。

二，只有通过派粮这样的变相税收，才能让自然经济的村落体会到统治者的变更。同时也让他们看到，穿越政权在使用税收方面比传统的官府的优越性。

第一百七十八节 合理负担

中国古代的税收很少是用公益服务的。所谓税收，就是敛财以供统治之用。人民的疾苦，社会的改进极少过问。近代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民生福利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王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在供养皇室、养兵、养官这三方面。即使这样，但凡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闹出“国用不足”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派。每一次加派，对各层官吏来说，都是一次增收的狂欢，对下面的普通百姓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以临高而言，虽然大明政府每年要从这里取得七千多石的正项粮赋，但是很难看出百姓们每年缴纳的这些皇粮国税到底给这个县带来了些什么，二百年来，政府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只有一处，文水桥大约算是政府办得一件实事工程了，但二百多年了也仅此一件而已。

百姓们的养活了政府。除了最基本的苟且偷生的“粗安”之外，这个政府没有给临高百姓带来任何好处。救灾，靠得是民间的“义仓”；御匪，要老百姓自己执戈上阵当乡勇。虽然每年的七千多石粮食中的三分之一是直接用于海南岛的驻军的“协饷”，但是临高陆匪海匪肆虐的时候，百姓们是指望不了这些他们养活的官军出来“剿匪”的。

穿越政权要取信于民，就得打破这一传承了千年的模式，把真正的近代化国家的体系建立起来。老百姓也许是愚昧的，但是在自己的利益上是绝对不傻的。他们看得出谁才是真正为他们办事的，为他们谋福利。

会议一开始，首先是由本县的县丞讲话。吴亚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面：他只有在公堂上审案的经验，那是原被告都跪在下面不敢看他，最多也就门外有些看热闹的闲人而已。现在自己和一群“髡贼”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下面还有好几百地方上的人物看着他。

幸好发言稿已经由王兆敏帮他写好了，只要照着念就好了。这篇不痛不痒的发言稿是经过穿越方审查过得，确保里面没有包含阴谋。

关于讲稿的内容，双方有过一次讨价还价，穿越方自然希望临高县衙对他们的支持是“旗帜鲜明”的，而吴县令则希望话含混不清，越模糊越好。于是王兆敏的这篇稿子，是双方的主要笔杆子在一起商议了一天才决定下来的，总得来说，大家都算满意。

吴亚本来不想来念稿子，但是吴太爷自然不想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免得以后没个推脱之词，于是替死鬼就成了吴县丞，本来吴亚打算搞官大一级压死人让典史来当他的替死鬼，但是被“髡贼”严词拒绝了——县丞好歹也是县里的第二把手，说服力比典史这样的半官半吏的职位在老百姓心中要强多了。

被逼迫不过吴亚才算是充当了会议的县衙代表。穿越方送给他的一个八十两银子的红包稍稍抚慰了他受伤害的心灵。

在吴县丞讲了本县面临的严重的海寇形势、本地举办团练联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宣布：由大美村发起的临高全县联防的禀贴，县衙用印同意。团练的社名取名为“百仞社”。官府发给百仞社相关文书，授予其组织、训练、指挥团练的工作。

百仞社在东门市设立“公所”，作为团练的办公机构。同时可以向加入该社的各村收取团练经费、粮草。

百仞社的社长。自然就是邬德了。虽然他不是军事领导人，但是团练社的头目一般都是地方士绅，专门和官府和各村打交道的，作为新任的民政人民委员，他出任这个官府的职务是比较合适的。而且通过这个职务可以让本地的头面人物都认得他，以便未来开展工作。

邬德没有穿着作训服，实际上今天所有出席这个会议的穿越者们都穿着比平时要正式。当然这个正式并不是西装革履打领带，而是不再穿平时花花绿绿的各式作训服了。他今天穿得是一件没有领章的87式蓝色海军军官春秋常服。看起来很庄重。

邬德的讲话是用普通话进行的，熊卜佑带着几个人进行同声传译，包括临高话、海南官话和闽南话。

邬德说：百仞社将以全县百姓的利益为重，努力担当起维护一县平安的重任，在崇祯皇上的正确指引下，临高县衙的各级官吏的关怀下，在全县士绅和百姓的支持下，百仞社一定会坚定不移的继续秉承“铲强扶弱，保境安民”的宗旨，为临高全县的稳定、繁荣，创造大明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这套词汇新颖的套词让与会者颇感好奇，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当邬德说到崇祯皇上的时候，主席台上的吴亚等人马上都站了起来高呼“皇上万岁”，下面的各界代表也呼啦啦的跪倒了一片。

这番伟光正的套话说完之后，会议就进入了正题：派粮派差了。

新任的民政人民委员邬德对这件事情是持慎重的态度，毕竟派粮派差是件繁复又细致的工作，穿越者即无政权的权威，又没有详细的资料，只是靠着武力的威慑。根据他们的一贯经验，但凡这种负担，往往会落到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头上。现在他们还无力改变社会结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派粮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勒逼过甚。

所以这一穿越集团强加到临高百姓头上的粮和差被命名为“合理负担”。

“合理负担”的方案是以村为单位征收。每个村自报能够负担的数量。

之所以采取自报的形式，是因为穿越者暂时没有时间对全县的土地和收成情况做完整的调查，想非常精确的控制负担很难。虽然从县衙里获取各村的赋税的鱼鳞册数据也不算太难，但是这种册子其实没有多少精确性，甚至是错误百出。之所以官吏都把它视为宝贝只不过因为它是征收粮赋的唯一的凭据而已。明末的土地隐瞒又相当严重，鱼鳞册根本

反应不出各村的实际生产水平。用这种册子提供的数据，只会加重原本就不合理的税赋负担……



鱼鳞册：文册名。清沿明制，于土地管理制度中使用鱼鳞册，以为民间田地之总登记册，亦称丈量册。该册籍之登记，以佃户姓名为主，业主姓名旁附，册内详载上中下则田亩数目，每顷田地之详细四界等项。为征收地丁钱粮所依据的册籍之一，每年于奏销地丁钱粮前造册报部。该册俱应封存于州县内署，由州县官亲自检查经管，如遇土地买卖更易、荒垦、升除，即于册内登注，不得假手胥吏。

虽然也有穿越者认为让各村自报会有缩减的问题存在。但是邬德指出，即使有缩减隐瞒的，也比用鱼鳞册好。第一，各村对自己的实际产量心里是有底的，报上来的数字起码不会超越其能负担的水平；第二，以他们现在拥有的威权和“掌握鬼神之力”的传说，各村的自报数字是不

会太低的——他们不敢糊弄穿越者，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到时候可以来个杀一儆百。第三，邬德认为这样的方式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精神，有益于收揽民心。

果然，这一方法一宣布，各村都松了一口气。原本都怕穿越集团会来个狮子大开口，现在要他们自报“认捐”就可以了。

这个认捐大家都是懂得，官府每逢有什么大事要办的时候，照例也要来个“认捐”、“乐输”之类的玩意。这个要比皇粮国税好说话一些，再加上花点钱贿赂下经办的差役，还能讨价还价。

“大家根据自己村的实际情况报上数字来，量力而行啊。”邬德和颜悦色的说道。

会场里顿时人声鼎沸，各村的代表本来只预备着接受一个数字就回去的，现在是自报了，有些村子的人就觉得自己无法作主了——毕竟这个数字一旦报上去就是定律了。报多报少都不合适。

黄稟坤一见这是个机会，便故意说道：“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啊，我们自己不便做主，回去商量下才好。”

周围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理，便有人站起来要求先回去和村里的父老们商量商量再回来禀告。不少人也纷纷附和。

这样才好，黄稟坤心想，这么多村子，远近不同，一来一回起码也得四五天，加上村里扯皮肯定也得几天，再开会，起码就得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

邬德对这个情况早有准备，便要各村先统计一下，能够当场决定“合理负担”数量的有多少，需要回去再商量的有多少。把名单报上来。

统计下来，当场能决定的大概有八十个村子，其他二百来个都说得回去商量。

“能当场决定的，一会就把数字报上来，”邬德宣布说，“要回去商量的，会议散了之后再回去商量就是，二月十五日之前把数字汇报到公所。”

这么一来，黄稟坤原以为会先散会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会议继续进行。

决定了“合理负担”之后，邬德又宣布了派差的内容。

派差的问题远比“合理负担”难度大。临高这地方不缺土地，就是缺劳动力。虽然每年都有大陆的移民进入本县，但是以为水土不服的问题，死亡率很高。小户人家，劳动力等于就是家里生存的保证，大户人家，有了劳动力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手里就算有许多长工、奴仆和佃户的，也不愿意派人来干活。

第一百七十九节 保安团

中国传统的派差，虽然形式上有五丁抽一、三丁抽一，独子不抽之类的说法，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大户人家转嫁负担给贫民的情况。派差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还得要自备口粮衣服，贫民小户往往会因为派差的巨大负担和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而家破人亡。

开春就是传统的农忙季节到来了，占用劳动力，不管是大户和是小户，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从一开始，邬德就认为，无偿的征用劳役是不合适的，甚至有激化和临高当地百姓矛盾的危险。相形之下，还是要雇役比较合适些。

现在他们的劳工队实际上也是雇来得，不过都是自愿来投募的。如果仅仅靠自愿，那么穿越集团的劳工就永远也满足不了需要。现在通过行政手段来让各村提供，就方便的多了。在用工的时候也能准确的估计能动用多少劳动力了。

当下和各村商定，所有村寨按人口分大中小三等，头等村子，派丁十人，中等五人，下等二人。如果确系丁男稀少的村寨，可申请免丁——不过这个要实地勘察之后才能确认。各村算是哪一等的，依然采用自报的模式，不过村子的规模大小，平日常有目睹，在这上面玩花招显然属于不明智。

这么一来，除去那些特别小得的村子，来参加会议的大约三百个村能提供大约一千名丁壮。这些壮丁由穿越集团统一管理，服役期限为一年。一年期满可以回村，村里另外派人替代，如果不愿意回去的，也可以继续服役。

来服役的丁壮都有报酬，这点是邬德重点强调的，每个丁壮比照目前穿越者的劳工队劳工的待遇，有口粮供应，年底还有工钱可以拿。

各村原以为派丁还要自己村里负担口粮之类的，现在听说丁壮们不需要村里供养，还有工钱可拿，对穿越集团的宽宏大量简直要感激涕零了：这群髡贼虽然干得是杀人放火的买卖，可是论及体恤百姓，官府真是差得远了。好感度再次上升。

接着是成立百仞保安团的事宜，这件事情上，县衙和执委会之间有过一场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虽然县衙对穿越集团想干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但是在眼皮底下成立这么一支武装显然不是吴县令希望的。但是成立保安团是穿越军逐渐吞并整合全县乡勇的第一步，所以穿越集团并不肯退让，最后只是承诺：三年之内将保安团的规模控制在千人之内。同时可接受县衙的典史老爷作为名义上的长官。

保安团的兵源一是来自各村的派差壮丁，穿越众将从各村寨送来的壮丁里选拔若干人充任团丁。二是各村寨的乡勇。根据计划，每个村寨都将根据其规模和人口编制乡勇队。没有乡勇的村子由穿越众帮助其装备编练乡勇。各村寨乡勇分批抽调到百仞城公所参加保安团的训练，并且一起担县内的治安执勤工作，这种民兵服役的期限为三个月。

保安团的任务，主要是剿匪和抵御海盗。百仞公所还将在全县建立预警联络体系，恢复和修缮过去为了抵御倭寇而在海盗容易登陆的港湾设立的烽火台，海盗一旦登陆。保安团就出动对海盗进行拦截。

这套做法，其实和黄家寨搞得六村联保是一个性质，只不过穿越者把它扩大到了全县。让各个村落面对小股的土匪海盗有基本的自保能力。穿越政权既要最大限度的改善县里的治安状况，又不能过度的消耗自己的嫡系部队，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民兵体系来——当年TG就是靠这手把那些匪患严重的地区完全肃清的。当然执委会很清楚，这种民兵体系是对付不了官军的围剿，毕竟官军占着朝廷大义的名分。但是用来保卫乡梓，对抗匪盗还是可行的。

这一详细的说明得到了各村寨代表的一致认可。吴亚也暗暗赞赏“髡贼”们的办法就是多，不过他心里也骂那些各村寨的代表：当年县里要搞分片联防，各村不是哭穷就是推脱，总是搞不起来。现在短毛来了，烧抢了一个苟家庄，大家倒立刻就听话了，真是给脸不要脸。

代表们又提出了乡勇们保安团服役期间的待遇的要求。毕竟乡勇也是壮劳力，派出来一部分自然会影响他们的生产。邬德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说凡是来短期服役的乡勇，每月可得流通券30元，这些钱可以买30大斤的大米，作为报酬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如果在战斗中受伤的，由穿越者负责医治；伤残的，由穿越集团负责赡养；阵亡也由穿越集团抚恤。如果丢下孤儿寡母无人照料的，一概由穿越集团赡养。

这个条件已宣布出来，立马轰动全场，众人议论纷纷。这些年来各村乡勇和匪人打仗，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村里也就给些烧埋钱就了事，若是单身来得外来户，更是连这笔钱都省却了，直接拿口薄皮棺材一埋了事。“髡贼”的承诺实在太好了，好的简直让人起疑心。

黄稟坤在暗中说：“这不过是骗乡勇们卖命打仗罢了，连朝廷都没这个例子，他们难道是菩萨？”

“说得对，要这么打仗，连朝廷都负担不起，何况他们！”

怀疑归怀疑，但是来开会的代表也没质疑下去——反正现在穿越者是临高的主人，他们怎么做怎么说都可以，大家也就只好姑妄听之。有些人，特别是和穿越集团打过交道的人是相信穿越者会言而有信的，毕竟他们上岸到现在还没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

会议这时已经开到了中午，一个上午虽然都是在听讲话，但是因为事关各村的切身利益，每个代表都很认真的听。虽然不时有议论，秩序倒也井然。现在肚子一饿自然就影响注意力了，这时候李元元又上台来了，宣布会议休息，给大家送饭来。

午饭是用手推车推来的。男女学生们给代表们分发。每人是一个本色磨光的木头盒子，打开之后饭菜比所有人想象中丰富得多——有大米饭和切成片的腊肉、青菜，还有传说中的西红柿炒蛋。非常实在。接着又是一个塞着塞子的竹筒，黄稟坤打开一闻，里面是一种清淡的汤，大约是用某种鱼和海带之类的东西煮的。他喝了一口，味道鲜甜无比——

髡贼们吃得还真是不错。

黄稟坤一边吃一边到处张望。看到分发饭菜的少年男女似乎说得是广东话，他会海南官话，两者差别不大，别试探着问：

“你们是髡，不，澳洲老爷的家人吗？”

少年男女们都笑而不言，只有个胳膊上佩戴着一块上面有些图案的小白布的少年说道：“我们是国民学校的学生。”

“学生？”黄稟坤不解，“髡贼”们还办学校？他们办学校做什么？教人杀人放火，总不会讲圣人之书的，不然他们也不当海贼了。

不过这话可不能当着这群“小髡贼”说，他又问：“此地是做何用途的？”

“这里啊，是电影院。”带头的“小髡贼”说道，“平日里是放影戏的地方。”

“什么是影戏？”

学生呆了一下，笑道：“晚上自然会招待各位代表看得，到时候就明白了。”

黄稟坤还想套问些东西，但这群“小髡贼”口风极紧，只是笑而不答。

看起来都是好人家的子弟，不知道吃了什么样的迷幻药，居然认贼作父！黄稟坤暗暗磋叹。

吃完午饭，李元元宣布休息半个时辰，大家可以在会场四周散散步，也可以方便一下。但是不得超越会场周边的石灰线。黄稟坤乘机在会场四周查勘起来，沿着石灰线走了一圈，力图想多看些百仞城内的景象。他看到最显著的东西，是城中心的一座高大铁塔。

这座塔的地基部分隐没在几栋与众不同的灰色建筑中间。塔身是用黑色的钢铁搭建起来，有二十个人那么高。它越往上越细，直到变成一个尖尖的头部为止。上面有闪亮的尖端。

这“髡贼”的家乡一定是擅长炼铁打铁的，所以各种物件无一不是铁制。难怪听人说，髡贼们不断的用船从大陆上私运铁器到岛上。

只是黄稟坤想破了头也想不出这座全部都是铁做得塔到底有什么用，在他看来这完全是浪费——这么多铁不管用来做什么都很可观了。他想凑近些看看，马上就被穿着灰色衣服，腰里束着带子的人挡住了，对方把长长的乌蓝色鸟铳一横，他就只好很明白的退回了线后。

这种鸟铳的颜色，倒和当年打死三弟现场捡回来的手铳差不多。可惜父亲打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打不响了，也不知道子药是怎么装填的。黄稟坤琢磨着，得找个机会好好试试看这种鸟铳——不是要搞保安团么？他打好了主意，到时候亲自率领乡勇来参加，看看“髡贼”打仗到底厉害在哪里，要有机会也搞一支这样的鸟铳。

第一百八十一节 宴请

多数代表不像黄稟坤那么怀着鬼胎，而是标准的中国传统式的思维：挨得一时是一时，既然髡贼势大——既然连县衙的吴老爷都坐在台子上，他们这群老百姓顺应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下午的会议就比较简单了，在送过一轮茶水之后，邬德要求各村寨推举一名“联络员”，联络员定期于每个月的初一到百仞公所开会，接受穿越集团的指示。

“联络员，你还不如叫各村成立维持会呢。”当初制订制度的时候，有人就对“联络员”这个名词感到不舒服。

“联络员这个词很中性，没什么嘛。”马千瞩倒是不觉得有什么，“维持会就不用了，我们以后直接要各村成立村委会就是了。”

联络员体系在名义上是接收百仞公所的指令，实际上等于是穿越集团用来遥控指挥各村的。同时规定，公所的人员到各村，一概由联络员负责接待和支应。

“一切支应，由公所人员照价支付流通券，”邬德说明，“流通券可用来抵付各村寨摊派的粮食份额。”

一时间难以确定价值的东西，由公所人员开具一式两份的收条，写明支应内容，双方签字画押。由联络员每月持收条到公所来核价结账，抵偿派粮。

这个制度即简单又明白，而且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代表们纷纷表示赞同。只不过许多人暗自怀疑这样的制度是不是能够实行——上位者言行不一，自食其言的事情，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普遍状况了。

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完了，现在大政方针全都讲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细节问题。细节不是在这样的几百人大会上能够说清楚的，于是下面就开始由分组开会，由穿越众对其进行进行说明。

参加大会的人按各个都、图分成组，每个组都派遣一名穿越者主持。一个组最多不过三四十个代表，听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马上发问，沟通更加有效率。

首先是向各村交付了一套简易衡器，包括一套500克的大小砝码，定名为“大斤”；一根一米长的木尺，定名为“大尺”。这两者都涉及到日后的物资征收，所以是穿越政权第一个要统一起来的标准。

文德嗣原本还想推行公历，但是历法这种东西向来是朝廷的专利，擅自颁布历法形同造反，最后还是决定不颁布。等彻底和朝廷撕破脸皮之后再搞。

最后就是向各村寨都颁发了一本流通券的样票册子，并且把使用方法，兑换方式都做了文字说明。这本册子上还印刷上了公所的证件，以

后穿越众下乡只要持有证件就可以要求各村寨支应其需要。

差不多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各村的长老、族长不乏老油条之辈，乘着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纷纷要求派来参加保安团的乡勇们必须由自己的子侄们带领，这怎么能成？这个无理的要求立刻被执委会拒绝了。

这个时候，又有些文澜河沿岸的地主提出了土地问题——原来穿越者目前在沿岸占据的土地有一部分虽然是荒地却是有主地，不过去地主们畏惧穿越者的武力，没人敢提这事情，现在看他们态度友善，又颇为讲理，便有人哭诉某某地是他家的，全家老小都指望着这些地吃饭，现在给首长们占去了，全家都是食不果腹云云。

在场的马千瞩眉头一皱，心想官军还没来，你们这群地主就想搞变天账了！居然和我们来要土地了。当初占地的时候他们就很注意不扰民害民，所以凡是有开垦、使用迹象的土地都没圈占，只选荒烟漫草的荒芜之地——临高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荒地，就算文澜河两岸也不例外。再看几个哭诉的代表，个个白白胖胖的，怎么也不象食不果腹的模样。刚想发作，却被文德嗣拦住了：

“不可，不可，我们初到这里，正是取信于民的时候，不能太强硬了。”

这个右派分子果然对剥削阶级情有独钟。马千瞩心里很有意见，但是眼下正是和地方上搞亲善的时候，地主分子也是统战对象，不便破脸，但是也不能太软了，免得得寸进尺。

当下和邬德商量一番，于是宣布如果穿越者占了有主之地的，地主们可以凭地契来办理过户手续，由公所按行情收买。临高因为荒地很多，没开垦过的土地根本不值钱，收购也花不了几个钱。

没想到刚一宣布这个决定，吴亚居然也冒了出来，郑重指出，穿越者占据的许多土地虽属荒地，却是官地，穿越者占有之后到现在还没办理地契手续。他建议公所去县衙把地契办了——现在穿越者已经有百仞村这个实体，可以办理各种文书了。

妈妈的，连官府都想来插一脚了，真是创收不遗余力啊。邬德想手里握着刀把子，对方也不敢漫天开价，再给当官的塞点钱，这国有资产自然就廉价到手了。这套把戏他们是见多了，没想到到这个时空也能亲手体验一把了。当下满口答应，说改日来登门拜访，吴亚心情大好，觉得这群髡贼真是越来越晓事了。

这件事情倒也提醒了穿越者要对全县的土地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的必要，制订的发展计划中有道路网的建设，有工业区、矿业区的开发，都要涉及到土地资料的搜集。

第一次临高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成功的落下了帷幕，文德嗣致大会闭幕词。接着宣布晚上宴请全体代表，并且有文娱节目的演出。

晚上的宴会在东门市的商馆内进行。商馆的大厅正好派上了用处。

原本是毛坯房性质大厅为了此次会议进行的装修，内装更是东门吹雨和独孤两人精心布置的，为了让本时空的土著们见识见识超越时代的物质文明水平，产生崇拜心理，丰城轮再一次充当了现代物品的提供者的角色，不顾海军的激烈反对，独孤求婚带人拆走了丰城轮上宴会厅里的枝形玻璃吊灯、装饰画、墙壁挂毯……这些全成了商馆宴会厅的内装。

要按东门吹雨的想法，还打算给地面全部铺设上大理石之类的天然石材，不过切割石材的机械目前紧缺，也没人会搞这个，所以最后还是维持了传统的方砖铺地——用丰城轮上搞来的走廊红地毯进行了装饰。

萧子山因为是办公厅主任，这些事情都是由他经手的。为三百多名代表准备宴席，在现代时空自然方便，什么都是现成的，这里样样都得自己搞。当下从缴获的苟家庄的战利品里清理出了上千件的瓷餐具，筷子好说，让木器厂立马加工出来就是。食材方面却感觉比较困难。虽然现在蔬菜不虞匮乏，但是肉、蛋、家禽和油脂都比较紧张。林全福紧急出去收购才搞来了一些鸡鸭和活猪，菜肴只好以鱼虾为主了。海上力量部用船上冷库制造的冰块冷冻送来了许多新鲜的鱼虾。好在眼下食堂不缺少调味料和香料，可以做得花色繁多一些。

为了表示气派，还在丰城轮的冷库里特意制造了一块巨大的盐冰，送到商馆里，现在这块冰已经被本地手艺最好的石匠雕成了一座狮子——他只会雕这个。

这头冰狮子就这样矗立在宴会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在吊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还冒着袅袅白汽，冰雕四面摆着远程勘探队从黎区和高山岭山区采摘来的各种热带水果和鲜花，装点的五彩缤纷。无论是盘子还是花瓶，全部用的是玻璃厂出品的玻璃器。

代表们哪里见识过这些，个个都是目瞪口呆——短毛们真是奢侈！而且奢侈的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力！但是最让他们惊讶的并不是冰雕和玻璃器，而是悬挂在头顶，源源不断的释放着柔和明亮光芒的玻璃吊灯。

代表们早就从传闻里听说过，短毛们的营地里每到夜晚都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这种光芒连星空和月光也为之失色。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吊灯，简直有些如痴如醉的感觉了。

“大家入席吧，入席吧。”邬德招呼着大家，这才让众人清醒过来，纷纷落坐。

因为用的桌子是当地的八仙桌，所以是八人一桌，菜肴并不多，定得标准是六菜一汤——按照明代的宴请标准来说是相当的简朴了。不过因为所用的菜式新鲜，众人也觉得很满意，特别是上来得白酒，异常醇厚，比起本地的土烧好了不知道多少。开始代表们还有些拘谨，后来邬德等人轮番劝酒，喝了几杯之后，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想不到这髡——短毛连做酒都这么好！”有个士绅不由慨叹道。

“是啊，我就是想不明白。”另一个代表说，“看他们的吃穿用度，就是广州城里的豪门大户都未必比得了，为什么不呆在自己的故乡，非要

千里迢迢来我们这个穷乡僻壤。”

“看他们的房子都造得很小，又爱起楼，大约地少人多之故。”

“我看他们是缺女人，”有个乡绅多喝了几杯，眨巴着眼睛，猥亵的笑了起来，“你看那些真髭，基本都是男人，女人还发号施令的，不是缺女人，能让娘们蹬鼻子上脸？”

众人轰然而笑，连声称是。

第一百八十一节 庆功表彰大会

有人道：“张大户，你家别得不多，女儿最多，要不嫁几个给短毛？这个老丈人做得不亏啊！”

张大户正是张有福，他算是县郭都的代表。此时多喝了几杯，这酒是从广州送来得“国土无双”，很醇厚，又不象土烧那样容易上头，张有福已然喝得过了量，人晕呼呼的，笑道：“这话说得，我女儿再多也不能嫁给这样没根底的人家去——”

“咋叫没根基，人家的这份产业，恐怕以后就是临高第一了。”内中有一个地主摇着头叹道，“就说这冰狮子吧，我在临高就从来没见过！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的冰。连广州都也只有第一等的人家才弄得到！”

“据说是从博铺运来的，我就纳闷了，这海里也能捞出冰来？”

“说不定又是他们的妖术搞得。”有人小声说，“这群短毛，邪得很。那些自动车，铁牛，不去说它，光那铁船，没帆没桨的……不是鬼神之力怎么开得动？”

“可也没见过他们开坛做法么！”

“这事能给你知道吗？说不定里面还有童男童女——”

“童男童女？县里也没听说有走失童男童女的事。”

“那他们一船一船的从大陆那边运孩子过来做什么，蓄养丫鬟小厮么？要这许多？”

“髡贼一人一个丫鬟一个小厮不就上千了，什么童男童女的，我看你是烧丹想当神仙当疯了。”

“神仙？我看这短毛的日子就和神仙差不多了！”

“也是，不过到这里来一趟，真是不枉此生了！”一个地主仰头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凝视了半晌才叹息道，“看了多少没见识的玩意，吃了这许多没吃过的东西——以后得带着老婆孩子来见识见识。”

虽然宴会厅里气氛热烈，看上去双方亲密无间，实则商馆内外都是外松内紧：陆军、政治保卫部门和警察都进入了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情况。

相比较养尊处优的会议代表们，保安部门更担心他们的随员——这四百多个人多数是青壮，万一折腾起来将是很大的麻烦。为了防止他们在东门市的活动出现寻衅滋事的情况，晚上以招待的名义将这些人全部集中在一起，每人发了一份盒饭，但是没有酒。里面是由周士翟带领的便衣队，混在人群中，随时注意其中的动向。

“所有人都给我精神点！”独孤求婚穿着黑色的防刺服，压低着声音说道。他周围是以东门市派出所为主力的，调集了百仞公社民兵队组成的应急队，全部都戴藤制安全帽，身穿藤制马甲，手持棍棒和盾牌，准

备随时弹压。

“我说，有必要这样如临大敌么？”东门吹雨有些觉得过了。在东门市外的营地里还待命着一个陆军步兵连和6门12磅山地榴弹炮，都装满了弹药。

方敬涵冷笑道：“哼，这几百个土人万一闹腾起来，我们压得住么？这里可是腹地地带。”他是从远程勘探队被借调来参加应急队的——因为他懂很多方言，发生什么事端便于喊话。

里外两群人的晚饭终于和谐的结束了，蹲在外面空地上吃盒饭的随员们自然不知道有好几百人虎视眈眈的准备随时收拾他们这群人，还都觉得短毛们招待的很不错。

接着第二天的下午在刚刚完成的百仞大体育场，举行了庆祝打败刘香匪伙的大会。原本执委会早就想办了，最初的计划只是小规模的举行一个仪式，授予参战人员奖品和勋章就算完事了。但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使得他们改变了主意，与各村的头面人物开交流大会的目的是向周边进行势力拓展，趁此大胜海盗的机会，应该给这些地面上的头面人物看看穿越方的强大实力和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依次决定来个二合一。不仅要开协商会议，还要开庆功会，搞阅兵式。

大体育场就是在这样的目的下才极速赶工的，其实到现在这个体育场的工程量也不过刚过了二分之一，虽然还有相当部分没完工，但是主体设施已经建成，按本时空临高的标准看起来已经够宏伟了。

体育场临时搭起一座木质阶梯式看台上坐满了与会代表，甚至他们的随员也被允许进场，坐在离主席台稍远的看台上。邬德给百仞公社和劳工队也都放假一天，组织大家来观礼。看台上坐不下，就有许多人站在石灰线后面。大人小孩妇女好不热闹。各村寨的代表们好奇的看着这前座未见的高大石头建筑（其实是外面包石头）和脚下一大片寸草不生，碾压的结结实实的空地——用石灰粉划上了纵横的分隔线。河边空地上竖起了好些土堆和木桩，都在猜测短毛们准备干什么。

整个观礼台上一面面彩旗在微风中猎猎飘扬，就是在另一个时空里但凡节日就会到处飘扬的那种彩色尼龙旗帜。看台四周，身穿元年式军服，全副武装，上着刺刀的陆军步哨站得笔直。

看台上的穿越众则是另外一副心情。头戴灰色八角帽、身穿灰色军服、腿打绑腿的陆军官兵不得不让人回忆起异时空里那支从弱到强军队的不败神话。尽管明白不可能复制出一支同样的军队，但是心底里还是用它来做标板来衡量眼前这支由穿越众一手创建、武装、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

名为庆祝大会，实为向县城和周边乡绅示威的大会操在海南冬天暖洋洋的太阳照射下开始了。

高音喇叭的声音给了乡民和老爷们第一个意外。当文德嗣用他已经开始走调的临高腔普通话大声宣布博铺战役表彰大会暨百仞保安团成立庆祝大会现在开始的时候，乡民和乡老们惊奇的抬头四望，明明说话的

人站在台子上，但是为何声音是从四面的高杆上面传来，而且还震得耳膜发痛，嗡嗡作响。这种粗犷的效果和在电影院里的音箱是放在主席台两侧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首先是对在博铺战役中做出功绩的穿越众进行表彰，宣读了授予林深河、白羽、蒙德、王瑞相等七十五名海陆军和军工人员以“博铺保卫战”袖标，他们有权在制服上缝制该袖标以现实其战斗荣誉。

授予独孤求婚、谭明、钱水协等一百一十名非军事人员以“博铺保卫战”盾章，获得着可缝制在任何官方制服上。

随后，又宣布向所有在博铺保卫战中参战的陆海军士兵、劳工集体授予“博铺保卫战”纪念奖章，增发一个月的军饷，同时给三十五名战斗中特别出色的士兵、劳工分别授予军功二级和三级勋章，分别多发二个月和一个月的军饷。

所有战死的陆海军士兵和劳工，除了享受按军礼葬入“翠岗烈士公墓”的，执委会还向其家属发抚恤金，阵亡人员的直系家属每人每年可得流通券500元：子女全部收入“忠嗣学校”，一切吃住衣着费用由执委会负担，阵亡者的父母则由民阵委员会负责身后的送终。

这个抚恤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来，不仅与会代表目瞪口呆，连士兵、社员和劳工们都觉得无法相信。一般不论官军、乡勇乃至海盗、土匪，打仗死人之后照例都要抚恤阵亡弟兄的家属，无非是给笔烧卖银子，最多是有多有少的区别。但是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遗属还是第一次听说。

“死一个人值这么多钱！”听文德嗣大声说出来，又被翻译成各种方言的临高县众人，都不尽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闻所未闻，就是读过一些书的人，知道的也只是通过背水一战用死亡威胁士兵奋勇向前的故事，还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道理也是懂得——但这都是对活人的，死掉的兵对自己根本就没用了，给家属些抚恤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典了。从没有人愿意掏这么多钱买一条小兵的命。

至此，临高县的众人开始认识到，短毛那里的军队一定和大明的军队、土匪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那里兵的命很值钱！

“这大概是胡说的吧。欺骗那些无知草民为他们卖命。”黄稟坤继续着他的煽动宣传。实话说他自己也不太相信——澳洲人这么打仗，他们的朝廷不早就破产了，除非澳洲遍地都是金银。

“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安能是随口而言。”说这话的人黄稟坤不认得，看打扮象个落魄的读书人，但是肯定没进学，他可是进过学的秀才，自然对这种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是看不起的，刚要开口讥讽他一番。有个小地主模样的代表插了话：

“我也觉得不象是随便说的。短毛还是实诚人多。”他说自己到临高这里的磨坊来磨粮食，每次磨好，短毛都把糙米、谷糠和谷壳都分别装好袋子，一一称量给他看点验，然后再按价收钱，“从来没在里面有过半点的作伪。”他赞叹着，“光凭这点，我就觉得他们说话可信！”

第一百八十二节 阅兵

这边杂七杂八的正议论着，只见国民学校的学生推着十来辆带轮子的椅子上来，众人纳闷，难道要唱三国戏？可也不需要这许多诸葛亮吧？却见车上的一干人，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也有的颜面被白布包裹着。原来都是些残废。这袭人都穿着短毛的兵士的灰色号衣，胸前也挂着被叫做“勋章”的金属片片，袖口上缀着一条红色的布条——这是新近颁布的荣誉证书中的战伤袖标。

接着由参谋总长马千瞩宣读了对博铺战役中十名伤残人员的嘉奖令和优抚决定，包括伤残补助、就业和住房优待等等优惠政策。最后，又把这些轮椅推到主席台一侧观礼台上。对于代表们来说，这不过是看个热闹，但对体育场边列队的陆海军士兵们，这一刻的意义却是非比寻常。特别是黄熊，深知士兵在战场上若是落下了残疾，就算能爬回去也是死路一条，短毛们对伤残士兵不但养起来，还让他们在这样大的场面里露脸……这澳洲人的军队，真正是把当兵的当人看啊。

随着表彰的结束，马千瞩宣布保安团会操现在开始，随着他那被麦克风和音响扩大的极高分贝的话语刚落。一面大鼓被重锤敲响。乡民们一阵的骚动，疑惑的转动着脑袋四面看着。

他们的疑惑在“咚……咚……咚、咚、咚”的单调鼓声节奏中被开始缓缓移动的教导一营一连的方阵冲得无影无踪。县丞自然认识这本来是县衙大堂门前的升堂鼓——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给拉来了，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面鼓也能发出如此杀气腾腾的声音。



升堂鼓：升堂鼓用于府县官员坐衙之前，退堂鼓用于公毕之后。升堂鼓，以三击为令，旧有大字：“奉王命”。退堂鼓以四击为令，大字是：“谢主隆恩”。这些大字只是为鼓令找个依据，亦好区别升、退堂。只要有冤情，都可以通过敲打升堂鼓来申诉。听到升堂鼓的官员，也必须立刻升堂。

一个方阵是是魏爱文训练的基准连，军容军姿是全营最好的。为了这次展示实力的阅兵，陆军和海军进行了一次竞赛式的训练。以魏爱文、张柏林为首的哈德派坚决要求以鹅步作为标准的阅兵步伐，但是被多数在PLA里服役的退伍军人们否决了——他们不知道啥叫鹅步。海军则另起炉灶，搞了英国式的步操，以充分显示海军军只见的差异。



鹅步：是军队或其他组织的队列行进的一种步伐。其特点是像鹅那样高抬腿向前迈步。十七世纪起，流行于普鲁士。十八世纪中，由腓特烈大帝率先在普鲁士军队阅兵式中采用这种民间舞蹈中的行进步法，正式称为正步走。此后，在普鲁士（后来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播下，正步走逐渐传到其他国家，包括智利、阿根廷等南美国家。**1920**年代，希特勒在国社党的冲锋队率先推行普鲁士军队的正步走。**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德国上台之后，把正步走推广成为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的正式步法。



英式步操

步操：指排成一个队列或方阵的人群，以整齐划一的步伐行进和站立。通常是军队、警队、纪律部队或制服团体的日常训练，也称为操步、操兵或军操。行步操时有一套步操口令，如果有仪乐队配合的话，则跟着音乐的节奏行进。练习步操有助于提升部队成员的服从和纪律，因为它需要部队成员有高度的集中力和准确度，以及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团队精神，以对施号者的口令做出及时的反应。

原本照海军的想法还想水兵的制服给换一换，突出点海陆军的差别——毕竟现在的海陆军之间的服装区别仅仅是颜色，不过最后还是给勤俭持家的执委会给否决了，马上就要进入大规模暴人口的阶段了，新暴出来的兵都要穿衣服，有布还是留着给他们穿吧。

鼓声咚咚，短笛悠扬。旌旗如血，刺刀如林。

在熊卜佑亲自训练的短笛手吹奏的《掷弹兵进行曲》的曲调伴奏下，基准连的81名士兵、1名旗手、1名军官和1名笛手阔步走来。每一次的鼓点都与这84名官兵脚步重合。整齐的踏地脚步、鼓音和笛声就像有催眠的作用，让众人的目光完全集中在从观礼台前通过的士兵身上。每一名士兵都是精神抖擞，他们的肩上已经缝上了软肩章，一套简单的军衔制度马上就要推行了。武装带和上面的扣件都擦得锃亮。看上去威风凛凛。

士兵们扛在肩上的步枪修长的枪身上插着45厘米长的三刃刺刀。磨得锋利的刀刃和特意抛光上油的刀身显示了它唯一的用途——在某个人的胸口上开个一寸来长、半寸宽的透明窟窿，或者顺便连背后一块开个窟窿。

84双脚同时举起同时落下，脚步带起阵阵尘土。虽然只是布鞋，但是整齐划一的沉重的脚步声依然让在场的人感到强烈的压迫感。

通过观礼台时，领队的军官抽出指挥刀，一声口令“敬礼！”，士兵们迅速的将肩上的步枪取下，换手，挺起刺刀笔直的指向天空行持枪

礼，看起来方阵一瞬间长高了半米。刺刀如林，阳光下反射的金属光芒
砣得人人心里发寒。



持枪礼

观礼台上的一干执委会的高官们把身子站得笔直，每个人都摆出无比庄严肃穆的模样。文德嗣学着二代目的模样，微微的挥着手。丁丁手下一千人的相机在咔嚓咔嚓的乱响。整个场面还真象那么回事。



84年阅兵

一个又一个方阵通过。教导营的五个步兵连的步兵方阵以每分钟75步的步伐、25米的间距让第一次见识步兵分列式的诸人目瞪口呆。西方式的分列式对于从没见过100人以上规模军队集结的临高乡民而言，实在是太过震撼。没有人注意到观礼台上席亚洲、何鸣、马千瞩等军事领导人在微微摇头，还是未够班呀！



分列式阅兵

最后出场的海军的海兵队，同样是84人的方阵，曲调也换成了《人民海军向前进》，这个方阵全部走的是英式海军步操，武装带都特意染成了白色，虽然没有白手套，也算差强人意。海军的精确漂亮的步操获得了看热闹的穿越众们的一阵掌声。把个魏爱文气得要命——不公平，海兵连人少，一个连练步操，周围的军官就有七八个人。相比之下陆军要训练五个连就吃力多了。

人民海军向前进

1=C 2/4 海政文工团创作 作词 绿克曲



《人民海军向前进》：创作于1951年。虽未正式定为海军人军歌，但海军习惯上将其作为军歌使用，在重大集会、庆典、仪式结束时演奏。实际上已经默认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人军歌。

《人民海军向前进》网易云链接：

<http://t.cn/RrRHHO1>

步操检阅已必，阅兵总指挥席亚洲又再次大声宣布火力演示开始。他示意熊卜佑向大家广播通知：希望大家如果有胆子比较小的，先把耳朵捂上！

过了一分钟，只听一阵激昂的军号吹奏，随即是一群密集的马蹄声，不远处烟尘大作，众人翘首以盼，只见从外面高速冲进来三乘炮车。每乘炮车以六马牵引的，拖着3门带轮子的火炮。炮车上都搭载着士兵。

驭手并不坐在车上，而是骑在头马上，他将马缰回带，三乘炮车都在场地中间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迅速的改变了方向，将火炮的炮口对准了观礼台对面的靶子。

车未停稳，炮车上的炮手、骑手纷纷跳下车来：卸马、推炮、开箱取弹，8个人伺候一门炮，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却又都是一板一眼，一模一样。片刻之间炮手装弹、瞄准完毕，摇旗待命。只见观礼台上张柏林红旗一挥，3门大炮同时喷出火光和浓密的硝烟，半里外的密密麻麻插着的人形靶被轰的支离破碎，十不存一。

一息之后又是一阵排炮，残余的标靶在轰击中犹如被镰刀收割的谷穗一般成批倒下。片刻之间，大炮已经连射三次，将河边空地彻底扫清。代表中有胆小但不愿堵上耳朵的被吓得跌倒在地。射击已毕，炮手们再次套马，象来得时候一般迅速的疾驰而去，动作快得让代表们眼花缭乱，只留下远处残破满地的木片和地上的车辙。

这边观礼台上又是一阵军号声，又有12门双轮大炮被推进沙袋阵地。再次装弹、瞄准、待命。城楼上的红旗再次挥下，这次已有准备的乡民倒是没有被吓倒，但是随后二里外突然爆开的火焰浓烟和被炸飞上天的碎木板却让所有的乡民和县衙里的人再次大吃一惊。

张柏林得意的点点头。第一次的6磅炮霰弹齐射是货真价实，效果非常明显。而12磅山地榴的榴弹齐射为了加强声光效果，标靶区里预先埋入了电控发火的火药包。无论炮弹有没有命中，几十斤火药爆炸的非凡的威力将会彻底说服临高的乡绅们，对于琼州参将的期望不要太高。

果然，从吴亚到黄稟坤，全都面如死灰。连来看看情况好向县令汇报的王兆敏也都感到了彻底的无力感——过去他还有委与虚蛇，帮东家抵过这一阵再脱身的想法，对这群短毛的最终败亡的结局是持肯定态度的——无非是朝廷什么时候能全力来对付髡贼，他们自然就完了，再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坐上铁船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已。

但是现在看来，这伙髡贼之所以还蜗居在临高一隅，不过是因为羽翼还未丰满而已。短短几个月，已经把一群衣不蔽体的穷小子练成了虎狼之师，这么多的人都配上了无坚不摧，射程又远的短毛鸟铳，造出了比红毛人更好的大炮。髡贼的私兵眼下不过是几百人就有了这样的声势，将来若是有了上千人，这琼州一府还不是任其纵横？就算是广东全省，又能奈他若何？看起来他们的志向，远非和佛朗机人那般求一块地居住贸易而已。

想到这里，王师爷暗暗磋叹：朝廷的东南一隅，今后是再无宁日了，只怕又是一个建奴啊。

观礼台上的执委会高层们个个都面露兴奋之色，文德嗣连连点头，转头对席亚洲说：“这炮兵练得很好！”

“这都是张柏林和应愈他们搞得，林深河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19世纪的炮兵是咋样的，基本还是靠得林衙内的一手资料。”

“炮兵看起来很有战斗力啊。果然是战争之神。”

“就是现在严重缺马。”应愈见领导关心，知道解决问题一定得趁着领导高兴的时候进言，“要不我们这次演示还能出动更多的骑炮兵。”

“马的确是个难题。”马千瞩也插了进来，“不光是炮兵，本来想搞个骑兵队的，以后的远距离侦察和遮断都得有骑兵。”

遮断：指通过空中力量或远程打击部队对目标战场进行暂时“屏蔽”，阻断该战场与周围作战区域的联系，阻挡外部支援，将目标区域置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下。

“下一次开周会的时候我们来集思广益的解决一下，靠广东这边是解决不了。”

第一百八十三节 建立新体系

文德嗣原本打算晚上再给乡代表们放一场大阅兵的电影的，不过看代表们的模样已近够震撼了，再震撼下去未免会审美疲劳，干脆就不放了，还节约一顿晚饭的招待。于是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在代表们怀着即兴奋又害怕的感受逐渐离开的时候，执委会们也在盘点着这次会议的成果。

通过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穿越集团初步控制了全县，拥有了一个被当地官府勉强认可的合法身份。当然他们的地位还是很脆弱，无论是县衙还是各个村寨，不是迫于武力的威慑，就是考虑到现实的利益才会和他们合作。一旦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介入，这种简单的合作关系就会立马土崩瓦解，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拉拢民意，让百姓们尽可能的对穿越集团产生好感。

让闭塞的南陲小县城的百姓对穿越者有好感，这第一步他们已近做到了，穿越者们不扰民、不擅杀，公买公卖，还通过D日之后的一系列的建设活动间接的赈济了贫困线上的百姓，只要是个人，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只要穿越集团能保证临高的社会稳定，让他们吃上几顿饱饭，老百姓并不在意在谁的旗帜下生活。

但是要真正让百姓们认可他们的统治，并且愿意为这些统治者去流血牺牲，尽快建立起共同的利益链条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中国革命中屡试不爽的大杀器土改在临高却起不了作用。明代临高这地方土地很多，搞土改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老百姓之所以不愿意开荒地，和这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有直接关系，穿越者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而非改变生产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统治，也有助于和普通百姓建立起共用利益。

本地的商人，更是穿越者的直接受益者，东门市的繁荣就是最典型的商人们“用脚投票”的表现。不仅如此，他们的商业政策还吸引了外县的商人到来。商人显然是最能体会到穿越者到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的，因此比起其他阶层来说，这个阶层与他们最有共同利益。但是中国商人在传统的官绅社会中养成的软弱性，使得商人一时间不能作为可靠的力量。

地主士绅阶层，虽然还保持着很大的疑虑，但是从这次的会议情况来看，总体上也没有什么敌意——特别是穿越集团答应清算那些被占的有主土地的价值之后，士绅们对穿越集团的评价上升不少，合作的态度也出来了。不过，士绅阶层现阶段依然是穿越集团潜在敌人。

不过，在这个初级的、不稳定的统治体系下，穿越集团起码可以有有限的动员起临高县境内的各种资源了——特别是人力的资源。穿越者们能比较安全的深入到全县的各个角落里去了。过去每次远程勘探队出发，都要动员很大的武装力量进行护送，由此带来的后勤压力颇为沉重。现在，起码在匪患不是特别严重的地区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了。

几天后，参加会议的各村寨陆续派联络员来确认各项“合理负担”的数字。确认的派丁人数为每年一千一百人。这一大批的人口让各个部门垂涎欲滴。在经过一番辩论之后，陆海军一共分得了二百四十人，其中海军八十人。余下的，则由邬德的统一调动使用，作为基本的劳工。

“合理负担”下的公粮为三千“公石”，相对于七千多“旧石”的粮赋水平来说，这个负担也不算小了。

“会不会负担太重？”文德嗣看到这个数字，有些觉得太大了。

“的确比较大。”罗铎说。他已经如愿以偿的调到了政治保卫总署社工部。这个部门专管收集搜集、整理、分析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当地社会民情，撰写《社情通报》。

“虽然临高的粮赋是七千多石，当地百姓真正的负担，大约在一万五千石以上。”他把自己潜心研究了好些天的数字报了出来。

“这么多？！”执委会众人都吃了一惊。

罗铎点点头：“可能还不止。明清二代的赋税都有很大的浮收，这是公开的秘密。什么踢尖淋斛、火耗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里面的弊端多如牛毛。所以说，即使我们再把派粮水平降低，对各村寨来说还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斛[hú]：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淋尖踢斛（lín jiān tī hú）：指旧时税吏收税时，为多征米谷，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斛是一种容器。上交公粮的时候，先把粮食倒到斛里面，可能是检查质量看粮食的成色，要求把把斛子倒满，上面还有一个圆锥体状的尖，这时管事的官员上去猛提一脚，要求斛子不倒，但是上面的尖洒下来了，洒出来的粮食不允许老百姓回收，算是运输和保管中的损耗，百姓再把斛中余下的粮食拿去称重，无形中多交不少粮食，这些成为明朝各级官员的一笔半公开的一笔收入。

火耗：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

南海说：“其实这个派粮不要也罢，本月农场就要开始大规模种杂交水稻了，先种1000亩下去，虽说肥料和农药条件差些，但是本地一年能三熟，就算只两熟，一年收500~600吨大米是轻轻松松的。派粮对农民的压力太大了，我们既然要拉拢民众，就不能太压迫他们了。”

邬德说：“我们和督公商量过，要化不利为有利条件，以此为契机推行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文德嗣忽然警觉起来，这个马千瞩不会想搞变相土改吧。

马千瞩不慌不忙的把想法说了出来：“根据社工部提出的分析，民政委员会下一步就是去争取包揽本县的夏秋两税。这事情，立马就可以派人去办交涉”

“承揽粮赋？”文德嗣不解，当地的士绅大户承揽粮赋是为了和胥吏们内外勾结，转嫁负担，自己发财。穿越者要承揽粮赋做什么？

“是这样，”邬德说说，“我们承揽粮赋之后，就完全去掉浮收。只向县库里缴纳额定的数字。这样一来，即使加上我们的派征，对农民来说总负担还比过去小了。”

“县衙里的人会答应？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利益链条！”文德嗣疑惑道。牵一发动全身，一桩弊症一旦形成了利益链条，就很难被革除，在任何时空都是一样的。

“当然不会答应。”马千瞩说，“但是我们要改造社会，就得先打破旧有的格局。”他显得胸有成竹，“要发动起群众来，就需要有‘坏人’阶层。既然临高的现状不适合搞土改，地主富农这个靶子就不大适合。”

“而且你别忘记，这里的地主很多都是宗族的头脑，临高的宗族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于鄂水提醒道。

海南因为地处南陲，地广人稀，加上又有长期的黎乱。为了自身安全和生产的需要，使得这里的村寨都有明显的宗族聚居色彩。穿越者还没本事彻底的砸烂这一切。

“对，所以我们的靶子就是赋税上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个群体是很复杂的，上到县令、县丞这些地方官员，下到没有任何名分，协助衙役的地痞无赖——所谓“粮差”。

马千瞩显得胸有成竹：“吴明晋、吴亚这些官，原本能从粮赋上获得一部分好处。我们以私盐、商贸方面的利益给予其补偿，继续拉拢他们，他们也无话可说。真正利益受损的，无非是县里的书办、胥吏和他们手下的爪牙，这些人基本都是祸害——他们在县里为非作歹，欺上瞒下。上上下下即痛恨又怕他们。通过清算这批人，不仅能够再获得一批物资钱财，从舆情上来说：这些人毫无人缘，士绅到小民都会高兴，一举两得。”

清理掉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体系，再将穿越者设计的更合理、简便的税赋征收制度推广下去，士绅百姓们对穿越集团的治国能力将会刮目相看，有益于未来吸引官僚知识分子的加入。

“清理掉他们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人派进县衙里去。”

“太妙了！”有人拊掌称赞，“这样等于临高县衙就是我们的了！”

“这个方案不错。”文德嗣表示赞同。

“之所以要收拾胥吏，还有个因素。”政治保卫总署的冉耀补充道，“根据社会部的调查，县里的三班头目基本上就是本县的匪盗头子，他们和县里的各种大小土匪、贼徒都通着声气，干着坐地发财的买卖。如果不把他们剪除掉，我们日后的剿匪和整顿治安工作就会有很多麻烦。”

“这些人不肯轻易放手吧？没有鱼鳞册拿什么收税？”

“笨，不缴出来就吊起来过电！”独孤求婚显然没什么人权意识，“我看哪个有本事顶得住。”

“就算给你鱼鳞册，你担保你能看得明白？”

“鱼鳞册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研究的著作早就有了，真拿出来我也看得了。”于鄂水说。

“全靠你了！”

“问题不在这里，”于鄂水说，“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叫各村自报‘合理负担’一样，鱼鳞册并不是真实的反映临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如果我们继续按这个册子收，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依然得不到纠正，对这个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什么意义。”

“你的意思是？”

“土地和人口普查。”于鄂水说，“现在各村都有了联络员，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普查。大体把全县的田地、人口、资源情况摸清楚。”

“工程太大了吧。”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么。”于鄂水说，“现在不过是一个县，以后是全中国，你要不要干？”

大家议论了一番之后认为这事情既然迟早要做，晚做不如早做，便同意从二月份开始，进行全县普查工作。

“现在，我们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喘息机会。”马千瞩在执委会的总结会议上说道，“抓住机遇，尽快完成工农业的产业升级是现在最要紧的任务。下面的议题是：临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世界（完）

本卷概要：

一、时间跨度：

1628年9月27日-1629年2月

二、事件年鉴：

【1628年】

D日：1628年9月27日

D日起算：D日——D+95日

★9月★

D日起算：D日——D+3日

27日，即D日

·凌晨，全体穿越者们乘坐圣船来到本时空；

·北纬带队前导侦察、登陆博铺港；

·燕雀志指挥浮动码头（一号工程）建设；

·梅晚带队开始建设博铺港；

·穿越者第一座现代厕所落成剪彩；

·傍晚，冉耀的治安组发现意外执法机构穿越者郭逸、薛子良、萨琳娜；

·临高城大明土著召开防海贼会议。

28日，D+1日

·治安组放出郭逸等3人和明家人，遇伏土著；

·梅晚开始指挥修建长达12公里的博铺-百仞滩公路；梅晚和工程监理卓天敏第一次冲突。

29日，D+2日

·穿越者开始管理第一批土著俘虏，邬德采取分化政策，有效的驯服了俘虏们。

★10月★

D日起算：D+4日——D+34日

3日，D+6日

·全长12公里的博铺到百仞滩简易公路比执委会要求晚一天全线贯通；

- 开始规划修筑百仞城；

- 开始修建百仞滩水电站（200KW）和百仞城供水系统；

- 搭建小灵通、电台、手机、步话机的无线通讯系统。

7日，D+10日

·农历九月初十一，临高县城有乡勇的奉县令的命令进城，计议剿灭博铺海匪。

9日，D+12日

·县城里土著聚集乡勇近三百人，县令吴明晋派人去县南的新化乡黎畔都，征发了三十黎人土兵。

13日，D+16日

·农历九月十六，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爆发，打退土著乡勇两路进攻；

- 夜，执委会扩大会议（战后检讨会）召开；

- 治安组开始审讯俘虏。

14日，D+17日

- 俘虏通宵审讯完后，分派俘虏劳动；

- 穿越者开始生产砖瓦、水泥、木炭。

15日，D+18日

- 《临高快讯》发行，刊登审俘纪要部分内容。

27日，D+30日

- 穿越者和临高土著议和；

- “南海模范示范农庄”建立。

★11月★

D日起算：D+35日——D+64日

1日，D+35日

·萧子山带队，三等运输舰“登瀛洲”号扬帆起锚，从博铺启程前往广州。

6日，D+40日

- “登瀛洲”号到达广州南城外码头；

- 广州先遣站设立；

- 发生非礼萨琳娜未遂事件；

- 邬德负责归化土著的用工制度第一次改革，建立工分制度；

·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释放俘虏回家的问题；
·文德嗣带队，穿越者开始第一次黎区探险，释放的黎族俘虏随行。

8日，D+42日

·王洛宾带领盐场村工作队进入盐场村初步了解情况。

11日，D+45日

·席亚洲、杜雯带队盐场村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工作，建立马袅农民讲习所，摸索基层政权建设。

12日，D+46日

·穿越者开始第一次黎区探险返回基地，成功通过黎族俘虏与那南峒建立了联系。

26日，D+60日

·季退思研制成功铵木炸药。

28日，D+62日

·攻打苟家庄（首例穿越人员的牺牲），并举行批斗大会，发动土著群众；

·月底，开始建设东门市；

·东门市“1628治安打非行动”展开。

★12月★

D日起算：D+65日——D+95日

6日，D+70日

·第一次广州行总结会议（萧子山）；

·穿越初期工作总结会议；

·马千瞩提出劳工制度第二次改革；

·东门市派出所成立，独孤求婚任所长。

15日，D+79日

·第一次临高角海战，击败了诸彩老部的伪装伏击，击沉两艘海盗船，俘获18名海盗和1艘双桅快船。

16日，D+80日

·建设简易船坞（邬德）。完成后，对俘获的海盗船进行了不到一周的改建和维护，并命名为“伏波号”；

·开始炼钢（季无声），同时研制铸炮（展无涯、王洛宾、林深河）。

17日，D+81日

·马千瞩起草计划委员会1628第31号文件，同时提出，改革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备新军。

18日，D+82日

·陶瓷研制成功，季退思开始研制炸药。

20日，D+84日

·雷汞研制成功，王洛宾、展无涯开始生产线膛枪和米尼弹。

23日，D+87日

·从化工、机械和冶金各个专业组抽调出专业人员，由季思退任组长的玻璃攻关小组就开始试制玻璃；

·穿越者带来的高产脱毒红薯第一批种下。

【1629年，即圣历元年】

D日起算：D+96日——D+460日

★1月★

D日起算：D+96日——D+126日

2日，D+97日

·季思退领导的攻关小组制作出第一批成型的器皿。

3日，D+98日

·新军成立已有半个月，魏爱文、王涛在新军连队开展政治工作。

13日，D+108日

·新军进过4周的基础训练，陆军教导营成军。

14日，D+109日

·翠岗烈士公墓建成，文德嗣主持举行公墓首次葬礼，手榴弹训练事故身亡的新军士兵李十三极享哀荣。

15日，D+110日

·席亚洲率队，远征百图村。

18日，D+113日

·一股不明的海盗袭击，奇怪的百仞防御战；

·疑似本日，文德嗣、席亚洲等人在张有福家，与明朝临高县令吴明晋的私人代表王兆敏谈判，在大明户籍获得、组织团练、全县税赋代收、东门市开市承认、食盐专门承认等方面，达成有利于穿越者的口头协议。

19日，D+114日

·博铺保卫战爆发，击败了中西联合舰队，表现突出的是拿冷兵器战斗的独孤求婚和王瑞相；

·筹备春节庆祝。

22日，D+117日

·第一块无色玻璃研制成功。

23日，D+118日

·1628年腊月三十（崇祯元年除夕），晚，百仞电影院放映除夕专场电影。

24日，D+119日

·崇祯二年正月，广州城，郭逸主导下的紫氏企业开张，紫珍斋、紫诚记、紫明楼陆续营业，新品种大唐公主、国土无双也日后陆续开发出来；

·第一次澳门行（文德嗣带队），蒙德一行被李华梅迷的神魂颠倒，与澳门耶稣会达成传教协议。

27日，D+122日

·季退思开始试制玻璃成功；

·月底，文德嗣主持召开机构调整会议，成立一厅八委三部二局三公司；

·程栋在货币改革会议提出设想；

·马千瞩在讨论中提出分配制度；文德嗣、白多碌、何影三人提议与澳门天主教会合作。

★2月★

D日起算：D+127日——D+154日

1日，D+127日

·零号舰开工。

9日，D+135日

·修建万人体育场。

24日，D+150日

·第一届临高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25日，D+151日

·博铺战役表彰大会暨百仞保安团成立庆祝大会召开；

·穿越者着手进行临高的土地和人口普查。



第三卷 新社会

更多临高启明配图版本，请至QQ群：477420582。

第一节 五年计划（一）

文澜河对面的工业区里，烟囱正在冒着浓烟——随着工业的发展，烟囱也多了起来，这些烟囱向蓝色的天空喷吐着黑色的烟雾，宣告着穿越者的工业化进展。

但是这个工业化，还很初级。马千瞩心想。

D日之后，他们边打仗边建设边搞外交，总算站稳了脚跟。执委会从一开始就坚持要给穿越者较好的生活环境的想法虽然在穿越前被人讥笑为“旅游”，但是这几个月来，他们在这人生地疏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的情绪波动，也完全靠了高水准的生活条件——别得不说，马千瞩自己也觉得：要是他在执委会干了一天活之后还要住帐篷，喝有臭味的水，在草丛里便便，在河里洗澡，外面还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土人挥舞着刀枪时刻准备砍他们的脑袋，他十有八九也得精神崩溃。

所谓原生态的野外生存，不过迎合了小资产阶级们吃完晚餐背着全身专业装备炫耀的文化生活要求，他们向工业文明表示出适当的愤慨以显示自己对于自然原生态的热爱……可是如果你要他们在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热水洗澡的地方生活三天，他们会号哭着将屎都拉在自己的裤裆里……但是穿越集团的工业文明太脆弱了，穿越集团享受得一切现代生活的物品、使本时空的土著胆战心惊，敬若鬼神的机械和武器，都是建筑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物品的基础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这些储备。文德嗣在一次执委会会议上明确的指出：穿越政权欣欣向荣的现状是虚假的，因为现实是：“我们正在缓慢的失血”。

失去的，正是现代工业文明之血。那些报废的零件、燃烧掉的汽油、流逝的车辆摩托小时、机械寿命、老化的橡胶、塑料件……每次马千瞩看到计委的报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急迫的感觉。

如果不能在这些设备的寿命消耗完之前搭建起起码的自给自足体系，穿越者计划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控制东亚，殖民澳大利亚的目标就会完全破产。

关键是，就算是他们中间对工业体系最有研究的人，也无法知晓：到底哪一种物资消耗殆尽之时会使得穿越集团的产业升级陷入瓶颈。所以一定要在各种物资设备还很充裕的情况下启动工业化进程。

现代工业体系，这个穿越的最大杀器，到底该怎样规划呢？

他思索了半天，从自己的“圣船”牌白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本皮面笔记本，打开。这是一本他关于如何从建工业体系的思考和计划的随笔。

穿越者要做的事情，是重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必须：

占地尽可能小，分布尽可能集中。主要工业区的数量越少越好。但

单纯的采矿点，选矿点不限。

提供现在19世纪工业社会能造的一切工业品，从机关枪到避孕套，再到汽车。当然不限于一摸一样，只要性能和运行机制差不多就可以。

能自给自足，不从外部输入任何部件、知识就能养活自己，更新设备，维持运转。能发展，能持续提高规模，加工精度，乃至转向。比如几代人后，从化石能源转为核聚变能源。

应该有一个大型海港或依托于大江大河的内河大港做物流中心。连接世界各地的采矿点一个三峡级别的水利枢纽，兼顾组织灌溉防洪和清洁能源。一个加工研发中心，一片有足够余量的高度发达农业区物流中心旁边是石化工业区综合考虑水电枢纽和主要铁矿区的位置，确定自流灌溉区和加工中心，尤其是金属冶炼工业而且，既然整个世界任你布置，应该尽可能上管道运输。煤炭的铁路运输应尽量减少，用煤浆管道或坑口电站来解决问题。



煤浆管道：煤浆管道运输是一种在矿区将煤制成符合颗粒浓度要求的浆体，然后通过长距离的管道，输送到用户市场的输送方式。煤浆管道输送可以作为除铁路、公路、水路输送的另一种重要的煤炭资源的输送方式。管道输送具有投资相对较低、对环境影响小、受气候影响小、输送成本低等优点，而且目前国内的煤浆应用技术已经达国际一流水平，并且在沿海一些省市得到了较好的推广，经济效益明显。如果煤浆管道输送方式得到推广，目前国内煤炭货运对铁路运力要求的压力将得到很大的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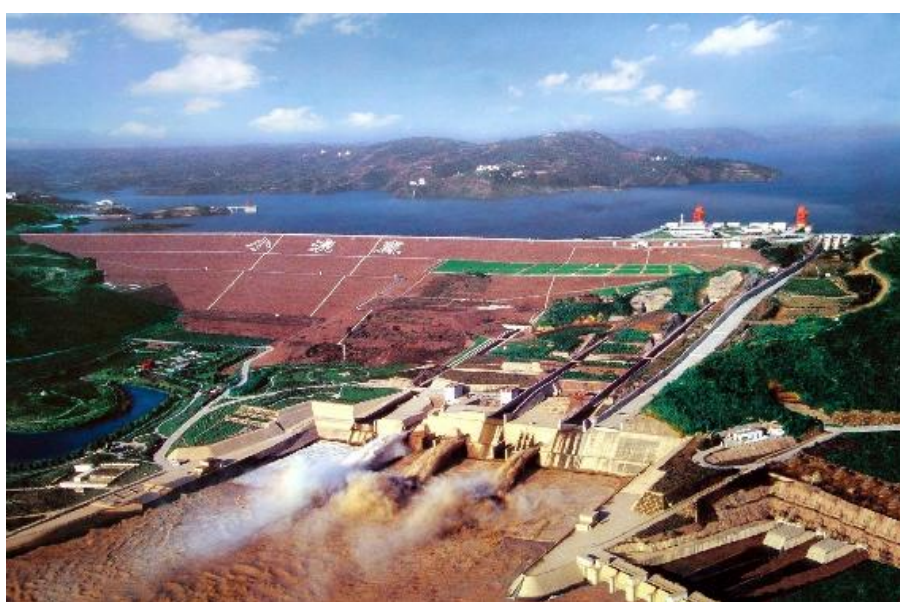
坑口电站：就是在煤的产地建设大型电站，就地发电，变运送煤炭为输出电力。

如果地形之类不限的话，最好就是在平原上的米字型套多个环状区进行安放，科研、生活、生产、娱乐和原料等不同的分工分割为数个按照工业门类的原材料的需求与产品需求程度进行连接的小十字环状区（环保也要考虑）。生活区、娱乐区和科教区则在整个大回环的中央呈三足鼎立状。原材料尽量通过地下管道和载重铁路线（类似大秦铁路那

种水准) 进行连接, 人员交通则通过高架轻轨系统实现。工业区和生产区最好紧靠连接外海的万吨级的深水不冻港口与铁路枢纽区域。在距离整个城市足够远的地方点状分布数个小浪底级别的水电站, 兼职防洪、农业区的灌溉用水与城市生活用水(备用的海水淡化厂也是必须考虑的)。科研区里可以酌情安装几个实验性质的小型反应堆。



大秦铁路：自山西省大同市至河北省秦皇岛市，纵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千米，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大秦铁路是中国新建的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1992年底全线通车，2002年运量达到一亿吨设计能力。为最大限度发挥大秦铁路作用，有效缓解煤炭运输紧张状况，自2004年起，铁道部对大秦铁路实施持续扩能技术改造，大量开行一万吨和两万吨重载组合列车，全线运量逐年大幅度提高，2008年运量突破3.4亿吨，成为世界上年运量最大的铁路线。2010年12月26日，大秦铁路提前完成年运量4亿吨的目标，为原设计能力的4倍。





小浪底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与济源市之间，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130公里、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控制流域面积69.4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面积的92.3%。坝址所在地南岸为孟津县小浪底村，北岸为济源市蓼坞村，是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是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南省十大旅游热点景区，更被誉为“小千岛湖”。

看到反应堆这个词的时候，马千瞩才意识到自己考虑的是多么遥远和理想化了。虽然穿越众里个中核405公司高级技工，但是这东西在二三代人之内还是别指望了——前提是他们能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理念传承给下一代……执委会大楼会议室里，关于下一步发展规划的会议正在举行。这是一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各执委，还包括了属下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中核405公司：原汉中405厂，现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始建于1969年10月，在职员工2000多人，是我国第一座采用先进技术生产核燃料的商用工厂，是国家大型骨干军工企业。坐落在陕西省汉中市境内。

会议的主题是未来的发展规划。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多半是新近机构调整中提拔的，个个志得意满，摩拳擦掌的准备把自己的满怀经纶大展拳脚一番。每个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方案。

“我们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完成百仞滩水电站二期，”临高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常凯申说。

“过去这一工程之所以迟迟不能完工，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劳动力匮乏，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多的劳动力，水泥、砖石、竹筋砼供应也不虞匮乏，就应该尽快完成它。”

“竹筋砼造大坝安全问题能保证吗？”

“日本人二战期间就用过竹筋砼造过水利设施。按他们的经验竹筋砼造干这个比用来造建筑预制件还要可靠些。”梅晚说，“真要追究可靠性问题，我们现在的小立窑水泥本身就不够标准。”

“无非是结构强度差些，寿命短一些，再说20世纪的百仞滩水电站的滚水坝也是条石为主的，我们可以仿效。实在不行草皮土坝也能凑合。”



条石：料石，**dressed stone**（也称条石）是由人工或机械开拆出的较规则的六面体石块，用来砌筑建筑物用的石料。按其加工后的外形规则程度可分为：毛料石，粗料石，半细料石和细料石四种。按形状可分为：条石、方石及拱石。料石一般由致密的砂岩、石灰岩、花岗岩加工而成，制成条石、方石及楔型的拱石。粗料石主要应用于建筑物的基础、勒脚、墙体部位，半细料石和细料石主要用作镶面的材料。



土坝：利用当地土料和砂、砾、卵石、石渣、石料等筑成的坝。它是一种古老而至今还不断发展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挡水建筑物，有时也称土石坝。

展无涯连连点头：“我赞同尽快拓展电力设施，以现在的电力供应水平，机械部门的开工率太低了。”机械厂里的许多机床到现在还没有开封——海南湿度大，开了封之后保养工作繁重，穿越者也缺少足够的油脂。

“化工部门也是这个意见！”季思退说，“如果不是电力匮乏，我们的土法电解槽早就可以开工了，烧碱、漂白粉什么的，马上就能量产——这些东西太有用了。”

“输配电的问题能解决么？”马千瞩问。

“可以解决。”常凯申胸有成竹，“我们有全套的器材，可以架设百仞 - 博铺的110千伏线路——这样输电损耗小一些。既然执委会把文澜河两岸作为主基地，从原来时空带来的器材就主要用在这里好了。我相信以后我们能量产简单的输配电设备。”

“如果决定修建百仞水电站二期，那么就不仅是一个水电站的问题了，而是作为文澜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一项来做。”马千瞩说。

随即他摊开了自己的设想图，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除了扩建百仞水电站，还要在博铺下游建立水闸，整修驳岸，疏浚河道，用来调节文澜河的水位。保证在枯水期也有足够的水量。

马千瞩说：“保证文澜河的水位，有二大主要好处。”

一是利于内河航运，文澜河虽然是临高境内第一大河，但是雨旱两季水位差异过大，使得内河航运只能停留在小划艇的水平上，最早的时节，有些河段露出大量的河底石块，虽然没有断流，但是船运已不可能。有了博铺的水闸之后，可以将河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基本的深度。

马千瞩对运河是个极有兴趣的人，他过去在业余时间里就搞过大量的运河计划，最宏伟的自然是他神望的松辽运河 - 滦海运河 - 京杭运河

的内陆航运线。当然在穿越众没有征服全中国之前，这个计划只能停留在他的笔记本里，不过将文澜河运河化却是做得到的。



滦[luán]河：渤海独流入海河流，一般归入海滦河水系的滦河水系。古名澳水，因发源地有众多温泉而得名。澳后讹为濡。濡、滦音相近，后唐朝演化为滦，元朝又称“御河”或“上都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流经沽源县、多伦县、隆化县、滦平县、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迁西县、迁安县、卢龙县、滦县、昌黎县、在乐亭县南兜网铺注入渤海。全长877公里。滦河源远流长，沿途接纳了众多支流，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9条，即小滦河、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老牛河、柳河、瀑河、澈河及青龙河。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是伊逊河，长度和水量最大的是青龙河。受气候影响，滦河径流年际变化较大；输沙量较大，但比海河小，滦县站多年平均年输沙量为2270万吨。干流开发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始有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等水利工程。滦河也是河北省北部东部的主要水源，有著名的引滦入津工程，将河水引入天津市区。

二是利于调整蓄水量，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目前文澜河的灌溉效益远没有发挥出来。沿河的各大田洋，基本没有修渠的，浇灌就是靠人力和水车，效率极低。穿越者即将推广的现代农业和工业会消耗大量的水，有了水闸，旱季的工农业用水就可以得到保证。



水车：水车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灌溉工具。根据文献记载大约东汉时出现。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为中国农业文明和水利史研究提供了见证。水车的发明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水车是一种古老的提水灌溉工具。水车也叫天车，车高**10**米多，由一根长**5**米，口径**0.5**米的车轴支撑着**24**根木辐条，呈放射状向四周展开。每根辐条的顶端都带着一个刮板和水斗。刮板刮水，水斗装水。河水冲来，借着水势的运动惯性缓缓转动着辐条，一个个水斗装满了河水被逐级提升上去。临顶，水斗又自然倾斜，将水注入渡槽，流到灌溉的农田里。

会议上的众人都被马千瞩勾画的美好前景说得心动不已。吴南海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文德嗣看到的是运河上的驳船队；展无涯看到的是无数的水轮机、发电站；萧子山看到的是周末在河上泛舟的穿越者家庭……

第二节 五年计划（二）

马千瞩趁热打铁：“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一方案，我建议我们的总体建设计划就以百仞滩水电站二期工程作为开始。这个总体计划就命名为‘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马千瞩设想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体系里，文澜河系统工程兼着航运、灌溉、发电的三大作用，以河为中心布局工农业体系，和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这个规划更具体的提出了对文澜河的利用方式。

未来的工业基地将全部布置在河东的下游地区，以后有扩展的话，就向马袅半岛延伸。以利用马袅周边的马袅港、红牌港一系列的港口。在20世纪，临高县内的几个大型工业投资项目和开发区也是位于这一带的。



临高县地图

穿越集团规划了二大工业区：以博铺港为中心的钢铁-化学工业区。充分发挥海运量大价廉的优势。船队从越南运进的无烟煤，从广东运入的生铁熟铁和烟煤，从田独运来的铁矿石，从福建运入木材，从马袅半岛运来化工用的盐……以百仞城为中心的机械工业 - 轻工业区，同样安排在河东。

这样，穿越者在早期就只有两个工业区。工业区即少又集中，他们需要武力保护的区域就比较小，输送电力、煤炭、设备和成品的线路也越短，运输、能耗成本可以压缩到最小。

博铺制造的钢铁、化工产品，以及从海上运来的各种原料，可以通过文澜河这条水上运输通道直接运到百仞工业区进行加工制造，成品又能使用水路运送到博铺出口。

目前的电力供应是以百仞水电站为主，计划在日后能自产锅炉和发电设备之后，穿越集团将在博铺设立火力发电厂，使用海运的弘基无烟煤进行发电，直接向高能耗的化工工业供电。

工业和能源委员会的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如下的目标：

建设完成一个完整的钢铁企业，包括：选矿厂、矿石烧结炉、炼焦炉、高炉、热风炉、熔铁炉，除了已有的小型转炉之外，再安装一台转炉。

选矿厂拥有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选矿机2台、粉碎机5台、破碎机2台。

一个小型的特殊钢厂，使用坩锅法制造各种特殊钢。

一个轧钢厂，拥有：

初锻机2台、热轧机2台、热穿孔机2台、冷轧钢机2台、冷拔钢管机2台、冷拉棒材机2台、冷轧钢管机2台。可以方便的冷轧热轧各种常用规格的钢板、带钢、线材以及各种型钢等。

到1634年底，这个钢铁联合体达到日产生铁80吨，粗钢50吨，年产特殊钢100吨的水平。

冶炼有色金属：粗铜160吨，生产电解铜120吨、镍锭3吨、钴10吨、铅140吨、锌80吨、锡12吨、锑20吨。

这些有色金属以矿石或者粗制品进口为主，在冶金部门进行进一步的精炼。

有色金属虽然除了铜和铅之外需求量不是很大，但是在很多关键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好在这些产品在明代都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从大陆进口以定数量的粗制品毫无问题。

冶金工业看似很庞大的体系，但其五年计划反而是难度最小的。以穿越者现有的工业体系已经能够毫无困难的提供水泥、砖、耐火材料之类的必须材料。最有技术含量的轧钢厂全部使用的是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设备，只要安装到位就能投入使用。至于高炉对穿越众来说并无太大

的技术难题。

“除了耐火材料之外，选矿、高炉加料都需要些特殊的设备，希望机械部门能够提供。到时候还需要你们能大力支持啊。”季无声说。

“没问题，”展无涯满口答应，“关键是钢材能保证，这些设备我看过了，难度不大，有些还可以用木制。”

机械工业部的目标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机械工业的自升级体系，不仅能够满足穿越工业体系内的各种专用设备的生产、制造，还能完成自我更新和升级，但是机械工业部的建设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了。穿越集团因为船只的吨位问题，带来的机械设备是相当有限的，许多专用设备限于吨位和空间没有带来，展无涯等机械众手里拥有的装备都是最基本的通用机床，以车床为最大宗。

理论上说，这些最基本的车床、冲床、虎钳、刨床等等所谓的“工业母机”或者叫通用机床是可以制造出任何产品的，但是事实却远没有这样简单。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机床的一条明确发展路线是：效率更高、生产成本更低。以车床为代表的通用机床，加工效率增长是很低的，除非无限增加工人和设备，否则产量是上不去的。

最简单的如工业设备上常用的螺丝，这个小东西在工业上学名“标准件”。所谓标准件就是指结构、尺寸、画法、标记等各个方面已经完全标准化，并由专业厂生产的常用的零（部）件，如螺纹件、销、垫圈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零件用在各种工业设备的连接、紧固方面。

这一类的标准件，历史上一开始的确是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但加工效率很低，工人在加工的时候要多次切削，每次都要仔细对刀；制造成本也不经济——将一根圆棒料夹在上面，最后切削出一个小小的螺栓，材料浪费极大，而且加工中对工人要求也高。

所以在实际的生产运作中，标准件都是用专用机床制造的，即使制造铁钉这样最简单常见的五金件，现代也是用专门的机床生产的。

展无涯的机械工业部的第一个任务，不是为各个工业部门去制造的设备，而是先为自身体系内完成设备配套，制造一批专用的机床设备。新建一个模具厂、一个铸造厂、一个标准件厂、一个轴承链条厂和一个工具厂。

“你们不知道这个体系一旦建立对工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机械工业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产品需求制造出不同的专用机床！组合式自动机床！”王洛宾兴奋的说，“知道什么叫大工业么？有了这个体系，我们就有真正的大工业了。”

“打个比方吧，”造过黑枪的李一挝解释道：“大家现在都很担心子弹供应的问题，其实要制造子弹并不算难事，我到机械厂用现有的设备造就能造出来，但是这么造，一天也造不出几十发来，你们一捞扳机就没了。如果我们制造一套子弹生产线，虽然要制造三十多台设备组成，却

能一小时制造几千发子弹，这个生产率就高得可怕了。”

“能做K98吗？”魏爱文问。



Kar.98毛瑟步枪：由Gew.98式步枪改进而来，重量约为4公斤，有效射程800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队装备的制式步枪。从1935年开始服役，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纳粹德军的制式步枪。是二战期间产量最多的轻武器之一。

“K98算个屁呀。”萧白朗一脸不屑，“AK47都不在话下。”

“我就要K98好了，要不MP44也行。”魏爱文不亏是忠诚的哈德分子。



MP44：被称为突击步枪之父，由德国于1941年-1942年间研制，并采用一种新型短弹。最初称为MP43（冲锋手枪），在东部前线战场上取得了骄人战绩，随后更名为MP44自动步枪。为在有限射程内实现可控连发射击，并使步枪小型化，该枪引入了缩短型枪弹的概念，因为试验表明大部分步枪的实际有效射程只有400米。MP44自动步枪曾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

争，冷战，法越战争，越战，多次南斯拉夫内战，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之中。

“完成机械工业部门的自我配套之后，我们会试验性的进行通用机床的再生产，或者说叫自我复制吧。”展无涯说，“毕竟以后的机械厂不会只有一个，通用设备的需求会很大。”

姜野说：“现在我们拥有的机床还不如我过去上班的工厂的一个车间多呢。”

马千瞩表示赞同：“现在我们是在海南岛上活动，等将来占领了台湾岛，或者登陆到了大陆上去。要补充枪械弹药，要发展当地的工业，总不能一切设备都在临高制造了再运送过去吧。还是要多设立几个机械加工中心的。”

“我倒不这么看。”文德嗣说，“要保证我们穿越政权千秋万代的稳定，机械工业的核心体系不能扩散，要牢牢的掌握在穿越集团的手里。”

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假定：本地某个老财要是想开个纺织厂，我们可以优惠的提供本时空最先进的纺织机械和动力设备，同时提供维修服务。但是，除了使用这些设备，他即不能修理，也不能复制这些设备。一切都得依靠我们。”

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世界里只有穿越集团才拥有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这个时空里的有钱人或者国家，可以购买穿越集团制造的武器、设备、船只和车辆，但是这些东西一旦失去了穿越集团提供的维护保养，就会彻底成为废铁。这么一来，整个世界的工业命脉就全部掌握在穿越集团之手了。

“这不就是战锤40K里的机械神教了么？”席亚洲的联想很丰富。



WARHAMMER 40,000

《战锤40K》：是一款由英国游戏公司“游戏工坊”（**Games Workshop**）制作的系列桌上战棋游戏。该游戏初版于1987年发行，2017年已更新至第八版。游戏包括了大量形态各异的种族，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并糅合了浓重科幻魔幻色彩。

机械神教：（**Adeptus Mechanicus**）是战锤40000里的一个宗教组织，机械神教确认皇帝是人类帝国的领导者，但却不信奉皇家教派（**Imperial Cult**），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教义。机械神教相信知识是神圣的表现，所有拥有知识的生物或是文物因此而而是神圣的。皇帝是被膜拜的对像因为他拥有非常多的知识。机械神教还相信所有机器里存在一个“机器灵魂”（**Machine Spirit**），因为机器灵魂的存在所以机器才能被使用。

“科学就不能作为一种宗教吗？”文德嗣反问道，“我们掌握了超越本时空水平的科学和工业，要求统治地球不算过分吧？”

“那得有科学会骑士团啊！”



宗教骑士团：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四个十字军国家。在穆斯林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了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骑士团内部实行严格的集权制。每个团的最高首领是“总团长（Grand Master）”，归其管辖的支团首领称“支团长”，再往下还设有司令、马厰长等；支团长以下的军官组成总会，从属于总团长；而总团长则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必须唯教皇之命是从。三大骑士团中最早成立的是圣约翰骑士团，通常被称为医院骑士团，它一直延续至今，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之前也曾被称为罗德骑士团（曾长期驻扎在罗德岛），成员多为意大利骑士。第二个成立的是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东征期间最显赫、财富最强大的骑士团，不过结局也悲凉，成员基本为法国骑士。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条顿骑士团，它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德意志贵族，在耶路撒冷期间由于四面环敌使条顿骑士团无法发挥实际作用，但它后来到欧洲，在德意志东方殖民移民的历史上给世人留下浓重的一笔。

“你个傻瓜，还不如设立科学修女会啊。修女妹子大好。”

“谁来当帝皇？”

.....

“这个以后再说，”马千瞩赶紧把话题又拉了回来，“机械工业部谈谈能为各个部门提供多少专门设备吧。”

第三节 五年计划（三）

“只要让把体系建立起来，理论上什么设备都可以。”王洛宾说。

“太理想了，”文德嗣说，“先说我们的目前要有什么企业，再看看机械厂能支援些什么。”

“现在轻工业没有怎么展开，但是我认为轻工业是以后对外贸易的大头，也是改善我们本身和属民们的生活条件所必须的。”轻工业部的新任部长莫笑安说。

莫笑安出任轻工业部部长是件比较出人意料的事情，此人在D日之后属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基本劳动力，因为体力好，又有长期的长期军事发烧经历，一直是穿越众的基干民兵。对他的任命发布以后，群众普遍推测是其行政管理本科和法律硕士的头衔迷惑了执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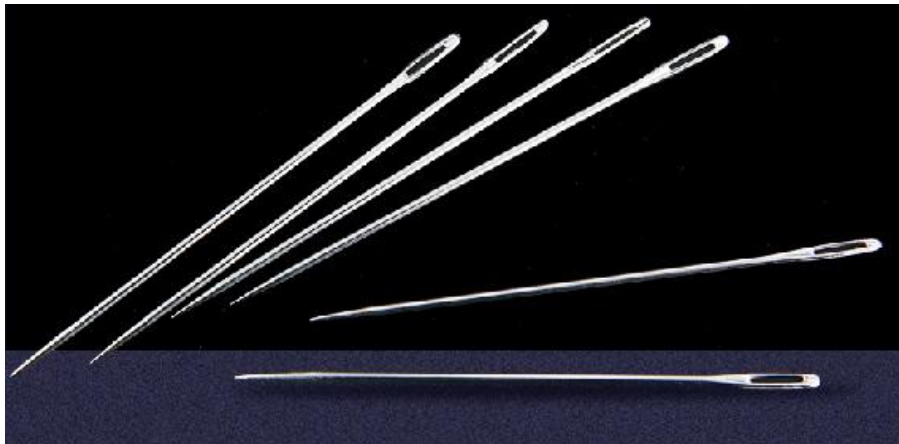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样，他和一大批机构调整之后提拔的干部一样，对新的职务是非常的积极。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提出了以一个庞大的轻工业五年计划。

首先是缝衣针。这种产品在古代当然也有。穿越者的优势在于能够使用机器进行批量制造，而且原料和加工精度上的优势是本时空的工匠无法比拟的。缝衣针虽然单价极微薄，但是本小利大，而且使用广泛，出货批量大，大量倾销到大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形成规模效应之后利润也非常可观。到一定时间还能返销欧洲。

“制造缝衣针有难度吗？”

“呵呵，缝衣针简单到可以用手工制造”王洛宾说，“但是我知道企业里都是用自动机床制造的。”

现代的缝衣针是轧钢厂出的的盘条作为原料的，首先经过拉拔成所需的直径，然后按两支针的长度落料，再两端磨尖，接下去的制鼻工序将一根条冲制成二根针。采用将钢丝拉直、冲压——将针鼻子处，冲成大约有直径4mm的一个一个圆饼状，然后再冲出针鼻孔，然后冲字和线槽 - 冲裁去掉多余的部分 - 磨尖（分几次） - 去毛刺 - 磨光 - 抛光，最后再抛光，包装出厂。



缝衣针



盘条：盘条也叫线材，英文：**steel wire rod (s)**，通常指成盘的小直径圆钢。盘条的直径在**5-19毫米**范围内（通常为**6-9毫米**），其下限值是热轧钢材断面的最小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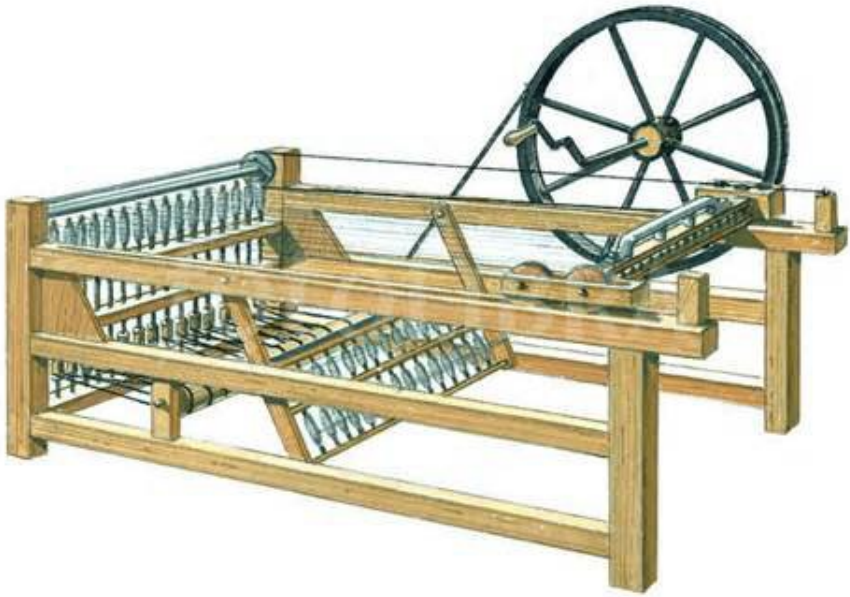
“没错，是一条机电式控制的自动机床生产线。这个设备还有专利呢。”

“能仿制吗？我想设计图应该是有的。这儿专利法也管不着。”

展无涯摇摇头：“自动机床完全仿制肯定搞不定，但是制造专用设备是可以的。”

“也可以了，无非是生产效率低一些。再低也不见得能低过手工敲打磨制的工匠。”

“然后是纺织工业，仿制19世纪水平的珍妮机之类的纺织机械没有难度吧？收购当地的原棉加工，产出有了高质量的棉纱，除了出品普通的棉布，咱们还是看花色和质地上有什么突破没，所以，制布和染部厂咱们都要成立——”



珍妮机：18世纪60年代，织布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Spinning Jenny）”的手摇纺纱机。“珍妮机”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事情要从1764年里的一天说起。英国兰开郡有个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那天晚上他回家，开门后不小心一脚踢翻了他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纺纱机扶正。但是当他弯下腰来的时候，却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到那被踢倒的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锭变成直立的了。他猛然想到：如果把几个纱锭都竖着排列，用一个纺轮带动，不就可以一下子纺出更多的纱了吗？哈格里夫斯非常兴奋，马上试着干，第二天他就造出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的新纺纱机，功效一下子提高了八倍。1764年制成以他女儿珍妮命名的纺纱机。这是最早的多锭手工纺纱机，装有8个锭子，以罗拉喂入纤维条，适用于棉、毛、麻纤维纺纱。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引起当时人数很多的手工纺纱者的恐慌，他们冲进哈格里夫斯的家里捣毁机器。1768年J.哈格里夫斯在诺丁汉与别人合资开办一家纺纱作坊，用珍妮纺纱机生产针织用纱。由于当年他没能申请到专利，因此只能自己生产“珍妮机”来赚钱。“珍妮机”不但效率高，而且纺出的纱质量也比较好，因此哈格里夫斯的生意不错，“珍妮机”也渐渐流传开来了。这天夜晚，哈格里夫斯夫妇晚餐后正在谈论“珍妮机”给他俩带来的日渐富裕。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门被粗暴地撞开，一群怒气冲冲的男男女女冲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将房里制作好的“珍妮机”通通捣毁：“你制作的害人机器见鬼去吧！”甚至有人还放火，点燃了哈格里夫斯的房屋。他们夫妇俩被赶出了兰开郡的小镇。原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为工场主打工谋生。当时英国占领了印度作为殖民地，印度生产的棉纺织品价廉物美，热销一时，引发了英国本土棉纺业的繁荣。但是，织布机械由于机械工人凯伊发明飞梭技术，生产率大大提高。织布需要的棉纱，却还是依靠众多家庭手工业的纺车慢慢纺出来。所以棉纱供不应求，收购价格较高。“珍妮机”的发明使棉纱产量上升，于是，织布厂收购棉纱价格下跌。那些没有使用“珍妮机”的纺纱工人不但产量低，而且棉纱又卖不出好价钱。日子久了，他们的怒气爆发，才有捣毁机器那一幕的发生。哈格里夫斯夫妇不得不流落诺丁汉街头，但他俩还是努力改进“珍妮机”。1768年，哈格里夫斯获得了专利；到了1784年，“珍妮机”已增加到八十个纱锭。四年后英国已有两万台“珍妮机”了。

“打断一下，”文德嗣插话道，“我提下不同的意见。照我的看法，纺织工业不宜搞得规模太大。”

“布可是基本的民生物资啊。”马上有人提出异议，“出口也很受欢迎。”

“听我说完。”

文德嗣首先提请他们注意，自从他们登陆以来，起码从临高一县来

看，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棉花种植的情况，本地的棉布，多半都是木本化的多年野生棉花植株上采集的花加工而成的，虽然质量还不错，但是这样的原料供应方式只能适应一家一户的小手工生产方式。

海南岛本身也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种植草棉。这里是中国棉纺织业的发源地，但是长期以来，棉纺织业基本上就是黎族的小规模副业而已，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棉纺织产业，明代的松江布的生产技术最早就是从海南岛传入的，但是棉纺织业在松江形成了产业——“衣被天下”，海南的琼布长期以来却只是一种“地方土产”而已。

松江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区出产的棉布。松江府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今上海市境内。

一旦穿越众建立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业，为了保证原料的供给，穿越者就得在这个并不太适宜大规模植棉的地方进行棉花种植。

“而且棉纺织本身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文德嗣补充道。

从大明本身来说，有松江布这个巨无霸，松江布的渗透有多强大，穿越众从不止一次的在当地收到的礼物中就看到了：高级布匹几乎都是松江产的。

放眼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则有东印度公司贩运来的印度棉布这个强劲的竞争者，印度棉布不仅质量好，而且染色印花工艺也有其独到的地方，当时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品之一。

最后还有形形色色的地产棉布，就是农家自己手工制造的粗布。这种东西一直是抵御外来商品的最强大堡垒。即使是价廉物美的印度棉布在中国始终也没打开市场，从17世纪开始，东印度公司运销中国的各种纺织品都从来没有打开过销路的，有的货物甚至要赊销二三年才能卖完。

“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棉纺织业，准备把布去卖给谁？”文德嗣铿锵有力的反问道。

“本地的百姓将来也会有很大的需求——”

萧子山说：“得到相当后期了，扩大内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眼下的轻工业生产只能注意二点：自用和出口。”

“没错，所以我们的棉纺织业，规模只能限定在满足自用这个基础上。”

“供应穿越众、军队、劳工……这些人吗？”

“不如外发加工吧！”王洛宾说，“我们赊销一些新式的手工棉纺机械给纺织的农家，帮助他们提供产品的质量，增加品种，然后再从他们那里收购土布使用。”

“这样还可以把流通券使用出去！”刚刚升任“德隆粮行”行长严茗持赞成态度。此人对扩展流通券使用范围的所有事情都持赞成态度。

“也可以进口印度棉布、松江棉布，这样的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不然出口品都换成了金银有什么用？”

“赞成！”

李海平却反对：“这不行，不行。”他提醒大家：“海军的帆布没解决呢，你们工业部门能在一年内解决船用原动机不？如果能解决这个就无所谓了，不然文总还要造的那些西式帆船拿什么做船帆？”

“可以进口。”

“帆布可是战略物资啊。大明不出这玩意。万一我们和欧洲人打仗，他们来个帆布禁运怎么办？”李海平继续说。

文德嗣点点头：“倒也是，我疏忽了。看来纺织厂还是需要的。”

的确，帆布的用途太多了。不仅是用作船帆这么简单。它的质地坚牢、耐磨、紧密厚实，还有一定的防水性能，古罗马人大量用来制作行军帐篷。第一个现代降落伞也是由帆布制作的。因帆布坚牢耐磨的特性，它还被广泛的用来制做劳保服装、替代皮革制做军用装具、舒适耐用的帆布鞋……莫笑安整理下思路：“这样：纺纱采用包买制，把机器赊给加工户，我们回收棉纱。再设立一个小型的特殊品纺织厂，制造帆布、毛巾和针织品。”后两者是穿越众急需的东西，毛巾对穿越集团的属民们的卫生条件改善也大有用处。



帆布（**canvas**）：是一种较粗厚的棉织物或麻织物，因最初用于船帆而得名。一般多采用平纹组织，少量的用斜纹组织，经纬纱均用多股线。帆布通常分粗帆布和细帆布两大类。粗帆布又称蓬盖布，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最大的特点就是结实耐用，用于汽车运输和露天仓库的遮盖以及野外搭帐篷。细帆布用于制作劳动保护服装及其用品，经染色或印花后，也可用作鞋材、箱包面料、手袋、背包、桌布、台布等等。此外，还有橡胶帆布，防火、防辐射用的屏蔽帆布，造纸机用的帆布。有人认为帆布和帆船应是同时出现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帆布的历史发展极其久远，早在古罗马时代帆布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帆布是多股线织造，所以质地坚牢、耐磨、紧密厚实，当时的古罗马人最初用它制作训鹰时的腕套。密织的厚帆布还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最终被古罗马人大量用来制作行军帐篷。因帆布坚牢耐磨的特性，后来的第一个现代降落伞由帆布制作，第一个现代足球用橡胶做芯帆布做的球面，十五世纪出现的世界上第一幅油画，画布也是采用厚实耐磨的帆布。十六世纪初帆布由商人带到了美洲大陆，在欧洲大

陆移民美洲的初期，帆布包便成为向往自由，充满冒险精神的人们的最爱，后来出现的世界上第一条牛仔裤也是由帆布缝制，而后世界上第一双帆布鞋的诞生标志着帆布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帆布开始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在中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绿色的帆布书包成为人手一只的时尚品。随着科技的进步，纺织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帆布的种类逐渐增加，应用更加广泛。二十一世纪，进入到了环保时代，帆布这种环保面料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帆布虽然没有足够的张扬和炫耀，但却多了几分随性和低调，新的帆布理念将承载新的时尚理念，迈进时尚领域。

“还要有印染厂。”王洛宾补充道。

“呵呵，不光要印染厂。”文德嗣说，“其实我们自己最好掌握原棉加工，倒不是为了垄断。要老百姓自己去加工原棉，做出来的棉纱质量很难保证。有必要设立一个梳棉厂，把原棉清理分级，再发包给加工户。”

“织毛巾机和针织品用的机器很简单，我帮人搞过。”展无涯说，“不过梳棉机我可不懂。用什么机器纺织帆布就更不懂了。”

“梳棉机容易，结构很简单，回头我就画出来。”王洛宾胸有成竹，“制帆布理论上和其他棉织品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就是经纬纱均用多股线而已。”



经纬密度：也称织物密度，经密+纬密。经向是织物的长度方向，即与门幅垂直的方向。纬向是织物的宽度方向，即与门幅平行的方向。1平方英寸的一块布里面的的经纱总根数叫经密，纬纱总根数叫纬密。经纬密度是指每平方英寸中排列的经纱和纬纱的根数，如通常见到的“40×40/128×68”表示经纱、纬纱分别40支，经纬密度为128×68。这也是床上用品选购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同样支数的床品密度越高越好，高支才能高密。羊毛衫之所以能够保暖就是因为每平方英寸排有250根纱，精细密度带来了高保暖性。

“从欧洲招聘一些工匠吧，除了帆布匠，还要有缝制帆布的专业工人，这在中国都是找不到的。”文德嗣说。

“就是不知道本地的原棉产量够不够。”

“小规模运用的话应该是够的，实在不行可以从松江进口棉纱。”文德嗣说，“或者让英国人提供。”

印染业的技术相对简单，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机器设备。穿越者并没打算把棉布作为一种商品，对这方面也不需要投入太多。

有了棉纺织业，建立统一的被服厂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被服厂的主要目的是自用，本地的老百姓除非价格便宜到位或者是自己做出不来的绸缎衣服，否则是不会购买现成的服装鞋帽的。本县的县城里只有一名裁缝这个现实正说明了这点。

眼下在百仞公社就有一个服装厂，是邬德招募公社里的妇女组成的，几名会使用缝纫机的女穿越众作为技术指导，能够制造布鞋、草鞋、制服、帽子、劳动服、内衣、被子和棉布袜子，但是规模很小。除此之外还有个皮匠，专门为军队制造各种皮革装具。

莫笑安的计划里，被服厂的规模要扩大。未来随着军队、劳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大量外地移民的涌入——这些人的服装都要更新。穿越集团对服装的需求将是几何级的增长。

第四节 轻工展望

被服厂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轻工业企业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投产。首先是日用化学品厂，制造穿越大神器之一的肥皂。

“肥皂的工艺和技术比较简单，能快速出货的产品。”

“油脂问题怎么办？”季思退想你说的容易，我到现在想出甘油都觉得很困难——吴南海不把油脂用到地沟油的水平就坚决不给他。到目前为止全部的工业油脂也就是当初船厂整修伏波号时候用那些猪油。

吴南海无奈的举起手：“别看我，农委会没这么快解决问题的。”

“植物油也不行？海南到处是椰子，椰子油不是很容易得的吗？”

“椰子？不幸的很临高没椰子。”吴南海明确的回答说，“唯一的椰子是我农庄里的几颗种苗。”

“也是，上岸这么久我还真没看到过椰子。”

“海南岛的原生椰子分布不在这里，”罗铎说，“都在中南部地区，可以派遣船队去采摘或者收购”

“直接在东门市收购椰子干不行吗？”

“不容易，海南的椰子干贸易倒是源远流长，就是都流向了琼山县，和槟榔贸易一样。”

考虑到油脂对穿越集团的重要用处，执委会决定双管齐下获取椰子。一方面派出远程勘探队乘船沿着海岸线南下探索，看看哪里能获得大规模的椰子供应。椰子是非常有用的经济作物。另外一方面，派遣林全安这个采购商深入本岛各府县去收购椰子干。

穿越众在临高能够马上利用的油料作物只有花生——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高山岭地区，花生的种植非常广泛，也有少量的榨油作坊。农委会决定在高山岭地区的大美村周边的山地推广优质花生种植。在百仞城的水力粮食加工厂内再添置一台水力榨油机。

“肥皂可是大好的贸易品啊，给太太小姐们用，简直就是神器。”

“用椰子油是可以做出透明皂的，还可以加香精，变成香皂。”



透明皂（transparent soap）：是一种透明的肥皂。能看清皂体后面手指的肥皂或切成6.35mm的皂块能看清4号14点印刷字体的肥皂。透明皂使用精练的、色泽非常浅的油脂，如牛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蓖麻油等原料，另外还要加入作透明剂的乙醇、甘油、蔗糖等。透明皂有两种制法：溶剂法和机制法。溶剂法由油脂在乙醇水溶液中煮沸皂化，加入剂后注入皂框，固体皂在室温下风干-老化后制成。机制法是皂基在2s内由100℃降至20℃急冷得到皂粒，加透明剂后经多次碾磨在控制适当温度下制成透明皂。透明皂的脂肪酸钠皂含量较低，一般38%~9%。可用于洗脸化妆透明皂起泡迅速，泡沫丰富，对皮肤刺激性低，综合去污能力好，保湿成分丰富。

“多做几个漂亮的模具，加上五颜六色的调色，那些夫人小姐不都要发狂了——”

看众人那一脸陶醉的献计献策，文德嗣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是拿明代人当钱多人傻的典型啊。明代人自然不傻，要说缺少穿越者的几百年的见识是真得，问题是他们并不钱多。肥皂这玩意，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市场需求还真得很难说。作为奢侈品，或许有些销路，作为大众商品，基本上没人会买——古人有皂角和猪胰子可用。

猪胰子：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曾记载，把猪的胰腺的污血洗净，撕除脂肪后研磨成糊状，再加入豆粉、香料等，均匀地混合后，经过自然干燥便成可作洗涤用途的澡豆。“澡豆”在古代可以说是全能化妆品，洗手、洗脸、洗头、沐浴、洗衣服。

好在肥皂这东西对穿越集团本身也有用，不论是保证清洁，还是作为工业用。制造肥皂产生出来副产品甘油和其他一些东西都是有用的化工原料。

火柴，另一项穿越神器。火柴的技术很简单，只要找到磷就行，有松香和锑更好，这些东西都不难找。相比之下，文德嗣对火柴的销路还比较有信心——比起火镰火石，火柴在便捷性上的优势太大了。



火柴：火柴是根据物体摩擦生热的原理，利用强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化学活性，制造出的一种能摩擦发火的取火工具。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主要是利用黄磷为发火剂。由于黄磷有毒，后来又逐渐为硫化磷火柴取代。后者虽然无毒，但随时都有自燃的可能，很不安全。1855年，世界上在瑞典建立的火柴厂研制成功安全火柴，逐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当今火柴盒的侧面涂有红磷（发火剂），三硫化二锑（ Sb_2S_3 ，易燃物）和玻璃粉；火柴头上的物质一般是 KClO_3 、 MnO_2 （氧化剂）和 S （易燃物）等。当两面者摩擦时，因摩擦产生的热使与 KClO_3 等接触的红磷发火并引起火柴头上的易燃物燃烧，从而使火柴杆着火。安全火柴的优点是红磷没有毒性，并且它和氧化剂分别粘附在火柴盒侧面和火柴杆上，不用时二者不接触。所以叫安全火柴。

“磷的加工倒好说，但是本地没有磷矿。”季思退说。

“这里离开东沙群岛不远，派船去挖鸟粪石吧。鸟粪石不仅可以提炼磷，还能用来做肥料。”

吴南海马上赞同：“我们农委会也需要磷肥，这个提议好。”

“又要用船。”马千瞩嘀咕着在用船计划表上加了一笔——眼下的船只还是紧张，船不算少，缺少可靠又合格的水手。

吴南海说：“我提议建立一个农具厂，由农业委员会和轻工业部合办。不仅我们自己的农庄需要大量的农具，本地的农民对优质的铁农具也有极大的需求。根据我向农场的长工们的调查，本地的铁农具不仅劣质，而且稀缺，价格很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他展开了一卷图纸，上面画了许多不同款式的农具和一些大型农业机械。

“这些都是我从原时空的农具图样里根据本地的种植习惯、土地情况选择和改良过的农具，针对性强、重量轻，节约材料，一旦投入市场必然会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

他接着说：“我们农委会的下一部计划是开展农业互助组的活动，给予参加这一体系的农民和地主优质农具，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吸引力，而且有利于解放本地劳力。”

“可以，加工农具对我们机械部门来说不算难事。那些大家伙是什么？”展无涯问。

“是农业机械。收割机、轮式犁、条播机……”



收割机：是由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它是一体化收割农作物的机械。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并将谷粒集中到储藏仓，然后在通过传送带将粮食输送到运输车上。



轮式犁



条播机：条播机作业时，由行走轮带动排种轮旋转，种子自种子箱内的种子杯按要求的播种量排入输种管，并经开沟器落入开好的沟槽内，然后由覆土镇压装置将种子覆盖压实。

“用什么牵引？蒸汽机？”

“用蒸汽机也可以，马也可以。”吴南海说这些农具都是从自己的农业史教科书里搞来的图样，基本上是畜力牵引的，用小马力的蒸汽机也行。

接下来，农委员会还要求轻工业部计划中的食品厂、酿造厂等一系列与食品有关的企业改为农委会与轻工业部合办。

吴南海说：“这些企业的原料都是来自农业部门，还是双方合办比较好。”

于是莫笑安五年计划里的食品厂、肉联厂、酿造厂就全部变成了与农委会的合办项目。在农委会的提议下，这些计划中名目繁多的厂家被合并为“粮油食品总公司”，受农委会和轻工业部的双重领导。

公司包含了博铺的海产品加工厂，负责将每天在博铺附近海面捕捞的渔民们缴纳上来的五分之一产量的“捕捞税”进行加工，能加工咸鱼、烤鱼干、鱼板、鱼露、鱼油、海菜干和鱼粉。将百仞城的农庄的屠宰场升级为肉联厂，除了屠宰提供鲜肉之外，还将制造咸肉、肉干、香肠、火腿之类的东西。



鱼粉：用一种或多种鱼类为原料，经去油、脱水、粉碎加工后的高蛋白质饲料原料。全世界的鱼粉生产国主要有秘鲁、智利、日本、丹麦、美国、前苏联、挪威等，其中秘鲁与智利的出口量约占总贸易量的70%。据世界粮农组织（2013年）统计称，中国鱼粉年产量约120万吨，约占国内鱼粉消费总量的一半，主要生产地在山东省（约占国内鱼粉总产量的50%）、而浙江省约占25%，其次为河北、天津、福建、广西等省市。20世纪末期，我国每年大约进口70万吨鱼粉，约80%来自秘鲁，从智利进口量不足10%，此外从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也有少量进口。虽然迄今鱼粉仍为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添加饲料，但是我国饲料工作者一直研究探索低鱼粉日粮和无鱼粉日粮，发酵豆粕是目前最好的替代产品。



火腿（英语：Ham）：是腌制或熏制的动物的腿（如牛腿、羊腿、猪腿、鸡腿），是经过盐

渍、烟熏、发酵和干燥处理的腌制动物后腿，一般用猪后腿或是以猪、牛肉的肉泥，添加淀粉与食品添加剂，压制而成的“三明治火腿”，又名“火肉”、“兰熏”。火腿起源于中国唐代以前，现代以浙江金华和江苏如皋，江西安福与云南宣威出产的火腿最有名。其中金华火腿又称火腿，浙江金华地方传统名产之一。金华火腿兴于宋，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抗金名将宗泽是浙江金华义乌人，他一次带着家乡腌制的猪腿进献给宋钦宗，咸猪腿肉色、香、味俱全，因为色泽鲜红如火，宋钦宗就赐名“火腿”，从此火腿成了贡品。火腿都是猪后腿。金华火腿本来应该使用金华两头乌的后腿制作的，可是由于金华两头乌几乎绝种，所以现代标准的火腿应该是一般咸腿作为原料（也就是在冷库里用盐腌制的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盛产火腿的有金华、东阳、兰溪、义乌、武义、浦江、永康，这些地方都属于金华，统称金华火腿。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兰溪最多，但现在最多的是东阳。金华出产的“两头乌”猪，后腿肥大、肉嫩，经过上盐、整形、翻腿、洗晒、风干等程序，数月乃成。香味浓烈。便于贮存和携带，已畅销国内外。**2015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对于这一结论应科学解读，一类致癌物和其致癌性没有直接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强致癌物质。加工肉制品如适量摄入，其有害物质可被身体正常地代谢掉。

粮食加工厂除了加工米面之外，还将添加榨油设备，增加粮食深加工能力，利用简单的手工和水力机械制造面条、面包和饼干。利用加工的下脚料加工饲料、肥料和制造米糠油。



米糠油：由稻谷加工过程中得到的副产品米糠，用压榨法或浸出法制取的一种稻米油。当前是由**NY/T 122-1989**（现行国内）标准《米糠》（含油约**18%**，由稻壳、灰尘、微生物及分泌物、果皮、种皮、外胚乳、糊粉层、胚等构成）制取的**GB19112—2003**标准可以用于食用《米糠油》。因该标准米糠油很少用于食用，多用于制造饲料、肥皂、硬化油、甘油、硬脂酸、油酸、油漆树脂等工业原料。随着人们日益对食用油安全的重视，**2013年7月3日**，由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及油脂技术工作组等主办的《米糠油》国家标准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该工作组组长、武汉轻工大学教授何东平表示，《米糠油》新国标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起草，明年上半年报批、审定，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颁布。由稻谷加工过程中得到的副产品米糠，用压榨法或浸出法制取的一种稻米油。

新设一个酿造车间，制造酱油、醋、酱、酒。另外制造各种酱菜、咸蛋、皮蛋之类的东西。本地不适宜种植大豆，可以大陆进口，至于醋和黄酒，都是烹饪上必须之物。自产白酒、啤酒和果子酒，对穿越众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了。薛子良几次都提出DIY啤酒和果子酒，限于没有大麦和葡萄没搞成，啤酒花倒是已经在农场的一小块试验田里种下了——

虽然这里不适合种这种作物。



啤酒花（学名：*Humulus lupulus* Linn.）：是桑科，葎草属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茎、枝和叶柄密生绒毛和倒钩刺。叶片卵形或宽卵形，先端急尖，基部心形或近圆形，边缘具粗锯齿，表面密生小刺毛，叶柄长不超过叶片。雄花排列为圆锥花序，花被片与雄蕊均为5；雌花每两朵生于一苞片腋间；苞片呈覆瓦状排列为一近球形的穗状花序。果穗球果状，瘦果扁平，花期秋季。原产欧洲、美洲和亚洲。中国新疆、四川北部有分布，中国各地多栽培。该种果穗供制啤酒用，雌花药用。

还将增加一个饮料车间，预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穿越集团的果树产量还不足以支撑果汁产业，但是玻璃瓶的大规模量产足以支撑起汽水的批量投产了——实际上马千瞩已经根据资料设计了一台简单的汽水制造机。

这些产品基本都是以自用为主，兼顾少量的本地销售。白酒如果有较大的产量也可以外销。

李海平说：“做水果罐头吧。现在的条件下水果既不能保鲜也很难运输，我们做糖水罐头销售，有钱人应该会喜欢——江南地区现在还是比较安定的。北方冬天能吃到比较新鲜的水果补充维生素，而且可以方便携带，满洲贵族应该有兴趣吧。还有肉类罐头，只要价钱适合满洲人会喜欢的。”

莫笑安说：“只要冶金部门能出镀锌铁皮，做罐头不难。”

“用玻璃罐头不就是了，水果罐头关键是糖水——”

马千瞩说：“没这么简单，罐头的密封和消毒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在机械部门没有提供合适的设备之前，罐头产业还是不要搞为好。”



罐头：是一种包装食物的方法。可以是罐装饮料，包括罐头汽水、咖啡、果汁、冻奶茶、啤酒等。也可以是罐装食品，包括午餐肉，包装材料为马口铁。开罐部分沿用开罐器，或有仿易拉罐科技。用的包装物料是铝合金，如今开罐方式多数是易拉罐式，便于使用。18世纪末，法国将领拿破仑率军征战四方，由于战线太长，大批食品运到前线后便会腐烂变质，他希望解决打仗行军时储粮的问题，于是他悬赏巨额，厨师叫尼古拉·阿佩尔发明。

尽管罐头出现的相当早，在拿破仑时期就已经有了，但是长期以来罐头的密封和消毒问题始终困扰着生产商，一直到19世纪中叶，罐头因为密封消毒不彻底而腐败的情况还屡见不鲜。

“方便面不难吧？我记得方便面是伊府面为原型的，我们适当的深加工一下，这种便携食品应该大有可为的。”

“海南不太适合种植小麦吧？怎么做的面？难道用蕃薯粉？”

“蕃薯粉做的面条口味可不怎么样。不过古人的要求应该没那么高的。混杂些米粉什么的。”

“蕃薯粉我怕能不能做成面条，蛋白质低了点。”

“在临高种小麦是没问题的。”吴南海说，“零星有种植，但是多数农民没这个种植经验，需要我们推广。”

“纸烟啊！满洲贵族都爱抽烟的！他们习惯抽旱烟和水烟，我们就卖给他们纸烟嘛。这个东西时髦！”

“海平，你咋一天到晚要把东西卖给建奴啊！”

“他们抢劫了崇祯那么多银子，我们不帮着花差花差不是罪过。”李海平满不在乎的说道。

“没错，崇祯年间建奴几次入关，每次都抢走了许多财物和人口。我们大量的用这样的奢侈品去消耗他们的财力，即壮大自己又削弱了敌人！”

“香烟里放鸦片！抽死他们丫的。”

.....

“好了，好了，不要离题万里！”马千瞩听了倒也心里一动，不过这事情太犯普世原则，右派分子肯定不答应。

被万众瞩目的卷烟厂前些日子已经投产了，它既不属于农业部，也不属于轻工业部，而是直辖于计委——烟草专卖这个体系，看来是要继承下去了。

执委会原本也期望这个卷烟厂不仅能够满足穿越众自己的需求，还能称为他们外贸商品的一个增长点——这倒也不算太妄想，明末的烟草需求已经很大，广东的烟草产量就已经非常可观。卷烟这种新东西，模样、口味独特，抽起来又方便，不管是追求新奇感受的上层，还是追求简单实用的下层，卷烟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五节 贸易的讨论（一）

“要卖给后金大概是没戏的，皇太极开始是个禁烟分子，后来又是烟草贸易保护主义者，你想卖这玩意给他还真不容易。”

烟草传入辽东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据说从广东调去辽东的士兵带来的嗜好，后来或是通过贸易，或是通过俘虏缴获，再或者是朝鲜人的阴谋——反正到皇太极自称皇帝的时候，后金也有人吸用烟草了，不但有人吸，大约还相当的广泛，以至于皇太极享受了世界上第一个官方下令禁烟的统治者的称号，于鄂水说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后金应该已经下了第一个禁烟诏令，因为再过几年，他就下了一道撤销禁烟诏令的旨意，不过是要求臣民们自种自吸，不要去朝鲜买了——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又过了几年，打仗不厉害的李朝大概准备用烟草对后金搞“超限战”，就大量的馈送满清贵族高官烟草。据李朝实录记载，当时朝鲜国王的昭显世子在沈阳做人质。朝鲜使者偷偷带了300斤烟草来作为馈赠。皇太极认为此物“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发觉之后再次下令严禁。

“所以我们要卖烟给后金还是有难度的。”

“现在才1629年，我们就乘这个机会先去大捞一票！”

“就圣船牌纸烟的那种质量，还奢侈品呢。你们真以为野猪皮是人傻钱多？”尝过土产烟的燕雀志晒了一下，“烟丝老往下掉，几口就要把手指烫着了。”





纸烟：即对“香烟”的另外一种称呼，因用特制的纸来包裹烟丝吸食，有别于使用烟斗等工具抽烟而得名。纸烟一般包括机制纸烟和手工卷烟两种，现在一般多为机制卷烟，无论何种纸烟，吸食均不利于健康。

穿越众对稀缺的、属于特供品的穿越牌香烟并不买帐。从澳门进口来的烟草虽然是上好的，却不是按照现代人的习惯加工的烤烟，加上劣质的烟纸，拙劣的卷制工艺——抽烟的人得十分小心，否则松松垮垮的烟草丝会突然掉下去，把衣服烧个洞出来。使得香烟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东西。

卷烟纸在20世纪时空是一种特殊的纸张。属于薄页型纸，规格为每平方米不超过25g的重量。纸质白度达到82%以上，质地紧密、柔软细腻。不透明。具有较高的纵向抗张强度、一定的透气性和适合的燃烧速度。主要原料是漂白麻浆，也掺用部分漂白木浆或草浆，为了适应烟草的燃烧速度还要加入少量助燃剂。纸面上还要压辊压制出罗纹印记，以增加透气度和改善外观。

如果因陋就简的话，学生用的作业本的纸张是比较合适的代用品。遗憾的是穿越者能造得纸连这个水平也达不到。

造纸作坊虽然运行了许久，但是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超越时代——造纸作坊还是在按照17世纪的造纸术在进行造纸。这样大大影响了纸张的质量和产量。不过造纸工人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缺少两样关键的造纸原料：烧碱和硫酸没有烧碱，造纸作坊就只能使用极少数的原料才能造纸，包括从移民的“净化”过程中回收来的各式破衣烂衫、渔民报废的麻网、麻绳、废棉和少数树的树皮。极大的限制了原料来源。没有硫酸，无法对纸浆进行漂白。所以造出来的纸，即不白，又不光，除了解决了穿越集团的手纸和包装纸用途之外，没起到什么作用。以至于文教部门只能发石板给学生，让他们在石板上用粉笔写字计算。

“问题不大，争取最近一个月内投产。”季思退拍了胸脯。一千多力工上工地就能人力土法吊装把那些大结构架和各种塔竖立起来了。

“能出三酸两碱我就放心了。”马千瞩说，“现在多少要紧的事情，都卡在这上头了！”

文德嗣说：“这些都不要紧，随着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克服技术困难只是时间问题。临高、乃至海南全岛太小，不可能提供我们搞工业化的全部人力物力的，要建设、要移民注定了穿越国必须贸易立国。轻工业规划也应该立足这方面。”

外贸公司总经理陆荣站起来说：“我想汇报下外贸公司对未来贸易的一个综合规划。这个规划要请工业口的同仁大力襄助了。”

“可以参考现时国际贸易的状况。我们主要是输入技术要求低的原料、粗加工产品和轻工业品：例如原棉、矿石、生铁、有色金属、木材、牲畜和人口。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穿越国应该是轻工业产品出口达到顶尖，占六成。高技术工业产品占二到三成。远洋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占一成。

“穿越的农轻工业产品可能包括：各种酒、白糖、缝衣针、丝绸、玻璃、陶瓷、罐头、纸张、化肥、胡椒、茶叶。

“其中香料、茶叶、丝绸、陶瓷，采用转口贸易，我们自己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以中间商的形式进入贸易。

“其他的产品则由工业口来提供。这些都是我们掌握有独特的技术或者产能优势的产品。

“相对高技术工业产品则是：药品、肥皂、味精、光学仪器、精密仪器工具——后几样东西只要比当时的欧洲产品造得好一些就可以了。不但可以获得返销欧洲的利润机会，还能借此机会使得欧洲科学体系产生对我们产品的依赖性，消灭其创造性发明，吸收对方的优秀科技人才，最终达到彻底瓦解和消灭欧洲科学体系——钟博士听到这里眉飞色舞：“这下我可把要惠更斯给坑了！算了，顺便把他招募来当我的助手吧。”他忽然眉头一皱，“要命，今年他才生出来。要给我当助手起码也得再过20年啊。”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荷兰人，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发明家，机械钟的发明者（他发明的摆钟属于机械钟）。1629年4月14日生于海牙，1695年7月8日卒于海牙。他是介于伽利略与牛顿之间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先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力学的发展和光学的研究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位重要开拓者。他建立向心力定律，提出动量守恒原理，并改进了计时器。惠更斯自幼聪慧，13岁时曾自制一台车床，表现出很强的动手能力。1645~1647年在莱顿大学学习法律与数学；1647~1649年转入布雷达学院深造。在阿基米德等人著作及笛卡儿等人直接影响下，致力于：力学、光学、天文学及数学的研究。他善于把科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透彻地解决问题，因此在摆钟的发明、天文仪器的设计、弹性体碰撞和光的波动理论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1663年他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个外国会员，1666年刚成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选他为院士。惠更斯体弱多病，一心致力于科学事业，终生未婚。1695年7月8日在海牙逝世。他还推翻了牛顿的微粒说。

“惠更斯是谁？”

“现代钟表的发明人。”钟利时说，“严格的说是钟摆原理的发明人。不过这些发明权我决定归功于本人了。”

马千瞩说：“钟表对我们来说很有用，但是作为贸易品只能算是奢侈品，我看不出大明的老百姓有精确计时的需求。”

“欧洲人应该有比较大的需求，他们航海发达，精确计时对航海家的海中定位非常重要。”

“这么一来，等于是彻底的摧毁了未来的欧洲钟表业。”陆荣沉浸在他的“贸易制敌”理论中。

马千瞩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然后是造船、各种印刷品，都有很大的竞争力。”

李海平说：“嗯，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半的时候，象方便面厂啊，罐头厂啊，米粉厂啊，应该鼓励当地绅商来投资了吧。我们提供廉价技术与机器，他们投资办厂经营销售。我们拥有这些东西做什么？民用工业，只要不是核心的东西就交给私人去搞，他们更懂得怎样经营赚钱，我们只要教给他们现代工业生产组织与企业管理就可以。”

王洛宾说：“这个太遥远。眼下还是搞计划经济合适些——计划经济有利于统一调度人力物力。再说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的产业工人，这不是一年二年就能出效果的。你把企业私有化了，资本家的特性是牟利，他才没兴趣来培养什么产业工人。而且临高也不见得有这样能力的绅商。”

于鄂水却连连摇头：“诸位，虽然我们贸易立国的基调不算有问题，但是你们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

众人的目光一起扫了过来。

帝都历史学宅男不慌不忙道：“诸位，在你们继续讨论之前，我先得给大家读几段文字——最近看了几本清末外国人在中国见闻的书，感觉封建小农经济的消费习惯与现代商品经济完全是两个位面的事。现摘录几段，泼点冷水：”

“所有的中国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一处不能用的，保险用在另一处，一些碎布条也要物尽其用，用来纳鞋底……这些物品始终会尽其所用，最后的下脚料也要和其他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

“……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个小时，行程23英里，然后又走向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46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5分钱。”

“……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嘎嘎作响，这是因为缺少润滑油的缘故……然而那些神经麻木的人认为嘈杂声比油更便宜，宁愿嘎嘎响也不上几滴油。

“一位中国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身尘土，就用一把旧条帚给孩子扫土。一位好奇的外国妇人说道‘你的孩子每天都洗澡吗？’‘每天都洗？’中国妈妈惊怒地回答，‘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即使打出‘比土还贱’的招牌，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一般不可能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但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修整。因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所有的人都

图便宜，于是就没有现成货了。

“这些描写固然可能有偏颇及夸大其词之处，但至少可以证明小农经济社会的消费观与现代人迥然不同之处。从中可以总结出古代——至少是明清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遍消费观：时间、体力、舒适、便利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能节约哪怕一个铜板，就可以尽情挥霍这些“免费”的元素。从现在一些老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消费习惯的残留……

“我们迄今为止，严格的说还没有真正的涉足大众消费品的生产。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课题：在这个时空走经济路线搞贸易立国的，要如何改造古人的消费习惯？”

第六节 贸易的讨论（二）

季思退不屑道：“这是我大清之伟业非大明之盛世也。”

“虽然不想卷入某些无味的争执，但必须说这是事实。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商业活动必然更加活跃，而这反映出的就是人均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较高水准。”马上有明粉支持化工部部长的观点。

“还有一个因素是清末厘金极重而明代几乎没有税关。所以清末商品流动其实很差大家都倾向于本地化的自然经济生产。”季思退继续道。

杜雯侃侃而谈：“明后期商品化率提高的结果就是剥削的加重和社会的动乱，旧中国一百年也是如此。另外，清的商品化率低和地主乡绅势力受压制，人口增加和旧交通环境下城镇人口承载力不足有关。”

“不要谈的太远了。”马千瞩制止了杜雯的继续高论，杜雯听话的闭嘴了。

“我觉得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夸大了，一般老百姓有多少消费水平，D日到现在大家有目共睹，诸位觉得这样的社会有多少购买力？”

“你这个比喻不大好，21世纪的临高的消费层次也不高。”

“即使是21世纪的临高，它也是个商业社会，而非自然经济社会。区别很大。”

“拿不管是哪个时空的临高来做例子是没什么意义的，”文德嗣说，“正如对那些改革开放初期期望在中国能够‘每个中国人买我一样东西’就能发财的外国资本家一样。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还是不会买他的东西。消费能力自古至今是只集中在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地位其实和这些资本家是一样的。市场看似广大，但是我们只能挑选那些有能力的地区去销售。广东、江南、京师才是我们商品的销售市场——其他地方就自动忽略好了，中原和西北的老百姓连当太平狗都没门，不会来消费我们的产品。”

罗铎说：“这些地方就自动过滤好了，只谈文总说的可能的目标吧！没有厘金，商品流通性就好么？根本问题是老百姓没有钱，他拿什么来消费？这跟消费习惯没关系，没钱自然要节省。之所以不消费，还是一个字：穷！”

“我看未必：看本地的地主就知道了。再怎么一个土财主，其实顿顿吃细粮、吃肉都没问题的。但是消费水准呢？多数地主平常还经常吃番薯粥。肉也是逢年过节才吃。”

杜雯说：“宗族小农经济条件下很多情况下劳动价值加勤俭节约是积累原始资本的唯一出路。农业劳动的习惯使人们回避投机主义价值观和风险价值观。”

于鄂水点头道：“所以说，走内销商业路线就必须从改造消费习惯开始，但具体要怎么实现呢？”

“培养中产阶级。底层人民的购买力是很有限的。”

“太简单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万能论。”杜雯对这样没深度的发言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习惯至少要做到三点：一、改变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加上改变农业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二、缔造出一个“中产阶层”；三是提高整体人均经济水平。第三点在古代或者二次工业革命前是个过于缓慢的过程，穿越者有生之年不要指望全国人均经济水平有几倍的提高。第二点要注意：不是资本家或地主阶层，不过要克服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规律缔造一个枣核性社会依然相当困难。而且在古代人均经济水平有限及提高不可能很快的情况下枣核性社会依然是对社会稳定有破坏作用的。总之：自然经济社会是个相当稳定的体系，要改变它不付出大的社会动荡及代价是不可能的。”

枣核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富豪和穷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则是占绝大多数，社会财富也聚集在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的枣核型人群与财富结构。

“一听女王念主义，头就是注定要疼的。不过去掉那些华丽的辞藻我还是觉得你说得不错。”何影说。

马千瞩说：“不要人身攻击。有论点谈论点，大家围绕问题谈。”

“我也赞同罗铎的说法，还是要从经济角度入手来看消费习惯。”吴南海说话了，“有钱了自然会消费，还要找消费习惯。每天愿意多等半小时时间，只为了那一块钱车票的公车。这样的家长往往却愿意花上千块钱为孩子报名补一个所谓的艺术学习班。”

“不然，不然。经济条件只是一个因素。比如大家都觉得卖肥皂是个方向。其实无论是自家用还是帮佣的，亲手用到肥皂的基本都是下层劳动人民。而这种节俭的习惯往往并非出自某种责任心，而是纯粹的习惯使然——纵使是在洋人宅里帮佣的，也会习惯成自然地为主人作不必要的节约。”

“我们的肥皂算是奢侈品一级的。专门给太太小姐用，对了名妓也可以啊，秦淮八艳现在应该已经成名了。给她们试用不就成了活广告了？”

“那才能卖掉几块啊？！”

“其实肥皂的需求应该是很大的，凡大多服务行业便有相当之需求。不论是妓馆、食栈、药堂、汤浴、戏楼、艺苑还是矿场、布坊等等，这些就已经是巨大的市场了，哪怕没有肥皂用皂粉都是一个概念。何况肥皂的成本并不高，中户之资已足矣，莫非真只有小姐太太才有需求？实用者多多尔。”

艺苑：文学艺术荟萃的处所。

何影说：“话虽然不错，但是有需求并不等于你的产品就能满足这个需求。没有肥皂有别的。另外，肥皂功能的指性并不因没有而消失，只不过用别的办法替代罢了。象猪胰子、皂角。特别是皂角几乎就是免费的。肥皂再便宜，能和树上摘下来不要钱的皂角比？”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穷’字了！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消费习惯并非无缘无故。”王洛宾说，“于鄂水说的这些资料，时间、体力、舒适、便利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能节约哪怕一个铜板，就可以尽情挥霍这些‘免费’的元素。而且直到现在，也有些老人的消费观念是只看价格不看品质。因此我认为，商业路线的与其考虑搞什么靠先进的未来产品打开市场，不如通过科技优势压低成本生产当时普及的产品，靠价格优势赚取利润。”

“打一个比方，有穿越众用更少的成本做出更好的纸张，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或者有较不错的办法做出更好更省油的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甚至是一点不错的创意，让瓷器物件更功能化、艺术化，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有新的冶铁工艺，改良铁器，提高铁质而价优，这不是商机？哪怕就是奢侈品级，只要把握住了创意，高端市场的利润同样可以促成不错的商机。”

再怎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也是需要输入商品的。老百姓不是不消费，而是没更好的产品让他们消费。晚清五口通商后节节上升的入口数字就能说明这一点。煤油、火柴为什么能挤占中国市场，中国人并没有在清末那几十年里突然变得富裕，只不过煤油火柴这些东西比过去的产品要好用的多，在使用成本上却没有增加多少。

现实世界里中国国内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被打破的过程就是这样。并没有多少新概念，但是更便宜、稍微好用一点点的洋货倾销打破了原有的小范围经济体系。

“这么说来，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外贸商品了。”

“嗯，在我看来，三酸二碱一投产，我们最有优势的大众产品就是纸了。”

纸的消费量非常巨大，消费层次又多，从写圣旨到擦屁股用，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纸。以穿越者掌握的化学制浆技术，在这个时空里足以让全国的纸作坊都倒闭——前提是穿越者的商业网络能够触及到全国。

“缝衣针和火柴也可以。我们就立足于这三样产品的销售好了。”马千瞩说，“现在的贸易主力玻璃制品还是只能作为奢侈品啊。”

“奢侈品也要一分为二的看。”文德嗣说，“玻璃镜子现在是奢侈品。按广州行情，鹅蛋镜都卖到上百两了。这样的价格只有那些有钱人能买得起——大家不要被出货量迷惑了，广州可是当时南中国最繁荣的城市，有钱人多一些罢了。我们要把市场的目光看得大一些。让那些中人之家也能消费得起。”

“降价吗？”

“不是单纯的降价。而是把产品的档次分出来。”文德嗣对这个问题考虑很久了。少量暴利的奢侈品，在总得盈利水平上是无法和海量的大众消费品相比的。只要看看20世纪的世界500强企业就能知道，占据企业规模、利润和销售数字宝座前列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提供普通大众消费品的企业。

“镜子没技术难度，我们掌握了玻璃的制造技术之后，批量制造玻璃镜只是时间和原料供应上的问题了。”文德嗣说，“趁这个机会，开发一个完整的镜子产品系列。从卖给有钱人的等身的大玻璃镜子，到一般平民也能买得起的毛边小镜子，我们都要生产。”

第七节 贸易的讨论（三）

从大家的反应来看，文德嗣知道这个提议的反响不大热烈。这时莫笑安说话了：“文总，你说得道理是没错，但是镜子现在是我们的拳头产品，给老百姓已经留下了奢侈品的形象。如果我们贸然去做廉价产品，我怕对高端的产品线不利——”

文德嗣回答他说：“你看，你觉得大明的人能买多少面镜子？”

莫笑安说：“前几天广州联络站发来消息了，年后已经有一批镜子送到了京城发售。据说连铺子都被挤破了，伤了好几个人呢。高家正促催着发货呢，说有多少要多少。”

“现在一面镜子卖多少银子？”

“广州行情：墨玉镜零售价在八十到一百二十两之间，其他颜色的在一百到二百两之间。”

“鳄鱼，你说广州这样的地方，中等阶级的收入能有多少？”

于鄂水说：“这个范围很大了，一般的店伙，大约在月一两到二两这个水平上。广州派遣站聘的那位大掌柜，过去是每年二百四十两，算是大明的高薪阶层。”

“月收入一二两的小市民肯定买不起，连大明的‘高级白领’买我们的镜子估计也得咬咬牙。剩下来随随便便能花几百两的富户有多少？我猜最多几千户吧。那么，咱们上个月出货的数量里面，镜子就有1200多面。市场迟早要饱和。”

“有些富户可不只要一两面镜子啊。有钱人的小老婆都是十个八个的，不得一人一面，不然女人吃起醋来还了得。老婆多，孩子也多。女儿、儿媳妇不都得置办点？”

听了莫笑安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还有就是广州周边的富户，都有来买得。”莫笑安说，“包括福建那边的，听说江南也有商人来接洽高举，要求进货呢。他们一旦开始进货，一次性就是上千面吧？总不见得只进几面镜子。”

“大局来看的确形式很不错，但是产品线要有长期的考虑。”文德嗣心想这莫笑安的商业意识很一般么，下次得把他换下来，可惜两个专业销售都在广州……

“镜子对我们来说成本微乎其微，多出一些，扩大用户群体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说高档产品，这个交给广州派遣站去考虑好了，他们养活了那么多珠宝匠人，把镜子毛坯折腾的奢华些很容易。我的想法也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能用上镜子。”

“我们就不能考虑将镜子销售到其他地方吗？比如东南亚一带？”

“可以倒是可以，所以我们才要做澳门工作、刘香工作和诸彩老工

作。”文德嗣解释着，“澳门不用说了，本身就是一个窗口，后两者都掌握有相当广泛的海外贸易网，通过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倾销到东南亚。”

“我们自己直接经验好了，为什么要给他们去发财？”李海平对这个问题很不解，在他看来执委会实在有些太高估了这些海盗头子的力量。

“再说一遍，这个阶段我们不宜多结仇。这年头也不是自由贸易的时代，当海商还是要有些本事的。”文德嗣说。

可以说1629年的中国海商是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但是利润广阔的空间。

官商盗合体的郑芝龙，基本控制福建到日本航线，经过这个地区的贸易船，都得缴纳买路钱，否则必然遭到打劫。而且日本幕府也仅仅开放少量城市进行外贸，外贸对象极少，有些地方大名的港口也可以进行贸易，但是每船同样收征1000两银子贸易费。

葡萄牙、英国、荷兰商船队亦商亦盗，碰到硬的如郑家一样要纳税，碰到软的就抢。

西班牙醉心于东南亚殖民和奴隶贸易，基本控制菲律宾和马来群岛地区。他们虽然严重依赖中国的海商提供殖民地的物资和人力，但对加入与中国贸易力不从心，只好靠马尼拉大帆船不断的从美洲殖民地运入白银来诱惑中国海商前来贸易。由于过于依赖华商华人，西班牙人对华人产生了病态的恐惧感，对华人的打压控制不遗余力，华人华商受限很多。

荷兰拥有中国海最强悍的海上舰队，但是作为后来者，没有好的立足地。为了寻求新殖民地，妄图控制台湾和澎湖。跟郑家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直到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荷兰也在英荷大战中失败最终步向衰退。

越南南北朝，北朝要进行港口贸易同样需要交纳1000两每年。南朝开放了一个城市专给华人贸易。越南南北朝都自号小中华，却南北各自找了洋人当撑腰的：北朝得到荷兰人的支持，南朝则是葡萄牙人。

英国人作为后起之秀，虽然来得晚了，在这一带没有找到立足点，却时时刻刻都想打入这一市场。

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得整个东亚-东南亚海域成了达尔文式的丛林。

穿越者固然船坚炮利，奈何人丁稀少，特别是缺少船只和水手，地理环境也不算有利，暂时还没有资格参加这一海上大狂欢。利用那些强大的海商集团的现成网络进行销售成了唯一的选择。

“中国商品在东南亚很受欢迎，本来是绝好的赚钱路线，而且东南亚的许多特产也是我们需要的。”钟利时不无遗憾的说，“现在我们捞不到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出口权，卖镜子也不错。我记得中国铜镜过去就是传统的出口商品。”

“贸易谈得这么热烈，进口出口的，但是船呢？”李海平继续质疑。

“运力不足啊。”文德嗣叹息。

穿越者眼下的状况有点象日本，临高本身出产的工矿原料很少，穿越者销售的商品、重要的工业原料都依赖船只进出口。不仅如此，即使是从盐场村到百仞城的食盐运输——虽然穿越众修通了两地之间的简易公路，但是因为缺少畜力和车辆，大宗的海盐制品还是用船只运输到博铺进行转运。

这使得穿越众对船只的依赖性很大。自从百图村攻略行动之后，穿越集团的船队保有量一下子突飞猛进。此时已经拥有70吨级的双桅海船3艘，分别是“登瀛洲”、“伏波”、“通济”，2艘40吨级单桅船和十几艘小型的船只。这些船里除了“伏波”是按战舰装备的之外，其他都是用作运输船的。5艘大中型船只中除了伏波因为有武装，不宜进入广州港之外，全都是专跑广州航线的，运来了大量工业部门急需的物资。问题是运送的速度依然赶不上工业部门的需求。帆船速度慢，运载量又偏小。海上力量部有心想扩大船队的规模，奈何水手问题一直困扰他们——几大海集团准备决一死战的前景使得水手奇缺，不管是刘香、郑芝龙、诸彩老，甚至大明的地方官，到处都在招募沿海的渔民和有出海经验的人。穿越集团显然不大被老百姓看好。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造大船，最好是造有动力的船只。”李海平说，“不说太大的船，起码也得是个载重吨二三百的吧？有动力的话，速度就快很多了，而且对水手的需求也会少很多。登瀛洲就比其他几艘船都快，要不是老是没柴油的话——”

“文总，不是计委已经批准建造一条双桅纵帆船了吗？这种船应该有200吨吧？水手只要10个人。”

“造船哪有这么简单。很多设备都没影子。要造船，先得把船厂的设备配套完成了。”文德嗣也为这事头疼：造船毕竟不是造船模，当年瑞典人复制哥德堡号前后历时将近十年，一大半时间都是在考据当时的造船工艺。这还是在瑞典人资料齐全的前提下。



哥德堡号：是大航海时代瑞典著名远洋商船，1739—1745年曾三次远航中国广州。第三次回航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船员们可以肉眼看到陆地时，“哥德堡”船头触礁随即沉没。1993年—2003年6月，经过十年的精心打造，瑞典新东印度公司使用18世纪工艺制造的“哥德堡”号新船顺利下水。

“这事我们抓紧，先把船厂配套完成了。你需要什么开个单子，一会我们和机械部门单独开会解决。”

“至于发动机的问题。”王洛宾说，“我觉得不管是蒸汽机还是自制单缸柴油机，对我们的工业能力来说都不是问题。特别是单缸柴油机，不仅可以作为船用发动机，还可以满足很多方面，比如农业上用来牵引小型农机具、抽水甚至作为短途运输工具的原动机都能用。燃料也好解决。就算没柴油，先用植物油或者煤气也凑合了。”

单缸柴油机的制造技术是内燃机中最简单的。最早问世的内燃机就是柴油机，而且早期的柴油机烧得也不是柴油而是植物油。

吴南海马上支持：“这个好，我这里好多小型的农业机械，都苦于没有动力机用不了。”

王洛宾继续道：“我们自己制造的单缸柴油机虽然暂时在功率不可能常柴货相比，但是一般运用足够了，电力不足的话工业设备也可以用这个来驱动。早期的工厂设备都是用蒸汽机或者其他动力机驱动的。考虑到自产电动机有一定的难度，未来的工厂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需要用蒸汽机或者柴油机来驱动。”

第八节 平板玻璃厂

长达一天一夜的五年计划会终于在马千瞩不断的“就事论事，不要跑题”的提醒声落下了帷幕。各个部门根据会议上制订的五年计划总则开始实施。

这个总则相当笼统，具体到每个部门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计委只下达近期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如何达到目标，依赖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部门之间的文件在OA上满天飞，虽然穿越众里各行各业的牛人和废材都不少，但是谁也没有协调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运作的经验，笑话自然是不少的，某些浪费也是存在的——经常出现某个项目进行到一半才发现配套的项目还没影子，只好停下来等待。正如马千瞩所说：“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搞计划经济，交点学费是正常的”。

马千瞩现在看到的就是玻璃厂的扩建报告。

轻工业部现阶段的目标是镜子和窗户玻璃。要制造这两样东西，就得有平板玻璃的制造能力。穿越集团中的多数人都看过凡尔纳的《神秘岛》，知道平板玻璃是首先吹制一个长圆形的玻璃泡，然后慢慢得将它滚动整形，最后生产出一个圆筒型的玻璃筒，再用金刚刀去除两端，接着纵横切开之后重新加热使其软化，再摊开成为玻璃板滚压平整。这个工艺被非常形象的称为人工吹管摊片法。

就描述本身来看这种方法实施起来很容易。然而当大家去实践这个过程的时候才发现凡尔纳大大的弱化了制造中的专业技能的要求——大概也是从书里抄来的。

19世纪早期开始这种工艺取代了更老式、更费事的冕状平板玻璃制造法的，但是它还是需要玻璃工匠有很高超的精巧技术和很强的判断力，采料工匠要能恰当的估测出制造圆筒所需要的玻璃液用量。经切开摊平后，能够制成给定尺寸和厚度的玻璃板——如果这对仅仅希望做出产品的穿越众来说不成问题的话，那么吹制工匠的技术就要难得多：他必须将熔融状态的玻璃不断的摆动、旋转，以保证整个圆筒达到均匀的厚度以及正确的总体尺寸。用这种方法制造的平板玻璃，需要五种类型的熟练工人参与：取料工、吹制工、定位工、切割工和平整工。最后，玻璃板还得进行打磨和抛光处理，才能做出可以作为窗户玻璃或者镜子的平板玻璃。

其中包含的技能、技术、经验，根本不是半路出家的穿越玻璃匠能够掌握的。特别是吹制工的技术，在当时的玻璃工场里都是经验最丰富的老资格工人——即使是林肯岛上的五个人，也未必能做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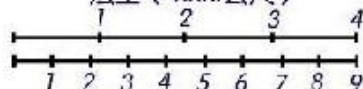
150°30' W

林肯岛

西经 150°30'

南纬 34°57'

法里 (4000公尺)



英里 (1852公尺)

34°57' S

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

华盛顿湾

太平洋

太平洋

34°57' S

联合湾

- 1 花岗石宫
- 2 石窟
- 3 眺望岗高地
- 4 畜栏
- 5 陶器作坊
- 6 瀑布
- 7 水闸
- 8 达卡洞
- 9 慈悲河桥
- 10 沙丘洞
- 11 蛤蜊场
- 12 甘油河
- 13 美洲豹山洞
- 14 煤矿和铁矿区

150°30' W

林肯岛：为儒勒·凡尔纳所写小说《神秘岛》中气球降落的岛屿。文中林肯岛是由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命名。

最初的四五次试验毫无悬念的失败了，要么根本做不出圆筒，要么玻璃的厚薄不匀，甚至还没摊开就因为应力的问题而爆裂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之后，客串玻璃匠的机械众们终于整出了一块模样古怪，厚薄不均的玻璃板。自然，没有人觉得这东西能够卖出去，

更妄论拿它做镜子了。

“采用平板浇注法吧。”王洛宾无可奈何的看着多出来的许多筐碎玻璃。

“你确定上这玩意？”季思退对玻璃制造是有所了解的，“这可以算是工业规模了。”

王洛宾慨叹道：“工业规模就工业规模吧，我们不缺技术，可是缺有技术的工人。只好用规模来弥补技术了。”

浇注法的平板玻璃，又叫“法式平板玻璃铸造体系”。1688年开始在法国批量制造的，到1760年的时候，法国平板玻璃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000吨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窗户玻璃和四轮马车的车窗玻璃。

它和人工吹管摊片法做出来平板玻璃是有很大的不同。优点是能够生产出更大的玻璃尺寸，几乎可以三倍于吹制法。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也低得多。缺点是固定资产的投资非常大，如果说前一种摊片法还是手工作坊式的制造，那么浇注法就完全象一座近代化的工厂了。

要不是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上的平板玻璃完全是空白的的话，投资平板玻璃是很难赚到超级利润的。英国人于1691年第一次引进彻底失败，第二次引进也差点因为成本和损耗率的问题而破产。

“好吧。”马千瞩知道同意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增加固定资产的支出。为了试制平板玻璃，冰风设计的玻璃厂扩建方案把马千瞩吓了一跳：这还是那个工棚式的玻璃作坊么？一座钢架结构的大跨度厂房，车间内有熔窑和煅烧窑各1座，另有10座退火窑。整个车间里有数百米长的陶瓷管道用来收集窑内的废热进行综合利用。



钢架结构厂房：钢结构厂房主要是指主要的承重构件是由钢材组成的。包括钢柱子，钢梁，钢结构基础，钢屋架（当然厂房的跨度比较大，基本现在都是钢结构屋架了），钢屋盖，注意钢结构的墙也可以采用砖墙维护。由于我国的钢产量增大，很多都开始采用钢结构厂房了，具体还可以分轻型和重型钢结构厂房。用钢材建造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设施被称为钢结构。钢结构厂

房特点有：1、钢结构建筑质量轻，强度高，跨度大。2、钢结构建筑施工工期短，相应降低投资成本。3、钢结构建筑防火性高，防腐性强。4、钢结构建筑搬移方便，回收无污染。

“规模是不是太大了？”

“不大，这个厂的年产量大概只有200~300吨，”王洛宾在一旁说，“这是联合企业，比原来单纯的小玻璃厂要经济多了。特别是在废热利用和物料流转上，烧结材料之类的前端工序也能够一步到位。”

“退火窑要10个？太多了。熔窑和煅烧窑只不过各1座啊？”

“平板玻璃退火要十天时间，10座退火窑是最最起码的了。否则不能保证连续生产。”

“好吧。”马千瞩知道在专业问题上还是不要争论为好。

玻璃厂扩建工程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浇注法在车间里至少要安装一套的滑轮天车用来起吊和移动装玻璃液的坩锅，加上里面大量的玻璃窑使得车间必须有良好的通风。所以这个车间的净空高超过了6米，为了容纳12座窑，厂房的跨度也很大。

冰风完全舍弃了原先简单的砖柱木梁的结构，改用门式钢架结构厂房——这个本就是他的专业。

选用门式钢架结构厂房不仅施工工期短，而且有防火的作用，用在到处是火窑的玻璃厂内比起用木桁架来说要安全的多。

“你要这么长的钢制桁架，我们的轧钢机还没就位。”季无声有点担心，“也没试轧过。一次怕搞不定。”

“没关系，这个可以用熟铁或者生铁制造的。”

“熟铁？可锻铁吧。”

“对，要彻底简化一些就用生铁铸造，不仅包括桁架，还有很多负重件、立柱我也准备用生铁铸造件。用钢结构好处很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要搞大跃进式工业的人来说。”



桁（héng）架（jià）：桁架是由一些用直杆组成的三角形框构成的几何形状不变的结构物。杆件间的结合点称为节点（或结点）。根据组成桁架杆件的轴线和所受外力的分布情况，桁架可分为平面桁架和空间桁架。桁架杆件主要承受轴向拉力或压力，从而能充分利用材料的强度，在跨度较大时可比实腹梁节省材料，减轻自重和增大刚度。“桁”字念“héng”，由于“桁”字较少使用，误被念为“háng”（行），故此，“行架”由此得名。桁架的定义：由杆件通过焊接、铆接或螺栓连接而成的支撑横梁结构，称为“桁架”。桁架的优点是杆件主要承受拉力或压力，可以充分发挥材料的作用，节约材料，减轻结构重量。常用的有钢桁架、钢筋混凝土桁架、预应力混凝土桁架、木桁架、钢与木组合桁架、钢与混凝土组合桁架。

柱子虽然一如既往的采用砖砌，但是为了加强结构强度，内部砌入了生铁铸造的立柱。整个车间是人字形的屋顶，靠近屋顶的外墙上开有成排的大型窗户用来通风散热，加上车间内还要布置有大量的管道架，效果图看上去已经很类似在另一个时空常见的老式车间的模样了。



老式车间

季无声考虑了一下：“这样的超大件我还真没搞过，不过可以试试看。”

“这还不算超大件。”王洛宾拿了一卷图样过来，“你们还得铸造这么个玩意。”

图样是一张大乒乓球台一样的东西，下面有厚重的台架。季无声看了下上面标注的尺寸，吃了一惊，尺寸非常的骇人：长3米，宽2米，厚达150mm。

“全部用生铁？”

“至少台面要用生铁铸，架子你能用其他材料吗？”

“这么大尺寸的生铁板，不用钢铁是肯定支撑不起来的，起码也得是钢筋水泥台子或者石头的也凑合了。”

“这铁板不能固定，得能推着走。所以一定要架子。”

“见鬼，真TMD刺激。”季无声骂了一声，不过心里也觉得很痛快——不来这异时空，这种体验在钢铁厂里干一辈子也不会有。他稍微计算了一下，整个台子加上支架之后，会重达8吨。

“这么个大铁桌子干什么用？”萧白朗在纸上分解着未来的巨大铸件的结构，他负责设计制造翻砂模型。

王洛宾解释道：“熔化的玻璃液就浇在这上面的。然后再在上面摊平。”

“用其他材料不行吗？8吨生铁啊！”萧白朗接着被自己算出来的砂型体积吓了一跳，“还要这么多的型砂和炭粉！”

“铁倒是没关系，生铁库存就有二百多吨。马上还有一船来。”季无声拿着图纸来看去看，不出以外的话，这是他们有史以来铸造的最大的铸造件，恐怕也是未来几年里最大的铸造件。工能委里高人虽然不少，多半都是搞机械的出身，铸造只不过是懂一点皮毛而已——他有些踌躇。

“试试看吧，凡事都有第一遭的。”王洛宾鼓动着。

“行，我们试试看，不过督公，这事你得批准我们再造二三座大型化铁炉。”季无声的理由很充分：现在只有一座化铁炉，每炉最多也只能出1.5吨铁水，8吨重的铁台虽然可以分解为几个部分浇铸，但是没一个部分是可以一炉铁水就能搞定的。

“真是劳民伤财。”马千瞩越看越心疼。虽然以他的见识明白这是必要的技术升级。要搞工业，就得舍得在基础产业投入。钢铁厂规模扩大写没什么坏处，而且现在造了这么个大台子，以后穿越者就有造大型铸件的经验了。

“好，我同意。”马千瞩在项目单上签了字。

第九节 平板玻璃生产线

要做浇注的平板玻璃，穿越玻璃匠们首先要寻找一种合适的配方，常用的配料表是：硅砂，洗净，过筛；碱盐——用海草草木灰替代；生石灰，用水熟化后过筛；硝石。最后则是碎玻璃。

季思退指挥人先把所有的原料投入烧结炉进行煅烧，以去除掉水分。出炉之后再将烧结块切割成小块。逐一的投入到坩锅内进行熔化——烧结料的体积比玻璃液要大得多，所以必须等前面的熔化之后才能投入新的原料。

这些工作全部是由学徒们进行的。从广州收容来的孩子中间，年龄较大，不适合读书培养的孩子编入学徒总队，采用徒工制教育。学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有基本技能的技术工人。对穿越集团的工业发展有重要作用——根据展无涯等人的估计，3~6个月之后，工业部门多数简单工种都可以由本地的徒工来担任了，拥有高级技能的穿越众可以把精力放在更复杂、更精密的工作中去。

学徒总队采用集中住宿，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每天早晨6点起床进行早锻炼，跑步做操。随后吃早饭，在服装和伙食待遇上面他们甚至比学校的孩子还要好一些——毕竟在工厂里劳作的消耗要比读书大得多。伙食标准是每天保证2570大卡热量。供应的品种和穿越众差不多：糙米、红薯、蔬菜和鱼制品。没有油脂或者肉类。

7点开始整队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中间供应午饭。晚饭后再集中学习文化一小时。9点就寝。徒工们没有假日、没有工资，不过孩子们都还算适应——毕竟这里吃得好，住得好，衣服齐整。师傅们也还和气，没有外面学徒那样随便打骂的。而且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在学外面根本学不到的了不得的新本事。对于少数流浪习气已深，不肯干活的孩子，穿越众自然没有兴趣和时间来改造他们的人生观——最后去处就是劳改队，在那里待过几个月之后，他们都会哭着喊着要回来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回来的。

看着穿着肥大的靛青色土布工作服，戴着藤安全帽在小队长的带领下驯服如羔羊般的走进车间的少年们，白雨慨叹道：“我算是知道为啥马克思说资本家是罪恶的了。”

“你个民猪分子瞎掰个P，快点干活！”萧白朗爬在桁架上，正在克服一个巨大的滑轮组，这套天车的链条是昨天他在链条轴承车间里自己加工的。

“NND，这是残害少年儿童啊——”白雨虽然是搞电脑网络出身，在另一个时空也当过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到车间里来是为了给教育部制订工业学校的章程，没想到一来就被抓差打下手。

“不残害少年儿童就换你被残害了。”萧白朗虽然眉清目秀的伪娘面孔，严肃起来很女王样，白雨只好闭嘴了，他嘟囔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也是党一贯提倡的。”

“这里没啥社会主义，”萧白朗拿着把榔头狠命的锤着不听话的滑轮，“我们叫啥？对了，上次杜雯说了，说我们有寡头权贵主义的趋向。”

白雨还没等说话，只见那边的小队长一脸严肃的向季思退啪得来个德国式的碰脚跟立正，举手报告：“报告：学徒总队第一工业大队第三中队第一玻璃小队向您报到！应到11人，实到11人。报告完毕！请您指示！”

玻璃小队差点没让爬在桁架上的萧白朗和下面的递送工具的白雨笑得岔气。

季思退严肃的一挥手：“稍息！”他看了下这群被陆军调教了几个月的半大孩子，一个个努力的挺胸叠肚展示自己的“军容”。他忽然发现小队长的左面袖上居然多了一个臂章。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些图案——大概是官衔标志吧？陆军这群人还真是会搞这套。

“今天的工作是继续进行玻璃料的烧熔工作实习，你们将分为三个小组，进行跟随实习。大家带墨镜了吗？”

“带了！”所有孩子都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

“好，开始实习！”

装满玻璃料的坩锅在熊熊燃烧的玻璃窑内加热，每隔一段时间，季思退就会取出一个坩锅，查看其中的情况，添加玻璃料。

“大家注意，坩锅里现在出现了一层不透明的白色浮渣了。”季思退披着个石棉布的头巾，戴着墨镜对着几个学徒讲授着。

“这个我们叫它玻璃硝水，是使用硝石澄清玻璃液的产物，里面包含了很多杂质，要把它捞干净才能做出澄清透明的玻璃来。”

几个十多岁的学徒一脸严肃的盯着坩锅里发红灼热的玻璃液，不断的推着鼻子上下滑的墨镜。

“在整个熔炼过程中，虽然坩锅是闭口的看不到。但是作为玻璃工人要经常注意着产看坩锅里的情况——”

这时候有个学徒举手了。

“你说，什么问题？”

“季师傅说要经常注意看坩锅里的玻璃液，但是这个坩锅有盖子，每次要看都得把坩锅移出来——上次王师傅说到熔炼的时候特别讲过要保持好温度。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盖子去掉呢？这样不就可以在炉口直接看到坩锅里面了？”

“因为玻璃是不能受到污染的，否则就做不出澄清无暇的模样来了。煤烟容易飞散，开口的坩锅里会掉进去。明白了吗？”

众学徒一起点头。这时又有学徒举手了：“为什么不用木柴烧火？木材烧起来比这种黑煤干净。”

“好，问得好。”

接着他解释了几分钟燃料的热值、成本和获取的难易度问题。众学徒听得似懂非懂。

要把这群几个月前还在城市乡间流浪，大字不识一个的明代流浪儿培养成新的产业工人，工业众算是不遗余力到了极点了。技能培养还算容易，中国人向来以吃苦耐劳，聪明勤恳著称的，但是培养出新的思维模式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反正能讲则讲，不求能理解，先把观念灌输进去再说。

季思退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兴。”“我叫黄中山。”

“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好。”季思退不遗余力的夸奖着。这样的孩子不多见，得大大的鼓励才行。

玻璃液在经过一整夜的熔炼之后，俩人一组小心的用抬架将坩锅从火窑里取出，小心的放入天车下的一个铁质框架上。这个铁质的框架两侧都安装有长手柄，以便于倾倒。

此时坩锅里的玻璃液已经出于红热的状态，黏稠度也恰到好处。坩锅被吊起来由天车运到到生铁的浇注台上。

浇注台最早是在结实的石头台面上铺上铜板构成的。当时的人们认为，铜材弄脏熔融玻璃的程度小于铁材。但是后来在实际生产中发现，铜材在玻璃液浇注到上面的时候很容易开裂。一旦开裂这块铜板就彻底报废了。

英国人在19世纪的中期进行了改进，使用生铁作为平台。穿越者完全模仿了英国人的设计，虽然没有那个台子那么巨大。但是结构完全类似，也安装了脚轮。这样浇注台就可以直接被推倒各个退火窑的门口。不用再使用专门的工具和载具进行移动了。



脚轮：脚轮是个统称，包括活动脚轮和固定脚轮。活动脚轮也就我们所说的万向轮，它的结构允许360度旋转；固定脚轮也叫定向脚轮，它没有旋转结构，不能转动。通常是两种脚轮一般都是搭配用的，比如手推车的结构是前边两个定向轮，后边靠近推动扶手的是两个万向轮。固定脚轮没有旋转结构，不能转动。脚轮有多种材料的脚轮，如铸铁轮，尼龙轮等。在人们发明了轮子之后，搬运和移动物体变得容易了许多，但轮子只能在直线上运行，对于搬运重大物体时对方向的改变仍然非常困难，后来人们就发明了带有转向结构的轮子，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脚轮或万向轮。脚轮出现给人们搬运特别是移动物体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不仅可以轻松搬运，还可以随任何方向移动，大大提高了效率。

机械部门还做了一些小的改进——在浇注台和退火窑之间铺设了简易的铁轨，这是一种直接镶入硬质地面的建议小铁轨，不使用枕木。但是可以大大的节约人力——毕竟推动一个8吨多的台子也是不件轻松的活。

玻璃液被从坩锅里倾倒入台面上之后，工人们就用一个铁质的碾辊将胶状的熔融玻璃推平。平台的四周是用铁条的，保证玻璃液不会被推倒地上。



碾辊[niǎn][gǔn]

整个浇注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被倾倒在浇注台上的玻璃液被很容易的碾平成为一块块的平板玻璃，根据每次倒入的玻璃液的数量不同，还可以控制玻璃板的厚度。然后就是长达10天的退火了。

“这个的确比什么吹管法好用了。”季思退目睹第一批平板玻璃送入退火窑，兴奋的对王洛宾说。

“事还没完呢，退火结束之后还要进行碾磨才能用。”王洛宾说。他记得在书上看到过，这是项非常缓慢辛苦的活计。

在浇注过程中玻璃板上面与碾辊接触，下面和铁板接触，表面比较毛糙。得进行打磨和抛光处理。

打磨工作是在石质平台上进行的，根据王洛宾的要求，采石场专门采了一块大青石，这是种质地细腻，硬度小的石材，作为碾磨平台最合适不过。

碾磨的过程是这样的：需要碾磨的玻璃板下面涂上一层石灰以免其在打磨的时候移动。再在需要打磨的平板玻璃上另放一块小一半的玻璃板，上面的玻璃板上粘有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再固定一只由轻质硬木做的水平轮。接着这只轮子可以将上面的玻璃板来回的移动，从而可以在两块玻璃板之间形成稳定的摩擦。为了增加摩擦效果，要在两块玻璃板之间注入水和细沙。碾磨台的四周还要安装凸起的边缘挡条保证水和砂不会流失掉。

第十节 蒸汽机和锅炉

几个人正查看着玻璃厂的生产进度，不仅平板玻璃，也包括玻璃器生产线，广州站发来的订货中以三种不同尺寸的玻璃酒瓶为主。在现代的玻璃器皿制造中，玻璃瓶是用流水线自动吹制成型的，每分钟制造几百个尺寸一模一样的标准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百仞玻璃厂还是在手工铸造——应该说这方面学徒的表现比某些笨手笨脚的宅男穿越众要好得多——一天的最好记录才二百来个。

“最好能设计条自动制瓶生产线。”展无涯说，“这么手工造，要多少工人才能满足需求啊。”

“等平板玻璃退了火之后，你再说人力的事情吧。”王洛宾的脸色被火光照的发亮，“那碾磨费得人力，比做玻璃瓶多得多了。”

正说着话，李迪带着海兵连的战士，从博铺用划艇牵引浮筏，把十多桶东西运来了。

“碾磨料都到了，签收吧。”李迪吐了口气，身上湿淋淋的——过浅滩的时候他不得不身先士卒的跳下去推筏子，免得被礁石撞碎。

“这些东西可都是海军采集的，挖砂子可费事了。以后造啥东西要给我们优惠啊。”李迪不忘丑表功一番。

“好说，砂子都分过级了？”

“分了，从粗到细，用你提供的筛子筛得。一共三种，每种3桶。应该够你用了。还有3桶硅藻土。”

碾磨玻璃的时候先用粗砂，再用细砂，然后是专用的极细微的蓝玻璃磨料，这个穿越众自己加工不出来，就用最细的砂代替。

这一系列的碾磨完成之后，接着用两边都有把手的碾辊包上一层羊毛毡，再撒上硅藻土或者刚玉粉进行最后的打磨抛光处理——本地有硅藻土储量。

整个打磨不但费力而且费工，所以玻璃厂也是瓦特和博尔顿的蒸汽机最早用户之一。穿越众为了节约人力，自然也得求助于这一工业神器。



马修·博尔顿：英国制造商和工程师，投资生产并推广瓦特的蒸汽机。博尔顿预见到工业上将大量需要蒸汽动力，因而极力主张瓦特设计往复式旋转引擎和瓦特式引擎，并在他的厂里用作研磨机的动力。1786年，博尔顿将蒸汽动力用在造币机械上，为东印度公司铸造了大量硬币，也向皇家造币厂提供机械设备。

“你的蒸汽机鼓捣的怎么样了？我们机械组打算仿制一个。”展无涯终于公然对李迪的秘密打起了主意。

李迪的蒸汽机是从美国搞来的小型蒸汽机套件，在美国属于是蒸汽机爱好者们的玩具，和许多人玩超轻型飞机组件是一样的性质。

“能运作了，但是马力很小，才12马力。”李迪说，他花了差不多三个月才组装完备，结构袖珍轻巧，可以安装在海军的大型划艇上使用。

机械组决定去参考一下这台机器，于是全体人员一起去了博铺，看到了那台安置在海军艇库里的机器。

“这个搞不定，我们还是从最简单的瓦特机开始吧。”展无涯看了李迪的机器之后说了这么一句。整个蒸汽机从原理来说并没有超越他们的知识层面，但是其中运用的许多加工手段和材料不是穿越工业能够支持的。

“这台机器倒是很轻便，可惜我们做不出来。”周比利看了之后说，“它的锅炉非常精巧，管路都是钢的，很多部件还是焊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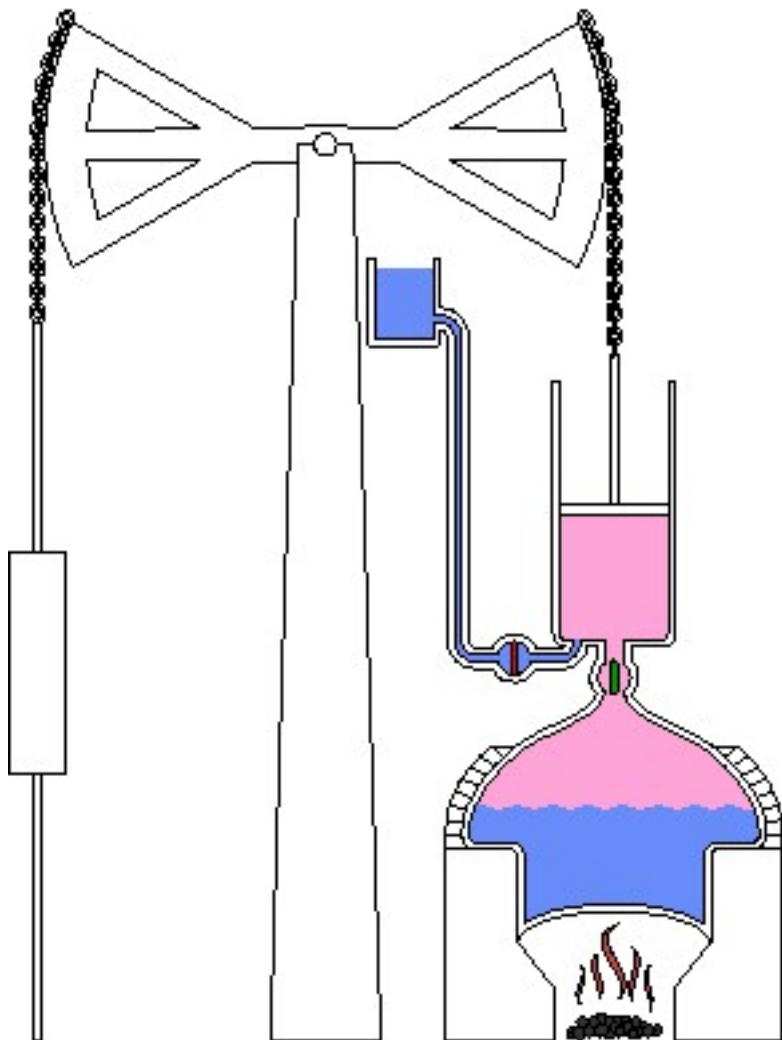


焊接：是一种以加热、高温或者高压的方式接合金属或其他热塑性材料如塑料的制造工艺及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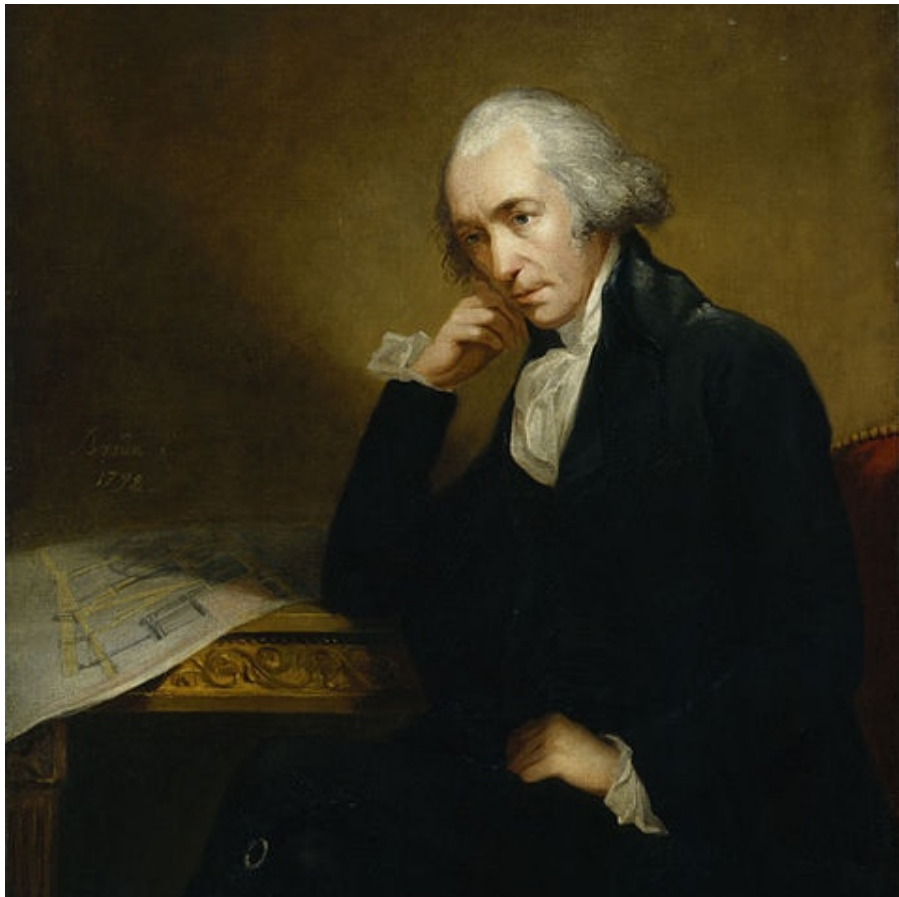
“没有焊接，怎么做锅炉呢？还有高压火管、橡胶密封件——橡胶件好像也没带多少，再说也没有现成的规格可用……”李迪苦恼起来。

“我靠，你从哪里听来的奇谈怪论？！做蒸汽机从来就不需要橡胶做什么密封件！”萧白朗啐了一口吐沫，“别说钮科门、瓦特那会，就是到了多胀式的时代也没用过橡胶密封件啊？”

托马斯·钮科门：是英国工程师，蒸汽机发明人之一。他发明的常压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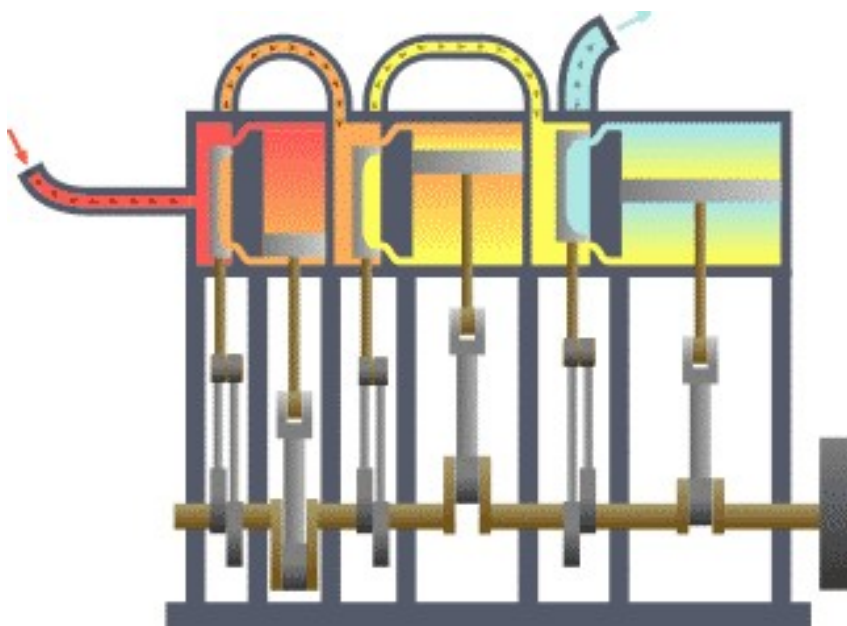
纽可门蒸汽机：大约在1712年，纽可门综合了帕平的气缸活塞和塞维利靠冷凝蒸汽形成真空抽水的优点，将抽水的工作机构和提供动力的蒸汽机完全分开。这一分离标志着纽可门蒸汽机的完成，纽可门机在当时非常成功，连续使用了有60多年，在瓦特蒸汽机出现以后，还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申请专利需要昂贵的费用，纽可门机并没有申请专利，这或许也为纽可门机的广泛使用提供了条件，纽可门机成为煤矿抽水的必备设备，以至于大学里都在教授纽可门机的工作原理（这为瓦特的出场准备了条件）。纽可门机的出现标志着蒸汽机革新中第一阶段工作的完成，纽可门机一直使用到18世纪60年代，瓦特对纽可门机的改进标志着蒸汽机的演变进入第二阶段。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年1月19日 — 1819年8月25日）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以后又经过一系列重大改进，使之成为“万能的原动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他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新时代，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简称“瓦”，符号**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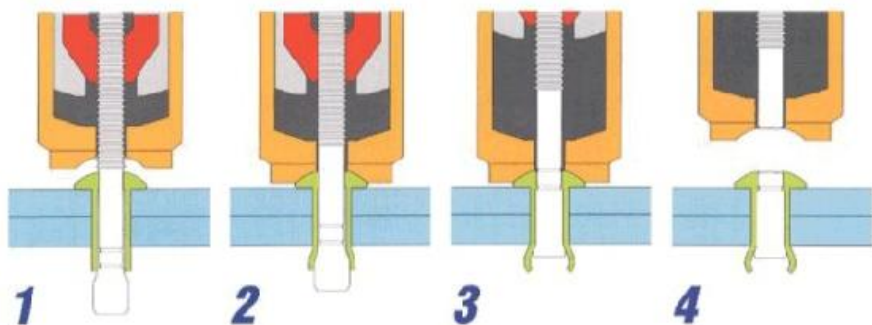
瓦特蒸汽机



多胀式蒸汽机：从锅炉出来的高压蒸汽首先推动第一个和最小的一个活塞。当这个活塞开始后退时一部分扩张的蒸气被驱入第二个汽缸推动它的活塞，这样继续使用在第一个汽缸膨胀的蒸汽。第三个汽缸使用在第二个汽缸中膨胀的蒸汽。

“的确不需要的，”展无涯说，“至于材料也用不着什么钢，早期的蒸汽机身上也根本没有钢，不是生铁就是熟铁，手工敲敲打打也行了。我们的材料和加工水平够瓦特直眼了。”

他叹了口气：“可是我们不会玩铆接。没有铆接，就得焊接——用不起啊。”展无涯对这个也不在行——焊接的设备他有全套，耗材也存了一些，不过焊条、乙炔这些东西都没地方补充，用一点少一点。



铆接[mǎo jiē]：铆钉连接，是一个机械词汇，是利用轴向力将零件铆钉孔内钉杆墩粗并形成钉头，使多个零件相连接的方法。



铆钉：是用于连接两个带通孔，一端有帽的零件（或构件）的钉形物件。在铆接中，利用自身形变或过盈连接被铆接的零件。铆钉种类很多，而且不拘形式。常用的有R型铆钉、风扇铆钉、抽芯铆钉（击芯铆钉）、树形铆钉、半圆头、平头、半空心铆钉、实心铆钉、沉头铆钉、抽芯铆钉、空心铆钉，这些通常是利用自身形变连接被铆接件。一般小于8毫米的用冷铆，大于这个尺寸的用热铆。但也有例外，比如某些锁具上的铭牌，就是利用铆钉与锁体孔的过盈量铆接的。

“呵呵，说起这个铆接，不是吹牛，这里大概也只有我会搞了。”周比利得意的说。

“你会？”展无涯记得这个周比利只是个机械维修工而已，专业是钣金工。虽然是搞航空器维护的，属于看起来很美，但是对穿越众没什么大用的专业。



大和号战列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帝国海军建造的大和级战列舰的一号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曾号称“世界第一战列舰”、“日本帝国的救星”。



1945年4月7日，大和号在冲绳岛战役中，被美军飞机击沉于日本九州西南50海里处，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特攻作战精神的炮灰。大和号的沉没，也宣告了大舰巨炮时代的彻底终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焊接技术日新月异，最后在很多领域都取代了铆接，以至于这门技术在现代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展无涯记得很清楚，当年上海外白渡桥拆除整修的时候，安装铆钉的工人是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的。



外白渡桥：是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和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桥，同时也是自1856年以来在苏州河口附近同样位置落成的第四座桥梁。由于处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界处，因此成为连接黄浦与虹口的重要交通要道。现在的外白渡桥于1908年1月20日落成通车。由于其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设计，外白渡桥成为上海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上海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象征。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外白渡桥列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之一。在上海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外白渡桥仍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自1908年落成后，外白渡桥便是成为上海天际线的组成部分。

“全看你了！”萧白朗拍了下他的肩。

“别，铆接活我一个人也干不来。得2~3人一组才能工作。还要有专门的设备。”周比利比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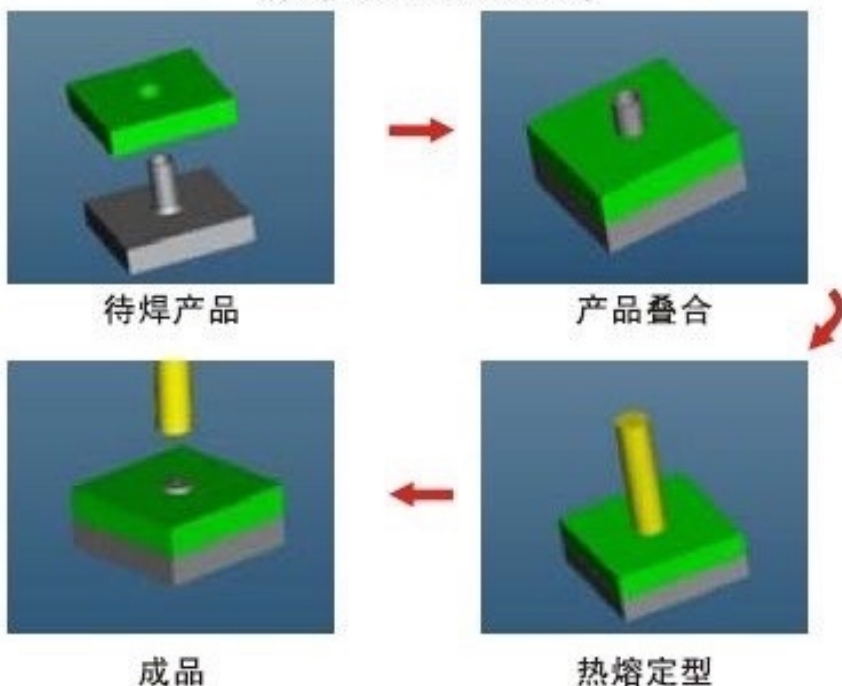
“行，我调几名机械职工跟你学。”

周比利当即在机械厂工棚里开起了学习班，展无涯调了几块铁板和铁梁过来，供他做示范用。

根据他开出的单子，机械厂首先为他加工制造了整套的设备：包括锤子、带风箱的起便火炉还有铆钉。

一般要先对材料进行机械钻孔，然后要需要连接的板材重叠起来，铆工一般是三人一组，一个铆钉加热工，他先将铆钉在火炉中加热到发红，然后用钳子将铆钉递给铆工，由铆工将铆钉敲入铆孔铆上。

铆焊工艺流程图解



铆接大致流程

由于火炉的可携带性不佳，在建造大型的铆接件的时候，加热工递送铆钉的时候是使用甩出去的方式，这样无论是甩得还是接得，都要一手杂技般的技巧才行。

无论要铆接的器物有多大，哪怕是大和这样的超级居舰，它的舰体也是这样由铆接工们一锤一锤的铆接建造起来的。

“这么搞，我们得培训多少铆接工才够？”展无涯看到他们花了好几分钟才搞定第一个铆孔的时候发出了感叹。

“慢慢来，这也是技术活。”

李迪目睹了这一场面，他对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能登上万吨战列舰的希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周比利大概看出了大家的失望情绪，说：“我们不是有空压机吗？”

“对。”

“有空压机的话，铆接工作可以省力很多，这个锤击过程可以用空压机驱动的气锤做。就只需要一个铆工。”

“将来工业水平上去了，还可以用液压铆接机。”周比利说，“不过这个有难度，我们先手工凑合凑合好了。”

第一届铆接工培训班就开始了，根据周比利的要求，从学徒中抽调了部分孩子来当铆接加热工——在过去加热工就是铆接学徒的职务。

掌握了铆接技术，就意味着可以制造蒸汽机的关键部件——锅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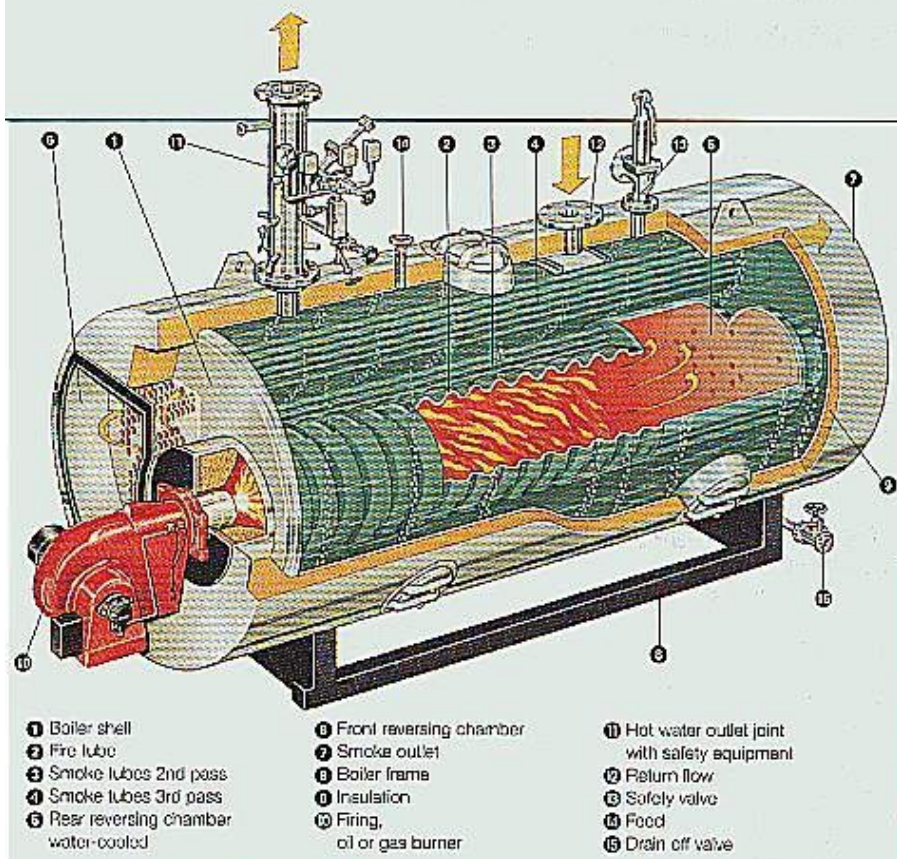
无论采用哪一种形式或者原理的蒸汽机，一台高效率的锅炉显然是蒸汽机的核心部件之一。

锅炉的作用还不仅在于为蒸汽机提供动力，工业上需要的水、蒸汽和温度，都需要锅炉来提供——穿越者能保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很大程度上也是锅炉的功劳，没有锅炉，穿越者就得用洗冷水澡，吃用明火烧出来的满是锅巴的饭……锅炉就原理本身来说很简单，瓦特蒸汽机使用的车箱式锅炉差不多用了150年，直到1850年还在发挥它的作用。当然它的热效率很差。

机械部门打算仿制的是当时比较成功的一型设计：1844年发明的兰开夏双烟道型锅炉，随后被广泛的运用——经过不断的设计、材料方面的小改进之后，它为现代工业一直服务到20世纪。



兰开夏锅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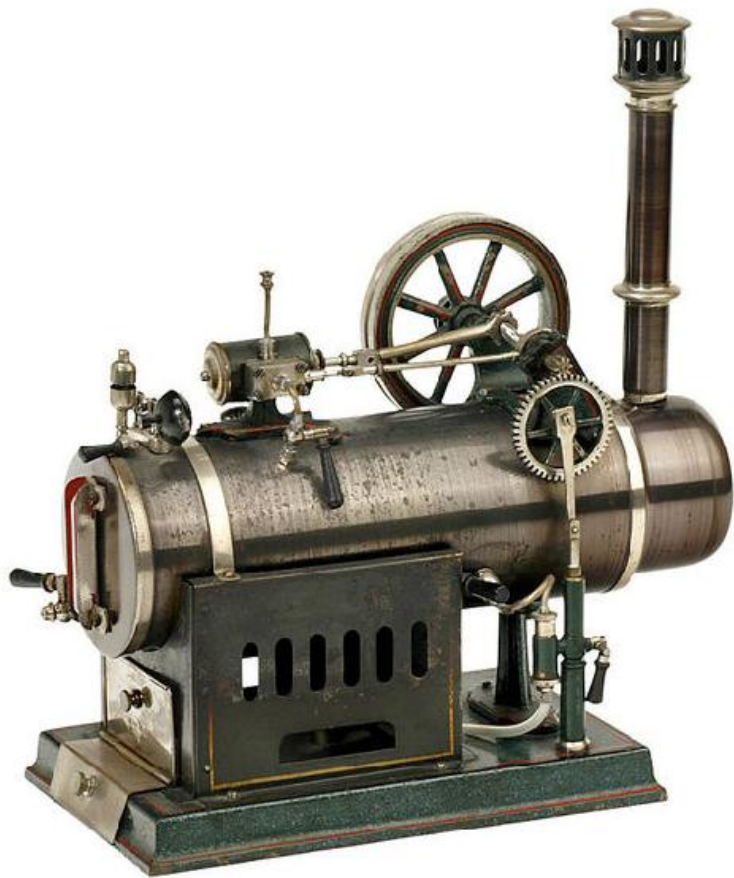


德国标准热水锅炉原理图

兰开夏锅炉的容量较大，能够提供稳定的蒸汽流，它是常压锅炉，不能提供高压蒸汽，因此在蒸发功率上比较弱，使用上也比较受局限。不过它的技术简单成熟，制造也无难度——是用低碳钢板铆接，不过也可以用轧制的熟铁板制造，对于钢产能有限的穿越者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为什么不试制火管式或者水管式锅炉？这个难度不会比兰开夏锅炉大。我们还可以用锅驼机上的锅炉可以作为参考。”

火管式锅炉是1829年由法国人塞甘和英国斯蒂芬森公司发明的，当时是用在蒸汽机车上的。火管式锅炉和随后的水管式锅炉能够产生非常大的蒸汽压力——这对于满足大型船只、机车乃至发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锅驼机：将蒸汽机安放在锅炉上面或旁边，并与水泵、阀门等辅机组成的一个紧凑的整体动力机组。从锅炉来的蒸汽进入蒸汽机，在汽缸中膨胀作功，使主轴转动而输出机械功。锅驼机主要用于无电的农村。它与水泵、水车相配可进行灌溉排水；与发电机相配可发电，提供电力；并可直接驱动脱粒、碾米、榨油、锯木、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中的各种工作机械。另外，大型锅驼机的乏汽还可作为热源，供加热、蒸发、干燥和取暖等之用。锅驼机的功率一般为**10~20**马力（1马力 = **735.5**瓦），很少超过**100**马力。它的类型较多，但基本型式不外乎立式和卧式，固定式和移动式。图为可移动的卧式锅驼机。锅驼机的优点是：可燃用各种地方性的劣质燃料和可燃废料，操作、安装和维修简便，工作可靠，制造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是：升火准备工作时间较长，在暂时停车时必须保持锅炉在热备用状态，热效率较低，装置较笨重。**20**世纪初，锅驼机曾在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边远农村得到应用，许多工厂都曾设计制造过多种类型的锅驼机。但随着小型柴油机的大量出现、电力网的普及和各种能源的综合利用，作为孤立动力源的锅驼机已基本上被淘汰。在石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燃烧各种杂料的锅驼机经过技术改造，有可能在局部范围内得到应用。

“几台锅驼机都在24小时运转，不会给你拆开来参考的。”

“用不着拆锅驼机火管式、水管式锅炉的结构我们也很清楚。”王洛宾说，“关键是材料能过关吗？这可是高压锅炉，没有高压锅炉管的储备，自产的钢管的性能——”

第十一节 简易轨道交通

“老高压锅炉用的就是就是熟铁管。”一个胖子挤了过来，“我拆过我们厂里那古董锅炉，哪有钢，全是软铁。里面的火管就是熟铁做的。”

“你是谁？”王洛宾愣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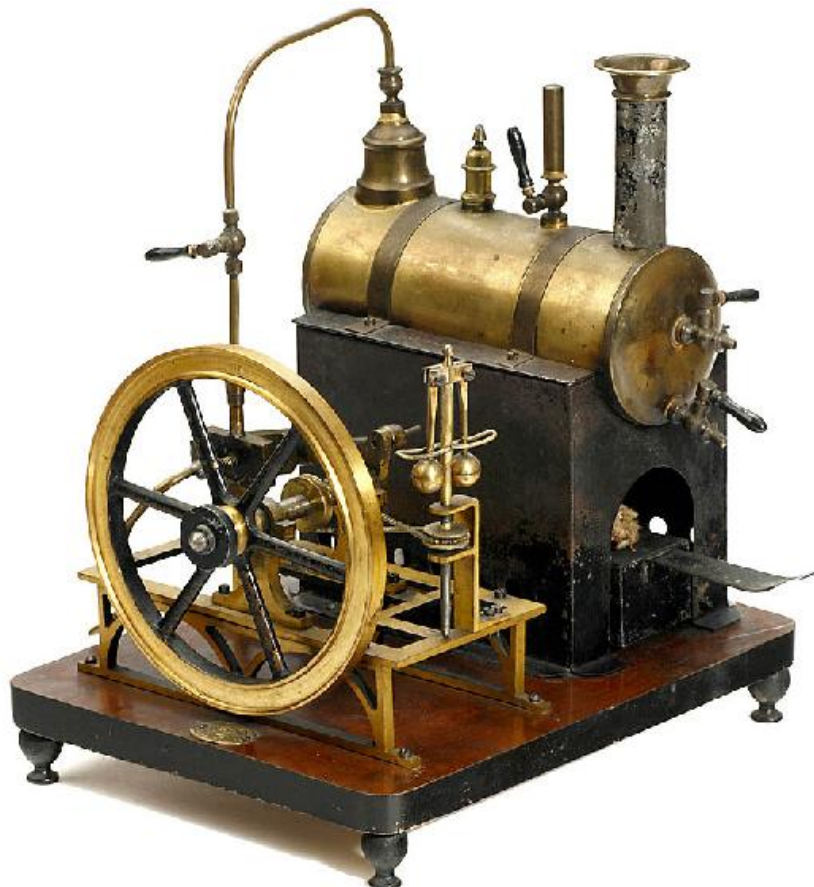
“我是萧贵，机械厂的。”胖子一脸很无奈的模样，领导不认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啥好事。

“你觉得仿制高压锅炉有问题吗？”

“问题不大。只是这里生手多，熟手少，干起活来不怎么样。依我看从简单的兰开夏锅炉开始让大伙练练——毕竟周师傅那铆工活也是新手，先造个要求低的东西，不容易出事。”萧贵说得很保守，看上去却一点不在意。

“好，就先仿制二台兰开夏锅炉，等练熟了手再搞高压锅炉。”王洛宾说。

解决了锅炉问题也就等于解决了一半的蒸汽机的问题。蒸汽机关键部件是汽缸，这是颇为考验穿越工业加工水平的产品。汽缸实际上是用镗床加工出来的，汽缸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蒸汽机的实际输出功率和安全性。



蒸汽机：是将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械。蒸汽机的出现曾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初，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动机，后来才逐渐让位于内燃机和汽轮机。蒸汽机需要一个使水沸腾产生高压蒸汽的锅炉，这个锅炉可以使用木头、煤、石油或天然气甚至可燃垃圾作为热源。蒸汽膨胀推动活塞做功。

机械厂过去通过加工火炮身管已经积累相当多的大型镗床使用经验。这次制造汽缸也没遇到什么技术难题。

穿越者设计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墨子一型”是一种卧式蒸汽机，它由兰开夏锅炉驱动，设有蒸汽套的汽缸座落在铸铁底座上，滑槽与底座是铸造成一体式，并且钻有孔。曲柄销与一个悬挂的曲轴板相连，曲轴的外端靠一个独立的轴承来支撑的。调节器根据该机的负荷来自动的调节膨胀程度。曲轴上有两个偏心轮驱动的主滑阀和膨胀阀。汽缸直径311mm，行程560mm，当蒸汽压强为每平方厘米4公斤，转速95转每分钟时，它能产生50马力的功率。这个水平已经和穿越众带来的小功率锅驼机的功率不相上下了——当然，锅驼机是在锅炉容积较小的水平下做到这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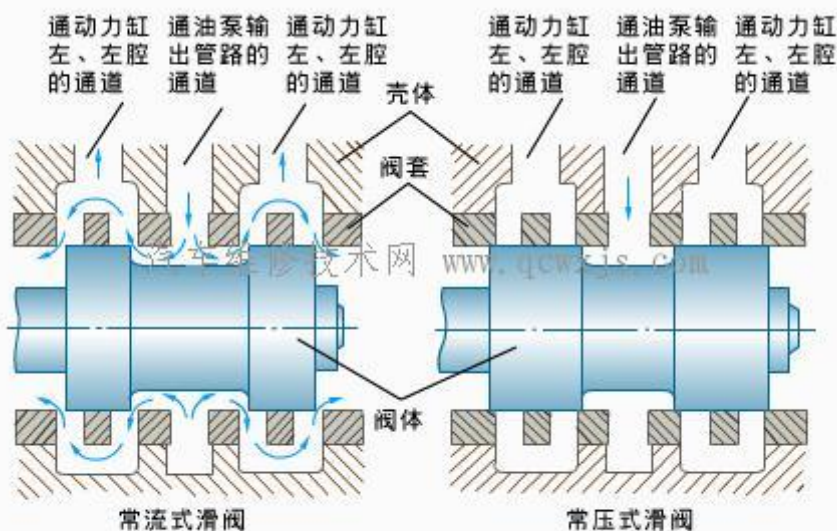


卧式蒸汽机

如果要扩大马力直接将汽缸放大直径，行程增加就可以。把汽缸直径扩大到560mm，行程增加到1000mm，同样结构的蒸汽机输出的功率可达185马力，足以满足大多数的工业运用了。

锅炉和蒸汽机使用的材料，除了少数部件用了低碳钢，其他不是生铁就是熟铁——很适合穿越者的冶金水平。

“其实还有许多改进余地。”萧贵对着萧白朗画的设计图评点道，“比如用落阀取代滑阀，或者干脆用柱形摆动阀——这个得材料和加工水平上去了再说了——”



滑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滑阀：依靠圆柱形阀芯在阀体或阀套内作轴向移动而打开或关闭阀口的液压控制阀。滑阀是利用阀芯（柱塞、阀瓣）在密封面上滑动，改变流体进出口通道位置以控制流体流向的分流阀。滑阀常用于蒸汽机、液压和气压等装置，使运动机构获得预定方向和行程的动作或者实现自动连续运转。



摆动阀

“加工水平没问题的，我们有这么多的现代机床，还有专业人员。”

萧贵笑了笑：“这些活谁也没干过，还是小心一点好。循序渐进。锅炉、蒸汽机，出了事情都会要人命的。大伙都在工厂里干过，安全生产可别忘了。”

“没错，工厂里不当心的话随时会有伤亡事故的。现在的学徒还好些，小孩子接受能力强，成年职工就不大注意，还觉得我们小题大做——迟早要出工伤。”姜野深以为然。

“没办法，没有血的教训，人是记不住的。”展无涯叹息了一声，说：“这个不多说了。我们生产设备的方针是：循序渐进，小步快跑，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上反正是在重复前人曾经走过的老路，技术改进都是有依据可循的，也不会走弯路。”

从技术简单的设备着手，循序渐进的提高设备的技术含量和加工难度，这样即能快速攀登科技树，又能避免大跃进式的发展带来风险。

即使是非常简单原始的设备，在现阶段也能发挥它的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象蒸汽机这样的东西，在现阶段的作用比柴油机要大多了。

生产锅炉、蒸汽机对穿越大业来说就是开金手指，关键中的关键。谁也不敢怠慢，马干瞩命令计委，对工能委发来的物资、能源申请一概无条件批准，邬德也拍了胸脯，表示要多少人力给多少人力。临高建筑总公司更是组织突击施工，建造厂房。

虽然在五年计划里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厂，实际上多数只是博铺工业区里的各个车间。工业区的布局经过了总体的规划，以其充分的利用空间和集中布置各种管道。车间、仓库之间用混凝土铺设了人行便道和用来搬运货物的简易轨道。

当然这种轨道并不能跑火车，只是两根轧制成型的熟铁条直接镶嵌

铺设在混凝土地坪上，承载力不大。原本机械组是准备用硬木轨道的，考虑到临高的气候——木制品在雨季很容易朽烂损坏，还是用了锻造铁——它比钢要便宜，又比生铁铸造的轨道坚韧，是早期铁路轨道的主要用材。

原本展无涯设计这种轨道只不过是模仿前世里车间与车间之间的简易运输方式而已——他在喷漆车间干过一阵，大型的工件就是装在平板车上顺着轨道从上一个车间推送过来的。即节省人力又节约时间，效率高。

但是穿越众中间的火车党人一看到轨道不免就春心荡漾起来，在一千人的联名上书之下，执委会终于被打动，于是原本只是车间之间的简易轨道变成了一套复杂的“轨道系统”。

新的方案里，轨道的长度被大大增长了，连接的范围也更为广泛：从百仞城、农场、东门市、到文澜河畔的水电站、内河码头、百仞公社、一直延伸到厂区内的各个车间、仓库、办公楼。不但可以运输各种设备、原料和货物，还能输送人员。轨道每隔若干距离设置一个道岔和一条辅助轨，以便车辆互相避让。

为了掌握车辆运行状态，便于调度。还专门搭建了一个高台作为总控制台，安装了有线电话、灯光管制系统，在紧急状态下，还可以使用一套彩旗视觉系统或者直接联上广播，用高音喇叭控制。

“文总，这是我们为轨道交通设计的几种车辆。”在车辆车间里，担任车间主任的李赤骑向执委会的几位主要委员介绍着停在工棚下的几辆平板车。作为一个机械和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年轻人，能够身居如此紧要的岗位首先是因为他的专业基本无用，完全可以把时间用在领导岗位的繁琐行政工作上——象姜野、周比利、萧贵这些手里有技术的人，每天光搞技术攻关、设计、加工产品就忙不过来了。

当然他担任车辆车间主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位资深模型玩家，特别精深与全内构车辆模型——算是最接近车辆制造的人了。车辆车间诞生以来倒也不负众望，改装了十多辆手推车，制造改装了第一批双轮货运马车，最近又出品了穿越众的第一辆四轮马车“红旗”型。

文德嗣等人看着工棚下的几辆平板轨道车，它们看起来都很平淡无奇，和他们记忆中厂里使用的小型平板轨道车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眼前的车辆更多的使用了木材质。



平板轨道车

“这是基本的平板货运型。”李赤骑穿着件乌漆墨黑的工作服，他是个短髻发的小眼睛胖子——到了临高这么久也没见瘦下去，只不过变得结实异常。

“这种平板型最大载荷为5吨。无动力，靠人力推动、马匹牵引或者动车牵引。进一步改进的话，15吨载荷也不难达到。”

“动车牵引，什么动力的？”马千瞩来了兴趣，他记得这种车内使用的轨道平车一般都是电动的。这里当然不可能了。

“嗯，动车我们开发了好几种型号，具体选用那几种，要请工能委进行评估。”李赤骑说，“这种基本型号上我们设计了多种可拆卸的改装套件，包括槽车运输型、散货运输型、超长件运输型等等，安装上不同的套件，就能实现不同的功能。”

“这种设计思路不错。”文德嗣赞同道。

马千瞩不大放心：“车辆转向架有问题吗？”



车辆转向架：是指由车辆上两对或两对以上轮对用构架等装置联成一组并能相对于车体回转，且装备有弹簧等部件构成的一个独立走行结构。根据车辆总重，车体支承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转向架上。一般车辆的走行部多由两台二轴转向架组成，也有少数车辆使用三轴转向架，还有少数长大货车由四台、六台或八台转向架组成。轴数越多，车辆的载重也就越大。转向架通常由侧架(或构架)、轮对、轴箱、弹簧减振装置、摇枕、转向架基础制动装置等组成。按用途可分为客车转向架和货车转向架两大类。

“没有问题，这个难关在我们开发红旗马车的时候就克服了。”李赤骑胸有成竹，“现在局限车辆载荷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轨道载荷的实际情况吃不准。”

文德嗣一挥手：“没问题的，当年英国人用木轨道，马牵引都能一车运好几吨煤，何况我们的轨道交通还是用混凝土和钢铁材料构建的呢。”

“这是第二种车型：自行式平板车。”李赤骑介绍的第二种型号和基本货运型完全一样，不同之处是平板车的四个角还有四个座位，座位下方还有一些链条轮子之类的东西，每个座位下面设有脚踏——显然它是靠人力骑车来行进的。

“这倒是不错，不过四个人骑车的驱动力够吗？”

“够倒是够了，在空车时速度很快，我们还给它装了刹车装置。就是满载的时候启动很难。”李赤骑已经做过试验了，装货一多，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启动，车上的四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法踩动踏板的，“大概要十来个人一起推才能启动，启动之后就可以靠踏板的踩蹬了行进了。”

难道还要专门准备十个人当启动工？显然这种车辆只能作为交通车或者运送轻型的物件。

第十二节 配套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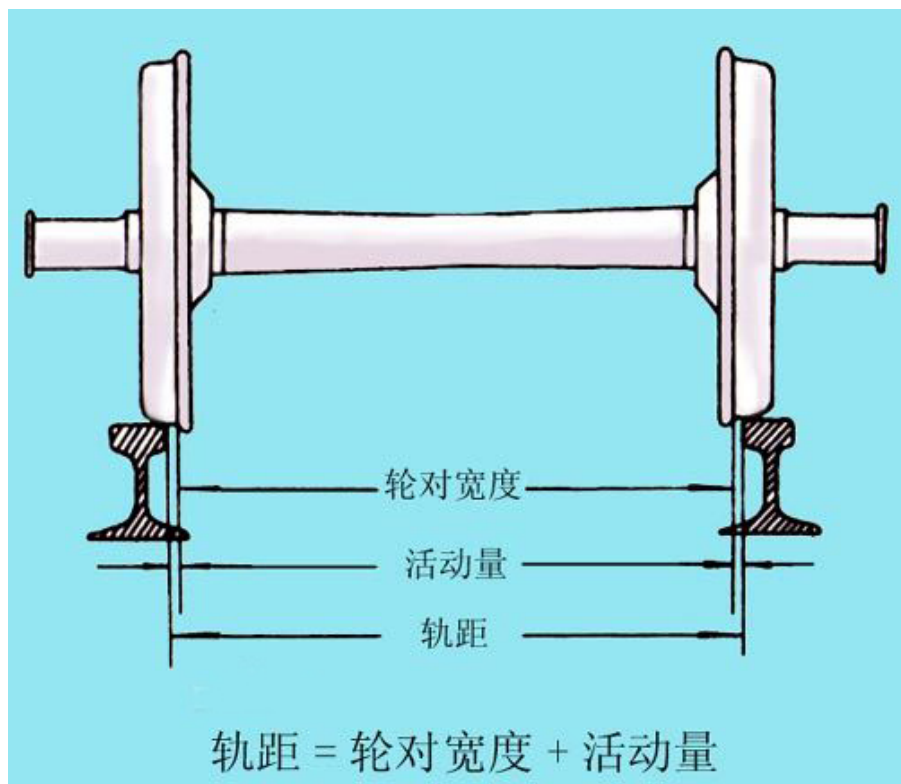
“没什么用嘛，要么运人？效率也不是很高。这车最多装10人吧？”文德嗣不大满意。

“可以作为武装巡逻车！”魏爱文说，“四面安装装甲，上面再装上机关枪什么的——”

“等把轨道铺到博铺再说吧。”

“这里有硬化道路作为基础的，要铺到博铺就得用枕木，正式铺轨道了。”

“干脆就铺么！反正都是1435mm轨距，不存在重复建设的浪费问题。”



轨距：是铁路轨道两条铁轨（钢轨）之间的距离（以钢轨的内距为准）。现在全世界有30来种不同的轨距，分为普轨、宽轨、窄轨。国际铁路协会在1937年制定1435mm为标准轨即普轨（等于英制的4英尺8½英寸），世上百分之六十的铁路的轨距是标准轨。这普通轨距又称标准轨距或国际轨距。比标准轨宽的轨距称为宽轨，比标准轨窄的称为窄轨。双轨距铁路或多轨距铁路铺有三或四条钢轨，让使用不同轨距的列车都可行驶。相同轨距可以有不同车身宽度高度，例如，中国标准轨道上的中国标准动车组比传统列车宽一些、高一些、舒服一些。



俄罗斯宽轨



窄轨列车

“这事就缓缓吧，要铺也没这么多的钢铁。博铺厂区内还有一二公里轨道要铺呢——冶金和重化工都少不了重物搬运的。”马千瞩摇摇头，他心里很清楚，库存的生铁、熟铁和钢材，到昨天为止已经只剩下不到20吨了，一般工业生产还能应付。从广东运来的生铁得再过一周才到货。手里没铁矿，心里发慌啊。老靠着海上进口——现在他比谁都能体会当年日本人干吗憋着劲非要占东北了，哪怕都给打得稀里哗啦了还想抓着“满洲国”不放。

铁矿、高炉，这两样可是工业之本啊。下来要让远程勘探队进行专项勘探，马千瞩想着。

“这种自行动力我们还有改装套件。”李赤骑看到领导们对这种人力车兴趣不大，赶紧指挥人把东西装起来。在平板车上安装了两可折叠起倒的铁桅杆，进入轨道之后将桅杆竖立起来，同时拉起风帆——风帆是硬质的，便于收放。升起风帆后借助风力推进再辅助骑行，效率自然要比单纯的蹬车要大得多。

使用硬帆的好处是受风效率较高，而且升降非常容易，不需要索具，也没有操纵的要求，对于平车来上很实用。

“这还是初步的设计，我们请了学习流体力学的专业人员进行测试，以便取得最佳的帆形，另外也想尝试下软帆的效率是否更好些。”

“软帆不用试就知道不行。”文德嗣对硬帆软帆的优缺点了然在胸，“光索具问题你就搞不定，难道这四个人还要操作索具？”

“这倒没想过。”

“临高的风力资源倒是挺丰富，就是用来驱动平车还是不大可靠。有可靠点的动力系统没？”

“有，这是柴油机动力的，试验型用的是常柴的单缸发动机，用来牵引平车效果不错。”李赤骑指着最远处的一台。一台常柴单缸发动机横置在平车的尾部，有简单的变速箱和操纵杆、刹车，还有一个挂架，据李赤骑说是用来挂灯笼的——灯泡现在属于“一级工业物资”，属于短时间内无法制造的产品。

“要是蒸汽机能够小型化，也可以装蒸汽机，只要把车架的强度提高一些就可以。现在的材料还差了一些。”

“那不还得挂煤水车，干脆造小火车得了。”文德嗣笑着说——在内心他也是个铁路党人。

“领导们觉得这些车辆怎么样？要不要增加些型号。”

“型号暂时就够了，把细节把握好一些。”文德嗣指点着，“比如你这个脚踏动力的，四个座位周边连个扶手都没有，还有柴油机、变速箱都是裸装，一点保护也没有，这就是细节问题，要多从人机工程方面去考虑——算了，还是找个专业人员来帮着看看吧。”

“那敢情好。”李赤骑说，“文总，听说执委会要从欧洲请工匠来？”

“有这个打算。”文德嗣楞了下，“你有什么工种要人？”

“有，有，最好给我找一制轮匠来，要不从广东给我找一个也行啊。”李赤骑为这事烦恼好久了，木材制轮是一门相当精深的手艺，临高这地方显然没人擅长。缴获的手推车的轮子制造得非常粗糙，甚至连圆率都不大对。李赤骑等人现在是自己做轮子，虽然质量不错，但是大概是工艺不得法的缘故，造一个轮子得好几天，产品也相当差。他们现在出品的车辆不少都用的是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橡胶手推车的轮子。

“好吧，这个我记得了。”文德嗣说。

“那最好了，要有足够的轮子，我就能暴马车海了。”李赤骑兴奋的说，又把他最近新造的几种马车的1：2模型拿给他们看。

李赤骑制作的几种模型，都是历史上非常成熟的18～19世纪的货运马车。有非常著名的苏格兰双轮车，这种车有长而大的车箱，但是本身非常轻巧，一匹马就能拉动。双轮运货车在短途运输的时候车载可达1吨。



两轮马车

还有一种四轮运货马车，双马牵引，可运载3～4吨货物。李赤骑造的模型是林肯式箱式四轮车。它有一个深的矩形车体，四周的边板向上倾斜着伸出。这种车的结构非常简单，适合仿制。



四轮马车

“现在几条主要公路都在进行露面硬化，一旦完成之后，用四轮大马车运输物资就太方便了！交通史上质的飞跃！”

四轮马车是穿越者的超级神器之一。但是无论文德嗣还是马千瞩等人都对四轮马车没什么兴趣——在海南岛要暴马车海，首先得暴马海。没有马，什么都谈不上。

在他们看来，与其搞什么马车，不如多搞些轻便好用的手推车来得实用——在海南岛上人比马好找多了，吃得也比马简单。

“你还是多开发点手推车吧。”还是梅晚一开口就道出了真情，“现在哪有马给你拉车！工地上的工人都在挑担，效率太低！”

“是，是，这我没想到——”

“行了，时间不早了我们看供水工程吧。”马千瞩毫不客气的打断了李亦骑接下来的“俄罗斯式机枪马车”的设计模型的展示介绍——虽然杜雯很想听下去。



俄罗斯式机枪马车

下一个重点配套工程是大型供水系统。原本采用的地下集水管系统现在只能满足百仞城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主要是饮用水。面对未来大规模的工业用水显得力不从心了。

大规模工业用水的供水的规模远大于生活用水。文澜河的河水直接用来浇菜园或者冲洗厕所还行，用做工业用水就不合格了。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大型的水厂。

简单的大型水处理设施，穿越众在博铺就有：采用沉淀池——沙滤水池的方式来净化水质，可供工厂和一般生活使用。这种方法很简单。建造一个或者多个防水的砖石池，池内放置60~90cm的沙层，沙层的最下部是砾石，池子底部是一个以砖、石之间构筑有缝隙的排水系统用来收集过滤后的清水。将初步沉淀过的河水灌满池子之后，以很慢的速度从砂石间流过沙层，水中的固体物质主要在滞留在沙子的表面。这种池子简单易行，缺点是过滤速度慢得可怜，为了能够供应足够的水，就得增加池子的面积。每隔一段时间，还得清理被污染的表层沙子，非常耗费劳力。过去博铺供水需求量较小，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大规模的运用对土地和劳力都不富裕的穿越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全新的系统与传统的过滤池不同之处是水是从沙层的下部输送上来的，同时在沙层上端安装一个搅拌器，这个搅拌器不断的搅送沙子，协助向上流动的水的冲洗工作。过滤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当然，在过滤效果上无法和慢速的沙滤池相比。好在机械式过滤系统对水的处理目的是纯洁度而不是可饮用。对穿越者来说是很适用的。

“这种水只能工业用？”邬德问。

“除了不能喝之外一般生活用水可以对付。”田九九介绍道，他这个给排水专业的人终于干上了本行。

“那以后不等于还是要造新的自来水厂？”

“不需要啊。”田九九说，“其实只要再加一些基本的化学处理手段就可以了，比如添加明矾——”



明矾：又叫“白矾”，外观为透明无色无味的晶体，是明矾石的提炼品。明矾不仅是一味药材，而且还具有很多食用功效，常用作油条、粉丝、米粉等食品生产添加剂。1升水中加入明矾750mg，有净水及灭菌作用。浑浊的河水中因加入量的不同，可影响水的澄清度。明矾净水是过去民间经常采用的方法，它的原理是明矾进入水中会发生一定的化学变化，分解为硫酸钾和硫酸铝，而硫酸铝会与水发生反应，生产沉淀物质氢氧化铝，氢氧化铝的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水里悬浮的杂质，并形成沉淀，使水澄清。但是明矾中含有的铝对人体有害，长期饮用明矾净化的水，可能会引起老年性痴呆症，已不主张用明矾作净水剂了。

“对，我想起了，过去没自来水的时候，挑水回来缸里都要放明矾，搅合一下就很干净了。”

“化学工业起来之后还可以加漂白粉，或者用氯气消毒都可以。”

“他娘的，”邬德挠了挠头皮，“过去做了梦都想喝上纯天然的水，闻到氯气味就不爽，现在老闻不到氯气味反而不踏实了。”

“上哪找氯气呢？”

“化工厂的电解盐槽一开工，氯气只怕没地方用。直接往水里一通——”

“你是要大家喝稀盐酸啊。得用次氯酸盐才行！”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种系统在百仞工业区和博铺工业区各有一套，以满足各自的工业用水需求。田九九在百仞电站和博铺各设一个蒸汽抽水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过滤水池的换沙频率，河水被抽上来之后会首先在沉淀池内静置一两天，让各种较大的固态物质沉淀，那些可以辨识的漂浮物则由人力捞取。

经过快速沙滤池处理完毕的水被储存在储水池内。穿越者使用一种简单的压力设备：一台蒸汽抽水机源源不绝的将水抽入一个高位水塔内，利用水塔的重力向工厂里供水。

新的供水系统能够得以建造使用要归功于穿越者的机械和冶金工业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正是能够量产锅炉、蒸汽机、铸造各种中小口径的输水铸铁管道和阀门才使得这些基本工业配套成为可能。

第十三节 远程勘探队

看到到处都是片欣欣向荣的工业大建设的场面，执委会诸人都觉得比较欣慰，总算上正规了。几天前第一台兰开夏锅炉也试验性的点火了，运行状态良好——除了稍微有些漏气，周比利的手艺显然没他吹得那么好。就等着和墨子一型蒸汽机进行配合运转了。

遗憾的是煤的存量也不多了，从广东运煤和运铁一样，周期太长了——看来最近还是要尽快打通越南的煤炭通道。临高本地不产煤，在另一个时空，离这里出煤最近的地方当属海口——也就是本地的琼山县，府城所在地。

远程勘探队的几次调查都没有深入到琼山县境内，具体的情况不得而知。从来贸易的商贩口中，他们也没打听到琼山县有煤炭的消息——大概是因为规模太小，本地又没有需求，所以没有开发。

走到下一个车间里，只见土著工人正在机械厂的穿越众的指挥下小心的安装一段段的陶瓷管道，它们被熟铁轧制的吊架固定在屋顶和墙壁上。马千瞩问了一下，才知道这是收集输送废热的管道。玻璃车间等地产生的废热除了供应其本车间循环利用外，还能供应其他车间的需求——采用统一的管路系统，做到废热的集中收集和实用。

工业上产生的废水，暂时穿越众还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简单的采用直接排放的办法，因为文澜河是穿越集团的主要水源地，而且河口还有个博铺基地，自然不能自己污染自己。最后决定还是花大力气沿着公路开掘一条排水暗渠，将工业污水排放到临高角的外海——至于会有什么生态问题穿越众就顾不上了。



暗渠

“污水处理不是没办法，不过现在设备条件有限。”田九九介绍道，“有了设备之后会在博铺建立一个简单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工业污水

的集中处理。”

“这个，我们没化学药剂、离子膜之类的东西，能处理工业污水吗？”马千瞩问。

田九九说：“可以，无非是处理效果的好坏而已。反正本时空大工业污染的全世界就我们一家，稍微污染点也没关系。”

马千瞩说：“看来我们还是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工业众对马督公的感慨打着哈哈，对这些狂人来说，本时空的烟囱越多越美丽，还管得了污染不污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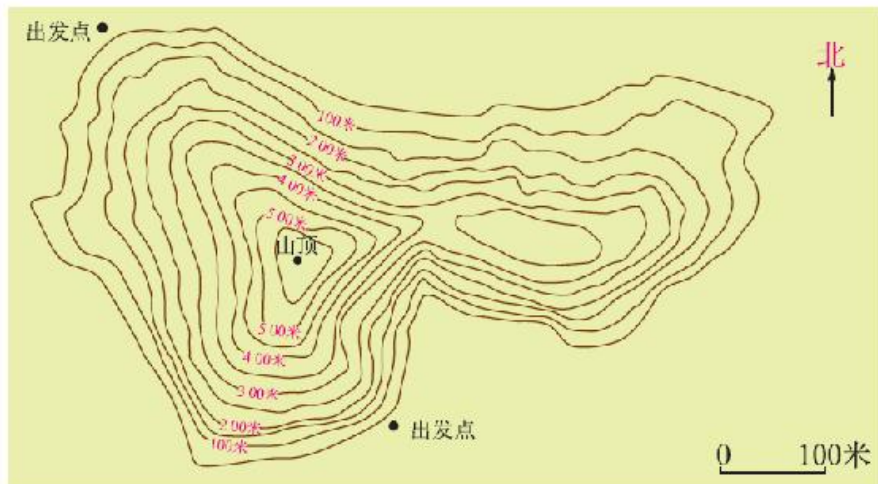
转了一圈回到办公室之后，开了一个小会。执委会这台官僚机器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天还没有亮，一支模样奇特的小分队无声无息地晨曦的薄雾中冒了出来。他们个个全身迷彩，头戴蚊帐帽，背着野战背包，按一定的间距小心翼翼的前进着，不时的，有人会从地上捡起、从石头上敲打下一块来收藏起来。或是从背包里取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仪器，测量着什么。他们就是资源部属下的远程勘探分队。

还在穿越前的准备会上，一些有战略眼光的人士已经提出：一座小县城是难以满足日后发展需要的，所以必须对海南其他地区，特别是核心地区进行详细的资源侦察，以便为将来统一海南之后搞建设打好情报基础。于是一支秘密远程勘探分队在登陆后不久就成立了。

在人员组成上，它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则建立的：由有野外工作经验的年青人组成。因此搞林业、地质、测绘的专业的穿越众当仁不让成为主力，另有若干名精通于野外生存的人士。由于退伍军人是军事部门的主力，所以勘探队里不配备这些人——安全方面由行动的时候由军事部门抽调特侦分队的人协助——在实际运作中不少远程侦察行动都是双方联合进行的。

小队在配置上为6~7人编制，装备上主要有三支霰弹枪/五连发猎枪——这东西在海南这种深草密林环境中要比精确射击的步枪好使的多、每人一支手枪：Glock17或者Smith&Wesson的转轮手枪、三部步话机、1：50000的等高线地图、指南针、便携式夏季帐篷、防蚊帽、防蚊水、压缩饼干、净水片等野外生存用品。某人还一时头昏的带了个GPS定位——自然是没得用了。



鸡冠山等高线地形图

等高线地图：就是将地表高度相同的点连成一环线直接投影到平面形成水平曲线，不同高度的环线不会相合，除非地表显示悬崖或峭壁才能使某处线条太密集出现重叠现象，若地表出线平坦开阔的山坡，曲线间之距离就相当宽，而它的基准线是以海平面的平均海潮位线为准，每张地图下方皆有制作标示说明，让使用者方便使用，主要图示有比例尺、图号、图幅接合表、图例与方位偏角度。

勘探侦察队利用明代时海南地广人稀的特点，尽量在丛林荒野中穿行。避免与原住民发生接触。执行各种自然资源信息的搜集，也顺带搜集各种军事和民政情报，因此也受情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每次出发和返回除了少数核心人员之外一概无人知道——穿越集团并不希望临高之外的当地人知道有一股“短毛”正在他们中悄悄的活动。

他们所隶属的资源部是百仞城中最神秘的所在——正如大多数穿越众不知道资源部隶属下的大图书馆到底设在什么地方一样，勘探队司令部是一所没有标示的小院，拥有独立的装备库和电台，有线电话直通执委会。除了这个办公室之外，在百仞城外数公里的地方、在博铺海湾，勘探队司令部还拥有独立的前进基地。为了不引人注目，勘探小队每次出动都是从这些基地出发的。普通的穿越者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出动和返回的模样。远程勘探小队的人还有最骄傲的一点——他们享受和情报部门和特侦小队一样的无限自卫权，等于是“杀人执照”。不仅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有权自卫，在任何他们觉得“有必要”的场合，都有权杀死当地土著而无须做出任何解释。

柳正走在队伍的中间，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后，他回头看了看，树林已经看不见了，心里稍稍放心了些。此去倒也没什么特别凶险的地段。一路上虽然保守各种虫子的侵扰，行程还算顺利。总觉得要干点什么，于是拿起步话机轻声说道：“尖兵，保持速度，不要太快，注意搜索，完毕。”

“明白。”步话机中回应道。

柳正插好步话机，舒展了下背着大背包的身子，本次勘探路线已经

走完了一半：儋州油页岩矿的考察结果不甚令人满意，油页岩上面覆盖了大约7~8米的泥土和岩石，要开采没有机械恐怕很难。不过他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出来一周了，总算能回家了。想到自己的老婆柳水心，下身不由得蠢蠢欲动。把老婆一个人留在住宅区里还真是不放心——想到隔壁几个组团里那些色迷迷的宅男们，每天都在六组团外面徘徊，还经常有人在拉着破锣嗓子唱歌。也是，他们一天到晚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饮食吃着，每天10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动，性欲不旺盛才怪。想到自己的日子可以算是太幸福了，别得不说，回家的衣服都有人洗，不用象单身汉那样脏衣服都堆得发了臭才被一起去洗。难怪这群单身汉天天都吵着要发生活秘书了——生理和生活需求都很需要。

看来自己是没这个福气了，有老婆在身边也是有得有失的——几个有老婆和女朋友的，每次大伙侃大山打屁的时候一谈到生活秘书就集体熄火。

这次远程分队的目的地是儋州，勘探的重点是儋州的油页岩矿。钟利时提供了在另一个时空做油页岩设计时积累下的全套资料——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并且核实这些矿藏。

过完年之后整个小队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只是在营地静静休息养精蓄锐。柳正作为资深的探险家，野外经验比较丰富加上没什么用的学位，因此被选为队长。

“队长，稍停，我要采集标本。”步话机里传来了林业大学的硕士生白国土的声音。

柳正赶紧呼喊道：“全体注意！停止前进！”

“吵毛啊，一天到晚停停停，你们有没有点计划性！”步话机里传来了叶孟言的抱怨声——他是从特侦队派来支援本次行动的。

“你懂个P，我们不是搞军事侦察，是搞生物和矿产调查，当然是走一路看一路。”白国土一路搜集了不少植物的标本——他的生物学现在成了大学里的教授曾经严厉批判过的实用生物学的水平：“看到一个植物一个动物就想着有什么用，能不能吃，有没有经济价值！”

“不要吵架，保持安静！”柳正赶紧呼喊道。

白国土放下背包，小心翼翼的向一片树林里走去，和他在一起的黄瓜子随后跟了过来。

“发现什么了？”

“嘿嘿，好东西啊。”

“啥好东西？”黄瓜子只见他小心翼翼的掘起一颗小灌木来。他也算户外活动经验丰富的人了，但是看不出是什么。

“这叫益智。”白国土解释说，“是一味重要的中药。”



益智（拉丁学名：*Alpinia oxyphylla* Miq.），别名：益智仁、益智子。姜科，山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达3米；茎丛生；根茎短，叶片披针形，总状花序在花蕾时全部包藏于一帽状苞片中，花时整个脱落，花序轴被极短的柔毛；花萼筒状，花冠白色，外被疏柔毛；唇瓣倒卵形，粉白色而具红色脉纹，蒴果鲜时球形，干时纺锤形，种子不规则扁圆形，被淡黄色假种皮。果实椭圆形，两端略尖，表面棕色或灰棕色，有纵向凹凸不平的突起。果皮薄而较韧，与种子团紧贴。种子团被隔膜分为3瓣，每瓣有种子6-11粒。种子呈不规则的扁圆形，略有钝棱，直径约3mm，表面灰褐色或灰黄色，外被淡棕色膜质的假种皮。花果期3~9月。生长于阴湿林下。分布海南及广东南部。夏、秋间果实由绿变红时采收，晒干或低温干燥。有特异香气，味辛、微苦。果实供药用，有益脾胃，理元气，补肾虚滑沥的功用。治脾胃（或肾）虚寒所致的泄泻，腹痛，呕吐，食欲不振，唾液分泌增多，遗尿，小便频数等症。

“草药啊。”黄瓜子有些失望。这东西看起来林中到处都是，一点都没有什么稀罕的地方。

“你别小看它，我们要在这里活得舒舒服服的，它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白国土说，益智子是配制暑天用中成药必用的药物，如仁丹、千金锭、清心丹之类。历史上它就是海南岛主要贡品之一。



仁丹：清暑开窍。用于伤暑引起的恶心胸闷，头昏，晕车晕船。

第十四节 膝盖积液和高岭土

“既然这么有用，我们多采下回去好了。”黄瓜子是资深户外活动人士，对这些中成药的作用有深刻的了解，立马来了兴趣。

临高这地方有明显的旱雨季，夏季潮湿炎热，对这种中成药的需求很大，卫生部早就发出通知，要求远程勘探队在勘探中要注意搜集各种草药的标本。

“不用，要四月才能成熟。”白国土端详了下手里的标本，小心的包好，拿出地图、指南针和表尺，在地图上标记下方位。

“先采集样本，成熟的时候再来采收种子，搞个种植园。益智子很值钱的，是海南最早的商业化种植的经济作物。”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黄瓜子很钦佩。

“都是中国热带作物史上的东西，当年学这门课的时候觉得根本没用的玩意，没想到现在会派上用处。”白国土感慨道。

“呵呵，科班出身的人就和我们这样的杂家不一样。够精专！”

“哪里哪里，我只懂点皮毛而已。”白国土到底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脸皮薄的很。

队伍耽搁了一会继续前进，前进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又一次停了下来。

“暂停一下！”这次换成了队伍中间的崔云红。

“你也发现什么东西了？”叶孟言不耐烦了，这么走下去，哪天才能回基地啊。

“赵雪脚瘸了。”崔云红的报告缺少一种男人在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遭难的时候着急的语态，也难怪：他对女人不感兴趣。

白国土一听这个，标本也不管了，往黄瓜子手里一丢，带着一身装备向中卫跑了过去。

他们行军队形采用的是2—3 - 2队形：两名尖兵、三名中卫、两名后卫。彼此之间相隔200到300米，用步话机联系。

“安全第一啊！”眼见这小伙子一头扎进薄雾中，他赶紧喊了一声——这里可是离队伍中卫位置可有二百多米呢。

这次的队伍里除了他们这些专业人员之外，还有一名IT人士——赵雪，带上她纯粹是因为她自称是资深户外活动爱好者，计算机专业知识对崔云红的勘探工作也有些帮助——关键是柳正经不起漂亮MM的软磨硬泡，而白国土也一反常态的坚决支持带上赵雪。

因为缺少当地向导，400年的变迁又使得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他们带来的地图有大量需要修正的细节。远程勘探队过去虽然已经不止一次的外出侦察，但是始终走得不远。向西只过了高山岭地

区，抵达儋州边界，向南到了黎峒外围，向东进入澄迈县境内。

此次进入儋州是远程勘探队第一次深入临高县境之外的地方，道路不熟悉加上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整个勘探中的体力消耗极大。出发四天以后，众人一直担心着那位IT人士终于露出了本色——赵雪前两天甚是生猛，担任尖兵时常常不顾距离拉下中卫近一公里，吃饭休息的时候还到处窜，看到好景致爬上爬下也要人帮她拍照——但四天后她就不得不转到了中卫，步履也慢了下来——长期在野外工作和短期玩票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不要说一个业余爱好者，就是黄瓜子这样有7年户外经验的老手都觉得本次任务不轻松。崔云红是地勘出身，这点强度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白国土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对户外活动有不少经验，又特意锻炼过好几年身体，还能勉强顶下来。看到赵雪开始步履蹒跚，白国土自然要嘘寒问暖一番，她只说没事。

跑到近前一看，只见赵雪MM的装备都卸在地上，裤腿高高的卷了起来，露出一双雪白的小腿——不愧叫雪。只是大煞风景的是，柳正这个络腮男正用他粗糙的大巴掌拨弄着那小巧洁白的膝盖——实际上赵雪身高170cm，膝盖绝对谈不上小巧。

“两边膝盖充液。”柳正拨弄挤压了一阵，下了结论。

“充液？”白国土有心想装模作样的摸一下赵MM的膝盖，又没这个胆子。

“应该是，”柳正看了他一眼，背着人狡黠的一笑，“你也摸摸看，我吃不不准。”

“好，好。”白国土的脸居然红了起来——没有比自己的小心思被人识破更尴尬的了。

装模作样的用手指摩挲了一下，因为紧张，只觉得软软的，滑滑的，有些弹性。赶紧道：“应该是膝盖充液。”

“嗯，这是典型的由于体力不支所造成的运动伤啊。”柳正下了早该说出来的结论。

“没关系，我还能走路的！”赵雪急道。她倒是一脸不服输的韧劲，一点没想到白国土的龌龊心思。

“倒不算什么大伤，但是不适合过度劳累。”柳正想了一下，“先休息一下吧。”

“我没关系，可以继续走得！”

“别逞强了。”黄瓜子循循善诱，“休息下再走比较好，可惜没冰袋，冷敷下也许效果不错的。”

叶孟言气喘吁吁的从尖兵位置了回来，看到这副模样立马发作了：

“你们就是没事找事！出任务非要找个女人来凑数！拍军旅电视剧啊！”

“小叶，你这么说可不好，妇女能顶半边天嘛。”柳正打着哈哈。

“要注意团结，团结！”黄爪子赶紧来劝导了，“男女生理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一个MM走这么多路也确实不容易了——人家也是为集体做贡献么。你看，人家都哭了——”

众人回头，果然赵雪的脸伏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哼，生龙活虎的时候张牙舞爪，不行了就会来这手——”叶孟言不依不饶。

“牢骚不解决问题，”柳正看到白国土脸色不对，心想别闹出啥多余的花样来，赶紧摆出队长的面孔，“你再发牢骚也是这样了，先休息一下，处理下伤情再做打算。”

“哼，不要你们管，你们这群沙文猪！”赵雪猛地站立起来，拎起地上的装备往身后一甩，大踏步的就往前走，众人正要上去拦阻，走出去不到十米，她一个踉跄，又半跪在路上了，白国土赶紧抢上前去把她扶住。柳正等人心中暗笑。

「沙文猪」主义：就是指男生们「大男人主义」的意思。

当下在路边休息，讨论下来决定路上没有重大发现不再耽搁，直接返回营地，赵雪从中卫转到后卫，后卫有黄爪子和白国土两个劳力足够可以帮助她回去了。晚上也不安排她值班。柳正宣布完这个决定之后，悄悄的捅了一下白国土：“把握机会。”白国土刚想表白自己对赵雪是纯洁的男女关系之类的，柳正已经走远了。

一路上，柳正要尖兵放慢行进速度，照顾伤员。其实黄爪子、白国土等非专业人员也有些吃不消了。

步话机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尖兵叶孟言：“停止前进，前方有情况！”

柳正小心翼翼的低姿态来到叶孟言身边的时候，不远处的小山坡下，正在阳光下消散的薄雾中居然出现了一座城池。

真得是城池？柳正惊讶的擦了下望远镜的镜头。根据情报显示这方圆百里之内唯一的城池就是临高县城了。这座有城墙的城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难道他们迷路了到了儋州城下？

几个人赶紧把地图打开，对照着看了半天，这里的确不是儋州城。但是肯定也不是临高县城。测定了方位之后对照地图，他们现在是在现代的南宝镇区域内。

“凑近点看看吧？”黄爪子提议。

“好，白国土、崔云红留下照看赵雪，其他人跟我来。”柳正说着把手里的雷明顿霰弹枪丢给了白国土，“机灵点，发现不对就跑路，我们自己会脱身的。”



雷明顿霰弹枪

“明白！”白国土有些紧张。看着其他人向前面慢慢的向前摸索过去。

最好的观测点在山坡顶端，那里居高临下，可以一览无余。不过现在天色很亮了，农民应该出外劳作了，搞不好会在山坡上遇到砍柴或者打草的百姓，三个人都抽出了匕首。

一行人平安无事的爬上了小山坡，潜伏在这里山下大概一千米外就是那座城池，这已经是他们能离城池最近的位置了。再往前是开阔地，都被改造成了水田，期间还散落着一些民居。农田里有人在赶着牛离地。

城池在望远镜里显得很小说——比临高县还小，要不是城门上的城楼，穿越者多半只会把它看作一座土寨。

“NND，城楼上还有大炮。”黄爪子拿着望远镜，喃喃自语。

柳正没有吱声，继续用望远镜搜索着城里的景象——这里绝对不会是土寨子，在望远镜下，可以看得到城里有衙署、成排的砖瓦房屋，还有一处非常大的空场。没有哪个乡村土寨里会有这些的。

“衙署前有旗杆，挂着大明的旗号呢。”黄爪子提醒了下柳正。

“嗯，看模样，大概是什么地方行政机构的所在。”柳正有些奇怪，“到底是什么呢？”

城池在望远镜中平静的很，进出城门的人并不多，都是些破衣烂衫的农民模样的人物，城门口站着一个吊儿郎当的，破衣烂衫的士兵，拿着根本枪。

叶孟言受过完整的侦察课目训练，在柳正他们大看西洋镜的同时，他已经大致根据城池的规模估计出了城内居民的人数——不到一千人。从城内的房屋数量、形式和大小推断，这里很可能是一所兵营：有营房、有马厩、有仓廩，特别是还有校场。城门虽然只有二处，都修有城楼，城墙上还布置有火炮。

“我知道了，”柳正想了前些日子情报委员会开联席会议时谈到的一些事情，“这应该是卫所城！”

明代的城池，除了地方政府的治所，还有军事卫戍屯田性质卫所城。琼山县境内除了琼山县城，还修筑有海口后千户所卫城，在黎峒的核心区域：黎母山脉下，南渡江畔，也筑有水会千户所城。

这座规模很小的城池应该也是类似的卫所城。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所——这得归历史情报组去考据了。

“拍照，测量记录方位。”柳正关照道，“把地质的变化在地图上标出来，到时方便部队进攻，再多拍些照片。”

稍远的地方，白国土等人正等得无聊，崔云红忽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拖着他的大包往一边的山坡下摸去。

白国土吃了一惊：“你干什么？！”

崔云红摇了摇手，示意不要说话。白国土压低了声音，“发现什么了？”

“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非金属矿产，是一种以高岭石族粘土矿物为主的粘土和粘土岩。因呈白色而又细腻，又称白云土。因江西省景德镇高岭村而得名。高岭土现已成为造纸、陶瓷、橡胶、化工、涂料、医药和国防等几十个行业所必需的矿物原料。

“什么是高岭土？”赵雪问。

崔云红捏起一块白色的石头状的东西，又用地址锤子敲打了几下。

“做瓷器用得东西。”白国土解释道。

“哦，”赵雪迷惑不解，“可是我们不需要做瓷器啊？有饭盒和搪瓷碗我觉得够用了。”

“需要的，”白国士说，“卫生洁具、瓷砖什么的这下都能解决了。”

崔云红摇摇头，心想怎么才能解释高岭土的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呢？能造瓷器固然要紧，高岭土可是现代造纸业必不可少的增白剂和填充料。这个发现的价值可太大了。

他采集到的样本是管状煤系高岭土，崔云红判断这附近应该有煤矿，想起看到过资料，临高的南宝镇附近有小煤窑，出品质量不高的褐煤，高岭土大概是伴生矿物。粗粗一看，虽然不能钻探、打探槽来评估，但是从高岭土的露头情况看，分布的相当广泛，说明这里的储量是有开发价值的。如果仔细找找，说不定还能把煤矿找出来。

褐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矿产煤。介于泥炭与沥青煤之间低级煤。它的热值比较低，不能用作炼钢的焦炭，充当燃料或者化肥还是可以的，如果能开发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资源。

这次的野外勘探，收获还真不小。崔云红有些兴奋，干脆从背包里拿出仪器和笔记本，干脆现场做起物探来了。

白国士紧张的要命，他手持雷明顿东张西望，深怕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土著来——他还没杀过人，可不想在这里开荤。

第十五节 热作种植园

正紧张着，前出侦察的三个人摸了回来。

“怎么样？”

“好像是个卫所。”柳正说，“我们马上就走，这里人烟比较密集了。”

叶孟言显然不甘心就这么静悄悄的回去，根据特侦队每次出动的惯例，不捞点什么回去是不甘心的：“干脆抓个俘虏回去审问一下？”

“省省吧，我们的任务是勘探不是作战，带个俘虏怎么走？再说这次的目的是勘探资源，二是锻炼锻炼队伍，你没看到都有人趴下了吗？”

“切！！”赵雪白了柳正一眼。

“几天能回到基地？”白国土比较关心赵雪的伤势。刚才他已经乘机给赵雪做了初步的处理。

“大概三四天。今天只能慢些走了。尽量到离城远一点的地方宿营，这样晚上也可以睡得踏实些。休息好了明天赶个早，争取早点到家。”

“等下，大家帮忙，把这里的矿石样本多搜集一点，我可找到好东西了。”

一众人只好帮他搜罗地面上的各种石头，出发的时候各人又平白无故的背上了七八斤矿石。

一路往回走还算平安，出发后的第十一天，小队已接近百仞城了。

“口令！！！”道旁树丛中的一声大喊吓了正在担当尖兵的柳正一大跳，“萝丽！回令！”

“御姐！”路旁跳出一名浑身挂着渔网，上面还挂满枝叶的哨兵。大概是潜伏哨的关系，他手里拿的是一把钢弩。大腿上捆着手枪的枪套。



潜伏哨

“怎么好像没见过你们，哪个部门的？”哨兵的眼神直往一瘸一拐的赵雪身上瞄——营地里的现代女性太罕见了。

“7911部门。”柳正报号道。有代号的部门都属于保密单位，在外面均以字号相称。

哨兵立马肃然：“原来是保密单位，看来是出了远门了。任务完成的不错吧？”哨兵大概想搞点内部消息，套起了近乎。

“还可以，这边最近怎么样？”

“前几天听说博铺来了个漂亮的女海盗，”哨兵一脸向往之色，“听说住在商馆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女海盗？”众人都来了兴趣。

“色狼。”赵雪看到一众男士垂涎三尺的模样，鄙夷的一撇嘴。

“据说还有个别致的名字，叫李华梅！”哨兵眉飞色舞，完全把他在这里的职务忘记的一干二净了。

.....

队伍在外围基地就换装了，把全套野外装具都换成了出发前穿的作训服——这个不惹人注意。柳正解散了队伍，自己先回总部去了，他还有一堆行政事务要办：撰写勘探报告、填写任务中消耗掉的各种耗材的报销表。至于其他人也有各有各的事情，撰写报告，整理标本.....当然也少不了洗个澡，吃顿热饭，好好的睡一觉。

白国土把植物标本一一送到了农业部，农业和生物学严格的说起来是两个行当，但是在执委会眼里是差不多的。所以农庄现在是17世纪生物学的重要基地了，别得不说，本时空唯一一个分子生物专业的大学

生就在这里跟着吴南海种地做饭。

至于其他人也了不得，就说黄大山吧，在农庄里专职种蘑菇木耳什么的，但是他最拿手的居然是动物活体细菌/病毒培养，换句话说只要执委会愿意就可以731的干活，大伙看着他厚厚的啤酒瓶底一般的眼镜片，都觉得渗得慌。谁也不知道他一个人神神叨叨的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鼓捣的试管和培养基器皿里到底装得是些什么，也没人想知道——自从知道他的绝活之后，谁走过那屋子都绕得远远的。

731：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这是益智么。”法石碌在他的实验室里看着他搜集来的标本，露出了欣喜的目光，“很有用的药材。”

“卫生部点名要的。”白国土一屁股坐了下来，环顾四周，现在生物实验室的条件也比过去好了不少。玻璃厂的投产使得这里的设备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虽然新做的玻璃仪器未免有傻大黑粗之感，总算是不虞匮乏了。

“最近搜集种苗和种子的搞得不错，热作园的育种工作进展也挺顺利的。”法石碌说，“海南的热作条件相当不错，临高稍差一些，不过还是能克服的。”

“吴部长对热作怎么看？”

“他对这个是个外行。”法石碌的黑胖的脸上浮出微笑来，论及专业水准，法石碌可是农艺师，报名参加的时候带来了一车种子还有一个微型种质资源库——后者可是很难搞到的科研资源。他目前的头衔是“示范农庄总农艺师”。

法石碌接着说：“我对热作也不甚了了，不过知道些。不过有另一个时空的资料，大概知道临高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这可省力多了。”

“能种胡椒吗？”白国土看了许多半吊子的历史书，对香料贸易的暴利记忆深刻。



胡椒：又名：昧履支、披垒、坡洼热等，拉丁学名：**Piper nigrum L**属胡椒目，胡椒科、胡椒属木质攀援藤本；茎、枝无毛，节显著膨大，常生小根。花杂性，通常雌雄同株；浆果球形，无柄，花期6~10月。胡椒是一种原产于印度的一种藤本植物，攀生在树木或桩架上。又名古月、黑川、白川。它只能生长在年降水量2500毫米的热带地区，生长期中间还需要一段干热的间隔时间，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及巴西等是胡椒的主要出口国。它的种子含有挥发油、胡椒碱、粗脂肪、粗蛋白等，是人们喜爱的调味品。具体可分为黑、白胡椒两种。

“可以，胡椒在临高很适应。但是香料作物有东南亚和印度的两个主要出产地，竞争起来我们没什么优势。”

“哦。”白国土微感失望。

“去看看农庄的热作园吧。”

农庄的面积拓展了不少。新开拓出来的土地都被开发成了水田。土地被精心平整过，按照试验田的标准配套了永久性的农田水力工程。甚至每块田地边都有竹篱笆墙，田间还散布着一些风力驱动的驱鸟装置。田地都竖着牌子，写着编号、种类和负责人。白国土知道这地里种得都是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良种——难怪他们会如此的小心。

热带作物园也同样被深深的壕沟和铁丝网严密保护着，还有瞭望台。除了农委会人员和农庄内的少数土著职工可以凭证件进入园地，其他人一概不许私自进园。这里的作物都是东亚地区的独一份，要是被糟蹋了再想找可就到绕道半个地球了。

园地里几个月前种下的椰子、橡胶，咖啡、可可、古柯、奎宁、罂粟和各种水果的种苗长势都很好，一些易活的品种已经抽出了茂密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看起来非常的怡人。

“难怪人说农庄就是世外桃源，真是太漂亮了。”白国土还是第一次来这里，虽然这个种植园里有不少品种是他亲手采回的样本和种子。

“你采回来的菠萝蜜长势也不错。”



菠萝蜜：（拉丁学名：**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是桑科、波罗蜜属的常绿乔木。树高**10-20m**，树皮黑褐色；叶革椭圆形，螺旋状排列；花雌雄同株，果实成熟时表皮呈黄褐色，表面有瘤状凸体和粗毛。菠萝蜜是热带水果，也是世界上最重的水果，一般重达**5-20公斤**，最重超过**59公斤**。果肉鲜食或加工成罐头、果脯、果汁。种子富含淀粉，可煮食；树液和叶药用，消肿解毒；果肉有止渴、通乳、补中益气功效；菠萝蜜树形整齐，冠大荫浓，果奇特，是优美的庭荫树和行道树；上百年的菠萝蜜树，木质金黄、材质坚硬，可制作家具，也可作黄色染料。

“可惜还是小树，得再过四五年才能结果呢。”

“如果只是大伙要吃几个菠萝蜜的话，海峡对面的徐闻就是中国的最大产地之一，根本不稀罕。”法石碌野心勃勃，“我们既然掌握高深的科技，就应该多培育良种。”

50株椰子树苗的长势非常好，白国士知道椰子的用处很多，执委会

也特别的看重。椰子全身都是宝，而且还是最近阶段比较稳定的油脂来源。

“执委会的说以后的绿化就都用椰子树了，好看又好用。就是得等好几年这些椰子才能结果——”

白国士心里一动，又想到了菠萝蜜——这些资源不说遍地都是，海南岛上也不或缺啊，自力更生的同时完全可以派人大规模的采集。他自己在勘探途中就不止一次的看到成片的野生经济作物，完全无人问津，自生自灭。

如果有足够的人手和设备，完全可以搞一个“资源采集队”，不说别的，光丰富下穿越众的生活就很有好处。不过这事得执委会协调才行——晚上去汇报的时候要提一下。

法石碌最近一直在主持热带作物的事情，除了登陆不久之后就种下的热作种苗，农委会手里还有相当多的其他热作种子。临高的水热条件不算是最好，现在又是小冰河期，所以他不敢贸然行事把种子库里的各种种子都播种下去，他查阅了不少资料，在另一个时空里，临高成规模种植成功的热作是：橡胶、胡椒、香茅、剑麻、咖啡、丁香罗勒、香根，虽然有好几种热作后来没有持续下去，但是主要是因为市场因素，种植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种植失败的是油棕、腰果。法石碌对油棕的失败是比较惋惜的，毕竟这东西的出油率可是世界第一，成规模之后可以满足穿越工业对油脂的大部分需求。



香茅：为常见的香草之一。因有柠檬香气，故又被称为柠檬草。治疗风湿效果颇佳，治疗偏头痛，抗感染，改善消化功能，除臭、驱虫。抗感染，收敛肌肤，调理油腻不洁皮肤。赋予清新感，恢复身心平衡（尤其生病初愈的阶段）。是芳香疗法及医疗方法中用途最广的精油。也可用于室内当芳香剂。



剑麻：一种多年生热带硬质叶纤维作物，其原产墨西哥，是当今世界用量最大，范围最广的一种硬质纤维。剑麻纤维质地坚韧，耐磨、耐盐碱、耐腐蚀，广泛运用在运输、渔业、石油、冶金等各种行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丁香罗勒：气味芳香，紫花绿叶，有很好的驱蚊效果，观赏性很好。【功能主治】发汗解表，祛风利湿，散瘀止痛。用于风寒感冒，头痛，胃腹胀满，消化不良，胃痛，肠炎腹泻，跌打肿痛，风湿关节痛；外用治蛇咬伤，湿疹，皮炎。



油棕：是热带木本油料作物。油棕的果肉、果仁含油丰富，在各种油料作物中，有“世界油王”之称。用棕仁榨的油叫棕油。

“可种的东西真不少，种子库里差不多什么都有，就怕一旦种坏了，”他叹了口气，“损失就大了。”

“应该多种些剑麻黄麻什么的，我觉得工业部门对麻类需求会很大。”白国土发表看法。

法石碌点点头：“有理。不过工业部门自己都没提出来。”

“那是他们能进口黄麻，所以就没紧迫感了。要我说，种剑麻比较好，利用率高，连废渣和汁液都有用。

剑麻中的长纤维是制造工矿、航运中的缆绳原料，加工后的粕滓可作造纸、酒精、醋等的原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短纤维，可制一般用的绳索、鞋垫、缰绳等日常用品，也可用作家具的填充物。叶汁通过发酵可产生沼气，还可提取糖及饲料干酵母，加工后的大量叶渣是良好的饲料，麻渣是优质的有机肥料。

提取糖及饲料干酵母，加工后的大量叶渣是良好的饲料，麻渣是优质的有机肥料。

第十六节 请客吃饭

正说着话，只见吴南海脑袋上戴了个草帽，脖子上围了块毛巾，身边跟着农场的职工队长王田，他因为过去就是长工头，算是个庄稼把式。

“把式”：称呼村里的行家里手、能工巧匠。

吴南海边走边说着什么，王田一路走还一路保持着恭恭敬敬的姿态。吴南海又是个黑胖子（登陆前是白胖子），看起来倒有点象地主和长工的模样。

到的近前，吴南海才把事情说完，王田一溜烟的跑掉了。

“小白，又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吴南海看到白国土，打着招呼。

远程勘探队的人马在农委会和工能委都扮演着圣诞老人的角色，每次他们一出现，负责的头头就觉得会带来什么惊喜。

“我说过，不要叫我小白，”白国土痛苦的说，“请叫我国土。”

“没问题，小白。”

“谢了。”白国土说，“这次出去搞了些药材种子。”

“药材？卫生部的人天天来这儿啰嗦：说要搞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可这里没人学过种药材。”

白国土说“广东福建那里总该有药农吧？再不行翻翻农业图书馆的科教片什么的。”

法石碌没接这个话茬，说：“登陆之后大家缴过来的自购种子，除了用掉了一部分之外，多数还库房里。最近几天我去盘点了下这些计划外的种子。问题不少。一是保存状态不好，有些包装已经破了，有的受潮发芽。二是种源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是到家附近的农资商店买的各式种子，问题是种子这东西不是全国通用呀，我初步检查了一下，大约四分之一都是只适合在东北华北种植的种子，在这的产量都可能有问题。”

“可不可以把他们储存来，象什么种子库那样的，未来打下北方再用。”吴南海说。

“恐怕不行，这些种子都是简易包装，我们又没有那种保存种子的加工设备。”

“干脆种下去？”吴南海没什么高明的办法。

“看来是唯一的办法了。现代的种子毕竟有高产的性状，种下去繁殖，不为了收获而是为保持优良性状。”

“那就这么办吧。”吴南海同意了——毕竟法石碌比他更专业，接着又请白国土吃午饭。

穿越众们知道示范农庄是全百仞城乃至全临高最腐败的地方，执委会领导们的定点腐败的两处地点之一。农庄虽然在现代享受上不如海军俱乐部，但是各种新鲜蔬菜水果花色繁多，而且环境优美。如果说丰城旅馆是星级酒店，示范农庄就是农家乐。



农家乐

白国土欣然接受了宴请，饭桌上还来了柳正等几个勘探队的同事——赵雪因为腿脚不便没来，叶孟言编制不在勘探队：特侦分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自然也不得来享用了。

午饭摆在农庄特意保留的一片河畔树林里，农庄在这里用竹子和稻草搭了个大凉亭，外面又种了些花木果树造景，亭子旁边原本有个天然的河湾，吴南海把它扩大改成了一个人工池塘，里面种了许多莲藕菱角之类的作物，又养了些鸭子和鹅。坐在亭子里，还真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菱角：是一种菱科，菱属。又名腰菱、水栗、菱实，味甘、凉、无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菱的果实，菱角皮脆肉美，蒸煮后剥壳食用，亦可熬粥食。菱角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利尿通乳，止渴，解酒毒的功效。菱，又称菱、风菱、乌菱、菱角、水栗、菱实、菱实，菱科菱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原产欧洲，中国南方，尤其以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栽培最多。菱肉含淀粉**24%**、蛋白质**3.6%**、脂肪**0.5%**，幼嫩时可当水果生食，老熟果可熟食或加工制成菱粉，风干制成风菱可贮藏以延长供应，菱叶可做青饲料或绿肥。有助于健胃止痢，抗癌。有助于治胃溃疡，痢疾，食道癌，乳腺癌，子宫颈癌。菱柄外用治皮肤多发性疣赘；菱壳烧灰外用治黄水疮，痔疮。

“你们还真是会享受。”柳正扫了一眼桌子上的菜肴——倒也普通，以蔬菜为主，番茄炒蛋已经算是半个荤菜了，真正算得上荤菜是一盘芹菜炒墨鱼蛋和葱油炒蛭子。因为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吃起来自然有滋有味。



芹菜炒墨鱼：芹菜炒墨鱼是营养可观的家常菜，制作简单，味道好。主料为墨鱼、芹菜、胡萝卜、植物油、料酒、食盐、白胡椒粉。



葱油炒蛏子



墨鱼蛋：是雌墨鱼的缠卵腺，共两个。缠卵腺的作用是在产卵的同时分泌腺液将卵粒缠绕起来粘结成串，使卵串附着在海底的海藻或其它物体上。大的墨鱼蛋象鸡蛋，小的似鸽蛋。墨鱼蛋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蛏子：[chēng zǐ]：贝壳长，近柱状或卵圆形，两壳相等。中国盛产蛏子，南北沿海多有分布。蛏子肉可鲜食，也可加工制成蛏干、蛏油等。中国养殖历史悠久，以福建、浙江产量最大，并有人工养殖。

桌子上也有酒，农庄用附近的地产水果自己酿制的水果酒，口感酸甜，酒精度很低，对爱喝酒的人来说只是聊胜于无——目前执委会是绝对禁止粮食酿酒的。

D日之后，这些人还没有这样能聚集在一起空暇舒适的时光，酒虽然差点，毕竟还有些气氛，推杯换盏饭桌上立马就热闹起来。

这时候又来了个垂鬟少女，端来一个大汤碗，乳白的汤水中漂浮着一个个雪白的圆球，还撒了些香菜的碎末。一股胡椒、香菜和河鲜混合的香味漂浮在空中。

“老爷们请慢用。”少女小声说着，垂手倒退下去。

“鱼丸汤？”崔云红说。



鱼丸汤

“是李大姐做得，”吴南海敞开了衣扣，“除了什么菜都爱用花椒之外手艺还是不错的，好在我们这里没花椒很少。”

“爱用花椒，北方人？”

“不是，听口音是南方人。具体是哪里的也不肯说。看来是很有故事的人。”吴南海说。

柳正说：“是那个张兴教从苟家庄捡回来的那对母女吧？当时长得和骷髅似得，女孩子居然一下就出落得这么漂亮了？”

“这是初晴，原来是苟二家里的丫鬟。李嫂子的女儿才八岁——幼女啊幼女。”

初晴是薛子良他们去侦察苟家庄的时候半路打劫顺便把她给绑来得，当初叶孟言坚持把她绑来，但是回来之后就把这女孩子忘了，在检疫营蹲了一个多月之后被到处搜罗人力的吴南海收容了。

吴南海笑了笑，“她是个孤儿，我就收留了照顾照顾起居什么的。顺便也教两个女孩子读书。”

“南海，你这幅老实本分的假面具看来真有迷惑性。你看看你在农庄里搜罗了多少女人了？”

“没错，先是母女双雕，又搞了个初晴，啧啧，我们穿越集团的第一禽兽非你莫属。”

“靠，养萝莉可是我的梦想啊！”有人顿足捶胸，让人占据先机的滋味总是不大好受。

“NND，搞美少女梦工厂，在这样的环境里调教熟女和萝莉——简直是做梦一样的日子。”



熟女：是从日本传播界流传过来的词汇，泛指30岁-50岁的成熟女人。

“鬼畜农庄之母女的哀号——”AV经验丰富的宅男立马就出了新片。

鬼畜：鬼畜（きちく）是一个日文直译词汇。指佛教世界里六道中沦落饿鬼道和畜生道并称简略之后所形成的词语。形容做残忍事情的人、鬼畜样的人。于17、18世纪，虐恋文化开始出现，其后众多世人均认为性虐待残暴不仁，故以此词称之，直至于当代日本普遍成为了性虐待的代名词。

“别胡扯，”吴南海双手乱摇，“李大姐现在可是在卫生部上班的专职护士，我这里就让她帮着做做饭什么的——”

“护士？想不到你还有制服的癖好，怎么样？什么时候交流下硬盘。”



制服诱惑

吴南海被人当众调戏一番之后终于被放过，饭桌上的话题进入正题了。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请客吃饭一般总有所图，吴南海自然也不免俗。好在酒桌上的都是中国人，这点基本道理还是懂得。

他提出的是：希望勘探队能够组织一些征集资源远征。

“你们今天给我带几个水果，明天捞几条鱼虾，后来带点啥木棉什么的，看起来样样都有用，可是对我来说除了充实生物标本室内之外就没用了。矿产之类也就算了，要大兴土木才能开采。农林资源总能多采集一些来吧？”

“不有联络员制度吗？你要什么通过郭德发个通知，临近村里自然当贡品就给送来了。”

“问题是有些东西本县没有。比如椰子。我们眼巴巴的等椰子苗成熟，其实这东西在海南岛上到处都有，就是没流向我们这里。”

柳正说：“话是不错，可是我们资源勘探一共才——”他忽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资源部的具体编制人数属于保密内容，“没几个人，能给你背多少回来？”

“嗯，就说昨天遇到的那片益智吧，要成熟了少说也能收个几百斤回来。”白国土附和道。

“所以我说要资源远征么。”吴南海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很久了，“我打算在执委会上提出这个建议，对那些你们已经勘探清楚，但是不在我们势力范围里的农林资源，每次组织个几百劳动力和车辆、船只，派武装护送，尽可能多的采集资源回来。”

“倒也不是不行，”柳正知道这是希望开会的时候资源勘探队支持这个提案，从本部门的利益来看这个做法倒也不坏，大队人马出动总比小队出动要来得安全舒服的多。不过——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勘探队要有条船就好了。”

“的确，的确，”吴南海连连点头，“有船就能环岛勘探了，大大拓展了勘探范围。”

众人又说笑吃喝了一番，酒席散了之后，白国土一个人往住宅区走去。

他的宿舍在五组团，号称“最佳位置”，因为对门就是单身女子的六组团。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六组团的大门。天气热的时候时常能看到穿着暴露的女性穿越众在组团门前的广场上闲逛。有时候还能看到几个穿着暴露的洋妞，特别是萨琳娜一次以低腰热裤加紧身小背心造型出现差点造成宅男们骚乱。运气特别好的时候，有人宣称看到过MM在宿舍里换衣服之类，听说还有人偷窥过洗澡之类。

不过这样的好事极少出现。为了安全起见，每个组团之间都有木栅栏分割，各组团有自己的大门，晚间关闭。每天晚上十点关闭住宅区大

门，十一点关闭各组团大门。超过时间进出都要登记。严格的安全措施主要是为了内部治安的考虑：执委会没法保证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实际上过去的治安组，现在的警察总部都有报告说明穿越众中间存在小偷小摸行为，失窃物件主要是现代带去的享用消耗品，比如可乐香烟之类。再说这里有几百个单身男人，很难想像他们在这样艰苦无聊的环境下看到女人会做出什么事来。萧子山通过妇女主任杜雯向年轻女性们散发了若干注意事项，包括不宜在室外穿着暴露，换衣服要拉窗帘之类。

第十七节 白国土的恋情

在住宅区门口划过卡，看到广场上有人在玩PSP，自己有一种回到文明世界的感觉。也有人在打羽毛球、乒乓球什么的。他无心观看，回到自己的宿舍里。他和崔云红、董时叶住一个宿舍——后者偶然也参加勘探队的行动。



PSP：PlayStation Portable（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ポータブル）的简称，是日本**SONY**公司开发的多功能掌机系列，具有游戏、音乐、视频、上网等多项娱乐功能。

崔云红吃完饭之后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董时叶还在上班，宿舍里空荡荡的就他一个人。物质条件好了，宿舍里也有了家具——过去大伙都打地铺。装点一新之后白国土真怀疑自己又回到了过去的大学宿舍：高脚床：上面睡觉，下面是书桌；有独用的储物柜、衣橱；搁着口杯脸盆的架子。最显眼的是门后的枪架——上面用链条锁着一支SKS-D步枪，枪上的弹夹是满的。唯一的缺点是还不通网络，用电也受限制，供电从晚上6点到9点。

白国土去浴室冲了个澡。水是冷得，热水要到晚上才有供应，不过他已经习惯了，隔壁的女浴室水声哗哗的，大概也有人在洗澡——可惜这浴室设计的颇有艺术性，男女出入口是被隔离开的，女浴室的入口直接通到六组团内部。洗完澡，顺便把衣服也洗了，宿舍里几个人都喜欢把脏衣服囤积到没得穿再洗，搞得屋子里总有一股臭咸鱼的味道。每次方忆静来查宿舍卫生都给个“差”。

拖着一双拖鞋，白国土慢吞吞的从澡堂回来，屋子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想找个人打P都没戏。从自己的橱柜里翻出一只塑料封口袋，里面是一条烟，在原来那个世界他从没碰过一丁点烟草，现在却很想抽一口。出门坐在广场上的一棵树下，抽了第一口烟，一下把自己的眼泪都呛出来了，自己赶紧把烟灭了，但这眼泪却止不住了，借着烟出来了。几个月几乎不间断勘探任务让自己很麻木，一支烟却把一切都释放出来，父母、朋友、同学都犹在眼前：我真TMD的有病，跑到这儿来，我连女朋友的都没有，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一片面巾纸递到了手中，抬头一看是赵雪：“没想到你也会哭，哼。”她一脸坏笑。

打P：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就和北方的侃大山一样，闲聊、吹牛的意思。

“被烟呛到了。”他接过纸说。赵雪的头发湿漉漉的，他不由得心中一动。

“谁信呢，哭又不是什么错。”

“你膝盖好了？”白国土不想在女人面前露出软弱来。

“刚去医院处理了下，涂了药，不太疼了。”赵雪大大方方的把裤腿提了起来，摆动了下膝盖。

年轻女性雪白结实的小腿和膝盖上隐约露出的白色的肌肤就这样近在咫尺的暴露在纯情的大学毕业生面前，樟脑酊混合着一股似兰似馨的气味隐隐约约传来，小白再一次的感到耳朵如在开水中煮过一般。

樟脑酊[dīng]：樟脑酊主要适用神经性皮炎。

“没事就好，就好。”

“走吧，去洗洗脸，待会咱俩把报告整出来，晚上你还要汇报呢。”

“对，对。”白国土没想到这女孩子大大方方的邀请他一起整理资料，不由得心花怒放。顿时把郁闷的心情抛洒到九霄云外，“我这就去洗一下，一会我们在办公室碰头？”

“不用了，我就在广场上等你吧，这段路蛮长的，一起走走还能说说话。”

白国土被幸福感冲击的头晕目眩，站起来的时候居然连着晃了几下，这才喜滋滋的去了。

第45次远程勘探行动报告会准时在晚上19点在执委会大院召开了。

执委会的几位大佬正襟危坐在马蹄形的桌子后面，面对着中间位置的一排座椅。据说这是某人根据米国国会听证会的模式摆的家具。



参加汇报的：是柳正、崔云红、黄爪子和白国土。赵雪和叶孟言都不属于本专业人员，不需要参加。

“诸位请坐，柳队长，你晚上送来的报告不错，很有参考价值，现在我们想听一下口头报告。”文德嗣说。

“谢谢，先谈哪些部分？”

“先说生物图鉴的问题吧。”

“这个我建议由小白来汇报，他比较专业。”

白国土开始汇报了：“制作生物图鉴主要是因为卫生部已经向我们通报过几次误食毒蘑菇的事件。食堂又因为怕有毒蘑菇的问题拒用一切野生菌类。这里的有害生物也有侵袭穿越众和我们的劳工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想法是编制一套生物图鉴，暂时先出二种，一是本地可食用或者可利用的动物、植物、野生菌菇，供各个部门参考；二是有害生物图册，包括各种毒蛇、毒虫、寄生虫、有毒植物之类的，作为安全宣传使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制作第一种图鉴了。”

“好主意。”办公厅主任萧子山点点头，“以后还可以彩印出版。人手一册。”众执委也纷纷点头。

“未来的计划是这种鉴别图册还可以拓展到其他各个方面，包括矿物之类……”

“还有我们部门的问题，关于远程勘探队本身，我们认为现有的人数远远不足，急需加强。只有一支的话，万一我们在外面遭到伏击，穿越政权将损失全部的远程勘探力量。我个人建议，至少要建立三支六人侦察小队，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培训。避免一旦某个专业的人士死亡之后该专业就后继无人了——我们这一行是高危专业，随时有这样的可能性。另外，拥有三支队伍可在同时两个方向展开调查，并留下一支随时待命。在人员上我们至少还要12个人，最后都有一定的户外活动经验，要保证每个小队有一名有服役经历的，在装备上现在霰弹枪数量很少，我们不再申请了，但至少钢弩要再给我们六把，步话机三部，保证每个小队有一把枪、两只弩、两部步话机。另外我们还要申请增加两部笔记本的绝对用电权，以保证情报的整理和图鉴的编撰……”

白国土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流畅，忽然一看发觉所有的委员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暴寒呀，自己太得意忘形鸟——这可是柳正的台词啊，自己怎么喧宾夺主，抢了领导的报告。

“……这个，我汇报完了，……汇报的很不全面……”白国土开始口齿不清了。

“谢谢你的报告。”文德嗣小声说道。

白国土汇报完之后，崔云红汇报了此次勘探发现的矿产情况，重点谈了发现高岭土矿和附近有褐煤的推测，这两项资源都不是紧迫需求的资源，加上边上还有个卫所城——根据于鄂水的考据，大概是临高的那

个后千户所的驻地。



千户所位置

“干脆拔掉这个千户所好了。”马千瞩说，“刘千户本来就是有民愤的人物，干掉他可以争取一大批军户投靠。”

“要打的话应该很容易，千户所的防御能力非常差，”柳正说，“看不出它有什么自卫能力，具体的情况我在报告中写了。照我看还不如临高县——临高起码城墙比它高。”

“这个再议。”保守派对直接攻打大明政府机构还是有顾虑的。

“我们可以搞资源远征。用武力保护劳工去采集资源，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吴南海乘机提出了他的意见。又阐述了这样的做法的好处。

“去一次文昌，椰子要多少有多少，都不用花钱买。”吴南海继续煽动着，“现在我们花钱买都不运来！”

“这是为什么？价格低？”

“我们给的价格是琼山那边的一倍！”莫笑安愤愤不平——去文昌一带收购椰子的林全安空手而归，连带去的伙计都被打伤了几个。在原来时空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霸”，在本时空一样存在——椰子干贸易被琼山县的几个商人垄断的，外人不准插手。就算出钱再高采椰子的农民也不敢卖给他。

“勘探队的意见呢？”

“我们是没有意见的，只要执委会组织，我们一定当好开路先锋和向导。”

“那好，我们会后再讨论下细节。”马千瞩同意了。

“另外勘探队需要一艘考察船，这样就能进行环岛考察，还可以把测量队的人也带上——毕竟船只比徒步考察要安全的多，一旦出问题只要撤回船上就安全了。”

这个理由充分的让人无法回绝，但是船只是紧缺物资。

“能拨给的只是些十几二十几吨的沿海小船，怕是不合适。”文德嗣有些迟疑，“大船完工还得一段时间……”

“文总，那艘二桅快帆船可是说好要归我们海上力量部的！”海上力量部的代表李海平赶紧出来说。

文德嗣犯难了。要说资源部的需求也不是没道理的，但是海上力量部迫切需要添置新船增加武力和运力也是现实问题。

“这样，船只和水手的编制还列在海上力量部，勘探队需要的时候再调用好了——优先保证勘探队使用。”马千瞩想出了两不得罪的方案，“现在水手也短缺，还是统一由海上力量部管理比较好。”

“也行啊。”柳正知道拿新船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希望海军能帮我们培训一下驾船知识之类，以后有了船只配备不至于束手无策。”

“这都包在兄弟身上了。”李海平满口答应。

第十八节 贸易远征的提议

柳正又谈了些业务方面的事情，白国士一看差不多了，赶紧和其他人一起退了出去。柳正也想走，被留下了——有新的任务要布置。

“你们的下一个任务正好是要出海的，勘探队组织下人手，趁此机会体验下海上生活。”马千瞩说。

计委交给勘探队的任务是勘探海南的铁矿，确切的说，是调查石碌和田独的铁矿。这两处都是中国少有的露天高品位铁矿。勘探队的任务是确切的找出它们的位置，协同测绘队绘制地形图，评估开采难度和价值。

文德嗣说：“石碌的开采难度大概是比较大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去看到底有多大，这样才能估计我们的开采大概应该在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再去。”

这时莫笑安建议道：“不如各部委搞一次联合探险活动。”

“联合探险？！”海军代表李海平立马来了精神。

“是，刚才吴委员提出了贸易远征，我觉得既然这次调查铁矿石要用到船只，为了保证安全规模又不能太小，不如干脆搞个大型远征。”

“我赞成。”贸易部长陆荣精神焕发起来。最近岛内贸易的情况不尽如人意，穿越者利用东门市收购工业原材料的现状远不如预期。大家都忘记了本时空的运输状况很糟糕。

原来仅仅是勘探队出人，海军出船只和水手的沿海调查的小计划，最终成了一个多部委联合行动。除了勘探队、特侦大队这两个老搭档之外还包括海上力量部、测量队、外事部、外贸公司的。工能委和农委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支持。船上还将带上若干学生作为见习。

为了对黎、苗工作的需求，慕敏也被临时从警察总部借调出来，随队出发。

除了勘探资源，这支探险队还要担负测量地形地貌、绘制地图、调查民情；还要通过贸易、狩猎、采集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对穿越者有用的资源。

“我们就好像那些欧洲冒险家一样，明白吗？一路探索新航路，一路贸易……”

“顺便一路烧杀抢劫——”李海平说。

“这可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马千瞩正色道，“当然，敢于挑战穿越国权威的土著就是敌人。”

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严酷无情。这话大家都懂。

“首要目标获取椰子和椰子制品。我们的油脂供应能不能跟上工业发展这个至关重要。”展无涯赶紧提出自己的要求。

吴南海说：“我也想多点油炒菜。”

“木材。”吴旷明说，“博铺的红树林资源快给我砍了一半了，文澜河两岸的只有杂木林，用处不大，为了保持水土也不能砍太多。”

“不能买吗？”

“买不到，在临高做木材贸易很难，黎人倒是愿意卖给我们，问题是运不出来啊——这里缺少能让木材出山的水系。”

“木材很占空间，又沉——”

“不用占船上的空间，编成排，用船拖着走就是了。”



木材水上运输

“能行吗？这可不是一般的江河，而是大海。”

“我们又不远海，沿海风浪小，应该可以。资料上说过：中世纪的北非国家都这样在地中海地区运输木材的。”

“我也要一样东西，可能比较难搞，但是非常有用，”展无涯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什么？”

“鹿皮。”展无涯说，“用来代替橡胶做传动皮带。”

这倒的确是更为迫在眉睫的需求，随着原动机和各种自制机械的投产，机械传动对皮带的需求大大增加。机械部门暂时靠的是储备，但是有限的储备显然不可能支撑到橡胶成熟——根据吴南海的计算，穿越者的生胶能形成工业运用的规模起码在15年以上。

当然还有各种原矿石，如果能在海边采集的也要开采一些带回来。季无声特别提到了石英砂——在昌江海尾镇，有丰富的优质石英砂储量，而且就在海边，开采运输非常方便。

“还可以收购一些棉布回来。”莫笑安说为了迎接年后的移民大潮，轻工业部服装厂对棉布的需求激增，库存已经接近用完。

“我们用什么去交换这些东西，用钱买？”

“矿石什么的不需要，不过椰子、木材还有棉布总得有商品交换吧？”

“有，有。”陆荣胸有成竹，“盐。”

“拜托，盐在海南可不是什么稀罕玩意，盐场到处都有，私盐也很猖獗。”

“我们贩卖的私盐更便宜，又等于是送货上门，对方愿意接受的。”

“万一人不要呢？”

“有缝衣针、烧酒、粗纸、粗瓷，丝绸……小东西准备了不少，还准备了些镜子。”

“镜子你准备卖给谁？这么贵。”

“孝敬下当地的官吏士绅什么的。我们又不是西班牙人，说是贸易，其实一路抢劫。”

展无涯担心的说：“不过，这样一次大规模出动，得出动多少人和船？我担心会损害与广东和澳门之间的货物运输。”工能委比任何部门都依赖海上的运输，听他们的计划有些担心了——这不得起码出动2艘70吨级的船只？

文德嗣惋惜的说：“如果集中资源，船厂的纵帆船应该可以在10天内完工。”

“刚造好的新船，立马就用在这样的远途航行，没危险吗？”

“问题不大。”文德嗣说，“这个航行既然是环岛航行，就算出了什么问题也能及时登陆，算是试航的好机会了。”

“环岛航行有潮汐、浅滩和礁石的问题，安全系数怎么样？造这船我们的投入可不小。”

“没关系，我们有全套的海图和航海资料，安全系数应该是最高的了。”

“说真得要是有足够的油，把登陆艇开出去也好啊。”

“这不废话么，”马千瞩说，“其实丰城轮上的储量还是蛮可观的，但是现在是用柴油的地方多：渔船、工程机械、车辆……没地方补充。”

其实他还有一个只有执委会高层才知道的原因：丰城轮必须保证有能跑路到台湾的单程油料——以备万一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能够逃命。

“我觉得北美的帆船用作探险船很不错。速度又快，船上设施齐全，用来航海探险正合用。”柳正对这艘风帆游艇打了很久的主意了。

“这你就省省吧，当时执委会是明确说明这艘船归他们所有的。”

“仿制几艘总可以吧？这船即小巧又耐操的。不要发动机和现代导航设备的话结构也不复杂，船上的生活设施也可以简化一些。”

“很难。”文德嗣说，“这种现代风帆游艇，是现代工业科技的结晶，凭我们的工业水准，再过十年都仿制不了。”

“对了，”李海平想起了什么，“李华梅‘杭州’号不就在博铺吗？那艘船可有100吨呢！”

文德嗣说：“杭州号是艘单桅快船，就船来说很不错，不过我总觉得这女人来路有问题——”

“想多了吧？”李海平说，“当时小蒙力邀她来为我们服务，她还不肯呢——宁肯要跑贸易赚钱。真要奸细什么的，那时候就该一口答应。”

“别太低估了古人的智慧。”邬德说，“的确不大对头——好像是特意安排了这么个人出来，要是这是出电视剧我还能理解。”

“你们说怎么办？把她咔嚓了，船没收。”李海平果然是现实主义目的极强的人。态度转变之快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她好歹也是第一个来博铺的海商，这么做会没人缘的。”外事部的马甲说，“安全点的话，就和她做作些买卖，尝点甜头。不要让她太深入我们的内部。”

“可惜她的船，多好的运力——”

执委会的几个人的确有些踌躇，要说这个人他们是的确信不过，但是这次联合探险行动，只有一艘双桅船显然不太够，更别说这船还没经过实践的考验——文德嗣嘴上说没问题，心里也有些迟疑。

“再讨论讨论。”文德嗣有些头疼了。

.....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八点，柳正的肚子都饿的咕噜噜的叫了，最终由白国土越俎代庖提出来的要求得到了执委会的同意，当然根据他的预感打了折扣：人员编制被砍了，只给了6个穿越众——基本都是各部门不要的废柴。委员会的理由倒是冠冕堂皇：没有废柴，只有没有被发掘的人才。至于怎么发掘人才就是他柳正的事了。

“凭什么要我来调教废柴——”柳正嘀咕着，“要是女废柴我倒是欢迎，又轮不到我调教了。”

不过他费劲口舌才终于又多要了一个人的编制。理由不少：主要是因为队伍里的林业专业的几个还要在农委员会的生物实验室兼职。于是IT组的赵雪就被留下来作为情报的收集整理了——反正IT组本来就嫌人多。赵雪调过来他还算满意——虽然这小妞算不上战力，但是部门里有这么个长得还算马马虎虎的年轻女孩可以起到治愈系的作用，对白国土更是有加成的效果。

装备方面倒是没砍多少：增加了6把弩——都是机械部自制的试验性产品，尺寸款式各不相同，随钢弩还配发了二个国产瞄准镜和一个俄罗斯产的红外夜视瞄准镜。加配2部步话机，另外讲勘探队的电脑用电权由相对级变为了绝对级——24小时不间断供电。

第十九节 造船厂

第二天白国土睡得很晚才起来，听组团门口值班的兄弟说有女孩子来找过他，因为他还没起床就把她给回掉了。白国土想这多半是赵雪了——大清早来找自己不用说是想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这可是增加感情交流的大好机会，自己居然错过了。他懊恼的敲了下脑袋。

另一件郁闷的事情是昨天自己从委员会出来后，由于长时间的争论，自己的脑子晕晕的，结果魏爱文向自己要烟，自己稀里糊涂的把昨天只抽了一根的一盒都给了他，痛苦呀，那可是包硬中华呀——现在一包硬中华的行情可高的离谱。幸好自己带了整整一条。



硬中华：目前硬中华的出厂价是每条187.2元，批发价为每条370元，一般零售价格为每条450元，出零差价为每条262.8元。软中华价格相对昂贵，出厂价格为每条241.02元，批发价为每条530元，零售价为每条700元，出零差价则是每条458.98元。

“真倒霉。”白国土边想边郁闷，干脆连早饭也懒得吃了，从口袋里掏出块难吃无比的草地五号米饼，这是野外作业时候的标准配给，但是大家都不怎么爱吃，留存了不少下来。

嚼着似乎永远也咽不下去的米饼，白国土来到了勘探队办公室，刚坐下倒了杯水准备把米饼吞下去，柳正就进来了，看到他嘿嘿的笑了几声。让白国土迷惑不解。

“小白，赵雪MM从今天起就正式调入我们部门了。”

“真得？！”白国土一激动直接站了起来，差点没给米饼噎着。

“别激动，当然是真得。”柳正含笑安抚他，“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小白你要把握机会——”

白国土刚想说什么，只见赵雪撞了进来，劈头一句：“听说把我留在基地，不让我外出执行任务了！”

“这个，呵呵，是的，”柳正点点头，“你的腿不好，不太适应这样的远程野外活动。我们勘探队规模上去之后需要有人值守，总不能唱空城计吧。这也结合你的IT专长，作情报的分析整理。你的工作很重要，一是在每次远程小队出发前，给他们提供任务简报，让他们初步了解要侦察目标的一些概况；二是在他们回来后，汇总所搜集的情报，写成报告上报情报委员会。还有一堆行政事务要处理，担子很重呀，不过你放

心，我和同志们会尽量帮你的。”赵雪若有所思的说：“这么重要呀……”

柳正见她被糊弄过去了，赶紧说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忙。给白国土创造机会。

白国土忽然觉得自己是超级幸运儿，难道是因为白送了一包烟积的功德？魏爱文也不是过马路的老婆婆。

正想着怎么开口，赵雪已经说话了：“早晨去找你，你怎么还在睡觉呢？”

“昨天累死了，你不知道在执委会开会开到了多晚，”白国土不由得自我吹嘘起来，大谈他在会上的汇报时如何的气宇不凡，还加入了诸如他严正指出执委会对远程勘探事业不够重视的问题，执委会为此虚心接受，连声惊呼勘探队里有能人之类，最后连大型勘探冒险也变成了他的提议。

一边说白国土一边心虚，但是看到MM笑靥如花，眼神中透出敬仰的神情来，不由得继续吹嘘下去。

说得差不多了，白国土才问：“早晨你找我什么事？”

“今一早我就接到调令了，我在IT部还有不少东西存着，想找你帮我搬。”

“好好，我这就去。”白国土忙不迭的主动请缨。

第二天，包括新来的人员，所有人员重新分配了小组，尽量使两个组力量平衡。采用以老带新的模式进行训练。由于最近的任务是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去搞环岛探险，对队员的直接素质要求不那么大，勘探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进行训练。柳正制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野外生存训练，基础野外生存训练，结合了实战任务所总结的经验教训。

二、基本单兵战术，包括擒拿术等，主要由特侦大队的人传授。

三、基本小组协同战术，包括交叉掩护等，特别强调了枪与弩的配合训练。

四、动植物、矿产和气象方面的专业知识。

五、航海适应训练。各组都要去博铺进行划船和游泳训练。

经过几天天的训练，大家的各项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多亏了D日之后的长期劳动，再废柴的宅男如今都有一身好体力，有了体力，教授的无非就是技巧和协同方面的事情了。

柳正又带着队伍去高山岭、临高角等地进行一系列的山区和海上的野外实战生存训练，还搞了AB两组的对抗战。除了磨练新人的水平之外，还有增进感情提高士气的作用。

文德嗣这几天天天去造船厂，督造他们的第一艘双桅纵帆船。这艘

船的蓝本是依据历史上著名的“美洲号”的线图建造的：排水量170吨，全长30米，宽7米，吃水深3米，双桅、纵帆。连船长只需要9人就可操作。



美洲号

由于这艘船是穿越集团自行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船只，因此在正式下水命名之前它被称为“零号舰”，以示其从无到有的地位。

百图来的船匠们是造船的主力，建造西洋大船对船匠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对文德嗣来说也是，对穿越者的整体工业水平、协作能力更是一个考验。

因为谁也没有为170吨级的船只下水的经验，新时空的造船师们采用了更为妥帖安全的干船坞造船，虽然工程浩大，但是建成之后对造船工业意义很大。

船坞是人工和机械挖成的，它并不是完全在岸上出来的一个坑，严格的说是半敞开式的结构，一多半是在岸滩上开挖，另一部分则是在海中用木桩和砌石工程围埝起来的。坞壁和底用竹筋碎石混凝土浇注加固起来的，船坞用的抽水机的比较容易解决：穿越集团不仅自身带有抽水机、水泵之类的设备，而且丰城轮等现代船只上几乎都配有几台这玩意，蒸汽机试制成功之后用来抽水也没什么问题。

船闸用的是铁框木板制造，为了建造这个闸门消耗了大量优质木材，闸门也用了造船用捻缝技术增加板壁之间的水密度。闸门由卷扬机牵引绳索启闭，为了驱动卷扬机和抽水机，机械部门专门为船坞制造了

锅炉和配套的蒸汽机：一台五十马力的卧式蒸汽机，除了开关闸门，它还可以白天驱动锯木机锯木，晚上为船坞抽水——船坞的闸门的密闭性并不是非常好。

为了建造零号船，穿越集团自年前开始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源集结，机械工业部专门在造船厂设置铁工车间，制造船用的各种铁件、铜件。一些大型的金属件则由冶金厂承制。

文澜河担负了大量的运输资材的任务：大宗的、重型的资材用浮筏运送到下游，较为轻便的则用双轮车或人力或马匹运到造船厂。

造船用木材是从百图村缴获的，都经过了好几年的充分干燥。这些木料基本上来自福建——临高本地无法提供这么多大材。零号船因为是试制产品，除了桅杆、船舵等关键部位使用了铁力木之外，大量使用的是廉价的杉木。除了木材，百图村还提供了桐油、麻丝、蚝壳灰、麻绳、大量的铁件——包括四爪锚。现成的配件大大的减少了造船的工期，否则穿越者光收集制造这些东西就够忙上几个月的——文德嗣经常暗自庆幸当时占领了百图。

造船厂的劳动力相当充裕，主力是从百图村强行迁徙过来的村民，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参与过造船，稍加指导就能直接投入造船工程。文德嗣重点培养的是以船匠张机器为首的外姓工匠，每天带着他造船厂忙活。张机器现在是造船厂的总船师，因为从文德嗣那里已经学到了许多西洋造船的工艺和技巧，大伙劲头很大。

相形之下，林陆两家的子弟就有些惶恐不安，明显的心不在焉了。这两家，特别是林家，因为是大宗强族，长期把持百图的村政，在百图村来移民里拥有很强的声望。而执委会对宗族势力是非常忌惮的，在他们直接管辖范围之内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所以新百图村的住房一落成，邬德随即开始着手肢解两个家族。

林功劳站在检疫营办公室门口。年轻的面孔扭曲了，看上去愤懑不平。四周十多个同族子弟也都一个个面色阴沉——他们刚刚知道了考核结果和分配的去向。

这几天百图村的移民凡是16周岁以上的男丁都接受了一次技能评定。林家由于是船匠，所以评定的内容是造船相关的各项技能：包括木作、双线作、铁作、摆锡作、旋作、蚝壳作、装修作、雕銮作、舵作、蓬作、索作、缆作、油漆作、五墨作等等，基本涵盖了古船技艺的全部内容。考核内容和具体评分是张机器搞得，不过张机器不露面，以免有碍情面。文德嗣在平素的接触中就知道张机器对林家过去把持村政，侵占大部分造船的收益是颇有微辞的，只要让他没了顾忌就不会对林家手下留情。

第二十章 中西古今合璧的双桅帆船（一）

考核结果是包括族长在内有造船技能的十五六名男丁作为造船厂职工留在博铺，带着家属住进了新建的百图村，这批船厂职工不能以一个大家族的名义聚居在一起，邬德拒绝了他们要求聚居的要求：所有成年已婚男子都必须自立门户登记户口。

邬德还进一步完善了规定，每个户口内，最多只允许存在三代人，前两代人各允许有一对夫妇，第三代人如果完婚就另立门户。禁止已婚的兄弟继续在一个户内。

被拆散的小户再分别的混入各栋标准住宅，每栋标准住宅最多只允许存在二户来自同一家族的家庭。

剩下的林家族人被全部迁往博铺，按照同样的方法打散之后分居在百仞公社的住宅区里，作为基本劳动力使用。这样，百图村的两大统治家族之一的林家就被拆得个精光，族长林显明也失去了原来的威风，现在只能去船厂上班了——他们每户人家都欠下了穿越集团六十两白银的购房款。其实林家的许多族人都是拿得出这笔钱的，但是他们谁也不敢露富，生怕给这群髡贼们抢去了。

如果年长些的林家族人因为见识过官府的横暴，所以对临高的强权穿越集团俯首帖耳的话，那么在百图村这个三不管地带长大的年轻子弟们是颇有异议的。特别是那些近支子弟，从小处于村子里的上层，对失去的威风更是耿耿于怀。最无法接受的是：平时在宗族里地位低下的旁支末流，因为干活多技术熟练反而成了船厂的职工。

林功劳自然也无缘职工的行列，但是他还没成亲，可以继续留在父亲的户口下，身份却成了每天必须出工干杂活挣工分的“社员”。

职工拿的是月钱，收入又高；社员只是每天当力工，干得都是又苦又累的活计。光这个他就受不了。

有个平素一直和他混在一起的堂兄弟说话了：“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啊——大伯父到底怎么想的？我们林家就这么散了？！”

“还能怎么样？”一个蔫头蔫脑，蹲在地上的家伙说，“人家本事大——”

林功劳的兄弟林功勋猛得踹了他一脚：“你个林家的败类！怂包货！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林家的种！这话也说得出来？”

“可是——”挨了打的家伙似乎是个受气包，也不敢反抗，只是嘟嘟囔囔的，“不是打不过他们嘛”

“扯你娘的蛋，他们不就是武器好点有杆鸟铳吗？玩肉搏，这种B货老子一个打他七八个！”打人的家伙气势汹汹的说着，一边对不远处的哨兵偷偷的瞥了一眼。众人似乎尤不尽兴，看到周围的哨兵和短毛“干部”们不来干涉，骂得更兴起。

“就是，大哥和二哥手上的功夫不是盖得。”

“靠火器打赢的，算不得好汉！”

“不用火器，一对一打，还不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一打一我还嫌欺负他们呢，多得不敢说，一打三。”

“看他们那寒酸样，穿的衣服连屁股都遮不住。”

“我们林家的好汉个个都是有血性的！”

“林家没你这个孬种！一定是个野种！”

.....

开始还是小声的，后来愈来愈大。似乎众人的怒火都发泄到了这个倒霉蛋身上，污言秽语夹杂着拳脚落在他身上，此人赶紧连滚带爬的“滚出去”了这时林功劳的一个侄子名叫林光定的挤了过来，小声说：“功劳叔，叫大伙别骂了，当心隔墙有耳啊。”

这话原是好心，林功劳骂道：“你也是个衰仔！没卵子的货色。阿澳仔都是海外蛮夷，我就当面骂他们，他们听不懂。”说着大声用闽南话对着远处的一个“真髻”说了七八句粗话，果然对方毫无反应的看着他，四周的林家子弟都一阵喝彩。

“好！功劳哥果然厉害！”

“阿澳仔都是衰仔！屁也不敢放一个。”

“阿澳仔不敢得罪我们林家的，造船都靠大伯祖呢！”

林光定还要劝谏：“这个，功劳叔，给他们干活的长工里可是有我们那地方的——”

“哼，几个汉奸怕什么？”林功劳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什么也不怕，“一指头伸出去就捏死他们。”

正在吹牛，林显明赶了过来，低声呵斥道：“你们作死呢！都放什么屁？”他小心的看了一眼四周，“嫌我们林家没灭门是怎么的？”

林功劳显然不大服气，还想拉大了嗓门说什么。

“不要说了，都散开了回去！”说着拖着儿子到了荒僻之处。

“日后少说这样没边际的大话！”林显明小声嘱咐道，“这伙髻贼可了不得。”

“爹，他们迟早要给周围的海主们灭了，就算海主们灭不了他们，我们派人去报官，朝廷也要剿他们的，大兵一到——”

说着脑袋上重重挨了一记毛栗：“朝廷？朝廷干我们屁事！没朝廷我们还好好的在福建守着祖坟过日子呢！”林显明说着放缓了语气，“髻……短毛们也还过得去，给房子住，给工钱，不要我们白干活。我们小小老百姓，谁来当皇帝不都得完粮纳税，有吃有穿有住就行了。

你可别给我招事！”

林显明见儿子总算不说话了，才说道：“你才多大？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官府是什么好玩意？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干活去，到时候自然想法把你弄到船厂当职工。短毛对你爹我还是很看重的。”

林功劳嘟囔了几句，他和他爹的想法不一样。林显明只求带着族人在乱世能够太太平平的活下去。林功劳还有着年轻人的权力欲，念念不忘林家多年在百图当土霸，自己是村长之子呼么喝六的好日子。

相形之下，陆家的反弹就小的多，一则他们人口少些，而且陆有天是个很识时务的人，对穿越者的政策没有半点置疑，立马就让族人都分散开登记，连他儿子陆寿永没结婚也单独登记了一户。他的要求很简单，把儿子这个没满师的铁匠留在自己身边，好继续传授他的手艺——他看到了林家的下场，凡是手艺不精的林家子弟统统都算做基本劳动力。看来在短毛这里没手艺是肯定要吃瘪的。

陆家因为男丁都是铁匠，评定考核之后，他们按技术水平被分成了两批去向，大多数分到百仞城，成为机械厂的职工，少数留在博铺，作为造船厂的铁工。因为陆有天的识相，陆家的人又相对较少，所以没有子弟被打入基本劳动力去赚工分，技艺太差不能做职工的都进了学徒队，分在造船厂和机械厂，学着当新时代的钳工和冶金工。

陆有天留在了博铺，成了造船厂铁工车间领班匠人。造船需要大量的铁件，因为文德嗣还无法弄清楚欧洲式造船的全部具体工艺，在造船的时候依然延续了中国式造船的许多技术和手法。

年前，文德嗣带领几个机械专业的人士就为这艘船绘制了完整的线图和各部位的结构图纸，虽然很粗糙，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个造船的依据。

年初一过后不久，造船厂就在文德嗣的指导下安置了龙骨。龙骨被放置在船坞的龙骨墩上，艏柱和艉柱被镶嵌于龙骨的两端，这是件非常繁重的工作，是在建筑公司的汽吊的帮助下才完成的，这时候文德嗣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给船坞安装吊装设备，又突击建造了几台土制抱杆。



抱杆：抱杆就是一种起重使用的大柱子，和卷扬机，滑轮组，钢丝绳共同工作，可以就地起吊几百吨的重物。

然后将船底肋骨横向安置在龙骨上，内龙骨则沿着龙骨置于底肋骨上，内龙骨、船底肋骨和龙骨相互之间用螺栓连接。船底肋骨除了两端之外都是笔直的。两端的木材开始弯曲，也就是向上翘起。复肋材与船底肋骨紧接在一起。这些都是弯曲的或者弧形的肋材，构成了帆船的曲边。让船材按设计要求的角度弯曲又不伤害它的强度，费了吴旷明大量的脑细胞，幸亏有了锅炉，才使得这一工艺变得快捷有效。

所有的肋材被安装的非常紧凑，而且在船的中间部分和靠近桅杆的地方是双层的——这这里会受到巨大的应变力作用。沉重的厚压板水平排列在肋材的内侧，支撑住甲板梁的两端。桅杆孔有加固板，用的是结实的檀木，垂直插穿插在甲板梁之间，用螺栓紧固，用来支撑桅杆，而桅杆的根部则竖立在内龙骨之上。这个框架进一步与大梁梁后的直立肋材、穿梁肋材及梁后水平肋材夹固在一起。

建造过程中，船体四周搭起脚手架用来方便船匠施工，外壳的板用螺栓固定在船肋材上，为了防止漏水，用大量的木棉作为填絮——这种天然纤维几乎不进水，浮力很大。所有的接缝都按照中国式的捻缝方式，用桐油、麻丝和蛎壳灰混合的填料密封。船只内外船壳还涂抹了一层木焦油。

船的内部结构按照中国船的结构，安装了水密舱隔间——既然这船不是作为战舰制造的，没打算装备多少火炮，全通式的下甲板就没有必要了。

第二十一节 中西古今合璧的双桅帆船（二）

武器装备方面，船头和船尾各安装露炮台一座，安装一门70mm线膛加农炮。露炮台上方安装有可收放的篷布架，平时可以罩起来保护火炮。它和林深河为首的炮兵试制小组安装在渔轮上的露炮台是一样结构，唯一的改进是舰炮架退式火炮的后座系统由原来的滑车组+缆绳系统改成了轨道式炮架——火炮炮架被安装在轮子滑动的轨道上，发射时火炮的后座力里沿着轨道滑动抵消，轨道的末端是硬木的拦阻块，利用轮子与拦阻块之间的碰撞反弹力将火炮重新推回原位——不用钢制是防止两者之间碰撞迸发出火花。如果穿越者的机械水平再高明一些，林深河可以引入更复杂的齿轮、滚轴和液压系统来取得更好的缓冲效果——毕竟在军舰上要解决火炮的后座问题受到的重量和体积限制要宽松的多。

这种系统在临高角炮台上已经经过了初步的测试，认为基本符合要求，安装在零号舰上也包含有海上测试的意图在内。

火炮的炮位是回转式的，由甲板的下的人力推动旋转。为了方便炮手指引旋转角度在炮位上安装了通话管。指向甲板的90度被限死，防止敌人一旦跳帮控制火炮之后用来设计甲板，也防止炮手误操作。

露炮台虽然防护性不大好，不过本时空里也没有哪一种火炮能够超越得了70mm线膛炮的射程了，炮廓用轧制的铁板铆接而成，防御力按这个时空的标准相当可观了。要按文德嗣和海军一干人的想法，还想给“零号舰”的甲板上铺设一层轧制的熟铁装甲板，制造第一艘穹甲巡洋舰，但是计算了安装这层甲板所需的熟铁板数量之后文德嗣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只是在弹药室周围安装了装甲带，算是一种安全性的保护。

辅助武器上，按李运兴的想法是制造多管枪，但这东西较为笨重，装填起来也慢。最后还是根据林深河的建议使用成熟的技术：安装六门2磅的轻型臼炮：船舷两侧、船头船尾各设一门。另二门准备安装在桅杆顶端的平台上。这种火炮非常小巧，被安装在一个可自由旋转的万向架上，360度旋转，仰角可达80度，俯角也达到40度。发射总重量不超过1公斤的铁砂、碎铁和霰弹。射程很近，作用类似现代战舰上的12.7mm高机，专门用来杀伤近距离的敌人，在海战中它经常被用来射击对方的帆缆和甲板上的水手，必要的时候还直接用来清扫登上己方甲板的跳帮队。当然，穿越海军的指导思想是尽量远距离的射击，而不是进行筋疲力尽，伤亡惨重的近距离对轰。



白炮

由于零号船不准备安装侧舷火炮，它的甲板下可利用空间要大得多，大大提高了船只的自持力和运载能力，船员的生活条件自然也比一般的风帆战舰要好得多：更多的船员房间和卫生设施，更好的采光和通风，即使是最普通水手，文德嗣也给他们准备了可收放的吊床。以穿越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也只能算是起码的了。文德嗣很清楚自己这群人的弱点，他们有的是勇气和野心，唯独缺少过艰苦生活的意志。不让大家吃好喝好睡好，让这些人去远航冒险等于是痴人说梦。



吊床

帆装上，造船小组经过考虑决定暂时先使用中国式的硬帆——硬帆对穿越者的能力来说是相当适宜的，毕竟穿越者本身并不掌握制造软帆的技术。缝制船帆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不但有专门的工具，还需要巨大的场地，当时不要说整个中国无人会这种技术，就算是澳门也未必有帆匠，船帆的帆布计委的仓库里没有库存，必须依赖进口，澳门有没有这么多可供进口的帆布还是未知数。



中国硬帆船：中式硬帆优点：便于操作，用一个滑轮便可升起，需要的人数少，升帆时间短，特别适合近海和江河贸易。缺点：1、由于支撑点只有一个，所以帆的面积有限，大量使用木质骨架也限制了其吃风，因此航速很慢，跨洋航行时效率低下，不适合远洋贸易和探索。2、中式硬帆的承载能力也小，不能装海战用的长炮，只能装陆战炮，而且装不了几门，因此不适合海战。3、硬帆只能一升到顶，不能根据情况调整帆力，这点对于海战和穿越岛群都不利。西式软帆优点：吃风大，支撑点多，所以面积可以更大，速度和载重都有极大优势，另外即使是同一桅上软帆是一节一节的，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帆力，这样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海战和躲避礁石，二是如果遇到较小的风暴时也可以安全慢速行驶。缺点：操作复杂，需要大量船员，升帆时间长。16世纪开始西方大船的帆就是由横帆、拉丁帆和斜桁帆三部分组成，模块多，程序繁琐，滑轮只能用于调整绳索不能直接升帆。电影里西方帆船上有那么多船员，其实超过八成都是操帆的。

相比之下，中国式的硬帆的制造和材料要求就低得多，硬帆是平板一块，软帆三角帆是复杂曲面，需要专业工匠的缝制。软帆的材料必须是特制的帆布，硬帆由于有支撑骨，对材料要求不高，一般的布甚至草席、苇帘之类的东西也能代用，即使少许破损还能继续使用，临时修补也很方便。

硬帆首先是它的受风效率高，硬帆犹如飞机的机翼，可利用八面来

风。当风以极小的冲角向帆吹来时，在帆面上产生升力，升力垂直于风的方向。当船有侧向风吹袭时，升力大致与船的行驶方向相近似，具有很高的效率。即使遇到斜逆风，船舶可走“之”字形的航迹，仍可行驶。即所谓可利用“八面来风”。风帆的一侧系有缭绳。水手可根据风的变化，随时调节风帆的角度。就凭可迅速升降帆和侧风也可走之字形路线看来就便利很多，代价是比软帆航速要慢。

其次硬帆的升降操作方便，由于没有复杂的帆缆索系统，一般人几乎不需要任何的专门训练就能执行收放船帆的工作，它的收帆速度极快，危及关头甚至只要砍断主索就能哗哗地几秒就搞定。升帆速度较慢而且费力些——帆中有肋骨，重量较大，但是也不需要什么特殊技巧。硬帆在航行中不需要经常调节，节约操作人手。

虽然从长远来看，软帆帆装是帆船发展的趋势。大型风帆船、快帆船都使用这一系统，但是零号船的使命最多也就南下菲律宾，北上日本列岛，基本就在沿海地区转转。中国式硬帆是很适合大陆沿海地区海况复杂，风向多变的环境。

“暂时先用硬帆顶替一下，有了船帆制造能力再换就是。”文德嗣其实也不大喜欢用硬帆但是条件提醒他还是现实些比较好——除去工业上的问题，软帆帆装对水手的技能要求高得多，不比硬帆船那么简单便捷。零号船毕竟是要马上就投入使用的船只。

“未来就用蒸汽机了，还要帆船做什么？”李迪说。

文德嗣摇摇头：“至少在未来20年，大帆船还是我们远洋运输的方向——它不需要燃料。蒸汽机船在大宗货物运输上并不占优势，效率不高还耗煤。远程航行要解决海外加煤站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我们能出蒸汽轮机得看爬科技树有多快了。”

帆船实际上一直航行到20世纪50年代才彻底被世界航运市场淘汰，在此之前，帆船依然是海上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的最佳运输工具。

“好想早日驾驶我们的铁甲舰。”乐琳这个海军控虽然不懂造船技术，但也是一有空就泡在造船厂。

“其实没多大难度，铁壳船实际上还比木头船好造。”文德嗣说，“只要材料够，熟练工人训练跟得上，造千吨级的铁壳船是小意思。”

“文总，你看是不是再造一艘70吨级别的软帆帆装船作为教练舰？”

说话的是海上力量部的明秋。他作为海军顾问，经常来这个船厂看穿越海军的第一艘自制战舰的建设进度。说实在的，见惯了现代化军舰之后，募得看到海军的战舰居然是艘帆船还是蛮古怪的。特别是那奇怪的炮位——明秋隐隐约约的只记得自己在参观某个清末建造的炮台上见过类似的东西。虽然现实与他的经验有些脱节，但是建设海军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不管是风帆时代的海军还是电子时代的海军，人总是最基本最关键的构成。培训足够的水手是当务之急。明秋当年也见过来访问的南海海军的风帆教练舰，觉得这种方式很锻炼人，又适合穿越海军未来的需要。

“您说的有道理。我和执委会商量下，尽快拨出材料再开工一艘教练舰，不过这需要外贸部门的支持啊。”实际上几天前，马千瞩已经派外贸公司的人去了澳门，看看能不能设法搜罗到相关的资材和工匠。

正说着话，一艘有着剑鱼一般的长长牙樯挂满一长列的船帆的欧式单桅快船正在造船厂外面的海域歪歪扭扭的航行着，风帆挂得七零八落，看得出还有几个人爬在上面，隐隐约约的海风里听得到大呼小叫的声音。

“这是谁的船？”文德嗣吃了一惊。

“李华梅的船，杭州号。”陈海阳汇报，“上次向执委会汇报过，她现在在教大家帆缆操船技术。”

“是她啊。很活跃的样子么。”文德嗣若有所思，“不是蒙德汇报说她不愿意当教练吗？”

“她是拒绝了。现在也不算正式教，似乎为了消遣。”

“用这个消遣倒也别具一格。”文德嗣充满了不信任的感觉。

李华梅来到临高之后，执委会就对她的来意有所怀疑，所以没定出如何对待她的基调。所以只派了外事部门的人去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在港口百无聊赖的李华梅自然而然的就和博铺的海军众们拉上了关系，凭借这个名字、漂亮的容貌、爽利的脾气和她的快船，除了几个退役前PLA海军军官还对这个女人保持着相当的革命警惕性之外，多数海军众很快就丧失了应有的戒备心，经常坐着她的船在港口外的海域兜风，还美曰其名学习操船技术。李华梅倒也大方，不但讲授各种海上航行的经验，还时而表演各种操船技术。一时间声望大涨，赢得了一大批粉丝。以至于每次执委会开扩大会议都有人为她说好话。让执委会深感女人魅力的强大。

第二十二节 李华梅和海军众

与此同时，杭州号上的李华梅对正在操舵的乐琳大为嘲讽，说他的操舵技术只会把船带到礁石上去。乐琳那一身笔挺的美国海军制服被飞起来的浪花打得湿淋淋的，还要被美女无情的调侃，看起来惨不忍睹。接着她又对着爬在桅杆和桁架上一个多小时还没放下帆只是抱着桅杆发抖的海军众喊叫：“你们几个土鳖到底要抱到什么时候？准备讨桅杆做老婆吗？！”

李海平在上面瑟瑟发抖，在十几米高的左右摇摆不停的桅杆上爬桁架，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虽然是爬了上来，到了顶上根本就不敢再往桁架上爬了，更不用说去卷帆布了。他死死的抓着绳网，只觉得身子不断的在起伏晃动，心里连连叫苦——没想到这帆船还真不好玩啊，看来自己以后一定要当铁杆的蒸汽铁甲舰派。

再看旁边的老狄比自己还惨——老狄原来在陆军干活，不知怎么的又想当海军陆战队的干活，仗着曾经在岸防部队服过二年役，一投奔海军就成了海兵连的连长。其人好谈军队建设问题，一天到晚K98、虎式坦克、88mm大炮不离口，属于海军众中少有的哈德派。一直说爬桅杆对他来说小菜一碟，没想到第一次上船海训就拉稀了。这会连桁架都没爬上来，半当间抱着桅杆双眼紧闭。NND，李海平心想按说我们现代人是不会恐高的，不管在哪里都得爬几层楼的……



虎式重型坦克：（德语：Panzerkampfwagen Tiger Ausführung E (Sd.Kfz. 181)，中文：虎式坦克/虎I坦克/六号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所使用的重型坦克。虎式坦克是二战中的著名坦克，从1942年下半年服役起至1945年德国投降为止，一直活跃于战场第一线。虎式坦克在战争中击毁了大量的敌军坦克也包括其它火炮，这使它成为所有盟军坦克危险对手，凡是在战斗中能够击毁或击伤虎式坦克致其被遗弃的盟军坦克，人们都会尊称其为驯虎者。虎式自身重量较大达到了56吨，虽然使用的迈巴赫12缸发动机，功率700马力，但过大的重量使得它的马力重量比率只有每吨12.8马力，因而越野性能较差，在苏德战场的复杂地形上作战时易陷入被动。此外过大的重量使虎式的故障率较高，维护复杂。



88毫米高炮：是由世界著名的火炮制造商德国的克虏伯子公司完成设计和测试完成的。现场试验完成后，它于**1933**年开始服役，他拥有特别强的反坦克能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得最成功的火炮系统，一型非常成功的中口径高炮，使该型高炮具有很高的射速。当希特勒最终抛开限制军备条约的桎梏后，**88毫米高炮**马上被德国空军（德军的防空力量是归空军管辖）采用，作为中口径高炮的标准装备。

“好了，你们都下来吧。看你们那模样真糟心。”大概李华梅对他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今儿有点腿抽筋，使不上力。”老狄一下来就强调客观因素，“真得，你们看，现在还发麻呢——”

“你们居然能在临高活到现在还真是上帝保。”李华梅笑着，“就这样还想自己驾船？爬桅杆都不会。”

真是令人郁闷无比却又无可辩驳。李海平无语。不过她倒是对详细到每个水手的职责分工和不断进行的各种针对性演习大为赞赏，同时又对海军众配备的德林杰手枪极感兴趣。他看在眼里，心中暗喜，只要有弱点就好办。

气喘吁吁，衣服被桅杆擦的乌漆墨黑的蒙德抗议道：“谁说船长就必须会爬桅杆的？难道船长还要自己去烧锅炉吗？”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李华梅不懂什么叫锅炉，便又改口道，“我们可是掌握了比爬桅杆更先进的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李华梅虽然笑而不语，心里知道这话不假。从自己的小姐那里已经知道了澳洲人拥有许多新鲜的玩意，自己亲身来体会的感觉又完全不同。海湾内那艘巨大的铁船出现在眼前带来震撼是无与伦比的，过去在海上能看到的最大船只也不过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大型卡里昂式帆船，这些一千吨以上的海上怪兽与眼前的铁船相比，简直就是鲸鱼与鲨鱼的区别，光那比城墙还高的舷墙就让她惊叹了。

他们用的手枪、步枪，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拥有不用火绳、不用转轮也不用燧石就能击发的火枪——小小的铜片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个比铁船更让她感兴趣。更不用说军官们人人都佩戴着的双筒望远镜了——比整个东印度到澳门所有欧洲人拥有的望远镜都要看得远，看得清楚。

也有不那么科学的东西，最奇怪的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和远处的人通话的小盒子，一开始她只以为是个小骗术，当真正听到盒子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并且能够和她无休止的对谈下去之时，李华梅心里涌起了极大的恐惧感——这样的东西，不是巫术是什么？

但是这些人又看不出有半点玩弄巫术的感觉——澳门是个光怪陆离的殖民地商业城市，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和信仰，自然也有人玩弄各式各样的巫术，所以李华梅得多少都略知一二的。这群人不要说巫术，连宗教信仰都谈不上有一点，平时的言谈举止就是伙无神论者。

她在博铺呆得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这类让她感到吃惊的事情，甚至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一样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大到铁船，小到他们用的一张纸，甚至一些奇怪生活习惯：比如这些人总是随身带着一包粗纸，除了用来上厕所，平时还用这种纸当手帕擦嘴。

总得感觉下来，她觉得澳洲人比较象欧洲人多一些，对待科技的认识，使用的物品，衣着的习惯等等，甚至言谈举止也类似。但是他们的确是中国裔的，后来听这些海军们说，他们是宋代移民的后裔之后，更使她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

如果说李华梅从小生活在中西合璧式的家庭里，所以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都能泰然处之，那么澳洲人拥有的就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是她从未感受到过的。这让她原本只是接受小姐的任务这样的被动心态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了。

“你们那铁快船，的确好。”李华梅赞同，“不过好像你们再也造不出来了。”

“那是现在，再过几年你看吧，我们的巡洋舰会布满整个中国海域。”李海平豪情万丈，完全忘记自己在桅杆上的丑态。

“是吗？那卖给我一艘好吗？”

“这个，”李海平有些迟疑，“得我们领导同意，我说了不算。不过，”他郑重其事的说，“你要是肯当我们的海军总教练，将来给你一艘都不再话下！”

李华梅咯咯的笑了起来：“逗你玩呢，你们这几艘铁快船都是宝贝，当我不知道。我还是赚我的钱去好了。随便教教你们爬桅杆也是举手之劳了，将来能卖给我几支枪就行。”

“好的好的！”李海平连连点头，忘记自己并不是海军的首脑，“只要你帮帮我们训练，几支枪算得了什么——”

正在这时，只听临高角上传来隆隆的炮声，一股股白色的浓烟冲天

而起。这是工能委的武器设计局在试射火炮。这是新近为博铺的临高角炮台铸造的口径150mm前装线膛炮。它是D日以来武器设计局制造的最大口径的火炮，发射48磅重米尼式炮弹的时候，最大射程几乎可达四公里之外——这在当时是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众人都兴奋的拿起望远镜向远处观看：果然，在离临高角烽火台若千的距离的海面上一线停泊着好几艘舢板，舢板上都插着红旗。水柱不断的在舢板附近的海面上掀起，震的小船上下起伏不定。

“这是什么命中率啊，十几发了，居然一炮都没中。”李海平阴着脸说，“看来下一个申请预算的时候训练用的炮弹要加三倍，不然没等打中，敌人就冲到眼前了。”

几个海军众也随声附和。

还是老狄懂行：“你瞎咋呼什么，这是在测算火炮射表呢。你以为这些船是靶子呀？大炮是由近而及远得在打。”

“那些是测距船——”乐琳说。

李华梅一把抢过了李海平的望远镜看了半天，两眼放光的说：“这炮很好，炮手也很强。打得够准的。”

这等于是当面打脸。不过他们已经被李华梅的挖苦惯了，也不以为意。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李华梅对大炮的兴趣相当的浓厚——她到博铺快一周了，还没见过穿越军大炮开火的模样。

“肯卖我大炮的话，我就帮你们培训水手！”李华梅丢下望远镜，重重的说了这句话。

“行！”李海平又一次包拍胸脯了。海上力量部的几个色狼相对暗笑——美人鱼终于上钩了。也有几个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的，包括乐琳就有些担忧：这事情执委会还没批准，就算海军自己的首长都没同意，怎么可以随便承诺别人呢。

“这事情我负责向领导汇报！这几天肯定会接见你了。”

“呀，官架子还真大，”李华梅撇了撇嘴，“我还不稀罕呢，什么执委会委员，值几个小广片的。沐猴而冠！”

海军众一起捧腹大笑，取笑领导一贯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娱乐。

“比起见什么执委会主席，我更想去看看上大铁船看看——”李华梅忽然来了个千娇百媚的叹息，“好大——”

众色狼立马就想歪了，全体脑补一番。

蒙德立马表态：“我们再去和领导说说，让你上船看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虽然海军众和李华梅亲密度直线上升，但是碍于海上力量部高层的慎重，李华梅实际上能够活动的地方依然是有限的。除了帆船，所有的机动船，从丰城轮到登陆艇一概都不能上去。马千瞩在任命海军机关主

要首长的时候就非常英明的只选前PLA的海军军官，希望借助他们多年来被党教育出来的自觉性来贯彻执委会的意志。

这么以来，在海军中就无形中形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以陈海阳等前职业军官组成的海军机关集团，另一个则是以海军爱好者和前海军士兵构成。未来的海军两大集团就在此时开始形成雏形。

第二十三节 博铺要塞区

林深河举起望远镜看着远处的飘动的小船。射角提高到10度的时候，炮弹的溅落点离最远处的五公里测距船已近不远了。这还是用的黑火药，要是能用上硝化棉和硝酸甘油混合发射药，恐怕距离更大。

“可惜火控水平太差了。”李运兴惋惜的叹了口气。靠目视瞄准和炮表测算，打移动中的海上点状目标，这个距离上能有5%的命中率就算RP很好了。武器研究所在火炮方面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能造的火炮射程大大超越了火控水平。

RP：人品。

“给大炮加个瞄准镜。”白羽开玩笑的说。

“我倒是想，可也没合适的镜子不是，工业部门什么时候能够出光学玻璃就好，制造直瞄镜。”

“这几年总是不可能了，还是靠计算，把射击数表做好和解算方程搞定，让炮手背下来总会有用。”

“不过这门大炮可真带劲！”王瑞相充满感情的爱抚着打磨的青光锃亮的铸钢大炮，“够粗！”

“计委只许我们铸造2门这样的150大炮。”林深河多少有些遗憾，“要保卫整个博铺，2门实在不够用。只好多铸些滑膛炮了。”

“我看少铸几门也好，杂七杂八的大炮铸得太多了浪费。不能就满足这点初级水平。”白羽说。他是正规学过兵器制造的，对这些老式的火炮缺少热情。

“话没错，可惜炮还是太少了。博铺要要塞化，靠这几门炮不够。”应愈摇摇头，他作为炮兵指挥官，属于跨兵种的，海陆两军的炮手都在他的炮兵连里进行训练，博铺要塞化工程他负责炮台火力安排，“加上这二门，能用在要塞区安装的大炮只有六门，这够什么用的？”

“铸造新炮倒是不难，不过我们应该把火炮标准化起来，现在太随意，标准也有点乱：又有标口径的又有标弹重的。弹药储备起来太难了。”李运兴提议道。

“当然是要全员配备线膛炮了。”应愈对滑膛炮看不上眼，“陆军可以使用仿制的日军92步兵炮加迫击炮。海军使用70mm或者100mm的后装线膛炮。”

林深河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按我们现在的工业能力，还是一步步来吧。新军用的火炮，陆军暂时还是滑膛炮——陆军需要的火炮数量多，使用频率高，我们现有的材料差了点，弹药制造能力弱。滑膛炮对这些东西要求都不高，制造简单。万一丢了也不心痛。划分按照传统的弹重来划分。我看6磅、12磅加农炮和12磅山地榴弹炮、24磅榴弹炮这四种就够了。”

“臼炮不需要？”

“24磅榴弹炮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林深河说，“至于攻城的时候要用的大炮属于特殊品种，不列入常规装备。”

王瑞相想起了步兵大杀器：“说到臼炮我就想起可以用迫击炮么。”

林深河说：“技术不难，问题主要是弹药上面——引信啊引信。没有可靠的引信还是别玩这个。”

林深河继续说，“至于海军上面，后装线膛炮，至少线膛炮是个趋势——工业部门能提供的战舰数量少，合格的水手培训起来也不容易，船和人都金贵，所以尽量用远射程、大杀伤的线膛炮，最起码遭遇到强敌能够自保。”

“这点我赞同，装备还是要看我们的工业能力和敌人的水平，没必要超前太多，超得太多，占用资源就多了，对产业升级有影响。”李运兴说。

“我们回指挥部吧。”

众人从炮位上下来，回到要塞指挥部里，新落成不久的要塞指挥部座落在铺角烽火台的顶端，和重炮炮位同在一处。这座高达25米以上，有45度的坡度的人工小山被改造为整个薄铺要塞区的主要支撑点，上面除了原有的瞭望哨位和探照灯之外还增设了要塞指挥部、士兵宿舍、弹药库等诸多建筑。

为了将众多的建筑材料和沉重的大炮运送上烽火台，建筑公司在山坡上挖掘了一条绞车滑行道，用电力卷扬机将载货斗牵引到烽火台顶端，算是彻底解决了运输的问题。最后这条绞车道被扩建为一条有顶盖的隐蔽式坑道，除了可以运输人员和物资之外，原先在露天易被损坏的电话线、电力线也被移置到坑道内部。

沿着顶部平台四周竖起了铁丝网，挖了战壕。海军在这里驻扎一个海兵排。包括一个炮手班和二一个步兵班。

烽火台脚下的博铺营地做了相应的加固，包括将原先简陋的木结构瞭望台全部升级为砖石结构的炮楼。机械部门为这些炮楼批量铸造了一批12磅的榴弹炮，它们被安装在老式的舰炮炮架上，用滑轮组缓冲后座力。发射的炮弹以霰弹为主，主要是当机枪用。

通往丰城轮的栈桥旁，增修了一座砖石水泥结构的四层炮台，炮台上安装一门32磅加农炮和一门12磅山地榴弹炮。炮台上平时驻扎一个排。

最后是丰城轮本身。它的高大身躯在港口中也能起到类似博铺烽火台的作用，船上本身就拥有多组探照灯。作为一个炮台非常合用。而且丰城轮本身又极具价值，在上面加装火炮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另一门150mm大炮就安装在了丰城轮的前甲板上了——它们都用了林深河新近搞出来的反后座装置，火炮可以靠人力回旋。

为了加强丰城轮本身的保护，执委会又专门下达了“丰城轮管理条例”，所有不使用的舱室必须锁闭，舷窗除需要定期打开通风的，全部关闭锁死。所有船上可移动的工具、家具、配件等物品，全部登记造册，不得随意动用。上下船的舷梯每天天黑前必须收起。

除了这些支撑点之外，在临高角上修筑了一座炮台和航标灯——这里在清代的洋务运动中就修过炮台。

“还可以制造一批水雷，把射击死角都封锁掉。基本上港口区就固若金汤了。”李运兴说：“为安全考虑最好是可视化的电发水雷。”

“电线啊电线。”林深河道，“电线是一级物资，你要用在造水雷上，督公非把你生吞活剥了不可。”

“不会吧，电线不是早就在试制了吗？”李运兴在临高电信，早就从工能委发得内部通讯里看到这个消息了。

“漆包线泡海水里你放心？”



漆包线：是绕组线的一个主要品种，由导体和绝缘层两部组成，裸线经退火软化后，再经过多次涂漆，烘焙而成。

“漆包线？”李运兴大失所望。不过转念一想也对，现代电信的绝缘材料不是塑胶就是橡胶，这两样东西此时此地一概没有，人也不能凭空造出来。

林深河说：“造固定式的锚雷应该可以。”

锚雷本身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穿越工业的水平来看：用铸造法制造雷体，装填用黑药——30KG的黑火药爆炸威力足以摧毁本时空的任何船只了。雷体内留一定的空隙作为浮力储备，系留雷体用的锚链可以用铁制，实在不行用结实的缆绳加上铁锚也能固定在海底了。



锚雷：锚雷是水中兵器，是水雷中的一种类型，它是一种早期触发水雷，有固定位置，固定在一定深度上，要与敌方舰船相撞，才会引爆。

稍微难度大一些的就是引信了。锚雷上为了确保撞击有效，需要设置多个引信，即要廉价易得，又要发火确实。兵器小组的人决定把火炮制造工作结束之后就开始攻关锚雷的制造。

“说真得，锚雷这玩意，要不是形势危急还是不要布设为好，后患无穷。”在指挥部里和他们一起看布防图的陈海阳说，“这东西，布下去了就闹失踪，失踪了就没地方找去了，清除起来又麻烦又吃力，效果还不好。”

他叹了口气：“偏偏这水雷还特别经用，五六十年前的水雷船撞上也能炸，长江口航道现在还在不断的扫雷——GMD抗战时期布下的残余水雷现在还有。”

“我保证我们制造的水雷绝对不能用五六十年，最多几年就肯定失效。”林深河开玩笑的说。

正讨论着设防的方案，只听哨兵报告，李海平来了。

陈海阳看着李海平送来的申请，眉头满拧。虽然执委会接见李华梅已近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是下面几个基层军官满口的许的愿让他实在没法回复。

“枪，绝对不能给。”陈海阳说，“别说我没这权力，给土著枪械的事情，执委会都得集体讨论才行，你许这个愿超出范围了。”

李海平急道：“人给我们培训水手，总得给好处。”

“好处多种多样，你干吗非要在枪支上打主意。”陈海阳说，“这事我可做不了主，开会的时候我帮你汇报上去，怎么决定得看执委会的。”

“这个太官僚了吧？我们现在可是急需朋友的时候啊！去丰城轮参观下总可以吧？不进船舱，就在甲板上转转。”

“朋友不朋友不是我们海军该管的事情，还有，你申请要带她去丰城轮参观，这事也得执委会同意。”

“靠，这是啥事啊——”

这时候电话机响了，陈海阳接起电话，连说了几个“是”字，接着又把李海平的申请说了一遍：

“对，那个李华梅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所以——嗯？是，是，好的。我明白了！”说着他挂掉电话，对李海平说：

“算你运气好，执委会同意你带她上船去参观，不能进船舱！执委会会有个任务需要她合作。”

第二十四节 下水

博铺港，彩旗飘飘。

临时搭建起来的船厂观礼台上，穿越政权的大员们一个个衣衫光鲜：一众委员们都换了行李里比较体面的衣服，虽然在百姓们看来依然光怪陆离，起码比平常穿得衣服要色彩多一些，面料也考究一些。

关于穿越者的官员服装问题，前几天已经有蛋疼星人在内部的BBS上发出过倡议。目前正进入初步讨论阶段。根据文德嗣的经验，这种讨论没有二三个星期是不会有结果的。

“零号舰”静静的矗立在船坞中，四面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船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只剩下桅杆、船帆之类的舱面设施没有安装了。船坞的蒸汽机正带动抽水机向坞内注水，作为船只的总设计师，文德嗣对自己居然能够指导造出一艘真正的海船怀着复杂的心情：即得意又不安。

幸亏有张机器这个船匠在，文德嗣看了一眼笑得合不拢嘴的张机器，作为造船厂的总船师，他和林家的老大并排坐在观礼台上，比起后者简直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零号舰成功完成，意味着他在短毛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了，还得了一笔额外的奖金。

以文德嗣为首的穿越众技术人员原本对造船是颇没底气的，虽然他们知道的很多，在造船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实际工程技术问题其实都是依靠造船匠人们用传统方法解决的。穿越者贡献的主要是总体构思和现代管理方法，算是一次古今技术和理念的大整合。

下水的前几天，在拆除了脚手架之后，造船工人们对船舱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清理掉其中的碎木和散落的零星工具、用品，确保船体内没有任何多余的物件。随即用粗大的缆绳连接了船坞壁和船体，以免注水后船体晃动。

为了减轻船只的重量，便于乘涨潮的时候浮起来，船上的大多数设施都没有安装，包括桅杆、火炮和全部的压舱物，这些要等到下水之后再安装。

随着抽水机灌入船坞的水越来越多，许多碎木之类的东西也漂浮起来，船只开始轻微的左右晃动，但是因为缆绳系住，晃动的幅度并不大。船已经完全浮了起来，在船坞四周围观的穿越众们不由得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穿越政权的第一艘自建大船终于下水了。土著的工匠们不知道这群短毛为什么这么高兴，也跟着笑了起来。

“解开左舷一号缆绳！”

“解开右舷二号缆绳！”

.....

“解开船尾十号缆绳！”

随着李迪在扩音器里的指挥口令，船上的十根缆绳被依次解开了九

根，只留下船首的零号缆绳，它被系在观礼台下的系统缆柱上。只等被最后砍断下水。

船坞的坞门被缓缓打开了，涨潮的海水开始涌入，船进一步的上浮，达到了设计吃水深度。

随着一阵鼓乐喧天，海上力量部代表蒙德，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来到典礼台上，他穿着一身借来的雪白的英国皇家海军夏季制服，金黄色的绶带，还挂着向某勋章爱好者借来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高仿）。



英国皇家海军夏季制服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勋章，1856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应其夫阿尔伯特亲王之请而颁发，旨在奖励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勇行为。该奖章由青铜制成，据称来源于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期间被缴获的俄国火炮武器，但多位历史学家指出其中一部分用了1900年缴获的中国火炮。起初所有英联邦国家的获奖者获得的都是同样的奖章，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多个英联邦国家相继建立了独立的授勋系统，其中有三个仍然将“维多利亚十字”几个字保留在其最高英勇奖章的名称中。

蒙德用激动的发抖的声音开始宣读舰船命名书：

“军舰镇海/1629年2月1日起工/今告其成/兹命名/1629年4月9日/海上力量人民委员陈海阳”。

这艘自建第一艘军舰的命名，引起过一次小规模讨论，不少人希望按四大远的命名方式来命名。但是海军内部却对此不以为然：四大远

本身并无胜迹，有的只是败战沉没就是投降被俘的耻辱历史，如果仅仅以“悲壮”的缘故入选，那么未来的穿越舰队未免太茶几了。

除了这场争论之外，多数人不知道李梅还特意找过执委会，希望将该船命名为“妇女合作社”号——代价是合作社负责提供三年该船水手的伙食费用。她还进一步的献计献策，说以后船只的命名都可以采用投标的方式来进行，让当地的商人也来投标命名权，投中的可以命名一年船名。

这个提议让执委会啼笑皆非，陈海阳开玩笑的说：

“那海军还不乱套了，隔一年就换个名字，谁还闹得清楚？”

“没关系，舷号不变不就是，111号永远是111号，政府部门就用舷号登记，名字不过是个马甲，随便换。”李梅的思路果然不是拍脑袋的，连细节都想好了，不愧是商场老手。

最后执委会选定了镇海，很平凡的传统名，主要是对应“伏波”，这两艘船虽然一中一西，结构也大相同，但是在运用定位上是差不多的：有限的武装，兼顾运输。

接着由一个陶瓷花瓶飞向船首，丢花瓶的是李梅，她的竞价舰名计划被否决之后，软磨硬泡的把砸瓶子的事情承揽到手了，当然是出了一部分赞助的——所有参加典礼的人员的伙食就是妇女合作社名下的资产，东门市最豪华的酒楼“半边天”提供的——妇女合作社和半边天的横幅差点没拉到观礼台上。连对妇女合作社的一切作为都十分、异常赞赏的杜雯女士也看不下去了——这种资本主义的腐朽商业习惯怎么能用到这样庄重的场合上。



掷瓶礼：新船下水的仪式叫做“掷瓶礼”！所谓的“掷瓶礼”就是在举行新海轮下水典礼时，总要从船主或其代表的夫人将一瓶香槟酒掷在船首击碎，名为掷瓶礼”。在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条

件下航海是件艰苦且又危险的职业。船员遇难事件甚频。每当遇难时，船上尚活着的人便只能将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装入酒瓶，封口后抛向大海任其漂流。希冀能被其他船只或岸上的人发现。所以每当海上风暴骤起或航船逾时未归之际，船员的家属们便集结于岸边，祈祷、期盼亲人能平安地回家。然而残酷的事实总难以符合人们这一最基本的愿望，往往在绝望中仅能偶尔见到令人心碎的漂流瓶。于是为了祈求平安，便有了开头所说的那种“掷瓶礼”，祝愿海上不再有那样的漂流瓶；并使酒的醇香布满船头，驱邪消灾。所以香槟在船头摔得越碎越好，预示这艘新轮船将永远航行平安。那又为什么请女士主持呢？是因为希腊神话里面波塞冬是海洋狂暴的来源，而海洋女神安菲特里忒则是风平浪静之神，所以必须邀请的是女士。

随着花瓶砸得粉碎，文德嗣下达进水命令，在进水主任李迪的哨笛指挥下，工人们立刻砍断了最后一条系绳。博铺海岸炮台鸣放礼炮，接着一机动快艇担任拖船，小心翼翼的将船徐徐拖出船坞。整个下水典礼礼成。

新下水的镇海号上还没有压载，它被小心翼翼的拖到了自推式平板驳船旁。这艘平板驳船将作为浮码头，用来进行船只舾装。它宽阔的甲板上堆满了设备和资材，还搭起了抱杆，用来吊装桅杆和火炮等大件设备。

礼炮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工匠们已经涌到了新船上开始了舾装工程——执委会催促的很紧，勘探探险急需船用——为了节约造船周期，原本准备在船壳底部包铜皮的构想也被取消了。铜皮他们自然是有，但是文德嗣不知道这铜皮该如何包上去——这种需要大量时间摸索的工艺就被放弃了。

“舾装工程可以在一周内完成，然后就出海。见鬼，这是什么？”文德嗣看着热火朝天的场面，从帽子上摸出来一小块脆瓷片，“太危险了。李华梅呢？”

“在商馆里，外事部、贸易公司和保卫总署的人正和她谈话。”冉耀汇报道。

“她船上的水手怎么样？”

“一共十个人，除了轮流看船，空闲的时候都在东门市喝酒逛街嫖妓。没有特殊情况。”

“哼，她身边也没个丫鬟什么的？一个单身女人，和这群人在船上一飘就几个月，没给——没给——”

“看起来这女人很强悍。肌肉发达，身手敏捷的很。寻常的水手大概也不会是她的对手。”冉耀说着自己的推测。

“海军那几个，是不是喝了迷药？这妞我看着也不怎么样么，一个个五迷三道的。”

“按我的看法是因为这女人很符合他们的想象吧？女海盗，又和光荣大航海里的李华梅一个名字。有点浪漫主义气息。还有，我觉得这女人的相貌和言行，很现代化，比较符合大家的口味。”

文德嗣点点头：“你说的有理。昨天她上丰城轮参观的情况怎么样？”

“看得出很震惊，不过——”

“不过什么？”

冉耀想起昨天陪同李华梅上船的时候的情景——考虑到上船之后必然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还特意对她可能提问的问题进行了假设，统一了回答的口径。和李华梅走得最近的海军众们被逐一喊到政治保卫总署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单独的谈话，进行了安全意识教育。众人被告知，即使他们记不得回答的口径是什么，说：“我不知道”肯定没错。

李华梅上船之后的表现却让他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用手去摸巨大的锚链，还问了桅杆顶部那个不断旋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后还非要爬桅杆上去看看，但是被陪同人员劝说上面有危险之后也就没再坚持。她对船上拴着的两条全封闭的救生艇很有兴趣，特意钻进去看了看……自然她也想知道这么大的铁船为什么能够漂在水上而不是沉下去，还有铁船是靠什么来前进的。

总得来说，李华梅很符合一个本时空的普通人在这样状况下的所有表现：好奇、震惊、羡慕和愉快。以冉耀的眼光看来，李华梅表现的再正常不过，正常的挑不出任何刺来。

“不过她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什么意思。”

“李华梅感兴趣的是船只本身，而不是其他。她提的不少问题还很专业，对航海很有一套。”

“那是，她是船长么。不懂的话也没办法把船开到这里来吧？”

“她来博铺的目的，是为了贸易吗？”

“是的，海军汇报里特意谈到了这点，她对我们的产品很有兴趣。”

第二十五节 李赤骑的进言

穿越者和李华梅的会谈结束之后，李华梅获得了外事部颁发的穿越政权的第一张海上贸易许可证，为期三年。在此期间，李华梅的“杭州”号可任意驶入博铺港，穿越当局免收其停泊费，引水费，杭州号上运贩来的货物一律免征进口关税。运出货物除名列“控制出口”名单之外的货物免收出口关税。

引水费：就是领航员的费用。

根据协议，李华梅获得了临高 - 果阿的贸易垄断权，期限为一年。穿越集团与果阿的进出口贸易，必须通过她的船只进行运输贸易。

穿越集团对此条款做出了限制，即李华梅运来临高的货物必须按穿越者的要求，按照格贩运穿越集团指名的物资。该项指名物资的价格由穿越集团指定，指定货物载运量最高不超过船只载重量的五分之一，李华梅如自愿多载则不限量。

她可以在博铺修理船只，补充各种航海所需要的物资。穿越集团将按价格向其供应食品、火药、火炮和必要的修船资材。她还有权在博铺长期租赁房屋以供其水手及所有她认可的人士入住。在其租住的房屋内，入住的人员最多不超过十二人。

李华梅除了承担指定货物的义务之外，还做出承诺，每年季风季节未到的等待出发时期，就在临高为穿越海军培训水手，为期三年。在培训水手期间，她和所有手下的人在博铺的房租免除。

如有必要，李华梅必须承担穿越者指定的任务，穿越者将按任务性质支付报酬。任务只在她等待季风期间进行，不包括任何性质的军事敌对行动，如果她在承担任务期间遭遇危险，为了安全她有权抛弃穿越者的货物。如果她自愿参加冲突或者在任务中的船只毁损，由穿越集团赔偿。

这些繁复的条款都是在马甲的指导下指定的，这也算是学以致用。他虽然没当上海事法院院长，却当上了海关关长。权限自然只限博铺，而且还没什么活可干，因为真正签订了贸易协定的数来数去就是一个李华梅，无论是广州的高举还是澳门的黄顺隆，都是坐地商，管卖不管买。

李华梅很痛快的答应了全部条件，总得看来她是比较有利的。特别是临高 - 果阿的贸易垄断权。果不出李丝雅的所料，澳洲人急于寻求对外关系的突破，开出了相当诱人的条件。

至于镜子和玻璃，李华梅并没有看得太重，这些东西果阿也有，而且果阿的市场比大明小得多了，靠这个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她看到的另外一样东西让她动心了。

雪白的糖。



白糖：是由甘蔗和甜菜榨出的糖蜜制成的精糖。白糖色白，干净，甜度高。白糖含有糖类，糖类是人体主要营养来源之一，人体的消耗要以糖类氧化后产生的热能来维持，人体活动所需的能量大约有70%是靠糖类供给的。

白糖贸易，这东西可是国际航线上最赚钱的买卖。李华梅知道自己只要能把这样的白糖运到果阿，基本上是卖一船赚一船，包赚不亏的买卖，更何况他们拿出的样品在洁白度上远胜于一般的产品，到了果阿就是抢手货。

在协议签字之后没多久，她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驾驶杭州号，随队参加环岛勘探。

船队由镇海号和杭州号组成，杭州号被拉来参加行动是为了弥补运力不足，穿越者打得算盘是一路要搜集各种急需的工农业物资，多条船总是好的。

为了确保杭州号的可靠，穿越者以保护杭州号的安全为名，派遣海兵队上船。李华梅也同意了。派上船的除了李华梅的老熟人李海平之外还有前海警教导员高晓松——作为派遣队的队长。他被选拔上是因为这是位有老婆的军人，不象宅男那般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女人所欺骗。海兵队里混编了四名特侦队的穿越者和二个班的海兵。24比11，这个优势足够防范任何情况发生了。

没想到这番周密的部署却落了空，李华梅主动要求自己乘坐镇海号，理由是可以帮忙操舵，顺便教下大家如何航海。至于自己的杭州号，可以让杭州号上大副去驾驶。执委会反而显得有些小气——李华梅提出这个要求无疑是感到自己不被信任，想给自己去去疑。有人就开始暗地里指责文德嗣气量狭小，更有人暗示他因为从前被本地女性绑架过，说不定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所以对此类女人一律抱以排斥的态度。

这番谣言执委会自然不会理会，不过李华梅既然愿意上镇海号上，

就得好好的接待一番。在船上的后楼区给了她单独的一间房间，还专门从邬德身边调来了初雨上船伺候——除了照顾起居之外还有监视的目的。

远程勘探的总指挥由王洛宾担任，原因是他所学甚杂，知识广博：即是农家出身，又对工业十分了解，还是文总的亲密战友，为人低调友善，所以方方面面都对王工的反响都比较好。实际上邬德和席亚洲也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前者民政事务繁重，脱不开身，后者因为兼任内部BBS的管理员，据说最近删了不少穿越众的帖子，搞得民愤很大。

至于镇海号本身，搭载的人就非常的复杂了，镇海号的船长任命了林传清，他十分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任命。比过去的登瀛洲号，这艘船可大了一倍不止。驾驶起来更有成就感。水手是从海军中的选调的。镇海号本身只需要10名水手就可以驾驶，为了保险起见，水手定为16人。另有国民学校中的军政训练班中的海军学员6人——他们是作为实习生上船的，接受他们海军生涯中的第一次远航。

军事、外事、贸易、资源、工能等各个部门都有人被抽调到这艘船上，另外还有一些实习生上船。主要是生物学和勘探方向的学生。最后镇海号上共有乘员80多人，其中穿越众占三分之一，不少都是各方面的专才，还带了许多专业设备和器材。

为了最大限度的防备意外的发生，每个穿越众都分配的救生包，包括充气式救生衣、号子和紧急救生用品，GLOCK手枪每人一支，虽然不是去打仗，也算是装备齐全。

镇海号上有固定式的无线电台与基地保持联系，杭州号也临时安装了一台电台，以保障两船之间的联系。

正在大家紧张准备的忙碌当口，执委会大楼门前来了一位身穿迷彩服卷发小眼睛肌肉还发达的黑胖子，经签名登记瞥见了文德嗣。

“什么事？”

“文总，我是来说镇海号的事情的。”

“镇海号上为什么不装蒸汽机？”李赤骑倒是开门见山。

“哦？为什么要装蒸汽机啊？”文德嗣觉得奇怪，李赤骑是车辆厂的负责人，和航海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

“关系大了！”李赤骑有些激动，“文总你没想过镇海这么一出海，遇到了敌人怎么办？”

“有大炮，打就是了，难道我们的线膛炮还比不上敌人的滑膛炮？”文德嗣知道镇海号上的火炮不但有穿甲弹这样实心炮弹，还装备了榴弹，本时空能吃得消它炮击的船只在东亚海面是不存在的。

“单船对单船是这样。可是出去要是碰到敌人舰队那就悔之晚矣，”李赤骑着急的说，“镇海才2门跑，要是碰到对方四五条船，又是操船老手，那跑都跑不掉了，毕竟我们的人操帆技术很差。几艘船抢占上

风，轮番逼近了炮轰，我们的炮是打得远，可是打不准啊。就算打得准，干掉一二艘，人家冲杀过来我们还是一样死翘翘！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条自造船，出了事情，打击士气太大，死了人更是不得了——穿越者的生命高于一切啊！”李赤骑继续苦苦劝谏，“如果我们把墨子一型蒸汽机装上船，不管是明轮还是螺旋桨推进，50马力的发动机，不挂帆跑8节以上是没问题的。真要开打，有利就打，打不赢直接朝逆风方向跑，谁都追不上。”



明轮：又称明轮推进器，是船舶的一种推进工具，利用明轮转动带动叶片拨水来推进船舶。明轮推进器与桨、橹等推进工具相比，前进一步，但是，它结构笨重、效率低，特别是遇到风浪中，所以，明轮推进器后来被螺旋桨所代替。



螺旋桨：是指靠桨叶在空气或水中旋转，将发动机转动功率转化为推进力的装置，可有两个或较多的叶与毂相连，叶的向后一面为螺旋面或近似于螺旋面的一种推进器。螺旋桨分为很多种，应用也十分广泛，如飞机、轮船的推进器等。

“现在已经晚了。船货都装了上去，人员也定编好了。如果要加装发动机，牵涉到船只改装的问题，工程非常大。一台锅炉、一台蒸汽机，造出来这还是小事，关键是锅炉、蒸汽机和煤炭，这些一上船，船体的配重完全不对，船体结构都得大改。”他摇了摇头，“这可不是几天能结束的事情了。探险队再过一天就出发了，现在改，就得推迟至少一个月。时间不等人。”

“可是这——”

“我们再商讨一下吧。你说得也有道理。”文德嗣虽然没有直接认可他的提案，但是知道李赤骑说得没错，执委会的确忽略了这点。

发生李赤骑所说的情况可能性的确不大，但是万一遇到敌人船队可就输惨了。这不比去广州的船，只要有熟悉海情的水手，沿岸到处有港湾可以躲避，即使被击沉或者俘获，人员损失也有限。镇海号聚集了大量的有专业技术的穿越者，万一船毁人亡，对穿越大业将是一次重大打击。

文德嗣在办公室里艰苦的思想斗争了半小时，打了一个电话给执委会的常委和工能委的人。

“来办公室一下，有事情要商量。”

第二十六节 探险队出发

李赤骑走后文德嗣赶紧召开了个执委会的常委会议，对李赤骑提出的担忧，众人面面相觑——这事可真得不好说。谁也没胆子保证不出这样的事情。

“怎么样，大家讨论讨论吧？”文德嗣说，“到底要不要把行期推迟几周，把船进坞重新改装一下？还是就这么出发。”

“那得至少再花一个月！”王洛宾也做过船模，对船只的性能很清楚，加装动力，不管是螺旋桨还是明轮，都涉及到改结构的问题，还有一系列的工艺要摸索掌握，说一个月还是乐观的。

“我对船只不大了解，”马千瞩先来了招“推手”才继续发表见解，“稳妥一些，自然是改装了发动机出去，起码对人身安全有保险。毕竟穿越者是我们的第一财富。不然的话就把船上的火力再增加一些，56半一人一支，再加装几门大炮。”

文德嗣想马千瞩的也不失为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十几支56半一起开火，火力密度堪比机枪。

“半自动步枪倒是不错，可是镇海号上的穿越众最多也就三十来人，除非人人都神枪手，不然被七八条船围殴，还是一个死。”陈海阳表示担忧，“要确保在敌人火炮射程之外射击，56半和SKS就得在400米之外开火，这个距离开火能打中目标得有相当的训练，这次去的人可多半是技术方面的人员，我是比较担心的。”

“火箭弹！”李运兴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们试验的火箭弹已经初步取得成功，有效射程可达600米以上，只要一个简单的发射架——”

“毫无意义，”陈海阳不以为然，“火箭弹那东西，轰击岸上的面状目标还差不多，打海上的点状目标基本就是放烟火。”

商量来商量去，在如何万无一失的增加镇海号的火力问题上，还是没人拿得出稳妥的方案。

“我们都傻了！”镇海的船长林传清拍了下脑袋叫了起来，“登瀛洲的船是靠什么动力的？”

“柴油挂桨机！”王洛宾想了起来。所谓挂桨机就是舷外机，是机帆船上的标准设备。这倒是个无需动太多手脚的改装，两台柴油挂桨机直接安装在船尾就可以。提供50马力的动力是轻而易举。而且不需要再次进船坞了，改装活计都是直接在水线上完成的。



柴油挂桨机

“要耗柴油啊。”马千瞩比较心痛那工业之血。

“要不改成煤气机？”

“算了，船上屁大的地方就别折腾这个了。敌人倒没来你们都给我一氧化碳中毒了，这里可没高压氧舱。”马千瞩哼了一声，这也算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了。

“其实用不了多少柴油。”林传清说，“就是一混合动力。平时用帆，要打仗逃命的时候再用柴油机。运气好的话说说不定用不上。”

第二天，船上的物资又被卸下了一部分，机械部门的穿越众们爬上船去，安装两台17KW功率的柴油挂桨机。在安装过程中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镇海号排水量170吨，水线远高于70吨的登瀛洲号，螺旋桨进不了水。

好在这点问题难不倒学机械的狂人们，既然长度不够，俺们就给你加长。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单纯加长传动杆的结果是振颤大为提高，而且强度也不行了。

“要不在甲板下面的后艄尾开两个舷窗安装挂桨机，这样长度就合适了。”有人献策。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要动船体。”文德嗣看了半天，“得避开船肋，只能在壳板上开洞。”

舷窗开好之后，两台挂桨机被安装在特制的铁固定架上，架子又牢牢的固定的船底甲板上，舷窗因为离水线过近，高速行驶的时候容易溅水，而且机器长期暴露在海水环境中也易损坏，于是将挂桨机采用可收

放式螺旋桨，使用的时候才放下去，不使用就收起关闭舷窗。

经过测试，在使用挂桨机行驶的时候，无风环境下速度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8节。但是在海况中等的情况下打开舷窗行驶时溅水比较厉害，必须用抽水机不断抽水。为此机械厂又临时赶制了一套在行驶时使用的密封护窗板，尽量在舷窗打开的情况下堵塞住机器周围的空隙。第二次测试进水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整个改装和测试在二天内就完成了，卸下来的货物和物资又重新装上了船，这次增加了几百公升的柴油，足够必要的时候逃命之用。又给探险队的穿越众们额外配发了一些现代枪支。

船队从博铺出发，他们的路线是向西行，环绕整个海南岛一周，对全岛沿海地形和物产做一个大致地了解。

多数穿越众还是第一次尝试乘坐这样的小型船只出海。文德嗣再怎么贯彻舒适的原则，也无法和原时空的现代化船只相比。镇海号出海没多久就开始有人晕船，半天之后，几乎所有的穿越众都晕船了，舷墙边挤满了争先恐后向大海交公粮的穿越众们。最后他们什么也吐不出来了，一个个吐得筋疲力尽被水手和士兵搀扶回自己的铺位上去唉声叹气。只有特侦队和海军的人因为长期锻炼，早已经适应。

“在舷边呕吐的！对，说你呢！拉好绳子，掉下去可没救了！”林传清一边呵斥一个正在呕吐的家伙，他亲自在船艏楼上操舵。镇海号采用的是西式的舵轮操作，用齿轮和钢丝绳进行传动，船舵操纵起来非常轻巧灵敏。为了安全，镇海号上运用了双备份的系统，除了艏楼平台上的主舵轮，还在艏楼内部设有一个备用船舵的舵轮，以免一个失效之后无法操作船只。

这边看蒙德居然也花容惨淡的靠在艏楼的栏杆上，一脸预死不能的模样。手里还紧握着一个六分仪。





六分仪：用来测量远方两个目标之间夹角的光学仪器。通常用它测量某一时刻太阳或其他天体与海平线或地平线的夹角，以便迅速得知海船或飞机所在位置的经纬度。六分仪的原理是牛顿首先提出的。六分仪具有扇状外形，其组成部分包括一架小望远镜，一个半透明半反射的固定平面镜即地平镜，一个与指标相联的活动反射镜即指标镜。六分仪的刻度弧为圆周的 $\frac{1}{6}$ 。使用时，观测者手持六分仪，转动指标镜，使在视场里同时出现的天体与海平线重合。根据指标镜的转角可以读出天体的高度角，其误差约为 $\pm 0.2^\circ \sim \pm 1^\circ$ 。在航空六分仪的视场里，有代替地平线的水准器。这种六分仪一般还有读数平均机构。六分仪的特点是轻便，可以在摆动着的物体如船舶上观测。缺点是阴雨天不能使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虽然出现了各种无线电定位法，但六分仪仍在广泛应用。

“靠，你也算学航海的？”林传清不屑一顾的说。

“我们实习的时候坐的可是上千吨的大船啊——”蒙德反驳道，“我怎么知道有朝一日会来坐这样的小船。”

林传清说：“呵呵呵，你就是缺少海上锻炼。你看人家女孩子都比你强。”

“这个不好比吧——”蒙德刚想继续说下去，又跑去吐了。

这点程度的海况对李华梅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上得镇海号来，原本她还有期待能见到让她吃惊的新玩意——正如那天她登上“圣船”时的感受。但是上得船来一看除了前后的炮位的安排有些新意，全船和她看到过的欧式双桅船没什么不同，除了住着更舒适些。至于那两门秀气的小炮，按她的看法还不如不要，打出去的炮弹最多的是6磅的，数量又少。杭州号好歹还有大大小小14门炮呢。

她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人要让船队沿着海南岛环岛航行。海南岛对于海商和海盗们来说是相当熟悉的，特别是沿岸的港湾。几乎都可以临时停泊避风修整，补充淡水。但是这个岛的意义也仅此而已了。岛上的资源基本没人感兴趣——既不出生丝，也不产瓷器，海商们感兴趣的货物一样也没有。这里太贫困、人太少，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销售。澳洲人却对它的兴趣却如此的浓厚，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抬眼望了下正在操舵的男人，国字脸，花白的头发。穿着一件蓝白条子横向相间的紧身小褂子——这里的人平日里常穿这种小褂子，几乎完全贴身，没有领子，有很短的袖子。他在舰楼上站得很稳，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是个真正的SEADOG。

SEADOG：1、海狗；2、〔转义〕海盗，老练水手[海员]。

“这是什么？”她发现了蒙德手里象扇子一样的仪器。

“六分仪。”蒙德已经被晕船折磨的两眼发花了。

“六分仪？”李华梅凭直觉知道这是一个天文测量仪器。但是她过去从未见过。

蒙德已经晕得说不出话了。干脆把仪器往她手里一塞，自顾自的去吐了。

林传清边稳住舵把，边说：“这是测纬度的仪器。”

“是吗？”李华梅好奇的拿在手里看了看，“就好像象限仪？”



象限仪：用来测定海平面与北极星之间夹角的度数，以确定纬度。人们在北半球用星盘、在南半球用象限仪来进行导航。后来，有人制定出图表，把全年太阳线高度用确定的点标出来，这样，船员航行在不同的“点”上时，很快就能知道，船只所在地离南北究竟有多远。约翰·戴维斯在1585～1587年期间，曾为找寻西北航道，经格陵兰岛、巴芬湾做了三次探险航行。约翰·戴维斯的象限仪，或叫“竿式投影仪”（backstaff），是16世纪和17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发明。其原理很简单。航海者无需像使用星盘或简单象限仪时所要求的那样设法看太阳，而是利用棍棒投射到刻度计上的影子，其影子端的位置表明了太阳的高度，这样纬度就可以计算出来了。航海者在平静的海面上，甲板稳定的时候使用戴维斯象限仪时，能取得最佳效果。这种仪器帮助约翰·戴维斯成为当时一名非常优秀的航海家。在一个多数人对纬度的计算只能停留于度数的时代，戴维斯能精确到分。他的这一技能使他经常被航行到远东的英国和荷兰探险队雇用，也使他完成了三次找寻西北航道的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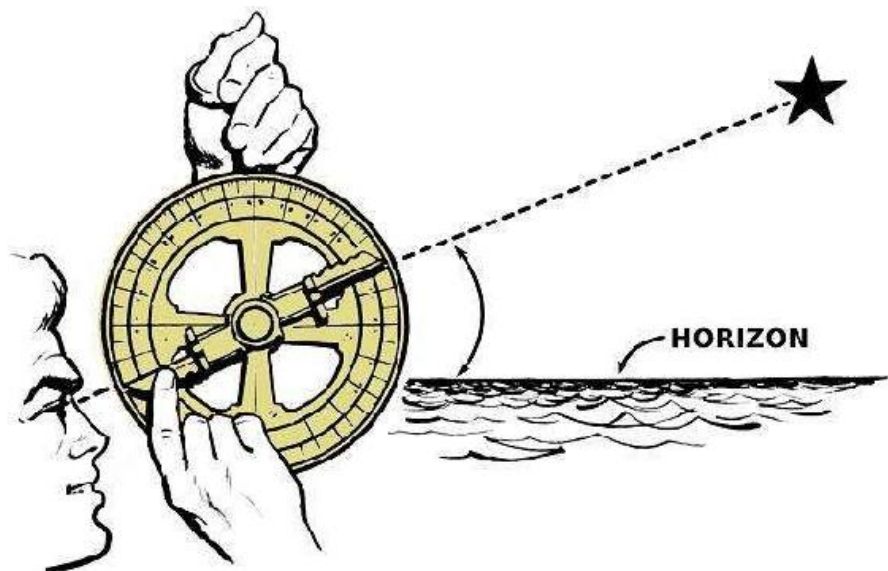
“呵呵，我不懂什么叫象限仪的。”林传清笑了笑，“没玩过。你说得东西大概是六分仪的祖宗吧？”

李华梅不解：“祖宗？”

林传清这才意识到口误，含糊道：“这个肯定比你的象限仪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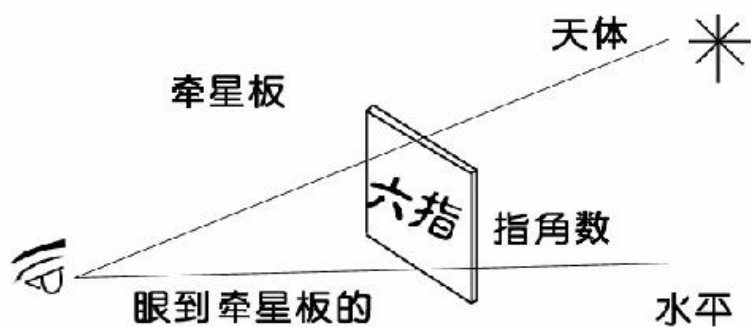
现在是17世纪初期，象李华梅这样的航海者们在航海中惯常使用的是16世纪末英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使用的象限仪，用于在航海时测量地球的纬度。象限仪或叫“竿式投影仪”现在极少看到了，却是16世纪和17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发明。其工作原理很简单。航海者无需像使用星盘或简单象限仪时所要求的那样设法看太阳，而是利用棍棒投射到刻度计上的影子，其影子端的位置表明了太阳的高度，这样纬度就可以计算出来了。航海者在平静的海面上，甲板稳定的时候使用戴维斯象限仪时，能取得最佳效果。因为它的测算简单，精确，对纬度的计算从只停留于度数的推进到能精确到分。很快就取代了过去的星盘、牵星板之类的仪器。





星盘：是古代天文学家，占星师和航海家用来进行天文测量的一项重要的天文仪器，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相关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确定本地时间和经纬度，三角测距等。





牵星板：是测量星体距水平线高度的仪器，其原理相当于当今的六分仪。通过牵星板测量星体高度，可以找到船舶在海上的位置。

第二十七节 航海学

象限仪在这个时空出世还不到半个世纪，现在有人对李华梅说这个比象限仪还要好，她当然是不大相信的——比象限仪小巧倒是真得。

“吹牛。”言简意赅的直接否定了。李华梅和主人经常在东亚海域活动不一样，她的船主要去果阿，有时候也去马尼拉，借助这个两个殖民城市的窗口，多数欧洲的新鲜玩意她都见识过，但是从来没听说有比象限仪更好用的航海仪器了。

“呵呵，你没见识过的东西多了，六分仪算什么。”林传清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李华梅看到有个地方似乎还镶嵌着镜片，正想凑上去摸摸，忽然听到有人喝止：“别摸，当心把玻璃弄花了。”

回头一看，却是个不认得的人，三十七八多岁，又高又大。短毛们普遍比较高，但是这个却特别高，看上去至少有六尺七八（1.9米）的模样，比周围人都要高出一个头，身体健硕。圆脸大眼。身穿一件澳洲人常穿的蓝色对襟小褂——他们叫作训服，又有人告诉过她：蓝色的是海军的，灰色的是陆军的，花花绿绿的则大家都穿。肤色黝黑，皮肤很粗，看得出饱经海风海浪的洗礼，神情坚忍严肃。

他身后，是六个穿着一色黑色立领学生装的男孩子，看上去都在十三四岁之间。个个面色黝黑，在晃动的甲板上站得却很稳固。全都挎着一个绿色的帆布书包，整齐的站成一排。



“陈委员，又给小孩上课？”从林传清抢先打招呼这点，此人应该是个级别比较高的短毛。

“是啊，这群航海班的孩子，到现在就在博铺铺划过船，这次出来正好来个实习。”

他走过来，从李华梅手里拿回了六分仪，沉声道：“这东西最要紧的地方就是玻璃镜头了，摸花了就没用了。”

李华梅说：“我不是没见过嘛。什么稀罕玩意，当个宝贝似的。”

壮汉却根本不搭理她，看到蒙德跌跌撞撞的从船舷旁回来，毫无表情的斥责道：“一个水手的仪器就是他的生命，你就这么随便一丢还想当海军？！”

“是，是，我——”蒙德站都站不稳了，但是看得出对这个人很敬畏，努力想做出一副立正的模样。

“回舱去吧，解散！”

“是！”蒙德努力想来个立正敬礼，觉得胃里又是一阵的翻江倒海，又往船舷边去了。

“你会用象限仪？”陈海阳回过头来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实际观测这个女人。按现代标准，她也不算矮了，至少有165cm，在当时更高了，身材高挑，头发削薄了在脑后扎成一束，乍看起来到的确有点现代女性的感觉——难怪海军里的宅男都晕头转向。

“当然会用，这是吃饭的家伙。”李华梅看得出这是个难缠的家伙，正色道。

“先用给我看看吧。”陈海阳眼下对古代航海技术非常有兴趣，现代船只导航用的很多设备在本时空的是无法制造的，如何运用近代古代的成熟技术就成了培养新一代水手的主要课题了。

“行啊，我去拿个箱子上来。”她甩了下垂落到耳边的马尾巴，“不过一会你也要教我怎么用这个六分仪！”

“可以。”对方回答的很干脆。

“林委员，六分仪不要紧吗？”林传清看到李华梅下甲板去了，问他的本家。

“没什么了不起的，本来我们也要教这些孩子的。”陈海阳说，“再说她也教我们东西。”

“嗯，说真得我也想让这妞给我点操舵的诀窍。”

“你别开玩笑，你这老蛇头，小小机帆船都敢横渡太平洋的货，还需要人教这个？”

“机帆船好歹也有发动机。”林传清使劲的把住舵轮，“这种纯帆船，

手感总觉得有点不对。”

说着话，李华梅又爬上了后艉楼，手里提了个箱子，这个箱子的个头和体积还不小。

“这是我的全套仪器。”说着她打开。

箱子里是几件仪器、书和成卷海图。

“还有几件东西在杭州号上，都是固定式的，没必要拿来。”

陈海阳饶有兴趣的看着她拿出来第一件东西。这个东西体积还挺大，是用青铜制造的，它的半径大约0.6米，青铜铸造，中间镂空。在象限仪外圆侧面刻着角度，最小刻度为0.25度。在圆心部位装有两个铜环，用来悬挂，圆心位置垂下一根细细的丝线，线端坠着一个铅球。在象限仪的一条直边上镶着两个铜块，上面有两个直径约5毫米的圆孔，可以用眼睛透过这两个圆孔对星星定位。

“这个就是象限仪了。”李华梅解释道，“又有人叫它海洋星盘的。”

“等等，我记得象限仪不是这样的。”陈海阳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和他当年在舰艇学院念书的时候看到的象限仪的图案不同。

“这个就是象限仪，”李华梅说，接着她明白了，“你说的应该是英国象限仪。”说着她拿出了里外一件仪器，尺寸要小得多，也是青铜制造的，和六分仪有些类似。

“这个明明是背照准仪啊！”陈海阳拍了下大腿，想起了教科书的标准名称。

“背照准仪？这我可不知道。大家都叫它英国象限仪。不过这个的确好用，精度高。”

英国象限仪。陈海阳想这还真是直观——这是英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发明的。

“星盘现在看不了，晚上再给你示范好了，先看象限仪。”

陈海阳关照学生：“你们都仔细看着李教官的操作！”

“这是要我当教头呀。”李华梅咯咯的笑了，“我就献丑啦。”说着她把背照准仪举了起来。

背照准仪之所以叫“背”，主要是区别于在它之前的使用的直角照准仪。两者的使用方法类似，区别是一个要直接观察太阳，一个则正好相反，要背对太阳。

操作的时候，观测者背对太阳，通过大弧角器上的照准器和小弧角器上的照准器上的窄缝瞄准地平线。通过估算设定投影照准器，调节照准器直到上边的阴影落于窄缝的上边。同时可看到地平线。两个弧角器上的读数相加就是顶距。再通过公式的计算就能知道具体的纬度了。这个仪器的因为大圆弧被对角划分，即使很小的角度也能精确的读出。使得纬度计算的精确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李华梅直接操作了一遍，又让海军学员们一个个的逐一操作，让他们分别计算出纬度。这些孩子虽然多数海上人家出身，但是几乎全不识字，更不用说数学了。靠着国民学校的恶补才把知识补起来，自然计算起来慢的很了。几个人又量又算，交上来的答案和李华梅测出来的数字差得还相当大。

陈海阳看了一遍几个学生的计算，有人明显是计算错误，观测数字和计算过程没有问题。看来学生的悟性总还算可以。毕竟在此前的岸上教学中，他们已经把诸如：地球、经纬度、时差和基本的地理天文知识教授灌输给了学生。否则光讲纬度的概念就能把人急死。

“他们知道经纬度？”李华梅有些吃惊。在大明几乎没人懂这个概念，甚至每天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也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中国的古代航海另有一套体系。

陈海阳有些奇怪，经纬度概念不是航海中最基本的概念么：“都教过他们，不然怎么航海？”

李华梅有些感慨：“在大明懂什么叫经纬度的我看不超过十个人。”心里起了疑窦。这些澳洲人总说自己是大宋失落在海外澳洲的移民，既然孤悬海外，怎么会知道欧洲的科学呢？还有这些仪器。好像他们一直在和欧洲往来一般。可是欧洲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真是奇怪。

接着拿出来的是个青铜的小盘子，上面有刻度、小孔和指针，边缘是锯齿形的，乍一看有点象圆锯片。

“夜间定时仪。不过现在没法用，要到半夜才行。”

“利用恒星通过子午线的守时性来确定午夜时间吗？”陈海阳推测着说。

“你真行，一看就知道！用过？”

“没有，你没拿出来之前我还真没想到过世界还上有这么个东西。”

“这是航海用的小册子。”她拿出一本书，粗糙的硬皮封面，已经磨损的很厉害的。

“这本是——”

“《海员历》。”陈海阳当过海军军官，英语还不错。书名自然看得明白的。

“你懂英语？”

“会一些。”陈海阳很谦逊。

“呵呵，真是了不起。”李华梅随口夸了一句，奇怪这群澳洲人何人人都懂几句英语？要说澳洲人贸易立国的话，荷兰语或者西班牙语似乎更更有用处。

她不知道拜另一个时空的普及教育和高考制度之赐，中国三十岁以

下的人口，几乎个个都认得几个英文。

书里面都是一些航海者必须用到的天文图表，主要是子午线的图表，适用于每四分之一罗盘访问刻度和每一度的距离和启航图表，以及自然数、三角函数的对数表、潮汐表。是本很方便的海员工具书。

“这书现在只有在英国有卖。挺难找。这本还是上次从一艘英国船上搞来的。”显然是战利品。

另一本是葡萄牙文印刷的，陈海阳看不懂，就得靠李华梅解释了。

此书名叫《星盘和象限仪的操作规章》。用途是给增加经纬度提供一个参考表。不管是通过太阳还是恒星来确定经纬度，都有必要把纬度的改变和航行距离联系起来，水手们都有一个距离表。一般贴在罗盘的每个方位上以便增减经纬度。该书收录了距离表，还有一个从天涯角到赤道的纬度表，还有以4年为周期的太阳赤纬表。此书是作为领航员们的指南出版的，历史非常的悠久，1509年正式出版，而早期的版本可能更早，至少在哥伦布1492年航海的时候，他就用过这本书了。随后不断的修订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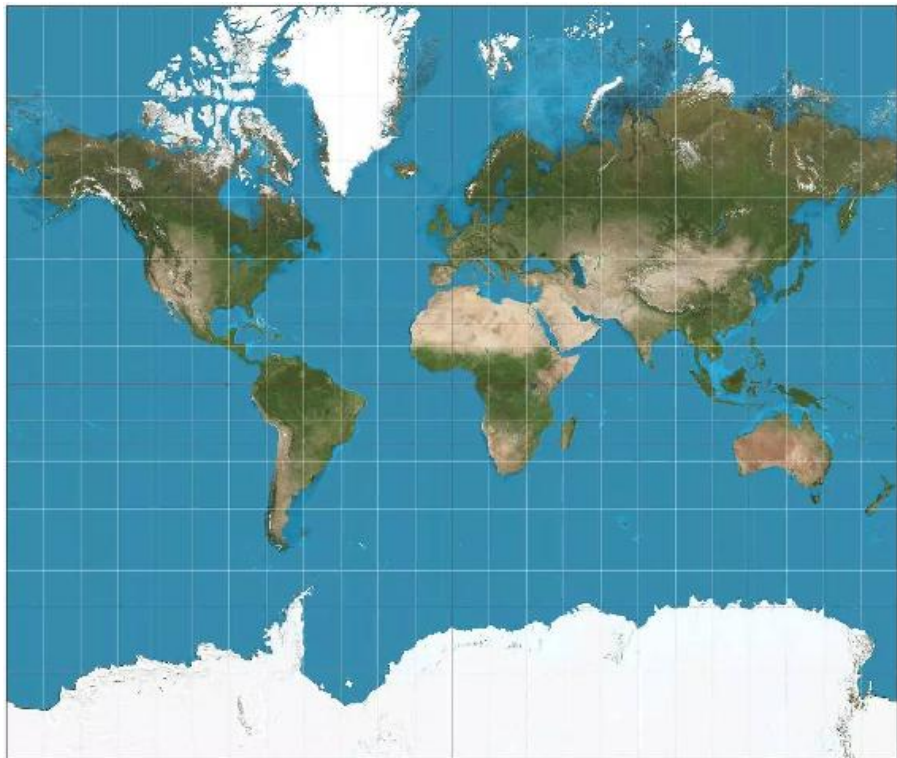
陈海阳翻阅着这些手册，看着上面名目繁多的准则和数表。人类为了突破自身的地域，为了探索新的世界所做得努力是多么伟大。这些手册虽然看起来很粗糙，有些准则和数字甚至是错误的，但却是无数航海者的智慧和经验所积累起来的，站在他们面前，不由得肃然起敬。

眼前的这个李华梅，不也是那些前辈航海者中的一员么？原本对她一直抱有怀疑和排斥心态的陈海阳心里多了一种微妙的情感。

海军学员们都是些半大的孩子，虽然被严格的军事纪律束缚着，但是看到箱子里出来了许许多多没见过的奇怪玩意，趁着陈海阳不注意，都在探头探脑的张望着。

李华梅最后拿出来的是卷卷的纸：“这些是海图。很贵得。”她开玩笑的说。

这些海图都是按照本时空的最新科技成果绘制的墨卡托海图。中世纪的海图是平面的。这种海图原来是为中世纪的地中海海图制订的罗盘方位线的模式，它给出的所有南北线都是平行的，随着与赤道的距离增大，东西向的距离也更加失真。结果就是海图上的方位往往有很大的误差。墨卡托发明了一种新的投影式海图。这种投影图的最基本特点，也就是它与平面海图的不同指出，是它给出了任意两点间的真实方位或罗盘方位线。精确度大为提高。



墨卡托投影：是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Mercator**）于1569年创立。假想一个与地轴方向一致的圆柱切或割于地球，按等角条件，将经纬网投影到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为平面后，即得本投影。墨卡托投影在切圆柱投影与割圆柱投影中，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是切圆柱投影。

这些海图多数都是东亚、东南亚海域的，还有印度洋的海图。陈海阳当然知道这些海图的价值，在过去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能去果阿吗？”

“我就是跑果阿 - 澳门航线的。马德拉斯也去过。”



马德拉斯：现金奈，南印度东岸的一座城市。它坐落于孟加拉湾的岸边，是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印度第四大都市，世界**100**大都市地区之一。**1552**年，葡萄牙人到达这里，建造了一个港口。这个地区后来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1612**年，他们在该市的北面靠近普里卡特的地方，建立了据点。

“你还真是位航海家呢。”他由衷的说。陈海阳在骨子里是个探险家，户外活动爱好者，退伍后曾经独自横穿四姑娘山脉，还自己驾驶帆船在琼州海峡航行过。对这个同类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第二十八节 昌化到了

当下也不藏私，将六分仪的使用方法教了一遍。六分仪的使用更为便捷准确。李华梅常年航海，试用之下当即爱不释手。

“这么好的东西，真是难得。”把六分仪还给陈海阳的时候她还有些依依不舍，“能卖个给我吗？”

“以后吧。”陈海阳说，“我们自己制造还有困难。”

“那个镜片难做？”

“没错。”陈海阳一边指导学员依次使用，一边说，“透镜要自己磨制，不大容易。”

李华梅叹了口气：“唉，你们的好东西真多，就是不肯卖。”

“注意光斑的落点，手拿稳。对了！”陈海阳并不回答。哪些东西能卖，这得听执委会的。

“我感觉。”李华梅凑近了陈海阳说，“你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他能感到女人的呼吸吹拂到发根上，不由得皮肤一阵起栗。原本有些的好感又冷了下来。他没有答话，而是大声朝着学员们喊道：

“开始测算航速！”

学员们听到指令，三人一组，一人将一块小木板抛出川外，这块木板的一边包着铅皮使得它落水后能够直立起来。另外一个学员拿着一个可收放的卷轴，用线绳和木板连接在一起。抛木板的学员注视着落水的木板，当小木板在尾部的涡流后冒了出来之后，马上大喊一声：

“开始！”

手持卷轴的学员开始放开线绳，卷轴飞快的转动着，线绳被不断的放出去。与此同时，拿沙漏的学员马上翻过手去，细细的沙子开始快速的流下去。

“停！”随着沙漏的沙子漏光，计时员喊出了停止的口令。执线员卡住卷轴。

“3个绳节！”执线员根据线绳上的标注报告，“现在航行速度，3节。”

陈海阳观察着他们的动作是否合乎规范，他点了点头：“好，下一组！”

李华梅看着他们说：“你们的航海术肯定是和英国人学得。”

“为什么？”

“这种办法只有英国水手才用。”

船速3节，在帆船航海中属于正常的航速，虽然稍嫌慢些但也安

全。他们手里的中国航海指南和海图都是依据20世纪的数据画的，本时空的海南沿海情况还是一片空白。

太阳渐渐西斜，风力开始加大，浪也大了起来，测得航速已经达到5节。林传清不放心抓起脖子上挂的步话机问：

“瞭望、瞭望，海面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在桅杆顶部负责瞭望的黄瓜子回到道。从桅杆顶部望去，视角异常的宽广，当然摇摆也特别的剧烈。从桅杆顶部可以看到了附近有不少船只，多数是渔船，间或也有几条大型船只张满了帆在航行。总得看来太平无事。

“怎么样？上面受得了吗？”

“没事，上面风景好，空气好，哈哈。”黄瓜子倒是特别的适应。

“云层情况如何？”

“高积云，正在自东向西移动。”



高积云：简写**Ac**，属中云族。主要由中云高度上稳定而湿润空气发生波动所形成。云体呈块状、片状或球状；云块有时分散孤立，有时聚集成群，排列成行，好象田垄或波浪；云块常呈白色或灰色，中部较阴暗；云体各部分的透光程度不同，薄的部分能见日、月轮廓，有时出现华和虹彩现象。薄的高积云稳定少变，一般预示天晴；厚的高积云如继续增厚，有时也有零星雨雪。其类别有透光、蔽光、积云性、絮状、荚状、堡状等高积云数种。

这说明天气正常，不会有风雨现象。

“阮小五，你爬上去，随同黄教官瞭望！”

叫阮小五的孩子看上去有些害怕，还是出列，抓住桅杆上的绳网，向上爬去。

第一天很顺利的过去了，在微风的吹拂下，船队以每小时3节的速度走了大约40海里，由于是在沿岸航行，夜间航行有触礁的危险，将近18点的时候，林传清在岸边找了一处荒僻的港湾过夜。测算了下本地的

经纬度：19°44'0"N，109°9'0"E。查了下地图，此地正是儋州的洋浦港所在地。



儋州洋浦港

洋浦是海南西部数一数二的深水大港，在本时空显得空寂而荒芜。港湾很大，纵横着一些沙洲，远远地可以看到岸边靠泊着几艘帆船，还有个小渔村。

放下一艘划艇下去探测水深，确定航道和停泊船位之后。镇海号放下挂桨机，牵引着后面的杭州号小心翼翼的低速向港内驶去。

李华梅站在艙楼上，看着下面翻腾的水花：原来他们不多装炮的道理在这。能够无帆无桨航行的看来不止是那些铁船，木船也可以。这是他们在船上装了某些东西才能做到的。而这东西应该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舱室里……王洛宾决定在洋浦逗留一两天，洋浦是海南岛西部最有开发价值的深水港。未来的穿越政权要重点开发的港口，多搜集一下此地的讯息是有必要的。当即命令突击队上岸，控制住形式，顺便再补充些食物和水。

从望远镜里看出去，洋浦海岸上非常的荒芜，但是岸边有个渔村，特侦队带着海兵队乘划艇登岸，立刻突进了村子。整个村落不过十多户人家，已经跑了一半多——一看到有陌生的船只进港，当地的渔民就都跑了，只留下几个老弱，见他们到来，一个个作揖打躬的。幸好他们说的也还是临高话，通过本地招募的海兵才知道，他们是在央求不要烧房子抢船，要鱼的话只管拿去。

外事部的熊卜佑好言劝慰了他们几句，说自己只是上岸补充些水和粮食，拿东西一律照价给钱。又送了些缝衣针、白糖之类的礼物，把几个老弱都安抚好了。这边划艇陆续运了人上岸：折腾了一天的穿越者们

这会稍稍缓过劲来了，晕船的感觉过去，胃口也有所恢复。便都打着主意要上岸转转。还有人提出要上岸打猎，开开荤。再看看村子里有没有鱼、蔬菜和鸡蛋什么的可采购。王洛宾想反正要在洋浦耽搁一二天的，干脆让大家上岸也好，海兵队上岸之后很快将全村都控制起来，已经逃跑的也不去管他了。在渔村旁用帐篷和铁丝网快速搭建起临时的居所，同时在附近的高地上派下了观察哨，算是暂时安顿下来。

业余猎人们在岸上进行了一次令人灰心丧气的狩猎行动。本地堪称三多：荒地多、石头多、仙人掌多，这三多之下，基本上连个野兔都没得打，野菜自然是没有。转了半天基本上空手而归。

当晚，陈海阳不得不继续和李华梅在半夜里切磋天文测量技术。她现场演示了如何使用象限仪，学员们对象限仪得出的数据和六分仪的差距如此之大感到咋舌。虽说误差率低于5%，不到0.1度，但是换算成长度就是9公里。在浩瀚的大海上，这点误差足以造成很多致命的错误。难怪早期的航海者更喜欢沿海岸航行——毕竟海岸的地标测量更为准确。

第二天，勘探队员们对港湾的一部分进行了勘测，海军测量了水深，选定了若干泊位。周边的自然环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本地十分贫瘠，基本上没有大的天然河流，吃水比较困难。耕地稀少，树木更少。

“如果能解决工业用水问题，到是一工业开发的好地方，根本不占农地，也不破坏环境。”王洛宾实地调查之后感叹，“环境已经够差了。”

第三天一早，船队继续出发。又经过几天这般的走走停停的考察活动，终于在第五天中午，船只来到了昌化江入海口。这里昌化江分南北两江入海，南江口名为三家港，北江绕县城南下入海名乌泥港，离县城比较近些。是昌化县的主要港口。



昌化港

但是从林传清的望远镜里，北江的乌泥港显然不适合停泊，有大片的淤积，除了一些小渔船之外，没有一艘船停靠的影子。

李华梅对这里的水文条件相当熟悉：“靠三家港吧，乌泥港200料的船都会搁浅。”

于是船队就改停在南江的三家港，船驶入港湾的时候，看到岸上有几个村子，还有些断壁残垣。看模样似乎过去是军队的驻地，现在荒废了。

春天正是旱季，昌化江的流量很小，一条条河道干涸地晾在那里，露出河床雪白的细砂和枯萎的水草。昌化江在北岸是一片平原，江边的植被大多被破坏的很厉害，形成了类似非洲草原一般的干枯的热带草原环境，不少地方还有沙丘，深入内地很远。

平原尽头是一组连绵的山丘，植被还属茂密，目测高度大约在200~400米之间。昌化江的南岸，也是一片平原，隐隐有水田和一座城池——应该就是大明的昌化县城了。

“文总说的海尾镇石英砂矿在哪里？”白国土问。海尾镇石英砂矿是这次勘探的重点目标，本地的石英矿砂，原矿二氧化硅含量99.8%，含铁0.1%，杂质少，粒度均匀，属于全国罕见，而且储量极大。

“那不就是？”王洛宾指着远处沙滩上雪白的沙子。

“海尾镇呢？应该有个镇子——”



昌江海尾镇：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西北部，东与十月田镇接壤，南与乌烈镇、昌化镇相连，西濒临北部湾，北依珠碧江与儋州市海头镇隔江相望。全镇行政区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辖**15**个村（居）委会，**36**个自然村，共**6708**户，总人口**32914**人。海岸线长**38**公里，是一个滨海小镇。

“现在是1629年啊。”

王洛宾命令放下小船，勘探队几个人驾驶着舢板向那片沙滩划去，过了不久，他们从沙滩那边弄了几藤筐沙子回来，王洛宾捏了一些在手里仔细端详着，阳光下手掌中心的沙子如雪一般白——真是好东西！他当然识货，这样好的石英砂，用来做酒瓶和镜子太浪费了。还能用来做电路熔断器、显示屏之类的原料。

第二十九节 昌化堡

王洛宾在镇海号的舰楼里开了一次指挥官会议，主要干部全部出席，包括杭州号上的李海平也回来开会了。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勘探点，”王洛宾说，“石碌铁矿就在昌化江的上游。”

“我们勘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出发。”崔云红意气风发。

“不忙，”王洛宾摊开了地图，“石碌离昌化江口有相当的距离，直线距离差不多有50公里，大多是丘陵山区，来回路程上至少要二天。加上在当地勘探至少也得二天，船队得在这里逗留五天以上。”

“太乐观了。”慕敏皱起眉头，“昌化县的汉人寥寥无几，出了县城就是黎区。勘探队要深入黎区，一路上打交道过去，没这么快。”

“从临高带几个黎人来就好了——”王洛宾有些懊恼。经过慕敏的黎区工作，现在穿越众和临高的黎峒关系想出的相当好，双方的贸易往来更是突飞猛进。慕敏还计划等国民学校体制成熟之后就从小黎区招收民族班的学生。

“没用的，这里的黎人和临高的根本不是一码事。”慕敏查过海南岛黎族资料。昌化的黎族大多是美孚黎，而临高的“布配黎”属于倭黎，不但语言完全不同，连文化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倭xiāo

“美孚黎好打交道吗？”

“好打也不好打。汉人的名气在本地很不好。”慕敏苦笑，自从被调到外事部黎苗办公室之后，她和黎人打交道很多，说，“在他们看来，汉人的官府是要钱，商贩是骗钱。不过商贩他们还是欢迎的，毕竟带来的盐和杂货是生活需要的东西。”

“我们扮作商贩进黎区好了”

“最好能在昌化县这边找个熟黎带路。”

“明天去昌化县城看看吧。”

勘探队来回时间比较长，王洛宾决定船队不在此停留，而是在三家港这边建立一个营地，派驻一小队人马驻守，用来接应勘探队，如果勘探下来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这个营地可以扩建为一个永久性的堡垒。

修筑好营地之后船队就启程前往崖州，勘探榆林港和田独铁矿。王洛宾决定视情况在榆林港也修筑一个营地，然后继续北上，环绕海南岛一周再回到临高。

航线打通之后，如果正式决定开采某些矿场，就要开设定期的航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田独铁矿开采起来相对容易，执委会很可能

会从那里下手。不过昌化有优质石英砂矿，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榆林港可是优质的海军港口。”李海平说。

王洛宾说：“这个以后再说，等有了铁什么都好说。”

“我有个问题，”崔云红举手道，“你们就谈黎区黎族了，怎么不说说官府会什么用的反应？我们大模大样的在这里造个营地，他们不会出来干涉吗？D日那会临高可是有五百多全副武装的兄弟，我们这个营地里能留多少人？”

“你放心好了，”王洛宾拿出情报委员会给他的任务资料，“这个昌化县一共只有户口六百七十二，全部人口合二千六百人——男女老幼，成丁不成丁都在里头了。昌化县城里最多有五百人。要是愿意，立马就攻下来给你当县太爷也不成问题。”

“万一来海盗呢？”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李海平不满了，“算了，哥哥我留下来帮你镇着。我左手一支56半，右手一支Glock，看哪个不开眼的海盗来，哥哥抓来了排成队给你菊暴。”众人大笑。

崔云红对这种玩笑很不喜欢，但是知道李海平也算是好意。只好隐忍不发。

王洛宾笑了笑：“根据情报的显示，没理由认为海盗会来昌化。昌化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抢的？”

当下又讨论了一番，决定船队在这里休整二天，集中力量修筑营地，同时开采一批石英砂带走。

两艘船调整了下船位，以便尽可能的靠近岸边，王洛宾、李海平、慕敏、崔云红等人带着30多名士兵乘小艇上了岸，找了一处村落进去打听。村里的居民看到他们模样古怪，都有疑虑之色，倒也没有逃走，熊卜佑换了几种方言沟通了一番，得知乌泥港因为早年间昌化江发大水，田地冲毁很多，港口淤积的很厉害，早就不能进出海船了，所以三家港这里成了县内商民出入的主要港口。可是这里距离县城又远又隔着江，很不方便。县城附近老百姓都叫苦连天。至于那片废墟，过去的确是明军的一个营垒，但是已经废弃很久了。

勘测队对周围地形探勘了一遍，决定就在三家港的明军废垒上修建营地，根据勘测队员的现场勘探，这里有一口淡水井，地基是现成的，原址上还有不少石头可用。

王洛宾下令：“把底舱的压舱石都取出来当建筑材料，换石英砂压舱。”这么好的石英砂，不拿回去简直就是罪过，反正是压舱，不占货运空间。

于是全体出动，拿出了锄头和抬土筐，就这样在沙滩上挖掘起来。村里的百姓看得稀奇，这群人别得不干，就在那里挖满地都有的砂子，难道是什么宝贝？有年轻人便来打听，熊卜佑立马招起工人来，现场拿

出的白糖、食盐和缝衣针之类的东西，立马让村里的壮劳力们都涌了出来。不多会，雪白的沙滩上已经被挖得七零八落，两条船的压舱货也都一口袋一口袋的石英砂。

营地事关重大，海兵们一律自己动手。出发前已经预期到可能会在当地修筑一些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建筑，所以船上带了部分水泥、铁材、木结构型材和五金件，各种工具也准备齐全。由黄爪子这个半吊子木匠当施工员，借助滑车起吊施工。到傍晚时分，昌化营地已经落成了一多半了。黄爪子首先修复了保存情况比较好的几栋房屋，补好外墙，用帐篷加上了屋顶。营地的外围墙原本有一丈高，塌毁的比较厉害，又被附近村民拆毁了不少，全部修复很难，只把围墙修到胸口高，上面架设了许多新做的栅栏。

营地的面积大为缩小，毕竟这里只能留下很少的人员守卫，大了难以控制。最终的营地只包含用一道胸墙环绕起来的三栋房屋和一口水井。原本整个明军营地的外围还有一道壕沟，已经淤积到几乎看不出来了，也就没有再恢复。

王洛宾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昌化堡。既然李海平主动请缨，就由他出任昌化堡的第一任指挥官。留守队由二个海兵班组成，船队留下了够用四十天的食物，还有许多弹药和手榴弹。除了李海平之外，被留下的穿越众还有去石碌勘探的勘探队和若干名外事部和情报委员会的人。

因为不知道这里未来的开发前景如何，新生的昌化堡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唯一称得上现代化的东西就是一台15W电台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几个人孤悬异地，电台就是生命线。

“这里离临高不远。”王洛宾临出发前嘱咐道，“你们每天都要向总台呼叫，保持联系。万一有什么问题，博铺出动快艇过来，24小时肯定会来救援。”

“没问题。”李海平说得信心满满，其实心里暗暗叫苦，他倒不是怕有什么危险，而是几个人被丢在这海岸上，过要啥没啥的过原始生活，一到晚上连个电灯都没有，这滋味可太难受了。

“我们最多二十天可以回到临高，到第三十天肯定会派船回来。你们要注意安全，确保勘探人员的行动。尽量不要和当地人发生冲突。”王洛宾嘱咐道。

“明白的。你放心好了。”

第二天，修房子和挖矿的工作继续进行，由慕敏、熊卜佑等外事部门的人带队，一行人全部换上了当地人的衣服，背着几个背篓，里面装了些日用杂货。特侦队派了几个人在后面尾随保护。

昌化县对他们的到来简直可以说风波不起。比起D日在临高又是起烽火，又是来乡勇的，这里简直就是不设防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一众人沿着道路前进，昌化江的河道在此时干涸成一段一段，河床上到处都有露出的沙地可以通行。这里是典型的热带稀树草原气候，属于整个海南最热的地方，现在才交三月，气温已经在三十摄氏度上下

了，一行人走不了多远已经大汗淋漓了。



昌化江：也称昌江，是海南岛的第二大河，它发源于海南琼中黎母山林区的空示岭，横贯海南岛的中西部，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过琼中五指山，在乐东县转向西北，最后从东方市穿过昌江县的昌化港西流入南海，在入海口冲出一个广阔的喇叭口。昌化江干流全长**232**公里，流域面积**5150**平方公里，总落差**1270**米。隋代昌化县治在今河河北侧，昌化江因此得名。

“又干又热，简直和非洲一样了。”慕敏怕晒黑，穿了一身傣黎女子常穿的青色花桶。拿个手帕把自己的脑袋包裹的严严实实，又戴了顶草帽。衣服穿得严严实实，自然最热。

这里的海沙原地带从海边一直向内陆，到处可见沙丘。期间有海水侵入形成的河汊。大树几乎看不到，但是各种灌木丰茂，嫩叶丛丛。不时可以看到山羊在乱石沙堆间寻觅嫩草。

“昌化乳羊，好吃啊——”熊卜佑又想起了吃。

“羊肉？”



昌江白斩乳羊：昌江特产美食白斩乳羊，久负盛名。昌江县的昌城、昌化、海尾、南罗、乌烈、保平等6个乡镇，是乳羊的主要产地。这里地处海南岛西部，北部湾西岸沿海沙源地带，气

候温和，江汉交错，水草丰盛，嫩叶丛丛，草药丰满，为羊群提供了天然的食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来此品尝一下这道美食。

第三十节 前往石碌

“昌化这地方养羊是有名的。”熊卜佑对海南的名吃是了如指掌，“就象临高乳猪那么有名。”他砸吧了下嘴，贪婪的看着正在啃食灌木的小山羊。昌化沿海沙丘多，灌木茂密，还有许多天然的香草药草，植物富含矿物质和盐分。著名的昌化羊就是吃这样的天然饲料长大的，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不打一头开开荤。”黄瓜子已经跃跃欲试了。

“看模样都是农家养的，打了不好，想吃买一头就是了。”

“说得起劲，谁会宰羊？”

“宰羊小意思。”黄瓜子很有信心，“以前我收拾过野兔。”

大家一路讨论着野兔和山羊之间的屠宰经验能否共用着来到了昌化县大门外。昌化县城的正式名称是昌化千户所城，从这名子大家也知道县衙只不过是借地方办公而已，大明军队才是这城市的真正主人。

城池不大，和临高的规模差不多，看上去城墙有三米高。通体包砖，大明的城市防御建设在硬件方面还是做的很到位的。软件方面就不大行：城门洞开，门口除了两个大约算是衙役或者哨兵之类的人物坐着别无任何警戒措施。

熊卜佑抬头一看，此门名曰：“镇海”，笑着对大伙说：“这门还真是应景。这是欢迎我们呢。”

给看门的几个铜板，一众人顺利进城，城内比临高更加寥落。昌化全县才六百多户，其中一半是军户。县城里的连二百户人家都没有，所谓的县城，不过是这群顶着军人头衔种地的农民的大村寨而已。自然也没成气候的商业，只有个修农具的铁匠铺，二个杂货铺，虽然大家已经从临高知道了海南的城市商业大体是什么模样，但是看到如此萧条的县城，还是兴味索然。

“好不公平啊。”叶雨茗喃喃自语。

“？”旁人纳闷。

“别得穿越者怎么随随便便都能从一个县城里赚到几十万银子呢？我们——我们——”他指了下满地都是尘土和垃圾的昌化县街道，“这地方连一百个铜板都没有啊！”

扑克脸的方敬涵说：“这地方让我有看西部片的感觉。”他的行李里居然还有一个录音机，说是准备做田野调查用。

熊卜佑试图和当地人沟通，发现他的语言才能完全失效。这里说得既不是粤语系的海南话，也不是福建射耕人说的闽南话，更非他最擅长的临高话。而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方言。

“这是军话！”方敬涵听了一会明白过来，“昌化这地方语言很杂，一

大方言就是军话。”

军话：语言学分类属于官话方言，通行于广东浙江海南等地的方言岛。军话”是明代初期“卫”、“所”军制的直接产物。

于是交流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但是方敬涵只能大体听明白对方的意思，并不会说，交流起来只能比划。

最后在当地人的指路下，他们终于在县大街上找到了一家还算有些规模的铺子。是家货栈，挂得字号还是广州的。

广州的客商在这里做什么买卖？熊卜佑到柜台上打听了下，这个掌柜倒是货真价实的广东人，姓钱。正苦于一个人呆在这荒蛮的小城，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没几个。忽然来了一群能说广东话的陌生商贩，顿时精神振奋，非拉着大家聊天，又叫个小伙计端凉茶来。众人走得也热了，正好歇脚顺道打听消息。

原来这个货栈是专门收购本地的皂角、药材和山羊的。广州城里的不少大户都喜欢这里的羊，老板看买卖好，就专门派人在这里坐庄收购。

熊卜佑装作是第一次来昌化，准备去黎区贩货的小商贩，打听这里情形如何？

钱掌柜说这里还算太平，海盗很少上昌化来，来了最多也就是在岸边打点水，抢几头羊什么的。县城周围的水田都是千户所的，千户所虽然破败不堪，好歹也能拉起二三百人的队伍，所以海盗等闲也不到县城附近来。

至于黎区，钱掌柜说地形太过崎岖，这里山多石头多，还有许多恶疾，一般人不大会愿意上黎区去。黎人半月一个月的就结伴进城来卖点土产什么的。总得还是挺太平的，没听说有抢劫杀害汉人商贩的事。

钱掌柜好奇的问他们是哪里来。听说他们是临高来得，掌柜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惊讶——这让穿越者们充分领教了过去的消息传送速度之慢，他们在临高闹得风生水起，不到200公里外的昌化居然一无所知。后来他们知道钱掌柜的老板半年才从广州派船来一次昌化。

看到穿越者拿出的食盐、白糖、缝衣针、烧酒和其他五金小杂货，钱掌柜的眼睛都直了。白糖和烧酒之类的享用品，本地已经缺货很久了。当下就要求买几十斤白糖和烧酒。他用黎人喜欢的钩刀和铁农具作为交换。

穿越者乘机要求他介绍个向导，钱掌柜满口答应。

“这事容易，我给你找个人。”

勘探队达成了目的之后回到镇海号上汇报了情况。船上又卸下了一批用来贸易的商品。

第二天一早，船队启航，继续他们的旅程，崔云红为首的的勘探队一行人早上吃过早饭，带上装备货物，便往江边与向导汇合。钱掌柜找

来的向导是他货栈里的伙计。黎人虽然不是吃人生番，但是黎区山高林密，气候多变野兽蛇虫出没，又有种种瘴疠，汉人往往视为畏途。一般人前往黎区，都要请“熟黎”做向导。

这个伙计虽是个汉人，母亲却是本地的美孚黎。本姓王。昌化自古就是汉黎通婚比较多的县份。象这样的汉黎混血儿是很多的。向导不但精通美孚黎的语言。而且其舅舅家就住在昌华江中游。道路人情都很熟悉。是个极合适的人选。因为从小学徒当伙计的缘故，虽不过十八九岁，人情世故极为熟捻。开口就带三分笑。眼见这群人一行十来个，虽然穿着汉人的衣服，男人却个个是光头，居然还有个倭黎女子混迹其中。每个人都背着大筐，筐子上多半还有一根用布包裹的长棍，不由得纳罕。

勘探队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去找铁矿的，便说说自己这伙人是去黎区收购药材的，崔云红便要先给向导工钱，向导说不必，等回来了再给也不迟。只要他们先给一斤白糖，让他拿回家去给家人尝尝新就是——此地白糖是很稀罕的东西。

准备妥帖，一众人上午出发，沿着昌化江向上游而去。

出发之后，众人才发觉请向导的决定是多么英明。在这荒芜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地标的东西，昌化江的是条枯丰水季落差特别巨大的河流，这使得在旱季要寻找它的真正河道变得很麻烦，雨季冲出的河道不但宽而且十分散漫。星星点点的积水潭和径流随处可见。

崔云红一路上用指北针和地图不断的核实队伍行进的方向是否准确。他们的第一个目标点是找到石碌河。这条昌化江的支流在地图上显示是在距离昌化江入海口上游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找到这条河之后再溯流而上，走上二十公里左右就是石碌矿山了。



加，能够行船就轻松了——就算没有船，造一艘竹筏也是容易的事情。

走了十多里路，眼见江中水势略大，沙丘亦越来越少了。知道已近内陆地区。地形愈发崎岖。两岸多半是丘陵，起起伏伏的，森林植被并不是茂密，许多地方裸露着大面积的山石砂岩。崔云红眼看这里的丘陵很多都是含有大量粘土的石灰石，这种石灰石不需要配料就可以直接烧制高质量的水泥，所以又俗称“水泥岩”。不由得心中暗喜，这里可以建设成穿越国的水泥工业基地了。



昌江石灰岩

崔云红不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海南高级水泥往往是采用昌化的石灰石烧制的。

山丘与河岸之间，有零星的平地，不少都被开垦成了水旱田地。那些没开垦的地方，是大片的荒芜的草地。期间散落着一些村寨。向导说这些都是汉人的或者汉黎杂居的村落。崔云红见这些村落并无特殊之处，只让测绘队的人在地图上标记下规模和位置就算了。

测量队的人一路走，一路在地图上绘制着路线，遇到的居民点和可取用淡水的地方的，在地形变化特别大的地方还加以重新测量。这些数据都是未来开发道路的依据。

向导见他们一路上并不急于赶路，走不了多会就要停下来写写画画，还有人扛着杠子、箱子什么的到处乱转，不知道在鼓捣什么。不由感到奇怪，便对崔云红道：“掌柜的，这么走着得好几天才能到黎寨。”

崔云红只得编造说他们这是在寻草药。这番话小伙子自然不大相信。不过能不在那沉闷无比的货栈里干活，出来转转也是难得的休息，多走几天倒也不在意。当下不再多问。

第三十一节 黎寨

第三天，勘探队来到了昌化江中游的一个黎寨，这里就是向导的舅舅所在的寨子。勘探队决定在这里歇脚，打听下面的路程情况，再找个向导。王伙计对过了黎寨之后的道路就不甚熟悉了。

这个黎寨和慕敏见过的临高的黎寨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门口的文面的黎族妇女和他们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还真得很难和本地一般的汉族村落相区别。

这里的村寨很大，将近百余户人家，房屋罗列整齐。村外的河畔平地尽数开肯成了水田植水稻，不象其他地方的黎族那样种“山栏”，看得出无论是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都要高出其他黎人一些，仔细看的话，就是美孚黎的房屋虽然是汉式的，却比汉人的房屋要建造的简陋些。这里男人都梳一个发髻在脑后，戴耳环，女人用黑白相间的布巾缠头，不分男女都穿一种黑色的对襟无纽上衣。

“美孚黎的来源是挺有意思，”方敬涵说，“据我看的一些资料推测说：他们很可能是先秦两汉时期最早来海南岛的一股汉人移民的后裔。”

美孚黎的名称也透露出了他们是岛上的后来者，“美孚”是他们的自称，意思是“住在下路的客人”，显然他们的到来要晚于其他黎人。美孚黎在昌化江两岸占有较好的田地，能够种植水稻，不种“山栏”。纺织技术也优于其他黎人。过去的民族学调查中还发现，他们的织布机非常类似汉代的中原的同类机型。美孚黎的原始公社成分很少，社会差异明显，有祠堂，修族谱，排班辈，宗族间还有矛盾。

叶雨茗说：“那他们一定会说汉语了？”

“两汉的汉语？够呛！”熊卜佑说。

“这只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大陆上已经汉化的其他民族的后裔。再说了，人就是真得汉人的后裔，也不见得就会说汉语啊。”

“想不到你对黎族还挺熟悉的。”慕敏有些惭愧，自己可是标准的黎族，但是论到对本族的认识，远不如这个大学毕业生知道的多。

“这也算是一门课程。”方敬涵有些不好意思，“专业里要用的东西。我是学社会学的。”

“这专业听起来很……很厉害。”慕敏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个形容词，“可以搞民族学研究什么的。”

“我们一个专业四个班，每个班四十个人。一界就是一百六十。全国开这个专业的本科院校起码也有二三十个，我上哪研究去啊。”方敬涵一脸苦笑，“所以就——”

方敬涵说着，心里又是一阵隐痛。全新的开始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忍受了几个月的辛劳之后，他再次发现自己不是主角，穿越团队里人才济济，硕士能编连，博士可成排，海龟无数，连在米国打炮开飞机

的衙内都有，自己这号人，到现在还是个基本群众。最后被作为“废材”给丢到了勘探队里。

一个连大概有100到120人，一个排大概有30人左右。

“要不以后你就跟我干吧！”慕敏大大咧咧的一挥手，“我的黎苗事务办公室缺人。”

“喂喂，老大，你挖人也稍微背着人点成不？”崔云红笑道，“当我不存在啊。”

“我说的是事实。就这么办了，回去就办手续。”

说笑着转过河湾，前边山坡上一片房舍，向导道：“前边就是堑对寨了，是我舅舅家。”言辞中颇为亲热。

望坡跑死马。虽说黎寨近在眼前，还是足足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这里河水已丰，水很浅，但是清澈见底，岸边满是高大的乔木。走近了见树枝下都挂着累累的大豆荚。慕敏大为好奇，忙叫众人看。

崔云红笑了：“这是皂角树，有什么稀罕的。我们家乡下村边多的是。”



皂角树：(*Gleditsia sinensis*) 标准中文名称“皂荚”，豆科植物，属于落叶乔木，皂角是豆荚状，可以入药，也当肥皂用。是中国的特有植物。分布于中国大陆的甘肃、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江苏、河北、贵州、湖北、四川、陕西、江西、安徽、云南、福建、湖南、广西、河南等地，生长于海拔650米至2,500米的地区，一般生长在谷地、山坡林中及路旁，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有同名书集《皂角树》。

“就是天然皂角洗发露那个？”慕敏对皂角的印象只有这些。

“对，皂角过去是天然肥皂。洗衣服、洗澡都不错。”崔云红停下来看了下，这片皂角林从岸边一直长到丘陵的坡地上，少说有三五十亩。真是一片极好的资源。

叶雨茗说：“这资源对我们没什么用。一搞到椰子油就能出肥皂

了。”

“皂角在工业上有很多用途的，”崔云红说，“具体我忘记了。好处是没有任何腐蚀性，比肥皂温和。另外好像还能当药用。”

一行人来到寨门口，早有守寨的丁壮过来盘问。因有王伙计引路，加上又带来了货物，轻而易举的便进了寨子。

寨中山民见有外来的商贩，都围拢过来，要看货物。黎区偏僻，但凡食盐、针线之类的日用之物都靠小贩。他们一到，寨子里的妇女都来观看，把一行人在大屋前围了个大圈。

勘探队也忙将货物摊开，一包包的白糖，洁白醒目，黎人多有不识的，王向导一面替他们鼓吹，一面在芭蕉叶上洒些让众人品尝。顿时销路大好。

至于食盐、针线、钩刀、农具之类，自不用说，是日用之物。勘探队还带来了贸易公司专门为黎区贸易开发的一些商品，主要是各种颜色的穿孔玻璃珠子，都是用制造玻璃器时候余下的废料制造，倒也光彩夺目，吸引了许多年轻女子，纷纷围在慕敏身边，叽叽喳喳的说笑着挑选货物，颇有青春萌动的气息。可惜美孚黎也有文面的习俗，让众多对黎族少女产生过绮念的少男们梦想破灭。

黎人没有金银铜钱，都是易货买卖，拿出来交换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勘探队的本意是收集资源信息，并不在于赚钱获利，不论皮革、草药、槟榔、皂角、葛布、木棉布之类，一概都收。计算价值也从优，双方皆大欢喜。一行人忙着交易，直到人群逐渐散去方才罢手。

王向导倒也热情，邀请他们去自己舅舅家落脚歇息这位向导的舅舅姓黎，叫黎本清。家中除了破屋一间之外别无田地，平日里靠采药打猎为生。二十七八了也只能混在闰隆。原本在寨子里很没地位。后来因为常去县城卖皮张野物之类，会说汉话，所以一应与官府商人的交道都归他管。目前在寨子里算有些头脸了。

众人随着向导来到草屋前，见竹编的门扉半敞着，屋子里黑洞洞的，只有火塘的火光在微微发亮。



火塘：又叫“火坑”，也有的地方称“火铺”。是在房内用土铺成的1米见方的土地。以前，火塘裏立有三块石头，以备烧火煮饭之用。后来，都改用铁三脚架。主火塘裏终年烟火缭绕，白天煮饭，晚上烤火取暖。燃料为木柴。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如：傣族，侗族等。火塘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年都要进行火塘祭祀，祈求家人安泰。

从小房里传出了微弱的哼哼声。

向导一推门走了进去，崔云红要大家在外面等着，自己先和熊卜佑走了进去。只见竹架床上半躺着一个中年人，没有铺盖。床上床下丢了许多稻草。屋子里燃着一根竹火把，吱吱地喷着红色的火光，火光下看这人，头发散乱，满脸胡须，面色通红，见人进来，忙叫了几声。

王伙计忙出来，从外面的竹管子引来的山泉上接了半瓢水进去，喂他喝了下去。这才算好些。甥舅见面，自然又有一番话语，众人听不明白，又嫌屋里狭窄，都在廊下席地而坐，打些山泉水，加上净水片喝了解渴。

过了半晌，只见那向导出来了，万分抱歉道：“真是对不住几位掌柜了，原想着这里是我舅舅家，招待诸位好吃好住几日不在话下，要去采药的话他也是个能手。只是他最近寒热病犯了，发作的厉害。慢待了。”

众人立马把眼睛都注视在了卫生部派来的何平身上。此人D日之后就在卫生部打杂，时袅仁本着多个人多份力的原则教了些基本的简易医术给他。在杀害了若干兔子和青蛙，又在几个不幸的落入他手中土著患者身上一试身手之后，何平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卫生员”。见大家都在看他，知道是要他一显身手，用现代医学征服下古人的心。

送医送药，手段虽老，却是最有效果的。

海南黎区的所谓寒热病，十有八九属于疟疾。在黎区这是常见病，感染率很高。穿越众自从D日之后也有人被感染过，好在这这里的疟原虫

对还没有产生抗药性，一用药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何平对扮演这个神医极有把握。

当下请王伙计把他舅舅从屋子里搬出来，放在廊下。众人这才发现这“舅舅”年龄其实不大，三十出头而已，何平看他的症状：面赤。气促；眼结膜充血；皮灼热而干燥……这些都是典型的间日疟的发热期症状，不量体温用手触摸额头判断，体温至少在39℃以上。

间日疟：发作分三个阶段。每隔一日发作一次。1、发冷期：先感觉发冷，随之全身肌肉抖索，称为寒战，皮肤苍白并起鸡皮疙瘩，此期历时约15~60分钟。随后进入发热期。2、发热期：全身发热不适，颜面皮肤潮红，体温上升至40℃或以上。并伴有头痛、全身酸痛、恶心等症状，此期约出现2~6个小时。3、出汗期：大汗淋漓，体温迅速下降，甚至降至正常水平以下。患者长感全身乏力、昏昏欲睡，此期历时2~4小时。全部间日疟发作过程历时约6~10小时，两次发作间的期间，患者并无任何不适，体温也正常。

“多久发一次？”何平问道。

“二天一次，”黎本清浑身燥热，十分痛苦，“发一次，好一天。然后再发。一发就是十来天——”他喘了口气。

“这个应该是间日疟。算是良性疟的一种。”何平的诊断却让大大家不放下心来，崔云红悄声说：“你这有多少把握？万一把人给治死了，可就被动了。”

疟疾：主要分为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及卵圆疟。除了恶性疟，其余称为良性疟。我国主要是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恶性疟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较少见，但高发于非洲热带地区。此种由恶性疟原虫感染所致的传染病，常以畏寒、发热、头痛为首发症状，并发症多，若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

何平大为不满：“我又没说耍治，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现在收手好了。反正间日疟发作5~10次之后就自然痊愈了——”

慕敏眼看着病人在痛苦的呻吟，怜悯之心大起：“治吧，人也是条性命。不就是疟疾么，畏首畏尾的干不了大事的。”

何平见众人都不反对，从药箱里取出四片氯喹给他服用。这是穿越者手中最有效的抗疟药，见效快，疗程短，毒性也比奎宁小的多。

“用水吞服，回去睡一觉，明天再来服。”何平关照道。根据时袅仁给他上的课，这种病连着服药三天就会好。

甥舅二人将信将疑。昌化城里也有汉人的郎中，也没听说过他们有本事治这个寒热病的。这群小贩怎么随随便便的就拿出几片白色的东西说就能治病？不过发病发得实在痛苦，便干脆死马当活马医，服了下去。

见病人昏昏睡去，众人一阵忐忑——这可不比在临高，穿越集团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就算治死了个把人也算不得什么。人生地不熟的昌化黎寨里，真要闹出人命来可不好收场了。

王伙计倒没这许多想法，张罗着要给众人做饭。熊卜佑连称不必，他们自带着干粮。只求他帮忙烧些开水来就是。众人就着开水胡乱吃了些草地系列干粮，王伙计见他们如此客气，倒过意不去，但是黎寨里本来民生艰难，也拿不出什么招待的东西，便打主意明日打些野味来招待

他们。

勘探队在黎本清家院子里用竹竿临时搭了个棚子，要来了许多新稻草铺着。何平又去寨子外面的河滩上采了许多青蒿，在棚子边点着了，潮湿的草木一着火，呛人的浓烟让众人咳嗽不已。

“这里是疟疾的疫区，驱蚊是预防传染的有效办法。”何平说，“青蒿烟驱蚊效果很好，这么熏一熏，能保证一晚上。”虽说从镇海号出发前两周就开始发放抗疟药给全体考察队员服用作为预防，防蚊依然是在疫区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叶雨茗想了起来：“青蒿不也能治疗疟疾吗？青蒿到处都有，给黎人治病很方便。推广开了，搞黎苗工作就更容易了。”

“这是青蒿，不是臭蒿。”何平说，“青蒿没用。”

“海南不出臭蒿？”

“当然出，但是光用臭蒿煎药是不能防治疟疾的。”何平过去在制药厂上班，虽然专业是机电方面，但是对药品生产流程很熟悉，“不经过制药厂的萃取，青蒿素的有效成分根本提取不出来。要按我们的工业水平大概是没可能利用了这种药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种奎宁好了。”

慕敏怕出意外，商定队伍里轮流值班添火加料，让青蒿整夜燃着。也防备有人有不轨举动。

第二天一早，黎本清已经不再发热了，何平大为放心——这说明诊断治疗没错。接着又让他服了二片。这样连治三天就能痊愈了。

勘探队探测了黎寨外的昌化江的水深，最深处已有一米二三，大体能够行船。寨子里有木匠，也有简单的独木舟，但是船很小，每条不过坐二三个人而已。崔云红决定在这里制造竹筏，准备沿江而上。下一个目标便是三汊河。

第三十二节 石碌考察记

黎寨外面有大片的野生竹林，勘探队请当地黎人帮忙，砍了几十根竹子下来，选粗的截成差不多长短，较细得开成竹篾拧成绳索，用来捆扎竹筏。王伙计没打到野鸡，便把自己那份白糖拿出些出来，请来当地的木匠帮忙做筏子。

从当地黎人口中得知，上游因为渐入山区地形，河道比较崎岖，常要过浅滩急流。为了便于通过，竹筏不能做得太大，做出来的筏子宽度控制在1.2米以下，类似湖南江西等地使用的简易竹筏，每个竹筏上可搭载5人，不过他们的装备多，所以最终编了三个。寨子里的木匠做了些竹凳固定在竹筏上。又来个锦上添花，给每个竹筏都添了一个竹篾顶的雨棚——这里日头很大。



简易竹筏

造竹筏用了不到一天时间。第三天一早，黎本清的症疾已经完全好了，不但神智清醒，胃口也恢复了。何平又给了他最后一顿药作为巩固。

黎本清对这群治好了他的病的奇怪汉人千恩万谢，恨不得把一家一当都拿出来酬报。这样的寒热，每年要发作一次。每次都要这样死去活来的差不多折腾一个月才会好。这次吃了药三天就没事了，汉人还说了，这次以后不会再复发。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吃了药立刻就起效却是千真万确的。

只是他家里除了二把砍刀，几张弩机之外也别无他物了。黎本清很不好意思，非要自己出门去打些野味来招待，被熊卜佑拦住了。

“野味没关系，我们在这里耽搁了几天，想今天就往上游去。能不能帮忙找个熟悉那地方的向导？”

“去上游？”黎本清有些奇怪，这地方就是黎人也很少去。如果说要采药的话，上游的山岭上有得东西，附近丘陵上也采得到。

“对，去石碌岭，您知道这地方不？”熊卜佑问。

“没听说过。”黎本清回绝的干脆无比。让勘探队不由得起疑。但是据慕敏说此人没说谎——她当警察多年，是不是说谎还是看得出来的。

熊卜佑不死心，继续比划道：“山下有条河的，流到昌化江里，就叫石碌河——”

黎本清还是摇头。

崔云红却想到了：

“你问问他，这里有没有出绿石头的山？”

所谓绿石头，就是铜矿石——孔雀石。而石碌这个地名就来自孔雀石。因为海南当地的黎族和汉族在说话的时候都习惯把修饰词后置以表述名词的习惯，所谓石碌，其实就是“绿石”。



孔雀石：是一种古老的玉料，主要成分为碱式碳酸铜。孔雀石的英文名称为**Malachite**，来源于希腊语**Mallache**，意思是“绿色”。中国古代称孔雀石为「绿青」、「石绿」或「青琅玕」。孔雀石由于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绿色而获得如此美丽的名字。孔雀石产于铜的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常与其它含铜矿物共生（蓝铜矿、辉铜矿、赤铜矿、自然铜等）。世界著名产地有赞比亚、澳大利亚、纳米比亚、俄罗斯、扎伊尔、美国等地区。中国主要产于广东阳春、湖北大冶和赣西北。孔雀石又被称作「蓝宝翡翠」、「翡翠蓝宝」和「蓝玉髓」。

石碌岭最早被人注意，不是因为铁矿，而是这里的地表有铜矿石露头。清代以来一直有人采掘盗挖。直到1935年，琼崖实业局派人到石碌岭调查铜矿时，才第一次发现石碌最丰富的矿储是铁矿石。

“有，有，”黎本清恍然大悟，“你们是要去亚玉岭！”

熊卜佑不知道什么是亚玉岭，但是崔云红是知道的，早就有些模糊

的教科书内容一下清晰起来了。

“对，对，就是亚玉岭！”崔云红连连点头，心想自己真是糊涂，石碌这个地名是清代才开始使用的。现在还是大明的天下。

王伙计说：“舅舅，你不是以前去过亚玉岭吗？”

黎本清面露难色。一个人沉吟了半天，众人等得心焦，奈何黎本清说得一口蹩脚的海南话，除了熊卜佑，还真没人能和他交流。

半晌，黎本清才压低了声音道：“几位掌柜怕不是做小贩的吧？”

众人听了都是一惊，熊卜佑笑道：“不为做买卖我们来黎峒做什么。”

黎本清道：“几位掌柜治好了我的病，我才多嘴说几句，”他歇了一下，“领大伙去亚玉岭没什么，离此不远，道路也不难。我虽没去过几次，路还认得。只是我劝几位：这亚玉岭上的金银，都是琼州之镇，神灵呵护，采不得的。”

原来这亚玉岭上有宝贝的传闻，多少年前就有了。即使没有山中有金银的传闻，铜矿本身也极有吸引力。所以每隔十几、几十年的，只要黎峒安静无事，便有汉人结伴而来，往亚玉岭上去开矿，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不是采不到金银折了本钱就是因为矿坑坍塌出现死伤，不得不弃之而去。久而久之，都传此地山岭是本岛大镇，风水要地，有神灵庇护的。

听完黎本清的一番闲话，众人才知原来这石碌岭早就出名了。看来所谓中国人缺少开拓性之类的话纯属放屁，在技术水平低下，交通闭塞的古代社会，在这荒山野岭里跋涉上百里来开矿，岂是没有冒险精神的民族能做到的？

“我们不去采金银，只是想去亚玉岭看看，”熊卜佑继续说服，“过几天就走。”

黎本清道：“带你们去，都在我身上。只是我说得话还请几位掌柜多思量。”

王伙计却没这些忌讳，笑道：“舅舅你就去带他们去好了，回来掌柜们再赏你几斤白糖，你也可以拿来替我讨个舅母，不用每天去‘闰隆’门口唱歌找女人‘吓太’了！”

黎本清笑道：“你小小年纪，说什么混话？别得不学，就学这个了！”

所谓“闰隆”是黎寨里的一种特殊建筑，同寨的几个女人到了婚配的年龄就会在寨边自己搭建一座屋舍，晚上去那里睡觉，有意寻找配偶的男人就每晚去“闰隆”“略亚”，女子若是中意，就会留宿男子。一般人说到“闰隆”，都是说“略亚”，即谈恋爱的意思，也有少数人说“吓太”，是指俩人发生性关系。

当下商量好由黎本清带路去亚玉岭，至于报酬黎本清原是不肯要

的，崔云红便送了一把新钩刀、一瓶白酒和几斤白糖给他。黎本清十分喜欢，也就收下了。

照顾他身体初愈，考察队又在黎寨休息了一天，勘探队这几天也没空闲，大致把黎寨周边的资源都进行了一番调查，绘制了地形图。资源方面除了皂角林，附近还发现了一处小规模锡矿，可惜交通不便，没有开采价值。

第二天一早，众人便乘竹筏往上游去了。王伙计留在黎寨内照顾他们留下的货物和行李。众人进行了一番轻装，只带了必要的设备和野营工具。黎本清自己带了干粮和盐巴，又背了一柄弩。慕敏好奇的问他带的箭是不是都上了毒。

“没有，箭毒木不好找，找到了，本地的汉人也不许用。”黎本清比划道。他说的汉人是指昌化城里的当官的。

听说箭毒木不好找，几个野营爱好者都有些兴味索然。不过大家对他的弩很有兴趣，轮番摆弄，这种弩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效射程不会超过50米，难怪黎本清说主要是用这个放在野兽出没的地方打地弩。不过他很少用弩箭狩猎——要卖毛皮的话，被弩箭穿了洞就不值钱了。黎本清打猎主要是靠挖陷阱和设置各式各样的套子。勘探队里的几个狩猎爱好者在竹筏上轮流和他交流相关经验，大半天下来，连说带比划，大概的意思都闹得明白了。关系也热络了不少。

黎本清打到的动物还真是不少，勘探队里的负责生物学方面资料收集的江牧之很快就根据他的描述知道本地有鼬獾、水獭、大小灵猫、果子狸等颇有经济价值的动物，至于野兔、野猪之类分布的相当广泛。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本地还有黑熊。



鼬獾：（学名：**Melogale moschata**），是鼬科、鼬獾属的动物。鼬獾颈部粗短，耳壳短圆而直立，眼小，毛色变异较大，体背淡灰褐或黄灰褐色、暗紫灰色到棕褐色不等，腹部苍白色、黄白色、肉桂色到杏黄色不等。鼬獾夜行性，穴居，行动较迟钝，杂食性，季节性活动变化较明显，每年繁殖1次，每胎产**2-4**仔，栖于河谷、沟谷、丘陵及山地的森林、灌丛和草丛中，分布于中国、印度、老挝人民共和国、缅甸、越南。鼬獾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8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水獭：学名：**Lutra lutra**（**Linnaeus, 1758**），为鼬科、水獭属的一种动物。水獭躯体长，吻短，眼睛稍突而圆，耳朵小，四肢短，体背部为咖啡色，腹面呈灰褐色。水獭多穴居，白天休息，夜间出来活动，除交配期以外，平时都单独生活，善于游泳和潜水，听觉、视觉、嗅觉都

很敏锐，食性杂，一年四季都能交配，每胎产1-5仔，主要栖息于河流和湖泊一带，尤其喜欢生活在两岸林木繁茂的溪河地带，分布范围极广，亚洲、欧洲、非洲都有其的踪迹。水獭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5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大灵猫：（学名：*Viverra zibetha*），俗名麝香猫、九江狸、九节狸、灵狸，属于灵猫科、灵猫属。大灵猫体长60-80厘米，尾长40-51厘米，体重6-10千克。头略尖，额部相对较宽，趾行性。体基色棕灰，体斑黑褐色。颈侧和喉部有3条波状黑色领纹，其间夹白色宽纹。腹毛灰棕无斑纹，四足黑褐，尾具5-6条黑白相间色环。肛门下方具芳香腺囊。大灵猫生性机警，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善于攀登树木，也善于游泳，为了捕获猎物经常涉入水中，但主要在地面上活动。每胎2~4仔，发情期多集中在每年的1~3月份，怀孕期为70~74天，每年的4~5月份为产仔高峰期。大灵猫分布于中国、印尼、印度、孟加拉，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主要栖息在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林缘灌木丛、草丛中。大灵猫因为贸易或作为医药成分被捕猎，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导致数量急剧减少，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并入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I。



小灵猫：（学名：*Viverricula indica*），俗称七间狸、乌脚狸、箭猫、笔猫、斑灵猫、香狸，

属于灵猫科、小灵猫属。小灵猫长约48~58厘米，尾长33~41厘米，体重2~4千克；全身灰黄或浅棕色，背部有棕褐色条纹，体侧有黑褐色斑点，颈部有黑褐色横行斑纹，尾部有黑棕相间的环纹。小灵猫多在晚上或清晨活动，白天则躲在树洞或石洞中休息，除了会吃老鼠、昆虫、青蛙、鸟类外，偶尔也会吃水果。小灵猫的繁殖期分为春、秋两季，但以春季为主，一般集中在2~4月份，少数可延迟到5月份，而秋季仅在8月份，为期较短，妊娠期一般在69~116天，平均90天。产仔期多集中在5~6月份，一般在夜间或凌晨产仔。每胎产仔2~5只，一般为3只。小灵猫多栖息在中国、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的低山森林、阔叶林中。小灵猫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并被列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I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红色名录。

“这东西可不好惹——”黎本清摇摇头，“跑得快，又会爬树。”

但是这项资源对穿越者来说没什么用，他们并不需要熊皮做帽子，至于熊胆的利用也没提上议事日程，相对来说是鹿皮更有用些。

黎本清说本地有两种鹿，一种大一种小。勘探队很快就弄清楚了，大的是水鹿，小得则是赤麂。这两种鹿都极有经济价值。



水鹿：（学名：**Rusa unicolor**）体型粗壮接近马鹿。成年雄鹿体高130厘米左右，体长130~140厘米，体重200~250千克。雌鹿较矮小。水鹿泪窝较大，鼻镜黑色，颈毛较长，尾端部密生蓬松的黑色长毛。被毛黑褐色，冬毛深灰色。有黑棕色背线，臀周围呈锈棕色，无臀斑。茸角为单门桩，眉枝。喜水，常活动于水边，栖息于阔叶林、混交林、稀树的草场和高草地带，清晨、黄昏觅食。雨后特别活跃。平时单独活动，有一定的行动路线。分布于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该物种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3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ver3.1——濒危（EN）。



赤麂[jǐ]：（学名：**Muntiacus muntjak**）：为麂类中体形最大一种，体长约1米，尾长17-21厘米，体重25-30千克。是孤独活动的动物，习性胆小谨慎，多在夜间或清晨、黄昏觅食，白天隐蔽在灌丛中休息。受惊时能发出极为响亮的类似狗吠的叫声。活动范围很固定，被追捕逃跑时，无论跑多远，最后又会回到自己原来的活动区域。生活在低海拔山区丘陵的森林、灌丛。以植物嫩枝、叶、花、果实、农作物为食。繁殖力强，全年都能交配，孕期210天左右，每胎产一仔，一岁达到性成熟。麂皮是重要的制革原料。分布于中国，汶莱，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

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给林业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野外动物考察，象黎本清这样的老猎人就是最好的调查对象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种猎获得动物都能相当准确的描述出特征来，这使得穿越众的判断方便了许多。

黎本清见他们拿了个本子，不断的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即惊讶又得意，闹不清为什么这些除了平日里没事嚼舌头说闲话的东西这几个汉人会这么看重，还拿字记下来。对他们的来意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了。

因为正值枯水期，水量不大，水流很平缓，用竹篙撑船上溯并不吃力，只是经常要经过乱石浅滩，众人常得下竹筏推行才能过去。有些地方乱石滩露出了水面，还要把竹筏抬过去才能继续前进。

随着竹筏的上行，勘探队仔细观察着主航道以及旁边支流的变化，不停地记录周边的地形地貌，植被种类。岸上树木稀疏，但是灌木草丛茂密，竹筏划过，不时会惊动草丛里的鸟雀和一些不知名的的小动物。两岸都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黎本清说得来冒险的汉人开矿者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多少痕迹。

行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竹筏终于到了后世被称为三汉河镇的地

方，当然此地现在还是一片荒芜的草原。水流变得很浅，竹筏不止一次的擦到了河底的砂石。至于石碌河，这条昌化江的支流现在根本不能行船，只能勉强淹没人的脚踝而已。

勘探队决定在此弃船登陆，众人一起动手，把竹筏都拖上岸来。据黎本清说，沿着这河往上游走，再走个五六十里路就到了。因为天色将晚，大家就在这里宿营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出发。

勘探队在营地升起一堆篝火，点着了许多青蒿熏蚊子。为了防止起疑，考察队没有把太过惹眼的装备器材拿出来使用。不过他们的火柴、睡袋和干粮还是引起了黎本清的强烈兴趣——特别是火柴。晚饭是草地系列干粮。黎本清第一次吃米饼，居然说很好吃。大家便把自己的那份让了不少给他。黎本清做了竹筒饭来回报，加上少许食盐、香茅之后，竹筒饭滋味让大家胃口大开。

入夜快要睡觉的时候，他们听到一种可疑的咆哮声。想到了黎本清说得黑熊的事情，许多人都紧张起来。为了保障平安地睡觉，崔云红关照把枪支准备好，同时多燃起一堆旺盛的烈火，大家轮流值班，不断地大量加添燃料——这里干草和小灌木的枝条遍地都是。

第二天，他们早上五点钟就都起来了，匆忙吃过早饭重新上路。大家继续沿着河流向上游走去，七拐八弯的，靠着指北针、地图和黎本清的引导，又走了五六十里路，日落时分，他们终于到达了山脚下，清澈的河水从前方的一条山谷中缓缓流出。

“这里就是亚玉岭了。”黎本清指点着。

崔云红知道到地方了，他找来指北针，对照着夕阳看了看，指南针的指针指向了西南方向，顺着指针的方向看去，是一座红褐色的山峰。他点了点头，这一带应该就是著名的海南石碌磁铁矿了。

众人一阵激动，石碌铁矿啊！这个中国最大的露天富铁矿，平均含铁量42%以上的磁铁矿储量将近三亿吨！还伴生着钴、铜、镍、银、硫、白云石等多种矿石，要不是这里不产煤，石碌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型煤铁复合体基地了。



石碌铁矿：石碌铁矿位于海南省西部昌江石碌镇南部约3公里的金牛岭山麓，矿区总面积60平方公里，铁矿储量约3亿吨，到2017年8月资源已基本挖完。石碌”一名的起源，据考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在此大山地表发现了铜矿，呈孔雀石类型，故后改称“石碌岭”，因石碌铁矿地处境内，故名。石碌铁矿自古代民间手工开采至今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1939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海南后，强征几万民工，以刺刀和皮鞭逼迫民工在金牛岭上没日没夜地开采，对石碌铁矿进行疯狂掠夺性开发，把50多万吨的富铁矿石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矿山，他们不但没有恢复生产，反而变卖机器设备，铁矿区萋萋荒草一片。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同年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组织人力对石碌矿山进行修复。并恢复生产。石碌铁矿矿体北起石碌河，南至羊角岭，西起石碌岭，东至红山头，方圆16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的长条形。主体矿分布在石碌镇南部一公里一带，以北一主矿体为中心。海南石碌铁矿是我国铁矿石的重要基地之一，它不仅有丰富的铁、钴、铜资源，而且还有镍、硫、铝、金等多种矿产资源。据探察，铁矿储量达数亿吨，品位高达62%以上。专家认为石碌铁矿资源之丰，品位之高，闻名亚洲，称著世界，被誉为“宝岛明珠，国家宝藏”。

崔云红激动的头晕目眩，差点要摔倒了，正要一鼓作气就要带着设备往山上爬去，大家赶忙阻止，说现在快要天黑了，爬山不安全，明日再去不迟。

当下在溪水边设立营地宿营。一夜无话，第二天，崔云红带队，组成了一支5人小分队上山。余下的人留守营地。

亚玉岭并不高，山势也无陡峭之处。山坡上的整体植被还是稀树草原的景观，有着大面积一人多高的茅草。虽然比热带雨林好些，攀爬也颇为吃力。幸亏有黎本清这个老猎人带路，他会选择植被比较稀疏的路线前进。

第三十三节 黎寨风波

众人手足并用，花了差不多整整三小时到达了山顶。这里眺望出去，一眼望不到头的都是高高低低的山头，近处都是热带稀树草原植被，远处森林繁茂。

大家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土壤和植被情况。还在一些地方试着挖掘了探方。山坡上的土壤都是比较典型的南方红土，没有特别的矿石露头。这个铁矿虽说号称是露天，上面也还是覆盖了好几米的土壤。他们得确定哪些点的铁矿石是值得开采的——穿越者没有现代矿业那样强大的机器，可以大范围的移除掉矿产表层的覆土。



南方红土

挖了几个探方之后，崔云红依然不满意，决定用现代化物探设备来找。亮出他最宝贝的瞬变电磁仪，锚杆检测仪和超声波检测仪又是好一阵摆布，终于圈定了可供开发的几个地点，又打了探方下去，挖了不到1米，就发现磁铁矿石了。他敲下一块，目测了下，果然是不可多得的富铁矿。



瞬变电磁仪：是用以检测地面含水层的工具。加拿大**Geonics**公司是专门研制和生产时间域电磁仪的专业公司，共有近**20**种时间域电磁测量仪，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和场合，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该公司自**1978**年研制和生产瞬变电磁仪以来，已更新换代多次，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PROTEM47**、**PROTEM47HP**（井下探水系统），**PROTEM57-MK2**和**PROTEM67**瞬变电磁仪占据着世界上该类仪器的很大市场份额。



锚杆仪：又称为锚杆饱满度仪是一种便携式的由电池供电的仪器。可在现场对岩石锚杆和灌浆的整体状况进行检测和分类，可以测定岩石锚杆的长度。岩石锚杆的性能经常因为不可见的缺陷而受到损害。例如：灌浆不充分，锚杆和灌浆或岩石和灌浆接触不良，或是因为锚杆断裂或比要求的短。锚杆饱满度仪可以检测种种影响锚杆承载能力的缺陷。锚杆饱满度仪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领域。如：水电站和通水隧道，城市交通和地铁隧道。



超声波检测仪：超声波在行经介质时，若遇到不同密度或弹性系数物质时，即会产生反射回波的特性，而此种反射回波强度会因材料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黎本清见领头的掌柜拿个几个古怪的东西一番折腾，就开始挖坑，挖出了一块石头来便宝贝似的装到口袋里去了。可是这石头非金非银，也不是汉人最喜欢的绿石头，不由得莫明其妙。

崔云红又带队向山下走了十几里路，陆续又发现了多个适合开采的矿点，又发现了一处伴生的硫铁矿，可惜交通不便，不然倒是农业部门的好肥料。

至于传说中的孔雀石矿，则一直没有找到，不过崔云红也没放在心上——比起铁来，他们对铜的需求很有限，从广东进口来的日本红铜差不多也够用了。



红铜：即纯铜，又名紫铜，就是铜单质，因其颜色为紫红色而得名。各种性质见铜。红铜是工

业纯铜，其熔点为1083℃，无同素异构转变，相对密度为8.9，为镁的五倍。同体积的质量比普通钢重约15%。因其具有玫瑰红色，表面形成氧化膜后呈紫色，故一般称为紫铜。它是含有一定氧的铜，因而又称含氧铜。红铜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可塑性极好，易于热压和冷压力加工，大量用于制造电线、电缆、电刷、电火花专用电蚀铜等要求导电性良好的产品。17世纪时，日本发现了足尾铜山和别子铜山。到17世纪80年代，日本铜的出口量曾居全球第一。包括足尾铜山、别子铜山在内的铜矿床，分布在从关东到四国、九州的地质带上，长约800公里，最大宽度约80公里。东京大学教授加藤泰浩率领的研究小组在29日一期的英国《科学报告》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发现，这个地质带上的铜矿床是由约1.5亿年前的太平洋中央海岭的海底火山活动生成的。研究小组从爱媛县新居滨市的别子铜山等地的铜矿床中采集了118块矿石，分析后发现它们是由1.44亿至1.55亿年前的海底火山活动生成的。研究小组推测，矿床形成时，海底存在不容易熔化海底矿床的环境。后来，随着板块运动，经过数千万年时间，铜矿床才移动到日本列岛。

几个人在山坡岭地上背着器材一路跋涉，不时还要挖坑架器材绘图。在热辣辣的阳光下，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芒草的碎片粘到皮肤上，又痛又痒。



芒草：（学名：**Miscanthus**）是各种芒属植物的统称，含有约15到20个物种，属禾本科。原生于非洲与亚洲的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其中一个物种中国芒（**M. sinensis**）的生长范围延伸到了温带亚洲，包括日本与韩国。一部分高大的芒属植物，如中国芒与巨芒（**M. giganteus**），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能源作物，被应用来作能源作物，以生产生物燃料，主要为酒精。也有一些芒草培养用来作为观赏植物。更多则以杂草的形式，都在野外或人工设施周围生存。物种分布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东南部，四川，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及台湾；印度，东南亚经马来西亚至菲律宾也有。

好不容易到了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喝得是早晨何平兑好的盐水，至于那大家一致认为难以下口的米饼也被噉哩喀喳的吃了个精光。体能消耗实在太大了。

“下午还要继续勘探吗？”工业口的代表江牧之气喘吁吁的问道，他的体能比较差，脂肪又实在多了些，折腾了一上午之后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原本崔云红是不想带他参加考察队的，但是白国土随船走了，准备带领另一支考察队去田独考察，队里没有对生物学和动植物比较了解的

人了。

“当然，来一次不容易，要尽量多搜集一些资料回去。”

“上帝呀，让我回到21世纪去吧，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人终于忍受不住了，发出了哀号。

“好想吃肯德基。”有人双眼无神的望着天空，“还有我们学校门口烤羊肉串、烤鸡骨、烤玉米……”

“现在这么想也晚了，你就老老实实给干活吧。”崔云红笑道。

“这么大一个山头，开采起来难度不小吧？”江牧之问。

“开采倒是不难，”叶雨茗接口道，“要是彻底无视矿山安全生产的法规条例的话，给我五十个工人就可以了。纯手工操作，只干白天一班，每人每天出矿石2吨是没问题的。一天就能出100吨矿石，全年就差不多是四万吨铁矿石了。”他过去从事矿山安监工作，对矿山爆破和开采了解不少。

“你这不是搞黑煤窑吗？”

“不算黑，也就一般水平。再说这种露天矿根本就不需要打坑道的，直接把外覆土去掉就是。”叶雨茗四周看了看山体，“其实这座山体的土石方量也不算太大，有足够的炸药的话完全可以把它整体爆破掉——”

几个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整体爆破？乖乖，直接把一座山掀掉，真是好大的手笔。

崔云红却知道这话并不夸张，露天矿开采中整体爆破掉一个山头是很常见的事情，技术上也没多少难度——至于穿越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则是另当别论。



露天矿常用的爆破方法有深孔爆破、浅孔爆破、硐室爆破、药壶爆破、外覆爆破等。

“一年四万吨铁矿石，季无声不笑歪嘴了。”

“这么好的富铁矿，能直接炼钢呢。”

“这还只是用五十个采掘工，每人每天十小时的基础上。”叶雨茗说，“当年日本人在石碌开矿的时候，每个工人每班14小时，定额是8吨。当时的矿山除了有少量的风镐之外，也谈不到有多少机械化采掘。以我们穿越集团的能力，维持二三百人规模的采矿队，一年开采十五万吨铁矿石是没问题的。”



风镐：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利用冲击作用破碎坚硬物体的手持施工机具。是一种手持机具，因此要求结构紧凑，携用轻便。

崔云红说：“其实这样的露天矿开采倒是不费多大事，但是得搞配套。光工人吃喝拉撒就得专门建设小村子，安排不好还不行。采矿运矿都高强度劳动，生活质量太差，死亡率会很高。除非是象日本人那样搞死亡式开采，直接拿人命往里头填，不然几个月下来矿山就垮了。”

黄爪子豪言壮语：“以后我们就从日本抓男人过来开矿！”



被日军奴役的石碌铁矿劳工



日军侵琼时期的石碌铁矿劳工



正在从事砍伐作业的黎族劳工

在日本，石碌铁矿被称为二战时期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最大的开发事业”。这一“开发事业”，涵盖水电站建设、矿山建设、港口建设与铁路建设等四大工程领域，无疑需要大量的拥有各种技术与能力的劳动力。据日方资料显示，石碌铁矿最多时劳工总数高达4万5千人。日本军方以及作为“开发者”的日本窒素肥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本窒素”)在当初制定“开发”计划时，曾根据其在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的经验，制订了技术与资材从日本国内筹措，劳动力在当地征用的计划。然而，当时的海南岛人口总数不过二百多万，且有一部分生活在中部深山之中。要在本地解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几乎不可能。于是，日本窒素动用日本海军的力量，采取军事手段，从上海、香港等地强征了大量劳工，再加上在岛内征用的汉族、黎族劳工，以及少数从朝鲜半岛和台湾征用的劳工，解决劳动力的难题。



1942年2月，开发石碌铁矿劳工的简陋住所。日军侵琼期间，3万多矿工惨死于日军皮鞭、枪口之下。

“不管谁来开，工程量都小不了。”崔云红说，“石碌的难点在于矿石外运困难。”他打开地图，“本来昌化江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通道，可惜石碌岭并不在昌化江畔，唯一的可行的通道还是和当年日本人选择的路线一样，从石碌修铁路到八所。再从八所出海。”

但是这条路线的修建相当艰难，沿途地形复杂，当年日军铺设这条55公里的铁路线，动用工人数量万人，历时5个月才完工，该线八所港到北黎间，地势平坦，北黎至宝桥间为丘陵地带；宝桥以东则为山岭地区。北黎到宝桥之间的溪谷丘陵地带全长15公里，工程尤其艰巨。沿线共修建桥梁17座，其中大桥3座、中桥3座、小桥11座，还有涵渠178座。全部为钢筋混凝土或者铁架结构。宝桥石碌之间还修建的一座隧道，全长250米。



八所铁路：原属于海南石碌铁矿到东方县八所港的矿石运输铁路，称石八线或石碌支线等。

1940年3月，侵华日军勘察设计石八线，采用**1067毫米**窄轨，便线便桥，正线长**52.3**千米。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征发**60**批总计**5**万多中国民工开建石八线。**1942年3月23日**全线试运行。

1942年4月7日正式通车。**1942年7月**由于台风暴雨，昌化江木制便桥冲毁，全线停运。石八线桥梁由便桥改造铁桥或钢筋混凝土板梁，并增建线路排水涵渠。整个修复工程历时**10**个月，于**1943年5月**昌化江大桥钢筋钢梁架设完成，石八全线恢复通车。**1943年3月**榆林至北黎（东方市的一个村）铁路建成通车，部分石碌铁矿石运至安游港下海。**1950年**海南岛解放时，石八线全线残破停运。**1956年2月15日至1957年4月30日**，石八线修复施工。**1971年5月至6月**，全线扩轨施工，改建为标准轨，名称由石八线改称八石线。线路正线长**52.276**公里，站线长**28.811**公里。重车方向最大坡度**10‰**，轻车方向为**25.3‰**，牵引定数**1830**吨，最小曲线半径为**300**米，列车运行容许速度为**70**千米/小时，到发线有效长度为**330**米，线路通过能力为**300**万吨/年。开通旅客运输与沿途零担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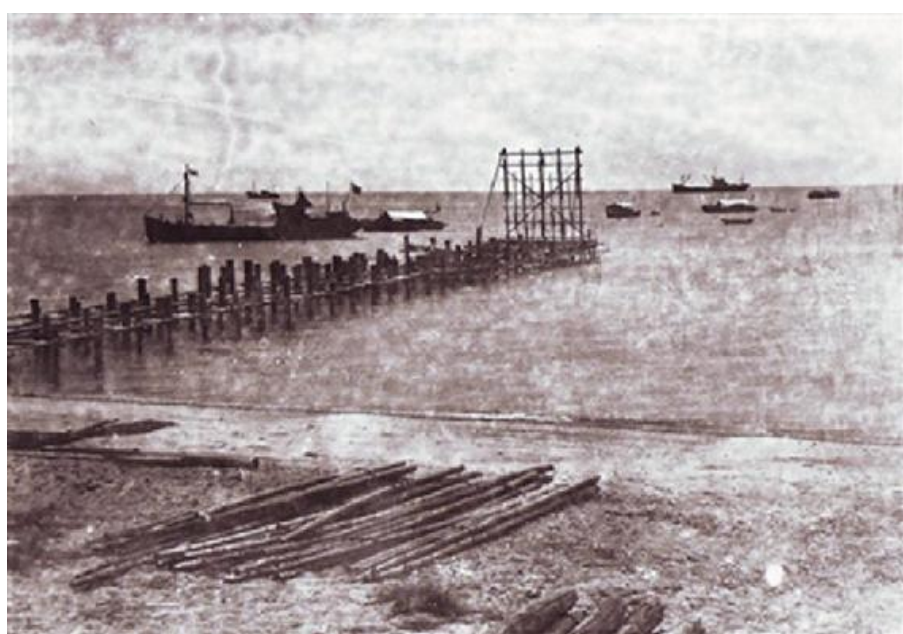


1942年4月1日，石碌铁路开通仪式。



1943年5月的石碌铁矿。

八所本是一座小渔村，为了适应万吨级以上的矿石船进港，扩建为人工港口。整个石碌开发包括矿山、铁路、港口和发电厂，一共动用劳工14万人。死伤工人数以万计。



1941年7月，为外运石碌铁矿石而修建的八所港迎来了第一艘入港船只——照华丸。

听了这段数字，大家都觉得在这里开矿实在没什么可行性，江牧之小声说：“既然这样，我们不是白来了？执委会肯定不会开发石碌了。”

“我也觉得，起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不会动这个脑筋。”叶雨茗说，“要我说的话，与其费事修铁路到八所，再在八所造人造港，还不如干脆直接修到田独，两大矿区连接起来，都从榆林这个天然良港运出。”

“线路长大概180公里，也不容易。日本人修到43年才完工的。”

在这场关于石碌铁矿的开发前景的讨论会结束之后，缓过劲来的考察队继续在山岭上进行着他们的考察活动，期间崔云红又采集到了其他种类的矿石，唯有孔雀石始终不肯露面——难道自己运气不好？崔云红实在纳闷，石碌几百年来都是以铜矿闻名的，说明孔雀石外露地表应该很常见才是。这样的搜寻直到天色将晚才结束下山。

第二、第三天考察队又在石碌岭周边连续的进行考察勘探，期间还和某只黑熊不期而遇，双方彼此对视几分钟之后以黑熊主动撤退而告终，虽然黄爪子很想开开枪瘾，但是打了这么个庞然大物也不好处理，纯属浪费。

崔云红见再考察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在第四天一早，全体拔营回转。路上无话，回到三汉河，竹筏还在原地，休息一晚之后上船回转，顺水下船速度很快，午后时分就已经回到了黎寨。

没想到刚进黎寨，就被十几个黎丁围了起来，这些人一个个手持刀枪，面目严肃。远远的站了许多寨子里的普通百姓在张望。这架势把崔云红吓了一跳，想我们没干什么坏事啊？

“小慕啊，你看你的同胞这是打算干啥啊？”

慕敏无可奈何的说：“我是黎族，可是我不会说黎语啊——”

正惶恐间，内中一个头面人物鞠了一躬又对着他们说了一大通话，表情十分恭谨。但是，还是一句话也听不懂幸好有黎本清在，原来此人是寨子里的一位奥雅，说本寨里的峒主病得很重，听说他们这些汉人商贩有神药，一下就治好了黎本清的寒热病，也想请他们赐给几颗神药救峒主。

众人一听颇为为难。如果只是疟疾，那倒容易，再给几颗氯喹就是了。但是何平只是个半吊子卫生员而已，要他正儿八经的看病，碰巧蒙对了也就罢了，万一治死了人——这可是寨子里的首脑的家属！21世纪的中国人死了亲人还要在医院追打医生护士呢，何况是在17世纪的原始村舍里。

何平说：“还是去看看吧。”

“你真预备去给这峒主治病？”慕敏实在不放心。

“不去更不好。我觉得这些人态度也挺诚恳的。”

“可是你连他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慕敏着急道，“这可是一峒之主，万一死了，全寨的人都会迁怒于你，我们要救你也来不及——”

“别担心，我多少被时博士教育了几个月，基本医术还是有把握的，总能应付过去的。再说真要想走，他们也不见得能拦住我们不是。”

黄爪子点点头：“的确，大不了我们杀出去就是了。要怕连累的人的话，可以把黎本清干脆也带走——”

“你们放心好了，要是发现治不了的话我就给点安慰剂，最多被赶走，总不会把人治死。”

于是就答应了给峒主治病，一行人先回到黎本清的住所里，把行李里的药箱清点一番，因为是考察队用的，里面各种绷带、敷料、常用药、消炎药之类一应俱全。还有简单的手术器械和消毒药品。



绷带：绷带是包扎伤口处或患处的纱布带，是常见的医疗用品，有许多不同种类和多种包扎方法，需要根据受伤的部位来选择合适的种类和包扎方法。



敷料：是指用于物品主料之外的辅属材料，主要指止血纱布（通常为医用脱脂纱布）。传统敷料主要是干纱布和油纱。现代伤口敷料包括交互式伤口敷料、藻酸钙敷料、银敷料、泡沫敷料、水胶体敷料和水凝胶敷料。

大伙正在清理东西，黎本清在外面转了一圈又悄悄的回来了，满面

忧虑之色对熊卜佑说：“几位掌柜，这峒主的病恐怕不是用药能治得——”

熊卜佑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黎本清悄悄告诉他们：

原来峒主生病已经有七八天了，也用了黎人的草药，但是一直不能痊愈。寨中人便怀疑他是遭了“禁”。所谓“禁”，类似汉地的鬼神作祟之意，一般认为是某些有法术的人召请了“鬼”来害人。峒主请了道公来做鬼解禁，但是无论如何都解不了。据说这个被召请来的“鬼”非常的厉害。搞得现在无人敢招惹此事。

“你们是汉人，何苦来招惹黎家的事情。”黎本清好心劝告，“万一施禁的人恼怒你们插手，也给你们施禁，岂不是飞来横祸！”

众人自然对这些并不在意，但是又不能大无畏的说“我们是无神论者的战士”，这套话说出来大概是没法让人信服的。

“老人家您放心好了，”熊卜佑安慰道，“我们有科学——”

“你们的科学鬼很厉害？”黎本清的这个反问让大家哭笑不得。原来黎人的原始宗教信仰里是没有神的概念的，超自然的力量都叫“鬼”。

正说着话，慕敏忽然走上前来问：“既然说有人下禁，是禁公还是禁母？”

“听说是禁母，奥雅们已经叫人把这女子抓了起来。”黎本清摇头道，“好好的女子，不知道发了什么邪。”

“这可坏了。”慕敏有些焦急。

“怎么了？”大家莫明其妙。

慕敏解释道，但凡有所谓“遭禁”的事情，道公做法就会点名说某人是“施禁”的人，男的叫“禁公”，女的叫“禁母”。

被宣布为“禁公”“禁母”的人，有点类似中世纪欧洲的“巫师”“巫女”，大家对他们既怕又恨，认为时刻都有可能施禁害人。这么一来，黎寨里一旦有人被指认为是“禁公”“禁母”的，群众往往会对其进行杀害，有的地方稍微缓和些，但是也免不了诸如拷打，逼迫裸体洗澡之类所谓“驱鬼”的手段。这一现象直到五十年代人民政府大力干预下才被清除。

现在既然有人被认作是禁母，这个女子的性命就堪忧了。

第三十四节 简易手术

听得慕敏如此说来，众人都有些变色。他们都是现代人，基本的人权理念都是有的，现在有人（还是个女人）将要因为某种迷信平白无故的含冤死去。这种事情，他们实在看不过去。

“我们要救她。”慕敏说。

众人默然：这里是黎区，穿越者是外来人。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当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他人的时候，哪怕出发点再好也不要随便去干涉别人的事情，否则只会招来怨恨。

熊卜佑说：“我们怎么去救呢？”

“她是无辜的——”慕敏刚说了这话就停了下来，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禁”这回事。问题是这里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见机行事吧。”崔云红说，“王工这次不是特意关照过我们，要遵照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随意干涉吗？”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个别人正义感爆发“她死不死和我们有屁相干！”方敬涵冷不丁的来了这么一句。大家不由得都吃了一惊，想不到这老好人突然说出这么冷酷的话来。

“你说什么？！”有人普世价值发作了，“一个无辜的人要被杀了！你居然说跟我们无关？！”

眼见着事还没办，价值观和人权理论的大讨论就要展开。崔云红一声断喝：

“好了！”他心里也觉得这女人的死活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现在既然被提出来了，公然说不救肯定会引起内部矛盾。“现在说这些没用的做什么？”

何平说：“要救人也不难，不过我得问下，执委会会不会同意我们收留这个女人？”

“当然收留，”慕敏毫不迟疑的回答道，“不考虑她的民族身份，就是当劳工我们需要的。”

“要不然给小王当老婆也行啊。”

“我看你是自己动心了吧？”有人已经互相打趣起来。崔云红想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心没肺，什么时候都说笑的起来。

“没有文面我才能动心吧。”

“你们别妄想了。”慕敏说，“虽然被指认为‘禁母’的人各个年龄、阶层的女子都有，但是还是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特别是娘家无人的寡妇，因为她们缺少家族力量的保护。”

何平点头道：“既然是肯收留她，我到时候就试试看吧。能不能成功不敢说。”

这边奥雅已经来催请了，外面还聚集了一大批好奇的群众。崔云红赶紧做了一番分派“同志们，”崔云红说。“现在我们要防备万一。必要的时候，还得赶快逃走。现在先把预案给大家熟悉一下，万一有什么意外，大家就按预案行动，明白了吗？”

决定由熊卜佑陪同何平过去看病，黄爪子作为保镖。

崔云红把队里仅有的1支Glock手枪给了他们。

“万一有事立马杀出来。”崔云红关照道，“性命最要紧，药品器材丢了就丢了。”

慕敏也来关照：“做事别冲动，黎人最重言而有信，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必这么紧张。”她叹了口气，心里是不大赞成崔云红如临大敌般的安排的，总觉得反应过度了。

“我们都明白。”

其他人都把行李打好包，准备好枪支。考察队带了4支雷明顿霰弹枪和5连发猎枪，还有几支杰林德手枪，都装好弹药，用芭蕉叶包裹好，放在手边。

安排妥当。第二天一早，何平一行提着旅行药箱随着奥雅和黎本清去峒主的屋子了。

峒主的住所比之周围的房屋都要大，用料也考究。美孚黎当中的阶级差别是比较明显的。何平等人一脸庄重，寨子里的壮丁们一面阻挡着人群，一面拥着他前进。过了一会儿，迎面走来一个老人来欢迎费尔久逊，这是峒主的亲信之一。

屋子里光线幽暗，何平眨了半天眼睛才看清有个青年人躺在屋子边的一张竹榻上。四周簇拥着一群人，大多是女子，似乎有人在啜泣。床外面用竹篾墙遮挡着。

何平把这幅情景扫了一眼之后，就走到竹榻前面。这人不过十五六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黯淡的光线下看得出面色蜡黄，满头是汗，在痛苦的喘息。

他的身上盖着一张扎染过的木棉布，空气中，隐隐约约的传来腐臭的气味。

何平眉头一皱，这味道可不象是生病，难道是外伤感染？

“什么病？”何平问。

旁边有个着面的中年女子，忙对着黎本清说了一番，黎本清说：

“原来只是腿上有些红肿，几天前突然发病，起了个大肿包，全身烫得厉害。”

把被单揭开，何平倒吸一口凉气，这人的腿上有一个巨大的脓包，体温感觉非常高。他打开箱子，用酒精棉擦了下手指，按了下脓胞，上面滚烫，中间有一个软的地方，有跳动的感觉。何平已经知道了，这是

外伤引起的感染。

这样的情况不动手术是不可能了。何平又给手指消了下毒。虽然不过是个门诊小手术，但是他还从来没在人身上试验过。这会不禁有些后悔了。

旁边的女人见他面露难色，知道人难救不由嚎啕大哭起来，周边的人也跟着流眼泪。

迎接他们的老人问：“神医，峒主还有救吗？”

“不好说，”何平小心翼翼的说道，“可以一试，不过不包活命。死了我不能负责。如果答应，我就治，不然就只能告退了。”

奥雅满口答应，说能多活一年是一年，只求神医施法。

何平要人把病人抬到外面去——这里黑黝黝的，没法动手术。关照把病人的床榻四周用帘子围起来，上面搭一个棚子遮阳。棚子外面用石头堆起火塘来升火，又叫人取来全新的陶罐子烧水。又让人拿来几匹白布，裁成三大块，当中挖个洞，作为手术罩袍。余下的让人做成了口罩和帽子。做好后在水里煮过，又在太阳下晒干。



手术罩袍：手术衣所用织物属于医疗用屏蔽织物，主要着重阻隔(barrier)性能。阻隔性能包括防止液体与微生物渗透的性能。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救护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病人的血液与体液，病人的血液与体液往往可能携带HBV（肝炎B病毒）、HCV（肝炎C病毒）和HIV（艾滋病病毒）等各种病原体。其次，手术衣在穿着使用中还应该整洁干净，不易产生毛屑或微尘，因手术衣表面掉落的绒毛、微粒等容易携带病原体，对病人安全造成危害；同时，评估手术衣的防护性能时应考虑织物的牵张力及耐磨损性能。因为，衣服的破裂与磨损将使病原体与医护人员的皮肤产生直接接触，使手术衣失去防护能力。另外，手术时病人的血液会喷溅出来，所以，手术衣还须具备一定吸附功能及耐水压性能。此外，手术衣还应满足舒适性、阻燃、抗静电等其他要求。

寨里的黎人又害怕又好奇的看着他们摆弄的这一切。这一切全部停当。已经是中午了。三个人穿着白布罩，戴着白帽子，蒙着口罩从棚子里出来的时候，小孩子们都被吓的逃掉了。老人们眼里也流露出了极大

的不安和忧惧。

何平把自己的医药箱打开，整理了下物件。对熊卜佑和黄瓜子说：

“他这个病，应该是伤口感染了链球菌，不开刀是不会好的，再拖几天，估计不是发高烧死掉就是得败血症死掉。”

链球菌：细胞沿一个平面分裂，常排列成链状的细菌，因而得名。是化脓性球菌的一类常见的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及动物粪便和健康人鼻咽部，大多数不致病。医学上重要的链球菌主要有化脓性链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无乳链球菌等。

败血症：是指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侵入血循环，并在血中生长繁殖，产生毒素而发生的急性全身性感染。

“开刀引流？”黄瓜子是户外活动爱好者，小伤小病的自我治疗知道一些。

“对，只有开刀才能救他的命，”何平说，“你们当我的护士帮忙。”

“好，你要我们干什么吧。”黄瓜子一口答应。

“先帮我消毒器械，准备材料。对了，还要配点生理盐水。”

“要输液？”

“洗伤口用，注意配制浓度0.9%。”

“好叻。”

医药箱里没有多少酒精，手术器械就采用了最简单的煮沸消毒法，把需要用的器械在已经沸腾的开水中再煮上5分钟后用酒精消毒。何平给戴上手套。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了手术刀。

外面的中年女子——大概是峒主之母，看到他们打扮的奇形怪状的在水里煮着各种闪光的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不安了，当看见何平拿起一把小刀的时候，她几乎要发狂了，在外面大哭大闹的要冲进来，被几个奥雅拉住了——何平已经事先关照过他们。

“体温多少？”

“39度8。”

“往他嘴里塞点布，你们按住他。”何平关照他们。

何平先用酒精把脓胞周围彻底消毒，然后找了脓胞上柔软有波动感的地方——他记得河马在教他简易的手术的时候说过，手术治疗脓疮，就是从这里下刀切出排脓的切口。不过说起来容易，真要往一个大活人身上切还真是有些发虚。他调匀了下呼吸，一刀切了下去。

脓血几乎是喷射出来，飞溅得他们身上的临时手术衣上到处都是。

熊卜佑差点叫了出来，这阵势还真吓人，他明显感到手下的病人一阵抽动，有挣扎的感觉，当下全力把他压住。

这时候外面却传来一阵嘈杂和许多人的脚步声，何平开始用盐水清洗伤口，这少年峒主挣扎的更厉害了。黄瓜子和熊卜佑得使出全身力气

才能控制住他。

正忙话着，只见黎本清从外头钻了进来，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白了。熊卜佑呵斥道：“你进来做什么？”

黎本清苦着脸道：“外面正在吵闹，说把峒主交给你们治是——是——”

正说着话，外面似乎有人在争吵，听不懂的黎语一阵高出一阵来。三个人都是一阵紧张。但是事已至此，不能半途而废。何平干脆来个不闻不问，只管清洗伤口，待把创面完全清理干净，再把涂了凡士林的纱布引流条塞入伤口，外面再用药棉松松的覆盖包扎。

凡士林：凡士林系石油润滑油馏份，经深度精制而得的无色、无臭、无荧光透明的油状液体。医用灭菌凡士林用于防止纱布与创面粘连，具有润滑、不粘伤口、促进肉芽生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主要适用于烧伤性包扎、非感染性创口贴敷包扎用。

“不用消炎粉吗？”黄爪子问。

“现在要引流，给他口服青霉素。”何平看了下伤口的包扎，虽然有些难看，还算合格。

“等等，你给他口服青霉素，万一过敏怎么办？不是死定了！”

“我忘记了！”何平一惊，“换磺胺片吧。”

当下给病人口服了磺胺。这时候外面的吵嚷声音停了下来。何平关照家属可以进来了。外面进来的，正是峒主的母亲和那个请他们的老奥雅。

峒主的母亲见儿子面色萎顿，但是似乎不那么痛苦了，稍稍面露放心之色。老奥雅又对黎本清说了一堆话。黎本清说：

“他谢谢你们救他的侄子，他问这样算是治好了吗？”

“还没有，得再过几天。”何平知道体温没下降之前还是处于危险期，“你们可以给他喝水、给他吃些清淡的东西，但是不要让他伤口碰到水或者脏东西。找人日夜夜的看护他，他这会在发热，要用布泡了冷水给他敷……”何平关照了一堆注意事项，最后是，“选你们认为最可靠的人看护，除此之外，其他人都不许进棚子，任何人都不行！万一有事情就赶快来找我。”

老奥雅听到何平如此说，脸上不由得浮起一阵忧虑之色。但他什么没再说，只说一概按神医们的吩咐办。

三人小组从棚子里出来，他们那血迹斑斑的罩袍又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动手把器械清洗过，再用开水煮洗消毒一番。结束之后烧煮的陶器被砸碎掩埋。临时制做的罩袍、口罩全部都丢到火里烧掉。这番做法原本只是为了杜绝医疗垃圾的污染，没想到却被当地人理解成了一种巫术仪式。以至于多年之后穿越政权的工作队重返该地的时候，某个年轻的队员在社会调查笔记中记录下了这么一段：

“……给病人‘做鬼’驱病的最后阶段，是把一件染上斑斑点点红色，

有时候就是染上血迹的白布丢入火中，最后把煮东西的陶罐子砸碎。所有的垃圾将会被掩埋掉。整个仪式才正式结束……”

回到黎本清的风子里，有人送来了食物：烤鸡、鸡蛋、鱼、竹筒饭、米酒等等，十分丰盛。只是考察队众人都没什么胃口：动手术的三个人刚才又是脓又是血的，其他人则担心下来几天会怎么样。刚才棚子外面的骚乱，里面的人是没有看到，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年轻人不断在煽动着什么，外面的群众几次都骚动起来，幸亏那几个奥雅在外面拼命压制才算维持住秩序。

“不用担心，这峒主肯定会发几天烧，有抗生素，他死不了的。”何平说，“就是有点蹊跷。”

“什么？”

“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发炎的。”何平从药箱的搪瓷盒里拿出一个纸包，里面赫然是一根细细的竹刺。“这是我从伤口里拔出来的。”他小声说，“有点奇怪。”

“被扎了他自己不知道？”

“这倒是很有可能。”何平说，“河马和我说过不少这样的病例，幸好这东西不是铁得，否则得了破伤风谁也救不了他。”

“靠，我们不会卷入什么宫廷阴谋吧？”有人想象力爆发了。

第三十五节 箴达

晚上一众人拉了黎本清甥舅两人一起吃饭，王奥雅派人送来了许多食物和米酒，正好用来请客。熊卜佑旁敲侧击的打听了许多寨内的情況。原来这阵对寨的上任峒主死之后，因为他儿子年纪还小，就由本寨的四位奥雅辅佐，大事小事都是奥雅们集体决定。为首的姓王——就是来请他们的年龄最大的那位。王奥雅也是峒主的叔叔，是一家人。至于那在棚子外面颇为活跃的年轻人，乃是另外一位阵奥雅之子，名叫阵焕，是个好猎人，在寨子里的年轻人当中很有威望。

被山栏酒灌得有些醉醺醺的黎本清还透出来：被指认为“禁母”的女子，正是阵焕在闺隆里的相好，名叫箴达。做法仪式上阵焕当场翻脸，差点要宰了道公。被其他奥雅联合压制了下去。

“阵奥雅的日子不好过了，”黎本清说，“大家都说他儿子指使箴达给峒主下禁。”

“为什么？”

“阵新寨最早的峒主就是阵家的人。”黎本清喝多了米酒，“阵家在这里立寨有十世了——”

“这么久？”方敬涵有些怀疑。

“不要打岔，听黎巴雅说下去。”慕敏说。

黎本清听慕敏用“巴雅”称呼他，满脸是笑。这是黎人对自己的亲近、尊敬的长辈的称呼。

“大概四五代人以前吧？”黎本清不大清楚具体的年份，“王峒主的祖辈全家也搬到了本寨，他们家原是汉人，族谱上说是从大陆上很北的地方来得，还是汉人的什么将军。当时我们寨子里正和附近的水什寨打仗。当时阵家的子弟死伤很多。王家的子弟都会舞刀弄枪，带着大伙一下就把水什寨给灭了。从此就是王家当峒主了。”

“这么说王家其实是汉人了？”熊卜佑说，“可是一个将军怎么会举家搬到黎寨里生活？”

方敬涵一边做这纪录一边说：“所谓将军，大概是他们自抬身价吧？说不定就是本地的逃亡军户也未尝可知。”

黎本清说：自此以后，寨里就形成了两大势力，一派是王家，另一派就是阵家。阵家虽然不再当峒主了，但是毕竟根深蒂固，在寨子里很有势力，所以四个奥雅里至少有一个是他们家的人。

如今王家的峒主年幼，阵家又出了阵焕这样一个在年轻人中有号召力的子弟。实力的天平显然开始倒向阵家。

“阵焕不仅在少年里有声望，在闺隆里也是大大的受欢迎呢。”黎本清平时很少喝酒，这放开了喝，鼻子都红了起来，“晚上往哪所闺隆前一站，门就开啦，不用说话，不用唱歌。啧啧。不过箴达是他最喜欢的。”

“听起来象山寨版的宫斗？”慕敏说，“阵奥雅的儿子会不会是想乘机上位？所以才阻挠我们治疗峒主？对了——”她兴奋起来，“搞不好这竹刺也是他捣鬼！”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崔云红不以为然，“就算是真得也不管我们的事。”

“唉。”慕敏遗憾的叹了口气，在刚才的几分钟里她的脑海里已经补完了一个完全能够发到晋江去的宫斗小说大纲了。

晋江：晋江文学城，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女性文学网站，创立于2003年8月1日，以耽美、爱情等原创网络小说而著名。

接着两昼夜里，少年的高烧不退，何平每隔二小时给他量一次体温，六小时给他服用一次磺胺，再换药。第三天早晨，少年的体温下降到正常水平。神智也清醒多了，开始觉得饥饿。何平给他换药的时候发现引流条已经没有新的脓血的痕迹——伤口可以包扎上了。

这下任何人都知道峒主的病是好了。在考察队庆幸这件事情终于善始善终之时，寨子里各种各样的病都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寒热、牙疼、肚子疼到外伤发炎无一不包。何平到底只是个二把刀的卫生员，对如此丰富的实习机会当场就乱了手脚。他的药箱里也没多少药物可用。

当下只好把那些容易治疗和能够确诊的病都一一进行了治疗。又连着做了七八个小手术，现在何平下起刀来飘逸无比，连他过去觉得没法下手的麦粒肿也敢了动手了。不过他还是很注意，没敢乱给抗生素，生怕把这里的微生物环境给搞乱了。至于肚子疼之类病因难以判断的疾病，何平干脆用寨子里送来的米粉加上蜂蜜做了些药丸散发，居然有不少人宣称吃了之后病愈了——安慰剂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麦粒肿：又称针眼、睑腺炎，是睫毛毛囊附近的皮脂腺或睑板腺的急性化脓性炎症。麦粒肿分为内麦粒肿和外麦粒肿两型：外麦粒肿，为Zeis腺（蔡氏腺）的急性化脓性炎症，初起睑缘部呈局限性充血肿胀，2~3日后形成硬结，胀疼和压痛明显，以后硬结逐渐软化，在睫毛根部形

成黄色脓疱，穿破排脓迅速。重症病例可有畏寒、发烧等全身症状。内麦粒肿，为睑板腺的急性化脓性炎症，其临床症状不如外麦粒肿来得猛烈，因为处于发炎状态的睑板腺被牢固的睑板组织所包围，在充血的脸结膜表面常隐约露出黄色脓块，可能自行穿破排脓于结膜囊内，睑板腺开口处可有轻度隆起，充血，亦可沿睑腺管通排出脓液，少数亦有从皮肤而穿破排脓，如果睑板未能穿破，同时致病的毒性又强烈，则炎症扩大，侵犯整个睑板组织，形成眼睑脓肿。

石碌铁矿考察队就这样当了神医，每天黎寨各户人家送来的物品不断。当大家发现这些“神医”们不怎么吃猪牛肉，似乎是比较爱吃鸡的时候，全寨的活鸡就一只不剩了。崔云红颇为苦恼的看着堆在黎本清家门前院子里的各种礼物，从野味、活鸡、米酒、皮革、木棉布、葛布和各种藤器……林林总总，看得出是把附近最好的物产都拿了出来。崔云红忽然发现还不断有人牵牛来，栓在门前。

“这是干啥？”崔云红问王活计。

“这是给你们看病的钱，”王伙计看到这群船上来的小贩这么厉害也很高兴，水涨船高，几天来他私下已经受了不少人的请吃，顿顿酒肉，“黎人没有钱财的，只有山货和牛只。”

“这个——”崔云红心想吴南海倒是很喜欢本地的牛，问题是怎么把牛赶回到昌化堡去呢？这可是个技术活。

正在迟疑间，奥雅们派人来请他们去赴宴。

宴会上，四大奥雅全部到齐，轮番向考察队一行敬酒，少年峒主病后体虚，并不是吃喝，只由着其母亲陪着坐在上首里，好奇的望着这群奇怪地商贩。

米酒喝过几轮，四大奥雅里为首的王奥雅轻拍手掌，当下有人捧出一个盘子来，崔云红一看，上面白得青得，大大小小都是零碎银子和铜钱，看上去不少，实际也就十几两银子和一千多铜钱而已。黎人对财货钱币不甚注重，交易都是易货，对黄白之物并不聚敛，能拿出这些已经在把寨子里翻了个底朝天了。

“这是些微薄之物，”王奥雅说，“另外牛只五十头相赠，以为谢礼。”

黎人爱饲牛，牛只数量很多，黎民交易往往使用牛只作为代价。

这个数字吓了他们一跳。别得不说，这么多牛怎么赶回昌化堡去呢？再说昌化堡本身也不能养牛，都得运回临高去交给农委会才行。一想到他们下来的几周都要喂牛和收拾牛粪，大家一致用目光注视着队里的几个头头，要他立马拒绝了事。

慕敏对崔云红说：“这礼物我们收不得。这许多的牛，恐怕是全寨的一半了，都给了我们，他们种地怎么办？”

崔云红想得没这么高尚，而是怕当牛倌。虽然出发点不同，观点倒是一致的，便坚决推辞说：他们帮峒主和黎民治病只是行善，不便收如此的大礼，奥雅们见他们言辞诚恳，和平常的小贩见钱眼开的模样完全不同，心里又多了几分敬意。

“你们对我黎寨有此大恩，又不肯收礼物，”王奥雅感到为难，“不知

道用什么谢你们呢？”

慕敏觉得机会来了，那个被诬为“禁母”的少女现在还关在寨子里，只能峒主痊愈，就要杀掉。便提出能不能饶恕箴达，如果怕她有害人之举，他们愿意带她离开寨子，再也不让她回来。

担任翻译的黎本清面露难色，勉强将他们的意思翻了过去。这个请求让在坐的头人们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从心里说，把箴达这样危险的“禁母”从眼前清理掉自然是好事，但是让汉人要带走一个本族女子，在情面上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他们又有大恩于本寨，不答应似乎不是待客之道。

半晌，王奥雅才说：“箴达是个‘禁母’，带去了若给你们招来了‘禁’，我们如何担待得起，还是将她就地了断了的好。”

慕敏在三要求，王奥雅只是不肯，忽然阵奥雅发话了：“这是个祸害，就算在这里把她杀了，当鬼也要害人哩。几位巴和法力高强，带去了怕还是镇得住她。”

一直不开口的峒主也点头道：“就让几位巴和带去了吧。毕竟寨里的道公也镇压不住她。”

王奥雅面露不快之色，但是碍于峒主的意思，也没有发作。便这样定了局。王奥雅又再三要馈送礼物给他们，一番礼让之后，崔云红觉得再不收未免太过无礼，再说农委会也需要牛。当下应允收下十头。王奥雅大喜，立刻叫人准备十头健牛。

崔云红又想起了寨子外面的皂角林，提出来要带几百斤回去。

“好！”郑奥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那些豆子有兴趣，但是既然要便满口答应，安排人手去采摘。双方又刻木为契，穿越者至少每年一次来黎寨给他们治病，而穿越者只要到黎区办事，凭这个木牌，即可在寨内歇脚住宿，伙食烧柴一律由黎寨供应，有事还可以支应脚夫和牛只运送物品。

当天晚上大家宾主尽欢，第二天一早，考察队启程回昌化堡。大家和黎本清朝夕相处了十来天，分别的时候自然有番难舍难分的情缘。王伙计却十分高兴，这次带这批人来黎区，不仅拿到了稀罕的白糖作为脚钱，还得了当地黎人的许多馈赠。算是小小的发了一笔财。

十头牛身上都捆着成篓的皂角豆，还有许多土产之类，因为礼物实在太多，崔云红只能在每家馈赠的东西里取一两样比较有用的东西，其他一概退还。这番作为让全寨上下都是十分感动，大有仁义之名。

王伙计赶着牛走在前面，考察队随后出了寨门，奥雅们和众多黎民在寨门口夹道相送，气氛热烈。熊卜佑道：“这下我知道当八路是什么感觉了——”

慕敏感慨道：“这就是民心啊。”

走出去三四里路，在树林旁，阵奥雅带着几个黎丁正在等他们。树

上用绳子拴着一个女子，双手被捆绑着。

“这就是箴达了，”阵奥雅吩咐将绳子解了下来，交给慕敏，“她是你们的了，带她走的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带她回来了。连名子最好也改掉。”

“知道了，我们会好好对她的。”慕敏一脸郑重。

阵奥雅一直漠然的面孔上稍稍露出一丝感谢之情：“箴达是个可怜的孩子，你们是好心人，多照顾她吧。”

阵奥雅说完，直接带着人扭头就走了。众人一阵失落。熊卜佑开口道：

“我怎么觉得这阵奥雅并不怎么相信她是‘禁母’？”

“大概有些隐情，我们不管这些。只是救人一命。”崔云红说，“走吧。”

慕敏走到女子面前，大约是因为被关押的缘故，女子的头发凌乱不堪，上身穿着一件低领短衫，下身一条绣着白花的蓝色长桶，衣服上沾了不少土，还撕破了几处，显得很狼狈。

她惊恐的望了一眼这群人，身子弯着往后面缩去。大家这才看到她的脸上没有象其他黎族女子那样文面很重，只是沿着额头和两颊的边缘有些细细浅淡的文饰。弯弯的眉毛，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模样，生得眉清目秀，看多了文面之后乍看这样一张年轻女子的面孔，大家觉得有眼前一亮之感。

慕敏奇怪，问王伙计：“她的文面很浅？”

“这也算文了。”王伙计说，的确有些女子是不愿意文面的，只是象征性的文一些——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一众人带上这个意外的收获踏上了返程。慕敏原想把捆她双手的绳子解开，但是崔云红说他们是许诺把这姑娘带走的，要是解开了被她跑回黎寨去，一则害了她自己，二来也显得我们言而无信。

箴达倒是十分顺从，让走就走，让歇就歇。只是不管是谁问话，都一概无言。慕敏想她小小年纪，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跟着一群陌生的外族人去向不知何处，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还不如不要多说多问为好。

走出十多里路，忽听空气中“嗖”得一声，接着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嘶鸣。

第三十六节 恋情的意外结尾

“响箭！”

众人是一惊——有人来袭！

考察队对路上遇到袭击早有预案，当下全体人员有枪的抽出枪来，没有的都把开山砍刀拔了出来，迅速围成一圈。在前面带路的王伙计吓得直往后躲闪。

“快拉住牛，当心惊了牛！”熊卜佑一面呵斥，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杰林德手枪，装上火帽。

前面的一处河滩的拐弯处，出现了二十来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衣服打扮都是美孚黎，个个手持钩刀，有的还拿着弩机，一副剑拔弩张的模样，将去路拦住。

“前面有人拦路！”黄爪子喊道，“全体戒备！”随即吹起了哨子。

“是黎人！”

“不会吧？”慕敏也从后面赶了过来，“我们黎族从来不搞拦路抢劫商旅这套。”

“哼，我怕他们抢得不是钱财货物，而是这个宝贝。”黄爪子扫了一眼后面的箴达，原本一脸死气沉沉模样的女子看起来心神不定。

“不要着急！”慕敏喊道，安住正在掏枪的队员们，“他们不打埋伏，事情还有得商量。”

“我看他们多半是为了箴达而来的。”崔云红小声说，“怎么办？”

慕敏想莫不是箴达的男朋友，黎本清所说的阵焕来了？这男人还真是有情有义。这下又把女人天性的多愁善感勾了起来，想到自己一点没有浪漫情调的丈夫，心里一阵不是滋味。

“真是那阵焕的话，就把箴达还给他好了。”她说。

“那怎么行，我们可是答应带她走的——”

正商量着，只见对面过来了几人，其中一个面目俊朗，穿的衣服明显比其他人要好，脑袋上戴着野鸡羽，看起来的确颇为威武。他在离队伍大约50步的地方听下来，开始喊话。

这下熊卜佑听明白了：他说的是海南白话，虽然有些走调，大体还听得明白。

“靠，果然是那个阵焕！”熊卜佑说，“他要我们交出箴达。”

“怎么办？”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崔云红和慕敏身上。前者是队长，后者是黎苗事务的负责人。

“哼，几把破刀也敢来拦路，让你开开眼界。”黄爪子嘀咕着，掰开了雷明顿霰弹枪的击锤。

“不，不要开火。”崔云红赶紧制止他。

“他们就二十来个人，一阵乱枪就是了。”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虽然打起来他们必败。但是要是把他们惹得恼羞成怒，咬着我们不放，一路骚扰袭击，有枪也未必就能太平平的回到昌化堡去。”

“嗯，这倒是。”黄爪子一想也对。

熊卜佑说：“再说这些人都是阵对寨里的，真打死了几个，以后还怎么合作？”

慕敏说：“放了吧，反正竿达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当初不过是为了救她一条命才带她走的。现在既然阵焕这么有情有义的，我们何苦非扣着不放呢？”

熊卜佑见大家都无异议，赤手空拳走出队伍，用海南白话喊道：“只要你们把队伍闪开，我们过去之后自会放人的。”

阵焕点点头道：“你们先交个人质过来，过去之后我们互相放人，这样我才信得过！”

熊卜佑一听，气得肺都要炸了。穿越集团在D日之后，只有强加不平等条约给别人，哪有被人要挟的。见他距离不过30米，心中顿时起了杀机，握住了口袋中的杰林德手枪。这个距离内，他一发就可以要阵焕横尸当场。就算对方射箭，七八十米的距离也未必射得中他。到时候加上弟兄们一顿霰弹枪，干脆全部杀个干净。

慕敏知道熊卜佑想干什么，赶紧用普通话喊道：“不要轻举妄动！打起来不好收场。”她转头对崔云红说，“我去当人质，让他让开路吧。”

崔云红还未置可否，只见原来蹲在地上竿达忽然站了起来，用黎语喊了一声，又对着王向导又快又急的说了一番话，王向导对慕敏说：“她说她愿意去和阵焕喊话，要他让路。”

慕敏点点头，想这样比较容易说通。便说：“你告诉她，等他们让开路，我们过去之后自然放她走。”

竿达听了王向导的话，脸上却浮现出奇怪的神情来，摇了摇头，又说了一通。

“她说她愿意跟着巴和们走。”

慕敏吃了一惊，一时间还以为向导翻译错了，但见她神态坚决，并非胡言乱语。便将其绳子解开，让她走出去。

对方见他们已经把人放了出来，脸上一阵欣喜，后面的人群也欢呼起来，挥舞着弓弩刀枪。

崔云红只见竿达走到阵焕面前，阵焕要去拉她的手，却被她推开。男人似乎有些吃惊，两人便在那里嘀嘀咕咕的说起话来。眼看着阵焕愈来愈不耐烦，不住的挥舞胳膊，时而还大喝一声要推搡她，竿达却一动

不动，只低着头小声的说话，不时还摇头。态度甚是坚决。

这一幕哑剧便在两群人之间上演了整整十分钟，连牛都开始吃草了，阵焕脸上露出极为暴躁的神情，最后他猛得一转身，直接走了回去。没过几分钟，河滩上的黎人走得干干净净。只留下竿达一个呆呆的站着。忽然她蹲了下去，放声大哭。考察队的人愕然。

“这算是哪一出啊？”熊卜佑喃喃自语。

慕敏叹了口气：“继续走吧。”

考察队在出发半个月之后回到了昌化县城，在城外和王伙计告别之后，一行人回到昌化堡，李海平已经在堡垒里搞个半个多月的基本建设，堡垒已经初具规模，炮台上还架起了大炮——为了不刺激本地的官府，大炮是隐蔽在屋子里的，要用的时候再拉出来。

看到考察队满载而归，李海平即高兴又发愁，堡里面是养不了十头牛的——这牛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都是大得出奇的水牛，看上去和半个大象差不多。当下让海兵们动手，在堡垒外面造了一个简易的牛栏。又指定了几个养过牛的海兵专门负责放牧。至于交易回来的货物、收来的礼物大家都没什么兴趣，直接堆在仓库里等着船只来了再接。

一群人在堡里闲着无事，每天除了去昌化江边的河汉子洗澡之外，就是在堡外面的木棉树下喝茶打屁。期间还搞了一个基本建设：在河汉子的一端竖立起一道竹篱墙，供慕敏和竿达洗澡之用。考察队在阵对寨的遭遇成了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最初只是推测真相。但是慢慢的为了消遣便演绎开了。这个山寨版的宫廷恩仇记在每天不断的口水之下，变得复杂无比。慢慢得便有人要求报名当里面的龙套人物了。

倒是这事件的女主角竿达一直保持着沉默，虽然她很主动的帮忙在堡垒里做各种杂活：做饭，洗衣服、扫地，还去喂牛。由于昌化堡里没人懂美孚黎的语言，慕敏始终无法和她沟通。

至于阵对寨最近几年对穿越者到底有什么用，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皂角固然是个好资源，但是对穿越集团来说并不急需。昌化堡里倒是很有用，现在上上下下每天洗澡洗衣服都用这个东西，觉得味道清新宜人，洗得也挺干净。

昌化县城现在成了他们消遣的唯一去处。城市就这么大，在他们多次进城之后，城里几乎人人都认识他们了，虽然对他们发型感到奇怪。和看城门的衙役也熟悉了，原来这县里连个县令也没有，只有县丞在委署，至于本卫的千户，干脆就住在城外的农庄上，几个衙门全都门前冷落，破败不堪，难怪他们几次走过都没发觉那几栋小瓦房就是衙门。

广州货栈里的钱掌柜俨然成了他们在昌化县城里代理人。通过钱掌柜的牵线，昌化堡里穿越众们可以直接从城外千户大人的农庄里购买到新鲜的蔬菜、鸡鸭和粮食。千户大人和他的手下显然没觉得和这群来历不明的人做生意有什么不妥，特别是他们拿出来的货物是白糖、烧酒这些本地严重缺货的东西的时候。熊卜佑又从农庄里买了几十头羊回来，一方面是自己吃，另一方面则准备随同牛一起送回临高去。

15W电台每天都能收到船队和临高总台的电报。有时候还会收到广州站的电报，各方面互报平安。根据电报里得知考察船队这会已经抵达了榆林港，正在对本次考察另一个重要目标：田独铁矿进行考察。

榆林港是海南最好的港口，不仅如此，这里离开高品位铁矿田独距离不到十二公里，就开采难易度来说远胜石碌。



榆林港和田独镇位置

榆林港：榆林港也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基地之一，也是远东地区重要的潜水艇基地。

田独铁矿：海南铁矿原由石碌、田独两个铁矿组成。田独铁矿于清朝末年被当地村民发现，但之后一直未获得正式开采。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后开始进行采矿工作，1960年采完后闭坑。

如果从临高直接放帆到崖州，沿海航线只需四天就可以抵达。考察船队从昌化出发只需要二天。因为途中不时停船上岸考察，每次要半天到一天，途中还特意考察了崖州乐安的莺歌海盐场，莺歌海盐场在后世是海南最大的盐场，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海盐场，这里的海水浓度达到波美度3.5，是世界上仅次于红海的最咸海区之一，被称作“苦海”。此时还一片沿海的盐泽地区，荒无人烟。对海南开发历史颇为了解的明秋告诉大家，莺歌海盐场1955年开始筹备，1958年由5600多名专业军人的到来使得它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巨量的海盐，无疑是化工行业的最好原料基地。从王洛宾开始都贪婪的看着这片荒芜的滩涂。海南岛真是一个宝岛。



莺歌海盐场位置



莺歌海盐场：莺歌海盐场是海南岛最大的海盐场，在华南地区也是首屈一指。海南莺歌海盐场位于乐东县，面临大海，背靠尖峰岭林区，是一片30多平方公里的滩涂地带。这里可见一望无

垠的银白色盐海，渠道纵横有序，盐田银光闪闪，景象十分美丽。

船队在莺歌海进行了实地勘探，然后继续出发。从昌化出发后的第六天，镇海号的瞭望哨发觉船只航行在一个巨大的海湾中了，海滩上雪白的沙子、摇曳的椰树、湛蓝的海水都说明此地已经靠近三亚了。

“这里就是三亚湾了。”陈海阳检查了海军学员们的经纬度测定，“我们离榆林已经不远了。”



三亚湾





三亚湾：三亚湾度假区紧挨三亚市区，绵延**22**公里。该湾湾长沙细，岸上绿树如带，构成三亚滨海旅游城市美丽动人的风景线。市内道路直通海边，将建成**3**个临海的广场和一个滨海公园。长湾，规划分为三段，紧连市区一段为游乐观光漫游区域，稍远为公共海边泳场和海上活动区域，再远是拥有一批度假村的休闲度假区域。

三亚湾此时看起来比后世更加美丽，也更为原始。山脚下有些散落的村庄，沿海有格子一般的盐田。

又经过几小时的航行，桅杆顶部的瞭望员才看到了鹿回头角上的那座高**213**米的标志性小山。



鹿回头角：鹿回头位于三亚市南**3**公里处，是海南岛鹿回头半岛最南端的山头。这座山三面临海，状似坡鹿，高**275**米，登上鹿回头山顶，三亚市全景尽收眼底。鹿回头有一个海南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巾，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凄艳而动情，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木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

少女，两人遂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山因而被称为“鹿回头”。根据这个美丽爱情传说而建造的海南全岛最高雕塑“鹿回头”已成为三亚的城雕，三亚市也因此得名“鹿城”。

到了鹿回头角，也就到了榆林港。鹿回头军港在后世是南海舰队的重要的基地，明秋站在甲板上，看到眼前出现的熟悉的景物，感慨万千。想起了一九七四年在这里备战时的日日夜夜。嘴里不由得把当年突击学来的越南话念了出来：



榆林港位置



榆林港：海南省三亚市东南部海港。湾口西起鹿回头角，东止锦母角。海湾面积约37平方公里。位于东经109.5度，北纬18.2度，是中国最南端的优良海港，是支持南海诸岛的重要基地。有大东海、小东海等海滨浴场。有著名的“榆林要塞”。榆林港也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基地之一，也是远东地区重要的潜水艇基地。

“呀咄！（站住！）、老耸控耶！（缴枪不杀！）、盅堆宽哄度边！（我们优待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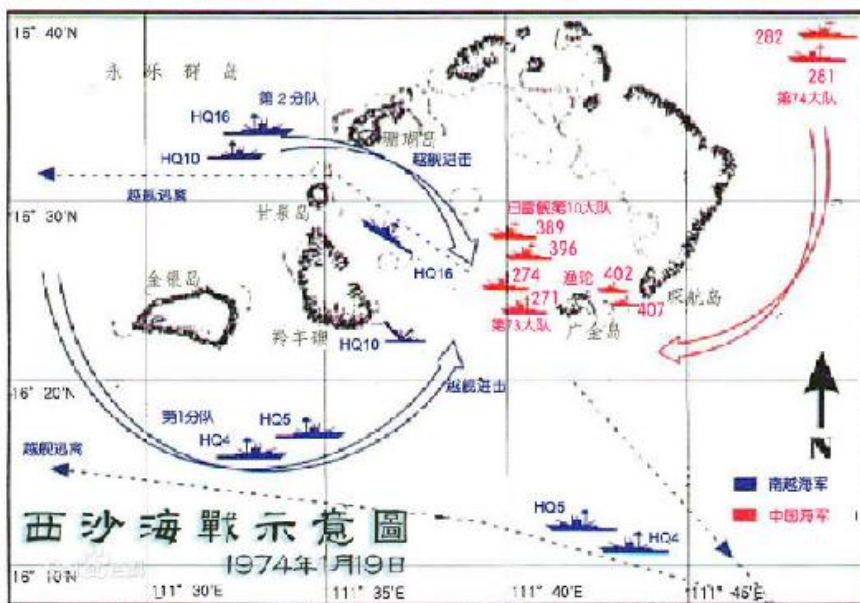
“明老爷子，”蒙德好奇的走了过来，“您在说什么呢？”

“越南话。”这里气温很高，甲板上温度早就超过了三十摄氏度，许多人都打着赤膊或者一件汗衫，明秋依然是一件87式海军夏装，一丝不乱。站在甲板上让很多自封未来穿越国的海军上将的宅男们感到汗颜。

“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时候，”明秋说着，指点着远处的鹿回头那里，“当时我们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参加战前动员准备打西沙永乐岛。那会美国佬在越南打不动了，开始撤走。北越那白眼狼正在趁机南下，南越快完了。为了避免战后不必要的麻烦首长下达了收复细西沙的命令。我那时候还是个战士——”



西沙群岛：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共有22个岛屿，7个沙洲，另有10多个暗礁暗滩。其中，西沙群岛中的珊瑚岛自1956年起由南越西贡政权占领，1974年1月17日越南又占领了甘泉岛和金银岛。1974年1月19日，中越西沙海战随即爆发，中国军队收复了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等三岛，越军被驱逐出整个西沙群岛。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西沙海戰：（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英文：**Battle of the Paracel Islands**），是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自1956年起南越持续占领中国西沙珊瑚岛（对甘泉岛等则一度占据又撤走）。1973年9月南越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划入版图。1974年1月南越派出何文铠舰队北上，1月17日再次占领甘泉岛和金银岛，并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攻击中国巡逻舰艇。中国增加巡逻舰艇进行反击，在总参谋部作战室设立六人领导组，由邓小平（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具体负责，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执行作战方案。海战第一阶段：1974年1月19日，在永乐环礁巡逻的4艘中国小型舰艇与南越4艘美式大型舰船对抗周旋多时，最后越军开炮、海战爆发，激战关头中国2艘支援舰赶来参战。海战击沉南越护卫舰1艘，击伤南越驱逐舰3艘，其后越舰逃跑。海战第二阶段：邓小平提议乘胜收复三岛，电令许世友20日开展夺岛之战，一举解决了1956年起南越对西沙岛屿的侵占。西沙海战两天的战斗，总共毙伤南越官兵100余人，俘敌48人。重大意义：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区域驱逐了南越势

力，从此牢牢控制了永乐群岛核心区，为后来控制西沙边缘岛礁（中建岛和华光礁、浪花礁等）及进军南沙群岛奠定了重要基础。

“您还参加过收复西沙？”蒙德肃然起敬。

“其实是没有。”明秋摇摇头，“一直就在三亚这边待命。74年秋天，我们支队又被调到陵水去参加了抗登陆演习。还拍了个电影叻。”



陵水所在位置

蒙德刚想从他口中多知道些当年的事情，陈海阳已经下令落帆，准备进入榆林港了。他只好赶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榆林港远胜于它旁边的三亚湾，三亚湾水面过于开阔，风暴侵袭猛烈。所以这里常年都有去往南洋的船只在这里临时停泊和避风。船队驶过鹿回头角的时候，看到海湾里零星停泊着好些船只，有些桅杆高耸，显然是去东南亚地区贸易的商船。

第三十七节 来到榆林

“这里是大东海，”船长林传清稳住舵轮说，“也就是榆林的外港，再往里面去的长袋形锚地才是内港。”



大东海：位于三亚市的榆林港和鹿回头之间。三面环山，海岸线长2.9公里，一面大海，一排排翠绿椰林环抱沙滩，蓝天、碧海、青山、绿椰、白沙滩独特之美博得海内外游客的赞叹。关于大东海还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大东海是三亚落笔峰落笔洞中黑龙戏水的地方。相传黑龙看中了大东海的晴空丽日、碧波万顷、风平浪静，央求南海龙王将大东海借其于戏水解闷，南海龙王同意了。谁知黑龙一来便带来台风，弄得大东海海浪高流急，影响人们打渔和生活，于是，南海龙王只准黑龙偶尔来活动活动筋骨。大东海沙滩平坦细软，缓缓延伸，长达千米。“水暖沙白滩平”早已使大东海蜚声海内外。冬天，游客既可以畅游于碧波之间，浮游于雪浪之上，也可以躺在沙滩上沐浴着柔和的阳光，在沙滩上拾贝壳、挖螃蟹、垒沙塔。冬季水温在18 - 22℃左右，“水暖沙白滩平”早已使大东海蜚声海内外，成为冬泳避寒胜地，也是三亚开发较早、较成熟的海滨度假区。三亚大东海旅游景区被评为4A级景区，成为三亚首家零收费开放式景区。大东海是三亚的一处标志，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四十佳景”之一。

整个榆林港被群山环抱，碧海、白沙、蓝天、椰林，风景十分秀丽，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原生态面貌。

“崖州是海南的主要椰子产地，在这里我们可得大捞一票！”王洛宾望着海湾里的婆娑起舞的成片椰子树，眼前飞舞着无数种产品，从人畜无害的肥皂到随时准备把人撕成碎片的硝化甘油。

“王工，我觉得你现在怎么和日本鬼子进村有得一比。”林传清嘿嘿的笑了几声，又拿起对讲机呼叫：

“小蒙，查下潮位表，现在是低潮和满潮？”

“开始落潮了！”蒙德汇报道，“还有一小时十七分钟到最低潮位。”

“陈指挥，王工，现在先下锚吧。”林传清说，“等最低潮位再进港比较好，这里有几处暗礁和低沙，低潮的时候都看得见。”

“好的，就等一会吧。”陈海阳说着通过步话机命令镇海和杭州两船下锚，等待潮水进一步降低。“全体海军学员去测水深、风向、风速，一

会由他们负责领航进港！”

“让这几个小崽子领航？”林传清置疑。

“榆林港水文条件和暗礁情况是最简单的了，让他们练练手也好。”陈海阳说，“现在有空，我们先商量下登陆之后准备干什么吧。”

“做的事情和在昌化一样：设立据点，考察资源。”王洛宾胸有成竹，“此地是我们获取椰子干的主要来源，要打断琼山商人对椰子干的垄断，就必须在这里直接设置一个贸易据点。”

“要派人去崖城探听下虚实才行。”

“崖州恐怕不会象在昌化那么顺利。这里可是官府在海南岛南部的重要统治据点。”王洛宾显得不是很有底气。

崖州的户籍在册人口将近二万，与临高县不相上下。此地自唐代以来就是流放官宦的地方，崖州城外有个水南村，向来是外来流官落户的地方。所以这里的缙绅世家不仅多而且根深蒂固，有的在本地已经传行了二十多代。要在此地打开局面，怕是要花费一番脑筋的。

“我想问题不大，”陈海阳摊开地图，“根据情报部门的资料，崖州的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崖城附近，崖城才是官府的统治核心。崖城在这——”他指了一下地图，“也就是我们昨天就经过的崖州湾地区，走陆路到榆林，直线距离超过60公里，这一带基本就是荒无人烟之处。我们在这里设据点，不会引起多少干涉。”



崖州城：即现在三亚市崖城镇，位于三亚市区40多公里处。自南北朝起建制崖州，宋朝以来德州、郡、县均设在这里。今天的崖城，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名胜古迹繁多而成为海南旅游胜地。

“明军的巡逻舰船怎么办？”王洛宾问。他记得根据史书，明军是有驻军在这附近进行巡逻的。

“我们又不是要造什么城堡，堂而皇之的挂起大旗。”陈海阳说，“建

一个小型的堡垒——这东西在本时空到处都是。再派几个土著专门应对。明军没理由要对付我们。真要开打，巡逻的几艘船是打不开我们的堡垒的，集中起大队人马的话，正好利用我们的通讯优势，调集优势兵力，一举打掉他们的主力。”

正讨论着上岸之后的工作，这边蒙德喊道：“还有十分钟就是最低潮位了。”

“进港。”

这一次进港没有放下挂机，而是放下划艇，用人力划桨牵引大船进港，领港、观测等一应工作完全由海军学员进行。

此时海湾内的潮水已经降到了最低，暗礁和暗沙都露出了水面，从船艏楼上，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在神岛不远处露出暗礁来。神岛的西北方向更是露出了差不多整整一链长的水下暗礁线。

船队一直航行到榆林港的内港入口处，整个内港呈长口袋形，三面环山，前面又有外港这个缓冲水域和神岛作为屏蔽，港区内部开阔，水深足以锚泊万吨级海船，水文条件十分优越。

优越到过去基本没怎么出过海的自宅警备海军上将们都看得出这里是合适的海军基地。这会都在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了：

“这地方做海军基地可太好了。”

“铁甲舰队从这里巡航东南亚，巡视我万里海疆——”

“去东南亚要什么铁甲舰队？几艘殖民地巡洋舰就够了！”

“对，我心目中的殖民地巡洋舰必须是：帆、蒸汽机混合动力，不带装甲，长航程，至少要有一门大口径火炮用来岸轰，收拾不听话的土著。对了，舱室空间也得大，能搭载至少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和必要的大炮，随时可以上岸镇暴。”

……

划艇边测水深边向内港前进。

“那边就是榆林市。”明秋指着内港西侧一片空地。内港的东侧则有一片比较大的木寨保护的市政，据明秋的回忆这里应该是安游乐市。从规模上看，大约有百来号人家。岸边也停泊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船只。



安游乐市位置

“我们就停靠到东侧吧，这里有人家，可以打听事情。”

于是船队就在安游乐市下面下了锚。眼见来了两艘大船，寨子周围正在活动的人一股脑都涌进了寨子，还没等他们的小艇靠近岸边，整个安游乐市附近就空无一人了。

“这地方看来海盗经常光顾。”

大家下船登岸，一路走到寨子前面，王洛宾叫随来的外事部的土著译员喊话，双方一来一回的说了半天，安游乐市里的人才算是把寨门打开让他们进去。此地是个汉、黎混居的大寨子。因为平日里常有下南洋的船只到此地避风，时而还能捞到海上船难的漂浮货物，从唐代开始就有人在此定居了，因为这里是船只下南洋之前的最后一个锚地，船只带来的财富和需求，天长日久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市镇。

安游乐市的掌权人物是一个叫胡逊的土绅。在穿越众送上屡试不爽的礼物：小镜子、白糖和烧酒之后，态度顿时柔和了许多。据胡逊说，他是崖州水南村胡家的后裔。

“莫非老先生是澹庵先生的后人，失敬！失敬！”随同王洛宾上岸的王涛故作惊讶的拱手道。他因为业余说评书，学说方言颇有天分，学会了好几种本地常用的方言。这胡逊说的是本地的官话——海南白话，算是最容易懂得一种。

澹[d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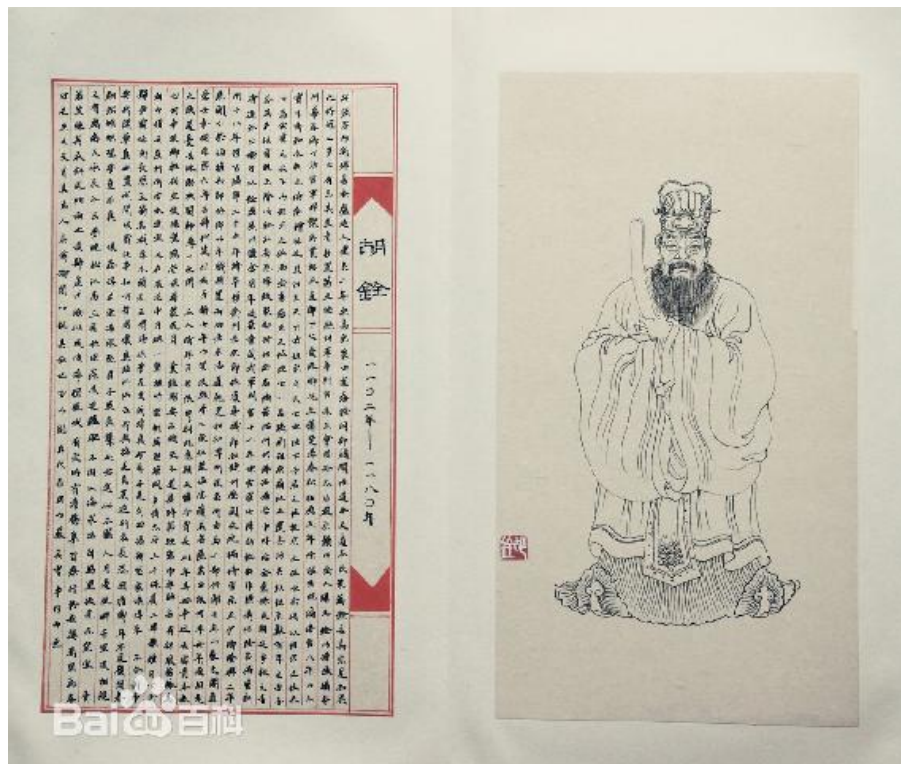
这下胡逊十分得意，连称“辱没先人”，对众人的态度又好上了几分，便提起他们到此有何贵干？

王涛便按照事先相好的套路，说他们是专跑南洋贸易的商人，因为一路风波险阻，想在本地买块地皮盖几所栈房，修个庄园，用来囤货歇脚。

胡逊连说：“好说，好说。”此地别的不多，荒地可是多的是。有人愿意盖房，他这个本地保甲自然又能多一笔收入。虽然看这些人的模样看起来不似善类，特别是那两艘大船，明显都是违禁的，但是即然不抢不杀的，干什么不法勾当又干他何事？这种地方豪族，个个都练就一身变色龙的好功夫。

出门之后，蒙德问王涛：“澹庵先生是什么人？”

“澹庵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铨，”看蒙德懵懂不明的样子，王涛只好又解释下去，“当年因为弹劾秦桧被流放海南的。”



胡铨[quán]：（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爱国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建炎二年（1128年），胡铨登进士第。初授抚州军事判官，他招募乡丁，助官军捍御金军。后除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主和，胡铨抗疏力斥，乞斩秦桧与参政孙近、使臣王伦，声振朝野。但遭除名，编管昭州，移谪吉阳军。秦桧死后，内移衡州。宋孝宗即位，复任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晚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去世，追赠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澹庵集》等传世。

“是这样一位人物。”蒙德肃然起敬。

王洛宾却笑了起来：“你也是在吹捧他了，这胡铨又没死在海南，后来还是回江西老家去了，怎么会在这里留下后人。”

“他自称水南村胡氏，显然是意在影托自己是胡铨后人，我乘机捧他一捧，又不损失什么。”

众人到安游乐市的街面上转了一圈，这地方还挺繁荣，虽然只有一

条不到500米的街道，但是两旁各种店铺林立，因为这里是下南洋前的最后一站可休整的地方，不少船只或为了避风，或等候风信，都在这里久留，久而久之，各种声色犬马的东西一应俱全，连妓馆都有一座。

王洛宾注意到这里的打铁铺很多，一打听，消费者主要是附近的黎族，还有就是在这里停泊的船只，修理船只的时候也会用到。

王涛说：“看来田独铁矿已经被发现了。”

“田独铁矿本身应该没有被发现，但是崖州自古以来就以产铁出名的。”王洛宾说。

明秋说：“过去去崖城镇的时候，那里有条打铁街，都是铁匠铺，最早的据说是南宋就来了。”

“看来这里的零星铁矿是不少的。”王涛又去找铁匠们打听，他们用的生铁是哪里来的，得到的回答是都是从崖州运来的。

“这就好。”王洛宾说，“要是本地土著已经在田独开采了，我们还少不得要搞一番暴力拆迁才行。”

“就算没有大约也不容易吧？我记得官府对开矿这种事情一贯是持反对态度，动不动就要永禁什么的。”

“可是他们总也禁不了不是。”

接下来几天，穿越者们划着划艇，对整个榆林港附近的海岸地形进行了测绘，对地图进行了修正。还对榆林堡的选址就行了实地勘测，最后选定了榆林港西岸的一块空地，此地就是后来的榆林基地所在地，避风、有淡水、而且地势平坦。

第三十八节 入宝山

为了节约时间，考察队在这里再次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洛宾亲自带队，前往田独考察矿场，另一路由陈海阳负责，在本地修筑榆林堡。

寻找田独比起石碌要容易多了。只要沿着田独河上溯就能找到黄泥岭，著名的田独铁矿就在这座山岭上。



榆林堡和黄泥岭位置

考察队改乘一艘划艇继续沿着狭长的海湾上行，两岸是连绵不绝的山岭，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有些人在另一个时空里曾经到过这里，努力的搜寻着似曾相识的景致。

“我们大致应该是按G224的路线在前进。”王洛宾看了下地图，“搞不好只要走2公里就能到了。”



G224的路线

四月二十日中午，田独考察队顺利的找到了田独河的入海口，根据地图判断，这里离开大安已经不远。在过去没有几公里就能到后世的田独镇了。不过，田独镇本身还是不是田独铁矿的所在地，铁矿距镇上还有差不多2~3公里路考察队在这里弃船登岸，沿河上溯，河谷周围是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很难看到远处的环境情况，大约走了不到2公里，眼前出现了一片河谷地，附近有几个村落。王洛宾停了下来，又是地图又是指北针的测算了半天，然后宣布这里是田独镇。

“田独铁矿还要往前几公里，大家加油啊。”

随着王洛宾的打气声，一行人继续沿河上溯，河流边的路很不好走。这里盛产各种许多蛇虫蚂蟥，各种飞虫如织，幸亏每个人都按要求

装备了全套热带装备，蚊帐帽、全身遮盖的热带作训服，特别是在衣服的开口处都加了防蚂蟥的扎套，特别是走过某些湿地附近，成排依附在枝叶上的旱蚂蟥感觉到人来的时候集体“起立相迎”的模样，让人看了直起鸡皮疙瘩。



旱蚂蝗：是水蛭科、蛭纲。形态与水蛭相似，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如西双版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地。蚂蝗，是蛭纲动物的总称，属水蛭科，在我国常见为宽体蚂蝗，体略呈纺锤形，扁平肥状，长约3至6厘米，背面呈暗绿色，中间有数条黄色纵形条纹，雌雄一体，两端有吸盘，前面吸盘较小，口内有齿，在我国分布普遍，沼泽、湖泊、河流都易见，捕食小动物，虽刺伤皮肤但不吸血，旱形干燥后可入药。

“检查你们的袖口裤管！”柳正发出指示。

过了河谷地带，王洛宾让大家休息一下，抖落衣服和装具上的蚂蟥。再检查下有无中标的。幸亏防御措施做得到位，蚂蟥们虽然很努力，但是最好的战果也只不过是把脑袋钻进了帆布的外层而已。不过，看到满地的狼藉的蚂蟥尸体，王洛宾也觉得这开发田独怕没这么简单。

“大规模打杀虫剂不知道管不管用。”

“不需要杀虫剂。”柳正观察着正在扭曲着死去的虫子，“改变这里的生态环境可以让它完蛋。这里太潮湿，我们把沼泽地区给它填掉，自然就没有了。”

又往前面走了不到1公里，前方是一处开阔的河谷地，四面群山环抱。这里应该就是田独村的所在地了，著名的田独铁矿，应该就在其东南面的黄泥岭上。

问题是这里的植被太茂密的，怎么看也看不出哪座山岭是黄色的土。这田独铁矿的矿区虽然方圆有五六平方公里，但是后世开发的矿坑直径不过三百米。这一片地方要找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除了距离港口近之外，这里的开发难度一点不比石碌少。”王洛宾

说，“要移除大量的植被，工程量很大。”

“如果能修通铁路就好了，机械和人力都能运进来。”

“问题就是没有人力。”王洛宾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年日本人开采田独，靠得往里头填人命换矿石，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命——”



田独万人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田独村东南黄泥岭西北山面1.5公里处的黄泥岭，现存直径300米，深50米的矿井、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井东50米处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是日军侵华时期杀害和奴役中国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也是日寇掠夺中国资源杀害中国同胞的历史见证。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疯狂掠夺海南岛的自然资源。田独矿山质量优良不可多得，被日军觊觎，从朝鲜、广东、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南诱骗或强制征用了大量劳工，采集铁矿石用火车运到安由码头装船外运。1940—1945年，日军侵琼期间在田独开采铁矿掠夺资源，奴役中国劳工，致使近万名劳工罹难。日军还奴役中国劳工修建一条连接石碌铁矿至八所港至田独铁矿

和榆林港的铁路，作为掠夺中国琼南铁矿资源的重要铁路运输线。据日方资料，日军侵琼期间在田独铁矿生产铁矿石269.1万吨、掠夺到日本241.6万吨。

“这有什么难处的，以后抓到的建奴俘虏全部来开矿。”柳正的民族主义情绪迸发出来，“还有什么东南亚的马来土人，干脆来个奴隶贸易！当消耗品用！”

“这都是将来的事情，眼下我们拿谁来填呢？难办啊。”王洛宾注视这片荒芜的处女地。考察队的人正四面散开，用仪器测量着矿场，敲打岩石样本。也有人在测绘这里的地形。

午后，考察队根据后世的资料，已经大致探测出了田独矿场的所在地，开掘了探槽，根据王洛宾的指示，挖掘一吨的样矿。

“挖这么多？大伙背回去吗，难道你指望就靠这一吨铁矿石大炼钢？”

“要送回去试炼，钢铁厂可没这么小的炉子。”就一吨王洛宾都觉得少了——这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铁矿石完全可以直接上平炉炼钢的，这就需要做两次试验了。

“行，不过我话说头里，这背矿石的事情得叫大家一块来，不然我们考察队几个人，都得活活累死。”

当下考察队全体挥汗如雨的开始挖矿石，好在一吨矿也不算太多，十多个人挖了一小时也就够了。

采完样矿之后，考察队又将矿场的探槽完全覆土填埋——这个资源，暂时还不能让当地人知道。

田独铁矿同样是含铁量极高的铁矿石，以至于光绪年间，一位当地士绅仅仅用小型的方炉和十几个工人就批量冶炼出生铁砖供应市场，一时间获利甚丰。王洛宾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此时提前上演。

“大家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去大茅。”



大茅和田独村位置

“大茅又是哪里啊？”柳正满头是汗，还满是土面，想下水洗澡又怕遇到蚂蟥，正满心不爽，指望着明天回海边好好洗个澡，忽然又听平白无故的冒出了个大茅。

“是个锰矿，储量100万吨。”王洛宾说，“这是制造特种钢的重要原料。”

“老大，不会又要一吨样品吧。”

“一吨是不用了。”大家松了口气。“500公斤还是要的。”全体怒目而视。

第二天，考察队又向内陆挺进了。出发前，王洛宾用电台呼叫船队，嘱咐陈海阳派人来运送矿石，同时特意关照：“要保证秘密装运，特别是不能让当地人知道运得是什么。”

到了据说是大茅锰矿的地点之后，考察队开始对整个矿区开始布点取样，打探槽。这地方比田独铁矿难找多了。前前后后折腾了五六天，考察队都快成土拨鼠了，把周围的土层翻了一遍，陈海阳都把铁矿石运

完了还不见考察队回来，赶紧又派了一批人过去帮忙打探槽。

最后他们的确发现了少量的锰矿石的露头，但是真正的矿脉深入地下一十米。开采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王工，我看这个锰矿暂时就算了——”柳正已经和煤黑子没什么两样了，“最浅的地方也有十米，下面还有水冒出来，不打坑道怕没戏。”



煤黑子：旧时对煤炭工人的蔑称。

王洛宾看着眼前黑黝黝的探槽。大揭顶式的开采恐怕是没戏了。但是开挖坑道，就牵涉到一系列的配套工程：抽水、鼓风、坑道提升、支撑……这一堆玩意下去，就算全部土法上马也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采挖个几十公斤样品矿撤吧。”王洛宾显得很无奈。

“你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铜矿？”忽然有人拿了一块矿石给他看。

王洛宾拿起来一看，这是一块灰色石块，却带着浅绿色、玻璃一样的光泽。他用手掂量了一下，又用随身的瑞士军刀刻划了下，试试看硬度。

“没想到这里还真有好东西！”

“什么？！”身边的几个人都围了上来。

“这是磷矿石！”王洛宾十分激动——穿越神器之一的火柴，就得有了这玩意才能诞生。从这点上说，磷矿比锰矿要有用多了。他打着了打火机，把矿石的一角点着了烧一烧。火焰呈绿色光芒。

“一点没错，这就是磷矿石！”



磷矿石：多产于沉积岩，也有产于变质岩和火成岩，除个别情况外，矿物中的磷总是以正磷酸盐形态存在，磷的主要矿物为磷灰石。磷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工业用磷必须大量从磷矿中提取，用于制造黄磷、赤磷、磷酸、磷肥、磷酸盐。英文名为 **PHOSPHATE ROCK**。分子式： $3\text{Ca}_3(\text{PO}_4)_2 \cdot \text{CaR}_2$ 。

磷的作用，基本上尽人皆知，就算不知道用来做火柴，也知道它是重要的农田肥料。现在在锰矿旁边又发现了磷矿，原本觉得有些鸡肋的发现忽然变得极有价值了。

“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那座小山上。”发现矿石的人赶紧指出地点，王洛宾比找到了锰矿更为兴奋，忙不迭的向探槽走去。

探槽是打在小山的斜坡面上，以大约30度角向山体内打进了大约四五米，王洛宾不是学地质的，但是大体看得出这座小山的核心大部分都是磷矿石构成的，同样不构成露天开采的条件。这让他有些失望。

“起码可以一个基地支撑二个采矿点。”他这样自我安慰。不过就近阶段看来：还是去东沙或者西沙采鸟粪石来得现实些。

考察队的多数人并没有想得这样复杂，大家兴致勃勃的又挖了五百公斤的样矿准备带回临高交给化工和冶金部门。

考察队回到榆林港的时候，建设工程还刚完成了三分之一，榆林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土地有木材有石头，几乎什么都不缺，当真是个好开发基地的好地方。此地和昌化堡又有所不同，昌化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取得了一个贸易据点而已，为未来的开采石碌打个伏笔。这里是穿越集团获得资源的大型集散地，在规模上要比昌化堡大许多才行。

随船来的临高建筑公司的张兴培是一位木结构建筑放牧的专家，也是穿越集团里的众多“海龟”之一，有全程造房经验。

特别顾问是于鄂水——此人纯属抱着出来游玩的目的参加了本次的环游考察，在经历了开始几天痛不欲生的晕船之后，现在已经变得神气活现，毛遂自荐的要当榆林堡的建筑顾问——他沉迷于建筑生存狂的堡垒，对于后勤和守城战例有特殊兴趣。

“不需要用来对付围攻，但是起码要保证用少量的人就能保卫大量的货物。”

这是于鄂水听完王洛宾啰里啰嗦的一大堆基地的要求之后提炼出来的重点。

张兴培过去是胖子，最近几个月瘦了不少，但是还是过去胖子们的慢条斯理的模样，他咳嗽了一声才说：

“货场要求多大？大概堆什么货物？是不是一定要有遮蔽？”

“货物应该是矿石、木材、椰子这些。”

“就是说要有较大的堆场。”张兴培看了半天，在拍纸簿上勾勒了一个简单的平面图。



矿石堆场

画出来的设计图只是一个简单的大院落，正方形。每个角各设一个凸角堡。其中一个是居住区，面积较大。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长期居住，设有一个仓库。其他凸角堡也有完备的起居设施，最多可容纳一个班。院子的大门紧挨着居住区，便于守卫。院墙是用木材联排竖起来的木墙，底部堆土，高6米，顶端全部削尖，顶部不能行人。不用梯子基本上是爬不上来的。



木院墙

四个凸角堡，包括大门本身，用砖石砌造。屋顶盖瓦。堡外挖掘一条壕沟，从附近引入河水。这里夏秋雨水很大，用水也不成问题。

为了便于装卸货物，还将在堡前的海湾修筑一条十多米的栈桥，供船只靠泊。

“是不是有点单薄——”陈海阳看到这个犹如中世纪堡垒一样的设计图，十分担心。

“防御力是稍微低些，但是够用了。本地财主们的寨子还没有这个水平。”于鳄水说，“安游乐市的设防不过是一道木栅栏墙加几个塔楼。可见这里最大的威胁也不过是几十个海盗水手上来转悠一下，抢劫几个没来得及逃走的倒霉蛋而已。”

即使敌人真得冲进了院子，能抢的东西也无非是矿石和木材，似乎没太大的价值。如果真要强攻猛打，安游乐市显然是个比榆林堡更有价值的目标。

众人正在讨论细节问题，随队的医生江秋堰忽然提了一句：“这个榆林堡，准备让谁留守？”

“眼下留十一二个人也够了。二三个穿越者加一个班的海兵。以后根据开发情况再扩大规模”

江秋堰说：“王工，我觉得这样不行。穿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这样到处洒胡椒面，少了不行，多了又浪费人才。不说我们自己吧，就海兵队这样就要少了三个班。”

“没错，这边也要驻扎，那边也要驻扎，总觉得兵力不够。”陈海阳长期受到海军兵力不足的困扰。不管是水手和海兵，海上力量部都有捉襟见肘的感觉。

“而且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几个穿越者被孤零零的安置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四周除了他们自己，不要说土著，连活人都见不到几个，限于条件执委会又不可能给每个据点都配备比较舒服的生活设施，日子长了，这些人还不一个个精神崩溃！”江秋堰激动的比划着，让人感觉他自己快要精神崩溃了。

第三十九节 椰子

“是个问题。”王洛宾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李海平在昌化的自告奋勇和留守人员在电台里传来的生活愉快的消息使他一度忽视了。

陈海阳也说，“这种驻外的堡垒，要让一般穿越众长期驻守，真得很难说他们会变成什么样。职业军人靠得是信念——”他的话没说下去，职业军人是为了保家卫国，这群宅男是为了什么？

为了三妻四妾守卫在穿越政权的万里海疆！

为了养萝莉奋战在工业战线！

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世界的萝莉！

高举萝莉的伟大旗帜！

这一派混乱的画面让王洛宾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他赶紧摇摇头。看来民族大义、民主自由这套东西是不能丢得。穿越集团一直鼓吹利益至上也不是个办法，关键的时候就缺少大义的名分了。要让人流血牺牲，这还是很要紧的。

“这事情的确不好办那。”王洛宾坐了下来，象榆林堡、昌化堡这样的地方，不同于广州站，那好歹是个大城市，每天搜集情报、做买卖，生活过得很充实。而且情报站有一批以他们为核心的土著人员，等于穿越者个个都在当大老爷，生活享受方面虽然是17世纪式的，但是比临高众的日子就要好过多了。

让几个人孤零零的带着一批土著手下长期驻扎在荒芜的海岸，吃的是草地系列的干粮，喝的是净水片处理出来的水，就是拉便便也是在天高云淡的原生态世界——这套享受就算是最厉害的驴友也坚持不了几天。

“你觉得，就你专业经验来说吧，这样的环境人能坚持多久？多久要轮换人员一次？”

“有多少现代生活设施可以提供？”

“应该说除了一部电台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王洛宾说，“要是闲着没事手摇发电机点个灯泡用用非洲扶贫版笔记本大概可以，当然食品、药品、书籍这些东西还是能充分保证的。”

“大概一个月。如果本地的治安不好，三天两头闹海盗，经常得保卫家园，恐怕连半个月都坚持不了。”

江秋堰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大家可能没想过。我们现在也有几个仇家了。仇家无一例外都是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的，万一知道了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置有贸易据点，以他们的能力打下榆林堡或者昌化堡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穿越众不管是被杀还是被俘，对整个团体都是极大的打击。”

“你的意思是？”

“只在这里留守土著，最好也不要太多的军事色彩。”江秋堰说，“就是个庄子、货栈。”

陈海阳皱眉：“只派海兵队把守？”

江秋堰笑了：“海兵都用不着。移民个七八户人家过来。”他一指周边，“这里有山有水，虽然不能种水稻，开垦几亩坡地种点蔬菜红薯基本自给一下总行吧？粮食我们按时间接济他们。官府那边的手续，让林全安去打点一下，用钱开路总不见得会错。再给村民一点武装，组织个民兵队，能对付零星的海盗土匪就可以了。村民的任务就是每天收集我们指定的资源，然后我们的船只定期来运，按交纳的数量多少还可以多少给点奖励什么的——”

陈海阳一拍他的肩膀：“没想到你这医生也是民政人才啊！”

“不过，这样的移民村缺少武力保护，一旦有大股海盗来攻打，他们肯定会完蛋。”王涛对此表示担忧。

“那又怎么样，不就是死七八户土著吗？现在中原遍地流民，要多少人还不是我们愿意接纳多少人的问题。毁了一个村就再移一个村过来，大不了原本是七八户，现在移民二十户。”

“你可真够狠的。”

“狠你妹，我们就谁也别装君子了，我们对土著这么好，搞什么鸡巴人文关怀干吗，不就是要土著去卖命么？”他出了口气，“对那些马上就要饿死街头的老百姓来说，被送到这碧海银沙之地，头有片瓦遮身，脚有容足之地，冻不死，还能够安安稳稳的吃几顿饱饭，就算真被海盗杀了也值了。”

“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浮动，移民就靠不住了。”王涛说，“海盗难得来还不去说他，如果海盗经常来呢？三天两头要打仗有死伤，穿越众受不了，移民也受不了，往其他地方一搬，我们找谁去？”

“我觉得这时代的老百姓没这么脆弱。只要他们认定这是家园，就会为这里流血牺牲。”

王洛宾说：“这事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不过民政这头我不大熟悉，回去看邬德和老文他们怎么说吧。暂时先把这个堡垒建起来。”

榆林堡的修建稍微费些事情，但是靠着他们带的工具齐全，也很快就竣工。期间船队里全体人员，只要不是在造房子的，统统都被发动去摘椰子。这里野生的椰子林极多，到处都有椰子可采摘，许多已经成熟的椰子甚至干脆就掉在树下无人问津。

“宝地，真是宝地！”白国土激动万分，椰子，大量的椰子就这样无人问津的丢在地上。而临高众每天都在苦思冥想想要得到这些有用的果实。琼山县的椰子干商人，你们可真是一群浪费资源的奸商。他心中暗暗咒骂着。

还没等他发泄完心中的情感，已经有人在用刀削椰子，打洞喝椰子水了。在这南国的海风吹拂下，一边是沙滩，蔚蓝的，完全无污染的海水，再加上这清甜的椰子汁，不少人已经飘飘然起来。

“这椰子怎么没什么水啊？”王涛连砍了几个，没喝到什么椰子汁。

“废话，掉地上的都是熟透了的，要喝椰子汁要采上面嫩得。”

“椰子倒是不少，怎么采？”王涛仰望高高的椰子树，望而生畏，“别说要我爬上去，我可恐高——”

“要不把船上的抛绳取下来，甩上去再爬？”

“我看还是拿梯子比较好——”

还是白国士比较有办法，关照大家去砍长竹竿，然后在竹竿顶部绑上钩刀。

他示范了一下用竹竿收割椰子的技术，然后郑重说明：“注意了，一定要戴好安全帽或者——”

话音未落就听得闷声一响，某人惨叫一声，众人循声望去，已经有人被椰子砸中脑袋，当场“壮烈”了。

不用任何人说，众人一哄而散，争先恐后的回船上去找自己的藤条安全帽了。“烈士”被抬回船去，经诊断是轻微脑震荡，外加一个大包。幸亏这落果还小，此人又戴了顶草帽稍微缓冲了下，没把他脑壳砸破。

众人用起竹竿钩刀来还有些笨拙，好在人多力量大，加上又有源源不断的椰子汁可喝——王洛宾找了个会破椰子的水手，在旁专门破椰子，随时供应清凉饮料。忙了一下午，椰子采集了不下三千个，都堆在临时栈桥旁。

傍晚，众人收工，多数人在岸上就地宿营，船上，只留下了少数人。因为劳累了一天，除了白天奉命休息的晚间值班哨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沉入了甜甜的梦乡。灿烂的星空下，大海碧波万顷，岸上警戒哨的火堆和船上的值班灯交相闪耀着，看起来十分的宁静。有人耐不住寂寞，拉起破锣嗓子唱起了军港之夜。



《军港之夜》：是由苏小明原唱歌曲，取材汕尾渔歌，发行于1980年，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歌曲时长3分1秒，郁钧剑、彭丽媛、八只眼等其他人也翻唱过这首歌。

网易云链接：

<http://t.cn/RdGJozJ>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住嘴，你这乡巴佬！”随着被吵醒的人的怒斥，二十一世纪歌手的声音沉寂下去，只留下此起彼伏的鼾声伴随着波涛。

一个黑影悄悄的从杭州号的舰楼边出现，他悄悄的扫视了一下甲板上的哨兵——桅杆顶部应该还有一个，但是他看不到这里，他安静的等待了一会，悄然无声的从船头沿着锚绳攀缘着下到了海里，动作敏捷，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水花，发出一点声响。

隔了片刻，黑影从镇海号的船尾的波涛里冒出头来，悄悄的接近舰部，他注视了一下海岸和船上的哨兵的视角，确定自己是死角中，从身上解下一样什么东西，抛了上去。

船壳上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闷响。黑影迅速的将自己缩到了船影中，静静的等待了片刻，确定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声声响，才又重新冒出头，攀着什么，轻巧的纵身一跃，迅速的攀了上去。

黑影攀在船壁上，似乎在拨弄什么，这花费了他不少时间，但是终于他成功了，船壁上出现了一个缺口，黑影迅速的钻了进去。

船壳里面是一片漆黑。舷窗外照进来清冷的月色把里面照亮了些。这个湿漉漉的黑影穿着一身鱼皮的水靠，非常的贴身，从凸起的胸部和明显的腰臀比例使人一望而知，这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是个女人——本船队中唯一的女人。冒称李华梅的李淳。

她顺了一下气，迅速把舷窗关上。这群澳洲佬对细节的观察力异与常人，保不定哪个会注意到舷窗开了——她知道根据他们繁琐无比的规章条令来说，这个舷窗除了放下奇怪的大风车叶的时候之外都是必须关闭的。

李华梅在整个航海过程中已经观察了许久，她已经弄清楚了一点：船只不用风帆、不用船桨也能自己动的原因是短毛在需要的时候会一把一对铁的风车叶子沉到海里去，然后船只就会有规律的振动起来，船也就能自己走了。这个风车叶子到底是什么，它连接着什么奇怪的机关，这是李华梅急于想知道的——如果可能，她还想得到这个秘密。不用依赖风力就能航行，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利润，作为一个船长她完全知晓。

澳洲人的大炮、航海仪器还有这风车叶子，有这三样东西，自己和小姐不就是纵横四海的霸主了吗？别得不说，有风车叶子就可以随意选择进入炮击角度。这广袤的大海上还有谁是她们的手！这群奇怪的人，有这样好的东西，却甘心窝在临高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造房子修路！李华梅再一次的感到不可思议。

航行这些天来，虽然彼此交流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个就在舰楼甲板下的秘密舱室却从来没有允许她进去过。任何时候，进入舱室的门都是紧锁的，门口甚至还有警卫室。短毛对这个机关重地，看守甚严。即使在晚上也有人24小时的看守着。她甚至没有敢多做一次接近的尝试。

今晚是个好机会，多数人都登陆，每条船上留守的人员很少。李华梅借口要回自己船上看看，晚上就住在杭州号上，进一步减少短毛们的戒心，这才在半夜潜入。

她定了定神，从腰间的防水革囊中取出个竹管，拔掉，黝黑的舱室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一个火折子燃着了，她迅速从革囊里取出的个尖嘴小油灯点燃，整个舱室里虽然影影绰绰，但是内中之物大体也都能看到。



尖嘴小油灯

只见横跨整个甲板的舱室里有两座黑压压的钢铁物件，每个都有小号箱子大小，四四方方，边角却有些凹凸不平，凑近了看，上面是形状各异的各种细小的铁制部件，还都有个铁轮，上面缠绕着皮带。散发出浓烈的异味。李华梅用手指轻轻一触，满指都是乌黑的油腻。赶紧在舱壁上擦了擦。这两座黑铁疙瘩被牢牢的固定在基座上，上面滴落下来不少黑油，舱室甲板上到处都是，看起来十分肮脏。

这两个铁家伙应该就是让船自己动起来的机关了。但是她微感失望，因为实在看不出这铁机关是如何驱动船只前进的。再凑近了仔细看看，却发现两个铁接管其实不是黑色的，上面象盖子一样的地方是红色的，只是被油烟熏得发黑了。再仔细看，影影绰绰还有两个字“常柴”。

常柴？她吧哒了半天这两个字的意味，常常用柴，用的是柴火？可是没见短毛们在船上堆柴火啊。

红色的顶盖上面还有个圆形的盖子，李华梅试着拽了一下，巍然不动，又拧了一把，却松了开来，拧开一看，里面黑漆漆的似乎是装得什么水。但是气味熏人。她取出一支纸媒，往里面沾了些，取出来，手感似乎是一种油。

第四十节 榆林堡

既不是菜油也不是花生油，更不是欧洲人的黄油。李华梅把纸媒小心的收藏好，重新把盖子拧上。看来，这机关能动起来的关键就是这油。

环视四周，两副风车叶子被固定在架子上，上面黑乎乎的也有不少油腻。仔细看来，不管是这黑色大件还是风车叶子，全部是精铁制造的。澳洲人爱用铁、擅用铁名不虚传。舱室里还有许多橱柜和架子，她一一打开探寻了一番，都是些奇怪的铁器。装在一个个的小盒子里。井井有条。有些东西她认得，欧洲的木匠师傅也有用类似的模样的东西。但是大多数都说不出是派什么用处。

十几分钟之后，门外开始响起脚步声和换岗的口令声。她赶紧停住手脚，凝神屏息的停滞了几秒。等声音完全听歇下来，才从匆匆的收起东西，从舷窗里溜了出去。

第二天，船队在完成基地建设之后继续启程，甲板下到处堆放着成筐的椰子，总计有五千多个。江秋堰不得不禁止大家用椰子汁当水喝解渴的行为，免得有人电解质紊乱。

考察队的下一个目标是万宁。具体的说来是万宁山根镇。山根镇有一处小型硫铁矿，论及规模非常小，独到之处是就在海边，如果能够探明具体位置和储量，穿越者可以搞一次远征式的大规模突击开采，一次开采个百来吨回去。



山根镇位置

“这东西可以制造硫酸还能当化肥用，对我们挺有用，特别是硫酸。”王洛宾说，“煤化联合厂出硫酸很容易，可惜煤炭很长时间都要依赖进口，开采硫铁矿起码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不用再修个万宁堡了吧？”陈海阳想到自己的船队人数已经差不多少了三分之一，再要留守人马可真支撑不住了。

王洛宾说：“不用不用，山根很贫瘠，万宁暂时也不是开发的重点。此地到20世纪还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本时空大约更不会再有人了。”

正说着话，阮小五腾腾腾的跑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报告！陈总指挥，发报时间到了。报房请您签发电报！”

“拿来。”陈海阳拿过电报夹，里面是今天的例行电文，报告船队目前抵达的位置、船队状况和下一个目的地。虽然是例行公事，却是他们在海上航行时候最有效的安全保证。根据执委会和临高电信统一制订的加密规章，从1629年三月起，各主要委员会和部门各自启用独立的密码本，经过加密后再交由临高电信发收，译电工作由各部门自行承担。这样避免电报成为通电，一则电报发出去，十几分钟之后配有15W电台和5W电台的地方全都知道了。至于什么样的电文加密，什么样的电文不加密，则由各部门自行制订出规章来。

今天的电文，照例盖着“海秘”的图章。陈海阳翻看了下，还有几份收电，一份是广州站发的明码电，上面乱七八糟的都是些无聊的话，大概是广州站的报务员在和临高电信的女报务员聊天，另一份则是昌化堡发来的“海秘”电文，简单的汇报了他们此次深入黎区考察的经过。

“还蛮厉害的，骗了十头牛和一个女孩子回来。”陈海阳在发电上签好字，笑着把电报夹给王洛宾看，他也要签字。

“说明大家善用搞群众关系。群众工作越搞越宽。”王洛宾签了字，“在昌化站住脚，和黎寨建立起长期友好关系对以后开发石碌有利，我觉得应该致电给执委会，给他们发个集体一等功之类的奖励。”

“呵呵，王工，这事萧子山不会忘记的，他就好搞这口。”陈海阳感叹了一声，“等我们回到临高，一个集体二等功是少不了的，说不定又会出一个袖标可以缝在袖子上。”

“其实不如奖几个生活秘书来的实惠——”王工原本对那些黑黑瘦瘦的小女子都没什么兴趣，最近发觉被临高解放区的水土滋润过的女孩子们最近也开始白皙丰满起来，不免起了不利于孺子之心。

“不利于孺子之心”：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出自《红楼梦》第九回。

“生活秘书？”陈海阳哼了一声，“执委会倒是好意，就怕最后好事办成坏事。反而伤了大家的感情，影响团结。”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说着话，阮小五已经跑了下去。陈海阳望着他的背影，有些感慨的说：“象这样的孩子，训练了几个月就有模有样了，又肯吃苦，又服从命令。没文化，可是悟性高。再过个三四年成年了就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到时候把这批女孩子给他们多好。”

“呵呵，你想得倒是周全，连给部下找对象的事情都想好了？”

“要让当兵的和你们一起出生入死，军官就得当个真正的父兄。”

新落成的榆林堡基地里，留下了以老狄、白国土为首的留守队，一共十四个人。他们将在这蓝天白云下生活一个月左右，在此期间，白国土将充分的调查附近的物产资源和社会风情资料。至于老狄，他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在这里砍伐木料，同时在白国土的指点下学习采摘椰子——使用爬树法采摘，据他说这样采摘对椰子树的稳产、高产有重要的作用。

老狄满怀惆怅的看着帆影渐渐远去，回过头来对白国土等几个穿越众说：“我们说说看这一个月怎么度假吧。”

“假期的任务还挺多。”白国土看着留下的一堆物资和工具。有砍刀、扁担、斧头、锯子还有大量的绳索和藤筐。铁器家伙没留下很多，毕竟渡过海湾就有铁匠。还给他们留下了一批可以和安游乐市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白糖和烧酒。口粮储备一共有六十天份，为了应急，留了五十两银子。

“先去试试看电台吧。”

当下老狄指挥海兵们在海滩上收拾东西，一一搬进榆林堡来，白国土和几个穿越众先去把留给他们联系用的5W收发报机架设起来，呼叫了五分钟，临高总台就已经有了回音，而且呼号清晰。接着他们又呼叫了考察船队，也很快得到了回复。最后，电台里突然插来了一个新的信号，昌化堡听到了他们呼叫，正在回应。电波的交流让大家原本孤独惶恐的心情减轻了不少。

既来之，则安之，要在这里待一个月，就先把自己和手下都好好安置下来才是。于是做了个小分工。老狄担任昌化堡的指挥官，主要担任防务和营建工作；白国土负责收集物资，他受过些应急医疗训练，算是队里的卫生员；王涛负责和安游乐市打交道，一应对外交涉和采购物品都归他，他还有个从广州运来的孤儿里收养来的男孩子当徒弟，在大家都热切的希望收养小萝莉的时候收养一正太使得他的性取向一度成了议论的话题。

“不为什么，”王涛坦然道，“我只是想让他跟我学说书，要不我一死就没人会说了，总得有传承不是？”

这男孩子跟了他姓王，取名叫王德纲，名子自然是恶搞。不过叫起来也气派体面。



郭德纲

王德纲这孩子虽然不过十来岁，在师父的熏陶下学会了好些传统的评书和相声段子，在国民学校里是一文艺骨干。王涛每天还教他演说和辩论——这是他的培训师本行，准备着明年让这小徒弟竞选第一届国民学校的学生干部，他的下一步目标是游说执委会建立青年团组织，这个徒弟以后可以走团派路线上位。

最后还有沈跃风，一海龟，主修历史选修IT，对穿越者来说都没什么大用，好在爱好军事，托腐朽的美帝之福，有不少打靶和打猎经验，在远程勘探队的扩编中被扩编进队伍。接受了几周博物学教育。留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收集本地的动物样本和肉食，兼万一断粮之后可以供给伙食。

他背着一支AR-15，装具上系了四个弹夹，外带一个ACOG瞄准器，腰里还有个手枪枪套，不用说是一支穿越大军里最常见的自备手枪Glock。头戴一顶原品M35头盔，虽然看起来象南美民兵或者反政府武装，倒也算是武装到了牙齿。比起拿着米尼步枪的老狄要看起来有安全感多了。



AR-15：是M16的前身。1964年2月8日，空军把装备的AR-15正式命名为“美国5.56mm口径M16步枪”（United States Rifle，Caliber 5.56mm，M16）。美国5.56mm口径M16枪族的研制是始于美国陆军的作战研究办公室（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简称ORO）的一项研究，ORO于1948年9月在约翰斯·霍浦金斯大学成立，是陆军资助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其目的是进行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的相关研究，当时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作战研究组织。



M35头盔

老狄拿米尼步枪也有些无奈，根据马千瞩等人的理论，军官必须用

士兵一样的武器才能让士兵对自己的武器产生信任。于是陆海军的穿越者军官们都用上了米尼步枪和杰林德手枪。让不少人牢骚满腹。这次因为考虑到留守队的安全，总算每个穿越者都配发了一支SKS步枪。

当下分派了住房，海兵们三人一组，分守三个凸角堡，穿越者集体守卫作为主堡的东凸角堡和大门。

房屋内部自然是没有涂饰的，简单的水泥涂抹了墙面而已。虽说有睡袋，但是直接睡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有得关节炎的危险。王涛便带着几个人找了条在附近打鱼的渔船渡过海湾，来到安游乐市，找到木匠要订做了几张床和一些家具。

“床不要大，不要拔步床那样，不，不，不要雕花，但是要双层的，你明白吗？双层的，对，上面也能睡人。掉下来怎么办？你给床边加个栏杆啊，对，我画给你看——”王涛和当地的木匠一番比划之后，终于让匠人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做出了崖州的第一张双人高低床来，虽然他还固执己见的在床头板上雕了不少花纹以显示自己的手艺。



拔步床：又叫八步床，是中国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床。拔步床在《鲁班经匠家境》中被分别列为“大床”和“凉床”两类，其实是拔步床的繁简两种形式。拔步床为明清时期流行的一种大型床。拔步床的独特之处是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间“小木屋”，从外形看似把架子床放在一个封闭式的木制平台上（这种平台北京或称“地平”）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有的还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回廊，虽小人可进入，人跨步入回

廊如跨入室内，回廊中间置一脚踏，两侧可以安放桌、凳类小型家具，用以放置杂物。这种床形体很大，床前有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虽在室内使用，但宛如一间独立的小房子。拔步床多在南方使用，因南方温暖而多蚊蝇，床架的作用是为了挂蚊帐。上海潘氏墓、河北阜城廖氏墓及苏州虎丘王氏墓出土的家具模型都属于这一类。北方则不同，因天气寒冷，人一般多睡暖炕，即使用床，为使室内宽敞明亮，只需在左右和后方安上较矮的床围子就行了。这种床式整体布局所造成的环境空间犹如房中又套了一座小房屋。拔步床下有地坪，带门栏杆，大有“床中床、罩中罩”的意思。

买了家具，又在安游乐市找了个卖土布的大妈，用一包缝衣针加些小钱，换来了根据他们的尺寸订制的床单，薄被是每个人自带的，还买了草席和其他日用品。

王涛把东西陆陆续续都运了回来，晚上，全体人员在榆林堡的空地上燃起一堆篝火，烧开了水煮草地一号的快餐糊糊，王涛说：

“这地方挺艰苦的，不过我们要把自己的小日子搞好，对面就是个市镇，这里又靠海，大家一起动脑筋就能把日子过好。”

“你说吧。”老狄知道王涛这培训师肚子里弯弯绕多。

一个海兵举手了，老狄一看，这是个渔民出身的海兵，叫石进喜。

“让王首长先说。”

“不，让他先说吧。”王涛知道地位高的人一旦说了什么，地位低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建议缩回去，这样不利于搜集建议。

“那你说吧。”

“报告首长，这海湾里头有礁盘，每天我带几个弟兄去赶海，能捞不少鱼虾和贝壳回来，还能捞海菜——”

礁盘：即所谓的“珊瑚礁”。

“这个我原本也想说的！”王涛大加赞同，“很有想法！”

“谢谢首长，不过，要是能搞条小船，弄张网，就能在海湾里捕鱼，收获的就更多了。”

“搞艘船？”老狄心想这大概也不难，花钱买也用不了几个钱。

沈跃风说：“有艘船对我们来说方便很多，起码不用一天到晚绕着海湾走了。能省不少事。再说以后伐了木难道大家用肩膀扛？有艘船就能拖着在海湾里走了。”

“行，就搞艘船。王涛你去搞？”

“好的，我明天上对面安游乐市去看看。下面我继续说我的想法——”

最后决定由王进喜带着另外二个渔民出身的海兵，每天早晚去赶海。白国土和沈跃风带几个海兵先出门去考察一次，一方面选定采椰子和伐木的地点，另一方面顺路猎捕一些可以食用的动物来，关于卫生部门的警告，这几个人显然并不放在心上。但是有了充分的肉食，大家的干劲也会高一些。不管是采椰子还是伐木都是重体力活。何况老狄在查

看了榆林堡的水源情况之后觉得还不太满意，想再加以改进一番。

赶海：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根据潮涨潮落的规律，赶在潮落的时机，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的过程，称为赶海。

“现在的水源是从附近的小河里挖渠引来的，虽然是多了条小护城河，可是敌人要断了这个水源或者投毒也容易。”老狄说。

“你想打井？可是没器材。”

“挖井挖出来的大概是也是咸水，我想修条暗渠，另外从河里引水过来。这样敌人轻易发觉不了。”

第四十一节 王涛的理想

“材料呢？”

“砖瓦和水泥。船队给我们留了几袋水泥，砖瓦也有些，木板我们自己做，反正修条暗渠用不了多少。铁钉和石灰到对面市上买就是了。”

“也好，干脆我明天去安游乐市上卖掉些商品，免得动用那五十两紧急储备。”

第二天，王涛就又带着王德纲并石进喜等人换过衣服上安游乐市去了。这次他有带了简单的四色礼物，算是新宅落成来拜访地方。胡逊自然也应酬一番，送了两只汤羊还礼。又乘机叹苦经，说维持地方不易，县里没钱，催科又多，勒逼地方很重，既然王掌柜要在这里立庄，自然少不得要和县里应酬一番，做个地契，各种杂税摊派日后也免不了一起分待些。言辞极是客气。王涛自然也都一一应允。尽量争取地方势力的容忍和支持和目前与土著势力合作的指导思想。

四色礼物：中国各地不同：山东地区，有粉条，肉，酒，鸡或者鱼。陕西地区是肋条肉、酒、烟、莲菜。

汤羊：指用滚水烫后褪毛而不剥皮的羊。

王涛带着人在市上转了一圈，卖掉些烧酒和白糖——这两样都很受欢迎，得了些散碎的银钱。买了几匹靛蓝染的土布，想找裁缝做些本地人的衣服——海兵们穿着元年式军装太显眼了。但是市面上却没有裁缝，只好又去求教胡逊，央他家的仆妇们做些。又在市面上买了些大米、南瓜和些蔬菜来改善伙食。见有铁锅和陶罐卖，也买了几个。众人收拾停当正要走，看到市面上有卖活鸡的，二分银子一只，王涛买了五六只，叫海兵捆了挂在扁担上带回去。

出了寨门，在海边找到一家专门用蛎壳烧石灰的石灰窑，买了几麻袋石灰。石进喜在海边的渔民中讨价还价了半天，一两银子买下了条小舢板，船很小，满打满算只能装七八个人，不过在海湾里用用也够了。回到榆林堡里，王涛关照把锅子和陶罐都放到厨房去用——以后就不用拿个饭盒煮东西吃了。好歹能熬点汤水煮煮饭什么的。

“你买这许多鸡回来回来打准备牙祭？”老狄有些奇怪。

“吃鸡蛋啊。养鸡。”王涛关照把鸡都放下了，“这么一大片院子不养鸡不是浪费了。”

“满地鸡粪啊？臭死了！”

“围个鸡栏出来么。”

“我们拿什么喂鸡？”

“剩饭。椰子肉也可以。白天把鸡都放到堡外面，让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晚上赶回来再喂些饲料就是了，很省的。”王涛胸有成竹。

“这还是纯天然绿色草鸡。好吧，随你。”老狄想这王涛是不是忽然

想当起农场主了。他想起了什么事情，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抄件。

“这是什么？”王涛接过电报，是一封加密的电报，发报呼号是考察队的杭州号，收报呼号是临高电信总台。

“奇怪，这不是海秘的电文。”

“没错，沈跃风收了报用密码本译不出来。肯定不是海秘的。”

“这就稀罕了，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考察队不是统一都用海秘发电吗？就连我们这样的留守堡垒联系也是用海秘。”

“而且还是从杭州号上发出来的，不是旗舰镇海。”

“多半是情报口或者内务口的电报吧。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

王涛带人从树林里砍来枝条，从海滩上运来碎石，在榆林堡大院的围墙下搭建了一个鸡窝，外加一圈鸡栏。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放它们在栏里活动。

海兵们有些是农家出身，对这些事情并不陌生，见首长兴致勃勃的在搞农业，也都来了兴趣，有人便建议自己种些菜，免得浪费了鸡粪和人粪。

“不会吧，还要人的便便？”老狄大吃一惊。想起了当年在农村集训的时候，路边积肥的大坑味道真是销魂无比。

“当然，不然厕所不就满了？”

“我本来是打算开条沟渠，用水直接冲刷到海里去的。”

“冲到海里去多浪费，干脆在堡外挖个坑吧，都冲到坑里就是了，上面加个盖子，不会臭到哪里去。”

“我事先声明啊，到时候起肥的时候你可别叫我干——”

菜园设在榆林堡的墙外，避风的角落里。不过海岸边土层薄沙砾多。直接种植是活不了的。王涛便让人先用大石头垒起一块大约50平方米的花池子，做好排水。再带海兵们去山坡地上挖山泥，用镇海号留给他们的推车运回来，一车车的填进去。

其他人都对这位前培训师蓬勃的干劲感到迷惑，好像他准备以此为家一样。白国士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准备以后长期驻守在榆林堡。王涛哈哈一笑：

“当然不是，我的目标是将来执委会给我一大块领地，然后我就领着我的一大家子和几百户移民殖民开荒，当领主。现在先练练手，以后就有经验了。”

“哦？”白国士来了兴趣，“你想去哪里殖民？”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或者新西兰，都行啊。”王涛干得有些累了，从口袋里掏出个烟斗来，王德纲手脚麻利的给他师傅装满，从附近烧着火的火堆上夹了一块烧红的木片来。他接过来点上，美美的抽了几

口：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位置

“抽烟丝比抽那见鬼的圣船牌烟卷强多了——”他吐出一口青烟，“中国么，就让执委会那群人去慢慢的治理吧。”

王德纲好奇的问：“师父，你说的地方在哪里？”

“在大海的另外一边。”王涛一指海平面，“有四季常绿的大岛。”

“要不以后我和你做邻居好了。”白国士忽然对这样的生活也很向往：蓝天白云，绿色的草场，外加白雪皑皑的山头——这大概是当年看魔戒花絮的时候对新西兰留下的印象。



新西兰魔戒取景地：英国一项新的统计显示，新西兰已经成为全世界影迷“最想游览的电影旅游目的地”之首，这得益于它在《指环王》及《霍比特人》系列电影中的大放异彩。新西兰多样的地貌使它成了最完美的“中土世界”，从北岛怀卡托地区（**Waikato**）的霍比屯，到作为迷雾山脉（**Misty Mountains**）的南岛崎岖山地——新西兰境内共有约200个取景地出现在《指环王》及《霍比特人》系列电影中。如今有超过30处取景地开发了专门的旅游线路。

“好啊，不过你女朋友能答应你娶一堆小老婆不？”王涛叼着烟头打趣他。

“赵雪——她还不是我女朋友。”白国土有些不好意思，“到时候再说了，小老婆不许有，佣人之类总能带吧。”

“你还真是听话的纯情男。不过我觉得小白你不见得喜欢过这样的生活。”王涛嘿嘿的笑了笑，“未来的事情，谁说得清呢，说不定临高那会就是一比纽约上海还牛B的世界大都会了。在新世界的大都会里当老干部也不错的。”

菜园工作持续了两天，大家又给这片珍贵的菜地围上了篱笆，防止野兽闯入。接着又投入到挖沟渠的工作中。白国土和沈跃风每天都外出进行勘探，因为江涵秋的移民计划很可能会实施，所以他们除了调查资源，还兼顾着寻找未来可能的殖民地点和开垦用的土地。

老狄自己带着另外一部分人挖水渠，他没干过这活。不过大图书馆编印了一本小册子《简易测量和建筑》发给考察队使用。按照书上说得，自己做了些水平仪之类的测量仪器。取水渠道直径不大，但是上面要覆盖土层，所以挖得深一些。取水口设在以砂石为主的河岸上，取来的水比较清洁。也不容易被发觉。除了旱季，取水口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水线以下。

水渠穿过城墙，一直引到院子里，这里原本就修了一个蓄水池，只不过原来是护城壕沟里引来的，水质不如直接从河里引来的清澈。河水引入之后经过沉淀就能使用了。多余的水通过另一条渠道通到厕所里冲洗茅坑，污水直接流入榆林堡外的积肥坑里。沙质的土壤会很快吸收掉多余的水分。为了安全卫生，坑口加了木盖子。王涛又在盖子上上了个洞，插进入一根中间打通的竹竿。

“这是干什么？”众人不解。

“排掉里面的沼气。”

“不能用来当燃料？”

“太少了。但是万一一个烟头下去，又足以发粪涂墙。”

最后把所有的渠道都加上了板瓦的盖子，上面覆盖上泥土。再过几天痕迹一退，无论什么渠道都看不出来了。

在王涛他们大搞基础建设的同时，白国土和沈跃风在一次考察的途中打到了一只赤鹿，这种小型鹿肉质细嫩鲜美，拖回来之后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只留下一张皮和被啃的干干净净的骨头，连鹿肠子都被洗刷干净，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风干。

这里的野兽很多，甚至不需要过于深入山区。打猎主要靠沈跃风，

他有狩猎经验，论及射击的水平。更是比白国土老练多了。为了节约子弹和避免引起大的动静，狩猎是用钢弩进行的，沈跃风不断的打到野鸡、兔子之类常见的野味。把全体留守队吃得满嘴流油，对这些每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有沈跃风这样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可以算是一件幸事。

看到沈跃风隔三差五的能打猎物回来，王涛又动起了其他脑筋。便提议在榆林堡里挖一口水井。

“挖井做什么？”老狄听了这个建议觉得莫名其妙。

白国土反对：“这里的地下水肯定是有咸味的，除了洗澡，连浇菜园都不行。”

“谁说要用里面的水了？”王涛说，“这是冰箱！冰箱懂不？”

古人没有冰箱，除了北方河水能结冰的地区可以冬天储冰夏天使用之外，其他地方要储存猪羊肉之类容易腐败的食品，就只能用井。不管气温多高，水井内的温度一般都会保持在十几摄氏度，足以保存几天了。

于是又开始挖井。挖井是技术活容易出事故。虽然他们手里的《简易测量和建筑》里有如何挖水井的指导，但是王涛不敢贸然行动。此时砖石和石灰都不多了，王涛再次渡过海湾去安游乐市买材料，看到市里有好几口水井，便打听到本地有人以打井为副业，一并雇来施工。

榆林堡的地下水位很高，不过五六米就出了水。因为目的不在取水，水井的直径不过1米，井壁用砖砌成，打井师傅对他们用的水泥黄沙石灰的砂浆赞赏有加，因为黏合力实在太好了，提出只要肯给几袋水泥，他就不收打井的费用了，但是留守队没有余货，只好婉言谢绝，说将来或许会有。

王涛说：“这说明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市场的。用不着老盯着镜子白糖什么的嘛，水泥这东西市场就有需求——”

“水泥的需求低得可怜。”沈跃风不屑一顾，“这里老百姓的房子都拿什么盖得你们又不是没看到——用灰泥也凑合了。也就是砌水井壁这样的活，水泥砂浆才显出它的优越性来。”

王涛一想也是，这里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是特别有需求的。白糖、烧酒这些虽然好卖，本地的消费人口却实在少了些，卖不了多少就饱和。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采集资源吧。做买卖的事情让外事部就操心好了。”

白国土在几天考察之后勘定了一块木材采伐场，这里离榆林堡大约有3公里路程，但是近海湾，把木材拖出去二三百米就可以下海了。如果以人力肩扛手抬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把每天砍伐下来的木材运到榆林堡去。

大部分海兵的工作就是每天在这里砍伐木材，砍下的树木就地打桶，用绳子拖到海边，5~10根材一组用藤条捆成木排。4~5个排为一组，用舢板牵引着运到榆林堡前的沙滩上再拖上岸。

虽然运木材有海上运输的环节，但是整个劳动还是艰苦异常。幸亏沈跃风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肉食，虽少，多少也是肉，石进喜又不断的提供海产品。几只鸡也每天贡献些鸡蛋出来。伙食还不差。王涛为了振奋士气，每晚不管自己多累都要说上一段书。为了提高士兵群众的觉悟，他现在不再说《官场斗》之类的段子了，改为每天说《说岳全传》，目的自然是为了日后和建虏开仗做些思想教育的准备。而且还不时加入些对大宋的毒牙，联系时局，大加发挥，以彰显穿越集团反大明政府救中国的伟光正形象。说完岳传，王德纲还要来段单口相声轻松下气氛，这才让大家回去睡觉。这样实施下来，居然士气不错。

圖文經典

「清」錢彩 著

說岳全傳



岳雲書社

《说岳全传》：是清代钱彩编次、金丰增订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最早刊本为金氏余庆堂刻本，共20卷80回。前61回是岳飞的“英雄谱”和“创业史”；后19回，主要讲述岳飞死后，岳雷扫北的故事。歌颂了岳飞等将士英勇作战、精忠报国的忠勇行为，鞭笞了秦桧等人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丑恶罪行。

第四十二节 海军咖喱和新闻检查

经过多日劳动，堆在榆林堡里的木材已经积聚了几百立方了。这些木料已经在榆林堡的大院里堆积起来。白国士知道木材储存的话最好是用水存法，泡在淡水里的木材隔绝空气可以经久不腐。但是这需要足够的水面，在榆林堡附近没这个条件。

如果采用干储法，倒是简单易行，榆林的雨季还没到来，干燥起来相当快，但是未来要用船拖带的办法将木材运走的话，干透的木头在海上会很快吸满水分沉下去，给拖带来很大麻烦。

所以他只能采用对木质来说有一定影响，但是最方便的湿储法。采伐下来的木头被成堆的堆成垛，每个堆垛差不多25立方米，上面盖上枝叶，每天还派人定时往上面浇水保持一定的湿度。

但是这样的保存法，充其量不能超过三个月，否则木质就会受损。按照王洛宾的说法，他们最多会在30天重新派船到来，堆一个月估计问题还不大。

伐木剩下的边角料很多，白国士安排人把这些枝条全部收集起来在海滩上晒干，做为榆林堡的烧柴使用。又选了些比较粗壮的枝杈烧炭。木炭的火力比干柴要稳定且发热量大，用起来更方便。

接着榆林堡全体又投入到采椰子的工作中。近岸的椰子基本上已经被船队采摘的差不多了，他们开始深入到较为内陆的地区去采摘，每天也能采回几百颗来。到了晚上大家劈开椰子喝椰子汁，多余的椰子汁就倒在陶土罐里，泡在冷藏井里储存着。椰子肉晒椰干。

王涛看到海滩上用棕榈叶垫底晒着的椰子肉，喝着椰子水在四周转悠了一圈，忽然想起了阿三——椰子肉在印度经常作为咖喱的原料，便用椰子肉、胡老爷送的羊肉、南瓜和船队留下的调味料做了一次羊肉咖喱。热乎乎又香又辣的咖喱汁被浇在刚煮好的米饭上，海兵们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到辣椒的辣味，觉得很新奇，但是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那天正好是一个星期五，于是王涛就成了咖喱饭的发明人，并且奠定了日后海军每到周五就要吃咖喱饭的习惯。



咖喱羊肉

榆林堡的活动引来了胡逊的注意，他便借口送做好的衣服亲自渡过海湾来拜访这群新落户的居民了。王涛又做了一次咖喱饭，把胡老爷吃得满嘴通红，再加上一杯子镇得清凉可口的椰子汁，胡老爷连呼过瘾。当下要这咖喱饭的配方，并且问这辣得与众不同的滋味是从何而来？王涛知道辣椒传入中国应当就是在万历年间，但是此地显然还不知道有这种作物，便告诉他这是番椒，是从域外传来。胡逊提出想要些种子回去种植，但是榆林堡除了辣椒粉就是辣椒酱，没有种子，只送了袋辣椒粉给他。

胡逊问他们大量采摘椰子伐木，是不是为了向海外贸易所用？他倒对海外贸易的事情十分熟悉，说迄今从未见过有洋船运椰子干的，王涛赶紧问，琼山县有没有商人来收购椰干的？

“倒是听说过崖州那边有府里来得商人收过椰子干，可也不常来。文昌离琼山才不过二日的海路，那里的椰子比这里多过百倍，路又近，何必来这里买椰干呢。再说这里离崖州城又是好几日的路程，更是鞭长莫及了。”



文昌位置

王涛心想琼山的椰子干商人没想象中的那么控制严密么。林全安这家伙要么是偷懒假造理由，要么就是从来不到这样的荒芜之地来。不过转念一想他是一个商人，总归是去城市交易，和自己这样的开拓队自然不是一个路数。

“实不相瞒，”王涛说，“兄弟我在临高开了个榨油的作坊，专用这椰子干榨油。销往海外澳洲，能赚大钱，奈何临高不产椰子，才四处寻觅。”

这番话是特意说给胡逊听的，让他觉得这是个合作的机会。没想到胡老爷对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乎，只打了几个哈哈，说过几天县里会来人下乡，正好可以帮他们办理立庄的事情，只是不免要打发应酬些，王涛会意，又送了胡老爷些白糖并二瓶国土无双酒，说事成之后自当另作酬谢。

送走了胡逊，王涛微感失望，原本他还以为这胡老爷会主动要求参与采集椰子伐木这一事业——榆林堡毕竟人少力微，有胡逊这样的地头蛇加入，在地方上就多了一层保护不说，人力上也能会充裕许多。结果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他没想到胡老爷这样的偏僻地方的豪族，见识极为有限，早就过惯了雁过拔毛的，坐等孝敬的日子，哪里还愿意去干这样劳心费神的实业。榆林堡里伐木也好，采椰子也罢，只要给些好处与他便是，至于能不能有更大利润，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白国土道：“可惜安游乐市和他庄子里的那些人口了，不然我们把椰子全部采光也没问题啊。”

老狄说：“丫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以后干脆灭了他。里面的人口全部合并到榆林堡。”

“等再过几个月，我们的大股移民一来，胡老爷肯定坐不住了，到时候自然要摊牌。是服从我们的领导，还是准备自绝于人民。”王涛叹了口气，“这么好的投奔革命的机会不参加——本来起码也能混个民主人士，子孙进地方政协总没问题的，现在闹不好就成地富反坏右了。”



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即“黑五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

感叹归感叹，采集资源的工作还在继续做。工作之余因为无聊，榆林堡便常常和临高总台、昌化堡之间互相发电，交流下生活情况和个人感受。丁丁在一次在临高电信的收报台看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文之后灵感大发，使用电报上的素材，运起生花妙笔，添油加醋写了一篇《榆林港夜话》的散文，署名“南天哨兵”刊登在《临高时报》上，没想到在穿越众中大受欢迎，于是便指定王涛当特约通讯员，每隔几天都要写篇通讯

过来，经他润色后连载。王涛不负众望，接到电报立马又写来了一篇。丁丁马不停蹄，连夜修改润色。排好了版，一大早就把稿子交给了周洞天刻蜡纸，准备付印。

没想到报纸没开印，丁丁便接到了周洞天的电话。

“报纸不能印了，”周洞天无可奈何的说，“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榆林港手记系列散文有泄密问题，必须删改之后时报才能付印。另外，前几天登的那期报纸，正通知各处回收。”他又补充了一句，“还说以后时报凡是刊登此类消息的文章，必须在付印前送检——”

“这是谁得脑残规定！”丁丁几乎跳了起来，D日之后他和潘潘两个夫妻老婆店，没经费、没待遇，基本就是个黑户，好不容易熬到了《时报》混上了正式编制，现在突然又来了个熟悉的“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

夫妻老婆店：传统上这种店都是前店后工厂，老公在后面工厂制作，老婆在店堂待客，这样自然而然地就称为老婆店了。比如现在的家庭小饭店还这样，丈夫掌厨，妻子收帐。

“MMD，老子还没写执委会腐败的问题呢！倒先给我来打官腔了！”丁丁立马就找到了执委会大院来。

进了大院，他又踌躇起来：穿越众只要是个人都有进机关办事的经验，知道这云山雾罩的“上级有关部门”是最难找得，发通知的时候有它。一旦要找它，就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那个“有关部门”了。

想了下，决定还是去文印室找周洞天，打听下内部消息。他虽然干的是印刷，却一直在内务口兼职，既然理由是所谓的“泄密”问题，这有关部门是内务口或者情报口的可能性很大。

周洞天果然知道些眉目，说此事是冉耀打来的电话。冉耀，丁丁当然认识，原来是治安组的干活，机构调整之后调到了内务委员会去了。

于是他又一口气出了大院，来到了平时很少有人去的内务委员会大院，却被门口的两个哨兵拦住，因为他既没有事先登记约见，也没有进入大院的通行证，哨兵坚决不让他进去。在大发雷霆，摆了首长的威风之后还是宣告失败——“没有登记没有通行证就是不能进，这是命令”。哨兵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唯有这句话说得滚瓜烂熟。

丁丁象斗败的公鸡一般从门口被赶了出来，正打算着回报社去翻通讯录找冉耀的手机号码再来理论，却见一个胖子正腆着肚子，四平八稳的从院子里出来。眼见这一幕，慢腾腾的踱过来问道：“这位同志有什么事啊？”

“你还叫我同志！D日登陆才几天啊！”丁丁气愤不已，牛头不对马嘴的喊道，“我要见冉耀，冉耀你给我出来！你迫害言论自由！”这番声势换在百仞城的核心区域早就引起围观了，但是内务委员会地处冷僻，叫破喉咙也没人注意。

“别喊么，冉耀去博铺主持个会了，你是丁丁吧？我们谈谈好了。”胖子依然和蔼可亲。

“你是谁？”

“哦，我是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员，小人物。”胖子满面堆笑。

胖子即为赵慢熊斯基。

丁丁这是第一次进内务委员会大院。一走进这青砖为墙，墙壁上还爬满长刺植物的大院，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直往上冲，不由打了个冷战。院中一体两翼的修着一栋青砖的二层小楼，院子里移植了许多树木，把个院子遮蔽的浓荫蔽日。

胖子将丁丁让进进门不远处的一间简易房内，里面放着些家具文具，大概是接待来客之处。有人端来了一杯袋泡茶。丁丁冷笑道：

“这是请我喝茶？”

请人喝茶：有时是指接受调查，盘问等。

“喝白开水也可以。”胖子面目柔和，“我们这里没咖啡。”

丁丁当下把限制发稿的事情连珠炮似得说了一遍。质问这样的所谓“保密”到底有何意义，为什么不能让广大穿越众知道目前穿越集团的最新状况？你们还有没有尊重广大穿越众的知情权的意识？

“这个啊。当然是尊重的。内务委员会只是一个普通机构而已嘛。”胖子面带不温不火的微笑，并不直接回答他的质问，“现在《临高时报》每天印多少份？”

“三百份。”丁丁悻悻的说道，本来他想印上千份的，但是油墨和纸张，外加印刷设备都有缺口。

“根据时报社上报给计委的数字，这些报纸中大约有一多半是到穿越者手里的，包括给部门、企业，给宿舍里的阅览室，剩下的有些送到县衙，有些是送到东门市零售，对吧？”

“对。如果分配给我的资源多一些，发行量还能更多——”

“时报发行越多，宣传我们的声音就越大，对土著群众的影响力就更大。这是执委会的既定方针。”胖子慢条斯理的说，“但是你想：报纸到了土著手里，很多消息也就在不经意中传了出去——”

“就为这个？那以后文总、马督公还有其他穿越众上报纸要不要取个化名，脸上再打码？报纸上什么也不要登了，就写今日平安无事，或者干脆登些杜雯的长篇大论好了！”

“不要着急嘛。”胖子依然轻风细雨，“榆林港的系列报道，我看了，非常好。大家的评价也很高。之所以内务委员会不同意这么发文，还是顾念到海外站的同志们安全——报道里面时间、地点、人物、装备什么都有，报纸流出去了万一给刘香或者其他对我们不利的人物看到了——十几个人的小堡垒，还不是顷刻就被灭了。”

丁丁悚然。这么一想的确是疏忽了。但是心有不甘，嘴硬道：“榆林这地方，现在又不叫榆林的！明朝人有本事推理的出是在哪

里？”

“大东海还是叫大东海吧。”胖子说，“还有安游乐市，都是本时空的称呼，明朝人怎么会不知道？连安游乐市就在榆林堡对面都写出来了，还要怎么清楚呀？”

丁丁无言以对，明明觉得自己有理，但是被对方这顶大帽子压上来，竟然无可辩驳。穿越众的利益是第一位，总不能说这些人的人身安全比不过大家的知情权吧？

第四十三节 雷州的白糖

看着完全被打败的丁丁，胖子站了起来，和蔼可亲的说：“同志，好的原则要在适当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不要生搬硬套嘛。这是内务部门对此类报道的一个指导性建议，你拿回去看看修改下文章，日报发不了还能发晚报。再有意见我们再具体讨论。”

眼看丁丁拿着文件走了，胖子站了起来，依然带着那种温柔的笑容，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的正式名称是“内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这名字并不代表任何具体的含义，只是为了满足他不做具体工作，只搞政治学研究的要求。相当于内务委员会的顾问。

办公室干净而整齐，一张圣船牌白木办公桌上堆满了自制的文件架和文件筐。还有一个大号的书架，堆着许多书籍。唯一的现代制品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个CD包。



CD包

办公桌后面是一扇与环境极不协调的华丽精美的屏风，后面是一张简单的白木小床，挂着蚊帐，还有挂衣服的衣架和小小的柜子。十足的老式住机关的单身汉的配置。

从办公室的布置来看，此人在执委会各部门中的地位并不高，办公桌上没有一台象征权力的摇柄式电话——这是各部门首长的标准配备。



摇柄式电话

他一屁股坐在已经磨损的藤椅上，从标记着“来”的藤筐里取出一份函件，它被摺叠成信件，骑缝盖着“秘”的红色图章。拆开，里面是一份广州发来的电报译文。

电报的内容是在澳门对李华梅背景的调查。他读得十分仔细。

李华梅的背景调查报告机密，中心：

接到指示之后，我立即着手调查李华梅的来历和背景。

在广州，几乎不能打听到有关她和她的杭州号的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李丝雅的消息要多一些。但是关于李丝雅的消息基本上基于传闻性质，我们所能掌握的情况并不比过去掌握的更有实质性的突破。

因此，我决定派遣张信去澳门直接进行调查。在广州站与澳门的贸易往来中，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和黄顺隆建立了较为深厚的私人交情，黄顺隆在澳门长期与各种海上势力大交道，对各方面的势力了解比较多。在我们尚未在澳门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体系之前，我认为使用黄顺隆这一渠道是可行的。

张信以贸易酒类的名义去了澳门。我批准他进行以下活动：对黄顺隆透露说，他最近在海上遇到了女海盗，并将船只和旗号向他做描述。根据他的现场反应，张信判断黄顺隆对此略有所知。黄起先并不愿意多谈此事，但是在张信的进一步诱导下，他向我们透露了如下消息：

他在港口多次见过类似杭州号的船只停泊。但是他说不出船只是谁的，唯一所知的是船长是个女人，这点他十分肯定。我们拿了李华梅的照片改绘的电脑画给他识别，他再次推说没仔细看过真人认不出。但是

张信认为：他看到的就是李华梅。

张信注意到：在言谈中黄顺隆非常不愿意提及在本地停泊的任何船只和船长。关于此类询问他一概推说不知道。我们猜测：这和他做海盗的生意有直接的联系，他生怕在言谈中无意间透露出这些人的秘密。但是他对李华梅并不熟悉这点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我们推断：李华梅不会是海盗，起码她的海盗活动区域不在中国沿海附近。从这点来看，李华梅自述她是做果阿贸易的有一定的可信度。

第二天，张信又在码头直接调查了码头上的水手和相关人员。从这些人中，他确认到了杭州号在澳门出现的周期，它每年的六月间抵达澳门，然后会不定期的出航返航，去向为东南亚的各个地区。每次航行大约一个月左右。杭州号在十二月彻底离开。这一周期和澳门的果阿贸易周期是吻合的。同时，他们通过认图再次确认：李华梅就是杭州号的船长。港口人员对此人所知不多，甚至对她到港后歇脚在何处也不知晓。

关于总部特意指出要求调查李华梅和李丝雅之间是否有联系，但是这方面几乎找不到情报来源。限于语言和人脉的关系，张信的调查只能在华人圈子中进行。但是本地华人大多从未听说过此人，连有个女船长定期来到这里的事情也所知甚少。有人则把她和李丝雅混淆起来。顺便说一下：本地华人对李丝雅抱有一种“猎奇”的心理，传闻很多，对她真正的生活状况却所知甚少。传闻主要集中在她的杀人放火上，综合打听到的消息，我们推断她除了在海上抢劫之外，还参与过多次对月港的进攻。

我们认为，不能排出两李之间有相识、合作或者其他更深层次关系的可能，毕竟她们都有很深的葡萄牙人的背景。如果说李丝雅是血缘的关系，那么李华梅作为一个纯种华裔身上流露出来的大量葡萄牙人的元素就显得有些奇怪。她不可能凭空得到这一切。

有关李华梅的背景调查，目前只搜集到这些资料。遵照指示，对她的情报进行搜集，一有新的消息，我将立即向总部报告详情。

广州站紫炎胖子在电文上盖了个已阅的戳子又拿起了另外一份函件。

这是从杭州号上发来的电报，用得是“内幕”。电文只有寥寥几行，但是信息却十分重要：李华梅在深夜爬进了镇海号的机舱。在里面呆了至少十分钟。

“您真是一位别出心裁的女子。”胖子喃喃自语，思忖了片刻，他还是拿出了一个卷宗，把两封电文都放了进去。在上面写上了添加的文件摘要和编号。接着放进了“去”的文件筐里。

雷州徐闻县。

二乘二人抬轿子正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行走着，四面跟随着十几个青衣家仆，外加五六个骑马的镖师。一个个不是手持哨棒便是腰挎快刀，戒备森严，沿路的一些小股强人看了也得退避三尺。

文同在轿中闭目养神，这颠簸起伏的轿子他已经有些习惯了，原本第一次坐的时候差点没吐出来。电视里有钱人坐轿子看起来是种享受，他开始坐的时候也还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时间一久实在受不了——轿子里不是沙发，而是一张直挺挺的硬靠背，时间久了腰酸背痛。

从去年年底甘蔗开始收获起，文同就作为临高粮油公司的糖业特派员，就被派到了雷州。他的任务只有一个，考察监督本地的白糖生产，寻找最合适本地生产的白糖制造工艺流程。将雷州建设为穿越众白糖出口的重镇。



海康县、徐闻县位置（海康县于1994年撤销，改立为建立雷州市（县级市））



甘蔗：（学名：**Saccharum officinarum**）甘蔗属，多年生高大实心草本。根状茎粗壮发达。秆高3-5（-6）米。中国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四川、云南等南方热带地区广泛种植。甘蔗适合栽种于土壤肥沃、阳光充足、冬夏温差大的地方。甘蔗是温带和热带农作物，是制造蔗糖的原料，且可提炼乙醇作为能源替代品。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出产甘蔗，最大的甘蔗生产国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甘蔗中含有丰富的糖分、水分，还含有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各种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有机酸、钙、铁等物质，主要用于制糖，表皮一般为紫色和绿色两种常见颜色，也有红色和褐色，但比较少见。

明代徐闻县所在的今天的湛江市迄今还是中国最大的糖业生产基地，与广西、云南三足鼎立，身为糖业世家出身的文同自然不陌生。在当初农业部讨论是否要在临高种植甘蔗的时候，他持极力反对的态度，原因是临高虽然可以种甘蔗，却非最理想的产地，甘蔗是一种对水分、肥力消耗很大的经济作物，推广起来会严重影响本地的粮食生产。海峡对面的徐闻就是中国传统的蔗糖产区，不利用起来在临高搞重复建设岂不是浪费资源。

为此1628年入冬开始，广州站就在雷州布置联系陆上通路和网络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蔗田和糖坊的收购工作。到这个榨季开始时为止，临高粮油总公司已经在海康、徐闻两县控制了甘蔗庄九所，蔗田2600亩，榨坊五处。

临高粮油公司的野心还不仅仅在这2600亩的甘蔗地上，文同得到的指示是：只要有可能就尽量收购本地的甘蔗或者原料糖，利用穿越者掌握的先进的制糖技术大批量出品低价白糖，迅速占领市场。

“先进的制糖技术，这还真有点痴人说梦。”文同听到这一指示的时候暗自苦笑，自己根本没有糖厂的专用设备，谈何有什么先进的技术，穿越者眼下比一般的蔗农更先进的地方无非是能够制造一些专用的加工机械，劳动生产率高些，制糖副产品综合利用率高，总成本较低。

文同登陆之后的第一步就是迅速走访两县的主要甘蔗产区，观察甘蔗种植、收获和加工的情况。他大体知道老式的榨糖设备和工艺是什

么，但是这些都是清代的遗迹，明代的设备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他还没见过。

为了保证文同的安全，执委会将派出所顾问周士翟带个徒弟随身保卫，他和起威的人马又是一个镖局出身，沟通起来也容易。除此之外，还有个穿越众常师德随同，他和制糖或者甘蔗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够高大结实，又是一军事爱好者，训练了几个月对武器掌握得不错，还能舞弄下鬼头刀什么的。派他来不在意他的武力，主要是为了让两个穿越者之间能彼此说说话。不比和土著在一起，没共同语言。



鬼头刀：刀体沉重，刀柄处雕有鬼头，相当锋利。金庸笔下也提到过此刀。

借助于起威在雷州的大规模设点铺线，文同的甘蔗之旅即方便又安全。从灯笼角登陆之后，起威雷州海康分号的掌柜就带着轿子和镖师迎候了。

第四十四节 土糖寮（一）

文同把自己的落脚点定在徐闻。起威早就接到郭东主的札子，要好生招待这位“文掌柜”。因为听说文掌柜不喜欢闹哄哄的城里，起威的雷州分号就在徐闻县城外的甘蔗庄里起了新屋，里里外外收拾一新，连家具都是新制的。原本还打算找几个仆人来伺候，但是广州这边早就预备下了，都用骡车送来。闹得分号主事的十分乍舌——这几个大掌柜的做派还真是豪奢。

札子[zhá zǐ]：1、古代官方公文中的上呈文书。用于向皇帝或长官进言议事。2、古代官方公文中的下行文书。用于发指示或委职派差。

文同带人住进了这所甘蔗庄，这是个考究些的农家院落而已。房屋之外，还带着一个极大的场院，专门用来堆放收获的甘蔗。土糖寮就在庄墙外：又是一处建筑，养了好几头牛。

寮liáo：小屋。

歇息一夜之后，文同视察了这份产业。原本文同以为这样的庄子应该有管事、工匠之类的人物存在，一问却什么人都没有。这庄子连糖寮就是某农家的私产，种植、榨汁、制糖都是这户人家一手包办，买下来之后自然就无人经手了。

文同有些感到棘手，没有本地人，自己对当地情况就是两眼一摸黑，再说甘蔗这种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收割季节需要的大量人力投入。另一个时空倒是容易，都是蔗农自己送货上门，糖厂只要过秤收购好了。现在他还有自己的地，甘蔗还没收割，要找短工组织收割、清理、捆扎。这事情得找一个专业地主或者长工头来才搞得定，自己不过是个糖厂厂长，怎么处理？





现代甘蔗收割机

再看身边的几个起威镖局的人，也都是大眼瞪小眼，显然个个外行。常师德看他满面难色，问：“事难办？”

“没本地人帮忙，两眼一抹黑。”文同叹息了一声，把周士翟的小徒弟李标的叫了过来，这孩子临高已经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去庄子四周打听下，附近有送甘蔗过来加工的蔗农吗？要有的话就都请到庄子上，我有话想问问。”

“好叻，这就去。”

翻阅地契，整个庄子拥有的甘蔗田折合现代亩不过一百亩而已，这个规模可以说是小得可怜了，文同又去看了糖寮。

文同过去参观过雷州半岛的土糖寮，知道这里的制糖流程是“牛拉石轱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虽然按现在的标准看很落后，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工艺。



土糖寮：是煮糖的场所，煮糖的灶，打糖的床及堆备的燃料都在这里。灶上的鼎各有功用。初开火时，九个鼎都盛满蔗汁，约二十分钟后，各鼎就传来深沉、雄浑的噜噜声，人站在灶边，能感到大地微微震动。鼎面上的渣粕开始集结，变成灰褐色。



牛拉石轆榨蔗



锅灶熬糖



瓦器分蜜

整个糖寮占地相当广阔，用来堆放待加工的甘蔗和甘蔗渣，主要的建筑是一座圆锥形的棚屋和一间大草房。整个结构可以说简陋不堪，材料不要说砖瓦，连木头都没有多少。是所谓的“草瓦茨墙”。

茅草屋底部约五十尺，高约三十尺，内部以麻竹支撑，屋顶以茅草、稻草、或甘蔗叶等铺盖而成，是压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内排列孔明鼎，是煮糖的地方。里面罗列着些各式设备，无非木轱、大锅、炉灶、瓦缸之类，因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动用过，满是尘土，地是烂泥地，满地都是各种蔗叶、蔗皮、牛粪、柴草之类的垃圾，屋子到处漏风，遍地看得见老鼠屎，连熬糖的锅里都有。

文同知道就算近代化的制糖厂里，环境也无法说是干净，但是眼下这幅模样也太惨淡点。看来真是创业维艰那。

看到文掌柜眉头紧皱，陪同的众人知他心中不满，但又不解：这雷州府各县的糖寮大同小异，到底有什么让他不开心的地方？

走出榨糖房，在场院的外面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刚想坐下，只见旁边窜出一个青衣小帽的少年，端了张交椅，迅速打开塞到他的屁股下：

“老爷请坐。”年轻人低着头，轻声道。

文同吓了一跳，会说普通话的当地人可不多见：“你是谁？”

这边起威的分号掌柜廖大化赶紧过来禀报：“这是广州郭东主特意送来伺候掌柜的，叫文秀。”

“文秀？这么娘娘腔的名字。”文同随意评论道。

这僮仆顿时红了脸，垂手不语。

“这是一伪娘吧。”常师德打量了一番，此男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模样，皮肤白净，唇红齿白，眉目清秀，有几分女相。但见他头上的帽子颇为奇特，象是瓜皮小帽子，但是尺寸要大得多——难道建虏的风尚已经流传到了这里？

“你这是什么帽子？”

“这是六合一统帽。”廖大化赶紧解释，“乃是本朝太祖的亲制——”

“什么？瓜皮小帽是朱元璋发明的？”常师德咕哝着，这事太出他的意外了，他一直以为这种与猪尾巴绝配的服装是我大清的创举。

见他公然喊太祖的名讳，听得懂普通话的廖大化和文秀都为之失色，廖大化赶紧道：“常师爷，慎言！慎言，此乃是本朝太祖的名讳，不当这么念得——”

“据说是的，详情我也不大清楚，于鄂水说过的。”文同说着，忽然发现了什么，“怎么不给常师爷搬把椅子？”

为了便于在外称呼，常师德的名义是文同的师爷。免得头脑太大，让土著们闹不清。

“常师爷的椅子，文清去搬了。我这就去看看。”文秀原本有些懒得理这个黑面微须的平头黑大个——在他看来这黑大个大约也就是文同带来的长工头之类的人物，在这个时空，皮肤黑往往被人视为下等人，常师德在临高就领教过多次了。

过了一会，果然见文秀和着另一个少年出来了，除了搬了个墩子，还端来了托盘，上面放了两盏茶。

常师德舒舒服服的坐了下来，又舒舒服服的喝了口茶，忽然对文同说：“看来还是出来好，这腐败劲！不知道有丫鬟没有？”说着东张西望的。

“回禀师爷，没有丫鬟，只请了两名仆妇做饭洗衣。”文清恭恭敬敬的回道。

“小郭真不会办事，没丫鬟怎么行——”正说着话，忽然发觉两个僮仆都在掩嘴偷笑，意识到自己说话不够谨慎，形象大受损害。

文同却没他这番心思，关照廖大化，要他派人出去再找找过去在这糖寮里打工的人，要是愿意回来继续上工的，可以回来——工价从优。廖大化答应了，吩咐人出去寻找。

两拨人出去了，期间文同和常师德面对面的坐在17世纪的晴空下，闻着威风送来的腐烂的牛粪、甘蔗和糖的气味，喝着茶，四面围绕着是十多个人，一个个的屏气凝神的站着。闹得两人有点不自在，后来总算是说服廖大化也坐下了，其他人还是站着。

“本来叫我出差，我还有点怕。”常师德的眼睛熠熠生辉，“想总是呆在临高安全，没想到出来之后就一大地主的做派，早知道就该申请去当情报员什么的。郭逸那小子，大概小老婆都讨好了，起码也有四五个通房丫头了！”

“你也讨一个不就是了。”文同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他对自己的担子忧心忡忡。

一个小时之后，两拨人都带了来了。糖寮的工人来了三个，文同通过翻译一问才知道，这三个都不是技术工，按他们的说法，整个糖寮用的工是五个人，煮糖师傅、榨蔗、管牛、烧火、杂工。原本种蔗的农户，煮糖和榨蔗都是他们家自己出人。

“东家要做糖，得请一位好得煮糖师傅领头才行。”负责烧火的人禀报，“不然火候不好掌握，加灰多少也吃不住，出糖多少大有不同。”

文同点点头，问他们整个生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现场演示以下看看？烧火的说表演下可以，但是他们都不是煮糖师傅，产出的糖未必能用。

“叫他们只管做就是了，”文同关照翻译，“煮糖好坏的事情不用管。”

当下三个人嘀咕了一番，便动起手来，又请了两个镖师打下手，从牛棚里牵来头牛，运来几捆甘蔗。廖大化知道文掌柜嫌土糖寮里不干净，赶紧又带着手下人把整个土糖寮全部打扫一番，清洗了用具。这才开始动手制糖。

工人先削净甘蔗，捆扎成担放在木轱旁，这种木轱是用荔枝木做成，坚硬无比。一人放蔗入轱，一人赶牛带动榨轱转动，先拉动第一个轱，通过木齿带动第二个轱。木轱互相挤压，连续三次才挤干蔗汁。



牛拉榨轆

第三次挤压时，工人还要将轆向里调整的再夹紧些，使蔗渣榨得更干。压榨出来的蔗汁沿轆流下底座沟槽，通过竹筒流入大瓦缸沉淀。



榨轱下的瓦缸

文同看得十分仔细，这木榨轱的榨力看似很大，实际还不如他后来见过的清代榨轱，起码那也是石头的，在硬度上要高得多。他用手捻了下甘蔗渣——三次压榨之后蔗渣里留下的蔗汁还是相当的多。

这样压榨了差不多四十分钟，用来牵引榨轱的水牛已经浑身出汗，脚步也慢了。看来耗力是很大的，工人开始换牛，文同问了一下，每次压榨的时候要榨蔗捆四把。一昼夜换牛要三十到三十五次。难怪这糖寮要养四五头牛之多了。

他让人称重了下每捆甘蔗的重量，又在心里默默的心算了一番，这

种加工手段，一昼夜不停歇的加工只不过加工将近到2000公斤而已。而且据工人说，有时侯木榨轱还常会有损坏的现象，要停工修理。损耗的时间相当的多。

“有用石头的做榨轱的么？”文同问。

工人们都说没见过，本地的糖寮没五十也有三十家，从来没听说过用石头做得。

文同点点头，看来这一技术改进是在清代出现的，石榨轱的话，每昼夜可以处理2500公斤，效率提高就大得多了。

榨出来的甘蔗汁，在经过初步的沉淀之后，草草的撇去上面的碎片草茎之类的，然后被倒在大铁锅里煮，三口大锅呈品字形排列着，文同没看出这种排列方式对生产工艺或者效率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唯一想到的大约是这种办法可以集中用热？

甘蔗汁熬煮到浆液，将沸未沸的时候，原本是烧火的这位工人开始用大勺聊去上面的泡沫和杂物，接着，用从石灰包里用甘蔗叶包了些石灰过来，洒了进去。

“石灰？”常师德挺吃惊的。

“用来澄清糖液的。”文同解释道，为了除去蔗汁中的混合物，获得较洁净的结晶体，一个重要的工艺流程就是在过滤除去不容物后再加入澄清剂，现代糖厂常用的澄清剂里就有石灰，在古代自然也是如此，石灰比其他诸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过磷酸钙之类的澄清剂要好获取多了。有些地方做土糖会使用草木灰，作用是类似的。

“可是这石灰不就溶到糖水里去了吗？这么说白糖都含有石灰？”

“不，实际上是和甘蔗汁里的各种杂质中和分解掉了——”文同不厌其烦的解释道，“不管是白糖还是红糖，里面都没半点石灰的。”

“这我就放心了。”

这时候甘蔗汁已经呈现出黄色，几个工人一起动手，把锅子里的甘蔗液倒入第二口锅子，慢慢的蒸发其中的水分，同时在第一口锅子里重复刚才的过程。

待到然后把含糖量较高的蔗汁移入第三口锅，加入些油。文同问：“你们加得是什么？”

工人忙回禀：“是花生油。”

“花生油？”文同纳闷，他记得糖业书籍上说过，脱色处理最早是加入牛乳，中国人用的方法是鸡鸭蛋的蛋清，作用原理是用蛋白质去除掉里面的杂质，油算蛋白质么？

纳闷归纳闷，他决定继续看下去，蔗液煮成稀糊状后取出注入“瓦溜”，这东西文同当年见过清代实物，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一样：圆锥体形，上大下小，高约1尺多，底尖端有小孔，用禾草塞住，搁置在一个

大瓦缸之上，让其慢慢的结晶。含有大量杂质的糖液会顺着茅草从下面的小孔慢慢流出，最后在“瓦溜”里只剩下纯晶体的糖。文同问了一下，知道一个瓦溜能够出赤砂糖10公斤。



瓦溜：wǎ liū，出自《天工开物·造白糖》。旧时制砂糖用的一种陶器。利用糖膏自身重力来分离糖蜜，取得砂糖。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造白糖》：“(蔗汁)尚黄黑色，将桶盛贮，凝成黑沙，然后以瓦溜置缸上，其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

第四十五节 土糖寮（二）

但是看起来这种糖的颜色非常的深，比平常所见的一般的红糖还要深一些，近乎所谓的“黑糖”。

瓦缸里流下来的东西，颜色发黑，文同知道这就是“糖蜜”了——蔗汁在熬炼过程中，随着砂糖的不断结晶出来，最后留下的就是深色母液，这种母液里依然含有不少糖，但是却无法采用经济的手段将其分离出来，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能回收利用其中的糖分。再早之前，糖蜜作为一种下脚料就只能走综合利用的道路。最有前途的一种作用便是用来酿酒——朗姆酒的原料正是糖蜜。



糖蜜：糖蜜，是一种粘稠、黑褐色、呈半流动的物体，主要含有蔗糖，蔗糖蜜中泛酸含量较高，达37mg/kg，此外生物素含量也很可观，容易掺入大豆糖蜜和糖蜜发酵液。糖蜜是制糖工业的副产品，组成因制糖原料、加工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其中主要含有大量可发酵糖（主要是蔗糖），因而是很好的发酵原料，可用作酵母、味精、有机酸等发酵制品的底物或基料，可用作某些食品的原料和动物饲料。糖蜜产量较大的有甜菜糖蜜、甘蔗糖蜜、葡萄糖蜜、玉米糖蜜，产量较小的有转化糖蜜和精制糖蜜。

工人们说这漏下来的他们称为“泔[shào]水糖”，可以继续熬制成一种黑砂糖，也能用来制作食品，但是无法外销了。

文同摇摇头，这种黑糖不做也罢，经济价值太低了，真不如酿酒呢。他问：

“这里有做白糖或者冰糖的吗？”

几个工人听了都只摇头，廖大化翻译说，徐闻、海康等地无人做白糖冰糖，各家糖寮里都是做这样的赤砂糖，也有做糖砖的，方法是把按照制赤砂糖的煮熬方法把蔗汁煮至糊状后，取出倒入大铁盆中，用木棍

频频搅动，至结晶后即倒入方格糖框中，用刀切成块状则为砖糖。砖糖用干蔗叶包装在大竹箩里，每箩为50块。



赤砂糖：晶粒较大，晶面明显，色泽有红褐、赤红、青褐、黄褐等，无明显黑点。食时有浓甜的焦苦味，水分和还原糖比较多，浅者质量较好。赤砂糖在人们的日常膳食中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之一色，可食用，也可作调味料。赤砂糖是工业化生产而得到的带蜜糖。它除了具备碳水化合物化合物的功用可以提供热能外，还含有微量元素，如铁、铬和其他矿物质等。赤砂糖在人们的日常膳食中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之一，它是从甘蔗中提取的（甜菜中不能生产赤砂糖或红糖，仅能生产白砂糖或原糖），是工业化生产白砂糖的附属产品。晶粒较大，晶面明显，色泽有红褐、赤红、青褐、黄褐等。食时有浓甜的糖蜜味，含有一定量的水分和还原糖。色泽的深浅和原料、生产工艺、糖蜜含量等有关，南方比较喜欢浅颜色的赤砂糖，北方喜欢深颜色的。现代工艺制作的赤砂糖是：以甘蔗为原料，通过一步法生产白砂糖时的副产品。赤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另外含有一定量的葡萄糖、果糖、糖蜜、微量元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砖糖：砖糖是传统的红糖，目前仅在糖的产区有小型手工生产。也是由甘蔗汁直接熬制浓缩后凝结而成的，一般是放到模具里的，常见的有砖型、碗型、元宝型等。但不适宜长途运输。

文同记得真正的白糖制造法正是在明代末年出现的，用的是淋黄泥

水的办法，这个办法技术上不困难，为什么本地居然没有人用呢？

文同算了下整个制糖过程，计算下来，这间糖寮日产赤砂糖大约在100公斤左右。规模真是小得可怜，而且从刚才整个过程来看，虽然领头的烧火师傅对整个工艺流程十分熟悉，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显然没有经验，不论是火力大小、出糖的时间把握还是加石灰多少，都显得很犹豫，做出来的糖，质量明显不高。而且因为炉灶构造不善，火力很难调节，糖液还煮焦了几锅子。加石灰的之后，沉淀未过滤完便倒掉，其中损失的糖分亦不少。这里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是不少的。

正沉思间，有人把附近的几户蔗农都带来了。文同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这些蔗农的种植面积都非常小，小得不过十几亩，大得也才三四十亩。根据他们的说法，每亩大概能出糖三石多，他们种了甘蔗，收获之后就送到这里来代加工制糖。这家糖寮对来料加工采用分成的做法：糖寮分四成，蔗农分六成，有的地方则是付钱加工，产品都归蔗农，算下来两边的成本都差不多。

制出来的糖的去处，据蔗农们说，不管是糖寮自产，还是蔗农们委托加工的，最后大多是运至海康的海安街，由糖行收购了。这些糖行多半是潮州人和广府人纷纷前来开设的，专门从事土糖输出。一包包的糖就从海安港装船运出。

“你们这样种甘蔗，能净得多少钱？”文同比较好奇。

“一亩可以净得六七千文钱，”内中有户蔗农说，“捐税虽然重些，出息也还算不错，只是利息高，还了本息，就落不下几个钱了。”

“利息？”文同觉得奇怪，种甘蔗还要借债不成？

“这就是老爷们不知道我们种田人的难处了。”蔗农苦笑道，“种甘蔗出息虽然不小，但是太耗水肥了，光买肥料就是一笔大开销，遇到天不下雨，还得请人车水，收甘蔗的时候，又得雇用小工，一亩地的开销少说也得四五千文钱。乡下人没有现钱，就得去找人借贷。”

贷款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貌似不高，但是糖加工出来之后，要与债主平分。这样一来，收益就凭空少了一半，文同和常师德都觉得这高利贷真是黑得够可以了。

“知道了。”文同点点头，道，“我这里即是新接盘，还是要给大家些好处，这次榨季，凡来我这里做糖的，收你们三成。”

“谢掌柜的善心！”几户蔗农感激的差不多要跪下去磕头了，这等于是凭空少收了一成，每家每户都能落下不少钱了。

打发了众人散去，文同回到厅上，廖大化等人亦步亦趋的跟了过来。

“廖掌柜，你是这里分号的掌柜，都耽搁你好几天了，海康的分号——”文同过意不去。

“没事，没事，”廖大化赶紧说，“这海康的分号不就是为了郭东主才

开得么，他老人家关照下来的事情，小的自然是要全力以赴了。”他虽然当得是起威分号的掌柜，其实并不是习武的镖师，原是个破产的小商人，起威在雷州的分号本意就不是保镖，而是配合郭东主做买卖，他这样的人来主持正合适。

“他老人家”。文同想这郭逸现在还真是牛B哄哄。当下说道：“眼下这里没人，得请人帮忙，要找个长工头，还得请个煮糖的师傅。这些都是当务之急，我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就偏劳你了。”

虽说自己刚才已经看出了工艺中的不少弊端，但是技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下来的事情，不但要有设备，还要基本设施进行改造，自己眼下也根本没这个功夫，榨季开始在即，暂时还是萧规曹随的沿用老办法尽快出糖是正经。

“好说，好说。”廖大化连连点头，“都在小的身上。三天内一定办妥。”

“工价不用太过计较，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对了，若是能招到长工或是有人卖身的，选老诚可靠的人都收进来就是。”

“是。”他走下一步，把声音放低了些，“若有合适的女孩子，是不是收买几个来，照顾文掌柜和常师爷的生活起居？现在广州只送来了两个粗作的妇人，粗手大脚的，怕是伺候不好二位。”

“好好。”常师德赶紧说，“年龄不要太小，身材也不能瘦小。”

文同为难的看了一眼他，这家伙也太猴急了一点。他倒不是没这个想法，执委会也授予了他们在本地招募土著使用的权力，但是现在刚刚落脚就急着找女人，传回去形象不大好。

“这事情我看还是缓缓，”文同说，“我们刚来雷州，还要去各地都看一看，怕是要跑上个几星期的，旅途奔波的买个丫鬟路上麻烦，还是让那对僮仆跟着方便些。”旁边站着的这对僮仆闻听此言，却都羞红了脸孔，垂头不语。

廖大化一怔，眼睛扫视了一下，面上忽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是，是，小的唐突了。”

两人一点都没明白他“恍然大悟”了什么，但是现在要做得事情太多，也没深究。此时天色已晚，廖大化等人都告辞退了出去，他带来的手下镖师们都分住在庄子上护卫，廖大化不敢掉以轻心——徐闻是整个雷州府社会秩序最为混乱的地方，各种土匪强人猖獗。拥有较多财物的甘蔗庄和糖寮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周士翟带着李标就住在俩人住房的外面一间，随时照应。

晚间，从广州送来的两名仆妇过来请安，这两名仆妇虽然不是膀大腰圆的健妇，看起来瘦小干瘪，但是力量却大得很，先是送来了新制得又深又大的坐浴桶，接着有川流不息的拎来一木桶一木桶的热水和许多皂角。两人前后奔波了两天，风尘仆仆，这样洗个澡正是需要，文同当

即脱个精光，在热水中泡了好一会才爬出来，坐在竹凳子上用皂角豆涂抹着身子，虽然皂角有些涂抹不开的感觉，但是涂到的地方即滑又腻，还带着股清香的味道，比在临高办公厅配发的肥皂好多了。

“老常，帮我涂涂肥皂。”文同对着正泡在热水里闭目养神的常师德说。

“这活你叫文秀那哥两啊，不是咱们的小厮么，就是干这个的，你且容我再享受享受。”常师德泡在热水里，一脸欲仙欲死的表情。

文同一想也对，顺便还能搓个背什么的。便拉直了喉咙喊刚喊了一声。文秀便应声从隔壁进来了。他已经改换了短衫裤褂，赤着脚。

“老爷的身子还真是结实。”文秀边卖力的搓背，边说。

“哼，就他那个瘦模样，还健壮？”常师德弄出一片哗哗的水声，“看看我的胸肌——鬼头刀可不是白耍的。”

文秀不敢说话了。文同道：“你这普通话跟谁学得？”

“是跟孙大管家学得。”

文同和常师德出发前已经知道，孙大管家就是孙常，是广州站的主要土著工作人员。

“小郭那里养了不少人吧。”

文秀迟疑了一下，不敢确认这老爷口中的“小郭”就是他们视若神一般的郭东主，迟疑了一下才答道：

“是，不下几十人呢。”文秀擦得十分殷勤，面面俱到，“都跟着孙管家学说普通话，郭东主说这都是为以后要来的老爷们预备的——”

常师德嘿嘿的笑了几声：“小郭还真是会办事。我们刚到雷州，佣人们就配齐了。不然连个能使唤说话的人都没有。”他打了个哈欠，“今天可真够无聊的，让我想起了看民俗表演。对了，制糖这块有什么改进计划了？”

“改进是有的，但是一时半会来不及大改了，先对付对付吧。”文同示意了一下，文秀从旁边的桶里舀出清水给他冲洗，温热的水冲刷着身子，十分的惬意，“明天下田去看看，然后马上还要再去其他的庄子和糖坊去看看情况。”

“来，也给我搓搓背！”常师德爬了出来，他的身子比文同健壮多了，虽然是个胖子，但是平时锻炼的多，D日之后体力活更是干得不少，胸腹、大腿上都是一块块的肌肉。文秀即敬畏又羡慕的看了一眼他的身体，媚笑道：

“老爷真有副好体格。”说着为他搓背。

“我觉得糖寮太多了，干脆合并撤销，来个集约化生产的总厂，把甘蔗都运过来统一加工处理。容易上规模，甘蔗渣利用起来也容易。”

“我也想啊，但是农民都喜欢就近加工，谁愿意跋山涉水的来卖甘蔗？麻烦死了。这里路又不好走。”文同说，“看看这些甘蔗庄的散布情况吧，要是分散的很开，这雷州的糖业就是一茶几了。”

他想得问题其实要复杂的多。雷州的糖业今天他已经大概知道了一个概况，下面该怎么做还有待于考察。至于改进的方面，远不是仅仅是加工设备和生产工艺的问题，在糖寮里他已经查看了用来榨汁的甘蔗，居然是竹蔗。这是中国原产的一种甘蔗，虽然是专门的榨糖品种，在含糖量上却还比不上“昆仑蔗”——虽然后者实际上是果蔗。即使在雷州这一种甘蔗得天独厚的地方，竹蔗的含糖量也不过9%，远低于一般现代制糖品种普遍14%的标准，从这点上看，甘蔗本身的品种改良也是大有可为的。农业部门保存有好些甘蔗良种的种苗，都可以在这里尝试种植一下。至于田间管理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可改进之处应该更多。

“也是——唉唉唉，哦，好舒服。你的按摩功夫不错么。”常师德被服侍的很舒服，不由得呻吟起来。

“小的们可都是学了全套伺候人的手艺。”文同讨好般卖力的按摩着他的背脊。

“要不各地是粗加工，红糖运到这里来汇总加工成白糖？”

“我也这么想，不过要具体看了各地的情况再说。”

两人洗完澡，仆妇们又来倒掉脏水收拾屋子，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刷。不一会，又摆上了晚饭。还上了酒，是徐闻当地出得“徐闻液”，一种用菠萝蜜酿制的土酒，席面上廖大化和周士翟作陪，俩人都象征性的喝了一杯。文同本来就不怎么喝酒，所有的酒最后基本都给常师德喝了下去。虽然不至于酒醉，也有些醺然了。文同无法，只好叫文秀把这家伙搀扶回去，原本他还想和他晚上谈谈事情，现在看来只能天黑就睡觉了。



徐闻液：在雷州半岛地域的徐闻县，人们常常会用蜂蜜战菠萝蜜的果实来泡浸成菠萝蜜酒，这类液体金黄的苦酒被人称为“缓闻液”。

第四十六节 雷州糖业公司

常师德半躺半靠在床上，喝了一点醒酒汤下去，人虽然晕乎乎的，却十分畅快。正待要睡觉，只见文秀悄没声的走进屋来，只穿着贴身的小褂，发髻解开梳在后面，满面桃花，杏眼含春。常师德一时呆了，不知道他这副模样来作甚。

只见文秀如同女人般的打了万福，小声道：“文秀伺候老爷就寝。”说着便上来给他宽衣解带，一双柔荑小手在他身上轻轻的按揉，千娇百媚轻声的呼唤着：“老爷——”

常师德呆了大约五秒钟，忽然全身的酒都从毛孔里散了出去，一阵凉意从脚跟直冲脑门，全身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他发出一声悲鸣，赶紧推开文秀，连滚带爬的从床上翻滚下来。妈妈咪呀，这是啥时代啊，佣人性骚扰主人——要是被丫鬟性骚扰也就算了，居然是个男人——文秀再漂亮，也还是个男人。

这场小小的骚动引来了一场混乱，周士翟在第一时间破门而入，见到这一场面，这位镖师也面色大变，赶紧道：“老爷请慢用。”低着头退了出去。

“不，老周，你听我解释——”常师德连鞋也没穿，赶紧追了出去，外面李标正在探头探脑，院子里也聚集起了几个镖师，拿着刀棍。

“看什么看？都回去！”周士翟不耐烦的一挥手，又赶紧对衣冠不整的常师德说，“常首长，你这样有碍观瞻啊——”

“是，是，我知道了。”他赶紧返回去穿上鞋子。

这边文同也出来了，他正在灯下起草改进糖业生产的报告书，听得嘈杂出来一看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只见文秀衣衫不整，委委屈屈的从常师德的屋子里出来，他顿时起了误会，沉下了脸：

“老常，平时就知道你花心点，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癖好！”文同并不歧视GAY，但是对为了生理快感男女通吃的人可就很鄙视了。

“没有的事！”常师德急得抓耳挠腮，寻死的心都有了。明明是这死人妖企图来骚扰他，怎么大家都觉得是他在对人家的菊花图谋不轨？

“老文啊，你可要相信我们革命同志啊，你总不会不相信我吧，我们在临高可是一个宿舍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

“难说的很，一旦脱离了集体，人的很多丑陋本性都会暴露出来。”

“我冤枉啊——”常师德指天画地，又是赌咒又是解释的，才算让文同勉强相信了是文秀骚扰他。这时候廖大化来了，常师德正郁闷白白背了次黑锅，不由得把廖大化也埋怨了一番。连带着把郭逸也骂了一通——怎么闹了个兔子来伺候他们。

廖大化笑道：“常师爷不必动怒。这是小子们会错了意。他们这种

专门服侍大爷的孩子，白天伺候茶水起居晚上充任婢妾侍寝本是常事。昨个文掌柜说了不要买婢女，旅途上用僮仆方便，大约是这上面起了误会。既然师爷没这个意思，我好好的训斥他们一番就是。”

“啥？还有这种事情？”常师德顿时对古人的性观念有了震撼性的颠覆。

“平常的很。酸子秀才们每每背个书剑琴箱的在外游学，身边都带个小僮儿，一是出门在外使唤着方便，二来晚间耐不住了就用来泻火。朝廷里的大官们也有专门蓄养的，有那亲昵的，宠爱还胜过婢妾呢。”

“我靠，这是什么社会！”常师德忍不住骂了一句。

廖大化只在一旁赔笑，知道文秀这孩子媚上邀宠的心太盛，来个了“自荐枕席”，这下算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两位看来都不好男风。心中盘算着赶快寻几个丫鬟过来才行。

当夜的一场风波也就过去了。原本常师德还有些疑神疑鬼，深怕自己伟岸的形象被人取笑。后来才发觉土著们对此事根本没有八卦的兴趣，连文秀第二天也照旧若无其事的来给他送洗脸水。大概正如廖大化说得：这种事根本不算一回事。

第二天，两人继续坐轿子，由起威镖局的一千人保护着，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陆续巡视了名下的各个甘蔗庄和糖寮。初步把情况都了解了一番。期间旅途劳顿，风尘仆仆也不必细说，还遭遇了几次强盗的拦路抢劫，好在有起威的镖师护卫，有惊无险的都过去了。

各个庄子和糖寮的情况大同小异，有的还留下几个长工，有的干脆人去楼空。文同现在已经知道了雷州的糖业生产情况：这里是典型的庄寮结合型的。没有单纯以加工为业的土塘寮。都是某个甘蔗田较多的蔗农或者地主开办的依附于甘蔗庄，也有蔗农们合股开办的。土糖寮以加工自己地里出产的甘蔗为主。兼顾对外加工。设备的使用率很低，所以无一不是规模小，设备简陋。

甘蔗田种植不是农村常见的租佃制，小块的土地由蔗农自种自收，农忙的时候请几个短工；大块的完全是由地主雇用长工种植管理，已经有了农业雇用劳动的雏形。

所以土地一旦易手，土地上的劳动力就全部都消失了，和一般租佃制下换地主不换佃户完全是两回事。这就对补充劳动力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这天一行人回到了徐闻的庄子上。正好张信作为广州站的联络员也来到了徐闻。作为雷州白糖的未来主要销售商，广州站对此也是极其重视的。

根据广州站的提议和执委会的批准，文同和常师德正式在徐闻建立了雷州糖业公司。开办糖业公司的资本由广州站调拨。徐闻城外的甘蔗庄将作为公司的总部。文同计划在徐闻进行糖业改进试点。

“能出白糖吗？”张信对这个问题十分在意，再三的询问。

“没问题，能出比广东任何一家都好的白糖。”文同对此极有信心，“不过在价格上要有优势，就得看机械部门有没有办法帮我们造设备了。”

“有英国人最近到广州了。”张信告诉他一个讯息，“他们很小心，正在寻求购买商品，白糖也是一个大宗。如果能赶在四月之前出糖，卖掉二三十吨不成问题。”

“可以，不过我要广州站给我足够的人力。”文同说，“在本地补充劳动力很困难。”

“要多少人？”

“至少得三百人。”文同的计划书里，这一批人将作为甘蔗农场和糖厂的第一批工人。每个庄子至少要补充二十名左右劳力，有糖寮的庄子还得更多一些。

“都要壮劳动力？”

“妇女和孩子也要。这样能够拘绊青壮年。再说广东福建的农家妇女都很能干，体力也好，我看不比男人差。对了，再找十名左右有养牛经验的人。”

“行。给你五百人都可以。”张信一口答应。因为移民工作的不断进行，临高的接收能力已经出现缺口。一个净化周期是40天，而临高的检疫营地总共也只能同时入住四百人左右。不少已经招募来的移民就只能被安置在广州，等候发运。广州站为此在郊外设立了一个类似隔离检疫区的村子，在那里进行一些初步的“净化”工作。营地里现在已经滞留了一千多人，为了防止当地官府起疑，郭逸已经在设法尽快把他们送走一些。

“五百人我怕接收不了。”文同说，“先三百人吧。这里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我还想再从临高要些干部来呢。”

“干部很难。”张信说，“起威的人很可靠，你可以从里面选些骨干出来当军事干部。”看到文同愕然的神情，张信补充道：“雷州这地方很乱，你这么个大糖厂主，到时候自然会有各路好汉眼红，土匪不用说了，本地的土豪起了意恐怕也是件麻烦事。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得有武装。先拉个民兵队起来吧。武器会从临高给你补充些过来。”

“好吧。”文同想这事情就交给常师德好了——反正他会耍鬼头刀。

“我打算先在徐闻这里搞一个甘蔗组合，然后再拓展到海康、遂溪这些地方。”

“继续收买甘蔗地扩建种植园吗？”

“我是希望搞种植园的，”文同说，“现在这里的经营模式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种植和管理水平都太落后了。”

在半个月的旅行途中，文同对这里的甘蔗种植情况已经摸了个七七八八。小农经济下的经济作物栽培随意性很大：品种有种果蔗的，有种

糖蔗的，至于田间管理，有的看得出很用心，有的则马马虎虎，完全是看天吃饭的。甚至并不适合种甘蔗的地方也有人在种甘蔗……以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来说，最好的经营模式自然是大规模种植园：把这些小片的土地合并起来，成了一个大型的甘蔗种植园。不管是采用雇工制还是奴隶制，生产效率都比现在这样的小农种植高得多。



甘蔗种植园

但是收购蔗农的土地并不容易。蔗农很少有破产或者经营困难的，就算是支付那高得可怕的利息，种植蔗田依然是有利可图。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想要成片兼并土地很难做到。除非穿越者操纵糖价，逼迫这些小农全部破产，再逐一收购。文同并不认同这种方案，倒不是他有多少善心，而是觉得穿越集团还没这个本事。

“我的想法是搞甘蔗组合。”文同拿出了他的方案：把生产同一种作物的种植户都组织起来，在他们的主持下统一进行技术指导使用良种，统一购买肥料，甘蔗统一制糖、统一销售。压低成本，增加收益。文同估计，这个方案会吸引不少小种植户参加。

“这个方案，第一年肯定不会有几个结果，但是时间长了，效益一出来，农民就自然愿意参加了。没办法，我们不是政府不能硬性推行，只能靠口口相传的口碑效益才能达到目的。”

“那你得扎根雷州了。”张信看了他庞大的计划，“这计划没三年五载不会出效益的，光说服这一家家的农户，还有收成之后的分红……得搞一批人协助你。”

“扎根也可以么。享受下大地主的日子。”文同对自己的这个事业很有兴趣，“这边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人，我向教育委员会申请了些，能配几个配几个。不够的我还准备自己搞培训。至于说服小农加入么，能说服多少说服多少。等三五年一过，一切顺利的话我就是雷州最大的糖业供货商了，糖即多又好，到时候来个压价倾销，把市场上的收购价打得

稀巴烂，不肯加入农合的全部让他们破产，我再连人带土地都收买下来好了。”

张信连连点头，想不到文同这样一个技术人员，也能使出如此毒辣的手段来。

“需要什么只管开口，广州站一定配合好。”

“我们这里只是个制糖基地，没有情报人员之类的编制，但是我很想知道海安街的具体情况，这地方被当地人叫做‘甜港’，糖都是从此地出口，街上还有不少糖行。这些潮汕地方的商人，迟早都是我们的对手——”

“这个好说，我们会安排人在当地卧底。到时候真要正常手段搞不下来，来点不正常的就是。特侦队的人正手痒呢。”

“呵呵，最好是不要了。不过我们时间有限，不能起腻打什么商业战，快刀乱麻比较好。”

双方商定了一系列的联系方法，因为雷州不算正式的派遣站，只是个二级据点，目前没有电台配发，与临高的联系主要使用信鸽作为工具。与广州之间的联系除了使用信鸽，还可以利用起威镖局的镖路传递信件。根据执委会的指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直接派人渡海会临高来联系——双方的直接联系要越少越好。

执委会在雷州还有盐商刘纲这条线，此人就住在海康县境内，但是执委会经过考虑还是决定双方各自单线联系，避免接触。刘纲是他们向大陆走私私盐的重要渠道，要重点保护。

第四十七节 契约奴

在起威镖局诸人的努力奔走下，各个糖寮的煮糖师傅之类的制糖工人招募齐了，虽然现在再招人有些晚，最好的师傅都被请走了，剩下的老得老，少得少，技术也不怎么样，好歹各个糖寮都赶上了榨季。文同通知名下的五所糖寮，凡是愿意来代加工的外庄甘蔗，一律只收取出糖的三成作为加工费，以此来吸引没有糖寮的小户蔗农来加工，赚取到更多的赤砂糖。同时他让各家糖寮敞开收购各种糖产品，包括赤砂糖、糖砖，包括加工余下来的糖蜜也欢迎，一并收购。

“告诉他们，甘蔗渣也要！”文同亢奋的对充当使者的文秀、文清喊道，这哥俩因为粗通文墨，又懂普通话，就成了文同的秘书兼使者，三天两头在雷州境内奔波传达各种命令，脸都晒黑了不少。文同每天写信给他刚刚招募来的糖寮的管事、庄子上的管事们下达各种指示，同时也要求这些人定时向他汇报。为了方便传达信息方便起见，廖大化专门买了几顶轿子，养了一批轿夫随时待命接送。

至于甘蔗田里的短工，文同很快就发觉自己无法从当地招募到足够的人。甘蔗收割季节的短工价格暴涨，而且因为他们下手晚了，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差不多都被其他蔗农蔗庄招去了。文同无法，只好等待广州方面送来劳动力。

广州准备第一批送来二百人，原本他还想要得更多。但是各个庄子、糖寮上的破烂的房子里根本住不了这么多的人，仅有的房屋也大多需要修缮，还要建造配套的伙房、厕所。粮食、饮水都需要准备，甚至为这些人做饭的锅子也得买起来。在17世纪要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样样都得亲力亲为。

幸亏有起威镖局在此的分号照应，包括采办食物、请工匠修缮房屋、与官府交涉之类的事情都是由廖大化出面办理安排，帮了很大的忙。

广州这边，张信让孙常来负责组织第一批往徐闻去的移民。因为从徐闻来的札子上知道雷州条件简陋，人去了之后不但要收割甘蔗，还有不少杂活要干，所以孙常挑选的出来的第一批移民都是青壮年，没有疾病的。而且他专挑有家有口的，单身的一律不选。张信不解，问他缘由。

“小人听说雷州那边环境艰苦挺艰苦，若是无牵无挂的人去了，一个不对就都逃散了。到时候岂不是白费了这些日子来的辛苦和银钱？有家有口的就稳妥些。”孙常回禀道。

“你想得真是周全。”张信对这个家奴出身的大管家能想得如此周到感到佩服。

“非小人想得周到，小的过去在高老爷府中，虽然是个小小的家丁，高家人用、募人的事情小人也见多了，其中的种种弊端也都熟悉。”

孙常有请郭逸出马，到总督衙门去拜会了赞画吕易忠，出一百两银

子买了他的一张名帖。几百青壮年移民虽然可以坐船去雷州，但是登陆之后不免穿城过乡，所经各地的官府都会查问。手里有张片子就好对付多了。这边把第一批移民都按班 - 排 - 连的军事化形式组织起来，各级设置头目。每个人都自带卧具、餐具和五天份的备用干粮。

路线是从广州坐船启程，到雷州的海安下船，再徒步抵达徐闻。到了徐闻之后，再根据各人的情况分派到九所甘蔗庄上。

起威镖局也在雷州境内的沿途的各家分号和外柜上做了充足的准备，分段发送滚单，包干接力，移民队伍一入境，就有人迎接充当向导，沿途设置休息点，供应开水馒头。有些地方过于荒凉没有休息站，就由炊事班自己起火烧水吃干粮。路上不喝生水，每晚住宿都有安排，绝不露宿。这样一段一段的接送，移民们吃得好，休息的好，又不会迷路。镖师们护送，他们手里有官府的帖子，移民又有哨棒腰刀护身，在雷州这块并不太平的土地上一路上无人敢惹。没用二天就到了徐闻，而且身体状况都很不错，路上没有出现一个病号或者伤号的。到达之后稍加休息就能马上投入劳动。

文同讲这二百多名移民分散开，按班派出到各个甘蔗庄上去，住的虽然是临时修缮搭建的草屋茅舍，好在雷州天气温暖，不至于挨冻。移民一到投入到抢收甘蔗的农业生产中去。根据文同的指示，从附近乡村购买了足够的米、蔬菜和肉类，保证在农忙中移民能够得到充足的伙食。收甘蔗的劳动强度很大，不让他们吃饱吃好，很快就会有人坚持不住逃亡。

第一批移民安定下来，干了半个月的活之后，看到人心比较安定。广州开始发送第二批移民，其中包括了第一批移民中的妻小家属，发送妇女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些移民的后勤需求，帮忙做饭、缝补衣服什么的最后，从广州一共运来了大约四百人，男女老少都有，文同、常师德和廖大化把他们陆续都分散安置到各个甘蔗庄上，作为长工使用——其实他们的地位是契约奴。每个人都在契约上欠下了紫氏企业五十两银子，因此必须用劳动来清偿这笔债务。郭逸认为这种模式多少可以遏制某些流民吃饱了就想逃跑的倾向。

招募流民政策一开始的情况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运往临高的周转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饿得半死的流民对能够去一个有活干，吃得饱的新地方还是乐意的。但是当转运速度开始减慢，越来越多的人口被积淀在广州的难民营里之后，吃了几顿饱饭，缓过劲来，又听说会把他们移民到琼州去。许多眷恋乡土的人就动了逃跑的心思——来广州是为了不饿死，现在吃饱了饭，眼见春天又要来了，便有人陆陆续续的溜走了。广州站一开始完全束手无策——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看管这些人，但是事情又不容拖延，否则很快就会成为一股风气。郭逸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光是给胡萝卜是不行的——必须有大棒配合。

为了能够尽量减少收容到的流民逃亡，除了增加各种洗脑措施，鼓吹去琼州之后的美好生活前景之外，郭逸终于请示执委会，开始推行契约奴制度。

所有被收容来的流民都必须签契约，以借贷的方式为自己在难民营里的衣食住和医疗服务买单。为此他们至少为紫氏企业服务七年，期满之后才能取回身契。

根据契约，在此期间他们的伙食免费供应，还发给工钱。到期之后不必另外支付赎身费用。

有了这个契约，郭逸就能在广州合法的利用官府的实力来控制他们。让对官府特别畏惧的小民们不敢随意逃走。特别是在他用梁存厚的片子到南海县衙门报案捉拿了十多个逃走的流民，在衙门里每人杖刑四十到八十之后，逃亡现象被控制住了。彻底的断绝了许多人找机会就要回乡的念头。另外一些人也渐渐的怀疑起自己拼了命的回到家乡过吃糠咽菜种地交租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要种地干活的话，给郭东主这样的东家干活不是更好，起码吃饭管够，还给新衣服穿。



南海县：约相当于今佛山市南海区。图中蓝色部分。南海县，是旧行政区名。至今已有二千年余历史，曾是广东的首县，古代更是岭南一大都会。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南海郡。隋开皇九年（589年）撤销南海郡、十年(590年)将原治所在地番禺县改置南海县，至1992年，前后县级行政单位建制共有1402年历史。稳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广东省南海区和禅城区。1951年1月，佛山撤销设市，南海县与之分治，县人民政府仍驻佛山市城区。1992年后为南海市，系中国大陆广东省的一个县级市，著名的“广东四小虎”之一。2002年被撤市成区，全称南海区。南海在南海郡，南海县，南海市时期的覆盖范围，都比今日南海区范围大。自古至今其部分地域已被划入其它行政区域，不由南海区政府管辖。

连续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穿越集团在海康、徐闻两县的制糖产业终于走上了正常运作的轨道。虽然期间出了些因为煮糖师傅手艺拙劣，报废了糖数量多了些的烦心事，总体运作还是很稳定的，赤砂糖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根据文同的指示，所有糖寮内产出的赤砂糖、糖蜜和甘蔗渣，全部都运到徐闻的中心甘蔗庄上来——廖大化根据他的指示，设法收买了些土地把甘蔗庄的地界扩大到了河边——如果不能得到

蒸汽机或者柴油机的动力，就准备用水力机来进行压榨生产。

文同打算在这里兴建一所示范性的甘蔗种植园，建造使用新设备的制糖厂。他给这里取名为华南示范糖厂——这是纪念徐闻最早的现代化制糖厂华南厂。同时用该厂几位为中国制糖现代化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的股东命名另外四座糖寮为：国新厂、启冲厂、治安厂、启文厂。这几家厂暂时只能维持旧有的生产方式，等示范糖厂运作成熟之后再进行技术改进。



徐闻华南糖厂：华南糖厂1951年由华侨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八人共同出资创建。华南糖厂是粤西地区最早期的标准大型机械制糖厂，揭开了粤西地区现代大型机械制糖工业的序幕。为湛江是糖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98年5月，由于亏损严重，华南糖厂正式宣告破产关闭。

因此华南示范甘蔗庄成了接受移民最多的地方，将近有一百五十名男女老幼落户在这里。常师德因为不懂种甘蔗的事情，就成了民政事务的管理人。一个庄子一个庄子的按照邬德编发的《民政事务管理和组织手册》登记户籍，建立基层组织，从移民中选出年高有德的人当村长，选机智善辩的人充任副手。按照全民皆兵的原则建立了民兵队——按照本地的叫法是乡勇。装备起了从临高运来的刀枪弓箭，连火绳枪都有。

民兵们在镖师的指导下利用空闲时间逐步操练起来——文同又不要他们当火枪队，只求有土匪侵扰的时候能够自卫就可以了。虽然常师德和文同对这些民兵队的忠诚度深表怀疑，但是此地的治安情况容不得他们再多做考虑了，靠几个镖师保卫两个县的九处产业实在是大大超越了起威镖局在雷州的实力了。

“就算不为我们吧，只能指望是为了他们自己了。”常师德说，“起码他们现在有吃有穿，全家团聚，保卫自己的家园总该出力。”

“那得他们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园啊。”文同还是比较悲观。

“两位掌柜多虑了。”廖大化劝解道，“这里有吃有住的，气候又暖，没霜雪冻不着的好地方，又遇到澳洲老爷这样的善人，这群流民还能指望什么？”

“但愿如此吧。”文同看着新盖起来的一间间非洲村落般的草屋，“过了这个榨季，就给各庄上全部修新房子，按标准住宅B型修。”



非洲村落

“投入太大了——”常师德在博铺看到过给百图村建造的B型建筑，那干脆就是一堡垒型建筑，看起来规模就比筒子楼一样的A型大得多。

“糖厂将来就是我们的摇钱树，要在雷州牢牢的站稳脚跟，没有一点自保能力不行。”文同说，下面，他就要着手来改进工艺和机器了——这样才能让他的华南糖厂名副其实。

文同现在有两个改进方向，一是制造白糖，文同知道好几种制白糖的工艺，但是没有设备，只能用《天工开物》里的土法，用黄泥作为吸附剂来制造白糖。所谓黄泥，应该就是粘土之类的多空隙的材料。如果从个角度来看，并不一定非得黄泥不可，活性炭、硅藻土这些东西都能充当吸附剂。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作者是明朝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二是提高粗糖的产量。这个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出汁率。文同大致检验过，甘蔗用土糖寮的木辊碾压三次的出汁率，不超过40%，所谓的甘蔗渣里还包含有大量的蔗汁，浪费很大。现代制糖厂的出汁率至少也在70%以上。

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从制白糖开始入手——毕竟这东西的利润率高。

文同没有企图尝试各种乱七八糟的吸附剂，活性炭他们还造不出，至于硅藻土，得从临高运来，都不方便，黄泥之类的粘土虽然不是俯拾皆是，本地还是很容易找到的。要是制造不成的话在另想办法。

根据《天工开物》里工艺流程的描写，文同先让人把赤砂糖熔化，然后倒入下面塞着稻草的瓦溜，等到赤砂糖完全凝固之后，再把茅草拔掉。常师德叫人从外面挑来几担纯净的黄泥，倒在水缸里，用力搅合成黄泥水。稍静置片刻之后，用瓢舀起黄泥水上层的溶液，一勺一勺的淋在瓦溜里。

“这方法好诡异。”常师德有些不相信，黄泥水淋红糖就能出白糖？看起来就觉得够脏的。

第四十八节 华南糖厂

“应该是真得。好多糖业书上都这么说。”文同也挺紧张，别说他自己，就是一贯从事制糖业的家中长辈也只在现代化的糖厂里干过没见过这土法制糖。

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效果的确犹如魔术一般，浇完黄泥水，等了片刻再看瓦溜里的糖，果然已经变得雪白了——当然这个雪白是相对而言，比起另一个时空里的精白糖，它的颜色还微微有些发黯、发黄。并不能达到书上所说“洁白异常”的水平。

瓦溜的上面是最白的糖，下面则微微的带黄褐色。这两种都可以算是白糖，不过前者的价钱更高。

文同摇摇头，他很清楚为什么淋黄泥水的糖并不是特别白：糖液没有经过离心机处理，依然有很多糖蜜残留。不知道机械厂能不能制造一台离心机出来。

这种工艺的产出效率也不高，瓦溜里的糖实际上是分层次的，上面的最白，越往下颜色越黑。瓦溜底部的糖颜色就相当暗了。他称量了一下，一个瓦溜制出来的十公斤糖里，大概只有六成可以算是“白糖”，余下的就是黄糖、红糖了。工艺繁琐，成品率低。也就是在古代这样的工艺还能赚钱，近代化的制糖企业一出现，土糖寮就因为成本的关系，先后倒闭了。

这样制造出来的还只是大块的散碎糖，要真正做出“糖霜”一样细粉样的白糖，还得加一次“再结晶”的过程。把白糖再熔化，然后用小火慢慢熬制，细腻的糖粉就会一层一层的出锅面上凝结出来，这时候要及时的用竹做的刮板刮取，免得被烧焦变色。这个过程类似于煮盐。在工厂里是用专门的蒸发 - 结晶罐制造的。文同只好自己亲手来试验。常师德帮忙烧火，文秀和文清帮忙。为了不妨碍糖寮的正常生产。文同让人在甘蔗庄里又搭建了一座小型的糖寮作为制糖实验室。四个人挤在庄子里的这个临时建筑里，烟熏火燎的，文同一会看火候一会看锅子，一阵头晕目眩，差点没给栽进糖锅里酿成悲剧。

事实证明，理论高明的人，在实际运营中未必见长，特别是在这样的原始简陋的环境下，燃烧着甘蔗叶、甘蔗渣的炉灶，火候根本不是过惯了煤气炉手动旋钮就能控制火力的人所能掌握的，一次添加燃料之后火焰大盛，锅面上的糖立马就发焦变色了。

“不行，这炉子没法温控。火候太难调了。”文同沮丧道。土糖寮里的烧火师傅的工钱仅次于煮糖师傅，他可不是白拿这些钱的。

要均匀的调解火候，就不能用这样的干柴灶，必须用火稳定，发热均匀的材料，各种燃气、木炭、煤球都能达到这个效果，或者象工厂里那样，用蒸汽来加热，但是徐闻这里统统没有。

文同苦思冥想了了半天，最后想到了水浴的法子。隔着水对盛放白糖液的器皿进行加热，这样加热温度就变得均衡，没有烧焦变色的问

题。经过几天的试验，终于收获了第一批5公斤细白糖。

有了白糖，制造冰糖也就手到擒来了。传统的冰糖工艺，要将白糖熬化后里面再加入鸡鸭蛋清来做澄清，文同觉得成本太大了，所谓的鸡鸭蛋清，其实就是蛋白质而已。他决定用豆浆来替代。文同干脆在庄子里造了个磨坊，叫移民中过去会做豆腐的人每天做豆腐，即满足庄内工人们的需求，又能随时取用豆浆。



冰糖：是白砂糖煎炼而成的冰块状结晶，是由蔗糖加上蛋白质原料配方，经再溶、洁净处理后重结晶而制得的大颗粒结晶糖，有单晶体和多晶体两种，呈透明或半透明状。由于其结晶如冰状，故名冰糖，也叫“冰粮”。自然生成的冰糖有白色、微黄、淡灰等色，此外市场上还有添加食用色素的各类彩色冰糖（主要用于出口），比如绿色、蓝色、橙色、微红、深红等多种颜色。

加过豆浆澄清之后，将用新采伐下来的竹子，破成不同大小的竹片，放在糖液内，糖液就会以竹片为凝结核心，慢慢的凝结着大块的冰糖了，收取的时候只要把冰糖砸碎，抽掉竹片就可以。这个办法最早在宋代就有了。

“模样还不错——”这种冰糖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单晶冰糖，纯净度也很不错了，拿出去应该是紧俏商品。

下一步，就是把白糖的生产规模扩大化。文同叫人去订购水浴用的锅子和器皿，一面雇用工匠，在河边新修一间制糖车间，专门用来熬制

白糖。为了保证白糖的干净整洁，提高品质，在修建厂房的时候的执行了高标准。

白糖车间是按现代厂房的模式建造的，虽然使用的木质梁柱，但是整个房屋全部是砖瓦的，不用茅草或者甘蔗叶这样的东西覆盖屋顶。窗户很大，便于采光——为了避免太过轰动，窗户上只是糊了窗户纸，而不是计划中的玻璃。车间地面用方砖铺砌，还设有覆盖着隔栅的排水沟，便于冲洗地面。煮糖的十五个灶头一字排开的，省地，且便于操作。加火、通风口都设在屋外的敞廊下，既能在雨天操作，也避免了在屋内开风火口容易污染空气和地面。

所有的设备全部是新制的，文同还让人在河边挖了几口水井，不直接使用污染较大的河水。还花大钱修筑了一间同样全砖瓦结构的仓库，专门用来堆放糖产品。除了白糖、红糖，还有许多糖蜜，廖大化在本地的瓦器作坊里订做了许多大缸专门用来收储这东西——也不知道这文掌柜到底准备用来干什么。

新糖厂里的工人全部是从移民中选拔的，文同亲自给他们进行培训各个操作流程，还制订了一整套生产的规章制度。

“文清！”文同说，“以后华南糖厂的管理就全部归你了！”

其实无论文同还是常师德，都对把这样的工作交付给僮仆感到担心，但是又不得不如此，除了这两个僮仆，移民里认字的人寥寥无几。

“是，谢老爷栽培！”文清一个千打下去，“小的自当竭尽全力！”

“我这里有全套的生产规章和流程，你要监督他们完完全全的按制度办事。不许私下变通，工人有什么想法的，你可以代为转告，我自然会考虑。”

“是，老爷！”

“哪怕是我走进车间，看到地上散了一点糖，都要唯你是问！”文同摆出老爷的架子。

文清不安的看了一眼他，这一贯和气的本家老爷怎么忽然变得如此严厉？

“是，小的明白。不敢坏一点规矩。”

“去吧。带着你的工人去学规章吧，三天之内都给我背出来。背不出来的周末不给吃肉。”

“那他们拼了命也要背出来来了。”文清笑道。

“哼，”文同脸上这才露出些笑容，两个僮仆之中，他还是比较喜欢文清，虽然在揣摩主人需求上差了些，但是人看起来比较可靠，“你自己也要好好学习，我给你的书可曾每天都看？”

文同给他的书，是鄂德的民政委员会和情报资料委员会联合编撰的《土著工商管理干部培训教材》，里面是民政委员会根据几个月来积攒

的经验、结合古代、现代的工商管理制度编成的。里面介绍了基本的管理模式，如何计算工作量、工资待遇计算方法、福利标准、处理事故和突发事件的指导办法等等。该书和《民政事务管理和组织手册》一样，都是《土著工作系列丛书》的一本，该丛书现在还处于《征求意见稿》的阶段。

“小的每天晚上都在苦读。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请老爷指教。”

“不明白的地方，晚上随时可以来问。”文同语重心长，“你是僮仆出身，虽然认识几个字，那些工人岂肯轻易服你？要身怀技艺，才能有威望，不是一味的靠着主子的势力去压服。”

“是！小的谢老爷教诲。”

打发文清去了，文秀端了个茶盘过来，送来茶来：

“老爷辛苦了，请用茶吧。”自从知道这两位掌柜对“男色”不感兴趣之后，看上去比较老实的文清最近又很受宠爱，知道必须改弦易辙，把过去时时流出来的妖媚藏了起来，显得端庄多了。

“嗯，常师爷呢？”

“到海安街去了。”

海安街是雷州的糖出口港。虽然不是县城，繁华程度却比首县海康还要好几分。街上光糖行就有三十多家，文同第一次去的时候还真被它的气势给震撼了——在临高看够了破烂穷困的场面，初到这样的大明商业繁华之地，冲击性丝毫不逊于临高乡民到东门市的感觉。

小小的海安街就是这样的热闹繁华，要是苏州、扬州、广州这样的通商大畿，繁华程度不知道还要上几个台阶。

文同有些意外。海安街虽然离此地不过十公里远，但是他们只要出远门都要事先告知下对方。偷偷摸摸的出门，不会是去找女人了吧？文同立马想到了：海安街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地方，向来就是妓院做买卖的好地方。

“果然去找野食去了！”文同咬牙切齿：老常你真不够兄弟。这种好事要去也和我说一下，一块去HAPPY多好。现在他和廖大化走，自己反而不敢随便出门了。只好生着闷气去工人培训班上课了：教他们三百个基本简化字，简单的数学和统计法。将来糖厂的规模扩大了就能把这些工人都提拔成管理人员了。

正在文同因为被抛弃的失落而咬牙切齿，痛斥某个比较笨拙的工人学员的时候，常师德正由廖大化陪同着，在海安街上逛着，目标：入市。

常师德原想直接上妓院去解决一下。至于性病的威胁他早有准备——随身行李里塞了好几盒子杜蕾斯。但是经廖大化引荐去了几处所谓的高级妓院稍微打听了一下行情之后他就不乐意了。这几家妓院设施都不错，女人即使按现代标准长得也算马马虎虎，但是假模假样的流程太

多，又要打茶围，又要听曲子喝酒，而且这套程序做完了还不能马上开工，得连着来上二三次才能摸到床边——这也太麻烦了，就算是另一个时空的“高级会所”也没这么繁琐的流程。

常师德不知道高级妓院在本时空还兼顾有社交场所的作用，达官贵人，富商豪客来这里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交，满足文化生活需求。越高级的妓女越是和人坐而论道，而非上床搞技巧。

看到常师爷对此不甚感冒，廖大化猜到了心思，这些海商在海商漂泊日久，自然是等不得搞这些调调，便引他往后面的街巷走去——那里有些比较实际的“私门头”。

不过常师德在观察了门口招徕顾客的女人们的化妆和远远飘来的气味后，再次感到这个世界要想搞女人最好还是自己培养。虽然廖大化又特意推荐了好几家据说女人特别善解风月的，常师德还是拒绝了，说还是自己蓄养几个比较好。

廖大化知道这些女人都入不了他的眼，想到澳洲人似乎都有洁癖，大约是嫌妓女不干净，听说他要自己蓄养，便引他来到入市。

所谓入市不过是一片空地，有几个人牙坐在附近的草棚里喝茶聊天，这些都是卖比较高级的货色的，有人感兴趣，带领顾客去旁边的屋子里看看人——多半是年轻女人，也有可以用作变童的少年，自然价格不小。还有一些人则真的是在头上插了个草标卖自己，价格低廉。

常师德转了一圈，人牙的货色或者自卖的都看了不少，感觉一个都不合自己的意。人牙的货，自然打扮收拾的干干净净，模样也还算过得去，但是索价未免太高了点，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也要五十两。常师德并不想自己养萝莉，对萝莉本身也没兴趣。再说他也没这么多的银子——点券倒是积存了好几万了。

廖大化见常师爷一脸不愿意，知道都看不中。他吃不透他的想法，只好继续跟着。

又转了一圈，忽然见多了一个摊位。还站了几个衙役，地上或跪或坐了五六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妇女。大的有三十多，小的才才十二三岁。虽然蓬头垢面的，肤色黝黑，但是看样子营养状况都还不错。奇怪的居然没人过去问。便让廖大化过去询问。

第四十九节 女奴

原来这是海康县最近一次围剿海盗活动中破了个海盗的寨子，抓了不少人。男人不论老少以海盗论处即行正法，来不及逃走的“盗眷”，除了被进剿的官军、乡勇们私分之外，余下的便交由县里发官变卖。

因为是“盗眷”，一般人不愿招惹这个是非。虽然价钱不高还是乏人问津。卖了七八天才卖掉一半。

常师德见这些女子看起来身体条件还不错，便用十两银子打包买回来了一整组各个年龄段的女人。廖大化想这位老爷的口味还真不是一般的重。

买完了女人，常师德也失去了继续逛街的兴趣。宣布自己要回去了。这几个倒霉的“盗眷”跟着轿子慢腾腾的走了回来。

文同看到常师德带了五六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回来，吃一惊，买丫头的事情，他早听常师德提过几次，只觉得这事情并不着急，把这个榨糖季过去了再说。没想到他居然买了，而且还一次就买了五个——从熟女到萝莉都有。

看到如此威武的队伍进得庄子，非常自觉的在墙根下站成一排，等着常师德大摇大摆的从轿子里下来，女人们一起跪倒在地。文同心想，你小子原来还喜欢SM。

SM：虐待与受虐的简称，尤其在性方面。

“这些不错吧，”常师德眉飞色舞，“才花了十两银子！”

文同叹了口气：“这笔开销从哪里出呢？你自己只有点券。这算不算假公济私。”

“当然不算，本来我们就是可以购买人口的。”常师德满不在乎，“就算是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给大家做饭什么的。”

“好吧，不过这些人的‘净化’处理可就归你了，我还要忙糖厂的事情。”

得到公司领导的许可，常师德马上大忙特忙起来，好在廖大化这个人也十分凑趣。两人都属于有些好色的普通小市民。虽然廖大化对常师德的审美趣味颇有异议——首先是这五个女人全部是天足，其次按他的眼光下都嫌稍微壮实了点，廖大化比较喜欢那种单薄的，平板形身材的女人。

天足：封建时代我国妇女有缠足陋习，清末始禁缠足，因谓未缠裹之天然足为天足。

“起来，全部都起来吧。”常师德说，他的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廖大化赶忙在旁翻译。几个女人犹豫了一下站了起来。本来他想把这几个人都带进自己屋子里近距离的好好的检查一番身体，但是从一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臭味提醒他，这几位显然更需要去洗澡。还有那纠缠在一起，犹如麻绳一般的头发，里面隐藏了多少寄生虫也是显而易见的。

常师德只好暂时压抑住检验货物的想法，叫文秀过来：

“去把她们带到冲凉的地方，给我好好洗洗！”常师德想了下，“‘净化’培训做过吧？”

“是，小的知道。”文秀自己就是被这么折腾过得，被选为俩人的僮仆之前也接受过些培训。

“就按那套路给我做一遍。不过这里没个医生——”

廖大化赶紧说：“不打紧，县里有郎中，我请两位过来就是。”

常师德想这草药医的水平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听说女人们又都是海盗的家眷，万一有啥淋病梅毒之类的……于是他又补充道：“要请个花柳科的。”

“本县有位老大夫专精于此，当年还给千户所的军门看过花柳，对此道十分高明，人送外号：老军医，请他来就是了。”



老军医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指年龄比较大，过去或现在曾在部队单位从事医疗工作。有赞赏的意思。因为过去部队管理比较严，军人作风正派，还由于军官待遇高，很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集中在部队医院，人们对军医的看法比较好，给予“老军医”的赞誉。另一种就指一部社会游医，冒充军医，在社会上胡乱治病，尤其治“性病”，治坏了，你也羞于打官司，他们抓住病人这种心理而达到骗人钱财的目的。我们这里当面称呼一些水平不高、年纪比较大的医生为“老军医”，带有明显调侃的味道，背后又会称“老兽医”。

“好，就请老军医来吧。”

说罢常师德便自己回房间冲凉休息了，一觉醒来日已西斜。常师德心满意足的从屋子里出来，被廊檐下面的一排趣青的脑袋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却是那五个女人，挨着廊檐下墙根站着。身上穿着统一款式的土布衣服和发光的脑袋充分说明了她们的“净化”过程已经完成了。

看到主人出来了，女人们一起跪下，这种感觉让常师德这样长期被

老婆压迫，时而“自愿”充当人肉沙包的人感到很愉快，并且再一次确认不带老婆来是完整正确。

文秀听得院子里响动，赶紧跑了过来。

“老爷起来了。”他恭恭敬敬的说，“净化的事都办好了。”

“不错。”常师德审视了下低低的垂着的光脑袋，后悔自己怎么没关照清楚不要剃光头——剪短了之后好好洗洗应该也可以了。现在光溜溜的脑袋怎么能提得起他的性趣？但这话又不说出口，沉着脸问：“请大夫都看过了？”

文秀见他虽然口中说好，面色却流露出不豫之色，不由得愈加小心：

“是，郎中们都看过了，这几个女子都很干净。您吩咐要他们开得驱虫的药方子也开好了，下午已经给她们喝了。老军医还特别巴结，给开了几副女人养生补气的方子，要不要给她们煎药？”说着从袖子里抽出几张纸。

“当然煎，为什么不煎？执委会——”常德嗣刚想说执委会的钱不用白不用，一想这话要是传出去了不好听，止住了。

“是，老军医还送了一包秘药给老爷，请老爷笑纳，他说神得很，若是用了好的话——”

常师德自然知道这所谓的“秘药”无非就是“金钱不倒”之类的玩意，有没有用且不去说它，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下去有害无益是肯定的。

“不要，丢了它。”他颇为厌恶，“对了，三白汤开了没？”

三白汤：是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的中医美容方，这个方子最初治疗伤寒虚烦，后来发现可以补气益血、美白润肤，遂在民间流传开来。原料是白芍、白术、白茯苓。

“三白汤？”文秀一怔，“没开，不过郎中们还没走，小的这就叫他们开去。”

“快去，快去。”

文秀知趣的退了出去。

也不知道三白汤对这些人的肤色有没有改善作用。常师德看着她们黝黑的皮肤，嘀咕着。虽然皮肤黑些并不影响人体的具体使用性能，但他还是习惯性的偏好较为白皙的女性。

常师德决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这些女人，早晨在人市限于时间只是匆匆一瞥而已，加上当时她们个个都是蓬头垢面的，脏得看不出细节来。

“起来起来，先全部给我站起来。”常师德的话她们听不懂，但是他的手势还是明白的。女奴们驯服的站了起来。

这些女人是相当符合“现代”的审美趣味的，首先是全部是天足，其次她们的身高，除去唯一的一个女孩子之外，最矮小的一个也有一米五

二、五三的，最高的一米六出头。而且大多肌肉结实。身材即高又结实的女人，在本地是很少见的。

长相上他原本没抱太大的期望，只觉得不要太具有“东亚特色”就好了——虽然差距了几百年，但是他不是口味奇特的鬼佬，对小眼睛、塌鼻子、高颧骨、厚嘴唇的所谓典型东亚蒙古长相丝毫不感冒。现在看来，虽然这四个成年女子不见得是美女，但也不算“芒果”。有二个带明显的广东福建人的脸型，也有人是北方汉人的长形面孔，鼻子挺括。

大约因为长期在室外劳作的经历，洗过澡之后女人们还是很黑。常师德知道这也是难免的：海盗的眷属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大约在寨子里也要干许多的杂活，南中国的紫外线真不是盖得。

常师德选了个子最高，皮肤看起来稍微白皙些的女子。伸手插入女奴衣襟之内，女奴的身子缩了一下，没敢再动弹，僵硬着身子任他上上下下的进行实地勘测。触手之下，觉得这个女奴的皮肤还挺光滑细腻，比起脸上因为日晒海风显得粗糙的皮肤要好多了。至于身材更是比想象的要好，特别是乳房，大约是因为本来就没对尺寸抱有多少希望，一握之下发觉尺寸居然勉强有C的水准，不由得喜出望外，再细细品味，只觉得肌肉紧绷，腰部纤细，乳房有些下垂但是很结实，屁股大，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属于“好生养”的女人。常师德决定先下手为强，把她据为己有。想到了当初企图勾引他的文秀，恶趣味就冒了出来：“你就叫阿秀吧。”

接着他又把其他女奴都测量了一番，除了小女孩子——常师德对这样的小萝莉没兴趣。他胡乱的根据最近晚上睡觉前看的《天龙八部》，给她们分别取名叫阿朱、阿紫和阿碧，女孩子就干脆叫阿萝。

完事之后，他把文秀叫了进来。

“你以后就教她们说普通话。”虽然主要是靠身体服侍他，但是一定的交流还是必须的，比如采用什么姿势和某些特殊需求之类的探讨还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

“是，小的一定教好。”文秀知道照顾主子的女人也是条邀宠的便捷之路，答应的十分痛快。

“她们之间，嗯，有什么亲缘关系没有？”

“回老爷的话，一点都没有，论起来都不是一个地方人。”

“阿萝呢？”

“原和她哥哥过活，她哥哥官军破寨的时候下落不明，现在就一个人了。”

文秀又问：“还请老爷示下，这些女子的住所安排在哪里？”

“安排在院子里的东边的厢房里吧，和两个粗使的女佣住一起就是了。”

正说着话，一直默不作声的站在队列里，基本上被忽略的阿萝忽然

晕了过去——就这样毫无先兆的，一下子瘫软在地。

常师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

女奴们不敢说话，文秀道：“是饿昏了。从中午回来她们就没吃过东西——”

“混蛋，为什么不给她们吃午饭？”

文秀有些委屈：“老爷您吩咐的：得等你过目之后才能发落。做完净化，小的送她们过来，您在打中觉——小的不敢打扰，就让她们先等着了……”

“算了，赶快给她们吃法吧。饿坏了不好。”常师德作为一个21世纪来客，虽然很乐意体验下奴隶主的生活，基本的人权观念还是有的。

文秀赶紧去了，不一会便带着两位女佣送来了一锅子热粥并许多咸菜和碗筷。

“大家吃饭吧，慢慢吃，别吃撑着了。”

女奴们原本看到主人发怒，都在瑟瑟发抖，忽然常师德又笑容满面，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满满一锅子的粥对已经饿得发昏的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再也顾不上害怕，围了上来。农场里没有食堂之类的地方，女奴们就在台阶下坐在石条上吃了起来，院子里到处是稀里呼噜的声音。她们吃得如此香甜，显然大明官府对这些女俘是相当的刻薄。常师德想还得给她们补充点营养才行，这样皮肤、头发就会有光泽。

他从里面选了相貌身材都比较好的阿朱送给文同作为女仆。至于阿秀、阿碧和阿紫，他就老实不客气的都归在自己的名下了。想到自己拥有了一个团队，作为在临高就一直苦苦盼望着发生活秘书的广大群众之一，他不由得对自己此次跟随文同出来办糖厂的决定感到无比的英明和骄傲——什么生活秘书，老子才不稀罕。

既然拥有了一个团队，常师德就考虑要逐步根据她们的不同个性和特点进行差异化的培养，要有人善于烹调，也得有人粗通文墨，当然各种生活服务方面的技巧也要让她们学习，比如按摩之类。至于比较专业性的增进男女和谐度的技巧，可惜这里没有电，不然有大量的教学资料片可供观摩。这就只好靠他自己来言传身教，从实践中让她们学习了。这样培训出来的女人，嘿嘿……文秀和众女看这位老爷一个人站着，面容呆滞，两眼发光，时而傻笑几声，嘴角还流出了口水，不由得害怕起来。文秀怕他得了癔症，赶紧叫了一声：

癔症：由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

“老爷——”

“啊，哦，没事。”常师德回过神来：“还有，你那套伺候人的本事也好好的教教她们！”

“是，小的明白。”

晚上，常师德倒在床上，回味着白天给女奴们做身体检查的一幕。越回味就越有生理反应，不由得辗转反侧起来。墙边一个个女子的模样都浮上脑海，光溜溜的脑袋忽然也变得无足轻重，再也不能阻止身上的某个器官充血了。

“文秀！”他喊道。

文秀跑了进来。

“去把阿秀叫来！”

第五十节 贪污

女仆慌张的跑进来，锃亮的头皮在烛光下熠熠生辉，但这对已经半年没有女人，全身充满了性激素的常师德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一把搂住开始拉扯阿秀的衣服，好在这衣服只是用一根腰带固定而已。带子一拉掉衣服就掉了下来。里面自然也没有内衣之类的玩意。常师德上下其手，大过手瘾。阿秀显然不是没经验的处女，很快就在主人的挑逗下喘息连连，瘫在床上，常师德立刻提枪上马，期望讨好主人的阿秀扭动着身子竭力的逢迎着需求，不时发出呻吟渲染气氛。常师德毕竟是久旷之夫，没多久就缴枪投降了，七八个月在他体内积攒的无穷能量开始爆发了！不过二三分钟，回复率120%！立刻提枪再战。一来二去，阿秀开始体力不支，见身下婉转承欢的女人动静越来越小，意犹未尽的常师德才算发泄了事。阿秀虽然浑身酸软，还是勉力支撑起身体，从外间取来水帮他清洁身体，自己又收拾了一番才退了出去。

老式的房子隔音不怎么好，这番动静顿时闹得全院的男人个个失眠。年轻点的小伙子更是气血翻腾，闹得周士翟不得不几次叫李标回来睡觉，不要在院子里乱跑了。

“这才象个男人过得日子。”常师德瘫软在床上，身体觉得腾云驾雾般的舒畅，满意的想：“有空应该给这个女人教她几招新玩意，特别是新的体位。还有就是搞几件性感内衣什么的，这么全真空的未免乏味，乳房也会下垂的。至于另外两个得收用了适当的调教下。以后再扩大下女人的规模，添几个新人——要能添几个大洋马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常师德很早就醒来，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这样的晴朗，空气也从来没这么清新。站在廊檐下，见谁走过都热情洋溢的打招呼，感觉浑身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老文啊，你怎么眼圈都黑了？”看着打着哈欠走过准备去糖厂上班的文同，常师德问。

“你昨晚鬼哭狼嚎的，我怎么睡得着。”文同意见很大。

“知道，知道，”常师德诚恳道歉，“老文，晚上要不要叫阿朱来伺候……”

“我哪有这力气。”文同其实早有此意，嘴里敷衍着，赶紧溜走了。

文同到了糖厂的办公室。看着各地甘蔗庄送来的报告，为了看明白古人写得歪歪扭扭，读起来也不大通顺的古白话文，文同只好让文清来帮办事务。缺乏干部成了他们最为头疼的事情，常师德对各庄的村委会干部都不甚满意总各地来的报告来看，地里的甘蔗已经收割大半，赤砂糖熬制也在顺利进行。但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地主还是相当有难度的。从这一个月多的情况来看，文同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妙。一开始本地一家糖寮的管事人就不断禀报，说煮糖师傅手艺不精，每天都要折损甘蔗汁若干，倾倒若干，数字之大，将近占到每天榨汁量的五分之一。文同知道即使师傅手艺再差，也断然不至如此。着镖局的人暗中调

查，发觉管事人和煮糖师傅联手作弊，每天都要侵吞一二十公斤的赤砂糖。让他为之气结。文同知道这种事情不大会是个别现象，马上知会廖大化，要他分拨精明干练的镖师去暗访。结果不出所料这种作弊活动除了华南糖厂之外几乎各处都有，无非数字大小问题，连刚刚从广州送来的契约奴移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插手不到糖寮的制造，但是在甘蔗上却可以作弊，一家庄子上的村长、副村长、民兵队长，三人联手，一起倒卖甘蔗，每亩差7000多标准斤的产量，只报不到5000斤。

这样下去，事态就严重了。贪婪是一种传染病，只要不赶快治，很快就会陷入狂潮之中。上面大偷，下面小偷，不敢偷的就怠工。人心一散，这糖业公司没做大就会被蛀虫们蛀空。文同原本打算第一年不搞制度性的变革，下面纵然有些弊端也睁一眼闭一眼。先抓糖业，等榨季过去了再慢慢料理，但是眼下的局面让他无法再继续这样容忍了。

“什么事学得最快——腐败学得最快！”被文同叫来商量对策的常师德忍不住骂了起来，义愤填膺，全然忘记了昨天他假公济私的事情。

“还是想个辙吧。”文同对这事忧心忡忡，“这糖业公司里就没可靠的人了。就算把那文家哥俩、女佣人和你昨天买的女奴都算上，拢共不超过十个人。”

“不是还有起威么？”

“起威是靠得住，但是他们是武师，不懂糖业里的事。这些不过是露在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不知道还有多少问题。”

这里不同于临高。如果临高是解放区，雷州最多只能算游击区。他们在雷州的力量很小，威望更是零，不足以威慑新来的移民和当地土著。更不用说各地把外来投资者看成肥羊的风气到21世纪还是很兴盛的。要不是有起威提前进入了几个月，用各种资源铺好了路，恐怕事情还会更麻烦。

“必须向临高要干部，杜雯的讲习所或者是国民学校的军政干部培训班的人都可以，起码把基层都充实起来……”

“这么做不是显得我们太无能了么。”常师德不以为然，“老文，现在我们的局面刚打开，就哭着喊着要执委会帮忙，以后还怎么混？再说了，执委会自己的干部都不够用。”

“这个——”文同心想也的确是这样，“你想怎么样？”

常师德说：“我有个方案，说穿了无非胡萝卜加大棒，关键是要争取移民的忠诚度，毕竟这是我们将来的基本力量。至于糖寮的工人也要区别对待，打击一小撮，争取大部分。”

“你这不是空话吗？”文同感到失望。

“一是建全工资福利制度，二是严惩为首分子。”常师德的套路很简单，想要职工不偷盗，就得有主人翁意识。他们没本事忽悠大明屁民们说雷州糖业公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使他们努力干活外加抛头洒热血，但是起码可以通过让职工共享利润的办法来提高认同感。

“前面的事情好说，怎么严惩贪污分子呢？开除、赶走？”文同想临高是有警察，有劳教队，还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新军，暴力机器完备。他们除了起威镖局雷州分号的十几个镖师之外就没其他力量了——镖师也没有执法权。

“开除赶走怕没什么威慑力，再说执委会在移民上可花了不少钱——”常师德想着，“最好能来个杀鸡儆猴。”他想了下，“我们先问问廖大化，他毕竟是本地人，说不定有办法。”

当下吩咐人把廖大化请来。听了文同他们说的情况，廖大化笑道：“此事容易。郭东主不是一向和吕赞画交好么？他是王督师前的大红人，花银子请他一张帖子让官府出面来个杀一儆百就是了。”

这倒是个办法，本地来说，官府的威权最大，请得动官府，对地方宵小都是一种震慑。两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事麻烦么？”

“不麻烦，”廖大化说，“就看两位掌柜要搞多大了。若是要取几个人的性命——”

文同赶紧道：“这还不至于，但是也不能轻了。”

“那就容易了。只是官府的人向来是不好相予的——黑眼珠里认得只有白银子。有帖子过来，事是自然会办，至于要事办得好就得花钱了。上上下下也得花一百多两银子。”廖大化说，“而且棘手的是还要跨县，海康那边也要打点。”

这就是二三百两的开销了，钱，他们有，也有权用。但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不管是文同还是常师德都有些没底。最后还是常师德咬了咬牙说：

“就这么办！”

文同一想，只要整顿下来，糖出产正常了，这个榨季赚个几千两银子是不成问题的，相比之下还是核算的。也表示同意。

三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具体的操作，文同让镖师再去探查些情况，做到证据确凿。廖大化说既然请了官府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了，要安什么罪名就看银子出到什么份上了，真要下狠心的定个交通海匪也不算难。但是文同还是坚持要证据齐全些才好。廖大化也就应了。

过了几日，由徐闻县衙里派来四名官差，一起随着常师德和镖师们出发，先将本县内搞钱得最凶，又经常对他的指示阳奉阴违的两个庄子的管事人、村干部抓到到县衙去了。因为上上下下的银子都用到了，事情办得特别快。让文同大开眼界，他的证据屁也没用。犯人一拿到一到典史就升堂，也不审问，立刻定了个“偷盗”之罪，签子丢下来将抓来的犯人分别打了八十、一百板子的，廖大化知道掌柜的要杀一儆百，给打板子的衙役都使了钱，一点水没放，顿时打得血肉横飞，满堂的惨叫。常师德还将各庄的管事人、工人和村干部都带到县衙前观摩，胆小的连看都不敢看，也有当场就尿了裤子的。

打完之后，凡是契约奴的，发还原主管教，其他人枷号一个月再行开释。

文同根本就没敢到场，常师德算是冷着脸看完了这一套，心里却挺后悔的——作为现代人，他是很不习惯这样的残忍场面的。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样做非常的有效。当他带着官差来到其他庄子里，要求有问题的人“坦白从宽”的时候，早就被传来的消息吓得魂飞魄散的人纷纷来找他交出赃物。

过了几天，常师德又带着海康县的官差巡视了海康境内的各个庄子，只不过这次他给众人“自新”的机会，一脸煞气的官差们手里叮当乱响的铁链，贪污分子闻风丧胆，立马乖乖的交出财物争取“从轻处理”，至于觉得自己办事机密准备混过去的，也就照徐闻县一般办理，给办事的官差开发了办事的银子，又遣人去县衙给师爷道乏送礼，这场血腥的“杀鸡儆猴”戏才算是落下了帷幕。文同和常师德回到华南厂，路上一句话都没说：事情是办了，可是整个过程却让这两个现代人觉得不是滋味。

“其实吧，”文同说，“我觉得原来那时空还算是有点法制的。”

“是啊，今天算是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屁民了。”常师德赞同。

事情处理完毕。常师德把所有管事人不论问题大小全部开革——他和文同已经商量过了，以后这类干部将全部从移民中选取。接着命令各庄的村民代表、糖厂的工人还有华南厂的全体员工都来开会。

看着院子里沾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常师德走上台阶。他的话由廖大化和文秀作同声翻译。

“这里的多数人都是从广州的难民营过来的。没进难民营之前，大家过得是什么日子总还记得吧？这广州城里每天要抬走多少路倒不用我说了吧？紫诚记的大掌柜把大家收容起来，供大家吃，供大家喝，有病给大家治，衣服、杯子、碗筷都换成了新得。从来没让大家挨过饿。现在大家到雷州来了，条件没广州那边好，但是每天三顿饭都是敞开了吃，连你们家里孩子、老人都是想吃多少吃多少。诸位扪心自问，这年头，有几家东家能做到这个地步的？

“大家虽然都是写了契得，照规矩这七年里给饭吃不饿死就行，可是糖厂还是给大家发工钱，不管男女老幼，只要去上工的，都开发一份工钱。这工钱、伙食，你们可以上周围的庄子去打听打听，别人家的长工短工都是什么待遇。

“大家也听说过：天上不会掉大饼。紫诚记也好，我们华南糖厂也好，都不是办善事，给大家好吃好喝的，就是让大家干活的，你们吃了这里的饭，穿了这里的衣，拿了工钱，就得好好的干活。

第五十一节 临高来客

“这些天，其实我也都在看着。大多数人好的，勤勤恳恳的干活。可是有些人！”常师德一指趴在草席上，身上盖着草帘子，但是屁股和大腿明显肿得老高的七八个人，正在有气无力的呻吟。

“吃了几顿饱饭就变得忘乎所以了。本来让他们当村干部是对他们的信任，干得好，以后还会重用。却不受抬举，觉得安稳饭不好吃，非得捞油锅里的钱花。现在官府已经追究过他们了，我们这里就不再计较，不过村干部这个位置是没有的了，曾经的侵吞的钱财也得算在身价里，干个七八十年或许也就够了。

“至于那些知道自己错了，主动退赔出来的人，这里就不再惩罚了——就地免职，每人再加一到五年的劳役年限。我们宽大为怀：不管是什么人，谁的罪谁领，一律不牵连家属。”常师德已经提前把几个主动退赔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都关照好了。话音一落，这些人马上哭了起来，还大喊：

“老爷们仁德啊！”

“呜呜呜，我猪狗不如啊——”

“以后铁了心给老爷干活，跳火坑也愿意！”

气氛感染了周围的群众，会场有些热闹起来。常师德觉得效果还不错，看来《如何宣传和鼓动》这本手册还是不错的。

“你们这些做糖的师傅——”常师德的手指转向他们——几天前的杀鸡儆猴行动中中文同出于保护技术人员的目的没有抓捕任何糖业工人，但是强迫性的观摩却是人人有分的。从衙门回去之后所有人都赶紧退赔了贪污的糖，没想到常师爷却面带神秘的微笑，一概不收，只要每人写“服辨”的认罪书就好。不会写字的也没关系，有现成写好的，填上数字按手印就成了。这些人担心了好几天，今天被勒令来开大会时个个忐忑不安，现在被点名，那里还支撑得住，呼啦啦全部跪倒在地，哀求声连绵不绝。

接下来常师德才算透出了底子，要他们集体加入雷州糖业公司，不再当短工。待遇和移民们一样，有伙食有工钱。至于他们曾经暗中揩油的部分，就算是预支工资了。

常师德说得自己如何如何的宽大为怀，但是下面的人谁也不傻，知道只要敢说出一个“不”字来，他手里即有“服辨”，又和各处县衙里都说得上话，还不立马带到衙门打个半死，象几个倒霉蛋一样在县衙门口戴枷喂苍蝇。不管愿意不愿意的，全体都说：“我等愿意加入糖厂。”

“好好干，亏待不了大家的，”常师德看着下面愁眉苦脸的煮糖师傅，心想这笔买卖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他重新任命了出缺的村干部，原本中文同想保留些问题不大的村干部继续担任原职——毕竟合适当干部的人实在太少。但是常师德觉

得这样未免太过纵容了，一定要执行“零容忍”政策，让工人们都知道自己的态度。哪怕就算新任命的人能力差些也没关系，反正和原来相比的也不过是半斤八两。

“大家好好为我们雷州糖业公司服务，绝不会吃亏！”常师德随即宣布：自即日起，所得利润，按照郭逸在广州的各家字号的规矩，红利按十三大股分账，十股归股东，三股用于全体糖业公司的员工的分红和福利支出，不管是煮糖的师傅还是在甘蔗田里的力工，人人有份。

收入方面的调整常师德是根据广州站在属下几个企业里搞的工资制度，也定了一个级别。把所有人分为农工、糖工两类，每类设置三到四个等级。视各人的能力不同支薪。村长、民兵队长之类的人也算在农工里，按能力评级。另外再给职务补贴。

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拿出股份给大家分红之外，常师德还在各庄发起了劳动竞赛活动，一个月一评，哪个庄子的甘蔗收得多、糖出得多损耗小，就可以享受额外的奖励。

文同等人痛感基层干部之重要性，于是又开展了村干部轮训计划，各村新上任的村干部都被调到华南糖厂来参加培训，除了学习些基本的文化之外，还讲授甘蔗种植、田间管理和制糖的知识。

这一番又打又拉之后，糖业公司进入了一个稳定的轨道，人心也稳定了。糖产量节节攀升，到华南厂交送赤砂糖、糖蜜和甘蔗渣的船只和手推车川流不息，这家原本默默无名的字号，开始成为海安街上糖行商人的话题。

常师德有些自鸣得意起来。除了每天给来轮训的人上课之外，又开了个师范班，准备等榨糖季结束之后搞个糖厂子弟小学，他自己懒得教这么多孩子，便动起了几个女奴的主意。便让文秀充当助教，搞起师范培训来了。白天上课不算，晚上还继续开夜课。文秀和阿朱被排除在外。

“老师，我错了，请饶恕学生吧——”普通话还显得有些生涩。

“让我好好的惩罚你这坏孩子吧。”

文同时常在晚上走过常师德的屋子的时候，就能听到这不伦不类但是又销魂的普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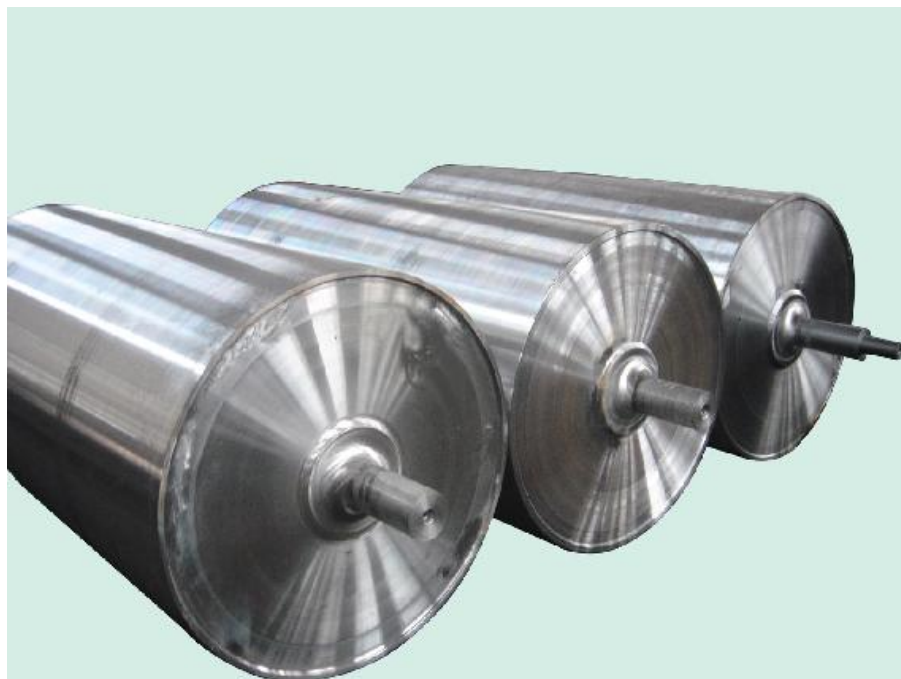
“你个大变态。”文同对这类SM、cosplay向来嗤之以鼻，幸好这家伙还算有点兄弟情意，没把阿朱也拉去上什么夜课——参加师范班培训他是很赞成的。可惜自己每天折腾糖厂的事情，每天回到院子就想睡觉，连收用阿朱的精力都没了。到底还是老常的身体壮实啊，白天紧折腾，晚上折腾紧——文同不由得悲从心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文同最近的全部身心都放在糖厂的技改上了。在他原先设想的两个技改方向里，一个是制造白糖，这点他已经做到了，虽然工艺落后产量低，但是很适合目前他们的工业水平。下来就是怎么扩大规模和提高效

率上着手了。

另一个则是增加甘蔗汁的产出率。现代糖厂的的碾辊最起码也是三重钢辊，一次榨出率高达70%以上，更大的厂家甚至有十二重的设备，甘蔗渣出来基本就完全没水分了。文同决定首先在华南厂淘汰木榨辊，最初他考虑用石头制造，但是石榨辊的效率比木的提高不了多少，对牛力的消耗同样巨大。

还是用多重钢辊才是最好的选择，文同记得湛江地区是从六十年代中开始才用半机械化的两辊或三辊小榨机逐步代替了原始的牛拉石辗的。当时大量用的是潮州产两辊小榨机，出汁率60%以上，后来改用顺德产的三辊小榨机，出汁率提高至72%—73%。这个数字比起平均出汁率45%的石辊来说，等于是甘蔗产量不变糖产量凭空增加了60%！



钢辊gǔn

这数字对文同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而且这种设备在技术上是相当简单的，穿越者的工业能力完全可以造出来。

但是用了三重钢辊就不得不考虑到动力问题。这不是靠水牛能牵引得动的了。现实中湛江的那些半机械化小厂用的三辊榨机都是用20马力柴油机驱动的，现在既然柴油匮乏，文同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水力机，还特意去视察了唯一一座有水力榨辊的糖寮，去了之后他比较受打击，水力榨辊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水轮而已，没有渠道，没有水坝，基本上就是利用天然河道的落差，效率很低。

华南厂有可利用的河流，但是河水平缓，流量也不够大。文同虽然对水力学是门外汉，也知道要在这条河上安装水轮机、还能带动三重钢辊榨汁机，不筑水坝蓄水是做不到的。一旦筑水坝，就牵涉到上游下游

的用水问题，绝对不是件好办的事，闹不好还会把自己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去。所以他否决了这个想法。

还不如用蒸汽机来带动。文同心想，花大代价制造出来的水轮机只能用来碾压甘蔗，如果能得到一台蒸汽机来，他就可以引入许多提高效率的设备，机器的利用效率比水轮机高多了。有了蒸汽机必有锅炉，锅炉产生的蒸汽对制糖也有用处。起码在加热甘蔗汁的时候能够非常均匀的加热，减少发焦的可能性。

制糖上可用的机械门类数量繁多，认真起来可以全机械化生产，当然这是未来的趋势，文同考虑了华南糖厂的工艺，选用了几种简单易操作的加工机械。

想妥当之后，当下飞鸽传书给广州的张信，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并且附带了他指名多台机械的名录，另外还要求临高提供水泥、钢筋、砖石等必要的基建物资——上到半机械化生产，一切规模也就相应要扩大了。

文同的报告，经广州站中转到了临高，执委会进过简单讨论之后同意拨给他全部所需要的设备。

两周之后，海安街的港口里来了一艘大船，这艘大船的到来很是引来了一阵轰动。这种船型太特别了。它的尺寸很大，将近400料船的水平，但是吃水却很浅，几乎是平底，甲板宽大，除了船艏楼和两根桅杆之外甲板上没有任何突出物。

宽阔的甲板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还有一些体量很大的货物，是用木框架钉草席包装的。货物用大网紧紧的罩住固定。这种把货物都堆在甲板上的货船真是大家都开了眼界，引起了围观：这是哪家的船匠想出来的？货都堆在甲板上，风浪一起不都打潮湿了吗？

常师德看到这艘大平甲板船，想这未免太超越时代了。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嘛。正想着，大船慢慢的靠近了栈桥，水声们搭起跳板，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

定睛一看，来的居然特侦队的队长北炜，这可是少见的人物。只是在D日之后的几个月里，还能经常看到他带着队员到处出现，后来就愈来愈神秘了，反正在普通群众活动的地方就再也看不到他了，常师德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带人压在制高点上。

这么个人物，即不和贸易有关，又和工业不搭界，怎么忽然出现在来雷州的船上？难道有神秘任务？执委会觉得雷州是块大肥肉，想先占雷州？可是整个琼州都没拿下来么——胡思乱想着北炜已经来到近前，他穿着明代人的衣服，一身短打扮，象个佣工一般，后面跟了几个不认识的精壮小伙，大概都是特侦队的队员，正要开口，北炜的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自顾自的带人混到准备装卸机器的民工队伍里去了。

接着出现的，才是本次运货任务的真正负责人，一个是临高建筑公司的梅林，显然他是准备来负责糖厂土建工作的，另二个他不认识，想

来应该是机械部门的人，协助安装机械来的。三个人都是一身直缀，戴着假发和头巾，看起来不伦不类，浑身都透着不合适。

“欢迎，欢迎，”常师德赶紧迎上去，如今自己算是“外任”了，对“京里”来的干部一定要热情有加，“老梅，这次你来出差了？这两位是……”

梅林赶紧介绍：“都是机械厂的，这位是萧贵，来装蒸汽机的，这位是谏天雄——”

谏：读音作chén。作姓时读chén或shèn（语系不同）。姓氏来源于尹祁氏，出自上古尧帝的后裔大节之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又有源于姬姓，出自周幽王十四子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我叫谏天雄。这次执委会把我调到雷州来，专门负责糖厂的机械设备运转和调试。顺带再培养几个工人。”说话的人年近四十，气质沉稳，身体看起来依然十分健壮，不输年轻人。

“这太好了，我原来就担心机械安装好了，后期的维护保养工作怎么办呢！”他扫视了一眼，“这里不是说话所在，先到那边的茶棚休息一下。”

因为要卸许多货，常师德早就安排好包下一处茶棚，作为监督卸货休憩的地方。四面由起威的镖师们护卫着。

“没想到你们的速度这么快。”常师德寒暄着，让文秀送来茶水，“来，喝水。喝水。”他坐了下来，待到文秀退出去，才问：“设备都来了？”

第五十二节 科技就是生产力

“全部都到了。”萧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了过来，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运来货物的详细清单。常师德翻看了一下，拨给的物资还真是琳琅满目，从锅炉、蒸汽机、水泥、砖瓦到温度计、PH试纸、试验器皿……不少他没想到要申请的东西也列在上面——想得比他很周到。

“这船新造的吧。运这样的大件还挺合适。我原来还担心蒸汽机和锅炉怎么运来呢。”

“呵呵，这是文总最新的设计。”萧贵笑了起来，“叫什么——近海浅吃水肥大型平甲板驳船。文总本来打算造全木结构的集装箱，这算是土集装箱船的。后来一计算才发觉拿木材做集装箱根本就不现实——即重又不结实。集装箱没成，船倒已经造了，就干脆造完了。”

“临高不是堆了不少集装箱吗？”

“马督公拿它们当宝贝，连冶金部要拆了回炉炼钢他都不批。还特意关照要做好防锈处理。”萧贵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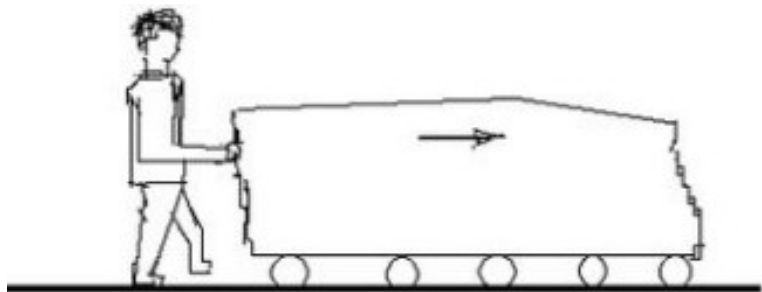
正说着话，文秀进来禀报，说民工组织好了，因为这次的货物里有蒸汽机和锅炉，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所以整个华南农场的全部壮丁都出动了，还在附近雇用了二百多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民工队伍，带着无数的杠棒、绳索、滚木之类的搬运器材。文同比较担心的是锅炉和蒸汽机，这两部设备的主体结构得整体搬运才行。

杠棒：指较粗的棍棒，是一种抬物的工具。

“开始卸货吧。”

从船上下来了一批蓝短衣短发藤帽的工人，奇怪的打扮引起了看热闹的人一阵议论。这些人背着绿色的包，从船上卸下一根根铁管、铁板和一麻袋一麻袋的铁件，在石驳岸上迅速的用这些东西搭起了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继续用铁管连接起来，安装上滑轮和铁链，然后在这些工人的指挥下，民工们上来了，有人排着队拉着铁链，有人抓住了大件货物上的绳索。有个人爬上了台子，手里拿着红绿两色的小旗帜，于是上百个民工和工人就在哨子有节奏的吹奏下和小旗的挥舞中开始拉动铁链和绳索，甲板上那个庞然大物就这样颤巍巍的被吊了起来。一群民工在号子的指挥下转动着吊台，货物随着吊杆的转动，从空中缓慢的平移码头上上面，又缓慢的落在准备好的滚木上。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叹声。

运送糖厂的设备到华南糖厂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海安港离徐闻县城外的华南糖厂所在地南门塘不过十来公里路，但是道路起伏崎岖，路面更是坑洼不平，平常只能勉强通行牛车。一般的机器物资或是肩挑背抗，或是用牛车运载。大型的设备只能滚木慢慢的前推。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便于通行，一队民工专门在前面负责开路，平整地面，填埋坑洼。十多公里路民工们在路上整整走了四天才把大件设备运到糖厂。随船来的人也悄悄的来到了糖厂，住进了为他们准备的院落。



滚木运货示意图

这次运来的卧式蒸汽机是墨子二型，虽然马力上没有增加，但是比一型在蒸汽利用上的效率更高，工业委员会对墨子二型的表现相当满意，已经定型决定批量投入制造，这台送来雷州的就是量产型的一号机。

除了这些设备之外，最稀罕的是许多长条形的箱子，三人工作队一到就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箱子上面都绘制着“易碎”、“小心轻放”的字样。运来的时候全部用人力肩扛背挑，不用牛车。打开箱子，里面用草绳和干海草填充的结结实实，一层层的打开一看，文同和常师德都对临高的工业部门发自内心的赞美。

箱子里是各种口径的玻璃管道和陶瓷管道。这些管道将用在有特殊需求的部位上。用来取代比较容易锈蚀的铸铁管。

“太强大了——”文同简直说不出话来。

“没什么，熟能生巧。再说这些管道也不光是为了你们造的，化工厂里要用的地方更多。这批只能算是试生产的。”

未来糖厂的动力车间就设在河边，目的是为了用水方便。除了大规模平整地基，以便安装设备之外，梅林还组织修建了一座蓄水池专门用来处理锅炉用水。泥瓦匠们被招募来修筑一个他们从来没建过的高大无比的烟囱，这东西尺寸之大，本地泥水匠们全部招来还嫌不够。常师德还一口气买光了本地的砖窑里的全部砖瓦，现在本县唯一的砖窑正在加班加点的烧造砖瓦，供应工地的需求。

文同点名要的三辊榨汁机顺利的到货了，借助庞大的资料库，设计制造这台机器没费多少事。机械厂只是对辊消耗了太多钢材有些意见。文同看了下，机器看起来一点也不比他看到的旧式设备差。



六辊榨汁机

“不过里面不少零件的强度有问题，所以使用寿命就不大好说了。”萧贵说，一些关键的连接件、齿轮传动件之类的东西，虽然是造出来了，限于材料性能，耐用性比较差。

“没关系，这次带了不少备件来。”谌天雄不以为意，“坏了就换么，第一次造东西，质量差点难免。”

除了榨汁机，还有专门用来破碎撕开甘蔗用旋转刀和破碎机，经过碎裂处理的甘蔗比起土法直接将甘蔗送入榨辊出汁率要高得多。



破碎机

一个月后，制糖厂的厂房和设备安装终于宣告完成。锅炉一次点火成功，蒸汽机运转起来。徐闻的上空第一次冒出来象征现代工业的滚滚黑烟。这家在本时空独一无二的半机械化机器制糖厂终于开始批量生产。它的日榨甘蔗能力为70吨，设有切蔗、压榨、煮糖等车间。除了煮糖车间继续沿用老式的手工操作方法外，其他车间都使用机械。煮糖车间完全不用火，而是直接使用锅炉的蒸汽加热。

华南厂那高耸入云的烟囱和钢铁的榨蔗机——令很多本地人感到惊奇。当听说糖厂继续代为加工甘蔗之后，许多蔗农都不惜远道送来甘蔗，只是为了开个眼界，看看这新法的糖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一捆捆的甘蔗用牛车载送回位于徐闻县城南门的制糖工场后，首先进行机械加工：甘蔗先经蔗刀整平、切断，再经破碎机将甘蔗撕裂。破碎机是很有讲究的，因为甘蔗的糖分存置于“蔗髓”内，破碎机的只是依甘蔗的纤维方向进行破碎，以免在破碎的过程中将“蔗髓”打破，造成蔗汁的流失。

破碎完成后的甘蔗用人力成筐的运送到压榨机的投料口上。三辊压榨机一次可出汁70%，而现代一般的糖厂，都是用数台三辊机或者多辊机连续压榨，有的要十五辊才算完成。出汁率高达90%。

穿越者没有这样的机械条件，所以采用反复压榨法。第一次压榨之后并不将甘蔗渣弃去，而是堆在一旁，等生蔗全部榨完，再重新过压榨机。虽然颇耗人力，但是获取的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

经过压榨机榨出来的甘蔗汁先送到铁制的加热器里，甘蔗汁在里面一面流动一面用高温的蒸汽进行加热，然后再经水泥的加灰槽，再此加入石灰进行澄清，最后通过陶瓷和玻璃的管道被输送到沉淀槽，让生成

的杂质沉淀，澄清后的甘蔗汁进入熬煮锅里继续用蒸汽加热出糖。去除糖蜜的方式依然采用瓦溜的技术，但是规模却上了等级，超过三十个瓦溜在煮糖车间里一字排开。

熬煮、加灰工艺在得到了临高的温度计、PH试纸和其他试验设备的支援下，文同经过多次实践和反复试验之后，终于掌握了熬糖时各阶段的温度、加灰数量等一系列数据，并且制订了相应的生产工艺流程。煮糖师傅们原本对他的这套东西不以为然——他们都是跟着师父干了多少年，凭借着长期的实践经验才掌握这门技术的，而且掌握的还很一般。所以对这套新玩意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准备看东家出丑。

但是东家靠着玻璃管、纸片还有一些说不清什么东西的坛坛罐罐，不但煮出了糖，而且每一锅都不出任何纰漏，甚至出糖量都几乎一样！这对煮糖师傅的自信心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本县、本府最高明的手艺的煮糖师傅也做不到这点！

看到煮糖师傅们畏惧加崇拜的眼神，文同即得意又有些失落：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和工艺从来都是经验主义的。就没有一个人想去探究它的原理，制订出标准来呢？

这套办法的实行使得煮糖工序里的浪费大为减少。而且文同藉此制定出更严格的损耗率控制的考核制度——既然生产因素都是可控的，那么产生超标准的损耗的唯一因素就是煮糖工人的责任心不强了。从这天起，原先在煮糖车间被称呼为“师傅”的人，就变成了“工人”。

这一整套的流程比传统工艺的土糖寮不知要高效和便捷多少倍。规模化、半机械化生产甘蔗蔗糖的情景使得当地无论土庶人人目瞪口呆。

惊讶还只是次要的，当蔗农们发现他们的甘蔗请这家厂代加工之后，出糖的数量居然比一般的土塘寮多了四分之一，而且糖厂依然继续执行代加工收取三成的低收费标准的时候。顿时整个徐闻的蔗农们都疯狂了，无论远近，到处都是来送甘蔗加工的牛车和船只，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的蔗农甚至要排上二三天才能轮上，但是依然热情不减，最后甚至有整船的甘蔗从海康运来，在海安登陆之后再雇用牛车送到华南厂来加工。由于来人实在太多，不免有秩序混乱的情况，廖大化只好再次请动衙门来人维持秩序，弹压场面。冒着滚滚的黑烟的烟囱，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转动着吞入巨量甘蔗的钢辊显然给典史老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对机械的恐惧远大于好奇，总是小心的离得远远的。

文同拿到第一天的数字的时候，他就知道利润远超过预计。特别是在代加工这块，多榨出的甘蔗汁的相当一部分是落在华南糖厂的口袋里了，这部分利润等于是零成本获取的。更不用说加工多下来的糖蜜和甘蔗渣都是他们的好处。蔗农不需要这些副产品，华南糖厂却都有用。

如果设备好一些，上到十二辊的机器，再配合水浸法，97%榨出率也不是梦。文同心想，这里面可挖掘的利润潜力还真不小。

文同甚至开始考虑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另外四家土糖寮的存在了。看来在利益的驱动下，老百姓是不会畏惧道路的远近和艰难的。至少可以

把徐闻的土糖寮关闭掉，只保留海康的。

来协助的梅林等人也是喜笑颜开，看到这糖厂蒸蒸日上，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又是一个外贸增长点了。整套设备运行的时候自然也不免出了些问题，有一次是锅炉接口的管道破裂漏气，还有几次是榨汁机的齿轮和连接件出现毁损，一度影响了生产，但是在谌天雄和萧贵的抢修下很快恢复了正常。萧贵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糖厂培养几名合格的锅炉工人——烧锅炉是件很严肃的活，稍不留神就会害人害己，更不用说这锅炉就是一山寨产品。

谌天雄不太着急，他虽然也有培训维护技工的任务，但属于长期出差的性质，一时半会不回去，有足够的时间来带徒弟。文同建议等糖厂子弟学校开办之后，再根据学习情况从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中选学徒。

不过，这个谌天雄的举动引起了常师德的注意，他除了每天三次定时巡视机器之外，时常在院子里和特侦队的人谈话，有时还换上当地人的衣服，让起威的镖师引领下出门。显然，谌天雄不仅仅是来维护机器，十有八九他还是个情报员。

第五十三节 唐僧计划

说要搜集情报的话，广州站在雷州布下的网络已经能够搜集到大部分情报了——这里是没什么保密概念，只要花些时间，几乎什么都能打听到。执委会派了北炜来，又派这么个神叨叨的谔天雄，到底意欲何为？真得要占领雷州？

疑惑归疑惑，常师德也不便开口询问。因为有“中央”来的人在，这些天他不便再把女人们叫到自己屋子里去了。过惯了夜夜笙歌日子的常师德不由得感到有些难捱。

这天晚上，一直和自己的队员躲在院子里的北炜和谔天雄一起来了。

“我们这次来雷州，的确是身负使命的。”谔天雄开门见山的说道。

常师德和文同都点了点头，文同站了起来，出门去看了看院子里，对正在廊下闭眼养身的周士翟道：

“看着些，不要让人过来。”

周士翟微微点了下头，文同又回到屋子里。

“说吧，具体是什么事情？”

“这个计划目前还在评估阶段，我和北炜担负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任务，就是实地考察一下计划的可行性，积累行动资料。至于计划的内容，也不妨告诉你们——”他顿了一下，“计划的名称是‘唐僧计划’。”

唐僧计划？！文同和常师德都愣住了，这不是在恶搞吧？

看到俩人的表情，谔天雄解释道：“记得唐僧出生的第一难吗？”

“江流儿的故事——”他们当然都看过西游记，搜肠刮肚的想着唐僧出世那段的前后情节。

常师德面色一变：“难道我们是要当水匪？！”

“没错。”谔天雄点点头。

情报资料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编辑《史料参考》的时候，无意中从《雷州志》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崇祯年间，一位被委派来雷州担任知府的官员，在带着家眷在前来上任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山贼打劫，官员和他的家人被杀害。事情比较离奇的却是，这伙山贼的首领，利用这为官员留下的文牒，竟然来到了雷州，接替了前任知府，正儿八经的在雷州做起了官员。

这个山贼在雷州做官，一直坐了二年，而且风评还很好。直到真正的官员的儿子来到雷州投靠，发现了山贼的身份，到了当地锦衣卫举报。最后锦衣卫安排了一场宴席，把山贼匡到了埋伏地点一举拿货，山贼被抓交代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这段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奇闻轶事”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无限遐想。《雷州志》属于地方史志，它的史料可靠性是很高的。

如果，顶替去上任的人不是山贼，而是穿越众的一员呢？

这个设想太奇妙太大胆了，以至于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内务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中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支持者也提到了最有力的论据：一个普普通通的山贼都能够窃据雷州知府这么久，而且做官还做的风评甚好，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应该也能做到。何况穿越者还有整个穿越集团作为后盾。

反对的人提出的质疑是，明代的山贼能够冒充知府，不过是钻了当年资讯不发达的空子，再怎么讲，山贼也是当时的人，对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了解比我们这些21世纪的来客要来得深。让完全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去冒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这些人，站在土著人群中时候体现出来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冉耀竭力反对，“你要我去在21世纪冒充某个县级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说不定还这个可能。总算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现在等于是找个纯种盎格鲁 - 撒克逊的美国人来当市领导，这有可能吗？而且我们和明代的人差距，比现代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还大！”

他的论点很充分，但是这其中的利益实在太可观了——整个雷州府等于就间接的落入了穿越者的掌控之中，虽然雷州知府下面还有各级官吏，但是穿越者毫不怀疑在经济和武力的软硬兼施之下这些人都会屈服。从而最终搞成一个“白皮红心”式的地方政权。

诸如什么有利于穿越政权的工商渗透之类的还是小事，关键是他们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到大明的官僚体系中，参与它的运转，获取政府的直接讯息，这比广州站靠花钱买通衙门里的人传递消息要及时可靠的多。掌握了雷州，等于就为琼州加上了缓冲层。万一某天大明要兴军讨伐临高的话，雷州近在咫尺，必然是军队过境的主要地区，不管是收集情报，还是袭扰等于都有了个可靠的基地。

“要是顶替掉一个官就能有这么大的好处，我们干嘛不直接去广州把广州知府暗杀了，然后在路上把接任官员给顶替掉？”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因为历史上雷州的山贼成功了，而顶替广州知府的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现在我们只需要顶替掉山贼就是，正如我们准备来顶替满清一样。”热烈赞成这一计划的谏天雄说，于是在经过内部的几次讨论之后，这个方案被提交到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讨论。

“我反对，现在是穿越政府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每一个穿越众所掌握的知识都是非常宝贵的，我反对进行这么危险的事情！”吴南海坚决反对。

“怕死就不革命了？”席亚洲“养病”多日之后重新出现在会议上，只是腰围见涨，原本一年多来锻炼出来的稍显精干气息的样貌又恢复成了兵棋宅男的模样，“我坚决支持这个提案，对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

助。”

“选拔比较忠心的土著去吧。我们这些人，说话不象，连字也写不好，冒充明朝知府难度也太大了。”萧子山审慎的发表了意见。

“难道山贼的字就写得好吗？人说不定是文盲呢，不一样当了二年官，治理的还不错。”

“谁说山贼没文化的，说不定人家有文化的。只不过是沦落草莽。”

“闹不好是我们的前辈……可惜壮志未酬……”

“注意，不要跑题。”支持会议的马千瞩对每次开会时的“跑题”文化深恶痛绝。

“这点上我是赞同萧委员的看法的，”邬德说，“这不光是说话写字的问题，在很多生活习惯，举止行为方面我们都显得和土著格格不入，应付老百姓还好，最多人觉得你行为古怪，最怕是遇到同僚、下属、上级和土绅们，这些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糊弄了。”

“我觉得应该选拔比较忠心的土著去干。”有人提议，“比如张兴教，他有文化，能说官话，应该可以。”

“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项任务虽然危险，但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任务，如果不派我们自己去把握，只凭几个招降的土著，你能保证可靠吗？张兴教现在是可靠，万一他当官当迷了，想靠出卖我们的人头去换个真正的官来当呢？”席亚洲不客气的反驳道。

“那也不用一定要穿越众当这个知府啊，我们可以弄个傀儡，我们在后台遥控。”吴南海说道。

“这样更无法保证安全性，你别忘记了，我们是派人打入朝廷内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官员位置。用傀儡，和我们只从民间收集资料有什么区别？”魏爱文轻蔑的说道，“到底是个文官啊，怕死怕的要命。”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没我们这些行政人员，你们陆军的武器和吃的从哪里来？”吴南海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指着他说道。

“我们陆军每天给你们当免费劳动力又怎么说？全都是无偿的！”魏爱文的架势是要彻底和农业部门算账。

“没我们的武力保护，穿越集团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呢。”海军的会议代表乐琳的砰出一句——海军的炮筒子李海平和多数高层出海去了，这个角色就改由“穿得象个好莱坞演员”的香港军迷来扮演了。虽然海军和陆军的少壮派们因为在争夺资源、人力等各个方面相互不顺眼，不过他们更不顺眼的是把持了穿越政府经济大权的行政人员们。

“好了，大家安静。”面对有可能爆发的文武冲突，文总及时的发言了：“雷州知府这个位置对我们来说很关键，我的看法是我们还是尽量占据它比较好。本来雷州也是我们的经营的重点，至于这个雷州知府到底由穿越者还是找个土著来出任，可以以后再谈。先表决是否执行这一提案。现在表决，同意的请举手。”说完他自己举起了手。

决议以压倒优势通过。

“好吧，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个问题，”文德嗣慢悠悠的说道，“这是哪年的事情？崇祯好歹也有十七年。”

“根据《雷州志》的记载，是1632年的事情。”

“这么说还有三年。”文德嗣说，“三年时间，能够做很多事情，现在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雷州实地的考察地形和社会环境，评估这个计划的难度。”

“没错，我还提醒诸位对此非常热心的人士，这事情执行起来超难。”冉耀提醒大家，“这上任的官姓甚名谁，哪里人，走得是哪条路，他是几月几日进入雷州境内的，这些书上全都没有写。”

“那还用问，肯定是坐着轿子，前面有人举着什么‘肃静’、‘回避’之类的……”

“你就别搞搞笑了。人还没上任呢。”于鄂水说，“冉耀说的没错。这些细节不查明，你让特侦队怎么去拦截他？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抢在那山贼之前动手。我觉得找这个山贼比找这当官的难度大多了。”

萧子山说：“是啊，官员上任，总还是有迹可寻的，这无名无姓的山贼，又不知道他是在哪里落草为寇，雷州又这么大，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这个问题不大——”席亚洲说，“关键还是在官员身上，我们找得到他，就能找到山贼。就算山贼提前下手也没关系，只要他不接印，还可以在路干掉他。从这点说，山贼和官员都没关系，主要是拿到官员的行李和文牒。”

方案定下来之后，执委会授权情报委员会制订出了“唐僧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穿越者中招募未来的渗透者。招募前提是万一失去这个人穿越集团的事业不会受影响。而且他必须是志愿者。招募到之后，他们将接受情报委员会的培训，尽快掌握明代的风土人情和官话，顺便再练习练习写字。与此同时，民政委员会接到指令，要在穿越政权掌握下的属民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小知识分子，挑选出来给予优待和洗脑，作为备用人员。

另一个部分则是在雷州大规模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为唐僧计划做准备和评估。考虑到华南糖厂实际上是一家工厂，作为情报搜集点不太方便，执委会决定只将他们作为支援单位，将谏天雄作为专门的情报人员派去雷州，充分利用广州站在雷州布下的网络，进行情报搜集。

听完谏天雄的介绍，文同和常师德才恍然大悟。常师德兴奋道：“这可真够刺激得！上上下下都换成我们的人，哈哈……最好把徐闻县令也给换了！”

“想法是不错，不过雷州知府是在海康县里的，府县同城，这假知府恐怕不那么好当吧？”文同深表忧虑。

府县同城：古代中国州、府、行省、布政使司等高于县级行政单位治所所在的县，称为首县。

这个县里会出现几套领导机构。如清朝江宁府治江宁县、上元县，江宁县和上元县就是江宁府首县。

“所以北炜才来了么。”谌天雄说。

“这次来是唐僧计划做参谋旅行。”北炜点点头，“把整个雷州府的地形地貌，城市环境全面摸一遍，做到心中有数。”

“好，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我们一定尽心竭力当好情报工作的后盾。”

“帮我找可靠的向导。”北炜说，“要对本地情况熟悉的。”

“可以，起威的掌柜廖大化就不错，上下民情都熟悉，不过他可不会武功……”

“不要紧，我们是来侦察，打算伪装成小商贩到处走走看看。”

第五十四节 甜港风云——插手

“好，我关照他们在糖厂里盖所专门的院子给你们使用。”

“不要，”北纬拒绝了，“太扎眼，我们在这里不久呆。”

“也好，起威在海康、徐闻两县里都有客栈，你们可以在那里落脚休整。还有华南糖厂在各处的产业也能落脚，就是条件一般，我这就安排人去通知。”

“不用了。我们一路投宿客栈。尽量不和华南糖厂发生关联。”

“我们有什么任务吗？”常师德很兴奋。

“没有。”北纬回答的很干脆。

谔天雄说：“糖厂没有具体任务，只要配合好行动就可以了。具体的事情我会做得。不过我平时还是糖厂的技师。”

没有情报工作让文同很高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糖厂的事情还有一大堆没有处理呢。

“唐僧计划是长期行动，最近几年都是做准备的阶段。”谔天雄说，“我们和当地官府关系怎么样？”

“关系还不错，但是交情不深，”文同介绍了最近和衙门的几次交涉，包括整治糖厂和维持秩序上的事情，“……总得来说联系不多。”

“我觉得，最近就会多了。”谔天雄笑着说，“现在就是瞎子也看得出你们是发大财了，麻烦事以后少不了。”

“是啊，我也担心这事情呢。”文同担忧的说，“起威的镖局虽然给我们准备好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他们毕竟也是根基很浅。有些事情恐怕应付不来。”

“实在不行就花钱买平安吧。”常师德说，“给当官的些干股怎么样？保护伞。好在过了二年雷州就是我们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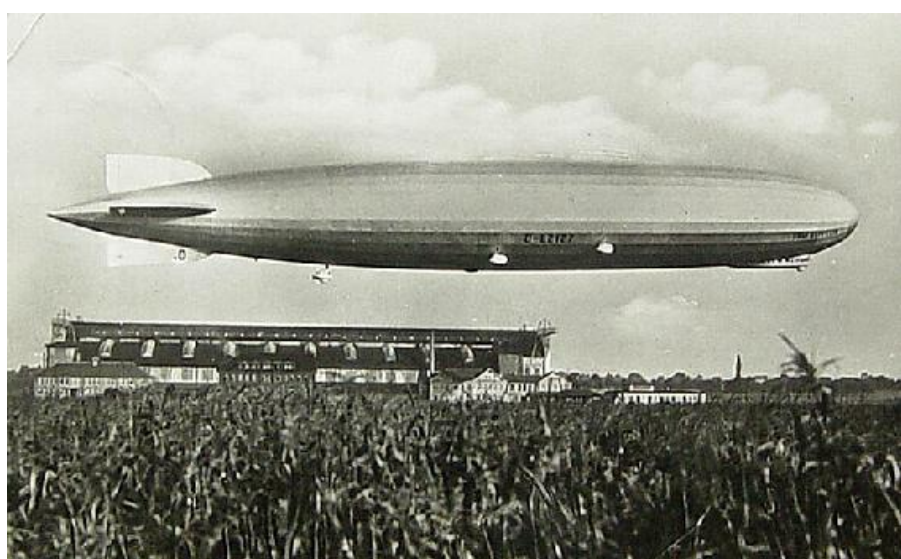
“尽量将当地官员拉下水，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执委会给所有进入明区活动的穿越者的指示。

“这个可以，”文同点头，“不过具体怎么做还得报给执委会，说起来我们这里太不方便了，连个电台都没有，盐场村这么个地方都还有5W电台呢。”

“电台大约执委会会很快配一台给你们。电台量产很快就有眉目了。玻璃厂最近天天都在试验拉玻璃管，钟博士已经着手开始做了。”谔天雄说。

“造电台？”文同不大相信，“太高精尖了吧？”

“他要造的高科技东西多了：还有钟表、蓄电池和水煤气飞艇。飞艇我觉得不怎么靠谱，反正就听他吹吧。”



齐柏林伯爵号飞艇

水煤气飞艇：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有专门的水煤气气囊，容积约**21,200**立方米。使用未加压的纯净水煤气作为燃料。德国柏林-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纽约-德国柏林，成为了齐柏林伯爵号飞艇的主要飞行航线。**1936**年，新型的、更大的、更豪华的飞艇“兴登堡号”飞艇加入其中，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了**37**次。在当时，由于飞机还不能够具备远程重载运输的能力，因此，在民航客运方面，飞艇领先于飞机短暂的一个时期。

“他那个飞艇过去就和他辨过，压根不现实，钟博士读书读多了，有点想当然。”常师德不以为然。

“他要能造先给我们搞个真空锅吧，还有离心机。”文同想得只有他的糖。

“大约对他来说也不难。对了，听说这次我们要来，他还要我给你们带句话：徐闻这地方硅藻土非常丰富，比临高还多，要做白糖可以用这个过滤。”



藻土：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日本、丹麦、法国、罗马尼亚等国。是一种生物成因的硅质沉积岩，它主要由古代硅藻的遗骸所组成。其质软，多孔而轻，工业上常用来作为保温材料、过滤材料。

“真得？那我得叫人好好找找。现在拿黄泥水效率真是差到家了。”文同听了精神一振，“要这么搞下去，一吨白糖的人力成本实在太大了。”

赤砂糖的价格比白糖要低得多，加工成白糖再销售获利更为可观，文同最近一直在苦苦思索能不能搞出一种他们力所能及但是加工效率更高的白糖工艺。库房里的赤砂糖越来越多了。过去在没有钢辊的时候，每亩甘蔗田的赤砂糖的平均产量大约有三十石多，现在提高了出汁率，每亩产量就有五十石多了。仅仅华南厂名下的甘蔗田，就能产一万三千石赤砂糖，加上代人加工分得的加工费，仓库里的赤砂糖堆积如山，总量超过二万石。而白糖车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两班倒的产量也不过五六石。

正说着话，忽然文秀来报：广州的鸽子来了，送来了一封秘信。

常师德让他出去，自己从屋里拿出一本密码本，开始译码。几个人眼巴巴的看着他，几分钟过后，常师德高兴的说：“张信来信说了，要尽快把库存糖都运出去，赤砂糖也要。行情相当不错：广州行情是三两八钱，看样子还会涨！说如果能收购就尽量收购。运到广州就能换成银子！”

“太好了，”文同兴致很高，“我听廖大化说了，海安街上的收购价才二两五钱！”

常师德说：“那我们三两收购！”大家都大笑起来，赚取暴利的感觉果然很好。

文同笑着说：“他要不来信我还想写信去问这些糖怎么办呢。本地的几家糖行倒都来接洽过，要买我们的糖，我犹豫了下没答应卖。幸亏没卖，不然可就亏大了！”

常师德说：“这样的话我们还要找他去收购了！”

“那是不用想了，广州的行情，他们只会比我们更清楚。哼！”文同大约对这些糖行的印象不大。

“管他呢，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常师德说着，开了门叫文秀，“去把廖掌柜请来。”

这个月来他们一直想在本地找个熟悉糖行业务的掌柜来料理糖厂的对外交涉，特意请廖大化陪着去海安街和县里寻觅，看有没有愿意另寻高就的掌柜，但是一无所获。没人愿意跳槽，更多的人是表示疑惑：你们是糖寮，用得着糖行的掌柜么？

这样一来，廖大化等于就成了他们在当地的唯一对外代理人。为了办事方便，廖大化干脆住进了华南厂的院子里，好在这里离县城不到二里路，镖局分号里有什么要料理的事，马上回去也来得及。

廖大化来到书房，北炜不想露面太多，避到厢房里去了。文同把准备大规模收购砂糖的事情向廖大化说了。要他搭建个班子——就算是没有糖行掌柜掌事，他们也打算自己干起来了。

廖大化却连连摇头：“老爷，这事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

“老爷有所不知，”廖大化说，“这雷州的糖，向来是由海安街上的糖行收购的……”

“他收他的，我收我的，大家没干系啊。”文同感到奇怪。

常师德却明白了：“是他们垄断的，对吧？”

“正是。”廖大化说。这海安街上的糖行一共有二十一家，组成了一家糖业公会“海义堂”，凡是雷州出产的糖只要外销的，都得经他们的手才能外运。每年收购糖价是多少，都是由堂中公议后才开秤的。外人若不加入“海义堂”就不能涉足收购砂糖的买卖。

“原来是这样。”文同点点头，这垄断组织，真还是到哪里都有啊。

“真奇怪，为什么不可以涉足，凭什么？”常师德对此很不服气。

“这……”廖大化也没想过为什么不可以，海安街上的糖行垄断雷州糖出口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人人都视为一种常态。“掌柜们有所不知，蔗

农们原没有大船，不便自己外运。才把砂糖都交托给这些糖行运到外地代销。销完了，糖行再和蔗农结账付款，糖行例按九八结账，抽取二扣作为佣金。久而久之，因海运有漂没盗抢之虑，糖行又时有吞没银钱的事情，慢慢的就成了现如今的现银收购，糖行赚得多些，蔗农们也愿意——毕竟他们冒得风险大。”

“原来是这样。也没什么。”文同说，“这些风险我们也冒得，明儿就预备起来，准备过几天开秤收糖！”

廖大化嘴唇动了下，似乎还想劝谏，常师德笑着说：“就做点买卖，多大的事。这样，收购到的糖，我们也给起威镖局二扣好了。”

二扣就是2%，这可不是一个小数。不仅对镖局大有好处，自己也能落不少。想到这些澳洲客商的财大气粗，廖大化的胆气也壮了，应道：“既然掌柜们下了决心，小的就去办好了。糖行的买卖，我多少也知道些，这就去准备！”说着便告辞出去了。

谔天雄却说：“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冒险？你们没考虑过对方反扑么？”

“没关系的。”文同说，“海安街我去过，也见过几个掌柜。糖行都是正经买卖。实际上整个海安街的都是他们在管理，秩序很好，井井有条。”

谔天雄摇摇头：“老文啊，不是我多嘴——这里是你的管辖范围，不过你应该知道：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来都是无所不用之极的。不卖糖给糖行而是自己运出去，已经是犯了他们的忌，现在又收糖，这利益冲突差不多就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有这么夸张吗？”文同表示怀疑。

“亏你还是社会上滚过得人。”谔天雄说，“难道你真以为17世纪就是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事物，哪桩哪件不是自古就有的？商人趋利，不用我背一遍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评价了吧？”

“你说怎么办吧。”文同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所谓古人淳朴这种理念，他在这时空日久已经知道不是必然的事：这个时空的人和现代人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更多的是默不作声，既不太好，也没坏到根子上的普通人。

北炜难得的发言了：“谔天雄的说法应该考虑。万一对方反扑怎么办？”

“在我们羽翼未丰之前，最好不要去动这块蛋糕。”谔天雄建议道。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紧张。”常师德考虑了半天说，“海安街上的糖行也不过就是些普通商人而已，能有多少手段？大不了就是和县衙、府衙的关系好些。我们现今在广州有路子，雷州府衙和海康、徐闻的县衙都说得上话。能奈我何？”

一番讨论之后，谔天雄见他们立意已决，自己并非华南厂的决策

层，多说未免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不利于以后开展工作，便不再坚持意见了。只是提醒他们要做好应对状况的准备。北炜对这些不感兴趣，一直没开口说话。无聊中看着院子墙外越堆越高的甘蔗渣的山丘，忽然问：

“制糖下来的副产品怎么办？”

“用处很多，但是要有设备。说起来这事我也想向执委会报告，得拨给些发酵的设备和菌种。”文同对甘蔗副产品的回收利用做了介绍：严格的说制糖工业过程中是没有废物的，连废水都能生产出东西来。

将糖蜜稀释后接入不同菌种的发酵就能制造出酒精、甘油、丙酮、丁醇、柠檬酸和酵母菌。甘蔗渣可以用来造纸和制造糠醛，沉淀过滤出来的滤泥中可以提取蔗蜡，余下的还能作为肥料。至于甘蔗本身清理下来的甘蔗叶能够用来做饲料，蔗头、蔗尾这些部位含糖量低，在进入压榨机前都会切掉，但是糖分虽然少，依然能够用来酿酒或者提取酒精。



糠醛：生产的主要原料为玉米芯等农副产品。合成方法有多种。糠醛是呋喃环系最重要的衍生物，化学性质活泼，可以通过氧化、缩合等反应制取众多的衍生物，被广泛应用于合成塑料、医药、农药等工业。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糠醛在3类致癌物清单中。



蔗蜡：附着于甘蔗表皮的蜡，为制糖工业的副产品，由甘蔗汁的滤渣提取，棕绿色至深褐色的固体，质硬而脆，熔点 $70-84^{\circ}\text{C}$ ，比重 $0.96-0.99(15^{\circ}\text{C})$ ，主要成分为十六碳脂肪酸与三十碳脂肪醇或豆甾醇构成的酯，用于制地板蜡，鞋油及复写纸等。

“这些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回收利用，甘蔗渣还能回收乌头酸，”文同说，“能利用到什么程度，一看我们有多少菌种和化工品可用，二也得有必要的设备。”



乌头酸：是一种不饱和三羧酸。工业上可用作增味剂。

“华南厂能就地利用的，大概也就是用糖蜜做酒精和用甘蔗渣造纸了吧？”常师德说。

“造纸不可能。”文同最近对锅炉的燃料情况进行了调查，“甘蔗渣全

部用来烧火还差不多。”

“太浪费了……”

“那我们得买煤来烧锅炉。说实在的我还是挺希望用煤来烧锅炉的。甘蔗渣的水分太大了，要不是这里人力不值钱，每天翻晒甘蔗渣花掉的人力就够我们破产了。”文同说，“工业化好是好，但是消耗得也多。我现在都怀疑甘蔗渣够不够烧到榨季结束了。”

买煤，自然是可以的，这里去越南弘基买煤路途不远。而且高州离雷州不远，此地有广东省境内较大的煤矿产区，也就是现在的茂名矿区。不过这个矿区在明代只有零星的开采。作为一种燃料补充来说也未尝不可。起码比从广州发运的煤炭路途要短的多。



高州、茂名所在位置

“那就成立一家煤铺么。”常师德脑筋很快，“这里用煤的人家少，多半还是烧柴。我们引入煤炭自己用之外说不定还能做点生意。”

“行啊，反正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交给起威去做就是。”

第五十五节 甜港风云——对策

“说到糖蜜的利用，其实做酒精有点浪费，完全可以酿酒。徐闻这里不少酒坊都用这个。”

北炜说：“我队里的薛子良，他会做很多洋酒。上次他就和我提过，甘蔗厂的糖蜜能用来做朗姆酒——”

“这个好，”文同赶紧说，“朗姆酒的经济效益可比酒精大多了。”

北炜却不这么看：“酒精是不是在工业上更有用？”

“是的，但是酒精只要含糖含淀粉的东西都能做，朗姆酒可非得糖蜜才行啊。”文同说，“我倒也想过糖蜜做酒的事情，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手，你要有技术人员可就太好了。”

北炜说：“那我回去之后就把他派来。”

常师德笑道：“朗姆酒这玩意一出来，返销欧洲不成问题。和他们扯蛋的时候听过，古巴和巴达维亚当年都是朗姆酒的主要出口地呢。”



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又名椰城，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港。

“糖蜜做了朗姆酒之后省下来的东西还能继续提炼其他副产品的。”文同说，“怎么也比单独做酒精好。”

于是在徐闻筹建朗姆酒厂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毕竟把糖蜜运到

临高去处理实在太不方便了。

晚上文同起草了给执委会的报告，申请运来一台蒸馏器，同时暂时借调薛子良来华南糖厂指导工作。

在兴致勃勃的谈甘蔗副产品利用的几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华南糖厂的投产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超越了穿越集团在临高搞得种种建设。这是一家完完全全向大明的普通百姓开放的工厂，机械化、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便捷、高效和廉价，给所有接触这家工厂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它带来的后果，也比任何人预期的更快的来到了他们面前。

海安街，糖业公会会馆——海义堂。

这座青石砌就门楼，有着浓郁广东风情的建筑占据了海安街上的显著位置。海安街以“甜港”出名，而掌握这个“甜港”，几乎完全垄断雷州糖外销的，正是这会馆里的商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潮州、广州地区。街上的二十多家糖行，无一例外。地缘上的亲近加上利益的连接，使得这里的糖商们非常的团结，共同维护着这块来之不易的江山。

自从华南糖厂的烟囱冒出滚滚黑烟之后，这些敏感的商人们似乎都闻到了一丝社会即将发生变化的气味。他们开始不安起来，在茶馆，在酒楼，在每一家糖行的柜房里，总有着窃窃私语的声音。

每个人都觉得该做些什么，但是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算是抱定了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心里也有些失落，总觉得该有个人出来肯定下他的这个对策。

现在，这些糖行的掌柜、主事们，都聚集在这会馆的花厅里。这座高大敞亮的厅堂，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全雷州府都找不到第二座来。原本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掌柜们聚集在这里，喝着名茶，吃着细点，有时还有歌女的浅斟低唱，议论着今年的糖价。许许多多人一年的辛劳和血汗，到底能得到多少回报，就在这样的聚会上决定了。

此刻，厅堂里却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惶恐感，象往常的聚会一样，厅上摆开了六张八仙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小菜细点，名茶好酒。可是今天这些对饮食起居极其讲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有胃口。各家的掌柜、管事一个个枯坐不语，有人眼睛转得飞快，似乎是在计较什么，也有人稳坐钓鱼台，处变不惊的模样。有人忽然站起来，走了几步，又一屁股坐了下来，打开手里的川扇一个劲的猛煽。

“现在好歹也是春天，没这么热吧。”一个胖子受不了身边人的狂风，说道。

“心热，不扇凉不下去。”煽扇子的人看起来年轻些。

“热个屁，上你那里卖糖的人又没少，没来头心焦什么？”胖子不满道。

“现在是不少，以后呢？”煽扇子的人是“日协成”的少东家，他家的糖行是海安街最大的十家糖行之一。

“以后也不会少吧。”胖子依然不紧不慢的说道，“他不卖到你行里，就卖到我行里，都是一个行情，有什么好折腾的？”胖子是“日悦来”的掌柜。

“我是怕华南糖厂！”这少东家咽了口吐沫，“你们没去看他们的厂子吗？看了简直就要做恶梦！那大铁碾子，一个人进去了都得碾成碎片！还有那夜里冒火，白天放烟的烟囱，象棵鬼树一样！”

胖子道：“他是做糖的，我们是卖糖的。我们管他怎的。再者他做得糖再多，不也得我们去卖。你怕什么？再说他做得糖多了，价格就跌了，对我们是好事——”

“这事要真这样就好了。”坐在一旁的老者长吁了口气，“要是他们也想做糖行的买卖呢？”

“这不可能吧？隔行如隔山——”

“难说啊。”老者叹了口气，“听说华南的东家都是从广州过来的，这买卖这么赚钱，他们岂肯轻易放过？万一他们是想在这里直接做‘洋庄’的生意呢？”

这话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这时有人对着中间一直坐着凝神不动的人喊道：

“祝三爷，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拿个主意管管这事吧！”

这位被称位祝三爷的人年过五旬，五短身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酒色财气的颓唐之感，透着股精明干练的劲道。他本名祝安，家里大排行行三，大家都尊称他一声“祝三爷”，倒把他的本名掩去了。他家里开着一家“日义成”糖行，手下还有200料以上的大船十多艘，专门承运糖货往各地分销。由于糖利非常可观，套现又很容易，海上就专有一班海盜劫运糖船只。祝三爷作为本地的糖行老板又是大船东，特意组织各家糖行联合出资立了一个“海义堂”的同业组织，公议每年的糖价，然后从利润中按大小规模各行拨出一笔钱来，用来交接官府，应酬各方豪强。另外重金招募了不少水师的逃亡兵勇在船上护航，从此丢失糖货的事情大减，附近的海面也平靖了不少。此人善谋果敢，公私各方面都维持得不错，地方上很有声望，是这里的头面人物。各家糖行更是为马首是瞻。

五短身材：意思是指人的身材矮小。出于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二回：“这个好汉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

这祝三爷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没说过话，这会见人指名问他，才开口道：“主意？我哪有什么主意？人家是正经的甘蔗庄、糖寮的买卖。上不犯法，下不扰民。我们凭什么来管？”

祝三爷端起茶盏喝了一口：“各位掌柜，你们心里想什么我祝三爷知道：无非是怕人家财大势厚，到时候要来挤我们一脚，损害了大家的收益。”

有人却说：“我倒是不怕这个，我总觉得华南厂的糖，怕是有问题！”他一脸忧国忧民的神情，“现在全县的蔗农倒有一多半都是叫他们

去做糖，海康、遂溪那边也有船来。万一里面有些什么猫腻，砸了雷州糖的招牌，这饭我们可就吃不成了！”



遂溪县在湛江的位置

“不错！”“日协成”的少东家来了精神，“他们家的糖肯定有蹊跷！糖寮我也去过，一亩甘蔗能出多少糖总有个定数，去除师傅手艺高下，最后总是只少不多，怎么到了他家就能多出来？还能多出这许多？不是掺假就是有妖术！”

“妖术”这词吓了大家一跳。说起来转得飞快，又没看到一头牛的大铁辊的确看起来有些邪门歪道的。半晌，“日悦来”的胖子掌柜才道：“不会吧，天下哪有这样的妖术。”

“不是妖术，这糖怎么凭空多出来的？”

“我哪知道！要真有这妖术，我也想学呢！”

祝三爷制止了嘈嘈，只问：“各家掌柜的，最近收进来的糖都验过吗？”

各家都说验过，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因为华南厂是今年第一次煮

糖，所以还特意关照活计，只要说是华南厂熬煮的糖都要仔细检查。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较早送来的糖还很普通，最近的半个月来，华南的糖比其他所有土糖寮都要好的多，特别是洁净程度上就是云泥之别——不含任何杂质。

听了大家的话，祝三爷凝神半晌没说话。见大家都看着他，才道：“华南厂是怎么做糖的，这事我们管不着，也没必要管。我在县里打听过了，他自家名下在徐闻、海康就有近三千亩的甘蔗田，现在还有这许多的代煮分成的，手里起码也有一二万石的货色了。”他话锋一转，“怎么没见来卖？”

“是啊，我们也觉得奇怪呢！”众人纷纷七嘴八舌的说道。只要不是瞎子，谁都看得出华南厂肯定会是个囤糖的大户了，各家都派了“跑外”的掌柜上门去请安，想探探这笔大买卖的意思，没想到对方言辞虽然很客气，却没有半点要卖的意思。

“他家名下的其他糖寮，也在把糖都往华南送，看起来是没有卖的意思。倒有在囤着货准备外销的意思”

“他们有大船，说不定真有可能。”

“难说——”

正在议论吩咐，忽然有个小厮跑了进来，在祝三爷的耳旁说了几句什么，祝三爷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小声问了一句：“真得？！”

“没错，县里都在说这事，柜房都快盖好了，总不过就这几天就要开张。”虽然小厮的话很轻，但是近旁的人还是听见了些许。

“怎么？是……”

祝三爷面色阴沉：“果然给你们说中了——华南厂过几天就开秤！”

这消息犹如一漂冷水泼进油锅，原本死气沉沉的大厅上顿时沸腾起来了：

“这是什么事！太不象话了。”

“想吃这碗饭，连来知会一下的礼数都没有。华南厂里都是些什么无法无天的人！”

“祝三爷，这可不行，这雷州的糖，几十年来都是我们海义堂的二十一家同业包销，要是让他们坏了规矩，以后我们还怎么在地界上混饭？！”

“是啊，祝三爷你说个话吧，我们二十一家糖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不能让这华南厂搅了我们的局面！”

“日协成”的少东家轻摇扇子，得意道：“不劳祝三爷，我有个法子，保管叫他们伤筋动骨。”

“什么法子？”

“哼，寻几个路倒尸，乘半夜一总送他家门口去。和衙门里的李、陈头儿说好，一早就候着。他若是不报官，就当场拿问他个“隐匿尸体”之罪，若是报，也得把里面的掌柜拿进去。弄进了衙门再使点银子，让他们在里头吃点苦头……”

“你这点馊主意就别拿出来显摆了！”祝三爷喝道，“你以为人是空着手来得？两广总督衙门里头赞画的帖子你拿得到？到时候他帖子一拿出来，别说县太爷，连府台大人也得客客气气的送出门来。”

众人有些泄气，所谓光棍不都势力。但凡老百姓，除非到造反那天，不管哪行都怕当官的。有钱的老财就更不用说了。何况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大的官也不过是雷州知府，听说对方有两广总督衙门里的人脉，心里已经怯了几分，原本跃跃欲试的劲头都降了许多。

“再说了，这么一闹以后和华南厂仇可就解下了！你知道他们后面还有什么来路？”祝三爷说，“光这铁辊，也不象一般大户能置备的起来的东西。”

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祝三爷，知道他心里有了计较。

祝三爷一笑：“这事，我们只能软来，不能硬搞。依我看，先把他们的底细摸清楚才好，到底是什么来路，谁是他们的东主，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赞画到底和他们是什么关系，都得闹个明明白白才行。”

“三爷说得是！”“日悦来”的胖子掌柜一拍桌子，“势力大，我们来软得；势力小，我们就来大的。三爷我说的对不？”

“差不离吧。”祝三爷含糊道，“知己知彼么。”

有心急的已经在喊了：“三爷您就说怎么办吧！”

第五十六节 甜港风云——阴谋

“一是今年的糖价，”祝三爷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要狠狠的往下压！等他家的糖行一开秤，我们就把每石的价格定为一两五钱。

众人一时间都愣住了，这个价可是低得离谱了。往年年景最好的时候，糖价低，一石也得二两银子，收成差的年份能涨到四两多。祝三爷开口就是一两五钱，现在外面一石糙米都卖二两呢！蔗农们还不闹起来？

“今年的年成也就是中平，价钱按旧年的老例是二两五钱，都收了半个多月了。一下降得这么多，我们没法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买卖了……”反对的是“日昌记”的老板冯广丰。“日昌记”在糖行里规模比较小，而且这冯广丰并非汕广一带的人——他是伙计出身，娶了东家的独生女入赘才当上掌柜的，在这海义堂里很被人看不起。

不过他这么一说也触动了大家的心思。做买卖讲究长期合作，买卖双方都讲究留个余地。这么一搞和蔗农之间就留了疙瘩。

见大家都在犹豫，祝三爷冷笑道：“没事！现在人人都知道华南糖厂出糖多，我们就推说因为他们做糖多了，外地卖不动，所以价格才跌的。”

“这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蔗农要是愿意按这价卖，我们平白就赚了。再说了这降糖价的事情也不能怨我们，不是华南糖厂闹出来的吗？冤有头债有主……”祝三爷的话虽然越说声音越低。众人却都听明白了，有人暗暗叫好，也有人出了一身冷汗。

“妙！”刚才准备拉路倒尸去丢的掌柜叫了出来：既能让他们吃一记闷棍，又不至于和华南厂彻底撕破脸，万一要和解的时候还有个退路。

“不过，这事有风险啊。”老者说，“他开秤必然是最近的行情！现在广州的行情好，他加到三两一石也不会亏。我们价低，他价高，不是白白的把货源都送到他手里？”从刚才起他就在担心华南厂会收购砂糖。

“不碍。”祝三爷很有信心，“雷州这一府三县，一般的年景糖也得有二十几万石。华南厂的价高，糖自然就全往他那里去了。可你们算算：就算他收三分之一吧！少说也得十万两以上的银子，他上哪找这许多现银来？再说如今世道这么乱，他敢随随便便的运这么一笔银子来雷州？到时候没钱了想不收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雷州唯一有大笔现银的除了我们还有谁？卡紧了拿利息压他，就算压不死他也叫他亏到吐血！”

这套方案大家听得都觉得可行：本来是二十一家糖行才吃得下去的货，现在丢给华南一家厂吃，非把它活活噎死不可。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啊。”老掌柜还是忧心忡忡，“要是他真敢运银子来呢？要是这会他们已经备好了银子呢？我们这一季没收到糖还是小事，不过是少赚一年的钱，就怕从此砸了牌子……”

各家的掌柜一听，觉得也有些道理，不免摇摆起来。祝三爷见个老头子夹缠不清，冷声道：“要办事还怕这个怕哪个的！照我看，什么也不干最好。反正华南厂收购我们也收购，多少总能收个七七八八的，他们愿意把糖运出去就让他们运好了。”

这话里有撂挑子的意思了，有些脑筋活络的知道他多半还有后手。当下都说愿意照办。祝三爷才又继续道：

“二是从从今天日起，大伙平时里和外人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的都要给华南夹点玩意，明白？不能明着说坏话，可得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比如这大铁碾子，还有那烟囱什么的，都是从没见过的玩意，俗话说‘反常为妖’。”

众人心想这招可够阴损的。不过因为有了垄断利益，这伙人虽然是正经商人，但也不是善男信女。杀人放火的事情不是没干过。

“最后，”祝三爷道，“每年各家照例是九八扣，今年这二扣里得交海义堂一扣——我给大家白当差没关系，手下人跑跑腿总得给几个，见人打听事也得花钱。海义堂现今公中账面上才四五百两，不够。”

掌柜们听了都有些肉疼，这所谓九八扣的规矩，是过去是蔗农把糖交给糖行代销时的手续费。后来虽然改成了现银收糖，但是九八扣的陋规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原是各家很大的一笔利润，现在平白要拿出来一扣，心里都有些不甘心。

祝三爷道：“你们也别苦着脸了，事情办下来了糖厂的存货就全是我们的了，糖价也给砸到了一两五钱，这里头的出息不大？还盯着这一点办事的钱，都没个算计！”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各行掌柜先按本行的规模大小，提前预缴了一笔银子给海义堂的公中账目上，供祝三爷随时取用。因为事有了着落，大家都觉得饿了，各自落坐吃喝起来。

祝三爷没吃几口，就说家中还有事，自己带着小厮先回去了。他家的宅子离这里不过四五家铺面远，宅行一体，不用出门就能到行里办事，甚至拜客都不用上街，直接从角门出去，就能直接到另一家糖行的宅子里，这样一家家的穿过去。

角门：整个建筑物的靠近角上的小门，泛指小的旁门。明、清官署、邸宅大门内的第一重门为正门，第二重正门为仪门。角门与仪门在同一墙上，位于仪门的两侧，一般供非公职要员出处。

这也是被逼无奈，虽说这些年来通过“海义堂”办团练，结交官府和各路海主，来骚扰海安的事情很少了，但是小规模抢劫绑票还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糖行宅邸是家家是院墙相连，彼此用角门连接，街巷都装有栅栏，高墙深宅，形成一个封闭的社区。一般的海盗土匪根本无从下手。

祝三爷就这样连着穿了几家糖行的备弄，回到自家宅里。稍稍盥洗一番，叫来了身边的管家：

“去，把赵鸡脚给我叫来。”说着他闭目养了会神。打听华南厂背景的事情，起威镖局在本地大量买地收购糖寮的时候他就派了个得力的伙计去了。当时只是觉得有必要打听下为什么一个镖局要买这些产业，没想到这举手之劳还是真作对了！他自鸣得意：不然现在再派人去的话，广州离这里一千多里地，坐船一来一回不得十几天！真是黄花菜都凉了。

去会馆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了华南厂的基本背景。不出他所料，起威镖局背后有另有东主，至于这个东主是谁，伙计没搞清楚——镖师们的嘴一贯很紧，普通伙计又不知道。但是吕易忠的帖子的事，还是拐弯抹角的托人打听到了些消息：吕易忠的帖子是明码标价的，只要能托到人，一二百两就能得一张。

这么说来，这位东主不大可能是官面上的人物，从他要花钱买吕易忠的帖子作护身符看，在官府里恐怕也没多大的背景——很有钱倒是真得。

有了这些基本数据，祝三爷对自己下一步怎么做也就有底了。他刚才那一番做派，不过是表演给同业们看看，压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初惊艳，初惊艳，我骤然望见一位小婢似天仙，渠娥眉淡扫天真风韵世间罕见，看她秋波轻轻送，分外明艳。我有意栽花，正要趁花鲜……”

此曲出自粤剧《三笑姻缘》，又名《唐伯虎点秋香》。

正哼着小曲，管家说赵鸡脚已到。

“叫进来。”

说着话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穿得倒也整齐，看起来象个铺子里的掌柜，但是站在地下身子脑袋动个没完，眼睛直转。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本分的人物。赵鸡脚是个烂仔头，平日带一群烂仔混在海安街上的邹和尚庙里，海义堂每月发些钱米给他们，一是不让他们惹事，二来需要的时候能干脏活。

烂仔：方言：流氓。

“小赵，你明个把你手下的人都派上街去。”祝三爷话说得很慢，“叫他们这样传话——”说着把准备好的腹稿讲了一遍。

“都记下了？”

“小的全记下了！”赵鸡脚点点头。

“这是五十两银子。你先去散给他们！”

“谢老爷。”

“还有，从你的人里选几个周正些的，叫他们候着。大约这些天华南糖厂就会招伙计，你要他们随时待命进厂做工。要他们到时候卖力些，辛苦一两个月就好，完事我自然重赏。”

“招伙计这得有铺保吧。”赵鸡脚有些为难。

“没事！铺保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只管把人预备好，给他们给收拾的爽利些！”

“是，只是还得有笔置装洗理的钱……”赵鸡脚眼睛骨碌碌的乱转，想乘机多捞些钱。

洗理：洗澡理发。

祝三爷“哼”了一声：“你的赏银我还没开发呢，先从这笔钱里出！”

听说自己还有赏银，赵鸡脚的兴致一下上来了：“这事就包在小的兄弟身上了。”说罢兴冲冲的去了。

看着赵鸡脚出去了，祝三爷的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他决定：还是派人再去一次广州，再查查他们的底“真要是没什么来路的，干脆料理掉！那糖厂还真不错。”祝三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神情。

华南糖厂里的穿越众们这时候正热热闹闹的筹备着糖行开门的事情。为了便于管理，糖行的选址就在华南糖厂所在的南门塘，实际就是糖厂属下的一个分部。大门正挨着徐闻通往海安街的官道。梅林不但修了新糖行的柜房，还组织民工修整了这段官道，重新架设了好几座摇摇欲坠的桥梁——搞好基础建设是穿越众搞工商业的一贯前提。至于老百姓，只是对用牛拖着大石辊子在路上来回碾的修路法感到好奇。



石辊[gǔn]：机器上圆柱形能旋转的东西：辊轴。皮辊。

糖行的匾额是请县里的本县的县令题写的，他的字比较便宜，只不过三十两银子、几瓶好酒，外加给他老婆的几匹西洋布、锦缎就搞定

了。柜房一完工，就吹吹打打的把金字匾额挂了上去。两侧的抱柱则是请本县知名的乡宦所题。这些等于都是护身符一样的玩意。穿越众也是入乡随俗。



匾额和抱柱

为了便于和当地人沟通，避免语言误会，文同在县里招募了几个本地伙计作为柜面上的支应和掌秤的。他想请个糖行掌柜的事情一直没法落实，文家二兄弟太年轻，最后只好请廖大化出马，说只要是当过掌柜的都行，廖大化倒也举贤不避亲，把自己的一个堂弟，名叫廖大兴的举荐来了，这廖大兴没当过掌柜，只在海康县的一家粮行里当过好几年柜面上的大伙计。待人接物颇有一套，普通话虽然不怎么样，广州白话还是说得不错的，做买卖的规矩也懂。文同知道糖行要靠这些人是不成的——全是外行，唯有自己坐镇才行。好在糖厂的运转已经正常，设备方面的运转也有了谌天雄，自己能多放些精力在糖行买卖上了。

廖大兴因为是刚刚被提拔了，又听堂兄说这家东主财势很大，出手豪阔，做事十分卖力。粮行做的买卖虽然和糖行不同，但也少不了收购贩运之类的事情，里面规矩相通的地方甚多。糖行里的事务全都一一料理起来，文同反而觉得顺手多了——他毕竟是搞技术出身，经营方面不大在行。

在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之后，文同和廖大兴商定，还是按照现状海安街上的行情二两五钱收购，不要加价，免得刺激当地的糖行。

“这个九八扣的陋规去除掉。”文同对这种潜规则之类的玩意深恶痛绝。

“还是暂时不要吧。”谌天雄劝谏道，“不要闹得太特殊了，不好。”

“我有一个方案，九八扣的规矩可以继续留着，”常师德忽然来了主

意，“但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以后老文搞糖业组合打下基础。”

“什么方案？”

常师德的方案是将这二扣作为一种“共同基金”，这笔基金用来向未来参加糖业组合的人发放贷款、补助之用。

“……向我们卖糖的人都要给二扣，但是他不加入我们就享受不到贷款和补助，人这东西最见不到吃亏了，你到时候推行糖业组合就容易多了。”

“那是不是还得在柜面上和老百姓说明？还是召集开大会说明？”

第五十七节 甜港风云——米价和糖价

“现在不需要。”常师德说，“说明起来太花时间。先给他们印个存折之类的东西，把数额给记上，这样让蔗农有个念想，以后再召集他们来开会就容易了。”

文同笑着说：“好主意，你从怎么想出来的？”

“你看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就是靠免费体检拉人。不给点小恩小惠的，谁来听你胡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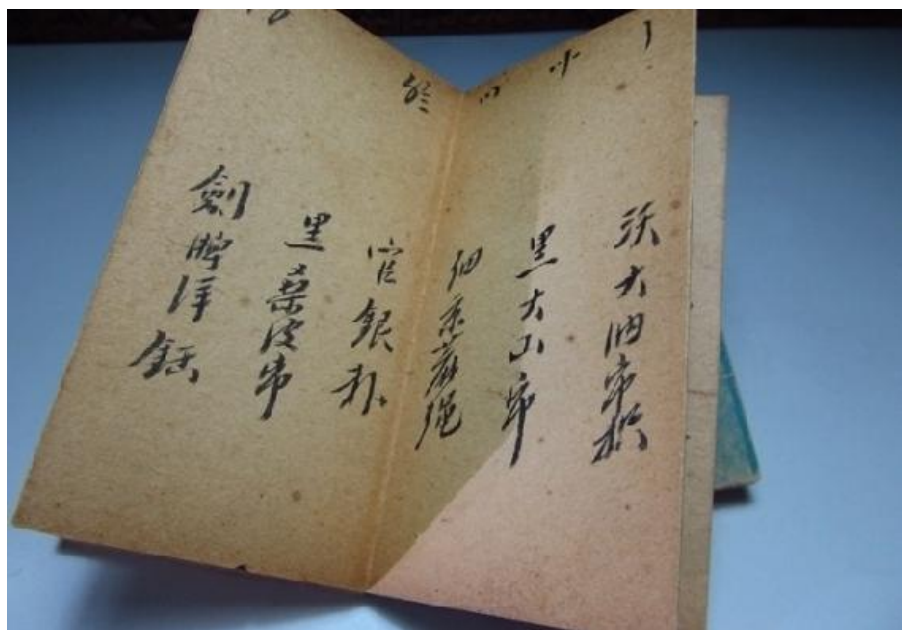
“不过这存折该怎么印呢？还得是多次使用，能够在上面写字。”文同迟疑着，“要不要请临高帮忙？”

廖大兴道：“这事不难办，无非就是给蔗农们立个折子罢了。找纸店就能办。”

“？”几个穿越众齐刷刷的看着廖大兴。常师德问：“本地也有存折？”

廖大兴有些摸不着头脑，说：“是，各家铺子都有折子。”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本折子来递过来，文同拉开一看，里面用小楷一笔笔的记载着交易的日期、金额，上面还盖着双方的私章。

“这是给我们送粮食来的粮行折子。”



折子：用纸折叠而成的册子，多用来记账。

“好，就用这种。”文同高兴的说，“先订个三千本吧。”

廖大兴吓了一跳，一开口就是三千本，全雷州的纸店都翻个底朝天也没有这许多。忙道：“没这许多货色，依小的看，这样的折子太大了，

这折子又不是时常要用，还是马上订做一些，尺寸小些的也就可以了，这样做起来快，价格也低。”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几个人又一起商议了开张当天的种种安排。文同比较头大的是调集银子的事情。他早就打听到了，这里每年输出的糖货有二十几万石。估计大多数的糖还是会被海义堂的糖行收购掉，自己这边，大概能收二万石。这就差不多需要五万两银子。广州站在安排起威镖局到雷州布点的时候，在本地存了一万两现银。文同来雷州又带了三千。但是这笔钱在搞基建、安置移民、结交官府的活动差不多都花光了。唯一能用的就是广州的一万两了。

这个金额差的也太远了。广州站那边倒是愿意全力支持，说随时可以调拨十万两银子，但是大明没有汇兑机构，银子非得千里迢迢的送来才行，感觉上去实在不安全。

几个人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办法，这天常师德带着廖大兴去县城逛街散心。这算是他除了调教女奴之外唯一的爱好了：穿着绸缎的直辮，昂首阔步的走在泥土飞扬的街道上。他那异于常人的身高、体格和白皙的皮肤都让人敬畏的闪到一边——充当大佬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常师德在逛街的时候很快发现了一个现象——徐闻这里的物价很高！

过去廖大化为移民们采办来得粮食，报账的时候都是二两一石。常师德一度以为廖大化有居中牟利的嫌疑，但是几个月下来他发现，粮食的价格虽然有波动，但是从来没有低于二两的，而且正在呈现逐步上涨的趋势。虽然和临高只有一个琼州海峡，临高的粮价，最高的时候也没超过一两五钱的。

除了粮食之外，这里什么东西价格都比临高要高，从烧柴、铁器、布匹到一般的生活日用的坛坛罐罐。在他们前后二次进行营建工程的时候就感受到更加明显了。而且这里的铜钱流通很少，大量都是用白银，小额支付用的是一种似乎是特别铸造的银豆，这个现象引起了常师德很大的兴趣。虽然他不是学经济的，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是明白的——这里的白银显然比临高要贬值。

“廖掌柜，”常师德问廖大兴，“徐闻的米价为什么这么高？”

“这您可问对人了。”这话题正戳在廖大兴的痒处，“小的过去就是在粮行里办事的，不光这徐闻，就是海康，米价都是高得吓人！也就遂溪好些。道理也简单：种甘蔗利大。大家都毁掉水田种甘蔗，粮食不够吃了，就得从外地运，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是这样。”常师同点点头。

“可不就是这样！”廖大兴说，“甘蔗这东西，又费水、又费肥、又耗工，一旦种了甘蔗，谁家也没本事再种水田了。”

“外地的粮食都从哪里来呢？”

“从海路运，北路来得多些。这海上的事情也没准，遇到海盗了，或是遭了风暴了，漂没起来可就损失大了，运来的既然不容易，自然也

就贵了。”

廖大兴就常师德没有什么表态，舔了下嘴唇，笑道：“其实小的还有个想头，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说说看嘛。”

“小的以为，关键是雷州的银子太多了——”

常师德站住了脚，朝他看了一眼，觉得挺惊讶的——他以为古人不懂这个道理，会将贵金属直接等同于财富本身。

“有道理！”常师德顿时对这个前粮行的伙计另眼相看。

“是，”廖大兴见东主的神情大有赞许之色，赶紧又补充了几句，“这雷州每年有二十几万石的糖要外运，流进来的银子总得四五十万两。银子太多了，百货自然腾贵。”

“是啊，东西的价格贵，但是糖又是大家都要得东西。”常师德沉吟着，他在冥冥中似乎看到了一条解决的方案。

“廖掌柜，你说蔗农们的收益怎么样？”

“还不错吧。不管怎么样，比种稻子要好得多！”

“嗯。”常师德又问了一个问题，“这里有船去过占城吗？”



占城位置

占城：（137～1697）占人故地原是中国汉代所置日南郡的象林县。137年，象林县功曹之子区逵，杀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1697年占城国灭亡。

“去占城作甚？”廖大兴感到奇怪，“本地无人做海贸的生意。”

常师德脑子中的计划轮廓渐渐明晰起来，他有些兴奋的一拍廖大兴的肩，“走，回去。”

当晚，实在等不及通过信鸽传送到广州中转的联络方式，他直接写了一封迷信，吩咐起威镖局：第二天一早就搭船去临高。此事需要外事部的配合。

常师德的计划很简单：

既然在雷州银子不值钱，那么用现银收购砂糖就是不值当的商业行为。

雷州因为银子太多，百物腾贵。用一种大家都需要，而且价格还很高的货物来套取砂糖就是一种和合算的买卖。这种东西，就是米。

米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从广东北路运来，海路过于漫长，各种风险因素很大。

所以他的思路就是：从雷州运糖去越南销售。越南不种甘蔗，糖价会很高，越南的米价则向来廉价。用砂糖换来的大米，再按照雷州的米价支付给蔗农作为收购价款。这等于是赚取了双重的利润，但是这里涉及到和越南的贸易问题，常师德并不清楚越南的贸易规则，也不知道越南沿海的海情，更不知道越南当地的米价和糖价，贸然组织船只去越南显然是冒险。

外事部接到这封书信不敢怠慢，赶紧上报给执委会，一时间各部门立刻运转起来。情报委员会很快宣布，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葡萄牙人当年将中国砂糖运到越南的卖价是每石八两！这个行情比英国人在广州的收购价还要高一倍！海上贸易的暴利使得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吩咐要求执委会立刻打开越南贸易的大门。

“是时候了，越南丰富的资源不能再沉睡下去了。”狂热分子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煽动着，“把它变成我们的原料基地和市场吧！”

“武力远征！”

“大炮所至，贸易开路！”

“让我们在越南的海岸线上架起几门大炮，从而彻底的奴役一个国家吧！”

“越南这条贸易线路，还是尽快建立起来为好。”马千瞩对什么糖、米之间的贸易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对鸿基的煤早就垂涎三尺了。

打通越南贸易的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考虑到越南此时的政治局面比较混乱，南北朝对峙，后面还有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身影，耶稣会也在里面插了一脚，牵扯到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比较多，最后决定还是以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

越南的南北朝对中国的贸易情况是：进入北朝港口要交纳每年一千两的费用。南朝则开放了一个城市专给华人贸易。穿越集团选择进入的地点是北方的黎朝，这里不仅有大米，还有煤炭，相对来说距离海南和雷州半岛都比较近一些。

执委会开赴越南的船只只是曾经来过雷州的“大鲸”号运输船，虽然将它作为集装箱船的企图是失败了，但是船身宽大，装货多的优点还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吃水浅的特点，对本时空的普遍水深较浅又缺少港口设施的码头比较适用。至于航速稍慢，也不算太大问题——去越南的鸿基

一带，帆船的航程也不会超过二天。

“大鲸”号来到雷州，在海安港装上了一千石赤砂糖，为了保证船只的安全，船上临时搭载了四门12磅榴弹炮和一个步兵排——即当保镖又是苦力。指挥本次行动的正是常师德本人。

至于必须的翻译，不论是临高还是雷州都解决不了——虽然离得近，却从来就没人去过越南做买卖的。郭逸原本企图在广州的海商们中间寻找一个，但是海商集团的家族性、封闭性使得这样的招募行为完全无效。最后，他们想到了澳门的耶稣会，这个组织的触角很多，什么地方都去。张信赶到澳门找到了陆若华。

在陆若华的帮忙下，张信在澳门招募到了一个落魄的海盗小头目，叫张大疤拉的，此人是一黑胖子，脸上有个大疤拉，故而得了这个绰号，至于本名叫什么连他自己都有些记不清了。原是在杨六杨七的手下，两杨失败之后，有了不少积蓄的张大疤拉跑到澳门——受过不少重伤，每到阴雨天就伤疤隐隐作痛的老海盗开始觉得力不从心，想就此舒舒服服的隐居起来，没想到在澳门着了放白鸽子的道，钱财被席卷一空。他多年为盗，不懂营生，很快就流落街头，靠着耶稣会的接济过日子。后来便干脆为了每天的二顿稀粥受洗入教了，算是教友了。

杨六杨七：明末海盗集团，与李魁奇、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齐名，后被郑芝龙消灭。

放白鸽：基本意思是旧时指以女色为诱饵设骗局。

张大疤拉虽然打打杀杀已经不行了，但是毕竟是混迹多年的老海狗，对南洋各地的海路都极熟悉，而且通好几门语言，越南话和马来话都会说。

张信一看就觉得这是个合适的人选，当场拍板就雇了下来，言明不需要他出生入死，只是翻译就行，每月十二个西班牙银洋。喝稀饭喝得淡出鸟来的张大疤拉立马就上了他们的贼船。

大鲸在海安街码头临走的时候，常师德关照文同：“老文，我这一去，少说要十几天时间。现在房子也盖得差不多了，不要再等了。你在本地先安排收购砂糖吧。我们有一万两银子可用，支撑到我回来应该足够了。”

“好，”文同紧紧握了下他的手，多好的同志啊，不仅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还主动请缨去陌生的越南搞贸易，开创新局面。转过头一看，只见阿秀正背着篓子等着上船，心想这人真是不可救药了。

常师德毫不客气的占据了单独一间舱房，让阿秀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然后就舒舒服服的等着船只抵达下龙了。

船只在海上行驶了二天，终于——迷路了！

“这是在哪？”

“应该是在下龙湾吧。”乐琳拿着六分仪，支支吾吾的说——他是本船的临时船长。

“什么叫应该啊！”贝凯同学终于在晕船的痛苦中爆发了，此人被选入赴越南贸易代表团纯属是因为长得象越南人。大鲸号从昨天起就进入了一个比较风平浪静大海湾，海湾中还有不少林林总总的小岛，有点风景如画的意思。但是就是不知道鸿基该往哪里开。

乐琳的经纬度计算一直处于极大的摇摆中，其误差之大使人无法相信他的测量。早有人在嘀咕着应该请个本地的舵工来而不该让他这个二把刀来指挥船只。

“你来掌舵吧。”常师傅德最后一脚踢开了乐琳，把张大疤拉叫来开船。

第五十八节 甜港风云——越南大米

张大疤拉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广宁这一带不是海盗的目标，除非那些既不是越南人也不是中国人，即是渔民又抢劫渔民的小股海匪才有兴趣在这里活动。张大疤拉很看不起这伙人，常师德从他身上印证了一个道理：任何社会团体都是有等级的。

广宁：此处指越南广宁省，位于越南的东北部，东北与中国广西接壤，省会下龙市。

不过张大疤拉对这一带的海情还是熟悉的，他刚开始这份事业的时候，每当混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溜到江坪去避避风，此地正在中越边界之上，算是越南管辖，居民都是半渔半匪的水上人家。

这时候就起了第一个纷争，贝凯希望去鸿基——他的任务是找煤，常师德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勘探队的人。常师德则想尽快把糖脱手，虽然他对越南古代地理一窍不通，但是鸿基显然不会有糖的买家。

“你要挖煤无所谓，可以慢慢的考察勘探，问题船上的糖怎么办？”

最后常师德获得了胜利——一包包的糖在南中国海的骄阳下显然不能坚持太久。

船就在张大疤拉的指挥下向北面驶去。海面上的船只多了起来，都是些双桅的渔船。张大疤拉叫大家把武器都准备好。在船舷四周和制高点上都占据好位置。

“海盗？”常师德有些紧张。

“打不过你的时候就是渔民，”张大疤拉啐了一口，“猴子们眼睛都贼着呢，不敢抢就来偷，什么都要。”

“黎朝对大明商人什么态度？”常师德还是第一次搞外事贸易，有些紧张。

“发张文书就是一千两银子一年，自然是欢迎的了。”张大疤拉不以为然，他对澳洲海商的来历略知一二，对他们有枪有炮有铁船却窝在临高当地主不以为然的很，“我们去个荒凉些的地方，大概不用这许多。”

“去哪里？”

“问这么多作甚？去了就知道了。”张大疤拉一挥手，一点也没有对老板的客气模样。

果然是匪气不减。常师德暗暗骂道，忽然又担心起来，这张大疤拉在海盗团伙里的同伙肯定不少，船上的一千石糖可值好千两银子，万一他起了什么贼念……不由得冒了一身冷汗，摸了下腰间的手枪，赶紧去找贝凯，嘀嘀咕咕说这黑胖子海盗不可靠怎么办？

贝凯道：“可靠不可靠我也没办法，这人不是外事部找来的吗？船上有我们新军的弟兄，三四十条枪还对付不了他？没事。”

没多久，海岸线上出现了一座城镇，看起来和临高之类的中国小县

城很相似，但是没有城墙。这里似乎是一条大河的入海口，沿着河岸，有石质的码头和木结构的栈桥。停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船只，有些明显是从中国来的大船。

张大疤拉关照大家把步枪和大炮收到甲板下面去，这里有黎朝的官员驻扎。还没登靠岸，一艘小艇就划了过来，一个贼眉鼠眼，身量瘦小的人物，穿着类似大明官员一样的青绿色官袍，戴着乌纱帽，手脚敏捷异常的爬了上来，张大疤拉赶紧迎了上去，两个人叽里呱啦的说了一番谁也听不明白的话之后，张大疤拉转身对常师德道：

“他说可以把咱们的船挂在另一艘交过钱的中国船的名下，只是要给他二百块西班牙银洋。”

“妈妈的，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常师德咒骂了一句，大约看到这个大汉面色不善，这黎朝官员不由得把他的小胸脯往上一挺，顺便扶了下乌纱帽，以显示其“威武”。



后黎朝（越南语：**Nhà Hậu Lê**），指的是越南的一个朝代，由黎利于1428年（中国明宣宗宣德三年）创立，仍沿用李、陈两族所定的国号大越。



后黎朝官员

“好，就给他吧。还有没有其他的钱要花了？”常师德知道自己除非指挥舰队来炮击此地，否则不交钱就想上岸是休想的。

“还有就是货物进出的税了，”张大疤拉说，“花点钱就能少缴。”

“奶奶的，”常师德的咒骂升级了，不过这样也好，起码可以少花钱，“成交。”

张大疤拉又转身和他嘀嘀咕咕了一阵，最后以三百一十块西班牙银元的代价成交——大头的私人好处和小头的税。至于船上的货物是什么，他们又准备运走什么，这个沐猴而冠的官吏都不管了，不仅如此，连进出口的水单都开了出来，上面倒是一水的汉字。看起来大家皆大欢喜，除了黎朝政府之外。

当下船只进得港口，据张大疤拉说，此地名为海阳，是个天然形成的贸易港口，中国的海商经常来这里贸易，运来大宗的食盐、瓷器、砂糖、布匹、铁器和其他各种货物，运走的主要是生丝和槟榔。



越南北部地图，海防（即文中海阳）以及下龙（广宁省）位置

常师德好奇的问：“你怎么知道这些门槛的？”

张大疤拉挠了下头皮：“当年我们老大也是个海商啊——”

“哦，对对。”常师德想了起来，这个时空的海商和海盗基本就是一伙人。

贝凯悄声对常师德说：“这里应该就是海防港了。”

“你怎么知道？”

“地图啊。”贝凯打开手里的本子，指点着：“这条河应该就是京泰河，位置在红河三角州东北侧，濒临北部湾的西北岸，对照下地貌特征，只能是这里了。”

乐琳也凑上来说：“没错，我刚才测算过经纬度了……”

“你就拉倒吧，昨天你还说我们到了西贡附近。”



胡志明市和下龙湾所在位置

西贡：即今越南胡志明市。

“昨天是算错了么！今天的没错——”乐琳犹然要争辩。

“好了好了，我们上岸吧。”

常师德和贝凯在张大疤拉的带领下上了岸，他们带了十名战士换了便装上岸，随同保护。这里虽然房屋卑小简陋，市场看起来还很繁荣，人来人往的，大多数人都穿着赭色的粗布衣，除了相貌身量之外，衣着打扮颇为类似大明。也有人一看就是大明的百姓。这里和东南亚所有中国海商涉足的地方一样，是个华越混居的城市。中国商船源源不断的带来了货物。大批用草绳捆绑的货物堆放在码头上，数量相当惊人。

“这里大明的百姓很多的，”张大疤拉兴致勃勃的介绍道，“有些在这里讨了当地的女人作老婆，在这里都住了几代了。来这里的海商们都喜欢在这里纳妾——女人不值钱，来做生意的时候有个安乐窝。”

常师德不由得再次相当了当年的越南游计划，可惜被老婆扼杀在规划阶段了。

常师德无心看，他在此地人生地不熟，只能信托张大疤拉了。问了儿处商行的糖价，行情在七两到八两之间。接着他又询问了这里的一家

粮行，米价每石五钱。价格他是绝对满意的，但是马上他就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此地的商行习惯于赊欠，糖交给他们之后，要到第二年才能清账。但是买米却是要现钱的。

而且这些商行的商人对他这个陌生的面孔带着明显的不信任的感觉，问什么都要等半天才回答。

“这是什么规矩！”常师德觉得很恼火，刚想说“这些猴子”，但是想起来这几个商行的老板从衣服和相貌来看都应该是大明的商人。

“走，去看看粮行的行情。”

张大疤拉道：“常掌柜不一定要银子，稻米也行么？”

“不错，我主要是为了买米才来得。”常师德说。

“这就容易了。”张大疤拉道，“海阳是个小地方，除了大明商人之外，怕是没人能拿出八千两银子，但是能拿出米来换的本地的财主还是不少的。直接把糖换给他们就是了。”

“他们愿意吗？”

“当然愿意，糖是什么行情。交趾人也不是傻子。只不过他们没这许多银子，插不上手而已。”

当下在街边的一家茶馆里稍事休息，补充了些水。张大疤拉说接下来他们要深入内地七八里路，那里有一处本地大地主武玉甲的庄园。



武元甲：（1911年8月25日 - 2013年10月4日），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人民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越南人民军大将。参与指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及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功臣，号称“红色拿破仑”。他出生广平省地主家庭，为亲华派。

“武元甲祖辈也是中华人士，”张大疤拉介绍道，“听说是为了躲避元

末乱世来得这里，在这里三百多年了。他家里的地可多了，蓄养了好几千家丁，连什么黎朝的皇帝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真是沐猴而冠！大明才有资格叫皇帝！”常师德本来就不大顺心，这下发作了。

张大疤拉感到有些奇怪，这群澳洲人对大明按理说没什么感情的，顺口道：“他家自个关起门来当皇帝，就过个嘴瘾而已。”

休憩片刻，队伍继续朝内陆进发。现在正是春季，亚热带的北圻大地上早已是春光明媚，土路的两侧是翠绿、金黄的广阔田亩，绿色的是稻秧在威风中抖动，金黄色的田地里，是还没有收割的稻谷。在炎热的阳光下，正发出一阵阵稻谷和禾苗的芳香。田地里穿着紫棕色土布的农民，正在进行插秧和收割的工作。

北圻yīn：指旧时越南北部十六省，越南人称之为北圻，意为“北部国土”，“北部地域”。



越南农田

一年能够收三季稻的地方，真是一座天然的粮仓了。常师德不由得流露出了贪婪的神色。道路两旁散布些村落，低矮而简陋，但是看上去还很平静。村子周围散布着翠绿的竹林、香蕉和木瓜树，还有长得非常苗条笔直的槟榔树，高出在所有的树木之上，象旗帜一样的叶子摇摆着。



木瓜树：又名木梨、降龙木等，分很多品种如皱皮木瓜、宣木瓜等，但与番木瓜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植物请不要混淆，属于落叶乔木。木瓜树整株可入药，同时也是园林绿化中常用的观赏树种，产地有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河南。花期4月，果期9至10月。梨果长椭圆形，长10~15cm，熟时黄绿色，5室，每室有种子多数。可作为绿化苗木栽植，整株入药，经济价值很高。整株入药，木瓜树也是园林绿化中常用的树木。我国东部及中，南部常见栽培。主要分布在江苏、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河北，江西等地。很有营养价值。

不时的，还能看到一些农家女子也在田间地头干活。她们戴着三角的竹笠，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紫棕色的紧身布衣，用褐色的布巾把头、额、耳鬓两颊和下巴都紧紧的包裹起来。常师德看不清她们的面孔，但是她们都有着占城女子的典型的体型：较长的腰际线，纤细而有弹性的腰肢和低宽的臀围。虽然不是他喜欢的丰乳肥臀形的，但是别有风味。这让常师德的心又开始跃跃欲试起来“这也是个被忽视的资源。”他想，买个女人不知道要多少钱。



越南战争时期女人图片



越南女人身材

与他有类似的感觉的人大概不少：

“真是好地方啊。”陆军的战士在交头接耳。

“能在这样的地方种地过日子，真是死也值得了。”

“得有自家的地才行，给人当佃户，终归一辈子受苦。”

常师德回过头来，对战士们说：“如果在这里给大家分了地，大家愿意来不？”

战士们都笑了：“当然愿意！”“我一家子都来都愿意啊。”……

“要是这里的人要把你们赶走呢？”

“那就把他们全部赶走！”集体回答。

“不行，得把女人留下！我还没老婆呢。”有个愣头青插了一句。

队伍里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引来了附近地里的农民的张望。

张大疤拉七七八八能听得懂些普通话，也笑了起来：“常掌柜，你准备在这里买地？”

“以后的事。”常师德其实也就随口一说，调动下士气，时刻给当兵的和职工们一些不算太远的大饼。

说笑着道路上慢悠悠的来了一头大象，战士们多半没见过这庞然大物，都有些害怕。

“别怕，这是大象，胆小的很，大家不要惊扰它！”常师德吩咐着。

张大疤拉低声道：“掌柜的莫慌，这是武玉甲的庄园管事人在巡视。”

“骑大象出来逛街？好大的场面。”

“常掌柜，刚才您那二泡尿就尿在武玉甲家的地上了。”

“……”常师德顿时气馁。这大地主的排场，果然不是盖的。

骑大象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斗笠，手里提着长鞭，虽然瘦小，看上去倒也威风凛凛。身后还跟随着十多个黑衣服的家丁。

张大疤拉跑了过去，似乎在说话。过了一会，他折返过来说：“管事的请掌柜的到庄子上一坐，这事有门！”

虽然对张大疤拉的可靠度他还是有些疑惑，但是事到临头，总不能说可能有安全问题就不去。当下硬着头皮随着去了。

常师德一行就被管事带到了一处庄子上，庄子是有些怪异的中国式的庭院，倒也是雕栏画栋，搞得很华丽，就是看着不怎么对劲。常师德和贝凯没有得到预料中的殷勤华丽招待，等了半天茶都喝淡出鸟来才出来了个中年人，看起来倒是方头正脸的。通过张大疤拉交流一番之后，常师德知道此人不过是庄园中的一个管家而已，不由得产生了被忽视的心痛感——自己现在好歹也算是穿越集团里独当一面的大员了，见你个越南土财主都见不到么？！

第五十九节 甜港风云——到鸿基去

忽视归忽视，买卖却是可以谈得：对方对他运来的一千石糖非常有兴趣，虽然拿不出这许多现银，但是用大米交换的条件是一拍即合的。

“每石糖8个西班牙银洋。”管家开出了价格。

常师德勃然大怒，当我们是凯子是怎么的？市场上最低价钱明明是七两银子一石，每石8个西班牙银洋，合成现银才不过……不过……他飞快的计算了下，“才五两！”

赶紧摇头说太低了，比市场上的行情低的太多。张大疤拉对那管家又嘀嘀咕咕了一阵，只见管家微微一笑，开始说话，张大疤拉翻译了过来：

“这里只有我们老爷能够拿出你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米和银子来现款收买你的糖，不然你可以卖给码头上大明商人，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拿钱。或许——”张大疤拉迟疑了一下才翻译出来，“你可以在码头上等待其他更慷慨的主顾，只是这里的天气很热……”

常师德气血上涌，很想动手一枪毙了这个奸商，但是看他一副有持无恐的模样，只好按奈住心头的怒火，忽然对语文课本里的《多收了三五斗》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对张大疤拉说：“和他商量商量，能不能再加一二块钱？”要是加到10块银元的话，也有七两了，虽然没到最好的价格，但是也算是能接受了。



《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从河埠头的万盛米行柴米到街上购物，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场景，讲述了旧中国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柴米，在丰年反而遭到比往年更悲惨的厄运。

奸商连连摇头：“一块钱也不能加了。这样以后把米运到码头的费用，算是由我们庄子来出。”

常师德开始说服他，说和他做买卖绝对是有赚的，因为他有的是各种新奇的货物，能够大赚特赚——恨不得哪里找一面镜子出来给他看看，希望他秉承长期合作的原则，适当的把价钱再提升一下云云，反正就是贩卖那套“双赢”理论，没想到这奸商管家居然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冲着张大疤拉高声说了几句，闹得张大疤拉也一脸不快，只好对他说：

“说要么就按这行情成交，不然他就不奉陪了。”

最后，常师德终于屈服了，一千石糖以每石八银元成交，8000元货款里武玉甲这边向他支付1200西班牙银元，其他货款以每石五钱的价格折算成糙米。常师德稍计算了一下，他大约可以获得九千七百石米！折合下来是九百多吨——相形之下一个临高县的正赋才八千石不到。这农业生产率的差异也太大了！

虽然吃了个小亏，但是想到运到广州去卖，英国人的收购价也才三两八钱，怎么说他都是赚多了，这稍许是个安慰，再说这批米运到雷州的话，按照行情就是二万两银子。一进一出，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这让他想起来当年玩大航海时代在雅典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倒卖美术品和绒毯的日子。

大鲸号虽然载货能力优于其他船，但是满载也只能装载三百吨而已，何况贝凯还得去找鸿基煤矿。所以一应粮食暂时先存在本地的粮栈里，等下次来船的时候再装运。

贝凯知道此地离鸿基不算远，说不定这大地主知道哪里有露天煤矿，便让张大疤拉问当地有没有露出在地面的煤？

管家听了，慢慢的点点头，道：“听说过，在锦普那边，不过都是山。”

贝凯来了兴趣，忙问：“锦普在哪里？”

管家翻了翻眼皮，大约觉得这又黑又瘦，貌不惊人的小个子不是大明商人，乃是一“越奸”，满面不屑一顾的神情，对着张大疤拉说了几句什么。张大疤拉满面苦笑，同情的看了眼贝凯——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好话。

最后还是常师德又问了一次，这管家才答了话：

“离这里不远，沿海岸线往南走，坐船的话，一天就能到。”管家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情，“这黑石头有什么稀罕的？烧火的话要烧柴或者木炭，庄子上都有。多不敢说，掌柜的要个一二百石的，立刻就有。”

常师德本来还想问问细节，不然能请个向导也好，但是管家见他们不想买柴炭，大刺刺的站起身的出去了，家仆们便来“送客”。一行人就这么被赶了出来。

事是办下来了，获利也还不错，但是整个事情怎么想怎么别扭。不管常师德还是贝凯，乃至张大疤拉，都觉得很不爽。

“以后我要在这里当无恶不作，欺男霸女的北圻总督！”贝凯咬牙切齿道。

“到时候先灭了这家汉奸！”常师德平素最恨随便叫人汉奸，但是此时此刻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奸！”

张大疤拉也骂道：“武玉清这厮如今架子好大！手下一个奴才就这么无礼！当年我们大帮到这里，这老小子屁颠屁颠的到码头上迎接，酒肉女人样样不缺。还送了我一个女人呢！”言下颇有脱毛凤凰不如鸡之感。

常师德问：“你们大帮还到过越南？”

“到过，帮他们打仗，据说是打一个叫阮潢的什么广南王。不过送来的女人还真是不错——”在张大疤拉的心理，这些事显然不如女人来得有回味。

阮潢：（1525年 - 1613年）越南的广南国阮氏第二代领袖，1803年，他的后代阮福映建立阮朝，追崇上他庙号太祖。（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的朝代，1802—1945）

回到船上，大家休息了一天，等武家庄园的人来卸了货，才继续开船往南面走。

张大疤拉熟悉海路，虽然锦普在哪里不知道，但是他这些年来越南沿海到过不少次，在夏龙湾沿岸的确有不少地方露天就能挖出煤来，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在这里开采买卖的。既然澳洲商人们这么喜欢这黑石头，他引着去找就是了。事成之后，赏钱总是少不了的。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常师德醒来，感觉船已经停了。从舰楼的窗户望出去，常师德发现自己身处一处梦幻般的奇景之中。数以百计形状奇特的青翠小山布满海面，雾气在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岛屿之间飘过。





下龙湾景色

“靠，太漂亮了！”常师德知道这肯定是在下龙湾了，正准备上甲板去看看，阿秀进来了。端着脸盆、口杯和漱口盂。

“老爷，请盥洗吧。”

“什么时候停船的？”常师德问。

“主人，停船好一会儿了。”阿秀把挤好牙膏的牙刷上递给他，同时给了一个妩媚的笑容。这些日子主人临幸她的次数远比阿紫和阿碧多，令她认为自己在位这位老爷身边的行情看涨，另外两个女奴对她的态度也恭顺起来。这次又专门带她出门，她觉得自己能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更大了。当然阿秀自知是不能当女主人的，但是做个侍妾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对常师德的服侍益发细致。

常师德盥洗完毕，走到甲板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他看了下手表，还不到早晨6点。空气微微带些咸味，清新的让人陶醉。

海面上，远远近近的都是些石灰岩质地的小山，都是些奇形怪状的青石山，很象广西桂林、阳朔一带的石山。这些从翠蓝色的大海里突出的山峰，形象各具，千姿百态，上面植被茂密，鸟群不时的起落。海面上是突出的山，海面上是山的倒影，春天清晨蔚蓝的近乎透明的天空倒影在海上。每座山就好笑空寻在蓝色的透明的无穷的幻境里。阳光投射在荡漾的海面上，千变万化，五色缤纷。远处有一些挂着赭色双帆的渔船，从山峡之间驶出来，飘荡在青山碧海之中，一转眼之间，又隐入了山影之中。扑朔迷离，如梦如幻。

“这是好地方啊，”常师德愈发肯定了，因为眼前的景象和他看过的下龙湾的旅游风光片很相似，他过去对越南妹子也有过很多的想法，现在看了这美景，对妹子的想法又出来了。“要在这里造个海滨别墅，让几百个，不几十个越南妹子脱光了在沙滩上一躺……”



下龙湾沙滩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见贝凯也在甲板上，贝凯上船之后一直跟着张大疤拉学越南话。难道他是准备在这里当越南地主了？常师德对他的学习热情感到奇怪。

张大疤拉穿得厚厚实实的坐在舵轮旁，鼓鼓囊囊的，一点都不象个豪迈的海盗的模样，倒像个忆苦思甜的老贫下中农的模样。



批林批孔时期的老贫下中农

看到常师德上来了，张大疤拉介绍说出煤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登陆上去，就能从当地乡民手里买到煤。

“买到煤？就没人上去开矿？”

“常东家，这黑煤又不是什么稀罕物，广东也买得到，谁吃饱了没事干跑这里来买煤。再说了，除了打铁的人家要用，一般人家烧柴都用不完，何必用这个又黑又脏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常师德想没有需求自然也就没有开发了。可惜了这里200亿吨的优质无烟煤了。

在张大疤拉的指引下，船停泊到了一处荒芜的港汊里，浅吃水船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用不着放下小艇，一条跳板就能登陆了。

常师德等人换上了明人的衣装，在张大疤拉的带路下上岸了，此地是丘陵，地面不平坦，植被也不太茂密。据说张大疤拉说，这里因为土层很薄，在煤田上种地收成不怎么样，除了渔民之外，很少有人在这里定居。

文总给常师德的指示是“先搞贸易，打通了渠道再设法搞煤矿”，但是此地人生地不熟，连个活人都找不到，做买卖的都没人问津。

带着人深入了内陆走了几公里，没见到几个人，有时候刚见到人影，就一溜烟的跑掉了，速度比猴子还快。

贝凯拿着地图和指北针不断的判读着四周的景物和地形，指点着前进的方向。

贝凯寻找的，是一座叫做“诗山”的石头山，它位于一个突入海中的半岛上，状似猫耳，据说越南的所谓“真祖皇帝”曾经在这山上题过诗，后来许多越南的“名士”“豪杰”也跟着在这山上题诗，就得了这个号。

“什么诗山，就叫猫耳山好了，多形象！”常师德听了他的解说不以为然。



猫耳山

猫耳山很快就在指北针和地图的指引下找到了，它的标高有400多

米，在一堆小山丘中非常的显眼。另外一个时空的鸿基煤矿总公司就环绕在这座山的脚下依海滨建造。整个鸿基市在法国人刚刚撤退的时候，东西长二公里，居民有三万人。是很有规模的一座矿业城市。

此时此地，这里什么也没有。唯有草木在海风中瑟瑟起舞。鸿基有天然港口。这也是它能够成为煤矿总公司所在地的原因。

“太荒凉了。”常师德嘀咕了一声，这地方要挖煤倒是方便，可是一穷二白，谁来当矿工呢？

“这里能挖煤了吗？”常师德说。

“还不行，”贝凯说，“大露天矿区有三四个。不知道这里是不是锦普矿区，这是唯一一个靠海的露天矿。”

“小型的露天矿应该也有吧。”

“应该有吧。”贝凯不大有信心，他是半路出家的勘探队员，“可惜崔队长去田独考察了，不然他来肯定准。”

贝凯自然还是老一套的做法——打探坑。战士们开始在这片丘陵地带划线干活了，不知道是因为海风常年的吹袭还是这里的土层的确贫瘠，这里没有什么大的乔木，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昨天去过的海阳内陆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完全不同。这为他们的探矿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根据资料，鸿基煤矿公司总部所在地是没有矿坑的，所以贝凯选择的试挖点深入内陆差不多2公里，已经完全在丘陵的坡地上了贝凯选择了一个小丘作为标准点，按照15米一个布点，对小丘周围1500米范围的丘陵地带进行了划分，然后3个人一组，在这8个小组对100个布点的位置开始了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挖探坑。

探坑的要求是3米深，鸿基以大露天矿著称，而且煤矿分步大而集中，但是露出地面的露天矿区只有三四个，猫耳山这里并不是露天带，不能找到小型的露天矿只能碰碰运气了。

第六十节 甜港风云——风暴降临

常师德在贝凯的无差别挖煤术的驱使下挖坑的时候，徐闻的华南糖厂却在悄悄的进入一场风暴的中心。

华南糖行的开张是非常低调的，低调到文同不但没有使出另一个时空他熟悉的商业促销手段，连本时空的放鞭炮、舞狮子之类的事情也一概没有。装修一新的糖行的柜房就在某天悄悄的卸下门板开始营业了。

结果第一天的营业情况就非常好，虽然许多人不知道这里出了一家新开张的糖行，但是对来这里送甘蔗加工糖的蔗农们来说，能够不出大门就把糖换成银子比还要赶着车感到海安街上去卖糖可就方便多了。

每个卖糖的蔗农都得到了存有二扣糖款的折子，这种新举措让蔗农们感到新奇，许多人纷纷打听，这二扣的银子什么时候才能取？廖大兴按照文同事先的说法：只说到时候会上门来通知大家。虽然多数人对这样的回答将信将疑，很怀疑这二扣的糖款是不是真得会给他们，但是对大家来说反正也没损失什么。

这样平静的过了几天，每天都能收到将近一百石的糖，文同虽然对此不甚满意，但是考虑到自己拢共也才一万两银子，真要买卖太红火了怕也吃不住，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这天，他刚刚起床，觉得身子轻飘飘的。前一天因为闲着无事，就把阿朱给收用了，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此刻他在女奴的悉心服侍下，边刷着牙，边打量着阿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伟大了——居然能把一个活生生，随时准备好献身，还不算太重口味的女人丢在一旁几周时间忙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态度和精力，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要对自己好一些。”文同拿毛巾洗着脸，正想着常师德什么时候能从越南回来，到时候用米支付糖价会不会出现问题，只见廖大兴急匆匆的从外面闯了进来。

“什么事？”文同吃了一惊。他到这里久了，知道这些人对上下尊卑关系非常严谨，这里是内宅，象他这样的掌柜要见他首先要通报。擅自进来不用问是有了大事。

“回掌柜的话：今天的糖行感觉不对！”

“怎么不对了？”文同感到奇怪。

“人……太多了……”廖大兴气喘吁吁，满脸的不安之色。

“卖糖的人？”文同还没转过弯来，“好事啊。”

“是，是好事。”廖大兴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毕竟开糖行就是为了收糖，自然是卖糖的人来得越多越好。但是他毕竟是商场上的老手，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里还是闻到了一丝暴风雨的前兆。

“但是人增加的太快了——”廖大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奇怪！”

“走，去看看。”文同心想还是到现场看看再说。只是常师德不在，北炜又带着人出去侦察了。只好把谔天雄叫来，好到时候有个商量。

俩人匆匆赶到糖行门口，此时还没有取板开门，门外的空场上就已经聚集许多蔗农，牛车、担子、手推车、背篓，林林总总的运输工具里装得都是满满的糖，而且后面的道路上还不断有人涌来。每个人的脸上都绷得紧紧的，人人的心里似乎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但谁也不愿意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唯恐这消息外泄，等会就误了他们的抢占先机。

看起来的确很诡异，但是文同和谔天雄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开门的时间就要到了，文同只好一挥手，关照廖大兴：

“开门吧。”

门一打开，行里刚把大秤之类的东西搬出来，聚在门外的蔗农们就一拥而上。每个人都象小跑一样的急步冲向领取过秤处。顷刻之间就把四个过秤处都给挤满了。起初还有些秩序，自觉的排好队，但是后面的人在不断的涌进空场来，全部向过秤处涌去，秩序顷刻大乱，整个空场里顿时被人群挤满了，牛在人群的拥挤中发出嘶鸣声。

伙计们被这股人潮吓得不知所措，有的目瞪口呆的站着，不知该如何应对，有的则手忙脚乱的替挤到面前的人过秤。

在混乱中有人的糖篓大约是散了，发出了绝望的嚎叫：“我的糖——我的糖——”

他的叫声立刻被汹涌的人群淹没和牛不耐烦的嘶叫淹没了。

文同一看势头不妙，知道今天的事情肯定大有问题，但是眼下不是找原因的时候，赶紧关照文清：“你跑步去起威镖局，叫廖大化把手下没出去的镖师都给我拉来！快！”

“是！”文清扭头就要跑出去了。

“回来！”文同又想到了，光靠镖师有什么用，人太少了，“顺路拉些民兵出来！”

廖大兴赶紧爬上一张桌子，拉着嗓门喊道：

“大家不要挤，排好队，一个个的来，华南糖行全天收购，有的是时间——”

他喊破了喉咙，人潮中却没有一个响应他的。廖大兴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人都挤来卖糖是为了什么，但是类似的事情他是经历过的，几年前雷州下出乎意料的在冬天下过一次大雪，开春之后，官府平糶卖米，来粮行买米的人就是这样，男女老幼几乎把柜房都挤暴，青石板的柜台都被生生的挤塌，在衙役们赶来维持秩序之前已经活活挤死了十几个人。

今天不会也是这样吧。被吓破了胆的廖大兴呆如木鸡，站在桌子上不知道喊什么了。

谏天雄急道：“廖掌柜，你继续喊啊，不喊不是更乱！”

“是，是。”廖大兴又拉直了喉咙开始喊话，“大家不要乱，慢慢来……”

文同有心也站上去安抚人心，奈何自己对雷州话一窍不通，上去也是白搭，正急得团团转，周士翟已经带着厂里职工的民兵队来了，民兵们都拿着藤棍，戴着安全帽。

他们猛冲上去，将人群迅速的隔离开。这使得混乱的秩序有了些好转，原本被挤得站不住脚的伙计总算又能回到被挤到的桌子前，继续收糖的称量工作了。

过了一会，起威镖局的人也到了，他们人少，却有经验，在路口迅速的卡住不断涌来的人群，只许排成队的进去。

谏天雄心生一计，关照道：“廖掌柜，你立刻带着柜房的人，把兑换银子的地方给我移动到院子另一面去。”

这样可以避免人群在糖行门口滞留太久，便于疏散。

“是，小的这就去——”廖大兴早就腿都软了，赶紧带人去了。

这边周士翟又带着民兵和镖师把出入的道路都清理出来，人群开始慢慢的疏散开，空场上不再人头攒动，也恢复了队列，但是刚才那十多分钟的混乱局面已经留下了悲惨的痕迹：几十只破烂的草鞋，十多只被压破挤烂的筐子，还有洒了满地的糖。有人正边哭边拿着衣服去检。

“这是什么事啊！莫明其妙！”文同焦急道，幸好是没出人身伤亡，但是这幅模样不是大大的损害了糖行的形象？他赶紧关照赶来的文秀：“去，带几个女人去把糖都收拾起来，还给他们。”

“蹊跷，太蹊跷了。”谏天雄一看这模样心知不妙，一定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幅乱相绝非好兆头。他心里一动，赶紧对文同说：“赶快去糖厂，这里人多了，我怕厂里面会乱！”

文同惊出一身冷汗来：镖师、民兵都在糖行这里，不会中了调虎离山计吧？要是有人在糖厂里放火……他赶紧关照周士翟，带几个镖师赶回糖厂去，时刻注意情况。

但是糖厂那边却很正常，来加工甘蔗的蔗农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个消息让文同等人稍稍松了口气，只是涌来卖糖的蔗农越来越多了，伙计们手忙脚乱。几个人脸色阴沉，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伙计去问，却什么也问不出来，这些蔗农一个个神情紧张，却出乎意料的都不肯说为什么都要到这里来卖糖。

谏天雄到底社会经验丰富，转了几个念头有些明白了，赶紧叫来一个镖师，要他去海安街上打听打听，特别是那几家糖行，看看他们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镖师刚走，廖大化却来了，一路小跑的进了院子。

“几位……掌……掌柜……柜，不……好了……”廖大化的面色慌乱，气都喘不过来了，“海安街——”

“海安街怎么了？”文同的脑子已经明白过来，肯定是海义堂在其中捣鬼了！“海义堂？！”

廖大化拼命的点头：“他们从昨起，把糖价调到一两五钱了！”

这下大家都有些愣住了，调价到一两五钱，这群糖商的脑子是怎么转得？难怪蔗农们都涌到他们这里来了，每石差一两不是个小数目！他们不打算做这买卖了？一时间谁也没理出个头绪来。

文同的脸色却刷得白了。这里其他人都不知道糖厂里到底有多少存银，他却是明明白白的。常师德走得时候是一万两多些零头，这一周已经在收购上花掉了一千多两，如果都按这个势头涌过来……他已经不敢想象了，文同从来没想过在这个时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还不是一个搞商业的人。

“我明明是个糖厂的技术员。”看着大眼瞪小眼正等他拿主意的一群人，他痛苦的想道。

几个人虽然不知道银子有多少，但是看文同的模样，心知不妙。谥天雄低声道：“老文，你现在还有多少底子？说出来大家好合计合计。”

“不过一万两了。”文同不自觉的打了个埋伏。

廖大化这下也明白了，原来东家的银子不够了！他赶紧道：“掌柜的，我这就去看看大兴那里，现在出去多少了！”

“好，你快去吧。”文同此刻已经有些上火了。

消息很快就回来了：开市之后的一个时辰，华南糖行已经收进了一百多石糖了。华南糖行每天也要做五个时辰的生意，一天就是六百石到七百石，要支付一千多两银子。九千两银子，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只顶六七天了。

然后就是可怕的资金链断裂……文同只能吩咐文秀去传话，要伙计们收购的时候悠着点，不要速度太快，保持现在的均速就行，尽量减缓糖的入库速度。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随着蔗农来得越来越多，速度太慢势必会造成人群挤压，到时候乱起来就不是他们能压制得住的了。

廖大化小声道：“东家，今天顶过去了，明天我们也改成一两五钱吧。”

“也只有这样了。”文同左思右想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虽然这对华南糖行算是一次声誉上的打击，好在大家都降价，华南也不算是出头的一个人。

谥天雄说：“还是赶快向执委会和广州通报，请求对策吧。”

文同同意，赶写了报告，一面向广州放出信鸽，一面派人直接回临

高去报信。

但是来得人群丝毫不见减少，终于人潮在道路上积压起来了，来得人脸上都带着焦急的神情，糖跌价了，而且跌得还这么低，这对辛苦一年的蔗农来简直就是晴空霹雳，这个价钱真要卖出去，不要说赚钱，怕是连本都回不了了！特别是那些借了贷的，更是心急如焚，自己运了糖过来不算，还叫了妻子儿女去前面打听华南是不是还是二两五钱的行情？听说是的时候，他们都小松了一口气。只巴望着自己能早点轮到，把千辛万苦才做出来的糖早早的脱手。

廖大化虽然心慌，但是多少还镇定些，赶紧要文同从糖厂职工里抽调些女人孩子，烧枯草茶，一桶一桶的送送去，免费供给排队的蔗农饮用“去去心火”，又在沿路搭了些凉棚，供人休憩。现在的天气已经够热了，再这么一折腾，难保不出几条人命。为了避免排队的纷争，赶紧采购了一批竹签，采取了排队取竹签，按号喊人过秤的制度，镖师们也和民兵一起维持着队伍的秩序，总算把秩序都给维持下来了。

第六十一节 甜港风云——升级

胆战心惊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不光是文同，所有在华南糖厂的穿越众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这里遇到了挑战，正面临一场危机。对文同来说现在有两个对策，一是从广州和临高调集现银过来，只要有足够的银子，眼下的危局就能立马变成好事——华南糖行按原价收购糖货，不仅可以获得事实上的巨额利润，还能让它在雷州信誉大增。但是立刻算术很快就提醒他：这事没门。雷州的二十多万石糖，就算他最终只吃进三分之一，也要付出近二十万两银子，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别说临高肯定拿不出来，就是广州的郭逸也得把广州站倾家荡产才能满足。

萧贵说：“让临高调拨一批奢侈品过来吧，镜子、玻璃什么的……”

“蔗农要这些东西没用啊。老萧！”谏天雄连连摇头，“发工资时候给你套阿玛尼西服顶替你愿意不愿意？”



ARMANI JEANS

阿玛尼：（Armani）是世界知名奢侈品牌，1975年由时尚设计大师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创立于意大利米兰，他以使用新型面料及优良制作而闻名。

“倒也是。”萧贵想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真金白银总比货物要好用。

“第二个对策，”文同说，“就干脆明天减价收购，只要减价，这样的局面马上就会改观，我们也能继续正常的收购了。当然这样我们想一举搞掉海义堂独霸雷州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这是比较保险的做法，恐怕也是唯一的办法。”

“要是老常能尽快回来就好了，他肯定能带回米来，我们用大米支付糖款的话，蔗农还是肯定接受的吧。”文同感叹着，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大家相对无语。当晚文同心情烦躁不安，连准备自荐枕席的阿朱都被他骂了一顿，赶了出去。

第二天天刚亮，文同草草盥洗了一番，又带着人来到糖行门口，外面的形势让他差点呼吸停止，黑压压的蔗农们，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大路

上，人群少说也得有好几千，看起来都是连夜来得——看来海义堂那边跌价的事情已经传遍整个徐闻了，所有还有糖没有脱手的人都在涌向华南这个最后的希望所在。

谏天雄等人也到了，连萧贵都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去培训学徒。

廖大兴过来，小声问：“老爷，现在是不是改水牌上的行价？”

文同咬了咬牙，点头道：“改吧。”

廖大兴正关照着伙计写好水牌，准备挂出去开张。廖大化已经进来了，看到要改行价，赶紧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先别挂出去！”他转头对文同低声道：“东家，改不得！”说着拉着文同进了柜房里间：

“派出去的镖师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什么消息？”文同紧张起来“海安街、还有徐闻县城里都在说，华南糖厂有妖法，无中生有的能多做出糖来，所以现在外地到处都是华南的糖，价钱跌得很低，所有的糖都卖不动……”

“胡说八道！”文同气得咬牙切齿，这是什么谣言？卑鄙！真卑鄙！“广州的糖价明明是三两八钱，哪里有跌价了？”

“这个……蔗农们没见识，而且广州离这里一千多里地，谁也没法验证不是。”

谏天雄说：“看来就是有人在钻这个消息闭塞的空子。”

“分析就不要了吧，快拿主意！”文同的情绪开始烦躁起来，“收购价到底怎么办？！要不要改？”

还没等其他开口，廖大化抢在前面开口了：“改不得！如今街上都在纷纷传说，事是华南厂闹出来的，要是华南厂不按二两五钱收购，他们就要去告官，说华南厂施行妖法之嫌……”

“放屁，县里能听他们的胡诌？”

“东家，我们自然是不怕他们去县里告状——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事。可是镖师们回来都说，这事情里面大有蹊跷，卖糖的人里混了不少烂仔，眼下又是人心惶惶，这里华南一改价，这些人立马鼓噪起来，煽动着人群往里面一冲，这……这不是玉石俱焚吗？一旦事闹起来，连县里来人也未必立刻镇得下去！”

众人脑海里都出现了过去在论坛上看到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这种事情，当年大家看了还有些暗爽，颇有些为我等屁民出气的感觉，但是事到临头，外面围着屁民准备来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大家还是纷纷感到压力很大。

“还有……”廖大化又补充道：“这里还混了全雷州好几百家土糖寮的煮糖匠人——自从华南厂开张之后，土糖寮的买卖一落千丈，这些匠人要么失业，没失业的工钱也被压得很低，都是一肚子怨气，听说前几天

已经有人去衙门交过状纸，要求官府干涉的，被县里的太尊驳了，要是乘机也闹起来就更不得了了。有人还预备着冲进来要烧机器。”

“我靠，这不成了捣毁机器运动吗？群众的革命觉悟真高啊！”梅林说。

捣毁机器运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但禁止对人身施用暴力。相传，莱斯特郡一个名叫卢德的工人，为抗议工厂主的压迫，第一个捣毁织袜机。所以又称卢德运动。卢德运动于1811年始于诺丁汉，在1811年与1812年在英格兰迅速蔓延。许多工厂及其中的机器被手摇纺织工焚毁。

“说这屁话有什么用，”文同一挥手，“我们可都是资本家，小心给外面的革命群众专政了，都拿主意出来！”

“还是按原价收购吧。”萧贵说，“就算没人要冲击糖厂，蔗农们也不容易，反正我们有的钱赚就是了。真闹起来，机器完了损失就大了。”

“当然，上策是继续收购。可是银子呢？！”文同愁的就是这个。

“银子还能支撑几天的，”谔天雄说，“能支撑几天也好，起码有个缓冲，也能再考虑对策。”

如果现在就降价，按照廖大化得来的情报，有人给他们准备的炸弹立刻就会把华南厂炸得粉身碎骨。如果按原价继续收购，虽然苟延残喘几天之后还是可能会发作，但是起码得到了缓冲的时间，如果能够及时的想出对策，说不定还是一个一统雷州糖业的大好时机。

“就这么办吧。廖掌柜，你去通知，继续按二两五钱收购……”

话音未落，只见文秀连跌带撞的跑了进来：“不……不好了……”

“什么事？”几个人的脸色都变了。难道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动手了？

“外面的蔗农们，也不知道听谁说的，都在议论说华南今天要按一两五钱的行情收货了，有人聒噪起来，说事情都是华南惹得，华南要敢降价就要华南好看……”

“混蛋！”看到对手这么一步步的逼迫上来，文同知道事不宜迟，赶紧吩咐文秀：“你跑出去：告诉廖大兴，赶紧把水牌给我挂出去，价钱不变！”

文秀跑出去了，屋子里的气氛愈加沉重，如果说刚才廖大化说得只是一种可能的话，现在的局面已经证明了情报的准确性。谔天雄忽然道：“这里有蹊跷！”

众人的目光都刷得注视过去了，谔天雄说：“我们要改收购价，是今天一早才做出的决定，外面的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有奸细！”

“没错，”谔天雄说，“看来根子在那几个本地的伙计身上。都是最近才招来得，我们对这里一点底细也不知道。”

廖大化说：“这事容易，先把人替下来，叫镖师把他们都押起来。”

“可是这么一来就没当地伙计可以和蔗农沟通了，雷州话的难懂在广东话里都算一绝了。”

“小的这就去徐闻县城里，请相熟的店铺货栈里，每家匀一二个，再加上镖局里的本地人，也够用了。”

“好，快去吧。开门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这边重新安排伙计，那边叫周士翟来，关照不仅把民兵队都动员起来，还要把糖厂的所有男丁和壮妇都组织好，生产暂停，每人都发根棍子，准备护厂，保护设备和仓库“告诉大伙，闹起来了只管给我打，打死了人东家找人给他们替命！死了的按五百两一个抚恤，伤得华南养他一辈子！只要保住了机器和仓库，每人发十两银子！”

“在下这就去吩咐！”周士翟也知道现在事关重大，赶紧去安排。萧贵也匆忙回锅炉房去了，把气压升起来，万一要有人冲进糖厂来，就用蒸汽机驱动水龙喷水驱赶人群。

里面紧锣密鼓的安排的时候，外面的人群已经开始骚动了。原本他们已经被糖价下跌的消息搞得心神不宁，现在又听说这唯一的希望华南行也准备跌价，而且开门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会，门还是不开，人群中原本就有的骚动开始蔓延起来，有人在乘机呼喊：

“华南不敢开门了！”

“他们惹出的事情，一定要他们收拾！”

“不开门我们就冲进去！”

“把华南这个妖厂烧掉！”

“大家冲啊。”

人群中的骚动愈来愈大，正要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南的大门打开了。廖大兴昂首阔步的走了出来，他那副老爷派头让本来已经烦躁起来，跃跃欲试的蔗农们安静了片刻。

“吵什么吵？”廖大兴做出一副信心十足的傲慢模样，虽然背上都是汗，“来啊，把水牌给我挂出去。”

伙计们出来，赶紧把水牌挂了起来。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到了水牌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二两五钱。

松了一口气的叹息声象一阵风似得吹过人群。

“各位父老乡亲！”廖大兴把刚才文同和他说得话拼命在心里反复的念着，“我们华南厂、华南糖行虽然是初履此地，可都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这几个月来，给大家做糖，糖的品质如何，诸位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今外面的糖行情高了，华南原本就愁糖不够卖得，诸位这么抬爱华

南，感激不尽，感激不尽，”说着团团的拱了一圈手，“我们东家的说了：大家有糖想卖得，只管来卖，华南有的是银米可以收购。开秤吧！”说罢又做了个揖，自顾自的进去了。

这番表态，加上价钱没跌，把原本浮躁的人群暂时的安抚下来。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下面的，就得看执委会如何处置了。

执委会在当天就获得了告急的文书。外事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以为这里牵涉到要调用资金的问题，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财政部门和外事部门的联席会议。

“现在临高全部库存白银不到四万两。”程栋说到存银数字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这是穿越集团的最高机密之一。

四万两，只能收一万六千石糖，对于虎视眈眈准备涌到华南门口的十几万石糖来说真是杯水车薪。

“没钱了？我们卖到澳门去的应该还有些吧。”

“那些印度汇票在雷州兑现不了，起码也得去澳门兑换。再说也不过二万比索而已。”

“让广州站调集吧。”

“我和广州站联系过了。”程栋说，“原计划广州站就准备筹集十万两银子到雷州专门收购雷州糖货，但是现银运来太困难，安全性也没保证，所以就采纳了雷州糖业的常师德的主意：用一部分雷州糖去换越南大米，再用越南大米来收购雷州糖，这个设想很好，当时也没估计到会发生这样的‘挤卖’事件，一下来这么多的货源，银子也就没调拨。”

文德嗣说：“这事情挺棘手，风险大归大，还是调用现银到雷州吧。估计大鲸一时半会回不来。”

“大鲸上没有无线电，不然赶紧打电报叫他买了米回来就好了。”

“我们从临高或者广州给他们调运大米怎么样？常师德在报告中说过，雷州的米价很高。”

“恐怕不行，”严茗发言了，他新任的“德隆粮行”的行长，“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粮食库存。”自从发行了临高粮食流通券，粮食就成了这家银行每天都要关注的数据。“而且粮食的日消耗量相当大，调运走几千石就会危及储备。”

“从广州调运粮食和银子一样，”文德嗣说，“速度太慢了。帆船要走来回走来回六到七天。等运到雷州，黄花菜都凉了。”

“我同意文总的说法：要运银子去！”马千瞩拧着眉头，“如果我们不运银子去，华南厂就会被挤出来。雷州开拓出来的大好局面就没了。”

第六十二节 甜港风云——运银

“运了银子之后呢？按照文同信里写的，他可能需要二十万两才能度过这道难关，就算我们向高家去借，他也愿意，这么多的现银也不是马上就能调集到的。广州站马上能启运的银子也才五万，另外五万还得去筹。”

“不会吧，广州的收益不错啊，何况还有高家那里的货款……”

“这是账面的数字，谁家都不会囤这么多现款的——不管是高家还是广州站，大笔的现银，就算广州站马上调用当地的头寸，至少也得七八天时间。”

头寸：款项的意思，是金融界及商业界的流行用语。头寸指投资者拥有或借用的资金数量。

“有多少先运多少，总比坐着不干强。”马千瞩说，“五万两运过去，起码能够帮他们缓冲几周，几周的时间能够做很多事情了。”

“关照广州准备银子，我们派船去接运。”

“来得及吗？”

“派登瀛洲去，它有发动机，来回四天应该够了。”马千瞩有些惋惜，“可惜它现在回到临高了，要在广州就好了！”

“要不要在广州买了米再运去？广州米价一两三钱，这样还有一笔差价……”

“不，现在不是时候，”严茗立马否决了这个提议，“越是危机，越得显得自己有实力。用米支付，平时可以。现在一律要用银，让造谣的无懈可击。否则信心一破产就会引发对华南的攻击。”

“好吧。就这么办。”

“还有，立刻派一组电台和必要的人员去雷州，刻不容缓。”马千瞩说，“现在雷州要和我们时刻保持通讯畅通了！”

“其实我觉得干脆动员特侦队好了，北炜就在雷州，直接斩首……”

“暂时还不需要。这样事情容易闹大，他们也不是屁民，万一要较真搞起来，华南糖厂也不见得就是他们对手——我们毕竟在雷州还没有优势。”文德嗣想这事情动员军队介入似乎不妥，虽然特侦队有把握把文同报告里的“海义堂”砸个稀巴烂，但是这些人日后可能会是合作的对象，最理想的办法还是用商业手段把他们收拾服帖。以后他们才会对穿越集团心悦诚服。

“两手准备吧。”马千瞩不愧有强硬派之称，“力争和平解决，不行的话，我们也不是搞商战的，直截了当的解决也是个选择。”

当晚，博铺港。

从早晨开始，海上的风浪已经渐渐增加到五级，峰高浪急。中午风浪愈来愈大，不仅是在周边捕鱼的渔船，海军原本在外海执行警戒和护

渔——或者不如说渔霸任务的船只也都奉命撤回了港口。博铺港内，除了海上力量部所属的船只，在一片专门划出的单独水域里，也接纳了不少暂时入港避风的渔船和过路船只。因为在博铺角上新修了灯塔，加上穿越集团对港口进行了科学的建设管理，这里已经渐渐成为过路船只的一个重要锚地。

五级风浪：风力等级一般情况下以0至12级共13个级别表示。0级为无风。最高级为台风（陆上造成巨大灾害，房屋吹走，上海浪滔天）。

五级风力的体现是：轻劲风。8.0-10.7风速（米/秒）路上小树摇摆，湖面泛小波，阻力极大，海上中浪折沫峰群。

午后，天空开始下起雨来，滂沱的大雨似乎要拉开临高雨季的序幕，天色迅速的黯淡下来。阴沉得近乎黄昏时分。博铺营地的灯光全部亮了起来。除了继续在岗位上执勤的哨兵之外，建筑外面已经不再有人活动，连忙碌异常的造船厂船坞也人声停歇，除了锅炉房冒出来的蒸汽和煤烟，就是蒸汽机带动抽水机正在排水的隆隆运转声。偶尔，才有几个人影，穿着雨衣从一栋建筑快步跑向另一栋建筑。

黑漆漆的雨幕中，忽然从百仞方向的公路上，一道灯光撕开了昏暗的暮色。一辆北京212吉普颠簸着开了过来。车子在营地门口的岗哨边停歇了片刻。

“通行证！”哨兵是个二十出头的本地小伙子，穿着海军的蓝色制服，虽然身材不高，但是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已经让他军人气质十足，即使穿着蓑衣斗笠也显得身板笔挺。车里的人满意的看到他把自己的步枪很妥善的收藏在蓑衣下面。

一张证件递了出来。他接过来，按照教官们洗脑一般灌输到他脑子里的规定，犹如机器一般一条一条的对照着执行“检查证件”程序。最后，他把证件递还给了车内。立正敬礼：

“你可以过去了，人民委员首长！”

吉普车的轮子打滑了一下，朝营地内部驶去。营地内的道路都已经用煤渣和钢渣做了简单的道路硬化，上面没有积水，开起来很快。一会，车就到了码头附近的一栋集装箱式的改装房屋旁。

房屋的窗户里露出灯光来。车上的人步履敏捷的跳下来，三步两步的推门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人看到他进来，全都站了起来，刷的一声站的笔直。里面的人全都穿着元年式海军制服。

“坐！”来人正是邬德。让他这个人民委员级别的人物出马，实属无奈之举。穿越众中的海军骨干或者是随同探险队走了，或者要驾驶渔轮保卫博铺，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了，邬德便自告奋勇来担任这次任务了。毕竟论起使用机帆船的航海经验，谁也没有他这个前海军军官外加渔家子弟来得多。

桌子上已经摊开了好几张海图，还有临高气象台发布的24小时气象预报——这个气象台条件简陋，不过预报近期本地气象的准确性还勉强

过得去。

“人民委员同志！海上力量部，博铺港务主任兼博铺要塞区……”李迪站起来正要自报官衔。

“好了，这套虚礼以后有空再耍，现在谈任务。”邬德一挥手，“汇报情况！登瀛洲的状态怎么样？”

“是，”李迪汇报道：“接到任务指示之后，我们已经对船只进行了检查，船况正常，发动机正常，为了确保安全，对锚缆和索具都进行了更换。柴油也加满了。”

“人员配备呢？”

“马总长给我们的指示是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海上力量部决定这次全部使用穿越者的船员，把土著水手和士兵都换下来，只是人员还不够，准备再抽调一些……”

“不行。”邬德立刻否决了，“这船上连船员带护卫人员，起码也得四十人。占用的人力太多了。这么多鸡蛋放一个篮子里不行。”他想了想，“还有，登瀛洲长期跑这条航线，土著水手对沿线的水文条件比我们要熟悉，把熟手换成生手，这不自找麻烦吗？”

“那这么办？船上运的可是大笔的银子，土著要是动了心——”

“不要让他们知道就是了。再说了，海军培养了这么久的人，就一定信任感也没有？”

“这个——”李迪心想对土著的信任度问题，到现在也没哪个部门说完全可以百分之百的信任吧。他转念一想，还是按照一半对一半好了，对马总长和邬委员都有个交代。

“那就按照一半对一半配备人员。”

“就按这个办法。海军学兵们也带几个上船。”邬德说，“给他们也上上课，尝尝大海的滋味！”

“报告：海军的第一期学兵都跟着勘探船队出发实习去了。现在才是第二期，刚刚招募来训练了才几周，马上出海恐怕没什么用。”

“没关系，或许这一次大海就会告诉我们哪些人会有用，哪些人是废物。”

“是！”李迪马上打电话给学校：从二期海军学兵队里抽调六个年龄大得过来。

“全部穿越众队员都要配发现代武器，”邬德做着指示，“每人一百发子弹，外加二个手榴弹。”

接着又研究了海图，讨论航线……讨论了一个多小时，邬德问：

“气象情况怎么样？”

“天气不太理想。”李迪拿来天气预报，“气压显示，琼州海峡的风雨

恐怕要持续24小时，现在是西北风，风速20节，浪高2.5米。”

邬德想这就是4级海况了，对于一般的现代船只来说这个海况不算什么，但是对区区70吨的机帆船来说，这风浪就不小了。出海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海峡那边的华南糖厂正在心急如焚的等银子救急……

“赶紧准备一下，准备出航！”

4级海况：海况等级是以海面肉眼所见状况而分的。其中1-9级分别称为无浪、微浪、小浪、中浪（浪高：1.25-2.50米）、大浪、巨浪、狂浪、狂涛、怒涛。浪高超过20米者为暴雨，因为罕见，未成为正式等级。

“你看是不是明天风浪小些再出航……”李迪吃了一惊，光看港外的海况他都觉得有些发抖了。

“等不及了，我们只有四天时间！”邬德的语气凝重。

“好吧，我去准备。”

“慢！”邬德叫住了他，对屋子里的海军们说，“这次任务，可能会有人牺牲！谁不想去的，立刻提出来！我作为本次任务总指挥，可以准许他不去！换土著人员替代。”

本来有些人见他不顾海况就要出海，还准备出来劝谏一番，这么一来，谁都说不出口来了——当着大家的面下软蛋，这事情多数人还干不出来。当下有人把心一横，立马出来表决心：

“为了穿越大业，我们坚决服从命令，执委会指到哪里，我们就把船开到哪里！”

“怕死就不当海军了！”

……

气氛果然给调动起来了，屋子里的穿越众们争先恐后的表现着自己的“军人气概”。邬德见状点点头：“大家马上回去准备，16点准时在码头集合出发。解散！”

邬德等大家都出去了，自己也动手把车上写下来的行李整理了一下，换上他自己带来的海军作业服，水靴和航海雨衣。又检查了一下他的54式手枪，小心的藏在防水枪套里。

对他来说，海况还不是最大的敌人，而是白银上船之后的安全性问题，这么一大笔白银装上船，很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万一有那股势力看中了这笔财，想来个海上打劫，以登瀛洲的武装，对付二三艘船还可以，太多了就吃力了。到时候就只能开足马力逃命了。柴油机和螺旋桨别出什么问题……隔着窗户的玻璃，可以看到港区内船只在风雨中明灭的灯光，高大的土吊机上也按照另一个时空的安全规定，点着空中标高的灯笼。有了吊机，造船就会更快速便捷了——可惜人还是太少，不够用。

正想着事情，忽然有人在门喊：“报告！”

“什么事？”邬德回过身去，见门口站着个海兵。

“邬——邬首长吗？”

“是我。”

“这个，基地门口来了个女人，非要见您，”海兵犹豫了一下，“她说她是您的丫鬟。”

“初雨？！”邬德吃了一惊，这肯定是初雨了，天空这么黑，又下大雨她一个人居然从百仞城走到了博铺。这也十几公里路了！

出门的时候，他已经和初雨说过：要到大陆上去出差，这小女子就依依不舍，一脸不愿意的模样，他嘱咐了几句也就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她还追了过来女人，真是麻烦！他嘀咕了一声，但是也不由得心头一热。

“这个，首长，要不要带她过来？”哨兵看他的样子是认得女人的，问。

“不要，她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基地。”邬德想了想，“让她回别墅去等我。”

“是。”

虽说任务要紧，但是有了这一桩事情，手头处理事务也带紧了许多。处理完事情，看了看手表，已经15点了，便加紧脚步出了海军基地，刚出大门，只听得雨声中有人叫了声“老爷”，不由得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身影躲在基地外面的一个废弃的木门岗下，身上披着件蓑衣，不是初雨是谁。

“你干什么！怎么不去别墅？”邬德虽然心中感动，但是也很讨厌女人的婆婆妈妈。自从年后的一个夜晚，夜晚寂寞按捺不住的把初雨收用之后，初雨便愈发照顾得他无微不至，简直恨不得连脚都帮他洗。看样子是这辈子非他莫属了。

“怕老爷不去别墅，就这样走了，初雨就遇不到老爷了——”

“扯蛋。”邬德骂了一句，“我是这样的人吗？！”

“是，老爷。”女人顺从的低了头。

“快走吧，都淋湿了吧？”

“没事，老爷，”这女人爽利的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这里的哨兵不讲情面，不许我进里面去避雨……”

“这里是军事要地，走！”他一挥手，“去别墅说话。”

第六十三节 甜港风云——广州的银子

到了别墅。初雨把蓑衣脱下，挂在廊下，又赶紧过来替他解雨衣的扣子。邬德见她里面一件青布裙衫尽湿，上面还有许多泥污，腿脚光着，只是乌黑成一双泥脚了。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的，嘴唇也冻得乌青，身子瑟瑟发抖，身上却背着一只包裹。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都说了要出差么！婆婆妈妈的！”邬德看她的狼狈模样，不由斥道。“大雨天出来走路找病？”话语里却已经带了怜爱的感情。

“我是奴才出身，那这么娇贵？”初雨却不以为意，她也不管自己的衣服还湿着，从背上解下包裹来，“我见老爷没带这个，既是出差，去得必然是官府的地盘，就赶紧送来了。”

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一件黑乎乎的防刺背心。过去邬德下乡或者去检疫营地，只要天气允许都会穿上这个作为预备，最近随着形势好转，加上天气渐热，他已经很少穿这东西了。

“老爷每次出差都穿这个护身衣。我见您忘记了，才赶来的。”初雨兴奋道，“原以为赶不上了，没想到老爷还没启程，这就穿上吧。”

“这个——”邬德哭笑不得，这东西穿身上今天是没所谓，太阳一出来不得活活热死。初雨对他的拳拳之心还是让他很受感动。

“好，衣服我带去就是。”

“要记得穿上——”

“我会记得的。”邬德决定好事做到底，什么都答应，“你也赶快回去吧。我一会就要出发了。”

“老爷，”初雨把湿嗒嗒的头发擦干，轻轻的往后一甩，一头钻到邬德的怀里，低低的说：“老爷，你可要太太平平的回来——”

邬德心中一阵温暖，没有有个女人全身心把你作为依靠更能让男人感到愉悦的了。即使她并不美丽。

“我是去广州做买卖，又不是刀山火海，你怕什么！”邬德小声呵斥道。

“老爷干的是造反的买卖。”初雨仰起头来，一双并不大的眼睛清澈透亮，“广州不比临高，是在官府的治下，老爷万事小心。初雨要伺候老爷一辈子的。”

邬德原想安慰几句，说自己不是造反云云，转念想又何必自欺欺人呢。便郑重的点了点头。

.....

“登瀛洲”离开港口，航向西北，向广州湾方向驶去，一小时后，博铺港的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了。唯有临高角的灯塔的灯光还隐隐约约的

能够看到。

广州湾：湛江市的旧称。“广州湾”此名称形成于明清时期。

临近黄昏，风越发猛烈了，而且还夹杂着雨点，邬德看看表，17时05分，但天已经黑得象傍晚一般，海面波涛汹涌，排水量只有70吨的“登瀛洲”此时就象一片树叶，在波涛里时隐时现。

邬德坐在船长室里，注视这玻璃窗外的海面，登瀛洲是渔船改造的，生活设施各方面都不太舒适，所谓的船长室里自然也没有真皮高背椅，而只有一张藤靠椅而已，被固定在甲板上，这就算是船长的宝座了。

“首长，雨太大了，天黑，什么也看不到。是不是先停泊靠岸？”大副走进船舱，向邬德报告道。他穿着的蓑衣和斗笠已经全部湿透了，嘴唇也冻得乌青。

这个大副是他们从俘虏的海盗里提拔出来的，姓王，因为胡子很浓密，人称王大胡子。王大胡子原来是个小船主，自己有条双桅船，做做沿海的贸易和运输。直到有一天在海上被红毛抢劫了一次，搞得一无所有就干脆当了海盗——不走运的是第一次跟随首领出海打劫就被穿越者给灭了，灌了一肚子水的王大胡子从海里被捞起来之后已经没什么气了，被丢在海滩上等死，海军的一个穿越众见他体格不错，是个干苦力的好材料，算是发了善心把他倒过来控水才救回一条命来。

在劳改队老老实实的砸石头挖土几个月之后，他通过了初步的政治审查。鉴定认为：王大胡子属于干海盗不久，匪患习气不深，与海盗关系网联系较少的那类“可利用可改造”的人，他又对沿海的航线比较熟悉，就被海军吸收了。在海军服役几个月来，通过了政治保卫总署的第二次秘密政审，信任等级提升为IIB级，被任命为登瀛洲号上的大副。

“先喝口酒暖暖身子。”邬德解下身上的水壶递过去，问道：“船速是多少？”

大副接过酒，仰头灌了一大口后，说道：“7-8.5节。”

这个速度是开着柴油机的速度，在这样的海况下，柴油机提供的动力对有效的操纵船只是非常有用。

“风力多少？”

“20节。”

这样看来，雨很大，风力却没有加强。这让邬德稍稍放心，但是气压表明，天气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不能停船，我们要日夜兼程才赶得及。”邬德说，“你把水手们和海兵分成两班睡觉，轮流值班。”

“是，我这就去安排！”王大胡子抹了抹嘴，又赶紧跑了出去。

邬德安排完事务，戴上航员帽，系好雨衣，登上了后艉楼。第一次上船出航的六个学兵后生仔，蜷缩在船艉楼的甲板上呕吐，有几个已经

脸色煞白。

看到长官到来，这几个学兵挣扎着想站起来，邬德制止了他们：“抓好缆绳站起来！先学着让自己能站在甲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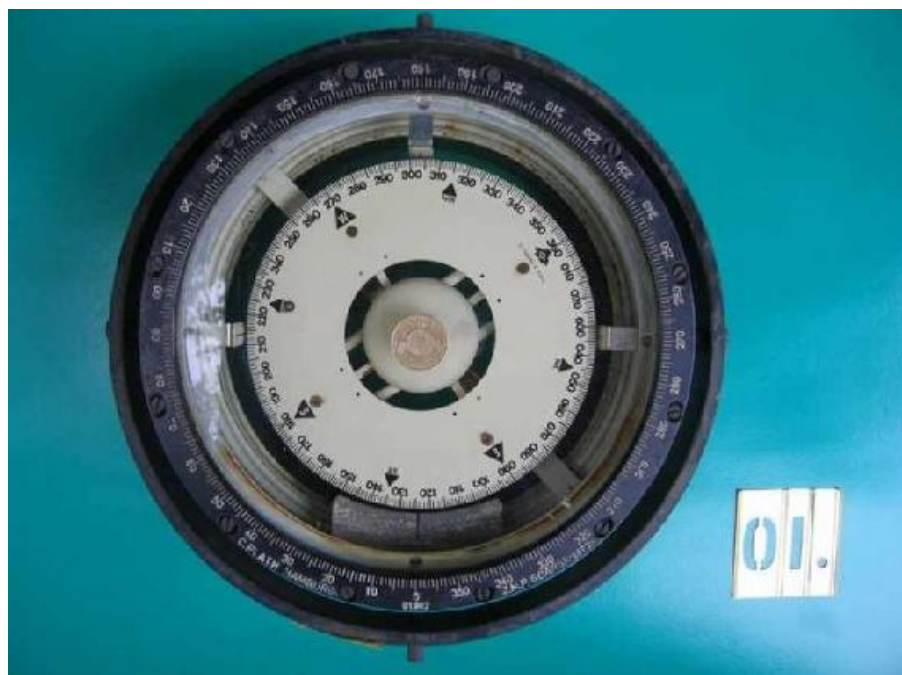
“是，长官！”为首的一个勉强敬了个礼。

“你们分为两班，一班注意观察附近海面，二班到甲板协助抽水！”他给学兵们下了命令。

自己走到舰楼的前栏杆处，想观察下远处的情况。风势似乎增强了，雨大的使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雨点密密麻麻的落在脸上，水在他脸上倾斜下来。邬德抹了抹脸，在甲板上站稳脚跟，用望远镜观察了下海面——昏暗的海面上影影绰绰的只能看到些明暗的光影。

冷雨很快就让他的皮肤全都麻木起来了，寒冷加速了疲劳，他有些意识模糊起来。邬德赶紧晃了下脑袋，让自己清醒一点。回到了船长室，在摇晃的马灯下研究着海图。

应该说，在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航行设施的时空，用这么一艘没有雷达、没有GPS，也没有电罗经的船夜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邬德在海图上选择了一条最为安全，最不可能遭遇礁石和暗沙的航线，但是触礁搁浅的危险依然是伴随着船只。



电罗经：是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外部的声、光、电、磁等一切信息自主式地寻找真北并在运动物体上建立稳定的真北方位基准从而准确测定运动物体运动方向的惯性器件。陀螺罗经是利用地球自转角速度和重力场的综合效应，使二自由度陀螺仪的自转轴自动寻找真北的，是航海上广泛应用的重要导航设备，不仅可为舰船导航提供精确可靠的航向基准，还能为火炮、鱼雷、导弹等提供方位基准。

礁石：指高出海蚀平台的海蚀残留体，也指江河海洋中距水面很近的岩石。

暗沙：指表面沉积有砂砾、贝壳等松散碎屑物质的暗礁。一般常年低于海平面。

“首长！风太大了，帆快吃不消了。雨太大了，底舱进水速度加快了！再晚些可能天气会更坏。”王大胡子走进船舱，向邬德德报告道。他的的蓑衣已经在风雨中撕破了。

“海况？”

“风速25节，浪高3.3米！”

“命令！降帆！紧固绳索！航向不变！”邬德命令道。

“降帆！紧固绳索！航向不变！是，长官。”大副行礼后转身离开。

“陆战队长！叫队员们五人为一班，所有抽水机全开，帮助排水！！无关人员全部下舱！”邬德扔下手中的分规，命令道。

“是，长官！”

邬德走出船舱，此时甲板上到处是忙碌景象，穿短裤、赤脚的水手正在下帆，紧缆，遮盖货物；穿长裤、左臂扎着兰色袖套的陆战队员们正忙着排水。

这时，一个涌浪将船头高高抬起，邬德见状，立刻喊道：“抓紧咯！！！抓紧咯！！！！”

话音未落，船一头扎进谷底，海水横扫整个船面。

邬德也被海浪冲倒在甲板上，他迅速抓住一根绳子，挣扎着爬起来，高喊：“清点人数！通报损失！！！”

“水手无伤亡！！！”“陆战队无伤亡！！！”“前舱板破损！！进水！！！”“中舱进水！！！”

“前舱堵漏，中舱排水！！”邬德高声命令。海风夹杂着雨水，邬德的嗓子已经有些哑了。

“有人落水！！！”伴着尖利的哨子声，船尾水手报警道。

坏了，邬德一看甲板上排水的学兵，只剩下一个了。

邬德跑向船尾，顺着报警水手指点的方向看去，距船尾大约100米的海面上，脸朝下漂着两个人。

“长官，要救吗？”闻声赶来的大副道。

“怎么救？现在这么大的风浪，再说，那两个孩子已经完了！第一次出海……”邬德愤愤的说，“去，把剩下的那几个小子都架到中舱里去！哎……”

午夜，风劲雨疾，邬德下到中舱，不当班的水手和陆战队员们在聚在一起吃饭，而劫后余生的四个后生仔正缩在一边低声的啜泣着。

邬德走道他们身边坐下，问道：“你们都知道了？”

四人都都不说话，还是埋头哭泣着。

“海就是这样，你们平常看到的只是她平静的一面，今天的风浪还不算最大。”

“还不算最厉害，老天……”一个学兵停止了哭泣，看着邬德。

“是啊，你看看他们，一点都不在乎，”邬德指指正在吃饭打闹的水手们，“海只能靠我们这些不怕苦、不怕死的人才能征服的，只有经历过这些，才能算真丈夫，你们想要当一名驰骋海上的海军军官，就要受得住这样的罪。”

“我不要当海军军官了，呜呜呜。”这个哭得流出鼻涕的孩子大概有十四五岁，显然是惊吓过度。

邬德叹了口气，说：“你们先休息一下，二小时后继续上更！不想当海军学兵的，回去就给你们退学！”

说完这些，邬德也不理会这些后生，转身回船长室去了。

邬德回到船长室，开始吃晚饭。

晚饭很简陋，只有4片米饼，1块鱼干，1个柚子，1杯水。邬德拿米饼夹着鱼干，就着水，努力的咀嚼起来。这见鬼的草地干粮！

一夜风雨，第二天黎明，天色渐渐转亮，风雨小了不少，登瀛洲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航行，在第三天一早抵达了广州湾。

“广州湾”：人们往往顾名思义以为是广州市附近的港湾或者出海口，其实，广州附近的出海口叫做珠江口，并不叫广州湾。而广州湾远在湛江，两者相距400多公里，1899年，广州湾被法国划为租界地（殖民地）；1943年，广州湾被日本占领；1945年，抗战胜利，广州湾回归，然后改名为湛江市。

交割的地点，是在广州码头上，起威镖局的人全程护送，差不多动用了全镖局一半的人马——现在的起威，差不多已经成了广州站的下属企业了，三分之二的业务都是为广州站服务。

张信赶到码头，指挥着将装着五万两银子的铁箱装上船。

“这是五万两，正在和高家联络，筹集更多的现银，但是现在头寸不好调……”张信汇报道。

“这么紧张？高家不是欠我们十来万的货款吗？”

“岂止高家，我们的应收账款接近十八万。”张信说，“但是按规矩到农历五月初五才能第一次结账。商家放出去的货物大多没有回笼货款，各家都是一样——拿不出多少现银，现在广州市面上拆解利息很高。就算是高家能筹集几万银子过来，我们也是要付利息的，就是少付一些。”

“多高？”邬德知道执委会对后续的银子在哪里的事情还在发愁。

“外面的行情是一个月二分。高家大概一分五就肯了。”

“月利息20%？！”邬德差点叫了出来，这高利贷高得太牛逼了。年利率就是240%了！

“即使按这个利息，只要我们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货物流转，也有钱

赚。糖上面不管是英国人还是葡萄牙人都愿意付现款。如果真得到了这一步，可以考虑这样的短期拆借！”张信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抄件来，“这是广州站给执委会的另外一个建议，但是事体大而且可能远水难救近渴，不过要是能够实行下去，未来的银根就会宽松很多。电报已经发了，执委会应该会很快讨论。”

“好，我看看，如果可以我会直接向执委会发电建议采用。”

时间紧迫，“登瀛洲”在广州没有多停留，装完银子之后，稍事修理下船只，补充了清水，立刻出发往雷州方向去了。

邬德在船上打开了抄件。这是广州站起草的一份文件。这份广州站的三名主要商业负责人联名起草的文件中，提出了广州站用属下的企业吸纳广州乃至整个两广、福建地区官宦豪门家的存款的建议。

“存款？！”邬德大吃一惊，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里只有四个字“异想天开！”

第六十四节 甜港风云——新的筹款渠道

与此同时，马千瞩看着手里新收到的电文，刚看了第一行，也倒吸一口凉气，“大跃进”这个词跃入了他的脑海中。存款，难道他们要在广州开银行？雷州的事情没料理完，又要在广州搞金融风暴了？

仔细看下去，却和银行不相干，连钱庄都谈不上。这个主意却不是广州站的人想出来的，而是那位紫珍斋的大掌柜沈范提出来的，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倒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超前的金融意识，而是当时的商业的一种传统筹资形式。

将自己手中的闲钱存入某家经营较好的商铺里，然后按年度提取利息。商铺获得了流动资金，存款人则让闲钱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形式，甚至在钱庄、乃至银行都出现之后，依然在中国存在了很久，直到20世纪法币信用彻底破产之前，不但大型的商行店家吸收存款，甚至很小的布店、油盐店也规模不等的吸收附近居民的存款。一些历史悠久，信誉良好的店铺甚至能吸纳几倍、几十倍于自身资本的存款。象北京的山西大干果铺子，在庚子之乱前甚至有几十万两之巨的存款。

庚子之乱：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珠宝行作为一种财大气粗，对资本需求很大的行业来说，向客户吸收存款更是久已有之的事情。看到东家的字号买卖做的不错，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在同业和客户间的信用日好，沈范便把这个法子提了出来。

吸收这种存款，利息比拆借要低得多，月息不过一厘半，年息18%，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利息也不算太高。郭逸还记得小时候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息曾经到过12%。对于周转量比较大经常需要拆借的店家来说，不啻于无息贷款了。

拆借：短期贷款业务之一。出借人在短期（一般是一、两天）内把资金放出，借款人在解决临时头寸短缺急需后，立即按期归还。

“谁肯来存款呢？”自己开的是珠宝行，紫诚记虽然算是综合性的商行，也不经营金融业，平白无故的说吸收存款，谁会来做客户？

“这就是我们做珠宝玩器这行的好处了。”沈范道，“能接触到内宅的眷属，吸收她们的存款就要容易些。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姨太太，乃至稍得宠些的通房丫头，手里多少有些私房银子，都想拿出来生息，少得四五十两，多得有几千上万的。”他笑了笑，“胆子大的，家里有势力的，就放债；但放债要极可靠的人经手，也免不了被中间盘剥，事情又容易漏风，所以多半都是喜欢存各家大字号的柜上。”

通房丫头：就是主子夫妇行房事的时候，她不但可以贴身伺候，还可以在主子招呼下，一起行房。通房丫头的地位要低于妾。只有办了手续、有了名分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

听了沈范的建议，郭逸有些拿不定主意——手里多些银子自然是好事，但是广州站的银根并不紧张，现在平白无故的吸纳了存款，就要多出一笔额外的利息支出。

“东主，这吸纳存款的好处还不在于我们自用。”沈范继续道，“广州市面上的银根，时紧时松，紧得时候，短期的拆借出去，翻手就是几倍的利息！”

“这种拆借，我们这样无根无底的商户，怕是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吧。”郭逸来广州几个月，这方面多少也知道些。

“这里就有第二个好处了，吸纳的都是那些官绅大户的内宅家眷，”沈范提示道，“女人们的私房钱，也许有限，”沈范说，“可是一传出去，别人对紫珍斋的手面和势力，就另眼相看了。”

说到这里郭逸已经明白了，这存款吸收进来不但有利自己的周转，更能提高紫诚记在广州城里的地位！就算不用这些存银去周转放债，也能给自己支起保护伞来。从这点来说，一年一分八的利息真不能算贵。

沈范从身边掏出一把小折子，递给郭逸，郭逸接过来一看，折子上只用墨笔恭楷写着一些户名字号：“苏记”“谨言斋”“润记”等等。一点，差不多有二十多个。

“这些都是小的和跑外的伙计最近接到的打算在紫珍斋开户存款的眷属们的折子，”沈范说，“因为没得到东主您的许可，暂时还没应下来，不过户口折子已经开好了。”

“都是些什么人？”郭逸看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名。

沈范又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许多只有他自己认识的符号，郭逸知道这是一种商业暗码，类似于苏州码子似的东西。记载得都是些不能“阳光”的东西。往来的帐目，交往的人名，还有哪位大官儿和他老太太、太太、姨太太、公子、小姐的生日，这时翻开来看了看。说：“多半都是官绅家的宝眷，一会抄录一个名单出来，只是这名单要保密——”

数字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花碼	〇	丨	Ⅱ	Ⅲ	×	⋈	⊥	⊥	≡	々
算籌橫式	○	—	=	≡	×	⊖	⊥	⊥	≡	々
算籌直式	○	丨	Ⅱ	Ⅲ	×	⊖	⊥	⊥	≡	々

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於中國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产生于中国的苏州。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而仍然可见。

“这个我知道。”郭逸想既然是私房钱，隐私就很要紧。想不到我国在大明时代就有匿名存款了，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啊。

“这二十几个折子，大概可以收到一万两银子。”沈范说，“这笔买卖极好，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变故，一般只是取息不动本的。”

但是这事情毕竟动静太大，还牵扯到金融业务。广州站的三人考虑

了半天，决定还是等每季度向临高递交报表的时候当面去阐述这个计划获得批准比较好。但是送上门来的银子不收，似乎又说不下去，而且还有得罪客户之嫌，便同意沈范先将这一批存款都吸收进来，说定年息一分八厘，按月取息不动本。

事情原本也就这样搁下了。直到最近雷州糖业上发生的挤卖现象使得原本宽松的银根一下紧张起来，这个原本只是锦上添花的项目一下就有了雪中送炭的意义。郭逸觉得事不宜迟，立刻提到了执委会的会议桌上了。

邬德看完了整个报告，总算是放心了，原本以为广州站是准备搞什么金融业——邬德对此类玩意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现在看来，也不过就是一广州站准备“非法集资”的事，利息看起来高些，但是对缓解外贸部门做生意时银根紧张，周转不灵倒是一个好方法。虽然他不可避免的想到了在商战小说里经常看到的银行的“挤兑”的风险。衡量再三，他决定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广州站的做法。

在登瀛洲上发出表态的电报之后，一路无话，船只终于在出发后的第五天一早顺利的抵达了海安港。船刚进港，邬德就打发人立刻到华南糖厂去看看形势如何——彼此之间没有即时的通讯，万一这里已经是玉石俱焚，再大费周章的运银子过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派出去的人少顷回转，说华南门口依旧是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但是看起来卖糖的事情还在继续，未见有什么异常。邬德知道华南的资金链还未到断裂的时候，稍稍放心，一面吩咐船上的人外松内紧，防着有人来闹事或者破坏，自己换了衣装，准备亲自去华南一趟，商议接运银子的事情。

邬德估计的不错，华南糖厂的资金的确还没有枯竭，但是距离枯竭已经为时不远。登瀛洲抵达前一天晚上，存银数量已经减少到了一千两之内。按这个数字，第二天能不能挨得过去都成问题。在华南的一众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几个人翻来覆去的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拿不出一个章程来。

文同苦苦的巴望着去占城卖米的常师德能够赶快回来，带回一船米的话，脱手就能得几万银子救急，但是大鲸就好像脱线的风筝一样，一去没了音讯。等了好几天执委会那边倒是派人来了，只是没带来急需的银子，只是带来了一部电台。这让文同简直绝望了，电台能顶什么用？幸好没多久就来了消息：已经派船去广州站提运银子过来了。

五万两离安全水平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对文同他们来说，眼下的是挨得一天是一天，能调五万过来，起码又给了他们十几天的缓冲时间。

但是银子何时能到却成了一个未知数。眼看着存银一天天少下去。保险起见，期间他们也想各种办法：廖大化和廖大兴都设法出去到市面上转转想调些头寸过来用，但是雷州的榨季向来是银根极紧的时节，各家店铺都调不出大笔的银子，唯一坐拥大笔现银的，只有海义堂下面的糖行，为了收购糖货，早早的就积蓄下几十万的银子。找他们借银

子，不啻于是与虎谋皮。

但是他们出去调用头寸的事情，却瞒不了任何人，一时间到处都在传说，新开的华南行的银根紧了，怕是马上就要倒账。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原本稍稍安定下来的蔗农又开始骚动起来，连半夜都有人在赶路卖糖。银子的流失反而更加快了。

文同心里懊悔的要死，早知道这样就不要让廖家兄弟出去调头寸了，肉没吃到，倒是平白惹了一身的骚。这下等于是把自己的底牌都亮了出去。要是登瀛洲还不到，这华南的局面恐怕就不好收拾了！

至于萧贵、梅林这些外来的出差人员，更是无可奈何。眼看着局面就要糜烂，谡天雄道：“如今的事情，不破不立，怕是不用些非常手段，我们就会被生生的从这里挤出去了！”

第六十五节 甜港风云——对局

“没错！”文同也被这无休息的商业战搞得筋疲力尽了，“就算广州把银子给我送到了，又能挨过几天？迟早还是要摊牌的！现在有北炜的人在这里，干脆把海义堂来个一锅端，看他们还闹得出什么妖蛾子来！”

“把海义堂的首脑给狙毙了，说是天诛好了！”

“可惜北炜还不回来，也不知道他逛哪里去了。又联系不到他！”

“他出去二个多星期了，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再说执委会一定有办法联系他。”文同这时候已经起了念头，“我们晚上就向执委会发报，要求采用果断措施来回击敌人的挑衅。”

这下就算是把海义堂从商业对手定性为“敌人”了，对待敌人是什么路数，雷锋叔叔早就阐述的很明白。

“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北炜带人对海义堂来个特种突击，杀掉其中一二个为首分子，余下的自然闻风丧胆。我们再进去，低价收购他们的产业，马上一统雷州糖业市场！”

“这个也太狠毒了。简直就是抢劫了。”萧贵立刻反对，“再说雷州人也不是傻子，这么一搞，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幕后黑手，地方的士绅，还有官吏，对我们都有畏惧防备之心了，以后开展工作就难了。”

“的确。可以杀掉一个人，或者烧毁他们些产业，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就是了。自然就偃旗息鼓。要玩真得，我们也不怕。”

“这不好吧，怎么说人家也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我们这么搞是不是有点垄断集团欺行霸市的感觉。”梅林这个调和派犹豫的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才是垄断集团呢。”文同说，“要不您老提个建议出来？”

“嗯，我是这么想的，”梅林说，“我们可以大棒胡萝卜共用么。海义堂现在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要逼走我们，到底也没用什么太过激的手段，我们就这样痛下杀手——不管是杀几个人，还是准备烧谁的房子，总是有点过头了吧？”他看大家都在注视他，似乎大有不屑一顾之意，但是话已出口，不得不继续下去，“就说杀人吧，杀了人，人是怕你了，这个危机大约是可以过去了。但是的冤家也就结下了——一个人都有家人、亲戚、朋友，总有几个骨头硬的或是不怕死的，以后也来给我们照样来这一手这么办？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

“那就再杀么，怕什么！男女老幼干脆全部杀光——鸡犬不留！”文同面色阴沉，杀气腾腾，看来知识分子动起杀心来，比一般的莽汉更恐怖。

“全部杀光？！”梅林更是不以为然，“斩草除根没那么容易，再说手段太残忍了，未免激起民愤啊。你要是老百姓的话，愿意和一个动不动就杀人，还灭人全家的公司打交道不？”

众人一听这话也有道理，谌天雄说：“老梅说得有道理，不过眼下有道理没办法，你拿得出什么主意没有？”

“主意倒是有个，就是不知道行不行。”梅林说，要不干脆去和海义堂去谈谈，糖厂的加工生产能力反正他们也看到了，双方其实是有合作的空间的。用共同参股的方式来诱惑这些糖商，这样我们控制雷州的糖业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不过，”梅林的话锋一转，“就我们现在这样露了底牌，海义堂十有八九要追杀到底了，现在去谈判，肯定不会有结果。”

“闹半天你说得就是一堆废话。”文同感到失望。

“哼，要说我原本就不认同这么着急的上雷州来开分矿的。”梅林不以为然道，“现在我们的势力又不大，威望不足以在沿海‘震压宵小’，一幅大肥羊的模样到雷州来捞钱，不挨刀才怪。”

“什么原本、早说过之类的话就别说了——”谌天雄道，“说多了闹心，也无济于事……”

正黔驴技穷间，忽然有人来报：“广州来人了！”

众人一听精神大振，文同赶紧道：“快请进来！”

邬德的到来给大家一针兴奋剂，特别是看到执委会为了雷州糖业公司派出了执委会委员一级的大领导来亲自运输银子，原本有些惶恐的情绪都稳定下来。

“大家不用紧张。”邬德一进办公室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银子，我们有的是。执委会会设法给你们调集的，这次的糖业大战，我们一定会拿下来的。”

接着他把一张五万两银子的单据交给文同，由他签收。这笔款子，以后文同将用糖来冲抵。

听说有五万两白银已经到了海安港，邬德又是这样一番表态，向来执委会手里的银子是富裕的，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其中谌天雄社会经验老道，看到一艘登瀛洲只送来了五万两银子，心中知道钱来得决不象邬德说得这么轻松。

“好吧，谈谈眼下的局面吧。”邬德说。

文同把眼下的情况大体讲了一下，从发生挤卖开始，他们已经收进了3500石的糖，这个速度还是华南刻意放慢速度之后的结果，但是放慢速度的后果就是人在门口的挤压越来越厉害。

“我们都很担心，现在华南门前，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二千人和几百头牛只滞留，满地都是垃圾，臭味很大，现在天气越来越热，闹不好会发生疫情。

“人聚集多了，各式各样的谣言满天飞，对我们很不利。

“外面起码有十五万石糖准备卖给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收得这样

慢，最后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蔗农因为压糖变质受到损失，二是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以一两五钱的行情卖给海义堂下面的糖行。我们两头受损。”

邬德皱眉：“有这样的情况？”

“有，有些负债重的蔗农，恐怕是支持不了几天了。这几天我们也了解到了不少情况，那些借了债的蔗农，被债主逼迫不过，急于变现。”

最后一个局面是文同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成为现实：华南糖行这些天所做的原价收购的努力获得的声誉就会彻底化为泡影，低价糖的利益被海义堂拿走不算，华南还名声扫地。

邬德听得很仔细，最后问到他们有何对策的时候，文同也不隐瞒，把大家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

“一个，是敞开大门，尽量尽快的收购，最后我们名利双收。当然这是在能够调集到足够银子的前提下，”文同摸了摸额头，“这自然是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的局面也容易打开。要是没有银子，大家公议就只能是动用暴力手段了，立竿见影，但是后续的局面收拾起来吃力。”

完了之后他又说：“眼下已经到了华南在雷州的生死攸关的地步了，执委会可要尽快拿定主意啊！”

“主意，执委会已经拿定了。”邬德知道此时万不能说泄气的话，“你们加快速度收购。钱，执委会千方百计的筹措，你们这边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暴力手段慎用，易用难收场！越是危机时刻越要镇定，千万不给要别人落下口实。今年的雷州糖这个果实一定要拿下来！”他思考了一下，“我今晚就回临高，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这事。”

“好，那是最好了。”文同听得执委会的大佬愿意拍胸脯，精神一振，“只要执委会下定决心，我们就定心了。明天就把糖收购速度提高起来。”

“大概能做到多少石每天？”

“现在是七百到八百石，如果敞开了加快收购，每天一千五百石是没问题的。”

一千五百石一天，五万两也能顶上差不多半个月了。半个月时间，邬德估计广州肯定能调集足够头寸了。

文同关照廖大化等人，去准备牛车、劳工和镖师，准备上海安港运银子。

“要不要晚上运？这样海义堂对我们的底子就摸不清了。”梅林说。

谥天雄说：“不用，我们的底牌，海义堂早就知道了。海安街本来就是他们的天下，我们要这点小花招根本瞒不了他们。”

廖大化听说有大笔的银子到了，也很高兴——他和文同他们不同，对广州的郭东主有着盲目的崇拜感，此刻听说广州来船送来了银子，愈

发觉这个东家的能量之大。此也凑趣道：“晚上运银子不便，黑灯瞎火的脚夫看不清，途也不算近，镖师护送起来难，还是白天比较好。五万两银子不管怎么样也是一笔大数，现在外面人心不稳，干脆亮亮相！”

邬德赞同的点点头：“不错，就干脆亮亮相，也表达下我们的决心。仗既然打了，就要打得这雷州府的上上下下服气！”

“还有件事情，”文同说，“现在我们糖的库存很多，登瀛洲既然来了，干脆就运一船糖去广州，郭逸说运过去就能变现……”

“不错，不错，”邬德敲了下自己的脑袋，“这个过节我忘记了，完全可以边收边卖么，这样小批量的运去，说不定价格还能维持住。不过这事牵扯到船只调配的问题，回去一并讨论好了。”

祝安这些天白天一直待在海义堂里，一是时刻注意华南的动向——宅子里人来人往不太方便，二是给各家糖行打气，眼看着蔗农不来卖糖，栈房里空空如野，这种煎熬的滋味一般人也的确吃不消。毕竟榨糖季只有三个月，如今已经过了一半，二十一家糖行却只收了不到五万石，换作任何糖行的掌柜都要发急了。时常有坐不住的糖行掌柜或者东家来这里发牢骚，祝三爷也不厌其烦的安抚保证。也亏得他平日里素有威信，大家都信服，总算把局面都维持住了。

事情的发展，和祝三爷的预料一模一样，随着海义堂属下的各家的糖行调整了糖价，几乎所有的蔗农都涌去了华南，只有开始几天有少数消息不灵的蔗农忍痛在海安街上卖了糖，随后，就卖糖的人就几乎完全绝迹了。

他安排在卖糖人中间的几支伏兵，一时半会还没试出力来，虽说在变价的第一天，赵鸡脚手下的烂仔就有机会把华南的局面打烂，但是对方的反应也算很快，立刻把局面控制住了，他在华南安排的几个眼线也全部被替换了，损失这几个眼线虽然可惜，但是无关全局。这些天他不但安排人时刻在华南盯着，各种动向源源不断的回报过来，自己还亲身去看过几次。祝三爷知道，华南顶不住太久了。

道理有二条，一是人人都知道的，华南派人出来调头寸，这是最明显不过的迹象——银根不紧，谁也不会去支付这个高利息；第二条：他发觉华南最近二天，过秤的地方虽然保持着四把秤，但是只有三把经常在用，另一把只是偶然用。

华南把过秤速度压慢，只说明他们的银根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空虚阶段了，不得不靠减慢速度这个办法来苟延残喘了。

祝三爷知道，发起致命一击的时候就要到了。不出三天，华南糖行就会彻底的倒在他的手下。

唯一可惜的是，据他派到广州的人回报，华南似乎和广州的高举家颇有渊源——高举这人他也是听说过的，是个勾连海商的豪商。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他原本计划中的赶尽杀绝的招数就只好收手了，他虽然不怕高家，但是这种有势力的对头还是少些为好。

好在不用这些办法，余下的几招，也足够让华南关门大吉的了。这会他正在向手下们面授机宜。

“你这就带人去各处，找那些放债给蔗农的大户，要他们加紧向蔗农们逼债！”祝三爷的眼睛闪闪发亮。

“是，三爷！”被分派的人虽然答应的爽气，却有些迟疑，“只是三爷，债主们要逼债是自然的事情，但是逼倒了华南，蔗农们不就只能按一两五钱的行情卖货了么？债主们会不会担心蔗农会还不起债——”

第六十六节 甜港风云——阴招

“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只要肯下功夫，石子里也出得了油。再说了，他们敢和海义堂计较这个？”祝三爷嗤之以鼻，“到时候海义堂把银根一收紧，这些钱狗子还不哭爹喊娘。”

海义糖作为糖业公会，势大财雄，不但是本地的糖业巨头，等于也把持着本地的金融，一般商家、财主还真没人敢不卖帐的。

“你，”他点了下站在一旁的另外一个手下：“去和赵鸡脚说：要他盯紧了华南，三五天之内，华南一定会出问题，瞅准机会就动手！”

接着，他又吩咐了几个手下，把一件件事情都落实下去。他对赵鸡脚的手下并不十分放心，自己另外有安排人手。花银子养着这批烂仔，主要准备出了事情可以用这群杀打不怕的滚刀肉顶罪。

打发大家都去了，祝三爷又闭目养神了半天，计划正在一步一步的进行中，只要华南银根一断，所有的手段就会都使出来，谅他们也招架不住这连环的手段。

正在谋算着的时候，有小厮奔进来，俯身在他耳畔轻声说了几句，祝三爷顿时双目圆睁：“当真？！”

“没错！在码头的人亲眼所见，早晨到的那条船，现在华南的人正在卸货，都是死沉沉的铁皮箱子！肯定是银子！”

“想不到他们还真够大胆的！居然真敢得从外地调运银子过来。”这一招多少出乎他的意料，居然敢在这个海上乱如麻的时候从直接用船运银子，够魄力！

赞赏归赞赏，但这么一来，事情未免就复杂了。祝三爷沉吟片刻，问：

“船是哪里来得？”

“回三爷的话，听闻是广州来得！”

“广州”这个词让他的眼皮一阵跳动，难道高家也开始插手了？还只是他们在广州调来的头寸？

祝三爷的脑子象风车一样的回旋，小厮因他没有在问话，即不敢说也不敢走。半晌，祝三爷才问：“运了多少银子过来，码头上的人可知道？”

“这个，据说从船上一共卸下了一百个铁皮箱，多少份量，实在是看不出。”

光有多少箱子，自然是算不出有多少银子的，祝三爷听说过积年的老匪都有一种功夫，看车辙的痕迹就能知道车上装了多少银子。可惜他手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每箱几个人搬运？”

“回三爷的话，只一个人！”

那就是说每箱最多不过一千两银子了。祝三爷稍感放心，但是转念一想，就算一千两一箱，也运来了十万两。华南真要有十万两银子入手，他一手策划的挤倒华南的计划就落空了——不仅落空，这一年的糖没收到的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这下他的脑门子上开始出汗了，“哼，也难保是空城计！”祝三爷自言自语道。立刻吩咐道：

“去，把师爷请来，准备笔墨，写信！”

片刻之间，一个专门为他办理书启的师爷来了。

书启：旧时官署里专管起草书信等事的人。

“立刻写信给广州，问：一、广州目前的糖行情；二、广州市面上的银根松紧；三、最近有没有人在大笔的调集头寸，利息是多少。”

师爷运笔如飞，飞快的写下了这些问题，抬头看他。

“就这些，马上加印，派人火速送到广州，要他尽快回信。”

“三爷，今天没有船去广州——”书启师爷提醒他。

“叫人专门派艘船，不要装货，马上就走！”祝三爷一挥手，“要快！到了广州就等着，有了消息再回来！去办吧。”

祝安痛感和广州之间的交流速度实在太慢。他要打听的事情，都不是什么秘密，探事人一天之内串几家行会的大茶馆，坐着一听就能知道华南的银子到底是从哪里来得，是用什么条件筹措到的。可惜这些宝贵的消息，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十天才能到他手里，十天时间，鬼知道又会有些什么事情！

华南糖厂得了这笔银子，马上加大了收购力度，过秤的地方增加到十处，原本已经逐渐膨胀起来的不安和躁动又一次被消灭了下去。登瀛洲号在当天晚上就离开了码头，上面装着满满一船的糖，将近600石。这个消息让海义堂里乱成一团，这还了得了！两船已经运走了一千六百石的糖，要让华南源源不绝的把收到的糖运走变现，祝三爷的计划就彻底完蛋了——外面的老百姓不知道，可是糖行里的人个个都清清楚楚：广州糖价是三两八钱，糖运出去就能赚钱回来！

“三爷！别再硬挺了吧！这么下去，今年我们就没饭吃了！”日悦来”的胖子掌柜在苦苦哀求。

“到现在我可是连五千石糖都没收到！全便宜华南厂了！”

“这可这么办，看模样他们是又有银子了。”

“我早说过，这事情就不该这样办！”事后诸葛亮在发表他的高论。

人群的骚动让祝三爷心生烦躁，大喝道：“吵吵什么！”他站起身来瞪了大家一眼，众人不觉都低了声。

“你们这群人，鼠目寸光！”祝三爷痛斥道，“就盯着眼前这几个钱！人都把刀子架到我们脖子上了，还想着自己家里的那点赚头，不把华南料理掉，再过几年，在邹和尚庙门廊下要饭的煮糖师傅就是我们的前辈了！”



邹和尚：唐代僧人，生卒年不详。喜游历，足迹遍及全国。后流寓遂州方义县伞峰山（位今四川遂宁船山区），首创了窰制糖霜（冰糖）的技术，创造了一整套甑蒸、釜熬、煎蒸、灌瓮相接和取霜方法，生产出色、香、味俱佳的糖霜。被誉为“糖霜之父”。

他接着一挥手：“煮糖师傅神气不？你们都是吃这碗饭几十年的人了，去年请个煮糖师傅要多少银子？一天管三顿，顿顿还得有肉，不然他立马拔脚走人。今年呢？你能给他全家一碗糙米饭吃他就没日没夜替你干了！你们都想和他们一个下场？！”

这话说得大家都面色阴沉，华南的实力是明摆着的，不管他们是奇巧淫技也好，妖术也罢，华南的确改变了雷州百多年来的糖业局面。现在华南步步紧逼，不仅涉足煮糖，还把脚插到了利润最大的运销领域，以华南已经显现出来的能力来看，恐怕掌握全部雷州糖的出口也不是痴人说梦。

“要不，我们和华南议和吧。”冯广丰提议道，“让华南也加入海义堂，各家匀出一份比例给华南，这样大家有饭吃。而且华南善于煮糖，出糖多质量好，合作起来，我们未必吃亏。”

众人又是一阵嗡嗡，这个主意听起来不坏，华南实力雄厚，又有煮糖的绝技，如果联合在一起，不一定是坏事。

“你们都昏头了！”祝三爷眼见自己的算盘就要落空，沉声道，“华南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不就是为了独吞这雷州糖来得！他们财大势大，岂肯和我们均分？”

“我也反对！”“日协成”的少东家也跳了出来，“华南现在是羽翼未丰，不乘这个机会把他打掉，等羽翼丰满，这海义堂就要改成华南堂了！”

“再说了，”祝三爷知道这群人的心思都绕不过贪念，“雷州糖就这么点份额，要给华南一份，分多少给他们？少了，他们不满意，多了，我们又吃亏。”

这样一说，大家又点起头来，毕竟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难，谁也不想失去现在的优势地位。祝三爷眼看局面控制住了，叫大家散去就是，不必焦心。

打发走了这群人，祝三爷不由得暗骂他们“鼠目寸光”！但是也不得不强打精神想新辙。再怎么猪一样的队友，也是和自己休戚与共的一群人。

休戚与共：有幸福共同享受，有祸患共同抵挡。形容关系紧密，利害相同。

刚要起身回宅子去小憩一番，小厮过来小声的说了几句什么，祝三爷一脸不耐烦，但是转念一想还是说：“叫他进来吧。”

一会，有人又把一个鹑衣百结的汉子带了进来，这人粗手大脚，肤色黑苍，两手上都是烧灼的伤痕，来到厅堂上赶紧跪下磕头。

鹑衣百结：chún yī bǎi jié：鹑：鹌鹑鸟；结：悬挂连缀。鹌鹑的尾巴短而秃，象打满补丁一样。形容衣服非常破烂。

“什么事？”祝三爷有些厌烦的问道，其实不问也知道这汉子来找他做什么。

“小的们实在无法了，才来求老爷的，”汉子又磕了一个头，“前次给的银子，都花得差不多了，女人孩子们都饿得受不了了，求老爷慈悲，再赏些银子……”

“哼！”祝三爷满脸不快，“银子？你以为我这里是开善堂的？”

“求老爷慈悲！”汉子低着脑袋，“小的们……也是没法，好几百口人吃饭，五十两银子，我们已经是紧着花了……”

这个汉子叫林庄，原是本地的一个煮糖工人。今年因为华南厂开张，煮糖工人们大批失业，生计艰难，便公推此人出头去衙门呈送状纸，要求禁止华南继续用机器制糖，结果被批驳了。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来求助海义堂的祝三爷，得了五十两银子的救助。

但是这救助并不是无条件的，祝三爷关照过他，要他带着人混在糖行外面瞅准机会就闹事。

“你倒还有脸说！”祝三爷把身子往后面一倒，“关照你们的事情呢？到现在七八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就把银子丢水里，也听个响，你们几百个活人到现在连屁都没放出一个来。”

“这个……”林庄语塞，又用哀求的语气道，“不是小的们不上心，实在这事情犯王法，华南又有县太爷题的匾，这事情，做了就怕，就

怕……”

“怕什么？！”祝三爷瞪了他一眼，“华南厂闹得你们失业，家破人亡的，还有没有点血性？银子，我有的是，可是从来不给废物！”

林庄似乎被他说动了，又磕了个头，大声道：“三爷放心，小的们是不是废物，这几天就给三爷见个分晓！”

祝三爷点点头：“告诉大伙，闹出事来，要吃官司的，进去了我祝三爷自然照应他，家里人海义堂养着！死了伤了的，海义糖开销抚恤的银子！”

当下对林庄又嘱咐了几句，林庄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是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祝三爷，这事就包在小的们身上了，可是您说的话也得算数！”

“我祝三爷说话，什么时候不认了？”祝安正色道，喊道，“来人，先给林庄取五十两银子来！”他压低的声音，“事成之后，另有酬谢给你！”

林庄的脸色一红，应声道：“好，小的这就去安排。”

看到林庄出去，祝三爷心中暗笑，光这个煮糖工人闹事，就够你们喝一壶的了。

接着他叫了轿子回家去，准备小睡片刻再做打算，奈何这五万银子到来的事情搅得他心情大坏，原本十拿九稳的事情，忽然又冒出一个变局来。

“难道华南真得命不该绝？”祝三爷忽然冒出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他在海安街上叱咤风云几十年了，期间也有外地的大佬企图染指这块肥肉，每次都被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打了出去。为什么华南会这么难啃？

想到这里，愈发睡不着了。他近来身边一个最近得宠的六姨太，见他翻来覆去，进来服侍。

“给我沏碗茶来！”

本地不出好茶，但是江西的茶叶这里是不缺的，片刻之间一碗浓浓酽茶便捧了过来。祝安边喝边想事。

江西是中国的产茶之乡。

酽yàn茶：就是浓茶。

继续借着华南拒收糖这个话题闹事，在如今大批银子已经运到的状态下已然乏力了。蔗农还是期望能卖糖，就算闹起来整倒了华南，最多也就出口气，糖是一样卖不掉。蔗农心里既然存着侥幸，动手就不会坚决。华南的人只要稍有应变之才，就能对付过去。倒是林庄那批煮糖工人现在一无所有，又得了他的保证，干起来会毫无顾忌。但是对方有镖局的人马镇场，又有好几百职工，效果能有多大就不好说了。不过，一旦酿成事端，出了伤亡，足以让华南焦头烂额一番了。

仅仅这样，还不足以置华南于死地，可惜华南的资金情况还是摸不

清。祝三爷的酳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还是想不出合适的办法。

看着在身边忙来忙去服侍自己的六姨太，忽然来了一个主意。

六姨太是他在海上的拜把子兄弟——古大春的妹妹。古大春是附近的一小股海盗的头目。说是海盗，其实就是一个以古家家族为首，聚集亲戚和同乡组成的团伙，有三四条船，七八十个人，平时打打鱼，做做沿海的小买卖，见到有机可乘的时候，也抢劫过路的商船和沿海的村落。

第六十七节 甜港风云——古家海盗

这种小股的亦渔亦盗的海盗，周边有好几家，古家这股算是有些势力的。这种小股的海盗，很是雷州的一患，但是对海义堂来说，却算不得什么。海义堂自办团练，每次糖船出海又都是成群结队，水手团练好几百，根本不是这样的小股海盗能啃得动的。不但啃不动，还有崩牙的危险。

海义堂忌讳的，自然是类似刘香、诸彩老这样的大帮，所以重金相贿，买得一个平安。但是这样的小股海盗，也不免点缀点缀，为得是免于骚扰。否则团练再多，也要疲于奔命。

不过所谓的点缀也有限的很，因为小股海盗虽在海上行事，不免也要上岸休整，修船、买米，安置伤病员，都要在岸上有可靠的窝家才行。所以对沿海的地方豪强也有结交的必要。

窝家：中国旧法指窝藏强盗、窃盗及其赃物的人。即招集匪类，并隐藏在家，纵使为盗，参与分赃。

祝三爷就是利用了这点，软硬兼施，和附近几家小股的海上势力都达成了协议，对方保证不抢劫从海安驶出的糖船，不袭扰海安街。作为报答：海义堂则为这几小伙海盗们在徐闻的岸上活动提供方便。这种应酬用不了几个钱，时而还能派他们些用处。

天长日久，虽然附近的小股海盗起起落落，时而被剿，时而就抚，时而散伙，起起落落不一定，但是海义堂和周边的这些小势力却始终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靠得就是各取所需这点。

古大春身为团伙的首领，颇讲义气，虽然和海义堂不过是彼此利用的关系，但是有一次祝三爷自己带着船队在海上遇了风暴，他正好避风在岸边，硬是不顾风险驾船出海，把大部分糖船给引领到岸边避风处。祝三爷觉得此人重信守义，是个颇可利用的对象，就和他拜了把子，结成异性兄弟。几年相处下来，交情渐厚，古大春就把自己新寡的妹妹嫁给了祝三爷做了六姨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一种政治联姻。祝三爷原本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则新娘子是再醮的残花；二来又是渔家出身，能有多少姿色。想来也是兄长心疼妹妹，给她一个安稳的归宿而已。自己娶回来安排个住所，衣食无忧的照顾着就是。

没想到娶过门来却是不然，六姨太虽然是渔家女出身的，但是相貌还算不错，完全没有海上人家的模样。难得服侍起人来也是体贴入微，女工烹饪样样在行。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妹子早年就卖给本地的富户当丫鬟收了房的。家主死了不容于大妇才被逐出来的。倒把个年过半百的祝三爷服侍舒舒服服。

既然有古大春这条线，为什么不干脆用一下，于己于人都是大大的好处。他打定了主意：下猛药！

这帖猛药，用下去，自然立刻就服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釜底抽

薪，保管华南有多少实力，都得活活困死在雷州。

“秋涵！”他叫道，这名字是六姨太当丫鬟时候的名字，旧时女人无名，即使是当丫鬟时的名字也就沿用下来了。

“老爷什么事？”女人应声而来。

“你哥哥最近好？”

秋涵有些诧异，自家的哥哥，老爷是极少在她面前提起的，因为哥哥干得是犯王法的事情，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她在人前也不提自己有个哥哥。

“好啊。老爷忘记了，前几天还有人来送过东西来呢。”

“嗯，嗯，对。”祝三爷想了起来。

“兄弟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哪里谈得上好坏！也就是过日子罢了。”说到自己家里，秋涵就不免有些叹苦经了，所谓的海盗，大帮小帮差别极大。象古家的海盗这样的，连投靠大帮搞联营都没人肯要——三四条单桅小船，连门炮都没有，说是沿海打劫，实力有限能祸害的不过是些沿海航行的小船东而已。自然抢不到什么好东西。

“眼下，有笔财路，不知道你哥哥愿意不愿意去取呢？”

“真得？”秋涵一阵惊喜，祝三爷虽然对自家也算照顾有加，但是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说出来。

“老爷什么时候骗过你。”祝三爷含笑道。

“谢老爷恩典。”秋涵福了一福。

“研墨——”刚想提笔写信，觉得不妥，这书信一旦落入外人之手，就是很大的麻烦。还是让人当面去说比较好。

“你回次娘家——”祝三爷低声说道，“告诉你哥哥，最近海安街附近有大笔的财。”说着把华南厂最近会有糖船出港的事情说了一番。

“海义堂最近是不会有船出港的，告诉你哥哥，只要看清楚华南的字号只管去做就是！”

“有这样的好事？”秋涵惊喜道，边给他的银水烟筒点上烟，“没错。得手之后所有的糖由我买进！不劳他费事。”



银水烟

“谢老爷恩典！”秋涵又是一福，这次完全是喜形于色了。

“谁叫他是我大舅子，不帮他帮谁。”嘻笑着摸了摸秋涵的脸蛋，心里却打好了算盘，海盗抢来的大宗货物因为难运难储，脱手的时候价格极贱，一石估计都合不到二三钱银子，这笔财发得可大了。

“不过，”祝三爷话锋一转，“这些船也不是吃素的，你哥哥一股人马未必吃得下来，要他多拉些人一起干，这笔财大的很！别小气”

“是，奴婢知道了。明个一早就回去！”

“不用着急，等几天好了。”他抚着秋涵的手，“广州那里说不定还会有运银子的船来！不过，这事可就要从长计议了……”

华南厂得了五万银子周转过来，海义堂则打着另外的算盘。小小的徐闻县暗流涌动，各方准备着一场豪赌，赌盘就是这每年四五十万两银子的华南糖。此时此刻，广州和临高，这两个穿越集团的重要基地，也在紧张的运筹着。

邬德赶回临高之后，要求即刻召开执委会会议。会上，广州站提出的吸纳散户存款的提案得了通过——这次雷州糖业的事情，使得他们深切领会到“现金为王”的意义。没有大笔的现款，未来在拓展市场上，还会有许多类似的麻烦。

程栋提议，不如干脆在广州设置一个金融机构，负责吸纳存款，筹措商业上的流动资金，进行汇兑业务。对大明进行金融渗透。

“你的意思是在广州开银行吗？”马千瞩紧张起来。

“不错，银行。”程栋点点头，“当然，我们开的这个在严格意义上只

能算是钱庄或者票号，还当不得银行这个称呼。”

“怎么做？”大家都有些兴奋，毕竟银行这个词比不伦不类的粮行来得要气派。

“根据广州站的调查来看，本时空还没有这一类的金融机构，”程栋不慌不忙的说拿出了一本粗糙的“圣船”牌笔记本，“有的只是钱椿店，也就是经营银钱兑换的店铺。根据情报部门的调查得知：这种钱椿店除了兑换，还涉及小额的放贷业务，但是不吸收存款，基本上是靠银钱的涨落拆兑盈利。资本的总体规模不大。”

椿zhuāng：见“桩”。

财金委看中的，是汇兑业务。简单的汇兑业务，在大明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各家商铺之间为了减少现银运输的麻烦，进行联号异地汇兑，但是规模不大，以满足自己本商铺、本行业的需求为主，象票号那样专做出票汇兑业务的行业还没有出现。所以这块是空白的，大有可为。



票号：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

“我们的银行要做的重点是在汇兑上，类似于票号的业务。做几年之后把信用竖起来，银票就能汇通四海了。”

马千瞩摇摇头：“大明好像对汇兑没有很大的需求么！”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大明的商品经济也就是这么回事，虽说不见得很原始，但是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谓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远不是那么回事。

“不然。资金的流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还存在的。雷州的糖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认为至少在松江的布、江西的茶和瓷、江南的丝、福建的靛蓝这些产品上都是存在大规模的银钱流动的。”他歇了口气，“其实就是海南这个边隅之地来说吧，根据情报部的调查，每年的槟榔和椰干

贸易，也有好几万两的货值，这个规模来说，也算不小了。”

美胜
生物

【天然染料】靛蓝

靛蓝：diàn lán 靛蓝类色素是人类所知最古老的色素之一，主要用于棉纱、棉布、羊毛或丝绸的染色。取自蓝草，蓝草的根即著名中药板蓝根。

他列举的这些产品大多季节性特别明显，产品又往往是分散的生产的，所以每到当令时节，贩运的商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收购。对资金的流通需求就会很大。

汇兑的生意：一是可以赚取汇水，也就是手续费，二来根据各地的银价涨落，银根的松紧获取贴息的利润，只要现银能够周转，里面的花样还能翻出许多来，无中生有的搞出钱来。

至于财金委员会办银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尽快能把自己的银票信用竖起来。将来穿越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要遍及全国，不管是军队、商人还是情报人员，都不能背着大把的银子满世界走路，至于临高流通券用的是米本位，只是短期过渡，不可能也没必要在全国建立起信用来流通。相比之下银票不管携带还是使用，都很便捷。

“这不等于又发行一种新货币吗？”有人质疑，“有了临高流通券，再搞出一种银票来，这也太麻烦了。”

“这就是误解了。银票不是货币，最多只能算是一张汇票而已。虽然在晚清也常有人拿银票直接流通的，但是象影视剧里那样动不动掏出一把银票付账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



清朝宣統年間銀票

因为银票是有信用大小之分的。它不同于铜钱和银锭，前者是官府的信用，后者是实实在在的贵金属，银票能不能在市面上硬挺，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效，很大程度看发票的钱庄票号的实力、信用如何。所以有些银票只能流通于一地，有的却能汇通四方。这里的花样极多，程栋也就不一一说明了，他还指出，如果能够把银票的信用建立起来，以后在资金调动和筹措上会有极大的好处。

吴南海还是反对：“马上中原大地就会兵荒马乱，搞票号汇兑肯定要牵涉到设局布点的问题，大笔的钱财和人力投下去，一打仗还不玉石俱焚啊。”

“不必，”严茗说，“我们不是办现代银行。用不着到处布点。选几处商业繁荣、当官的扎堆的地方布点就可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和当地有实力的商铺搞汇兑联手。”

布点的思路就是打通几条关键的线路。西南、西北、中原或是地方贫瘠，或是将来会动乱不止，自然不是布点的地方。最最要紧的，就是南北线路。特别是京师到江南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在明末的十几年里，江南是最富庶最太平的地方了。京师的官员，少不得会把大笔的银子运到这个洞天福地来存着，准备将来纳福之用。此地又是布匹、丝绸、茶叶的大宗出产地，商业活动频繁。

“具体布点城市，首先就是南直隶。”严茗说，“南京、苏州、松江三地，稳定之后由南向北布局到清江浦和北京。”

松江：松江府。是自中国元代起设立的地区行政建制区，是上海历史文化之根，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之说。

清江浦：古地名，大致范围是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在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享有盛誉的、繁荣的交通枢纽、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天下粮仓等美誉。明清时，以清江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苏州和松江在南直隶是最富庶，南北两京是都城，官员云集，自然要优先照顾到。至于清江浦，虽然在20世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县城，在明清两代却是一个南北交通汇聚的大码头。

明清之际，沟通南北运河过闸艰难，黄河行舟之险。所以南来北往的行人除了运粮漕船之外，大多到清江浦就要舍舟登陆，经“九省通衢码头”向北，渡过黄河来到王家营乘马或雇车北上。此地既是南北的交通枢纽，商业自然极其繁荣了。当地还设有属于户部管理的仓库和属于工部管理的漕船厂，驻扎有南河总督等许多重要官员。每年朝廷都会有大笔的治河经费下来，河道上的官儿之阔，也是名闻天下的。官多商多，银钱流动就频繁，是做汇兑业务的一块风水宝地。

第六十八节 甜港风云——广州

马千瞩问：“布点是不是太多了？这要投多少人力下去！”

“不多，”严茗说，“我们的计划是尽量用当地的土著，派遣一二十个人活动就可以。只以商人的面目出现。”

当然，深入大明的腹心去布点要大量的本钱去运转，眼下穿越众还没这个实力。所以眼下的规划，是在广州开设一家银行。

“新事物大家一般不大容易接受，”严茗阐述着思路，“一开始可以直接放在广州站系统下，先通过紫珍斋吸收存款——这家已经有了比较高的信用，拉存款会容易些。估计用不了多久，紫诚记也能吸收存款了。这两家吸收的存款，就归在广州银行里调配使用。广州站属下的各家商户的财务来往，资金进出以后也统一由银行来办理。慢慢的把信用做起来。”

这么一来，等于是把广州站的财务权收回了。执委会众人自然清楚其中的好处。广州的紫氏集团生意越来越好，业务范围日渐扩大，当地有来往商户的愈来愈多了。财务上的各种问题非常突出。首先是广州站用款只是填写用款单，登记一下支出用途，就直接从广州的账目上开支了；其次现金完全是自收自支。缺少监督。虽然有每季度一次的财务审计，但是也只是核对下账目进出而已。至于各种临时性的费用，根本就无法去核实。

“缺少监督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对执委会来说广州站现在就是一个缺少监督的大型国企。过去局面小，有点进出也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局面越做越大，这方面就得多多留心了。如果广州站的四个人联合起来捣鬼，临高的财金委员会是很难察觉的。

联想到未来会有愈来愈多的外派机构，广州站现在只是一个地方，将来地方多了，岂不是头绪越来越乱。而且在侵吞公款方面一旦形成了利益链，清理起来就会复杂万分，万一有人再来活动执委会，或者广大群众中用利诱买选票什么的……真是想起来都能让执委会的诸公睡不着觉。

现在既然设立了这么一家银行，所有下属企业和往来企业就必须在银行开设对公账户，各种专项资金也可以单独设账户，每笔资金流动都要过账记录，避免了大锅饭一锅烩的弊病。

这样一想，办银行的确有许多好处，不说汇兑之类的事情，起码在内部的控制力上就有所提高了。

“这样会不会造成对企业的制肘太多？负责人未免会缩手缩脚。”

“不会的。”程栋解释说，建立银行，要求一切往来过账只是健全财务制度的一部分，和谁用钱，用多少钱是无关的，更不涉及到干涉具体经营。

“企业的财务权依然是自主的。这点不会改动。”程栋说。

“这么说来，其实临高也该办个支行。”

“临高现在有德隆粮行在办理，再分一块出了兼营就是了。包括现在设立的各家企业和机构，都要逐步的建立起财务制度来，开设对公账户，争取在年内完成财务工作全面票据化、制度化。”

于是办银行的提议就通过了，为了避免牌子过多不好管理，计划中设在广州的这家就叫德隆银行。在管理上直接接受财政金融委员会的指挥。

“有合适的人派遣么？”

“有，孟贤就可以。”

孟贤这个人大家是知道的，不过并非他的金融才能，而是在新军训练的时候当射击教练时候的印象。就记得他枪打得极准，不愧是体校练射击的出身。

“他在美国留学念得就是金融和会计专业，是本行。”

文德嗣想了想：“不过这个人的形象不大合适。”

此人身高180，体重90KG，络腮胡，鬍发小眼睛，肌肉发达，在临高的大街上一站就和周围格格不入，派到广州去岂不是更加惹眼？

“不碍事，我觉得他的长相很有异国风情，在广州这样的五方杂处之地倒是好掩护。”程栋力荐，“而且他还能顶半个特工用。有很多枪械使用经验。”

五方杂处：形容某地的居民复杂，从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

这么个显眼的人物，就算枪法再好，最多也就能当个行动人员，搞情报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既然程栋的力荐，大家也就不再反对了。

“好吧，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至于在广州高息拆借头寸投放到雷州的糖市上去的建议，执委会也一并批准了——风险虽然大些，但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立即电告广州，准予拆借。

这边广州接到讯息，马上就忙碌起来，大家分头行动，吸收存款的事情，叫沈范加紧进行，有多少先吸纳多少进来。郭逸等人则是先忙拆借的事情。郭逸早和张信、严茂达商量过，虽然临高那边还没有准信过来，但是事情紧急，还得从权。所以早就和各家可能调出头寸的人家接好了头。批准的电文一到大家就立即动起手来。

但是事情却没有预料中的顺利。原因很简单，季风将到，洋船很快就要启航，大宗的出口货物是需要大笔的银子。现在整个城里都银根紧张。即使是高举这样的大豪商，现在的银根也偏紧。协商下来，高举答应能随时调出来的头寸才三万两，这还是叫人把账盘了又盘，推迟了几笔应付才筹到的。郭逸知道，雷州的事情，除了运走的五万，至少还要十五万两银子才能稳操胜券。

十五万两，在广州城平时真不算一回事，现在却是一文钱难死英雄汉。虽然有沈范献得吸纳存款的办法，但是远水难救近火。而且紫诚记一贯以实力雄厚的面目示人，如果在拆借上面显得过于急燥，未免“跌份”。广州的几个人混迹商海几个月，对传统商贸圈子算是颇有体会了——不管你的真实情况怎么样，该有的场面一定要有，哪怕借钱都要维持。一旦稍显现疲态，事情立刻就变得不好办起来。

不过，今天的事情，如果能够搞定的话，倒是有很大的转机。

这顶轿子，乃是沈范最近专门为他订做的，用来出门拜客之用。按理说他这样的白丁，是坐不了四人大轿的，但是广州开日埠久，服用用具逾制已是常事，四人大轿满街都是。已经不算一回事了。稍加收敛的是没有用绿呢而已。大轿十分讲究，三面都镶嵌着从临高运来的玻璃窗——透明的平板玻璃正悄悄的进入广州富商缙绅们的生活，挂着彩绸的窗帷，轿杠包铜，擦得雪亮。在轿子里备有盖碗、水果、闲食，还有一管水烟袋，一应俱全，如果是走长路，途中不愁寂寞，尽有得消遣。轿子里面甚是宽大，即使两个人坐也绰绰有余。

郭逸开始还有些迟疑，觉得这轿子坐着实在太过拉风，但是沈范劝他，做珠宝玩器这行买卖，东家不阔气些，未免让人看低了身份，连着店也跟着跌份。所以奢华一些也是应当的。

原本郭逸想提议临高的车辆制造厂，出品一批高级马车供应广州市场，不过看到广州市场里的马匹价格之后他就知道这种商品很难有市场——马匹贵得惊人。马车肯定能卖掉几辆，但是不会多到哪里去。

“马车啊马车，光有车没有马也不行——”郭逸沉吟着。身子随着轿子的韵律起伏着，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坐轿子了，对这种颠簸感早已经习惯了，心里想着见了这几个金主，该如何去说动。

这样零零碎碎的能拆借到的头寸，大约不会超过三万两，离开十五万的数字还差着十万。到哪里再去找这十万两银子呢。郭逸冥思苦想的半天，又和大家商议，谁也拿不出个具体的主意。

不过，今天的事情，如果顺利的话倒可能会有所转机。

轿子忽然停了，跟班的撩开轿帘，低声问：“紫明楼就在前面，要不要抬进去——”

“不必！”郭逸知道这紫明楼如今已经是广州头等风月场所，达官贵人往来得极多，轿子抬进去实在过于显眼。他又不是来出风头的。

“从后门走。”

后门僻静，也有一个专门的轿厅。郭逸的轿子直接抬进去，这边紫明楼的管事早就候着了。

“客人到了？”下轿伊始，就是这句话，可见东家对此事看得重，管事的忙答：“回东主的话，还没来齐。”

“引我去见裴——小姐。”用这个称呼的时候他稍稍犹豫了下，随即

一想反正即以女装示人，就干脆认同好了，免得到时候闹出什么问题来。

PEPI的闺房设在后楼的一个小院内，院中花木扶疏，倒是闹中取静的地方。这地方郭逸也是第一次进来，进得屋内，不见丫鬟，却是一个面目姣好的少年过来请安，服侍他更衣。

扶疏：枝叶茂盛的样子。

要在一年前，郭逸肯定要浑身不自在，不肯要别人动手服侍了。不过他在广州日久，掩护身份又是大东主，起居方面自然不同常人。所谓居易体，养易气，跟着沈老掌柜这个商场老行家到处跑，接触的人非富即贵，也慢慢的养出一副豪商的仪态来了，就是广东官话说起来，也慢慢得没了20世纪的味道。开始慢慢的融入他的角色中去了。

从容让僮仆帮他换上家居的衣服，又用拧来的热毛巾擦过一把脸。在大房间里落坐，有人送来清茶和四碟茶果。

环视四周，这屋子也够奢华的，全堂广东酸枝木的家具，这套东西换在另一个时空，恐怕没有百十万是拿不下来的，四壁挂了不少名人字画，大约都是人相送的。最显眼的是一只落地红木大钟，这是广州城里的独一份的东西。这大钟的“五脏六腑”都是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只有外壳是本地工匠制造的。

酸枝木：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主产地。木材结构细密，木材手感光滑，在光照下有光泽。木材剖开后具酸味或酸香味（少数为蔷薇香气）。结构细而匀（少数中等）耐腐、耐久性强。材质硬重，强度高，木材含水率12%，通常沉于水。

不太协调的是放在桌子的煤油灯，虽然加了一个漂亮的灯罩，但是造型和整个房间极不相配。至于福建刻漆矮柜上排着的一排藤壳子热水瓶，更是让人有时空错乱之感。



藤壳子热水瓶

僮仆到帘子旁，轻声道：“郭东主到了。”

化名裴莉秀的PEPI亲自打开帘子，娉娉婷婷的走了出来，只见这些日子因为主持紫明楼，事务繁多，瘦了许多，更符合本时空的那种审美趣味了。脸上淡施脂粉，眉目如画，眼波流动，倒也别有一番异样的情趣。

出来便先福了一福：“莉秀见过东主。”

这一福，算是在场面上认可郭逸是她的东主了，虽然是演戏，却有十分的必要。否则一个来历不明的客边单身女人，开这样一所大场面的酒楼，必然会招来无穷的麻烦。

僮仆和丫鬟见本主到来，自然是有一番亲密的话要谈，不待吩咐，便退了下去。

郭逸并不客套，直入主题，低声道：“约的是什么人？”

“是几个纨绔大少。”看到周围无人，PEPI收起来了风流窈窕的模样，干脆翘起来脚来坐着，“累死我了！”

“你注意点形象！”郭逸见PEPI原形毕露，忙提醒她。

“没事，这里我不招呼，他们不敢进来！”PEPI伸了个懒腰，“有烟吗？”

“我上哪给你找烟去。你干了这行可得注意了，身上粘了烟味不好

“哼，我干的这行？”PEPI把身子一背，“紫明楼可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的生意，你居然说出这种伤人的话来……”

汗，郭逸实在吃不消了，浑身顿时起鸡皮疙瘩。

“好了，我什么也没说么，烟我没有，赶快说正事吧。”

“嗯。”PEPI抽出一方麻纱手帕擦了擦眼睛——这手帕是临高纺织厂最近的新出品，是用当地麻和高支长绒棉混纺织成的，轻薄透气，手感比绢丝好的多。

凡是临高先开发出来的奢侈品、消费品，大多先发在广州，许多就优先供应紫明楼，用来打响牌子。有钱人喜欢了，整个市场也就打开了——无论什么时代，有钱人总是引领着时尚消费潮流的。

第六十九节 甜港风云——资金到位

原来PEPI预备要向郭逸陆续引见的，都是经常流连在紫明楼的官宦缙绅子弟，说到身份，倒也高不到哪里去，不是征粮道的公子，就是某总兵、副将的少爷、内弟，再或者就是某家大字号的少东、掌柜的子侄之类的人物，手里有几个钱，多半也有个功名在身。有钱有闲的人，自然就喜欢热闹。紫明楼这么一个时常有新鲜玩意的地方，自然是他们经常勾连的地方。

内弟：指妻子的弟弟，俗称小舅子。

“来得几个大少，想见你一见。都是有钱的主。大约你拉些头寸也不难了”

“拉头寸我知道，只是没想到他们会巴巴的求见我。金主急着见借债的，倒是少见。”郭逸有些奇怪，他平日里见得人很杂，即有生意上的伙伴，也有官场上的人，但是很少见这样的大少公子哥——他们一不做买卖，二没有需索，自然不会想要见他。

“还不是听说你是海外来客，动了好奇心喽。”PEPI盈盈一笑。才细叙缘由。事起于PEPI平时待客时的闲谈。豪客们来紫明楼销金，她这位主人自然是要作陪片刻，稍做点缀，闲谈之间，就说起澳洲的种种见闻来了以作消遣，这种说辞，原是经过临高的宣传部门核准的材料，主要是宣传澳洲的种种好处和奇闻，包括编造的历史，无非是“海外奇谈”之类的东西。但是也包含着许多穿越集团向大明百姓宣传的内容在内。

这种故事本来就与众不同，澳洲货的精巧，包括这所紫明楼所提供的种种新奇的游乐和享受的玩意，加以PEPI口齿伶俐，渲染入微，所以许多人对紫明楼的东主郭逸是深感兴趣。

纨绔子弟交朋友，从不交平淡无奇的方正君子，一定要交“有趣”的人物，或者能说会道，或者仪表出众，或者行事出奇。这些人也就一直缠着PEPI，想见一见有些神秘的“郭东主”。

“原来如此，”郭逸想，这倒也无所谓，反正现在是广开人脉的时候，拉上些关系总有好处。

“你别看他们也就是一般的少爷公子，身家还真不小呢。”说着，PEPI将手腕轻轻一翻，一只祖母绿的戒指，在手指上熠熠闪光。“这就是他们的手面。”



祖母绿：祖母绿被称为绿宝石之王，是相当贵重的宝石(五月的诞生石)，国际珠宝界公认的四大名贵宝石之一（红蓝绿宝石以及钻石）。因其特有的绿色和独特的魅力，以及神奇的传说，深受西方人的青睐。祖母绿象征着仁慈、信心、善良、永恒、幸运和幸福，佩戴它会给人带来一生的平安。它也是结婚55周年的纪念石。祖母绿是很古老的宝石，在古埃及时代就已用做珠宝。

这只戒指，行情总在八百两银子上，这个手面不可谓小了。

“这礼是不是重了？天下可没白吃的午餐。”郭逸不由得担心起来。

“哪里白吃了？”PEPI做出百无聊赖状，翘起兰花指，看着手指上新做得指甲贴花。



兰花指：现通常指大拇指和中指捏合，其余三指展开的手势。作为中国舞蹈以及戏曲中特有的一种基本手型，有着独特的传统审美特征，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心理趋向。



指甲贴花

“？！”郭逸一脸惊讶的模样。

PEPI知道他误会了，又羞又急道：“你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想到歪路上去！”说着一跺脚就要往里面去。

“误会，误会，你别走，别走——”郭逸赶紧拉住她，觉得自己成了琼瑶剧里的主人公。

“哼。”PEPI回过身来，“人家是你郭东主的人，他们再纨绔，也不能打这个主意呀。就算打这个主意，莉秀也是不能从得——”

“好了，好了。”郭逸恶寒，赶紧转移话题，“那你是怎么应付的？”

“这有什么。他们是有所求，我就投其所好了——又不难。”PEPI一笑，“求得自然是见你郭东主一面。”

当下也不再多谈，片刻，有丫鬟来报：几位少爷都来了。

“请他们到竹园相见吧。”PEPI吩咐道。

“竹园？你造了个小花园？”郭逸感到奇怪，没见过这项工程的单子过来。

“其实就是个包厢而已。取个好听的名字。”PEPI说，说着又进去换了一身行头。出来的时候已近换了一身薄薄的暗花紫绒衣裙，越发衬托出她身材高挑，肌肤丰满的韵味来。

两个人在丫鬟的引领下，穿过走廊，又下了楼梯，又转弯的。郭逸说：“你这里倒象个迷宫！”

PEPI却道：“地方太过局促了，布局也有些乱，若是有余力，最好是重新装修一番为好。”

言下之意是对紫明楼的设施不满。紫明楼本来就是盘下的旧楼改造，当时临高的工业体系还是一片空白，执委会也不肯在这里投入太多的现代化玩意，自然只能按照本时空的能力去装修了，因为急于要打开局面，加之原来的装修设施也还有六七成新，便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和改动。

郭逸深以为然。以裴莉秀的容貌谈吐，虽然靠着一时的新奇包装吸引了不少纨绔，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让紫明楼能够长久的风风光光的做下去，就得有不断花样翻新的玩意，引领广州的时尚潮流才行。

想到这里，郭逸慢慢的道：“这事情，你不说我倒忘记了，临高那边提了一份最新的货单，一会你看看，有什么能在紫明楼用来的，核计一下再想改建的事情。

“要我说，就得先装一批卫生洁具，现在太不方便……”正要继续说下去，只见前面已近快到了，赶紧又换上了温腻的要死的口吻：“东主脚下留意。”

竹园说是包厢，其实是一处小小的花厅，装修的颇为雅致，可惜陈设还是旧了些。厅里有两个俊俏的丫鬟伺候着。二位客人，一般是华服的贵公子派头。

宾主互揖以后，PEPI为郭逸引见几位新交。她说得不错，都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一位是吴芝香，父兄皆是京官，本人是秀才。一位董季重则更加出乎意料，是一位副将之子，身上袭了一个指挥使的世职。

“原来是位大人，！失敬，失敬。”郭逸又做了个揖。

“什么大人。世袭芝麻官一个，”董季重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象我这样的人物，难道还真去上阵抡刀使枪不成。”

他弱不禁风，白面书生的模样，很难想象世袭将门的子弟居然是这样的。不过，此人即在广东，他爹必然是在闽粤二省当官，这条线抓住了，日后大明军方的消息就容易得到的多了。

彼此道过仰慕。因为时已正午，裴莉秀就在厅中开席。当中已经拼起了一张大圆桌，桌上的青花细瓷食具，摆出了十二个冷盘的菜式。郭逸来这里久了，知道大明的酒宴，无论是官宴还是雅集，都没有这种套路。这种典型的20世纪的宴会上菜方式，连带其中的许多菜肴，都是PEPI从20世纪移植过来的——她倒是带了许多烹调用具和书籍过来。

郭逸眼睛一扫，不但菜肴都是些过去在另一个时空公私宴请常见的品种。连摆台的方式都似曾相识，不由得会心一笑。

因为是雅集，所以并不定席安坐，因为算是几位公请郭逸，就推他坐了首席，郭逸也不推辞。

雅集：古代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

席面上不免扯些各种澳洲的奇闻轶事之类，好在拜互联网之赐，郭逸脑中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不少，从天文地理，到社会新闻，反正尽可以拿来编排。他知道这番话不过是个引子，要紧的话题必然在后面。

果然，酒过三巡，吴芝香便直入主题了，原来这几个人虽然是官宦子弟，但是一直在广州居停，也沾染了些商贾之风，手里“略有些私房银子”，要搞些“营运生发”的事情。

营运生发，说起来容易，对他们这样的官宦子弟来说却又不大方便。生意场上的道道，他们懂得不多，也不敢贸然插足。放债虽然获利多，但是风险大，还牵涉到官声的问题，若是给哪个“都老爷”或是六科给事中之类的人物风闻了奏上去，最轻也得闹个“与民争利”的考语，大大的不妥。

都老爷：明清时对都察院长官的俗称。（都察院：明清时期官署名，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

六科给事中：明代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故称六科给事中。明清“谏言、监察”官职名。

最容易也最稳妥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大字号存款取息，即稳妥又无人说闲话。但是吴芝香又嫌利息太低。

想来想去，这广州城里最能赚大钱的买卖就是做贩洋的生意，一船船的瓷器、药材、生丝、茶叶运出去，运回来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谁看着都眼红。吴芝香就一直在动这个念头。

但是吴芝香的父兄虽然在京任官，毕竟不是什么当红的大佬，董季重的爹只是个副将，武官的品级向来不值钱，何况又是外地居官，本地也无人巴结，挑他们“插花”带货或者入股发笔小财。要自己乘船出海经营，听说风波险恶又有海盗出没，两人实在没这个胆量，委托他人，又放心不下……董季重也在一旁插话，“说是贩洋包赚不赔，可是海上风波险恶，郑孽——”他顿了一下，“——郑芝龙虽然就抚，但这海上依然是无风三尺浪，险恶的很！”他苦笑道，“我们是空有银子，使不出去啊。”

这番话啰啰嗦嗦的说到此时，郭逸已近知道，这几位就是普通的纨绔子弟而已，看人发财眼红，但是风险和劳苦却一点也不愿担当，所以来找自己了——这样的人物，倒是好弄。当下只点点了头，随口道：“海上风波出没，的确不是个好营生，几位都是千金之子，干不得这样的营生的。”

虽然是死了做海贸的念头，但是赚钱的念头一直没变，董季重寻思到现今的广州，另一个赚大钱的买卖就是澳洲货了，一面镜子送到江南，就是翻倍的利润，再到京师，还要再加一半。东西小，易带好运，出手也极容易。比大笔押款还要冒险出海的贩洋要来得安全多了。

还有个好处是吴芝香因为父兄在京的缘故，时常自己或者遣人进京办事。每次吴家都会借着出入京城机会，随身携带大量货物沿途贩运。这种借着官帖贩运的生意，不但过关无需纳税，路上的一应开销都由驿站承担，连脚夫都可以叫沿途的驿站承办。

两人当即一拍即合。本钱，他们有。但是高家垄断了广州市场的澳洲货批发，从他嘴里想分出些货源来，和虎口夺食也没甚区别。高举虽只是一个小小的白丁，却通着宫里的人，听说又是通着海贼，哪里还敢

去招惹。至于郭逸，久闻其名，但是自己和他素无往来，又没有个合适的牵线人物，贸然上门去拜恐怕连人都见不到；纵然见到了，传出去也太掉身家。

想来想去，便想到了紫明楼的裴莉秀的身上。听说这里就是郭逸的产业，那么这主持紫明楼生意的裴莉秀，必然是这郭东主身边第一等的红人，得宠的姬妾了。由她来引荐，关键的时候再说几句好话，事情就容易办成的多了。

打定主意，两人就天天上紫明楼来，百般讨好PEPI，不惜用重礼相贿。目的就是能吹吹枕头风，见郭逸一面，说得这“澳洲财神”从指缝间漏出些货色，他们就享用不尽了。

“……这么一笔款子用不出去，想请郭东家指点，怎么给我们用出去能生发生发？”董季重说。话虽说客气，意思也很明白：郭逸手里能确保赚钱的，就是澳洲货。

郭逸知道自己是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仔细盘算了一会。既然他们有钱使不出去，就是一笔闲钱。不仅短期可以拆借，闹得好还能长期占用这笔资金运作。只是不知道他们手里到底有多少。想来一个人一、二万银子总是有的。

但是此时却不表态，吊吊他们的胃口再说。只含糊其辞的应道：“好说，好说。”

“老爷吃什么酒？”裴莉秀说道：“已近预备的了葡萄酒。”

“就吃葡萄酒。”

这些日子，凡有宴请，郭逸喝得都是“国土无双”，纯粹为得是给自己的酒打广告，喝得都有些怕了。听说有葡萄酒，有久旱逢甘霖之感。

大明的广州也有葡萄酒销售，一种是洋庄货，用木桶运来，与20世纪的葡萄酒别无二致，一种则是加了葡萄干的黄酒而已。紫明楼这样的地方，自然用得是前者。

玻璃杯里斟上酒来，殷红色的，煞是好看。郭逸端起了饮了一小口，酒味不涩，倒有些原汁的酸甜口味，的确有股熟悉的葡萄酒果香，不由得说了声：“好酒！”

第七十节 甜港风云——糖船被劫

裴秀莉又来布菜，“这是鹅肝膏。”她说：“这葡萄酒，是吴公子送得呢。他们的事情，老爷您费心为他们筹划一下如何？”说着抛了个媚眼，借着奉酒，半边身子都依偎在郭逸身上。

吴、董二人一看，不由得心中大喜，想不到这位裴姑娘居然肯如此出力，果然是言而有信的人！有她出头，这事情八成有戏！

郭逸的身子，却已经麻了半边。虽然知道是演戏，心里也叫苦不迭。还得做出一副享受的模样，道：“好说！好说，两位既然看重兄弟，自然要为二位好好的谋划一番。”

“费心！有劳！”

郭逸向两人说道：“我有句话想动问。”

“好，好。请说。”

“承两位看得起，我不敢不尽心。不过先想请问两位，款子有多少。要把这笔款子用出去，总有个打算，是一二个月就要能还本，还是一年半载也无碍？收益想要多少？总要先拿个大主意，我才好措手。”

措手：指着手安排；应付。

吴芝香向董季重看了一下，以眼色征询意见。

“紫炎兄，”董季重说，“银子不多，我有五万，吴兄也有三万多。合起来不过八九万的数字。银子不便久搁置，须得周转的快些才好。”

小十万的银子，还说数目不大，好阔的口气。这官场之富，真是骇人听闻了。郭逸心想，难怪大明要亡。

他点点头：“两位的心思，我是明白的。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为商最重信义，如今紫珍斋出的各色澳洲货物，统归高老爷代销，我也不便出尔反尔，擅自向两位放货，不然这商场上，我郭某人的信用，可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还请紫炎兄帮忙！”吴芝香赶紧相求。

帮忙，我凭什么帮你。郭逸心道纨绔就是纨绔，连这些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知道。不过，纨绔虽然不通人情世故，但是有钱。现在要用他们的钱，所谓“帮忙”也是帮自己。

“我有另一条发财的门道，不知道两位可有兴趣？”

“愿闻其详！”两人顿时都来了兴趣。

“两位可知道糖？”

“知道，知道，”董季重连连点头，“糖是一笔大买卖！”他虽然不做海贸，但在广州耳熏目染，知道糖是极好卖的洋庄货，不管东洋西洋，都抢着要。

“在澳洲，糖也十分的好卖。所以说，最近一二月里，我都要在广东收糖，收到了糖，装船运回去，就是银子。二位可有兴趣在里面投一股？”

他不说拆借，一则拆借要付得利息极高，二来刚才他们都说了，对放高利贷有很大的顾虑，所以只说请他们来参一股。

吴芝香不假思索：“好，好，只是不知道收益几何？”

“不好说，不过每年的惯例，一两银子下去，二分的回报总是有的。”

“要多久？时间耽搁的太久可不行。”董季重插嘴道。

郭逸点头：“当然！若是要一年半载的才能回本取息，两位直接存在大字号的柜上就是了。我这买卖，三个月里就见分晓。”

其实连一个月都用不着，郭逸自己已经计算过，一船糖从徐闻运出来，到广州脱手，最快只要十天就行了。三个月总付二分的利息，利亦很重，但是比起拆借的利息，却低得多。何况这三个月里，钱还可以再过一二次手，等于是翻了三倍在用。

心事被人拆穿，董季重脸色有些发红，忙道：“不是这个意思！紫炎兄这么帮衬兄弟！兄弟怎么敢争多嫌少，只是有些不便的事情在内……”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胡说，扭扭捏捏的透出些许消息来，说这些银子有一部分是“暂借的公费”，在手里不便久留。郭逸想，他爹一个副将能有多少公费，这笔钱恐怕就是饷银而已。

“没事，没事，都是自家兄弟！”郭逸做出一副够朋友的样子，“来，来，喝酒！”

“即已说定，不知道把银子送到何处收纳？”董季重急着敲定此事，“我马上写个片子，叫人回去提了立刻送到府上……”

“不用，”郭逸断然道，“既然要一起合伙，第一讲究信用，第二讲究手续。你们两位的款子，到时候我自会叫起威镖局的人来收。二位和门上人、账房交代一声就可以。我这里关照紫珍斋立折子奉上，注明三个月，计息二分。若是行情好，再按股本奉上花红，这可使得？”

“使得，使得！”这番话说得二人连连点头，觉得这郭东主说话做事即漂亮又可靠。对他又多了几分亲近之心。大事一定，心情自然松快，接下来的酒自然越喝越顺，郭逸也乘机打听了不少官面上的消息。

最关心的，自然是广东方面对临高的态度，广东的官场上，刘香、诸彩老等人的动向，远比临高被人关注的多，董季重甚至没听说过有这事——临高是报过匪情，但是这年月报匪情的州县多如牛毛，临高县城如今还在官府手里，自然也就无人在意了。

至于北京城里，崇祯“拨乱反正”，收拾魏忠贤余党的事情还忙不过来——最近已经是第三次斥责阁臣们清算“逆党”不力了。眼看着今年的南、北两京的“京察”必然会有一番大动作，清理魏忠贤的“逆党”，所以官

场上的气氛是颇为紧张的。当初的反魏的官吏们，这次自然要趁势上位；当初暗中勾搭的，要考虑如何多方打点，以便脱罪，最好还能保住自己的官位；骑墙派，则要钻营当朝的新贵，更进层楼……整个朝廷和官场，如群峰熙熙，没个安稳。

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举行一次，清代改为三年，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

这和郭逸从朝报上得来的消息大体是不差的。既然北京和广东方向都无人注意，那么临高的建设还能获得一个相对平稳的缓冲时期。这个消息，要尽快通知执委会。

酒吃到下午三点才尽欢而散，郭逸和PEPI交了几句要紧的话，特别是要她注意最近来紫明楼的人中间有没有人在提及糖的事情的，有要紧的消息，要及时的派人过来通报。

穿越集团在雷州和海义堂的对雷州糖的控制权，势必要分出个高下来。按郭逸的看法，海义堂再强，也斗不过穿越集团这条强龙，就算不动用执委会的特种部队，光凭广州这边的运作，海义堂在这次收糖大战中是必输无疑的——今天成功的拉到两笔头寸之后他愈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

现在在款子上面穿越集团已经是稳操胜券，恐怕海义堂是料不到穿越者有本事这么快的就搞到十几万的银子，以后几天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头寸可以调集——PEPI说了，吴、董二人之外，类似的官宦人家的大少还有好几位，多不敢说，再调集四五万银子是没问题。二十万两的数字，足以打得海义堂爬不起身来。

中国向来被人称白银的黑洞，广州恐怕就是囤积白银最多的地方了，说是银根紧，其实手里有大笔现款的人有的是！只是得想法把他们的都给挖出来。

过去他只觉得穿越集团有了高家这条线，银钱方面根本不成问题，但是这次在糖业上面小试身手，才发现离“银根充裕”这四个字还查得老远。长远看来，多方的筹措资金才是要事。一路都动着如何更多的筹措资金，把生意进一步的做大的脑筋。

正在轿中沉思，忽然轿子停了，跟班来报：“老爷，起威孙掌柜的人来请安，请您即刻到镖局去一次。”

“什么事？”郭逸张口一问，发觉自己冒失了，来人只是个信使，能知道什么？孙掌柜多半是有重要的消息，非得当面禀告，在惠福街找不到他的人，知道他到了紫明楼，才派人在半路上寻他的。

“去起威！”

轿帘一下，即刻往起威镖局的方向而去。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虽然这次雷州的事情他早有了九成九的把握，但是越到最后关头，就越不能出问题。此战的关键，就是广州的糖价，按照最近的行情来说，价钱是在节节上攀，已经到了三两九钱二分上。他已经从华南方面知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雷州今年的糖产量是“中平”，也就是一般的水准，但

是中国出糖的地方不止雷州一处，尽在咫尺的福建也出糖，当地的行情他还一无所知，万一糖大批到货，价钱一跌，大笔高利借来的头寸就会变成一剂毒药！

这个节骨眼上，最怕遇到意外。郭逸已经关照孙可成，最近各地的分号、外柜要三日一报，如果遇到糖货过境，要设法打听糖的产地和产量，准备运销何处？要多让镖师下茶馆，为得就是在这些地方获取有用的消息——哪怕只言片语，有时候也是极其关键的。

轿子到得起威，不入大门，他是这里的股东，又是掌柜的密友，三天总要来一次，算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客人了。所以轿子直从旁门进去，索性歇在花厅边上。

花厅：是厅的名字，就是客房，级别比偏房高一点。

孙可成已经在滴水檐下等候了，这倒不是他客气，而是事情紧急，他得赶快告诉郭逸才行。

“郭东主，出事了！”

劈头盖脸就是这话，显见事情紧急。郭逸一点头：“里头说。”

孙可成这才意识到在院子里谈话不妥，赶紧把他让进花厅，进了一侧的阁子。这里是他们密谈事情的所在。

“昨天有一条糖船在海上被人劫了！”

郭逸一阵心紧，不会是登瀛洲号吧？这船可是一宝贝疙瘩。转念一想，登瀛洲是从雷州运了一船糖来，前天才装满了烟煤往临高去了，现在应该还在路上，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它。

“是广丙！”

广丙是一条双桅广船，载重100多吨，是高广船行专做沿海货运的船只。

所谓高广船行，是广州站为了弥补临高的水上运力不足，在当地与起威镖局合办的一家货运船行。所用的都是就地购买来的小型沿海货船，水手也都是本地雇用的。船行由广州站负责经营，不属于海上力量部管辖。唯一的业务就是跑临高 - 广州航线。

因为业务繁忙，船队扩充的很快，现在已经拥有了六艘双桅船，用广字起头，按天干排序，从广甲开始，一直到广庚号。担负了一多半向临高运输各种资材的任务。

原本高广的船，从临高返程大多是空载——所谓的“澳洲货”量少价值高，为了安全起见一直是用海上力量部的登瀛洲号运输的。眼下华南厂的砂糖积压，广州也急于回笼资金，双方商讨下来，决定用高广船行从临高回程时候的空船顺路装载砂糖回来。是件即方便又有利的东西，哪晓得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海面不太平靖，船行的船上虽然没有火炮，但是水手都配有刀枪和火绳枪用来自卫，还配有专门走海路的镖师压阵，航线基本不出外

洋，只在内洋航行，这样虽然路程稍远，但是要安全些，所以船跑了几个月，还从没出过什么事情——怎么一装糖就出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把经过说说。”

孙可成小声说。“船回来了，但是死了五个人。”

“船还能不能再开？”问了这话他不由得后悔，部属的死伤情况不问先问船只好坏，未免太过寒人心。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可有伤员？”

“船在码头上，正寻人去修理，有些小损伤，不过没有大碍！”孙可成说，“水手都在在高广客栈休息，有人受伤了，正请大夫！”

“船大老无碍吧？镖师们呢？”

“听说是受了伤，不过不碍事。倒是镖师死了二个！”孙可成一阵黯然，“都是一起共事好些年的老兄弟了，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镖局死人虽然不算罕见，但是这二个都是常年共事的老人，和最近新进的人在情份上自然是不同的。

“人死不能复生，我这里一定厚加抚恤！”郭逸赶紧拍胸脯，“先给每位的遗属送二百两银子奠仪，抚恤的事情，你先帮我看着，到时候一起商量——不要怕花钱！”

奠仪：指用于祭奠的金钱和礼品。客人的金钱和礼品由外柜收银员接纳入账，随后由支宾领着去灵棚吊唁。客人根据与死者关系远近，行五叩礼、七叩礼或九叩大礼。

第七十一节 甜港风云——黑云压顶

孙可成知道这位东主手面很大，但是一听说送二百两还是吓了一跳，赶紧道：

“太破费了——”

“一条性命没了，还说什么破费。”郭逸道：“这事得麻烦孙掌柜了。还有，船老大若是伤势不要紧的话，把他和镖师一并叫来，约个地方说话！”他想了下，“再选个几个水手一起过来回话！”

“是，我这就去办！”孙可成马上答应了，“不知郭东主约在哪里？”

“就在镖局里问话。马上。”郭逸原想直接去高广客栈，但是一想那里人多眼杂，不是问话的所在。

过了半小时，人都来齐了。郭逸亲自询问了船老大、镖师和水手。得知是五六条小型帆船在海边伏击广丙号，跳帮过来以多打少，很快就被船控制住了，但是对方似乎颇留余地，没多杀伤人，也没有带走船，只把糖分装到几艘船上去带走了。

据受伤的镖师说，来得海盗应该不是几个“大帮”的人，应该是些小单干户，临时联合起来干票买卖。

“来人是什么口音？”

“回东主的话：都是雷州当地的口音，应该就是本地的歹人。”

这么说来，此事是海义堂指使的可能性很大。郭逸点点头：“你们好好休养，一切费用都由我来。”

出了镖局，赶紧上轿子，吩咐：“回惠福街！”他盘算，得马上发电给华南厂和临高通报过去，这事情恐怕不是简单的海上行劫。虽然现在形式不算完全明了，但是对方的行动极有针对性。运糖的事情必须先缓一缓——这就牵涉到临高执委会准备如何处置海上的威胁了。

广州的电报，不啻于给了文同等人当头一棒。电报上的内容，亦喜亦忧，喜的是广州明确的告知，所需的银子没有问题，华南只需要放开胆子收购就是；忧得是糖船被劫——不仅是少了五百石糖的问题，还说明海义堂开始转入明确使用非法手段对付他们的阶段了。

天下最怕的事情就是鱼死网破、狗急跳墙，海义堂现在无计可施，再拖下去胜算越来越小，采用这类见不得人的手段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大了。

到底该怎么应对，倒是个难题。正迟疑着，文秀进来报：“廖掌柜来了。”

“哪个廖掌柜？”

“是廖大掌柜。”

那就是起威的廖大化了。他赶紧说：“请！”

廖大化带来的消息更不好，说镖师们已经打听清楚，徐闻全县的糖寮工人，包括一部分海康的糖寮工人，最近几天已经全部串联起来了，准备三天后在邹和尚庙里烧香起誓，铲除华南厂的“妖器”，要“尽复古法”。

这简直就是兜心一拳，打得文同差点没背过气去——抢糖船不算，这回是干脆准备来直接砸厂子了！

“这个，老廖，能不能请官府出面镇镇？”上次已经见识过衙门里的威势，如果衙门肯派些人来弹压，工人未必敢闹。

“县里的大老爷，巴不得闹出点事情来打官司，他好两头收钱。”廖大化警告说，“糖寮工人也是有说项的——毕竟是砸了人家的饭碗。现在外面群情汹汹，闹起来华南很有可能吃大亏。最后官司是我们能赢，但是那群工人一穷二白，就算砍掉几颗脑袋又于事何补？”

“是，是，你说的是。”文同知道在本时空指望官府基本就是幻想。

“为今之计，还是早做打算。”所谓早做打算，其实就是准备逃命的套路。廖大化低声说，他已经在徐闻县城安排好了一处院子，万一有什么事情，要他们直接逃进县城。

“进了县城，乱民们绝不敢轻易追进来的，不然就是造反了。这点掌柜的可以放心。”廖大化拍拍胸脯，“只要在城里，起威就能包得众位平安。”

文同迟疑道：“不至于吧，难道他们敢杀人？”再说这厂里的机器设备还有这么多的糖，也决不能丢下不管，否则日后如何向执委会交代？

“难保——”廖大化神情凝重，“最近有人在买‘替身’！行情是八百两一个。”

“替身？”

“对，”廖大化点了点头。他解释说但凡民间骚乱或者械斗，官府当场是不管的，但是事后伤人的要赔偿，死人的要偿命。为了让手下人干起来无所顾忌，所以每每发起组织的人就会事先买好“替身”，等到官府追究的时候，让替身去投案，一命顶一命，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既然有人在买替身，说明这次骚乱的组织者是准备出人命的。文同顿时慌了手脚，他到底只是个糖厂技术员出身，原本觉得有穿越集团在背后撑腰，当地又有起威的镖局作保，交接官府。在徐闻乃至雷州也算响当当的大人物了。就是在穿越集团内，最近也是临高、广州都围着华南在运转——自感颇有些“王霸之气”。这回对手要动刀动枪了，这才想到自己几个人孤悬此地，靠得住只有起威镖局的人和几支手枪，万一真来一伙暴民冲杀进来，文德嗣、马千瞩就是牛皮吹到天上，也没本事即时传送一支军队过来救命自己的命。

不由得就起了怯意：看样子还是廖掌柜说得对，得准备好一条逃命的路线……文总不是交代过我们么：“只有生存才是最高的。”

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但是转念想到觉得事情还没出来，已经在想逃命，未免有些太过胆怯，万一给人看出来了，今后可就是大大的笑柄。便故作镇定道：

“不碍，先请大家来商议商议再说，这华南厂也是好大一份家业，不能平白无故的让人毁了去。”

当下叫人把谏天雄、梅林、萧贵等人都请了来。廖大兴在前面照料生意，就不叫他了，眼下门市上不能没有人主持局面。

“那位北掌柜也在，要不要请他一请？”文秀小声问。

“他回来了？”文同一听心安了大半，有这么个特种兵在，安全感就大大增加了。“请，自然要请。”

北炜带着人参谋旅行回来了，正在糖行歇脚。他也听说了最近外面有些不稳当，本来就打算晚上来一起谈谈。

听得廖大化把事情都说了一遍，文同道：“这事情这么办？海义堂那边连出了两记狠招，看起来不准备和我们搞公平竞争。”

众人都凝神屏气，没有说话的，这事关重大，关于华南的存亡。别得不说，华南若是真得毁在他们手里，今后在穿越集团里，起码一个“不堪重任”的印象就给大家留下了，之后独当一面的行政职务是不用想了，只能老老实实当一辈子技术员。

许久，谏天雄才道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一是对方打上门来这么办？我们有没有能力保住厂子和货物？二是万一挡不住他们，能不能保证我们自己 and 手下人的安全？”

萧贵说：“其实真要打上来，我们也未必见得就不是对手，好歹糖厂里也有一百多丁壮，也编了个民兵队训练过，还有些镖师，抵挡一下总没问题吧。”

“人很多，”廖大化说，除了糖寮的工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海义堂估计也会派些烂仔夹杂在里面，起码也有千把人。“还有件事情不可不防，糖行里的银子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一旦闹起来，说不定有人想乘乱下手的……”

北炜也点头认同廖大化的判断。如果是盐场村民兵队这样成立时间长、训练多、人心齐的队伍，大约是没问题的，但是糖厂的民兵队这样的成立不超过一二个月的乌合之众，指望他们靠能抵挡十倍以上的暴民是不现实的。

“我们不是有镖师吗，还有北炜的人……”文同想到了北炜。

“拜托，我们侦察兵也是人，又不是健次郎。”北炜苦笑道，“就算能打，也不见得能一敌百啊。”



健次郎：是日本动漫《北斗神拳》的男主角。他是最强拳法“北斗神拳”的继承人，胸前有像北斗七星排列形状的七个伤疤，在文明毁灭殆尽的世纪末，以世纪末救世主的身份扫除邪恶与不公，同时也不断追寻着自己的爱人尤利娅。

“鸟铳一响，不就行了？”因为有廖大化在场，文同说话含蓄了些。

“这是大明，不是南美，大明的土著也不是印第安人，以为我们是天神下凡。枪一响倒是容易了，可人家也知道你这是鸟铳不是神器，”北炜说，“再说了，在糖厂里打死了人，怎么收场？”

“那我们就直接‘斩首’……”看到文同欲言又止的神情，廖大化赶紧道，“我先到外面转一圈看看，有事各位掌柜再来招呼。”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北炜点头，“可惜我没带狙击枪来——连步枪都没有，不然直接远距离把那劳什子祝三爷爆头算了。”他沉吟了一下，“要不我带两个人，晚上摸进去干掉他也行。”

劳什子：指讨厌的东西。

“这样一来，恐怕海义堂那些人会怕的尿裤子。”众人都有些畅快的感觉。

北炜想了想：“不过海义堂里面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连祝三爷是长什么模样也不清楚，得事先侦察一下。晚上我先带人去摸摸情况，权当练兵。”

有人愿意出力，大家自然高兴。但是梅林却对此事并不热衷，说道：“我们就不能争取一下工人吗？我相信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被人利用的……”

“被人利用是肯定的，但是要争取他们转变态度，就这么几天时间，怕来不及了。”

“到底还有三四天时间，如果肯定去争取，还是有转圈的机会

的。”他坚持道，“工人们不过是被蒙蔽的。说到底，我们也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无可奈何才起来抗争的……”

这话大家就不爱听了，闹得自己和万恶的资本家一样——虽说事实也是如此。文同说：“你的意思是他们闹得对，砸得好，是革命行动喽。”

梅林忙说：“这个自然不是，毕竟是穿越集团的利益才是最要紧的。”眼看着屋子里的气氛不善，忙辩白说，“这也是为华南厂、为穿越大业着想。我到雷州是短期出差，造完房子就走人。华南在徐闻、雷州，是要一直开下去的，现在立足未稳，就惹下仇家，不是长久之计。”

这么一说，倒颇有道理。但是北炜则不以为然。既然有到利益的冲突，除非双方能够充分的调和，达成满意的利益分配方案，否则总是要结仇的。这个也顾忌，那个也担心，事情都不要做了。

谏天雄道：“梅林说得也有几分道理。这样吧，我们还是多做几手准备。软得硬得都得预备着，还要顾及到向广州运糖的事情。”

“现在还往广州运糖？这事情摆明了海义堂在里面捣鬼，我们的糖船一出去，还不是白白的送人。”

“不然，”谏天雄说，“广州现在为我们调资金，恐怕是担着极大的风险的，于情于理，华南也得尽快把糖运去让他们变现。”

“可是安全问题怎么办？现在我们是岸上海上都有敌人，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文同急道。

谏天雄说：“饭要一口口的吃，事情要一件件的做。”他沉思了一下，扳着手指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件的列了出来：

“糖行是要加快收购的速度，”谏天雄建议道，“广州既然说了银子不成问题，我们就把过秤的人再加几个，糖收得越快，蔗农们的心思就越安定，门口的秩序也能好转。免得有人浑水摸鱼，这是一。”

“这个主意好，”萧贵说，“蔗农有了高价卖糖指望，就绝不会允许人来破坏糖厂！”

“很好，很好！”文同精神大振，“蔗农比糖寮工人多多了。”

“这个也是说说而已。”北炜摇头，“糖寮工人是组织起来准备闹事的，和蔗农不是一回事。萧贵说得有点意思，但是靠不住。”

“有人帮忙总比没人帮忙好，”文同催着谏天雄，“下面呢？”

“组织民兵准备守卫，准备一套万一事情闹起来时候的预案，这是未雨绸缪。”谏天雄说，“万一民兵顶不住跑了，个人以为，还是保命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七十二节 甜港风云——破解之策

“廖大化说，他已经在徐闻县里包下了一处院落，实在不行可以逃进县城里去。”文同把廖大化的建议提了出来。

“这就是二了。”谌天雄说，“华南糖厂再重要，我们也不见得非要以身殉厂才对。我看由北炜和廖大化一起商量下，准备一下万一逃命时候的方案。怎么走，带哪些人走……”

厂里的人有好几百，北炜只带了二三名队员，镖局最多也就能过来十来个人，要保护全体工人都逃走显然办不到。好在对方多半也只要取他们的性命，一般职工不会赶尽杀绝。

“把文家兄弟和女人们都送走。女人留这里没用，文家兄弟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培养他们的，要是被杀了就可惜了。”文同说。其实关键是这些人和穿越者朝夕相处，有了一定的感情。“还有糖厂里的几个骨干和他们的家属。”他摇了摇头，“不过现在人心刚刚收拢起来，这么一来，华南将来再恢复起来，人心就散了。”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事情一旦闹起来，糖厂的职工必然会有伤亡，而他们的领导和亲信却平平安安的早就躲到了安全的地方——换谁也不会喜欢这种事情。

想到这里大家不由得觉得丧气。萧贵说：“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未免太过自私，有些卑鄙。”他说，既然现在想到要职工们出力保卫糖厂的，到时候却把他们一丢了之，听天由命。以后华南的名气就可就臭到家了。

“我看，”谌天雄说，“文家兄弟也不要送走，他们是我们和当地人沟通的重要渠道。另外，女人也不要送走。免得影响士气。”

这是丢卒保帅的意思在内了。大家心知肚明，几个女奴留在糖厂根本无用。但是起码算是一种态度——糖厂里人人都知道几个女奴是老爷们的婢妾。

萧贵原本对谌天雄沉着冷静，做事有条理颇为钦佩，现在却很有些不以为然：“更不好，”萧贵说，“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保卫华南糖厂，不是想着怎么逃命，更不是逃命之后还要准备说辞去欺骗职工！”

这番话说得义正词严，大家都无言以对。文同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也好，我好歹也有支枪。到时候拼一下命最多就是第一个进翠岗。”

翠岗公墓，现在还没有穿越众埋进去。说要第一个埋进去，显然是负气的话。

谌天雄倒还是不温不火：“糖厂肯定是要尽量保全的。但是真要到工人们打上门来，就算拼命也不见得能保住了。”

北炜问：“第三呢？”

“第三就是打听消息，把总体的情况都摸清楚。虽然我不赞成去暴祝三爷的头，但是这事情还是要预做准备，实在不行，与其让他暴我们的头，不如我们先暴了他的。”说到这里大家都有了点笑意，“除了祝三爷，还有哪些人是关键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都得一一打听清楚，包括底细也要闹个明白。这样到时候或打或拉，都能有个计较。不然就是想杀人放火都没地方找人去！”

“这个有理。”北炜赞同。“把起威的人都派出去查一查吧。”

“起威的人现在就在外面打听消息，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我再关照一下廖大化就是！”文同说。

“有了确切的情报，事情就好办了。到时候实在不行就劳烦老北出马搞定，这活有点‘脏’……”

所谓“脏”，意思是这不同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师出有名，实实在在的是利益的争夺，让正牌子军人出身的北炜去干黑社会的勾当，谏天雄怕他心里别扭。

“这话没必要。”北炜说，“既然来到这时空，就要为穿越集团大局考虑。”

“好，有这话就行了。”谏天雄说，“其实我还有个想法是釜底抽薪。但是不大有把握。”

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去游说准备起事的糖寮工人，让他们“深明大义”也罢，重金收买也好，只要他们不起事，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但是现在的局面不清，让谏天雄觉得有些无法下手。

“他们不是没活干吗？大不了我们把他们全招工进来就是。”梅林说，他兴奋起来，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发了工钱，我就不信他们还会闹事。”

“原本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晚了。”文同有些沮丧，“现在糖厂又不缺人，招进来了做什么？总不能白白的养活着吧。”

“就算白领工资也好，起码起到了‘维稳’的作用么！”梅林说，“再说二百来个工人，一人一年十二两银子，也就二千多两。”

这主意倒也不错，虽然有花钱买平安之嫌疑，但总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谏天雄点点头：“你这么一说，倒是给了我思路了。这事情就包我身上吧。一定把工人们都给安抚下来。”

众人一呆，不知道他有了什么锦囊妙计，但是看他故作神秘的模样，想必是有了极大的把握。

“不过此事要大家配合。特别是文同。”谏天雄说，“不过我有八九成的把握可成——至少也能让他们内部乱一阵，推迟几天闹事。”

计较已定，文同问：“运糖的事情怎么办？向广州运糖要紧，但是

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是啊，要么请执委会帮忙派船护航，要么得给广高船行的船都配上武器和士兵，但这么一来就麻烦了。”

“不要紧，我有个想法，不过要执委会帮忙才行，是这样的——”

计较定了，大家各自去办事。谌天雄又和文同秘议了一会，当下就叫来了廖大兴，问了许多话，又叫他把糖厂里原先是糖寮工人出身的都开了名单过来，又用笔在上面一一注清他们原先是干什么的：煮糖的、烧火的、还是一般的杂工。又叫文秀把工人们在“反贪污”运动中写得“服辩”都拿来，一一对照着看，忙了好久。

文同看得稀奇，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谌天雄说：“说白了不稀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把戏而已。”

梅林说的把失业工人都雇用进来的方法，如果早用个把月，的确是条“釜底抽薪”的好计策。但是现在未免晚了。失业工人明显已经组织起来，有了领头人。这个领头人多半还被海义堂控制了，现在再提出要给予工作未必能得到失业工人的信任，就算对方愿意谈一谈，要价恐怕也高得离谱。

“你想：失业工人现在已经是盘弓待发，我们现在再说愿意给他们工作，换你是失业工人你怎么想？”

“当然是觉得对方害怕了。”

“对极了，”谌天雄点点头，“这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在这些人还没想得这么多。”

“这样反而会促进他们团结起来。”

“呵呵，一点不错。”谌天雄笑着说，“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化他们。糖寮工人，说起来是一体，其实分成好几种人。”

这文同是知道的，煮糖师傅技术要求最高，所以每个糖寮都是以他为首，其次是烧火人，根据煮糖师傅的指令时刻控制火势大小，这两种人都属于有技术专长的，收入也最高。特别是在榨季，技术好的师傅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其他人则不过是出卖力气的小工而已。

“拉谁打谁呢？”文同问。

“照你说呢？”谌天雄忽然卖起了关子。

文同说：“照一般说来，总是拉有技术的人才好，一则有技术的人拉来有用，二来他们在群体里的发言权也大。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技术——”

谌天雄连连点头：“没错，老文你比我脑子可转得快。开始我还想从煮糖师傅着手，后来才发觉不妥——”他先捧上文同一捧，“……收买他们要花的代价可比收买普通工人的代价要高多了。”

这些人在收入方面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华南不花大代价收买不了他们。花得代价高了，不仅是费钱而且会让糖厂里的人不满，两厢比较得不偿失。

相比之下，一般的工人，要得是只是有饭吃，有衣穿，家人不饿死。虽然人数众多，反而花费不大，而且心理预期小，妥善安置就能满足，甚至感恩戴德。

只要有安稳饭吃，就算有再多的牢骚，也没人轻易愿意去当暴民的。这个道理谔天雄和文同都很明白。

有人要当暴民，有人不愿意，这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不可避免的就会内讧，再辅助以其他手段，瓦解起来就轻而易举了。虽然祝三爷是幕后黑手，但他到底也不是共产党，搞工人运动不是他的专长。

至于谔天雄找糖厂工人的名单，文同也就明白了。他们在糖寮工人中没有人脉，只有利用已经在厂中的人去牵线搭桥，毕竟过去都是吃一口饭的。

“你把服辩找出来，大约是想让那些手里有‘痛脚’被我们抓住的人去罢？不怕他反水，也不怕他不尽力。”

痛脚：在粤语中，“痛脚”的本意是疼痛的脚，引申为把柄、短处的意思。

“没错，”谔天雄说，“不过写服辩的，基本上都是些煮糖、烧火的，一般的力工很少有。他们没技术，分赃也轮不到他们。”

“没有也好！起码人品还好。”

“也是。我选了几个，一会见见，看看他们的应变能力怎么样，明天一早就让他们出去活动！”

谔天雄还打算自己出去活动，但是这话他先不说，一是不想让众人担心，二来也想在大家面前露一手，显显场子。别人不说，北炜虽然不过是个特侦队的队长，但却是执委会下面的核心人马，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隔天一早，谔天雄就和周士翟一起出发了。他在临高已经学会了一口雷州话，不甚标准，和当地人交流已经没有问题，加上他的皮肤比较黑，换上当地人的衣服之后就显得很“明朝”了。

原本廖大化是要派起威雷州分号里武功最好的一个跟随的，谔天雄却还是选了周士翟，他比起其他人来显然更可靠，而且在临高日久，对穿越者的行事作风也了解，不需要多做解释。

此去的目的，就是拜访林庄。起威的人很容易就打听到了，糖寮的失业工人的头目是他。也知道他去过海义堂好几次。

“林庄这个人手艺一般，”周士翟说，“主要是人比较‘外场’，会说话，和徐闻的三教九流都有点小关系，所以在糖寮工人里算是个首脑了。上次打官司就是公推他出的面。”

外场：基本意思为指在外面做事，见世面的。

“为人怎么样？”谌天雄问“人还算正派。”镖师说，此人当然不是什么坏人，因为好交游，各种不良习气不免沾染了些，吃喝嫖赌都有份，积不下几个钱。所以三十好几了也没老婆，是个光棍。

林庄是个单身汉，自然不会有什么家。眼下他就住在邹和尚庙里，那里四周现在都是拖家带口，准备上华南要个说法的糖寮失业工人，要去找他，未免有些冒险。

“没关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谌天雄极有把握，林庄这个人既有癖好，就不会是什么立场坚定的人物，收买极有可能成功。就算不成功，光今天这档子事情，传出去就是绘声绘色，也能把他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威望折腾光。

蛇无头不行。去掉这个主心骨，再配上“群众斗群众”的谋略行动，这群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立马就会散伙，到时候再收拾残局，就容易得多了。

两人来到邹和尚庙前，只见这座庙宇倒是颇有规模——因为邹和尚是制糖业的祖师爷，雷州的糖业发达，邹和尚庙也修得特别好。原本这里也是海义堂一年一度唱戏酬神的地方。

但是此时这庙宇前前后后，却到处是拖家带口的人群。住满了廊下。大人叫小孩哭的，热闹的犹如市场一般。有的穿着还算完整，有的干脆衣衫褴褛，近乎难民。

第七十三节 甜港风云——萧占凤

但是他们不便过于靠近。此处往来聚集的都是熟人，骤然来了两张陌生面孔，极容易让人起疑。更不用收打听消息了。谌天雄深感自己在这里日子太短，还做不到“沉下去”的地步。自己不但一开口就让人知道是“外路”来的，连举止都与旁人不同。一举一动都会招人注意，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没有当地人的协助，搞情报工作就是异想天开。

想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当年文总他们在广州做下的暗中布置：要是现今没有高家、没有起威镖局，穿越集团孤困临高，不知道要折腾多久才能打开局面。那里象现在这样，多少总有些当地的接应。

两人便在离庙半里远的一处路畔茶棚里休息喝茶，茶棚里人来人往，五方杂处，即使不开口打听，也能从旁边人的议论中听到不少消息。

好在最近华南和海义堂的角力已经成了徐闻，乃至雷州的一桩大新闻，棚子里的人议论的也最多。

消息很杂，荒诞不经也很多，特别是华南厂的机器，简直快成为“妖器”了。虽然机械这种东西在晚明并不象“盛清”时那么稀罕，但是不用人力、不用水力，也不用风力就会自己动，气力又这么大的东西，还是让很多人感到神秘莫测。

盛清：鼎盛时期的清朝，即康乾盛世时期。

其次被议论最多的，就是华南厂诸公的私人生活了。特别是与文家兄弟两个的关系，成了许多人意淫的对象，听茶棚里的公论此二人的菊花很是受人的遐想。倒是常师德在人市上一举买入五个女人的“壮举”无人提及。

此时正听旁边的人口沫横飞的说道：“……我看这次，华南是要大大的吃一个瘪了。”

何以见得？这是大家都要问的事情，迄今为止，认为华南要吃瘪的预言已经出过几次。徐闻的赌局里，最近还多出一种赌盘：赌这次糖业大战是华南胜还是海义堂胜。前些日子一直买海义堂胜的人多，但是随着二两五钱的收购价一直维系到现在，买华南胜的人大为增加。当地人不是傻子，榨季拢共才三个多月，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海义堂下面的各家糖行的仓库里还是空荡荡的。胜败已分。

“你老兄天天就知道舔海义堂的脚丫子，上次不知道是谁说的，华南银根三日内必断，不断的话割了他的活儿去？”有人出言嘲讽，“看您老人家至今也没上京师去挂挡子么！”

活儿：此处指性器官。

“挂挡子”是民间自阉，有意入宫的人，到京师去投供当太监办得手续。

茶棚里一阵哄然大笑，那被取笑的人犹自嘴硬：“谁知道他们哪里

又搞来了银子？我看华南也是苟延残喘的了。”

“苟延残喘到过秤的增加十五个，翻了三倍。天下有这般苟延残喘的？”

“哼！”被取笑的人不肯认输，道，“就算华南有的是银子吧，这民心上他们就输了一着了！你看着吧，三五日内，必有民变！”

“何以见得？”对方不以为然，“难道你有二个活儿？难怪不能去投档子了！”

这下茶棚里简直是笑翻了天，一个个都捂着肚子打跌，连跑堂的和伙计也笑得弯腰抹眼泪的。

这下此人面子上挂不住了，急道：“萧酸子！你看着好了，华南在徐闻倒行逆施，毁了多少人的生计，早些时候便有人去告他被太爷驳了。但是事情岂能就此了解？早晚激起民变来！”

酸子：是旧时对贫寒迂腐读书人嘲讽性称呼。

被叫酸子的书生摇摇头，笑道：“这话，我奉劝你上华南糖行的门口对着蔗农们去说说。二两五钱的行情硬是变成一两，还好意思说别人‘毁人生计’？！”

“哼，徐闻只有蔗农？”对方冷笑一声，“我看你是眼睛瞎了。邹和尚庙前的那些人，哪个不是恨得华南要死？我劝你也不用急着替华南鼓吹，三天过后，必见分晓！”

“三天就三天！”书生啪的把扇子收了起来，“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分晓。就看他们推举出来的林庄是个何等货色，这群人就成不了气候！”

谏天雄听得提到了“林庄”，不由得竖起了耳朵，想听个究竟，没想到有人却来劝解了，“二位、二位，这等事情与我等无干，何必为此伤了和气？还是吃茶。”

这么一来，“林庄”的话题就不提了，不过话题还是在华南的事情上，这书生对华南的机器极有兴趣，只恨华南门户森严，不得进去一观。

“听说那机器吃得是甘蔗渣，吐出来的是黑烟，熊熊烈火，倒似是个大炉子一般。”有人说。

“只不知道这炉子上烧得是什么？烧了又有何用？”他长吁短叹，“要能亲眼看一看就好了！”

“烧得是水。”有人说，“听里面的人说，每天都要往里面车水。到时候，还会喷出水汽来，只是不知道他们每天这样烧水，到底对煮糖有什么用处？”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谏天雄暗暗点头。古人的观察力还是有的，可惜少了几百年的见识和积累，这点上很吃亏。

“华南制糖乃是秘法，想进糖厂去看他们的机器，岂不是痴心妄

想？”有老者说了，“就说这雷州府，盘想和华南做生意的大户也多是。”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谔天雄心想，镖师们出来打听消息，到底是隔了一层，何况他们也不知道哪些是穿越者最关心的。

“这倒奇了，除了糖，和他们还有什么生意可做？”

“华南这么大的一家字号，单单吃饭穿衣就是个很大的买卖！”老者说，“可惜他们来得时间尚短——”

可惜什么，不问可知。华南在这里根基甚浅，何况底细不明。地方上一般的大户商铺多半老成持重，结交新客户做买卖，一看来路清楚，二看为人处世。二者都无问题，才会和你交易，否则宁可不赚钱也不招惹。

华南和海义堂的对决，看起来是两家之间的事情，实则全雷州都盯着。这么一想，又比过去深了一层：华南在这里，一是要赚钱，二是要竖名。这里虽然不是“解放区”，却是未来穿越集团的重要财源，基础务必要扎实才行。想到这里谔天雄心中更坚定了用手腕，而不是靠武力的解决的思路。

不过到最后却再也没人提林庄的事情，谔天雄未免失望，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当面打听打听了。从旁人的言谈中他知道这个萧姓书生叫萧占风。此人对华南的观感甚好，难得是即明事理又肯仗义执言，倒是个可以拉拢的对象。而且言下之意，他对林庄颇为了解，通过他或许能打听些消息出来。

时近中午，萧占风要回去吃饭了。谔天雄对着周士翟使了个眼色。周士翟会意：这里人多眼杂，不便当街招呼，干脆跟他到家，再去登门拜访也不迟。

当下跟了出去。谔天雄自顾自的在茶棚里喝茶，听人胡说八道。只是他的雷州话水平颇为有限，倒有一多半听不懂，心里盘算着要请个人专门教教自己。

又坐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周士翟已经了回来，他在桌子上丢下几个铜钱，出去与他汇合了。

周士翟小声告诉他，这萧住的地方居然是在徐闻县城。这倒是颇为诧异的事情。他一个县城里的住户，为何跑到十多里远的海安街上来喝茶？徐闻虽小，喝茶的地方总是有的。

“他家就在县城北关厢，看起来很破落。连他家里的事情我都打听到了。”

关厢：指城市建筑密度提高，用地向城门外，沿道路扩张，形成新的城区。

这萧占风的父母已经过世，风评此人一贯不务正业，平日里好发议论，家道很是不堪。所以迄今连个老婆也没有。

此人既然个无牵无挂的主，倒是可以深交为我所用。谔天雄打定主

意，便让周士翟带路，一起去拜访这位书生。

萧秀才住的，是关厢后街的一处院落。倒也是独门独院的房子。看规模，过去也是小康人家，但是眼下却显得破落的很，墙壁许久未粉，连门墙都有些歪扭。门前的地上甚至还长出草来——一幅门前冷落的破落户模样。

周士翟上前，敲门，半晌，才把人敲了出来。身上穿一件旧襦衫。光着头没戴头巾，衣服虽旧，还打着补丁，倒还算干净整齐。

襦衫：lán shān襦衫到膝处有一道接缝，称为“横襦”。

见上门的是两个陌生人，萧占风不由得一怔：“二位找谁？”

“找萧占风。”

“敝人就是，素昧平生，不知二位……”他好奇的打量了这不速之客。

敝人：德行不高的人。对自己的谦称。

“久仰大名，特来拜会。”谌天雄说了一句泛泛的客套话。

萧占风的眼睛在谌天雄身上一阵乱转，忽然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请里面坐。”

谌天雄原本以为他会拒绝，所以还特意准备了一套说辞，甚至准备着硬闯，现在看来倒是不必了。不由得对此人的兴趣大为增加。

院落很荒芜，一颗荔枝树长得枝枝杈杈，树下放着一张破桌子，几个竹椅。桌子上有茶，看得出这萧占风虽然穷，还有些文人的雅兴。

“中馈乏人，屋子里乱，就请在院中落座吧。”

中馈乏人：指没有妻子。中馈：古时指妇女在家中主持饮食等事。

宾主落座，谌天雄尚未开口，这萧占风眼睛眨了几下道：“若是没猜错的话，两位是华南的人吧。”

谌天雄暗赞他有眼力，只说：“何以见得？”

“华南的人，举止相貌都与本地人不同。”萧占风颇为自得的一笑，“二位改换装扮，但是举手投足间的气度却是变不了的。”

“哦，想请教一二。如何能从气度上看出来？”这下等于是变相承认自己就是华南的人。

“这有何难？”萧占风颇为得意，“就我看到过的你们华南里的几位大掌柜。个个都不象买卖人，倒是有股子傲睨天下的气派。”

“傲睨天下？”谌天雄不禁失笑，难道俺们真得都有王八之气？转念一想，现代人在自信自尊这块上，的确不是古人可以比拟的。何况穿越者个个营养过剩，精气神比起土著的确大有不同。

“既然萧先生——”

“叫我占风好了。”

这是很客气的表示了。双方互通了姓名，谌天雄知道明朝人的规矩，又问了一句：“敢问表字？”

“我有什么表字！”萧占风苦笑一声，“我八岁开蒙，十四岁应童子试，蹉跎至今，至今还是个童生而已，取个表字又有何用？”说到这里，忽然有所醒悟：“二位到此，连茶水都未奉……”

童生：明清的科举制度，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

“不必客套。”谌天雄看这里的模样就知道萧占风的处境窘迫，既然有心招揽，就要施些小恩小惠，又要不着行迹才行。现在既然已经是中午，不如干脆就请他喝酒。三杯酒一下肚，交情就不一样了。

“周师傅，麻烦去叫几个菜，打些酒来。”

周士翟知道这澳洲人是要收揽这个破落书生，他自到了临高，虽然只是默默做事，对澳洲人的事情从不置一词评论，但是也看得出他们其志非小，心里早存下了不一样的念头了。当下点点头，问道：“不知道要喝什么酒？”

“徐闻液不要，太甜了！”谌天雄既然有心招揽，自然就要下些本钱，“到糖行里取两瓶‘国土无双’来！”

“不，不，这个使不得！”萧占风满脸通红，“初次相见，怎好让你破费？”

“一见如故么。”谌天雄微笑道，“我还有事情要请教占风兄呢。”

萧占风虽然觉得不妥，但是灶头上也只是一碗冷饭，几块咸菜而已，莫说待客，就是自己吃都不够。又想对方如此爽快，自己何必扭扭作态？也就不再推脱了。

不到片刻，周士翟就回来了，还带来了个伙计，挑着食盒。里面冷热菜肴应有尽有，颇为丰盛，让已经许久不知肉味的萧占风猛咽口水。

“太破费了！”他拱了拱手，“尊驾如此客气，占风无以回报，惭愧，惭愧。”

“客气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谌天雄过去社会上应酬就极多，对这套拉关系、套近乎的手段十分老练，推杯换盏，几杯酒下肚，眼见说话越来越热络，这才开始进入正题。

第七十四节 甜港风云——林庄

“听占风兄在茶棚的言辞，似乎对林庄很熟？”谌天雄直入主题。

“岂止是知道，”萧占风道，“他原就是我的邻居！”

原来这林庄和萧占风家原本都在海安街上居住，萧占风的父亲因为家里地少，就做些小买卖，倒也是生发起来。为了想让子弟读书出人头地，搬家到了县城里居住，以便能上个好私塾。

“林庄这个人，自小是个孩子王，”萧占风笑道，“好出头，讲义气，好交接朋友。原来倒是个不错的人。可惜！”他摇了摇头，“这个人交友不慎，沾染了嗜好。在糖寮烧火赚来的几个辛苦钱，不是花在‘私门头’里，就是在赌场上陪送给了别人。”

“原来是这样。”谌天雄想这不过是他的私德而已，吃喝嫖赌不一定没能力，谦谦君子也未必就是大才。如果萧占风的见识就这点的话，未免也弱了一点。

“……这还是小节，”萧占风脸皮微微涨红了——他很少喝蒸馏的白酒，“只是有了嗜好，未免德行有亏了。就说这次吧——”

这次林庄打头去向县衙告状，糖寮工人们是合出了一笔钱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要打到官司，不论能赢不能赢，照例要有一笔打点上上下下的规费开销。

“这林庄倒好！借着打官司的由头，收了工人好些钱，他自己起码吞没了一半。官司输了，他又说钱都花光了，把余下的款子也吞了，把大家给闹得精穷。”

“这还不算，后来祝三爷给他银子，让他把糖寮的工人们维持好，预备着和你们为难。前后领了几次银子我是不知道。不过呢，最近一次，我倒是在赌场看到他一口气输了几两出去。邹和尚庙前老老小小，天天喝发霉的米粥——让他打头，这群糖寮做工的也算是瞎了眼。”

这个说法，和周士翟打听来的“人还算正派”大相径庭，简直和“卑鄙小人”有得一拼了。

“外面风评不是他人还算正派吗？”

“呵呵，一般的人不知道他的哪些鬼花样，他也装得像模像样，一天到晚破衣烂衫的，满面愁苦，其实你只要去县后街的艾嫂家看看，他是什么做派，还不是一清二楚？”

“艾嫂是谁？”

萧占风一怔，笑道：“对了，你们是刚来没几个月，自然不知道。”

艾嫂是本地有名的一个老鸨；主持一家很大的“私门头”，县里的暗娼多半以她家为居停。除了女人，还开着赌场，是徐闻县里的下层社会的销金窟。

“你和艾嫂很熟？”谌天雄冷不防的问了一句，看看他是不是个诚实的人。谌天雄以为一个人有些毛病问题不大，怕就怕是个伪善之徒。萧占风说别人很起劲，言辞中却对赌场、“私门头”都很熟悉的模样，恐怕也不是个方正君子。

“和她不熟，和她里面的一个人很熟。”萧占风似乎没发觉谌天雄的用意，兴致勃勃，“我一个穷光蛋，艾嫂的眼睛可势利的很。”

原来他有个远房亲戚，寡居多年，现在在里面厨房帮忙当女佣。萧占风平时也常去找她。

至于为什么他经常会去艾嫂那里，他则闭口不谈了，显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谌天雄想多半是和这寡妇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这也不便再多问了。

当下也不再多问，便海阔天空的聊起天来。萧占风对华南的机器制糖极有兴趣，谌天雄便投其所好的说了一些基本的原理给他听，可惜他自小所学的东西只有十三经而已。科技二字八竿子打不着，连中国古代的一些科技书籍也没看过，所以解释起来很是吃力。

十三经：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如此看来，我辈竟是井底之蛙！”萧占风虽然十句中听不懂八句，还是听得兴致勃勃，最就说了这么一句，“只是现在华南处境堪忧啊。”谌天雄看看差不多了，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萧占风高深莫测的道：“何以见得？”

谌天雄当下把祝三爷准备着让糖寮工人闹事的事情说了一遍。

萧占风点头道：“这事情，我也风闻了。不过，我以为这事闹不起来，就算闹起来了，也不过是雷大雨小。”

“这是为何？”

“谌掌柜没听说过养寇自重么？”

这话一下倒给谌天雄提了个醒。萧占风得意道：“林庄是个什么货色？嘴硬骨头酥的东西。且不说事情闹出来衙门要追究：最轻最轻，拘几天吃顿板子他是逃不掉的，纵然有祝三爷代为在衙门里疏通，苦头总是要吃得。再说了，真把华南斗倒了，他就不怕祝三爷过河拆桥么？”

“不错，不错！”谌天雄忽然发觉这读书人的眼光果然不错，华南一倒，祝三爷就没必要再给他银子维持糖寮工人的队伍了，反而糖寮工人还要对祝三爷感恩戴德，他这个靠着居中交通，左右逢源大捞好处的人还怎么混？

“那，依萧先生的看法此事该如何化解？”谌天雄肃然起敬。

“叫我占风好了。”萧占风大概难得受人如此的尊敬，不由得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之感。当下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都一一倒了出来。

“祝三爷也知道林庄这个人靠不住。所以又组织了一班人马——赵鸡脚那班烂仔。他们倒是什么也不怕的亡命之徒，可惜人数太少，成不了气候。所以要到华南闹事，糖寮工人和烂仔是互为表里。糖寮工人不闹，烂仔们就没法浑水摸鱼。”萧占风拿筷子在桌子上点点划划，“林庄何尝不知道祝三爷的算盘？赵鸡脚的人搞出了事情，肯定是糖寮工人来顶缸。所以他一味的拖延，就是要从祝三爷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但是万一林庄被祝三爷勒逼的动了手，事情就闹大了。”

谏天雄听得很仔细，前后一对照，萧占风此时的说辞不是和前面的“事情闹不起来”自相矛盾么？默念一想，此人到底是个书生，“好作惊人之语”大概是习惯。

但是此时也没必要戳破。总得来说，他分析的还算有道理，还说了许多原本他们没有掌握的细节。到底是本乡本土的人，对事情看得更为透彻。

“所以——”

“所以只要把林庄收服了，赵鸡脚这班人根本出不了头。”

“我亦有此意！”谏天雄说，“不过听说已经晚了，说三天后他们就要在邹和尚庙烧香起誓了……”

“这事全徐闻尽人皆知。”萧占风不以为然，“谏掌柜你想：真要闹事，只有秘密串联，到时候突然聚集起来烧香起事的。岂有三天前就把烧香的事情传得满城皆知的？再说了，林庄的所谓烧香起誓只是‘起誓’，又没说立刻就要动手。”

他越说越起劲：“林庄无非是被祝三爷逼急了，做个姿态出来而已。也算对得起他领得银子。所以三天后他是铁定不会动手的——你想首脑会在动手前几天还泡在私门头里赌钱嫖妓的么？”

原来这就是萧占风说的“这事闹不起来，就算闹起来了，也不过是雷大雨小。”的真正涵义。谏天雄暗中点头，这人果然有些本事。

“所以要收服林庄，还有的是时间。”

“这么说林庄不在邹和尚庙里？”谏天雄问。

“他怎么会在那里！”萧占风道，“自从祝三爷招揽他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艾嫂那里。过得是风流快活的日子。现在大约还在。”

“那我倒是要见他一见，和他‘交个朋友’。”谏天雄拱了拱手，“烦请占风兄指点！”他说，“我是外路人，做这事情两眼漆黑，全要靠你照应。”

“好说，好说！”萧占风拱手还礼，“但有效劳之处，一定尽我绵薄之力。”

谏天雄见他毫不推脱，显然是个有担当的人。取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谔天雄道，“占风兄日子清苦，这点银子，请拿去贴补。日后另有谢意！”

“当不得。”萧占风却一口回绝，“钱，我绝对不要。敬请收回。我当谔掌柜你是个朋友才说这番话。若是话不投机，就是给我一万两我也懒得说这些。”

这倒是个有点风骨的人，虽然后面的话在谔天雄听起来未免有吹牛之嫌。当下将银子收了回去。“这样，我明日再来，到时候就要请占风兄引路，去收服林庄了。”

“这有何难？今日去也使得。”

“不必，不必”谔天雄道，“手头还有几桩事情要处理，既然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明日再去也来得及。”

谔天雄带着周士翟回到糖行。今天虽然没有见到林庄，但是结交了萧占风这么一个人，也算是大有收获。谔天雄这人做事，讲究兴头上冷一冷。想了片刻，请周士翟进来。

“周师傅！”他开门见山，“你觉得今天这萧占风怎么样？信不信得过。”

周士翟长期走镖，江湖经验十足，看人识人是有一套的。

“信得过。”周士翟倒是毫不含糊。

“嗯，我也觉得此人可用。”谔天雄道，“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眼下是关键的时候，烦请你带几个当地的弟兄，去打打听萧占风的底。”

“好，我这就去。”周士翟立刻就出去了。

晚上，去游说糖寮工人的糖厂工人也都纷纷回来了，一天的时间，自然没什么大的效果，但是带回来的消息却很明确，失业工人很多都是意气消沉，对前途觉得无望，虽然林庄按日供应糙米，勉强度日，但是大家都觉得这种吃救济的事情不是长久之计。

烧香起誓的事情，的确有。而且最近也有人在不断的煽动，要他们冲击华南糖厂，说只要把华南厂毁了，这雷州的糖寮就会恢复起来。煮糖师傅对此最为起劲——毕竟全用旧法，他们的获益最多，所以甘愿冒险。但是一般的工人觉得冲击糖厂打砸械斗，无异于“犯王法”。就算恢复旧法制糖，也无非是吃口饭而已，故而积极性不高。加上领头的林庄态度暧昧，始终也不表态，没人带头，谁也不愿意自己出头，所以就一直僵持着。

这样看来，萧占风判断的“烧香”只是“起誓”而非“起事”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谔天雄当下要这些人明天继续去活动，向失业的工人们暗示：华南愿意招工，不但可以开发一份工钱，还愿意救济他们全家老小。

且不论有多少失业工人会被他们拉过来，起码人心会乱——不过看样子林庄也从来没真正把人团结起来——这古代的工人领袖还是私心杂念太多，所以成不了气候。

这样看来，事情已经有八九成的把握了。明天去收买林庄，大约也不需要多费力气。

第二天，还是由周士翟陪着，两人扮作外路的客商和家仆，先坐轿子秘密到了县城里的“大昌米行”——这家原是廖大兴当过伙计的地方，所以两处的关系不比寻常，华南里的用米都是从他那里进得。米行的朱老板对这样的大客户自然是备极殷勤了。

因为要避开可能存在眼线，两人到了之后，才打发了一个伙计去请萧占风来。萧占风到了之后，谡天雄一行便由他陪着带路，往艾嫂家去了。

前门进来，后门出去。米行背后是一条小巷，走了几十米，转上一条长街，铺得极平整的青石板，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楼房，相当整齐。街上行人的穿戴也比临高要齐整的多——拜糖业兴旺之利，徐闻还算是个相当富庶的地方。

不过私门头向来不在热闹的地方，萧占风一路引领，从县衙前转过去，进到县后的冷僻场所。这里道路两旁多半都是大户人家的后墙，风火墙高耸，只开着一扇扇的小门。行人稀少。



风火墙：马头墙又称风火墙、防火墙、封火墙，是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流派中江南古典建筑中扮演重要特色。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

又转了几个弯，走到一扇双开小门前。萧占风站住脚说：“就是这里了。”

第七十五节 甜港风云——说服

门敞开着的，从门里望进去，看到院子里停了不少轿子，厅堂上隐隐约约的传来碰牌摇宝的声音，显然是在聚赌了。许多卖熟食的小贩，由门外延入门内，似乎二门院子里都有。进出的人物，三教九流，龙蛇混杂。

“这里公开赌博？”谌天雄倒有些吃惊了。

“不错，艾嫂的相好就是县里刑房的班头。好处不少。”

萧占风说：这处赌坊，每年孝敬给县里几位老爷的抽头，就有一万上下，所以从来无人过问。

从门中望进去，里面有好几桌赌，谌天雄便问：“谁都可以进去？”

“可以，可以，第一进随便进出，随便赌，赌得也不大，熟客到后面，不过得有人引荐。”

于是进去看了看，有牌九、有番摊的。谌天雄入境问俗，志在察看环境，并不出手，周士翟就不用说了，赌博是镖师的大忌。这样转了个圈子。萧占风小声道：“他一般是在二门之内。”



番摊：中国古老的作庄赌博游戏。赌桌中央设计一方块，坐庄各边分别标示1、2、3、4。庄家抓两把小的硬币、豆子或其他小东西，倾注桌上，盖上铁碗；游戏者赌该堆用4除后余数为多少，并将注下在所选数字的方块边。下注，庄家即翻开盖碗，有一根小棒每次移去4个小东西，直到最后剩下4个或少于4个为止。这就是胜利数字；如果最后剩下4个硬币，押4者即赢，余类推。

“怎么进去？”

“要熟客引荐的。”

“你引荐我们进去么？”

“我算什么熟客。”萧占风一晒，“随我来，我们先出去。”

出得门来，从边上的一条小径进去，萧占风敲了几下门，里面出来个中年女人，粗手大脚的，似乎对萧占风颇为熟悉，笑嘻嘻的说了几句话，萧占风说：“这是我亲戚刘婶娘。”

这刘婶娘也不知道算是哪一路的远亲。平日里萧占风混不下去，三餐难继的时候，就溜到这里来吃闲饭。好在这里日夜都有人勾留，灶头上始终有火，饭菜点心源源不绝。所以只要有人肯照应，揣个油吃饱饭总是没问题的。

萧占风和他婶娘用土话说了几句，回头道：“你们先进来，姓林的昨晚和小金秀厮混到半夜，到现在还没起身。”说着极轻蔑的啐了口唾沫，“我先吃口东西填补填补。”

原来他自己也没吃早饭，准备上这里来蹭饭的。

“还要多久？”

“总快了，刚才送洗脸水进去了。一会我们到厅上去等他。”萧占风说着，把他们带到下房的一个冷僻之处，一会刘婶娘端来了一个蒸笼，里面是满满一笼的各式各样的点心，甜咸俱备，大约是将客人吃剩下零件点心放在一起蒸一蒸热。

“二位也来点？”萧占风说着抓起只破酥包子塞到嘴里。吞得快了，有些咽住，刘婶娘赶紧又给他拿来一碗茶水。他咕嘟咕嘟的喝了个干净，又捞起只虾饺吞了下去。

“不了，我们一早都吃过。”谡天雄想这位读书人倒是一点也不忌讳吃娼家的剩食。

萧占风猜到了他们在想什么，边吃边含含糊糊道：“你们一定在笑我一个读书人，居然会沦落到乞食娼门的地步。”

谡天雄刚想说什么，拼命的在肚子里找有没有好汉落魄时候的例子，刚想到一个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萧占风却已苦笑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一个人破落了，有口饭吃就好了，还有什么体面可言。”说罢摇摇头。

言语中颇有牢骚。对个人际遇不满，进而会对社会不满，这就更好了。

这边等他吃完了“早点”，刘婶娘带他们悄悄的穿过柴房。到了一处月洞门旁。

“两位，这里进去就是二门之内了。”萧占风小声道，“二位进去之后，只看不说就是，这里照例是不兴打听别人的事情的。等林庄出来我们直接上去和他谈。”

这个自然无异议，当下二人由萧占风引领着，大模大样的穿过月洞门，来到一处大厅上。

这里比外面更热闹，赌得玩意和外面的差不多，但是桌上不见现钱，都是精致的象牙签，谡天雄视力甚好，看出上面用细工刻着各种

字，无非天、地、人之类的。大约是暗码谌天雄小声说：“这里人多眼杂，在这里露面，若是让海义堂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你放心好了，”萧占风十分笃定，“这里是县城，不是海安街，轮不到他们指手画脚。这群糖狗子也从来不来这里。”

“那就好。”谌天雄正犹自东张西望，萧占风悄声说：“不要到处乱看，这里最忌讳这个，随我来。”

萧占风知道林庄最喜欢赌“番摊”，便拉着谌天雄悄悄的在赌番摊的一张桌子后站定，隔着簇簇人头看着，等林庄出来赌钱。

因为人还没有出来，谌天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赌桌上。他的社会经验丰富，各种赌场也混迹过，但是这种赌博，他倒是从来没见过。

桌子是专为摇摊用的，硬木的桌面，比平常方桌大一号，四角用云石嵌出界线，每一方又用云石嵌出茶杯大的圆点。庄家一点，对门三点，右方是二，左方是四，左青龙，右白虎。

庄家用摇缸筛子，摇了三下，打开摇缸来看点数，每个点数都有不同的说法。围观的赌客按照各自的选择和赌法，分别在桌上各门下注。谌天雄看得极为注意，发觉这摇摊的赌法下注花样很多，进出极大——象牙筹码的价值他也渐渐的看出来了，一根天字的筹码，就是一百两，地字的五十，人字的十两，素面的大约是一两。这一桌上赌本，就有近五千两之多。这可是一个小小的徐闻县城！糖业给这里带来的财富，的确是超乎想象的。

坐庄的手气颇旺盛，打下风去了来，来了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似的，将谌天雄从后面推到前面，由站着变为坐下。为了不引人注意，谌天雄也买了十两银子的小筹码，随意下注，打算输光了就退到后面再等。

下风：指风所吹向的那一方；比喻处于不利的地位。

没想到一来二去，他的胡乱下注倒是赢了不少钱。转眼面前的筹码就堆了起来，上半庄做完粗粗一估，竟然赢了一百多两银子。

摇摊有所谓的“路数”，即各人下注的套路。摊路的名堂甚多，大路、小路、荤路、素路，这套东西说起来头头是道，十分考究，其实各人相信各人的。象谌天雄这样没有路数的随便下注不断赢钱的，赌场里倒是从来没见过。这一下便令全场侧目。由于谌天雄是生客，而且看他气度安闲，下注的时候极其随意洒脱，越觉得此人神秘莫测，因而也越增好奇的兴趣。

几十只眼睛注视之下，下半庄他居然还是运气不减，虽然也有开出了吃陪的，但是依然赢面大于输面，这一庄结束，谌天雄已经净得了二百多两。同桌众人诧异的、羡慕的、气愤的、懊恼的，各种眼神聚在他身上，诸态毕陈。

谌天雄自己也不免宝官笼络赌客，也凑兴表示佩服，关照站在“青龙角”上的开配免他的“头钱”。谌天雄却是声色不动，只慢慢的站起来，

拱手道：“侥幸！”

头钱一文不少，依然丢到“青龙角”上，这一手颇为漂亮，给足了赌场面子。

但是再赌下去就没有必要了，他谔天雄是来找林庄的，不是赌钱的，更不是准备在徐闻混江湖。眼看时间过去了快一个钟头，林庄还是没露面，他不由得有些焦急。

萧占风却十分兴奋，低声道：“谔掌柜，没想到你这手还真是漂亮！”

“林庄人呢，怎么还不来？”

“已经来了，不过正是你手气大旺的时候，不敢打扰……”

谔天雄哭笑不得。萧占风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个就是林庄。

只见番摊桌子边上，坐着个三十左右的汉子，粗手大脚，手上有不少烧灼后留下的疤痕。是典型的劳动汉子模样，但是面色灰沉，暮气很重，眼神发虚。谔天雄见多识广，知道这是酒色过度之后的模样。

见他虽然坐在桌子旁，手边却没有几根筹码。这会宝官开出是个“四”字，打得三门全部落空，眼看着筹码被开配的收掉。不由得叹了口气。再要摇宝的时候，他却一门也没打，迟疑着捏着几根筹码。

“老林！你怎么不下注？”坐庄的问，“要摇了！”

“爱惜几个钱就下去吧！你这会手气不顺。”有人劝道。

“昨天在小金秀身上少用几个，今天不就有了！”

林庄茫然的看了半天，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最后的几两银子丢了下去再输掉，自己就身无分文了。艾嫂这里，虽然不是衙门，也是“无钱莫进来”的。纵然他恋恋不舍——尤其是舍不得小金秀风骚入骨的模样，从祝三爷那里领来的银子，倒有一多半都填在她身上了——还是要被立刻扫地出门。

有心要再博一记，但是邹和尚庙前的几百人今天就要断炊了，没有银子也就没有米。再要请祝三爷给钱，最快也得等到烧香起誓，给他听个响才行。林庄知道，那些工人早就对自己有所不满了，万一这次没有米送去，只怕烧香的事情就会黄。

想了许久，还是站起身来退位让贤。自己一个人缩到一边，要了一壶茶。他手头没几个钱，自然也不肯开发小账。堂子里的人翻脸极快，半晌才送来一壶茶，还是冷得。

半晌：半天。

“真是婊子无情。”林庄一个人小声的嘀咕着，正盘算着回去怎么和工人们说，让他们明天烧香的时候闹得动静大些，好再向祝三爷要一笔银子。

正盘算着，忽然有人一拍他的肩膀，有人叫：“林师傅！”

林庄哪知道有人盯他的梢，听得声音，转脸来看，看到周士翟含笑注视，问道：“是你叫我？”

“是啊！你不是林庄林师傅么？”

“是，是我，”他的眼睛在周士翟身上乱转，似乎是在努力的搜索着记忆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眼见这个人穿着不贵不贱，器宇轩昂，举手投足颇有风度。知道不是好惹之辈，很客气的问：“兄台找我有事？”

“敝东想和你交个朋友。”周士翟满面含笑。

“贵东家是谁，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绝没有认错，”周士翟压低了声音，“敝东家就在暖阁里，请您屈驾移樽几步，他有话和你说。”

暖阁：古代是指与大屋子隔开而又相通连的小房间，可设炉取暖。

林庄陡然警觉起来。他和三教九流厮混日久，颇知道其中的一些诡异。自己最近追随祝三爷对付华南糖厂，这糖厂的财势也不小。神仙斗法，小民吃药。华南要是找人对付他，他真是喊救命都来不及，也没人听！这里不是海安街，海义堂吃不开。更何况艾嫂这儿是黑眼珠只认得白银子的地方。对方银子使到了，自己今天半夜就会成为一具街上的“路倒”！

他也算反应快得，忙推辞道：“贵东的厚爱我心领了，只是我马上就要去办些杂事。事情办完了我即刻来拜访……”

话没说完，周士翟的一只手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腕。

“林师傅，还是现在就请吧，敝东忙得很！”周士翟满面含笑，但是目光冰冷。

林庄大吃一惊，刚想挣扎，手腕上一阵剧痛，半边身子已经麻了。

“请吧！”

林庄被这样逼着进了暖阁。谌天雄顾虑萧占风是本地人士，不便露面就让他隔壁候着。自己背光而坐，这样林庄看不到他的面孔，他却可以把对方的脸看得清清楚楚。

背光：逆光。

“这是我们谌老爷。”周士翟“押”他进来，介绍道。

林庄到底是算个半个江湖人，知道眼下的事情不妙，礼多人不怪，赶紧跪下磕头。

“起来吧。”谌天雄沉声道。

“是，谢谌老爷。”林庄站起来，小心的站到一旁，见那押他进来的汉子守在门口，心中暗暗叫苦，想着今日怕是有一番苦头要吃。

谌天雄开门见山地说：“我受华南的东家之托，来向你说几句话！

海义堂和华南厂的事情，桥归桥，路归路，原和你们这些糖寮的工人无干，奉劝少做无谓之事。免得伤了和气！”

“不敢，不敢。”林庄一听果然是华南的人，顿时腿脚一软，又跪瘫在地连连磕头。自己掺合祝三爷的事情，在徐闻尽人皆知，对手不见得敢动祝三爷，但是捏死他这个小小的烧火工人却是举手之事。焉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拿自己当那只做猴的“鸡”。

第七十六节 甜港风云——收买

谌天雄见这古代的“工人领袖”面如土色，心中大起鄙夷之感，原想着这个人好歹能把几百个工人发动起来，总还算是个人物，没想到居然这么不堪。看来萧占风说他“嘴硬骨头酥”是一点不错的。

“你且起来说话，”谌天雄有些厌恶，“你们糖寮工人的苦楚，华南也是知道的。所以敝东委我和你来交个朋友，彼此不要伤了和气。”

林庄一听对方话中的意思不会取他的命，总算回过神来，细细品味这谌老爷的话，看起来这事情还有得商量，小心的回答道：

“你老明鉴！我们糖寮的工人原本就是做一日吃一日，水淹不过脚面的营生，现今大家断了来路，许多人又有家累，实在是生计艰难，为了糊口才不得已接受了祝三爷的银子，并非和华南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他还算精明，绝口不提华南挤得糖寮关门，工人失业的。免得触怒了对方。

谌天雄默不作声，看他如何说下去。

“至于外面传说的糖寮工人们要到华南闹事，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情，这个，我敢拍胸脯。”

“这么说，外面盛传糖寮的师傅们要烧香起誓打华南是假得了？”

“预备烧香这是有的。”林庄知道这事情绝对抵赖不过去，只好在关键的地方打马虎眼，“不过不是传说的那样！只是让大家抱成团，好度难关，不是专门对付华南的。”

这番话说得勉强也能弥缝的过去，但是谌天雄无意和他争辩口舌对错——原本这事情也无所谓对错。

“糖寮的众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原也有华南的一份责任在内。敝东每每为此慨叹，说对不起众位了！为了补救，现在敝东愿意收纳诸位入厂做工，只要能做事的，不管男女，无论老幼，都开发一份工钱。既然大家你既是打头的，我替他做主，事成之后，再单给你一笔酬谢。你看如何？”

这番话说得很明白，而林庄仍有突兀之感，但是这番话的意思是明白的。华南愿意让失业的煮糖工人们都进厂。这对大家来说，当然是一件绝大的好事，起码这几百个人的生计都有了保证，自己对大家也有个交代。

但是这事情，对大家是好事，对他自己则未必。一旦大家都进了厂，还要他这个打头的做什么？自然也没了现在的种种好处。再说，他从祝三爷那里前前后后拿了二百多两银子，现在答应祝三爷的事情没办，反而倒戈到了华南，岂不是标标准准的“反骨仔”？华南不好惹，祝三爷也不好惹。

这一来，不由得大感踌躇，迟疑着不敢答应。

“怎么，你有顾虑？”谔天雄看他神色变幻，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先不说破，让他自己说出打算来。

“谔老爷，你老明鉴！这对我们糖寮的工人，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可是祝三爷古道热肠，这二个月一直是他在接济大家，只怕回去一说，大家不会听我的……”

谔天雄哈哈一笑：“笑话。华南的白米饭不吃，倒要吃海义堂的霉烂陈米？天下有这样讲义气的人？”

林庄有苦说不出，祝三爷拨给他的银子，给大家吃白米饭不见得行，白米粥还是可以的，但被他自己侵吞了一大半，只能买价最廉的霉烂陈米充数。工人们有意见，他就推说海义堂给得钱少，只能将就着不饿死人而已。所以祝三爷在工友们心里也不见得地位高到哪里去。

现在要是回去和大家一说，多数工人们自然是愿意去华南，这样祝三爷那里是无论如何也交代不过去的。就算不要他好看，要他把银子都吐出来，就能把他活活逼死。

林庄看看周士翟，又看看谔天雄，翻着眼睛，竟无从作答。

就在他这迟疑不语之际，突然觉得眼前一亮——谔天雄将今天随身带来小箱子放到桌子上，将盖子一揭：里面是一排排叠得整整齐齐的洋钱，尽皆揭露，簇簇全新，银光闪亮，另外又有一堆散碎银子，几个“中锭”。估计是百十两上下，这不消说是，是预备送自己的。

中锭：币制名。清代流通中的一种银两。其以重量居中而得称。清制，元宝重为五十两，而中锭一般为十两，也有三两、五两者。比散碎之银齐整，多为锤形，其成马蹄形者，亦称小元宝。

“这是五百块‘双柱’银洋，”谔天雄说，“合到银子也有近四百两。算是华南给失业工人的安家费。招工之事成了就发，另外再馈赠你个人一百两。”

双柱银元：是西班牙从1535年至1821年期间在墨西哥铸造的，中下部四格两侧各有一根由卷轴裹着的圆柱，成形，所以又称“双柱银元”。因币面铸着西班牙皇帝的肖像，所以称为“西班牙银元”。

口中说得数目是一回事，这实打实的银子放在眼前，又是另外一回事。谔天雄知道，什么也比不上真金白银送到眼前那么能打动人心了。这几百洋钱，就是特意为这个用处准备的。他很有耐心，尽让林庄去想。

“凡事不必勉强。”谔天雄开口了，“你如有难处，不妨直说。”

“哦，……是，是……”林庄如梦初醒。

他到底也是江湖中混过的，转念之间另出了一番说辞：

“谔老爷！”他摆出极诚恳的神情来，“请您老体谅！我既受糖寮的工人们之托，就得妥妥当当的给他们谋个出路才是。现在华南愿意接受他们做工。感激不尽，我代工友们先谢过贵东家！”说着一躬到地，接着话

锋一转，“只是我这居中的人有许多难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祝三爷那里，也得有一定的说法，否则损了他的面子，我小小的一个烧火工人，担当不起！”

“有何难处，你只管说！”谌天雄料想他大约是为自已多争取些私人的好处。

“是，我只求贵东家能体谅，”他说，“明日在邹和尚庙的烧香起誓，还请照准继续……”

“哦，然后呢？”谌天雄不置可否。

“烧香只是过个场面，搪塞一下祝三爷那边，免得他啰唆，算是个缓兵之计，小的再去向工友们说合。待到时机成熟，小的自会派人来给消息，贵东到时候派遣一二个得力的人来直接招工就成了。只是——”他小声道，“小的以后在徐闻就混不下去了，得请贵东赏赐几个路费……”

林庄这套话，听来面面俱到，合情合理。实则还是一套脚踩两条船的缓兵之计。他的算盘是：用烧香起誓来搪塞海义堂，这边先收了华南的钱，对华南许个空头愿。再向祝三爷透出点风去：说华南企图通过招工来“招安”失业工人。祝三爷自然得花钱让他镇住场面。这样虽然迟早有穿帮的时候，但是混得一时是一时，实在不行了，卷包一走了之就是。

这点心计自然瞒不过谌天雄。

“烧香起誓断然不可。”谌天雄立马否决，烧香起誓虽然是个仪式，却是糖寮工人们明明白白的表态与华南为敌。这以后，华南来硬得是仗势欺人，来软得就是跌份，极为被动。

“若是不准，小的在祝三爷那里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还请贵东体谅，赏小的一条生路啊！”

谌天雄“哼”了一声：“林师傅！我劝你想想清楚，别想着脚踩两条船的把戏。”他冷笑一声，“敝东是看糖寮的工人们失业可怜，要给他们一条生路。既然你不愿意。要带人烧香起誓，只管去。华南也不拦着。”

林庄大急，如果谌天雄真得拂袖而去，事情就没得挽回了。一旦担起来，自己就成了海义堂的过河卒子，不管最后谁胜谁败，能不能得到祝三爷的照顾，就要凭他的良心了。

“这个，再议！再议！”

“议不议的也无碍。”谌天雄忽然一笑，说着将银箱一关。“我也晓得你老哥是在外头跑跑的，所以爽爽快快地跟你说。”谌天雄说，“我只要讨你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白花花的洋钱等于已经收起来了，似乎只等自己一句话，事情便成罢论。这样一个局面，轻易放弃，总觉得“于心不忍”，因此口不择言地答了句：“我来想办法。一定办成这件事情。”

“好，痛快！”谌天雄知道他已入了圈套，“敝东说了：既然招工，就

得有一份花名册，进了厂就有一份安家费领。安家费自然由老哥你去散发了，我们不过问。只是不知道你老哥能不能给一张单子出来？”

名册，他自然有。这是林庄吃饭的本钱。祝三爷当初也是看了名册，知道他手里有几百人可以用，才肯给他银子的。这个谌老爷名为要算安家费，实则多半是要看他有多少实力。这倒是要好好的显露一下的。另外，但凡饷银、安家费之类的钱，照例有二八暗扣的好处给经办人。林庄自然是知道的。故而大为兴奋，忙道：

“是有有，不过名册底簿只有一本，得找人来抄……”

“没问题，”谌天雄回答的很干脆，“我有书启师爷在。”

“那好，”说着林庄从怀里掏出一个毛蓝布的布包，小心翼翼的打开，里面是个破烂不堪的护书，夹着一本毛边纸的账本似的東西，上面写着“同心一德”。



护书：清代的护书，即官员用的公文夹，主要用于装放各种札、谕、批等公文，并印有忌辰与万寿的日期，以随时提醒官员注意。

“这是花名册，原是向县衙里告状时候弄得，”林庄说，“名字是请代笔先生写得，不过每个后面都按了手印。”

看那册子，油腻垢污，翻开来看，果不其然：一排排的都是开列着姓名。每个名字后面密密麻麻的都按着红指印，还写着个人户籍所在的都、图、村。有的名字后面还注着“煮糖”、“烧火”之类的工种。应该是真正的花名册不假。

“一共是一百七十四个人。还有二十几个没地方去的学徒没上册子。”

“你稍待片刻，我吩咐人抄下来。”说着把底册交到隔壁的萧占风那里，让他马上抄下来。

萧占风随身带着墨盒，马上就动手抄写。为了免得枯坐无聊。谔天雄干脆叫人送了几壶酒并七八个下酒菜，拉着林庄喝酒。一个劲的敷衍他，还从他嘴里打听到了不少祝三爷和海义堂的事情。

酒喝完了，花名册也抄好了。谔天雄将底册原样交回。说：

“你且回去好好想想。后天一早，我听你的消息！”说着讲五十两的一个元宝推到他面前，“这五十两，你先拿去。”

林庄顿时喜出望外，但口头还自要客气两句：“没有这个规矩！”

“规矩是人立的，我的规矩一向如此，你先把这五十两银子拿了去，替我做起事来也有劲。”

“好说，好说，”林庄已经口不择言了。

事已办好，此处无需停留，三人离开了艾嫂家，自回大昌米行去。萧占风问道：“这林庄说得话靠得住不？”

“自然是靠不住。”谔天雄道，“不过我还有一手伏兵等着他。他一回邹和尚庙就见颜色。”

“他要是不回去怎么办？你给了他五十两银子，保不定又要在这里乱用了。”

“现在是他的生死关头，他不得回去好好想想？”谔天雄很有把握，“赌钱嫖妓怕都没了兴头了。”

他停下脚步，说：“占风，我看你也不用回家去了，住到华南去吧。我们正好缺少个办文墨的掌案。每个月给你开发几两银子，你也算有个着落。”

“多谢费心。”萧占风婉言谢绝，“不过，我现在还是保持自在身比较好，说什么，做什么，都方便些。”

谔天雄一想也对，他倒是想得周全。

“这些银子，你先拿去用着。”谔天雄见他实在窘迫，虽然昨天被他拒绝了一次，还是拿出了些散碎银两，“算我借给你得！”

“不要，不要。”萧占风依然摇头，“不是我矫情！现在不是拿你银子的时候！到时候要出来说话的时候，人说我拿了你们的银子，不但话说不上，就是前面说得话，人家也只当我是放屁了！”

“这事又没人知道。”谔天雄不以为然。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萧占风慨然道，“大丈夫在世，行得正，立得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好，那我就不勉强了。”谔天雄不由得对这个旧知识分子产生了由衷的钦佩。

“不过你现在的处境，衣食堪忧，总不能天天去打搅刘婶娘吧。”

第七十七节 甜港风云——溃败的开始

“没事，我每天在县衙前代笔书信，也能挣几个钱。实在不行，我还有个表妹——”说这他的脸皮居然微微发红，“……和我有婚约。舅舅舅母也不是势利的人。接济几顿饭总是可以的。”

谌天雄微微一笑，心想以后干脆再送面小镜子给他作为谢礼好了。

回到华南糖厂，谌天雄又做了一番安排，特别是派人去城里盯着林庄，看到他是不是“拆烂污”到不管不顾的地步，要是此人拿着银子继续在私门头里醉生梦死，计划就要重新调整一下了。很快就传来了消息，林庄已经离开了县城，回了邹和尚庙。

拆烂污：吴语方言，指做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

“老谌，为什么你非要去说服林庄呢？”文同问。

“他是糖寮工人的头，多多少少有一点威望。”谌天雄说，“光我们的人去游说，效果肯定是有一点，但总也比不上他说得话来得有分量。”

“要是他始终推三阻四呢？不肯帮忙呢。”

“这就由不得他了。”谌天雄早有准备，“他把底本交给我们抄，等与自己把自己的小辫子交到我们手里。有了这个，”他扬了下名单的抄本，“他就想抵赖都没法了。”

“真有你的，”文同由衷的佩服，“他怎么肯上这个钩？”

“还不是二八暗扣的好处，钱财迷人眼。”谌天雄说，“我拿安家费一诱他，他就把持不住了。”

“发安家费还有暗扣，这世界真TMD黑暗。”文同感慨道。“对了，常师德回来了。”

“我怎么没看到他？”

“他在临高，准备执行任务，”文同把执委会和华南之间应对海盗的具体计划说了一遍，“海军的意思是最好能把这伙海盗的底细多打听一些，干脆除恶务尽，免得留下后患。”

“我明白了。”其实谌天雄对这事也没什么头绪，但是事在人为，情报工作就是要靠人去跑出来的。“不过现在得打算‘招安’的事情。邬德对我们的请示怎么说？”

这种涉及到大规模收纳当地土著的事情，现在都归民政委员会负责。基本上就是邬德说了算。

“邬德是批准了，但是要我们提出怎么安排这批劳动力的报告，”文同说，“到底是就地安置，还是转移到临高安置？”

“你的看法呢？”这个问题上谌天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雷州的局面是文同在负责，对本地需要多少劳动力自然比谌天雄清楚。

“当然是就地安置了。”文同的计划很大，酒厂很快就要开工，需要一批工人，至于糖业废料的综合加工也会需要很多人手，吸收这些劳动力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他们多数是雷州、徐闻的本地人，硬把他们送到临高去，怕是人心不服。”

“还有家属怎么安置。”

“工厂里一时间安排不了这么多人，不过以他们的工钱大概供养家属也没问题。”文同说，“我打算工钱是米银并发——一半钱一半米。这里米价高，用常师德运来的越南米比较合算。等以后事业大了，再慢慢的吸收家属做工。”

这倒是个好办法，常师德建立了徐闻到越南之间的海上米糖航线之后，华南厂手里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大粮仓。

纵然这样，一旦“招安”下来，小一千人的吃喝就是华南的责任了。原本是无人过问倒也罢了，一旦有了主家，处置上一旦出了意外就容易闹起来事来。

“吃的问题好解决，常师德运来了米，要吃多少都可以。”谌天雄说，“要是来不及运来就让大昌米行先垫一部分。”

“还得给安家费，”文同说，“一个工人一块洋钱总要得。”

“这个自然，”谌天雄点头，“也显示下我们的诚意。”

“不过这钱不能给林庄去发，他这么贪婪，起码要吃掉一半。我们当冤大头可不行。”

“这个自然，做人情的事情要我们来。”谌天雄一晒，“我还怕他卷包逃走呢。”

当下计算了大概要多少银钱，多少粮食。人怎么安排，都一一作了计划。

“只是你什么时候去‘招安’呢？”

“这就要看林庄的觉悟了。不过，他真要没觉悟我们就霸王硬上弓。”谌天雄说，“现在看来，萧占风说的烧香不起事是肯定的了，但是我们也得防着他一脚。”

谌天雄走了之后，林庄身上有了银子，胆气壮了起来，原本还打算在艾嫂这里勾连一天，转念想到现在局势复杂，华南和海义堂都盯上了他，固然身价倍增，有左右逢源的好处，但是如何能把这个“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做好？这可是大费周章的事情。再待在堂子里，掌握不了局面了。虽然心里有些遗憾，还是赶紧离开了艾嫂家往回去了。

路上先去了次米行，把手里下的几两散碎银子都买了陈米，关照送到邹和尚庙去。他在这里已经是老客户了，米行自然照办。

又去了次钱椿店，把谌天雄给他的整银存在柜上。赶紧回到了邹和

尚庙。他在这里是有一间房间的——是祝三爷关照庙里给他的。他是个光棍破落户，有钱到手就光，平日里都是混在糖寮过日子，也没象样的家什，屋子里只有一张竹床而已，几件破烂衣物，倒也不怕贼偷。会到得庙里，也不和人打招呼，径自回到自己屋里，关起门来往床上一躺，盘算起来。

能够脚踩两条船，左右逢源自然是好事，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迟早还是要决定的，是跟海义堂，还是华南。

这点上，林庄倒没什么思想斗争。在他看来，华南终归是个外来户，本事再大，在这里也斗不过根深蒂固的海义堂——最多到了最后大家讲和。跟着海义堂总没错的。

但是华南比起祝三爷，却又慷慨的多。今天遇到的这个谌掌柜，一出手就是五十两，这种气派，祝三爷就没有。林庄不由得叹了口气，要是二者能对换一下，他肯定是对谌掌柜死心塌地。

最让他垂涎三尺的，是五百块‘双柱’银洋，这么大一笔钱，林庄还从来没见过。他盘算着，怎么能把这笔钱搞到手——至少也要弄到一部分。

烧香起誓的事情，不能缓。这是他刚才就打好的主意。再缓，就交代不过去了。祝三爷是要他乘机闹事的，不闹事已经是打了折扣，要是连个过场都没有，以后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问题是一旦起了誓，又等于是违了自己对华南的承诺。对方要是恼羞成怒起来，收拾自己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这倒不可不防。

正盘算着有没有一个法子，能够尽量把两边都敷衍过去。屋外有人敲门：“林大哥！”

他听出来叫门的人是这群人为首的一个，叫马三强的。是个钦州人，在钦州籍的失业工人中很有威望，林庄不免要对他敷衍敷衍。



钦州：现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地级市。

赶紧起来开了门，让马三强进屋来坐。

“林大哥！”马三强开门见山，“外面有人送米来了，这次的米又是陈米，这可怎么吃？”

“陈米就不能吃了么？”林庄知道他又是为了这事来吵闹，心中老大的不乐意——他一直厮混在堂子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想见到这些人——都落魄到住庙里头还一天到晚穷讲究。

马三强看他的态度满不在乎，气得浑身发抖：“能吃？你吃吃看！”说着抖开一只布包，里面的米碎得不成模样，许多变色发黑发黄的，里面还有许多稗草和沙子。连米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扫仓房的库底。



稗草**bài zǐ**：稗子和稻子外形极为相似，颜色较浅。稗子长在稻田里、沼泽、沟渠旁、低洼荒地。与稻子共同吸收麦田里养份，因此稗子是麦田里的恶性杂草，败家子中的“败”就是稗子演变过来的。

林庄有些心虚，自己拿去买米的银子才三两多，要米行“能买多少买多，多多益善”，自然卖给他的就是最最便宜的米。最后敲定三钱一石，没想到这米的质量这么差！怕是只能喂猪。

“总还是米，”他犹自嘴硬，“吃下去能填个肚子。现在没条件讲究。”

“这不是讲究！这东西吃下去，还不如去吃糠呢。”马三强见他一个多月来从不在庙里吃饭，虽然穿得破破烂烂，身体一点没消瘦，反而有些发胖，心里早就有气。

糠：谷的外壳。糠是全谷的一部分，属于种子的外层。含有糠的米为粗米，而去糠的米则为精米。糠是全谷的可使用（可食用）部分。

林庄反倒沉住了气，双手一摊：“我也没办法！祝三爷那里给的钱就这些，我又不是财主，凭空多出钱来。好米有，二两一石，怎么喂的了这许多人？”

这番话振振有词。虽然马三强很怀疑他自己私拿偷吃，但是苦无证据，话也说不响。

“我就不信，祝三爷会只给这几个钱？做好事有这样做得？”

“祝三爷本来就不是做好事——”林庄说，忽然觉得这话传到祝三爷耳朵里大大的不妥，赶紧又改口道，“我是说，祝三爷救济大家已经是大恩大德了，总得有些回报给人家才行！要你们去华南干一票，一个个都推三阻四的，”他觉得自己理由充分，连喉咙都响了三分，“要我怎么去和祝三爷说？！”

“这种犯法的事情，我不做。”马三强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了，“实话告

诉你好了，早有人要我去华南做工。我念着当初大伙都是一起抱团去告状的，不能为了自己吃口饱饭就拆台，没答应人家。现在看来，我这是多此一举。”他说着一抱拳，“林大哥，你自己珍重吧！”说着扬长而去。

林庄这下算是五雷轰顶了——“有人约他去华南做工”，他心里念叨着。那谌掌柜明明说要他帮忙“招安”的，怎么已经把手伸进来了？他赶紧追了出去。只见院子里，马三强和平日里聚拢在他身边的同乡们都在收拾行李。

“三强，有事好商量！”他一把拉住马三强的手说，“你回来，我们再商量，不要拆大家的台！”他接着低声道，“你帮我维持了，我自然有好处给你！”

马三强的脸上露出了厌恶的神情，大声道：“我不稀罕。钱，就留着你自己花吧！我马三强是堂堂正正卖力气做工赚钱，不使这种来历不明的钱！”说着一挥手，“走！”

十多个钦州籍的工人纷纷跟着他走了出去。林庄连连跺脚，但是知道是拦不住了，看到周围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议论纷纷，人心浮动。林庄心里暗暗咒骂——谌掌柜，你也太毒了！华南一定是早就派人在工人们中间活动过了！

“林师傅，”有个煮糖师傅悄悄靠了过来，“最近有几个过去在糖寮干活的人来这里活动呢，怕就是华南的人……”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一天到晚不知所踪的，我上哪里来找你？”对方很不满意，埋怨起来，“你也太不把这这里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林庄无言以对。心知谌天雄是将了他一军，自己要是配合“招安”还好，要是耍花样，他早就准备了釜底抽薪的计策来对付自己。这一下，彻底打碎了他左右逢源的好梦。

他一咬牙：谌掌柜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了。当下决定按时烧香起事——反正也就是第二天的事情了。当晚他就召集了糖寮工人们中有些威望的人来议事，没想到这些人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失业的糖寮工人里，对闹事打砸华南最为热衷的是煮糖师傅们，但是这些人自己不愿意动手——虽然他们最恨华南，却因为过去赚得多，家里多少有些底子，不象其他工人那面落魄。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至于一穷二白的一般力工，原本已经是群情汹汹，反华南的态度坚决，时刻都准备去大打出手。然而现在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华南愿意招募他们当工人的事情，已经在人群在流传开了，眼前有了一丝曙光，自然谁也不愿意再去做这种犯法的事情。不管林庄如何鼓动，都说这件事情犯王法，怕没有好果子吃；又有大叹苦经，说自己全家一直吃不饱，闹出事情来万一进了班房，家里人恐怕都要饿死。还有人干脆就提议大家去华南做工。

第七十八节 甜港风云——断其一臂

林庄越听心越凉，没想到事情在最近七八天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正在烦恼事情该如何解决，煮糖师傅和力工们之间又起了言语冲突。双方为要不要去闹事、谁去闹事和要不要“恢复古法”起了争议。

这两个群体之间本来就因为收入的差异而素有隙，不过是暂时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的。谏天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作做下去之后，力工们觉得既然是干活，到华南也是一样的，没必要非得“恢复古法”——恢复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林庄心里盘算：谏天雄这招釜底抽薪，把自己这边的人心都给搅散了，再想按约定的时间烧香起事已经不可能。不能按时行动起来，祝三爷那边也没法给个交代，海义堂以后就不会再信任自己了。为了自己今后之计，还是投靠华南好了——起码投靠过去，安家费的二八回扣还能拿到手。不管以后在不在徐闻，干什么都有了本钱。

主意打定，当天晚上就去华南求见谏天雄。

狗腿子一旦当了叛徒，在出卖前主人的利益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的。在他的鼎力支持之下，华南招安糖寮失业工人的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廖大兴早就按照谏天雄的吩咐，准备好了大批在县衙的“户房”用过印证的空白雇用文契，上面中、保一应俱全，工人只要过去填上名字按下手印就算是成契了。整个过程之用了不到半天时间。

一场风暴，就这样迅速的平息下去了。力工们自不用说，总算是生活有了着落；就是最反对华南的煮糖师傅也在大势下屈服了。毕竟闹事不成，“古法制塘”就不会再恢复了。而自己和家人总还要吃饭。现实的需求总是最有威力的。最后，除了极少数人不愿意到华南之外，多数人都和华南写了契，受雇做了工人。

每个人立下做工的契约之后，马上得了一块西班牙银元和半石米算作安家之用，然后给假一个月，要他们各自先回家去安顿家属。

文同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骤然间在厂内增加太多陌生人口，眼下华南虽然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但是依然风云未定，难保这些工人们中间混有海义堂的人，乘机打入华南搞破坏。就算是没有这样的人，新工人刚刚进厂，又没有足够的事情给他们做，静极生动，很容易惹出事端。

所以干脆把他们都打发回去，等把事情料理完了再慢慢料理这批人也来得及。

少数无家可归或者家乡路途遥远的工人，就由华南塘行先收容起来安排住所和伙食。不过文同也给他们准备了工作，就是在华南糖厂外面的南门塘空地上帮忙盖房子，修筑一个简陋的“工人村”。马三强因为在人群中有些威望，就成了这批工人的头头。

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解决，连县里的太爷也松了一口气——毕竟真闹起什么械斗的事情来，对考绩也是有影响的。何况失业工人们还占着

理。华南能主动吃点亏把事情了解，在县太爷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好感。

祝三爷砸碎了一只杯子。接连几天，整个祝宅上下都是一片死寂，上上下下连个咳嗽声都听不到。

林庄则从徐闻彻底的消失了。据有些人们说：他从华南手里领了二百块银洋，远远得离开了徐闻，免得祝三爷来找他算账，也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就死在徐闻到海康的县界上，身上一文钱也没有。至于杀死他的是谁，有说是祝三爷恨他当反骨仔派人杀的；也有说是华南过河拆桥，杀了他灭口；又或者只是因为钱财露白被强人所杀。

雷州的砂糖，依然在源源不断的涌入华南的仓库。海义堂里的空气已经变得极为焦躁。原先对祝三爷言听计从的各家糖行的东家和掌柜，现在都对他产生了置疑。虽然还没有人公开的提出来，但是祝三爷知道，这一天为时不远了。

如果不能解决华南，不但自己从此名声扫地，就是海义堂这个组织也会顷刻间土崩瓦解。

祝安的方寸大乱：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坚韧有力的对手。眼下可以立刻起效就是求助于杀人、放火之类的手段。来个快刀斩乱麻，或许就能一下子终结华南的存在。但是华南背后隐隐约约显示出来的巨大阴影使得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华南如果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他们背后的势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不是杀掉一个私下下乡收购糖货的外地小商人，也不是烧掉一家和他作对的船行。

从广州传来的消息让他稍稍有所安慰——广州最近银根紧，要调集十万二十万银子很难。恐怕华南现在的存银也到了最后关头了。只要再咬咬牙坚持，或许事情还能有转机。

当下关照秋涵又给古大春送去了五千两银子，要他们尽快买炮添船，把队伍扩大，彻底封锁海安港，只要糖船出不去，银船进不来。华南还是一样完蛋。

祝安的算盘，华南的穿越众们也在会议上估计的七七八八。打破海上封锁的事情，现在由海军来处理，无需他们操心。关键还是要应对放火之类的破坏性事件。对于本时空的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难提防的报复手段就是纵火。佃户、奴仆反抗主人最常用的一招就是纵火。纵火是重罪，但是在古代社会很难追究的到。整个华南糖厂的厂区里到处都是易燃物，烧起来一定很壮观。

幸好华南糖厂的地形还不错。它孤零零的矗立在一片荒地上，一面是河，一面是官道，一面的大部分则被南门塘这么一个水池掩护着，另一面原先是大片的空地，现在正在建设“工人村”。需要重点设防的地段少很多。梅林不辞辛苦的指挥着继续搞基建工程：四面修筑防火墙，开挖防火沟渠——特别是工人村和糖厂之间，开挖了一条防火渠。在厂区内挖掘蓄水池，用来防火。堆晒甘蔗渣的场地用风火墙被隔离在车间、仓库和生活区之外，确保即使失火也不会殃及其他建筑。文同还要廖大化备齐了火把、灯笼、钩杆、水桶、斧子之类的救火设备，还添置了两

台手压式的水车，让基干民兵们兼职救火队，每日训练。



防火渠

北炜对原先的警戒制度和民兵队做了训练和改进。安排了每晚的夜班执勤和紧急联络手段。规定了华南厂区内壮丁们的紧急集合号，还做了几次夜间的集合、救火的演习。这样几天下来，草草拉起来的民兵队倒有些训练有素的样子了。

防守之外，也作了进攻的准备。有了萧占风这个当地人的指引、起威镖局打听到的情报，最后还有从招募来的失业工人嘴里了解到的情况。谏天雄搞了一份相当精确的背景情报资料。包括海安街的地图、各个重要目标的位置和交通情况，还设法搞到了海义堂的平面结构、祝三爷的住宅位置等等——这其中林庄的贡献最大。祝安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规律也已掌握，甚至还利用数码相机+长焦距镜头给海义堂的主要成员、他们的家属和手下的骨干分子都拍了照片，制作了个人档案。

糖行里的一件厅堂被完全封闭起来，里面成了北炜的作战指挥室，他和手下的特侦队员们在里面制订了好几个预案。分别是直接在路上伏击杀死祝安的甲案；袭击其住宅加以杀害的乙案，还有对海义堂进行纵火的丙案和近乎大屠杀的丁案。

丁案最为恐怖：特侦队将在十二小时内杀死海义堂的全部主要人员，包括各家的店东、掌柜、管事，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

“太残忍了，杀人太多了。”文同说。

“只是作战预案。”北炜解释说，“有备无患。”

“我声明我绝对不同意这么血腥的处理方式。”

北炜没有接茬，他觉得对不了解什么叫“作战预案”的人没必要解释，也解释不明白。其实他在制订这几套方案的同事同时还搞了一套地支预案，是准备着万一失败撤退时候用得，也有子、丑、寅、卯四种。看到文同这么把预案当回事，他觉得更没必要拿给他看了——免得又是

大惊小怪。

临高，博铺港。

大鲸号正在停泊在港内。装运过煤炭之后漆黑的甲板和船体已经由勤劳的海军战士和船厂职工用海水冲洗的干干净净。

常师德在越南的挖坑行动持续了差不多二周，终于勘探选定了若干可以采煤的露天采矿点。原本准备装满一船煤回来的，但是大鲸的结构不太适合装载无包装的散货，就只运了不到一百吨煤回临高了。

这个发现给了工业部门极大的振奋，当然也就给了外事部门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占有鸿基？

直接开船过去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对穿越者来说还有点力有未逮。雷州的糖业还没搞定，再开分矿实在感觉有些吃力了。就如何充分的占有鸿基的煤矿，执委会内正在进行专门的讨论。

常师德自然没有参与执委会的讨论，也没有直接回雷州——他还惦记着他在越南囤积的大米。这么一来倒让古大春得了个便宜，逮住了广丙，否则古家海盗恐怕就要哭自己的运气太坏了。

眼下，大鲸正准备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确切的说，这是一次钓鱼行动。被钓的鱼就是古家的海盗们。大鲸是诱饵，大到足够能把渔夫吞下去的诱饵。

码头上，堆满了饱满的草袋正准备装货。在机械部门的努力之下，博铺的机械化装卸水平越来越高了，不仅土法的人力吊杆增加到了四台，还安装了一台使用蒸汽机驱动的大型吊机。为了适应博铺大宗散货为主的物流需求，机械部门正在研究皮带机和抓斗机。一旦安装到位，食盐、大米、铁矿石和煤炭的装卸效率将十倍几十倍的提高。大量码头上的装卸劳动力将被解放出来。



皮带机：皮带机是带式输送机的简称，有固定式和移动式，结构简单，效率高。以挠性输送带作物料承载和牵引构件的连续输送机械。一条无端的输送带环绕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两滚筒

之间的上下分支各以若干托辊支承。物料置于上分支上，利用驱动滚筒与带之间的摩擦力曳引输送带和物料运行。适用于水平和倾斜方向输送散粒物料和成件物品，也可用于进行一定工艺操作的流水作业线。结构简单，工作平稳可靠，对物料适应性强，输送能力较大，功耗小，应用广泛。



抓斗机：指用来抓取大型机械的斗。

将要运往徐闻的是二百石大米，这是计委从库存中直接拨给华南的。因为有了越南米的可靠来源渠道，马千瞩在调拨粮食这块上变得爽气多了。按照海军的推测，海盗们应该是在海安街之类的徐闻港口有人专门为其通风报信。所以船只在进入徐闻港口的时候出事的可能性比较小，大可以安心的顺路运一次粮食过去。

海军部对如何肃清海安街附近的海盗有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主动派战舰出去扫荡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除非不分青红皂白，看到船就打。否则对方大可伪装成民船躲过搜索。

以穿越海军的力量来说，对付这样不入流海盗可谓轻而易举。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尽量减少己方的损失和能够铲草除根这两个关键要素了。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捣巢穴，消灭的干净彻底。但是穿越众缺少这方面的情报来源。

所以能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钓鱼”，实际上谡天雄提出的也是这个建议。好在对手的企图十分明显，要诱捕他们相当的容易。

用大鲸担任诱饵，这艘船形制特别，海盗们一看就知道是华南的船，是个容易被识别的目标。

邬德接手了这一次的任务。职业海军军人全部出海去勘探资源了。他算是临高这里硕果仅存的一个前海军军官了。这副重担自然由他来挑了。

作战方案是钓鱼，但是要把鱼干净利落的钓上来，就必须掌握主动权。

穿越众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海军对徐闻沿海的海况很不熟悉，敌人的攻击极有可能会选择在近海海域。这一带的海岸线岛屿林立，暗礁纵横，对手的海情比己方要熟悉的多，可以利用有利的自然环境隐蔽自己，观察穿越者的动向，选择最合适的时候向大鲸号发动攻击。

主动权！他深深的为这个问题苦恼着。

第七十九节 甜港风云——瓮中捉鳖

夜幕渐渐的从空中降下，覆盖着海港。海风吹拂着从海面升起的薄雾——这是临高在进入初夏之际常见的雾气。雾越来越浓，码头、栈桥、海岸、岛屿、厂房都好些围着一层柔软的细纱，只能隐约的看到建筑里的灯光。

邬德看了看手上的夜光表，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海军造船厂附近的灯火特别明亮，还能听见蒸汽机的轰鸣声。那是为大鲸号装货的声音。准备安装到大鲸号上的四门滑膛炮白天就运到了博铺，为了避人耳目，装船的工作的将在夜里在造船厂码头由海兵执行，不用任何劳工。

按照计划，大鲸号上将用装满土的草袋垒起护墙，外面则堆放米袋或者糖袋，实际里面埋伏若干门火炮和二排的海兵。只要对方一靠近，就用火炮轰击海盗的船只——按照广丙号上水手们的描述，海盗们的船只都是中小型的沿海船，吃不了几发炮弹肯定会沉。

海盗只是出动一二艘船的话，以大鲸即将配备的火力，这个方案是最为简单有效。但是万一敌人的船多。突然射击达成的奇袭效果毕竟只有一次。射击之后，火炮重新装填、瞄准需要一段时间。没有被击中的船只可以采用分散攻击的方式来避开船上的火力——大鲸不是机帆船，速度慢、操纵也不灵活，一旦被小船缠上进入贴身跳帮肉搏，敌人人多势众，就要吃亏。如果敌人遭到攻击后骇于大鲸的火力掉头逃跑，大鲸的速度又追击不上，打成了一场击溃战。显然只使用大鲸本身是不够的，必须有船只进行配合作战。

但是出动的船只一多，狡猾的海盗们又有可能把触角收回去，显然，不管海军采用怎样的模式，胜利的基本条件——“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海盗手里。

铺在面前的是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大海图上再放大50倍海安街附近海域岛屿、礁石分布图。这一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礁石、暗沙，形成了无数条四通八达的水道和暗峡。这样的环境下，对使用轻舟小艇的海盗自然特别有利。

沉思了片刻，他拨通了李迪的电话：

“登瀛洲号在不在港内？”

“报告！在。”

“叫那个，王——”邬德忽然想起，登瀛洲的大副似乎人人都叫他王大胡子，“……大副来基地司令部一下！”

“王大胡子？马上叫他。”

过来一会，王大胡子来了。关于他的胡子，海军分为两种不同的派，一派觉得他的胡子很漂亮，很“英国”，要他继续留着，另一派则认为胡子不卫生，军人不可留胡子。双方的争论到现在还没结束。所以王大胡子的胡子还继续保留着。一个航次之后，船员照例要休息几天，所

以他显得很干净精神，一身元年式海军制服穿得有模有样，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海盗的形象了。

“以你过去当海盗的经验，拦截进出海安街港的船只的话会选在哪里下手？”邬德指了一下海图，“要保证绝对安全，对方可能会有护航。”

王大胡子仔细的看了下海图——这些细节到极点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能让他惊讶了。

“这里。”他指了一下海图的一群黑点。

邬德定睛看去，这个地方叫“菊花屿”。不是什么成型的岛屿，只是一堆露出海面的礁石而已。此地正在海安街港的必经之处。

他点点头，广丙正是在这一地区东南方向四海里的地方被袭击的。王大胡子的经验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选这里？”邬德问，因为类似的岛礁群在附近还有几处。

“这里的条件最好。岛礁多而且乱，容易藏住船。只要把船隐蔽在菊花外屿，派人在礁上瞭远，有船只过来就可以冲出去。打个出其不意。”王大胡子说，“对方要是有关航打不过，就直接穿越外屿脱逃，那里水道多，礁石林立，水下暗沙很多，追击的船不熟悉航路的立刻就会触礁。”

“嗯，要是我们要抓住这些海盗，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预先把船埋伏在内屿，”王大胡子毫不迟疑的说，“除非海盗不准备经过外屿逃走，否则内外屿之间的猫跳口是必经之路，有艘炮船在那里一堵，前后夹击。有通天的本事也跑不掉。”

“很好。”邬德想如果光看海图的话，根本不知道这只有几个黑点的暗礁群还有这么多的花样。

“不过内屿很不好进。”王大胡子提醒道，“水道太复杂，除了小舢板进去没什么危险，大些的船出入水道都有可能触礁和搁浅的。”

“能进多大的船？”

王大胡子摇摇头：“最多进200料的船。里面水流很乱，暗沙也多。”

“你熟悉出入水道么？”

“这个——”王大胡子有些踌躇。

“实话实说，”邬德说，“这件任务很要紧。完成之后给你记功！”

“是，”王大胡子先来了个不甚标准的立正，“我的确跟人进去过，只有一次。还记得一些海路。”

“好，你准备一下，到船厂码头报到。”

第二天，邬德都忙着选武器，挑选人马。这次行动他决定不再抽调穿越众参加，完全是成建制的调用海军的土著人马。傍晚他和王大胡子

两个人乘上了一艘100料的单桅船，亲自前往菊花屿进行侦察。

为了缩小目标，除了七八名水兵和二名第一批提拔起来，正在接受培训中的军官候补生之外，其他人一概不带。确保安全起见，这艘船临时的安装了一台摩托艇的挂桨机。

船只在夜晚航行了几个小时。临近午夜的时候，邬德估计现在已经接近目的地了——海安街港外的菊花屿。

海面上风平浪静，月亮很亮。船只已经下来船帆，改用摇橹慢慢的推进。

“发现了没有？”他问正在船头的掩体后观察的王大胡子。

“还没有。应该快了。”王大胡子聚精会神的观察着海面。现在的他的眼睛已经习惯黑暗了，加上望远镜的帮助，能大致分辨出海面三百米以内的东西了。

侦察船继续前进。

“前面有黑点。”王大胡子低声喊道，“注意船速！”

这时候，在邬德眼前出现的已经不止几个黑点了，而是一大群黑点了。船上的人紧张起来，难道走错了航向？海图上没有这么多的小礁小屿呀！

“停止前进！”邬德急忙命令船长。

侦察船很快降低了速度，靠着惯性的冲力，静静地向前滑行。邬德看了下罗经的度数，又下到船舱，打开手电，仔细的查对海图。可是海图上没有象这样奇形怪状的标示。难道400年来的海况变化如此之大？罗经的度数、船的航向和现在计算得出的方位都没有错。邬德想了想，又算了下潮汐的时间。没错，现在是最低潮又是逢着满月，所以许多无名的暗礁都露出了海面。这种即非航道性质的海区，测量自然不会太精细，而且毕竟时间相距了四百年。即使是测量精确的航道，经过若干年以后，由于海水的变化，航道也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测试深锤，走一段测一段，逐步逐步的进入菊花屿了。

罗经：是提供方向基准的仪器。船舶用以确定航向和观测物标方位。罗经有磁罗经和陀螺罗经两种，一般海船都同时装备有磁罗经和陀螺罗经。前者简单可靠，后者使用方便、准确。

外屿水面开阔，但是礁石不少。

“现在潮水低。”王大胡子说，“要是平时的话，这些礁石多半都是没在水下的。我们这样的100料船只要当心点就不会出事。”

邬德观察着这里的海况。暗暗觉得把王大胡子叫来参谋是对了。这个地方，要是不知深浅的大船追进来，的确极有可能触礁。

“现在要进内屿了。”王大胡子紧张的说。

侦察船经过一块黑色礁岩，转入一条狭窄的水道。侦察船象一头老驴子，走一段停一段，水兵们一个个屏息凝神，瞪大了眼珠，紧盯着四

面不时从海底冒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礁石，手里拿着钩竿和篙子，时刻准备应对突发的局面。

水道里的潮流紊乱异常，水手们努力把住橹杆才没有没冲到礁石上撞个粉碎。王大胡子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航道，指引着侦察船前进的方向。有时候为了确认一块礁石到底是不是标志物，他要确认好一会。

这样走走停停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船才驶进了狭窄的内屿。然后又慢慢的航向猫跳口。这里是两块巨大的礁石。两块礁石之间的海面极为狭窄，如果是二百料的船只，只能勉强过去了。

“这就是猫跳口。”王大胡子指点两块礁石，“据说距离连猫都跳得过。”

邬德点点头：“这外面就是外屿？”

“是的，海盗只要通过这个地方，就能从内屿的其他水道出去，据说这样的水道有七八条，都能走一二百料的船——就是得有人引路。”

“那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进入内屿呢？”

“这段水路我不熟——”王大胡子倒也直白，“听说外屿靠近猫跳口的海域有好几处暗沙，经常变化位置，不是特别熟悉这里水文的人，多半会搁浅在上面。”

邬德命令侦察船进入一条狭窄的水道，找了一处能够靠上的岩滩，把铁锚抛到岩石上面抓住岩缝，把船固定起来。

整个菊花屿的正象他的名字那样，类似一朵菊花的形状，散布在海面上。小屿和小屿之间、礁石和礁石之间造成了许多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倒流水道和小的可怜的湾子。低潮的时候大船根本就不能在其中活动。只有外屿的海面相对宽阔。

邬德带着王大胡子和一个水兵爬上了这块无名小屿。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架双筒望远镜，身上披着一件油布雨衣。三个人一脚深一脚浅的向山上爬去，把海鸟和蜥蜴之类的动物吓得到乱串乱跑。邬德停了下来，注意了四周海面上的动静。

整个菊花屿海域安静极了，只有远处有点点的渔火。看到四面没什么动静，他才继续带人向上爬去。

岛屿的半腰，是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象绒一样的苔藓，人一踏上去就好像吸水的海绵一样发出滋咕滋咕的声音，陡峭的地方非常的滑。连着几次他们都差点摔倒。爬到上面，却是相当平整的一块空地，长满了荆棘丛刺。密密的硬曹和已经横倒的枯枝。正好交织成一层天然的篱笆墙。水兵用砍刀开路，一行人来到临近悬崖的一块比较平缓的空地下。满月当空，海面上波光粼粼，整个猫跳口海域在他们眼下一览无余。

这个地方的视角非常的好。邬德在心里说，可以在这里安排一个观察哨。忽然一个念头钻入了他的脑海。这个地方不是比一二百料的船只更是一个好的射击阵地么？

一二百料的船只，只能安装轻型的火炮，而且也装不了几门。真要再这里堵口阻击，火力上还是形不成优势。既然菊花屿的小屿如此的多，完全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多在上面安排一些火炮。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好的计策而兴奋起来。

他目测了一下这里的角度，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这块坡地虽然有些倾斜，但是坡度平缓，对地面稍加平整就能安放中型火炮。而且面积也足够大，完全可以安置三四个12磅加农炮的炮组，还能安排少量的掩护步兵。

遥望对面也有几处可能适合安置火炮的地方，每处一二门，这样总共就能有上七门以上的加农炮形成交叉火力。从固定的岛礁上发射的炮火比从摇晃不定的海船上要准确多了。再准备一二条船只在猫跳口堵口拦截。海盗船只要一到这里就是瓮中捉鳖的局面。一艘也跑不掉。

“让军官候补生上来！”邬德命令，“在这里进行作图作业，标测四周目标参照物！”

下达命令之后，他下到船上，通过电台向临高报告了这一计划。

“请马总长协调此事。”他在电文最后加上了这句。

第八十节 甜港风云——海上遭遇

东边，约莫六海里的地方出现了十来艘吨位大小不等的船只组成的一列船队。

大鲸号的大副乐琳举起望远镜，聚精会神的注视着远处的船只的航程。

风微微的吹拂着大鲸的两面硬帆，推动着船正在以每小时2节的速度行使着，大副看了看手表。船已经离开海安港二小时了。

大鲸是在昨天晚上进入海安的，随后卸下了船上运载来的二百石大米。随后，又装上了二百石糖。原计划中大鲸是不装载糖货的，毕竟它的任务是充当诱饵，战斗中根本无力保全货物的安全性，无论是水浸、火烧还是被人血污染，这糖总是不能再卖了，而且糖还是一种很不错的燃烧剂，万一在战斗中火可不是闹着玩得。

但是一点糖也不装的话就没法充当诱饵了，对手可是在海安街上安置了眼线的。

席亚洲举起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些船只的航程。他因为在临高BBS上删帖子太多，在群众中的声望值下降得厉害，加之又被人揭发其在工作时间搞的所谓“图上推演”全是玩电脑的兵棋游戏，现在急于要找一次立功表现的机会。这次是海上行动，海军的骨干远航出去了，大鲸又是担负诱饵任务，基本就是准备着炮击加白刃战的，让个陆军来指挥也没什么问题。当然船的驾驶还是由海军的人负责。

“大副，”他朝大副转过身去说，“这就是海义堂雇用海盗？”

大副：指职位仅低于船长的船舶驾驶员。

“非常有可能，”乐琳答道，“不过现在还看不清，等再接近一些就清楚了。”

“好，”席亚洲说，“下令小心警戒。叫大家做好必要的准备。”

随即命令立刻传达到全船。各项备战措施立即执行了。瞭望哨增加到四名。

“向A支队发报，有可疑船只出现在离我船6海里处。”席亚洲站在后艙楼上，感觉自己有点象电影里的将军了，只是甲板上全是草袋，看起来未免让人感到无趣。

A支队由二艘渔轮组成，负责对大鲸进行直接掩护，以免大鲸寡不敌众被人K暴了。它们在大鲸的南方10海里处待机，保持着距离。按照计划：一旦发生战斗，A支队就会赶来增援。A支队的任务是，如果敌船少于4艘，就配合大鲸将其就地消灭，如果敌船多余4艘，则利用机动性和火力保护大鲸击退敌船，同时逼迫敌人逃往菊花屿——那里已经设下了伏击圈。

船队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逼近。现在海面上风并不大，对方的速度

却明显很快。

“他们在用橹，”乐琳说道，“在拼命追赶我们。”

“大概是昨天我们一进港，就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准。”席亚洲看着渐渐逼近的船队，想到一会就要来一次激烈的战斗，心里很是激动。他虽然当过军人，但是这么真刀真枪的干还是第一次。

船队又逼近了二海里。乐琳估计他们的速度至少有4节。每艘船除了用帆，还起码用了六到八支橹在划船。现在，这个船队的意图不可能有什么误解了。

“就是海盗！”乐琳放下了望远镜“没错。”席亚洲答道，“战斗准备！”

大鲸号上的船钟被迅速的敲响了，水兵们从舱室里出来跑向各自的战位，其中还掺杂着穿着灰色制服，佩戴着红色炮兵领章的陆军炮手。他们是随同四门12磅加农炮上船的。

水兵们迅速的将堆积在外层的糖包运下舱，其他的草包无须搬动，里面都是沙土，冒充货物之外主要用来做临时炮位的掩体的。四门火炮和弹药箱就深深的藏在这些掩体内，上面覆盖着草席。水兵们压动两台抽水机，把海水抽上来浇湿草袋和甲板，防备敌人使用纵火工具。

来的正是古大春的船队，十艘大小不一的船只是昨天夜里从徐闻附近的一处岛屿出发的。虽然只不过区区十艘船，却有七艘是单干户临时加入。这些船都是古大春最近纠集在一起的。祝三爷给他的五千两银子外加上次抢到的糖款让他大为振奋，更让他感到兴奋这个便宜妹夫过去一直不怎么看得起他，而自从他成功的拦截了广丙，抢劫到二百石糖之后，已经对他态度大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倚重了，这让他大感扬眉吐气。自然态度也变得更加积极起来。

眼看着前面华南那艘怪模怪样行驶起来笨拙的大船，古大春觉得胜利已经在眼前了。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多此一举的找来这些帮忙的船——就是自己的三条船围拢上去也足够解决问题了。这一次，祝三爷通过秋涵明确传话给他：抢糖是小事，关键是以后除了海义堂的船之外，没人敢再从雷州运出一船糖。

这话的弦外之音，古大春自然是明白，前次传得话只是“要他们知道厉害”，现在的含义已经大为不同——要让人不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杀人放火。所以这次，他打定主意不再手下留情。

祝三爷要他添船添炮，把队伍扩大，这不难。去一次江坪，就能招募到大把半渔半匪的粗野渔民，他们居住在这个两不管的地界上，既不是越南人也不是大明的人，个个一贫如洗，逮到机会就会参与海上的行劫活动。有的还能带来船，算是自带生产工具。古大春很快就招募到了七艘大船，近六百人马。

只是大炮和火药不大好搞，古大春过去不用这些玩意，临时找了些关系，才在钦州乡下找到了一处专门私铸大炮和鸟铳的作坊，按照四

十两银子一门的价钱买了十多门炮。不过火药很难搞，祝三爷帮他从雷州的水师那里弄来了几桶，他自己又设法买了些。算是把自己的三艘船都装备起来了。不过他们没有合格的炮手，海盗们不大会伺候这东西，对这种打起来炮身直往后跳，有时还会自己炸得四分五裂的玩意抱着很大的戒心，所以战斗还是将以跳帮白刃战为主。现在这群海盗们已经聚集在甲板上，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器械，准备着一靠上去，就跳帮厮杀。

海盗们不管是对大鲸号迎面攻击，还是进行包围战，这必然是一场双方实力极为悬殊的场战斗。乐琳放下望远镜，只觉得脖子后面一阵阵的发凉。

对方的十艘船中间，可以看出有三艘双桅大船，上面安装着三到五尊大炮。其余七艘船有单桅有双桅，但是吨位较小，和这里常见的沿海渔船差不多的类型。没有安装火炮的迹象。但是船甲板上，密密麻麻的都站满了肤色黝黑的汉子，虽然望远镜里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如何，但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的光芒却足以让人胆寒。

对方有十一到十五门大炮。大鲸上只有四门火炮对抗。船上的一百多名水兵要跟七八百人战斗。肯定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斗。当然，大鲸号享有一定的炮火优势，足以给冒失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只要不让它们靠得太近，保持住一定距离。大鲸可以使用准确的炮火逐渐消灭它们。

总之，穿越众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接舷作战。一旦遇上这一情况，最后肯定是人多势众占上风。海上作战时，一旦发生白刃战中双方人数在比在陆地作战时更加重要——船上的战斗是没有退路的，逃跑就是死亡。

时间又过去了差不多半小时，明显地看出船队又进了一步，逼近了大鲸。大鲸依旧按照原来的速度前进着。看上去似乎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席亚洲不住观察着海盗的行动。看起来敌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陷阱。船上战斗准备迅速地做好了。水兵和炮手们，大伙儿都各就各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炮手们聚精会神的测量着船只的距离，调整着火炮的角度；海兵们埋伏在草袋墙垒后面，在军官的口令下，匆匆的咬破弹药包给自己的米尼步枪装弹。因为这是船上的战斗，刺刀使用不便，所有海兵和水手都分发了一柄砍刀。

“发报给A支队：敌船十艘，正在持续逼近我船，距离1.5海里。”第二份电报发了出去。

上午八点左右，海盗船队已经移到大鲸号上风一海里处，别看海盗们目不识丁，也没学过什么海战战术，但是海战抢上风的策略还是清楚的。他们用大橹划动船只靠过来。大鲸号头向南，维持着这个方向。古大春的船队排成阵势围拢着扑了上来：三艘双桅大船居中，另外七艘分列两边，右三左四，企图从侧面包抄大鲸，把它围在核心。先用火炮轰击杀伤甲板上的人员，再靠上船去厮杀夺船。

“决不能让他们接近我们的船。”席亚洲对乐琳说，“先集中全部火力击退其中的一翼。”他用望远镜看了看，“全体向右舷射击。”

第八十一节 甜港风云——菊花屿海战（一）

为什么是向右舷而不是左舷，这个问题显然没什么意义。乐琳当海军几个月，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当军人的基本准则还是明白的。

“直接瞄准船身打，”席亚洲有些遗憾，“可惜没榴弹，不然一发上去就足够击沉一艘船了。”

“可以用燃烧弹。”乐琳建议道。

所谓的燃烧弹当然不是汽油凝固弹，也不是白磷弹或者铝热弹，而是一颗被烧得通红的实心铁球。这玩意的效果还算不错，但是炮手操作起来必须十分小心，注意安全，所以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的炮兵，都不喜欢这种弹药。



白磷弹：白磷弹是手榴弹、炮弹、炸弹的一种，利用了白磷在空气中自燃的性质。起初白磷弹曾被当作燃烧弹使用。凝固汽油弹只是在皮肤上附着燃烧。白磷弹却能一直烧到人体里面，一直烧到骨头烧化骨髓。因此这种武器在**1980**年被列入《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违禁武器，现转而作为目标指示弹及烟雾弹使用。



铝热剂弹：基本原理是利用铝热反应，是一种强烈放热的反应，将铝粉和三氧化二铁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点燃后剧烈燃烧温度可达**3000度**。铝热弹的攻击目标多为大型设备。例如反装甲、摧毁敌方设备等。铝热弹完全无视装甲厚度，只要反应剂还在就能一直烧下去。由于燃烧类武器破坏力大，对人员使用过于残忍。联合国在**1980年**通过了《禁止和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议定书》。

“好，就用燃烧弹。”

船上的12磅加农炮是根据最近工业部门根据林深河的提议，由他一手负责制造出来的准备装备陆军的四种标准火炮之一，仿制的原型是美军的M1857式12磅加农炮，又称为拿破仑炮。



M1857式12磅加农炮

此炮虽是滑膛炮，但是在1.13KG标准发射装药的推动下，能将标准12磅炮弹以5度的射角精确地投射到1480m外的距离上，而射角为10度时则可达到惊人的1911米。虽然是一种滑膛炮，其射击精度在当时也是出于较高的水平，足以在1000米的距离上与敌人展开交战，而且只需数发炮弹就可使整连的敌人丧失作战能力。是南北战争期间双方都普遍使用的火炮。

这种炮的唯一缺点是比较重，差不多将近半吨。但是装在船甲板上用来轰击海上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便于在海上射击，这四门火炮连炮架固定在一个简单的转盘上，利用反冲式后座原理进行火炮复位。

右舷最近的敌船距离已经不到一海里了，以M1857式的威力，敌人已经处于射程之内了，但是席亚洲还是没有下令射击。

席亚洲的想法是一击必中：大鲸至少要坚持20分钟，才能等到十海里外赶来的A支队的增援。所以第一次射击最好全部命中大量的杀伤敌人才行，否则下面就是一场苦战。

M1857式的精度在岸上自然不错，但是在颠簸的海面上打击一个1000米之外的目标，能不能命中就只有天知道了。席亚洲虽然不是海军爱好者，起码也知道风帆时代的海军炮战，距离在100米以内才能确保大部分射击都能有效命中。英国人甚至强调在50米之内再开火。

就算M1857的威力和精度都比那些老式的滑膛炮强，为了确保准确性，把射击距离压缩到400米之内还是必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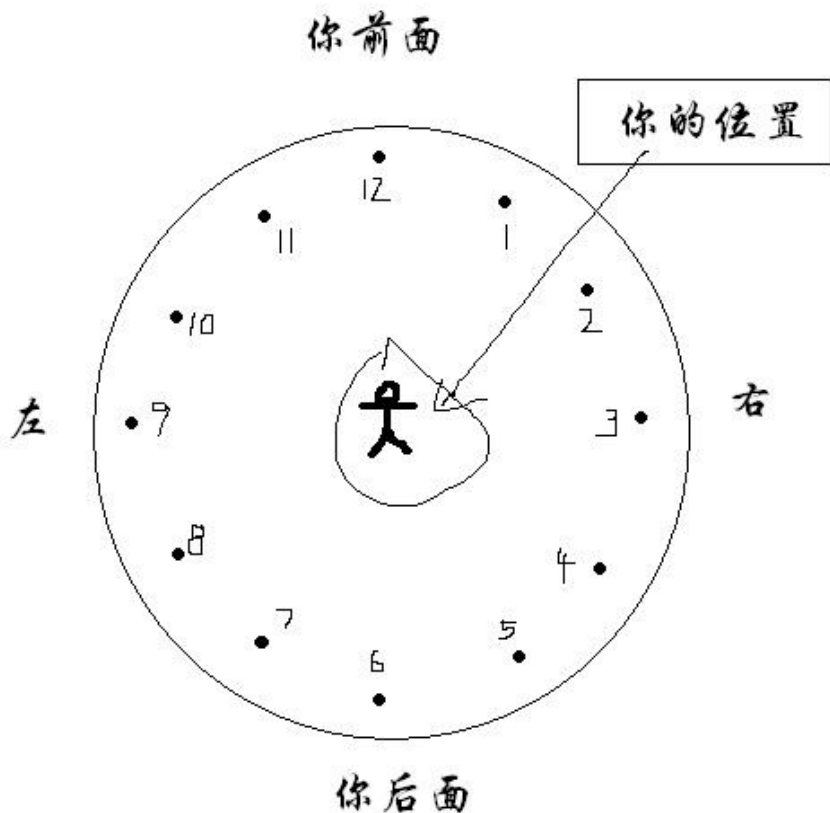
十分钟过去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炮长们眼睛盯着加热炉里的铁球，为了确保安全，加热炉周围是厚厚的沙土保护层，必要的时候还能立刻用沙袋把火炉盖没。沙袋的垒墙后面的海兵们一个个从射击孔向外凝望。海盗的船越来越近了。

席亚洲戴上了传令兵给他拿来的80钢盔，但是拒绝了防刺背心，这东西穿着站在甲板上会活活热死。他保持着沉默，仔细的用望远镜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和他估计的一样，右舷的三条船前出得比较快，左面的四条船慢。

终于，离他们最近的一条船已经逼近到400米的距离之内了，“甲板和炮位注意！”他叫道。

舰上一阵微响，接着又归于沉寂。

“开始射击！”席亚洲命令，“目标3点钟方向。”



军事术语几点钟方向：以发号施令者自身为圆心，环绕它一周的空间按照时钟的方法被分为12份，每份为30度左右，即发号施令者的正前方为12点钟方向，正后方为6点钟方向，右手方为3点钟方向，左手方为9点钟方向，如此类推，11点钟方向就是发号施令者向左平转30度方向。这些只是大体上的方向，不能表示军事上的具体方位，只是利于指挥者的临时指挥。

命令立刻传达到了甲板上，原来覆盖在炮位上的草席被迅速的掀开，妨碍射击的草袋也被掀落到海里，甲板上顷刻露出了四门火炮黑乎乎的铸铁炮身。

“距离二链！”测距员迅速报出了目标的直线距离。

炮手们却毫无动静，原来这些都是陆军的炮手，习惯用米做长度单位。乐琳赶紧更正：“目标3点钟方向！距离360米！”

“目标360米，燃烧弹1发装填！”

炮手们飞快的在炮膛内的火药包上面再填上一块潮湿的软泥饼，这是用稻草和粘土合捣成型的。接着炮手用铁钳子从炉子里小心的钳起了一个已经烧得通红的铁球，两名炮手用一个铁制的抬架，合力将这枚滚烫的铁球装进了炮口。

由此可见这东西的危险性是够大的，如果隔绝火药的泥饼没有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火炮就会自己发射，起码正在炮口前忙碌的炮手是活不成了。

“开火！”乐琳叫道。

四门加农炮很有默契的按照从一号到四号的方式逐一开火了，甲板上顿时笼罩着一层轻烟。

“见鬼！”席亚洲骂道，火炮射击时候的烟雾实在太讨厌了。硝化棉发射药什么时候才能有。

等到这阵炮火的轻烟吹过船后，席亚洲才看到了刚才的对敌船的攻击效果：打头的单桅杆船吃水线以上部分中弹，已经冒起了黑烟，甲板上的人正在拼命的打水企图扑灭火焰。

吃水线：表示轮船没入水中的深度。

虽然效果不错，但是并没有“秒杀”对手，席亚洲有些失望。

这时，从正面过来的三条船上也冒起了白烟，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但是这些仓促射出的炮弹在距离大鲸很远的地方就落进了大海。席亚洲知道敌人的火炮威力不大，不进入到50米很难发挥作用，可以放心大胆的先收拾右舷的船。

接下来的一次射击，燃烧弹洞穿了船帆，飞进了大海，敌人的船帆因此燃烧起来，很快变成了一个火炬，还有一发则从后甲板上横飞过去，后梢的全部帆篷颓然一片纷乱的倒下，聚集在那里的十几个人无一幸免，全部被打得支离破碎，皮焦肉糊。

“好！打得好！”席亚洲目睹此景极为亢奋，“继续发射燃烧弹！”

但是这燃烧弹却没有了，要用炉子把一个冰冷的大铁球烧红，需要很长的时间。乐琳已经命令改用实心弹了。

双方的距离已经逼近近200米，12磅炮在这个距离内几乎是百发百中，右舷的打头的第一艘单桅船差不多已经完全瘫痪了，后艏上燃起了熊熊大火，甲板上躺满了七零八碎的尸体。

大鲸号的甲板上被火炮发射的烟雾笼罩着，一阵风吹来，烟雾散开的时候，乐琳差点没惊叫起来，左舷的四条船中的一艘单桅船已经逼近

到不足五十米的地方，甲板上光着膀子，杀气腾腾的拿着双头矛、腰刀和竹竿长矛的海盗们，瞪着通红的眼睛，只等着两船相靠的一霎就跳过来厮杀。

随着海兵排长的口令，沙包后面的海兵开火了，随着整齐的枪声，聚集在甲板上的海盗们象被镰刀扫过一般，齐刷刷的倒下去一排，掉在水里。

这时候，瞄准着右舷敌船的四门大炮也打出了一个漂亮的齐射，四发四中，12磅铁球在一艘双桅船的水线上撕开了大窟窿——它开始沉没了，上面的海盗纷纷跳入大海，扒上后面的一艘双桅船。

甲板上的海兵们一阵欢呼。“击沉一艘，击中起火一艘。”乐琳报告。

“好，”席亚洲回答，“继续射击，换霰弹！”

刚才海兵的齐射给他启发，既然距离已经不到200米，用霰弹射击这种毫无防护可言，甲板上又聚集着大量人员的船只必然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虽然打不沉对手，起码也能大量的杀伤敌人，削弱敌人的白刃战战力。

12磅霰弹开始横扫海盗船的甲板。大炮的每一次射击都会喷射出68个铁制的弹丸，犹如暴雨一般的将海盗船的舱面甲板“洗”过一遍。几乎无人能够在这样的轰击下幸存，右舷的最后一艘船上聚集了大批准备跳帮的海盗，一次齐射之后，整个甲板上已经不再有活动的人影。

右舷的威胁基本上的解除了，但是正面逼近的古家的三条船也到了大鲸号面前。它们向船猛扑过来，十二门装在船头大炮同时开火，使它无法回避。

大鲸不幸被击中了，石子和铁弹打在沙袋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潮湿的草袋冒起了青烟。接着又是一炮击中了前桅，帆篷颓然落下一片纷乱，敌人船上立刻响起来一片嗷嗷的叫声。

双方炮战继续了十钟。敌船和大鲸在火药燃烧的白色烟雾中都看不见了，要等到烟气退尽，才能知道双方互相造成的损失。大鲸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死伤的人员：一发铁弹击穿了一处沙包垒墙，后面的三名海兵和一名炮手被击中当场死亡。

“注意防护！”席亚洲喊道，忽然他的脑袋一震，脑袋有点晕，一个石子从钢盔上弹落下来。

海盗船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大鲸，鸟铳噼噼啪啪的开火了，到处是枪声噼啪。石弹、铁弹、铅子、羽箭、标枪还有火炬纷纷被抛射到大鲸号上。甲板上弹如雨下。虽然有着高高垒起的沙袋掩体的掩护，但是还是出现了更多的伤亡。席亚洲几次都差点被打中，一瞬间他的腿肚子颤抖了一下，极端想把身子钻到掩体的后面去，但是坚信自己有主角光环护体、王霸之气附身的席亚洲指挥若定，在舰楼上屹然矗立，冷静地发号施令，仿佛他是在检阅时指挥鸣放礼炮似的。

“A支队怎么还没来？”席亚洲看似镇定，实则心里发虚。A支队再不来，恐怕就得进入白刃战了。

船上开始出现了更多的伤亡，死伤的人员被立即送到下层甲板去，伤员在那里接受应急处理。水手们往沾满血迹的甲板上倾倒下沙子，以免来回奔走的人滑倒。

“fire！”

“双份霰弹！”

“后桅起火，损管队！”

“卫生员，有人受伤！”

.....

甲板上的水兵们的呼喊，伴随着枪炮声和敌人的嚎叫，让乐琳感到即危险又刺激，他浑身冷汗，但是全身都沉浸到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巨大快感中，简直轻飘飘的要飞了起来，他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握着一柄海军军官佩刀，手舞足蹈的不住的用广东话喊叫着，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好在现在也无此必要了，平时的训练起到了充分的效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大鲸上枪炮齐发，硝烟弥漫，象一条喷火的蛟龙，缓慢的在海面上移动着。

忽然，席亚洲发现敌人的船只开始掉头了，一定是A支队来了！他赶紧拿起望远镜，果然，在烟雾散开的间隙里，远处二艘渔轮正在向这里全速靠近，白浪翻滚，海军旗飘扬。

“总算来了！”他嘀咕了一声。

两艘渔轮的加入立刻终结了战斗。古大春原本虽然惊讶于大鲸号上的火力，但是自持己方人多船多，只要围拢上去打白刃战，还是一样能够夺下大鲸，何况他自己的三条船还没有受多大的损失。但是眼前这两艘无帆无桨的快船的到来，使得他立刻明白了对手是谁。

对手就是那个打败过刘香和诸彩老的人马的澳洲人啊！难怪火力这么强！想到这里，古大春差点肝胆俱裂，比起雷州的祝三爷，常年在这一带混饭的古大春对澳洲人的传闻知道的不少，他们的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也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大铁船和铁快船。

“快，挂起旗号，走！”古大春脸色煞白，吩咐道。

逃跑的方向是不用关照的，这些年来每次海上行劫不顺手，或者遇到了官军的围剿、对头的追杀，就是向菊花屿里跑，只要跑过猫跳口就安全了。何况这次是速度比他们快得多的铁快船，直线逃跑必死无疑。只有跑进菊花屿那个迷魂阵，他们才有可能脱险。

古家的三条船率先调转船头，在帆和橹的推动下，向菊花屿方向逃去。接着，余下的几条船也都跟随着掉头逃跑。

海面上，留下了二条有气无力的漂浮着的船和一艘火焰冲天的船，这些船上的人员已经基本上被杀伤殆尽，帆桅、舵杆俱毁，就算还有些活人也没法使它们动弹了。海风里传来了破船上被丢下的海盗们的号哭和咒骂声。

第八十二节 甜港风云——菊花屿海战（二）

席亚洲看了看手表，从发出第二封电报到现在，正好是20分钟。

“你们还TMD分秒不差啊！”席亚洲骂了一声，心情一松，才发觉浑身都是冷汗了。

“乐大副，派海兵准备登船吧，注意安全！”他摘下钢盔，上面有好几个被硬物击中的痕迹，看来这玩意还是有用的，不然自己的脑壳早开花了。

身心一轻松，忽然腿上感到一阵痛楚，低头一看，裤子上已经染上了一大片的血迹，稍稍一动，居然疼得厉害。

“居然受伤了——”

听说席亚洲受伤，乐琳赶紧带着卫生员过来了。虽然席亚洲对土著的卫生员抱有很大的疑虑，但是现在也没法挑三拣四了。卫生员撕开他的裤子，在小腿上有一道血槽，皮开肉绽，流了不少血，大概是某个破片造成的。看到这卫生员熟练的用一双筷子夹着酒精棉球给他消毒，席亚洲不由得想起了白求恩里看到的情节。



白求恩在救治八路军伤员

卫生员察看了伤口，认为没有东西进入身体，上些药包扎起来就好，连缝合都不必。席亚洲自己也觉得腿脚没什么大碍。只是不知道个弹片上有没有破伤风之类的东西，心里有些发虚。虽然卫生员给他敷了些药，却不知道这药到底是什么？席亚洲知道卫生部和农业委员会下属的生物试验室一起搞了个制药厂，不仅在搞中药试剂，也在准备制造西药。时袅仁这家伙的制药作坊里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可靠不靠谱他是很怀疑的。席亚洲打定主意，回到临高就去住院检查，至不济也得打个破伤风之类的……虽然这样想，脸上却露出坚毅的神情，虽然清洗伤口的时候酒精的刺激下让他有点龇牙咧嘴。

驱赶敌人进入菊花屿的行动很顺利，渔轮并不开足马力，只是尾随着船队追，六艘海盗船丧魂落魄在“追赶”下的拼命的逃窜着。

紧跟其后的两艘渔轮不紧不慢的跟在后面，指挥员按照原定方案，把船队送入菊花屿去，不能让他们中途逃散，所以追击的并不紧迫。

“老大，那两艘‘妖船’还在后面——”手下惊慌的报告。

“阴魂不散！”古大春啐了一口唾沫，自己已经跑路了，这群澳洲人怎么还紧追不放？就算是官军吧，刚才丢下的几条船和上面的人也够他们去邀功请赏了。

“没事！一会就要进菊花屿了，那个乱湾迷魂阵，除了咱们，谁也没本事过去。”古大春见对方虽然追得紧，但是一时半会也追不上他们，稍稍放心。

古大春亲自驾船，第一个冲入了菊花屿，这里对他来说是熟门熟路的地方，哪里有礁石，哪里有暗沙，他都了解的清清楚楚。

猫跳口的炮兵阵地上，应愈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几分钟前电报通报的船队，六艘单桅或者双桅的帆船，正以飞快的速度在礁石、海湾和水道之间行驶，这种履险如平的操船技巧让他乍舌，要不是邬德提出的这个伏击计划，海军那群人恐怕没本事追进来。

现在在猫跳口附近的小屿和礁石上，炮兵们已经安排了四处阵地，一共十门火炮，他掌管的这个阵地就是邬德亲自勘察的——条件比较好：面积大，地势平，所以布置的是最重的12磅加农炮，由应愈亲自掌握。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三天前，海军在王大胡子的领航下，将拆开的火炮用轻型船只运到这里，再根据勘探的情况，将火炮逐一搬上小屿。借助临时安装的吊杆和滑轮，水兵和炮兵们硬是克服了困难，把几吨火炮零件和弹药运上了四个礁屿。再在上面构筑好阵地，布置好伪装。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各炮位注意！”应愈看到敌船越来越近，抓起了步话机，“准备战斗！”

应愈紧紧的盯着船只的走向，他们离设下的圈套越来越近了。这四个炮兵阵地在猫跳口交织起了一张死亡之网，这一区域内所有的地型参照物都被仔细的做了测距和标定。

古大春回头一看，两艘铁快船没有跟着进来，这让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哼，还算识相！敢追进来的话，只怕现在已经触礁了。”古大春已经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了，唯一麻烦的是如何向祝三爷回话——这次的买卖，他可是亏大了。

海风渐渐变大了，浪潮开始汹涌起来。

“落帆！”他命令道。这里再用船帆的话，船速不好控制，很容易触礁。好在猫跳口就在前面不远了，那高耸嶙峋礁石已经出现出在视野里。这里有几处暗沙，变幻不定，古大春打足了十二万分的精神，牢牢的把住舵杆。

正在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礁屿上冒出了一团火光，接着就传来了炮响。

随着应愈亲自瞄准发射的第一炮，接着各阵地的大炮间隔数秒依次发射，以便观察员们准确的判断火炮的落点。在最前面引路的古大春的座船遭到了集中射击，一发12磅榴弹炮发射的榴弹直接命中了甲板，木片乱飞，船上顿时一片哭号声。古大春就在这一次炮击中被一块灼热的铁片击中丧了命。

“注意修正目标！”应愈用望远镜观察着炮弹的落点，这真是绝好的猎杀场所：充当炮兵阵地的各个礁屿之间的最大距离也不到500米，最小的只有近百米。这里水道狭窄，几乎没有回转的空间，海盗们一贯用来脱逃的迷宫反而成了他们的绝地。炮兵们开始几炮打空之后，迅速的根据落点和四周的参照物进行修正，炮打得越来越准，虽然发射时的白色烟雾影响了阵地上的观察，但是应愈早就在其他临近的礁屿上安排了隐蔽的观察哨，用步话机传递炮弹落点。

烟雾散去之后，猫跳口海域已经是一片惨淡的模样，六艘船全部中弹起火，失去了控制的船只挤在一起，有的已经搁浅。许多船的甲板的帆桅和舰楼已经被炮弹打垮，有的则正在燃烧。海面上漂浮着尸体和船只的碎片。一根断裂的桅杆在海面上载沉载浮，上面的船帆还在燃烧。整个场景恐怖又壮观。应愈并不关心战斗的结果——这是已经注定的事情，他更关心的是，哪一种炮弹对敌船的损害最大？

结果和他估计的一样，在对中国海域的常见船只来说，榴弹的效果比实心弹要好得多。因为这些船很少用硬木制造，就算有，船壳的厚度也比较小，装填黑火药的榴弹可以轻易的炸开船板，比单纯在船壳上开洞的实心圆弹要有效的多，在杀伤人员方面的效果也好的多。

炮击整整持续了二十分钟，应愈下令停止射击，冲入伏击圈的六艘船已经全部瘫在海面上，自始至终，没有一艘船来得及进行反击，雨点般的炮弹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摧毁了全部抵抗。

“派海兵过去搜索一下吧？”有人建议。

“太危险。”应愈看了看正在燃烧的船只，“按大鲸的电报，有三条船是有大炮的，上面不知道有多少火药，万一引爆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再等一会好了。”他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让舢板在安全距离外救助落水的海盗，只要他们能游到船边的就捞起来。”

当最后海兵们登上那些搁浅的船只残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周边捞起了大约四十名幸存者。上面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战利品，海军就拆走了船上所有的铁器。

应愈按照席亚洲的要求，把甲板上和海面漂浮的尸体和都捞了起来，让俘虏们逐一辨认，哪些是头目，再把头砍下来，装在装满石灰的盒子里。这种中世纪的做法让应愈很不舒服。

海面上恢复了平静。大鲸号停泊在海上，正在修理战斗中损坏的桅杆和帆具。水兵们冲洗着甲板，为了减轻负担，船上的沙包已经被丢弃了一部分，甲板看起来空旷多了。

在这场战斗中大鲸号上有八人阵亡，二十人受伤。阵亡者的尸体被

用白布包裹起来，一具具的放在船舷边的甲板上，每具尸体的脚上拴着一枚炮弹。

“可惜我们还没有国旗，不然该给他们每人一面的。”席亚洲感慨的说着。虽然只要有战斗就会有伤亡，但是看到穿越者自己培养出来的士兵阵亡，还是有些悲伤。

“吹号！”随着哀婉的军号响起，尸体被一具一具的逐次抛入大海，全体水兵和炮兵们一起敬礼。

两艘渔轮从菊花屿了回来，看到大鲸号上正在进行海葬，渔轮一前一后的拉响了汽笛。

“报告！”信号兵跑了过来，敬礼道：“渔一号发来旗语：‘向大鲸号上的全体指战员致敬！’”

“答语：‘向光荣的海军全体指战员致敬！’。”席亚洲说，两艘渔轮，一前一后的护送着大鲸，向临高驶去。身后，是菊花屿里海盗船队仍在燃烧的黑烟。

第八十三节 甜港风云——人头

祝安总是睡在书房的院子里，倒不是他讨厌看到老婆——他老婆早就去世多年了——而是为了处理事情来得方便，他每天都要在书房里待到很晚。看账、给外地的客户和分号的伙计写信、看信是他的主要日常工作，特别是要亲自盘算的掌柜们送来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出现疏漏，或者更恶劣的侵吞。

对待下面的伙计，祝三爷很难说是个慷慨的东家。给他们有口饭吃，有能买件衣服，洗洗澡的钱就可以了，所以他的伙计多半都来自广东最穷困的地方——那里的人几乎可以不要工钱，只要给口饭吃。至于伙计们的家属靠什么过日子，他们以后讨了老婆有了孩子怎么养活，向来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这么一来，伙计们在铺子里捣鬼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可惜谁都比不了他祝三爷的精明，做得再好的假账，他都能从中看出头绪来，更不用说他看人的神色极准，哪一个伙计或者掌柜的眼神忽然让他产生了怀疑，回头就得卷铺盖滚蛋。所以几十年来，倒也从来没人能够沾到他的便宜。

这天早晨，祝三爷照例醒得很早。天明即起是他的老习惯了，何况最近和华南的斗法如火如荼，睡觉也不是很踏实——为了防备着华南采用极端手段来对付他，他已经把宅子周围守夜的更夫和家丁增加了一倍。

他的身子一起动弹，睡在他旁边的侍妾也醒了。旁边睡个女人倒不是为了贪图什么鱼水之欢，纯粹是为了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的时候伺候着方便。祝三爷不象其他有钱人那样贪慕女色，家里蓄养着许多婢妾。他经常说一句话：女人是一种负担——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经济上的。

今天还是秋涵服侍他，因为古大春的关系，秋涵在祝三爷府上的身价看涨。这轮值伺候老爷的好事也就比较多的落在她身上了。

秋涵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匆匆的先在外屋盥洗了一番，回到卧室里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柔声说道：“老爷不再睡一会？”

“不睡了！”

这样的对话照例是每天不变。

秋涵取了一件薄夹袄披在他身上，推着他在床沿上坐定，替他穿袜子、穿套裤、穿鞋，然后又拉着他站起身来，系裤带，穿长袍。然后又是梳头，打发髻。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声惊叫，接着是铜盆落地的声音。祝三爷皱了下眉。秋涵赶紧放下梳子，出去看。

片刻功夫，秋涵神情慌乱的回来了。

“老爷！书房廊檐下面，有很多盒子！”

“盒子？”祝三爷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不过事有蹊跷是肯定的，他走出了卧室，看到自己的书房门前的廊檐下，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十一只木盒子。

他的心一下就抽紧了。祝三爷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晚上是没有这些东西，它们是从哪里来得？

“打开！”他一声吩咐，已经赶来的家丁走上前去，打开了一个盒子。家丁突然浑身一哆嗦，差点没把盒子甩了出去。他赶紧放下，颤声道：

“老爷，是人头！”

院子里立刻响起一片女人的尖叫声。

“叫什么，让她们都出去！”祝三爷不耐烦的一挥手，自己走了过去。

盒子里，是用石灰保存着的一颗完整的人头，血迹还很新鲜，应该割下来不久。这个人祝三爷从来没见过。这是什么意思？他不解。

盒子一个个的打开了，里面全是头颅。忽然他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他清楚的认出秋涵的哥哥古大春那颗被烧焦了一半，眼睛半闭的头颅。

他回过头来对着缩在后面的秋涵道：“你过来看看！”

“奴婢不敢看——”

“快过来！”他不耐烦的吼叫道。

秋涵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哥哥的脑袋的时候就晕厥了过去。苏醒之后，她大哭着爬到了祝三爷的脚下，要他为自己的哥哥报仇。

至于其他的头颅，秋涵也都一一认了出来，这些都是古家海盗团伙里的骨干们，彼此都沾亲带故。

秋涵又一次哭得晕厥过去，祝三爷已经无心再去关照她。他被一阵彻头的寒意所笼罩，颓然倒在书房的椅子上，久久的站不起身子来。

这些脑袋全部出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问可知：古家海盗已经全军覆没。这还在其次，是什么人能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躲过值夜的家丁和更夫，把十一个装着脑袋的木盒子整整齐齐的放在他的书房廊檐下？

这种冷酷而精确的行为，说明幕后策划者的自信到了何种地步，他们根本不把他的家丁放在眼里。而且十分清楚的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深夜行动，悄然的躲过了所有的警卫，在黑暗中准确的找到了许多院落中的一所。仅仅这个现实就足以让他浑身发冷。

这是一个冷酷而现实的威胁，也是警告——华南不是没有办法来对付他。而他已经黔驴技穷了。

北炜带着人给祝安“送礼”的同一天，文同开始对海义堂的各家商行开始了行动。廖大兴带着礼物和随从到了海安街上，一家一家的拜访各家糖行，送上六色水礼。

这是华南糖行第一次公开的在海安街上露面。虽然廖大兴的拜帖递送上去，多数是很客气说主人不在挡驾，但是礼物却没有一家拒绝收下的。也有少数几家接待了他，彼此很客气的说了几句话，才送出门来。

这一番试探证实了谌天雄等人的推断——海义堂的多数商家的态度都有所松动。等到古大春在海上别歼灭的消息一出来，祝三爷在海安街的声望就会一落千丈。海义糖的这些糖行，转变立场就在最近几天之内了。

祝宅里的十一颗人头的逸闻正在全徐闻的每个茶馆里传播，说的人活灵活现，添油加醋，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海义堂出面宣示了海安街上的各家茶馆，要掌柜的阻止客人再传说这些东西，但是海义堂毕竟不是官府，所以说得人照说，听得人照听。

沉闷而紧张的气氛在海安街上弥漫着。与这气氛格格不入的是，各家糖行的东主、掌柜和管事居然天天都在互相请看戏、宴请和吃花酒，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场合里私底下紧张的互相磋商着，交换着彼此意见。

吃花酒：半是指在青楼或者是普通酒馆摆下酒席，然后请几个歌伎陪座，觥筹交错之间以资调笑，活跃气氛。

在这样的场合里却很少能看到海义堂的主心骨祝三爷。因为他“病了”，至于是什么病，祝邸上下守口如瓶。即使他没“病”，也很难再有过去的说服力了。人心已经散了！这是海义堂上上下下都知道的事情：榨季过了快三分之二了，自己的糖库却是空空如也，华南一点也没见要倒台的模样，他们的船只依然在出入海安港，源源不断的运走砂糖。眼见着卖糖的蔗农正在少下去，各家心里难免发慌。大家达成的共识是，这样的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禀老爷，”文清向正在“饭后一局棋”的谌天雄和文同请了个安说，“外面有人求见。是大昌米行的朱老板带来的。请示下：见是不见？”谌天雄正在苦思着如何对局，手里的一只“马”迟疑着放不下去。

“什么人？没问问清楚？”

“说是海义堂来得——”

“要不要见？”文同问。

“没有不见之理。叫他进来好了。”

在旁“观棋不语”的周士翟开口道：“小心些好，天都黑了，万
一……”

“放心好了，”谌天雄说，“祝三爷没胆子来搞图穷匕见这套。”他笑了笑，“再说有你老哥在旁，我们怕什么！”

来人穿着行装，戴着斗笠，似乎是刻意隐藏着自己的面容。揭开斗笠的时候，谌天雄点了点头。

“冯老板，深夜拜访，不知有何见教？”

“不敢！”来人正是“日昌记”的老板冯广丰。听到眼前的这个陌生人的名字，不禁愕然，“不错，小的正是冯广丰。”他拱手作揖，“这位是文掌柜吧？”

“这位才是文掌柜，我不过是下面一个小小的文案。”谌天雄道。

两下见过礼。谌天雄不愿意对方记得自己太清楚，所以连名字也没说，还刻意坐到了灯光比较黯的地方。

“二位掌柜！”冯广丰言辞极为恳切，“这次华南与海义堂闹出一场误会。海义堂多有得罪，这一次，我是特意登门谢罪的。”

文同道，“我们糖业是一家，原是不分南北西东的；以后要请兄台随处指点照应。”

“好说，好说。”冯广丰道：“我这次来……”

“且慢，”谌天雄开口了，“冯老板此次来，是代表‘日昌记’，还是‘海义堂’？”

这话里的关节很大，冯广丰不敢随便回答，迟了片刻才道，“自然是海义堂了！”

“这么说，海义堂都知道你此来了？”

“并非全知——”冯广丰赶紧说明，“不过，海义堂上上下下，多半乐见我此来的。”

第八十四节 甜港风云——求和

这话的意思，自然是说，除了一小部分紧跟祝三爷的人之外，他代表了多数糖行的态度。

且不论这番话的真假，冯广丰的到来至少说明了海义堂内部已经开始了瓦解。一部分人要自寻出路了。

“此来所为何事？”

冯广丰迟疑了一下，才把前些天，海义堂众多糖行密谋的事情说了出来。

除了祝三爷的日义成之外，现在海义堂的其他各家糖行都认为，是到了必须和华南讲和的时候了。华南在筹措资金和对付海盗两方面上展现出来的巨大实力，使他们清楚意识到了祝三爷的扼杀华南的举动是在螳臂挡车。

因此，他们提出：双方讲和。海义堂接纳华南加入，享受同业的一切待遇：以后华南在雷州收购糖货只要遵照海义堂议定的同业公价，一概悉听尊便，各家同业绝不阻挠；华南的糖货可以随意运出销售，海义堂不予过问。

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华南把糖价下降到一两八钱，而海义堂把价格提升到二两。这样能把还没卖糖的蔗农吸引到海安街去。

“这个原是不合情理，”冯广丰道，“只是这些日子来，各家同业几乎都没有收到糖货。这一季的糖华南已经收了不少，大钱总是赚到了，恳请网开一面，给同业们一条生路！”说着又是肃装一躬到底。

文同心想这种条件倒是匪夷所思——这还算是来求和的？给个海义堂的席位就是很好的条件了？至于自由收购、自由运出，难道现在华南不自由吗？当然了，这个“自由”是穿越集团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太祖所谓“大业自干戈起”，真是一语道破了事物的本质。

“冯掌柜！”文同想了想，“这话稀罕！收买糖货的事情，原本就是海义堂自己要把价钱降下来的，与华南有何干系？你们现在想收糖了，把价钱涨回去就是了，反正我华南承诺不把价钱再涨上去就是了。”

“这个——”冯广丰语塞，这番话驳得有理有据，自己无可回应。原来他也觉得这个要求华南调整价格的事情很难开口。

“……加入海义堂很稀罕么？”文同笑道，“华南糖行迄今不也做得好好的，想动歪脑筋的都是什么下场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这些人啊，幼稚！实在是太幼稚！事到如今还在动什么念头！”他哈哈大笑起来，“王霸之气”尽显，“要不是东主要对你们仁至义尽，海义堂早就灰飞烟灭了。”

这一笑，笑得淋漓尽致，欢畅之极，一扫几个月来惴惴不安的阴霾。连周士翟这样平素以“不动心”为武学修养的人也都露出了笑容。

这番话，要是在前半个月说，冯广丰还多半以为他是在说大话，现在却已经汗湿重背了。

“是，是，”冯广丰又作了一个揖，“过去的事情，是小的们有眼无珠，猪油蒙心！多有得罪！只是这事情还得请掌柜们成全。海义堂大小同业，一并承情！”

这倒有些为难了，若是干脆拒绝，反而会使对方团结的更加紧密，横下心跟着祝安一条道走到黑了。而且也失去了收编海义堂的绝好机会。但是答应的话，己方未免失信于雷州的蔗农。

这事情，倒不可不慎重。文同和谔天雄对视了一眼，文同道：“这样，冯老板请先回去，此事我们还要商议一下才能定夺。”

“是，那小的静候佳音了。”冯广丰也知道这样的大事不会立刻得到什么承诺的。想必还要开出一些条件来，这都在意料之中。

谔天雄点点头：“有事情的话，上哪里找你？”

“到大昌米行，请朱老板传话就是。他是我的同乡。”

“朱老板，他不是钦州人么？”谔天雄故意问，“我记得海义堂的东家、掌柜都是汕、广一带的人啊。”

“我不是那里人。”冯广丰倒也不隐瞒，把他在日昌记当伙计的时候，被东家看中入赘继承家业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这些事情谔天雄早就调查得知了，如今看他毫无避讳的说了出来，觉得这冯老板还算是很坦诚的一个人，有这个态度就是好事。

“海义堂这个组织，我们要拿过来。”文同送走了冯广丰，回到屋子里说。

屋子里已经聚集起了好几位华南的主要人物，梅林已经回临高了，萧贵和北炜对这样的经营事务不感兴趣不来参加了，倒是刚刚从临高回来的常师德来了。

“这个自然。否则我们直接灭了海义堂不就是了。”谔天雄的想法比文同复杂多了。这些日子的情报搜集，使他对海义堂的整体规模和能力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二十一家糖行，资本最小的，也有一万两以上。总资本在五六十万两以上，这笔钱如果能操纵在穿越集团手里，对华南下一步的发展有莫大的好处。

操纵，不等于占有。否则就成了赤裸裸的抢劫了。如果只是加入“海义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是不可能操纵的。祝三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海义堂”，也只是做到了大家通声气，共进退而已。买卖还是大家各做各的。

“要做，就做控股公司。”常师德一语惊人。

“呵呵，我们想一块去了。”文同眉飞色舞，“当然，我们是董事长兼CEO。”

CEO：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一个企业中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又称作行政总裁。

“什么CEO，这种在滥用英文缩写的语言习惯必须加以改变，这叫与时俱进！还是叫首席执行官好了。”谌天雄一本正经的说。

“好吧。不过要说服这群人加入股份公司有难度。人心太复杂。”

“所以现在正是时候。”谌天雄说，“我们挟这次菊花屿大胜之威，趁他们一个个怕得要死的时候，一鼓作气就把事情办下来。等他们缓过劲道，就不一定吃的住这群糖狗子了！”他喝了口茶，润了下嗓子，“人心杂，没关系，关键还是要扣住个‘利’字。”

海义糖开始团结一致的对付华南，现在又准备抛弃祝三爷来求和，无不都是一个“利”字在作祟。只要华南股份公司能够提供足够的利益给他们，这些商人自然会乐于从命。

“不过，这事情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关键是要这群人里要有一个懂行情，领世面的人，我们这套话说上去才能打动他们，否则都是一群土包子，我们也是徒呼奈何！”

“还得有威望。”文同补充道，“看得清楚的人，往往不掌权。不掌权的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这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而且海义堂里面的情形，他们所知有限。除了听萧占风多少说过一些，但是他毕竟也是外人，多知的也有限。

文同问：“冯广丰怎么样？我看他这个人挺坦诚的，说话也有诚意。”

“不行。”谌天雄说，“他是个赘婿，古代最瞧不起这种人，还和海义堂的多数人不是同乡。而且他只是家小同行，说话没份量。”

大家微感失望，这时常师德忽然笑了起来：“有了！但凡同业公会，说是为了维护同业的利益，实际上都是少数几家大同行占便宜，小同行吃亏——”

“我们拉小同行！”谌天雄已经反应过来了。

当下把廖大兴请来了。问他海义堂下面的糖行情况。

“大同行，四家。其他都是小同行。”廖大兴在粮行当伙计多年，这点底细是知道的。

“最大的自然是祝三爷的日义成了。”廖大兴说，其实日义成原本算不上最大，日义成传到祝三爷手上的时候，原本只是大同行中的末一位。

“……之所以发达起来，还不是因为他发起了海义堂。海安街的一盘散沙给他盘活了——自己顺带也捞了不少好处。”

“大小同行之间总有些矛盾吧？”

“怎么会没有！就说公中的账好了。”廖大兴说，海义堂属下照例是

有一笔公款的，用来交结官府、海盗，雇用护卫保镖。最早是按照每年额度是一万两。按大同行一份，小同行半份的比例分摊的。

“……后来，就变成了每年二万两——”

“大同行说缴，其实没缴或者少缴，对吧？”

“是，小同行们私下都这么说。”廖大兴点点头，“其实真正不交的只有日义成而已，大同行少缴是真得。再说了，海义堂的公账开销只有天知道。都是祝三爷的人在管。”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湛天雄来了兴趣。

“这个不难，冯老板和朱老板是同乡，平时常在一起喝酒，都是听来的。冯老板是个人物！”廖大兴提起冯广丰，很有些仰慕的意思。

“人好，做生意也有一套。难得不是个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小同行里颇有几家对他很服气的，并不因为是赘婿而看不起他。”

这番话问下来，大家对海义堂的结构、弊病也都略知一二了，不过廖大兴提供的消息只能说明他们拉小同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至于怎么拉，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八十五节 甜港风云——糖业公会

“现在就缺一个能够说得上话，有点影响力的人来起头了。”文同归纳道。

祝安倒是很有声望，还是海义堂的首领，如果能够说服他合作，会事倍功半。

“不过，这次的风波如果最后没有一颗人头，就不能算是结局。”谶天雄说。暧昧的胜利带着极大的危险性。

“再说，即使他愿意合作，以后就会面临在股份公司里和他争夺领导权的后患。”

这样一个长期把持权柄的人，纵然一时服软交出权力，总是会心有不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起异心，后患无穷。

冯广丰此人倒是不错，却因为身份关系被多数人瞧不起，影响力不大。糖行里的其他人，他们又不熟。

“我看也不必到处乱钻找人。”常师德想了半天，“既然对方派了冯广丰来接头，说明还是信任他的。我们干脆就结交这个人，把他收过来充当代理人。也用不着他登高一呼，只要把我们的意思准确的传达给他们就好。”

当下叫廖大兴去大昌米行，和朱老板接头。

第二天晚上，冯广丰果然如约而至。

“收购价，华南是不会变得。”文同开门见山。对于在收购价上要不要对海义堂做出让步，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不让步，让他们清楚的知道现在谁才是雷州糖业的霸主。

冯广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还请几位掌柜再……”

“你不必说了，”文同打断了他，“华南自在徐闻开秤，一直是二两五钱。华南不能自毁信誉。”

商家最重信誉二字，这顶大帽子压下来，冯广丰自然无话可说。

“不过，诸位的难处华南也是知道的，”文同道，“你们不合受了祝安的煽动，与敝行起了误会，敝东宽宏大量，只要大家自此和祝安一刀两断，敝东自然会照应！”

冯广丰知道条件已经开出来了：他们必须抛弃祝安。但是好处在哪里，他还是不明白。就算同行们答应把收购价提高到和华南一样的二两五钱，以海义堂现在身败名裂的形式恐怕也收不到多少了——华南的仁义之名，已经传遍雷州了。除非他们愿意出得更高，糖商们又不愿意。

“敝东的意思是：华南可以代各家收购的糖。价钱，还是二两五钱

——蔗农们也不容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家都有得条生路不是？”

话说得很漂亮，冯广丰只得连连称“是”，他自己原本也觉得海义堂压价的办法未免伤损蔗农过甚，不大厚道。

“各家只要将银子交来。有多少银子，华南就帮大家收多少。华南从中不戴帽子，算是白当差。”

冯广丰脑子极快，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华南真得会为大家白当差？他一转念马上道：

“那每石糖的九八扣，同业们自当奉上，算作华南的辛苦钱！”

这算是极漂亮的一个举动了。十几万石的糖进出，九八扣也是一笔极大的好处了。

“此是后话——”文同点点头，“不过，这个代收是有条件的。”

所谓条件，即各家必须用现银向华南购买糖货，不得赊欠。

“这个容易，”冯广丰连连点头，“本来各家收购也是用现银的。”

“好。”文同说：各家交钱之后，华南就按二两五钱一石的折算标准交给各家记着糖货石数的栈单。

不过，交钱之后糖行不能自行提货。所有的糖将由由华南运出雷州销售。销售之后，再按照栈单上的数字结账付款。

“广州现在的行情是每石三两八钱。可能涨，可能跌，”文同说，“不管涨跌，华南最后就按这个行情给各家糖行结账。栈单上有多少石，就结多少银子。”他补充道。

冯广丰大吃一惊，这是明摆着知道华南想搞垄断雷州糖的销售权。过去海义堂都没染指到这块。华南果然是野心勃勃。

但是他连一个“不”字也说不出，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敢。对方既然狮子大开口，自然是有恃无恐。想到传闻中的十一颗人头，冯广丰的脖子后面一阵发凉。

不过，往深里想各家也不亏：自己运到广州去发卖，行情也不过如此。虽然后市可能会涨，但是同样也有可能跌——这是保不定的事情。自己运出去，还要承担运费和路上的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一旦遇到海难或者海盗，更是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

特别是对于小同行，这个条件甚至是优惠的。因为小同行根本没有能力自运自销，都是委托大同行代销的，不但要出手续费，而且运售过程还要吃些亏，不是大同行把损耗都压到小同行身上，就是有各种花样的费用。

如果能以三两八钱的行情在雷州就地成交，各家估计也会乐于接受。

相比之下，华南的风险要大的多。即使广州的行情能够维持不变，

华南还要倒贴运费和一应花销，若是跌了，还会大亏。

他们既然开出这样的条件来，显然是看准糖价会大涨。但是糖价涨跌，除了丰歉之外，和“洋庄”的需求有很大关系。那些海外蛮夷每年对糖的需求量是多少，是很难预计的。

冯广丰想了想，才慎重道：“这样做，对各家同业自然是极大的好处了，但是糖价波动甚大，万一行情不理想，贵东必然大受损失，此事如何使得？”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文同开始恭维他了，“海义堂的二十一家同业，难得有冯老板这样深明事理的人：即能顾己又能顾人！”

“不敢，不敢。”虽然知道对方是恭维话，但是冯广丰在海义堂里一贯是个被人瞧不起的主，现在有人赞赏自然高兴，“文掌柜过奖了。”

“当初祝安要大家压价的时候，海义堂上上下下只有冯老板出来为蔗农说了句公道话。这一点，实属不易。”文同一见有效，按照预先的“演习”的布置，继续恭维他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海义堂的人，居然连这点见识也没有，真是枉费了冯老板的一片心意了。”

听到这句，冯广丰心里一阵激动。自己在海义堂里多次建议：不能因为要和华南对抗而伤及蔗农——从长远看对整个雷州的糖业都是不利的。为了这些话他一直遭人的冷眼，甚至被人恶语相加。想不到华南如此的欣赏他的言论，一时百味杂陈，说不出话来了。大有知己之感。

“至于华南为什么这样做，也是有缘故的。”眼看他的神色起了变化，文同知道这番说辞起了效果。便很恳切的说：

“敝东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自从开了海禁之后，出洋贩货的船只越来越多。各种货物运贩出去不算，那些夷人自己也来做生意了。有些贩洋的户头，为了自己赚几个小钱，故意杀价，一家价钱做低了，别家要想抬价不容易。夷人也是精明的，瞅准这点，你要高价他就另外找人，总有人肯卖。自己人杀自己人，砍得血淋淋的，你说可惜不可惜？”

冯广丰自己也去过广州几次，虽然没直接做过“洋庄”，但是知道文同说的不假。

“所以，华南就想联合雷州的糖业同行来共进退。”文同道，“这便是初衷。”

冯广丰点点头：“若是要共进退，就该盈亏共担才是。现在的做法，华南的风险太大。”

“的确。但是华南初到宝方，又不合与同业们发生了一场冲突。虽然是祝安捣的鬼，但是毕竟有些芥蒂，需要徐徐化解。人心一不齐，纵然为了大家好，也难免有误会成分。所以这一次，华南就多担一些风险了。”

“难得文掌柜如此坦诚！”冯广丰对华南的印象大好，“海义堂那边，我一定尽力去说合。只是——”他小心翼翼的问道：“各家只要交收购的

糖款来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其他花费？”

“一概没有，除了九八扣的规费。”文同说，“这笔利益，我知道原是各家糖行的好处。不过华南最近几个月来没有收取，所以还得商请各家相让。”

“这件事我可以做主。”冯广丰点头道，“不过由华南总承销全部糖货的事情牵连甚众，必然还有一番波折。”

文同提议，让各家糖行主事的人都来，召开一次会议商量章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疑惑，可以当场提问，免得来回传话浪费时间。冯广丰觉得这样不错，但是又怕邀请不全——有些人胆小，华南现在的“威名”也不小了。

“没关系，会议不在华南糖行举行，”文同早就想好了，“二天后，就在艾嫂家里‘吃花酒’如何？”

“好！”冯广丰连连点头。这家“私门头”背后牵连着县衙，没人敢在里面乱来。等于是县衙为大家的安全作保。不由得佩服华南的人想得周到，办事漂亮。相比较海义堂的同业，不是墨守成规的迂腐之辈，就是什么也不懂的纨绔子弟，要不就是井底之蛙，一味的妄自尊大。就算是祝三爷这样有些见识手腕的人，也逃不过见钱眼开四个字。相形之下，不啻云泥之别。不由得叹了口气，告辞出去了。

接下来的二天里，冯广丰四处奔走，说服那些犹疑不定的同行去参加会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个邀请，胆小的人还是不肯出席，只是说：“你们去商议好了，我照办就是。”

还有几家，过去和祝三爷走得比较近，现在也不便贸然的公开倒戈相向。便婉言推托了。

公然拒绝的，一家也没有。

在文同等人发出邀请以后，在二十家糖行中有十八家作出响应——日义成在未来的雷州糖业蓝图里是没有位置的。这些糖行是未来的雷州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批股东。

这事实上的第一次全体股东大会于三天后的晚上在艾嫂家的花厅里进行。华南一抛千金，包下了整所院子和全部姑娘。

吃喝玩乐一番之后，常师德开始讲话，向与会者解释华南提出的建议的全部好处。他们不比担风险就能够坐享高额利润，所费的不过是先把银子支给华南而已。

当然，要大家把真金白银就这么交给华南，必须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常师德提出，与会的各家糖行联合组织一家“雷州糖业同业公会”，到县衙里的“户房”备案领帖，华南提出的一切条件，则白纸黑字的写成契。缴款的每家一份，立此存照。

“是不是我交多少银子，华南就给多少石糖的栈单出来？”

“华南只是代收的性质。”常师德解释道，理论上，的确你拿多少银

子出来就能换多少糖，但是现在榨季已过一半，所以还得看蔗农们到底还有多少蔗糖能卖。

根据文同等人的估计，实际蔗农手里的糖货还有十三四万石左右。以穿越集团的实力，自然不可能用把余下的糖全部吃进的——实际上除了依赖广州站给他们调集头寸之外，现在更多的利用现货销售的方式来回笼糖款。双管齐下才基本满足了收购的现金流。

要达到垄断雷州糖的销售权的目的，就必须把当地的资本也动员起来，这也是他们急用要组建这个糖业公会，开出代收代销这个优越条件的主要原因。

在座的人自然不清楚穿越者肚子里的小九九——华南在几次危机处理中表现出来的实力让这些当地糖商产生了一种“无所不能”的错觉。

“好，我先交五万两过来，二万石的栈单我明天就要！”说话的是大同行的一员，日盛号的东家刘玉林说。

“可以。”常师德点头。回头对廖大兴说：“记上，日盛号，二万石。”

刘玉林的表态是出乎糖商们的意料的，虽然二万石对日盛号来说只是往年数字的一半，但是五万银子就这么交到华南手上，这胆魄也够大了。在座的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第八十六节 甜港风云——垂死挣扎

“日昌记，七千石。”冯广丰随后跟进，“银子我随后就交来。”

有两家同行跟进，原本观望的各家也都先后认了数字，有的三千石，有的五千石，也有一万的，拢共算起来超过了十五万石。谌天雄知道，多数人还是留了一手，这些数字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

不过，如果真得太过踊跃，华南已经收进来的糖就得吐一部分出来配给他们，这未免损失太大，这样也算各得其所，彼此满意。

“有了这个糖业公会，海义堂怎么办？”有人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祝三爷不许他们加入糖业公会，非要维持海义堂，他们又如何与其相处？

桌子上的代表们不安的移动着身子，窃窃私语起来。

大家都很清楚，祝三爷绝不会善罢甘休，至少免不了一场恶斗。他有钱，又有指使各种恶势力行动的能力，不可小觑。

对这个问题常师德回答说：华南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至于具体的交涉事宜，会由华南出面。如果祝三爷要找大家的麻烦，华南一定为众人出头，决不食言。

“我想大家肯定知道：华南有能力不让自己食言。”

常师德说得斩钉截铁，与会者虽然多少有些不安，但是也都认可了。

“会议很成功。”文同对常师德说，“不过，为什么不直接搞股份公司？先来什么代购代销？”

“让他们先吃点甜头么。”常师德说，“一开始他们还不够相信我们，今年的买卖做成了，让他们看到跟着我们比那劳什子海义堂要更有好处，再和他们谈股份公司的事情就有戏了。”

“下面的事情，就是巩固战果，特别是要防备祝安的反扑。”谌天雄提醒他们，“祝三爷可还在海安街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在蛰伏起来，未必不是在等待出击的时机。得尽快拿出应对方案来。”

“最好能尽快肃清掉他，否则夜长梦多。”常师德警告他们：雷州糖业公会最终能不能成立，就要看华南有没有能力迅速肃清祝三爷的势力。

“要说我们可以直接喀嚓掉他，但这么做让这些糖商未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常师德托着下巴，“投鼠忌器么。”

“先不管这些，让冯广丰当联系人，告诉他们，三天之内必须缴全所有的款项，否则契约就算作废。”谌天雄说，“这钱也是他们的投名状，免得有人动摇了三心二意。”

“好，这事我关照廖大兴去办，顺便让廖大化也准备好人和车，准

备上海安街上去接银子。”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谔天雄在会后计算了一下大吃一惊，这些糖商将交付给他们三十七万五千两银子！合成公制将近十五吨！

“真不少！”谔天雄愈发觉得银行的重要性，不说纸币，这样的大笔款子如果有汇兑业务的话，一张汇票就能解决了。现在这十五吨的银子，光搬运、储存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情了。

华南自从开始收购糖，光为了储存、保管、收发银子就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有运到的银子全部是在广州经过炉房重新冶炼的“官宝”，成色一致，五十两一锭。简化了银子在装箱、运输、计数的过程中的步骤。

但是到实际运作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糖款总是有零有整的，总不能都用五十两的元宝去支付，华南不得不请买入了好些银夹剪、银秤来计量。正锭的大银又被夹碎支付出去。过程不但繁琐，而且损耗很大。

至于各家糖行即将交来的银子，不问可知也是散碎的银子，成色十有八九还不一样。廖大兴已经提醒他们，要尽早寻几个炉房的伙计来看成色的，否则把潮银看成了雪花银，就亏大。

潮银：是成色不足、质量低劣的银子。

雪花银：雪花银通常指成色较纯的银子。

“执委会已经在广州开设银行了。”文同把最近一期由船送来的内部通报交给大家传阅，“我看，我们也可以要求在本地搞一间银行。”

“叫华南糖业银行！”常师德忽发奇想，“我们马上就能收入近四十万的现金，这不成了一笔准备金了吗？”

“这个名字不妥当，”谔天雄说，“金融体制上面要按照执委会的统一安排，不宜自搞一套。再者我们也不是搞金融的，还是让专业的人员来弄比较好。”

常师德何等人物，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是，我们还是想执委会发个电报，要求他们来设个分行吧。”他补充了一句，“雷州的糖业，其实很需要银行。”

“是，”文同说，“我们控制了糖业的销售权之后，下一步就是帮助蔗农增产。”

要增产就要推广新的种植技术，推广糖业组合。要取得蔗农的信任不容易，好在他们已经在这次蔗糖的收购战中取得了良好的声誉打下了基础，有了银行之后，就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发放低息贷款支持蔗农的生产。

正在商议，周士翟求见。

“有人企图对华南不利。”他开门见山的说。

众人对视一眼，该来得果然来了——祝三爷果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现在是狗急跳墙了，难保用处什么卑劣的手段来。

“什么情况？”

“廖大化的人打听到一些消息，赵鸡脚的人正在买油和干柴——他们一群烂仔，又不起火做饭。要这些做什么？大概是准备放火。他们最近出手很阔，狂赌滥嫖，明显是收到了极大的好处。”

周士翟擦了一把汗：“另外，有人在雷州的黑道上散布消息，说华南糖行存银好几十万，但是守备虚弱，只要抓到他们的几个掌柜，就能大大的勒索一笔银子。”

“蛮毒辣的么，用看不到的银子去诱人给他们卖命。”谌天雄评论道。

“别说笑了，真给绑了票去就难看了。”文同的脸色很不好看。

“要是给李丝雅绑去了，你大概是求之不得吧。对了，你还是文总的同宗呢。”

“别开玩笑笑了，”文同急了，“什么李丝雅李丝俗的，真给绑票了怎么办？”

“绑票倒不用太担心，”周士翟说，“零星的匪人干不了什么大事，何况掌柜们有利器在身。最可虑的是强人结伙来打劫，这倒是不可不防。”

“结伙？”常师德问，“怎么个结伙？”

周士翟说雷州这里，大股的土匪是没有的，但是多的是零星的匪人，少得四五个人，躲在路边，看到单身旅客经过就出来打劫，多得也不过百十人，找到机会下山打劫蔗农。要到抢劫华南这样的大商行，恐怕不集中个四五百人是不行的。贼人很看重人多势众这点，就算没多少人，也得拉一批农民临时工来支撑场面，恐吓良民。

“海安街不是比我们更富庶，为什么不去哪里抢劫呢？”文同感到奇怪，论到银子，海安街的糖商显然比他们多得多了。

“怕死。”周士翟回答的倒是简单。海安街上有好几百乡勇，饷银都是由街上各家铺子公摊——这样的乡勇只要粮饷充足，打起来战斗力都不错。土匪想啃也得有口好牙才行。

“华南初到这里，匪伙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万一真得给煽动起来了，以为这里能发大财就纠集起大股来。所以不可不防。”周士翟此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穿越集团的一员了。

“民兵怎么样，能抵挡他们吗？”

“可以。”周士翟说，“有北同志负责训练，应该支撑一阵。”

穿越众倒是没他这么有信心，民兵的问题他们心知肚明，工人们一直忙于糖厂的各项工作，连基干民兵队根本没有什么训练可言。北炜接手训练和防务工作之后，情况也只能算是稍好一些而已。

“不用太担心。这里毕竟是县城门口。强人们不敢待得太久，都是快快来快走的。只要不让他们一击得手就可以。”

“话虽如此，也不可不防。”谔天雄说，“事情没了结之前，我们等闲不出门，门岗要加强，随时待命一些民兵。就是廖大、廖二、文家兄弟这些人出门的时候，也要给他们配上镖师。”

“也得防备着敌人放火。”常师德补充道，“厂区还不搭紧，基建完成之后纵火很困难了，而且就算点着了也蔓延不开。主要是安置那批失业工人的工人村，都是草木棚子，一点就着，死了人可不得了。”

“老文，你安排廖大兴他们下去看看吧，给他们提个醒也好！”

“还有——”谔天雄想起了什么，“要电告广州和临高，海面上的局势恐怕未必会就此平静。我们打掉了一个古大春，未必没有王大春、李大春在眼红这块肉。”

“嗯，而且古家海盗还没有被完全肃清。他们主力覆灭，但是还有银子、还有人，为了报仇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临高那边已经将菊花屿海战中抓到的海盗的供词汇总了一份敌情摘要发给华南，作为参考。根据供词，古家海盗团伙还有大约二三十人，手里有条单桅船用作联络之用。

“既然抓到了俘虏，海军为什么不干脆打上门去剿灭了他们？”文同不解。

“很难。”谔天雄解释，古家海盗巢穴并非想象中岛屿上的一个水寨，他们在岸上就是普通的渔民，住的是普通的渔村，和渔民们混杂在一起。打过去很难分辨。

“嗯，我看他们是非来不可的。”谔天雄把身子往后一靠，“萧占风说过，祝三爷有个小老婆就是古大春的妹妹。”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随后的几天里，巡逻的民兵几次扑灭了投放进来的火种，因为各种防火措施到位，纵火除了熏黑了几块墙壁之外没有产生任何破坏效果。根据廖大化打听来得情报，纵火者都是来自赵鸡脚的团伙——这群烂仔本身和华南并无过节，如此频繁的出手显然是受了祝三爷的指使。

纵火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二次，发觉对工厂和商行本身进行纵火无效之后，纵火者的目标开始转为糖寮工人的居住区了。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工人村里的纵火，晚上一间草棚已经点燃了，但是华南厂里的瞭望塔立刻发现了火光，值班的消防队马上出去扑救，十分钟内就扑灭了火焰。

纵火的人被糖业工人们当场抓住，在火光下，很快就有人辨认出来，这是赵鸡脚手下的烂仔。看到跑不掉了，他乘人不备，往石头上猛得一撞，顿时满面鲜血的倒在地上嚎叫起来，原本群情激奋的糖寮工人

们都沉默下去了“在嚎什么？”常师德问。

“大意就是华南欺负人，无缘无故的把他打伤了，若不陪他伤病银子，他就死在华南门口。”廖大兴苦笑道，“这群烂仔，天不怕地不怕，惹恼了他们，兴许真得就在你门口上吊，惹一场官司闹得破家的。”

“哦？”常师德知道这种人是打杀不怕的滚刀肉。送到衙门去多半也是前脚进，后脚就出来。纵然花钱，最多也就打顿板子，枷号几个月，他们根本就不怕这个——烂仔多半和县里的各种“做公的”有勾连。有时候纵然当官的想管，也会被下面的胥吏挟制，往往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难惩治。

正想着怎么办，马三强从人堆里挤了过来，大声问：“东家，这个人烧了我们的房子，把里面的一个孩子也给烧伤了！小的问东家一句话，管不管？！”

常师德脑子一转完全清楚了形势，一个烂仔的命和一群糖寮工人的心，孰轻孰重是很显然的。

“当然管！”常师德说的斩钉截铁，一挥手，“好好伺候着这位爷，利落点！”

北炜带来的几个特战队员早就在队伍里，听到这话立刻过来，一个顺势一脚踩住人，另一个抓起地上的草泥直接往他嘴里一堵，正在大吼大叫烂仔顿时气息一闭，几乎窒息，身子瘫软下来，两名特战队员立刻把人用草席一裹，悄然无声的抬走了。

第八十七节 甜港风云——特战装备

“刚才是怎么起火的？”常师德又问马三强。

“回东家的话：是小的们火烛不小心，让东家操心了。”马三强恭恭敬敬的回禀道。

“以后要当心啊。把火场清理一下，要当心！”

“是。”马三强应了一声，转身大声道，“大家以后用火要小心，别再失火啦。”

“孩子伤得怎么样？”

“伤得不轻，”马三强有些发愁，“已经派人请大夫去了。”

“到账房里领二十两银子开销，请个好点的大夫。”常师德转身走了。

“谢谢东家！”马三强在后面大声说。

廖大兴紧追几步，小声道：“东家，这事情要三思啊。”他警告道，“这种事瞒不住的！赵鸡脚这群人惹不起。他们吃了亏，肯定要来寻衅滋事的。到时候打官司就是一件麻烦事。”

“嗯。”常师德并不多解释。

“这种人杀打不怕，衙门里都拿他们没办法。惹事本事却是天下第一的。何苦和他们结这个怨？”

“结怨？”常师德高深莫测的一笑，“不会的，不会结怨的。”说着就自顾自的走了进去。

那是内院，除了东家们的亲信，谁也不能进去。廖大兴叹息了一声，赶着去和自己的堂哥廖大化去商议对策了。

常师德在院子里站了片刻，呼吸糖厂甜腻又有些呛人的空气。片刻之后，北炜手下的一个土著队员悄悄的过来了。

“北首长问您，情况都问出来了，人打算怎么办？是押回临高还是——”

“人马上处理掉。”常师德说，“我这就过去。”

四月的徐闻县外，烟囱排放出来的污浊带着甘蔗气味的空气弥漫在城外的街道上。高高的围墙里面机声隆隆，彻夜不息。

这里原本还是大片的荒地和农田，一条土路“官道”蜿蜒着从南门外经过。自从华南厂在这里建成，大量的外地工人迁入，加上每天络绎不绝来卖糖的蔗农，地面忽然就兴旺起来。开始是简单的草棚，卖些茶水干粮。市面好了以后，商人们看准机会，在这里开始买地兴建房屋，各种商铺也渐次的开设起来。在南门外，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街区。

蔗农们改变了卖糖的地点，也就改变了现金流动的方向。海安街上

的商户们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

一个更夫提着灯笼，孤独的走过一条窄道。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梆子声随着他的声音，渐渐远去。

“更夫走了，警报解除！”黑暗中，几个身影从街道角落，路沟里、菜园篱笆后面出现。

他们动作敏捷从各自的隐蔽点跳出，这些人头上裹着黑色头套，全身一套黑色窄袖衣服，一身短打扮，背上全都背着一个奇怪包袱，手上拿着短粗棍状武器，举在肩上，与眼齐平，摆出一个奇怪的肢势，有半跪，有握倒，形成一个独特的圆形阵位。

“Clear!”

“克睐而！”

“克利贰！”

“客立儿！”

这几个人用南腔北调的声音小声的彼此呼喊。

为首一人拿出一个奇怪物体放在眼睛的位置，朝着街口看了看，物体的另一面则显现着一种诡异的红色。

“警戒区域没有热缘，一切安全。”

“行动！”

说是迟，那是快，为首之人一个跳跃，三二步跑过大街，在华南的高大的墙壁下左右观察后，三长一短猫叫，随后又沿墙向前搜索，之后二人紧随而至，在墙下观察后，向对面侧巷中打出信号。

几秒后，小巷内的人鱼贯而出，围拢一起。

只见为首之人一会举起手，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一会做八爪，一会做劈砍，这般哑剧般折腾着，周围的紧紧的盯着他的手，不住的点头。最后他往下一挥。所有人站了起来，分成三股行动起来。

一股背着大号背箱的迅速跑到墙根的小门旁，另一股散开向四周警戒。另一股抛出钩索搭住了围墙，为首的人三下二下爬上围墙。墙头镶着密密麻麻的碎瓷片，但这些对他来说没用。他蹲在墙头又观察了片刻，确认院内既没有人也没有狗的时候，才示意大家可以行动。

余下的人快速的翻过了院墙，迅速打开了院墙上的一扇小门，把其他人放了进来。为首的人看了下手表，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正当他们要向院内进一步推进的时候，二支大功率手电同时亮了起来。

“好啦，放下武器！”一个声音从院子的廊檐下传了出来。

“你们太慢了，”为首的人放下了手里的钢弩，“我都到院子里了

“跑出街口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来了，”北炜关掉了手电，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克莱尔’还可以喊得更响亮一些。”

为首的人却毫不脸红，腆着脸道：“锻炼队伍么，有点现代意识。”

“形式主义害死人，”北炜说，“进来吧。”

来人名唤陈思根，一身特侦队的标准装备，又高又壮，虎背熊腰，标准的肌肉男。他是营养学博士，当过健身教练。又在腐朽的米国成了枪支、自由搏击爱好者。因为专业的关系，被军事部门吸收当了教员。陈思根生平最崇拜特种兵，所以每每缠着薛子良和北炜要探讨什么“特种战术”云云，还非常积极的随队训练，靠着 he 体能过人，又有一定的射击和搏击的底子，倒也闹了一个半吊子的“特种兵”头衔——不过北炜是从不承认穿越集团有什么“特种兵”的，他只管自己叫“侦察兵”。

这次他是带着十名战士前来增援北炜的——执委会考虑北炜只带了三四个人到雷州。华南厂里现在是糖多银子多，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需要处理，草草成军的民兵是派不上用处。

这些战士中有特侦队的学兵，也有各部队抽调到特侦队轮训的尖兵。都是土著部队里最精锐的士兵。

“让战士们冲个凉休息。”北炜看了下众人身上，黏满了土渍，还有盐花，“告诉文清，叫厨房给他们些吃的东西。”

盐花：盐霜，细盐粒。

“你们怎么来得？”常师德问。

“乘船。”陈思根满不在乎的说道，“天黑之后，选个荒僻的地方武装泅渡100米上岸。然后摸黑走了大约十公里，才找到这里的。背着东西，天黑、又没路——这成绩还不错吧？”

北炜只好报以苦笑了。现在天完全黑透是晚上的19点过后，此时已将近23点了。四个小时不到走了十公里路，就算是山区夜间行军也不止这个数字啊。

“当然，速度是有些慢，”陈思根说，“不过我们还带了个非战斗人员。”

说着，进来一个气喘如牛的黑衣人，原来是工能委的徐营捷。黑灯瞎火的在野地里跑路，他还是第一遭。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装着秘密装备的箱子是他自己背着的——这玩意开始不觉得，到后来死沉死沉的。

两个人都先去冲了个凉才回到北炜的指挥部里。北炜又点亮了一支烛台，把谯天雄也请来了，常师德打发了阿萝给大家端来了许多吃的东西，陈思根和许营捷都饿坏了，虽然都是些普通的吃食，还是狼吞虎咽。

“情况怎么样了？”陈思根问。

谔天雄说：“很快就要动手了。你们来的正好，我本来还觉得北伟的人太少了，怕不够用。”

“人只能抽十个来。”陈思根说，“不过徐营捷给你们带来的不少新装备。”

“哦？什么好东西。”

“老徐！”陈思根叫道，“请把你的宝贝给亮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徐营捷咧嘴一笑：“我的宝贝大伙就别看了，看这个把。”说着把放在桌子下面的二个藤制背箱打开，向众人展示。

“这个是工能委兵器组最新设计的应急装备套件。”说到这里，徐营捷转头看了眼，笑着问道“谔天雄你看过《鹿鼎记》吧，韦爵爷的保命三件套知道吧？”

“刀枪不入的天蚕丝马甲、削铁如泥的匕首和含沙射影。”谔天雄说道：“如果不算双儿的话。除了没什么劳什子暗器之外，这些东西我早就自备一套了。工能委已经开发出防刺背心了？”

许营捷拿起箱子里的一跟18CM长管子说道：“既然你已经有了防刺背心，链式马甲就不给你介绍了。这个是武器组开发的袖里箭，你应该听说过吧。内置6枚钢针，射程10米内可穿透2mm铁板，是火药动力的。声音很小。”

“火药动力，拿引线去点？”

“有一个小型的转轮点火器，你按动一次，就可以发射一发。不过按了以后有延迟的效果，大概二秒……”

“不用上膛复进什么的？”

“当然不需要，否则不就成了手枪了吗？”徐营捷说，“武器组的开发这种武器的前提是在尽量简化现代工业需求的情况下生产特战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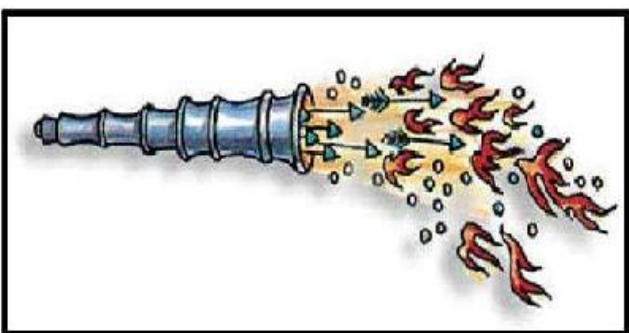
谔天雄兴趣大增，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一会，问：“子弹盒在哪里呢？”

常师德却道：“就是一个夜明珠烟火一样的东西：弹药依次装在一根管子里，中间用泥饼隔开。”

“老常你知道？”

“这个创意是王瑞相的吧，我在临高的时候他就到处说了，新军里人人都知道。”

“那岂不是一铁管突火枪吗？”谔天雄说，“放袖子里我还怕把我手臂炸掉呢。”



突火枪：宋理宗开庆年间，宋军发明此种管状火器。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

“不会的，安全性很好。根据我们的试验，它的成功率高达87.53%！”他又补充了一句，“就算真炸了，最多也就皮肉烧焦什么的……”

“好了，好了，你就别掰了，这玩意我肯定不会用的。”谏天雄严词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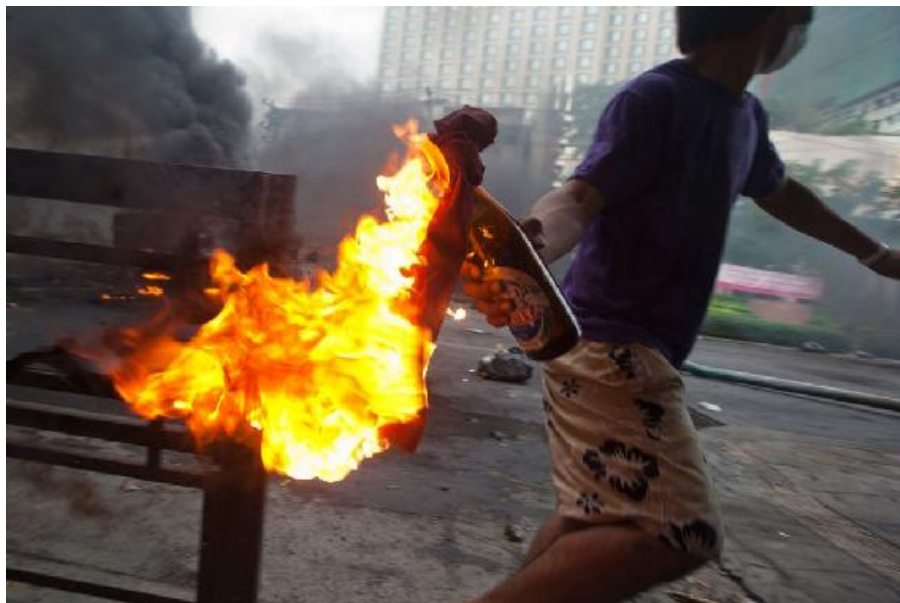
北炜忍不住道：“你们就算不愿意造德林杰手枪，好歹也造几支燧发手枪。这东西算什么？”

徐营捷毫不在意，又拿出了一个袋子，倒出几个鸽子蛋大小，外面包着各种颜色纸的椭圆球，说道：“这个白色的是烟雾蛋，黄色的是硫磺弹，兰色的是催泪弹，红色的最危险，就是小威力炸弹，情报和特侦部门专配！威力比较小，但是绝对比装备新军的1、2、3号手榴弹好用。使用前撕外包装，表面黑色部分用明火点燃，有5秒延时。这东西有个缺点，就是必须保持干燥。必须保证包装完好。所以，”他又掏出一个竹管，“这是专门的储存器，每个竹管里有三个，盖子的缝隙都用蜡封好了。”

“这个有点类似忍者装备么。”谏天雄评论道，“就是点火麻烦。聊胜于无吧。”

“大杀器在这里！”徐营捷又从背箱里取出一个小藤盒子，小心翼翼打开，里面二个一组的装着两个瓷瓶。周围塞满了稻草。

“燃烧瓶。”许营捷轻手轻脚的拿了起来，有些骄傲的说，“这是我搞出来的，主要成分是从煤焦油里提取的，类似汽油。里面还有你们华南的贡献——加了砂糖。”砂糖一向是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几种常见配方用料之一。



莫洛托夫鸡尾酒：是土制燃烧弹的别称。来自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莫洛托夫鸡尾酒是游击队等非正规部队、街头暴动群众的常用武器。其实最早使用土制燃烧弹作为反坦克武器的是苏联人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应用，不过后来却被波兰人广泛应用。

瓷瓶的口部被塞的很紧，也封了蜡。

“这种燃烧弹里我加了白磷，落地砸碎就起火，用不着事先点布条，但是平时千万要小心！碎了可不得了。”他叮嘱道。

最后，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酒瓶状物品，说道：“这个是创时代的产物，RPG的鼻祖，手持式霰弹炮，硬木结构，30米射程，可形成一个5米半径的圆形杀伤半径，类似现代的霰弹枪效果，一次性用品。这可是兵器组的全新创意！不简单吧？”

“日本忍者有种武器叫手抱大筒的，和你们这个也差不多。”



RPG :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便携式）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俗称反坦克火箭筒。非常适合摧毁装甲薄弱、防护力低下的交通工具。



日本抱式大筒





棒火矢：使用抱式大筒发射。16世纪时火绳枪的技术传入日本，这时日本人开始用火绳枪发射箭矢，即棒火矢。它有一个粗大的金属箭头和宽大的金属箭羽，二者都安装在一根短木杆上。

“是吗？我们以后把忍者都剿灭好了。”徐营捷满不在乎的说道。

“霰弹炮的结构强度行吗？”

徐营捷点点头说：“这个你放心好了。满足一次射击的强度还是有的。”

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烟火信号器、照明火箭。东西虽然小，却很有用。看到眼前的这些东西，谏天雄除了感慨大家的创造力之外，看得出临高的工业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许多东西都是需要化工产品的。看来工能委还是很勤快的，工科的人就是实干至上啊。

第八十八节 甜港风云——火烧庙

徐营捷说：“这些装备还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听说雷州有行动，我就带来了。你们都放心，武器试验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比较成熟了才拿来的。”

常师德道：“正好有行动。有些东西可以试试看。”说着转头看北炜。

北炜点点头：“好。”

“其他么，这个袖里箭概念还不错，就是觉得有些危险。”谏天雄沉吟了下，“给手下做个应急装备吧。链式马甲要五套，我自己虽然有防护，但是糖厂的几位都没有，我替他们要了。”

“链式马甲眼下做不了太多，材料受限制。只有二套。袖里箭我带了四套来，先装备给手下人好了。”

夜半，月亮已经偏西，浮云遮月，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半明半暗间。露水浮地，聚集在院子里的一群人身上已经有些湿了。李蕴生的满身汗水在微风吹拂之下，有点凉意。

眼看着已经月过中天，他心里忐忑不安，不断地向徐闻县城的方向张望。

李蕴生是北炜从临高带来的几名特侦队土著队员之一，和陆海军一样，特侦队也开始吸收土著战士了，而且吸收的标准特别严格，首先就是要无牵无挂的孤儿，其次是年龄小，超过十四岁的一律不收。有流浪习气的、反应迟钝的、爱耍小聪明的全都不收。最后还得过一系列的体能和技巧测试，真正的百里选一挑出来的人。除了队列和文化课是由军政学校负责之外，余下的都在特侦队里进行，和特侦队的穿越众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以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和战斗情谊。

北炜关照队员们：“要把学兵当场你们的儿子、兄弟一样！他们不但是特侦队未来的种子！也是穿越政权将来的卫士。”

这些学兵受训才三个月，执行的任务主要是侦察。这是李蕴生第一次单独出去执行任务。

他化装成卖槟榔的小贩，一路从徐闻县城叫卖到海安街，为了防人起疑，一直叫卖到午后，最后才绕到了邹和尚庙。借着卖槟榔的机会，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转了个遍。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把房屋结构，各个出入口都记在心里。随后他回到海安街上，找了一处破庙歇了下来。直到天完全黑透了才出来，到路口去等待。

按照计划，午夜的时候，北首长会亲自带人过来接应他，然后再根据情报采取行动。

正在着急中，只见一排人影从田埂上疾走而来。手臂上隐隐约约的有白色的布条子——正是识别的信号。他赶紧问道：

“口令？”

“扫除！”是北炜的声音，他果然亲自带队来了。

全队有十五个人，有上次北炜从临高带来的，也有这次新来的。精神饱满，勇气十足。徐营捷也跟来了，目的是实地观察武器的使用效果，大家围成一团，隐蔽在路畔的一片乱葬岗里。李蕴生把自己白天搜集的情报汇报了一遍，又用树枝和小石头在地上大致绘出了邹和尚庙的地形图。

根据李蕴生的描述，邹和尚庙的规模很大，前后有四进之多。

“烂仔们都聚集在第一进的殿宇两厢和廊檐下，”李蕴生比划着，“所以天黑之后，庙祝就把第二进的院门关闭了。大门关得比较晚。除了大门之外，庙后有后门，但是不通前院。”

北炜根据他的情报，很快制订了一个计划，把十五个人分成四个小组，规定了每个组的战斗分工，然后他严格地规定了纪律：“这里靠近海安街，不是十分必要，不准射击，尽量用刀和弩箭解决战斗，不许落下一样东西！”

“出发！”北炜拉下了头罩由李蕴生当向导，同北炜走在前头，顺着海安街外围的菜园、麦田、小沟、坟头、树行，一直来到邹和尚庙北边的一处坍塌的凉亭后面。队员们各人静静地掩蔽好，注视着这座庙宇。浮云掩映的月光之下，四周的景物看的清清楚楚。

庙门居然半开着，有两个大概是喝醉了烂仔就躺在门槛下呼呼大睡。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些灯光。

北炜用唯一的一台红外望远镜小心的观察了一下四周。邹和尚庙虽然在海安街，实际已经到了街的尽头，周围十分荒僻，到处是菜地和乱坟堆，也就是庙前的场地上稍微象些模样，支着不少做小买卖的棚子——现在是半夜，棚子自然都是空得。

几分钟后，忽然庙门开了，出来两个人，每人背着些东西，鬼鬼祟祟的张望了一番，就朝他们隐蔽的地方过来了。

两个人溜了菜园边，大概看四周无人，就直起了身子，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了，刚到拐角处，早就躲在那里的两名队员，一声不响地从身后猛扑过去，拦腰抱住了。两个烂仔大吃一惊，刚要喊，早被手掐住了脖子。拖到坟后，刀尖对准他们的胸膛。

两个烂仔被吓的仰倒在坟头下边，他们只以为是强人打劫，连连哀求道：“大王饶命！小的身上有几辆银子，都孝敬给大王。”

“不许说话！”一个队员把刀子一晃。

“你们是赵鸡脚的手下？”

两个人对视一眼，似乎已经知道了来者是谁，一个人已经把恐惧之色收了大半，涎着脸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华南的——”

涎着脸：做出涎皮赖脸的样子。

北炜手腕一抖，匕首已经没入他的胸膛，这人顿时眼睛圆睁，满面不信之色，已然气绝。

众人顿时闻到了一股臭气。另一个已经失禁了。

“你是不是赵鸡脚的手下。”

“是，是，小的正是。”

被吓破了胆的烂仔赶紧回答，不敢再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混混样了。

“半夜了去干什么？”

“去华南放火。”

一搜随身的物件，果然不假，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柴捆，里面塞着泡了油的干柴，身上还带着火折子。

“谁让你去的？”

“是，是我们老大。”

“赵鸡脚？”

“是，是，就是他。”

“去放火的钱是谁给的？”

“听赵鸡脚说是祝三爷给得。”

“给了多少？”

“这个小的们不知道，银钱都是赵鸡脚管。去放一次给一两。烧了东西再给十两！”

价码还真不小。北炜听着问答。祝三爷你可真够慷慨的。

“赵鸡脚在什么地方？”

“就，就在前殿里头耍钱。”

“里面有多少人？”

“二十多个吧。”

“都在里面？”

“有一个昨天出去放火还没回来！还有几个在外头喝酒。”

“几个没回来的？”

“三四个，人来人往的，小的知道不全，求老爷开恩！”

“赵鸡脚在外面有什么熟人、朋友的？”

“就一个相好的婊子，有时候会去。”

见话问得差不多了，北炜点点头，审问的人刀尖往前一送，将他了账。

当下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丢在乱葬岗的一处深坑里——这里经常有无主尸丢弃。一众人直奔邹和尚庙。北炜留下一个人在庙外放哨，自己带了七个人，搭人梯爬上了北墙，踏着墙头攀上一棵大松树，溜进了庙院第一进的殿宇后身。

前殿规模卑小，也显得比较破败——和后面的殿宇看上去完全不相称。而且前后之间有高大的院墙相隔离。这是因为第一进过去长期是乞丐、游手、烂仔们聚居的地方，为了让这些人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免得啰嗦闹事，重修的时候干脆放弃了第一进，直接翻修和扩建的后面的三进院落，中间的门一关，自成一体。

前殿，从窗户里射出了灯光，传出来赌钱的喧哗声和喝醉的人胡言乱语，这群人倒还挺会享受夜生活。

山墙下面，堆着许多干透了的柴火和一篓一篓的清油，还有许多从南北货商行进来的竹火把——这种火把的头部都经过加工处理，很容易引火，而且燃烧时间长。

北炜带着人顺着山墙，摸到门旁。蹲在黑影里向里一看，前殿里连泥塑像都没有了，只有个空荡荡的基座，只有张香案。正为围着一群人呼么喝六的赌钱，两厢地上都是稻草，有人横七竖八的睡着。

沿着墙壁，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棍棒，大约是他们的武器——动刀为凶，烂仔们都非常有法律意识，绝对不会让人抓住这个把柄，所以行凶时从来只用棍棒。

他很快就确认了，人群中有赵鸡脚，擒贼擒王，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活了命去。当下缩回了身子。举手示意了一下。两名队员迅速扑向大门口，悄然无声的结果了在门槛上睡觉的人，把尸体拖了进来。丢在山墙下。几个人在周围一阵忙碌。

“行动！”

殿宇的四个窗户被同时砸烂，四个燃烧手榴弹被丢了进来，这些是本时空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在本时空已经被改为徐营捷鸡尾酒，以表彰他在调制这令人恶心的混合物时表现出来的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瓷瓶子在地上被撞得粉碎，火焰立刻就烧了起来。这种火焰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强烈的附着性，即使在钢板上也能维持燃烧，直到可燃物烧尽为止，比起丢火把的效果要强烈多了。

第一批的几个手榴弹有一个掉在了稻草铺上，火焰立刻窜了起来，还没等里面的人回过神来，第二批手榴弹又丢了进来，有个直接砸到了赌桌上，燃烧的混合物飞溅到人身上，立刻烧了起来。惨叫声和呼救声顿时乱成一团。

“快，救火！”

“烧着了，烧着了！”

“快去打水！”

正在纷乱中，又有许多竹筒丢了进来，在地上立刻爆裂开，灰色的粉末顿时炸得到处都是，呛人的胡椒辣味让里面的人咳嗽打喷嚏，场面更加混乱了。

“有人来砸场！操家伙！”赵鸡脚反应很快，一脚把起火的桌子踹倒，用衣袖掩住自己的鼻子，快速的从人堆里脱了身，去一旁拿棍子。正当这时，窗子里丢进来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掉在墙根下，啪的摔了个粉碎，水一样的东西溅了他一身。

赵鸡脚用嘴一舔，是油！

这明明就是他买来，准备用来到华南纵火的清油！

他脑子极快，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肯定是华南的人马！

要烧死他们啊！

想到这里，赵鸡脚肝胆俱裂，也不要拿什么棍子了，吼道：“大家快跑！华南的人来——”

“了”字还没有出口，又是几个手榴弹丢了进来一个正好落在他身边，飞溅出来高温火焰点燃了四周的清油，他惨叫一声，顿时被火焰吞没了。

见机最快的人已经跑到了殿的门口，却发觉殿门已经烧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门口已经堆起了干柴，熊熊燃烧起来。最勇敢的人猛冲出去，被守候在外面的人用弩箭射了回去，中箭的人直接跌进了火堆，惨叫了一声就不动弹了。

堆在山墙下的干柴和清油都被引燃，海风呼呼的吹着，整个前殿很快被火焰笼罩了。

火越烧越大，惨叫声和呼救声被风吹得很远，但是这里离海安街还有一段路，现在又是午夜，街上的救火会根本不敢单独出救。

北炜侧耳倾听，远处表示紧急情况的火锣正打得山响，想必乡勇们也在集合。

从海安街跑到这里，起码也得五分钟，等到他们整队完毕再出发，自己的人早就走远了。

北炜问：“火势有没有蔓延到后面？”

“没有，”队员报告，“有一段距离，而且隔墙是防火墙，大概修得时候就怕前院会有火灾。”

“嗯。”北炜应了一声，这样最好。倒不是要保护文物古迹，而是邹和尚庙到底是海安糖业商人们共同修缮起来的，真烧光了对大家刺激太大。

“后面有人出来吗？”

“听动静有人起来了，但是没人开门！好像有人在门后往门上泼

水！”

这是防止火焰延烧过了的措施。他们不出门让北炜松了口气，他可不想不必要的杀人。

看到火势已经非常大了，里面也渐渐的没了声息，他一挥手：“撤！”

第八十九节 甜港风云——窝里反

第二天，邹和尚庙起了火的消息成了一大新闻，许多人都已经被烧成一堆瓦砾的废墟上去看热闹。这场大火势起来之快，势头之大，大家都说从来没见过的——海安街的救火会在乡勇们护卫下赶到的时候，整个殿宇已经烧得象一支火把一样了。

知道里面情况的人都说，在山墙下堆了的太多的干柴和清油是罪魁祸首。烂仔们每天在殿宇里挑灯赌博喝酒，大约是灯火不慎才起火的。

赵鸡脚一伙的覆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同情，许多人甚至为街上少了这样一伙歹人感到高兴，说这是对他们平时为非作歹的报应。

但是所有对华南和祝三爷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耳闻的人却不这么想。这场突如其来的蹊跷的大火，满屋子里的人居然没跑出一个，实在是耐人寻味。那几个侥幸没有在庙里，逃出生天的烂仔们全部在第二天逃之夭夭——他们的鼻子比任何人都要灵敏。

衙役们拘走了后面院子里的庙祝和火工道人，但这不说明县衙认为本次事件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纯属是衙役们例行公事的捞钱。庙里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没听到什么可疑声响，在某些人的活动下，庙祝的老婆很容易就在衙门对面的茶馆里和快班的班头谈好了价钱，他们就被放了出来。

庙祝：寺庙中管香火的人。

事件在街头巷尾轰传了几天之后也就慢慢的淡了。针对华南的纵火的事件自然是彻底的绝迹，原本拒绝来开会的糖商们，也都偷偷摸摸的通过冯广丰来暗通款曲了。

原本众人对新组华南糖业公会的事情并不热心。现在则来了个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糖商们的态度开始积极起来，常师德发觉现在“谈事情”可以聊得更深入了。谏天雄更是抓紧时间积极的私下游说糖商们。

祝安铁青着脸，坐在海义堂的议事大厅里，和往常一样他端坐在首席。大厅左右两侧的二十把椅子座无虚席，正襟危坐着各家糖行的大掌柜。

这还是祝安宣告“生病”以来的第一次召集海义堂的会议，议题是重修邹和尚庙。祝三爷现在四面楚歌，到处都在分崩离析：糖寮工人被招安，古家海盗覆灭，糖商们的背叛、赵鸡脚一伙又被莫名其妙的烧死了。

原本以为满把的好牌，现在却成了两手空空。祝三爷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够对付华南了。明枪暗箭，他什么都用过了。华南屹立不倒，不但不倒，还把他的墙角挖空了。

从心底里，他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但是祝三爷不甘于失败——他在雷州的糖业市场上叱咤风云三十年，早已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作了权威的化身。当这种权威忽然丧失的时候，情感上始终无法接受。

这次，他以重修邹和尚庙为名，召集糖商们会议，企图用多年来的积威来最后一次试图挽回败局。

糖商们倒是出奇的来的整齐，一个都不少，连“叛徒”冯广丰都来了。看到这个外人，他的眼睛都快喷火了。虽然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人不过是个中人而已，背叛自己的，正是那些他视为最可靠的同乡——但是同乡的情谊使得他不自觉的把怒火对准了这个外乡人。

“他倒是还敢来！”他低低的嘀咕了一声。

站在一旁的师爷不安的扫视了厅堂上众人一眼，这些人个个或者面无表情或者悠然自得，没有一个有愧疚或者不安的神色流露。

“老爷，稍安毋躁。”

祝三爷点了下头，先定了定神，才开了口：

“诸位都知道，几天前，祖师爷的庙起了火，虽然只烧毁了一进。这修缮的事情，海义堂自然是责无旁贷，要担起来的——”

他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下来，看了看众人的表情，看他们一个个毫无反应，倒似和自己毫不相干一般，心里觉得一凉：

“……不知道大家对这修庙的事情，意下如何呢？”

“庙，自然是要修得。”有人接口道，“不过这不是急务。”

听到有人当场唱反调，祝安大怒，定睛一看却是一家最末等的小糖行“宝莱号”的东家吴义。这个人当初是托了好些人，求爷告奶奶的，又孝敬了他一万两银子，才算挤进了海义堂。宝莱号本钱不大，在海义堂人微言轻。

祝安强按心中的怒火，冷冷道：“哦？那吴掌柜的意思，倒是什么是急务。”

“收糖！”吴义毫不客气的直戳祝三爷的痛处，“糖季就要结束了。我们各家的货栈里还是空空如也。没有糖，哪里来的银子修庙？这事情，恐怕还得祝三爷一人担待比较好！”

“混账！”祝安怒吼起来。他什么时候被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当面嘲弄过？“你是什么东西！当初不是跪在地上求人，连收糖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确不是什么大佬！”吴义胆气很壮，“你祝三爷是大佬。当初信誓旦旦：这个糖季保准让大家能收到糖，现在呢？我吴义求爷告奶奶是为了收糖赚钱，不是捧你祝三爷的臭脚的！”

这话说得极为赤裸裸，但是也活脱脱的说出了这里多数人的心态——祝三爷已经没有用了！

“老吴，话不要这么说——”“日悦来”的胖子出来打圆场了，但是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打圆场的话。

“不这样说怎么说？”吴义早就暗中被常师德收买了，他朝着四周团团一揖，“各位掌柜、东家！大家组成海义堂不就是为了联合收糖么？现在海义堂居然被祝安折腾到收不到糖，我提议，祝三爷不能再当这个堂主了！”

祝安冷着脸，表面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可说是近乎冷漠，其实是练就了的一套矫情镇物的功夫，他的内心也很紧张。吴义肯定不是自己想出来要唱这出戏的，必然有人是他的后台，恐怕这里的多数人都默许他的做法——想到这里，祝安不免惊心。

更可怕的是周围的人反应一点也不惊讶，这证明了他的猜测。祝安的脸上青筋凸起，他瞪着这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恨不得一脚把他踹死。

“海义堂已经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吴义居然毫不客气的继续开炮，“这个糖业公会早就沦为祝家的私产了。祝三爷！天启七年海义堂公中历年存银差不多有一万多两，为什么到崇祯二年就只有几百两了，还要向大家摊派？这二年应缴的公费，我们各家是一两不少的缴全的！”

人们骚动起来，祝安把持海义堂，安插私人，随意花销公账上的银子，甚至借着各种名目多收公费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慑于他的威望和能力没人敢提出来而已。现在有人一提，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原本情面上还有些过不去的人，现在也觉得祝安办事不够漂亮，开始嘀咕起来。

冯广丰站了起来：“吴掌柜所言极是！海义堂再无存在的必要了。”

原本只是骚动的糖商们现在嘈杂起来，片刻之后，有人叹息道：“只好如此了。”

“是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祝三爷忙了大半辈子，是该歇息歇息了。”

“不过海义堂没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已经有人在讨论之后的事情了，似乎解散海义堂已经成为定局，祝三爷完全被抛到了一边。

祝安猛得站了起来，大喝道：“尔等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的声音之大，一下子压倒了所有声音，“个个鼠目寸光！海义堂是尔等的安身立命所在，你们这是在自毁基业！”他咆哮着，“没有我海义堂——”

“海义堂不姓祝！”冯广丰大声的打断他的话，“这些年来海义堂早就是你祝家的了，不是大家的！”他接着大声道：“我提议，请华南的文掌柜来主持海义堂的大局！”

吴义马上就跳出来：“现在的局面，非文掌柜不能解决了。”

接着，又有一些人附和起来，有些人虽然没有附和，却一言不发，并不反对。

“这里是海义堂！”祝安失控的吼叫起来，“我是会首！”

吴义却根本不理睬他：“请文掌柜！”他大喊道。

文同等人在周士翟的护卫下，早就在街上的茶馆里包下一个单间等着。几个人哼着小曲喝茶。文同忍不住问谔天雄：

“你这套计划行不行啊。我怕他们听不懂我的话。”

“肯定行。”谔天雄笑着说，“他们多数是广东地界上的，你会说广东话就行了。”

“我总觉得有些太戏剧化了。”文同嘀咕道，“不能换一种方式来接手吗？”

“当然也可以。”谔天雄说，“不过你以后要统御糖业公会，必须要先造造势，有点戏剧化效果好。”

“这样——”

谔天雄知道他心里底气不足：“你放心好了！周士翟和李标贴身保卫你，还有陈思根和他的队员跟你进去，外面有北纬的人，他把狙击步枪都带屋顶上去了……”

“不用了，就让周士翟随我进去好了。”文同忽然豪气大发，“老子好歹也是主角之一，有光环护体。”

“对，你那王霸之气开得再足一下，到时候海义堂还不立马四海归心。”

文同连连点头，闭目养神，大概是想把这个王霸之气蓄得更充足一些。

谔天雄一笑，拿出对讲机又和压到房顶上的北纬联系了一下，他正观察着海义堂院子里的动静，防着祝三爷有异动。

各处传来的消息是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在窗户上瞭望的人报告说，有一个家丁从海义堂大门出来直奔茶楼。

“请客的来了，老文，准备下，出发了！”

文同点点头，他只带周士翟和李标二个，轻车简从的从街上走了过去。不过五十米的街道，文同却如同腾云驾雾一般，恐惧、期待、怀疑和自信混合在一起，一种喝醉了似的快感笼罩着他的身心。

海义堂的大门已经开得笔直，走上台阶，从大门一直可以望见窗门全开的大厅，文同深吸了口气，昂头阔步走了进去。

冯广丰已经在滴水檐下迎候，拱手作揖道，“文掌柜，大家等候多时了。”

日盛号的东家刘玉林第一个站起身来拱手施礼，接着各家糖行的掌柜们都肃立作揖。文同一路微笑，一路回礼。

“诸位掌柜，这位就是华南糖行的文掌柜，也是新的糖业公会的会首。”吴义大声说。

文同根本不理会满脸都是火焰的，恨不得把他撕碎的祝安。站在当间，团团一拱手：

“诸位糖行的掌柜、东家，华南蒙诸位盛情，选为糖业公会的会首，华南将视此为荣誉和责任，斗胆从命，只有为雷州糖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看了一眼祝安，忽然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可怕，甚至可怜——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这样愤怒了。“……祝安辜众位的信任，把持海义堂多年，妄行弄权，任用私人，盗取公款，结交海盗，勾引匪类……”他一口气罗列了二十条罪状，条条都是有根有据的，把一众多年来对祝安的作为有异议的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颇有痛快淋漓之感。

“你，你——”祝安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的确，这些事情都是确有其事的，但是结交海盗、蓄养匪类都是为了整个雷州糖业的生存，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再者好处也是大家得的——近二十年来，雷州的各家糖行得以安享太平，不都是这些权宜之计的结果？如今居然都成了他的罪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祝三爷手足冰凉——对方不仅有的是钱、有的是“力”，而且在厚黑上也堪称一流！

文同说得兴奋，“……还请祝三爷急流勇退！给彼此留个以后相见的地步，免得清理起账目来贻笑大方！”

第九十节 甜港风云——尘埃落定

祝三爷狞笑着，猛拍桌子：“好！有种。”说着拿起面前的瓷碗往桌子底下狠狠的一摔。

“啪”的一声，碎片横飞，厅堂下，顿时响起了人群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厅堂下的两厢涌出二三十名壮汉，个个手持棍棒。面目狰狞。这些都是祝安招募来的护船水勇，许多是海盗或者官军逃兵出身。祝三爷本打算在会议上谈不成就用这些人来威逼大家——来个“鸿门宴”，不怕大家不就范。

大门被“咣当”一声关上了。

糖商们吓得目瞪口呆，有人干脆一个屁股墩跌回椅子上了。气氛急转直下，吴义收了口，悄悄的就想溜走；冯广丰面色煞白，倒是一动也不动。周士翟和李标抢上一步，准备护送文同冲出去。

“不必！”文同此时虽然有些害怕，心却定了许多，不由得心生鄙夷之感。“掷杯为号，甲兵尽出”，还以为是说书呢。

祝三爷哈哈大笑道：“再说啊，再说下去嘛，我急流勇退，你问问我手下的兄弟们肯不肯？”

文同面色平静，侧耳听了一下，忽然笑道：

“诸位稍安毋躁，听听街面上的锣声好了。”

被他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果然，远远的，传来了“咣 - 咣 - 咣 - 咣 - 咣 - 咣 - ”的锣声。七响一个来回，锣声他们熟悉：这是县太爷出门摆道的开路锣。锣声由远及近，显然正向这里过来。

正犹疑间，大门已经被敲得山响。

“青天白日的门关得这么紧做什么！捣什么鬼？我是县衙的李头！开门！”

关门的祝三爷的手下不敢不开，手持棍棒的壮汉们也不得不都散开到两旁去。

门开了，李头儿一身公服跑了进来：“县太爷来了，文掌柜，快带着大家去迎接。”

“是。”文同拱了拱手，“多谢李头儿。”说着李标赶紧上去送上一个沉甸甸的红封袋——里面是二十两银子。

“县太爷来了，”文同含笑道，“把你的那几个人都带回去吧，免得到时候有什么事情说不清——”

“我们快去迎接太尊吧。”吴义马上提出。

“是，是，快去吧。”

文同却并不在意，也不急着出去。

“祝三爷，”他用安详的语调说，“你的那套江湖玩意没有用。除非你准备在县太爷的眼皮底下大打出手，到时候就算你用全部家当去买他看不见也不成了。你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复辟’……你知道‘复辟’这词儿的意思吗，从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复辟就是恢复旧秩序，就是重新夺回你海义堂的权柄，利用这个地方继续为你捞取最大好处。可这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要么你安安静静地带着你的家当滚蛋；要么你坚持要当这个空头会首。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大可以就叫你的手下动手，看看你引以为傲的水勇们是不是比赵鸡脚、古大春更厉害。”

在随后的几秒钟内，许多事情以极快的速度接连发生。祝三爷身边的一个保镖突然扑了上来，企图制住他。但是周士翟比他快得多，一个扫堂腿就把对方撂倒了。李标扑了上去，一拳好击中这个人喉结。当场就把他打的晕厥过去。

另一个人从袖子里拔出了刀，祝三爷惊叫一声：“不要动刀！”

动刀为凶，何况满地都是人证，县太爷就在街上要过来。在这里动刀，出了事情就算能摆平也是要倾家荡产的！

结果他完全不必担心，刀刚刚伸过去，脖子就被周士翟用另一只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脚。他一头撞在墙上，从那里弹出来。肚子上重重的两下——瘫了下来。

文同大为放心，周士翟的武功果然不是盖的。

“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文同含笑道，“祝三爷，我说的没错吧。”

祝三爷预备的鸿门宴就这样收场了，包括他拿可笑的计谋——或许在1629年并不过时，但是对有着领先400年经验的对手面前却毫无用处——北炜的队员早就在例行事先侦察中发现了埋伏，谏天雄及时的据此做出了安排。

过时。尽管他的眼神足够把文同砍成肉酱，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还是明白的。祝安的手下片刻之间就散得精光。这场面真是比戏剧还戏剧。文同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周师傅好武功。”

“叫我同志吧。”周士翟拍了下手上的灰尘。

祝安一伙狼狈的从后门出去了，而县令的轿子此刻也到了门口。文同整肃了一下衣冠，恭恭敬敬的迎了出去。

请县太爷摆道来一次海义堂，和文同坐在一起喝一杯茶，虚言几句，谏天雄付出了五百两，除此之外，还包括许诺将每年糖业上孝敬给县令的“规费”提高百分之五十。代价虽大却是物有所值。

海义堂的寿命就到这一天为止了。第二天，县衙里收到了二张稟帖，一张是海义堂的二十家成员联名申请解散海义堂的，另外一张自然是华南和二十家同业联名申请成立同业公会的。在华南的积极活动之下，这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县衙很快就批示：“准其所请。”

海义堂的匾额被摘了下来，立刻换上了雷州糖业公会的牌匾。

遗留下来的资产也全部由雷州糖业公会接手了。根据华南的分工，糖业公会这块将主要由常师德来负责。他立刻着手开始清理海义堂的剩余资产，文清已经学了不少现代会计的知识，就由他来负责账务清理，另外配了几个熟悉账目的伙计来协助。

公帐上的银子、浮财全部按照缴纳的份额退还给各家，连祝安的一份也不例外。常师德说，不管祝安有多少贪污挪用公中银子的事情，他毕竟还是为雷州的糖业做过不少事情的。“一个人的功过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煞有介事的说着。所以该他的银钱，一文也不能少。

为了表示华南至公无私。常师德用公推的方式请了五位糖商作为监督，清理账目完全公开，每周出一次报告送到各家糖行，哪些账目有问题，如何处理的，都有详细说明。这种账目公开，条理清晰的做法，很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华南的到来，为整个雷州糖业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原先海义堂内上到执事，下到杂役，无一不是祝三爷的私人：不是远房亲戚就是同乡，这次全部发银遣散，一个不留。本地没有落户的，还额外支給盘缠。

原本常师德还想留用几个熟手，谏天雄表示反对：

“纵然有几个人可用，毕竟还是和祝安沾亲带故，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完全信任，就干脆不要用。免得招惹麻烦。”

“用人不疑好了，我就不信这些小人物能和祝安有什么深厚感情？”

“老常！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谏天雄说，“他们都是祝安的亲朋故旧。再小，也曾经是既得利益者，得过祝安的好处。不可不防。”

最后，还是全部发银子遣散了。这些人也知道大势已去，领了钱各自散去，没闹出什么意外来。

让常师德感到最为棘手的是海义堂自己编练的船只护勇，有三十多人。这批人不是海盗就是逃兵，习气极重。海义堂过去大把的银子养着他们——月饷五两，三节给赏，每出一次，按路程另给“出差费”。虽然战斗力不错，却是被银子养刁了的骄兵悍将。常师德早就知道这批人很难搞，录用的话要费很大的力气整顿，不录用，又是祸害。

吴义却说：“这批人，常会首不必担心安置。”

“哦？为何。”

“他们都是归祝三爷自己直接管辖的。我们根本沾不到边。”吴义说，不管是发饷、补给还是调配使用，都是祝三爷亲自经手。

钱是大家出，实际上却是祝三爷的私人家丁。虽然理论上运糖出去销售是各家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不用祝三爷船行的船，想要调配护勇随船就很难——得尽先满足他家的船上的需求，才轮得到其他船。大家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再付一笔运费给祝安。

“这群人，向来眼里只有祝三爷，没有海义堂。让祝三爷自个去应付吧。”吴义得意的笑了起来。

常师德心想，话是没错。但是这群人留在海安街，依然是祝三爷手里的一支力量。过去祝安没有用他们，现在不排除狗急跳墙的让他们出来闹腾。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掉这个可能的隐患。

重修邹和尚庙的事情，也由常师德向大家宣布，这笔钱将由华南独立承担。同行们原本以为这事情上又得摊派破费一笔，华南一表态，对其的好感度又增加了几分。

于是很快从临高开来了一伙建筑工人，在邹和尚庙四周搭起苇席墙，大兴土木。据说因为工程浩大，时间拖得比较长，恐怕原来的庙祝少了生计，华南又特意在县城里为其另外翻修了一所小庙供其主持。庙祝和他的老婆、还有火工道人高高兴兴的搬走了。

谁也没想到新修整的邹和尚庙其实是未来的徐闻情报站的所在地。华南还收购了庙宇四周的不少荒地，雇人清理干净，据说是准备修建义学和善堂之用。这番作为更是让华南在徐闻、雷州留下了急公好义的名气。

冯广丰在一天的早晨，徒步走向他常去的一家茶楼的路上，有人看到他在离开茶楼不远的地方和一个人说话。随后冯广丰上了一顶两人抬小轿往北而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被人在华南附近的水塘边被发现了。那里正在建造未来的工人村。他被一把刀捅了几十次，戳得象筛子一样，手段野蛮之极。显然戳的人对他充满了恨意。只有面孔完整无损，好象是让人容易辨认似的。他的嘴巴里填满了砂糖，直下咽喉。

祝安死于两天后。他此时已经搬家离开了海安街。日义成糖号停歇之后，他就搬到了海康县城外的一所自己的农庄里，他还继续经营着船行。这天夜里农庄起了大火，包括他本人在内，祝家没有一个人幸存。

海安街上的风云就这样以悲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改头换面的雷州糖业公会的董事们，听到这些消息，不知道是喜是悲，许多人回想起三十年来海义堂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心里五味杂陈。然而这个世界终究已经开始改变。

冯广丰之死对华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不管是文同、谔天雄还是常师德原本都对这位海义堂内的“外人”有很大的好感，原本是打算以后重点使用的，没想到就这样死了。

谔天雄后来一直自责自己没有注意保护同盟者——他们只想到祝安可能会报复穿越者和他们的手下，没有想到竟然会选择冯广丰下手。

“这是因为冯广丰是外人。”谌天雄说，“同乡，他还是下不了手，也不敢下手。”他叹了口气，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

“这群糖狗子还真没几个好东西。冯广丰一死，别得不说，都想着要收买他的字号了。他的孩子又小，女人也不能出面经营。明摆着准备欺负孤儿寡母了。”

“还有他丈人家的族人，都想乘机篡取这份产业呢。”

文同听了，严肃的说：“日昌记一定要做下去。这个字号由华南替他维持住！”

常师德也说：“没错，这次的事情，他出力最大，不能落个没下场。不然以后别人还怎么看我们？”

“我有三点。”谌天雄说。“一、由糖业公会出面，大张旗鼓的办公祭。全公会人人参加，给他倍极哀荣；二、七千石糖的银子已经缴了，栈单要尽快交给他，安抚住他的老婆；三、从他自己字号里选一个老诚可靠的伙计代为经营。由糖业公会负责对经营进行监督。”

第九十一节 收购大昌

当下把廖大兴招来，把这些事情和他逐一交代。廖大兴道：“难为老爷们想得周全！想必冯掌柜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也是感激的，可是有一点，老爷们忽略了——”

但凡经商的人家，商业上银钱往来都是由当家人管理。当家人一死，人欠欠人，都要马上清理结账。这是很大一笔数字。这个时候，收起账来很不容易，要账的倒是马上临门了。所以常会出现现金困难，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业的事情来。

许多商户，当家人活着的时候看着还很兴旺，一旦突然死去。等于信用全部破产，丧事办完，人家也败落下来。

“旁得不说，就说这张冯掌柜留下的栈单，冯家的孤儿寡母是拿不到一石三两八钱价格的。多半会不得不廉价卖给其他糖行。若是对方有些天良，说不定还肯二两五钱，若是利欲熏心，一石能卖一两七八钱就不错了！”

“这么黑？！”大家都吃了一惊。这还有没有同业的义气了。

“不是黑，向来就是这样。”

“这样，送他家三百两银子作为抚恤吧。还有——”常师德想了一下，“料理账务往来的事情，由公会派人出面料理，免得有人想入非非。结算需要银子的时候，由华南先挪借出来。”

廖大兴也点头：“老爷想得周到！这事情小的马上就安排下去。只是公会出面的人——”

“由你哥哥去。”常师德想到了廖大化。廖大化也是商人出身，这种盘账的事情并不陌生，“他是起威镖局的分号掌柜，我再让他挂个公会执事的头衔——既没有利益关系又能名正言顺的干涉。”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果然，在华南强有力的干涉下，所有对日昌记存在想法的糖行都缩回了手。

雷州的糖业公会的第一次运作就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很多人在这件事的背后看到新的公会才是真正的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帮助孤儿寡母是很难有实质上的回报的。

常师德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的对原来的同业公会进行改革。

所有参加糖业公会的糖行，每家都在公会占有一个董事的职位，参与议事。平时的一应事务由新成立的“常务委员会”负责运行。

这个委员会由五名常务执事构成。每名执事负责一件具体事务，为首的是“秘书长”——当仁不让的由常师德担任了。

运行所需要的经费，由糖业公会的会费开支。每家糖行按资本金的多少，按比例分摊公会会费，用作一应开销。会费的总额度是每年一万

两。

这个体制下最明显的变化引入了一套完全现代式的财务体制，做到每笔经费的去向都是明白清楚的。这种财务制度的透明化，在公会的董事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对常师德等人来说：这套体系是为了未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做准备。等到他们逐渐习惯了穿越众的经营模式和理念。再组建雷州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就会水到渠成了。这样他们就不再需要广州在银钱上面的输血了。可以堂而皇之的利用这些糖商的资本进行运作。

为了加快收购的速度，文同通过糖业公会从各家糖行借调大批熟手伙计到华南帮忙，期间的工钱和伙食全部由华南支付。

“眼下虽然千头万绪，但是运送糖货的事情一天也不能停。”文同说，“别忘记广州站可是为了我们借了高利贷的。拖得越久越不利。”

“嗯，不过我们答应了这些糖商三两八钱，广州万一卖不到这个行情怎么办？虽然我们是垄断了雷州糖销售。但是需求量小的话一样没辙啊。”

“广州那边，上周的行情已经是三两九钱五了。英国人四两一石也愿意，行情短期内下不来的。”

“还有就是往越南销。”常师德很有把握了，“武玉甲那里没有银子，可有得是米。我们就全部换米回来，再和大昌的朱老板谈谈生意。”

拉大昌米行作为合作伙伴是常师德的主意。他在给临高发出的公文中认为：虽然华南自己开设独资米行获益要大得多，但是他们缺少有经验可靠的经理人员去管理，这是一；其次华南在雷州已经是“如雷贯耳”了。如果在得手砂糖行业之后再明目张胆的插手米行，未免会让当地工商界产生恐惧感，进而引起抵制——银子是赚不完，还是收拢人心要紧。

大昌米行是一开始本地商家中对华南最为友善的。倒不是大昌的老板朱福生有什么超前的眼光之类，而是他的嗅觉比其他米行要灵敏，本钱也最大。当初华南组织的移民一到，他就嗅觉灵敏的上门推销粮食了，而且提出了很好的交易条件：华南可以随时取粮，三节结账，买米有优惠活动，买二十石送一石。正好解决了文同他们感到头疼的组织大批粮食的供应的问题。

为了拉住这个大客户，朱福生对华南提出的各项要求无不竭力满足，在华南对抗海义堂的整个过程中出力很大——当然他也有私心，毕竟华南还欠着他好几千两的账款没还。

有了这样的信任基础。双方合作会比较容易。而且廖大兴本身也是大昌伙计出身，谈起合作来更加方便。

但是廖大兴的第一次拜访却是败兴而归。

常师德感到奇怪，问：“为什么不行？”

“朱老板家正闹家务，”廖大兴说，“只是看起来他的心境不好。只是说有兴趣，只是恐怕还做不了主。要等等再说。”既然闹家务，对和华南合作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感觉兴趣，谈与不谈已经无关宏旨了。

“大老婆打二奶？”文同感到好奇。

廖大兴不知道什么是“二奶”，但是意思还是懂得。摇头道：“不是，朱老板只有一个老婆。小的旁敲侧击了几次，听意思好像是亲戚间的事情。还牵扯到米行。”

“我马上派人打听打听。”谌天雄说。

翌日，他报告如下：第一，大昌米行是一家中国的传统式股份制企业，股份一共分为二十一份半，当初是每份一千两；第二，大昌的股东基本都是朱家的族人或者亲戚，七大姑八大姨的；第三，最近闹的家务就是族人觉得分红太少；第四，大昌的经营状况相当不错。

“朱福生就是为了这个头大。”谌天雄解释道，“他的族人都都不大长进，都指着这家米行呢。三天两头和他折腾。”其要求：不是要增加花红，就是要把自家的孩子塞进来领干俸。

“实际这些年来大昌股东的收益是很不错的了。每年的花红都有五六千两。一份能分二百两——”

“慢，应该是一份二百三十两。”常师德说。

“分红是按照二十三份进行的，还有一份半是给掌柜和全体伙计的劳力股。”

“这个收益也算很好了吧。”文同记得于鄂水说过，四五口的中人家，一年开销五十两银子就过得不错了。

谌天雄点点头：“是的，不过人心不足么。”他把笔记本翻过一页，“我调查了股东的的情况。全体股东里，朱老板自己拥有十一份，其余十份半则归大大小小的股东十余人，最小的股份只有半份。

可想而知，朱老板纵然很欢迎华南的入股，小股东们也不会想放弃手里的股份——大昌米行的收益这么高，他们还想分更多的钱，哪里肯卖呢？

“这还有些棘手。”文同直挠头。

常师德信心满满：“过去可能难办，不过自从祝安完蛋之后，现在我们干什么都不会有什么障碍了。我倒要看看谁的胆子这么大。”

“这么做虽然容易，毕竟对我们的名誉有害。我倒有个注意，不过要事先和老朱通个气。这样——”

没多久，徐闻县的街头巷尾里就传开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华南糖行马上就要开米行了！这消息让整个徐闻乃至雷州的粮商们闻风丧胆，米业公会里乱成一团，值年执事和主要的米行老板都来拜访，想从文同口中探听些消息出来。

文同的答案是斩钉截铁的：不，华南不准备自己开米行，这是没有的事情。

但是街谈巷议却对这个话题越谈越起劲了，这些消息都是由萧占风散布出去的。华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成了徐闻的大明屁民热衷的话题。

恐怖的信号一再出现：奇怪的平板大船一次就运来了三千石的大米，正在海安街卸货；文掌柜在四处踏勘荒地，打听地价；廖大兴则在米业伙计们聚集的茶馆里打听有没有失业的米行伙计……这一切都说明华南要开米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徐闻的粮食行业顿时一片凄风苦雨：人家财大势大，也不怕你闹事，真要开起来，还有大家的活路了吗？

在这样紧张、犹疑的气氛下，常师德指使的代理人，很容易的就从大昌的小股东们手里按照一份一千八百两的价格买到了十份半的股份，一跃而成大昌的第二大股东。

股份到手，开米行的事情自然也就没影了。文同亲自出面到米业公会去，澄清谣言，并且庄严的宣布：华南不会开设米行的。

这个消息一出，米业的老板和伙计自然都是松了口气。卖掉股份的人固然顿足捶胸，但是股份终究是买不回来的了。

这次收购行动的银子是朱老板负责提供的。而华南将按每石一两优惠到岸价格，向大昌米行提供二万石糙米作为抵偿。

大昌米行依然由朱老板负责经营。朱老板很高兴——他永远的摆脱了贪得无厌的亲戚和族人，而且得到了便宜的货源：股份过户的契约一签订，华南就成了他的主要供货商，目前按每石一两二钱的到岸价格供货，这个价格和他自己去收购的行情差不多，但是省却了途中的运输费用和风险。极有利可图。

“让大昌的朱老板赚点钱也没什么关系。先让他乐呵乐呵数数钱完。以后多向他收点个人所得税就好了。”

“还有消费税、小老婆税、仆人税……”常师德嘿嘿的笑了，“最后再闹个物业税，穿越国万税！”

“老朱很积极，说有了这样稳定廉价的货源之后，他就能大展拳脚了，准备把分号拓展出去。”文同笑着说，“我们也得支持。广东的经济作物种植占地很大，已经影响了粮食生产，粮食贸易是大有可为的。

常师德说：“雷州虽然有糖，但是也受累于糖。百物腾贵啊。我们不仅仅要获得糖这个财源，还要通过多输入民生用品来回笼一部分银子，遏制通货膨胀。”他想了下，“不知道印度棉布在这里能不能卖的比较好。”

“货源可以组织的。我们把需求报上去就是。”文同说，“我想把南门糖附近的地皮都收买下来，盖铺子出租，以后这里的市面会越来越好的。”

众人又商议了好一会，才各自散去。文同回到院中，把阿朱叫来。

“你去冲个凉！”这是文同和她上床的暗号。已经好些天没有被主人临幸过的阿朱原本有些惶恐，听到老爷如此吩咐，心中一喜，赶紧去洗澡了。

当晚，因为事务缠身已经多日没有HAPPY过的文同即威且猛，当他猛烈的进行冲击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自己在海义堂大厅上的形象——镇定自若、挥斥方遒、处变不惊……一连串的成语从他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只觉浑身精气蓬勃。

待到云散雨歇，文同浑身瘫软着正要休息，阿朱却腻上身来：

“老爷，阿朱求你个事。”

“什么事啊？”文同毫不在意。

“阿朱有个姐妹，过去也是渔家出身——”

“后来当了海盗？”文同想到她的出身，打趣道。没注意到阿朱的脸色已经变了。她强笑道：

“老爷说笑了。他家里老子娘穷，打小就卖到富贵人家当丫鬟，最近没了去处，想找个地方再投主。她相貌好，脾气也好，女红什么都拿得出……”

古大春的妹妹/祝三爷的侍妾？

第九十二节 百仞总医院

收留个婢女也不是什么大事。真要象她说得这么好，就给谔天雄使唤好了——反正他也没女人。

“好吧，明天叫他过来看看再说。”文同毫不在意的说道。

“谢老爷恩典！”阿朱献媚一般的拱起身子，慢慢的向文同的胯间滑下去，轻轻的咬住了那活儿，舌尖微微一舔。他浑身一激灵，立刻又挺立起来。

以后还得教给她些新鲜的花样。文同的意识在阿朱的舌尖下渐渐模糊，在陷入极乐的高潮之前他闪过这样的念头。

“院长巡房了！”



院长巡房

走廊上一响起总护士长高亢的声音，百仞总医院的各个病区和办公室都紧张起来。这是每周一早晨例行的院长巡房。全体主任医师都要出席的。刚刚经过授帽仪式晋升为护士的第一期卫校毕业生和她们的后辈，第二期卫校实习生赶紧打开病房的门，在走廊上站好，一个个屏息凝神，恭恭敬敬的站着，等候心目中天神一般的人物的到来。

随着主任办公楼的大门打开，时袅仁单手插在崭新的白袍口袋里，宽阔肩膀下的昂藏身躯领着队伍前行而来。身后一步之遥，是各科的主任们。一个个紧皱着脸，白医袍熨烫的笔挺——给主任医师们熨烫衣服是百仞总医院护士们的事务之一——听诊器挂在脖子上，闪闪发亮。

“大夫，早上好！”在总护士长张子怡的领头下，全体护士和实习生们同时鞠躬问好。场面虽小，倒也颇为壮观。

“早晨好。辛苦了！”时袅仞点点头。全体主任们每到这个时候总是去闷闷不乐——“叫同志们辛苦了”的人毕竟只有一个。巡视的队伍照例由职务最高的卫生人民委员兼百仞总医院院长时袅仁领头。时袅仁头顶留美博士、传染病学教授的头衔，即使在新的时空里一样占据着高位。

整个住院部大楼一共有三层，一、二两个楼层是普通病房，每层十间，每间有六张病床。三楼则是“高干”病房——实际就是穿越者专用的，也是是十间，但是只有三张床。

眼下，普通病房里一共收治了大概三十人，多数是各种肌肉挫伤、骨折、外伤感染之类，也有上感发烧、急性肠胃炎之类的常见病。最近几天又收治了一批在伤员，是在菊花屿战斗中大鲸号上受伤的水兵和炮兵。基本都是轻度的烧伤和铁器的穿刺伤。

多数人不需要住院，只要处理好伤口就没事了，只有几个人的伤势较重。这样的伤患，只要没有伤及重要血管和脏器，都不算难治，就是消炎也比另一个时空容易的多——磺胺这样消炎药下去，基本可以立竿见影。

唯一让大夫们感到为难的是破伤风血清——这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保质期也有限。用完之后伤员们就得看运气了。

对一般的病员，只是察看床头的病例，再询问一下有无异常情况就结束了。就这样最最基本和简单的事情，时袅仁还是会经常发现问题。

“为什么这个病人没有早晨的体温？！”时院长又开始发飙了——这都关照了多少次了！“谁值得班？”

体 温 表

姓名 冯花 年龄 30 性别 女 病室 511 床号 41 入院日期 2010.1.10 住院号 130340

日期	2.7	8	9	10	11	12	13	14
住院日期	24	30	31	32	33	34	35	
手术后日期	10	11	12	13	14			
时间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脉搏 (次/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体温 (°C)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呼吸 (次/分)	20	20	21	21	21	21	21	21
血压 (mmHg)	140/90	140/90	140/90	140/90	140/90	140/90	140/90	140/90
皮肤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结果								
特殊								
处理								
液体入量 (ml)								
尿量 (ml)								
大便次数	1	0	2	1	1	1	1	1
生命体征	50ml	200ml					100	
体重 (kg)								
卧床								

HKH-R-HL-10 版本 1.0 启用日期:2001/10/01

第 5 期

体温表

“稟老爷——”

“院长！”时袅仁吼了一声，“再说一遍：叫院长！”一听这个口气就知道是卫校的学员。正式的护士是不会叫他“老爷”的。

卫校：卫校是培养护士的学校，主要教学生一些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是我——”被叫出来的卫校女生穿着蓝色的护士服，因为不是正式的护士，只戴了用一块蓝色的三角头巾。

“你是谁？”

“侯清。”

侯清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在另一个时空多半还被认为只有十五六岁，实际她已经二十出头了，在这个时空算是老姑娘了。她和她的兄弟侯闻永是广州站新近收容来得难民。

“为什么不量体温？”

“羞，羞死人了——”这女孩子居然把脸一掩，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

原来为了避免病人把体温计咬断，这里量体温都是测直肠温度，也就是说，由护士给病人“暴菊”。

病人不习惯是肯定的，但是让这些生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的年轻女性去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大老爷们去“暴菊”，更是一件难事。

当初也有建议是不是开始先采取男护士的制度，但是为时袅仁一口否决：“你们都很清楚：医疗工作者是没有性别的！这道门槛都迈不过去，还谈什么培训合格的土著卫生人才？”

当然了，这种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学员开始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接受不了。得慢慢的教育。时袅仁叹了口气，对张子怡说：

“你好好教她吧。”

说着又往下一张病床走去了。

“这又是怎么搞得？！”

每次查房总是多多少少都会发现些问题，不是基本体温忘记量，就是病历写错，第一届卫校的毕业生，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很稚嫩——她们在另一个时空的同行要花四年才学完的东西，她们只学了不到半年，许多人还刚刚脱离文盲的水准。

训斥完犯错误的护士，看她当场纠正错误之后，时袅仁吐了口气：有进步，总算护士们不再象过去那样，一听到他的斥责就跪在地上求他“开恩”了。现代医疗的观念，灌输起来还真是任重道远。

看完普通病房，一众人又来到了高干病房，里面只住着两个人。

“游老虎，陆军连长。急性肠炎。”值班的护士郭芙报告时袅仁拿过病历看了看，字虽然歪歪扭扭，但是格式写的很标准，早晨6点空腹体温37度4。有些热度。

他把病历递给了兰阳阳，他是肠胃方面的专科医生。

“晚上腹泻了没有？”

“有二次。”

兰阳阳又检查了一遍，询问了些病情。

这家伙昨天在野外拉练的时候吃野果得了急性肠炎，抬到这脸都变绿了。兰阳阳忙了半宿才让他缓过来。现在还在打葡萄糖。

“没事，没事，保证以后还是健康活泼的。”时袅仁和蔼可亲地安慰哭丧着脸的游老虎。

“今天不要吃东西了。晚上喝点米粥，休息一夜，明天保证活蹦乱跳的。”兰阳阳要让游老虎吃个定心丸。

“谢谢大夫了。”原本一直想调戏医院的小护士的游老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小护士在面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来。

“回去之后叫陆军俱乐部搞只鸭子补补身体，呵呵。”时袅仁满脸笑容，“野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再吃了。”

“肯定不吃了——”游老虎原本气壮如牛，现在连说话都萎顿不堪。真是好汉抵不了三泡稀啊。

时袅仁走到另一张病床旁就没有这么好的声气了。床上躺了个胖子，正在哼哼唧唧，但是气色好得惊人。

“我说席胖子！”时袅仁一开口就很不客气——这家伙从大鲸号回港之后就住了进来，其实只是一点小伤而已，连缝合都用不着，根本不够住院的标准。“你在我这里要赖到什么时候？”

“大夫，我觉得我有点肌肉抽搐，会不会是破伤风的一期啊。”他躺在那里，哼哼唧唧的。

“你健康的很！”时袅仁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所有穿越者都进行过破伤风免疫接种。

你伤口又不深，卫生员还处理过了，那来得破伤风？！”

破伤风免疫接种：人们常说的「破伤风针」其实有两种，其一是破伤风类毒素，是抗原制成的破伤风疫苗；其二是免疫球蛋白，是抗体。连续接种3剂及以上破伤风疫苗后，大部分人都能产生足够保护性抗体，免疫保护期可长达10年。

“这也保不定啊。”席亚洲有气无力的说，“看在党国的份上的，你就给我来一针血清吧……”

这话，几天来他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时袅仁无奈的摇摇头，看来不打针他是不肯走得。但是把有限的血清用在一个并无病情的人身上他也不愿意——这种血清他们制造不了，用一支少一支。

“好吧，怕了你了。”他说，“打了针你就出院吧。”说着出了病房，把张子怡叫来：

“给他打针氯化钠注射液，打得疼点！就跟他说是血清。”

处理完这件事情，时袅仁回到他的院长办公室，点着了一支烟——作为一名医生，他不需要抽圣船牌香烟，整个卫生部门的烟枪都抽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过滤嘴烟卷。这自然是心怀感激的病患送得。



圣船香烟

万事开头难啊！时袅仁望着袅袅升起的烟圈。穿越者对自己的卫生部门颇为自豪，这种自豪是有道理的，在本时空，他们掌握的医学知识、技能和特效药，足以让每个卫生部的医生当上“神医”。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并不是万能的。

当那个在攻打苟家庄的战斗中因为兴奋过度失足跌下城墙的穿越众无声无息的死在卫生组的帐篷里的时候，时袅仁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第一次感到强烈的无力感。这个人受的颅脑损伤，在另一个时空或许还能挽回性命，在这里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送命了。

当时为了怕影响士气，在执委会的批准下这个默默无闻的穿越者的尸体被悄悄的埋葬在博铺卫生院后面的荒地里。等待合适的机会再迁葬到烈士陵园。好在当时上岸不久，人员调动又频繁，这个人很快就被遗忘了。

“不过，不能总是这样。”时袅仁默默道。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自从百仞总医院的基建工程完成之后，时袅仁就开始考虑建立初步

的医疗体系了。基本的设备、药品，他们一样都不少，医生虽然少而且有点偏科，好歹也都能凑合。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不，不要说完善，连初级的都谈不上。

卫生部门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之后，决定先把百仞总医院这个体系搭建完善起来。作为之后一切医疗机构的样板单位——正如吴南海搞得示范农庄一样。

这所总医院，在他们的努力下现在设有五个基本的科室：外科、内科、传染病、五官科、中医药科。设一个药房、一个放射室和一个检验中心。还把原先归属在军政学校体系下的卫生班接手过来，设立了卫生学校。培训了一批护士和部队的卫生员。当然，就水平而言，这些人还不如70年代培养的农村赤脚医生，也算聊胜于无。



农村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农村非正式医疗人员，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几位大夫全部挂上主任医师的头衔，当然穿越众里也没有比这些人更合适的了。不过百仞总医院的这些主任医师们可没大医院的医生那么讲究，也没有一大堆研究生、本科生打杂，连个合格的药剂师都没有，照X光、做B超……连配药都得自己客串。

钱水廷的老婆的艾贝贝原本不是一个门诊医生，她实际是从事流行病学的病理研究，现在不得不暂时再客串一下妇科大夫。就算是21世纪穿越来的现代女性，很多人也不愿意接受男妇科医生的检查，更不用说现在是17世纪了。

最常见的内科和传染病，由于缺乏专业医生，时袅仁编写了《海南常见病治疗指导》。把常见病排序：肠道疾病 - 呼吸道疾病 - 疟疾 - 体表细菌感染 - 妇科病……然后每一种都详细写上治疗措施，这样可提高治疗效率，避免误诊。

病例的格式要医生们亲手写出来，便于护士和未来的实习医生仿效。药品使用实行制度化：所有特效药、非常规药非他同意一概不用；麻醉用药量要紧靠理论剂量下限……麻醉实际是个要紧的专业，学术不精就会出人命，可是这里他们都不大擅长——哎，出点事连个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啊。

至于检验中心，时袅仁希望把它扩大——要能做医学检验、疾病预防、编制疾病防治手册、制定合理的疾控策略。不过疾病防控体系需要行政权力做支撑，等组织框架决定了再办。

最后是的医药厂投产的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玻璃厂现在已经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专用设备了。何平的老婆带来的菌种现在还在试验室里。这些东西不能久存，要尽快的投产，化学制药暂时还指望不上……

“院长，人都到齐了，要开始了吗？”

第九十三节 人体解剖

正思考着，李大姐走进来询问是不是开始“教学”——她就是当年被张兴教带来回来的一对母女中的母亲，虽然年龄偏大，但是认得字，就被弄到了医院干行政工作和杂务。因为她一直不肯透露自己到底叫什么，大家就用李大姐呼之。

“嗯，我这就去。”时袅仁熄灭了烟头。

解剖室设在百仞总医院的半地下室里，除了被百叶窗封闭的几个气窗之外没有任何窗户，外人想从百叶窗里窥视是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门时刻都是紧闭着的，除了时袅仁之外谁也不能开门。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保密。人体解剖直到21世纪仍然是很多中国人的禁忌，不到万不得已，家属是绝对不同意的。更不用说在这个时代了。

时袅仁来到一间屋子里，河马已经来了，他作为解剖助手，顺便也练练外科的技术。

他打开平时紧锁的门，带人下了楼梯，打开了日光灯。楼梯的尽头是一道走廊。因为还没有足够的瓷砖可用，表面还是简单的水泥，日光灯在头顶上发出惨白的光芒。

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

尸体的解剖单已经开好了。时袅仁要求这里和21世纪的医院一样，手续上一丝不苟。他翻了下单子，知道这个人叫陈亚保，年龄不详。他被推车推到这里准备要挨医师们的解剖刀了。

解剖房不算太大，大约有六十平方米，四面是用木头搭起来阶梯型的看台，供未来的实习医生和护士们观看解剖用，全部坐满大概可以坐三十个人。

屋子里罕见的装上了对穿越众来说相当奢侈的通风设备。室内的中央是一个钢筋水泥的、贴满瓷砖的长方形解剖台。穿越众自己的瓷器窑还没有开工，贴面的方瓷砖是通过商人在福建定制的——那里的窑要常年订做外国瓷器的经验，试造新产品比较容易。做出来的瓷砖果然是“瓷砖”——不是表面挂釉，而是真正的一块“瓷器砖”。

穿越众们不知道明代的瓷窑里已经有过瓷砖的制造，遗留至今的最有名的“瓷砖”就是南京的大报恩寺塔的铺地瓷砖——还是青花瓷的。



南京大报恩寺塔：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而建，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建初寺原址重建，历时19年，耗费248.5万两白银，十万军役、民夫。大报恩寺完全按照皇宫的标准来营建，通体用琉璃烧制。被当时西方人视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建筑，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之誉，被称为“天下第一塔”。咸丰四年（1854年），大报恩寺塔于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

解剖台平面上有很多沟槽，装有一个水龙头和喷洒用的软管，可以在解剖的时候不断冲洗尸体。



解剖台

领近解剖台的一头，放着一个物料橱，里面分层放置着各种解剖器材和取样容器。在解剖室的隔壁还有准备室和标本储藏室。



人体器官储藏室

建立这样一个解剖室，花了时袅仁很大的力气才获得了执委会的同意——这不是建立一座药房、一个手术室，可以马上让执委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效用，但是却是在本时空重建现代医学的重要基石。

整个房间的灯光非常的亮，足以看清解剖台上的所有细节。

解剖台上用粗白布盖着一具尸体，这是刚刚用专门的绞车送下来的。死者是一名在百仞城基建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干活的时候突然猝死。他并非本地人，所以尸体才能落到医院手里。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时袅仁最头疼的一点就是无法保存尸源。本时空一点都不缺尸体，有时候打了一仗之后可以说是满地都是，但是没法保留，他们既没有冷库也没有足够的防腐剂。而临高的气温始终又不低。只好找到一具用一具。

河马先换上了衣服，戴上乳胶手套和口罩。把白布掀开。死者还是一个青年，很瘦小。肌肉筋腱却发达有力，小腿和手臂上有静脉曲张，显然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



静脉曲张：是指由于血液淤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迂曲、扩张。身体多个部位的静脉均可发生曲张，比如痔疮其实就是一种静脉曲张，临床可见的还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及腹壁静脉曲张等等。静脉曲张最常发生的部位在下肢。值得强调的是，静脉曲张是其他病变的继发表现。

河马在在尸体的颈下塞进去一个枕头，把手臂摆好。时袅仁摆出了他们需用的解剖器械：解剖刀、肋骨剪、夹钳、破颅骨的锯子……一切都清洗得很干净。但是并不象外科手术室器械那样必须经过严格消毒。这里不需要担心病人感染，医师们只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就行了。

“再过一会小护士们就来了。”河马说。

时袅仁打趣他：“在她们面前解剖你觉得很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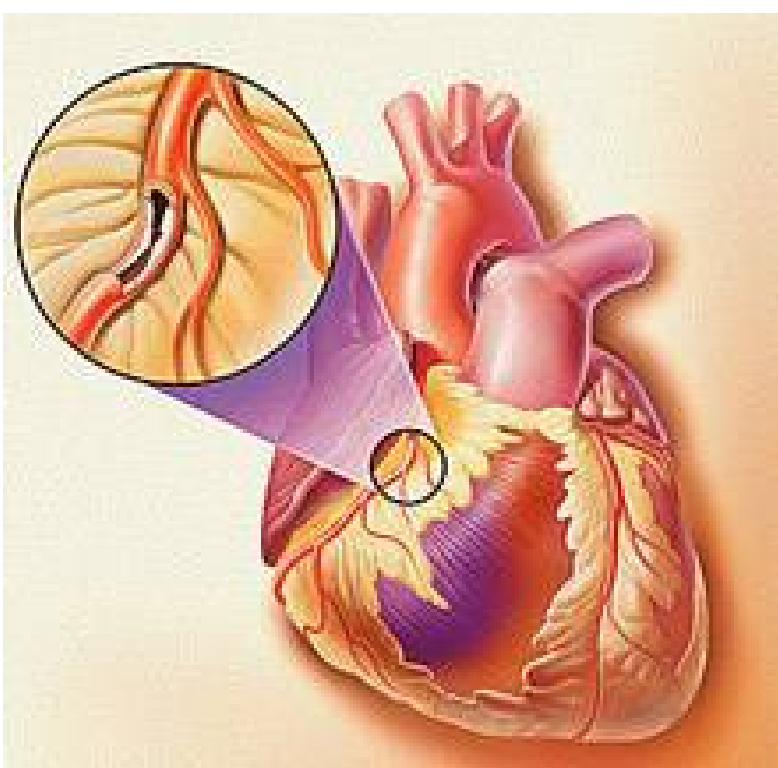
“她们不把我当吃人恶魔就好了。”河马苦笑道，“现代社会大家虽然对解剖在情感上接受不了，起码还知道这是对医学有益的事情。这里？”

“要慢慢来么，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她们就是现代医学的种子。”时袅仁说着拿起一份四页的解剖分析单，一面看，一面说。

“死因是什么？”

“猝死。大概是冠心病之类吧。”河马说。

猝死：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即为猝死。



冠心病：一种由冠状动脉器质性（动脉粥样硬化或动力性血管痉挛）狭窄或阻塞引起的心肌缺血缺氧（心绞痛）或心肌坏死（心肌梗塞）的心脏病。

“本时空的话，冠心病可是很少见的。何况他还年轻。”时袅仁端详着那张年轻但是已经变得灰白的面孔，“他很瘦。轻度营养不良。”

“我来填尸体情况记录。”河马拿过文件夹。

他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左臂有一道外伤疤痕，”他把那条手臂摆到了一边，说：“对不起，老兄。”记下：“轻度肌肉僵化。”翻开眼皮，写：“瞳孔等圆，直径0.3厘米。”又把已经僵硬的颌骨撬开，说：“看看牙。”



颌骨：hé gǔ，是指颌部的骨头，构成口腔上下部的骨头和肌肉组织，上部叫上颌，下部叫下颌。

外边甬道有脚步声。解剖室的门打开了，是艾贝贝来了。

“她们来了。”她身后边有一群年轻的女性，都是护士中的佼佼者，而且是穿越者们最乐于毒害的孤儿。时袅仁准备把她们培养成医生，甚至还教了她们一些基本的医学上的拉丁文。

“早安，”艾贝贝招呼道。“你们都进来吧。”

护士们门口站成一排，一共是六个人。在她们走进屋里的时候，都紧张地看了台子上的尸体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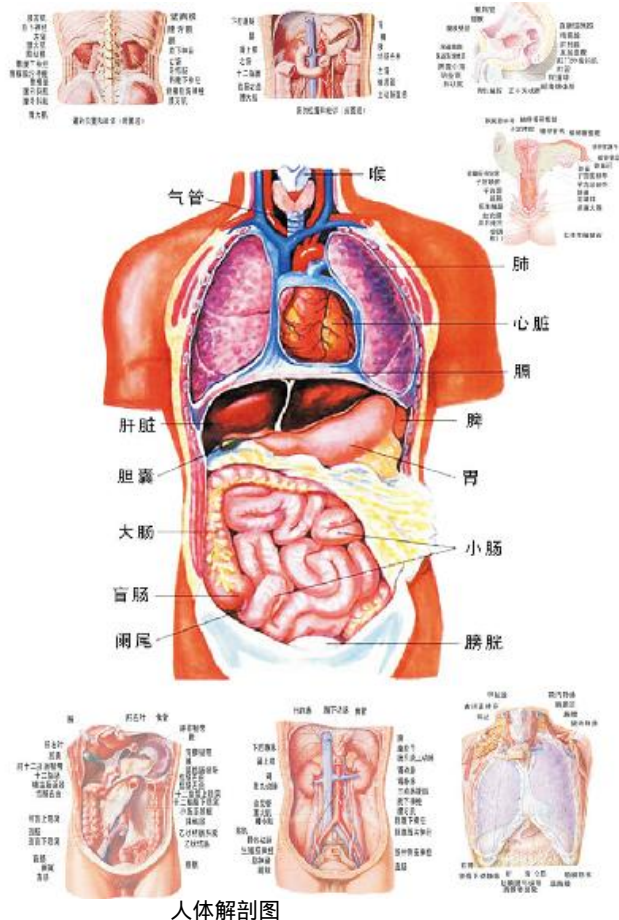
她们在卫生部门已经服务了好几个月，见惯了各种场面，也参与过收尸。对疮、血肉模糊的肢体、腐烂的皮肉……这些场面和气味已经慢慢的适应了，但是观看一场人体解剖还是第一次。

“大家戴上口罩坐好，不要乱动了。”

时袅仁挨个地欣赏了一下这些姑娘们。郭芙也来了。这是他最喜欢的护士之一。虽然年龄小，但是在护理工作上表现出来的热诚和能力却比许多年龄更大的女孩子要强。特别是不怕脏，不怕血，而且一点不迷信。

女孩子们看到尸体都有些紧张，虽然她们见得已经不算少了。但是这是第一次要看活生生的“尸体解剖”。也就是象上课的时候看得那张有些怕人的挂图一样——只不过这次是真正的把人剖开了给人看。

人体医学解剖图



郭芙很担心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她已经觉得心里有些异样了。作为一个护士，她已经习惯于看见死人，但是，目前对她来说，尸体解剖还是新的、可怕的经历。

“早。”艾贝贝和他们打了招呼，径直走向更衣间，脱了白袍，戴上口罩，从架子上拿下一件外套，把胳膊伸进袖子。也在一边穿外套的时袅仁殷勤的帮她把外套的背后的带子系好。然后，这两个人，象排练好了似的，一前一后走到洗手盆前，洗完手后。艾贝贝拿起一筒滑石粉洒到时袅仁手上，又撑起一副乳胶手套，时大夫把手指伸了进去，这些都不用说一句话。



手术室洗手



手术室穿衣

注明：小说中的洗手、穿衣顺序是错误的。正确的顺序的先洗手、后穿衣。

时袅仁走到解剖台前，从河马手里接过纸面夹，集中思想看着。时袅仁此时一眼都没看桌子上的尸体。河马暗自观察着这位教授的动作，突然感觉这场面很象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上台时的情景，只是缺少了观众的鼓掌。

艾贝贝爬上解剖台一边的木梯，居高临下的给尸体拍了一张照。

“这是具青年男性的尸体，”艾贝贝说，“发育正常，轻度营养不良，体型偏瘦……”

时袅仁根据这些体征，分析了死者的发型、面貌、牙齿磨损程度和颅骨缝愈合等情况，之后说：

“死者是一未婚青年男子，年龄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岁之间。”然后他转身对那些小护士们说：“这是你们第一次看尸体解剖，对吧？”

“是的，院长。”姑娘们齐声回答。

时袅仁点点头。“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大体解剖。之所以要解剖这个人。”他指了下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大夫的人能够清楚的了解人体的结构和状态。同时知道他们为何而死。”

时袅仁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墙壁，对女孩子们说：“请你们看墙壁上的字句。”

姑娘们的目光随着他的手落到墙上用黑色墨水写在白色粉墙上的一句格言。

MortuiVivosDo-cent.

注：真实的中国医学教学及临床中不会用到大量的拉丁文，除开处方、医嘱时会使用一些简写，例如**bid**（一天两次）、**tid**（一天三次）、**q8h**（每8小时一次）、**po**（口服）、**ivgtt**（静脉滴注）。一般很少使用外文。

真实医学院教学中解剖课一般也不会出现现场解剖教学，而是取出一些模型和活体标本。

时袅仁大声朗读了这句拉丁文，然后翻译出来说：“死者教育生者。”他又把目光收回落到尸体上。

“解剖台上的这个人，是在劳动中突然死亡的，之前没有任何发病的症状，我们称之为猝死。”他目光威严的扫视着姑娘们，看到她们屏气凝神的望着他，就好像他过去带的研究生一样——谁能想象她们在半年多前还在广州的人市上正等着标卖为奴或是在街道上蹒跚求乞。

“我们现在将从尸体解剖上分析他到底是因何猝死。”

说完这句话，时袅仁检查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一套解剖器械，选了一把解剖刀。他用眼睛扫了一下下刀的部位，然后，干净利落地把锋利的刀子深深地扎进了尸体。

这一刀下去的时候有女孩子惊叫了起来，马上被艾贝贝呵斥了。

河马暗自观察那些护校学生。他知道心太软的人、有洁癖的人是看不了尸体解剖的。即使是有点经验的人也不大愿意看这切开的第一刀。到此时为止，台上的尸体模样还有点象活人。

但是开了第一刀，就不再有任何幻想了。尸体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尊严。不管它曾是男人、女人、小孩子，现在不过是一堆骨头和肉，淋巴和血管。

时袅仁因为从事研究工作，过去解剖做得不多。不过D日之后他知道今后动手术的事情任重道远，所以一有尸体就划拉。又重新锻炼出来的熟练的刀法。下刀如行云流水，从容而敏捷地开始了解剖。

他从尸体的双肩向下，用刀划了两刀，刀口会合于胸腔的底部，然后从这里一刀割至生殖器，打开腹腔。三刀端端正正地形成一个“Y”字。在下刀的时候，只听到“扑哧”的一声，皮开肉绽，照时袅仁的解剖经验，营养过剩的现代人照例这里会有一层黄澄澄的脂肪，不过这个人却没有——真是精瘦精瘦。

河马和艾贝贝都在看女护士们的表情。有三个面色已经刷白，另外一个呕了一下，转过身去；其余二个在坚持着，没有动。

按理说，她们这一批资深护士见过不少奇形怪状、肚穿肠流的尸体了。海盗攻打博铺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期卫校学员倾巢出动去收尸，目的就是练胆。虽然当时吐的昏天黑地，晚上宿舍里做噩梦惊叫，但是久而久之，她们也就慢慢习惯了——这个时空的人对死亡的态度要坚强或者麻木的多。

艾贝贝拍了拍手：“谁想出去几分钟是可以的。忍不住到外面去吐。”

不过没有人动弹。解剖停了一会，待到所有人都习惯了之后才继续下去。

现在河马戴上自己的手套和时袅仁一道工作了。这位教授开始用大一点的解剖刀把皮肤剥离肋骨，迅速剥开。然后再用一把锋利的肋骨剪剪断肋骨，露出心包和肺叶。手套、解剖刀和台子上满是血。艾贝贝打开了水龙头，开始用胶管冲洗。

河马在台子另一边把下面的一扇肌肉割开，敞开腹腔。

“这是胃……”

时袅仁讲解着，随着讲解，河马把胃和肠从腹腔内提取出来，放在不锈钢浅皿里展示给护士们看，然后再检查一下有无具体的病变，再放入玻璃罐里。因为化工部门能制造的甲醛数量还很少，暂时他不准备制作太多的人体标本。

时袅仁一边讲解，一边解剖，屋子里很快就是浓重的血腥味和臭气了。艾贝贝打开了通风开关，屋子里的味道好一些了。

第九十四节 医药规划

现在河马和时袅仁一起把动脉管结扎起来，切断，以减少解剖中的出血。时袅仁从解剖台上方的器械架上拿起吸引器管子，用脚踩动气压阀门，抽出流入腹腔的血液，又吸出胸腔的血液。

当河马开始剥头皮，准备开颅的时候，终于有人忍不住的冲了出去，呕吐起来。

“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会？”艾贝贝问。

“也好，一会开颅要拉锯子。”时袅仁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血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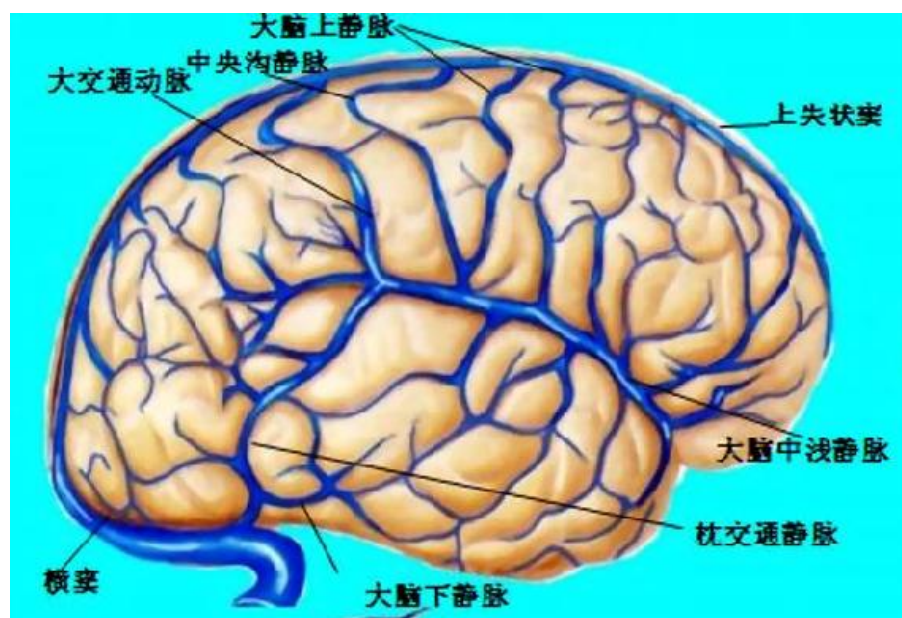
休息十分钟之后，解剖继续。艾贝贝问有没有人要退场？结果倒是无一退出。看来还是可造之材。能够过的了这一关，当医生才有指望。

不过在锯子锯开颅骨的时候，还是有人退场了，过了好一会才回来。手术锯在颅骨间拉回磨擦发出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也只有河马这个在骨科干过的人才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时袅仁小心的把头盖撬开，露出包着脑子的脑膜，这种刺激足以让神经不坚强的医科一年级新生晕过去。他又看了护士们一眼。看样子她们挺得住。他注意到有人的眼神甚至露出了一种欣快的狂热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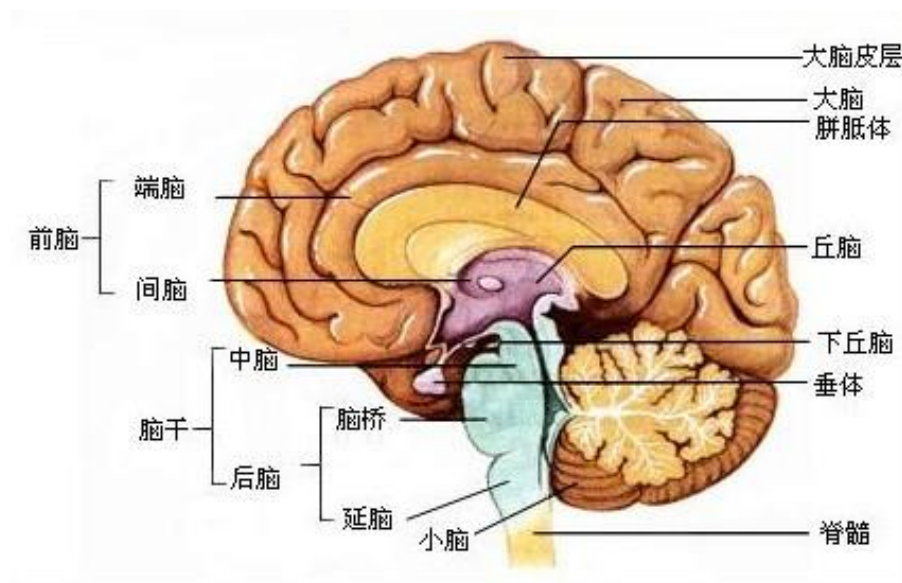
“注意！我剪了。”

时袅仁提醒了一下，用一把快剪剪开脑膜中央从前到后的一条大静脉，他忽然发觉自己居然忘记这条动脉叫什么了——难道自己老了？血液立即涌出，流到剪刀和手指上。他注意到血液是流动的，没有栓塞迹象。此人显然不是死于脑梗塞。又仔细观察了脑膜后把它挑开，露出了大脑。他用一把解剖刀小心地把脑子和脊髓分开，轻轻把脑子取出来。这时，艾贝贝拿过来一个盛着半缸福尔马林的玻璃缸，时袅仁慢慢把脑子放了进去。这个大脑的状况非常好，时袅仁决定保留下来作为标本。



大脑静脉图

“这是人脑。如果整个人体是一个国家。人脑就是朝廷。”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讲解着，又讲了大脑、小脑、脑干的区别和作用，时袅仁的解剖刀又转向心脏。



图中除大脑、小脑的部分，属于脑干。

时袅仁从从尸体里取出心脏，在那里仔细观察着。现在他把目光转向女护士们，说道：

“诱发猝死的最大可能性是冠心病。我们先检查一下是否符合这个推论。”

女护士们现在已经麻木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器官本身上面，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轻巧地打开心脏动脉血管。

“我们应该在这里找到栓塞点……”他用金属探针的尖部指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冠状动脉的主枝上，完全没有任何血栓的痕迹。”

血栓：是血流在心血管系统血管内面剥落处或修补处的表面所形成的小块。阻断了后续器官、组织的血流供应。

“现在我们检查心脏本身。”时袅仁把心脏放在解剖板上，用解剖刀从中间切开，把两瓣心脏转动着查看一下，然后向护士们招手，让她们过来。她们迟迟疑疑地围拢过来。

“他显然不是因为冠心病猝死的”时袅仁说，“在这个心脏里，看不到急性性血栓，也看不到心肌梗死并发心脏动脉瘤。”

梗死：器官或局部组织由于血管阻塞、血流停止导致缺氧而发生的坏死，称为梗死（infarction）。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时袅仁用探针指点着心脏，“左心室一有显著的扩张，还有灰白色的心肌疤痕形成。他生前有风湿性心脏病。这就是诱发他猝死的原因。”

风湿性心脏病：指由于风湿热活动，累及心脏瓣膜而造成的心脏瓣膜病变。

他放下了探针：“你们仔细看看。”

他并不指望这些女孩子们能在一二年里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夫，但是起码要她们消除对人体的一切恐怖感和迷信。

郭芙现在已经镇定了一些。她觉得她能对付过去了。在解剖刚开始不久，当她看见锯子锯进死人的头骨时，她觉得自己脑袋里的血液猛往下边走，头直晕。当时她觉得就快要晕过去了。但她下了个决心，坚持不倒下去。

好象无缘无故地，她忽然想起了流浪时候的一件事。田凉曾经小腿受伤溃烂，走到一个小镇上的时候已经发起了高烧，后来有个走方郎中，见他们可怜就给田凉治疗。他就是用一把刀把烂肉全部割掉，直到出现鲜红的肉来，然后再敷药。当时没有人敢看，只有她在田凉身边帮郎中的忙。后来田凉瘸了几个月才完全康复。她一直照顾田凉，即不怕他伤口的血和脓也不在乎那可怕的伤口。这给了她很大的力量。她知道过了这一关，以后再看尸体解剖就不成问题了。以后也能象首长们那样为大家看病了。

解说完肺部之后，这场解剖演示课也就结束了，河马把取出的内脏器官又放回体内——防腐液不够，制作不了标本。这些都只能浪费了。

时袅仁说：“谁愿意来缝合刀口？”



缝合

女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来！”郭芙站了起来。

“好，你去换上衣服，我看你缝合的技术怎么样。”

卫校的学员缝伤口都学过，只不过实践的机会不多。好在给尸体缝合不需要太精心，也无需考虑疤痕问题。郭芙缝得倒是很仔细，只不过水平依然欠佳。

“还行。”时袅仁点点头，河马也点点头。艾贝贝微微一笑。技术一般，态度很好，这个女孩子有培养的前途。

尸体用水清洗干净从台子上抬到车子上盖上白布，一会就送到翠岗去安葬——解剖室虽然是地下室，温度要低些。但是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温度也有二十多度。尸体很快就会腐烂。要是正规的医学院或者医院，这种事情照例不需要他们动手，自会有人来处理，这里只有他们自己动手了。

他们换过衣服，从解剖室里出来，回到地面上，河马吐出了一口浊气，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水。

“得装个空调。”

“要我说最好能装个冷库。”时袅仁点上一支新的香烟，“反正现在的温度实在不行，等夏天更要命了。屋子里肯定热得象蒸笼，药都保存不了。”

“李潇侣不是搞过一地冷空调的图纸吗？我看我们可以申请一次。反正夏天就要到了。”河马说着话，女孩子们从门里走了出来，郭芙走了过来。

河马对这个年轻女孩子靠近身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的滋

味。那浆洗得笔挺的蓝色衣服勾勒出的身段，蓝色帽子下边略有点蓬松的鬓发，要是用手一摸会是很柔软的。他定了定神，说：

“干得不错，小郭。”他夸奖道。

“谢谢大夫。”女孩子羞红了脸，微微的低下了头。脖颈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这大概就是处女的体香？河马有些遐想了。郭芙长得挺漂亮——当然是按21世纪的标准，在临高几个月的享受了充分的伙食和足够的锻炼之后，身段也很不错。河马注意到她的胸部不小。蓝色的护士服虽然不是裙装，但是也够修身了。

“小郭，快来。”艾贝贝在叫她了。

“没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再见，大夫。”她微微的笑着躬了躬身子，转过身去了。这个女孩子我要了，河马忽然下了决心。

郭芙和赶上了其他女孩子，她们都在问她缝合尸体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怕不怕。她随口回答着，想到那位河大夫的眼神很不一样——她的脸又红了。

艾贝贝把女孩子们打发走了之后，照例回到主任会议室准备参加周一的全院例会。所谓主任会议室就是一间布置的比较舒服的大屋子，窗户上镶嵌着大玻璃，里面有几张旧沙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聊天，看看报纸和书籍。他们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坐在这里，这里比较象原先的空。

何平参加环岛航行，出海还没回来，来得是他的老婆赵艳梅，她是某药厂的霉菌试验室技术员，参与穿越纯属被骗——何平谎称有老板要开药厂。

现在时袅任的确准备让她负责制药厂。

“开会了，开会了。小赵，你负责会议记录。”时院长招呼道，“子怡来了没有？去把你老公叫来，对，他虽然是兽医，也是医生嘛。”

一会杨宝贵也来了，胳膊上还湿漉漉。浑身散发着消毒水的味道。

“又开会，我在给农庄搞母牛配种呢。”

最后进来的是刘三，中药学硕士。现在是中医药科的主任，不过他很少在医院里露面，基本都在吴南海农庄里搞药物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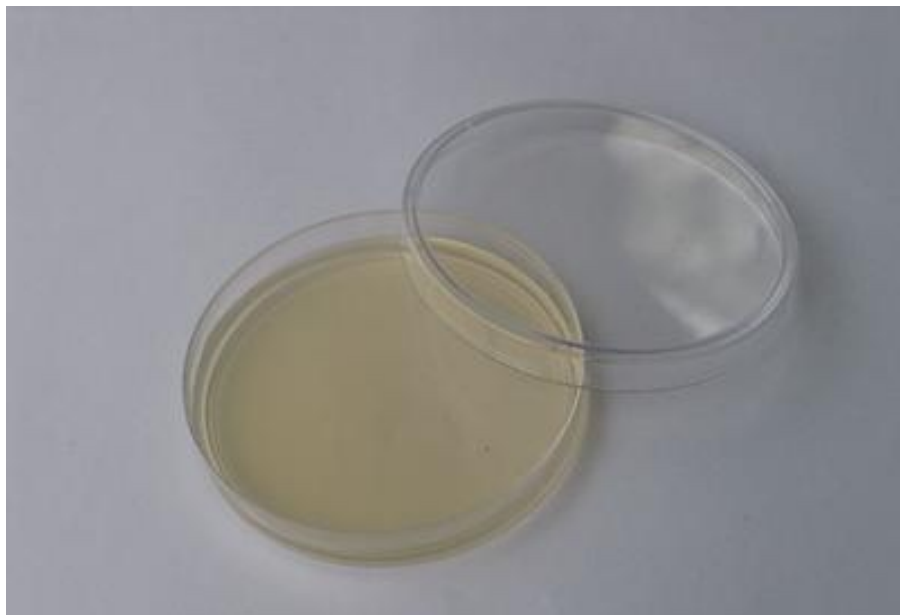
“好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工作进展情况。”时袅仁打开工作笔记，“首先是我们的手术室和解剖室落成……”

经过一番努力，百仞总医院搞起了一个象模像样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材倒还容易，都是现成带来的，而且丰城轮的医务室里也有个简易的手术室可以备用，必要的时候还能当备件的来源。反而是基本的配套物件不好搞。象瓷砖、瓷消毒盆之类的东西还是最近才从福建的瓷窑里运来的。另外在护士中培训了二个手术助手，大血管和伤口缝合现在勉强也能干了。就是没有职业麻醉师，每次简易手术都弄的那些倒霉蛋鬼哭狼嚎的。

“.....我们的锅炉房已经落成了，锅炉工正在能源部培训，燃料和软水的配额也申请下来了。估计不久就能点火投入使用了。”

有了锅炉房，对百仞总医院来说是来说是一大便利，首先就是消毒可以采用高温蒸汽而不是简陋的湿热灭菌法消毒了，大量的洗涤、消毒工作都能在医院里进行了。也能在医院里洗澡了，天气越来越热，为了保证全体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卫生，这是必不可少的。

“.....检验中心里的微生物培养室要用的琼脂，已经和海军和农业部的生物试验室达成了共同协议。由海军负责供应原料，由制药厂统一生产。至于器材，上周也从玻璃厂全部到货了。粗糙了些，总比没有的强。”



琼脂：学名琼胶，英文名（**agar**），又名洋菜（**agar-agar**）、海东菜、冻粉、琼胶、石花胶、燕菜精、洋粉、寒天、大菜丝，是植物胶的一种，常用海产的麒麟菜、石花菜、江蓠等制成，为无色、无固定形状的固体，溶于热水。在食品工业中应用广泛，亦常用作细菌培养基。为什么叫琼脂，主要是用海南的麒麟菜或石花菜制作出来的。海南的简称就是琼。琼脂是由海藻中提取的多糖体，是目前世界上用途最广泛的海藻胶之一。它在食品工业、医药工业、日用化工、生物工程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琼脂用于食品中能明显改变食品的品质，提高食品的档次。价格很高。其特点：具有凝固性，稳定性，能与一些物质形成络合物等物理化学性质，可用作增稠剂，凝固剂，悬浮剂，乳化剂，保鲜剂和稳定剂。广泛用于制造粒粒橙及各种饮料，果冻，冰淇淋，糕点，软糖，罐头，肉制品，八宝粥，银耳燕窝，羹类食品，凉拌食品等等。琼脂在化学工业，医学科研，可作培养基，药膏基及其他用途。在微生物学领域，琼脂还是实验室设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琼脂不是基于蛋白质，因此不会被细菌消化。科学家在尝试种植培养基时，琼脂是一种生长媒介选择，因为它不会像动物凝胶一样转变成混浊的细菌汤。琼脂可以强化进细菌吃的营养，但它本身会保持稳定。

这个微生物培养室对医院来说很要紧，现在总算能检查细菌感染和传染病原了。他前阶段用水洗沉淀法和浓集法查虫卵抽查随机样本，这几天每天都能查出十几份阳性标本。正琢磨着过段时间是不是做个普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寄生虫的感染率大大上升，这说明在野外乱

吃东西的势头有所抬头，这方面要通知文宣部门，加强教育才行。”时袅仁总结道，“下面请艾主任谈谈医学教育问题。”

艾贝贝扶了下眼镜，她因为在美国多年，说起普通话的腔调有些奇怪。

“我们从军政学校体系内接手的卫生训练班，目前搞得主要是护理教学。应该说这还是很不够的。至少我们要培养有初级诊疗水平的医士。

“目前这方面最大规模的培训就算是和陆海军和资源部的合作了。他们选送穿越众和土著过来进行的卫生员培训第一期已经结业。总体的反响不错。形成制度后可以保证战争中最初级的军事卫生需要。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近阶段的培训的方向，这种教育是速成式教育。只教操作和简单理论知识。借鉴的是诸如红十字会之类非政府组织搞的急救训练课程，以三个月为一个单位培养急救员。专门用以急救和简易治疗为主。也可以参考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体系。”

赤脚医生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淘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制度在较低的水准上覆盖了农村基本医疗体系。这对面临类似环境下的穿越集团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时袅仁深以为然。

“至于护理培训，第一期护理班已经毕业授帽。不过，她们的专业水准严格的说只能用‘不合格’来形容。”

张子怡点点头。这点毋庸置疑。

“其实只能算是护工。她们实习机会太少了，各种耗材和药品也不够用。”张子怡说，“没有标本、没有器材、除了酒精和脱脂棉，护士们能用到的东西几乎是零。连红药水都没有。”

大概为了增强效果，张子怡扳着指头说：“到现在为止，护士们能敞开使用的只有：医用酒精、洗涤用的盐水。连注射用生理盐水都没法配制。”

第九十五节 制药厂

严格说起来，除了刘三就地取材配制了少量土方的中药制剂之外，百仞总医院消耗的药品还是大多数来自库存的储备，甚至包括输液用的生理盐水。

药品储备是用一点少一点，即使再怎么节约也有用完的时候。不能充分的供应基本基本药品的话，卫生部就永远不能大规模的展开医疗服务——患者太少，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练手的机会少得可怜。这一切都有赖于下一步的制药厂投产了。

时袅仁说：“至于长期的培养我们还得基本事实着手，比如生理现象、解剖、动植物学、西医药理等，弄出一套理论，目的是建立一套非中医的初级的生物学和医学体系。我们除了短期速成教育，还要同步的进行正规教育。下一步将会从学校完成扫盲的学生中招收医科和药科学生，进行比较正规的教育——这些人也许要教上十年，但是他们将是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只要招学生，就需要一套基本的理论，否则他们谁知道知道自己干的是啥啊？各位最近抓紧时间整理出教学计划的初稿。”

河马说：“所以，首先是支持教育部门和教育体系的建立。不过貌似我们的教育体系才刚刚准备建立。还有，扫盲生的文化水平太低了吧？学医药，在国内至少也得是高中毕业生。在美国得先读完三年理科大学。

“难道不能从穿越者当中招募些实习医生吗？”刘三说。

“好主意！”时袅仁忽然发现了新大陆。穿越众起码都有高中水平，学医应该问题不大。

“学医是件枯燥乏味的事情，这群人会有这兴趣？”兰阳阳表示怀疑，当年读医科大学的时候背书背书背书的惨状又回忆起来了。

“可以先从女孩子中找。她们多数不在关键性岗位上，而且女人感情丰富，说不定会对救死扶伤这类事情有兴趣。”

艾贝贝说：“这个可以，上次倒是有女孩子来和我打听要当护士怎么做。”

河马赶紧道：“当护士太浪费了，让她当医生好了。”

“对了，那个胡仪成怎么样？他在农业部的生物试验室浪费啊——分子生物学专业，啧啧，不如把他要来，给我们做药也好。”

“好。先列个名单，看看有多少人合适，我们重点去说服一下。再在临高时报上登报公开招募有兴趣的人。”时袅仁拿着笔敲了下笔记本，“对了，招募的海报上要配上女护士的性感照片。去大图书馆查查AV片库总目录，有没有这种片子，我们先内部学习一下……”

艾贝贝笑道：“我就不参加这个学习了，院长我请假。”

“好，好，”时袅仁咳嗽了一下，感觉自己失言了，未免有损威

仪，“继续，继续——”

艾贝贝说：“土著的学历的确是低了点。我建议可以由基础解剖学开始。现代医学的开始不就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结构的兴趣吗？而且解剖学是直观式的教育，学生看到什么是什么，增强说服力。建立了对人体结构的基础认知后，就容易明白病理学和其它科目了。”

河马点点头：“这还是属于速成教育。以后还可以再‘回炉’么！再说我们在有生之年是来得及看到第一批土著的高中毕业生的。还有一点就是打破古人的迷信思想对现代西医体系的排斥。这个普及起来其实也不难，可以参考过去传教士在中国采用的手段，广泛的开展平民诊所、简易门诊这样的活动。给老百姓送医送药。老百姓只要一看到效果，推广现代医学理念就容易了。”

“说到这个问题，又要牵涉到药品、耗材和器材的问题了。”时袅仁叹了口气。

“包括手术，我们现在也很难开展。”河马说，“没有合格的麻醉师。我大概能客串一下，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另外麻醉药也是用一些少一些了，得找替代品。”

药品和各种医用耗材依赖于化工部门的成就，而且需要太多的专用设备，特种材料，包括橡胶，耐腐蚀制品等，各种催化剂、试剂，很多很多催化剂是厂家的独门配方严格保密的。

“抗生素可以动手试验起来了，”赵艳梅说，“我试试看培养下春雷霉素、土霉素和金霉素——这些抗生素的简易制取比较容易。制取之后先给农业部的动物用，毒性安全的话再在临床做人体试验。”



春雷霉素：农用杀菌剂。对水稻上的稻瘟病有优异防效和治疗作用。（不用于人体治疗）



土霉素：属于四环素类。高效广谱抗生素。主要用于痢疾、沙眼、结膜炎、肺炎、中耳炎等。



金霉素：由金色链霉菌发酵产生。本品作用及抗菌谱与四环素相同，但在四环素类中不良反应最大（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

“办制药厂需要很多化学品的。我怀疑除了炼焦油之外，化工部门何时能大规模投产。一些简单的药物或重要的药物还是用实验室慢慢的积累。APC还是可以用比较初级的方法制成的。这段时间能治疗常见病和战伤，能检验常见病病原体就可以了，再加上搞一些计划、规则等，其它的目前都做不到。”时袅仁对这个问题比较悲观。



APC：全称复方乙酰水杨酸片，是一种主要由阿司匹林、非那西丁、咖啡因制成的解热镇痛药，用于缓解发热、头痛、神经痛、牙痛、月经痛、肌肉痛、关节痛。

刘三见他们都谈的差不多了，才开了口：“还有中药中医的开发利用，”他歇了口气，“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医有看法。不过中医还是有许多验方是有效的。中药的配制也比较方便，卫生部门应该留意。”

“这个我很赞同。”时袅仁说，“我早就想和你谈谈制药厂的问题，中

成药也是制药方面的重点。”

“是，一些好用的成药，尽量复制出来。比如诸葛行军散之类的东西，可惜云南白药这么好的东西配方是保密的。”刘三不胜惋惜。



诸葛行军散：中成药名。由麝香、冰片、牛黄、雄黄、硼砂、硝石(精制)、珍珠粉、姜粉组成。具有消暑解毒，辟秽利窍的功效。用于中暑昏晕，腹痛吐泻，热症烦闷，小儿惊闭等症。相传这暑药正是诸葛亮亲自所配的“诸葛行军散”。诸葛亮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晓以医道、精于用兵。他创制的“诸葛行军散”，能避暑避瘟，保证军士在炎热的天气里，仍能战胜瘴气疫病，勇猛地战斗。因为诸葛亮曾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忠武侯”，故诸葛行军散又名“武侯行军散”。

“明代有云南白药了吗？”

“没有，1902年才有的。”刘三摇摇头，“大部分我们知道的特效中成药都是在清代才完成最终的配伍和炮制过程的。大概福建能买到片仔癀吧。”



片仔癀：中成药名。为清热剂，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之功效。用于热毒血瘀所致急性慢性病毒性肝炎，痈疽疔疮，无名肿毒，跌打损伤及各种炎症。

“这个不错。”河马说，“是中药里的消炎抗菌的圣药。”

“效果的确不错，搞中药的人说这是明代的宫廷秘方后来流传到福建的。应该现在已经有了。派人到福建去采购的时候可以打听一下。要是知道哪里做的，干脆把人都绑回来。”

“不一定要只盯着我们知道的中成药。”刘三说，“明代应该也有好用的中成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最好能和外事和情报部门联系，通过他们的关系去搜集一些中成药回来。我们拿到临床上做试验，就能知道效果好坏了，说不定还能找到改进的方式。”

“嗯，嗯。”时袅仁表示赞同的点头。

“还有，”刘三见院长对他的话很支持，话也多了起来，“要确保我们的中药材的供给。自制中成药少不了原料的供应，临高这里好像只有县城里有家药铺，我去看过了：品种不太全。我打听了一下：他们卖得药材除了少量是本地出的，多数都是从琼山和雷州进货来的。这里的药铺规模太小，几个主要的药市都没去过。”

艾贝贝问：“你不是在农庄专门开辟了一个药圃吗？”

“差得远了。”刘三说，“光药市上常见的中药药材有二千种。许多药材还要经过特殊的炮制。另外，象麝香、牛黄、犀角之类的名贵药物，不到药市上很难买到合用的。”



麝香：中药材名，鹿科动物麝的雄兽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功能主治为：开窍，辟秽，通络，散瘀。治中风，痰厥，惊痫，中恶烦闷，心腹暴痛，症瘕癖积，跌打损伤，痈疽肿毒。



牛黄：中药材名。为牛科动物黄牛或水牛的胆囊、胆管或肝管中的结石。中医学认为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后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治高热神志昏迷、癫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外用治咽喉肿痛、口疮肿痛、尿毒症。



犀角：中药名。即犀牛角。唐代《药性本草》认为犀角具有“镇心神，解大热，散风毒”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热如火，烦闷，毒入心中，狂言乱语”等症。

“你是想去药市买药材？”

“对！”刘三点点头，“我去也好，派人去也好，有些珍贵的药材还是尽早买了储备起来为好，现在是1629年，大概还算是明末比较太平的时候，以后世道越来越乱，药材贸易恐怕会中断。”

“好，这事情我来协调。争取尽快拿个方案出来。”

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药品药具厂。这个厂由农委会和卫生部合办。所以厂长的格子比较高一些，由时袅仁和吴南海兼任正副厂长。常务厂长则由卫生部的赵艳梅担任，农委会则指派黄大山出任常务副厂长。这两个人恰好都是搞菌种。

制药厂设在离农庄不远的河岸边。这里荒地多，又能借用农场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现在穿越众中的大部分生物学人才也都集中在农场，可以随时共享。

整个制药厂被视作穿越集团的要害部门，在基建方面享有最高的优先权。为了保证厂区某些生产试验室的恒温，百仞城的第一套空调系统就安装在制药厂。

这便是当初李潇侣提出过的地能空调，先通过钻孔达到地下十几米的深处，利用地下的恒温特性，将水作为热交换媒介在地下和建筑中循环就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冬天从地取热，夏天向地放热。

原理很简单，但是整个系统却是非常的奢侈。不仅是要挖十几米的深井，还要制造高效率的热交换器——是用黄铜做得。光这些铜就让计委心疼了好半天。

但是制药厂是“一五”期间的十项重点工程之一，马千瞩所谓“当了裤

子”也要上马的项目。好在这点铜还不至于要马千瞩当裤子，只是引起了被挤占了资源的电力和通讯部门的抗议而已。

这个工程就在紧锣密鼓中上马了，机械厂开始按照图纸制造相关的管路和设备。

第九十六节 尼克的事业（一）

农庄生物试验室的采种室里，胡仪成手里拿着满满一玻璃罐的精液盖紧了，小心翼翼的正往装满冰块的搪瓷罐子里放，一会准备送去检验精子活力。

冰块很珍贵，是用一台冷柜制造出来的，冰柜和冰箱现在都是超级奢侈的东西，除了丰城轮上之外，就只有示范农庄和百仞总医院才有了。

然而这精液更珍贵——这是他们刚刚从一匹铁岭挽马的公马上取来得，这可是本时空唯一的一匹铁岭挽马。农业部正准备用来给农业部门的母马进行配种，繁育种群。杨宝贵对让动物自由恋爱自然交配是嗤之以鼻的——这样的繁殖效率太低，所以种公畜们就不得不享受“被手淫”的乐趣了。这几天，农业部生物部门上上下下都在干这活计，一会是公猪，一会是公马，一会是公驴……，目前只有公鸡公鸭之类禽类逃过这一命运。一群大老爷们拼命的帮动物撸，不仅动物们郁闷，男人们也很郁闷。



公猪取精

从春季开始，杨宝贵就开始孜孜不倦的在示范农场里大搞添丁进口的工作。这也是时势造所趋。穿越众的条件有限，装在船上冷酷里的液氮罐子里的各种良种牲畜的精液不可能无限期保存下去的，必须尽快给它们找到合适的母本，几头本地的母黄牛的肚子里已经在蕴育了荷兰种的黑白花奶牛了。穿越众大量享用牛奶的日子也快了。吴南海正在不适宜搞水田的高地上试验种植苜蓿和玉米，以解决饲料的问题。



荷兰黑白花奶牛：的产奶量是奶用牛中最高的。平均产奶量为**4500-6000**升/年，乳脂率**3.6-3.7%**。

“胡先生！”正在忙活，试验室外面有人在喊。把个胡仪成激灵了一下。他在这里还没人叫他“先生”的，一般都叫“小胡”、“狐狸”，土著叫他“首长”、“同志”之类的。叫先生恐怕就是那澳洲佬了。出来一看，果然是尼克，照例散发着一身的马粪臭味。

“你的调遣令！”他把一张纸塞到他手里。胡仪成有些发懵，自己没申请调动岗位啊，在农场里日子过得还是挺逍遥的，要把他塞到其他地方去他可不干！

打开一看，是调他去制药厂的调令。我不是学制药的出身啊。胡仪成哭笑不得。幸亏制药厂也在农场，倒是不需要搬家——他已经习惯了农场里的安乐窝了。

“大铁呢？”大铁是农业委员会给两匹铁岭挽马中的公马取得名字。母马就叫自然就叫小铁了。

“在后面的棚子里，完事了。”胡仪成把调令往口袋里一塞。算是松了口气，转念一想这制药厂是和卫生部合办的，说不定以后有大把的机会可以泡到护士MM。虽然她们都是土著女孩子，但是几个月调教下来，换上蓝色的护士服，看起来还算不错。

尼克送完通知，赶紧去看他的马。“大铁”被牵了出来，刚刚被撸过之后这匹马倒也没什么倦怠的神情。看到尼克到来，还兴奋的打了几个响鼻。

他拍了拍“大铁”的脖子，又检查了下它的身子有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才慢慢的牵着它往马厩去尼克走在煤渣铺设的道路上，看着远处高高的人字形屋脊的马厩和马厩前的草地上吃草、喝水的马群，心情舒畅极了，不由得陷入了回忆之中了：



马厩

那是农场落成之后不久的事情，杨宝贵把原来分散在各处的牲畜都集中到了一起，赶到了农庄。这其中也包括他心爱的退役赛马阿澜驰——蓝电已经在登陆初期的混乱中死了。为了这事情，他甚至偷偷流了好几晚的眼泪。

自从把马交给农业委员会喂养之后，他一直牵挂着马儿。蓝电死了之后他更是三天两头就往临时马圈跑。现在听说马匹都赶到了百仞的农庄里，他赶紧要去看看。

在别人的指引下，尼克很快找到了已经初具规模的农庄，在简陋的马厩里看见了自己的宝贝和其他的几匹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马以及正在那里看着它们似乎面有难色的叶雨铭。看的出来，他似乎并不了解这些大家伙。

“本来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您和南海先生能给他找到这个安身之所，我已经很高兴了。非常感谢。”作为酬谢，他从自己的行囊中拿出两盒共20瓶装的“十滴水”递给他。



2017-05-11 315jia.cn

十滴水：中成药名。为祛暑剂，具有健脾、祛暑功效。用于伤暑引起的头晕、恶心、腹痛、胃肠不适。

“十分抱歉，如果放在平时这些东西真不好意思拿出手，但现在我也仅能如此了。这些对预防和缓解中暑很有效果，作为每天在烈日下耕作的人，这些一定用的上。另外……”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又从自己的行李包里掏出几个小袋子，“这些是我带来的豆种，燕麦粒、谷粒、玉米和萝卜籽，都是马匹和鸽子必须的饲料。我对农事并不精通，在这里还摆脱您和南海能为它们也播种一些。”

“这个……”叶雨铭面露难色，倒不是他嫌弃麻烦或者其他什么，而是对养马一无所知，让自己来照料这几匹马，岂不是要它们的小命？杨宝贵说过，马是一种很娇贵的动物。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专门来养马吧。”叶雨铭建议道，“这里只有杨大夫懂一点，但他是兽医，不可能天天伺候马匹的。其他人饲养你也不见得放心。”

这倒不假，五百多号人里，还真得只有尼克算是真正会饲养马匹的人。“可是——”他犹豫道，“我和军委会的人说好了，要给他们当骑术教练。搞骑兵”

“骑术教练？”叶雨铭说，“就这么几匹马搞啥骑兵。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让母马多生小马扩大马群数量才对吧。”

尼克一想也是，于是他又跑到了执委会，于是他的“骑兵总教练”的职务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头衔“饲马总管”。在农场的时候也比在新军的时间要多得多了。孜孜不倦的为了马匹的事情到处奔走，被一些刻

薄的家伙背后叫成了“马疯子”。

尼克专门负责饲养马匹，这事吴南海求之不得——他本来还发愁一对铁岭挽马和两头驴子该怎么办，更不用说在战斗中缴获的马匹了。

尼克很快发现农庄是个好地方。这里什么都有，物资充裕。更重要的是不象海滩营地和百仞城主体那样乱哄哄的。他就在马圈边给自己盖了一间板房，位置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好——时刻都能闻到马粪的臭味，但打开后窗就能看见马厩。屋子边他又搭建了一个鸽子棚，在丰城轮带的动物中，只有他带了几十只鸽子。在D日之后的混乱中他不但失去了一匹马。另外还有几只鸽子丢失，其中有一只信鸽“凤翅儿”，估计是被那个馋嘴的家伙弄到肚子里去了。这些小家伙还是由他自己看守着来得放心。



鸽子棚

马厩里除了一对铁岭挽马和他的阿澜驰之外，还有三匹俘获的滇马。他检查了一下马匹的状况，几乎不同程度的都存在掉膘的现象。马是很敏感的动物，适应陌生环境需要很长时间。期间又没有很好的照料。把尼克心疼的要命。



滇马：滇马也称矮脚马，是云南的一种马，在历史上以耐力而著称，是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滇马的特征就是稳健耐力长，适合山路险路。

三匹滇马的状态更加糟糕，都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病。从前蹄偶部特有的畸形来看，这几匹马居然从未钉过掌，这说明它们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劳动。在最近的迁徙大搬家的运输过程中，在那些毫不清楚应该如何喝驾马匹的穿越者有让它们门的蹄部在崎岖道路中磨损严重。

为此，尼克不得不宣布暂停役使马匹，一边让杨宝贵配制土药来治疗马的皮肤病，一边从行李里找出修蹄工具——他的行李配额里装了不少这些物品，借着烛光，连夜给这些倒霉的家伙挫挫蹄子——不仅是土马，带来的几匹马自从上了岸以后已经就没有再刮过蹄子。

第二天白天，他击退了企图来调用马匹运货的计委人员，尼克手提一根大棍，声称谁要带走马匹就得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马疯子”的绰号顿时不胫而走。

晚上他又擒获了企图偷吃鸽子的某人，原本准备扭送到冉耀那里去，后来发现是此人是执委会中的军界高层领导，在其反复保证将给予养马业最大的支持之后，尼克只好把他释放了。

尼克每天起早贪黑。用他自己带来的一辆马厩专用的独轮小手推车，起马粪、运马草；到东门市上去寻找可以喂马的杂粮；到处寻找合适的放牧地；他过去不会打马掌，要请杨宝贵帮忙。为了不麻烦别人，干脆自己拜师学艺学会了；给马厩安装单独的饮水渠的时候跑了好多次建筑部门，还日日夜夜在工地上监工。杂粮供应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自己开垦了一小片土地，请人指导着自己种上了大豆和玉米。



打马掌：把一个马蹄样的铁片，直接用钉子钉到马掌里面，马掌那里是角质层，不痛的，就像人的指甲加厚般。作用是防止马在行走奔跑中过度磨损脚掌，伤害了马的脚。因为马蹄最下面的是马的指甲，保护马掌的，在自然中马的指甲就可以保护马的脚了，但是在人对马的利用中，常常让马的指甲磨损大于自然更新，于是就要考大家钉马掌来人为的保护马的脚。

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不少人，“马疯子”渐渐成了一个带有赞誉色彩的绰号了。大家都对他感到佩服：一个过去在澳洲玩赛马，过着优越生活的人在一个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还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容易了。

第九十七节 尼克的事业（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庄的物质条件逐渐改善。尼克的养马事业也开始蒸蒸日上。农庄按照养马的要求重新盖起了永久性的马厩，建立了马匹专用的供水系统，还圈出了一小片土地作为马围栏，供马自由活动。

为了解决精饲料的问题，他到计委跑了几次，得到许可把购买或者征集燕麦，苜蓿以及其他豆类杂粮列入采购清单。吴南海也答应在播种的时候将这些饲料品种列入计划。整个冬天，他都在为给马寻找合适的饲料而奔波，要让它们在春季繁殖，就得让公马和母马上膘——光喂草只能让马活着。

好在打下苟家庄之后，缴获的大批粮食里有许多杂粮。尼克如获至宝，跑到马千瞩目那里软磨硬泡了一整天，终于把除了黄豆、绿豆和赤豆之外的其他所有豆类都拿到了手——包括未来做豆腐剩下来的豆渣，他也和吴南海说要算在马匹饲料中使用。

“我还想喂猪呢。”吴南海觉得可惜。

“喂马喂猪都浪费。现在能做得菜少，我给大家做炒豆渣吃吧，也算一道菜肴。”主持食堂工作的田大妈说。



炒豆渣：炒豆渣是一道菜品，制作原料有豆腐渣、大蒜、小葱等。其中豆腐渣为制豆腐或豆浆时滤去浆汁后所剩的渣滓。是补钙强壮骨骼的保健食品。

“这就算了吧。”吴南海说，“不给大家骂死才怪。”

“不难吃，用羊油、大油一炒，再放些青蒜，喷香……”田大妈比划着，“雪花菜！”

“缺荤油，那玩意就靠油来提味。不然干豆渣谁吃啊。”

尼克说：“猪不能拉车，再说我们也不需要猪骑兵。”

“好吧，服了你了。”吴南海让步了，“归你就是。”

也多亏得到了杂粮和豆腐渣的补充，整个冬季马群的状态都很好——而且马群还有所扩大，通过购买和缴获，现在尼克的马厩里已经饲养着二十五匹马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能够胜任日常的役使了，不管是拉车还是驱动畜力的机械。

吴南海虽然在每一个专业领域水平都很一般，但是他的确是位好的领导者。尼克想着，起码他会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不会忽视任何人——包括农庄里的长工领班在内。

马厩外面的围栏大门关着，里面有几个穿着灰军装的少年们正在照料马匹。看到尼克回来，这些半大小子们都围了上来。

“尼首长，为什么这马不听我的话？”

“我要洗刷马蹄子，可是马不给我抓蹄子怎么办。”

“马刷子上的毛怎么清理干净？”

“首长，马踢我……”还有人“光荣负伤”的。

他们佩戴着炮兵的红色领章，是炮兵队的学兵。按照规定陆军的炮兵学兵们每周都要抽出一天时间轮流到农场的马厩来服务：洗刷马匹、学习修蹄、打马掌、遛马等工作。这些学兵大大减轻了尼克的负担，使得他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马匹调教、建立谱系和饲养管理方面。

“不要着急，慢慢说。”

尼克安抚好大家，叫一个在马厩干活的男孩子把大铁先牵回马厩去。说起来马的事情，尼克永远是精神焕发的。

“洗马蹄子要有抓马蹄的技巧。”尼克说，“小鞑子，你来刷‘赛扬’的蹄子。”

这些从本时空搜集来的马都是用英特尔和AMD的处理器名字取得名字。只是土著都闹不清为什么好好的一匹马不叫赛虎，赛龙，非要叫“赛羊”，难道澳洲的羊跑得都很快？

“是！”小鞑子响亮的答应了一声，把“赛扬”牵了过来。

小鞑子大名达式，并不是蒙古人，据自己说老家是河南的。家乡遭灾之后一路流浪到广东。只是因为头发有些卷，就被同期的学兵们取了这么个绰号。

小鞑子个子矮小，他按照尼克的指示，把马前腿抬至中腰处，一咬牙双手将马腿举了起来。没有想到那么顺利就完成了。就象尼克演示的一样，他用左手抓着马蹄把它搭在自己的膝盖上。可是手一松开，马蹄就一下子膝盖上滑落了。小鞑子赶紧跳开了，一脸担心会不会被踢着的表情。



清洗马蹄

“不要怕，”尼克提醒他，“你抓马蹄的方法不对，按相反的方向试试。”

他试着用相反的方向去抓，果真比刚才抓的牢的多。他右手拿着刷子将马蹄里面的脏物刷下来。刷子每次碰到马蹄时，马就时不时的动动它的腿。每到这个时候，小鞑子的面色就一阵紧张。最后他拉过来一个盛有水的铁制的桶，用刷帚把马脚底板也清洗了一下。

“记得在洗刷的时候要牢牢抓住马腿，当中如果放开的话它就会踩你的脚，或者暴怒起来。”

洗完马脚以后他按照尼克的指示给马蹄涂上了蹄油，这点蹄油还是尼克找吴南海申请了半天才搞来的。

“好，现在把后足也洗了。”尼克说。

小鞑子迟疑了下：“会不会踢我啊，马后腿踢人要出人命的……”

“不要怕。我看着呢。”尼克宽慰着他后足比前足更恐怖。小鞑子两手抓着后足的左腿想抱起来却没有成功，不过马并没有踢他，这算是稍微安了他的心。于是我再一次用劲抱了一下，这次却十分轻易的就抱了起来。

但是清洗还是十分的费力，每当马蹄快要身上滑下去时他就用劲的去再次抬起来，好不容易总算把四只马腿全都清洗干净了，小鞑子已经浑身是汗了。

“干得不错。”尼克赞许，虽然时间长了点。

“马是很珍贵也是很有用的动物，要让它为你们服务，就得好好的照顾它，明白吗？”

“是，首长！”未来的炮兵们齐声回答。

尼克接着又指点了一番其他人，再巡视了下围栏里活动的马匹是不是都状态正常，才回到马厩里。

高高马厩是农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不仅当地的土著看到了啧啧称奇，就是穿越众也对这个建筑充满了好奇心。整栋建筑是砖木结构的，长条形，有着高高的尖顶。通风采光都非常好。双列式的马厩地面上全部是夯实的三合土。垫草是每天更换的，确保马厩的清洁——他们缺少兽医药物，就要加强清洁措施保证马匹少生病，不生病。杨宝贵还在马厩的出入口地上每天洒石灰，作为一种简单的消毒措施。

自从马匹增加之后，尼克手下也增加了人手。他嫌弃从邬德从土著移民中找来的有养马经验的人相当无知，很多养马经验更是完全是错误。所以干脆一个也不要。

“纠正错误比一张白纸从头开始更困难。”

所以尼克只从分配到农场的职工的子女中选了二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叫胜宝、来宝的兄弟俩来帮忙，这二个孩子经过了扫盲班的学习，现在已经正式是他的学徒了。

他关照胜宝给“大铁”打水、添加饲料。配种的公马每天要采精二次。所以特别需要丰富的营养。为此他特别从吴南海那里搞到了鸡蛋和小米的特别饲料配给。鸡蛋用来补充蛋白质，至于小米，则对提高公马的性欲和精液质量有很好的效果。

来宝则从外面提来清水，尼克手把手的教他怎么给“大铁”清洗生殖器，特别是用冷水洗刷睾丸——这是杨宝贵教他的，据说有益于精液分泌。

“大铁”是他们寄予厚望的一匹种公马，作为一匹铁岭挽马，它身上流着许多世界上第一流种马的血。包括阿登马、盎格鲁诺尔曼、贝尔修伦、盎格鲁阿拉伯等等。是一种优秀的挽马。对穿越者的未来的农业、军事和道路运输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让它和铁岭母马配种之外，杨宝贵还准备用来和滇母马进行配种杂交。

清洗完“大铁”，又关照了下徒弟注意的事项，尼克赶紧回到屋子里，准备休息几小时。最近他实在累坏了：早晨3点就开始起来喂马，一直到晚上21点投喂最后一次草料，伺候马匹、教导徒弟、搜集加工饲料、搞行政……几乎没有一个小时的是空闲的。

屋子里有股恒久不退的马粪味，不过尼克一点也不嫌弃，因为太累了，不想洗澡，怕弄脏的床单，他就在屋门口铺了个草铺，直接睡在上面，隔天换掉就是。吴南海开玩笑说尼克现在也象匹马了。

他睡了不到二小时就醒来了，繁育季节事情繁多，一般不敢睡得太死。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掸了掸身上的草茎，从瓦罐里倒了些清水在脸盆里洗了把脸。准备上食堂去吃午饭。

忽然电话响了起来，是杨宝贵打来的。

“来莲藕亭吃午饭，吴南海请客。”

莲藕亭是示范农庄里的专用腐败场所，旁边有个小湖泊，现在种满了莲藕，大家就这么叫开了。

“平白无故的请客做什么？”

“又不是请你，是请你当陪客，对了，这事和你的养马事业有莫大的关系，一定要来！”杨宝贵说完把电话挂断了。

和养马事业有莫大的关系？尼克摸不着头脑。

来到莲藕亭一看，原来请的是民政人民委员邬德。席面上一一聊，尼克才知道，原来杨宝贵打得是大美村的主意。

说起来这个主意已经由来已久。尼克在几个月的养马实践中，也知道临高整体气候和环境并不太适合马匹的生活。而且场地也嫌狭窄，现在只有文澜河两岸的开阔地带才适合放牧溜马，但这一地区或者已经开垦成农田或者列入了农业部门未来的开垦计划。为了养马预留大片的用地不大可能——种植业毕竟是头等大事，而且粮食产量也直接关系到养马的规模。

虽然舍饲加上大量使用青贮饲料和精饲料能够在现有的空间里相当高密度的养马，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过热过湿，到了夏季对马匹的健康很不利。而且马这种敏感的东西对陌生环境的适应期之长也让人头疼。马感到不愉快不舒服的地方显然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性趣”，自然繁殖率也偏低。这也是为什么杨宝贵急于要搞人工授精了。

杨宝贵在过年之后几次前往高山岭地区，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开辟夏季的山地牧场，山地植被丰茂，气候凉爽宜人，天然饲料丰富，又有清洁的水源，是马匹和其他大牲畜合适的度夏地。

最现成的地方自然就是大美村了，这个在苟家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村庄，由穿越政权牢牢的控制着。村子附近有水源，有近千亩的谷地和坡地，可以用来放牧和种植饲料。

但是这事情得控制着全部民政事务的邬德点头才行。

“要在大美村建立牧场我没意见。”邬德说，“只是去大美村的道路是要经过县城的，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这话说的，”杨宝贵不以为然，“要这样说的话，百仞城离县城才几公里？再说现在县城四周不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吗？”

“话倒也不错。”邬德点点头，“不过在那里建立牧场之后，你们就缺少强有力的保护了，大美离这里有十几公里，而且道路也没有硬化过，只是简易公路。发生事情之后增援起码要半小时才能到。你必须依靠大美村的民兵队来保护牧场。”

“大美村不是席亚洲亲自去抓得政权建设和民兵训练，总不会太差

吧。”

“再好也只不过是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再说经过严格训练的基干民兵也只有十二个人。”邬德喝了一杯子酒，“大美村一共五十户，男女老幼二百六十一口。十六到五十的男丁是六十四人。”他的记忆力很好，历数起来非常准确，“你们要知道一点，临高是个匪患很严重的地方。如果在大美养了几十匹马，六十四个人的丁壮可就未必阻挡得了大股的土匪了——财帛动人心啊。”

“夸张了吧？就二三十匹马——”

“不夸张。”邬德说，“你知道马在这个时空卖多少钱一匹？”

“一百两？”

第九十八节 整军备战

“照于鄂水的说法：一匹好的蒙古马，是一千贯。次一些的，八百贯。一头骡子五百贯。”邬德笑着说，“你说说看吧。光现在这些马匹，你这牧场就值多少钱了。”

“这么厉害！”不管是吴南海、杨宝贵还是尼克，听到这个行情都吓了一跳。

“所以——”邬德说，“搞牧场的事情，至少要等剿匪行动结束之后。另外我们还准备接管东春村。等全部搞定之后，你们再建牧场也不迟。起码安全些。”

“这是什么地方？”尼克这些人在D日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博铺和临高之间两点一线，对这些地方全部懵然不知。

“在毗耶山麓下的一个小村子。”邬德知道毗耶山在哪里估计他们也不清楚，“毗耶山是高山岭的主峰，也是我们通往大美村的必经之路。拿下来之后，可以作为保护交通的一个据点。”

“什么时候才开始剿匪啊？”

“这是秘密，”邬德笑了一下，“其实也瞒不过你南海的，等准备军粮的时候就知道了嘛。现在泥腿子们还在训练。总得再过一二月吧。”

黄熊手里拿着细细的藤杖，正在对着自己的部下大叫：“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你们这群蠢货！……”说着他又是一脚踹在一个转错方向的新兵屁股。这个倒霉蛋当即在泥地里打了个滚，又赶紧站了起来，还一脸委屈，因为谁也听不懂他说的话——黄熊的普通话说得极有“明朝特色”，对临高的本地人来说无异于外语。

没有时间再教授普通话了，席亚洲很简单的采用了“在训练中学习”的方式，让新兵们在训练中学会接受普通话的命令好了。说不定学起来更为深刻。

政治协商大会的军事检阅结束之后，教导营的士兵们迎来授衔仪式，按照他们在部队中的表现情况和能力水平，大多数人被授予下士军衔，少部分成为中士。少数佼佼者被选调参加军官培训。原先的土著班长们，这次全部晋升为军官。黄熊就是这次晋升中成为少尉的。

历次战斗中受伤残疾的人员，拿到了遣散费退役，按照剩下的劳动能力，分派到不同的部门去工作，行动不便的就去各个部门和工厂当看门人。

极少数的教导营的士兵，即没有马上晋升为军士，也没参加军官培训——他们参加了一个在百仞城进行的政治保卫总署举办的短期培训班。进行了政治保卫任务的训练和洗脑。

被选入培训的，都是政治上对穿越集团死心塌地的人，参加培训后，他们仍旧以军士的军衔编入部队，每个营有十名这样的军士，称

为“十人团”，承担着巩固部队，防止逃亡、投敌以及防止暗探打入军队内部等任务。这种体系在教导营时代就已经秘密开展了。这些人的身份是保密的，即使是席亚洲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十人团”的成员。

先是军士，以后准备再逐渐扩展到普通士兵，根据政治保卫总署的计划：未来要在每个连里都建立“十人团”体系，做到每个班都有一名“政治战士”，形成和军官、军士、士兵委员会形成交错的制衡体系，严密的控制住军队。

大批的新兵随后开始在军士们的指挥下建筑自己的营房。他们按照编制归属到这些新晋升的军士的属下，开始训练。根据教导营第一期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军委会对整个训练大纲和作战手册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突出队列、射击和土工作业训练。特别是队列训练，将由林深河来主持进行一项19世纪的步兵队列变化的专门训练。

除了原先的步兵教导营，陆军预计再编一个标准的六连制的步兵营。

成立了特种兵教导队：下设通信、工兵和辎重各一个连，另附设信鸽队——比起脾气很大的马来说，信鸽的繁殖就比较快了。

炮兵教导队增编了一个陆军野战炮兵连。在炮兵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下，陆军野战炮兵统一了装备，只装备三种基本的火炮：12磅M1857式加农炮、M1841式12磅山地榴弹炮和M1841式24磅榴弹炮。野战炮兵编制下的各种杂式火炮全部回炉。

总参谋部很小心的把部队分驻在穿越集团各个控制区进行训练。每个地方最大规模不超过一个营。照马千瞩看来，在临高这样的地方，以步兵营为基本单位行动就差不多了。林深河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提出的训练作战的方案里明确提出：步兵以营为基本单位，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以连为基本单位。团只作为合成单位使用。

海军的海兵也扩充了一个连。原本海军部打算扩展成海兵营，但是海军的舰船水手、要塞炮兵占去了大部分分配给海军的新兵员额。另外军委会也很明确的说了，海军暂时无需扩展陆基战斗力，还是集中力量搞舰船部队。

黄熊成为少尉之后，被提升为排长。黄熊虽然对20世纪的军事体制并不了解，但是他很容易的就了解到自己已经从“兵”的行列回到了“官”的队伍里。这个最低级的“少尉”，大概是大明军队中的千总、把总一类的官吧。

不过澳洲人的军官显然不如大明的军官那么滋润——这倒不是说钱财上，而是在作威作福上，原本当上一个千总把总，差不多就和土皇帝一样了，手下的士兵，基本就和军官的奴仆。但是在澳洲人这里，作为军士、军官，有权严格按照军事条令和纪律来管理手下的士兵，但是无缘无故的虐待士兵、向士兵索要财物之类的事情，在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每个连都有士兵委员会，经常会下连队来宣讲士兵的权力。一旦被士兵“告状”或者按照新式的说法是“投诉”，士兵委员会就会派人秘密调

查，把结果汇报到“首长”那里去。下场是不问可知的——黄熊知道有个军士因为获得提升，要手下的新兵买肉买酒给他庆贺，被士兵委员会发现后一上报，立即被扣饷三个月，降为一等兵。

田凉也获得了晋升，他的表现很一般，所以只是晋升为下士，当了一个新兵班的班长，每天带着九个新兵弟兄操练。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一着急还会说出家乡话来。但是能在光秃秃的肩膀上装上了一块布牌子，缝上三条黄色的杠扛，已经让田凉很高兴了，他现在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了，大小也算个“军士”了。军饷也加了。他一直想去找郭芙，让她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但是她工作的地方百仞总医院是不能随便进进出的，部队的训练任务又特别的忙碌——除了训练之外，每周都要抽出二天时间参加劳动，部队以连单位，分配在各个工地上干活。干活、训练、每天晚上的文化和政治学习，把人都闹得筋疲力尽，基本上没有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了。



86式下士肩章：陆军下士的主要标识为，墨绿色绒面肩章外端，缀有金黄色的一条粗杠和一条细杠。海军下士的主要标识为，黑色绒面肩章外端，缀有金黄色的一条粗杠和一条细杠。空军下士的主要标识为，天蓝色绒面肩章外端，缀有金黄色的一条粗杠和一条细杠。

虽然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干活，但是要打仗的传闻却已经在军官中传开了。感觉敏锐穿越众们已经从宣传的气候改变知道了下一步的目标——剿匪。

从一个月前开始，部队的训练内容有了改变，让部队山地间以班组小群体进行作战，训练山地战斗能力，进行了加强远距离精确射击的课目。除了训练内容的改变，更明显的标志是每周的固定政治学习中，开始出现了从全县各地找来的土匪的受害者，这群或老或少的人在台子上哭天抹泪，把种种被土匪残害的可怕事情向士兵们哭诉。因为新兵大多是来自临高本地，对土匪的侵害也是有过亲身的体验的。在“政治战士”的巧妙引导下，不少新兵也跳上台去痛陈匪患的灾害，很快就把气氛调动起来了。

于是，不知道是谁起得头，歪歪扭扭的“请战书”、“决心书”就开始连篇累牍的出现在各个连的黑板报上了。

“立刻在《临高时报》上刊载关于本地匪患的问题的系列报道。”丁丁在编辑部接到了宣传部的电话。

“好，”丁丁赶紧拿起铅笔，“报道重点是什么？”

“有四点要注意：一、明确说明本地的匪患是历史性因素，和现任的县官没关系；二、暗示匪患的长期性和某些地方士绅、胥吏有关；三、重点谈匪患对本地民生的影响；四、不得明示或者暗示穿越集团对

土匪将采取何种态度。”

“明白了。”丁丁想了想，在本子上涂了几个设想。

“不过我没有资料啊，要找采访对象……”

“明天你到情报委员会来取资料好了。以后每周一去取一次。”电话里叮嘱，“采访，我们会安排，到时候电话通知。”

“知道了。”丁丁运笔如飞，唰唰的写个不停。

“发稿前的清样必须先交宣传部审核。到时候你也务必一起参加。”

“我会来得。”

“除了留档案的报纸之外，这批报纸要安排好发行，保证大部分都散发到当地人手里。”电话挂断。

“这是准备要剿匪了么！”丁丁自语道。他不敢怠慢，赶紧找人把周洞天找来，商量排版的事情，至于组稿，自然要请杜雯出马——她在使用史料和资料方面有独到的组合编造能力。

何鸣一身整齐的元年式灰色陆军制服，迈着一大步80厘米的步子走进了总参谋部的作战会议室。会议室里的众人“刷”的一声全部站了起来敬礼。

何鸣还了一个礼，他虽然不过五十出头，头发却有些花白了，剃得很短。看上去非常的精神。

他没有任何的客套话：“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说完，“刷”得把身后的地图帘拉开，里面是一幅大比例的临高形势图，上面覆盖着一张可擦拭的透明片。已经用红蓝笔已经涂抹了不少记号。

“现在，请情报委员会的通知报临高匪情。”

罗铎站了起来，打开了手里一本厚厚的文件夹子。

“同志们，你们面前的小册子是我们社工部对临高匪情的综合调查报告。”

下面立刻响起了一阵翻阅小册子的声音。

“……根据我们各个部门的综合消息得知，临高的匪情状况是这样的——”

临高的匪患非常严重。古代社会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很弱。稍微偏远一些的地方往往就有土匪活动。就算是号称盛世的康乾年间，离开京师不过百把里的妙峰山地区就有大股的土匪的山寨。临高地处边陲，长期地广人稀，不论是官府和地方上的士绅，维持社会治安的力量都有限。这使得土匪活动异常的猖獗。

罗铎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全县长期活动的五十人以上的匪股有三十八股；一百人以上的七股，还不包括许多平时种地，有事作匪

的家居土匪。”

这个数字引起了人群一阵骚动。要知道临高的实际人口，根据民政部门的估算，大约在七八万人左右。不到十万的人的县居然有这么多的土匪！

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此地的土匪的活动，又有与海盗相勾结的特点。每次海盗登陆，都有土匪的勾连，土匪的匪窝也常常成为海盗的窝点。而土匪一旦被官府或者民团剿急了，就会利用海盗的船只下海躲避。使得剿匪的难度很大。历任的县令不是没想过办法，但是作用很有限。广泛的建团，训练乡勇，只能起到地方有限的自保效果。

穿越众想要在临高推行社会调查，进行民政、农业方面的改革，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不能想象穿越者每个工作队下乡都要安排大量的武力进行护送。随后要开展建设的各种基础设施总不能沿线都修上炮楼，让士兵进行站岗保卫。

第九十九节 全县剿匪

搜集临高的匪情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就全面展开了，有了联络员制度，使得情报部门能够从当地土著口中得到第一手的直接资料，比过去使用侦察队人生地不熟的进行客观观察来要来得深入多了。而且来龙去脉也更为清晰。

为了保证情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情报委员会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将各村提供的进行交叉汇总，彼此对照。

因为土匪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各个村落或是因为宗族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同乡的关系，对本乡本土的匪人往往是包庇的。而土匪大多也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对当地人留有余地，而专门祸害外地的村落。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面，联络员也不能免俗。所以他们的报告必然是会根据土匪与自己村子的亲疏关系有隐瞒有夸大。而村落与村落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还夹杂着仇隙，更不排除有人故意在其中夹杂不实之词，污蔑中伤的。所以必须把各个村的情报对照起来看才能看得出端倪。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联络员的调研，情报部门已经了解了不少临高的匪情的情报。而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则是王兆敏。他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在这里客居已经五年多了，平时协助县令处理政务，对本县的各种情况了解很多，特别是在匪情方面，衙门里有丰富的资料。情报部门单独约见了你好几次，从他手里得到了大量有用的材料。

“临高的土匪虽然纷乱如麻，但是最要紧的就是党那门顽匪。”王兆敏在“半边天”酒楼的包厢里小声的说道，“其他都是小匪股，起不来什么大波浪。这两股土匪根深蒂固，很不容易对付。只要除掉了他们，临高的散匪自然就没了依靠。临高的也就四境太平了。”

大部分的土匪都是“家居土匪”。打掉山寨，消灭土匪首领和核心人马，“居家土匪”失去了主心骨和老窝。自然就无心继续为非作歹，只要再加以招抚，很快就能把匪患平定下来“向来剿匪都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王兆敏道，“宽严相济四个字不可不知。”

“是，是，”罗铎只管称是就是，又问，“为什么说这股最难对付？”给他斟满一杯酒，“请先生教我。”

“说来话长。”王兆敏已经有些微微的熏然，实际脑子非常清醒。他知道这群澳洲人的用意，多半是要清理“卧榻之侧”了，不过这也好，反正官府即对付不了土匪也消灭不了澳洲人，让他们互相去撕咬，说不定还收个渔人之利呢。便装着已经喝醉的样子说开了：

党那门，大名党国栋，是本地的道禄村人。父母双亡之后，以为本村的人家放牛过活，长大之后做小商贩过日子。因为村里没有亲人，在村里长期受人欺压。自家的宅基地也被村里的一户人家霸占去。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的土地。



道禄村、抱庞山、加来、美台、美洋的位置（注意地图上的道禄村、加来村、美台洋、和美洋村的方位和本书网络版中提及同名村落的方位并不一致。）

党那门后来经常干小偷小摸的勾当，万历末年，被村人扭送县衙，银铛入狱。第二年他越狱而出，纠集了几个气味相投的兄弟，回到村里将与其有过节的村人杀死了十多人，随后卷掠财物，到临高和儋州交界的抱庞山上落草。

“你别看党那门是个泥腿子出身，可是他认得字，自幼好读书，可惜无人提携，好好的一个读书种子，堕入了邪道。”王兆敏叹了口气，“读了书，又走了邪路，比起一般土匪更是难对付。”

党那门因为认得几个字，虽然正经的兵书之类的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小说还是看过不少的，从中学会到了计谋策略，所以他带得土匪，常常有出其不意之举，县里的一般乡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说他打龙波寨吧，”王兆敏说得兴起，“党那门带着几十个人，装成赶集的农民，带着货物进了龙波寨。借着去向市集缴税的机会混进团

局，几个人把门，几个人在外面放鞭炮。他带人冲进去就把团局里的乡勇教师给杀了。乡勇乱了阵脚，有一百多乡勇的龙波寨就给他带的三十个人破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罗铎点点头，这党那门果然有点小伎俩。这手里应外合，打蛇打头的战术还是相当的漂亮的。难怪王师爷要说党那门这股土匪厉害了。

“而且他还知道笼络人心这条！”王师爷轻敲桌面，“这党那门在外面一贯鼓吹‘打富不打穷’，很是吸引了一班无知的愚民。闹得加来、美台几个地方的村民都抗租不交，田主们叫苦不迭。每每到县衙来告状。总算几年前黄老爷帮忙，带勇重创了党那门一伙。他们的气焰才没这么嚣张了。”

“黄老爷？”

“就是黄家寨的黄守统，黄老爷。”王兆敏注意到了罗铎的反应，“他带得勇十分强悍，党那门不是对手。可惜乡民无知，多有为期掩盖匿踪的，最后还是让他跑回抱庞山去了，竟不能全功！真是遗憾啊……”

“这么说黄老爷还是位急公好义的人了。”

“自然，自然，”王兆敏隐约已经知道澳洲人想在本地扎根，但是黄家寨的乡勇是吴县令唯一可以依靠的一支力量，不能让澳洲人以剿匪的名义拉过去或者消耗掉，“可惜黄老爷上次受了伤，身体一直不好。剿匪的事情，怕是帮不上忙了。”

罗铎不置可否，只是点头而已。

“……根据情报，党那门匪伙，主要盘踞在临儋交界的抱庞山地区，这是他们的老营。”罗铎拿着一根教鞭，指点着地图做介绍，“寨子里的匪伙，常年有三百人以上。有火器。”

下面的军官们聚精会神的看着地图上的标记。罗铎继续道：“但是他们的根据地是在加来、美台交界的‘十三村’地区，不管是补给还是人员，都从这一带获得补充。一旦有事，就能从这里再拉起四五百人的队伍。”



十三村的大概位置

人群中发出一阵小声的议论。有人提了出来：“这不等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一地区的丁壮都有当土匪的嫌疑了？”

洪洞县里无好人：源于京剧《苏三起解》里的一句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剧本里唱的是洪洞县衙里没好人，后来人们传成洪洞县里没好人了。鲁迅的文章中也有相关提及。

“是这样的。”罗铎点点头，“党那门匪伙对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自己从不祸害，而且也不许其他匪祸侵扰，很得人心。”

“等于是割据势力了！”

“不，还谈不上割据，按照王师爷的说法，‘十三村’地区的税赋是从不少交的。只是县里没什么好处而已。”

“其实党那门的思路和我们差不多，正赋一文不少，浮收一文没有。有枪杆子做后台，县里拿他们无可奈何。”

“这次开政协会议，‘十三村’地区来参加会议了吗？”何鸣问。

罗铎说：“都来过。我查了会议上的相关记录，代表们没有发言，基本就是随大流而已。征粮、派差、派联络员全部都应承做到。”

“党那门很懂斗争策略么。”

“是这样的。”罗铎很谨慎的回答道，“在斗争的策略上，很有些思路。”

“党那门团伙多数是穷苦百姓，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穷人出身。又知道‘打富不打穷’，应该算是有革命觉悟的。”有人说了，“其实定性他们是土匪不对吧？应该是自发的农民反抗组织。我们可以争取啊。”

“不扰民是相对的。”罗铎说，“只是十三村地区稍好，但是其他地方侵扰很的很厉害。”诸如抢劫、杀人、绑票、强抢民女之类的事情，这个土匪团伙一样不少全都干过。祸害的也不止是富人，穷人一样倒霉。非要说成什么“农民反抗”或者“起义”，就是在自欺欺人。

何鸣解释说：“剿匪指挥部之所以选择拿他们第一个开刀，一是他们的势力最大，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二是这伙人民愤极大。我们师出有名。”

罗铎接着说，“‘十三村’地方上，这个匪伙有二个重要党羽带着二三十人常驻以控制局面，头目名叫忻那日、王五术。”

忻：xīn

“忻那日和王五术，是党那门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两个。”王兆敏对罗铎说道，“所谓的四大天王，不过是凑数罢了，但是这这两个人不可小觑。”

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成年之后因为好逸恶劳，巴结上了县衙里的“快手”，当了一个“做公得”。“做公得”并不是县衙里的正式衙役，类似编外的“临时工”，收入全凭各种陋规和敲诈勒索。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当就由这些人出面。万一出了事情就由这些人顶罪，好在内外都有勾连，重拿轻放，就是县令也没法子。风头一过，继续当“做公得”。

快手：旧时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差役。

忻那日当这个“做公得”做得十分积极，欺压百姓不算，最后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绅头上，最后终于呆不下去了，“快手们”也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士绅——毕竟“做公的”多的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忻那日丢了这份活计，干脆上山落草了。

“……此人心机灵活，有些小聪明。也善于趋炎附势，巴结人很在行。所以虽然眼下厕身为匪，但是和县衙里的许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绅都有勾连，稍有风吹草动，自然有人会为他通风报信。”王兆敏提醒道，“我们吴老爷和黄老爷几次都想抓捕他，每次都被他滑脱。”

至于王五术，虽然不是什么头脑灵活之辈，但是极是蛮横凶残，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他自小习武，颇有些排打硬功，少时参与殴斗，被人刀砍不死，枪扎不伤，很有传奇色彩。这一文一武常驻“十三村”地界，把这一带控制的很严密。

罗铎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与会者就如何清剿这股土匪进行了讨论。方案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打“十三村”，把土匪势力清除出去，使得山上的土匪失去粮食和人员的补给，不打自乱，时机成熟之后再围攻山寨。

另一种则是擒贼擒王的思路，主张先攻抱庞山地区，消灭匪巢，然后再迫使十三村的土匪不战而降。

两种方案都有优缺点。经过综合考虑，最终还是决定首先进攻山寨。

“如果我们先打十三村，很难处理当地的民政问题。”邬德作为民政委员，也是剿匪指挥部的一员，“当地百姓有顾虑，不愿意和我们多接触。匪徒们又有老巢可以依托，利用百姓掩护可以猖狂的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的大军驻扎进去，会非常的被动，到最后很可能会因为无休止的被袭击而采取无差别报复行动，最后形成关系对立，以后再收拾起来非常困难。”

作战的形式，将采用精悍的合成化小部队的突袭战斗。在山区剿匪投入大部队是得不偿失的。大部队出动很难保密，土匪可以事先把物资人员全部转移，只留下一座空寨子。不要说出动一二个步兵营，就算上千人的部队在山里搜山，土匪也很容易躲过去。在山里呆久了，给养运不进去，大部队不能久居山区。时间久了，部队只能撤退。过去土匪对付官军围剿，历来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屡试不爽。

第一步兵团团属猎兵连一排排长杨增正在山间行军，晚春的林间十分的闷热。汗水已经浸透了军服。他肩膀上背着心爱的步枪，身上还带着二百发子弹。

他的身后，跟随着自己的猎兵排，然后是一门山地榴弹炮和它的全部家当：炮弹、火药、跑刷等等，这些七零八碎的装备全部由人来运送，整整用了四十名“教育兵”——还没有正式授予列兵军衔，正在受训的士兵。在他们之后，是一个步兵连，然后又是一百多名教育兵，背着大量的辎重装备。名为“军工”实际就是席亚洲搞得“代畜输卒”，新兵派不上太大用处，背东西总是可以的。殿后的则是工兵排，由工兵连连长潘达亲自带领。

第一百节 抱庞山之战

部队天黑之后出发，急行军一夜，进入了抱庞山区隐蔽。白天休息一整天之后，晚上继续行军，借助完备的地图和夜视器材，在早晨突然抵达了党那门的山寨。

山寨矗立在一座小土山上，四周有坚固石木混合的墙壁和敌楼，设防的水平还不错，能够抵御一般的攻击。

从望远镜里看出去的山寨周边的地形地貌并不险峻却相当的复杂。山寨的地形易守难攻固然好，但是一旦被围也就很难突围出去，所以土匪的山寨一般不会修在特别险峻的绝路上，以能够在不利情况下能够迅速逃走为上。如果他们浩浩荡荡而来，党那门完全有时间退出山寨，利用这里的地形四散而逃。但是现在，何鸣已经指挥部队在天亮前迅速抢占了山寨附近的三条主要出入通道，封锁了逃跑的道路——这都要归功于现代地图和夜视器材的功劳。

“部队已经全部抵达预定地点，正在构筑工事！”见习参谋汇报到。

“命令各部队注意观察敌人动向。”何鸣放下望远镜，看了一眼地图。这里能够逃走的出入通道都安排了部队担任阻击任务。

“大家动作麻利点！”潘达催促着手下的工兵和分配给他的教育兵们。他们趴在地上，正费力的掘坑，埋设简易的反步兵地雷。另一部分人则在用泥土修筑射击用的胸墙。

除了进山的主要道路之外，土匪可能逃走的三处道路，以大台坡最难卡住，另外两处都是山间小路，二十名士兵筑起临时的泥土和灌木的矮墙，用排枪加手榴弹就能挡住土匪。

但是大台坡不是一条小路，它是一片宽阔的坡地，如果让土匪冲过这个地方，他们就有无数的山路可以选择了。

潘达别无选择，只能在这块开阔地上拦截土匪。

他的兵力仅次于指挥所直辖的部队，有一个步兵排、一个工兵班和三十名“教育兵”。教育兵还没有配上枪支，只有刺刀和临时发给的长矛。摇旗呐喊，充充场面还成。

幸好他带来了工兵的常用武器：地雷。

当然，这地雷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种。虽然有人每曰其名 Claymore 定向地雷，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简陋的反步兵定向雷。简单的到不需要地雷的外壳。至于定向的角度也只有天知道。



Claymore杀伤地雷：克莱莫人员杀伤地雷（**M18A1 Claymore**，又称指向性地雷或阔刀地雷）是一种由美军于1960年代越战时期所研发制作的定向人员杀伤地雷（亦称反步兵地雷），其前身为朝鲜战争时期的**M18 Claymore**。

全部的装备就是一包黑火药、导火索和一块铁板和一堆废铜烂铁。在路边挖个浅坑，放上炸药包，上面覆盖一块铁板，作为定向用，然后再堆上一层可以让人头破血流的各种碎块。当然了，眼下凡是金属都是战略物资，所以潘达背来的地雷里是没有铁板的，乃是硬木的木板，根据测试结果，至于充当霰弹用的废铜烂铁则由碎石作为替代——这些碎石都是从采石场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小基本一致。

每个可以逃跑的路口，潘达的工兵们都在埋设这种土地雷。原本引爆地雷只能用导火索，很难掌握发火时间，而敷设导火索既要隐蔽又能保证发火可靠是个难点。自从化工部门搞出白磷、红磷之后，拉火管这一技术问题终于得以克服——虽然这一技术主要是便捷了炮兵的发射，但是工兵也享受到了这一改进的好处。

整个大台坡的宽度大约在60米左右，每个定向雷大概可以覆盖5~6米距离。潘达在整个坡地上设置了交叉设置三组地雷，每组十五个。

“大家听我的口令，把标尺定在100米。”杨增对他手下的士兵布置着战斗方案，“我们采用二排队，按口令进行齐射。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士兵们齐声答道。

“好，全体上刺刀！”

士兵们从皮鞘里拔出雪亮的刺刀，装上。杨增检查了一遍士兵们的刺刀、枪支和弹药，又和排在后面的教育兵们说了几句话。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都有点发抖，长矛都不知道怎么拿了。

杨增说了几句鼓励人心的话，他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行伍经验，也知道紧急关头是指望不了他们的。还得靠老兵——所谓老兵也不过是多训练了几个月而已。战斗经验就是海盗来袭的时候打过一次仗。有的人干脆只是列过一次队而已，连向海盗开火的机会都没捞到。

看到潘首长指挥着拿铁锹的士兵在到处挖坑，杨增不由得感到心里发虚，虽然他在军官学习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地雷”这个玩意，但是到底有多少威力实在有些没底。要是能给这里配一门大炮的话可就高枕无忧了，他想。

潘达自己也没多少底气。他把各处的定向雷的拉火管、导火索和拉发绳子看了又看，还试验性的空拉了几次，确保拉动的时候没有障碍，能够有效的发火——能不能抵达住土匪们的猛冲，就看这“天女散花”到底有多少威力了。

如果土匪真得悍不畏死的敢于“猪突”，用血肉之躯踩地雷开出一条道路来，那么潘达还有最后一招——掷弹筒。工兵们正在架设这种简单的“小炮”。

这是机械部武器设计小组搞出来的一种廉价而简单的武器，自从“手持式霰弹炮”发明之后，武器小组掀起了一阵设计一次性简易支援武器的高潮，这种掷弹筒就是这一高潮下的产物。

铸造铁管，内装火药包，再装一颗铸铁的四号弹——曾经让新军战士胆战心惊，造就了陆军的第一个烈士的链球式手榴弹在去掉了抛索，在黑火药的推进下能以65度角抛射到50米之外，不过精确度就只能说是抛射的方向大体不会错。

四号弹上的起爆导火索在发射药爆发的瞬间会被同时点燃——类似滑膛炮发射榴弹的点火的方式，不过榴弹的问题这里也同样存在——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四号弹不会被引爆。比起手工点火之后再甩出去引爆率要低得多。

“就算不爆，砸在人脑袋上也得开花，就算是打实心弹吧。”潘达对这种武器倒不怎么挑剔。带了二十个出来作为试验。

所有的弹药都是预装好的，发射口用蜡纸密封，尾部有一个用蜡封的点火口，发射的时候只要把拉火管塞进去拉发就可以。掷弹筒配有简单的支架和底板，如果不怕炸膛的危险的话也可以手持发射。

这种掷弹筒理论上可以在战场上再装填，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军工部门建议部队发射之后回收交回给工厂来复填。

如果最后一招也挡不住敌人，就只好靠步枪火力和肉搏战了。虽然潘达有绝对的信心，职业军人训练出来的有着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步兵刺刀拼杀完全可以击溃土匪，但是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战战兢兢的感觉。

剿匪部队突然兵临城下，让早晨刚刚起床的党那门吃了一惊。他有自己的情报来源：知道这伙澳洲来的海盗们最近要清剿绿林。开始他没

当回事，毕竟山里和海里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而且他控制下的“十三村”地区对这群澳洲人也表示了臣服，该给得一样不少，没理由来打他的。

他爬上寨墙眺望，一里之外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正是穿着灰色紧身小号褂的澳洲人马。一部分带着鸟铳，一部分则是长矛，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时间看不出有多少人马。

这样一支人马居然在夜里山地行军，无声无息的来到了他的山寨下，想到这里，他顿时胆寒了——澳洲人全副武装的突然来到，必然不怀好意。他早听说过澳洲人的火器十分厉害，大炮更是无坚不摧——死守山寨肯定要完。当下把手下的头目们都叫来：

“大家不要乱！”他扫了一眼有些惊慌失措的头目们——对方的人马来得这样突然隐秘，大大的震撼了匪徒们，“髡贼们火器厉害，我们不能和他们硬拼，准备‘流水’吧！”

“流水”就是分散逃逸到山中的各个秘营去窝着，等待风声过去了再出来集结，是土匪们的常用伎俩。

“党老大！”四大金刚之一赵海清道，“流水容易，可是寨子里的女人、金银和粮食……”

“管这个做什么？”党那门虽然不舍得，但是毕竟有大主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银子和女人什么时候要都有。小命没了是个屁了！快走吧。”

众头目听得有理，各自散开，晓谕众匪准备“流水”，一时间寨中大乱，匪徒们不甘丢下钱财，纷纷把大锭的银子、洋钱和珠宝塞在身上，每个人都塞得满满的，浑身鼓鼓囊囊的。党那门心知不妙，但是已经乱了套的群匪根本不理睬他的命令。党那门只好带着自己的七八个亲信，自行“流水”。

“点火！把山寨烧掉！”党那门吩咐道。

“老大！”虽说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自己的了，但是把盘踞多年的老巢烧毁，几个亲信还是下不了手。

“别舍不得！”党那门恶狠狠的啐了一口，“不烧，也是便宜了这帮髡贼的。烧光了，大家落个干净！”

其实党那门心里还存着个算盘，火一起来，为了财货粮食来得澳洲人就会急着去救火，顾不上来追杀他们了，大伙就容易逃出生天。

“起火了！起火了！”有人在指挥所喊道。

“敌人开始跑路了。”何鸣说着举起了望远镜顷刻之间，只见寨门大开，望远镜里，土匪们身背大包小包，拿着刀斧枪矛，分成多股向四面逃去。

何鸣注意着他们的方向，确认己方没有漏掉的道路。

不一会，远处响起了枪声，在青山绿水间冒起来一股股白色的轻烟，颇为好看。

“左面的山口上打响了！”

何鸣调整焦距望远镜想看看战况，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步枪发射时的大量烟雾遮挡住了战场。

他皱了下眉，又把镜头转向另外一处土匪突围的山路，这里的地势稍微开阔些，烟雾很快会被风带走，只见四五十个土匪，穿得鼓鼓囊囊的，背着包裹正在往山口两边的坡地上冲，上面的阵地上不时喷射出白色的烟雾，中弹的土匪从山坡上滚下来，有的被打伤倒地，在地上拼命挣扎着。

“奇怪，他们穿着什么铠甲吗？”何鸣感到奇怪，没听说过土匪有铠甲的啊。

一个被打中的人在垂死的挣扎中，几锭白花花的银子从他撕破的衣领里滚落下来。

原来鼓鼓囊囊的都是装的财物。众人恍然大悟。有人说：“真是人为财死，带这许多的累赘，逃命都不利索。不带说不定还能跑出去。”

“未必——”刚有人反驳，只听远处就响起了爆炸声。山口腾起了一片白色的烟雾，碎石泥土乱飞，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在惨叫。这是土Claymore地雷被引爆了。

“引爆了！引爆了！”随着身后参谋们兴奋的声音，定向地雷接二连三的被引爆了，望远镜里已经看不到什么了。何鸣放下望远镜，问：“山寨里有新的动向吗？”

“还没有。火烧得很大。大概人都跑出来了吧。”

“命令一排，向山寨大门运动前进。伺机占领山寨。不要急着救火。”何鸣命令道，“把大炮加强给他们。”当务之急是全歼土匪，山寨里的财物有也好没有也好，对大局已无大碍。

准备流水的土匪们从各个路口都被赶了回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敌人居然会在这些地方设下了埋伏，专等他们去冲。几批企图“流水”的土匪都在路口被打得头破血流，死伤大半。许多人又往回跑了。

党那门脑筋极快，知道现在犹豫更是死路一条，赶紧招呼大家：

“不要乱，把身上的银子都丢下，有命有钱，大伙一起从大台坡突出去！”

在他的反复呼喊之下，身边又集结起来了一百多人，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都盯着党那门，要他赶快拿出主意来。

第一百零一节 占领十三村

党那门心里转念，另外两条路山路都狭窄难行，敌人已经抢了先机占据了有利地形，且火器厉害，只要十几个人就能拦住大队人马。只有大台坡那里的地势最平宽，大家一窝蜂冲过去，死中求生，说不定还能跑出去几个。

众人听他说得有理，赶紧把身上累赘的财物都丢下，一窝蜂的向大台坡跑去。

“引爆第一组！”潘达看到冲过来的土匪黑压压的一片，已经到了地雷的杀伤区域，赶紧命令。

十五个定向雷里只有十一个被引爆了，引爆的时机也前后不一，但是剧烈的爆炸和漫天飞舞的石头把冲过来的土匪们打得头破血流，许多人当场丧命，更多的是被砸得奄奄一息，在地上辗转呻吟。

连环的爆炸、凄厉的惨叫声摧毁了人的意志，土匪们溃退下去，流着血，一路哭叫着，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在乱转。杨增带着排里的特等射手，在二百米距离上对到处乱跑的土匪用一股罕见的冷静劲头进行精确射杀。枪响人倒的绝技让教育兵们都看呆了，纷纷涌了过来围观，把队伍都给弄乱了。

“列队！列队！”士官们拼命的喊叫着，用刺刀皮鞘抽打驱赶着乱哄哄的新兵，强迫他们重新排成队形。

潘达被火药和尘土的烟雾刺激的连连咳嗽——看来用不着用那些效果可疑的掷弹筒了。不过教育兵如此的模样让他不禁大摇其头：幸亏敌人人数少，战斗意志也不坚决。不然还真是靠不住。

在各处被击退的一部分土匪又退回到山寨附近了，企图据寨困守。但是这里已经燃起了大火，根本不能再据守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四面枪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土匪们如同丧家之犬，党那门在山寨前勉强又纠集起一百多人，准备再次从大台坡冲出去——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还没等出发，就被赶来占领山寨大门的一排拦腰截击，先吃了12磅榴弹炮的一发霰弹，接着又是连着三连发的排枪，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队伍立即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

党那门在赵海清和几个亲信的拼死掩护下，好不容易跑到了山寨后面的山坡下的僻静之处。身边的亲信只剩下四五个人了。赵海清后背中弹，被人背到这里，口中不断的吐出血沫。眼见是不行了。

“党老大……快跑吧，给兄弟们报——”赵海清还没说了，口中吐出血沫，脑袋歪在一边死了。

澳洲人特有的鸟铳射击声越来越近，到处都传来喊杀声和惨叫、呻吟声，这是澳洲人的军队在杀死他手下的弟兄。身后，山寨的大火已经

变成了冲天烈焰……十年生聚辛辛苦苦拉起来的局面，居然一朝毁灭。眼下，他已经黔驴技穷，虽然在“十三村”里还有些兄弟，但是逃不出生天也是徒唤奈何！心想为今之计只有藏到天黑之后再跑路了。拿定主意，当下关照手下：“你们自去寻生路吧！”说着抛下亲信，自往林深草密处而去。

突入山寨的一排迅速控制了附近的要点，确认山寨内外的敌人已经肃清之后，开始组织教育兵扑救火势。山寨的火势此时变得难以控制，一排长只得指挥教育兵把附近的房屋全部推倒，做出隔火带来。这才渐渐把火势控制住。

中午时分，随着聚义厅的化作一堆焦木和灰烬，火焰基本熄灭，整个战斗也进入了扫尾阶段。何鸣带着指挥所开进了山寨。山寨里满地狼藉，到处是土匪们逃跑时候丢下散落的细软财物。没被完全烧毁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足够吃二三个月的，各种烧焦的风干腌腊的牛肉、猪肉、鸡鸭更是挂满了屋檐。

在山寨后面的一排屋子里，还关着着三四十个妇女和十几个老幼男子。土匪跑路的时候没给他们开锁，几乎被烧死。

这些人都自称都是被土匪绑架来的。看到穿越军来，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地求饶。

“这群土匪，祸害了多少老百姓。”何鸣说着，命令参谋们把是仓库都贴上封条，组织人清理地面散落的战利品。

“这些人怎么办？放他们走吧。都是被绑架来的可怜人……”

“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土匪或者家属呢？”罗铎摇头，“再说这大山里把她们放掉，遇到坏人或者野兽怎么办？不是害人嘛。”

于是决定把这些人和土匪一起送回百仞去，进行甄别之后再行处理。

教育兵们在老兵的带领下对整个山寨周边地区进行梳理式的清剿。他们带来的长矛此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草丛中时而会随着长矛的乱刺发出一声惨叫，接着就能拖出一个血淋淋的家伙，如果刺中的是大腿之类的地方或许还可能得到救治，刺中的是肚子之类的话，遇到好心的士兵就会给他一刺刀，否则就只能慢慢等死了。很多躲在草丛中企图躲到晚上再溜走的土匪看到如此可怕的下场，纷纷出来投降。到傍晚的时候，已经抓到了五六十个俘虏，杀死了同样的人。只有三个大意的教育兵被突然跳出来的土匪捅死。但是党那门还没有找到——尸体中没有发现他。

何鸣看到教育兵们，都在割脑袋，还把一个个的脑袋的发缠在一起挂在腰上或者长矛上——有的人的长矛上已经挂了七八颗人头了。

“这是干什么？”何鸣皱眉，他对砍头这种中世纪的做法极其反感，“我们又不点人头论赏。把尸体和人都埋掉！”

最后只有头目级别的脑袋才被砍下来带走，虽然穿越者们并不喜欢

这种方式，但是要向全县百姓宣示战果还是不得不这样做。

傍晚时分，战场清理结束，何鸣把各条道路上的部队撤回了一部分，给那些漏网之鱼一线逃亡的生机。但是道路上已经埋伏了特侦队的士兵，他们戴上了夜视镜，对企图利用黑暗偷越封锁线的土匪进行了一次夜间猎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连绵不断的山林里面，不时地响起一声枪响，有些中弹的人垂死的呼喊声彻夜都在山谷中回响。在凌晨的一次猎杀中，党那门被击毙在一条沟壑里，早晨，士兵们驱赶着俘虏们来辨认尸体，他已经被7.62mm NATO弹打飞了大半头盖骨的脑袋被仔细的割了下来，装进了一个装满石灰的木盒里。

第二天，由薛子良指挥的突袭道禄村的行动也同时发动了，在特侦队员的带领下，一个连的步兵星夜赶到道禄村将全村封锁。随后，薛子良带着小队直扑党家祠堂。

这座祠堂是党那门发迹之后新建的起来的，其实党家迁徙到此落户才二代人而已，修建祠堂为时过早，而且他家祖祖辈辈都是普通的农夫，并无士名封诰的匾额可悬挂。所以这个祠堂显得空荡荡的。不过房子倒是全砖瓦的房屋，前后三进，不要说在小小的道禄村就是按全县的标准也够气派了。



祠堂

小队控制前后出入口之后。

“小叶，你带人压顶！”薛子良吩咐道。压顶就是上房顶——这是侦察兵的俗话，控制住建筑物制高点，压制敌人的火力和跑动。在以平房为主的旧式中国农村、市镇的街巷战斗中是常用的手段。薛子良亲自带一队人直接从大门口冲了进去。一个年老的看守人见门被撞开，赶紧从

门房里跑了出来，呵斥道：

“这是党大爷家的祠堂——”眼看着来的是一群穿的花花绿绿，手拿各种铁棍的壮汉，看门人吓得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出来了，直打哆嗦。

薛子良见他是个老人，也不去为难，径自朝里面冲去——根据情报，土匪们都聚集在二进院里。

忽然老头在后面用一种尖厉的不象人声的声音喊道：“有人冲进来啦——”

跟在后面的土著队员可没薛子良这么尊老，狗腿弯刀兜头一刀，顿时把脑瓜劈掉了一半。

门口，站着两个看门的土匪，眼见形式不对，一个直跑进去，另一个把刀一横，喝道：“什么人？敢太岁头上——”

这个土匪吼声未绝，薛子良一个箭步窜进去，军刀一挥，当场把他了解了。

“不好啦，有人踹场子了！”跑进去的土匪连滚带爬的喊着。

屋子里顿时象炸了锅一样，许多衣衫不整的人拎着刀枪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已经压在房顶上的特战队员用手持式霰弹炮往院子里一阵猛射，顿时院子里哭爹喊娘，一片惨叫声。

不过这东西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院子被一阵火药的烟雾弥漫的看不清了，薛子良暗骂：“什么烂玩意！”只好把住院门口的两侧，高喊道：

“不许动！投降不杀！”

这话是用临时突击学来临高话喊出来的，接着身边的人又用广东话和闽南话又喊了一遍。陆军在一群前PLA军人的训练下，不免沾染了不少习气，比如这个战前突击学喊话。

回敬喊话的一发火铳，铁砂打得墙壁噗噗直响。薛子良和队员们赶紧把身子往墙后又缩了缩，屋顶上已经开始响起步枪的射击声。忽然有个人快如闪电一般从院门中窜了出来，队员们来不及反应，只见人影几起几伏，已经跑出去一丈开外。薛子良把手中的雷明顿一转，枪口瞬间喷射出巨大的火焰，这个人惨叫一声，重重的摔倒在地。

“这小子大概会轻功吧。”身边一个年轻的穿越者战士说，“动作蛮快的。”

“再好的轻功也一样吃枪子。”薛子良轻蔑的一笑，“准备清场！”

“薛队！你刚才怎么抢我的目标啊。”叶孟言从屋顶上探出脑袋来，“我可把他三点一线了！”

“割脑袋归你。”

“我才不要。”叶孟言挥着手里的SKS，“这玩意太长了，当突击队用这个简直就是受罪！”

又是一轮枪击之后，院子里已经没什么声响了，特侦队员们进去挨户搜索，不论活得死的都丢到院子里。这时祠堂前后大门也响起了一两声枪响和尖叫声。大概有漏网之鱼想跑出去，被逮了个正着。

住在祠堂里的近三十人除了被打死的，还能走动的全部跪在院子里，双手举过头顶，一个个被吓得龇牙瞪眼，呆的像块木头牌位。中间有个土匪，因为想乘特侦队员不主意的时候拔裹腿里的小插子动手，被战士一弯刀削掉了四个手指头连带半个巴掌，正在地上打滚，哀叫声撕心裂肺，把俘虏们吓得魂不附体。

进过俘虏辨认，那个身轻如燕，快如鬼魅的身影就是王五术。此时他被丢在院子中间，身上打得象筛子一样。一个战士挥手一刀，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

“挂到祠堂的门口去。”薛子良有些反胃，虽然类似的残酷场面他见过不少。

清点俘虏之后发现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个忻那日不知去向。

“忻那日在哪里？”

“俘虏里没有他，尸体里也没有。”队员报告。

“居然还能从我们手里跑掉？”薛子良觉得难以置信，“搜，底朝天也要找出来。”

结果全村底朝天也没找到这个人，再三的盘问，才从俘虏口中知道忻那日昨天就离开这里，去一个相好家了。

“跑掉一个没关系，让县里出通缉告示。”专门负责协调的熊卜佑对此表示无所谓，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吴太爷要我们尽快把土匪头目的人头都送到县里去，准备示众用。”

吴明晋知道髡贼们要大规模的剿匪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刷新考绩的机会又来了。他现在已经渐渐不讨厌髡人了，特别是上次髡人们移交给他大批海盗的脑袋，呈文上去之后自然就成了他“亲率乡勇，出力攻打”。这次报捷居然颇获府台大人的好评——剿匪报捷不稀罕，难得又有许多货真价实的海匪脑袋和缴获的物证，连着知府大人都有面子。

第一百零二节 工作队与神父（一）

因为这个缘故，吴明晋对整个剿匪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给予了一切必要的官方支持，诸如出安民布告，发通缉文书之类。为了避免剿匪过程中的消息走漏，王兆敏干脆每天到百仞城来会商事务。至于代价自然是把剿匪战果：匪首的脑袋或者俘虏交给县衙。

熊卜佑是袭击十三村之后的第二天随同杜雯带队的农村社会调查工作队进驻道禄村的。

这个工作队由杜雯和马千瞩亲自主讲的农村干部讲习所的学员组成。由陆军派出二个班的士兵保护他们。副队长是董薇薇，这个对天启皇帝情有独钟的明粉女终于有机会在大明尝试农村社会调查——她在另一个时空搞过乡镇宣传工作，算是农村社会工作很有经验的，这次颇想在新时空里大展身手。

两个女人来搞社会调查，不要说当地人看得纳罕，就是穿越集团里的很多人也觉得稀奇。不过既然有人原意主动请缨搞最难弄的社会工作，大家自然求之不得。

“fuck!我们拼死拼活打仗，吴县长马上就抢功啊。”薛子良很是不满熊卜佑说：“给他点好处就不会一天到晚打我们的主意了。反正我们也用不着这个功劳不是。再说吴太爷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属于比较有良心的官。”

“关于人头——”薛子良刚想说什么，忽然听到外面两声女人的尖叫声。两人赶紧跑了出去只见祠堂门口，只见杜雯和董薇薇两个抱成一团，一个劲的哆嗦。

“干嘛？有老鼠还是蟑螂？”熊卜佑不解。

“不用说，是这个了。”薛子良一指祠堂的门口戳着一排枪矛，上面插着一个个在战斗中击毙的土匪人头。虽然都用石灰收干了血水，但是青灰的脸皮，黑乎乎的脖颈断口，实在看着渗人。

“薛队，这口味是不是重了点啊。”以熊卜佑这样看死人场面看得多的人也有点觉得发毛。

“这叫恐吓。”薛子良毫无所谓的说，“这里是非治安区，很多人都通匪，没有些恐怖的东西，谁也不会服气。”

“我以为美国佬不兴搞这个——”

“恐吓有敌意的居民，不算什么新战术。”薛子良端详了一下人头，“可惜没有那个党什么门的匪首，不然在他的老家挂出来会更好。”

“OK，何鸣的队伍应该也快回来了，到时候我让人都送来示众。”熊卜佑说，“就给你挂三天，三天之后统一送到县衙去吧。”

薛子良很是爽快：“成交！”

“怎么？这玩意还要挂几天？”杜雯觉得一阵恶心。

“是啊，还要再加几个脑袋。”

“那我不要住这里了——”

“你不是号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么？为了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几颗人头？”薛子良调侃她。

杜雯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刚想引经据典的说明，挂人头不是共产主义。也和她的革命精神无关。董薇薇说：“算了，还是住这里吧。我看了下村里根本没有象样的房子。”她壮着胆子又看了下人头，象是准备努力适应它们的存在，“反正就挂几天，我们还有不少战士和工作队员在一起，怕什么！”

杜雯想也是，不住这里难道去住老百姓的茅草顶竹篱笆房子吗？反正人头不拿掉，她就先躲在里面不出来就是，来个眼不见为净。

“好吧！我们就克服一下。”她庄重的点了下头，进去了。工作队员们马上把大门口的所有宗祠牌子、灯笼全部拆光，挂上了一块用浓墨大楷写得“十三村地区农村社会调查工作队队部”的白茬木牌子。有个战士凑趣的在门边点起了一串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

“又一个新衙门开张啦。”熊卜佑说。

众人哈哈大笑，这时候只见一个穿着不合体的宽袍，身材魁梧的家伙阔步走了过来，竟然是个外国人，战士们都觉得稀罕，纷纷挤过来围观。

穿越众们一看，原来正是几个月前来临高谈传教事宜的耶稣会会士陆若华，此人把他乌鸦一般的黑色修士袍换成了一件青色松江棉布长衫，头顶六合一统帽，脖子上不失本色的挂着乌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看上去很不协调。

身后，却是白多禄，他哭丧着脸，背着个巨大的行李包，扛着一块白茬木的板子。

白茬木：未经油漆的木。

“我的孩子，就把牌子挂在这里吧。这是天主赐予我们的房屋。”陆若华一本正经的说道。

“是的，神父。”白多禄满面无奈加后悔——我干嘛要自己坦白是信众呢！自从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曝光之后，执委会就把他的其他属性全部自动忽略了。虽然他拒绝了“临高主教”这一头衔，但是文德嗣并不放过他，要他继续为穿越集团的宗教事务贡献力量。于是充当陆若华的本地陪同就成了他的光荣任务。公开头衔是临高教会世俗司铎，秘密身份是执委会宗教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正主任自然是何影了——对外的头衔是执委会宗教事务官。

陆若华从澳门回到临高之后，带回来了负责整个东亚传教事务的耶稣会的批准状，缔结了传教协议。他随身携带了大批在澳门印刷的中文

版宗教书籍和洋钱——何影告诉他，穿越集团不会为传教士提供资金，至于澳洲的教会暂时也提供不了资金，一切费用都得由耶稣会赞助。

于是陆若华很爽快的在东门市的一条横街上买了一块土地——东门吹雨很奸商的卖了二百块洋钱。接着传教士雇用了临高建筑总公司，准备修筑一座小型的教堂——百仞城教堂——此地将作为临高总堂的所在地。

在教堂没有落成之前，陆若华继续住在商馆里，每天他都和熊卜佑约好了，在商馆里学习语言——他现在用普通话交流没有问题了，这次学得是临高话。白多禄对他的热情和好学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一聊之下，才发现这是陆若华学习的第三种中国语言了。再此之前，他已经学会了广东白话和普通话。空下来的时候还和白多禄一起谈谈义理方面的问题——当然以白多禄的水平是谈不出任何新花样的，不过白多禄给了他震撼的一击。某天，他带着脚夫抬着个箱子来了。

“介是什末？”陆若华觉得奇怪，这群澳洲人算不上热情好客，他住在商馆里每天都要付房租，吃饭要付饭钱，虽然不贵，但是不免费，怎么忽然送东西给他了？

“神父，您看看吧，一定会喜欢的。”白多禄带着神秘的微笑。

箱子打开了，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籍，有二三十本之多。装帧很简单。他随手拿起一本来，却是一本中文题名的《新旧约全书》，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味。



《新旧约全书》：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传承下来的。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旧约圣经》里面有39卷，《新约圣经》里有27卷。

“这是？！”陆若华翻了几页，大吃一惊，他的中文说得还很拗口，但是对中文书面语言掌握已经相当娴熟，这明明是一本足本的中文圣经

啊！

这对他的冲击性太大了，陆若华知道，迄今为止包括耶稣会在华取得最大成绩的利马窦在内，还没有哪个传教士翻译过全本的圣经。这期间只翻译过少量摘要性的篇章：罗明坚1584年翻译的《天主圣教实录》、利马窦1599年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受难实录》。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真正的圣经翻译，只是对其中某些章节内容的诠释编排而已。对中文准确意义的掌握感到困难是一个原因，对其中很多译名涉及到的教义问题分歧又是一个原因。穿越者和陆若华都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和西洋传教士，正在江南的一所大宅邸里为“GOD”到底该翻成什么争议不休。

陆若华用颤抖的手翻阅了十几页，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个译本比他见过的任何一种翻译都要来得流畅准确，而且遣词造句似乎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用法。

“这是澳洲教会的译本？！”

“正是。”白多禄含笑道。

“太好了，太好了！”看他的模样，似乎要马上跪下来感谢上帝了。“我这就把书样送到澳门去，请会长核准……”

“这批书，是我们澳洲教会捐赠给传教会的。”白多禄道，“这个译本已经在我国流传了几百年了。”

言下之意就是没事的话请会长大人不要随便折腾里面的字眼，免得为了译名问题又起波澜。陆若华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他自然不反对——寻获失落的教会，现在又得到这个教会翻译的汉语圣经，光这些成绩就够他以后回罗马的时候获得教皇的圣恩了。

得到书之后陆若华就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天天上教堂工地上去察看，可是迄今工地上还是只有一块“百仞教堂用地”的木牌子而已，上面已经被勤劳的劳工们种上了蔬菜，郁郁葱葱的。

临高建筑总公司忙着各项基建工程，已经在几个月都是24小时两班倒的工作，哪里还有时间来造教堂。梅林看见这天天来纠缠他的洋人就直打哈哈，后来干脆避而不见了。

陆若华向何影交涉多次未果之后，提出利用商馆或者他自己租用房子，先期开始传教，做礼拜。但是被何影很客气的拒绝了。

“根据我国的法律，没有宗教场所是不能进行宗教仪式的。所以没有教堂，您也不能传教。”何影当即义正词严的拒绝了。

“澳洲就在这样一群不信神的人的统治之下吗？！”陆若华经常对着白多禄发牢骚。

白多禄小心翼翼的提醒他：澳洲是个世俗的共和国。”

“我知道。”陆若华虽然是法国人，对这个意大利特产也并不陌生。

正当陆若华因为无事可干而为之气结的时候，何影忽然驾临了。

“神父大人，”他的言辞十分温和动听，“我们给您预备了一处教堂，您可以在哪里开始传教事业。”

消灭了党那门匪伙之后，长期为土匪把持十三村地区虽然落入了穿越集团的控制，但是长期的动荡造成此地社会环境混乱，矛盾尖锐。正是一个需要宗教去“净化”：抚慰人心，改良社会风气，安定秩序的地方。和工作队配合起来一起工作，说不定能起到双管齐下的功能。让陆若华过去传教再合适不过。

于是，陆若华和他的助手白多禄就一起来到了道禄村。

白多禄把题有“道禄教堂”四个中文字，外加一行漂亮的拉丁文花体字的牌子挂到了大门另外一边，和“社会调查工作队”的牌子交相辉映。众人之为之瞠目结舌。古风的祠堂大门门口两侧，各挂一块白茬木牌子，再加上上面的文字，很有点现代艺术的感觉。

但是杜雯显然不欢迎这位共同的房客。拒绝他的迁入，更反对把这里的一部分变成什么“教堂”。白多禄不得不出头充当交涉，在几番交涉未果之后，又打电话向执委会求助。最后在马千瞩的直接命令下，杜雯才勉强允许他们进驻。

在大家的协调之下，双方瓜分了祠堂：大门和门厅由双方共有。工作队占据第一、二进院落，教堂占据第三进。双方还约定，双方在大门之内不做任何攻击对方的公开宣传。

但是和平友好的气氛只维持了不到一天，第二天，杜雯刚想对房屋进行一番改建，以更适应办公和居住的需要，却发现村里泥水匠和木匠已经在第三进里装修礼拜堂了——“陆神父”有大把的洋钱可用，比杜雯要更占优势。

“我们走着瞧！到底人民怕美帝，还是美帝怕人民！”杜雯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着。



不是人民怕伪明，而是伪明怕人民

“他是执委会直接派下来的传教的，咱们要注意点态度。”董薇薇提醒她。

“让这种帝国主义分子来搞封建迷信，真不知道千瞩是怎么想得。”

第一百零三节 工作队与神父（二）

但是陆神父显然是个很有经验的传教士，他把自己那常常引起围观的奇形怪状的大胡子剃了，穿着中国衣服，不辞劳苦的在各个村奔走，宣讲着教义，而白多禄也就只好每天跟着他在愈来愈灼热的阳光下奔波。

他的传教在杜雯、董薇薇、白多禄和所有的人看来，都是很不成功的。老百姓对这位全新的西洋神仙不感兴趣，更对这红毛一天到晚要他们“悔罪”感到莫名其妙——有没有罪不是官府说了才算吗？什么时候他一个红毛也能定大家的罪了？

尽管听众寥寥无几，表现出有兴趣受洗的人更是没有，但是陆若华还是坚定不移的进行着他的传教事业，每天孜孜不倦的出入各户人家，还在田间地头苦口婆心的劝说。村民有时候对他就很不客气了——有次董薇薇看见他被一群恶狗追着跑。

相比之下，杜雯和调查队却在祠堂里闭门不出来。村民们只看到警卫的士兵们在祠堂的门口每天列队，喊叫，跑步。有时候把两个胳膊撑在地上，把身体上上下下的起伏。

开始的时候没人敢靠近这里，渐渐的，生性活泼大胆的小孩子们渐渐的聚拢起来，模仿着士兵们的模样。士兵们按照常用的手段，发放糖块来拉拢儿童——有这花花绿绿的糖纸的21世纪的糖果已经没有了，现在发得是新近从雷州运来的冰糖。

渐渐的道禄村的村民也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正常化的一部分了，通过本村的联络员，工作队能很方便的获得基本的食品补给，毋须从百仞城运来。工作队最为担心的土匪家属闹事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祠堂门口的脑袋给出了极为严厉警告。

调查队进驻祠堂之后，负责警卫的二个班驻扎在第一进院子里，调查队则住在第二进院子里。把大厅的西厢整修之后就成了杜雯和董薇薇的办公室兼宿舍，东厢则是电台室。调查队带来了一台2瓦的电台，由董薇薇兼任报务员。大厅则作了食堂、会议室、指挥中心等等。

此时，杜雯坐在大厅上，正回忆着出发前的一次工作指导谈话。

“你们是穿越集团派出去第一支社会调查工作队，”马千瞩谈话中对杜雯和董薇薇语重心长的说：“身上的责任很重。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社会的有心人。你们到了基层，不要急于改变，而是老老实实的沉下去，把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摸透。”

“你放心好了，督公，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把任务完成好。”杜雯表达着自己的决心。

邬德咳嗽了一声：“注意，你们是去调查的，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到社会改革或者土地制度的问题。”

杜雯很不屑一顾的看了一眼这个民政人民委员，这个前PLA军人，

现在居然也和右派分子们一个调调。

“执委会目前对农村的总得方针是‘保持稳定，促进农业生产’，所以不要在工作中表露出任何搞土改的说法。”马千瞩重点提醒，“要坚定不移的执行执委会的方针路线。”

“我知道。”

马千瞩继续道：“调查队下乡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村民建立自卫组织——民兵，帮助村民有能力进行自保，防范土匪活动重新回潮。各个村要成为一个个的堡垒。这些个没有乡勇，势单力薄的村落才能不至于再次沦为土匪的补给和躲藏的场所。

“第二个任务，是在当地搜集匪情，及时的通过电台汇报到总参谋部。

“这两个任务是现阶段最为要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千瞩说，“土匪和老百姓之间也是一种鱼水关系。土匪这条鱼要在老百姓的水里才能活命才能壮大。要把老百姓变成我们的水，而不是土匪的。”

“第三是做广泛的社会调查工作：要多听，多看，尽可能的搜集当地的各種社会民情、经济状况、风俗习惯。以满铁调查事务所为榜样——”

北支調査資料第七輯（昭和十四年三月）

青島近郊農村實態調查報告

——青島特別市李村區西韓哥莊——

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部

滿鐵調查部：1905年，日本取得了帝俄控制的東清鐵路南段，即長春到大连段的權益和財產後，1906年設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開業，總社在大连，以後在許多地方開設分社。簡稱“滿鐵”。“滿鐵”初設總務部、運輸部、礦業部、附屬地行政部等4個部，1907年4月增設了一個調查部，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情報搜集。以後曾先後改稱調查科、情報科、資料科，1939年4月恢復調查部原名。情報工作人員達2000多人。“滿鐵”調查部不僅在東北，它伸向中國各地並伸向美國、德國……，“滿鐵”東京分社負責與日本各情報機構交換情報，每周有定期碰頭會。它的情報以經濟為主，也及政治、軍事，如1940年的《關於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匯報》。早在1913年，“滿鐵”調查部已派間諜到青島進行調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島後，開辦了滿鐵調查部青島分社，在館陶路6號和文登路6號建立機構。“滿鐵”調查部的工作人員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朝鮮人。日本諜報人員中有許多所謂的“中國通”，有中國姓名，講流利的漢語，還有“日共”的叛徒，專搜集中共、八路軍方面情報吸納的中國特務則是漢奸，有的是黑社會中幫頭目。“滿鐵”調查部以公開面目出現，它與隱蔽的日本特務互相交流情報，由於日本政府與軍方有矛盾，陸軍部與海軍部有矛盾，滿鐵調查部以其在青島立足早，熟悉青島著

称，其它特务机构多与之保持关系。“满铁”调查部几十年中编写了大批情报资料，有的手写，有的油印，有的铅印，分别标为“密”、“机密”、“绝密”。有的向东京报告，有的交有关部门，有的在各地分社中交流。由于日本投降时，他们销毁了一些极端机密的资料，现在无法知道全部数字，由于“满铁”情报部的情报有很大作用，战后美国等国情报机构曾大力争夺这些情报。

马千瞩提到的满铁调查事务所是日本在二战前在东北设立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属下设立的社情调查机构。20~40年代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展开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满铁调查报告以数据准确，调查广泛深入而著称。马千瞩要工作队学习的，就是这么一个榜样。

“这是情报委员会编撰的《社会调查方法》的小册子。”马千瞩给她基本这样的油印书，“等环岛航向的船只回来，还会进一步的把专业的社会调查人员加强到工作队。暂时你们就边学习，边实践吧。”

杜雯在笔记本上把各条一点点都记下了。马千瞩比较满意，最后他说：

“除了这些任务之外，也不妨做一些简单可行、当地人没有抵触的社会改良和宣传工作，作为工作的辅助，但是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陋习，只能宣传，不能自己去搞硬性的变革——群众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凡事要和董薇薇多商量，她搞过具体的乡镇工作，对农村基层比较了解。”

杜雯回忆着马千瞩说的这些话。显然，他们此来不是来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更多的是来充当情报搜集的角色的，这个情报搜集应该怎么着手呢？她在充当会议桌的两张大方桌后面想了又想——平时理论也好，数据也好，都是张嘴就来的，现在要实际办事，她发觉自己似乎缺少经验。

“从哪里开始呢？”她不禁喃喃自语。

“还是先从建立自卫组织开始吧。”董薇薇说，“这是马委员特意关照过我们的啊。”

“哦，对，开群众大会！”杜雯顿时来了精神。

“群众大会？”董薇薇皱眉道，“这里老百姓对我们又不是熟悉，开大会会有意义吗？”

“不先开个会，老百姓不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能了解出什么来呢？再说不发动群众，建立自卫组织，搞社会调查不都是空话吗？”她一面说着，一面取下眼镜，用一块雪白的手帕，擦着眼镜片上的尘土。

董薇薇说：“咱们乍一来，就开大会，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形。给他们开会：你是干部，是个官，你说，他们听，你向大伙提出你的意见，他们会齐声地说：‘赞成’。你要说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干，马上就拉稀。老百姓的疑心病可大了。中国社会复杂得很。农民一般要在你跟他们混熟以后，跟你有了感情，随便闲聊的时候，才会相信你，才会透露他们的心事，说出掏心肺腑的话来。”

“放心好了。”杜雯不以为然，“我在盐场村发动群众的时候……”

接着就把她在盐场村如何的发动群众，如何的大搞妇女工作、农民干部培养的事情大说特说了一番。董薇薇耐性的听着，直到她话说完了，才说：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盐场村和道禄村的情况不一样，发动群众不能一概而论啊。再说了，当年不是先走家串户，赢得了谭家的信任，恐怕也不是开个大会就能改变一切的。”

两个女人争论到最后还是杜雯的占了上风：决定先开个大会。杜雯欢天喜地的叫人把本村联络员老孙找来，叫他召集人开会。老孙提一面铜锣，从村子的南头敲到北头，东头敲到西头，还一面喊道：“到党家祠堂开会去呀，家家都得去，一户一个。”

晚上落黑的时候，从村里的各个角落，稀稀拉拉的来了一些人，畏畏缩缩的来到党家祠堂的门口的空地上。好奇的看着两块白木牌子和一排空荡荡的还沾着黑色血污的竹竿——人头已经拿到县里去了。

门上已经挂上了两盏雪亮的汽灯，把来开会的“代表”们照得清清楚楚，来得人远远超过了每户一人的要求，男女老幼，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来看西洋镜的——髡人派了两个年轻女人来“当官”，大家不免好奇。

杜雯一看群众们来得不少，看起来热情高涨，自己也受了感染，站到了汽灯照得雪亮的祠堂台阶上面，用不大准确的临高话大声说道：

“老乡们，我们这次消灭了祸害十三村的地区的党那门土匪。但是县里的匪患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土匪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我们得组织起来，拿上刀把子，结寨自卫，组织民兵才行。”她还说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事情，最后发问道：

“你们赞不赞成结寨自卫，组织民兵。”

“赞成！”下面的声音轰然答应。

“好！”杜雯兴奋的脸都红了，“下面我们来谈谈——”

“这个，女官家……”有的老头子站出来，颤巍巍的说：“民兵是什么？”

杜雯差点被给他气得背过气去——你都不知道瞎起什么哄！

“就是乡勇了！符大伯！”有人在后面说。

“对，就是乡勇。”杜雯不喜欢这个经常和“地主武装”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大家赞成吗？”

“赞成！”下面又是一片答应的声音。

“好！明天一早，所有的丁壮都到队部来登记造册，组建我们道禄村的自己的民兵队！”杜雯情绪高昂，抑扬顿挫的宣布道，“有谁原意参加民兵队的？”

但是，好大一会，却没有人吱声。

“怎么都不说话呀？”杜雯问，她的眼睛落在刚才问“什么是民兵”的老头身上：“你说吧，老人家。”

“小的都快六十了，当乡勇有点老了，也罢，要是缺人就算小的一个吧。”

古代的劳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而且常年超负荷劳动，五十多岁的人就与现代时空近七十的人差不多了。

又有人在插话了：“符大伯，你当乡勇那是白吃饭，不当差！”

“谁说的？”这符大伯倒是不服老的样子，“我晚上守个夜还是成的。”

“好，符大伯老当益壮。就先算您一个吧。”杜雯对这个自告奋勇者很不满意，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好开头。拿来当个典型也好。

但是下面却没有人自告奋勇来报名了，夜里的风大了，有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已经溜回去了。有的人开始打哈欠。

杜雯开始沉不住气了：“就没人原意当民兵了？”

“女官家，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受听不受听？”符大伯说道：“从古以来，都是人随王法草随风，官家说了算。咱们这县，天高皇帝远，官家说了算，党那门当年也说了算。你们现在来了，自然就是你们说了算。工作队说要建乡勇，防御土匪的，大家谁还不乐意？大家乐意不乐意？”

“乐意！”从四方八面，从各个角落，老头、女人和小孩同声地回答。符大伯又说：

“女官家你听听，大伙都乐意这事。现在天也不早了，这会该散了吧？请女官家原谅，小的可得先走一步，明儿还得早起育苗，春天里雨水少，小的明个还得去借牛车水——这党那门太坏了，把牛都给折腾光了，害人不浅啊……”

他弯着腰絮絮叨叨的说着慢腾腾的走了，接着又有人出来说：“女官家，小的也告个罪，先走一步。明儿一早得去瞧我闺女，多久没见了。”说罢也走了。往后，有的说明儿要去插秧，有的说要去收萝卜的，也有的说要赶着割猪草。一个一个的，三三两两的，都说着，往回走了。有的干脆连话都懒得敷衍，偷偷摸摸的溜走了。

杜雯回到大厅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手抱着低垂的头，肘子支在桌面上，好半天，才说道：“这地方的人觉悟真低！”

“老百姓哪有觉悟高得！”董薇薇也是一肚子的气——这种会开不开有什么区别。这不和过去领导下乡开村民大会一个模样了么？上面的空谈，下面的随声附和鼓掌，散会之后屁事都办不成。



村民大会场景

第一百零四节 一段乡村恋情

杜雯觉得自己今天在自己的学员面前丢了脸，老大的不高兴，不由得又埋怨起董薇薇来了：“你不是农村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吗？怎么不出来说几句话。”

董薇薇这下更生气了，心想开大会的主意又不是我出得。有心想回敬几句过去，又觉得这事情还没开头，正副队长就闹意见，以后的事情更办不成了。只好说：“明天先看看有多少人来登记吧。今天这会也好，至少见识了这个村子里的事情不简单，不能性急。”

于是又把带来的队员和负责警卫的班长都喊了过来，开了一个短暂的小会。决定明天大家先下到村里，设法和当地的村民拉上关系，把这村子里的底细摸一摸。警卫人员负责勘探整个村落的地形地貌，为随后的修筑土围子做准备。

第二天果然不出董薇薇所料，来祠堂里报到的丁壮寥寥无几。连昨天带头说原意报名的符大伯都没露面。杜雯无奈之下只好把联络员老孙叫来了。

老孙是村里的外来户，从大陆逃荒到这里落户的。因为无牵无挂，道禄村就让他当了“联络员”。因为每个月都要去百仞开会的关系，他对穿越众比较了解，对穿越众也挺友好——为此还吃了些苦头，党那门因为他说了太多穿越集团的好话，认为他有替别人长脸的意思，把他打了一顿。干掉了党那门之后，他是觉得扬眉吐气的，但是因为上次的教训，也不敢和工作队走得太近。

老孙刚下完地回来，听说杜队长有请，连忙到祠堂来了。他大约知道这女官家到底想问什么，左不过就是丁壮不肯来报到的事情。这事他很难，因为道禄村的情况特别复杂。

十三村地区，是在县衙门挂了号的“匪区”。不错，这里的皇粮国税也能交上来，但是缴多缴少，官府根本管不到。在征收夏秋两赋的时候耀武扬威的衙役、“粮差”、“做公得”，若是和党那门没有交情的，压根不敢上这里来，否则打死不论。

在这种情势之下，十三村地区的百姓对土匪的感情是复杂的：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土匪那里得到了好处；一部分人则被土匪害得很惨，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数；最后的，自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后者就是现代的“酱油众”，他们虽然多少也被土匪祸害，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党那门匪伙十三村，特别是在道禄村，还是间接的给这里的人带来些好处，每次出去打劫，跟随出去当“临时土匪”的村民都能捞些好处，连套了牛车去运赃物的农民，回来之后也能分到些东西。而且本地人见识过土匪的凶残、官府的无能，不知道这伙“新官家”能呆多久——他们的确是杀了党那门和他手下的三大金刚，但毕竟有人漏网了，万一土匪卷土重来，清算老账——这村里党家的同

族就有好几个，还有一些土匪的家眷也还在。

“老孙！”杜雯一本正经的问，“你是这村里的联络员，说说本村的底细吧。”

这个一脸严肃的年轻女人，却让老孙看了觉得比外面背了鸟铳的士兵还要害怕。让他想起了以前来村里办差使的书办。也是这么一副“官脸”。

“小的是个外来户，”老孙说，“村里的底细不是很清楚——”

“你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总该知道点什么吧。”

“委实是不知道啊。”老孙眨巴着眼，满面无辜的模样，“小的一个外来户，虽然住了十几年，可是和本地村民没什么往来，就知道些面上的事情，底细闹不清。”

看到这老头打太极拳，杜雯按捺住性子：“就说说明面上的事情吧。”

“成，成，小的这就说。”

于是把村里有多少户人家，地界到哪里这些事说了些。问他谁家是大户，谁家是谁属，哪家的地多，老孙都是一问三不知。

“……谁家当了土匪也不知道？！”杜雯沉不住气发作了，“我看你是要包庇土匪！”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老孙一看“女官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的模样，又听说“包庇土匪”——这可是要砍脑袋的罪名，吓得赶紧跪了下来。

“小的是真得不知道，不敢包庇啊！”

“不要，不要，”董薇薇赶紧上去把他扶了起来，“老孙，您别这样，一把年纪的……”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好了，好了，您先回去吧。”董薇薇把他送了出去。回到大厅里，杜雯还在那里生闷气。

“你这是干什么呀？昨天晚上的教训还不够？”

“这老滑头，关键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肯说，我看他是有意要包庇土匪！刁民一个！”杜雯愤愤道。

“就你这也算搞基层工作啊！”董薇薇也忍无可忍了。

“这不是搞基层工作是什么？！”杜雯的嗓音不比董薇薇低。

“你这是官僚主义，衙门习气！这样能发动群众？”

杜雯突然泄了气，吵架她自然不怕，但是这不是BBS或者开会，光掰就行，执委会、马千瞩可都在等着他们出成绩，这样搞下去什么时候

才能把道禄村搞定？更不要说后面还有十二个村子要调查。自告奋勇的出来搞工作队，出不了成绩，以后还怎么在马千瞩面前……

“你说怎么办吧。”她情绪低落的坐了下来。

“稍安毋躁，我们等下去摸情况的学员们汇总情况吧。”董薇薇叹了口气。按理说她们自己下去才对，但是这里是17世纪，女人出头露脸已经不容易了，下村去谈话恐怕是妄想。再说她们和当地的百姓也没什么共同语言可谈。

第二天、第三天……接连好几天，学员们都在村里活动，按照当年在讲习所里学到的知识，“找朋友”、“交朋友”，让当地人慢慢的消除戒备心理。

这天一早，工作队里一个叫刘四的学员吃过早饭就出门了——他已经找到了一户“朋友”，这几天正用杜雯常说的“同吃同劳动”术的办来建立友谊。

这户人家住在村东头，茅草顶、竹席墙，多年没修缮，竹子屋架有些歪了，房子看上去歪歪扭扭的。

屋子外面，是枝枝杈杈的竹子围起来的一个篱笆墙，上面缠满了南瓜藤。门口有一个光屁股孩子趴在泥地上玩。看到他来，赶紧爬起来迎了过来。猴在他身上要要那种甜甜的石头吃。刘四从兜里掏出一小块冰糖给他。又哄了一会，才进到院子里去。

他倒也熟门熟路，不敲门不招呼，径自到棚子里取了锄头。过了一会，草屋门开了，出来个女子，瘦瘦小小的，倒有几分姿色，只是有些面黄肌瘦，一身这里不论男女都普遍穿着的蓝土布做得褂子，虽然补丁连补丁，洗得倒是干干净净的。头上插着一根木头的簪子。手里提了个藤篮。

两个人似乎已经完全熟悉了，连招呼也没打，就一起朝屋后的田地走去。

女人是本村的一个寡妇，夫家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寡妇。周寡妇的男人原来是个小粮户，党那门起事的时候，把她全家都给灭了，浮财粮食全抢光。幸而女人有点姿色，就收在身边当个“压寨夫人”，算是留了她自己和儿子的一条命。过了几年党那门觉得厌了，又把她丢开了，她就一个人领着儿子过活。

工作队进村之后没多久，刘四就在下村“交朋友”的时候和周寡妇好上了。他本是农家出身，干得一手好庄稼活。而且原本就是个能说会道的活跃人物，多年的流浪生活又让他学会了巧言令色——也正是因为这个才能，他从检疫营地出来之后在没当多久劳工就被选送到讲习所去接受培训。

周寡妇因为和党那门的一段关系，所以在村里很不受人待见，常被人欺负。过去因为有党那门的存在，众人还有些顾忌，不敢闹得过狠，也不敢打她的主意——要知道党那门对自己手里的女人是很有意的，他

一高兴可以赏个女人给手下，可要是手下要是动哪个他还没表示过可以碰的女人，十有八九就要大祸临头了。

党那门一完蛋，公然找她麻烦的人还没出现，但是村里一帮子不甘寂寞的游手好闲之徒，不免就在她的门前屋后丢砖弄瓦，或者借口要水喝，借以调戏了。那些被土匪祸害的人家，还不敢找真正的匪属，就拿她来出气，时不时有人来门前指桑骂槐一番，摔几个破碗破罐子的。闹得她不得安定。

刘四的出现，使得村里人立马对她又客气起来——勾搭上了工作队的男人，这会工作队在村里可不就是官家了。

刘四帮着周寡妇锄了一遍地，中午吃了几块蒸薯蕷，又跟她去伺弄园子地。周寡妇名下的地不算少，但是她一个女人种不了多少，只好佃给丈夫家的族人，租子自然不用想的，只求能应付粮差就好。她自己除了种两亩地之外，又种了几分园子地，种些蔬菜，用瓜菜来填补粮食的不足。



薯蕷：shǔ yù 即山药。大致等于淮山药，大于怀山药。分布于安徽淮河以南、江苏、广东中山牛头山等地。朝鲜、日本也有分布。块茎为常用中药“淮山药”，有强壮、祛痰的功效；又能食用。

两个人一边除草扎架子，一面说着闲话。

周寡妇是迫切想有个男人顶门立户，帮忙干活，也免得她在村里被人欺负，刘四则是久旷之夫，两个人的关系虽然不是干柴烈火，也算是一日千里了。

“四哥，你干脆就把你那身灰皮脱了吧。”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坐在黄

瓜棚架下——这里十分隐蔽，没人看得见。这是女人第二次提起这事了——她想招赘刘四入门，这在农村也有个名堂，叫“招夫养子”。

“脱了这身皮，你给我关饷？”刘四笑着说。

“你当这个什么队员，能关几个饷？”女人把手里的土拍打了下，叹了口气，“往年来剿匪的朝廷的兵，穷得都和叫花子一样，见东西就抢，猪呀鸡呀，逮到就杀——八辈子没吃过肉似的。乡勇也不过是混碗饱饭，拿几个小钱。你给澳洲老爷当乡勇，能好到哪里去？”

刘四一笑——他经过农村讲习所的几个月的学习，眼界已经开了，志向自然也大得很。不过这话现在没必要和她说，免得吓死这女子。

“穿这身，不也一样给你顶门立户。说不定以后我还要在你们村里当干部呢。”

“啥叫当干部？”

“？”刘四刚想解释，却想不出合适的词，挠着头皮。

“是不是就当保长啥的？”

“没错。就这个意思吧。”

“唉，还当保长呢，我们村的保长、甲长，十年里死了四五个了，没一个是好死。都叫人杀了头。官府来了说你通匪，土匪来了说你出卖兄弟，一刀一个，喊冤都来不及。”

“党那门的头都挂出来了，还怕他个什么。官府？”刘四不屑一顾，“管不到这里。”

“话是没错，只怕以后——”女人欲言又止。

“怕以后什么？”刘四注意的问道——这不就是杜首长要知道的民情吗？

“党家虽然是完了，可是他的弟兄们还有活着的，万一卷土重来，你给澳洲人当乡勇，当保长，还不得第一个挨刀？连累着我……”

“就那几个匪属，怕什么。随时随地灭了他。”刘四不以为然。

“那个忻大爷还没抓到吧。”周寡妇又把声音压低了几分。

“也快了。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

“你还别吹。”周寡妇抬眼看了看篱笆外头，“听说那几家家里有人落草的，都在暗地里核计，准备把忻那日找回来起头，大家一起动手重新起事呢。”

刘四汗毛倒竖，这可是个要紧的消息：“真得？”他追问了一句。

“村里都在这么传说。说那赵大冲和忻那春吧，天天都在和这几家的勾连。”

“这两个人是谁？”

“赵大冲他爹就是党那门手下的赵海清，这次也给你们杀了。这愣小子怀恨在心，一心想报仇呢。”

第一百零五节 改弦易辙

“忻那春是忻那日的妹妹，这妮子不得了，性子火爆，自己敢杀猪。一般的小伙子都不够她瞧得。”

“嗯，”刘四小声说，“你把村里的事情和人，都给我好好的说一回吧。”

“你知道这些做什么，”周寡妇啐了一口，杏眼含春，“又要去向两个女官家卖乖去了吧。一个大男人，听两个女人指使，羞！”

“人家是首长，给我关饷的。当官的见了太后娘娘不也得跪着。再说这两个娘们，又高又壮，大马似得。你四哥我怎么瞧得上——”刘四一把把女人拉到怀里，手从腰里伸进去，上下揉搓着，把嘴凑在她耳朵边小声道，“好娘子，把村里的事情都给四哥好好说说吧，晚上少不了你舒坦……”

刘四的私心，“假公济私”的行为，倒是让他成了队员里掌握资料最多的人了。从周寡妇口里，他了解到不少村里的情况，特别是最近的匪属的动向，这是极要紧的消息，他不敢怠慢，当天晚上就从周寡妇家回来之后就一五一十把从周寡妇那里打听到的消息汇报她们。

“看来这伙土匪还是阴魂不散呢。”董薇薇说。

杜雯咬牙切齿：“看来要严厉镇压！”她又想了下，“这几户背后捣鬼的是不是地主富农？”

“地主，富农？”刘四一愣，他倒是在农讲所学过基本的社会阶级划分之类的知识。只是没想到会问出这么个问题来，迟疑了下：“不算吧——”

董薇薇不满她的出身论：“什么地主贫农的，先让刘四说正事！”她转头问他：“老百姓现在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匪属还这么猖狂，大家为什么不原意组织乡勇自卫呢？”

“村里的老百姓有三怕。”刘四说，“第一怕工作队清算‘从匪’的问题。”

十三村地区曾经是土匪的老巢，一般人家很少不和土匪有瓜葛的，最起码也是供给过粮食草料的，更不用说跟着去捞好处的人了。如果要追究起来，都能算是“通匪”，不死也得脱层皮。

第二是怕土匪一旦卷土重来进行报复。一些有心想和工作队走近的人，害怕万一工作队跑路，土匪来了，报复起来是非常凶残的。很多人至今还对当年党那门拉起匪伙之后在村里的大屠杀心有余悸——凡是过去和他有仇隙过节的人家，几乎都有人被杀，有的干脆是全家灭门。有的人家只能全家逃走。

“三是怕去打仗。”刘四用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归纳道，“怕建了乡勇之后，被调出去和土匪见仗。”

董薇薇说：“我记得几个月前组建保安团，十三村地区应该也出了丁。好像没听说这里的人畏惧打仗的事情出来啊。”

“是派了丁，听村里人说，党那门那会说过，髡……不好惹，应付派几个去就是了。各村就把单身汉和外来户派来了几个。”

“没想到这么胆小，怕和土匪打仗，还建乡勇做什么呢？”杜雯有些泄气了。

“话不能这么说，他们是被土匪打怕了，杀怕了。”董薇薇说，“既然有三怕，我们就先让他们不怕。有了胆子，才敢做事。”

“不把忻那日抓到砍头示众，这村里的人心就安定不了。我们想建民兵控制十三村的企图就实现不了。”

每天的定时电台联络传来的消息却不太振奋——忻那日怡然渺无踪迹，还没有一支剿匪支队汇报抓到或者杀死了忻那日其他学员搜集到的情报也差不多，提到各式各样的人的态度，多数人是冷淡的，学员们争取到的几个人也只是稍微提供了些基本的情况。归纳起来，这村子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汹涌的暗潮。党那门匪伙的覆灭，象是给这里投下了一块石头：有亲人被杀了的匪属要报仇，当年被土匪祸害的人家也想乘着这股东风报仇雪恨。仇恨在这个小村子里正发酵。一场激烈的风暴即将临头，杜雯和董薇薇两个却对面临的形势严重的估计不足。

刘四走后，两个女人又开始了新一轮争吵——这次是要不要抓匪属的问题：杜雯要求立刻派人把匪属都抓起来，“打掉匪属的威风”。董薇薇在不赞成，认为仅仅凭刘四调查来的几句话就抓人，未免太过轻信。

“再说，把全家都抓来，还是只抓男人？抓来之后又怎么办？”董薇薇反问道。

杜雯一想也的确，抓人容易，抓来了还得处理……

“开群众斗争大会！”她终于又从土改里找到了伎俩。

“不一定有用。”董薇薇连连摇头，“你把匪属都抓来容易。但是受害者家属愿意不愿意出来斗争他们？这里打酱油的群众是多数，而且还顾忌着外面的散匪。未必能把人发动起来。”

“你说怎么办？”

“还是等等看吧。”董薇薇也拿不出什么妙计来，“要是能抓到忻那日，押到这里来公审就好了。”

“这不和没说一样吗？”杜雯感到焦虑。

“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把底细摸清楚才好。”董薇薇眼珠一转，“我们可以利用后面的洋人。”

“利用洋人做什么？”杜雯本能的反感这家伙。

“没事，为我所用么。”董薇薇说，“洋人不算我们的人，虽然没人听

他的那一套，但是活动起来比我们方便。让他帮忙搜集村里的情报，搞搞宣传也挺有用。”

杜雯虽然觉得不靠谱，但是自从开群众大会失败之后，她对自己的一贯正确产生了某种怀疑。所以也没在坚持。当下叫人把白多禄找来了。

白多禄哭丧着脸从后面来了——自从到了道禄村，他简直成了陆若华的听差，每天跟着到处传教不说，还要帮忙印刷宣传品：出发前陆若华请他写了几篇宣教品，又出钱让周洞天的印刷所刻了几块雕版，不辞劳苦的背到村里来了。

他被喊到二进院子的时候，满手都是乌黑的墨汁，正拿着纸擦手——他觉得挺痛心的，因为他辛辛苦苦印刷出来的宣传品最近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各种生活用途中，连茅厕里也常常能见到。传教的现状就是一群人围上来抢宣传品——其实白多禄很清楚，他们根本不认字，就是为了拿纸而已。听了她们的计划，沉吟了好一会才说：“这事情不好办，我觉得陆神父这个人一门心思就是要传教，而且他传教很不顺利，怕没心思帮我们的忙。”

“其实要传教还不容易，”董薇薇在乡下工作的时候曾经见识过地下教会的能力，“他一天到晚的耶稣啊、救赎啊、原罪什么的，哪个会理他。关键要说：信基督能不生病，还能风调雨顺，包养儿子……”

白多禄吓了一跳：“这是迷信……”

“你那玩意不是迷信？”杜雯不以为然。

“宗教和迷信是两码事。”白多禄试图解释两者的区别。

“好了，好了，”董薇薇说，“你以为靠你们这样象发小广告一样的传教能有什么结果？”

白多禄一想也是，再者眼下要打开局面也只有这套了。

“好吧，我去和陆神父说说。”说完之后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罪孽深重——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告解悔罪一番。

白多禄回到屋子里，只见陆若华还在很努力的在油灯下用土法制造的鹅毛笔写着什么，大概又在写什么布教词了。

“神父——”他打断了这个勤奋的法国人，“关于传教的事情，我有话说……”

“什么事，我的孩子。”陆若华一脸虚怀若谷的神情。

“我们的传教，嗯，方式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

“哦，”陆神父显然就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您终于肯就这个问题和我探讨了。”

“是的，神父。”白多禄说，“我有些想法。”

“请说吧，我的孩子。”

“传单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再印再发了，这里的人多数是文盲根本看不懂，印得再多，也不过是给他们当成了生活的用纸……我想这个问题，神父您也看到了。”

“是的。”陆若华点头。

“您知道，您面对的传教对象是中国人。而我，也是个中国人。所以我知道中国人的想法。”白多禄说，“您知道，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个现实的民族……”

白多禄开始把董薇薇的讲到的东西开始和他阐述一番——其实这些东西对白多禄来说也不陌生，他虽然不是经常去教堂或者参加教友的聚会，但是也知道很多教友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受洗的。

他讲了很多，陆若华一直保持着沉默。最后，他开口道：“我的孩子，圣经上说……”

“神父，”白多禄很谦恭的说，“我们争议的不是教义问题，而是如何扩大天主的羊群，难道这不是教会来到这里的目的么？”

陆若华点点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我的孩子。”说完他闭起了眼睛，似乎在沉思着什么。白多禄悄悄的溜走了。

第一百零六节 教堂的另外一个作用

第二天开始的传教，果然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印刷传单的事情还是继续在做——没有传单就没有听众了。而陆若华在宣讲的时候，把什么原罪、地狱之类的事情都一笔带过，专讲各种“神迹”和“复活”。

讲了几天之后，居然就收到了效果。有个老太太来找白多禄，问他们的庙在哪里，陆若华乐坏了，马上把她搀扶到祠堂的第三进，对其嘘寒问暖，准备拯救她的灵魂。但是这老太太的肉体更需要拯救——她长期身体不好，想求个药：拿把香灰或者符水之类。

陆若华不愧是耶稣会出身，居然没有变色，而是乘机大讲了一番只要坚信天主就能得到拯救的道理，把个老太太说得晕头转向，居然走得时候就拿走了一个木制的小十字架。

过了几天，不知道上帝是真得打算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显灵还是精神疗法的作用，老太太再次来到教堂，这次她毕恭毕敬的要“请”一个大的“十字”回去。陆若华激动得的泪花之流——当年利马窦在中国盘桓好多年都没能让一个人受洗，他居然这么容易就打开了局面，不由得对白多禄另眼相看，于是“讲道理”的内容就愈发“符合中国国情”了。最终他给那晕乎乎的老太太洗了礼。当然，是洗掉“原罪”还是洗掉“病根”，就是一件事情各自表述了。

从这天起，陆若华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白多禄发现，历史证明，中老年妇女身上是有着无穷的活力的，是各种社会活动招募积极分子的金矿。在这位老太太竭力鼓吹和带动下，又来了不少妇女和老人来“听道理”，虽然暂时还没有人洗礼，但是渐渐的晚上就会在聚集了不少人来听陆神父的传道——长夜漫漫，也权作是一种消遣，何况这个红毛人也算是一道西洋镜。

陆若华倒是会很举一反三，除了照例大讲神迹之外，还夹杂着说一些圣经的故事——当然，说什么要由白多禄来“建议”，免得某些对过人来说过于惊世骇俗的猛料流传出去。

“神父，现在既然有人来听传道了，我看我们可以把礼拜堂的布局稍微更改一下。”一天，白多禄谦恭的说。

“怎么改变呢。”

“我记得在欧洲，教堂一直是一个大众聚会交谈，社交的场所……”



欧洲教堂

“你说的很对。”陆若华大为兴奋，“法国的乡村教堂里还有做买卖的人。这里也是个乡村，同样没有任何的消遣和娱乐，也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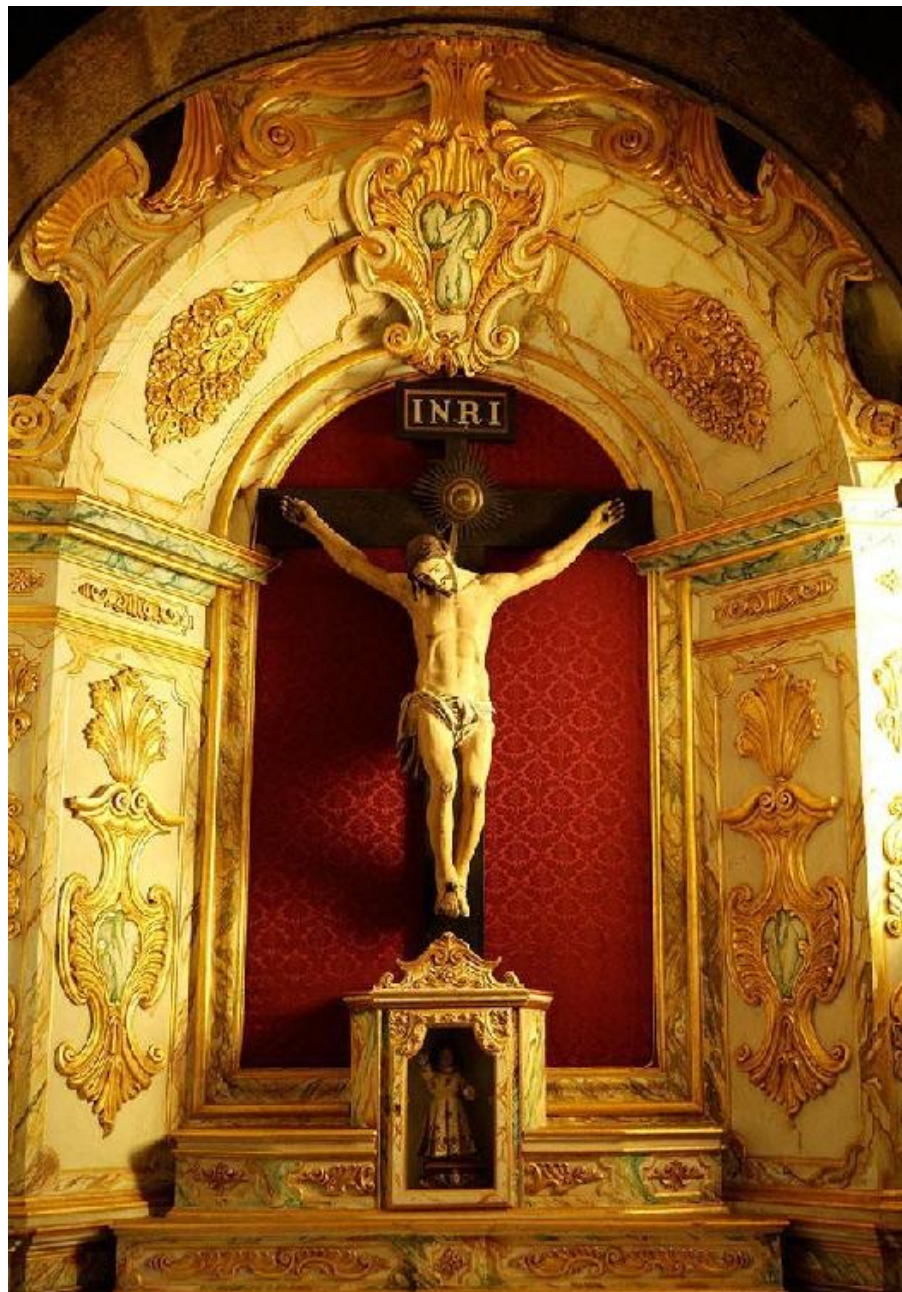
聚会场所原来是有的，村口的大榕树下原本就是天然的聚会场所，但是十多年前党那门和官府在这一带来回拉锯的时候，都把杀人的地方选在那里，迄今青石板的缝隙里还能看到黑色的污渍——当年的血迹。村民们如今对那地方敬而远之。



榕树

在白多禄的提议下，陆若华把原来已经改建为礼拜堂的第三进院落中大厅的摆设又添加了些桌椅，准备了许多火把，从临高买来的大批茶碗茶壶之类，还增加了一个火炉专门烧水。把这里办成了一个晚间聚会的地方。

至于供奉的十字架，在白多禄的建议下，把大家都觉得可怖的受难十字架改成了一般的，教堂里还加上了圣母怀抱圣子的图画——这就和汉传佛教里观音为何大受欢迎是一个道理，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里，圣母信仰也是很有市场的。



受难十字架



一般十字架



圣母怀抱圣子画像

在这一番精心的改装之后，教堂就成了本地的社交中心：神父毫不吝惜的每天都点上大量的灯笼——以至于白多禄不得不几次回百仞去买蜡烛。一般农家晚上为了节约灯油，是不肯点灯的，教堂不但点灯而还亮，顿时吸引了许多要在晚上做活的女子和不想早睡的青年。聚拢在一起说说话，听红毛神父说几个西洋的故事，还有些劝善的话——渐渐得，大家对他的“讲道理”也有兴趣。保卫总署的邮检部门几乎每三四天就能收到一封陆若华写给澳门的耶稣会会长的信，里言辞充满了激情。

白多禄知道在农村传教，入手很难。但是一旦打开局面，往往能很快的席卷全村。所以劝陆若华不要着急，把工作重点放在第一个受洗的教徒的家人身上，先攻下一户作为“堡垒户”。陆若华现在简直是倚白多禄为左膀右臂了，对他言听计从，对最早受洗的梅太婆一家关怀备至。

教堂热闹了，把个杜雯搞得十分闹心。几次都怪罪董薇薇不该去向白多禄提建议的。

“这下好了！群众都给洋教争取去了！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我们争取不了，就让他们先争取好了，总比不死不活的好。”董薇薇搞过乡镇工作，知道教会传教成功的地方，社会秩序一般都明显好转，政府工作也好做得多。

“再说了，文总说了：这个教会不是洋教，是有中国特色的教会。”

杜雯继续反对：“我是反对这种利用宗教迷惑、欺骗人民的办法的。”

“好啦，别谈这些大道理了。”董薇薇说，“现在把人都给召集来了，每天晚上大家就有事情做了，了解社情就容易多了。”

有了这样一个村民聚会的地方，讲习所的队员就很容易的混入大众当中去了，“交朋友”、搜集社情比以前更为容易便捷了。很快的群众工作就有了进展，队员们搜集到了不少基本的资料。

遗憾的是杜雯和董薇薇这两个穿越众在这件事情上却插不了手，连女人最合适开展的妇女工作都难以开展。这里不比盐场村，有谭家长辈做介绍，杜雯能够轻轻松松的和谭小芹大谈妇女解放问题，她们即不懂针线，又不会纺纱，临高话也说不来，和当地的妇女根本聊不到一块去。去教堂里坐坐和人说话闲聊也不成功——大家都对她们有些畏惧，毕竟人是“女官长”。

董薇薇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发挥自己掌握的一点中医药知识来接近群众，她手里有几本中医药的常用诊疗手册，而且她是家传中医，还学过点推拿和针灸方面的东西。现在可以拿出来运用。

杜雯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充当了她的助手——她别得没有，力气还是有的。学学推拿之类无碍。两个女人便在教堂里摆摊行医了。这个举措立刻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妇女更是很少有看医生的机会，多少都有病痛。董薇薇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全科大夫，靠着过去的一点积累在行医了，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个女病患。这让她不时的陷入一种恐慌之中，生怕自己什么时候把人给医坏了。

事已至此也不能退缩，她便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给卫生部，要他们把唯一的中医药人才刘三给派来帮忙，至少解决下药物的问题。眼下她开方子和没开也差不多——抓药要到县城去，而且农民也不是时刻都有现钱的。

但是即使这样，当地人也对她们的举动十分感激了。她们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当地的群众了。

两个女人没日没夜的地工作。马灯常常是彻夜的亮着，反复地研究从各个渠道搜集来的材料。杜雯拿来做文件柜的箱子里已经开始堆积起不少的书面材料。她的笔记本里充满了一些类似的字句：

“刘大柱，贫农，态度摇摆。”

“王五，富农，对土匪痛恨。斗争态度不坚决。”

最要紧的村里的匪属情况，她们掌握到了好些材料。通过讲习所的学员又秘密的联络了不少的土匪的受害者。每天晚上，都有人偷偷摸摸的从第三进的教堂后面进来，在二进的院落里秘谈。说到伤心处，总有人哭，女人心软，见人哭也容易掉眼泪，倒意外的更容易争取了人心——大家都说这两个女官长心肠好。

这些受害者都是学员们精心选择的——不是和土匪有血仇的不深谈。说起土匪的事情，个个都是咬牙切齿的，痛哭流涕的。然而即使这样，杜雯期望先把他们发动起来组织基干民兵，进而发动群众的期望还是落空了。

受害人家死得多数是青壮年，土匪也懂斩草除根的道理。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妇女孩子，有几个青壮年的，家里的老人也怕这根独苗再遭不测，态度消极。

这样前后已经过了半个来月，局面还是还是没多少进展，道禄村还能保持着表面的平静，在十三村地区的其他村子里，却发生了一股土匪窜回来补给粮食的事件。

虽然这股土匪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剿匪支队消灭了。但是十三村地区没有巩固起来的现状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消息还出现在了内部通报上。杜雯急得要命，马千瞩发来的电报只是嘱咐她们要注意安全，没有责备的意思，然而两个女人还是感到压力沉重。

第一百零七节 深入斗争

随着党那门和他手下三大金刚以及一批小头目的脑袋被挂在县城门口，临高的剿匪工作全面铺开了。

剿匪是一种需要长期性投入的作战行动。土匪在大多数时候都占着天时地利的优势，有时候还有人和，不管是真正的“和”还是威逼的“和”。出动大部队即没有效果也消耗太大，从一开始，总参谋部就定下了以精悍坚强的小分队为主，既能侦察又能打，边侦察边打，利用穿越集团在联络、机动性和侦察能力上的优势来抵消土匪的优势。

为此特别组建的剿匪支队，每个支队不超过一百名士兵，包括步兵、狙击手、侦察兵和工兵。只有在需要攻坚的战斗中才临时加强炮兵。每个支队由二三名穿越者军官指挥，一般从特侦队中选拔。每个支队携带一部2瓦电台和若干信鸽用来保持联系。除了标准的米尼步枪之外，剿匪支队还装备了大量手持式霰弹炮和掷弹筒，用来作为火力支援用。

支队的战士从各个连队抽调，采用轮战的方式。抽调的士兵即包括老兵也包括新兵。马千瞩要求如果可能：所有的士兵都要参加一次剿匪支队。

黄熊作为有经验的军官，第一批选入了剿匪支队，同期成立了五个支队。同时在相邻的地区展开清剿活动。

清剿活动是毫无规律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一旦接到命令就要出发。甚至连去的地方都不知道，只有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的“特侦兵”才知道——黄熊在辽东待过，知道所谓的特侦兵就是澳洲人的“夜不收”——他们显然比大明的同行高明得多，即使在漆黑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能准确的把部队带到地方，从来不会迷路。

夜不收：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

多年之后，黄熊记忆中的剿匪战斗，很少有摆开阵势的堂堂之战，甚至连攻坚山寨土围的战斗都少之又少。大部分战斗发生在黎明、傍晚和午夜。支队突然袭击正在睡梦中的土匪们，多数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就会被杀死。

有时候战斗会由二到三个支队合力进行。黄熊见识到了澳洲人不靠任何计谋，只是凭借着手表、地图、罗盘和无线电配合起来的战术，再复杂再困难的多部队协调对他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

战斗是无情的，对待已经溃逃的敌人也毫不留情，一旦咬住对手，支队就会整日整夜的追逐敌人。不给敌人任何的喘息机会就是支队的指挥官的战术。

黄熊从来不知道人能够有这样大的潜力，可以边走边吃干粮喝水，彻夜的在山里行军，天亮就投入战斗。

追击中的士兵虽然长途跋涉，体能消耗极大。但是他们食用的是专

门配给的草地九号高热量干粮，用猪油炒熟的面粉里不但加入了人体必须的盐份，还添加了鱼粉、干果、糖和干菜。虽然口味不佳，但是每天可为士兵提供4500大卡以上的热量和充足的蛋白质、维生素。

这种用纸盒包装的压缩饼干，即可以配着水边走边吃，也可以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煮成更容易下咽的面糊。这使得士兵们在高强度的剿匪运动战中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充足的体力和健康。相比之下，在逃亡道路上很难得到粮食，即使得到了粮食也经常来不及做熟就又要踏上逃亡路程的土匪上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二三天的追击战之后身体就垮了。

即使自诩为对道路再熟悉的土匪也往往无法逃脱这样坚韧冷血的追击——不管是官军还是乡勇，打胜了就会收兵——在没有被击败之前就失去了意志。在追击战中，黄熊不止一次的看到过被饥饿、疲劳和恐怖折磨的崩溃的土匪瘫倒在路上，任由追兵随意的砍杀。

黄熊始终没搞清楚，“首长”们是如何知道土匪们的巢穴和宿营地的，如何在晚间找到土匪行动的路线。他只是按照“首长”们的命令，率领着士兵在山林、在河畔、在海边，在荒坟野地，在集镇村落，与土匪交战，包围、歼灭、击溃、追击，无休止的进行战斗，毫不留情——士兵们都知道，一旦落入土匪手中，他们就会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士兵们在这样的战斗中很快就成长起来，能够生存下来的人会变得足够坚毅果敢和凶残。

剿匪首先在于情报工作的准确性。剿匪指挥部的情报获取是通过几个渠道同时开展的，首先是事先社工部从各村联络员和县衙里获得的基本情报；其次是当地的乡勇、百姓提供的——自从一战歼灭了党那门匪伙，收效显著之后，原本对剿匪态度并不热心的各村都积极的提供起情报来，有乡勇的村子还纷纷提出原意为剿匪支队提供向导，派勇协助作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情报委员会派出的“探子”，以小商小贩的形象走村串巷，搜集情报。剿匪支队中的特侦队员也会时常脱离大部队进行野战侦察。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土匪不是笨蛋，也会采用骚扰战术，出其不意的攻击村子进行烧杀抢掠，不但可以捞一票，还能把剿匪支队调动的疲于奔命。因此，剿匪指挥部定下的基调是：“进入一个区域，清理一个区域，巩固一个区域。”

除了杜雯负责的十三村工作队之外，执委会还另外组织了几支类似的工作队。一旦剿匪支队将本区活跃的土匪歼灭或者驱逐，工作队马上进入这一区域：剿匪指挥部在清剿区内选择地理位置适中的村落派驻一个工作队。配有2瓦电台和若干警卫兵力。清剿区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情报资料，统一由电台汇报给临高的剿匪指挥部，由指挥部综合分析之后再根据目前各支队的位置和执行任务情况调动兵力。这样一来土匪的每个新动向，最长不会超过6小时，最短只要半小时就能让剿匪指挥部知道。部队的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

除了尽快恢复秩序之外，工作队还在各个村落帮助设立自卫组织。没有土围的各村开始修建简单的土围——暂时修不起土围的，至少要修

一道竹木的篱笆。规定了各村之间的联络信号，一村遇到袭的时候，夜里举火，白天点烟鸣锣，邻近各村就发动丁壮出救。新组建起来的乡勇没有兵器，工作队就教当地人用削制竹枪，在尿中泡，再用火烤干，制成坚固耐用的武器——这个时空的日本农民能够用它来对抗武士，大明农民也能够用来对付土匪。

工作队的警卫分队就负责每天操练这些临时组建起来的乡勇，使他们熟悉手里的武器。能够根据锣声进退、排成队列。

忻那日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自从他因为去见相好的侥幸的从剿匪支队的突袭中跑出一条命之后，他带着几个逃出来的弟兄马上到了另外一股匪伙中去了。凭着叁寸不烂之舌和党那门手下四大金刚的资历，居然又混到了一个头目的位置。

不过，这个头目现在很不好做。在剿匪支队的不断打击下，几乎没有一天匪伙不在转移，过去他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乡勇士围的村子，简直就是放在案板上的肉一样。进村就是杀猪宰鸡，酒醉饭饱之后女人随便睡。就算有乡勇的村落，过门的时候大首领喊一声，寨子里至少也得支应一顿饭打发他们走。

现在这样的村落已经越来越少了，有土围的村落会毫不客气的给他们一顿火铳，没有土围的村落则到处派哨，一见土匪来就敲锣，各个村落的丁壮都会来，虽然这些泥腿子农民过去一听“土匪”两个字就会吓得失魂落魄，但是此时手里有了家伙，又有“髡贼”帮他们撑腰，打起来虽然没什么章法，但是凶狠异常，落到他们手里比落到剿匪队里还要惨——俘虏被大卸八块的事情时有发生。

每天都在逃亡的路上，失掉了当地村民的供给，匪伙难得才能搞到粮食，甚至连举火做饭都成了奢侈的事情——因为烟火往往会引来附近的农民。髡贼们许下了一颗土匪脑袋给一百“大斤”谷子的赏格，武装起来的农民把追杀土匪当成了赚钱的门路。甚至为了争夺脑袋和尸体还爆发过两个村之间的械斗。

土匪常用的进山躲避是无法实现的——土匪不是孙悟空，能够餐风露宿。他们一样需要粮食、衣装和住所。而能够提供这一切的山寨是剿匪队重点打击的对象。大多数山寨已经被剿匪队攻破，躲到山里去一时间固然可以安全，久了就只会活活饿死。

手下的伙计越来越少。匪首也变得日渐神经质。每天都要发火骂人打人。结果就是匪伙里的冲突不断，昨天，不堪压迫的匪伙们火并了匪首，把他和手下亲信全部杀了，把忻那日推上了老大的宝座，来了个黄袍加身。



黄袍加身：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后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光义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之后建立了宋朝，此典故又称陈桥兵变。

如果说赵匡胤有点假惺惺的味道，忻那日却是真得一点也不想干这个首领，完全是被下面的匪伙逼迫的。他和一般的土匪不一样，长期和衙门里的人混迹在一起，知道不管谁来当皇帝，但凡剿匪总是“首恶必究，胁从不论”，自己当了首领，就成了“首恶”，落到澳洲人手里不用说是掉脑袋的——他可不想和党那门那样把自己的脑袋挂到县城门口去，任乌鸦啄食。

但是匪伙们一起出面，自己要是不从，恐怕第一个死得就是自己。忻那日接了这个还有四十多号人的匪伙，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为今之计，走为上策，跑出临高到儋州或者澄迈都是出路——澳洲人总不见得还要越界剿杀吧？

但是土匪这行当之所以叫“土”，关键就是得在本地活动。一离了本乡本土就吃不大开了。而且去的地方的同行也不见得欢迎他们。就算有人肯收他们入伙的，他这个首领十有八九会给火并掉。

正在没奈何的惶恐间，他派回十三村地区的探子回报了，听说各家的匪属都没事，澳洲人只是在道禄村派了两个“女官”来，手下不过二十号人。他心不由得动了。

这时候要是能杀个回马枪，抓住那二个女人的话——他早就听说过，澳洲人里面女人很少，而且地位颇高，和爷们是平起平坐的——他就有了和澳洲人讨价还价的本钱了。

“赵大冲呢？”他追问了一句。

“好好的呢，躲屋子里不出来。”探子讨好的加了一句，“忻姑娘也没事，每天都在赵大爷屋子里头……”

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个清脆的嘴巴。探子忽然醒悟这妹子是首领的一个心病，赶紧捂着脸不吱声了。

“大伙的家里呢？”他问得是其他土匪的家属。

“都好好的！”探子赶紧回道，“问您现在是不是平安，什么时候能打回去。他们如今连孝都不敢穿——怕给澳洲人发现了抓走。”

“秃发贼就没啥举动？”

“没，见天在祠堂门口跑圈。还有人在外面瞎逛和人说古的。两个女官连大门都不出。”

“嗯！”忻那日想了半天，又问：“就没抄家，没叫各家催粮献宝？”

“没！”探子很肯定的回答，“就是工作队吃饭征发了些粮食，买东西用人都给兑换券。”

“奇怪！”忻那日想他们派这个劳什子工作队去村里做什么？不管是官府还是绿林好汉，掌握一个地方图得无非是钱、粮、人。澳洲人图得是这些话，过去派粮派差，咱们也没违背过他们的意思呀。

真是高深莫测啊。想到这里忻那日有点畏惧了。不过，眼下的局面是走投无路。盘算来，盘算去，眼下这招算是“死中求活”吧。便又派了一个人回村，去和赵大冲联系。看看能有什么里应外合的手段来——光凭手下不到五十人去干，他还真没信心。

第一百零八节 反攻倒算（一）

这些天来，村里一家宅子的灯光整天彻夜地亮着。为了避人耳目，纸窗上的护窗板一直放着。

赵大冲半躺在东屋的榻上，这是一张很精美的榻：湘妃竹的垫子、大理石的插屏，和这间不大的农家小屋极不相配。



大理石插屏

类似的，还有一口挂在土墙上的鲨鱼皮嵌金银丝的宝剑，一口搁满了乱七八糟的古董玩器的紫檀木多宝阁，上面不但有古董，居然还有几只吃完没洗的碗碟。靠墙，还矗着一根齐眉哨棒和一柄绣春刀。



紫檀木多宝阁



绣春刀

赵大冲一面喝着浓浓的酹茶，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吩咐一些事，探问一些事，合计一些事。他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不高的个子上都是一块块的肌肉。黝黑的面皮上原本总挂着洋洋得意的笑容，此时却屏着张脸，原本他的脾气就很大，现在更坏了。他常常窝火：摔碗、骂人、打人。

党那门手下的四大金刚，赵大冲总觉得他爹赵海清算是头一个，亲

信中的亲信。常年都追随在党老大的身边，当“总管”。匪伙里、山寨里的大事小事，都由他爹安排。

他爹跟着党那门起事之后，赵大冲这个普通的农家小伙子也跟着抖起来了，他今年不过二十出头，当年跟着党那门起事的时候才十二三岁。在村里就打得好几个平时和他打架的孩童跪地求饶叫爷爷，还把一个粮户的孩子用竹枪给活活的捅死了——据说是因为当年在他面前吃过鸡腿，奚落过他——赵大冲的大名就此宣扬出来的，匪伙们都奉承他是“虎父无犬子”。

自此赵大冲就抖了起来，他不喜欢住山寨：一大群大老爷们聚一块，除了睡觉就是喝酒，要不就是玩女人，时间久了觉得腻味，再者山寨里的匪伙也不怎么捧他。就跟着忻那日、王五术回村住了。以他“赵海清公子”的身份，在十三村地区横着走的人物，连忻那日也得叫他一声“赵大爷”。忻那日很怕这愣头青，因为他大不了几岁却也成了四大金刚，赵大冲不服气，经常扬言说自己是因为不便和老爹比肩，不然忻那日算个屁，哪里轮得到他上位。忻那日就干脆躲着他走。

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横。常常提着一根齐眉棍——他的棍术是和王五术学得，又快又狠。见谁不顺眼抬手就是一棍子，能把人打得趴地上好半天起不来，当场打得吐血的也有。

他爹的人头和党那门的人头被挂在祠堂大门口的时候，赵大冲跟着几个腿子先跑了出去，后来看看风声：髡贼们除了土匪之外，没有动匪属一根毫毛，他又偷偷的回来了，换了件麻大褂，跪在堂屋地里朝祠堂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自此就躲在屋子里不出去。暗地里，却和匪属们私下勾连，预备着动作。原本人心涣散，惶惶不可终日的匪属们，在他的威逼和不断打气之下，总算又聚集起来了。

这时候，只听得外面的院子门上有人敲门。赵大冲一惊，仔细一听却是自己的人的敲门暗号。才松了下来，大约也觉得自己这样窝囊，重重的吐出一口浊气来。

进来的是个瘦得和猴一样的男人，叫赵海基他是本村的一个破落户，说起来是赵海清的同宗，远房的堂弟。跟着党那门捞了不少好处，几次想入伙，党那门都嫌他胆子小，不愿意要。最后成了匪伙在村里的腿子。

“赵大爷！忻四爷那边派人来了！”他一面说，一面把打猪草的篮子放在地上。挨近木榻站立着。

赵大冲对他这种无视辈分的谄媚早已熟视无睹。翻身起来，问道：“来了吗？在哪。”

他过去一贯看不起忻那日，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要想报仇雪恨，没有忻那日是不成的。上次来得探子说了：忻那日现在又拉起五十来人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即庆幸又妒忌。有队伍，就有了翻身的本钱。忻那日也好，其他人也好，先用上了再说。只要这次血洗了工作队干得漂亮，重新拉起人马来自然是他当老大了！赵大冲还过于年轻的心

灵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应该是天生的主角。党老大和自己的爹死了，现在就该轮到他了。

“在村外躲着，天黑了再进来。”

“好，晚上你把他带进来吧。一会劳烦你各家跑一趟，把几个要紧的人都喊来。”

“成！这就去。”赵海基连连点头。

“工作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红毛和尚拉了不少人去他祠堂那边听道理什么的。每晚都很热闹。都是些老老少少的女子。”

听到这个赵大冲稍感放心：这洋和尚是从百仞来得，用的屋子也是祠堂，显然和髡贼有渊源。他那里聚拢的都是些女人就不怕了。

“听人说，两个女官在洋庙里摇铃看病呢，大约是想用这个拉拢村里人。”

“行啊，看病就看吧。谅她们也折腾不起什么波澜来。”赵大冲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安。匪属们虽然有二十来户，一打锣也能拉起四五十人来，和那群煞星一样的澳洲人一比还是不够瞧的。

赵大冲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才慢慢说：“这几天，你自己也加小心吧。奔前跑后的，别露了行迹！”

“那我知道。小心着呢。”

赵大冲瞅瞅他，忽然有些亢奋的说道：“八叔，你别看这群澳洲人这会威风，长不了的！”

赵海基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尊称起来了，忙附和道：“这还用说。他们是外来户，蛊惑人心煽动起几个人来。能干啥大事？”

“不，澳洲人还是挺厉害的。”赵大冲模仿着党那门平时议事时候的模样，摇着头“不过，所谓强龙不斗地头蛇。这十三村我们才是地头蛇，他们好好的在县里呆着不就是了？硬要下来抢绿林兄弟们的食，想吃独食！咱们可不能让人看扁了！”

“是！是！”赵海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懂这套话到底有什么意思。

“等把澳洲人打跑了，重新拉起伙来，你就是我的总管！”赵大冲一脸慧眼识英才的模样，“到底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来。平日里要多加小心。”

“谢谢大爷提拔！”赵海基心里暗自嘀咕，觉得这族侄子说话太大，有点不靠谱。忖那日手里带着好几十弟兄，不和你争头把交椅？赵大冲能不能摆平忖那日还是个问题，还提拔我呢。

他深谙这族侄本质上就是一不经事的小爷，虽然够狠够毒，在市情人心上还嫩得很。

管他呢。赵海基暗想，反正工作队不赶走，这十三村迟早要变天，这事情是他不想看到的。至于事成之后谁当老大，让赵大冲和忻那日慢慢去争好了。

“嗯，嗯，去吧。小心些！工作队虽然是两个女人掌事，不过天下最毒妇人心，保不定有什么诡计。八叔多加小心”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就朝里屋叫唤道：

“你来一下。”

通里屋的门上的蓝花布门帘掀开了，忻那日的妹妹忻那春应声走了出来，这是个健壮的大姑娘，有二十五六了。在这个时代，无论城乡都是老姑娘了。因为从来没下过田，比起一般的农家女子皮肤要白嫩得多。生活优裕，又早就失了姑娘的身子，身材很丰满，看起来象个少妇一般，只是还留着少女的丫鬟。她穿一件轻飘飘的白地红花绸衫子，腰里束着根红绸子，白净绸裤子。领扣没有扣，露出那紧紧地裹着胸脯的红抹胸，不但漂亮，而且勾人。

她瞟了赵海基一眼，就坐在炕沿，自顾自的拿着茶碗喝起茶来。一股浓烈的脂粉香气充斥着屋子里，把个赵海基勾得两手不知放在哪，赶紧哈哈腰：

“忻姑娘。”

赵大冲身边有群捧臭脚的，最出名也最亲热的就是这忻那春了。这姑娘是属于“疯魔”的一类，出了名的泼辣破落户。忻那日过去“做公得”到时候，就抛头露面的在市镇上包揽诉讼讲斤头，连忻那日都管她不住，在县里也是个出了名的人物。直到忻那日得罪了土绅，兄妹两个丢了靠山。当时的县令便想把她锁拿了杖刑枷号示众“以正风俗”，听哥哥说再待下去说要被剥裤子打屁股，这大姑娘才算跟着哥哥从县里跑了出来。

在道禄村她倚仗着是忻那日的妹妹，也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忻那春原本没有武功，但是颇有些匪气，性子又火爆。缠着王五术学了些花拳绣腿，总是一身跑马卖解的利落打扮，腰里带着口小刀。在村里出出进进，人人侧目。不免招蜂引蝶，传出很多事儿来。

忻大姑娘一门心思的看中了赵大冲，想嫁给他。要说这两人也算是“门当户对”。然而赵大冲觉得自己搞过几个大小粮户的女儿，身价有所不同。想着等党老一招安，他爹也能混个把总千总当当，自己就成了正儿八经的武官公子了，到时候娶个土绅的女儿才对。所以只和她厮混，就是不提婚事。几年下来，忻那春年华渐逝，愈发怕赵大冲甩了自己，奉承起男人来连她哥都看不下去了——出了名的笑话就是赵大冲到市集上去玩“私门头”，忻那春居然在门口把门。忻那日觉得丢脸，干脆从来不见这妹子，免得烦心。

这忻那春连理都懒得理，就点了点头。眼睛看着赵大冲。

“去里面拿二串钱来。”赵大冲吩咐。

赵海基忙说：“不用，不用，都是一家人，还客气这个做啥！”嘴里说着，却不挪步。忻那春撇了撇嘴，进去又出来，把两串铜钱丢在他怀里。他才哈腰道谢，退着往外走。

“走了？捎个信给梅老婆子，叫她来这一下。”

忻那春拦下道：“这个还是由我去叫好了，我去叫方便。”

“好，一会就你去吧。”赵大冲又靠在榻上了，想着洋和尚不知道在捣什么鬼？虽然几个女人闹不出什么事来，也得问个清楚才好。

忻那春坐在他身旁，冷笑道：“赵海基这个废物还当总管？我看他当个腿子差不多。就知道要几个钱。来一回拿一回。”

“哼，不给点甜头，他能卖命？”赵大冲虽然对她的身子还没厌倦，但是很不喜欢她样样都要插嘴的性格。“你个妇道人家，就看到眼皮底下几个钱。没眼色！”

“我妇道人家怎么了？你个大男人不也躲屋子里。”

赵大冲的火腾得已经上来了，很想与往常一样给她两个嘴巴子，叫她滚出去——这招很灵，打过之后这妞就会太平几天。但今天顾忌到要利用她哥哥的人马，只好哼了一声说：“我现在露面不是去送死？我死了你得意？”

“放屁！”忻那春一个扭身，趴上了他的身子，“说什么死呀活的，呸呸！你是我汉子，不许乱说。”

“谁是你汉子——”赵大冲心里暗骂这贱货发骚，嘴里却说，“还没拜堂，不算。”

“你个骗子，负心汉！”忻那春开始捶他的胸口，这种疯疯癫癫的做派让赵大冲觉得愈加厌烦，赶紧一推：

“浪什么浪，去把梅老太婆和她老头子给我叫来！”

晚上，梅家老夫妇被叫来了。他们在村里是即普通又本分的人家，从不跟着土匪去发洋财。

从梅老太婆嘴里，赵大冲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这个老太太已经被陆若华闹得晕头转向，满嘴都是圣母圣子，得救上天堂之类的话。

“废什么话！”赵大冲不耐烦的说，“哪两个女官长和谁说过话？都说些什么。”

“谁都说过呀——”梅老太太不知道这凶神恶煞的赵大冲到底要知道什么，一个劲的发抖，“去教堂的人都和她们说过话，请她们瞧瞧病，都是善心人，天主保佑……”

“没有其他的了？”

“……”

第一百零八节 反攻倒算（二）

眼看这老太太夹缠不清，还满口闹不清的词汇，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没结果了。又转头问梅老头：

“你说，这伙人在祠堂里都干啥？”

“小的……小的……不知道……”

梅老头是个极本分的农民，老实的树叶掉下来怕砸头的人。自己老婆去信了那个什么洋教，他本是不赞成的，但是看着老太婆身子一天天的轻健起来，觉得信了也不坏。没料到会惹到赵大冲这个魔头。

“两个女人就没和你们夫妻俩说过什么？”

“小的是种庄稼的，和她们有啥好谈的……”梅老头这样说着，可他心里想：工作队来到村里，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不抢不要，除了征发些粮食和蔬菜之外一物不取。和土匪、官军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但是这话说不得。只好含含糊糊的说了一句。

“工作队来，该你报仇雪恨了吧。”

这话问得是掏心一拳：梅老头的一个女儿，原已经配了亲，被匪伙里的一个小头目硬是霸占去了，弄在山寨里。现在山寨破了，也不知道生死。上次老婆偶然在教堂提了一句，姓杜的女官长就说会帮忙查找——兴许还活着，找到了就送回来。

“赵大爷，小的哪敢啊……”他哆哆嗦嗦的回道。

不待梅老头说完这话，赵大冲瞪他一眼说：“告诉你吧，工作队是呆不长的。澳洲人是海外来的海匪。就算绿林的兄弟们对付不了，朝廷也要发大兵来剿灭的。你别看他们杀了咱们村这么多人，那不过是捡了偷袭的便宜！我告诉你，忻四爷现在有好几百人马，到时候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澳洲人管保跑得比兔子还快！老梅！咱们是一个村的，你们一家和他们混一起，到时候谁也保不住你们……”

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瞅瞅他。心眼老实的梅老头额头上星星点点的冒出好些汗珠子来。赵大冲跟着又说：“你要想久后无事，就别跟他们胡混，他们问什么，你就来个一问三不知。知道吗！”

赵大冲说到这儿，又一笑：“其实我们也是一家人——你闺女不也嫁了我们兄弟吗？”

提起闺女的事情，梅老头的嘴唇都哆嗦起来了。

赵大冲觉得差不多了，把假笑收住，冷冷地说：“你要有本事，尽管去工作队面前去嚼舌头，咱们走着瞧好了。”

说到这儿，赵大冲抬起右手，往空中一挥，又添说一句：“到时候，哼！”

“是，是，我哪敢……”

看到梅老头已经吓得脸色都变了，赵大冲这才吐露了真意：

“老梅！”他说，“你和你老婆不是经常去洋和尚那……”

“以后不去了，不去了——”

“去，为什么不去。”赵大冲说，“要经常去，和里面的人拉上关系，平时他们怎么睡觉，刀枪什么的都放哪里，都看好了，回来告诉大爷我。重重有赏！”

梅老头的脚一软，差点没栽倒，他虽然是个无知的乡民，也知道这是要他去当暗探，要给澳洲人知道就是要杀头的。祠堂门口那一排血淋淋的人头龇牙咧嘴的模样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这，使不得。”梅老头语无伦次。

“什么使不得的，你活腻味了？”赵大冲鼓起金鱼一样的眼睛斥骂道，“不去这会就把你们两口子砍了，丢猪圈里喂猪！”

“你就去吧。有你的好。”忻那春大咧咧的一挥手，“你佃的几亩地，都拨给你！”

梅老头佃的地，即不是赵大冲的也不是忻那春的，不过这两个魔王在村里向来是说一不二的，田主根本不敢反抗。她说这话，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违碍。

梅老头扶着老婆，从赵家走了出来，外面的太阳正好，他一阵头晕目眩，觉得象做了一场噩梦。

“明儿要做礼拜了，陆神父叫你也要去。”他老婆絮絮叨叨的提醒着。

“去就是了。”梅老头闷声不响，他还没有受洗，不过早先心已经动了不少，老婆信，说死了能进天堂，他跟着老婆听陆若华说了不少天堂的模样，觉得有点和以前听和尚唱“宣卷”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差不多，大概也是类似的地方。

梅老头也听过些有关“十诫”、“地狱”、“炼狱”之类的事情。要是当了暗探，“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的“天主”恐怕不会轻易饶恕自己和老婆吧？想到老婆绘声绘色的说的地狱的场面，梅老头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想象出来的场景感觉比小时候去县城，看到到庙里的十八层地狱图还吓人。他怀着满腹的心思，慢慢的搀着老婆走远了。

晚上，风雨交加。赵大冲看了看铜水漏，已经是交了戌正，赵海基还是没把人带来。他烦躁的踱到窗前，掀开护窗板的一条缝隙往外面看。外边漆黑，雨哗哗的下着。忻那春把外衣去了，只穿着个鲜红的小夹袄，下面是洒脚裤，露着两条白白的胳膊和一抹胸脯子，歪在木榻上玩着把象牙柄的小刀子。眼见他热锅上蚂蚁一般，笑道：



护窗板

“下雨，天又黑，进村正好。误不了事。”

“你懂个屁！”赵大冲不耐烦的骂了一句，其实他自己懂什么屁也一样不清楚。就是有种极度的不安缠绕着他。有时候，心底深处会出现一个念头：打掉了工作队之后，澳洲人能善罢甘休吗？

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先是三下，后敲了五下，就再没动静了。这是他和赵海基商议好的暗号。他赶紧敲了下护窗板，早有人过去轻轻的开了院子门。

赵大冲赶紧打开房门，随着一阵风雨，一个黑影闪进了屋子。身上穿着蓑衣。站在砖当地上直往下滴水，脱卸蓑衣，来人身子矮小敦实的，贼溜溜的眼睛往四周一扫。落在忻那春身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三大伯？！”赵大冲惊喜的叫道。

来人正是他的族伯：赵海谐。跟随赵海清一直在山寨里落草，这次居然能跑出一条命来，令他喜出望外。

赵海谐忙打了个手势制止住他，顶上门闩。他把斗笠往门边一丢，露出满脸的横肉。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给倒点水！一整天躲林子里，渴死了。”

“那春！给三伯倒水！”赵大冲忙不迭的招呼。这赵海谐可比赵海基要让赵大冲恭敬多了——他可是和爹一起出生入死的人。

忻那春赶紧倒了一茶碗浓茶，扭着屁股就端了过来，还甜腻腻的叫了声：“三伯！”

“好，好。”赵海谐色迷迷的看着她白乎乎的胸脯，又贪恋着望着她滚圆的屁股一扭一扭的走过去。这才一仰脖把水喝干净了。把茶碗往桌

子上一推：“山路难走，满地又都是乡勇盘查，攀山越岭几十里路，累死我了。”

“八叔也不和我说一声是你来了……”赵大冲说。

“和海基没关系。”赵海谐说，“他压根不知道我来了。”他哼了一声，“这小子腰子软，给逮住了张口就会把人卖了——他见到的是我带来的一个小崽子。”

“三伯这一来，给大伙都带来指望了！”赵大冲在这个族伯面前不敢造次，连忙恭维了几句。

赵海谐在山寨覆灭之后也是吃尽了苦头，逃出生天之后风餐露宿沿途乞食，总算是找到了忻那日。和赵大冲联系上之后，两人一核计，不打回去杀杀澳洲人的威风，自己将来在本地是彻底没得混了，何况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和兄弟的仇要报。便跟着人回村了。他亲自是来是因为赵大冲服他，比起其他人要好说话。

“澳洲人的人马，都追到儋州边界那边去了。我们总算能出头透透气了。”赵海谐喝足了水，“这回忻四又拉了好几十人，杀个回马枪！给大伙报仇雪恨！”

“我已经把村里各家的家眷都联系好了，一打锣，就能拉几十号人出来，连娘们都能上阵！”赵大冲兴奋的说。

赵海谐眼馋的盯了好一会忻那春，才说：“娘们就不要上阵了，让人知道了笑话。就说各家的丁壮吧，还能有多少？”

“这个不多。”赵大冲的情绪顿时低落，“连半大的毛头孩子加老头子，也就能拉四十多吧。你们那里有多少人？”

“有五十来人。”赵海谐说，“不过多数都不这一带的。就怕和咱们不一条心。”

“这有啥？许他们三天不封刀就是了！反正澳洲人肯定要打回来，我们也守不住，我们占不了，澳洲人也拿不去！”

赵海谐看了这侄子一眼，慢慢说：“好，够狠！这就好办了。我看连着十三村的地方，都这么搞一家伙。原意跟咱们走得，都带上。不愿意的，哼哼……”

“好！好！”赵大冲连连点头，“只是之后怎么办？把人马拉哪儿去，还有家眷和浮财，都得有去处。”

“去罗茂山！”赵海谐已经和忻那日想好了对策，十三村地区是肯定待不住的了，不如乘剿匪支队开始追剿土匪到外围的时机，打一家伙，然后带着人马、家属和财货上罗茂山，投奔胡烂眼。

“胡烂眼？”赵大冲听说过这个同行，“靠得住吗，不会黑了咱们？”

“呵呵，你放心，胡烂眼是党老大的拜把子兄弟。”赵海谐说，“胡烂眼得的罗茂山是苗人的地盘，他即要对付苗人，又要应付剿匪队，我们

去了，他欢迎还来不及。”

“可是剿匪队也会去罗茂山啊——”

“罗茂山你以为是好玩的？苗人不好招惹的，山里的瘴气又重，不知道路的人根本不敢去。澳洲人人生地不熟，一时半会不敢去的。我们躲过这阵就好！”赵大冲压低了声音，“苟二爷也在胡烂眼的山寨里，他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外面连着海主呢。”

苟家原本是临高绿林黑道的一股大势力，自从被穿越集团第一个拔掉之后，赵大冲就一直觉得他是徒有虚名。

“苟二？”赵大冲很不是不屑，“除了短毛，诸彩老也要抓他，他是泥菩萨过江。”

“海主又不是只有诸彩老一家。”赵海谐道，“他的势力还在。听说他自个的浮财也没给秃发贼们闹去，手里大把的财宝。大家合在一伙，到时候风云一变，就能下山了！澳洲佬的好东西满坑满谷的，捞到点什么就发财了！”

“粮食怎么办？”赵大冲问。

“忬那日和我商量过了，干脆就闹大。把十三村的房子烧光，没吃没住的，逼着大伙跟咱们走。人多了，一般土围子都能破，还怕弄不到粮食。”

“这样能抢得粮，可是人不是也多了……”

“你傻啊！沿途打围子什么的就叫泥腿子们打前锋。等一路打到罗茂山，估计至少也得死一半了，粮食自然就够了。”

“好！”赵大冲一拍大腿，“就这么办！我们怎么动手？”

“现在劳什子工作队有多少人？”

“二十个兵，五个什么队员。还有二个女人。”赵大冲兴奋的说，“一共才二十八个，我们全拉起来有一百人，三打一，稳赢！”

“不好说呀。”赵海谐连连摇头，“秃发贼的火器很厉害，要摆明了去攻祠堂，我怕一样要吃败仗。破寨那会，他们躲得远远的拿鸟铳打咱们，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有放地炮，忬狠了！”

“那咋办，再拉人？”赵大冲一想也是，三比一还真谈不上有什么优势。

忬那春却开口了：“我看那，强攻不如智取，打它个冷不防。”

“怎么打个冷不防？”赵海谐甚感兴趣。

忬那春说：“短毛们强得就是火器，咱们把火药都给搞坏不就是了？放铳没子药，看他们还能强到哪去！”

“这招好！可是怎么去搞坏呢？”

“梅家的一对老不死就是现成的。”忬那春说。

赵大冲不以为然：“这两个老货？不成的。哆哆嗦嗦的，就打听个消息还成。”

第一百零九节 色诱

“也不一定的嘛，还有就是——”忻那春眼珠一转，“工作队里有个人，好像叫刘四什么的，和周寡妇打得火热，我们可以搞搞他。”

赵海谐也摇头了：“能听咱们的？他搞个没人待见的寡妇算得了啥，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赵大冲却狡猾的一笑：“黄花大闺女我们有啊……”说着斜了忻那春一眼。

忻那春把脸一横，骂道：“你们这群不要脸的臭男人。我呸，不去！”

赵大冲眉毛一竖，甩手就给了她一嘴巴：“妈了个X，不去？不去给老子滚！”

忻那春一掩着脸，呜呜啊啊的号哭着往里屋去了。

赵海谐有些不安，小声说：“侄儿！现在是用她的时候，还有她哥呢……”

“您放心，她就是一贱皮子，不抽不快活。”赵大冲一撇嘴，“破鞋一个，还给我拿乔。”

“话是这么说，不过好歹忻那日是她哥，你可得注意着点。”

“没事，多操她几次就安稳了。”赵大冲轻蔑的说，“忻四自己都瞧不起这个妹子。这贱货不能给脸。”

“嗯，不过你也有点分寸。兔子急了也咬人。”赵海谐知道这侄子一贯狂妄惯了的。只劝了一句就不再多说了。

他问：“刀枪之类有吗？”

“有些兵器。”赵大冲告诉他，各家凡是武器都坚壁起来了，只是不多，“只有十来柄刀，三杆枪。还有几张弓——就是不堪用。”

“少了些，不过也够用了，大不了叫大伙把柴刀和锄头也用上！”赵海谐知道如今不比过去，各家匪伙都把家当丢了个精光，临高缺铁，连农具置办起来都难，更不要说买刀枪兵器了。就算忻那日那边，眼下也没法给每个人都配上刀枪。

“三伯您放心吧。”

.....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他们谋划了一阵，赵海谐站起来身来，“你按计划行事，趁着下雨天黑，我先走了。”

雨还在哗哗的下着，夜已经很深了。

第二天，还在继续下雨，杜雯带着人在村子周边走了一圈，下地的农民不少。见到她也多少有些笑容，有的还和她打招呼。杜雯觉得，虽

然进展不大，好歹已经让大家熟悉了自己。

“也许，下面的工作会好做一些吧。”

正这么想着，忽然看到刘四正在不远处的一块菜园里劳作，十分的卖力。

“小刘和贫下中农交朋友真是不遗余力，是个好同志。”杜雯觉得自己真得没看错这人。果然是讲习所的优等生。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教会的那套封建迷信的厉害，还是我的群众工作厉害。”杜雯已经不自觉的把群众工作算作是她“自己”的了。

刘四帮着周寡妇锄完草，喝了些水。周寡妇的儿子来找他，说他妈找他回家去。刘四赶忙回到了周寡妇家。却见屋子里除了周寡妇，还有个穿得很干净，但是瘦得象猴一样的中年人。见他来了，赶紧一哈腰：

“这位就是刘队长？”村里的人都知道，来得澳洲人，队长是最大的官。

“在下刘四，你是？”刘四觉得奇怪，周寡妇这里向来没人登门，他也不是临高人，没亲没故的，谁会找他呢？

瘦猴一样的中年人又是一哈腰：“小的叫赵海基，请刘队长赏光到家吃个便饭。”

眼看周寡妇一脸惶恐，刘四知道这赵海基绝对不是什么善茬。想到在会议上杜队长给他们通报过基本材料，赵海清就是这个村的土著，这个赵海基也占着个“海”，大概是他的同宗。

平白无故的，这匪属忽然请他吃饭做什么，难道是要摆鸿门宴？他立马提高的警惕。但是不去的话，他又心痒难挠——毕竟这是个与匪属接触，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好机会。左思右想，正拿不定主意，赵海基说：

“知道队长忙，今天就在不远的关帝庙借地方办酒。”

关帝庙他地方他知道，就在村口，一进院子而已。四面都是园子地，大约也不能有什么埋伏之类的玩意。就点头答应了。随着赵海基进了关帝庙。

一进去却吃了一惊，原本有些陈旧破落的庙宇收拾的干干净净。在殿宇台基下的石板地上搭起了凉棚，挂着灯彩，下面摆放着红木的几案，桌子上已经摆下了四干果四蜜饯四鲜果十二个小碟的下酒菜。刘四虽然是个土包子出身，但是过去在财主家当过下人，宴会没吃过总是瞧见过得——这是接待贵宾的规模。心里不由得有点发虚。

赵海基请他在主位落座，给他斟上酒：“刘队长，乡下没什么好吃的。”

刘四赶忙说：“我不是队长，不敢乱了规矩！就叫我刘四好了。”

“这可不敢，那就叫你四爷吧。”赵海基先灌了碗米汤给他。说到这

儿，他不往下说，高声的冲殿基另外一面的临时伙房叫唤，“菜好了没有？”

厨子过来又搬来八个冷菜的瓷盘。

“请吧，没啥好菜，酒得多喝一樽。请吧。”

两人坐在桌边，一面喝着，一面随意说些农事上的事情。厨子一碗一碗把菜送上来，空碗空碟收拾去。过了一会又送上烤得一大盘子烤得香脆的乳猪，还有四个配菜。

“尝尝这乳猪，”赵海基殷勤的布菜，“这可是临高的特产，香脆滑腴，连广州的大户都爱吃！”

刘四虽说在讲习所吃得还不坏，但是能够大口吃肉的机会是极少的。烤的香喷喷油吱吱的乳猪勾得他馋虫直冒，吃了一筷子就停不住了。

赵海基殷勤地劝酒，嚷得热乎乎，三二樽烧酒，把个刘四灌得手脚飘飘，警惕性也小了不少。

烧酒：指各种透明无色的蒸馏酒，一般又称白酒。

“咱们这些挂上来号的人家，以后还得请您多在两个女官家面前多多美言啊。”

刘四这会胆气被酒一催，上来不少。他觉得浑身发热，仰起脖子又喝了一樽，才说：“这事吧，还得看你们自己。”他拿这筷子夹了一大块乳猪放到嘴里嚼着，“杜队长还是希望你们主动点，老老实实的把过去的事情都说清楚了，只有没血债的，都一视同仁。”

“是，是，这是澳洲老爷们宽宏大量。”赵海基奉承着，不再说下去，只是劝他喝酒和吃菜。

眼见刘四越喝越高，赵海基慢慢的站起来，小声叫道：“刘四爷！”他说，“到厢房屋里躺一躺，歇息一会吧。方便，屋子收拾好了，干净。”

刘四这会已经有些糊涂了，任由他摆布。赵海基和个半大小子，搀扶着他进了院子的东厢房里。院子两边的厢房，原本就是匪伙在庙里唱戏打醮的时候供头目休息的所在，陈设很贵重，虽然不见得讲究，但都是拿抢来得好东西往里面填。

打醮：道士设坛为人做法事，求福禳灾的一种法事活动。

窗户上新糊了窗户纸，光线幽暗，刘四半歪在湘妃榻上，赵海基大声道：“小春！出来伺候刘四爷！”

里屋的门帘一掀，忻那春走了出来，她还是那身跑马卖解的打扮，只是装扮的更加风骚了，脖子下的胸脯都露出了好大一块。她端着一碗热茶，小心的捧到刘四面前。

“四爷，喝茶解解酒。”

一股脂粉的香气飘过鼻端，把个微醺的刘四撩拨的心里直痒痒，早把讲习所里学来的种种禁忌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呆呆的瞅着这姑娘看——她可比干瘪的周寡妇好看多了，光这一身的白肉，刘四不由得流了口水。

忻那春坐在榻边，用手托起他的脑袋，又端起碗来轻轻的吹了几口气，才把茶碗递到他嘴边：

“刘四爷，喝吧。”

刘四自打生下来，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只觉得脑袋上碰着一个鼓鼓的饱涨的物件，不由得色心大起，见喂自己喝水的手腕圆滚滚的，皮肤也白腻，不由得捏了一把。

“哎呀——”忻那春做作的叫了一声，茶水洒了不少在身上。刘四赶忙要给她擦。

“不敢劳动，刘四爷。”忻那春自己掏出块雪白的帕子在胸口、大腿上姿态撩人的擦抹着水渍。

“我来擦！”刘四在酒和脂粉的双重作用下，已经按奈不住，直立起身子，用一个粗鲁、剧烈的动作扑了上去，攀住了忻那春的肩头。

“四爷，不兴这样的……”她假作推他。

刘四这会哪里还有分辨的能力，抓住她的手，就往她腋下去摸扣子，还没等摸到，忽然听到女人尖声叫了起来：“救命，来人呀！”

刘四一凛，还没反应过来，女人身上的紧身小袄“嘶啦”一声，竟然被生生的扯开了。

这时候，哗啦一声，门给冲开了，首先冲进来的是赵海基，后面，跟着一个壮汉，正是赵大冲。

赵大冲跑进来，当头就是给刘四一个大嘴巴，打得他眼冒金星，跌倒在地，手里，居然还拽着一块扯落的花布。他愣住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扯落的。

忻那春双手捂着脸，在床榻边抽抽搭搭的嚎着，身上的小袄被扯得开了门襟，露出红色的肚兜来，束腰的腰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到了地上。



红色肚兜

第一百一十节 刘四中计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赵大冲故意吼叫道。

这时候，屋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男男女女，在一片混乱中，忻那春一头扑到赵大冲的怀里，拼命的哭唤，但没有眼泪，“不活了！”她叫了一声，又哭起来。

刘四挣扎着爬了起来，愣住了一会，转身往外跑，门口堵住了，他逃不出去。

“往哪儿跑？”赵大冲一把揪住他，扬手又是几个嘴巴。他一面打，一面骂道：“你敢糟蹋我赵大冲没过门的媳妇！还是黄花大姑娘！你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瞧你长着个人样子，人面兽心的东西！”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屋里的人纷纷地闪向两旁。赵海基来了。

赵大冲故意道：“八叔，这就是你请来得好客人！居然敢强奸你侄媳！”

忻那春抽嗒嗒的嚎着：“八叔，你可害惨小春了，小春没脸活了，呜呜呜……”

赵海基故作惊讶地唤一声：“哦！”好大吃了一惊。

闹了一会，赵海基才慢慢地向刘四说道：“我把你当个体面人，请你到赴宴，托你帮我们这些人说说话，求个情。你不愿意也就罢了，怎么这么人面兽心，强奸民女。哪朝哪代都是犯了王法！知道吗？”说到这里，他把眼睛一横，叫道：“来人！”

“有。”有个半大小子走了出来。

“把他绑起来，一会送到祠堂里交给工作队。我看看他们一天到晚‘保境安民’到底是怎么个‘安民’法！”说着，赵海基抬脚进了里屋。赵大冲也跟了进来。

刘四被人七手八脚地捆绑起来，推进了里屋。刚进去就被人一脚踹在膝盖里跪了下去。

“你说，强奸民女，该怎么办？”赵海基故意问。赵大冲恶狠狠的扬起根哨棒，在刘四的眼前晃一晃，粗声粗气的说：“这么办？按理意图强奸妇女打死不论。看在他是工作队的面子上，吊起来打一顿，再送到工作队去，要他们办！他们不办就送县衙去！”

刘四吓得浑身是汗，赶紧告饶。说不合一时间喝多酒，色胆包天。苦苦哀求了半天，总算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赵海基看火候差不多了，对赵大冲说：“侄儿，你先出去吧。八叔一定给你个交代。”

赵大冲故作姿态的哼了一声出去了。

人都出去了，赵海基叫来一个师爷说：“去拿纸笔，把他自己说的话，全记下来。”

师爷的纸笔墨砚都是现成的，当下在炕桌上写着。

“写好了，念给他听，”赵海基说。

师爷念道：“小人刘四，宴后闯入民户赵大冲家中，遇见民女忻那春，实行威迫强奸，女方不愿，撕衣强剥，意图强暴是实。”

刘四辩解道：“小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扯大姑娘的衣服？”赵海基说。刘四气结，这里不是鸿门宴，倒是个捉狗结。

赵海基又问：“你愿私了呢，还是公了？”

“私了！私了。”刘四当然知道这话的意思。

说公了，当场推到祠堂去，不但自己颜面丢尽，杜、董两位首长也要颜面扫地，自己以后在穿越集团里就彻底完蛋了。

“算你识趣！来人，给他松绑！”赵海基得意的笑了，这忻大姑娘还真是挺有用的。“私了，在这服辨上捺个手印。”

刘四无奈，只好在纸上按了一个手印。赵海基叠起这张纸，揣进衣袖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刘四爷，受惊了。”他拱了拱手。

刘四不作声，以他的智慧，很清楚对方的图谋。

赵海基喝着茶，慢慢地说：“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说着，他停了一下，看看刘四脸色，喊了声：“来人！”

外面早有人把一个朱漆铜皮包角的小官箱拿了进来，与女人的梳头匣子一般大小，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上面还挂了一把小锁。



官箱：江南地区民间女儿出嫁时特制的一种小型朱漆箱子，古典家具中的一种。内装新娘的香袋、手巾等，还放进红蛋、红枣等。迎亲喜口，用红色包袱布包裹后由夫家人先背走，俗称“背官箱”。顶部凸起箱盖，攒框面芯箱门，铜活精美，是此箱的装饰亮点，整体素净光洁，古朴典雅。

赵海基从袖子里取出个钥匙，打开锁头：“刘四爷，这是敝下的一点意思。请笑纳，也算是一点赔罪。”说着打开箱子，立马就让着有点幽暗的小屋子里光辉灿烂。

箱子里，是各种各样的首饰，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从头上带得簪子，到脚上的脚镯；重新娘子用的头脸，到儿童的锁片，各式各样的款式，有的还镶嵌着珍珠、翡翠、宝石之类。流光溢彩，一下把个刘四看得呆住了。

他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许多的好东西啊！刘四的手一下颤抖起来。连忙推脱：“这个我不敢要，太贵重了……”

“别给脸不要啊。”赵海基拉下来脸。

刘四无奈，只好收下。

“东西，您可以收在周寡妇那。”赵海基笑着说，“放心，小的们会好好的照顾她的，她算是攀上高枝啦。”

看到刘四一脸神不守舍，还回不过神的模样，他又添上一句：“你不必怕，刘四爷既然和咱们讲义气，咱们也不是没情义的人。”

“是，是。”刘四总算缓过一口气来。

赵海基凑近一些，悄声地说：“你帮咱们作一些个事，工作队这些日子听说一直在嘀嘀咕咕，说得都是些什么？你都告诉咱们。将来自然还有你的好处。说话算话！”

刘四无奈，只好说：“几位既然这么照顾我，以后就听您老的差遣了！”

赵海基说：“好吧，你先回去，往后有事，我们会到周寡妇家给你传话。”

过了几天，看起来整个计划实施的很顺利。梅老头子虽然继续蔫头蔫脑，但是一给逼问，还是能说出点东西来。从梅老头嘴里，赵大冲知道两个女官长对现状很不满意，经常有口角。红毛和尚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天到晚的“讲道理”，教大家唱一些歌什么的。

赵海基偷偷摸摸的在周寡妇家会了一次刘四。从他嘴里果然得到了更要紧的消息。

“澳洲人的剿匪要扩大了，”刘四在周寡妇家吃饱喝足之后，对急不可耐的赵海基抛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人马都在往儋州方向调动。”

赵海基一听来了兴趣：“这么说，这一片上快要没动静了？”

“对。”刘四张望了一下外面，压低了声音，“上面对这两个女人的活计不满，要调个男的来。”

“嗯，嗯，”赵海基听的很仔细，问，“这男的是啥路数？”

“这我的就不大清楚了。”刘四说，“姓杜的女官长这几天晚上成天发脾气，和姓董的吵架。两个人闹别扭。好像就为了这事情。”

这和梅老头说的消息是对路的。赵海基深信不疑。

“……这几天，警卫收拾行李呢，大约再过几天新队长就到了。这里还要派几个人护送两个娘们回去。真是麻烦。”

赵海基一听眼皮一跳。对呀，要调两个女人回去，肯定不会让她们单身上路，一定会抽人去护送。这可是个好机会——祠堂里就兵力空虚了。

“要去几个人？”

“大约六七个吧。”刘四看他的眼神发亮，“怎么？您这是——”

“没事，没事！”赵海基赶紧说。这得赶紧找赵大冲商量商量，大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了。

当晚，赵大冲和赵海基商量了一番，决定由赵大冲自己去找赵海谐和忻那日，商议这事，顺便把队伍再开回来。

“的确是个好机会！不过这事要成，还得要让刘四出把子力气。”忻那日听到连夜赶来的赵大冲的带来的消息点了下头说。

“怎么？”赵大冲问。

“子药的事！”忻那日说，“他们走掉五六个人，还有十几个，打起枪来咱们一样吃不消。”赵海谐被穿越军整苦了，对火器的威力有着直观的认识。

“让刘四在里面接应，就是不知道这小子有没有这个胆！”

“有把柄捏着，还怕他不干？”赵海谐说。

“没用。”忻那日摇头，“刘四不过畏着一张服辨而已。你要他传个消息传个话没事，要他做这种要掉脑袋的事，他不会干的。转身就得把咱们卖了！”

“那怎么办？”赵大冲焦躁起来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忻那日把手一挥，“村里还有多少钱财好用？”

“还要给钱？”赵大冲几乎喊叫了出来，“上次已经给了他一官箱的首饰珠宝了！”他不肯拿钱出来还有自己的考虑。赵海清是党那门的“总管”，匪帮的钱财粮草都是由他经手的。山寨破了之后，大宗的积蓄没了，但是道禄村里还藏着不少财物，这些东西虽然不归赵大冲管，可是赵大冲早就从他爹那里知道了掩藏的地方和具体的数目。他视这笔财富是自己的本钱，一直把持着这个秘密，不肯轻易拿出来——赵大冲虽然狂傲，却也不傻：忻那日如今有人马，有绿林的关系，自己想在这伙里

当老大，或者退一步说当个大头目，就只有抓住这笔财货。

忻那日何尝不知道他的如意算盘。但是眼下匪伙一穷二白，只有赵大冲手里还掌握着些财物。只好努力说服他了。

第一百一十一节 土匪的反击

“钱财乃身外之物，”忻那日暗骂赵大冲“土包子”、“乡下蛮子”，只看着眼前的几个钱，他耐心的说服，“只要能把队伍保住，以后要多少钱财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扳着指头：“你别嫌用钱的地方多，刘四你要他干掉脑袋的活，就得给足买命的钱！还有我手下的这些弟兄，没几个钱犒劳，他们肯去厮杀？”

“什么？！几个小崽子还要犒劳……”

“嘘！”赵海谐赶紧制止赵大冲，低声呵斥道：“忻四爷带的是人马都是和咱们老十三村地区没关系的兄弟！”

“没错！”忻那日说，“我当他们的头才几天，凭什么要人去冲锋陷阵。”

“好。”赵大冲虽然觉得舍不得，还是答应了。

“最后就是村里的大伙的家着了，给过抚恤没有？”

“死了人的都给了几两银子，”赵大冲警觉起来，“还要给？”

“那倒不必，没给的话要给！”忻那日见他总算没犯浑，松了口气，“你休息休息，晚上就走。回去把东西都给我预备齐全，送到这个地方……”

第二天天色一擦黑，夜色笼罩这群山，繁星闪烁着寒光，不时被乌云遮住。深山里更加昏暗。藏在山沟子里的匪伙，这时候才开始行动。

匪伙们在颠沛流离的不少日子，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面无人色，看起来不象土匪，倒似一群逃荒的饥民。只是他们手里都拿着各式兵器，有的人没有刀枪的，就削了根木棍提着。

忻那日和他的人马这几天一直躲藏在山里，半饥半饱的挨日子，焦急的等待着消息。他们不敢出山。村落过去是粮食、宿营和女人的来源地，现在一个个忽然都成了刺猬。随时随地都可能招来黏上之后就很难脱逃剿匪支队。现在忻那日突然戴着大伙出动了，群匪不知道这个新上台不久的首领要带自己上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但是又不敢言语。各自怀着鬼胎。穿过一片密林之后。忻那日计算脚程，天亮前肯定会到汇合的地方了。便挥手要大家停下，宣布要到道禄村去。

群匪听说现在马上可以开拔到十三村地区去，有人接应、管饭，大伙都雀跃了一阵。忻那日乘机说：

“要吃饭，要玩女人都可以！到了地头，每人再给饷！”他顿了一下，“村里就二个女短毛，外加七八个兵，大伙鼓足劲，把他们给灭了！”

听到还要和短毛打仗，群匪又在犯嘀咕了。忻那日赶紧给他们打气：“弟兄们放心！澳洲人那里有我们的内应，到时候他们的鸟铳都打不响的！打败澳洲人，在村里吃喝玩乐三天！”

后面这话等于就是放了大假，东西随便抢，女人随便玩。这种日子群匪已经许久没过了，人群中顿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人喊道：“忻老大你就别废话了，带我们去吧！”

“好，走！”

天亮前他们抵达了道禄村外。忻那日小心的把队伍藏在几里地之外的山林里。赵大冲和赵海谐已经先期一步到了村里，连夜发动匪属们做饭，烧水，悄悄的送到林子里。

群匪们看到来了食物，不由得都涌了上去争抢——好多天没吃过象样的饭了，缺少食盐更是让他们的身体时时感到疲乏无力。忻那日又下令给每人都发了一两银子，要他们先睡觉休息。

赵大冲、赵海谐和赵海基都在等他，四个人聚拢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动手。

“梅老头说，两个女人还没走，但是护兵已经走了六七个人了，听说是去接那接任的队长了。”

“这下就只剩下十二三个护兵了，就多两个女人，不碍事！”忻那日有点信心了，“收买刘四搞掉子药怎么样了？”

“这可花了大钱了。”赵大冲很心疼，“这小子一开始使劲拿乔，说了把子药搞坏很难。这些兵都的弹药包从来不离身，晚上睡觉也有人放哨，一点机会也没有。”

“后来怎么样？”

“又许了他多给银子，还说把忻那春给他……”赵大冲口无遮拦，一点也没注意到赵海谐对他使得眼色。

忻那日倒是不动声色：“他答应了。”

“答应了，但是不够结实。”赵海基怕这大爷口不择言，又冒出什么“贱货”之类的话，把忻那日给惹毛了，赶紧接口，“说把子药搞坏不大可能，但是能搞坏抢，让枪打不响。”

忻那日想：答应的不结实才有可能是真得，要是这个刘四满嘴跑火车，包拍胸脯，他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其实许他什么还不是一句话！”赵海基说，“事成之后，直接就——”他做了个砍翻的动作。

人死了，自然不需要银子也用不着女人了。

“不，”忻那日立马反对，“刘四要留着，许他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得给他。”

“凭什么？”赵大冲喊了出来，他早就打好了事成之后干掉刘四了，倒不是为了忻那春，而是许给刘四的财物实在不少——他心疼。

“刘四是澳洲人一手栽培起来的，澳洲人的底子他知道不少。”忻那

日为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几天了，“看这模样，澳洲人一时半会走不了。我们要对付他们，就得要这个人带路！”

赵海谐点点头：“忻四爷说得对，这事上我们不用太小气，拉他入伙！”

赵大冲只好也答应了。

“说说打算怎么动手？”忻那日说。

“刘四说中午前能把子药的事情搞定。我们就晌午动手。”赵海谐说，“晌午过后天气热，多半都打中觉。冲进祠堂里打个冷不防。”

“各家的家属怎么样了，都预备好了吗？”

“一口气来了六十多人。听说要打澳洲佬，大伙都要报仇呢。女人都上了剪子了。”赵大冲兴奋的说，“我把太老太小的都给劝回去了。”

“各家的家属不要上阵。”忻那日想了想，“选几个路熟，腿脚快的，在村口接应带路。其他人，在村口和四周把路，防着有人跑掉。”

“好！”众人都应了。

“还有，咱们各家眷属的门上，都要挂个蓝布条子。”忻那日说，“我现在的弟兄都不是本村的，万一冲撞了自己人可就难看了。”

“这个好办，我一回去就通知各家。”赵海谐说。

“打开祠堂的门由谁管？”

“说好了，前门是刘四，后门是梅老头。”赵大冲说，“梅老头我许了他地和银子。”

“这老东西腿脚还算利索。”忻那日点点头，“他就不用留了。”

“一会我们以三声高升炮为号，各路一起发动！”忻那日脸色一变，变得杀气腾腾的，原本着还算计着要以后当老大的赵大冲不由得一阵发冷，看到自己的族里的长辈对这个外姓人都是言听计从的，他对自己将来能不能当老大有极大的怀疑。

“妈的，你也不能留！”赵大冲恶狠狠的瞪了一眼去向他手下的人布置的忻那日一眼，摸了摸怀里的小匕首，已经动了杀机。

太阳刚过中天，从三里地外的土路上，一股乌黑的浊流正在狂奔，五十多个衣衫褴褛的匪徒，挥舞着手已经开始生锈的刀枪。扑向道禄村。

匪徒没有呐喊，只是一个劲的狂奔，村口，早就有些半大小子或者年轻的，鬓边戴着白花女子等着，手里提着刚刚削尖还露着白茬的木棍。接应着匪徒们向祠堂奔去。他们虽然一声不吭，但是眼里个个都冒着火。有人是因为贪欲，有的则完全是仇恨。

原本街上还有几个在做事闲聊的人，看到这副模样，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连滚带爬的跑回屋子里去。关上门，打着哆嗦听着外面的动

静。

祠堂的大门果然按照预定的开着，刘四正在门边焦急的探头探脑的望着。看到他们来，他的面色顿时大为轻松。边招手，边把门又推开了许多。赵海谐一马当先，跳上了台阶。

“怎么样？”

“好家伙，费了老鼻子劲才把哨兵给搞掉，”刘四一扬头，“其他人都在后面开会……”

赵海谐吩咐：“把住大门！”自己和赵大冲领着大股人马直冲进去。第一进的院子里没有人，只有些包袱、被子之类的兵士的东西，整整齐齐的摆在屋子里。

虽然一个人也没有让他的心头产生了一丝疑惑，但是一股劲头上来之后也管不得这许多了，赵海谐撞破二道院的门，大家齐齐的大喝着涌了进去。

只见后面被弄里也呐喊着涌出许多人，个个手持刀枪，挥舞着冲过来。双方看到彼此都愣住了。

这是从后门冲进来的忻那日带的一股！

忻那日带着攻打后院的人马通过敞开的门顺利的进了教堂。教堂里除了梅老头，还有几个平日里经常来的老人，一个个被吓得动弹不得。忻那日没时间理会他们，直接带人冲进了二进院子。没想到迎头遇到的，竟然是前门进来的人。

整个第二进院子里空荡荡的，莫说工作队，连个鬼都没有。

赵海谐刚想带人往屋子里搜，忽然外面街上传来了一排枪声。

这意味着死亡的尖啸声让他浑身一激灵，再找刘四，已经踪影全无！

“中计了！”赵海谐不由自主的大喊一声，“快跑——”

手下的人顿时乱了套，有些人往前，有些人往后，还有的人直接去爬墙了，整个院子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屋顶上，爬起了十来名士兵，步枪一排排的往院子里射击，忻那日连喊“中计”的时间都没有，对方已经开了第一排枪，他身边的匪徒们已经倒下去了五六个人了，剩下的转身就跑。接着又丢下无数的手榴弹来，铁片、瓷片在院子里飞舞——被打得浑身是血的匪徒们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匪伙已经完全丧失了秩序，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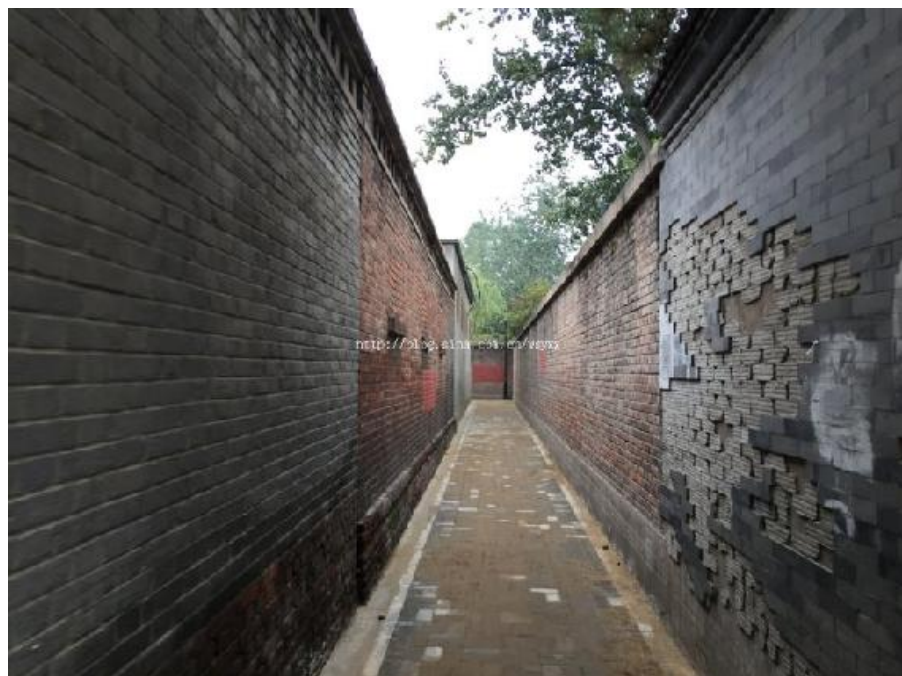
忻那日见机的快，已经退回到第三进的教堂里，这里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负责把住大门的匪徒不见了，后门倒还是敞开着的，他稍稍放心，赶紧一挥手：“往后门跑！”

匪徒们乱哄哄的向后门涌了出去，“哪里跑！”只见后门口已经转出一员女将，身穿防刺背心，头戴80钢盔，手中一杆齐眉点钢枪，端的威

风凛凛，英姿飒爽。正是董薇薇是也！她是练过健美，身体素质极好，无论身高还是体格，都比本时空的一般男人强得多。她扬起一枪，就把一个动作最快的匪徒戳倒了。

“弟兄们，拼了！”忻那日见只有个女人把门，知道蹊跷，只把砍刀挥舞，哄得身边没死的匪徒嗷嗷乱叫，一窝蜂的冲了过去，想杀过去夺门而逃。董薇薇身后已经冒出一排士兵来，又打了一排枪，接着又是一阵霰弹炮，院中顿时七零八落都是尸体和伤员。

忻那日却没有跟随手下匪徒冲锋，乘着混乱的时候，他往旁边一溜，已经跑到了夹道里，很快就翻过围墙，逃出了这个陷阱。



夹道：指左右都有墙壁等的狭窄道路。

他根本顾不及还有多少弟兄能跑出来，一个劲的直往村外跑去——村里不能待了，脱身要紧。

在路上遇到了在街上接应的赵大冲，也是一脸的被熏黑的火药烟，挥着一把宝剑。

“中计了，奶奶的！”赵大冲骂道，“这个混蛋刘四，我要剥他的皮——”

“快走吧，说这个干什么！”忻那日根本管不了刘四刘五了，丢下他发足狂奔。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赵海基、赵海谐、赵大冲全部被击毙。忻那春原本在街上领着十几个匪属负责接应，在突然出现的士兵乱抢打到了几个人之后，她就往地上一滚，装死，打扫战场的时候被狠狠的踹了几脚才不情愿的爬了起来，被人用绳子和其他俘虏一起捆了。忻那日带来的

五十来人，并赵大冲在村里发动起来的匪属三十多人，被杀被俘，一个也没跑掉。

第一百一十二节 胜利的后果

忻那日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没从村口跑，而是直接跳了村边的一条小河，凫水逃出了生天。

整个行动除了工作队本身，执委会还调来了一个剿匪支队策应。事实上，大多数士兵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捞到，战斗就结束了。杜雯和董薇薇两个在外人面前绷着脸，其实早就心花怒放——这可是一次大获全胜，而且还是在自己的一手操办之下！

这次战斗之后，道禄村的僵局彻底被打破了。这次胜利不仅在于消灭了匪伙，而且借此机会，肃清了长期盘踞十三村地区的几股土匪头子的家族势力。道禄村的工作一日千里。杜雯巴望了好久的民兵队很快组织起来了，土围也动了工，原本处处不顺的村政居然立马变成了“号令全村，莫敢不从”的大好的局面。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一个之后，全盘的连锁反应。工作队在十三村其他地区的活动一下子全无阻力，进行的非常顺利。

杜雯毫不客气的施展了“专政铁拳”，首先把村里的匪属一扫而空——挂在门上的布条成了最好的识别标记。没被打死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捆成一串一串的，由支队押回百仞城去——那里急需苦工。

“儿童也带走？”负责来接运俘虏的军官问。

“当然全带走，具体处理回去问执委会吧。”杜雯乐得搞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把所有她认为有问题的家伙都搞走。至于儿童怎么处理，让文德嗣去伤脑筋吧。

杜雯原本还打算把十三村地区的匪属全部照此办理，被董薇薇拦住了：“人家没参加暴动，我们也不要把事情做绝了，给人留条出路吧。”

“斩草要除根！这种坏分子的家属，都是一肚子的坏水，以后全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没必要，也太失人心，”董薇薇坚持，“历史告诉我们，搞运动式的扩大化，株连九族只会适得其反。”

“但是不搞清算，宽大无边是有害的。”两个女人为胜利而拥抱过了不到五分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吵。

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杜雯在各村开始不遗余力的推行“进村入户，查根挖源，人人过关”的运动。她每天都带着新组建起来的道禄村民兵和一部分警卫，到各个村去：开会，组建民兵，清理户口，责令逃回家的土匪和匪属登记自首，清查被匪属坚壁起来的财物和粮食。

各村因为在忻那日反扑的时候没有参与，也没有和土匪再发生其他的关联，所以最终处理起来较道禄村要轻得多，只清算了少数有血债的土匪，一般匪徒，只要交出抢来得财物粮食，具结保证书就可以放过。接着又在全村大会上宣布：过去有轻微从匪经历的、帮着土匪运过赃物的，只要没有参加这次反攻，没有民愤的，全部予以赦免；过去分到的

钱粮财物也用不着退还了——这些人所获有限，而且年深日久，追究起来没个完，不利于迅速安定人心。

派董薇薇去当副队长果然是个明智的决定，董薇薇虽然不断和杜雯就具体事情争吵，但是有效的降低了杜雯大搞群众运动的热情，事情总得来说还是进行的比较温和有序。没有搞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原本对派遣二个女人去搞工作队的邬德现在也对马千瞩五体投地。

“督公不愧是督公。”他在农场的酒吧说了这么一句话。

没收的房屋、田地和财产，杜雯原本想乘机搞个小范围的土改，搞分地。但是这事被计委派来的特派员拦截了。

“这些都是穿越众的战利品，如何处理必须由执委会讨论决定。”

“苍蝇！”杜雯不满的嘀咕了一声。计委虽然是最最敬爱的马委员负责的，但是他下面的人实在让多数人都缺少好感。不管是平时分派物资还是打完仗接收物资，这群人都发挥了锱铢必较的特点——而且他们总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每个有重大收获的地点。

从村里掘地三尺取出了不少财货，粮食倒没多少。计委留下了一部分给工作队，在村里办赈济，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发了些粮食和银钱，被土匪祸害过，死了人的家庭额外还能多拿些抚恤的银子。

陆若华在街上大画十字，还领着人收尸，一脸悲天悯人的模样。不过他却是这次胜利的最大功臣。梅太婆在例行的忏悔中，把赵大冲见他们夫妇打听工作队情况的事说了出来，最后还说了赵大冲要梅老头当暗探的事情。

陆若华知道事情重大，找来白多禄商量。按理说忏悔者所说的内容是不得透露给第三者的，不过耶稣会在这方面是早就得到过豁免的。白多禄赶紧把这情报汇报给董薇薇。

当晚工作队就把梅老头叫来一盘问。被吓得半死的梅老头赶紧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根据梅老头的提供的消息，大家一致推测，匪伙即将要发动反击。

当时董薇薇就向百仞城发电，要求调动剿匪支队来支援，如果可能的话，一举围歼。这时候，有工作队的队员来汇报：刘四最近神不守舍，经常躲在祠堂里不出去，连过去常常去帮忙的周寡妇家都懒得去之后的异常状态之后，两个女人再联系从梅老头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刘四肯定出了问题。

土包子出身的刘四哪是狡诈精明的现代人的对手，被杜雯半真半假的几句话一罩，外加FBI形体语言上学来得半吊子肢体语言判读，刘四以为事情已经完全败露——原本他也不甘心去当土匪。在杜雯的“循循善诱”之下，刘四痛哭流涕的跪在地上忏悔，把事情都给招认了，连他搞群众工作实际上是在泡妞这事都给说了出来。杜雯向来瞧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当时就很想给他的裆部一脚，再来个“永远开除出党”。但是在董薇薇的力劝下，终于决定让刘四“戴罪立功”——毕竟也算是一个好机

会，可以玩无间道的把戏。

无间道：《无间道》2002年出品的一部警匪片。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为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经过一场激烈的角斗，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当然对刘四来说，这个功不是这么好立的。不过杜雯答应：剿匪成功之后不再追究他搞女人的事情，而且保证不把事情记入他的个人档案。

至于贿赂的财物，自然是上缴归公。刘四也不敢争。只好老老实实的当他的双面间谍的角色。

诱敌行动成功之后，刘四也得到了奖赏，杜雯找他单独谈话：

“小刘，这次你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你的态度是好的。”杜雯顿了一下，刘四赶紧站了起来，“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痛改前非，再接再厉为穿越大业贡献力量……”

“好了，好了。”杜雯摆了摆手，“你的事情，功过相抵。前面已经说过，不会再追究了。不过周寡妇那里你也得给人一个交待。就把亲事办了吧。老是偷偷摸摸的，群众影响不好！”

“是，我选个黄道吉日……”他马上住了口，杜首长最讨厌这些东西。

“挑个日子也好，”杜雯这会心情好，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还有，组织上研究下来，你既然娶了本地的女人，就干脆留在这里干地方工作吧。道禄村是新区，你来担任村长！”

“谢谢组织上的提拔重用！”刘四激动的站了起来。要不是澳洲人这里不兴磕头，他大约早就磕几个响头了。

“以后好好工作吧，先把道禄村的工作搞好，然后我们会逐步再扩大到其他村的。”眼下十三村的形势一片大好，工作队下一步重点是搞社会调查，村里的具体事务再过问就没有时间了。交给刘四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不过再诸多大好局势之下也留下让杜雯不满的后遗症：受洗人数大为增加。从原本的梅家夫妇，到全村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去教堂听道理，受洗。把个陆若华乐得天天晚上都在感谢上帝。对白多禄也另眼相看，白多禄苦不堪言，他现在每天都被陆神父“轰炸”，要他发愿当修士。

“以您的才学、对天主的虔诚和为传播福音所做的贡献，未来的广东教区大主教，非你莫属，再兼任几个富庶的修道院的院长……”

白多禄心想过去文总要我当临高主教，现在陆若华说广东大主教非我莫属，难道教宗将来还准备赏我一顶红帽子么？不行，真戴了红帽子，按文德嗣之流的思维模式，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的让我当教宗的……想到这里白多禄一阵心虚，不过也小小的向往了一下。接着想到真当了神职人员可就没老婆了——其他还好说，这个坚决不能同意。

在杜雯大搞清理匪患，人心惶惶，家家都惴惴不安的日子里。陆若

华不失时机的也进入到本地区的各个村落里去宣讲福音。这次，他不再形单影只——道禄村的教民虽然对基本教义还闹得不是很清楚，却已经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路，一批中老年妇女脖戴十字架，跟在陆神父后面，采取挨家挨户的扫街方式，搞“人人听福音”的群众运动式传教。

“大家要深入每家每户，到田间地头，向每个迷途的羔羊传播天主的福音。”陆若华对着一群眼神虔诚无比，身上还挂着一个装满传教传单的小口袋的中老年妇女们说。

他的传教团跟在杜雯的屁股后面，借着穿越众的余威，到处活动。许多人为了赶紧和穿越集团挂上关系，连天主和圣母到底是什么也没闹清，就跑到陆若华那地方去要求受洗了，慕道班每天人满为患，干脆在院子里上课。白多禄的嗓子都快哑了。量产的教徒一旦受洗完了赶紧都要求领一个十字架挂脖子上，还有人干脆领好几个，还挂一个在大门上。陆若华随身带来的十字架很快就发没了。赶紧写信回澳门要求订做一大批。

杜雯气坏了，屡次想把这洋和尚给驱逐出去，划清界限。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洋和尚大讲“宽恕”“仁爱”之类的教义，对安定社会还是起了点作用。在董薇薇的劝告下，她终于还是忍了下来。再说，涌来的传教人员大多是中老年妇女，她也不便指使人动粗。

在这番传教大跃进中，陆若华还发展了第一批“修女”：一些孤寡的中老年妇女，经过这番动荡之后想出家修修来世。临高本地没什么大庙，连尼姑庵都很少。这个新近出现的洋教恰逢其时，洋和尚说话和气，又会唱好听的歌，还有许多漂亮的画片——陆若华拆掉了白多禄随身用来包书几张房地产广告的广告页。被他描绘了一番天堂和复活之后，便有人要求当“洋尼姑”了。





For a comfortable, high-quality, green living

买洋房 送豪车

坐拥别墅超值享受

毗邻白玫瑰、莱佛士和麒麟湾美墅，
联袂世界顶级奢华酒店，

140000元/套

140000元/套

140000元/套

140000元/套

140000元/套

☎ 0001-12345678

国际公寓
——国际公寓的典范——

房地产广告

陆若华干脆把她们收留下来，暂时算做教会的工作人员。起码以后教堂的打扫、做饭、洗衣服这样的杂务就有人代劳了。

这天，陆若华找来白多禄。

“你们的修院成立了么？”

白多禄张口结舌，所谓澳洲教会根本就是一个空气。哪里来的修院。他只好推脱：“本地还没有修院。”

“成立一所吧，这里有很多羔羊，要选择终身侍奉主的道路。”陆若华画了个十字，“请你去和何影商量一下。”

何影接到白多禄的电报之后不敢怠慢，此事涉及到未来的教权问题，赶紧来找执委会请示。

“你觉得怎么样？”文德嗣反问何影。

要按何影另一个时空的社会经验，肯定是要说：“我和您的看法是一样的。”不过这里就不需要如此了。

“办，”何影说，“这次剿匪之后各村遗留下来的土匪的遗孤肯定不少，这些孩子我们即不能杀，留着自己教育又是祸害，不如让修道院去收养抚育他们，即不浪费资源，又能顺便洗洗脑，用死后的地狱来管住他们，不比我们用刀枪来得有效？一举两得啊。”

第一百一十三节 修道院长

“办法挺好，”文德嗣说，“我怕陆若华万一居心叵测，利用这种仇恨建立自己的嫡系教士队伍怎么办？”

“那就要白多禄他们看紧了，还有就是掺沙子进去。”何影献计道，“我看可以从学校里选拔几个对我们特别忠诚的人，主动进入修院，以后担任第一批的基层神职人员。”

“理想的办法当然是这样。选拔土著学生进修院固然可以，但是他们年龄太小，容易被人改变想法。光几个月的洗脑，不一定够。”

“那就派一个人进去掌握修院。”

“修道院长的话，白多禄不合适吗？”

“他要盯住陆若华，抽不出身来。”文德嗣摇摇头，“而且他是个教徒，虽然看起来信仰不够坚定，但是，他是有信仰的……”

话没说完，言下之意很明白。文德嗣准备搞的教会，是典型的自成一派。算作“异端”也不过分。

何影沉吟：“要不我们招募一个人，派进去？”

“好。回头来选人——那就同意办修院。不过必须把地点设在百仞，不许在道禄村。另外，进修院要一人一报，履历写清楚，报你批准。”文德嗣指示。

这边在BBS上贴出招募的宗教人士一名，果然就有人来应募了。来人姓吴名石芒，三十来岁，身材微胖，看起来满面微笑，不大原意说话。

文德嗣拿起他的档案资料翻阅了一下：

穿越政治保卫局对穿越众吴石芒个人鉴定（绝密）：

“XXXX年X月X日生。XXXX年X月参加穿越事业。汉族。政治倾向：无明显倾向，政治上随大流。性格——较为内向，能随遇而安，对环境不挑剔，但会尽可能动手改善。对敌人毫不留情。品德高尚，无不良嗜好，社会关系清楚。专长：人事培训（专家）、格斗（一般）、急救（粗通）。表现——积极上进，有迫切的为组织服务的欲望——”

文德嗣研究了下：人事招聘培训主管——这么说能说会道，会忽悠人；会点搏斗技巧——下乡出差没问题，能自保；会急救包扎——有用的技能，培训一下，还能配合送医下乡。

“挺合适。”文德嗣说，“不过当这个修道院长，得学习很多基本教义，还得去布道什么的，你觉得可以吗？”

“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至于布道小意思。我经常做培训。就算组织上要我去搞传销也不在话下。”

“嗯，不过这职务属于神职人员，可能会涉及到洗礼和发愿……”

吴石芒笑了下：“文总你不会真得是这么虔诚吧。”

文德嗣微微一笑，看来此人的领悟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说：“形式主义还是需要的。”毕竟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看到宗教职业者秉承清苦、禁欲的形象的。

“有什么好处？”

文德嗣说：“教会现在只有白石禄一个人……”

“嘿嘿，好好好。”吴石芒喜笑颜开。立马就开说了：

“文总，咱们这是男修院还是女修院——”

“男女修院都有。还有抚育小孩子的任务。事情不会少的。”文德嗣说，“有你忙的。”

“修女MM啊。”这家伙的神情已经开始不对了。

“是修女阿婆。”文德嗣纠正道，说着把有关的工作内容和他说了一番。

“……重点是洗脑，你的明白？”

“明白，明白。”吴石芒连连点头，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总，我觉得不应该把中文版圣经给陆神父。依我看，教徒最好不能看到圣经的原本。”

“嗯，”文德嗣对他的这个看法颇有兴趣，“为什么。”

“有了中文版的圣经，不就让普通的教徒也掌握了教义吗？”吴石芒把考虑了很久的想法说了出来，“如果我们搞的官方教义和圣经上说得不一样，不就给了某些人现成的弹药？”

“说下去。”文德嗣来了兴趣。

“嗯，我对宗教史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记得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的干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拉丁文版翻译成了德文版——他肯定不是为了消遣去干这事的。他显然把让普通人也掌握经文的内容作为一种武器的。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的粘贴《九十五条论纲》辩论提纲，被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再深入一步说，有了经文，会不会造成教义的歧义争论？这个可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字，一句话，到底该怎么解释？信徒们要是为了某些细节打起来怎么办？别我们洗脑洗得太好了，闹出一群狂信徒来先自己砍自己，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文德嗣暗暗讶异，原本以为这吴老兄只是个投机分子，为了混入高层才原意当这个宗教职业者的，没想到他还挺有想法！

“最后，洪秀全的事情不可不虑。当年洪秀全拿了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小册子就搞出拜上帝教了。现在有了全本圣经，哪个野心家也用它搞一拜上帝会，事情就麻烦了。”



拜上帝教：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19世纪中期，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教。

“你的方案是什么呢？”

“回收中文圣经。”吴石芒说，“规定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神职人员才能拥有。把教义的解释权收上来。”眼见文德嗣听得很专注，他又喝了口水，继续发挥：

“普通信众不需要圣经，我们可以编撰几本《经文集》、《教义问答》之类的小册子，上面刊载一些基本教义、各种场合祈祷时候用的经文就好了。至于圣经中的故事，可以选一部分出来适合的，专门出一本《故事集》。”他歇了一下，“只出《语录》，不出《毛选》。”



毛主席语录

《语录》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毛选》

“我们拥有最终解释权。”文德嗣总结道。

吴石芒连连点头：“是这个意思。没了原本圣经，任何意义也就没了依据。教会随时随地可以宣布不稳的苗子是‘异端’。”他想了下，“我们最好能够设置一个仲裁庭，享有对教义的最终解释权。任何人不得置疑。最后把主教任命权统统都抓到自己手里。”

“嗯。”文德嗣不置可否。“不错。你先去取调令吧。然后等白多禄回

来再议。”

等他走了之后，文德嗣很清楚吴石芒说得是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的。不过，他们还没有到和教会真正摊牌的时候，眼下，还是继续保持着低调的合作吧。让这些传教士为洗脑先打好坚实的基础。

吴石芒走马上任了。他的对外职务是百仞修院院长，对内职务和白多禄一样，宗教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当上了副主任的吴石芒请文德嗣给白多禄发了个电报，要他管好那些中文版的《圣经》，严禁外流。于是白多禄又悄悄的把满箱的书送回了百仞由吴石芒收存，当然表面上是说怕书受潮。

吴石芒非常的起劲，他首先去找了临高建筑公司，亮出了他新得到的任命状，在他的锲而不舍百般纠缠之下，梅林只好答应开工教堂的建设。不过他事先说明，自己只能提供建筑材料和部分专业工人，小工现在紧缺。吴石芒满口答应，说小工由教会自己解决。

吴石芒边忙于搞基建工作，边从大图书馆搞了不少宗教书籍开始研读——不然陆若华一回来，他这个“修道院长”什么也不懂岂不是露馅。而且今后对教义的修正和确立，都要拿出方案来。

“帮我找些图片吧。”吴石芒找到了人肉搜索机罗铎。

“什么图片？”

“基督教图片，宣传画之类的，”吴石芒想了想，“最好要本地化的那种。”

“本地化——”罗铎想了想，“是不是人物都是用中国式造型的。”

“对，就是那种，西式的也可以，不过最好特征不要太明显了。画成金黄色头发的就不要了。小耶稣可以不用本地化，白白胖胖的洋娃娃肯定讨人喜欢。”

罗铎一番查询，倒是找出不少来，吴石芒选了一些比较好看的，又去找了穿越者里会画画的，重新给描绘了一番。画了不少画。

从政治保卫总署也派来了二名年轻的土著人员。他们是从广东收容的孤儿中的两员。性格比较内向，在经受了充分的洗脑之后，领受了任务，准备等陆若华一回来就参加慕道学习，然后受洗，进修院。

陆若华却一直没回来，他虽然成绩斐然，但是也知道这新生的羊群还谈不上有什么信仰。所以每天都忙着在各村巡回布道坚固信仰。这天他刚刚从外村回来，看到队部里又来了一个陌生的澳洲人，正坐着休息，新任的村长刘四正在一旁殷勤招待。

陆若华能够很清楚的区分哪些人是澳洲人，哪些是他们的土著部属，哪些是当地的一般土著——精神状态和体貌，三者之间差异很大。

来得这个人，虽然身穿本地人的青布衫，头戴斗笠，穿着草鞋，还背着一个藤篓。但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皮肤白皙。举手投足间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是典型的澳洲人的形象。

“愿主保佑你。”陆若华画了个十字，“您是来找杜女士的？”

“是的，神父。”来人很有礼貌，“我是到这里来送药的。”

来人正是刘三。刘三接到杜雯的信之后，因为忙于伺候自己的药圃，又按照董薇薇来电中说的需求，炮制了些常用药散，这样隔了几天才出发，抵达的时候整个十三村地区早已是一片太平景象了。他一身明朝人的衣装打扮，装扮成采药人，不用警卫，倒是逍遥自在。刘三来到队部，却扑了个空，杜雯和董薇薇都不在。只有个刘四，听说他叫刘三，非赶着叫他大哥。其实刘三才26岁，比刘四要小。

陆若华听说他是个医生，来了很大的兴趣。当时但凡来亚洲、非洲传教的传教士，都掌握一二门技艺：有的是天文；有的是科技；有的人医学，有的则是艺术。用这些专门的技艺来渗透进入当地社会。

医学又是其中最有效的一门技术，唯有到了中国，传教士的医术似乎很吃不开。陆若华知道中国人独有他们自己的医学理论和草药学，和欧洲的完全不同。就想趁此机会了解了解——他最感兴趣的是针灸，董薇薇给当地人针灸的时候，陆若华看了很久，一直想知道针灸到底是靠什么理论治好病痛的？

刘三听他问起针灸，想这洋人也算识货。另一个时空里，中医在西方最吃的开的东西也是针灸。他便从人体阴阳、经络五行这套理论开始谈了，实际上刘三作为一个现代中药学硕士，对这套传统近巫式的理论是颇为怀疑的，但是针灸这东西纯属经验医学，至今还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理论依据。

没想到这套理论虽然陆若华听得似懂非懂，脸上却露出如痴如醉的神情来。刘三暗想这玩意我自己的都不大明白，难道这洋和尚懂了？

“针灸，是不是用针刺破人体的某个位置，来导引‘灵气’直接进入这些地方，来生成更多的‘生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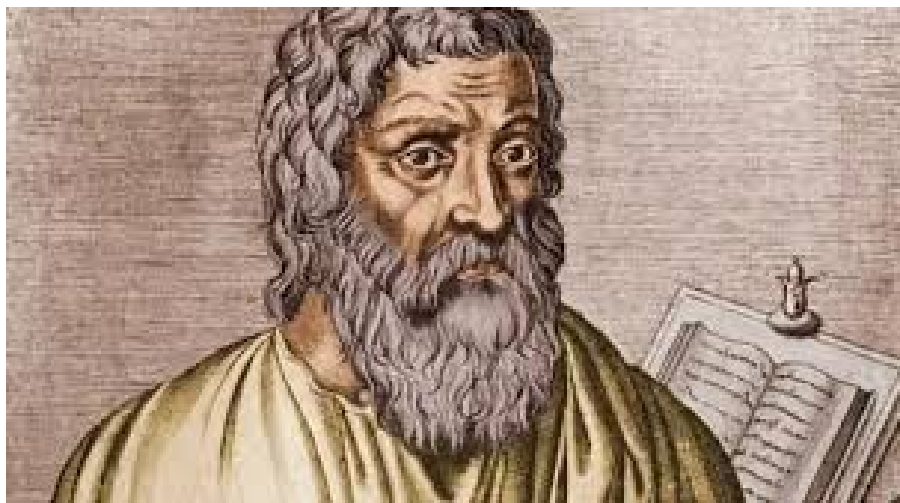
刘三瞠目结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其实陆若华说的是标准的欧洲传统的医学的理论，即盖伦的“灵气”说。他只好请教陆若华，什么叫“灵气”。



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个医学权威。盖伦是最著名的医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超过500部医书，并根据古希腊体液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气质》《本能》《关于自然科学的三篇论文》。

“伟大的医师盖伦说过：人体有三种灵，是生命的要素，居于肝的是‘自然灵’是营养和代谢的中心；居于脑的是‘动物灵’是感觉和活动的中心，居于心的是‘生命灵’，是调节体热的中心。”陆若华显然对这些理论很熟悉，侃侃而谈，“灵气是通过呼吸从空气中的‘世界灵气’中而来……”

刘三哭笑不得，原来西医也有这等巫术般的说法。他以前只知道四体液学说，已经觉得很神棍了，没想到还有这更玄妙的“灵气说”，和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倒是有一拼。



四体液学说：四液学说是指希波克拉底创立的性格学说。希波克拉底，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提出“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blood**）、粘液（**phlegm**）、黄胆（**yellow bile**）和黑胆（**black bile**）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

原本他还想建议卫生部门，可以澳门通过教会或者商人招募一些欧洲的医生来，来个吸收当地经验。现在看起来这是多此一举。陆若华显然在欧洲也是一知识分子了，如果知识分子都是信任这种医学调调，1629年的西医还是敬谢不敏的比较好。

第一百一十四节 中医

刘三见到了董薇薇，把药交给了她。他做的都是些最简单的药剂：现成的方子，利用本地能够采集炮制的草药做出来的。为了便于使用，全部做成了散剂和丸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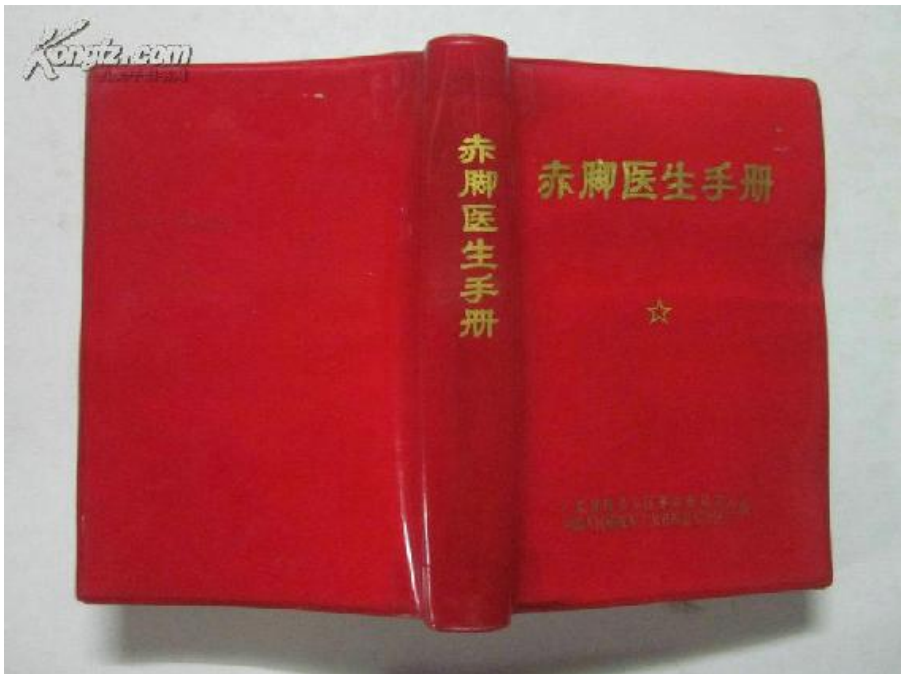
“这些是我做的简单的草药。”刘三把篓子里的许多纸包和木盒交给董薇薇，“你懂点中医吧。”

“懂一点点。”董薇薇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就学过一点针灸、拔罐、推拿之类。因为搞健身用得到。”

“会号脉吗？”

“只会一点。”

刘三说：“这样的话，你还是先看看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好了，有很多简单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段。望闻问切，不一定都要靠诊脉来决断——农村还是常见病比较多一些。这是时部长编撰的《海南常见病诊断和治疗》，你也学习下。”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于1969年，是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为红塑料皮封面精装，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1970年9月出版，1版1印；扉页上印有多条毛主席语录，文革色彩浓厚。文中附中草药插图多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当时主要是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使用的，除了收藏价值之外，即使在今天作为中医学普及的教材，仍有一定的价值。

“好，掌握点医术对开展工作太有用了。”

“这是你申请的医用酒精，脱脂棉，棉签……”刘三拿出一张单

子，“这些是我配的药的单子和适用的症状。”他说，“这里有除害预防药、解表药、祛湿药、泻下药、清火药、安神镇惊药……不过这里的中药材实在不全，有些配不出来。有的方子上的药容易找到，我就只给你方子了。

刘三最后拿出一只小木箱子：“这是卫生部给你的礼物——医药箱。”他眨了下眼睛，“里面还有些东西是试制品。”

董薇薇好奇的打开一看，除了常用的东西之外，还有看上去就很粗糙的自制纱布口罩——这是新产品。里面还有个盒子装的是一套全新的简易手术器械。

“这东西太要紧了，给我这个门外汉是不是浪费……”董薇薇当然知道手术器械贵重。

“没关系，这是临高产得！”刘三看到她的反应，觉得满意，“你拿出来仔细看看。”

“这是铜的？”董薇薇惊奇的问。

“没错，是青铜的，”刘三说，“实话说我都没料到药械厂能够做出这东西来，听说是从机械厂的姜野带着几个从广州招募来得首饰匠一齐做得。”

“真是太强了！”董薇薇两眼放光。看着满桌子的东西，“卫生部真了不起！这下算是帮大忙了。”

“这些天我要在这一带搞疾控调研，顺便也可以教教你简单的医术。”刘三的是学药的，不过已经在医院里被突击培训过简易外科。

于是刘三就在十三村地区行起医来，不仅行医。不仅在教堂里坐诊，还不断的利用董薇薇下村巡视工作的时候一起出诊。这使得他们在该地区的人望值暴涨。刘三巡诊的时候十分仔细，把每天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他在这里还负责进行卫生方面的基本调查工作。

刘三在巡诊看病的时候，深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缺医少药”。这里的人知道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叫“大夫”的替人治病的职业，但是很少有人能享受过大夫的诊治，连摇铃背药箱的游方郎中都很少能见到。一旦生病就是等自愈，有时候也会用一些不知道有没有用的土方。各种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病猖獗；婴幼儿和产妇死亡率很高，妇女病更是非常常见。董薇薇也是女人，对此尤其同情。几次提出是不是加强几个专业的护士来这里。



摇铃背药箱的游方郎中：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保定，这大体是民国游医的一个标本：右手持铜铃，左手拎药箱，头戴文明帽，胸前亮着专治杂症的招牌。就行医方式而言，中医史就是游医史。从扁鹊、华佗到孙思邈、李时珍，中医名家几乎都是游医。然而，数千年间，行医不需独特资质，因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久而久之，游医留给人的印象，多是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走街串巷兜售“祖传秘方”的，误人害命的真不少，只有现代医院普及才能最终让游医消失。

刘三对这方面却不怎么关心，百仞那边自己的医护人员都不够用，而且缺少药品，怎么派人来？再者行医不是他的主业，他更注意在巡诊过程中搜集各种民间土方。不管有用没用，遇到土方，他都要仔细的抄录下来，然后再一一敲定土方上的药物到底是什么。哪怕再荒谬的土方他都不放过。倒也给他陆陆续续的搜集到了不少方子。

这天他正在祠堂里坐诊，看了不少病患。有些他有药可发得，就给几副药，有的没有，就只好给副甘草——纯粹是安慰剂。好在百姓有得大夫看就不错了，何况他还分文不取，所以不太计较。忙碌了一个上午，正拿个饭团出来吃，忽然有人在外面喊：“让开，让开，大夫在不在？”

刘三一听声音，知道必是来了危急的病人，赶忙喊道：“站，快进

来！”

从外面进来几个汉子，抬来了一个病人。

“放在板上，待我来看。”他吩咐道，走了过去。

病人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脸部的肌肉不断的痉挛、牙关紧闭，看起来一脸“苦笑”，喉头痉挛、呼吸困难急促。刘三看了大吃一惊——这是典型的破伤风症状。

“外伤呢？”

抬人进来的赶忙指了下他的脚，脚上用一块肮脏的破布包着，刘三一把扯掉了，眼前是一个很深的伤口，再问陪同的人，知道是被耙子齿戳伤的。这样更加确凿无疑了。



耙子

“这是破伤风！”刘三面色凝重，看病人的模样，毒素已经开始发作。破伤风一旦发作就算是现代化的医院里也是相当的危险。更不要说他两手空空，连清洗伤口用的双氧水都没有，更不用说破伤风血清了。

“大夫，请你看看我的孩子吧。”抬人进来的中年人苦苦哀求，接着几个老老小小的女人跪在他面前——大约是他的家人——都在哭。

“不忙，”刘三定了下神，脑子里飞速的掠过中医的治疗方子。他马上开出了一张方子，“马上去抓药！时间大约还来得及！”

接方子的人却一脸无奈，刘三在这里久了，知道此地人极穷苦，抓药对许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赶紧取出私章，在方子上盖了一下。

“你这就去县里的生药铺，把方子给他们！”这药铺的掌柜因为平时和刘三来往很多，已经非常熟悉了，要他们赊给几副药还是没问题的。

中年人要跪下磕头，刘三吩咐：“快去！晚了就没救了！”接着他又对挤在一旁人喊道：“出去，出去，都挤着做什么？”破伤风病人需要安静，免受刺激。他想了下，眼下最好能够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没有双

氧水，只好用高锰酸钾了——这东西现在可相当的宝贵，药箱里没多少。正想着，董薇薇进来了。

“刘大夫，去吃饭吧，今天我做了炒米粉——”她看到门板上躺着的不断在痉挛的孩子，吓了一跳。

“破伤风！”刘三解释道，“你得帮我。”

“好，好。”董薇薇赶紧把墙上的青布大褂穿上了，她没有白大褂，但是自从刘三来了之后，听从他的建议，但凡看病诊疗也穿上个大褂，戴口罩、帽子。

“先把他换个安静的地方。病人不能受刺激。”这里为了看病方便，门窗全部都打开了，光线很明亮“搬到教堂的东厢房去吧。那里没人住。”董薇薇当即找来两个士兵，帮着把人抬到东厢房去。刘三又叫人在窗户上再糊纸。尽量让屋子里比较幽暗。

“配1：1000的高锰酸钾液！快！”刘三观察着伤口，上面黏附了很多脏东西。铁器、耙子、农田，这三要素结合在一齐不得破伤风才怪。

董薇薇手忙脚乱的从药箱里取出装高锰酸钾的瓶子，又找来搪瓷盆和清水，忽然她问：“糟糕！没有量杯，也没有秤！”

“先放一颗下去，然后慢慢兑水，注意溶液的颜色！”刘三说，“浅红色就差不多了，紫色就太浓。”

配好了溶液，他先对伤口进行清创处理，再用高锰酸钾液不断的冲洗。孩子在门板上不时地发生抽搐。董薇薇赶紧上来帮忙按住。

“没关系，你看看他的舌苔，有没有黄糙？”

董薇薇用了一块压舌板，好不容易才把他紧闭的牙齿撬开。

“没有！”

“体温怎么样，有没有发烧？”

“发烧了。”董薇薇摸了下他的额头，“要不要用体温表？”

“出汗情况怎么样？”

“有出汗，不过不算大汗。”

刘三再看了下他的面色，没有泛出可怕的青紫色来，这说明病情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中医叫“风毒入里”，用中医疗法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高。心情稍微放松下来。

“不用了，”他说，“这孩子现在的阶段，中医叫‘风毒在表’，还在初发阶段。你把下他的脉搏，什么脉？”

董薇薇知道他这是在借这个机会教自己中医诊断了。用手指把了一会，迟疑道：“我不大会这个，不过感觉好像是脉弦数。”

脉弦数：脉弦而数，多为热郁少阳，胆火炽盛之象。

“这说明他的病症还是很严重的。”就看抓药的速度了。刘三说，“紧赶慢赶的，大概半天时间也能打个来回。这孩子多半能活命了。”

董薇薇看了看这个孩子，瘦瘦小小的，身上破衣烂衫。顿时怜悯之心大起：“其实百仞总医院不是有血清吗？取来给他打一针不就是了。”

“呵呵，”刘三古怪的笑了起来，“破伤风血清一共就这么多，而且D日之后已经用了好些了。还得留着给自己人用呢。”

“也不在乎一支吧。”董薇薇当然知道血清的宝贵。

“一支血清也能救命，你说救谁得命？”

董薇薇无言，这问题太残酷，也太现实了。

“所以我现在要抓紧一切机会尝试中医药疗法。”刘三冲洗完伤口，也不覆盖缝合，就敞开着，“血清总有一天要用完的，到时候就全倚仗草药学了。”

接着董薇薇又在他的指导下对病人进行针灸，遏制痉挛反应。

深夜，药终于抓了回来。刘三亲自把药碾成细末，过筛，混合后用热酒喂病人服下去，接着又把药散敷在伤口上。

“这是根据一个传统成方叫玉真散的改良的。”刘三把方子交给董薇薇，“你可以研究研究，破伤风是这里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疾病。掌握了这些就容易应付了。”

玉真散：中医方剂名。为治风剂，具有祛风化痰，定搐止痉之功效。主治破伤风。亦可用于狂犬咬伤。

这样每天服药、敷药，刘三又关照给他定时补充盐水，这样过了几天，病情已经大为好转，痉挛和僵直的现象消失。刘三大受鼓舞——过去他只知道破伤风也可以采用中药治疗法，但是从来没见过实例，眼前这个病例让他信心倍增。起码威胁到穿越集团未来健康的一种疾病得到了对应的治疗方法。他赶紧把整个治疗过程都整理了一遍，包括脉案、方子、用药和使用过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措施。这样以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医案范本去教给未来的大夫们了。

眼见这孩子身子一日日好起来，因为是自己救下的一条命，刘三对他的情份大不一样……经常去病房看看他，说说话。刘三为了便于在县内活动采药治病，学了点临高话，所以交流起来还不算困难。

聊天之下，知道这孩子姓符——刘三知道在临高“符”是大姓，不论贫富贵贱，有很多人姓。至于名字则干脆没有，连狗剩、石头之类的名字也没有，排行老四，叫符四男。

符四男虽然号称排行老四，其实在家里就是老二。今年十一或者十二岁。前面的三个哥哥中已经有二个在十五岁以前死掉了。他现在还活着的兄弟姐妹有三个。符四男的家境和这里的多数人一样，穷得叮当响，住的是竹篾墙、茅草顶的屋子，吃得半年是红薯芋头——还常常吃不饱。总得来说就是一标准的万恶的旧社会农民的标本。

刘三和他说了几天话之后，发觉这孩子对园艺很有造诣——他家种菜的园子地就是他负责收拾的，而且有一种这里人很少有的愿意与人交流的性格，以刘三的经验：本时空的老百姓普遍都是闷葫芦，基本上要么一问一答，要么干脆翻着眼睛不说话。

有这么个善于表达和交流的孩子，让刘三觉得心情大好。想到执委会提出的要大家“带学徒”的号召，而且他善于园艺种植，对自己的种药会大有帮助。刘三就问：

“识字吗？”

“不识。”符四男摇摇头。

“想认字吗？”

“没钱学……”

“嗯，你跟我学徒好不好？以后也当大夫。”

第一百一十五节 第一次有关中医的争论

符四男听了，立刻翻身下床给刘三磕头。刘三赶紧拉他起来：

“不要磕头，我们不兴这个。”说完他说，“不过即是当我的徒弟，就得离家，你愿意吗？”

符四男当即表示愿意。刘三想起了邬德编发的一个《与土著人的关系处理》的指导文件，里面说收徒之类涉及到人身的事情最好要办理文书，以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又修养了些日子，刘三看他的病已经痊愈了，就叫联络员把符四男的爹妈都叫来，谈收他为徒的事情。这么一位有大本事的大夫愿意收自己的儿子当徒弟，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当然再好不够，虽然失去了个半劳动力，但是少了一张嘴。双方便立了约，规定符四男自愿给百仞村的刘三当徒弟，为期七年。期间无论生死各凭天命。

立了文书，从大明的法律意义上来说符四男就是刘三的徒弟了，刘三想怎么对他就可以怎么对他，除了不能打死之外。

刘三收了徒弟，想到要给这徒弟“净化”一下，另外也得给他扫盲，免得连基本医书都看不懂。便无心再留在道禄村了，向董薇薇嘱咐了一番之后就带着徒弟回百仞了。

符四男抢着要背刘三的篓子。刘三笑道：“还是我自己背吧。”

“有事弟子服其劳。”符四男恭恭敬敬的说。

“哦，你不是不识字吗？开口还文绉绉的。”虽然这么说，刘三还是把筐子背到了自己身上。

“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说的。”符四男认真得说，“过去徒弟经过学塾，教书先生要学生们干活，总说这句话。”

“看来你还挺爱念书的。”刘三觉得满意。不爱读书的话，培养他的计划就没戏了。看来他不但爱读书，记性也不错。

“是，师父。”符四男说。

刘三把符四男带到了百仞。这里的一切都让初涉此地的少年感到惊奇和迷惑。他毕竟是个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孩子，他也听同村人说起过，县城之外现在有个东门市最繁华，不但繁华，还有许许多多人几辈子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到了东门市，眼睛只觉得来不及看。

“别看了，傻小子。”刘三拍了下他的脑袋，“以后有的你看。”

说着他把这孩子带到了百仞城外的一处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组建筑前——这里也是一处检疫营，为了适应最近愈来愈多的从本地人中招募来的人员。卫生部门在百仞城外也设立了一处检疫营。

这里的负责人是教育部的白雨，这个一米八十的大个子晃悠悠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符四男倒吸了一口冷气。传说中澳洲人高大壮

实真不是吹的。

“叫白老师！”刘三关照道。

符四男又要爬下磕头，白雨拉住了他：“我们是不许向人屈膝的！”

被这个大个子一提，瘦瘦小小的符四男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立马被提了起来。

“白老师。”他老老实实的叫了一声。

“白雨，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这孩子哪里来得？”白雨打量了一下，“看起来有点虚弱”

“十三村地区的。他得过病，好了没多久。”

“最近这地方送来的孩子挺多啊。”白雨翻了下登记本，“你这个孩子不在移送的计划里。”

“是我收的徒弟。就给他报个扫盲班，其他我自己教他。”

“你也收徒弟了？”白雨笑道，“人南海收的是女弟子，从小养萝莉。你选个男的徒弟做什么，养正太？”

“别开玩笑。”刘三说，“有个徒弟也多个帮手啊。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好，我会好好的教他的。”白雨保证道，他对符四男说：“来吧，先给你洗洗干净。”

符四男在这里享受了全套的净化过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穿着制式蓝布学生装的秃头小子了。看起来他对自己的新形象颇为困惑。

“好啦。”刘三满意的看着这个浑身散发出植物皂角精华素气味的人，“你要在这里住几十天，要听这里的先生的话，好好念书。不然他会用鞭子抽你的屁股，打得你坐不下去。过些日子我就来接你。”

符四男说他已经做好了挨揍的准备了——当学徒哪个不是给师父、师母和师兄们打过来的。

白雨拉过一本本子：“他叫什么，几岁？”

“符四男。十一岁。”

“名字得改一下。”白雨直皱眉，“都是这号名字，谁闹得清！”

“就叫符悟本吧。”刘三说。



张悟本：伪养生食疗专家，著有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2010年2月做客湖南卫视《百科全说》节目后，其知名度也迅速提高。2010年5月有媒体报道其有学历造假的嫌疑，书中宣扬的“绿豆治百病大法”引发市场绿豆涨价，其食疗理念也遭到专家质疑。2010年5月26日，张悟本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媒体质疑，他出示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对其疗效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分析报告。但“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研究员称号，被上述2家单位指认子虚乌有。2014年2月20日，张悟本因脑梗入北医三院住院治疗。

于是符四男就改叫符悟本了。他领到了一个装得满满的还钉着两根宽带子的结实布袋和一个绑着绳子的小竹牌，挂在脖子上——上面刻着名字和序列号。这样原本的临高人符四男就正式进入了穿越集团的体制内，成为符悟本了。

刘三办完手续，自去了百仞总医院去汇报他这次下乡的情况。

他很兴奋的将中药治疗破伤风的病历交给时袅仁：“这下可好了！我们就不用担心破伤风血清用完之后的问题了！”

时袅仁却没他这么兴奋，他闷闷的翻看了下全部资料。送了这么一句话出来：

“临床试验不够。”

刘三虽然是药学出身，一听这话也不算错。毕竟国内自有破伤风血清以来，单纯用中药救治破伤风患者的病例屈指可数。

“可是玉真散治破伤风也是验方之一啊。”

“第一、现在还不好说你治好的就是破伤风。”时袅仁很不客气的说，“没有细菌培养，没有病理报告，连体温记录都没有，不能确认他得的就是破伤风。这有违现代医学的严谨性。

“第二、所谓验方，被现代医学、药学证明是完全无效，甚至有害

的并不在少数——狂犬病也有验方，好像还有好几种。事实上呢？”时袅仁说，“狂犬病一旦发作，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没治！不打血清就是死路一条。”

“那血清用完了怎么办？”刘三听到他把自己钟爱的中药学被批得一文不值，激动起来，“再节约到时候血清也要过期的！”

“要大规模的开展临床试验才行。但是现在开展这种试验，未免有些担风险。”

所谓担风险，穿越者本身且不论，即使他们招募训练的土著劳工、士兵，万一因为这种不成功的尝试挂了，也是个很大的损失。

“不能用动物实验？”

“这么说吧。”时袅仁痛苦的说道，“这里的人把什么都想到了，不过没人想到应该带一对小白鼠来。”



小白鼠：小鼠成熟早，繁殖力强。雌性**35～50**日龄性成熟，雄鼠**45～60**日龄，适配时间为**65～90**日龄。大多用于医学研究。小白鼠的优点有：哺乳动物，基因和人类接近；价格便宜，容易饲养，生活条件不高。种系纯，容易作比较，可以排除不同种系的干扰因素；性格温顺，抓持方便，操作简单药物试剂等，腹腔注射，吸收效果良好，不用行血管注射（兔子和狗都要静脉或动脉注射）；体积小，便于运输和实验，可以在室内大量饲养（一般随便弄上几百个没有问题，换乘其他动物，占地太大了。）

“农场不是有兔子吗？”以刘三有限的动物学知道也知道兔子这东西繁殖率和它的亲戚老鼠是不相上下。

“据南海说兔子最近不愿意进行性生活，这里天太热。眼下就这几只兔子，一群人巴望着吃肉还来不及，指望拿来做试验？”

“既然动物试验做不了，就只好人体试验了！”门口有人说话了。两人抬眼一看，来的正是唯一的心理学医生江秋堰，此人随环岛考察队出海，有段日子没出现在百仞总医院了。

“是你，考察队回来？！”时袅任有些出乎意料。

“回来了，没病没灾的回来了！”江秋堰看上去皮肤黝黑，但是身上

倒是干干净净的。提着个蒲草包。



蒲草包

“什么时候回来的，时报上没刊消息吗。”

“一早就进港了。我已经洗了澡，换了衣服，还吃了一顿饭。其他人还在码头忙活。这算是当医生的好处之一吧。”他接着说，“其实直接做临床不就是了？时部长你不愿意在土著劳工里尝试。放在送医下乡里一起搞好了。”

这意思就是说拿非体制内的P民当临床试验品。其实这也是时袅仁的真实意思。不过他在阿妹例假呆得久了，有时候说话就会比较含蓄。

阿妹例假：**America**。

“嗯，嗯，”时袅仁不置可否，“刘三，先把这个治疗方案整理整理吧。”

这大意就是认可了。刘三的气也消了。就向江秋堰打听这次荒岛考察的成果。

“成果很大！”江秋堰说着从蒲草包里倒出几个椰子来，“来，喝椰子水吧。我们搞来了好几千个，有的喝了！”

“好，好。”时袅仁马上吩咐把大家都叫来，还从冷藏柜里搞来些冰块，一群大夫马上痛饮起冰镇椰子汁来了。

“好喝！好爽！”河马刚给实习女医生上完临床课，热得浑身是汗，

一杯清凉饮料下肚，舒服的快飞起来了。艾贝贝却不肯喝，而是把一个椰子小心的包了起来，准备带回家给孩子喝。

“嫂子你就敞开喝好了，这是计划外的。”江秋堰笑着说。

“还有计划内的？”时袅仁问。

“计划内是每人一个，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工种。”江秋堰说，“另外重体力劳动者、军官还有额外的配给。土著职工也能分到些，不过就不是人手一个了。对了，喝完水椰子要上交到食堂去。”

“难道准备做咖喱？吴南海最近把劳改队里的阿三给调到他农庄去了——他也不嫌味大。”

第一百一十六节 学生们

“我看是准备榨油吧。椰子油水煮鱼。”

“听着就想吐。”时袅仁说，“不过多半是准备做肥皂。”

“不会大规模做肥皂了。”江秋堰说，“这次考察发现了大量的皂角资源。估计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用皂角豆了。”

“皂角这玩意洗手有没有杀菌作用？”

“不知道，应该有吧。”

说着他从随身的箱子里把随队考察沿路撰写的病案、保健日记、疾病状况等等好几本厚厚的，皱巴巴还沾上盐粒的笔记本取了出来。

“这些东西抽空大伙一齐整理下吧。我毕竟是个心理医生。搞这个有点陌生。”

符悟本被带到一号男性少儿宿舍里——除了性别隔离之外，检疫营地现在还按照年龄进行隔离。不再把孤儿和单身男子放在一起。原因是在博铺的检疫营里发生了成年人抢儿童的食物和鸡奸孩子的事件。虽然肇事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了劳改队，判决是劳作至死。但是穿越者们还是决定把成人和儿童分开。以免此类丑闻继续发生。

一号营房是同期进来的孩子呆的。三十张上下铺上只住了不到十个人。屋子里空荡荡的，有几个孩子坐在床边大声的读书，有几个则在互相打闹。他们和他一样，都是光头，穿着紧身的立领子的蓝布小褂。

床上铺着草席，干干净净，还有一叠用和他们身上差不多的颜色料子的蓝布料做的单被。一个简单的澜草枕头。除此之外，床边还有个白木茬的小柜子。

符悟本知道当新人的规矩，进来之后先规规矩矩的站着，看有没有“头儿”出来分派床位。但是等了半天也没人发话，才小心翼翼的选了张看起来没人睡的床铺，放下刚刚领来的行李。

“喂！”有人在喊道。符悟本吓了一跳，赶紧把东西又给提了起来。茫然的站在床边有个男孩子跑了过来：“新来的！你不能把行李直接放床上的！给白老师看到了要挨揍的。”

“那放哪里？”符悟本问，接着又讨好得了加上了一句，“师兄。”

“师兄？”那男孩子一愣，接着笑了起来，“我不是你什么师兄，我叫路甲！是县廓都人！”说到自己是县廓都人，他好像骄傲的把肚子一挺。

所谓县廓都就是县城里的人，所谓“城里人”是也。身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在古代也是很普遍。

“你家不就是种学田的佃户么？住城门口的蛮子。”旁边有几个男孩立刻充当了真相党，“有什么好神气的？”

“我家可是官佃……”

“官佃怎么了，还不是一样穷得露屁股。”

“我是XX村的。”符悟本小心的没有加入这番关于真相的谈话。

“听说了！最近来了好多你们那里的。”路甲说，“这里规矩很大，东西都要归置整齐，不许随便放。”

“我就是十三村来的！”有个男孩子跑了过来，“我叫袁……袁……”他终于想起自己新近取的官名：“袁斐！”

斐：fèi

“你们十三村来得都是土匪崽子！”还没等两个人叙叙乡谊，不和谐的声音就从屋子的另一个角落传了出来。这是个年龄看起来稍微大些的男孩子。额头上有一道很大的疤痕。使得他看起来很狰狞。

“你胡说！”袁斐愤怒的叫了起来，“我爹不是土匪！”

“你爷爷是土匪，你们全家、全村都是土匪！”疤痕男孩不甘示弱的叫了起来。两个人怒目而视。很有立刻要厮打起来，把对方活吃了的模样。符悟本吓得直往后躲。

“这是乌项，”路甲小声说，“听说家里被党那门那伙祸害过。所以现在像个神经病一样。谁要是说是十三村来得，就立马和你不共戴天一样。”

“他会不会打人啊——”符悟本想我也是十三村地区的，别平白无故就挨揍，这可不合算。

“放心，他不敢的。上次和袁斐打架被拖出去抽爽了之后就只敢吼吼了。”路甲毫不在意的说，“再闹，就得抓劳改队去了。”

果然，两个人的怒目而视，以眼杀人几分钟之后就各自落幕了。袁斐说：“太好了，你一来，我们十三村的就不用受那个神经病的窝囊气了。”

“你还是省省吧。”路甲说，“澳洲首长最忌讳搞什么同乡同宗之类的事情了。小心挨藤条！”

“我不是匪属！”袁斐一脸委屈，“匪属的孩子，都关在教堂那边一个单独营地里！听说要他们做洋和尚！”

“要他们当和尚做什么？”符悟本奇怪的问。

“这谁知道。”路甲说，“先理东西吧。”

符悟本打开自己领到的包，里面有很多东西，一套和他身上一样的衣服，一定有前檐的帽子，两套内衣，袜子——内衣和袜子都非常的软，而且没有缝合线，让他觉得很惊奇，这是百仞纺织厂用原始的针织机做出来的产品。

然后是两条长巾，一白一蓝。厚厚软软的，上面都是线圈。路甲告诉他：这叫毛巾。白的洗脸，蓝的洗澡。符悟本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用过洗脸巾，现在听说还要用两条。顿时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地主粮户们也没这么考究吧。

木头的牙刷他知道是刷牙用的，本村有地主用。样子差不多。他自己当然是从来不用的。

一个用来喝水漱口的竹筒杯子，还有吃饭用的大碗和筷子勺子。

“师父想得好周到。”

“每个人都这样的，没什么稀罕的。”路甲摆出一副老资格的什么都知道的模样。然后教他把东西要分门别类的放在规定的地方：衣服要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柜子里，毛巾要挂得展开，连筷子摆得方向都有规定。

“澳洲人最恨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规矩，连拉屎都有！”路甲夸张的形容着，“而且他们很怕脏，天天要洗澡！犯了规矩的就要拉出去打屁股。”说着他颤抖了一下，大概想起了挨揍时的感觉，“用藤条抽。”说着他下意识的摸了下屁股。

正说着话，符悟本的肚子忽然一阵的绞痛：

“不行了！茅厕在哪？”

“出门往左跑，有座有两个门的房子。”路甲还没说完，符悟本就要跑。

“别跑，带上手纸！”路甲把手纸给他。符悟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狂奔而去。

符悟本回到宿舍的时候腿都快走不动了，简直是翻江倒海。他出来之后，外面有值班的大孩子要他洗手，还要用一块滑腻腻的东西要擦到手上，一直擦出泡沫才能洗干净。

符悟本的腹泻还得持续二天，直到他不再服用打虫药为止。

大家又说了一会话，原来每个人的来路都不一样。路甲是吴南海招来的徒弟。

“那天吴师父和县里教谕在地里转了一圈，就把我收下了。”他洋洋得意的说，“还说我是什么可造之什么？”

袁斐是杜雯在十三村地区收容孤儿的时候一并招来的——他不是什么孤儿，不过听说去百仞的孩子可以免费获得衣食，还能认字念书之后，很多觉得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家庭也把小孩子送了过来，工作队也就全部收下了。

至于那乌顶，则是自己跑到东门市，要求投奔自由的——来路不一。

这里的孩子有两种：“委培生”——由穿越者个人送来或者认养，相关的抚育费用由他们自己的收入中扣除，经过简单的基本扫盲学习和军训之后就由“师父”们带回去自己教育了；“官费生”——则是将各个渠道收纳来的孩子，由教育部统一抚育教育，再根据学习情况送往各处。

正说着话，外面传来的呼叫声：“注意！长官查房。”随着这一声悠

长的呼喊，屋子里的孩子们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统统都站到自己的床边，笔挺的站好。

“快点站好！”路甲提醒他。符悟本学着他的样子，直挺挺的站好。

来的是一名身穿陆军制服的军官——检疫期间，对所有人进行基本军训，以加强其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是执委会一致的决议。所以规定由陆海军军官轮流担任检疫营的教官。来人正是张柏林。

站在最靠近门口的路甲看到张柏林进来，高喊一声：“立正！”

张柏林扫视了一眼整个屋子，回了个礼。

“报告长官！一号宿舍实有十二人，在舍十二人！请您指示。”

张柏林摆了摆手，顺着床之间的同道走过去，看着每一张床位和旁边的柜子，不时还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擦一下家具，看看有没有灰尘。他做这个举动的时候，有个孩子额头上直冒冷汗。

最终他对这里的卫生和秩序情况表示满意，走了出去。于是又传来了下一个宿舍的喊声。

符悟本出了一身冷汗。路甲得意的说：“你看这里规矩大吧？墙上有宿舍的规定，你最好是背下来。”

“我不认字。”符悟本不好意思的说。

第一百一十七节 教育大讨论

路甲也不认得，或者说不全认得。他现在也就是半文盲的水平，但是他已经在课上背了下来，于是便故作认得字一样的用手指着规章，一行一行的“念”给他听。

“念”了一半，外面传来了打云板的声音。孩子们欢呼了一声：吃饭了！看大家欢呼雀跃的模样，显然这里吃得不错。



云板：又称为大板，是用铁铸成云彩的板，一般击打云板来报时辰。

这里没有食堂，大家都是带着碗筷去伙房排队打饭，一人一份领回宿舍吃。符悟本看到吃得居然是干饭！还有一条清蒸的小鱼，水煮蔬菜和一点鱼粉炒蛋。他不由得小小的激动了一下。这种伙食平时就是农忙的时候也吃不到。

“一天三顿饭：一顿干得，两顿稀得，伙食很不错！”

论到符悟本领饭的时候，派饭的人说：“新来的？把牌子给我看看。”

看了他脖子上的竹牌，伙夫问：

“拉过肚子了？”

“嗯，嗯。”符悟本奇怪为什么打饭的时候要问这个问题。

“把这个喝了。”于是他又喝了一次“净化”的时候喝过的苦味的药水。

伙夫看他喝完了，又额外给了他一块鱼肉饼。

“你可以吃十天的休养饭！”说着他在了一块木牌子上用粉笔写下了几个符号。

“你还有休养饭吃。”袁斐有些羡慕。这种待遇平时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享受。

“我是生过病。”符悟本说着心里一热，几乎流下眼泪。十一年来，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活得象个人了。有人真正的关心他这个人，而不是把他只作为一张嘴、半个劳动力。

萧子山这天起来的特别早，他昨天没有去参加欢迎环岛航海归来的考察队——据说酒宴现场十分热烈，以至于有四个人民委员结束之后是从桌子下面被抬出来的。雷州糖业公司从徐闻送来了大量用糖蜜发酵的朗姆酒，这东西马上就象水一样的在席面上横淌了。

他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大部分部门的头目都喜欢住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宿舍。其实住办公室并不见得更舒适，特别是每天去洗澡还得多走路。但是能够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地位来。

宿舍的入住率是越来越低了。他记得昨天他还看了一份宿舍管理员方忆静的“夜不归宿”名单，不算偶然外宿的人，长期不在宿舍居住的人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些人则是候鸟，在宿舍住几天，在外面住几天。

不住宿舍，自然是各有去处。执委会的行政干部多数都住办公室，军队里的军官基本住营房，周末才回宿舍来。农场的人不用说了，呆在小安乐窝里更不肯出来。连在工能委属下的人也有很多住在厂里——随着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逐渐落实，大家似乎更愿意在工作地点附近休息，而不是回到集体宿舍来了。

这个现象似乎是说明大家的干劲很大，但是萧子山知道这样下去很快分房的呼声就会出来了。

现象一：要求兑现生活秘书的电子邮件显著增加，在BBS上也有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现象二：申请收“徒弟”、收“养子”、“养女”的苗头已经出现。虽然现在执委会除了少数特例之外还没有开放“异性收养”，否则恐怕现在养萝莉的人会很多。

不过，穿越众现在就开始分散，一旦遭遇到重大的变故，集合人马恐怕会出很大的问题。萧子山想着要不要在执委会的扩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一边骑上一辆28款加重农用自行车——他今天要去新学校所在地——穿越集团的重点工程之一，国民学校即将落成了。



28加重自行车

穿越者从开始在广东收留孤儿起，就把从土著中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作为重中之重。目前已经成年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总是已经沾染了本时空的各种习气、思维和生活习惯。再做多少的灌输和洗脑都会留下残余。最佳的方式就是从孩子入手，培养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新一代劳动者、军人和行政干部。

这一教育设想将首先惠及穿越集团的所谓“体制内的”儿童。他们有两个来源：为穿越众工作的土著职工的孩子以及从大陆和本地收容来的孤儿。尤其是后者，是他们重点培养的对象——他们身世干净，没有任何家族人情需要照顾和影响。视将他们从苦海中挽救出来的穿越者为父母和神明。

过去的大半年里，穿越集团已经办起了好几种不同体系的教育模式。有在农村推行的夜校；有杜雯搞的农村干部讲习所；有检疫营地搞的扫盲教育；还有行政和军事系统办的所谓军政学校；有卫生部搞的卫生学校；收纳孤儿的国民学校，最后还有一个工能委搞的职业教育“学徒总队”。

这些种类繁多的教育模式，除了讲习所是利用当地的破庙上课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拥有正式的教室的。孩子们一般都是在露天场地接受教育，雨天就宿舍里做作业背书。教学条件太差使得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教育都只能算是扫盲和培训性质，这样下去总非长久之计。

因为名目过多，涉及多头管理，而周洞天对如何印刷课本也感到手足无措——似乎每个人都准备搞自己的一套教科书。执委会决定对所有的教育模式进行统一整理。以便集中资源。

在如何建立教育体系的问题上，和往常一样分成了多个争论的流

派。钟利时博士的对这个话题最感兴趣，最先提出了一套方案。当然，这个方案也最为“高档”。

教育分公学和私学。私学由个人办理，政府除普通话、基础算数之外不指定教材，但是采用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私学教师使用标准教材；念公学的免费（赋税照常）；自费念私学的酌情减免赋税。

儿童七岁入学，分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所有儿童必须接受十年义务教育。成绩优异者考入大学，公立大学免费。大学允许非在籍学生免费旁听。大学毕业生择优录取到政府部门任职。政府免费开办各种扫盲培训班。教师需为人师表，且享受极高的社会荣誉。

.....

身为教育人民委员的胡青白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套制度等我们建立起‘海南共和国’，能够确切的在海南岛行使全力的时候再说吧。现阶段还是应该以普及教育和成人教育为主。”

众人也觉得这套制度过于豪华了。光在短期内提供足够的教师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以陆海军军官为主又提出了另外一套豪华的方案。他们不大关心基础教育的问题，而是搭车大谈军事教育。

“以我们穿越政府面对的严峻局面，教育必须军国主义化！”张柏林毫不忌讳的喊出了这个字眼，“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教育制度，都必须开设军训课程！同时设立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张柏林十分起劲，“今后可以再设立陆军大学！”

“海军要求同样的待遇。”李海平当仁不让。陆军有的，海军自然也得有。

“红牌港海军军官学校！”

“红牌海军兵学校！”这个所谓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影子，名字问题海军里已经出现了不同意见。

“呸，你个汉奸。是不是还要唱《军舰进行曲》？”



《军舰进行曲》：濑户口藤吉作曲的进行曲。本曲为日本具代表性的进行曲。亦是旧日本海军及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官方进行曲，会在舰艇下水典礼等的各种活动中演奏。

歌曲网易云链接：

<http://t.cn/Rgsuvwx>

“《军舰进行曲》的版权属于本官了！”

“那祝‘阁下’早日为穿越集团尽忠‘玉碎’。”

.....

陆海军提议的军校马上就引来了各部门要求建立自己的专属学校的潮流。卫生部要搞卫生学校，吴南海要搞农业学校，勘探队要搞地质学校.....林林总总，热火朝天。

“好了！”文德嗣打断了大家的讨论，“这不是在BBS上开贴讨论，说什么都可以，越华丽越好。大家都把眼光放得现实一点！别一个劲的画大饼。”

“依我看，目前以扫盲班和简易师范教育为主。再加一个简单的干部讲习所就可以了。”马千瞩说，“首先，我们不用管临高的普及教育，这不是我们的事。要培养的只是穿越集团目前需要的基本应用型人才——士兵会写字，会算100以内的加减乘除就够了。最多工兵、炮兵懂四则运算外加简单的几何应用。普通工人的要求不会比士兵高多少。担任行政干部再懂一些珠算之类.....”

“反对！”钟博士说，“光造船厂的铆接工就需要懂高中水平的立体几何，扫盲班出来的工人怎么学习技术？”

“文盲也能当很好的工人。最多上夜校补补需要文化课就是了。”马千瞩说，“我长辈工作过的企业，解放前目不识丁，但是技术好的产业工人有很多。解放后稍微经过夜校的培训，就能更上一层楼了。”

钟博士不以为然：“这是经验主义的低水平运用，暂时是没有问题，但是产业升级之后呢？科技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第一百一十八节 学制

“照我看，我们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尽可能的复活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科技，并且加以适应环境的改造，而非一味的复原科技。”马千瞩说，“环境的不同使得我们的科技必然会走上一条与另一个时空完全不同的道路……”

“督公的蒸汽朋克恶趣味又要来了。”下面有人窃窃私语。

蒸汽动力齿轮计算机、高速双层蒸汽火车、浮空战列飞艇。这是以马千瞩为首的蒸汽朋克团最热衷的三个“未来科技”方案。

这时候教育委员会的头头胡青白站起来说：“根据大家的提案，我和教育部的同仁讨论了一下，认为在教育方面，我们可以秉承两条腿走路的原则。”

所谓两条腿走路，是即搞速成式的普及教育，也搞正规教育。前者用来应付眼前的需要，后者则为将来的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这个看似折衷式的方案面面俱到，但是有可操作性，符合现阶段的物质能力。最后被大家接受确定下来：穿越集团将建立一个混合的教育体系：面对少儿的国民教育和面对成年人的速成教育。

首先是国民学校，它是国民教育中的基础。面对的是收容来的孤儿和直接为穿越集团服务的土著的子女。它是强制性的，年满八周岁，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全部要入学。超过年龄的，放宽为可以只参加成人速成类的扫盲学习，拿一张最为基础的丙种文凭。

国民学校是一所完全学校，分为小学和中学两个阶段。完成全部教育需要九年时间。但是胡青白把它分割为三个阶段：初小、高小和中学。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保育院。

二年制的初小课程就是以基础的读写算、公民教育——包括简单的中国通史、基本道德与社会公德以及简单自然科学知识。设置劳动技能课传授各种有用的工作技能，以提高动手能力和为未来参加工作做好准备。最后则是设置一定量的体育课增强体质，从孩子开始改变中国人轻视劳动、忽视动手实践的传统。

这一阶段教育完成之后，就发给乙种文凭。毕业生可以进入军队服役、进入职业学校或者军政学校，也可以直接加入穿越集团属下的某个部门工作。教育部门计划在未来几年里，以普及初乙种文凭为最大的任务，包括在军队、工厂、农场等等各个方面。

有能力继续学习的孩子可以升入高小，学制三年，毕业后获得甲种文凭。

拥有甲种文凭的人，可以选择继续升入中学、职业技术学校或者军政学校学习。中学为四年。根据穿越者的计划：能够读到中学的人，将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课程设置偏重于更多的理论和基础科学，使这些孩子能够最终掌握穿越者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和文化。换言之

之，能够完成九年国民教育，得到中学文凭的学生，将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未来穿越集团的接班人之一。

成人速成教育则是现阶段的重点。胡青白根据各方面提出的要求和意见，拿出了一个方案：所有的土著士兵、职工，一经招募之后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净化”检疫。

检疫期间采取半天军训和劳动，半天文化学习的方式。军训由陆军负责，文化教育由教育部派人进行。教育内容是普通话、五百个基本汉字、基本的加减乘除。结束的时候进行一次测试。测试合格者，发给丙种文凭。

未通过测试的人，可以在接收他的部门——军队、工厂进行再教育，参加每六个月一次的文化水平测试。再教育由各部门自行安排组织，教育部门提供协助。

丙种文凭是穿越政权属下最最基础的文凭，没有这个几乎寸步难行。没有丙种文凭的人，不能晋升为正式工、一等兵、不能进职业技术学校，更不能担任基层干部。换言之，没有这张文凭，就只能在穿越集团内充当最低等级的劳动者。不会有任何升迁的大门为他敞开。

原本照胡青白的意思，没通过测试的人就扫地出门，但是以目前对劳动力和士兵的旺盛需求，这样做太浪费了。

获得丙种文凭的人，只要有兴趣和时间就可以继续参加进一步的成人培训。提升文化水平。但是不做强制要求。只是土著在晋升到一定等级的时候，文凭就会成为准入门槛——某些工种、职务、军衔或者得到某样高级职业技能的培训，必须持有某个等级的文凭。这是为了通过人的上进心来激发大家学习的热情。

教育部门将每六个月安排一次文化水平测试，任何人均可来参加。

成人教育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职业技能教育。目前的职业教育算是搞得比较有章法。学徒总队的规模很大，从大陆上收容来的孤儿，凡是被判定不适应文化学习的都归入了学徒总队。集团内部许多土著职工的子女也进了这个总队。

胡青白计划以这个总队为基础，设立一所职业学校。这所职业学校沿袭原来学徒总队的制度和教育模式。招收的对象有面向所有获得过文凭的土著：无论是甲乙丙种还是中学的文凭。当然，不同的文凭能够学习的工种也是不同的。打磨工和护士只要丙种文凭，教师和医士就必须是乙种文凭以上获得者，医生则是中学文凭获得者。

职业学校的培养的重点技术含量较高，需要较长时间培训才能胜任的工种，包括技工、教师、医护人员之类，也为未来。根据工种的不同，培训时间从三个月到三年不等。期间即有文化学习，也有在各部门实习劳动。

最后是军政学校。由原来的军政学校、农村干部讲习所合并重组成临高军政干部学校。以培养土著的军政干部为主。学校分为甲乙丙三种

水平班。甲班招收有中学文凭的；乙班招收甲种文凭的。丙班招收乙种文凭持有者——只限在职职工、军人，由组织上推荐入学。

这样兼顾短期实用技术与长期学科培养的教育体系让各方面相对满意。虽然有人对穿越集团又回到了文凭万能的模式略有微辞。

有了教育体系，就要建设教学的基础设施了。萧子山要去的地方正是新学校的校址，这里原本已经修建起了许多长条形的宿舍。此地远离工业区，环境比较好，还有些杂木林。地势高亢，多砂石，不太有利于种地，办学校正合适。现在临高建筑总公司正在这块地皮上大兴土木，修建一所全新的学校。

因为人力物力有限，不能做到分别建设三所学校，所以这块地皮按照另一个时空的时髦叫法，叫做“教育园”。里面的各种教学、生活设施都可以共享。这个教育园被命名为“芳草地教育园区”。

萧子山来到这里的时候，芳草地的教学区已经接近基本完工了。从路上远远的望去：十几栋两层的红砖木建筑已经拔地而起，这些建筑萧子山觉得很熟悉——他当年念的小学中学里都有类似的教学楼：长条形的盒子，一面是敞开式的走廊。每隔两个教室设置一处楼梯。一栋楼里最少可以装进四到八个班的教室，甚至有十二乃至十六个教室的。



教学楼

梅晚和教育人民委员胡青白、办事员白雨正在等他。照理说他这个办公厅主任并不负责教育问题，检查学校建设情况更非他的职责，但是萧子山身为办公厅主任，要负责解决穿越集团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过问学校建设就顺理成章了。

学校的模样还是很寒沧的，缺少建材所以没有围墙，倒是很符合“开放办学”的思路，不过在本时空没有墙壁是相当危险的，梅晚取而代之的方案是密密麻麻的竹篱笆竹子在这里很多，加工也容易。

“……到时候再沿着竹篱笆种一些爬藤的蔷薇科植物，几年下连来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靠近不了，就成了一道真正的天然‘铁丝网’了！”梅晚介绍道。

大门很威严，用的是特意从百仞采石场采来的大石块，三门洞式的欧式建筑——据梅晚说是抄袭清华大学的大门的。只是不伦不类的又在大门两侧添设了炮楼式的建筑。门口已经挂上了四块牌子：“临高国民学校”、“临高军政学校”、“南海职业技术学校”。



清华大学二校门：位于清华大学主干道之一的清华路，是清华园内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清华大学的象征。清华大学二校门，为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清华园”大字。站在清华路，北望二校门，可遥看清华大礼堂、日晷和清华学堂等景观。二校门始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原为清华正门，1966年8月24日，二校门被“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砸毁。1991年清华校庆80周年之际，在清华校友捐助下，二校门得以原址重建。

最后一块牌子则是“教育人民委员会”。

萧子山问：“这怎么回事？”

“哦，吴南海答应从农庄的盈余农产品中拨给学生一些额外的食品。所以算是投桃李报吧。”胡青白赶紧说，“文总已经同意了。”

听说文总已经同意了，萧子山也不说什么了。看到教育委员会的牌子也挂在这里，便说：“这里环境挺好，倒是个好办公地点。”

第一百一十九节 校园

“还不错。”胡青白打着哈哈。教育部的办公楼就设在园区里——二层红砖红瓦的小楼。搬离机关大院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拥有自己的办公楼了，不用在挤在几间简易房办公室里，一进学校大门就有块大型的石头基座，上面空无一物，有几个国民学校的学生正爬在上面，看到有“首长”来了，纷纷从上面跳下来溜走了。

“这是塑像的基石。”梅晚说教育部原本准备竖立伟人的塑像——但是在选择具体是哪位伟人上目前还有争论，干脆留白。

操场很大，是标准的400米跑道的操场，单杠、双杠、爬竿之类的器材一应俱全。还竖起了用木质的门框和渔网构成的足球门。旁边有居然还有篮球场，不但有篮球架子，还做得有模有样，萧子山很佩服负责林业和木制品的吴旷明——水平越来越高了。

但是学生们只是在操场上走动打闹和玩器材，没有踢球也没人打球。

“没有篮球足球？”

“有几个，从船上找来几个……”胡青白刚想说“都给办公厅拿走了”，想到来的人就是办公厅的主任，又把话咽了回去。说，“——不够，倒是想自己做，但是莫笑安说要为了做足球篮球申请橡胶储备肯定会被驳回的。”

“足球不是说古代中国也有的。高速就踢这个很在行。宋代版的足球我们做不出来？”萧子山根本没把“夺球”的事情记在心上。

“不是一回事。”胡青白暗想这办公厅的主任倒是蛮会随机联想的。

“不能充气，没弹性。”萧子山忽然想到了陆军经常在训练场打橄榄球作为一种对抗训练，上次去盐场村也看到村里的年轻人在玩橄榄球。橄榄球的话，对求要求就不大了，而且对抗程度更加激烈。

“可以教大家玩橄榄球，嗯嗯，”萧子山说，“席亚洲在盐场村推广的不错。还有棒球！器材不难做。”



棒球：指的是棒球运动是一种以棒打球为主要特点，集体性、对抗性很强的球类运动项目。它在国际上开展较为广泛，影响较大。在美国、日本尤为盛行，被称为“国球”。其也是一种团体球类运动，法定比赛人数最少为9人，其近似的运动项目为垒球。棒球球员分为攻、守两方，利用球棒和手套，在一个扇形的棒球场里进行比赛。比赛中，两队轮流攻守：当进攻球员成功跑回本垒，就可得1分。九局中得分最高的一队就胜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棒球被列入比赛项目。棒球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作为比赛项目正式回归。

“橄榄球是不是对抗太激烈了？”白雨表示担忧，“孩子容易受伤。”

“米国的儿童也玩橄榄球。”萧子山一挥手，“我们要做17世纪的米国！”



美国儿童橄榄球赛

这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让众人哑然。仔细一想，其实穿越集团也有这样的意思在内——世界的霸主，这个头衔谁不喜欢。

于是就决定把橄榄球和棒球列入学校的体育项目，橄榄球运动由陆军负责传授，棒球由特侦队负责，薛子良作为一个华裔二代，对米国最流行的体育项目自然不陌生。

新建的教学楼的石灰水还没干透，没有投入使用。整栋整栋的楼静悄悄的。教室里的设施水平，在萧子山看来和自己小时候念过的小学差不多。窗户开得很大，安上了玻璃窗以尽量利用自然光线。不过，因为用的是木窗户的关系，玻璃面积偏小，采光的效率稍微弱了些。

“没有装电灯？”萧子山注意到屋顶的横梁和天花板上都预留了位置，但是空荡荡的。

“没有，我们没有制造灯泡的技术。现在灯泡适用控制很严。工能委说了，以后晚上可以用电石灯——这个他们搞得定。”

黑板、桌椅是中规中矩的款式。除了前后的黑板算是涂黑了之外，所有的桌椅都是原生态的保持着白茬子。不过吴旷明能够让一群17世纪的农民工做出20世纪的家具来，萧子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黑板上方的空白处，已经用墨汁在雪白的粉墙刷上了一些穿越者很熟悉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身养性”、“知识就是力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教室的门口钉着教室编号，胡青白说为了增加教室的使用效率，不采取一班一教室的模式，而是类似大学的做法，上不同的课去不同的教室。这样可以把教室的使用效率压榨到最高。

“这个意义不大吧。”萧子山问，“大学不去说它，中小学的学生从7点到17点都在学校上课。除了晚上的时间，教室几乎没什么空暇可以利用嘛。”

“不，我们的教育体制是贯彻实用主义的。”胡青白胸有成竹，“三分之一时间文化课、三分之一劳动实践课、三分之一军事和体能锻炼课。所以每个班级大概都会有一半左右的时间不会使用教室。”

这个三三教育体制获得了马千瞩的极高评价，他多次在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说：“芳草地教学经验是最能够体现穿越集团精神和优越性的”、“是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完美结合”、“是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三有新人的好典范”。

所谓的劳动实践课，自然不是拿剪刀胶水做做纸模型，捏捏橡皮泥，而是到田间地头、到工厂企业里去实打实的当小工干活。

校园里本身也有可供劳动实践的基地：一个小型的农场，包括菜地、畜牧场，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沼气池——利用沼气烧饭是一方面，另一个目的是对这里产生的大量人类排泄物和有机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使之肥料化就地还田，省却了处理大量污水污物的麻烦。

农场的河畔甚至有一架用来提灌的简易风力水车。还矗立着一排冰风设计的框架式结构的大大小的竹棚。

“农场的很多设施，是学生自己动手参与建造的。”胡青白说，“不光是这个实习农场，整个校园建设，学生都参与了不少——原先这些孩子是在露天上学，在宿舍里读书，现在能搬进屋子里去，都高兴坏了，劳动热情高涨啊！”

看来胡青白自己也被感染了，他手舞足蹈的说：“就说这个简易水车吧，就是几个学生自己做得——不错吧？”

“的确不错。不过水车不转——”萧子山看了看。文澜河的这条支流的水量不大，所以水车并不转动。

“等以后修了水坝就好用了。”胡青白兴致勃勃，“这个菜园可以让学生来种菜，畜牧场准备用来养猪和羊，饲料就用食堂的泔水——”

“泔水？”萧子山见识过土著们吃饭，就他们对食物的珍惜程度来看，很难说会有很多泔水遗留下来——这里又不是21世纪的大学。

“还是有一些的。学生可以通过种猪菜、红薯，打猪草来补充饲料。养羊就更简单了，只要学生打草就行。”胡青白说，“菜园和养殖场的收获全部用来补贴师生伙食，能够提高自给率，减少依赖性。”

“这个竹棚子呢？”萧子山走进一个竹棚，这个竹棚几乎有两层楼高，全部用毛竹作框架，竹篾芦席做墙壁的棚子。地面被粘合和沙子的混合物压实过。但是看不出这里到底有什么用。

“这是校办工厂的所在地。”胡青白介绍道。

“校办工厂生产什么。”

“没有动力机，只好先搞手工活。承接点外发加工——吴旷明说把藤器和草编加工外包一部分给我们做，机械厂也答应帮我们制造几台手摇的编织机。做安全帽和草帽，另外还能做什么到会议上再协调。”

下一个棚子要矮小的多，里面已经做好了很多人架一样的架子，整齐的排列着。

“这不会是图书馆吧？”萧子山想不出这里准备派什么用处——做图书馆也太矮小简陋了。

大家笑了起来：“准备种点菌类。平菇、木耳、香菇什么的……黄大山给我们提供菌种和技术指导。”

“不怕造成技术扩散吗？”

“养殖技术扩散也无所谓，甚至可以说越扩散越好。只要菌种控制住就是了。这可是黄大山的专利。”

“我们现在去图书馆吧。”

令萧子山吃惊的是：图书馆居然是一栋奢侈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尖顶

两层小楼，灰色的钢筋结构梁柱镶嵌在红砖墙壁中的房子中显得特别突兀。从外表看房子戒备森严，窗户上装着铁栅栏不算，还有铁皮的包制的护窗板。门也包了铁皮，还安装了现代的锁具。

“这里的東西特別貴重，所以才這麼奢侈。”梅晚說邊說邊打開鎖，“要不我才不肯用鋼筋水泥來造呢。”

這是一棟圖書館和試驗室兼有的樓房。圖書館設在通風良好的二樓，閱覽室很明亮，寬大的書庫里里一排排新做的書架暫時還是空蕩蕩的，只有一些從廣州購買來的線裝書，經史子集之類，另有一部分剛印出來的課本、《臨高時報》每月合訂本。教科書是個大問題，周洞天為了大規模的印刷書籍，還在和化工部門的人一起研究解決印刷機的油墨問題，一旦解決，這裡的書籍會很快充實起來。

一樓則是完全按照中學實驗室的标准配置的物理、化學、生物三個課目的四個試驗室和相關的器材儲存室。特別讓蕭子山震撼的是居然還有一間是電學的試驗室！蕭子山不管計委的工作，但是也知道試驗室里安裝的這些電工器材現在對穿越者有多寶貴。

第一百二十节 学生

各个试验室里除了少数玻璃仪器、家具和一些简易器材是自制的之外，多数都是另一个时空的产品，特别是天平秤、显微镜之类的东西，在计委的目录中绝对属于一级管控物品。看来执委会对教育的投入决心极大啊。

“百年树人，看来文总和马公的眼光真是放得很远。”萧子山恭维了一句。这种背后恭维比当面恭维有用多了。

“我看到设计规划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真舍得。”胡青白说，“不过我也担心，化学试验室要用的很多化学试剂之类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过几天就是博铺化工厂点火的日子，三酸二碱一解决，就什么也不用愁了——最多有机化学搞不了。”

从试验室出来，又参观了宿舍、厕所和浴室，这些基本的生活设施是萧子山相当注意的——学校是高密度的人口集中区域，卫生不搞好，学生光闹个流行性感冒就够受的。

临高建筑公司现在对这类高密度人口居住区的建设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包豪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供水、洗澡、垃圾处理、下水，这一切都在建筑公司诸位的殚精竭虑下逐一得到了解决。



包豪斯风格：所谓“包豪斯风格”实际上是人们对“现代主义风格”的另一种称呼。称为“包豪斯风格”是对包豪斯的一种曲解，包豪斯是一种思潮，而并非完整意义上的风格。“包豪斯”是德文 **Bauhaus** 的音译，原是1919年在德国威玛成立的一所工艺美术学校的名称。该校创办人及首任校长，是著名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庇乌斯，他别出心裁地将德文 **Hausbau** (房屋建筑) 一词

调转成Bauhaus来作为校名，以显示学校与传统的学院式教育机构的区别。另一位德国建筑师，亦属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的密斯·凡·德·罗，曾任“包豪斯”第三任校长。该校于1925年搬到德绍，后又于1933年迁至柏林，同年遭纳粹法西斯查封而被迫解散。虽然从创立至遭遇“杀校”，“包豪斯”仅存世短短14年，但其理论与学说却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激起的涟漪至今随处荡漾。

为了减少每间宿舍的容积人员又节约用地和建材，梅晚重新改建了宿舍，把原有的单层宿舍扩建为两层，增加了容积率。

这样原本宿舍里每间房间的容纳人数由原来的一百人降低到每间三十人——正好是计划中每个班级的人数额度。按胡青白的经验，一个班级超过二十个人，教师就很难照顾到每一个人了。三十个人勉强强而已。

让一个班级的学生住在一起，彻底贯彻同吃同住同学同劳动，不管干什么都会很团结，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纪律性。

萧子山对整个宿舍的整齐和高度的纪律性感到很吃惊。每座宿舍的门口有戴着“值日”袖章的男女学生，他们一进来，一间接一间的寝室都会响起响亮的“长官查房”的口令声。随便走进哪一间，学生们已经在床边站得笔直。个人用品、服装全部整整齐齐的摆放到位，完全是一派军营的作风，连女生宿舍也不例外。

“纪律性很好！”即使萧子山这样的军盲加理工盲也知道群众的高度的纪律性对上位者来说有极大的好处：勇敢无谓的军队和能够忍受高强度单调劳动的产业工人。

“这是检疫营的军训效果好，”白雨说，“再刺头的人物也给收拾的服服帖帖了。另外，我们也推行学生自我管理体制。”

每个班按照十人一组设置小组，组设组长，班干部设有班长和三名班委员，分别负责学习、文体和生活。

“我们要求教师只安排任务下去，而不是具体经手安排。尽可能的让他们自我管理。”胡青白介绍说，“现在是在宿舍管理方面，包括搞卫生、安全保卫这些，未来还准备让各班轮流帮厨，管理校园环境，组织学习互助小组，做到学生‘自治’、‘自养’、‘自学’的目标。”

“效果好吗？”

“暂时还不够理想。”胡青白说，“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学生要么离开了老师的命令就不知道做什么；有的则相反：干脆当起‘班霸’了。昨天处理了一个职业学校的——这小子还振振有词，说这就是‘自我管理’——班上的学生坏了他这个‘学生官’的规矩，他这个‘学生官’就要收拾——‘官打老百姓’嘛。”

“挺有意思的小子，官迷一个！怎么处理了？”

“和他的手下班委送劳改队去了。他们一起把一个学生打成了骨折，打伤好几个。”胡青白感叹道，“这小子不抓起来，以后就是个野心家。”

“野心家？”

“政治保卫总署转过一个文件来：有学生揭发说：此人经常说自己出生的时候满室异香，她娘怀孕的时候梦见大蛇入怀；算命的说他天赋异禀，有常人所难有的大富贵之类的屁话。后来找他问话，他自己也认了，还非坚持说是真事……”

“这不是有精神病了？陈词滥调的老段子。”萧子山开玩笑道，“不过蛮有想法的。闹不好将来也是个土皇帝之类的人物。”

“他没这个机会了。”胡青白说，“政治保卫总署给这小子的判决是‘无固定期限劳改，未经批准不得释放’。”

“这么厉害！”萧子山觉得脖子后面一凉，“十三四岁的小屁孩，懂什么。有点过了吧。”

“他要不说这些异香满室的傻话就没大事。说了，还非说是真得。这就踩高压线上了，谁碰谁死。”

萧子山虽然觉得这事情处理的有点过了，但是他在本质上也不喜欢这种低级的装神弄鬼的事情。让这倒霉孩子为他妄想的异禀去付出代价吧。

从宿舍兜了一圈出来，胡青白请他去办公室坐坐。教育委员会的办公室非常符合教育机构的形象，两层的仿欧式建筑。因为现在教委和学校实际是一套班子。所以这办公楼还包含了教师的办公室。但是里面空荡荡的，看不到几个人。

胡青白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几把藤椅。

“申请电灯都没有！”胡青白大吐苦水，“常凯申非说这地方不在他们的架线范围之内！”

“现在很缺师资！穿越者愿意当专职教师的没有几个。我又没人事权。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到现在教育部只有十二个人。就这十二个人还要负责检疫营的扫盲教育。忙得要死。”胡青白大吐苦水，“大家都觉得当孩子王没意思，愿意兼职的倒是不少，可是兼职的人时间有限，总不能都开夜校吧！”

“说到师资，难道从广州招募来的难民里就没几个读书人吗？先培养这些人上岗。”

“少，真的是很少，能识几个字就算是料不起啦。就算有几个知识分子，出检疫营一出来就给各部门拦截了。”

“我和执委会谈谈，除了让教育部优先抽调土著知识分子之外。再看看女人，合适的都给你们调来。”萧子山说，“她们里边学纯文科的不少，留在各部门也就是当小秘的料，纯属浪费，办公厅管宿舍的方忆静。现在宿舍的入住率少很多了，不需要再设这个专职的宿舍管理员了，干脆调到学校来吧。当你们的舍监老师。”

“这敢情好。有女人的话，估计能吸引一批文科宅男来当老师。”胡

青白似乎看到了希望。

“都有男朋友和先生的，你可得看紧点，别闹出事来。”萧子山眼珠一转，“其实有个办法可以吸引宅男们来你这里。”

“什么办法？”胡青白的眼睛瞪大了。

“笨，你这里最多的是什么？”

“学生啊——”

“这不还有女学生吗……”萧子山意味深长的说。

胡青白恍然大悟：“对，对！”转而他又皱眉了，“都是些小孩子，灰头土脸的，瘦猴似的，除非是萝莉爱好者。”

“督公不是要你办简易师范吗？你就把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相貌端正的女孩子抽调出来，办个简易师范班。给她们的伙食上稍微好些，养壮实，白嫩一点……”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女学生穿得水兵服做得太土气了——料子也不好。公社的服装厂的裁剪技术现在好多了，从广州和澳门也能采购到的好的料子。你随便请个动漫宅男把他的日本女子高中生制服图集贡献出来参考参考，给她们订做一套——裙子注意要长一些。然后打出简易师范招募教师，嘿嘿，那群宅男不哭着喊着来当鬼畜……不，是人民教师来？”



日本女子高中生制服

“一个简易师范招不了多少学生的。一百人差不多了。能有这许多课？”

白雨却在一边说：“只是许诺让他们上简易师范的课，没说只上简

易师范的课。”

“对了。每周给你上一节不也是上了？”萧子山含笑道。“还有，简易师范只招一百是少了，要尽量多招——五百个吧。先把要求最低的扫盲师资这块搞定，不然你们都被低水平教学绊住了，搞行政的时间都没有。”

“都招女得怕不合适。”白雨说，“现在可是17世纪，还没男女平等这说法，你让一小姑娘给大老爷们上课扫盲，人能服气？”

“劳动人民还是对有文化的人很服气的，不管是男是女，也不论地位高低。”萧子山说。这大约是过去的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美德之一。

“不过白雨说得也有道理，也招些男生好了。”

当下敲定简易师范第一批招募五百人，三百五十名女生，一百五十名男生。从完成扫盲教育，获得丙种文凭的十五到二十岁的青少年男女中招募。教育部将集中大部分师资对简易师范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突击培训，使其达到甲种文凭的文化水平。

第一百二十一节 检疫营

萧子山还答应自己和办公厅的人员有空的时候也来上课，同时，他还有一件即着急又不算太急的事情。

“子弟小学的事情你看怎么办才好？”萧子山问。

所谓子弟小学，是指穿越者带来的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目前穿越者自己的未成年儿童不多，只有三四个而已，基本都不满十岁。他们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接受任何学校的教育了，每天在广阔天地里自由玩耍。而且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很忙碌，几乎管不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问题。

事情虽小，涉及的范围也不大，但毕竟也是办公厅的职责范围。萧子山觉得这事情很棘手：孩子年龄偏小，使得他们必须有专人照顾和教育。他们的人数又太少，没法为他们单独办一个类似育红学校的教育机构。毕竟多数穿越者连老婆都没有，第一次生育浪潮还没到来。要办这种学校，起码也得等八年十年之后的事情。

育红学校是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建立的一所专门安置培养唐山地震孤儿的学校。学校筹建于1976年8月底，于1984年结束工作。育红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小学部和幼儿园。为了安排好孩子们的生活，学校办了食堂、浴室、洗衣房、理发室、医务室、缝纫组。课外活动场所

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图书室、航模室、文娱室等。

他把这些考虑和胡青白和白雨说了：“怎么才能让大家满意？”

“长远说，育红学校之类的机构肯定要办。至少保育院这个级别二三年内就得有了。”胡青白说，“现在的话，暂时在教育园里办一个专门的班好了。”胡青白想了一下，“全科班。我亲自来教。不过，最好拨一个女教师给我。孩子年龄普遍小，女教师比较有亲和力。”

“方忆静吧。她在幼儿园待过。”

“那最好了。”胡青白说了他的设想：“我们每天上半天课，采用复式教育。我再从土著儿童中选几个性格温和，普通话说说的好的孩子陪读。”

“这个方案好。”萧子山说，“我原来也想这么办，可是觉得班里孩子是不是少了点。”

“土著孩子也不错的，聪明活泼的不少。”

“到时候先让我过目下这些孩子。”萧子山想了想，“最好请卫生部事先彻底的给他们体检一次。要完全健康的。对了，相貌也得比较好一些。”

“行，没问题。”胡青白暗笑这主任管得还真是琐屑。

送走了“钦差大臣”，胡青白对白雨说：“你去找邬德，把招简易师范的事情和他通报一下，要他帮忙配合一下——毕竟土著都是归他管，什么人合适，什么人不合适，他心里最清楚。”

白雨点点头：“这也是应有之意。”

白雨找到了邬德，把要求和他说了一遍。邬德点点头：“简易师范是个好办法，但是这么多的适龄女生怕有困难。”

邬德介绍了目前的难民收容情况。截至到1629年的五月，他们已经通过广州站渠道收容难民六千多人。其中有四千多人已经运到临高，安置在百仞公社。在雷州安置了五百人，在广州还有一千多人留置。

邬德说：“人是运来了不少，但是收容来的人年龄参差不齐，你一口气要十五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三百五十个，我上哪给你找去。”

“我还以为女人很多呢……”白雨嘀咕，“古人不是把女孩子当赔钱货吗？”

“可是抢女人、买女人也很热衷。这些难民一路流浪到广州，路上年轻女孩子被卖掉或者被抢走的可能性太多了。”

“能给多少吧。”

“一百二十个，最多了，还得给卫生部四十个。”邬德查了下电脑说。

“卫生部要这么多？！”

“依我看，给卫生部的还少了。现在给营地配消毒药水的人都不够。”邬德把白雨给打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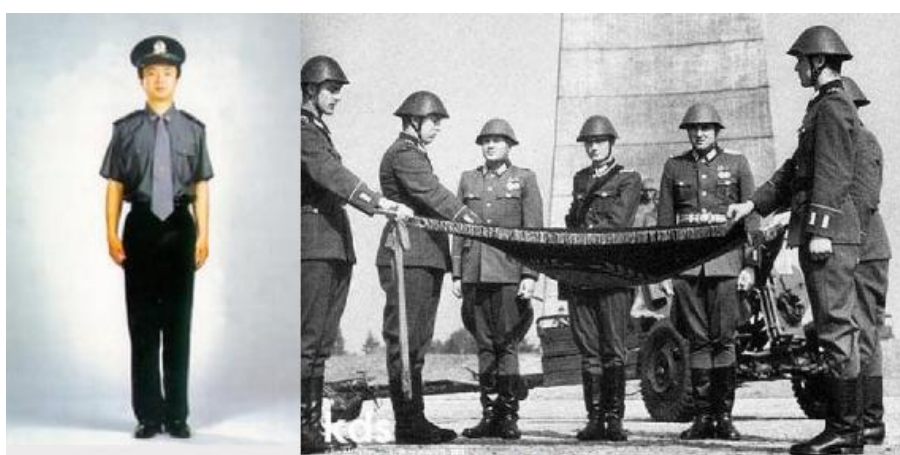
“哼哼，都上我这里来要女孩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邬德小声说。又叫了一声：“初雨！”

“来了！”初雨现在已经改换了装束，头发剪短了，衣服也换成了现代人的。加上“初承雨露”，身材和脸蛋都饱满起来，看起来已经和过去的那个小丫头大不相同。

“打电话给独孤求婚，通知一起去检疫营。”

邬德这个民政人民委员，在执委会的权力体系里高踞第一层次，原因无他，他的工作最为繁重，也最为要紧。再高明的科级、工业和再多的钱财，也不能没人来干活。而邬德就掌握着穿越集团全部的人力资源。

独孤求婚穿着一身99式警服的旧款铁灰色衬衣出现他的办公室，下身是东德人民军夏常服马裤，脚踏高筒靴——他自带的仿ss的m32制服在临高是无论如何也穿不上去的，只好退而求其次，毕竟这套行头看起来也够“铁血”的。



99式警察制服2005年之前是铁灰色衬衫，之后改为目前的蓝色。东德人民军的马裤和高筒靴。
PS：这套行头（裤子和马靴）在海南能穿么？



着装SS之M32制服的历史照片

“走，我们去检疫营看看。”

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不管他的工作多忙，邬德都要和强力部门和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一起去检疫营视察，营地里时时刻刻都有千把人聚在一起，闹起群体性事件或者瘟疫不是玩的。

车子来到博铺的时候，卫生部派出的河马也到了，三个人在来到戒备森严的检疫营。这里驻扎着一个接受过镇暴训练的步兵连，除了步枪和手榴弹，还装备了藤盔甲、藤牌、木棍和催泪弹。

目前除了因为吃饭和洗澡问题打过几次群架，还没有出现过大的骚动。为了防范在移民过程中出现将地域矛盾、主客矛盾、宗族矛盾带入临高，邬德在发电给广州的收容难民的指南里明确提出几个要点：只收容孤儿、单身男女和单户小家庭人家。以宗族、大家族为单位迁徙流浪的一律不收纳——在穿越集团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可靠的行政干部之前和强大的暴力机器之前，执委会不想在解决民间纠纷上消耗太多的精力，毕竟临高本地的宗族问题已经够厉害的了。如果再引入外来的大宗强族，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难民一旦被收容，就得签契约成为契约奴，丧失人身自由。既然身份上已经是奴仆，就是主家的人口。在法律上已经切断了和原先家族的关系。等到在本地经过“净化”在检疫营安顿下来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甚至连可供回忆的东西也不存在了。任由穿越集团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人力资源。

邬德被一队人簇拥着，走入这个检疫营。不知道怎么的，每次他走进这营区就想起了当年看的《逃离索比堡》，虽然这个联想极不合适，但是长条形的营房、四周的铁丝网，高高的塔楼，荷枪实弹的哨兵，还有难民们看到他们这一行人走过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畏惧的神情，都很神似。



英国/南斯拉夫合拍电影《逃离索比堡》剧照。该影片描述了1944年，二战临近结束时，纳粹军队在波兰东部建立了三个关押死囚犯的集中营，其中一个就叫索比堡。在另外一个集中营发生了集体逃亡事件后，看管索比堡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发誓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索比堡集中营，并且宣布：如果有囚犯逃跑，集中营的看守将屠杀掉相应数量的囚犯。但是在这个充满酷刑的集中营里，逃跑却是唯一的出路。一个死囚犯——一位苏联军官却在这种看守异常严密的集中营里，率领600人集体越狱，其中300人成功，这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影片于1987年上映。

难民们在营地已经被陆军操练的很熟了，无论是走进的时候“立正！”，离开时候的“解散！”，还是营房里整整齐齐的被子，干干净净的草席——即使在女子营地也毫不逊色，体现出陆军在这方面的超强实

力。

独孤求婚走过的时候，他的那双黑色的高筒靴和马裤让很多人流露出了恐惧的神情——他在检疫营地差不多就是恐怖的象征。许多难民数忘不了他每次来到营地审判违反纪律的肇事分子时候的模样：白面书生一样的年轻人，嘴角带着安详的微笑，一个小小的手势就会让某个倒霉蛋被拖上大门口的刑架上被打的皮开肉绽。

邬德对收容来的难民是“恩威并重”式的。让他们吃得饱，有衣穿，有病治，家人能够团聚。但是“威”也要足够，让移民们切实的认识到谁才是这里的主人。单纯一味的市恩，反而会让人放纵起来。这里实行的是严厉的纪律管制。守规矩的人不会吃亏，反之则会被修理的很惨。屡犯的人等待他的就是苦役。

这种政策非常有效，根据接受移民工人的各个经济部门的反馈，移民的表现堪称良好，服从、干活卖力、组织性纪律性很强。

这也使得具体的施行者独孤求婚在穿越集团内变得相当的孤立。虽然穿越集团内的多数人是实用主义，但是也有不少人抱有“普世”的想法。加上独孤求婚平时一副相当招摇的打扮，未免遭人嫌弃，有人甚至在bbs上置疑：独孤求婚在检疫营地的作为是不是有法西斯之嫌疑。



法西斯，（拉丁语fasces的译音）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束棒”，为古罗马执法官吏的权力标志。现象征强权、暴力、恐怖统治，对外侵略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独裁形式。在本文此处指搞极端民族主义，进行人身迫害的行径。

独孤求婚处在这样一种尴尬又微妙的形式之下，履行着自己的责任。邬德为了避免让他在火坑上继续被烧烤，去掉了他的检疫营长官的兼职，换上了阳河。

阳河这人属于即立场极其坚定，除了网游毫无专长的宅男众。当这个检疫营的长官正合适。他当过好几个网游里的小公会会长或者高级干部，对管理群体还是有些心得的。更重要的是他对邬德的一切指示都毫无疑问的执行。这样一来，独孤求婚在营地内部的整肃活动依然畅通无阻。

“今天的情绪动向怎么样？”邬德问阳河。

“很稳定，蓝色情绪标准。”

“天天都是蓝色，你可别当是应付差使啊。”邬德知道阳河此人大学毕业没多久，缺少社会经验，这也是他比较担心的。

第一百二十二节 人力分配

“没有，我很认真的听取了报告才得出结论的。”阳河认真的说。

所谓报告，是独孤求婚派出的“沙子”汇报的。这些人多数是从陆海军和社员中临时选借调来的。形象要求黑、瘦，以通广东、福建、江西、两湖方言最佳，因为难民多数是几个地区来的。为了避免熟面孔反复出现，“沙子”是是轮换的。每次抵达一批新的移民就掺合进去一些，来一批换一批。和移民们同吃同住，定时汇报移民在营地里的状况。

邬德毫不客气的说，“听汇报能听出什么名堂来？你就不怕他们骗你？”

“不会吧……”

“你看，官僚起来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骗你？”邬德说，“下属很会揣摩上级的意思，有时候会根据你的好恶无意识的把修正汇报的内容。自己要下去多看多听！”

他歇了口气：“作为这里的头头，每天至少要下去二三次。多看看他们的状态。蛛丝马迹有时候能反应出大问题来。有人在哭，就要问为什么哭，有人在笑，就要知道他为什么笑！”

“哦。我知道了！”阳河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我会多下去看的。”

独孤求婚此时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事项，甄别人口。具体来说，就是审查那些行为可疑，或者有明显隐瞒身份的难民。比如某人自称是佃户，却皮肤白嫩；某人身上有刀剑的疤痕，却说自己是个普通老百姓……

根据保卫总署的列出的“危险人物类清单”，独孤求婚要注意难民中是否混入了：

华南沿海各路海盗的探子；省、府二级官府驻军暗探；郑芝龙的暗探；东厂、锦衣卫暗探；满清的暗探。最后，冉耀特别要他们注意移民中的邪教渗透情况。并且分发了一套于鄂水主编的“明末各种邪教教义、切口特征表”，搜罗了大多数见于史籍的教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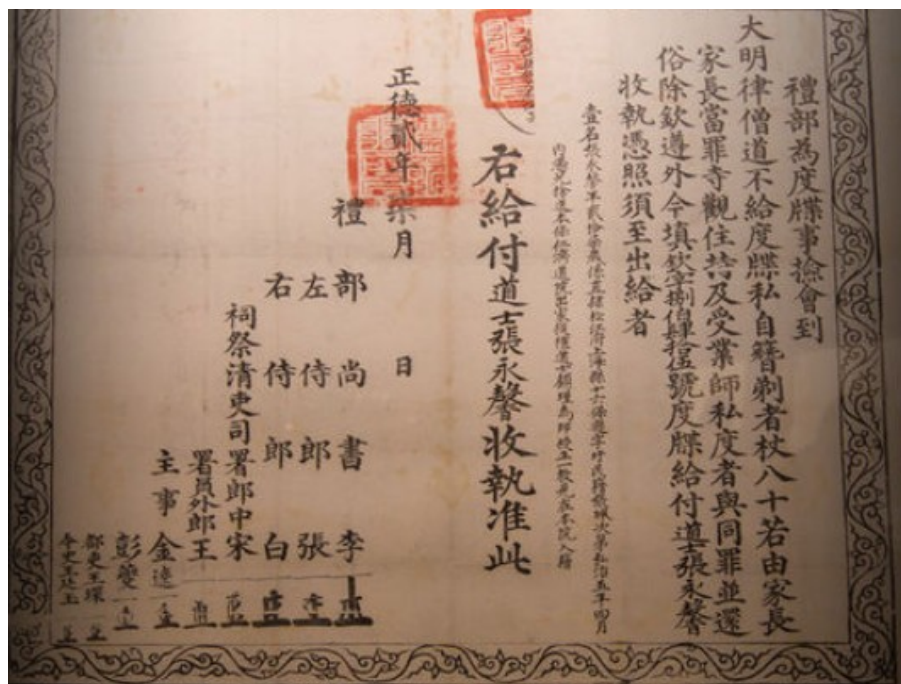
切口：江湖上的隐话。

总而言之，一切可疑的人物都要进行甄别。邬德虽然承认甄别的重要性，但是对如此细致的工作抱有怀疑的态度——现在是每次几百到一千人的规模，这样细腻的搞还行，以后大量暴人口，几万几万的移民进来，难道也这么搞？

不过执委会的态度是，前面移民数量少，工作尽量搞得细一点——毕竟这批人未来都是穿越政权各方面的骨干，要确保可靠。

甄别出来可疑人物还真是不少，不过传说中的各路暗探始终没有出现过。倒是清理出了不少逃犯、逃奴、逃兵。另外，还把一些因为卖身而觉得斯文扫地的读书人揪了出来。居然还抓出过和尚来——因为未取

得度牒，化缘挂单均不成，沦落街头成了难民。因为蓄头发的时间不长，发髻显得过短，被穿越者怀疑是鞑子。



度牒：是唐宋明清时期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直到清朝雍正时代，度牒制度被废止。

化缘：佛教术语。佛教认为，能布施斋僧的人，即与佛门有缘，僧人以募化乞食广结善缘，故称化缘。还可以指为了佛事而进行的一切募化活动，不单指乞食。

挂单：佛教术语。指行脚僧到寺院投宿。单，是僧堂里的名单。行脚僧把自己的衣挂在名单之下，故称挂单。



髻：音[ji]。中国古代人蓄发，将头发挽结于头顶的发式，也称结、玠。如图，保留发髻的苗族男人，据说是中国唯一还保留着汉族样式发髻的民族。

鞑子：又称鞑虏。是历史上汉人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的称呼。

“现在营地里有多少人？”

“到今天上午9点七百二十人。”阳河汇报道，“今天凌晨死了一个。”

“有死亡？”邬德停住了脚步，一般来说难民死亡基本发生在收容的初期，也就是在广州的留置阶段，也有发生在临高接受净化后的开始几天。而这一批人已经即将期满一个月了。“什么原因？”

“突然腹泻。发烧，营地卫生员也没办法——没止泻药。我看实在严重，派人去卫生所拿止泻药，还没拿回来就死了。时部长说要做了检验才知道死因。”阳河汇报道，“不过我已经把那座宿舍封起来了，所有人不许出入，还洒了漂白水。”

“嗯，”邬德说，“最近天气热了，要防止可能的疫病流行。”

“闹不好是霍乱。”河马看了下送来的报告，“很象。采样了吗？”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如果不注意防范会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最常见的感染原因是食用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霍乱弧菌能产生霍乱毒素，造成分泌性腹泻，即使不再进食也会不断腹泻，洗米水状的粪便是霍乱的特征。患者由于剧烈泻吐，人体内电解质丢失、缺钾缺钠、肌肉痉挛、酸中毒等甚至发生休克及急性肾衰竭导致死亡。

“时部长已经采了，拿卫生所去做细菌培养了。”

“惨，可别闹这出。”邬德忧心忡忡。

“真要是的话，我们医疗部门才惨。”河马叹了口气，“我当年干嘛要学医呢？”

他的心情沉重的很。夏季到了，临高的地方性传染病霍乱正是爆发的时节，而穿越集团给移民补充蛋白质的重要途径就是海产品——这玩意带菌的可能性很大，想到那臭气熏天的海产品加工厂，看着就不让人放心。

治霍乱的药他们自然是有，但是应对大规模的霍乱爆发，就未免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霍乱病人的救治需要补液，这玩意没多少储备。河马挠了下头皮：“这个宿舍的人去的厕所也要封闭，”河马下达着指示，“处置方案等结果出来再说。”

因为出了这么一件事，大家对卫生方面的检验就特别注意，巡视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邬德来到了检疫营的办公室里，此时这里已经来了好些不同部门的代表。办公室里不大，天气又热，就一个个都蹲在树荫下抽烟聊天，看到邬德一行人来了，这群人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

“不要着急，我们开个会！”邬德当然知道来人意欲何为，赶紧制止他们七嘴八舌的表达。因为本期的检疫再过三四天就结束了，这对苦于人力紧缺的各个部门来说，这七百个难民是一块大肉，要分而食之。

“阳河，给大伙拿点水来吧。要煮开的。”

“有煮好的凉茶，绝对卫生。”阳河叫人拿来一个老式的大号茶水桶，放到树荫下。大家各自从腰带上拿出自己的杯子喝茶。

邬德扫了一眼一个个跃跃欲试，犹如饿虎一般的各部门代表，先来了段开场白：“大家的来意我知道的，每月一次嘛！不要着急，也不要谈自己部门有多困难，对穿越大业有多重要——这些我都知道！”

这番话是堵大家的嘴，免得一会沦为牢骚会、发泄会。果然，原本准备挥舞着笔记本慷慨陈词的人只好坐了回去。

“人力只有这些，你们的申请我都看过，也到计委了解了各部门的进度情况和人力需求问题。”他翻看了下送来的夹子，顺便还对送夹子过来的女孩子微微一笑——这应该是个土著女孩子，黝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看来还不错。

“百分之百满足大家是不能的，”邬德笑了笑，“我们来分派吧。”

分派只限于十三岁以上的男女，十三周岁以下的儿童不算劳动力，直接由教育部属下的国民学校接收。

新移民经过净化处理之后，按照接收他们各单位的去向分派到百仞公社和博铺公社落户——鉴于博铺港周边的化学 - 钢铁工业区的开发，为了便于就近使用劳动力，民政部在博铺新设了一个博铺公社，作为当地的民政管理机构。

工能委照例获得了最多的一份。博铺化工厂即将点火投产，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在越南鸿基、海南田独设立采矿点又需要不少人力。

教育部这次是获得了第二大蛋糕，简易师范一口气占去了一百六十名男女青少年，让好几个部门心有不甘。但是白雨阐述了这批师范生毕业之后能够带来的好处之后大家也就忍耐了——毕竟本部门给分来的新工人、学徒进行文化教育是件很繁重又占人力的事情。

临高建筑公司位居第三，得到了五十人。临高建筑公司一般使用的是公社的派工工人，但是随着工程建筑量不断增加，技术工种需求愈来愈大，建筑总公司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专职土著技术工人队伍了。

医疗部门分到了三十人。天气渐热，人口渐多，保健、防疫方面的需求愈来愈大。

.....

其他各部门或十个八个，或者三个四的都增加了一些人员。什么也没分到的是陆海军，除了补充了死亡和伤退的缺额之外，陆海军没有增加一个编制人员。这让他们很是恼火，最后在协调之后，决定目前还在国民学校念书的少儿中拨出三十人作为“定向生”，海陆军各半。他们一取得乙种文凭就转到军政学校的士官班学习。

内政部门也没有分到新的人员。首先保卫总署的人员配置和招募是不公开的，其次主管警政的冉耀对添加人员不太热衷——从节约的角度来看，陆海军平时除了训练、干活，临时用来镇暴也够了。他现在搞的

是“群防群治”，换句话说就是治安任务人人有责，别把事情都推给俺们警察叔叔。

群防群治是群众性、互助性自防自治活动的简称。具体说来，是指在各级领导和专门机关指导下，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所在地区，或单位治安的一种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

分派完人员之后，由教育部的白雨传达了学徒总队改制为职业技术学校的通知。

“就是换个名号！便于集中注册、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白雨生怕有人误会，以为进了职业技术学校就成了教育部属下的人力了，“教育部只是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和文化教育！具体的职业技能教育还是由各部门、企业自行组织的。”

“军政学校呢？”陆海军对这个问题也很看重。

“一样的处理方式。”白雨说，“业务学习这块还是还是你们自己负责。”

“这么说是双重领导吗？军校的学员要求可和其他人不一样！”

第一百二十三节 工人等级制度

“具体的细节问题可以看发到各部委办的，大家看了之后再提自己的意见到教育部的oa上。”

“学校不学校不说了，是不是该组织下工人评级的事情了？”工能委的代表展无涯说。

邬德摸了摸额头：“这事我倒忘记了！你说得对，教育部要搞文凭，职称的事情也得抓起来！”

目前的工资发放制度是由民政委员会下属的劳动力事务处统一制订工资标准，再通过德隆粮行统一发放的。职工的工资只有三四个档次，干什么都拿得差不多。这种体制下没法体现出工作内容的难易，也拉不开收入档次。

展无涯点点头：“职称等级对激励工人学习技术上进有很大的用处，再说了，下一步涉及到工资方案，没有等级，就只能按照年资，这样大家容易心不服。”

“有本事的人待遇上不去，大家一个劲的混资格，对吧。”邬德当然知道这种情况。

“是的。现在工能委下面的工人一千多人了。这事一定得上议事日程。”展无涯从包里掏出一卷纸，“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工能委属下的工人技术等级的方案。”

工人技术等级标准是衡量工作等级和工人技术等级的尺度。是在职工人培训、考核、定级、升级的主要依据。由各产业部门按不同工种工作的复杂性、精确性和责任大小，以及工人为完成该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理论知识和生产技能等方面制定技术等级标准。标准中每一工种均规定有最高和最低等级。一般分为初、中、高三等八级。其中，1级~3级为初级工，4级~6级为中级工，7级~8级为高级工。

在这一体制下，一名产业工人从学徒开始，学徒期间不发工资，只给少量的零用钱。学徒期满，技能考核合格后成为帮做。帮做不是正式工人，只拿相当于正式工工资五成的“劳动津贴”。帮做再做满一年，通过技能考核同时持有丙种文凭，才能升任正式工一级。

一旦成为正式工，就进入了正式的授薪体系，他拿得就不是“零用钱”和“津贴”，而是正式的工资了。待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以后他每年只要工作努力，残次品率保持在标准线之下，每年都可以晋升一级。一级、二级、三级这样提升上去。每晋升一级，工资增加若干。到四级工为止。再向上就开始要技术考试了。

四级工通过技能考核，持有乙种文凭，可以升为技工。技工有四级，但是每一级都要经过考试。考试每年进行一次。

四级技工以上，持有甲种文凭，即可参加副技师的考核。获得副技师是大部分技工的终点了，只有通过了中学文凭考试的副技师才能参加正技师的考核。

根据展无涯测算：一个天资聪慧，动手能力强，又好学的土著工

人，最快大概用十年可以升为副技师，至于正技师，还得看他的学习能力如何。一般的工人，大约只能考到三四级技工。

邬德看了下整个方案，觉得还行，便说：“要交执委会讨论了吗？”

“还没有，我现在是私下征求意见。大家提提意见。人力是统归你领导的，所以特别要征求你的看法。”

“好吧，”邬德说，“工人的等级制度什么的，我是不太懂的。不过你准备是一刀切还是按工种分开？”

展无涯脸上露出了佩服的神情：“当然是按工种。”

如果不按工种，不管什么工人都是按等级拿工资，从事技术含量高、危险性高的工种的工人就太吃亏了。三级包装工和三级车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水准上的。但是技术含量也不是全部考虑的要素，码头上的扛包装卸工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却是特重体力劳动，需要的口粮数量比车工多的多。

“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起薪水平。”展无涯说。当然这是个复杂的事情，要让展无涯或者穿越集团里的任何一个人来干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好在他们有的是历史经验——大图书馆里可以查阅到此类的资料 and 规定，拿来根据现实环境修改一下就可以。

“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一个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至少应该能够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的基本户。”

一个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天需要的热量是在3500~4000大卡之间，如果单纯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每个人最少要二十公斤粮食。合他们现在发行的临高粮食流通券就是40元。

他的老婆——古代的南方农家女子在干活上并不逊于男人，海南的妇女更是以干重活、累活、苦活出名的——至少也需要十五公斤的粮食。

假定有两名受赡养人，按照每人每月十二公斤粮食计算。他的工资就是40 + 30 + 48，合计：118元临高粮食流通券。

当然，如果真得只有这些，一家人就只能吃饭活命了。不过穿越者的劳动力政策是女人也要去干活，女人赚取的工资收入就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买衣服、购买生活用品、购买一些鱼肉等等。如果家里的孩子或者老人也能做工，那么收入还能进一步提高，这样可以刺激更多的劳动力主动进入市场。生活也不至于窘迫——穿越者们不希望自己的百姓穷得什么消费品也买不起。

“我过去在舰艇上的时候，战友晋升会遇到一个问题——专业职务等级限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邬德说——舰艇上的每一个专业岗位都有最高军衔，到了这个军衔再想往上晋升军衔，就必须转换专业岗位。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根据工种的技术含量不同，各工种的最高晋升等级是不一样的。”展无涯说，“技术含量很低的工种没有技工级，

更不用说技师了——除非他愿意另外换个工种……”照展无涯的想法，这样可以激励工人们学习新的技术。

“你这就有点理想化了。工人到了一定年龄，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了，负担重了，要他们再转换专业转岗谈何容易！这样会不会早成一批低技术的工人长期徘徊在低收入人群中？”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展无涯考虑了下说，“我们不是来搞均贫富的，也不是搞社会主义大家庭。按照能力水平拉开收入档次是必须的。”

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上在分配社会财富上的一种主张。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平衡财富的占有、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最早见于《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各个农民运动领袖也往往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口号。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做到均贫富。

社会主义大家庭本：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后经勃列日涅夫发展，将其概念确定为“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自愿联盟”。其宗旨是：严格尊重成员国的独立和主权，不断发展它们的经济；在本国不搞剥削，也不剥削其它国家；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国家利益、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是一种同志式的友谊、声援和互相帮助的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都应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完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原则，团结战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而斗争。勃列日涅夫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际上要求大家庭各成员听从苏联“家长”的指挥，以加强大家庭的统一行动，并以此作为干涉其他大家庭成员国内部事务的一个工具。

“嗯，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不要不自觉的陷入福利社会的想法中去。”邬德说，“待遇不能太低，太低了影响职工和下一代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劳动效率；也不能太高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福利社会：福利原来是指工资之外的间接报酬，但是福利社会不是简单的、无条件的给你间接报酬的社会。即使是在baidu之后我还是不能准确给出这个词的概念。留给哪位来给我解释吧。

穿越者不能点石成金，超前的科技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转化为财富。这个新国度的原始积累一样要依靠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

展无涯忽然觉得背后发凉：“说实话还挺不适应的。”

“不适应这么赤裸裸的说话吗？呵呵。”邬德笑了起来，“这说明一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太多了。”他补充道：“不过低收入家庭也要照顾好，多提供一些基本的福利。其实有时候小恩小惠比加工资还有用。”

简称小资情调：是具有一定的生活品位、思想水准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具有的生活态度。小资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特指向往西方思想生活，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年轻人。一般认为，小资情调思想的人不思进取，只是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一般被认为是腐朽的。

“这个啊……”展无涯说不出除了发钱发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小恩小惠可以给工人的。看邬德的模样是胸有成竹了。心想反正这事情也是他的职责范围，自己只要照办就是了。

邬德的劳工福利方案就在他的口袋里的一本圣船牌笔记本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劳工体制方案。他的本子上记满了各种要点和想法。一有空就拿出来琢磨。虽然这些方案现在限于客观条件还不能

推行，但是脉络已经逐步清晰起来。等到时机一成熟，他就准备提到执委会上。

.....

“河马这家伙！去检查卫生就不回来了！难道他知道我在干什么？还有何平，远航回来放几天假休息，干脆就休息的没影子了！”时袅仁有好几天晚上搞业务学习看AV的时候没见到他们了。

“不看拉倒，让他们后悔没看到小空的步兵片吧！”他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又捞出一团混合物。

“A片品种真是繁多，小空的功夫真带劲！”时袅仁一边回想昨天业务学习夜生活的盛况，一边手脚不停的给那一团团的混合物编上号。

“这是第30个样本，最后一个了。”时袅仁悲愤的用显微镜做镜检，“这份样本真TM臭。”说着他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培养皿，里面是那个早晨翘辫子的移民的便便的培养物标本。一会要好好的检查下有没有弧形杆菌。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确认了下自己的口罩是否在合适的位置上。

早晨突然死去的移民现在还停在地下停尸房里——那里的温度稍微低点。不过也放不了多久，时袅仁得赶快确认他是不是死于某一种流行性疾病。如果不是的话，晚上还来得及组织一次尸体解剖，否则就得赶快拉出去火化——这臭气熏天的事情又是卫生部门的事情。他叹了口气，为了尸体处理的事情他已经和执委会的高层吵过一架了。执委会似乎认为大海就是天然的抛尸地，建议他派人去博铺抛尸。但是他多次指出，卫生部门需要一个专门的焚化炉用来焚烧各种医疗垃圾和有传染病嫌疑的死者。现在直接拉到空地上烧即污染环境，还烧不干净。简直就是制造病原体的传染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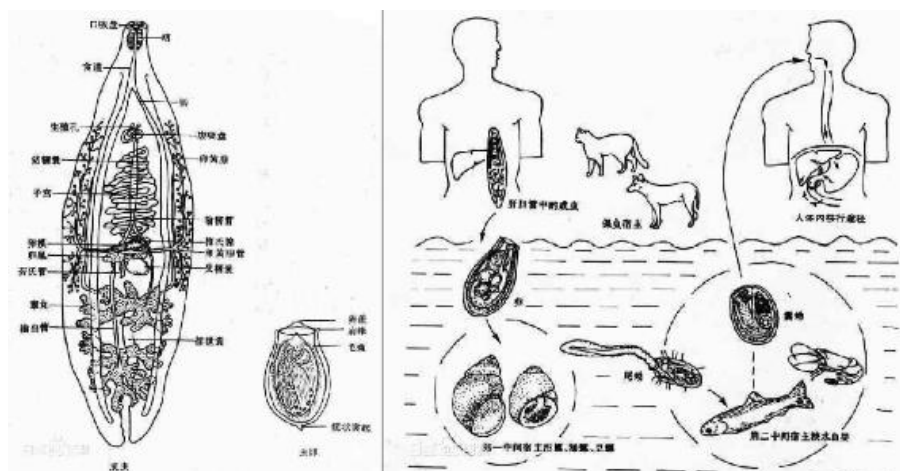
第一百二十四节 制药厂的窘境

只要想想亚热带气候，丛林，水网地形，时袅仁相信这鬼地方能找到这个世界一半以上的病原体。自己那个在米国的导师肯定会对这里情有独钟的。可惜当时没把他骗来。这老米体壮如牛，倒是卫生部的好劳动力。起码可以让他来检验便便。

看着眼前一堆便便的样本罐，时袅仁心中的悲愤是别人难以想像的——他堂堂一个大穴叫兽竟然很自然的被打发到这来和大便打交道了。

“大穴叫兽”是大学教授的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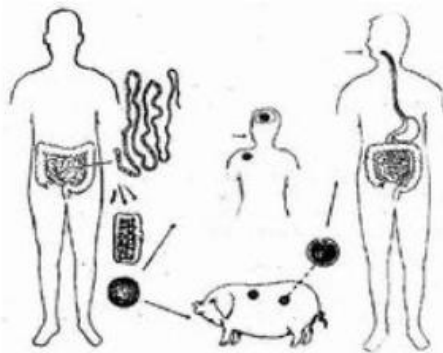
更糟糕的是，时袅仁发觉感染率开始上升。他从无症状人群中检
出有华枝睾吸虫、猪带绦虫等十多种寄生虫卵。细菌携带者可能更多，但
是因为细菌检验的复杂性要大的多，很多还无法确诊。总之一句话，没
有人意识到现代医学检验的复杂性。



华枝睾吸虫 *Clonorchis sinensis* (Cobbold, 1875) Looss, 1907, 简称华支睾吸虫, 又称肝吸虫 (liver fluke), 华肝蛭。成虫寄生于人体的肝胆管内, 可引起华支睾吸虫病 (Clonorchiasis), 又称肝吸虫病, 这种病的主要危害是使患者的肝脏受损, 易感染者主要是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肉类习惯的人群。本虫于1874年首次在加尔各答—华侨的胆管内发现, 1908年才在我国证实该病存在。1975年在我国湖北江陵西汉古尸粪便中发现本虫虫卵, 继又在该县战国楚墓古尸见该虫卵, 从而证明华支睾吸虫病在我国至少已有2300年以上历史。



有钩绦虫



5/6

猪肉绦虫

3/6

猪肉绦虫

猪带绦虫又称猪肉绦虫、链状带绦虫、有钩绦虫，是中国主要的人体寄生绦虫。猪带绦虫成虫寄生在人小肠内，其妊娠节片从链体脱落，随粪便排出体外。当中间宿主猪吞食粪便中妊娠节片后，虫卵在其十二指肠内受消化液作用破裂六钩蚴逸出并循肠壁血流或淋巴到达猪体内各部位，经过10周左右发育为成熟囊尾蚴，外观为椭圆形乳白色半透明囊泡。形成所谓豆猪（痘猪）。人在食用生的或者半成熟病猪肉后，囊尾蚴在胃肠内生长并附着在小肠壁上，2-3个月后成为成虫。成虫在人体内可存活25年之久。另外当囊尾蚴寄生在人重要脏器如脑、眼等处则可危及生命或造成严重损害。猪带绦虫病的症状可有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腹泻体重减轻，虫数多时偶可发生肠梗阻，另外还会有多种并发症。

而普通穿越群众对各种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的无知和无所谓更让他头疼。乱吃野果的，私下打猎的，还有和当地女人胡搞的.....

汇报到执委会，总是嗯嗯啊啊的没什么具体的应对措施，一点都不重视！

也许发生一次传染病大流行会让文总和马督公的脑袋清醒一些吧？时袅仁把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的看了起来。

万幸，样本里既没有出现霍乱的弧形杆菌，也没有其他让烈性传染病病菌。倒是检出了大量的沙门氏杆菌，综合看起来这个倒霉蛋就是得急性肠炎挂的。理论上说，一般的急性肠炎，只要保证病人不脱水，不电解质紊乱，配合简单的止泻药物就可以康复。

急性肠炎是由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引起的小肠炎和结肠炎，亦称感染性腹泻。在我国以夏、秋两季发病率较高，无性别差异，一般潜伏期为12~36小时。恶心、呕吐、腹泻是急性肠炎的主要症状。

“检疫营里要是有些止泻药，再配合点盐水，这人就不会挂了。”时袅仁觉得有些遗憾，只要有颠茄片和几瓶生理盐水就能缓过劲来。



颠茄片，中成药名。为理血剂，具有解除平滑肌痉挛，抑制腺体分泌之功效。主治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肾、胆绞痛等。

再想到天气渐渐转热，肠胃道疾病多发，得马上寻找廉价易得止泻药。忽然他想到了卫生部仓库里的鸦片。从澳门买来之后就一直丢在仓库。鸦片这玩意虽然是毒品，但是对止疼、止咳和止泻都有很强的作用。倒是现在急需的一种万用药。

时袅仁处理掉标本，又洗了洗手，点上一支烟，给邬德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可以解除检疫营的黄色疾病预警了。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吴南海，要他注意下食堂和食品加工厂的卫生问题。

“……明天，”时袅仁看了下日程表，“我亲自来巡视一下，顺便帮你们搞一个夏季卫生的注意事项。”

“好啊，欢迎欢迎。”吴南海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紧张。

“你别紧张嘛，我又不是卫生局下来罚款。”时袅仁说，“不要搞突击大扫除，让我能看到真正的情况，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你来个驴粪蛋涂粉，反而看不出问题，以后要出大事的。”

关照完吴南海查卫生的事情，时袅仁想给药厂再打个电话，转念一想还不如自己亲自去一次，顺路也散散心——从早晨5点就起来闻便便，这都快中午了。去药厂还能顺便上农场蹭顿饭。

药械厂就设在农场内部，它是由一座复合式的钢筋水泥框架建筑。一座烟囱正在向空中喷吐着烟雾。这里配有专用锅炉房、地能空调、自备净化水源和一座专用垃圾焚烧炉。整体基础设施堪称一流水准。不过时袅仁在药厂落成投产之后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毕竟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药械厂属于一级单位，门禁森严。院子的包铁大门关得紧紧的，他摇了半天门铃才门上的小窗户才露出一张脸来——把时袅仁吓了一跳，这是张烧伤过的面孔。

接着他想起来了，这是个伤残军人，这些人现在基本都在要害部门当门卫。

“院长！”门卫一看来的是医院的院长兼本厂的厂长，赶紧把门打开了。

时袅仁虽然印象中帮此人治疗过，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是很客气的点了下头：“赵艳梅在吗？”

“在，在，”门卫一迭声的应道，“您先到办公室坐，我去通知——”

“不用了，在哪里，我自己去找她。”

“赵厂长说了，”门卫想了下，“她干活的时候不能别人不能进去。还是我去通知吧。”

0字头的房间，说明是在地下室。大概是菌种试验室。时袅仁虽然不搞生化，原理知道一点——大概她在做菌种培育之类的事情，不想有人进出带入杂菌。

“你怎么通知？”时袅仁起了好奇心，这里虽然有一门电话，但是内部电话是不存在的。

“用这个。”门卫一瘸一拐的带他进了门卫室。里面沿着墙做了个架子，分成好几排，钉着一个个的小铭牌，铭牌的上面是个小铃铛还有根拉绳。

门卫很认真的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在登记本上写下了日期和来访者的名字，然后拉了几下某个铭牌下的绳子，过了片刻，铭牌上的小铃铛也响了起来。

“赵厂长知道了。她马上就出来。”

“？这套系统不错嘛。”时袅仁心想这倒类似医院里住院部的电铃，虽然不能交流，但是起码可以传达简单的信息。想这套系统也可以用在医院里么。待会要向赵艳梅打听打听。

赵艳梅的办公室是单独的，时袅仁坐了好一会，才看到她回来。

原来赵艳梅正在菌种试验室接种春雷霉素。这种抗生素的主要是在农业上预防农作物病害之用，医用价值不大——用治疗程度不严重的轻度感染。时袅仁未免有些不满——在他看来和农委会合办的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先尽他们的需求了。

赵艳梅看到领导的脸色不甚活络，猜到了他的想法。

“这也是练习一下！”她解释说，“春雷霉素的土法培育是比较简单的，对环境条件要求也不高，把这个能搞成的话，下面再培育其他菌种就容易了。”

时袅仁忙问：“下面准备培养什么菌种？青霉素能行吗？”

“青霉素培养起来倒是不难，就是提纯费事。”赵艳梅皱起眉头，“等

条件再好一些。医用的，可以先培养土霉素。这个相对要简单些。”

有土霉素用也不错了，这东西的效果和四环素几乎一样，相当广谱的抗菌素。

“有土霉素也好。”时袅仁的脸色好看多了。

赵艳梅的下一句话又让时袅仁大为不快：“用来给猪催肥也不错的。”

“给猪催肥？”

“是啊，这是老杨说得。”老杨自然就是杨宝贵了。

“我怕到时候人用药都不够。现在我们很缺抗生素！”时袅仁做痛心疾首状。

“再急也不行啊。”赵艳梅说，“造出来的抗生素没经过动物实验，以我们的条件造出的抗生素杂质不会少的，人吃了恐怕会出事……”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时袅仁说到，“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赵艳梅是正规的制药厂出来的，对如此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调子还是不大适应。一时间有些默然无语。

“没这么要紧吧？”赵艳梅说，“酸碱厂马上就要投产，等投产之后，煤化联合厂也会跟着投产，投产了就好了。”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时袅仁对煤化企业不感兴趣，“煤化产品很多，大约是合成氨吧？不过都是工业上用的。难道还能出抗生素？”

“磺胺！”赵艳梅说，“季思退说了，这个煤化联合厂一投产，其中的副产品就是磺胺原料。”

时袅仁当然知道磺胺意味着什么。这种化学合成物最早被发现在染料中，是青霉素类抗生素之前最有效的抗感染类药物。在这个细菌还没产生耐药性的时空里，光这个东西就能挽救无数人的性命！



磺胺，化学名对氨基苯磺酰胺。白色颗粒或粉末状结晶，无臭，味微苦。用来制取结晶磺胺外用，作为撒剂或软膏可以防治创伤感染，但可引起过敏反应。它是合成磺胺类药物的主要原料，可以合成其他磺胺类药物如磺胺脒、磺胺甲氧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等。

“真得？！”时袅仁又惊又喜，差点站了起来，这可是个重大利好消息。

“季思退说得。他是专家，总不会胡说八道吧。”

“嗯，嗯，这事情得跟进！跟进！”

“不用着急，酸碱厂得后天才点火呢，煤化厂还得等些日子。据季思退说连煤都没运够呢。”

“行，先不说这个。”时袅仁想起自己的正事不是为了找抗生素，他把目前一些卫生状况和赵艳梅说了一下，提出药厂最好能在最近做一些常用的药品。

“……止泻药、生理盐水、葡萄糖液，还有漂白粉。”

赵艳梅说：“实话说，马上能交货的只有注射用蒸馏水、十来种中成药、生理盐水、酒精。连做葡萄糖都有难度……”

“生理盐水还有问题，”她接着说，“第一，盐场村与运来的盐氯化钠纯度不够，杂质过多。二是硫酸不够。输液用的生理盐水不敢搞，先弄些口服吧。”

“你还要些什么东西，我来向计委再申请一次！”

“要的东西太多了。计委怕也没法子——马委员也没本事无中生有吧。”赵艳梅苦笑了一下，“时大夫，您应该知道，现代的药学实际上就是化学。”

“你的意思是——”时袅仁明白她的意思了，“化工品不够？”

“岂止是不够，简直就是奇缺。就说你要的葡萄糖补液吧，葡萄糖

工艺是很简单的，淀粉加上酸化法，很容易造，可是我没有酸：盐酸、硫酸都没有，只好搞酶化法，费时费力不说，做出来的葡萄糖的ph值还无法校正——没有碱。”

时袅仁点点头。

“还有，纱布、脱脂棉。照例是要先脱脂的——得有烧碱。可是现在的烧碱很缺。能用的消毒药剂也不够，出品的东西只能说是凑合着用。幸亏大规模的外伤不多。”她止住了话头，“目前除了搞菌种培植和中成药，制药厂还真做不出什么特别有效的东西来。”

这里的脱脂是指把棉花中所含有的脂肪类物质脱去，这样的棉花能够很好地与水溶液润湿，而不会不沾水，用这样的棉花制作的纱布更适合于裹扎伤口、浸药液等医学应用。

“你放心，这几天这些都会解决的，博铺的化工厂马上就能投产了。我和计委说，让药厂取得优先权。”时袅仁给她打气。

“这就好了。有了三酸两烧碱，很多东西都能做出来。”她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这是一些需要协调的事情和急需的物资。”

时袅仁拿过来一看，上面开列了不少条目：要求机械部门提供一台特殊规格的针织机，用来纺织纱布；全套的裁剪设备和懂裁剪的工人——这是用来做口罩的；各种超大号的锅子，瓦锅、铁锅……对玻璃厂的订货要求最多：大量的器皿、管道和酒精喷灯。

“还有小的注射液瓶。”赵艳梅说，“这东西很难做，玻璃厂恐怕没兴趣，得计委直接下达研发指令才行。”

“你准备做注射液，土霉素注射液？”

“暂时先做中药注射液。准备做一些金银花还有板蓝根的注射液，还有强心剂——提炼阿托品应该可以。”

阿托品是从茄科植物颠茄、曼陀罗或莨菪等提取的消旋莨菪碱，其碱酸盐为无色结晶或白色粉末，易溶于水。主要解除平滑肌痉挛，量大可解除小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同时抑制腺体分泌，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使心搏加快、瞳孔散大、眼压升高，兴奋呼吸中枢，解除呼吸抑制。本品易从胃肠道及其他黏膜吸收，也可从眼或少量从皮肤吸收。可迅速分布于全身组织，可透过血-脑脊液屏障，也能通过胎盘。包括乳汁在内的各分泌物中都有微量出现。该药物适用于缓解内脏绞痛：包括胃肠痉挛引起的疼痛、肾绞痛、胆绞痛、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也可用于窦性心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

“这东西——”时袅仁对当年中药注射液致死的情况还有些印象，“安全不安全？”

“不够安全，中药提取剂的成分杂七杂八的，药理学原理也不够清晰。不过金银花、板蓝根和双黄连这些中药注射剂也用了几十年，死亡率还算能接受，不算很危险的东西。至于阿托品，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东西。但是阿托品是重要的抢救药剂，很有用，还是先做出来试试看了。”



金银花即是忍冬，由于忍冬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得名金银花。药材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忍冬及同属植物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祛邪。金银花既能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各种热性病，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症，均效果显著。



板蓝根，中药名。常用别名：靛青根、蓝靛根、大青根，是一种中药材。苦，寒。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之功效。常用于温疫时毒，发热咽痛，温毒发斑，痄腮，烂喉丹痧，大头瘟疫，丹毒，痈肿。



双黄连是由金银花、黄芩、连翘组成，具有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症见发热、咳嗽、咽痛。市面常见剂型有颗粒剂、口服液、注射液等。

“好吧。”时袅仁知道这也是无奈之举。

“我还有个要求。”赵艳梅继续说，“医院里用下来的各种空瓶，什么注射瓶、输液瓶、药瓶这些，最好都保留下来移交给药厂。我们可以再生利用。”

这些东西倒是都保留着，按照计委的规定，任何现代制品都不能随意丢弃，即使暂时用不上的也要先储备着。

“这些留着呢。而且全部清洗消过毒了。不过都在计委的账上，我和计委说一下，一起批给你们。”

“还有个要求——”赵艳梅大概觉得自己的这个请求有些过分，“能不能给我们一台x光机？”

时袅仁吓了一跳。x光机！这可是属于特级管制装备。因为牵涉到放射源的问题，穿越者费尽心机也只搞到了三台，起码也得靠它顶几十年呢。药厂要这玩意做什么？

第一百二十五节 酸和碱（一）

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你要用放射线消毒？”

“酒精消毒还是湿热法都有缺点。要能放射消毒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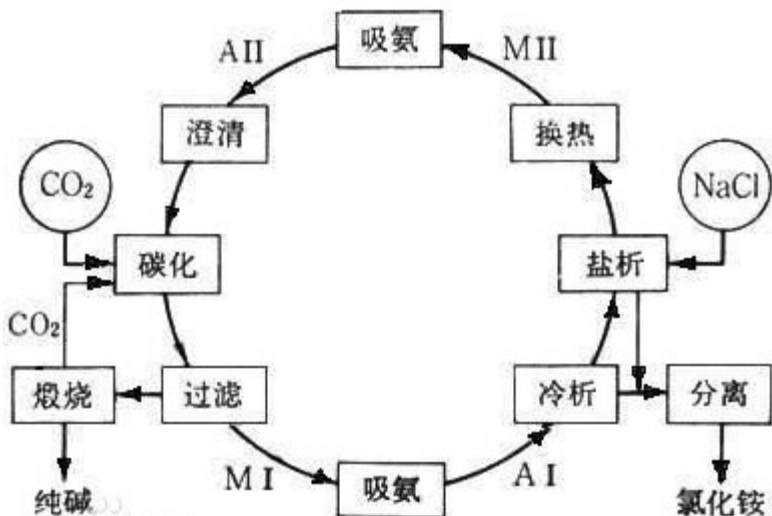
“这不行，我做不了主，计委肯定也不会同意。x光机还有辐射屏蔽的问题，这就算了吧。”时袅仁说，“真需要的话，你就把东西运到医院放射室来做。”

.....

季思退望着眼前已经初具规模，塔楼林立，管道纵横的化学工业区，一时间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这个穿越集团的最关键设施总算是成型了。虽然从能够开始量产土水泥和砖瓦开始，博铺的化学工业区就开始建设，受限于种种人力物力的匮乏，整个工程一直保持着一种细水长流，慢速开工的状态，期间遇到的无数设备安装难题也着实让这位化工方面的负责人抓狂不已——他是在化工厂干过，可是化工厂干过和安装一家化工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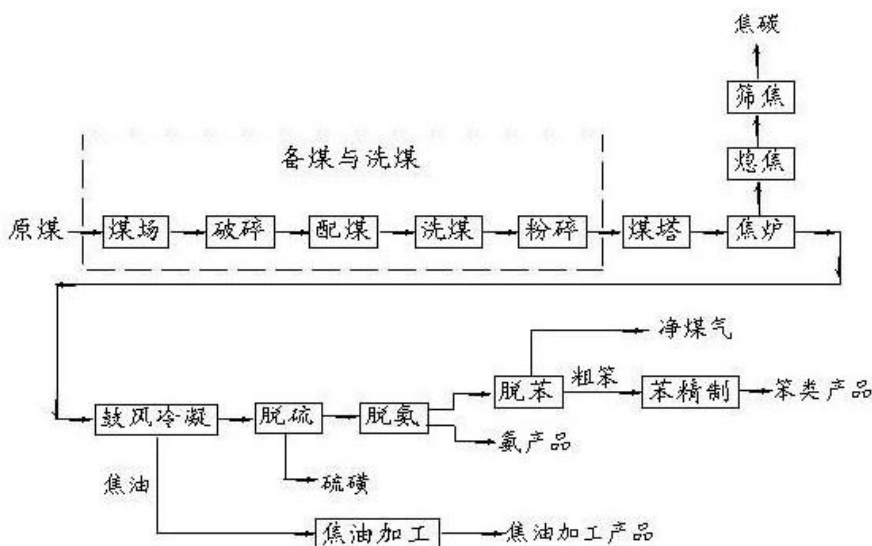
看着眼前好不容易竖立安装起来的各种塔：综合塔、蒸氨塔、乙醇精馏塔、洗氨塔、吸收塔、脱碳塔、脱苯塔、精馏塔、合成氨碳化综合塔、合成氨饱和热水塔、变换气脱硫塔、饱和热水塔.....这些大大小小的塔和连接它们的管道，加起来足有三百多吨，光是把它们卸下来，运到这里，再逐一安装起来就堪称一大奇迹——花费了无数人力，绞尽脑汁，还赔上了几条人命和若干人受伤，最后连纪录片里复原出来的埃及人造金字塔，凯尔特人造巨人阵的种种手段都用上了。幸亏各方面能人不少，有搞过化工厂建筑和施工的经验，不然就靠他一个人肯定会抓狂了。

这套设备在21世纪当然不算什么：800吨合成氨兼联合制碱法系统和一套煤焦化化工系统——在定制购买设备的时候厂家都觉得奇怪——就产量而言现在的县城小化工厂都要比它们产量多。它们的威力在于强大的产品联合制造能力。最简单的例子：合成氨工业除了可以制造出氨水，进而制造出硝酸，还能使用氨水作为原料与食盐反应，制造出纯碱，以及许多的副产品。可以说有了合成氨工业，穿越者在本时空就永久的占据了食物链的最上层。没人能够和控制着烈性炸药和高效化肥的统治集团相对抗的。



侯氏制碱法过程

侯氏制碱法又称联合制碱法，是我国化学工程专家侯德榜于1943年创立的。是将氨碱法和合成氨法两种工艺联合起来，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的方法。原料是食盐水、氨气和二氧化碳——合成氨厂用水煤气制取氢气时的废气。此方法提高了食盐利用率，缩短了生产流程，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了纯碱的成本，克服了氨碱法的不足，曾在全球享有盛誉，得到普遍采用。变换气制碱的联碱工艺，是我国独创，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侯德榜是我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纯碱工业的创始人。他发明的“侯氏制碱法”使合成氨和制碱两大生产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类化学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学术界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煤炭焦化又称煤炭高温干馏。以煤为原料，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加热到950℃左右，经高温干馏生产焦炭，同时获得煤气、煤焦油并回收其它化工产品的一种煤转化工艺。焦炭是煤焦化的最重要产品，绝大部分用于高炉炼铁。煤焦油也是煤焦化的重要产品，由于其成分复杂，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分离、提纯后加以利用。煤气和其他化学产品，常以硫酸铵、磷酸铵或浓氨水等形式作为最终产品。另外苯类、硫、硫氰化合物类也是很重要的化工工业原料。关于炼焦部分，也可详见原文及注释（第二卷·第一百零一节）。

季思退看得心潮澎湃，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缺煤啊！

煤炭不仅是这两套系统的生产原料，还是配套设施所必须的。生产所需要的大量蒸汽、热水、电力都靠煤来提供。正在兴建的博铺火电厂的那个大号锅炉继续象锅驼机一样拿木柴来烧蒸汽似乎不大靠谱。

缺煤这个紧箍咒一直在他的头顶徘徊。一旦运转起来整个化工区需要的煤炭数量远远超出了目前能够从广东运出的煤炭数量。而这些煤炭还得负担胃口越来越大的钢铁厂、水泥厂和日益增多的锅炉们——巨大的生产力被运输的瓶颈所限制了。

化工工业企业一旦开始点火生产，没有检修之类的特殊情况是一般不停止运转的。就眼前的缺煤状态，一旦开始运转，没原料等米下锅就尴尬了。

不远处造船厂的隆隆的机器声和钢铁厂不断发出的巨大的钢材轧制声稍微抚慰了下他的不安情绪，一艘划时代的船只正在建造中，这是穿越众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铁肋木壳船——造全木结构帆船在工艺上的复杂性让机械部门的人丧失了信心，用来制造龙骨和肋材的大型木材的匮乏；木材加工处理的繁琐；木结构船只自重重大，强度弱，有效载荷比过低。使得文德嗣下定决心比计划更早的尝试建造混合动力大型铁肋木壳船，用来运载目前迫切需要的大宗散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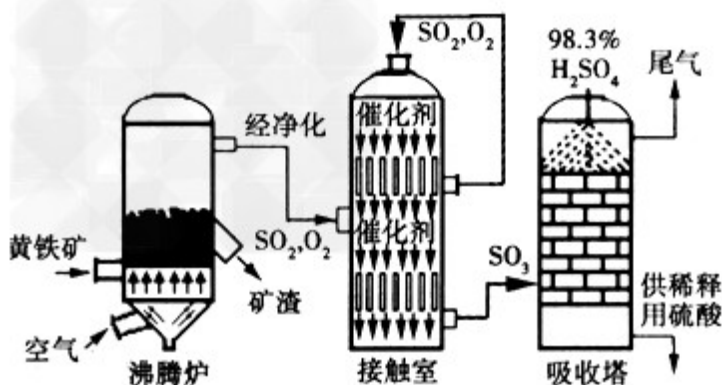
这艘船从考察队环岛航行回来之后就开始铺设龙骨，为了满足生产船材的需求，钢铁厂正在制造安装了一台蒸汽锻锤。这是有史以来穿越集团造得最大的工业设备。工能委的全部精兵强将都睡在厂里，24小时开工。

预计船只的有效载荷可达到一千二百吨，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所有船只。巨大的船身加上强大的混合动力，足以使得它摆脱大多数海上威胁。

但是对三酸两碱的需求已经非常紧迫了，等不及煤炭的大批到货了。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成品即将用完，用皂矾之类的原料干馏出来的少量硫酸又实在太少——简直连塞牙缝都没法形容。要硫酸、烧碱的地方越来越多，闹得季思退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乘煤炭供应没有稳定之前先上马两套简易的化工设备——好在这两种工艺的原料都不需要用煤，设备要求也容易些。

一套是土法电解食盐的制烧碱，另一套则是硫铁矿接触法制硫酸。这都属于应该淘汰的落后工艺，浪费大，污染严重。好在建设要求水平极低，不计后果的野蛮生产也能凑合。将来联合化工厂投产之后这座小厂也可以作为补充。而且考察船队从万宁运回了差不多整整20吨硫铁矿。做出硫酸来足够用上好一阵子了。

季思退制造的这个接触法硫酸厂，设在工业区最边缘的下风处，离居住区和农地很远。全套设计图纸和施工工艺是从大图书馆里找来的。其简陋和无视安全的恐怖程度让季思退倒吸一口凉气——只知道这世界上有土法做硫酸的，没料到能土法到这么恐怖的地方。难怪当年的八路军军工战士的牙都会被酸弄坏了。



接触法制硫酸

整体的建造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简单。酸塔是用大号的上釉的陶瓷水缸制造的。书上的说明是用陶瓷缸。穿越者现在已经能够批量的制造这东西。因为它的用途广泛又耐腐蚀，订货极多。萧白郎从无数次的失败中已经总结出了足够的经验，造水缸不仅熟练而且效率很高——他采用的了机械化的脱模法来制造缸胚，烧制水平也让当地的工人甘拜下风——穿越者拥有工业温度计和燃烧控制手段，只要搞清楚生产中各阶段的温度，就能精确的掌握烧窑温度升降。这种量化的能力远比工人用眼睛看、皮肤温度感的个人感受来得准确。

不过季思退并不打算订做水缸，水缸是无可奈何的代用品。既然要代用，干脆代用的技术含量更高些。何必多此一举把水缸的底还要敲掉，缸与缸的接口处还要找东西密封，防止酸雾泄露——鉴于他手里根本没什么特别好用的耐酸密封材料，土法密封是肯定会有泄露的——他还想下半辈子继续用自己的牙齿吃饭。所以他要萧白郎做的是一个完整的陶瓷的反应缸，直径700mm，高3.65米。这差点没让萧白郎抓狂——这难度也太高了。超大件陶瓷用品是很难烧制的。

萧白郎带着人折腾了好几天之后最后拿出了一个折衷产品，整个反应缸是由二部分构成的，不过为了加强密封性，连接的部分做了套管处理，密封效果还算不错。再用点耐酸料密封大改也能凑合了。

接着他又从冶金部门订做了一批铸铁管道。燃烧硫铁矿的块矿炉用耐火砖砌，里面有四个燃烧炉，每个炉床有0.3平方米。炉条和炉门都用铸铁制造，以求容易密封不泄露。炉上方用耐火材料砌成一个旋风式除尘器。为了整个炉子的燃烧和除尘的需要，季思退搞来了一台2马力的鼓风机，这点电量在博铺工业区是不成问题的。

硫铁矿首先在的矿石粉碎机上粉碎成细颗粒，然后再放入块矿炉子里培烧。出来的炉气经过耐火砖砌的旋风除尘器之后进入第一转化器。第一转化器里的气体经过铸铁管冷却之后送入第二转化器继续反应。

第一转化器和第二转化器原来的方案是水缸，季思退决定改用铁皮的油桶制造。转化器和除尘器都需要保温，季思退没现成的保温材料

可用，就在这三个物件外围用砖砌出外框，然后在周围的空隙里填满草木灰。这两个转化器内各放铁触媒，用来催化。

转化器出来之后气体经过铸铁管道冷却之后用手摇泵送入吸收塔淋酸，再经过冷却回收就是成品酸了。浓度98%。

酸塔就是萧白郎的三段组合式陶瓷缸，萧白郎的公差掌握的不错，起吊之后很容易的就组装就位了。酸塔内部用破碎的瓦缸片叠加起来填充。外用的密封材料用的是水玻璃混合瓷器粉做的——为此砸碎了许多瓷器，再把它们碾成粉末。好在要密封的地方只有一处，多堆一些也就是了。这种材料有个特点是遇酸之后会硬化，强度增加。还算比较好用的耐酸密封材料。

临高这里沿海风力较大，每年还会有一二次的台风，整个酸塔的外面再用砖砌的柱子进行了四面固定。

核心设备搞定之后，其他水冷和回收装置就很容易搞定了。大部分的输送管路采用的是陶瓷管，有的则用铸铁管，唯独阀门上季思退没有因陋就简，而是用的真正的化学工业专用阀门。每一处密封他亲自检查。检查无误之后，季思退命令准备点火生产。

季思退从劳工中选拔了几个小心谨慎的人来当操作工。先上了三天安全生产课。不过最初几天的生产，季思退决定只带着穿越者自己动手，土著操作工在一旁观看学习——他可不放心这些放下锄头没几天的农民，万一闹出重大伤亡事故来，化学烧伤的惨状会给以后的工人以极大的阴影。

为了这一跨时代的工业进展，季思退领着一群化学爱好者们并手下的劳工忙活了整整一天。收集了大量的干柴，还从计委拨到了许多煤。从船上卸下来的万宁硫铁矿品质相当好，经过化验，平均含硫量在50%以上。这些矿石首先被送到选矿厂经过选矿，再粉碎成小块。装卸工人们用人力吊杆把成筐的矿石搬上轨道上的一长列平板车。然后二个工人爬上前面的柴油牵引车。司机注意着几百米一处高高的塔楼，当红旗变成黄旗的时候，一个工人发动了柴油机，绿旗一起来，整列列车就运动起来，缓缓的向往硫酸厂方向开去。

在季思退组织人力修建硫酸厂的同时，由临高建筑总公司主持建造的轨道运输也很快延伸到了这里。现在，在百仞和博铺两个工业区内的各家工厂、仓库和码头之间已经各自完成了轨道连接——一辆辆平板货车在柴油动力的牵引车的带动下，满载着各种原材料和成品奔走着，不时发出闷声闷气的喇叭声。

最后一列硫铁矿砂运到之后，季思退身后已经堆起了几座小山。柴火、煤、硫铁矿还有许多石灰。

他叫土著工人在块矿炉的四个炉膛的出灰口点上柴火燃烧，开始暖炉过程，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延续48小时，所以季思退由抽出时间去了次萧白郎那里——这次他订做的是硫酸罐。

“罐子是做出来了。”萧白郎冲着空地上一排罐子指了下，这些罐子

都挂着豆绿色的釉，两侧有耳，形状类似小号的酒坛，只是罐身很直。



这是挂釉有耳的陶罐，类似小号酒坛，容积25公升，但是没有螺纹口。

“按你的要求，每个25公升容量，还加了螺纹，外加螺丝纹的盖子。真是稀罕！”萧白郎咂着嘴，“陶罐子用螺纹盖子的。”

“这可是装浓硫酸的罐子，不封紧不行。”

这些装浓硫酸专用的陶罐子可以用螺纹盖旋紧——实际上单这样是无法保证密封的，按照传统的办法是用石棉绳沾上水玻璃在罐口绕一圈再用盖子旋紧的，不过穿越者手里不要说石棉绳，连水玻璃都不多。水玻璃以后还能制造，石棉不通过贸易怕是搞不来了。好在自然界给有另外一样天然的耐腐蚀的材料：生漆。

第一百二十六节 酸和碱（二）

从漆树上割取的生漆几乎不怕任何腐蚀，不管是水、强酸、强碱。临高不产漆树但是广东有很多。工能委进口了一些，徐营捷调了一大水缸，调制的浓稠相宜之后再把草绳泡在里面，代替石棉绳和水玻璃。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虽说做了全身防护，手上还是被“漆咬”了。手指都肿了起来，不得不连着休息了几天。



被树漆腐蚀的手

季思退随便抽了只罐子，试了试螺纹盖子：“这罐子不错，要保持长期生产，以后硫酸，还有硝酸、盐酸……，化学品的需求量很大的。”季思退说，“我还有个单子，是化工用的设备，你赶快组织人做出来吧。”

“还要做？”萧白郎叫苦连天，“我都三四天没睡过好觉了。陶瓷厂连力工才十几个人。这活也太多了！”他拿过单子，上面开列着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不同尺寸的水缸，还有一些其他陶瓷器。

“做这么水缸！你要做咸菜？”

“倒是和盐有些关系，”季思退说，“都是工程上要用的，你赶快吧。”

“那你给点加班费啊，我这里的陶瓷匠人最近可都是没日没夜的忙活。”

“加班费你找邬德要，我哪来的流通券。”季思退对土著的福利不感兴趣，“他们在福建烧窑不也是没日没夜的，窑主会给他们加班费？”

“你这资本家也太黑心了……”

季思退打断了他的牢骚：“这我可是急用的，拜托你就赶紧吧。”

罐子运回来之后，季思退在硫酸厂的旁边搭了个草棚子，睡了一会。到晚上，12个小时满了之后，他关照人把柴火全部用铁钎扒出，马上组织人在炉内装入一层和矿石差不多大小的碎石，然后在四个炉膛内装入木柴点火。

看到火势已大，季思退关照工人加入上好的鸿基无烟煤，火力顿时猛烈起来，整个硫酸厂火光冲天。

“好了，除了看炉子添火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去休息。到后天早晨再来开工！”

季思退眼见这会自己还不用费事，又赶到下一个工地——烧碱车间。

合成氨兼联合制碱工厂只能出品纯碱。工业上用途广泛的烧碱相对来说制取要容易些，原料也简单——食盐电解。不但可以得到烧碱，还能出品许多有用的副产品，包括另外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盐酸。省却了再安装专门盐酸生产线，这就是化学联合制造法的好处。

就是轻工业部也一直盯着烧碱的问题——这关系到轻工业部的两大拳头产品：白纸和肥皂。季思退这次就干脆一起搞定了。

“一羊也赶，两羊也轰，我就能者多劳吧。”季思退想着往烧碱车间走。正好有列往烧碱厂送建筑材料的列车通过。他赶紧小跑几步就扒了上去，一屁股坐在一堆芦席上。

“谁啊！不要命扒火车了！”前面牵引车上有个头戴安全帽的人吼道。

“你也算是火车？”

“不是火车是什么。”说着话这火车已经到了烧碱车间的工地了，这里正在施工。

季思退从车上下来，见戴安全帽的人原来是冰风——看来这烧碱厂车间必然是钢架结构了。

果然这烧碱车间是够简陋的，不过比起目前还裸露在露天的硫酸车间来，它好歹还有个遮盖——电解车间牵涉到电的问题，不能暴露在风雨中。整个建筑是砖柱、木梁的框架结构，除了少数关键部位设有围墙外，其他地方全部是敞开式的，利于通风。宝贵易损的变压器拥有单独的变电间，有玻璃窗户便于观察。

整个厂房的总面积大约五百平方米。地面用砖块铺砌。常凯申正带着凌天和几个土著学徒安装一台变压器：把博铺发电站送出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这样才能用来电解。

十个电解槽已经安装就位。季思退原本考虑过采购现成的，但是重

量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只采购准备了核心部件是在另一个时空采购的。槽体则是本地制造。用钢筋编织成型，再用水泥黄沙浇注成型的方形槽，每个槽1.4米宽，0.8米宽，0.4米高。槽内砌上瓷砖以免被腐蚀。在槽内距离槽底0.1米的地方平着镶嵌一张铁丝网。每个槽子还配有木质盖子，上面涂有木焦油沥青防腐蚀。

沉重的钢筋水泥的电解槽被一块硬木板托着，架空在两堵砖砌的底部支架上，作为一种绝缘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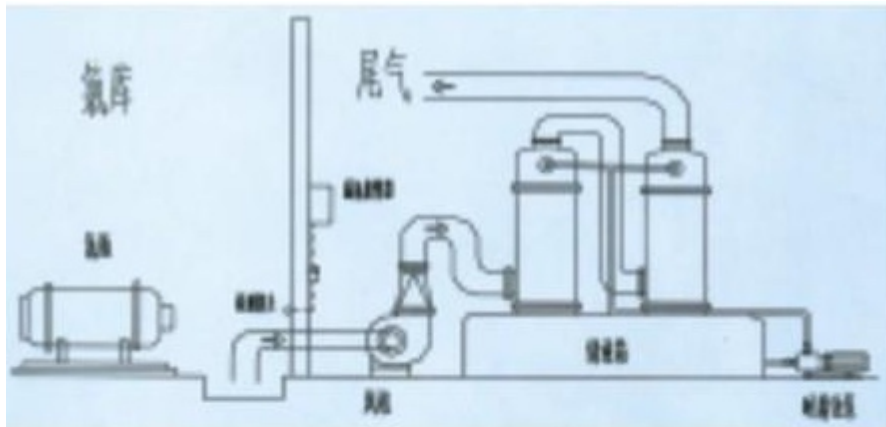
季思退检查了下每个槽的质量，有没有漏水和瓷砖砌得不牢的情况。发现支架中间还铺设了涂刷有木焦油沥青的油毡作为额外的绝缘措施。小心些总是没错的——400安培的电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能安全吗？”季思退看着这一副因陋就简的模样。实在觉得不安心。

“大致上安全，不能说绝对。”凌天说，“用电还是要靠自己小心。注意穿戴劳保用品，搞好安全教育。”

“压力好沉重。”季思退已经预见到了化工厂未来怕是不会太平，“土法上马害死人。”

他又转了一圈，屋子外面的用水缸组合起来的氯气吸收塔已经搭了起来，电解时产生的氯气通过这个塔里的消石灰产生反应，就得到了漂白粉。是廉价有效，可以广泛使用的消毒药品。



氯气吸收塔

从烧碱车间回来，又休息了一阵，热炉工作总算快结束了。这时候凡是和化工牵扯得到些关系的人都来了。

“我们要连续二三天不睡觉了。”季思退说着，叫人从棚子里拖出几个箱子。“这些是防护服，先发给大家，别弄丢了！现在一个面具，一副眼镜都没地方找去！”

化工上用的各种劳保用品，季思退带的很多——这东西一时半会没地方补充去。易损件他带了差不多够用十年的份。

大家都穿上了全套的防护服，戴上劳保眼镜和化工用的口罩。然后在季思退的指挥下开工了。

季思退先把烟囱的堵板关闭，然后把转化器的抽板抽开。打开鼓风机。他不断的用温度计测量着各个入口的温度计。当第一转化器的入口温度达到450℃的时候，季思退关照人打开转化器的顶盖，装入石英砂和触媒。接着把顶盖盖好，涂抹上防酸泥——水玻璃有了纯碱工业就不是稀罕物了，瓷器粉就更不是，所以季思退一点没有节约的意思，毫不吝惜的把两个顶盖都封紧。

徐营捷见他封好了顶盖，带着人开始往炉子里添加碎矿石。每个炉20公斤。然后把炉门关闭。同时在吸收塔里添加从计委仓库领来的98%的浓硫酸作为引子开始酸循环。

季思退测试了下第一转化器出口的二氧化硫的浓度，此时已经接近70%。他知道硫酸制取已经基本成功了。吸收塔开始酸循环之后，每十秒就有1.5升的酸在淋洒。塔温已经上升到60℃了，他关照人开启水冷。

这样每一小时就给一个炉加矿，四个炉循环加料出渣，土法硫酸厂就这样运转起来了。只要维持稳定的加料加火，这样规模的车间每年可以运转345天，生产98%的浓硫酸。

季思退和其他人来不及欢呼这一伟大的时刻，而是忙着边边干活边给土著工人讲解生产要点——现场观摩比单纯的上课讲授要直观些，适应土著工人的文化水平。

当然一旦运转，除非检修或者其他要紧的事情就不会再停炉了——毕竟热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燃料，经济上很不划算。

不过季思退手里总共也就20吨硫铁矿，全速生产的话运转不了一个月就消耗完了。硫铁矿什么时候再运来就得看造船的速度有多快了——不过到这个时候煤焦化上的硫酸应该已经量产了。这里的硫酸生产就不会太重要了。季思退已经在考虑了，如果煤化厂硫酸够用，那么可以用这里的设备将硫铁矿制造硫酸铵作为肥料。

第一批98%的浓硫酸制出来了，它们被小心的装到订做的罐子里，密封好。然后盖子外面再用熟石膏泥封闭。上面又盖上一只陶土烧的覆盆——用来防雨。

“这法子管用不管用？”徐营捷看惯了现代工业包装，现在乍一看和黄酒一个模样的瓦罐子，觉得不可思议，有种很不可靠的感觉。

“硫酸可是已经生产了二百年了。放心好了，过去都是这么包装的。”季思退说。

罐子上贴上“98%浓硫酸”、生产日期、生产地点的标签之后，被小心的装进木器工厂特制的木箱里，一个或者两个一箱。箱子里用草绳缠绕罐子作为减震缓冲用。然后被装上列车，运到化工危险品仓库去。

硫酸初战告捷之后，季思退带着土著工人们边生产边教学了十几天，直到土著工人基本掌握了生产工艺和流程，以及把安全生产规范全部背下来为止。

第一百二十七节 酸和碱（三）

安全生产是季思退最头疼的。化工厂出事故不比一般的企业：工人伤亡不算，设备还会受损，化学品泄露的可怕后果更是难预料。这些前农民对危险品的散漫态度实在让他吃不消——进行了好几次安全生产教育，把几个不按照规定穿戴防护服的家伙痛斥了一顿。

几个倒霉蛋垂头丧气的站着被他痛骂了整整半小时。就临高的气候状况来说，全身防护的站在炉子边操作的确是种折磨。玻璃纤维的裤套、橡胶围裙、长臂手套和高筒靴，都是不透气的玩意，就算不在炉子边操作几分钟下来也大汗淋漓了。

“你们想变成他这样吗？！”季思退拿出一本医学图册——是他从大图书里搞来的，里面的照片全部是化学烧伤的患者照片。



化学烧伤是指与强酸、强碱、磷等一系列化学物质接触，导致化学物质对身体局部的损伤，主要是细胞脱水和蛋白质变性，有的产热而加重烧伤。由于致伤因子与皮肤接触时间长，肢体局部往往有很深的进行性损害，甚至通过创面等途径的吸收，导致全身各脏器的损害。同时，化学烧伤常常伴有化学品中毒：中、小面积的化学烧伤能引起病人死亡，主要因中毒所致，如黄磷烧伤。由于各种化学毒剂不同，在体内的吸收、贮存、排泄也不一样，但多数经肝解毒，由肾排出。因此临床上多见肝、肾损害。化学品蒸气或烟雾可直接刺激呼吸道而引起呼吸道烧伤：不少挥发性化学药物由呼吸道排出，所以化学烧伤合并呼吸道烧伤或呼吸系统并发症（肺水肿、支气管炎等），并不少见。（硫酸烧伤的图片确实太恶心，就不放了）

但是照片的效果实在是过于恐怖，以至于收到了反效果。好几个土著工人都来哀求他，说不想干这活了。把个季思退闹得为之气结。

一番安抚、许愿和暗示不干就送劳改队去尝尝传说中的符有地的鞭子的恐吓之后好不容易把硫酸车间的人心安抚好了，生产也正常了。季思退这才抽出身来，又赶到了烧碱车间。车间外，已经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缸，还有大量的盐。冰风正领着人安装设备。

“盐、自来水和水缸都有了。乘现在工程还没完，我们先来配饱和食盐水。”志愿带着学生来帮忙的白雨说。他虽然当了教师，也还是化学爱好者。

“这盐不行。”徐营捷摇摇头，“粗盐！杂质太多了。”

电解食盐做烧碱，在原理上非常简单，直接电解饱和食盐水，分解

出氢氧化钠——也就是所谓的烧碱来，同时还能分解出氯气和氢气。但是盐场村送来的盐是未经过精制的粗盐，里面不仅有钠盐，还有钾盐、镁盐、硫酸盐等各式各样的杂质，杂质在生产会影响分解效率，而且会损坏宝贵的电极。

所以在电解之前，必须把粗盐首先经过处理精制，去除杂质，使之成为纯净的氯化钠饱和溶液之后才能投入生产。现代时空有分工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烧碱工业完全可以购买到经过精制的氯化钠成品。这儿，则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工业越是落后原始，自我配套的东西就越多。

季思退先把送来的盐做了一次分析，盐场村的盐质量很高，对电解影响最大的硫酸盐成分含量极少。这对他来说是利好消息：除去硫酸盐是工业做法是用氯化钡——这东西他可没有，而且氯化钡是剧毒化学品，就算能合成他也不想搞。至于钙盐、镁盐的含量也不高，是非常理想的工业用盐。

他叫人把成筐的粗盐倒在沉淀槽里，加上水到饱和状态之后，负责精制电解液的白雨把领来纯碱和烧碱，依照测试出来的盐水成分，按比例地添加进去，以使其中的钙盐和镁盐与其发生化学反应后生成氯化钙和氢氧化镁沉淀出来。上面的澄清液就是用来电解的饱和氯化钠溶液了。因为添加过烧碱和纯碱，所以还要用少量的稀盐酸进行中和处理。

生产中电解食盐是持续的过程，必须源源不断的向电解槽内补充饱和氯化钠溶液。所以盐水的精制在整个电解过程中是不停的进行的。

采用一缸一缸制取的间歇式精制法操作简单，设备简单，但是劳动强度太大，消耗人力太多。一般在工业上是采用连续精制的办法。季思退虽然搞得是土法，还是决定尽可能的使生产自动化程度高一些。

季思退根据自身的条件——有自来水供应——决定在正式生产的时候，化盐阶段使用连续操作。水从专门的化盐槽的底部流入，通过槽内的盐层，从槽商上部出口溢出。盐则间断的由人力往里加，以保持一定的盐层。化出的盐水即为饱和盐水，从化盐槽引入沉淀槽再进行中和处理。

为了减轻劳动强度，盐水槽的位置做成阶梯形状，一个比一个高，这样可以利用位差和虹吸原理进行盐水的输送。由低到高就是化盐槽 - 沉淀槽 - 中和槽。最后从中和槽内流出的饱和氯化钠溶液再送入加热槽内。

这套系统较之工业上使用的简单，而且不需要什么机械辅助。少量人力就够用了。

“做烧碱居然还要放烧碱！”带着学生负责处理盐水的白雨说。

徐营捷说：“这是两码事。你做得是精制盐水，和烧碱制造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白雨说：“幸亏我们还带了许多化工产品，要不然没它们做‘引子’，

岂不是开不了工了？”

“这倒不至于。”季思退边注意着槽里的反应情况边说，“很伤电极就是了。单搞物理精制氯化钠也不是不行。但是要很大的投入，得从直接改造盐场村的盐业设备开始。”

“盐场村的盐业设备已经改了不少了吧。”

“王工搞的改造工程主要针对提高产量的，他搞的风车提卤淋晒，缩短卤水的浓缩时间。”季思退因为业务关系，去过盐场村好几次。

“说到精制，没有锅炉是肯定不行。”季思退接着说，“计委本来就说要在博铺的搞个精盐厂的，我们这个烧碱车间一投产，这工程就非上马不可了。”

“化学工业的建设高潮啊！”徐营捷感慨的说。

“也该轮到化学工业了。想想看：农药、化肥、炸药、医药。这四大法宝一出，还不制霸全球啊！”白雨兴致勃勃。

“这还远着呢，别想一口吃成胖子。”季思退说，“化工上需要配套的设施和设备还多着。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得慢慢解决。就说硫酸厂的第一批做出来的硫酸吧。杂质含量就很高，这在某些化学生产中是很危险。但是要提高纯度又得满足很多条件。”

他比喻着，“这就好比一块拼图。做出三酸两碱之后，我们也只是刚刚把拼图的四个角找出来，看到了希望，但是要真正拼出完整的图案，还得花很长的时间。”

徐营捷评论道：“这就好像有人要用皂化法做出来的甘油去配硝酸甘油，理论是没错，实际上会送命。”

皂化方法是指动植物油脂与碱作用生成肥皂和甘油的制备方法。现泛指酯与碱作用生成羧酸盐和醇的方法，是酯类的一种水解方法。常用的碱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氢氧化钡和氢氧化钙等水溶液。当处理易水解的酯时，一般在室温和较温和的条件下长时间搅拌或震荡即可进行水解。

整个的盐水的反应沉淀过程要持续24小时。季思退又自己带人去石灰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生石灰。根据工艺手册上的数据，他测算了下72小时连续生产会产生多少氯气，需要多少消石灰才能吸收。秤了足量的生石灰，再慢慢的向上面喷水，使其慢慢的消化。消化结束之后，让工人把消石灰过筛，然后装在筐子里运到烧碱车间去。

生石灰（主要成分为氧化钙）与水发生反应生成消石灰的过程，称为石灰的消化。消石灰也称熟石灰（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钙），因此消化过程又称消解或熟化。

季思退让徐营捷测量了下消石灰的含水率，大概有3%，这个比率稍嫌高了，便让人把消石灰在棚子里堆着存放几天，消石灰里多少还有一些生石灰，让水分继续消化石灰，这样几天之后水分就会下降到合适的1%以下。

一切就绪之后，第二天盐水精制槽内已经沉积了大量的白色沉淀物，提取了上面的澄清液化验结果表面，已经符合电解的要求了。白雨

用虹吸管原理，把澄清后的氯化钠饱和溶液抽到加热槽，季思退在加热槽下面架起柴火把盐水加热到70℃。加热是为了去除其中的二氧化碳。

沉淀槽内的白色沉淀物被收集起来，其中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钙和氢氧化镁。两者都是有用的化学品，不能轻易的丢弃。特别是氯化钙，药厂可以用来制造氯化钙注射液和片剂，治疗各种低钙引起的疾病。在工业上能作为常用的干燥剂，建筑业的防冻剂，充当制冷设备的制冷液，给废纸脱墨……最后还能用来点豆腐。

在豆腐制作中，有卤水豆腐和石膏豆腐的区别：主要是使用的凝聚剂不同。卤水豆腐是用结晶氯化镁水溶液点制的，也叫盐卤豆腐，因为结晶氯化镁水溶液俗称盐卤。而石膏豆腐是用硫酸钙（石膏）化成的石膏水点制的。两种材料制成的豆腐口感和味道都不相同，所以吃法也不完全一样。卤水豆腐豆香浓郁、筋道有嚼头，适合用于煎、炸、酿以及制馅等。石膏豆腐豆香味淡、切和翻炒时易碎，适合用于做拌、烩、烧、制作汤、羹菜肴。这个盐水精制槽内剩下的就是卤水了。

季思退利用二者在水中的溶解度不同来将它们分开——氯化钙很容易溶解，氢氧化镁则不溶于水。加入水，使氯化钙溶解后倒出另行处理。不溶解的部分就是氢氧化镁了。氢氧化镁虽然没有这么多才多艺，但是作为一种碱盐，可以代替烧碱和石灰作为含酸废水的中和剂；用作油品添加剂，起到防腐和脱硫作用；用于保温材料、充当建筑阻燃剂。它还是极好的脱硫剂，季思退的硫酸车间的排烟道里正需要这个，能够有效的净化制酸过程中的污染气体。

加热过后的氯化钠容易抽入电解槽注满。季思退拉着下电闸，整个电解过程就自动开始了。他穿了一套防电劳保服，还穿了防电的胶底鞋，用测电笔对电解槽四周和车间地面进行了测量——没有出现漏电的情况。

出口开始淌出电解液来。颜色是澄清的，没有流出可怕黑色液体来。他默默的等了五分钟，以计算电解液的流量是否正常，最后，他又测量了槽内温度和电压——一切正常。温度和电压是否正常，决定了槽内的电解效率。

黑色的液体应该是铁制的电极被氧化有Fe²⁺和Fe³⁺的溶液产生。

“出来的就是烧碱溶液了吧。”白雨问。

第一百二十八节 酸和碱（四）

徐营捷说：“不完全是。我们叫电解液，里面的烧碱含量还不到10%，而且有很多杂质，需要再分离处理。”

“注意看，氯气！”季思退拍了下徐营捷的肩膀。



泄漏到空气中的氯气和储存在玻璃瓶中的氯气。

“什么，什么。”白雨想凑上去看。

“小心，别乱动。”徐营捷有些激动，他想得可不是氯气可以消毒，净化环境，用来做盐酸之类的事情，而是“毒气”。

氯气虽然普通却是现代战争史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毒气，一战时候可谓战果卓著，亡魂无数。而且氯气这东西制取容易，在本时空堪称超级大杀器。不管你是满洲白甲兵、关宁铁骑、御家人还是克伦威尔铁甲军，遇到了就只有一个“死”。

满洲白甲兵，按照后金时期的制度，每个牛录有100名甲兵，其中最为勇武的10人被称为巴牙喇兵，也称白甲兵。是后金军队中的精锐士兵。

关宁铁骑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由总兵祖大寿和吴三桂等组织家丁，形成的一支善战的骑兵部队。因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兵属于关宁军（关指山海关、宁指宁远城），故称其为“关宁铁骑”。《明季北略》明确给出了关宁铁骑的定义：“铁骑者，山北近河北、山西、辽阳人，俱控弦习战之士。”可见家丁中的来路是比较复杂的，且多是弓骑的战士。



御家人，意指镰仓时代“与将军直接保持主从关系的武士”。



铁甲军即是铁骑军。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纪律严明，这个绰号（**Ironside**）是鲁普特亲王送给克伦威尔的，后来成了他指挥的骑兵部队的称号。倒不是指士兵穿的铁甲，而是指他们的坚定顽强。在单打独斗中这些人也许不是正规骑士的对手，但作为一个整体却行动得更有效率。部队加入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虔诚，于是铁骑军以清教徒为主，任何时候都被克伦威尔牢牢抓在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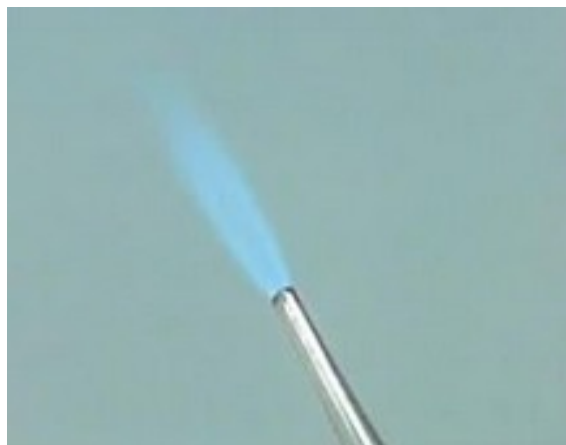
现在穿越者的工业还不能制造气体压力容器来，储存氯气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徐营捷知道武器研究组的变态很多，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妖蛾子来。

这种黄绿色的气体在玻璃管内升起，在场的穿越众都屏住了呼吸。

这时候，另一个玻璃管中安装的一个小风叶扇也忽然开始运转，这表明另一种无色的电解产物也出来了——氢气。

“大家注意了。”季思退开始对工人们做安全教育：“这种黄色的气，叫氯气。它是有毒的……”

看着季思退向一群似懂非懂的土著工人们解释什么叫氯气，什么叫氢气，如何预防中毒和爆炸，白雨心想以后我可不上这化工厂来——太危险了。



燃烧时产生蓝色火焰的氢气。

制取出来的氢气被输送到这套设备里唯一的一个现代装置里：盐酸反应器。将氢气通入反应器燃烧，然后再通入氯气，生成氯化氢气体。冷却后再被水吸收成为盐酸。

这个反应非常危险。氢气中的氯气含量过高会直接爆炸，解决的方法是在反应过程中严格控制氯气的进入量，使得有毒的氯气被过量的氢气所包围，让氯气得到充分反应，防止了对空气的污染和可能的混合爆炸。

因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季思退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土法设备，而是直接采购了现代时空的设备带来。

制盐酸只能消耗一部分氯气，余下的通入一旁的小型反应塔，反应塔里已经分层装满了干燥过的消石灰。氯气被消石灰吸收，生成了次氯酸钙——它有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名字：漂白粉。



袋装或桶装的漂白粉

作为最常见有效的消毒剂，漂白粉的量产成功意味着穿越集团在防病防疫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于人群极度密集的文澜河两岸的穿越集团基地有着重要意义。当军队发起远征的时候，也毋须担心沿途饮水的卫生问题了。

消石灰吸收氯气是难以完全吸收的，在废气中或多或少的会带走部分氯气，为了更好的利用氯气，同时改善空气环境，一般还要采取最后一道废气吸收的工序。

从吸收塔派出来的废气用管子接到吸收缸，缸内是消石灰配制的石灰乳。废气中的氯经过石灰乳的吸收，生成氯酸钙和氯化钙。

石灰乳吸收氯气饱和之后，抽到浓缩锅内，加热之后再冷却，即将氯酸钙结晶出来。氯酸钙可以作为除草剂使用。提取过氯酸钙的液体，再进行加热浓缩，就能得到氯化钙。基本做到了氯气的零排放。

至于电解时不断流出的电解液，此时其中已经含有大概10%的烧碱。不过其中含氯化钠的成分更高，这样的烧碱液是不能使用的，得经过浓缩处理。

季思退用来浓缩的设备就是一口大锅子，用柴火引燃煤炭直接加热浓缩。浓烈的气味让在场所有没有戴劳保眼镜的人都逃了出去。

“这么敞开口熬是不是污染太厉害了。”白雨说。

“是啊，可是我们不是没有蒸发锅吗？这还费煤呢！”季思退因为戴着化工防护口罩，大声的说道，“等以后机械厂能给我们配套了就换。”

熬煮了好一会之后，碱液下面，锅底有结晶体析出来了，越积越多。

“白雨，快拿勺子舀出来！注意别把碱液也带出来。”

白雨赶紧把特制的木头勺子拿过来，站在锅边把锅底的结晶刮出来。

“注意安全。”季思退很紧张的注视着他。这口锅子是从当时从苟家庄搜罗来的烧猪食用的，口径很大。一个不注意栽下去就完蛋了。



（康时宫正在搅拌刚刚煮熟的猪食）
制作猪食用的锅。

白雨小心的把结晶取出来，锅子上面弥漫着的蒸汽，即使戴着防护口罩也觉得刺鼻。

“这是盐吧？”他问。

“对，是真正的精盐！”

取出来的精盐送到晒盐板上，用稀碱液洗涤几次，再用饱和精盐水冲洗过，余下的就是雪白的结晶体。这种盐的氯化钠纯度高达95%以上。可以用来配置医药上输液用的生理盐水。

析出过盐的电解液继续加热浓缩，直到碱液的浓度达到30%左右就成为可以化工用的产品。当然也可以继续浓缩干燥成固体，但是这样做实在太过耗煤，对穿越者来说不合算。

硫酸、盐酸、烧碱的成功制造，给了工能委很大的信心，王洛宾、展无涯等等一千人，只要有空都跑这两个简陋的车间来看看，瞧瞧这土法上马的设备。

这两套装置虽然简陋，带来的效益却是无可估量，根据季思退的测算，在保证原料和能源供应的条件下，接触法硫酸车间按三班制配备工人15名，年开工时间345天，日产98%的浓硫酸1吨，必要时可增加到1.2吨每天；食盐电解车间按三班制配备工人24人，年开工345天计算，可年产烧碱47.5吨，漂白粉87吨，氯酸钙2吨，氯化钙6吨。精盐（95%纯度氯化钠）47.5吨，盐酸30吨。

产量按现代标准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前不久分配任何化学品都要一毫升一克计算的计委来说，这两个车间的投产等于是发了一笔横财。

连时袅仁也来了，看到季思退给他准备的95%高纯度氯化钠，时袅仁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可解决大难题：输液、注射用生理盐水有着落了。漂白粉更不用说是卫生部期盼的好东西了。至于粗制氯化钙，经过制药厂精制之后做成氯化钙注射液，可以治疗血钙降低引起的手足搐

搦症以及肠绞痛、输尿管绞痛等、荨麻疹、渗出性水肿、瘙痒性皮肤病。用于治疗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软骨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钙盐补充。大幅度的提高本时空人民的身体素质。

有了足够的盐酸，使得医药厂的计划中的葡萄糖制造也能够提上建设日程了。时袅仁马上和吴南海联系，要他赶快拿出淀粉原料，大家合计下，立马办个葡萄糖车间。

至于吴南海，对忽然得到了他根本就没指望过的除草剂喜出望外，马上要求把相关的产量全部拨给他使用。还关切的询问，什么时候能给他出硫酸铵，他好配合杂交水稻放个超级产量卫星出来。

连轻工业部的人也来询问能给他们多少烧碱和硫酸的配额，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们就能提供洁白的纸张了，至于肥皂，更不在话下。不过做肥皂这件事情，化工部和轻工部是要合作办理的，原因是化工部要通过做肥皂这个流程来获取甘油。

这就好像滚雪球。一旦突破一个技术瓶颈之后，许多原本被卡住的生产领域就忽然都动了起来，能够生产的产品一下就增加了许多种，产能规模也扩大了。

军事部门反应也很迅速，当天席亚洲就打来电话，要求化工部郑重考虑下氯气作为一种武器的军事价值和使用方法。

直接释放氯气是不可能的，徐营捷和几个武器研究小组的人研究了一下，开发出一种氯气地雷：罐装盐酸下边装上一包次氯酸钙粉——也就是漂白粉，再绑上30克火棉装药的药筒，通过爆炸把这两种物质炸成雾状混合在一起。至于效果，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要使用最好同时引爆多枚。

也有人提出可以制造毒气炮弹，原理同上，改进一下结构，使其能够经受得住榴弹炮的射击就可以了。

“不推荐使用。”徐营捷很难想象在战场上谁能够带着许多盐酸罐子跑来跑去。

“照我看，要指望这种毒气炮弹、毒气地雷的，”火炮研发组的林深河作了总结性发言，“还不如做些玻璃瓶，里面装盐酸，到时候当手榴弹甩出去好使。”

群众反应很好，各部门的赞誉如潮。但是作为化工部门的负责人，季思退一点都不高兴。在这一连串光彩夺目的产品目录和生产数字背后，隐藏着高能耗和极不稳定的生产状态。

一个食盐电解车间每年要消耗食盐160吨，生石灰60吨，盐酸0.5吨，煤炭35吨，直流电14万度。水1500吨。这是一笔极为客观的物资和能源消耗。特别是电力和工业用水。博铺发电站装机容量原先只有213kw，仅仅一个电解车间差不多就要消耗电站年发电量的十分之一。电力不足实际上成了电解食盐车间的重要阻碍，原本计划去年年底就要开工的车间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最近是百仞滩水电站二期扩容成功，

那里的一台锅驼机被移动到博铺发电站，博铺的装机容量扩大了一倍才正式开工投产。

季思退计划等到机械部门的制造能力提升一个档次之后，就逐步把现在太过简陋的设备逐步替换掉，这样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实在不是未来的方向。

土法上马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看起来很美”，真正投入实际运转之后，很多在建造小册子上没有提到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

最典型的的就是接触硫酸车间，从开工起，大大小小的毛病出了不少，最严重的是转化率偏低，不到70%，造成部分硫酸的浓度过低，只有80%，必须重新兑兑才能达到出厂标准。鼓风机出口带酸，四处碰洒，造成地面腐蚀严重；烟囱出口排烟大量带酸，遇到潮湿的空气立马变成酸雨，将烟囱周围的临时厂房、棚子全部侵蚀破坏。有几个工人受了轻度的酸灼伤，被送进了医院。

季思退和徐营捷，还有机械、建筑方面的技术人员，对整套系统连续做了六次修改，连吸收塔都拆开了重填料了好几次，在转化器上增加卵石集尘器；出风口加上焦炭作为吸收剂；给吸收塔顶端加上除酸沫的瓦缸片，再加上焦炭……连自己着摸、开会讨论带翻书，幸亏大图书馆资料丰富，种种毛病一一找到了解决方案，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月才把生产稳定了下来。

硫酸车间刚稳定，电解车间又出了几次小规模事故，最离谱的是有人居然看中了氢气，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气球，说这是为了以后的气球观测部队做物质准备，非要在车间里灌氢气。但是此人穿着身化纤衣服上来就摸……全身二级烧伤1%急送医院治疗。整个电解车间瘫痪十小时。季思退气坏了，还是用竹篱笆把车间圈了起来，外面高高的挂上骷髅头的危险标记。不许人随意进出。

时袅仁从博铺化工厂参观回来，顺便和计委、化工部谈好了几种药厂急需材料的供应问题，然后又去了次百仞城的宿舍区，采了一次样，才回了总医院。

“一摸呀，摸到……”

时袅仁哼着《十八摸》，拎着几袋大便走进了百仞总医院。旁边经过的叶雨茗诧异的嘀咕：“这哥们是不是整天看大便熏傻了？”

十八摸，是一种带有性挑逗意味的民间歌谣。Baidu可以找到相关内容。

真实的原因当然并非如此！时袅仁坐在他的“本时空第一个医学检验中心”自信的翘起了二郎腿堆着一堆便便的样本罐发出踌躇满志的笑容。化工部的这次的投产成功让他原本对制药厂逐渐冷下来的热情又燃烧起来——让他干劲大增，琢磨着还能做出些什么药品来。这胜过苦练内功十年。穿越集团里有人啊！

第一百二十九节 红薯

投桃报李，时袅仁很想做点什么来体现他的谢意。不，不光是对化工部门，还有工能委、农委会、陆海军、民政委……

掐指算来，似乎要表达谢意的部门、人太多了，又不便厚此薄彼。要说最好的办法，似乎是给这些地方的穿越众们都送上一份情谊。

这就比较难了。卫生部干得是救死扶伤，总得来说，卫生部的人在穿越集团中享有无与伦比的专家待遇，到哪里大伙都十分的客气，提出要求只要能满足也总是尽量的满足——原因无它，在这个时空里，医疗是最稀缺资源，谁都不敢说自己会永远健康，不生病，不受伤的挨到自己成为五百个权势家族首领之一。

这是一种畏惧和尊敬的混合体，时袅仁对这种“恐怕以后有求于他，落在他手里”而引发的尊敬是不以为然的。

卫生部现在太过优崇，从长治久安的出发点来说，应该做一些事情博取大家更多好感才是。

时袅仁视线落到窗外的路上，初夏的阳光艳阳高照，道旁刚刚植下没多久的行道树都是蔫的。走过的人，不管是穿越众还是土著工人，都戴着草帽，挥汗如雨。

“嗯，防暑降温。”时袅仁马上想到了这点。刘三说要配几味中药，做诸葛行军散和十滴水、藿香正气水。这三样东西的药材来源容易，本地药铺采购和自己种植就可以配齐，辅料也不过是乙醇。对夏季常见病却很有效。

但是做药要时间，光刘三加他的徒弟，要配出足够的药剂有点难度，药厂的工人不比一般工人，不但责任心要强，最好还得懂点药学，扩编不是叱咤立办的事情。

“嗯，盐水！”时袅仁忽然想到，“盐汽水！”



- 1864年，清·同治三年，正广和创牌于上海。
- 1956年，正广和首创第一瓶盐汽水。
- 2013年，国际水准的新世代正广和盐汽水隆重上市。
- 2014年，正广和诞生150周年。

在炎炎夏日里汗流浹背辛苦工作时饮用，不但补充养分、平衡体液，更有助于醒神、保持神勇状态。

上海牌正广和盐汽水

盐汽水可是劳保用品，夏季是体力劳动者最好的饮料，不但防暑降温，还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避免脱水。

但是时袅仁马上想到自己没有小苏打，不仅他没有，化工部也没有。小苏打不是什么稀罕玩意，但是得先有纯碱。纯碱厂一天不开工，也就一天没有小苏打可用。所以想了下这个创意只好先放弃了。

做不了汽水，干脆先做生理盐水好了。时袅仁想到这里，决定到药厂走一趟。正在等何平来准备交待一些行政事务和蒙古大夫培训班的事情——这是他们私下给第一期医生培训班起的绰号，通过网络招募，卫生部找来了四五个妄图通过学医逃避劳动和满足特殊嗜好的穿越众。

何平却等来等去都不来，正着急地等他的时候，却等来了一个叉着腿走路的眼镜男，胸前赫然一个编号“007”。时袅仁定睛一看，居然是东门市派出所所长独孤求婚。

“医生，给俺看看病吧，……这里。”独孤所长悄悄用手一指某个部位。

时袅仁仔细询问了一下，又掀开衣服看了看体征，心中有了数。

“衣原体感染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时袅仁说的比较含蓄。

衣原体感染是由各种衣原体感染引起的一组感染性疾病。例如可引起尿道感染、肺炎、支气管炎、胃肠炎、脑脊髓炎、结膜炎和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在本文这里孤独所长看来是中枪引起了尿道感染……

“啥叫衣原体，炎症？”

“这个……”时袅仁想了想，“没什么大问题，感染，感染。”说着他开了个方子，“拿处方去药房找河马拿药，叫李大姐给你打个针，两三天时间就能重整雄风了。”时袅仁安慰了一下，随手从桌子里拿出一小纸盒子给他，“要注意出入平安啊。”

独孤求婚吓了一跳：“是——！”

“不要紧，不是什么厉害的毛病。”时袅仁微笑着说，“以后土著女人还是少接触为好。”

“知道了！这没问题吧！”

“真得没问题。要多注意身体，按时打针。”时袅仁安慰了他半天，又叮嘱了一番才送他出了门。

“要不是有红霉素，你这麻烦可就大了！”时袅仁背后嘀咕道。他知道最近不少人勾搭上了土著女子。原本执委会以为大明是个封建礼教的社会，社会风气很封闭，只要约束住大家不要嫖娼、不要强奸，就不会有男女问题。现在看来，所谓的封建礼教也就那么回事。

这下时袅仁也无心等何平了，给他的办公桌上留了个纸条，交待了待办的几件事情就上农场去了。

吴南海不在办公室，据他的办公室小秘初晴说：“老爷在粮食加工厂，在加工红薯呢。”

“在河边？”时袅仁从来没去过这个地方，只听说那里有磨坊，替当地人代为加工稻谷。

“就是从这里出去，往南边走……”初晴的一口普通话是典型的本时空的“广普”，一听就是深受吴南海的熏陶——时袅仁知道不光是她，连这里的长工头子王田也是这么一种口音。

自从吴南海的农委会搬到百仞城，开辟了农场，红薯就是第一批种植的作物。

红薯作为高产稳产的一种作物，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少等特点。除可以充当口粮、饲料，制造淀粉之外，连叶子也能作为优质青饲料利用——几乎没有任何浪费的部分。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一般亩产可达3000~5000公斤，个别有亩产7500公斤的。较之于只能种一次就会失效的杂交水稻是更有意义的“穿越神器”。

不过在本时空，红薯就不是很够“神器”的资格了。红薯在这里不是新鲜玩意。自万历年间被人从菲律宾引种到中国。首先就是在广东种植，隔海相望的琼州近水楼台，也有种植。穿越者在下乡的时候，时常能看到红薯。

吴南海在播种红薯前，为了慎重起见曾经询问过王田——他也算是个种田的把式，红薯在临高种植得情况怎么样？王田说：这东西在临高种了七八年了，最早是从琼山那边引来的种薯，种得人也不算少，好处是不费事，种下就完事。收了薯，人吃，喂猪都好用。生长期又短，临高能一年两收。是极好的杂粮——就是不耐储存。本地的气候偏潮湿，红薯容易腐烂。这里的种植户也不知道各种窖藏储存红薯的方式，有人尝试过切片晒干收存的，但是到雨季也很容易发霉。

“收得倒是多，又不费人力、肥料，最多的时候一亩还能收千把

斤。可是这东西耐不住存。小户人家种多了没用。家里长工多、养牲口多的大小粮户们才种得多些。”

“吴东家！现在百仞、博铺各个庄子上用的长工、短工这么多，倒是可以多种些红薯——这样顿顿给长工们吃米饭，有点亏了。其实米和薯丝一半对一半，量上面多给半碗，再给点咸菜咸鱼的，已经是农忙的伙食了。很省粮食的。”王田很热心的提出了建议。接着他又把自己给地主当“打头”的时候学来替东家省钱的招数一一向吴南海献宝。

吴南海的脸上掠过一阵复杂的表情，从好的一面看，这说明王田有“忠心事主”的意思，从坏的一面看，王田的行为和“汉奸”也没什么不一样。吴南海过去常听人说过：外国人到中国来，原本是老老实实的，都是一群讨好的“汉奸”给带坏。虽然偏颇，却不无道理。

“这个，再议，再议。”吴南海硬不下这心肠。

王田见吴南海脸上阴晴不定，不知道哪里说错了话，闭口不言了。

吴南海想了一下，问：“你说一亩才能收千把斤？”他不信。这东西他下乡实习的时候就知道，农民随便种种也能收二三千斤一亩。

王田说：“也就第一年能收二千多斤，然后一年比一年少了。少得只有八九百斤的。”

“不可能吧……”

法石禄却点点头，提醒他：“病毒感染。”



甘薯病毒病，在中国甘薯病毒病症状与毒原种类、甘薯品种、生育阶段及环境条件有关。可分6种类型，5种主要毒原。薯苗、薯块均可带毒，进行远距离传播。经由机械或蚜虫、烟粉虱及嫁接等途径传播。

“对，对，我居然忘记了。”吴南海一脸惭愧。这是很基本的知识，他居然忘记了一干二净。

红薯，也包括马铃薯之类的薯类作物，长期采用无性繁殖，在生长、储存过程中会感染多种病毒。病毒会在薯块或者薯苗内不断累积，引起种性严重退化，品质变劣，产量大幅度下降。减产幅度在30%~70%以上。

1957年秋收时节的，山西洪洞县搞出了当时全国第一的红薯“高产量纪录”：马牧乡汾明农业社红薯亩产量5510斤。

红薯亩产五千斤，在21世纪已经不算稀罕事了——新品种高产脱毒红薯，精心种植的话，第一年产量不会低于一万斤。但在1957年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这全国第一还多少有些水分。红薯如果没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产量也并非高得离谱。

迄今为止，农业上还没有高抗病毒的红薯品种，也没有防治病毒的特效药剂。唯有采用脱毒技术才能防治病毒病、提高红薯产量和品质。

对植物病毒防治的一般方法有药剂防治、物理防治以及抗病毒病品种的选育等。但以上方法在防治甘薯病毒病上效果不太明显。而脱毒技术是采用甘薯茎尖剥离，根据病毒在甘薯体内传播、分布的特点及规律，利用茎尖分生组织离体培养而获取无病毒试管苗是生物技术与病毒检测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方法。

现代的农民，无需自己留种制种，全部由专业种子公司包办，吴南海下乡去实习，看到的、种植的、谈论的，都是脱过毒的红薯种苗，他只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配合哪一种薯苗就可以了，自然想不到还有这层。

即使是专门脱过毒的红薯，种植三四年之后也会再度感染而退化。如何脱毒，则是一项专门的高科技。法石禄对如何在本时空解决这个问题，考虑过多种方案。还带了一套专门用来脱毒的试验室设备。

穿越者的第一批高产脱毒红薯是在1628年的十二月种下的。一般在四季分明的地区，红薯都是在2月开始育苗，4月移栽，8月收获。临高胜在常年气温都在18度以上，一年四季都能种植。为了确保种苗不外泄，法石禄、吴南海等农委会的骨干们亲自播种的，土著工人一个都没用。在精心的养护和管理下，今年的四月底就迎来了收获。试验性的种植下的十亩红薯获得了亩产4000公斤的好成绩——因为缺少化肥，这个收获还远没有发挥出品种的优势来。为了收获红薯，不得不动调陆海军士兵和学生来帮忙。

农庄的红薯大丰收，一亩收了8000多斤，这个产量不仅让王田震撼，农场里所有的职工都觉得吃惊。风声很快就传了出去，很多人都想来看看澳洲红薯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吴南海让帮助收薯的陆军士兵在周围警戒，不许任何外来人员进入农场的田地，直到红薯完全收完为止。



丰收的红薯！

八万斤的红薯即使按古代标准也不算太多。农村常采用窖藏的方式储存起来，再慢慢使用。但是临高的四五月过后天气马上就要进入雨季，窖藏有一定的霉烂风险。而且穿越集团的各个行业对红薯的主要产品：淀粉的需求十分迫切。最后吴南海决定除了部分留种推广用，其余的全部运到粮食加工厂加工成成品。

红薯能生产的产品很多：粉条、粉丝、麦芽糖、葡萄糖、糊精、黄酒、酒精、酱油……实际上万变不离其中，主要就是淀粉的衍生产品。因此吴南海确定红薯加工以制造淀粉为主，利用制淀粉时产生的废渣、废料再兼顾某些副产品的制造。

轻工业部对大批红薯的收成也有极大的兴趣，莫笑安每天必来报到一次，对生产哪些新东西不断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他最热切的产品不是看起来“很现代”的葡萄糖、糊精、方便米面之类的东西，而是红薯干——确切的说是连城红心薯干——著名的闽州八干之一。



连城红心地瓜干

连城红心地瓜干，福建省连城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省连城县加工红心地瓜干已有**300**多年历史，被誉为“红心地瓜干之乡”，因其色泽美、口感好、富营养、多纤维、低热量、少脂肪等优点，而位居“闽西八大干”之首。连城红心地瓜干产品已形成蜜饯、香酥、重组三大类型**60**多个品种，销售量约占中国地瓜干消费量的**80%**以上，内销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外销出口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

“这东西很好卖的。”时袅仁跑到号称食品厂的竹棚子里的时候，看到莫笑安正在阐述中：“当年还是出口物资，就是现在，红薯条也是很受欢迎的零食，本时空红薯还是个稀罕玩意，大可以打高档路线……”

“我觉得这悬——”吴南海对红薯干计划并不看好，“本时空的土著很少吃零食的，也就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吃吧。”

“临高本地没市场，可以出口到广州去。”

第一百三十节 红薯格瓦斯

广州的大明百姓是否会买这个提前问世的连城红心薯干的账是个未知数，但是吴南海总觉得卖红薯干这样相当初级的产品赚钱实在是太低档了。

吴南海说：“红薯干算是一个方向吧，开发深度不够，附加值太低了。”

莫笑安说：“问题是大明百姓不需要淀粉，生产出淀粉来卖给谁呢？”

“大明百姓是不需要，我们自己需要。”黄大山高深莫测笑了，“工业上的需求不说，用来改善我们的伙食也好。淀粉可以用来做很多产品的。”

大伙都下意识的离这神秘人物远了一点。似乎他浑身都在散发杆菌、病毒之类恐怖的微生物。其实黄大山的生化试验室里99%都是各种有用的菌种，除了各式各样的菌菇类之外，还有许多发酵用的菌种在培养基中。

“有一样东西，即满足你的出口癖好，对改善大伙的伙食也有用——味精。”黄大山说，“我有专门的菌种可用，质量不会差。”

“做味精不是说要用米吗？”

“米当然也能做，其实起作用的就是淀粉。所以红薯、土豆之类淀粉含量丰富的都行，不足为奇。”黄大山说，“料酒、醋、酱油，酱，这些调味品原本我们用米都能做，之所以先前食品厂做得很少，主要还是为了节约粮食。现在有了红薯这个大宗廉价淀粉来源，直接把生产规模扩大就可以。”

时袅仁谈起了他的葡萄糖注射液计划，吴南海表示大力支持。说要多做多少。不过时袅仁说暂时不需要太多，有几公斤也就可以了。

“做葡萄糖注射液，要不了多少的。”

葡萄糖注射液虽然很有用，却不是什么急需的药物。做不做关系不大。时袅仁急于想搞出来也是为了证明制药厂存在的价值——执委会这么大的投资下去，不能一天到晚配口服生理盐水糊弄人。

“你们配的口服生理盐水还有凉茶很不错的，以后多配一些。”吴南海说，“最近天气热，特别需要。”

“实际上我想做盐汽水。”时袅仁说，“碳酸饮料喝起来解渴。可是现在没有小苏打用。”

“汽水好，时尚新宠儿——”看起来莫笑安准备向大明人民推销汽水了。

“小苏打配汽水？”吴南海一晒，“我小时候就按照书上写的配过——

难喝！很不成功。你还是饶了我们吧。听说马督公设计了汽水机？不用小苏打，直接可以把二氧化碳溶入液体的。”

“没错，的确是可以的——他反正也是抄历史上的现成设计。但是我们哪去找高纯度的二氧化碳呢？听说一共就不到二十个大小耐压钢瓶，做汽水肯定不是急需的事情。”

黄大山笑了出来：“你们真是够现代的，就知道化学配制、物理加工。把微生物都忘记了——香槟的气从那来的？啤酒呢？这可不是加了小苏打或者直接打二氧化碳搞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做啤酒，用红薯？”吴南海反应很快。

黄大山点点头：“做啤酒需要麦芽，现在小麦、大麦都紧缺。要不然特侦队的香蕉早就想干了。红薯做啤酒还没听说过。”他眨了眨眼，“可是我能做格瓦斯。”

“格瓦斯？！”几个人一起喊了出来。这东西可稀罕。

Top left advertisement: 格瓦斯 (G瓦斯) with a bottle and text "想享受女人般的温暖 就喝格瓦斯".

Top right advertisement: 朝能 (Chao Neng) with a blue cooler and text "今年盛夏喝什么? 朝能格瓦斯, 根爽一夏够意思!".

Bottom advertisement: 秋林·里道斯食品 (Qiu Lin · Li Dao Si Food) with a bottle and text "秋林·格瓦斯" and "纯麦面包发酵".

格瓦斯/克瓦斯（俄语、乌克兰语：квас，“发酵”的意思；波兰语：kwas chlebowy，“以面包发酵”的意思；土陶宛语：gira；爱沙尼亚语：kali）是一种盛行于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含低度酒精的饮料，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颜色近似啤酒而略呈红色。由于其酒精含量只有1%左右。19世纪末，格瓦斯传入中国。俄国没落贵族将“квас”酿制工艺首次带入中亚各国及中国黑龙江、新疆的伊犁河谷，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此后的150多年间，这些地区尤其是伊犁的俄罗斯，维吾尔，哈萨克，回，汉等民族群众均以各自的方法酿制着“квас”，彼此间

保持着工艺交流，最终将“квас”演绎发展成为具有浓郁西域风情的民族文化饮品，在伊犁，“квас”有着众多的名字，格瓦奇、卡瓦斯、格瓦斯，土啤酒等等。1900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商人伊·雅·秋林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跨国商业企业之一——秋林洋行，并将家乡的传统饮料格瓦斯及格瓦斯的酿造工艺带入哈尔滨，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秋林格瓦斯。

他们都听说过这种在俄罗斯和东欧都很流行的饮料的大名。这种饮料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颜色近似啤酒而略呈红色，酸甜适度，口感清香，含气丰富，酒精含量极低，是很受大众欢迎的软饮料。

传统的格瓦斯是要用面包发酵的，不过黄大山知道现代有一些工厂制造的格瓦斯为了节约成本和制造时间，省却了面包这个工序，直接是用富含淀粉的原料制造，加上若干种的天然或者人工合成的芳香剂制成的。他过去就帮过个东北老板搞过红薯格瓦斯的发酵工艺。

莫笑安说：“格瓦斯可比汽水要高级多了！大明有钱人多，格瓦斯可以主打有钱人的女性市场！”

“我看够我们自己喝就不错了。”吴南海说，“能行吗？”

“红薯做格瓦斯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黄大山说，“工艺简单，缺点是没有了面包格瓦斯那种香气，这里也没有合成香精可用，只好人工添加些东西了。”

“格瓦斯的封口怎么解决？没有汽水瓶盖机，也没有做瓶盖的马口铁。它是含气的饮料。”

“香槟酒怎么封口，格瓦斯也一样能够封口。”黄大山说，“软木塞，外面用铁丝勒紧，再加上蜡封。香槟酒的瓶压比这个要大多了。瓶盖机我没见过，想来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将来总能造得。马口铁，只要有铁和锡就能做了吧。”

“要什么设备吗？”

“几口大缸足矣。”黄大山胸有成竹，“不过我需要的各种培养材料必须保证足额拨给——现在菌种和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设备和培养基都有缺口。”

和传统的格瓦斯制作不同，黄大山的流程十分简单。先把红薯去皮后磨制成粉浆，兑含水率75%的浆液，然后他注视着温度表，先加入了一小块培养基似的东西。

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加了一块类似的东西，就这样平均每30分钟到60分钟他就会添加一些看起来十分可疑的东西，期间，他不断的指挥着烧火工人加减燃料，控制着温度。

“这是什么？”吴南海忍不住问。

“好几种酶。”黄大山回到道，“细胞溶解酶、果胶分解酶、几种淀粉酶……”

依次加入的酶，使红薯粉浆里的糊精全部分解为糖。

接着就是发酵程序了，他继续添加着可疑物，这次是蛋白分解酶。

吴南海看着他来来回回的接种、加热，添水，搞得不亦乐乎，对他到底在干什么甚感怀疑——黄大山不象在搞发酵饮料，倒好像在配药水一样。

最后经过煮沸，冷却，过滤之后，在滤出的汁液里，黄大山小心翼翼的分别倒入了两个培养管里的培养液。

“这是啤酒酵母和戴氏芽孢杆菌培养液。”

“酵母好说，你这戴氏芽孢杆菌不会有问题吧。”吴南海对杆菌之类的东西深感忧虑。

“没事。”黄大山并不多解释。关照烧火工人控制好温度，始终把液体的温度保持在26℃，让它慢慢的发酵。“16小时之后发酵结束再过滤装瓶，用巴氏消毒法消毒，然后再静置个几天，等它出了泡沫，格瓦斯就成了。”

“这就好了？！”吴南海感到很困惑——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生物工程的厉害。”黄大山得意道，“这只是试制品，条件允许的话再加入些天然香精油、果汁、蜂蜜、柠檬酸什么的，口味更好。”

“柠檬酸真是好东西，做罐头和汽水都需要。化工部要能生产出来就好了。”吴南海想柠檬酸这东西有一定的净水消毒杀菌作用，给牲畜饲料里能提高蛋白质消化率，提高饲料利用率。

至于食品加工厂本身也很需要这种食品添加剂——饮料、汽水、糖果、点心、饼干、罐头、乳制品等食品的制造中都会用到它作为酸性调味剂。最后柠檬酸还是食用油的抗氧化剂——准备开工的椰子榨油工程正需要。

黄大山不以为然：“干化工部什么事。”

“柠檬酸不是化工厂出来的吗？”

“柠檬酸是发酵法做出来的，”黄大山说，“薯干粉深层发酵柠檬酸——这是我国的特有技术。这种菌种我也有。”

“红薯我们也有！”吴南海说。

“定制个发酵罐。”黄大山点点头，“我记得计委没带专门的发酵罐。发酵罐技术含量不高，有碳钢就能造。”

于是格瓦斯和味精的投产就列入了计划。吴南海和莫笑安商量的下，去了次大图书馆查资料，找出了几套土法红薯加工企业的建筑设计图和设备图纸，送到计委去批核。很快批核单就下来了。

莫笑安去找了姜野——把设备需求和图纸给他看。姜野看了几眼：这干脆就是全木结构么。除了轴、碾刀是铁的之外，居然全部是木制品。连传动杆和齿轮都是。

“这哪来的？”

“大图书馆里的，大跃进时候的公社红薯加工厂图纸。”莫笑安说，“几乎不用钢铁，差不多都是木头的，省料，好加工。”

姜野摇头：“这种东西，说好听点就紧急代用，说不好听就是给领导看的样子货。”他指着洗薯机的结构图纸，“全木机构的滚筒，硬木杠杆、木齿轮……啧啧，设计的人有没有考虑过材料强度问题？还人力摇动呢，几百斤红薯，外加满满一池水，叫州长来都不一定摇得动。”他继续看，“这套东西做出来，用不了几天就会全完蛋的。就是全用紫檀木来造也是一样。”



州长这里指阿诺德施瓦辛格，他2003年成功当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直到2011年卸任。

“这么说不行？”

“结构画出来没问题，但是要改材料。”姜野拿着笔在上面涂涂画画了一番，“我得重新设计下。”

“要几天才能完工啊。”莫笑安虽然不是农委会的人，也知道红薯久放不得。

“至少一周。”姜野研究了半天图纸。“王工给我们开过一个机械制造标准化的会议，要求各种专业加工设备都要标准化制造，统一材料和工艺流程。红薯加工成套设备肯定不例外。所以得重新设计一下。材料、性能各方面要综合考虑，不能只一味的从节约材料出发。另外你还需要一个原动机。不然带不动机器的。别相信这天花乱坠的大跃进小册子——里面很多都是糊弄领导的。”

“我申请个蒸汽机吧，正好带个锅炉。”

“不需要，申请个单缸柴油机就行了。这套设备有10马力就能带动了。蒸汽机和锅炉现在就不用想了——铆工短缺，周比利和他的徒弟都在造船。什么时候有空造锅炉还是个问号。”

“柴油，不得要申请柴油——”莫笑安大为踌躇，柴油是很金贵的东西，用脚趾头想就知道红薯加工这个项目不可能拿到柴油配额的。

“用煤气好了。”姜野开始推销起工能委最新开发的煤气发生炉。

这种全新的煤气发生炉是在王洛宾的主持下开发，目的自然是为了运用手头的大量单缸柴油机，另外他亲自主持的柴油机厂的项目也在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单缸柴油机的技术含量很低，随着机械厂配套车间，特别是铸造车间的落成，新时空的徒工们技艺日益熟练，制造单缸柴油机已经不再是幻想。比起蒸汽机来，单缸柴油机在体积上、燃料效率上的优势是极大的，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燃料，不管是柴油还是可以作为替代品的植物油，穿越集团都严重短缺。

在显而易见的未来几年里，不管植物油还是柴油，都不会充裕，于是煤气发生器这个石油短缺年代的神器就被想了起来。

煤他们是不会缺少的，就算没有煤，稻草、木料、木炭之类的东西也还能找得到。基本上不存在后顾之忧，而且煤气能够直接为柴油机和汽油机所使用，只要对发动机稍加调整就可以。这样他们带来的农用车之类的现代车辆，在加装一个煤气发生器之后就能继续为他们服务，直到穿越集团能够开发出石油为止。

煤气发生器会影响发动机功率输出，不过二战末期德国给自己的半履带装甲输送车也安装过这玩意，据说连快有50吨重的黑豹坦克都试验性的安装过煤气发生器，想来对功率的影响不会差得太远。

王洛宾设计了几种不同款式的煤气发生器，其中一种小型的是专门给车辆配制，另外就是专门给企业配套用的中型煤气发生炉成套装置，它采用的是平吸式原理。这种炉子的结构比较复杂，但是能适应低级燃料。

第一百三十一节 能源使用

本身冶金部门的炼焦厂也出品煤气，但是这些煤气基本都用在冶金、金属加工上面了，没有余力向其他部门来供气，再者距离也远了些，要铺设密封性良好的煤气输送管道进行远距离煤气输送、制造煤气罐储存煤气.....穿越者还达不到这个工业水平。所以王洛宾设计的工农业用煤气炉出发点就是能够就地利用煤气。

王洛宾手头有许多煤气炉的资料，土法煤气炉的资料特别多，堪称是花色繁多，充满了奇思妙想。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材料。土法煤气炉在大跃进时代遍地开花，吹得天花乱坠，运动一过就了无痕迹。显然不管是经济性、安全性还是实用性上都存在问题。他过去生活在农村，经历过的类似的“技术推广”多如牛毛，什么沼气池、土太阳能灶.....最后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或者销声匿迹，或者半死不活了。



煤气发生炉是指用于制造煤气、水煤气及半水煤气的反应炉。炉体为圆筒形，外壳用钢板制造或用砖砌成，内衬耐火砖，并设有加料设备、鼓风管道及煤气管道等。

可见一个新技术的推广是要兼顾到很多因素的，而最要紧的，就是实用性和经济性。二者缺一不可。

所以他在煤气发生炉的选型和结构设计上，把许多过于“土法”的内容全部都舍弃掉，在穿越者工业能力许可的范畴下尽量“现代化”一些，以保证其能够有效的运用。

他为食品加工厂选择的是平吸式的圆形炉，直径1.5米，高3.5米。用鼓风机鼓风，这种炉子炉膛较大，空气和燃料分部均匀，气化强度很高，每小时可气化60公斤煤。需要的材料：耐火砖、红砖、水泥和铸铁，工业部门都能提供。密封方式采用水封，简单安全。最难做的一个东西无非是逆向止流阀门——这是个铸铁件，几乎没有难度。

煤气制出后首先经过砖砌的旋风除尘器除尘，然后用水洗的方式脱去焦油和灰尘，进行冷却后生成的清洁煤气供柴油机使用。水洗用的污水，因为含有大量的焦油，由化工部门进行回收处理。

炉子内还安装了大功率蒸汽发生器，在燃料气化的时候利用气化炉的热量烧蒸汽，这样也解决了食品加工厂对蒸汽的部分需求。

为了便于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煤气炉建造在敞开式的工棚下。煤气发生炉、鼓风机、柴油机集成为一个动力车间，煤气驱动的柴油机驱动皮带带动横轴进行传动，各种机器设备只要将飞轮上的皮带连接上横轴就能被带动起来。这种常柴22马力发动机足够满足食品加工厂的全部动力需求了——包括维持煤气炉运转的鼓风机的需求。

炉子在建造之后一次点火成功，用的燃料是雷州的煤。雷州糖业公司在糖业大战中获胜之后，再接再厉，乘着祝三爷全家毙命的大好机会，直接下手吞并了祝三爷的船行。十几条大船除了往广州、临高运输糖之外，还兼顾运煤——都是常师德从当地和临近的高州、廉州等地派人收购来的。这种煤炭比较劣质，用来做气化正合适。

高州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元高州路置，府治茂名县（今广东高州城），故今高州有府城之称。高州府辖境六属相当今广东省茂名、高州、电白、信宜、化州、以及湛江的廉江市、吴川市等地。明、清属广东省。

廉州府，唐贞观八年（634年），改岭南道越州为廉州。东北有大廉山，州以是名。此为廉州得名之始。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廉州路置，治合浦县（今属广西）。辖境相当今广西北海、钦州及合浦、浦北、防城、灵山等市县地。

煤气炉还有个好处是对司炉的要求不高，谈不上有什么技术，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就行。加料的活也不重，不象烧锅炉那样需要时时刻刻的添煤。吴南海就从百仞公社的半劳动力里选了个五十多的老头子来管这事，虽然看起来很老，还有把力气，耳聪目明，不糊涂。

煤气炉点火的当头，王洛宾自来用手摇杆发动了柴油机，柴油机噼啪作响了几声之后就“突突”的运转起来，感觉和用柴油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王洛宾把食品加工厂的煤气炉作为煤气炉的示范样本。

黄大山对煤气炉工程十分欣赏——煤气的热值高，发热稳定，对控制温度非常有利，要搞发酵和酶分解，对温度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

食品加工厂的煤气炉，大大缓解了农场制造的沼气的消耗，原本这里就是农场沼气的消耗大户。沼气池这东西的沼气出产很不稳定，吴南海最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沼气池造了不少，但是不管池子设计多好，容量多大，时不时的都会出现供气减少的问题，有时候干脆突然停气了。还得紧急调用燃料来补充。



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环境中，在一定的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通过微生物发酵作用，产生的一种可燃气。由于这种气体最初是在沼泽、湖泊、池塘中发现的，所以人们叫它沼气。沼气池是人工砌筑或者制作的，产生沼气的设施。归总起来大体由水压式沼气池、浮罩式沼气池、半塑式沼气池和罐式沼气池四种基本类型。

王洛宾亲自在炉子旁边看了半天的炉，观察燃烧情况，感到一切正常之后，然后关照莫笑安：“在这棚子里还有临近的几个车间都挂上鸟笼，养几只鸟。”

“养鸟做什么？”

“当警报器，免得一氧化碳中毒。”鸟对一氧化碳的耐受度比人小得多，可以警告一氧化碳泄露。

“不需要。煤气泄露那味道这么大，不可能闻不到的……”

王洛宾看了一眼这轻工业部长：“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那气味是添加出来的。”

“明白了，明白了。”莫笑安大汗——这不是当场出丑了，“我这就安排。”

王洛宾又在食品厂转了一圈——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对穿越者的能源使用做一个估计，以便对目前使用的各种原动机和能源进行统筹安排，以增进其利用效率。

穿越集团眼下使用的原动机，以电动机为最大宗，依靠两个发电站和零星风力发电机供电。

电能使用清洁方便，电动机工作稳定，自然是原动机的最佳选择。但是工能委在一次内部评估上认为，电动机以及电力相关的各种设备，包括发电机、变压器、变电器、电缆……自产都有很大难度——这个难度主要是体现在材料上。特别是电动机使用的磁钢片，远非一般的土法可以制造。以穿越集团的工业能力来说，制造设备不是难事，难在原材料只能使用带来的储备，用完了就没有补充。考虑到要补充损坏、维修

设备的需求，这些材料和零件必须有一定的保有量才行。在没有克服这几个问题之前，电力显然不是主要发展方向。

电动机之外就是蒸汽机了。这种机器自从机械厂批量投产50马力的墨子二型之后，已经逐步在各个地方推广起来，蒸汽机效率最差，胜在技术含量低。烧锅炉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燃料。是穿越者现阶段的主要动力来源。

至于柴油机、汽油机之类，依赖的是储备的石油燃料，现在逐步使其“煤气化”之后，就会有广泛的运用前景。虽然他们拥有的内燃机输出功率偏小，但是有体积小，重量轻，移动方便的优点，比起沉重的蒸汽机+锅炉的动力组合在运用上要便利的多。煤气发生器可大可小，配置灵活，对燃料的需求也不高。

推广煤气发生器只是这个计划中的一环。王洛宾还计划通过对燃料的深加工和改造燃烧装置来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

穿越着使用的燃料种类繁多，除去自带的燃料油，沼气池制造的沼气之外，最大宗的燃料就是煤炭了，从蒸汽机的锅炉到食堂烧火做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其次则是各种木材边角料、锯末、稻草之类。各种燃料的热值不一，使用也很粗放。王洛宾在方案中提出，改变过去燃料发放随意性大，毫无标准的作法，改为设立一个燃料厂，除了沼气之外，统一对各种燃料进行预加工，再由各部门领用。

这个燃料厂暂时先设置一个简易的煤处理车间，同时接收原来的木材干馏窑。

煤处理车间负责对外地运来的煤炭进行洗煤。从鸿基和广东运来的煤炭都是土法开采的，里面混入了大量杂质，而且煤炭的品质也各不相同，内在灰分小和内在灰分大的煤混杂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起丢进锅炉燃烧会有很大的浪费。

通过洗煤将原煤中的杂质剔除，再对优质煤和劣质煤炭进行简单的分类的。去除煤矸石。把煤按照用途进行粉碎，可以大大的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



煤矸石，与煤伴生的废石，是矿业固体废物的一种，是在掘进、开采和洗煤过程中排出的固体废物。

木材类燃料，除了锯末和无法干馏的材料之外，一律不再直接燃

烧，而是进入干馏窑干馏成木炭，提高燃烧效率，减少污染，同时回收木焦油。干馏窑的废热用蒸发器生产蒸汽提供给博铺的工厂使用。

除了炼焦用煤之外，燃料煤、木炭统一折合成标准煤单位供给各部门使用以便准确的计算出各部门的燃料使用情况。

稻草、谷壳类的燃料，由农委会自行掌握使用。谷壳，王洛宾不建议暂时不作为燃料使用——这东西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硅，燃烧起来污染很大。当燃料需要特别的装置才能有效的利用。

对于目前在食堂、工厂乃是宿舍都有的许多炉灶，除了沼气炉之外，王洛宾决定进行全面的排查登记，统一炉型，拆除对燃料和热能利用不高的简易炉，同时强制推广使用蜂窝煤。蜂窝煤的制造技术简单，用燃料厂筛选煤炭剩下的底部的煤末子过一次碾，按比例混合上黄土，用简单的手摇煤球机就能造出来。二三个工人一天能做几千个，足够这些炉子使用了。



蜂窝煤（日语：练炭・炼炭（れんたん），韩语：연탄（练炭），喃字：炭“than”），是人工制作的一种蜂窝状的煤块，在蜂窝煤炉中作为燃料燃烧，是东亚许多居民的主要家用燃料。蜂窝煤一般由煤粉末加入黄土（粘接剂）以及其他助燃配料（如秸秆等）等材料制成。



手动制作蜂窝煤的工具



标准的蜂窝煤炉子

第一百三十二节 制药厂的出品

黄大山在试制红薯格瓦斯的时候，时袅仁正在制药厂洗刷瓶子——向计委申请了许久的玻璃瓶这次都运来了，大部分是玻璃厂生产，也有回收消毒过的。大大小小的上千个瓶子放在藤筐里，堆满了整个药厂的院子。瓶子的规格从生理盐水用的500ml到小药瓶。

于是整个药厂的人，整整刷了大半天的瓶子。洗刷干净的瓶子被推进蒸汽室里进行高温蒸汽消毒——这也是药厂眼下最有效的大规模消毒法了。

有了这些瓶子，制药厂就能正式生产成品了——不然产品都没地方搁。赵艳梅设置了一个全玻璃设备的蒸馏室，除了用来蒸馏医用蒸馏水之外，还拿来搞中草药萃取液，用做注射液用。

时袅仁注视着这套不算太复杂，但是体积很庞大的蒸馏设施，惊叹于玻璃厂的水平真是一日千里，这么复杂的形状，大量粗粗细细的管道、多通、阀门。加热用的酒精灯在飘忽着幽蓝的火焰，蒸发皿中装着许多黄白相间的植物花朵，液体微微的冒着泡，蒸汽通过管道，经过蛇形玻璃管的冷凝器，最后一滴滴的落在收集瓶里。

整个场景，看起来很奇怪，即不是科幻，也不是奇幻，倒像是某低成本电影里疯狂科学家的地下实验室。



某部电视剧中疯狂科学家的地下实验室。

“这是在做什么？”

“蒸馏萃取的是金银花，防暑的药品，专治夏季暑热感冒。刘三说可以用这个做基础液，搞双黄连制剂。”胡仪成今天负责这个蒸馏室，不用去地下菌种室搞培养，心情比较愉快。

“这安全不安全？”他嘀咕着，中药注射剂成分不明，杂质很多，就这么人体注射，一旦过敏反应连抢救都没法做。

胡仪成看出了他的想法，“口服用的浓缩液，吃下去最多拉肚子，绝不会死人的。”

“我就是觉得悬，才担心的。”时袅仁叹了口气。

“蒸馏完这批，准备做柴胡注射液。难度要小些。刘三在院子里晒了许多。暑热感冒很有效的。”

“不过这套设备效率低了些。”

刘三从里面走了出来：“已经又订了套。在玻璃厂做。这次加热准备用蒸汽加热。比这烧酒精灯要有效率多了，温度也好控制。部长，到我屋里坐坐。”

说着把他带进了自己的中药制药车间。

这个车间其实就是一个百来平方米的大屋子，架空很高。一排炉子上的瓦罐正咕咚咕咚的熬煮着中药，操作台上，罗列着切药的铡刀、各种材质的碾钵、中药专用的十六两小秤……各种时袅仁见过的没见过的器材堆得到处都有的，有的是刘三自己带来的，有的则是在这里定制的。



切药的铡刀



碾钵[niǎn bō]



中药专用的小秤

时袅仁嗅了嗅空气中弥漫的药味，找了张凳子坐了下来，

“这是我自己配的一些药。”刘三兴致勃勃的把桌子上的一排纸盒子、小瓷瓶给他看。

“这是止血散，”刘三拿起一个小瓷瓶子，“用大蓟做的，功用凉血止血：用于血热妄行所致出血症，如吐血、衄血、崩漏、尿血等；散瘀解毒消痛：用于热毒肿痛，内服或外敷……”

衄，音[nù]。衄血是指鼻孔出血，也泛指五官和肌肤等出血。

崩漏，是指妇女非周期性子宫出血，其发病急骤，暴下如注，大量出血者为“崩”；病势缓，出血量少，淋漓不绝者为“漏”。

“行了行了，你就别背你的中药医书了。”时袅仁怀疑了的看了一眼，他知道中药有个特点，几乎每种药材都能罗列出一大堆的“对某某症状有效”，实际上很少能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管用？”

“当然管用，野外出血，马上找大蓟水煎口服，立刻起效，碾碎外敷也能止血。”

时袅仁想这里面大概有什么成份能够减少凝血时间的，倒是可以组织研究研究——以后的军事战斗对止血药的需求量不会少。

“还有：用乙醇浸泡出来的酞剂可以降低血压，还能抑制人型结核杆菌。”

“听起来不错。”

“这是胃炎丸，治疗胃痛、泛酸、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之类的。主要成份是墨鱼骨。我从海产加工厂搞来的。还能做止血药，治刀伤效果很好。

“这是猪胆丸。”刘三说，“主治的东西很多，不过我知道院长你对这些不感兴趣，不过有一个用途你肯定觉得有用。”

“哦？什么。”

“止咳。”刘三说，“猪胆粉的止咳效果可是经过药理学测试的。还能治夜盲。”

“鸦片酊剂。”刘三又拿出一个贴着危险标记的瓶子来，“镇咳、止泻、止疼都能用。”

“成瘾性怎么样？”

刘三摊开手：“这就不好说了，要做动物实验才行。不过我和赵院长、小胡研究过，也翻过医书，完全按药典的要求做得。危害性不会太大，控制使用就行。”

“不要做成万用药的形式。”时袅仁指示道，“分成三个品种。止泻和止疼药最好能做片剂——容易服用，止咳药做成糖浆。不管那种药，在确保疗效的同时要做到鸦片的成份尽量的少，以免产生上瘾性。”

鸦片上瘾虽然没有现代的烈性毒品这么厉害，但是脱瘾也很麻烦。

“好的，我们改下配方。”刘三随手记下他的要求。又拿出一只小木盒子，神秘的打开：“时大夫，尝尝？”

时袅仁看了看，盒子里一种半枯萎的叶，卷成一团团的。

“槟榔？”他拿起一个，塞到嘴里。非常的苦。

“这是古柯叶。”

“嗯……”时袅仁差点没当场吐出来。

“您放心好了，不会上瘾的。”刘三促狭的笑了起来，“或者说最多和槟榔一样上瘾。”



在南美洲，晒干的古柯叶被直接入口咀嚼，开启“嚼槟榔”模式。

时袅仁当然知道在南美洲，咀嚼古柯叶可以算一种“民族习惯”了。印第安人籍次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增加力量；还用以御寒、治病、减轻胃痉挛、风湿、头痛等引起的不适。是种大众消遣品。

“这是农场里的古柯树上采的叶子，树太小，只采了很少的一点。每人分了一点。”刘三说，“以后产量上来之后就能大量采摘了。”

“要这东西有什么意思？”

“古柯叶也可以制药。”刘三说，“用这个代替香烟，给军队和劳工作为消遣品不是更好。”

“这——”时袅仁想这也太牛b了吧。不过古柯叶的确有很强的振奋精神的作用，对军队和劳工的确是有用之物，“是不是有点过了。”再怎么讲，古柯叶也是一软毒品。虽然上瘾性不强。

“安非他命当年就是美国佬准备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准备的，人比我们可普世多了。古柯叶也没安非他命那么毒性大。”说着他又从身后拿出一个瓶子来。给时袅仁倒了满满一杯子黑乎乎的饮料，“喝喝看。”

“这是什么？”时袅仁忽然警惕起来了。

“可乐。”

“可乐？现在这东西可稀罕啊。”时袅仁将信将疑的看了眼，喝了一口，果然是可乐的味道，味道甜了点，只是没有气——象放了很久跑了气的可乐。

“你们自己配得？”

“对，里面加了古柯叶的蒸馏液。”看到时袅仁要发作，刘三赶紧补充了一句，“非常的少。几乎可以忽略。只要能有小苏打，我们就能投产可乐了。”

真是奇怪：时袅仁心想，汽水没成功，格瓦斯和可乐倒是都出来了。他决定不再纠缠下去，免得又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他当小白鼠。问：

“上次我说的提取柳树皮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柳树皮自古以来是欧洲亚洲都常用的一种解热镇痛药，其中的有效成份是水杨酸。现代药物阿司匹林就是基于对这种药物的分析而诞生的。

阿司匹林是化学合成的，以穿越者的化工水平来说还为时尚早，但是以柳树皮的萃取有效成分不难做到，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做，萃取了一些了。不过这里柳树不多。”刘三说。

“我们可以让吴南海在河边多种些。即点缀风景又能当原料。”时袅仁知道柳树皮、柳树叶中含有的有效药用成份是很少的，萃取出来效果也有限，但是阿司匹林的是很有用的镇痛解热药，还有抗凝血，抗风湿的作用。在现阶段是最好的万用药。

刘三说：“我有的请求，希望部长到执委会去说说。”

“哦，你有什么要求。”

“收购县城里的生药铺。”



生药铺是指卖简单加工而未精制的药物的店铺。是现今中药店的前身。

“润世堂？”时袅仁知道刘三常去这家药铺买药，加工药材什么的，和对方合作愉快，“你们不是合作的挺好。”

“杨掌柜思路还行，托他们办事也算牢靠。但是我不是东家，很多事情不便作主。白白浪费里面的几个专业人才。”他给自己倒了杯“可乐”，“另外，生药铺的底子太薄了，连药市都去不了，名贵药材更是从来不进。作为合作伙伴太弱小了。得给它输血。我原本想自己注资进去，但是我没银子……”

“让执委会收购，然后你去当掌柜？”

“我才不要当掌柜——当东家指导他们怎么做就可以了。里面的杨掌柜见识不多，但是人好学。是个可造之材。”

第一百三十三节 卫生部的收购行动

“在在药材药理方面，我比他高明，可是对本时空的药材贸易、药店的经营，我可就是个门外汉了，这也算是双方优势互补吧。”

“对方能同意吗，润世堂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探过口风了，”刘三说，“润世堂的东家就是杨掌柜自己，他们家世代干这个，这家润世堂是杨掌柜他爹从广东那边过来开得。这些年经营状况一般，只能算是过日子罢了。老头子死了之后，杨掌柜接手没多久，又被海盗抢走了一船药材，状况更加窘迫了。”

“这是他的先人产业，卖祖产对古人来说怕不大能接受吧。”

“这个我想过了。收购采用股权制好了。给杨掌柜留点股份，招牌不换，人员大体保持不变，他还是掌柜兼股东——他面子上也过得去了，当然具体由我们控股。”

刘三接着说，“我是东家之后，就能大大方方的直接指导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中成药制作上。再就是利用他们的商业合作渠道，先把琼山县的药材进货渠道打通。然后再借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到大陆上去走走——杨掌柜的有几个伯伯叔叔都在大陆开生药铺或者当郎中的。到处看看，多认识些人，顺道收购药材，再招募些专业的中药加工人才回来。”

时袅仁点点头：“这个思路挺好。要多少预算？”

“收买这家铺子，连生材家当带存货，用不了二百两银子。”刘三说，“但是要扩充翻修，这就是很大一笔开销了……”

“你打算怎么扩充翻修，专门设立个中药加工厂？”

“那没必要，眼下制药厂这么好的环境不用，我跑猪粪鸡粪满地的县城里去开什么药厂。”刘三胸有成竹，“我打算把药铺里的炮制方面人才，都合并到制药厂的中药车间来工作，药铺只负责药品的销售、采购和贩运……”

“贩运？”

“对，临高有很多野生中药材资源，比如上次资源部门发现的益智。这次环岛考察队发现的皂角，除了满足自用还可以出口。”刘三继续说道，“我打算接盘后就总号迁移到东门市来，造个气派的大药铺子。城里的老铺算是个分号。以后把药铺的分号先开到全县的各个市集上——卫生部的医药下乡就能够凭借药铺的“坐堂医”的幌子进行了，比大家走村串户的来得省力，也容易让老百姓信任……”

“真有你的。”

“还没完呢，通过出口药材这个渠道，我们再逐步把触角分布到大陆上的各个要点，建立字号，开始销售药厂的各种特效药，进一步提升穿越集团和‘澳洲货’的声望。如果有一天执委会打算装神弄鬼，搞光明神教，销售特效药的药铺就可以作为传教点……”

听完刘三这雄心勃勃的全盘计划，时袅仁再次发出感慨：穿越集团里有人啊！自己的卫生部里居然隐蔽着这么一个人物。

“这么一说，我不去争取预算好像有点说过不过去了。”时袅仁开玩笑道，“后面的事情先不谈，收购加上搬家，造房子这些，需要多少预算？”

“这是预算单。大概四百两银子也够用了。药材存底折款、流动资金、房子，还有新店的开张费之类的。”

“就四百两吧。我给你批，计委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银子不算一级物资，你要的数额也不大。”时袅仁开了个玩笑。

刘三给他装了一箱子各式各样的自制药剂，作为临床试验用。时袅仁想这是干脆跳过了动物试验直接给人用了——这才叫“大跃进”呢。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运动中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但是实际上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从刘三的车间出来，胡仪成还在兴致勃勃的鼓捣着什么，时袅仁凑近一看，是几个大号的玻璃广口瓶，其中一个纱布封口的，瓶底飘逸着可疑的绿色纤毛，液面上漂浮着一层海蜇皮似的菌膜，还有些乳白色半透明的胶质菌团。气味倒不怎么难闻，酸酸甜甜的。

另外几个大号的瓶子就平淡无奇了，装满了暗红色的液体。液体有些浑浊，表面还有些泡沫和浮渣。

看到时袅仁来看，胡仪成赶紧说：“时部长，要不要来一杯。”

时袅仁吓了一跳，这玩意怎么也看不出能喝的样子：“这是什么。”

“红茶菌啊，保健兼营养饮料。”胡仪成其实对这劳什子的红茶菌的所谓功效并不感冒，不过是看蒸馏器闲来无事干得消遣：现在糖和茶叶供应充裕，黄大山试验室里菌种繁多，干脆就拿来搞搞副业，温习下手艺。



红茶菌又名“海宝”、“胃宝”，是用糖、茶、水加菌种经发酵后生成的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其本身的酸度又抑制了有害细菌的生长，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效果，尤其对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疑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而且还有调节血压、改善睡眠、预防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

时袅仁有心推辞，忽然想到自己的盐汽水计划还没着落，格瓦斯虽然是本厂的黄大山搞出来的，但是出品企业却是农委会和轻工业部，没卫生部什么事。倒是这红茶菌的概念不错……

胡仪成看到领导的脸上变幻莫测，不知其深浅，心想时部长果然十分的领导，这副模样岂是我等学得会的，正在佩服中，只见时袅仁面色一变，颇有大义凛然的感觉。

“给我来一杯。”

“成，成，”胡仪成说着赶紧倒了一杯子。看领导的模样似乎是在下决心，胡仪成赶紧说：“没事的，我们化验过成份，没有有害物质。大伙晚上加班都喝几口，有没有好处不知道，肯定没坏处。”

“没事。”说着时袅仁一仰脖，把这杯看起来象红茶一样的液体喝了下去。

味道比想象中好得多，酸酸甜甜的，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话，就是有点象掺入了红茶的酸梅汤。如果能冰镇一下味道应该会不错。

“口味不错，”时袅仁评论道，“成本怎么样？”

“没什么成本：就是茶叶和糖。菌种是黄大山搞得，自己培养就是了。”胡仪成觉得奇怪，这东西就是做着玩玩的，有什么成本问题？

“小胡啊，这可是‘保健品’，对保健品！”时袅仁兴奋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喝下去的红茶菌的作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留在试验室

里，要能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还有我们手下的劳工们，要把这个作为营养品发给他们……”

“这么好的东西？”胡仪成诧异，以时部长的修为，不会不知道红茶菌基本上就是个噱头。和脑x金之类是一丘之貉，道时部长还真觉得它是什么万用灵药？



脑x金就是指脑白金，它是含有的褪黑素（Melatonin）和双歧杆菌-低聚糖的一种保健品。

“你马上和黄大山合计一下，多搞些发酵器具，准备量产。糖和茶叶的配额我会去和吴南海说得。”时袅仁想了一下，“饮用液要搞得干净一些，过滤过滤，尽量搞得清澄透明。”

“好，好。”胡仪成做梦也没想到，红茶菌能如此的对时部长的胃口，“这事容易的很……”

“做出来之后，我会和萧子山说，作为保健饮料供应给大家。”时袅仁把“保健”两个字说得很重，“你找大山，商量写个红茶菌的保健效果说明的稿子，我找人印出来，贴在食堂里……”

.....

刘三得了时袅仁的批准，信心大增。他换上出诊采药的青布外衣，斗笠，背上他的军绿帆布书包往县里走去。

润世堂在县城里唯一县前大街上，离开东门关厢不远。自从穿越集团和县衙达成了默契，双方和平共处之后，穿越者们可以自由的出入县城，一开始吴明晋等人还很紧张，召集县郭都里和三门关厢的牌甲保长，关照城里的客栈、字号、人户，不许留澳洲人过夜，强行要留宿的，必须报县衙备案。明眼人看得出这点所谓的“防备”不过是个笑话而

已。澳洲人要攻城还需要搞什么“里应外合”？

好在“澳洲人”对留宿在城里也没什么兴趣，都是白天来晚上走。开始的几周过去之后，穿越者对这个大明县城的好奇心已经丧失殆尽，最近除了难得有几个人来城里办事之外，几乎没人进城了。

进城的人没有，出城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不但澳洲人不进城，本地的县民进城的也愈来愈少了。东门市凭借便利安全的交通设施，种类繁多的商品，吸引了大量的本地乡民，加上穿越者对东门市的倾力扶持，东门市的人气愈来愈好，县门市则日渐萧条。不少店家派人到东门市去开个分号，设个摊，有的干脆就直接搬了过去。

生药铺润世堂的经营，倒还算过得去。本地的药铺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零星药摊或是中医自己配药的，多半是从他这里进货。原因无它：但凡中药材，多半都要经过炮制。临高县只有润世堂才有炮制过的药材。

刘三自从在农场种药材开始，就从药圃里帮忙的长工口中知道本县有这么个地方。出于本专业的好奇心，自然很想见识下大明的药铺是什么模样，局势一稳定下来，他就去登门了。

润世堂的掌柜和上下伙计，开始看到一“髡贼”来拜访，都有些敬而远之，但是时间日久，发觉这“髡贼”虽然是海外人士，对医理药性所知甚多，特别是药材方面的拥有极为丰富的知识。既然有共同的话题，慢慢的也就热络起来。

因为医药短缺，刘三经常要给人配些中药，自产的药材不全，他都上这里来购买，也算是本店的大客户之一了。

润世堂的门面挺气派，高屋敞轩。横楣上悬有金字的大匾。只是日子久了，已经有些剥落。台阶下也长出了不少青草。

整个房子前店后场，另附宅院，看得出当年是花了不少钱的。刘三听店里的伙计说过，润世堂的老掌柜出身广东的药铺世家。当年到临高来，是颇有一副开业立基的雄心壮志的。想到这里，刘三心里不由得暗暗蹉叹。

一踏上青石台阶，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在炎热闷热的天气觉得很舒服。

“刘先生来了！”幽暗的店堂里传来了伙计的招呼声——他在这里已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客人了。

里面早有人迎了出来，却是本店的管事刘本善。刘本善五十多岁年纪，听他说从十一岁在跟着老掌柜学徒，算是铺子里的“老家人”了，铺子里平常的事务都是由他处理。

“买卖兴隆！”刘三照例抱拳客套道。

“托福！托福！”刘本善不以为意——反正自他当学徒开始，这润世堂的买卖就这样，不死不活，勉强度日，几次遇到大危机，原以为挺不

下来，结果也混过来了。

刘三扫了一眼店堂，黑黝黝的木柜台上整齐的放着各种器具，擦得一尘不染，后面的药抽屉上的铜件也都闪闪发亮——买卖再萧条，规矩一点毫不含糊，这也是他喜欢上这里来的原因，没有任何的敷衍和马虎。

如果这是家很烂的店铺，他才懒得来收购，直接自己开一家把它挤垮就是了。

小伙计送上熬制的枯草茶——因为生意不好，这铺子里已经多年没招收过学徒了。这个所谓的小伙计，也有二十出头了。古人讲究终身就业，一旦从业，只要买卖还做得下去，伙计没有严重的违纪行为，大伙也就尽量凑合。

润世堂的买卖自打老掌柜过世之后一天不如一天，所以伙计的规模也就始终保持在六七个人，前柜后场，一应业务都包括在内了。

刘三喝了一口茶，这家的枯草茶熬得地道，又用井水湃透了，喝起来清润爽口，很是祛暑。

湃，音[pài]，意思是用冰镇，或者用冷水浸，使东西变凉。

“杨掌柜不在？”刘三每次来，杨掌柜总是很快就出来见客——他对澳洲人的医药很有兴趣，特别是对澳洲人用针把药水注入人体治病的方式，尤其感兴趣，常常打听其中的道理。刘三也把一些诸如肌肉注射、静脉、动脉、微生物感染、抗生素之类的现代医药学的基本原理讲给他听，把个杨掌柜闹得欲罢不能了。传统中药店往往是医药不分家，掌柜伙计多少懂些医术。对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新医术自然是兴趣浓厚了。

第一百三十四节 诱之以药

“前几日去府城进货了，总就这几天回来。”所谓府城就是琼山县城，琼州府所在地。

“去进货了？”刘三觉得有些奇怪，这家药铺买卖一般，货物流转的很慢，杨掌柜上次还和他说过，铺子里的存货不少。

“是，”刘本善道，“您上次和他说过：一家药铺除了药材要地道，还得有几样独门的膏丹丸散作为招牌才行。我们掌柜的想了几天，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最近把家里的旧方子翻了些出来。铺子里货不全，去府城配药去了。”

靠！刘三心想自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这掌柜还当了真，真要给他配出个什么灵丹妙药，生意大好，自己的收购计划岂不是要泡汤？刘三知道：中药行业里不少百年老店就是靠了自己的独门丹药发家的，雷允上的六神丸，马应龙的眼药都是典型的例子。



吴门名医雷大升（1696——1779年）字允上，号南山，自幼读书习医，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弃儒从医。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雷大升在苏州阊门内专诸巷天库前周王庙弄口，开设了诵芬堂老药铺，始创雷允上药业。雷大升著有《金匱辨证》、《要症方略》、《经病方论》、《丹丸方论》等典籍。由于医术高明，治病有方，于是“雷允上”名声遍闻苏州，蜚声杏林。六神丸，由麝香等6味中药制成。清凉解毒，消炎止痛。用于烂喉丹痧，咽喉肿痛，喉风喉痛，单双乳蛾，小儿热疳，痈疡疔疮，乳痈发背，无名肿毒。由苏州名医雷允上首创。



民间传说，在明朝万历年间马氏家族先人马景标在河北定州完成眼药创制。而后马氏眼药经过数代传承，在清朝末年，由马万兴启用其父马应龙之名作为字号名，并在清光绪元年从河北定州迁址到北京前门西河沿开设“北京马应龙眼药铺”，自此以后，北京西河沿始终是马应龙眼药传承和生产的中心。

很想问问是什么方子，但是这事犯忌讳。便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问刘管事，铺子的最近的买卖怎么样。

“总不至于关张就是了。”刘本善倒是一脸平和之色，“今年倒还比去年好些，没有海盜土匪的啰唆，听说道路市面平靖了许多，来抓药的人也多。连不大人吃的补药都有人打听了，掌柜的才起了这个念头。”

啰唆，音[luó zào]。意为吵闹寻事（多见于早期白话文小说）。

平靖，音[píng jìng]。指社会秩序的稳定安静。

“这里会有人想到吃补药？”但凡吃补药的人，一则要有些闲钱，才负担得起这些“没事吃药玩”的开销；二则还得有闲情逸致，一天到晚在地头监视长工干活的地主是没兴趣吃的。临高县里这种人还真不多。别说吃补药了，连稍微高档一些的酒楼妓院都没有一家，可见此地的消费水准了。

“小的也觉得奇怪呢。”刘本善说，“要说原本吃滋膏药的，不外乎县里的几位老爷，各村的几位举人老爷的老封翁，手指掰着也数得清楚。”

封翁是封建时代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的人。

“如今呢，本地的？”

“都是本县的，有一位刘大夫也许认得，就是林老爷。”

“哪个林老爷？”刘三想我不认得什么林老爷。

“就是东门市上开货栈行的林全安，林老爷。”

“是他啊。”刘三当然知道这个福建佬，当初正是他挑担推车第一个和穿越众做买卖，不过一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迅速成长成了一家货行的老板，活动范围遍及全岛各地，专门为穿越集团搞采

购。东门市上的有他一家规模很大的字号。想来财发的不小。有钱了，不免就要穷得瑟，古今中外皆然。

“还有就是县衙里的王师爷了。大约是最近纳宠了。”

这倒是条新闻！刘三虽然是现代人，也不免八卦：“何以见得？”

“过去他也吃补药，不过是每年照例抓些补中益气去湿健脾的方子，”刘本善道，“这次要得却是健肾补阳的膏药——刘大夫您想：他一个壮年男人，成年累月的独自客居外乡，原本就没处泻火，吃这个做什么？”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刘三想这倒是个要紧的讯息，不知道情报部门有没有得到消息？虽然他看不出王师爷讨小老婆对穿越集团有什么关系，但是时刻掌握对方的动向总是不错的。

正是说着话，外面一阵响动，刘管事忙迎了出去，来得正是去进货的杨掌柜。

杨掌柜大名杨世祥，三十出头的年纪，人长得白净，留着三缕清须，人很儒雅。一身实地纱的袍子，虽然刚从太阳地里进来，照旧一丝不乱，显得飘逸精神。

实地纱即是在经纱上提花的纱织品。

“刘大夫！”见刘三在铺子里，顾不得上来伺候他更衣的伙计，忙上来拱手为礼。双方自有一番客套。

杨世祥虽然是家不怎么长进的药铺的掌柜兼店东，世家少爷的习气却颇浓，进去先更了衣服，伙计又打水过来给他擦脸，喝过一盞茶，一番手续都过完了，刘三有心想打听下他进货的事情，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正迟疑间，刘本善进来了，回禀说已经开发了轿夫力钱，问运药的脚夫什么时候到。

“没有什么脚夫了。”杨世祥面色颓唐，“要得几味药，琼山县相熟的药铺都没有。整个琼州府人参都没货，松子也没货，得去大陆上才有指望了。可是有没这许多的现钱！”



人参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被视为百草之王。产于中国东北、朝鲜、日本、俄罗斯东部。人参的别称为黄参、地精、神草，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之一。《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记载着中国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

“要真需要，还是去次佛山吧，那里总还有几位世伯在，要他们匀出些药材来总是可疑的。”

“他们要肯帮忙，先父何至于要到这荒蛮的边鄙之地来！”杨掌柜叹了口气。说到这里刘管事也跟着叹气。刘三听刘本善隐约说过一些，杨世祥的父亲原是佛山镇上一家大药铺店东之子，因为兄弟不和，才愤然搬到临高来得。虽说两边还互通庆吊，却谈不上有什么亲戚情谊在内。求他们帮忙，多半是画饼。

刘三故意道：“既然有同宗在，总能帮衬帮衬些许吧？”

“岂止是同宗，我和那边的东家还是嫡亲堂兄弟呢，伯父、叔父也还有几位在世，论起亲戚来，近得不能再近的宗亲了。只是情谊一般，要借些不值钱的货色，大约还能点头，我要得辽东人参，现在价比黄金，去商量也是白搭盘缠——再说他们也未必有！”

“这辽东的官军也是废柴！”杨世祥不由的骂道，“什么关宁铁骑，给人打得和缩头乌龟一般，害的辽东人参、松子、琥珀行情一天一涨不说，还到处都缺货！”



松子又名松实、果松子、海松子，是松科植物红松等的种子，是常见的坚果之一，颗粒小，壳光滑。富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是重要的中药，久食健身心，滋润皮肤，延年益寿，也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刘三一听到“辽东”、“关宁铁骑”，耳朵便竖了起来。人参、松子都是关东货，现在两边打仗，关外的货物不能流通，自然价格飞涨，想来后金那里的关内货物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不知道商贸部门有没有打这个主意？

不过听说他调货无望，刘三知道自己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了，收购润世堂的事情有门。如何收购润世堂，他心中早有了主意，杨世祥这样的世家少爷，倒马不倒架，开口就说要入股、要收购，铁定没戏。好在他手里另有王牌，可以慢慢的诱他就范。

胡乱说了几句门面话之后，刘三从书包里取出二个玻璃小药瓶——这几个药瓶都是他从时袅仁那里特批来的80万单位青霉素的空瓶子，用来装他做得药，以便自抬身价。

“杨掌柜请看。”

杨世祥看到如此精致的玻璃小瓶，面露讶异之色，接过来看了看，又小心的研究了瓶口包着的铝皮，这才问道：“这是何物？”

“是我自制的几种成药。”刘三胸有成竹。

这两个小瓶子里的药，一个是诸葛行军散，一个是辟瘟散，这两种药物，都是夏季的常备药，其中诸葛行军散的功效尤其显著，有开窍辟秽，清暑解毒功能。适用于霍乱痧胀，山岚瘴疔及暑热秽恶诸邪，能治口疮咽痛，用行军散调水点眼，有去风热障翳作用。取药少许放在鼻腔内，能防暑辟瘟。在临高这样夏季天气炎热，潮湿闷热的地方尤其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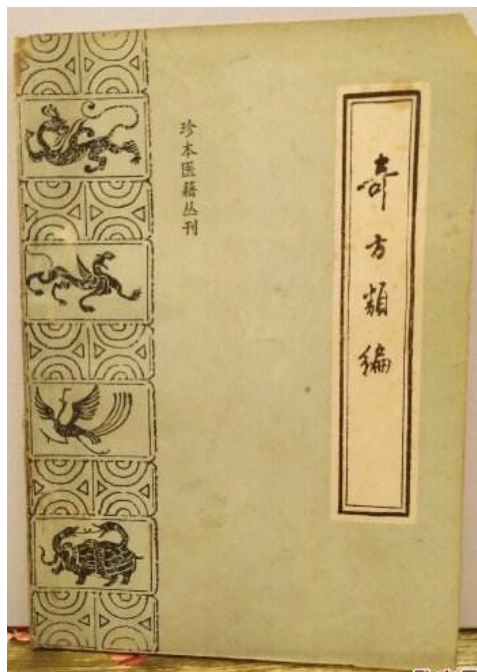
诸葛行军散

避瘟散是类似的药，但是药效远不如诸葛行军散，不过是取其清凉爽神的效果，是清末长春堂所创制的夏季小凉药，因为价格便宜，所以行销极广。

这两种药物的原料，除了行军散用到麝香、珍珠、飞金这样的贵重药物之外，多数都是常见的药材，很容易获得。刘三配制的药，原料多数是从润世堂买来得，少部分——主要是香料是从苟家庄搞来的抄家货。

飞金就是金箔，为用黄金锤成的纸状薄片。作用是镇心，安神，解毒。治惊痫，癫狂，心悸，疮毒。

刘三将两种中成药的妙用——道来。以他有限的中医史知识来说，避瘟散在1629年是肯定没有的，就算诸葛行军散，也是到了清代才在《奇方类编》上才归纳出现的，估计在明代也有这个方子，但是知道的人不多，更没人做成成药销售。否则临高这样的地方，这正是极好销的药，而且原材料不算特别珍稀难寻，以杨掌柜的医药修为，知道这张方子是应该会做的。



《奇方类编》二卷。为清代江夏人吴世昌(半千)先生抄辑，由长白鄂奇善校。

当然刘三不肯把这些底细露出来，只说这是澳洲的特制的两种暑药，他见临高这地方，气候闷热潮湿，百姓多苦于暑热秽恶，有心要在本地配制发售，也算是济世救人。

听刘三说这两种药物如此的神奇。杨世祥有些不信，不过这药瓶看起来就价值连城，药大约也不会太差，征得刘三的同意之后，他轻轻撒出一些避瘟散在手背上，吸了进去。一时间，脸上露出爽快的神情来：

“好东西！”杨世祥赞道，“提神醒脑，真有浑身一阵清凉之感。”

“谬赞了，澳洲天气炎热，这避瘟散能年销几十万瓶……”

“几十万瓶？竟然有这许多！”杨世祥惊叹道，“澳洲真是民丰国阜的好地方！”

刘三心想这和澳洲屁关系也没有，关键还是本时空没有这个意识。民国的时候兵荒马乱，长春堂照样一年能销二百五十万盒。

杨世祥又嗅了葛行军散，沉吟了片刻：“两方颇有类似之处，都用了冰片、朱砂，避瘟散似乎香料独重，有薄荷、檀香之类，药效应该不如行军散。”

刘三心中暗暗佩服，嗅一下就能知道其中的主要配方，真是不简单——这杨掌柜，真有些真才实学。

“杨掌柜高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就里。实不相瞒，避瘟散就是取其价廉，让一般的穷苦百姓也用得起。”刘三存的其实是“高低搭配”的心思。

杨世祥连连点头，称刘三有悬壶济世之心。刘三乘机提出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的提议，由刘三出方子，润世堂负责炮制、销售。

“好说，好说，”杨世祥原来就想做几种价廉好用的成药发售，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子——医书上古方没有八百也有一千，但是一般也不敢轻用，谁知道吃下去有没有效用？润世堂不比大药铺，资本雄厚，可以不断的尝试，必须看准了才出手。

刘三愿意拿出散剂的验方来合作，杨世祥自然求之不得。两者一拍即合。

刘三见他愿意合作，便从怀里掏出两张方子来，两种散剂的药物、用量、炮制过程都在上面一一写的清楚。

杨世祥却不肯接，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这是刘大夫你的方子，怎好直接交给我？担待不起。”

“不拿方子，如何叫伙计们炮制配药呢？”刘三奇怪。

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刘三的秘方，当然要用，可是不要求他把方子公开，而是请他自己修合配药。润世堂只管炮制药物和后期加工，至于“君臣佐使”到底是哪几味药？分量多少？如何炮制？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就能做到方子不外泄了。

刘三心想这杨掌柜还真是实诚，处处为他人考虑。是个方正君子。不过，这两张方子并无什么稀罕之处，自己来做实在费时费力，不如干脆大方些，让润世堂来办理。刘三对这两种成药打开市场是极有信心的。顺便也试试看润世堂的人心——他手里的成药方子有好些，如果这家铺子靠得住，以后才能深入的合作，如果靠不住，最大也就是损失了两张方子而已。

“杨掌柜，这你可就多虑了。”刘三说，“我客居在此，光每日看病就忙不过来，哪有什么余力再来炮制药物，润世堂的声誉和您老的信用摆在那，我还有什么信不过得？合伙做买卖，就得大伙齐心，这样你防我我防你，就没意思啦。”

“这怕是不大妥当吧。”杨世祥还是有些犹豫。

“没事，信不过你，今日就不来找杨掌柜你谈此事了。”

话说到这里，杨世祥也不便在推辞，接了过来，看了一眼方子上的配伍。

“麝香、冰片、飞金这些铺子里没存货，珍珠也没有，还有许多香料……”杨世祥说，“得再去次琼山县，进些货色才行——只怕有的琼山县也未必有。”他皱起眉手指轮流掐算了一番，才小心翼翼的问：“第一次配多少剂才好？”

第一百三十五节 佛山之行（一）

“诸葛行军散一千剂，避瘟散三千剂。全部包销。”刘三早想好了，这批药主要是自己用——毕竟夏季防暑避疫是件大事——时部长一直在过问防暑药物的事情。

其次是拿来作样品，向周边和大陆上的城市进些试销，看看本时空土著的接受度如何。药品是救人济世之物，在扩大穿越者影响上的力度和渗透力上远胜于玻璃之类奢侈品。

杨世祥大吃一惊：“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光百仞城里就要用多少暑药，那里现在可是有万把人的地方，里面的邬委员说了，这样的药有多少要多少……”刘三暗示他，不要忘记穿越集团也是个极大的消费群体。杨世祥的商业嗅觉未免太迟钝了些。顺便再吹嘘下自己的所谓“关系”——当然实际上并不需要什么关系，邬德和刘三也不过是认识而已，但是国人向来对私人交情极其重视，这也算是给他吃定心丸。

“这样就得去次大陆了。”杨世祥下了决心，“有些药材琼山县虽有，却不够这些份量。还得去广州的大生药铺子进货才好。只是——”他有些犹疑了，刘三猜到他肯定本钱不够了，麝香、牛黄之类的药物，虽比不上参茸、犀角之类，做这么多的药剂也得一大笔开销。

“我可以垫付一部分药款……”

“不，不，不，这如何使得！”杨世祥赶紧制止，“没这个规矩！买卖还没开张，先要你垫款。”

“怎么没有这个规矩？”刘三笑着说，“这样，就算是我入一股！作为本钱好了。”

“这——”杨世祥有些犹豫，但是这笔买卖和两张方子的诱惑力太大了，他虽然有些纨绔少爷的习性，实则还是希望能把手里这份家业做出些名堂来得。想了想便点了头。

刘三心里暗笑，这下就把“入股”一事做实了一半了。其实你还得感谢我，他心想：现在穿越集团是超级潜力股，你让我入股，也就等自己入了股——花的代价，可比十年之后再想入股要便宜多了——到时候不仅是你，你的子子孙孙，还有你的伙计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感谢你今天的英明决定。

“好，刘管事。”他招呼道，“按剂数算一下，到底要进多少药材，本店有多少货底，核一核，我的行李不必开包。你打发个人去博铺，订一张船票。”

来往于临高 - 广州航线上的运货的高广船行，利用船上多余的空间，开通了定期航班，在广州和临高之间做载客带货的生意。票价很便宜，虽然环境简陋些，倒也吸引了一些来往临高和广州之间的商旅——不过这买卖不大，两地之间来往的客人是相当有限的。

看他的模样办事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这是个好现象。刘三乘机进言道：“既然要去广州，干脆去一次佛山如何？”



佛山行政区划（图中蓝线范围内）。

“去佛山作甚？这群势利眼！”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过去润世堂业绩不彰，你找他们是求人帮忙，所谓世态炎凉，态度自然冷淡。可是现在你手里可有了一桩大买卖，又是真金白银的买他们的药材。总不见得送上门的生意不做吧？何况彼此还是至亲。”

“要说药材种类齐全地道，我那几个伯父叔父的货色也算极好了。只是，”杨世祥面有不忿之色，大约过去看了人不少的脸色和冷眼，“这个钱，我还真不想让他们赚去了。”

“钱，还是要让他们赚才好。”刘三循循善诱，“临高才多大的地方，多少人口？就算能把药卖到整个琼州府，又能有多少人户？卖药，还得去大陆！”

这种避暑药物，在两广的市场很大。润世堂困守临高一隅，久不和大陆药商、同行发生联系，等于已经和大陆的药材行情脱了节。要打入广东的市场，就必须仰仗当地药铺的帮助。杨世祥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要利用他在佛山的亲戚来拓展市场。

这么一想，倒也释然了。杨世祥深深的点了点头：“多谢刘大夫教我！”他接着又问，“不知道刘大夫这边能不能走得开，若是方便，陪我去走一趟佛山如何？”

刘三原本就想提出自己要和他一起去佛山，正想着如何开口，他现在主动提出，那是求之不得，当下满口答应。

刘三想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到本时空的国药企业的内部，观察下他们的经营模式、方法。他倒是听老辈子的药工说过不少百年老药店的往事，但是基本都是清代中叶以后的资料，和现在差了一百多年了，参考价值不大。

刘三回到住处，赶紧骑上自行车往百仞城里去，先向时袅仁做了汇报。时袅仁大加赞赏，说他的办事效率真是高，不过高得稍微有些过头了——他请求拨款的报告还没批复下来，明天就出发的话，恐怕没地方拿银子去。另外，这件事情还得知会一下负责贸易的外交和贸易委员会，理论上说这是他们的职权范围。

时袅仁到处打电话，送文件。刘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的盯着走廊里来来回回的小护士们。过了一小时之后，时袅仁回来了。

“事情都办妥了。”时袅仁有些兴奋的把手里的文件袋放到桌上，“执委会和外商委都支持你的计划，除了按照申请拨给你四百两银子之外，额外再加拨一百两。另外，你要求给你一些药品作为样品，计委也同意了——每样各十盒。”

“谢谢领导支持……”

“别急，你不是一个人去，还有个团队。”

“啊？”

“是这样的，佛山是个大镇。陶瓷和纺织业很发达。工能委要派个人去佛山，实地看看当地的工业状况，顺便再看看能不能招募些工匠回来。现在的陶瓷器需求越来越大了。”

“好好，就一起去吧。不过他用什么身份呢？”

“就是说你的朋友好了。情报委员会给你们每人配一个佣人——这是第一期情报学习班的实习生。你得多注意点他们！”

“这，这团队是不是太豪华了点？”刘三原本是打算就自己一个人，一身轻松的跟着杨世祥走一趟，这下似乎兴师动众了。

“这是一个良好的渗透机会，执委会自然要抓住了。”时袅仁说，“人也不多，你快准备准备吧。明天到博铺汇合。”说着他把一个信封交给他，“这是拨给你的费用，签收一下。”

刘三签了字，信封里是几张桑皮纸票子，印刷的很精美，格式图案花样都是模仿现代银行的支票。抬头是德隆银行，下面有大写的面额，都是五十两一张，簇新的票子。



现代银行的定额支票

“这是德隆银行的票子，在广州刚发行没多久。”时袅仁说，“能兑换的地方还不多，这是答应承兑票子的各家字号、地址。”说着给了他一张单子，“巧了，佛山镇上，德隆的承兑字号正是一家药行。”

“闹不好别就是杨世祥的亲戚们开的。”

“这就知道了。不过有了这银票，外出办事会很方便。不然你们还得先跑一次广州站拿钱。”

雷州糖业大战中执委会萌发了开办银行的念头之后，程栋和严茗动作很快，没花多少时间就拿出了一整套银行的组织管理体系、资金调拨、汇兑的制度。为了这件事情，还特意将广州站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轮流召回临高，召开会议讨论。

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的方案是：

德隆银行在广州单独挂牌成立，表面上属于独立企业——因为孟贤的长相实在不大象大明人士，要冒充本地人不大容易。所以名义上的东家是由沈范的一个亲戚，是个童生，笔墨还不错，挂名之外还能管管文案。实际的管理者自然就是孟贤了。

德隆银行的业务和后世的钱庄比较类似，而非现代的银行。首先它不从事贷款业务，只办理存款汇兑业务。当然广州的德隆银行开张伊始就要吸收存款是很难的——它还没有知名度和信用。所以存款的客户，其实只是广州站属下的三家商行。这三家的本金、营业款、利润等款项之外，还有通过紫珍斋和紫诚记吸收到的存款。

德隆银行藉由对公账户的往来管理，有效的监督广州站的资金流动，还免去了大笔银两在广州和临高之间的输送——只要在银行账户上划汇一下，再用电报告知就可以了。

德隆的汇兑业务，为了尽快开展业务，孟贤在珠三角地区首先进行的是简单原始的联号汇兑业务。这也是清代山西票号所常用的经营方式：在银钱流动较多的地方，找实力雄厚，贸易活动频繁的商家大字号作为承兑联号。德隆发出去的汇票，到这些字号上就可以照码兑换。反之，这些联号发出的汇票，由德隆在广州承兑。联号之间，每月清理一次账目，将双方往来通过汇划结清。

第一百三十六节 佛山之行（二）

这种作法，对一些有较大资金流动的商号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特别是要在广州进货的商号，免去了他们派人带着大量现银旅行所带来的危险性。

刘三有幸成为穿越集团里的德隆银行汇票的第一个使用者。

第二天一早，刘三在博铺汇合了同去考察的工能委代表黄天宇，此人也穿着明人的衣服，还装了一个假发髻，戴着纱巾。只是看起来很别扭，一点也不自然。

派来伺候他们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很难想象这两个小孩子居然是未来的情报人员。其中的一个却是高弟。

高弟在广州组织的以高家下人的孩子为主要成员的情报网，随着广州的局面愈来愈大，作用越来越小了。他的优势即熟悉高举家的下人、对濠畔街道环境熟悉这些，已经慢慢不复存在。高弟的活动过于活跃，使得高举和其他一些人对他有了戒备之心，情报网效果愈来愈差。

这时候郭逸自己搞得情报体系逐渐成型，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来说，高弟的价值已经不大。郭逸觉得高弟虽然聪明伶俐，办事也还算可靠，但是毕竟没受过穿越集团的洗脑教育，专业水平也低。他这样土生土长，手下又有一帮小弟兄的人，如果继续放任他在广州活动，以后的局面很难预料。

加上他那一直不怎么靠得住的老爹。郭逸干脆汇报执委会：把这家人全部迁徙到了临高，夫妇俩安置到了百仞公社里干活，高露洁分给了王洛宾当“秘书”。高弟在参加完扫盲教育之后，就加入了情报工作学习班，成了一名学员。

杨世祥也带了两个家人来了，刘三给他介绍了身边的黄天宇，说是自己的一个朋友，是做陶瓷买卖的，这次也去佛山，想顺路一起搭个伴。说路上人多些，不但热闹而且比较安全。杨世祥欣然同意。

一行人上了广丁号。高广船行的船只都是货船，没有什么客舱之类，搭船的旅客就在甲板下面的货舱里打上地铺。空气即浑浊由憋闷，还得顾忌到身边的货包。杨世祥是出门出惯的人，倒也不以为苦。反而刘三和黄天宇觉得有些吃不消。

一路无事，杨世祥便和刘三谈起了这药铺买卖里的许多门槛。

门槛，音[mén kǎn]。本是指门框下端的横木条、石条或金属条，在这里比喻进入某行业范围的标准或条件。

中药这个行当，过去是极赚钱的。中药的种类虽多，但是除了少数珍稀的药材之外，大多数都是论斤买入的粗货，经过药铺炮制再销售，就是论两计毫的。其中的毛利率极大。一般的饮片，毛利率不会低于60%，人参、鹿茸这些滋补药物，越贵越赚钱，毛利在200%以上。所以药铺这个买卖，除非是经营不善，否则很容易发家致富。



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硬骨时，带茸毛，含血液，叫做鹿茸。它是名贵中药材。用作滋补强壮剂，具有振奋和提高机体功能，对全身虚弱、久病之后患者，有较好的强身作用。

但是经营药铺对本金的需求很大，属于吃本重的行业。一家药铺，常备的药材总在八百到一千之种间，备货的种类主要是根据《本草纲目》——这本书此时已经很流行了——再小的生药铺，预备三百种以上的常用药也是必须的。

药材采购之后，要根据要求进行不同的炮制，耗费大量的人工。有的药材当年不能使用，必须存上一段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药铺不比其他行业，缺几样货色无关紧要，最讲究药材齐全，所以有些实力的药铺要去药市直接进货，一进就要把几百个常用品种够用一二年的货色进全。大药铺还专设有极大的库房，专门储存各种药材，有的甚至要储存够用几年的货色。大批的药材库存占用大量的资金，所以即使开家小药铺，本钱也得有个二三百两才够。

“如此说来，开药铺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说容易也容易，祖上基业打得好，干这行只要摸着良心办事，不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没有不赚钱的。”杨世祥叹了口气道，“你别看我这润世堂不起眼，冷冷清清，鬼都不上门，要不是当年被海贼劫去了一船药材，闹得我元气大伤，还不至于闹到配点麝香、冰片还得求教于人的地步。”



冰片，中药名。又名片脑、桔片、艾片、龙脑香、梅花冰片、羯布罗香、梅花脑、冰片脑、梅冰等，是由菊科艾纳香茎叶或樟科植物龙脑樟枝叶经水蒸汽蒸馏并重结晶而得。可用于闭证神昏、用于目赤肿痛，喉痹口疮、用于疮疡肿痛，溃后不敛等。

刘三见他开了话匣，便乘机请教他“辽东货”的事情。

杨世祥说：药铺经手的辽东货，大体有五种：松子、人参、鹿茸、琥珀、蜂蜜。

人参、鹿茸、琥珀自不必说，辽东产的海松子——也就是现代的说的红松子，在中药中是一味极好的滋补药品；蜂蜜则是药铺里用来蜜合药丸之用——辽东的蜂蜜以味淳滋厚著称。原先药商们所用的松子、蜂蜜，大多是从辽东来得，也有是从朝鲜来得，自从广宁撤镇之后，不但辽东的来源断绝，连朝鲜的货物都来者甚少。



A

B



D

E

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是距今**4500—9900**万年前的松柏科、豆科、南洋杉科等植物的树脂滴落，掩埋在地下千万年，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石化形成，有的内部包有蜜蜂等小昆虫，奇丽异常，故又被称为“松脂化石”。有关琥珀药用的记载要追述到远古时代，古今中外各个文明都有记载。中医认为琥珀气平，味甘，无毒。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气，消瘀血。

“如今关外兵荒马乱，朝廷又停了互市，商人出不去，鞑子的药材货物也进不来，这些东西用一点少一点。朝鲜的高丽参，简直价比黄金了。听人说，祁州药市上已经许久没有辽东人参到了。”

价比黄金，这个可耐人寻味。就算是和贸易毫不相干的黄天宇的眼皮也动了一下。和建奴做买卖的话，岂不是大有红利可赚？还能顺路剥削下朝鲜。

一行人吹牛聊天打叶子牌消磨时间，四五天时间便到了广州。



叶子牌，是一种纸牌，又叫“娘娘牌”，祥和牌，邪符牌。玩法和算法基本与麻将一样。

船到高广船行的码头——也是起威的产业。这家镖局如今在广州及周边如今声名显赫。除了护镖之外，经营触角已经广泛伸及“车、船、店、脚”四大行内，凡是在在外旅行的方方面面需求，起威统统涉及。古代出门办事经商是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不但舟车劳顿，食宿不便，而且打交道的商家多以敲诈勒索，坑蒙拐骗旅客著称，所谓“车、船、店、脚、牙，无罪都该杀”。起威就从这里入手，革故鼎新，去除陋规，经营的方式方法也移用了不少现代的做法，旅客行人纷纷称便。

这其中穿越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广州站不但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在经营方面更是直接插手。为了解决城里原本霸占这些行当牟取利益的各路城狐社鼠的干扰。广州站第一次广泛的动用了在珠宝贸易、吸收存款等商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士绅的关系网，利用士绅的势力保驾护航。同时，又点到为止的让几个上蹿下跳的最起劲的对手消失的无影无踪。“起威”两个字，在广州城里已经是“如雷贯耳”了。

码头上虽然人声嘈杂，却秩序井然，旅客、推车、脚夫，牲口自成一列，互不干扰。原本码头上有各家客栈来迎客的旅店伙计，客人一下船，就会蜂拥而上，你争我夺，甚至直接强拉旅客行李的。现在，这些客栈的拉客伙计们都被集中到一排沿街的铺面房里，门口挂着各自的字号，柜台上穿着干净青布外衣的年轻伙计笑口常开。

刘三带着人信步走过去，一家一家的浏览——他自然是要住起威的客栈的，支持自家产业嘛。客栈服务处旁是脚行代办处，一群脚夫或坐或站的正在候客，穿着统一款式马甲，前胸一个白底黑色的“脚”字，后背一个大大的中文数字。有专门的账房先生接洽搬运事宜，柜台缴款取筹，脚夫搬运之后收回筹子，再到柜台上结账取值。一切都井然有序。铺面房的对面是一大块空地和仓房，堆满了各种货物。这里货物托运

处。办理广东全省各地货物托运业务。柜房的门口挂着大牌子，密密麻麻的注明了到达地点、抵达天数、计价方式……看起来一目了然。

至于各种其他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连茅厕都修得极大，还显著的用牌子标记出来。整个码头上有许多腰挂短棍的丁壮在巡视维持秩序。不但杨世祥看得新鲜，连刘三和黄天宇都觉得这个大明的克隆版挺有意思的。

刘三直接找到了起威客栈的柜房，要求住店。

“你老真是慧眼如炬！选了咱们起威客栈，包您不后悔，”迎客的伙计眉开眼笑，“敢问几位老爷，是住城里还是城外？”

“怎么，你们家客栈还有分号？”杨世祥问。

“是，城里城外，一共有八家客栈，”伙计十分的骄傲，“您想住哪片吧，小的这里都能安排！”

刘三想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去佛山，进不进城没关系，便说：“不用进城，我们明早就动身去佛山，有就近靠路的吗？”

“好叻，”伙计从架子上取下一本毛边纸账本，翻了一翻，“通济南桥店正合适。主仆六位，敢问怎么住？”

“三间上房。”刘三说。

伙计写上单子，撕下一张来，马上叫来等候在一旁的小伙计：“找三顶轿子，送老爷们去通济桥店。另外再寻个脚夫帮老爷们搬行李！”

起威客栈的通济桥店就设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离去佛山的官道很近。一进门，大家就觉得这地方与众不同，和传统的客栈以院落为中心的布局大相径庭，倒和现代的旅社差不多。

第一百三十七节 佛山之行（三）

伙计引着他们穿过中间的过厅，只见大院子里是三排两层的长楼，楼与楼之间设有通道，风雨无阻。一间间的房间按楼层排列，整整齐齐。这种新奇的结构让杨世祥啧啧称奇，对刘三和黄天宇来说却并不新鲜——想来这图纸多半是建筑公司的某人设计的。

所谓的天字号房，也就是上房，专门设在最后的一栋楼里。全部是套房，不但有卧室，还附带供佣人休息的下房。窗户很大，照明充分。卧室里的家具铺陈以本时空的标准来说堪称舒适卫生。

高弟和同来的陈同，放下行李就忙着铺设铺盖——本时空的客栈是不提供卧具的，一律客人自备。伙计忙前忙后，送来洗脸热水，又沏了茶来。一面就跟他们搭话，问问来踪去迹。刘三也敷衍一番，等几个人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又拿来烛台和蜡烛，问他晚饭怎么吃？

“晚饭由店里安排就是，”刘三拿出一小块银子，总在二钱上下，“酒菜都在内了。”

“是，小的这就去安排！”

“不忙，先取几个下酒的碟子，几壶黄酒到屋子里来。这附近可有澡堂？”

“有，有，本店就附设澡堂，人少，水干净。你老带着钥匙牌去就是，不另收钱。”

刘三一行人坐了好几天船，风尘仆仆。身心俱疲。听说客栈附设澡堂，便一起去洗澡。洗完澡回来，时候尚早。刘三知道高弟是广州人，便放他二人假，让去城里逛逛。

三个人心情颇为悠闲，叫伙计要了八个碟子小菜，一壶黄酒，慢慢喝着。聊些药业上的事情，说到药市的事情，杨世祥少年时候和父亲去过一次祁州药市，便把其中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



安国药王庙图册

河北安国古称祁州，这里成为药州，其源当追溯到当地著名的文物古迹“药五庙”。据记载，东汉开国功臣邳（音[pī]）彤，文武兼备，精通医道药理，是当时济世救人的清官，故被世人尊为“药王”，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北宋徽宗时在安国南关建“药王庙”，群众为纪念药王邳彤，逐

渐由香火会形成以中药业为中心的全国性药材交流会。从宋代开始，历经五百年不衰。清道光年间后，药业更是大盛，全国各路药商，纷纷云集安国，有购有销，互通有无，并输往香港及朝鲜、东南亚地区。自此“药州”盛名天下。数百年来，安国不仅是中国北方的主要药材集散地，也是重要的药材生产、加工地。安国传统的药材加工技术独特、精良，货真价实，疗效甚好，故有“药不到安国没药味”的说法。

祁州药市，也就是本时空的河北安国县，本身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更不是药材的生产基地，但是全国的各处药商，都以此地作为药材的交易中心。自宋代以来就有药市的雏形，及至明万历年间已经形成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到清代发展的极盛，相沿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说奇怪也不奇怪，”杨世祥道，“祁州乃是‘药王’的诞生地，大伙都说药王的故乡，特别灵验。药材不到祁州，没有药味；药材无味或者味薄的，一到祁州，即行浓厚。”



当今的安国药市

刘三心想原来还有这种说法，杨世祥接着道：“祁州药市上，各路药商云集，南北药材，无不齐备，真是蔚为壮观，”他感叹着摇摇头，“光市面上帮忙拉纤的‘牙人’，就有上千！药商有十三帮，光一个京师帮，来药市交易的就有字号三百多家。”

“京师帮是什么？”

杨世祥解释说：因为各地来交易的客商多，为了调解各地客商的纠纷和其他对外事宜，各地药商按照地域组合成各帮，帮数常有变化，常年存在的，有所谓“十三帮”。各有不同的经营项目。比如山东帮专卖全蝎、阿胶、瓜蒌和丹皮；山西帮专卖羚羊角、枸杞、西贝母、款冬花、小茴香等等。要买什么货色，直接找各帮药商，基本上一拿一准。十分方便，



全蝎



阿胶



瓜蒌



丹皮



羚羊角



枸杞



西贝母



款冬花



小茴香

刘三被他说得心痒难挠，这等壮观的地方，里面又有多少自己只听说过没见过的药材？这简直就是学中药的人的圣地了。只是眼下皇太极就要来扫荡，河北一时半会去不得，只好按捺住自己的急迫心情。

“早先家父刚到临高开店的时候，也去过几次药市，后来就不去了。整个琼州府，也没有哪家店能去药市——”说着他又叹了口气，感觉十分的落寂。

黄天宇见气氛不好，转而聊起了到佛山能淘到什么好货的话题。他的公开身份是行商，准备到佛山贩运些货物。

“佛山号称天下四大名镇，好东西不少，”杨世祥道，“最有名的无外乎：陶瓷、响云纱、铜器。”



响云纱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本名，由于穿着走路会“沙沙”作响，所以最初叫“响云纱”，后人以谐音叫作“香云纱”。香云纱又名薯莨纱，俗称莨绸，是一种用广东特有植物薯莨的汁水浸染桑蚕丝织物，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河涌淤泥覆盖，经日晒加工而成的一种昂贵的纱绸制品。

陶瓷和丝绸业黄天宇是知道的，铜器却是第一次听说，细加打听，原来佛山还是个以铸造出名的地方，铜器铸造非常发达，两广福建，远至南直隶，铜佛像、铜香炉之类的东西大多是在这里铸造的。而且这里还大量铸造铜铁大炮。

铸造业发达，铸造工人也不会少。黄天宇决定这次除了要搞到一些陶瓷工人之外，铸造工人也得弄一批——工能委正缺这样的土著技工。

杨世祥说，其实除了这些，佛山的中药行业也很发达，知名的大药材铺就有七八家，也制售不少中成药。刘三决定到时候每样都买些回来，供应临床试试看。真正有效的，不管怎么巧取豪夺也得把配方搞到手。

正说着话，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爷！听个曲吧？”

说话的声音倒还清脆，只有有些广东人说官话的拗口。刘三抬眼一看，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手里拿着牙板，绿袄撒花裙，腰系丝绦。梳着个“抛家髻”，眼睛不大，顾盼之间，娇韵欲流，颇有勾人之处。



（真人版“抛家髻”）



家髻，古代中国妇女的一种发式。唐末京师妇女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名曰“抛家髻”。亦称“髻髻”，“凤头”。这种两鬓抱面的髻式，是唐代后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发式。

身后跟着个半老妇人，手里拿着折扇。

黄天宇不耐烦道：“不要，不要。”

“逆旅行途，寻个乐子有何妨。”杨世祥看来对此颇为老道，把手一招，“过来！”

逆旅，1.指客舍；旅馆。2.旅居，常用以喻人生匆遽短促。这里是第一个意思，指在旅途中。

少女嫣然一笑，向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敢问老爷怎么称呼？”

“我姓杨。”杨世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书翠。”书翠又请了个安，一双灵活的眼珠，在三个男人脸上绕了一下，低下头去，把眼帘垂了下来，只见长长的睫毛不住跳运。这

未免娇痴有情的神态，让几个人都是心中一动。

还是刘三比较摆得开：“既然来了，就唱几个曲子吧。”

“是，不知道老爷喜欢听什么？”

刘三和黄天宇面面相觑，他们对这道道一无所知。还是杨世祥招手，要老妇把扇子取来，点了几支曲子。

书翠轻点牙板，朱红的双唇吐出字句来，说不出的好听缠绵，只是……他们一个字都听不懂！想来也是些儿女情长，缠绵悱恻的词汇。杨世祥还好些，刘三和黄天宇都是久旷的怨男，如何经得住这般挑逗。几杯子黄酒入肚，愈发觉得浑身燥热。

杨世祥凑到刘三耳畔：“刘大夫，可还满意？”

“嗯，嗯！”刘三已经把书翠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

“晚上就让她到您房里伺候吧。”

“这——”刘三心里一动，说他没这个心思是假的，但是想到每天到百仞总医院屁股上挨针的某几个人，不由得有些迟疑。书翠是烟花女子，若是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病，岂不是中了头彩？再想到自己老婆乌云花发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不由得一凉，兴致少了一多半。

正迟疑间，黄天宇小声道：“我有安全套。”

刘三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这下女人可就归他了——他出门的时候没这么有前瞻性，再者收拾行李的时候也不敢公然带安全套，女王老婆的调教可不是吃素的。

“那就归你了，”他用普通话对黄天宇说。

“我借你一个套套好了……”

刘三一阵激动，和这姓黄的虽然是穿越同伙，却谈不上熟悉，居然肯如此的慷慨——安全套如今可不是随便买随便用的东西，大家用得都是自己带的私货。

“没事，都是自己弟兄，再说这东西放太久也没用。”

杨世祥见两人嘀嘀咕咕了一阵，以为嫌只有一个女人，赶紧又说：“一会要书翠再叫个女孩子来就是。”

刘三这会也顾不得矜持了，点了点头。

杨世祥对书翠说：“你先出去，回头我叫伙计来招呼你，再带一位姑娘来。”

“是，谢杨老爷。”书翠用发腻的声音说道，“奴婢有个新来的姐妹，老爷准保中意。”说着抿嘴一笑，又请了个安，掀着帘子走了。

几个人相顾一笑，都是心知肚明。就这样一面喝，一面聊天说笑，近到掌灯时分，杨世祥才打发伙计去叫书翠。

帘钩一响，书翠飘然而至，身后还带着个年轻的少女。穿一件雨过天青的绸夹袄，腰身做得极紧，下面一条藕荷色的裙子，如风中摆柳。

只是看起来模样小了些，身材瘦瘦小小，一张瓜子小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瞳仁很大，看起来很是老实的模样。乌黑的头发上插着枝点翠银簪，又戴了几朵时令鲜花，有些不大协调。

靠，这女孩子多大啊。这看起来乃是一个标准的萝莉啊，黄天宇觉得她就和自己工作单位门口的那所附中里出来的初一女生，还得是没怎么发育的女生。



瓜子小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瞳仁很大，身材瘦瘦小小、年轻的少女。（唐艺昕的这个扮相我觉得挺合适芊芊——李永薰）

旧社会真是罪恶啊。不过这女孩子长得还不错，起码肤色比他们在临高看到的要白净的多

“奴婢芊芊，给两位老爷请安。”女孩子上来福了一福。

“好好伺候两位老爷！”杨世祥向她叮嘱了这一句，自起身出去了。

第一百三十八节 佛山之行（四）

他谢绝了书翠要给他再找位姐妹来的好意，却叫伙计送了条子出去，想来另有相好相约。刘三抢先一步，把书翠领走了——有了黄天宇友情赞助的安全套和包里的酒精棉，他的胆子忽然大了起来。

“小黄，你要好好爱惜这位，嗯，小朋友——”刘三喝得有些微醺了，自领着书翠回房去了，顺手把房门带上。

黄天宇暗暗叫苦，刘三啊刘三，你个吃中药的，还真是会挑，把个萝莉塞到我手里了。老子虽然自称萝莉控，明目张胆的性侵犯萝莉还是没这个贼胆的。

正在纠结中，芊芊已经斟了一盏酒，还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一擦盏口的酒渍，才双手捧到他面前。

虽是风尘女子，举止倒是温柔文静，黄天宇越发有好感，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

芊芊有些忸怩地笑着：“问这个干吗？”

原以为她听不懂自己的夹生广东话，没想到这女孩子开出口来，却是一口类似现代南京话的官话。能够交流，黄天宇心情大好：

“怎么，有忌讳？”

“没有忌讳。”芊芊答道：“奴婢十五岁了。”

十五岁，算是幼女还是少女？这真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记得于鄂水说过，十三岁以上的女孩子在古时就算是成年了，嫁娶自便。十五岁，估计小孩都有一二个了吧。不过转念一想，要在现代时空，芊芊还在读初二……加上她拿纤细的腰身，平平的胸脯，外加楚楚可怜的大眼睛，让黄天宇实在没法推倒。

不过，送上门的肉不吃，岂不是暴敛天物。黄天宇心中天人交战，极其惨烈。

隔壁房间的这时候的动静已经起来了，隐隐约约的能听到女人的娇喘呻吟，时而还有刘三那浑厚的中音吼叫。

正犹豫不决，芊芊已经倒了酒，用手帕托了过来要他吃。

“不吃了，吃的够多了。”黄天宇笑着推辞，他的头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哼，你就吃了吧。”这女孩子忽然摆出一副“不吃也得吃”的模样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黄天宇面子薄，不免又吃了一盏下去，所谓酒壮人胆，更壮色胆，虽然眼前的少女象个没发育的孩子，还是不免伸出魔掌去。没想到这一伸之下，却浑身酸软起来。身子不听使唤的直往下坠。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好！”于鄂水给大家上社会民情课的时候种种江湖勾当——

浮上了脑海……

芊芊看到如死猪一般瘫倒在地上的黄天宇犹自用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得意的“哼”了一声，脑袋往上一仰，抬腿就蹬在圆墩上。

“任你奸如鬼，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口中自称“老娘”，实则脸上的神情还很稚嫩，看着一动也不能动的黄天宇，她的脸上露出了好玩的神情。

“好吧，让老娘来看看你这大叔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说着把裙子角往腰带上一塞，动手翻起黄天宇的包裹来了。黄天宇手足酸麻，不能动弹，心中暗暗叫苦：老子没开到荤不算，还遇到个女劫匪。还好这次出差没带什么现代物品来，更没带武器，不然损失可就大了。

“咦？这是什么。”芊芊从包裹里翻出一个玻璃瓶子来，黄天宇认得，这是他带的辣椒酱，还是老干妈的。最后一瓶了，准备带路上吃不惯当地饮食的时候拿它下饭用的。只见这小姑娘张开五爪金龙，把个瓶子握在手中，颠来倒去的研究了好一会，又在床头板上敲打了一番——黄天宇心中大急，他倒不怕这女孩子从瓶子上发现什么端倪，上面的标签在d日前就按照执委会的统一部署撕毁了，而是怕打碎了——打碎了可就没了！

最后，芊芊终于把盖子打开了，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螺旋盖子，好奇的端详了一下。看到眼前这满满一瓶通红混合着油脂的植物碎末，散发着特殊香气的东西，芊芊忍不住伸出舌头，在那层油汪汪的表面上舔了一下。马上皱起了眉头，连连“呸”“呸”——明代红辣椒才刚刚传入，很少有人食用，看来她不习惯辣味。

“你好歹也拿个手指蘸蘸吧，哪有直接舔的，这还叫我怎么吃——”黄天宇暗暗骂道。

辣椒酱不好吃，芊芊随手把瓶子放到一旁，又翻出了黄天宇的短裤汗衫袜子，芊芊居然也好奇的端详了一翻，居然把黄天宇的一件新汗衫和几双锦纶袜子给留了下来，其他都丢到一边。包裹里的一包碎银、铜钱是发给他的出差零用，女孩子也就毫不客气的塞到了怀里。

最后，翻出一瓶番茄酱来，这也是他带着准备蘸馒头吃的。有了刚才开辣椒酱的经验，芊芊很快就打开了，照样舔了一下。

芊芊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还砸吧着嘴，似乎在品味这种即酸又甜的滋味，忽然，她眉开眼笑，把瓶子包了起来，看起来也准备占为己有。

黄天宇暗叫倒霉，这贼孩子怎么什么都要啊，连老子的汗衫都要，只听说有男人有好女人原味内衣这口的，没听过女人也喜欢这个调调啊。

最后，连黄天宇带得准备记东西的圣船牌笔记本，铅笔都给她一扫而空。拿黄天宇床上的床单做包袱皮，乱七八糟的打了个大包裹，刚往身上一甩，却立马散了架，东西掉了一地。

“真是得！”芊芊跺了跺脚，脸上露出焦躁的情绪来，赶紧蹲在地上收拾东西，不一会，忽然门外有人喊：“黄掌柜！黄掌柜！”

黄天宇一听大喜，总算有人来了，苦于身体软乏，舌头也象掉了筋一样，喊不出声来。只是勉力摇晃着身子，期望把座椅推倒撞出响动来，让人发觉房中有异。

“别动！”芊芊蹲下来，手里已经多了一把小匕首，寒光闪闪，直指他的咽喉。黄天宇吓得一身冷汗，僵住不动了。

“黄掌柜睡了，有什么事吗？”芊芊高声回应道。

“柜上来收酒席的……”

“不用收了，明日再来收吧。”

“是。”门外的声音渐渐远了。芊芊吁了一口气，收起了匕首，说：“对不住啦，黄掌柜，不是我有心想抢你的东西，实在是出门在外没法子了。见谅见谅，至于书翠姐姐，是我骗了她的，你可不许把她告官哦！不然，有你好看的！”说着威胁性的又对他扬了下拳头。

黄天宇此时只好自认倒霉了。幸好损失也不大。这芊芊不管是那路神仙，还是请她赶快滚蛋为好。

芊芊吹灭了蜡烛，又蹲在黄天宇身边停息了片刻，一阵阵奇特的幽香飘过他的鼻端，让他不合适的心痒难奈起来——这是不是所谓的处子的香气？还是自然区的那些变态所谓的人体化学合成物？正胡思乱想，芊芊大约觉得外面人身已静，站了起来，悄悄的开门走了出去。

这活祖宗总算走了。黄天宇越想越不甘心，刘三大概这会还在和书翠大战三百回合吧。这小子还有老婆呢，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一个，生活秘书又不肯兑现；平时住的是集体宿舍，还限制用电——真是连自己打手枪都没有个好环境。好不容易出差混到个出来买春的机会，又挨上这么一回事，怎么这么命苦啊，正在自怨自艾，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闹，跑动和打斗的声音，接着又是女人的尖叫。灯光也亮了起来。

正犹疑间，房间的门被撞开了，只见陈同冲了进来，喊道：“黄掌柜！黄掌柜！”，巡视了一圈，见他倒在桌子底下，赶紧把他拖了出来，见他手脚无力，口不能言，赶紧把他放到床上。

这边房门一开，涌进来好些个人，刘三推着书翠就进来了，书翠头发还披散着，只罩着件外衣，赤着脚，似乎是从床上被拉起来的，双手反捆，满面惶恐之色。过了一会，芊芊也被几个客栈的伙计推了进来，发髻散开了，脖子上还套了个绳圈。一大包的赃物也被提了进来。

书翠一进来就噗通跪下，连连磕头求饶：说自己不是芊芊一伙的，是芊芊主动要求和她搭伙一起做生意的，她看这女孩子可怜才答应的。只求刘老爷放过她，不要送官——“书翠愿意竭力伺候老爷，分文不取”。

刘三心想你倒还想肉债肉偿，可惜老子没这么多安全套消受了。

这边店里的管事的和伙计也替她说话，说书翠在这里挂号卖唱二三年了，从来没有做过不法之事，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请老爷宽宥。

刘三知道此事与她关系不大，书翠不过是被芊芊利用了而已，便说：“你且写个服辨来！”

书翠满口答应，只是她不识字，就由伙计代笔写了张服辨，按了手印。

刘三自顾先过来翻了翻黄天宇的眼皮，掰开嘴巴闻了闻气味，又试了下他的膝跳反应。



膝跳反应，又叫膝跳反射（英文knee-jerkreflex），是人体一种最为简单的反射类型之一。临床上用以检查中枢神经系统的疾患。

第一百三十九节 佛山之行（五）

检查下来，确认黄天宇没有性命之忧，才回过身来，对跟过来的客栈的一个管事痛斥道：

“你们这是什么客栈！贼窝！”

管事的过来，一脸苦色，只是作揖：“总是小店的不是。请几位客官息怒。”

侥幸！刘三心想，这次能把这芊芊抓到免得出差成了出丑，算是很偶然的了，也多亏了高弟。

酒宴散了之后，刘三带了书翠进屋去。宽衣解带，自有一番风味。书翠对他是竭力奉承，俩人鱼水相得。几番鏖战之后，刘三已经觉得有些疲乏，正待去梦周公，忽然有人敲门——却是高弟。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乱跑作甚？”刘三不高兴的训斥道。

高弟却往里间望了一望，才小声道：“刘大夫，今天来唱曲的女子来路不正！”

说人“来路不正”，必然是歹人了。刘三顿时警觉起来。毕竟论到对本时空的社会经验，高弟这市井小儿比他们可要经验丰富多了。

“你等下。”刘三回进屋子，随手拿起件衫子穿上——他倒不怕银钱被盗，大笔的款子和贵重物件都存在柜上了。就算书翠是个歹人，最多也就偷走些零星银子铜钱。

“老爷去哪里？”书翠香肩半露，正躺在被窝里，见他要出去，问。

“去洗个澡，热坏了。”刘三随口敷衍着，出了房门，小心的反锁上。

这里是走廊，不宜说话，刘三便带着高弟到了角落里。

“怎么回事？”

“今天我到城里去，听到个消息，说广州城里最近出了好几桩先放药，麻翻了人之后再偷客栈客人的财物的事情。因为没按规矩拜码头烧香，县里的快班差人私下查访了一番，听闻有个说官话的外路女子颇为可疑——这个人大概是独脚大盗，本地那些贼头子居然不知道她的来路！”

“等等，拜码头烧香？”

“嗯，扒手、小偷、放鸽子的……不管哪类江湖人物，只要在本县地界上讨生活的，照规矩要孝敬县里的快班头儿，要不然就要立脚不稳，轻则赶出去，重责抓到衙门，不死也得脱层皮。”

放鸽子本来是江湖上的黑话，指利用色相勾引嫖客，然后进行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抢劫、盗窃、敲诈等等，这种“放鸽子”行为不只是卖淫，而是通过卖淫这种手段获取更大的利益。现在多把已定下了约会而没有赴约的行为称之为“放鸽子”，指不遵守诺言，带有欺骗的含义。

“真黑。”不过这不是讨论明代吏治的时候，“这贼？”

高弟点点头：“我听伙计说了，老爷们点了卖唱的女子，我也是无心，听得一个伙计说，其中有个外路的女子，说得是官话。两厢一想，就起了疑心。便又去和店里人打听——一打听，才知道事情不对。”

“怎么，书翠是贼？”

“书翠倒不是贼，她是在店里挂过号子，交过份子钱的。”高弟擦了下脑门子上的汗，“可是到黄首长屋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在店里过过来路了。”

“在外面要叫掌柜。”刘三皱起眉来，“是芊芊？”

“对，这个芊芊今天是第一次做生意。她是跟着书翠来得。听说是她新收的姐妹。店里要她挂个号子，这芊芊说下次再挂就是了，就赖掉了没挂号子。”

刘三点点头，光这些还不能说明什么，不过起码书翠没有大问题，芊芊很可疑！

“你和陈同两个，去黄天宇的屋子门口盯着！”刘三说，“我去见管事的，叫他们一起出力防备着。”

没想到高弟的推测果然成了事实，夜深人静，芊芊背着个包裹从屋子里一出来，就被等候在外面的人抓了个正着。

这芊芊虽然瘦小纤弱，手上还有些拳脚工夫，高弟和陈同刚上去就给她打了马趴，后来还是店里的护店镖师上来，才把她打倒捆上的。捆上之后还不消停，不断的乱踢乱叫，外加撕心裂肺的尖叫。惹得各屋子的人纷纷出来围观，镖师一索子套住她的喉咙才算止住了。

“这事都是小店的不好，巡查不严，让歹人混了进来，惊吓了各位客官，”管事一个劲弯腰打躬赔不是，“这样，几位的店钱全免，贵友若是要请大夫开方子，一切费用也由本客栈负责，本店另行办酒给诸位压惊……”

“这事一会再说。”起威如今等于也是穿越集团的产业，所以他对追究责任不怎么感兴趣，“你们先出去吧，我要好好的问问这个女贼。”

听到他要审问芊芊，管事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怕不大妥当，放走或是报官，都是客人您一句话，只是私设公堂……”

“谁要私设公堂了？”刘三心想我又不是sm爱好者，乘机过瘾，“放心，我就是想知道下她用得什么药，好救治！”刘三顿了一下，“你若是不放心，也可以在这里一起看着，也算做个见证。”

“是，是，”管事只得答应了，“老爷们只管问，小的就不参与了。是放人是报官，到时候请老爷们给个准信，小店照此办理就是。”

当下让伙计把桌子上的残肴剩酒都收拾了，又把黄天宇的东西都归置了一番。刘三不知道芊芊给黄天宇灌了什么药物，看模样似乎是某种

植物性麻醉剂：神智清楚，就是肢体和口舌麻木。中医解毒，无外乎甘草绿豆，当下吩咐人先去抓药熬汤，又叫人取了盆井水来，在黄天宇脸上喷洒，看他慢慢的已经有了回应，想来应无大碍，一会就能自己回复过来。

“他没事的，”坐在地上的芊芊说，“中了‘极乐散’的人，最多一个时辰就回复过来了。本姑娘有好生之德，不会害他性命的”

“这害人的毒药，还叫极乐散？”刘三嗤之以鼻，“是药都有毒性，用得过了，就算不死，落下个残疾，岂不是害人一生？若人有父母子女，这罪孽可就大了！”

“哪那么容易就死了，都用了几百年了！再说祖上传下来就叫这个名字，又不是我取得！”

“你祖上干这缺德事，还取这么好听的名字，真是缺德缺到没屁眼了。”大概是因为从事职业的关系，刘三对利用药物害人的事情深恶痛绝。

“哼，你敢辱我先辈，看我爹不把你的屎都打出来！”女孩子犹自嘴硬。

“你爹该把你的尿打出来！”刘三恐吓道，“不过你爹多半和你一样，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就代他把你的尿打出来……”

“你敢！”眼见刘三挽袖子，眼睛在四处瞄来瞄去，看样子是要找刑具。芊芊到底是年轻的女孩子，没经过多少风浪，失手被抓之后不过凭着一股底气硬撑着，眼看自己恐怕要皮肉受苦，心里大急，冒出句：“你打我会后悔的。”

“哦？为什么要后悔，”刘三乐了，“你不过是个女贼罢了。就算我不打你，一会报官拉到衙门去，县太爷一升堂，先剥掉你的裤子打二十大板……”

这下芊芊急了，小脸涨得通红：“不带这么欺负人的！你说要把本姑娘怎么样！”

“不怎么样，一会送官。”刘三打定主意，既然麻醉药无大碍，这个芊芊的留在手里也没用。放掉的话，万一她尾随着企图报复就麻烦了。干脆明天叫店里送官，关她个几天，自己也就跑远了。至于这小丫头到牢里会大吃苦头，这就不是他来管的事情了，怜香惜玉也得看对什么人。

“哼，还敢送官。”芊芊鼻子一哼，满脸无谓的神情，“到时候只怕是你们自己倒霉。”她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本来本姑娘不想吓你们的，既然这么不识趣，只好怪你们自己了。”说着把腰肢一摆，“叫书翠到我怀里拿个锦囊出来！”

刘三示意了一下，书翠赶紧过去，从芊芊的怀里掏摸了一会，取出个小锦囊送了过来。

刘三留了个心眼，接到手里先捏了一下，里面硬棒棒，沉甸甸的，似乎是块铁片之类的东西，再看封口是用抽绳的，应该没有什么机关。轻轻抽开绳子，从里面掏出一块小小的铜牌子，制作的颇为考究，上面有两行填金粉阴刻宋体字：

朝廷心腹

边事股肱（股肱）

“朝廷心腹”多半是截图党惹出来的，当年截《新龙门客栈》对白图的时候，有一张曹少钦审问杨宇轩的场景，曹厂公和四大高手指顶上就有一块“朝廷心腹”的变盟盟



朝廷心腹的题字大概也就这里有了！

刘三的脑袋轰了一下，立即石化数秒。

妈妈咪呀，这是锦衣卫啊！

刘三虽然是搞中药出身，不搞明史，但是穿越集团里有几个人见天都穿着印着这八个大字的文化衫在百仞城里晃荡，这八个字的含义五百人里尽人皆知。

怎么招惹上这特务组织啊。刘三暗暗叫苦，于鄂水曾经把锦衣卫列入特别危险的官方机构，提示大家在进入黄区和红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黄天宇这时候麻木感渐消，也凑了过来。

“老天！”他惊叫了一声。

“怎么？怕了吧！”芊芊洋洋得意，“还不快给本姑娘松绑，再跪下磕十几个响头，本姑娘就饶了你们。”

黄天宇紧张的小声问道：“刘三，怎么办？这下麻烦了！”

“嗯。”刘三点了点头，这块牌子做工精湛，不大可能是假货——虽然他们也没见过真货。如果是真得罪了锦衣卫人员，后患无穷，不仅

危及他们自己和此行的任务，还会影响到穿越集团……刘三杀心大起——不如干脆杀了她灭口。

第一百四十节 佛山之行（六）

淡定！淡定！刘三告诫自己，事情已经发生了，慌乱不顶事，再说了，他们又不是大明屁民，宰掉个锦衣卫小崽子又能怎么样？就算看她是个女孩子，大不了绑架回去当性奴用。

想到这里，心情大定。提起茶壶，先给黄天宇斟了一盏茶，示意了他镇静下来。

黄天宇刚才被吓了一跳，这会也起了疑惑：堂堂的锦衣卫人员，敲诈勒索地方官府大户都不是难事，何必来干这偷鸡摸狗的事情？想到这里，他小声说：

“刘三，这事情蹊跷啊。”

“嗯。”刘三点头，“的确蹊跷。”

这个孩子只有十五岁。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在锦衣卫当差？这又不是古装影视剧或者武侠小说，有什么女捕快、女番头之类的人物。

“怎么样，怕的话都不会说了，哼哼！快松绑，放老娘走人！”

刘三沉吟一下，站起身来，在她面前作了一个揖：

“请芊芊姑娘见谅！既然芊芊姑娘是为朝廷办事，那是我等误会了。我等明日一早就将芊芊姑娘礼送到县衙，到时候要杀要罚，听凭姑娘处置。”

“不用了，老娘有好生之德，这会放我走就是了。”听说要送县衙，女孩子露出了一丝慌乱的神情。这下刘三更有把握了。故意道：

“不，不，总要礼送姑娘的。还要备酒给芊芊姑娘压惊，到时候还得请芊芊姑娘在百户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跟你说不要就是不要，快放我走！百户大人很忙得！”这女孩子开始不耐烦了。

这下更是坐实了一点，不管这女孩子和锦衣卫是什么关系，她怕锦衣卫和他们怕锦衣卫是不相上下的。

刘三有些踌躇了，原本放她走或者送县衙都使得。眼下却得好好的搞清楚她的真实来历了，毕竟这腰牌不象是假货。

难道是偷来的？刘三摇摇头，这东西偷它作甚，就算要装假大头也太危险了。

想到这里，刘三缓缓道：“芊芊姑娘，在下可以不把姑娘送县衙，就请姑娘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吧。”

“呔，大胆！”芊芊面色一变，“你们是什么人物，敢来审问老娘？”

刘三刚想说话，黄天宇示意了一下跪在一边，呆呆的望着他们这出活剧的书翠——有她在，说话不方便。

当下把高弟叫来，吩咐他把书翠带出去。暂时不放入，先扣在自己房中。

黄天宇把门关好，刘三这才道：

“不是审问，不过是想知道你的来历而已。”

“哼，凭你们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不告诉我们，恐怕到了县衙你也得说。”刘三说，“当然了，这块腰牌你可以拿出来，就看你敢不敢了。”

芊芊的脸憋得通红：“有什么不敢的！这是真腰牌！是我从李叔叔——”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下面的话生生的咽了下去。

话没说完，刘三和黄天宇都明白了。这小丫头多半是亲戚朋友之类在锦衣卫当差，腰牌大概是从他们那里弄来的，其实是见不得光的。难怪她根本不敢去官府。亮出牌子，当地的锦衣卫人员自然会知道有同行到——事情就要穿帮了。

“芊芊，你就好好的说说吧，你怎么有这牌子的？看样子你也是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出来偷窃呢？”刘三做出一副温良仁厚的模样，“要真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大叔能帮忙的，一定帮忙。”

这芊芊眼珠乱转，支支吾吾，被刘三又恐吓又诱惑，才算老实了，一一招供出来：

原来这女孩子叫李永薰，南京应天府江宁锦衣卫百户属下小旗之女。至于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南京的广州城：原来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因为爹要逼她嫁人，她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人家原本也不想偷东西的，可是钱都用光了，连人家的镯子也被偷走了，”说到这里这女孩子居然哼哼唧唧的哭了起来，这下黄天宇可就心软了。

“老刘，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孩子一时糊涂……”

“叔叔，你就放过我吧——呜呜呜呜……”

原来还是个翘家女，刘三想这倒棘手了，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她肯定和锦衣卫有某种关系——所以送官是不行的，会把锦衣卫招来；若是放走，又恐怕这女孩子还有什么诡计——看她行事还不算老练，但是眼神狡猾的很，一看即是满肚子诡计的小坏蛋。就这么放了她，万一再放坏水怎么办？

“我看，干脆把她带走。”黄天宇建议道。

“不行，这女孩子的爹下载肯定在到处找她，我们带着个女孩子很容易引人注目，到时候就是引火烧身。”刘三否决道，“是放她走。”

“芊芊，既然你是初犯，天一亮你就走吧。”刘三道，“以后可别干这偷鸡摸狗的事情了，给家里人丢脸。”

“谢谢叔叔。”李永薰这会倒是一脸无辜失足少女的模样了，“不过叔叔，芊芊现在没地方可去了……”

刘三想这下坏了，这小妞是赖上他们了：“你还是回家去吧。”

“不回去，爹爹要芊芊嫁给一个小白脸！再说了，这里离南京几千里地，叔叔你就放心芊芊一个小孩子走远路？”

汗！刘三和黄天宇面面相觑。我们和你没这么熟吧！你嫁给小白脸还是大黑脸和我们也没关系——咱们又不是来解放妇女的。

“那就姑娘自便好了。”黄天宇意识到，这妞是个祸害。

“叔叔要去哪里？”李永薰狡猾的问。

“明日进城办事啊。”

“骗人！叔叔明明要去佛山的！”

黄天宇暗暗叫苦，看来她早把咱们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当然也不难，只要到柜上打听一下自然就知道了。

“叔叔既然要去佛山，带芊芊一起去好不好。”

两个男人吃了一惊，她是发了神经还是有花痴？没事找两个陌生男人一起走远道？

黄天宇咳嗽了一声：“你看，我们是几个大男人，身边又没有女眷，带你个女孩子走路不方便的。”

“你们几个一看就是客商！”李永薰说，“带个小丫鬟走路有什么不妥的？”

“不是不妥，是不方便！”黄天宇恼了起来，“你就不怕我们走到荒郊野岭，把你捆了卖到窑子里去？”

“哼哼，你以为我没去过？吓得老鸨龟奴都屁滚尿流的。你们不敢的——”李永薰看起来对自己的护身符颇为得意，“除非你觉得锦衣卫都是饭桶。”

锦衣卫还真就是饭桶——黄天宇心中腹诽不已，再牛b的特务组织也不是一样给李自成和蝗太极给灭了。不过这话公然说出来可不大妥当。

“……再说，我觉得叔叔们都是好人。”

平白无故收了张好人卡，多少有些郁闷。最郁闷的是黄天宇。他是不折不扣的当了回“好人”。

话说了半天，绕老绕去，总是说服不了这小妞。最后刘三无可奈何：“你去佛山做什么呢？我们是去办货的，又不是去游玩！”

“我有个姐妹就嫁在佛山，我到她家去。你们就算做好事，送我一程好不好。”

刘三原想要真说服不了她，就干脆一索子捆好了，在这里开个房间让店里好吃好喝伺候几天再放她走。现在一想，这样会给起威带来很多麻烦——起威到底是广州站的产业，本来就是树大招风，再惹来锦衣卫就更不好了。

既然她非要跟着去，干脆就带上，到了佛山，管她是真得有姐妹在佛山也好，假的也好。到时候不管怎么处置她这个人，都牵扯不到广州站头上了。广州到佛山距离很近，店家说坐内河的航船不过二天时间，一路上人烟稠密，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想到这里，他点点头：“好吧，我们就带你去佛山。不过你得先写张文书，说你是自愿请我们护送到佛山的，到达之后双方就互不相干了。”

“好。”当下李永薰写了一张文书，刘三接过来吹一吹干，揣在怀里。

“现在已经三更了。时候不早了——”刘三想还得给她开个房间才是。

黄天宇道：“就让李姑娘睡我的屋子吧，我到你那里去睡。”

“也好。”刘三点头答应。

“我还有个包裹，在书翠的下处。”李永薰提出要求，“请叔叔放了书翠，让她帮我拿来。”

“好。”当下吩咐高弟把书翠放了，去取李永薰的包裹来。又让陈同去看看杨掌柜的屋子，免得惊动了他。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刘三和黄天宇就起来盥洗，先到了李永薰的屋子里。这女孩子已经换装整齐，变成了青布衣裙，朴素平凡的就象个普通小丫头，背上背了个包裹，还有个长条形的布包，和雨伞捆在一起。

黄天宇问：“这里面是什么？”

“绣春刀。”李永薰有些骄傲的说，“本卫专用的。”

“也是从你李叔叔那里偷来的吧。”

“才不是，是我爹找人帮我打得！”



即使朴素平凡的就象个小丫鬟，样子也是一点都不普通的——李永薰（唐艺昕）。

第一百四十一节 佛山之行（七）

说着抖开布包，里面果然是一柄绣春刀，尺寸很小，大概是专门给她订做的。“好不好看？可惜身边没有小号的飞鱼服，穿上飞鱼服挎上刀，在皇上面前站班，真是美！”

黄天宇摇摇头，这女孩子难道也是制服控？

制服控。制服，本是某类职业（如军人、学生、税务人员、警察等）穿戴的有规定式样的服装。“控”源于英文单词**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con**），日本人借用过来（**コン**），按照日语语法形成“某某控”的语言方式。在“某某控”的情况下人们沉浸其中，似乎被物（事物）所役。在ACGN文化中（ACGN为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控”作为后缀词使用，一般指对特定对象产生过分喜好。例如，当对象是“萝莉”时，称为“萝莉控”。当对象是“制服”时，称为“制服控”。

“听说皇上是个俊秀儒雅之人……”李永薰开始花痴了，“要是我能给他站班多好，就算站一次也好啊。”

花痴，通常指那些对爱、感情如痴如醉，并忘却自我、失去自我的人。常说的花痴如女生见到男生就喜欢，看到帅哥就流口水，或者情不自禁的尖叫。

“然后他看上你，选你入宫……”黄天宇想起了过去遇到的明粉女，想给崇祯当宫女、丫鬟、小妾的倒还真是不少。看来明粉女哪里都有。

“皇上要看中了，当臣子的自然是要从得。”李永薰的眼神迷离起来，“不过我只要能给皇上站班就死而无憾啦。”

黄天宇看她一脸花痴样，觉得即好笑又可爱。只好干笑了两声。

当下吩咐人叫好去佛山的航船，把行李一一搬运上船。

杨世祥昨晚自去了相熟的青楼，厮混到半夜才回来。今儿一早动身，发现昨天晚来卖唱的芊芊姑娘忽然换了身打扮，要随他们动身。以为刘掌柜动了色心把她收了。刘三也不多解释，只说是芊芊要到佛山投亲，他们是做好事送她一路。杨世祥还特意提醒刘三，不要贸然收留这样来历不明的女人，免得遭到放鸽子的。刘三苦笑着说一定会小心的——我也不想带她啊。

一路上刘三关照高弟盯紧这个李永薰，防着她出鬼。李永薰自打上船之后也还老实，没闹什么妖蛾子。就是成天在舱房里缠着黄天宇，要他说说天南海北的见闻。黄天宇过去是个军事爱好者兼宅男，哪里来什么天南海北的见闻，只好把当年泡网时候看得旅游帖，云山雾罩的胡说一番。言谈当中把这小妞的事情也了解了一些，知道这女孩子是家里的独女，母亲早亡，是父亲带大的。这次溜出来“抗婚”也是表达她对其父不征求她意见的严正抗议，不过黄天宇看她的模样一点也没有反抗包办婚姻那种毅然决然的模样，倒好像是找了个借口出来玩。

李永薰溜出来家之后，一路往南直奔广州。因为佛山有个远房的亲戚，实在混不下去了还有个投奔。而且听说广州新奇好玩的东西甚多。途中遭遇了几次险情，靠着她从父亲同僚那里顺来的腰牌，总算次次都是化险为夷。她自小耳熏目染，对侦迹、匿踪以及各式各样的江湖道道都略有所知，等闲的江湖混混也不是她的对手。

“叔叔，这是什么东西做得？”李永薰对番茄酱还是念念不忘。吃饭的时候都要逼迫黄天宇把番茄酱拿出来，原本准备涂馒头的番茄酱就被拌入了白饭里给她吃了下去，她还发明了番茄酱拌稀饭，番茄酱拌咸菜……最后她还直接拿个勺子挖来吃——一瓶子番茄酱就这样消耗了一半。对番茄酱如此爱好的人物黄天宇还是第一次看到。



番茄酱



“这是番茄酱。用一种叫番茄的果子做得。”

“番茄？是在广州的种的吧。”

黄天宇含糊答应，他不想在这女孩子面前吐出临高两个字来，免得漏了出来这女孩子又要去临高了：

“好像是从外国地方引种来得。”

“叔叔，你把这番茄酱送给芊芊吧。”这女孩子倒是毫不客气。黄天宇虽然长了二十八岁，哪里曾有这样可爱的女孩子围着他亲昵无比的一口一个“叔叔”，当下就答应了。刘三知道了就让她“极乐散”来换——这东西有麻痹神经的作用，说不定可以给卫生部的人做下参考，开发植物类的麻醉剂。

除了这番茄酱换极乐散的交易之外，一路无事，第三天的上午，船已到了佛山码头。一行人下了船。杨世祥对这里比较熟悉，先带了仆役押了行李去投店——刘三他们对古代人行旅不便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了，其实时间才不过上午十点多。在现代这是刚刚开始办事的时候，办完了临晚再去开房，到哪里都能事先订房。可是本时空你要不赶快投店安顿，晚上说不定就没有房间了。

黄天宇则雇用了二顶轿子，去把李永薰送走。这回她没再闹什么玄虚，指点了地方。到了地方，看模样是个殷实人家。李永薰在门上叫人进去送个口信，一会就出来了几名仆妇将她接了进去，黄天宇也被迎到客厅奉茶。有个管家模样的人出来应酬了几句，问了问一路上的情况。黄天宇就把事先定好的调子说了一番，无非是路遇偶见，见她单身在路，恐怕有不安全，就顺路送来了。

管事的拱手称谢，又问了他的下处，这才送出门来。

黄天宇刚回到客栈，已经有人送来了六色礼物。正是那户人家送来了。杨世祥看起来很是满意：

“这户人家还是很有礼数的。”说着拿起帖子来，“这还有张帖子，看来人家对这女孩子看得很重，还要请我们吃饭应酬。”

帖子是张梅红色的纸片，落款是“林铭拜上”。看名字大约是个普通的商户人家，读书人不会取这样简单的名字吧。刘三推测。

“饭，我们就不吃了，推辞掉吧。”黄天宇不大愿意在这上面耽搁时间，他不大喜欢这类应酬，很想马上就投入到对佛山手工业的考察中。

“人都送了帖子来，”刘三说，“总要全个礼数。再者我们以后到佛山还要常来常往，有个熟人也好办事。”

杨世祥深以为然。宴请是在第二天，今日因为投店一切顺利，此时刚过正午，时候尚早。于是打定主意刘三和杨世祥先拜访一次此来的主要目标：“杨润开堂”。谈合作的事情不大会一次成功，总得来回几次，还是赶得紧些。

当下把从临高带来的礼物备了四色，无非是当地的土产，叫了两乘凉轿，自往药店而来去了。

佛山镇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四大名镇”。市面之繁华，在明清两代不逊与广州。此地的瓷器、丝绸大量出口，工商业极其发达。天下十八省都有会馆设在此处，可算是天下通衢了。

通衢，音[tōng qú]。指为四通八达、宽敞平坦的道路。语出汉·班昭《东征赋》：“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

刘三一行在街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忽见前面有座位牌楼，鼻端传来一股浓重的药材气味，想来是到了。

轿子果然停住，高弟过来打轿帘，刘三下来一看，眼前这家药店够气派！他去过北京同仁堂的原址，但是和这里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同仁堂LOGO



北京同仁堂是全国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始创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创始人乐显扬。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其产品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享誉海内外。

店门脸开阔七间，都是两层楼，中间是大门通道，另外五间是库房，楼上楼下储存的都是药材，气味极浓。

杨世祥领着他穿过大门，进到头进院子里，青石板的院落里，轿子、车马、等候的轿夫、车夫、随从仆役，熙熙攘攘，宛若闹市一般。院子正中甬路两侧还各搭了一座席棚。里面架着锅子之类的东西，有人在排队。大约是供应茶水的。

这时候鼻端却飘来一股腥臊味，只见院子西头用石条与其他地方隔开，设了一间鹿圃，蓄养着好几只梅花鹿。因为已经是初夏时节，天气炎热，鹿没什么精神的坐卧在遮阳篷下。不过这样也吸引了许多人在围观。



梅花鹿，（学名：***Cervus nippon***）是一种中小型鹿，毛色夏季为栗红色，有许多白斑，状似梅花；冬季为烟褐色，白斑不显著。雄性第二年起生角，每年增加一叉，五岁后分四叉止。雌性无角。其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硬骨时，带茸毛，含血液，称为鹿茸。

这种招揽顾客的法子，刘三只在书里看到过，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杨润开堂的全鹿丸和鹿茸是有名的。”杨世祥道，“我们家祖上就靠这个发达的。”



全鹿丸，中成药名。为补益剂，具有补肾填精，健脾益气之功效。用于脾肾两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疲乏力、畏寒肢冷、尿次频数、崩漏带下。

全鹿丸补肾填精，益气培元，是大补的药，在佛山这样商业发达的地方，有钱人扎堆，自然“寡人有疾”之辈甚多，难怪杨家能以此发家。

“我家原居辽东，做药材生意，四世祖才搬到佛山的。所以能有这门手艺。”杨世祥说起了他的家世，“原本那里还有我们的几家世交，后来辽事糜烂，这几家世交大概也都遭了难，唉！”

杨家的祖上还是从辽东来的，这倒大出刘三的预料。

“润世堂怎么没作这个？”

“临高那地方，做了给谁吃。”

“世祥兄，临高没人吃，不等于琼山没人吃，不等于雷州、廉州没人吃。你手里有这个方子，其实大有可为啊。”

“全鹿。”杨世祥说，“此物不易得，还必须是活鹿，养到要秋天合药的时候才杀。平日里得有人照料，我爹当年也不是没想过，实在是买鹿养鹿耗费过大，我们这样的小店，支撑不起。”

拾步上青石台阶，只见正厅上悬着黑色朱红字大匾，上书店名：“杨润开堂德记”，其下又有黑底金字两挂匾，一书：“地道药材”，一书“遵古炮制”。正壁两旁是蜂房式的药橱药斗，店堂中部横陈一通间柜台。漆得乌黑发亮。药橱上另设高一尺的雕花横橱，摆设着存放着丸、散、膏、丹、药酒等细货的蓝花白底瓷坛。上面，又悬着许多不同的坐匾，上书“奏效清囊”、“搜山踢海”、“市隐韩康”……之类的文字，布置的极为富丽典雅。和杨世祥的润世堂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算在现代时空，也没有这样气派的中药店。刘三不由得叹服。

韩康，字伯休，东汉桓帝时期人士，在皇甫谧著《高士传》中有人物记载。出身豪门的韩康不愿入仕当官，经常游名山采药到长安市场上去卖，因卖药三十多年从不接受还价而为世人得知。后人遂以“韩康”借指隐逸高士。亦泛指采药、卖药者。

第一百四十二节 佛山之行（八）

“如何？可比润世堂富丽堂皇的多了吧。”杨世祥一脸苦笑，也流露出艳慕之情。

店堂里生意虽忙，可是他们一进来就有伙计过来招呼。杨世祥道：“我有张帖子并一份礼单，劳烦小哥帮忙送进去给贵东。”

“是，敢问客官怎么称呼？”

“敝姓杨。”杨世祥说，“你帖子一送进去，贵东自然知道了。”

“是，小的这就去。”说着先招呼他们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又奉上茶水，接着又问两位是不是抽烟？水烟旱烟都有预备。刘三心想旧社会的服务态度还真不是盖的，这种体贴尊敬，根本不是现代服务员那种职业性露牙笑可比。



职业性的露牙笑

伙计进去传话，刘三却抓紧时间观察整个药铺的经营，只见店里来往的人虽多，却都是各有去处。有的是手持方子抓药的；有的则是挑担推车的小药商，还有的，衣着光鲜，举止气派的，应该是客户。不管哪种人来，都有专门的伙计招待应酬一丝不乱。别看古人没学过现代管

理学之类的玩意，对企业管理还是有独到之处的。

眼见柜台一角，专门竖了一块立字招牌：“德隆联号，全省通行，汇兑出票，见票即兑”。这里果然是德隆的联号啊。也难怪，只有这样的大字号药材铺，才有可能随时调拨出几万银子来。广州站的努力还真是见成效。

凳子都没坐热，忽听得里面递相传呼：“请五老爷！”

就在这时候，刚才通传的伙计已经跑了出来，到了杨世祥面前，先请了个安：“五老爷见罪了，小的有眼无珠——”

“算了，”杨世祥倒也平淡，“我久不来佛山，你们底下人难免生疏。”

“怪不得！”伙计笑道，“快请进去吧！老爷吩咐花厅奉茶。”

说着，哈一哈腰，伸手肃客，然后在前引路，把杨世祥和刘三带到一个小院子里。

这个小院子是专门奉迎贵客之用，花木掩映中，一排三间厅房，装修精致。正中门楣上悬着块小小的匾，上书“见心”二字。未进厅堂，先有听差高唱通报：“五老爷来了！”

接着湘妃竹的门帘一掀，踏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面白如玉，戴一顶黑纱平定四方毛巾，穿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直缀，白布袜，黑缎鞋，丰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派头，怎么样也看不出是一个本地的大商贾。

“五弟！”来人正是杨世祥的嫡亲堂兄，现任的杨润开堂德记大掌柜杨世意，“一别多年，别来无恙！”

“托福！”杨世祥拱手为礼，“大哥大嫂一向安好？”

“好，好，这位是——”

“此是兄弟的挚友，临高的名医，刘大夫。”

“失敬，失敬。”杨世意眼睛在刘三面孔上转了几圈，眸子中露出一丝精光，果然不是一般守业有成的公子哥。

他把他们引入东面一间客室内，刘三看了下，装修的极其精洁，字画玩器，布置的疏朗有致——主人的品味格调不俗。

大明大商人派头还真是不小！想到在原来的时空中，过不了二十年，这样风流儒雅的人物十之八九不是变成路边的枯骨就是蜗居茅棚，惨淡度日。红尘繁华尽付至于狼烟。不由得感慨万端。

两边彼此客套一番，道过家人的安。杨世意极其客气，嘘寒问暖，又连表歉意，说生意繁忙，最近几年海路又不安靖，所以一直也没去过临高。亲戚之间未免生疏了，以后还得常来常往的好。

茶几上已经摆了八个高脚盆子，装着茶点水果。仆人又送井水湃过

的手巾让他们擦汗。礼数十分周到，倒让刘三有些疑惑了：莫不是这杨世祥因为自觉贫乏，羞惭之下有些神经过敏了？看这杨大掌柜的模样，一点也看不出势利的模样。

一番应酬过后。杨世意问起杨世祥的来意。

杨世祥便把要进些贵重药材合成两种暑药的事情说了一遍：

“……思来想去，也只有大哥这里的细货种类最全了，求人不如求己，就来大哥这里来叨扰了。”

“好说，好说。”杨世意点头道，不过面上的意思却看得出不过是在敷衍，连要进些什么药都不问。只是吩咐道：

“吩咐厨房备下酒席，中午我要为五老爷，还有这位刘大夫接风洗尘。”

“是！”伺候的听差说，“请大人的示，晚上还有饭局……”

“我知道，回头再说。”

“大哥晚上有事，这酒席就不敢叨扰了，心领了。”杨世祥说，“只是烦请大哥看看这张单子，关照伙计帮兄弟配一下货。兄弟好带回临高去制药。”

“哪里，我们兄弟多年未见，一顿酒总是要喝的。”杨世意道，“你要进些药材，不知是些什么？”

接过单子，看了几眼，嘴中犹在喃喃自语：“冰片……麝香……牛黄……飞金……”反复念叨了几遍，这才放下单子，说：“货色，哥哥我这里都有，就是不够五弟要的数量。”

不等杨世祥说话，他就说开了：某项买卖要合药用，某项则是有大客户订了去，某项俏货又是谁谁谁的关系打了招呼，不能不先尽先安排……

刘三这会才觉得不对味了。冷眼见杨世祥问道：“那能配多少呢？”

“嗯，大约每样五分之一吧。麝香和飞金，只有一点了，连五分之一也配不出了。”

“这也太少了，不够合药用的。”杨世祥说，“不瞒大哥说，小弟我最近接了一笔大买卖，这批药合了就能卖出去，原想大哥这里货色最全，不劳二家了……”

“哦？那可要恭喜五弟了！”杨世意满面堆笑，“只是哥哥这里实在货色不够啊！”他沉吟片刻，“这样，我吩咐管事的去同业那里调些货来，只是这调来的货色，就不免，不免……”他叹了口气，“如今人心不古，就是相熟的店家，调货也得现金交易了！唉！”

刘三心里此时已经对杨世意的感受转了一百八十度。这摆明了是推托之词。越贵的越缺货，调货要现钱——现款结账，就算是现代时空也没几家企业能做到这点的，何况古代商业社会，照规矩批发都是一年三

节结账。这种托辞真是骗鬼都不信，摆明了就是说不给现钱不给货。

杨世祥大约早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忙说：“大哥！这次我来配货不赊账，大哥有多少配多少，我照价立码付清。”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张票子来，“我听说大哥这里也是德隆的承兑联号？也省了我去兑银子的麻烦了。”

“哦？”杨世意接了过来，不错，这正是德隆银行出得五十两见票即兑的汇票。这种特殊的纸、油墨、还有上面繁复到无以复加的花纹，都是一般人根本伪造不了的。真票无疑！

似乎有些不大相信，杨世意又朝着光看了看水印。这才放了下来：“想不到五弟这回是攀上大买卖了。”

“好说好说，这些可够了？”

“五弟太见外了，太见外了，这些药材，大哥总还是能帮忙筹得出来的。”虽然这么说，却丝毫没有把汇票递回来的意思。

“若有多余的，再配些常用的药材，我一并带回临高去。”

“好，我这就让人安排拼货。”

杨世意大概觉得这次这兄弟忽然能掏现钱配货有些蹊跷，一个劲的敷衍他，想从他嘴里套出些什么来。但是杨世祥口风很紧，什么也不说，只问自己合成的药散能不能在杨润开堂寄售，顺便代为批发？

杨世祥现在没有能力在大陆上直接发售货物，找杨润开堂这样有广泛的商业联系和信誉的大字号寄售自然是费效比最好的办法。

“这个——”杨世意有些迟疑，“五弟，你不是不知道祖训，咱们见不到方子的外人成药，照规矩是不准进店销售的。万一有什么不对症的，或者疗效不显的事，不说是别人方子不对，倒说我们杨润开堂卖得货色不好……”

“大哥放心，这两张方子，我都看过，配伍炮制确有独到之处，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见他还在迟疑，杨世祥将避瘟散和诸葛行军散的样品递了上去。杨世意将信将疑的接了过去，倒在手背上，用指头捻了一捻，又在鼻孔上嗅闻了一番。

“药，倒是没什么问题。”杨世意道，“只是也不甚出奇，不外乎提神醒脑，开窍通气罢了。要进杨润开堂寄售怕不大行——这样吧，五弟远道而来，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一会我叫‘公济堂’的掌柜来，在那里帮你寄售如何？”

杨世祥的面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他记着刘三的话，要开拓局面，眼下只能靠杨润开堂帮忙。破不得面。但是进到公济堂销售，苦心制造的药剂就会身价大跌，开拓局面的希望就很渺茫了，这怎么对得起拿出方子又给了自己流动资金的刘三呢？

第一百四十三节 佛山之行（九）

刘三不知道这公济堂是什么来路，但见杨世祥面色变幻不定，想来不是什么好去处。只听他说：“大哥！公济堂的药你也不是不知道。哪有用到冰片、麝香这样的细货得？这两种成药，进了那里岂不是糟蹋了，还能卖出什么局面来？还要请大哥多多提携。”

“不是大哥我不帮忙，”杨世意一个劲的打哈哈，“实在是祖训难违啊。”

“难道小弟我也是外人不成？！”杨世祥忍无可忍的说。

这下狠狠的将了他一军。古人最讲究宗族里“亲亲、仁义”，杨世祥不但不是外人，还是正宗的近房亲支，虽然距离离得远，在宗族中的地位可不低。他要寄售成药，杨世意要是用店里进药必须谨慎从事来推脱，别人倒也无话可说；用“祖训”来做借口，反而是在自食其言了。

宗族一词作为人类学术语，是一种社会单位，是为了生存和安全的目的，由几个核心家庭（总人数一般不超过30~50人）松散地组成。宗族可以并入更大的称为部落(tribe)的社区，也可以由于部落性庆典、狩猎活动或战争而偶尔结合起来。宗族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指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类似的用语还有“家族”，小范围内，有时“宗族”和“家族”互相混淆使用。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一个姓氏，如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家。一个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

近房是指血统关系相近的宗族成员。亲支亦作“亲枝”，是指亲族中的支裔。

“言重了，言重了！”杨世意极其狼狈，一时间无话可说，只好先推脱道，“这事我们再议，再议！几位长辈都想见见兄弟，多年未见了。还是先请到后宅相见吧。”

杨世祥见这堂兄毫无转圜的余地，只好站起身来随同进内宅。刘三不便随往，这边有听差过来说请他到客厅相候，刘三想与其一个人枯坐等待，不如到外面的药行大厅上坐坐看看，还能多了解些风土人情。便让听差领了出来，还在外面大堂的客室里闲坐。

刘三枯坐无聊，心想自己的算盘还是失策了。原以为这个用现金采购原料拉拢感情，再请求寄售的方法是个“双赢”的主意，对方肯定能接受，没想到还是一厢情愿了——天下的事情，哪有样样都能落到自己的算计里的。

要是寄售的事情谈不成，中成药在大陆上的销售就只能依靠广州站去开拓了，他们现在开办的产业已经不少，再搞药店是不是摊子铺得太大了，听说银根方面也不是太宽松。

不过，杨世意倒是提出要一个什么“公济堂”的字号代销的，可是听杨世祥说话的意思，这家字号很是不堪，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要是家小字号，也可以考虑由穿越集团来扶持一下……

正在默默思索，有伙计过来添水，刘三叫住他：“小哥，问你个事。”

“老爷请吩咐。”

“公济堂是什么地方？”

伙计一愣，反问道：“老爷，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正好听说到。是你们的分号？”

“老爷，这说起来就复杂了。”伙计说。原来这“公济堂”是“杨润开堂德记”的一个分号。这分号与一般的分号不一样，首先它是由全“杨润开堂德记”的全体“西家”，也就是受雇人员共同出资的，不管级别，从大管事到学徒，人人出资，每人三两银子。出不起的，可以逐年从薪水中扣除。赚取的利润统归全体“西家”平均分红，算是一种职工福利。“公济堂”卖得货色都是“杨润开堂德记”销售药材中淘汰下来的次货，所以价格便宜，很受穷苦百姓的欢迎。

“……‘公济堂’就设在本店的隔壁，专做门市，也应一些乡帮小药商的批发买卖。”

“是这样。”刘三知道为什么杨世祥不愿意把药放到“公济堂”销售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么！

正说着话，只听院子里一阵的嘈杂，有人开始在正厅门前的台阶下围观。

“大家不要看了，不要看了。”早有管事的出来维持秩序。

“怎么回事？”刘三看不真切，问伙计。

“大约是有人中暑发痧了。”伙计叹了口气，“现在天还不算太热，等六月天里，院子里每天都有几个中暑发痧的。”

中暑，俗称发痧，是炎夏易发的疾病。病因是由于暴露于高温环境过久而引起身体体温调节机制的障碍。表现为身体排热不足、体温极高、脉搏迅速、皮肤干热、肌肉松软、虚脱及昏迷。

“为什么？”刘三奇道，难道这杨润开堂的院子里特别容易中暑？

“这也是我们药行掌柜的一点善心，”伙计一指院子里搭得两座席棚，“一边是我们店里自己熬制的枯草茶，专给来等候抓药的客人喝得；另一边，是怯暑的‘平安汤’，专治暑热秽恶诸邪。有一等贫苦人家、街上的乞丐、铸场的工人，感染了时疫，没钱诊治吃药的，就来这里喝一碗‘平安汤’。可是有人感染已重，喝了也还是要发作，一口气上不了，就丢了小命。唉！”

秽恶，音[huì è]，指邪恶、污浊。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原来是这样。”刘三点点头，传统中医药界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不错的么，继续喝茶——忽然他想了起来，这不是一个宣传自己成药的好机会么？

赶紧站了起来，紧走几步来到台阶下。只见席棚里躺着一个大汉，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年龄，个子在本时空堪称高大，足有1.7米。身材壮

实。穿着一身辨不出什么颜色的破衣烂衫，腰里缠着根绳子，光着一双脚，整个人灰头土脸。身边还有木棍一根，破包袱一个。简直就是大明乞丐的标准装束。

刘三觉得奇怪，这个人的身材壮实，不大象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乞丐，但是他的面色憔悴发黄，明显的营养不良，显然又不是伪装出来的。

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人，此人现在躺在一领破草席上，已经是出得气多，进得气少，牙关紧闭，面色苍白。刘三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这位老爷——”旁边看护的伙计赶忙拦阻。

“我是大夫！”刘三沉声道。伙计不言声了。旁边围观看热闹的酱油众们看冒出了个郎中为这乞丐诊治，都安静下来。

额头都是冷汗。刘三搭脉，脉沉伏微弱。他问一旁负责施药的伙计：

“这个人是突然倒地的？”

“是，他要了一碗平安汤，刚喝了几口就……”

刘三点点头，此乃痧闭于内，气脱于外之危候。不抢救极易死人。照中医的救治模式，此时应该通闭固脱，先用通关散吹入鼻腔，取嚏通闭才行。



通关散，中成药名。具有通关开窍之功效。主治痰浊阻窍所致的气闭昏厥，牙关紧闭，不省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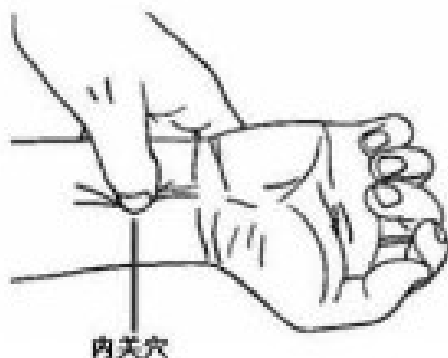
嚏，音[tì]。即“喷嚏”。

刘三手里没有通关散，不过他有诸葛行军散，忙取出来倒出些在纸上，轻轻的从乞丐的鼻腔内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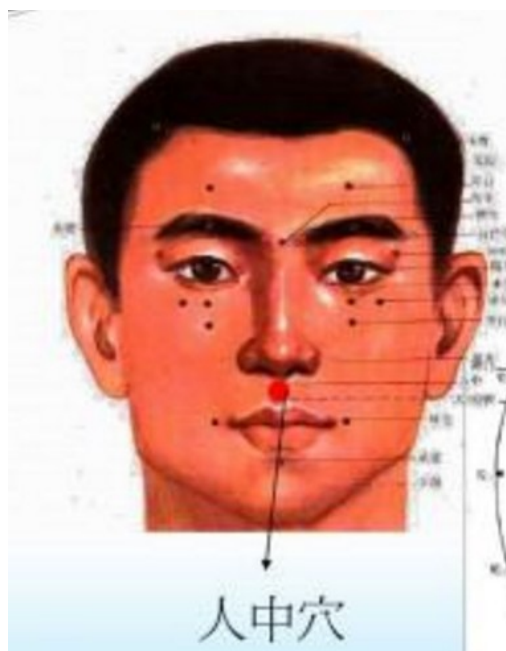
此药果然灵验，药剂一入，病人几乎立刻就有了反应，身体开始动

弹，眼皮也睁开了。

“醒了！醒了！”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叫声。刘三用手指按压他的人中、内关穴，待见他的神智完全清楚了，才吩咐一旁的伙计：“喂他喝些水！”这才起身。



内关穴



人中穴

旁边已然涌来了不少围观者，纷纷向他打听这药是何名？哪里有售。有人心急得，干脆要他把身边的药卖给他。

“诸位父老乡亲。”刘三团团一揖，用他那蹩脚的广东白话说道，“在下刘三，今天刚到贵地。此药名为诸葛行军散，是在下自己配制的，因为暑天行路，带在身上保个平安，诸位要买，在下实在是为难啦——”

在人家的地盘里做广告，要适可而止。只把药名和人名说清了也就是了。到时候老百姓自然会按图索骥。

刘三又作揖，又解释，说了好几回，人群才慢慢的散去。刘三信心大涨——诸葛行军散这样的暑药是大有市场的。

正在得意间，却见杨世祥从里面走了出来，看上去面色不大活络——显然里面去了一趟也没什么好的收获。

活络，是指灵活，不拘泥；通达。这里指表情呆板。

回到客栈，杨世祥道：“刘兄，这请‘杨润开堂’代销的事情，怕是落实不了。我那堂兄，你也见到了，精得很！”

刘三点点头：“还是不同意？”

“也不算峻拒。只是一个劲的转圈，不知道打得什么主意。”杨世祥接过仆人送来的手巾，擦了一把，又喝了盏凉茶，“刘兄，你的票子是哪里来得？”

峻拒，音[jùn jù]。严厉拒绝。

“自然是广州，票上面不是写着广州德隆银行吗？”

“德隆，呵呵，大约也是你们澳洲人的产业吧。德隆粮行，还有粮食票子。”杨世祥笑道，“我那大哥，代销的事情不大上心，一个劲的打听这票子我是哪里来得。又套问你的来路。”

“你怎么说的？”

“票子，自然是说客户给得订金。”杨世祥自嘲的一晒，“打死他都不会相信我有五十两银子的现金可以用。至于你，我只说你是新近到临高的一位大夫，医术高明。看他的模样，似乎不大相信啊。”

“这事说不定还有转机。”刘三心想，杨世意这个人还是很有眼光的，一眼就看到了要点。看来，代销的事情还没有绝望，要能好好的利用广州站在广东积累下的声望，说不定能成。

“能有什么转机？我看我们还是收拾一下，待到明天货物齐了就打道回府好了。”

说着话，黄天宇也回来了，他今天下午带着陈同在佛山转了一圈，请了个客店的伙计当向导，专门去看佛山的手工业了。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可以带回去的。相比刘三他们，黄天宇这半天的收获可就大得多了。

他到了好几个铸造工场，又去了几处陶瓷窑口。看到了大量正在铸造中的钟鼎香炉之类的民用器物，也有许多火炮——打听到朝廷因为广东的铁好不脆，正在广东大规模的铸炮供应辽东使用，很多铸造工场都忙不过来。

第一百四十四节 佛山之行（十）

“要说简陋归简陋，可是规模真不是盖的。”他见到的每个铸造工场都是人声鼎沸，烈焰冲天，不管是铸铜还是铸铁，都非常的繁忙。铸造规模已经相当的可观，仅仅一个工场的空地上就有几十多门铜铁大炮，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让黄天宇目不暇接。

铸造工场里的火炮的铸造，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泥模铸造法，但是铸造水平相当的精良，不过，照黄天宇的看法，这些大炮还都是旧式的火炮，不是虎蹲炮就是佛朗机炮，最大的也不过是大将军炮，并无传说中的西洋红夷大炮。

“这里的铸造工人很多，而且待遇出奇的低。”黄天宇在房中小声的说道，“我问了下，只要领工的老师傅能拿到一二两一个月，一般的工人，都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很多人连老婆都讨不起，日子过得很苦。以我们给得待遇要招募工人不难。”

“你要招募的陶瓷工怎么样？”

刘三不是工能委成员，但是是这次出差的负责人，所以一应事务照例要同他商量之后才能办理。

“更惨了。”黄天宇面色沉重，“不瞒你说，我今天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看到万人坑。就在一座大窑不远的地方，坑底就是累累尸骨，死掉的工人要是无人收殓，就直接丢到坑里去。就我在那里的半小时里，丢进去好几具尸体。活人的模样也不怎么样，一个个都和地狱里的活小鬼差不多，浑身都是黑的。听闻有许多工人失业，要招工的话，只会比铸造工更容易些。”

“你就动手招人吧。”刘三说，“不过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又没个名义，不大容易下手，万一要把官府给惹来了，问问我们招募工人干什么，我们怎么说？”

“挂出招工牌子大概不行，不过可以私下串联。”黄天宇说，“先谈好一二个工人，再由他们去串联愿意去临高的人，第一批不要多，去个十几个就是了，以后他们尝到甜头了，再派他们回来私下里招工。”

“好，就这么办吧。”刘三从怀里掏出一张五十两的票子，“明天我跑一趟‘杨润开堂’把银子都兑开，这样你就能付安家费了。每个愿意去的工人给二两银子的安家费。别忘记，一定要叫他们在契上按手印！”说着打开随身的的一个用来装要紧文件的首饰匣子——从里面取出一叠印好格式的文契。

“起威在佛山有家镖行的分柜。”刘三说，“你把人集合齐全了，就分批带去分柜上接头，自然有人会安排他们动身。这是信物。”说着他又给了黄天宇一个象牙签。



象牙签——酒筹。

两人正在秘议，只听得外面一阵嘈杂声，陈同跑进来报：“刘老爷，有个要饭的花子，非要见您。”

“要饭的花子？”刘三皱眉想了想，大约是今天他救治的那个青年乞丐吧，“给他几百钱让他去了就是。”

“我给了，可是他不要。”陈同说，“这人说您对他有救命之恩，想当面见您一面，给您磕个头。”

“好吧，你把他叫进来就是。”刘三无可奈何的点点头，行善有时候也容易招惹出闲事来。

不多片刻，只见一个青年壮汉阔步走了进来。果然是下午他救治过的人。只不过几个小时不见，此人已经恢复如常，走起路来虎虎生威，颇有些武人的气概。

见到刘三他倒头就拜：“黄安德，谢刘大夫救命之恩！”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起吧。”刘三只好来出手相挽，心想今晚

怎么也得洗个澡才能睡觉——这汉子身上散发出一股不知道什么味道混合气体。

黄安德站了起来。他长着一双蒙古眼，高颧骨，直鼻梁。和本地人的样貌差别很大。眼睛不大但是看起来炯炯有神，看他的气概模样，不象是个惯于在街上谄媚行乞的职业乞丐，也不似一般乡下人那样畏畏缩缩。不由得有了几分好感，当下关照陈同，取五百钱来并一瓶“避瘟散”来给他。



这位蒙古族的歌手——是典型的“一双蒙古眼，高颧骨，直鼻梁”。

“不，不，使不得。”黄安德连连摇头，“小的这次来，是专门给恩人磕头道谢的。药铺的伙计说，要不是恩人当场施救，小的这条性命就算交代了。”

“救死扶伤，乃是我辈分行医人的本分，恩德不恩德的，也不用提了。”刘三做出一副诚恳的模样，只字不提是为了打广告才救得人，“你如今身无分文，现在又是酷暑时节，还是拿着备用吧。”

黄安德也不答话，又深深一揖，转身就往外走了。

刘三注意到他的双臂筋肉结实，手上还有些疤痕，心里一动，忙叫住他问：

“敢问这位黄兄弟，你原是做何营生，为何落魄至此？”

“俺原在这边的铸造工场做工，”黄安德粗声道，“只是没什么手艺，纯属卖力气混饭。领工的嫌俺吃饭多，脾气大，几天前把俺给辞了。”

是个铸造工人，这倒是个现成的。刘三和黄天宇对视了一眼，都起了相似的念头，把他收留下来吧，小伙子有力气，又有点铸造经验，带回去好好培训应该是个好工人。实在不行，这个身胚当个兵总没问题——1.7米的兵源，如今还很稀罕呢。

黄天宇道：“黄兄弟，在下在琼州府有一处产业，正好缺少人手。黄兄弟既然没有去处，不如随了在下去琼州吧。”

“去琼州？”这黄安德翻着眼睛想了想，“不去！这地方听说瘴疫很重，去了多半活不了。”

回绝的倒是干脆。刘三笑道：“这产业是我和这位黄老爷合开的，有我在你怕什么？包你平安无事。”

黄安德这下犹豫了，片刻问：“能吃上肉不？”接着他又赶紧补充，“十天半月能吃上一回就行！俺不是贪心的人。”

“可以。”刘三回道的很干脆，如今新军和工业部的重体力劳动者的伙食标准是每天有鱼，每周有肉。数量不多，但是绝对保证供应。

“那好，俺就跟你们去了！”黄安德点点头，又跪下来磕了个头，“东家！”

“好了，磕头就不用了。”刘三觉得这人粗率可爱，可惜不是学医的料，不然倒要把他留在身边了，“你且签了文书。”

“要卖身？”黄安德看起来不大情愿，“要卖身俺就不去了，俺不喜欢给人当奴才。”

“不是卖身，是雇用文契。你给人当长工不也得写个契？”

“成！”他点点头。

当下他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刘三问他在这里可有家眷？要不要一并带走，还是领二两银子的安家费。

“俺在这里是光棍一条，哪来的家眷。银子不用了。跟着东家有肉吃。”黄安德咧开嘴笑了。

“你是哪里人士？”

“人屎？”黄安德挠挠头皮，“小的不是人屎。”

“你是哪地方人吧。”

“小的是山东的，世居登州。”黄安德说，“登州待不下去了，听说有个弟兄如今调防到了广东，就想来投奔他混口饭吃，没想到……”说到这里他忽然闭嘴了。

调防，音[diào fáng]，是指部队、军人由原驻地或防守地区调到另外一处驻地或防守地区。

看来这黄安德还有隐情。“调防”？再联系到他的举止言行，刘三心想，八成是个官军的逃兵吧。逃兵就逃兵，反正能干活就行。

刘三吩咐陈同先带他去洗澡，找个理发的替他修剪修剪，再给他从估衣铺里选二套衣服换上。又吩咐高弟把出客的衣服取出来吹一吹，预备着明天赴那位林铭的家宴的时候穿着。

出客，指会客，出外作客。

这天正是林铭的夫人二十八岁的生辰日，全宅上下一片喜庆之色。

尤其是本地的富商士绅几乎一个不落全都来捧场，前来祝贺的宾朋是络绎不绝，将整个林宅渲染的热闹非凡。

林家即非商家也非士绅，大家如此看重于他，百般奉承，因为他是本地的锦衣卫百户所的试百户。也等于是第二把手。一把手刘百户年老昏庸，除了每月到所拿份例钱之外早就不问百户所的具体事务，按现代说法林铭就是百户所的常务领导了。

午饭过后，林铭送走了上午的贺客，命人在内院中摆上瓜果糕点，请一干至亲近交等院中赏戏同乐。

院中临时搭建的戏台上正在演出昆腔。请得是南海县的昆腔名角张乔，扮相唱功俱佳。一众人看得入神。

下面的主位上，坐着本次寿宴的主角林夫人。在佛山，林夫人的长相一直是本地人议论的对象——高鼻深目，头发微髻。眼睛也是棕褐色的，看起来倒和波斯胡姬的有五六分相似。而这位林夫人正是色目人的后裔——祖辈历代也是在锦衣卫当差的，历任校尉、小旗、总旗之类的中下级职务。和林家算是门当户对了。

色目人，是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也是元代臣民的四种位阶之一，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到了明朝，对疆域内的色目人采取强制与汉族同化的政策，消除差异，加快民族融合。

按照大明的法律，色目人不得自相嫁娶，所以三百年混血下来，和一般的汉人也没什么不同了，象林夫人这样长相极有色目特点的女子很难见到，这也是林百户最值得自豪的一点，即使年龄大了一岁也娶了回来。大家都觉得林百户这个人口味很是独特。

第一百四十五节 佛山之行（十一）

说起这位林百户，生得是一表人才，但是颇有寡人之疾。从他世袭了家传的试百户之后，就有扩大家中姬妾队伍的倾向，一直致力于搜罗美貌女子，要不是碍于官声限于财力，大概早就置备下十二三个小妾了。即使这样，到娶妻的时候，家里的小妾和通房丫头已经有了四大金刚。再娶进一位林夫人来，林铭得意洋洋曰：“这叫五福捧寿。”

寡人之疾亦称寡人有疾。代指古代君王的通病——好色。语出战国·孟轲《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这会，林百户正端坐在夫人一旁的家主之位上，四个小妾在后面半月形排开，一副众星捧月的模样。林铭左顾右盼，十分得意。

正在看戏，忽然有佣人来报：“李家小姐来了。”

林铭皱眉：“哪个李家小姐？”

“江宁百户所李老爷的千金……”说着将李永薰写的条子递上来。

“哦，是她。”林铭奇怪：李永薰是他老婆的表妹，自从老婆嫁到佛山之后，因为路途遥远，两家交往不太多。怎么事先书信都没来一封，就贸贸然登门了？

贸贸然，多用来形容不假思索而做出的行为。

“谁送她来得？”

“据小姐说是个两个药商——”

“胡闹！”林铭低声骂了一句。

“相公何事动怒？”林夫人转过头来。

“你那李家的妹子来了。”林铭把李永薰的手条递了过去，“十五岁的人了，做事这么荒唐！”

“来都来了，生气也没用。”林夫人倒也淡然，“我去接她吧。”说着嫣然一笑，这一笑，带出面颊上两个深深的酒窝，林百户当即酥麻了半边。

“好吧。”

“还有送芊芊来的客商，也得办桌酒席谢谢人家。毕竟千里迢迢，也算是平安送到了。”

林铭想了想：“也好，反正厨房里东西都是现成的。”

林夫人带着两个丫鬟出去。问传话的管事：“表小姐现在在哪里？”

“正在花厅上。”

“带她去我房里。”

姐妹见面，自然有一番久别重逢的话说。未几，李永薰说：“姐

姐，我都快热死了。让我先洗洗，换件衣服吧！”

“好，好。”林夫人关照丫鬟：“去提几桶热水来，再叫张妈到后街上买个新的浴桶来。”

片刻之间，冷热水和浴桶都置办齐全了。林夫人先把房门关好，掩紧了窗扉，又把竹帘子都放了下来，屋子里顿时幽黯下来。林夫人上来，为她拔去簪子，解开腰带，卸掉外衣，又把她缠在胸脯上的布条子一层层的绕开，露出贴肉的肚兜来。林夫人纤指微动，摘掉了挂肚兜的银链子，又软又滑的软缎肚兜滑落下去。

李永薰害羞的背过身子，林夫人却双手扶着她的腰肢，小声在她耳畔道：“芊芊，你的腰肢细了不少呢。”

“姐姐好坏——”李永薰扭了下腰，“难道我以前是水桶腰。”

“没有，以前也是小蛮腰，只是，”林夫人的双手托起了芊芊胸前两朵小小的蓓蕾，“这里大了许多……”

“姐姐你讨厌死了，乱摸！”李永薰被她双手一碰，只觉胸口一阵酥麻，赶紧推开她的手，“我要洗澡了，姐姐叫个丫鬟来服侍我就是了。”

“丫鬟粗手粗脚的。”林夫人借着竹帘子里的微光，只见一个纤细苗条的身影，细皮白肉的，一头乌黑的头发垂在肩上，两条腿绞紧了，拿着件肚兜在胸前勉强遮挡着。笑道：“你小时候来姐姐家，姐姐给你洗澡的事情忘记了？”说着走过去，牵住她的手，小声道：

“来吧，姐姐帮你洗澡。”

李永薰的鼻尖飘来一阵姐姐身上的香薰气温，似麝似兰，直透心脾，不由得跟了过去。

洗过一个畅快的澡，林夫人要丫鬟取一份全新的梳妆盒子来，帮她重新梳妆打扮整齐，又取了自己的干净衣服给她换上，才开了房门出来，去见林铭。

林铭对来个小姨子原是无可无不可的，既然老婆愿意收留，就让老婆去费神好了。再说有这样个赏心悦目又活泼的小姨子在，生活也多些乐趣。问起一路上的情形，李永薰自然是一分真话九分假话。全是真话不加水的，大约也就是广州城外上船到佛山这一路上的事情了。自然她偷腰牌、装妓女、下“极乐散”的事情也是说不得的。

林铭点头道：“看来这几位客商还都是方正君子。这样倒要好好的谢他们了。”

“也是，至少该备张帖子，才显得我们礼数不亏。”

“夫人说的是。”林铭对这老婆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当即叫人备了帖子，送到客栈去。

怎么谢呢？给财物他是万万不乐意的，虽然当这个试百户出息不错，不过上头需要孝敬，过路的同僚得应酬，自己还有一妻四妾要锦衣

玉食，外加一堆小厮家仆丫鬟老妈子要养活，开销大得很。朝廷给得俸禄有限，特别是锦衣卫这样的寄禄官多如牛毛的部门，各类吃财政饭的人有八万多号。发饷向来不准时。好在他是地方上当百户，很有油水，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混了。

寄禄官，宋代的一种官阶，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

若是只宴请一次，礼数上未免太过淡薄，亲戚朋友知道了未免要议论。正委决不下，林夫人出主意道：“反正明天你要请他们的。他们既是来佛山镇做买卖的，不如请几位本地的大商贾作陪？帮他们个小忙。”

“夫人所言极是。”林铭想这也是举手之劳，不费事不费力，人情上也过得去了。“只是请哪几位呢？”

“芊芊说：刘老爷是位大夫，杨老爷是药铺的掌柜，不如请杨润开堂的杨大掌柜作陪？他在佛山是这行的翘楚。”

“不错，夫人想得周全。”

“再请一位李洛由李老爷，他前几天刚到佛山。今天也送了寿礼来。他家原是作关外生意的，买卖很大，妾身听闻不少珍贵药材都是关外来得。这李老爷虽然避居关内多年了，说不定手头还有存货……”

李洛由林铭自然是认得的，不光认得，今天他还笑纳了一番寿礼之外的“厚礼”，谈成了一桩事情。他笑了：“夫人你想得太多了。这做买卖的事情，就由他们自己去打算好了。为夫就是把人请来相聚，至于能不能谈出什么来，那是他们的事情。”

“是，相公见教的是。”林夫人微微一笑，“今晚芊芊来了，我们姐妹有些私房话说说，劳烦相公今天就宿在轻云那里吧。”

“你一天到晚和姐妹们有私房话。林铭快快道，“每个月到底是你和轻云、碧波她们睡得多，还是为夫……”

“好啦，相公就不要计较了嘛。”林夫人眼波流动，极妩媚动人，“可也从来没叫相公独守空房呀？再说这是妾身的表妹，也算是半个娘家人，总要照顾得。”

林铭对此似乎还有什么意见，林夫人小声道：“明晚妾身和碧波一起伺候相公……”

李洛由是前几天到的佛山，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澳门经商多年的英国人john-quark——李洛由和其他与他相熟的中国人都开玩笑的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夸克·穷；一个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德意志人马阳春。

自从自天启末年奉父命到广州接管家里的洋庄生意开始，李洛由几乎每二三个月就要来一次佛山，订购瓷器、丝绸和药材。通过夸克·穷的渠道出口。

李家是世代的豪商，又是在天字脚下的北直隶人士，气派上未免就有些“官气”，一行人从广州出发，用了三条大船，浩浩荡荡沿江而来。

一靠码头，直投佛山打铜街的“辽海行”的分号。为了接待东家，分号的程掌柜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一切：轿子一到，李洛由与他的客人，还有他的妻侄名叫顾葆成的，是当年广宁撤镇的大溃退里从乱军中带回来的，也是妻族的唯一骨血。另外一个帮办笔墨的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准备的四名伶俐的小厮，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李洛由一面享受着小厮们的伺候，一面问讯当地的各种消息。

乱过一阵，各自坐定下来。李洛由吩咐人先把两位红毛客人送到客房里休息，好生伺候。

随身带来的贴身小厮之一的扫叶，捧着水烟袋来为他装烟，同时悄声说道：“蒋姨太已经安顿下了，问老爷什么时候进去？”

“到佛山是来陪她玩得么？”话中嫌蒋姨太不懂事，“叫她跪着反省，等我进来再说”

一开口就是责罚，毫无怜香惜玉之情。一众人屏息凝视，不敢接话。

“是。”扫叶不敢多言，只好进去传达命令了，暗暗为这倒霉的蒋姨太抱屈。这种冷酷无情的家法，自从李洛由九死一生跑回关内之后就愈演愈烈了。

“老爷，”分号的程掌柜来请示：“晚饭怎么安排？要不要用老爷带来的厨子做番菜？”李家因为常年和西洋商人打交道，家里常备番菜厨子和各种佐料厨具食材，这次一并带来了。除了应酬两名外国客人，还准备请几家往来客户开开洋荤。

第一百四十六节 佛山之行（十二）

“不用了，”李洛由道，“两位都能吃中华菜肴，而且喜欢得紧。叫廖厨子做吧。”廖厨子是他从广州的家中随身带来的，颇有几道拿手的名菜，尤其是烤乳猪和烧羊肉，在广州城里是赫赫有名的。李洛由为着在本地宴客方便，也把他带来了。



烤乳猪



烧羊肉

“是。我这就去安排。”程掌柜退了下去。李洛由站了起来，对顾葆成道：“你来。”

顾葆成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看得出对这位姑丈很是畏惧。紧跟了过来。

“我布置你在船上做得作业，做了没有？可有不懂之处？”

“回老爷：侄儿已经做了。”李家也是学做官人家的派头，子侄儿女称呼长辈都叫“老爷”，“只是有几道几何题做不出来。要请老爷指点。”

“嗯，晚上把窗课本子送到书房来。”

到的书房，书房里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十几个大柜子里都得都是往来信件和账本。装有重要文书的柜子上着锁。李洛由检查了下各处柜子上的封条，确认完好无损，才逐一把封条撕下落座。

顾葆成自然不敢坐，侍立一旁。

“葆成！磨墨，写几封信。”

“是！”顾葆成有些奇怪，写信这类事情，照例是书启师爷的事情，机密的则是姑父自己动手，怎么叫自己动手？也不敢多问，赶忙走到紫檀木的书案前，取一锭程君房残墨，在一方唐代端砚上磨了起来。

程君房，中国明代制墨家，名大约，以字行，又字幼博，号筱野。生卒年不详，活跃于万历年间。新安（今在安徽）人。精于制墨，其墨光洁细腻，款式花纹变化多端，深得文人士大夫喜爱，著有《程氏墨苑》，列墨品六部，约500余式，其中所收的墨名，如《天老对庭》、《清辉照海月》、《归马牧牛》等今仍沿用。

端砚，广东省肇庆市特产。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出产于唐代初期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故名端砚。



中国传统书写工具——笔、墨、砚。

“用宋体小楷写！你写——”李洛由的信，是写给辽海行在沈阳——建奴的“盛京”里的代理人的，这种代理人不止一个，有的在当地开设买卖，有的则专门结交后金的贵族官吏。自从广宁撤镇之后，李家在辽东的买卖全部毁于一旦。目睹了辽东军民惨状的李洛由回到直隶后稍加安定之后，就开始派人回到辽东，重整家业。以做买卖为名，暗中搜集后金的情报讯息——他胸中还抱着一丝期望：有朝一日王师复辽之日，自己在辽东安排下的情报网络能够发挥些许作用——最低限度，也能在当地杀几个鞑子。



广宁，辽宁省北镇市在明代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广宁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辽西的咽喉，是镇守山海关的门户，是保卫京城的屏障。明朝自建朝以来，辽东总兵必驻守重兵于此，它是明朝在东北最高的军事机关驻地，是控制蒙古、弹压女真的军事重镇。广宁撤镇，大约指天启二年（1622年）的西平堡-广宁之战。此役由于辽东巡抚王化贞与辽东经略熊廷弼战略方案不一，各自为政，再有对手后金努尔哈赤的用间操作成功，八旗军作战勇猛，最后明军大败，退守山海关。明朝在辽西的军队、人员、物资、土地尽失。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罪”遭处死弃市，传首九边。魏忠贤虽对王化贞百般袒护，但由于罪行确凿，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处死。另外一部小说《窃明》对此战役也有深入描写。

宁远大捷的消息曾经让已经对朝政极度失望的李洛由产生了一线希望。天启皇帝驾崩，信王入承大统，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失势赐死，直到袁崇焕重新出山，提出“五年复辽”的奏议，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这大明的气数，到底还没有尽！

宁远大捷，即宁远之战，是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后金与明朝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进行的作战。明朝方面称之为“宁远大捷”。此战明军守宁远城取得成功，后金军攻城不克损失惨重败走，同时对宁远周边屯堡——例如觉华岛——劫掠甚重，这也是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

从他在辽东的代理人那里传来的消息都表明，自从老鞑子死在袁督师大炮之下，后金无论在伪政权内部还是经济上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李洛由感到：自萨尔浒大败之后，朝廷在辽东的颓势有可能会扭转，最近二年在辽东的活动也多了起来。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后金的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双方在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战争以明朝多路进攻围攻后金（明军分五路进攻，总兵力约十一万人），而后金以防卫反击的形式发生（后金总兵力约六万人）。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物资，战役最后以明军大败而告终。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他要顾葆成写得是关照代理人在沈阳的商业活动的指示信。辽海行在辽东的商业活动主要是通过皮岛这个渠道，进入后金的统治区运销关内货物，收购红参、鹿茸、皮毛。特别是上好的黑貂皮。这种贸易在大明是非法的，不过在后金政权管辖范围内却是受到欢迎的。一个以掳掠

抢劫为基础的政权不可避免的穷兵黩武，农业凋敝，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对与关内展开这样的走私贸易极为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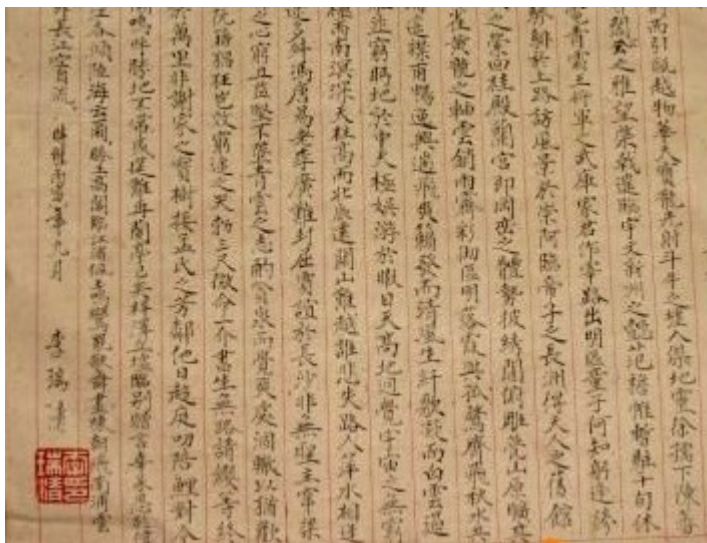
皮岛是指今天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海域的楸岛。

不过，李洛由和山西那批汉奸商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后金急需的粮食、生铁、铜器之类的战略物资，他从来不运销。运去的都是于耕战无益的奢侈品，尤以各种丝绸锦缎为主，兼顾各种粗细瓷器——靠抢劫掳掠聚敛了大量财富的野蛮人刚刚脱下猪皮，不可避免的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极大的需求。李洛由的这个买卖原不是为了赚钱，却越做越大了——红参、鹿茸和貂皮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贝勒所言，要我等运销粮食之事，请告其：最近灾荒不断，粮价奇高，且市无余粮可购……”

接着他又口授了一封赎回几名过去的店内伙计的信，关照代理人将已经找到下落的原字号里的伙计逐一赎回出来，家眷若是能找到下落的，也一并赎回。借着贸易的机会，他寻找赎取了不少在辽东溃局中被掳为奴的熟人、同业、亲戚。赎身的人一律送回关内，那些有胆有识，对建奴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会被重新派回到关外，或是充当字号里的伙计，或是在当地安家做小买卖潜伏下来。等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他最后口授完关于端午节给后金贵族、官员送礼的信件之后，顾葆成见他再无其他指示，才把信签递过去。李洛由接过，仔细的看了一遍——一笔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一丝不乱。他满意的点点头。才从随身的拜帖匣子里取出一个小图章，一一盖了上去。



工整的蝇头小楷及落款图章

与后金的贸易是犯法的，所以这样的信李洛由从来不假手于人，心里不落字号人名，不署名，也不写任何题记，只用一个花押图章做记号。一旦信件失落，直接销毁图章即可。李洛由虽然寄希望于朝廷，但是对朝廷里的种种人物都是什么货色却是一清二楚。

信被仔细的封了起来，装进蜡丸。到时候由专门的精干人员贴身收藏了北上登州。登州往皮岛去的船只很多，走私夹带非常的方便。

李洛由把蜡丸封好，装在专门的首饰匣子里。这才问：“葆成！知道为什么今天要你写这三封信？”

“是，老爷是为了小侄不忘国仇家恨。”

“你知道就好。”李洛由点点头，“坐。”

“小侄不敢。”

“坐吧，我有话要和你谈。”李洛由叹了口气，“姑父昨日又发了次眩晕之症，这病已经发作了好几次，怕有不豫——”

“姑父春秋鼎盛……”

“不要紧，一时半会死不了的。”李洛由沉声道，“姑父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生死看得淡了。李家现在家业人丁兴旺，只是放不下你——”他止住顾葆成的话头，“姑父原本期望能看着朝廷收复辽左，咱们爷们衣锦还乡帮你重振家业。现在看来，姑父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所以辽东的这一摊子，日后你要多留心，多帮姑父看着点。”

“是，侄儿谨遵姑父教诲。”

“香山澳的葡萄牙人那里，你也要常去，姑父知道你不同意信奉天主，也不勉强你。只是去了可以多长些见识。”李洛由闭起眼睛，“西人有他们的一套技艺数理，不在我中华之下，天下之广阔，远非中华一

隅……”他的话似是在向顾葆成告诫，又象是在喃喃自语，顾葆成不敢打扰，只是站着聆听。

“……你去吧，舟车劳顿，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晚上还有事情要议。”

“是。”顾葆成恭恭敬敬的应道，刚要退出去，见姑父并无离开的意思，继续在拆看各地分号送来的信件，问：“老爷不去安歇吗？”

“我不累，一会再去。”

“是，”顾葆成犹豫了一下，“侄儿大胆，请老爷宽宥蒋姨娘……”

宽宥，音[kuān yòu]，宽恕；饶恕。

“哼，”李洛由冷哼一声，“你倒会怜香惜玉。”

“侄儿不敢！”顾葆成吓得跪了下去。长辈的女人——这在古代社会可是原则性问题。

“起来吧！把你吓得这样。”李洛由不满的看了他一眼，顾葆成长得很象他的亡妻，也由此显得颇为柔弱，他在心里暗暗叹气，这样的男孩子不知道能不能担起这副肩膀来。

“蒋姨娘是侄儿的长辈，总是女流，受不得这样的苦楚……”

“跪一跪，就跪死了么？”李洛由冷笑了一声，“我是从辽东逃回来了。当年辽左没能逃走被建奴掳掠为奴的男女老幼，不知道有多少已经被折磨死了，没死的——该叫你见见那些被赎回来的人，听听他们过得都是什么日子——她跪上一个时辰少不了一块肉的。”

顾葆成磕了个头，抗声道：“老爷，失陷的辽东百姓的苦楚，侄儿时刻不敢忘。只是这是两回事。蒋姨娘何辜？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老爷将她斥责也就是了，这般责罚未免有失仁厚……”

“混蛋！”李洛由见这侄儿的倔脾气上来了，怒气冲冲的骂道，忽然脑袋一阵眩晕。赶紧止住自己的怒气，只说：“你出去吧。真是妇人之仁！”

李洛由定了好一会神，脑子才算清爽起来——这个症状愈发严重了。他想，这次回广州之后要延请名医，好好的看看了。

正在闭目养神，扫叶轻手轻脚的进来了，在他耳畔道：“老爷，杨润开堂的杨大掌柜派人来给您请安了，还送了四色水礼。”

“他哪里是给我请安，是给我的红参鹿茸请安来了。”李洛由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礼物收了，封个赏封给来人。告诉他：请杨大掌柜明日过来叙话。”



红参是人参的熟用品，是人参经过蒸制后的干燥根和根茎，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功效。

“是。”扫叶答应着退了出去。

“慢，”李洛由叫住了他，“到内宅，叫蒋姨太起来吧。”

第一百四十七节 佛山之行（十三）

看着扫叶退出去，李洛由盘算着，在登州他存着新近从辽东运来的一千斤红参还有几百斤的鹿茸，这就值一万多两银子了——以杨润开堂的实力，全部吃下去不成问题。只是一下子有如此之多的红参在佛山上市，怕是会招惹来麻烦。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从腰里拽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柜门上的锁。从里面找出一本“账本”来。这个账本的毛蓝布封面上只有“佛山镇”三个字，下面是年号：崇祯元年修订。

崇祯元年即公元1628年。

这是一本“人情账”，里面详细开列了佛山镇上的各路需要应酬的公私人物。包括家庭成员、住址、个人的喜好等等细节，有些特别要紧的人物，连他们已经过世的长辈的忌辰都记录的清清楚楚。还有过去送过得每笔礼物的记录。他翻到“林铭”的条目下。林铭全家都一一开列其上，下面注着每个人的生日。林夫人的生日就在三天之后。

这位本地的锦衣卫百户所的林百户很好说话，平日里也有交往，只要他装不知道，佛山就没人会多事说知道。

“正是时候。”李洛由点点头，阖起了账本。

以林铭和他的关系，称不上是如何的熟悉，除了照常的三节馈赠之外，忽然馈赠厚礼，太露于行迹。林夫人过生日倒是个额外送礼的好机会。

礼物即要贵重又得讨林夫人的欢心，不然直接送几百两银子过去就是了。银子虽好，对林夫人来说却没什么意义，女人一旦感觉自己不被重视，在床上吹枕头风也是很厉害的，更何况这个林夫人听闻说极受宠爱，杀伤力更大。所以说送礼是件颇费周章的事情。

他打开书房里的一只大橱上暗锁，里面层层叠叠装得是各种盒子：锦缎的、螺钿、剔红的……不一而足，装得都是贵重的礼物，专门用来应酬要紧人物的。



剔红，又称雕红漆，红雕漆。中国漆器工艺的一种，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其法常以木灰、金属为胎，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至相当的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再雕刻花纹。

眼下女人最喜欢的，最想得到的，无非就是广州紫珍斋的一面澳洲货鹅蛋镜子了。

他去过一次紫珍斋，一进门就被里面的整幅巨型玻璃镜吓得一跳。玻璃镜子，李洛由在澳门早就见识过。但是如此巨大、光洁的镜子，就算是澳门的葡萄牙人见了也都啧啧称奇，称制造这样巨大的玻璃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仅是镜子，紫珍斋卖得东西以新奇为上，许多都是本地从未见过的——本地没见过也就罢了，以李洛由这样经常来往澳门，与红毛人颇为相熟的商人也没见过。

李洛由为了馈赠方便，在紫珍斋里采购了许多新奇的玩意，分储几处，便于随时取用。

当下取了一面紫珍斋的鹅蛋镜；一盒的十二色玻璃瓶装蒸馏花草香水；一盒银托口红棒，最后又取了一盒珍珠，这可不是紫珍斋的东西了，而是真正的“东珠”——辽东的珍珠以大而圆润著称，远胜于广东将近枯竭的“合浦珠”。也是他经常贩运的货物；



十二色瓶装香水（真有这东西！）



给林百户准备的就简单多了，预备了一张最近新出的德隆银行二百两见票即兑的汇票。这东西用着真是方便，起码送礼行贿就不用公然扛着箱子去了。

李洛由当然知道这不是德隆的发明，唐代即有“飞钱”，他在澳门也见过婆罗门商人和葡萄牙商人使用汇票的，这种银票说白了就是汇票。只不过他从来就没想到过要把这种体制引入大明。没想到这德隆还真就引进来，也给它在这一带办成了。当然，这和紫珍斋的大掌柜郭逸，以及广州的高家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很怀疑这所谓的德隆就是这两家作得幕后老板。

吃过晚饭，李洛由在书房里将两个外国人请来秘会。

“来，我们小酌一杯，边饮边谈。”他从柜子里取出三个酒杯和一个黑色的酒瓶。这是千里迢迢从欧洲运来的葡萄酒。李洛由不怎么喜欢这种酸涩的酒味，更不喜欢没有下酒菜这么干喝，纯属为了点缀应酬外国客人。

“谢谢了，您这里永远都有出人意料的好东西。”夸克·穷眉开眼笑。这个英国商人时穷时富，落魄的时候常在李洛由在澳门的公馆蹭饭。

“谢谢。”马阳春看到有酒两眼放光。他到澳门三年多，官话已经说得很好，和李洛由也相熟。不过他当初可是澳门耶稣会中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人物——此人身上总是散发着野兽一般的臭味，连他的同事们也受不了，据说这德国人极不愿意洗澡，而且喝酒毫无节制。让会长很是伤了一番脑筋。

不过在意大利人的精心调教下，这个粗鲁的德国教士已经变得文明许多，至少也知道经常洗澡换衣服了。他原有一把大胡子，为了便于传教，已经把胡子剃得精光，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李，这里有‘大唐公主’吗？”

“没有，这是紫诚记的外销货，我这里可没有。”李洛由笑了一下，大唐公主那一股大黄的苦味，还真是消受不了。

“来，先干一杯。”

三人喝下了杯子里的酒。李洛由又给他们斟上。这才开始进入正题。

这次他带两个外国人到佛山，是为了两件事。一是看能否在佛山开辟传教的据点，李洛由是个天主教徒——其父早年到澳门作生意的时候受得洗。李洛由成年前，一直随父亲住在香山澳，少年时候就教堂里随神父学习，他对教义教理之类的东西兴趣不大，倒是欧洲的自然科学和数学颇有兴趣，代数、平面和立体几何都学得不错，在本时空是极少数掌握西方数学的人才了。

身为大明仅有的少数天主教徒，传播福音的事情李洛由责无旁贷，他屡次往返澳门与广州之间，接送传教士出入境，运送宗教书籍，还多

次在自家的仆役中发展信徒。当然他积极活动并非全部出于宗教热情，耶稣会在他的生意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来，则是准备在佛山开办铸造厂，制造西洋大炮和火枪。宁锦大捷之后，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兴趣猛增。这年的正月，朝廷接纳了徐光启的建议，命广东巡抚李逢节，两广总督王尊德，托葡商代购西洋大炮。葡萄牙人当即奉献十门大炮和若干火绳枪。并由葡萄牙军官和一名传教士率领数名炮手随炮押送。这是在天启年间张燾、孙学诗运送火炮进京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采购和运送西洋火炮进京。



徐光启（1562.4.24 - 1633.11.8），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等著书。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徐光启病逝，崇祯帝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李逢节（？ - ？）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明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万历三十五年，登进士，授行人。后升太常寺少卿。天启六年，升应天府府尹，同年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次年任两广总督、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

关于天启年间明朝购买火炮，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燾、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向西商购买了红夷炮四尊，这是明朝四次向澳门买大炮之举的第一次，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但这四门炮买来后一直滞留江西广信，大概是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无力北运了。天启元年（1621年），徐光启使朝廷出面取回滞留于江西广信的四门

大炮，并要求朝廷专访擅长铸炮的传教士毕方济、阳玛诺的下落，聘请来京“依其图说，酌量制造”，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他还根据后金作战特点和敌我力量对比，提出建“铕城”以佐防御。他们的建议主张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年底，四门大炮运抵北京，经过试射，威力巨大，远远超出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及其它旧式火炮之上。于是次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澳门当局为迎合中国皇帝，将不久前缴获的30门英制红夷炮中的一些卖给明朝钦差。二人很快购得了22门红夷炮。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二十二门大炮，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终于由张焘解送进京。兵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后来明政府又购买了四门炮。这样到了天启末年，明政府已经先后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大大增强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其中有十一门大炮被调往山海关，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门，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明政府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这23名葡籍炮手应该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国政府雇佣的西方军事技术人员。

李洛由从邸抄上读到徐光启的奏议——他和徐光启并不相识，但是同为天主教徒，对西洋的军事科学技术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徐光启在奏议中提出仿制西洋大炮，“练精兵致利器”的政策简直是双手赞成——李洛由在辽东做买卖多年，又是亲眼看到广宁撤镇的，对朝廷的倚为长城的“边军”是什么状态一清二楚。这种疲软不堪，训练不足，士气低下的军队根本不是后金兵的对手。

朝廷对西洋火器的需求增加，这对李洛由来说是绝大的商机——除了商机，他还抱着一份为朝廷军队刷新武器，提升战力的忠君报国的想法。如今许多官场中人把火药火器当成了仕途上的敲门砖，各种火药配方、火器、炮术的文章、条陈、奏议漫天横飞。对火器不甚了解，但是对西方科技略知一二的李洛由来说，其中的错谬之多让他痛心疾首——这是要误国啊。他决定：与其让不懂行的人乱来把火器作为自己的升官符，不如自己来操办。

李洛由估计着，朝廷向澳门采购的大炮不会太多，很快就会转入仿制阶段。他很清楚：葡萄牙人在澳门的铸造厂的产能有限，而且严重缺乏熟练的铸造工匠。他还知道澳门市政会的通过决议，要求尽可能的引诱中国的铸造工匠到澳门来工作铸造铁炮。天启年间购买的三十尊所谓的红夷大炮，根本就是从搁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上拆下来的舰炮——这事，朝廷闹不清，可不等于他李洛由闹不清。

从成本上说自然是本国制造更为廉价，朝廷在感觉上也会觉得这种“军国重器”交给朝廷子民去造比那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可靠些。

佛山这边替朝廷铸炮的工场并不少。但是没有一家是懂西洋大炮的铸炮技术的。李洛由也不懂，但是他有耶稣会的后援，从澳门乃是果阿招募专门的工匠都不成问题。再者，他还有夸克·穷这个英国人可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去找东印度公司这条渠道。

“在佛山开辟铸造厂的提议，我当然赞成。”马阳春说，这个德意志人穿着明朝的衣冠，戴着包头巾，“会长嘱咐过我，火器是大明最关心的事情，只要在这上面满足了皇帝和官吏们的需求，我们传播福音就会愈加的顺利。”

“神父说得对。”李洛由道，“陆神父和汤神父就是这样进得京师。”

第一百四十八节 佛山之行（十四）

“是，我觉得这是耶稣会为朝廷效力的好机会。我也是个老兵，在欧洲打过十来年仗没造过炮总还放过炮。大炮的基本原理也知道——可以帮你。”

“太好了，还有炮匠的问题呢？这里可没有人懂如何铸造西洋大炮。”

“葡萄牙人是不会给你炮匠的，你去请求会长大人也没用。”马阳春说，“如果要从果阿找人过来，就得等到明年了。”

“这可怎么办？”李洛由心想原以为靠着耶稣会，雇用葡萄牙炮匠的事情是手到擒来，没想到根本找不到人。他的目光转向英国人。

“您别对我看。”夸克·穷举起双手，“东印度公司的炮匠也在印度，这里哪有？”他拿出个烟斗，装满烟丝，吞云吐雾起来，“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借炮！”夸克·穷说，“让耶稣会出面，向葡萄牙人借几门大炮运来，让工匠实地测量，再按尺寸铸造就是。我看天下没有比中国的工匠手艺更为精巧的了，你给他们看了，他们总能造得出来。”

这倒是个可行的办法，不过向葡萄牙人借炮，这是件大事，必须要拿到官府的许可文书才行，势必要一番运动。李洛由对此有把握，他已经为内侄说下一门亲事，对方正是王尊德幕府中的一位赞画。通过他的路子去活动造炮和借炮的事情不会有太大问题。

“借大炮，还得到澳门市政会同意。耶稣会不能命令澳门市政会的。”

“我想不要紧，只要两广总督王尊德下道手令，市政会不敢不借。”

“不过，借什么炮比较合适？”李洛由虽然对这事很热衷，但是毕竟还是个外行。

“我看上次的12磅舰炮就很合适。”夸克·穷说，“听说中国军队用它打死了鞑靼的王。”

“不过一个蛮酋而已。算什么王爷！”

“如果只是要一味的防御的话，这种大口径的加农炮自然是最合适的。但是不能用来野战。”马阳春说，“步兵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这种炮就太重了。必须铸造3磅、6磅的火炮……”他不愧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对火炮的运用比一般人有经验的多。

“轻炮，朝廷军队有的是……”

“我看到过中国军队用来支援步兵的大炮。他们是用手推车来机动的，炮太轻，制造的也不合科学规范。不好用。”马阳春直摇头。“要造

马拉的双轮的炮车，这样战斗中才能有效的支援步兵，抵挡骑兵的冲锋。”

李洛由连连摇头，倒不是不同意他的看法，只是他对明军的状况可就了解太多了。别说根本就没这许多的马，就是有，当兵的不是比马更便宜？一个兵的月饷才不过一二两，一匹马少说也得几十两银子，要按红毛人那样装备炮营，光一门炮就得七八匹马伺候，谁也用不起。

“神父，朝廷现在对重炮的需求很大。再说朝廷缺马。”

“不仅缺马，连拉车的马都不合格。”马阳春知道在中国除了官府、军队和少数有钱人之外，你在其他地方几乎是看不到马匹的。而且这里的马匹多数身材矮小——一开始他还以为中国人习于役使儿马。后来才发觉并非如此。

“看起来只能铸造重型的加农炮了。”马阳春想了想，“不过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炮台上最大的也不过是18磅的大炮……”

“这就差不多了，天启年间运12磅舰炮就费了老鼻子劲了。”

最后决定向澳门市政会借18磅加农炮、12磅和6磅加农炮各一门。炮车炮架也随炮借来仿制。李洛由还抱着一线希望——以徐光启的造旨，应该不会看不出轻型火炮的重要性吧？

李洛由拿出算盘，草草的计算了这笔买卖的各种开销，以确定将来承制大炮时候的报价依据。

“有了铸造工场，我会先向工人们传播福音。再藉由他们把天主的福音散播开来……”马阳春从老兵又恢复到了神父的状态，说，“最近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神父。”

“天主的羊群扩大了。您还记得陆若华兄弟吗？”

“当然，他和葡萄牙人一起护送大炮进京师了。”

“不是这位，这位是陆若汉。”马阳春摇头，“我说得这位是去年前往琼州传播福音的陆若华神父。”

李洛由依稀记得有这么个人：“约翰那里的传播福音有了很大收获？”

“不，不是约翰。”

约翰就是著名的明代天主教徒王弘海的儿子，他的受洗名就叫约翰。王弘海和徐光启，一直是耶稣会在大明传教的主要指望。

马阳春手持念珠，双目望天：“真是奇迹！感谢天主！原本以为海南岛的定安城会发生的奇迹，却发生在了临高城。天主的意志，真是神秘莫测啊。”



天主教使用的念珠，念珠在天主教的目的是帮助信徒在诵念玫瑰经时，可以清楚分辨应该诵念哪一段经文。天主教的念珠是分段设计的，而且下面有十字架。所谓的玫瑰经是由一连串的经文接续而来，因此信徒在念诵时，必须搭配念珠来计算念诵的次数，所以念珠也被称为「玫瑰念珠」。天主教所使用的玫瑰念珠分为手珠与挂珠两种。

说着他把陆若华在临高的传教业绩大大的宣扬了一番：洗礼了数百名教徒，还设立的教堂和修道院。他竭力称赞岛上的澳洲人是一群虔诚的天主的羔羊。对传播福音的事业不遗余力。

“临高？澳洲人？”李洛由面色转为凝重。澳洲货的名声，一年来在广东已经是如雷贯耳了。而澳洲人驾铁船，在临高登陆筑城，自为堡室，行当年葡萄牙人入驻香山澳之事，李洛由也是有所耳闻的。不过这伙人在临高登陆之后，倒也老实，除了派船来广州贸易，销售各种珍奇货物，收购物资之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不错，正是如今在临高的澳洲人，听闻他们已经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城堡，名叫百仞。”马阳春因为陆若华的关系，对临高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

“他们也想学当年葡萄牙人的故伎吧。”夸克·穷说，“说真得，我倒很想去瞧瞧这伙奇怪的人！”

“听说他们中也有你的同胞。”马阳春笑着说，“陆兄弟说，他见到过几个说英语的女子。”

“澳洲人喜欢英国女人？”夸克·穷哈哈大笑，“我倒真想去一次，很久没有尝过女同胞的味道了。”

马阳春微笑着说：“或许他们很喜欢英国人。”他说道，“陆神父在信中说，他们中有人懂很多欧洲人的语言，但是几乎人人懂英语。”

“这真是件怪事。”夸克·穷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我想不出一个英格兰以外的人学习英语有什么用处？”

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用的是拉丁语，一般的百姓，各用各的语言，连法语都没通行到法兰西的穷乡僻壤，居然在东方有这么一伙人不管干什么的全都会说几句英语，这种奇怪的有违社会规律的事情，是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上帝保佑，他们都是天主的信徒，没有堕入异端邪说中去……”马阳春在胸口划了个十字，接着又诚恳的望着夸克·穷，“夸克先生，天主的门始终是为了迷途的羔羊敞开着的……”

“神父大人——”夸克·穷知道他又要游说自己重新受洗，放弃国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了。信仰不信仰对这个英国人来说根本无所谓，正如他有次喝醉了说过：如果需要，他可以随时信仰任何宗教，也可以随时不信——这个英国人根本不相信有神明的存在，是个彻底的“无国王”、“无上帝”的拜金主义者，他只信仰金光灿灿的黄金。

“好了，我们就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李洛由把话题扯开，“澳洲人的东西极其精巧，有些似乎是欧洲的产品，却要更胜一筹。不知道他们的工艺是怎么样的？我也很想去看看。”

“我也很想去看看。”夸克·穷说，“与他们直接做生意。再看看传闻中的铁船。只是大明朝廷不许我们深入州县。海上也不太平。”

李洛由说，“夸克先生，如果你愿意，下个月我们可以一起去临高看看。用我的船。”

“好，我一定去。”夸克·穷原本就想找个新的贸易机会，当下欣然接受。

三个人聊天直到深夜才散去。第二天一早起来，李洛由先带着人抬了寿礼前往林家祝贺，和林铭达成了默契。马阳春开始给本地分号的几个伙计上教义课。李洛由觉得让手下伙计信教是件好事，起码在精神上会有寄托，免得胡思乱想。

吃晚饭的时候，杨世意来拜访了，俩人吃过饭关起门来嘀嘀咕咕的在书房里议论了半天，敲定了这笔买卖。杨世意的嘴都快笑歪了——他从李洛由手里拿到的红参是一斤六十两银子，转手批出去就是一百两。至于最后卖到客户手里，零售高达近二百两一斤。他即零卖又批发，两头赚银子。

夸克·穷因为长相的问题，只好蜗居在字号里。李洛由极会敷衍红毛商人，每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不时还给他送来个女人享用，夸克·穷远没有穿越者挑食，一概笑纳。除了吃喝玩乐，他的另外一桩事情就是根据程掌柜每日从各家取来得货样，选择欧洲喜欢的款式。有时候，他还会亲自画出一些图样和花纹，要求定制。

第一百四十九节 佛山之行（十五）

李洛由这天回到分号，程掌柜送来一封请帖。

“林百户请您明日赴宴小酌。”

帖子上注明“家宴”，说明不需行官礼，算是简单的聚会。李洛由不由一怔，林铭他才见过不久，此时忽然又要宴请又有什么事情？

“这帖子什么来头？”他问程掌柜。程掌柜在当地人头极熟，多少都能打听出些消息来。

“听闻是最近他的小姨子来了……”

“荒谬。”李洛由道，“他家的内眷，难道接风要叫我们去作陪？”

“不是，听说这小姨子一路上是两位药商护送来得。林百户大约是想为他们拉个纤，介绍些买卖给他们，算是报答。”程掌柜把从林百户家佣人嘴里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他，“听闻还请了杨大掌柜和几位药号的掌柜。”

“明白了。”李洛由点点头，若是这样倒也好办，不管是买还是卖，放点交情给他们总不成问题。再者也是多个朋友。

“给林老爷回信，说我一定去。”

第二天宴客，主宾陪客一个不少，全部到齐——锦衣卫百户所的主官请客，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胆子推辞。杨世意看到自己的堂弟和那“临高的名医”坐在主宾的位置上，面色大变。惹得李洛由好生奇怪。

“杨老爷，您身子不舒服？”

“没有，没有。”杨世意摸了摸自己的面孔，想来脸色不大好看。

“大哥！”杨世祥也没料到会遇到堂兄。

“五弟。”杨世意拱手还礼，作揖的腰身也比前几天要深得多了。

“怎么，两位认识？”林铭奇怪。

“正是——”杨世祥从容答道，“这位是小人的堂兄。”

“哦？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个亲戚。”林铭抚掌笑道，“我该想到的，他也姓杨，做得是药材的买卖。”

“是，是，小的和世祥是堂兄弟，他排行老五。”杨世意额头上直冒汗，看这模样，林百户就是为了请他们才把自己叫来作陪的——五弟的小混蛋什么时候搭上了锦衣卫的线了？想到自己这次对五弟的态度，不由得一阵慌乱。

“那是至亲了。”林铭笑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好好的提携这个兄弟才是。”

“是，是，都是一家人，自然是要尽心竭力的。”杨世意忙应道。

李洛由接口道：“林百户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等的朋友，有用得上的地方，只管开口。”说着身边的小厮赶紧递过一张名帖。

“杨掌柜，你这次可是遇到大财神了。”林铭得意道，“这位李大掌柜，可不是一般人。在广州城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说着替李洛由大大的吹捧了一番。

因为工作关系，刘三不大看《社情通报》之类的内部刊物，但是对李洛由这个名字却不陌生——刘三因为采购药物的事情，参加过几次贸易部门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上情报部门曾经提到过：这个人正是华南地区的“关东货”供应商——特别是人参和鹿茸的供应，几乎为其垄断，此人无疑和后金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

“久仰！久仰！”大家一起虚礼客气。刘三的目光却始终留在这个“汉奸商人”的身上。只见此人大约有四十岁上下，长脸，短须，人微微发胖，看起来就是一个精明商贾的模样，但是目光深沉，显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物。

这倒是值得注意的目标。刘三想到贸易部门的人曾经提到过，应该尽可能和后金打通贸易路线，倾销临高工业正在逐步扩大的轻工业产品，同时换回急需的马匹和牲畜。再通过贸易把情报人员安插进去。建立起辽东的情报网络。

这个李洛由既然做辽东货的买卖，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

落座把盏，因为是小型的家宴，礼节宽松，大家随意闲谈。杨世意急得背上直冒汗，不知道这五弟有没有在林百户的关系到底如何？有没有在他面前下过自己的眼药？心里亦喜亦忧，喜得是前几天五弟请托的事情，他没有一口回绝，面子也算是做足了，眼下还有转圈的余地；忧得是自己在买药材和代销成药上推三阻四，恐怕这兄弟就此怀恨在心。

酒过三巡，话入正题，是林铭说起来的。

“杨五掌柜，”林铭说，“你和这位刘大夫到佛山来准备卖什么药？”

“石翁谬赞了。”——林铭字“心石”，为了表示熟不拘礼，彼此都以字相称——杨世意拱手道：“这是二种专破专治暑热秽恶诸邪的成药。”

“听说了。”林铭似乎并不是完全是客套，“这位刘大夫在杨润开堂的院子里救了一个乞丐，用得就这种药吧？”

“正是。”刘三答道，暗想这锦衣卫的消息还真是灵通，真是街上有人吵嘴打架他们都一清二楚，“用得是诸葛行军散。”

“诸葛行军散？”林铭道，“是武侯的遗方？”

本时空《三国演义》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畅销小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也尽人皆知。很有些名人效应。

刘三笑道：“这是根据一张古代的验方减增配伍，参合而来。古方上说这是‘武侯所遗’，我也就姑妄听之了。”

“原来如此，不过此药大妙。极有用。”林铭连连点头。刘三在杨润开堂救治乞丐的事情，当天就被人作为社会新闻汇报到了锦衣卫。他对这种祛暑药物很有兴趣——锦衣卫虽然听起来威风凛凛，在佛山也能作威作福，但是工作的性质使得他们经常要外面奔波出官差，路上感染时疫，中暑发痧一命呜呼的同仁很多。要是能有这种成药，随身携带，岂不是可以大受上司和同事的赞誉了？

他的心思，刘三等人如何看不出来？好在这次来为了给药品打开销路，刘三特意做了不少样品。当下将样品分赠席上众人。

李洛由却问：“为何是两种？一种避瘟散，一种武侯行军散。二者都是凉开药吧？”

刘三笑道：“其实避瘟散药效不如行军散，内中减去了几种贵重的药材，添加了些清凉通窍的香料。虽然效果差些，但是胜在价格便宜，人人可用。也算是做好事。”

“原来如此。”李洛由点点头，用指甲挑了一些“避瘟散”到鼻尖一吸，果然一股清凉的气味直通鼻腔，头脑顿时为之一清。

再翻看小瓷瓶后面的引子，写着“临高润世堂秘制”，李洛由呆了一下，这药店是临高的？

因为澳洲人的缘故，他对临高这地方有些敏感。再仔细看杨掌柜和刘大夫，俩人穿戴举止，都无什么破绽，难道他们只是临高的普通商人？这杨掌柜不去说他，本来就和杨世祥是同宗。剩下的，就是这个刘三了。

“刘大夫，”他试探的问道，“您是在临高开药铺？”

“哪里。”刘三坦然道，“润世堂可是世祥兄的产业。我只是出了个方子而已。”

“原来如此。”李洛由说，他已经断定：这刘三和他曾经见过的郭东主是一伙的——他们说官话都带着奇怪的发音，绝非大明人士。

有这么个现成的澳洲人在面前，李洛由不由得细细打量，他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其实年龄不大，虽然留着三缕清须，人应该还不到三十岁。面色温和，身体健壮，双眼有神，一双手即黑且糙，似乎还干过什么农活——这种人物，真不大容易看明白。

不过，他的药很是有用。李洛由因为贩卖人参鹿茸的关系和药材商打交道最多，对药性药理多少了解些。这两种药，都是可以常备的夏季平安药，端午节之后，天气一日热过一日，正是暑药好销的日子。当下决定采买一批——这笔买卖稳赚不赔，还能让林百户见自己的情。

“杨掌柜，这避瘟散，我要三千盒，诸葛行军散五百盒。不知何时能够交货？”

刘三和杨世祥都没料到他会当场要货。杨世祥想了一想：“一个月。”

“好，一个月就一个月。到时在何处提货？”

杨世意赶紧插了上来：“润世堂成药由我杨润开堂代销，李老爷就直接来我们店里提货就是。”

“那就有劳大哥了。”杨世祥面露微笑，拱手称谢。

“都是自己家弟兄，本应如此。”杨世意做出一副“兄弟同心”的模样来。

酒席散后林铭很是满意，不管是李洛由还是杨世意都很他给面子，而且又收到了这种有用的暑药。他关照人到外面订做一些盒子来，准备着用暑药送礼的事。

刘三等人回到下处，杨世祥高兴的很：“没想到杨大掌柜也这么给面子！”他看了一眼刘三，“老刘，没想到你和锦衣卫居然有交情。”

刘三却闷闷不乐，他最不愿意招惹的就是锦衣卫——自己也是糊涂，这芊芊既然是锦衣卫的家属，所谓的“亲戚”多半也是这路人了。自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把她给带来了。幸亏这林百户看起来还算正直，不是什么奸邪之人。

第一百五十节 佛山之行（十六）

刘三一直记着家里长辈的古训：“不管怎么改朝换代，谁上台，咱们家以行医为本分。凡军、警、宪、特四种人不招惹、不深交。”没想到这会就招惹上一个大明特务机关长。

既然已经搭上线了，说不定以后也是可利用的关系。这条线路回去之后得向情报部门汇报一下，说不定也条情报线索。

“大哥这下也算是肯做我们的代销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杨世祥兴冲冲道，“我们的药就算是站稳了脚跟，光在佛山每年能卖个几千盒了！”他又有些忧虑，“不过加上李大掌柜订的货，药料就不够了——”

穿越集团的订货、李洛由的订货，外加还要给杨润开堂的备货，汇总起来，不仅贵重药材不够，连一般的药材都欠缺——把他的店里的存量全拿出来配药都不够。

刘三毫不迟疑：“钱，我这里还有。”他又抽出二张票子，“你明日就和杨世意去谈，把需要的药材都配全了。再按照多一倍的量预备着。”

杨世祥连连摇头：“配全了就是了，多预备了白压钱！”

刘三却摇头：“世祥，你的眼光还得放得开一些。几千盒算得了什么？我们还要卖几万盒。几十万盒呢。这小小的佛山，只是我们卖药的第一步。”

“几十万盒！”杨世祥惊呼起来，“哪有这许多人买？”

刘三暗中摇头，心想这杨世祥的商业脑筋的确不怎么好。可能在临高这个荒僻地方待得太久了。

“世祥，难道你以为佛山这个天下四大镇之一一年就能卖出几千盒吗？照我看，光佛山一年就能卖避瘟散四五万盒。加上广州，一年十万盒不成问题。”

明清时期的中国，有四个镇因特色产业而闻名於中国。因而被时人誉为“天下四大镇”。他们是湖北汉口镇（米粮等商贸）、江西景德镇（生产瓷器）、广东佛山镇（手工业纺织品及冶炼铸造）、河南朱仙镇（版画、年画）。

杨世祥连连摇头，不以为然：“刘大夫，佛山、广州虽然人口繁盛，可是到底是穷人多，用得起这平安药的人少。”

刘三说：“世祥，生意你不用担心。佛山的铸造、烧窑两行，都是用药的大户，工匠们穷，买不起，我们就要设法让他们买得起——不管怎么样，人命总是要紧的吧。”

“怎么能让它们买得起呢？”杨世祥困惑的说，“就这一瓶避瘟散吧。打五分毛利，就得卖一百二十文万历钱，匠人们一个月最多二三两的收入，如何使得？”

“价钱，我看定十文就是。”刘三道。

“十文？”杨世祥差点跳了起来，“这不得做赔了！”

“不会赔。”刘三拿起一个药瓶，“这瓶避瘟散是五十克——”他想起杨掌柜不懂公制，“合着差不多是一两多了。我们把包装改小就是了，每剂三克就是，包装也不用瓷瓶了，直接用竹管。”

缩小了规格，改换廉价包装材料，这是现代商业领域里常用的伎俩。在本时空的药铺行业里却是新鲜事。杨世祥虽然承认这法子不错，但是总觉得有些耍心眼之嫌。

“十文一剂，人人都买得起。”刘三接着说，“我们卖避瘟散，不是让人有病了再吃药，而是作为常备解暑药。人用着舒服，以后就一直会用。这叫培养消费习惯。”

“使之习以为常？”

“正是。”刘三指着桌子上的茶，“世祥，就说这茶好了：上到天子，下到贫苦百姓，只要不是家无隔宿之粮，开门七件事总少不了它。若是天下无茶，人难道就活不下去不成？这就是消费习惯。何况佛山这里铸造、烧窑的工人多，只要便宜好用，他们自然就会买。”

开门七件事是古代中国平民百姓每天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分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是指家庭各样必需品，现在已成为中国的谚语。

杨世祥有茅塞顿开之感：“就如同有钱人家进补。”

“不错，有钱人家要进补，苦哈哈的匠人、农民也可以用些平安药。谁不愿意自己没病没灾呢？”

“正是！正是！”杨世祥在兴奋中又有顾虑，“不过就算是十文一盒，大家不信用，一时间也打不开销路，须得慢慢的熬上一二年，口碑好了，才能大卖。”

“慢慢熬信用也是个法子，不过我们等不及。”刘三道，“牌子要靠自己去闯开来。所以一开始我们要舍药。”

“这我晓得。”杨世祥平静地答道，“凡是药店，平日里都有些汤药奉送。不过是做好事而已，对卖药用处不大。”

刘三笑道：“前面我都说了，要给佛山的百姓养成消费习惯，要等他们自己熟悉，就和你说的样：非得熬上一二年不可。我们现在直接送，马上就能让他们知道这药的好处。”

杨世祥问：“若是敞开的送，岂不是个无底洞——这不要钱的东西一上街，人还不来疯抢？”

“我也想过了。”刘三说，“一是在杨润开堂的柜面上分送给来抓药的，再送些样品给贩药的客商；二是我们自己组织人，带着药下到各家铸造场、窑口之类的地方直接分送工匠。”

“这个使得。”杨世祥连连点头。

“这几个地方一散发，生意自然就会上去。”刘三侃侃而谈，“至于诸葛行军散，我也准备馈送一部分出去。”

“馈送到哪里？”

“自然是学宫了。”刘三说，“不管是童子试、县试、乡试，都要派人给读书人馈送诸葛行军散——考号你进去过没有？”

“没有，”杨世祥摇头，“听闻里面极是狭隘，只能容身而已。”

“科场里的号舍，站起来站不直身子，靠下来伸不直双腿。你想读书人的体魄多半不够强健，考试又多在春夏之交，在这样的地方，成百上千的人一待就是九天，遇到天候不佳。难免要感染上时疫。有了行军散，就能保大家的平安了。”

刘三接着说：“读书人说话有威信，大家都信服。再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小到县里的童子试，大到全省的乡试，来得读书人都晓得了我们的药。这是你花多少银子，雇人替你遍天下去贴招贴，都没有这样的效验。”

“真是，”杨世祥笑道，“刘大夫，想不到你除了医道高明，做生意的本事也厉害的紧！别人想不到的花样，你想得到。干脆我们合股！顺便在佛山开家分号吧！这些事情，若都委托给我那大哥做，我还不放心。”

刘三想：等得就是你这句话。

“合股的事情，回去再慢慢商议。我也有此意。”刘三道，“不过佛山的分号，还是暂时不要开得好，毕竟你大哥刚答应帮忙代销，有他帮忙我们的药才能分销到各地，不宜得罪他——我看可以成立一个办事处。”

“办事处？”



办事处，顾名思义是办理某种业务或提供服务的地方，办事项目和场所并不做固定要求，可灵活变化。另外也指政府处理事务的一个部门或行政单位，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等，后者如中国各地的街道办事处等。

“不错，就如同当官的都要上司所在的城里设个书房一样。”刘三解释，馈赠宣传这些事情，的确要防范杨世意借花献佛，最好自己经手放心。选派一二名精干老诚的伙计常驻此地专门经办馈赠宣传、发货、

结账、采购事宜——连铺面都不必用。

“这伙计责任重大，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杨世祥想了想，此人不但得廉洁奉公，还得忠心耿耿，而且场面上也跑得出去，思来想去，只有刘本善最为合适。

只是这刘本善是店里的大管事，若是调他到了佛山，自己在临高的店铺里就少了一个重要臂膀，

“我看刘本善不错。”刘三道。

“也只有他最合适了，”杨世祥无奈的说，“只是这样一来，我就少了个得力的管事。”

“呵呵，”刘三放声笑道，“世祥，我又要说你眼界狭隘了。润世堂在临高城里还能有多少生意？不外乎应付些门市上的饮片生意，炮制些药材而已。刘管事已经是屈才了。”

杨世祥一想也是，以润世堂的买卖状况，伙计们其实多了些，调走一个刘本善也不会影响什么。便答应了。

俩人又商议了合伙的事情。润世堂原先杨世意就是独股，现在改为十股。刘三以四百两银子和若干张验药方入股，占四股五厘；杨世祥以润世堂招牌、店铺房屋、生材、存货等一切动产不动产入股，占据五股。店内的“西家”共占五厘。

双方当下就起了契，约定双方都不得将自己的股份私下转让他人，如要转让，必须征得对方同意，转让的时候合伙方有优先权。

杨世祥觉得这下自己有了重要的奥援，润世堂虽然卖去了一半的股份。但是从今往后必然有一番大发展，润世堂这块原本不怎么亮的招牌，也终于可以擦得亮一些了。想到自己在临高惨淡经营一世，最后依然是家不成气候的小药铺，最后郁郁而终的父亲，颇有扬眉吐气之感。不由得对刘三道：“刘大夫！你现在也是润世堂的东家了，不如我们结为异性兄弟如何？”

奥援，指内援。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有力的靠山。

刘三欣然同意。这种和当地土著磕头拜把子拉关系的事情，执委会是很赞成的——前提是对方是有利用价值的人物。

“刘贤弟，”磕过头，杨世祥改了称呼，“避瘟散和行军散的事情，总算是八九不离十了。不过药店不能只靠‘一招鲜’过日子，不知道刘贤弟还有什么主张？”

原话为“一招鲜吃遍天”。是指掌握了过硬的本领，有绝招，到处都可以谋生。这里指本事单一，没有创新。反本意使用的词。

第一百五十一节 佛山之行（十七）

“生意，其实做不过来，只是想不想做而已。”刘三把收购的事情搞定了，心情大好，“别得不说，光我们执委会属下的产业，要用多少药？”不待他回答，他自顾自的说，“如今光保安团就有一千多人，还有许多的长工，林林总总，总有上万的人。这些人不得看病吃药？”

保安团，这里专指百仞保安团（详见第二卷·第一百七十九节），伏波军前身。

“这可都得仰仗贤弟了。”

“我是半个东家，怎么会不尽心竭力？”刘三笑道，“你放心好了，凡是澳洲人那边的事情，都由我来安排。”

刘三接着说：“第二条门路，就得仰仗你堂哥了。你知道琼州于药材来说，盛产什么？”

“自然是槟榔和益智了。”杨世祥对本地的药材情况很熟悉。

“对极，这两种药物，槟榔暂且不论。琼州那边有大户专司收购，我们暂时也犯不着和他们抢这个买卖，彼此坏了和气。”刘三道，“但是益智眼下还没人过问，临高、儋州都有野生的，我们还能自己种一些，自己炮制之后销——你大哥那里也做药材的批发吧？”

益智，中草药（详见第三卷·第十三节）。

“做得。”杨世祥说，“他二三年还会去祁州的药市，即卖也买。”

“这就是了，我们的益智就归他去销。这又是一笔收入。”

“还有便是补药了。”刘三说，“我见杨润开堂的成药，似乎是以补药见长的吧？”

“说起来，我家祖辈就是以各种补药发家的。”杨世祥说，“可惜到了先父这辈，在临高展不开手脚，竟都荒废了。”

“既然方子都还在，要恢复起来还不容易？临高虽然吃补药的人不多，但是广东可不少。”

“那就不能让杨润开堂代销了——有冲突的。这些方子我有他也有。”

“不需要让他代销，我们在广州另外找人代销就是，再或者，就干脆在广州开个分号——不过此是后话。”

杨世祥迟疑了一下：“贤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事？”

“贤弟不觉得这几年大明的天下有了乱象……”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和蚊子叫差不多，“补药这东西，可是太平盛世吃得……”

刘三心想我早知道：就是从今年起，明廷陷入了农民军和后金的交替作乱循环之中，国事一天比一天糜烂。就此走上了覆灭的道路。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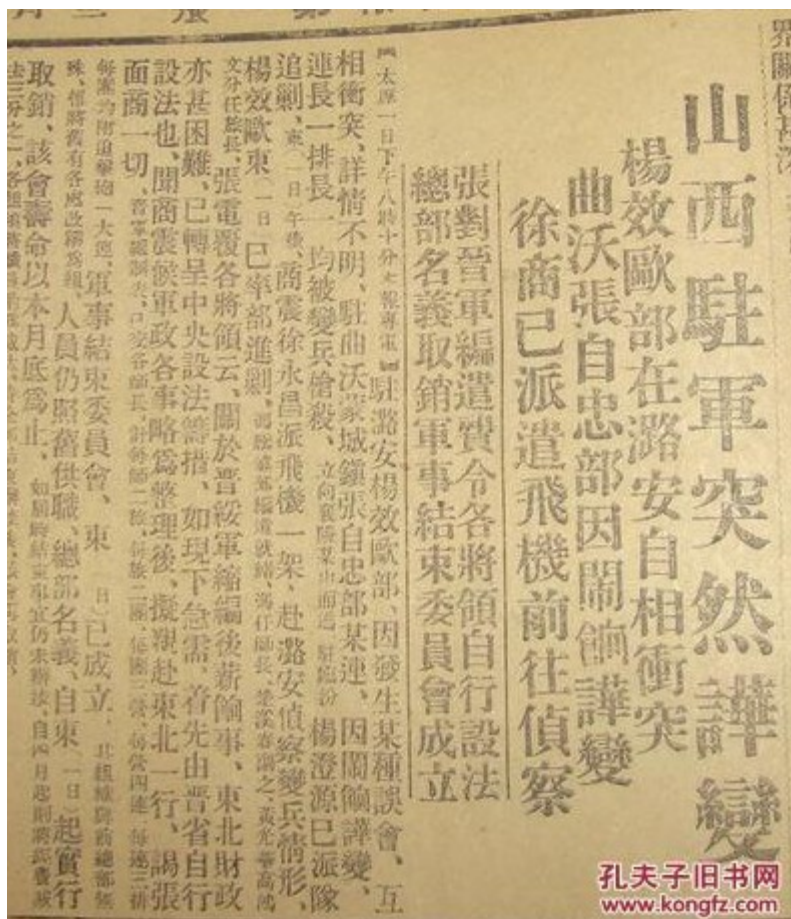
这杨世祥不是穿越者，他在临高这个小小的地方不可能掌握得到全局。

“何以见得。”

杨世祥叹道：“这几天我四处拜客，见了不少亲戚、同业和父执辈，说起各地的状况，大家都是摇头：水旱灾荒不断，听闻陕西一带今春大饥荒，都在吃人了！饥民们闹得极凶，到处围州攻县，官军吃了大败仗，还死了个姓高的武将……有人已经自称伪王了……”

“陕西离这里远着呢——”

“话是这么说，可是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杨世祥道，“还听说京师有兵闹饷，居然在京师城门口伐木立寨，要索全饷——这还了得？我等一直在临高，还有些浑然不觉。这一路走来，虽然广东还是太平景象，可是这满地的流民，实在是前所未见……”



闹饷，是指因为种种原因军队出现了拖欠士兵饷银的事情，而士兵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向高级军官、私人或政府代表讨要薪金的行动，一般伴随着暴力活动。如图，民国时期报纸上关于闹饷的报道。《益世报·天津版》；出版日期：1931年3月2日；出版地址：天津市。

刘三心中暗笑，杨世祥说得其实不错。但是仔细想来。他们这群海上而来的“髡贼”大模大样的在临高筑城修寨，征粮征丁，地方官府奈何

不得，岂非也是大大的“乱象”？只是杨世祥身处其中，甚至还觉得临高有些太平景象的模样，才没有意识到。可见穿越集团在临高的统治已经初步被人认可了。

“不要紧，”刘三安慰道，“起码看广东的局面，还不至于糜烂到如此。再者，就算乱世，也有乱世的买卖可做。”

糜烂，音[mí làn]。意为腐烂，腐朽；败坏。

“如何做得？”杨世祥说。

刘三说：“生意你不要担心，凡是地方的骚动，只要官府还在，局势就能安定下来。局势一安定，便有善后的事情要办。所谓兵乱之后必有大疫，逃难的人，早饥夜寒，水土不服，生了病一定要买药。真要闹得不可收拾，我们就撤回临高去。”

“是，是，临高总能保一方平安的。”杨世祥貌似已经把穿越集团统治下的临高县当作一方乐土了。

当下计较已定，杨世祥自去拜访他的堂兄，商量具体的代销事宜。杨世意自从林铭宴请之后，对这堂弟态度大变。见他到来，嘘寒问暖，备极殷勤。代销的事情很快就敲定了：批、零价格由润世堂指定，杨润开堂负责批零销售，实行“言不二价”制度，即不计价，不打折，不涨价。杨润开堂从每剂销售中提取固定提成作为代销的“经手钱”，润世堂另外支付给销售的伙计提成，以鼓励其多销售。销售收入三节结账，不得宕账宕款。润世堂在佛山设办事处，派人专门负责此项销售、进货事宜。开支由润世堂自行开销。双方还另外约法三章，双方人员不得私下见面、不得互相请吃应酬、不得互相借支。传统商业企业对店伙被人腐蚀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

言不二价，就是货物的价钱说一不二。同“言无二价”。

因为林铭的面子，杨世意索要的销售提成极为克己，没有象杨世祥预计的狮子大开口。杨世意虽然觉得有些不甘，但是看到五弟又向他用现金订购了一大批的药材，觉得多少也找补回来了，双方相谈甚欢。包括日后润世堂委托他们销售益智子的事情，也一并谈了下来。杨世意暗暗纳罕——想不到这一直碌碌无为的五弟居然变得如此能干！看来这临高的名医“刘三”不是常人。

克己，意思是克制和约束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也指旧时商店自称价钱公道，不多赚钱。

狮子大开口，比喻要价或所提条件很高，亦形容人贪心。

刘三叫人引路，在佛山各处药店走马观花了一番，每到一处，但凡有膏散丸丹销售的，不管听说过没有，都买个几剂下来。预备着拿回去做人体试验用。他还以扩大生产为名，通过杨世意的介绍，招募了好些愿意去临高的失业的药店伙计，又采购了许多中药器材：切片刀、各种炮制药物的锅釜之类。



从左起依次为：炙药、春[chōng]药、切药、碾药。炙药指取净药材饮片与液体辅料拌匀润透后，置容器内加热炒炙的方法。根据所用辅料不同分为：蜜炙、酒炙、醋炙、姜汁炙、盐炙。春药是把草药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使破碎或去皮壳的制药方式。切药是指使用中药切刀，将草药切成片或者小块的制药方式。碾药是用药碾对草药进行碾压制成细面的制药方式，药碾一般由铁制或者石制的碾槽和像车轮的碾盘组成。

黄天宇的招募工人的行动也取得了进展。他带着高弟和陈同两个，去了窑工侯活的几处茶馆招了几个人，接着又通过这几个人四处去找失业窑工。因为最近窑口上失业人员很多，招募工作很顺利，很快就招到了愿意去临高干活的各个工种的窑工五六十人之多。黄天宇来者不拒，连一些窑口不要的年老窑工都要——这些人经验丰富，年龄其实也不过五十开外。只不过长期营养不良，超负荷工作损害了健康，到临高稍微给他们增加些营养就是顶用的技术工人。

铸造工人就不那么好招募了。现在这里活计多，有技术的工人不愿意去听上去很陌生的临高。黄安德虽然很是卖力，但是他招来的，多半是一般工匠。就是这样的，也不大愿意去。奔波了几日，只招到了十来个人。黄天宇有些失望，这天下雨，便干脆在茶馆里喝茶，黄安德不顾下雨，又出去寻人去了。

这茶馆极其简陋，说是茶馆，其实就是一间小屋，搭出一个大竹棚子，泥地。卖的茶都是粗茶和更低级的梗片茶末。好处是价格极廉，以贩夫走卒的收入也不难在这里泡壶茶，消磨半日了。消费低廉，茶馆里消息又灵通，此地就成了失业的工人会聚等工的场所。



简陋的茶馆

黄天宇喝茶喝得无聊，只好学别人的模样买了包槟榔。一个个的树叶包着的小包，里面黑乎乎的。丢到嘴里一嚼，一股冲劲直上脑门，脑袋一下子晕了起来，有些醉酒般的感觉，好一会才定下神来。



上图：树叶包着的小包，里边是槟榔。下图，鲜槟榔（绿色）与干槟榔（棕黑色）。注：用叶包的一般是绿色的鲜槟榔。干槟榔才是黑色的，一般不用槟榔叶包，直接入口咀嚼。

“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黄天宇嘀咕着。

“这是消食去水气的。”高弟在旁道，他满口通红，正在大嚼槟榔。

黄天宇正想说什么，忽然见黄安德走了进来。脱下水淋淋的蓑衣，“老爷——”他恭恭敬敬的做了个揖。

“桌上说话。”

“是。”黄安德把伞靠在桌边坐了下来，“小的刚才去的一家茶馆，没找到合适的铸造师傅，倒是另有发现，就是不知道老爷需要不需要？”

“什么匠人？”

“是个做轮子的匠人……”

“什么？！”黄天宇不自觉的叫了出来，引得周围人一阵顾盼。他赶

紧压低了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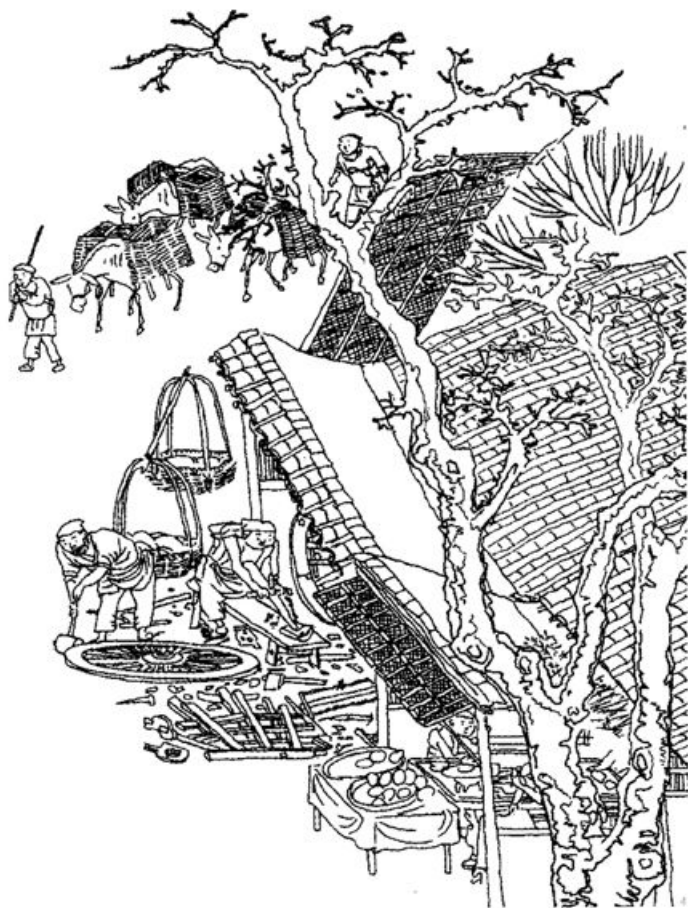
“做轮子的？”

“是，”黄安德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激动，“正是。”

黄天宇当然激动。因为车轮问题一直是工能委的一个心病。穿越者现在自制的车辆，除了轨道车之外，普通的手推车、马车之类的车轮制造问题一直不能很好的解决。做车轮是专门的手艺，工能委里动手的强人甚多，倒也勉强给做了出来，只是效率奇差，而且占用技术人员。于是只能用带来的各种橡胶轮制造车辆。

眼见着备用车轮越用越少，车子的需求却越来越大，十年之内又指望不能出橡胶，尽快寻找制轮匠，制造合格的木车轮的事情就提上议事日程。

不巧的是南方以行船挑担为主，车辆所用甚少，制轮匠几乎是前所未见。各处外派人员都没找到过。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制轮。

第一百五十二节 佛山之行（十八）

最近雷州糖业公司倒是在雷州找到过制轮匠——雷州的蔗农几乎户户都有牛车。不过能找到的制轮匠专给当地的运送甘蔗的牛车做一种没有辐条的板材式车轮，承受力倒是不错，就是笨重不堪，完全不合用。

“做得是什么轮子？有辐条没有。”

“没有辐条还叫车轮吗？”黄安德疑惑的反问。



木制车轮与辐条。

他说的这个人叫包磊，在佛山开了一家制轮的作坊。包磊不是本地人氏，乃是从北面流浪过来的，二十多年前安家落户到了佛山。

理论上说，包磊属于犯罪在逃分子——他家历代是官匠的身份，专为军队制造车辆，有一手制轮的绝活。

在大明当官匠是世袭的差使。这是一种朱八八上台时候搞得强迫义务，不是福利。和本时空大伙削减了脑袋想进供电局的工人拿高福利高待遇是不一样的——在大明，官匠的地位也就比奴隶好一点。

包磊就在这么一个官匠世家里长大了，祖传的制轮手艺。但是他很快发现了：有人说当官匠简直是给官府当奴隶。其实官匠的日子简直比奴隶还不如，奴隶主还知道给奴隶吃几顿饱饭好干活，当官匠则简直快要饿死了。

于是某一天，包磊就跑了。

包磊的逃跑并不惊心动魄，也没有穿越铁丝网，翻墙之类的事情。就是在某天把家里的一点家当包了包，装上一辆他自己做得手推车，扶老携幼的走掉了，没人问他哪里去。过了一个阶段，早已经虚应故事的官差就把他全家列入了“亡失”的名单。

抛弃匠籍，又不缴代役钱，等同私逃。不过这种事情在大明已经不算一回事了。虽说如此，包磊一家还是很心虚，干脆就跑到一口气跑到了广东——这已经是他们概念里大明的最南端的，要是他们知道更南面还有个琼州，说不定就跑海南岛上了

不过逃亡之后包磊的日子好过得有限。他发现这里的人不大用车子，空有好手艺，生意却一直很冷清。幸好佛山商业发达这地方车行还是有一些的，也还能勉强度日。

眼下包磊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官府不知道怎么做忽然想起他来了——广东全省造炮，炮车的需求忽然大增，于是省内所有和造车有关的匠人们都被发了官差，包磊的全家也就倒了霉。他自己和儿子们也跟着被发了官差——原本在广州一家同行那里学徒满师当匠人的大儿子也跟着被征到了佛山，莫名其妙的来个父子团聚。

“既然他们是官差的匠人，我们怎么能带他走？”

“掌柜的放心，是买放的。”黄安德小声道，“在这里日夜赶造炮车，得不到一个天启钱不说，连伙食都克扣，听说已经死了不少人了。这包磊把佛山的作坊家当全卖了，贿赂了监差，算是脱出难来了。”

难是脱出来了，可是也变得一贫如洗，半世的积蓄化为乌有。大儿子包伯青倒还有个去处，直接回广州原来的作坊里继续做工，苦虽苦些，还勉强混得下去。包磊和他的老婆还有个小儿儿子可就没了去处，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些日子他们全家都住在破庙里，父子俩在市上打木匠的零工过日子，快要挨不下去了。他们都情愿跟掌柜的去临高。”

黄安德把包磊带来的时候，黄天宇端详了下眼前的男人，这人和在临高的难民检疫营看到的本时空老百姓差不多，瘦小干瘪，裸露出来的肌肤因为常年的劳作变得粗糙不堪，眼神浑浊呆滞，一瞬间黄天宇还以为他是个瞎子。

人显得很苍老，黄安德告诉他，包磊大概有五十岁。在本时空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你叫包磊？”

“是……小的包磊。”包磊表现出来常年劳苦的人固有的迟钝感。

“你是制轮匠人？”

“是，小的会制轮，”包磊接着又说，“一般的木工活也能做……”

“愿意去临高？”

“愿意。”包磊点点头，“掌柜的肯赏口饭吃就行。”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包磊的要求也简单，希望能把他的小儿子也雇上。这样总算全家都有饭吃。黄天宇满口答应，不仅答应雇用，还说可以把老婆也带去

——临高有的是活可干。

收容了包磊全家，黄天宇又通过他把从匠役营里买放、逃走的工匠中招募了十来个无处可去的匠人，工种各式各样，和造车有关，基本能配全一个车辆作坊了。只是铸造工人最后还是没招募到多少，但是起码招募到了一个完整的造车班子，送回去之后对工能委大有用处。

在佛山招募的工人、采购的物资，都交由起威的分号安排运输。刘三忙着四处拜客赴宴——自从他被林百户请过一次之后忽然成了当地的红人。刘三也乐得和杨世祥两个到处应酬，这种商业联系那是多多益善。

“刘大夫这些日子满街跑药店。”伙计说道，“但凡丸丹膏散之类的成药，无一不买。一买还是好些个，小的看他都一一写了签纸。不知道有何用处。”

李洛由坐在书房里，听着个小伙计在汇报杨世祥和刘三的活动状况——他对这几个人的关心程度，远胜过林铭。

“刘大夫身边的一个姓黄的掌柜，却从来不去药店，只一个劲的到处跑窑口、铸造场，还泡茶馆，手下的人到处在招工……”

“招工？”李洛由听得很仔细，这时候问。

“小的打听了，貌似什么工他们都要，药店的伙计、窑工、铸造匠人、木匠、车匠……”伙计说，“年老体衰，别家不要的匠人他都收。连家眷都答应可以一并带走。”

旧时的商业习惯，较大的字号，员工都是食宿在店里，平时不许回家过夜，每月给假几天，有的甚至是每年才给假几天。家离的远的伙计，差不多要三年才能请假回一次家。不仅一般伙计如此，哪怕是当上了头柜、管事、掌柜，只要不是“东家”，全都不能例外。所以伙计可带家属是件相当奇特的事情。

李洛由点点头，赏了伙计五钱银子，让他自去了。看起来澳洲人正在临高建立自己的工场和作坊。所以才不管行业的大量招募匠人。所谓的澳洲货，其实就是临高货——至少用不了多久就会这样。

答应带走家眷，是为了让匠人们能在临高安心工作，大约也为了防止他们逃走。

“我倒想看看，他们在临高这葫芦里准备卖什么药。”

“卖药？”门外传来了夸克·穷的声音。他从外面回来了，他才时去看了新送来的绸缎货样，选了几种。

“是啊，有人想卖药么。”李洛由说，“您选好了？”

“选好了。”夸克·穷的本钱不大，他是类似斯威夫特笔下的典型的英国小商人。揣着几百英镑的本钱漂洋过海来需找财富。人很是精明，每次从李洛由手里进货都是千挑万选的，不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的货物不进。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英国作家，政论家，是讽刺文学大师，以著名的《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

李洛由用他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英国本土进行联系。单单和葡萄牙人做买卖他已经不在满足了。至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李洛由极为反感，认为这群人和建奴的做派一模一样，既粗鲁由野蛮，对汉人一味的压榨剥削不算，还时刻加以限制敌视。简直和在建奴有得一比，万历年间的马尼拉大屠杀更让李洛由耿耿于怀。所以他从来不做马尼拉航线的生意。

英国东印度公司，详见第二卷·第七十六节。

夸克·穷和英国的直接联系也给他带来了直接购买欧洲图书和仪器的可能性。从耶稣会那里也能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很明显：耶稣会不会把某些教会不喜欢的书籍代购给他的。相比而言，新教的英国就要宽松一些。

“您是在说那些澳洲人吧。”

“正是他们。”李洛由笑道，“这群澳洲人，可真是常有出人意料的事情。”说着把伙计打听到的消息和他说了一遍。

“.....在临高建造营垒也就算了，这样子怕是准备在临高造作坊起工场了。”李洛由摇头道，“我真是看不懂了，若是为了贸易，设商馆，建堡垒也就行了。何必招这许多的工人？”

夸克·穷听了，摇摇头说：“澳洲人怕不是为了贸易而来得。倒有点要殖民的模样。”



殖民，政治术语。殖是繁殖，孳生之意。殖民则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并掠夺原当地人民的利益。现指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即殖民主义）。图：旧大陆奢靡生活对比新大陆的殖民统治。

“殖民？”李洛由吃了一惊，他对殖民的事情略有所知，大体就是移民屯垦的意思。

“不会。”他摇头，“若是殖民，须寻找开阔荒野之地，比如你上次和我说过得，叫什么阿妹洲的？”

“阿美利加.....”夸克·穷说。

“正是，听闻那里土地肥沃，又素来荒无人烟，只有些野人而已。去移民屯垦还说得过去。临高可是大明的属县，自大汉以来一直是朝廷的州县，哪里要外人来殖民！”

“这就难说了。”夸克·穷说，“我听说他们和中华是同文同种，说不定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力。”

第一百五十三节 佛山之行（十九）

“确有此说。只是语言不大相似。”李洛由回想起刘三奇怪的官话，忽然心里一动——刘三的官话发音倒和辽东的汉人口音有些类似，他皱眉头道，“既然要殖民屯垦，难道就不怕朝廷的围剿吗？临高的县衙门也不知道是何等样的酒囊饭袋在主政，”说着一拍桌子。

“李先生您不要激动。”夸克·穷说，“澳洲人应该没有敌意。迄今还没听说过他们做过什么危害海上贸易的事情——您要知道，以他们的铁船，要抢劫沿海的商船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倒是的。”

“您看，您还买了他们的药品——澳洲人不会有什么恶意。他们在这一带守规矩，讲秩序，是群不错的商人。”夸克·穷兴致勃勃的说，“我很想和他们做买卖。”

“您肯定有足够的机会和他们做买卖的。”李洛由对此毫不怀疑。

“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夸克·穷有些遗憾，“他们喜欢药材，但是已经和杨掌柜签了合同。如果我能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下个月去临高的时候就直接搭载一批货物去了。”

“您真是位精明的商人。”李洛由笑了一下，“我觉得他们需要铁和煤，特别是煤。”

“为什么？”夸克·穷问道。

“我的伙计向我汇报——他们招募的工匠，主要是烧瓷器的和铸造器物方面的。这两样都需要煤炭——我记得临高不出煤。”

“煤？”夸克·穷遗憾的摇摇头，“太脏了，而且我也无处去买。”他想了下，“生铁怎么样？既然他们招了铸造工人。”

“这个可以。”李洛由想这个英国人的反应够快。

“我想他们还需要布匹。”夸克·穷又想到了自己从苏拉特运来，至今还堆在李洛由库房里没卖出多少的印度棉布……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



苏拉特（Surat）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港口城市。西距坎贝湾23公里，在塔普蒂河口右岸。十八世纪时曾为重要通商口岸，极为繁盛，后来因港口淤塞及孟买的兴起而衰落。是传统的小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心，棉丝纺织工业重镇，还有机械、造纸、碾米、制皂、制毯和砖瓦等工业。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寺院。

“李先生，”夸克·穷问，“您真得要开办铸造厂吗？”

“是的。”李洛由觉得奇怪，几天前谈论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可是照我看来，制造火器并不是件获益丰厚的买卖。”

“不错。”李洛由在心里盘算着。如果单单从做买卖赚钱这个角度来说，铸炮算不上什么好买卖，即费事又费神，还得和官府打交道，与官府打交道的成本恐怕会远远超过这个项目本身的投资。而大明政府在支付“国用”方面的采购一贯是极其吝啬的。基本和抢劫商民没什么区别。

明朝在政府采购上使用的“铺户当行买办”之制，规定各行铺户必须轮流义务当差，替官府采办货物。办货的钱表面上由官府发给，但实际上却往往并不给足，到底给多少，那就得看当官的品性而定，其间伸缩性很大，是官吏上下其手，大捞油水的机会。不足的部分，照例就由各行当值的铺户自己受损补足。

而且到了中叶以后，官府采办货物的价格往往还是朱八八时代的订下的。一二百年没变动，官府就算一文不少把货价给全了，铺户也亏折极大。

铺户们畏惧官府的淫威，只能自己承受损失。这个制度实行多年，把商民铺户们逼迫得叫苦连天。有办法的富商，就设法买通官吏逃避差役；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

朝廷看见积弊实在太多，不得不作一些变通，改“当行买办”为“招商买办”，不过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地方官府还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李洛由知道最近在佛山的铸炮，大体上算是“招商买办”。但是这招商买办，到底能支付多少价格，是相当堪虑的事情。他在两广也算是颇有势力的商人，在朝廷里也有几个能说上话的官撑腰，地方官府明目张胆的贱价强买是不会的，久欠不还倒是极有可能。

“夸克，”李洛由叹了口气，“你知道吗？如果我仅仅是为了赚钱，在这里做任何买卖都比为朝廷制造火器要来得容易和利润丰厚。但是，朝廷要靠这些火器去镇压地方的叛乱，去对付关外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在凶残的程度上毫不逊于蒙古人，现在他们已经步步南下，逼近了朝廷最后的防线。我不能想象，”李洛由支撑着脑袋——广宁撤镇时的混乱又映入了他的脑海，只觉得一阵眩晕，“这伙野蛮人进入中原的场面——那将是中华文明的毁灭……”

他朝夸克·穷看了一眼，后者灰蓝色的眼睛正注视着他——夸克·穷还从来没见过这位大商人如此的激动。但是他把野蛮人比喻为蒙古人，这个英国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蒙古人——文明的毁灭者。

“……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堕落为现在的罗斯一样，成为一个被人嗤笑的野蛮国家。”李洛由低声说，“我要尽我之能，防止这一天的到来。”



罗斯，指俄罗斯。历史上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占领并统治基辅罗斯，从1240年12月6日攻占基辅算起，蒙古人的金帐汗国统治了基辅罗斯240年。直到莫斯科公国在十四到十五世纪逐渐强大并领导其它公国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此后俄罗斯进入一个“混乱时代”，直到16世纪下半叶，随着专制制度的形成，并且伊凡雷帝在位时奉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使俄罗斯人跨过乌拉尔山挺进亚洲，在这一过程中东北亚的蒙古鞑靼帝国相继灭亡。到17世纪，俄国基本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扩张。彼得大帝执政后（17世纪末）俄罗斯才逐步与西方接近，开始改革并向西、南扩展，逐渐强大起来。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不文明的野蛮国家，甚至连蒙古人都这么称呼他们。不过我认为1629年的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被蒙古人统治和鄙视的罗斯国了，可以参考下面的地图——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扩张。

夸克·穷对后金没什么感性认识，但是看到李洛由对祖国如此的热爱，不由也被感动了一下。

“我明白了。”夸克·穷点点头，“这不仅仅是一桩生意。”他接着说，“李先生，那这个铸炮厂打算怎么开办呢？”

“当然是在本地聘请领工、再由他去招募本地的工匠了。”李洛由说，“我又不懂铸造冶炼方面的技术。”

“李先生，你想过从英国雇用工匠，完全按照英国的模式建造一所铸造工场吗？”

“英国的模式？”

“是的。”夸克·穷点点头，“虽然我没有见识过本地的铸造工场，可是既然朝廷对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舰炮如此的认可，视为利器，显然火器技术和欧洲相比还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错，在这方面，我们的技术的确是比较落后的。”在李洛由看来，中国物产丰富，但是技术上却显得日渐落后，特别是他在广东经商，时常随船出海到东南亚地区。看到欧洲全帆装的大型海船，舷墙高耸，炮门林立，虽然在近海航行时候显得笨拙难行，但是一到大海，无论是操作性还是速度，都较传统的广船、福船要要好。

这种差距一直让李洛由寝食难安。他不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但是大明在许多方面的日渐显出停滞的颓唐之势他是能感觉得到。现在夸克·穷提出用欧洲的工艺方式来制造大炮，李洛由来了精神。

“你所说的欧洲的铸造场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专门的铁加热炉，安装镗床、有钻孔机、鼓风炉，这些都用水轮来带动……”他补充了下，“我们还可以用空心铸造的法子做爆炸弹。还有你们朝廷最好的鸟铳也比不上的火绳枪。”

“这些……”李洛由吃了一惊，“你说的这些机器，是不是得从英国购买？还有匠师也得从欧洲招募吧。”

“机器，除了几种专门的之外，大多在大明能找到代用品，实在不行就地制造也不会太难。只要有几名欧洲匠师的指导就可以。我听马神父说过，论到铸铁的手艺，中国工人并不比欧洲的工匠差，有人指导下只会做得更好……”

李洛由犹豫了下，这是个很诱人的主意。这样一个铸炮场一旦成型，眼下的所有仿制西洋大炮的工场都会相形见拙。而且按照夸克·穷的说法，生产效率会很高。

只是这样的工场的投资与当地的一般铸造场相比耗费更为巨大，还牵涉到外国人来华的事情。官府方面恐怕不会太好说话。最后就是万一朝廷订货有限，或者给价不足，这样一个投入巨资的铸炮厂岂不是血本无归？

他把这个疑虑说了出来。

“销路不要紧。”夸克·穷说，“整个东亚、东南亚地方，能铸造欧洲式火炮的只有澳门和果阿。产量都很少。可是需要火器的地方却不少。

不光你们，暹罗和黎朝也在搞铸造厂，制造军火。铸炮厂的火器就算中国朝廷不买，卖给他们也足以维持工场的运转了。”



暹罗，音[Xiān luó]。是中国对现东南亚国家泰国的古称，泰语为สยาม (Sayam)，英语为 Siam。主体民族为泰人，信奉上座部佛教。自公元13世纪开国，先后经历了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曼谷四个时代。1939年6月24日改国号为“泰国”，1945年复名“暹罗”，1949年再度改名为“泰国”，沿用至今。如图，阿瑜陀耶王国是暹罗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时期。阿瑜陀耶王朝，中文也叫大城王朝。是1350年~1767年暹罗国封建王朝。1350年由拉玛铁波底（乌通王）所建，建都阿瑜陀耶城（Ayutthaya，约在今曼谷北，意为“不可战胜之城”，华侨称之为“大城府”），统治期间不断扩张领土，与邻国战争频繁。凡三十二王，传至厄迦陀国王时被缅甸灭国。

黎朝，见第二卷·第一百零八节及第三卷·第五十八节。

这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路，倒不失为一条出路。

“不过英国的匠师，还有设备。”李洛由说，“一去一来，至少要一年半以上吧。”

“宽余的说，要二年。但是您要大规模的制造火器，我认为这个时间不算长。”夸克·穷耸肩道，“一座工场一旦开工能够运转很多年。”

夸克·穷自告奋勇，说如果这件事能定下来的话，他愿意马上写信给在苏拉特的英国商馆里的朋友，要他回英国置备一切。

李洛由考虑再三，认为此事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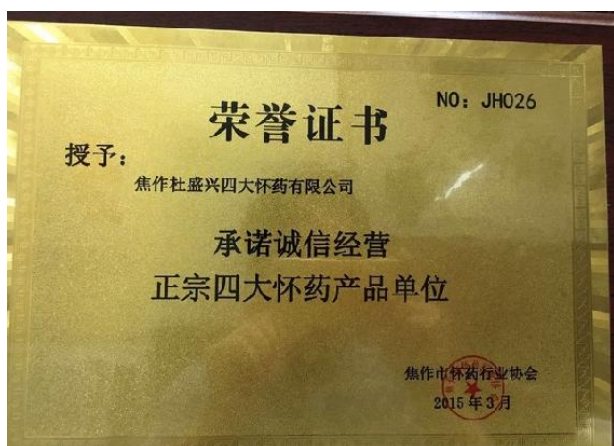
“不过，在你没有把事情办成之前——或者说你的设备和工匠没有登上中国的土地之前，我是不会支付任何费用给你的。”李洛由说，“你可以先核算一下你的成本和这次贸易中的利润，然后再给我报价。”

这对夸克·穷来说是个极大的机会，但是风险也极大。别得不说，如果自己采购的设备在运来中国的途中沉没，那么前期他投入的全部资金就彻底完蛋了。

斟酌再三，这英国人点了点头：“好！过几天我就给你一个价格。”

第一百五十四节 佛山之行（二十）

刘三的佛山之行堪称满载而归，不仅采购到了足够制作暑药的原材料，还购买到了许多临高，乃至琼州都很难获得的珍贵药材，特别是麝香、牛黄和犀牛角这些。尤其是麝香，全部是河南杜盛兴得。这家字号的麝香一贯以货真价实著称。刘三过去只在大学的资料馆里看到过打着这家字号的麝香存货样品，这会亲眼看到，还采购到了，心情真是够激动的。



河南杜盛兴，指河南焦作怀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杜盛兴”。“杜盛兴”药铺创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除主营“四大怀药”（怀地黄、怀山药、怀牛膝、怀菊花）外，还兼营麝香、朱砂、黄芪、党参等药材，其中以麝香远近驰名。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杜盛兴人格守“不卖次品，不谋暴利”的传统古训，树立“全国各地，同质同价”的自律意识，确保了杜盛兴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



连他垂涎三尺的片仔癯都买到了一些。这种药在佛山有药行代销，价格非常昂贵，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一小片。而刘三想多买些药店居然还

不肯——存货有限，每人限购五片。

片仔癀的历史，它是在中国具有近460年历史的制剂。传说在1555年左右的中国明朝嘉靖皇帝时代，相当于日本室町时代的后期，当时一位御医因为不满宫廷的暴政，于是隐居起来，到漳州东门外的璞山岩修行，成为僧侣，法名延候。延候利用宫廷的秘法，将田七、蛇胆、牛黄、麝香等等配合起来制成片仔癀。并以“八宝丹”之名贩卖，因为对于跌打损伤、消炎止痛有明显效果，所以变成璞山岩的传家秘药。片仔癀悄悄的在璞山岩流传下来，直到民国初年，1911年（明治44年）左右，璞山岩的一名僧侣，到漳州东门成立了“馨苑茶庄”的制药所，开始专门制造片仔癀。此“馨苑茶庄”在1956年被“同善堂联合制药厂”并购，之后“同善堂联合制药厂”改名为“漳州制药厂”，直到今天。此段文字补充历史见“第三卷·第九十五节”的“片仔癀”。

“都卖给你老了，人有急需可怎么办？”伙计一口回绝，“这可是能救命的药！”

刘三快快而去，不过这种传统的商业道德还真是不错。

至于各种中药加工的器械之类，也买了无数。加上招募了许多药行伙计。杨世祥有些乍舌，虽说做了几笔大买卖，润世堂也不至于需要这么多人和东西吧。

“杨大哥，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嫌人不够了。”刘三笑得极是自信。杨世祥原本想开口相劝，想到这人虽然和自己很投缘，还拜了把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髡人”。凡是髡人，没有一个不是自信自满到爆棚的人物——当然，以他们的种种作为来说，也不足为奇。

爆棚，是粤语口头禅，音[包（**bao**，阴去声）彭（**pang**，阳平声）]。多形容效果轰动，超出预料。也指客满，满座。

想到自己自从和这刘大夫交上了朋友，日子貌似就一天比一天好做起来，连办事都变得出奇的顺利——杨世祥不知道李永薰的事情纯属偶然，还以为刘三藏着后手，看到他大哥不配合才使出来得。越发对这伙澳洲人的手段佩服的五体投地。

只要澳洲人在临高，他的买卖肯定也会越做越兴旺。杨世祥模模糊糊的感觉到。

离开佛山之前，免不了又是一番应酬，听说他们要走，杨家族里的头面人物逐一设宴践行，连林铭也送了几色礼物过来送行。一行人告辞酒吃了三天，方才启程。

佛山离广州水路几十里，坐船很是便当。刘三一行又用不着押送货物，主从七八人，雇下一艘江山快一路返程。返程又是起威包办行程，以本时空的标准堪称便捷舒适。由于沿路各个环节的连接的相当准确，让刘三很是起疑心，难道起威有发报机吗？试探着打听了一下，

“这没什么稀罕的。”负责护送的“全陪”——对，正是叫全陪，而非镖师，实际这个人干得也不是镖师的活。

“都是用信鸽传送的。”他说。

起威镖局利用这一年来建立起来的网络，把属下的镖局分柜、车马店、车行、船行、货栈、客店……全部组合起来，在全省几个交通枢纽设立了汇通站，各地的信息就用信鸽传送，每天早中晚定时三次。虽然比不上电话电报，在当时也算是讯息传达极为准确的了。

到得广州，登上广甲号，在佛山采购的药材已经先期一步运到了广州起威的码头货栈里。全陪拿了栈单给他，刘三和杨世祥验过货物不缺不损，盖章装船。其中的效率水平，连刘三都觉得乍舌。

栈单，音[zhàn dān]，是货栈收受托存货物时发给货主的凭证。一般载有托存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等。货主凭栈单可向货栈提取托存货物。

一行人搭乘高广船行的船只回到临高。刚刚进港，只见修缮一新的客运码头上已经竖立起了栅栏，还有几座新建的石头屋子，几个穿着海军制服的人正在栅栏边执勤。

待到下了跳板，才发现这几个肤色黝黑的土著并非海军，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个袖章：“海关”。

“这真稀罕。”刘三说，虽说早知道机构调整的时候设立了海关，还任命了一个叫马甲的人当关长，但是海关在穿越者当中一直是存在感虚弱的部门。很长一个阶段，海关总署只有马甲外加一个供他使唤的土著关员。

马甲痛苦的发觉自己这个听起来很响亮的海关根本没有什么活可干。第一，穿越者的进出口货物即不用缴纳出口税和进口税，出入船只也用不着缴纳吨位税。海上力量部在附近海域当南霸天，叫渔民交来的“五分之一”自然也不需要。至于少数一些来临高做买卖的商人——为了鼓励他们来临高交易，商务部门采取的免税的政策，再说这些商人多数都是小商贩，没什么油水可言。马甲看着自己编写的《海关法》和《海关税率》，不免仰天长叹。

与他一样郁闷的人是符柏文，不错，正是从去年d日之后逃进县城的博铺巡检司的巡检符柏文，这九品小武官如今没脸再待在县城里，在对其颇为厌恶的吴县令的严词促催下，符柏文即不敢违抗，也不愿意就此丢了这个饭碗，权衡再三，还是硬着头皮被迫返回了博铺。

“髡贼”们倒是大方，对他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巡检司重回博铺是双方私下达成协议中的一款。穿越集团遵守条约，把原本巡检司的房子还给了他，连里面安装的玻璃窗也没拆掉，电灯虽然没了，但是还是很慷慨的给他配了一个沼气灯。

连他的十二个弓兵的编制也还给了他——当然这个“还”是要打引号的，穿越者为他准备好了一支十二个人的小队，这十二个人符柏文全不认识，都是穿越集团选来的人，本质上是为马甲服务的。这支小队堂而皇之的住进了巡检司，领取巡检司的粮饷。符柏文也很识趣的不下达任何命令。

于是穿越集团的海关和大明巡检司就这样共存一个地方，差不多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穿越者目前的所有收税、盘查旅客的行为，还打着博铺巡检司的名义，符柏文有点象某些单位的正职领导，只管签字，不搞常务工作。

符柏文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他就是一个架空的招牌而已。而且身边人皆敌国——就算在县城里，也不见得安全。特别是最近他回家探亲的

时候，亲眼看到县城门口道路两排挂出来的首级匣子。这些在临高人听来是或多或少有些耳熟的名字，曾经能让小孩不敢哭，县城紧闭城门的人物如今脑袋都装在木笼子里整齐的挂在木杆上，龇牙咧嘴的任乌鸦啃噬。

这群髡贼连最棘手的土匪都能扫除，何况一个小小的县城。符柏文干脆来了个和光同尘，每天早晨起来之后什么也不干，就是喝茶、练剑外加看书，还看看髡贼们送来的报纸。吃饭则到博铺的食堂就餐——这里的伙食还算不错，不时还有上好的美酒供应，比县城里的糟房强多了。他还习惯上了吸取方便的纸烟，舍弃了不时要清理的旱烟杆。



抽旱烟的老汉

[illegible] 荣宝斋

为此他关照家里人把他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换一部分临高粮食流通券用来消费。不知不觉中，这种消费愈来愈大，菲薄的俸禄渐渐不支起来。这时候，马甲就会给他不动声色的送来一些流通券。符柏文也就笑纳了——反正收钱是官场规矩。

马甲显得无聊，除了搞他的各式各样的海关条例，撰写海事法条文之外，时而也会到符柏文的巡检司坐坐——这也算是他的任务，监视这个身处穿越集团要害部位的大明小官。

这天，马甲和符柏文正在下棋，下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关员闯了进来：

“马关长！有货到了！”

“有货到？！”马甲猛得站了起来，所谓有货到，是说有大宗可以课税的货物到了——博铺海关破天荒头一回啊。

“没有免税证书？”

“没有！小的问过广甲号的上的人了，货主是本县润世堂的掌柜，这批货是他从佛山进来得。可值老鼻子钱了。全是药材！”

“不要慌张，”马甲吩咐道，“叫季安到码头上等我。”

季安是最近新从穿越者普通群众中提拔起来的。他当过十年报关员，对进出口商品监管流程非常熟悉，比满口海事法的马甲要专业的多。

“老符，我去去就来。”他打了个招呼，赶紧赶到了码头上，季安已经到了。

“怎么样？”

“这个要估价。”季安说，“再查税率表吧。”

“直接问他货值吧。”马甲一听就头疼了，估价无非就是查商品手册。书上倒是样样都有，问题是这药材没人能识别……

“这里没有发票，怎么确认真伪呢。”季安正说着，已经过了海关关口的刘三又跑了回来。

“这是怎么了？”

“征收进口税。”马甲颇为兴奋，“好不容易有大宗货物进口了……”

“这是卫生部的制药原料！”刘三差点跳了起来，“难道这个也要纳税？”

“不会吧。如果是卫生部的进口物资，应该有卫生部的通知的。再说这批货物明明是润世堂的！”马甲说。

“货值相当大。”季安翻看这栈单，“中药材的税率分了三个档次，最高的是人参鹿茸之类，税率50%……”

“有没有……有搞错！”刘三想这卫生部的买卖才开张，海关就要来收税？这事情他绝对不答应。

第一百五十五节 海关

“这不是润世堂的货物吗？”马甲问。

“是卫生部的货物，润世堂现在是卫生部的联营企业了。”刘三理直气壮的说，“这样事关人民健康的，群众福祉的货物，还要收税？”

联营企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组织共同投资联合经营的企业。联营企业的具体形式很多，可以根据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地区、行业不同向横向或纵向发展。联营企业一般都形成对外称呼的各联营公司。联营企业按投资多少，享受一定的优惠待遇。实现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投资单位。联营企业的形成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没听说过。”马甲摇头，季安也摇头。卫生部和润世堂联营的事情，虽然已经得到执委会的批准，还得到了外交商务委员会的备案，但是还没有正式行文到各机关。海关自然也不知道。

“你打电话到外商委吧，我们备过案的。”

电话打过去，备案被证实了。不过双方就合营企业是否具有全部免税的问题起了争论。执委会迄今没有就此做过专门的说明。不过，妇女合作社属下的各家企业目前都是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的。马甲认为，据此例子可以认为：执委会对包含有私人股份的企业是不免税的。润世堂有土著的一半股权，自然应该缴纳进口税。

刘三当然不肯，提出虽然货物有一半所有权和盈利是属于杨世祥的，但是本质上，润世堂是专门为穿越集团提供服务的，对其课税，会影响商人们的经营热情。

季安则是第三种看法，他觉得既然润世堂是和穿越集团联营的企业，一般的药材又是为了保证大众健康的，所以无需课税。但是人参鹿茸这样纯粹的补药，奢侈品应该坚决之行高税率政策。建议对这部分征收较为高的税率。

三个人三种看法，一度还争论的面红耳赤，幸亏杨世祥去找工人监督卸货了，没有亲眼目睹这番争执。

最后，一番交涉之后，在执委会的协调下，决定还是以优待客商为主，免收全部关税，满船的药材顺利的入关。不过根据马甲的坚持，货主必须自付装卸费——穿越集团的的码头工人，服务私人要收费的。

马甲虽然签字放关，但是对刘三的行为颇为警惕。最近穿越集团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歪风邪气，从海军私办俱乐部，陆军马上跟进开始，各个部门都在搞自己的小九九。这所谓的联营，不会是卫生部的创收用“三产”吧？

三产本是第三产业的简称。第三产业是产业经济学的概念，此概念原于<三次产业分类法>。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第一次产业。如农业、牧业.....；加工取自自然界的物质的生产部门为第二次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电业、采矿.....；从第一次、第二次产业物质生产活动中衍生出来的非物质生产(提供劳务的)部门划为第三次产业。第三(次)产业指广义上的服务业。如储运业、通信业、餐饮业.....。另外，三产还指政府部门或者大型生产企业下属经营的非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公司。本文这里用的是后边的意思。

杨世祥倒是毫不在意——本来他就没有觉得自己付装卸费有什么不妥。

货物卸下，他叫个小厮去打听下，附近可有脚夫可用。刘三道：

“不必这么麻烦，中午有牛车去百仞城，到了百仞城，运哪里都方便。”

为了便于货物运送，在轨道交通还没正是接驳两地之前，交通部门在百仞城——博铺之间开通了牛车货运业务。这项业务是大批从昌化堡运来的牛引发的。崔云红等人在黎区搞来的五十多头牛正在分批运回临高。

比起娇气又数量不足的马，牛可算是吃苦耐劳了，而且贵在数量众多。很快车辆厂的四轮货运马车就改装了下结构，变成了由两头牛牵引的四轮货运牛车。这种走起来晃悠悠，但是载货很多的牛车立刻成了公路运输的主力，要不是车轮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牛车的数字还能进一步增加。



四轮货运牛车

药材被运到了临高县城里。他原本打算是把药材运到制药厂去——现成的场地和设备，用水用电方便不说，还有不少现代的药材加工设备可用。当然，原来的中药车间比较小，生产规模不够，不过扩建一下也非难事。

但是因为这次收购行动从原本的全部收购变成了入股收购。虽然少花了三分之二的钱，但是就牵扯到人员可靠性问题上了。毕竟制药厂是要害部门，把一二十个土著工人安排进厂在安全方面就堪忧了。

刘三下船之后先和时袅仁在电话里沟通了一下，时袅仁也认为把他们安排在制药厂是不合适的。

“那怎么办，运回县城去吗？”

“眼下恐怕只能这么办。”时袅仁说，“润世堂不是我们百分之百的控股企业。你这个杨掌柜当然有权力随时进到你的中药车间来吧？”

“这是个问题，不过在县城里生产的话，水电都不方便。很多机器设备怕没法用。”

要说条件的话，其实润世堂还算是不错的。润世堂药铺里有专门的粗货、细货的仓库，储存条件不错，还有宽敞的院落，有足够的面积用来制药。就算现在多了十几个伙计，空余的屋子也足够他们睡觉了。

“只好如此了。反正中成药在手工条件下也制造了几百年。没自来水没电也不碍事。暂时还是维持在润世堂生产吧。等规模再扩大之后我们再想对策。”

“这可是很快的事情。”刘三警告他，他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避瘟散和行军散在广东的销售量就会急剧增加，到时候再在县城里手工制造怕就没戏了。

“莫笑安等人最近在执委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提案，估计很快就会通过。”时袅仁说。

所谓的提案，就是在百仞城外的轻工工业区内，单独划出“民营企业园”，专门吸引民间资本和技术的投入，采用穿越集团提供土地、做好三通两平的模式。必要的话还提供部分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生产和经营则由民间资本来进行。

三通两平，一般称为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这是基本建设项目开工的前提条件。

这样的模式下，可以吸引一部分临高、琼州、乃至广东的商人来投资实业，这些实业一半是轻工业，不存在关键技术，穿越集团将提供技术设备和合格的产业工人。

“临高有这么多的民间资本吗？”会上有人提出异议。

“临高没有，不等于大陆没有。”支持这个提案的文德嗣说，“我们要作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样本，到时候自然就会有大陆上的民间资本，为了安全来这里投资了。”他想了下，“不恰当的说，我们要当大明民间资本的避风港。”

大明的乱世即将拉开序幕，很多地方的有钱人会跑路——不仅是有钱人，也包括那些靠着自己的手艺或者学识混个衣食不愁的小康之家的人士。穿越集团打得就是这些人的主意。引进流民是为了提供劳动力和士兵，吸引他们则能带来财富、技术和知识。

“这个方法不错吧？”时袅仁说，“最近还在热烈讨论，等通过之后，你的规模也上去了，就在这民营企业园里投资盖厂房，干脆单独开办家中药成药厂好了。”

于是药材就全部运到了临高县城里，杨世祥召集刘本善和伙计们，宣布自今日起，刘三就是字号的店东了。大伙自然没什么异议。

当晚，刘三就留宿在润世堂里，这铺子是宅、店、工场、仓库四合一的建筑。杨世祥请了一顿家宴，由老婆亲自下厨。饭桌上把老婆孩子都叫了出来拜见了这位“叔叔”，自此之后就算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的

态度很是严肃，把个只是把结拜看作手段的刘三搞得很不自在。

刘三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指出：现在县城内的人流量日渐减少，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应该在东门市建立分号，便利去东门市的人买药。

“贤弟说得是。”杨世祥点点头，“这我也想过，只是这开设分号并非叱咤可办的事情，买地皮，盖房子都要花钱。这药铺的房子还不比寻常，讲究的就是屋架高大，为得是能通风去湿，用料也必须是上好的。以大哥的实力，一时半会置办不起来啊。”

刘三原想说：“这笔费用我来。”转念一想，如今成了合股关系，自己再投进钱去，这股权的事情怎么说？便暂时不提。他想了下：

“照我看，倒有个办法，可以少花钱把事情办了。”

“哦？兄弟有什么法子？”杨世祥现在对这个结义兄弟是言听计从了。

“大哥大约知道：兄弟是在澳洲人的医局工作的。”

“略有所知。”杨世祥说，“不瞒兄弟说，你们来了之后，大哥只去过一次东门市而已。”

“医局正预备着在全县施诊看病——”刘三把卫生部的计划大体说了下，“第一个诊疗所就打算开在东门市，如今屋子已经有了。我们的分号，可以设这在这个诊疗所里。”

派二三个伙计带些常规的药，招牌挂出去就能做生意了。一面治病一面卖药。

“屋子怕不合适吧？”杨世祥知道澳洲人造房子的风格，都是地皮用得小，但是楼层多。而且最近这个趋势是愈演愈烈了，听人说四层的房子都盖了出来。

“楼上行医，我们楼下卖药，有何不可呢。”刘三说。

“可是炮制、煎药就没有地方了……”

“这些还在总号里办就是了。分号不用准备许多药，只要常备的各置备一些就是了。”杨世祥说，“大不了多回县城拿几次，也没多少路。”

杨世祥同意了，大家议定：诊疗所门口大家各挂一块牌子，坐诊的医生由澳洲人派出。润世堂每个月支付若干房租给卫生部——可以用中成药折价支付。

“待到几批货物交了，自然就有银子，”刘三说，“到时候再起屋自己修个大铺子。”

“就承兄弟吉言了。”

第一百五十六节 联合诊疗所

刘三紧接着又抛出他的深度合作计划。

“杨大哥，这还只是第一步。”刘三兴致勃勃的把穿越集团预备在全县除了县城之外的所有市上开办诊疗所的消息告诉了杨世祥。

市，本意是集中买卖货物的固定场所；市场。这里指临高全县的固定集市和市场。例如：百仞城外的东门市。

“这是大善事啊。”杨世祥听了深以为然，“这种的好事，我也是要襄助一臂之力的。”说着便要赞助药品。

刘三一看有门，赶紧把他的设想说了出来，也就是成立“联合诊疗所”的方案。在全县的八个市上由澳洲人的“医局”和“润世堂”联合成立门诊部，医生由“医局”提供，用药则由双方共同提供。

“诊疗所供应的药品，多数免费，或者只收个成本而已。凡是润世堂供应的药材，全部由医局按市价照价支付。”

杨世祥听了摇摇头；“贤弟，这是造福乡梓的大好事！哪里还能按市价卖药的。”他想了想，“这样，医局所用的饮片按市价的七折供货，成药六折就是。”

中药的利润很大，按这个折扣供应，润世堂仍然很有赚头。开诊疗所不仅积善行德还能赚钱，岂不是大大的美事。杨世祥被未来的利润和声望所迷惑，主动提出：诊疗所的建造资金他愿意承担一半，条件是给他挂字号的牌子，至于里面管理、发售药材的伙计，也由润世堂负责支付报酬。刘三想既然你如此的主动，我也不客气了，便欣然同意了。

这个诊疗所的方案汇报到执委会之后，经过讨论决定做一些小调整。去掉了八个市里的县门市——这个市在县城里，城里既然有了润世堂就没必要再搞一个了。另外根据慕敏的提议，在黎区的那南村设立一个诊疗所。

“黎区所我完全赞成，不过有没有人愿意去那里工作呢？”

润世堂的伙计不去说了，早就把黎人当成吃人的老虎看待——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给高报酬估计也就有人愿意去了。反而“博爱”的穿越众，一想到要去没水没电，纯天然拉屎撒尿的地方去常驻就没人愿意了。

“所以我说应该增设黎族班。”慕敏说，“当初搞教育体制的时候我就提出应该设民族班，专门招收黎、苗的孩子寄宿入学。”

“那也得人愿意把孩子交托给我们才行。”白雨说，“现在我们只是和他们有贸易关系而已，凭什么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把孩子交给我们？”

收留孤儿之类的办法在黎区也行不通，黎人还留有原始公社的遗风，一般孤儿总有人能干照顾，不需要外人来搞慈善活动。

“照我看，单单只是想法把他们从黎区带出来是办不到的。”文德嗣

说，“黎区还需要一所基本的扫盲学校，要让他们有觉得走出大山的必要了，就愿意出山来学习了。”

这里还是牵扯到一个基本问题，谁愿意去黎区的问题了。慕敏倒是自告奋勇愿意去，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长期孤身外派多有不便——再者她还有个几乎被遗忘的丈夫存在。把人搞得两地分居总不是个事。

有人倒是想说干脆让她先生也跟去好了，不过这话貌似太过无情了，还是没提出来。

“我看，这会可以发挥教会的作用了，”文德嗣说，“让陆若华去怎么样？他也懂一些简单的医术的……”

“他去了还不得以传教为主。”马千瞩觉得不妥——基督教在临高的发展有些过快了。

“这是好事么。”文德嗣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从长远来看是件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马千瞩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再者这家伙现在在十三村地区已经初战告捷，兴头很大，与其让他继续在十三村地区扩大影响力，不如打发到黎区去搞安定团结的工作，要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再“蒙主召唤”就再完美不过了——当然这个心思不能向右派分子们吐露。

每当阅读到这种腹诽老马的桥段，都人忍禁不住！即使老马有想法，但是他没说，你怎么好这样恶意推论呢？亦或众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偏偏把它推到老马身上请他当代表了？

于是黎区所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具体事务由宗教办落实。何影表示，最好把在十三村地区也设立一个诊疗所——可以就设在道禄村，此地现在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中心村落了。在那里常驻的工作队人数扩展到二十多人。也正好让白多禄把当地的教权接受过来。

“他在那里传教得学习黎语，起码也得半年才能和人沟通。”何影说，“我们正好把道禄村的传教点、百仞的教堂、修道院全部都接受下来，把教徒彻底的甄别一番，看看这老外有没有灌输其他不合适的东西。”

“还得在他身边配人监视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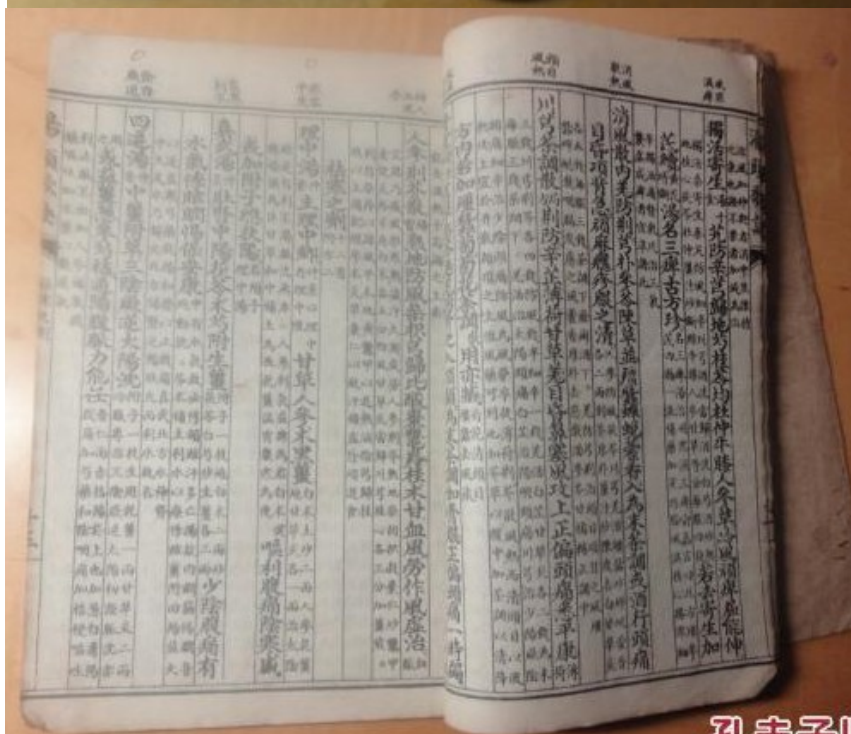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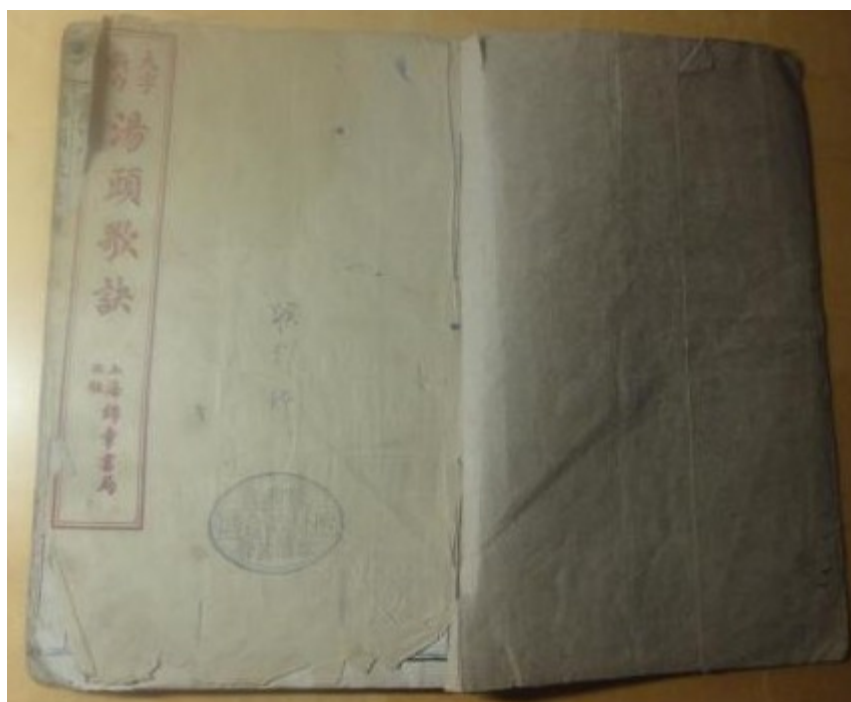
“这个由宗教办来解决好了。”何影说，“我们已经培训了若干名土著的工作人员，都已经顺利受洗，陆若华很信任这几个人，选一个最忠诚的跟他去黎区好了。”

“信得过吗？”

“完全信得过。”何影点点头，“他的孩子就是我们用药治好得。此人对我们非常狂信。”

下一步就是为这些诊疗所筹备卫生人员了。中药方面的人士由润世堂负责提供，但凡药店的伙计，都会背《汤头歌》、“十八反”之类的歌诀，能顶半个中医。这次他们又从佛山招了不少回来，按照每处二人配备也足够了——刘三还打算亲自为他们进行培训，搞些针灸、拔罐之类

的技能，外加灌输一些现代医学知识，也算是补充。



孔夫子

《汤头歌诀》，清代汪昂撰写的医方著作。共一卷，首刊于1694年。书中选录中医常用方剂300余方，分为补益、发表、攻里、涌吐等20类。以七言歌诀的形式加以归纳和概括。于每方附有简要注释，便于初学习诵，是一部流传较广的方剂学著作。刊印后相应地出现了多种后人续

补、增注或改编的作品。其中196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本书较为详细的注释本。现存清刻本、石印本、铅印本50余种。

十八反，中医的基础理论名词，中药配伍禁忌的一类。中医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当两种药物同用，会发生剧烈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称相反。文献记载有十八种药物相反，故称十八反。



针法治疗



灸法治疗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炷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拔火罐



拔气罐

拔罐，拔罐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使之吸附于体表，造成局部瘀血，以达到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等作用的疗法。拔罐疗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关于“角法”的记载，角法就类似于后世的火罐疗法。而国外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曾经盛行拔罐疗法。

主力就是卫生部搞的赤脚医生培训了。卫生部门双管齐下，从护士中和穿越众中间各招募一些人进行专业培训。这批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之后大致能勉强适应这份工作。

散会之后刘三兴冲冲的往医院而来。时近中午，医院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眼下不打仗，除了从工地上送来一些工伤、中暑和腹泻病人之外，没有危重患者，也正好给新招募的蒙古大夫们练手艺。

但是眼看着连院长办公室都没有人，刘三觉得奇怪了，赶紧拦住一个路过的小护士问询。

“院长他们都去翠岗送葬了。”

“去送葬？是谁。”刘三讶异，这里有谁这么牛b，居然要时袅仁等人全去送葬了？

“不知道，是个首长。”

这么说死得是个穿越众了！刘三这下更是吃惊，因为自d日以来，

除了一个倒霉蛋在攻打苟家庄的时候摔成重伤，伤重不治给偷偷埋了之后，还没穿越者死亡的。

哀婉的笛声消失在空中，排枪的硝烟味渐渐散去。送葬的人往骨灰罐上丢进了第一把土。

“哪里黄土不埋人啊！”时袅仁又扔进去一把土。

“呜呜……”

“一条小命，就这么没啦。”兰大夫还有些多愁善感。

“是啊，好歹我们还活着。”何平觉得一阵发冷，这医疗条件啊，真有些朝不保夕的感觉。

“兄弟一路走好，别怨俺们啊！你以后就是革命烈士了，每年都会有小学生、中学生打着旗帜来给你扫墓……”时袅仁把土踩结实了，对身后作悲痛状的众人说道，“大伙散了吧，该干啥干啥去！”

几个蒙古大夫发出一阵骚动，赶紧溜走了。手里出了人命，不管怎么说也觉得见不得光。

蒙古大夫原本是人们对蒙古民族医者的简称。由于蒙古人为游牧民族，靠放牧牛羊为主要营生手段，因此对于各种家畜牲口的医疗技术相对发达。满清八旗在征服蒙古各部落后，也大量使用这些蒙古兽医给牲畜看病，就被称为“蒙古大夫”。结果在满清的征战过程中这些兽医也应急给战场上的伤员救治，但是由于是兽医给人看病还是差了很多，所以“蒙古大夫”也变成了技术较差医生的代名词。

这是第一个正式注册死亡的穿越者。说起来还真是冤枉。这小伙子上班的时候胳膊被设备划开一个大口子，昨天来医院缝合。

原本是极简单的小手术，但是当天唯一在医院当班的河马正在做一台骨折的固定手术，就安排实习医生来负责了。几个蒙古大夫倒也谨慎，七手八脚，消毒，清创干得有模有样。这时候第一个悲剧上演了：这病人看到粗粗的缝合针和拙劣的医术感到害怕了，要求麻醉之后再缝合；接着是第二个悲剧：蒙古大夫们不知道麻醉药是很危险的；然后第三个悲剧是当天因为作手术，一贯严格管理的麻醉药变得触手可及；最后的悲剧就是蒙古大夫都是胆大妄为的穿越者，如果是土著护士中选拔的就没这么胆大妄为了。

于是某人就在没问过任何人的情况下注射了麻药。显然，结果是很悲剧的——实习医生不知道麻醉药的注射剂量，也不知道起效的时间。第一瓶进去没反应就来了第二瓶。等河马闻讯赶到时，这小子还有小半条命了。河马赶紧给他通风、抗过敏、舒血管、强心、电击、抽耳光……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把他救过来。这家伙以前就是个潜水员，d日之后也属于没级别的路人众。虽说如此，众人眼见一个大活人就剩下一怀黄土，一块石碑，孤零零的矗立着，不免有了些狐悲之感。

“这要在原来时空，可就是一等一的医疗事故了。”河马当时就心有余悸。不管怎么说，自己没看好这几个实习大夫，起码也得负主要责任。

“算了，按术后感染，抢救无效记录吧。”时袅仁关照道，“几个实习

大夫也得好好的教育一下——麻醉课都没说上就敢给人打麻药！还有，麻醉药怎么管理的？随随便便就给他们拿到了？”

第一百五十七节 田独开发计划

检讨会在回来的路上开了一路——不上报不等于内部也算了。在进一步要求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时袅仁决定把下来要抽空把各种管理章程制订起来，免得这类药品随意使用造成恶劣后果。

刘三在办公室里等了半天，才看到他们一群人回来。刘三听了时袅仁说起这次医疗事故的事情，也只好宽慰一番，说现阶段是草创阶段，这种事情难免的，要是如实申报说不定还会引起风波。接着他汇报了关于润世堂和诊疗所的事情。这个方案花钱不多，而且能利用民间的力量，只是时袅仁也为这个医务人员的配备问题伤脑筋。

“你说就副模样，我能把这几个蒙古大夫都配备出去吗？”时袅仁吞云吐雾，“这几个人啊，还真不如我们培养的土著呢。起码人还懂人命重大，自己不懂不知道的事情都来先问问。这几位倒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放出去当诊疗所的医生，还不一个个都成杀手。”

“这么多的卫生人员怎么配置呢？”计划中的九个诊疗所，一所一个就得九个人。

“搞流动诊疗。”时袅仁说，“现在你说润世堂那里可以配备伙计，那么诊疗所就有了最基本的中医药服务，我打算还是从我们的土著护士里抽调一些成绩好，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去。作为基本的力量。然后我们组织医生开展巡诊，每天到一个地方——这样大概能勉强保持医疗服务的水平。”

“时部长的想法很全面。”刘三说，“我建议多给各诊疗所配备一些常用平安药，如止血的、止痛的、退烧的之类，免费供应患者取用。可以大规模的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这就看两家药厂的产能了。”时袅仁说，“免费药现阶段还是以中成药为主。”

“产能不成问题。”刘三保证，“等诊疗所大体完工的时候也就能成批出药了。”

“你要抓紧了。”时袅仁说，“执委会又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要准备一批抗疟疾药物、驱蛇虫类药物和大量常备急救药物——计划要开发田独铁矿了，大概鸿基也要进入开发了。”

“开发田独？”



田独，田独铁矿，详见“第三卷·第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三十八节”

“对，因为铁老是不够用。”时袅仁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知道具体的情况，“这么说吧，广东的生铁这一年来涨价100%，这都是我们的功劳。”他又点起了一支烟卷，“没法子的事情，现在煤炭还能将就。”

“田独，”刘三默念这个地名，“执委会是准备大干快上了。”

开发田独的建议从环岛航行回来之后就被不断的提到会议上。原本工业上采用的采购广东的生铁回来冶炼的方法，现在变得愈来愈困难，虽然明代的广东炼铁业在这个时空的世界水准上也不能算落后，但是以手工业时代的炼铁规模来供应他们的工业化的需求简直就是杯水车薪。结果不但广东的铁价暴涨，现在连供应都开始显得不足起来了

这使得马千瞩在钢铁配额上的问题深刻领会了二战时期日本人的痛苦，每个部门对钢铁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贪婪。不管是机器制造、建筑还是交通建设，无一不需要海量的钢铁供应。

到底是先铺设百仞 - 博铺的轨道重要，还是先把在建中的千吨铁壳船完工？到底是锅炉增加动力供应要紧，还是批量制造简易机床扩大机械制造能力重要？军队的武器供应需要优质的钢材和铸铁，但是现代化的农具一样需要。

林林总总，每个申请都包含着正确性和必需性。不管计委怎么挣扎，依然到处是迟滞和瓶颈的问题。许多项目被卡在了材料供应上——尤其是钢铁供应。

经过讨论，执委会认为必需在钢铁供应这一环上突破瓶颈。集中手头所有的资源，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测算，计委又发现了一个相当为难的问题。如果要开发田独铁

矿，为了满足炼生铁的需求，就要扩大煤炭进口。本时空的广东煤矿开采特点是规模小，数目多，分散广。煤质好坏不一。组织供应很吃力，势必要开发鸿基煤矿。同时开两个分基地，在人力物力军力上都力有未逮。

“特别是开发鸿基。”贝凯在听证会上指出，“当地的越南人并非十分的合作。现在我们小规模雇人开挖购买行动还算顺利，如果要自己设立基地开采，恐怕地方势力和黎朝的官吏不会听之任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要赢得当地的庄园主的配合和支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何况他愿意不愿意合作还是个问题。势必要用重兵保护。

即使没有安全问题，开采矿山，需要大量的机械、炸药，要建造房屋，要铺设道路，要制造采矿设备，要给采矿工人提供后勤供给……

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穿越集团工业的方方面面，而且鸿基不比在临高，专业人员和设备都是近在咫尺，随时可以组织力量解决问题。一二千人带着数百吨的物资登陆到陌生的海岸线上，光组织协调就是巨大的工作量。

刘三接过一张药单，草草的看了看：“制药上这可是压力沉重啊。”这话可不是故作姿态，大陆上的订货，诊疗所需要的存货，还要额外预备这么多的药品。别得不说，中药材原料的缺口很大。

“别沉重了，事情多得很，”时袅仁说，“还有件事：执委会的社会工作队已经开始大规模下乡普查了，执委会要求我们对普查中发现的各种中医药人才做一个全面的甄别，统一集中使用。包括药农、郎中之类的。卫生部就你一个人懂这些，甄别的工作就归你了。”

刘三乍舌：“全县！这工作量太大了吧！全临高要多少村子啊。”

“还好，”时袅仁说，“这里的中医药人才本来就很少，一打听就全知道了。我告诉你，人少得可怜，全县连收生婆在内也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大多集中在几个市上，也有个别散居在村落里的，通过工作队的普查都把他们清理出来了——现在正在往东门市集中运送，准备接受甄别。”



收生婆，又称稳婆。中国古代民间育儿习俗，三婆（奶婆、医婆、稳婆）之一。是以旧法接生

“收生婆不要了。”刘三说，“与其给她们重新培训，还不如自己培养助产士。”

时袅仁说：“没错。不过这里的收生婆不少也懂一些妇科的草药知识，也勉强算是一种医生吧。”

“好，得给我配个翻译。”

“可以，让熊卜佑帮你翻译好了。”

“这批人甄别你打算怎么办？进学习班？”

“培训一下，再安排到诊疗所去服务。还有就是外派到田独这些基地去做基本的医疗服务。执委会的意思是至少要配备三到四名卫生员。”

“很急吗？”

“下半年吧，等台风季结束之后。”时袅仁说，“计委这群人正伤脑筋呢，我看马督公有点要发疯了——每天办公室门口都有一堆人堵他。”

海南岛的台风季节是每年的5-11月。

“能者多劳嘛。哈哈哈哈哈。”

经过计委的再三计算，执委会在举行多次联系会议和听证会之后，决定在1629年的10月首先开始田独的开发——榆林相对安全压力要小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保护兵力。

在开始田独开发之前，进行为期半年的物资准备工作，逐月储备基地所需要的物资。另外集中资源，首先完工千吨级蒸汽机动力大铁船。以满足随后的开发工程所需要的物资人员运输和矿石回送的需求。

根据测算，田独开发，第一批至少要运送五百青壮年上岸进行基础土建，建设码头、道路和基本的采矿设施，随后还得再运五百人上岸进行采矿作业。根据卫生部的估计，每个月至少要补充一百到二百人来补充死亡人口。这个比例让邬德大吃一惊——每个月最少要损失百分之十的劳动力？

时袅仁解释说：“我们这么测算是充分有依据的。采矿是超重体力劳动——”他止住了要发言的邬德，“我不怀疑邬委员会供应充足热量的伙食给劳工，以及让他们充分的休息。但是要考虑到周边的环境：酷热、潮湿、亚热带的自然环境……外加高强度劳动，我个人觉得每月死亡一百到二百人已经是往少里估计了。”

“我们辛辛苦苦招募来的劳工，就这样去送死？”自然就有人不舍得了人力资源了。

“要我说，开发田独最好是用廉价奴隶。”王洛宾说，“只管往里头填人命。”

“就好像当年日本人干得。”

“没错。”王洛宾点点头，“如果要尽可能的降低死亡率，就得先把基

基础设施建好，这样起码也得一年才能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

“要不我们去日本抓奴隶吧！”

“这也太远了吧！而且日本人也是有武装的，这会又是什么战国，你打我我打你的，战斗力不会差。”

第一百五十八节 天地会

“从越南和东南亚抓马来土人来怎么样？距离近。”

“成本不核算。”王洛宾不以为然，“除非有现成的奴隶贸易供货商，否则抓捕运输奴隶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借鉴下历史上的奴隶贸易好了，英国人用船运奴隶到古巴和牙买加，用奴隶换回糖。我们也可以这么办，让英国人当奴隶贩子——反正他们干这个也很在行——我们用雷州的糖来换取奴隶。”



奴隶贸易的三角路线。“三角贸易”是指满载着枪支、纺织品、铁器和奢侈品等货物的商船，从英国利物浦等欧洲港口“出程”；到达非洲后，用上述商品交换被掠来的非洲黑人，然后经大西洋西航美洲，此为“中程”；商船到达美洲后，以这些黑人换取蔗糖、咖啡、烟草、棉花等物品，再运回欧洲，此乃“归程”。

“难道要让英国人引进黑叔叔——”

眼见话开始越说越没边了。邬德敲了敲桌子：“现实点！还是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死亡率。”邬德提醒大家，“不管是劳工还是奴隶，死亡率太高了对士气不利。最后不免会造成逃亡和暴动。到时候我们又得派军队来压制——这不成了恶性循环吗？”

“加紧招募人口。”文德嗣对邬德说，“把移民的速度增加一二倍有困难吗？”

“有，粮食。”邬德还没说话，吴南海毫不犹豫插了进来，“我们从临高本地征收的粮食和缴获的粮食即将见底，现在是在靠雷州和越南之间的贸易运来的越南大米。”

“不是有杂交水稻……”

“你以为杂交水稻是魔法棒？”吴南海对农业问题早就有一肚子的火了，“我一点就是成吨的稻子了？农田水利呢？抽水机呢？化肥呢？这些事情我可在会议上提过无数次了！”

农田水利在国外一般称为灌溉和排水。是指以农业增产为目的的水利工程措施，对农田发展灌

溉排水，调节耕作地区水情，改善农田水分状况，防治旱、涝、盐、碱灾害，以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的综合性科学技术。

大约是因为性格随和，不愿与人相争，吴南海的农委会在争取资源方面一直落在后面。虽然执委会还算知道以农为本的概念，对农业投入不算小，特别是农庄的基础设施，算是头一份了。但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道理在这里也一样适用。由于农业委员会的投入总是非常的巨大，执委会会有意无意的要在农委会的项目上打个八折。

开发田独，就势必要暴人口。要暴人口，就得在农业上必需加大投入，使得在十月能储备到足够的粮食。

“现在我的水稻种子还没有全部下去，高产田太少了。”吴南海抱怨道。目前完成了土壤和水利改造的高产田才合到二百标准亩——吴南海用现代的标准亩，也即667平方米的亩制取代了本地花色繁多的亩制。

“水稻种子可是有保质期，”吴南海提醒他们，“而且它的特性并不能遗传，如果今年不能全部播种下去，明年除了做米饭之外就没任何用处了。”

于是执委会决定在两个方向增加物资投放：农业和造船。前者为移民暴人口做准备，后者为了大规模的运输。

吴南海回到农庄，赶紧把农业部的人都给召集起来。商讨如何开展农业大跃进的方案。

“要大量暴粮食？”法石禄吃了一惊，“这又不是打游戏，怎么暴？”

“就是这么个意思。”吴南海把会议精神传达了一遍，“一、要准备足够的储备粮，为供养更多的非农人口作准备；二、增加蛋白质供应。”

“第二点就是第一点的延续。没有粮食，哪来得蛋白质？”法石禄有些不满，“要暴粮食，就得扩大种植面积。执委会答应给我们加入了？”

示范农庄里在编的农业工人不过五十人。都是吴南海从移民和俘虏中挑选出来的种田养殖能手。根据他的经验，20世纪，在没有任何机械化的帮助下，一个壮劳动力，有一头牛或者一匹马，可以种植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南方稻作区属于精耕细作，种得要少一些，但是种二十亩水田也不会有很大问题。

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开垦荒地的时候。农场主要依靠百仞公社的派工和军队的“出劳役”，这种派工等于是农忙时期的短工，按日分派工作计算工分。种地水平差劲点关系不大，主要是卖力气。

农庄占据的适宜耕作的沿河荒地不少，但是在临高开荒相当的不容易，此地一年旱雨两季，土地旱季要灌溉，雨季要排水，对水利的要求很高。根据农委会的调研，搞粗放式的开垦效益不大，必需搞精耕细作型的高产田地模式，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把农田基本建设全部到位才能获得高产。这样的开发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农田水利建设

“给了。我准备把高产田扩大到一千亩。”

“一千亩？！”法石禄怀疑的问，“邬德能答应提供这么多的派工？”

吴南海点点头：“这是执委会的决定，他肯定会优先配备。另外，马委员还答应调一部分工程机械来。”

“这太好了！”法石禄说。有了机械，开荒和修筑水利的工作量就少很多了。

“一千亩全部种稻子的话，五十个农工是不够用的。”万里辉说。此人是农家出身，会干农活，大学学得是电子，毕业之后又没干上本行。日子过得不如意，一怒之下拐带了自己兄弟参加了行动。不过到了大明的时空里他学得电子专业更是无用武之地——钟博士说得电子业大发展的事情一直没影。在机械部门混事几个月之后，发觉这样下去自己还是混不出什么名堂，便又回归农业来了。专长是饲养——本来农家孩子最常干的活计就是饲养家畜家禽什么的。现在农庄除了马和驴之外，各种动物就全部都归这兄弟俩饲养了，比叶雨茗时代看书养兔子要强多了。

“农工要再招一批。”吴南海说，“除了水田，旱田也要扩大规模，特别是红薯种植，争取再扩大个一二百亩。还有玉米和苜蓿的种植也要扩大——要更多的蛋白质，还得加大养殖业的饲料供给。”

“扩大养殖业就得扩大养殖面积。”万里辉汇报说，“而且人手也不够。”

猪、羊、鸡鸭之类现代时空普遍采用密集养殖法的家禽家畜，在南海农庄都采用了散养的低密度饲养方式。土地的利用率不高。这么做倒不是吴南海喜欢什么纯天然、绿色、土鸡之类的噱头，纯属无奈之举，现代养殖业严重依赖动物疫苗、抗生素和消毒剂。而万家兄弟能使用的东西只有石灰而已，最近制药厂算是送来了一些春雷霉素和土霉素试用，还远达不到大规模运用的程度。这种条件下采用密集养殖法只会造成家畜家禽的大批生病死亡。

叶雨茗发言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想自己种植的事情，应该利用当地人的生产热情啊。”

吴南海来了兴趣：“搞推广种植？”

“对，”叶雨茗说，“我有个方案……”

叶雨茗提出的是成立“天地会”——当然这个和未来陈近南搞的天地会不时一码事，它的正式全称是农委会互助组，之所以叫天地会自然是因为农业是靠天靠土地吃饭，说出来非常形象。



互助组是指中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互助组采用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合作化活动。互助组是在中国解放后的土改工作完成以后得到广泛发展的农村劳动组织。

农委会互助组的基本思路是进行作物、家禽推广和农业技术培训。

“现在农民对我们还是很冷漠的，我们要获得他们的好感，剿匪是一件，提供高产作物也是一件。”

农民能收获更多的作物，除了自己食用，只能将它们投入市场，在临高能大规模收购农产品的也就是穿越集团了。这样增产就是全县性的了，而不是只在农委会的千把亩土地上。

“这个我不同意，且不说良种扩散的问题。缺少好的照顾，只会白白浪费种子资源而已。”吴南海马上就反对。

“我的想法是就推广红薯好了。红薯不是会中毒吗？”

利用红薯的中毒特性，即使良种红薯流散出去了，最后也会因为农民不懂得脱毒而逐渐退化。当地农民自己留了种，二三年之后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唯有有脱毒技术的农委会还能继续提供脱毒薯苗——等于变相的控制了种子。

“这倒是可行。”

“杂交水稻也可以。不过我们自己也只有这一批。”叶雨茗叹了口气，“要是能搞成杂交水稻育种，以后大陆上的水稻种植命脉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试验成功。”法石禄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自己其实一直在搞这方面的试验。现代时空里，临高就是以杂交水稻制种业为其农业的主要支柱产业的。而当地的丰富的野生稻种资源也使得临高成为搞杂交水稻的人必来得地方。

推广红薯种植这个思路大家觉得不错，接着叶雨茗又说：

“不光是红薯，还有养殖业。我看养鸡鸭就可以分散到农户家去散养，我们自己养太费地方了，还占用人力。”

他提出了“家禽推广计划”。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由农委会掌握的专业孵化技术的一种工厂+农户的家禽饲养模式。

简单的说：就是农委会将鸡蛋进行集中孵化，孵化出的小鸡以记帐方式，交由农户饲养。等到养到成熟的时候，农庄又将统一收购鸡蛋和肉鸡，农庄也同时提供蚯蚓，蛆等动物性饲料作为补充。



集中孵化的小鸡

第一百五十九节 美台洋

在实际运作中，天地会提供的小鸡和饲料，都是可以通过记账方式先赊帐，等统一收购的时候再抵消。

叶雨茗说：“这样能在不扩大农庄本身的规模的前提下大批增加鸡鸭的存栏数和禽蛋的供应，对伙食供应大有好处——等于是发动全县为我们养鸡。”

“这个想法不错，要是成功的话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吃蛋的问题。”吴南海来了很大的兴趣。禽蛋供应一直是他伤脑筋的事情。从另外一个时空带来的鸡、鸭和火鸡很早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开始正常的产蛋。但是在完全散养的环境下，又没有另一个时空的特殊饲料，吴南海农场出品的既然是真正的绿色鸡蛋，产量也就稀少的可怜了——而且还得保留下许多有精蛋作为扩大种群之需。所以真正能供应穿越集团的禽蛋少之又少。

在另一个时空追捧高价土鸡蛋、“纯天然”、“绿色食品”的穿越众们在这里又开始变得在意何时才有足够的鸡蛋吃了。不时有人置疑，农庄采用散养方式饲养鸡鸭是不是太过搞小资情调而不顾人民群众的供应了？

“人真是难伺候。”吴南海不得不为每天来禽蛋配给的事情大伤脑筋。现在有几户带孩子的，要求每天至少给一个鸡蛋，这样的要求即合乎情理，管理内务的萧子山自然不便拒绝。但是吴南海这里每天能供应食用的鸡蛋产量也不过二三百个而已。供给500个穿越者的食堂伙食都稍嫌不足。

“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天地会，”叶雨茗继续阐述他的想法，“是把它作为一个不太官方的中介机构。除了负责发放种苗，回收产品，还可以对当地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这样逐步培养起一批对我们的种子和技术十分依赖的农户。通过他们在逐步把我们的农业影响力扩散到全县。”

“这个天地会主要是针对小土地所有者的吧。”吴南海说，“大地主们呢？这些人掌握更多的土地和人力，既然不搞土改就不能把他们忽视掉。”

“对于地主，另有另一种利益更大的可选择的方式，就是合作建立农作物加工厂、食品加工厂。那么多的鸡蛋和家禽收购后，建立加工厂的工作就是非常紧迫的。单靠农业部和轻工业部自己来，发展实在过慢。把一些有实力的地主拉近来，提供人力物力，发展起来就快速的多。”

众人都点头称是，认为这个方案可行。穿越集团总不能事事都亲力亲为，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大跃进也是极有好处的。

吴南海说：“总体感觉不错，还可以再细化一下。再进行逐步推广。”

于是农委会又成立了“农委会互助组筹办领导小组”，吴南海当了组长，叶雨茗当秘书长。

第二天，在执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营造千亩高产田”运动开始了。这项计划准备将农庄直接控制的田地中将高产、稳产田扩大到水田一千亩，旱田五百亩的规模。

要让农田高产稳产，核心就是水利工程。燕雀志因为是学水文水利出身，担任了此次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总指挥之责。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先行带着测量器具先期到了工地，开始测量工作。

吴南海和法石禄带着人到工地现场搭建起了个临时工棚作为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离河畔半公里的一座土丘上。这里有一小片树林，在树下办公比较凉快。吴南海还把初晴也带来了，专门伺候起居。这会这少女正在风炉上烧水沏茶。

一会，折叠桌上就摆上了真正的大明钧窑瓷茶盏，新茶的香味漂浮在空中。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风格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深刻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呈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控随心所欲的表现技术，至今无人能仿造。

“可惜没有冰红茶。”燕雀志把测绘设备都架设好，想起了当年常喝的瓶装红茶。

“老爷喝不惯的话，农庄里有格瓦斯，还有红茶菌，我马上就回去取。”初晴十分殷勤。

“算了，拿来也是热乎乎的了。”燕雀志摇摇头。

初晴说：“这里有泉水，瓶子泡在水里就凉了。”

“不用这样麻烦——”燕雀志有些手足无措了，被一个年轻女孩子无微不至的伺候，他还真没享受过。

“我这就去取。”初晴退后一步，快步跑下山丘去了。

“南海，你这过得是什么日子啊，简直是地主……”

吴南海赶紧打断了他的感慨——这么下去自己迟早要成男性公敌了：

“说说规划的事情吧”

“说实在的。”燕雀志说，“现在搞水利工程其实不到时候。”

吴南海不解：“为什么？”

“水文气象资料不足。”燕雀志说。

虽然天气状况记录和简单的天气预测从d日之后就一直在进行，但是穿越集团有意识的搜集本地的水文、气象资料的工作是从1628年的秋末才开始的。到现在还不满一年。本时空的临高年均气温、湿度、降水量、日照时间……还包括文澜河的流量，都没有确切的数据。而搞水利建设，这些都是基础资料。

“用20世纪的资料不行吗？”

“误差还蛮大的。”燕雀志翻开随身带来的一本厚厚的1925-1949年临高水文志，“这是离本时空最近的科学系统的水文记录——有三百年的间隔，三百年的气候变化虽然不至于沧海桑田，但是有几度的温差就足够对气候有极大的影响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气温不对。临高在20世纪，冬季的极端最低温度也没有低过10℃，但是在本时空，燕雀志却记录到了连续一周3~5℃的气温。不过比起雷州半岛万历末年还下过雪这个事实，临高没有霜冻就算不错的了。这个明末的小冰河期真不是盖得。外商委的人去澳门做买卖的时候看到澳门有人穿羊皮袍子的。



灰鼠羊皮大袍子——这能在澳门穿？

温度偏低气温偏低的话，降水量就会偏少。根据史籍，临高在明清时代，大体上十年一次大旱，五年一次小旱，而且临高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冬春是几乎几乎滴雨不下的旱季。明显的旱雨季交替对抗旱排涝的要求较高。

燕雀志没法根据不到一年的简单记录来推测水利建设中关键的几个数据：年降水量、最大降水量、最长无雨期等数据。

“现在只好按照20世纪的临高水文记录，再根据小冰河期的一般情况进行推测了。”燕雀志说，“要是数学模型的话大致可以推算出现的水文情况——可惜我没有。”

“临高农业的瓶颈就在水利上。旱也好，涝也好，水利修得好都没问题。这里什么都没有，太可惜了。”法石禄蹲在小土坡上，望着河畔这一大片即将开辟为新的良田的荒芜土地。

临高这地方，日照充分，降水量足。对粮食种植来说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每到春季播种插秧的时候常常滴雨不下，缺水严重。而夏季则十年九涝。大大影响了粮食产量。文澜河近在咫尺，水量也够大，然而在整个古代，临高县除了极少数地方之外，没有任何水利设施，只有个别田主采用水车提灌，自己开挖简单的小引水

渠。

“还是小农经济力量太薄弱了吧。”吴南海说。

“可以这么说。”燕雀志点头，“修水利工程投入之大不是一般的农民单干能办成的。就是临高最大的地主也办不到。”燕雀志印象当中听搞过水利工程建设的前辈说过，哪怕是只是村一级的简单的水利灌溉渠，农闲动工的时候都要征发好几百壮劳力上工地。稍微大一些的工程，都要全县调动人力，在没有工程机械的年代，一个水利工程动用几千人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对地处偏僻，人口偏少的临高来说显然是办不到的。穿越集团如果不是掌握了足够多的劳动力人口和工程机械，搞这样的千亩高产稳产田也是痴人说梦。

吴南海准备建设高产田的地方是在一片叫“美台洋”的河畔荒地上，足有五六千亩土地。这种临近大河的平坦空旷的土地，当地叫做“田洋”，除了沿河是砂土外多数有机质丰富的砖红壤，引水灌溉方便，是很好的农业用地。临高历史上的主要粮食产区就是在县城北部的所谓四大“田洋”：博厚、调俗、波莲和加来。此时这四大田洋已经有了一定的开发，不过荒地还是很多。



美台洋位置，可见已经深入临高腹地了。

吴南海虽然没有水文资料可查，但是从漫水线、砂土分布和植被情况也知道，美台洋的大部分区域在文澜河水位最高的季节里也不会被水淹没。在这里开发高产田是比较安全的。

农委会之所以看中美台洋，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是一片荒芜的，没有田地，也没有村落分布，收购起来容易——不管是吴南海还是邬德，都不打算在古代搞拆迁征地工作。这种事情很难处理好，闹不好还会激起民怨。

第一百六十节 低产田

吴南海几个月前没费什么事就从县衙手里以极廉价的价格就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至于为什么这么一大片靠近大河的土地居然无人耕种，农委会以为是当地土地多，缺劳动力。然而王田听说“首长们”买了这块地，赶紧跑来告诉吴南海：这买卖做亏了！

这块地其实一直有福建来得射耕人开荒的，但是总是种了一两年就抛弃土地走了。

“产量太低了。”王田说，“费心竭力的种稻子，一亩单产收七八十来斤，伺候的不好的，连这个数都达不到。种植两造只能收不到二百斤稻谷，连填肚子都不够。”

“七八十斤？”吴南海几乎是震惊了。七八十斤只是干谷，去皮之后还要损失二三成。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他是知道的，但是就他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文澜河两岸的一般稻田，只要能保证灌溉，一造亩产三百斤还是做得到的。

“老爷有所不知，”王田说，“本地种地很不容易：不下雨天旱，连着三天下雨马上就涝。不过美台洋就算不早不涝，种稻子也收不了许多。”

吴南海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但是因为一时间无力开发，也就没有再深入的调查下去。为了不让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他让农工们在这片土地上粗放种植了一些用来作青贮饲料的豆科作物和绿肥，有些是他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有的则是远程勘探队找来得。结果是相当的惨淡，除了苜蓿的产量勉强还行之外，豆科作物几乎全军覆没。

“看起来这块土地严重缺磷。要做土壤改良。”

“所以低产很可能是土壤环境有问题。”法石禄听了他的描述说，“我们对美台洋的土质、墒情都没仔细调查过。”

“会不会土壤的酸碱度数值偏高？”

法石禄说：“有可能。既然是搞高产稳产田，就牵涉到改良土壤的问题。”

他在地面上随意撮起些土来，端详了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临高的土壤应该和江西广东的主要土壤类型一致，以砖红壤为主。这样的话，改良起来还相对容易些，石灰就能搞定。要是碱性土，就得找石膏了。”

他稍微搓了搓：“这种红壤是玄武岩发育而成的，再加上历年河水从上游冲刷下来的砂土。总得来说沙质比较重，不过对水稻田来说问题不大。”

正说着话，初晴回来了，她提了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了瓶装的格瓦斯和红茶菌饮料。

“食堂里已经没货了，我直接去食品厂拿得。”初晴笑着说，“我先用

水浸凉下。”说着提着篮子往坡下的一道溪水边过去了。

这两种饮料已经在食品加工厂正式量产，半自动灌装，手工封瓶。瓶子是由玻璃厂提供的，用软木塞加蜡封口。因为缺少防腐剂，只能用糖和柠檬酸来防腐，所以保质期很短。味道也不怎么样。

但是对喝腻了茶和白开水的穿越众来说，这两种饮料来得正是时候，顿时成为食堂里的抢手货。许多出于好奇买过一瓶的土著们也喜欢上了它们的味道——有些人则纯属是出于模仿穿越众的生活方式目的而已。

法石禄看着她把篮子整个的泡到了溪水里。这片田洋的边缘散布着许多低矮的丘陵，和草木稀疏的田洋不同，小丘上的植被茂密，丘陵之间的地面溪流很多，潺潺流水在青翠的草木间流动着。有的汇聚成较大的地表径流注入文澜河，有的汇聚入了丘陵间的水塘，还有的在地面流动一段路之后又潜入了地下。

“水源好丰富！”法石禄自语道。

“这里的水源你调查过吗？”他忽然问燕雀志。燕雀志原本正盯着初晴的背影看这下才回过神来：

“没有，地质方面的事情属于远程勘探队管。我在建筑公司帮忙造房子都来不及。”

“既然你是学水文出身，也该多少懂一点吧。这里的地表径流是泉水吗？”

“算不上矿泉水，不过水质很好。水质清，水温低。”燕雀志很有把握的说，“应该是降水蓄积到地下之后再冒头出来的。”

“是这样。”法石禄点点头，他招呼大家，“走，我们下去实地调查调查这里的土壤状况。”

几个人一起走下了山坡，吴南海带着他的徒弟——从学校里挑选来的叫路甲的。路甲家里是官佃，专种学田。官佃的负担很重，远比一般的民佃来得吃力。路甲的父亲为了少几张嘴，就把路甲路乙兄弟两个给送到穿越集团来了——纯属混口饭吃。

路甲年龄大些，会干的农活多，人又机灵，就被吴南海收为徒弟了。

一行人在荒地上间隔着距离打了几个探方，对泥土进行取样观察。

“老法！这里还是砖红壤。到处都是嘛。”吴南海说。

“没错，这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土壤。”法石禄蹲在坑边，“这种土壤的肥力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说在这样的土地上种水稻只能收不到一百斤，就奇怪了。”

但是下一步的挖掘很快就揭示了此地的低产之谜。他们开始挖出大量的铁锈水田土。这种土是因为长期的排灌不佳，土层中有积水造成

的，泥土中有大量锈红色的氢氧化物，土壤酸性大，氮、磷、钾含量低，土壤肥力很差。



铁锈水田土，土地中富含氧化铁、氢氧化铁，土壤呈现殷红、赭红色。图为云南东川红土

“奇怪，这应该是长期积水造成的。”吴南海说，“可是这里离开文澜河的雨季最高水位线还很远啊。”

“这里的地下水位高。”法石禄指了下丘陵地区，“溪流的水，最后都潜入地下的，看起来是个平原，其实下面等于是个吸满了水的海绵，典型的内涝。”

燕雀志把器材竖起来，观测了一番：“嗯，这里的地势看着感觉不出来，实际比周围地方都要低，加上丘陵地区的泉水不断补充过来。地下水位很高，所以形成了长期隐性内涝的局面。”

“这就对了，否则没法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广泛的铁锈水田土了。”法石禄说，“美台洋在历史上不但有人耕作，而且水田耕作还相当的广泛。最后是因为土壤的问题才会被放弃抛荒的。”

他这么说是因为水田土本质上是一种人工化的土壤，由种植水稻的地区每年灌溉积水发育而成的。在自然界一般不会有这样的土壤结构。

“师父，这个我们这里叫铁锈水田。”路甲插嘴说说，“水田面上常常会有一层油一样的红色铁锈的东西。其实这里还有一些是烂湿田，都在小山丘那边——”

“烂湿田？”吴南海来了兴趣，“你们家种过？”

烂本意是水分过多造成松软。这里指田地含水高，又软又湿的土地。说是土地还不如说是泥地。

“没有。”路甲摇摇头，“到这里种田都要亏本的。除了福佬不明就里

贸然来开荒之外，县里没人会来这里种地的。”

“走，去看看吧。”法石禄提议。

很快他们就到了一块山坡地下，乍一看也是块普通的荒地，但是仔细看这里有开垦过的模样，打得田埂还依稀能看出来。

“这里过去有福佬来种过，最后绝收。”路甲说，“好端端的田里就冒水，把稻谷都给淹了。”

他们又打了探方。这里的状况比那边更差，几乎一挖就出水，有的地方还会出现涌泉的现象。由于长期积水，土壤水分过分饱和，土体极度分散，质地粘重，呈糊状，很难耕作，土壤层次不分明。

“这土的肥力不会好。”吴南海拨弄着泥巴，从里面分离出来了许多枯叶败草，都很完整，几乎没怎么腐烂，“有机质基本上不分解。”

“因为太黏了。”法石禄说，“空气进不去。等于是密闭环境，有机物怎么会腐烂？”他摇头，“这种田更难搞。”

吴南海抓住这个机会，给路甲讲授了五分钟什么是有机物，有机物为什么会分解。有机质分解之后对种植的好处在哪里。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先把概念直接灌进去再说。

“关键还得排水。”法石禄一锤定音。

要改变这个状况，仅仅改良土壤是不够的，得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内涝。

“要解决内涝，”燕雀志指着测量图说：“就得扩大排水渠的规模。地下水位太高了。至少要下降1米到1.2米才适合种地。有必要的话还得再增加一台专用的抽水机。现在规划的五条排水支渠也未必够用，需要增加三条。”

“这样的话你的河堤工程也不小吧。”

“河堤是文澜河流域改造计划里本来就有的。”燕雀志说，“根据马督公的计划，未来整个文澜河的水面会抬高100厘米，以利于航运。眼下所有的沿河设施都是按照这个方案做得规划，”

根据计划，要沿着开发区首先修筑一道沿河大坝，将河水与整个高产稳产田地区隔离开来，防御雨季可能的洪水满溢。河堤上设置水渠的闸门。另外再安装蒸汽抽水站，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灌溉和排水。



解决农田内涝，从土堤一侧往另一侧排水。

第一百六十一节 农田建设

大堤后面，是第一期1500亩的高产田。燕雀志和吴南海、法石禄等人会商下来，决定建设改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必需达到以下标准：抗旱达到90天无雨保丰收；排涝达到10年一遇（按20世纪标准），5日暴雨不成灾；河岸防洪堤达到20年一遇洪水水位加八级风不溃不漫；平地改土做到水田活土层深5寸，旱地1尺。保水保肥能力大为提高。

O 层	有机残落物层 □ 枯枝落叶有机 物残体		厚度 < 10cm
A 层	淋溶层 □ 较强度风化 □ 富含有机质 □ 颜色深暗		厚度可达 25 cm
B 层	淀积层 □ 中度风化 □ 颜色较浅		厚度约 30—100cm
C 层	母质层 □ 弱度风化		深度在 1m 以下
R 层	基岩 □ 未受风化影响		

活土层，农业上指经过耕作后，土质松软的土层。如图，土壤剖面图，土壤各层分类划分。

造田成方格，方格面积要大，以便于农机具操作。排水和灌溉分渠道。沟、渠、路、林配套。特别是林，要逐步有计划的建设农田防风林，减少每年夏秋之际的台风袭扰。田间道路要达到能行驶机耕车辆的水平。



农田防风林，农田之间种植的树木、树林。是利用林木的防护、绿化、净化、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功能，以防御自然灾害、维护基础设施、保护生产、改善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等为主要目的森林群落。

商量妥当，燕雀志开始测绘设计工作。吴南海和法石禄开始大规模的动员农工做准备工作，把各个沼气池、堆肥池进行起池处理，准备充足的底肥。各处源源不断的把水利建设的物资运到工地来：草木灰和石灰用来做土壤改性之用。修筑堤坝渠道用的砖瓦、石块、水泥、木材、浇注混凝土用的竹筋；机械厂负责制造的水利设施上使用的各种阀门、

管道。同时开工制造抽水机、配套的锅炉和蒸汽机。

工程首先由邬德派来的大批力工展开，他们带着斧子、锯子、镰刀之类的工具，对整个开发区域的植被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这里的植被主要是小灌木和杂草。小灌木当柴用，杂草收割之后和枯草落叶堆积在吴南海临时搞的几个堆肥池里，从沼气池里起出来的沼泥作为引子将其混合起来，外面再盖上泥土，定时浇水，在夏季的阳光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草木分解为有机肥。



堆肥是利用含有肥料成分的动植物遗体 and 排泄物，加上泥土和矿物质混合堆积，在高温、多湿的条件下，经过发酵腐熟、利用微生物分解而制成的一种有机肥料。

如果直接把它们掩埋入泥土，有些纤维质较重的草木枝叶即使过了多年也不会分解，起不到肥田的作用。

清理完植被之后，由装甲兵司令白羽带队的四台推土机来了，一色装上了推土铲的东方红拖拉机。白羽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燕雀志等人早在指挥部里等着他，施工路线在地图上已经做好了标记。

第一步就是用推土机对开发的地域进行全面的平地工程。去除地表残余的植被，移走大石头——后者要尤其小心，免得搞坏了推土铲和履带。每辆推土机旁都配上一个班的陆军士兵，呈现散开队形在推土机前方搜索。



推土机平整土地，清理地表及浅层地下的植被。

“这倒有点象步坦协同。”燕雀志爬在驾驶室上，对白羽说。

“要是推土机的油料、零配件能敞开用，我还不立马打到北京去，还费什么劲在这里开荒修路啊。”白羽紧盯着前面，手里不断的推拉着操纵杆。不时还在对讲机里吼叫几声，要其他拖拉机“注意各车距离，保持协同。”

“拖拉机装甲师？”燕雀志的眼前马上浮现出这样一幕画面：土路上烟尘滚滚，一眼望不到头的东方红拖拉机的履带碾压着大地，拖拉机上站满了号称“拖拉机掷弹兵”的步枪兵，戴着熊皮帽子，手持米尼步枪……

感觉好奇怪！燕雀志摇了摇头。

“没什么不可能的么。”白羽信心满满，“山路和水网地区什么的不行，但是在华北平原上绝对是利器。你看看这个——”他指了指驾驶室外面的几个凸出的五金件——这些东西似乎是后来再装上去的，不是拖拉机的原配。

“这是什么？”燕雀志大声的问。

“挂装甲板的固定件。”白羽很得意，这是他亲自设计制造的，“需要的时候，这台拖拉机的关键部分就能在半小时里全面武装起来，刀枪不入。防弹规格是可抵御6磅加农炮的400米外实心弹的直接命中，够强了吧？”

“这么一个大铁球直接打中，驾驶室里的人还不给震得口鼻流血啊。”

“敌人也得打得中才行。”白羽似乎对此不甚担心，“再说我们也不是

坐着挨打。你看上面。”

拖拉机的顶部，新开设了一个类似汽车天窗的东西，周围有类似滑轨一类的东西。天窗敞开着，给燥热的驾驶室带来些凉风。

“我搞了个改装套件，可以直接在天窗上面的车顶部分加上一个旋转式炮塔，就算没有机枪，用个56半也能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了，必要的时候再用手榴弹和掷弹筒——所向披靡。”

“真有创意——”

“这算什么，我可是学过兵器设计与工程设计专业的。”这个前装甲兵军官得意的很，“还有个喷火拖拉机改装套件。可惜油料不够，执委会不肯试验。”

接着他又谈起了自己设计的好几种武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拖拉机、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最新的设计是在俗称28大杠的加重农用车上安装前二后二一共四管“手持霰弹炮”，利用自行车的快速机动力进行抵近发射，袭扰对方的阵形。另外一种改装则是在自行车上安装一个步枪射击的固定托架，用来供骑车人可以在骑车同时开枪，顺便说下这个托架也支持滑轮弩。



加在自行车上的炮

总得来说白羽设计的东西都比较“现代化”，他对以林深河为首的“复古派”武器设计人员的东西嗤之以鼻。

清理完之后，从各个工地运来了在建设大潮施工中挖掘的废土。燕雀志准备把美台洋尽量垫高一些，哪怕一二十厘米也好。这样也顺带处理了各处施工产生的大量废土。

全部土地平整工作很快就做完了。接着拖拉机又挂上深耕用的重型

犁，进行深耕翻土。施入了从博铺运来了大量的生石灰进行土壤改良。石灰用量之大，使得所有建筑工地上的生石灰供应减少了一半。除了采石场加班加点，陆海军所有不当班的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去海岸边开采蛎房补充烧石灰的原料。



使用重犁进行深耕翻土，对土地增产效果显著。

燕雀志的水坝建造也开始动工了。限于成本，这座水坝采用的是结构简单的重力土坝，打入多排木桩做为加固。土坝外围通体包砌石块。整道大坝离文澜河雨季的最高水位线之间让出了一百米以上的距离，做为洪水期间的行洪通道，平时水位低的时候则利用河岸边砂土多的自然条件，种植西瓜和花生。





利用泄洪河滩进行种植。

水坝上开设灌溉闸门和排水闸门，以适应灌排分开的渠道布置。闸门均采用机械化方式开启关闭，启闭的动力使用堤坝上的蒸汽抽水站的动力。

连接这两座闸门的，是两条主干渠道，全部用竹筋混凝土建造，设计流量标准留足余量，以满足极端环境下的灌溉和排水的需求。田地内的其他灌、排支渠连接在这二条主渠上，渠口均设置人力启闭的闸门。

对于从丘陵地带流入的大量泉水，简单的用排水渠拦截并且排放到文澜河里是最简单处理方式。但是燕雀志认为这样做对水资源是种浪费。他从防旱的角度出发，决定在丘陵地区利用自然地形修筑塘坝进行蓄水。这样修筑的塘坝工程量小。塘坝将泉水汇聚起来，在文澜河的枯水期内向农田进行灌溉，减少河道取水用量——毕竟这条河现在是整个穿越集团的命脉，工业和生活用水的用量也不小。

利用丘陵的自然地形修筑的塘坝水库不仅可以调蓄水量，美化环境。塘坝里可以养鱼，用来发电。算是一举多得。王洛宾对修建这样的小水利工程很有心得，于是这部分工程就由他来总包施工了。

修建塘坝之外，王洛宾还在农庄的苗圃里选了若干适应当地气候的经济树种对塘坝周围的丘陵进行绿化，同时试验性的在一处较大的塘坝上修筑了个小水电站。只是发电功率太小，还只能阶段性的发电，用处不大，纯属研究性质。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吴南海去了执委会找马千瞩，要他帮忙解决肥料的问题。

因为美台洋长期的内涝造成土壤肥力很差。施加石灰只能中和酸性，并不能提高土壤的肥力和微量元素含量。

法石禄说：“美台洋要大量的添加氮肥、磷肥和钾肥。特别是磷肥。缺磷缺得很厉害，你想种豆科绿肥都长不出来，微量元素调整过来之后再添加农家肥作为底肥。”

单单施加农家肥和绿肥，看上去倒是数量众多，但是就改善肥力效果来说，远不如现代小资闻风色变的化肥好用。不过他们带来的硝酸铵在“先军政治”指导下都成了军委会的炸药。



先军政治，就是指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先军政治（朝鲜语：선 군 정치，原官方英译：**Army-first Policy**，2002年后官方英译：**Songun Policy**）是1995年1月1日金正日视察蟠松哨时提出的。本文用在这里就是一种调侃。

“氮肥容易，让执委会想法子给我们搞褐煤或者泥炭来。磷肥、钾肥，我上哪找去啊。”吴南海嘀咕着，“也没这么多的骨粉。”

“褐煤和泥炭都好。”法石禄说，“天然复合肥，氮、磷、钾都有，效率高多了。不过对改良土壤来说，量不够。最好要有专门的磷肥和钾肥。”

钾肥他们可以靠精盐厂的苦卤工业制造氯化钾副产品满足需求。再加上泥炭褐煤里含有的钾元素，大致也够用了。

第一百六十二节 东沙岛

最成问题是磷肥。几个人想了半天。最容易获得的天然磷肥就是动物骨骼了，农委会就一直用海产加工厂的剩余下来的鱼骨、鱼渣肥田，偶然还会有动物的骨骼。但是现在要改良1500亩土地，哪来这么多的骨头呢？

施加草木灰也能补充磷肥，但是依然牵扯到一个问题：数量不够。

一群人苦思冥想了半天，最后决定打电话给罗铎。

罗铎现在在政治保卫署社会部每天搞黑材料，生活过得很充实，不过他还在工作之余每天还继续充当活人字典的角色。

吴南海的问题是：如何在没有磷矿石的情况下制造磷肥？

“这个容易啊。”罗铎说，“水煮草木灰……”

“这我知道，动物骨头我也知道，不过我要给1500亩严重缺磷的土地施肥。”

“找冶金部门要钢渣吧。”罗铎说，“我记得他们用的是小转炉吧？正合适。”他接着说：“钢渣混合石灰，可以得到一种土磷肥。”

转炉炼钢中的造渣工艺，是通过沙子来制造酸性炉渣，置换出生铁中的磷。所以转炉炉渣中含有相当多的磷元素。

“好。”吴南海赶紧给冶金部打电话。

季无声却告诉他，炼钢之后积存的钢渣大部分已经做了铺路的材料，钢铁厂里只有几吨存量了。

“几吨也够用了。”法石禄说，“先凑合凑合吧。不够就大量上草木灰，叫国民学校的学生发起一个回收草木灰的运动。再大量上泥炭。”

“不知道外商委后来有没有搞定南宝那边？”

南宝的煤矿，产出的褐煤和泥炭在现代时空就是临高的主要肥料来源。穿越者自然不会放过。不过南宝已经接近黎区，且是丘陵地带，远程勘探队去了几次，认为自己开采投入太大了，距离也远，差不多等于开分基地。最好是让当地人开采之后再购买征用的模式。

但是迄今为止，这事情还没办下来。当地人对开采这种黑乎乎的煤兴趣不大，就算穿越集团愿意收购也没人愿意去开采运输。

吴南海把需要褐煤作为肥料的事情向执委会反应之后，邬德决定事不宜迟，干脆采用强制摊派的方式来收集。于是派人把南宝附近各村的联络员都叫来，向他们下达了每村开采运输若干“大斤”褐煤到百仞的任务——作为回报，他们的应缴粮食可以用褐煤和泥炭来折价抵偿。

“这太感谢了。”吴南海简直要感激涕零了，“其实最好还能有磷矿石……”

“这我没地方找去。”邬德无可奈何的说，“本地没有这玩意。”

“要不开船去榆林港采矿吧。”吴南海说。他在通报上看到，田独附近发现有磷矿石。

马千瞩摇头：“榆林那边磷矿石又不在海边，得深入内陆十来公里才行。没有道路，没有设备，没一个月根本运不回来。”

“这样。”吴南海一脸失望，“能不能想想办法——先派一支小规模开采队去采个十来吨？”

“这个——”马千瞩想了一想，需要磷的人家也不止农委会，化工工业部、武器小组都和他提出过要磷矿石的提案。要大家都耐心等待开发田独还得半年。其他还好说，粮食问题可不好混啊。

“我来问问资源部，有没有经济快捷的方法可以用。”马千瞩摇了摇桌子上的电话：

“总机，我是计委，接第22办公室。”

“要最快的解决办法就是去东沙岛，采鸟粪石。”远程勘探队接电话的是他们的秘书赵雪，“资源图上看，这里离东沙不远，岛上鸟粪石堆积如山，露天开采起来也容易。运一船回来够用了。”



东沙岛的白色海滩。东沙岛曾经盛产鸟粪石，但是在日本殖民台湾期间被开采殆尽。2011年6月，台“营建署”海洋公园管理处东沙管理站人员在岛上发现一块鸟粪石，这消息都上了“中央社”的报道。



鸟粪石，矿石的一种，亦称鸟兽积粪。聚积的鸟类、蝙蝠和海豹等的粪便和尸体，是一种优质肥料。含有丰富氮、磷酸盐等是优良的氮磷肥料。

“要是鸟粪石更好。”吴南海说。鸟粪石不仅富含磷元素，还含有氮和钾，是天然的复合肥。这下连钾肥都省了。

“好，就出动海军吧。”马千瞩立刻拍板，“请海军人民委员陈海阳来。我们计划一下出动的船只。”

吴南海简直受宠若惊，这办事效率，这种气魄，比起什么都要“讨论讨论，商量商量”的感觉要好多了。

当下决定由镇海号出发去挖鸟粪石——所谓时不我待，派帆船得走十来天，混合动力船就方便多了。毕竟抢风航行是个技术活，穿越众里只有北美钱家兄弟那几个人还算比较老练——他们好歹玩过小型帆船。

由林传清指挥的镇海号根据航线图很快就找到了东沙岛。这个岛屿宽约2.5公里，地势十分平坦，没有山峰，但长着很多椰子树。大量的海鸟在岛屿上空不断地盘旋起降。围绕着镇海的桅杆上下翻飞着，不时还给甲板上的水手们留下点“礼物”。



东沙岛位置



南海研究论坛 提供

东沙岛，形状如牙，俗名月牙岛，是东沙群岛的唯一主岛。位于香港东南部330公里处，陆地面积1.8平方公里，岛上建有机场，目前由台湾驻守控制。东沙岛上著名景点有大王庙、汉疆唐土碑等。东沙群岛是国际航线要冲，位置重要。

“见鬼！”林传清骂道，吐了一口吐沫。他的帽子上已经受到了洗礼，渔民多少有些迷信，对这玩意觉得晦气。

“鸟这么多，鸟粪石肯定不少。”兴致勃勃的白国士说道。

“让你的鸟粪石见鬼去吧。”林传清给自己戴上了一顶草帽，“我怎么摊上这么一桩任务！”

东沙岛的航线，渔民出身，外加当过多年偷渡蛇头的林传清不用航海图也知道在哪里，不过他过去从来不靠近这地方——上面有台湾的海军陆战队，来临检什么很麻烦，万一脾气不顺，以为你是搞间谍活动再赏你一串子弹就更倒胃口了。

“水深8.3米，距离3链！”水手高声报告道。

“减速，放下小艇，测水！”林传清吩咐道。于是几个水手便放下小船，向小岛划去。

白国士说：“东沙岛有泻湖，不能直接把船开进去吗？”

“太浅了。”林传清摇头，他虽然没去东沙岛，但是听人说过，东沙岛的泻湖很浅，“退潮的时候不到1米。进去就搁浅。”

整个东沙岛呈现月牙形，面积在一平方公里左右，在岛屿的西部有一个泻湖。这个泻湖在退潮时深不及1米，出口处之宽度不过20米，几乎没有作为珊瑚岛锚地的价值。因为泻湖的开口极小，导致水量之交流很小，造成湖底的有机碎屑长期累积；整体而言，类似于沿岸之沼泽生态系统，而与常见的珊瑚岛上之那种水质清澈、珊瑚繁生的泻湖完全不一样。几个原本想享受下热带珊瑚岛风光的穿越众感到失望。



东沙岛上西部的泻湖。泻湖正确写法应该是潟湖，音(xi hú)。潟湖是指被岛屿、沙坝或珊瑚礁盘分割而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

船只在测水船的领航下，绕过岛屿西面。东沙岛实际上是一连串环礁中唯一露出水面的一座。整个东沙环礁的直径在20公里左右，船只可以驶入这个环礁湖停泊，不过这里因为缺少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坝抵挡，作为港口避风价值有限。

“停机！下锚！”林传清操纵船只尽量靠近岛岸，直到前龙骨都快擦底了才下锚。

“装配浮桥！”林传清继续下达着命令。

采挖鸟粪石需要搬运重物，而东沙岛上又没有可供大船停泊的泻湖，用小船往返效率太低，所以镇海上带了一组浮动栈桥，准备在沙滩和船只之间临时搭建。

“岛上有人吗？要不要叫大家带武器？”白国士问林传清。他把自己的手枪装进了防水枪套。

“应该没有。夏天不是捕鱼季节。渔民不会来这里。不过这里鲨鱼很多。”林传清说着举起个着个喇叭吼着：“大家要小心，海里鲨鱼很多！千万不要落水。受伤了马上就回大船上，不要往海里撒尿！看到鲨鱼不要惊慌……”

鲨鱼嗅觉灵敏。它在海水中对气味特别敏感，尤其对血腥味。科学家研究发现，在1万吨的海水中即使仅溶解1克氨基酸，鲨鱼也能觉察出气味而聚集在一起。所以它们可以嗅出水中1ppm（百万分之一）浓度的血腥味，而且对尿液也有同样的效果。

东沙岛本身的泻湖因为底部之有机碎屑丰富，当湖水往外流到附近的海域后，便形成摄食诱因，吸引鲨鱼这类依嗅觉猎食的生物循水流来到泻湖的附近。所以这里的鲨鱼密度特别大。除了鲨鱼之外，这里环礁湖里还有不少凶猛的掠食鱼类，攻击性和杀伤力也不容小觑。

又有两艘小艇被放了下去，水手们从船体上解下浮桥，开始用铁链进行连接。林传清关照船上的海兵们荷枪实弹，在船两舷两侧警戒。每艘小艇上还配备了一名专门的防鲨手，带着鱼叉，手臂上穿着细铁环组成的锁子臂甲和手套。

环礁湖里果然鲨鱼不少，而且种类繁多，在清澈的海水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海洋霸王在快活的游来游去。所有人都很紧张。紧张了动作就变形，浮动栈桥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才搭建完成。将近一百米长的浮桥在海面上起伏波动，周围还不时可以看到露出水面的鲨鱼鳍，第一批经过浮桥登陆的人脸都白了。原本打算上岛看看的穿越众里有好几个干脆就不上去了。

白国士因为有负责指点开采鸟粪石的任务，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船，屏息凝神，战战兢兢的走过了浮桥，来到岛上。这里和他在地理学上学到过的东沙岛概况并无两样。

整座岛地势东北部稍高，西南部稍低，中部低洼，平均海拔大约有五六米。最高的是东北部有十来米高。整个岛屿呈四周高中间低形态。中部低地就是淤浅的泻湖，约占全岛三分之一面积，湖口向西开口。

第一百六十三节 神秘的船

岛屿的东南部有些椰子树的分布，最近从榆林运回来的椰子已经让穿越众感到腻味了，所以对这可怜的资源不感兴趣。岛上荒烟漫草，以灌木为主，雪白的沙滩看起来有点热带小岛的感觉，只是上面堆满了各种被海水冲上的藻类。有的还颇有经济价值。不过这里离临高还是远了点，利用起来不方便。

白国土带着几个人边走边搜索鸟粪石，很快就在泻湖边发现厚厚的鸟粪石的累积。这里在春秋两季，湖旁会有大量的候鸟停留。这些长年累月的由过路的候鸟鸟粪累积作用生成的鸟粪石，在东沙岛上有六十万吨之多。

此时是夏季，泻湖畔只有海鸥之之类的海鸟居停，空气散发着一股鱼腥的气味。这时候，天开始下雨了，白国土把冲锋衣的帽子戴上了——此时正是东沙群岛的雨季。

“就是这里，”白国土用锤子敲打下一块来，确认了下，“这种石头，敲下来。”

船上的水手、海兵，还有为这次采矿行动特别配置的劳工们纷纷冒雨登上东沙岛，用手工开凿的方式开采起鸟粪石来。

鸟粪石的硬度不大，开采起来不费事。采下来的矿石被装在藤筐里运上镇海。在泻湖畔歇息的鸟群受了这番惊扰，顿时在岛屿的上空上下翻飞，咕咕乱叫了。

白国土和随船来勘探的高晓松在岛屿上进行了一番考察。高晓松对东沙岛有很大的兴趣，不过他的出发点和白国土不同，他更看重东沙岛的战略位置。

东沙群岛地处东亚至印度洋和亚、非、澳洲国际航线要冲，广州、香港至马尼拉或台湾高雄的航线由附近海域通过，具有重大航运意义。在20世纪，这里设置过气象站，建立过灯塔。海上力量部早就把这个岛屿视作前往台湾的中间环节之一，对它有浓厚的兴趣。陈海阳这次特意指派高晓松对这里进行考察。

两个人在雨中一路逡巡，沿路发现了渔民留下的窝棚、晒架，现在是夏季，渔民们都撤回大陆去了，整个岛上空无一人。

“有水井！”高晓松叫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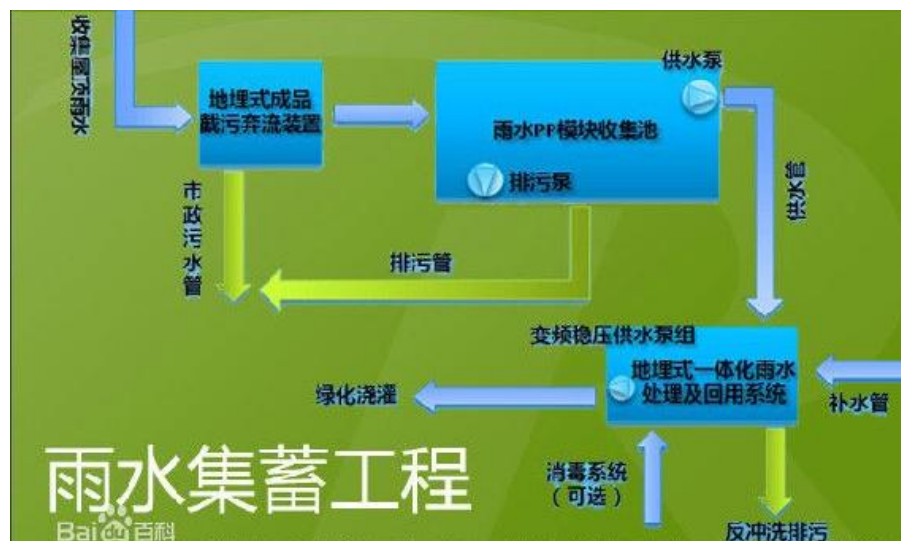
不远处，果然有水井的石栏圈。

“没用的。”白国土摇头，“这种珊瑚岛上存不住淡水的。沙层里有淡水，但是很容易被海水渗透。井里的水应该比海水淡，勉强喝大概也能维生。”

“太可惜了。”高晓松觉得遗憾，“我早听说东沙岛上有水井……”

“好像除了永兴岛之外，南海诸岛上没有哪个有淡水资源可用。”白

国土说，“要常驻的话要么安装制淡设备，要么就搞集雨系统——这里雨季时间不短，雨水储备起来的量还是很大的。”



雨水集蓄系统图

“淡水这么匮乏的话，不经过一番建设根本不可能派人常驻。”高晓松评估了下东沙岛的状况，“岛屿面积够大，可是船只缺少停泊的港湾。人员进出都不方便。最多作为前往台湾的临时休息站。”

“快看！”白国土忽然叫了起来，猛拽了一下高晓松的胳膊。

“什么事？”高晓松被吓了一跳，一惊一乍的做什么，这东沙岛上没什么危险的东西么。

“这是什么？！”白国土的手指直指岛东南面的海域。

乍一看什么也没有的海面上，有一个奇特的三角形的铁架子。露出水面还不到一米。现在是落潮才露出水面，海面上的波涛起伏，不仔细看还真不大容易发现。

高晓松定睛一看，觉得非常的熟悉。

“很象小型船只的桅杆……”高晓松迟疑了一下，他是海警出身，这玩意再熟悉不过，是典型的远洋渔船上的三角架式桅杆。

两个人顿时毛骨悚然。这个时空的哪来这样的桅杆？高晓松已经把手枪拔了出来。

“别慌。”他沉声说，“岛上没人，这种地方也藏不了人的。我们过去看个究竟。”

“好，好——”

高晓松先用对讲机呼叫林传清，告诉他岛上可能有情况，要他注意观察周围环境。

“什么情况？”林传清吃了一惊。

“现在还不清楚。我和白国土过去调查一下再说。”

“好，你们要小心。”

“有情况我会开枪报警的。”高晓松看了下周围的环境，“我们要去的地点在岛东南端。”

“明白。”

两个人小心翼翼的走到距离铁架子最近的海角上，这里珊瑚礁卵石嶙峋，向海水里延伸下去。铁架子就在离开海角大约七八十米的环礁内。这会就更清楚了，除了锈迹斑斑，上面还缺少了些构件之外，这就是一个船只的三脚架桅杆。

高晓松努力的往水下看，似乎在礁盘上有一艘船模模糊糊的影子——因为下雨，风浪很大，海水的透明度不高，看不仔细。

“海面下象是有一条船。”高晓松下了结论。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白国土的牙都在打颤了。显而易见，1629年不管是大明还是欧洲人，都没有装这种桅杆的船只。

“你们这次行动的时候没有损失或者失踪的船只吗？”高晓松是跟踪形迹可疑的老婆，最后被骗到丰城轮上的，所以迄今对整个行动所知甚少。

“没有。”白国土很肯定说，“穿越虫洞的时候，没有损失一艘船。现在一艘不少都停在博铺港里。”

“那可就奇怪了——”高晓松自然明白其中的严重性。如果这的确是艘20世纪的现代化渔船，那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到来了。

雨越下越大，还伴随着强烈的东风。波涛涌动着，拍打着海角。两个人呆立着，有些不知所措。

“是不是马上向执委会汇报。”

“不忙。”高晓松定了定神，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避雨，顺便和林船长说一下，大家商量商量怎么办。要汇报不能就说有个三脚架桅杆。”

“好，就听你的。”白国土大声说着，两个人从海角返了回来。岛上无遮无掩的，完全没有地方避雨，只好一路小跑到渔民的棚架下躲躲，棚架其实也是千疮百孔，聊胜于无而已。因为大雨干扰，对讲机也叫不通，两个人只好裹紧冲锋衣，坐等雨停。

白国土看着棚架外面排山倒海一样的豪雨和海面上涌动的波浪，心里产生了恐惧感

“高教导员。”高晓松过去是海警的教导员，大家就都这么尊称他

了，“你说这船上的人会不会还在不在岛上？”

“东沙岛这个地方虽然不算太小，但是也没什么能藏人的地方。”高晓松说，“我们刚才沿路走过来也没见到新鲜的人类活动迹象，应该是不在了。”他接着宽慰白国土，“说不定根本就不是船。”

“最好这样。”白国土嘀咕了一声，心里惴惴不安的厉害。他宁可面对一群本时空的海盗，也不想遇到一个不在册的穿越者。如果这个人现在出现在白国土面前，他会毫不犹豫的一枪打他个脑袋开花，外加补上七八枪——不管这个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别太担心了，就算是船也可能也就是一艘空船，无意间被卷入虫洞的。”高晓松看他的紧张过度，有些神经质了，赶紧安慰他。

“我们穿越的地点在琼州海峡，这里可是东沙岛啊。”

“这个，”高晓松把积在衣襟上的雨水倒掉，“或许是什么时空扰动吧……”

雨停了之后，林传清被喊到了岛上，听高晓松介绍完情况，又被带到海角上去看那个奇怪的铁架。

林传清的脸都白了：“这种桅杆我熟悉……美国西海岸的远洋渔轮常用这种形制的桅杆。”



美国阿拉斯加的渔轮

“这么说可能还是美国船？”

“很有可能。”林传清当过美国渔民，他的话自然可信度很高，“要能过去看看就好了。水不深吧？”

“大概有8米。”高晓松说。

“直接潜水下去看看就好。”林传清虽然这么说，还是面露难色。8米深，对他和高晓松来说都不算什么，没潜水设备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行。问题是这里到处是优哉游哉的鲨鱼，和鲨鱼共泳这个勇气他可没有。

“计委仓库好像有潜水设备，还有防鲨服、驱鲨剂什么的，不过镇海号上没有。”

三个人商量了下，决定先对整个东沙岛进行一次地毯式的搜索，如果船上的人真还滞留在岛上，就把他们找出来。

“岛上应该没有人，”高晓松说，“不过以防万一。”

不管是不是能找到人。这个情况必需对外封锁消息，除了他们之外，镇海号的上的其他人一律不告知。等采完鸟粪石后回去直接向执委会汇报

当下命令挖鸟粪的行动暂停，全船进入一级戒备，镇海号的上各个角落都布上了岗哨，然后开始对全岛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如果发现人就尽量抓活得。”高晓松命令。

第一百六十四节 可疑分子

“抓活的干什么，直接杀了就好，免留后患。”林传清说。

高晓松说：“要问问清楚他是怎么来得，一共有几个人来了。”

镇海号全体动员，以一级战备的状态开始对东沙岛进行地毯式搜索。船上另外几个穿越者感到奇怪，但是林传清只说岛上发现了海盗的活动痕迹，为安全起见要仔细搜索一下。

搜索自然没有什么结果，连被灌木已经覆盖的渔民的坟墓都给发现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活人，当然也没有任何最新的人类活动痕迹。

虽然充满了担忧，但是再逗留下去也不见得有什么新发现，于是完成了挖鸟粪石的任务之后就返航了。卸下来的鸟粪石立刻引起了一阵争抢，最后在农业优先的政策下，大部分鸟粪石都归了农委会。化工部获得了剩下的。

听了他们汇报在东沙岛上发现疑似现代船只的情况，执委会召开了一次核心部门和强力部门头目参加的秘密听证会，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要是真有其他虫洞存在，另外有人也来到了这个时空，对穿越集团将是个重大威胁。其他不说，穿越集团赖以制造无所不能假象的底细就会被此人揭穿。如果他投靠了某个势力，利用自己掌握的现代科技、知识为其服务，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你确定是艘美国渔船？”

“我没这么说。”林传清说，“我只是说：露出海面的铁架，和我见过的美国远洋渔轮的三脚桅杆十分相似——几乎一模一样。”

“是美国人？”众人都有点惊慌。难道薛子良和萨琳娜还有其他同伴。

马千瞩说：“我建议立刻拘捕这两个美国人。”

“这么风声鹤唳不好吧。”冉耀反对，“对他们保卫总署做过多次审查，来中国执行调查北美分舵的烟酒火器管理局的特工一共只有他们两个，而且他们是从机场海关入境的。不存在要用渔船的问题。”

“会不会是北美分舵的另外一艘船？”

“显然是不可能的。”冉耀说，“北美来的人无一提及有此事。否则船只沉没在东沙岛是件大事，不可能不说。”

“难保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千瞩含蓄的说，“美国人，哼哼，北美分舵，当初时袅仁是毛遂自荐来得吧……”

这话让人听了感觉到有不祥的味道。

“这样怀疑没有意义。”邬德说，“我们能穿越虫洞，或许有人也穿越了虫洞，不一定非要联系在我们自己人身上吧。”

文德嗣说：“我们与其先自己怀疑自己，不如考虑下更有可能的事情：如果真有来自和我们同一时空的人也穿越过来了。我们是什么态度。”

“如果是少数几个人，又愿意融入我们的团体，遵守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可以考虑接纳。”邬德说。

“同意。”文德嗣说，“要是这些人已经投靠了本时空的某些集团，就不能考虑接纳了。”

不接纳怎么办，话虽然没明说大家也清楚言下之意。无人反对——与本时空的土著相比，这伙人更害怕来自同一时空的人。大伙一致同意。

“好，我也同意。”马千瞩说，“不过接纳的话要对其做严格的政治审查，长期控制使用。”

“话虽如此，这些人是不是存在还是个问题吧？”冉耀说，“应该把事情彻底的调查清楚。应该立刻派人去东沙岛，潜水下去对船只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有用的资料。”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消息暂时保密，白国土、林传清和高晓松都通知必需保守这一秘密。至于后续的事务全权由政治保卫总署来负责处理。冉耀当即得到授权抽调人手和设备，准备对东沙岛的疑似沉船进行一次考察。

会议结束之后，马千瞩把冉耀留了下来：

“政治保卫总署应该开展一次内部调查。”马千瞩沉吟了半天，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你是怀疑北美分舵来得人？”所谓北美分舵的几个人，是说坐帆船来得钱家兄弟，外加周韦森。

“不，也包括那些坐飞机来的人。”马千瞩说，他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转圈，“不可不防啊。我们一旦成功，这个平行时空就不会再有美国了。为了确保在这个时空的美国的建国历程不会消失，或许他们早就有了打算，要破坏我们的行动……”

冉耀目瞪口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马委员这话不是没道理，不过怎么看阴谋论也太重了点——再者平行时空的美国会不会存在，干21世纪的美国政府什么事？

冉耀很谨慎的说：“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他接着说，“在整个团队里，北美来得的海归是最多的。他们愿意放弃一切拖家带口的跟随穿越集团到陌生的时空，不可能不是为了破坏我们的行动——把穿越集团搞垮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美国政府总不见得有能力再开个虫洞接他们回去吧。我们垮台——他们也跟着灭亡。”

马千瞩默默的看了下冉耀：“嗯，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这事情关系重大。对我们的内部人员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清查一下的好，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

“如果要进行内部调查，得有执委会书面批准才行。”

“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会提出来的。”

冉耀回到办公室，把马千瞩的话仔细想了想，他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穿越集团内部有内鬼。贸然开始这样的调查，一旦泄露出去去等于是摸了老虎的屁股。

他想了半天，决定借调查的机会，让周韦森参加这次行动——让他去有充足的理由——他是穿越集团里唯一有潜水执照的人。要彻底的调查这艘船只非他不行。

如果那艘船真得和北美分舵的人有关，总能发现出些端倪的。

冉耀打电话把柳正叫来了，要他立刻出一份文件，组织“东沙 - 西沙考察队”。柳正奇怪，这事情怎么归口到政治保卫总署来管了？

“实话和你说，这是个幌子而已。”冉耀说，“你按正常的任务流程办理就是。”

“那要不要科考呢，还是只是出去兜一圈——”

“当然，就是正式的科考。完全是正规的任务。”

“组织这样规模的考察活动我得有执委会的授权。”

“没问题。”冉耀拿出文件，“任务书在这里。”

“好。”柳正意味深长的说，“你要指定派遣某些人去吧？”

“你们部门里的白国土，还有周韦森，他会潜水——我知道他不属于你们部门，你出个文暂时借调下，应该没问题。”

“好吧。”柳正莫明其妙，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了。

周韦森接到通知，要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已经成了被调查的对象。正在制药厂的生物试验室里聚精会神的搞他的生物学本行，也是制药厂里技术难度最大的一个门类：疫苗开发。

“要我参加东沙 - 西沙考察队？”周韦森摸不着头脑了，“我才开始搞本职，怎么又要我去考察了。”

他因为擅长户外活动，熟悉枪械，有野外生存和打猎的经验。一直充当户外活动教练的职务，为陆海军、特侦队和远程勘探队服务，顺便也教人潜水。几天前他才被调到制药厂担任生物学研究，忽然又要他去参加考察队，让他觉得疑惑。

疑惑归疑惑，能干出海到热带海域去转一圈，周韦森也觉得不错，起码可以暂时摆脱这枯燥的工作——还有那需索无度的门多萨小姐，大洋马果然不是好消受的。



需索无度的门多萨小姐（迷人）

林传清当仁不让，又被指派当了考察船的船长——这次用的是一艘小型的50吨级的单桅三角帆船，还装了柴油机，专用用来做海洋考察和短程海上交通使用。

冉耀在土著和穿越者中各安插了一名调查人员，任务是在整个调查中注意考察队的成员有没有出现异样。

调查队整装待发的时候。邬德把到南宝附近的各村联络员都叫到了百仞城。向他们下达了在十天内缴纳褐煤和泥炭的命令。每个村根据

丁壮的情况，摊派了从五吨到二十吨不等的份额。每一百大斤褐煤或者泥炭，可以抵一大斤公粮。

联络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群澳洲人又闹什么妖蛾子。那黑乎乎的玩意要了有什么用？

挖这黑炭倒是容易，只是把这么多的黑炭运到百仞城就是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了。南宝到百仞的路很不好走，平时没事大伙都不到县城来，何况要运这么多东西到比县城还远的东门市。一干联络员们都面露难色，要求在交货的日期上宽限些。邬德知道农委会对这批肥料的需求很着急，但是知道当地到百仞的路很长又不好走，为了体恤民力，只好同意宽限若干时间。

第一百六十五节 南宝公路

邬德回到执委会会议室：“这下得二十天时间才能到货！吴南海肯定有意见。”

“有意见也没办法。从南宝到百仞，按古代标准路可不近，南宝本身就是丘陵，路不好走”马千瞩看了半天地图，“干脆把明年准备修通去南宝的简易公路提前实施好了。一时间的紧急征用可以叫各村送来，长期要利用那里的资源，就非得有公路不可。”

南宝地区是临高矿产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褐煤、褐铁矿、泥炭、高岭土、石灰石等等，黎区许多农林资源和钨矿。对穿越集团的工农业有较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因为长期交通不便，加上南宝附近还有一处明军的卫所城，穿越集团与南宝的联系很弱，目前为止，只有勘探队、剿匪支队和前往黎区的贸易商队到过那里。修公路对不仅利用当地的资源有极大的好处，还能进一步加强与临高黎区的联系。眼下因为道路不便，每二三个月才派出一支贸易队到那南峒去。黎峒的物资很难得到充分的利用，对黎区的渗透控制也不够。

“我赞成修公路。”邬德说：“要不然这种征发常态化了就是极大的苛政。我和当地的父老也经常接触，感觉老百姓最怕无穷无尽的差役。这个我能理解，农村最要紧的就是丁壮，家里没个壮劳力简直就象塌天了一样。有了公路来回就便捷多了，还可以用车辆运输物资，提高运输效率。”

去南宝按照现代标准距离不远，从百仞城出发，沿着文澜河上溯，走s306公路，经过临高县城，一直往南进入丘陵地区，不多久就是现代的南宝镇所在地了。全程不到31公里。只不过是汽车20~30分钟的路程，但是在本时空，这就够走二三天了。荒野里的土路，各村要把煤炭送来，靠肩挑手推，消耗的劳动力可想而知了。



从百仞城到南宝镇沿着S306公路，全程不到31公里。

他敲了一下桌子上的铃铛。一个年轻的十五六岁的男孩，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穿着黑色土布做的立领学生装，胸口还戴着一个木制出入铭牌。

“您叫我吗？首长。”男孩子态度恭谨，说着不大流利的普通话。

“请交通人民委员、建筑总公司经理到我办公室来。”马千瞩威严的说。

“马上就办，首长！”男孩子严肃的来个点头礼，转身走了出去。

这办公室礼节教育的还不错。马千瞩很欣赏苏联电影里领导人办公室里的上下级礼节关系——严肃、正式，透着苏维埃式的一丝不苟。

男孩子叫侯闻永，是和姐姐一起被广州站收容来的孤儿。因为姐弟俩人的文化底子不错，姐姐进了卫生部现在正在接受护理学习；侯闻永在国民学校很快就通过了乙种文凭的考试，正好办公厅需要给各部门增

加一批可靠的行政练习生供役使，侯闻永在通过政治保卫总署的政审之后就被军政学校录取，每周在学校学习三天，在计委工作三天。

交通人民委员单道谦正在博铺的轨道调度中心绞尽脑汁的设计铁路运行闭塞方案，整个博铺地区的轨道铺设的相当密集，单靠原本简陋的旗语调度效率过于低下。

忽然被人叫到计委办公室，他有些突兀。最近交通部门的事情并不多，主要是对现有道路进行维护和升级。

马千瞩看到俩人都来了，就把准备修筑百仞 - 南宝简易公路的设想和他们提了出来。

“太着急了。”梅晚觉得突兀了，“现在雨季才开头，雨水连绵的话修路难度会很大。到旱季再修不也一样。”

“修路的目的是为了将南宝地区的矿产资源运输出来，”马千瞩说。“现在南宝这个地方空有我们急需的资源，运不出来！”

“执委会同意的话，我们交通部是没有意见的。”单道谦虽然专业是铁路，但是搞公路也凑合。他看了下地图，问：

“外运的货物主要是矿产类？”

“对。”

“每昼夜大概有多少车流量通过？”

“不清楚。”马千瞩说，南宝的矿产资源能的开发潜力很大，但是现在还不好说能达到多少开采能力。

“大宗散货运输，按我们的现有条件最可靠的运输工具只有牛车。”单道谦测算了下，“我得找李赤骑，订造新的重载货车。牛的数量也不够。”

“牛的问题，你和外商委联系——他们现在负责管理昌化堡，要他们再向黎人采购一批回来——昌化堡本身还有一些牛存栏。。”

“好。”

“这种公路的路面要求倒是不高。”梅晚说，“不过南宝地区是丘陵带，道路起伏恐怕很厉害。重载货车不一定能过。”

马千瞩说，“南宝地区是丘陵又不是山区，不至于要开山劈石挖隧道这么浩大，最多绕点路吧，尽可能把路面修得平坦一些。”

“我让人查查20世纪的临高县城到南宝镇的s306公路建设是按什么线路选址的。”梅晚翻了下自己的工作手册，“我回去就组织人进行勘探。”他又想起了一件事：

“南宝那边有一处巡检司，专门盘查黎区出入人员的……”

“没关系，那里的巡检很识相的。”马千瞩表示不要紧，“和县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这个巡检也有一份好处，我们来往黎区的商队他从来没

啰嗦过。修路应该也不会啰嗦。”

“还有221629050705次任务中发现的卫所城。”

“卫所城的位置相对偏，公路可以避免。不过也不需要避得很远——和县城一样处理。”马千瞩身为总参谋长，该城的状况他早就知道，对这个所谓军事要塞的战斗力的嗤之以鼻，“他们只会躲在城里。我看这次的筑路任务就交给陆军来做好了。如果卫所里的明军不识相的话，干脆就对这个卫所城进行一番整改。”

百仞城 - 南宝简易公路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吴南海为首的农委会还不知道自己的农田开发象蝴蝶效应一样的引发了许多后续事件。农委会此时一面集中力量进行美台洋农田水利建设，一面加强对二月份春季播种的第一批水稻进行后期管理，争取在试验田里放出个卫星来。为随后的天地会农技推广造声势。

以现代临高的积温来说，水稻完全可以在公历的一月播种，但是吴南海出于谨慎考虑，还是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把播种期延缓到了当年的公历二月——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一月份出现了3~5℃的极端最低气温。

水稻的育苗期，气温至少要在10℃以上。虽然还没有临高全年的积温资料，吴南海判断：1629年的临高很可能只能种植二造。头造因为积温不够，要延迟到五六月才能收获，二造时间较短大约可以在十月收获。这和他从农工们嘴里得到的讯息一样。显然本时空的临高不种三季稻是有它的道理的。

二月份首批水稻播种面积是五百亩，其中二百亩是经过去年的农田水利改造过，还上足了底肥的高产试验田。另外三百亩就是所谓的“望天田”了。吴南海在这三百亩望天田里除了杂交水稻种，还试验性的播种了若干矮脚抗倒伏稻种，看在缺少现代农资的支援下，这些稻种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播种之后，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化肥和农药，全靠传统农法种植，吴南海和法石禄每天在稻田蹲点，不断和王田以及手下的农工们交流种田心得。想各种土办法来应对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缺少现代农资的状况下种地一开始对习惯了现代农业的农委会人员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他们过去谁也没有真正预见到：被热爱环境的环保小资们狂喷的石化农业是多么伟大。

本来每亩只需要若50公斤化肥就能保证高产，现在一亩地的底肥就要上半吨，还要若干次的追肥，种二百亩高产田差不多就消耗了吴南海经营了大半年的肥料积累，搞得另外三百亩的肥料严重不足。

接着又是杂草、水稻锈斑病，稻瘟、虫害……各种水稻生长期的问题一一出现他们面前。这些问题在现代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在这里都成了繁重的劳动。在化工部没制造出氯酸钙之前，除草是王田带着农工手工操作的。至于农药，在大图书馆里寻找了多种土农药配方，还搞了个手工作坊配药，一种不行就再换一种……总算一个个难关都过来了。

现在水稻的灌浆期即将结束，在万里辉的建议下水田里开始排水进行晒田作业。晒田可以降低水稻倒伏，减少虫害发生，使地面硬化，利于收割。对产量的增加很有利。但是掌握时机有一定的技巧——判断合适的时机这也正是种田骨干最要紧的任务。万里辉家世代种稻子，对此很有心得。

第一百六十六节 符不二入会

“总算一关一关都过来了。”看到稻穗翻滚，丰收在望的稻田，吴南海吁了口气。遥望远处美台洋正在轰轰烈烈的高产田建设工地，他心里很是快活。

第一次水稻的早造种植虽然一路磕磕绊绊，收成也没预计中的那么好，起码给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很多实际的问题也有了解决的方案。他估计着，按现在的工程建设速度，那1500亩新造的高产田要播种起码要等到八月。应该还能赶上种晚稻。

当然要象现代时空那样获得亩产二千斤的水平是不可能了。估计试验田的亩产能达到800斤上下。这个成绩在临高算是奇迹了。

至于望天田，状态表现不佳，普遍只有300~400斤。而且吴南海发现，在缺少足够的农资支持和田间管理的状况下，杂交水稻的表现并不比普通的抗倒伏良种好多少。望天田里杂交稻的亩产不过比其他品种多50~100斤，差距不大。

不过此事和四月的红薯丰收，已经轰动了整个临高县。地主们都在打听，澳洲人到底用了什么种子？农场的农工现在忽然成了香饽饽，只要在路上被人认出来就会有人拉他去喝酒，打听消息。还些有几户富农和小地主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只要他们肯跳槽。至于通过各种方法结交农场的人意图在收割的时候搞些种子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了。

吴南海对此并不在意，杂交水稻留种毫无意义，红薯会中毒，没有农委会的农业技术体系的支持，这种奇迹是不会再发生。不过在形式上，他还是召开了几次大会，宣布严禁种苗外流，一旦查出“即送劳改队劳改”。

“劳改队”如今在临高已经是土著劳工们闻风色变的一个地方，劳改队队长符有地的威名简直就是希姆莱差不多了。为了增强劳工们的守法意识，邬德会不定期的组织土著们去参观劳改队，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老老实实为穿越集团干活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有些自觉和穿越集团有些关系的人，比如去年为县衙和穿越集团之间和谈拉纤的张有福就时而到邬德这里来，言下之意就是想弄点新种子。至于那位被抓过俘虏，后来又当了美洋村代表的符不二，听说髡贼这里又闹出了新花样，一造稻子居然最多收了七八百斤的，再也坐不住了。赶紧跑到东门市来找马蓬，希望马蓬给他牵线搭桥，和农庄里的什么要紧人物接上头，“花些银子也不要紧。”他如是说。

马蓬却告诉他用不着着急：“首长们最近要搞个什么‘天地会’，专门帮着大伙种田的。你想学他们的种田法子，只要去东门市上的‘天地会’办公室登记就是了。”

“添弟会？”符不二不解。

“是天地会。”马蓬说，“天上地下的天地会。”

符不二赶紧跑到东门市，只见东门大街靠近外围的地方已经新起了一座二层楼房，屋子前面不伦不类的竖立着一座木牌楼，上面大书“天地会”三个字，两边悬挂着一副对联：“地震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话是金庸《鹿鼎记·第八回》里的天地会接头暗号。历史上的天地会创建于福建云霄高溪，并将高溪庙奉为圣地。至今高溪庙门口仍有此联。

符不二壮起胆子走了进去，里面负责接待的人听了他的需求，就拿出一张纸要他登记。符不二的虽说认得几个字，却是个半文盲，只好求里面的人代笔，所登记的无非是姓名、住址、家庭人口之类，接着又问他有多少亩土地？水旱田各是多少。

符不二刚想说，又把话吞了下去，想了想说他家只有五十亩水田——其实他家里有四百多亩地，三百亩水田，一百多亩旱田。他这么说是因为忽然想到了：谁知道髡人们搞这个所谓的“天地会”有什么意图？千百年来农民被政府权贵欺骗累积下来的智慧使得符不二立刻打了个埋伏。

登记完了之后，办事员给了他一个竹牌子，上面刻着编号。告诉他，下个月的初一，凭牌子到天地会办公室来集中开会，由天地会会长叶雨茗主持会议。

符不二糊涂了：“不是来买种子吗？”

办事员一笑：“哪这么简单，要先开会，会上叶会长会给你们讲具体的事情。”

符不二忽然紧张起来了：“这个，小的借问一下：天地会要缴钱

不……”

“交钱？”办事员看了下他的登记资料，“你才五十亩水田，也就是个中农，大概是用不着的，地多的大户才要交钱。要缴什么技术服务费。”办事员看了看手里的几张纸片，“按亩收的。”

幸好！符不二暗中庆幸，果然这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好事。要交钱的！幸亏自己只报了五十亩地，不然岂不是平白无故又要多交一份粮赋？这天下的官家还不是一样的黑！不过看起来髡人对小户们还是很照顾的。自己多半能白落一份种子了。

符不二暗暗得意的出了天地会的门。盘算着五十亩的种子到手之后，一颗也不给佃户，自己亲自带着长工种上，以后再挑最好的留种，明年年就能把水田全种上了。

“天地会的会长，不再是陈八尺了。”叶雨茗暗暗得意，叫叶八尺好像不大好听……

他此时正站在天地会的二楼一间会议室里，墙壁上新刷的石灰水还有些潮湿，顶端墙壁上充作黑板的木板上黑色颜料还没干透。这里准备用作未来和天地会客户开推介会的场所，至于培训，则放到农场去做——在实践中学习么。

会议室里已经聚集起了来自农委会、民委会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员，准备举行第一次“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天地会的具体实施方法。

用天地会这个对外组织推广农业技术是大家都赞成的，现在本县的不少农民和地主已经体现出对新式农业的需求。

原本叶雨茗的天地会方案只是进行家禽小额贷款发放，搞订单饲养业。同时再对当地农民进行简单的和农业技术培训。经过几天的讨论，这个方案的内容已经被大大扩充了。

新版的天地会将分为二个部门：天部管技术，地部管推广。

推广的良种和农业技术按照对象，划分为两个客户群体：

首先是地主，标准是拥有一百亩以上的直接经营土地，自己种植或者雇用长短工种植的。一般也叫“经营型地主”。

农业种植技术推广主要针对的群体是他们。模式是天地会供种子以及培训田间管理人员，第一年农业部派天部人员对购买种子的地主家帮他们进行田间管理，同时培训他们自家人员。当然给粮户的的技术都要付专利费的，和种子打包捆绑服务出售。收费是为了提前培养知识产权观念。

此后这些客户必需年年缴纳会费。相应的天地会也会继续提供良种，同时提供基本的服务：比如农田病虫害控制、技术指导、供应农药和化肥什么的。

“且慢！”叶雨茗忽然问，“化肥好说，褐煤什么的，还有合成氨工业。农药哪找去？这个怎么也得有了有机化学工业才能办到吧！”

“土农药。”吴南海在早造种植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土农药的使用经验，信心也比较足了。“这一次的水稻早造能够取得好成绩，多亏了土农药。效果没现代农药好是肯定的。”

“波尔多液？硫酸铜+石灰水吗？药效怎么样。我记得那东西用来喷果树的，可以用水稻上？”叶雨茗回忆起了高中生物上的课程。

“波尔多液是保护剂，病害出现之前喷洒效果还行，持续效果是两个星期。对付霜霉菌效果很好，对付锈菌就不怎么样了。早期无机农药还有石硫合剂嘛，这个效果很不错，是杀菌的，尤其对锈菌和白粉菌很有效，持续效果，而且还能防一些虫。”吴南海对这些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资料已经很精通了，“水稻虫害有一种黄口土666可以防治，基本就是中药材加简单的无机化合物，能够对付水稻蚜虫——这种配方应该还有不少。”



甘蓝患霜霉病后的叶面病斑



小麦叶片患锈菌病后的叶面病斑



西瓜叶片患白粉菌病后的叶面情况

兴致勃勃：“我打算在执委会提案：农委会要搞个农药厂，再来个土化肥厂，光这两样玩意在大明也是农业大杀器了。除了自己用，还能上市销售，这还不得抢着要！”

万里辉说：“外卖利润不高的。体积重量都太大了，单位重量利润

太少。”

“没事。”吴南海解释说，“第一年利用天地会开展化肥、农药下乡，除了供应加入天地会的客户，也可以提供免费的是用给绿区、蓝区的村子用，第二年就能在全县范围卖出去了。运输让农民自己来背。体积重量不是问题，这些玩意成本很低的，土农药的成本基本就是人工成本，原材料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

“不过，吴委员，我不懂为什么章程里要提出只面对‘经营型地主’，地主不都是地主吗？”万里辉不解。

第一百六十七节 小额贷款

“差别可大了。”吴南海解释说，地主其实有很多种，我们熟悉的地主，多半是以佃种模式进行剥削的地主——这部分地主直接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给佃户。按照中国传统的地主 - 佃户关系，土地一旦出佃，种什么，怎么种都是佃户的事情，只要佃户能交租，地主便无权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甚至有时候连更换佃户的权力都会丧失。所以他们对改进农业技术是毫不关心的，主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对付佃户，要他们准时足量的交租上了。

“相比之下，经营地主有点现代农业资本家的味道了。他们雇用长工短工劳作，支付工资报酬。有的自己甚至还是佃户，所以对通过土地获得高额利润有强烈的需求——因为不能简单的提高租子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就得向土地要更多的出产——他们对农业技术的需求更旺盛。”

“佃户？既然是佃户怎么还是地主。”

“呵呵，你不知道土改的时候还有个词汇就佃富农吧。其实这种人叫他地主是不合适的。他们是专业的土地经营者，一般是拥有大量资金或者专门的技术，向拥有地主直接佃种大面积的土地，通过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获利。”

“是这样啊。”万里辉点点头，有些惭愧，“我还是农民出身呢——”

“呵呵，你出身的农村社会早就不是这样的社会了。”吴南海说，“这个时空的广东、福建、江浙地区，正是经营型地主崛起的时代，不过他们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单纯的种粮为主的经营型地主不多见。我们要扶持的就是他们。”

“经营性地主是很资本主义化的，”叶雨茗说，“是本时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吧。”

“所以我们的农业政策是：扶持经营地主，保护自耕农，排挤租佃地主，逐步使其他他们消亡或者转化为经营地主。”

“佃户呢？消灭了租佃地主，佃户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执委会又不打算搞土改，这部分人的土地怎么解决？租佃制下他们起码还有活路，把租佃地主都搞没了，他们不就连口苦饭都吃不到了吗？”

“临高荒地多，发种子、耕牛，帮助他们开荒，组织他们修水利……”

郭德直接反对：“这样花了大力气下来只不过制造出了一批新的临高小自耕农而已，我们并不需要在这里扩大自耕农基层——对我们没用。”

“这样不错啊，小自耕农在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的时候会很拼命的。”

“工人阶级同样会很拼命，而且工人阶级一无所有，不会想着春天

要回去播种，秋天要去收割。”邬德开玩笑的说，“好吧，实际上在保卫家园上并不一定老百姓非得有五十亩地可以种——只要这个社会对你来说是富足、稳定和幸福的就好。”

“至于消化多余劳动力，解决的办法很多，最简单是由工业来解决。”邬德继续说，“然后是农业本身，我们不需要农民，需要的是农业工人。除了少数作物之外，其他作物都在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集约化种植。”

文德嗣咳嗽了一声，正要说话，只见农场的李荃托了个盘子，小心翼翼的进来了。这个当初跟着母亲被张兴教从苟家庄收容来的小女孩子，在农场将养了大半年之后，变成了个相当可爱的萝莉，梳着两条黑色的鞭子，穿着一件干净的薄绸衫子，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文首长请喝茶，”李荃甜甜的笑的说。她年龄小，可是穿越集团里的主要人物都挺熟悉的——这几位都是经常在农庄里出现的“大人物。”

“好，谢谢。”文德嗣端起这瓷茶盏。小女孩子一笑，又把茶盏一一送到大家面前，大约平时很少能见到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子，众人贪婪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把个小女孩在看得满脸通红。赶紧退了出去。

文德嗣冷冷的“哼”了一声。

“李荃这孩子现在在国民学校读书，人很聪明，萧子山给她写了个推荐信，准备让她上军政学校……”吴南海看了看四周，鼓足勇气小声说。

“上军政学校？太小了吧！”文德嗣不解，一时间没明白吴南海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过几年就不小了。”吴南海脸有些红了，似乎不大想说这话，这时候叶雨茗又开始发言了，他只好把话打断了，叶雨茗现在是介绍针对小农户还有小地主的措施。

对于这个群体，天地会主要推广家畜种植技术，搞订单农业，农委会全部包销。

这种业务并不是简单的把鸡鸭之类直接发给农户，而是采用小额贷款的业务。

“这件事情我建议交给德隆粮行来做，”叶雨茗说，“德隆要是觉得业务太业余，可以下放给农委会自己搞……”

“没事，德隆本身是金融机构性质，搞小额贷款也是本份。”严茗说，“这样比较好，容易核算。”

他提出，在发放过程中，直接发放粮食流通券，贷款人凭粮食流通券到天地会购买若干只家禽回去饲养。这种贷款的额度很小，价值也就是五到十只鸡这种额度的小额贷款。

农户把小鸡从天地会买来，养大后，提交20个鸡蛋给天地会作为小鸡的本金和利息。然后天地会按每个鸡蛋若干流通券的价格统一收购。

等蛋鸡老了，又可以卖到食品工厂制作肉产品。

“可以和本地的大地主们合资开小型的食品加工厂，我们提供技术，他们负责管理。下游原料由天地会控制，上游销售由商业部把持，就算这工厂是大地主们的，他们也只是个加工厂，折腾不起来的。”

叶雨茗一口气阐述完他的方案。

“这里有个流程问题。”吴南海说，“他们领取的贷款是流通券，还给农庄的是鸡蛋。可是农庄不能用鸡蛋还粮行贷款吧。”

“我看就算了吧。”文德嗣说，“先不说这里的实物贷款和货币贷款之间如何比较的问题。你们见过贫困地区扶贫没有？先是直接发扶贫款，农民领到手就直接把钱都花光了。后来就改成发鸡、猪、羊什么的，拿回去几天就宰了吃掉了。到时候就说生病死了，你说怎么办，要不要追讨？”谁也不能保证本时空的农民就比另一个时空的农民要来得诚实守信。

“所以与其搞成贷款形式不如搞成期货的形式，先免费提供优良品种，然后和农民签合同到时候以一个协商好的价格收购，先期支付一定的定金。这样起码不会把家禽直接给吃了。另外，家禽养殖有一定的风险，家禽一旦发病就会批量死亡。容易造成农民因为还不起而破产引起怨恨。到时候影响穿越众的声誉和当地的社会安定，所以牲畜禽类的养殖应该放在后面，先把优良作物普及开以后再说。”

“这个可以说是微额贷款，我想10只以内小鸡仔，不至于把人弄破产吧？万一全死了还不起，送到劳动营里劳动一个月当还债。”叶雨茗说，“如果还怕不妥当，先让职工家属来养殖。再说免费给的一样会被人吃了然后说病死啊，”

“如果农民觉得完成合同的收益能够大于干脆把鸡吃掉，把订金喝掉，他就会好好的干了。”文德嗣耸耸肩，“当然，某些长期贫困地区的人是不会这么想得。如果临高的百姓还是比较具有进取心的劳动人民，订单农业应该可以推行的下去——我反对搞小额贷款主要是有二个担心：一是当地老百姓未必有这个理念去借债经营；二是贷款总是容易和高利贷这些有负面影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很难推广。”

“借贷观念的问题方面文总你多虑了，临高的农村贷款不但有，而且形式还是相当多样的叻。”严茗做过调查，本地农村的小规模借贷相当普遍。农民常用这种方式购买肥料和农具，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来度荒活口。出借的主要是当地的地主富户，以实物借贷为主。利息则多种多样，有年息不到一分五厘的当地士绅宗族搞的互助性质的借贷，也有月息一分的高利贷。

“总得来说，农民还是有一定的借贷意识的。我们的贷款利息低的话，农民会乐意借贷的。如果还要进一步规避风险，可以制定个标准评估客户，搞风险控制。”严茗对搞小额农业贷款很有兴趣——毕竟这将是 he 经手的第一笔贷款业务，业务虽小，毕竟有个开头。

“要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给当地农民增收，借以收揽民心的了。

穷苦的百姓什么也得不到……”

“要兼顾，”文德嗣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说，“实在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的贫农就不发了。贷款以小自耕农作为起点。标准放低些，普及面大些，尽量惠及大众吧。”

第一百六十八节 农资商店

最后商定还是采用实物小额贷款的方式，操作起来较为便捷，农民也容易理解。

禽苗以赊欠的方式提供给养殖户，最少5只，最多10只。和养殖户签订养殖禽蛋包销协议，养殖户以禽蛋作为禽苗的偿付本息。

“我提议是每只鸡雏本息合计20个鸡蛋——”叶雨茗说。

“简直是白给了！太少了。”吴南海觉得有点吃亏了，“我们给养殖户的禽苗可不是刚孵出来的小鸡，是已经养了18周龄的育成鸡——这期间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点不少。而且带来的几种蛋鸡，不管是轻型种的白壳蛋鸡还是中型种的褐壳蛋鸡，一年都能平均产蛋220~280枚。一只鸡至少能产蛋2~3年。要他们50个鸡蛋作为禽苗的本钱我都觉得亏了。”



褐壳蛋鸡（左）和白壳蛋鸡（右）

叶雨茗说：“一开始搞推广，我们就吃点亏好了。还是20个鸡蛋吧。”

临高的所谓中农、富农还有小地主，经济能力都有限，而农民勤俭多疑的心态使得这种推广在一开始必须即能表现出充足的利益诱惑又不能让条件好的过分——农民也不信。

万里辉也符合叶雨茗的观点，说50个鸡蛋其实是多了。这个年产蛋量是在家禽饲养场密集饲养，提供充足复合饲料的前提下取得的。换在土法养殖的状态下，因为农户提供的饲料种类单一，数量一般偏少，家禽必须用较多的时间进行野外觅食，这种状况下，产蛋量不会有这么大，而且丢失、死亡的概率也很高。

“我觉得这5~10只鸡里因为各种原因死掉几只只是很有可能的。你们

虽然是学农的，不知道农民的苦啊。”万里辉说，“在农村搞养殖，一个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的。几只鸡对现代人来说当然不觉得什么，对这里的农民怕就是很大的财产了吧。”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接受了叶雨茗的方案：每只鸡收20只鸡蛋作为提供蛋鸡的本息。还款期限自养殖之日开始起六个月内付清。

本息还清之后，天地会将包销全部鸡蛋，最后还回购不能产蛋的母鸡。大家觉得只要养殖户好好的喂养，没有意外的损失，从这个计划中获益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向全县农户推广使用流通券的一个好机会。”严茗说。流通券发行半年多来，在全县的商户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信用度，但是农户对这种纸币的认可度还比较低。

用纸币支付给农户收购款。再配合东门市上的刺激流通券使用的政策：凡是穿越集团开设的商店使用流通券的购物都可以打九五折。

正因为农户本能的不信任流通券，所以一旦有了流通券就会到市场上花掉，这样可以进一步的刺激流通，避免支付金属货币之后造成囤积的现象，真正让货币流通起来。

“我们这不叫推广，简直就是在倒贴啊。”有人感慨了。

“这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农业都是有补贴的，否则早没人种地了。”叶雨茗说，“我们这也算是变相的农产品补贴政策吧。”

“从眼前看，我们是会吃一点亏的，但是做这种推广还是要先取信于民。”叶雨茗做总结陈述，“有了信任作为基础，以后天地会再推广什么都会容易些。”

提供给农户的家禽，暂定是只有蛋鸡，万里辉建议提供的白来航鸡，这种轻型白壳种蛋鸡在21世纪已经不大流行，不过却有耐粗饲，转化率高，善自行觅食的特点，很适合给农户散养。



白来航鸡，原产地在意大利是世界著名的蛋鸡品种，其产蛋量高饲料消耗少。因而作为优秀蛋鸡而被许多国家引进，现在分布非常广泛，并进行多种杂交提高蛋肉产量。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提供饲料和养殖的技术服务。”吴南海说，“不

是单纯把鸡给农户就算了，要跟进！”

饲料问题尤其要紧，散养方式可以让蛋鸡发生鸡瘟之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给本时空农户散养的蛋鸡显然不会象21世纪的养殖户那样喂给它们充足的饲料。

蛋鸡需要的复合饲料尤其讲究，根据现代饲养学，饲养蛋鸡有39种不同的营养指标。不仅要提供充足的蛋白质，还得有足够纤维质和钙质。

“这里的农户，我看他们自己吃粮食都紧张，有没有能力养鸡啊？别把鸡饿死了。”

养鸡是需要粮食的，过去农户虽然家家养鸡补贴家用，但是规模普遍很小。

吴南海说：“即使养殖户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用。我们也有必要提供配方饲料，特别是蛋白质和钙质的。这对产蛋率有很大的影响。否则我们的推广就没了意义了。”

“怎么提供呢？”

“饲料实物贷款，还是用鸡蛋还贷。”

“你这一通一通的贷款下去，养殖户算是背上连环阎王债了……”

“只要我们的饲料吃了有增产作用，应该还是乐意的。”吴南海对此似乎很有把握，“农民过去花钱到城里去买粪便，买生活垃圾，向作坊买豆饼、花生饼……他们有投资意识的，知道要丰收就得高投入。普通饲料我们不去干涉，专门提供配方饲料，以补充蛋白质和钙为主，再添加各种在农户散养中容易摄入不足的营养成份。”

大伙对此没有异议，关于细节上的问题还是由农委会自己去解决。放贷机构由德隆负责进行。天地会和德隆之间进行内部结算。财金委员会希望尽快在各部门之间推行货币结算，以利于财物制度的完善，而非难以估价计值的实物账。

作为配套项目，德隆粮行还会推出一种“助农贷”的现金小额贷款，专门发放贷款给农民用来购买配方饲料、土兽药、消毒剂之类的农资。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农民生产，同时扩大粮食流通券的流通领域。

“我有个想法，”叶雨茗散会前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临高的铁农具奇缺，不但质量低劣而且价格很高，很影响生产水平。冶金部门现在要敞开供应全县的需求还做不到，能不能给参加天地会的农户以特殊的优惠？比如说以较为便宜的价格推广新型的农具。”

“这个我想应该可以吧。”吴南海点头道，转头向计委代表戴谐。此人在d日的时候专门主持物资发放工作，随着机构逐步完善之后，他就不大露面了，专心搞计委行政工作，主要负责各种重大工程的立项审批和复查工作，经常在各处工地露面。

“大概需要多少？”

“农委会自己要扩充农工，还要更换部分损耗的农具，加上这次天地会推广……”吴南海从身上掏出个笔记本，“……每个月至少五十件。”似乎是怕计委一口回绝，“损坏的农具我还是上交给计委，重新回炉好了。”

戴谐说：“问题不算很大，现在冶金部门的日钢铁产量支持这些量还是够得。不过你给了外面的农户，回收就很难了吧。这部分损耗要考虑进去……”

“搞以旧换新么。让农民把旧得还回来，稍微补贴些差价，我们再卖新得给他们。”

“这样的话大致可以。”戴谐同意了。

“我们干脆开个农资商店怎么样？”万里辉突发奇想，他想起农村的搞农资买卖的人都很发财，“新型农具、配方饲料、土农药、土化肥、种子……这么多好东西，不愁没人来买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决定由天地会在东门市开办一家农资商店，销售“天地会”品牌的各种农资产品。开始阶段这些产品只供应给参加推广计划的地主和小农户，不外销。

“除了铁农具、种苗短时间不能推广开之外，配方饲料、土农药、土化肥……应该很快就能敞开供应了。”吴南海说。

散会之后，严茗兴致勃勃的和叶雨茗、戴谐等人商量农资的价格起来——发放的“助农贷”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产品的。他们争论价格问题的时候，吴南海带着万里辉赶回了农庄。

万里辉问吴南海，这“配方饲料”准备用什么制造。万里辉知道农庄的存粮底子其实不厚。没多少粮食可以制造饲料的，无非是从海产品厂的下脚料：鱼骨、鱼鳞片上打主意。

吴南海进了一个专门的仓库，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木盒子：“这就是我的配方饲料的主要成份。”

“这是什么？！”

“蚯蚓。”吴南海一笑，“你在农村养过吗？”

“没有——”万里辉恍然大悟，“不过有人搞过，主要是供给养鸡专业户的！”

“对，除了蚯蚓之外，我还打算搞蛆虫饲养——这个我自己没搞过，也找不到这么多的培养基，先从简单的蚯蚓开始吧。”

“你是准备用蚯蚓作为原料做配方饲料。”

“还要添加一些植物性的原料、鱼杂粉，还有贝壳粉，这些都是蛋鸡需要的。”

吴南海拟订的饲料主要配方是：蚯蚓干粉、鱼杂粉、贝壳粉。他没有玉米这种最常见的饲料粮，所以只能满足配方饲料。

第一百六十九节 蚯蚓

“以后全县的杂粮产量高了之后，我就直接制造复合全价饲料向农民销售，不要农民自己配了。”吴南海的志向很大，“这样能进一步的提高产量，减少技术难度，推广起来更容易。”

说着吴南海骑着28大杠把万里辉带到了农庄的一个角落厘，这里已经平整好了一整块的土地。四面种植着成排的小树，还开挖了排水沟。

最显眼的是在平地旁不远处堆着许多大篓筐，虽然盖着许多稻草帘子，还是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地上渗出腐烂的液体来，苍蝇在上面快乐的飞舞着。

万里辉一眼就看见自己的兄弟万里煌戴着顶草帽，百无聊赖的坐在一个草棚子里，不时的赶着苍蝇。

万里辉掩着鼻子“这么这么臭啊？”

吴南海看上去毫不在意，把车往树上一靠：

“小万啊，这片蚯蚓养殖场以后就归你们兄弟负责了。”

“好吧。”万里辉想。得，这又臭又脏的活又落在俺们头上了——难道因为俺们是农民出身？他悲愤的想到，自己到这个时空的梦想是为了自由自在的玩枪的，现在枪没玩到，彻底的回乡劳动了。

虽说这么想，也不能露在面上，忙说坚决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

人工养殖蚯蚓工作是一项农业新技术。主要目的是以较低的代价为畜、禽、鱼类等养殖的蛋白质饲料，同时处理各种有机垃圾，化废为肥，消除有机废物对环境的污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力。

吴南海准备养殖的蚯蚓是红蚯蚓，这是蚯蚓养殖业里常用的一种蚯蚓种，属于粪蚯蚓，喜吞食各种牲畜粪，倾肥性强，适合于人工养殖。

“你看，这就是准备饲养的红蚯蚓。”吴南海打开木盒子，里面有几条90～150毫米的紫红色的蚯蚓正在蠕动。

“这东西很好饲养，前提是饲料要调制好。”吴南海把他们带到气味简直堪称恶臭的篓筐前。。

“蚯蚓的饲料，”他说，“来源很广，基本上有机垃圾都能充当，前提是无毒无病害。比如如畜禽的粪便、植物、果皮、蔗渣、烂水果等。红蚯蚓最喜欢的是烂水果烂菜叶——它们喜欢甜酸的口味。”



社员们在整理刚刚从“蚯蚓床”上取下的蚯蚓。高占峰 摄



1指着一粒浅绿色的蚯蚓卵，在介绍蚯蚓生产过程。据悉，一粒蚯蚓卵可产生4—7条蚯蚓。
蚯蚓养殖

“烂水果本地不多见——”万里辉想自从吴南海搞全面积肥计划之后，貌似没有什么有机物能够逃脱他的魔掌，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分配有机垃圾给蚯蚓。那个大坑里的不知道是什么，臭得要命。

“烂菜叶一样可以的。还有野果子，”吴南海似乎早就想好了，“雷州那边给我们运几船菠萝蜜来——那里这玩意很多很多，还有甘蔗渣。”说着他把盖在箩筐上的帘子拉了下来。

筐子里是正在腐烂中的菠萝蜜，还有许多甘蔗渣，一股又甜又酸又臭的气味熏得他直捂鼻子。

“这些也得赶快堆肥了。”吴南海皱了下眉。

作为饲料的有机物必须先经过充分的发酵才能使用，蚯蚓是杂食性环节动物。这些有机废物必须经过堆制发酵后，才能吞食利用，否则会使蚯蚓大量死亡。所以实际上万家兄弟的一件主要任务就是搞堆肥发酵。

吴南海亲自拿了铁铲，把里面的各种有机垃圾铲出来，做堆肥的演示。

在发酵前，先把牲畜粪便都要经过洒水、捣碎。农作物的秸秆、稻草，先用锄刀切成短条，烂水果、甘蔗渣可以直接使用。堆好之后浇水，拌均匀，使其充分湿润，然后在地面堆制，高度为一米。堆料要松散，不要压实，这样利于高温细菌的繁殖。再充分洒水，所含水份在50 - 60%之间。

饲料堆积好以后，上面用塑料布覆盖，以达到保温保湿的目的。这里搞不到大块的塑料布这种高级东西，就用稻草帘子代替。然后再洒上水，保持草帘湿润。

“堆积的有机废物经过三四天后，里面的温度可上升至50 - 60℃之间，”吴南海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用草绳绕了又绕的棒状物体，小心翼翼的打开，里面给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棒——此乃玻璃厂最新出品的酒精温度计，模样丑陋的象个震动器，足可以让宅男们无限遐想。

“温度计，你们要每天监测堆肥的温度，温度太低或者太高都不合适。半个月左右可翻堆一次，添加水分，经过三、四次翻堆腐熟后，腐熟的饲料应该是：黑褐色，无臭味，质地松软，不粘滞。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万里辉看着吴南海扒开一个小堆，用手伸进去抓了一把腐熟饲料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动作让他有些心悦诚服了：不错，这才有个农技员应有的样子。

然后吴南海开始带着他们做蚯蚓床，把腐熟好的饲料，按照宽度80厘米，长度200~300厘米的尺寸堆成地垄，再浇水。最后他把木盒里的蚯蚓倒了进去。蚯蚓几乎立刻就钻进了饲料里。

“要是不肯进去。就说明饲料没腐熟好。”吴南海说，“这一批是随船带来的种蚓，不过几十条，正常情况下每个蚯蚓床可以接种一千条。大概三四个月就能达到每平米1.5万条，这个时候就能收获了。不久蚯蚓可以用来作饲料，蚯蚓粪也能作为鱼虾的饲料，还能当肥料。”

吴南海又给了他一本《蚯蚓、苍蝇蛆养殖技术》的油印小册子，上面还印着一行字“内部资料，农委会专用”。

“蚯蚓养殖相对简单，主要还是保温保湿通气，另外就是加工饲料了。”

“这么养殖的话起码也得一个季度之后才能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来得及吗？”

“来得及。”吴南海说，“一开始我们的放贷规模很小——小鸡没这么多，配方饲料的需求也不会大。”

吴南海交代完，又给了他一张物品单，都是养殖蚯蚓上需要用的器具，什么耙子、铁铲之类的东西，还有几个医药厂的口罩。

“这些就是你们名下的了，口罩随用随领——要做好劳动保护，农具什么的要注意保管。”

找便跨上自行车扬长而去。万家兄弟俩坐在蚯蚓床边，面面相觑。

“哥，你不是说来了这个地方可以拿枪打日本人玩吗？”万里煌望着哥哥，“我看怎么一天到晚要我们干农活啊……”

“这个——”万里辉无言以对。这现实和随便拿枪拿倭寇当靶子打相差也太大了吧，“我们还是先建设新农村吧。”

“那我们上这里来建设干嘛？当年直接回老家建设不就是了……”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万里辉终于忍不住了，“去堆肥！”

万家兄弟于是又开始了新时空里的新农村建设工作。

吴南海骑着车优哉游哉的在田埂上穿行，路上不时可以遇到手下的农工们。大家对这种“铁轮车”已经很适应了，没人过来围观，只是在他经过的时候恭恭敬敬的站着等他过去。吴南海照例要和农工们打个招呼，这不是“亲民”的体现，而是他生性待人宽厚，一贯如此。

现在他没有回到农庄的办公室，而是去了新建的养殖场。

过去养殖场只是在农庄里不大的一个部分，基本上就是庭院式养殖的模式。随后通过打仗缴获、贸易等手段，牲畜家禽数量不断增加。加上春季的时候在在杨宝贵这样的专业兽医的指导下，农委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工授精战役——战果显著，显然到夏某秋初的时候种群数量会进一步的扩大。农委会决定赶在这之前建立永久性的养殖场。

养殖场就在原先为尼克建造的马棚附近，实际上这块土地农委会看中很久了，为尼克修建马棚的时候就想过要一并买下来。

但是这一大片的荒地中居然有一块是有主地，大约有二百亩大小，还种过些花生，只是看模样已经抛荒很久了。

无主地只要到县衙立个手续，花点钱就能领到地契，但是和这块地的地主的交涉却花费了不少时间，这地主上属于一根筋式的人物，吴南海跟着张有福去拜访他的时候真没法相信此人居然是地主——住的屋子居然是草顶的。虽然穷得和一般的小农没什么两样，地主还是不肯把这块他不在种也根本无力去种的土地出手，据说卖了他就算不上是个地主

了。为了保持这个虚名，他坚决不卖。去交涉了多次都不奏效，知道这事的独孤求婚甚至打算发动他的警察队去搞强占了。张有福建议：如果穿越者不想自己动手的话，可以伪造张地契，然后通过王师爷的路子，花上一百两银子上县衙门打官司——准赢。

“不可以，不可以。”吴南海一听就把脑袋直摇。这种勾结官府，仗势欺人的勾当，他打心底里不愿意。众人也觉得这手段太肮脏，严重损害穿越集团的形象——大明烂是大明的事情，俺们眼下属于革命初级阶段，伟光正的形象还是要保持的。

第一百七十节 养殖场

张有福想了想：“法子倒还有一个，只是有些麻烦，不是一会半会能办下来的。”

“只要把这地搞到手，多等些日子我也乐意。”吴南海说，只要在秋天前办妥就是。

“那您就等我的消息吧。”张有福向吴南海要了二百多两银子，然后就在县城附近的几大田洋转悠，花了十多天设法买了七十亩水田，然后拿着地契就换回了这块地。

看到这个结果，农委会众人哭笑不得。要说几次谈判的时候穿越集团开出的价码也有二百两银子了，他不要银子的话，农委会还提出可以用实物来换购，价值也不在这之下，全部都给这老头子否决了，怎么拿地契一换他就肯了？

“他还不是就想当地主吗，现在送他个地主当当自然就肯了。”张有福洋洋得意。

“我们不是肯出钱吗？拿钱买地不是一样。”

“蛮子没见过世面，害怕被骗而已。”张有福藐视的说——城乡差别还是蛮严重的。

“原来是这样。”吴南海点点头，看来这破落户能够长期在县里拉纤混吃喝还是有他的所长的。

“这传统农民的习性啊，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叶雨茗当时就发了这样的感慨。

“过去的农民没见过世面，没有文化，经常被人欺骗，戒备心强是正常的。所以说农村工作不好做啊。”

照张有福看来，更难以理解的倒是这群“髡贼”——他们即有力又有势，直接强占了土地那地主也不敢怎么样，就算是县衙门，也绝不会为了这么个穷光蛋去得罪髡贼们。

这种手段，简单说起来是收买人心，但是张有福想这事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

这块花了很大心思和代价买来的土地在农庄的南面，文澜河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回水区，形成一大片的浅滩，有大量的芦苇。土地平坦，附近有小片起伏的丘陵地，取水也方便，吴南海和杨宝贵踏勘了之后觉得这里做正式的养殖场比较合适。

新的养殖场设有有家畜、家禽二个养殖场。吴南海很喜欢来这里，不仅是工作关系，而且每次到这里来都有极大的成就感。特别是环岛航行结束之后，获取物产资源的渠道进一步拓展。博铺开启了前往昌化、榆林两地的定期船航班。从昌化运来了大量的牛羊，使得种群的数量迅速扩大。大家最喜爱的肉类——猪群的数量也扩大了。按照他的估

计，到明年至少能够在穿越者中恢复到21世纪宇宙大国的国民的人均吃肉标准。

吴南海先去了马圈，杨宝贵最近正在向尼克学骑马——他觉得在土路上自行车屁股颠簸的太疼，座椅又咯得会阴疼。

“我可不想因为骑自行车闹得前列腺出问题，我是有老婆的人。”杨宝贵就这样去学了骑马，准备以后出门就骑马了。尼克答应他出门的时候可以骑一匹滇马，作为他为马看病的酬谢。

吴南海这会去找他的时候，尼克却告诉他杨宝贵已经去家禽场去监修孵坊了。

这座大型的孵坊是配合天地会的家禽推广计划修建的。人工孵蛋在中国出现很早，明代已经非常普及了，不算什么全新的穿越科技。不过在临高人工孵蛋却不流行，鸡鸭鹅虽然都是本地常见的家禽，但是养殖规模不大，对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需求。

土法的人工孵蛋法有多种，最常见的是北方的炕孵法和华东的缸孵法。吴南海不是学养殖出身，这事情还是要求教杨宝贵，他过去常下乡为养殖户服务，见识很多。

他建议还是采用北方的炕孵法，这种方法设备简单，孵化量大，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养殖需求。技术熟练的话，孵化率在80~90%之间，和现代化的电孵法不相上下。一个普通的七火洞炕孵法作坊，一次可以入鸡蛋二千六百枚，每月可以孵化鸡蛋一万五千只之多，即使要扩建也相当简单，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化设备和物资——比起烧制砖土坯砖的保温性更适合孵坊使用。





北方的炕孵法

吴南海来到工地的时候看到杨宝贵正在工地上指导，这座新建的孵坊做了稍许的改进，有了瓦屋面和砖包砌的外墙——毕竟在临高这地方，纯土坯房是存在不了多久的。

“总觉得有些浪费了。”吴南海看着这座施工中的简陋小房子。他很发愁上哪里去找每次二千六百枚精蛋。因为鸡蛋少，精蛋的胚胎保存期又很短暂，所以收集到的精蛋都是给母鸡自然孵化的。

“不会浪费的。雨季总免不了要做烘干工作，这个孵坊也可以客串烘干室么。”

杨宝贵劝他不必担心：“第一批正在育雏的大概可以提供二百只。够二十个小农户养了。慢慢的批量就会大起来了。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想我们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才几只鸡？现在都有上百只了。增长率可是百分之几千。再这么发动群众一搞，到年底说不定还得扩建。”

“带我去看看鸡舍吧。”

“好。我先关照他们几句。”杨宝贵看了下工地上的情况，最要紧的火炕烟道已经基本完工了——这个部分最要紧，盘得好的火炕，节省燃料，传热快。盘得糟糕的，不爱热还会倒烟。也是一种专门的手艺。临高这地方当然没有盘火炕的工人，就是移民中也找不出来。完全看书操作。按照图纸施工。他向领工的人吩咐了一下，带着吴南海往新落成不久的鸡舍去了。

新的鸡舍依然采用了竹篱笆围墙，渔网遮围的散养方式，种植攀藤类的蔬菜作为鸡棚的遮蔽物。新鸡舍实现了分舍饲养。种鸡被单独圈养，蛋鸡、雏鸡和育成鸡各有自己的空间，互不干扰。便于按它们的状态添加不同的饲料。最后还有一种青铜火鸡，现在它们已经大大扩大了十来只。

二百来只育成鸡正在笼网下的广阔空间里活动。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地上刚刚洒过水，有股石灰的气味。

“这里每天定时打扫鸡粪，再洒石灰水消毒——没办法，密度还是大了些。得防着闹病。再说鸡粪也是饲料，不能浪费了。”

“我们没养鱼吧。”

鸡的消化道短，排出的粪便里还包括有许多营养物质。吴南海知道有一种循环农业就是在鱼塘旁养鸡，鸡粪喂鱼的。

“喂猪。”

“靠，真恶心。”想着鸡粪的臭味吴南海已经觉得无趣了。

“发酵之后猪还挺爱吃的。”杨宝贵苦笑着说，“说真得我也不喜欢这种饲养法。以后饲料充裕了就当肥料用好了。”

吴南海跟着他又去了鸭棚。鸭子在家禽养殖中效益其实比鸡要好得多。鸭是杂食性的家禽，能够在放牧中自我觅食，耐粗饲，饲料转化率也高。在春季的第一造水稻种植的时候，法石禄还试验性的搞了稻田养鸭，让鸭子在水稻田里觅食，不仅可以利用稻田里的田螺、小鱼虾，还能消灭害虫和杂草。法石禄准备等稻田里的稻谷收割完毕之后再驱赶鸭子进去清场，把留落在田地里的秕谷和零星稻谷吃掉。这比人工清理要来得便捷和彻底多了。这在日本还有个好听的名词叫“鸭法稻作”，算是复古流的纯天然稻作法。



稻田养鸭

鸭棚就设在河湾旁一道竹篱笆把水湾和河道隔离开，设有一道可启闭的闸门。免得鸭子自顾自的跑路。这里芦苇茂密，河水里养分丰富，

河湾沿岸有大量鸭子爱吃的螺蛳之类的水生动物。农委会在移民里找到了一个养鸭人每天出去放鸭子，顺便还捞螺蛳和蚌壳，砸碎之后作为鸭子的饲料用。

“不要乱踩。”杨宝贵提醒他河滩的草里尤其不要乱踩。鸭子很可能把蛋就随便产在里面了，傍晚的时候养鸭人会巡视一遍，把蛋都捡回去。

“我们现在有二百多只鸭子，还有三十多只鹅。鸭鹅比鸡来说就节约饲料多了，除了蛋用禽要补充蛋白质饲料之外，大量的都用青饲料，产蛋率也不错。也可以作为推广饲养对象。”

鸭子是当地的土鸭和从现代时空带来的北京鸭。杨宝贵准备把它们杂交之后看看效果怎么样，至于鹅穿越者没带来——因为中国的土生鹅品种是公认的良种。他只是简单的从市场上买了几头回来——华南最常见的狮头鹅

吴南海说：“养鸭和鹅都要有水面，养殖条件受限制的，没有鸡那么好推广。再说鸭蛋和鹅蛋不受欢迎。大伙还是喜欢鸡蛋。鸭蛋不做成皮蛋、咸蛋有人愿意吃嘛？鹅蛋你吃过吗？”

“糟鹅蛋我吃过，味道不错的。”杨宝贵回忆起了当年吃糟鹅蛋的美味来。

“家禽就是增长快。养猪要是也能有这么高的繁殖效率就好了。”

“猪的繁殖率也不算差，母猪一年二窝能下二十头猪仔，好好的饲养成活率还是很高的。”杨宝贵说，“最大问题是缺母猪。”

第一百八十一节 船上的人

“这么说来，是来自同一个时空。”

“十有八九吧。”林传清点了支香烟，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的思考中。这船到底是哪里来得？它又是如何穿越时空来到了这里？是虫洞的扰动，还是这片海域本身就是一个虫洞：海面上是17世纪，海下是21世纪？还有人穿越过来了吗？ he 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活着，此刻又在何处？他会怎样看待他们这群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对他们是友好还是敌意……

一连串的问号在大家的脑海中盘旋，谁也无法解答。

大家商量了一会，决定乘着太阳还没下山，多下几次水，把船彻底的搜索一番。

随后周韦森、林传清和高晓松轮番下水——高晓松会一点浮潜。勘察沉船周围，又潜进船舱里，除了被锁闭的舱室和地形复杂的机舱之外，周韦森几乎都进去察看了一遍，又捞出来了一些东西。

在这几次潜水中他们发现了一具人类遗体的残骸，落在离沉船较远的礁盘下。要不是缠在身上的油布被鲨鱼撕烂了，还真不会注意到。尸体已经被鲨鱼和各种海生物完全毁坏。章鱼和螃蟹迄今还在上面开餐会。

为了查明真相，尽管干这事实实在恶心，大伙还是把尸骸给捞了出来。

尸骸上虽然还残留着些肌肉和皮肤，却已经完全看不出相貌，但是从残留的头发颜色来看，这是个印欧人种。此人被一块船用的油布包裹着，脚上还坠着两只沉重的哑铃。看起来大概是海葬的。这人应该是沉船上的乘客之一。

“要不要把尸骸带回去？”

“当然要，这可是重要的线索。”

于是只好把这具残骸重新包了起来，好在海洋生物已经做完了大部分的清理工作。运回去之后清理尸骸的事情就是卫生部的工作了。

他们继续在沉船四周扩大搜索，但是没有再发现有人类的遗体，礁盘的边缘还有一些深度很大的海沟，他们无法下去搜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船上的幸存者在海葬了死者之后已经离开了这里——周韦森发现甲板上的两只舢板少了一只，舱室里的一些装备也有被取走的痕迹。结合周围环境没有大规模漏油的痕迹来看，应该是船里燃料耗尽之后，上面的人自己把船沉下去的。至于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

“船上最少应该有一个人，最多有八个人。”林传清推论。

高晓松说：“舢板最多只能乘八个？”

“对，而且我觉得弃船的时候也就二三个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不多带走一些食品——海难的话，不是应该尽可能的多带物资吗？要是我的话，我会两艘舢板都带走。二个人负责一艘舢板，可以多带许多东西。”

“看来的确是有另外一批人来到这个时空，多半还是美国人。”高晓松作了总结，“我看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他们把船沉下去，显然是不想有人发现自己。沉得端端正正，大约是为了便于将来打捞。”

“闹不好是美国时空管理局的人吧。”

时空管理局，在日本动漫《魔法少女奈叶》系列中的概念之一，在轻小说《魔法少女奈叶》中所说的“司法组织”，主要从事对次元干涉型违禁物品（如剧中的“太古遗产”）的调查、回收、管理等工作。在动漫剧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高町奈叶为代表人物从9岁开始与时空管理局人员接触以来，与其它相关人员成功地解决了“圣石之种事件”、“暗之书事件”、“JS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当然在其他幻想类的网络小说中也有这个名字的单位，基本都是设定为“管理多次元空间的强力单位”。

“时空管理局也归美国人管理？起码是联合国组织下的。”

不管来人是时空管理局还是和琼州海峡里的明家那样是偶然的卷入者，反正是有本时空的其他人来到了这里，至于他们想干什么，穿越集团打算如何对待他们，这就不是高晓松他们考虑的事情了。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艘船应该打捞起来。修理一下的话应该是艘不错的船。

白国土说：“这船的排水量也有100吨了，不比现在海军用的8154渔轮差。外壳又没坏。修复起来应该难度不大。而且船上还有不少我们可以利用的物资。泡在海水里时间久了就糟蹋了。”

考察队回到临高之后向执委会递交了两份报告，参加了二次行动报告会。一次是列入每周公报的——根据萧子山的提议，现在执委会每周会内部刊发一张政府公报，汇报本周发生的各种大事和执委会各部门的运行状况、记事。作为“政务公开”的体现。

政务公开，是指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机关公开其行政事务，强调的是行政机关要公开其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属于办事制度层面的公开。更加宽泛一些的要求是使政府的工作内容公开化，对于政府筹划或正准备进行的工作，如城市建设、道路规划、医疗保健措施、事务处理等分类进行公开，并对各项工作内容及进程予以公开，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特定途径，如政务公开栏、政务公开网络等进行查询、监督。中国政府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政务公开。据2016年2月17日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部署全面推进各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

列入政府公报的，是关于东沙岛考察的报告。还有一份则是他们对沉船的汇报。这份汇报目前属于最高机密，除了当事人之外，只有执委会中的几个主要领导知道。

马千瞩很快还收到了另外一份汇报。这份汇报是冉耀亲自送来的，是考察队中的一位穿越者撰写的对周韦森、林传清两人的监视报告。报告明确的说明，他们在整个考察中没有任何的异样。

冉耀等马千瞩看完之后又陷入沉思之后几分钟，才提醒道：“督

公！你看完了吗？”

“嗯？看完了。”马千瞩露出轻松的表情来，“这样最好！”

“是，我个人也认为北美众是无可怀疑的。”

马千瞩点点头，把报告送到汽灯上点着了，看着它化为灰烬——再耀松了口气，他原本就打算收回这张纸销毁的。

随后召开了一次由考察队参加的秘密会议。白国土提议整体打捞沉船的建议被否决了，虽然这艘船捞起来修复之后对穿越集团极为有用，打捞方面，王洛宾认为也没有难度——既然船体结构保存良好，水深又不大，以工能委员的能力完全可以整体打捞起来。

但是船一旦打捞出水拖到博铺，有一艘“计划外”的船只也到了本时空这个秘密就瞒不了任何人了。执委会考虑再三决定此事还是要保密。

“我们先把船上有用的物资和设备分批打捞上来。”马千瞩说，“根据考察队的报告，里面遗弃的东西很多，泡坏了太可惜了。”

“食品、药品、工具，还有小设备什么的，对我们都有用。”

“搞不好还会捞出成箱的海洛因、可卡因或者大麻呢。”

“可惜这些玩意对我们都没用——要是军火走私船就好了。”

如果是军火走私船，上面肯定会有大批的武器弹药。虽然他们觉得轻武器方面并不匮乏，不过手里要有支ak47之类的自动武器，还是够带劲的。

“要捞出的是便携式防空导弹就郁闷啦。”



国产FN-6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

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MANPADS），又称肩射防空导弹，是可以由人员独自携带与发射的轻型面对空导弹。通常使用红外制导打击低空飞行的飞机与直升机，近年也开始将巡航导弹加入攻击的目标种类。由于威胁到民用航空安全，拥有、出口与交易此种武器被世界各国严格控制。

“哈哈。”会议室里笑了起来。

“各位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文德嗣慢腾腾的说，“船上的人呢？你们可别忘记这关键的事。”

“问题不大。”冉耀说，“考察队认为船上的人很少以至于只能带走一艘舢板。而且他们没有带走很多有用的物资，显然人力不够。几个孤单的穿越者，就算没有被海水淹没，也不会掀起太大的浪花的。”

“会不会有其他船在一起？”

“可能性极小，否则就这么丢弃沉船上的东西不是太可惜了吗？就算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另一个时空了，在海上遇到紧急情况食品药品总是多多益善吧。”

“我倒不担心他们能够成为一支势力——我们五百人准备充分到现在也不过是这样一个小局面，他们几个人更搞不起来。关键是怕他们投靠了某个对手。这样我们的底牌就全部露了出来。这才是最要紧的。”文德嗣对此很是在意。

“这个没办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只好吩咐加强戒备，发现可疑人物一律捕拿或者就地——杀死——”马千瞩沉声道。

这时候时袅仁来到了会议室，他拿来了一份验尸报告。

“考察队在沉船旁发现的这具尸体经过我们检查：男性，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印欧人种，提取到他的残留毛发是褐色的。身高1.87米，肌肉非常发达，体重推测有100公斤上下。”

“是个壮汉——”

“没错，下面大家肯定更有兴趣听了。”时袅仁说，“根据骨骼和尸骸残留物，此人生前受过多次伤，包括枪伤……”

“被枪打死的？”

“不，枪伤是旧伤，根据骨骼上的愈合状况，应该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

归纳起来就是死者是个壮年男人，身材高大健壮，受过多次伤。时袅仁认为：这应该是个军人。

“至少他是个和危险打交道的人。”冉耀说，“应该是军人或者执法人员。”

“时空管理局说起来也是执法部门吧。”

“这种冷笑话就不要说了。”

冉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大家还记得d日过后那几天里，我们在县城外的观察哨曾经汇报过一件事？”

“什么？”

“在前往县城增援的明军队伍里，押送着一个欧洲人的俘虏。”

“不记得了。有这事？”几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当然有。”冉耀说，“是李军和魏爱文几个人目睹的。他们的汇报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赶紧调来！”

这份报告关于此事的内容寥寥无几，只是汇报在队伍中发现一名欧洲人长相的俘虏，细节一概没有。

“有这事情！人还在临高的县监狱里吗？”文德嗣看了叫了起来。

“没问过——”

“叫熊卜佑立刻进城去调查这事。这个欧洲人现在还在不在临高，他有没有带来什么东西，说过什么话，现在在哪里……”

“文总，您不用这么激动，”邬德劝慰道，“你忘记了一点，时间对不上。”

根据冉耀的说法，目睹欧洲人的出现就在d日后的几天里，这里离开东沙群岛的距离，就算这个欧洲长相的人是从船上来的，他也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到达临高被俘虏的。

“时空扰动是很难说的！”

在文德嗣的坚持下，原本正在国民学校教普通话，顺便自己学习方言的熊卜佑被突然交付了任务，一时间也没闹清楚怎么回事——他不记得县城里有什么欧洲人么！

熊卜佑现在在外商委供职，专司和临高县衙打交道。最近他正在刻苦学习明代县衙里的办事流程，准备时机一到就去“包揽税赋”，顺便接管县衙。为了这个目的，他一直和县衙里的各色人等在频繁接触，不时也施以小恩小惠，几个月下来人头已经很熟了。

这事情，他直接找了县衙里的牢头。牢头很确定的告诉他，的确在他们到来的同时，有个西洋人被副爷押送来，听他们说是在海边发现的，送来之后就关在县衙里。

“现在人还在吗？”

“早不在了，直接送府城去了。大约是香山澳的红毛人，海难落水的。”

“他随身有带物件或者衣服么？”

“落到副爷手里还能落下什么？”牢头晒笑道，“再说是从海上捞起来的，身上连一件囫圇衣服都不见得有什么，哪里还会有什么东西。”

至于此人的来历什么的——临高县没有通事，红毛人也不会说中国话，自然也谈不上有审讯记录之类的东西可看。

熊卜佑的调查结果让执委会的一干人有些失望——看来此人不大可能是沉船上的水手了。

打捞沉船物资的方案通过了。依然是由林传清等人负责。为了保证打捞的安全性，执委会派出了一艘渔轮去执行任务。随船还带上了许多打捞需要的物资和设备。所有的船员都是精挑细选的，保证绝对可靠和不多嘴多舌。

符不二晕乎乎的从天地会的办公楼里出来，脑子一时半会还是没转过弯来——自己这回到底是做得对还是错？

因为在报名的时候只说自己有五十亩土地，所以在划分客户群体的时候就成了“中农”。开推广会的时候，眼看着邻村几个比自己土地还少的小地主都签了服务合同，说到时候天地会的澳洲人会下乡来送种子，帮忙种地，自己却只是得到了领取十只小鸡的单子，搞什么订购式养殖。这下可把他急坏了——鸡，他自家院子里就有好几十只，还犯得着和穷蛮子一样来赊鸡雏来养吗？澳洲人的种子才是最要紧的。

他赶紧跑去问天地会的办事员。

“没错啊，”办事员说，“您只有五十亩地，不过是个中农。你想要的种子什么的属于种植技术服务，眼下只面向自有土地一百亩以上，同时是自己亲自主持种植生产的粮户。”

符不二不懂什么叫中农，但是说他土地面积不够的话是懂得的。一时语塞，只好支支吾吾的说自己的地不止五十亩，有一百亩——其实他自有土地有二百亩。

“那你先得先拿地契来——口说无凭嘛。”

符不二回到家里，又被老婆骂了一顿，说他灯油糊了心，非要跳火坑。当了什么代表不算，还要把自己的地也白送给髡贼。这番吵闹倒闹得他把心横了下来赌一把了——还是带了地契到了天地会验看。

“二百二十七亩。”办事员验看了地契，“都是自家种？没有佃给别人？”

“都是小的自己带着家奴和长工种得。”符不二回答。

“好，你就在这合同上签个字吧。”

符不二不认字，只好请办事员给他念了一遍，其实这就是一份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力义务之类的。天地会提供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都是按量收费的，同时还收取技术服务费。这个费那个费的，听得符不二直想打退堂鼓。最后听说第一年是推广阶段，除了种子和技术服务费之外，其他免收。这才松了口气，当下画了押。心想只要第一年收到了种，就不参加你们这劳什子天地会了。

同时参加天地会的，还有县里的能人张有福。张有福现在是民政委员会的顾问，每个月能领一份顾问津贴——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张有福

就一汉奸狗腿子的身份，专门为民政委员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做顾问。邬德对他看得很紧，不给他证实的名头，也不让他单独办事，免得此人来个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败坏穿越集团的声望。

张有福土地不多，在经营土地上面没什么热情。参加天地会是被邬德动员来参加的——他觉得无所谓，反正平日里也是交托给长工去种的。澳洲人愿意折腾什么天地会帮着种地也好。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各地的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们。土地大多在一百亩到三百亩之间。不出所料，本县的多数地主们对此事心有疑虑，虽然有不少人来打听如何买种子，但是一听说要加入天地会才能获得技术服务就退缩了。最后第一期的种植服务业客户一共十一户。其中的一户是谁也没料到的——是县里的学宫的教谕。

谁也没料到县学里的教谕这个老冬烘先生会做出这么大胆的事情，实际上他也是情非得已，迫于无奈。

冬烘先生，指昏庸浅陋的知识分子。冬烘，就是糊涂、迂腐。唐郑薰主持考试，误以为颜标是鲁公（颜真卿）的后代，把他取为状元。当时有人作诗嘲笑：“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五代·汉·王定保《唐摭言卷八·误放》。）后多用来嘲笑古代私塾老师，或不明事理、不识世务的书呆子。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铜买酒回。”

县里的教谕王赐是个老秀才，在县里当这个“穷官”已经是多年了。明代临高的教育在海南尚属发达，除了县学之外，还有两所私立的“书院”，其中文澜河畔大名鼎鼎的茉莉轩书院可以追溯到宋代。农村的私塾也不算少见。不过县学的状况却相当糟糕。



茉莉轩



临高美巢村，也叫买愁村。宋代贬官胡铨一度在此驻足。

茉莉轩书院为临高一景，书院位于临城镇西北4公里处，在现在的临高师范学校内。茉莉轩原为宋代临高县令谢渥所建的学馆。谢渥在庭院内种了许多茉莉花，故名“茉莉轩”。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6年），宰相胡铨被贬到海南来，他经过临高时，谢渥迎接他到茉莉轩中住了一段时间。胡铨在此写下了一首《题茉莉轩》的诗，从此茉莉轩名声越来越大。据临高县志记载，当时临高县博顿村有个叫戴定实的人曾得到胡铨的指点，因而发奋读书，后来考中举人并在吏部任职。历来人们都把茉莉轩看作是中原文化在临高传播的一个中心。

第一百八十二节 天地会的客户们

经费匮乏始终困扰这里的县学。论及教育投入，临高县的学田足有四五百亩之多，不可谓不重视了。学田是官田的一种，照例有官佃佃种——吴南海的徒弟路甲家就是。这种体制早年间还算执行的不错，但是时间久了不免弊端丛生。官佃的负担过重，逐渐的佃户们就开始逃亡，到现在已经是十不存一。招佃又无人应。王赐是个书生，哪里知道经济之道，除了到处求人之外就束手无策了。白白把县门外的好几百亩上好的水田都给荒废了，县学却穷得叮当响，连每年几次祭孔时候用的猪都买不起了。县学里的秀才们好些年都领不到膏火银子了，也很少到学宫来，县学里一片荒芜。窘迫的修缮文庙的钱都拿不出来，著名的茉莉轩书院也成了危房。

所谓病急乱投医，王赐眼见县学衰败一天不如一天，要县里拿出钱来维持是不可能的了，找士绅捐助也非长久之计。还是要从整顿学田着手。但是读书人不事稼穡，又没人肯来佃种，听说澳洲人愿意帮忙种地，王赐就跑来要求他们帮忙了。

叶雨茗自己不敢做主，赶紧汇报到农委会。吴南海早就对县西门外的学田垂涎三尺了。听说此事，立刻满口答应，要叶雨茗接下来，并且要按照“vip”待遇来进行技术服务。

VIP（全称**very important person**），直译为“重要人物”、“要员”、“非常重要的人”，其它称呼还有“贵宾”，“贵客”、“重要人士”、“高级用户”、“高级会员”等，是一个组织、派对、社团、国家等对访客的一种分类。

当下天地会和临高县教谕王赐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严格的说这已经不是技术服务合同了，更像是承包合同。因为学田上现在除了几户苟延残喘勉强耕种的官佃之外，根本就没有劳动者了。一切都得靠天地会来解决。

这件事情引起了邬德的高度重视——这是穿越集团切入临高的官方土地的第一步。于是汇报到了执委会，大家觉得这是个进一步深入控制临高县政府的好机会。县学虽然不过是个教育机构，却是全县读书人的管理机构，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良好的声誉，对收拢本地知识分子的人心大有好处。

最后此事就按照国人办事的惯性，从原本很简单的商业活动升格到了政治高度，不管是县衙还是执委会，双方都“高度重视”，派出人员进行“密切的磋商”。

以吴大令的意思，最好不要招惹这伙髡贼，但是王赐要这么干他也不便阻拦。本县最要紧的古迹茉莉轩都快坍塌了，县学也破烂不堪，他至今一文修缮经费都没拨给过，还是靠着刘大霖和本县士绅的捐助才算勉强修修补补。这几年来，王赐除了自己可怜的俸禄之外，就没从县里得到过一文钱。靠着到处拉赞助才把县学这摊子维持住。

王师爷则力陈此事很好，还说了很多的理由。吴县令原本对这事就抱着听之任之的想法，被王兆敏一分析更是觉得对本县有好处没坏处，

也就彻底的默认了。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他个人的好处。

农委会委员亲自出马——吴南海成了学田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带着路甲路乙两兄弟亲自来巡视学田了。

王赐率领学田剩下的几户佃户，包括路家兄弟的爹路大——他是学田的庄头，算是半个管事人，只是模样比其他人好不到哪里去。这十来个人候在地头，恭迎这位“首长”的到来。

吴南海和王赐客套了一番。王教谕好歹是个秀才，虽然不会说官话，一口蹩脚的广州白话还是能说得。俩人连说带比划，居然不用翻译也能沟通。

王赐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髡贼”的头目，见来得人面貌端正，慈眉善目，不是想象中凶神恶煞之辈，心里总算是落下块石头。

“这次要劳动吴先生了。”王赐作了个揖，“稼穡原非小事，学田的好坏更是事关临高的文章士气……”

稼穡，音[jià sè]，耕种收获。泛指农业劳动。穡，收割谷物。

“这个我懂得了。”吴南海面带微笑，“您放心好了，秋天的时候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王赐心想此人怎么一上来就说大话，连个客套话都没有，真是海外蛮夷。

“那就要多多仰仗诸位了。”

“这是负责学田的庄头，路大。”王赐喊了一声，“还不过来见过吴老爷！”

路大跑过来就磕头。吴南海还是第一次见到徒弟的父亲。又瘦又小的一个传统农民的模样，蓝土布衣服鹑衣百结，比乞丐好不到哪里去。

吴南海先察看了学田的状况，看了之后连称可惜。这学田比他们在美台洋看到的土地要好太多了，靠近河岸，引水容易，又没有内涝的问题。在本地堪称上佳的土地了。

路大恭恭敬敬的把田亩册子送了上来，吴南海看不懂鬼画符一样的示意图，只问：“有多少田？水田多少，旱田多少？”

“回老爷的话，水田一共三百二十六亩四分，旱田一百一十五亩一分，园子地十三亩。”

“没有其他地了吗？”

“没有了。”

“都种些什么。”

路大禀告说种得主要作物就是水稻，旱地里种得是当地的一种小米。红薯、花生也有佃户种，但是不多。

土地不少，但是乏人耕种。原本路大打算招些长工来种抛荒地。但

是算下来，若是招来长工把荒地都种上了反而要多交钱粮，自己不但落不下来什么还要倒赔，不如干脆抛荒。

最有用的就是园子地了：种些蔬菜，再用菜地里的南瓜之类的菜蔬养猪，这几家佃户才算能勉强维持。



南瓜，葫芦科南瓜属的一个种，一年生蔓生草本植物，叶柄粗壮，叶片宽卵形或卵圆形，质稍柔软，果梗粗壮，有棱和槽，因品种而异，外面常有数条纵沟或无，种子多数，长卵形或长圆形。原产墨西哥到中美洲一带，现在世界各地普遍栽培。明代传入中国，现南北各地广泛种植。它的果实作肴馔，亦可代粮食。全株各部又供药用，有清热除湿、驱虫的功效，对血吸虫有控制和杀灭的作用，藤有清热的作用，瓜蒂有安胎的功效，根治牙痛。

吴南海心里有了底，着手开始他的学田改造计划。

这一天的早晨，一群百仞公社里派来的劳工扛着工具，推着新出品的“紫电式”量产型独轮手推车出现在县西门外，几个学习测绘的学生带来了土法的测量仪器，随后在喧闹声中，百仞——临高公路上开始延伸出一条支线来，直通县城的西门。



现代的独轮手推车（另外带个小洋孩）



中国传统独轮手推车



清代的独轮手推车

独轮车俗称“手推车”、“鸡公车”、“二把手”、“土车子”。在近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普及之前，是一种轻便的运物、载人工具。它是一种以人力推动的小型运载工具，最早为希腊人或中国汉朝人发明（2世纪汉朝墓地壁画有它形象）。虽然两轮的手推车在平地较为稳定，但独轮车则在易失平衡的地方如细小、铺板或翘起的路面有较高的可操作性，而且在卸载时亦较易控制。

要办事先修路，这是穿越集团办实业的一贯风格。路大看着热火朝天的修路工地目瞪口呆——天地会不是要帮忙来种地吗？怎么先把路给修到地头了。他原本以为天地会会送来种子，再派几个人过来指点这下，没想到会闹这一出。

赶紧带着学田佃户里的丁壮都出来，迎面看见了带队来的“吴首长”，身边还站着他的二个儿子，背着绿色的挎包。路大刚要下跪磕头，被吴南海拦住了。

“不必多礼，把佃种学田的各家佃户都集中起来，我要清点人口，分派工作。”

“丁壮们俱已到此听候首长差遣——”

“把女人、老人和孩子都带出来。路甲，准备登记造册！”

“是！”路甲从挎包里取出个本子。

“小的这就去叫。”路大想这唱的是哪一处呢？脚下不敢怠慢，赶紧回到西门关厢的一条横街上，把住在那里的佃户家属们都叫了出来。老

人女人孩子，一个不剩。

清点下来学田佃户一共七户，男女老少四十多人。一一查点登记。随后路甲根据事先做好的方案，把人按照性别和体力状况分派了工作。奇怪的所有的丁壮都被吩咐留下，等候通知。

修路队在奋战，这边又来了新的作业队。带着工具、车辆和牛马。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原本乱七八糟，横七竖八的田埂全部被铲除掉，改成了四四方方的大块方格田。原本简陋的土沟变成了纵横交错，灌排分开的渠道系统。

接着又赶来了成群的牛。这些牛牵引着巨大的铁木结构的农业机械——在柴油机和蒸汽机出现之前，美洲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畜力农业机械，每台机械少则四匹马，多侧有十几匹之多。路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大型的畜力农业机械——这里改成了用牛牵引。十几头牛一字排开在土地上拖着巨大的机械进行深耕的场面使得许多路过的路人驻足观望，久久不愿离去。

整个改造工地喧闹的就象一个马蜂窝，这样大规模的集中人力物力的进行农业生产的举动，让路大从心底里感到了震撼：

“这地还能这么种！”他嘀咕着。看见他家大儿子神气活现的正在站在田埂边，拿着个奇怪的东西在比比划划。小儿子拿着个木片，在上面写着什么。凑过头去一看，木片上用个大铁夹子夹着纸，上面写满了字和鬼画符一样的东西——他听人说过，这叫什么“大食数字”，是澳洲人用的数码。路大连中国人的数码都不认得，看到自己儿子居然娴熟的书写着，还不时和干活的工人嚷嚷着什么，心里有点甜滋滋的——小子们都出息了！可是也有点酸溜溜的，自己这个当爹的一点长进也没有……

他的感想没有多久，学田佃户的丁壮们就由路乙领着，全部被集中到百仞公社去了。在那里将对他们进行为期十五天的天地会种田培训。

参加培训班的不止学田里的佃户，还包括参加天地会种植推广计划的其他客户们。根据通知，每户至少来一人，最多来三人。来得多半地主自己和家里的壮劳力——小地主种地很多都是亲力亲为。符不二自己也带着家里的长工来学习了。

吴南海的课程重点推广常见作物的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这些农法都是经过长期实践被证明有效的做法。他早就发现临高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极低，很多在明代已经广泛采用的种植技术、农具在这里全部不见踪影。他曾经问过教谕，本地有没有卖农书的，教谕居然说这里根本就没有书坊。要买书最少也得去府城。至于古代的几部重要农书，大名鼎鼎如《齐民要术》连王赐这样的读书人都没听说过。

不用说21世纪的新式农业了，连17世纪的先进成果都没吸收。所以吴南海搞得教材以简单易学为宗旨，结合当时的先进农业技术，重点讲授水稻、小麦和红薯的种植技术。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显然，农业部门采取自己先种田，取得成绩之后再进行推广的策略

还是走对了，否则以吴南海上课时候的某些奇谈怪论，这些农民会相信他才怪。

吴南海一边上课一边拟订播种计划。他不准备给这些客户太多品种的新作物。实际上，他倾向于让他们变成单一作物种植农场。

水稻是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吴南海打算今年在这些客户的田地里推广矮脚抗倒伏水稻品种。根据本时空临高的积温水平逊于现代时空的气候特点，采用稻 - 稻 - 小麦的轮作方式。

小麦的产量虽然不高，但是相较于水稻，小麦在田间管理方面消耗的劳动力也少得多。另外一个因素是穿越集团里许多人喜欢面食，大伙都希望食堂里能隔三差五的做些包子馒头面条饼子之类群众喜闻乐见的食品。最后，海军期望未来能用烤制的饼干而不是奇怪的米饼作为航海用干粮。

其次是红薯。他准备在所有的客户旱田里都种植这种高产作物。以尽快起到示范推广作用，让更多的农户接受这种作物。能够大量的生产红薯，有了红薯就有了淀粉工业，有了淀粉工业就有现代食品工业。不管是淀粉工业还是食品工业，产生的下脚料都可以作为饲料。

有了饲料，养殖业的规模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养殖业中产生的牲畜粪便、厩肥还田为土壤提供充足的养分。

厩肥也叫圈肥、栏肥，是指以家畜粪尿为主，混以各种垫圈材料积制而成的肥料。此类肥料富含有机质和各种营养元素。各种畜粪尿中，以羊粪的氮、磷、钾含量高，猪、马粪次之，牛粪最低；排泄量则牛粪最多，猪、马粪次之，羊粪最少。垫圈材料有秸秆、杂草、落叶、泥炭和干土等。厩肥分圈内积制（将垫圈材料直接撒入圈内吸收粪尿）和圈外积制（将牲畜粪尿清出圈舍外与垫圈材料逐层堆积）。经嫌气分解腐熟。在积制期间，其化学组分受微生物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订单养殖的推广也在进行中。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叶雨茗与百仞城附近的若干农户签订了养殖协议，将雏鸡贷款给他们。

申请养鸡的人比预计中要踊跃。只需要20个鸡蛋就能换回一只鸡，而且以后的鸡蛋澳洲人还全包销，这其中的利益是颇具吸引力的。因为价值不大，对小农户来说即使是投机也冒得起这个风险。

雏鸡数量有限，第一批能领到鸡雏的只有二十户而已。其他的农户就只能先挂号排队等待了。叶雨茗认为这样也好：承诺的提供配方饲料的事情，因为蚯蚓养殖还没上规模，还不能完全落实，贸然的把规模扩大了，承诺的东西却供应不上会严重影响声誉。

叶雨茗将养殖户完全分开，基本上是采用每村一户的模式沿着文澜河两岸的主要农业区的村落铺开。以期达到较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他还准备未来以这些养殖户作为各村的农业科技传授点。

紧锣密鼓的推广工程之外，农业部还在这边搞高产田。吴南海一人难分两身，干脆把高产田的事情完全交托给了法石禄。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这样一来，计划中农药厂就变得无人问津了。吴南海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土农药厂和卫生部门合办，联合成立了农业药剂厂，除了制造土农药之外，还负责制造兽用药品。

十五天的培训结束之后，吴南海宣布大家可以各自回村准备农具田地了。对口下乡的“农技员”会很快就下乡来做具体指导。

众人原本就被上课的内容搞得稀里糊涂，因为多半都不识字，记不了笔记，正愁记不全，听说有人来上门指导，不禁发出一阵赞叹。

“上门的技术员不用支付报酬，这些都包含在你们的服务费里了。食宿由你们各家预备，伙食费由他们自理。”

听说这上门的技术员吃饭还自己付钱，众人都觉得过意不去。有人道：

“这可使不得，请个长工东家都得供饭，这饭钱就不用出了。”

“技术员一天吃三顿，每顿半斤米……”

“就是吃一斤我们也供得起啊。”

“每天有一只鸡，没有鸡有一条鱼也行了，一斤一条的那种，每天还得有一只鸡蛋……”

原本热烈的表示愿意免费提供伙食的人都不吱声了，只有加来那边的刘友仁说：

“没事，这点我家也供应得起。”

“刘财主你家当然供得起了。”有人在酸溜溜的说话。”

吴南海现在多少能听得懂一点临高话了，便对这表态“供得起”的人多看了几眼。只见此人不过三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穿着和当地的一般农民无二，只是衣服不破不缀，整齐干净，脚上是一双青布鞋，沾满了泥水。吴南海知道旧时的农民极少穿布鞋——在田间劳动极易磨损，平时多半是光脚或者穿草鞋。到城里办事会带双鞋子，进城的时候才穿上，出城再脱下。这样完全不爱惜鞋子的人必然是个有钱而且满不在乎的主。再看他腰里还插着一支湘妃竹的烟杆，坠着个白玉的坠子。

他随手翻看了下个人资料。刘友仁是加来村来得，自报有三百多亩土地。不过情报委员会的人告诉他，刘友仁其实不住在加来村，而是村外数里地的一个寨子。是典型的在乡间结寨自保的土豪。整个刘家寨的土地起码也有五六千亩。刘友仁参加天地会这一手大约算是投石问路。

第一百八十三节 巡回下乡

类似刘家寨这样的结寨的土围子在临高不少见，在当时的中国各地也很普遍。堡寨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应付官府，纳粮完税一分不少，但是官府也很难管到里面的事情。穿越集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刘家寨一样派出了代表，推选了联络员；交粮派丁，显得非常顺从。开始农村全面剿匪行动的时候，刘家堡却很客气的拒绝了工作队进驻，但是对剿匪工作很配合，不管是征调乡勇执行任务还是供给物资都是叱咤立办。负责进行剿匪的工作队和陆军都无可挑剔。

叱咤立办疑为咄嗟立办，音[duō jiē lì bàn]。咄嗟，一呼一诺之间，形容时间短。比喻马上就办到。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

但是这样的顺从并不能令穿越集团满意——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形式是对政权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力。虽然这些堡寨不会违碍任何统治者的要求，但也是毫无忠诚度的臣民，关起门来成一统。不管是土匪，官军还是他们这些人，一概都会应付，对维系地方稳定有它的积极作用。坏处就是一旦时势发生变化，翻脸比翻书还快，统治者很难将其视为稳定的后方基础。

“不把乡村的堡寨搞定，我们就是一战国大名。”文德嗣在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些堡寨主明着对我们百依百顺，暗中说说不定都勾结着土匪海盗和官府。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就会倒戈相向！”

战国大名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封建主。战国时期（1467——1590），各守护大名之间混战不已，一些在地方上拥有实权的幕府中、下级武士和国人领主，乘机扩充力量，形成了独立于幕府体制之外的大封建主，即战国大名。战国大名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励精图治，积极发展经济，渐渐发展成为一股统一的力量。比如，1573年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推翻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战国大名是由守护大名、国人领主和守护大名的家臣转化而来，对社会基层情况比较熟悉。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控制领国内的小领主和安定农民生活、保证农民从事农耕的起码条件，是巩固领国统治的两大基础。大多数战国大名，正是首先从这两方面着手治理领国的。战国大名在建国之初，对领国内的小领主，一般都采取渐进的控制政策，逐步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只要小领主表示服从统辖，则对其领有的土地、财产实行保护，对其原来拥有的一切权利不予剥夺。这就减少了战国大名与小领主之间的摩擦。战国大名站稳脚跟之后，才着手削弱或剥夺小领主的经济和军事实权，通过“家臣制”，制订战国家法等一系列措施加强控制。

现在这刘友仁既然亲自来学习，邬德当机立断，和吴南海商量，要派最得力的人进到刘家寨去搞农技指导、搞社会工作，从这方面打开突破口，逐步争取这些半独立性的乡村堡寨与穿越集团结盟。

“我们还为大家开设了农资商店，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一楼去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吴南海故作神秘道，“刚进了一批农具……”

参加培训的众人立马就从教室里走空了——临高的铁农具是稀缺物资，何况这是澳洲人的农具，澳洲人的东西一向以精巧好用著称，能搞到一件不但有用而且在乡党里大有面子。

天地会的农资商店就设在天地会的一楼，门朝大街，收拾的井井有条。里面陈列着各种农资用品。都是机械厂和木制品厂新近为了农业推广运动生产的。这里暂时还没有堪称“大杀器”的新鲜玩意。陈列的都是大家认得的东西。但是现代工业能力制造出来的产品在质量、外观和造

型上的优势还是让土著们流连忘返。

“同样是把锄头，怎么澳洲锄头看起来就这么秀气。”符不二感慨道。

“这么秀气，怕不经用吧？”有人怀疑道。

“不经用？澳洲人的东西好用耐操可是出了名的呀。”

“就是，你看这钢口，比城里李铁匠的锄头可好多了——他那个锄头，脆的要命！一会就崩口子了。”

“这个我要了，还有这个，这个——”

“不管了，我每样要一件，不三件吧。”这是财大气粗的。

也有没什么钱的，只好缩在后面看，满脸都是羡慕的神色，但是囊中羞涩，想来这么好的东西价钱也不会便宜——李铁匠粗制滥造的铁器都不便宜，更不用说这个了。

“这批农具的总量只有五十件，每户限购四件。每种一件。”叶雨茗说。

众人发出一阵可惜的叹息声。

“四件就四件，要多少银子？”

“不用银子。”叶雨茗说，“本店只收临高粮食流通券。”

这下大伙傻眼了，流通券这东西他们都知道，是澳洲人发的一种宝钞类的玩意。除了东门市和周边的一些地区之外没人用这个——一张纸当钱花，想着就不放心。

“用银子不成？”

“不成，只收流通券。”叶雨茗笑容可掬。

下面嘀咕了一阵，有人又提出要用银子兑换流通券。

“用银子不能兑换流通券，不过粮食可以。”叶雨茗说，“大伙到德隆粮行去办就是了，一大斤糙米可以换一元。”

当下就有人关照手下的长工和奴仆，赶紧回去取粮食上东门市去兑换流通券。银子不一定人人有，粮食对中小地主和富农来说就很充裕了。铁农具的价格并不便宜，农资商店定的价格从50元到100元不等。

对于那些一时间拿不出米来换流通券的人——比如路大他们，还有几个虽然是家里有些田地但是最近因为各种情况家中周转不灵的。早就等候在旁的粮行行长严茗马上就出来推销德隆的小额助农贷款业务了。为了充分考虑农民的能力和接受度，严茗设计的这种借款是无抵押的，按月计息，每月的利息是2%，秋收后一次性还本付息。

这样的利息大致和临高目前的农村借贷市场上的水平持平，处于中低档次。严茗认为这个利息对参加种植计划的种植户来说不会有太大的还款压力。

德隆借出去的是流通券，回收的也是流通券。贷款人如果手头没有流通券的话，就得先到德隆用粮食换成流通券再还贷。这种多一道手续的做法实际上是金融部门期望通过放贷来强制扩大流通券的流通。哪怕就是在土著手里待几分钟，也给了他们一种使用流通券的概念和信心。

严茗唾沫横飞不厌其烦的讲了大概五六分钟，下面的人还是没有反应。显然这突然冒出来的好事让大家有些不知所措。也没人敢出来第一个尝鲜——这个借钱可不比乡里乡亲之间的借贷，髡贼的钱是这么好借的？大伙都有这样的想法。

最后还是拗不过铁农具的诱惑，在严茗的再三保证之下，又有张有福作保，保证这里面绝对没有猫腻，加上穿越集团苦心经营，在临高总算有了点信誉，余下的人终于贷款了。把个严茗累得一头汗。

“小叶，你们这天地会真不容易。”严茗深有感触。

“其实好多了。毕竟我们有了点基础。毕竟这一年来，没有失信于民的地方。”

“要我说，还是花力气大搞集约化农庄好。”严茗看着自己收来的一堆刚按上手印的贷款文件，“那这么复杂，直接把这些农户地主都逼得破产了，再雇到农庄里当劳工。”

“你够狠！不过我们还是吃亏在人太少这方面了。农委会搞这个天地会计划，就是为了扶植一批私营的集约化农庄来承担农业生产，免得我们事事都要亲力亲为——我们只要掌握上层建筑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严茗点点头，“我有点理解执委会的思路了。”

符不二从学习班回来之后，亢奋的象什么一样。在学习班里他不但学了不少新式的农法，还参观了土著极少能够涉足的农庄——一句话大开眼界。

只是老婆再一次的给他添了烦恼。花了好几百斤米买回来的农具被老婆痛骂了整整一个多时辰，符不二一怒之下把老婆痛打一顿干脆不理她了。自顾自的关照人把家里的农具都收拾起来，耕牛洗刷喂精料，准备等农技员一到就大干一场。

他这样每天翘首以盼，终于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高产种子和农技员。当一个年轻的髡人独自一人背着个大包出现在村口的时候，美洋村全村都轰动起来了——髡贼还从来没到美洋村来过！年轻的姑娘都被叫回了家，符不二的长辈，村里的首富符有三干脆吓得装病躲了起来。

这个年轻的髡贼不知道自己惹起了这么大的骚动，一边咒骂着一边从田埂路上拔出糊满了黄泥的脚丫子。一双解放鞋已经被烂泥裹成了两个大泥团。他穿着一身标准式样的“澳洲服”：绿色对襟小褂，头戴后面挂着屁股帘的殖民地式藤胎竹皮铜盆凉帽。正是万里辉。

万里辉的日本总督的美好理想没实现——不但总督当不上，连自由自在的玩枪都没实现，给他配发了一支手枪作为防身用，但只配发了六发子弹。农场里倒是有配发sks-d半自动步枪，但是除了每个月的照例军

事集训的时候能打五发子弹之外就摸不着了。

万里辉和他拐骗来兄弟万里煌两个，到了农场当饲养员每天伺候动物不算，还要堆肥发酵的源源不断从各处运来的烂水果为蚯蚓准备饲料。从雷州每天都会运来一二船菠萝蜜，这种水果在徐闻几乎遍地都是，古代流通水平很差，大量的水果根本运不出去，堆在地里白白的腐烂，雷州糖业公司就派人贱价收购，一船一船的运到临高来。

这种淌着水发出腐烂的恶臭味的东西成筐成筐的运到农场，归两兄弟接收处理。每天处理这些东西，虽然有口罩，还是闹得万里辉走到哪里都觉得鼻前有股甜腻的臭味，连食欲都没有了。

听说天地会要指派他去当巡回农技员下乡，万里辉感动的差点哭了出来——总算可以不堆肥养蚯蚓了！

“兄弟，这饲养场就交给你了。”万里辉对戴着口罩，浑身散发着浓烈气味的兄弟郑重的说道，“这可是事关新农业的大事，你一定要干好，要为我们万家争光啊。以后日本总督府秘书长就是你的干活！”

说完这番冠冕堂皇的话之后，万里辉赶紧溜走了。

天地会的农技下乡采用的是巡回制，每个技术员负责五六个村子，每次在一个村子落脚几天，这样反复轮番进行，在整个生产阶段不中断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万里辉领了行装，这套装备是根据野外勘探部的建议配置的。针对饮水不洁的问题，万里辉的行李里装了制药厂自产的净水片和成包的漂白粉。卫生部给巡回农技员做了简易医药卫生培训，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里面有些基本的药物——包括润世堂最近出品的几种很受好评的中成药。

“你们农技员不仅是现代农业科技的传授者，现代科学的播种机，更是我们穿越伟业的宣传员！你们在绿区之外的每分每秒都要有这样的自觉！”

马千瞩在欢送巡回农技员下乡的宴会上发表了如是说。说得几个农技员很不是滋味——这tmd也太责任重大了吧？

巡回技术员要去的各村，差不多在以百仞城方圆四十公里之内的蓝区，经过不断的清剿和组织巡逻队进行常态的治安巡逻，这一区域已经变得相当的安全。内务委员会认为农技员单身下乡也不会有安全问题。无需专门派遣士兵进行护送。万里辉就这样独自一人来到了美洋村。巡逻队把他送到离村子五公里之外的地方，给他指点了方向，让他自己进村去了。

这区区五公里路走了他整整二个半小时，雨季的田埂路不但到处是泥水，而且极具粘性，走一步拔脚都要花费大力气。万里辉一向自诩为真正农民的儿子，但是17世纪的临高农村的状况还是让万里辉深感震惊，光这条不起眼的田间小路就显现出了这几百年来的差距有多么的巨大。

万里辉绝望的看着自己陷入黄泥的脚，脚上的靴子时刻都有脱离脚的可能性——丢失一双作战靴可是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万里辉使劲把脚拔了出来，干脆把鞋和袜都脱掉了。鞋子用鞋带系在一起，直接挂在了脖子上。

光着脚走泥路果然就舒服多了。万里辉从来没光脚走过路，现代时空即使在农村，地面上也不乏碎玻璃和锈铁片之类的残余物。

万里辉就以这样一副形象进了美洋村。

符不二所在的美洋村是文澜河畔散落的许多小村落中的一个，坐落在一个小土坡上。村子不大，四周种植着许多带刺的灌木作为防御盗匪的屏障，外面还有一道小河环绕。河上还有一座简单的吊桥。因为最近治安大为好转，原本在桥头站岗放哨的丁壮已经撤销了。只有妇女在那里的河埠上洗衣淘米。

这会妇女也不见了，只有符不二带着家养小子站在桥头迎候他这位“首长”——符不二除了是天地会的客户，还是本村的“联络员”，穿越乡下到美洋村照理就是归他接待的。远远地站着许多好奇的儿童和女子，不顾家人的劝阻在观望着，议论着他的装束和长相。

万里辉听着不时从女人堆里传来的笑声和议论声，脸不由得红了。这下女人们议论的更加起劲了。

万里辉和符不二客套了几句，跟着他往家里走。村里的房屋大多是竹篾墙稻草顶的屋子——穷人的居所。看得出这里有几户富户。村里的建筑布局很随意，因为全村总共才三十来户人家，人口不多也就不显得拥挤。脏水和垃圾满地都是，猪和鸡在泥地悠闲的转悠，时而在垃圾里翻找食物。

“这环境！”万里辉心里说，回忆着自己注射过的所以预防针和带着的药品。

“就是这里了。”符不二把他带到一座院落的大门前。符不二家算是村里条件较好的人家了。进去就是一个大院，正中是三间砖瓦的正房，两边有厢房。都是住人的。还有一处偏院用来养牲畜、堆农具和长工居住之用。

符不二把厢房打扫了一间出来供万里辉落脚休息。万里辉看整个环境还算干净，就决定在这里住下了。

刚打开大背包，就听正房里有女人在用临高话很快速的叽里呱啦高一阵低一阵的喊叫，接着又传来了杀猪般的尖叫和号哭声。万里辉一时摸不着头脑。

“这是家主在打老婆呢。”说话的是符不二家的家养丫头，叫符喜，十三四岁的一个半大女孩子，穿得挺破旧，但是很整洁的模样，留着两条乌黑的辫子。提着个茶壶进来。见了万里辉，先福了一个福。

“你会说普通话？”万里辉惊讶。符喜普通话说得不大标准，但是起码能交流。比自己那口临高人也未必听得明白的临高话要好多了。

“会一点，我在芳草地上学。”

“上学？你是国民学校的学生吧。”

“是，老爷送我去念的，”符喜一边帮着收拾他的行李，一边说，“老爷说你要来，家里没个懂普通话的人不行，就叫我回来了。”

“噢，等我走了你还去上学？”

“这个当然，国民学校比这里有意思多了，吃得好，又不脏。”女孩子撇了下嘴，“村里也就我们家还好一些。老爷去年当了俘虏回来之后就变得爱干净了。”

“你们老爷倒挺开通的，还肯送女孩子上学。”万里辉说。

“他舍不得让符庆、符祥两个人的劳力去罢了。就让我去学学认字，打算盘记账。还想让学纺纱什么的。”

符不二家里一共有四个家养小子，除了这三个，还有一个叫符富的，年龄要大些。开春穿越集团征壮丁的时候给符不二送去了。

“据说在保安团当兵。”符喜说，“当了兵心就野了，老爷原本指望着他的军饷呢，结果一文钱也没拿到，气得他直骂娘。”说道这里她噗嗤笑了，大约是觉得很痛快。

第一百八十四节 农技员万里辉

万里辉想这符不二还真是拥护穿越集团的典型人物呢，丁丁应该好好宣传宣传才对。眼见这女孩子个子挺高，皮肤虽然很黑，肌肤倒是很润泽的模样。不由得心里微微一动。没话找话的道：

“你们老爷的老婆刚才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

“当然不是好话。”符喜掩嘴一笑，“说你就是一长工罢了，家主给你住这么好的屋子是得了疯傻病。”

被人当成长工，万里辉也苦笑起来——说起来自己在农委会不也和长工一样。

“家主的老婆就这样。”符喜朝门外看了一眼，“老爷被她嘀咕的忍不住了就打老婆。嘻嘻。打得好。”

看来这符不二的老婆平时对待家养小子们大概也挺刻薄的。一点没同情她的意思。

“这是首长的行李？我来帮你整理。”

“哎，不用麻烦了……”

“没事。”符喜帮他打开行李，铺好睡袋，取出茶缸牙刷和毛巾一一放好，又从外面拿了一个新的白木盆来，倒了热水帮他绞毛巾擦脸。万里煌活了22岁，还没哪个女孩子对他如此照顾体贴，不由得受宠若惊，很不自在。

“知道你们都爱干净，”符喜抿嘴笑了，“衣服穿不了几天就要换。冲凉用得盆老爷吩咐人做去了，晚上就送来。”

正忙活着，符不二来到屋子里，只见他面色铁青，打老婆到底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体验，再说他老婆挨打归挨打，嘴上绝对不认输，于是符不二的先人们，不管他见过没见过的都受了辱。

另外，他对自己参加天地会的事情到现在还是觉得很不放心，深怕他老婆是个乌鸦嘴，坏事一说就准。

“万首长看这里还满意吗？”符不二勉强堆起笑容来。

“挺好，挺好。”万里煌见他面色不善，应对起来也小心些。

“倒茶来！”

“哎，马上就来。”

两人相对而坐却一言不发。符不二说不来普通话，万里辉的临高话也不行，只好等符喜送了茶来，才算正式开始交流。

符不二最关心的是种子问题，他看到万里煌就是单身背个大包——一百多亩水田的种子是不可能就这样背来得。

“符老爷您放心好了，我们天地会执行的统一育秧，统一配送。”

育秧是水稻种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涉及到温度管理，育秧底肥的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农委会的技术人员讨论后认为，在本时空临高积温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稻-稻-麦的轮作，就必须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就采用人工增温催芽育秧，等到气温达到要求之后马上插秧。人工增温育秧不是什么新技术，江南地区的农民很早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对肥料的要求也很高，为了保证秧苗的质量，天地会决定采用在农场育秧室统一育秧，然后集中配送地头的方式。不仅是育秧这个环节，在未来的多个农业生产环节里，还会有更多的类似的统一配送农资的方式。

符不二心想这澳洲佬还真是鬼，大约是防备着别人偷留他的种子。不过到收获的时候，满地都是稻谷，到时候你总是看不住了。

万里煌详细问了符不二家里几口人，几头牛，问得符不二心里直打鼓——这天地会不会是专门把各家的底细都调查清楚了再上门“杀猪”的吧？不过人已经上门来了，他也不便说谎，只好一五一十的将情况说了一下。

符不二家的土地完全是自家耕种，没有招佃的。种地的有符不二自己和他老婆，还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几个家养小子外加一个长工，农忙的时候再招几个短工。种得除了水稻，还有前几年才从大陆上传来的红薯，这是最大宗的两项，还有就是各种杂粮了：芝麻、花生、大豆、绿豆之类，再有就是园子地里的蔬菜，卖不出钱，主要是自己吃和喂猪用。

不管种什么地里的出息都很有限，不管是水稻还是红薯产量都不高。一家人连长工起五更，睡半夜，一年到头也不过是大家吃得饱饭外加稍有积蓄。这积蓄也得保存起来——临高属于小灾害不断的地方，旱涝、土匪，外加官府的浮收加派，符不二总觉得自己攒不起钱来。他曾经学着大陆上的人种过靛青，茜草，种过烟草，还尝试着种甘蔗。但是因为雇不起大陆上的把式当长工头，这些冒险全部都失败了。

浮收是正常缴纳之外的额外征收税赋；加派本指增加人数，这里是增加徭役。

d日之后靠着穿越众旺盛的好胃口，美洋村向全福菜行销售了大量的蔬菜、生猪、鸡鸭禽蛋，符不二的家业才稍微有了些起色。现在家里又添了一头牛。

万里辉又要去田地里看看，符不二见他毫无架子，到了之后喝了口水就要去田地里查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说今天时候不早了，外面又在下雨，还是歇息一天明日再去就是了。

万里辉看了下手表，才下午二点多，这就算天候不早了？坚持要求还是去看看再说。符不二无法，只好叫了长工头陪着万里辉去地里看看。

几个人一出门就成了一次游行。一群好奇的人远远得跟在他们身后，一路指指点点。在这样的偏僻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围观外人也是

传统的休闲方式。

符家的土地并不是连成一块的，因为这是符不二的太爷爷、爷爷、父亲和他自己四代人逐步通过开垦、收买和放高利贷的方式获得的，零零碎碎的分布在村子周围七八个地方。有少到只有一亩几分的菜地，也有几十亩的大水田——水田里头造水稻收割了不久，正空着等待二造插秧。

“要是土地能连成片就好了。”万里辉想，这样零碎分割的土地怎么搞得起农业现代化。他看了地里的作物，蹲在地头翻看了很久泥土。问符不二：

“这里施肥吗？”

“有施肥。”符不二说，肥料主要是自家的粪坑，猪圈里的厩肥。

“施豆饼吗？”

符不二说本地没有大豆榨油的习惯，榨油基本上是用芝麻和菜籽。剩下的籽饼一般都用来喂猪。



芝麻粕



菜籽粕

籽饼是芝麻、油菜籽等榨油后所成的饼块，可用作肥料等。芝麻、菜籽等榨油后所成的饼块，可用作肥料等。芝麻粕，也称芝麻渣是芝麻榨油后剩余的副产物，菜籽粕，也称菜籽饼是油菜籽榨油后的副产物。

“肥料不够。”万里辉摇头，你这地里肥料缺得也太厉害了，特别是缺氮肥。只要施肥就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符不二不知道什么叫氮肥，但是地里缺肥料地力不足他是知道的。就回答说：

“我也知道不够，可是肥料难找啊。”

古代没有化肥，全靠农家肥。农家肥听起来很环保很绿色很小资，但是其中的有效成分极少，1000斤人粪尿的氮含量才相当于25斤的硫酸铵。农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劳力和资金在收集肥料上面。对人口比较密集区域的农民来说积肥的来源很多，最方便的就是从城市里获取市民的粪便和生活垃圾。但是临高的城市人口极少，这方面能获得的肥料就很少了。

万里辉想起自己来之前，吴南海派人到处调查肥源的事情——看来农委会自己都搞不到足够的肥料。不知道南宝的褐煤开发情况怎么样了，产量能有多少。

看起来总得来说，符不二家的土地基本问题是土壤肥力损失较多。每年二造水稻种植，施肥量有限，又没有种植绿肥的习惯，造成土地持续性的低产。万里辉知道这在本地不算是个别现象，他们下乡调查的时候很少能发现庄稼长势良好的土地，缺少肥料是个相当主要的原因。



绿肥（**green manure**）是利用绿色植物体制成的肥料。种绿肥不仅是增辟肥源的有效方法，对改良土壤也有很大作用。但要充分发挥绿肥的增产作用，必须做到合理施用，包括适时收割或翻压，把握绿肥施用量，做好绿肥的综合利用。绿肥施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行分解，把有机态养分转变成无机态养分，供作物吸收利用。绿肥能为土壤提供丰富的养分。各种绿肥的幼嫩茎叶，含有丰富的养分，一旦在土壤中腐解，能大量地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氮、磷、钾、钙、镁和各种微量元素。每千公斤绿肥鲜草，一般可供出氮素**6.3公斤**，磷素**1.3公斤**，钾素**5公斤**，相当于**13.7公斤**尿素，**6公斤**过磷酸钙和**10公斤**硫酸钾。

符不二自己对此也很头疼，但是这问题不容易解决。有机肥料这东西肥力低，用量大，要能就地取材才好。如果太远了，农民花费的人力成本就不合算了。

万里辉把各处的土地、作物看过之后心里拟订了一个方案。

他向符不二提出，今年的水稻晚造面积减少一半，只在土壤肥情较好的田亩上播种，其他状态不佳的田亩上，排干水之后改种蚕豆。



蚕豆又称罗汉豆、胡豆、兰花豆等。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草本，高**30-100（120）**厘米。主根短粗，多须根，根瘤粉红色，密集。茎粗壮，直立。花期**4-5**月，果期**5-6**月。为粮食、蔬菜和饲料、绿肥兼用作物。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亚洲西南部至北非，相传西汉张骞自西域引入中原。

种植豆科作物的目的是为了固氮。水稻最需要的肥料就是氮肥。目前天地会没能力立刻提供大量的氮肥，只能采用这个方法增加土壤肥力。

收过蚕豆之后，他计划再种植一季苜蓿作为绿肥。苜蓿可以收割几茬，收下来的茎叶用作饲料或者堆肥用。余下的部分到春天翻耕直接压到泥土腐烂里增加有机质。这样一来，土壤的肥力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了。

符不二听说这农技员一来就要叫他抛荒一半土地种蚕豆，还要在冬季种草，不由得脑袋大摇特摇，说这样岂不是少了一半的收成。地力再差，总能有些收获，种了这许多的蚕豆给谁吃去？

“你种出来的蚕豆，我们都要。”

豆类现在是农委会迫切需求的农产品，不管是供应食堂、喂马还是加工成食品都有很大的用处。

符不二沉默不语。万里辉又和他说：天地会提供的稻种亩产翻倍是没事的，这些蚕豆不就是多出来的收益了么。产品的出路也不用担心——农委会收购。换到手的流通券又可以用来缴纳天地会服务费，是个没有风险的举措。

“啪嗒啪嗒”符不二只管抽了他的水烟，木着脸就是不说一句话。万里辉急了，大声道：

“政策你是懂得！我们穿越集团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你好好的思量了一下，对你只好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话收到了奇效。符不二有蹲过战俘营的经验，去年他在帐篷外面听里面过堂的时候，经常听见里面有人再声色厉疾说：“政策你是懂得”——若是哪个人“不懂”，就要被赶出来围着火堆无穷尽的转圈子，直到他“懂了”为止。

专政威逼之下符不二终于答应了他的方案，不过他声音微弱的提出个要求：天地会必须和他签个文书，保证收购他的全部蚕豆。

“没问题。你有多少我们收购多少。”万里辉满口答应。蚕豆无论是作为蔬菜还是充当精饲料在农委会都有很多用处，而且蚕豆的外壳又是极好的氮肥来源——在江南农村，旧时每到蚕豆上市的季节，农民都要进城去收蚕豆壳作为肥料。

这天晚上符不二和他老婆又打闹了一场，万里辉想这他老婆简直就是他的对头，什么事都和他唱反调。

第二天一早，符不二把全家人都集中起来。万里辉有幸看到了符不二的老婆，黑黑瘦瘦的一个中年妇人，穿着土布衣服——一点也不象传说中白白胖胖，浑身绫罗的地主婆。这地主婆用戒备怀疑乃至仇视的眼神看了一眼万里辉，把他瞧得汗毛直竖。

符家的三个子女看起来倒还友善，女孩子是长女，大约有十六七岁。和符喜一样梳着辫子，两个女孩子靠在一起，时而窃窃私语。两个男孩子大概有十几岁。他们的外表和穿着都和家养小子没什么差别。

万里辉和大家客套了几句，就开始布置工作任务。第一件任务就是堆肥。

“今天开始，除了翻耕整地的人，全部去准备肥料。”万里辉对符不二说。

“好。”符不二听说他有办法搞新得肥料来，自然高兴，他自己和长工去耕地，把符庆、符祥、符喜还有自己的三个孩子拨给万里辉使用。

万里辉带着六个半大孩子去村外去割草，美洋村外的大片荒地上长满了各种野草，葱葱茏茏的。众人不知道他割草作甚，因为本地不养

羊，若是打猪草数量又嫌太多。万里辉关照大家：打草越多越好，要尽量收割那些颜色鲜绿，多汁柔软的茎叶。割草对这些半大孩子来说是最常干的工作，各人把新磨过的镰刀拿出来，一会就割掉了一大片。万里辉注意到两个女孩子手脚很快，但是常常会停下来在地里搜寻什么。他好奇的凑过去一看，原来割草的同时她们还在打野菜，身边的藤筐里已经积攒了小半筐。万里辉暗暗纳罕，这地主家明明自己有菜园子，女孩子还打野菜，这也太抠门了吧。难怪小说里说地主都是抠老财。

割完草他自己带着符不大的大儿子符二银和符喜到村外的小河边，万里辉仔细的看着这条小河，这条小河既是美洋村的生活用水来源，又是排泄污水的下水道。水色发青绿，河岸边芦苇丛生，还散发着一股股的臭气。

“这河好臭！”万里辉皱了下眉头。照理来说古代的河污染不大严重，不该这么臭得。不过现在他需要的却是越臭越好，要是清澈见底的小河对他来说就没用处了。

照他的吩咐从场院里取来了粪勺、藤筐、木铎、铁锹和木棍子，还有绳索。叫大家用粪勺和加长了手柄的铁铲从河底捞取河泥和水草。这种新奇的活动引来了不少围观者——捞河泥堆肥在本地是无人知道的。

乌黑发臭的河泥和水草被堆在河岸上，稍去除些水分之后就被丢到筐子里，一担一担的挑到符不二家的地头上。万里辉对古人的吃苦耐劳有了充分的认识，符不二的大女儿符一金和符喜两个，挑的担子一点不比几个男孩子少。而他们的担子，万里辉自己是绝对挑不动的。

“好，我们下一步是搞卫生。”万里辉说着，把符不二家所有的扫帚都拿了出来，每人还给了个大筐子。

“大家到村里去，只要看到街上路边空地有垃圾的，除了碎砖瓦陶片什么的不要，其他都捡到筐子里，带回到地头来。”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这澳洲人打得什么算盘，扫村子里的地做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也能做肥料吗？

于是这群半大孩子就在万里辉的指挥下在全村扫垃圾捡垃圾，引起了全村的极大轰动。这澳洲人爱干净的名气果然不是盖得！符不二家在大伙的心目中已经是干净的过分了，这澳洲小伙子居然还在村里打扫。也有人说刻薄的笑话取笑符不二：不好好种田，平白无故闹个爹回来在家里指手划脚。也有人觉得澳洲人热心公益的。

万里辉早就注意到，村里的垃圾很多，路边的空地上的几乎到处都有垃圾堆里，有的则干脆就丢在路上。这些垃圾直接做肥料是不行的，但是经过堆肥腐熟之后就能成为不错的农田底肥。

从全村收集来得各种垃圾很快就堆满了筐子：修缮屋顶换下来的稻草、各种鸡鸭羽毛、丢在外面的破篮子、坏掉的草鞋、散了架的木盆……

“万首长，这些东西是当肥料吗？”符喜终于忍不住问。

“没错。”

符喜没有继续问下去，万里辉自告奋勇的开始给她讲解什么是有机质，什么是细菌分解，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当肥料……尽可能的把肥料的原理灌输了一遍给符喜。倒不是他有很强的培养下一代的精神，而是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的和符喜说话，同时收获女孩子眼神中的无限崇拜之情。

第一百八十五节 符不二一家

有女孩子崇拜自然不错，但是活还是要干得。经过一整天的折腾在符不二的地头上已经堆积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堆肥原料。

万里辉搞堆肥发酵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他指挥大家把清扫来的乱七八糟的垃圾捣碎，和捞起来的河泥、水草，割来的青草混在一起，又掺合上从符不二家茅房里取来的十多桶粪尿，全部混合在一起，堆成堆，外面再用泥土封闭成堆。平时只要加以翻动保持有足够的水分，六七个月之后堆肥就能用了——正赶上第二年的春耕的时候施底肥。

“堆肥里要保持充分的水分，否则不容易腐熟。”万里辉把技术要领一一说给符喜听：堆肥开始的时候要堆得松，等到堆肥的温度上来之后要堆得紧。还要时刻检测堆肥里的含水量，他教她一种简单的办法用一根干燥的木棍捅进堆肥深处，稍停一会取出来的时候棍子是湿润的就说明水分是正好的，否则就要洒水保湿。

“……但是水也不能太多了，要是看到堆肥下面有深色的臭水流出来，就说明水太多了。”

现在的临高是雨季，几乎每二三天就会下雨，万里辉要他们取来竹竿和稻草，给堆肥架设遮雨棚。

符不二家的一系列举动成了村人长时间的饭后话资。而符不二也对他的做法将信将疑，但是不敢公然置疑，只是每天带着长工和儿子去准备插秧的水田里泡田、翻土、施底肥、修缮沟渠。同时等待天地会把秧苗送来。

秧苗的用量订单已经根据万里辉上报的播种面积拨了下来，这天从临高来了支独轮车运输队，用的是车辆厂的新型独轮泛用型农用手推车“紫电”。紫电式独轮手推车是李赤骑和江牧之两个根据临高的道路条件，参照多种现代独轮手推车款式，再结合本身的工业能力制造出来的。在田埂土路上的通过性强，承载力大。

车子上是一箱一箱的稻秧。符不二听说稻秧来了赶紧放下手头的活计去看。他马上就被装载浅盘木盒里的稻秧吸引住了——这就说传说中的一亩能收五六百斤的稻子吗？

不过，数量未免太少了些！他估算了下，这些秧苗连100亩地都种不上，最多也只能种个六七十亩。这未免太欺人太甚了！他符不二想水田全种上天地会不肯；答应只种一半，这稻秧却明显给得不足量！

万里辉被跑到他面前激动的大喊大叫的符不二吓了一跳，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好面带微笑的等符喜来翻译才知道他的意见。

“秧苗不够？”万里辉想这不大可能，赶紧跑过去看了看装秧苗托盘的箱子，这些秧苗都是大穗型非紧凑型的品种，而且秧苗健壮，根系发达——他明白了。

“是这样啊，”万里辉笑道，“你和你老爷说，稻秧多不等于高产——

看着吧。”

运输队的领队江牧之送来了叶雨茗的一封信，信里果然是要他在符不二这里搞水稻稀植技术的推广。

“啥？种得少反而能收得多？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看着符不二将信将疑的神情，万里辉知道在没有看到最终结果之前，他是不会相信什么“稀植”之类的水稻种植技术的。

水稻稀植顾名思义：就是在水稻插秧的时候，适当减少每亩的秧苗株数。目的是改善田间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水稻分蘖能力较强的优势，协调个体与群体生长矛盾，增强植株抗逆能力，增加产量；同时降低水稻生产成本。



分蘖，音[fēn niè]，小麦、水稻等植物在地面以下或接近地面处所发生的分枝，产生于比较膨大而贮有丰富养料的分蘖节上。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多级（第三级、第四级）分蘖。

采用稀植之后，可以大大减少每亩的秧苗需求量，节约育苗的工时、种子、肥料和育苗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在插秧的时候，由于每亩地的秧苗少了，对人工的需求也大为减少——在明代海南这样的缺少劳动力的地方尤其适合。每亩农田用工减少，能够使得争取到更多的农时，充分利用临高的水热资源。

另外，稀播能使得水稻在生长中长成较为理想的株体形态，形成大穗。抽穗后绿叶面积大，受光姿态好，增加粒重。促成穗、粒、重兼顾的丰产结构，一般情况下增产可达5-10%。

水稻稀植是一种极有技术含量的农业技术，对田间管理的要求水平

很高。所以这次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采用稀植法，叶雨茗等人商量下来，最后只选中了符不二家作为试点。毕竟农技员里对让水稻种植最有经验的万里辉在这里进行指导。

为了确保稀植成功，叶雨茗在信里要他在符不二家多待一段时间，要确保他们掌握水稻稀植技术。

“稀植是挺好，不过——”万里辉疑惑的看着江牧之，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把自己的意思传回到天地会去，“这可需要大量的肥料啊——靠农家肥不够。”

稀植并不是万有灵药，也不是简单的减少插秧的株数和加大间隔就完事了。一般来说是‘肥田靠发，瘦田靠插’。也就是对于土质比较瘠薄、肥力很差的地块，应适当增加插秧密度以增加每亩有效穗数。而以土质很肥沃或施肥较多的田块，应适当稀植。符不二家的水稻田肥力普遍较差。地力勉强还过得去水田的只占到一半，搞稀植肥料不够反而比密植差。

“这个你不用担心了，”江牧之说，“鄆委员从南宝已经征发了十几吨的褐煤到了百仞城。从东沙岛又运回了二船鸟粪石。应该是够了吧？”

江牧之还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在县城外的一个地块上，勘探队发现了泥炭田。泥炭作为燃料和肥料都很适用。而且胜在离开百仞城很近。现在外商部正在着手和地主谈判，准备把地买下来开采。



泥炭，又称为草炭、泥炭土、黑土、泥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煤，也是腐殖煤系列最原始的状态。泥炭是在泥炭沼泽中堆积形成的，是沼泽在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沼泽地形的特征之一。在泥炭上覆着的沉积物的压力及进一步菌解条件下，经过压紧和脱水，泥炭变得更加坚固，成为褐煤，再继续受到地下温度和压力作用时，经煤化作用形成烟煤或无烟煤（当然煤化过程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百仞到南宝的公路还有一周就彻底打通了，我们车辆厂在日

夜赶工运煤的牛车，公路一通，褐煤还不是滚滚而来，别说你这里一二百亩的地，全县估计都够用了。”江牧之说得兴致勃勃。

“这么说肥料厂指日可待——”

“没错，实际上已经是开工了吧。听叶雨茗说最近正在搞土建。估计快了。”

“这可太好了。”万里辉想，早知道这样我还费那么大力气搞什么堆肥啊！

“对了，叶雨茗托我给你捎个话：最近本地有零星土匪分子流窜的迹象。巡逻队正在加强巡查的力度，要你注意人身安全——”

“靠！”万里辉发出一声咒骂，“老子在这里孤身一人，连轮班放哨的人都没有，怎么注意安全？”

“你带枪了吗？”

“有啊，出差人员标配。”万里辉亮出一支史密斯·韦森的9mm左轮枪，“不过只有六发子弹。”

“这里有一盒。”江牧之从包里掏出一个纸盒子，是24发的包装，“还有这个——”他又拿出一捆纸卷起来的长长的棒状物。下面有个尖尖的竹签。

“信号火箭。”

这种火箭是以林深河为首的第二兵器设计小组搞无控火箭弹的时候的副产品，纸筒卷成的信号火箭采用点火发射，射高可达200米。没有降落伞设计，就是靠白天拉黑烟，晚上起火光来报警，所以信号延续的时间不长。不过距美洋村几公里之外就是巡逻队的固定巡逻路线，一旦发现求救信号就会及时赶来。用处不大，聊胜于无而已。

“等我把它插在地上再点火，估计脑袋都被砍下来了。还是打我的小灵通好了。”这里已经出了小灵通覆盖区域边缘了，受惠于本时空干净的无线电环境和没有高层建筑，小灵通的通话距离比现代时空要远一些。万里辉的手机有时能接通有时不能接通。

他嘀咕着拿了过来，一看足足有六支。

“最近是雨季容易受潮。多给你几支。”这话反而让万里辉的感觉更糟糕了。

看着运输队在田埂上渐行渐远，天空中又开始下起雨来。村外的田野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影，远处是灰蒙蒙的天空和群山……万里辉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孤独，这天地间似乎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而已——那些小说里孤身穿越到异时空的人真得能够忍受这样的孤独吗？他好歹还有能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五百个伙伴。

在经过一番争执之后，符不二绝望的按照万里辉的指示采取了稀植插秧。

水田里稀稀拉拉的秧苗立刻成了全村的笑柄。几个好心的族人和亲戚都来劝说：种田的事情，千百年来就这么传下来的，他澳洲人凭什么随便改？就说他在百仞那边种得好，也不说明这里也能种好，别光听人家蛊惑，白白的丢了一年的收成！还有人暗示澳洲人种地高产是有“妖术”。

几天下来，符不二的眼睛都陷进去了，为了避免再次被老婆罗唆，他干脆一回家就打老婆，省下了吵架的力气。符喜每次来给万里辉送饭的时候都笑吟吟，看来这很称她的愿。

“你们老爷为什么总打老婆啊？”万里辉对最近每天都在闹的家务事感到迷惑。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情。”符喜小声说。

“我？我吃饭可都是给钱的。”

“哈哈，哪里是为了吃饭的事情。”符喜笑了起来，“为了种地事情……”

说着便把村里最近的风言风语都说给他听，万里辉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肃性。他读杂书虽然不算多，但是也知道文明未必战胜愚昧，改革总会有保守力量的反对，如果不采取措施争取符家人对自己的支持，恐怕会出现“人走政息”的局面。天地会的农业推广可就白费了。

为了给符家人打气，万里辉吃完晚饭之后，和符家人一样，坐在院子里扇扇子喝几口枯草茶说说话。顺便要练练自己的临高话——不能指望跑到哪里都能有懂普通话的土著帮忙。

一开始大家挺拘谨的，不太敢说话，几天下来觉得这万首长人挺和气，又有许多奇闻轶事可以听。问他什么，他都尽量解释给他们听。渐渐的就都愿意多说话了——除了符不二的老婆。她还是拒绝和万里辉照面交流。

没两三天，万里辉就把符不二家的底细都摸了个清楚：

总得来来，符不二这种小地主还算是很用心经营的，这种从农民慢慢发家上来的小地主们大多能干勤俭，而且有一定的头脑和农业种植技术。

比如他就比本地的一般农户更注意收集肥料。万里辉不止一次看到当地农民因为嫌臭把粪便丢到河里、弃之野外的，这种事情对农家出身的万里辉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符不二的收成要比一般的农户好一些，他种的水稻，亩产大概在三百斤上下。

如果单靠水稻的话，这一大家子是养活不起的，更不用说排上村里的二号有钱人了——要知道头号富人符有三家里可是有田将近八百亩的。牛也比他多几头。符不二能混到今天靠得是一代一代人的苦心经营。

符家虽然没什么钱，却养了四个家养小子，三男一女。他不用长工

短工，专用这样的毛孩子。家养小子是一次性投资，买回来之后只要给饭吃就行了。虽然好些年都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干副业，年龄大的在田里帮忙，年龄小的养鸭子、喂猪，女孩子帮着他老婆给全家做饭。相对来说也比较省粮食——更要紧的是长工来说更听话。

他的主要副业是养鸭子——本地是消费不了这许多鸭子的，他专程到府城去找到了一家鸡鸭行，说定每三个月来他这里收购一次鸭子。养鸭子不费饲料，也不需要很多劳动力，还能得鸭蛋。卖鸭子的利润并不丰厚——琼山县的商人欺负起这样的“乡下人”也是毫不留情的，但是比起当地的农民来，他就有了相对灵活的“现金”掌握在手里，偶然还给本村的人放放债，利息不高，但是要用土地、农具、耕牛做抵押，这样差不多就是稳赚不赔的。要是对方倒了账，能否并他的土地就更好了。符不二从来不把地佃给人家种，在他看来，自己种能收三百多斤，别人种收二百来斤，就算东六佃四他也不合算。

倒了账就是倒闭、破产的意思。

除此之外就是节约了。万里辉以前只在小说里看到农村吝啬鬼财主的故事，没想到自己就到了这么个财主身边。符家只有在农忙双抢的时候才供应三顿饭，平时只有二顿不说，还是一干一稀。早晨吃干饭，这样有力气下地干活，晚上吃稀饭——反正就要睡觉了，睡着了就不饿了。

吃饭是完全一视同仁，不管是老爷自己还是家养小子、长工，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大锅饭，大锅菜。米饭或者粥里照例有南瓜或者红薯掺合着。肉、蛋、鱼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的——那都是要卖钱的。偶然有卖不掉的鸭蛋就用盐泥腌起来吃咸蛋——当然要咸得简直没法入口才会吃，为得能更好的下饭。只有农忙的时候，才会有肉或者鱼吃，再加一顿红薯干饭。

万里辉的是单独起伙食，由符喜给他做，他按协议上的价格付钱。天地会给他每天的伙食费是5元。在符家和美洋村所有的人看来，万里辉吃得简直比皇帝都好：顿顿是不掺任何杂粮的干饭，有鱼或者鸡鸭肉，一点蔬菜。符喜还经常用鸭蛋给他做菜吃。这种待遇，让村里几个老人看了都说澳洲人这样穷奢极侈，早晚要败落下来，子弟有羡慕的，还被深刻教育：若不是他们败家，怎么会千里迢迢跑到这个穷乡僻壤来？

但是万里辉却不觉得自己的待遇有多好。第一吃饭他就不大习惯。在农场吃得是胚芽米——糙米去掉糠，保留胚芽的中级加工品，比商品白米要粗一些——本来就觉得很不是适应，到这里干脆吃糙米就更不适应了。每顿一盆干饭总要剩下不少。每次收完碗盘的时候，万里辉就会看到符不二的娘子眼都不眨的注视着符喜把残羹剩饭送到厨房里才完事。

“这刻薄的老太婆！”万里辉骂道。符不二的娘子迄今都没有好脸色给他看——比起对时局发展比较敏感的男人来说，女人在这方面大约一贯比较迟钝。

“哼，她呀，恨不得大家顿顿吃糠咽菜，把米都留下呢。”符喜小声说，“她说你是个骗子，骗得老爷没了主意，尽糟蹋田地庄稼，生生要把她这一家子给毁了好收符家的地。还说你是男狐狸精，把全家人都迷得五迷三道的。”说着嘻嘻的笑了。

“男狐狸精？”万里辉郁闷的想老子也不是那种可以贡献菊花的粉妆玉琢小正太啊，怎么给赏了这么个称号？

“是呀，她昨晚还和一金姐姐还吵架了，把一金姐姐给打哭了。”符喜故作神秘道，“知道为啥？”

第一百八十六节 利益问题

“不知道——”万里辉想难道那十五六岁的农村大妞看上我了？符不二要提出把女儿嫁给他怎么办？是答应还是不答应，说起来执委会好像没规定过可不可以娶土著女子，说起来这符一金模样倒还可以，就是黑点，不过在本时空的话肯定是处女吧……

“想什么呢？”符喜的声音把万里辉的发散性思维打断了，“一金姐姐就是说你干活很卖力，又教大家很多东西，不是个骗子。”

“是这样啊。”万里辉略觉失望，不过这说明自己的策略还算成功，现在符家上下对他的信任度不错。

于是他愈发拉拢符家的家养小子和子女，知道他们平日里吃得不好就每顿把剩余的米饭都留下了用荷叶包上，等符喜收过碗筷之后才找机会把饭给她，平日在田间休息的时候还常把自己背包里带来的干粮什么的分给大家。在他的着力笼络之下，万里辉在符家的声望日渐增长，做什么都很顺手。

但是符不二的态度对他的态度还是若即若离，虽然一点不违碍他的意见，但是这种穿越集团威慑出来的效果在他离开之后还能不能延续他可不大有信心。

万里辉想，关键还是要投其所好。现在符不二最缺得是什么？自然是钱——符家并不是在等钱用，但是他对占有更多的钱似乎有着一种相当痴迷的嗜好。他知道符不二几次尝试种植经济作物，现在还养鸭子，说明他对金钱有很大的渴望。有次晚上乘凉的时候，符不二就鼓起勇气向他提出，要他帮忙把符富的军饷给弄回来。

“首长你不知道：符富是我的家养小子，他打小吃得穿得都是我给得，我养他到了十八九岁，等于就是他爹。现在他当了兵，月饷却一文也不拿回来！这可是一两银子一个月呀！一两银子呀！”

想起符不二提到银子时候愤懑的表情，万里辉想这就是他的弱点。种水稻的效果要到秋天才看得出来，眼下能帮他搞些什么创收呢？

让他供应蔬菜和鸭子给穿越集团？现在他已经在供应了，全福菜行的业务员每周都会驾着牛车到村子里来收购蔬菜、生猪和鸡鸭禽蛋。

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万里辉想了一晚上都没想出来。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没法快速的产生效益。他倒是想过帮符不二搞蚕桑业，这对他来说是比较了解的，但是本地桑树很少，如果要等种桑树之后才能养蚕——这时间恐怕也太久了。

看来要快速致富，还得是靠工商业啊。万里辉得出了前人无数次得出的结论。

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看看符不二家的二造水稻插秧基本结束，田间管理的一些要点要都讲授过了，才启程回农场去。准备稍事休息几天。

万里辉回到农场先撰写了关于客户的经济、人口、思想动态的报告，又参加了巡视员下乡的指导情况的汇报会，会后他直接去了总参谋部。

原本万里辉想找马千瞩的，但是他不在。转悠了半天之后他找到一个人问：“政治思想工作归谁管？”

于是他来到了“政治处”。魏爱文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新兵谈话，万里辉只好在门口坐了一会，门虽然是关上的，但是他居然听见里面有男人隐隐约约的哭泣声。这家伙在干什么？是在体罚士兵，还是搞什么其他……

正在胡思乱想，门开来，出来了二个佩戴着教育兵军衔的年轻人。虽然眼睛红红的，面上却有一种放松的神情。

万里辉抬脚就进了政治处办公室。还没等站定，就听到有人在喊了：

“哪个分队的，怎么不签名登记报告就自己进来了？还有没有纪律性！”

说话的是个半大孩子，穿着件陆军制服，一脸严肃的望着他，手势很坚决的要请他出去。

“什么？！”万里辉差点把鼻子都气歪了——老子在农场里堆肥，在乡下冒着遭遇土匪的危险捞河泥、在田地里插秧，你们一个个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还闹起特权阶层的那套了。

“哎，哎，这位是首长——”魏爱文虽然不认识万里辉，但是知道此人是穿越众，眼看他面色不善，赶紧过来打圆场。

“首长也不行，政治部办公室非召请莫入，求见必须登记……”这小孩子倒是很有骨气，根本不把万里辉放在眼里。

“这位和我预约过，你先出去吧。”魏爱文赶紧把这一丝不苟的小士官生推出门外，把门关上，才回过头来问：

“您是？”

万里辉眼见眼前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模样，穿着一身元年式陆军军装，熨烫的很是平整。佩戴着德式军官武装带，皮靴擦得锃亮。心里顿时大起反感：

“你这里是军事要地，我还是先出去登记一下比较好。”

“没有的事！”魏爱文赶紧说，“我是魏爱文，您是——”

“我是农委会的万里辉。”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有点事情，原本想找督公谈谈，他不在就直接找你吧——好歹也算是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

“陆军应该有个士兵叫符富……”说着他把符家的情况说了下，又把符不二想要军饷的事情提了。希望政治部能不能在居中协调下，让符富

每个月拿一点军饷回家。

“不用多，有个几百钱意思意思就行……”

“这事情没道理。”魏爱文不以为然，“符不二是他的主子，又不是他爹——连养父都不算，根本就是主奴关系。现在符富既然是我们的战士，就不再是他的奴才。他要求占有部份军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是符不二现在觉得很吃亏，因为符富是他养大的，现在他在我们这里当兵，他少了个劳动力不算，还得不到一点收益，这样恐怕不大合适吧。”

“入伍的时候应该给过二百公斤的米作为安家费了。这地主可够贪心的！”魏爱文对此表示鄙视。

“贪心是肯定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满足一下他。”万里辉说，“能争取对方的好感度，对天地会的推广计划很有用。”

“不行，不行。”魏爱文直摇头，“士兵把不把军饷汇给家里人，这是他的个人自由。我们无权干涉。”

“所以才要请你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不是政治处吗……”

魏爱文对这事很是反感，忽然他起了疑心：这个万里辉这么起劲的为符不二这个地主拼命的争取利益。难不成在下乡的时候收了什么贿赂？不过这符地主连每月一两银子的军饷都要打主意，恐怕是拿不出什么钱来的，那就是——

“性贿赂”这个词忽然跳入了他的脑海。没错，肯定是这样。古代社会女人没地位，肯定是拿女儿当礼物拉关系……魏爱文的想象力立刻开始奔驰：万里辉在地主家的大厅里大吃大喝，地主家的女儿出来劝酒，然后……

想到这里，他的口气不由得硬了起来：“替奴隶主说话这种思想政治工作可不是我们政治处的工作。”

“你！”万里辉差点跳起来看，但是一想魏爱文的话说得也占理。不由放缓了口气，恳求道：“这事的确不大合理，但是对我们的工作开展有帮助。”

“我看不出有什么用处——”魏爱文硬邦邦的回答。

“你不了解这里面的问题！”

“不就是个贪心的地主吗？”

“不是这样简单！”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声音不由自主的大了起来，门外的士官生赶紧开门进来。

“出去，不用进来！”魏爱文生怕士官生情急之下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自己可就要背黑锅了。

“大家和气一点，不要吵架么。”门外传来了邬德的声音。

邬德是到陆军部来协调劳动力调用的。军队目前是邬德主管的劳动力分配部门的最常用的有组织劳动力。

“你来得正好，来评评理把。”魏爱文赶紧把他拉了进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万里辉也把符家的情况和他的想法说了一遍。

邬德笑了：“小万你倒是很热心。不过这事情的确棘手。”

“棘手什么？根本就不该管。”魏爱文气鼓鼓的说，“为了博取一个地主的所谓‘好感’，逼战士把军饷汇给奴隶主？我们成什么人了！地主家的狗腿子？”

“好了，好了，不要上纲上线。”邬德把手往下面按按，“这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以后类似事情可能会遇到不少。”

大明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奴婢制度是广泛存在的。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越是深入，接触的人群越广泛，就越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要我看，根本不承认这种奴婢制度就好……”

“不承认当然是最简单的。但是别忘记移民可都是穿越集团的的契约奴——我们是奴隶主。既然要利用这种奴婢制度为自己服务，就得一视同仁。不能只许我们防火，不许人家点灯。”

“好吧，”魏爱文放缓了口气，“你说该怎么办把，不过我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

“既然我们要承认奴婢制度，那么符不二提出的要求就是有他的合理性的——符富是他的家奴。让他来当兵，剥削他的军饷作为收入，和让符富无偿为他干活，剥削他的劳动是一码事。”

“这不能算一码事吧，当兵的风险高，弄不好就会残废会送命。这和种地打杂不是一回事。”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吧。只不过回报被他的主人拿走了，他就沦为牲口工具一样的地位了。现在符富不肯把军饷汇回去说明他已经有反抗的自觉，不是逆来顺受的了。”

“我们怎么处理这事情呢？”

“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当然符不二也没法子——他虽然对此不满，也未必见得就会影响天地会的推广……”

万里辉刚想提出异议，被邬德阻住了话头：

“小万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事属于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能帮到符不二搞到符富的军饷，他自然对你更加信服，以后做工作就更容易；要是根本不理他，他也不见得就此对我们起反感，影响到天地会的推广——利益的大头和小头他还是能分清的。”

“村子里的反对声很大，还有许多流言蜚语……”

“你就算帮他搞到了符富的军饷，也消除不了流言蜚语不是？你是想用这件事来对符不二对你的信任度——想法不错，但是你要考虑得全面些，”邬德点着了一支烟，“政治部出面做符富的工作，当然是做得通的。但是符富会怎么想呢？肯定会觉得我们偏着有钱人——毕竟在流血流汗的人是他，而不是符不二。再说了，他们是家主和家奴之间的关系，符不二觉得他对符富有养育之恩，符富说不定觉得自己是从小被虐待被剥削而满怀仇恨呢。”

“啊，对——”万里辉想这自己的确没想过。

“所谓屁股坐在哪里，就为谁说话。现在符不二这样的地主，我们要拉拢，符富这样的贫苦百姓，则是我们的基本力量。”

“你的意思是两不得罪……”

“呵呵，我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用去理睬符不二。”邬德笑了，“理由我前面已经说了——符不二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好处远大于那一点军饷，你就装没听见好了。至于以后怎么处理，我们会再拿一个方案出来。”

“我明白了。”万里辉点头离开了。

这件事情也提醒了邬德以后类似的问题恐怕会越来越多。他们既然选择要暂时背着这个历史包袱，就得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小魏，你调查一下：军队里目前的是奴婢身份的士兵有多少，都是什么情况，是逃奴还是家主送来的——我看各村送来的壮丁里，类似符富这样的人恐怕不少。”

“这个有政审表，我马上让电脑中心统计一下。”——为了节约电脑配件的使用寿命，各部门的配备的电脑数量大量缩减，除了个别部门和少数人的办公室之外，采取了每个部门设有自己的电脑中心集中处理各项事务的方式。

电脑中心很快就来了回复，根据政审表的登记，士兵中登记为临高某家的奴婢的有三十多人。登记为逃奴出身的更多，足有三四百号。

“政审表上的资料还不一定能完全体现情况。有人可能隐瞒历史。你还是让班长们仔细调查一下比较妥当——不要闹得太正式把人吓唬住了。”

嘱咐完，他去找了马千瞩，把这问题和他谈了谈，希望能找一个方案出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阿德，说起来这事情的确要想想了，”马千瞩说，“以后和本时空的土著交往越来越多，必须有个正式的文件来规范行为。除了你说得奴婢问题，还有收养、收徒弟，另外有人也到执委会来问过娶土著的老婆需要什么手续。”

其实还有人问过是不是自己可以买个奴婢使唤——雷州的常师德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文澜河两岸，引起了宅男们的艳慕。既然等不到福

利分女人，自己买一个总不错吧？忽然买丫鬟成了最近大家热衷的话题。

邬德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他家里的初雨到现在还是“妾身未分明”，继续顶着“公社秘书”的头衔。

“干脆制定个法律吧——《与土著关系法》？把和土著之间的各种关系、权利义务、发生纠纷的时候如何处置都用法律条文的形势固定下来。可以关照司法所来搞。”

“就交给马甲去搞好了，他不是喜欢搞法律条款么。法学俱乐部，啧啧。”

“这个法律没有现成的书可抄，可以先稿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怎么指导呢？马千瞩想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千头万绪，涉及到许多方面。一时间要理出个头绪来不大容易。他叫人把马甲请来咨询他的意见——他最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场的咖啡馆，法学俱乐部的法学家们用这里当办公场所。

马甲听了他们的情况介绍说道：“马上要搞个成文法有难度，我看暂时就采取范例的形势好了。范例使用起来灵活，而且可以随时修改增删。”

把穿越集团到目前为之遇到的各种和土著打交道时候遇到的交涉事件做个列表，再把当时的具体处理方式、参考意见一一写明，然后再写上执委会的指导意见。这样用起来只要查范例就可以。比起晦涩的法律条文来说要简单明了。

“就说眼下军队里奴婢问题，”邬德把今天的事情向他说了一遍，“这样的事情很有典型性：家主把奴婢送来当兵，还要拿他的军饷。我们该站在哪一边呢？调查了一下：军队里有是本地奴婢身份的三十几个人，有符不二这样想法的家主未必是个例。”

第一百八十七节 营啸

“当然是站在士兵的一面。是他们在为穿越大业流血流汗。我们不能冷了他们的心！”马千瞩毫不犹豫，“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们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他嘲讽的一笑，“其实照我说，这种事情根本不算事情，主要还是你们——一天到晚要和封建地主调情。”

邬德干笑了一声，没说话。马甲也矜持的保持着沉默，这种政治倾向的话题他是一贯不参与。

“我看既然不便搞直接的没收式国有化，就搞赎买式国有化吧。表现好、愿意跟随我们长期干下去的奴婢由我们出资负责赎身。”马千瞩发完牢骚，说。

邬德点了下头，这大约也是唯一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法了。

马甲这才提出他的意见：“采取赎身制相对不损害双方的利益。赎身的身价按照奴婢的年龄、性别分几个档次，参考下市场行情再统一定价。

“不许地主老财讨价还价。”马千瞩说，“必须设定一个最高限价。什么一个女孩子身价一百两的，这可不行。”

“严格的说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赎买，家主愿意不愿意都得同意。身价其实算是象征性的。”马甲说。

“逃奴——”

“逃奴我们自然不管，默认他就是自由人身份了。不然怎么办——给他主子送回去？”

“当然不能。”邬德说，“外地来的逃奴，只要成了我们体系里的人，我们一概不承认他过去的奴籍。”

“至于本地的逃奴，”他继续说，“就按你刚才说的帮他们赎身好了。”

“可以设个追诉期——比如一年。一年之内家主找来追拿的，我们按政策出钱为他赎身，超过时间的身契既宣告无效。”马甲说。

“这个好，有理有据。”邬德表示赞同。

“随你们吧。只要我们在百仞城红旗不倒，你定什么法律条款都可以。”马千瞩无所谓的说。

马甲从执委会大院出来，回到农场的咖啡馆。法学俱乐部的人埋首卷宗，翻书的，写文件的，偶然有人交头接耳的讨论些什么。桌子上堆满了纸卷、文件袋、墨水瓶，没洗过的钢笔尖、磨墨的砚台——蘸水笔现在蘸的是从广州买来得松烟墨，现代与传统在此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合作。



松烟墨，古代制墨，多用松木烧出烟灰作原料，故名松烟墨。烟是动植物未尽燃烧而生成的气化物，烟遇冷而凝固生成烟炱，烟炱有松烟炱和油烟炱之分。烟是制墨的重要原料。中国制墨所采用的烟料，可分为松烟和油烟两大类，其中尤以使用松烟历史最为悠久。

喝空的格瓦斯大罐子、酒瓶、杯子、塞满烟头的陶土烟缸和吃剩下东西的盘子放得到处都是。简直象个垃圾堆。

“大伙辛苦了！”马甲打着招呼，“进度怎么样了？”

安熙回应说：“快结束了。还有几份文书很快就好了。”

“大伙加把油，那群客商在博铺待了一个多星期了，事情完了好让人家走路。”马甲一边给大伙鼓气一面给自己也倒了一小杯朗姆酒仰脖子喝了下去。

“这么说，《海事法》是得到正式批准了？”

“对，通过了。真不容易！”

正在埋头苦干的人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声。

安熙说：“今天大伙一边做一边还担心，万一通不过，或者要做重大修改，我们这里做好的东西很多就白费了。”

“做出修改和调整的地方还是有得，不过大体都在我们的预计之内。”马甲说，“可能要牵涉一些小地方的修改。五桅船的案子要修改一下。”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来，“有二十几处修改。”

“好，我们马上修正。”

马甲点点头。烈性酒的刺激作用让他出了一身的汗，随后是一身虚

脱的无力感。昨晚上在执委会会议室里连续三个小时的《海事法》的逐条讨论让他筋疲力尽。许多执委会的委员都对其中的条款持竭力反对的态度。

他原先就估计到，这种涉及到利益再分配的事情肯定不会轻易的通过。有些部门的领导虽然不见得会自己直接出面反对，但是肯定会派人猛烈“开火”，如果自己在听证阶段就落败，后面的投票也就没指望了。所以在开会之前马甲动员法学俱乐部的全体人员，对各部门可能提出的每个意见进行了模拟问答。

“我们要绝对避免在会议上被人问倒，而且回答上要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马甲在准备会上说。

好在在逻辑性和思辨能力方面，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准备堪称完美，但是世界上的能人就是多。穿越集团里自然不例外。会议上，马甲看得出有好几个委员是有备而来，看起来背后同样有高人指点，要不是功课做得充分，马甲还真不敢说自己能在这次内部讨论中占到便宜。

直到最后投票结果出来之前，他都不敢说自己的方案肯定能够通过。

五桅船上救起之后送到博铺暂时扣押的获救商贩水手们，在惴惴不安中已经度过了七八天。这些人上岸之后待遇还算不错，有人带他们去洗了澡换了衣服。安置到一座长方形的大屋子里住着。还提了几大桶姜汤过来驱寒。随身的物件也一件不少的还给了过来，只是住得比较拥挤——最近海上时有风暴，来避风的渔民很多，本来住二十个人的屋子住进了四十多人。每天还供应二餐热粥，米是糙米，但是不掺杂任何杂质，而且敞开供应管饱。

这些人除了上厕所之外，是不能离开这间屋子的。门口有哨兵把守。任何人出去上厕所都要向门口的哨兵领“厕筹”才能出去。



厕所筹又称厕筒和搅屎棍，是指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所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在《资治通鉴》和《法苑珠林》有相应记载。

就算能出门，他们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铺着砖石的院子而已，院子里还有好几栋类似的房子，看起来都住满了人。院落围绕着竹篱笆墙，上面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带刺的爬藤植物。院子里出入的大门同样有哨兵把守着，晚上点着篝火，沿着感觉上去就象是进了一间大监狱。

实际上他们待的地方是博铺港留置所，是专门是收留招待因为避风、海难之类的原因在这里短期滞留的渔民、水手和客商。把他们集中收容管理是出于检疫和防谍的考虑。

这样的状况让他们很是不安——莫不是自己当了“肥羊”，这群把自己从海盗手中救出来的人是另一群海盗？看看屋子外面背着鸟铳的兵士倒的确有这个可能。想到这样可怕的前景，有人便叹自己命苦，有些小商贩盘算下来，被海盗抢劫已经是损失惨重，要是再被勒索赎金，非倾家荡产不可，不由得整天唉声叹气。

他们已经从负责临时留置所管理的人口中知道：这里是临高，他们在澳洲人的控制之下。澳洲人的名气眼下广东沿海一带的人多少都听说过一些，一般人就知道他们的货色常能为人所不能，没想到打仗也这么厉害！再想到这群海外来人不知道如何处置自己，遇难者一个个心神不宁。有人想花钱打听下消息，结果一无所获，不管是里面的管事的还是站岗的哨兵，都对贿赂彻底的无视。拒不收贿赂而且还一言不发的的样子更让大伙心焦。

这天一早送来的早饭特别好，除了粥里掺了不少鱼肉贝类，还加了菜。吃完工役收拾干净，有人来通知叫他们收拾行李。

“这个，陈头，叫我们收拾行李有什么事啊？”内中有人打听。

“好事。要恭喜大家了。”被叫做陈头的人是移民里的一个老头子，叫陈忠焕，是d日之后第一批从广东移入临高的大陆移民。因为是渔民

出身，户籍就落在了博铺公社。陈忠焕刚来临高就生了一场大病，奄奄一息，是被卫生部的医生救活得。从此他就视“澳洲人”为恩人，干什么都非常积极。因为年老力衰，邬德就让他干了份闲差，专门管理港口的临时留置所。

这话却让一干人面色死灰。陈忠焕以为自己是个类似客栈掌柜的身份，可是这一干人却把他当做了牢头。牢里最忌说恭喜，一说这话就是要送人上西天了！

更糟得是今天一早的早饭还特别丰盛。这原本是邬德的好意——让他们这些海盗的受害者临别的时候吃得好些，对穿越集团留下个好印象。没想到却被人看成了“断头饭”。屋子里立刻乱成一团，有人哭有人叫，也有人当场就昏了过去。陈忠焕一脸愕然，双手乱摇：“大家都癔症了？一会就上路回家了，哭个什么劲？”

癔症是由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癔症的症状是功能性的，因此心理治疗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病预后一般较好，60%-80%的患者可在一年内自行缓解。

这“上路回家”四个字更加深了误解，场面愈加混乱。绝望是带有传染性的。这群人既在海上九死一生，获救之后又是一直为前途惴惴不安，现在听说要拉出去处死，累积已久的压力一起爆发出来，随着不知道谁的一声尖叫：

“我不想死呀！”屋子里顿时哭喊声响成一片。

“没人要死啊——”陈忠焕吓了一跳，心想怎么闹这么一出来了。

但是不管他怎么呼喊解释，他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好几十个人的叫声和哭声中了。陈忠焕吓得赶紧把把门外站岗的士兵叫了进来。上着雪亮刺刀的士兵的入场让里面的人愈发绝望了——大家认为这是已经准备动手了，有就干脆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准备引颈受戮；有的则猛撞墙壁；有的则随意的抓住旁边的人就厮打起来，体弱的人被踩倒在脚下，发出痛苦的尖叫声，有人已经流血了……场面一片混乱。

“糟糕！这是营啸了！”进来的哨兵正是黄安德。他自跟着刘三回到临高，邬德见他人高马大，又是军旅出身，还是让他干回了老本行。黄安德既来之则安之，现在黄安德还是一名新兵训练营接受训练的教育兵。今天则是轮到他在留置所站岗的日子。

“啥笑？”陈忠焕急道。

“是营啸！”黄安德当兵出身，知道这事情的可怕性。

所谓的“营啸”多发生在军营或者监狱这种地方。人多拥挤、居住空间小且平时整个群体精神压力大，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旦某个人因噩梦而喊叫时，往往会引发其他人的连锁反应，使得整个群体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自相残杀，死伤无数，后果十分严重。

黄安德在山东当兵的时候见识过营啸，乱起来别说几个兵，就是参将总兵亲临一样弹压不住。就自己这几个人别说制止，冲进去恐怕只有

送命的份！

“快，出来。”黄安德赶紧拽着陈忠焕出了屋门，另一个哨兵也赶紧跑了出来，脸吓得煞白。

黄安德带着人退出十几步去。从腰间取子弹装火帽一气呵成——这套分解为二十五个动作的装弹程序在这一期的教育兵里以他练得最为纯熟。

拿着装好弹的枪，心里也定了下来。记起站岗前学习的处理紧急事务的培训，对正茫然发呆的陈忠焕喊道：

“快去敲警钟！”

“我就去！”这老头子忽然腿脚也灵便起来了，居然一路小跑的跑出去。

和他站在一起的教育兵哆哆嗦嗦的装子弹，装了好几次都没把火帽安上，

“别慌！”黄安德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和他说话，“你叫什么？”

“钱——钱——多！”

“看来你的钱不多啊。”黄安德开玩笑的说。

“是，是。穷人一个。”钱多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终于把火帽安上了，“他们要冲出来怎么办？开枪吗。”

“没事，他们不会冲出来的。”黄安德知道营啸的时候往往原地互相厮打，很少跑来跑去的。

这时候警钟声响了起来。这里离开隔离检疫营不远，陆军常驻此地的一个装备有镇暴器材的步兵连闻听留置所出了事情，立刻出动了一个步兵排过来。

黄安德远远的只见三十多个人浑身藤盔藤甲，拿着竹棍和藤牌整齐的喊着口号列队跑来。陈忠焕赶紧跑上去和带队的官长指手划脚的说着什么。

“注意！催泪弹准备！”在一名排长的口令指挥下，一个手持一次性掷弹筒的班快步跑来，成横队展开。

“不能用催泪弹！”黄安德在武器课上学过，知道里面装得是胡椒粉，属于所谓的镇暴用“非杀伤性”武器。但是营啸不是一般的暴乱，用了不但起不到驱散人群的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混乱。他赶紧上跑上去，一着急，把学得军礼忘记了，直接给那排长打了个千，“大人！用不得！”

排长被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哨兵。”黄安德急着直摆手，“这是在闹营啸！催泪弹一打进去，里面更乱，要死很多人的！”

眼见这排长还在犹豫，黄安德大声道：“我过去当过兵见识过，只有先冲进去弹压才行！”

排长不是明军士兵出身，不知道什么叫“营啸”，但是见他面色凝重，又说打了催泪弹要死很多人，便命令不要放催泪弹，直接派人冲进去弹压。

“两人一组，见一个人拽出一个人来。”排长指挥着。

在镇暴步兵的快速介入之下，十多分钟之后，留置所的骚动安静下来了。但是悲剧已经造成了，有三人在骚动中重伤，几乎所有人都受了伤。

匆忙赶来的邬德看着从里面抬出满脸满身都是血的伤员，脸色变得煞白。这种蹊跷的事情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陈忠焕吓得一下子就跪在邬德面前了：“邬大人——邬首长——小的，我什么也没说啊——”

“你起来吧。”邬德摆摆手，“这不是你的责任。”

“谢谢首长。”陈忠焕赶紧站了起来。

“刚才你说这叫营啸，不要打催泪弹的？”邬德走到黄安德面前。

“是，正是小的——”

“你是个士兵！”

“是！教育兵黄安德！这话是我说的！”黄安德赶紧按照新兵训练里学到的内容，抬头挺胸大声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营啸？”

“是，我过去在山东当战兵，营里也闹过营啸！见识过。”

“好，你处置的不错！”邬德对身边的士官生说，“告诉魏爱文，教育兵黄安德处置紧急状况得当，给他记一次功！”

“谢谢首长！”黄安德大声道，敬了个四不像的军礼。

江秋堰也赶来了，作为一个心理学医生，他对“营啸”这种群体性精神疾病有很大的兴趣，当然这里面也有实用主义的成份在内：穿越者的军队规模日益扩大，检疫营地也时刻云集着都有几千人。一旦发生类似营啸这类的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他一来，就把陈忠焕、黄安德等人叫到一边去询问情况。又审问了几个参与者——这些人经过刚才的发泄，已经筋疲力尽的瘫软在地。现在听说澳洲人没要他们命的打算，算是心安下来。但是谁也说不清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江秋堰说，“累积压力的一次集中释放。”

“精神压力大？上岸之后一直给他们好吃好喝的。”

“好吃好喝不假，但是人在陌生的环境下，还是很容易累积压力的。而且住得也拥挤了些。”江秋堰说，“我给他们服用些鸦片酊剂，让他们再好好的睡一觉就会好了。”

第一百八十八节 小商人们

三天后除了几个重伤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在简单的治疗之后到海关大楼去等候海事法院对他们的财产的处理结果。

这群客商们经历了几天前莫名其妙的骚动之后，每个人的脸上手上或多或少的还有些伤痕，再次重新聚首都显得很不自在。

陈忠焕这次加了小心，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只是关照大家可以去领回自己在船上的货物了。

马甲的基本处理思路是，凡是在能够确认货主的货物，按照海难救助原则向每个货主收取抢救出的货物总量的20%作为救难费用。被抢救，但是遭水浸、火烧及其他形势损害，价值受损的货物，依照残余价值计算。

凡是不能确认货物归属的或者货物所有人虽然明确，但是货主或者随货人已经在海上死亡、失踪，以及货物是委托船主运输的，由海事法院暂扣等待处理，直到有人在规定期限内够证明自己是货物的所有者的。到期无人提出要求的，由海事法院没收。

暂扣的货物，在归还货主之时同样收取20%的海难救助费，货物在暂扣期间，海事法院有权将其全部或者部份自行处置。能够确认货主的，归还时依照其价值支付货款——这条是为了便于穿越集团能够随时动用扣押货物。

在海难中抢救出来的船只，同样根据其残存价值的20%收取救助费。除此之外，船只必须支付在救助过程中发生的修理费和损耗费用。同时船主还要支付遇难船只上的水手逗留博铺期间的食宿费和医药费。船主逾期不来办理手续的，船只没收。

至于这个期限，根据本时空的交通状况，马甲定为一年。

在货物暂扣期间，博铺海事法院只承担最基本的保管义务，不承担货物的保值义务。货物在暂扣期间收取基本仓储费。

被救助人员，不收取任何救难费。但是被救助人员在博铺滞留其间的伙食费、住宿费和医药费自理。离开博铺时必须付清，否则法院将对其进行强制拘留，直到其付清费用为止。不能付清费用的，可以用劳动的方式来抵偿。

.....

这些林林总总的条款分解的很细，有些在现代时空根本不属于海事法院的管辖，但是马甲的出发点是把海上的各种裁量权都收归到海事法院里，所以事无巨细一一罗列。

但是这些条款在执委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对归还小商人的货物尚能接受——收买人心么！但是对大宗货物和船只也要拱手交就有很大的异议了：这怎么也是海军战士拿性命从海盗手里夺来得，更别说穿

越集团在战斗中还花费了大量的弹药和燃料。这种大船的造价大约在二千两白银左右，20%也就四百两银子。根本抵不过海军一场战斗的消耗。就目前的琼州海峡的形势来看，凡是涉及到救难的，十有八九都要和海盗打仗。

“要在琼州海峡确立秩序和法律，就不能用这种唯利是图想法来办事！”马甲说，“什么都要用钱算一算。我们到这个时空来不是来赚数不清的银子的，而是来做这个世界的规则制定者。”

虽然短期来看穿越集团在琼州海峡上的这种行为是亏本的，但是长远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通过制定规则，维护秩序，逐步在中国沿海的航行者心目中建立起穿越集团在海上的权威性。这才是海事法院的目标。

经过连续三小时的辩论，在马甲的努力和执委会主要领导暧昧态度下，马甲的方案最终在投票中通过。海军对归还货物倒是无所谓，但是五桅大海船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他们打击实在太大了。陈海阳已经几次到船上去观察，考虑如何进行改造。特别是躺在医院里养伤的蒙德，气得说要把马甲的脑袋打开花。计委的一干人也对他横眉冷对。至于马千瞩，则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马甲几眼。

马甲在海关大楼里的海事法院仲裁庭上，把法律文书一一送达到这些人手中，又解释了一番法律条文。虽然大家没怎么弄明白，但是大部分货物能够还给他们却是听懂了。

看到这群象捧着银子一样小心翼翼捧着裁决书的客商们，马甲不由得慨叹起自己和法学俱乐部的同仁在这上面的花了大量的心思遣词造句，那些精妙的措辞——他们都看不懂，很有些明珠暗投的感觉。

这些人原本谁也没指望能收回自己在船上搭载的货物——能活条命出来安然回家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现在澳洲人不仅答应放他们各自回家，在缴纳20%的救助费之后连货物都肯发还一个个喜出望外。纷纷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裁决。

一众人领了裁决书，到码头的货栈中取了各自的货物。只是货值的20%救助费却不大容易结算。虽然每周广州站都有“广州主要出口商品离岸价格表”和“广州主要商品行情”两份报告发送过来，可以轻松查到广州的各类商品行情，但是这些货物在临高是没有行情的，根本无法变现。马甲和计委、财金委、外商委会商下来，决定采用实物抵充。至于用哪些货物抵充则由计委来指定。

抵充救助费之外，凡是计委感兴趣的货物也全部按照广州的行情价格征购下来。客商们虽然没能赚到贩运到吧城的超额利润，但是返回广州和琼山的运费却省了下来，省却了带货的麻烦，再能赚一点的话连损失也能弥补上了。所以众人都很踊跃，纷纷向计委的人推销自己的货物。

计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对生产生活有用的东西，只选择各种金属器具、桐油、药材、布匹之类作为抵充实物，至于海贸上最热门的丝绸、瓷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众客商见他们只要冷货，对细软毫无兴

趣，不由得个个纳罕。

孙笑代表计委在现场接收登记各家客商缴纳的实物“救助费”，心里不由得叹气：这么多到手的好东西又放手出去真是心有不甘。马千瞩倒是淡定的——原本他就打算把这些小户头的货物全额还给他们的，现在马甲这么一折腾，还扣下了五分之一。他耿耿于怀的是占到五桅船三分之二载货量的海家的货，还有那艘大船——现在虽然也能先征用起来，但是对方来了之后还是得付货值的。

不过，海家的随船的管事人已经送命，活着的人只是船员，算不上货主。要按马甲的所谓《海事法》，这海家得亲自来人才能取回货物和船只了——马千瞩很希望对方吓破了胆，根本不敢来临高，时间一过就全部无偿归他们了。

除了计委之外，各部委也都派人到现场去查看货物，看看有没有本部门需要的。看得中的，马上填单子现场审核由计委购买。货栈前顿时闹哄哄的象个自由市场了。

“你的红枣不错，余下的全部卖给我们吧，省的你再花运费运回去了。”说话的正是卫生部刘三的老婆乌云花。乌云花是学体育出身，而且是练田赛出身，长得身高马大。原本是跟踪自己行踪鬼祟的丈夫才上得船，待到了本时空之后一时间也没个去处，干文秘行政又不是她的脾气能应付得，只好去食堂帮厨。

乌云花在食堂里接触土著多了，学得了一口本时空的广东话，临高话也会讲了一点，就成外商委的编外人员，需要搞采购和交涉的时候常把她叫去当翻译。但是外商委就是不肯把乌云花列入本部门的编制——此女性格爽直，但是脾气很大，一般人都喊吃不消。乌云花虽然几次威逼刘三，要他帮忙换个“体面些”的去处，刘三只是装聋作哑——他可太了解老婆。

此时乌云花和一个小商贩说，“这五百斤打个堆，一总给个价吧。”

这个小贩带的货物是各色干果，其中的红枣质量尤其好，皮薄肉厚，颜色红艳。是真正的陕西灵宝的红枣。负责食堂的曹顺花一眼就相中了，列入了需求名单。

“首长们既要，只管拿去，不敢计较价钱。若是体恤小的们，就赏给小的三十两做盘缠好了。”这商贩很是会说话，说起话来很是动听。

“这是什么话？我们穿越集团一贯是堂堂正正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有白占人便宜的！到底是多少？”

小贩子做出十分为难的模样：“小的蒙首长们救命之恩，就算是全部孝敬也是应该的。老爷们如此体惜小的，五百斤拢共算三十五两好了，五两算是小的这次路上的运费。”

“就三十五两好了。总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你们也怪不容易的。”

“那就谢谢首长了。首长们果然怜老惜贫的，日后必然是公侯万代的。”小贩眉开眼笑，奉承话一车一车的送。

乌云花龙飞凤舞的给他写了领款条子，在一旁的孙笑赶紧制止了她：

“价钱不对。”

“怎么，给少了？”

孙笑哭笑不得：“是给多了。”

虽然本周的商品行情里红枣没有列入，但是二周前的行情孙笑还记得：上等红枣的每一百斤是白银二两五钱。这还是市场上的零售价。

“若是嫌多，小的格外克己，二十五两，这是行价了，小的拿来也是这个价钱。”小贩一见不妙，赶紧见风使舵。

“广州的价钱，每一百斤市面上不过二两五钱。你这二十五两进来的红枣是哪里进得货？”

这里的五百斤红枣，就算按市场价也才十二两五钱，这小商贩开口就是三十两已经是黑到家了——就算到了吧城都卖不到这个行情，后来再加六两更是狮子大开口了。

小贩顿时张口结舌，他没想到这偏处一隅的澳洲人竟然对广州的行情知道的如此清楚——二两五钱这个价格正是一个月前他进货的时候的市场零售价。一下子脸色都变了。

乌云花顿时气得怒发冲冠，冲上去就是飞起一脚，这个本来指望在这个“短毛女人”身上大捞一票的小奸商被踢得仰面朝天，四仰八叉，一时间竟然爬不起来了。乌云花意犹未尽，跳过来又要饱以老拳。被周围的工作人员赶紧拉住。

以乌云花的体格，打这个瘦瘦小小的家伙，非得打个半死不可。虽然小贩有点使诈，但是就为这个打人未免有欺行霸市之嫌，传出去名声大坏。

孙笑目瞪口呆，如此彪悍的女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赶紧上前：“不要动手，这是商业纠纷，不是敌我矛盾……”

“敢骗老娘，看我不把你打得屎尿齐流，让你老娘都不认得你！”乌云花吼道。

“你先到屋子里消消气，坐一会，坐一会。”一群人连拉带拽的把乌云花拖走。

原来以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气氛，没想到其他人对此人被揍完全熟视无睹，有人还在嘴角露出了“该”得笑容。看了耍机灵捞好处的人到哪里都没人同情。这被踹倒的小贩在地上呻吟了半天也没有一个同伴来扶他，最后勉强爬起来，一瘸一拐的找孙笑，又是打躬又是作揖的，求孙笑把他的枣子买下来——运回去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孙笑见他可怜，还是按照二两五钱的行情买了下来。

熊卜佑代表外商委，选了几家小商人正在谈事——计委看到他们贩

运的货物都是未来穿越集团有很大需求的商品：生漆、桐油、金属器具……便和他们谈起了交易，要他们直接贩运这些商品到临高销售。

“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广州站的采购。”马千瞩在计委会议上曾经指示过，“广州站的事情太多，而且供货渠道单一化是非常危险的。从现在起就要设法吸引沿海的中小商人直接到临高来和我们贸易。

熊卜佑的说服工作终于起到了一定效果，原先只是一个劲的点头的，不说一句话的小商人终于开了口：

“小的听说在临高买卖东西都是用一种纸片，”他小心翼翼的说，“这个，小的可没法……”

“临高粮食流通券不是非收不可，”熊卜佑耐心的解释道，“支付货款的时候，你们愿意收现银的我们给现银，愿意换成货物也行，不强迫。”

为了加强说服力，他一指周边的正在和计委的人讨价还价的小商人们：“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征购货物，付得可都是银子。”

“首长——”另一个小商人插话道，“运货到这里，要交给牙行发卖吗？”

牙行就是中间商。在明代的商业社会里，领取官府牙帖的牙人在地方有很强的垄断性。行商千辛万苦将货物运到当地，并不能自由发卖和采购。一买一卖，都受制于牙行。不经牙行，不能购货，也不能发卖。牙行的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算，而且对销货的事情并不热心，往往闹得行商的货物一年二年的都销不出去。结款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商业弊端。

“无需。”熊卜佑知道这里面的弊端——在和县衙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过东门市领牙帖的事情，所以找了县衙里的积年老吏了解了一下。深知牙帖制度有害无利，比后世的垄断性企业还要糟糕。

“来临高贸易不需要通过牙人。不管你是把货物卖给谁，都不需要交给牙行代销。至于我们自己买东西一律现款付讫。”

“交税呢。”

熊卜佑想现在有点意思了。问得都是关键性的问题了：

“目前运货到临高销售只要缴进口关税就好了。”

关税的概念沿海的商人自然是懂得，熊卜佑继续说：“如果运来我们指定的货物，还可以享受进口免税的待遇。不在指定范围里的，按海关税率交税。”

所谓指定货物，是计委拟订的一个目录册，是临高本地不产，需求又较大的三十一种物资，主要包括煤、金属、各种粮食、化工原料、木材、油脂等等。

凡是运销这些产品到临高，不仅不需要缴纳进口关税，而且全部计委由包买——来多少买多少。

“是不是非得运你们指定的货物才能进口……”

“不是。只要愿意缴进口关税的，你运什么来卖都可以。”熊卜佑说，“不过我们就不负责包买了。”

出口的关税现阶段是全部免除的，不过计委制定了一个禁止出口的目录，主要是涉及到目前匮乏的物资，比如铜、铁器、木材之类。象缝衣针、小五金、粮食制品之类，虽然可以出口，但是必须持有计委的签发的出口许可证商人才能运销。

接着，商人们又问了许多事情，熊卜佑一一做了回答。他的诚恳态度打动了大家，终于有人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下个月就运一批桐油过来。”

第一百八十九节 能卖什么

“那我运木材来。”

“我可以运铅来。还有倭铅。”

倭铅就是锌，在工业上用途很是广泛。特别是镀锌薄钢板，俗称白铁皮。有不易生锈和耐腐蚀的优点。可用于制作屋面、卷管和各种容器。非常有用。

倭铅，此“倭铅”之倭是猛烈的意思，非日本之倭。明初中国已掌握了从炉甘石炼取金属锌的技术，当时称这种金属为“倭铅”。16~18世纪中国已向欧洲出口锌锭，18世纪时出口锌的纯度达到99%。明代著作《天工开物》中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关于炼锌术的文字记载（如图[升炼倭铅（《天工开物》）]）。



图3 升炼倭铅
（《天工开物》）

这边熊卜佑又抓紧时间谈妥了一个贩卖鹿皮的。从口中知道他经常到台湾的大员港去，从荷兰人手里购买鹿皮，再贩运到东南亚地区销售。他这次的货物除了支付救助费之外，其余的全被计委征购了。孙笑特意和熊卜佑打招呼，最好把此人发展为固定的鹿皮供应商。

鹿皮是东亚 - 东南亚地区最为抢手的动物皮革之一，鹿皮运销甚至

成了一门专门的买卖。虽然穿越者不知道为什么鹿皮这么抢手，但是他们同样需要这种皮用来在工业上制造不可或缺的传动皮带。

气氛感染了周围原本不感兴趣的人，大家纷纷打听有什么物件是这里需要、能卖出现钱来得。对这些小商人来说，去吧城这样的海外做买卖虽然可得暴利，到底要跨海涉波，一去数年旅途危险，充满了不可知的因素。到临高来就容易多了，虽然赚得少，但是一年里能跑好几次，危险性也小些，统算下来还是合算的。

吧城，即是巴达维亚，今日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又名椰城，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

性命保下来了，钱财也大体得到了保证，未来还有赚钱的机会。这群几天前还在狂乱中厮打的小商人们现在情绪已经好了许多。大伙归心似箭，纷纷打听港内最近有没有回琼山或者广州的船只。

“高广船行发售至琼山、广州的船票了，货物托运有优惠，代客包装，四百料大船不颠簸，全程起威镖局资深镖师武装押送，让您和您的货物都高枕无忧啦——”

随着高广船行的业务员们拿着纸筒喇叭一阵煽动人心的吆喝，领到货物的客商们纷纷涌去买票办托运。不再由海军派船护送遇难人回家也是这次马甲的海事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以后无论这类事情全部由民间色彩的“高广船行”来代办。坐船的人自己购买船票。

也有货物全损手里什么也没落下的倒霉蛋，他们的船票就由民政委员会出钱了。慈善事业原本也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之一。

有几个彻底一无所有的小商贩干脆就留在临高了，唐征就是几个这样的小商人中的一个，他本钱很小，贩运的是粗瓷瓦缸，在船只搁浅的时候损毁了一半，海盗上船行劫的时候又把余下的全部捣毁——海盗们怀疑里面是不是藏了值钱的货物。

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投入到这次海外冒险中去的唐征彻底的绝望了，因为本钱里还有一部分是借亲戚和乡邻，现在闹得倾家荡产，虽然澳洲人代买船票还肯发点盘缠，他也无脸还乡，听说澳洲人这里到处招工，待遇还不错就干脆留下了。

五桅船上幸存下来的水手，参加了一个由李海平主持的动员会，大部分人最后被动员参加了海军。余下坚决不愿意的由民委员负责出钱为他们买票回家。在海盗袭击中受伤的五桅船的火长受到了特别的优待，经过百仞总医院的精心治疗已经是恢复了健康。除了可以免费坐船回琼山县，还得到些小物件的赏赐。另外，熊卜佑还准备了四色礼物和一封书信，要他转交五桅船的船东和货主——琼山县的士绅海述祖。

海述祖，是史书中被点名的海商。《明史·海瑞传》中强调海瑞没有子嗣。明代进士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一书中，却给世人呈现了一个庞大的琼州海氏豪门。海瑞的孙子海述祖正是豪门中最富有的商人。海瑞有一个堂弟叫海珥，海珥的二儿子叫海中适，过继给海瑞。这位继子，生有一子叫海述祖。海中适尽管头顶海瑞的光环，可是海氏家族的这一支在科举仕途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相反海中适利用家族在广州市舶司海口总口的影响力，做起了贸易生意。到了海中适儿子海述祖一辈，家资已经相当的丰厚，可以说海述祖已经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在当时的琼州堪称首富。海述祖这位官二代的儿子，财富却是通过走私获得的。

听取了这次的处理结果之后，文德嗣问：“吸引商人们来临高做买卖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对我们的支付状况有没有压力？自从在广州搞了德隆银行，白银回运就少得多了。我怕储备不够啊。”

外来的商人肯定不要流通券，要支付就得真金白银，正如这次征购小商人的货物一样。

“压力不大。这些商贩运来的都是低值产品，以我们现在的白银储备足够了，对于大额支付可以采用德隆的汇票。由广州的德隆银行来承兑。”严茗汇报说。

“文总，您放心好了。就算付了真金白银，谅他们也带不出临高！”莫笑安信心满满的说。

“你打算干什么？”文德嗣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莫笑安知道理解错了自己的意思，赶紧解释：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再把钱换成货物好了，这样就不存在白银不够了——等于是易货贸易。”

“轻工业部有这个能力了吗？你想卖给人家，人可不一定要！”文德嗣表示怀疑。要打动明清时代的中国消费者是相当困难的。当时海外能够大规模出口到中国的物资，除了金银就是鱼翅、燕窝、海参之类的干货。要么就是一些特殊的土产。

从d日至今来看，穿越集团能够输出的大宗出口物资只有食盐和糖。

“没有问题。”莫笑安说。他们现在成功试制了多种产品，现在正在扩建厂房，增加设备，很快就能形成多种产品的批量生产能力。

“好，这就得看你们的了。”文德嗣说，“我们现在的大宗商品出口存在品种单一的问题，过度依赖奢侈品和一甜一咸的出口。这样的出口状况很不健康。大力发展轻工业产品出口是现阶段的重点。你们要多花心思在新产品开发上。要兼顾不同的市场需求——出口到东南亚、欧洲和出口到大陆上要有所区分。价格上最好能形成高中低档次的搭配。这方面，你们要多听广州站和外商委的意见。他们对本时空的市场了解比较多。”

“我知道了。”为了表示自己对文总的话很重视，莫笑安记着笔记。

“要多搞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发。什么连城红心薯干这种就不要再搞了——自己弄点吃吃是可以的。”

“好的。”

莫笑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着桌子上一大堆新产品试制开发的计划表。他倒不担心什么新产品——最近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多如牛毛。但是选什么投产才是件犯难的事情。

文总的意思他是明白的，但是大明的百姓到底对什么才感兴趣呢？这个不比工能委，造得是自己要用的东西。轻工业部造得都是“可能要

用”的东西。现在搞搞试制是无所谓的，大不了卖不掉自己吃自己用。一旦等批量投产滞销就意味着巨大的浪费，自己这个轻工业人民委员到时候就难辞其咎了。

传统的几大穿越神器里，玻璃制品——包括镜子、玻璃器皿和平板玻璃已经算是步入正规了，每个月都能有一定的销量。但是除了镜子之外，玻璃器皿和平板玻璃的销量都很有限。显然来临高的小商人们对这些奢侈品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火柴，就技术来说并不复杂，东沙岛的鸟粪石大量到货之后季思退已经在组织人制造红磷——倒不是为了做火柴，而是为了军队用的发烟弹、化工生产上磷酸和冶金部准备用来试制磷青铜，后者可以作为制造发条和弹簧的材料，是工能委重点抓的新材料。

相比之下，他的火柴能不能排上号就很难说了。莫笑安自己也几次下乡搞搞调研什么的，看到本地土著取火的时候用火镰火石，还有得干脆就是炉膛里常年留火种，用起来也不算困难。自己这火柴到底有多少市场很是问题。

“首长，吃饭了。”说话的是轻工业部的行政练习生，他给莫笑安打来了今天的饭菜。原本按照萧子山的规定，土著人员是不许进入穿越者的食堂的，不管是为了帮厨、送货还是打饭。但是时间长了这条规矩也慢慢的废弛了。现在改为准许少数“可靠的”土著人员进入食堂。

莫笑安看了下盆子里的菜色，觉得没什么胃口——又是海产品，这东西吃得他都快发疯了。忽然他看到盘子里有葱油炒海肠子。

“海肠子！”他忽然想到了过去看过的一本书，主人公不做火柴不烧玻璃，靠着海肠子加工成粉当味精卖……

《恶明》是特别白创作的一部架空历史类网络小说，于2007年7月23日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现已完本。是一本反响一般的YY穿越历史类小说。本书开头作者用海肠制成味精，又是开设酒楼，赚了大量的本钱，显得非常老套。尽管作者开始笔力稍显生涩，越写越圆润。前期开了很多金手指，后面慢慢地主角才开始依靠自身的实力打拼自己的地盘。最后主角大杀四方，灭日屠洋，大建殖民地，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建立了一个名为大“华”的帝国。

“味精！”莫笑安觉得自己有了莫大的发现。上次在食品厂开会红薯综合利用会的时候，黄大山就说过红薯可以用作做味精。不过后来做了格瓦斯之后就没再提这个茬。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味精没有。

“味精？当然做了，不然你以为你在食堂里吃到的是什么？！”黄大山在电话里没有好气的说，“你也算是轻工业部的人民委员？食品厂也不大见你的人影啊！”

“这个……因为很忙……开会……”

“少打官腔，你还是自己到食品厂里一次看看再说吧。电话里谈出口商品，谁闹得清楚！”

自己已经十多天没到食品厂了，这二周都是黄大山在管理。这有点过意不去了——黄大山的本职搞菌种培养，还兼着药厂的职，再搞这个食品厂力有未逮，也未必能尽心。

又想到自己身为轻工业部人民委员，食品厂是本部门的重点下属企业，和穿越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出成绩大家都看得见，出问题马上就身败名裂……

莫笑安想到这里表情严肃起来：自己既不懂食品加工业，又不懂食品厂的业务管理，尸位素餐的不是法子，还是找个专职厂长坐镇的好。就算不懂食品加工技术也不打紧。

想了半天，想到了勋素济。此人因为有厨师证，登陆之后就一直在食堂里干活。编制是在农委会，因为他还兼职种菜，此人还挺多才多艺的——莫笑安记得他在食堂的时候自制咸鸭蛋和糟蛋，还做了咸菜和泡菜，手艺相当不错。既然是厨师，又会做小食品，负责食品厂当然不算是外行了。

于是勋素济就这样一纸调令被派遣到了食品厂。食品厂厂长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勋素济惊喜莫名。喜得是自己从普通群众成了领导干部，在执委会的非正式官衔等级表上，食品厂厂长相当于三级头目。也是个小部门的负责人了。惊得是自己乃是一个闷瓜类的宅男，从来只有被人管理被人代表的，现在居然要管理别人代表别人，这里面的难度好像大了点。不仅有些畏缩。

不过想到自己一旦成了部门的负责人，照规矩就可以有单独的办公室，单独的用电指标，运气好的话还能搞个秘书。其他不说，光这个单独的用电指标就是价值千金。起码电脑可以用到0点了。想到自己满满一箱子的私货终于可以见天日勋素济这个宅男笑得脸都开花了。食堂的同仁也纷纷来祝贺，当下中午就由勋素济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又从咖啡馆里买来一瓶朗姆酒——萧子山在派人送来派遣令的同时很贴心的随件附了一张特别供应券，可以买瓶朗姆酒和若干包香烟。

升官总是喜事，总要庆祝，来点锦上添花的事情总是不错的。萧子山这手惠而不费，东西是执委会的，人情倒成了他的。直到很多年后，许多人的“革命回忆录”里还经常会提到“难忘的特别供应券”。

大家吃喝一番，勋素济因为下午就要到厂视事，怕给本莫笑安留下不好的印象，只喝了几杯就不喝了。让大家热闹了一回。

食堂离食品厂不远，勋素济决定先去看看厂里的情况，再搬家。

勋素济来到食品厂的时候，这里的淀粉车间已经落成正在运转中，由姜野设计制造的洗薯机正在翻滚着，几百斤红薯在水泥水槽里随着滚轮上下波动在水中沉浮着。离洗薯机不远的地方，还安装着好几台不同的机器，都在发出隆隆的运转声。他头顶上，一根精心车制成标准圆的传动轴正在快速的转动着，用皮带带动着车间里的机器设备。

传动轴上的皮带被连接到机器旁的变速箱上，变速箱再使用皮带或者齿轮的传动来驱动机器的飞轮。通过变速箱，操作工可以方便的调整每台设备的运转速度，也可以随时停下机器。

“你！当心，别碰皮带！”勋素济正在东张西望。后面有人喊道。吓得一哆嗦，转头看去正是黄天宇，他坐在车间的一个大窗户前，身后还

蹲着两个徒工，穿着蓝布工作服，各背着大号工具包，其中一个端着个大号的搪瓷茶缸，另一个则提溜着个保温瓶。

勋素济赶紧小心翼翼的走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你是谁，没事跑车间里来干啥？”

“我是勋素济，新来得厂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派令来。

“原来是厂长到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得罪。”黄天宇开玩笑道，“你这派遣令不用给我，是给莫笑安的，他一会也要来。”

“你一喊叫，差点没让我吓死。”勋素济心有余悸，“不至于这样吧……”

“你还厂长呢，一点安全意识也没有，在车间里乱转什么？”黄天宇对其表示出鄙视的神情，“前天这车间里刚有人被皮带卷住打成重伤，刚送到医院就死了。整个车间停工了四小时。”

“啊？有这事情。”

“没错，就在你刚才站得地方，那徒工一个没注意，撞在皮带上被打得飞了出去——惨啊。”黄天宇可惜的摇摇头。

勋素济汗毛直竖，这么危险？看来这厂长不是好当的。

“你没在工厂里待过吧？”

“没有——我干的主要职业是厨子。”

“这就对了，下过车间的人，老师傅第一件事情就要教育你在车间里注意安全。”

“看来马上要搞一次安全生产教育活动。”

“用处不大。别说是这里了，我们工能委的几个车间里安全教育天天讲，工伤也出了不止一桩了。”黄天宇说，“土著工人感觉对安全生产的完全没概念。”

的确有点这感觉，勋素济想起食堂里的几个帮厨的土著职工，干起活来倒是卖力，就是漫不经心。

勋素济忽然想起了什么：“老黄你这么得空，在食品厂车间里蹲点啊？”

“你认得我？”黄天宇有些奇怪，他不记得自己认识此人。

“当然，我在食堂工作，有谁不认识的。”

“也是哈。我是为了这车间里的变速箱——”

话音未落，只听某台机器旁传来剧烈的震动声，一个操作工赶紧上去，搬动操作杆，把传动停了下来。

“又来了。”黄天宇抬手看了看手表，又查了下记录，“这回连续无故障时间提高到了37小时了。有进步。”他挥了下手，“徒儿们，跟我

来！”两个徒工赶紧提着工具包，端着大茶缸和毛巾跟了上去。

“为什么到食品厂来，就是为了这些东西。”黄天宇边说边拆开变速箱，从里面清理出几个损毁的齿轮，又小心的把断齿也找了出来，一一比对。接着他向徒工说了几句，徒工赶快从墙角边的柜子里取来了新的。

“变速箱里的这批齿轮是真正的‘临高产’，质量水得很。”黄天宇说，“我得一直在这里盯着看情况，好再改进。”

第一百九十节 红薯万能

齿轮看似简单，其实技术含量很高，是工业社会的一个标志。古代社会同样有齿轮，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有关于齿轮系统的记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齿轮起源于1765年数学家欧拉提出的齿轮渐开线。有了渐开线齿轮和齿廓啮合基本定律，高速的齿轮传动成为可能，没有渐开线齿轮，就不可能有高速传动，就不可能有变速箱，而没有变速箱，穿越工业就无法有效率地使用任何一种强大的动能。

对于工能委的一干人来说，设计大多数工业齿轮对他们都不成问题——有无数工业方面的技术资料可用，制造难度也不大——他们有带滚齿机，就算没有，几个机加工狂人也说靠机加工和铸造也能山寨出来。难点是在寻找合格材料上。

想在穿越集团的冶金工业部门里找到合适的齿轮用钢材不大容易。而且每一批次的钢材质量都略有不同，采取代用品原则的结果就是断齿事故时有发生。

黄天宇边修理边指导，花了半个小时才修好，损坏的齿轮他编写好卡片装进工具包，以便带回去供分析用。碾薯机又开始隆隆的运转起来了。

碾薯机是台铁轴木滚筒的大家伙，木滚筒上密密麻麻的覆盖铁制的半分眼。上面的碾刀是可拆装的，以便随时更换不同尺寸的刀具，控制薯浆的粗细。这台机器看似其貌不扬，但是受惠于强大的动力支持，处理能力是每小时2500公斤。在本时空堪称神器了。

从碾薯机里出来的红薯浆要经过洗浆过筛处理。使用的是机械厂自制的滚筒筛，穿越者手里的工业滤网紧张，所以用的是130孔左右的丝绢作为筛布。

过筛之后，薯浆里的淀粉随水流出成为淀粉乳，余下的就是薯渣了。薯渣有多项利用价值，主要是用来制取酒精，制取酒精之后的残渣还能用来当发酵饲料。

淀粉乳再经过沉淀就能获得淀粉成品了。姜野给淀粉车间设计的沉淀是工序简单，效率又相对较高的沉淀槽分离。分离槽是用砖头砌成的，里面贴了厚厚的福建外销瓷窑烧制的“瓷砖”，每条槽长达30米，每10个小时可以处理甘薯5000公斤到7500公斤。

进入沉淀槽的淀粉浆要进行“对浆”处理——这是中国传统的制淀粉的土法。兑入淀粉浆中的酸浆是淀粉生产过程中的天然乳酸菌在浆中发酵得来的，把酸浆适量加入淀粉乳中，可以促使淀粉迅速凝聚沉积。淀粉的下沉速度快，沉积在底部，上面则是纤维和蛋白质的凝聚物，两者界限分明。这种工艺即能让淀粉加速与杂质分离，又能用乳酸菌抑制其他杂菌的活动。

沉淀出来的就是淀粉了，上层是具有粘性的黄色淀粉，包含有杂质。中层的淀粉质量最好，取出后脱水就是上等的淀粉了。下层包含有

较多的泥土和杂质，和第一层的淀粉混合后再次加水兑浆处理沉淀，制取出次一等的淀粉。

不管上等还是次等的淀粉，取出得时候含水率还太高——高达50%以上，要经过脱水处理才能储存和使用。钟利时为雷州糖业公司设计了简单的离心式脱水机，被食品厂先拿来试用了。它可以把水脱去30%左右，经过晾晒或者烘烤，进一步把淀粉的含水率降到16%再用碾子碾压成粉末状就是成品了，可以把它用在食品加工和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沉淀槽里上层的澄清液取出来放在水缸里，任其发酵成“老浆”，可以第二天使用。余下被排出的废水里还含有少量的淀粉，和废水里的粗纤维、蛋白质的沉淀物沉积在废水池里成为薯黄。把薯黄再过筛沉淀一次之后才能将淀粉提取干净，余下的薯黄可以和薯渣一样利用。

整个淀粉车间的工序和工艺流程是罗铎搞得，但是投入生产之后大家才发觉这淀粉厂实在太费水了，排出来的废水又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成份，对文澜河污染很严重。以至于有一段河面淀粉车间一生产就会染成白呼呼的，象淘米水一样。田九九对此很是头疼，理论上，淀粉厂的废水可以用沼气池发酵的方式来处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毕竟这是一家工厂，不是个作坊。差不多每处理100公斤红薯就要消耗300公斤的水。废水的排放量是惊人的。田九九只好继续沿用沉淀池来进行初级处理，沉淀出来的高浓度废水再排入沼气池发酵，上层的较干净的废水直接排入河道。

“这点污染程度在雨季文澜河的流量足以完成自净，到了旱季就很难说了。”

“没事，先将近着。”马千瞩看了他的废水问题的处理意见之后这样说，“以后技术条件成熟了再改造就是。”

“不仅是污染的事情。”他继续向马千瞩陈情，“而是太费水。为了向保证红薯加工厂的用水量，水厂还得再扩建。”

马千瞩当然不想为红薯加工厂来扩建水厂，于是田九九就提出了新的方案。在食品厂建造一套水循环处理二次利用系统。主要是循环利用洗薯阶段产生的废水，经过沉淀和简单的化学处理之后重新使用。预计可以节约40%的用水量。

“一盆脏水反复洗？”

“当然不是，要经过处理的，再说也不是无限循环利用，循环几次之后就得换水了。”

洗红薯的废水主要是包含了大量的泥沙和红薯皮、草叶之类的物质。与后面淀粉工序上的废水不同——含有的有机质成份很少，使用沉淀的方式就能除其中的绝大多数杂质，再经过一个简单的沙滤器就能重复使用了。

不过勋素济来接手的时候，这套装置还没影，洗红薯的脏水就是直接从他脚下的排水渠道里排走得。

“怎么样？很有意思吧。”黄大山从外面走了进来，勋素济刚想自我介绍，他摇了摇手，“莫笑安和我说过了，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专职厂长了。这下我可轻松了。”

“是的。”勋素济很想说几句“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黄工你前阶段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结果还是憋住了说不出来。黄大山倒也不以为意，把车间和生产的情况和他大致说了一遍。

“食品工业是个很大的门类，”黄大山说，“你既然有厨师证，也算是专业对口。”

“要我做咸鸭蛋，腌个菜还行，这个一点也不懂。”

“没事，多看看书就明白了。这里的一切不都是看书看得，你为我们谁真得在食品厂里干过？更别说这种落后的加工设备了。”

“这还落后？本时空的最大淀粉加工厂啊。”说着话莫笑安也来了。勋素济知道这是自己的直管上司，想上去奉承几句，奈何这从来没干过这个，除了叫了一声“莫委员”之外就没再说出什么来了。

“叫我笑安好了，不要这么客气么。”

淀粉车间运转之后，莫笑安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他对此地的好奇心不亚于勋素济。不时东张西望的，

莫笑安看着微微发黄的淀粉被工人从离心机里倒出来，放在一个个的竹匾上摊开，准备送到烘房去进一步脱水，说：

“这感觉还真是奇妙。原本还是一个奇形怪状还沾满泥巴的红薯，转眼就成了雪白的淀粉了——”他忽然问道，“为什么淀粉不是白的？发黄么。”

“没漂白过。”黄大山解释说现代淀粉工业生产中是要对淀粉进行漂白处理的，“其实也不难，用漂白粉兑水就能漂白了。除了好看一点之外没屁用，还多出好几道工序，不上算。”

“排水啦！”随着一个工人的吆喝声，车间里立刻发出一声巨大的水流的呜咽声，大量的废水从洗薯机里涌了出来瞬间充满了车间的排水渠。水流很急，有的甚至直接冲上了地面，莫笑安的裤腿都被打湿了。

“你该穿雨靴到食品厂来。”黄大山看了看他们的鞋子，摇摇头，关照了一个工人几声，一会有工人拿来了两双奇怪的靴子，看上去是布做得，但是硬梆梆的。

“这是桐油布做得高统雨鞋套，你们都套上吧，一会进车间要用的。”

直接把雨鞋套套在脚上，它在脚背上小腿上各有一根带子用来系紧固定，这样就有一双“高帮雨靴”。这种鞋套是用桐油布做得。穿越集团现在不能供应橡胶雨靴，有些工农业生产中的液体也不是皮肤可以直接接触的，就搞出了这么一种土雨靴，土著经常把它和雨天的木屐捆在脚上一起使用。

几个工人开始把洗薯机里的红薯取出来，装进一个个大筐子。一部分被送到碾薯机那里准备打浆，余下则被抬到了另一台大机器旁。

“这是切片刨丝的两用机。”黄大山介绍道，“专门把红薯切片刨丝用的。”

“有什么用呢？不是可以直接打浆吗？”莫笑安奇怪道，“难道还是准备做连城红薯干……”

勋素济想：难道是为了晒干了好保存？

“用来做薯丝饭什么的吧。”他说。

薯丝饭这玩意是王田向吴南海献策的，乃是本地的贫农、佃户、长工，还包括一切勤俭持家的地主乃是土绅家吃得玩意，自然这不是什么特色风味小吃，而是一种节约粮食的手段。

“意思差不多，不过效果不一样。”黄大山解释说。切片刨丝是为了便于晾晒烘干。干的薯片薯丝储存当然可以，但是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磨薯干粉。

薯干粉和红薯淀粉不同，除了淀粉，它还包含了红薯里的纤维质，单独用来做成食品口感不佳，但是可以作为食品填充剂掺合在各种面制食品里鱼目混珠降低生产成本。正如现代食品工业里大量使用玉米粉作为填充剂一样。只要不过量，普通的消费者是感觉不出的。

“现在没有面粉，不然可以掺在里面，做面包、面条、饼干什么的能节约30~40%的小麦粉用量。”

“这比开酒楼还黑啊。”勋素济忍不住说。

“食品行业里的黑幕多了。”黄大山笑笑，“麦芽糖吃过吗？”

“小时候吃过。”

“做菜的时候有时会用。”

“麦芽糖在食品工业里是常用的一种原料。不过市面上的麦芽糖极少是麦芽做得，绝大多数都是红薯麦芽糖，5公斤麦芽糖配100公斤红薯。”

“可惜麦芽糖当不了出口产品。”莫笑安念念不忘这茬。

“麦芽糖这玩意卖不了几个钱，批量也不大。”

勋素鸡想起了当厨子时候的经历：“我记得红薯干粉可以做粉丝、粉皮的。”

“对，但是纯薯干粉做出来的粉丝很烂，缺少韧性。口味远不如绿豆粉丝，暂时还是不做为好。”

“用在米粉里怎么样？掺一点进去就好像掺在面粉里。”勋素济想了起来，本地的和两广一样，米粉是一种常见的食品，不管是下汤还是干拌，都是普通人的美食。

“用得不多应该是可以的。”黄大山考虑了下，“不过食品厂还真没做过米粉。”

“米粉很容易做。”勋素济来了精神，“我在食堂的时候常做，米拿到碾坊去碾成粉就能做了。”

“等等，”莫笑安想了起来，“米粉不就是一种出口商品吗？”

“出口米粉干？”

“对，”莫笑安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笔记本，“文总说过，本时空的大众消费能力偏低，多数人都处于最基本的消费状态，也就是吃和穿上的需求比较多些。我想来想去，米粉干有一定的加工要求，很多人还是买现成的回去再做得——”

“米粉没有加工难度吧，我看一般农家都是自己做得。”

“米粉干销售重点要放在城市里，面对城市居民。”莫笑安说，“文总曾经教导过我们：自古至今，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都集中在城市。要指望本时空的农民购买我们的大宗商品更是不可能。清代的北京城里也有切面铺专门做切面卖呢——你说切面有什么技术难度？”



米粉干，也称干米粉、米粉，以大米为原料，经浸泡、蒸煮和压条等工序制成的条状、丝状米制品，米粉干是老少皆爱的传统食品。因各地食用习惯不同，米粉干有粗条、中条、细条，生产工艺有磨浆法（水粉）和以粉代浆法（干粉）两种。

“有点意思。”

“米粉干在广东应该也有很多店铺在制作销售，但是他们在成本上是比不过我们的。直接用低价倾销就能压死他们！”

穿越者的成本优势在哪里呢？莫笑安分析，首先是米源。穿越者用得是从越南运来的用糖易货来的廉价大米，每次有几十吨的批量，虽然有运费的成本，但是分摊起来再成本仍有明显优势。

其次是在米粉干里掺入廉价的薯干粉，贯彻现代商人的“偷工减料制造廉价产品”的思路。米粉干里到底可以掺入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如果加入20%的话，物料成本的下降幅度是惊人的。

最后是生产的成本。穿越集团用的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其成本优势远非小手工作坊可比。

穿越集团的最大成本在于运输费用，但是现在从临高返回广州的船只大部分都是空载，这些舱位正好用来运输出口产品。运输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综合算下来，恐怕“临高米粉干”一上市，整个广州的米粉行情就会雪崩。

“营销学上有个水流理论，”莫笑安越说越兴奋，“正如水一样，廉价的商品有一种自动扩散的倾向。不用我们搞太多的推销活动，米粉干就会迅速的扩展到整个广东的主要城市！”

“而且我们的米粉在加工环节上要比传统手工米粉更清洁卫生，包含的杂质更少。含水率也低，再使用防腐剂之类的手段，不论是卖相还是保存期限都比其他的米粉要好得多——”

“这思路倒是不错。”黄大山踌躇道，“有新意，不过牵涉到粮食出口问题。执委会对粮食可是一级管控，属于严禁出口的。”

“现在越南米的进口很多，储备肯定很丰富吧。”

“难说。”黄大山虽然行政职务不高，但是接触的都是执委会一级的人民委员，听到的内部消息也多，“督公最近开过几次计委粮食工作会，口气里对粮食采购和储备上还是抓得很紧——最近一直在说要暴人口，这节骨眼上你要大搞米粉出口怕是没戏。”

“真得？”莫笑安顿时泄了气。联想到最近到处都在修建新的移民新村，扩建检疫营，木材加工厂、水泥厂和砖瓦窑的排班都是24小时的满产能生产，以及轻工业部最近接到的服装、床上用品的订单都说明此言不虚。

“米粉干先投产好了，毕竟储存方便，吃起来又能给大伙换换花样。”勋素济对“临高米粉干横扫市场”的宏大计划没兴趣，但是米粉在食堂里的确很受大家的欢迎。“还能做方便米粉，你想大伙肚子饿了就不用非跑到食堂里来吃了。”

第一百九十一节 勋素济当官

“出口有没有市场我可不敢说，但是米粉自用的话需求肯定很大——我看你不妨投产。”黄大山对勋素济说，“执委会到秋季就会开始搞田独开发计划，几千人云集在海滩上，有米粉做饭就容易了，直接加水加调料一煮就成。比面条还容易——面条还得去碱水。”

面条去碱水，在做面条时，和面加入碱水。适当的碱可以在受热分解时，吸收水份，使面粉达到良好的黏弹性。碱水还有防腐作用、中和面粉中的酸性等功能。碱水是天然碱，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钠。但是有的人不喜欢有碱味，这就需要在煮制面条时加入适量醋，中和碱去除碱味，或者再多煮一遍。

“好，我就投产米粉吧。做米粉很容易，用不了多少设备……”

“呵呵，你以为你还是自己在食堂里做米粉？最多也就做个几十斤的。要朝上千斤，上万斤的目标看齐，工业化制造和手工制造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叫机械厂的人给你搞几台食品加工机吧。”

“这么一说的话。”莫笑安有些意气消沉，“味精恐怕也通不过——红薯虽然不值钱，也是粮食。”

“味精这样的红薯深加工的产品可能会同意出口。只要附加值够高。一吨红薯要是能换回一吨大米或者几百公斤的生铁来，马千瞩肯定答应。”

莫笑安实在没法保证说一吨红薯做出来的味精能有这么高的收益。

“这保证不了。不过20年代日本人把味精卖到中国来的时候也赚了很大的一票。大明再烂不过20年代，我们也不见得比日本人差。”



味精是调味料的一种，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味精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食品的鲜味，在中国菜里使用比较多，也用于汤和调味汁。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员池田菊苗发现，海带汤蒸发后会留下一种棕色晶体，即谷氨酸。继而，他为大规模生产谷氨酸晶体的方法申请了专利，将谷氨酸钠称之为味之素，后传入中国，改名叫“味精”，不久，味精风靡中国以至全世界，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后来一个叫吴蕴初的中国年轻人反复研究发现，味精就是谷氨酸钠，早在1866年德国里德豪森博士就在植物蛋白质中提取出来了。1926年吴蕴初将“佛手牌”味精的配方、生产技术等，向英、美、法等化学工业发达国家申请专利，并获批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化学产品第一次在国外申请专利。

“再过几天张信就要回临高述职了。你和他谈谈吧。”黄大山对莫笑安说，“他在广州，对市场的了解程度总比我们这样乱猜要来得准确。”

黄大山说其实制造味精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有菌种，控制好发酵条件，用淀粉或者更简单的红薯干粉就能发酵。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有淀粉或者含有淀粉的东西。

“发酵是种很神秘的东西，”黄大山说起自己的专业眉飞色舞，“细菌真得非常可爱……”

莫笑安和勋素济不由得离得他远一些，免得沾染上他身上“可爱的细菌”。

“这就是发酵车间，”黄大山指了一下院子另外一端的一排框架式结构的高架空的厂房，里面有用蒸汽或者煤气加热的密封式的锅灶。

说是发酵车间，其实是各自分开的。黄大山在里面发酵的东西有好几种。

每个车间门口有消毒水池，里面是石灰水，出入必须从里面走过去。算是一种基本的消毒措施。

“这是为了避免杂菌污染。”黄大山解释道，“有些产品发酵对环境要求不高，有的就比较麻烦。”

现在发酵车间里用淀粉或者直接利用红薯的产品有好几个：除了有莫笑安准备在大明赚钱的味精，还有现在食堂热销的格瓦斯；直接用红薯发酵的醋；最后是化工和食品上都需要的重要添加剂柠檬酸。后者的生产工艺比较复杂，单独占用了很大的一处厂房。



柠檬酸，英文（Citric Acid）是一种重要的有机酸，又名枸橼酸[jǔ yuán suān]，无色晶体，含一分子结晶水，无臭，有很强的酸味，易溶于水。在工业，食品业，化妆品等具有极多的用途。柠檬酸主要用作酸味剂、增溶剂、缓冲剂、抗氧化剂、除腥脱臭剂、风味增进剂、胶凝剂、调色剂等。此外，柠檬酸还有抑制细菌、护色、改进风味、促进蔗糖转化等作用。柠檬酸还具有螯合作用，能够清除某些有害金属。柠檬酸能够防止因酶催化和金属催化引起的氧化作用，从而阻止速冻水果变色变味等功能和作用。

“里面没什么好看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锅子、发酵罐和管道。”黄大山说，“发酵的这个部份，以后我还会经常过来照看得。”

味精现在是以小批量的方式生产，每次产出不过二三十公斤，主要供应各食堂使用，黄大山说如果能够打开外销的渠道，大规模的生产不成问题。

“食品厂的设备很原始，规模也不大。”巡视完全厂之后莫笑安在食品厂厂长办公室里对勋素济说，“除了红薯车间就是发酵车间了。你要想法扩大些新品种的生产，除了外销，我们自己也需要。”

这道命令让勋素济觉得压力沉重，憋了半天，吐出句：“我会想办

法的。”

“好吧，你多动动脑子。”莫笑安说，“你知道：食品厂是属于临高粮油食品总公司的，理论上属于农委会和轻工业部双重管理，我算是总经理，吴南海是副总经理。实际上不管是我还是吴南海，都管理的不到位——事情太多了。所以到现在这所谓的总公司还是个空头。我前几天和吴南海商量过，我准备辞掉总经理的职务，由吴南海当总经理，你当常务副总经理——以后就是以你为主了。你就以食品厂为核心，逐渐把整个总公司给支撑起来吧。”

勋素鸡这回是大吃一惊了。开始是食品厂厂长，屁股还没坐热就是粮油公司副总，连升三级的水平了。

“这个，”他有点语无伦次了，“责任太大了……”

“没事，谁得责任不大？过去当连长的，现在在当陆军总司令，过去的有个法学学士学位的人现在在当法院院长——看他的样子要当司法部长，你这个过去的厨师当粮油总公司经理属于专业对口。”

莫笑安把粮油公司的情况和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总得来说粮油公司名下的资产有四大部份。

首先是穿越集团最早的产业：文澜河上的水力磨坊。这个磨坊经过几次扩建之后已久变成了临高最大的粮食加工厂，除了水轮机之外还安装了一台蒸汽机，用来在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最近工能委又给这个作坊安装了一套螺旋式冷榨油脂设备。专门用来处理从榆林运来的椰子干。



螺旋式冷榨机：螺旋榨油机是主要用于个体加工用的榨油机，几乎所有的油料作物都能通过小型榨油机来压榨。包括花生，大豆，油葵，菜籽，核桃，棉籽，等等。它的工作原理是榨油机运转时，经过处理好的油料从料斗进入榨膛。由榨螺旋旋转使料胚不断向里推进，进行压榨。由于料胚在榨油机的榨膛内是在运动状态下进行的，在榨膛高压的条件下，料胚和榨螺、料胚和榨膛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摩擦阻力，这样就能使料胚微料之间产生摩擦，造成相对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榨螺的根园直径是逐渐增粗，螺距是逐渐减少的，因而当榨螺转动时，螺纹使劲料胚

即能向前推进，又能向外翻转，同时靠近榨螺旋纹表面的料层还随着榨轴转动。这样在榨膛内的每个料胚微粒都不是等速度，同方向运动，而是在微粒之间也存在着相对运动。由摩擦产生的热量又满足了榨油工艺操作上所必须的热量，有助于促使料胚中蛋白质热变性，破坏了胶体，增加了塑性，同时也降低了有的粘性容易析出油来，因而提高了榨油机的出油率，使有料中的油压榨出来，并从园排缝隙和条排缝隙流出。

“粮油加工厂现在是农委会直接管理的，你就不要去插手里面的具体管理生产细节了。”

“好，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碾米榨油。”

其次就是农委会在博铺最早的食品加工厂——博铺海产品加工厂了。勋素济对这厂很是熟悉——食堂里绝大多数的食材都是这里供应的。它能加工咸鱼、烤鱼干、鱼板、鱼露、鱼油、海菜干和鱼粉。运转情况非常好。

然后就是南海农庄的屠宰场了。原计划把它升级为肉联厂，除了屠宰提供鲜肉之外，还准备制造咸肉、香肠、火腿之类的东西。但是现阶段肉食本身就匮乏，每逢杀猪宰羊的好日子差不多就是吃得连个骨头带皮什么也剩不下，所谓的肉食加工业迄今为止就做了若干公斤肉干供应给远程野外作业的人员。

最后则是刚刚新建不久的食品厂。

莫笑安说，根据他和吴南海之间的讨论结果：农委会分管粮油厂和海产品加工厂，轻工业部分管肉联厂和食品厂。粮油总公司的行政事务性工作由常务副总经理勋素济负责处理。

“情况就是这些。有问题吗？”

“暂时没有。”勋素济一时间没头绪，也不敢发表什么看法。

“没事！吴南海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莫笑安见他一脸惘然，安慰他，“有问题和他多沟通，他肯定会帮忙的。毕竟他是总经理么！”

他又转头看了看办公室，屋子里散发着石灰水和生漆、新木器的气味。四壁刷得雪白。配上新做好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几把藤椅，看起来很像七八十年代的国营企业办公室。

“这里你还满意吧？”

“挺好的。”勋素济连连点头。

“有一个缺点，这里还没有配电。”莫笑安稍有遗憾的说。因为节约电线和配电器材的缘故，很多新建的非关键性设施里如今都没有供电，食品厂没有电动机，连电线都没拉过来。所以遇到晚上生产只能点汽灯照明。

“我的配电指标不是白费了！”勋素济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

“只好先坚持坚持了，面包会有的。”莫笑安满不在乎的说。

后面还有一句“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表示：“问题一定会解决，你放心好了！”。语出自前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剧中的瓦西里之口。在剧中，战争期间物资短缺，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互让一只面包，并坚定地告诉妻子：“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后来大家经常引用这句话，表示：“问题一定会解决，你放心好了！”

莫笑安移交了全部的手续和相关的文件之后就溜走了。他还有服装厂的事情要处理，另外就是他在文总面前说过的大话：“小商人们来了也带不走银子”——他得多想出几种能把小商人们的货物留下的新产品。

勋素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涂得雪白的墙壁，标准的办公桌和文件柜，还有一箱子食品厂和粮油公司的文件账册之类的东西，盘算着自己应该先干什么。

照理说新官上任，总得先想干出点业绩才对。勋素济的脑子却在自己的大箱子私货上头。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电就不能用。食品厂既然没有电就寻思着自己还是回宿舍区睡觉好，起码那里有电。

原本他打算找萧子山商量商量，能不能给他安排一间单人宿舍，这样他用自己的配额也就不会打扰同舍的人了。这如今不难办：许多人都是夜宿在自己的工作部门，四个人的宿舍一个人睡得大有人在，萧子山肯定能够同意。

萧子山说单独安排一个人一间是可以的，但是在宿舍区的话他的额外用电配额就无效了。集体宿舍为了避免打扰他人，就寝时间一到全宿舍区就拉电闸熄灯了。不管你有没有多余的用电配额都得睡觉，要看书玩电脑就得去公共娱乐室，但是那里也就是到午夜。

“对了，我不是有秘书了嘛。”勋素济眼睛一亮。有了免费的劳动力就好办了。

他赶紧给萧子山打电话，说自己不要单独的宿舍了，还是住食品厂办公室好了。不过得配发秘书一名。

“自然是女生了，能帮我洗衣服什么的。不过要有把子力气，不要弱不禁风的，对，要干得动重活的。”

“相貌什么的没要求吧？”

“没，我这是单纯为了工作，相貌不吓人就好，长相要干净点的。”

来得行政练习生是个女生，既黑且瘦。其貌不扬。她用不大熟练，但是基本能听明白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叫金喜珊，今年十八岁或者十九岁。是福建那边来得，孤儿出身的逃奴。至于说为什么要逃亡，政审的时候大家以为她会说是因为被主人虐待，或者意图强暴之类，没想到真正的原因是主人不许家中的婢女婚配。

明清代浙、闽、粤等地的地方富豪们有所谓“锢婢”的习俗，家中的婢女成年之后从不配人，一直留在家中役使到老死。这种很不人道的做法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财产受损失。毕竟婢女大多是从小养到大的，嫁人不管能收多少身价，总抵不过一个成年女人的劳动力有用。

金喜珊稀里糊涂的跑到了广东，差点落在人贩子手里，又几乎被乡下没老婆的农民“抢婚”，在一番颠沛流离之后被起威的人救助，然后就到了临高。

金喜珊？勋素济怎么也没法把眼前这人和人工美女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太“本色”了点。不知道是哪个哈韩分子给取得。



金喜珊，这里是调侃韩国女演员金喜善。金喜善，1977年6月11日出生于韩国首尔，演员，模特。1992年，金喜善开始担任广告模特儿，随后参加韩国青春美少女大赛，并开始在电视上演出，进入演艺圈，开始是在电视台担任主持工作。2005年，与成龙主演了电影《神话》，并合唱了主题曲《无尽的爱》，而为中国观众熟知。代表作品《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神话》，《战国》，《飞天舞》等等。

好在勋素济本来就没指望她长得如何。不过这么一个女孩子能够算“有力气”吗？

没想到到宿舍一收拾东西，他立马就见识到了古代劳动妇女的吃苦耐劳，他带来得装备很多，一个装满技术资料微缩胶卷的和相关阅读设备的箱子，天文望远镜，手摇发电机、车载超级电容器，各种工具、电脑，还有一个装满各种数码产品的大箱子，外加一套奇重无比的铜版纸百科全书。这些东西d日之后几乎就没开过包，宿舍里没地方摊，也没电用。



64 V超级电容器模块

超级电容器：英文（**supercapacitor**），是指介于传统电容器和充电电池之间的一种新型储能装置，它既具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性，同时又具有电池的储能特性。一般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力储能等方面。

勋素济把自己的折叠自行车打开，基本的维修工具和配件捆在自行车上。其他的東西，他叫金喜珊去找萧子山，派两个劳工来帮忙搬東西。

金喜珊却只借了一台“紫电”独轮车来，动手把这些杂七杂八的装备都捆绑在车上。然后猛得一用力，硬是把这负重将近二百公斤的独轮车推了起来。把勋素济看得目瞪口呆。

“哎，哎，太重了，还是请两个人吧。”

“萧首长说要等一小时才能有人，有这时间都到了。走吧，还有一车呢。”金喜珊毫不在意的推着车往农场那边去了。边推车边说话，面不改色气不喘。

整个路上，金喜珊不但没有休息，一路上还和勋素济说话聊天。边推车边说话，面不改色气不喘。

到了办公室卸下东西并不休息，马上又回了宿舍区，一鼓作气把余下的物件全部都运送过来。卸下来得东西堆成了一大堆——勋素济自己也没想过居然带了这多的东西，金喜珊从车子上取下从计委仓库刚领来的扫帚、木盆、抹布和皂角。又是搞卫生，又是搬家具，挂帘子……忙得个不亦乐乎。勋素济只是呆呆的在一边看，什么事也插手不上——除了向他请示哪件行李放在哪里的时候他才体现出一点价值来。

勋素济进到自己的卧室里一看，桌子里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窗户上挂上了细竹帘，白木茬的书桌上放着盏煤油灯，各种东西都归置的整整齐齐。

“首长您看还满意吗？”

“挺好。”勋素济满意的点点头，秘书真是好东西。难怪大伙一直巴望着执委会配发呢。

金喜珊又打开自己的行李卷收拾起来。她的卧室安排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虽然勋素济开始没什么想法，但是看到秘书就住在隔壁，不由得想要是金喜珊再漂亮些就好了……

他自己动手把手摇发电机的包装拆开，这东西在d日之后就没开过箱子。把它和自己的ups、蓄电池组、车载超级电容一一连接起来，最后又拿出了一个接线板。似乎是为了补偿自己快一年没玩弄过它们的遗憾，勋素济一口气把psp、数码相机还有笔记本之类的东西全插了上去。



手摇发电机与普通发电机没有多少区别，就是线圈在磁场中旋转，只不过动力是人力罢了，人一般功率是0.1到0.2马力，就是约73到150瓦的功率，还不能长时间坚持。因此手摇发电机的功率不会超过100瓦。

“好啦，小金，你的每天下午来摇动这个手柄，直到这个灯变成绿

色，知道了吗？”勋素济严肃的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

“是，首长。”

有了这个人肉充电机，晚上就可以充分的享受宅男的美好的时光了。虽然眼前的3d人物不甚“萌”，2d的世界还是完美的。

充分的安排好他的小日子之后，勋素济就开始寻思着得干点什么以保证自己的这份待遇能长期保持下去。

莫笑安要他干出点业绩来。这个业绩从哪里来呢，出口商品之类，过于复杂了，还是让莫笑安去伤脑筋好了。自己还是先从扩大供应品种入手比较现实。

他把墙壁上的食品厂车间生产图看了好几遍，又查了供应记录和农场可供应原材料表。研究了好一会之后，他拿起电话来，在刚刚拿到手的一本“行政人员通讯录”上查到了邬德的办公室电话，拨了出去。

当天下午，检疫营地的阳河接到通知，把通过检疫期等待分配中的移民里把酱园里的伙计、做豆腐的、开槽坊的、当过厨子的、干过酒楼跑堂的，还有屠夫都给清理出来了，一总给送到了食品厂。邬德也从公社的社员里把有这方面专长还没去处的人挑了几个出来。

勋素济的第一步是分离掉食堂的作坊功能。在和吴南海、萧子山沟通之后，原本在食堂里专门负责做豆腐的土著职工和设备全部转交到了食品厂，成立了一个豆制品车间，专门生产豆腐、豆腐干和腐竹。发制黄豆芽和绿豆芽。勋素济原来还打算用豆腐发酵做豆腐乳，但是他很快就遇到了难题——黄豆不够。临高这里的黄豆和当时所有中国农村的大豆生产一样，是不上规模的杂粮种植，供应本县的几个豆腐作坊之外就没什么剩余了。

第一百九十二节 来自广州的订单

今年开始农场扩大了大豆种植，但是眼下大豆本身就缺货——尼克还要他争夺。勋素济决定不和这马疯子去争抢，干脆就做代用品——蚕豆腐好了。



蚕豆腐——这是蚕豆糕的制作过程，但也可以看出来确实不如白嫩的大豆腐好看。

蚕豆易种易活，产量又高，加上根系有固氮的作用，豆壳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农场为了改良土壤的种了许多。货源堪称充足。当年供应困难的年月里，蚕豆腐也是常见的代用品。它的缺点是卖相比较难看，做出来是黑乎乎的，而且质地口感远不如真正的豆腐那么细腻。

黄豆不够用，绿豆又是解暑的重要食疗之物，豆腐作坊的豆芽买卖只好继续在蚕豆身上找，勋素济用瓷盆和陶罐子做出了发芽豆。

豆腐作坊的生产用代用品上了正规之后，勋素济把移民里找来的人凑出来一个酱园班底。这个班底还真不含糊：破产的酱园掌柜，失业的做酱师傅和杂工，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酱园从业者们汇聚到临高，组成了轻工业部属下的第一家商业实体——天厨酱园。

天厨酱园他没有放在食品厂里，而是到东门市找了个冷僻的地方。

勋素济的想法很简单，既然穿越集团已经在逐步取消供给制，有了愈来愈多外来移民的加入，酱菜之类的消费也会日益增加。把生产和经营的场所都放在东门市比放在绿区内的农场要方便的多。

他原先想想把这家酱园取名“六必居”的，但是听人说这会六必居已久在北京存在很多年了——传说“六必居”的匾额就是大名鼎鼎的严嵩所题。再用未免有冒名顶替的嫌疑。于是就用了这位对中国食品工业有过杰出贡献，中国味精的发明人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的字号。

“其实天厨这个字号很好，有气派！有意境！”莫笑安在天厨开张的时候说，“以后食品厂搞大了也可以叫天厨。”

天厨酱园用传统工艺和设备酿制豆瓣酱、辣椒酱和酱油，同时还腌制各种酱菜、咸菜。产品不仅供应各个食堂，同时也对外销售。酱园里的师傅伙计来自各地，带来了各自家乡的风味。勋素济自己是厨师，对吃得东西是见多识广，又善于杂糅众家之长。没有多久天厨酱菜的名声就传开了。

农委会对这一举措大为赞叹。原本农庄的菜地里的大量蔬菜总有一部分无法及时消耗而被迫改成了饲料，特别是产量很大的白菜和萝卜。现在有了酱园，多余的蔬菜就由酱园消耗了一点也不浪费。黄大山几次来酱园搞技术指导，还送来了若干种新的发酵菌。

穿越众们对有这样一家酱园也表示由衷的高兴，多一种可以调剂口味的食品总是好事。开张没多久便有许多人来天厨献计献策，贡献家乡制作酱菜干菜的秘法。

勋素济看到酱菜的需求状况不错，红辣椒的供应又充分，便向萧白朗定制了好些个大号泡菜坛子，向酱园的伙计们传授做四川泡菜的技术。很快食堂里就有四川泡菜供应了，清爽适口的泡菜在炎热的夏季很受大家的欢迎。连县里的士绅和官吏们，也打发人买来尝新。

接着他又动起了海产品加工厂里的小虾米的脑筋。每天博铺的渔获里都有大量不上等级的小虾，除了晒干做虾皮就是直接当磷肥或者饲料用。勋素济想起自己在东北吃到过“锦州小菜”，就是用虾油泡得——味道鲜美，口味巨咸，非常下饭。所谓的虾油其实就是用小虾加盐发酵之后提取出的上层澄清液。至于下层的混合沉淀物则是“虾酱”，也是一种调味酱料。

他把想法和海产品加工厂说过之后，很快就得到了这种“虾油”。“锦州小菜”的特点是大多用“小蔬菜”腌制，小黄瓜、小茄子之类最受欢迎，而这些本来就没什么成本——是菜园里筛下来的。

锦州小菜为辽宁锦州特产。传说在锦城南渤海湾硝盐锅村，有一李姓打渔人，所打肥鲜鱼虾经腌制，发酵成酱，其味清香怡人。某次因为康熙帝食欲不振，品尝后顿觉胃口打开，特大加赏赐，从此卤虾酱称“原封贡虾”年年进贡。锦州小菜主要产品有驰名中外的什锦小菜类、虾油制品类、虾酱类、盐渍菜类等五大类一百余个品种。什锦小菜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系皇家贡品而闻名于世。乾隆皇帝东巡祭祖途经锦州品尝什锦小菜时赞不绝口，并挥笔写下对联：“名震塞外九百里，味压江南十三楼”，横批：“什锦小菜”。一九九二年，溥杰老先生重书此联，并题写厂名。这一文化遗产已用于产品包装装潢之中，使什锦小菜成为历史文化产品。

勋素济和莫笑安都没想到，天厨酱园日后成了轻工业部最重要的出口企业之一。

莫笑安交接完食品厂的事情之后过了几天，张信回到了临高。这天晚上他吩咐人把张信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关于外销品他想听听这位身在最前线，又是干销售出身的专业人士的意见。

“不过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卖味精。”张信说听了他的初步设想之后说，“要我说如果没有粮食管制上的问题，米粉干的思路不错，因为人人要吃的。但是味精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了。有钱人不需要，穷人没必要。”

有钱人吃东西考究，用得是整鸡火腿慢火熬制出来的高汤，看不上你这人工鲜味剂。穷人吃饱饭都是个问题，想不到要这玩意——再者味精毕竟只是调味料不是罐头汤，放点味精没法“清水变鸡汤”，这使得它的销路大成问题。

“这不就没指望了？”

“不，销路还是有的。”张信说，“这世界上除了有钱人穷人之外还有中等阶层但是你指望它大量出口不可能。还有，来临高贸易的小商人也不会喜欢这个——他们面对的客户不需要。有可能使用的就是餐饮业了。”

“餐饮业也好，能销出去都好。”

“这个我们可以试试看。”张信想可以先在起威属下的客栈、骡马店之类的地方的厨房里用用。如果反响不错，自然有人会来找上门来询问。

“如果你要是广东、福建的小商人，到临高来了卖完了货，觉得带什么货回去比较受欢迎呢？”莫笑安列举着，“盐他们大概是不敢的，毕竟是犯法的。糖是大宗货物，他们带个几十斤没意思，而且雷州就有糖，福建也不少……”

“第一要价廉、第二要新奇没有的、第三要好用。”张信说，“澳洲货现在已经有了精巧好用的名声在外，镜子玻璃一般市民消费不起，但是羡慕澳洲货，想用澳洲货的心理已经存在了。正如有人不一定买得起奔驰车，但是非要搞个奔驰的标记当钥匙圈是一个心理。”

张信的意见是开发一些价廉物美的奇巧淫技的东西来迎合市场上的这种心态。

“其实缝衣针就不错，钢口好，卖相来说在市面上堪称第一了。很能体现澳洲伙货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张信评价道。

“不过缝衣针要用钢材，这是一级管控物资……”

“那能用多少钢，”张信不以为然，“大炮光打出去一个12磅炮弹是多少铁？一个炮弹就能做出很多很多针了。”

莫笑安迟疑道：“还有个生产能力的问题，缝衣针是机械厂在生

产，它又不是急需的物资，经常被排在最后。”

实际上缝衣针从总共才生产了不到一万根就停产了。机械厂不但有太多的事情要干，而且大伙对制造这种小五金日用品兴趣缺乏的很。

“这设备不能放在机械厂，虽然你们都是属于工能委的——但是机械厂的这群人是玩机械的，一个个搞蒸汽机，造锅炉都嫌不够味，你要他们给你做缝衣针？和督公说一下，让机械厂多制造几台成套的制针设备，划到轻工业部的编制里。工人，你叫机械厂帮你培训，原料由计委拨，这样缝衣针厂才能保证每天开工。”

莫笑安想自己怎么早没想到！机器和人员都在别人手里，自然事情做起来就不顺了。

“茅塞顿开！”

“我们也希望轻工业部门多搞些新产品销售，老是卖镜子和玻璃器，迟早要审美疲劳的。”

“平板玻璃的销售怎么样？”

“这种东西和玻璃镜子一样，能有多大的市场？”张信对奢侈品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奢侈品虽然有暴利，却不是商品的主要发展的方向。但是如今高处不胜寒，文总提出过的把小型镜子廉价化的举措迄今大家也不愿意推行，毕竟现在的利润即可观又稳定。

工能委本身现在也不愿意把镜子廉价化，玻璃厂的产能是有限的，一旦廉价化之后销量暴涨，对本身任务就吃紧的玻璃厂来说就更吃力了。

“还可以从食品上打打注意，不是味精——有没有廉价的大众小吃一类的东西，一文能买好几个的……比如说——糖”

“糖？”

“糖！”张信说，“对，就是小孩子吃得糖。我小时候住的是湖南的小县城里，有亲戚到广州去出差，给我带回来一包水果糖。当时就觉得是人间无比的美味……”张信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会有市场吗？”

“起码在广州不可能没有。别忘记温州人当年是怎么发家的。”

“这我知道——鸡毛换糖。”



鸡毛换糖是指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最早的鸡毛换糖，形成于我国的浙江省义乌地区，而最终，这一行为对地区经济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认可，并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鸡毛换糖的人又被称为敲糖帮，组织内部进行了严格的分工，新人还会有人指导。鸡毛换糖既推动了义乌红糖事业的发展，又换回来出口所需要的“红毛”，农田所需的作肥料用的“废鸡毛”，让粮食增产，农业增效，搞活流通，于国于民都有利。事实上“鸡毛换糖”好处并非至此。如廿三镇（公社）办的廿三里羽毛厂，就是在这个阶段应运而生的，当时它解决了农村数千人的就业问题，换回了外汇，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可谓利国利民。直到1982年后，市场逐步向义乌县城集中发展，终成今日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世界，而廿三里的敲糖人正是义乌小商品世界的“始作俑者”。

“鸡毛换来的糖也就是农民自己农闲时候做得麦芽糖而已。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中国就能让温州人积攒起第一笔资金，在大明或许也可以。”

“我明白了，搞糖果工业。”莫笑安点点头。这的确是个思路。首先是穿越集团的大宗产品，原料方面不虞匮乏，而且这是属于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

现在糖价虽然不低，却是论“石”在卖，糖果再便宜，也得一文二文。算下来，糖果的利润要高得多。

张信又提了几个有可能大宗出口的物资，首先是书写纸。既然化工部门已经能够出品硫酸和烧碱，大规模批量造纸已经不成问题了，不管

是雷州的甘蔗渣造纸还是秸秆造纸，穿越集团造出来的纸肯定是最廉价的，掺入高岭土之后，还能做出洁白度最高的纸来。

“书写纸很贵的。”张信说，造纸虽然原料廉价，但是在过去没有化学品的时代，造纸原料的沤烂成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力，唯一能帮忙的化学品就是石灰而已。

莫笑安的轻工业部属下就有一个土法的造纸作坊，是由从大陆的移民里找来的造纸工人负责生产的，全程土法。莫笑安对土法造纸的低下效率是清楚的。造出来的纸，除了质量较好的供书写之外，多数都是充当卫生纸用了。

明代的造纸业已经相当的发达，但其价值依然不低，官府除了各产纸地要进贡详细到“张”的专门贡纸之外，还搞过“纳纸”的制度：被审问顶罪的囚犯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纸张，到后来干脆涉案的诉讼人都得“纳纸”。

过去的账本用纸已经是极粗极差的纸了，就是这样的纸，张信还看到有人利用它的背面在书写。书写用纸在当时很不便宜。

“说到纸张之后就要说到书籍，书一样不便宜。我们有机会。”张信说。

广东的书价是多少呢，张信说价格很高，比21世纪的任何国家都高。一套点校刻印上佳的市坊印本至少要一二两银子。

“雕版书在明代应该技术很成熟了。雕版就是刻板的时候费工，完事之后不就可以反复用了吗？”

“雕版的成本很高，保存起来也不容易。虫蛀霉烂，每年都要修补或者更换一些。这种长期的维护成本是不低的。”

雕版即刻书，一作刻版。雕版创始于何时，明清以来，向有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唐代，也有人认为是始于隋代，行于唐世。史料关于唐代民间刻书卖书记载甚多，五代冯道令国子监雕印“九经”，是官府刻书之始。宋代雕版印书风行，有官府刻书、家塾刻书、书商刻书。元、明迄清，虽出现木活字、铜活字等多种活字印刷，雕版始终居于优势，并发展了彩色雕版套印技术（见印刷、中国古代印刷史、版画）。

而且雕版费工费料，完成之后又很占地方，如果不能确保长期销售的冷门书籍或者新作，书商就不大愿意刻印。所以古代新书出版很难，往往要作者自费刻印，囊中羞涩的作者只能依靠寻找赞助者才能出书。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也是得到了南京的刻书家、藏书家胡承龙以及当时的文坛巨子王世贞的帮助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著作开始刻版，至于正式出版，则要等到他去世后的第六年才告正式出版。书籍的出版时间跨度之长，花费之巨，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这事可以请教周洞天，他搞这个专精。干脆闹个活字印刷厂好了。”

和张信谈了一番之后，莫笑安觉得自己大受启发。写了满满几页纸。张信却有另外一件商业推广的事情要和他谈。

“这事和轻工业部有直接的联系，也涉及到未来我们广州站在广州

是不是还能占据时尚消费的制高点！”

古代社会同样有流行和时尚。在明末广州这个商业气氛浓郁，消费主义思潮至上的地方，占据时尚的制高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较为富裕的市民的消費习惯，从而使得各种临高产的“澳洲货”顺利地进入市场。

“具体是什么事。”

“紫明楼重新装修。”张信说。

“不会是pepi又在闹什么妖蛾子吧。”莫笑安对此人本能的反感+怀疑。

“有她的主意在内，但是这是广州站的集体讨论。”张信一上来先强调这个“集体讨论”，“我们要把紫明楼作为广州的时尚消费场所……”

“别是大明版的天上人间吧。这样搞情报拉关系就容易了，高，实在是高啊！”



“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全称是：北京长青泰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天上人间”夜总会，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京长城饭店西侧副楼，北临亮马河及燕莎购物中心，西临昆仑饭店、南临农业展览馆，是京城繁华高消费的金三角地区。2010年5月11日，北京警方开展了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因被查获有偿陪侍和消防隐患，而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随后这家夜总会成为了传说。有《某天上人间夜总会》诗：“承平岁月孽花天，公子富豪游兴饶。灯雾香尘春复夏，森声沓躅昼连宵。几身肉与钱相兑，诸魄醒同幻错交。莫谓长安帝听近，都风异臭贖司曹。”天上人间为北京最顶级的俱乐部，营业面积约12000平方米，拥有大堂、40个KTV包房、餐厅及桑拿中心等。天上人间之所以被炒作的如此神话主要是因为能在这里消费起的个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公司性的消费（也就是烧钱的地方）。另外请读者们注意，这篇文章是发表于2010年8月20日，当时这家“天上人间”已经被查封，各地开始“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

“哪里，”张信笑了，“要更复杂些。”

这次改建的指导思想是把紫明楼改造成一个“澳洲式生活方式”的样板。安装各种现代生活设施，向花得起大钱的豪门大户们推销各种享用品，包括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

“注意是生活享用品，不是奢侈品。”

“这有什么区别啊。一般老百姓总归是买不起的。”

“一般老百姓分很多种的，广州的百姓，生活富庶的还是很多的。”张信在广州日久，对大明的社会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广东，特别是珠三角一带的百姓生活还算是安定宽裕的。特别是在广州这样的城市里，虽然路倒死人时时可见，乞丐也不在少数，但是一般市民的生活状态还是过得去的。

这种勉强可称为“大明中产阶级”的市民阶层，虽然不见得能到紫明楼来一掷千金，但是正如现代的中产阶级特别迷恋“高级”、“典雅”、“奢华”、“极品”、“尊贵”之类的词汇，总要忍耐挨饿买个lv包，时而也要故作潇洒的到某些去喝杯咖啡就会心疼好一阵的地方去消费一样，有钱人的生活享受是他们模仿的对象。就算不能享受全部，至少也能享受小部份。

“我大体明白你的意思了，紫明楼类似于高级会所、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吧。”

紫明楼的样本就是现代时空的高级夜总会，不外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方面的享用。只不过这一切，将用来自现代时空的技术、理念和产品进行包装。

“那pepi算是名妓还是老鸨啊。”莫笑安口无遮拦。

“靠，pepi要找你拼命了。名义上她可是郭逸的小妾……”

“小郭的胃口真好。”

“不是说了是名义上吗？”张信不满的说，“你别插科打诨，这是广州站在大陆的一次试探性的商业推广活动，成功的话，你的轻工业部就订单滚滚而来了！”

“好，好，我洗耳恭听。”

“现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发全套的卫生洁具。”张信给了他一张单子，“洁具在二个月内必须拿出来，其他的可以缓一缓。”

第一百九十三节 南宝煤矿

“这个我得找萧白朗，他现在专管这个。不过陶瓷窑的事情可不归轻工业部，得工能委下达订单。”

“这事情在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计委会下达生产任务的。”张信说，“这事情得有人帮忙协调——事情成了你轻工业部收益最大，就你来当代理人吧。”

“行，以后我到紫明楼来消费你给五折优惠啊。”

“没问题。不过不开发票。”张信说，“另外给我找几个搞建筑和室内装潢的，拿一个紫明楼的全套的设计改建方案出来。”

“这个应该很容易。”莫笑安说，“实话说我很好奇，你们打算把紫明楼搞成什么样子？不会是外面一排罗马柱，屋顶上几个小天使吧。”

“这话说得：这种风格就是我们老家的浴场也不搞了”

除了卫生洁具之外，还有不那么令莫笑安感到吃惊的东西：比如透明皂、洗发水、指甲油、口红之类洗化类产品。这些东西莫笑安知道实际没什么技术难度，有很简单的基本化工产品就能制造。现代洗化产品中最有技术含量的是合成香精，但是本时空完全可以采用纯天然制品。

“全套的玻璃酒具、茶具这些容易。”莫笑安看了之后说，“水晶吊灯？！这可有难度了，做做看吧。玻璃瓶装格瓦斯——可以，不过你们得负责退瓶的事情。做玻璃瓶现在还太费事——为什么不要桶装的？运起来方便，也不漏气的。”

“这不是为了抬高身价么。”张信笑了，玻璃瓶装得总比桶装的好看。

“真有你们的。”莫笑安继续翻着，“性感内衣？！性感舞衣？！”他吃了一惊，“脱衣舞啊！”

“谁说是脱衣舞的，不脱！是要那种半露半遮，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张信说，“俺们要在紫明楼推出全新概念的古代舞蹈，喝着小酒，看着美女……”

“打住——什么叫全新概念的古代舞蹈？是不是裹着几片薄纱，露大腿，光着半个屁股就是全新概念？”

“嗯，嗯，大致如此。”

“那不还是艳舞一类的，低俗，真是低俗！”莫笑安流着口水批判道，“不过有创意。”

“轻工业部有服装厂，这事情你就多费心吧。以后你来紫明楼，最好位置的雅间就归你了。”

轻工业部有一个被服厂，原来是邬德利用百仞公社的妇女劳动力专门制作劳工和士兵们的被服的，后来成立轻工业部的时候整体转了过

来。厂里有若干台21世纪拿来的缝纫机、拷边机之类的专用设备，机械厂又在本地生产了几十台各种缝纫和针织设备。生产规模是不小，但都是按照纸形裁剪缝纫而已，没做过什么复杂好看的衣服。

“款式什么好说，参考资料很多，打版做纸型号都容易。”莫笑安踌躇道，“就是材料搞不定。”

生产性感内衣的提案很早就上过内部bbs，当时以“惊世骇俗，影响名誉”、“无法保证垄断性版权”的缘故被否决的。实际上性感内衣这东西，看似几片布几片纱几根带子，面料的技术含量却不低。特别是很多材料要求有一定的弹性，这在没有合成纤维的时代就绝对搞不出来。一双最简单不过的尼龙长筒袜，光用棉针织品就没法模仿出它的效果来。

“中国的丝绸种类这么多，总能找到类似的吧。还有棉、麻，我们不是有针织机吗？”

“我不懂行，找专业的人看看才行。”

“香烟也容易。但是空调、制冰机……这些也太扯淡了吧。临高都没有的东西，你要让广州有，怎么可能？”

“空调能做，我这次回来咨询过工能委了。他们已经给制药厂制造了一套。制冰机说要研究研究。”

“机械厂说能做得的话大概是能行。”莫笑安把单子看了一遍，“要全部配齐的话，至少得半年。”

“没问题，卫生洁具一定要按时完成，等安装的。”

张信原本很担心计委不愿意支持他们——自从德隆银行进驻广州收走了广州站的财务权之后，郭逸一度有了想辞职回临高任职的念头，自己在广州势大财雄，加上出身有问题，算不上根正苗红，还是及早退位避嫌为好。但是张信力劝不可：眼下德隆刚刚进驻，如果立刻辞职不但不会被认为是避嫌，反而和被认为是对组织上不满的示威。

郭逸一想此言甚对，便打消了这一念头，好在孟贤此人在阿美利加待得久了，沾染了米夷的风气，为人还算爽直，干起活来又是一丝不苟，几个月下来倒也相得益彰。

紫明楼的方案其实广州站内部的方案做好已经几个月了，pepi已经屡次要求重新装修，以满足她的表演慾，众人一直迟疑不决，最终张信还是决定亲自去一次临高——本来他也要向情报委员会的一位人物做汇报——把这个方案面对面的报上去。再和各部门的人民委员和头头们见面，从中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

慾是“欲”的异体字。

回到临高之后，情报委员会对紫明楼的设想很是支持，而在计委那里也没费多少口舌。马千瞩在询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也很痛快的答应了这个方案。随后执委会在例会上没有任何讨论的就通过了。

紫明楼的工程很大，是项大型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所以计委专门

成立了项目协调组来协调此事，由莫笑安担任组长。里面牵扯到的协作部门和人员很多，没计委出面，仅仅靠广州站是不可能搞成的。

计委的一封电报，把在昌化堡扩建房屋的张兴培召了回来。他在昌化堡这里正在修筑一个新的移民村。执委会采用了江秋堰的提案：准备在昌化堡和榆林堡移入移民。为了保证移民一到地点就能够安身下来，免去情绪上的波动，建筑总公司在两地开始修建文德嗣设计的堡垒型b型建筑。每个这样的建筑可以容纳38户人家，足以自保和进行简单的生产活动了。如果以后要增加移民，再依次增加就可以了。

张兴培看了计划之后表示，自己必须到广州当地看看具体的情况才能决定整个紫明楼到底应该如何的改建。

“还有就是紫明楼到底准备上什么风格？”

“外观上，不能太突兀，不能搞成什么罗马式或者其他欧洲式——太招摇了。还是按照传统的中国式样风格吧。”

“好的。”随即张兴培就带上测量和绘图用的设备，启程去广州了。

“通知南宝矿务处，”马千瞩给人打电话，“立刻在南宝准备开采高岭土！”

所谓南宝矿务处，是穿越集团为了便于开采南宝的各种矿产资源，在当地设立的一个以采矿为主要目的的据点——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远离文澜河流域，在较为偏远的地带设立据点。

南宝的褐煤自从第一次被征发之后，计委发现对褐煤的需求实际上很大。当地的石膏、高岭土也是穿越集团急需的重要资源，必须尽快加以开发。

如果只靠在当地的人力资源进行征发活动，以当地人落后的采矿水平来说，费时费力不算，乱挖乱采还会破坏当地的资源。反复的搞劳役征发也会引起民怨。执委会在短暂的讨论之后，认为应该在当地设立一个专业的采矿专业村来主导采挖，当地的劳动力可以作为力工进行补充。

南宝矿务处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矿工村。勘探队前往南宝，很快选定了村址——此地大致就是后世的南宝煤矿总部所在地。建筑总公司的梅林在新村址上指挥工人修建起了第一栋文总设计的b型民居建筑。铺设了从山上的泉水引水的毛竹管道。第一批准备移入三十八户矿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当地开采褐煤、石膏和高岭土。然后通过南宝 - 百仞公路运回。最终将在南宝安置移民四百户左右，在这里形成一个专业的采矿市镇。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大规模的开发田独的一次预演。

在临高本地安置移民比预计的要容易，这里地广人稀，空地很多。熊卜佑带着征地工作队还有从县衙找来的若干吏役一起到了南宝。在当地圈占了大片土地——都是经过远程勘探队勘探确认有矿产的地方，为

了保险起见，还买入了临近的大片土地，以免将来扩建的时候搞出什么土地纠纷来。

穿越众跑到南宝来圈地丈量还修寨子举动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恐慌，特别是拥有较好的山泉灌溉的水田的地主们，一个个都食不甘味，赶紧求着本地的联络员来打听丈量土地是干什么。是不是打算要收了他们地？各村顿时人心惶惶。

后来见他们勘探圈占的都是些坡地谷地，缺水多石头的地方，众人才放下心来，有脑子活络的已经猜到澳洲人是要来这里挖煤了。

工人们开始在公路边修建储存矿石的的仓库，在仓库和开采区之间铺设轨道——这种轨道是木轨，上面包有铁皮。如果是熟铁制造的轨道的话难保不会被当地人盗窃了去。轨道上的运煤车采用铁框木壁的结构，每车次可以载运1.5吨的矿石。计划用牛来牵引。

采矿工人随即也来了，他们穿着土布工作服，戴着藤盔，徒步从公路上走来，旁边是在当地人看来过于巨大的四轮牛车，上面覆盖着席棚。里面装着穿越集团发给的采矿的工具、各种生活用品，粮食还有他们的家人。矿工大多来自广东和江西的土煤窑，有老婆孩子的并不多，很多人是赤贫阶层，完全是光棍一条。

南宝矿务处的开发由叶雨茗亲自带队——到了南宝之后，他马上关照人在附近各村招贴招工告示，招募愿意当矿工的当地村民。根据叶雨茗在现代时空的经验，但凡矿山很少不与当地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吸纳部份当地劳动力有助于缓和这样的矛盾。

叶雨茗根据勘探资料得知，南宝的褐煤相当多的部份是可以露天开采的，埋藏深度比较小。露天采掘极限剥离系数最多是2，有的地方甚至直接有矿脉露头，非常适合露天开采。所以本地村民直接用锄头和铁锹就能采到矿石。

他察看了几个勘探队标记出来的采矿点，这里的褐煤虽然没有露出地表，但是表土深度不到一米，矿体规整，便于开采。只要剥离地表土层就可以拉起了采矿段进行大规模的露天开采。

剥离表层土的方法最快捷最省人工的就是爆破。叶雨茗给计委打报告，要求拨给火药、导火索和工兵。他自己也会搞一些爆破，不过实际操作没做过多少。慎重起见，还是希望把潘达这个专业人士叫来。

这天乡民们看到公路上又来了几辆牛车。每辆牛车相距都很远，牛车用车棚遮盖的严严实实的，上面还挂着斗大的红色牌子，认得字人说上面写得是：“严禁烟火”。牛角上缠着红布，每辆车旁边还有扛着锤子和钢钎的士兵。一时间众说纷纭不知道他们运来了什么。

晚饭时分，才有人得到消息，说运来的是火药。接着各村的联络员就被叫到“矿上”去开会了，回来传达精神说：澳洲人马上就要在南宝这边开矿了，要用火药炸山，要大家不要随便进入划的石灰线里头去，否则被死炸伤不论。

众人都觉得稀罕，挖煤平日里大家拿个锄头背个筐就是了，哪里要用火药呢？再者火药一炸，不就把煤都给炸飞了吗？

潘达带来了一个工兵班，五吨黑火药和几百米的导火索，他和叶雨茗一起察看了即将爆破的采矿段。

“安全点的话就是逐段放小炮，一段一段的清理地表土石。”潘达说。

“这样花得时间太久了，每次爆破之后还要逐段进行清理。”叶雨茗想搞得是大揭顶式的大爆破，二三炮就把采矿段的表土剥离，然后边清理边开采。这样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工期。

“有点危险。”潘达很是犹豫，“这就属于较大的爆破了。”

“试试看吧。大不了导火索拉得远一些。”

俩人一起翻资料，看地形图，看炮眼应该怎么打。工程爆破很有技术含量，整个穿越集团里也就这二个算是仅有的专业人物了。叶雨茗过去在安监部门就是专管矿山的，对矿山爆破略知一二。

几天之后，远远的矿区传来了一声巨响，接着又是连续几声爆炸，临近的几个村落都感到了脚下有明显的晃动，等到出来看的时候黑色的烟雾直冲云霄。好事的小伙子溜到采掘面一看，这里的地面已经生生的被移去了一大块，露出一个不深的大坑，一座小山干脆被削了一半。

爆炸的动静之大，引得附近千户所的人也来查问情况，听说放炮的是澳洲人之后，来得百户不言语的走掉了，联络员注意到这小军官的脸上都白了。

经过爆破之后，南宝的几个露天采掘区都暴露出来，叶雨茗指挥矿工和基建工人把地面清理干净。修筑开采的工作面，让工人进行开采。

最初工人采用的是铁锹、铲子的手工采掘方式，挖出来的煤放在大藤筐里由人力背运到采矿面上的轨道车站上，不但速度慢，而且要上一段斜坡，即危险又消耗体力。叶雨茗在一段采矿斜面上用水泥混凝土进行了硬化，然后铺设了包铁木轨。在上面设立了一个蓄力的绞车站。这样就可以将煤装在小矿车上直接从采矿工作面上沿着轨道拉上来。工效提高很大。

矿工的待遇是很优厚的——这也是工作性质使然，矿工属于超重体力的劳动，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就必须提供超量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保证热量。

南宝矿务处的矿工分两种，一种是移民过来的职工，他们是按照每月180元流通券的标准拿工资的。这个待遇远高于百仞城的产业工人基准118元的工资水平。当然要拿满这个工资就必须完成定额，叶雨茗经过简单的测算，规定每个工作小组——一个小组由4人组成：2名采掘工，2名推车工。每组一个班次的最低额度是采煤或者矿石8吨。超额的部份，按照每超额200大斤可得0.5元标准给予奖金。

另外一种则是当地的计件工。当地农民因为要种地，多数不愿意彻底进矿做工。叶雨茗就推行计件临时工的制度。也就是现代小煤窑的工分制度。根据运到煤栈的煤车数量发工分牌，每运到200大斤每天或者矿石给0.5元。一个计件的力工，每天大约能采挖1~2吨的煤，可得5~10元的流通券。如果连续干一个月，最少能得150元。这个收入对在穿越集团体系内的劳工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第一百九十四节 南宝布局

但是对南宝这里的土着百姓来说，流通券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的确，现在整个临高，甚至包括临近的儋州、澄迈乃至琼山都知道这种流通券是有信用的。但是对这里的百姓来说，这玩意哪有银子铜钱来得实在呢？在几乎谈不上商品流通的地方，纸币这种东西根本就吃不开。

原本叶雨茗打算给当地工人的工资用银子发放，但是遭到了程栋和严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职工这种区别对待会严重动摇矿山里职工对流通券的信心。

要保证它能够被当地人接受，就得让它“管用”，充分体现出他的购买力来。

随着工程的进度推进，东门吹雨和李梅两位外商委的主要干部来到了南宝，他们的活动就是重新复制东门市的成功经验。当然，南宝本地是没有多少消费者，主要还是针对矿工。

东门吹雨在居住区外先修了条石头路，砌好排水沟之后，就开始修商铺楼了。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对梅林和他手下的施工队来说已经不算一回事了，南宝这里石头多，连砖块都省却了不少，不到一周工夫，第一栋房子已经落成了。这是座长条形的房屋，二层，内部分隔成一间一间的，因为采用了外承重墙，桁架式的结构，内部的隔墙全是所谓的轻型材料，以节约粘土砖。这种房子隔音差点，但是空间容易分割，便于多种用途。

墙壁上的石灰水还没干，妇女合作社南宝分社的牌子已经挂了出去。占去了底层的五个门面，牛车送来了货架、柜台、训练有素的女伙计还有许多的货物。合作社销售销售布匹、绸缎、针线、毛巾、酒醋、槟榔、食盐、红糖之类的杂七杂八的日用杂货和小食品。李梅原本想从广东和澳门进口胭脂水粉之类的小杂货，但是财金委拒绝开给她白银使用证，这个提案就此作罢，只好指望莫笑安的轻工业部自产了。另外，李梅还和天地会进行了谈判，打算作为天地会的农资商店的代理店，代销天地会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具之类。为了让叶雨茗答应，她开出的条件是免收一切代理费，零利润销售。

“那你赚什么钱呢？”和她一起在南宝镇工地上散步的叶雨茗不解。

“农资会给我带来客户，农资上合作社不打算赚钱，就是为了‘带生意’。”

来买农资的农民多了，顺手也会买些其他的商品，利润就从这方面来了。正如大型超市里亏本卖鸡蛋一样，求得是人气。

“您还真会做买卖——”

“哪里，还得你们各位领导帮衬啊。”李梅笑得象朵花一样，“等您这次出差结束了，我请天地会的人吃饭，犒劳一下！你们有几位小同志下

乡搞技术指导够辛苦的，不容易不容易。”

开设这个杂货店的是为了回笼流通券，让当地人觉得流通券有用而且好用。所以合作社是不收铜钱或者银子的。

计委还要求合作社在当地负责收购土产的工作，包括土布、木棉、红白藤、鸡鸭、牲畜等各种土产都可以收购。计委其实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搞土产收购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扩大流通券的使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扩大和黎区的贸易——南宝镇就在黎区边缘。有了南宝镇这样一个据点，穿越集团和黎区的联系大大加强了。为此，慕敏特意把方敬涵派到了这里，担任本地的黎族事务办事员。

李梅还别出心裁的在合作社里搞“家政中介服务”——她在当地找了不少想赚零用钱的妇女，专门为单身矿工打扫卫生，洗衣服。这个服务很快就在久旷的矿工和怀春的大姑娘间闹出了绯闻——这事情还容易处理：由矿务处代出彩礼，帮矿工把女孩子娶回了家了事，倒也成了一段佳话。至于彩礼钱则分期从工资中扣除。

但是随后又闹出了几起矿工和当地已婚妇女的风流韵事才让当地的村民怒不可遏——谁也不喜欢头戴绿帽子。

一开始敢怒不敢言。后来村里的长辈看到这样下去实在有些“风气败坏”，联合到矿务处告状才算遏制了这股势头——叶雨茗规定从此代洗衣服只许由妇女合作社进行衣物中转，工钱由合作社代发，双方不准碰面。至于打扫卫生也必须等矿工上工之后才能进行。

合作社的隔壁是一间德隆粮行的办事处。这是考虑到本地将会有大量的流通券流通，为了保证信用，以确保流通券持有人随时能按照德隆的承诺兑换成粮食而开办的。德隆向当地拨运了二千公斤的糙米作为兑付准备金。储存大量粮食并不会造成积压或者浪费——本来矿工就是要吃饭的。

德隆的另一个任务是在当地承担征收“合理负担”，这样南宝地区的各村就只需把公粮运到南宝镇上就可以完成纳粮的，免去了长途奔波到百仞城的旅途劳顿。属于一种便民措施。

东门吹雨在这里办了一家矿工服务社，主要向矿工供应一日三餐——矿工们多半没老婆，回家也没人做饭。二楼就是服务社的食堂，除了卖各种简单的饭菜，这里也卖酒和香烟。香烟已经列入计委专卖的名录，目前只在100%的“国有企业”里销售，所以李梅的合作社里是没得卖的。

矿工服务社实际上也是矿山的后勤总管家，矿山的一切后勤需求都由服务社包办，甚至还包括管理妓女：矿工大多是单身汉，体能又好，性得欲求比较旺盛。如果不给其宣泄的出口，势必会在周围村子里偷鸡摸狗，闹出很多纠纷来。东门吹雨干脆就在当地实行和东门市一样的“黄票”制度——他甚至无需动员东门市的妓女到南宝来——因为听说临高的皮肉买卖好做，只要领了黄票就能太太平平的做生意，还不用被人盘剥，东门市已经来了不少外地的妓女，有的甚至是从大陆上来得。如果

都在东门市做生意实在有碍观瞻，干脆分流一部分到南宝来。

因为规定申领黄票的妓女都必须经过体检，有性病的要医治，结果就是百仞总医院不得不在偏僻的地方专设一个性病的治疗所。把卫生部众人闹得叫苦连天——没有合格的抗生素，治疗性病是很困难的。制药厂现在已经制造出了一些抗生素的样品药在临床试用，但是它们的疗效还是颇为可疑的。为此让广州站的人在广州周边绑架了好些花柳科的郎中来。搞中西医结合治疗。

“有妓女虽然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是不能解决问题。长远的说甚至是有害的。”邬德对叶雨茗指示道，“不用说会有性病的传染——卫生部的定期检查和治疗不是万能的。”

“所以还是要尽快给他们找老婆，对吧？”

“没错。一个是鼓励妓女从良。二是和附近的村子搞搞联谊嘛。多弄点好吃好喝招待，搞个集市，顺便放几场电影什么的，等到两情相悦，生米煮成熟饭不就行了。”

“矿工们会愿意娶妓女做老婆吗？”

“当年改造妓女的时候，很多妓女嫁给了工人。这做法应该是可行的。”邬德说，“当然也可以给点物质上的鼓励，比如送些绸缎布匹之类的东西。”

“这个时空不是很讲究贞节之类——”叶雨茗依然觉得这事不靠谱。

“所谓讲究贞节得看是什么社会阶层。”邬德说，“本时空的矿工是赤贫阶层，而且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能够安定下来娶个老婆，有女人照顾生活就很满意了，哪里还能顾及得里这许多！就算他想，三媒六聘、彩礼、酒席，他们也负担不起啊。”

“穷人就没人娶处女啊！”

“呵呵，小叶，说句不大恰当的比喻：在另一个时空里你要是坐拥千万家当，找女朋友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好好的挑挑，看看相貌，品品身材，还要讲究下对方的学历，大专的不要，起码得本科，硕士更佳。如果只是普通的小职员就没这么多的讲究了——不是吗？”

“听着真窝心——”叶雨茗嘀咕着，“搞联谊活动，附近村子里的小伙子会有意见吧。矿工把大姑娘都给泡走了。”

“哪有你说的这么轻松。这种例子暂时还不会有很多——现在在临高，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阶级。至少对女孩子的父母来说，当矿工的岳父母没什么吸引力。”

由卫生部和润世堂合搞的农村诊疗所也来到了这栋楼里，占去了楼下的两个铺面和楼上的三间屋子。在传统式的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声中，润世堂南宝分号兼任诊疗所开张了。刘三派来了二名药店伙计在这里坐镇，配些常见病的中药饮片和中成药。每周还会有一次卫生部的医疗人员来巡诊。虽然这个诊疗所即简单又原始，却是让南宝地区第一次

有了卫生服务机构。

矿工的娱乐生活也想到了：矿工服务社搞了一个橄榄球场，这种对器材要求最低的运动现在成了穿越集团到处推广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场平时打球，巡回电影放映队来的时候就这里放电影，席亚洲很热衷这个计划。当然他也没忘记南宝是个需要保卫的重点设施，专门针对矿工们进行了军训，给他们配发了由机械厂制造的标准化长矛和佩刀，加上藤制安全帽之后，这支矿工民兵不但足以自保，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镇压暴乱。

最后，何影也来到了这里，神秘的察看了某块地基，然后就圈占了起来——这是未来的教堂。

南宝矿区的顺利开采，使得穿越集团的矿物供应得到了缓解。从南宝用牛拉四轮载重车源源不断的运出来的既有褐煤、泥炭，也有石膏、高岭土和褐铁矿。即使是暂时无法利用的煤矸石和各种杂石，也能用在建筑和修路上。



褐铁矿实际上不是一种单独的矿物，而是以针铁矿等铁的氢氧化物为主，包含含水二氧化硅和泥质等的混合物，因而成分变化很大。常呈块状、土状、钟乳状或葡萄状。黄褐色或深褐色。条痕黄褐色。光泽暗淡，硬度视其成分和形态而异，富含硅的致密块状者，其硬度可达5.5；而富含泥质的土状者，其硬度下降至1。是含铁矿物经过氧化和分解而形成，尤其是金属硫化物矿床的地表部分，矿石遭受氧化后，常形成褐铁矿。此外，湖沼沉积成因的褐铁矿常成较大的聚积。可成为炼铁的矿物原料。

开采到了高岭土，就意味着能够自制瓷器了。过去穿越集团在工业和日用上需要的一些特殊造型的瓷器一直是由福建沿海的外销瓷器窑口烧制的，虽然大体能够满足需求，但是运输很麻烦。

黄天宇跟随刘三去佛山的一大收获就是招募来了许多陶瓷工匠。不少工匠虽然年老力衰，但是制瓷烧瓷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了这么一批

人，萧白朗的陶瓷窑的生产效率突飞猛进，原本很多难以制作的异形件、超大件都能够烧制了。但是这些还是挂釉的瓦器而已。没有高岭土的话，就无法制做瓷器的釉面料。

从南宝开采来的高岭土经过粉碎清洗被运到了陶瓷厂。萧白朗把抽水马桶的图样交给了手下的几个老窑工。

几个人看了半晌没说话，许久才由年龄最大的窑工，名叫李金泉的说话了：

“首长，这个东西我们没做过，大件我等也作得来，只是里面还有些孔窍，怕是一次做不成。”

“要多久才能做出来？”

几个窑工把脑袋凑在一起商议了一会，说得二三周的时间。

“行，你们先做起来吧。”萧白朗对做抽水马桶的事情不感兴趣，自己也懒得过问。干脆就推给土着工人去作了。反正烧大型瓷器的经验，穿越众肯定没有本时空的土着窑工来得丰富。但是瓷器——倒是莫莫笑对这东西充满了兴趣，几乎每天都来看进度，还不时地出出主意。但是他就是一纯粹的外行，除了给窑工鼓劲之外派不上用场了。

但是折腾了几天烧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显然萧白朗认为抽水马桶就是复杂一些的大型瓷器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最后还是求教于大图书馆，找资料。

一查之下才知道原来这卫生洁具的工艺还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表面挂釉，其中的技术含量极高。穿越者当然不需要这么高档的表面釉料，能够保持清洁，便于洗刷就可以了。

以最简单的卫生洁具的制造过程来说。多数卫生洁具都是采用注射成型的工艺，对穿越集团来说最有技术难度的是专用模具的置备。卫生洁具的成型好坏，主要就是看模具的制造水平了。

萧白朗跑了几次机械厂，在厂里制造了专用的卫生洁具的模具。模型运回陶瓷厂之后，将石膏制成浆料后倒入固定的模具中，利用其胶凝性使其慢慢的在模具中凝固成型。蒸发掉部分水分后就做成了产品的石膏模型。

坯料制成泥浆，然后注入石膏模型中，利用石膏模型的吸水性使得贴近模壁的泥浆中的水分被吸收而形成一定的泥层，然后再把将余浆从模型内倒出，贴在模壁上的泥层因脱水收缩而与模型分开从而形成青坯，这就成了半成品。

青坯在一定的条件下缓慢的脱水干燥，在现代工厂里有温控的干燥设备。在临高就只能用自然干燥的方法，在专门的遮阳篷里让空气和风吹走水分。

青坯干燥之后就是关键的施釉的工艺了。工厂里一般采用的喷洒釉料浆的方式。此地没这个条件，萧白朗就采用了浸提式。把青坯装在特

制的架子上，在釉料浆里反复的浸泡挂浆，直到表面牢固的挂住了一层釉料。不仅是洁具的外表，在内部也挂上了釉。内部挂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便于排污，防止污物附着凝结。

挂釉之后就是入窑烧制了。很快就烧制出来了第一个成品，不过因为温度控制的问题，模样有些变形。经过几次改进之后，终于烧制出了还算令人能够接受的产品。李金泉知道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烧制的东西居然是只马桶的时候很是不解——他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马桶要这么复杂，还要用白瓷去做。莫笑安来看成品的时候他鼓足了勇气提了出来。

“因为能够赚钱，而且清洁卫生。”

李金泉知道清洁卫生的意思，但是对能赚钱这个概念却闹不清——一个马桶，做得再好能卖到多少钱去？

“广州那边，最豪华的马桶是啥样的？”

这问题让窑工们面面相觑，他们生活穷苦，多半是直接到街上或者野地里解决，家里有只夜壶就算不错了。

李金泉年龄最大，见识多些。他回忆起自己大概在十来年前在某个来窑场看瓷器的海商轿子里见到过一个，是红漆镏金的，白铜的桶箍擦得发亮。

“这就是了，但凡有钱人追求生活享用总是无穷无尽的，既然能造红漆镏金的马桶，我们也能用白瓷造——在澳洲，好的瓷马桶可是值大价钱的！”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自己某国外著名的品牌的卫生洁具专卖店里的无力感，一个马桶卖二万——当时他一年工资也才二万。

“小的们明白了。只是——”有个年轻些的窑工提出了问题，既然是马桶，为什么底部不是密封的，而是有奇怪的弯曲的管路呢？这样的话污物岂不是要流出来，如何使用呢。

第一百九十五节 新的紫明楼

莫笑安只好大致的讲解了下上下水，抽水马桶的虹吸原理和水封堵臭的一些概念。虽然窑工们对其中的科学原理听得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大致的意思也算明白了几分，不由得由衷的表示佩服，说澳洲人真是世上最机巧的匠人了。

抽水马桶能够成型之后，窑工们又开始制作其他的卫生洁具，包括浴缸。浴缸的难度就大得多了。现代的浴缸实际上多半是搪瓷的，坯料是使用金属冲压成型或者铸造成型，外面再挂釉烧制。如果纯粹做成瓷器，还要保证一定的强度，难度就相当大了。

经过反复的试制之后，几周后终于拿出了单人浴缸。经过放水测试，产品完全合格，包括防满溢的排水口也做了出来。

做了浴缸，诸如洗手池之类的就更不在话下了。最后是瓷砖。不再是整块的瓷器砖了，而是和现代时空一样的瓷砖。

莫笑安想这样就能搞一个真正的卫生间了。要放在大明不还是超豪华版本啊。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们怎么也得搞个一二套用用才能体现自己的身价。

“这个，别忘记给这些东西都加上花样，嗯，对，花纹装饰。”

这对窑工们来说很容易，招募来的窑工里就有专干这个的，到了临高之后发觉自己的手艺基本没地方施展——澳洲人的瓷器陶器都是素器，上面什么也不加。现在听说要加上图案，立马拿出自己的全挂手艺，于是莫笑安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青花抽水马桶和一个釉里红的洗手池。



釉里红瓷盆

釉里红瓷是传统陶瓷中的艺术珍品，属于元代中期景德镇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釉里红瓷制作工序与同时代的青花瓷大体相同。它是以氧化铜作着色剂，于胎上绘画纹饰后，罩施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因红色花纹在釉下，故称釉里红瓷。

“坐在这上面的屁股得多金贵才行啊。”莫笑安咋舌，不过看到再看每一小片瓷砖上都一笔一划绘制上去的五彩草木花鸟，他已经无法用言

语表达自己的感觉了——太奢侈了！

“嗯，别忘记在上面用篆书写个商标……”

“商标？”

“就是字号了。”莫笑安说，“这东西只有我们能做，要让大家都知道。”

他随口说：“就叫‘皮尔卡丹’把。”

“皮蛋？”众窑共不解，这么好看的马桶叫皮蛋何解？

“不妥不妥，”莫笑安托着下巴沉吟道，“要不就叫‘天上人间’吧！”

一时间莫笑安觉得自己的主意很妙，天上人间，俺们投产的来自未来时空的生活享用品当得起这个字号。他决定以后轻工业部制造的各种奢侈消费品都叫这个名字。

莫笑安赶紧找人去画logo，然后让窑工把图案绘到产品上。

陶瓷厂本身为工业配套的工作相当繁重，所以卫生洁具的投产是小批量的。但是素白色的瓷砖马上投入了大规模的制造。机械厂还特意给陶瓷厂造了一台自动制砖机用来批量生产瓷砖坯。瓷砖容易清洁，是保持环境卫生的最佳建材。医院、制药厂、食品厂和食堂都下了大量的订单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至于第一批做出来的洁具样品，经过执委会批准，用在了商馆的豪华房装修上。为了给这些东西配套，商馆里试验性的安装了小型的给排水，包括一台试验性的小型水管锅炉用来烧水，专门的铸铁制的上水管和下水管，水龙头和花洒是用青铜做得，金属软管是没戏了，花洒就和浴室里一样直接固定在墙上。墙壁上贴满了五彩花鸟瓷砖。

最不好搞的是抽水马桶水箱里的皮碗密封件，就用软木塞替代，至于自动关闭上水的浮球系统，对穿越者的机械加工和材料来说还是难了点，所以根本就没有采用。抽水马桶的水箱是水龙头直接往里面灌水，满了再关上。麻烦是麻烦但是绝对可靠。古代的人力成本很便宜，用得起马桶的人家估计专用一个在卫生间伺候放水的佣人也没问题。

安装完毕的这套系统不要说本地土著看着震撼，就是穿越者看到了也觉得够拽的——就算是你家用的马桶是皮尔卡丹的上面也不会是青花瓷的吧。

莫笑安试用之后表示基本满意。在和广州站进行了沟通之后，下达了五套的订单。每套包括抽水马桶、浴缸和洗手池，外加配套的五金件和瓷砖、地砖。

每一套的花纹还不一样，即有青花的，也有釉里红的，还有纯白带小花的日系风格的。总而言之就是穷奢极侈。

连五金件都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鎏金，有的则要求镀银。最后的一个创意是要求把花洒、外露水管和水龙头都用玻璃做——莫笑安算

是明白什么叫挖空心思了。

要不干脆用玻璃做套洁具吧，全透明的抽水马桶就不必了，但是全透明的浴缸……莫笑安一想到这简直血脉喷张，赶紧到玻璃厂去，得到的回答是理论上没问题，但是暂时玻璃厂制造的玻璃还达不到这一强度要求。

“要做个大鱼缸还是可以的，最多做得厚点透明度差点，但是浴缸就不行了。”玻璃厂的负责人一口回绝。

接着的订单就大得多了，几十个马桶、洗手池、配套的五金件和管路，最后是上百箱的彩色瓷砖。原本说要带花纹的，但是靠工匠一笔一笔的往上画猴年马月也做不出来，用模印法又来不及试验，就简单的全部改成了彩色瓷砖。

最后又来了第六套的订单。总得要求和前面差不多，但是要求搞一个双人的按摩浴缸。

莫笑安从资料里找了一张贝壳形的图案，交到陶瓷厂去试生产。这个超级大浴缸让窑工们很是紧张——浴缸的尺寸已经和最难烧制的龙缸不相上下了，这种超大型的瓷器就算在景德镇也早已经烧制不出来了。现在澳洲人虽然教了他们新的用模具脱胎的方法，但是谁也没把握。

最后浴缸算是烧制出来了，但是在试验的时候他们立刻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浴缸是没法按摩的。

仅仅靠设计中的装在天花板上的高挂水箱的水压还做不出按摩用的喷射效果。除非紫明楼打算造一个三四层楼的高的水箱来供水。当然紫明楼也可以这么干，但是广州站缺少能把水提高这样高度的设备——在紫明楼安装蒸汽机似乎有些骇人听闻。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王洛宾看了之后说，“用人力加压。”

所谓人力加压，就是在输水管的某个部分增加一台曲柄加压器，由人力的转动曲柄，这样就能增强水流的喷射力量了。

“这样洗澡的人怕是会觉得很别扭吧。”莫笑安说，“你想你搂着小妞泡浴缸的时候还得关照人在外面摇手柄，感觉很不好。”

“还能怎么办？”王洛宾也想不出更高明的法子了。

“没关系的。古人和现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同样来观摩这浴缸的于鄂水说，“丫鬟在外面伺候房事在本时空也不算什么，墙外面摇个手柄就更算不了什么了。”

“古人好幸福啊。”莫笑安感慨之。

于是这手摇增压泵的按摩浴缸就这样定型了。全套的东西打包运往广州去安装了。

郭逸用这套带喷水的浴缸做了一个样板间！

张兴培在广州重新设计建造的紫明楼在外观上还是保持着中国传统

建筑的形式，但是在结构上则完全改弦易辙——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改成钢筋水泥。张兴培对木结构房屋有很熟悉，在美国他主持建造的大多数房子都是木结构的。

抵达广州之后，张兴培换了行头，实地测绘了紫明楼的地形，又在沈范带领下体验了下整个酒楼的“动线”。他发觉紫明楼的占地面积比较有限，所以原来的主人建造的三层的结构——通过增加楼层来增加使用面积。总体看下来紫明楼至少有几个不足之处。一是这里的大门沿街过于热闹，缺少一个让达官贵人安静出入的特殊通道；二是土地利用率高不高，前面煞费苦心的造高楼，后面却留出很大一块地建造了传统的院落式建筑，不但浪费面积，而且院子中的一举一动，后楼上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一点私密性也没有，楼侧的披间里烧菜的油烟又大，常常让底层大厅的客人闻到菜味。三是结构不甚合理，人员上下只有一个楼梯，客流较多的时候容易在楼梯上形成拥堵。有时候不免还会让不想碰面的人碰到一起。最后一个是紫明楼缺少停车位——也就是让轿子等候的地方。虽然对面的照壁前有空场，可以停放轿子车马，但是在露天等候，轿班佣人苦不堪言。遇到烈日或者暴雨，轿子本身也会变得又热又潮湿。

实用性上紫明楼上下三层，却只有一个厕所。张兴培认为这里最可怕就是厕所，这样豪华的酒楼，厕所居然就设在油烟蒸腾的厨房旁边的一间小瓦房里。就状态来说比起张兴培在临高县城里看到的茅厕要好十倍——但是两个大粪缸和一排蚊蝇乱舞的尿缸让他看了第一眼就赶快跑了出来。

“这厕所你也用得下去？”张兴培问郭逸。

“反正我是不用的。”郭逸说，院子里裴莉秀的闺房后面有一个比较符合现代标准的厕所。

“紫明楼得拆除重建。”张兴培在几天后提出了他的方案。

“可以。”郭逸点点头，“打算怎么办？”

新的设计方案，去除了那个大而无用的后院，张兴培从北宋的“樊楼”上吸取灵感，准备建造一个多栋式的组合楼群。前后一共三栋楼，从三层到四层不等，错落有致，楼与楼之间用两层的楼道加以互相连接，从平面看，大体象一个“田”字。每栋楼均设有多处楼梯，另设专供跑堂等内部人员出入的专用楼梯通道。



樊楼，现代建筑，于1988年修建的一组庭院式楼阁，位于开封宋都御街北端，是开封目前最大的仿宋娱乐中心。相传樊楼为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风流皇帝宋徽宗与京都名妓李师师常在此相会，小说《水浒传》对此楼也多有描写。宋代诗人刘子翠曾留下过“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的赞美诗句。樊楼由东、西、南、北、中五座楼宇组成。灰瓦青砖，雕梁画栋，陈设富丽堂皇，古朴典雅。

第一栋是明三暗四的结构酒楼。张兴培在这里引入了现代酒店的前廊檐设计，客人乘坐轿子来到大门前下轿，进入大厅，而轿子就抬到半地下的暗一楼去。这里紫明楼的“停车场”，用来停放轿子，还为骑马坐车的客户准备了拴马环，饮水槽，备有水井，马夫和轿夫有专人招呼，供应茶水和点心。明一楼是大厅。张兴培在设计上豪情大发，用了全层高设计。从地板直到三层的天花板，四面是走马楼。玻璃厂出品的六十四头的玻璃吊灯。用青铜的锁链和滑车高高的悬挂在三楼的顶部那粗壮的主梁上。

大厅前后通畅，墙上装了木刻雕花的大幅的玻璃窗，显得高大敞亮，地上铺设的是从苏州订购的陆墓澄浆砖——俗称所谓金砖，金砖虽然不是金子做得，但是珍贵程度毫不逊色，明清两代都是皇宫的御用品。郭逸能买到的是贡品之外挑剩下来的次级品，已经花了很大的价钱。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展出的金砖样品。

明清制砖一般经过七道工序：①亮（晾）土、沤泥；②踩泥，摔打；③造坯；④亮坯；⑤装窑；⑥烧窑；⑦洒青。做法和近代的基本相同。所制的砖按制坯的精粗，可分糙砖、砂滚砖、停泥砖、澄浆砖和金砖五种。①糙砖：用粘土加水拌和摔打，闷一夜之后即可制坯。这种砖质地粗糙，多用在混合墙和基础工程中。②砂滚砖：在制坯过程中为避免粘土在速干时产生裂缝，以干砂附着在土坯的表面后烧制，称为砂滚砖。清代晚期用砂质粘土制的砖也叫砂滚砖或砂板砖。③停泥砖：在制坯过程中要把泥浆存放较长的时间（经过冻和晒）再行制坯上窑。这种砖质地较细，一般规格为 $9\times4.5\times2$ 营造寸；大型停泥砖尺寸与大城砖相同，称停城砖。停泥法还用于制作其他规格的砖，如停泥方砖等。④澄浆砖：将制坯的过淋泥浆放在池内静置，使砂砾沉淀，澄出上部的细泥浆经过晾晒减去水分后造坯。这种砖的质地细密，能做磨砖对缝的墙面和地面。用澄浆法还制作其他规格的砖，如方砖、大城砖、斗板砖等。明代临清附近生产的澄浆城砖质地最佳，称为临清砖。⑤金砖：产于苏州，也称京砖，在明代是专供宫殿室内铺墁地面的大型方砖。有二尺四寸、二尺二寸、一尺七寸等规格，质地极细密。在制造过程中，除各道工序工作更加仔细外，晾晒泥土须经一冬一夏，制成砖坯后用油纸包封严密，再阴干一年，然后入窑。烧成砖后要逐块检验，表面要光洁无疵，而且敲击时有金属之声，因此得名金砖。苏州陆慕镇生产的御窑金砖是皇宫烧制金砖的唯一指定窑区，陆慕镇也因金砖而就此闻名。

不过，这种远在千里之外的高价地砖都能被运到广州来销售，可见这个城市的消费能力之高，奢靡之风之盛。穿越集团利用紫明楼推行生活享用品的计划还是可行性的。

大厅的中央设置室内水池，池里铺设鹅卵石用来饲养金鱼。池中立有一座一人多高的山水假山，用竹管引水，做出瀑布山水之形。

水池两侧休息区域，设有屏风桌椅，专供客人等待休憩等候之用。

这里的二楼是酒楼的堂吃部份，三楼则一水全是包厢，张兴培在这个部份没出什么新的创意，全部交给当地的木匠去装修摆弄——他就算想装修成现代的，也没材料和工具。唯一的改进，就是在二楼和三楼都增设了洗手间，用临高产的彩色瓷砖贴墙铺地，外加青花瓷抽水马桶。当然这洗手间里得有专人负责给抽水马桶放水关水。

紫明楼的第二栋楼经营的主要项目就是现代洗浴城的那套玩意。因为穿越集团还拿不出特别有效的防腐剂和防水剂，楼板的承载力也不可能担负起几十立方米的水，张兴培只能把个浴场设置一楼。大型的椭圆形浴池凹入地下，设置了宽大的台阶。浴客可以轻松的沿着台阶进出浴池。张兴培为了节约瓷砖的使用，大量的使用了切割的石板作为水泥池子的外贴面。浴池的四个角里安装了几个兽头雕刻，从嘴里往池子里吐水。浴池之外，另设加蒸汽浴室和按摩室，当然按摩室里少不了异性按摩之类群众喜闻乐见的內容。

在二楼，设置可供客人休憩的大厅。大厅设计的很有特色，采用的是半圆形的剧场式排列法，中间是圆形的表演场所——专门表演各种“改良版”的歌舞。

三楼就是适用那六套全新的卫浴设备的地方了，包括那人力加压的按摩浴池。考虑到木质楼板的承载能力非常有限，张兴培特意增加了若干结构上的支撑。

这六套装设现代卫浴设备的房间自然是vip房了，不但装饰豪华，起居舒适，而且有专门的楼梯和通道，和其他层面完全不相联系。

浴池意味着大量的用水，广州城里的主要用水来自两部分——一是水伏用水车和担子送水，水源大多来自珠江流域，二是自己挖井。广州就在珠江畔，地下水位很高。紫明楼要搞浴场，自然不能靠水伏送水，为此除了原先的两口水井之外，又打了若干口水井。并且在水井上安装了机械式的压水装置以提高取水速度。

从水井里用人力压出来的水通过石槽注入一个新建的水泥蓄水池里，再经过短暂的沉淀和明矾处理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这套系统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热水的供应还有好几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技术——比如火炕烟道之类来解决的话，那么遍及全楼的自来水系统使得他们必须建造高位水箱——造水箱容易，如何将水从地面提升到三四层楼这么高却是个棘手问题。

张兴培原本打算安装一台锅炉和蒸汽机，运用机械的力量提水。但是这两者的技术含量实在高了些，没有懂行的工人时刻维护的话，锅炉就是一定时炸弹，而且蒸汽机运行时候的震动，排气时候的高热蒸汽，外加燃烧煤炭的排烟——黑乎乎的浓烟足够把紫明楼企图营造的奢华优雅气氛完全消灭掉。

要是不用机械，除非紫明楼打算雇人用手工的方式提水到水塔上，这工作的工作量看起来大得吓人。于是王洛宾出马了——他的任务是为提水设备找一种不需要蒸汽机的动力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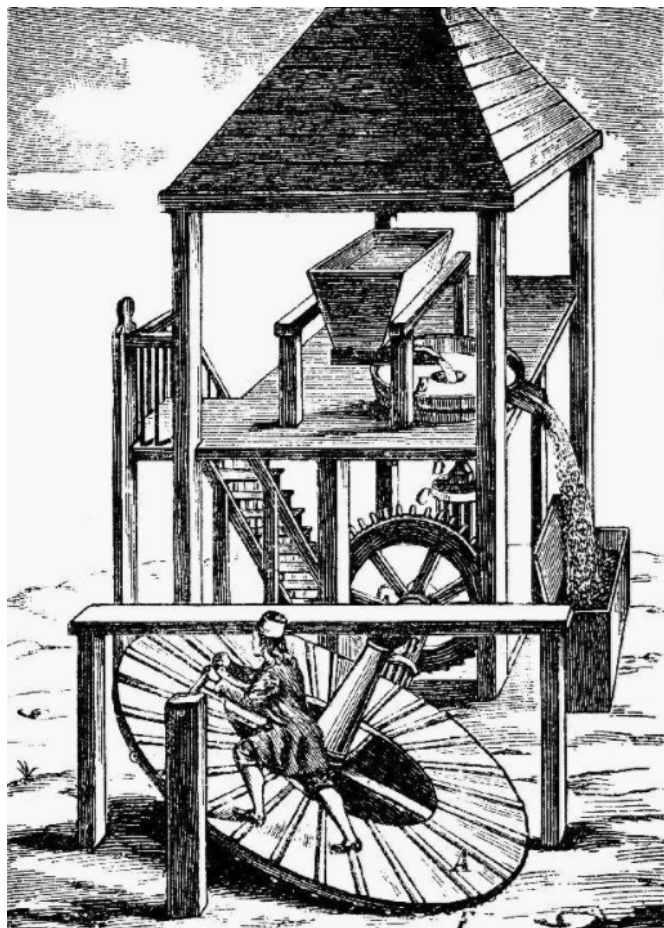
不能使用蒸汽机，人力又是在效率过于低下，穿越者们一般都会求助于风力和水力。水力在紫明楼是没有可行性的——至于风力的提水设备，王洛宾认为可行性也不大——要有效的提水到离地10米以上的水塔上，他们必须制造一个高度在12米以上，风车翼板5米的庞然大物。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广州城难保会给紫明楼带来什么闲言碎语，在经过测试风速并且查询了广州的常年风向风力之后——广州站一直也在收集当地的气象资料——王洛宾也把这个方案否决了。

第一百九十六节 制冰机

“用畜力机。”王洛宾最后用上了这个东西。

所谓畜力机，是牲畜用自身的重量、脚踏力和牵引力等变化为回转动力，然后传动至各种作业机的一种传动装置，其作业效率实际上很有限，只是能够用来带动各种较为复杂的机械，在电力和蒸汽机没有普及之前的19世纪初期在欧美广泛的使用过，包括驱动各种农业设备，在矿山用作矿石提升、抽水，甚至在工厂里带动机床。

蒸汽机技术成熟之后，这种畜力机很快就被淘汰了，它还在农村继续使用了一个阶段，渐渐的就完全消失了。



人力（畜力）磨坊

王洛宾准备用来带动抽水机的畜力机是倾斜的履带式。形象的说就是一头牛或者马在跑步机上原地跑步。在木质的履带的轴上安装一个大型的飞轮用来调节转速，用皮带轮传动。这种畜力机可以造得很大，足以容纳2~3头牲畜同时使用。

考虑到一头牛的在实际工作中长时间稳定的输出功率当量只相当于

411w，两头牛同时做功也之能保证略超过1马力的输出功率，所以王洛宾设计了两台同样的机器，这样可以在牛累了之后迅速的进行切换，保证抽水不中断。

当然要保证这种机器能够长期有效的运作，必须饲养足够的牲畜。保险起见最好是6到8头。这事相对容易，专门盖一个牲口棚就是。现代的城市里养鸡也属于打击的范畴，但是古代城市居民家养猪都很正常。20世纪的前半叶，堂堂的北京城里居民区里依然由不少人养羊养牛得，有些酒楼菜馆的甚至能养上百头的羊。

王洛宾顺便指出，靠浅层地下水来做这样的自来水系统只能满足很小的规模，用来供应浴场实在是有些吃力，即使不考虑抽取井水本身消耗的人力，这样长期的抽取也会让水井的出水量大大减少——因为地下水位的补充并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快。

要保证供应，最好的办法是打深井到含水层，水量充沛，供应也稳定。

“采取两级分段供水，用畜力机从深井抽水到地表的蓄水池，再从蓄水池抽水到水塔。这样的抽水行程要短一些。”

“打小深井？”张兴培连连摇摇头，“打深井技术含量太高。本时空根本没这个技术，就是有，打井专用的钢套管上哪找去，由工能委来提供吗？再说打了深井，手压式的抽水机就无效了……”

“不难。甚至都不用工能委来出面干活。”王洛宾问，“你知道四川自贡盐井吗？”



四川自贡盐井

在历史上，四川省自贡市是以盛产井盐著称。自贡开采井盐已有 **2000** 年的历史。在自贡所属狭窄的 **55** 平方公里面积上，当地劳动人民共开凿了 **1.3** 万多口盐井，累计生产食盐 **7000** 多万吨、天然气 **300** 多亿立方米。在保存下来的众多盐井中，除有名的大公井、焰阳井、发源井等遗址外，更著名的有：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东源井，开采时间长达 **200** 余年；每一口井就有一架天车，最高的一架“达德井”天车高达 **113** 米（位于大安区扇子坝，上世纪 **90** 年代已拆除），蔚为壮观。

“卤水煮盐的地方？”

“自贡的古代的盐井和天然气井都在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度，靠着原始的手段也都凿出了深井，所以技术上不是问题。”

“问题是盐工是在四川。”

“没事，叫广州站想法子招募些人来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一来就让他们开深井——这里采水的深井不需要打好几百米，我看打个五十米就够了。”

这事很快就落实了，郭逸给起威下了个手札，要他们立刻前往四川的自流井，招募当地会凿井的盐工来，人数不限，待遇从优，可带家眷。

起威的孙掌柜虽然闹不清忽然要盐工做什么——还指名是四川的盐工，心里还着摸着，大约澳洲人知道这一带地下也有盐井是怎么的？但是广东本身就是产盐区，再打井也没什么好处了。何况还有官府地问

题。但是他对澳洲人疯疯癫癫不按常理出牌的行动方式已经习惯了。也知道他们想干的事情，花多少钱也会去干。立刻派了手下的人去办了，

张兴培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的公共建筑，包括酒楼、浴场、博物馆之类的大多依赖人工照明，相对来说自然照明的考虑就很少。而这里不可能使用现代化的照明设备，用蜡烛、油灯之类的装置又极容易引起火灾，所以整个设计过程中必须尽量采用自然光照明，为此他奢侈的大量使用玻璃和在屋顶上开天窗的手段。甚至在某些屋面上甚至采用了玻璃瓦来加强透光性。

“这应该算是极度的环保了。”张兴培的看着自己的设计图颇为自得，采光方面简直是无所不用之极了。

“或许大伙看到玻璃做窗户的效果这么好，都会来买玻璃装窗户了。”张信对设计图研究了半天，“就是不知道玻璃厂能不能保证供应。”

“没问题的。”张兴培知道自从昌化堡开始扩建之后，大量开采石英砂就是个时间问题了。而且机械厂正在攻关玻璃厂的一个重大技改项目：自动吹制系统，研究用压缩空气成批的吹制玻璃瓶——这个难题一解决，玻璃瓶产量暴增不说，还会解放出更多的熟练工在生产平板玻璃的上。

紫明楼要使用的各种享用品也在源源不断的试制和小规模投产。已经确定要列入紫明楼推销的是格瓦斯——这种含气的饮料在临高已经被证明是受到土著欢迎的。黄大山又让胡仪成蒸馏了一些当地的香料：薄荷、桔子皮之类的东西，作为香料。重新勾兑之后的格瓦斯就成了一种带有水果和香草味道的饮料。

雷州的朗姆酒也在紫明楼的推广项目里。单纯的朗姆酒和中国传统的蒸馏白酒相比没什么特殊的出色之处，所以裴莉秀的想法是卖鸡尾酒，当然一时半会还没有苏打水，但是在朗姆酒里添加糖液和果汁还是能做到的。

“我觉得这么一搞，朗姆酒就有点女人气了。”张信好喝酒，喝了几杯水果朗姆酒之后评论道。

“传统上女人是不喝酒的，如果能吸引女人也喝酒，生意就大了……”裴莉秀说。

“你觉得会有女人到紫明楼来吗？”郭逸没好气的说。

“怎么会没有呢？府邸里的生活也是空虚寂寞的……”

裴莉秀的主意是搞个女人沙龙之类的玩意，谈谈诗歌，搞搞文学，吟诗作对。

“好吧，你这思路是可以的，但是能吸引的是什么人呢？显然只有名妓一类的人物。良家妇女是不会来参加你这个沙龙的……”

“有名妓愿意参加也不错。”张信说，“第一是给我们聚拢了人气，也是名人效应了。再说利用现成的总比自己培养要容易，还没有口舌之争

所谓口舌之争自然是指临高的五百人，为了蓄奴问题，临高时报已经刊载了好几期不同的观点，支持废奴和蓄奴的各持己见，自然还少不了打酱油和稀泥的人物。

紫明楼这次在广州搜罗年轻女子准备培养按摩女郎和舞女的事情已经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杜雯，连续在临高时报上撰文，强烈抨击这种“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提醒大家警惕“玩弄女性的封建思想回潮”……不过她联系李梅企图以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发表抗议书的事情却没成功——李梅对这事很感兴趣，早就想在临高搞个类似的娱乐总汇了。

“第二，明末的名妓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影响某些官吏士绅，打听消息，她们都有天然的优势——想想秦淮八艳吧。而且这个时空很多达官贵人都爱娶名妓做小老婆，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试试看。”郭逸点了头，转头对裴莉秀说，“你有这个念头，多半是已经有了合适的沙龙对象了吧。”

“当然，”裴莉秀嫣然一笑，“老爷您真是慧眼如炬……”

“好了好了，别灌米汤了，说说情况吧。”

果不其然，裴莉秀这几个月来已经结交了好几个姐妹淘，基本上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妾之类的人物。其中就有在雷州糖业大战的时候借款给郭逸的董季重等人的侍妾。这些人终日饱食，都是静极思动找消遣的主儿，女人之间时常走动，裴莉秀能说会道，又有许多本地没有的新鲜玩意，一来二去，就和裴莉秀结下了友谊了。

姐妹淘，亦作姊妹淘。是知心知己的女生好朋友彼此之间的称呼，“淘”一字，在吴语区有“群、伙”的意思。简单的说，也就是闺中密友。这个词起源于江浙一带的吴语区，随着常凯申一行吴越人传入台湾，随后再“反哺”回大陆。

“嗯，这样不错，起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吹枕头风。不过这几个人的地位不高，你要想法结交更高层次的。”

“苏姐姐说了，她有个小姐妹就是高钦舜的小妾，早听说澳洲货的好处，要不是最近要拆改紫明楼，这几天也想来看看呢。”

高钦舜这个名字郭逸等人都知道，他是广东巡按，虽然不过是正七品的官，但却是监察御史，在地方上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知道他在床上想什么对情报工作自然大有好处。

“好，这事你跟进，一定要把她搞定！”

“这是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东主能不能帮个小忙……”裴莉秀媚眼如丝，说着递过来一张纸片。

张信企图在临高搞到一台冰箱的尝试彻底的失败了——别说冰箱是现阶段最要紧的设备，就算能有冰箱给他，广州站也缺少足够的电力来驱动。光几个太阳能板的电加上一个脚踏式发电机，给电台和电脑用用

就差不多了。

大明当然也有冷藏的方法，就是用水井，井下的温度大概可以保持在二十多度。一般保鲜勉强是够了。但是水井里是做不出冰块来，没有冰块，裴莉秀提议的果汁刨冰、冰淇淋、冰棍之类的冷饮自然也没指望——广州有钱又特别讲究的人家有私人的冰窖，藏有冬天的时候自制的冰块，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没这个条件。张信写了n次信给莫笑安要他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力陈这东西的意义和好处。莫笑安被他扰得无法，只好去找展无涯。

“我不是不想搞个制冷机，有了这玩意大家都舒服啊。”展无涯坐在气温高达40度的机械厂办公室里，外面是高大的桁架式的厂房。加热炉散发着巨大的热量，机器的轰鸣，马达的转动，还有落料、冲压时候钢材的巨响，使得整个环境燥热无比。几台机械厂自制的大功率鼓风电扇从门口吹来几乎能把人吹倒的强风——可惜是热得。

“我要不是空调——”莫笑安知道，空调其实还容易解决点，制药厂的装得那套地能空调，运转下来反应相当不错，要不是费铜太多，还要挖深井，说不定早就推广开了。紫明楼改造里的空调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才暂时搁置下来的——计委要求紫明楼自己解决铜和挖深井的问题。现在只能要求等四川的盐井工人来了。

“制冰机啊，这个更难了——”展无涯耸了耸肩膀，“没有大功率的压缩机，没有冷媒，拿什么制冰啊。就算我造得出来在广州你打算给他们先安装个发电机吗？”

“倒也是。”莫笑安一想也是，这事没电力还真不好办，“这就没办法了？”

“办法是有得，实话说很原始，也不大经济。”展无涯说，“有件事得先确认：王洛宾准备在你们那里搞的畜力机，能不能达到1.5kw？”

“一台畜力机是1马力多一点，两台全开就是2马力多了。够了。”

展无涯点点头，拨了个电话到计委，他在电话里提起了“一台空调”，似乎是在申请要用这台空调。莫笑安等了几分钟，展无涯把电话挂断了：

“没问题了，督公同意了。过几天再看看吧。”

“能造？”

“还不敢保证。”展无涯笑了起来，“我的一种土法念头，没技术验证过，得看实际制造出来之后的效果。”

送走了莫笑安之后，展无涯从自己的锁好的抽屉里挖出一包大红鹰，小心翼翼的抽出了一根，捏在手里又是嗅又是捏的玩弄了好一阵才点上，吸了一口。



浙江宁波卷烟厂生产的香烟，“大红鹰”以“高档卷烟”为身价定位，以此为指向，相继研发推出“大红鹰”系列产品。

眼下为了满足广州站的急需。展无涯准备做得是一种他设计的土法“畜力压缩制冷机”。他当即把机械厂里暂时闲着没事干的梁信叫来，两个人拿着扳手工具到了工能委的专属仓库。

虽然是工能委的仓库，但是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处在计委的绝对管理之下，每一把钳子、榔头、螺丝刀都登记造册，责任到人。不管是损坏还是遗失都必须上报。管理极为严格。

仓库里堆放的是机械厂的各种工具和配件，全都装在箱子里挂上标签和出入库单。走到最里面，地上有一堆用油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物件，看起来象一台机器。

拆开来里面却是一台空调机，锈迹斑斑，看上去实在不成样子了。

这台空调机是从平甲板自航驳船的上拆卸来的，当时已经处于报废的状态——它不是什么专业的船用空调，就是一台普通的1.5kw的家用挂壁式空调机而已，是船员们自己买来营造舒适环境用的。丢在机舱一角的这台空调已经锈迹斑斑，也不再制冷，计委搜集物资的时候本着“21世纪的东西没有废物”的概念一并登记造册接受了。

两个人用手推车把空调拉到车间里，打开外机盖一通大拆，把里面的空调压缩机拆下来，接着又把空调的蒸发器也拆下来，这台空调还真是厉害，居然是有两个蒸发器的——这种波纹铜管可是好东西啊。

“与其这么费事，干嘛不用煤气冰箱呢？”梁信不解。

“煤气冰箱当然好，不过我们造家用级别的还是不够格。另外煤气冰箱得配套煤气发生炉，实话说我都觉得不大放心放在紫明楼使用。我们在煤气的配套管路、阀门和密封件生产上还是有弱点的。”

在临高使用煤气炉，基本上设在离人群较远的地方，炉子由专人负责，四面通风，安全性方面多少还好一些。紫明楼里人员密集，万一发生泄露，不管是爆炸还是中毒都是悲剧。

在短接了压缩机离合器之后，压缩机居然运转起来了。展无涯又连接了他自己制作的冷凝器、节流阀和蒸发器之后，一个简单的制冷系统就出来了。

纯绿色环保畜力制冰机——当然要有电动机或者其他动力机的话效果会更好。

接着是冷媒。破空调里的氟利昂早就没有了。到哪里去找这个冷媒呢？展无涯忽然发觉自己忽视了这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想到了马千瞩虽然没带枪来本时空，但是有好几只气狗，气狗用得不就是f12么？这可是不错的冷媒！



氟利昂，又名氟里昂，名称源于英文Freon，一般将其定义为饱和烃（主要指甲烷、乙烷和丙烷）的卤代物的总称，按照此定义，氟利昂可分为CFC、HCFC、HFC等4类；每一种都可以作为制冷剂，但是不同的化学组成和结构的氟里昂制冷剂热力性质相差很大，可适用于高温、中温和低温制冷机，以适应不同制冷温度的要求。这些氟利昂中，对臭氧层危害最大的属CFC类；HCFC对臭氧层的破坏力较弱；HFC则对臭氧层无害，但对温室效应有一定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对这些物质做出停止或限制生产的规定。

气狗就是气枪。

F12，即是二氟二氯甲烷，也称为R12。是一种使用方便、安全的制冷剂，广泛应用于各种制冷系统中，可得到-60℃~10℃的制冷温度范围，还大量应用于香料、医疗、塑料等行业。这里用作气枪的动力源。

不过气狗可是他的私产，造个小制冰机也不是什么事关生死存亡或者产业升级的大事，要说动他把f12贡献出来可不大容易。看来只好来物质诱惑了——展无涯忽然觉得自己很冤枉：这东西造出来又不是给他自

己用，凭什么要他自掏腰包去搞材料。

但是土法造设备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看着图纸做东西没什么稀罕，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才有意思。

回到办公室里，咬咬牙从抽屉里摸出一条精品大红鹰，拆开来拿了两包，想了想，又放回去一包，只拿着一包去找马千瞩了。

第一百九十七节 操纵温度

哎，没办法。只能拿这个去换了。展无涯肉疼无比。精品大红鹰虽然已经是去年的香烟了，但是他精心保存味道一点都没变化。

这东西，弹一支出来就能办成很多事，现在居然要奉送出去一包，展无涯心疼无比。

找到了马千瞩，再费了一番口舌，花费了无数口水加上一包烟，附加了制冰机造出来之后首先给他试用的承诺后终于拿到了两瓶冷媒。

“没了f12以后的我气狗就玩不了了——”

“您可以玩真铁——以后专门给您造个机枪……”展无涯满口敷衍着把两瓶f12藏包里去了。

真铁指真枪。

奋战了一晚上，又调试拆装了无数次设备之后，终于在冷凝器里出现了一大块洁白的冰！展无涯和梁信顿时精神百倍——这玩意到底还是能工作的！

展无涯赶紧回办公室把自己的保温杯找出来，把这第一块冰装了起来给督公送去——上面还贴了张纸“喜报”，然后嘴里敲锣打鼓的一路去了。

梁信打电话给食堂，叫食堂赶紧拿几个保温箱来。这种土制的保温箱里的保温材料是木棉和棉花，专门用来从丰城轮运送棒冰和运送鲜活海鲜。

最后这个制冰机运转下来大概每一小时可以制造2公斤的冰块。实话说效率低了点。不过梁信注意到他们的保温措施做得太差，如果加强一下制冰效率会更好一些。

工能委搞出了这么个东西让大家都很高兴，毕竟从博铺运冰来不方便，现在有个东西之后等于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冷冻食品了。当即有人就提议在食堂先安装一台。也有人提议干脆把他们手里所有的空调都拆了改制冰机——反正空调就这么几台，给谁用都不好，干脆拆了做冰块还能大家享受。

实际上生产制冷设备的呼声最近一直很高，不仅是紫明楼。通讯中心需要冰块来对设备进行降温，炸药车间要用冰来降温保证生产安全，食堂要保存食品，卫生部要保存解剖用的尸体……

穿越集团的冰箱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当初就没人想到过这东西。丰城轮上的冷库离百仞城又远了一点，而且船上的冷库是辅机燃烧宝贵的柴油维持运转的。马千瞩一直期望工能委能搞出比船用冷库更经济的制冷设备来。

工能委已经就这个问题连续开了好几次的会议，他们早就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可行又经济的方法来达成马千瞩的要求，那就是梁信提到的

煤气冰箱。

所谓煤气冰箱是用煤气加热使浓氨水沸腾，蒸发出来的氨蒸气经过降温使其中的水蒸气冷凝液化，而氨气冷凝成液体氨，然后在蒸发器进口处和氢气混合，由于分压的不同氨从氨液中剧烈地向氢中扩散，使蒸发器温度降低，起到制冷的作用。此后氨气被稀氨水吸收又成为浓氨液，剩下的氢气则返回蒸发器。所以煤气冰箱是通过煤气燃烧加热，使氨、水、氢三种物质在管道内循环而制冷的，制冷温度最低可达负40℃。效率极高。

氨水，在800吨合成氨系统已经开始初步运转的时候已经不成为问题，氢气则是电解食盐制碱流程过程中获取的副产品。

使用这个原理是可以制造出家用冰箱级别的小型冰箱的，按照20世纪的标准来说煤气冰箱技术含量很低。但是在1629年的临高工业体系里，小型化的煤气冰箱制造却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解决。特别是材料和工艺上。比如燃烧头上的耐火陶瓷制造和加工、燃烧器外壳的锌合金压铸件，这一切都不是立等可取就能解决的。再者箱体必须的高效的保温材料也是他们所欠缺的。

既然太精细的做不了，工能委就打算制造一个大型的“煤气冰箱”来减少制造的技术难度——耐火陶瓷的小燃烧嘴做不了，大型的铸铁燃烧嘴总是没问题的——实际上他们准备建造一个煤气冷库。

这个冷库首先选择在食堂建造——食堂本身有充足的沼气供应，现在又有了煤气，燃料上堪称充沛。至于保温材料，仅仅用木棉或者棉花都不能有效的保温，展无涯就使用古人最常用储冰方式——在地下建造冷库，用土壤来保温，过去的北京城里的几大冰窖，都是在腊月打冰储冰，储存的条件也就是土窖，外面用草帘子盖好之后堆上土。封存到第二年夏季开冰窖的时候，冰块的损失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临高建筑公司首先在农庄的一个小土坡下开掘了一个一面敞开式的长方形地窖，夯实地面和四壁之后，再用多孔砖铺砌。再在内壁加上保温材料。

工能委既没有泡沫塑料也没有石棉，临高当地能够大量供应的天然保温材料只有木棉和硅藻土。为了保证效果，工能委在冷库内壁上交替敷设了多层。管路全部使用黄铜件。安装好冷库之后，再在上面铺设一层草帘，最后用厚厚的泥土完全覆盖。只留下一个出入通道与地面连接。通道设有内外两层木门，门上装有厚厚的保温材料，机械厂的人尽量把它做得和门框密合，贴了好几层的皮带作为密封材料。冷库的燃烧室则设置在地面。使用农庄的配套煤气发生炉的煤气进行加热。临高多雨，所以最后在整个地下冷库上方专门修建了一座屋子用来遮蔽，四面还有排水沟。

点火之后冷库连续运转了24小时，证明这个冷库的最低制冷到零下16度，并且可以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大伙对此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理论上能够达到的零下40度对穿越

集团来说没什么特别意义。零下16度已经可以长期的储存各种生鲜食物、制造冰块、生产各种冷饮了。

由于建造了能廉价大量制造冰块的冷库，不仅满足了饮食上的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空调的角色——从冷库里取来的大块冰块放在屋子里使其自然融化，这种传统的降温法很快就在穿越者的宿舍、办公室里流传开来了。为了避免大家一窝蜂的去领冰，计委经过缜密的计算之后给大家发放的冰票，除了穿越者个人每天有若干公斤的冰块配额之外，各部门根据需要有不同的配额标准。

临高电信的通讯机房也终于变得凉快了一些——不仅是为了舒服，还有益于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工作。自从进入夏季之后，临高电信的机组除了用加强通风降温之外，采用的是轮番开机的方式，以免热量过大造成事故。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土著工人们也享受到了冰块的凉意。这种待遇让很多工人很是感动——在夏季能用冰，这是有钱人的享受，现在居然能让他们这些小百姓享用。虽然在庞大的车间里这点冷气根本抵不了多少热度。但是正如萧子山经常说得：“有时候老百姓只是要统治者有个起码的态度而已。”

由于对冰块的需求旺盛，很快工能委又组织建造了第二、第三所冷库。由于有了经验的积累，建造的技术愈发熟练，冷库的能耗量进一步下降，故障的几率也大为减小。

随着在博铺的渔获专业冷库和配套的煤气站的落成，在计委的命令下丰城轮上的冷库宣告停止运转。在这个耗电大户停开之后，丰城轮的辅机运转也减少到了维持船只自身系统的最低的功率以节约燃料。这个连续运转了将近一年的冷库停机之后，海军俱乐部在执委会的影响力大幅度的下降，丰城轮再也不是某些委员热衷去得地方了。这一结果大概是最出人意料的。

当然让这个冷库闲置还是很可惜的，计委给工能委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煤气来驱动船上的辅机发电，使其彻底的不使用储存的柴油？

“理论上说，当然是可以的。”展无涯笑着说，“现实当中……”

“怎么，不现实？”

“不是不现实，而是没必要。”展无涯说，“船上明明可以外接电源的。”

现代船只入港之后完全可以使用岸上的电源，丰城轮自然也可以。

“说白了只要把博铺电站的装机容量扩大，丰城上的船用辅机就完全没必要继续发电了。”

展无涯继续说：“当然用煤气替代柴油给辅机作燃料发电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不过这管道的敷设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言下之意就是毫无必要。

萧子山提醒他：辅机是个大号的发电机组，光输出功率就比整个博铺发电站所有锅驼机加起来都大，这么大一发电机组计委是不肯让它停止运转的。到时候说不定博铺还要依赖丰城轮的辅机发电呢！

“嗯，倒也是。不过船用辅机的这么大个头的设备——我还真没玩过，心里没底。”

“反正这事可以慢慢的研究，你就别着急了。”萧子山安慰他，“你还是想想这么把真正的煤气冰箱造出来吧。”

萧子山觉得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为每个穿越者的住宅里配备小型的煤气冰箱了——前提是能够把煤气管道安全的铺设入户，或许将来还会给土著的住宅都安装上煤气灯。

至于展无涯辛辛苦苦造出来的畜力制冰机，被安全的运到了广州。随后莫笑安就接到了一份电报：“速造热水瓶和大口保温桶。”——冰是造出来了，可是还没有地方储存。

莫笑安叹息了一声，起身往玻璃厂去了。他忽然想到了：其实热水瓶也是种不错的贸易商品嘛！

做热水瓶对玻璃厂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的水平。特别是他们已经比较熟练的掌握了模具吹制的技术之后，使得原来感觉最为困难的吹制成型上达成了突破，有了模具，他们就再也不必依赖吹制工人的手上感觉，可以成百上千的制造一模一样的成品。

热水瓶的关键是瓶胆，瓶胆本质上就是一个带有空心夹层的玻璃瓶。在制造的时候，实际上采用的是大小瓶合制的技术。

首先工人在玻璃液内蘸取少量玻璃液吹制成玻璃泡，稍加冷却之后将这个玻璃泡不断的蘸取玻璃液不断的挥动吹大，然后将其引长，迅速的装入模具，然后转动气吹足，打开模型之后就制造出一只瓶坯来。

随后玻璃工人重复这个劳动，只不过使用的模型要小一些。实际上在玻璃厂里，在模具内吹制成型时用压缩空气成批的吹制的。现在他们没有压缩空气可用，暂时还是用人力进行。

莫笑安看着一个叫黄中山的少年熟练的吹制着一个个的瓶坯，动作之流畅堪称行云流水，不由得连连点头。

“这是徒工中吹得最快最好的。”萧白朗坐在一个木箱上擦着汗——他现在既管陶瓷厂也管玻璃厂——不管走到哪里都被烘烤。

“有悟性吧。”

“可惜有悟性也做不出吹制玻璃器。”

迄今为止，玻璃厂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产品几乎都是模吹或者模压的。仅仅用吹制加上剪刀、钳子就能做出各种产品来得技术——玻璃厂的工人们还没掌握——因为穿越者们自己也不会。

“得抓几个欧洲玻璃匠来！”

“亚洲哪里有欧洲玻璃匠。”莫笑安说，“来亚洲这里的欧洲人基本都是人渣层面的。”

萧白朗没搭话，注意着整个车间里的运转状况，看看是不是井井有条。最近天气炎热，加之季思退要去搞煤化厂的试生产长期不在厂，玻璃厂里的劳动纪律未免有些松懈。萧白朗一到厂里就整饬劳动纪律。

萧白朗可不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直接把几个磨洋工分子抓进了劳改队——后来再鄧德的干涉下才被放了出来。不过这样一来厂里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不少。现在他的眼睛一扫，整个车间就鸦雀无声。

“你这样搞不行的。”莫笑安忍不住提醒他，“只要威压，人心不服。”

“知道，知道恩威并重。”萧白朗随口敷衍着。

“得，我让食品厂给你这里送点格瓦斯吧。”

“首长，煤气站说可以送气了……”

“行。你让人送来吧。”萧白朗把墨镜戴上，走到刚装好没多久的煤气喷嘴前，一排黄澄澄的铜制喷嘴。他挥了下手：“开始吧。”

几个工人旋开阀门，燃烧头上立刻喷射出红色的火焰来。萧白朗把厚厚的劳保手套戴上。仔细的调解着火焰，直到喷射出来的是蓝色的火焰。

“准备接口！”

黄中山赶紧从退火窑里把刚才吹制出来的一大一小二个玻璃瓶胚用钳子送了过来。萧白朗先把大瓶的底部和小瓶的颈部用煤气火加温，然后用刀片整齐的割掉。然后他把小瓶套进大瓶里，在大小瓶之间填入三小块软木。

正规说起来，这是应该用石棉颗粒的，工能委只能暂时用代用品。它的作用使得内外瓶之间的保持相等的间隙，使其不致于摇动。还有一个作用是加强瓶胆的结构强度。瓶胆制好之后内外瓶之间的连接处只有瓶口，装水之后瓶口容易破裂。镶嵌石棉之后就等于在额外增加了三个支撑点。

接着他将套入小瓶的大瓶在煤气火上加热到半熔化的状态。这关键的一步就要到了。萧白朗面色严肃的拉起钳子拉住半熔的玻璃液，小心翼翼的拉拢底部的缺口。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对手工操作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不仅要求将瓶底光滑严密的封好，还得留出一个玻璃细管来。现代的保温瓶企业都是用自动拉底机来完成。

萧白朗拉了几次，都没能成功。脸都被煤气火烤红了。他放下钳子喘息了几口，关照其他人试试看。折腾了几次之后，终于把这个底按要求封好了。

接着就是镀银工序了。热水瓶胆的是用硝酸银镀上的。镀银剂通过瓶底预留的小玻璃管注入胆壁之间，有了基本的三酸二碱供应之后，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了。最后将残液倒出之后，整个玻璃瓶胆壁上留下了一层光亮的银，亮晶晶的犹如一面镜子。

工人们发出一阵惊讶的叹息声。其实他们已经见识过了穿越者们造镜子的时候的“秘技”了。人群中颇有一些贪婪的眼神在注视着从瓶胆里倒出来的残液。

镀银之后，工人们倒入蒸馏水清洗一遍烘干，萧白朗把处理完毕的瓶子先用煤气火将瓶底的玻璃管在烧红拉细，然后插入抽气管——这台简易的抽气机是钟利时设计制造的，非常简易的抽气式，勉强能达到粗真空的水平。

一边抽气，一边再用煤气火对外瓶加热，促进气体膨胀以便快速的抽出气体。土法的抽气机当然无法测定抽气状况如何，萧白朗之前只好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反复尝试试验，直到找到最佳的抽气时间。

第一百九十八节 初到南日岛

计时一到，他就开始用煤气火逐渐的加热尾部的玻璃管，使其逐渐弥合成条再自然的折断。这个工序要求非常仔细，不能让玻璃管出现一点缝隙，否则就前功尽弃了。萧白朗的墨镜几乎要凑到火头上了，汗珠从劳保帽子里直往下滴落。



暖瓶胆的底部封口

“好了！”随着萧白朗的一声大吼，一个完整的亮晶晶的热水瓶胆终于诞生了。它被小心的装入藤条编制的水瓶外壳里，固定好。

“装开水吧！”

莫笑安见所有的工人全都汗湿衣背，厚厚的土布劳保服后面都渗透出汗渍来，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车间里的熔炉、退火窑散发热量使得车间里的温度将近50度。唯一的降温措施就是厂房上面的通风窗口，门口的两个大木桶——里面装满了制药厂配制的口服生理盐水和枯草茶。

“太辛苦了。”莫笑安感慨道。

“工厂都是这样的。”萧白朗猛喝了一大杯子茶水，又吞了片盐

片，“制药厂还拿了很多解暑药过来。炉前工十五分钟轮换一次。出不了事。”

过了一小时，莫笑安从热水瓶里倒出水来——水依然是滚烫的，再用工业温度计测量，温度几乎没有下降。

测试下来保温效果令人满意。莫笑安精神大振，关照人从食品厂拿来很多桶装的格瓦斯分给工人算是犒劳。土著工人们其实并不大理解这么大费周章的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但是看到莫笑安如此高兴，知道大约是做出了什么好东西了，都跟着笑了起来。

“再做些广口的保温瓶吧。”

“再要机械厂开几副模具就行。”萧白朗满口答应。

“林掌柜，请——”

站在船舷边的小海匪们恭恭敬敬的做了个请的姿势，林佰光定了定神，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从容的从甲板上跨到了栈桥上。

栈桥搭建的很是粗糙，踩上去摇摇晃晃的。海水在脚下急速的流动撞击着，飞沫四溅。南日岛的海湾里，密密麻麻的泊满了落下帆的大小船只。现在正是黄昏时分，许多船上冒出袅袅的炊烟。

林佰光终于在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大明海盗的营寨。夏日的夕阳下，海湾里是连绵不绝的船只，桅杆如林，帆篷成云。

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岸边一直排列到海湾的尽头。林佰光几乎看傻了眼。现代时空里他从没有哪一次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的船只，现在眼前这副景象怎能不让他感到吃惊。

这不是现代的工业社会，是一切都要靠手工完成的时代。这样多的船只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支舰队，扬帆启程，走到哪里不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国人在陆地上扩展到了农耕民族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在海上却止步不前，始终徘徊在近海，没有踏出这关键的一步来。

林佰光在叹息之余眼睛里流露出贪婪之色。可惜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很快就会从海面上消失了：不是化为海上的熊熊火炬，就是被郑芝龙吞并。想到这里，一种急切的心情笼罩了他。

船只多数是四五十多吨的小型沿海用的渔船或者货船，结构简陋，看上去和他在临高看到的普通渔民的船只没什么两样。间或才有些上百吨的大船夹杂其中，甚至还有西方式的帆船。林佰光注意到几乎每艘船上有大小款式各不相同的火炮，用各种方式架设、捆绑在甲板上，海盗们很是随意的坐在火炮边吃饭、抽烟，船上甚至还有女人和小孩子。

这种大聚落式的海盗群体看上去还真是稀罕。

忽然有艘船上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循声望去，不由吃了一惊：只见

一个女子被赤条条的捆在船帮上，一个精瘦的海盗正用泡了海水的鞭子狠抽她的光赤的背脊、屁股和大腿，每抽一下，女人就发出足以撕破耳膜的尖叫声，在木头上拼命的扭动着身子。

船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熟视无睹的自顾自的干活抽烟的。

因为距离远，林佰光只隐隐约约的听到男人的呵斥：“……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装正经也不看看地方！看我打烂你个臭x，还给爷拿乔……”

拿乔，指故作难色以自抬身价。

这极富sm情趣的场面却让林佰光打了个寒颤——他提醒自己，自己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几乎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心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施十四将他引到岸上。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南日岛上的海盗根本没有搭建任何寨子、堡垒的之类的设施，岸上有些托上沙滩正在修补的船只，海盗们搭建了些草棚就算是临时的住所了。显然，海盗们并不认为有人能够冲上岸来直接威胁到他们——船队就是他们的堡垒。

林佰光因为事先已经换上了明人的装束，所以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围观。一路走来，只见岸上有几座用残木石块的篱笆围起来的空地，四面有拿着刀枪，挥舞着鞭子的海盗在看守，里面或蹲或躺的关了许多人，男女老少一应俱全，有穿着绫罗绸缎的大户也有破衣烂衫的穷人，只是在这既不避风也不遮雨的地方一蹲就是十天几个月的，很多人已经面无人色，浑身肮脏不堪。篱笆墙外的木桩上挂着几个人，大概已经是死了，上面苍蝇乱飞。

篱笆墙外面大约有坟地，埋得不深，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

“这是票房。”施十四道，“各处抓来的票子都关这里。”

票子，指肉票，指被盗匪掳去当人质的人，盗匪借以向他的家属勒索钱财。

“这等穷鬼也抓来作甚？”林佰光故作惊讶道。

“上岸劫掠的时候哪里来得及分穷得富得，一锅端来了再说。”施十四道。

“既缴不出赎金来，抓来何用呢？”

“和你们澳洲人一样，用来干活。”施十四笑道，“咱们没你们这么心灵手巧，做得出这许多精巧的货色，但是大帮里的各色杂活有的是，有些不花钱的手下使唤也便利些。”

被抓来的缴不出赎金的一律用来役使，从打柴、烧火、修船、挑水之类无一不干，睡的是露天，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海盗并不关心这些俘虏的死活，若是能熬过几个月不死，首领发了善心也许就会放人，若是大帮里缺人就会被拉去当海盗。

稍有姿色的女子用来满足生理需求，等到大伙腻味了，就送到大陆上卖掉，有时候送到南洋去卖——在南洋的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们虽然可

以拿士著女人将近，但是从国内来得女子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卖出个好价钱来。

林佰光随着他穿过票房，远远的看到海边的小山上居然有一座完整的寨子，上面飘扬着诸彩老的字号，不由吃了一惊，这寨子修得好整齐规整！待到走近一看，却见寨墙已经塌毁了多处，寨子里的屋子也有坍塌的，再看寨墙上的敌楼、旗杆座之类，他知道这原来是座明军的水寨，荒废了许久之后又被海盗所占用而已。

寨子周围，密密麻麻的搭建着许多棚子帐幕，大约是诸彩老手下的亲信和大小头目的居所。挎着刀拿着竹竿矛的海盗们也多了起来，林佰光知道，此地大约已经接近诸彩老的牙帐了。

一行人一路向着明军的废寨而去。沿途不断地碰到巡逻的小股海匪们，比起在海边遇到的难民一般的海盗来要显得要精悍些，显示他们离诸彩老的中军越来越近了。

不过，就算以林佰光不专业的眼光看，诸彩老的陆上营寨并不见得高明，一看就是毫无章法的随意安插的，岗哨、巡逻队都很随意，不少地方的设防非常松懈，徒居其表。

这样一支看起来水平就一般海盗人马。也能屡次登陆，深入内地抢劫州县，而且多半还是所向披靡了。要么他最强的人马不在南日岛，要么就是他的对手实在太滥。林佰光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明军的战斗力的评估，在穿越集团中一直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觉得不堪一击，大有几百人枪就能打遍广东乃至直取南京的。一种是觉得敌人再滥也是正规军，我们再强也是业余选手，没有全身装甲、ak47、马克沁机枪就难以取胜。

现在看来，起码广东福建的明军是没什么好怕的，诸彩老如此水平的人马也能纵横广东福建两省，让明军无可奈何，以临高县保安团的装备、训练和纪律水准来看，以一敌十不见得行，打败三四倍的敌人是毫无悬念的。

又走了一阵，虽然还隔着较远的距离，但是晴空之下林佰光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寨子上的大旗上面绣着斗大的“诸”字，旁边还有一面旗帜，绣着“三军司令”。

这大明的军旗海盗也挂起来了。林佰光哑然。看来即使是土匪海盗这样的造反派，也有崇拜体制的弱点。

到得寨门外，施十四停住了脚步。和站岗的小海匪说了几句话。回过头道：

“林掌柜！劳烦您在这里坐一会。容我先进去回禀一声。”施十四说，“大掌柜的要是在寨子里，很快就会见您。”

“好，你去吧。”林佰光点点头。施十四和周围的吩咐几句，自顾自的进去了。这边的小海匪们端来桌椅，请他坐下，又端来一碗茶来。

林佰光见茶碗是缺了口的，边缘还有一圈污渍，茶水黄澄澄的，不知道什么味。他强忍厌恶之情，喝了一大口，还砸了一下嘴，做出满意的样子来。

茶水即苦又涩，还有一股海水的咸腥味。林佰光却道：“总算喝上碗茶了！”

送茶来的海匪一笑：“茶好不好，小的们不知道，这水又咸又苦的，不加上点茶叶还真喝不下去。”

南日岛上虽然有淡水，也经不起这一万多人马云集，每天的喝水很成问题，多数人只好随地掘井取水。这样的小岛上地下水多少被海水渗透，只能勉强度日而已。

看门的海匪们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林佰光是施十四送来的，显然身份不低。他一身打扮非富非贱，浑身又透出精悍之气来，大伙估摸着大约是哪一路的同道。招呼起来也客气几分：最近大掌柜的日子不好过，来个同道大约是谈联合的事情。

林佰光也有意引他们说话，他当过办公室主任，属于特别会说话，能搞人际关系的。他自有一套能说会道的工夫，很快就和守门的几个搭上了话头，混了个自来熟。

很快，林佰光就从这小几个小海匪嘴里知道了一些事情：云集在这里的船队基本上是诸彩老的全部家当了，据说大掌柜的要带着他们去“干票大的”。干票什么大的，他们不知道，林佰光可知道，显然是指进攻闽安的事情。

林佰光没有打听船只、人数这类敏感的事情，他觉得这不是需要关心的。他想掌握的是海匪们的士气和供给的状况。要在部队的溃散的时候拉走人马，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从和海匪们聊天的只言片语中，他感觉得出海匪们士气不高——把这一大群人马聚集在一起，每天的吃喝拉撒就是极大的麻烦。为了供应粮食蔬菜，不得不每天派船队出去搜罗，就是这样，也不时有船断顿的。有些小股因为吃饭困难，取水又不便，来而复去，已经走掉了。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军，天天吃喝不愁，有时候还能有点肉吃。其他的小股，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只好天天捞鱼吃。”有个海匪还得意的说道。

这样云山雾罩的侃大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在林佰光已经喝下第四碗茶，快要挺不住了的时候，突然从中军营寨里传出了嘹亮的海螺声。

“大掌柜升帐了！”小头目说，“大掌柜的怕是要立刻见你了。”

随着海螺声响彻营寨，忽然冒出来许多小股的海匪，个个刀剑出鞘，纷纷朝着寨墙、道路两旁涌去站队。

这是摆出迎接的威仪来了。林佰光暗道。

从好的一面来说，这是对他这个使者的尊重，从糟糕的一面说，是下马威。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就看自己如何的应对了。

看着眼前热闹纷乱的场面，林佰光心里感慨万分，自己力排众议，孤身冒险来到这里，就都是为了能混入海匪集团的内部，诸彩老这个纵横海上的枭雄，大约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到来的目的居然是要挖他的墙角——

正想着，几个穿着整齐的海匪从大门里的道路上一路跑来，来到近旁高声道：“请问哪位是来得同道？”

从他的喊话中，林佰光猜到诸彩老并不愿意把自己到来的消息泄露出去。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明白。只能见机行事了。

林佰光拱手道：“正是在下！”

那头目换了个礼，然后说道：“这位同道，我们大掌柜的请您先行到老营休息！请！”

原来海盗们也叫“老营”，这称呼难道是明朝军队里的常用词么？

林佰光点点头，向门口的站岗的几个海匪拱手作了一个四方揖道：“众位兄弟，多谢各位照顾了！后会有期！”

众人忙慌忙恭敬地拱手回礼。都觉得这同道处事漂亮，礼节周全，只是不知道是哪一路的好汉？

沿着道路直到老营门口的时候，门外已经摆出了两行队伍迎接林佰光的到来。

这批人衣装整齐，武器闪亮，看起来十分的强悍，显然是诸彩老的精锐亲信。比起沿路看到的难民式的海匪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排列在道路两边的海匪们手中的兵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到气势迫人。他们一色握着的明军制式长枪，跨着日本打刀。冷漠的面孔上是一一对凶狠的眼睛，射出骇人的眼光。

在两边如狼似虎的海匪的目光盯注下，林佰光走上了通向中军的道路，那种无言的威压感的确骇人——过去林佰光看到电视电影里的这种镜头，只觉得装模作样，设身处地才能感到期间的恐怖感觉，一度他的面色有些发白，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先前进去禀报的施十四跑了出来，高声喊道：“有请贵客！！”

林佰光强定心神——事已至此，怕也无用。不由得闭目在心中向上苍祈祷：

“在各个时空里奋斗的穿越前辈们，把你们的王八之气通过时空传达到我的身上吧！”暗暗祈祷数遍之后，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只觉得浑身都是劲道，身后隐隐约约有一光环，上面大书二字：“主角”。

“有劳带路了！”

跟着施十四走了一会儿之后，面前的道路上出现了一道辕门。门旁又有海匪喝道：

“来人取下刀剑！”

“我没有。”林佰光坦然道，“这位兄弟是不是要搜查一下？”

“不必，不必！”施十四赶紧过去和人交涉。他一路陪同而来，知道这林掌柜身无寸铁随身，完全是赤手空拳。

第一百九十九节 假戏真唱

从辕门下通过后，面前一下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先前道路两边密布的供海匪们住宿用的营帐，在这个辕门里再也看不到了，呈现再众人眼前的是一片宽敞空地。高出周围数尺，从四周散落的建筑材料看，这多半是过去水师营寨的衙署的屋基。

在这块屋基上，搭建着一座用各色绫罗绸缎缝制的大帐，很有海盗的豪气。帐门已经全部打开，在门口站立着四个手持大刀彪形大汉。大帐前的空地上立着一根旗杆，旗杆顶端悬挂的正是那面迎风飘扬的“诸”字的姓字旗。

屋基指房屋的地基。

“请！”

林佰光走进中军大帐。直接面对这个纵横海上二十多年，和郑芝龙一样史籍留名的海商兼海盗，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到目前为止穿越集团还没有人真正见过历史上的名人呢。这算是第一个吧。

端坐在大帐中央交椅上的，是一个五十多的老者。头发斑白，皮肤黝黑。一双渔民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穿着奢侈到夸张的南京宝蓝色缎袍，腰束犀角玉带，脚上是软皮靴子。腰里插着一柄土耳其式的镶满珠宝的金柄银鞘小弯刀。

林佰光的第一念头很奇怪：他穿成这样，不怕热吗？

心情顿时已经平静下来了，在微微一愣之后，他便回过神来，迅速打量了一下帐中的情形。

这个奢侈无比，极有匪气的绸缎大帐，空间广大，但是里面却不伦不类的塞满了东西。各种中西奢侈品摆件杂乱无章的陈列着。本意大概是炫耀财富，结果看起来象有杂货铺一般的感觉。

整个帐中只有不到十个人，分成两列坐在两侧。显然这几个人就是诸彩老大伙里的主要头目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人员组成很是复杂。

看清了帐中形势，林佰光径自大踏步走到诸彩老座前面，深深打一躬道：“林佰光见过诸大掌柜的！”

诸彩老似乎对林佰光很有兴趣，将他上下打量了半天，方才道：“林掌柜是从临高的澳洲人哪里来得？”他说得居然是一口标准的南京官话。

林佰光忙答道：“正是，特来请诸大掌柜安！”

“胆子挺大。”诸彩老笑道。开门见山的说道：“你们澳洲人抢了我的东西，杀了我的人，也没半点表示，一两银子没有就让你过来做什么，给我做醒酒汤？”

帐下的头目们发出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

林佰光知道江湖豪杰的醒酒汤乃是一道名物，照例是要用人肝做得。这话即包括他的不满，又有恐吓的成份在内。

“呵呵！我们初来乍到，不辨路途，一时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诸大掌柜的虎威，是我们的不是——”说着林佰光深深一躬，“还请诸大掌柜海涵！”

“好说，”诸彩老还是带着笑容，“虎威不虎威的，倒没什么。你们把苟大全家良贱都宰了，也没什么。只是苟家的存的那些钱粮财货，也总得给我个交代吧？丢块银子到海里，我还听得到个响动，到你们这就没声了？”

林佰光加上了小心，虽然和诸彩老的谈判只是一个幌子，但是为了让他深信不疑，林佰光还是本着假戏真做的精神准备了谈判资料。他想了想才开口道：

“诸大掌柜明鉴！我们消灭苟家，实在是无心之举，实非有意为之。”林佰光再一次表达了己方没有针对他的敌意，“所以当时放回施掌柜的时候，就曾提出，我澳洲的玻璃货物，在南洋尚无人代销……”

“玻璃也好，镜子也好，都是好东西。”诸彩老一笑，“可是抵不过白花花银子好使。尊驾以为如何？”诸彩老面色忽然一沉，“少打马虎眼了，说吧！我的条件，你们认不认？”

“诸大掌柜的事情，我们岂敢怠慢。”林佰光继续打他的太极推手，又注意不要触怒他，免得一时间急火攻心来个“推出去砍了”，自己虽然可以学小说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哈哈大笑来挽救自己，但是这个招数在现实中是不是管用只有天知道。

“只是有几句话，还要容我禀报——”

“说吧。”

“诸大掌柜所要的现银数额巨大。我等在临高食指浩佚，一时间也筹措不出这许多的银两来，”他不慌不忙的说，“所以赔款四万两的事情，一时恕难以从命……”

查无“食指浩佚”一词，只有“食指浩繁”，解释为比喻家庭人口很多。多用于形容个人负担甚重，不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方面。

诸彩老的面孔变得阴晴不定，看起来似乎摸不透他在想什么。但是林佰光注意到他的眉毛渐渐的拧了起来——这是要发怒的征兆。

“至于贷款还有供应火器的事情，”他说，“敝首领已经准了——”

“哼。”看得出诸彩老的眉毛又松开了。

“……只是有几个条件。”

“呵呵，不还钱，还要提条件？”诸彩老又笑了起来，“看来我只好亲自带队上门连本带利的要这笔账了！”

“这个不敢劳动大驾。”

“哼，尔等在临高有多少人船？就算你有四条快船一艘铁船，经得住我们大帮六百条船，二万弟兄么？”旁边早跳出头目来怒喝。

“我等不过在临高有个小小的局面，怎敢和诸大掌柜比家当？”林佰光知道这家伙多半是出来唱白脸的，“只是眼下贵帮大敌当前，有人欲除诸大掌柜为快，这样关键的时候，相信诸大掌柜不会做这等本末倒置的事情来……”

这一句直打在大帐中众人的要害上，所谓亲自带队上临高去索要，本来就恐吓之词——眼下他们就是想全队杀回广东洋面也得和刘香大打出手一番才行，怕是走不到临高，在珠江口就要损折一半的人船，澳洲人虽然人少船少，却是船坚炮利的主，这么个硬核桃就算能砸开也得损兵折将，最后白白的便宜了郑芝龙和刘香。

“林掌柜对这海上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么！”诸彩老缓缓道，“说罢，你们的首领提得是什么条件。”

“贷款的事情——”

“且慢！”诸彩老制止了他的发言，冷笑道，“你先别把话滑过去——给个准信：这笔欠账，你们是还是不还？”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是敝首领觉得，自己并未欠诸大掌柜的银子……”

“什么？！”

“放屁！”

“拉出去一刀砍了！这种口出狂言的王八蛋留他不得！”大帐里顿时人群汹汹。

“诸位，且听我言。”林佰光知道自己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这事情其实空口许诺也无关系——反正是不会兑现的。但是他存心要博出位，给诸彩老的手下留下个深刻的印象，否则说什么就答应什么的人，海匪们也根本不会看重。

“我等灭得乃是苟家庄，所得的财物也都是苟家的财产，如何说得是诸大掌柜的财物？就算有欠债，这钱也是该向苟二去追讨——他可还活着。”

下面的首领们几乎要发狂了，一个个都要冲上来很不得要将他撕个稀巴烂。林佰光虽然早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觉悟，还是一阵的胆寒。不知道自己这套“故作惊人语”的说辞能不能奏效。

诸彩老挥手止住了手下人的聒噪。冷冷得望着林佰光，半晌，他点了点头：

“你们和苟家有什么深仇大恨？”

“并无任何仇怨，只不过所谓斩草除根——”

“好！”诸彩老点点头，“苟二父子一经拿获，我自会派人送来与尔等

交涉，看看到底该还我多少银钱！”

其实苟二是死是活，穿越集团并不感兴趣，林佰光拿他做文章不过是种迷惑诸彩老的伎俩而已。

“至于贷款的事情，首领已经允准。”只不过是没用现银，全部用临高流通券支付。额度是一百万元。贷期为一年，前三个月不收利息，以后每月一厘。”林佰光说着解释了下他们在临高发行的流通券的概念。

“拿纸片给兄弟们发饷？”有人怒气冲冲道。

“流通券是用来买东西的。”林佰光毫不示弱，“哪里说是给你们发饷了。”

实际上，执委会的政策是发放出口信用贷款——虽然他们不打算真得给诸彩老这笔贷款，一百万的流通券可不是个小数字，而且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把宝贵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放在为诸彩老生产武器上。

几个头目怒发冲冠，简直就想冲上来直接砍人了。对他们来说，没有银子就无法发饷，也就无法稳定军心，不管那劳什子流通券在临高能买什么，到这福建的洋面上可就是一张废纸而已！

“这是敝首领准备供应给贵帮的各种货物。全部可以用流通券支付。”

执委会承诺可以用销售的东西琳琅满目，从火炮、火枪、弹药到各种药品、干粮、砂糖应有尽有，不但写出种类，不少物品还绘制了图案并且加以简单的说明——看起来有点象广告宣传小册子。

至于价格，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还注明一行小字：“实价交易，无明暗扣”。

“这些是你们造得——就在临高造的？”

“正是，”林佰光见他的神情有变化，知道这东西已经打动了。他。

“我要你们的火炮，24磅的叫——卡隆的，要三十门！最快多久能有？”

“没有现货，要备料铸造，起码得二个月。”

“太久了。”诸彩老摇摇头，“赶不上了。”

林佰光原来很怕他要买到炮之后再发动对闽安的攻击，细节一旦变化，历史的走向也许就会大为不同。现在看来诸彩老不打算推迟进攻计划。这让他放心了。

“时间虽然久了一些，炮总归是要用的。”

“嗯。”诸彩老点点头，“银子没有，临高的存粮可丰？”

“凡有一元流通券在外，临高便有一斤糙米储备。”

诸彩老点头说了声：“好。”

双方约定，货物由诸彩老派船自行提货，用款从信用额度中扣除。

至于还款，诸彩老自然没地方找流通券来还本付息，所以双方约定，诸彩老用战利品支付贷款和利息。双方就流通券的价值如何计算，货物怎么折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林佰光事先也和财金委准备了详细周密的方案。

虽然根本就不会执行贷款计划，但是这种发放信用贷款的政策将来也会实施。先做出方案来绝不会是白费功夫。

林佰光眼见事情已经成了一多半，心中大喜。诸彩老突然微笑着问道：“你们给我这一百万买炮买粮，不怕我收拾了郑芝龙、刘香之后再来对付你们？”

这个问题不算刁钻，但是问得突如其来，很有会心一击的威力。林佰光赶紧定了定神：

“诸大掌柜此言差矣。”林佰光道，“郑芝龙、刘香是何等人物，岂会轻易授首？”

言下之意就是根本不相信他能立刻击败郑芝龙和刘香——这自然也是实情。

林佰光想传达给诸彩老的意思就是：澳洲人要在这闽粤洋面上生存，就不会允许这里的任何一股势力独大，支持诸彩老就是保护自己——澳洲人不希望让刘香、郑芝龙坐大。

这在策略上是说得通的，而且合情合理。不由诸彩老不信。

诸彩老点点头：“你倒是很坦白啊。”

林佰光笑道：“我是后生小儿，这点心思如何能瞒得住前辈？”

诸彩老关照施十四把林佰光带到中军后营，拨出一间帐幕供他休憩。林佰光知道这事情已经成了一多半，但是以诸彩老这样老奸巨猾的人物，自己这点伎俩到底能不能瞒住他还犹未可知。

心中虽然忐忑不安，却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模样，随着施十四进了帐篷。

“这间帐篷就是你的了。”

“多谢施大哥了。”林佰光朝帐中一扫，只觉哭笑不得。这不知道是从哪家有钱人的闺阁里抢劫来的家具陈设：绣花的帐子乱七八糟的挂着，只有床板的大床，甚至还有个梳妆台。上面放了些茶盏茶壶。

“对不住兄弟，我们在海上讨饭吃得人，这些家伙都是临时找得——”施十四是见识过穿越众的生活水平的。

“哪里，出门在外也没法讲究不是。”

“呵呵，哥哥一会给你找你个乐子。”施十四淫笑了几声。林佰光知道这多半要搞个女人来了。

不多片刻，果然施十四果然带人送来一名女子。

“怎么样，这女人还不错吧？可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玩过得人不多，还挺新鲜……”

和当地女人发生关系要冒健康风险，这是卫生部反复提醒过得。林佰光自从d日之后，虽然有得是机会可以隐蔽的找女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染指过——屈从于性欲是人性软弱的标记。

但是此时，他决定要收用这个女人。他很清楚这种下层匪徒的心态：把吃酒、玩女人看得比什么都要紧，你要是不干，就是“没种”，这对他取得他们的信任，开展工作是很不利的。

眼见送来得女人大约二十出头，长得倒是白白嫩嫩的，不象个海上人家的女子，裹着一件男人的青布直缀，无精打采的模样。

“晚上你就好好得乐一乐吧！”施十四似乎颇为得意，“大掌柜的对你真是高看，还特意关照给你找个女人，哈哈，我们这里的小头目都没这个待遇呢。”说着又叫人抬进一个食盒来：

“岛上没什么好吃的，这是大掌柜的一点小意思。”

“当不起，当不起，大掌柜真是太抬爱了——”

“嘿嘿，你就好好享受吧。”施十四笑嘻嘻的说着，又正色道，“晚上无事，莫要出去，夜里营寨里不许走动，抓住了就要砍头——你是大掌柜的贵客，砍头虽然不至于，白白吃一番苦头也是没必要。”

“有这满室春光，我到黑地里吃海风做什么。”林佰光敷衍着把送走了。

林佰光送走了施十四，自顾自的走到食盒旁打开，林佰光吃了一惊。里面的菜肴出乎意料的考究：灼鹅掌、小炒羊肉、豆腐螃蟹羹、腌牡蛎……居中是两个瓷罐子，打开一看，一个装着雪白的米饭，另外个则是鸡汤，配着酸醋和韭黄。



“灼”是粤菜烹调的一种技法，以煮滚的水或汤，将生的食物烫熟，称为“灼”，这种方法要突出粤菜清鲜而不是清淡的特点。。灼鹅掌在南日岛上的海盗这里自然就是白水煮鹅脚了。



小炒羊肉，羊肉洗净切片，锅里下油烧至八分熟，下肉翻炒至羊肉收色，加入盐、姜、蒜、味精、料酒等，继续旺火翻炒，出锅前淋上香油，撒上葱花即成。



豆腐螃蟹羹，将蟹块下锅煸炒，烹入料酒去腥，加豆腐和清水烧开，勾芡后，加盐和胡椒粉调味，撒上葱花即可。



【鲜腌生蚝】念念不忘的潮汕味道

腌牡蛎，图中是生蚝，实际生蚝与牡蛎两者肉体外观极为相似，但是生长环境和个体大小、以至营养都完全不同，不过口感个人以为还是非常相近的。腌制是保存蔬菜和肉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利用食盐的保藏作用，也会使用醋、糖、酱油、生抽等等调味料。食品腌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腐败变质，但同时也为食用者提供具有特别风味的食品。

除了菜肴，还配着两壶酒，一黄一白。

在一个地方不大的小岛上置办这样一桌菜肴，烹调得还如此的精美，这手笔真是不小。

他原以为不过粗鱼大肉之类的东西——海盗们吃东西能讲究到哪里去？他忽视了一点，这个时空的海商海盗不分家，诸彩老和他手下的一干头目除了是大海盗，也是大商人，饮食起居一贯讲究。

不过，林佰光想到看门的海匪说到供给困难，有的船只甚至断了顿，就知道这种奢侈是建筑在广大的贫乏之上的——他倒没有由此产生什么感慨，而是暗暗高兴，上层穷奢极侈，下层却在忍饥挨饿，这团队的凝聚力好不到哪里去。自己的挖墙角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发大了几分。

“你叫什么？”林佰光自取自饮，抽闲问还坐在地上发呆的女人。

“婢子叫小树。”

第二百节 深入敌穴

裹在女人身上的青布直缀滑落到地上，里面只穿着件小小的肚兜，林佰光是久旷之夫，哪里还按奈得住，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塑封片来“刺啦”一声扯开，……帐幕中顿时一片春色昂然。



直缀，又作直裾。系僧侣之服饰一种，即将偏衫与裙子合缀而成之僧服。

吃饱喝足，林佰光微薰的搂着已经光溜溜的小树上了床，他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来，小心翼翼的叼在嘴里，用油灯点着了火，舒舒服服的抽了一口，准备着一会再大干一场。

凭林佰光在另一个时空出入风月场所的经验，他知道这女人挺干净。这种机会得好好的把握。当然安全套他还是得用——多亏自己有先见之明，带了好几个出来。

正在考虑着一会换种什么体位，再搞个啥花样，只听得怀中的女人在嚤嚤的抽泣，林佰光吐出一口烟，很是关怀的问道：“好好的，哭什么？”

“没什么，怨婢子命苦。”

林佰光想这桥段很是熟悉么，但是她的命苦是海盗造成的，顺便也有自己的份，便含糊的应了几声。

“老爷是哪里人？”小树拥在他怀里，一幅小鸟依人的模样，“婢子觉得老爷是漳泉一带的……”

林佰光想这还真说对了，我家祖辈在台湾生活过一百多年，算是半个闽南人吧。

“哪里，我是澳洲人。”林佰光说，“先祖倒是从闽南的渡海去的。”

“和婢子也算是半个同乡了。”

“也算他乡遇故知吧。”林佰光笑着说，心里却警惕起来。

果然，小树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他说：“婢子有事想求您。”

“嗯，什么事？”

“小声点！”

小树用手指按了按林佰光的嘴唇。指了指耳朵。做了个“隔墙有耳”的手势。

林佰光给烟点上火，并不理睬她的提醒：“说说看。”

“能带婢子走吗？”

“走？”林佰光不由得压低了声音。

“是。”

“……”林佰光忽然面对这样的局势，有些不知所措，小树到底在动什么脑筋？这里面有没有使诈？

“求求你，老爷，带我走吧，再这样下去，迟早要被他们糟蹋死了。”小树见他神色变幻不定，趴在他的胸前，压低着声音哭求着。

“不要哭么，”林佰光轻声安慰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婢子原来是漳州府人氏……”

小树自述她是上个月被海盗掳来得，一直被关在老营，专供大头目们淫乐之用。

“……十多个人，轮番糟蹋婢子的身子不算，稍有违碍还要挨打，真是生不如死。”小树小声哭诉着。

“原来如此。”

林佰光轻轻地答道。他想，帐篷外面多半有人在偷听。

“只求老爷发发慈悲，带婢子逃出这匪窝。婢子家在漳州也有几个钱财，必然重重酬谢老爷。”

“你家既然有钱，为何不来赎人？”

“谈不拢，”小树凄然道，“要一大笔钱，非得卖房卖地不能筹办……”

“舍命不舍财啊。”

“总是婢子命苦，求老爷发发慈悲婢子走吧。”小树止住哭泣悄声道，“婢子来之前，听他们议论，说老爷多半是别有企图才到南日岛来的。要大掌柜的把你一刀两断了账。”

“……”

小树不停劝说：“大掌柜这个人，疑心病很重，他不会相信你的。”她小声说，“你是打听消息的吧？诸大掌柜的人、船、炮、粮的数目婢子都暗中都查得了。”似乎是怕他不信，她小声说，“二千料大船，七艘——”

“我不是探子，不要知道这些。”林佰光柔声道。他这会已经完全判明，小树说得是谎话——这是个用来试探自己的女人。

“你若是想要离开此地回家：我明日见过诸大掌柜，自然求个情，把你要去了。就算出几个赎金，我们澳洲人也出得去。到时候自然送你回家。至于酬劳，不要分文。只是——”他的言辞很是严肃，“你居然私查诸大掌柜的兵马钱粮，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看你不要干这样的蠢事了。你说的话我就不告诉施十四他们了，你老老实实的认命，不然小命难保！”

林佰光吐出了冷酷无情的话。可是他心里真想说，这拙劣表演该收场了。虽然演员表演的不错，但是剧本太糟糕了。

“老爷饶命！”小树抽泣着，要下床去跪着。

“不必担心，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见。不过你也得老老实实的。”

林佰光把烟头掐灭，翻身把女人压在身下，做出跪趴的姿势。他得意的在小树的屁股上狠拍了两下，再一次的强迫她配合起来。

那一晚，林佰光连着发泄了好几次，知道身下的女人其实是个探子，他连最后的一点怜香惜玉之情也没有了。直到最后筋疲力尽，才沉沉睡去。

林佰光在大战三百回合沉沉睡去的时候，中军大帐里却是灯火通明。诸彩老和他手下的众头目正在商议形势，也评估下澳洲人作为盟友的可靠性。

大家觉得林佰光这人说得话应该是靠谱的。现在多这么一个盟友大有好处，更不用说对方已经答应供应火器粮食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这对处境窘怕的大帮来说是急需的。

下一步，就是是否要发动对闽安的进攻了。头目们众说纷纭，但是都觉得再不能这样在南日岛上僵持下去了。得干票大得补充下匮乏的粮饷。

老营总管汪青眉头紧蹙，道：“大掌柜！弟兄们的粮饷实在匮乏的厉害，连吃饭都有问题了。”

诸彩老的面色很不好看，粮食已经成了他一个心病。原本当海盗的从不愁粮食的事情，岸上通海的大户豪商多如牛毛，只要肯出价钱，都会舍生忘死的把粮食运来接济。然而如今却一点也指望不上他们了——福建漳泉一带，都是郑芝龙的地盘，现在他脑袋上又有官帽子，通海的大户们谁也不敢得罪他，诸彩老筹集粮食的手段只剩下的抢劫一途。抢劫粮草看似不花钱，如今的成本远高于买粮。岸上遍地都是寨子和乡勇，官军虽然多数是充当打酱油的，但是郑芝龙对自己的地盘却看得极

紧，几乎闻警必出。弄得每次出去筹粮都得出动大批船只和人马。简直有些得不偿失。

“还有多少余粮？”

“省着给大约可以维持十天。”汪青稟告道，“饷尚可拖一拖，这粮食的事情，可是一天也拖不起了。”

头目们发出一阵骚动。

“大掌柜，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回广东去吧。”

广东是诸彩老的起家地盘，返回去获得粮食接应都要容易的多。

“回去？说得容易！刘老香这小崽子会让我们过去？他最好我们烂在福建这里。”

“大不了和他打一仗，谁胜谁负还不见得。”

“对！他也未必就是我们的对手！”

.....

诸彩老哼了一声：

“回去？回去做什么，喝西北风去？”他的巴掌往桌子上一拍，“广州城的洋货生意，都是佛朗机人的买卖，我们插不上手的。要想赚钱就得在这里混！”

“再说了，和刘老香打一仗，结果还不是便宜了临高的髡贼！”诸彩老冷笑一声，“这群海外蛮子，大约就是在等我和刘香开打，自己好捡便宜。”

“大掌柜，他们可是愿意供给我们粮食火器的.....”

“这粮食火器你以为是好拿的？要我们自己派船去运，我整队回广东，刘香岂能容我安然返还？”

“x你老母！还有这个道道！”有头目已经开骂了，“宰了那衰仔！”

“算啦，人现在也算是和我们结盟了。我们以后的大炮和快枪都要指着他们。”诸彩老摆了摆手，“不过眼下就想指望他们的接济，未免是画饼充饥。”

“这也未必。”汪青说。

“哦？汪总管有何高见？”

“大帮全队回广东是不能的，不如先派遣些船只去临高，要他们供给一批粮食火器。”

“不行不行，大队的船只刘香都不肯放过，几十条船，他还不逮个正着，一口吞下去！”

“刘香又不是千里眼顺风耳，他在这里肯定有探子，我们船只一动他就会得到消息。”汪青似乎早有预案，“但是我们不走内洋，走外海。

他就算知道了，大海茫茫，上哪里去找？”

“若走外海，小船便不能去了。”外海风浪大，且无地标，占海盗船队中的大头的小型船只就不便航行了。

“既是去装货，小船去亦无用，装不了多少。自然要派大船去。”

但是大船去了，海上的战力不免就要下降。这又是个两难的选择。会议下来，决定先派遣一队大船去临高装运粮食回来，等船回来人心稍安再发动对闽安的进攻。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上午了。林佰光没有手表，但是看外面的光影，大约已经是将近十点了。

醒来只觉得浑身轻松，精神振奋。再看身边，小树已经不在。只要枕上的长发才让回忆起昨晚的旖旎风光，不由得有些怅然。

“老弟起来了？”施十四笑着从外面进来，身后是个小海匪，端着洗脸水。

“起迟了，让施大哥见笑了。”

“呵呵，昨晚你太威猛了么！”施十四带着暧昧的笑容，“怎么样？小树还不错吧？”

“好，挺好的。”

“这细皮白肉的小婊子——”施十四带着羡慕的口吻，“唉，不说了，一会大掌柜的要见你。”

盥洗完毕，林佰光又由施十四引路，来到诸彩老的中军大帐。不过这次，他是在后账受到接见了。

帐篷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诸彩老一个端坐在椅子上，桌子上堆着许多地图卷轴。

“坐。”比起昨天，诸彩老的态度缓和多了。

“昨个睡得还好吧？”

“托大掌柜的福，很是香甜。”林佰光站起来施礼，“还要谢过大掌柜的厚爱。”

诸彩老点点头，开门见山道：“你们用得连珠快枪也肯卖？”sks步枪通过逃回去的海盗的描述，给诸彩老留下的极深的印象。

这话说出来，显然是已经认可了双方的协议，林佰光一阵小小的激动。他提醒自己要沉住气：

“当然能卖，只不过——”

“价钱好说！若是贷款用完了，我用现银买就是。”

“不是价钱。此是钢枪。”林佰光当然不能说临高一时半会还造不出了sks，也没办法批量制造子弹。

“枪身用得都是最好的百炼钢，我等在临高的铁匠就是不吃不喝一个月也造不了几支。”

“我要一百支。”诸彩老豪不含糊，“价钱翻倍都可以。最快要多久？”

“那，”林佰光故作为难道，“三个月吧。”

“太迟了。”他有些遗憾，“旧的连珠枪可卖么？”

就这么几百支sks，卖给你俺们还活不活了。林佰光想着拱手笑道：“这可为难了。您老也知道，我们人少船少，能在临高混着，除了靠着大掌柜不和我们计较，就是这几支快抢了。大掌柜的要买枪，宽限几个月，自然就有了。”

诸彩老盯着林佰光良久才道：“稀罕，买门炮，要二个月，买几支枪，又得三个月。你们有什么东西是现成的？莫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吧。”

林佰光被他的眼睛看得胆寒——这种海商巨渠的威势真不是盖的，什么叫王霸之气，这tmd才叫王霸之气啊，就俺们执委会那群一天到晚故作深沉，满口理论的人民委员，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巨渠，就是大管子，有钱、有势的主儿。

林佰光低眉顺目等着。听他发话才应道：

“诸大掌柜您明鉴！武器不是说有就有的。都是耗工费料的事情，”林佰光小心的说道，“至于旁得东西都是现成的。”

“粮食也是现成的？”

“是。”林佰光有些料到他最感兴趣的除了军火就是粮食了。

“火药呢。”

“有的。”

“明日我就派船队去临高买货，”诸彩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林掌柜要不要随船一起回去？”

林佰光毫不犹豫的回答道：“我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买卖未成。我在这里也算是个见证。”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搞策反，就这么回去了算是怎么回事？自己的一番做作不就白费了。

他接着说，“大掌柜的要派船去运粮自是没有问题。临高现今粮食还是足够的。我这就写一封书子回去。”

“好，我即刻就派大船去。”诸彩老笑道，“船回来之前，就请林掌柜在我这里多盘桓几天了。”

“多多叨扰了。”

诸彩老点点头，问起林佰光个人的一些事情来。他对林佰光自称是

澳洲人含笑不语，他和林佰光说起泉州的开元寺、洛阳桥，谈起泉州的咸饭和茜草粿……有些是他过去听说过的，有的则是没听说过的。林佰光只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再说说自己只是祖籍在闽南，故乡的情况，自己一直不清楚。接着诸彩老又说起他年轻的时候在福建沿海做生意的往事，



开元寺大雄宝殿

开元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该寺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更名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



泉州洛阳桥

原名叫做“万安桥”。位于泉州市洛阳江上，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工程，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七年之久，耗银一千四百万两，建成了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至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仍在使用中。



泉州咸饭

是福建泉州地方传统名点。是米饭的一种煮法，种类繁多，有南瓜咸饭、萝卜咸饭、芥菜咸饭、芋头咸饭、五花肉丁咸饭等。和炒饭相反，咸饭性凉，夏季火气大适宜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咸饭是饭的一种而不是粥的一种，小小一碗米饭能做到清凉，实在令人称奇，不愧是有着浓郁海滨风情的地方。

茜草粿亦称仙草蜜。泉州地方小吃，制法是茜草洗净晾干，至盛夏褥暑，取之至大锅大鼎文火熬炼，至叶消梗糊，汤汁浓褐，过滤后加入浓米浆冷却即成，水灵灵，鲜嫩嫩，弹性十足。进食时，切一小块置于瓷碗中，加入冰凉开水，调入白糖或蜂蜜，用小匙轻轻搅拌，呈碎角状。

诸彩老聊起这些的时候，即亲切又随和，好像就是个退休的邻居老人不甘寂寞的找人聊家常而已。林佰光忽然警醒：他这是在盘自己的底。

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林佰光意识到这点，愈发感到自己的处境凶险万分。此时他觉得自己秉承的“尽量说真话，关键的时候才说假话”的思路是完全对得。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稍有前后不对的地方，恐怕这老海匪就要翻脸！

亲热的拉家常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左右，林佰光拿出过去对付县领导的全挂子本事应付着。诸彩老再牛b，林佰光认为也不见得能比自己服务过的县委领导强。

全挂子，重庆方言中，全挂子是形容一个人很能干，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的说法。

午饭的时候没有给他留饭，又亲热的派人送他回了帐篷。

林佰光回到自己的帐篷内。他看了看随身的日历。离诸彩老攻打闽安的日子已经不多多了。他有一点没有搞清，诸彩老急于要去临高运粮，显然是供给到了相当困难的地步。若是这样，他会不会等到粮食运回来之后再发动进攻？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装满十二艘大船的粮食，临高自然是拿得出来的，但是这么一来，等到闽安兵败的时候，这些粮食就都便宜了郑芝龙——而他到底能从诸彩老手里拉出多少人船还是未知数。要是白送了十多船的大米给诸彩老，最后只是闹得他单身逃出乱军，这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自己在穿越集团内部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林佰光打定注意：粮食，绝对不能给。诸彩老在南日坚持不了几天了。只要顶过几天，他就非得冒险行动起来不可。

只有用“拖”字诀把运粮的船队扣在临高，这样即使他的策反失败，至少到最后穿越集团能获得十二艘大海船和几百人。

但是这样一来，自己的处境就危险的多了。林佰光估计不出诸彩老得不到粮食之后的态度，推诿几天或许可以，日子久了，自己小命不保不去说他，恼羞成怒的诸彩老会不会不打闽安，干脆全军发动来打临高也未可知。

第二百零一节 当船开始漏水的时候

不过，这个险还是值得冒一冒！林佰光来到南日的时候就是走的外洋航线，单程差不多要花六天以上。古代没有电报电话可以即时联络，船队一从南日出发，诸彩老就只能干等着，起码也得等上十五天以上才会发觉情势不对。

就算发现情势不对，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船只途中遇险沉没、遭劫还是迷航……航海的种种不确定性使他一时半会难以下决心来对付自己。林佰光估计，从船队起航起，至少有十五天他是安全的。

十五天，可以做很多事情。十五天，也足以让诸彩老粮食耗尽，被迫发动进攻。

想到这里，他开始动笔写这封书信。

书信的内容很是简单，无非是将协议达成的情况告知执委会，写上双方的条件和要求。同时告知临高，诸彩老马上就动用贷款买粮，船只一到即请售粮。

书信平铺直叙，不用任何暗语。为得是取信于诸彩老——他必然是要仔细的检查过了才会让使者带走。所以林佰光也没有搞任何的密写或者密码，他不知道古人的密写水平有多高。至于密码，对方虽然不见得能破解，但是看到了自然会有疑心。

他相信冉耀等人有充分的智慧理解自己在书信中传达的意思。写完之后将墨吹干，装入封套，不写任何题款。交给外面的小海匪，要他交给去临高的使者。

诸彩老要研究就让他去研究吧，林佰光心中暗笑。

中午，施十四带人来送饭来，饭菜还是照旧精美。林佰光很难相信这是一支已经快要断粮的军队里的伙食：依然是四道菜：火燎牛头皮、白灼鸭舌、清汤燕菜、蒸鲍鱼。这几道菜除了调味与现代略有不同之外，就算拿到现代的大型酒楼也是毫不逊色的。

火燎牛头皮，没百度到这个做法。牛头也称牛首，骨多肉少。牛头皮表面有毛茬，须火燎至焦糊，然后用刀刮去焦面，直到没毛根为止。再经水浸泡洗净后，可分部位烹制出多款美味佳肴。牛头的各部位营养丰富，特别是牛头皮，富含胶原蛋白和胶质蛋白，人若常食有保健美容的功效。



白灼鸭舌，没百度到这个做法。图片是温州鸭舌（这道菜其实是卤鸭舌。温州鸭舌是一道浙江温州著名的地方小吃，属于凉菜，鸭舌是卤的，风至半干，在口中细嚼，韧性十足，颇为耐嚼。温州人称鸭舌为“鸭赚”，而不称鸭舌。）



清汤燕菜，是山东地区特色传统名点，属于鲁菜系。用燕窝加以各种调味料制作成的营养丰富
的特色靓汤，特点是汤青菜白，口味鲜醇，沁人心脾，营养丰富。



昵图网 www.nipic.com

By: jex0512 No: 20140802170529198000

蒸鲍鱼，主要以鲍鱼为原料，以清蒸的方式来食用，其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保持了鲍鱼的原汁原味。此菜口味咸鲜，菜色洁白，清新而嫩，与姜汁同食口味尤佳。

“这样一桌好酒席，我一个人太浪费了。有菜有酒，不如施大哥同饮。”

“好，”施十四也不是忸怩作态之人，何况这种饭菜最近在南日岛上几乎完全吃不上了。他这个中层头目虽然饭吃得饱，到底也没这么考究。

“我这就去取几坛好酒来。”施十四说着就要往外面去。

“既然喝酒，人多些才好。”

“这自然是好，不过——”他盯着桌子上酒菜，面露迟疑之色。

林佰光笑道：“无事，这南日岛四周都是海，难不成还捞不起几网鱼虾来？”他从腰间摸出一小块银子，总有二两，“施大哥拿去采买，找个厨子做做——我看这里厨子的手艺很是了得。”

“那里需要这许多？”施十四不肯接他的银子，“鱼虾，叫小的们去捞就是，都是渔家出身，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至于厨子，有个五钱就够了——我出得起！诸老大专用的厨子请不动，小伙房的还是行得。”

施十四不肯拿银子，自顾自的去了。林佰光自己动手，将桌子收拾开，又从行囊里取出肉干、果脯之类的适宜下酒的干粮取出来。

过来大约半小时，施十四带着人来，又在桌子上添了七八个菜，都是海味。无非是蛏子、牡蛎、大虾、海菜之类的东西，在这海岛是最平常不过的食物。



蛏，音[chēng]。



牡蛎[mǔ lì]，又名生蚝[háo]。

“只有这些海味了……”施十四有写不好意思的搓了下手，“想找几个鸡蛋也没地方寻去。”

“已经很丰盛了！”

“我请了几个平日里交好的朋友，他们也想见见你这位兄弟！”施十四眯着眼睛笑着，“大伙都想到临高去开开这澳洲的洋荤呢。”说着哈哈

大笑。

林佰光笑道：“这有何难？等这边的事情了了。过来就是，一切都由兄弟作东！”

正说着话，又陆续进来四五个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施十四一一介绍，都是各股的“掌柜”，也有在诸彩老中军的小头目。大家见过礼各自落座。

施十四又让人抬进几坛酒来。

“这是几年前我从一艘船上得来的，真正的兰陵酒。”施十四豪兴大发，拍碎泥封，提起来一一给众人斟酒。



兰陵酒产于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兰陵美酒的酿造史同中国的青铜器一样古老，始酿于商代，古卜辞中“鬯其酒”的记载，便是兰陵美酒的最早见证，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战国时期，一代圣哲荀子两任兰陵令，为兰陵酒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1995年秋，江苏徐州狮子山的西汉楚王墓发掘中出土了具有2148年历史的兰陵酒。出土的陶制球形坛内，泥封上印有“兰陵贡酒”、“兰陵丞印”、“兰陵之印”戳记，保存完整无缺，进一步印证了兰陵3000年的酿造历史。明代医学泰斗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从医学的角度给予兰陵美酒高度赞赏：“兰陵美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共水秤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常饮入药俱良”。

一番酬劝，三巡酒过，大伙开始闲聊乱谈，只说些临高的澳洲人的新鲜玩意。果然，这几个人对施十四在临高看得av抱有极为浓厚的兴趣。

林佰光从他们嘴里知道，原来诸彩老对穿越集团早就有了兴趣。当初苟家庄被剿灭之时，诸彩老曾经动过全军到临高的念头，只是对穿越集团的“巨船”“快艇”心存畏惧才没有动手，改为派施十四去“钓鱼”。再后来，诸彩老就陷入了和刘香的混战中，无心他顾了。

还真是好险！林佰光想要要不是己方的铁船有足够的威慑力，加上这东南沿海的乱局，诸彩老当时要真是发动全军来攻，当时立足未稳的穿越集团虽然不至于团灭，但是损失惨重是免不了的了。

酒多了，话就开始乱说了。

“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施十四露出一脸的愤愤不平之色。

“哦？有谁得罪施大哥了？”

“哼，原本去临高买粮食的事情，打头就该我去。我都去二回了，路也熟，你们那里的规矩也懂，非要换贺新这个二货！还不是因为他是诸大掌柜小舅子的小老婆的表兄弟！”

这复杂的关系林佰光一时间闹不清，不过意思却是听明白了，去临高买货物的“美差”被人用关系抢走了。

“算了，人家有靠山，哪里是我们这样苦哈哈出身比得上的？”

“娘得！早知道我就不说在临高的事情了！干脆说成人间地狱就不会和我抢了。”显然，施十四还在念念不忘在临高的种种“奇遇”。

从他嘴里，林佰光知道去临高的船是十二条诸彩老直辖的大船，最小的也有五六百料，最大的足是二千料——这诸彩老是要去临高“吃大户”啊。

“施大哥不必介怀么，去临高的机会以后多得是。”

“贺新这个小王八蛋，仗着算是个什么鸟亲戚，打仗不去，有好处的事情就是他沾。这帮子靠着女人卖x的皇亲国戚，都不是好东西！”

“算了，这世道，哪里不是这样。”有个叫林淡的头目喝了一碗，“俺们在这里喝酒吃肉，下面小的们都在肯鱼骨头喝咸水呢，你当他们乐意？”

“俺们在这里喝酒吃肉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像你，”施十四一指旁边一个胖子，“老胡是自己出钱造船，一家子来投的，都是有本钱的，贺新有什么本钱，靠女人的玩意？”

众人一阵狂笑，便有人笑：“人的‘本钱’说不定比你长那么几分……”

林佰光发现关于“性”的话题总能引起大家热烈讨论。

施十四愤愤不平，把胸中的许多不平都倒了出来：“打仗俺们卖命，分钱他们倒是头一份……”

“施大哥，慎言！慎言！”林佰光很喜欢这样的反应，但是昨天小树的事情让他产生了警觉——谁知道这施十四是不是在有意做作？就算不是，这帐篷内外，说不定有几个探子在时刻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施十四借着酒意还要骂人，被人劝住了，那姓胡的胖子干了一碗酒，叹息道：“我们大帮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想当年南北两个船队，纵横闽粤，那风光，气派！现在居然被挤兑的待在这小岛上混日子，还进退维谷！”

“说到底，还是郑芝龙这反骨仔坏了规矩！老子要抓住他，非把他切成片喂狗不可！”

“哼，你以为李魁奇不想，大掌柜不想？可人家现在是堂堂游击，

朝廷的官儿。”

“游击算什么？芝麻大的官。参将都打死过，怕他个逮。”

逮，音，[qiú]。在方言中相当于“屁”一样含贬义。

“他手下人多船多，”林淡说，“想来钱也很多。”他奇怪道，“我就没搞明白过，去年李魁奇和他裂锅的时候，他的人马船只不是多数给李魁奇拉走了么？怎么一年不到声势就这么壮大了？”

裂锅，字面理解就是分裂。作者自创的？

“朝廷支持他。听说巡抚熊文灿给他买炮造船，他的实力大增。”

“熊文焕这个老货，想得是借刀杀人的把戏。”

“郑芝龙不也是一回事。他就想借助官府的力量把咱们这样的全干掉，以后就这海上的生意就全是他一个人做了。”林淡叹息道，“大掌柜不是他的对手。”

胡胖子道：“来来来，喝酒吧，反正眼下还过得，真要不行了，我就把帆一扬，带着全家老小跑路就是，大不了下南洋去求条活路。”

众人一阵沉默，都觉得前途堪虑。这时，有人小声道：“听说了么？黑旗老四要跑路了。”

“哪个说得？”众人都吃了一惊。黑旗老四不是一般的掌柜，是大帮中的骨干，他要跑路，岂不是大树欲倾的征兆？

“看样子就像，人都回船上去了。一个也不在岸上。”

“要真不行了，我也干脆跑路。这日子过得！”

“大伙到时候就投临高去吧。”施十四忽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林佰光心中一惊。在他看来这话太直白了，简直有诱他上当的含义在内。

“也是，听你把临高说得这么好，我也想去了。”有人就应道。

“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们当引见人啊。”胡胖子一脸诚挚的说。

“说不到，说不到。”林佰光小心的应对着，“如今大掌柜的局面还没到这个地步，大伙安心就是，只要对付过这几个月，说不定局势就会好转——大掌柜不是已经派船去临高运粮运火药了吗？真要不幸闹得大家流离失所，到临高来总有大伙一口饭吃。”他笑了笑，“不过眼下大伙还是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才是。大树真要倒了，对我们这些猴子总不是好事。”

“林掌柜说得对。”林淡道，“做生不如做熟么。说不定再过些日子，就是转运的时候了。”

“就怕我们是齐心协力，那些平日里果子吃得最多的早就想下树了。”

一直没怎么吭气的徐成吭气了，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似乎憋了很久了，他是中军的一个小头目。原来就是低着头喝闷酒一言不发的。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许成大着舌头，“四太太的兄弟最近押了好几船的东西出去，不知道送哪里去了……还有王二大掌柜的兄弟，也不见了……原先存在老营里装细软的铁箱子，也少了许多！”

徐成低着头结结巴巴的：“我算看透了，什么兄弟义气，什么江湖道义，全是狗屁，钱才是真得，老子跟着大掌柜十几年了，玩女人都轮不到排前队，尽是人家的亲戚、连宗、奴才一个个都成了头目，女人财货一船一船的往家里运！”

“你喝多了，别喝了，”几个人面色都变得不自然起来，赶紧扶住他不许他乱说话。施十四赶紧到帐篷外看看，见外面只有自己带来的几个亲信在放哨才略觉得放心。

“你们盯仔细点，有人过来打个讯！”说完又钻回帐篷里，这边几个人已经把菜塞了徐成一嘴巴。

“这个，徐兄弟酒后失言，失言……”

“没事，没事，小弟什么也听到。”林佰光会心一笑。

看来诸彩老这里人心已经大大的不稳了，既得利益集团正在疯狂的偷盗，准备随时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大船——这也是这类传统家族式封建式企业集团的必然结果。

“咳咳，如今，唉，真是。”施十四不知道如何措辞。

“没事，我们继续喝酒好了。只谈风月，只谈风月。”

诸彩老派去临高的船队离开南日岛已经十二天了。

这些天来。诸彩老已经不再召见他，大约在他看来，林佰光作为一个使者的用处已经结束。现在不过是个抵押品而已。

在施十四的介绍下，林佰光和不少船队里的头目混熟了，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赌钱——他带了不少银子在身上作为活动经费。林佰光用带来的扑克牌教大伙赌21点，这种新奇的牌戏因为简单又刺激，立刻成了风靡一时的赌博游戏。

因为中军寨里不便赌博，他就每日到施十四的营里去，喝酒赌钱，看小海盗们打拳角力。

小树依然每晚被送到他帐内伺候。林佰光自然不会矫情，每晚还要变些花样出来，叫声传出几里地去。

赌钱、玩女人和喝酒加在一起，大家只是觉得林佰光是个纵情声色的人而已，不会把他频繁和头目们喝酒与其他事情联系到一起。这也是他自我掩护的招数。

不过他严格的秉承一点，在任何场所绝不流露出哪怕一点点的招揽之意，倒是有不少人向他打听临高的状况和实力。此时，已经出现了对前途无望，乘着夜晚带着船只脱队而去的小股了。

看来，到时候在一片大乱的时候，自己只要及时掌握形势拉走百十条船是没有问题的。林佰光算计着。

不过，历史上郑芝龙和明军的船队是直追到南日岛的，并且就在南日岛将诸彩老击败。在一片混战中自己如何能保住命还是个问题——万一死在乱军之中岂不是冤枉？

他每晚都在想这事，自己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如何才能应对？想来只有在这之前到施十四的船上去才行。施十四这老海狗，逃命的本事总是有的。

但是另一个威胁却开始慢慢的降临到他身边。去临高的船队果然象他预计的那样没有按时归来。诸彩老等了几天之后开始烦躁不安。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开始疑心林佰光的来意，但是听人说他一天到晚喝酒赌钱，晚上玩女人也十分起劲，看不出有心怀鬼胎的样子。

“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忽然林佰光就不能再出中军寨子了，虽然伙食和女人继续供应，施十四也常来看他，但是他等于是被软禁了。这是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林佰光知道，事情的分晓就在这几天了。

诸彩老久等粮饷不到，肯定会按照历史上的做法，全军发动去攻闽安——这是可以预见的。

不可预见的是，他会买粮船队久久不归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会不会直接把他一刀砍了再出发去打仗？

林佰光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的等待着。他觉得：问题不大。

第十三天的傍晚。诸彩老和主要头目正在中军帐内议事，这时候听到梆子响，不由得一惊。

“出什么事了？！”他厉声问。不是敌袭的号炮声，但是敲打梆子就是有紧急的意外事件发生。

不多会有人已来禀告：又有一股船只脱队而去了。

“是黑旗老四的船！”

众头目顿时骚动起来。这黑旗老四不是小股，是有六艘大船。二十条小船的中等匪伙，他投在诸彩老旗下也有十来年了，忽然起锚离去，显然是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大掌柜！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

“算了！人去不中留。”诸彩老的面色铁青，“大家弟兄一场，你去拦他不免来个刀兵相见。让外人看着笑话。让他走吧，以后还留个相见的余地。”

第二百零二节 林佰光的危局

“可是大掌柜——”

“我知道，不拦他怕是有人跟风学样。”诸彩老神色凝重，想了半晌，似乎是下了决心：

“汪总管，你立刻关照粮台上，把存粮发到每股每船，把粮台上的粮食全部发完，全军造饭！准备打仗！”

粮台是清代行军时沿途所设经理军粮的机构。粮台设总理一人；含8所，各所督办；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战役中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及转运局。（引自宗泽亚《清日战争》兵站体系）。《清会典事例·户部·厘税》：“又设立江北釐捐，归大营粮台经理。”清·魏源《圣武记》卷六：“我军尚分七营，距宛顶粮台二百里。”

“啊？！”众头目望着他。只有老营总管汪友不觉得意外——虽然这十来天里又搞到一批粮食，还跑了一些人，粮食供给还算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杯水车薪，全军断粮只在这几天了。

注：这位汪有就是前面的“汪青”——老营总管。（见 第三卷·第二百零节）

“大掌柜！我们现在少了十二条大船！是不是等去临高的船回来再议……”

“等贺新回来就太晚了，天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事。”船队既然走得是外洋，一旦延期，各种因素都有可能，继续坐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陷入彻底断粮的绝地。汪友明确的指出现在的形势有多糟糕。

“不能不打了，粮食就要见底了。”诸彩老冷冷道，“我们这就去打闽安！”

“少十几艘大海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船一样打仗，打这样陆上的地方，小船还灵活些。”

“大掌柜！那个澳洲人的使者怎么办？这小子会不会是在糊弄我们？”

“使者？”诸彩老不耐烦的一挥手，“把他留在南日就是了——没有船他跑不了。现在没工夫理会他！”他大声道，“和弟兄们说，饱餐一顿，明日一早启航。打下闽安三天不封刀！财物女人归弟兄们先取！”

“谢大掌柜！”众头目轰然应道。

贺新的船队，一路航行十分顺利，走外洋航线，不过六天功夫就到了博铺港。贺新此人其实不懂航海，不过靠着裙带关系上得位，所以舰队旗舰的总管任福才是事实上的指挥官。

贺新被领去见了文德嗣。文德嗣说了几句场面话，又恭维了贺新“年少有为，英姿勃发”，送了一份贵重的礼物，把个贺新闹得晕头转向，乐不可支在商馆里胡吃海喝了一顿之后被领豪华套房里安排住下。屋子里，早有东门吹雨挑选来得两个姿容比较出众的妓女在等候。

任福和水手们也有专人接待，先洗了澡，又给他们每人一身衣服，

好吃好喝的招待，众水手在南日岛上早就嘴里淡出鸟来。到了临高，即有新鲜蔬菜又有鸡鸭，至于酒饭更是敞开供应，都觉得这回能来临高是“走了运”。魏爱文亲自上阵，带着在总政治部实习的军政学校的士官生们明得是搞“接待”，实际上却是搞搞面对面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穿越集团是如何的善待穷人，如何的让大家“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能娶老婆”、“不被欺负”之类的与普通人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为了充分表示优越性还组织他们参观百仞、博铺两地公社的住宅、工厂、农庄和学校，外加东门市。

为了让他们对穿越集团的新社会优越性有充分的认识，又把这群人带到临高县城，给他们以鲜明的对比。

贺新则每日由外商委专人陪着，在东门市游览了一番。凡是有稍微中意之物，陪同立刻买下。遇到挂黄票的女人有中意的，晚上也准保送到商馆去，把个靠着裙带关系才在海盗团伙里混出线的贺新乐得不知东南西北了。吃喝享用倒在其次，他在海盗集团里一贯是被人瞧不起的主，这回有人如此的重视高看他，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至于贷款买米之事，干脆甩在脑后——倒不是忘记了，而是买了米自然就要返程，干脆推迟几天买也就能多在这温柔乡里享受几天了。

实际上，就算他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也走不了了。船只一进港口，海军就派人移动船只，封住船队的出港路线。海兵队在也随时待命准备接管船只——类似的演练在他们的跳帮战训练中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真闹不懂政保署的人，还费那个劲干嘛：又是招待吃饭，又是公费招待嫖娼的。直接全抓起来把船接收了不就是了。”老狄抱怨。他是负责指挥监视船只的海兵队的连长。

政治保卫总署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证敌工人员的安全。

谁也不能保证临高就没有诸彩老或者其他势力的奸细存在。如果直接扣船抓人，对方星夜传送消息出去，最多一周时间也就传到南日岛上了。穿越集团“假谈判，真挖角”的面目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林佰光非死无葬身之地不可。

现在用醇酒女人拖着贺新，事情办得慢就不是穿越集团的问题了。

这么吃喝玩乐了好几天，任福到底是积年老匪，想到这次来是为了买粮买火药，若是再拖延下去，误了大事可不得了。贺新是皇亲国戚，到时候自然能脱身，责任可就成了自己的了。当下就来劝贺新：船队的几万弟兄，还有大掌柜他们在等粮食，还是乘早把事情办完了回去要紧。

贺新这才回过神来，想到出来的时候打掌柜对他的说得话，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来，赶紧要求见文德嗣。

没想到文德嗣居然不见了，他每次让人接洽买粮食的事情，澳洲人总是推脱——不是管事的没空，就是搬运工人不够。贺新这才觉得不对劲，而且他因为孤身一人住在商馆，四面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任福则来了一次就再也不露面了。

贺新无法，打定主意先回博铺去。结果他刚一出屋门，门外的伙计就迎了上来：

“贺爷往哪里去？小的们好派人伺候。”

“没事，我上东门市去买香烟。”贺新还不算草包，马上想了个借口。

“香烟一会就送来，不劳贺爷的尊步。”

“放屁，老子要自己买。”贺新发怒道。

“贺爷还是先回屋去的好，免得小的们担待不起……”伙计陪着笑脸，但是寸步不让。

“混蛋，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是犯人？！”

“哪里，贺爷是首长们的贵客。您还是先屋里去，烟我们立刻就送来，若是觉得闷，关照一声，这就让人来放日本影戏。”

说着话，附近又点头哈腰的围上来三四个伙计，一个个面带不寒而栗的微笑。贺新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心里知道大掌柜上了这伙髡贼的当了！

无可奈何回到屋子里，这陈设豪华舒适的屋子，不过是个镀金的笼子，贺新绝望的想到。任福和手下的弟兄，多半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至于自己，不知道会让他活到几时。想到这里，心情顿时跌入了万丈深渊。居然躺在床上痛哭起来。

“什么海盗头目，原来就是个小娘们！”乌佛在隔壁的监听室里啐了一口以表达自己的藐视。

“他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又不是正宗的海盗头目。”旁边的人说。

“燕子们来了吗？”

“到了，都在楼下等着。”

乌佛从暗楼梯下了楼，在商馆的一个密室里，两个妓女正在等他。

这是情报委员会从注册妓女里精心挑选出来的，不但要求容貌较好，体态玲珑，还得是胆大心细，善于应对。她们每个月接受少许津贴，条件是必须随时听候情报部门的差遣。

“听着。”乌佛对着屋子里的妓女说，“从今天起，你们要全天跟着这位贺爷，不管他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随时向我汇报。”

“婢子们知道。”

“事成之后，自然有你们的好处，现在好好的去伺候他吧。”

乌佛布置完任务，赶紧骑上自行车直奔博铺。

博铺的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任福和他的水手们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要定时让任福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要就此消失，明白么？”乌佛指示工作人员，“每天要安排让他上船看看说几句话。普通水手就让他们继续住船上，行动由政治部的人负责监视。”

“要是他们想夺船怎么办？”

“所以要把任福单独控制住，晚上不许他上船，防止他和水手传递消息。你们要时刻和魏部长保持联系。”

至于贺新，除了派遣了两个妓女贴身伺候他之外，每天还有许多活动在等待他。贺新就这么每天不是在酒楼吃喝，就是在街上挟妓游逛。他哪里还有这样的兴致，但是乌佛毫不客气的用比死更恐怖的东西来威胁他：说他要是胆敢在外面露出一丝一毫的勉强，就把他这小白脸卖到西洋人的相公堂子里做“相公”。接着又给他看了一晚上gay sm电影。谁要胆敢不合作，到了洋人的相公堂子里就是这个下场。这一晚上的电影场面差点没让贺新昏过去，连着几天都觉得自己菊花不保。

贺新为了保住自己的菊花，不得不每天敷衍，竭力表演自己的浪荡。几天醇酒妇人下来，原有的一点责任感也被渐渐消磨殆尽，想到自己多半是来日无多，干脆自暴自弃的加倍放浪起来。让情报委员会的人觉得很欣慰，大家总结，这种办法以后说不定可以推广。

至于普通的水手，对待在临高好吃好喝，外加有女人睡的幸福日子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最好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就算急急忙忙的回去了，功劳也是贺新和任福的，他们回去不一样要去卖命打仗。

虽说大伙也对为什么迄今还不装粮食火药觉得奇怪，但是他们向来是“大事有首领做主”，水手们对此并不在意。

情报委员会加强了对诸彩老海上动向的情报搜集活动。林伯光没有携带任何可以与临高联络的通讯工具，要知道事情发展的情况，只能靠情报部门自己去搜集了。广州站开始集中精力搜集有关诸彩老、南日岛和闽安的消息。

张信把张大疤拉派了出去让他到福建去打听消息：他当过海盗，对里面的情势知道的多，容易打听到消息。

“诸彩老要到闽安去，你到闽安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诸彩老一败退，你就放鸽子回来！”

张大疤拉不解，诸彩老最近屯驻在南日，这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何以见得他要去打闽安？又怎么知道他非败不可？

“是，只是这诸大掌柜的战力不弱，若是把闽安攻下来我该如何呢？”

“他攻不下来，非败不可。”张信自信满满的说，“要不用你这个月的月银和这次的出差费和我打个赌？我一赔五好了。”

“算了，你们有妖术，我才不赌呢。”张大疤拉喃喃自语，划了个十字，“上帝保佑！恶灵退散！”



美少女战士版的“恶灵退散”。“祥瑞御免，恶灵退散”，这是日本动漫里最常用的请求诸神庇佑的咒语。

张信暗笑：他这教徒当得还真有创意。

诸彩老的船队终于在当年的八月发动了对闽安的进攻，进攻持续了四天。第一天攻势很是顺利，他的舢板和小船的船队在大船炮火的掩护下进入闽江，沿路击溃拦截的明军和乡勇，直驱闽安镇。





闽安位置，闽安与南日岛相对位置。

闽安距罗星塔十公里，距福州三十余公里。从罗星塔以下的后安至亭头，两岸群山连绵，江流曲折，而闽安镇峡处地势最为险要，江道深窄，最窄处仅有600米，是扼守闽江口的咽喉要道。明军在这里沿江两岸设置临时炮垒，布置了几十门大炮发炮拦截上行的船队，从沿江各处征发来乡勇扼守两岸，海盗们每次想登陆前进，就会遭到乡勇们的截杀。但是海盗们在三日不封刀的激励下，毫不退缩，不顾伤亡的一路猛攻。

闽安是福州的门户，又是福建的主要出海口，一旦陷落，不仅在闽

安的数万商民和无数财货要化为灰烟，福建的出海口也会就此被封闭，一时间福州震动。闽安商民纷纷外逃，局面一片混乱。

然而郑芝龙已经率军赶来，随后在闽江口外与诸彩老的主力会战。郑芝龙此时装备了熊文煊赞助他的装有重炮的大船数十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形成了优势，双方在闽江口屡次接战，诸彩老屡遭败绩。军心大为动摇，到了第二天的傍晚，随着部分船只逃离战场，诸彩老的舰队终于全军崩溃。诸彩老见局势不可收拾，立刻收拾残军向南日岛退去，准备在那里集合残部，重整旗鼓。

郑芝龙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立刻展开追击，在郑芝龙的追击下，诸彩老部一路溃散，船只或者散失，或者被俘，退到南日岛的船只已经是十不存一。任谁都看得明白，诸彩老的覆灭只在朝夕之间了。

从闽安一路溃逃，大到“股”小到“只”，不断的有船只乘乱离开舰队，或者另投生路，或者干脆投降郑芝龙这个胜利者去了——这在海上集团之间的来说是不稀罕的，这种联盟体，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能够急速的膨胀，一旦吃了败仗形势不妙，马上就会分崩离析。

诸彩老就在这样的局势下，率领剩下的一百多只船退到了南日岛海面上。

这些船只冒着烟，有的桅杆桅杆已经折断，有的帆上还插着箭矢留着铅字石弹打穿的痕迹。船壳上伤痕累累，到处是破洞和血迹。这些船显得那样紧张、慌乱，以致完全失去了正常的队形。只顾争先恐后地逃命。

而船上的海盗们，连日苦战，又为兵败如山倒的大溃败所惊吓。大多数人任凭浪涛的颠簸，一个个噤若寒蝉，一片静默。惊魂未定的眼睛不时搜索着远处的洋面。

败讯却比他们早一步已经传到了南日岛——原来从会战当天的早上开始就不断有脱队的船只逃回南日岛，等到全军开始从闽安败退的时候，眼明手快的头目们已经率先赶回南日转移自己的家眷财产。有的，干脆开始纵兵抢劫粮台和老营。老营里诸彩老的亲兵们拼死抵抗才把保住了营寨。

愈来愈多的船只开始拔锚逃离，那些诸彩老的亲族、同宗的“股”还抱着也许能收拾残局东山再起的想法，整顿人马船只在一片混乱中等候大军退回。

林佰光此时还被困在老营里。他原想着有人围攻老营的时候乘着混乱的时候逃出去，没想到外面枪炮厮杀声了一阵，渐渐平息下去了。再打听消息，说老营和粮台都守住了。

这下他可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从平日里和混熟的亲兵口中，林佰光知道有许多人已经驾船跑了。不由得忧心如焚——现在跑得，不外乎是非嫡系的人马，走得愈多，余下的就都是铁杆的亲信，自己怎么拉得动他们？再者他这些日子交际上的几位小头目也音信全无，不知道是跟了诸彩老去了闽安打了败仗还是留在南日了。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是已经

跑路还是继续在岛上，他一概不知。

林佰光知道，他在老营里的待得时间愈久形势就愈加不利。那些头目们一旦跑了或者战死，自己掌握船队的企图就会彻底落空，而诸彩老一回来，南日岛上就会成为与郑芝龙最后决战的修罗场，自己十有八九会死在乱军之中！

修罗场原为佛教用语。在佛教传说中，阿修罗与帝释天因一个有美女而无美食另一个却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嫉妒，继而发生激烈的抢夺。修罗场便是指二者互相厮杀的惨烈战场的名词。尔后“修罗场”(しゅらば)一词被日语引用为指代战场或需要激烈竞争(作战)的场合。

第二百零三节 逃出生天

想到这里，林佰光深悔自己当初竭力要求来做“榕工作”，这事情的确太不靠谱了！这纷乱如麻的局面，自己如何能够掌握？如意算盘打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料到变化从来都比计划快。自己死了不要紧——他一贯抱着“富贵险中求”，“愿赌服输”的理念，但是留下的名声恐怕就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反面典型了！徒然被临高那群人当做笑柄啊。

但是自己对地形不熟悉，根本就出不了营寨，就算能出去，到了海边没有船也是徒唤奈何。

正想找个人打听下眼下的局面，奈何外面纷乱如麻，自己冒冒失失的跑出帐篷，没等开口估计就要挨刀。正彷徨无措间，忽然有人闯了进来，定睛一看，正是徐成。

“徐大哥！”

“闲话少说，快随我来。”徐成一把把他拖了过去，“路上不要说话，看我眼色行事。”

“好。”林佰光知道此时毋须多问，跟着走就是。他已经把自己不多的东西都收拾好，乱军中最要紧的就是银子，必要的时候能买命，其次是干粮和清水。又给自己弄了一把小刀作为护身的武器。

徐成带着他从帐篷里出来，营寨里乱哄哄的到处是跑动的人。亲兵和家眷、奴仆们都象没头的苍蝇一样乱串，灭火的、找人的、包裹伤口的……大哭小叫乱成一团。

徐成拽着他一路飞奔，直到营寨的一堵围墙旁方停下脚步，这里有处墙洞，旁边有五六个人守护着。

“你从这里出去，直向北走，施十四的船就停在那里等你！赶快上船走吧。”

“那你呢？”林佰光心中感激，反问道。

“我在诸大掌柜身边干了十三年了，就这样自顾自的逃命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徐成叹了口气，“还有我手下的七八十个弟兄，丢下他们我也于心不忍……”

“带着大家一起逃命吧！”

“一起跑了，老营顷刻就完了！这里还有大掌柜和各家首领的家眷。”

现在岛上已经秩序大乱，为了争夺财物和逃命的船只，甚至已经开始自相残杀。老营若是崩溃，里面的妇孺老幼一个都跑不掉。林佰光想不到这个牢骚满腹的小头目在最后关头竟然能如此，不由得肃然起敬：

“徐大哥你真是义胆忠肝……”

“别说废话了，快走吧！一会乱兵过来，连你也是一个死！”徐成踉

着脚叫道，说着丢了一个包裹给他。

“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若是能逃出一条命来，帮我把它交给我家里人！地址就在包裹上！”

海面上忽然有一艘船的火药库爆炸了，喷发出的火焰直冲云霄。黑烟滚滚。周围的人个个面无人色。林佰光点点头：“定不辱命！”说着把包裹捆在身上，一路狂奔而去。

路上已经变得极不太平，处处生火，四处冒险。沿路尽是纷乱的人群，挥着刀枪，背着包裹，漫无目的奔跑着，有时候两股人碰撞到一起，无缘无故的开始互相砍杀。

林佰光不敢逗留，专拣没人的地方跑，见到大股的人群就躲一躲。好不容易跑到了海边的栈桥上。

定睛一看，施十四的船果然还在那里，施十四带着几个精壮的海盗，手持弓箭长矛，守在船头，见到企图来夺船的就是一箭。即使这样，船甲板上也已经塞满了人。

“快来！”施十四眼睛尖，见一个短发的家伙飞奔而来，还四处张望，知道就是林佰光了，赶紧招呼，一面甩下几条绳子来，让手下下去接应。

林佰光总算是爬上了施十四的船，一上甲板就软瘫如泥，大口的喘着粗气——这生死狂奔实在是太刺激了！

“老徐呢？”

“他不肯出来，说老营里还有各家首领的家眷……”

“唉，这家伙真是。”施十四连连跺脚，“白白送掉一条小命！诸大掌柜连自己都顾不了了！”

“怎么？”

“你看吧！”施十四一边关照水手开船，一边指着南日岛东边的水域，林佰光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密密麻麻的帆篷正从天际线上不断的出现，向这里涌来。还不断的喷吐着白色的烟雾。海面上一会被浓厚的烟云所笼罩，一会又被海风吹拂，露出千帆竞进的壮观场面来。

相形之下，沿着南日岛边缘布阵的诸彩老的船队显得十分的单薄。

谁都看得出来，诸彩老这次是必败无疑了。他在海边布阵，大约是为了给老营脱逃争取些时间。

“这是郑芝龙的船队？！”

“没错，看起来是倾巢出动。”

诸彩老的船队，在对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不断的退缩，那些没来得及退后的船只，一艘接一艘的被包围吞没了。起火的战船瘫在海面上，犹如一个个散布着黑烟的火炬。

原来郑芝龙的船有这么多！林佰光终于理解为什么执委会对这个时空的海上集团畏敌如虎了。果然了得！光装有几门线膛炮，没有发动机的船只，对方真是淹都淹得死你。

施十四说倾巢出动，林佰光很清楚郑芝龙还有个更大的对手李魁奇，他不可能把全部人船都带到南日岛附近来的，起码也得留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实力提防李魁奇，再说他还有在贸易航线上做买卖的船只——郑芝龙的实力真是非同小可。

“兄弟你要再不来，我就只好跑路了。”施十四指点附近的海域，“郑芝龙的船正在包抄过来，再过一个多时辰就谁也跑不掉了。”

“几位兄弟呢？”

“胡胖子带着船已经先跑了，林淡是也跟着大队人马去打闽安的，不知道他怎么样……”大部分人因为跟随诸彩老去打闽安，现在生死不知。少部分人则已经跑了。施十四的经历颇为惊险，他是攻打闽安一路的，郑芝龙和诸彩老的主力在闽江口会战的时候，他率领的船队正在闽安镇外和乡勇打仗。

乡勇因为有官军火器助阵，加之是保卫乡梓，打得很是凶狠。施十四几次带人涉水登陆，都被乡勇打了回去，前前后后丢下了四十多个弟兄，混乱中还有一艘大船搁浅，只好丢弃。小船也被烧毁夺走了三四艘。

“这次真是亏大了！”施十四痛心疾首。

后来他才得到命令，要全队速返闽江口外海域支援本队。率领船只刚出闽江口，就看到郑芝龙的船队源源不绝而来，知道己方绝非对手，就从战场上直接跑路了。

“我跑得再慢个几步，就回不了了！”施十四大约自己也觉得命大。

林佰光微微失望，眼下这个乱局，他最多也就能说动施十四去投临高，其他这些头目眼下连下落都不知道，哪里谈得上招募。

施十四见他面色沉重，还以为他是为这一干朋友担心，宽慰道：“不必担心，大伙已经约了，若是失散了，就到大担屿附近汇合再图出路。”

林佰光点点头，想着到了大担屿之后怎么说服这些失魂落魄的海盗头目们去投奔临高。正想着，忽然身后的小海盗们发出一声呐喊，随即紧张地骚动起来。

林佰光吃了一惊，抬眼张望，只见在混乱中，三艘足有二百吨的三桅帆船从斜刺里直接冲了上来。眼看着就要撞进施十四的船队里来了。它们都挂着满帆，来势又急，正当其冲的几只船总算闪避得及时，才好歹险险让过，没有被撞上。不过尽管如此，也已经把施十四的手下吓得高叫起来：“哪里的王八蛋，怎么开船！”、“x你老母！”……

施十四嘴角露出藐视的眼神：“这厮跑路倒是挺快！”

“是谁？”

“贺新一路的货色。”施十四说，这是诸彩老的一个所谓同宗，叫诸挺。也不知道怎么得给他七绕八弯的联了宗。中国式的家族集团里，最重就是血缘关系，即使假冒的也是，于是这新出炉的同宗很快在集团里就步步高升，在老营混上了一个头目，配船也是大船。算是心腹骨干。

这三只船对它们的叫骂一概不应，三条船张满的风帆在众人的眼前一晃而过，直往外海而去。

忽然有水手喊道：“这几条船蹊跷！”

“怎么蹊跷了？”

“它船身很重，莫不是装了什么货物……”

诸彩老纵横闽粤十几载，积攒下无数财宝金银。除了运回家乡去的，光随军行动的老营听闻就有上百只的铁箱子，据徐成说，里面都是金银珠宝。

诸挺的船上，装得极有可能有就是这些财宝。

旧得秩序一旦崩溃，每个人都会瞬间变得肆无忌惮。象诸挺这样的人，过去施十四鄙视归鄙视，表面还是极客气的。现在这“皇亲国戚”没了身份，又有可能带财宝，就是一只大大的肥羊罢了！

然而施十四却不为所动，只关照打旗号，叫各船直驱大担屿，不要停留——钱财和小命哪个要紧他还是知道的。追上去打诸挺是打得赢，但是花掉的时间就找不回了，到时候郑芝龙一拉网自己抢到多少财宝还不是都是一场空！

逃命的路上依然危急重重，各股的船队，零星的船只四散奔逃，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他们又连续几次碰上这样慌不择路，仓皇逃窜的船只有的就像刚才诸挺的船队一样，一声不响，只顾逃命；但也有的分明吓破了胆，一发现有船挡在前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是放火箭，又是开炮的，把施十四的船上的弟兄都打死了好几个。把施十四气得破口大骂，一面也点炮乱放。

林伯光坐在船艙楼最安全的地方，看到这溃散的混乱局面，心里也不觉惘然。

惘然，音[cè rán]。哀怜的样子，悲伤的样子。

南日岛海域的战斗正在进入尾声，郑芝龙的船队突破了诸彩老在两翼的掩护，绕过海湾，开始把南日岛和附近的海域都封锁起来，南日岛周围的小岛，原本诸彩老都设置了营寨和炮台的，也一个接一个的竖起了降旗。那些原本还在坚持作战的船只也开始纷纷掉头逃跑。

黄昏时分，从万历末年起就烜赫一时的诸彩老集团彻底的覆灭了。他本人和主要头目全部战死。

诸彩老最后覆灭的消息，是从张大疤啦那里第一个传到临高的。张大疤拉见诸彩老从闽安溃败，放出鸽子之后赶紧赶到郑芝龙的老巢中左

所一带打探消息。没有几天，只见中左所一带的海面上。果然打听到，诸彩老已经在南日岛毙命，全军覆灭。手下的船只人马不是逃散就是为郑芝龙收编。

张大疤拉知道这消息对澳洲人极其重要，不敢怠慢，赶紧雇上一条快船星夜返回广州报讯。

“林佰光这傻子！白白的送了一条性命！”冉耀看到广州站发来的急电，狠狠的拍了下桌子。心里不由得有些难过。到底也是一个同志。他在办公室里转了几个圈，林佰光虽然死了，但是他收编海盗扩大海军力量的计划还是要执行下去的。

不过，此前他还得再做一件事。他挂了个电话到博铺：“老狄么？动手吧。”

贺新是在商馆的套房被捕的，随后就被脑袋上套个罩子，从秘道里押送了出去。他被关到了一个秘密的地点，任福随即在博铺软禁的地点被押走去和贺新作伴了。至于水手们，被以“看倭国影戏”的幌子叫到了岸上，随即全部被送进了检疫营，期间没有动用任何武力。

执委会、海军对林佰光的成建制招降方案本来就没抱太大的期望，早就制订了一个诸彩老覆灭之后的“招纳流亡”的计划。准备派出一些伪装成商船或者渔船的船只，到福建和广东洋面进行招降。

施十四的船队，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跑到了大担屿。大担屿不过是个光秃秃的岩石小岛而已，并无常住的人口。但是岛上有淡水可取用，又有港湾避风，临时驻泊不成问题。施十四手下，连大船带小船，只跑出来八条。损失差不多三分之二。他这些年来积蓄下来的金银也随船沉掉了不少。把施十四心疼的直骂娘。

大担屿这里，胡胖子带着自己的五条船已经到了。他因为见机的早，第一个跑路，毫发无损，也无伤亡。

接着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船只，林淡也来了。他只剩下了四条船，见到施十四就流眼泪——他的几个兄弟全都在海战中被打死了。至于眷属，则陷在南日岛上，不知生死。他一到施十四船上就来问有无音讯？

“老营最后跑出来了么？”

“大约是没有。”施十四说，“我走的时候，老营的船还在岸边没动，大掌柜带人在岸边拼命抵挡，大约就是为了让老营能走——那会郑芝龙的船已经围过来了。我自己都差点没跑掉。”

林淡听说之后面色灰暗，连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了。

当初和林佰光一起喝酒、赌钱的十来个头目里，有一半不是死在阵上就是下落不明，不过余下来的人和其他零星跑到大担屿休整的船只，居然也汇聚起了一百多艘。

但是大担屿是个荒岛，并无粮食。各船仓促逃命，船上纵然有些存

粮，也支撑不了几天。一百多艘船，男女老幼差不多有一千多人。挤在方寸之地也非长久之计。各股都在计较，下一步到底该何去何从。

眼下，他们的选择无非是：投奔某一股海上势力：比如郑芝龙、李魁奇、刘香这几个“大掌柜”，或者把船烧毁上岸，暂时隐蔽起来。

到底应该投奔谁，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大多数人不大愿意走这条路，经过这次大战，损兵折将——没有实力，投奔过去也不会受到重视，到时候就是当炮灰的命。

至于自己起头自己干的想法，倒不是没人想过，但是这里船少头目多，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威信，大家根本举荐不出一个头目来掌握大局。

溃败之后，粮、饷都没有来源，各家虽然都带出些积存的财物，对于重整旗鼓来说未免是杯水车薪。

林佰光一直没有吭声，与其现在提出来就遭到无穷的质疑和反对，不如等他们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再说话。往往能一锤定音。

就这样商议了二天，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大担屿除了有限的淡水之外一无所有，连烧柴都不足，再商议下去，大家就要断粮。这天晚上胡胖子终于忍耐不住，宣布自己要上岸了。

“老子不干这买买了，洗脚上岸算了！这十来年，担惊受怕，搞了这几万的银子，吃吃喝喝混个富家翁等死算了。”

这话倒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有些只剩下一两条船的人都在打起了这个主意。他们几乎人人都积累的数目不等的财物，而且过去发达的时候，托人在家乡置下许多产业，回去收租当个富家翁过日子还是不成问题的。

大败之后，人心往往心灰意懒，退隐的心思就占了上风。

第二百零四节 投奔

林淡却道：“你们别白日做梦了。当年项羽说‘无言见江东父老’，为啥？三千人跟着他出去打仗一个都没能回来！你们出来闯荡这些年，家乡的子侄、亲族、同乡跟着出来的有多少，死了又有多少？就这么回去还想过安稳日子？那些弟兄的老母寡妇不把你们的门槛踹倒才怪！”

林淡又道：“你们上得岸去，一个个腰缠万贯，这些年来在干什么又不是没人知道。手里没了刀枪，岂不是大大的肥羊？就算官府不来找你们的麻烦，那些劣绅要寻你个不是，你还不得乖乖的把银子吐出来？”

“再者，这些年来在座的谁没个仇家？杀了人家老子娘的，夺了人家老婆女儿的，烧了人家房子的……到时候一个个有冤报冤枉，有仇报仇，能不能留条性命都难说！”

胡胖子一听颓然坐了下去，原本心思活络想回家的人也都不言声了。

投奔其他大帮没有前途，自立门户又办不到，连最后的回乡纳福也变得困难重重。

走投无路，这种感觉强烈的篡取了他们的心。仿佛是无边的黑暗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这时候林佰光才站了出来，他咳嗽了一声：

“诸位，不如去临高吧？”

“临高？！”林淡如梦初醒，“去投奔澳洲人？！”

施十四也仿佛想了起来一样：“不错，去投奔澳洲人吧！”

然而大伙还是用犹疑的眼光看着林佰光——喝酒的时候说得话是一回事，事到临头，要真正去做不得不好好的思量思量。

“各位兄弟！”林佰光这几天攒足了精气神，就等着这一刻。这一瞬间，县招商办主任的灵魂附体！他开始阐述起已经打了几周的腹稿。着重说明：目前临高正在百废待举之时，大家去投奔，必然受到重用。而且澳洲人占有临高，不论是船只休整驻泊都有根据地，而且人人都有宅院，不会象过去那样在海上四处漂泊，时时要受断水断粮的困苦。

这番说辞颇为打动人心，漂泊海上的苦处，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但是这澳洲人毕竟根基甚浅，也不知道在临高能待到几时，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落在施十四的身上——这里唯一去过临高的只有他了。

施十四点点头：“林兄弟的话，我信得过！我愿意去临高！”

差不多就是一锤定义了。众人彼此对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这时候，忽然有人问道：“我有一事，想向林兄弟请教！”

林佰光知道，这是进入到招商的答疑阶段了。一看发问的是个不大熟悉的头目，名叫李广发的，此人带来了三条船。他是偶然间闯到这里

来的，原本只是想在此地取水，见大家都聚集此处，便留了下来——毕竟人多势众好照应。

“澳洲人的本事，施大哥去过临高，都是见识过得，想来也不会哄骗兄弟们。只是澳洲人到底打算在临高待多久？”

这事可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大家既然要投奔主家，就得有个安稳的地方，不能今天去了明天又散伙。

“待到这天不姓朱，我们也要在临高待下去！”林佰光毫不犹豫道。

“好！”施十四不由得叫好——想不到这林兄弟还如此的豪情万丈。

“兄弟有豪气！”李广发点点头，“若是刘大掌柜或者郑芝龙不让你们在临高待下去又如何？”

“呵呵，”林佰光笑道，“刘香郑芝龙两个加起来，想把我们从临高赶走也是痴心妄想而已！”他说，“我口说无凭，愿意去临高的自然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本钱。若是到了临高诸位觉得不是久留之地的，我等奉送粮食火药，来去自便，决不食言。”

眼见为实，与其徒费唇舌的解释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他们不懂得科技、工业，不如让他们亲眼看看大炮和机动船的力量。而且这一年来，澳洲人有大铁船、快船和快枪炸炮的讯息，在这闽粤两地流传很广，特别是刘香借助西班牙大帆船夜袭临高最终惨败的事情，更是传遍了各处。不能不对这些人产生影响。

另外，林佰光深信穿越集团在临高经营一年，在当地逐渐塑造起来的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会感染到这群浑浑噩噩的海盗头目们——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

胡胖子道：“我也愿意去临高！”

林淡这时也点头：“我也愿往。”

众人在这样的气氛下，纷纷表示愿意去。起码愿意去看看是不是澳洲人是不是一股值得投靠的势力。

林佰光见还有一些头目不言声，只是沉默不语。心想与其让他们现在不说话暗里使绊子，不如把话说开，来个光明磊落。便说：“此事绝不勉强，有愿意去临高的，我临高倒履相迎！若是不愿意去的，自便就是。”

最后有大约三十条船不愿去临高，打算自谋出路。余下的近八十条船表示愿意去临高。从大担屿去临高，还有还几天的海路，船队里大船小船都有，不便走外洋航线。走内海就要预备着和刘香的船队遭遇的可能。为了便于指挥起见，大家公推施十四做总管。施十四让船上的弹药多的都匀出一些来给没了弹药的船只，又让妇孺老幼都上了几条大船，免得打仗的时候分心。

安排已定，大家各自回船准备。准备天亮开船前往临高。

林佰光心中十分兴奋，他没料到说服工作会如此的顺利，看来在南日岛上下得一番功夫还是到位的。不过他不敢把自己的兴奋溢于言表，越到关键时刻，越不能麻痹大意。他暗暗提醒自己。

他正要就寝，忽然施十四来了。

“林兄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要兄弟你多多照应！”施十四说着话，态度恭敬起来，说着拿上来一个小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黄是黄、绿是绿，都是贵重的首饰，金灿灿的直逼人眼。

“这是各位头目的一点心意。”

“众位兄弟太见外了！”财宝在前，林佰光不是没有心动，但是转念一想自己要来何用？便换了极诚恳的态度说，“施大哥！这些财物都是弟兄们一刀一枪挣来得。我怎么好拿？拿了良心也会不安的。大哥不用担心，临高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大家去了，自然都有一份好前程。”

“好，兄弟的话我信得。”施十四见他态度诚恳坚决，不再勉强。

陈海阳、魏爱文和冉耀正在博铺视察着准备派出去招纳诸彩老残部的人和船。为了防着招降不成反而被人吃了，慎重起见决定还是装备一个小型的舰队出发比较好，起码有能力自保。他们现在有了贺新带来的十二条大船，这些船全是二三百吨以上的海船。装备好之后足以自保。

海军对船只进行了简单的改装，拆除了上面质量不一的，口径各异的各种铁炮，换上了武器设计小组设计的“低配置”海军炮。

所谓低配置海军炮是秉承“高低搭配”原则，装备制造简单，成本低廉的海军火炮。它是由24磅滑膛加农炮和48磅的短管卡隆炮组成的，专门装备风帆战舰。将来也准备用来出口。

这些船配全火炮和弹药之后在海上足以自保。随贺新来的水手经过几天的教育宣传，已经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投靠临高了。陈海阳决定每条船上三分之一，其他由海军水手和海兵队的人填补。

正忙得不亦乐乎。忽然陈李迪上气不接下气的从港务办公室跑了出来，向他报告说林佰光回来了。

“他回来了？在哪里？在哪里？”冉耀连声问。

“刚过马袅！遇到了第三巡逻支队！他带回好几十条船！”

陈海阳听说带回来的许多船，不禁心中一喜，忙又问：“是诸彩老的船么？有多少艘。”

“可不少，足有七八十艘。一千多人”李迪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上了乐琳的旗舰，刚和我通过话。”

“七八十艘！都是什么船。”

“有大有小，很多是大船！”

七八十艘船！这可是发了一笔大财了！就算都是临高拖风这样的小吨位船只，对穿越集团的海上力量也是个可观的增长，更不用说还都配有水手。

“走，看看去。”陈海阳按捺不住喜悦——诸彩老还真给力呀，前后送了两份大礼过来。

“不用急，船还没过马袅呢。”李迪笑得脸象朵花似得，“林佰光说：他们一进琼州海峡，沿岸的烽火台就一个接一个的点烽火——大概是吓坏了吧。”

“我们还是应该去接应一下，以示郑重。”魏爱文提议，“至少得派遣个执委去……”

“我去吧。”陈海阳说，“我是海军的大头目嘛！”

林佰光居然一口气拉了这么多船回来，不但在陈海阳等人看来是个意外，在冉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能从诸彩老那里搞到十二条大船，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第二百零五节 招降

冉耀原来觉得他这样用着自己的小命换来十二条船有些不值当，但是现在又带来了更多船，自己也活得好好的，不由得从心里为他高兴。

李迪这边一阵忙碌，指挥船只移动锚地。为这差不多八十艘船腾出锚地来，接着邬德也来了：为一千多人，“净化”、配给衣服和食品、安排住宿对已经熟悉业务的检疫营地来说原本不是大事，但是这批人不比从广州运来的难民，而是一伙海盗，必须小心应对。邬德怕阳河年轻没经验，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坐镇。

“要不要调动再调动一个连来增援？”

“不用了。”邬德说，“这里是光海兵就二个连了，还有一个镇暴的步兵连，训练了好几个月的正规军还干不过一千老老少少的海盗我们还是干脆跑路去澳大利亚了。”他停了下，“另外别搞得太紧张，人会以为我们是黑吃黑。”

于是外松内紧的调子就定下了。但是“要是他们要见任福或者贺新怎么办？”这两个人先期到了临高，他们的下落和待遇显然可以被看作是样板。

“暂时不让他们见。小魏，这任福就归你好好的调教了。”

“调教的事情不归冉耀吗？我这最多算洗脑吧。”魏爱文按了下被海风吹得要飞起来的大檐帽，又摸了摸武装带。

“贺新其实好说话——这家伙没主见，就是一软骨头，墙头草，要他干啥就干啥。任福就不行了，他觉得俺们不仗义，不卖粮食还扣他的船……”

“和他说诸彩老要完蛋么？”

“这怎么好说，说了不成了我们存心黑诸彩老了。”

“要好好给他开导开导，让他知道俺们临高才是代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邬德说着，想这事情还有点棘手。自带着阳河往检疫营去了。

这边两边电报不断，乐琳已经把船上的大概人员数字报了过来。检疫营这里的伙房立刻忙开了，改造完不久的煤球炉灶打开的风门往里面鼓风，一会新加进去的蜂窝煤就烧得通红了。锅子里是照例的检疫营的第一顿伙食：稀粥。

邬德看了看，摇头：“再添一半米下去，多加些蔬菜。”

“不是说饿太久的人不能吃饱饭……”

“他们不是饥民，就算最近吃得少点，差点，也不能和多少日子没吃没喝的难民相提并论——蔬菜要多加，海上没菜吃的。”

宿舍、服装、还有准备为他们进行体检和治疗的卫生人员，陆续的到位了。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增添气氛，丁丁已经雇来了本县的唯一

的一班民间吹鼓手，到码头等候，准备鼓吹迎接。还准备叫国民学校的学生来列队欢迎。

陈海阳却道：“不必太过隆重，这等海盗不能过于优崇，免得生了狂妄自大之心！”

优崇，指优待而尊崇之，出自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

林佰光和乐琳交流过信息之后又回到了施十四的座船上，整个船队在巡逻船队的护送下向博铺驶去。

未几，只见前面有四艘桅杆上挂满彩旗，形制古怪的船正在破浪前进，浪花滚滚，气势极是惊人。施十四吃了一惊，这船上无帆也无桨，行驶竟然如此的迅速，大约就是澳洲人的“铁快船”了。须臾之间这四艘铁快船抢到船队之前，施十四刚要叫舵手小心，只见四船船头向两翼一分，已然避开船队，迂回到两翼。

似乎是为了表演，这四艘铁快船在整个船队周边不时变幻队形，时快时慢，时而压阵时而领队，还不时在船队中来回穿梭。

“好快！”施十四是个老海盗，当然知道这种可怕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对方不仅不需要考虑风向，而且随时随地可以调整行驶方向，灵活的就象一条鱼一样。难怪澳洲人不过千把人，七八条船就能在临高立足，刘香和大掌柜对他们都是无可奈何！

各条船上的水手、家眷们，听说澳洲人的“铁快船”前来迎接，纷纷涌上甲板看这些早就如雷贯耳，不用帆桨，用铁造却不会沉下去，有着“鬼神之力”的“铁快船”。

“真得是铁造的！我的娘诶。铁在水里居然不会沉！”

诶，音[ei]。

“大约不是中国的铁吧。”

“谁知道！还没有帆，跑得有这么快。”

“妖孽！妖孽！”有的水手恐怖的喊叫起来，被头目一个嘴巴打翻在地。立马被亲信拖进船舱里关押了起来。这话可让澳洲人知道了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了。

头目们的心里很清楚，这是澳洲人的礼遇也是警告，一个个心情十分复杂。澳洲人那里的情况毕竟除了一个施十四之外，谁也不清楚。

渔轮护送了一段之后，忽然加快马力，很快就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去得和来得一样迅捷。这时博铺港外的浮标了已经出现在林佰光的视线里了。接着，高耸的博铺烽火台上冒出了一股白烟，随即传来了滚雷般的炮声。

“这是在放欢迎各位的礼炮。”林佰光说。

七八十艘大小海船，最大的有三百多吨，最小的也有四十多吨，都是东南沿海常见的广船和福船，现在他们沿着临高角上乱石堆成的天然

防波堤一字排开，抛下船锚。这条天然形成的乱石堤岸已经被改造为一条真正的拦海大堤，堤上修了道路，建了灯塔，修了炮台，还造了便于人员登陆的栈桥。船上的海盗们就这样从栈桥上扶老携幼的登上了大堤。

码头上，丁丁找来的吹打班子正在轮番吹打着“喜相逢”、“花连枝”。

《喜相逢》是冯子存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首笛子独奏曲，乐曲的结构为民间器乐曲中常见的变奏曲式。其原曲为内蒙古一首民间乐曲，后来流传到张家口一带，成为河北梆子和二人台等地方戏曲的过场音乐，常用于戏中角色入洞房、拂拭灰尘等动作的伴奏。经冯子存改编为笛子独奏曲，乐曲的结构为民间器乐曲中常见的变奏曲式，表现一对情人惜别和重逢时的心情。

链接<http://www.kuwo.cn/yinyue/2264079/>

花连枝，没找到这个曲子。

施十四和十来名主要头目，已经换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在林佰光的引导下去觐见“澳洲大头目”了。

陈海阳选择接见投奔的海盗头目的地方，在博铺的海关大楼前。海关大楼虽然不过是座三层的红砖楼房，但是前面有一大片的铺上煤渣的空地，钟楼上还没有钟，看上去还算气势巍峨。特别是站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海关大楼后海湾对面丰城轮巨大的船影。足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海阳让人把一把高背的海军舰长椅放在海关大楼前的台阶上。从军政学校调来了海军士官生，算做是护卫人员。他们一律穿着海军制服，跨着最新的配发机制海军士官刀。士官生们在他的两翼排开，腰板挺得笔直煞是威武。

从台阶下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的入口处，陆军海军各有六十人担任警戒，擦得雪亮的刺刀排成笔直的线条。

海盗头目们跟着林佰光小心翼翼的走着，除了施十四之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临高。巨大的铁船出现在视野时的瞬间震撼感还没有退去，看到海湾的另一边，一座座高大的楼阁矗立着，展现出长长的臂膀。不时还冒出一阵阵的白色烟雾，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

“在转，在转！”有人小声的惊喊道。

果然一台巨大的楼阁上的长臂正在缓慢的旋转着，下面是长长的绳索，吊着什么巨大的货物。忽然，远传出来一声高亢而激昂的尖叫声，声音传过海湾，直冲云霄，把他们吓的都是一激灵。

“妈得，什么鬼叫……”

“不要说话！”施十四小声说。

施十四原本以为临高的大头目会多少客气些，让在码头见礼，双方一抱拳就过去了。然后就是大伙一起喝酒吃肉——这些年来凡是有人拉着队伍来投大掌柜的，多数是这个套路。没想到临高这里居然官威十足。心里不免有些别扭。

广场外拉起了警戒线，众人的奴仆和亲兵将都不许进入，他们身上的刀剑也都留在外边。从入口到台阶下，两行士兵，戒备森严，整个广场上肃然无声。只有旗帜的猎猎飘动声音。

林佰光引着他们通过警戒线来到台阶下。没有人命令，这些人呼啦全部跪了下来。

陈海阳现在也会说几句本时空的广东话和闽南话，但是他一句也不说，只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吩咐他们起来，不必下跪。旁侧担任翻译的熊卜佑跨出一步，先用广东话然后用闽南话说了一遍。

这这种礼数，是在场几人会商的结果，陈海阳不说方言，是为了表明普通话“国语”地位，又让熊卜佑用流行的方言翻译表示对降人的尊重。

施十四等赶紧站起来，只见台阶上坐着的大头目不过三十出头的模样，坐在一张高背的藤椅上，身上不过是一身澳洲人喜欢穿得对襟蓝布小褂，腰里束着布腰带——这身打扮，真是简单到了极点，和他身边年轻的亲兵们几乎没有两样。

如此简朴的大头目，众人还是头一回看到，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还是施十四和穿越集团打交道多些，忙踏进一步，抱拳行礼，说了些“久仰盛名，愿来投效，今后戮力同心，和衷共济”之类的“靠码头”投奔时候的话。说完这些，他把带来的簿册献上——这是这两天在海上誊写出来的花名册和船只、粮食、军器、火药的账册。作为输诚的表示。

输诚是表明诚心，献出诚心，投降。

第二百零六节 消化

陈海阳点头叫人接下，照例说了一番勉励安抚的话，接着施十四又献上礼物，这是为了今天的仪式特意从各家的财宝里挑选出来的：一对上好的日本太刀，一对纯白无瑕的和田玉的狮子，一套酒器：黄金镶宝执壶和四个白玉镶金的杯子。最后是一箱子赤金的小元宝，每个一两，足有五十个。

陈海阳略一过目，心里想：这群海盗果然很有底子！

不过他已经听先期来的水手们抱怨过，说已经欠饷一二个月了，看起来，发饷没钱，头目们的私囊还是很丰满的。

这既然是公献的礼物，就是输诚的象征，陈海阳自然要收。当下关照收下，交计委登帐入库。

收下礼物，陈海阳缓缓的审视了他们一遍，略等了等才开口道：

“诸位头目即来投效我临高，尔等就是我澳洲的人了，自此我们是一家人。戮力同心就不只是一句话，乃是要确确实实做到的。尔等可知晓？”

“是，小的们明白！”施十四背上开始出汗了。

“请诸位头目商馆入席吧。”陈海阳的面上露出了微笑，“为诸位头目接风洗尘！”

仪式结束之后，林佰光将众头目带到博铺的食堂里，这里已经摆下了接风的酒宴。至于船上的男女老幼，自然有阳河检疫营的人过来清点人数，登记造册。再领去“净化”和吃饭。至于物资的查点工作，因为船上还有众人的私财，所以计委暂时不上船查点船上的粮食物资，只派人在各船的上下栈桥处站岗。

八十条大大小小的海船，最小是可载二十多人的大舢板，最大的足有四百多吨。都是这一带常见的广船、福船。

海军添加了这许多的船只，不仅海上兵力大增，连一直感到匮乏的海运也能一并解决，原本即要当军舰，又要当运输船的状况总算得到了缓解。

接风宴刚结束，陈海阳已经在海军部里开始筹画这些船只的分配方案了。现在海军部属下的杂类船只太多，要好好的做一番调整规划。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些船，迄今还是头目们的私产。他们的投奔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一种“合股”的性质，作为董事长，不能随手就把股东的生产资料直截剥夺。这样做的结果是将来再也不会有人来“合股”了。

力量上说，海盗头目们现在是处于绝对的劣势，无论是反抗还是逃跑，对他们来说都已经不可能。但是人心的招揽，却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穿越者需要的是“吸收”，而不是“联合”。这个基调是吸纳土著人员参加穿越集团的基本主旨，所以给予他们联盟者的地位是不被考虑的。

这批投效来的海盗不是被剥夺了一切的战俘，也不是走投无路的饥民，而是成建制，有组织的武装团伙。

要完全吸收，这伙头目们自然不乐意——这种团伙具有很强的私有性质，每个人都把船只和水手看做自己的私产。所以如何“改造”这批成建制的水盗就成了一件当务之急的课题了。

“小魏，这是活就交给你了。”马千瞩在办公室说，“你要好好的动脑筋，把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帮我们吃下去，还不能吃得消化不良。明白吗？”

“是，马总长，这事情你就看我的吧。”魏爱文信心满满。

魏爱文的吸收计划很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安抚上层，拉拢中层，争取下层”。

最重要的就是争取下层。他们人多势众，在分配利益的时候一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与头目们并无太大的共同利益可言，可能还有不少怨言。争取他们相对容易。

一旦争取到下层，中层分子就是墙头草，而上层分子即使有怨言也会因为失去了基层的支持而无力反抗。到时候优待他们作个表率也可以，直截人道毁灭也可以，全看穿越者的兴趣了。

至于上层分子，魏爱文认为也是可以进行分化的——头目们的诉求并不一致。林佰光在登陆之后马上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这批头目目前的想法并不一致。象胡胖子这样的，是想找个安乐窝稳稳当当的享清福；林淡，急于要找自己的老婆孩子；施十四则是想攀着这棵大树继续发财……

“我们分而治之，很快就能吸收他们。”魏爱文向马千瞩阐述了他的思路。

“这事情你就全权负责。包括任福、贺新那批人也要下功夫。我们缺船，更缺水手。要尽快把水手和里面的技术骨干们争取过来。”

“还有，就是头目们的待遇问题，”魏爱文迟疑道，“这事情也得有个说法，水手们好说，按照海军士兵的供给就可以，这些头头呢？”

现在穿越集团内已经在土著中实行了工人工种和技术等级制度，但是对行政人员和陆海军官兵还是采取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军官和行政人员不过多拿些津贴而已，和普通士兵、职工也相差不了多少。

“这个你先不忙，执委会得考虑考虑。”马千瞩想起了当初开会的时候自己提出的行政等级制度被枪毙的事情，“现在好了，你给这群人定什么待遇呢？”

首先就是工资待遇的问题，他们在诸彩手下是不靠这个过日子的，抢劫和贸易就是收入的来源……

想到这里，马千瞩眼前一亮：对啊，硬要把他们变成海军的船长或者舰队指挥，领工资过日子，积极性不高还会有怨言，不如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所长，去干自己的老本行。

“他们的位置，不在海军部，而是在外商委！”

他重新坐下，开始拟订一个对这批人马的处理意见。

晚上，在执委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马千瞩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看法和设想。

“这个提议好，否则这伙人还很难处置呢。交给他们带兵恐怕也不够可靠。”

“嗯，让他们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就是了！”

于是有人就提议重新考虑开设“东南亚公司”。这个所谓的“东南亚公司”执委会已经设想了不少日子，其目的是直接和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获得东南亚的农林和矿产资源，以后实力增强之后还可以担负殖民拓展的工作。类似与东印度公司的性质。

但是这个设想因为海军部属下的适合远航的船只不多而搁浅了，另外他们麾下也没有熟悉这方面的人才。现在让诸彩老这个大海商手下的头目去干这个正合适。

“过去一是船不够用，二来也怕在当地起了冲突我们人少船少不能自保。但是现在有了这么一股生力军的加入，在东南亚进行直接贸易的条件就成熟了。”马千瞩说。

李海阳很是兴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叫他们在当地海域展开私掠。打击欧洲人在当地的贸易。”

“还没这个时候。”文德嗣反对，“私掠会引起仇视，我们在东南亚的存在还是空白，立足未稳不要干这个。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哪个都不是好惹的。真要冲突起来，我们在当地没有立足点，很容易被他们打败。另外私掠就是一种海盗行为，这伙人本身就是亦商亦盗，吃到了抢劫的甜头干脆就在东南亚海域当起海盗来的话，我们也不见得能控制得了。到时候反而祸害无穷。”

文德嗣继续道：“不管是私掠，还是开拓殖民地，在我们没有能力真正插手东南亚事务之前都不要搞。只要保住自己的贸易安全就可以。”

在文德嗣的设想里，东南亚公司的船将采用编队的方式进行贸易，每次出航都组成大型的护航队——类似威尼斯人在地中海和黑海进行的一年一度的海上巡回贸易。这样的大型船队，拥有足够的人员和武力，足够在航行的时候自保。不管是欧洲人还是其他海商集团都不足为惧。

“贸易的事情，我们海军是不懂得，”陈海阳说，“我只是想知道：执委会对他们的人和船到底持什么态度？是允许他们保留原有建制和指挥体系，还是彻底打散重组？”

“北平改编式的保留建制。”马千瞩说。

也就是说，名义上保留建制，实际采用人员渗透、人事结构调整的方式逐步剥夺头目们对原来人马的控制权。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还有检疫营送来的点验结果。”邬德打开文件夹，“总共是1803人。其中妇女、儿童和五十以上的老人230人。实际上，每条船上的水手平均下来只有不到20人。”

很显然，即使把妇孺老幼都算上，再去掉里面只需要几个人的小型船只，他们还是严重的缺少人手。

“这样，要让这些船重新运作起来，就势必要补充水手。”邬德看了下计委的船只点验表，“去掉小舢板什么的，至少要再补充1500人以上，这些船只才能充分的运作。”

第二百零七节 学习班（一）

按照50%的比例掺沙子，就已经可以彻底的让其失去控制力了。再加以打乱编制平均分配，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彻底搞乱里面的派系。

“水手们反正要过60天的检疫期，我们政治部会抓紧这段时间进行教育工作，尽量把水手们争取过来的。”

“任福带来的人教育的怎么样了？”

“有了相当的进展。”魏爱文眉飞色舞，“他们属于诸彩老的中军体系下，算是亲信。一开始还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抓住其中的官兵矛盾——”

魏爱文说，在整个思想教育工作中，重点搞“诉苦”运动，诉谁得苦呢？第一自然是官僚劣绅了，欺压百姓，闹得大伙民不聊生才走上这条道的；至于第二，就是海主们了。要重点揭批海盗团伙里的种种欺压群众的行为，让水手们充分认识到，海主、头目们不是他们的恩人，而是剥削奴役他们的坏分子……

“停，停……”文德嗣赶紧叫停，“这个思路我是明白的，离间双方的关系。但是这批头脑们以后还要任用，不是直接拉出去枪毙的，搞得太对立了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水手一上船不就得揪斗这些人了？”

“当然会有分寸的。”魏爱文说，“不会激化的，只不过要他们看清真面目罢了。再说对这些海盗头子，我们也有学习课程。”

“要开学习班？”

“对，开学习班。”

施十四等人在商馆里住下，好吃好喝招待一番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是不断的参观。

“参观，不断的组织他们参观，让他们充分的体会到我们集团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魏爱文指示道，“事实胜于雄辩。”

首先是丰城轮的参观，亲自登上这艘巨大的铁轮，让这伙海上汉子如同小孩子一般好奇心大起，刚上甲板没走几步路，就呼啦一下全部跑到舷墙上向下望去。

“好高！”

有人则不相信这是铁的，用手摸，用身边的铜钱敲打、刻划，还有人干脆去舔的。看到甲板上新安装完毕的铸铁巨炮，这些人的眼睛都直了，这门和博铺烽火台上一样的150mm前装线膛炮。炮位旁运送弹药的滑轨，炮弹和有装填炮弹时用的吊车都引起了他们无穷的兴趣。

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炮位下面的滑动轨道，不用很大的力气，二三个人就可以使得火炮转动。他们都有海战的经验，知道这随意调整火炮

射向的厉害之处，不由得一个个啧啧称奇。

“奶奶的，有这玩意，郑芝龙算个屁呀。”施十四按奈不住兴奋之情，“就算澳门红毛人的大夹板船也不在话下。”

接着，又参观了博铺公社和造船厂。因为材料供应问题已经陷于半停工状态的的第一艘铁壳船854工程已完工部分还是成了最好的建设成就展示品。

施十四和其他人亲身走到船坞里，抚摸着一排排小树干一样粗大的铁制肋骨，一片片被巨大的铆钉钉在肋骨上的铁板，完全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

魏爱文唯恐不给力，接连几天又播放了宣传片给他们看，郑重起见，日本秘影戏就不放了，放得是一部用各种资源剪辑出来的宣传片。

活动的银幕上，钢铁联合企业里钢水飞溅，水电站喷涌着巨大的水龙，钢铁巨船从滑道上徐徐滑入大海，织布机在源源不断的吐出布匹和绸缎，城市璀璨的灯火和无尽的车流，红扑扑的面孔的现代农民，开着东方红拖拉机……

接着是成排白盔白甲的帝国冲锋队正在行进，然后镜头一转，又换成了国庆阅兵中的装甲兵方阵……



帝国冲锋队正在行进。

帝国冲锋队(Imperial Stormtrooper)，也译为：暴风军、风暴兵、暴风兵、帝国军团、帝国突击队、帝国暴风突击队等。是《星球大战》中银河帝国精锐的突击部队。



国庆阅兵中的装甲方阵。

头目们一个个在黑暗中丧失了辨别的能力，这大大超越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力。灯亮起来的时候，林佰光满意的看到他们个个呆若木鸡。

“诸位，这就是我们所来之地！”林佰光精气神十足的说道。

几个人勉强想从脸上挤出点笑容来，也有人呆滞之余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来。前者看来比较顺应潮流，后者则具有投机的潜质。负责观察他们表情的情报人员在每个人的照片下写下自己的直观评语。

三天的参观学习结束之后，根据乌佛的窃听他们私下言谈的结果，头目们对穿越集团简直是五体投地，海盗们是崇拜强者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言谈中认为，自己这次投奔临高是来对了地方。更有人野心勃勃的觉得，说不定澳洲人还会入主中原，取朱皇帝代之，大伙都能混个开国元老当当。

在这种情绪之下，对船队进行必要的处置就变得容易多了。让他们休息放松几天之后，由邬德牵头，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向投奔的头目们宣布了政策。

所有来投奔的头目，不论带来几条船，每人均获得独立住宅一套。这种住宅是临高建筑公司为以后将逐渐增加的土著管理层干部设计的，同时也是为了日后穿越集团集体宿舍制度取消之后的个人住宅做试验。

这种干部用房，采用的联排别墅的思路，以节约用地和建材。每栋小楼为二层半的结构，实用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设有上下水和简易的蹲坑水冲式独立卫生间，不供电。所有房屋另附面积不大的前院后院。

其携来的私人财产，一律保护，可自由处置。

头目们的家属子女，一律上岸居住，未成年子女入学，已成年的子女，根据家庭要求和本人意愿入学或者参加工作。

本地不承认私人奴仆，所以头目们带来的奴仆一律废除身份，愿意继续为头目服务的，按照雇用关系处理。不愿意的，以移民论处。

至于他们带来的水手，凡是希望回家或者他去的，发给遣散路费。愿意留下的集中起来进行90天的检疫。

“检疫结束之后，凡是愿意回来当水手的，重新整补上船；不愿意的，由我们统一安排其他工作。”魏爱文解释着政策。

下面的人开始不安起来。奴仆好说，本来也没几个人，水手里有不少都是被强抓来得百姓，如果来去自由，岂不是一下子要跑掉很多人？本来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就损失了不少人，再这么一搞，岂不是要没人驱使了。

接着魏爱文继续宣布：“现在大伙的船，有的人多，有的少人，光航行还算勉强，要是要开仗估计就不够瞧得了，所以海军将会给各船定编员额，把缺额都补全了。以后发饷就按照各船定编之后的花名册。”

“以后大伙的粮饷，就全部由海军发了，不用大家发愁了。不用愁柴米油盐的事情了。哈哈哈哈哈。”魏爱文笑了起来。

施十四等人却笑不出来。他们自然知道这里的弯弯绕，重新整补人员之后，势必掺入大量的“沙子”，原有的以地域亲族构成的紧密小集团完全被稀释掉。纵然自己的船上还有些熟悉的面孔，也不是过去可以任意驱使的亲信了。

至于后勤统筹，听上去是好事，实际上拿谁的军饷当谁得兵。军饷和粮草统归了澳洲人发，船上的兄弟就不大会卖自己的帐了。粮、饷二途一被控制，他们只能服服帖帖的听从澳洲人的指挥了。

众人哪里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但是这些条件光明正大，甚至可以算是优厚。且不说自己现在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而且一旦反对正好证明了自己有“贰心”。这对于刚刚改换门庭的人来说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大家都很清楚。

参观学习了几天之后，他们对澳洲人的实力有了直观认识，不仅有了足够的敬畏，野心和期望也大了起来——看穿越集团的实力，不敢说能打到北京当皇帝，但是割据东南一隅，开府建牙大约是做得到的。到时候自己就是堂堂的开国功臣，有封妻荫子的福分了！

开府建牙应为“开府建衙”。指古代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建立府署(建立衙门)并自选僚属，来处理自己所理军政事务，是王公权贵、功勋大臣极受荣宠的特殊待遇和显赫荣誉。

不如现在示以忠心——反正自己的一点力量穿越集团要扼杀也是举手之劳。既然要卖身投靠，干脆就卖得彻底一些。想到这里，施十四第一个站了起来：

“在下即来投奔临高，所属部众、船只均愿献纳！只求为一先锋部将，为诸位首长冲锋陷阵！”

众人目瞪口呆，李广发跟着站了起来：“在下也愿意献船纳众。从

此与首长们一路一心。同舟共济。”

“我也愿意，在海上飘来飘去的日子我过够了！”胡胖子也喊道。

这样一来，余下还不太愿意的人众也只好齐声附和。

魏爱文做出领导的模样，把双手往下压压：“大家既然来到临高，就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用计较是谁得了。”

他接着说道：“诸位的船只，还是由你们自己统带。如果不想再在海上漂泊的，执委会也有政策。”

根据执委会定的政策：凡是愿意交出船只的，由执委会出钱将船只收购。交出船只之后愿意继续干海上勾当的，分配到海军部工作。不愿意继续出海的，另外分配去处。

第二百零八节 学习班（二）

想继续保留船只的，可以继续统带船队。参加外商委的新组建的联营特许公司——东南亚公司，专门从事海外贸易。头目们用船只入股。每艘一百吨的船只算一股，超过一百吨的以此类推。低于一百吨的船只不收。

参加东南亚公司的船只除了执行海外贸易活动之外，也要完成海军部交下的运输、作战和巡逻任务——东南亚公司是受外商委和海军部的双重领导的。不过在级别上，该公司的管理层可以参加执委会的扩大会议。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大家觉得可以接受。虽然经过补充人员，后勤统筹之后，他们对船队的私人控制力已经大大下降。但是能够保持船队的控制权还是让很多人在心理上觉得舒服一些。

多数人选择了参加东南亚公司。既然要走远海，小型船只留着无用，干脆全部缴纳上去，还能换些银子。施十四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坚决的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船只上缴给组织上，而且不要一文钱。只要求自己能 在海军部当个“千总”之类的小官。魏爱文觉得纳罕——这海盗头子怎么忽然觉悟如此之高，难道他真得已经觉得俺们能够打到北京让他当从龙之臣了？

林淡也毫不犹豫的上交了自己的船。他同样不要银子，不过附有要求：穿越集团必须全力帮助他查找家属的下落。

“银子该给多少就是多少，这是信誉。”魏爱文说，“至于找你的家眷，一定竭尽所能——咱们不是一家人了么？”

胡胖子干脆利落的把属下的五条船全部缴纳了。他要求不再出海——想搞个田庄干干。

“没当海盗之前，我可是种地可是好手。要不是遭瘟杨六杨七一把火烧了老子的庄子，也不会干这个买买。”

遭瘟，是方言，意思是遭祸患；惹麻烦；令人讨厌。

杨六杨七，明末东南沿海的海盗头领，于崇祯二年六月被郑芝龙集团消灭吞并。

“你要不干这买卖，说不定早就败落光了。”林淡说，“你这种乡下土财主，就一肥肉。”

经过一番登记调配，十一个带船来的大小头目中有五人愿意上缴全部船只，其中胡五妹——也就胡胖子，他家长辈因为子嗣艰难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女名——表示不愿意继续吃这碗海上的饭，想拿了银子买些田宅安顿下来。

“田宅就不用买了。房子是我们给你配的。这样吧，你给我们干个庄头吧。”在旁的邬德点点头，“县城门外有个学田庄，那里有几百亩地正少个掌事的。你就带着老婆孩子亲戚住那里去好了。你的亲兵，也可以随身带几个去。”

“成，管个田庄是老本行。”胡五妹对这样的安排还算满意，“我还想买些田地，行不行？”

邬德点点头道：“当然可以，不过买地我们有政策。你得稍微等等——反正银子放在身边总是银子，亏不了你的！”

“好，好。”胡五妹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

施十四、林淡、李广发等人愿意直接加入澳洲集团的“海军”。

另外六个人则加入了东南亚公司，他们也上缴了一些小型的船只，只保留大船。平均下来，每人还有三到五艘大船。

严茗带着德隆粮行的人现场办理船只赎买的事情。中国古船的计量单位比较复杂，有用料的，也有按尺寸算的，也有按照载重量计算的。严茗合算的价格是按照广州站搜集来的广东、福建沿海的各种尺寸的船只造船价作为基本参照点，再对船只进行材质、状态、附件的评估给价。总得来说，给价从优。实际上这些船只在海上已经漂流了二三年没有整修过了，普遍状态欠佳。

给价全部用的是白银。如数付给头目们。这也算是取信于他们。严茗估计，按照临高目前的消费状况来看，这些人很快就会对不大好用的白银感到厌烦了。

手续办完之后，由各家头目指定几名亲信办理船只的移交手续。在计委人员打开启封之后每条船上的火炮、弹药、粮食、资材、私人行李之类都一一被搬运下来。私人物品一概经过消毒后由各人领回。至于火炮、粮食、武器之类的物品全部由计委登记入公。不管这些船只是否被赎买，造船厂都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整修和改装处理。以便在秋季执行任务。

安排妥当之后，宣布给假二个月，供大家安顿家属，处理私事。随后，由卫生部的大夫们给头目和他们的家眷也进行了一番身体检查——有若干人当场就进了性病防治所。余下的人经过“净化”程序之后得到了各自住宅的钥匙。

这批专供海盗头目们入住的住宅设在博铺公社的高级住宅区里。这是首批建设的试点高级住宅区。每排十二座联排别墅，一共建造了三排。海盗头目们除了去了田庄的胡五妹和林淡之外，另外九户都搬了进去。林淡因为是孤身一人，觉得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寥无生趣，便要求住到海军的营房里去。陈海阳给他在博铺海军营地里拨了一间军官宿舍。

里面的装潢、家具、陈设包含日用品一应俱全，邬德指示要体现“整齐、干净、舒适、体面”四大标准。前后院子里还种上了花木。让过惯了在海上窄小环境下日子的海盗眷属觉得很是舒适惬意。而那一扳杠子就能自动出水的水龙头简直引起了轰动。

穿越集团还给每户都安排了一个看门人，基本上老头子，看看门，打扫卫生，还管接待访客什么的。穿着崭新的青衣在门口一坐，看

上去很气派。实际上全是在政保总署领津贴的兼职告密员。

各家搬迁的时候，文宣的头头丁丁照例又把吹打班子叫来一面吹吹打打，一面放鞭炮，努力渲染喜气洋洋的气氛，接着，以魏爱文、陈海阳、邬德、林佰光的名义分别送来了庆祝乔迁之喜的贺礼，最后，则是以执委会的名义致送了贺礼。

头目们一时间还弄不清澳洲人这里的体系，有人以为这“执委会”大约是澳洲皇帝的名字，有的稍通文墨，知道这是“内阁”之类的机构的名头。不论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恩遇。所以礼物一到，众人还是跪下磕头谢恩。又把礼物恭恭敬敬的奉在堂屋正中。让来道贺的魏爱文哭笑不得。

送来的礼物都很简单，并没有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全是日常所用之物：柴米油盐、布匹绸缎之类。虽然不值钱，但是对初来乍到，连买东西都不知道去哪里的新人来说却是很贴心的举措。

最后，由食堂送来了乔迁之喜的酒宴。魏爱文、陈海阳等亲自作陪，气氛十分热烈。登陆之后给予的种种优待，让大家很是感激。

随后就是隔三差五的开展“学习”。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看电影上课。外加当年共党搞“改造思想”的时候屡试不爽的“参观”。唯一遗憾的是穿越集团没有这么多的工矿企业能给他们看，而且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多看起来也实在有些寒伦。不过就是有限的几家工厂表现出来的半近代化的生产能力就已经够给中古时代的人以足够的震撼了。

魏爱文给每个头目都配了一个政治部培训班出来的学生，名义上是担任翻译，让他们能够听懂宣讲的内容，本质上进行一对一的渗透式宣传。

他们还参观了陆海军的操练，火炮打靶，步兵队形操练。但是这些玩意除了火炮射击时候的强大威力之外反而没有工厂给他们的印象深刻，纯粹的看热闹而已——多数头目对兵事所知甚少。就算海战战术也不过了了，基本就是跟着旗号冲锋，远得用炮打，近得放火箭，最后跳帮肉搏战。

除了参观、看电影，还开展讲座。虽然他们大多目不识丁，但是现阶段对其并不搞扫盲——这些人都是无拘无束惯了的人，对知识的重要性也了解不够。如果要其象学生一样一本正经的坐着上课是不行的。所以讲座是座谈会式的，以思想灌输为主。除了魏爱文本本人，还有林佰光、邬德、陈海阳等人轮流到来。座谈会一般选择在农场的凉亭里举行，有茶水有点心果品，吃吃喝喝，再聊聊天。在这样的聊天中把穿越集团的观点慢慢的灌输下去，时而还要答疑解惑。从科普方面的铁船为什么能漂在水上到“澳洲人”是不是要造反打天下——对于是不是造反的问题，魏爱文总是神秘的笑而不答。

这种平等互信的谈话方式给头目们很大的好感——他们差不多都是穷苦人出身，见惯了官府的横暴，海盗集团里虽然有些“民主”气氛，但是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下，身为旁系外姓，对集团内部的种种不公的怨言也只能藏在心里。现在这样大伙摊开了谈话，畅所欲言，颇有痛快淋漓

的感觉。许多人不由得把对诸彩老的不满都发泄出来。魏爱文边听边点头，想这会在检疫营里，估计水手们也在发泄对他们这伙人的不满吧。

第二百零九节 待遇

每次开完座谈会，乌佛都会对谈话录音进行整理汇编成册。政治部就根据这种材料进行检讨，努力分析和掌握与会者的思想状态，写出评估和具体的对策来。这份材料也送交政治保卫总署，作为进行个人政治鉴定的基本材料。

个人政治鉴定是在政治保卫总署成立不久之后开始搞的。在冉耀、文德嗣、慕敏、邬德还有情报委员会的神秘胖子的主持下，很快搞出了一整套的评分方法、标准和等级。

根据这个体系。政治鉴定分为五个档次，用罗马数字1到5来进行标记。1是完全可靠，2是可靠，3可控制使用，4是不可靠，可利用，进一步观察，5是完全不可靠。每个档次又有abc三种不同的档次进行细分。穿越者自身的政治鉴定是从2c起评；移民则根据他的年龄、职业、经历和鉴定官员的直观印象进行计分，最后得出鉴定结果。

文盲可以加分，只是识字不加减分。有任何形式的官府的学历的，哪怕是童生就要减分，书读得越多，在评定的时候得分越低。到秀才这一级，如果没有遭遇过被官府迫害之类的事情，基本上就是3c级起评。对穿越集团来说，他们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帮助，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面和穿越集团未必合拍，所以才闹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评分标准来。

这话是毛泽东说的，不过原话是这样的：“如果（知识分子）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路线错误”这个前提条件拿走，就会断章取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有犯罪记录的，不管是偷盗、杀人还是抗租，一律会扣分。杀死过官府人员的，不论情节一律扣分——反抗过一次就会反抗第二次，今天反抗大明，明天就会反抗穿越集团。

象海盗头目这类来主动投奔的，起评比被俘的海盗要高，起评是从4c开始的。再根据这90天的况进行考核，90天之后再进行一次鉴定。6个月之后进行第三次鉴定。

因为移民数量越来越多，个个过关的话未免要把政保总署的机构扩大十倍。于是又规定，一般移民只在到临高之后90天进行一次鉴定，以后如果不是参军、招工和提干，就不再进行政治鉴定。

政保总署开始逐步为其统治下的每个土著建立全套档案，第一批建立档案的是已经加入体系的土著，包括获得职工身份的人、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基层行政干部、陆海军官兵。国民学校的学生。然后再逐渐扩大的各个公社的社员。

“长远规划是人人有档案，”乌佛在内务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提出一个长达20年的内保体制建设规划：“户籍制度、档案体系、群防群治，是我们建立一个可靠的国度的根本保证！穿越者必须也能够采用各种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监控！”

这套理论很合与会者的胃口，但是政治保卫总署搞得穿越者个人档案中的秘密鉴定，执委会的态度还很暧昧，处于对此不承认不否认的状态。文德嗣也好，马千瞩也好，其他一些执委也好，从来不调阅相关资料，也绝口不谈在政保总署里有这么一套玩意。在这些未来的政治家还没有确认自己可以把持最高权力的时候，这玩意一旦泄露出去将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什么风险大家都很清楚。

马千瞩阅读过这次会议的纪要之后只是简单的在圈阅名单上打了个勾，没有做任何批示。但是从这天起，他的桌子上又开始出现了神秘的草图和涂满的计算纸，还从大图书馆里调阅了许多早期机械式计算机的书籍。接着，工能委里几个学过机械、电子，又在米国待过的人就接到了额外的任务：主持翻译ibm制造的早期机械式资料管理系统的书籍——ibm在三十年代就为美国大企业的人事部门、联邦调查局和德国设计制造过半自动化的卡片式资料储存和检索系统。其中为纳粹设计制造的集中营囚犯自动卡片管理系统还使ibm在战后惹来过一场官司。

根据政保总署的初步鉴定，胡胖子在所有投奔者中的起评最高，为4a，这自然是因为他不仅放弃了船只和部众，连继续出海的都拒绝了。其次是施十四等交出全部船只的人，为4b，至于还要保留船只的，就是4c了。头目们还不知道在嘘寒问暖的背后自己已经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他们的工资怎么发，按什么标准。”严茗请示邬德来了。

“你问的是个大问题了。”邬德笑道，“督公前几天还在说以前开会的时候一群小资矫情，没把这事定下来，现在出空白了。”

“他那个24级的行政级别什么的？又在会上拿出来了？”

“对，不过现在这套体系争议很大，估计要给枪毙了重新制订。”

行政级别和待遇问题的确是目前继续解决的问题——随着他们的组织结构不断扩大，土著公职人员不断增加，特别是军队里的土著军官也在增加。不解决待遇问题，也很难让人安心工作。

“比照工人的待遇标准不行吗？”

“当然，现在的方案就是比照工人等级标准的。”邬德说，“但是这个比工人的等级标准难多了，技术水平是硬杠子。这个缺少评定标准。为了这事吵得一塌糊涂呢。”

除了评定标注之外，争论的中心点是，到底是待遇跟着职务走，还是级别归级别，职务归职务？在执委会的各级干部里，旗帜鲜明的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待遇跟着职务走，去职就无待遇；另一派则认为这样会造成许多因为各种因素不能晋升长期处于基层的公职人员失去上进心——如果有独立的行政级别的话，起码可以采用“低职、底衔、高行政级”的方式进行补偿。正如很多机关里有所谓副处级科员之类的名目。

后者遭遇到的反对声音很大：大家在另一个时空里都见识到了这种行政级别和职务两条线并行所造成的机构中冗员冗官泛滥的结果。

“我也反对这种终身制的行政级别，到时候闹一副厅级厨子，想着就觉得奇怪。”严茗对行政级别待遇制也不感冒。

“讨论到现在，就把军衔的事情定下来了。”邬德说，“很快具体文件就会下来了。十一个人里面，十个都归属在海上力量部，由陈海阳给他们评级之后按级别发军饷好了。”

军衔牵扯到的问题相对简单，而且优待军人是穿越集团的基本国策。一旦授衔，在服役期间按照军衔持续享受待遇这条大家并无反对意见。

穿越集团的军衔制度简单的采取了最简单的军官等级制度：将、校、尉三等九级。现在正式的评级、评衔还没开始，陈海阳综合考虑下来，决定给施十四、林淡等上缴船只正式加入海军的头目以海军上尉的级别待遇，至于其他加入东南亚公司的，他认为这些人既然入股了东南亚公司，就有红利可分。如果拿一样的工资未免不公，所以只能按照预备役海军上尉的待遇发放工资——按照同等级别的打六折处理。至于海军计划中的出海津贴之类，也照例不发。

“这个海军上尉的工资是不是低了些？”严茗看了之后说，“对单身或者小家庭还不错。但是这伙人可都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再预备役打六折……全买粮食未必够。”

“让他们尽快分家。”邬德说，“我们的工资标准是按照供养直系亲属的来计算的。他们还带着一大群子侄亲戚之类的。这些人我们也要尽快安排工作，这样就能把他们都给分开，免得聚在一块生事。小孩子到国民学校去的话，吃饭就免费了。算下来还是富裕的。”

同时在财金省的统一安排下，陆海军开始全面使用流通券发放军饷，而不是过去的用白银发放了。现阶段流通券已经建立起了基本信用，而且通过商贸部门的努力，使得白银、铜钱这些货币在临高除了能买到简单的农产品之外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愈来愈多的商品开始只收流通券，或者使用流通券有折扣。加之“合理负担”这一穿越集团的贡赋可以用流通券来缴纳，都大大的刺激了流通券的使用。

“我觉得每人先发一笔安家费。”陈海阳说，“五百元怎么样？”

严茗看了看自己的本子：“十一个人就是五千五。可以。”

“得告诉他们上哪里用。不然以为我们糊弄他呢。”

“放心好了，每人不都有配了个翻译么。魏爱文说是一对一的搞洗脑，我说么——”邬德说，“重点是要教会他们新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毒害了多少有为青年啊——等他们习惯了每天洗个热水澡，吃饭的时候来瓶冰啤酒，每周带老婆孩子去看场电影之后，除了临高其他地方给他多少银子 and 女人都不会走了。”

第二百一十节 夏末

夏季渐渐过去了。1629年的夏天临高县城显得十分安静。一则天气炎热，城里人不想活动，农民忙着在烈日下夏收夏种，车水耘田，没时间进城。二来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已经被逐渐被边缘化了，城里本来就不多的商户们逐渐被吸引到了东门市去开店做买卖，老百姓和士绅们也渐渐的习惯了这个新的市场，不管是买东西，还是闲着无事的散步闲逛，东门市可买的东西还有购物的环境上都比县城好得多。

城里的几户手工业匠人全部歇业关门了，包括县里唯一的铁匠铺。他们的产品和穿越者根本无法相比，甚至在价格上也完败。终于在自由竞争中落败。如今都不在县城了，据说在髡人那里当工匠，待遇不错。据看到的人说原本穷得叮当响的箍桶匠居然还娶到了个老婆，还带了四个徒弟，天天在那里箍桶。

城里唯一还显得稍微热闹些的地方，就剩下润世堂了。自从润世堂的东家去了次大陆之后，原本一直安静沉寂的润世堂忽然热闹起来，添了许多外来的药工干活。一篓子一篓子的药材运进去，运出去一箱子一箱子的成药。大家都说润世堂的东家杨世祥这下是发了。每十天一次，就会有几大车的货物运到博铺去，装得是润世堂最新制造的诸葛行军散和避瘟散——据说在广州一带卖得很火。这两种药在临高也大获好评，特别是价廉物美的避瘟散，许多人是人手一瓶的带在身上，成了夏季常备的平安药。就算实在买不起的，到东门市的教堂门口也能要得到——代价是去听里面的洋和尚说一段经。

洋和尚人又和气，说得故事也挺动听，还会拿出好看的画册来。就算不为了药物，权作消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消息灵通的人说，润世堂之所以能咸鱼翻身都是因为杨掌柜搭上了髡人中一位“神医”的路子，制药的方子就是他拿出来得。听闻还获得了在钱财上的支援。

这澳洲人可真是善财童子啊。县里面脑子活络些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说拿开全福商行的林全安吧，原本只是个挑担贩货的福建佬，现在已经成了本县的大财主，出入都是四人轿子，全府到处跑，现在有了杨世祥……很多人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了。有人便在打听用什么法子可以搭上穿越集团里的人。

临高的中枢所在县衙，整个夏季里也无精打采，大门紧闭，看门的两个衙役也躲在门洞里乘凉。眼下已经是征收夏粮的时候了，但是每逢秋天县衙门口耀武扬威的书办、胥吏和“粮差”都不见踪影——本地的夏粮额度不过区区三十二石的份额。就算翻倍浮征也没多少油水可言。自然都不起劲。

县里的大小官吏们都从这城里沉寂的空气里嗅出了些什么，感到心里不安，但是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心神不宁，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现在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土匪已经基本上肃清了；大规模的海

盗的登陆抢劫完全绝迹，光这两条，在吴明晋等人看来就已经是了不得的政绩了，至于在县城门口经过，不断延伸的道路，更是他想了好几年都没能办成的善政。

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过得不错。上到吴明晋，下到衙门里的一般小吏，每个月都能按照等级表从髡人那里领到一笔“流通券”——虽然不是白花花的银子，可是拿到东门市去能花出去。吴明晋原本对这种“伪钞”不屑一顾，但是自从他喜欢上了烟卷这种味道醇厚不冲鼻子，吸取又很方便的东西之后，这种“伪钞”就体现出了很大的价值，东门市上卖烟卷的铺子只收这种钱。

而他从琼山接回来的老婆孩子，对澳洲货的喜爱程度远比他强。首先是他老婆对玻璃镜子爱不释手，其次自从熊卜佑送了一对瓷瓶包装的天厨“秘制味精”之后，厨房里做菜肴就非放这个不可了。继而又送来了各种天厨的酱菜，这对客居这荒蛮之地的吴太太来说真如久旱逢甘霖——吴明晋是南直隶人，对酱菜、糟蛋这种东西有天然的好感，虽然这些在南直隶很普遍又便宜，但是在临高可就是稀罕物了。吴明晋吃了几片“扬州酱乳黄瓜”，觉得味虽然不是很对，但是风味大致还一样，颇起了一番“莼鲈之思”。还即兴写了几首诗。一时间雅兴大发，遣人去叫请王师爷一起来吟诗，却被告知王师爷带着新纳的小妾出门去了。让吴明晋很是扫兴。

酱菜，中国的酱菜大分起来，可分为北味的与南味的两类。北味的以北京为代表，有六必居、天源、保定“大慈阁酱菜”等，口味甜咸适中。南味的以扬州酱菜为代表，品牌有“三和”、“四美”、“五福”等品牌。北方酱菜偏咸，南则偏甜。酱菜的对象包括萝卜、瓜、莴苣、蒜苗、甘蓝、藕、乃至花生、核桃、杏仁，无不可酱。



糟蛋，平湖糟蛋，浙江省平湖市著名传统美食，采用优质糯米和酒糟糟渍而成，宜生食。糟蛋浙江平湖、四川宜宾均有生产，以平湖所产最为著名。



扬州酱乳黄瓜，扬州传统美食——酱乳黄瓜(即幼嫩的小黄瓜)。特点是滋味鲜美，肉质脆嫩，瓜形整齐，色泽碧绿，咸甜适中，卤汁澄清，具有特殊的香气，鲜、甜、脆、嫩。

不过髡贼们却鬼得很，虽然经常送东西，却不肯重样。味精、酱菜、糟蛋没了巴巴的指望熊卜佑再送，却没了踪影。要买得上东门市去。吴明晋只好把自己的烟钱压缩一部分给老婆去开销。

随着熊卜佑送礼物的次数愈来愈多，吴明晋发觉自己买烟的钱日趋紧张起来。他的办法就是把朝廷发给他的俸禄——糙米让佣人拿到东门市上去兑换成流通券，这种做法实在让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不过，流通券确实是好东西啊。

不过这“澳洲货”的价格也太高了！他吸的原来是“圣船”牌烟卷，十支白白的烟卷，每支上还附带着一个小小的竹管做得烟嘴，盒子上有艘船的图案——吴明晋知道这就是博铺那艘巨船。圣船牌的价格是每包6元。按照德隆粮行的牌价，差不多合到四五斤糙米！



“绿圣船”牌烟卷



“金圣船”牌烟卷

小小的烟卷一点，就是半斤米啊！吴明晋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奢侈了，于是关照佣人买便宜些的。佣人便买了一种“百仞滩”牌烟卷。烟得味道倒也差不多，只是没了竹管的烟嘴。烟盒包装也变得简单多了。价格不过3元。抽了几天之后，他发觉县衙里的书办们抽得也是这种烟。再仔细观察，原来这纸烟还有不同的字号。最贵的是“圣船”，其次是“百仞滩”，接着还有一种1元的叫“高山岭”，最后是“大生产”，只要50分就可以。贩夫走卒们就抽这样的。

吴明晋身为本县的最高长官，抽和衙门书办一样档次的烟卷，实在是失体统。于是他只好继续抽“圣船”了。

最近东门市又在发卖冰块——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全临高的人都想知道髡贼的冰块是哪里来得。临高的冬季是不结冰的，本地也没有能够积雪藏冰的深山。髡贼看起来不但有冰，而且似乎来得十分容易，自己用不算，还能发卖。流通券10分钱就能买一大块回来。

一大块冰放在厅堂里立马就觉得清凉许多，用冰块来冰镇水果更是好。熊卜佑又让人送来了几小坛子的酸梅卤——喝上一碗冰镇酸梅汤也是见美事——只是得吴明晋的流通券开支进一步扩大了。

吴县令相当聪明的察觉到，这是穿越集团在用种种“奇巧淫技”的物质享受诱惑他和他全家上钩。真金白银不送，送来得都是享用的玩意，这些东西还只有髡贼们才有。

吴明晋暗自冷笑：尔等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伎俩么！

知道归知道，但是需求却是无法阻挡。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习惯了生活享受之后，再要改变就变得很困难。比如他重新抽旱烟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又辣又苦，还尽冒烟油子，抽了几口之后他就发怒了，直接把旱烟杆一甩。吓得听差跪地上不敢言声。最后还是给他从东门市买烟了事。

至于冰块，就算他能忍受，老婆孩子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非要不可。儿子居然提议：派人要澳洲人每天送些冰块过来——想来他们也不会不送。气得吴明晋只想抽他几个嘴巴。

自己买冰当然可以，只是烟钱日渐减少……现代男人经常遇到的烟钱不足的问题，吴明晋也遇到上。

钱，他自然是有得。临高虽然边鄙小县，每年夏秋两赋里县令该得的一份照例也是有的。但是过去积攒的银子已经陆续送回老家去了。夏赋没什么花头，秋赋还没到时候，一时半会除了每月可怜的一点俸禄之外，也没地方闹钱去——吴明晋自认还是个“有良心”的县官，捞黑心钱，贪赃枉法的事情，他一般是不会做得。

当然了，只要他稍有表示，和吴亚叹叹苦经，估计髡贼们十有八九就会主动的把“津贴”提高一些。不过吴县令除了“有良心”之外，还有那么一点“骨气”——他绝不做这样近乎“乞讨”的事情来。

没想到几天后熊卜佑居然很善解人意的送来了一叠冰票，凭票到东门市取冰，每票一块。一个月三十块。吴明晋的情绪十分复杂：澳洲人的贿赂，他没有勇气拒绝，但是接受下来——他觉得自己陷得越来越深了。不仅是他，也包括全县的上下僚属们。

第二百一十一节 王赐

不仅他有冰块，正如每个月的津贴一样，冰票也是按着等级致送给县衙上下，但是县里的其他人似乎都没有他这种忧虑。县里和髡贼们办交涉最多的吴亚每天在衙署里吃吃喝喝。这个老油子喝的居然是髡贼的什么浪木酒，吴亚是去了一次百仞城之后喜欢上这种酒和它那奇怪的喝法的，兑上些滋滋冒泡的酸水，再加上碎冰。有时候还会加上几片薄荷叶。据说喝下去消暑解渴，很是舒适。还屡次向他推荐，吴明晋觉得这种喝法，水火相交，冰火相攻，未免不合养生之道，敬谢不敏了。

敬谢不敏，恭敬地表示能力不够或不能接受。是表示推辞的客气话。谢，推辞，谢绝。不敏，没有才能。出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至于典史，更是不得了，吴明晋生气的想：也不知道他是在做谁的官。典史老爷住在衙署里，对髡贼的要求简直就是随叫随到。鞍前马后的忙个不亦乐乎。髡贼们去南宝开矿，典史带着衙役一路开道，鞍前马后忙个不亦乐乎，说办文书就办文书，说做地契就做地契。

过去你怎么不这么卖力！吴明晋怨恨的想。从典史家里最近日渐宽气的吃穿用度和每“星期”——这是髡贼们的计算方式——都要去东门市一趟来看，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还真不是不错。

县里的教谕王赐，是个最方正不过的夫子了。吴明晋没料到他会去找髡贼帮忙。如今西门外的几百亩学田已经算是易手了。他偷偷的在城墙上看了几回——学田的模样大为改观，让他且喜且忧，喜得是自己有心要扶助临高的文气，却一直拿不出钱来。现在学田经过这番整顿，县学的经费是有了着落。忧得是，髡贼靠着这手，不免就插手到士子当中去了。

泥腿子老百姓的想法，吴明晋是不甚关心的。虽然他也知道“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之类的话，倒是士子们的态度是他最为忧虑的，若是读书明事理的人也对髡贼有了好感，甚至出了几个背叛名教的奸恶之徒，这人心就不好办了。古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但是基本的道理还是明白的。所以他对此一直很担心。

“民为贵君为轻”出自《孟子·尽心》篇。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出自《荀子·哀公》篇。

“民心向背”民心所拥护或反对的。见《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七·魏了翁传》：“入奏，极言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邻寇动静。”

吴明晋没读过太多的史籍，但是资治通鉴之类的总是看过得。但凡造反作乱，一旦有读书人厕身其中，流毒祸害就会百倍千倍于几个泥腿子揭竿而起。

厕身其中，指某件事自己参与在内。

自古读书人厕身为贼也不乏其例。据说假髡中也颇有几个读书人——真是斯文扫地！吴明晋忽然警觉起来——这王教谕会不会也经受不住髡贼的利诱？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临高是个小县城，全县生员名额

不过三十个，只要有几个秀才卖身投靠……

吴明晋简直不敢想下去了，秀才从贼，本朝貌似还没开过这个先例。想到这里他坐卧不安，赶紧吩咐人去找王教谕。

王赐这会正从西门外进城来——一路走来，不时地嗟叹。

他是去吊孝得。县里的一个“附学”生员刚刚去世。作为师长，这是非去不可的。好在现如今澳洲人路修得好，这家人家又离大路不甚远，一来一去，居然只用了一天时间。要在过去，非得第二天早晨才能回县了。

附学，其实就是借读。(1).指附学生。明·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又诏礼部沙汰天下生员，不许附学过於廩、增之数。”(2).旧时谓附入他人家塾读书。《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见儿子人材出众，性质聪明，立心要他读书，却又吝嗒，不肯延师在家。送到一个亲戚人家附学。”《红楼梦》第十回：“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

路虽然好走，王赐的心情却很沉重。去世的生员不过四十出头而已。他去吊唁的时候，逝者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十分可怜，这家的家境很是不堪——原来也不过是靠着开个私塾，收几个孩子开蒙读书维持生计而已。县里的膏火银子又是多年发不出来——若是能有钱米贴补，兴许他也不会死。

膏火本指灯火。旧时晚上读书，需掏钱打油点灯，故用膏火指读书的费用。膏火银子就是每月发给学生一些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学习。

临高这里，本来文气就弱，这样又死掉了一个，虽然名额空了，自然会有人考上替补，但是本县原本读书人就不多……

一般来说，古代凡是走上读书应试道路的人，家里不会是赤贫的状态，在农村，起码也得是个中农以上才行。但是人一读上书，家里就失去了一个壮劳力，如果家中人口不多，或者遇到了什么三灾六病的，很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里。

临高县里的读书人，经济状态欠佳的就有不少。不仅是秀才穷，没份有领膏火银子的童生更穷，上次县考的时候，不少童生都是鹑衣百结，形同乞丐一般——除了秀才们要救济，童生是读书人的根苗，也得要补助一些。

县里自然是拿不出钱来了，士绅的捐助也用得差不多了，向他们开口的次数太多，王赐也实在没脸再去了。看来只有等秋收之后，学田里的秋粮下来，学的钱米就能多一些了吧。王赐想。

走过县城的西门外，看到修缮一新的学田庄的时候，他就会犯嘀咕——自己这步到底是对还是错？

从地里的情况来说，这学田的面貌是王赐自打到临高任职以来最好的时候，绿油油的秧苗，整齐的田埂和水渠，园子地里新搭的的篱笆和上面缠绕着正盛开的南瓜花，这番美丽的田园风景，在学田里他从来就没见过——见到的只是大片荒芜的田地和种得半死不活的庄稼。



篱笆和盛开的南瓜花

但是再看那干脆就修到了西门口的道路，还有城门外刚刚耸立起来的堡垒式的房子，这房子是澳洲人为学田的佃户们修建的。房子修得很是考究——居然是砖瓦的房子！王赐进去过好几次，里面有晒场、有厕所、有牲口棚还有水井，一应生活设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布局之合理，使用之方便，都是他前所未见的。当然里面住得不止是佃户，还有澳洲人从大陆上成批搜罗来的长工之类的人物，也在种学田。

虽然王赐看不出到底有什么不妥，但是眼看着这座小寨子焕然一新的矗立在离城门不到半里地的地方，他心里总觉得不安。

正想着，路上遇到了路大，只见这学田的佃户庄头正推着辆全新的手推车在新铺好的机耕路上走着，车上装着两个封着盖子的大木桶。远远得飘来一股说不清楚的气味，有点象大粪但是要刺鼻的多了。

看到王教谕过来，路大慌忙把车子停下，恭恭敬敬的站在路边叫了声：“王老爷。”

王赐原本是和这样的泥腿子是没什么话好说的，但是他有心要打听下澳洲人的动向，便微笑道：“好，你这是送粪到地头？”

“回老爷的话，这不是粪，是氨水。”路大说。

“安水？”

“是，是从博铺那边运来的，用来肥田，据说比粪尿、豆饼还要好。”

“这样？”王赐如今对澳洲人的新鲜玩意已经不大会惊讶了。想来这又是他们的新鲜玩意。

“庄稼怎么样？”

“好得很！”路大脸上笑开了花，“我种了几十年的地，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神了！”

路大兴致勃勃的说起澳洲人种地的许多新鲜事，有些是王赐听说过的，有些则没有。他饶有兴趣的听着澳洲人的种种奇思怪想和他们的各种新奇古怪的玩意。时而觉得好奇，时而又对他们宏大的手笔感到惊讶。

王赐模模糊糊的感到，澳洲人的厉害之处，还不仅是有许多自己不了解的“奇巧淫技”，更多的是他们的执行力和魄力。

几百亩的学田，说改造就改造，地翻起来，水渠全部重修。不过一个月时间，学田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他估计着，要是县里来搞，就算钱粮充裕，吴大令亲自坐镇，没个半年也做不出来。至于他脚下的道路，那更是想都不敢想得事情。

不但敢做，而且能做。这一点，让王赐感到由衷的钦佩。

“百无一用是书生！”他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了这样一句话。自己也好，吴大令也好，县里但凡有个功名的人也好，哪个不是饱读诗书，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人？为什么县里许多要办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却始终都做不下来呢？光学田的问题，在他手里已经七八年了，他想来想去就是没辙；县里的土匪和道路，吴大令屡次召集士绅们想解决，也没有解决。

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清·黄景仁诗作《杂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澳洲人一来，好像是刮起了一场台风，顷刻之间，就把一切都刮得干干净净。

开风气之先啊。王赐感叹道。他已经预感到，澳洲人在临高的所作所为，不会只在临高而已。

王赐又打听学田庄内部的事情，路大说眼下学田里的佃户，13岁以下的小孩子被送去上学了，食宿都是澳洲人出，不但一日三餐吃得饱，连衣服、被子、鞋子之类的日用品全部是他们供给。孩子基本上就是光着屁股带张嘴去就可以了。

“什么？！”王赐失声惊叫道，“他们在办学？”

这可大大的刺激了王赐的神经。身为大明临高县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他天天在为县学犯愁，这澳洲人居然不声不响的办起了学校——听路大的口气，似乎办得还很不错！

“是，”路大奇怪的看着他，“老爷您不知道？小的的二个猴崽子已经念了几个月了。”

第二百一十二节 冲突

“不知道，来，你给说说。”王赐顾不得身份之类的事情，拉着他往边上坐，要他把澳洲人的学校的事情好好的说说。

路大就把国民学校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王赐听得很仔细，他没问路大，路甲路乙兄弟到底学了些什么——路大没念过书，问了也是白搭。不过路大却很骄傲的说：他的两个儿子学得都是澳洲人的学问。

“澳洲人的学问？”王赐一时不明白。

“对，就像这改田，怎么划线，怎么挖土，都是小人的儿子路甲搞得。”

路大吹了个牛，其实路甲是作为学徒参加了农田水利的测绘而已。路大以父亲的虚荣心就把这荣誉给他戴上了。

王赐却不大相信——这澳洲人的学问他虽然不懂，但是肯定不是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小子学得了的。

“教书的都是什么人？”

“有澳洲的首长，也有大明的读书人……”

“有大明的读书人？”

“是，有好些个，有个是本地人，姓张，听说原来是苟家庄上的……”

“是张兴教吧！”

王赐知道这个人，因为张兴教是县里挂过号的童生，虽然没进学，却是属于他这个县学教谕管辖的范围。张兴教家原本还算殷实，后来被苟大压迫，闹了个家破人亡。张兴教因为欠粮，被抓到县衙里追比，还要枷号，还是自己去求情才饶了一条小命，之后很久都没了此人的消息，没想到竟然投了髡贼！想来髡贼一登陆就打苟家庄，多半是他勾引带路。

他这样做，王赐也以为并不为过，为报家仇么！再者苟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灭了也是去除了临高的一害。但是报仇雪恨之后居然继续厕身从贼，未免大节就有亏了。王赐想得设法见他一见，劝他不要再和髡贼混在一块了——怎么说他也算是张兴教的老师。

他想着点点头：“还有什么读书人？”

“这小的就知道了。听说从广东那边过来的。”

“可有秀才吗？”

“大约是没有吧。秀才不得留在自己的县里才能有膏火银子冷猪肉领吗？”

这话原是无心之言，但是王赐听了却觉得有嘲讽的意思：临高的生员别说膏火银子，连祭祀的时候照例有得冷猪肉都有好几年没领过了。这几年每逢祭祀，用得是猪头替代全猪，祭完了就成了他这个教谕的独享之物了——实话说一个猪头也不大好分。

嘴里敷衍着问：“学认字么？”

“当然，当然，学认字。”说着路大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小子还要叫我学认字呢，我说没这个功夫，也没这脑筋！他却说是人都学得会。还说什么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对任何人都给以教育，不分高低贵贱。类：类别，种类。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王赐笑了起来：想不到澳洲人也知道这个——他接触过的澳洲人是些言辞粗鄙之人。不过他们既然自称是华夏子民，大宋后裔，读几本四书五经也不算稀奇。不过王赐想，自己在和澳洲人的接触中没觉得他们懂这些。几次他说话的时候提到的四书里的典故，那大头目吴南海都是一脸懵然不知的样子。

看样子似乎是懂得很多，但是一说话却是没读过书的模样，不知道这澳洲人的学问到底是些什么呢？他随手翻看路大给他的小册子，很是有些好奇，澳洲人的书信、告示、报纸他都见过，书还是第一次。

书印得很简单，微微发黄的纸，不过摸着却很光滑，封面上是楷书的书名《新编国民扫盲课本第一册（试用版）》，王赐对这书名似懂非懂，也不去管它，翻开一看吃了一惊：这书印得好精致！

纸面精洁，字体个个端正，笔画都是一般粗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字的大小尺寸居然完全一样。字与字之间也没有墨迹的污损。看着就极其清爽。

“好书！”王赐赞了一声。就算在广州的大书肆里，也买不到这样精致的书籍——澳洲人做得东西样样精巧这话果然不假。

只是拿着觉得很别扭，书是从右面往左开的。字还是从左往右横着写的，一时间很不习惯。再看下去，原来是本类似《三字经》一样的童蒙书，也有歌谣俚曲之类，只是一色都是俗体字。王赐的鄙夷之情不由增添了几分——到底是去了海外，杂处于蛮夷之中，失去了华夏的正源。

再看其中的内容，文辞粗鄙不通，王赐看着只摇头——这算是童蒙书的话，简直就是误人子弟，满篇的俗体字，写出来不是笑死人？更不用说去应试了。他看来唯一的好处是不管歌谣还是短句，都加了句读的点断。省却了蒙师的很多功夫。

翻到最前面，却是弯弯曲曲的鬼画符一般的東西。王赐不识，问：“这是何物？”

“听路甲说，这叫拼音字母。也是一种字。”

这必然是澳洲人的字了。王赐想。

“……路甲说，学校里凡是学认字，就先从这些字母学起，都学会了，再来认字，认得就快了——”

“荒唐！”王赐大发雷霆，把书往地上一摔。先学了番字再学汉字，不是以夷变夏吗？！这群澳洲人还敢自称是华夏子民！一群数祖忘典的东西！

路大不知道这王老爷为何突然大发雷霆，又把儿子郑重其事交给他的识字课本摔在地上，慌得赶紧把书捡了起来，擦了擦。

“王老爷——”

“这书，你还是别让你家孩子念了——误人子弟，误人子弟！”王赐慷慨激昂的说。

路大呆呆的望着面孔有些扭曲的王教谕，心想这老爷是不是痰迷心窍了？怎么好端端的发起病了。他不敢说话，就这么唯唯诺诺的。

痰迷心窍，中医术语，指中风昏迷。一般形容一心贪图某一事物而失去理智。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一回：“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

王赐慷慨了一番忽然想起眼前这人就是个泥腿子、睁眼睛，和他说什么“误人子弟”，他也听不明白，便放缓了口气道：

“你还是把你的二个儿子叫回来种地好。这书念不得。”

路大不相信的看了眼这位自己一向很尊进的“王老爷”，在他看来，王老爷一直是位有学问，人又和气的老爷。现在他忽然说出这一番话来，心里却生出了极大的反感来。

澳洲人教自己的孩子念书，不当睁眼睛，有什么不对么？吃得穿得，都是澳洲人供给。就是县里的秀才也没这个待遇啊。

他敷衍的嗯啊了几声。王赐知道他心中不愿意，原本也懒得和他废话，但是想到路大是学田的佃户头，以后诸多事情还要倚仗他，便耐下性子道：

“路大！这书里教的东西，全是错得！”他想说明下这里面的字是俗体字，文理也不甚通顺，但是和一个文盲要交流这个实在是困难。想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路大听得不耐烦，道：“既然都是错的，王老爷愿意教小的两个儿子对的学问么？”

王赐哪里听不出其中讽刺的意味，不由得面色大变，心中暗恨：“真是鬼迷心窍！”转念一想，自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连几个秀才的膏火银子都筹措不来。对方不但教书，还肯供给衣食，对照之下，自己简直是虚弱无能到了极点。不由得怅然若失。

这老百姓，求得不外乎是衣食无忧。髡贼就是抓住了这点迷惑了百姓。自己满腹经纶，就算是夫子再世也徒唤奈何！

想到这里，简直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王赐无力的斥道：“你懂个什

么！去吧！”自己拖着步子往县城去了。

路大看着王教谕佝偻着的远去的身影，不由往地里吐了一口唾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狗屁读书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路大才懒得管自己的儿子读得学问是错得还是对的，他只知道，儿子在国民学校里吃得饱、穿得暖，还懂了许多东西，最近还在教大家种地——这学问难道是假得么？读了一肚子谁也听不懂的实月自晕就是学问？

这一瞬间，路大过去对县学里的秀才、对王教谕、对县里所有读书人的尊崇心理全部都崩溃了。他忽然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学问的并不只是这些穿长衫，说着大家听不懂话的酸子，澳洲人有另外一种学问，比他们更有用。

王赐跌跌撞撞的回到了县学里，本时空的临高县学是洪武三年在宋元县学的遗址上重建的。永乐三年重修，其后又屡次加以修缮，不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已经是成化八年的事情了，其后县学渐渐衰败。

虽说衰败，但是旧有的规模还在。从棂星门进来，过戟门，就是明伦堂了。两侧是进德斋和修业斋，是县学的教室。后面还有许多配套的建筑，还有用来考试的号房。就规模来说，在整个海南岛上也是排在前列的。

县学的编制也很大，光差役就有学斋夫六人，膳夫二人，门子三人，管库三人。不过这只是典籍上的规定而已，这些差役都属于银差，到了这明末，雇用差役的银子是向差役户征了，但是人却并不见得用。所以堂堂的县学里，现有的差役只剩下了三个人而已。

第二百一十三节 读书人

看门的，是个老朽不堪的门子，正在明伦堂门前扫地——眼下县学也就剩一个棖星门和明伦堂前还稍象个样子，院子里看起来清洁整齐，只是明伦堂的屋顶上已经长满了茅草，甚至还有小树长得郁郁葱葱。

进德斋和修业斋的门窗都关着，很久没有学子的书声了。王赐的“衙署”就明伦堂后的三间厅堂里，即是他的办事之处也是住所。院子里草深没膝，狐鼠出没。

王赐是河南洛阳人士，屡试不第，四十来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所谓岁贡生，古人又叫“挨贡”，秀才里的廪生做得日子久了，一直考不取举人的，到了年龄可以补一个岁贡，算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这个也算是科举正途，只是比吴明晋的“举人大挑”还差了这么一等，只能当了县丞、训导、教谕之类的小官。

王赐就是这样补了临高教谕的职位，教谕是冷曹闲官，俸禄极其微薄，比不得县令还能接家眷。只随身带来一个家人叫王安的，照顾日常起居生活。

冷曹闲官，在僻静的、不重要的衙门里做官。

屋子的用具虽然显得破旧了些，但是王安每日的清扫打理之下收拾的倒还清洁整齐。

王赐一屁股跌坐在一张竹榻上，把茶几上的备好的冷茶喝了几大口。王安不在屋里，大约又上哪里去找外快了——教谕的俸禄实在可怜，临高又是极小的小县，文风不盛，县学的教谕没有什么额外的进项。王赐主仆的日子，实在是过得不堪的很。

王赐听说他这佣人最近找了个什么活计，每月能挣几个钱贴补家用。过去也没多想，今天他忽然警觉起来——王安不会是在给澳洲人干活吧？

越想越觉得可能，这临高城里随时随地都能有活干得的，只有髡贼了！他想，一会王安回来要好好的问问他。要是真在给髡贼干活，还是叫他不要干为好。这些人擅长迷人心窍，别把王安也给弄得五迷三道的。

想到澳洲人，王赐只能唉声叹气。澳洲人的教育让他大受刺激，路大的反问让他哑口无言——有教无类，自己当得起么？澳洲人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

只是澳洲人的有教无类，教得不是他熟知的四书五经，连字句写法都不一样。这样下去，岂不是教出了一群“澳洲书生”来？

王赐倒不是腐儒，当初他去求教吴南海，要他们帮忙整治学田就是看中他们的经世致用之学。没想到澳洲人野心勃勃，滥用俗体字不算，还改了书写的体例，甚至还闹出了自造的什么“拼音字”！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

一定要想出个法子来，不能让他们继续这样以夷变夏的乱搞下去！

王赐正在闷头想主意，县学里看门的门丁忽然跑了进来，连呼：

“王老爷！王老爷！”

“何事？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王赐很有气度一挥他打着补丁的儒衫的袖子，端起已经缺了口的茶盏。

门丁喘气道：“髡——澳洲人来拜！”

“啊！？”王赐手一抖，茶水泼到了他的衣襟上。

“是吴老爷？”兴许是管学田的吴老爷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

“不是吴老爷，是熊老爷——”熊卜佑因为是在外商委的关系，专司和县里的衙署打交道，县里的衙役差人们几乎个个认识他。

这澳洲人的熊老爷过去可是从来不到他这里来的。王赐觉得奇怪。平白无故的来县学做什么？他这里卖不了地，也没有衙役可以差遣，冷到不能再冷的闲衙门。澳洲人看上什么了？

莫不是刚才自己和路大的一番说话已经被人禀告到髡贼那里去了，这熊老爷是上门来寻他的不是的？这下王教谕可慌了手脚。自己一介书生，别说对方带着兵士过来，就是单挑，以自己的体格来说，吃亏的也肯定是自己。挨打不算，斯文扫地。

“就说，老爷，嗯，不在。”

“这个，”门子为难道，“熊老爷知道你在——”

“可曾带着人来？”

“带了两个从人。”门子见教谕老爷很是惊慌，赶紧又添上一句，“熊老爷还带了礼物，说话很是客气。”

王赐松了口气：带了礼物来总不见得是为了揍他。赶紧道：“请，请。”

熊卜佑大大方方的带着随从和礼物来到厅堂上。简单的作了个揖，报上姓名。官衔是没有的。古人也闹不清穿越集团搞得什么委员之类的头衔。

王赐看眼前此人，高大结实，穿着髡贼的对襟小褂子，腰里束着帆布带子，斜背一个绿布的小包。腰里跨着一把砍刀。他虽然不认识熊卜佑，但是久仰大名。听说此人去年押着几百颗海盗的首级大摇大摆的进城来到县衙面见吴大令的。以后一直听说他出入县衙，是髡贼对外交通联络的大头目。

“学生王赐，不知熊首长到此有何见教？”王赐故作镇定的拱手道。

“你就是教谕老爷？”

“正是学生。”王赐小心应对。

“真对不住你，这些日子来把你忽视了，哈哈，”熊卜佑笑着环视了四周，“没想到你这里的条件这么差！”

“古人云，处陋室……”

“古人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先说今人的事情。”熊卜佑开门见山，“听说王教谕今天出了次远门？”

“不错，学生的一个门生，昨日捐馆了。师生之谊，总要亲身去送一送的。”王赐听说是问这个，大大方方的回答道。

捐馆是死的比较委婉的说法，“捐”指放弃，“馆”指官邸，字面上来说，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官邸，一般是指官员的去世。后遂以“捐馆”为死亡的婉辞。

“听说贵门生不幸过世，家中留下孤儿寡母处境困难？”

连这个也知道了，髡贼还真是消息灵通。王赐点点头，嗟叹道：“正是，家中留下寡妻和三个孩子，没了顶门立户的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现在学里和同窗们凑了一笔奠仪，眼下大约是过得去了。”

至于以后怎么办，王赐连想都不愿想。这家人家留下少许薄产，家主尸骨未寒，就有族人看相了要来谋夺。孤儿寡母之家，吃亏是肯定的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教谕，又是外乡人，一点忙也帮不上。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熊卜佑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请王教谕转交。”

王赐一愣，髡贼这算是怎么一出？难道这秀才和髡贼平日里有来往？自己从没听说过啊。如此素昧平生的送什么奠仪。

“这如何使得？”王赐心想，这钱大有问题，绝不可收，只把双手乱摇，“一则素昧平生，二来有碍清誉——”

“这么说，王训喻还是认为我们是‘贼’了？”

王赐这才意识到口吐真言了，赶紧解释道：“非也，非也，学生是说：贵方与我那学生素昧平生，如今现在又是孤儿寡母，送去奠仪，恐怕，恐怕有招物议，毁人清誉，请首长三思。”

这番话说得还算得体。熊卜佑没有继续追究，但是纸包却并不收回，只是说：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代表的是澳洲集团的全体。我们既然在临高久居，这里也就是我们的乡梓了。这是为乡梓的读书人尽一份力。教谕休要推测。”

语气十分强硬。王赐原想拂袖而去，显一显大明士大夫的风骨，奈何看着熊卜佑虎视眈眈的眼睛和腰里的砍刀，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份心意，我就替她代谢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件善事。再者他也瞧不出髡贼们能利用到这孤儿寡母什么。

熊卜佑见这酸子扭扭捏捏的接下了，心理鄙视了一把。他原是准备被教谕大义凛然的斥骂一顿的，没想到所谓的“士人风骨”也不过如此

么。

“这奠仪是三百元流通券，”熊卜佑指着纸包，“等出了热孝，每个月另外致送五十元的补助，虽然菲薄，维持生计大约是不成问题了。”

王赐一时呆住了，每个月还有补助？！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呆住了。

“王教谕！”熊卜佑见他发呆，赶紧叫了一声。

“啊？噢，是，是。”王赐心中的感受十分复杂，即喜又忧，喜得是有了这样一笔钱，这秀才的家人不至冻馁，对一点薄产虎视眈眈的族人见到有澳洲人插手，也必不敢造次。对这家人是有了再造之恩了。忧得是，髡贼的企图十分明显，过去他们示好于乡间无知百姓，接着又拉拢县衙里的官吏，现在，他们的手又伸到了读书人中间了。一步一步，心思缜密，谋算无遗，简直当得起一句“其心可诛”了。

王赐现在感到自己把学田交给澳洲人种是个错误了——等到秋天能发钱米给廪生，大家岂不是都知道这是髡贼的功劳了？想到这里，王赐简直是悔恨交加。自己真是鼠目寸光，为了些钱米，让髡贼把手伸了进来。

熊卜佑看着这教谕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哪里知道他心里想得是什么。其实王赐也是太高估自己了，按照执委会的长期规划，对本地知识分子进行争取工作总是要展开的。不管有没有学田这回事。临高的读书人都跑不掉。

第二百一十四节 茉莉轩工作

王赐无法推辞，想到不管髡贼们是什么企图，对这一家子总是有好处。便起身道：“学生在此替他们谢过了。”说罢深深一躬。

“呵呵，不用客气。”熊卜佑看他的态度软化，心想这计划有了七八分的把握了。当然了，这酸子愿意不愿意都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但是有他参与的话，事情办起了就会顺利一些。笼络土著知识分子的事情还是要有他这个县里的教谕的协助才好。

执委会对土著知识分子原本并不看重——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远超本时空的任何科学家，无论中外。这些只会几本四书五经的小知识分子在穿越者看来最大的价值就是认字。

但是久而久之，在工作中不断搜集到的社会信息反馈，执委会对土著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毕竟再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理论上都是掌握知识的人，而且还是官僚体系的后备军。所以他们在社会上还是享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的。

这么一来，土著知识分子就从可利用的人力上升为需要重点拉拢的阶层了。在知识匮乏，文盲率极高的古代社会，有文化的人不但掌握了话语权，也掌握了判断是非的权力。这批人的态度和向背能够影响到许多普通百姓。

另外，从他们搜集到的生员、童生的不完全名单可以看出，除了一部分平民小户的穷读书人之外，很多读书人实际上是士绅、地主的子弟。能够笼络他们，也等于是变相的笼络了当地的士绅阶层。

因此，外商委开始展开专项的对全县读书人的专项笼络工程——代号“茉莉轩”工作。除了生员、举人、进士之外，没有功名的童生也列入了计划。

外商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已经大体掌握了整个临高的文化状况。

总体来说，水平极低。

当然，这个水平极低是放在明代这个大环境下说的，如果从海南岛本岛来说，临高的文化建设还算是琼州府名列前茅的。毕竟临高也是千年古县，积累总是有一些的。

但是因为人口稀少，全县的读书人比例也就偏低。全县的生员，大约有三十人，在县学里挂过号，参加过县试的童生在六七十人上下。

一个县里的生员，多少是有定额的。最值钱的自然是廪生，每个月有六斗米可领，一般大县三十，小县二十。临高的廪生名额有二十个。廪生之外有增生、附生之类的额外名额，但是没有补助，这类人，在文风极盛的地区是很多的，但是在临高只有寥寥无几的十来个人。

县里财政困难，学田收入几乎没有，连廪生都经年累月的拿不到

米，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有不少读书人家境宽裕，并不稀罕这点钱米，但是对比较穷的人来说，日子就过得很艰难了。

在大体掌握了情况之后，正好遇到了王赐要求天地会帮忙种学田的事情，外商委觉得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插足临高的教育事业。

熊卜佑站了起来，在厅堂了转了一下，又在廊下眺望了院子中的荒芜状况，摇了摇头道：“想不到这县学文庙荒废到如此的地步！”

王赐的脸红了：“总是学生的无能……”

“这个不能怪你，”熊卜佑大大咧咧的说道，“县里几年来一文钱、一粒米也没给过你。能支撑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大大的不容易了。为了临高的文气，王教谕真当得起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

这话从髡贼嘴里说出来，王赐的眼睛居然差点红了。

天可怜见！他想，我到这南陲小县临高当教谕，没一天不在奔走，能想得法子都想过，四处找士绅募捐，鞋子跑坏了好几双，被土匪抢劫，几乎丢了性命，在海边遭遇飓风，差点葬身鱼腹，看够了士绅们的冷面孔，勉勉强强的维持到现在。县令也不过道一声“辛苦”而已。想不到这海外才来了一年多的澳洲人，竟能看得这样明白。忽然大起知己之感。

“这也不敢当。”王赐平静了下心态，“即然当了这一县的教谕，总得尽一分心力。”他叹了口气，“但求问心无愧而已。”

“好一个但求问心无愧！”熊卜佑看他的神情知道这碗米汤灌得有效。来之前，大家商议过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打动这王教谕。讨论下来还是这方面更能挠到他的痒处。一试之下，果不其然。

他接着故意叹道：“若是大明的官吏都能当得起一个问心无愧就好了！”

这话有批评时政的味道。王赐虽然是个小小的教谕，却不是井底之蛙，赴任路上和在任上的所见所闻，与家中为好友、同窗之间的书信往来，让他感到时局在一天天走下坡路。他不愿意当着髡贼的面评论这些，干脆闭口不言，只是叹息而已。

熊卜佑觉得火候已经到了。说：“我见县学旁的茉莉轩，已经破败不堪，再不修缮，恐怕要倒塌了，这临高文坛的一段佳话就要湮灭……”

“学生何尝不想修整一新。”王赐也一直在为这事担心。他不是临高县人，但是这临高文坛的重要遗迹若是毁在他的任上，百年之后的县志会怎么写自己？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寝食难安。

“我也求过县令，只是县里仓廩空空，没有额外的钱米。就算征几个民工来干活，总得给人吃饭。再者木工、瓦工，光给饭吃人也不肯来。”王赐束手无策。修缮屋子不是一笔小钱，要雇工、要买木料、砖瓦、石灰。开销很大。

“既然县里没钱，我们倒是可以帮忙修缮茉莉轩。”熊卜佑乘机提出

了要求。

“你们修？”王赐惊讶的看了他一眼。这髡贼打得是什么算盘？平白无故的帮忙修房子做什么？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正是，不仅是茉莉轩，还有这里。”熊卜佑指了下外面，“你这文庙和县学，也得好好修缮一番了吧。不然实在有碍观瞻。”

“这——”王赐的一时有些懵懂，喃喃道，“这个，当不起，当不起。”

“诶，什么当不起的。都说过了：既然在临高安家落户了，这里就是我等的家乡，为家乡修文庙县学有什么当不起的，所谓造福乡梓，哈哈。”

这番强词夺理的话，王赐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但是他本能的感觉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包含着什么企图。

“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您就耳听好消息吧。”熊卜佑不等他反应过来，起身拱了拱手，告辞走了。

“诶——诶——请留步——”王赐觉得不妥，还想再商量商量，但是他的脚步如何比得上熊卜佑？追出屋去，熊卜佑已经出了院门了。

无奈，只得先回屋子里，想这事情最好得先禀一声县令老爷。否则就是自己独断专行了，出了事情可了不得。

“老爷——”门子又来了。

“什么事？！”

“熊老爷留下了两口箱子的礼物，要不要给你抬进来？”

“礼物？”

“是，这是礼单。”门子把礼单呈上。

王赐翻开一看，上面开列了六色礼物：糙米三百大斤、果子露酒二坛、上等白纸一千张、各种毛笔一百支、松烟墨一百锭、书籍五十册。米是用等额流通券替代的。

礼物不算很重，但很是实惠。除了酒之外，其他都可以用来接济穷困的读书人。临高这里不论造纸、制笔制墨还是印刷，都是空白。笔墨纸砚书籍，无一不要从府城贩运而来，路途遥远，价格自然也就高昂，成了读书人很大的一笔负担。

“还有书籍？”王赐奇怪。难道他们会以为自己也象泥腿子们一样，会要那种满篇都是俗体字，文理不通的书？

“是，有一箱子。”

“丢掉！”王赐毫不犹豫道，“不，拿去烧火！”

“啊？”门子不识字，但也知道书籍在本地的宝贵，“老爷，这——”

“叫你烧你就烧。”

“是，老爷。”门子退了出去。

王赐赶紧穿好衣服，去县衙求见吴县令。

衙役很快传出话来：请他在花厅相见。

王赐来到花厅，只见吴县令穿着一件葛袍，坐在一把新式的“澳洲式”藤椅上，身边是一个巨大的木盆子，里面水晶山一般的放着一大块的冰，袅袅的正在冒着白气。一走进屋子就觉得满室清凉。

“下官拜见——”

“好了好了，天气炎热。这番虚礼可以免了。”吴明晋摆摆手，“来，老王你也宽衣坐！”

“长官面前不敢失仪。”王赐恭恭敬敬的说。

吴明晋暗骂：“酸腐！”嘴上道：“那就请老先生坐吧。来人，给老先生送一碗冰镇酸梅汤！”

“回老爷，”听差道，“酸梅汁没有了，差人去东门市买了，家里有熊老爷新送来的格瓦斯……”

“就拿这个来把，告诉厨房，拿些碎冰来。”吴明晋点点头。

“不敢叨扰。”

第二百一十五节 投其所好

吴明晋并不理会。不一会，仆人端来了二只瓷盏呈上。王赐不便推辞，接过来，只觉得触手之下冰凉，略带湿意，揭开盖子，只见茶水是微微发绿，许多珍珠般细密的气泡一串串的从杯底冒上来。

茶盏里载沉载浮的飘动着几块碎冰。互相碰撞，声音清脆。

“来，先喝了凉快凉快！”吴明晋说着自己先喝一口，看上去很是满意。

王赐平日里格守养身之道，对冰冻的东西一向是敬谢不敏的。但是尊长有赐，不敢拒。小口的喝了一口。

乍一入口，口味甜酸，回味还带着薄荷的清香味道，只是有些麻麻的感觉，似乎有许多东西在口中爆裂开来。感觉很是奇特。

咽下去，浑身清凉舒坦，忍不住又喝了第二口。

“这格瓦斯就是要一口气喝完，跑了气就没味了。”吴明晋俨然是临高上流社会时尚生活的代言人。

天气也实在是热，王赐很快就喝完了。忽然觉得胃中有气正要上冒，赶紧用袖子遮住脸，打了几个嗝，身体顿时清凉舒爽多了。果然是消暑解渴的好东西！大约又是澳洲货了。王赐想。

王赐定了定神，把熊卜佑今天来的事情汇报了一番，提到了澳洲人准备修缮县学和茉莉轩的事情。

“下官以为，此事事关重大，还要请明府的示下。”

吴明晋原本就对王赐自作主张的把学田交给什么“天地会”佃种有芥蒂，因为听说这教谕平时一直在外面哭穷到处劝捐，总说县里没有钱米给他之类——这虽然是事实，但是也太不顾及领导的面子了。再说县里也真得是没钱么！

吴明晋“哼”了一声；“我有什么法子？学田既然都在他们手里，他们修文庙县学也是应有之意么。”说着从一个车制的木制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身边的听差赶紧拿纸媒过来替他点着。

王赐大窘，他的做官的悟性不高，没想到是自己过去劝捐的时候说的话得罪了领导，还以为县令是怪罪他擅作主张的把学田佃给天地会，赶紧站起来道：“总是下官一时糊涂……”

“如今县里也没这个钱，他们既然要修，就让他们修好了。”吴明晋对鬻贼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的无视了，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想做的事情都会去做，自己再折腾也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

王赐在吴明晋这里没讨到半点主意，倒是见识到了吴县令最近的种种“澳洲享受”，他想去找王师爷，听差却说师爷在午睡不见客。只好又灰溜溜的回到了县学里。

刚进棧星门，只见门房里的门子正在屋外的黄泥行灶边忙活着，似乎是在烧煮什么。只见他手里拿着书在撕，一页页的塞到炉膛里引火。忽然一片烧焦了半边的纸片飞到了王赐的胸前。他随手抓起来正待丢出去，忽然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页论语啊！

自己只关照烧掉髡贼的书，可没说叫门子烧论语啊。四书五经这种儒家典籍虽然不稀罕，但是在临高本地是根本买不到的，要到府城才有！拿来当柴烧——

王赐差点没气昏过去。正要冲过去大声呵斥。忽然又愣住了。

这《论语》是横排的！

书籍横排，大明除了这伙髡贼，绝没有第二家！

原来髡贼送来的五十册书并不是那奇怪的《扫盲课本》，而是四书五经这样的“正经书”！想到这里，他竭尽全力的大吼一声：

“住手！”

王赐坐在厅堂上，脚下是个藤编的箱子。里面，正是劫后余生，从祝融口中抢回来的书籍。门子刚才烧水引火，已经烧掉了好几本书了。对王赐先逼着他烧书到后来又象疯了一样冲过来不许他烧的行为，门子很是迷惑，只能解释为天气太热，王老爷大约是有些痰迷心窍了。

祝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在史书中，祝融是三皇五帝时夏官火正的官名，与大司马是同义词。历史上有多位著名的祝融被后世祭祀为火神或灶神。祝融氏也是氏出多元的，历史上有颛顼族祝融氏和炎帝族祝融氏。

王赐顾不得门子想什么，赶紧一本一本的捡看。

一箱子书，大多是“十三经”，也就是儒家的十三种经典著作，包括《尚书》、《周礼》、《论语》、《孟子》、《尔雅》等等。这是过去科举考试的基础。能通读十三经的人，古代就算是个知识分子了。

箱子里原来有一套完整的十三经，不过已经被门子烧掉了几本、这套十三经，除了开页向右和字体横排之外，全书没有一个俗体字，而且印刷的极其精良。一般书籍里的分隔字行的线格完全没有踪影，字句之间却排列的上下左右一边整齐，这种纯白底子上黑字白纸的效果，就是王赐过去见识过的最好的宋版书上都没有。不知道澳洲人是如何办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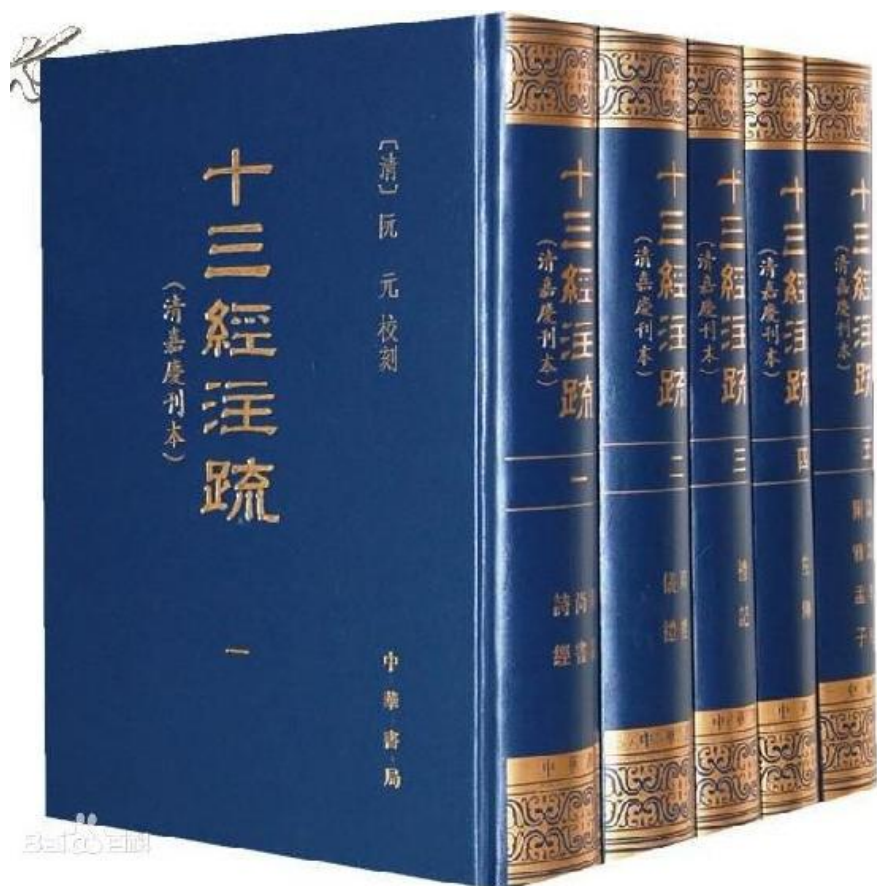
王赐觉得唯一的不妥之处是都加了句读，自然这么一来读书就大大的省却了功夫，但是澳洲人的句读——他实在是放心不下，焉知这群海外蛮夷能不能领会圣人的语义呢？

句读，音[jù dòu]。是进入文言文体系的方式，一般称断句，也称为句逗。它是文言文辞休止、行气与停顿的特定呈现方式，不仅仅是现行白话文中的句号与逗号的统称。韩愈《师说》中“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三字经》中“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等记载。

随手选了一本，看了看，发觉其中句读并无分毫的错误，王赐纳

罕：澳洲人也不是这么粗鄙么！

越想越想不通，又看了看里面的其他书，里面还有套十三经注疏的。实际上这是周洞天盗版的中华书局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自古以来，为十三经做注疏的人不少，清代对十三经的注疏又是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前代。周洞天选择盗版的时候也考虑过：第一必须有较高的学术成就，第二不能是前代的作品——这样就显不出穿越集团的本事了，所以清代的研究成果就首当其冲被盗用了。



《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华书局就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当然，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比如，《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选；《大戴礼记》不在“十三经”之内，但它与《礼记》（《小戴礼记》）是同类型的书，因此也收进去。对收入的书，均按统一的体例加以点校。迄今为止（2004年），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17种，我们把它们的基本资料——整理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上转自百度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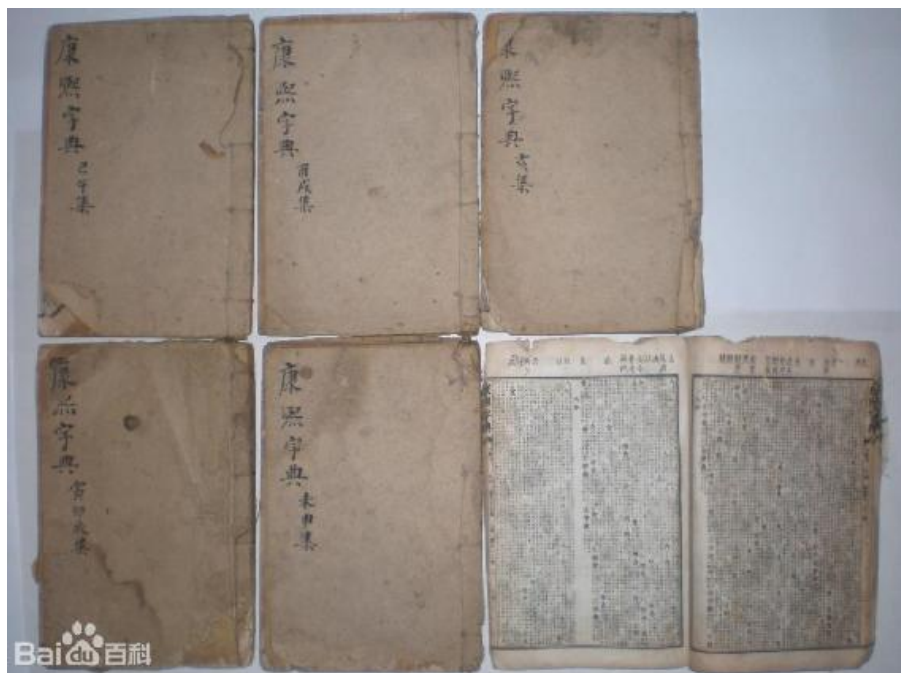
十三经注疏他自然是看过的，但是眼前的著作他自然是第一回看到。也自然就以为这注疏就是澳洲人所做。看了几页，不由得拍案叫绝——这注疏的水平之高，绝不次于他读过的汉唐宋元以来的前代注家。

王赐不由得迷惑起来了。

若说澳洲人是群粗鄙无知的家伙吧，经学水准显然不低，若说很有学问，又是乱用俗体字，文风粗鄙不堪。

“真是一群怪人。”王赐愈发觉得闹不懂了。莫不是真正的大儒留在澳洲没出来？但是既有这样的大儒，又如何能容忍这群人如此的胡闹？也不知道何等人在当澳洲人的国王。

随手翻看之下，又吃了一惊——他看到了《大字典》。所谓的大字典其实就是中华书局校点过的《康熙字典》。自然康熙的名号是不存在了。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它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是以两本明代的字书《字汇》和《正字通》为基础，加以增订和“辨疑订讹”而成的。不过在此时《正字通》还没有成书——崇祯末年才正式出版。穿越者们盗版的中华书局的《康熙字典》不仅是道光时期的校勘本，还加上了现代的校勘成果，这样集古今大成的字书一拿出来让王赐很是震撼。看了几页之后越发觉得澳洲人深不可测。



《字汇》的作者是明代梅膺祚。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今属安徽）人，明国子监太学生，一生沉游书海，著述多种，《字汇》一书最负盛名，为海内珍本。有专家考证，梅膺祚的哥哥梅鼎祚所写的《增补字汇补》作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故《字汇》的编撰年代应该在这之前。现存最早的《字汇》版本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汇》共14卷。此书依据楷体，将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做了重大改革，将原有的504个部首归类合并为214部。正文是12卷，每卷一集，按12地支的名称分为12集。收字33179个，每部中的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少者居前，多者居后。《字汇》首创按笔画多寡排列部首和单字，使该书更加实用，便于检索。

新 鐫

廖百子先生輯

正字通

弘文書院藏板

正字通卷一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一部

一 伊桑切肉入聲廣韻數之始也又同也初也聲韻均也易
 一 整解天下之動貞夫一記禮運禮必本于一註未分日
 一大極南三篇一之理也樂記禮樂刑政其歸一也註四者事
 雖殊其致一歸于理所以感之者以同心由古遠也又星經
 四星在紫微垣端門之左依前歷數所始七政所起萬物所
 從出也又大一山名五經通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
 又三一漢郊祀志以大辛祀三一天一現二象一春一者天
 地未分元氣也又大一部版也後漢書舊唐一選舉註政
 民一以寫諸書又作明一校宗一漢一春又冬齊實韻音意
 思吳都賦葉藻豆莢盤葉非一江蘇之屬海苔之類口說文惟

正字通卷一

南昌張自烈爾公輯

一部

一 伊桑切肉入聲廣韻數之始也又同也初也聲韻均也易
 一 整解天下之動貞夫一記禮運禮必本于一註未分日
 一大極南三篇一之理也樂記禮樂刑政其歸一也註四者事
 雖殊其致一歸于理所以感之者以同心由古遠也又星經
 四星在紫微垣端門之左依前歷數所始七政所起萬物所
 從出也又大一山名五經通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
 又三一漢郊祀志以大辛祀三一天一現二象一春一者天
 地未分元氣也又大一部版也後漢書舊唐一選舉註政
 民一以寫諸書又作明一校宗一漢一春又冬齊實韻音意
 思吳都賦葉藻豆莢盤葉非一江蘇之屬海苔之類口說文惟

凡經史六書諸字皆本四篇者或增入本字後或附見小註錄彼此

ム	卜	仁	力	几	門	几
十止至	七止至	三止至	四止至	三止至	二止至	八止至
又	尸	仁	勺	口	一	入
十止至	十止至	九止至	七止至	七止至	十止至	二止至
又	厂	十	匕	刀	二	八
十止至	十止至	十止至	九止至	七止至	七止至	七止至

《正字通》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总12卷。明代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撰。张自烈字尔公，号芭山，江西宜春人。所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以楷书为字头，大抵每字之下先注音，注音先以反切，再施之以直音。次释

义，释义旁征博引，资料甚详。之后列出与该字头相关的一系列字，并判明与字头的关系，如俗、通、正、同、譌等等。是明代一部很重要的正字书，保存了大量俗字异体，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用字状况。惟引书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见于两部的，都是缺点。

这些书，不仅校勘精，而且印刷精美到他爱不释手的地步。读书人爱书是习惯，王赐来赴任的时候，即使千里迢迢，也让亲随挑了一箱子书来。看到这箱书，王赐的贪婪之心大起。反正这是送给他的礼物，据为己有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想到这里，对熊卜佑的提防之心少了许多。心思不免就和吴明晋一样了——既然自己也拦不住，干脆就让他们干好了，反正也是有利于临高的事情么。

存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熊卜佑再来的时候，王赐的态度就变得合作多了。他又给王赐带来了第二份礼物——津贴。

过去穿越集团在给县衙上下分发津贴的时候，不幸把王赐给忘记了——第一他不在县衙里办公，再者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不知道县里还有教谕这么一个官。好在此时纠正起来还不晚。

王赐照例推辞了一番，不过，正如熊卜佑估计的那样，本时空的官员们显然不把这种收入视作是罪恶。再者以这位教谕的窘迫处境来说，这笔钱他也是极用得着的。

第二天，临高建筑公司的施工队进开进了茉莉轩。此处赫赫有名的宋代建筑在明初不过是一座小茅屋。直到1455年才翻修为“大瓦轩”，成为一座书院。

整个茉莉轩的规模不大，但是并不简陋：石柱、琉璃瓦，雕梁画栋，看得出当年修建的时候很花了一番功夫。

近二百年来虽然屡有修缮，毕竟年代久远了。查勘下来，木结构的朽烂很严重。墙面和屋顶也有许多地方破损漏水——已经颓败的不成模样。穿越者当中没有专门学古建的人，好在临高建筑公司已经从移民中招募了不少本时空的木匠，修房子不在话下。

修缮茉莉轩所需要的木材、砖瓦、石灰之类，对穿越集团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材料充足，工人到位，加上现代工程施工员的现场管理，只用了不到五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茉莉轩的解体、替换和翻修工作。一周之后，茉莉轩的主体结构已经恢复了旧观，开始上漆作业。

第二百一十六节 茉莉轩书院（一）

茉莉轩的院子里原有许多茉莉，但是历年来已经枯死了不少。这次修复又重新进行补栽。李潇侣还做了园林景观的设计，造了苏式园林一般的围墙和漏窗，修了假山水池。最后这新修复的茉莉轩就变得和原来时空里的很多假古建一个风格。

王赐看了却是目瞪口呆，临高这地方从来就没有私家园林的概念，除了县衙后院稍有休憩的水石点缀之外，茉莉轩就算是本县最好的人工景观了，常常作为本地官吏文人雅集宴饮的地方。

至于整个建筑工期之短，也让王赐觉得难以想象——并没有见髡贼们用什么特殊的机械助力，用得工人也不见得多到哪里去——要按王赐的估计，如果自己组织人来修复的话，没有半个月以上休想。更不用说澳洲人还在茉莉轩的旧址上扩建了不少新的建筑出来。

除了原有的建筑之外，施工队又添建了若干建筑，包括一个用来聚会宴饮的二层水阁，按照现代风格建造的教室和宿舍，修建了厕所和澡堂。

王赐看到新添了很多屋子，不免找到正在工地上协调的熊卜佑打听这些屋子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了，”熊卜佑笑了笑，“茉莉轩过去是个书院吧。”

茉莉轩在宋代就是书院，历经兴废。明代还做过很长一个时期的书院，不过王赐到临高的时候，书院已经名存实亡了。原因很简单——没钱。

县学尚且缺少经费，茉莉轩这样依赖民间的资金的义学就更不用说了。原本名下也有百来亩土地作为义学的经费来源，只是年深日久，渐渐得被盗卖的盗卖，被豪强地主占据的占据，早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没有资金，也就请不起高明的先生，给不了膏火银，学生自然就没了。

“熊首长的意思是要恢复茉莉轩书院？”王赐激动道。

“当然，不然修好了做什么，就用来喝酒？”

“这真是莫大的恩德！”王赐激动的一躬到底，“学生替临高的读书人一拜……”

“好了，好了，虚礼就不必了。”熊卜佑心想你就别忙着代表谁了，你还不知道这玩意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现在舔着味道很甜，以后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茉莉轩重修工程结束之后，临高县举行了一个“热烈”、“简朴”、“和谐”的剪彩仪式。吴明晋原本不愿意在髡贼的场合露面，但是茉莉轩重修对本县来说是件大事，属于有益教化的大事情。自己不露面未免显得“不亲民”。只好露面了。

王赐又一次被穿越集团所利用，他不辞劳苦的到处奔走，把茉莉轩

剪彩仪式的请柬送到全县的士绅和读书人手里。执委会估计，以茉莉轩在本地的知名度和意义来说，这些人不大会拒绝出席。

果然，不但县里举人、秀才都说表示这是天大的盛事，一定要来之外，连执委会原本不大有把握的刘大霖也表示这是有益全县教化的大事，非来不可。不仅如此，王赐还争取到刘进士为重修茉莉轩题写了碑文。

刘大霖纵然对穿越集团的还有些看不惯的地方，但是这一年多来穿越集团在临高剿匪、修路，救济百姓，安置贫民的种种事情还是看在眼里的——他虽然闭门不出，但是家人时时刻刻都在外面打探消息。

他是在乡的进士，在县里乃至全琼州府名气很大。自忖必然是这群髡贼的窥觊的目标。所以这些日子以来只在家中高卧读书，不但不出门，连客人都不大见。只有几个至亲好友登门才能一见。身边备着砒霜和刀子，时刻准备自尽。一则是为了避免被俘受辱——他在攻打髡贼的行动中出谋划策过，听闻打死了髡贼不少人，难保他们不来寻仇，二则也防着髡贼要逼迫他出任伪职，到时候可以一死以示清白。髡贼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刘大霖家中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不仅是他本人，家中的家眷、仆人都做好了阖家赴难的打算。

没想到髡贼进城之后又退了出去，只是送了几十颗海盗的脑袋给县里而已。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髡贼除了在过年的时候成群结伙的进城来转了一圈之外，就再也没有大股的人马进城了。至于刘大霖家，根本就无人问津——髡贼好像不知道临高有他刘大霖这样一个人。

刘进士原本已经无数次的设想了髡贼们如何的冲进他的宅邸，用刀逼迫他。而他威武不屈，或者骂贼而死或者仰药自尽……但是他设想中的种种场面全都没有发生，即没有人打上门要寻仇，也没人好言好语的威逼利诱要他出任伪职。心情放松之余也不免落寂——这群髡贼真是没见识的很。

家里人不知道刘大霖的种种想法，见髡贼不来骚扰，总算是送了一口气。外面的消息由家人说给他听得时候，刘大霖虽然从来不知可否，但是心中暗暗讶异——这伙自称宋人后裔的海外澳洲人，来临高到底图谋的是什么呢？

澳洲人在临高剿匪修路，办作坊修水利，没有一件不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他们万里迢迢，离开故国，到大明的这个南陲小县来做这一切——这年头没有“雷锋精神”这说法，刘大霖看不出他们在临高“学雷锋”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以刘大霖的政治智慧，当然明白这是澳洲人收买人心之举。只是在临高收买人心似乎没什么价值——这个地方如此偏僻和贫瘠，就算澳洲人能让全县从贼又能如何呢？就算他们本事再大些，能够占据了整个海南岛，这也不过是南海一隅而已。

王赐来送请柬的时候，家人们力劝刘大霖不要露面，还是保持低调为好——虽然是好事，但是将来官军一旦收复临高，对景起来就说不清

了。刘大霖却不这么看。

对景，意为1.对着眼前景物。2.比喻两相符合；对路。

在他看来，不管澳洲人打得是什么算盘，他们修文庙、重修茉莉轩、资助重办茉莉轩书院对地方上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自己作为临高自古至今唯一的进士，这样的场合不出席未免有伤士子们的心。再者自己总是躲在家里，对澳洲人的企图始终难以把握，不如大方一些出去走走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最后，既然一年多了澳洲人都没干出寻仇或者逼迫出任“伪职”的事情，现在也不见得就会干——何况澳洲人自始至终也没扯旗放炮，也没把吴明晋赶走——这临高县还是大明的临高县。

刘大霖的接受邀请和题写碑文在全临高是士子和士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澳洲人在临高修县学文庙重建茉莉轩的事情在全县闹得沸沸扬扬，原本对他们的种种行为议论纷纷的读书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澳洲人是“心向教化”的。

熊卜佑为了减少当地读书人和士绅的抵触情绪，虽然搞了现代的剪彩仪式，还是刻意把穿越者的实力炫耀减少到最低。来到现场的只有熊卜佑和少数几个人。也没有携带明显的武器。现场大家一团和气。

仪式是古今合璧式的，双方领导致辞之后，由吴亚亲自为刘大霖手书《崇祯重修茉莉轩记》石碑揭幕。红色的绸子滑落下来之后，熊卜佑和身后的几个穿越众不自觉的鼓起掌来，居然周围的土著们也跟着鼓掌了。

吴明晋潇洒的用一把银剪刀剪断了绸带——这是整个典礼中唯一让书生们议论的地方，大伙觉得太浪费了。至于这把二两多银子打造的剪刀则成了给剪彩者的谢礼。

剪彩之后，大伙参观了一番整修一新的茉莉轩，对其中新添置的设施和家具很是新奇，和穿越集团打交道多一些的人知道，这这里几处新修的书斋实际上就是澳洲学校的形制。

最让士人们眼红的，是茉莉轩里多了一处藏书楼——里面已经储存了轻工业部新开办的印刷厂印刷的上百册各种印刷精良的书籍，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选择了不少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所用的原本大多数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电子版。版本质量之精，在明代是堪称一流的。士人们纷纷争阅。



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1954年5月，中华书局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等。



中央研究院图册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也是现今中国台湾地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于首都南京成立，1949年部分院士机构搬迁到台湾。1949年10月，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各机构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1954年在台北市南港区营建现今院址。直属于台湾当局领导人（“中华民国总统府”）。首任院长为蔡元培。研究院的任务包括人文及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并兼有科学与人文之研究。

翻看着这些字迹笔画清晰无比，纸张雪白，装订考究的图书，众人不由得啧啧称奇，期间还爆发了一场句读派和不句读派之间的争议：前者认为书籍有句读是好事，后者则认为这样会损害对原作的理解。

但是不管有没有句读，临高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齐全的藏书楼，不

论公私。这给士子们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澳洲人不是来自“蛮夷之邦”么？为什么他们的书籍却能印刷的如此的精良。而且每一本书籍的点校一看就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这绝不是蛮夷之邦能够做到的。难不成他们真是宋人的后裔，华夏正统。许多士子心中的夷夏之分有些动摇起来了。

第二百一十七节 茉莉轩书院（二）

刘大霖虽然不能走动，由两个家人抬着，也在藏书楼上下转了一圈，感慨之情溢于言表。他是临高土著，又是唐代建县至今唯一的进士，对本县的文气一贯重视。只是临高向来人少县穷。维持几个书院义学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搞藏书这样耗资巨大的事情。古代的读书种子是要靠钱堆出来的——明清的两江地区文风极盛，盛产进士、状元并非偶然，也非简单的“人杰地灵”，而是当地的经济水平所决定的。

这个藏书楼虽然规模不大，难得澳洲人对临高有这番心意！在他看来，澳洲人捐建这个藏书楼的意义比他们在县里剿匪、修路的意义都要大得多——属于“百年大计”。这不由得让他对穿越集团的目的又产生了疑问。

在此期间，熊卜佑和手下的人一直在观察与会者的表情和举动。

这其中有几个是在政治保卫总署里挂过黑名单的，包括黄守统的二儿子——他是县里正儿八经的廪生。这个三十多岁，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年轻读书人在整个剪彩和参观过程中一言不发，眼睛却不断的四处张望。显得十分的警觉。

看他的面色和肌肉，以及偶然露出的青筋暴起的大手，熊卜佑知道此人绝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这个人干过农活，上过战场，杀过人。意志坚定，又有知识。熊卜佑觉得自己还是很欣赏他的：如果大明的读书人都是这样的，而不是一天到晚空谈性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或许就不会进入倒退的状态。

多数人完全是打酱油的轻松状态，一边四处游走，一边高谈阔论，熊卜佑在茉莉轩的大树下摆下长桌，铺着桌布。按照招待会的模式，桌子上的托盘上放满了玻璃杯，四个西式小水桶里装得是不同口味的格瓦斯：薄荷、柑橘、菠萝蜜和绿茶，边上有大号的保温桶，里面装着打碎了的冰块。有夹子可以随时取用。

除了格瓦斯，也准备了普通的茶水，一盏盏装好茶叶的茶盏整齐的排列着，几个藤壳热水瓶一字排开，谁有需要就可以马上泡茶。

熊卜佑还从国民学校要来了一批学生，专司服务工作。胡青白原打算派些漂亮的女生来，熊卜佑觉得还是不要让女孩子露面了，免得给这伙酸腐的读书人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来得就全是比较端正的男生。

士子们对招待方式感到好奇，至于全新口味的冰冻饮料更是让他们趋之若鹜。提供格瓦斯的桌子前立刻排起了长队，相比之下，热茶这边就显得冷冷清清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对热水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热水瓶不比镜子属于可有可无的东西，古人用热水很不容易，虽然有保温的茶壶套、灶头上的“汤罐”之类的设备，但是每到要用热水还是得现烧。但凡有钱一些的人家，家中总是常备着焖着火“风炉”。所谓风炉就是烧炭的小炉子，用炭火火力猛的特点，随时可以打开炉门烧水。一般人家，买不起风炉用的木炭，只好用半温不热的水。



保温的茶壶套



风炉就是烧炭的小炉子——三种风炉与陶罐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村，能够销售出去的现代工业品寥寥无几。唯一堪称成功的只有火柴和煤油灯。然后就是热水瓶了。后者起码在较为富庶的地区的农村得到了推广。

由此可见这东西在大明还是能打开一定的市场的。

熊卜佑观察下来，士子们穿越集团的观感是“饶有兴趣”，也有“羡慕”，有一些态度严肃，但是明显带有敌意的没有。开幕仪式上刘进士的态度有松动。看来对他的笼络有门！不过，刘进士的态度还是很分明的，在整个仪式上，除了对本地官员、读书人的问候略作应答之外，对他的问候只是略略颌首示意而已。不交一词。

这老头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疑虑的。熊卜佑想，不过，我们这里的糖衣炮弹多得是。

这边吴明晋看到县里的举人、秀才们差不多都到齐，貌似没人“投贼”，松了一口气。他把王赐叫到一边，低声问他：髡贼有没有招纳本县的读书人的举动？这次重修茉莉轩，髡贼们有没有提出什么条件，比如要本县的士子去做什么事情之类的。

王赐赶紧说对方重修茉莉轩和县学是无条件的，没有提任何要士子们出来做事的要求。吴明晋脸上露出不大相信的神气来，又反复盘问了几次，把王赐闹得很不高兴，最后冷笑一声，道：“士子们都在外面，下官这就把他们叫进来，明府不妨自己来问上一问！”

吴明晋干笑了一声，低声道：“老先生不必动怒，这也是防范于未然。士子们比不得乡下蛮子——不过是些无知的愚民——读书人从贼，后患无穷。”

“这个下官知道，断不能让他们得逞。”王赐很坚决的说，“不过依下官看来，澳洲人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于本县反而有许多的好处……”

“嗯，”吴明晋点点头，闭目不言。半晌才睁开眼道，“正是这样，才让人不安。”

如果只是来烧杀掳掠的，不外乎普通的匪寇。这样处处行善就是收买人心。普通的盗匪要收买人心做什么？志向不小啊。

王赐没吴明晋想得这么深远，对他来说能够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就好，至于谁来解决，他并不太在乎。

剪彩仪式结束之后，由穿越集团举办了一次宴会。宴会不算丰盛，但是让许多常年不见荤腥的穷童生、穷秀才吃了个满嘴流油。有几个实在肠胃吃素久了，刚才冰冻格瓦斯灌了一肚子，接着又是鱼肉，肠胃吃不住劲，宴席没散就开始跑厕所。闹得王赐大呼斯文扫地。

虽然出了这样一点小小的状况，但是宴会上总体的气氛是和谐、欢乐的，大明和澳洲友谊之花盛开。会上熊卜佑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表示澳洲集团将对临高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他宣布，茉莉轩书院的经费将由他们来支持，除了教师的工资，还有学生的生活补贴。这将通过一个叫做“基金会”的组织来拨给。

土著不知道什么叫基金会，但是澳洲人愿意赞助茉莉轩书院的举动获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在热烈的气氛中，与会的士绅也或三两或五两的进行了捐助。居然也闹到了三十两银子。熊卜佑趁热打铁，在酒宴上当场提出，要聘请刘大霖为茉莉轩书院的山长。这个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可——在临高，论到科名、文名，还有谁能比刘大霖更强的了呢？

山长，本是唐、五代时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如五代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元时为官立书院置山长，讲学兼领院务；明、清时期改由地方聘请。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山长之制乃废。

刘大霖有些猝不及防，但是这样的场面下他也无法公开拒绝，好在茉莉轩书院古已有之，出任山长，无论如何也扣不到接受伪职这个概念上。便说了几句自己身体残疾，恐怕有负众望。只能尽力而为云云的客

套话接受了。

刘大霖当山长当然只是名义上的，他身体有残疾，能隔三差五的来巡视下讲讲学就算不错了。山长不仅要讲学，还要负责书院的具体事务，等于是现在的学校校长。以刘大霖的身体条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另外推举王赐为副山长，专门负责书院的事务。茉莉轩书院和其他的书院不同，一开始就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书院，由县教谕来管理也说得过去。

王赐又从本县的举人、秀才中，聘请了几位学识渊博，人品方正的作为书院的教授。这样基本的机构搭建起来了。

茉莉轩书院的定额是四十人。分为四个书斋就读。新的茉莉轩书院不收诸生——临高不比其他文风繁盛的地方，县里秀才人数很少，一个县学就绰绰有余了。主要是招纳童生。

入读者必须有童生的资格或者由穿越集团推荐。这点是熊卜佑特意提出来的。他们赞助县里的传统儒家教育可不仅仅是为了讨好本地的知识分子，也有培养自己的士子的打算在内。特别将来要向大陆上派出情报人员，以读书人作为掩护比较容易渗透进社会的高层。要伪装成读书人，靠穿越者的一笔烂字是不行的。比如已经提上日程的雷州计划。不经过一番专业培训，想要伪装成州县官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个入读的学生，均领取生活津贴。这个津贴不是米、炭、灯油之类的实物，而是流通券。按照每人每月三十元的标准发放。还每年一次发给铺盖和做衣服用的布料。此外，笔墨纸砚、书籍之类的学习用品也是免费供应，待遇堪称优厚。

书院的学生集中住宿，统一供应伙食——伙食由东门市上的妇女合作社酒楼包办。供应标准和国民学校的学生水平一样。学生每六天可休息一天。这个休息制度倒不是穿越者的发明，明代就有书院是五天一休了。

第二百一十八节 教育基金会

王赐对熊卜佑提出的各项赞助和体制表示满意，不过他明确说明：学校的课程必须由山长说了算，穿越集团不能把自己的书籍塞进来教授。这一点熊卜佑欣然接受。在他看来，茉莉轩书院对穿越集团的未来的教育事业根本就不搭边——他们愿意去讲什么就讲什么好了。对穿越集团来说，茉莉轩书院重开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少在形式上，他们完成了一次和临高本地的知识阶层的合作。

在普通的庶民来看，既然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子也能接受澳洲人的资助，他们小小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呢。中国的士子一贯是以社会的表率出现的。他们的向背往往会影响到很多阶层。

开幕式还没结束，就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童生们挤到刘大霖和王赐面前，努力的表达着自己热烈要求读书上进的愿望，把两个人感动的热泪盈眶。倒是熊卜佑对此场景下了一个恶意的评论：

“哼，肯定是来混饭吃的。”

不过也好，混饭吃的人一般不难弄。熊卜佑并不管他们具体的招生事务，他已经和王赐谈好，书院里要留给穿越集团三个名额——其中一个，就是张兴教。

另外二个，暂时穿越集团还没有选出合适的对象，负责这项工作的社会工作部的人员认为，在没有完成对青少年的彻底洗脑之前把他们送回传统价值观集中的书院去是危险的——有被反洗脑的危险。

至于张兴教，他因为仇恨的关系，已经彻底的和穿越集团坐在一条船上，攻打苟家庄的时候双手还沾满了苟家家人的鲜血——他已经回不去了，只有死心塌地和穿越集团一起干。

王赐对让张兴教来读书在心里有些嘀咕，但是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澳洲人提供的，也不便反驳，于是就同意了

仪式结束之后，来参加开幕式的人获得了一份纪念品，士绅们包括几个举人和县里的官员是一个藤壳热水瓶——这个新鲜玩意让大家如获至宝。一般的儒生们则是五十元流通券。这种纸币的用途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至于刘大霖，他原是打定了主意不收任何馈赠的，但是呈上的礼物让他不得不接受。

这是一台轮椅。是工能委机械厂精心制造的，除了不能摺叠之外，和现代的轮椅结构如出一辙。可以让家人推着走，他自己也可以拨动轮圈前进。为了减轻重量，采用的是钢制的轮圈和轮毂，车轴上还安装了本地产的滚珠轴承——质量不大好，但是可以用。滚珠轴承大大减少了车轴的磨擦阻力，使得滚动的时候需要的力量减少了很多。

摺，音（zhé），现在同“折”。摺本意是用纸叠起来的册子，是做名词用。而“折”是动词，弯、转、曲的意思。

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橡胶，这车未免有些“硬”。

这东西可挠在刘大霖的痒处了。家里佣人自然不少，但是行动的时候总要两个佣人帮忙抬椅子，还是殊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进退自如的带轮子的椅子，无疑给他的生活起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刘大霖试坐了一下，不论前进后退，左右转弯，都堪称便利。旁观者个个啧啧称奇。刘大霖心里也暗暗赞叹：怪不得说澳洲人“有奇技，擅百工”，果然名不虚传。

热水瓶之类的奇巧淫技的玩意他可以拒绝，这个东西实在太有用了。于是就接受下来了。熊卜佑暗自点头，吴南海这家伙还真有一手。他提出的送特制轮椅这一招果然灵验！

你用了俺们的轮椅，以后就少不得要我们上们服务了。轮椅要上油，要更换轴承，本时空除了我们之外就没人能帮你做这些了。

没想到这轮椅一出现之后，又带来了商机。有个士绅挤过人群，冲着正在乐得直咧嘴的熊卜佑深深一作揖。把他吓了一跳。

来得正是加来刘家寨的刘友仁。刘家寨是参加天地会的唯一的一家本地大地主。他身上捐了一个监生的名头，算是个读书人，也被邀请参加开幕式。为此刘友仁还换上了儒衫。不过这种衣服穿在他这样的乡村土财主身上很不匹配。

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再买二辆轮椅。

“老父老母年事已高，脚力衰减，行动不便，若有这样的轮椅惠卖两辆，刘某感激不尽。”

他这一说，好几个士绅也都挤了上来，希望给自己的长辈买轮椅。熊卜佑没想到这个特制品居然还有如此的商机。赶紧宣布暂时无货，大家稍待些日子，东门市上自然就会有供应。众人不依不饶，当场就要给银子下订单。熊卜佑想制造几辆轮椅大约对临高的工业体系也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就接受了订单，不过银子没收——到底该卖多少钱，这个还有待商榷。

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圆满的结束了茉莉轩书院的开幕式。大家皆大欢喜。刘大霖的家人们庄严的抬着轮椅跟在他的轿子后面浩浩荡荡的回城去了。士绅们让家人小心翼翼的捧着热水瓶，自己坐着轿子回家了，童生和秀才们揣着流通券赶紧上东门市去采购，这里的许多好东西老婆孩子已经念叨了许久了——来自南宝地区的则不需要，当地的南宝矿务局服务社里也能用这种票子。

王赐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静，在茉莉轩里的院子里直兜圈子，他很想做几首诗，正在搜肠刮肚的拈词择句。熊卜佑却打断了他的雅兴——还有其他的细节问题要和他谈。

在经过一番谈判之后，双方同意以临高的学田作为“临高教育基金会”的资本，具体运作由穿越集团属下的“天地会”负责。临高县学不向天地会收取任何形式的田租，天地会对学田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县学均不做干涉。

作为回报，天地会要负责临高县学、文庙、茉莉轩书院的全部的日常运作和维护的开支，也包括发给秀才、童生的各项生活补助。同时，学田应缴纳的粮赋也由“天地会”承担。

换句话说，王赐以拱手交出学田的“永佃权”和收租的权力，换回了天地会对县学的全额资金援助。

这些资金全部以流通券的方式进行结算，存在德隆粮行的“临高教育基金会”名下。至于基金会，由天地会会长叶雨茗和王赐共同担任会长。除了日常常规开支之外，临时开支必须经双方同意才能提款。

达成协议之后，王赐感到一直困扰他的资金问题终于解决了，他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为经费的问题烦恼了。至于说学田，还是在县学的名下，不过是“永佃”给了天地会而已。

对穿越集团来说，农委会有把握：学田在使用科学种田的方式之后的收入足以支付支付县学和书院的常规支出。甚至还会有相当的盈余——即使没有盈余，执委会觉得也是核算的，起码在招揽当地知识分子人心方面极有助益。

除了茉莉轩书院之外，对县学和文庙的修缮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没过多久，这些修缮工程相继完工。而由基金会提供的津贴也使得原本已经荒废了许久的县学重新响起了朗朗书声。廪生们相继回来了，基金会不仅给廪生们每月发给规定的六斗米的补助，还让王赐把家庭生活困难的附生、增生列了个名单在县学附学，也发给六斗米。原本在读书人口中声誉不大好的髡贼们忽然就变成了“澳洲人”了。

熊卜佑办成了这件事情，心情很是愉快。他带着人出城，坐上县西门 - 百仞城的公共牛车——在试运行牛车的货运体系之后，单道谦又搞了一个简易的牛车公交系统。在博铺和东门市各设一处总站，总站设有临时牛圈、车辆修理所。从早晨五点到下午四点，每隔一小时发车一次。沿途设有若干上下站点。使用的是双牛牵引四轮大车，车上设有座位和上下的脚踏板，还有雨天用的摺叠式车棚。为了方便习惯携带大量物件的本地农民，在车箱外侧还安装了用来外挂藤筐和零散货物的行李架。

这种牛车不仅供穿越者乘坐，也供土著使用。票价极廉，流通券一分钱就可以从博铺坐到东门市。随着他们在西门外建设了学田庄，公交线路也就延伸到了县城西门外。票价增加一分——二分钱就可以坐车到县城。这大大方便了沿途的百姓出行。

公路和牛车公交系统让临高的百姓们逐渐的意识到了什么是公共服务——这种由官方提供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几乎是不存在的。穿越集团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临高县衙门的所作所为孰高孰低，一目了然。公共牛车的定时性还把精确时间概念慢慢的灌输到百姓们的脑中。

遗憾的是穿越集团还没能造出钟表来，无法进一步的向土著灌输现代时间观念。钟利时博士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开发无线电上面了——这个

比钟表更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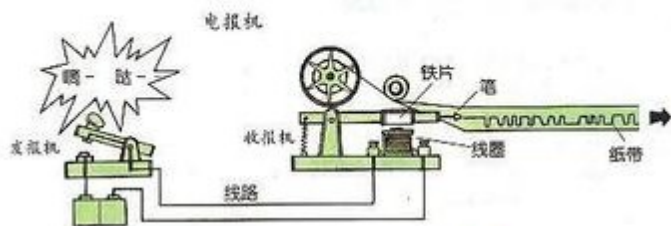
第二百一十九节 电池和计时

穿越集团对电报机的渴望固然巨大，但是钟博士很正确的指出，穿越集团在机械和化工方面的飞越式发展还不足以支持电学的发展。电学发展任重道远。

现在穿越集团建立起了远远超越本时空的电学应用体系，包括简单的发电/输配电网、无线电、半自动/人工电话交换机和手机系统。但是这一切全部是建立在来自21世纪的设备的基础上的。

与现在已经能够制造出各种简单机床、标准件、轴承的机械工业相比，穿越集团的电气工业堪称空白。不要说最简单的设备，连量产电线都是最近才勉强开发完成的。绝缘材料使用的生漆、桐油为基本原料的一种土法混合物，这种材料现在勉勉强强的用在电话线上。钟利时认为用在有线电报上大约问题不会太大。他选择开发的也正是有线电报。

为什么要先造有线电报？钟博士是这样解释的：首先有线电报是所有通讯设备里最容易使用土法的制造的。简易的有线电设备很多人在《神秘岛》上就看到过。钟博士认为神秘岛上的制造过程虽然失之于太过简略，但是基本思路是对的。以他的能力和掌握的设备，应该可以制造出更好的装备来。人工交换台的电话机看似技术简单，但是电话机制造本身要克服一些技术难题。其次是有线电报的误码率低，传送可靠。本时空固然无线电环境非常的干净，但是总有各种天气因素的干扰。实际上过去的大部分商业、民用和军用电报都是用有线电报网拍发的。



电报机和电码的发明者是美国人莫尔斯。

莫尔斯发明的电报机工作原理是：当电线中有电流时，收报机中的电磁铁就会带动铁片上的笔在纸带上作记号，时间长短记的点是，时间长记的是线；发送信号需一个按键，按下时电路接通，抬起时电路断开，接通和断开的时间长短

科技出版社网www.52zhixue.com 版权归作者所有



有线电报示意图。

美国人莫尔斯(S.F.B.Morse)经过潜心研究，在1835年在实验室内架设有线电报机的成功。1837年，莫尔斯在纽约大学的会议室里，架设了518米长的导线，获得通报实验成功，电报机由此诞生。1844年3月24日举行了启用仪式，莫尔斯在国会议事厅里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封电报。1858年，横跨大西洋联接欧美两洲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866年第二条海底电缆铺成，从此海缆成为通信上的一种正规的通信工具。1875年，法国的巴特发明了多路电报，它能以一条导线传送8路电报。1915年美国的甘培尔和德国的瓦格纳发明了滤波器，从而可以用一条导线传送几十路电报，并由此产生出能够同时发报的载波电报的设想。

如果钟博士是一个人裸体穿越，那么他干这活的难度很大——他得

重建一整套土法化学工业，还得依托即使原始但是起码存在的金属冶炼工业才能制造出有线电报来，而制造电学仪器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有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各种测试仪表和设备，有一个相当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制造有线电报就不会太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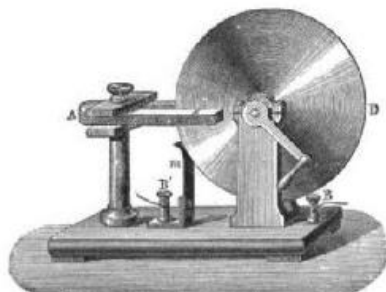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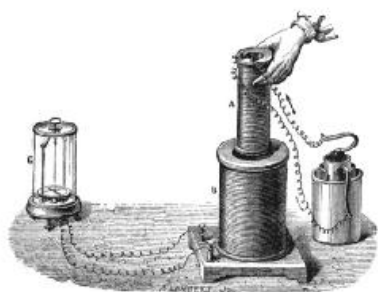
首先他要搞定电源。穿越集团的供电系统是交流电，显然不符合初级电报机的要求，因此必须搞定电源问题。这问题原本不算大，不管是手摇发电机还是铅酸蓄电池，计委的仓库里存货不少，但是钟博士决定要完全立足穿越集团的工业基础，自主开发电源——21世纪的存货总有一天要用完的。

电池，他决定采用技术上难度最小的丹涅尔电池。这种电池是用一个铜制的圆桶和一个装在其内的多孔槽组成的。铜圆桶是正极，而多孔槽内的一个锌棒作为负极，多孔槽内注入稀硫酸，其外部则是饱和硫酸铜溶液。

1836年，英国化学家丹尼尔（**John Frederic Daniell**）发明了丹尼尔电池（铜锌电池，下图左）；1842年，德国物理学家本生（**Robert Bunsen**）制作了本生电池（碳锌电池，下图右）。



1831年，美国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进行了磁转电的实验。英国的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感应电流（下图左）：把磁铁反复插入和拔出线圈中时，线圈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1832年，法拉第公开进行了感应电流的实验。实验装置（下图右）是在磁铁两极之间安装一个铜制圆板，圆板中心和边缘各有一个电刷，电流表两极与两个电刷相连接，圆板转动就会产生持续电流。



这种电池在设计上相当成功，它没有早期电池常有的酸雾问题，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能够工作很长时间，而且电压输出稳定。另外，这种电池的极板不会被腐蚀，可以长期使用。

丹涅尔电池在1875年之前一直是电报机的主要电源。虽然它的输出

电压只有区区2伏特，但是一个十槽的电池足以供应电报机长期稳定的工作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充电的，放电结束之后必须重新加液维护，对环境的污染很大，操作者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不过，比起只能充当试验室玩具的伏打电池来说，这种电池的实用价值很高。

丹涅尔电池的原材料都是穿越工业能够提供的，锌就是本时空的倭铅，穿越集团从广东进口了大批大量纯度不高的倭铅，重新加以冶炼提纯了——工能委原本准备用来制造白铁皮的。

钟博士画出设计图之后，很快机械厂就制造出了一台样品，电池的外槽是用玻璃制造的。玻璃的耐腐蚀性和防漏效果比普通的材料好，缺点是易碎。好在一般的有线电报机也不会到处搬动。

成品出来之后，钟利时搞了一个短路火花放电试验来验证这个电池是能够工作的。他从蓄电池的两个电极上分别接出两根胶皮铜线，然后戴上防触电保护手套，再把两根铜线慢慢接近，接触。一丝非常细小，肉眼很难辨别的电火花在两根铜线相接的瞬间闪了一下，这个火花很小，必须仔细观察才难发现的。

接着他又用万用表测量了电池，输出电压稳定在2伏特上——丹涅尔电池完全成功。钟博士立刻给这种电池命名为“钟氏一号电池”，之所以叫一号，是因为后面他还打算继续窃取后人的成果——比如可充电的铅酸蓄电池。

钟氏一号电池还有一定的改进余地。随后他用从技术资料上看来的信息，自己加工制造了硫酸锌溶液，用来取代电池里的稀硫酸，这种做法据说能够延长电池里的锌棒的使用寿命。他又让机械厂制作了一个试制品，准备两个电池同时使用，看看这种说法是否有效。

钟博士集中精神搞电池、有线电的研究之后，临高只好继续沿用传统鸣放汽笛的方式了。计时工作过去穿越集团并未加以重视，只是简单的沿用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北京时间。

穿越之前，穿越者除了少数特殊用途的地方之外，已经把自己的计时器换成了机械式，还携带了大量的机械式手表作为储备。所有的公私计时器统一使用的是以丰城轮上的航海钟显示的格林尼治时间校准计算出来的北京时间。

为了给土著和穿越者进行公共报时，每天的6点、12点、18点、24点在百仞城和博铺的火力发电所四次鸣响汽笛。百仞城和博铺港内由临高有线广播电台进行每小时定点报时。

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一时间体系再继续沿用是已经毫无必要，首先临高和北京并不在同一个时区，其次在未来穿越集团的政治版图上，偏处北方，自然环境欠佳，又不靠海的北京城并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有些极端分子已经提议穿越大业在中国一旦成功之后就将其改称“幽州”。

王洛宾主持的研究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若干次的探讨之后认为，他们可以在临高启用当地时间，也就是东七区的时间。

“说真得，我没看出来从东八区换成东七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除了满足某些人莫明其妙的嗜好之外。”马千瞩对这种心理大于实际意义的因素而进行的改变很不理解。

“反正也谈不上坏处。”王洛宾说，“起码计时要更精确一些，毕竟差了一个小时——说来还有人要用临高时间代替格林尼治时间呢。”

“别，千万被搞了。这一改，一大堆的技术资料不都得修改，太麻烦了。”文德嗣对这个提议也不感兴趣。

王洛宾也不想改格林尼治时间，现在他们手里最精确的时间就是丰城轮上的航海钟上的格林尼治时间，自己改成临高时间的话，恐怕就不会有这个原始时间这么精确了。

“我们要在临高设立一个天文台。”王洛宾说。

设立天文台的意义当然不是观察哈雷彗星或者看看哪里有外星生命的迹象，穿越集团的这个天文台的基本用途和古人一样，主要是为了精确的历法和时间服务。

“不仅是天文台，还有气象台。”马千瞩提议，“气象预报对我们很重要。不仅要有气象台，还得建立一个气象监测的网络。”

“还有水文站。”文德嗣想起了燕雀志和他提起过，要收集临高的主要河流的水文资料，起码也得在文澜河流域建立全流域观测站。

“好吧，这事情算是系统化的长远规划。”文德嗣把大比例临高地图摊开，“天文台可以设在高山岭地区。”



高山岭地区位置

“这地方不是准备搞畜牧业吗？”

“除了畜牧业，天文台、气象站也可以过去。我提议把高山岭地区作为我们下阶段的建设重点。”文德嗣说，“把我们的科研机构 and 资料库

搬迁到山区——便于安全保卫，敌人一旦发动进攻，百仞城很可能会变成战场——四面平地，我们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防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高的台风。到目前为止，穿越集团还没尝试到台风的滋味。根据几个业余气象人员的警告，夏末秋初正是临高遭遇台风袭击的高发时期——虽然临高是海南岛沿海遭遇台风比较少的地区但是台风的威力也不可小窥。每每引起水灾。穿越集团的主要基地不是在港口就是在河边。很容易遭灾害。高山岭地区的风灾损害就要小得多，也不容易闹出水灾来，至于泥石流，大图书馆的人查遍了资料，还没发现高山岭地区有这样的记载。总体来说，是个安全的地方。



高山岭风景区

高山岭有丰富的水源，自然环境良好，气温也比文澜河流域要温和。地质条件也非常稳定——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当地驻军就在此地挖掘过大型战备洞窟，高山岭作为穿越集团的战略储备基地有一定的可行性。

第二百二十节 小十字路计划（一）

所谓高山岭，其实是临高县城以西的毗耶山的一个山岭，毗耶山共有六个主要山峰，矗立在临高的北部平原之上。毗耶山六岭西北遥扼北部湾，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屏障，东南居高临下，可眺望方圆几十里内的村镇和田野。是临高的重要战略要地。在毗耶山的西行岭上，清代设有海防炮台，炮火可以控扼临高角、新盈港和儋县排铺港周围的海域。1950年，国民党守军也曾经在西行岭上设置过炮兵阵地，作为临高海岸防御的重点。

海南岛解放之后，解放军也曾在毗耶山地区驻扎炮兵部队，驻地就设在六岭之一的磨盘岭上。

“从临高县城到高山岭——也就是毗耶山区的话，现代公路的里程不过3~4公里——还是属于离我们主基地较近的区域。消灭苟家庄之后设立的大美村群众基础相当不错。如果将大美村提升为大美公社。迁徙一部分移民过去充实这一地区的力量。派驻一个步兵连过去就能相当巩固。这样，我们在西面就形成了屏障。任何敌人都无法直接向百仞城发起攻击了。”军事人民委员何鸣在执委会会议上评估在毗耶山区开分据点的好处。

“但是这会不会造成我们的据点太多，力量分散？”文德嗣表示担心。部队规模没扩大多少，要设防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了。南宝、马袅现在是靠民兵自保，这种民兵对付下土匪还差不多，要遇到明军估计是立刻就会散伙。

“不会的。”何鸣指点挂在墙上的大比例临高全图——这副图在本时空的精确度是独一无二的，是在现代时空的地图资料的基础上重新测绘修正而成的。

“所谓防御，并非把部队猬集在一处就是最好的防御。”何鸣解释道，“要有效的防御，就必须控制外围的要点。”

控制了毗耶山区，就给百仞城建立了一道西北方向的防线，不但扼住了明军从儋州进攻道路，在西行岭上设置炮台还能够加强博铺港的防御强度。

“我们现在的形式是一字长蛇阵，”何鸣的指示棒沿着文澜河滑动着，“从博铺到南宝，是呈一字排开的局势，如果被人拦腰侧击，卡断交通线，整个战略局面就会十分被动……”

“这个，我不觉得本时空有什么军队能够做到卡断我们交通线这种事……”

“我觉得还是能做到的，话不要说得太满。”何鸣比较老成持重，“你们有谁真正见识到本时空军队的作战能力了吗？”

除了和海盗、土匪和乡勇打过仗之外，穿越集团一手训练出来的“新军”和明军、八旗和“流寇”们还没真正的见过仗。米尼步枪加排队枪

毙战法是否能够无敌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

“只要有几十骑冲上了我们的公路，杀死一个人，劫下一辆牛车，交通就等于中断了。我们将不得不为每一支运输队准备护卫力量。”

这种状态一旦出现会有什么后果，大家都很清楚。首先就是原料供应的中断。百仞城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维持生产依赖的是从博铺和南宝源源不断的输送工业原料。其次是沿着文澜河开发的农场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作物不比工厂，可以用大炮和城墙来保卫。

“我们现在要保卫的是‘面’，而不是过去的‘点’，这个思路要及时的转变过来。要控制全临高，不是只占领了条文澜河流域就成功了。”何鸣说。

要保卫面，就必须逐步控制外围的战略要点，以点带面。将毗耶山区基地化就是其中之一。

何鸣的解释使得原先的置疑声消失了。马千瞩趁热打铁，做了关于临高的下一步开发的计划的报告，也就是所谓的“小十字路计划”。

海南岛的开发史上，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要在全岛开辟“大十字路”。所谓大十字路，就是在环绕全岛的驿路的基础上，开辟南北向和东西向两条干道，横贯整个海南岛，不但大大缩短陆地行程，还能加强政府对海南岛腹地的控制和开发。

但是这个思路自宋元明清以来，始终未能实现，元代军队曾经抵达过五指山脚下，立碑为记，最终还是退回了沿海地区。明代的道路一直修到了海南岛腹地的黎母山脚下，建立了水会千户所城，但是也就止步于此了。

穿越集团的对海南岛的后续计划里，就有新版的“大十字路”计划，而执委会目前要搞得，是在临高的小十字路计划。中心思想也是通过修筑十字路加强对全县的实际控制力。

有了良好的道路，无论是物资、人员的流通，政令的贯彻还是军队的调动，都会变的非常便利，现代国家对基层和民众的强大控制力，正是建立在良好的道路和通讯网络的基础上。

小十字路计划不仅牵涉到对全县的控制，还关系到穿越集团对临高县的政治、经济和产业布局的规划。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重头戏。其规模仅次于文澜河流域综合治理。

小十字路计划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目前南北向横贯临高的道路已经被打通，公路从博铺一直延伸到了南宝。博铺、百仞、南宝三个基地的由点到线再到面，不但将整个临高县一分为二，而且掌控了包括县城在内的文澜河两岸最适合发展的土地。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临高县城。这条南北向的干道不但直接从东门外的文水桥前通过，穿越集团还利用天地会承租学田的机会，修了前往西门的支路。单道谦的下一步计划是为县城修筑环路——虽然这环路不过区区几百米而已，却能将县城周边的村落和土地完全置于掌控之下。

原先穿越集团就在文水桥畔设置了一座监视县城的炮楼，直接监视东门，现在在西门外又设立了学田庄，间接的又控制了西门。以临高如此小型的城市来说，东门和西门被控制，南门完全处于视野之内，北门则不存在，全县已经完全一览无余。

邬德准备以东门外的炮楼为核心，安置几十户移民，形成了一个新的设防居民点。一方面是监视县城，另外一方面，也是保卫县城这个十字路的中间点——临高县城以其地理上的优势，是“小十字路计划”中最佳的十字道路交汇点。穿越集团给临高县城的未来地位是“全县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未来准备在这里先设立一个大型的牛车货运中心。为此已经在附近购置了若干土地作为牛群的牧场使用。

在更长远的规划里，文水桥畔将会建立一个大型的交通换乘中心，有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和文澜河的内河航运码头组成。来到临高的旅客和货物，将在这里完成集散前往全临高，乃至全海南的各个地区。

通过县城的公路一直向南延伸到南宝，南宝镇的设置，除了能够的获取南宝山区的各种资源，也打通了和临高黎区的联系。可以更方便的与黎区进行贸易，展开各种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渗透，以便彻底的消除黎区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穿越集团对南宝的定位，是：“黎区贸易的窗口和矿业林业产品的供应地”。至于百仞城，则是“制造业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博铺是“航运业、外贸业和化工中心”。

控制南宝之后，穿越集团还将在南宝以北的加来地区正式建立第四个公社：加来公社。加来洋是临高的四大田洋之一，是现代临高重要的农业区。本时空的开发水平很低，根据农委会的调查，这里因为靠近黎区，农户很少。集中成片开发比较容易。

吴南海准备一旦美台洋的开发完成，就在加来开设农场，设置移民点。将这一区域建设为穿越集团直属的农业区。

南宝 - 县城 - 百仞城 - 博铺公路现在的路况是，博铺 - 百仞城已经完成了路面硬化，沿路建设了有线电话和电力输送的线杆。配套设施完全。百仞城 - 县城段，路面硬化还在进行中，但是简易路面的路况较好。

最差的是县城到南宝的路线，因为开通仓促，加上开通后不久就被大量的重载牛车反复碾压，路面的破损比较厉害。交通部门在维护路面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单道谦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么立刻开始对这一路段进行硬化工程，要么马上铺设轨道交道——以目前如此大宗的货物运输，轨道交通虽然投资大，但是长期使用费用低。

在东西方向，穿越集团在东面的高山岭地区消灭苟家之后其原址设立的大美村。在西面的马袅半岛地区则有盐场村。目前大美村与临高县城之间有简易公路通行。马袅因为产盐的关系到博铺旧时有石板道路可以通行，但是状态也不好。所以运盐基本上还用船只。

第二百二十一节 小十字路计划（二）

执委会的决定把东西向道路的重点建设放在东面的高山岭，也就是毗耶山区。首先修通县城到大美村的公路。毗耶山地区在规划中将作为未来穿越集团的主要饲养基地，利用山区气候相对凉爽的优势，在当地开辟牧场，饲养马匹、山羊、牛、驴骡等各种牲畜。同时开展山地经济作物栽培。

同时在毗耶山核心的地区建设重点项目“大图书馆”和各种科研设施。将穿越集团所拥有的各自资料、书籍在这里储存。

至于文澜河以西地区。除了沿河的田洋之外，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马袅地区了。作为盐产区、食盐输出港和未来的盐化工基地，博铺 - 马袅的道路似乎更加重要，不过现在马袅半岛的盐通过海船运输量大且运输成本低廉，所谓单道谦认为暂时不需要开通这条道路。

“不过，如果要开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单道谦向执委会汇报，“对熊卜佑的工作可能有好处。”

单道谦的设想很简单，就是整修驿路——官道。

临高的官道，基本上是沿海的。一条是从县东门出发，经过官荣铺 - 朝阳铺 - 长川铺 - 稼穗铺，然后进入澄迈县境内，这是通往府城的。另外一条则从西门出发，经过新兴铺 - 怀荫铺 - 罗贤铺通往儋州。

这两条就是临高东西向的主要干道了，但是这条驿路很少有人通过。特别是前往儋州的道路，明代的临高和儋州之间没有什么物资交流，唯一的大宗货物运输就是临高向儋州的官军协饷，每年要将秋赋正额中拨出二千多石粮食运往儋州。为了保险起见，总是走陆路。至于前往府城的道路走得人就要多些。但是沿途道路条件恶劣，所以多数人还是选择走海路。

单道谦曾经实地勘探这两条官道。道路的状态很差，差到只能算是无等级公路的水准。宽度最窄处只有二米，最宽的地方不到四米，最普通的土路而已。不仅没有排水、路基之类的设施，某些地方甚至干脆是陷入地面的壕沟式的道路，平均低于地面一米，个别地方低到四米。下雨的时候，道路甚至成了小河。要不是有当地向导指引，单道谦在很多地段是分辨不出官道的痕迹的。

单道谦对此并不奇怪——他在学筑路的时候学过一点中国的道路交通历史，知道古代的道路往往有这样路面下陷的情况，所谓“多年的大路走成河”。这种土路没有路基，没有排水，天长日久自然就成了“路沟”状态了。

这条路的年代就算在明代也是很久远了，还是宋朝绍兴年间修筑的。其后也不过就是修修补补而已，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难怪有人说过，古代生活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

至于沿路的环境，堪称荒凉二字，县西门出来之后的开始几站还算

是村落多人口集中的地区，等到了过了稼穗铺之后通往澄迈的最后十多里路，路两侧完全就是荒野，极少见到人烟和田地。不过，沿路桥梁还算维持着，路上的各个铺还有靠着少量的钱粮勉强度日的穷苦铺兵驻扎，负责传递文书，维持官方人员通过时候的供给和维护道路。

“修官道对讨好吴明晋来说自然不错，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处不大啊。”文德嗣看了路线图，“沿途没什么值得开发的地区。”

“可以方便沿途村落出行，吸引他们到东门市来。也能吸引邻近的澄迈和儋州的百姓来临高。”

“不过这可就牵扯到沿途的驿铺了。这需要和县衙协商。”文德嗣看了下地图，“我看不用全部整修，就修一部分——从县西门开始修到朝阳铺。”朝阳铺，在现代临高的地图上属于博北镇，离马袅很近了。这段路修好之后，以后再修前往马袅的道路也可以利用。

“吴明晋倒是肯定乐意，县里驿路交通的好坏也是他的政绩考评依据。”

“至于其他的路段，”负责评估道路工程的军事意义的席亚洲说，“我看路况糟糕点也不错，修太好了明军要是陆路来攻我们的话走得就太快了。”

单道谦负责的交通局的任务是，对现有的道路进行全面的道路硬化。他马上遇到了一个难题：硬化材料不足。

穿越集团修路用的硬化材料主要是煤渣和钢渣。最近钢渣被发现可以用来做磷肥之后，就被农业部门接收过去了，单道谦能用的只剩下了煤渣。实际上就算加上钢渣，对这一庞大的计划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不但硬化的材料不足，就是现在已经用煤渣硬化的路面，也暴露出耐压力不强的问题，硬木轮的重载牛车对路面破坏很大。

“得用碎石修筑路基，光这样的压实土路基以后车子越走越多，损坏起来也就更快。”

“要有维护，我要搞个维护班，分路段维护，只用不修，修什么路都得坏。”单道谦和建筑公司的梅林在被牛车压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巡视了一番之后说。

“碎石路？你还不如说沥青路。”梅林不以为然，碎石路自然比土路上铺一层煤渣要更好，但是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碎石？

石头，他们有得是。自从开辟了南宝镇之后，穿越集团的一般建材用石料供应就主要来自南宝地区了，原来的百仞滩的采石场主要以制造高级建筑石料为主了。南宝矿务处主要是用爆破法大规模的开采的石料，但是填埋路基主要是使用碎石子。必须对石头进行加工破碎才行。

“你知道硬化这些路面需要多少碎石子吗？”梅林对单道谦说，“要是靠现在这样把妇女派工去敲石子的，全面道路硬化的话，得敲到猴年马月啊。”

“当然不能继续搞手工劳动了。群众运动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我是想请选矿厂帮忙么。”单道谦一屁股坐在里程碑上，“选矿厂有2台破碎机的。搞石块破碎是绰绰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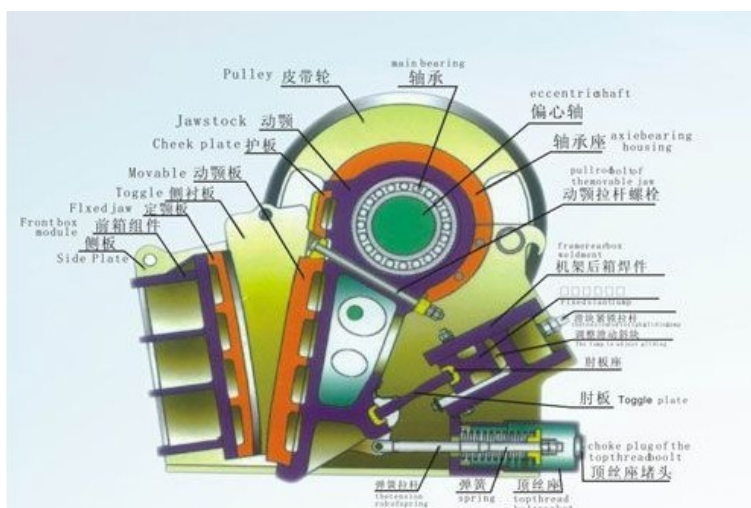
“现在那机器忙得很，水泥厂、燃料厂、陶瓷厂都要用.....没日没夜的在破碎，再要负责修路石料怕是来不及——现在铁矿还没来，以后有了铁矿石更糟糕。”

“最好能自己有一台就好了。”单道谦想了下，“向计委申请一下，让机械厂自制一台怎么样？就放到南宝的采石场，直接把碎石加工好再运出来用。”

“我看悬。你见过破碎机没有？”

“很简单的机械，就造最简单的单肘板颚式破碎机好了。这有什么难度？”

这种颚式破碎机，主要部件是一个偏心轮带动一组连杆，然后通过连杆推动活动颚板去挤压石料，从而达到将大块破碎成小块的目的。结构简单到小学生也看得明白，工作起来也很可靠，几乎不需要什么维护。虽然是1858年发明的，但是在水泥、陶瓷、矿山、冶金等行业一直运用到20世纪后半叶。





颚式破碎机结构图。

颚式破碎机俗称颚破，又名老虎口。由动颚和静颚两块颚板组成破碎腔，模拟动物的两颚运动而完成物料破碎作业的破碎机。广泛运用于矿山冶炼、建材、公路、铁路、水利和化工等行业中各种矿石与大块物料的破碎。

“这是个钢老虎，满口钢牙。费料。”

这种破碎机虽然有种种好处，但是傻大黑粗，基本就是用钢材堆砌起来的。一块活动颚板就要用一吨多钢材，这个钢材消耗大户能不能得到计委的制造许可很成问题。

没想到马千瞩很痛快的就批准了。现在的基础建设愈来愈多，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日趋增加，不管是水泥、石灰、碎石，都需要破碎机。南宝矿务处也和计委提到过，最好在本地建一个选矿厂，在当地就对开采出来的各种矿石进行分选破碎，以节约运力。

马千瞩不但批准了破碎机，还有追加——一旦制造成功，再制造三台。这四台机器全部归在南宝选矿厂使用。另外再拨给墨子一型蒸汽机一台，用来驱动设备。

最近刚把锻造车间的设备配齐的机械厂听说要上这么个大项目，顿时精神百倍。搞机械的人多数都有中一种“巨型癖”，什么都是越大越好。说到水压机、锻铸机之类的大家伙，都好像在说某个脸蛋好，身材好，叫声诱惑的av女优一般。

破碎机的主要部件是颚板，这个可以用低碳钢制造。通过铸炮和蒸汽机汽缸和其他大型设备的制造，现在冶金部门对大型铸件的铸造已经有了相当的心得。萧白朗带出来的几个徒弟已经可以帮忙制造大型铸造件的铸模了。这块颚板大约有1吨重，远不是他们铸造过的最重铸件。

很快，铸造厂就浇注出了所需要的钢坯。这块一吨重的钢坯被装上十六轮的重载轨道车，从铸造厂一路牵引到机械厂的锻造车间。

现在这个颧板铸锭还是铸态组织，因此有较大的柱状晶和疏松的中心。机械强度有限。因此必须通过锻压和热处理进行大的塑性变形，将柱状晶破碎为细晶粒，将疏松压实，才能获得优良的金属组织和机械性能。

第二百二十二节 交通问题

锻造车间原先有一座土法上马的自由落体锻锤，但是效率不高。勉强凑合着用。随着工业水准不断提高，机械厂的狂人们准备抛弃这土设备，建造一台百吨级别的水压机，后来发觉这个目标未免太大了，决定还是从较为原始的手段的开始：制造蒸汽锻锤——这玩意的技术水平不高，但是效果够用。江南造船厂里有二台1880年前后制造的蒸汽锻压锤用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继续服务，基座都坏了江南厂还舍不得拆除，修修补补继续用。



锻锤。锻锤是锻压设备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锻锤是由重锤落下或加工外力使其高速运动产生动能对坯料做功使之发生塑性变形，（一般是利用蒸汽或液压等传动机构使落下部分（活塞、锤杆、锤头、上砧（或上模块），产生运动并积累动能，在极短的时间施加给锻件），完成各种锻压工艺的锻压的机械。锻锤是最常见、历史最悠久的锻压机械，它结构简单、工作灵活、使用面广、易于维修，适用于自由锻和模锻。可分为锤头打击固定砧座的为有砧座锤；上下锤头对击的对击锤为无砧座锤。

有了蒸汽的锻锤，很多大型工件的锻造就变的容易很多了。整座蒸汽锻锤的滑轨高达5米，全用钢材制造，矗立在花岗岩加上钢筋混凝土的底座上。上面的锻锤重达1吨，用蒸汽推动滑动阀门进行驱动。

比起早先机械厂设计制造的一台自由落体式锻锤来，这台锻锤的无论锻造能力还是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四倍以上。原本使用锻锤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必须不断的操作蒸汽机提升锻锤，然后再用凸轮离合器控制放下，每锻造一次，间隔很久，无法做到连续的锻造，给热处理也带来很大的困扰。

锻造车间很快就将低碳钢颚板加工完成了，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制造了肘板和偏心轴，偏心轴完成之后再拿到车床上进行进行车削成型，使其尽量达到圆形。最后，制造了两个直径1.2米大飞轮，用来连接动力机。

这些巨无霸部件被装上牛车，缓缓的拖往南宝。因为普通的四轮牛车的运载力有限，它们是被安放在专门制造的十六个轮子的大型平板车上，由十二头牛牵引。不管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仅仅这个车队就足以引起围观和议论了——沿路百姓都对澳洲人如此的浪费钢铁感到无比惊讶。



十六个轮子的大型平板车（上），运送港珠澳大桥部件的有1152个轮子的平板车SPMT（下）。

设备在南宝矿场新建的采矿厂一号车间里安装起来了。一号车间是

冰风搞的大跨度铁制桁架厂房，足有三层楼这么高。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立柱支撑。地坪用混凝土浇注，并且安装有铁制的轨道用来推送矿石。

车间的顶棚上安装了一台天车，用来运送一个大型翻斗为破碎机装料——照展无涯的看法，其实最好是用皮带机，不过暂时他们还没有合适的代用品，如果鹿皮做，未免太过奢侈了。

最后萧贵来安装了蒸汽机。最后，这套系统终于安装完成了。由钢铁和巨大的底座构成的总重量差不多有十来吨的庞大队伍矗立在车间中央，不用说土著职工，就算穿越者自己都觉得叹为观止。

随着萧贵给锅炉点火，蒸汽机慢慢的转动起来，在大型变速箱的传动下，最后一级通过皮带将动力传到破碎机的飞轮上，随着飞轮转速的逐渐提高，破碎机开始正式工作了。

工人们通过轨道，用平板轨道车运来一车大石块。顶棚上的天车用蒸汽机驱动滑车，很快吊起一块巨大的石块投入破碎机。咣当当，咣当当，破碎机不紧不慢地运行着，活动颚板慢慢地一开一合，巨大的石块随着颚板的开合，越陷越深，越夹越紧。石块开始碎裂，飞出许多碎屑，随着崩的一声，冒起了一股白烟，石块碎成了几块。

在场的人都被吓了一跳，但是机械厂的人知道，这玩意的运行很正常。

颚板还在不停地缓慢地挤压着，碎裂后变小的石块又在下行过程中被越夹越紧，继续承受着活动颚板和固定颚板的挤压，而不断地继续碎裂着。

出料口开始出现一些碎石和粉末。白色的粉尘开始弥漫。接着一大堆碎石落在出料口位置的斗车上。

出料口下方是一条轨道，一组斗车首尾连接的停在出料口下面。它们用缆绳拦截在一台蒸汽机驱动的卷扬机上。一车装满之后，操作员开动机器将车拉动，第二辆就可以换到出料口下，这样直到一列斗车全部装满为止，随后再换第二列。

装满斗车组被拉到斜坡上的装料站上，利用高低落差直接翻卸在牛车的车斗里再运走。整个过程对人力装卸的需求减少到最低。

展无涯计算了下，只粉碎建筑用的碎石的话，每天破碎机能处理出差不多五十吨碎石，如果这些破碎工作用人力去做，没有三四百人做不下来。

而现在，连锅炉的维护工人、操作天车的人员都算在内，一班有二十个工人就够了。劳动效率上的差异简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但是对本地的百姓来说，这种轰隆作响的碎石机代表的却是恐怖无比的强权。这么坚硬的巨石都能咬得粉碎，还有什么这是这伙澳洲人做不到的？

但是这种惊讶还没有到头，第一天破碎机被证明可用之后，在随后半年时间里，南宝选矿厂又相继安装了三台破碎机。这对当地人简直有了摧毁性的效果。

结果就是穿越集团在当地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很顺利。当地土绅和百姓简直是言听计从。而且原本对进矿当工人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也有许多来打零工了。连地主土绅家也派来几个家奴或者旁系的子侄来干活——为得是和矿务处拉上关系。

有了足够的碎石子，交通部门对路面的硬化工作进展很快。单道谦用碎石做路基，加大路基的承受力，表面再使用煤渣和细砂石进行路面平整。再经过几次碾压之后，道路就变的光滑如新了——比某些地方乡村低等级公路还要高级一些。

除了工程机械上的压路机之外，单道谦还和机械厂、车辆厂合作，开发了畜力牵引的压路机——这个简单，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石碾子配上畜力的牵引带。稍微复杂一些的是有畜力的耙路机、洒水车和铺路机。这些目前用马、牛或者人力都可以牵引。这些专用设备不但减少了对工程机械的磨损，因为是能够自产的设备，也就不太珍稀，交通局一下子订购了好几套，在许多路段上同时开工使用。



耙路机，英文ripper，一种敲碎磨损路面的筑路机器。



铺路机，如图是沥青铺路机。可以将路面材料摊铺在已经做好的道路基层上的机械。

单道谦向邬德申请了几十个工人的名额，设立了养路工程处，沿途建造的了养路站，还制订了对公路的定期定时巡视、维护和保养工作规则。

“还有个事情，就是要搞交通规则啊。”单道谦找到邬德。

原本的临高是不需要交通规则的，除了行人之外，最多有几顶轿子，几辆独轮手推车而已。间或有几匹马经过。土路再狭窄再不平也不会出什么交通事故。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穿越集团的到来大大增加了道路上的路况复杂性，除了不断增加的行人，还有牛车、牲畜、自行车、汽车和摩托车。道路的建设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十字路口、桥梁等等，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管控——最近已经出过几次交通事故了。

“这事就归警察去管吧。”邬德说，“东门吹雨正好管这事。”

东门吹雨因为长期负责东门市的管理工作，对此类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他说：“我看暂时不用搞太复杂的交通法规细则，第一老百姓记不住，我们宣传起来也难；第二我们要没这么多人力去现场勘查之类的。”

当年刘邦到关中只有约法三章而已。虽然从法制学来说是个极大的倒退，但是便于群众理解和掌握，在草创阶段容易被接受。

东门吹雨搞的基本原则是：“靠右行走，左面超越，快慢分道。”

根据规则，行人、轿子、牲畜，走慢道，马车、牛车和机动车走快道——按理说机动车和牛车的速度差得很远，但是机动车最近已经很少上路了，不致于引起交通混乱。

群牧牲畜，如牛群、羊群，不得上路，只许在路基下行走。大群的牲畜上路容易引起道路堵塞。

单道谦说：“不过，机动车最好不要鸣喇叭，免得惊扰了牲畜了。而且你指望道路上的重载牛车能让路，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还是自己归自己超过去就是。”

“得有点惩罚措施吧，行人走路边，万一他就喜欢走中间怎么办？”独孤求婚问。

“靠罚款是不行的。”东门吹雨拖着下巴，“第一，贯彻撞死白撞的概念，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伤亡和财物损失的，不予赔偿——”

“慢，这不是要点，”单道谦制止他，“你说得这个我也赞成，但是现在首先要谈一般的轻微违规行为。就我们现在的势力来说，就算真撞死几个百姓，也没人来敢讨说法。”

注：这里是对2003年国内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刚推出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负全责”的一种调侃。后来经过2007年和2011年两次修订该法规内容更趋于合理。

“抓劳改队！”独孤求婚祭起了这个方法。

“这样还能增加劳动力。”东门吹雨也觉得可以，反正如今轻微违法行为都是用劳役抵偿，从三天到三个月不等。

单道谦说：“我看这样好了，违反交通规则被抓的人，全部划归我们交通局使用。”

交通局工程多，事务多，免费劳力多多益善。不仅要修桥铺路，还能用来指挥交通。

第二百二十三节 警政拓展

“我觉得不大好，这么一来老百姓还不人心惶惶啊。出门上路稍不留神就被抓去干活，你以为是纠正违法行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拉壮丁。”东门吹雨又考虑了一番说。“这个和偷东西打架不一样，大伙知道那是错的——可没人觉得走路是犯法啊。所以得要宣传，让交通规则深入人心，才能搞惩罚。还是先教育宣传为主吧。为期个半年。”

“这不还是得要人？”单道谦兴味索然，“我总不能自己搞个路政之类的机构吧。”这个想法他忽然让他兴奋起来了，他是干铁路出身，对铁路上大而全小而全的一套很熟悉。就现在的局面看来，今后穿越帝国的交通大权非他莫属，现在搞起个路政来，等于自己的交通部就有了执法部门，将来说不定就会有交通公安局、交通检察院、交通法院……

路政，就是路政管理的简称，是我国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公路路政管理是指路政管理机构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公路进行的行政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公路使用的质量，提高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路政管理的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物质资助（路产）、时空资源（路权）和信息资源。路政是交通系统的一支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依法保护路产路权，依法查处各类违反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检查监督公路养护作业、道路施工，依法开展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检查监督所辖路段公路标志标线设置情况等工作。路政执法队伍的前身就是公路派出所。

交通公安局是交通运输部公安局的简称，它是中国公安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立于1949年10月。目前是同时接受公安部和其它部委领导的警种之一，它在公安部内列为第14局，而它的另一个领导单位是交通运输部，受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双重领导，正司局级，领导管理全国港口公安局、航运公安局、海事公安局，负责全国港口航运系统维稳、国保、治安、刑侦、反恐、生产保卫、消防、交通监管等业务工作的专业公安机关。

单道谦心驰神往，其实他在铁路部门的时候对这种包揽一切的体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轮到他掌握这个体制的大权的时候，忽然就觉得很合理了。这种心理大约也是人之常情。

“交通管理的事情，还是归警察好，免得多头管理，最后闹得有事谁也不管，收费大伙都来。”邬德最后表态了，把单道谦的小小妄想打灭了，“不要小看了现在的一点所谓权宜之策——很多弊端弊政正是从权宜之计开始的，等到局面大了之后再想改变就不容易了——要做就从根子上把它做正了。”

众人点头称是。

“交通警察暂时还不需要，多搞些交通法规的宣传吧。在东门市里……我看把东门市派出所的力量再扩大一倍——不，或者干脆就把东门市派出所升格为警察局……”

“升格不升格也没关系，”东门吹雨说，“关键是要加人。南宝和博铺现在没有派出所，得各增加一个。”

“博铺暂时不需要，那里有陆军有海军，土著人口也不多，南宝设置一个派出所，有五六个人就行了。”

“提拔一个土著所长吧。”独孤求婚想到自己手下有几个得力的警士，也得栽培一下。

“提拔个副所长，考验观察他几年。正所长还是当穿越者当，把握住大方向。警政是暴力机构，又和民众打交道，要慎重。”邬德拍了一下脑门，“倒不是我对土著的忠诚度不放心，实在是对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到底会怎么干很担心——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学生才能成长起来……”

“阿德，我觉得这样不好。”东门吹雨说，“不放手让他们干，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可靠呢？每天说洗脑洗脑的，最后还是不相信嘛。总是要我们自己人去把舵，土著干部永远也成长不起来。这个副所长又有什么好提拔的呢？”

“这也是个考验他们的机会！”独孤求婚兴奋的说。

“好吧，好吧，我赞成就是。”邬德做出了投降的表示。

东门吹雨提出：东门市派出所有起威镖局派的周士翟和他的二个徒弟，在临高一年了，在治安方面表现很不错——他们对本时空的鸡鸣狗盗之辈的伎俩很熟悉。而且在上次出差去雷州的表现也不错，可以考虑提拔周士翟。

“恐怕不行，周士翟还算是客卿。不在我们的体制内。”邬德摇摇头。

“他在这里一年多了，还不够可靠？还参与了雷州的事情。沉默寡言，办事可靠，绝对是合适的人选。”东门吹雨抱打不平了。

“我对老周这个人也很欣赏。传统文化下真正的君子！”邬德说，“但是起威和我们的关系还属于合作性质。他怎么说还是起威的人，我们无权擅自任用。”

另外，邬德还有个担心，镖师虽然是受雇于人，但是自尊心很强，让他到穿越集团体制内当个所长，穿制服，别警棍，看到领导要立正敬礼，恐怕人也未必愿意。还是以客卿相待比较容易相处。

“他的两个徒弟……”

“也太小了吧，好像李标才不过十七，陈凯更是只有十五六。”

“没说要他们当所长，我是说，这两个小伙子其实应该由我们教育才好，以后当警察……”

“办个警政学习班怎么样？”独孤求婚提议道。

“这个不错，”东门吹雨很赞成，“以后警察机构会不断的扩大，到时候现在的警察就都要被派出去独当一面，现在的警察也就是巡警的水平，很多专业技能没有学习过，应该办一个！”

穿越集团里当过警察的好几个人，而且位置还不算低——另外还有两个美国执法人员，这也是可用的资源。邬德表示回去就和执委会讨论一下，在国民学校里开个警政班。

的确由此必要，因为根据扩充计划，南宝的派出所有五个编制，除了从东门市提拔一个之外，另外四个都得新招募。

招募当然很容易。陆军和海军都有淘汰人员可用——他们或者是在训练中受了伤被认为不适合队列服务，或者是身体条件有缺陷。当不了军人。当个警察还是够格的——起码经过了体能和队列训练，纪律性也够。

邬德说：“你们把人选赶快选好，择日就去上任好了。再招募几个新警察——就五个吧。”

于是马蓬就当上了南宝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他为自己的这次升官感到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东门市派出所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士，和其他九个警士没什么不同。每天在街面上转悠，纠正不在固定位置乱拉客的妓女，抓随地大小便的农民，检查商户的量具——东门市已经全面开始推行统一的新度量衡，遇到个别不开眼来东门市发财的小偷，直接饱以警棍再拉到劳改队去。没事的时候就在所里背背《治安处理事件流程手册》——这是慕敏编写的专门给土著警察用的指南。采用案例制，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治安和管理问题以案例的形式做了个大汇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浅显的写出来。经过扫盲的土著警察只要严格照章办事就是了，编写各种专用手册让穿越集团是适应本时空的情况常用的一种手段。

接到东门吹雨的正式委任之后，马蓬惊诧的连接过委任状这事都忘记了，只是一个劲的盯着东门吹雨看。

“怎么，有什么问题？”

“不，不，小的，不，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首长的期望！”马蓬一激灵，赶紧来了个立正，大声的说。

“好，你坐下吧。”东门吹雨示意他坐下。

“谢谢首长！”

“你要去的地方是在南宝，是在山里面，条件没有东门市这么好——”

马蓬小心翼翼的点点头。心里想如果，大概关饷也能多几个。

“……怎么样？有要求没有。”

“是，小的母亲能不能带到南宝去？小的走了之后，这里无人照应。”

“可以，你带去就是。”东门吹雨点头，“那里屋子是现成的，你们就把家伙什物搬去就是了。再给你三十元搬家费。”

“谢谢首长！”

“给你三天时间料理家务，第四天到我这里来拿报到证和免费乘车证。”

马蓬接了调令从办公室出来，脸变的煞白。人生的际遇变化真是不可言表。一年前他还是个长工，现在，居然成了澳洲老爷们下属的一个

干部了。马蓬在东门市也见过土著的干部们，一个个穿着整齐四个兜的蓝布对襟小褂子，背着个挎包——别看这四个兜不过比一般的劳工多两个而已，这可是干部和劳工的重要区别！走在路上一个个昂首挺胸的模样让他也曾经小小的羡慕过，现在轮到他当干部了！

同僚们已经得知了讯息，纷纷前来祝贺，马蓬也少不得出血一番，在东门市里苟布里的酒店里宴请了一番。少不得有一番“发达了要多多提携过去的兄弟”之类的话。马蓬也说了很多场面话，基本上就是“感谢首长们的领导和栽培，感谢大家过去的一贯的支持”之类放到任何场面都不会出问题的话。

大伙尽情畅饮了一番。连苟布里也来凑趣，说既然是马所长的喜事，今天的酒菜钱就全免了。没想到喝得晕乎乎的马蓬还是马上正色警告他：不要让他犯错误。还教育了苟布里一番：澳洲人的警察不是衙门的衙役，是为百姓服务的。

“这小子！真是溜光水滑！难怪会升官。”苟布里打样之后在灯下写监视报告的时候想，自己的这点试探居然被他立刻就弹了回来。

是一个东北方言，本意是形容非常整洁、干净，利索、漂亮，光亮纯净。但是在这里是贬义，指做人做事不留把柄，非常油滑。

“官人，还不安寝吗？”他的老婆走了过来。

“告诉你多少遍了，要叫我同志！”苟布里赶紧把写的纸掩住，“官人娘子的，太落后……”

苟布里的老婆是他最近娶得，也是大陆上来得难民，是个寡妇。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勤劳能干操持店务，苟布里对这桩婚姻还是很满意的。

第二百二十四节 苟二的财产

当然，这得感谢乌佛——他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女人正是他介绍来的。想到这里，苟布里心里的不满减少了不少，澳洲人的大官挺有人情味道，不摆官架子，又体贴人。

“夫妻之间这样称呼岂不是见外？”他老婆委屈的说道，“奴家听说同志都是干部们和首长之间称呼的……”

“哼，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当干部！”苟布里愤愤不平道。心想连马蓬这长工都当上了干部，自己在苟家庄为澳洲人出力这么大，到现在就混到了家小酒店，当了个坐探，太逊了！

当然，有这么家完全属于自己的小酒店也不错，不算每个月领的津贴，光经营酒店的出息就不少了。澳洲人对自己算不错，但是他苟布里的志向可远大多了——他要出人头地！

至于怎么出人头地，这事情苟布里还没想出来。总得说来，他得揭发个大案要案要案才行，最好是“谋逆”——想到这里他吓了一跳，到底谁在谋逆？这问题可就有点难度了。

苟布里对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考虑，但是他没再继续考虑下去，这个问题往深里想实在太可怕了。忽然他觉得自己当个小酒店老板，顺便还能领津贴是件很不错的东西。

“嗯，娘子，你以后还是叫我官人吧。”苟布里对他的老婆说。

林佰光和施十四他们喝了酒，有点晕乎乎的，不过大脑还算清醒。为了不让自己露出酒醉的样子来，他放慢了脚步，很脚踏实地的回到了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锁好了办公室的门，他从自己的保险柜里——这是本地土制的保险柜，不是铁的，而是钢筋水泥的，配着一道铁门——取出一瓶醒酒药，这是他过去在县里常备的东西，喝酒之前吃一颗，事后再吃一颗，大致可以保持清醒，不说胡话。

用凉水吞下药去，林佰光靠在藤椅上——这伙海盗还真能喝！他想，朗姆酒简直象喝水一样！

海盗们安顿下来之后，因为他们在这里没什么熟人，林佰光就成了众人天然的朋友和代言人了，时常有人请他喝酒，托他办事。林佰光来者不拒，一一应酬。一方面尽量解决他们的困难，二来也把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

投奔过来的海盗们，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改编，但是私底下的种种情绪已然是存在的，这点林佰光并不意外——这种转型并非人人都能习惯的，这伙人现在肯把自己的怨言说给他听，说明还是信任他的，而且让他们诉说起码给了一个宣泄的空间。

首先就是对把自己的亲戚子侄分开有很大的怨言。入住别墅之后，原本习惯住在一起的亲戚们另外分到了公社的公寓房子，不再住在一起，这让好些人觉得不适应，他们已经习惯了身边有自己兄弟、子侄、外甥之类的亲戚簇拥在身边，随时听候召唤了。现在身边除了爹妈、老婆、孩子外加几个佣人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特别是某些头目过去一贯视为自己最贴心得力的人：侄子、外甥这类，现在住进了军队宿舍或者学校。失去了匪众，又没了亲戚，一时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他们已经习惯了站在自家的船只的甲板上，看着周围自己的船只和人马。现在身边除了老婆孩子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心里空落落的没个底。

其次就是这漫漫无期的学习班，才过了一个月，虽然每天安排的很充实，但是他们都是海上的汉子，上岸歇息了些日子，不免静极思动。还有几个，被关在性病防治所里，更是牢骚满腹——不能有女人也就罢了，还要脱光了下体被几个男人女人来回的摆弄，又吃药又涂药的，实在有点吃不消。

林佰光借着喝酒的机会，让他们发泄发泄，顺便也劝慰一番：子侄不在身边，参军读书都有前途，不比永远跟在父执身边当个跟班强吗？至于说出海，以后有的机会出海，也不在这一时。

每次喝酒完毕，他不厌其烦的把整个会面过程、谈话内容整理成纪要，抄送给上面。看不看无所谓，关键要留个凭证，免得以后对景的时候说不清事。

林佰光写完汇报，盖上自己的名章，封好口。自己闭目想了想自己这个敌工部长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首先是要在这次投来的诸彩老部属中选择一批积极分子来，充实到海军的巡逻船队上去。诸彩老覆灭之后，他的残部除了投降郑芝龙之外，陆陆续续退回广东，有的为刘香所吞并，有的则流窜在洋面上，伺机行劫。有些船正如几个月前被郑芝龙击溃的小股海盗一样，流窜入琼州海峡了。

海军准备在海峡的临高洋面上进行招降活动，收编这些散兵游勇。当然，收编的话，最好有说客，免得打仗死人。对于船来说，合用的水手更宝贵。

其次是要到大陆去做一次情报旅行。他已经安排了人去广东、福建沿海寻访林淡的家属——这事情一定得给林淡一个交代。至于徐成的一个包裹，他关照人到德隆兑换成汇票，电汇到广州由自己收票，他准备寻访到徐成的家属，把这件事情办妥。

他心里还抱着一丝期望，认为徐成还没有死。这个人重感情讲义气，如果没死的话借机收服，倒是自己一个极好的助手。

这次旅行，他不打算直接坐船到广州，而是准备坐船先到琼州——他有个想法要尝试一下。

去琼州的思路是在敌工部清理苟家庄的在密室缴获的书信的时候得

到的启发。虽然书信都是用白话写得，但是古代的古话和现代普通话的语法不大一样，他把张兴教找来，逐字逐句的把每一封书信都读了一遍，把意思解释清楚。

这些书信，大部分都是和诸彩老和他的部下的联系信件，无非是销赃的结果，双方准备在哪里碰面移交银钱货物等等，也有委托购货之类的事情。但是还有一部分，却是苟大苟二和琼州的一些人物之间的来往，从信里看出，来往的人应该是琼州府当地的商人或者士绅，专门和苟家兄弟做销赃和贩私盐的买卖。

林佰光不知道这些人具体是谁，他们在信里要么是用号，要么是用简单的姓氏作为称呼，不过信里的蛛丝马迹也透露出了不少信息，比如一位马先生，从字里行间看来应该是位在官府任职的人，大约是个官吏。令他吃惊的是，原来露丝雅也和苟家有过来往！露丝雅曾经有一批赃物寄存在苟家庄。

自从开始研究这批书信，越研究林佰光就越有想法，既然苟家庄已经完了，他们留下的物质遗产是归穿越集团继承了，这些关系，穿越集团也可以尝试继承下来。

不过，苟家的信件里，大量的都是苟大的书信，苟二的极少。这有些说不通了。按照当地人的看法，苟大是武行，苟二是文行——按理说苟二这种狗头军师，白纸扇的角色，他的书信是不会少的。

到哪里去了呢？林佰光想了想，忽然想起来，苟二并不住在苟家庄，他是住在县城里的。他叫自己的通讯员到档案室，调取当时搜查苟二家的行动报告。

报告写得很仔细，从突击队几点几分进入县城，几点几分包围苟家，到突入的路线、遇到的人，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整个行动里，没有抓到一个苟家的人，包括苟二、苟二的儿子还有这父子俩的老婆，只抓到二个看门的佣人。

最后，是一份在苟家缴获的物品清单——这份清单看着简直让人丧气，虽然事无巨细把宅子里的一把扫帚一个筐都登记上了，但是财货细软书信账册之类的东西却一点都没有。

显然，苟二逃跑的时候把自己的财物和重要信件都处理了，所以才会一无所获。

关键是，他的东西都藏哪里去了？林佰光忽然对苟二“失落的财宝”起了很大的兴趣——金银珠宝还在其次，那些书信里应该有许多的猛料，搞不好还有更要紧的东西，比如行贿的账本，找出来说不定会有大用。

他打了个电话到冉耀那里：“我建议立刻通缉苟二父子。让临高县衙出文书，画影图形抓捕。”

“有必要吗？”冉耀深表怀疑，“丧家之犬罢了。”

“有。”林佰光言简意赅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抓到苟二，等于是打开了一道通向琼州府的大门。”

冉耀说，“不过苟二的儿子还是秀才，理论上临高县衙是不能通缉他的，要革掉他的秀才功名之后才能通缉。这得行文广州的学台衙门，没几个月怕办不下来。”

“那我们自己私下通缉！”林佰光想到要是没有临高县衙出面通缉，这个布告没有名义，总不能以执委会的名义下达吧，“或者只通缉苟二本人。”

第二百二十五节 再次搜查

“行，反正抓到老子，儿子也跑不掉。”冉耀说，“不过你别抱太大期望，我要是苟二早就跑远了。”

林佰光的想法和冉耀不同，通缉苟二父子重点不在于抓人——实际上抓住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个态度问题。穿越者必须给自己血洗苟家庄正名。这事情过去一直没办，现在得赶紧补办。

查获苟二的财宝，显然不是光靠抓人就能达到目的。林佰光的想了下，给慕敏打了个电话，问她是不是有兴趣参加对苟二住宅的搜查工作——慕敏干过5年的刑侦工作，对搜查应该有专业经验。

“搜查？”慕敏感到诧异，去年突击苟二住宅的时候，她当时因为身份没确定所以没参加，但是听闻这地方当时是被搜了个底朝天，再去搜又能找到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林佰光和着慕敏两个，带着几个土著队员进了城。熊卜佑早把要搜苟二宅子的事情向县里的典史说了。典史自然满口答应，自带了几个衙役在等候。

苟二的宅子，在县里北关厢。临高的北门很久之前就被堵上了，所以这北关厢十分冷寂，即无商铺，住家也很零落。正适合这专干黑勾当的苟二居住。

一堵黑水墙上开着小门，上面贴着临高县衙的封条——自从苟家庄被灭之后，临高县衙就派人把宅子给查封了——吴明晋对苟家也不怎么感冒，苟家庄一完蛋，他心里是暗暗称快，澳洲人前脚搜完苟二的宅子，后脚他就关照人把苟二的宅子给查封了。以示官面的威严。

典史叫人把封条启开，又关照了几声，只留下一个衙役守候，自带人去了。

门内是个小院子，连着个穿堂。砖石铺地上已经长出了草来。穿过院子，便是正房，三间正房门窗大开，满目疮痍。遍地的烂纸、破布、散开的竹帘、摔烂的瓶瓶罐罐，被拆开的家具什物。简直就象是被人洗劫过一番。稍微象样些东西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暴力式搜查不是穿越者的风格，显然县衙里的衙役们没顾及他们和苟二曾经有过的江湖情谊，很是在这里搜罗了一番。

苟二的住宅并不大，就是一般的县城里的殷实住户的格局，林佰光和慕敏带着人仔细的搜索了每一间屋子，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暗格、密室之类——苟二的书房里倒是有一处暗格，但是早就被人砸开了，里面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林佰光记得报告里说找到书房里的暗格，除了查获些散碎银子和一口匕首之外并无他物。

慕敏忍不住道：“你为什么非要认定苟二藏了什么在自己的家里没带走？这么要紧的东西，逃命的时候不是应该随身带吗？”

“我们打苟家庄是突然行动，路上还差点活捉了他。”林佰光说，“他

反应很快，快到我们第二天去县里抓他，他已经不见了，不但不见了，家里的重要财物也没有了。这些东西，仓促之间是运不走的，所以我认定东西还在宅子里。”

“这可不一定。”慕敏说，“根据我们的时候对县里的调查，d日之后，县里的有钱人因为防着我们要攻城，纷纷向乡下的亲朋好友家转移财物细软，苟二也不会例外。”

“这个可能性有，但是我要的不是他的金银。而是他手里的文书信件。”林佰光说，“这些玩意比起金银财宝，事关他的性命和发家的本钱，他怎么肯轻易托付给别人？要么随身带走了——要带走也没法带走全部，肯定有一部分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你说得有道理。”慕敏想了想，“我们就再来搜查一次好了。权当给孩子们实习。”她笑了下，“实话说上次搜查也未必很细心。”

说着从随身的工具包里取出一些设备——知道要重新搜查苟二宅子之后，她特意去领了装备，又招呼自己的两个“徒弟”，她从军政学校里收了两个小实习生，专门跟她学刑侦的，其中一个，正是和土匪有深仇大恨的乌项——因为这点，他被选中了。

“我看从书房开始好了，这个应该是重点，其次是卧室。”林佰光建议道。

慕敏却摇头：“平时来说，这两个地点最有可能藏匿家中的重要物品，但是要逃走的话，这两个地方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大家都想得到。那个暗格不就找出来了？”

“你觉得在哪里比较有可能呢？”

“古人藏东西的规律我不大清楚，不过应该是窖藏比较多吧。重要的东西挖个坑埋起来。”

“嗯。”林佰光想这种专业问题还是由她判断比较好。

“注意搜索地面上的方砖，有没有撬起来的痕迹。”慕敏吩咐两个实习生，“敲打一下方砖，注意有没有空鼓的声音。”

板壁之类，已经被贪婪的衙役都劈开了，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了。苟二的房子和南方的大多数传统民居一样，是不装天花板的，所以梁柱上也不可能藏什么东西。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房屋的砖下面了。

其他人也跟着帮忙，林佰光跟着干了一会，觉得特别枯燥，便走了出去，吸了一支烟，没想到刑侦工作这么枯燥乏味，原本他还以为是件刺激的工作呢。看来自己干这个敌工还是对的——起码比较有意思。

搜索了一上午，没有什么发现。有人在卧室原本床铺的位置下面发现了一处小地窖，掀开方砖一看里面却空无一物。

类似的上次没有搜到的小型藏物处还发现了几处，有一处里面藏得是刀枪，还有几处分别藏了几套衣服和用具，有游方道士的装束，有挑担小贩的，还有乞丐的，大约是准备危急的时候化妆逃命之用。

但是没有一处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林佰光感到十分丧气。原本以为能发现些什么的，难道真要去抓捕苟二的亲戚？首先就是苟二的丈人家，其次是苟二的亲家，苟二的本家亲戚全在苟家庄，除此之外，就是这两家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了。

问题是根据社工部的调查，苟二和亲家关系很不好——原来他儿子苟承绚是强娶人家的女儿，这家人对苟家这门亲戚是深以为耻的，几乎不相往来，是不可能藏东西的了。

剩下的，只有苟二自己的岳家了。林佰光查过资料，这家人家离县城好几十里，是当地的一个小土豪，对穿越集团还算顺从。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交出财宝，大约是不可能，但是公然是去炒家，貌似又没有合适的理由……

叼着烟卷信步走到后院来。后院很荒凉，什么也没有，只有满地杂草。院子里有一颗高大的木棉树，满树都是红艳艳的木棉花。引得林佰光多看了好几眼。

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离树不远的地方，似乎还有一口水井的石围栏。他赶紧走过去，水井上盖着盖子，掀开盖子，往下看，很是幽深。林佰光心中一动——水井里也是藏东西的好地方！——地道战里的地道入口不就在水井壁上？他拔出美国警察的强力手电，在井壁上仔细的照射巡视着，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水井很深，井壁是用青砖砌成的，年深日久上面满是青苔，井壁上没有供人上下的设施，连有人曾经上下过的痕迹也没有——青苔很厚，没有磨损过的痕迹。

他微微失望，看上去不象有花样。看了半天，慕敏也带着人过来了，开始对后院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这么说吧，把能搜的地方都搜到了。”慕敏笑着说，“厨房的灶头也拆开了，还是一无所获。”

“我也是，这里有口水井，原来以为还能找到些什么，没想到一无所获。”林佰光叹了口气。

慕敏接过手电，仔细的看了一番，也没发觉有异样的地方，正要离开井台，她忽然怔住了，仔细的盯着井栏的石圈看。

“怎么了？”

“这里有问题！”慕敏有些激动，用手指指点石圈，“看到了么？被撞过的痕迹。”

林佰光顺着她的指点，仔细的看去，果然：在石栏上，有一些坑坑洼洼的残痕和拖拉磨损的痕迹——痕迹还比较新，不象是很久之前留下的。

“这是什么？”

“这痕迹说明，有人曾经在井栏上拖拉过什么很重的东西，这东西

很坚硬，以至于在石井栏上撞出了凹坑。”

“那会是什么？”林佰广的情绪起来了。

“不知道，应该是铁制品，武器？”慕敏说，“不管是什么，多半是丢到了井里面去了。拖痕证明了这点。”她探视了下水井的深度，“得找个什么钩子之类的玩意……”

她丢了一块石子进去，看了下手电光照耀下的水花：“很深，一般钩子估计还不行，得加长加重的。”

“肯定就是财物！”林佰光眼前一片光明，“不要抓钩了，直接抽水吧。”

第二百二十六节 账本

下午，从机械厂来了几个人，带来了煤气机和抽水机，还有抽水管。在煤气发生器运转了一小时之后，柴油机终于启动起来，抽水机开始源源不断的把井水抽了出来，直接排灌入了护城河里。

不到二小时，井里的水就抽干了。露出了黑黝黝的底部。几支警用强力手电一起向底照去，苟二在d日当天晚上沉下去的铁箱赫然出现在强力手电的光线下。它完好无损，端端正正的沉在井底。

“快把它捞上来！”林佰光激动道。

乌项答应了一声，把绳索装好了就要往下爬，慕敏拦住了：

“过一会！现在刚抽干水，下面很可能缺氧。”

等了一会，又把燃烧的蜡烛垂下去试了试，才让乌项从绳子上滑下去。接着又下去了一名土著工作人员，帮忙用绳扣拴住箱子，这才用手摇葫芦一点一点的往上吊起。

箱子极沉，林佰光估计里面的财物很多，关照人先把下去的人拉上来，免得中途箱子脱扣掉下去——井下地方狭小，躲都没地方躲去，非害了性命不可。

一路小心翼翼，总算把这口箱子提上了，湿淋淋的放在水井边，林佰光仔细检查了一番——说是铁箱，实际是硬木包铁的，箱子外面完好无损。连挂着的锁是好好的，

不过，这箱子就这样泡在水里，多半里面只是金银，不可能是书信之类的玩意了。否则不给泡烂了才怪……

想到这里他微微失望，财宝固然不错，却不是他要的东西。

话虽如此，还是先把箱子运回去再说。当下这箱子就给装上车，拉了回去。

箱子在内务委员会的专门房间里被打开，慕敏的好奇心很重，早就想看看这古代的财宝是什么东西，当下取了榔头来三下五除二的把锁头砸烂，开箱一看，里面用油布油脂密封得好好的，箱子本身也做得很严实里面还衬着一层厚厚的兽皮，粗硬扎手。

“是狼皮。”慕敏办过非法贸易保护动物皮革的案子，一眼就认了出来，“隔冷防潮，苟二还真是精心。”

拆开狼皮，并无满箱金光灿灿的财宝，是一包包用油纸仔细的大小封包，慕敏正要去拆，林佰光忽然制止了他：

“不要拆。”

“？”慕敏不解。

“还是应该请计委的人到场才好。”林佰光说，“边开封边登记，有个凭证。”

慕敏被他一提醒才想了起来，这里除了她和林佰光两个，并无旁人，万一今后有什么事端，岂不是说不清了。

“是我手快了，锁头该到计委的人到场之后再砸的。”

“问题不大，现在也来得及。”

当下给计委打电话，过了一会，孙笑来了。他带来了清点战利品的专用文件。

当下把封好的油纸包一个个的拆开，清点，计数，取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大小不一的金锭、银锭，成叠的金叶子，包成柱状的西班牙银洋，各种纯金和嵌宝的首饰，镶嵌珠宝的用具和武器——有的带着明显的异国风情。孙笑逐一拍照，编号，登记。

箱子里稍微有些进水，有些水汽，但是物件保存的很好。这让林佰光稍稍放心——就算有纸质的文件，应该损失也不会太大。

一路清理到最后，里面又是二只小铁箱子，这是真正的铁箱子了，外面用油布包裹密封了好几层，林佰光心里一动——这么注意防潮，十有八九就是文书了。

把箱子撬开，里面又是油纸包裹。林佰光拆开其中一个，里面露出一叠书信的封套。他兴奋的说道：

“找到了！”

孙笑和慕敏都凑过去看，孙笑笑道：“真稀罕，一箱子金银珠宝都没见你这么激动，几封书信让你high成这样！”

“这你就懂了，一纸文书比这几箱子金银财宝的价值大太多了。”林佰光拍了下小铁箱子，“我敢说，苟二宁可丢了这里的全部财宝，也不愿意丢掉这个小箱子。”

登记造册结束，金银财宝由计委派车接运走了，查获的文书资料就归政治保卫总署了。他把保卫总署的土著实习生叫来了几个，对这些文书资料进行编目。

除了书信之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首先就是好些账册。林佰光翻看了一下，不是很明白里面的体例，决定还是叫孙笑来帮忙。虽然古今财务条例不一样，但是当会计的人，对数字和条理总归要敏感的多。

因为东西太多，又请了几个擅长古文的穿越众一起来帮忙清理。首先是登记信件，这些来往的信件都是按照来信人的姓名进行分类捆成一束一束的，林佰光从档案室里调阅了剿灭苟家庄之后通过缴获、审俘整理出来的苟家情况的文件，以便查对来信者的姓名身份。

遗憾的是，除了一部分信件之外，大多数信件要么没有上下款，要么用暗号替代，不是“南海笠翁”就是“琼山一叟”，要么就是“知梅堂”、“无此轩”之类，有的干脆只有一个花押。实在看不出谁是谁，对照之后发现很多名号在苟大的来往信件中也有发现。

要是能知道这些名号指代的是谁就好了——起码还能派人打听。林佰光估计，以苟大苟二的活动能力来看，这些人多半是在琼州府、雷州这一带，不会超出太远的范围。

他下令把苟家庄缴获到的文书资料也一股脑的调过来，合并进行分析。

林佰光暂时帮不上什么忙，他让人在会议室的又增加了电石灯，给人送去茶水和食品，还有足够的冰块。他自己在办公室里研究着已经掌握到的信息，试图把它们拼凑起来，摸清苟二在琼山的活动轨迹。

每隔一小时，他就打发通讯员到会议室里去询问进展，回到总是：“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重大的发现：孙笑带来了一本账本。

“这册子要是丢到广州去，琼州的官场估计会有次地震。”

“什么好东西？”

“是贿赂底账。”孙笑说，把账本给他。

原来是一本送人情礼物用的账本，和州县官们师爷交接的时候要照例要讨价还价的“送礼账”是一码事。无非是需要打点的各路官场人物的资料和“三节”奉送的各种例规银的数目。苟家兄弟干得这种买卖，没有官府的照应是干不长的，就算没有勾结，也得照例打点，买个平安。

苟二的这本“人情底账”开列的十分详细，林佰光粗粗一看，有海南的临高县、澄迈县、儋州、琼山县、琼州府五套班子还有一个雷州的徐闻县的全部官吏名单，每个官吏都有籍贯、科名、生日这类私人资料，除了官吏本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资料。编写的十分详细。这本账本上更改的地方不少，有的人名被勾去了，后面不但注有去职的时间，还有去职的原因：升迁谋职、卸任、调任、死亡、获罪等等。

粗粗一看，大体从天启元年到天启七年之间本地和周边的官场的动向和贿赂价码一目了然。

上面，吴明晋、吴亚等临高官场上的主要人物的资料也一应俱全。也有三节一寿的馈送标准。

林佰光却没孙笑这么兴奋，这东西他早就见识过类似的。

“不会的，因为这不过是官场潜规则的底册而已。”林佰光道，“三节一寿、冰炭二敬这类馈赠，在明清两代算是当官的正当收入，皇帝老子都知道下面当官的有这个——起不了风浪的。要真正的大宗贿赂的底册。”

“我还以为是个定时炸弹呢……”

“本时空这不算什么，没用的。”林佰光想，不过这东西还是很有用，起码是一张混迹官场用的到的资料表。对以后情报人员打入大明官

场有重要的意义。

“有货真价实的贿赂的底册吗？”林佰光比较关心这个。

“貌似是有的，但是没用。全用暗号。”孙笑翻出另外一本册子。

这就是真正的贿赂底账了，几年几月几日，为某事馈送某某人多少银子、财物，谋办何事，结果如何，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上面的某某人的名字全是写信的时候用的暗号。看不出到底是谁。

林佰光注意到，最后一次行贿是在天启七年四月，苟二向某人行贿，托他去向吴明晋说项，不要将他儿子苟承绚在县学例行考试中作弊的事情行文学台。从而保住了秀才的功名。

“真遗憾。”林佰光研究了一番，“不过从所托办的事情来看，这些人应该是官吏——起码也是和官吏走得很近的人物。”

“可惜不知道是谁，不然掌握了这套资料，他们就得乖乖得听我们的话了。”

“呵呵，事情没这么简单。”林佰光在官场混迹多年，知道这东西说有用也可以说没用也可以，得看当时的时势，“不过我们可以一用，关键是要知道谁是谁。”

第二百二十七节 密码

知道具体的代号指的是谁，这是关键。有了这个，这些材料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材料，丢出去的杀伤力可比一本“三节二寿”的送礼底单厉害多了。正如“潜规则”女艺人是花边娱乐新闻，强奸了女艺人就是刑事案件了。

林佰光认为，苟二不可能有超人的记忆力记得每个暗号代指的人物，多半还应该有一本暗号和人名之间的对照表作为备忘。

不过这问题林佰光想得到，苟二自然也想得到。材料整理渐渐进入尾声，孙笑还是没有从账本里找到最有价值的名册。林佰光的脸色变的不好看起来：找到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却不能用，太令人失望了。

“你也不必太失望了，说不定苟二就是自己背下来的，”慕敏安慰他说，“或者这本底册他是随身携带着的。除了直接找资料之外，也可以用情报分析的方法来找出代号的所指。”

“把材料对照起来看，大体上就能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具体干什么事情，接触的人是哪些，可以猜出大概是谁。”慕敏说着拿起贿赂底册，“这本册子的最后一件事情里提到的兰陵翁，收受了钱财去向吴明晋关说事情，事情还办成了，显然此人是吴明晋身边的熟人，关系还很不一般。”

“这个我也想到了，”林佰光说，“不过吴明晋身边的亲信也颇有几个——很难确认到底是谁，再说如果是县丞吴亚或者当地的重要士绅出面关说，他也不好意思当场驳回。”

“所以要综合起材料来看，这样就能推断出来了。”

箱子清理到最后，终于找到了林佰光需要的东西：名册。

孙笑拿来的时候，林佰光简直大喜过望，有了这东西，琼州府这些官吏肚子里的牛黄狗宝他可就要抓到一大把了！

打开一看，却立刻冷了半截。原来这是对照表不假。每页账本分为上下两栏，上面是提到的人名代号，下面的名字却是毫无意义的三字组词，就其古怪程度来看，根本不可能是人的名字。

“靠，这苟二还真是鬼！这大概又是一种代码之类！”

慕敏认为这大约是一种密码，不过她对这个一无所知，通过计算机查询人事资料库，他们找到了密码人员：张兴培。

张兴培刚从广州回来不久，正在享受假期——在广州他受到了极好的招待：一口气玩弄了四五个女人。搞得疲惫不堪。回临高之后只想着修身养性了。但是一个电话把他召到了政保总署。

张兴培惴惴不安，反复想了好几遍自己有没有对不起穿越集团的事情，难道自己的在广州的“生活作风”问题被人举报了？貌似政保署也不爱管这种下半身的事情……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只好来报到了。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密码？”林佰光开门见山。

张兴培对密码学和情报学有浓厚的兴趣，自己还专门学习过。当然他的密码学只能算是最基本的入门级。一听说是搞密码，他吓了一跳——他的密码学上的例子几乎全部是基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的密码是什么样的，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这个很难啊，我对中国古代的密码一无所知……”张兴培踌躇了一下，“古人应该不会用太复杂的密码，但是不知道里面的体系就不大容易着手。”

“原理应该一样吧？”

“这不好说。”张兴培说，“中国的是八百个常用字，西方人的体系就是几十个字母——要从编码的角度来说，字母显然比方块字要容易的多。”

中国和西方在文字上的巨大差异，造成在秘密传送资料上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更多的是使用切口和隐语。这种切口隐语张兴培略有所知，基本上是口口相传，和密码根本不是一码事。

“赶快打电话给罗铎，叫他查中国古代密码资料！”

“现在是半夜里，半夜打扰人家没公德啊——”张兴培对自己深夜被召见已经很满了，借题发挥。

“放心好了，这两脚书橱肯定在社工部办公室里。”林佰光对公德显然不感兴趣，而且他对罗铎的习惯很熟悉——此人的最大爱好就是搞资料，越到晚上他精神越好。

但是被叫来的罗铎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料了——现在是半夜，他没法上大图书馆的计算机中心去检索，根据他有限的记忆，张兴培大体知道中国古代的军事密码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类似江湖“切口”的“隐语”，不过这隐语到底是如何使用的，现在已经查考不清了。

还有一种则是所谓的“字验”。即把军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编成四十个项目，如：“请弓”、“请箭”、“请进军”、“请援兵”等等。然后联络双方约定用一首没有重复字的五言律诗作为“字验”，写属性的时候，将要报告的事情的项目编号，对应该首诗词里的第几字，然后在书信中的某字旁加一极好就可以。这样就算书信落入敌军之手，对方也知道这个办法，只要项目编号的底册没有泄露出来，就算知道是哪一首诗词也没有用处。

“……但是这种法子主要是用在联络上，如果苟二自用的只是防止泄密的，是不是这种就难说了。”

“实际上就是以字代意了，有意思，有意思。”张兴培陷入了深思。

接着罗铎又开始介绍一种戚继光发明的建立在反切读音基础上的密码——这种密码已经很类似现代密码了，不过就他说得复杂程度来看，大家不觉得苟二会使用这么复杂的体系。实际上这种密码只是很短暂的

在戚家军中使用过，并没有推广流传开。

张兴培拿了支笔，把这本账册全部抄写了下来，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不知所以然的三字词都是指代的人名，他拿这这抄本仔细的看着，几分钟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突破口。

“我有点数目了。”张兴培指着上面的词，“这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法，也就是所谓的凯撒密码。”

“苟二什么时候知道凯撒了？”

“当然不是说他用了凯撒密码，但是原理差不多。”张兴培解释道：所谓的凯撒密码就是把就是明文中每个字母都被替换成一个不同的字母或者符号。根据记载：恺撒只是简单的把明文中的每个字母替换成了它后面3位的那个字母。

“但是这不大可能吧。”罗铎立刻提出意义，“字母才多少个？中国常用字可就要八百多了。这个字表要多大的规模？苟二不得时刻揣着一本电码本那么厚的密码本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张兴培摇摇头说，“不过从概率法里我大概能推断出几个姓氏。”

他的思路很简单，既然这些都是人名，三字词的第一字必然是姓，既然是姓，就有个出现频率的问题。正如英文字母中出现最多的字母是e，中国人的姓也是有出现频率的，王、张、李、陈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虽然张兴培不知道大明的姓氏数量排位顺序，但是想来应该很现代不会差别太大。

“你得考虑本地特色。”罗铎提醒他，“临高来说，符姓就是大姓，这里福建移民很多，林姓也很多。”

“难点就在这里了，”张兴培说，他把出现最多的几个代姓的字单独提出来，反复的看来看去，就是不能入手。

“惨了，我对中国的古籍一点概念也没有，”张兴培沮丧的说，“苟二用的肯定是一本古代的书籍。而且还是很常见的——就好像欧洲人喜欢用圣经做密码字表一样。”

“我想我猜出一个了。”慕敏突然发言了，“这个去向吴明晋替苟二的儿子关说的人，一定是王兆敏——他的师爷！”

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她。

“你看，这个兰陵翁对应的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正是张兴培找出来的几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王、张、李、陈，再加上符和林，你们想想看，吴明晋身边比较亲信的人，或者说得上话的人，又符合这几个姓的，只有一个王兆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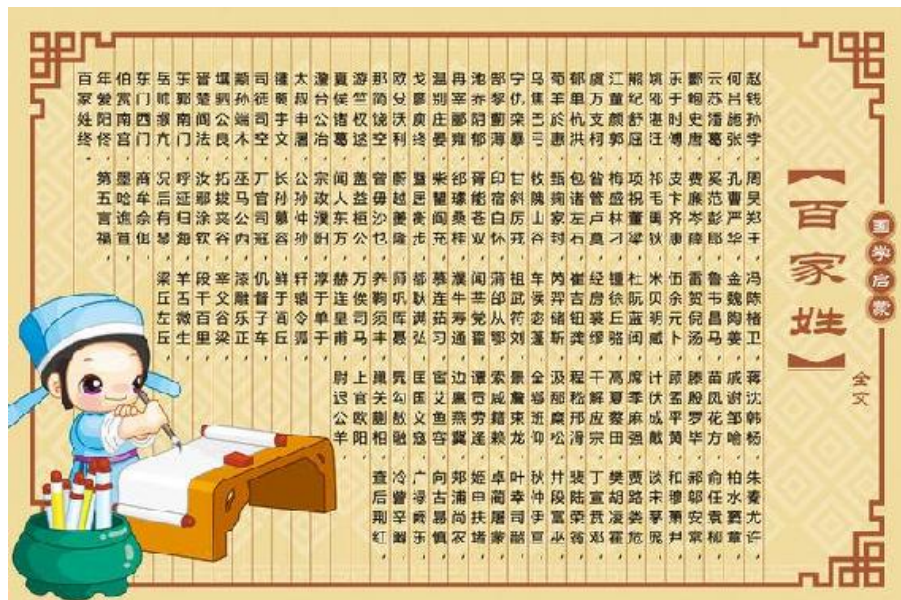
“不错不错，”林佰光连连点头，对照起资料再看，就不觉得太陌生了。

“对照他的行贿底册，再把我们掌握的临高的社会情况对照一下，应该能寻摸出不少人的名字——好在这不过是名字而已，猜起来比较容易。”

其他地方不好说，临高这地方基本社会状况情报部门掌握的还是很多的，很快，就又从蛛丝马迹中找到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不过只靠这样猜，准确度还是有限，而且一出临高，这套法子就不准了。”慕敏说，“还是要找出字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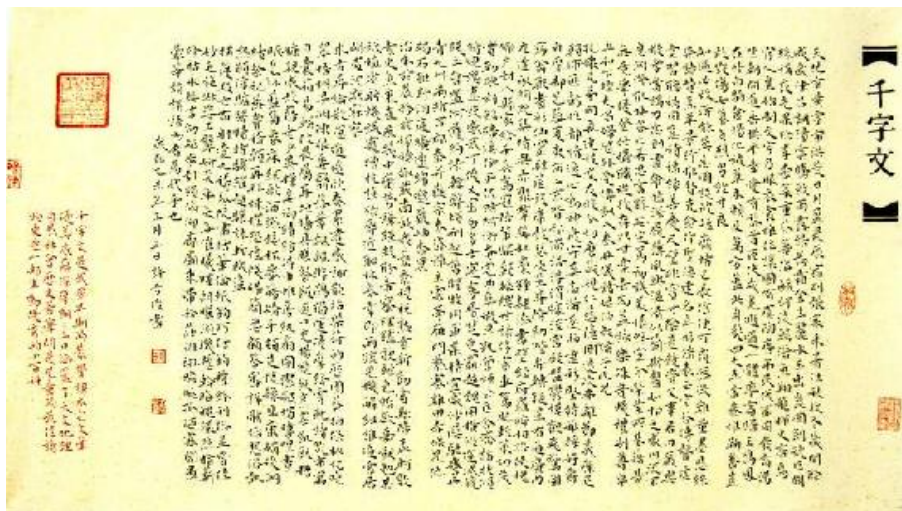
“容我慢慢来找，”张兴培说，“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几个字，就能猜猜看了。先从最普及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来来找——这三种，大明只要读过书的人都能背下来。”



《百家姓》，是一篇关于中文姓氏的文章。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68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124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地区，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千字文》，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梁武帝（502—549年）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千字文》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并译有多国文字版，是

中国影响很大的儿童启蒙读物。目前大陆实行简化字、归并异体字后，其简体中文版本剩下九百九十余个相异汉字。

第二百二十八节 送上门来

最后证明它是用千字文作为替代码，每一个字对照一个常用汉字，苟二应该随身带着一本特殊的千字文作为译码本。

“能破译出来吗？”

“当然能，”张兴培很有把握，“可是有几个前提，得有精通明代汉语的人，我们得知道当时人的用语习惯，这样能算出一篇密文中的字频；还得有足够的密文供参考，密文越多，越容易对照出来用字频率……”

“现在的所有密文就是这些名字而已。”慕敏说，“恐怕很难。”

“这样的话确实很难。”张兴培的态度一下就变的悲观了，只有名字，没有连贯的句子，也就无法通过上下文的语意来核对破译的是否准确。

“我再去试试看吧，”张兴培说，“不过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好吧，能出几个名字出几个名字。”林佰光无可奈何，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根据已经知晓的名字，加上根据文件内容推断出来的讯息，他们掌握了临高的一批名字，成功的知道了他们曾经和苟大苟二勾结在一起干过什么。这些讯息让林佰光很是振奋——这给他们即将从秋天开始的“明皮澳心”计划增加了砝码。

所谓“明皮澳心”，就是利用即将开始征收秋赋的机会，借机渗透入县衙。清洗下层吏员，以自己人取而代之，从而把持住具体的县政。把吴明晋等人彻底的予以架空。

取得县衙的实际控制权之后，再利用县衙这块大牌子，使穿越集团的政策能堂而皇之的推行下去——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穿越集团是“挟县令以令县民”，规模不同，道理异样。这就是执委会的如意算盘。

对县衙上下的怀柔，对本地知识分子的拉拢，正是在为这一计划做铺垫，起到麻痹当地人的反抗情绪，减少可能引起的对抗的群体。

但这些只是胡萝卜，必须的大棒也要有所准备。搞“黑材料”也是最有效的大棒。不但能砸得人昏天黑地，还可以让人声名狼藉，这在还比较“知耻”的古代社会效果要比现代时空有效的多。

政保总署社工部已经搞了几个月的黑材料了——黑材料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搞社会调研的工作队从当地搜集的，有从俘虏口中审问得知的，自然也不乏匿名人士偷偷送来的揭发材料——不少人把报私仇的期望放在穿越集团身上了。

也有不匿名的，比如张有福这个破落户，搞黑材料简直是个行家里手，要说全县的屁股除了苟家兄弟两个就数他最不干净，但是对告密却是极其专精。开协商会议的时候就偷偷的给席亚洲送过几次关于刘大霖

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由席亚洲转到政保总署，冉耀看了下，几乎全是刘大霖对穿越集团的咒骂言论和当初他是如何积极出谋划策的攻打穿越集团的事迹。

接着他又提供了一份当初参与过进攻穿越集团的士绅们的名单和他们的言论事迹。冉耀看了之后虽然不齿于其人，但是不得不说此人算是一个“人才”。于是张有福就成了政保署的客卿之一。

几个月下来，搜集到的黑材料还真是不少，大到勾结土匪海盗，逼死佃户的，强奸婢女，小到偷宰耕牛、扒灰的、诱奸寡妇的，林林总总的玩意分门别类的还真是不少，冉耀不管真假全部按名字归档。

林佰光对这次起获的苟二的黑账之所以兴趣浓厚，除了他想知道苟家在琼州府的网络之外，增加黑材料的份量也是他的目的——风头不能只让社工部占去么。

林佰光把手中掌握的材料向冉耀汇报了一番。第二天，熊卜佑接到了一个指令：要他立刻到县衙去办一件事情。

熊卜佑照例去求见王兆敏。要县令办事，见他的师爷是最快最有效的，因为当官的有很多话说不出口来，难以具体的讨价还价，还是由师爷出面比较方便。

王兆敏其他人可以不见，“熊老爷”是非见不可的，赶紧吩咐人请进来。心里暗自嘀咕，本月的津贴刚刚送过，这熊老爷忽然造访，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事情却不大，乃是要求县衙出一纸公文：宣布苟大苟二勾连海盗，前“海寇自相争斗，全庄毙命。”这不是什么难事，县衙虽未正式出具过公文，但是内部已经这样处理了。王兆敏心想，这髡贼们也有点明白事了，知道“名不正言不顺”，要用大明律法官威来给自己正名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暗暗高兴，只要你承认大明官府的权威，既然要利用临高县衙和吴明晋这两块牌子，我们就可以谈谈条件。他还不知道穿越集团取而代之的想法。

其次是要要求县衙行文广东学台，以同样的罪名革去苟二之子苟承诤的生员功名。同时，在县里发出海捕文书，追缉苟二父子。

王兆敏沉吟片刻，这三件事情，说起来不难。除了行文广东学台稍微麻烦一些之外——也就是麻烦一点而已，学台断然不会不准。另外两件事情更是举手之劳。只是他得好好思量思量，这澳洲人葫芦里卖得到底是什么药。

前几天他已经听人说了，澳洲人突然到了苟二的宅子里去，还闹出很大的动静。事后衙役们重新去封门的时候发现后院的水井被淘干了——是苟二在水井里藏了些什么？否则澳洲人为什么要把水井淘干呢？

王兆敏猜不出来，他们现在对穿越集团来说差不多就是单向透明：县里有些什么事情，澳洲人都知道，可是澳洲人在干什么，他就完全闹不清了。更不要说猜测他们的具体意图了。王兆敏是“学幕”出身，肚子

里学问很杂，对官场学问更是精通，但是澳洲人的学问体系和他完全不同，连想法也大相径庭，这让他很难去揣测。

“此事容易。”王兆敏答应的很痛快，有一点他摸得很清楚，那就是澳洲人喜欢直来直去，有要求只管提，最讨厌含沙射影的暗示什么。“不过出个文告就完了，不过广东学台那面，照例要有些点缀。”

“这个容易。”熊卜佑见他开口就是谈钱的问题，心里暗笑。“大约要几数？”

“五十两就够了。”王兆敏知道这事情其实和学台本人没多大关系，就是学台的师爷经手的，加上给下面书办的规费，有四十两银子足够了。十两算做他自己的好处了。

当然这十两也不是白拿的。要革掉秀才的功名，在明清时代绝非小事，比现今开除党籍还要慎重些。不过也不是办不成——明清也可以算是个“程序合法”的社会，不管是否合情合理，关键是在公事上要经得起挑剔。一纸公文写得滴水不漏才行，再花上笔银子，自然就搞得成了。王兆敏有些自鸣得意——这一会，他已经在肚子里打好腹稿了。

“所需花费改日一并奉上。”熊卜佑点点头。说着便要起身告辞。

“慢，”王兆敏叫住了他，“熊老爷请留步，我有一事相询。”

“是。”熊卜佑停住脚步。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王兆敏迟疑了一下，这件事情他和吴明晋商量许久了，思来想去也没有别得法子好想，但是对方有没有这个兴趣很难说。

“听闻贵众在美台洋开荒种地……”

“不错，正有此事。”熊卜佑大大方方的承认道。

“美台洋此地，种地极是不易，”王兆敏说，“想必贵众有澳洲秘法可用，大约五谷丰登也非难事。”

熊卜佑矜持的笑了笑。穿越集团的农业水平，在临高是尽人皆知的，也是他们最有吸引力的技能。

“……只是美台洋还有其他农田的秋赋，还请贵众照数上缴才是。”王兆敏这才吐露了真实的意图。

熊卜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打得是秋粮的主意。

这算盘打得还真精，果然当官的只要装糊涂的，没有真糊涂的。当然了，吴明晋和王兆敏对穿越集团的田地如此感兴趣，实在也是有些迫不得已——原本他们是很不想和这群澳洲人打交道的，但是面临的状况又使得他们无法可想。

征收“皇粮国税”，是古代基层政府部门最要紧的一件事，也是重中之重。以临高的税赋来说，很难说是沉重不堪。夏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重头戏秋粮也不过是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七升九合。就算按照临高的目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来说也还负担的起。

最大的问题出在加派上。辽饷已经加派过三次，亩征9厘。当然这个时候吴明晋也好，王兆敏也好，还不知道明年——崇祯三年还要再加派一次，变成亩征一钱二厘。

这个数字，对较为富庶，银子流通广泛的地区——比如南直隶之类的地方来说并不为难。但是对临高这样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偏僻小县来说就显得困难了。

第二百二十九节 书办

临高的商品经济水平很差，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少，银价相对较高，粮食价格就偏低。要征收银子，势必要多征粮食。一出一入的差价，看似微厘，累积起来，数字就变的很大。

临高计税的官田一共一千六百六十顷九十八亩，按照亩征9厘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万五千两银子，虽然有的田亩征四厘，有的免征，但是合计起来也得近万的银子。对这样的小县城来说，加派的负担大得简直难以承受。

所以到征粮的时候，银价就会涨得很高，不仅对粮户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就是县里也不轻松。过去没有加派，完粮尚且容易些。自从万历末第一次加派之后，县衙即要催征粮课，又要征银，疲于奔命。

最让吴明晋等人棘手的是，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县衙的威权十分有限，不要说县里的士绅，就是普通的结寨自保的土财主，纳粮多少也很随意，官府根本无法多问，至于各种私下开垦的隐田更是无法计数了。

不过，以往凭着吴明晋的手段和王兆敏的奔走，临高的秋粮总算还是能及时的完课的，去年虽然来了澳洲人，总算对方没有对秋粮征收多做干涉，这件差使还是办了下来。后来虽然搞了个合理负担，但这和县衙就没关系了。

今年的情况却比较微妙了。澳洲人堂堂正正的自己开了荒地，种上了庄稼。王兆敏有了一种极大的隐忧。

什么隐忧呢？这就要说到“诡寄”了。有一等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课，往往采用带地投主的方式，投在有功名或者有实力的地主名下。实际上明代的免粮原本有明确的规定，几品官员可免多少，举人可免多少，生员可免多少，都有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大大超过定规。在临高来说，这种事也不乏其例的。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但是豪强地主不少，诡寄到豪强地主名下，法律上没有免税的规定，但是对县衙来说，当地方官不得罪本县的大户是个基本原则，往往只能对征收的数字睁眼闭眼。总得来说大体上双方都过得去。

现在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了，如果他们公然不交一粒米，县衙对此又是无可奈何，很多观望中的一些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可能会投到他们的门下。临高的秋粮征收又要萎缩许多了。这对吴明晋和王兆敏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兆头——这不仅关系到吴明晋的考绩，还关系到俩人的腰包问题。对地方官来说，赋税上的浮收加派的好处是一笔可靠又没有风险的收入，

想来想去，王兆敏提出只有情商澳洲人了，让他们做个表率。他以澳洲人一年来的表现来看，澳洲人不想和大明官府为敌，有时候甚至愿意花钱买个好形象，所以只要价码合适，对方不见得会峻拒。

熊卜佑哪里知道他的算盘，心里盘算着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本县的粮赋很轻，”王兆敏见他做沉吟状，赶紧说明：“每亩官科不过三斗五升。你们那几千亩的地，由百仞村起个五百亩的课也就是了。”

熊卜佑摇了摇头：“王师爷，这事情我得禀报执委会才能给您回音。”

“这个自然。”王兆敏见他的意思有商量的余地，不由得大喜，连声称谢，要不是他已经很清楚这伙髡贼油盐不进的话，多半还要重重的许他一笔好处了。

熊卜佑回来之后赶紧向邬德做了汇报，这事情立刻引起了邬德的高度重视，于是执委会马上开会讨论此事。

“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啊！”文德嗣眉飞色舞，“原本还想着怎么去说服他们，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

“这不是一码事吧。”马千瞩立刻唱起了反调，“他是要我们缴粮，又不是要我们包税。”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王兆敏这下露了底裤。”文德嗣用了一个粗俗的比喻。

“原本我们不知道临高县对征粮的压力有多大，现在看来，他们的压力很大。”文德嗣分析道，“从王兆敏的要求来看，起码暴露了临高县衙在征粮上面存在严重的困难。”

既然在征粮上存在困难，穿越集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不过，到底难在哪里，他们还是一无所知。在做出下一步的行动之前，他们得先把县衙的底牌摸清。

这种事情，自然是找县衙“户房”的书办打听最为直接。

此事却并不容易。县衙里有所谓“三班六房”，这三班的头子和六房的书办都是不易相与的人。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这种人个个是积年老吏，公事上熟到不能再熟，对人情世故，官场哲学也是了然于胸。穿越者根本无法控制收买，所以执委会的对这群人的政策就是先怀柔以为我用，时机一成熟就将其彻底的清洗。

县衙“三班六房”，三班见第二卷·第一百七十五节。六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其首领由县令指派小官吏担任，称书吏或承发吏，直接对县令负责。六房又依纵横分为左右列和前后行。纵排是左列吏、户、礼三房，右列兵、刑、工三房；横排是吏、兵二房为前行，户、刑二房为中行，礼、工二房为后行。这里也昭示了封建社会无处不在的森严等级。

临高县的户房书办叫陈明刚，本地人士。据说此人的祖辈从宋代开始就是临高县里的书办了。家里藏着许多秘传的本子，对县情可谓极其熟悉，方方面面都要卖他一个面子，是本地极吃得开的人物。苟大苟二在临高县胡作非为，陈明刚是得了极大的好处的——其实就冉耀看来，类似苟大苟二这样的团伙别看一时间尘嚣至上，貌似强大，实际铲除不难，一旦倒下就是一哄而散。象陈明刚这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人物

才是真正的所谓“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在县里，他也是不可或缺的红人。王兆敏能每年把秋粮征收上来，这陈明刚有着莫大的功劳。实际上，能不能和县里户房书办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县令的为官顺利与否的。

因此，即使是县里的实权人物王兆敏，见到陈明刚也要亲热的称呼一声“老八！”——陈明刚排行老八，以为熟不拘礼的。

因为户房书办关系到全县的赋税，是个极要紧的人物，邬德一直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念头，为此派熊卜佑和他交际过几次，林佰光也出马和他对过阵，结果差强人意。

陈明刚不是什么耿直之人，也完全谈不上立场，其态度圆滑到了极点。对穿越众，他是极力敷衍，有什么要求，办什么事情，从不拖沓，也不索要种种陋规，可以说是买面子买到了十二分。但是在牵扯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特别是土地数量，税赋负担上，他总是打马虎眼，说一半藏一半，有时候干脆东拉西扯一些晦涩的术语，让穿越众不知所然。

在政治保卫总署的档案材料里，陈明刚的黑材料极多，可以说他是全县民愤最大的几个胥吏之一，甚至比刑房的书办还要罪大恶极。张兴教对此人也是恨之入骨——毕竟他的家破人亡正是从户房勾结苟大苟二搞“产去粮存”这个花样开始的。

但是现在，穿越众还要利用他一阶段。熊卜佑当下叫人备了一张帖子，请陈明刚到县衙前的茶馆一叙。

一般来说县衙前的街道总是全县最热闹的所在，而县衙对面总有几处茶馆之类的买卖。这里有专门由官府发给“戳子”的专以代人撰写禀帖诉状为业的“代书”，也有经验丰富勾挂三方的讼师，照例都一个个窝在县衙前茶馆里等候主顾上门或伺机兜揽生意。衙门中胥吏差役、长随师爷各色人等，与外界的通消息、讲斤头、勾结舞弊、讨价还价，亦多借此地方进行。要到县衙办事，这里就是最佳的窗口。

临高县是小县，没这许多花样，但是大致的情形差不多，不过具体而微。所以茶馆小虽小，还是存在的。

熊卜佑在本县已经是“名人”了，谁不知道他是澳洲人的大头目，专管和县里接头的。所以他一到店，马上就有伙计把他引入后面的雅间。

说是雅间，其实里面极小，不过容纳一桌几椅而已，茶也不见得高明。反正来喝茶的人主要是为了谈事，喝茶在次。

熊卜佑和县里的胥吏打交道，一般总是约在这里，主要是这里是胥吏们熟悉的环境，足以让他们安心。另外，执委会还有多一层顾虑，不愿意把胥吏直接叫到百仞城去密谈，免得让外人觉得穿越集团和本县的胥吏有太深的关系。在这种“吃讲茶”、“谈斤头”的地方谈话就比较适合。

吃讲茶，在我国的江南地区流传下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吃讲茶是在平民百姓间因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或矛盾，在双方争持不下时，既不愿私了，又不愿打官司解决时，为争吵双方

举行的和解茶会。进行吃讲茶时，由争斗中的双方约定日期至某茶楼吃茶评理，并邀请双方都信任的调解人(一般都由社会上有名望、办事又公道、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来担任)居中调停、评判，以化解双方的纠纷而握手言和。吃讲茶进行有专门的程序，双方指定茶馆吃讲茶后，茶馆会为双方安排好座位，桌上一般放置两把茶壶。此即示意有人在此吃讲茶，待双方入座后，茶博士在壶中沏好茶，然后双方当事人边饮茶边各自申述自己的理由，或相互争论，过后可让双方陪吃讲茶的茶客们发表意见、看法，或评判、开导，最后由调解人判断谁是谁非，提出公断。双方当事人可以对事端的处理提出意见，最后协议出妥善解决的中间意见。如吃讲茶的双方经调解后愿意和好，调解人即叫茶博士泡上一壶红、绿茶叶混合的茶汤，倒于双方碗中，双方皆须一饮而尽，以示和好。吃讲茶如经调解不成，则往往酿成凶斗。

谈斤头，是上海话，说的是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意思。

不多时，陈明刚来了。他年近五十，面皮黝黑，身材微微发福。限于身份的关系，穿着不甚华丽，但是料子做工很是考究。手里还拿了一柄川扇。

伙计引了进来，陈明刚对待穿越众，态度可谓恭谨，每次见面都要行礼。

“不必多礼，坐！坐！”熊卜佑招呼道。

第二百三十节 陈明刚的算盘

陈明刚谢了坐，一双眼睛在熊卜佑脸上溜溜一转。

“熊老爷，你有话请说。”

“老八！”熊卜佑也用王兆敏的叫法称呼他以示亲热，同时又不自贬身份。要知道县里的士绅也得叫他一声“老八”。

“我有件事情，你得给我交个底。”熊卜佑开门见山——以双方的沟通能力来说，还是开门见山比较容易沟通。

他把王兆敏的要求说了一遍，然后问：“县里的秋粮征收，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然是有的。”陈明刚似乎早就料到了会有此一问。他波澜不惊的表情告诉熊卜佑，此事他早就知道。

“熊老爷，澳洲也征粮吗？”陈明刚问。

“皇粮国税，天下皆有。澳洲也不例外。”本时空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也不过只取消了若干年而已。

“熊老爷知道澳洲是怎么征粮的，”陈明刚问，“有什么弊端？”

这个熊卜佑自然是不知道的，想来政府会取消农业税，惠农是一个方面，借此取消扰农的弊端也是原因之一。只好说：“这个我不大清楚，大约是有的吧。”

“这就是了，一行有一行的难处。”陈明刚说话很是从容，“就拿大明来说，每年夏秋两赋，是朝廷的正项。不过，每个县里总有若干刁民，顽抗不交，县里若是追比的紧一些，就抛弃田地，逃往外乡去了。县令老爷为了考绩的关系，也不能追得太紧……”

这话说得，和熊卜佑在明代社情讲座上听来得明代税赋问题很不一样。再说了，欠税的大户们肯随便丢掉土地逃亡吗？转念一想，明代社情讲座说得是体制里的弊端问题，陈明刚是体制里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怎么肯说体制的坏话？权且先听下去再说。

“县里的人口户数，是县令老爷的考绩，任内户口若是少了，考绩起来就不好看了，所以对这等刁民只能也不便穷究，交多少算多少。”

“县里的士绅们，难道就是十足缴粮的吗？”

陈明刚点点头：“熊老爷问在点子上了，本朝的规矩，士绅是自然有免粮的好处，不过士绅们不免把朝廷这点优待用到了十二万分上去了。免几石的，免了十几石，免十几石的，免了几百石。熊老爷总听说过诡寄吧。”

熊卜佑回忆了下自己的学习资料，点了点头，他有点明白了。

“最近可有人带地投献给贵众？”

“这倒没有。”熊卜佑作为和本地人打交道的主要关系者，按规定这类消息是要通报给他的。

“这就快了。等秋粮开征前夕，大约就会有人来了。吴老爷正是担心这个，才让王师爷来和熊老爷说项的。”

“原来如此！”熊卜佑完全明白了，县里最怕一班“刁民”来倚仗穿越集团的势力，不交秋粮，所以才急急忙忙的要王兆敏来和他们谈缴粮的事情。

穿越集团如果肯带头缴纳秋粮，对临高各界都是一个震动，原本想靠着穿越集团少交粮、不交粮的人，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不过，熊卜佑心想，事情没这么简单。他随意道：

“这么说来，今年的秋粮不好征吧？”

“当然不好征。”陈明刚毫不迟疑的回答道，“诸位大约也知道，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刁民们总要肆无忌惮些。没有个恶人镇着，还真不容易办事。”

熊卜佑想，这个“恶人”是谁？当然是苟家兄弟了——这兄弟两个多次承揽临高的粮赋征收的事情。是县里出了名的“粮差”。

“粮差”不见得是衙门里的衙役，多半是地方上的“恶人”，平时或者有自己的营生，或者干脆就是青皮混混。他们都和县衙里的户房书办有勾连，待到衙门开始征粮了，就配合衙役下乡收租，借机勒索，捞取好处。

最初这种“粮差”不过是书办们的打手，日子久了，某些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士绅也来涉足，利用自己在乡间的势力来包揽税赋。进而欺凌百姓，压榨农民。皇粮国税征了上来，自己也不免大发其财。更有肆无忌惮的，小民已经缴了税赋，却被这等人物扣着不纳，反倒闹得县里每年都欠着税赋。明末清初江南的各州县欠赋极严重，清廷清理旧年积欠的时候，有人曾经很明确的说过：小民不欠税，欠税的都是“承揽税赋”的士绅地主。

熊卜佑知道，苟家兄弟就常年承揽县郭都和临近地区的粮赋，在这上面很发了一笔财。

这陈明刚知道苟家是被他们剿灭得，为什么还特意说这样的话？他寻思了下，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莫不是陈明刚在暗示他们——承揽税赋的事情，他们也做得？

这倒是不谋而合啊！熊卜佑有些兴奋。如果这个书办也有这种想法，他们大可利用这家伙。从他身上了解更多临高的税赋状况。

但是他暂时不做具体的表态，只是表现的很有兴趣的盯着陈明刚。这种作态，倒让陈明刚有些不明就里了——他的确有拉穿越集团入伙承揽全县税赋的打算。

以穿越集团在临高的威势，如果他们出面，就算只是借个大旗，也

足以让全县闻风丧胆——他也可以借机大捞一票了。原先苟家兄弟固然厉害，但是不买账的豪绅地主也有不少，现在有了澳洲人，恐怕没人敢不买这个账了，他个人的进项自然就大的多了。

至于具体的经办，澳洲人对大明的征粮一窍不通——别说这些海外来客，全县上下，懂这个的除了自己之外，也就是王师爷了。王师爷虽然懂，可手里没有本县的鱼鳞册。一应具体的事务还不都得听他的安排……

想到这里，陈明刚甚至有些飘飘然，有澳洲人这个船坚炮利的“粮差”在，他陈明刚可要好好的收拾几户和他作对的人家。

陈明刚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在县里狠狠的敲剥一笔，不但县里的百姓不敢有人说三道四，就算是吴明晋和王兆敏也没胆子驳。反正到天塌下来有澳洲人这个长人顶着。澳洲人如果将来能在临高久居，甚至裂土开府，他为澳洲人征粮，自然是功臣；澳洲人被朝廷赶走，横征暴敛也得算在他们头上。

“熊老爷！”他叫了一声。

“噢，噢，”熊卜佑应道，“老八！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来做这个‘恶人’？”

陈明刚笑而不言。

“这我可得回去商量商量，”熊卜佑故作踌躇道，“这是大事。”

“粮食不也是贵众的大事？”陈明刚点了一句。

这个如意算盘他打了又打，认为没有破绽，关键就是如何说动澳洲人了——他觉得问题不大，澳洲人要在这里立足，粮食是根本。澳洲人到处开荒种地，说明了他们对粮食的渴求程度。澳洲人当初立足伊始，就把全县各村各寨的头面人物叫去，征粮征丁，搞什么“合理负担，”显然对粮食也有极大的需求。有这样一个机会名正言顺的搞到大批粮食，何乐不为？

“是极，是极。”熊卜佑干脆把姿态做得十足，诱他把话说开，便面露犹疑道，“只是我们是海外之人，对大明的税赋征收一无所知……”

“这个，毋须诸位操心。”陈明刚觉得话说得差不多了，直接亮出了态度。

“好，有老八你的一句话，我就能确实回禀了。”熊卜佑拱手告辞。

陈明刚恭恭敬敬的把他送了出去，见他走远了，才回到雅间。正想要一客点心充充饥，再好好的盘算一番，忽然他的徒弟，名唤周七的，急匆匆的闯了进来。先叫了一声“师父！有事！”

“什么事？”陈明刚见他步履匆忙，赶紧问道。

“师娘，师娘——”周七吞吞吐吐。

“师娘怎么了？”陈明刚很不喜欢自家这个悍妇一般的老婆张氏，张

氏的泼悍在县城里是出了名的。他家就住在县衙后街，邻居差不多全是县里当差的吏员衙役。论及险恶刁钻，古代社会很少有比得上胥吏的，但是就是这群人一提陈明刚的老婆，也无一不摇头。

陈明刚在县里也是响当当的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是对这个老婆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的丈人是前任临高县衙刑房的书办，大舅子如今就在刑房当书办，小舅子在快班当衙役，都是同声共气的同道。这是一种多少代编制起来的人情关系网，纵然他不喜欢也没辙。

“师娘刚才打到秋红那里去了！”

“啊？！”陈明刚站了起来。秋红是几年前从大陆上过来的一个妓女，在县城里设了个私门头接客，被他看上之后就变成了他的禁脔。陈明刚很迷恋这个与本地女人极不相同的外路女人，因为担心老婆吵闹，不敢在县城里金屋藏娇，便在城外里许的地方修了一座宅子安置她，还给她买了几个婢女使用，又专门安排了人在宅院四周守望，一是防着老婆来闹事，二来也防备有狂蜂浪蝶来勾引秋红，给他顶绿帽子戴戴。

第二百三十一节 陈明刚的家务

“师父，快去看看吧，已经打起来了！”周七连连催促。

打起来了，想都不用想自己的小可人是要遭到老婆的毒手了，想到小美人的细皮嫩肉在他老婆的老拳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陈明刚一阵肉疼。抬手就给了周七一个嘴巴。

周七好毫不防备，嘴巴挨得结结实实，差点没打趴下，捂着嘴巴不敢言声。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几个男人拦不住她？”

张氏的战斗力和陈明刚在外宅周围也布置了四五个人，拦住她一会以便让秋红逃走还是做得到的。

“不是小的不拦，实在是五爷也来了，我们不敢……”

五爷就是张氏的兄弟，在快班当差的。张五虽然不是班头，但是有个在刑房当书办的哥哥，气焰极是嚣张，连班头也得让他几分，更不用说周七这种根本没有“编制”的帮闲“做公的”了。

“快去！”陈明刚慌了手脚，赶紧带着徒弟出茶馆去了。

还没奔出城外，只见城门口一阵喧闹，来了一大群人。陈明刚定睛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只见他的发妻张氏，裙角掖在腰上，头发散开着，手里提着一根儿臂粗的洗衣槌，后面又有几个高矮壮瘦不同的妇人，个个手里不是棍棒，就是鸡毛掸子，一个个凶神恶煞，简直比县令老爷升堂还要威风。

人群中间，被几个健妇一路拖着，踉踉跄跄走着得，正是自己的“小心肝”秋红，只见这小美人满脸黑灰，大约是在摔倒在地上又被人拖过，脸上破了皮。尘土加上血迹混合成一团乌七八糟，头发被扯得七零八落。光着脚——秋红因为是妓女，是缠脚的。缠脚的女子若是没了鞋子，几乎不能走路，被人拽着拖行。

陈明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乎立刻就要发作，冲上去给老婆几个大嘴巴，但是人群外面，自己的小舅子张五带着几个“做公的”帮闲，显然是给自己的姐姐保驾。县里的闲人看到这一幕，无不出来围观起哄。

陈明刚暗自恼恨，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众出自己的丑！闹大了，难道对他们家有什么好处不成？但是陈明刚知道自己的这个小舅子和老婆一样就是个二百五，和他说这些就是对牛弹琴。现在自己上去除了把事情闹僵，徒然惹出更多的笑话来不会有什么用处。

当下忍住气，转回到街角，吩咐周七，到县衙里找快班的头子来，把人驱散了事。他自己直接跑到自己的大舅子张十家，质询今天的事情。

没想到这大舅子一样很不“上路”——他对这妹夫平时沾花惹草的事

情也已经隐忍很久了，这次虽然觉得自己的弟弟妹妹闹过了，但是他抱着要妹夫难堪的念头，不但不帮忙，还要说风凉话：“这事情，舍弟舍妹做得是有些过了。不过妹夫你也要想一想，这事情，你自己的脚步是不是站得牢靠？”

“大丈夫三妻四妾，我就算纳个妾，又算得了什么？什么叫脚步站不牢？”陈明刚忿道。

“我劝你妹夫一句话，你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公事上的事情多花点心思，给儿孙留点余荫。我的几个外甥，你好好栽培，以后好补你的缺，少一天到晚在外面弄烂婊子！当心搞出杨梅疮来！”

杨梅疮即梅毒。因疮的外形以杨梅，故名。详见“梅毒”（第二卷·25节）。

这一家子果然都是强项的性格，把个陈明刚气得几乎吐血。他知道吵也无用，冷笑道：

强项，亦作“彊项”，音(qiáng xiàng)。1、谓刚正不为威武所屈。2、犹强横。此处为第二个意思。

“这临高县里总是你们一家子的道理，只是你姐姐这么一搞，县令和师爷面前，我还怎么站得住脚？县里的士民更要怎么看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不算，还要打给外面人看，丢了我的脸，难道就不丢你家的脸，不丢你几个外甥的脸？”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我们当差人的，第一就得有面子，现在被人当众出丑，以后出去怎么做事？”

师爷，又被称为幕友或幕客，在明清两代其为盛行，是一些地方官员乃至封疆大吏请来的为自己处理一些公务的人员，在衙门中身份较为特殊。说其身份特殊，主要是指师爷并不食朝廷俸禄，不属于衙门在编人员，对外是幕主请来的客人，由幕主支付报酬，但师爷们在协助幕主处理衙门事务时，往往深知官场各种禁忌和潜规则，还要经常协助幕主处理一些较为棘手的个人隐秘事务。其中绍兴师爷在清朝时最为兴盛，官场有着“无绍不成衙”的说法，足见绍兴师爷之行业口碑。绍兴师爷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职业群体，子承父业、代代世袭的现象极为流行，分工也较细，分为书启、钱谷、征比、挂号、刑名等多种。

这话还有些警醒的用处，张十思量下，闹成这样也的确不成体统。只好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收拾残局了。陈明刚想来回到家又是一阵吵闹，去秋红那里也免不了一场哭诉，干脆到了县衙就寝。只是心中暗暗奇怪，自己在城外包养秋红的事情，做得很是机密，怎么会泄露出去的？

周七还有派在秋红宅子外面的几个伙计，都是自己手下用惯的爪牙，很是可靠，不但口风紧，而且办事牢靠。张五虽然在快班里混事，但是世事人情和他姐姐一般，是个愣头青二百五的脾气，快班头子符和并不看顾他，只是碍着面子任他在县里为非作歹，办案从不叫他，张五在快班里也没什么人缘，只有几个“做公的”闲人捧他而已。

所谓“做公的”，就是衙门的差役。

符和还有他的手下，绝对不会为个张五来开罪他，帮忙打探秋红的消息，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他——没这个必要。

当下把周七叫来，细细的盘问最近几天的状况。周七说是徒弟，其实也是年过三十的人了。跟着陈明刚有十几年了。陈明刚极好女色，难

得周七这个人目不斜视，从来不对师父的女人假以眼色，一直很受他的器重。

周七禀告说他们几个轮班以摆摊小贩为掩饰，在外面监视，并不见有什么可疑的人物来往或者打听。又把和秋红住在一起的婆子夫妇叫来盘问——这对婆子夫妇即是服侍秋红的佣人，也有监管看护之责。

婆子夫妇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进来先是一番哭诉，也没问出什么名堂。陈明刚不得不拿出些银子出来，又叫他们先收拾一番，照顾秋红，好好将养身子，自己明日就来看她。

虽然是一笔糊涂账，但是陈明刚的怒火并没有消退，当即遣人把围着张五的几个帮闲秘密的拘来，关在乡下的宅院里拷打逼供，到底是谁把消息传到张五的耳朵中去的？

陈明刚虽然是户房书办，但是整人的功夫也是颇有一些的，把几个帮闲的整得死去活来，立马都招了出来。

帮闲现代指靠双手为他们提供帮、代、办、服务的劳动者。早期是指一些专门陪着大贵族、大官僚们、富人等消遣玩乐的人被称为“帮闲”，也叫做“清客”。也就是受人豢养的食客。

原来这消息是前天张五去东门市喝茶的时候听到的，传得有鼻子有眼的。张五当下遣人去一打探，见周七等几个陈明刚的亲信在附近活动，就信了七八分，这才有今天的娘子军大闹的一场戏。

消息是从东门市来得，这倒让陈明刚有些意外。不过转念一想也在情理之中，现在县城里的买卖没什么人气，很多人把消费地改到了东门市，说到消息灵通的地方，非那里莫属了。

“张五去东门市做什么？”陈明刚逼问道。

“听说，听说，”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帮闲道，“东门市那边商户不少，可是例规钱从未给过，张五爷觉得不能坏了规矩，闹得兄弟们没钱花，就去看看情势……”

陈明刚心想，这张五还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这澳洲人是好相与的？真是敢把手伸到油锅里捞钱！看来自己要及时和他划清界限。澳洲人发起飙来，被灭门都有份！想到苟家兄弟的下场，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对自己利用澳洲人的计划起了很大的怀疑。

县里闹出这场丑剧的时候，正在西门外炮楼上的观察哨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个土著，但是穿越者已经教会他把每天看到的重要事件一一登记在日志上。

他下哨之后，这本日志就送到了情报部门去做分析。周伯韬接到了这个报告，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周伯韬是个退伍军人，因为少时的梦想是当个大侦探，所以退伍之后干过几年协警，后来眼见没什么前途，就转行到了调查公司——所谓调查公司也就是私家侦探。



中国协警。

协警的定位是“辅助”警力，属于专业的群防群治队伍，不具有行政执法权。在机构性质上，虽然协警队伍属于财政补助性事业单位，但它不是一级授权联防队。协警必须在在编民警的带领下开展各项工作。协警的历史成因是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一种无法界定具体身份的人员。说无法界定身份是有历史原因的。1984年左右，全国公安机关根据当时的形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随着“严打”的开展，凸现了警力不足的矛盾，于是产生了“联防队”，并有了“联防队员”——今天的“协警”。之后，逐步将这支队伍应用到各项国家政策、法律、地方条例、法规的执行贯彻中去。这支队伍的工作在群众中甚至产生了“催粮催款，刮宫流产”等顺口溜。这充分说明这支队伍是政府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到1987年左右，这支队伍绝大多数人经考试，录用为“合同制民警”，1999年、2000年左右解聘了这支队伍（合同制民警），一部分成员直接转为警察，另外的又恢复成“联防队员”。到2002年，这些“联防队员”又转换了一个称谓“协警”。

不过私家侦探的活和刑侦没半点关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打听消息，跟踪偷拍。几年下来倒也干出了点门道。参加穿越完全是个意外——他是受常师德的老婆的委托，来抓这个行动诡异的“花心萝卜”的现行的。后来发觉常师德参加的是个什么“穿越公司”，也就跟着参加了。

到了新世界，以他退伍军人的身份，原本是要抓到新军里去当军官的，但是周伯韬对当兵的把戏一点也没有兴趣，自告奋勇来到了治安组干活。系统调整之后，他就成了政保总署行动处的负责人。

当然，秋红住在哪里，这个消息正是周伯韬指示手下的人放出去的。他的行动处现在已经发展了十来个便衣，散布消息就是行动处的一个主要工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执行绑架和抓捕任务。

这个指令直接来自冉耀。冉耀的意思很明确：既然下一步要对付陈明刚，此人的黑材料很多，干脆先放一个出来乱乱他的阵脚。陈明刚的家事政保署一清二楚，果然消息一出来，马上就乱了起来。

“陈明刚这老小子后院起火，不知道会不会方寸大乱。”周伯韬喃喃自语，直接向冉耀了情况。

“要不要再添把火？烧得旺一点。”他请示道。

“还有黑材料好用？”

第二百三十二节 合作对象

“有，秋红当过县里一个土匪的窝家，这个土匪被我们剿灭之后，这笔财货就便宜了秋红了。”

“这事情，陈明刚知道吧。”

“当然知道，不过我现在了解些他们的江湖规矩了，”周伯韬汇报道，“这种事情，照例是有快班和壮班的份的，陈明刚至少要拿出一部分来给两班‘香’一下，这么直接吞没，他们谓之‘伤道’，说出来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事情暂时先不拿出来，等需要六房之间狗咬狗的时候再搞。”冉耀说，“不过有什么小料，先放点出来，让他们起讪起讪。”

周伯韬心领神会，当即指示手下人把一年来搜集的三班六房的黑材料全部调出来——这些材料原本就积累的不少，自从苟二的账本被部分破译之后，更添了许多陈年往事的料，散播起来更加可信。当下找了一部分合适的，配套成龙的逐一散布出去。

一股猜忌之风顿时在临高县衙里开始吹拂，临高是个小地方，谣言用不了一天就能从东门市传到县城，县里“做公的”一千人，不免犯了嘀咕——吃衙门公事饭的人心眼特别的多，很多旧事不提则罢，一提起来，当年的种种猜忌就浮了出来。

除了这样的谣言之外，包括陈明刚准备让澳洲人来承揽今年的税赋的事情的消息也传了开来，这消息是陈明刚叫手下的徒弟放出去的。这事情成了，自不必说；澳洲人就算不准备蹚这浑水，他也打算狐假虎威的用这块大牌子出去吓吓人——反正也不见得有人敢去问澳洲人是不是有这回事，事后自己再补报一部分钱粮给澳洲人就是了。

王兆敏对这些谣言没什么兴趣，但是对陈明刚要去拉澳洲人承揽税赋急得出了一身汗。这事情现在已经传得有鼻子有眼，大约是不会空穴来风。他急忙把陈明刚唤来，正色问他是否有这样的事情？

“正有此事。”陈明刚大大方方的回答道。他在王师爷面前执礼虽然恭顺，但是神气极是傲慢——这种偏僻地方的胥吏，因为地方行政对其依赖性极大，连县太爷也不在眼中，更不用说王兆敏这样的师爷了。

胥吏，旧时官府中办理具体文书及事务的小官吏。“胥，什长也”，“吏，治人者也”。汉代以后“吏”逐渐专指小吏和差役，即没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员。

“你好大的胆子！”王兆敏气得胡子都散开了，“髡贼是什么来路？你敢和他们去勾结，将来朝廷天兵一来，我看你怎么脱得了干系！”

“回王师爷的话，若是到时候脱不了干系，也自然有比小的长得人顶着。”陈明刚一副无赖嘴脸。

王兆敏顿时气结，说起来，这临高县衙里还有哪个人可以说洁身自好，和髡贼没有勾搭，恐怕已经是数不出来了。象小吏们好说，左不过是收了几张流通券，他这样的，对景怕就是要说不清了。

王兆敏到底是久幕的人，很沉得住气，沉声道：“老八，我劝你还是放明白些！这伙髡贼绝非善类。你去招惹他们，恐怕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吃亏不吃亏，这是后话。眼前的事情，王师爷总得拿个法子出来吧。”陈明刚毫不示弱。他当然知道澳洲人不是好弄的，但是倚仗着自己对全县钱粮的熟悉，就算你澳洲人有通天的本事，没有自己帮忙，也征不上粮食来——“合理负担”？这玩意的确高明，可是能征来的粮食也极有限，只能算是官府的“乐捐”，长期不可能维持。

眼前的事情，自然是指即将开征的秋粮，不光是粮食，还有加派的辽饷，还有县里的杂税，人丁钱。这些事情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是县里的头等大事。王兆敏最近也在为此伤脑筋。

粮赋本身还好说，王兆敏知道只要努力催一催，大体还能完课。何况今年澳洲人剿灭了土匪之后，地方上与土匪有勾结的豪强地主们收敛了许多，公然对抗官府的事情大约是不会做了，但是现在他们有个一个更好的选择——澳洲人。

如果他们公然以澳洲人为后援——这不是不可能的，正如他们过去和土匪勾结一样，征粮的事情又会变的很困难。

看来，不管怎么样，不和澳洲人合作，恐怕这秋粮会有极大的麻烦。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暗恨陈明刚为了一己私利，自己去找澳洲人谈秋粮，眼下自己再要和澳洲人谈合作的事情，恐怕价码不大就不会理睬自己了。

熊卜佑回来向邬德汇报了和陈明刚的会谈结果，听说陈明刚也想利用穿越集团，这让邬德有些意外——看来油锅里捞钱的主儿哪里都有。

“看来我们成了香饽饽了，王兆敏和陈明刚都想借我们的牌子。”文德嗣听了微笑。

“这样可以好好的谈谈价钱了。”邬德说，“王兆敏原本是不打算和我们合作的，只是希望我们做个姿态，现在陈明刚一来搅局，他就非来不可了。省了我们一番功夫。”

“看起来是陈明刚会开比较好的价钱。”

“我们要不要和他合作？”

“我看没这个必要。”邬德毫不犹豫，“我们不是到临高来当官的，是来控制县衙的，没必要搞这么多的弯弯绕。还有一点，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了解程度，要和他们在专业上斗智，恐怕不是这伙胥吏的对手。”

县衙里的各种公事，连县官老爷自己也闹不清楚，何况他们这样的外来户？自己作为外来的运动员要和熟悉规则的本地运动员比赛，本事再大总犯规也一样得输。

对付这种状况，只有以力破之，摧毁旧得秩序，建立新的规则，强迫所有人在他们规定的新秩序下运作。

“当然，在资料方面，暂时还是需要借重他们的专业的。”邬德说，“暂时先不和他破脸，看看这家伙的诚意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也做好接管的准备。”

“要和王兆敏合作？”熊卜佑不大喜欢这个师爷，还是觉得陈明刚这样的，谈价钱说条件来得直接爽快。

“当然！这是正途。”邬德很肯定的说，“胥吏是贱民，我们要树立自己的形象，怎么能和他们搅合在一起？王兆敏和吴明晋是堂堂正正的官老爷，这两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领导总是好的，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个理论并非现代才有。自古以来中国百姓就是这么认为的。穿越者想要扭转过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因为征纳秋粮在即，各方面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上很中国特色的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县衙领导工作小组，由邬德的民政委员会直接掌握。

“人力、物力随你调配。”文德嗣对邬德说，“情报部门你也可以支配，必要的时候你调动特侦队也行——我和北炜打过招呼了，随叫随到。这次集中力量把县衙给拿下来！”

“责任好大。”邬德说，“不过我一定尽力。另外，得给我找几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行。”文德嗣说，“要谁都可以。”

于是邬德把周洞天给调来了。周洞天最近一直在搞印刷，闹得满脸油墨，因为还要试验铅字，他直接来了邬德的办公室。

“老周，”邬德说，“我知道你给冉耀打过零工，最近你可能要大规模的干这个副业了。”

周洞天咧嘴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

这天，张有福来找熊卜佑，说王师爷想在舍下秘密会见穿越集团的大头目，熊卜佑猜想大约还是为了征收秋粮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在张有福的庄子里，双方展开了一次秘密会谈：王兆敏看到来得不仅有熊卜佑，还有一个大头目——他认得邬德，知道此人在澳洲人中权力很大，属于“巨渠”的级别。

双方客套了几句之后，王兆敏单刀直入，问：最近盛传的陈明刚要请你们承揽秋粮的税赋的事情是否确有其事？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熊卜佑含糊其辞道。

王兆敏暗骂这髡贼真是狡猾，只好耐着性子追问了一句：“何谓又有又没有呢？”

“陈明刚的确来和我们提过此事，只是我们还在商议之中，未有定论。”

“没有定论”，说明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王兆敏知道，这是要讨价还价了。不得不打气十二万分的精神来。

“贵众打算如何呢？”

“陈明刚许了几个条件。”熊卜佑道，“很是优厚。”

“陈明刚这等县蠹，不过是一卑鄙小人，难道贵众信得他去？”

蠹，音[dù]。本意指蛀蚀器物的虫子。引申比喻祸害国民的人和事。

熊卜佑笑道：“信得，谅他也没胆子骗我们。”

王兆敏苦口婆心的指出，所谓的骗不是指钱粮数目上的出入，而是他会利用穿越众在外面狐假虎威，到处敲诈勒索。

“……你们初履此地，对大明，对此地的县情知道的不多。想这等贱民，把持县政非是一日，上下极熟。若是借着贵众的威势，弄些手脚祸害百姓，对贵众的声誉可是大大的有害啊！”

王兆敏知道澳洲人对自己的声望看得比较重，就只好从这方面去打动他们了。

第二百三十三节 征粮的学问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对陈明刚进行了一番诋毁——严格的说不算诋毁，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看得出，这户房的书办这几年来和王师爷并不相得益彰。

王兆敏不知道他的话是被录音的——当然他也没这个意识——政治保卫总署对这种土著之间的互相揭发的材料极有兴趣。有时候几个字，一句话，会带出很多有用的讯息。

邬德认真得听了好一会之后，才用一种很是为难的语气说道：“王师爷这么说未尝不是，只是我们在临高地脉生疏，不借助于这样的人，怕是待不下去……”

王兆敏想要不是出了这许多的“汉奸”，帮你们干活打仗，你们是肯定待不下去的。不过这话只好在肚子里说，不过髡贼真是狡猾，这说话的意思，显然是要自己先开口提条件。

王兆敏把和吴明晋商量好的条件提了出来：穿越众在开始征收秋粮的时候，以百仞村的名义，主动向县衙缴粮交税，纳税面积为五百亩水田，每亩不分肥瘦田，一律起科为糙米三斗五升，辽饷九厘。人丁钱每人三百文，按照百仞村登记的户籍大约五十人征收。

作为回报，王兆敏许诺，秋粮额定一石就多附征一斗二升五合的“耗米”，这笔收入全部交给穿越集团。大约就是一千石粮食。至于穿越集团自行收缴的“合理负担”，县衙不加干涉，他们愿意怎么征就怎么征收——实际上就算想干涉也干涉不了。

邬德算计了下，按照这个条件，扣除缴纳的赋税他们实际的收入大约在七八百石米左右，属于基本上不花任何心思就能得到纯收入。

不过，这和他们的目的不同：穿越集团现在并不稀罕这点米——不算临高的仓库里，仅仅越南的粮仓里，他们还有七八千石的糙米没有启运，要再添购几千石也是小事一桩。

穿越集团是准备以此为契机，打破数百年来即混乱又弊病丛生的明代税赋制度，建立高效有序的税收体系，从而对临高的县政进行渗透控制，换句话说，是准备把临高当做新行政管理体系下的试验田。为了这个目的，穿越集团是准备花大代价的，哪里是区区一千石米可以打发的。

邬德并不答话，却问：“王师爷，这秋粮征收的道道，我们还真是一窍不通，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说解说？”

王兆敏道：“这有何难？只是其中的花样弊病，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敬请赐教！”

反正闲来无事，看这位邬首长的意思，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

觉。事情大约还有得谈。为了取信于澳洲人，王兆敏便把征粮中的种种弊政和花样拣了些说给邬德听。

“其实在下本是刑名出身。”王兆敏道，“不过，也学过钱粮，一般的小县的钱粮也应付得来。”

但凡县令上任，刑名，钱粮两位师爷是最重要。前者协助县令审理刑事案件。后者专门协同东家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济、杂税征收这一类业务。特长是不仅谙熟这方面的种种门道，而且精于书算。

刑名，刑名师爷指的是古代官署中负责处理刑事判牒的幕客。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官场经验，也有丰厚的人脉网络。出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王兆敏的本行是刑名，但是他的学艺不精，一直混不到好的东家——大多是些在偏僻小县里打转的举人老爷或者“同进士”。小县城人口少，打官司的自然也少，分请两名师爷有点浪费，所以就又学了钱粮，虽说不甚精通，但是一人身兼两职，不仅自己多了一份收益，东家也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皆大欢喜。

钱粮师爷的本事除了算盘上之外，还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书办。这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座落何方，起科多少？只有县衙里户房的书办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代代相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

钱粮师爷，也称钱谷师爷。是古代官署中专门帮助官员处理财政税收事务的幕友，必须熟悉复杂的赋税征收和财政核算上的种种系文缚节及陋规惯例，习惯上有关银钱借贷、田亩买卖、兄弟争产、商贾漏捐等等民事案件也都由钱粮师爷处理。财政税收在地方官府中是与司法审判并重的大事，工作绩效直接影响官员的考绩，尤其影响官员的收入，因此钱谷师爷的地位能与刑名师爷平起平坐，或者仅次于刑名师爷。

鱼鳞册本是公物，是政府主持绘制修订的，但是年深日久，县里存档的或湮灭或丢失，早就不知去向，政府修订的“公册”，反而成了书办的私产。不管是县令还是钱粮师爷，要顺顺利利的办下每年的夏秋两赋的公事来，时常会为书办所挟制。

鱼鳞册见第二卷·178节

一般来说，县令上任之后，钱粮师爷就要去和户房的书办谈条件，讲斤两，形成一个默契，勾结起来各取所需。王兆敏和陈明刚之间，却一直有些疙疙瘩瘩的。原因是临高这地方很偏僻，天高皇帝远，书办对官员的忌惮心理也少了许多。

“户书”因为有鱼鳞册，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本人也能借此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帐，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官府收粮的“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有人没有立锥之地却要缴粮，有人坐拥千顷良田却毋须缴纳粒米，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成数，如何张冠李戴，那是根本不管的。

至于其中的花样，名目繁多。王兆敏就说了“诡寄”、“产去粮存”这两种花样。后者，邬德从张兴教的身上就知道了，至于“诡寄”，他也略

知一二。

“说到朝廷优免，不是向来有定额的吗？”邬德把听来的知识“卖”了一点出来，免得王兆敏真以为他们一无所知，胡说八道。

王兆敏果然一怔，想这多半陈明刚说得，便解释道：“朝廷的优免，原是有定额的。”这个定额是在洪武年间规定的，大体京官一品可免30石，二品24石，以此类推。外官的优免则是京官的一半。至于监生、举人、秀才，照例可免2石。除了免粮份额之外，其他自置田亩，都要报官纳粮。

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照规定必须贡生或荫生才有资格入监读书，所谓荫生即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监的官僚子弟，此种荫生亦称荫监。监生也可以用钱捐到的，这种监生，通称例监，亦称捐监。

举人，本意是指被荐举之人，后为中国古代地方科举考试中试者之称。汉代取士，无考试之法，朝廷令郡国守相荐举贤才，因以“举人”称所举之人。唐、宋时有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谓之举人。至明、清时，则称乡试中试的人为举人，亦称为大会状、大春元。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习惯上举人俗称为“老爷”，雅称则为孝廉。

秀才别称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见于《管子·小匡》。明清两代作为学校生员的通称。在现代也比喻知识量丰富的人。生员见（第二卷·13节）

“实际上呢？可免二石的，免了几十石。当年张相当政的时候丈田，他先清查自家的田亩，额定是免八十多石，实际免了将近九百石。”

邬德听得很仔细，他猜张相大约是说张居正。于鄂水在讲授明代田赋制度的时候专门提过张居正在位期间搞过丈田——距现在还不算太遥远。

“除了朝廷的优免之外，”王兆敏苦笑道，“还有一类人，也有所谓的‘诡寄’。”每个县里都有一批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不是豪强地主，就是乡间无赖。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有时候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地面平靖。许多平民小户为了少纳粮，就会“带地投献”。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有人会请他们“包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包户”，这种包户或者本身是“粮差”与官吏有勾结，或者是地方的豪强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浮收”部分固然少不了，但是要比自己去缴纳便宜的多。”

“你们打掉的苟家兄弟二个，原本就是县里最大的两个包户。”王兆敏说，“不过若不是和陈明刚有勾结，当过‘粮差’，他们也做不成这个包户。”

邬德点点头，这“包户”倒是有点“包税人”的意思。

“包户”自然不是白干的，照例要从中刮皮，“包户”里胆大妄为的，干脆只收粮，不缴粮，一味拖欠，只等最后朝廷“豁免”了事。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盛极一时。

有人少缴，有人就得多缴，县里的税赋还是要出在县民的头上的。外加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里的官吏的好处，统统都出在小民头上，这叫做“耗粮堆尖”，也就是所谓的“浮收”。

“耗粮堆尖”不算“乱收费”，是大明税赋系统中有明文规定的，某些

地方，每石附加耗米和尖米7斗6升之多，超过正额的一半以上。这笔额外收入是地方官吏最大最可靠的一笔“灰色收入”。比起贪赃枉法之类捞的黑钱，要安全多了。

“耗粮堆尖”名义上是支付税粮的运费和损耗，其实没有标准可言，随意性很大。王兆敏敢于提出每石为穿越集团附征1斗2升，也正是钻这个空子。

王兆敏对“浮收”这块含糊其辞，只是说这是用来支付粮赋的运费和损耗的。这笔收益，他当然不希望澳洲人知道的太明白了。

邬德心想：难怪罗铎当时说，临高县的真正的税赋负担在一万五千石以上。照这么看来，完全有可能。

“本县的耗米，惯例是每石多少？”

王兆敏一惊，赶紧道：“这个，贵众纳粮只需正额就是，浮收一概免了就是。”

邬德想这个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自然调查的出来。

“辽饷加派县里大约很有难处吧？”邬德问

“难。”王兆敏正为这事发愁，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难在何处？！”邬德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王兆敏犹豫了一下，说：“银贵。”

第二百三十四节 包揽税赋

王兆敏把自从开征辽饷之后的问题倾诉了一遍。在他看来，朝廷征银，对临高这样的偏僻小县来说简直是百害无一利。反而每到征银的时候就闹得鸡飞狗跳，扰民之极。

“临高不比南直隶，就是河南河北也比不了！这等地方的百姓哪里来银子可缴？不外乎贱卖粮食布匹，白白肥了商贾罢了。”王兆敏感叹道。

邬德听着，知道这又是一个县里头疼的问题，临高和海峡对面的徐闻、海康正好是两个极端，一面因为甘蔗制糖的缘故，商品经济发达，粮贵银贱；这边，却差不多完全是自然经济，市场上等闲见不到银子。

“我听闻海峡对面的徐闻，因为盛产蔗糖，米贵银贱，何不将粮食贩运到徐闻出售换银？”

“哪里有这样的容易！”这话又勾起了王兆敏的满腹牢骚。

这个念头当年吴明晋刚刚上任的时候也有过，还专门派家人到过徐闻打听行情。但是要贩运粮食，手头就得有一批粮食在手头作为周转，这批粮食没有来处——临高每年的粮赋都是勉勉强强的完课，常平仓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剂。再者渡海运粮，又涉及到贩运的费用，万一船只倾覆，这个损失谁也赔偿不起。吴县令新官上任的新鲜劲过去之后，最后也就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抛下这个念头了。

常平仓，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能够仓廩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它的起源是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所行的平籴制度，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中国历史上常平仓制度是置废无常的。至清朝时，其规置才比较完整。后来随着清朝国力由盛而衰，常平及义、社仓存谷制度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另见“义仓”，第二卷·178节。

同样要完税，海康、徐闻就比临高容易的多，当地的县衙从蔗糖贸易环节中就获得了大量的收入，有银子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但是有粮食却未必能换到银子。最糟糕的是临高的农业水平还不如徐闻、海康，根本无力通过大规模输出粮食来换取所需要的银两。

官府要完课，只有勒逼乡民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虽说赋税的货币化征收对瓦解自然经济，建立商品经济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临高这样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方来说是很有破坏性的。

没想到只隔一条狭窄的琼州海峡，居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邬德感叹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对自己身负“民政”这顶大帽子第一次感到有点畏惧。

不过，话谈到这里，邬德觉得差不多了，他接受了执委会的全权，可以向王兆敏摊牌了。

他开口道：“王师爷，其实粮赋的事情，你不必担心——”

“承情之至！”王兆敏赶紧道谢。

“慢！”邬德缓缓道，“关于我澳洲众起课的事情，我这里可以应承，五百亩水田，颗粒不少。不仅如此，临高全县的今年的秋赋，不管是田赋也好，地丁也好，辽饷也罢，一概由我等包揽代缴。”

“什么？！”王兆敏呆若木鸡，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全县粮赋”！，这对王兆敏来说太出人意料了——居然有人提出要代缴全县的秋赋！

“全县的粮赋？”王兆敏不相信的反问了一句。

“正是。”邬德点点头。

王兆敏心想这伙澳洲人也太胆大了！全县的粮赋仅仅粮食正额就要近八千石，还有粮食征收、启运环节上的种种耗费，就算本县的经手人个个清如水明如镜，也得有一万石糙米才能应付，更不用说还有八千多两银子的辽饷。

澳洲人今年春节过后还在全县征收“合理负担”，怎么转眼间就变的这么大方？

“今年就由我们来做这个全县的总包户。”邬德清清楚楚的说道，语气不容置疑。

王兆敏一时无言以对，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一种结局。他想过澳洲人会拒绝要求，一颗米也不缴，也想过或许会漫天要价，还想过说不定会要县衙代为征收“合理负担”。但是承揽全县的赋税，这个要求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就算在苟家兄弟势力最大的时候，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真得要包揽全县赋税？”王兆敏不由得又问了一次。

“当然是真得。”邬德点点头，从容道，“我们一贯说话算话，什么时候失信于人了？”

王兆敏的脑子在飞快的运转，这对他和吴明晋来说到底是是利是弊？一时间，他无法做出判断。

不过，他本能的感觉到，这个要求背后包藏祸心。

“本朝的粮赋，千头万绪，其中花样极多，而且陈明刚此人，极其刁恶……”王兆敏开始祭起“摆难题”法。

“这个我们知道，”邬德不打算和他谈论具体的细节，只是很简单地把己方的条件说了出来：

“该缴多少赋税，想来王师爷是一清二楚的，也不会欺我等外来无知。”邬德的眼睛紧紧的盯着王兆敏，“到底正额多少，耗米多少，其中该有衙门里多少好处，大可——道来，不必客气。”

“这个，不必，不必……”王兆敏已经慌了手脚，“此事须得和东主商

议才能定夺。”

“商议是自然的。不过，”邬德露出威胁的神气来，“秋粮是县政的大事，我想吴老爷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明白无误的直接威胁了：要是不给他们包揽秋赋，临高的征粮也就不用想了。

“是，是，这个自然明白。”王兆敏满头大汗。

“这么说，髡贼是铁了心要包揽这全县的税赋了？”吴明晋愁眉苦脸的问道。

“正是！东翁。这姓邬的匪首，出言不逊，言下之意是不给他们包揽，就要让县里的秋粮征不上来！”

“老夫子，髡贼这是要做什么呢？”

“大约是想借机聚敛。”王兆敏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可能性，“只是又觉得不象，甚为可疑啊。”

“正是，”吴明晋点头，“聚敛要的是财货细软，要这许多粮食有何用？再者他们要粮食钱财容易的很——叫土财主们拿出来，哪个敢不交？何必大费周章，先来闹一出包揽税赋的把戏。”

包揽税赋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不但费事，而且繁难。如果说穿越集团要靠此发财，未免不靠谱。

俩人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们的动机何在。当然，他们一致认为澳洲人“没安好心”。

有没有安好心，吴明晋面对的选择都不多，要么他答应澳洲人包揽；要么他不答应，等着澳洲人来捣乱，两者必居其一。

选择的结果是显而易见，吴明晋只好答应。以澳洲人平日的作为来说，他们素来重诺守信。说包揽税赋，绝不会搞收了粮食不交税的把戏。要能及时把税赋收齐，对吴明晋来说也是件好事，最多就是澳洲人为了多收几石粮食，把耗米浮收再加高——不过这也是老百姓的事情，和他不相干。

“恐怕就是今年的出息要少许多了。”王兆敏提醒东家。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吴明晋叹了口气，心里却直觉的认为恐怕是不会少，但是还是要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只求能太平平的做完这一任知县，卸任之后就立刻回转家乡去……”

王兆敏无言以对，只好先告辞出去了。他暗自转念，东翁说是“无可奈何”，今年的秋粮上的好处还是要想法为他搞足的——毕竟这也直接关系到他的收益。他关照小妾泡了壶茶，把前因后果细细的想了一想：澳洲人包揽税赋的事情，不管他们包藏有什么样的祸心，就眼下来

说，对吴明晋，对自己，都没有坏处。

粮赋可以及时的缴纳齐全，自己也用不着每天应付花样百出的户房的胥吏。至于县里的“刁民”们，自然有澳洲人的快枪刺刀去收拾他们。王兆敏忽然很希望穿越众好好的收拾一下这群过去一直蔑视他权威的家伙。

第二天，他再次约见了邬德，双方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

澳洲人包揽全县的税赋，包括粮赋、地丁、杂税和辽饷。全部足额按时交兑到县衙。

地丁，指地丁银。我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安史之乱以后，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纳税，叫两税法。纳税分为土地税(田赋)，人口税(户税)和杂税等。

清初，为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需要，清廷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了明末各种加派，重新恢复了万历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限于当时客观条件，一条鞭法实行的并不彻底，康熙帝在康熙五十年先进行小幅度改革，固定人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继位后，实行地丁银制，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地丁银制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汉唐以来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农民人身地位提高。按田亩纳税，使无地农民在法律上不再纳税，赋役不均的现象有所缓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另外，隐蔽人口的现象减少，人口统计相对客观、真实，这也是乾隆时我国人口骤增的因素之一。总之，地丁银制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秋粮的截止日子是在十一月底。”王兆敏提醒道，“不过，赶早不赶晚，收齐之后县里还得解交出去才能完课。大宗的钱粮运输，旅途艰难，临高这里又要跨海涉波，路上所费时日不少，所以十月底最好就得缴全了，这样才能宽松些。”

钱粮启运到京，在南直隶有漕军负责，其中又有许多花样，王兆敏见识过。琼州府这里没有漕运的任务，是由县里自己负责运输，免不了要和运户打交道。

钱粮启运事件越早，运费越是便宜。等到截止日期将近，运户知道官府不能误期，就会故意磨蹭，以勒索运费。

“……到了这种时候，若是‘耗米’不够，就只得征发百姓去服役运粮，劳民伤财，是极大的弊端，请贵众留心！”

“本县的钱粮是解交到琼州府吗？”

“说起来就复杂了。”王兆敏道，“本县的秋赋，去向有好几处。”

总额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七升九合的秋粮里，有京库官米六千四百八十九石。这是属于秋粮中需要启运的部分。

第二百三十五节 弊端

“不过，京库官米并不需要都要解缴进京。”王兆敏解释说，最早洪武年间的时候，秋粮是真得要千里迢迢的运送进京的。运粮由里甲里的“粮长”负责的。耗费的人力物力不问可知。粮长往往因为这一负担破产的。

后来考虑到地方需要，减少来回运输的损耗，就规定了部分钱粮启运到京，部分直接调运给本府需用钱粮处，也有一部分在琼州府留仓备用，只是在户部入账。

“果然是便利多了。”邬德点点头，送到琼州府的话，不管陆运还是海运，距离都很短，就算按照明代的水平，应该也不会太难。

“哪有这样的好事！”王兆敏摇头。他游幕十多年，从来没见过一个县的征粮缴粮是件容易事。不禁纯心卖弄一番，显显自己的本事——王兆敏现在不知怎么的，对澳洲人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愈来愈重要了。

“要只运琼州这京库官米的额度里，调昌化粮饷一千五百七十九石一升九合，上缴府官兵粮饷二千一百八十一石九斗二升五合。所以县里运粮得去五处，琼州府、昌化县、儋州、万州、陵水县。其中启运、收兑里的花销不计其数。”王兆敏故作忧国忧民状，“扰民之甚！”



邬德想还要去昌化？这倒是顺路的事情，自从环岛航行之后建造了昌化堡和榆林堡之后，他们就开通了环岛的定期航线，运粮到昌化那还不是举手之劳。

“为何还要去儋州、万州这些地方？”

“因为这几处都有府仓。”

琼州府的官仓并非全在琼州府城里，明代琼州府有五仓。设在外县的有万州的广积仓、陵水南丰仓等四处。

分散储粮的地点，大多是比较要紧的战略地区，特别是有“黎乱”危险的地点，便于一旦有战事可以就近取粮征伐。

各县应缴的糙米就要运到这些仓去交兑。王兆敏说：临高要到儋州交兑一千石，万州一千二百石，陵水九百石。运昌化交给昌化千户所的粮饷是一千五百石，余下的才是运到琼州府城的。

“要千里迢迢运粮还在其次，仓上收兑的时候还有种种花样。”王兆敏说，不管是军仓还是府仓，管仓的官儿都是小得不再小的“未入流”，但是不要说这样的未入流的小官，就是仓里的签子手、仓夫的头子，如果没有打点到位，缴粮收兑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不是挑剔米色不好，就是硬说份量不足。等收兑时间一过，一个误期的处分就少不了。

“原来如此！”邬德点点头，看来穿越集团包揽县赋还是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一个运粮交兑就有如此的花样，其他环节上的花样不问可知。

留县的有一千三百石，做为县里的官员的俸禄、日常行政开销之用。其中还要扣除由县里开支驻军官兵粮饷五百七十二石二合，支付博铺港巡检所粮饷一十七石八斗六升。实际上就算是临高这样的小县来说，这点留县的粮食也是根本不够开支的。县里除了维持基本的行政运转之外，基本上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邬德心想，包揽粮赋的事情，看起还是需要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土著帮忙，王兆敏此人要重点拉拢。

想到这里，他点了点头：“多谢王先生教我。”

“哪里，哪里，”王兆敏卖弄一番之后，看到这澳洲人的大头目听得聚精会神，面色凝重，顿时精神大振，“不过一点皮毛之见。”

“这征粮的事情，还要请王师爷多多指点。”邬德说着，见夜已经深了，还有许多话要谈，便关照人准备夜宵。

原本邬德就存心要笼络王兆敏，所以这夜宵并不是张有福家的女佣做得，连灶头带厨具、调料、食品全是从东门市的妇女合作社酒楼提供的，两个厨子原本就是从广东逃难来的厨子，手艺不错，再经过穿越集团的一番培训之后，本事更是精进。听说是大头目宴请贵客，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烹调美味。

做得东西，在现代时空并不稀罕，不过是广式早茶的点心而已，临高本地不缺海鲜，天厨酱园又提供了各种现代调味品，所以做出来的茶点与现代时空也没太大的区别。但是在本时空，这些东西就变成极难得的“珍馐”了。

因为缺少面粉的关系，这些“广式茶点”并不公开销售，只用作穿越者自用和招待土著贵客。王兆敏自然没有吃过，看到端上来的半透明的

饺子里包着红色的虾仁，碧绿的豌豆，已经是有些呆了。待吃到嘴里，王兆敏闭目细品，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水晶虾饺

虾饺是广东地区著名的传统小吃，属粤菜系，虾饺始创于20世纪初广州市郊伍村五凤乡的一间家庭式小茶楼，已经有百年历史。传统的虾饺是半月形、蜘蛛肚共有十二褶的，馅料有虾，有肉，有笋，味道鲜美爽滑，美味可口。

因为是夜宵，不备酒，但是烟和茶却是上好的。王兆敏饭后一支烟，玩味了许久，才笑道：“真是看不懂你们这些人！”

这是比较深入的话了，和一直说得场面话不同，邬德知道王师爷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动，他有意制造轻松的气氛，正是为了和王兆敏能深入的谈谈，看看有没有收服他为己所用的可能性。

“如何看不懂？”

“以你们的吃穿用度，澳洲必然是个民丰国富的好地方，好好的在自己家乡不待，非要背井离乡到临高这个穷乡僻壤。到底所为何来？”

邬德干笑几声，想我总不能现在就对你说是为了“统六合，汇八荒”，你还不当我是神经病。就算小一点的目标——入主中原，说出来也得吓死你。只得道：“不足为外人道。”

王兆敏却在想，大约这伙人是澳洲当地的达官显贵，大约不是国内党争败阵，就是宫闱里的斗争失利，只好带着徒众亲族涉海逃亡到大明来。看他们修道路，建房屋，疏浚河流港口，很有要在这里长居的打算。

若是这样的话，倒可以劝他们上书，以示内附。以他们的才智以及种种精巧的澳洲货物，只要事先进京活动一番，再呈览御前，朝廷大约不会不准。要是朝廷准许他们落户在临高的话，也算是解决了眼前的一桩麻烦事。

“贵众到了大明，难道就准备在这临高一隅长期待下去吗？”

“王师爷有何高见？”

王兆敏就把自己的见解说了一番。邬德心里不以为然——这种招安的事情，眼下还根本谈不到。王兆敏见他无兴趣，只好叹息了一声，不再说下去了。

邬德却不便冷了他的心，道：“王师爷，不是我们不知道好歹。我们虽然学识浅薄，总还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王兆敏一怔，知道他说的有理。以澳洲人的所有之物，若是让朝廷知道了，且不说皇上如何，就是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儿，还不是视他们为一块大大的肥肉？到时候种种刁难盘剥，敲诈勒索不问可知。

“是，是，贵众顾虑的是。”

当下不再谈这个问题，继续谈及征粮的细节。王兆敏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议“私费”，也就是征粮过程中县令照例有的一份好处。

这份好处，不仅县令要有，县里的县丞、典史之类的佐贰官员都要沾润一点，不过大头是在县令身上。至于王师爷，也有一笔好处，照例在一百两银子上下。

过去虽然也有包户，但不是总揽，还要到县里来汇总，到底如何分润，照例由王兆敏主持，现在既然归了澳洲人总揽，这笔费用就得事先说说明白。

这笔好处，自然是从“浮收”里来。据王兆敏说，临高的惯例的浮收是正额每石附加三斗到三斗五升之间，视年景不同而定。

这笔浮收里，有一斗就是“私费”，也就是县里官员的好处，常规在八百石到一千石上下。

邬德点头，这个数据和社会调查组得来的数字不大一样，似乎要低一些。回头得叫社会调查组再重点抽样调查一番。

“虽说是正额一石的耗米照例是三斗，实则苦乐不均。”王兆敏提醒道，“有些粮户，连一合耗米也不缴，有些却得交上七八斗的耗米。交与不交，交多交少这些花样，就都在书办手里，他的好处，也在这里找。”

“私费的事情，我就应了。”邬德当即答应，“待到征粮结束，一并奉上。”说着又起身到了隔壁屋子里，他的随行警卫员带着一个信封，取了回到屋子里，双手递给王兆敏。

“这是何物？”王兆敏故作惊讶。

“关书。”邬德极其诚恳的说道，“我等初来乍到，又是海外之人，对这些门道一无所知，此次即蒙县里赏识，得以总揽税赋，还得请王师爷多多指点提携。这是‘顾问’的关书。”

关书，即聘书。旧时进商店当学徒或进戏班学艺时订立的一种契约。另外民国初期，当时私塾教师的聘约被称作“关书”。

“不必，不必，哪里需要。”王兆敏很是客气的推脱道，心想这玩意岂可随便接受，到时候不就成了接受“伪职”的证据了？

但是见邬德坚决要给，自己不收怕是要惹恼了对方，只好先收了下来，心想回去烧化了就是。

第二百三十六节 秋赋（一）

“先生还是先看一看的好，”邬德笑道，“不然回去就销毁了，未免悔之晚矣。”

王兆敏脸色一红，被人看穿了心思极是窘迫。被这么一说是不得不把信封打开了。里面是一张纸。

这是一张澳洲人的纸坊制的厚纸，极其挺括，微微发黄的暗花底。触手很舒适的感觉。王兆敏心中一动，抽出来仔细看，原来是一张德隆银行的全省通兑银票，面额是一百两。

王兆敏因为吃补药的关系，和润世堂过从甚密，听杨世祥说过：澳洲人现在发行了一种银票，可以在广东全省各地的指点商号里兑换现银，大宗银两不用随身携带，也毋须委托镖行运送，只要把银子存到柜上，按款额付“汇水”，就能拿到票子到异地兑换，十分便捷。

这票子带在身上，可比大笔的银子方便多了。别得不说，一百两银子包成包裹也是很大的一包——太惹眼了。还可以在票子上加上暗记印戳，失落了也不会被冒领。

王兆敏知道这是把自己在征粮中的“私费”先给出来了，要自己在征粮的过程中多多帮忙——这么爽气的主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心理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拱手道：“有用之处，自当效劳。”

话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了，长夜漫漫，谈兴正浓，邬德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请教他，不过刚才还没到火候，现在差不多了。

他低声道：“陈明刚此人，该如何应付？”

“虚与委蛇的话，”王兆敏闭起眼睛来，“你们未必是这个老狐狸的对手……”

邬德心领神会。和自己的想得差不多。

“受教了。”

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谈话一直延续到凌晨。邬德乘夜色回到办公室。屋子里灯火通明。县衙领导工作小组的一千人还没有睡觉，正聚在会议室里讨论问题。

这里有一批专门为了田赋的事情而从各部门抽调来的专业人员，主要是财政方面的人才，还有个陆军的战斗工兵潘达——他被调来是因为他干过税务局，对征税体系很清楚。

当然还有专门负责外联的熊卜佑，负责测绘的连董薇薇这个半吊子明史爱好者也来了，当然不是借重她的明史知识，而是因为她几个月一直在农村搞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

还有一批负责和各部委进行协调的联络员，计委的孙笑、政保署的

周伯韬之类的人。

邬德关照人泡上浓茶，把和王兆敏谈话的内容一一做了转达。大家对这样的情报讯息很是感兴趣。不过，领导小组最大的争议是如何处置陈明刚。

这个狡猾的书办自身当然不值分文，但是他手里的鱼鳞册却是件关键的东西。全县到底有多少起课的田地，全在这本册子上。

穿越者对全县的社会普查还只做了一半，田亩产权问题更是件复杂的事情，需要大规模的丈量田亩和进行产权核查，这事情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穿越者刚刚在临高的基层建立起权威来，触手还没有真正的伸展到位。

所以，对陈明刚如何的处置，在领导小组内部就起了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即逮捕公审，然后枪毙。一部分人认为先要利用他一阶段。当然对最后把此人枪毙的结果没有异议。

“好了，我们来归纳下眼前的问题吧。”邬德说。

穿越集团包揽税赋的目的，主要是借此机会渗透控制县衙，其次是建立起公正、有效的新税收体制，减轻百姓的负担，增加收入。

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对县里的田亩数量、肥瘦和产权有一个全部的摸底认识。否则就无法着手。

从春节后就开始的社会调查工作，经历了剿匪战斗，基层组织建设等一系列的工作，现在已经初步有了起色，但是离真正对全县社会状况心中有数还差得很远。

田亩总数的掌握，通过工作队的调查初步掌握了一些数据，有人还提出用航模飞机进行遥感测绘，掌握精确的全县田亩数量、性质和位置。但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却不是靠简单的测绘就能调查清楚的。

要调查产权，就得丈田。重新进行申报和测绘，这不但极其费力费事，而且阻力极大，封建社会里，但凡要丈田，除了新朝初立，革故鼎新的时候还容易做到，其后每次进行总是会引起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最后往往会不了了之。

执委会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根本目的之一也正是准备进行土地的全面丈量工作，但是现在看来，进度远远赶不上。按照邬德的统计，他们通过剿匪和工作队进驻，现在大体上已经控制了全县四分之一的基层行政。

不过，这种行政控制还很薄弱，想依靠他们去搞土地丈量和清查是做不到的。

而且现在是农历的八月，征粮即将开始，根据王兆敏的说法，到十一月初就得把工作结束。时间不过二个月。这短短的两个月里就想把全县的丈田工作完成，根本不现实。

“所以，这本鱼鳞册对我们就很要紧，至少是现在。”邬德说，“在

我们没有对全县的土地产权完全掌握之前。”

鱼鳞册虽然错谬百出，却是新的产权登记账册没有出来之前唯一的凭证。难怪户房书办能以此大发利市，再怎么改朝换代都不会断他们的财路。

“这么看来，我们不还得和陈明刚合作吗？”熊卜佑说。

“不就是本鱼鳞册么，我们想个办法把他的鱼鳞册给搞到手就是了。”周洞天慢腾腾的说，“我相信他肯定会说的。”

“你这么有把握？”

“当然了。”周洞天显得信心十足，“只要你授权。”

邬德当然知道他打算怎么干——但是他另有打算。

“我有的计划，丈田的工作也要做，包揽税赋的工作也要做，”邬德说，“不过这个方案要报执委会批准，还要和王兆敏进行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自己先商议一下……”

秋粮还没登场，澳洲人准备包揽全县秋赋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县，这个消息顿时引起了轰动，也让士绅大户们感到紧张。纷纷遣人到城里打听消息，一时间县衙门前的茶馆人满为患。

传出来的消息却很不妙，说这次是百仞村的邬老爷老包揽——所谓百仞村的邬老爷，人人都知道他是澳洲人里的大首长，此人出面包揽税赋，显然是不怀好意。家里但凡有一二百亩土地，算是个是粮户的，都有惴惴不安之感，不知道澳洲人准备怎么个搞法。

无论是王兆敏，还是陈明刚，对澳洲人的包揽粮赋的具体做法都闭口不言。大伙不知道之后这两人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平民小户，倒也坦然，反正谁当皇帝都要纳粮。给澳洲人纳粮估计也差不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在今年天候还算帮忙，风调雨顺，庄稼收成不错。许多人又通过给澳洲人打工获得了不少的收入，反而猜测今年的秋粮大约会比去年要好缴一些。

过了几天，县里的士绅们公推张有福去和邬德谈条件，想从他的嘴里知道澳洲人这次的胃口到底有多大。

张有福到邬德那里转个圈子，听完邬德的面授机宜之后，马上回到家里。

客厅里聚集了一群焦急的正等着听回音的地主乡绅们，有的人自己没来，也派来了信得过的管事。

“邬首长说了，今年还是一切照旧。”张有福说。

人群里发出一阵松了一口气的叹息声。既然照旧，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损失。虽然其中也有人的负担比较重而且不合理的，但是他们也不希望发生什么改变——毕竟眼下也过得去。真要改什么，天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很多事情本来就很坏，但是上面

说要改好的结果往往却是越改越坏。

“邬首长还说了，今年包揽税赋的事情，原不是他们的意思。”张有福对着大家说道，“只是考虑合理负担这码事给大家添麻烦，不如合在秋赋里一并征收了。免得大伙还要来两次。”

这倒也未尝不可。不过合理负担是按村收的，征粮却是要按田亩计算，有人便问其中该如何折算？

“秋粮归秋粮，合理负担归合理负担。”张有福说，“只是送缴的时候一并送来就是。”

张有福继续宣布说，不管是合理负担还是粮赋，都可以用粮食流通券来抵偿。这个消息让地主们发出一阵声响——他们平时有到手的流通券总是立刻就把它花掉。现在听说可以抵偿粮赋许多人都觉得后悔了。

张有福说完几点之后，大家觉得满意，纷纷散去。刘友仁坐在最后，这时候才起身过来，问张有福道：

“老张！今年征粮的事情，还是老八经手吗？”

“这个自然！没有老八，澳洲人手里又没有鱼鳞册子，怎么征粮？”张有福奇怪道。

第二百三十七节 秋赋（二）

“我看今年老八怕是要欲壑难填了！”刘友仁沉着张脸，“这伙澳洲人，所托非人啊。”

“刘老爷你多虑了，征粮的事情，过去怎么办，现在还是一样怎么办，有什么烦难的？难道老八会忽然转性？”张有福劝慰道。

“哼，老八这个人我还不知道？”刘友仁冷着脸道，“最会狗仗人势之辈，现在他靠上澳洲人这棵大树，可不得了了。你瞧着吧，准要闹出事来才算完。”说罢一跺脚走了。

张有福也不挽留，赶紧又去向邬德汇报了。

邬德高深莫测的笑了笑，只说：“以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我出差了，要走远路。所以暂时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是，是，”张有福不明白什么意思，只是应道。

“不过你有事情就得随时来找我的秘书初雨汇报，明白吗？”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初雨他认识，原来是苟家的丫鬟，现在邬德身边的通房大丫头了。张有福知道澳洲人不忌女人掌事，抛头露面当头目的也有女子。

邬德又面授机宜了一番。张有福连连点头。

最后邬德又问了一句：“你加入了天地会吧？”

“不错，其实小的田地不够。”张有福说。加入天地会纯粹是为了捧场，不过加入之后天地会还真是尽心，不时有人来指点他的长工种地，还不时送来肥料之类的新鲜玩意，现在他家的几十亩地的庄稼长势极好。

“你收拾一间屋子，天地会要派人住在你家，随时指导。”

“是。”张有福知道这是监视自己的人，不过他们要在自己家派人，显然征粮的事情里有很大的文章要做。他试探的问了一句；

“那小的每次和粮户们谈事，要不要告诉他？”

“他是帮你种地，其他事情不管。记住，有事就找初雨。”

陈明刚自己，听周七送来消息，说熊老爷已经允了今年的包揽税赋的事情，心里很是高兴。他有自己的算盘，过去征粮上面，他虽然上下其手，捞到了不少好处，但是比起琼山县、澄迈、文昌几个人口田地较多的县来说，这个好处还是稍逊一筹。本地的地主们多半都是结寨自保，朝廷的威风在这里不是很摆得出来。征一次秋粮，去掉给自己的手下爪牙的分润，真正能到收手的好处不过二三百石。这个收益对去过琼山府城，到过广州，很见过些世面的陈明刚来说，未免少了点。

现在恰好来了个澳洲人。这伙澳洲人是硬头，平时是客客气气的，一旦杀人放火眼都不眨。不管是攻打苟家庄还是剿灭土匪，杀人抢东西

真是一点不含糊，把本地的大户都吓破了胆。这回，陈明刚觉得可是有了个大靠山了。

官府，那是可以随便买通的地方，但是澳洲人，貌似还买通不了。陈明刚这个人很善于观察，他觉得澳洲人表面上客客气气，诚实守信，本质上是一伙利益至上的人。

只要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利益的事情和人，澳洲人是会维护的。

这次包揽粮赋，他要给足澳洲人好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他们的“威势”，在最近几年好好的打捞一笔。

陈明刚觉得以官府办事的效率和澳洲人的武备来看，大明就算能把澳洲人赶走，起码也得是三五年之后的事情，搞不好，澳洲人会 and 佛朗机人一样，干脆就在临高常住下去也未尝可知。

就算将来澳洲人卷铺盖滚蛋，他陈明刚也不会有损分毫，大不了名气太坏了辞差就是，让自己的徒弟周七先顶一阵当傀儡，然后就让儿子上位——只要有鱼麟册在手，谁来当皇帝这户房书办的差使都是他家的。反正他家自宋朝以来已经经历过二次改朝换代，再经历几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

陈明刚打得就是这个如意算盘，但是如何取悦澳洲人，他们的胃口有多大，能允许他做到什么程度，还得去摸个底。

他关照周七把自己的几个徒弟和县里的粮差都叫来到自家的别院里——也就是秋红的家里。上次老婆大闹之后，陈明刚干脆过了明路，堂而皇之的住到了秋红的宅里，还和县里的快班班头打了招呼，要他们有所照应。老婆和娘家人虽然气不过，也无可奈何。张五几次想闹事，都被班头压了下去，张十顾忌同道的议论，也不便再支持兄弟妹子闹下去。双方陷入冷战的状态。

等了几天，各处的粮差到齐了。临高全县的粮差有原来有将近三十个人，这里面分两拨人，一拨是包揽户，大体上是乡村小地主，因为和陈民刚有勾结或者在乡下子弟众多能够横行乡里，得了这个差使；另外一拨则是城乡里的青皮混混破落户，也有流配到此地的流犯，专门在征粮的时候充当打手。

这次来聚会商议，已经少了一半人。原来这些人平素多半和土匪有勾结，这次剿匪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挖匪根”的运动，处死抓走了好几个，也有原本和土匪不相干，只是以往催粮的时候积累下的民愤极大，也被群众乘机戴了勾结土匪的帽子一并处死了。工作队也乐得如此，正好名正言顺的干掉几个地方土霸势力。

来得这些粮差，一个个对农村搞的运动还心有余悸，对澳洲人简直是畏惧如虎。特别是一个叫杜雯的女髡贼，简直让大家闻风丧胆。据说有几个尝过的她的铁腿的，下辈子基本上就只能当太监了。

原来正惴惴不安，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如何。现在忽然接到陈书办的通知来聚会谈征粮的事情，不由得一个个精神复振。巴巴的换上体面的

衣服来议事了。

这伙人聚在一起，蝇蝇聚聚，都在诉说最近一年身边发生的变化，谁谁谁死了，谁谁谁被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这次能重新聚会，听说又能继续经办征粮的事情了，颇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蝇蝇聚聚，应为蝇营蚁聚。意为像苍蝇样往来飞逐，像蚂蚁般纷纷聚集。比喻不顾谦耻，趋炎附势，到处钻营。出自明·梅鼎祚《玉合记·卜居》。

陈明刚见人都来齐了，咳嗽了一声，便进入了正题。

他谈的就是今年澳洲人要包揽粮赋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所风闻，众人听说自己是为澳洲人当差，不但没有当“明奸”的羞愤，一个个还很是雀跃——这下可以和澳洲人搭上关系了！自己的差使不但可以继续干下去，还能借机大捞一把。

“……只是这澳洲人的脾气，我们还不摸透，这次叫大家来就是要好好的议一个章程，才能和他们的头目去谈。”

大家议论了一番，既然这次是由澳洲人总包揽，原来的各家包揽户就不再经手——虽然二层分包也未尝不可，但是大伙一致认为，第一次替澳洲人干活，还是小心为好。与其在转包“戴帽子”上动脑筋还不如是全力以赴的以催征为主。结结实实的替澳洲人征一笔粮饷上来才是。

“不过多少才好？”有人发问了。

“听熊首长的意思，是要把合理负担的部分放在里面一并征收。这就是三千‘公石’。”周七介绍道。

“这个少了。”要是只有这些，澳洲人还何必费事来包揽粮赋？显然他们是有极大期望的。

“没错，得翻个倍，澳洲老爷才会觉得我们爷们的本事。”

“这就得加耗米的数量，原来一石正额加收三斗肯定是不够用了。”内中颇有几个善于心算的人，马上就把数字算了出来。

内中一个叫“伞店小胡”的粮差道：“八爷！我看这事情如果只是一切照旧年的例的话，怕是捞不到什么大油水。”

给县太爷的一份好处要出在里面，澳洲人的“合理负担”也是一笔大数目，他们这伙人自然也想借着机会发笔小财。如果还是萧规曹随的按照往日的惯例办理，无外乎加多耗米上去。

加耗米固然不是大事，但是没门路的小户已经被加得喘不过气来，再勒逼也挤不出多少油水来，说不定还会找澳洲人去叫冤。大户自然是加得起的，不要说他们本身耗米缴的就少，还有许多私下开垦的隐田和帮人荫蔽的田地——只是平日里已经收了他们不少的好处，无缘无故的加上去，对方心里必然不服气，以后相处就难了……

周七道：“怕甚？有不肯加的，让澳洲人出马，就得和苟家庄一个下场，看谁的脖子还敢梗——”

“事情不可做绝了。”陈明刚摇头，“要挑唆起来固然不难，将来大伙还要在临高混下去，澳洲人走了，你们怎么办？”

“伞店小胡”道：“必须得想出一个什么由头来才好，这样才能向大户们开口，要他们无话可说。将来我们也有转圜的余地。”

陈明刚点点头，小胡这个人的悟性不错，比自己的几个徒弟高明多了。可惜此人是个瘸子，上不得台面。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周七，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厌烦的心理。

第二百三十八节 秋赋（三）

周七是他的大徒弟，按理说是最可靠的人，但是陈明刚为人很是刻薄。周七的父母早已经过世，照旧时代的规矩，陈明刚就是他最亲近的长辈，不仅有照顾的义务，也有为他娶妻成家的责任。

陈明刚却一直没为他成亲——明代的临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地区，外来移民大多是单身汉，妇女极少。使得娶妻成本要比大陆上高得多。而且以周七是他的徒弟的身份，不能随便找个女子，应该是本地较为殷实的小粮户或者是同行的闺女。这就得有过得去的聘礼，还得造间屋子供他们成家。

陈明刚舍不得花这一笔钱，一直拖延下来，转眼周七已经快三十的人了——在17世纪来说，已经属于大龄未婚男青年了。

久久不婚，对周七来说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而且这还引起了另外一种后果，陈明刚是个极好女色的人，周七既然是他的大徒弟，很多师父的私事都是由他出头去办理。和师父的女人接触多了，师父难免就会起疑心——毕竟这徒弟即年轻又结实，比自己是强多了。

近来一直有些风言风语，不是说他和陈明刚的女人有染，就是说他背后有极大的怨言，陈明刚虽说没怎么相信，但是对他的信任感已经少了。加上最近秋红的事情，更让他对自己的这个大徒弟的办事能力起了很大的疑问。

“好啦，小胡说得没错，这种事情一定得有个由头来，逼得大户们答应。我们只不过是奉命当差，怨不得我们。”陈明刚说，“恶人，自然要他们去做。”

众人连连点头，有人还要拍上几句马屁。

“不过要找什么由头才好？”有人问，“这个由头不好找。”

第一老百姓得相信，这个老百姓不是乡野无知的愚民，而是多少有些财产地位的地主士绅，不会给你几句空口白话就吓倒。第二是澳洲人得认帐。陈明刚知道澳洲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最忌讳有人冒用他们的名义。

陈明刚不慌不忙，先喝了口茶。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比这群人都要高明，不仅因为自己有鱼鳞册这个祖传的宝贝，更因为他能比大家看得都远，看得更明白。

“你们从乡下来，澳洲人的工作队都在忙什么？”他忽然问道。

众人纷纷说了起来，其实工作队在农村做的事情很多，主要搞的是社会调查：人口、土地数量、田地的贫瘠，还普遍的在帮各村建立乡勇，树围子，也行医送药。

“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陈明刚摇头道，“其实澳洲人最在乎的，是查清本县的底细！”

众人面面相觑：本县的底细？

内中有个比较老道的，想了出来：“人口、田地的数量……”

“不错，正是这个。”陈明刚点头道，“澳洲人想在我们临高这里长期的待下去，他们得知道什么？”他用川扇拍打着手心，历数着，“首先就是要知道县里有多少人口，有多少田地，地里产什么。”



blog.sina.com.cn/xiuchuanjushi



blog.sina.com.cn/xiuchuanjushi



blog.sina.com.cn/xiuchuan/ushi
扇以蜀产最佳，称川扇。明代折扇普遍流行，永乐年间，成都仿日本的“倭扇”，年产约两万把，扇面上贴金箔或洒金，名曰“洒金川扇儿”，可见其在当时的名贵和时尚。

“丈田？！”伞店小胡说了出来。

“不错！”陈明刚赞赏的看了一眼伞店小胡，“澳洲人在乡下搞工作队，在县里包揽粮赋。根子上，无非就是要闹清楚这临高县到底有多少油水。”他把扇子“啪”得打开，轻摇起来，“我们就来帮他这个忙，丈田！”

这下大家哗然了。“丈田”顾名思义就是测量田亩，但是还不至于此，丈田的同时要绘制新的鱼鳞册，重新登记土地产权和赋税状况。这在古代社会不是件小事，往往要朝廷牵头才能举办，大明有史以来除了洪武年间丈田绘制鱼鳞册之外，就只有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朝的时候搞过丈田。每次丈田，不但户部和省里要派遣专门的官员来办理，还要从全省抽调生员协助，时间也是不一二个月能办成的。至少也得半年以上。

他们这群人，虽然是“吃粮”的，对如何丈田略知一二，到底也不是专业人员，搞这个未免力不从心，而且时间也来不及。

陈明刚示意他们静下来：“大家吵闹什么？这只是个由头！”他冷笑道，“难道我们还真得去帮他们丈田不成？就算大伙愿意，也没这个本事不是？”

众人点头。都望着这个主心骨。

“澳洲人想知道临高有多少底子，我们就迎合他们好了。说帮他们丈量田亩——澳洲人不会不答应。只要有了这个名义，那些大户还不是

由得我们摆弄？”

大伙轰然叫好：这主意太妙了。不但师出有名，而且澳洲人是绝对不会拒绝这个提议的。会很乐意当这个“恶人”。最后：大户们也无话可说，这一切的后果还可以推给澳洲人。

“大户们能买帐吗？”周七有点犹豫，“他们和澳洲人之间也有勾连。”

“有勾连不要紧，”陈明刚对穿越集团和士绅大户们之间的关系看得十分清楚，“澳洲人不喜欢士绅。现在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

“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熊卜佑在邬德的办公室里转告陈明刚的提议的时候笑道。

“没错，真得出乎我的意料。”邬德点点头，不胜感慨，“没想到还是这陈明刚看得清我们的心思的。县里的读书人反而一个个闹不明白。”言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按照邬德原有的计划，是准备让陈明刚尽情的去加派耗米，搞得士绅乡民们怨声载道，等把县里的赋税收得差不多了，再安排一出士民群情汹汹的“请愿”戏，最后由穿越集团出面扮演青天大老爷，直接就把陈明刚和他的手下人全部办了，以平民愤。

泄完民愤，再借机推行“新政”——以避免未来再发生此类事情为由，开始在全县清丈田亩，核定税率，完成税制改革。

邬德也准备了后手。如果在征粮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意外，使得秋赋不能及时征集到位，他也已经取得了执委会的同意，就采用代缴的方式，由穿越集团先垫付秋粮和赋税，再慢慢从税收中扣回。

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穿越集团都有把握准时准点的把今年的秋赋缴清。这样就可以从容的丈田、清理户口。而不用赶着征税期限里来做这些事情——所谓慢工出细活，邬德的打算慢慢的熬制这“新税制”的粥。

这对穿越集团是个很大的工程，为此执委会已经下达了好几道命令给各部委员办局和公司。

雷州糖业公司接到指令：继续向越南销售食糖，同时可运销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其他的货物，以大量套购越南的稻米。

给海上力量部的命令是要他们集中运力，抢运越南的稻米到临高。争取在农历十一月前将临高糙米的储备提高到三万五千石。

给外商委的指令是：利用越南的稻米在雷州的三县里用套购白银，额度是一万两。这笔银子是为了临高的“辽饷”而准备的。邬德预计临高的米价会因为征收“辽饷”而下跌，他们正好抛出高价卖米换来的银子再低价收购粮食。

给教育部的指令是要他们立刻开始在学生的实践课上安排测绘、简单的平面几何运算之类的课程，为全面丈量土地准备人手。

印刷厂也接到了通知：即刻印刷大批空白地契和产权登记本。

.....

“陈明刚真是个人才。”熊卜佑道。

“可惜这人才留不得。”邬德不由得对这“劣吏”刮目相看，史学界说明清两代的基层实际上是“吏治”，果然有道理。

熊卜佑道：“我怎么回复他？”

“暗示他可以这么办。你得表现出对丈田的兴趣很大。”邬德决定让陈明刚就这个问题去闹一闹。等于也给本地的大户们先吹吹风，正如每次要出台什么政策之前，先来个苛刻的试试水，让舆论口诛笔伐一番之后，再低调的推出一个稍微改善下条件的方案，就容易让大众接受了。邬德决定也来这么一套。

“不过绝对不能明示。”邬德面授机宜，“你和他的谈话要安排人录像，要多说些似是而非的话，你先和宣传部的人商量下话该怎么谈，这样便于将来剪辑画面，得让他表现的竭力推荐我们丈田——”

“我明白了。”熊卜佑点头。

“陈明刚无非是准备让我们当恶人，自己来发财。原本这个恶人我们也可以当。”邬德有些惋惜，“要是他真肯出力踏踏实实的帮我们丈田的话。”

“哈哈哈哈哈，这你可就是与虎谋皮了。”熊卜佑和胥吏们接触多了，很清楚他们的为人，“不过是一群体制上的蠹虫而已，想得就是如何给自己捞取好处。哪有这么高的觉悟！”

“还有件事情，陈明刚问我们：收粮的粮柜设在哪里，柜上要用几个我们的人？”

“设柜还是在县里，”邬德早就想好了，“我们的人，一个不用。让他们照旧。”邬德说，“既然要他们背黑锅，就背得彻底一点好了。”

第二百三十九节 秋赋（四）

周伯韬拿起一份刚刚放到他桌面上的档案卷宗，这是周洞天的纸厂本地制造的，黄色的粗糙的厚纸，沉甸甸的拿着很有份量。他打开封面，里面是一页一页的个人材料，贴着照片——这些是几天参加会议的“粮差”们的材料，刚刚对他们的个人情况调查完毕。

秋红家原本就列入了行动处的监视范围，因为四周有人守护，不便安装窃听器，周伯韬也没安排人用小贩之类的方法接近监视——这样未免太奇怪了，毫无市面可言的乡村住宅旁，聚集了一堆小贩，谁都看得出来有诈。他安排的是远处用望远镜进行监视。

现在他们已经查清了临高全县的“粮差”名单和底细。周伯韬打算仔细的看看这伙人的情况，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当然，也可能不准备利用他们，而是直接“消灭”。这就要看执委会的意思了。

周伯韬翻到最后几页的关于周七的材料上，他对这个陈明刚的大徒弟很感兴趣，因为在调查中得知，这师父很怀疑他和自己的二奶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是一直没有证据。

周伯韬对男女关系上的流言蜚语很感兴趣，就他当侦探的经验来说，男女关系上一旦到了有流言蜚语的阶段，这事情多半就是确有其事了。正好像老婆一旦怀疑自己的先生出轨，调查下来大多就是确有其事。

他叫人把乌项叫来，把材料递给他：“你去调查一下周七。”

“是陈八爷的徒弟？”乌项露出一丝畏惧的神气。

周伯韬不满的看了一眼：“怎么，你怕他？”

乌项咽了口唾沫：“不怕。”

“这就对了，”周伯韬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人，怕他鸟个八爷九爷的。好好的把周七的底细给我查清楚了，以后就一直盯住他，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连他什么时候拉屎什么时候睡觉也要查得明明白白，知道了吗？”

“是，明白了。”

这个回答还算标准。看着乌项离开的背影，周伯韬给了一个鄙视的眼神。这家伙还算是身有家仇呢，原来看重他身上有血仇，对旧社会痛恨，而且在学校里也表现的很有仇恨感，没想到一到实际工作上一点胆气也没有。看到县衙里的人和当地的土豪还是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恭顺的态度。

“看来仇恨这玩意，也不是万有灵药。”周伯韬说着，拿起了一份书面命令，拆开了看了一眼。他打铃叫来了自己的通讯员：

“叫特别宣传组的组长来。对，马上！”

陈明刚拜会过熊卜佑，得到对方的许可之后，立刻着手大干起来。征粮除了照例由县衙出布告和散发“粮由”——也就是催缴通知单之外，把手下的徒子徒孙纠集起来，在县里的官仓前设柜征粮。

征粮的第一阶段自然是等粮户们上门自缴。要到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才会进入下乡催征的阶段，但是今年，陈明刚指令手下的“粮差”们全部下乡去，大造“丈田”的声势。

一时间，澳洲人要“丈田”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大小粮户们大为惊扰。

士绅们自然是不愿意搞丈田的。不管原有的体制如何的腐败低效，他们毕竟已经和这个体制形成了和谐关系，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作为“润滑剂”，在这个体制下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来了一股新的势力，居然要重新丈量田亩，登记产权，这岂不是晴天霹雳。粮户们顿时紧张起来，接着从下乡的粮差们嘴里，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说澳洲人这次不但要征粮，还要先丈田，根据丈田的结果按亩数征粮。

粮户们赶紧派人四处打听消息。果然，县城和东门市沸沸扬扬的都在传说这件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在陈明刚手下混事的一干闲人，个个趾高气扬。但是也有奇怪的消息传出来：说根本没这回事，完全是陈明刚一伙拉大旗扯虎皮的唬人。

众人赶紧找到张有福那里要他去确认有无此事？但是从他那里也没得到什么确切的消息。张有福说负责征粮的邬首长“出远门”了，没人能答复。张有福对事情的变化有点吃惊，不过他想起邬德曾经关照过他的话，觉得这事情背后肯定有蹊跷，也不敢乱说，当下自己到百切城来求见初雨，把情况汇报了一番。

当然，从初雨那里他得不到什么回音。张有福站在自家的宅院里，看着粮差刚送来的“粮由”，皱了几分钟的眉头，忽然有些明白过来了。

刘友仁坐在自家的正院的台阶下的一张竹榻上，抽着旱烟，一股股的青烟袅绕。一张竹桌上放着茶壶茶盏，还有一张粗糙的毛边纸。这个就是“粮由”了。

粮由是催粮的通知单，官府原本没这个玩意，只有粮串——收粮凭证。这是衙门里自己搞的一套，极粗的毛边纸，用木戳子印好的格式，上面留空，由粮差填写粮户名称和应收正耗米的数额。粮户们接到单子之后，就要按时到县缴纳。期限有头限、二限、三限之分，三限一过，就进入到追比阶段，当即把欠粮户拿到衙门隔三日五日的行杖追比，也有枷号示众的。

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真得会被抓到县衙打屁股戴枷板的，都是些势单力孤的普通小粮户——就如当初的张兴教这样的。一般在地面上略有势力的粮户，衙役就不敢如此。有的粮户是地方无赖，虽然没什么政治实力，但是块敢打敢杀滚刀肉，不愿意足额缴粮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冒充户主来顶罪，再稍稍贿赂下皂班的衙役，打板子的时候作弊混过

去。捱到旧历年底具保放人，这一年就算是完事了。等而上之的粮户，就可以和粮差、书办“讲斤头”谈条件，在耗米多少上讨价还价。再厉害一点的主，除了正额之外一概不交的。至于士绅豪强们，他们多数隐瞒了大量田地，根本就是什么也不交，衙门就算知道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刘家，过去是加来的土豪，刘友仁捐个监生在身上之后，就成了“绅士”。他家的土地在册的不到四百亩，实际上有将近二千亩。而“诡寄”在他家名下的土地更是多达三千亩以上。

这些土地，刘家除了自己雇用长工种植，全部都有收取地租。但是除了四百亩在册的水田之外，其他土地是从来不交一粒米的粮赋的。

刘友仁过去对澳洲人是抱着和过去应付土匪一样的策略：一面是自己结硬寨，练乡勇自保，一面虚与委蛇，要点好处，只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就应付一下，买个平安。反正这地方自他祖辈开始就是这样。

但是自从去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见识了髡贼的实力，他的想法就变了。刘友仁意识到，仅仅象过去应付土匪那样去应付髡贼是要吃亏的。澳洲人体现出来的实力和种种作为，表明他们有极大的野心。这个野心，不大可能是在临高就能满足的。

这样的野心，当然不是他这种乡村土豪能够螳臂挡车的。刘家寨要在临高生存下去，不落得和苟家庄一样的下场，就得显得主动一些。这样起码能够自保。

因此他虽然不大去东门市，实际对澳洲人的一举一动很注意。天地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当初他的这个举措，让刘家的长辈们很是吃惊。纷纷表示反对——自家的底子，怎么能露给澳洲人看？虽说是按照起课的田亩数字上报的，但是澳洲人的农技员不是傻子，多下乡来几回搞那劳什子“技术指导”总会闹得明白。

刘友仁却耐心的说服他们：就算自己不参加，难道澳洲人就会不知道刘家寨有多少土地吗？这在县里根本就不算什么秘密。自然有献殷勤的人去向澳洲人汇报。与其等着人家找上门来，不如先和他们打打交道，便于周旋。

加入天地会之后，天地会来了“农技员”，帮他堆肥、送秧苗、指导长工们种地，竟然十分的卖力，这大大出乎刘友仁的意料——他不懂澳洲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仅仅是为了赚几个“服务费”，一纸命令给联络员，哪个村落敢不缴，何必做这吃力费事的勾当。

正当他一直想不通的时候，这次包揽粮赋的事情，又让他觉得迷雾重重，感觉完全闹不明白澳洲人的想法了。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这张粮由上，上面的正额和耗米的数字没有填写，送来的“粮差”说，根据澳洲老爷的命令，这次征粮要顺带“丈田”，各家须在头限之前上报田地数量，按照新的田亩数量征粮。

“八爷说了，这次是澳洲老爷们第一次在县里包揽粮赋，各家最好

要帮衬一点，把自家的田亩数报得确实些——免得惹恼了他们。”来得“粮差”皮笑肉不笑的说，“这样大伙都过得去，我们办差的人也好有个交代。”

第二百四十节 秋赋（五）

“三伯！这肯定又是老八想出来的勒索的新花样！”他的一个族侄刘光表按捺不住的说道

刘光表在府城学过生意，能打算盘记账，懂各种商业上的花样，在临高这就算是很了不起的人才了，所以刘家干脆要他回来当了个总账房，管理家里的产业。

刘友仁没吭气，陈明刚借机勒索这是不用说的事情。问题在于：澳洲人到底有没有丈田的打算？到底是只是用这个敲山震虎，逼大伙多出几石“合理负担”，还是真得想把全县的田亩数字搞清，来个改朝换代式的另起炉灶？

这里的出入可就很大了。要是只是敲山震虎，对策倒是容易，无非是多出些好处买通陈明刚，让他再报个百十亩土地上去，自己多出份钱粮就是；要是后者，事情可就麻烦多了。

刘友仁一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此时也陷入了彷徨之中。澳洲人不比官府，这是一个更有效率，行事果断，而且也敢于做事的集团。这点他早就看得明白。以吴明晋这样还算过去的“好官”，在县里想做些事业也没做成过，澳洲人来了，说做就做，多少繁难的事情都一一办了下去。就算他们真得想搞一次全县的彻底丈田清理户口也不为怪。

想靠过去应付官府、土匪的一套，对他们是没有用处的。来硬得，澳洲人不怕搞灭门屠杀，大约还会很高兴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来软得，澳洲人出奇的廉洁，金钱贿赂对他们没有用处。

澳洲人到底想干什么呢？刘友仁想，如果真得是要丈田，自己或许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家里的田亩数量报上去才是最好的选择，至于诡寄在自家名下的的土地倒可以不忙。但要是这只是一次虚张声势，自己这么老实，只不过白白的便宜了一干胥吏而已，还徒然被人嗤笑——这个份，他可丢不起。

“张老爷怎么说？”他问道。所谓张老爷，就是居间的传话人张有福。

“他说他去过了，经手这事的邬首长不在家。其他人不管这事情，也不清楚。”

“不在家。”刘友仁咀嚼着这话的味道，“真不在家？”他喃喃自语，这伙人，还真是高深莫测。

“天地会的那农——农——”

“农技员。”刘光表说。

“对，鄮老爷来了没有？”鄮老爷者，勋素济是也。因为农业专业人员比较短缺，他对种菜很有心得，也被天地会聘请为兼职农技员，当然事先经过了专门的培训。天地会的人现在在临高百姓心目中有一层神秘

光环笼罩，所以叶雨茗宁可找半路出家的穿越者也暂时不用土著农技员，这就好比改革开放初期，大伙都特别相信洋货一样。

“他要逢三的日子才来。”

刘友仁一算，还得有七八天他才来，不禁有些失望。要是这勋素济来了，倒是可以设法打听下他们里面的情况——探出点口风也好。

可惜一般的好处，他们没兴趣。刘友仁再一次为穿越者刀枪不入的廉洁奉公精神所叹气。当官有权的人不贿赂，这还真不习惯。

刘光表人很机灵，知道家主正为这事情烦恼，他心里早有个想法，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

“三伯！”刘光表小心的说，“四房里的美兰，年纪不小了，她个子生得高大，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婆家——”说着眼睛在刘友仁脸上打转。

“噢！”刘友仁当然知道这侄子想说什么，金钱的路走不通，女人或许就可以。他早就听说：澳洲人里女人很少，许多人一天到晚除了看“秘影戏”泻火之外就没辙了……

刘友仁过去想过送个丫鬟之类的女人给勋素济作为酬劳。但是想到刘家寨的丫鬟不比城里的大户人家的婢女，不但自身是农家出身，在刘家也是终日操劳不停，粗手大脚，皮肤黝黑。这勋首长从来就没表现出对她们有半点兴趣。

相比之下，还是本族里的女孩子嫁一个给他比较好。丫鬟终究是个外人，嫁过去是奴婢的身份，没什么地位，也不会被人看重。要是真得和勋素济联上姻了，他总得照顾照顾老婆的娘家。

刘美兰是四房里的一个姑娘，因为长得又高又壮，一直被人嗤笑——毫无女孩子的模样，转眼十九了还是没有婆家。这个族侄孙女倒是可以考虑。这家在族里地位不高，就算不愿意也不敢违碍。

刘友仁点了点头，心想所费不大：美兰家是远支，就算澳洲人以后被官府打败了，对本家也不会有太大的牵累，是个牺牲的起的棋子。

“好。你去和她爹说！”刘友仁下了决心。

“是，”刘光表暗暗称心，他心里还有着另外一层阴暗的企图。刘美兰过去因为在收祭米的事情上得罪过他，他早就想报复了。

“哼，这次就把你丢火坑里去尝尝滴蜡的味道。”刘光表在东门市听过一个看过澳洲人的“秘影戏”的土著很神秘的说过，澳洲人在房事上很淫虐：喜欢把女人捆得像粽子一样，再加以种种的折磨，还喜欢用蜡烛热油去滴女人的裸体……

刘友仁不知道自己的族侄阴暗的想法。他思量了一会，道：“明日你备一张帖子，请周七来。”

“不请陈八爷？”

“恐怕现在我是请不动他了。”刘友仁说，“周七是他的大徒弟，说话

一样管用。”

“来人，送陈八爷。”黄守统招呼道。

“不敢不敢，请黄老爷留步——”陈明刚满脸堆笑，自带着手下的人走了。

黄守统望着他们出了院门，招呼管家道：“他手下的几个人，都打发了？”

“回老爷话，”管家道，“每人三百文‘草鞋钱’，还招待了一顿酒饭。”

“好，你去吧。”黄守统咳嗽了一声，他的二儿子黄稟坤赶紧过来扶他。黄守统自从去年参加反攻战斗受了伤，身子大不如前。

“不碍事。”他说道，问：“你最近怎么不去县学里念书？”

“儿子又不是廪生，原本就不用非去不可的。”

“这可使得不得。”黄守统摇头道，“你好歹是个秀才，总得中个举人才可能光耀门庭。”

黄稟坤苦笑道：“老爷您又不是不知道，大明开国二百多年，县里拢共也没出过十个举人，儿子大约没这样大的福份。”

黄守统摇头道：“虽说是场中莫论文，你也不可太颓唐了。”他回到后宅的厅上坐下，“眼下县里被澳洲人袭扰不安，大伙都有些无心念书了，越是这样你就越得多下功夫在功课上，免得荒废了……”

此句全为“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旧指十年寒窗苦，要靠自己努力苦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好运气上；上场应试，文章本身如何不是关键，主要看文章是否中主考官的意。

黄稟坤原以为爹要和自己商量这澳洲人丈田收秋赋的事情，没想到开场白却是一大通要他好好念书的陈词滥调，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有些昏聩了。

“老爷！”他忍不住道，“这次秋赋的事情，您打算怎么办？”

“哼，这伙髡贼，简直是不臣之心毕露。”黄守统很是气氛的拍了下桌子，“丈田也是他们搞得？！”

“老爷，我们该如何应对？”

“这事情很有几份玄奥。”黄守统道，“老八这个人到底吃了什么澳洲迷魂药，这么起劲的帮着髡贼折腾粮户？”他哼道，“难道他以为这天下自此就是髡贼的了？真是没了天理王法了！”

“这种胥吏走卒，无非是唯利是图罢了。老爷不用生气。”

“丈田的事情，对老八来说不过是虚晃一枪。”黄守统道，“他根本没打算丈什么田，是想借着这个由头，勒逼大伙多交粮赋，他自己即讨好澳洲人，又能大捞一票好处。”

“是，儿子也这么想，髡贼大约也是被老八说动了，以为能多收粮

食。今天看老八的话很是活络，儿子想再多许他些私人的好处，摊派给寨子里的合理负担，再添加上几十石……”

“不，丈田虽然是虚晃一枪，但是事却没这么简单。”黄守统一摆手，“髡贼是什么人，会被老八这样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他们想干什么？”

“钱粮，大约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黄稟坤说，“你想想，临高能有多大的油水？再说他们要是征粮叫联络员关照一声，哪个村子敢不缴？何必要挑老八发财？多番手脚——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难道他们是想乘机——”

“杀鸡儆猴！”黄守统阴沉着脸，“借着这个丈田的机会立威！我看这次小户倒是容易过——不但容易过，泰半还能有些好处。我们这样的大户，这关可就不容易过了。”

泰半，大半，过半数。出自《汉书·食货志上》：“收泰半之赋”。

黄稟坤顿时紧张起来：要说这临高里的大户谁最找髡贼恨，自家和刘大霖大约是堪称双璧了。当初对付髡贼，一个是出谋划策，一个亲自出马大打出手。髡贼大约早就恨之入骨了。但是刘大霖有“本县唯一的进士”的帽子，名望极大，髡贼也不得不买帐。从上次茉莉轩书院重新开幕的事情上就知道，刘大霖是他们重点拉拢的对象。相比之下，自家就是个极好的靶子了。

第二百四十一节 秋赋（六）

想到苟家庄的下场，黄稟坤不由得一阵胆寒。三弟死在髡贼手里不算，难道真要来灭他们的门了么？

想到父亲几天前忽然把大哥父子打发去府城买田地置办处新庄子，还带去了很多银两。原本他还疑惑，家里原本没有买地的打算，而且大哥原本是寨子里的乡勇头目，极少离开庄子，更不用说这样长时间的离开了——难道父亲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在府城为黄家留个退路？

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小心道：“老爷，是不是把寨墙再修缮一下……”

百仞滩战败之后，黄守统虽然受了伤，但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自家的防卫，防着髡贼来报复。几个月里寨墙加高了，还修了墩台，从大陆上搞来了火炮和鸟铳，收集制造了大量的火药和铁子。储备了粮食，又新挖了好几口水井。

乡勇们日以继夜的枕戈待旦，这样紧张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召开临高政治协商会议之后才结束。

自从他把会议上的情况回报之后，爹对黄家寨的守御的事情就不甚关注了。只是一般的注意土匪和海盗的侵扰而已。黄稟坤也知道：就算寨墙修得再好也抵挡不了髡贼的火炮。人要灭自己，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到底是不好受的，黄家父子几个月来一直在暗中商议，该如何应对髡贼。

暂收爪牙，雌伏在地自然是眼下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们认为髡贼是不会放过自己的。长治久安的法子，自然是引官军来进剿，才能一了百了。

雌伏，音(cí fú)，1、比喻屈居下位，无所作为。2、比喻退藏不进。出自《东观汉记·赵温传》。

本府的官军，理论上是遍及全岛，本县里也有卫所，但是真正堪称能打仗的，只有琼州府的海口千户所白沙水寨的二千多官军。

黄家父子在临高固然很受县里的器重，到底也只不过是县里的土豪而已。不要说琼山县的汤参将根本不会买他的帐，就算本县的千户百户们也懒得理会他。黄守统从少年时候起就受够了他们的白眼。

本事没有，却一个个眼高手低；自己无能，也不许别人显露本事；不愿办事，功劳要争。这是黄守统几十年来和官军合作之后得出的总得结论。除了镇压没有几件铁器，拿竹木为兵的黎人暴动的时候官军还堪称敢战之外，其他时候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

就算汤参将肯倾巢出动，也不是这伙髡贼的对手。要剿灭髡贼，非得全省会剿不可。出动四千到六千战兵，二三百条大战船才有可能。黄守统自己都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这不得出动一二万人了！

这远远超出了黄守统的办事能力了。所以事情也就冷了下来。

现在眼看着自己快要变成被杀的鸡，黄家父子不由得又把这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修寨墙是白费，”黄守统道，“还是要请官军来进剿。”

“这事难办——”黄稟坤早想过，还是没相处什么好法子能够请动官军。

“我们一己之力当然是办不到的，但是全县士绅呢，”黄守统道，“现在他们不是要搞丈田吗？士绅大户们能愿意？我们居中联络下，说不定就能发起大伙联合写稟帖。”

全县士绅写稟帖到省，这就不是件小事了，不管总督、巡抚，总得有个态度拿出来。如果再派人去活动一番，官军进剿的事情，说不定就有眉目了。

稟帖，音[bǐng tiē]，旧时民众或下级呈官府的文书，语出《儒林外史》。

“儿子这就去派人活动！”黄稟坤到底年轻，一听事情有希望，立马就要行动起来。

“慢！”黄守统止住了他，“不急。这会大伙还没看清髡贼的真面目，大约有不少人还没觉悟过来，打算来个委曲求全。等老八他们把临高闹得天怒人怨的时候，大伙自然就心齐了。”

“爹见教的是！”

“还有，明天起，你还是到县学里去附学，听听生员们是怎么说的，顺便煽煽风。全县的生员若是也能起个稟帖，这事情就更有把握了。”

“好，你回县城之后，去见下刘先生。”黄守统吩咐他，“去问问他的想法——对刘先生不妨开门见山。他自家大约没什么田地，但是寄在他名下的田亩大约不在少数。这事他没法置身事外。”

“儿子明白了。”

“还有张有福，也要去拜会几次。”

“这人死心塌地的给髡贼们办事，去拜会他……”

“哼，张有福是个老滑头，未必会真得卖身投靠。反正这事也不指望他出力——他和髡贼走得近，你多去看看他，探下他的口风。”

县里的粮户们，但凡上些规模的，这几天都在慌乱中度过，夜里一落黑，掌事的家里人就聚集在灯下窃窃私语，商议着这次丈田的对策。原本刨出来的财物，这会又被埋藏下去，有的则派人急急忙忙的在买去琼山的船票，把箱笼行李往琼山县和邻县的亲戚家寄送。

高广船行的客票忽然卖得俏了起来，这种反常现象立刻由港务办公

室和船行两条线同时汇报到了政保总署，冉耀不敢怠慢，赶紧派人下去调查。

“财产外流？”邬德望了一眼急急忙忙来向他汇报的周伯韬。

“没错，粮由一出之后，县里的粮户们都纷扰不安。往外县转移财物的现象很严重啊。”

“嗯，就让他们转移好了。”邬德说，“反正土地他们是带不走的，银子铜钱，我们本来也不稀罕。”

“你是说——”

“他们自动离开临高，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嘛。”邬德看了眼报告。

大户们带不走土地，也带不走长工和佃户。留下的土地和人口自然就成了他们的财产了。可惜多数人还是要坚守阵地的——也好，干脆就让陈明刚一伙彻底的闹一闹，给他们施加点压力。

“靠，原来你们有这一手，是搞变相土改吧。”

“非也，不是搞土改。”邬德摇摇头，“这不过是个副作用而已。”他接着问：“监视报告出来了么？”

“出了。”周伯韬拿出几页纸。

“有重点的干货没有？”

“有件事情你肯定感兴趣，”周伯韬说，“黄稟坤，就是去年和我们大打出手的乡勇头目黄守统的儿子，回县学读书了。”

“噢，那个威风凛凛冲过壕沟，坚持了几分钟之后坠马的老家伙。”邬德还记得这老头子——当年他给穿越者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记得他没死。”

“受了点伤跑了，后来就老实多了。协商会议的时候他派二儿子，也就是这个黄稟坤来开得会。不管是合理负担还是剿匪上态度很合作。”

“然后呢？”

周伯韬把黄家的卷宗递了过来，“看起来这老小子背后有小动作。”

邬德打开监视报告，周伯韬介绍道：“黄稟坤说是来县学读书的，但是他只是个增生，县学修复之后也没见他来过，这次突然来了，行为很可疑。”

报告上列举了他来到县城之后立刻拜会了县里的好几个主要士绅，还去拜见了刘大霖，俩人谈了差不多二个小时。在县学杂役中发展的眼线也汇报说：黄稟坤每到休息的时候，总和生员们有意无意的谈论秋赋的事情。

“的确很可疑。”

“而且黄家应该属于最危险的‘反动分子’，”周伯韬侃侃而谈，“根据张有福的揭发，黄守统和刘大霖两个是d日之后采取敌对行动最积极的

人。而且黄家和我们是有私仇的——他家的三子就是被郭逸打死的。所以这次黄稟坤的举动很有可能别有用心。”

“那就继续盯着他，看看他想干嘛。”邬德笑道，“其实我也不反对出几个大户中的忠臣义士之类的。”

“眼下不对付他？”

“盯住他就是了，别让他捣蛋。现在我们要收拾胥吏，还没轮到士绅大户们。”

收拾完陈明刚一伙胥吏，下一步再收拾几家不听话的大户以儆效尤。这是执委会的既定目标。温水煮青蛙，一个个的来。

“周七的工作怎么样了？”

“流言已经放出去了，也派人盯住了他，”周伯韬说，“一时间查不出周七和秋红有什么猫腻……”

“没有猫腻，要制造猫腻么！”

“这个——”周伯韬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事情并不容易：古人也不是傻子。搞得太简陋了，人未必相信，“我再好好想想。”

“抓紧了，最近周七和他师父单独活动的机会比较多。要栽赃陷害正是时候。”邬德打算在周七和他师父之间制造严重的隔阂，继而拉拢他。

拉拢周七的一个目的是要他充当顾问。旧得粮赋征收体制里有哪些弊病、作弊的方式……这是这一特殊行业里的秘密，是看多少古籍资料也看不来的，周七跟着陈明刚十几年，这方面的积累一定很多。

另一个目的是在清算胥吏的时候能让其搞揭发——周七既然是陈明刚的大徒弟，衙门胥吏阶层里的丑事肯定知道的不少，正是把人批倒批臭的好材料。一般人总把私德和公事联系在一起。私德上的丑闻不但可以整人，而且还能让整人变得群众喜闻乐见。

第二百四十二节 秋赋（七）

周伯韬的手下提出了个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把周七迷倒了塞到秋红的床上去。再把陈明刚引来。看起来虽然粗糙，但是做到了一定有效。就算陈明刚知道有人设局，碍于面子也得把周七逐走。

不过这个法子有极大的后遗症，陈明刚马上就能知道是有人要对付他。会引起其警惕。而且实地查勘之后周伯韬觉得这事情不大容易——秋红宅子附近监视守护的陈明刚的手下就有六七个，院子里还有四五个佣人，牵涉到的人太多了。陈明刚到底也不是傻子。

在外面下手也很难，根据监视人员的汇报：秋红很少出门。原本陈明刚也不大允许她出去。她又不是本地人，县里也没什么熟人能走动。临高又是个小地方，连个象样的庙宇也没有——古代社会女人常有的休闲活动进庙烧香的机会也没有。

就这么躲起来，倒也无可奈何。打不进去，拉不出来。周伯韬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只好继续让特殊宣传组的人继续散布流言蜚语。

周七自己还浑然不觉。开征秋赋之后，他的事情多极了。陈明刚把大多数事情都交给他去做。周七也觉得这是师父对自己的信任——他原本为秋红被打的事情感到惴惴不安，这会觉得自己在师父面前宠信未减，心总算是放下了一半。

虽说今年打出了“丈田”的牌子，但是师父早已经和他们透过底，关键是要和大户们“讲斤头”。

“咱们爷们的好处，这是第一要议得。”陈明刚指示他，“但是澳洲人那里，也一定要敷衍好，原先少报、隐田还有诡寄的田数，要大户们多少吐些出来，这事情才能过去。”

至于各家吐多少出来，虽说具体多少是要谈价钱的，但是陈明刚也列了单子定了个底线，每家都得按规模上报一些田亩，想花钱消灾一亩不报是绝对不行的。

陈明刚很清楚，要借用澳洲人的势力，就得实实在在的干出点业绩来，全靠受贿来办事在澳洲人手里是不行的。

周七很能体会师父的心意，所以这些天来忙忙碌碌在乡下四处奔波，基本上就是在和人讲斤头谈条件中度过的。

当然事情办得并不容易，陈明刚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不仅要每家上报一些隐田，在耗米的数量上也有增加。过去有粮户不缴耗米或者少缴的，这次陈明刚毫不妥协，坚决要求他们按份例缴清。

“现在不狠狠的勒逼他们一把，以后这样的好机会说不定就没有了。”陈明刚指示他，“话，不要怕说僵，更不要怕说狠话。有澳洲老爷给我们撑腰，你怕个什么？咱们不怕闹大——党那门这么猖狂，脑袋不也给挂城门口去了！”

话虽然是这么说，周七却不愿意这么干。师父是师父，他是他，自己以后能不能当上衙门的书办还很难说——照现在这个样子，大约自己是没指望了。陈明刚有三个儿子，最大一个也有二十了。师父年纪还算不大，再干个十年不成问题，到时候自然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的。到时候谁知道这个师弟会对他是什么态度！

自己不是正式的吏，说来说去不过是个没“黑人”罢了。古代也很看重“编制”的。周七抱着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原则，对大户们还是非常的客气，而且总是先打招呼在前：这是“上面”安排的，不是自己的主意。

“小的也是身不由己，”他总是和大户们陪着笑脸，“你看小的三十了，连个老婆也没有，不过混口饭吃，还得请老爷们多多体谅！”

这话无非就是暗示大家：好处可不是我拿得。冤有头债有主。

刘家寨。

“这么说，非得要多报几亩才能过关？”刘光表问道。

刘友仁让刘光表代表刘家和周七谈条件，这样万一谈崩了，还有个转圜的余地。

“没错。”周七很肯定的点头，“澳洲人要搞丈田，总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吧。一点面子也不给。”

“嗯，这话说得也有道理。”刘光表死死得盯着周七，想从周七的面孔上看出什么花样来，但是周七还是满脸堆笑，唯唯诺诺。

“老七，就划个道出来吧，要多少花数？”刘光表问。

“花数不忙，请刘三爷示下，刘家寨打算报多少上去？”多报少报直接关系到私费的多少。这个过节不能弄错。

周七有陈明刚开给他的底单。过去也给刘家寨办过纳粮的事情。知道这里在田赋册的起课不到四百亩。而刘友仁实有土地在二千亩以上。

“总计五百亩起课地如何？”

“刘老爷名下到底有多少土地，您比我清楚，”周七慢悠悠道，“再说了，这加来洋这么大的一片地，您总不能说只有五百亩吧——澳洲首长也不傻啊。”

刘光表明白这意思是报个一二百亩意思是不能过门的。他说：“老七你的意思是——”

“至少得报个半数，一千二百亩。”

“一千二百亩！”刘光表象被吓坏了一样，“这如何使得，太……太……”

“刘三爷！”周七加重了语气，“您别心疼，有这一半，还有另一半呢。您要觉得报太多了，到时候澳洲人自己下乡来勘察——到时候恐怕

一分一厘都要做成册子了……”

刘光表知道这是漫天要价，就等自己就地还钱了。他想了想：

“您就开个价吧，最大能减多少？”

双方一阵讨价还价，最后谈好价钱：刘家寨新报二百三十亩上去，这样总起课的田地是七百十几亩。至于耗米，双方议定今年是每石正赋附三斗三升——也有增加，过去刘家寨的耗米不过一斗二升而已。新增的部分中有一斗就是陈明刚的“私费”。这个数目也是前所未有的。

送走了周七，原本一直在后堂听着的刘友仁踱了出来。刘光表赶紧迎了上去：

“三伯！您看——”

“没事，这事你应对的不错。”刘友仁叹了口气，这周七的口气虽然恭顺，但是今年陈明刚一伙的胃口真是太大了。过去不过给个十两八两银子就能对付了，这次不但加耗米、报隐田，连他们这伙的私费都敢附在耗米里了！

“这伙澳洲人，真是害人不浅！”刘光表痛恨道，“过去陈明刚哪敢这样的猖狂！”

“嗯。”刘友仁没有说话。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所谓丈田，大约的确是澳洲人的意思。但是被陈明刚利用了，成了他敲诈生财的工具。否则不可能非要大家报些隐田上去，报得少了还不成——陈明刚也知道澳洲人不能随便糊弄，得有点实绩出来。

他只是觉得奇怪，澳洲人为什么由着陈明刚一伙胡闹？以他们的本事，自己下乡来丈田不是能精准，而且也不会扰民……

刘友仁忽然想到，要是真是澳洲人自己下乡来丈田，那自己这样的大户哪里还能搞手脚！恐怕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把田亩都报上去了。说起来有陈明刚这个蠹虫在，还是有点好处的。

不过，他心里被勒索的厌恶感始终挥之不去。

“居然要向这等小人委曲求全！”他恨恨道。看来要不受欺负，就得和澳洲人直接挂上钩。他陈明刚都不怕和澳洲人鬼混，公然出头露脸替他们办事，他一个乡间财主，捐来的监生怕什么？

“鄆首长来了之后，你好好招待他。”他吩咐刘光表，“多和他拉关系，把这次的事情和他说说。”

“是，侄儿明白！”

“还有美兰的事情，你也得多花心思。我看鄆首长这次来就让美兰去伺候……”说到这里他想太荒唐了，美兰不是丫头，不能就这么塞给人家。反而会让对方看轻了。

“这个侄儿来想办法。”刘光表心领神会。

“她爹答应了？”

“能巴结上澳洲老爷，她爹喜欢都来不及。”刘友仁当然知道这个侄儿在胡说八道，大概又用了什么威逼利诱的手段。不过这无所谓：刘美兰这家在族里无足轻重，谁也不会在乎他们的想法的。

“年底分祭米的时候，多给他家一点。”刘友仁道，“美兰出阁时候的陪嫁，也由官中出了，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三伯考虑的周详！”刘光表笑道，“不仅他家可以多给，各房今年领祭米都能加不少。今年的收成还真是一不错。比邻近的几家都好！老爷加入天地会这步还真走对了。”

说起收成，刘友仁的心情才稍微松快一点：幸好今年的收成不坏！

第一难得风调雨顺，没大灾；第二加入天地会之后，鄮首长确实是尽心竭力，用了许多法子来帮着自家种田。有些法子他觉得也不甚稀奇，有些却是匪夷所思。现在稻田里已经放完水晒田，刘友仁虽然是个地主，但是农活很精通，看到今年的稻穗不仅枝数多而且普遍很沉。他随手摘过一枝数了数，不但上面的谷粒要比原先多得多，而且极少有空穗瘪谷。



寒露风影响，晚稻出现空穗，褐色的就是空穗。（周水明 摄）



Baidu 百科

空穗瘪谷指不饱满的谷物。

第二百四十三节 秋赋（八）

统算下来，天地会帮忙种的三百亩水田，每亩要产量比过去涨出五成来。这个业绩足够让人瞠目结舌了——难怪人家都说澳洲人种地有秘法。

“要是不闹丈田这一出，今年的年成要多出不少来。”刘光表表示惋惜，“三伯！明年开春就把所有的地都包给天地会……”他忽然停下了，大约是觉得不妥。

刘友仁没吱声，所有的地都包给天地会，那澳洲人不就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家有多少田地了吗？他叹了口气，这还真是个两难的选择。

“光表，我倒觉得这丈田的事情是澳洲人自己做得好，反而会好些。”

“三伯？”刘光表不解。以澳洲人毫厘必诛的态度和他们令人恐怖的办事能力，恐怕不要说只报一半，连自家名下的诡寄的田也跑不掉。

“澳洲人办事严苛，但是治理却比官府宽仁。”刘友仁低声道，“该严的地方就严，该宽的地方就宽——所谓‘宽严相济’。相形之下，官府倒是有些乱来……”

“三伯！”刘光表被吓了一跳，三伯这番话近乎叛逆，虽说临高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府的威信还是有的，“您可别乱说！”

“哼，这话当然是你我之间说说。”刘友仁说。事情暂时先这样对付一下，等鄢首长来了之后听听他的说法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一连半个多月这样的磋商和讨价还价在全县的每家大户里在进行中。紧张和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各家头上，彼此之间有点关系的人家，都在四处走动，打听消息。和天地会有来往的大户顿时成了全县的焦点，上门来拜访的人简直踏破了门槛。连大户们一直看不起的暴发户：靠着为澳洲人采购货物发家的“全福行”的林全安也忽然成了香饽饽，三天两头有人来拜访，有的放下礼物就走得，也有的坐下来天南海北的不知所云的乱扯一气。闹得他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林全安之外，就是“润世堂”了，这家药店的买卖忽然变得极好，大户家里忽然都有人“生了病”，都指名要“润世堂”的东家杨世祥看病，药医同源，他倒是平日里也悬壶济世，只是没想到忽然生病的人如此之多。

当然，从这些人嘴里是打听不出什么具体消息来的。不要说林全安、杨世祥这样和田地根本没什么关系的人，就是号称和澳洲人走得最近，消息最灵通的张有福也没能透露的内容。

反倒是无财无势的小粮户这次没什么惊扰。他们本来就无多余的田亩可报，有的甚至还承担了根本不是自己的田地的粮赋，再要挤也不会有大油水了。当然这并非陈明刚大发善心放过他们——胥吏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大油水小油水，石子里也要榨出油来——而是陈明刚觉得澳洲人主要是要整治大户，去大费周章的挤小户意义不大，出不了成

绩，还容易引起小户们的反弹。陈明刚觉得澳洲人对老百姓的态度和大明官府对百姓的态度完全不同。真闹出事情来，自己讨个没趣是肯定的了。

大户们频繁的串联交通，给政保总署一个极好的机会，行动处的监视部门据此绘制出一幅“县内大户关系图”。中国人遇到困难，最先找的，自然是自家的亲戚朋友，这次可以大概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亲疏程度。

刘大霖家也成了漩涡的焦点。黄稟坤第一次拜访他家的时候。刘大霖对他提出的问题不置可否。清理田亩的事情，在他看来是站在理上的——不管有没有澳洲人这码事，隐田、诡寄这样花样都是损害了朝廷的收益。

当然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切身利益总是要照顾的。个人与政府的利益相碰撞的时候，多数人还是选择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大霖家过去不过是中人之产，自从他父亲一代开始有了科名之后，官定的免征额的就足够免除他家的全部钱粮了，但是人总是有亲戚朋友要照顾的。都是至亲好友的——他到底不是圣人，也就应了。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刘家名下的土地居然多到了一千亩。

这次丈田的事情，刘大霖自己倒没受什么骚扰——陈明刚知道澳洲人对这个进士很是尊重的，有利用他的意思在内，所以和往年一样，根本没去送粮由。连过去每到此时登门请安打秋风弄个几贯钱花的惯例都免了。

但是陈明刚还是打算杀一杀这位过去现在谁都不敢碰的刘进士的威风。他不给刘大霖送粮由，但是诡寄在他名下的田主们，这次就没这么幸运了。陈明刚手里有很清楚的单子，知道每家诡寄在刘大霖名下的土地数量是多少，便直接给这些田主送去了粮由，要他们限时自报土地数量以备开征。

这下，刘家的三亲六眷，至亲好友都闹翻了天。大伙都知道陈明刚此人狠毒难缠，赶紧都上城里来看刘大霖了，要他出个主意。刘家在县西门内的宅子门前顿时挤满了轿子和从人。

刘大霖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喜静不喜闹，自从他的腿脚不便之后，更是极少出门，现在一下子来了这许多的亲朋好友，个个都要见他，要他拿主意、想办法、办交涉。闹得他六神无主，只关照管家出面应付，自己躲到了书房里。

听着前面闹哄哄的说话声，刘大霖觉得无计可施。他即觉得愧对亲友，又很讨厌他们。似乎自己的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家是累世书香，祖父没有科名，但是颇有文名。父亲当过知州。自己又是进士。堪称本县响当当的缙绅之家了。要是过去，任何事情只要自己写张片子往县衙里一送，没有办不下来的。现在，往县衙里送再多的片子恐怕也是无济于事——得和澳洲人交涉才行了。

但是和澳洲人打交道，是他最不愿意做得事情。

以澳洲人对他的优待尊崇来说，若是肯出面周旋一番，澳洲人总要买他几分面子，事情是能有个转圜的余地。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出这个头。

澳洲人虽然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是总是化外之民，不服王化之徒，在临高擅自筑城建号，形同割据之势力。自己原本就避之不及，哪里还能轻易招惹他们！髡贼若是存心要利用他，自己求人办事，不免就要落下把柄。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

但是自家的亲戚朋友，又不能不有所交待，否则一个“刻薄”的名声，他也担待不起。

正在发愁，只见伺候他妻子的一个丫鬟来了，见他满面愁云，不敢开口，只站在屋门口探头探脑。

“什么事？”还是刘大霖发现了他，“有事进来说话。”

“是，老爷！”丫鬟赶紧进来，“几位舅老爷、姨太太都来看夫人。现在在后堂说话，他们都想过来看您。夫人怕您身子不舒服，先拦着了……”

“知道了，”刘大霖挥了下手，“你退下吧。”

丫鬟迟疑了一下，又说：“夫人请您看看，能不能照顾下娘家的几位至亲……”

“你先回去伺候夫人，这事情我自有主意。”

丫鬟退了出去。说是“自有主意”，实则主意在哪里还根本不知道。刘大霖忽然觉得自己身边竟然没个可以商量的人。

朋友，他自然是有的，但是这些朋友不是谈性理讲教化，便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说这些头头是道，真遇到了实际的事情一点有用的主意都出不了。大伙都奉承他“道高操洁，志行光明”，这话，他原也当得起，可是眼下的问题，却不是这“道高操洁，志行光明”能应付得了的。

想来想去，只有黄家寨黄老爷子的二公子黄稟坤——他好几天前就来拜访过，问自己将如何应对这次丈田的事情。因为刘家自他父亲为官起享受优免已经二代，平日里除了逢年过节应付下打秋风的胥吏之外，已经很久不过问粮赋的事情了。一时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现在想来，黄家父子倒是可以商量商量。黄家虽然是户土豪，但是多年来保卫乡梓出过死力。刘大霖对县里的事颇为热心，所以对黄家父子很是尊敬，彼此互通庆吊。黄稟坤过去考中生员，他还亲自登门道贺，给了黄家极大的面子。

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了一丝光亮。赶紧转动轮椅的轮子到门口，叫来佣人：

“去向各位老爷说，他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请他们先回去，到时候自然有个回音。”

“是！”佣人正要离开。

“慢！”刘大霖知道这伙人大概都送来了礼物，“所送的礼物，一概退还。”

“是——”

“夫人的几位娘家客人，礼物也不要收，照样说这话！”

吩咐完毕，他又叫来一个贴身的书童，吩咐道：

“你去县学一趟，请黄家二少爷过来一叙。”

第二百四十四节 秋赋（九）

“这会是下午了，请黄二少爷来用晚饭吗？”

“不，”刘大霖想了想，用晚饭的话议事就要到晚间了。他自认处事光明磊落，夜里谈事未免有行踪诡异之议，“让他明早来。”

第二天一早，天才亮，黄稟坤就来登门拜访了——这个年轻人早就被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冲昏了头脑。

上一次，俩人没谈出什么具体的内容来，这次刘大霖忽然找他，大约这是“丈田”的狂风也吹到了他的头上。

要是刘大霖愿意出面写稟贴，事情可就成了了一多半了！其实以黄稟坤的见识来说，也知道就算省里派出官军，要赶走澳洲人也不是件容易事，但是他对髡贼的敌视心理让他不愿意正视现实。

“……我也是束手无策。”刘大霖苦笑道，“我自家的地，就算要我全部起课也认了——反正也没有几亩。可是亲戚朋友寄在名下的，他们即来求我，不能不有个交代。”

“伯父，这回丈田的事情，据小侄看看是项庄舞剑。清理隐田诡寄是假，对付县里的士绅大户是真。”黄稟坤道。

刘大霖很是注意的听着，问：“这话我也听家人传进来过。不过清理田亩，原是官府的正办，澳洲人以此为由，又借了县衙的牌子，驳不倒他。世兄有什么法子？”

“小侄以为，这一切的根子，就在髡贼身上。”黄稟坤低声道，“陈明刚这些跳梁小丑，不过是借此聚敛，但是髡贼的此举却包藏着极大的祸心，再与他们周旋下去，恐怕会先伤及自身。”

“世兄你的意思是？”刘大霖吃了一惊，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看他一副极有决断的面孔，显然是大事。不由得慎重起来。

“串联全县士绅、粮户和读书人，一起写稟帖，派人送到省城。”黄稟坤道，“此事还要伯父鼎力相助才成。”

明清官员很重科名和乡谊，但凡地方上的士绅要办事，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上都得有官员支持才行。而临高自古至今，就出了刘大霖这么一个进士，所以乡谊这块是指望不上了。但是刘大霖中举和登科时候的同年，任官的人不少，算是一条线路。在黄稟坤想来，如果刘大霖肯写几封“八行”，士绅大户们筹上五六千两银子去省城活动活动，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八行，音[bā háng]。古代信纸一页八行。后世信笺亦多每页八行，因以称书信。近代多指请托的信件。另，音[bā xíng]，指八种品行。即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於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义利之分之和。

“写稟贴？”刘大霖听了他的建议，有些出乎意料。他赶紧抬眼看了

下门口，承值书房的佣人是他家的家生子，很是可靠。

“正是，伯父！”黄稟坤道，“士民上书不是小事……”

刘大霖却不这么认为。要说从大户头上聚敛的话，髡贼纵兵大掠，别说士绅大户，就是平民百姓也连骨头都吞下去了，何必来搞什么丈田。他虽然不喜欢澳洲人，但毕竟是读过许多书，明白道理的人：澳洲人在临高，不但当得起“秋毫无犯”，甚至堪称“仁义之师”，再者这次征粮，大头还是为大明征得么。

他摇头道：“不是我推脱。临高这里科名不显，不要说朝里，就是本省，也找不出几个临高籍的官员来，有的也不过教谕、训导、最大不过州县官，这稟贴上去有多大用处……”

“至于我的同年，”刘大霖叹了一口气，“登科之后就染病回乡，并未授过一天的实官，同年之谊也有限的很，唉！”

病，音[kē]。指病。

“只求伯父多写几封八行，自然派得力人手进省活动，无非多花了几个钱。”

刘大霖道：“省里接了稟贴如何——派遣官军来进剿？”

“这个自然，难道就这样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嗯。”刘大霖不语，他的内心很是矛盾。从感情上来说，他希望临高回到澳洲人到来之前的模样，他可以继续过他平静的书斋生活：每日里读书做诗，训导子弟读书。夏日的时候去城外的田庄避暑，有时兴致起来了，和好友们去县里的名胜游览一番，喝几杯薄酒。若是县里有事，再出来帮忙议议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但是这伙澳洲人来了之后，做了许多造福本地的好事。刘大霖世居此地，对临高的变化是最清楚的：这一年来，不管是县里的士农工商，个个都得了澳洲人的好处，原本死气沉沉，荒僻的南陲小县，倒显得有些兴旺的景象出来。特别是最近他们重修县学，资助茉莉轩书院，还资助本县穷苦的读书人，这一切都是刘大霖过去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这使得他对穿越集团的好感度大为上升。虽然自个是对其敬而远之，但是心里已经把他们的“乱贼”帽子摘掉了。

现在黄稟坤要他起头串联写稟贴，刘大霖实在不愿意下这个决心。他并不怕事情败露之后会遭到什么后果。但是省里若是真得是出动官军进剿，这多年不遇，难得的欣欣向荣局面就会立刻化为飞灰。

刘大霖没有中进士之前曾在大陆上游学过很长时间。当然知道官军是什么货色，且不说他们能不能打败澳洲人，不管胜负如何，临高被其荼毒一番是免不了的事情了。

“世兄！”刘大霖沉声道，“此事要慎重！你和你父亲在本县剿匪镇黎多年，总知道官军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真来了，本县向来公私匮乏，拿什么伺候这班丘八？这几年军伍哗变之事可是屡有所闻啊！”

黄稟坤哑口无言。刘大霖说得没错。别说是不是靠着一张稟贴就能请来官军，就算官军真得来了，恐怕髡贼还没被打跑，县里先被这群丘八洗劫一空。当年提南村和马矢黎人暴动的时候，来镇压的官军的胡作非为他爹黄守统可是亲眼看见而且多次和他说起过的。要不是当年黄家寨已经壁垒森严，恐怕也得被抢个精光。为此黄守统多次告诫过自己的几个儿子，和官军一起打仗，要时刻提防官军，不仅要防备他们忽然逃跑，也要防备他们来抢劫友军：从人头、财物到粮食。

想到这里，他的盼“天兵”的兴头灭了一多半。要是官军真来进剿，别得不说，就是供给支应这块就够大户们肉疼上几年了，到时候多半是要嫌自己多事了。

黄稟坤顿时泄了气，但是他不甘心这样的失败。又道：“髡贼在临高，现在不过是暂伏爪牙。等他们羽翼丰满了，难说会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到时候我临高可就是沉沦万劫不复之地了！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这个自然要忧到。”刘大霖道，“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澳洲人真要做做出谋逆的大罪来，本县的士绅读书人都是不能容他的！”

这话说和没说一样。黄稟坤无语。

“还是要请人和他们折冲交涉才是。”刘大霖说，“须得找个合适的人来传话，把全县粮户的意思传达到。澳洲人不是蛮横无理之辈……”

黄稟坤的眼睛一亮：“若是这样，不如串联县里的粮户们一起给髡贼写稟帖如何？”

“给澳洲人里送稟帖。”刘大霖若有所思。

“不错，就为今年的征粮之事。”黄稟坤说就请王师爷或者张有福居中接头，双方谈个合适的解决方法——重点是：不要陈明刚插手。

“这倒是可行，”刘大霖说，“不过此事……”

他的话没说下去，这事情，自然不能随随便便让个张三李四之类的小人物出马，要让澳洲人重视，出面的人物必须有一定份量。

本县澳洲人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人，显然不是吴明晋，而是刘大霖自己。

刘大霖心里斗争了许久，他是不愿意出头露面去做这种事的，更何况对方又是来路不明的澳洲人。

最后，他还是点头了：“也好，这事情，还是由我出面比较好。”

“伯父您的身子——”黄稟坤很诚恳的说，“还是让家父出面。”

“不可，”刘大霖打定了主意，这件事情自己不出面的话，恐怕临高也没什么人能出面了。看澳洲人，还有一点“向化”的意思，自己晓之以理，说不定还能收到点效果。总算对全县的士绅粮户们也有个交代，免去被陈明刚一伙勒索之苦。

黄稟坤心中大喜，刘大霖肯出面，原本犹豫摇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粮户们就肯参加这次的请愿了。也能让髡贼们打得是什么算盘，也够他们好好的难受一番了。

澳洲人会不会让步，黄稟坤并无十分的把握，但是此事能让穿越集团头疼一阵他是肯定的。要是寻常的海盗土匪，自然不吃你刘进士黄进士这一套，但是澳洲人一天到晚要表现自己的“爱民”，绝不会破脸。为了应付刘大霖，大约也不得不做点姿态来。

“你们不是一天到晚‘保境安民’，这会粮户们都骚动起来，看你们如何的‘安民’！”

黄稟坤暗暗得意，虽然不能去省城告状，但是借着这次机会把大户们都串联起来也是很大的成就了。

第二百四十五节 秋赋（十）

“伯父肯出面的话，小侄原为马前卒，为前驱奔走。”黄稟坤显得很热心的样子。

“好，这就偏劳你了。”

黄稟坤告辞出来，满身都是干劲，他在街上站了一会定定神，决定先回县学去联系同窗，大伙集思广益做一篇声情并茂的稟贴出来，也好给刘大霖开开眼。

生员们都是读书明事理的人，历朝历代，读书人都是国之栋梁。他坚信本县的生员也是这样的栋梁之材。

然而县学里的一干秀才，却对这件事情不甚热心。任黄稟坤如何说这是事关全县的大事，多数人表现的还是很犹疑。有人说这是自家长辈的事情，晚辈不便插嘴；也有的听说要去给澳洲人上稟贴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干脆就不吱声了。至于穷苦人家出身的生员更是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因为家里根本就没多少田地，在他们最朴素最现实的感情里：要是得罪了澳洲人，把补贴自己的钱粮停了怎么办？好不容易有了这笔津贴，家里喘息过来了，老婆孩子能吃几顿饱饭了，积攒一点，到年底还能扯些布料，买几斤肉改善一下。

黄稟坤说得口唇生烟，除了一个县城里李家的子弟，名叫李孝朋的生员之外，没得到谁的拥护。更不用说大家出主意写这篇“稟贴”了。李孝朋家也算是县里的“世家”，他家祖辈是皖北人，曾经追随过朱元璋打过天下，当了本地的一个小官，从此落户于此。李家过去一直在县里原本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倒不是他家的地有多少，而是他家长期世袭垄断临高县城里的“粪段”。

在中国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行叫壅业，俗称粪夫。这是收集城市里的粪肥，然后卖给郊区农民当作肥料，从中获利的一种行业。这个行业由官府发给“官契”，确认产权，成为壅业业主，并可以赠予、遗传、转让、买卖。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稟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

粪段的拥有者要承担为居民清理粪便的工作。这买卖虽然听起来很臭不可闻，实则不需要主人亲自动手，从四乡农民里雇用倒粪工人来干活，连工资都不用付——直接用粪便当工资支付。清理出来的粪便垃圾由农民买去当肥料，这种收益不但稳定而且利润丰厚。在工商业极其不发达的临高县里，就算是很大的买卖了。李家藉此还从事农村高利贷的生意，聚敛了可观的财产。

有钱就要置地，李家在乡下也有千把亩土地，征粮的事情和他家有切身关系，其次则是李孝朋对澳洲人有着很大的敌意。原来他家一贯算是本县首富，苟家虽然钱财极多，毕竟是上不得台面，夸耀不得的。自从澳洲人来了之后，忽然就出了几个暴发户，特别是林全安——穷人乍富，免不了要炫耀一番。而且他为穿越集团走遍全岛采购各种工农业物资，很有了些见识，在服用享受上俨然成了本县的第一人，让李孝朋很

不服气。

他又是个爱动不爱静的主，颇喜惹是生非，原本就嫌在县学里读书无趣，听说这事能让澳洲人难堪，当即就表态愿意鼎力相助。

李孝朋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狐朋狗友倒是不少。一声招呼能聚拢起四五十人来。黄稟坤觉得这些闲人虽然没什么用，起码也能壮壮声势——乡下人胆子小，到时候怕有人要临阵胆怯了不敢来。

黄稟坤见在县学里没什么效果，便打算先在城里的几家大户中间游说。当即去王赐那里告了假。

离开县学正在街上急匆匆的走着，文庙拐角的地方极其冷落行人稀少，黄稟坤自顾自的走路，却忽然被绊了一交，幸好他有点武功底子，下盘很稳，踉跄了几步才站住。见墙角坐着个乞丐，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一根竹竿横到了巷子中间。

因为澳洲人不许有乞丐，凡是到他们地界上行乞的，无论如何装可怜或者真可怜，一概会被派出所抓走，有病的送到医院给治病——给第一批医学学员们练手，没病的直接抓劳改队干活。县里的乞丐已经少了许多，余下一些就流入到县城里来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这里澳洲人是不管的。

黄稟坤怒道：“你个要饭的花子，竹竿怎的乱摆？”很想赏他几脚，但是想到自己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做，没空和乞丐较劲。

乞丐却并不害怕，缓缓将竹竿收了回来，只见此人微微抬头，一张乌漆墨黑看不出什么肤色的脏脸居然咧嘴一笑：

“稟坤兄，别来无恙。”

黄稟坤大吃一惊，声音耳熟，一时间却想不出是谁。再仔细看对方，脏乎乎的脸孔上，横七竖八的几道疤痕，看上去很是恶心。但是面容很是熟悉，迟疑的叫道：“你是——”

“苟承绪！”乞丐一笑，笑容比哭还难看，“怎么，认不出来了么？”

“是你？！……你怎么回县城了……”

“嘘，不足为外人道！”乞丐做了个小声的手势，见他又要问什么，对方低声道：“文庙后的伏波祠，我在那里。”说着又抖抖索索的垂头不语了。

黄稟坤环顾四周并无行人经过，赶紧离开了。

他的心脏一阵狂跳：苟承绪回临高了！

苟家虽然一家人都声名狼藉，苟承绪也不例外——此人放债聚赌样样精通，是家中“事业”的一把好手。虽然不见得有德，却有才。让他考中了一个秀才。自此之后，苟家的气焰就更加嚣张起来了。苟承绪不大来县学——他无心于此，也知道自己在县学里不大受教谕训导的待见。除了偶尔来走走打个招呼之外就很少见他的面了。黄稟坤因为对苟家的

印象很坏，对苟承绪从不假以颜色。

前天，他刚看到县学里有布告，广东学台衙门已经行文临高县衙，革掉了苟承绪的秀才功名。以苟二父子的作为来说，革掉这个秀才是大快人心之举，只是觉得奇怪——自从苟家覆灭苟二父子失踪已经快一年了，怎么忽然来了这么一道文？

没想到苟承绪胆大妄为，居然敢潜入县城！黄稟坤的心一阵紧缩——他冒着风险回县里来做什么？肯定是向澳洲人来报仇了。没想到苟承绪居然这么有种！他虽然一贯看不起此人，现在也不得不为他的胆识而钦佩了。

实际上苟承绪回到县里是迫于无奈。自从他父亲到了临高山里投靠过去当土匪的把兄弟胡烂眼之后，他就一直躲在琼山县深居简出——诸彩老的人一直在找他们。原先他爹一二月还有一次信来，后来就干脆没了音讯。打听许久都没有消息，直到后来才从商贩口中得到消息：说临高正在剿匪，土匪被扫荡一空。

苟承绪听得消息急得团团转：一则父亲下落不明，二来当初他们父子仓皇出逃，身边没带多少银子，在琼州府和广州的活动已经耗去了不少的钱，眼见身边的钱财将尽，自己就要流落街头，苟承绪无可奈何，只好冒险回临高。

临高自己的老婆家是不能去了。苟承绪和老婆的感情很差，当年是一时兴起，看人家女儿漂亮才强娶回来的。婚后不久他就厌倦了。d日当天，他老婆就回了娘家。这次要是去投奔自己的丈人，恐怕会给立马绑起来送给澳洲人砍头。

想来只有外家能去，纵然不能收留自己，给些银子总是办得到的。只是不知道髡贼有没有来个斩草除根，把自己的外家也给屠灭了。苟承绪乔装打扮成乞丐潜入了临高。他一路小心翼翼，到了外家，以要饭为名上门，终于得以和亲人见面，但是他不敢在此停留，这里肯定是髡贼注意的重点，万一来个突然袭击，自己就是瓮中之鳖了。

最后决定回县城去：他听说髡贼几乎不去县城，城里还是老样子。他过去是本县的伏地虫，县城里的各个角落都很熟悉，找个地方偷偷躲藏起来还是办得到的。

但是县城里自己的熟人太多——过去的胥吏中的狐群狗党就有不少，这些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保不定就把他给卖了。苟承绪最后把心一横，在自己脸上划了几道伤痕，又把眉毛剃个精光。他原本这些日子担惊受怕，形容消瘦了许多，加上一路上风餐露宿，面色晦暗，再加上这番收拾，自信熟人已经不能第一眼看出自己了。这才潜入县里直接在县学后面的伏波祠里落脚。伏波祠供奉的马援，在县里的众多的“官祀”中是很冷落的一个去处，连香火道人也没有，只有些乞丐在那里落脚。



马援画像 [2]

马援（前14年 - 49年），字文渊。汉族，扶风茂陵（今陕西杨凌西北）人。西汉末至东汉初年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末年，天下大乱，马援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后于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因梁松诬陷，死后被刘秀收回新息侯印绶，直到汉章帝时才遣使追谥忠成。

非常意外的，他在祠堂里找到了原本在他家的赖家兄弟。自从苟家覆灭之后，兄弟两个没了生计，他平时为苟家当差不免有些狗仗人势的威风，落魄之后墙倒众人推，无人肯看顾，兄弟俩人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不懂营生，也不愿意出力干活，就此沦为了乞丐。

主仆三人见面，顿时抱头痛哭。按说平日里苟承绪和这两兄弟也没什么感情，但是眼下同为沦落人，心中亲近了不少。赖家兄弟没有多少见识，见少主回来，便撺掇着要少爷报仇雪恨。

第二百四十六节 秋赋（十一）

“我何尝不想报仇雪恨！”苟承绪原本对髡贼极为恐惧，回到县里只是想利用“灯下黑”悄悄的潜伏起来，伺机打听父亲的消息，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取回苟二沉入水井里的铁箱——只要有了这口箱子里的财宝，再远走高飞也不迟。现在听了赖家兄弟的蛊惑，心里的怨恨也发酵起来，自己原本在县里呼风唤雨，多么威风的一个人，现在居然有家不敢回，沦为乞丐苟且偷生，想到这里，他就仇恨满腔。

要报仇得靠自己的力量。苟承绪这次随着父亲去广州活动，事情没办下来，见识长了不少，知道指望朝廷那是白日做梦——临高这里的事情不闹得不可收拾，朝廷里当官的才懒得来理会。

苟承绪自幼跟着父亲和伯父混，苟家庄上又收留过许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江湖上的各种道道知道的不少，知道眼下想在髡贼眼皮底下闹事是痴心妄想，只能先躲藏起来再伺机而动。为此，他和赖家兄弟就一直藏身在这个冷僻的伏波祠里。他手里有点从外家得来的银子，加上还有三脚猫的功夫，其他几个歇脚在这里的乞丐全被他收服了，完全依他的命令行事——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不知不觉中倒在县城里闹出一个丐帮来。

苟承绪很是小心，实际上他连东门市都很少去，只在县城里活动——这里髡贼很少来，就算来也是少数人，在人群中特别刺眼，很容易分辨，也就能及时躲开——只和赖家兄弟借着沿街行乞的机会打听县里的消息。

这些日子以来，穿越集团在县里的种种举措，他多半都知道。苟承绪知道这伙澳洲人其志非小，多半还有乱臣贼子之心，心里大喜。若是只是简单的黑吃黑，自己这一家可就算是冤沉海底了——当然在别人看来应该叫罪有应得——但是髡贼摆出的明显是要造反作乱的架势，或三年或五年，朝廷非来进剿不可！天兵一到，自己接应有功，翻身的日子就到了！

最近穿越集团通过陈明刚征粮的事情也传到了他的耳朵了。平日里乞讨时候从大户们的门房厨子那里，他得知了许多大户们不满的信息。这一异动让苟承绪觉得机会来了。他吩咐手下的人，赶紧到县学里去打听下消息——他自己也是生员，知道读书人对时政总是最为热衷的。

深思熟虑一番之后，苟承绪决定在县学里面安插个耳目。正好王赐最近手头大为宽裕，打算为县学添雇几名杂役。赖小因为年龄小，名气没有他哥哥那么臭，加之又摆出一脸的可怜相，就混上这个差使。所以黄稟坤在县学里的活动，苟承绪是一清二楚。

秉承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的观念，苟承绪认为可以拉拢黄稟坤，这个主意他想了一晚上，黄家父子是县里和髡贼有血仇的大户，杀子杀弟之仇，他相信黄家父子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苟家和黄家，过去虽然也不对路，毕竟没有真刀真枪的干过仗。

“少爷，是不是太冒险了？万一那黄家小子把您给出卖了……”赖家兄弟劝谏道。赖大提出自己去和黄稟坤谈。

“没事！你们格子太低，黄稟坤很难信你们，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苟承绪很有把握的说道，“你们放心！黄家不但和髡贼有血仇，当初打髡贼最出力也是他们！刘大霖不过是出谋划策，黄家可是赤膊上阵，就冲着这个，黄家和髡贼之间也得是势不两立。他最多不理我，绝对不会把我给卖了。”

看黄稟坤走远了。苟承绪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论到观人的颜色，他可比这个耕读世家的良家子弟强上百倍，这一瞬间，他已经看出了黄稟坤心里的慌乱、犹疑……此事有戏！

他赶紧起身，钻入了另一条巷子——防人之心不可无。苟承绪又在背人的荒街冷路上走了一圈，捱了一个时辰见没有异样才回到伏波祠来。

这间伏波祠，还是大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当年格局不算小，前后三进院落。如今只留下第二进的正房和最后一进的屋舍还算完整，其他早就坍塌成瓦砾了。围墙更是残破不堪，到处是洞。院子里满是杂草。这里就是白天也没有人走过，极其冷僻。是个好藏身处。

苟承绪和赖大占据了最后一进屋子。他现在贵为“丐帮”头子，身边有个乞丐服侍也不算稀罕。其他五六个乞丐住在前面一进里。苟承绪象征性的收他们一点抽份，实则还经常接济这些人自己跑跑腿，办点事。但是暂时还不敢要他们为自己办正事。

刚回来，就见赖小回来了。他收拾的干干净净，正在屋子里等他。

“少爷！”见他回来，赖小开口叫道。

“不要叫我少爷，你要害死我啊！”苟承绪脸色一沉。

“是，是，小的又忘了，陈头！”苟承绪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陈记”暗指自己不忘仇恨之意。他赶紧向苟承绪报告刚才在县学里黄稟坤企图发动书生们起来写稟贴不成的事情。

“……除了李孝朋这个呆头之外，酸子们都不愿意出头。”

“好。”苟承绪想这样的话，缺少盟友的黄稟坤和自己联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便把自己的今天的行动和赖小说了。

“可巧他今天就碰了个钉子，”苟承绪得意道，“真乃天助我也！”

“防人之心不可无。”赖小提议道，“少爷你看是不是再准备几个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就能躲起来……”

“嗯，这事我想过了，只是一时半会想不出再好的地方了。”

临高城里人口不多，空房不少。不是“官祠”，就是各种早年建造，如今已经荒废了的“官房”不过这些房屋泰半已经坍塌毁损，住不得人了。

“北门小校场里有许多空的营房。”赖小说，“小的去看了看，有几间还是可以住人的。那里屋子多，象个迷魂阵。而且离少——陈头你的家也近，找到机会或许还能回去看看……”

苟承绪知道在被堵塞的北城门附近就有大片的空营房，的确是个藏身之处，不过正因为离自己的家近，他才避之不及——谁知道髡贼有没有在附近布置眼线？再者他现在有了伺机报仇的心思，倒把取财宝的念头淡了许多。

不过水井里有财宝的事情，他没有告诉赖家兄弟，得防备着见财起意。

“那里不行，说不定有眼线盯着，出入频繁了惹眼。”苟承绪摇头道。

“清节院那边也可以。”

清节院是县里收容立志守寡的“节妇”的，这种半官半民的设施在人口稀少财政困难的小县城早就维持不下去了，房子也荒废了。

“行，”他点点头，“晚上我让你大哥先到那里去准备一下，咱们也得来个狡兔三窟。”

正说着话，只见赖大也回来了。他今天是奉命特意到城门口去查看人头和布告的，苟承绪不敢在城里打听剿匪的事情，只是一味的听人闲话，并没有听说胡烂眼或者自己父亲的死讯。这让他多少放心。听说城门口有剿匪的斩的匪首人头和布告，便关照赖大去打探一番——赖大认得几个字——看看上面有没有这两个名字。

“小的已经看过，”赖大道，“人头都烂了，看不出是谁，布告里的名字并无胡烂眼和老爷的名字！大约是平安无事。”

“这个最好！”苟承绪松了口气，“大约胡烂眼的山寨还在！”

“那小的到时候去打探一下！”赖大自告奋勇。

“好，你去探听下虚实也好。”苟承绪想要是能借此和父亲联系上，又多了外力。

“少爷——”赖大吞吞吐吐道，“还有件事。”

“说么。”

“我又见了一张布告，上面说，上面说，”赖大咽了口唾沫，“革了您的秀才功名……”

苟承绪脸色顿时煞白，一时间呆住了。赖小赶紧扶住了他：“少爷！”

“没事！”苟承绪眨巴了眼睛摆手道，却不由自主的坐了下来。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秀才功名这可是他身上最有用的一张皮，苟家正是因为有他这张皮，才能在县里和士绅们分庭抗礼——否则他们始终不过是地方土霸而已。因为有这张皮，走到哪里，官府士绅都得对他客气

几分。

现在自己的这张皮居然被人揭了！以后他就是见到县官就要磕头，一言不对就会被剥掉裤子打屁股的“草民”了！这个打击之大差点令他崩溃。赖小见他脸色变化不定，面色发白，冷汗直冒。知道有些气急攻心了，赶紧从身边掏出“诸葛行军散”，给他吹了进去，半响，苟承绪才缓过神来。

“少爷，您别上火，这事情已经这样了——”赖大正要劝解。苟承绪有气无力道：“不要说了。我现在这个模样，有没有功名还不是一码事！”

第二百四十七节 秋赋（十二）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心中的仇恨愈发强烈了。此事十之八九是髡贼和县衙里的人勾结所致！这会他的心里不仅充斥着对穿越集团的，也有对全县的恨意。

“吴明晋，你等着吧！”他咬牙切齿，“你个勾结髡贼的败类！”

赖家兄弟不敢吱声。这个秀才的功名有多要紧他们自然是懂得。失去了这层保护伞，这位少爷就是地道的“草民”了。

黄稟坤见到苟承绪之后，心情起伏不定。苟承绪忽然回到县城是来找髡贼报仇的。他敢冒险在自己眼前现身，显然是吃准自己不会去告发他——这坏蛋猜度人的心思倒是准得很！

他此刻现身的目的自然是要和自己结盟对付髡贼。是否和他联手，黄稟坤有些拿不定主意。但是联系到最近革除苟承绪的秀才功名，有点悟到了其中的关节——髡贼对苟二父子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双方是势不两立。如果自己和他搞到一块去，万一事发，黄家寨就是第二个苟家庄！

想到这里，黄稟坤出了一身冷汗，他虽然不懂什么叫敌我矛盾，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仇恨是有等级之分的道理还是明白的。自己暂时还没必要舍生取义。

最后他决定，暂时不去理苟承绪。反正他既然在城里，要找总是能找到的。再者，不管双方是否联手，苟承绪总是要找澳洲人的麻烦。

黄稟坤在积极活动，陈明刚一伙也没闲着。等二限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谈妥了全县多数大户们的条件。自然这里面充满了恐吓、许愿、贿赂……

陈明刚看着粮差们送来的簿册，觉得很畅快。这一次没有一家士绅大户敢于顶撞他们的要求，讨价还价自然是有的，但是都在他愿意让步的幅度之内——陈明刚很小心，没有把大户们逼得太狠——澳洲人能在这里待多久还是未知数，自己也只是第一次为他们服务。

这次“丈田”，不费吹灰之力，起课的田亩就多了近一万亩出来。不算耗米，就按照官府一贯的正额三斗五升的起课，平白就多了三千几百石的粮食。这笔重礼恐怕会让澳洲人喜出望外。自己明年的包揽也就有了门了！

自己这方面，同样也油水丰厚。仅仅每石上派加的一斗好处，今年的收益就有差不多一千石！这可是过去从来没敢想过的好处——以往大户们的耗米往往是收不足额的，有的连正赋都要赖。这次不仅耗米全数缴清，加派的一斗也没人敢公然拒绝的。更不用说在关于上报田亩数量多少中收取的各种好处了。光从粮差们满面的油光就知道每个人都捞了不少——当然他得到的最多。

然而陈明刚翻看到后面，面色却渐渐阴沉下来。他翻完册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双眉紧锁想是在考虑什么，廊檐下他的小僮仆却知道这是他要发脾气的前兆，赶紧躲得远些，免得遭了池鱼之殃。

“伞店小胡”这时却来了，陈明刚看了下他缴来的账本，又夸了他几句。“伞店小胡”满脸堆笑，不顾自己的瘸腿，连连请了几个安，把陈明刚大大的奉承了一番。

伞店小胡虽然脚有些瘸，心眼却活泛的多。他自小在伞店学生意，后来巴结上了个粮差，把这行里的窍门都学会了。当粮差第一要心狠手辣，孤儿寡母跪在眼前哀求一样能抢走最后一合米；第二要身子熬得住，催税征粮要下乡奔波，风餐露宿是常事，有时候还要和人动手打架见血。体魄不强健的人是吃不了这碗饭的。伞店小胡在身体上吃了亏，光靠心狠手辣还混不上这碗饭，他的本事主要是在“知数”上——一块地不管如何的不规整，高明的粮差眼睛一看就知道是几亩几分，稻子的长势如何？大致能收多少。这种功夫，全靠实践中摸索，还得懂点简单的几何和数学。一般的粮差是没有这样的本事的。

合，日本的容积单位，每合等于0.180公斤，十合为一升。真能整，都出日本计量单位了！

伞店小胡因为从小学生意，多少有些底子，加上平日里堪称勤奋，在这行里就是以“知数”出名的。他的看田本事，连陈明刚都自愧不如。

大约因为身有残疾的关系，小胡对向上爬的欲望特别强烈。当然，在粮差这个行业里，上升的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不管你的水平好坏，统统都是户房书办的狗腿子而已。小胡的目标，就是当狗腿子中的第一人，也就是陈明刚的亲信。

陈明刚最亲信的人，自然是他的几个徒弟。不过这几个徒弟里，他知道只有周七才算是未来能继承衣钵的人，其他几个不过是打杂供差遣的人罢了。伞店小胡的目标，就是攻掉周七。

周七打小就为陈明刚奔走办事，师徒情份很深。不是轻易靠几句谗言就能攻掉的。自从陈明刚纳了秋红当外室之后，小胡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不过他很懂策略，平日里只是在关键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掺些凉水过去，看似说者无心，却让陈明刚听者有意。加上周七在他身边一直不甚得意，接师父书办位置又无望，偶尔也会有怨言外露。这些话有的就传入了陈明刚的耳朵里了。渐渐的，陈明刚开始对这个徒弟有点不信任起来。

小胡见陈明刚面色不快，心念一动：“八爷！有什么事情么？”

“哼，”陈明刚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竟然私下卖好！以为我不知道么！”

伞店小胡这会已经明白是什么事情了。最近市面上有风言风语，说周七在这次“丈田”的闹剧中为自己搞了不少的好处——大户们为什么肯给他好处，显而易见是在“谈斤头”的时候放了水。陈明刚大约就是在为这件事情恼火。

于是他故作懵懂道：“大户们这次都在叫苦连天，说这次‘丈田’是剥他们的皮……”

“剥皮？拔他们几根毛就叫苦连天了。”陈明刚不以为然，“这会居然连几根毛都没拔到！还欺瞒到我的头上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徒。”

这下他百分之百肯定是周七的事情了。便故作惶恐道：“八爷，大伙可都是实诚办事，断然不敢欺瞒您老人家的，真要有这样背师伤道的人，大伙也断然不能容他的！”

背师伤道，可以理解为背叛师傅，伤害道义。基本可以断定是吹牛者的自创。

原本陈明刚只是恼周七私卖人情，现在被小胡一点，成了“背师伤道”，心里不由得愈加恼火了起来，再想起最近市面上的风言风语，特别是和周七和秋红之间的闲言碎语，对这个徒弟厌恶之情更加重了。

“嗯！”陈明刚点点头，道：“你先去吧！”

“是！”伞店小胡见陈明刚脸色阴沉了许多，知道自己的眼药上得恰到好处，心中暗喜，赶紧退了下去。

周七却还浑然不觉，他在这次“丈田”中大放交情的事实。这些年来，他为陈明刚前后奔走，临了连个老婆都没娶上。手中也没有多少积蓄。加上师父又在秋红的事情怀疑自己——他和秋红之间倒的确是清白的，染指师父的女人，周七还没这个胆子，当年县里一个青皮混混就因为调戏一个师父看上的外来女戏子，被捆上了石头沉到河里头去了。

秋红不秋红的，他倒是不怎么感兴趣——虽然那女人的确看起来勾人。至于说银子，这次丈田里拿到的好处也不少。周七最为担心的是自己的前途。

师父有三个儿子，除非他们一下子全死掉，否则这书办的位置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的。陈明刚的大儿子已经成年，对周七态度一般，并不亲热。这位书办少爷身边自然也有一群帮闲的，到时候自己想去凑趣都未必有人要。

自己是三十出头的人了，人生就算过了一半，将来能不能在这师弟的手里讨饭吃还未尝可知。师弟对自己的一般，师母对自己更不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帮着师父搞女人，师母对周七早就非常厌恶，从没有好脸色了。再想到师母娘家张家的二兄弟，周七更是觉得前景晦暗。

要在师父百年之后继续在临高混事，周七抱定宗旨得奉承好大户。他们是祖祖辈辈在这里的，能和他们有良好的关系，将来自己不管做什么都能有口饭吃。

当然他也想过奉承好澳洲人，不过周七觉得：澳洲人很难说能在这里待多久，要是象台风一样刮过就完了，自己可就白费力气了。

为此，在这次丈田的时候，他尽量照顾大户们。师父交给他的数目，总是最后定一个底线的数字。他觉得既然底线是师父订的，自己能达成也就算是完成了，师父那里不致于有什么话说。大户们出于感激的

馈赠也得了不少。

眼见事情已经办了一大半，差使也很是顺手。周七心里畅快，加上手里又有了几个活钱。专程到东门市去散心：吃吃喝喝，再叫上一个姑娘，让自己这些日子忙得疲乏的身心舒畅一番。

第二百四十八节 秋赋（十三）

东门市的酒楼有两座，一座是商馆酒楼，属于“半官方”的，是穿越集团专用的招待酒楼，平日里也对外开放，但是因为去得多数是澳洲“首长”，本地的普通的小民是不大敢问津的。

另一座就是较为平易近人也比较有噱头的“福利社酒楼”，这酒楼据说是个女澳洲人开得，酒菜也极好，去得人就五花八门了。周七对此地早就心向往之了，因为囊中羞涩也没敢问津——上澳洲人的酒楼去吃霸王餐，他还没这个胆子。

这次手里颇有了几个钱，自然要去开下洋荤。

周七上得酒楼，早有伙计过来殷勤招待。他一个人独醉，也不需要什么单间，选了个临窗的座位，点了几道久负盛名的菜肴，其实不过就是西红柿炒蛋、清炒西兰花之类的玩意，又吩咐开了一瓶甘蔗酒，自斟自饮起来。

正吃喝的高兴，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在唱曲，这种唱俗曲的市面上常有，有的做道人或者和尚打扮，其实即非道士也不是和尚，唱得除了劝人向善和宗教故事之类，还有各种俗曲。间或也把市面上的各种新闻编成曲子演唱。

周七原本不以为意，喝了几杯酒，听得下面的唱曲人连说带表，周围围观的人不时发出淫笑和哄闹声，煞是热闹。便渐渐的仔细听了起来，没想到听几句差点七窍生烟，原来这唱得是秋红的事情。

曲子里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指明叫“秋红”，却叫“红姑娘”，至于那天被陈明刚老婆殴打的事情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还罢了，下面编排起“红姑娘”和夫家的一个叫“小七子”的家仆的艳事来。不但声情并茂，而且故事有枝有叶。什么小七子半夜爬墙进闺房，躲在床底下等等，至于后面群众喜闻乐见的种种内容更是花样繁多，听众们一个个听得歪嘴直流口水。

周七气急败坏，恨不得直接就把酒壶飞下去砸了场子，不，不仅要砸场子，还要叫快班的人来抓唱曲的到衙门去好好的收拾一番！但是这里是东门市，衙门里的人上这里喝杯水都不敢不给钱，哪里还谈得上抓人，自己要是一酒壶砸下去，立马就得进劳改队砸石子筛沙子挨鞭子。

周七气急败坏还不是自己由于被污蔑成个淫虫，而是这事情牵扯到秋红。师父早就在怀疑秋红和自己不干净，外面坊间也有不少流言蜚语，现在又来了个活灵活现的“小七子夜会主人妾，红姑娘大闹葡萄架”，再传到师父耳朵里简直就是不堪设想。周七对自己的师父很了解——是个极刻薄精明的人，但是在女人的事情上就特别容易犯浑。万一他一个气昏了头要自己的好看，这几十年的徒弟就白当了！

可惜这会是在人家的地头上，有力也不敢使出来。周七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杯酒接一杯酒的喝着，只盼着人群早点散去，自己好赶下去给唱曲的一个警告，再许他些银子让他乘早滚蛋。

唱曲的倒是不着急，唱完了“红姑娘”的事迹，又换了一段，周七细听和自己这边无关了，原来是编唱的辽东战事的时事新闻，这里的人隐隐约约的知道，朝廷在极北的地方正和野人打仗，但是对具体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也有许多人在听。周七对朝廷大事不感兴趣，听得和自己无关了才放下心来。只在酒楼上等着散场。

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周七原本轻松的心情坏了许多，想到自己和师父的关系，自己的将来，看起来真是十分的灰暗。

心情一差，喝酒就有些借酒浇愁的意味了。不一会，一瓶甘蔗酒就下肚了。这朗姆酒是蒸馏酒，虽然有些许甜味入口容易，酒精度也有四十来度，周七已然有些微醺了。

酒入愁肠，更是牢骚满腹。周七想着自己十三岁拜师，鞍前马后的跟着陈明刚快二十年了，一贯忠心耿耿，一点好处没有，到了还要为个土娼被师父猜忌，不由得对师父怨恨起来。

正喝着闷酒，忽然听得有招呼：

“哟！这不是七哥么？”

周七抬眼一看，见来人四十来岁，长得又黑又胖，留着墨黑两络八字髭须，头上是顶油渍渍的网巾，身穿的一件不知道什么色的长衫，看起来不象个体面人，倒象个小商人。他眨巴了半天模糊的眼睛，才想起来：

“这不是苟布里么！”

苟布里当年在苟家庄当外厨房小灶上的厨子，陈明刚每次去苟家庄就是他做饭招待，周七伺候师父，常在厨房出入，和苟布里相识。

“正是！”苟布里满脸堆笑，“七哥！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我也是一个人，一起拼个桌子吧，我请客！”

周七见有白食可吃，自然不推辞。就随着苟布里过去了。苟布里却占了一个单间，圆桌上摆了七八个菜点，都是酒楼的拿手名菜——特别是当中的一只烤乳猪，更是让周七眼皮发胀。这只烤乳猪，过去只有大户人家的重大宴席上才会有，据说到了广州，一只就要卖一两银子！

伙计过来把酒菜移来，重新摆过碗筷。两人推杯换盏又喝了起来。周七借着酒意道：“老苟！你现在是发达了！一个人喝酒还吃烤乳猪，过去你可是只有烤着给人吃的份啊。”

苟布里笑道：“这不是托澳洲人的福么！东门市这么好一个市口，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里人又多，还肯花钱。我开家小小的酒店，也很过得去！”

周七一听他“很过得去”，按照他的老脾气是张口就要“打秋风”的，不过他心里还存着几分理智，知道衙门的威风在东门市这里吃不开，嘴张了张又咽了下去。只叹息道：

“你们一个个过得倒是不错！唉！”

话里牢骚的意思表露无遗，苟布里见他已经有了五六分酒意。知道时机已到，便乘机问道：

“七哥！最近你不是在帮你师父征秋粮么？这一季下来，自然又有不少好处……”

“好处虽多，却不是我的——”周七其实和苟布里也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但是眼下他心情苦闷，又多喝了几杯，有人能够叙谈正是求之不得。不由得把心窝里的话都掏了出来。

说到自己的师父刻薄寡恩，说到自己对前途觉得无望，说到师父对自己的猜忌……周七满心的委屈不满一下都倒了出来。苟布里只是洗耳恭听，不是附和几句，又不时的给他斟酒添菜。让周七觉得很畅快，说话也不由得越来越露骨了。

“……东门市这里还在唱什么红姑娘的曲子，”周七大发牢骚，“这种事情，是随便编排的么。我师父那个人，为了这点子无根无底的事情已经很不得见我了！”

“只要你自己拿得正，坐得直，脏水就泼不上了——”

“主意是容易捏，做起来不容易，浑水要泼到你身上，要躲掉也蛮难的。”周七懊恼道，“也不知道哪个，吃饱了没事干编排这个！”

“总是和你有仇的，要不就是和你师父有过节……”

想来想去，这事情多半是张家兄弟搞出来的。他们对秋红恨之入骨，这种泼脏水的事情，只有他们会做，也只有他们有这个本事能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只是就算知道了也没用处——自己对张家兄弟当然无可奈何

他懊恼的叹了一口气：“……如今我也是混一天是一天，乘着现在还能搞几个钱攒着养老。不然就陈家那几个小王八蛋，说不定怎么刻薄呢！”

“你的几个师弟，自然是指望不上的。”苟布里一双小眼睛溜溜乱转，“倒是张五，做起事来一股子狠劲，以后七哥你要多加小心。他寻你师父的晦气是不敢的，难保不拿你泄愤……”

周七一凛，这倒是的！张五那混小子，敢跟着他姐姐去抓打秋红，打自己还不是顺手为之。陈明刚到底是他姐夫，又是户房的书办，他不敢怎么样。自己算个屁呀！就算被他打死了，以他哥张十是刑房书办的身份，也能把这事给了了。师父恐怕也未必会为自己出头……

“唉！”周七又叹了口气，“总是时运不济罢了！我不过是一门心思的为师父办事，没想到别人家务事也能闹到自己的头上！”

“这种事情，只有自己见机，不要陷得太深——”

周七虽然有些晕乎乎的，但是这话却听得明明白白，似乎话里有意，忙探问道：“苟兄？”

“你师父的那潭水，”苟布里故作神秘道，“不要陷得太深了。”

周七似懂非懂，苟布里的意思他有点明白，无非是叫他不要太死心塌地的给师父办事，但是这话里似乎另外还有意思。

“毕竟我们是师徒，”周七道，“他关照下来的事情，我能不做？做了，又不讨好！难！”

苟布里道：“七哥，你还是要及早想条出路才是。”

第二百四十九节 秋赋（十四）

出路的事情，周七不是没想过。不过苟布里这话一出，顿时警觉起来。不由得看了一眼对方。试探的问道：“不知道有什么出路？”

苟布里至此不再隐晦，悄声道：“难道你就不想有朝一日，当本县的书办？”

周七刚想说师父有三个儿子，再怎么都轮不到自己，马上意识到以苟布里的资格，他有什么本事说这样的话？必然是有人自爱幕后指使。

事情关节重大，周七慎重起来：“人往高处走，怎么会不想！”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就好。”苟布里当下悄声把澳洲人想让他出任新的户房书办的意思透露给他。

“这怎么可能！”周七听了连连摇头，“你不知道户房书办说到底就是要有鱼鳞册？师父不肯把册子传给我的话，当了书办也没用！”

“这事情，你不用担心。澳洲人的本事大得很，这点小事你觉得他们会办不了？”苟布里的小眼睛眨巴着。

周七点点头：“澳洲人没这么好心，平白无故的让我来当这个书办，总有什么条件吧？”

苟布里笑着点点头：“七哥痛快！其实也没什么条件，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临高是澳洲人说了算，总希望把衙门里都换上自己的人，这样使唤起来更容易不是……”

“我哪里算他们自己人——”周七疑惑道。

“呵呵，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苟布里的眼睛闪闪发亮，“要不是澳洲人对征粮、鱼鳞册一窍不通，会轮得到你当户房书办？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你可不要错过了！”

周七默然。澳洲人的到来的确是个机会！眼下在县里只要往他们那奇怪的半腰布靴前一趴，卖身投靠，肯定多多少少能捞到好处。现在是他们主动来招揽自己，开出的户房书办这个位置是在是太诱人了。

但是周七不敢答应，第一是自己这么干“背师伤道”，在胥吏里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人物。其二，以师父这个人的个性，要他自己退位让贤是不可能的，必然是被澳洲人逼迫着让位。以后肯定还会有许多的是非。

“你放心好了。”苟布里似乎知道他害怕什么，“你师父，到时候自然会愿意”他做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动作，“你是他的大徒弟，由你接他的位置大家不会有话说。”

周七怦然心动。当胥吏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良心泯了，所以师父会遭遇什么下场这事情对他没起什么感情波澜。所担心的不过是后果而已。

“他还有儿子，如何轮得到我？别忘记刑书张十可是他们的舅舅！”他连连摇头，“再说了，师父手下的粮差很多，未必都会服我啊。”

“能不能服你，就要看你的本事了，不然澳洲人要你做甚？澳洲人又不是你亲爹。”苟布里赤裸裸的说，“至于张家兄弟的事情，你不用管，自然会帮你料理。”

这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澳洲人会“罩着他”，张家兄弟再狠也狠不过。

周七迟疑了一下，才很小心的说道：“苟兄！咱们都是本乡本土的，说句不见外的体己话——你觉得这澳洲人能不能待得长远？”

苟布里一笑：“他待得长与不长，你做得是大明临高县衙的‘户书’，有什么相干！”

周七心里顿时豁然开朗。不错！这不是什么“伪职”，而是正经的“经制吏”。澳洲人在也好不在也好，还不是一码事！自己只要抓紧机会这几年利用澳洲人的势力好好的经营，把碍眼的人清理干净了。就算官军卷土重来他还是一样稳稳的坐着这个位置！

中国明清时期，州县衙门书吏都有编制，编制内的为“经制吏”，每州县不过十几人，后随着人口增加、社会发展，衙门事务越加庞杂，就召不少“贴书”、“贴写”、“帮差”等名目人员，总称“非经制吏”。还有很多人为了逃避官府差役，出钱在衙门书吏的“卯册”上买一个书吏的名义，这叫“挂名书吏”。理论上书吏应是当地百姓承担的一项差役，所以叫“吏役”。国家发放的报酬称之为“役俸”，有别于官员的“俸禄”。明代一般每月的俸米在一石到五斗之间，清朝改发银两，也不过每年十几两。书手、书办的待遇更差，每年只有七、八两“工食银”。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书办自有“陋规”收入为由，将其工食银一概革除。作书吏待遇如此之差，又没有特权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明清时却有很多人愿意做书吏。因为，做书吏有诸多好处。首先，作书吏就可以免除自身的其他种种差役，获得一个免役的权利。其次，书吏的社会地位毕竟要高于一般百姓，更重要的是，书吏有着弄权的好处，可以满足其权势欲望。再次，书吏毕竟是步入特权阶层的一个门道，明朝规定，书吏在服役供职一定年限后，经考核无过错，即为“考满”，可获得作官出身。最后，书吏的收入相当可观，虽官府发放的役俸、工食少得可怜，但按不成文的陋规，书吏每干一件稍涉钱财、或由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要从中得到点好处，算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手续费”。由于以上原因，明清时书吏还是社会上一些识字人不错的出路。以至于明清时实际上书吏的位置都要用钱买，付出一笔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的“顶首银”才能名登卯册。

自己若是烂泥扶不上墙，到时候自然只能乖乖滚蛋。但是周七不觉得自己比师父差到哪里去，他一直觉得陈明刚不过是仗着自己是户书世家出身，才能混到这个地步。自己不过是吃亏在出身上面。

不过，此事事体重大，自己还得好好的考虑一番。当下拱了拱手：“苟兄，请你回去和澳洲首长说一声：此事还得容我想想。”

“好，你且好好想想。”苟布里并不催促，“过几日再给我回音不迟。”他接了一句，“每天早晨我都要楼下喝茶。”

妇女合作社酒楼也象后世一样搞了个“早茶”买卖，虽然缺面粉，暂时只能做些简单的米粉点心，也让这里每天一早门庭若市了。

周七再也无心吃喝，自顾自的去了。苟布里一个人继续在单间里吃喝，少顷，只见门帘一挑，周伯韬走了进来。他打扮得象个有钱的商贾，苟布里把刚才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的做了汇报。实际上周伯韬在酒楼的窃听室里已经听过了，但是两人说得是临高话，他不是听得很明白，回去要交给专门的人翻译整理。

“……周七动心了，可是他怕同道不能容他……”

“同道？”

“就是衙门里的书办们。周七怎么说也是个外人。如果是陈明刚明明白白的把位子给他，大家自然没话说，首长就算力挺他上位，他的位置也坐不稳。”

“这个位置，本来就不能来得太容易了。”周伯韬面带笑容，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是，”苟布里不知道首长打得是什么算盘，但是显而易见居心不良，“……还有就是担心张家兄弟的态度。这兄弟俩对他没好声气，又是陈明刚儿子的舅舅，要他好看他就吃不消了。”

周伯韬好像对此不感兴趣，又问：“你觉得他和秋红有没有关系？”

苟布里笑了：“打死他他也不敢！老八这个人在女人的事情上一点不含糊，动他的女人就和动他的祖坟一个样。周七敢这样做早就死了十七八回了。”

黄稟坤的稟贴的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他在城里和县城附近的大户费了一番唇舌，在知道刘大霖愿意出面去和澳洲人交涉之后，各家的家主胆气壮了不少，只要有人愿意出头，国人还是很乐意跟着一起起哄的，更何况这是事关自家利益的事情。大伙纷纷表示愿意联名上书。黄稟坤在言谈里又试探了下大户们对髡贼的态度——多数人对澳洲人“用人不明”表示不满，但是其他的却谈不上。黄稟坤借机在话语中暗示：陈明刚不过是走卒棋子，利用丈田大搞盘剥的其实是澳洲人的本意。没想到这话说上去，对方要么左顾而言他，要么干脆沉默不语。没有比较激动的表示出来。这让黄稟坤很是失望：以往县衙里每次要做些大小事情，总有大户竭力反对。前几年为了修一下常平仓，县里的几家有力的大户还闹出一番风波来，逼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这会就这么听话了！真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黄稟坤暗暗骂道。不过总算说动他们肯联名，已经是很好的成就了。

他忙完了一天的事情，回到县学里。为了办事方便，他没有住有杂役伺候的学斋，而是住在“射圃”的院子里。射箭是《周礼》的“六艺”之一，所以县学也附设这一设施，不过早已荒废了许多年。黄稟坤就带着两个僮仆住这里。

刚到下处，李孝朋就来找他了。他说自己又说服了十来个同窗，愿意为这次的事情联名。

“这几个，原本就对澳洲人看不惯了，但是家里管束的紧，不敢随便应声。”李孝朋说，“现今我说有刘先生出面，他们家也不会置身事外的，才答应了。不过要打发人回去请示才成。”

黄稟坤道：“待小弟我这几天再上他们家去拜访一回，自然就都能允了。”

“还有几个穷鬼，”李孝朋道，“不过是贪图澳洲人的几张流通券，我也就许了他们些好处。这才松了口气只要大家肯一起联名，他们也会跟着署名。”

黄稟坤原以为李孝朋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没想到认真办起事情来还真有点本事。自己口唇生烟得说了半天没结果的事情，他不过半天就有了这样的成绩，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好，这事情还得请你多多出力。”黄稟坤道，“刘先生是我们的后盾，你让大伙不要怕——澳洲人也是极敬重刘先生的。”

黄稟坤暗中串联大户们要上书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陈明刚的耳朵里。

“哼，这伙秀才真是吃饱了撑着。”陈明刚愠怒道。

怒虽怒，事情却得应付。生员是有功名的人，一个二个的穷酸秀才不算什么，集合起来就很难对付，更别说他们还去拉了刘大霖做大旗。

刘大霖最近在澳洲人那里行情看涨，要是他出来代表粮户们说话，再加上一群起哄的酸子，澳洲人就得作点姿态出来才行——这岂不是要坏自己的事。

刘大霖他是不能也不敢对付的，陈明刚很清楚这点。但是刘大霖没有活动的能力，不过是尊菩萨被人搬出来而已，事情的关键还在黄稟坤身上。

蛇无头不行，只要让黄稟坤不再为此奔走，这个联名上稟贴的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第二百五十节 秋赋（十五）

但是黄稟坤这个人很不好对付，他不是无知小儿，打过仗，杀过人，又是秀才，家里又是临高的土豪。有文有武有财势。拉拢他不吃，威胁他不怕。过去双方一直是抱着进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过得去就完事了。

这次陈明刚要借着澳洲人的势把大户们压服以榨取更多的好处，黄稟坤要借着反“丈田”的事要澳洲人难堪，两者就这样对上了，而且开始一步一步的升级起来。

就连亲手掀起这个波澜的邬德自己也没料到，原本打算让陈明刚“恶贯满盈”的一个计划，会激起全县方方面面的反应，最终形成一个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局面。

陈明刚立马叫来轿子，自己去东门市拜访邬德去了。不过他扑了个空，门口的警卫很客气的说邬首长“出远门”了，有什么事情留个口信，小事情的话，首长的秘书会来处理的。陈明刚知道这所谓“首长的秘书”是个通房丫环，这么大的事情肯定做不了主。他就无法直接利用澳洲人的力量，陈明刚眼珠一转，让人写了一份书启，把黄稟坤“联络粮户，意图抗征”的事情稟了上去。随即吩咐人回去。路上他盘算了一下黄家和澳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干掉黄稟坤之后的结果。

干掉黄守统的儿子绝不是小事，在临高，能够这么干而且还平安无事的只有澳洲人。一旦黄老头子发起疯来，自己这伙人根本不是对手。陈明刚的如意算盘是让澳洲人出面狠狠的惩治一下这小兔崽子，最后连黄家象苟家一样灰飞烟灭才好。但是现在看来澳洲人并不打算来当这个恶人——至少眼前不想。

“既然如此，就干脆让这小子好好的闹一闹。不由得你们不出面！”陈明刚回到下处，已经打定了主意。当下吩咐人把手下的几个亲信叫来，如此如此的吩咐了一番。当然周七也被叫来了。

周七一来，陈明刚把脸一沉，先喊了声“跪下！”接着又赏了他几个大耳光。把周七打得懵了。他自认自己最近没做错什么事情——连秋红家附近的监视差最近都是别人去干得。

“哼，你自以为是干得好事！”陈明刚沉着脸斥道，“老子还没到七老八十的要要死的时候，你急着放什么交情？”

周七听得师父窥到了他的秘密，心中大为骇，但是他不敢承认，只是辩称自己已经照着吩咐去做了，不敢有违师父的关照。

“一家二家也就算了，你经手的粮户，每家上报的都是按照最低的下线，以为师父是傻子不成！”陈明刚咆哮道，又赏了他几个耳光，打得周七眼冒金星，“马上给我狠狠的去再勒逼一番！”

“师父，事情都已经谈妥了，再去谈——”周七捂着脸小声道。

“是你和他们谈好了，不是我。”陈明刚冷笑一声，“想卖乖讨好？等

我死了再说！去和大户们说：澳洲老爷不满意，至少再加一成。快滚！”

周七狼狈的逃了出去。陈明刚把在屋外看热闹的粮差们都叫了进来。

“好了，这事现在得让姓黄的小子好好的闹一闹才行。”说着他对手下一个满脸横肉，屠夫样的人说道，“老张，你专门带几个人去刘大霖家的那些亲戚朋友家——他们都有诡寄的田，给我好好的闹，明白么！”

“明白了！”老张兴奋的摩拳擦掌。

“还有县学的那伙秀才们，也帮着各家好好的料理料理。”陈明刚道，“让小黄能把人都给发动起来。”

下面有个人不安的问道：“真闹大了，澳洲人会不会要我们好看啊，刘大霖他们可是澳洲人很看重的……”

“你们放心好了。”陈明刚给他们持定心丸，“澳洲人优待大户，是为了让他们不闹事，乖乖的缴粮。他们又闹事又不肯缴粮，还会给好脸色看么？”

“嗯，嗯。”众人一起点头。

“我们是帮着澳洲人干活的，没有我们，县里的粮食能收得上来？”陈明刚给他的手下打气。

自然事情闹大了，澳洲人肯定要对大户们有个交代，要陈明刚一伙拿个替罪羊出来惩治一番以平息民怨。这个替罪羊不难找，反正多许些银子再保他不死就是——澳洲人也未必会要他死。

事情一闹大，为首的黄稟坤自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首恶必办，从不宽宥，哪朝哪代对付百姓闹事都是这么处置的。黄家自此之后就是澳洲人的眼中钉了，就算不马上收拾他们，黄家在县里完蛋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

再说了：黄家和澳洲人之间有血仇。陈明刚觉得，澳洲人多半不会对此泰然处之的。

周七捂着红肿的脸狼狈的从茶馆里出来，一路上的人不由得瞠目结舌，还有人在指指点点，顿时颜面扫地，但是他一点也不敢发作，只好先回自己的下处，打了盆冷水好好的擦洗了一番，发觉自己的嘴唇都麻木了。

“下手这么狠！他娘的！”周七愤愤的骂道。心里满怀怨恨。此刻他想立刻就去找苟布里，说自己愿意出来当这个“户书”，听候澳洲人的差遣。

但是他们毕竟是二十年的师徒。周七倒不是对陈明刚有什么感情，只是长期在师父的淫威之下，早就被吓破了胆子，现在要他立刻下决心背叛师父，着实是有点害怕。思来想去很久也没拿定主意。

外面却是已经满城风雨，随着陈明刚的指令，粮差们再次出动口

称“澳洲人不满意”要粮户们再多拿报更多的土地和耗米，原本已经谈好了条件的粮户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和愤怒中，到张有福家诉苦的人顿时激增，连张有福都被吓了一跳：怎么一下去变得群情汹汹了。赶紧安抚一下大家，马上去找初雨汇报去了。

刘大霖家更是闹翻了天。亲戚朋友纷纷跑来哭诉，诉说粮差们的蛮横无理——他们什么时候遭到过这样的草民的待遇；粗鄙下贱的差役直入中堂，翘脚而谈。一有言语不对的，立刻拍打桌子破口大骂的。

“这日子过不了，你可得为我们想想办法啊。”亲戚朋友们纷纷来哀告。

“我们这样的门第，什么时候受过如此的羞辱啊！”一个刘大霖的远方族叔哭诉道，其实他不过是个乡下小财主罢了。自从刘大霖的爹当官之后，就“抖”起来了，也算县里有点身份的人，被几个粮差如此羞辱，立刻来找这个族侄来求救兵了。

刘大霖无可奈何，只好好言相劝，一边赶紧找黄稟坤，要他尽快把禀贴的事情办好了，自己好去求见澳洲人。

黄稟坤的工作也顺利了许多，原本有些觉得没必要再生事的粮户们，现在也主动要求参加联名上禀贴的了——这样出尔反尔，也太欺负人了！

陈明刚从手下人那里知道黄稟坤等人上蹿下跳十分起劲，心里暗笑：你就等着澳洲人来收拾吧。

双方的这番举动自然全部都落入了领导小组的眼中，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点让大伙始料未及。也让他们见识到了临高县里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和人情百态。

不过，总得来说事件的发展还是朝向他们预期的方向。只是陈明刚在农村乱来的消息，让领导小组里有人沉不住气了。

“我们好不容易和大户，还有知识分子搞好了关系，被陈明刚这么一搞，会不会眼中受损？是不是适当的警告一下，要他们适可而止。”

“不必。”邬德看着从各方面送来的报告，“大乱之后才有大治。陈明刚闹得越凶越好。闹得越凶，收拾胥吏才有足够的理由；其次也把大户们的精力消耗消耗，这样下一步我们自己搞丈田的时候他们就没精力再来折腾了。”

“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

“杀人偿命么！”邬德平静的说，“不管是谁杀谁，死掉的不外乎胥吏、大户还是读书人，无关紧要。”

“靠，你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啊。高，实在是高！”

“我们要搞社会改革，不把本县的这伙实力人物好好折腾折腾，怎么能推行的下去？”邬德说，“一场变乱之后自然人心思定，只要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做什么都不会太大的阻力了。”

“没想到我们的计划里还套着计划，阿德你藏私货啊。”

“没有的事！”邬德矢口否认，“计划就是原先的计划。走到现在这一步，多少有些机缘巧合，也是人心使然。”他说，“我们利用陈明刚的一点算计，陈明刚知道的很清楚。他何尝也不是在利用我们。他只是算错了二点，一是我们掌握有超越时代的科技和管理水平，不需要他那套视为瑰宝旧体制。第二，他不清楚我们的野心是在社会体制改革，而非简单的聚敛。这实在怨不得他，因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识。”他吁了口气，“这大概就是时代差异的带给我们的优势。”

第二百五十一节 秋赋（十六）

陈明刚和黄稟坤暗中的活动终于达到了高潮。不仅暗中活动达到了高潮。终于出现了暴力事件。一家粮户不堪粮差的多次骚扰勒索，终于把对方给打了出门去。

当然，暴力事件在每年的征粮中都是常见的事情，粮差们有时打人，有时候被打。算不了大事。陈明刚听说手下人被打了，心中暗喜——暴力抗征，这是多好的罪名。过去县里不敢得罪你们，现在澳洲人可不吃这一套。

当下他关照人把这户人家已缴的粮食一笔勾销，算做正耗米均未缴纳的欠粮户。

这个十来天，县里越是有钱人，越是惊扰不安。风传陈明刚勾结了髡贼，准备拿几家大户开刀，杀鸡儆猴。也有传说陈明刚完全是在“假传圣旨”，一时间，真的假的各种消息满天飞，让人无从辨别因为不知道交涉的结果会如何，大户们都在紧张的准备着：有人隐藏财物，有的送走妻小妇孺，也有的在加固寨墙。为了收买人心，不少大户还豁免减少了佃户的租子，给长工家仆加了工钱。

有的人家甚至自家的宅子里也不住了，住到设防比较坚固的亲朋好友家的寨子里。紧张的气氛渐渐达到了顶点。

郭德根据各方面的回报，知道黄稟坤已经把联名的稟贴收集完成，准备三天后正式到东门市的管理所大楼前的递呈——本地土著进不去百仞城，对他们来说东门市挂着威风凛凛的牌子，门口还有“警察”站岗的管理所大楼就是“衙门”了——这地方也的确具有衙门的某些特征，比如各种纠纷调解、租借地皮还有就是抓人。

至于陈明刚一伙，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根据陈明刚的指示，已经从县里找了三个人作为顶罪。说好了要是澳洲人要杀人，就按照三百两个抚恤，如果是抓劳改队，在里面待一个月就给五两银子。家属给三十两安家费。

万一澳洲人不受这个蒙蔽，大户们不肯就此放过，非要他交出手下的骨干，陈明刚也想好了，就把周七交出去——以周七作为他的大徒弟的身份，足够让所有人满意了。这个徒弟他已经厌了。不仅是他在自己背地里搞小动作，也因为县里大肆流传的周七和秋红的流言。

所谓流言亦可杀人。本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陈明刚也知道两人之间绝无奸情，但是这故事传得实在太广了，而且活灵活现。闹得久了，倒象是真得一样，让他的面子挂不住。

周七却显得很卖力，每天都下乡，一去就是好几天。只是每次回来都显得脸色沉重。连陈明刚的面都不敢见了——大约是事情办得不顺利。

“真是废物一个。”陈明刚暗骂。大约这不成器的徒弟拿了人家大笔

的好处，现在还不出来，要再开口就很难了。想到这里他愈发觉得自己把周七丢出去当替死鬼的决定是正确的。

上稟贴的日子终于到了。黄稟坤和李孝朋原本打算发动县学和茉莉轩书院的学生一起去上书，但是此事被王赐劝住了——他认为：此事不宜闹大。

“稟坤，你和刘先生几个一起去就是了，若是去得人多了，人多嘴杂，不定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到时候澳洲人恼羞成怒，这事情想办也办不成了。”

“要给他们看看临高读书人的风骨……”

“稟坤！”王赐制止了他的高谈阔论，“不要意气用事！澳洲人手握刀兵，又是化外之人。难得他们现在有些向化之心，只可徐徐图之。你这样风风火火的带着学生们去闹事，万一惹恼了他们——人死不能复生啊！”

黄稟坤冷静一想王赐此话也对，便缓了口气道：“先生教训得是。”

“这件事难得刘先生肯出来主持公道。你只要和孝朋，并几个人陪着刘先生去就是了。澳洲人对刘先生十分敬重。有他出面，事情总能有所转机。”

黄稟坤唯唯诺诺。在他看来：澳洲人贪得无厌，刘大霖出面，对方必然是虚应事故，象征性的做点让步出来。聚敛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虚应事故：应作虚应故事，照例应付，敷衍了事。故事，例行的事。

以他多年跟随父亲剿匪的经验来看，不管是土匪还是海盗，根子就是粮食。聚集起来的大群人马无粮则乱。髡贼也不会例外，他们既然已经控制了临高，就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搜集大批粮食的机会。

不过这样也好。黄稟坤想，可以让原本心怀侥幸的大户们立场坚定起来。以后再做什么事情就容易多了。

第二天一早，黄稟坤就和李孝朋，并几个好友和家仆帮闲一起到了城西的刘大霖宅里。这里已经住满了从乡间逃来求告的刘家的亲戚朋友。听说刘大霖要亲自去和澳洲人谈秋粮的事情，众人早早的起来，簇拥在廊檐下送行。

刘大霖衣冠整齐，袍带鲜明的被家仆从屋子里推了出来。众人见他一脸浩然正气的模样，纷纷称赞：果然是位德行高洁之士。

黄稟坤等人见过礼，推着轮椅往外面去了。廊下的刘家的三亲四眷们和仆役们，一个个驻足目送，不断还有人作揖行礼。

刘大霖坐在轮椅上，看到眼前的场面竟然在胸中生出慷慨激昂的感觉来，又暗暗责备自己在胡思乱想了。想说些什么，一时间也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只好拱手还礼。

门外，已经准备好了一顶竹藤轿，众人将他扶上轿子。黄稟坤等人既不乘轿也不骑马，只是步行相随。

县衙则大门紧闭。农忙季节照例县衙不放假。征粮丈田的事情实在太过棘手，好在刘大霖也好，黄稟坤也好，都没来找县衙，士绅大户还是澳洲人，他们一个也惹不起，乐得来个装聋作哑。

“真要闹出事来怎么办？”吴明晋对此事有小小的担忧。征粮的时候要是搞出一出“闹粮”来，自己的前程就算完蛋了。

所谓闹粮就是县里的粮户大范围的拒缴粮赋。这当然是犯王法的大事，但是县令的责任也很重，罢官丢职是肯定的。

王兆敏却很有把握，他胸有成竹的一笑道：“东翁！您怕闹出事来，难道澳洲人不怕么？”

吴明晋微微颌首，对这位师爷甚感佩服。

“只要静观其变就是了。”王兆敏故作高深的补充了一句。当然，作为他和县令来说，什么都不干就是最好的选择。

刘大霖的轿子到了东门市的管理所大楼，派人送上名帖。独孤求婚和熊卜佑早在内中恭候。他们接到邬德的指令，准备接待“上访人员”——还要“礼数周全”。

“一个地主分子还要礼数周全？”独孤求婚不满道。

“谁叫他是唯一的一个进士呢？还准备利用他呢。”熊卜佑站了起来，整整衣冠，和独孤求婚一起迎了出去。

刘大霖是第一次到澳洲人门上来拜客。来得还是澳洲人的衙门。十分好奇的四下打量。只见这是一栋红砖造就的二层楼房，四四方方的十分规整。窗户大而狭长，镶嵌着闪闪发亮的玻璃……“太奢侈了。”刘大霖摇头。只见大门是上端是半圆形的，很是高大。门边还各有一名黑衣藤帽的差役站班，这就是所谓的“警察”了，听闻都是本地的土著。

只见门内出来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相映成趣。两人都穿着四个兜的蓝布对襟小褂子，不戴帽子，头发理得与和尚一般。脚穿着绳子的帆布鞋子。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绫罗绸缎，也没无玩器配件。

刘大霖见澳洲人的头目穿着竟然如此的朴素，很是意外。照他听说的消息，澳洲人生财有道，又善于制造各种奇巧淫技的货物，积攒的财富应该不少，看他们平日里做的事情：修路造桥，办学堂，造大船，哪一项都是一掷千金的事业，没想到个人享用上却如此的刻苦！心里不由生了几分敬意。

熊卜佑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当即将他和一行人都迎到二楼的会客室里。

一进会客室，刘大霖差点没笑出来。看来澳洲人本事虽大，其实很是粗鄙。很大的一间屋子，刷得雪白的墙壁，地板也是上好的木料。秋日的阳光从玻璃窗里透进来，极是敞亮。里面的家具陈设却毫无章法。

墙壁上，犹如卖画的摊子一般，密密麻麻的挂上了各种字画。不管是中堂、条幅还是插屏，甚至有几张扇面。山水、花鸟、工笔、写意、

泼墨、青绿……各式各样的随意的到处悬挂。其中居然还有几张苏州片子。



山水、花鸟



工笔：亦称“细笔画”，属中国画技法类别的一种。工笔画与“写意画”对称。工笔画属于工整细致一类画法

写意：与“写实”相对。艺术家忽略艺术形象的外在逼真性，而强调其内在精神实质表现的艺术创作倾向和手法。



泼墨：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将墨挥洒在纸或绢上。墨如泼出，画面气势奔放。

青绿山水：山水画的一种。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的山水画。

苏州片子：明清时代的造假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在明万历到清代中期(公元1753-1820年前后)的苏州。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他们所造的假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

墙角，随意的摆着几只大花瓶，里面不伦不类的插着鸡毛掸子——这种大花瓶有半人多高，工业上用不着，大伙也不要这玩意装饰屋子，毁掉又可惜，干脆就到这里来发挥余热了。

显然，澳洲人的鉴赏能力很糟糕。说他们是暴发户都抬举了。刘大霖暗暗摇头，本县的土财主的品位都要比他们强。

第二百五十二节 秋赋（十七）

双方见礼落座，刘大霖抱着“到此地，行此礼”的想法，任由熊卜佑安排。接着有人送来茶水。

刘大霖开门见山：“大霖此来，是为全县的士绅粮户们请愿的。”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书子。熊卜佑接了过来，拆开看了一眼。

禀贴写得很长，看起来文绉绉的。熊卜佑不习惯看繁体字，加上这文言文更不是他的长处，禀贴的后面有许多人的花押和手模，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大约就是联名的人了。

除了禀贴之外，信封里还有一个附揭，写得就通俗易懂多了，里面全是陈明刚一伙的劣迹。

他装模作样的看了一遍，把禀贴又放回信封里。

“此事我不能做主，要转呈领导。请刘先生稍待片刻——”

刘大霖颌首表示同意。熊卜佑赶紧出来立刻把信送交邬德。

邬德其实就在管理所大楼后面的办公室里，不仅他在，领导小组的多数人都在。熊卜佑一到，小组里的古汉语文学专业的人就开始翻译禀贴的内容。

“靠，还真是满腹经纶。”主持翻译的人挠了下头皮，“赶快给我找本典故大辞典来。”

“你不是汉语言文学硕士吗？”

“汉语言硕士也没学过这么多的典故啊。再说我也不是学古汉语专业的……”

刘大霖亲笔撰写的这篇禀贴用了许多典故，不仅如此，里面还有不少生僻的用典。当然了，按照明代读书人的标准来说也不算太生僻。

“不用翻译的这么透彻，赶快把中心思想归纳出来就好。”邬德关照道。

“这可不行了，用典不仅是为了表示学问渊博，有时候也是表明其中的微妙态度，昔日……”

“好了，好了，你赶快把主要内容给我归纳出来吧。”

内容归纳很简单，禀贴内阐述了三个要求：第一是停止“丈田”，因为“扰民”；第二是取消粮赋包揽，“尽循旧例”；第三是“严惩宵小之辈”。

说到底，这个禀贴的最终要求就是希望一切照旧。这个愿望穿越集团当然不能接受。好在这个禀贴的内容领导小组实现已经估计的差不多了，早有了相应的对策。邬德当即关照了熊卜佑几句。

“老先生。”熊卜佑回到会客室拱手道，“禀贴，我这就收下了。不日即送交执委会商议，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日，一定给诸位一个答复。”

原本当场给他们答复也可以。不过邬德认为没必要显示出太尊崇对方的意思来，该摆谱的地方还是要摆出来的。

这个答复大约也在刘大霖的预料之中，他和官府打交道多了。百姓上稟贴这种事情，拖上一二个月也不足为奇，对方肯最多十天就回复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

照官府的做派，即然收下稟贴，会见就告结束了。不过澳洲人却并无要他们走路的意思。熊卜佑关照人给请愿代表重新换上热茶。又吩咐不许无关人员进来。这才换上一副极诚挚的面孔道：

“几位父老的稟贴，我已经看过了。没想到本次征粮居然惊扰了诸位父老。真是始料未及啊！不过我们到底是外来之人，消息闭塞，具体在征粮里发生了哪些扰民之事，还请诸位一一告知，我也好转陈执委会诸公以做定夺。”

这番话一出，刘大霖觉得甚为满意。看来稟贴已经起了作用，对方即肯作这个姿态出来，说明对稟贴并非熟视无睹。

“大霖乃身残之人，对外面的世事所闻不详，不过亲族被骚扰的甚多，至于其他各处的情景，稟坤，你说吧。”

“是。”黄稟坤在屋子里不敢坐，一直伺立在刘大霖的身后，这时候见要他开口顿中下怀。当即施了一礼，将陈明刚一伙在县里征粮丈田的种种劣迹痛说了一番。黄稟坤为了写稟贴，从粮户士绅们嘴里搜集了不少资料。黄稟坤的口才也算不错，所以说起来很是声情并茂。说到恨处，简直有食其肉，寝其皮之感。

老实说起来，黄稟坤自己对陈明刚一伙并不见得恨到如此地步，胥吏对无权无势的普通粮户小地主来说是狼；对豪绅来说则是恶狗——平日里要时刻给他们点好处，免得来咬自己，到需要的时候又能指使去咬别人。双方的关系并非势不两立。

但是这次黄稟坤抱着“断髡贼一臂”的念头来得。在他和他父亲的秘密商议里：澳洲人在临高人生地不熟，要切实控制全县，就得依靠这伙无君无父，眼睛里只有银子的胥吏——毕竟只有他们才熟悉全县的政务和具体情况。得离间双方的关系，甚至进而发生冲突，这就是黄稟坤的打算。

熊卜佑听得连连点头，陈明刚一伙的作为大多他早就知道。他更想知道的是黄稟坤、刘大霖等人对此人的态度，现在看来，士绅大户们对此人极其痛恨。

既然要用来平民愤，就得民愤大一些的人才好使。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开始对陈明刚一伙的大逮捕？”在随后召开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周伯韬问。

“当然不是。”邬德说，“我们在临高理论上是没有司法权的——”

“切！”独孤求婚不满道，“我们在东门市抓了这么多的人判劳改的，不是侵犯大明司法权了吗？阿德你也太迂腐了吧。”

“对啊，我们剿匪的时候宰了多少土匪恶霸。陈明刚是个衙役，衙役不是贱民吗？杀个百姓县里也不见得有什么话说——”

“请大家注意，这和剿匪不同，而且剿匪我们用的是联村自保的民团的名义，”于鄂水说，“陈明刚在理论上是贱民，却是大明的‘经制吏’，按照我们现代的说法，是正式的地方公务员编制，未经过程序是不能随便杀得——”

“也就是说，这事情得通过临高县衙了？”董薇薇这个半吊子明史专家来了精神，“他虽然是公务员编制没错，却是地方干部，人事权在本县，用不着人事部发文，县里就能直接开除他。”

“没错，这个手续要办。”邬德说，“他手下的那帮人，有在册的也有不在册的。在册的都必须先革掉差使。”

“我觉得根本必要。多此一举。”独孤求婚是典型的踢开县衙闹革命的一派。

“临高县衙现在等于是我们控制下的伪政权，而且这个伪化还会进一步深入。”邬德说，“我们既然要披这块皮长久一点，就得给县里的人一点错觉，至少要在形式上尊重这个伪政权的权威性。”

“随你们的便吧。”独孤求婚耸耸肩。

“要去商量的话，吴明晋肯定不同意。”董薇薇继续推论，“虽然吴县令也不见得如何器重陈明刚，但是以他的智慧，猜到我们对县衙换血的可能性很大。还是要强迫——”

“当然要强迫，不过不是我们去强迫，让大户们去强迫他。”邬德点了下周伯韬的名，“你的计划安排的怎么样了？”

“都妥了。”周伯韬站了起来，开始阐述自己的计划。

“这事，太冒险了吧。”在县城里的一处破庙里，几个黑影正在商议着什么。

“危险个屁，乘着黑夜在院子里头丢把刀子就成。”

“旁人还好说，县学门口，这可是半个衙门……”

“好了，好了，你们废话真多，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我另找人去了。”

“做做做，只是七哥，要是给人逮住了，你得在衙门替我们打点，打板子的时候手下留情——”

“这还用说吗？”说话的人正是周七，“我师父是什么人？”

“好吧，不过银子——”

“先付一半，完了之后再付其他的。”周七小声道，“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收了钱事没办成的话，可是要收利息的。”

“这哪敢。”

“好，这是刀子和揭贴。”周七把藏在蒲包里的小刀交给他们，这是本地常见的一种简陋的小铁刀，一般人行路常带着，不仅可以防身也能用来做切肉之类的事情。



小铁刀

揭贴：亦作“揭帖”。犹张贴。作为一般上行文书使用，在明代是很普遍的。另外，也指在街市和公共场所散发预制的宣传品，也称为“匿名帖子”。这里是后一种意思。

周七关照完事情，赶紧从破庙里出来，瞅了下四周无人才舒了口气。向指定的地方走去。

“怎么样，你有把握射中有没有？”在县城的西关一段冷僻的城墙上，趴着几个人影。城楼上照例有民壮守卫，但是现在全县太平，民壮们也偷懒，都躲在城墙内侧的窝棚里睡觉赌钱。城墙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串灯笼在风中摇晃着，投射下昏暗的光线。

“微光夜视瞄准镜、滑轮弩，用这装备我还射不中一扇大门的话就可以去死了。”被质疑的戴谐不满的说。





滑轮弩：现代弓弩的称呼，使用金属材料以及滑轮等现代工艺生产制作，较古代弓弩威力大精度高。

戴谐听说能参加“秘密活动”很是兴奋，他一直在计委上班，间或也教教大家弓弩技巧——这方面他有专长。日子过得很枯燥，周伯韬来找他，要他带上弩箭立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要执行什么暗杀之类。没想到在特侦队的护送下爬上城墙之后居然是干这个。

第二百五十三节 秋赋（十八）

“这箭可不大好，不是你习惯用的现代弩箭，没事吧。”

“没问题，你就瞧好吧。”戴谐端起自己心爱的滑轮弩，这弩不是他的，不过性能更好，只是这弩箭看起来真是别扭——工艺也太糙了点。

当然了，要是用他们自制的弩箭，就等于是打自招了。

仔细的瞄准了一番，扣动了扳机。

“嗖”得一声，弩箭飞了出去。在17世纪安静的渗人的黑夜里，这声响简直大得吓人。接着，漆黑的夜色中传来了“砰”的一声。狗顿时狂吠起来。由近及远，整个西门关厢的狗都叫了起来。

“正中目标！”用红外望远镜监视射击效果的人说了一声。

“撤！”随着一声令下，所有人悄然无息的在夜色中消失了。

过了良久，漆黑一团的西关关厢里终于亮起了灯火。发出声响的人家正是刘大霖家，刘家并无许多家仆，临高过去也不是地面很平靖的地方，所以听闻院子里有异常响动之后没人敢立刻出来探询究竟。

几名家仆点亮火把，手持棍棒小心翼翼的开门出来，沿着院子探视。刘家的地方不大，前后不过三进院落，查看一番并无异样。一直走到偏院里，这里是刘大霖的书房所在地，晚间除了有僮仆之外并无他人。

“看！门上有箭！”内中一个家仆惊喊道。

众人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跑到书房的门口，只见木板壁上插着一枝箭，深入板壁。家仆们吓得目瞪口呆——临高虽然不是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方，但是城里公然有人射箭这种事情还是头一回听说。更不要说是本县的头号缙绅家里了。

“快，快去回报老爷！”

刘大霖这时候已经起来了，由夫人、丫头服侍着穿好了衣服。刚才一阵骚动他也醒了，料到家人必然会来回报。刘大霖处事最讲究方正，无论对家人还是仆佣，都要衣冠整齐相待。

家人赶来来报在书房板壁上发现了箭的消息，让他吃了一惊。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就算当年黎人作乱，县城危急的时候，也没有箭射到城里来过！最近土匪强盗几乎绝迹，怎么忽然又闹这么一出来了！

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这和昨日上稟贴的事情有关。镇定道：“不要慌乱！把箭立刻取下来包好了。大家都去睡觉，不要乱传消息！”

“老爷，要不要明日一早就去报官——”

“不要报官！”刘大霖否决道，“此事就当没有。”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十之八九是陈明刚一伙干得，为得是恐吓自己。

“哼，真是下流卑鄙之徒！”刘大霖道。

他的老婆很是受了些惊吓：“老爷，还是报官吧，吴老爷与我们很相得，必然有所照应……”

“夫人，吴老爷自然是好得，可是他手下那伙狐群狗党，多半和陈明刚连声共气，报官有何用？不过是来几个衙役查勘一番便无下文了。这帮贱役登堂入室，我还怕脏了我家的地方！”

“老爷——”

“不要说了，我自分寸。”刘大霖道。这么一折腾，他睡意已消，又安慰了夫人几句，到了外间点起灯烛来看书。

书是他托人刚从广州买回来的——自从有了高广船行的定期班船，托人从广州买东西也方便多了。这是天启年间几次科考还有崇祯元年恩科里中式的闱卷文集，都是一等一的八股文章。这种文集，一般只有功名心还很热切的秀才举人才有兴趣去看，但凡中了进士的人，对待这类书的态度就好像高考结束后的学生对试题集差不多。刘大霖对此如此热衷是因为他很想教出几个弟子来，为县里再中一二个进士。



闱卷：闱，科举时代称试院为闱。各地各届乡试会试的试卷称为闱卷。如图，当代闱卷。

但是科举考试这玩意，所谓场中莫论文，写得一手花团锦簇的文章并不见得就能考到功名，越往上去，不可预料的因素就越多。不仅要文章写得好，还得对主考的脾气、文风和朝廷的意向有一定的了解。揣摩出最对主考胃口的文章来。

刘大霖研究此书，就想好好的揣摩下最近十年科场上的文风。好在讲学的时候有针对性的指导。

然而书却总是看不进去，原本看来很妙的文字，现在看来却乏味无聊之极。

“空洞无物！”刘大霖拍了下桌子。不由自主的又想到了箭的事情。陈明刚一伙意图恐吓自己是明明白白的东西，但是他们这么做胆子也实在太大了。莫非澳洲人在背后指使？想想又觉得不大可能。澳洲人用不着如此的大费周章来对付自己。只要说个“禀贴不准”，全县上下谁也无计可施。何必搞这一手？

看来，这事情只有陈明刚一伙才会干了。想到此人居然依仗着澳洲

人的势力作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就算当年黎人作乱，县城危急的时候，城里也从来没出过这种乱子！更何况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刘大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为人一向谦和，不论对方高低贵贱。全县上下也对他恭敬有加。现在一个胥吏居然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恐吓他，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为这点鬼魅的伎俩就能吓倒我不成。”刘大霖恨恨道。

但是去向澳洲人控告话却这又是件无凭无据的无头案。他思量再三，决定暂不声张。当下关照人把管家叫来，要他把家中的丁壮都编组起来，日夜值手，防备着有人滋事。

然而第二天一早，全县却陷入了极大的惊扰当中，原来当天晚上，县城里除了刘大霖家被人射了一箭之外，还有好几户士绅大户家被人丢进了刀子，刀上插着揭帖，七歪八扭的写着字句，提醒他们“言多必失”，要他们“小心狗头”。堂堂的县学射圃被人在大门上插上了刀子。连县学里的生员寮门前也被丢了刀子。

射圃：指习射之场。

寮：本指小屋，小窗。寮门是指屋门。

这件事情立刻轰动全城，不到半天工夫，连东门市上也尽人皆知，这样的事情在本县还从来没有过。给本县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一点亮色。一时间到处议论纷纷。

几乎所有人在议论中都一致认为，这事是陈明刚一伙干得。有人在惊讶陈明刚一伙的胆大妄为，也有人对是士绅们威风扫地发出感慨。

刘大霖虽然告诉家人不要外传有人射箭的事情，但是但中午的时候，县里的许多人都已经知道刘大霖家也被人射箭警告。不少人都特意坐了轿子来刘家表示慰问。把刘大霖搞得莫名其妙——这消息是谁泄露出去的？别人出于至诚前来问候，自己也不便不见，只好出来应付一番，搞得疲倦不堪黄稟坤也赶来慰问了。被人在门上插了刀子这种事情他是不怕的——当年和黄家寨作对的土匪给黄家送来过各式各样的恐吓之物，他全都一笑置之。然而陈明刚一伙作出这样的事情来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特别是他们居然敢如此赤裸裸的威胁刘大霖！

“伯父受惊了！”

“不过是宵小之辈，作跳梁之行。不足挂齿。”刘大霖对此并不在意。

“此事还是报官……”

“不必报官。”刘大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伯父，报官还是要得。破得了案破不了案暂且不论，现在您府上被射箭的事情已经传遍全城了，若是就这样隐忍了，大家岂不是认为您怕了这伙匪类——宁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刘大霖认为黄稟坤说得有理，若是无人知道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已

经传了出去再装聋作哑反而不好，便叫人去县衙报官。

县里反应很快，没多久典史就来刘宅探视，照例有一番踏勘的手续要办，典史装模作样的在书房的院子里看了看箭痕，又看了看箭，吩咐手下收了起来作为物证。

踏勘完毕不免还要说一番客套的话，说要“限期破案”，刘大霖也虚应故事一番。

大伙都知道这事情和县衙没什么关系，关键是澳洲人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很快就有了答案，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城门口的民壮们就看到从百仞滩方向来了一行人马。一色的短衣髡发。知道这是澳洲人来了，赶忙派人去县太爷禀告。

县民们听说有大队澳洲人要进城，纷纷涌到城门口看热闹。只见来得队伍有三十多人，一个个蓝衣短褂，腰束皮带，皮带上还七零八落的挂着不少东西，有人肩荷火枪，有的腰跨刀剑，行列整齐，精神抖擞，一个个看上去煞是威武。和他们见惯的本县官兵破衣烂衫，形同乞丐的模样简直是云泥之别。

“澳洲兵果然精锐——”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议论。

“你老什么眼神！这些都是假髡……”

“嘘！你要作死了，澳洲人！澳洲人！”

“对，对，这些澳洲兵都是本地的招募的，也有从其他各府招募来得。”

“居然给澳洲人吃粮当兵，真是胆大妄为。”有人评论。

“赵老爷，您要是也家无隔宿之粮，饭都吃不饱，肯定比他们胆子还大。”

……

第二百五十四节 秋赋（十九）

只见澳洲人队伍的中间有几个特别高大的，大伙知道这多半就是真髡了。真髡不仅个子高，而且体量也比一般人大些。只见他们不坐轿子，不骑马，也不乘“自动车”或者“铁马”，就是徒步而来。百姓们对这样不摆架子的做派很有好感。

城门口的十来个民壮根本不敢拦阻，就这样放过他们进了城。队伍直奔县衙，到得县衙门前路口，队伍便一分为二，一支往衙门后面而去。其余人直驱县衙正门。

县衙门口的两个皂班感觉不妙，眼睛紧张的直往门上的“门政”瞟。管门的吴喜和熊卜佑打过多交，见这位“熊老爷”身边还有好几个当官模样的澳洲人，个个脸色铁板，腰里又带着那个吓人的棕黄色的三角形套子——里面装得是威力很大的澳洲手铳，心里便胆怯了几分，碍于职责所在只好堆起一脸笑容迎了上来。

门政：清代衙门门役的总管。

原本一贯和颜悦色的熊老爷这次显得极有官威，很简单的说要见吴老爷。当然，他们想见吴明晋，不管什么时候，老爷就算睡觉了也得见。吴喜赶紧应了往里面去通传。

吴明晋正在伤脑筋，这忽然闹得满城风雨的丢刀射箭的案子，说大也不大，毕竟即没出人命也没丢失财物，但是事情牵涉到本县的缙绅和读书人头上，自己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也担待不起。

赶紧打发人把王师爷请来商议。

“这事一定是陈明刚一伙干得，”王兆敏小声道，“黄二公子最近串联大户们上禀贴，刘先生也出面了——挡了他们的财路。”

“这也是髡贼们多事！”吴明晋很是恼火，“非要包揽什么粮赋，又搞丈田！闹得满城风雨！我倒是想看看他们准备如何收场。”说着他看了一眼王师爷。

王兆敏脸上发热，当初就是他竭力说服吴明晋，说澳洲人本事很大，县里多少办不下来的难事都能解决，这次承揽粮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但这会不知道吃后悔药的时候，王兆敏见老爷有撂挑子的表示，赶紧道：

“老爷，此事他们能一甩手了之……”

王兆敏的这句话提醒了吴明晋——他才是大明临高县的县令，可不是百仞城的澳洲人。捅了娄子，都得由他来负责。

最近半年以来，吴明晋对自己是县令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化了。除了偶然有老百姓来告状，按照历本上的日子给县城里的官祀上香，主持县学的童生、秀才日常考试之外就没做过什么和县令有关的事情。多数日

子不是在和王师爷喝茶下棋就是指导指导自己的子女的窗课。日子有过得悠闲之极。

窗课：意思是旧称私塾中学生习作的诗文。

“正是。髡贼不知道中原的规矩，一味乱来。加上所托非人，闹出事端来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吴明晋沉重的点点头，“我看陈明刚平日里还知道轻重分寸，怎么这次如此的胆大妄为！”说着又看了一眼王兆敏“陈明刚一微末小吏，能取得澳洲人的信任，不外乎是以‘利’相诱。”王兆敏赶紧扯开话题，“当务之急，还是要安抚好缙绅大户们……”

缙绅大户们这次已经被征粮丈田搞得怨声载道，又闹出恐吓的事件来，若没有一番妥善处置，真闹到他们上琼山府或者广州去上书告状，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轻则丢官罢职，重者落上一个“通匪”的罪名，吃官司都有份。

“有何良策？”吴明晋原本就为此事烦恼。破案是不必的，现在县里三岁小儿都知道这事情是陈明刚一伙干得，但是处置起来颇为棘手。

要让缙绅们满意，自然是要重办陈明刚一伙，但是这是吴明晋感到为难的。县令对处置县里的小吏有顾虑，听起来很荒唐。实则自宋元以来就是这样。胥吏掌握基层行政，往往又是世代为吏，行政经验极其丰富，彼此又连声共气。如果得罪了他们，被胥吏暗中下绊子使坏，不但当官发不了财，还有可能因为行政失误而丢官。所以地方官员往往对其种种恶行睁眼闭眼，就算出了事情，处置也是极轻微的，一个斥责革职就算是最重得了——革职他们也不怕，换来的还是他们的子弟，照样把持地方的行政。

现在陈明刚又拉了澳洲人的虎皮做大旗，要动他就更难了。

“陈明刚一伙自然是要处置，”王兆敏早就想好了，“将陈明刚叫来，斥责一番，再命他推出几个人来顶罪就是……”

“这事情难办呀，”吴明晋摇头道，“根本就是无头案，你叫他来，他能认这个账？”

“自然不能以刀弓恐吓士绅为名了。他又不傻，这样罪名落在纸上岂不是极大的后患？”王兆敏出主意说，只用征粮的时候“骚扰地方”这个罪名就是。

这样就总是处置过了，士绅们消了气，事情大致也就能平下来。

正在商议，只见门子小跑着进来了，也不等吴明晋开口，抢先道：“老爷！熊老爷来拜！”

“快请！”王兆敏也不管东家的态度如何，赶紧吩咐道。吴明晋也点点头，“快请进来。”

陈明刚依仗的是澳洲人的势，这件事情还是要和他们通了气才行。好在澳洲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来得人却不止熊卜佑一个，还有几个身材高大澳洲人，一个个面色

不善。落座之后不发一言，熊卜佑也不做任何介绍。吴明晋正在狐疑问，一个贴身的家人跑了进来，小声在他耳旁说了几句话。不由得脸色大变。

澳洲人的队伍居然已经守卫了县衙的前后各道门，难怪他们要着三十人进城！吴明晋面如土色，难不成他们是准备正式举旗造反不成。

想到这里，吴明晋的腿脚都软了，要不是已经是坐着的了，恐怕要一跤跌到地上去。要是髡贼行此大逆不道之事，自己断然是不能从贼的！只是自己殉难也就算了，连累老婆孩子一起也跟着送命，想到这里不由心如刀绞，暗恨自己为什么要贪图节省几个钱，把家眷又从琼山府接回临高来。

王兆敏没听清家人的回话，但是看到吴明晋脸色大变，知道没什么好事，脸色也变了。

熊卜佑开口了：“吴老爷！王师爷！”他拱了拱手，“听闻这次县里出了大事。有人恐吓城里的士绅大户，连刘先生家也有贼人射箭恐吓，全县为此都惊扰不安。”

王兆敏原来还想提起此事，见他主动提起，便道：“确有此事。只是事情甚为棘手啊……”

熊卜佑却一脸懵懂无知的模样：“有何棘手的？”

王兆敏心想你知道了还装！但是此话不便明说，反正自己原来的打算是李代桃僵，不提恐吓之事，只讲“骚扰地方”，把事情混过去就算完事。

李代桃僵：李代桃僵，成语，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原比喻兄弟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后转用来比喻以此代彼或代人受过。

不过自己的这番苦心，要让髡贼见情才是。他斟酌了一番字句，才缓缓道：“此事一无旁证，除了几柄小刀、箭和揭贴，也无有力的物证。指证何人所为颇为不易……”

他不说“破获案子”，而专谈“指证”，暗示澳洲人：这事情的主使我们知道，就是不准备再细查下去了。

“不容易破案？”没想到熊卜佑却根本没领会他话中的隐晦之处，大谈自己既然在本地落户，也是临高子民，同样要为建设“和谐临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王兆敏暗暗苦笑：这县里的“子民”若都和你们一样，天下还有谁想当官？“刁民”倒差不多，不对，连刁民都算不上，简直就是土皇帝。

按照王兆敏的心得：髡贼每次高谈阔论“和谐”论之后必然没有好事，果不其然，熊卜佑紧跟着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澳洲在侦缉办案上极有一套办法，既然现在同为临高之民，也要为老父母分忧。这次的案子，就由我们这位周洞天来协同办理吧！不是我夸下海口，三天之内，此案必破！”

吴明晋开始听他言语中并无要举旗造反要自己参与接受伪职的意思，已经放心下来，现在忽然听闻他提出了要办案的要求，惊讶的嘴巴都张不开了。

王兆敏也大吃一惊。办案？不管是剿匪、征粮、修路还是开矿……澳洲人的这些举动他大致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唯独这办案到底所为何来？办案当然也有好处，但是这好处对澳洲人来说也太可怜了。

再者此事明白不过就是陈明刚指使。要按王兆敏的想法，一面是澳洲人要拉拢的以刘大霖为代表的缙绅们，一面是上蹿下跳为澳洲人征粮聚敛的陈明刚。澳洲人应该是装聋作哑或者采取和他类似的“和稀泥”的态度才对，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

“这个——”吴明晋不等王兆敏开口，已经语无伦次起来，“大明从此例……”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嘛！”熊卜佑毫不以为意的说了个新词，“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百五十五节 秋赋（二十）

吴明晋和王兆敏面面相觑，这事情还真没法“就这么定了”，当下王兆敏道：“这个，办案侦缉拿人都要出签子火牌，诸位不是大明人士，又无功名、差遣在身……”

“此事当然还是以县里为主了，”熊卜佑道，“我等不过从旁协助。”

王兆敏想所谓“从旁协助”，其实髡贼还是想要掌握此事的处理权——这倒也好，这个烫手的山芋干脆就丢给原主去处理好了。他也想看看，澳洲人的葫芦里到底卖得是什么药。

吴明晋咳嗽了一声，推辞自己身体不适要先回去休憩片刻。熊卜佑知道这是当官的表示“此事你们只管去干，但是与我无关”的一种做派，下面的事情，只要和王兆敏谈就是了。这也是官场上常用的法子。

王兆敏想此事办理，断然不能让澳洲人自己来搞坐堂审理之类的事情，唯一的法子就是委托县衙里的一名官员出面。由澳洲人在背后指挥就是。

“来人，请孙老爷来。”王兆敏吩咐道。

这个差使当仁不让的落到了典史的头上。典史是明代开始才有的官儿，是从宋元以来的县尉衍生过来的，主管的职责是大抵是狱囚警逻之类的治安工作，在没有巡检司分管的地方，也负责巡防、弹压、捕盗的事务。此事交给他办职责名正言顺。

典史的级别很低，连从九品的最低一级官品也轮不上，算是“未入流”，不过这个未入流还是“官”，照例要朝廷除授的。

当典史的人，都是些最不得意的读书人，多数是从“监生”中的选授的。如果说举人考不上进士，还能“大挑”当县令、县丞之类的官职，监生就只能混个主簿、教谕、训导和典史这样的微末之员了。而且升迁的希望很小。

所以本县的孙典史孙瑞伍就成了一个典型一切向钱看的官了。可惜本地实在太穷，地方势力和土匪又厉害，他这个典史的油水实在有限。

澳洲人的到来给孙瑞伍带来了财运。因为他品级低微，常常被当作替死鬼给吴明晋打发去为澳洲人出头办事。每次办事，照例会有一笔好处。东门市上的种种享受让他更加难以自拔。于是孙典史就在金钱贿赂和生活享用的双重刺激下越陷越深了。澳洲人每有什么行动，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办事极其殷勤。以至于在县里被人笑称为“澳洲典史”。

孙瑞伍自己倒是毫不在乎，每天在东门市“享受生活”，和独孤求婚很是相得。两人时常一起“腐败”。这位监生对自己读过的圣贤之书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把华夷之防丢到九霄云外去。

“防”就是指原则、界限。华夷之防简单说就是指中国与外国的界限。

“不行，”没想到熊卜佑一反常态的表示反对，“王师爷，孙典史品级

低微，这可是牵涉到本县缙绅大户们的案子，若没有一个相当的人物出面主持，恐怕人心难安啊。”

“那，熊老爷的意思是？”

“还是请吴县丞出面主持为好，孙老爷协办。”

“有理，有理。”王兆敏想这也算有些道理，反正只要不是自己老爷出面就好，孙典史还是吴县丞都没关系。

当下叫人把二位找来，将事情关照了一番。孙典史听了要为澳洲人办案，马上一力应承，倒是吴亚，想了片刻才道：“几位首长，这次刀箭入户恐吓缙绅的事情，案子本身原没什么，只是事情难办……”

王兆敏咳嗽了一声，说：既然你们谈公事，我就不再打扰了。当下也溜了出去。

“事情难办，我略有耳闻。”熊卜佑说，“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是要一查到底，给县里一个交代才是。”

“是，是，既然熊首长这么说，我等一力照办就是。”吴亚知道事情里其实没自己什么事，自己和典史就是来当招牌的，“不知道周首长打算在哪里办公？”

“当然是在县衙里，就用二堂吧——”

“不妥不妥，”吴亚摇头道，“周首长在大明并无功名，算是布衣，擅用二堂，本身就是犯法，再者——”

再者吴明晋总归是个“百里候”，不能象个小厮一样随传随到，而且升堂审案在过去也是很严肃重大的事情，不能太随便了。

“我看，不如在花厅办案。”孙典史道。

“我亦有此意。”吴亚点点头。

花厅属于内衙范畴，不过，县内但凡牵涉到风化的案子或者和缙绅大户有关的案子，一般都在花厅内审理，并不在大堂二堂公开审理，为得是照顾当事人的颜面。

因为属于内衙范畴，并非朝廷经制之地，周洞天在此地就能大大方方的办案了。

“好，”熊卜佑点点头，“就这么办吧。”他拱了拱手：“此案涉及甚广，事机须秘，一会我们会在县衙关防，请诸位莫要惊扰。”

关防：用兵防守的关隘。防守；警备。

“关防？”吴亚和孙瑞伍都没料到还有这一招，不由大惊失色。这是要干吗？

“毋庸担心，”熊卜佑温语宽慰，“这也是不得已，哈哈。”说着，他打了一个电话：

“开始吧。”

驻守在县衙外的几十名警卫人员随即全部调入衙门内，将各出入口和衙署内的要地完全控制住。县衙里的人，许进不许出。

这时候，根据熊卜佑打来的电话，早就准备完毕的陆军的三支小队迅速的开到了临高县的三座城门。随即控制了城门。他们并不明目张胆的接管城防，而是驻扎在城门口后的藏兵洞内，监视民壮。

每支小分队的士官们已经认了好几个星期人脸。现在他们已经把临高县内的胥吏和手下的“做公得”狐群狗党的面孔都记住了，邬德给他们的命令是：这些人只许进城不许出城。

“如果有人要出城，直接扣押送到县衙，明白吗？”

“是！明白了。”

县衙里，随着关键部门被人控制，正在县衙内办公的胥吏们感到不安，纷纷出来打听探视。孙瑞伍只得出来安抚众人，要他们不要惊慌。

周洞天关照人把皂班班头叫来。

皂班的班头林长三是个三十多岁的精悍汉子，刀条脸，一双小眼睛很是有神。双手胳膊肌肉发达，不愧是以行刑见长的老皂隶。

到得花厅上，见过礼。林长三眼见花厅上面端坐着本县的两位老爷，一个三四十岁的澳洲人坐下下首的位置上，双目冰冷，一看就是个极不好惹的人物。

周洞天审视了一眼皂班头子，“把名册给我拿来！传齐全班的皂隶，我要点卯。”

“是，是，”林长三赶紧出去吩咐。一会，皂隶们都来齐了。

周洞天打开名册，吃了一惊。原来这名册上密密麻麻，在册的皂隶有五六十人之多，而站在下面听候点卯的不过二十来人。

“怎么，人没来齐？”周洞天问。

“老爷有所不知，”林长三小心翼翼道，“名册上的数目是不作数的，这都是挂名的皂隶。”

因为在衙门当衙役享有免役免赋的好处，有些人就出点钱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衙役名册上，实际上从来不来衙门当差。

“……名字下面有领银子数目的，才是当差的。”

周洞天一数，领银子的一共有二十四个人。点卯下去，人都来齐了。

“每人立刻准备一套皂隶的衣服出来。马上！”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林长三望着孙典史，孙瑞伍不耐烦的一挥手：“叫你们预备就赶快预备，啰嗦什么！”

“回老爷，小的只有这身公服啊。”

“那就脱下来！”孙瑞伍呵斥道。

众皂隶只得照办，不一会就把衣服凑齐了。

这批衣服转瞬就穿到了他们带来的政保速成训练班里学员身上。

“好了，大伙手脚麻利点！把衣服都换上。”尤国团吆喝着。

尤国团是保卫总署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此公在现代时空是一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但是到了17世纪却成了一个暴力手段至上的鼓吹者。他一贯主张只有最残酷无情的手段才能有效的进行统治。原本他在陆军服役，后来政保总署认为此人在陆军内会造成“不良倾向”，就把他干脆调入了本部门。

果然，到了政保总署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以其残忍的言论让同事们侧目。当然他的残忍作风暂时还没机会来表现。

“好了，现在你们就是县衙的皂隶了，按照事先的方案，把各个要点守好！”

片刻的工夫，临高县城和临高县衙就完全被穿越集团控制住了。

皂班的衙役们，挤挤簇簇的站在花厅里，很是不安的看着发出奇怪命令的周洞天。林长三更是一脸惶恐巴结的模样。就差没有五体投地了。让周洞天心中一阵的暗自冷笑：“想用这种把戏骗人，装人畜无害？可惜，老子不是自以为浑身放王八气的小白。”

“诸位，”周洞天缓缓道，“你们都是累世传承的祖业，用刑拷问最拿手不过，明日问案的时候，还有多多偏劳了！”

第二百五十六节 秋赋（二十一）

众人齐声喊“喏”。孙瑞伍和吴亚心中一沉，这是要兴大狱的意思啊。到底他们的矛头会指向谁，两人还不清楚，但是这次的案子之后临高的局面必然会大变是确信无疑的了。

随着城门和县衙被控制，邬德已经把指挥部移动到了张有福的庄子里以便就近指挥。张有福全家包括他家的佣工们都给集中送到东门市去了，有人好吃好喝的招待几天。

“立刻给计委打电话，要他们拨付二百套明代人的衣服到张有福的庄子里，尽快。”邬德在一张大木桌子旁发布着命令。

“从国民学校抽调的翻译们来了吗？”

“来了，正在院子里集合。”

“衣服一到马上让他们换衣服，护送进城到县衙去。”

县衙里，周洞天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吩咐立刻将快班班头子符和传到。

“这是周老爷，”孙典史言简意赅的介绍道，“这次是专为协助办理刀箭恐吓缙绅的案子而来的。他的吩咐，就是本官的吩咐，也是吴老爷的意思，尔等可明白？”

两人闹不清这一下又是哪一出，只得应道：“是。”

“好，尔等立刻多带人手，给你一天时间在城内缉拿投刀射箭之人。”周洞天笑道，“要确实拿到，莫给随便找几个人来顶罪。快去吧。”说着丢下火签。

符和唯唯诺诺的退下。此事当然不难，临高县城极小，他手下的快班兄弟加上帮忙的“做公得”，半天时间就能翻个底朝天。何况能亲手去干这种事情的人，多半是些市井无赖泼皮，全县有多少这样的人，他一清二楚。

不过这事情牵扯到陈明刚。真要把人缉拿到案，这种小泼皮不用用刑，大老爷的官威一出来就得招认的干干净净。自己和老八的梁子可就结上了。

当下打定主意，先和陈明刚去谈谈。要是陈明刚上路，肯出点银子，自己自然是要替他弥缝一下，若是不识相，那就得公事公办了。

陈明刚这会正在自家的宅子里和手下人议事——昨天他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就吃了一惊，此事太出乎意外了，他可没叫任何人去干这事！但是这事情出来之后，全县上下都会认为是他干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陈明刚思来想去着摸不透。但是他立刻明白，自己这下成了缙绅大户们的眼中钉。会不会是黄稟坤指使人干得？

叫手下人出去打听消息，一个个有去无回。正在焦躁没奈何间，有

人回报：符和来了。

符和是快班班头，平日里和自己没什么交际，他的突然到访显然是有事情。陈明刚赶紧道：“快请！”

符和到了屋子里，也不客套，只眼睛盯着陈明刚看，看得他浑身不自在。笑道：“老符！你来这里有事说事！别瞪着牛眼睛！”

符和冷笑一声：“老八！你也太胆大了！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真以为这临高县姓陈么？”

“投刀射箭的事情不是我做得，”陈明刚矢口否认。

“是不是你做得，一会到了堂上你自己去和老爷们分辨吧。”

“怎么，老爷传我去了？”

“已经下了火签，立刻缉拿投刀射箭的歹徒，这种小喽啰一拿到堂上，还不什么都招认了！”符和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的面孔，“你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办吧！”

陈明刚见他这副嘴脸，知道再分辨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他这是摆明了来敲诈自己。就算自己不承认，他到时找几个人教好了供词，上堂一样要咬自己一口。

“事，不是我干得。我也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陈明刚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面孔来，“我看，倒有可能是黄稟坤这小子干得——让大户们对付兄弟我。”他叹了口气，“我当了个差使，得罪的人太多了。还要请老符你为我多多美言啊。”说着叫了个徒弟进来，“去，到后院去，和太太说取四十两银子来。”

这个数目让符和还算满意。接了银子，笑道：“老八，够意思！这事铁定就是黄稟坤这小子干得了！”

“有劳了。”陈明刚拱手称谢，“恕不远送。”

看着符和出去的背影，陈明刚冷笑一声。黄稟坤干得？要真这么招认出来，你符和才叫自找麻烦！黄稟坤是什么人，临高第一大户黄守统的二公子，堂堂的县学生员。要指证他是幕后黑手，没刑房书办、师爷一起上下勾手根本办不到。

符和拿了银子，回到县衙前自己办案的时候常坐的茶馆，关照手下把县里的混混儿找了三个来，许了他们每人二两银子，算是射箭投刀的歹徒。

“……上得堂去，不管老爷们怎么问，只要一口咬定是是李恭指使你们干得是就是！”符和喝了口茶，“上面兴许不信，要动刑。这个你们只管放心。不管是打板子还是上夹棍，都有我打点了。小苦头是难免的，绝不叫你们受大罪。”

其中一个人道：“符头！这事倒是容易，只是这小刀和弓箭哪里来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

县里原先有铁匠，如今早就没了。要买铁器都得上东门市去。那里是澳洲人的地盘，乱说一气的话，万一扯到澳洲人就不妙了。

“就说是李恭给你们的好了。”符和说。到时候刑具一加身，要他李恭认什么都得认。

当下把这三个人都上了链子先押在茶馆里，只能明天一早上堂。符和的一个手下悄声问：“符头！不是说要他们指认黄稟坤么……”

“你真是糊涂！”符和斥道，“黄稟坤是什么人，咱们惹得起么！”他冷笑一声，直接指证黄稟坤是不行的，连指证他家的佣人都不成。好在他身边最近鞍前马后奔走的最起劲的就李孝朋了。说是他的佣人指使，等于也是把矛头指向黄稟坤了。还能从李家勒索一大笔钱财。这才是一石二鸟。

正在算计着到时候应该向李家开口要多少好处的时候，有手下进来告诉他，城里忽然来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三五成群的散布在县城各处要道上。城门口许进不许出。

“不用忙，多半是澳洲人进城了。是来关防的。”符和想既然来了好几个澳洲大首长，他们自然要派人关防警戒，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告诉兄弟们，没事少上街，都留衙门里听候差遣，免得惹来麻烦！”符和知道自己手下这帮人平时在城里横行霸道惯了，万一和澳洲人的手下起了冲突，绝无好果子吃。

“全都留在县衙里？”

“这是澳洲老爷亲自办得案子，大伙要巴结一点！”

周洞天老实不客气的把县衙花厅占为他的指挥部，接收着来自各处的情报和讯息。又在花厅里架设好所需的各种设备。最后他请王兆敏出面，请涉案的各家士绅大户，还有县学的黄稟坤、李孝朋等人明日一早来县衙听审。

布置完一切，他留下尤国团在县衙坐镇，自己出城到张有福的庄子里去向邬德汇报。

“看来符和果然去找陈明刚了。也找了不相关的人顶罪。”周洞天看了周伯韬送来的监视报告，“这胥吏之间还真是盘根错节啊。”

“这次就要彻底的把他们肢解掉，使其不能成为一股势力。”邬德说，“老老实实的为我们服务。”

“本来就没必要收服他们，全部抓走就是。我们不是预备了人手来接替吗？”

“原先我也这么想。依靠暴力手段来重新洗牌。即容易又干净。”邬德说，“但是现在既然还要打一阶段大明的旗号，就得保持临高县衙‘明皮澳心’。日常的衙门事务也得应付，比如缴粮赋应该怎么经手？手续如何办理，上面衙门来得文书应该如何回复？这些大明的行政程序只有胥吏们才懂。所以有必要留用一部分人。”

“这样的话他们岂不是又能靠这个来挟制我们了？”

“呵呵，大明的官儿容易被他们挟制是因为是同一个体制下的，当官的要的是平平安安当官发财。我们只是暂时借这张皮用用，又不要当大明的官。”邬德说，“他们可以欺骗我们一次，但是没机会欺骗第二次了。等到有第一个犯这样错误的人出现之后，我相信就不会有人犯同样的错误了。”

他接着道：“就算他们都是最顽固的坏蛋，到底也有老婆孩子，我相信人要能坚强到不顾老婆孩子的地步，非得有极强烈的信仰不可。”

胥吏们的信仰就是捞钱。这种信仰一般经受不起考验。

邬德和周洞天商量了一番明日审问的程序和要紧事项之后，又和阳河联系，确认一下专门为县衙里的胥吏们预备的“学习班”的营房是否都修好了随时可用。接着，又询问了陆军派遣人员的到位情况。

“进城的步兵要给他们换上明代人的衣服，不要带步枪，就带长矛好了。”邬德在手机里下着指示，“多带绳子和头套。”

第二百五十七节 秋赋（二十二）

审问的当天一早，吴亚和孙瑞伍两个冠带整齐的来了。两人过了一个寝食难安的晚上——回到自己家里才知道，今日派出去办事的佣人都被阻挡了回来，说是要严密关防，不许擅自进出县衙。

第二日一早，两人强打精神，早早的盥洗了来到花厅。只见厅上摆开了公案和十来把椅子，涉案的缙绅们有的已经到了，正在院子里和人见礼。

孙瑞伍的眼睛比较好，见刘大霖已经到了，正在厅上和人说话，赶紧过去见礼打招呼。

看刘大霖的气色似乎还不错。这位平时足不出户的半隐居人士居然也会来听审，让吴亚很意外——这种事以他的身份最多派个管家来而已。这澳洲人的面子可真大！

因为是在花厅问案，升堂的种种仪注一概都免了。吴亚和孙瑞伍的公案据上首，在下首为周洞天也设了公案。下面两班皂隶各持水火棍，站得整整齐齐，就是身上的衣服七零八落，穿什么的都有——公服都被政保总署的学员剥去穿戴了。

周洞天看着这如同电视里的公堂场面，知道自己一会就要当“大老爷”审案了，心里很是别扭。心想以后这审判制度一定得改革，不然一天到晚像演戏一样怎么吃得消！

林长三见官长们都已落座，缙绅们也来齐了，正要领头呼喊堂威，只见周洞天一摆手：“将人犯提上！”

当下将三名人犯提上，周洞天问了问姓名、年龄、籍贯之类的常例话，他知道这三人根本不是犯人，眼下不过是演戏而已，没废什么话就直接开始询问案情。三人倒也痛快，把一应罪行全部揽下。

“尔等受何人指使，作出这样的事情来！”周洞天呵斥道。

“回老爷的话，”中间一个人道，“是李恭指使。”

旁听的缙绅们面色为之一变。李恭是李孝朋的亲随，县城里无人不知。谁都知道李孝朋最近追随黄稟坤到处串联请愿的事情。众人的目光一下就落到了黄稟坤的身上。

黄稟坤吃了一惊，没想到居然会赖到自己头上！他正要站起来分辨，见刘大霖微微摇头，便按捺住性子看下面如何。

周洞天却不知道李恭何许人也。问：“谁是李恭？”

旁边早有人回话：“是李孝朋的长随。”

“李孝朋？”周洞天随手翻看了下手边的材料，恍然大悟，“原来是粪霸家的少爷。”

这个称呼被当众说出来，堂上众人顿时忍俊不住，皂隶们绷着脸暗

笑，缙绅们一个个或者掩脸偷笑，或者干脆喝水装咳嗽。

“小刀是何处所买？”

“是李恭给得。”

“弓箭呢？”

“也是他给得。”

周洞天冷笑道：“供词属实？”

“句句属实，小的们不敢诓骗老爷。”

“尔等在何处射得箭？用的是几石弓？”

这事情他们如何知道？一个个面面相觑，内中一个大胆的胡乱道：“是在刘老爷家大门前的街上，十石弓。”

石，音[dàn]。中国古代重量单位，在各朝代一石重量不同，30-60千克不等。一把弓的弓力，计算方法如下：把一把弓固定在墙上，然后往弓弦上挂重物，等弓完全被拉开时，弓弦所悬挂的重物的重量，就是这把弓的弓力。在古代的一石弓已经是强弓。唐武举射长垛用一石弓，骑射用七斗以上弓。宋府军弓手标配为一石弓。

“胡说八道！”周洞天拍案道，“门前射箭，为何中箭之处的方向却是相反？十石弓，尔等是李广再生不成！再者李恭与诸位缙绅无冤无仇，为何作出此事？情理不通，分明撒谎！”说着吼道：“拉下去每人先打二十！”

皂班的衙役们齐声高喝：“打二十！”上来将三人拉到堂下行杖——有符和打过招呼，这都是做熟的套路，板子只是杖头着地而已，听着噼里啪啦打得好不热闹，实则屁股上皮也没少一块。少顷打完上来回命。周洞天见三个人只是故作痛苦之色，知道是下面是在造假。把面色一沉：

“给我玩棒头着地的把戏？”周洞天面露出狰狞之色，“小尤，给我好好的整治整治几个不要命的王八蛋！”

尤国团带着几个政保总署审讯科的实习生，立刻过来将刚才行杖的皂隶扭送到堂上跪下。这几个人被反关节擒拿着，疼得龇牙咧嘴。

“这等无用之徒，还留着手做什么？”周洞天一挥手，“给我废了！”

堂上顿时发出几声咔嚓的声音，几个皂隶当即被特别的手法卸掉了关节，惨叫声顿时不绝于耳，有人疼得当场昏了过去。

“孙典史！”

“在，在。”孙瑞伍没想到这澳洲人居然会当场行凶，已经被吓得抖抖瑟瑟了。

“这几个无用之辈留着无用，开革了吧！”

“是，是，立即开革！”

当下这几个人被拉下堂去绳捆索绑起来，尤国团带着待命的都是政

保总署审讯科的实习生，个个都是和官府有深仇大恨、心狠手辣之辈，立刻把几个人捆得和粽子一样丢在地上，喉咙上还套了一索子——这是邬德教他们的，不用口塞就能让犯人喊不出话来。

堂上众人个个脸色苍白，料想这几个被扭断手的皂隶不会有好下场，最轻也得被送到南宝去开石头。

“拉下去，再打！”周洞天命令。

皂隶们早就被吓得手脚哆嗦，林长三见识多些，也知道今天遇到了“强项令”，不敢怠慢，赶紧关照：“着实打！”

三人当即被拉下去。毕竟是自己的小命的要紧，皂隶们下手极重，二十板子下去，三个倒霉的家伙已经只剩下喘气的力气了。

“再问你们一次，投刀射箭的是不是你们？”

“老爷开恩啊，不是小的——”

“那是何人！”

“是——是——”这下几个人都犯了难。符和他们也得罪不起，心中极是悔恨，为什么要为了几两银子来干这事！

“再打！”

“老爷不要打了！”眼看着再打下去小命不保，三个人赶紧招认：攀咬李恭是符和的指示。

缙绅们颇为意外，符和与征粮的事情根本不相干，何必来蹚浑水？孙瑞伍和吴亚却知道：这是符和想借机敲诈李家。是快班衙役常用的花样。

“来人，带符和！”

片刻之间，还在班房里和手下磨牙的符和带到。眼见三个倒霉蛋屁股大腿上血淋淋的，心想林长三这王八蛋太不够义气了。自己关照要照应的，也给了杖头钱，居然下手还这么狠。

“符和！”周洞天喝道，“这三人并非本案犯人。你随意找人顶罪已属不当，还指示这三人攀咬李恭，意图敲诈，该当何罪！”

符和知道事情败露，但他是多年的老公事，这点场面自然应付得下来，居然毫不畏惧的说这三个家伙是县里的无赖，过去被他惩治过，这次是意图报复。

“……老爷若是只凭着这三人的一面之词就降罪，未免太过轻信人言了。”

周洞天笑道：“既然如此，就让你死个明白。”说罢一挥手，早有人在旁边打开了录音机的扩大器，喇叭里立刻传来了他在茶馆和三个倒霉蛋谈事的录音。

被放大的符和的声音在花厅里回荡着：“……只要一口咬定是是李

恭指使你们干得是就是！……”

“怎么样，还要听下去吗？”周洞天问道。

花厅上的众人被惊骇的说不出话来：用一个黑箱子就能放出人声！这太可怕了，而且还能把别人说过的话原样的重说出来，简直就是妖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顺风耳”？黄稟坤更是被一阵恐惧所笼罩，面如死灰。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蝼蚁，妄图撼动大树。

符和瘫软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浑身只是一味的发抖。听得周洞天问话，趴在地上连连磕头，哀求饶命。当下把自己去找陈明刚，收了她的银子，包括根据其要求指使人攀咬李恭意图敲诈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

“看你还算老实！”周洞天缓缓道，“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限半个时辰，把真正的人犯给我带到！”

“是，是，小的立刻就去。”符和狼狈而去。

花厅上一片死寂。一个个背流冷汗。周洞天满意的审视着众人的面色。看来杀鸡儆猴的效果不错呀。这帮子大户缙绅，也的确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知道我们的厉害。接着他嘲弄般的看了一眼黄稟坤。看得这黄公子差点没瘫倒在地。

不多片刻，符和就领着人把三个被周七收买的人带到了。这三个人根本没用刑，上得堂来一看这威势和前车之鉴——几个血淋淋的屁股，立刻把什么都招了出来。

听说指使的人是周七，大伙的脸上都露出了“本该如此”的神情。

“缉拿周七到案！”

下面的事情就顺得很了，周七一被缉拿到案，马上就招了：

“收买这三人恐吓缙绅和士子的就是小的。”

“哦，你有何缘故要做此事？”

“小的不敢！”周七伏地连连磕头，“这是——这是——”他故意吞吞吐吐，似乎有难言之隐。

“快说！免得皮肉受苦！”

“是小的师父，陈——陈——陈明刚关照小的去做得。”

虽说这是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供词，但是周七说出来的时候，花厅上还是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惊叹声。吴亚和孙瑞伍暗叹：陈明刚完了！

第二百五十八节 秋赋（二十三）

“陈明刚是本县的户书，为何要行此不法之事？莫非你与你师父有仇隙，意图报复不成？”周洞天故意道。

“小的不敢！”周七赶紧申辩。把陈明刚如何的打算利用为澳洲人办理征粮的机会，大大的勒索一番大户，如何的主动的提出要搞“丈田”以作为勒索的借口，以及种种伎俩，全部一五一十的招认出来。最后，又哭诉说因为大户们要去上稟贴，所以才指使他收买无赖恐吓大户。

这番言辞说出来，即合情又合理，而且90%以上都是真话，不由得听审的众人不信。

黄稟坤喝了几口冷茶，稳了稳心神，从刚才巨大的惊骇中回复过来。盘算着现在堂上的局面是陈明刚罪恶昭彰已经是定局了，就算是澳洲人也没法再为他维护，否则他就是公然要与本县的缙绅为敌了——看澳洲人这次的做派大约是打算拿陈明刚当替死鬼了。黄稟坤想这样的话，澳洲人就和胥吏们对上了，这伙对本县状况熟悉到极点的“伏地虫”他们就利用不到了，也算是去了一大后患！

“这么说，诸位缙绅所上稟贴，诉说尔等公然索贿，以贿赂定丈田数量多少、耗米多寡是事实了？”

“是实，小的自己经手的几家粮户都是遵照师父的指使所办。”

“可有底册？”

“底册均在师父手中，我等不敢私藏。”

“刀子和弓箭是何处而来？”

“都是师父给得。”周七道，“小的不敢撒谎。”

“好，你且退下去！”周洞天扫视了一眼缙绅们，“看来此事陈明刚是罪魁祸首。”

“此人罪大恶极啊，”孙瑞伍见机的快，立刻随声附和。

缙绅们见周洞天公然表态，知道这件官司最后的结局是有益于自己的，都松了口气，想到不仅自己这些天所受到的种种骚扰和恐吓，此时顿有拨云见日之感，对澳洲人的办事更加钦佩。刘大霖心里也暗暗称赞，这样的事情，若是在县令手里处理，十之八九就是和稀泥一样的混过去了。澳洲人办事一是一，二是二，是非分明。

“既然如此，他的本县户书的差使——”

“自然立即革掉。”吴亚马上也出来表态。

“好，吴赞府、孙老爷二位果然是明察秋毫，刚正不阿的青天大人。”周洞天立马来了碗奉承的米汤。缙绅们果然凑趣，一起同声附和。

“来人！把陈明刚一伙尽数提到！”

“喏！”符和为了立功赎罪，此时十分的卖力，当即领了火签下去，点了快班里的十来个弟兄，正要出门。只见尤国团过来了。

“符头，你的手下还是留在这里，让他们随你去好了。”尤国团一指身后的十几个人，这些人都穿了衙门里的差役公服，一个个手持武器，杀气腾腾。

“是，是。”符和知道这都是澳洲人的亲信，不敢违拗。

不过半小时的时间，花厅院子里已经拿到了二十来人，陈明刚的徒弟、粮差、帮闲的只要在城里一股脑的都抓了回来，跪在院子里黑压压的。

陈明刚被带上花厅，见周七跪在一旁，心中顿觉不妙——这小子不会是把自己给卖了吧。

关于自己的罪行，陈明刚是坚决不承认的，征粮丈田是取得过澳洲人同意的，如何叫“擅自”，至于勒索规费云云，自然是对手下人“有失管教”，最多算是领导失误。周洞天听着只觉得耳熟，敢情这套玩意是百年传承下来的。



至于恐吓士绅的事情，那就是更加无稽之谈了——这话倒是千真万确——一定是周七自己干得，妄图报复师父。

“……周七不顾上下尊卑，屡次勾引小人之妾秋红。小人念及师徒之情一直隐忍，没想到这个孽畜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陈明刚说到这里居然哽咽着流了泪下来。

“胡说八道！”周七吼叫道，“我和秋红是清白的……”

“肃静！”吴亚一拍惊堂木，“让你说话再说话！”

“真是一演技派！”周洞天无心和陈明刚纠缠。这个积年老吏口舌如刀，自己虽然也有审讯的经验，但是言语不通对答颇为不便，自己也没工夫和他搞辩论赛。好在大明本来就不是什么讲究司法人权的地方，刑讯拷问连形式上的掩盖都没必要做，以后慢慢收拾他就是。现在直接从他手下打开突破口。

他再能诡辩，手下不见得个个厉害，当下把伞店小胡传了上来——

在政治保总署的专案材料里，伞店小胡是仅次于周七的陈明刚团伙里的核心人物。撬开他的嘴巴很有用。

伞店小胡上得堂来，原本还要辩解几句，被一顿板子打得哭爹喊娘，立刻就把和一切全招认出来。包括陈明刚要他们狠狠的勒逼粮户，逼得粮户上稟贴，让澳洲人以为是黄稟坤主持闹事抗粮之类的谋划也都说了出来。

“一个堂堂的户书，居然在背后指使人抗粮，这是什么罪行啊。”周洞天在花厅上感慨。

“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孙瑞伍又来凑趣。吴亚鄙视的看了一眼他，没做声。

接着又传了十多个粮差上来，有见机的快得不等用刑全招认了，不见机的少不得要皮肉受苦，堂上的板子打得劈啪作响，一片鬼哭狼嚎之声。林长三手下的板子都给血染红了，缙绅们平日里哪里看得如此壮观的拷打场面，一个个抖抖瑟瑟的。倒还是黄稟坤镇静些。

陈明刚跪在一边，眼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的招供画押，看着周洞天一副追查到底的模样，惊慌之余心里却一直没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虽然在征粮的过程中大捞了一笔，但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可是大得多啊！至于叫人恐吓缙绅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就是周七，也不见得有这个胆子！

……“好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周洞天拿这一堆供状，问陈明刚。

“小人确系冤枉！”陈明刚梗着脖子，“三木之下，何供不可求？你们既然非要定小人的罪名，小人倒要看看，今年的秋赋如何收得！”

“这个不劳你费心。”周洞天知道计委早就囤积了足够的越南大米，就算临高县里一颗米也收不上来也能完足秋赋。用这个要挟县令或许可以，用来要挟掌握着越南大米供应链的穿越集团就是纯粹的笑话了，“带下去，押入牢中！”

“尔等少要得意！”陈明刚知道事已不能挽回，以澳洲人的做派，自己不会活命。死到临头多年来操纵一切游刃有余的良好感觉完全崩溃，只剩下满心的狂怒，吼叫道，“你们勾结髡贼，迟早要上西市一刀两断。至于你们这些大户——”他恶狠狠的瞪着他们，“澳洲人剥你们皮的日子就在后头！”

这番话说得堂上众人面色大变。寥寥几句却打中了众人的心事。周洞天大怒，急道：“让他闭嘴！”

当下就有人过来把预备好的绳子往他脖子里一套一勒，陈明刚已然说不出话来。

“带下去！”周洞天吼道。

把人呆下去之后，缙绅们再也无心久坐，纷纷要求告辞。周洞天也

不挽留。传令退堂。花厅上的一切自然有人收拾。周洞天和吴亚等人来到后头的签押房里落座。熊卜佑已经在签押房里等了许久了。

“陈明刚还未认罪，是否要再审一堂？”吴亚问。陈明刚坚决不认罪，古代审问最重口供，没有犯人的画押的口供等于案子就没审结。

孙瑞伍道：“用刑就是，不愁他不认。要办成铁案！”他在堂上被陈明刚的一席话吓得心惊胆战，已经决定要置他于死地了。

“这事情真办成了案子，倒未必好处置。”还是吴亚老谋深算，“判个什么罪名才好？若是要问个死罪，岂不是还得上报到刑部复核……”

下意识里，他们都不想把这事情再上报上去，免得招惹是非。

“不必办成什么铁案。现在旁证俱全，已经足够革掉他的户书了。”周洞天道，“把他还有手下的人移交给我们就是。”

“这个——”吴亚犹豫了，到了澳洲人手里，陈明刚肯定活不成，问题是移送犯人的名目不好办。

“没事，”周洞天道，“陈明刚即被革去户书之职，就不能再留县衙，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们何必为他考虑？”

吴亚同意了，商量下来，就以“勒索地方，骚扰百姓”为名，将陈明刚革去户书的差使，同时被革掉差使的还有快班头子符和——一并移交给穿越集团去私下处置。

这么一来，就出了两个要紧的缺。

“户房的书办，就由周七来补。”熊卜佑道。户房事情繁重，眼下又有秋赋的事情要料理，不能上个生手，然周七过度再合适不过。

周七靠着出卖师父当上这个差使，必然不容于同道。只有死心塌地的为穿越集团办事才能保住这个差使和性命。

第二百五十九节 秋赋（二十四）

“这事容易，只是照例要与王师爷接头才行。”吴亚道。

快班的班头和户房书办都是县里极有油水的差使，要补差是要花大钱的。以临高的缺份来说，要补户房书办这个位置得要二百两银子。快班班头也须有一定的孝敬才能上任。这笔好处是由县令吃进的。当然，平日里这种事情不常有。

“此事我自然会和王师爷接洽。”熊卜佑道。心里对这层出不穷的陋规很是反感。一个偏远落后的边鄙小县，这套东西一个不少。

不过，眼下县衙的牌子还得留着，这个规矩照办即可。几百两银子对穿越集团来说不在话下。

“只是贵众处置了陈明刚还有他的一群手下，今年的秋赋如何才好？”吴亚表示忧虑。

“不必担心，这点粮食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手到擒来。”熊卜佑拍拍胸脯，其实邬德到底怎么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怎么关心——反正总是有办法的。

“为今之计，是叫周七尽快把陈明刚的摊子接下来。”吴亚说，“已经征了多少？给了多少粮串，仓里又收进了多少，这都是千头万绪的事情。周七固然是熟手，陈明刚的手下也得留几个才行……”

“多谢吴赞府指点了。”熊卜佑这次要坐镇县衙完成接管县衙的工作，所以并不急于辞出去，而是和这两位聊起家常来。其实这二位的家庭状况，他早就一清二楚，现在纯粹是拉拢感情，顺便也摸摸县衙里的底细。

中午的午饭，是由妇女合作社酒楼提供得，办得甚是精美。又有美酒。几个人相谈甚欢。吴亚和孙瑞伍都是原地踏步十几年的小官，对升官的事情已经绝望，视当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比起吴明晋来说顾虑要少得多，说话也放得开。

聊起县衙里的三班六房，二人也是一肚子的火。临高一直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但地方豪强极其强横，胥吏们更是盘根错节，把持县政，根本不把当官的看在眼里。吴明晋这个正堂还好些，象吴亚、孙瑞伍这样的佐官，有很多事情倒是要求着他们去办才成。好处，自然也是给多少收多少，不敢计较。

“我们这种当官的，真是当了‘瘟官’。”吴亚一肚子牢骚，“前前后后当了五六个县の典史、主簿——都是些‘远州恶军’，近二十年才混到个县丞，还被派到这个地方来，做了一任不算，又做第二任！就算调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犄角旮旯去当个小官！”

犄角旮旯：音[jī jiǎo gā lá]，狭窄偏僻的地方、角落。

孙瑞伍也是唉声叹气。熊卜佑一边说着应酬话，一边在心里打着主意，这两个小官虽然在统治阶层里，但是明显对现实不满。他们长期在

地方上任职，地方行政经验丰富，对官场的规矩也所知甚多，倒是可以拉拢利用的对象。情报委员会目前给所有的部门发了通告，要他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注意有没有可供发展的对象。

当下对他们大力敷衍，很是说了一些替二人抱打不平的话。两人虽然知道这不过是场面上的客套话，但是听到平日里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澳洲人称赞自己，心里还是舒服了许多，大有相知相遇之感。

这顿酒吃到下午二点多才结束。熊卜佑亲自把两人送回家去——临高县是小地方，除了本地的胥吏之外，官员都是带着家眷住在衙署内的。又顺便和他们的眷属打了个花狐哨，摸了摸情况。这才回到自己在衙内里的指挥部。

县衙已经在事实上被接管了。换上皂隶服装的政保总署行动处的行动队员们控制了所有出入口和关键部门。下一步就是对县衙内的机构开始全面的清洗。

接管县衙的方案，邬德和大伙已经讨论过几次。县衙里的三班六房如何的安排处置。如果一起消灭，县里等因奉此的行政事务就会瘫痪，这样有违他们的初衷。经过几次讨论，认为先从强力和关键部门入手开始清洗。

穿越集团所谓的强力部门就是“三班”，其中皂班专管出巡喝道，站班执堂，用刑拷问；快班专管治安缉盗；壮班则负责守御地方的治安武装。这三个“班”属于“刀把子”性质的部门，必须加以全部接管。

接管的模式类似博铺巡检司。不过巡检好歹是个官，穿越集团还不便随意任免，依然要把符巡检当个招牌供着。三班可就是没关系了。从上到下全换或者换一部分留一部分尽可随意处置。

“这三个部门里，壮班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半吊子明史“专家”董薇薇根据掌握的历史知识和搜集的情报说道，“本县的八十个民壮除了最基本的县城警备之外，一点作用也没有。过去县里的剿匪行动，基本依靠的是当地的民团乡勇。”

壮班的统辖的民壮不同于营兵、卫所之类的大明正规驻军，是专用来警卫州县衙门的地方治安武装，亦常承办押解犯人、护送粮饷、巡行地方等差使。至于其战斗力自然就谈不上了。清代将壮班称“狐”，意思是他们只是依仗官威狐假虎威而已，根本没有战斗力。

本县的壮班头子，是个叫李横的屠户。此人是县里唯一开肉铺的屠夫。买了这个差使平日里在乡里为非作歹，强买强卖，民愤很大。

这位壮班头子另一项“政绩”是经常利用押解犯人流配的机会，指使手下人和流犯沿途抢劫。犯下了不少抢劫的命案。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稀罕。甚至可以说是见怪不怪得“潜规则”。

“壮班全部清洗，连头带下面的民壮全部抓到学习班去。再作具体甄别。”邬德说，“李横民愤极大，可以让县衙革去其差使。先关押起

来，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加以公审处决。”

从陆军中抽调一个步兵连，来补“民壮”的缺。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县城的防务就完全由穿越集团掌握了。

“皂班最我们来说最有用地体现在用刑拷问上。”董薇薇说，“用处不大，但是你要说他们有技术含量我也没异议。”

“脏活得有人干。”邬德说了一句。现在当然也有穿越者在“干脏活”，周洞天就是一个，但是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多数穿越者毕竟是在现代文明社会成长起来的，要他们开枪杀人问题不大，要拷打一个大活人多数人还是下不去手的。

“这些人个个狼心狗肺，但是下得去手。很多事情可以让他们去干。”

“皂班暂时可以不动。”熊卜佑道，“反正他们也闹腾不起来。”

“不，皂班人太多了。我们不能供养这么多吃财政饭的人。”邬德说，“他们的工银倒是很微薄，但是会去从老百姓头上敲剥。所以只要留几个人就行了。”

还有就是皂班掌握着县衙的本身的关防和县里官员出入的护卫，还负责县衙里的许多杂役差使。

“皂班必须牢牢的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彻底掌握了县衙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最终决定皂班全体进学习班，先甄别出七八个可以“改造利用”的皂隶来继续担任用刑拷问的工作。另外派一批政保总署的实习生们取代他们。

“那他们不得一样升堂站班，开道喝路了？”周伯韬问。

“这个很难么？”

“难我知道不难，但是实习生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用来干这个是不是浪费了……”

“一点不浪费。这就是需要他们的地方。”邬德笑了，“你放心好了，等大规模的爆了人口之后，速成班的实习生就不稀罕了。现在让他们有个实习机会，以后就是骨干分子。”

最后处置的是快班。快班是三班中的民愤最大。快班理论上是维护社会治安，实际上起得却是反作用。一般来说快班只抓“不开眼”、“不识相”的外来窃贼小贼，只要是挂过号向他们缴分子的，不但予以保护，有时候还会亲自参与。有的快班班头自己就是县里的盗匪头子，一般百姓被他们祸害很深，就是缙绅们也常常为这些人所敲诈。在县里属于人人痛恨，但又是无人敢得罪的一伙人。

邬德打算用警察速成班的学员全面取代快班人员。在县城内建立起现代警政体制。

“不过这个快班可就不是原来的全县性质的机构了。”邬德解释道，“它的实际地位，只相当于县城派出所的级别。”

方案已定，实施起来就有条不紊了。天一擦黑，更夫们便按照命令，在街上敲梆子呼喊“宵禁”。这里没有夜市，入夜原本就没人行走，这下片刻之间街上便断了行人。在城外待命的陆军一队一队的开进城来，先从城门口的民壮开始，再到县衙。

三班的衙役们按照名册相继被集合起来。有些人从下午开始就意识到状况不妙，但是城门和县衙被控制住之后，他们根本无处可逃，只有束手就擒。

第二百六十节 秋赋（二十五）

衙役们平日里虽然个个不可一世，俨然是百姓头上的一霸，实则完全依赖体制的力量。一旦遇到体制控制不了的“硬货”也只有吃瘪。澳洲人对大明的体制自然也不买账，衙役们便一个个都很识相，邬德原来还准备他们说不定会发生骚乱什么的，没想到在见识到四周的亮闪闪的长矛大刀之后，一句废话也没有便一个个乖乖得排成队伍出城去了。连准备好捆人的绳子也没用上。

其中的班头和骨干享受特别的待遇，直接捆起来塞到装货的牛车里拉了出去。他们将享受学习班里的单独房间。

衙役们的去处是“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当然不是搞“学习”的，主要是用来进行甄别和审讯。在最后解决这些人之前，邬德打算尽可能多的从他们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至于六房，户房已经为计委的一个特别小组全盘接受。因为户房牵涉到的全县财政问题，除了被捕的陈明刚和他手下的一干“粮差”之外，其余人暂时留用，留待慢慢清理。周七出任户房书办的帖子还没下来，不过他已经正式接管了这个地方——当然是在穿越集团的刺刀护送下。

邬德对周七也并不信任，在他看来这批旧体制下出来的人一个都不能重用。周七只是一个暂时的过度人物，关于户房将如何处置，以后的征粮征税工作如何开展，他有另外的一套方案。

刑房的人员暂时全部保留，但是书办张十已经被捕。他的被捕主要是和陈明刚有关。既然是陈明刚的大舅子，这样的岗位上就不能再留了。宁可抓错，绝不错放。

其余各房的书办因为需要他们应付平日里的公事，因此被召进县衙之后就由熊卜佑宣布，要他们继续在衙办公，“尽心竭力报效皇上，报效朝廷”。不过不许离开衙门。各房的留用人员也一概同样处理。

“吏房的人员虽然不动，但是你要立刻派专人接管，不许他们搬动里面的档案材料。”邬德给周伯韬指示。

吏房掌握着全县的里甲、保正、乡官等人事系统，以及衙门里的吏胥档案等，全归本房经管，凡任免、提升、调动、加禄各项，必须经过其手。相当于现代时空的县人事局加组织部。权限很大。

里甲：是明州县统治的基层单位，后转为明三大徭役(里甲、杂泛、均徭)的名称之一。里甲之役以户计，以邻近的110户为1里，从中推丁多田多的10户轮流充当里长，余100户分10甲，每甲10户，轮流充当甲首。每年由里长1人率领10甲的甲首应役，称“当年”。10年轮流一遍，称“排年”。期满后，按各户人丁和田地增减重新编排。

保正：保正大体上相当于现在乡长的职位。

乡官：一乡所属官吏的总称。历代异制异名。如周之乡大夫、乡师、党正、族师、闾胥、比长；汉之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穿越集团要清楚的掌握大明临高县的“地方干部”系统，这个部门的档案至关重要，县里专门收储档案材料的架档房也指派了专人控制。

另外一个要紧的地方就是本县的库房。当晚抓捕的对象之一就是管库的库吏。此人被抓之后立刻被关押在县衙里听候处置。计委对临高县的县仓里能搜罗到多少钱米没什么信心。不过，多少总会有一点的。而这个库吏家里的财产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至于县衙里的其他胥吏，包括狱卒、仵作、刽子手、仓斗级、扞子手之类的人物，都算专业人员，虽然几乎在每个环节都存在着弊端，但是清理他们不是当务之急。暂时先留着就是。

仵作：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称为“仵作”。《清会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这就是说，仵作是官府所雇用的专门为刑事案件检验伤势的专业人员。之所以要“亲往验看。”还含有查勘现场之意在其中，这些人也相当于现代的法医。清末改称检验吏，北洋政府时期仍有沿用。

仓斗级：是主管官仓、务场、局院的役吏。

扞子手：音[qiān zǐ shǒu]，旧时称关卡上的检查人员。因常持扞子检验货物，故称。

当晚临高县衙里灯火通明，忙碌了整整一宿。县里家家闭户不敢出来探视，全县陷入了一阵紧张不安的气氛之中。熊卜佑在县衙里坐镇指挥一切，忙得不可开交。

吴明晋和王兆敏根本不知道前衙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午花厅的审问结束之后，吴亚进来禀告了整个经过。这个结果让他比较满意。

“看来澳洲人也颇知道地方施政的关节，安抚缙绅方是第一要务。”王兆敏评论道。

吴明晋却愁眉不展：“安抚缙绅是好事情，只是斥革了陈明刚，又罢黜了一干粮差，这收到一半的秋赋如何是好？”

“此事东翁不必担心。”王兆敏很有把握，“他们既敢抓陈明刚，自然是有了对策。”

王兆敏自告奋勇，说愿意去和澳洲人接洽，要他们切实的拿出如何缴纳秋赋的对策来，再来回报。

“只是这次别再闹出什么花样来。”吴明晋叹了口气，觉得自己的官儿当得实在有点惊心动魄，大半年垂拱而治坐享其成养成的好心情此时已经剩余不了几分了。

到了下午，他更是陷入了恐慌之中——佣人忽然来报，县衙前后都被封锁。连去前衙的通道也被人把守住了，不许任何人进出。

“看穿得衣服倒是皂班的兄弟，可是小的一个也不认识！”佣人禀告道。

“有这样的事情？”吴明晋大吃一惊。这是干什么？

“请王先生过来！”

佣人出去了，片刻之后又回来了，说去王先生院子的通道也被控制了，现在不许任何人进出。

吴明晋一直起伏不定的心情再一次陷入了绝望当中——与髡贼和平

共处到自己离任的妄想彻底破灭了。看来他们这次真得是要造反了。只是不知道要不要自己接受伪职。这个从早晨就开始纠缠他的可怕的念头让吴明晋感到恐惧。虽然他做好了宁死不屈的准备，但是真得要死到临头，人还是很难面对自己的恐惧的。

当日晚上，县衙里的诸人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吴明晋彻夜未合眼，胆战心惊的听着前衙的声响。然而除了脚步声多些之外，倒没有发生他预计中喊杀或者抢掠的事件。东方即白，吴明晋便在签押房里起来——为了避免家人询问，他根本没回内宅——草草盥洗了，佣人送来早饭。问：王师爷已经来了，要不要请他进来？

“当然！马上请进来。”吴明晋差点连早饭都不想吃了，一想王师爷大约也没吃过，“叫厨房再添一份来。”

王兆敏却表示自己已经吃过了。看他的模样，一点没有受过惊吓的样子，倒还有些得意。吴明晋不由得起了疑心。这王师爷不会昨天是帮着髡贼去干了什么事情吧？髡贼一贯出手大方……王师爷却不知道东家心里对他起了怀疑，赶紧把早晨听到的重要消息告诉他。

“秋赋的事情，澳洲人全部应了。”王师爷知道东家最关心此事，“县里的秋粮一时收不齐的，就由他们垫付……”

“垫付？！”吴明晋吃了一惊。连正额带耗米，光糙米就至少得有一万二三千石才能过去。这里是临高，不是南直隶，不但人丁稀少，田地产量更是可怜。就算髡贼自己有秘法种稻，他们自己的手下也有过万人，这些人吃饭也是要米的……“不错，”王兆敏显然对穿越集团的能力很是放心，“一会熊老爷和德隆粮行的一位老爷就要来见东翁了，来说秋赋的事情。”

“他们要多少利息？”吴明晋知道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垫赋税在其他地方也有，比如某些县份征夏赋的时候，朝廷指定要征收小麦，本地的小麦却是秋天才收。那么一般就由县里出面向本县的大户借存粮来应付，到了秋收之后再偿还，其中自然有是一笔利息的。

“不要利息。”王兆敏面露得意之色，“熊老爷说了，因为出了陈明刚这一档子事，秋赋征收的事情，要重新梳理一遍。为了不误缴粮的期限，先由他们垫付正额和耗米。连承运缴仓的事情也归他们办理。”

承运缴仓，其中有很大的一笔杂费，事情繁琐又要受承运船户的要挟勒索。每年都要大费周章，让吴明晋颇为头疼。澳洲人愿意承办的话，岂不是大大的好事。难怪王兆敏一脸得意了。

吴明晋忽然想起了起来：“昨夜前衙甚是喧哗，前后又被隔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大事情。”王兆敏今早一早就被熊卜佑请去了，熊卜佑把事情大概的和他说了。一遍。

“什么？！”吴明晋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临高县，到底是谁得天下？”

一夜之间，居然抓走了这许多衙役，革斥陈明刚倒也罢了。居然把三班班头和刑房书办也给抓走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

倒不是说这些人对自己来说是如何的得力忠心，如何的好用——恰恰相反，这批人个个都非善类，但是澳洲人和自己招呼都没有一个就把人全抓走了，这也未免太藐视官府了！

“东翁！”王兆敏道，“看起来，这澳洲人是要插足县衙的事情……”

“哼，这是要挟天子以令诸……”吴明晋说到这里闭了嘴，自己算哪门子“天子”，传出去岂不是大逆不道。王兆敏明白他的意思，澳洲人这手是架空县衙，彻底的夺走县衙的行政权——以后可以堂堂正正的用大明临高县的名义办事了，算计不可谓不精。

要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个把戏或许不容易成功，在临高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南陲小县就另当别论了。这里地广人稀，几乎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商品交流极不发达，很少有人口流动。内外消息流传很慢，地方士绅大多没见过多少世面，科举不兴，在官场上也缺少影响力。

第二百六十一节 秋赋（二十六）

髡贼即不杀官造反，也不到处杀人放火，还不断的小恩小惠收买百姓、士绅和读书人，刻意造成一种和平相处的局面。这么一来，更引不起上官和朝廷的注意了。毕竟上上下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伙髡贼，着实可恶！”吴明晋懊恼道。

“东翁也不必烦恼。髡贼行事还有分寸，他们要如何，就由得他们去好了。”王兆敏出不了什么高明的主意，只好祭起了“鸵鸟政策”。



鸵鸟政策：是指那种不敢正视现实，逃避斗争的政策。最早出现于1891年9月1日英国的《朴尔摩尔新闻》。西方传说当鸵鸟被追急了的时候，就把头钻进沙土里，以为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就会平安无事了，故称鸵鸟政策。当然其实这是对鸵鸟行为的误会。

“只好如此了！”吴明晋知道自己有三个选择，要么立刻自尽，来个杀身成仁，让髡贼们失去利用的对象——但是就这样去死他舍不得，何况还有一家子人；要么弃官逃走，或者潜回家乡，或者到府城、省城去告急——不过县令有守土之责，弃职逃走是重罪；最后是派人去省城求救——这个更没谱了，当初他派人到琼山告急过，最后出了不痛不痒的来了几封书子之外，没见一兵一卒来剿匪。再说如今离髡贼登陆都一年多了，上峰真要过问起来，自己这一年多来都在做什么，他拿什么回答？

想来想去，除了默认现实之外还真没什么办法。

“县衙里，到底做了何等变动？”既然打算要继续虚与委蛇，就得知道对方的举措。

“除了陈明刚之外，张十也被抓了——”王兆敏把穿越集团在县衙搞得人事调整详细说了一遍，“依我之间，澳洲人多半会要东翁把这几个人全部革职罢差。”

“那就依他们！”吴明晋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只是这些熟手都没了，以后的公事如何处置倒成了个问题。

“这倒无须担心，”王兆敏道，“户房书办补了周七——他是陈明刚的大徒弟，差使上一样老道。吏、礼、工、兵四房的书办还是留任的，至

于三班班头……”王兆敏觉得眼下有没有他们也无所谓了。

至于刑房，本县原本没多少案子要办，再者刑房里还有其他书吏可以代办，少掉一个张十天不会塌下来。

这样想来，问题也不算大。

“熊老爷说了，书办补缺的规费照旧——”

吴明晋的眼皮跳动了一下，但凡书办出缺之后要补缺，照例要孝敬县太爷一笔规费，和当官的一样，根据缺份的油水大小有不同的行情。现在髡贼一口气抓走了二个书办，这笔收益可不小！吴明晋忽然觉得有点遗憾——既然抓了，干脆把六房书办都抓了不是更好，反正过去的书办也不见得忠心耿耿。

“……只是把库房的书吏也抓了。”

吴明晋吃了一惊：“髡贼要抢县库？”

“这倒也没有，只是把人拘走了。还在衙门里。”王兆敏小声说，“库房上了封条，还派人看守了。倒没有其他的异动。”

临高是穷县，县库里没多少油水。但是再没有油水，库里也有几百两银子和千多石粮食并许多布匹杂物之类，也算是不小的一笔财富了。要真给抢个精光，以临高的财政状况，三五年内根本补不齐缺口，等到离任的时候吴明晋就没办法向后任交代了。

县衙的一间空屋子里，昨日被拘捕的库吏们都拘在里面，听候审讯。

负责审讯的是尤国团——周洞天已经赶去“学习班”专门讯问陈明刚一伙了。尤国团的任务就是撬开库吏的嘴，搞清楚这群硕鼠到底给自己积存了多少财富能充计委的库房，另外就是掌握其中的关节要害——他们将来还要接管更多的州县。

“你不要小看了几个库吏。”董薇薇说，“知道明清二代北京城里谁最有钱？”

“皇帝？达官显贵，大奸臣？”

“哈哈，这也算是吧。不过库吏之富，才是京师闻名呢。”

这个库吏，就是户部管理银库的库吏，他们盗窃贪污户部银两发家致富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公开的秘密。

地方上的衙门库房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没有户部银库那么有油水，但是也足以发家致富。县衙里除了户房书办之外，以银、粮两库的库房书吏最有油水。所谓管库吃库，比起只是往肛门里塞银子，以偷为主的户部银库里的同行来说，地方衙门的库吏的技术含量就高得多了，其中作弊的花样多如牛毛。

最简单也算是“最廉洁”的花样，是挪用库银放债生息；银子铜钱可以放债，在临高这样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布匹粮食一样能用放

贷。

其次就是以次充好了，库里储存的各种实物：粮食、布匹之类，储存年久，自然有损耗，损耗了哪些？是多是少，全由库吏们说了算。或者直接报损注销，或者报告有储存日久，将要毁损，请求贱价发售。

就是银子铜钱不存在损耗的问题，但是库吏们一样玩得出以次充好的把戏，用沙壳广片这样的低值小钱替换库房里的好钱。成锭的库银是不能随便动得，但是征收上来还没有重新熔铸的散碎银子，却可以用低成色的杂银取代。

这些在州县衙里门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地方官很少敢于整顿的，如果阻了他的财路，离任交接的时候便会闹个“账目不符”的问题，地方官还得赔累。另外，库吏对地方官也有孝敬。一般清廉有操守的地方官最多不收库吏的孝敬，但是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就算有库吏亏空的事暴露，还得设法替他瞒着，让他自己动脑筋弥补。千万不能逼得太急，让他狗急跳墙，翻将出来，库吏最多丢了差使，当官的却得吃赔累，闹不好还会搞个免官革职。

倘若是贪官，那就更可以蝇营狗苟，进一步做造假账目或监守自盗的事了。有的县太爷直接把县库当成自家的提款机，需用银子的时候就打白条直接支取。天下的州县几乎没有一个库是没有亏空的。

营：像苍蝇到处乱飞，比喻某些小人得到名誉，到处钻营的意思。苟：苟且，这里是不顾优容的意思。比喻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语出自唐·韩愈《送穷文》“蝇营狗苟，驱去复返。”

至于粮库的书吏，好处就更大了。因为库房里全是谷物。倒腾抽换的余地比银库料库更大。粮食又霉变陈化的问题，照例每年都要处理一些陈粮，旧谷贱价处理，再换新谷进仓。这是仓法允许的做法。县令批准之后，于是好谷也按照贱谷的售价登账，账目和实价之间的差额，便是一笔可观的“出息”了。

至于类似县库里的以次充好，在粮库里就更容易办到了。好谷子卖出去，从外面进等额的次货来顶替就是。账目对得起来就行，没有半点风险。

“这都是最简单的伎俩，到底现实中他们还有多少花样我们一点都不清楚，你最好能多问些内容出来。”董薇薇说，“以后有用。”

“放心，我一定把他们嘴都撬开。”尤国团对此很有把握。

“OK，不过我是君子远庖厨，你就慢慢玩SM吧。”董薇薇笑着说道走掉了。

君子远庖厨：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上》。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

“和这几个丑大叔玩SM，”尤国团说，“这得多强的神经啊。我居然

要去干这事——”

收回了牢骚的心思，尤国团来到了关押库吏的屋子里，这是三间正房。中间一间开间最大的就算作了他的审讯室，厢房权作牢房。

当下把人押了上来，他看着面前跪着的几个人——有管银库的，有管料库的，还有管盐库——临高因为本地产盐所以多这样一个库。都是管库吏里的核心人物。

要以最快的速度撬开他们的嘴，用刑拷问当然是不二之选。

可惜愿意学习这门很有前途的手艺的人不多。周洞天带的几个徒弟都在学习班里伺候陈明刚一干人。这里只好亲自上阵了。好在皂班留用了一些擅长拷打用刑的老手，可以一用。

尤国团威风凛凛的往当中的一把靠椅上一坐，眼都不瞧他们，开始喝茶。尽管事情多繁杂急，但是却也不急在这么一时。

这几个家伙知道这是髡贼在给他们下马威，一个个不安的挪动着身子。这么久久得跪着毕竟不舒服，而且从昨晚被捕开始他们只吃到了很少的饮食，这些人平日里养尊处优，生活优越，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处。不到十分钟的时候，有人就支持不住，磕头求饶了。

“首长，您说吧，有什么吩咐，小的们不敢不听。”

尤国团作出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不着边际的随口道：“听说你们几个都很富啊。”

这话犹如雷击一样，几个人的面色都僵住了。其中一个赶紧磕头：“小的不过是县里的一个小小差役，不过藉此糊口，哪里敢说富啊。”接着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

尤国团眉头一皱，这几个人不但贪心还很愚蠢：看来官府里当差办事太久了对智商有不好的影响，总觉得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睁眼说瞎话也无人敢质疑。

“来啊！”尤国团喊了一声，新补进皂班的政保署实习生马上小跑了过来：

“报告首长——”

“不要你们，叫留用的人过来。”尤国团补充了一句，“带好他们的家伙。板子之外，嗯，就带夹棍吧！”



夹棍：夹棍亦称三尺木之刑。是指中国封建司法官吏逼取人犯口供时所用的刑具。其使用方法，是用3根相连木棍夹挤受刑者足部，使之产生剧痛。

第二百六十二节 秋赋（二十七）

跪在地上的几个人被吓得脸色惨白，夹棍是县衙都是用来拷问杀人凶犯或者江洋大盗才用的“大刑”，哪怕是你铁打的硬汉，拉上两把索子也得开口招供。而且用过夹棍的人腿脚都会留下残疾。

县衙里的胥吏挨老爷板子是常事，上到书办班头，下到一般皂隶。但是胥吏们既然是同行，平日里同声共气，皂隶打板子不过是意思意思，多半是杖头着地，难得有着肉的。现在这澳洲首长开口就要上夹棍，如何受得住！

几个人顿时磕头如捣蒜，哀求：“老爷饶命！”

“别磕了，”尤国团说，“好好说说吧，你们从县库里倒腾出多少东西了？”

“小的们哪里敢——”下面这几个拼命的喊冤。

正在这时候，皂班里四个留用的衙役被叫了进来。一进门就一起跪下磕头。

“磕头就不必了，准备干活。”尤国团吩咐道，“东西都带来了？”

“回老爷的话，都带来了，”衙役偷眼看了一下跪在地上的几个人。见都是库吏，知道澳洲人是要收拾这几个“肥猪”了。

“来啊，先给每人二十板子。”尤国团直接下令。

“老爷饶命啊，小的有钱有钱，愿意孝敬老爷……”

“现在说有点迟了。”尤国团一挥手，“动手！”

这几个都是出了名“业务精熟”的皂隶，看到其他人被送到城外去去向不明，自己却还是留在县衙。心里很是惶恐。不知道是福是祸。现在听闻要他们动刑，这是本作货色，拿出就是。一个个打足了精神。动手把人拖了过来洗剥干净。

刚才还穿戴整齐的书吏，顿时被剥了个精光，如同一头光猪。几个皂隶也真下得去手，不顾他的哀号挣扎，按倒在地，两人操起竹板，立即挥舞起来。

第一下竹板着肉的闷声就引起了一声凄厉的尖叫，但是白花花的屁股上却没有出血，尤国团知道这几个皂隶没敢造假。要是想糊弄他，第一下就会把屁股上的皮拉开，看上去鲜血淋漓，其实受创并不厉害。这样不见血的闷打，不仅痛苦极大，而且创伤也严重的多。

最后几板，皂隶们照规矩将皮打破放血，以免这几个人淤血攻心一命呜呼。

板子打完，几个库吏趴在地上已经不能动弹了。

“好吧，你们好好的说说，从县库里拿了多少好处？都存放在何处？”尤国团问，“县衙里又有多少人收了你们的好处？都给我一一招

来！”说着他叫人丢下纸笔，“亲笔写，写得要整齐。”

……闹腾了很大一阵子，这几个家伙都交上了第一份“作业”。皱着眉头辨认这些繁体字，还要一一对比。实在是件苦差事。好在也无需看得十分仔细——这个自然有其他专业人员来经办，只要看他们是不是老实回答问题就是。

这几个库吏挨了这顿板子，又写了一篇的供状，早就体力不支，一个个趴在地上呻吟，年轻体壮的还行，几个岁数较大、平常又懒于运动的干脆就晕了过去。

“好，先给他们按上手印。”尤国团指示皂隶们道，“这几个先带下去上药，让他们将养将养。养好了过几天还要再问他们！”

下面顿时一片哀号：“老爷开恩啊，小的什么都说啊……”

“带下去，”尤国团不耐烦的一挥手。看起来事情并不棘手么，一顿板子就全开口了。他特意带来的现代器具看来是派不上用处了。

供述状立刻被送到了张有福的宅子里，在那里被语文小组的人誊清后复写分发到各个相关负责人手中。这份单子也到了熊卜佑即将向吴明晋引见的人手里。

“这下吴明晋可落在我们手里了。”周伯韬看了送来的材料，拍了下桌子。

“什么事？”邬德也在研究这材料。

“根据盐库的库吏供述，吴明晋的贴身家人曾经屡次向盐库借支盐引。”

“哦？”邬德和桌子边的人都来了兴趣。

“你们看，”周伯韬指着文件，“第四页，盐库的库吏说。吴家有几个佣人，每年都会向盐库借支盐引若干。到秋末的时候再还清。”

“这个不奇怪啊。别忘记我们控制马袅盐场之后出产的私盐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在通过他的手经销。”

“不一样的性质。那是纯粹的私盐。这可是化公为私，”董薇薇看了之后说，其实这也是一种作弊的手段，把县库里的盐引借支出来，直接卖给私盐贩子。到秋季晒盐产量大增的时候再通过盐场的食盐浮收，把窟窿补平。

食盐容易潮解，损耗量很大，所以征盐同样有浮收。也是盐丁的一大负担。

把官府微价征收进来的盐高价贩出去，再用浮收来填平缺额。简直就是无本的买卖！

“他为什么不从盐场直接搞私盐？”

“当时马袅盐场是被苟家控制了，如果直接插手就势必要和苟家勾

结——苟家的名气太臭了，这大约是他不愿意做得事情。”

“难怪王兆敏去年出来谈判的时候，对我们提出的合伙贩私盐的事情会一拍即合，原来他们早就在干了！”

“不然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么多人都要挤破脑袋当官？”邬德笑道，“颜如玉，黄金屋，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清理县库算不算动了他的蛋糕？”熊卜佑对这个问题很关切。

“食盐的收益，他现在已经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所以清理县库对他的这份灰色收入影响不大——库吏的账本里很清楚：从去年开始，这样的借支行为就完全停止了——有我们的参与了。”

午后，熊卜佑带着一个吴明晋等人从来没见过的“髡贼”来求见，此人正是德隆粮行的行长——严茗。

茗：音[míng]。

严茗在穿越集团的官位表上，虽然还不是人民委员一级，但是德隆已经隐隐有穿越集团的中央银行之意，地位的显赫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地位即重，又掌握着复杂的金融知识，所以平日里极少离开百仞城，除了检查工作的时候去过几次博铺和东门市之外，绿区之外的地方是从来不涉足的。

这次他居然出现在县衙内，为得是向县令来兜售他的代理县库的方案——当然，本质上是强迫性的。不管吴明晋愿意不愿意，德隆的代理县库的体制还是要推行下去的，这也是刷新县政的一个重要举措。而这个举措又和征税体制改革有着极大的关系。

根据领导小组的估计，在天地会的农业技术推广和新征收体制的双重作用下，未来五年临高的税收会有有一个大规模的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不是为了大明巩固统治来添砖加瓦的，这笔增加的收益的使用权必须落在穿越集团的手中才行。正如执委会正在不断的加强对体系下各部门的财物控制权一样，临高县的财权执委会同样要控制。

控制的手段，就是要绕开县衙。这就是代理县库业务了。

代理县库业务，在晚清就有。当时新兴的票号和钱庄，不仅代理县库、府库，甚至有代理藩库的。地方上的税收缴款，行政拨款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来进行，不仅省缺了县、府二级的管库保管事务，而且资金汇划也比过去提取现银运输来得便捷。严茗不过是想把这个体制提前到明末。

藩库：清代布政司（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所属的粮钱储库。

当然，这个改革会触及到一批人的利益，理论上吴明晋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从库吏们的供述和缴获的账册来看，吴明晋除了收取照例的库房每年进奉给他的“例规钱”和从食库里搞点盐私贩之外，一般不直接向县库伸过手。就这点来说，此人堪称地方官员中颇为清廉的了。至于其

他小官小吏，有不少所谓的“借支”，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分润库吏的油水。

现在既然吴明晋本身对县库没有多大的私欲，他从穿越集团手里得到的好处又不是个小数目，代理县库的事情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至于其他的人反对不反对，邬德并不在乎。当然，要是吴明晋真得铁心反对，他也有法子叫他就范。吴明晋的黑材料虽然还不够多，分量也不小了。

“代理县库？！”听到严茗提出的这个要求，吴明晋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荒谬至极——县库是国家的仓廩，如何能叫一家粮行来代理？

转念一想，这不过是髡贼意图掠夺县库财物的伎俩而已。想到这里，吴明晋脸上露出了激愤的神情，读书人的一点骨气又浮了出来。自己可是朝廷选授的堂堂大明临高县正堂！若是连个县库都保不住，还当什么官。

“此事，恕难从命。”吴明晋冷冷道，“县库虽小，也是官府重地，如何可轻授商人看管？”

“吴老爷，你误会了。”严茗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耐心的道，“德隆代理县库，其实办理的是代收代缴的业务。对本县最大的好处，便是省却了胥吏的侵占。”

第二百六十三节 秋赋（二十八）

他接着解释了粮行代理县库的好处。，第一是账目清楚，免去了库吏监守自盗、乱设账簿的问题。库吏算是“公职人员”，还拉帮结伙，县令就算想处置也会投鼠忌器。给粮行代理，双方就是纯粹的商业往来，一是一，二是二，不需要顾忌太多。第二、收支分开，财务支出清晰明了，不容易被胥吏把持。而且粮行凭县令手条支付款项，旁人难以侵占；第三粮行代收的话，许多在缴粮缴税的时候的粮库的种种弊端也可以革除，属于便民利民之举。

征粮要收耗米，但是耗米之外，在缴粮的时候还有种种的花样，这就是粮库里的好处了。粮库里上到库房书吏，下到仓斗级、签子手，都要从中捞取好处。最简单的是受兑时，挑剔米色。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若是没有额外的好处孝敬，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粮户缴不上粮，就只能在县里白白等待，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开销。所以粮户们只能乖乖就范。

“……就拿秋粮来说，粮户们直接把粮食缴到粮行。免去了粮库胥吏的各种盘剥，就这个，不是老爷您极得民心的一件好事么？”

“难道你们代收，就不会闹这一出么？难道你们澳洲人个个都圣贤不成？就算你们个个是圣人，也难保手下人有这样的事情。”吴明晋变得很亢奋，这几天的事情大大的刺激了他的自尊心。身为地方官“守土有责”的责任心忽然大爆发起来了。

“吴老爷做地方官久了，这上面的弊端自然是见得多了。”严茗不慌不忙的说，“圣人二字我等是当不起的。不过，我们在本县的作为如何恐怕全县上下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用发誓保证之类，事实胜于雄辩。”

吴明晋不懂什么叫“狮屎胜于熊便”，但是穿越集团在临高一年间的确可算是言必信，行必果，对百姓秋毫无犯，平买平卖。召集士绅大户开户摊派“合理负担”也是干干净净，从无办事人员乘机勒索的事情。这些事迹吴明晋平日里看到的听到了不少，知道他所言不虚，一时间倒无可辩驳。

严茗见他无话可说，便把具体的做法和他一一说明。具体来说，县里不再管理粮库，粮库的胥吏只保留一二人，只负责账目的登记造册，具体保管、收进、发送都由德隆负责。

粮户们来缴的税赋，直接缴到德隆粮行的柜上，县衙的户房派人直接在德隆坐柜当场发给粮串。



民国29年代县收粮串票

粮串：官府所发缴纳钱粮的收据。

收到的税赋，不论是粮食还是银钱，都存入了县衙在德隆开设的一个对公户头。以后县里凡是需要支款支粮的时候，直接开一张支票就可以到德隆来支取了。

德隆还会给县衙一定的信用额度，在一定范围内即使账户没有钱粮也可以暂垫付，事后归还，到时候支付德隆的挂牌利息就好——利息从优。

除了县衙开一个总得账户之外，县里的各部门也可以开账户——只要县令老爷批准，像县学现在在德隆就有一个专门的账户。

至于县里上交的财赋，只要县里出具一张支票，就由德隆去各处代理交付——当然要收一点手续费，不过比过去各种规费需索来说，要节省的多。

吴明晋大感踌躇。这个法子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这么一来县里的一切财政流通就全部落在澳洲人手里——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敢答应的。万一澳洲人哪天跑路了一走了之，自己去找谁要县库里的钱粮？

严茗见他不肯答话，以为他是怕自己的每年的常规收益得不到保证，当下示意：县里几位老爷每年从粮赋上应得的规例好处，一文也不会少，而且可以远程汇兑到老爷的家乡去。

这个好处被吴县令严词拒绝了。无论严茗如何的舌灿莲花，都无法说服吴县令同意此事。

严茗垂头丧气的回去向邬德做了汇报。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邬德说，“这种风险他大约不肯冒得。”他想了想，“反正这事情他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说着把熊卜佑叫来，交给他一叠材料。

“你去和王兆敏谈谈，把里面的材料露几份给他瞧一下。让他去当说客！”

“我们既然掌握了吴明晋的材料，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当场就能让他就范了。”严茗不解。

“吴明晋不是一般的贪蠢之官，还有那么点小小的气节，你当场拿这个出来逼他就范，万一他羞愤难当面子下不去反而要起反弹。通过王兆敏去谈，就是留了面子，事情就容易办一点。”

“原来如此。”

“要挟他人办事也要讲究个度——特别是这种当地方官的，自古至今就是‘土皇帝’。骄狂惯了。你一个普通百姓要压到他头上去。恼羞成怒了容易走极端。所以越是手里有牌，说话越要留有余地，免得对方给你来个鱼死网破，你不就什么也捞不到了，搞不好自己还要吃亏。”

“阿德你的套路还真多，到底是混过官场的人！”

“呵呵，”邬德笑了起来，“我算什么混过官场的人，不过见得多了归纳一点经验。这事你就等熊卜佑的好消息吧。”

事情很快就办下来了，王兆敏在看到熊卜佑拿去的几份材料之后马上就变了脸色，第二天一早，在县衙里休息的熊卜佑就被王师爷找去了。

“东翁关照过了，县库的粮库、银库都托德隆代理。”王兆敏说道：“此事费了我极大的口舌！”

“有劳王师爷了。”熊卜佑恭维了一句，随手塞给他一个信封。

“这也不必了。”王兆敏推辞不要，苦笑道，“这种事情，真是难办！”他摇着头，“好处我且不要了，以后这样强人所难的事情，还是你们自己去办得好。”

“王师爷是能者多劳……”熊卜佑还是把信封推了过去，王师爷自从纳妾之后，不但身子骨有些吃不消，开支也大增——谁能料到东门市上有这么多女人家喜欢的新奇玩意呢！政保总署行动处在王兆敏的小妾身边也安插了眼线，不时引诱那女子消费。王师爷也就跟着落进了“流通券陷阱”里。

见王兆敏不再推辞，熊卜佑才继续道：“德隆既然代理县库，还请王师爷以后多多照顾小号。”说着示意他打开信封。

王兆敏打开一开，里面果然是一个精致的硬面小折子和一个牛角小图章。王兆敏是南直人，游历的地方又多，知道这是个存款的折子，小图章是用来存取的时候留戳用得。这种折子照例是认章不认人的。

打开一看，折子上面用墨笔恭楷写着“兆记”的字样。下面已经登记了粮食流通券一千元的样子。这是给自己的好处。

好处的确不少！王兆敏想，自己小老婆一直想要的澳洲香水、口红和指甲油大约都能买来。还有自己爱喝的兰陵酒——原本此地根本没有销售，最近在东门市也有发卖了。

脸上不由得浮起了笑容。信封里还有个折子和图章，不用打开他也知道，这是给东家的。澳洲人做事虽然稍嫌莽撞，细心的地方倒也细心，特别是不让办事的人为难，这点让王兆敏很是赞赏。

“太客气了。”

“凡有公事，必有花费。这也是官场的一定之规吧。不知道需要多少？”熊卜佑把听社情讲座官场潜规则上听来得现学现卖。

“呵呵，熊兄在大明日久，也开始入乡随俗了。”王兆敏笑着说，“若是平日里，其他人想办此事，没一千银子事情亦不能办到如此之顺。原本光陈明刚那里，没有一百两银子的点缀事情就很难办成。现在么……”

现在原本要勒索规费的大小胥吏们要不给抓走了，要不已经闻风丧胆，这钱是不用花了。

“一锅粥就这许多，舀得人太多岂不是人人都不够。”

“正是这话。”王兆敏原本今天去见吴明晋花了极大的口舌，现在听熊卜佑的意思，以后他们还可以继续“舀粥”，不但可以舀，还能舀得更多，不由得精神大振。他想起一件事情，问：

“德隆在琼州和广州可有联号，或者是将来要设分号？”

“分号是一定要设的。目前银票暂时由当地的大字号商铺联号承兑。”

“大宗的汇兑可否办得？”

“三五万两以下办得。”

“这就足够了。”王兆敏点点头，却不说问这个做什么。他站起身来说，“请到我书房里来！”

名为书房，连一本书也没有。当窗一张书桌，除去笔砚，便是算盘、帐簿。旁边一具上了锁的极厚实的木柜，他打开来取出一只拜盒，从拜盒取出一张纸递给熊卜佑。



拜盒是结婚专用物件，用来盛礼金和红封子的。过去娶媳妇，嫁闺女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庚换帖，八字合婚。拜盒就是用来传庚换帖，八字合婚用的。媒人穿针引线，当月下老儿，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就要用拜盒。承放要来女方生辰八字，然后男方父母再放上男方的生辰八字，媒人就去找算命先生合婚去了。吉，则用拜盒盛上贵重的礼金去下谏去了，就是去求婚了。不合，也会盛上些许钱财加上女方的八字一并送还女家，就算这事情不成了。照例拜盒是成对的，每遇婚庆，才有媒人拿出来使用。

“我都替熊老爷预备好了，填上德隆的字号，再找铺户做一个保，就可以让德隆来代理县库了。”

第二百六十四节 秋赋（二十九）

熊卜佑接过那张纸看，是一张承揽代理公库的“禀帖”，此事他还是初次经手，不由得问了句：“这样就行了吧？”

“还得衙门里给你个批，再出一张布告。”王兆敏道，“事情就算妥当了。这事我自然会办得。”

看他对此事如此的老练，熊卜佑忽然起了疑心，难不成王兆敏过去也办过这样的事情？

王兆敏大约知道他在想什么，笑道：“你不用看我，这代理公库的事情，大明也有地方办理过——”

“这法子好处很多，”王兆敏意味深长的道，“我虽然没经手过，但是师兄弟中有办过得的人。”

“哦？”熊卜佑来了兴趣，“愿闻其详。”

“说来没什么的稀罕的，和你们的做法差不多。”王兆敏道，“不过，也得看在什么缺份上。有的地方就办不得——比如这里。”

能办理钱庄代理公库的地方，必须有几个前提，一是要商业发达，人口货物流通频繁的繁荣地区。会涉及大笔公款流动的——比如南直隶的州县。钱庄不会开在穷乡僻壤。

钱庄代理公库对公事上来说的自然有好处，但是最大的好处还是县令私人的。开钱庄的商家讲究得是和气生财，诸事有得商量，轻易也不会落井下石。和贪婪凶残的猾吏比起来容易打交道的多。有时候公款私用上一时间腾挪不开，还可以暂借。

“那有了亏空，岂不是难以弥补——”

“哈哈，”王兆敏笑了起来，摇头道，“格物致用的本事，大明真是谁也比不过你们。但是论到当官的道道，你们的道行还浅得很。”

“以后还要请王师爷多多指教。”

“呵呵，以你们之才，若是在大明出仕，个个都是能员。”王兆敏有心要捧他们一捧。

“哪里，哪里。”熊卜佑道，“都说幕友的一支笔厉害，一字出入，便是一家人的祸福，能定人生死，有时候还会牵扯到老爷的前程！又有人说‘天下文章在幕府’，可见这其中的功夫了。”

“这个也不算夸张。”王兆敏坦然受之，“不过我是学艺不精，还不到这样的境界，不然何至于在这小县里为幕！”

说到这里似乎有些黯然神伤，似乎为自己的不得意而感到失落。

看来这油光水滑的王师爷也是个对社会不满分子。熊卜佑想，这样就好，有不满才有动力。

根据线人的回报，吴明晋私下里对这位师爷已经开始渐渐得不信任起来。王兆敏因为长期负责和穿越集团接触谈判，收了不少的好处。吴明晋时常怀疑他是不是在其中捣鬼。

这样的话，将来倒可以把他也拉过来，再砍掉吴明晋的一条胳膊。

于是又很敷衍了几句，熊卜佑才辞了出去。不到一周的时间县衙的接管即已完毕，县衙里的上上下下都被刷新一番。邬德命令大部分行动人员从县城撤出。完成接替任务的新衙役们正式上岗执勤。为了保证县衙被牢牢的控制穿越集团的手里，在县衙隔壁专门建造了一处“驻县办”，架设了输电线和电话线。由熊卜佑任主任。尤国团任驻县办保卫特派员，全权负责县城内的政治和军事保卫工作。为了便于不惹人注目的随时出入县衙，还在县衙和驻县办之间修建了一条封闭式的走廊通道。

县库经过计委的清点和按照现代库管方式重新建账之后正式归属德隆代理——为了避免太过刺激吴明晋，除了粮库和银库之外，盐库、料库和罚赃库还是由县衙管理，不过库吏全部换成了计委培养的实习生，按照穿越集团指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管库。

“下一步，是开始大规模的清算活动。”邬德坐镇在张有福的宅子里，通过电话不断下达着指示，“对各家在县里当差的胥吏，要彻底清查他们的资产！特别是在有‘油水’的职位上的。”

“现在周洞天他们正在集中全力对付陈明刚一伙人……”周伯韬痛感人手不够。

“叫他们互相揭发！”邬德冷冷说，“先挑几个不太要紧但是有血债的，把仇家找去，在学习班里开一次公开斗争会，让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斗死几个。”



斗争会：就是组织开会，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和各种坏人，教育群众。

“明白了！”周伯韬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叫人布置会场，搞得声势大些。”

“要把和他们有仇隙的人都找出来，不管是有血债还是吃过点小亏的。到时候只要气氛一上来，群众免不了就动手——”邬德指示着，“让

群众发泄发泄。不过你要注意了，其他人要保护好，让他们皮肉吃点苦头就可以了。”

“是，我马上去安排。”

“扫除1号行动什么时候开始？”邬德问。

“三天之后。”周伯韬汇报说，“正在调集参加行动的部队和所需要的装备。”

扫除1号行动是把抓去学习班的胥吏们的家属全部从县城里清除出去，首先是为了保证县城内的稳定，防止有人破坏。其次顺便查抄他们的财产，用来补充计委的仓库。

“要防着他们聚众抵抗或者放火——会惊扰到普通百姓，也影响我们的声誉。”邬德在地图上摊开临高县平面图，“有一部分胥吏的住宅是聚居的，这部分人家要重点关注。”

“我们已经做好了预案，到时候按照统一信号同时发动拘捕。”

“现在有人盯着他们没有？”

“有，壮班的人主要就在干这事。”

“记得，整个清除工作要快，”邬德说，“人和东西都要尽快送出城。办完之后要安排人看守现场——一时半会计委的特别搜索队顾不到这许多地方，要防备有人乘火打劫，把我们没发现的暗藏物件盗走。”

计委的特别搜索队是执委会新成立的一支特别搜索队，直属于计委。它有若干穿越众和土著人员组成，其任务就是专门搜索那些被隐藏起来的财物和重要物品。人称“抄家队”。

布置完城里的工作之后，他又打电话给学习班：

“陈明刚交待了没有？”

“还没有。”电话里传来的是周洞天的声音，“我打算先从其他人着手，把周边材料收集齐全了再开始对他的讯问。”

“好，不过要尽快！特别是他手里的鱼鳞册和账本。一定要及早拿到手！”邬德把“及早”两个字语气咬得很重。

征收粮赋的事情迄今只进行到一半，不能半途而废。陈明刚在里面搞了多少花样，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临高的“隐田”的真实状况，都得从账簿上了解到。更不用说下面接着要进行的税赋制度改革和田亩产权重新登记行动了。

“我会尽快得。”周洞天在电话里笑了笑，“一个晚上，保证他开口。”

“全看你的了。”

“不过你得先把他的家眷给我拘来，还有那叫什么红的小老婆。我看这老小子是滚刀肉，要好好的得‘动之以情’才能攻下来。”

“行，都派人盯着呢，我马上派人去办。”

打完电话，周洞天回到了他的审讯室。学习班营地设在离县城不远的一处庙宇里。这处庙宇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在各县健全配套设施的时候建造的庙宇，属于官祀的一种，到底祭祀的哪位神明，年深日久，就是本地人也说不清了。庙里也没了香火，还存留下来当年一些质量过硬的殿宇还屹立不倒，现在为穿越集团所利用。临高建筑公司把可用的危房返修一番，不能用的干脆拆除了利用其石造的屋基。

建筑公司利用现成的建筑遗址修筑起了成排的营房，塔楼和铁丝网。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适中，又不侵占可耕地。虽然靠近县城位置又相对隐蔽。执委会打算未来把此地建成监狱，用来关押重要的俘虏和囚犯。

周洞天的审讯处，就设在一座倒塌的殿宇的石台基上。建筑公司用木结构预制材在上面搭建起了一座设施齐全的专用组合屋。里面电灯电话一应俱全。

他穿过走廊，打开一扇走廊顶端的包着皮革的土制隔音门。屋子里面所有的家具都是被固定在地面或者墙壁上的。一盏台灯亮着，光束照在被铐在审讯椅上耷拉着脑袋的伞店小胡的脸上。

屋子里有他的几个徒弟，一个个挽着袖子，脑袋上淌着汗。见他进来立正敬礼。

“好了，问出什么没有？”

“报告首长！没新得东西。”负责录供的人站起来大声报告。

周洞天走到小胡面前，他的脸上干干净净，衣服也还算整齐，只是精神委顿不堪——周洞天是秉承在另一个时空干这活的最要紧的规矩——不能留明显伤痕来教导自己的学生的。

“好了，你一个粮差，对陈明刚有必要这么赤胆忠心么？”周洞天知道他苦头吃了不少，正需要一个温和的人来扮演红脸的角色。

“呜呜呜，饶了小的吧……”小胡只低着头哭，“小的真得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第二百六十五节 秋赋（三十）

周洞天拿过审讯记录，说出来的东西倒是不少，讯息相当丰富。但是关键的地方，征秋赋的真正账簿在哪里，伞店小胡却没招出来。

“你负责的那几个村的账本呢？”负责审问的人声嘶力竭的吼道。

“都在八爷，不，陈明刚手里，”小胡痛苦的摇着脑袋，“账本是要缴上去的。”

“看来还要给你再添点料——”

“不要啊，小的真是什么都说了，”小胡在椅子上徒劳的挣扎着，涕泪横流。完全是一副被折磨的丧失意志的模样。经过连续24小时的车轮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了，”周洞天摇摇手，看着这萎靡不振，失声痛哭的家伙，“说说，怎么缴得？”

“每个村子的事情一完，八爷都派人把小的们手里的账本收回去。”小胡抽泣着，“陈明刚看账本看得很紧，不许我们私留私存。”

“他给你们的征缴底册呢？”

“也是一样的，一个村子完事就要收回去。”

“有人欠缴也收回去呢？”

“是，不管有多少人欠缴，也要收回去。”小胡有气无力道，“八爷他就是给粮串的底册每天收回的。”

“粮串的底册不是在户房么？”

“那是假的底册。有些人缴了粮也拿不到，有些人不缴也能拿……真得底册就在他自己手里。”

“原来是这样！”周洞天想要是能搞到这本底册的话，县里不少人虚拿粮串逃避赋税的事情就会被抓出来。有了这个想整治谁就整治谁，而且整治得堂堂正正——追缴的可是大明的皇粮国税。

“快说！他手里还有什么阴阳账！”

……周洞天反复问了许多问题，有些是他招供过得，他这样交叉讯问，看在供述的细节有没有前后对不上的状况。

最后他认为小胡身上已经没什么油水可榨了。关照人把他押下去。

“要不要提审陈明刚？”

“暂时不要，先得杀杀这伙人的锐气。”周洞天摇头道。“斗争会”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凡是事关“斗争”的事情，杜雯一律会参加，这次也不例外。她虽然并不在在领导小组里，但是作为不请自来的“顾问”为斗争会搞了很多准

备工作和花样。

通过联络员广泛发动群众——这倒是一点不难。一般的百姓对胥吏们的为非作歹本来就极其痛恨，原本只有低声下气，任其凌辱敲诈的份，现在忽然能光明正大的报复了，顿时群情汹汹。没多久就从全县各村组织起了二百多人。杜雯按照指示，重点找“仇恨值”高的人参加，有血债最好。

当然“群众”中也少不了土著宣传表演艺术家苟布里。他以被“飞洒”逼迫得家破人亡的人士的面目参加这次斗争会，当然了，因为县城里不少人都认得他，苟布里这次不能公开痛陈惨史，只好混在人群里搞鼓动了。

飞洒：特指明、清时期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的一种手段。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人群里还混入了大约三十名未来要到宣传部门工作的实习生。开会的时候专门用来造势。根据事先的约定按照杜雯给出的暗号作出鼓掌、叫好、怒吼或者呼喊指定的台词。这批人是宣传鼓动短训班的第一批学员，宣传部门把此次斗争会作为难得的实习机会。

第二天的斗争会开得很是成功，在杜雯和混在人群中的土著宣传员的鼓动下，群众很快被激动起来，新仇旧恨一起迸发出来，在苟布里的带动下，一群人涌上台来一阵拳打脚踢，当场就把胥吏们打死了七八个，余下的人个个带伤，失魂落魄。对胥吏们来说，形场上的场面是司空见惯，就算是刚刑也不会让他们动一下声色。

但是这群众性的狂暴实在太恐怖了，上百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咬牙切齿的冲上来拳打脚踢、用嘴撕咬，活活得把人的肢体和血肉从身子上扯下来……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开始了分组学习。要参与者进行“自我解剖”和“揭发”活动。不但要讲自己的问题，也要谈别人的问题。参加的人除了学习班成员之外，有幸暂时在县衙内留用的胥吏们也每天轮流参加“学习”活动杜雯在学习会上暗示，谁揭发坦白的越多，越深入，谁就有可能活命，不然就是被拖到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下场。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学习班里充斥着阴谋和叛卖的气氛。一时间班里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很快周洞天面前就堆满了揭发材料和“供状”，不要说曾经有过的事情，就是没有的事情也被编造了许多出来。

一星期之后，原本在学习班里闲极无聊交头接耳的胥吏们已经彼此之间不交一言了。许多人都努力表现出“要重新做人”的强烈愿望。对穿越者的讯问也变得配合多了，不但有问有答，还主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

但是还是没有人知道鱼鳞册和征粮账簿的下落——“这东西是陈明刚亲自收得”，所有粮差都是异口同声的回答。

从陈明刚嘴里还是得不到任何东西，他自从被抓进学习班，就没有再和手下人交谈过。完全是一副徐庶进曹营的模样。周洞天让手下人先审了一次，没有结果。对到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威胁也已视若无睹——

陈明刚很清楚穿越集团想要什么，在没拿到之前是绝对不会弄死自己的。他要靠着这个本钱保住自己和家眷的小命，还得为以后积攒点本钱。”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周洞天终于亲自审问了他。陈明刚的态度依然死硬，对周洞天的盘问同样是不予理睬。半晌才吐出几句话来：

“鱼鳞册，小的是有的，征粮的底账，小的也有。”陈明刚斜着眼看着他，“只是这是小的吃饭的饭碗，若是给了别人，小的不就是没了活路？还请老爷开恩！”

“怎么，你没了活路，也不想你的老婆、儿子的活路？”周洞天说，注意到他的眼皮颤抖了一下，“还有秋红呢？”

“你们要把他们怎样？”周洞天满意的看到他的神情紧张起来。

“这得看你是不是合作。”周洞天吐出一口烟圈，“我们要得东西很简单。你有，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有戏了，周洞天知道这是准备和自己谈条件。

“好吧，我保证你和你的全家人身安全，也包括秋红。并且保证对你们的过往既往不咎——说起来你的大儿子在县城里也很有名——保证你的家眷不会被送到劳改队去。”

“还有呢？”

“没有了。”周洞天很干脆的回答道。在本时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操作权，不需要玩坦白从宽的把戏来诱骗人招供。

“恕难从命！”陈明刚道。

看来这老小子的还真准备死抗到底。周洞天把香烟屁股吐了出来，看了一眼手下的几个人。

“好好伺候八爷。”

“是，首长！”几个土著政保实习生早就在摩拳擦掌，等着用上“澳洲刑具”。这东西很神秘——一个黑色的小匣子，带着摇柄，里面延伸出两条线上，线的末端各有一个铜的夹子。

这个神秘的刑具除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曾经用来对付过兔子之类的动物之外，还没在人身上用过，几个人都很好奇在人身上会有反应，是不是象周首长说得那样自己会剧烈的颤抖。

周洞天没兴趣看往男人的乳头和下身的某个部位夹铜钳的场面，他点着一支烟，知道这会他的几个徒弟正在往手摇电话机上接电线。本时空没有导电膏，效果会差点。

“你是第一个享受这样待遇的大明人士。”周洞天自言自语道。

几分钟之后，从紧闭的门后传来了阵模糊的惨叫声，周洞天想，可别摇得太多了，出了人命就糗大了。

抽完一支烟，他又走了回去。陈明刚赤条条的被捆在椅子上，满脸都是汗水，身子还在不断的颤抖。

“你看，这东西和县衙里的刑具可不一样。”周洞天温和的说，“你不会死，不会伤。你要愿意，不但死不了，还能活蹦乱跳在活好多年。这好多年里我可以每天用这个招待你十七八次……”

说着他又示意了一下，手下人马上开始摇动电话机。陈明刚的身子象一条鱼一样猛得打挺起来，僵直了几秒，接着是不可抑制的在椅子上跳动着。一连串的尖叫声回荡在屋子。

周洞天再次示意停下：“告诉我吧。鱼鳞册和底账在哪里？”

陈明刚开始装昏死过去，不过这个瞒不过周洞天，又给了他两次短促的过电。强迫他“醒”了过来。

“我说，我说。”陈明刚终于支撑不住。

“好，别着急，慢慢说。”周洞天示意叫人来记录。一名土著速记员从隔壁走了进来，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看有一个一丝不挂的半老男人瘫坐在椅子上，身上，特别是某个部位上还挂着几个夹子和细绳，顿时惊呆了。哐当一声，速记夹子掉在地上了。

第二百六十六节 秋赋（三十一）

“捡起来！”周洞天不满的斥责道，“你的个人编号，军衔！”

“是……”女孩子颤抖着来了个立正的姿势，眼睛努力的朝向其他方向，“何春。政治保卫士官生，个人编码：1629042749545210。”

“看见个男人的裸体就不行了？以后怎么干工作，马上准备记录！”

“是！”何春尴尬着一张面孔坐下了，面孔低着不敢看审讯的场面。

看来政保培训班的培训还不到位。周洞天想，对于这行的人来说敌人是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必须淡化他们这方面的意识。

“好了，”周洞天把脸转向陈明刚，柔和的说，“你慢慢说，不着急，可是别漏掉什么。”

“鱼鳞册，在，就在……”陈明刚颤抖着嘴唇，说出了藏匿的地点。

根据他的口供，从几处隐蔽地点启出了鱼鳞册、历年征收粮赋的底账，也包括今年以“丈田”为名勒索大户们的账册。最要紧的是，查出了至关重要的“黑账”。这账册和鱼鳞册不同，清清楚楚的记载的了临高本地许多粮户的“隐田”数量和方位。有些士绅大户曾经花钱贿赂托他修改鱼鳞册的细节也被一一的记载在上面。虽然上面的术语的行文邬德一时间看不明白，但是现在户房的吏员们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要知晓含义并无困难。

周洞天当然不以此为满足，仅仅是这些只能让邬德满意，计委的几位可都眼巴巴的看着呢。陈明刚世代在县里当户房书吏，积攒下来的财富不会少，不榨出来太可惜了。

“你窖藏的银子呢？”

“小的没有窖藏——”

周洞天点了下头，陈明刚的身子马上抖了起来。

“快说吧，钱财是身外之物啊——”他循循善诱。

拷问持续了差不多一个下午，周洞天专门调来了一个护士，每隔一小时就测量陈明刚的血压和心跳，免得连续不断的电刑拷问要了他的生命。他手里有足够的证据知道把拷问限制在多大的状况下可以几即给犯人最大的痛苦，又无损他的性命。

“说吧，说了就没事了。”

“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户书，会只有这点东西，骗谁呢？”

……最终，计委的搜索队启出了三个装满财物的窖藏，其中一个在县城里的他的自家住宅里，一个在安置秋红的田庄里。最后一个是在城外的他亲戚名下的田庄里。

从他自己的住宅的窖藏里就抄到了许多银子，而秋红的田庄的窖藏

中则收存大量的细软。

三处窖藏里银子就起获了将近四万两——这个数字在本地来说堪称天文数字了。要知道这相当于大明临高县三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包括许多没有核价的细软财物，“户书”之富，果然骇人听闻。

除此之外，还起获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包括大量的粮食、布匹、油、咸肉、咸鱼和酒。

“我真是搞不懂了。”周洞天看着计委送来的物资清单，“他储存大量的银子细软我能理解，情有可原。可是这么多的粮食布匹放着做什么？放久了还不是一样白白的朽烂。”

杜雯说：“封建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上层无止境的占据大量远远超过其本身需求的生活资料……”

“可以用来放贷。等青黄不接的时候，陈米烂谷子放债出去，到秋天就能收回新米了。”严茗对发了这笔财也是很高兴，他对临高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做过研究的。

“真是黑啊。”

“算不上，很简单的资本经营手段而已。”严茗耸耸肩，“现代金融业玩得把戏才叫黑。不过说明一点，农村小额信贷大有可为！”

“马上立刻组织户房的留用人员。配合我们的人对这些账本进行翻译和编写。由周七负责，”邬德下达着命令，“学习班里表现好、民愤较小的粮差也可以吸收几个人参加。还有，”邬德想了想，“一周之内把今年的征粮情况整理出来，包括已征的正、耗米、他们收得贿赂，浮报田亩等等，全部要搞清楚！”

“陈明刚怎么处置？”周洞天请示。

“账册处理结束之后秘密处决。”

“家眷呢？”

“全部交给劳改队处置，”邬德指示道，“无期限。”

“是！”周洞天想了起来，“秋红也发去？”言下之意有点可惜。临高本地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年轻女人赏给土著职工的话也算是个福利了。

“不，秋红赏给周七。”

“啊？还真是便宜了这小子。”

“不但要把秋红给他，还要替他们风风光光的搞一次婚礼。”

“这是干啥？收买他也用不着这样吧。”

“你们造了她和周七这么多的谣，现在就要把事情做实了，搞得全县尽人皆知。”邬德笑着说，“周七这个背师伤道的罪名是坐得结结实实。他以后就得死心塌地跟我们干了。”

处置完陈明刚的财产，对县城的肃清行动也随之告一段落。领导小

组再次召集会议。

“现在县衙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各种必需的账册也到手了。要重新开始征粮工作。”邬德说。

“我们不是已经准了足够的粮食储备，今年干脆就不征了吧，直接开始新税制改革。一年缓征也能与民休息。”

“新税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停止征粮对我们损失太大了。”邬德摇头。他随后传达了执委会的意见：新税务体制改革即刻开始，但是今年的粮食征收也要继续下去。

虽然穿越集团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可以代缴，但这主要是为了应急，穿越者自己也需要粮食，本地的资源得及早运用起来。

“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两件事情同时进行。”邬德阐述自己的计划，“一路是按照旧制度继续征粮，征粮的依据还是鱼鳞册。”邬德说，“我知道：就本质来说鱼鳞册是很不理想的，但是眼下只有这么一个大家还算认可的东西可以作为依据——起码在我们自己的田亩登记册没出来之前，先得用着。”

除了鱼鳞册，他们还掌握了征缴的账本，这不是糊弄走过场的官方本子，而是陈明刚自己真正的“底册”，有了这个，他们可以清楚知道谁缴了谁没缴，真实缴纳的数字又是多少。

“……掌握了这数字，我们就可以实施补征和退还……”

“还要退还？”

“为了贯彻公平性原则，当然要退还多征的部分。”邬德说，“既然一时间还不能实施新税制，在沿用旧体制的时候就要力求公平，以尽量减少弊端，取信于民。”

具体说来，就是按照鱼鳞册登记的税额进行征收，浮收定为全县一律每石加收三斗，不另加。多缴的一律退还。

“至于飞洒、诡寄这些名目繁多的弊端，里面错综复杂，一时半会清理不完，所以今年的征粮工作就不去管它了。重点放在清理征收环节上。包括衡器选择、堆尖和米色判定。”

诡寄：明代粮户将田地诡称属于他人，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办法。明代仕宦和坤衿人家可免杂役，后来这种特权扩大，所有徭役均可优免。无优免特权的多田粮户就将田地寄在乡宦、举监、生员、吏丞、坊长、里长甚或灶户等名下名“诡寄”。

“不改用公制吗？”

“暂时不用。马上改征收的衡器会引起很大的混乱，我让木器厂按照县衙里储存的铁斗加工制造一批标准官斗——征粮用的官斗都全是小一号的。”

朱元璋当年为了杜绝征收环节上大斗小斗的弊端，特别制造铁官斗作为标准衡器分发天下各县——不过就本县的现状来看，这个措施并没有产生很久远的作用。

其次是禁止堆尖，当然所谓的踢斛淋尖的把戏也不再延续。

最后是米色，由农委会专门制订一个米色标准，制造样本卡发放到征收人员手中。

“现在已经是十月了。”孙笑表示了担忧，“按照王兆敏的说法，十一月前就得把粮食都准备好才能按时缴纳。这次连着折腾了十几天……眼下又没有熟手，恐怕要来不及了……”

“所以要有越南大米么。”邬德说，“应急应急就是这个意思。先拿越南米顶上去，征粮的事情可以办得比较从容。”

“明白了。”

“大家也不要老盯着越南米，”邬德警告他们，“我们的粮食储备并不宽裕，明年要开发铁矿，移民还在不断进来，这些人都要吃饭穿衣的。雷州的糖季就要结束了。”

而且随着他们大量倾销糖到越南再收购大米，当地的糖价下跌，米价却在上涨。换取比率已经没过去那么优越了。

“具体的征收单位，由德隆经办。”

德隆粮行现在除了在东门市有总行之外，在南宝和博铺都设置了分行，这三处都可以收粮，对粮户们来说非常方便——原本都要到县里来缴。

“另外，我们还打算在县城里开设一家分行。”严茗说。“既然代理了县库，就得和往来户尽量近一点才好。大家办事都方便。”

“这样挺好。土著们还是相信县城的权威性。”

“另外，我们得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邬德说，“就叫征粮局吧。”

第二百六十七节 秋赋（三十二）

“不是有德隆代收吗？”严茗对这个管理权限问题很是敏感。

“德隆是代理县库，并不是征收主体——缴税是交到银行的，不等于银行在征税。”

“你的意思是搞个税务局吧？”

“正是这样，这个机构迟早要成立，先从今年的征粮工作开始。”邬德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大家，之所以叫“征粮局”是目前还要暂时要用一下大明官方的伪装。

“这个征粮局名义上是县衙的一个临时机构。我们请吴亚——就是县里的县丞充任总办。当然他是块招牌而已。这样很多事情就可以利用临高县衙的名义进行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动官方势力……”

“什么官方势力，不就是我们自己的人马吗？”

“呵呵，也对。”邬德笑了笑，“征粮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德隆征秋粮，而我们这个领导小组的主要工作则是清丈田亩。”

从今年秋季到明年春季，是对临高田地和粮食生产状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的阶段，作好新税制的准备工作。从明年夏季开始正式推行新的税制。

首先是田地产权进行清理，重新发给田契，核实纳税土地。因为户房书办长期在其中舞弊，私改鱼鳞册，造成鱼鳞册和实际土地占有状况不符。

其次是清理隐匿、“诡寄”和其他各种方式逃避征粮的田地。

最后是对田地的肥瘠、种植和收获状况进行一次基本的调查，作为制订税率的依据。

“……这需要农委会的人帮助实行。我和吴南海商量过了，他会给我们调拨一批懂农业技术的人员当顾问，对土地状况进行调查。把底细全摸清楚了，然后才能设计新的税率和征收方法。”

“这么一来以后的户房就等于是废了。”

“当然。以后他们只需要干点等因奉此的公文活计就好了。不过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留用人员的效力。”

“清理田亩恐怕阻力极大，士绅粮户们反应会很激烈。”

“他们的激情应该被这次事件折腾得差不多了。就算想闹事，我们也能对症下药了。”

最大的好处，是通过这次事件大致掌握了缙绅大户们大概会怎么做，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以及哪些人的反应最为激烈。陈明刚搞‘丈田’虽然动机不纯，却给了邬德等人一个观察士绅大户反应的机会。

征粮局随后就投入到紧张的清理账册的工作中去，从学习班的粮差和户房的留用人员里抽调了部分“表现较好”的人员参与整理。所有的账本全部按照孙笑的指示，使用现代格式进行重新登记造册。

鱼鳞册的重新登记颇费了一番手脚，于鄂水虽然当时夸下海口，真货一到手还是让他手忙脚乱了一阵。调集了古汉语专业人员，又从职工中抽调了部分读书人帮忙。幸好他们又周七这个跟随陈明刚差不多二十年的徒弟，才把里面鬼画符一般的数据和田亩地图搞清楚。

根据这本底册，再对照征收记录，将各家的已征数字加以核对，再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发出新的“粮由”。

“陈明刚一伙搞丈田，从粮户们手里勒索来的银子，也要清查清楚。”邬德看着新登记出来的收取“丈田”好处费的底账，“陈明刚自己搞了多少，手下人每人又搞了多少，要全部彻底查清！”

“这个就不用查清了吧，反正他们的财货全归我们了……”

“不，这些贿赂，查清之后全部退还。”

“啊，这有必要吗？”孙笑很是惊诧，“这是贿赂给陈明刚一伙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算现代法律也没有退还贿赂款的说法。”

“不，”邬德摇头，“注意了，这些贿赂是为了丈田这件事情而给得。我们要和这件事情划清界限。”

邬德打算通过退还贿赂的手段来告知粮户：丈田的事情还要继续继续下去，别以为用贿赂就能免除。

“哎呀，实在有点多此一举了吧。”孙笑很是肉疼。

“吐出一点，无足轻重，”邬德说，“给这些粮户们立起规矩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县衙里发生的变故随后多多少少传到了百姓们的耳中，也传到了士绅大户们的耳中。这突如其来的改变、全城戒严和大逮捕带来的恐惧气氛让城里和四乡的百姓们很是紧张了一阵，后来看看一切照常，并无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模样。除了很多面孔变得陌生之外，县衙还是一切照常。最近是农忙县衙照例不办公，县令不升堂办案，但是吴太爷还是坐着轿子下了几次乡，据说是去“检查抗台防汛工作”。

前一阶段最为卖力奔跑的黄稟坤完全陷入了一种无能为力的迷茫感之中。按理说他应该高兴。自己四处活动，到处奔走游说，终于把澳洲人利用胥吏在本县征粮的企图给打消了。现在征粮暂缓不说，连陈明刚为首的粮差也被一网打尽，士绅粮户们很出了一口恶气。

但是他至今也不能肯定，到底是自己的活动起了效果，还是髡贼原本就打算这么干？

如果说是为了控制县衙——他们不去触动县里的官佐，却把干具体事务的胥吏们清理掉了！胥吏固然可恨，但是没有这伙人谁来都无法管理全县的事务，髡贼难道不知道这点？

为了搞清楚髡贼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找县衙里的熟人打听消息。原本黄家在县衙里是极有人脉关系的，愿意拿黄家的钱的熟人不少。但是现在这个原本只要你肯花钱就能什么消息都打听得到的地方却变得关防森严，一点细节消息也没有。仅存的几个熟面孔看到黄稟坤来打听消息都默不作声，连银子也坚决不肯要——这副模样，简直是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他只好经常去县衙前的八字墙上，观看有没有告示。

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的墙壁上，却贴着几张硕新的布告，前面还围着许多行人在看。黄稟坤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凑上去看。

他穿着儒生的衣服，便有人在后面叫道：

“读书人！帮忙念念吧。”

黄稟坤边读边看。第一张是成立征粮局的告示，上面痛陈过去征粮赋的时候使用粮差的种种弊端，宣布自即日起废除户房私用粮差的弊端，改为成立专司——征粮局。

“征粮局，是新衙门吧？”

“别吵，听他念下去。”

黄稟坤无暇思量其中的关节，被人催着又开始念第二张。

这张却是奇怪：是说县库代理的事情。从今往后，县库出入一概由德隆粮行代办。

黄稟坤到底见识有限，一时间呆住了——这县里的库房也能代办的么？

百姓们也闹不清这个代理县库是什么意思，德隆粮行大家是知道的，就在东门市上的一家的大粮食行，每天都有许多装得满登登的牛车出入，看上去很是气派殷实的一家大字号。在东门市买东西最好用的流通券就是这家铺子发得。

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黄稟坤乘乱走掉了。虽然他不懂县库具体如何个“代理”法，但是布告里提到县衙的一切银钱米粮出入都到德隆办理这话还是懂得。

和征粮局的事情再联系起来一想，立刻就豁然开朗了。这是髡贼在夺取本县的财赋大权！如此一来，县衙的户房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权力，征粮的事情就成了澳洲人控制的征粮局的事情。这个所谓的征粮局就是澳洲人的手笔。

真是步步紧逼啊。黄稟坤想，现在髡贼已经不甘于在城外干预县政了，而是堂而皇之的直接插手了。

他漫步走到县衙侧面，这里过去是县里胥吏们聚居的地方，衙门里当差的胥吏们，大多住在此处。他想去找找看里面人的家眷，或许能从女人和孩子口中打听到只言片语。

巷口却是空荡荡，冷冷清清，木栅门关闭着。门口还有一个手持木棍的壮班的民壮在站岗。这是哪来的规矩？黄稟坤觉得奇怪，刚想开口打听，就见那民壮喊了一声：“干什么的？”

口音绝非本地人，这让黄稟坤吃了一惊，据他所知本县的民壮都是本地人士——因为可以免役免税，外来户是根本捞不到这个好处的。

再看他站立持棍的姿势，还有帽子下面露出的短短的发茬，黄稟坤马上就认了出来，这是个“假髭”！多半还是他们搞得那个什么“民团”的乡勇。

黄稟坤说他是来找人的，但是说了半天就是不予放行。对方根本没把自己这堂堂的秀才看在眼里，除了反复说“不许通行”之外，一句话也没有。

黄稟坤从袖子里拿出一串铜钱塞了过去：“小哥，行个方便！”

“钱我不要。”民壮把他的手往回一推，力气很大，要不是黄稟坤有点功夫，恐怕要坐个屁股墩了。

“不识抬举！”他暗暗骂道，快快的收起钱来狼狈而去。

第二百六十八节 秋赋（三十三）

要是过往，这种不开眼的小角色，黄稟坤少不得要赏他几个嘴巴。让他知道知道黄家寨的大门朝哪里开。但是黄稟坤最近有点被吓破了胆——澳洲人的奇巧淫技让他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他现在和李孝朋两个说话的时候都是窃窃私语了，闹得县学里教谕的王赐很不高兴，昨儿还斥责他们：“鬼鬼祟祟！”

最让他担心的是自己和苟承绪之间的会面——在县学，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在县学里卖力干活，不时还要吃毛栗子的赖小。

吃我一记毛栗子！



吃毛栗子：用手指骨节敲脑袋（弹脑瓜崩）。

每次想到符和在县衙前的茶馆里私下和那三个顶罪的人说得话被澳洲人记录下来再放出来，黄稟坤就怕自己和苟承绪之间的对话也被澳洲人知晓了。

不过看到赖小还活蹦乱跳，没给抓到南宝去筛沙子，说明这事大概还没露馅。再者当时也没和苟承绪议论过事情。当然和苟承绪联手的事情暂时还得放一放，时机不到。

黄稟坤满怀心思在县里乱走，好不容易才在城里找到了一个相识的书吏的老婆，这女人很是紧张的告诉他：最近衙门里的衙役吏员们大多给澳洲人抓走了。不仅如此，把他们的家眷也给带走了。

“……都是夜里悄悄得办得，挨家挨户的抓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也不放过……”这女人心有余悸，“也不知道使得什么法子，悄然无声的就把一串一串的人给带走了。”

“人给抓哪里去了？”

“这谁知道，不会是去劳教队了吧。还好我们那口子平日里做人还

算过得去……”女人开始絮絮叨叨了。

黄稟坤耐着性子听女人诉说了一番，赶紧打听衙门里的变动怎么样？

从她嘴里他知道了大概的人事变动，女人很明白的告诉他，衙门里新补了很多外路人——这是很少见的东西，一般胥吏们之间都是沾亲带故的比较多。

这愈发证实了黄稟坤的猜想，髡贼是要直接在县衙里安插自己人！这伙人的胆子还真大！不过，他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当官的不管，自己一个小小的秀才如何管得？

黄稟坤暗自苦恼的时候，一般的士绅大户们却在暗地里高兴，简直到了弹冠相庆的地步。就算没有今年征粮丈田这档子事，这伙平日里为非作歹，不时来打秋风勒索的胥吏们居然被澳洲人一扫而光，不管澳洲人到底打算干什么，他们显然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高兴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刘大霖便收到了一封“行政申诉答复书”。这个新鲜的名词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拆开一看，里面用白话答复了粮户们的稟贴：

针对稟贴中提出的三点要求，答复书明明白白的逐条做了回答：

第一点是停止“丈田”，答复中明确回答：清理田亩数量是合理公平的征收粮赋的依据，过去“户书”“粮差”朋比勾结，私改税赋册，不仅扰民而且害民。粮户们若都是守法良民，就无须担心这一“利国利民”之举。

“这不等于说还要丈田？”在刘家居停的几个亲族大惊失色。

刘大霖示意他们不要作声，继续念了下去。

稟贴第二点要求是取消粮赋包揽，要求“尽循旧例”。这里回答说，粮赋包揽本为弊病，因此本县已经永禁“包户”、“粮差”，改为设置专局“征粮局”办理。

最后的“严惩宵小之辈”。这个不用多说了，陈明刚已经被革去户书的差使，不仅如此他自己和全家都失踪不见了。不过答复书还是承认“任用非人”，并且说明已经“严肃处理”。

整篇文书是手写的，字写得很是不错，大概是某个读书人的手笔——澳洲人用毛笔写字奇烂无比，全县尽人皆知。

刘大霖陷入了沉思。回复书虽然通篇俗体字，还是白话，但是瑕不掩瑜，整篇回复书没有一句废话空话，稟贴上提得要求，回复书上全部逐一做了答复，不掩饰、不回避。同意不同意全有说明。就这分办事的态度就堪称难得了！

刘大霖虽然没当过官，官场的做派见识多了。要在大明官府，这种稟贴上去是虽然也有批回，要不直接拒绝，要不就是空话连篇的应付之词。明明是急迫之事，官员们也还是一味得推诿，实在推不过去了，就摆出一副官面孔吓唬人。若是上书的人是地方士绅之类的人物，还有主

官的师爷幕僚出来应付一番，说几句不着四六安抚的空话，若是一般的百姓，就要挨衙役们的鞭子，搞不好还要吃上官司。

澳洲人的官府比大明高明百倍！刘大霖心里说，忽然一惊，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不好。当下按捺住内心的波动，朝向亲戚们看去。

“还是要丈田？！这如何是好？”有人急了。

“这也无法，”刘大霖对此事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兴趣，“澳洲人是铁了心要做此事了。”他缓缓道，“论理，他们说得也不算错，现今的征粮，真是弊端丛生，害民不浅。”

“老爷！我等久居乡间，自然知道其中的弊端。然而若要把田亩丈清我等还有活路了么？”

刘大霖对自己的这个亲戚有点反感——他好歹还有个可以诡寄土地逃税的进士亲戚，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呢？不也勉勉强强的活了下来。刘大霖毕竟是大儒，明白事理，知道这粮赋败坏，很大的程度和士绅滥用免税特权有关。

如果澳洲人真能把本县的田亩厘清，赋税上能均平些，小民们倒是可以缓过一口气来。

正沉吟着没说话，门上人来报：黄稟坤来拜。

“快请。”黄稟坤是和他一起发起上书的人，现在有了回复，自然也得通知他——还有其他联名的人，这事情正可以让黄稟坤办了。

“……伯父！清丈田亩，厘清田赋的事情，就是朝廷也不敢轻易办理——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但是这圣恩雨露，洒不到小民的头上啊！”黄稟坤听了他的想法，赶紧说道。

“我担忧的也正是这事。”刘大霖知道黄稟坤所言非虚，他平日里在读书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历代的朝廷想要革除什么弊政，或者是为百姓做点事情的时候，总是会越改越坏。

“就算是澳洲人真想为百姓做事，”黄稟坤劝道，“但是丈田、清理赋税的事情千头万绪，过去陈明刚就打着这个旗号坑害百姓的，荼毒不浅。如今好不容易去了一个陈明刚，还是要丈田，没了陈明刚，保不定还会有李明刚、王明刚啊！”

刘大霖颌首，知道黄稟坤说得不错。上意再好，也经不住下面具体经办的人乱来，好事变坏事。澳洲人能免这个俗么？他心中无底。

“也罢，我再去找澳洲人说说，这丈田的事情，还是缓一缓为好。”

“伯父这是有恩于全县士民啊。”黄稟坤赶紧给他戴上高帽子。

“原是不愿过问这些事情的。”刘大霖叹道，“事关百姓的生计，不得不再做冯妇。”

冯妇：比喻再干旧行业。典故出自《孟子·尽心下》。

既然澳洲人要在临高待上几年，从他们的作为来看，也免不了要治

理百姓。为了本乡本土考虑，他要“教化”一点治理的道理给澳洲人，免得他们再犯类似的错误。

当下吩咐人到东门市管理所投帖，要求见熊卜佑。

熊卜佑却不在东门市管理所，他身为驻县办主任，常驻县城，几乎每天都到县衙里去办事——接管县衙的工作开始进入到细节阶段，要对县衙进行全面的清理查点，事情极多。接到电话说这刘进士要见他，知道多半是来游说“免除丈田”的事情了——地主们最怕就是这事情了——这老头子还真是够顽固的，不愧是地主阶级代言人。

让他到住县办见自己不大妥当——里面太乱了，不适宜见客。干脆还是去登门拜访。

“……熊首长——”刘大霖按照大家对澳洲人的称呼道。

“不敢，就叫我熊卜佑就好了。”熊卜佑仔细打量了下这大名鼎鼎，不管是本地土著还是执委会都当他是瑰宝的进士。发觉刘进士虽然身形有些萎顿，但是一双眼睛极其有神。

“学生今日此来，是为了丈田之事。”

果然来了，熊卜佑心想，看你下面说什么。

“丈田一事扰民之极，还请收回成命。临高百姓感激不尽！”

这一开口就代表上临高百姓了。熊卜佑有点反感。反问：“丈田是为了厘清税赋，平均百姓们的负担，如何成了扰民了？”

“贵众即来临高，又口口声声要保境安民，岂不知这世间，保境容易，安民最难。”刘大霖摆出一副教训的嘴脸，“以贵众之力，火枪大炮铁船，三百年来无出其右，然而百姓之将养却非一朝一夕之事。”

熊卜佑一听就腻味了，但是他是专门负责对外联系的干部，等于是外交官，不能一点涵养也没有，当下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模样。

第二百六十九节 秋赋（三十四）

“将养百姓，最要紧的就是‘安静’！昔日汉代孝文、孝景……”

熊卜佑耐心听了半天，发觉刘进士的全部理论就是“统治者应该什么也不做，一切保持原有的秩序运行，免得骚扰了百姓。”

刘大霖接着说：丈量田亩看似合理又利民，实际上在执行中往往会被“宵小之辈”所乘，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到最后反而闹成了害民之举。他很不客气的就把陈明刚的例子拿了出来。

“若没有陈明刚的丈田，我们还想不到这一节……”熊卜佑把这责任直接往他身上一推，“他虽然是假公济私，但是丈田清税赋这件事我们觉得并不为错。”

“丈田清税，无非是要多征钱粮，本县的百姓已经够苦得了！”刘大霖激动起来。痛陈临高百姓的生活状况。他虽然住在县城里闭门读书，但是从家人、亲戚、师友学生和自家的佃户嘴里知道农村的真实状况，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的疾苦，他了解的很多。

“刘先生说得都是实情，”熊卜佑道，“但是自从大明开基以来，临高承平快三百年了吧？三百年来百姓却越过越穷，到底是什么缘故？”

“外有黎乱海盗，内有土匪，天灾不断……”

“这只是一部分，刘先生总该知道，临高的户口是在逐年减少的吧？”熊卜佑先从这个问题上入手。

刘大霖当然知道。

“大明开国初年，本县的户籍是有近六万多人，”熊卜佑说，“现在有多少？”

刘大霖张口结舌，他还真不知道本县的户籍人口有多少。

“在籍人口不过二万多。这二百七十年来，临高虽然和先生说得一样，有黎乱、海盗、土匪，但是大体局面还算平静，民生粗安这四个字是当得起的。”

刘大霖点头，这话不错。琼州府虽非世外桃源，但是各种大规模动荡要比大陆少得多。按理说这样的地方户籍人口是应该增加的。现在越来越少，只说明逃亡户和隐户越来越多了。后者他知道，县里不少村子是整村的隐户，托庇在某个地方豪强之类的人物名下。自己名下，也有少量的隐户。

问题的根结，就在这大明的税赋制度上！熊卜佑毫不客气的指出其种种弊端。

他先从大量的“诡寄”“隐田”开始谈，大地主们用种种手段逃避赋税，从而使得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加重了赋税负担。而且大户勾结官府，贿赂胥吏，种种违法行为无人纠正，小民不但无法少交颗粒，还被

强行用各种手段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制。”土地集中，赋役不均，农民不是逃亡就是投寄他人名下。“……弘治年间，大明的户数，就比洪武年间少了150万，口数少了700多万。论及现在，更不堪了！”熊卜佑侃侃而谈，“这清理田亩，均平税赋已经是不得不办的燃眉之急了！若再是一味的‘安静’，百姓们最终不外乎是强者为寇，弱者陷沟渠！”熊卜佑话锋一转，“刘先生在大陆上故旧甚多，邸抄也看得。如今天下的局势到底如何，总比我们更清楚。”

熊卜佑的材料都是现成的，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和传统士子空谈“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之类的感性套话完全不同。春节过后的社会调查使得穿越集团掌握了大量的本地数据。为了应对类似今天的局面，资料部门早就把资料库里所有掌握的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资料进行了一番总结归纳，写了长篇报告给领导小组阅读，现在领导小组里的每个人都算得上是半个明代赋役制度的专家了。

果然，刘大霖被说得哑口无言，他虽然对临高的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相当了解，但这也仅仅是了解而已——他的学问不在这些经济之学上。熊卜佑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引经据典，让他心生钦佩之情。

不过，这也让他很是疑惑，澳洲人自称是宋人后裔，流落海外数百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大明的事情如此的清楚？连过去的朝廷大臣、地方官员的言行和奏章内容都知道！

看来，澳洲人里必然有本朝的读书人，而且这读书人的学问功底，绝不会在自己之下——十之八九，还远胜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警惕。

“受教了！”刘大霖拱手施礼，语气沉重，“想不到澳洲对大明居然知道的如此详细，真是惭愧！”

“一点皮毛之见。”

“熊首长说得，都是正理。只是贵众想过没有？”刘大霖并不死心，“天下的事情有理的办成没理的，好心办成坏事的，举不胜举！贵众要办清理田亩，均平税赋的事情，可有这样的把握？”

“这个我们知道。”熊卜佑正色道，“刘先生，我曾听王师爷、吴太爷说过，过去他们一直想为临高的百姓做几件事，不知道刘先生是否知道？”

“知道。”刘大霖是县里的头号士绅，涉及县里的大事肯定会先和他商议，“剿匪、修路、兴学。”

“办成了没有？”

刘大霖明白他的意思了：这三件事情，吴明晋谋划了数年也未成功，澳洲人来了一年就全办到了——难怪他们如此自信骄傲了。

看来，澳洲人是铁了心要丈田厘清税赋了。若是他们真得能做到倒

也是一大善政。刘大霖想到这里点了点头，又一次提醒道：

“贵众剿匪、筑路、兴学，无非是有钱有力。清丈田亩赋税的事情，千头万绪，还请贵众仔细。”他停顿了下，“尤其是用人上，不可不谨慎从事。”

“是，这个我等明白。”熊卜佑见他的语气已经不再是激烈反对，心中大为意外。难不成我这番话就打动了他？这么说来这个地主阶级分子还算是开明。

“……还有，贵众既然要厘清税赋，其中免不了要涉及本县的大户缙绅，到时候还要请贵众手下留情，稍存体面。”

“好说，好说。”熊卜佑打着哈哈。

髡贼要重新丈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黄稟坤又一次去见刘大霖，却讨不到他的新主意——刘大霖干脆称病不见任何人了。

大户们完全懵了，不知道这世上的风到底是怎么吹得了。既然说陈明刚“扰民”，那么丈田也是扰民，怎么只抓了陈明刚，丈田还要继续下去？

黄稟坤知道刘进士多半是碰了个软钉子，髡贼决心已下。他和李孝朋商量了半天，没商量出个名堂来。李孝朋提议再去发动粮户联合上稟贴，黄稟坤苦笑着摇摇头——他太了解这伙大粮户了，典型的欺软怕硬之辈。澳洲人的虎须谁敢去撩？过去好歹有刘大霖这面旗子，现在他不愿意出头，自己就算说破了嘴皮也未必有用。而且澳洲人既已惩罚办了陈明刚，再要闹事，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刘家寨。

刘友仁再一次研究着新送来的粮由，这是刘光表刚刚拿来得。

粮由和过去粗糙的毛边账册纸上拿木戳子盖上字句再乱涂几个毛笔字不同，这张粮由是印出来，纸厚而挺。上面填写着黄家寨的起课田亩数、每亩正赋多少，每石耗米多少，指定在几月几日之前到县城、东门市、博铺或者南宝的德隆粮行交兑。除了糙米之外，德隆的粮食流通券也可交兑。逾期不交即上门催缴，并按日征收1%的滞纳金。

“送粮由来的粮差是哪位？请进来见一见。”刘友仁虽然在加来，县城里的事情却是一清二楚。既然陈明刚一伙已经被肃清，新成立的“征粮局”的粮差就要见一见，拉拢下感情。这也是惯例。

“送到就走了，侄子请他留饭，他亦不肯。”

“草鞋钱送了没有？”

“送了五百文，但是——”刘光表的语气有点难以置信，“不肯收。”

“不肯收？嫌少么。”

“不是，”刘光表说，“态度很是坚决，并不做作。”

“真是奇怪！”刘友仁想到大家议论过澳洲人的从不受贿，也不许手下收取任何好处。他原以为也只不过说说而已，或者是在澳洲人眼皮下看得紧才会这样。没想到还真能做到。

“叫什么名字？”

“侄儿不知——”

“你办得什么事！”刘友仁不满的斥责道。

“侄儿问了，他不肯说，只说他的工号是——是——”刘光表指了下粮由，最下面送达人后面跟着一串歪歪扭扭的符号，叫什么阿拉伯数字。

“他就问侄儿撕了一张回执，还要侄儿盖个手印。”

刘友仁看了下，粮由的下半段是被撕掉的，还有骑缝的数字。这全新的花样他一时无心研究，问道：

“每石秋赋缴三斗耗米？”

骑缝：两纸交接或订合处的中缝。

“算是比在陈明刚手里少了三升。”刘友仁不满的嘀咕道，但是再仔细看，粮由上的起课数字却是三百八十亩——和过去一样。

第二百七十节 秋赋（三十五）

刘友仁一愣，这么说来陈明刚一伙搞得“丈田”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果不出他的所料。老八是在借题发挥。

“总算！”他叹气道，“丈田的事情算是过去了。”

“三伯！丈田的事情还没完！”

“怎么？”

“三伯你看，这是澳洲人的‘行政申诉答复书’，所有联名上稟贴的粮户们都有一张。”

刘友仁赶紧把另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打开，也是印出来的一纸文书，上面的抬头很不客气的写着：临高县刘家寨刘友仁。

连个起码的称呼都没有，指名道姓。不过刘友仁并不在意这些，赶紧把答复书通读了一遍，立刻明白了里面的意思，不由得颓然坐下。

看着答复书里的意思，澳洲人的丈田是肯定要进行下去的。闹了半天澳洲人是不要陈明刚“丈田”，而是打算自己来干！

“三伯，这事情可怎么办？如今陈明刚一伙都完了，就是想去讲斤头也没地方找人去！”刘光表说，“要不要把周七请来谈谈？他刚补了户房的书办，现在是澳洲人手下一等一的红人……”

“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刘友仁摇头，“周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红人，不过是个幌子。要是真要重用他，就不会有征粮局了。”

征粮局的总办是县丞吴亚，坐办是一个澳洲人。周七除了顶了一个“户书”的头衔之外，根本就被排除在征粮事务之外，一点红的迹象也没有。

坐办：清制，非常设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称为坐办，略次于总办和会办。

“而且你现在去找他，恐怕他连见都不敢见你。”

“这可怎么办？”刘光表很是焦急——这倒不是做作，刘家寨的钱粮出入都在他手里，起课的田亩多少直接影响到他自己的经济效益。

刘友仁默然。他也是前些日子联名上书的粮户之一，现在再去找黄稟坤商量，继续找刘大霖上书？

“怕是不行。”他马上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就眼下来看，澳洲人是给了临高士绅大户面子，陈明刚一伙也刚刚被惩治过，现在如果自己再去上书请愿，恐怕对方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想到最近又开始盛传澳洲人的种种“妖术”，他的背后一阵发凉。

黄稟坤就在县城里知道消息要比自己早得多，却一点消息没有，看来这黄家二公子也有点心虚，不敢再出这个头。

如果还是按照应付陈明刚的路子，报一部分瞒一部分呢？上次已经

新报了二百三十亩上去，如果少于这个数字是万万不行得，到底报多少呢……忽然他一惊，想了起来：陈明刚一伙中的许多人现在应该都落在澳洲人的手里了。这些人对本地大户的田地状况了解很多——就拿周七来说，他对刘家寨的实有田地数量知道的清清楚楚。此人现在是靠了澳洲人当上户书，十有八九要用这秘密来讨好澳洲人。

幸好想到这一节，不然的话说不定就会变成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三伯，是不是请勋首长来谈谈？”

刘友仁想到这天地会的农技员正在自己家里。可以探探澳洲人的口风——不过他没抱太大的希望。上次他向勋素济打听“丈田”的事情，用了各种手段来套他的口风，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伙人的口风极紧。

“勋首长在做什么？”

“在教长工们用打谷机。”刘光表砸吧了下嘴，“这东西真好用……”

勋素济的日子过得很充实，所谓很充实就是每天都非常的忙。他一边要当临高粮油食品总公司是常务副总，兼食品厂厂长和总工程师，还要每周为国民学校里的“厨师速成班”上课，最后，每个月还有三次为天地会的服务——当技术指导。

总算天地会还算体谅他，只安排了个大地主刘友仁给他。不需要象其他农技员一样巡回，需要到处跑。

刘友仁的土地数量是天地会客户里最多的，和临高县学的学田一样，属于重点客户。享有专门的农技员服务。

对勋素济来说，当天地会技术指导在他的日程表里算是一种休假了，刘友仁是大地主，刘家寨生活条件也很优越，勋素济每次到刘家寨过得都很舒服，享受得是真正的地主待遇，而不是万里辉那种乡村小地主的待遇。不仅拨给单独的小院一座，还专门派遣了二个佣人为他干杂活。

现在最为紧张忙碌的播种和管理阶段已经过去。长工们逐渐掌握新农法。在整个种植过程中勋素济运用新技术和管理方法解决了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使得农民们对天地会的“澳洲农法”有了信赖感。到来的丰收更是让大家信服的五体投地。

刘友仁对他的信任也大为增加，过去总觉得天地会的农具卖得太贵，现在天地会推销任何东西他都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使用，很是干脆。有时候还主动打听天地会有没有推出什么新的农资。

这次收割前，天地会又组织农具厂搞了一批脚踏式的打谷机。简易的打谷机古代也有，但是在临高本地，大家用的还是最原始的手段将稻穗在木桶边上敲打脱粒，不仅效率低，而且损耗大。天地会搞得这台打谷机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农村人力打谷机的图纸制造的：形状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打谷子的这头下面是个踏板，用皮带带动打谷机边上的一个铁轮，铁轮和里面的滚筒同轴。滚筒上装有U形的曲环，尖的部分钉入滚筒。滚筒两头是铁轮，中间是一排平行木梁。利用滚动的

U环来给谷子脱粒，还可以脱花生。比拿稻穗直接在圆木桶上脱粒快多了，而且脱粒时的损失也很小。



传统打谷、脚踩打谷机

打谷：用连枷或脱谷机脱粒

这种机器不但方便，而且轻便。二个成年男人就能抬着走。所以一开始演示，第一批十台就被会员们一抢而空。

另一种设备则是风车扬谷器，用小型风车将稻谷扬起，取代农村常用的人工扬场。不仅速度快，而且节约劳动力。临高的风能资源还算丰富，小型风车对掌握了齿轮制造能力的穿越工业来说也不是难事。



扬谷器、人工扬谷

扬谷：靠风或气流使[谷壳]分离或去掉谷壳。

两种农机设备不仅在天地会的用户中起了很大反响，也让其他农户们大开眼界。加上今年的秋收，天地会的客户个个获得了规模不等的丰收增产，产量从增加三成到五成的都有。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注意节奏，不要踩得太快了。”勋素济脑袋上戴着草帽，告诉正在脱粒的长工。长工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勋素济又过去看另外一台——发生了故障，皮带被卡死了。

他用随身的工具袋里的工具费力的修理着，机械工业部门制造的劣质零件公差大得可怕，运转起来经常会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一边费力的校正变形的零件，把皮带重新拉回导向轮上，一边还不忘教身边的一个小长工这个机器的原理，简单的故障怎么排除。

终于，皮带又回到了原位上。勋素济从地上站了起来，汗珠子噙里

啪啦的从他的脑袋上直往下掉。他摘掉草帽，学着电影里的劳动者的模样，豪迈的给自己扇着风。

“就这么样，怎么也得评个劳动模范什么的。”



劳动模范简称劳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越的劳动者，经职工民主评选，有关部门审核和政府审批后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劳动模范分为全国劳动模范与省、部委级劳动模范，有些市、县和大企业也评选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劳动模范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荣誉称号。与此同级的还有“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勋首长，喝点茶吧。”说话得人，正是刘美兰。自从刘光表打算把她嫁给勋素济之后，三天两头往她家里跑，向她爹软磨硬泡。刘美兰的父亲最终无可奈何的答应了。

至于女孩子本身的意见这时空谁也没当回事。于是刘美兰就要准备嫁给勋素济了。为了制造机会，每次勋素济来刘家寨，就经常让刘美兰去端茶送水，有时候还主动送些水果吃食到他住的地方。

刘家伯侄的算盘是让勋素济自己相中了，他开口一提，自己就立刻答应。没想到这勋素济倒像个谦谦君子，每次刘美兰来送什么东西，都很客气，有时候干脆连话都说不上几句就冷场了。

勋素济不知道有这桩好事在等着他。更没把刘美兰经常在他眼皮底下出现理解成某种提亲的信号——宅男对男女恋情总是比较迟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懂17世纪的恋爱方式。

“多谢刘姑娘了。”勋素济接过茶碗，一口气喝了一大碗下去。茶水即苦又涩，但是喝下去消暑解渴，很舒服。

刘美兰见他的牛饮，不由得扑哧一笑，这个男人和她想象中澳洲首长太不一样了。这个人其貌不扬，虽然皮肤白点，但是举手投足一点也不像话本小说里说得那种翩翩公子的模样，看上去就很粗俗，而且还亲自干农活！她一直觉得，真正有地位的少爷是不会自己去干农活的。只有她家这样的土地主，才会自己也跟着长工佃户到地头上去。



牛饮：俯身而饮，形态如牛，故云。引申泛指狂饮、豪饮。词出自《韩诗外传》卷四：“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长辈要自己嫁给这个澳洲人，刘美兰是不大不情愿的。她中意的是临庄的一个小地主家的少爷。长得很斯文，刚刚“入学”不久。刘美兰在乡下的庙会见到过他几次，对他一直保有幻想。

第二百七十一节 秋赋（三十六）

但是她知道这地主家的少爷是不会看上自己的。自己家是族里最穷的几家之一，家里没有多少地，靠宗祠里发点祀米过日子，当然也谈不到会有陪嫁……还长得比许多小伙子还高……这17世纪的小女子也就很自然的认命了。反正澳洲人吃穿享用比本县最有钱的人都要好，嫁给勋首长似乎也不错。

两个人的眼光接触了一下，又避开了。勋素济象以往一样没有找出新的话题来，刘美兰只好快快的离开了。

勋素济回到场边的藤椅上继续喝着凉茶，看着打谷场上的打谷机和风车的运转状况，不时纠正一下错误的使用习惯。他的秘书金喜善打着一把伞给他遮阴，不时还满怀柔情的看一眼“首长”。

刘美兰这边没进展，勋素济的个人生活倒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微妙的变化是某个夜晚发生的，勋素济攻略一个H-GALGAME之后，成功推到最后一个女主角之后，再次浏览了一遍记录了光辉历史的CG相册，带着满足的心情和浑身的荷尔蒙准备上床休息，这时候他听到窗外有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原来金喜善还在外面努力的脚踏着充电器——他忘记关照她明天再充了。



H-GALGAME：H表示色情，GALGAME是一种可以与动画美少女进行互动的日本电子游戏。性取向为异性恋的男性是这一类游戏受众的主体。“H”表示色情，这个名称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些认为是来源于日语中“变态”「へんたい」一词，也有人认为来源于最早出现在NEC pc98上的「えっち」，甚至有简化到认为是中文“黄”的声母……实际上H来源于对日语词汇“エッチ”（罗马音：E tchi）的音译，该词的意思为“好色的”，“下流的”，以后慢慢地为了书写简便，H便有了和该词相同的意思。

CG：借助计算机来制作动画的技术。**CG**”原为**Computer Graphics**的英文缩写。随着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形成,国际上习惯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领域通称为**CG**。

怜悯、惊讶、歉疚和荷尔蒙使得勋素济突破了2D的审美观，终于不再禽兽不如。

自此以后，金喜善干活更加卖力，体贴他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连他下乡来搞农技也跟着来服侍。

刘美兰坐在不远处百无聊赖看着地上的装着茶壶茶盏的筐子。尽管刘光表不断给他们制造见面和相处的机会，不过勋素济秉承宅男的特色，对攻略3D女性缺乏实战经验。刘美兰的身材样貌不时也让他心生绮念，还是迟迟没有展开追求。

这会，他的目光不时的在刘美兰和打谷的农民之间游动。刘美兰比平时看到的土著女性稍微白净一点，个子高——这点很合他的口味。金喜善虽然是劳动妇女出身，但是自小在财主家长大，这种事情自然是明白的。知道首长很中意“刘姑娘”。也在寻思怎么去替首长牵线搭桥。

三个人各怀着心思正在用眼神交流，刘光表急急忙忙的来请勋素济。

勋素济早知道这刘友仁想问什么——执委会最近就清理田赋的问题所有穿越者通报过，指导他们在对外接触的时候使用什么样的统一口径。而勋素济这样经常出入本县大粮户家中的农技员，更是受过专门的指导。

刘友仁倒是坦率，开门见山就询问：澳洲人的清理田亩到底是何目的？

这几个月来，双方的合作比较愉快：刘友仁有意笼络，勋素济做事情也是尽心尽力，双方已经培养出了友谊。刘友仁的坦率大有“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意思。

“……若是贵众钱粮不够，我等粮户均愿将合理负担再加几成，这丈田清赋的事情，旷日持久，又劳师动众，贵众到底所为何来呢？”刘友仁很是诚恳的说道。

勋素济想果然和阿德说得一样，不过他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所以对当时开指导会议的时候阿德到底说了什么具体的应对语句有点记不起来了。想了半天才说：“我只是个农技员，这事情不大清楚。”看到刘友仁面露失望之色，他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些日子好吃好住的招待，可谓备极殷勤。便又说：

“便是清理了田亩，只要你加入了天地会也不吃亏，光一亩地就多收了多少！”

这话倒有当头棒喝的感觉。刘家伯侄对视了一眼。这话不错！

由此看来，就算把田地都报上去，只要能继续得到天地会的服务，亩产能上去，自己其实并不吃亏。

刘友仁一时间没了话语，心里紧张的盘算起来。

符不二的老婆终于闭嘴了。这个女人虽然尖刻吝啬，充满了对天地会的怀疑，但是田地里的稻子给了她一个充分的证明——长期以来她挨符不二的揍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合理的。

天地会送来秧进行稀插的田里的稻子，不仅稻穗多，而且谷粒密集饱满，比起周边的稻田里的稻子的长势，高下立判。

这丰收来之不易：从稻子开始灌浆起，符不二的心就提了起来——晚造水稻的长势之好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但是他也由此提心吊胆起来，生怕天气或者虫灾会突然毁灭了丰收的希望。



扬花时期的水稻

水稻灌浆：是指从扬花结束到籽粒成熟的一段时间。

但是各种各样的种稻子时候必然会遇到的灾害都逐一被万里辉化解了。符不二也从过去简单的盲从到实实在在的五体投地的佩服，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夏天闹飞蛾的时候，过去只能听之任之，万里辉去了一次天地会，隔天马上就送来许多木桶，里面装满了气味难闻的乳液——桐尿香。

桐尿香：解释见文中——作者创作的名字。

在万里辉的指导下，符家的长工按照一份乳液兑150份水的比例混合好，再由人工在地里抛洒，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这样连着做了几次，原本稻田里极猖獗的螟蛾、稻飞虱、浮尘子少了许多。



螟蛾：鳞翅目蛾亚目螟蛾科的通称。全世界已有1万种以上，中国记录有1000余种，螟蛾身体细长脆弱，小型或中等大小。螟蛾的幼虫取食粮食、蔬菜、果树、森林等各种植物，中草药、面粉、食品、干果、糖果以及多种贮藏物都可受到螟蛾为害。但是也有利用它的习性歼灭有害杂草的。多数为钻蛀取食，也有少数卷叶取食各种经济作物以及林木的。

稻飞虱：属于同翅目飞虱科，俗称蠓子虫、火蠓虫、响虫。以刺吸植株汁液危害水稻等作物，其排泄物常招致霉菌滋生，影响水稻的光合作用和呼吸。另外还能传播植物病毒病。在我国为

害水稻的飞虱主要有三种：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灰飞虱，其中以褐飞虱发生和为害最重，白背飞虱次之。

浮尘子：即“叶蝉”，同翅目叶蝉科动物的统称。与飞虱的区别主要在触角生于复眼前方或之间，而飞虱在下方。危害苹果、梨、桃、核桃、板栗、柿子、枣等多种果树及多种蔬菜和林木树种，食性很杂。在果树上刺吸为害枝条和叶片等，但危害作用最大的是成虫在枝条皮层内产卵，破坏皮层，可以造成死枝、死树，尤其对幼树的为害更大。

万里辉介绍说这种神奇的东西叫做“农药”，是澳洲人制造的专门对付稻子的虫害病害的——今年用农药是免费得，不过到明年就要收物料费了。

“愿意愿意，这是好东西！”符不二激动的话都说不来了，“我马上出钱再买点！”

“用不着的，你现在田里又不闹虫子了，买了也没用——放着会失效的。”

万里辉知道这土农药的主要成分其实是人尿和桐油。桐油还好说，新鲜的人尿即不容易收集又难长时间保存，农药厂是用多少配多少，产量并不高。除了自用就是配额给天地会的客户了。

桐油：是将采摘的桐树果实经机械压榨，加工提炼制成的工业用植物油。它是制造油漆、油墨的主要原料，大量用作建筑、机械、兵器、车船、渔具、电器的防水、防腐、防锈涂料，并可制作油布、油纸、肥皂、农药和医药用呕吐剂、杀虫剂等。



开花的油桐树

油桐树分布于中国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南、湖北、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越南也有分布。通常栽培于海拔1000米以下丘陵山地。

这个答复让符不二改变了主意：明年他还要继续参加天地会，今年收了能得到粮种固然不错，但是种地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农药”、“复合肥料”之类的东西却只有天地会的客户才能享受。

站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边，回顾这几个月的风风雨雨。符不二有一种要抑制不住的激动——太神了！虽然水稻晚造种植面积减少了一半，但是总产却比去年还要多出一成来。要是能把所有的地都种上，还不得发财？更不用说抛荒的土地上种植的蚕豆也被澳洲人全部收购了，蚕豆的收购价格不算高，好歹也是收入。而且流通券还能用来支付天地会的

各种服务费，一举两得。



蚕豆：具体另见第三卷·184节。

打谷机和风车，符不二家也买了。他家娘子现在正站在打谷机旁，好奇的打量着这个新奇的玩意正以极快的速度把稻谷打落下来。家里的孩子们也都围着，着迷的看着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机械。

最近她对万里辉的态度大变，不再有充满警惕和怀疑的眼神了，变得比较象一个正常的女人了。为了表达她朴素的感激之情，还为万里辉做了几双布鞋。

符不二的成功让美洋村全村轰动，原本把符不二当饭后笑话反复讲的人现在都沉默了——谁是笑话现在已经一目了然。原先笑话他的人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的看好符不二，以表示其“远见”。

万里辉在农忙期间作得被认为是疯疯癫癫的举动，现在全成了村里人模仿的榜样。村里兴起了积肥的热潮，美洋村忽然变得前所未有的干净——再也没有人在村里丢垃圾了。也有人学着万里辉的做法去野外打草、在河里捞淤泥搞积肥，村外的小河很快就被挖得非常清澈干净，再也没有污泥的臭味了。

每次万里辉到村子里来巡视，就有很多人来问各种技术问题——如何堆肥、为什么要抛荒一半地种豆子……万里辉来者不拒，稍微简单的说明一点。顺便乘机鼓吹加入“天地会”的好处——不过这种推销往往会被符家娘子粗暴的打断。万里辉闹不明白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想什么？想不让别人参加天地会喽。”符喜来给他收拾碗筷的时候听了他的疑问笑嘻嘻的说。

“是这样！”

“她呀，恨不得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把地卖给自己家。要是大伙都参加了天地会，都会了你教得农法，就没这个机会了……”

“这也不见得吧。”万里辉说，“共同富裕才是大方向——”

“嘻嘻，还共同富裕。你们真是怪！”符喜说，“非要巴巴到这穷乡僻壤来把自己的技艺都教给别人！我在念书的时候听人说，随便哪种技艺在大明都能发家致富了！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不知道呀？”

“如果师父永远只会这点东西的话，当然是要饿死的。可是我们懂得比海还要广阔！”万里辉做了一个豪情万丈的手势。

“随便你吧。”符喜说，“你什么时候回去？”

“怎么，要赶我走了？”万里辉笑咪咪的看着符喜——他和这个符家的家养女孩子已经很熟了。彼此有了好感，说话也随意的多了。

第二百七十二节 革除弊端

“这哪敢。”符喜下意识的抿了下鬓发，“你回去了，我才能回国民学校去。农忙假都快结束了。家主娘子非说要等你走了才许我走。”

“快了，等我教了怎么做粮食储存就走。”万里辉说，“你很喜欢上学？”

“嗯！”符喜点点头，“学校比这里有意思一百倍！”她忽然压低了声音，“真不想回这儿来。”

国民学校教授给她的知识，灌输给她的概念，影响她的生活习惯。土著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被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万里辉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吧？我们开始培养出一批既不是17世纪又不是21世纪的新人了。

“不想回来容易。到时候找我好了。”万里辉随口一说，国民学校培养他们，当然是为了给自己用，而不是留给土财主算账。这女孩子的大概是按照农技方向培养的，和自己是一个部门，和吴南海说一声安排在农场就可以。

“真得？”

“当然是真得。”万里辉觉得奇怪，见这小姑娘紧紧的盯着自己，脸颊红扑扑的，心里暗暗觉得不妙。这女孩子可才十四啊，十四啊。万里辉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坚持意志。

符喜默默的看了他几秒，忽然跑了除去。万里辉看着她的辫子，心里有点混乱。

几天以后，万里辉离开了美洋村。和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到来的时候相比，天地会已经成了一个能带来财富的神话般的组织。村子里土地多的人家，都在盘算着要加入天地会，除了符有三之外——这老头继续以不变应万变。

征粮局的粮由也发到了美洋村。陈明刚搞“丈田”的把戏的时候，美洋村因为没什么大粮户倒没起大的波澜——这里的耗米负担高达五斗多，已经很沉重了。

新的粮由重新发到之后，大家意外的看到耗米已经降到了每石三斗——这对已经被赋税加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在他们的身上卸掉了一块石头，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澳洲人来了之后大伙的日子好过一点了。”符不二感叹道。他这样的小地主无权无势，税赋负担极大。

不仅在美洋村，县里许多村子的百姓都有这样的感觉，地方安靖，出门在外再也不用害怕遇到土匪海盗；收获了粮食也无须担心土匪海盗来抢劫，可以安心心的劳作休息。即使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也能在澳洲人那里干活谋生。

生活既然安定，新成立的征粮局又统一了本县的“耗米”征收额，大

大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这使得秋粮的征收工作进展很是顺利。不仅如此，已经缴纳超额耗米的粮户收到了通知，他们可以领回多缴的粮食。

这个消息很快轰动了全县——没听说过到了官府手里的粮食还能还回来！太阳真是从西头出来了。

吴亚曾经力劝邬德不必退还超额的耗米。

“耗米原就是苦乐不均的，有多有少。已经征过得，就算不退也不为过。”吴亚还提醒他：耗米均平成三斗固然是利民的事情，但是恐怕征收的耗米总量会下降。这样一来，各种开销恐怕会不够，搞不好还要倒贴进去。

邬德却坚持一定一视同仁，保证“公平”。

“就算倒贴也没关系。要得就是‘均平’二个字！”邬德毫不在意的说道。其实计委早就做过简单的核算，只要保证每家粮户都按照三斗的数字缴纳，耗米的数量是不会少于往年的。就算需要贴补一点，所费也有限。

已缴粮的粮户凭粮串到征粮局办个手续就可以凭条子到德隆回收户房原先多征的耗米。这个时候，邬德再一次的领教了古代社会办事的混乱性。

居然有不少粮户上征粮局来哭诉说，粮是缴了，但是没拿到粮串。一问之下才知道不少小粮户从来就没拿到过粮串。邬德赶紧叫人调阅账册——正式的缴粮账册上的数字和粮户们说得完全对不起来——要少得多。查了陈明刚的底账才知道具体的数字。粮户们果然没有说谎。户书玩得是多收少登账的把戏，自然就不给粮串了。

“凡是有人来查核的，一律帮他们查清。照账册给他们退粮凭据。”邬德心想要不是这次干净利落的把陈明刚的底册全部抄获到手，又有周七这个卖身投靠分子的帮忙厘清，这笔糊涂账谁也闹不清了。

除了均平耗米和退还多征之外，另外一件重大的举措就是开展流通券抵粮赋的政策。

穿越集团自从开始发行流通券起就一再承诺粮食流通券可以直接用来抵充合理负担。而且也确实实的做到了。现在，抵充范围扩大到正式的粮赋上——没有能用流通券缴纳粮赋更能体现它的价值了。尤其是在本时空，要知道当年大明政府就是自食其言，要百姓接受官府发行的大明宝钞，收税的时候却要铜钱银子。照严茗的看法：大明宝钞不叫货币，纯粹是政府的一种掠夺手段——政府连其维持其最基本的信用的想法都没有，以为靠一纸空文就能保证其流通。

大明宝钞的记忆在依然留存着，严茗在和土著们的交谈中经常听到老人说起这种“纸片”。屈指算来，大明宝钞停止流通最少也有八九十年了，但是它的恶劣影响依然没有消退。

“现在正是我们大做流通券信用的时候。”严茗在执委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兴奋的指出这一难得的机会。

流通券好用、能买很多东西，这在临高已经是百姓接受的事实了。但是流通券离着真正的货币还差那么一点。一旦国家的税赋也能用流通券缴纳，其带来的信用增值是无可估量的。

开了这个先河之后，将来就能使用流通券推行税收的货币化，不再进行这样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实物税征收。

看到流通券这张纸片真得能抵充粮赋，使得原本对流通券依然抱有怀疑的当地农民对它产生了信心——官府都肯收，这流通券不就等于是实打实的粮食了么？

有些为穿越集团打零工的、和穿越集团做买卖的，手里积存了比较多的流通券，甚至都不需要送粮食到德隆，只要揣上一叠流通券就能直接按照柜台上的折算比率缴粮赋了。即方便又快捷。德隆还专门开通了流通券缴税专用通道，“昔日大明宝钞发行之时，也说可以抵充赋税，接过官府却自食其言。”一直关注着澳洲人的征粮行动的王兆敏感叹道，“这下，流通券就要屹立不倒了。”

缴粮的人流很快就挤满了德隆的三家支行。一时间业务量暴增。这一片大好形势让领导小组的成员欢欣鼓舞，不过也带来了忧虑。每天有好几百人在排队缴粮食的场面使得营私舞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邬德深知人性的弱点，在金钱面前绝不能把信心寄托在人的自律上——必要要有严格的制度。

德隆作为穿越集团的重点企业，所有的土著员工都是穿越集团精挑细选出来再加以培训的，不但业务熟练，而且忠诚度级别很高。

“忠诚不等于廉洁。想靠忠诚度来自律是痴心妄想。更不要相信所谓某种人信仰了什么就能例外。”严茗说。没有哪个贪官污吏不是衷心热爱提拔他、授予他权力的体制的，但这这种热爱并不妨碍他大挖体制的墙角来填满他自己的腰包。哪怕这样做会最终毁灭体制他也不在乎。

他对邬德的忧虑深有同感。他是学会计出身。出于职业的关系，对使用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要比其他人的感受深得多。为此他早就在德隆内部建立起一套现代的会计制度，这套体制保证了德隆迄今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舞弊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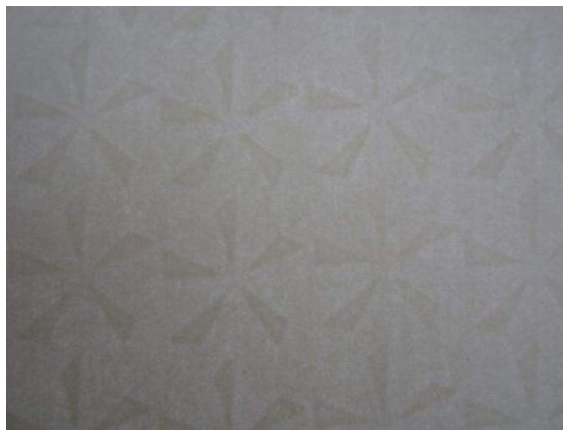
现在，他的制度又得到了文具厂开发的新产品的支持，首先就是复写纸。这样就能够开具笔迹完全相同的一式多联单据。过去也有手写的多联单，因为是分几次缮写的，在核对的时候就无法判明到底是一次性写成还是事后补写。



碳粉复写纸

复写纸：如图，碳粉复写纸。这类纸为经涂布或浸渍混合碳，或其他着色物之蜡或硬脂等物质者。用于以钢笔、铅笔或打字机将之转写到普通纸上。这类纸可为：（a）薄纸夹在纸中间用作一次或多次之复写。（b）普通之涂布纸，常为一组纸之一部份。

另一个重要的新产品就是水印纸。古代也有原始的水印方法，但是效果不好。印刷厂为征粮印刷的大批标准文书全部使用了新出品的水印纸，这种古代技术根本不能制造的新式纸张使得原先在征粮中相当猖獗的挖改凭证的手段再也无法实施——胥吏和师爷们尤其擅长这种手艺，能把文书、票子挖掉字句，使用纸片和浆糊进行补缀成完璧，再用墨笔改写。一般人绝难看出来。



水印纸

自1666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第一次发行了带有水印的钞票以来，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钞票都采用带有水印防伪技术的纸张。由于水印纸在制造过程中融汇了设计、雕模、制网、抄纸等复杂的工艺过程，常使伪造者束手无策。传统水印纸主要是在造纸机的网部完成制造的。一般在长网纸机网部安装专用具有特定图案的水印辊，或采用刻有特定图案的圆网网笼，利用网上成型技术，在纸页刚交织成形时，使湿纸页部分纤维组织变形，形成不同的标识、图案、文字等。在普通透射光条件下，可以看到全息透明的水印图案。成纸的水印图案不会因为时间、光照、温度的变化而产生强烈的变形，它与纸页浑然一体不分离，易于大规模生产，且能在同等生产工艺设备条件下保持前后生产产品的一致性，也因为水印图案层次清晰、轮廓柔润、工艺复杂、很难精确仿造，所以水印纸的复制难度极大，有极强的防伪特性。目前全面发展的水印技术还包括化学水印纸技术、电子水印纸技术以及数字水印纸技术。

除了严茗在内部加强监控，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防控，邬德还专门组织了“飞行检查”，不定时突击检查各处支行的账目，核对征收进来的粮食和流通券数量。另外还派人进行暗访，看看已经命令禁止的大小斗、堆尖之类的舞弊手段现在是否还有人使用。

第二百七十三节 清丈田亩

“账目出现差错的，可以暂时停职审查。只要不是有心的，还可以原谅。”邬德下指示给周伯韬，“要是有人继续顶风作案，继续搞这套把戏，就直接送劳教队。”

一系列的举措到位，不但百姓们满意，收粮工作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粮赋上的改良措施虽然幅度不大，却件件落在实处，让百姓受益。穿越集团的声望值增加了不少。执委会对邬德的工作也甚为满意。

但是最难做的部分还在后面。

“清丈田亩的工作，马上就要展开了。”邬德在会议上宣布，“这件工作比过去所有的工作都要繁难。”

首先要应对粮户们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大粮户的。其次是要对古代混乱的土地所有制的有个思想准备。

“……我们有鱼鳞册，有陈明刚的私账，有粮差胥吏们的交代材料，但是这一切还很不够。这些账本给出的只是一个数字，这些土地具体位置在哪里？面积多少？很不清楚，而且有大量的错误——这需要我们逐一去清查核实。”

从社会调查和天地会下乡指导工作的汇报中他们知道，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不是相连接的整块土地。大多是被分割成零碎的小块的——特别是在县城周边和文澜河两岸一些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要查清谈何容易。

从国民学校抽调了学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如何进行测量和绘图。伞店小胡从学习班里给提了出来，这个跛脚的粮差已经萎靡得站不起来了。邬德很简单的问了他一句：

“想出来么？”邬德说，“亏待不了你！看看周七吧。跟着我们有好处！”

于是小胡就立刻为穿越集团工作了。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丈田。

“好好干！”

根据计划，丈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在1629年的年底之前是申报阶段。以换契照为名进行重新登记。并且发布命令：凡是逾期不来登记的，老契即告作废。土地所有权随即失效。

第二步是核查阶段，由丈田工作队下乡核查各家的申报情况，进行数据纠正，同时进行绘图和登记。

最后一阶段按照核实的情况重新制发田契。以此为基准再推行新税制。整个清丈工作预计到1630年的5月之前完成。

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丈田，邬德还打算同时进行人口和财

产登记，查清全县的各个居民点——远程勘探队不断的在勘探中发现县衙里没有记录的小村落。尽量摸清临高的人力物力底子。

除了使用人力普查方式之外，邬德还准备大力使用技术手段——特别是航空遥感。不管藏匿在哪里的田地和居民点，在空中俯瞰全都一清二楚。

王瑞相带来了美帝出品的一架大型航模飞机和一架遥控航直升机，这两件极其金贵的宝贝一直被妥善的放在计委的特级管控设备库房里，整个穿越集团的“空军”就这点家当。

直升机用处不大，而且因为耗材超贵，王瑞相没买太多的备件。大型航模飞机备件就多得多。这种飞机尺寸很大，可以承载相当重量的设备，完全可以当无人侦察机使用。

“早知道就该搞架初教六来，”蒋宏军看到王瑞相在组装，不胜惋惜，“飞起来容易，又皮实。”



初教六：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自行研制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该机长期服役于中国空军及地方航校，是中国空军初级教练机主力机型。

“买真飞机太麻烦了。”王瑞相连连摇头，“光手续就烦死你！我倒觉得北美分舵的几个没买架超轻型飞机是个损失。这种飞机组装难度不比航模飞机大多少。”

“不过用这个已经很强了，”王瑞相说，“就是临高的风比较大，这玩意对风力太敏感了。要是摔坏了主结构就完蛋了。”

“其实可以造飞机。”蒋宏军提出了这个想法，“简单的飞机不需要多高明的技术，早期的飞机不也是竹木制品加个发动机么！我们有小型的摩托车发动机，再加工个螺旋桨什么的就能发起来！”

“航空器事情钟利时和王洛宾都很有兴趣，什么时候找他们谈谈……”

话还没说完，就有人来催促了：“丈量队要出发了，你快点！”

“马上就好！”

王瑞相的飞机被小心翼翼的装上固定架，这个固定架还兼发射架。采用橡筋动力抛射升空。固定架和飞机结合好之后被抬上了一辆牛车。然后航空牛车就在一队土著士兵的保卫下乡去搞土地遥感了。

清丈土地在鄂德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展开了。为了抓紧时间，他采用的是边登记边普查的手段。在等待土著“自我申报”的同时，就开始一个区一个区的进行土地情况摸底，先掌握每个区域大致有多少耕地、荒地和人口聚落。这个工作一是靠工作队下乡实地勘察，二来就是依靠档案清理了。县衙的架档房里有大批的原始档案，大图书馆派出的清理小组首先全县的土地登记档案进行清理登记。

明代的耕地性质名目繁多，主要是牵扯到土地用途和来源。里面的体制错综复杂，就算是积年老吏也未必能完全搞清。鄂德决定一概不予理会，先搞清土地占有状况。清理小组很快就搞清了本县的“官地”状况。结果不出所料。这个依据原始资料清算出来的数据和户房的账目完全对不上号。

“光官地的数字就和户房的账目差得老远。少了一半以上。”

“这帮胥吏够黑得。”

“也不完全是胥吏的问题，官地年深日久，湮灭是很常见的事情。有时候是被佃户占了，有时候被地方上的豪强占去了。还有得是被倒卖……里面形形色色的问题，很不容易解决的。”负责清理的人汇报道。

“有了这些原始凭据，我们就能回收官地了，全部拨给农委会吧！”

“回收官地虽然是名正言顺，却很难办。”于鄂水表示反对说，“年深日久，耕种的人早就视为自己的土地了，现在有人拿着几百年前的老契来说这地是我的，换了你你会乐意？”

“嗯，的确是这样。”

“还有，这些土地百十年来说不定都转手很多次了，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在的土地所有人是非法侵占。所以只能采取承认即成事实，不要再去费力清理了——不合算而且失民心。”

“言之有理，我们就把现在的官地好好的经营起来再说。”鄂德想了下，“干脆给这些土地也补发田契，来个名正言顺。”

丁丁也被叫到了领导小组办公室，他现在除了办报纸之外，主要精力开始放在文宣这块上了。本地的群众文娱活动非常贫乏，是个利用文宣占据舆论阵地的好地方。《临高时报》的发行已经超出了绿区的范围，愈来愈多的当地土著意识到这份报纸的重要性。本地零售和赠阅之外，也出现了长期订户——主要是当地的大户们，他们对掌握澳洲人的政策方向很是迫切。

宣传部还网罗了全县所有能堪称是“艺人”的人，包括会唱宣卷的和尚，会唱道情的道士，村子里专门应承红白喜事的吹鼓手，现在统统都被登记造册，接受培训。这些人随时根据指令下乡去搞宣传活动。

不过最大的收获是在社会调查中查到了若干临高木偶戏的艺人，这使丁丁如获至宝——临高木偶戏是很有名的海南特色地方剧。过去他一直奇怪临高本地怎么没有找到木偶班子，现在才知道这种表演形势还只是草创阶段。



临高木偶戏：是一种古老稀有的传统戏曲剧种。人偶同台演出的木偶戏。它主要流传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儋州、澄迈地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丁丁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他的“关怀”下，临高木偶剧团成立了——这是穿越集团组建的第一个拿薪水的专业演出团体。过去艺人都是农民，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会到市上去演出，挣几个小钱。虽然很受百姓们的欢迎，但是一年到头也演不了几场戏。现在就可以全力以赴的去演出了。

他在临高木偶剧团上花了很大的本钱——修建了一个兼顾演出和排练小型剧场，为演员们建造专门的宿舍——这些耍木偶的艺人，不过是因为家里地少人多，靠着这点祖传手艺混点小钱补贴，在社会上不为人所看重，说饥寒交迫也不为过，现在澳洲人居然如此的看重他们，直接招他们当了职工，发月钱给房子，连演出用的木偶、戏装都重新置办，里面更有种种澳洲来得新奇玩意，一个个对丁丁感激涕零。

在丁丁看来这不过是最起码的基本建设投资罢了。他的野心可大得很。并不满足一张《临高时报》，未来帝国的传媒大亨才是他的目标。当然，不是默多克这种腐朽的资本家大亨，而是手握政治权力的传媒大亨。



默多克：1931年3月11日，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英里的一个农场，毕业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是世界报业大亨，美国著名的新闻和媒体经营者。以股票市值来计算，新闻集团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亦称为“默多克的传媒帝国”。

丁丁不仅给剧团添置新的演出设备，还给他们观摩了闽南的布袋戏

录像。人偶剧能演成这样让演员们大为惊叹。



布袋戏：又称布袋木偶戏、手操傀儡戏、掌中戏，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中国福建泉州或漳州；主要在福建泉州、漳州（闽南地区）、广东潮汕与台湾等地区流传的用木偶来表演的传统地方戏剧剧种。

有时候给人打开一扇窗户就会引发无穷的创造力，这个演出团的水平很快一日千里，丁丁又为他们找了一个读书人，负责编剧。

第二百七十四节 文艺与宣传

不过这个编剧并不让丁丁满意，原因是此人的“政治觉悟”太差——当然了，这位教了三十年乡村私塾，穷得要逃荒的读书人很难有什么政治觉悟，只是把各种才子佳人戏照搬来改写一番而已。这不能满足他的把文艺当作宣传手段的设想。一天到晚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仙鬼神之类的传统故事，虽然很受群众欢迎，但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执委会批准自己办剧团可不是为了丰富临高人民群众业余生活，而是要传达穿越集团的精神和理念的。

丁丁对“文艺是武器”这个过去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观点现在推崇备至。正所谓屁股决定立场。

必须要编写一些宣传穿越集团方针政策的新戏来才能体现木偶剧团在宣传部门的意义来。这事情继续委托给编剧或者演员是不行得——这伙人满脑子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连这个起码的精神都领会不了。

必须先搞政治学习，转变思想才行。于是丁丁找到军队总政治部的魏爱文，要求对他的木偶剧团班子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外加思想学习。

“把他们从身体到头脑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但是他的大洋马女友却不能领会他的精神，反而对充满了17世纪中国特色的新版临高木偶剧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经常去观摩——充分体现了洋人对这一口的热爱。她对丁丁把艺人们都打发去军训很是不满意。

“艺术家们是不需要拿枪的。”她向男友提出：“不能让政治沾染艺术。”

“执委会办这个木偶戏班当然不是用来演出卿卿我我的小戏，而是用来做我们的喉舌，嗯，对，喉舌。”丁丁满意的想到了这个字眼。

“亲爱的，你上次说报纸才是我们的喉舌……”他的女友潘潘对这种中国式的词汇掌握程度不大好。

“全都是。”

“木偶戏应该是文艺——”

“文艺是要为政治服务。”丁丁迅速的把概念塞进他的大洋马女友的脑子里，“就如同时报一样。”丁丁看着女友迷惑的蓝眼睛，“我掌管的是宣传部，不是新闻部或者文化部。”

文艺是要为政治服务：在1942年5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这两个方面作了讲话，形成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

“就像戈培尔一样？”



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 - 1945年5月1日），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丁丁气得差点摔倒在地，这个比喻太刻薄了吧。他一甩手：“跟你说不清，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免得跟不上形势。”

潘潘气得直掉眼泪。没想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中国媒体人现在堕落成了一个彻底的官僚，而且还是最坏的一种。

丁丁对女友的感受来不及体会，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干。在木偶剧团的团员们正在训练营里扛着灌铁の木枪“一二一”、“向左转向右转”的时候，为了配合穿越集团搞得丈量田亩，厘清税赋的政策，他亲自操刀编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大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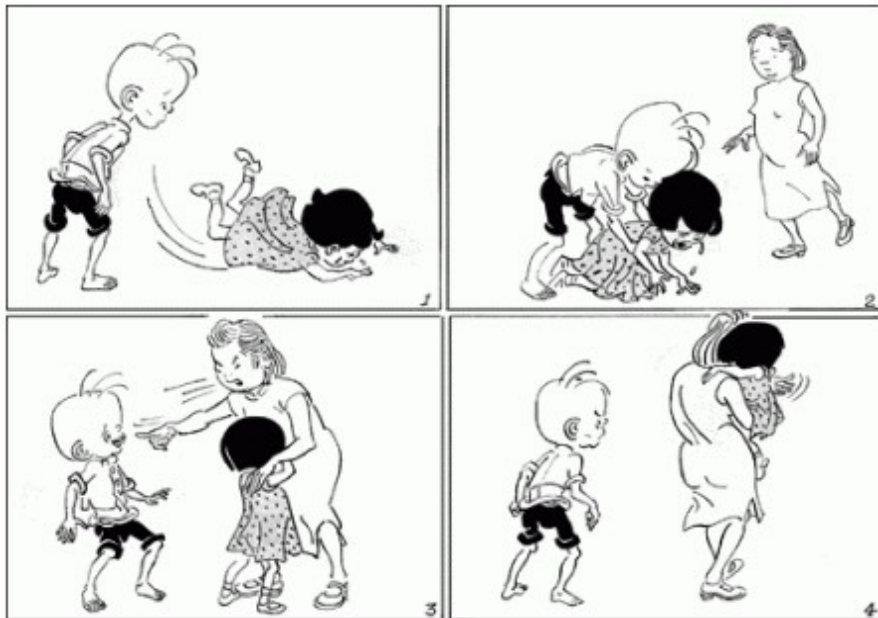
邬德叫他来是为了让他配合清丈行动进行舆论宣传准备。

“最近要在报纸上集中刊发明代赋税问题和改革的文章，”邬德拿出一个文件袋，“这是大图书馆和情报委员会搞得资料，很全面了。你稍微加工下就刊发。”

“每二三天刊发一篇主要评论，再刊发几篇背景资料之类的东西。”丁丁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几句话，“量太多了不好。”

“这里的文章大多是从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文著作中辑录编写成得，立场和观点是有所不同的——都分过类了，刊发的时候要注意。”邬德说，“要尽量给人一种讨论的气氛。”

报纸是给缙绅和士子们看得，对广大土著百姓，采用的就是派遣文艺宣传员下乡去宣传政策。这个方法廉价而有效，比起在识字率很低的农村到处张贴容易毁损的布告要传播的更快。执行这类宣传任务的，除了丁丁管辖下的民间人员之外，也有国民学校分配到宣传口上的实习生。他们的宣传形势要现代些，除了街头宣讲之外还采用张贴漫画的方式。



漫画：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喻、象征、暗示、影射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或画面组，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漫画作为绘画作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作为少数人的兴趣爱好，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读物。如图，三毛漫画。

“我还有这个，”丁丁志得意满的把自己的剧本大纲交给邬德，用木偶戏来搞舆论宣传，这倒是件新鲜事。邬德看了几分钟。

新编的剧本大纲是《南海风雷》。故事取材海瑞在江南丈量田亩，清理缙绅隐田的历史事实。海瑞是海南的名人，又以清廉刚正著称，用他的故事来做题材很讨巧。

“这创意不错。”邬德连连点头，“赶快排吧，排好之后我派几辆牛车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演出。”

军训归来的团员们气没喘一口就立刻投入了新剧排练，因为剧本很简单，几天时间就排好了。丁丁马不停蹄，专门请执委会的主要委员们观看。这么说这也是穿越集团自己制造的第一个剧目。在丁丁看来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剧还要推出官话版本。”文德嗣在观摩后下了指示，“以后要到大陆上去演出。”

“好的。”丁丁很是高兴，这是肯定的意思。

“还有就是矛盾冲突要激烈点。”马千瞩提出了修改意见，“各种对立面都要涉及，要加入百姓们在旧体制下的痛苦，我看安排一户贫农被粮赋压迫的家破人亡的情节就不错。”

“光贫农涉及的范围太小了，不能代表整个大明正在旧体制下渐渐崩坏的现实，”文德嗣说，“中小地主也是不合理制度的受害者么，要把他们的遭遇也加上去。”

“好吧，涉及的范围广一点，广大人民群众之类……”

“打住，这个本子的故事情节太简单枯燥了，没有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真要去演出大伙会爱看吗？”邬德提出了质疑。

这倒是个问题，丁丁也承认邬德说得没错。

“得加点料，”丁丁摸着自己下巴上稀疏的胡须，“戏不够，爱情凑……”

“在海瑞的清理田亩的故事主线之外再加个小地主家的少爷和佃户女儿的恋爱故事副线怎么样？”

“这个好，不过是不是有点离题？”

“不，不离题，”提出这个建议的萧子山说，“跨越阶级的恋爱原本是没有好结果得，但是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最后同归于尽……”

“你说得是什么……”马千瞩迷惑不解。

“反正结局就是全死光了，对吧？”丁丁说。

“没错，莎士比亚式的全死光。不过是死在大明政府不合理的体制问题之下的。不管是地主还是佃户，全部都要完蛋。传达的就是这个。”

“有点意思。”文德嗣说。

“要不要加上百姓们揭竿造反的情节？破产地主、失意的书生和即将饿死的穷苦农民被压迫得走到了一起，举起了大旗。”

“加倒是可以加，不过这是不是有点公然鼓吹造反啊。好歹我们还算是在大明的统治之下，小百姓们看了害怕怎么办？”邬德问。

“没关系的，”马千瞩沉吟道，“反正这种自发的农民暴动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的，因为他们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引。”

“好，我们修改。”丁丁连连点头，在笔记本上飞快的写着。

“嗯，我看最后可以加一幕，海瑞清理田亩卓有成效，但是被腐败的官吏串通一气调走了，他的举措渐渐失去了效果。最后武装斗争失败的百姓们在经历了血腥的屠杀之后重新聚集在山头上悼念死去的兄弟，这时候远处海面上冉冉升起了黎明的曙光……”马千瞩说。

“老马，这是木偶戏，不是拍电影啊，要承载这么多的内容是不是有点难。”

“这倒不要紧。”丁丁说，“闽南布袋戏的剧情比这个复杂多了，也一样能演出。我想这点剧情是难不倒艺人们的。”

“那就排吧，要快。”邬德说，“清丈活动已经开始了，要是来不及出全本的就来个简化的。”

宣传部的活跃，使得清丈田亩的工作内容和意义很快就传遍了全县。通过清丈田亩来厘清税赋这一宣传给许多平民小户带来了希望，许

多人一直以来饱受“飞洒”之苦，希望通过这次清丈田亩摆脱这一困境。有人则听说这次丈田可以免费补办田契，临高这里开垦荒地是很普遍的，但是开垦出来的土地要立田契就很难——胥吏们会寻找一切借口不断勒索“费用”，每个环节都要钱。现在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个个都很踊跃。

为了避免让百姓们产生这是“伪政权”在颁发田契，邬德特意把田亩申报的地点放在县城里的征粮局衙门。

这个全新出炉的衙门是地地道道的大明官方机构，由大明临高县衙门开办的。虽然不是什么正式机构，官方色彩倒是很充足——邬德特意选择了县城里的一处空衙门来当征粮局。

临高县城和大明所有的县城一样，是按照朱元璋的统一标准建造的，除了县衙之外还有多处衙署。中原县城所有的县学、阴阳学、道会司、医学、养济院之类一应俱全。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道会司：清代县级道教机构。

养济院：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

第二百七十五节 宣传攻势

不过这麻雀毕竟太小了些。临高是小县穷县，人口少，地方上科名不显，没有有力的缙绅支持，这些靠地方财政支持堂皇的政府机构没有存在多少年就逐渐的荒废了。堂皇的衙署也破落了。除了儒学这个县里非维持不可的机构还算存在之外，其他的早就人去屋空了。征粮局就占据了其中建筑最为堂皇的道会司。这个原本大明官方的道教管理部门里别说道士，连神像、神案都不存在了。显得十分荒凉。

邬德看中这里的官衙气派——比起其他衙署来，此地的门楼、正厅的格局要大，便于将来扩充机构的时候有足够的办公场所。便让临高建筑公司在此地原地翻建整修。成了征粮局的衙门。

虽然是大明的衙门，不过办事是现实模式的，马蹄形的木制柜台后面坐着第一批国民学校的税务短训班的毕业生。其他诸如一米线，排队用的栏杆也一应俱全。而且这里比起另一个时空有更严厉的秩序体制。几个经过学习班审查甄别之后留用的衙役气势汹汹的带着鞭子专门维持排队秩序。



一米线和栏杆

主动申报的人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情愿的。在他们看来清丈田亩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把所有的土地都起课征税。许多粮户虽然不见得能飞洒、诡寄，但是隐瞒田亩数量却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澳洲人的威胁也是明明白白的：凡是到期不申报，不登记，或者申报失实得，未登记的土地将一律没收归公——谁也不怀疑澳洲人说得做到。

穿越集团以现代“暴力宣传”的模式无孔不入的到处提醒着百姓：快快去申报！丁丁开展了一个大型宣传活动。三天两头就有宣传队下乡来敲锣打鼓的宣传土地申报，花花绿绿的布告和画画纸——百姓们对招贴画的称呼贴满了各村。

周洞天的印刷厂出的招贴画倒是货真价实的雕版印刷，雕版年画匠人按照宣传部设计的图样费力的复刻到木板上，再用几种颜色套印出来。效果不好，但是成本廉价，适合用来做宣传画。其中最震撼性效果的是一个穿着飞鱼服、满脸横肉的男人指着你的鼻子，下面还有一行

字：“你，老实申报了吗？！”

这种喧嚣的，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的宣传是百姓们前所未见的。平日里除了秋天催征的粮差和偶然到来的货郎之外从没有外人来到的村子里来了陌生的宣传队：衣着奇怪的男男女女，驾着装了棚子的牛车或者推着漂亮的手推车。

一到村里，联络员就敲着锣把全村老小集中起来听候宣讲。由宣传队长宣读征粮局关于丈量田亩的告示和其中的重要意义。

他讲完之后，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就会一遍一遍的播送着人们从来没听说过的雄壮的歌曲。慷慨激昂的旋律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在歌曲的间歇中，一个大喉咙的男声或者女声在喊着口号：

“丈量田亩利国利民！”

“厘清税赋，是百年大计！”

“欺骗征粮局，就是欺君！”

“对抗清丈，死路一条！”

“早申报，早收益！”

……口号响的连村外都听得见，震得人的耳朵嗡嗡作响。这些口号还会被刷到村里的墙壁上。牛车下来是从军队和国民学校借调来的人员，一个个提着布告、浆糊桶、刷子和墨桶，满墙的刷标语，贴布告。连猪圈的墙上都不放过，手持步枪的陆军士兵和拿着棍棒的县差们如狼似虎的围绕在旁，提醒百姓们这些口号中的威胁绝非一句空话。



政策宣传标语

政策宣传队走了之后，文艺宣传队随后到来，连说带唱的宣传清丈田亩，厘清税赋的好处。乡村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来个唱宣卷的和尚都能召集一大帮人来听。演完之后还散发一种好看的糖食，透明的糖块，五彩缤纷。不要说小孩子，就是大人也被诱惑——这是食品厂出品的水果糖。

狂轰滥炸的宣传攻势起了很大的效果，原本官府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存在，现在，它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有时候是宣传队，有时候是满墙的布告和标语，每天喋喋不休的提醒你应该做什么，含蓄的威胁你如果不做会怎么样，其效果是相当显著的。

在这样不断的反复的敲打下，主动来申报的百姓愈来愈多了。一些中小地主粮户知道拖下去绝无幸免的可能，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乖乖的申报为好。

符不二犹豫了几天之后，终于带上田契去申报了。临出门前。他老婆没有照过去的那样寻死觅活的满地打滚的阻拦他，只是呆呆得望着符不二，流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原本对老婆的啰嗦感到不满的符不二有点可怜她了，想到这女人一直以来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业，心有点软了。

“别担心，澳洲人对咱们不是不错么。”符不二作出信心满满的样子，“不会叫咱们吃亏的。”

是不是这样他心里不是太有底。不过天地会的帮助和最近纳粮上的新举措让符不二对澳洲人产生了很大的信任。他相信澳洲人不会干出损害百姓的事情来的符不二就这样揣着田契背着干粮和水和村里的许多人一起结伴去了县城登记。经过符有三的大门口的时候，这个老头子用一种智者看愚者的目光看着他们：

“你们去吧，去吧，一个个自投罗网！”符有三一脸什么都料到的神情，喃喃自语。

他身边的大儿子符一壮可没这么有信心：

“爹！这申报的事情村里可办得七七八八了……”

“让他们去好了，咱们不动。”

“可是澳洲人下来就要下乡了，咱们家这么多的地，瞒不过他们的！”说着胆怯的看着刷在对面墙壁上的大标语：“对抗清丈，死路一条”。那“死”还刷得特别巨大，差不多占到了一面墙。

“你怕个屁！”符有三忽然发了脾气，“我就不相信澳洲人都是神仙！”说着狠狠的顿了下拐杖，符一壮吓得一哆嗦，以为他爹又要用拐杖揍他了。

符有三的信心当然不是白来的。符有三家的地在美洋村是最多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隐藏在村子附近的一处丘陵地的山坳里，当地虽然谈不上地势险要，但是远离村子和大路，林密草深，路径复杂，一般人找不到。符有三在那里专门造了一处庄子，让自己的小儿子带着几户亲信的庄丁和家生子住着过日子兼耕种。连陈明刚这样对全县土地状况了如指掌的人也只知道符有三家有隐地，具体有多少，位置在哪里还是一概不知。只是藉此敲诈些钱财使用就完事了。

“庄子那块地原本就没有田契的开荒地，”符一壮小声说，“申报不申

报也没什么，可是村子附近的哪些是瞒不了人，总得意思意思才能过去吧……”

符有三摆出一副教训的面孔：“换田契？澳洲人走了岂不是一张废纸。”

“新的田契还是官府的，征粮局可是县里的吴太爷坐办。”符一壮解释道。

别看符有三在美洋村里是第一大姓符家的族长，又是村里的首富，一脸谁也看不起的模样，见谁都要挖苦一番以表现其老年人智慧，但是最最怕官，哪怕一个县里的衙役到村里来，符有三都会吓得躲起来不敢相见，只叫子侄除去应付。

听说征粮局是县衙里办得，又是吴亚这个“全县二把手”当头，符有三原本笃定的神情立刻就慌乱起来。

“你个逆子！”他骂道，“这事这么不早说！”说着劈头盖脸给了符一壮一拐棍。

“这村里的布告都贴了多少天了……”符一壮白白挨了一记，满腹委屈的说。

“还敢说！”于是符一壮又挨了一棍子，“快，把布告抄来我看看！”

征粮局的一处大办公室里，树起了一座黑板。上面贴着进度表，全县所有登记在册的村落都用纸条贴在上面，旁边按照进度插着不同颜色的纸制小旗，写着最新的进度数字。

邬德每天都在黑板前根据送来的最新数据更新这个进度表——自从征粮局衙门修缮完毕之后，领导小组就从张有福家的庄子里迁入了这里，便于就近掌握清丈田亩的事宜。

黑板上，表示百分之百完成的小红旗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面，大多数存在只是过了半数而已。

“进度开始慢下来了。”邬德看了一眼旁边刚刚绘制好的每周对比图，本周和上周比，增加比率低于前面几周开始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之后，自我申报的数量有了很快的提高，但是最近一周，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了。说明宣传的效果正在消逝。

他给丁丁打了电话：

“……宣传效果正在消退之中，你得多多动脑筋，看看有没有新的宣传手段了。”

“我明白，不过宣传车实在太少了。能不能再拨给几台？特别是上面的扩音器。”

第二百七十六节 台风降临

“车子没问题，再给你十台，二十台紫电。扩音器估计计委不肯定给了。”邬德说，“不能老在搞噪音上想办法，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群众喜闻乐见的手段，简单点的，最好不用电。”

“要保证宣传攻势的持久有效性，”丁丁在专门召开的宣传部的会议上对手下的“大将”们下达指示，“宣传车巡回宣传到每个村的间隔周期必须尽量缩短——”

“报告！”

“我们是宣传部，不是军队，用不着这样。”丁丁纠正了直挺挺的站起来向他汇报的宣传培训班的学员——这批人被陆军都给训成条件反射了，“直接说好了。”

“是，”此人来了个标准式的德国式的碰靴根的礼，纪登高原来在广州卖卜为生的——这行当贫富差别很大，纪登高学艺不精，差点饿死街头的时候被广州站的例行收容行动拯救了，随后就到了临高，学习了几个月之后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到宣传部来发挥专长了。

“现在宣传车还太少，一个周期要四十天才能重新轮过来，”季登高禀告道，“增加几台，大喇叭很好用。”

“车有，但是上面的大喇叭没有了。”丁丁摇头，正如邬德估计那样：因为高音喇叭是短时间不能自制的装备，计委把得很紧，一台都不肯多给。

“再拨给锣鼓家伙可以吗？”

“行。”说是这么说，实际上现货也未必有。锣鼓是很简单的东西，在临高一样买不到的——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稍有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品都买不到，至少也得从府城买来。

“有多得锣鼓家伙可以组织几个舞狮队……”

“舞狮？！”丁丁醒悟过来，这个自己怎么没想到！这可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娱活动啊。



舞狮：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舞狮来助兴、舞狮有南北之分，南方以广东的舞狮表演最为有名。

“有匠人会做狮子，也有会舞的人，”纪登高是广东人，对舞狮这类活动很是熟悉，“乡下人爱看热闹，有舞狮玩意容易聚集起来。”

“不错。这个点子很好。”丁丁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条：狮子身上要写标语。

纪登高第一次提建议就被接受了，脸色很是兴奋：“谢谢首长！”

“这事情就归你办。”丁丁说着写了一张授权书，在上面盖了宣传部的大印，“先组织十个舞狮队，锣鼓家伙和作狮子的东西我会去找计委的。”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业余性质的，不过可以给点津贴。平时给大伙娱乐娱乐也好。”

“明白，小的这就去办！”纪登高知道自己被委以重任，眼睛直放光，不觉把“旧话”又露了出来。土著把澳洲人的说的普通话叫“新话”，当地人说的叫“旧话”。

纪登高的舞狮队还在组建当中的时候一场临高秋天常见的台风降临了。大风和暴雨洗刷了标语和布告，暂时熄灭了如火如荼的宣传攻势，也将穿越集团狂飙式的大跃进停了下来。

来自北部湾的台风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共同作用，使得这一次的台风达到了11级以上的水准。远远超过了夏季的几次8~9级的大风天气。

冷空气和热带台风掀起滔天巨浪，暴雨如注，文澜河水迅速暴涨——夏季原本就是临高的雨季，降水量充沛，文澜河的水位居高不下，再加上这次暴雨，在中下游地区立刻就爆发了洪水灾害。

台风到来之前，新设在高山岭地区的气象台及时的发出了气象预警——当然不是靠卫星云图得来的消息，而是气压计和雷达。丰城轮上的气象雷达是一件真正的“神器”，它比气压计更早的预告了台风的到来。

穿越集团在1628年的秋季没有遇到台风，但是执委会对海南的台风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临高年平均的8级以上大风有5次。在海南岛属于风灾最小的地方。穿越集团还是在建设方面对防风防洪做了一定的防范。事实证明这上面的额外的投资是有必要的——1629年的台风来势汹汹，暴雨、狂风和洪水横扫过文澜河流域。冲毁房屋和田地，卷走人口和牲畜，淹没设备……穿越集团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切预防措施：加固设施，转移物资、抢收粮食、疏散人员，但是不能移动的建筑和重型设备还是遭到了损失。海浪冲毁了博铺的部分码头设施，将十多艘船只抛到岸上。检疫营地的木结构房屋被毁损过半。

工业企业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玻璃厂被狂风掀掉了部分顶棚，三座回火炉被雨水冲毁，工厂不得不停工待修。化工厂的塔槽和管道被大风刮倒了一部分。因为房屋、道路的毁坏和部分厂房进水，工能委属下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被迫停产。博铺到百仞的输电线路中段，有线电话和刚刚铺设不久的有线电报也全部中断。公路被冲毁多处，博铺通往百仞的道路完全中断。

农委会的养殖基地棚圈损失严重，牲畜因为已经被转移，没有遭到

损失。部分田地被冲毁，不过凡是完成标准化改造的农田全部经受了风雨的侵袭，损失不大，验证了农田标准化建设的有效性。



海南台风

百仞城和博铺基地的房屋倒塌上百处。特别是百仞城里的简易房宿舍损毁大半——幸好穿越众们大多已经不住在宿舍里了。随身行李也在台风到来前放进了集装箱改造的仓库里安然无恙。

人员和物资因为气象台的预警，疏散转移及时，损失并不大。国民学校事先停课，把孩子全部转移到高山岭地区的基地里避难。大图书馆的资料和重要物资设备也早就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高山岭地区了。

但是普通百姓的损失却相当严重，特别是文澜河流域因为河水暴涨造成水淹，不少还没来得及收完粮食的人家遭到重大损失，房屋被冲毁许多，人畜伤亡不少。

刚刚被台风肆虐后的博铺港，一片狼藉。从海中漂来得、被洪水从陆地上带来的杂物载沉载浮，其中也有人和动物的尸体。肚子鼓胀胀的。岸边早期搭建的原始的吊杆已经被冲得不知去向，木制栈桥被冲毁了几十米。被抛上岸的船只侧倒在沙滩上。一群工人正在拆解船体回收木材。

码头的石驳岸上，星星点点的是烧残的香烛和纸灰，许多在台风中失去了亲人的人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在岸上遥祭了。

卫生部门的人组织劳工在港口里打捞人畜浮尸。一股各类的尸体的腐败气味充斥着港口。爆发瘟疫的阴影笼罩在穿越集团头上。

穿越集团的诸位，平日里对自然灾害大多没有直观认识，只在电视里感受其威力。现在发觉自己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还得去面对其后果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会抢险救灾不是解放军的事情了，而是执委会的事了。

“好吧，我们得暂时把各项工作放一放，先来抢险和恢复工作。”在执委会的紧急会议上文德嗣无奈的说道。

单道谦领受了任务，火速修通毁坏的道路和通讯线路，保证各个基地之间的联系——失去联系之后人心不免会浮动，这个不管是穿越者还是土著人员都不例外。必须马上安抚人心。执委会为此派出了几个分队，分头去联系中断的基地进行巡视慰问，为此特意把原本已经封存的

农用车和越野摩托车启用了几辆。

卫生部组织人员清理尸体和垃圾，用漂白水消毒防疫；农委会修整堤岸和水渠；建筑公司对损坏的房屋设施进行修补，陆军和民兵进驻要点控制局面，同时清理废墟……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最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难民出现了，台风过去后的三四天里，已经有数百难民涌进了县城求乞，他们不敢去东门市，因为那里有抓乞丐的规定。

从各处传来的消息都表明今年的受灾状况相当严重，邬德派人到各处传令，要各村的联络员马上来开会汇报情况。

“准备开设粥棚，修建临时营地。”执委会给民政委员会下达指令，“收容救济难民！”

难民失去了房屋和粮食，就只能外出逃荒，这样不仅会损失宝贵的人口，大批流动人口还容易造成瘟疫爆发。

民政委员会随即在县城外、东门市外各设置了一个难民收容站，用来救济房屋坍塌无家可归的难民，另外还准备在全县的多个市上开设粥棚，开仓放粮来救济百姓。

“你赶快去拜会下吴明晋，关于赈灾的事情得和他谈谈。”

吴明晋对此事也很热心，熊卜佑去拜访他之后，他就亲自下令开县仓拨给粮食。

“县库的状况，想必贵众要比学生要清楚得多。”吴明晋忧心忡忡的说，“账目是对得起来，要说有多少粮食……”说着他来了个中国官僚式的叹气摇头动作，表示自己知道状况很糟糕，但是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承担责任。

第二百七十七节 抢险救灾

县里粮库的情况熊卜佑很清楚：账目和存粮数目上倒是完全吻合，就是品质差的很远。糙米的储备里大量是陈化粮，按现代标准只能用来做饲料。能拿出来给人吃的不过百来石米。

所以熊卜佑打得是常平仓的主意。古代国家的联络交通水平很低，地方上的一般自然灾害如果指望朝廷来赈灾是不现实的。多数情况下得由地方官吏自行解决。而县令直接掌握的粮食，除了县粮库之外，还有由民间集中储备粮之类的仓库。



常平仓：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收购，不仅使朝廷储满粮食，而且也使边郡地方仓廩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另见第二卷·187节“义仓”。

大体由地方的缙绅粮户们每年捐助些粮食，储备起来，到灾年拿出来用作赈济。想法和办法都不错，就是一执行起来立刻就走了样，常平仓的储备粮食往往被官府侵占，所以一直是有名无实。临高的常平仓的建筑修得很是堂皇，但是里面已经百多年一粒米也没放过了。

熊卜佑的意思就是要吴县令出个告示，叫士绅地主们“乐捐”输送常平仓，反正这种把戏年年都有，士绅们早已习以为常。县令来“劝捐”，总得拿个一二十石出来应酬应酬。这样也能凑个二三百石粮食。

“这个容易，”吴明晋对穿越集团虽然掌握了县衙的实际权力，但是事事还来征求他的同意的做法还算满意，“学生出一张布告就是。”

当下关照人出告示，要全县士绅粮户们乐捐，补充常平仓米，以便救灾。

“这救济粮大头还是得我们出。”熊卜佑对邬德说，“我问过县太爷了，说每年也就能劝募到二百石左右的糙米和杂粮。”

“救济要多少？”

“计委正在统计受灾情况，”熊卜佑说，“不过二百石加上县库里的那点肯定不够。”

“我们出就我们出吧，当统治者还是要承担点义务的。”邬德懊恼的说，“这下还得豁免一部分钱粮了。这买卖有点亏了！”

澳洲人当了第一个，其他人没有敢不买账的。这次的“乐捐”出奇的踊跃，很快就从各处募捐了四百石。

邬德关照人把一部分米发到各处粥棚去熬粥发放给灾民。

“注意，粮食定量不要太少——不能少于他们平日里的热量摄入水平。”邬德关照负责灾民健康的江秋堰，“再调集一部分腌菜去，保证食盐的摄入。”

“有这必要吗？维持最低的生理需求不让他们饿死，养活他们到明年开春就是了。”

“不，我不打算养活他们，”邬德胸有成竹的说，“是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你的意思是？”

“接下来还得给他们吃得好些。”邬德说着把自己已经和执委会谈过的计划说了出来。

他的救灾计划很简单：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在中国的救灾赈荒史上一直是卓有成效的方法，不仅救活了大批的灾民，也造就了许多地方上的大型工程。古人的成功经验，现代人自然也用得。

执委会在救灾会议上决定以这次受灾的灾民为主力劳工，在冬季开始全面的道路建设工程，包括所有道路的硬化施工。

“事实证明，”单道谦说，“追求廉价和快速施工所建造的简易工程反而是最不经济的。”他接着补充了一句，“这次台风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这样。”

交通和通讯线路的毁损是最严重的，草率修成的路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雨水冲刷早已经松动，这次的台风使得道路冲毁里程超过全部里程的四分之一。只有县城 - 南宝的公路畅通无阻，这一方面是因为内陆受台风的损害的程度相对较小，也得益于为了便于重车运输这一路段最早进行了路基和路面改造。

文德嗣说：“这次的灾民就全部拨给你当劳工。干到明年三月，足够把路都修复了吧？其他不谈，先把所有道路抢通！”

“恐怕没有这么快……”

吴南海说：“三月开始是春播，要帮灾民恢复生产，尽快让他们回到土地上去……”

“照我看何必帮他们恢复生产？”马千瞩悠然道，“我们不需要许许多多的农业小生产者，干脆乘这个机会把他变成产业工人好了，土地我们回购。这可是推行农业大生产的好机会！”

这个思路有点逆向，把单纯救济一下跳到了大局层面上了。与会者心照不宣的彼此交换了眼神：这个想法不坏。穿越集团在农业上的指导思想是大生产，并不需要一大批小农。乘着自然灾害的机会把这一批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意义还不止是增加穿越集团直接控制的劳动力，还能起到瓦解旧农村的作用。

“既然多数人不喜欢搞土改，”马千瞩说，“这种机会我们就要抓住了。”

“乘人之危的事情，是不是太伤体面了。”吴南海表示担忧。

“没有羊吃人，哪来的工业革命，”马千瞩毫不在意，“再说我们是公平买卖。只要不搞强迫大家就无话可说。”



羊吃人：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在14、15世纪，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

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出处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书中描写到英国“羊吃人”时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

于是就作出决定，将收容的难民全部就地转为公社控制下的劳工，按照社员标准分配住房和自留地，子女入学。

土地愿意出售的，由农委会收买，不愿意出售的可以保留——实际上一旦成了公社的社员，其生产劳动完全被公社所控制，就算保留土地也只会白白抛荒而已，最后还是要卖给农委会的。这种所谓出卖自由只不过是幌子而已。

“这种手段实在是……”吴南海表示遗憾。

“比起土地国有化，你不觉得我们还是挺仁慈的。”文德嗣说。他对土改之类的把戏不感兴趣，但是对土地全面国有很大的兴趣。

于是已经收容到难民营里的几百人和即将被收容到难民营的上千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这部分土地陆续落入了农委会的手里。特别在某些受灾严重的区域，整村的土地就这样转了手。不过土地方面的收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土地多的人家往往有较好的抗灾能力，难民大多是经济能力低下的贫农和佃户。

建立难民营收容逃荒难民之外，民政委员会还根据各村的受灾情况进行救济——受灾村子被免除本年度的“合理负担”。受灾不甚严重只是农作物受损的村落，邬德的救济方案是让他们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由德隆粮行贷款给他们重新建房，还贷给他们荞麦等救荒作物的种子——这些作物生长期很短，又耐寒，很适合在这样秋末冬初进行抢种。到来年春天再贷给灾民水稻种子和农具贷款。

计算下来，目前筹措到的粮食根本不够用。光春耕的时候的种子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凭借着现代管理经验和大批训练有素、经过培训的初级行政管理人员，救灾很快就步入正轨。原本县城内外的难民满街求乞的场面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井井有条的难民营。同时给受灾的村落提供救助的行动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但是邬德对此不甚放心。基层行政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管上层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决心，还是很难控制住每一个基层行政人员的作为，特别是在规章制度不完善有漏洞的情况下。而一个基层行政人员的为非作歹，足以败坏全体行政人员的形象。这使他绝对不想看到的状况。

自古至今，自然灾害之后的赈济最后总会变成基层当权者的盛宴，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朝廷也无可奈何——明知道救济钱粮下去会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十不存一，还是要继续下拨，否则自然灾害就会激起民变——有时候就是拨了也一样激起民变来。所谓盛世和末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救灾物资多少能分到一些给灾民，而末世就成了彻底的瓜分独吞。

“说到底，就是行政能力的衰退。”邬德在和冉耀的谈话中说道，“盛世的时候，机构运转正常，官吏的腐败程度还没有影响到行政执行能力。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也跟着下降了。”

现在为了救灾，已经动用许多昨天还在培训班里的学员参加第一线的工作，通过他们的手散发大量的救灾物资——很多物资只要有心，要贪污起来并不难：糙米里掺点沙子稗子，只要量控制得好，绝对不会引人注目。而百姓们也没有现代人这样强烈的举报维权意识。

登记灾民又是一项有很多漏洞可乘的工作。正如邬德过去见识过的低保。需要低保的人没低保，倒是很多吃喝不愁的人拿了低保在打麻将。以现代社会的政府对基层的强大控制力尚且要漏洞百出，何况条件恶劣数十倍的穿越集团？邬德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个的逐一核对那些领取赈济米获得粮赋豁免的灾民到底是不是真得受了灾？如果有人要浑水摸鱼，不被发觉的可能性很大。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搞反腐？”冉耀明白他的意思了。

第二百七十八节 审计委员会

“正是这样。”邬德点点头，“在利益面前人的良心、信仰全部靠不住。”

从征粮、丈田开始，民政部门对基层行政办事人员的需求量就大为增加了。现在又要负责赈灾，牵涉的方面越来越多，邬德和手下的少量穿越者无法做到事事过目，每件事情都亲力亲为。为此他特别担心。

“可是我们是搞政保工作的，反腐没搞过——”冉耀想反腐从来也不是公安机关的事情啊，这归纪委。穿越集团还真没人在监察局或者纪委干过。

“凡事总有个开始。”邬德说，“现在没有这么个机构，要不你就组建一个？”

“这个还是你打报告合适。”冉耀大为踌躇，组建这样一个专设机构当然不难——反腐也可以算是属于内务部门的管辖范围。但是现在的局面下反腐工作比政保要复杂得多：负责人要对行政制度了如指掌，知道其中的漏洞在哪里；要对财务会计知识有所了解，不会被假账所蒙蔽；反腐不能只反土著：历史证明，最厉害的腐败分子总是有在中央的靠山，这意味着必须在穿越集团内部也得进行反腐活动，所以此人还得是个不讲情面，极有立场的人……这样一个人还挺难找，而且就算能找到，把这个机构放在内政部门下面也是不明智的——自己掌握的权力太多了。冉耀想，这机构还是独立设置为好。

“我对搞秘密机构不熟悉。”

“这不算秘密机构，有侦查的部分，但是和政保完全不是一码事。”冉耀说，“这种机构由执委会直接掌握为好。反腐工作日后必然要牵涉到穿越众的。”

“你说得对。”邬德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如果得不到最高权力的支持，这种机构的存在价值就相当有限了。

邬德随措辞了一番，写了份请求建立廉政公署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直接结果，是执委会宣布成立了特别审计委员会——财金委的程栋也打了个报告，要求建立审计局，负责对整个集团的物料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监督工作，此事刻不容缓。

执委会本着节约人力闹革命的精神，也出于尽量减少官僚机构的目的，决定把两份报告合并处理，成立一个即管廉政又管审计的部门。于是在审计委员会的名头上又加上了“特别”二字。

第一任主任任命的是裔凡，他不但是会计，还是专业的审计。属于专业对口。他的任命是财金委一力推动的，在财金委员会看来，目前穿越集团的财政体系漏洞百出，简直就是腐败的温床，必须由一名专业审计人员进行把关。由审计专业人员出任这个职务正合适。

“这人合适么？”邬德看着一本正经的坐在会议桌后面的胖子，此人怎么看都象个小职员，他的审计水平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要当这个职务，能力是否欠缺？

“应该没问题。”冉耀小声说，“裔凡是个极权主义分子……”

“明白了。”邬德点点头。极权主义分子一般六亲不认，为了维护体制无所不用，干这个很合适。

果然接下来他的发言就暴露了极权主义的强烈倾向。首先他就要把特别审计委员会的名字改成肃清腐败及怠工特别审计委员会，简称“契卡”。



契卡徽章



捷尔任斯基

契卡：该机构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它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于1917年12月20日由捷尔任斯基创立。该组织是因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要求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而创立的。捷尔任斯基将契卡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实际上，契卡的主要职能还包括逮捕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

“你看，来了吧？”冉耀嘿嘿的小声笑着，“这些人有点哈德分子，哈

德分子一听铁十字勋章、坦克、88炮就要兴奋。他们一听KGB、盖世太保和契卡就会心花怒放。”



克格勃徽章

KGB：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英文：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简称**КГБ**，**KGB**，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克格勃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及斯大林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

盖世太保：是德语“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该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取名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1936年6月，希姆莱成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随之向全德国发展。同时希姆莱

改组全德警察指挥体系，盖世太保改为着便服的保安警察。由于许多党卫军兼有盖世太保职务，因此会有盖世太保穿着党卫军制服执行任务情况。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并在德国遍布特务网，在纳粹上台后的头几年中，就迫害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宗教教士等人物，这些人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投入到监狱或者集中营。盖世太保的活动随着德军的侵略而逐步扩大到境外，除了在占领区逮捕特定的人、拟定“危险组织”名单、抓夫拉兵、进行经济掠夺外，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新秩序”的执行人，参加特别行动队，搜捕犹太人和抵抗力量。组织实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纳粹德国战败后该组织被取缔，并在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另见第三卷·121节“SS的M32制服”。

众人面面相觑，终于有人提出：就算是俄语，肃清腐败及怠工特别审计委员会的简称也不叫契卡。这么赤裸裸的抄袭是不是太过分了。

“不过分。”甬凡看起来神采飞扬，“反腐是一项长期工作，是公开活动和秘密侦查的综合体。”他慢条斯理的掏出眼镜布擦了下眼镜，“诸位大概也明白，反腐的关键是预防，而不是事后抓人。抓再多的人，办再多的大案要案，甚至把执委拉出去枪毙以显示我们的反腐决心也是无意义的——腐败的恶果已经产生了。”

“这小子够狠。一上来就要枪毙执委啊。”财政金融人民委员程栋笑道。

“说不定这小子真有这打算。”个别人在肚子里默默的想着。

“……所以，委员会必须有强大的吓阻作用——要吓阻犯罪，就必须有一个铿锵有力的名字，让腐败分子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双脚发抖。”

“叫什么无所谓。”文德嗣慢吞吞的说，“你爱叫契卡或者盖世太保都行，打算怎么做？”

裔凡狡猾的笑了下：“这要看执委会授予我多大的权力。”

最后他得到了需要的权力，这个17世纪的新出炉的契卡除了掌握了财务和物料的审计大权之外，还被授权可以随时进入执委会属下的各部门检查、扣留账簿和财务、物料凭证；有权随时暂停各部门的物料申请和使用；冻结部门和个人的账户、财产；有权随时传唤留置谈话——时间不超过72小时。这一传唤权对象只限土著人员，传唤穿越者必须得到执委会的批准。

为了保证这个委员会有强大的执行力，肃清腐败及怠工特别审计委员会在业务上受财金委指导，但是直接向执委会负责。

裔凡的部门很快就投入了积极的工作之中，在他对难民营进行的突击检查中，马上就审核出县城外的难民营每顿的投米数量有误。他十分精确的计算出要喂饱这些难民要多少糙米，但是现在的日均耗米量要比这个数字多了7.4%。

于是难民营负责煮饭、发放糙米的工作人员立刻就被传去问话。没用24小时，一个贪污每日煮粥用米的小团伙就给挖了出来，涉案四人。涉案金额三十石。

邬德立刻在难民营召开了难民和民政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的公审大会，随即这四个倒霉蛋在被判处六个月劳改——“以儆效尤”。

抓典型的效果很是厉害。在随后的几次突击检查中，因为疏忽引起的浪费事件发现了若干，但是贪污案子一件也没有再发生。实际上对多数刚刚被安排到民政部门工作的学员来说，这份工作的“含金量”相当高——比起公社里每天去工地、码头、工厂干活的普通职工，自己这份工作相当于是“干部”的地位。即体面收入也不坏。大家普遍认为这四个人为了几石米断送前程是件相当划不来的事情。

这起案件也给刚刚出炉的“契卡”打响了牌子，裔凡很是得意，他每天去上班或者外出的事后都穿着一件深色的风衣——临高这里穿不上皮革风衣——神色严肃，叫每个人“同志”。而且还是很正式的连名带姓的称呼，比如：“邬德同志”。

不过他的大多数时间经手的还是枯燥无味的财务和物料审计。根据财金委的计划：审计委员会或者说“契卡”将对各部门各机构开展一次全面的审计工作。

“这活很重要，堪称一副重担。”程栋在财金委的办公室里对裔凡说，“喝红茶菌吗？”



红茶菌：详见第三卷·133节“红茶菌”。

“给我喝茶就好了。”

“其实红茶菌味道不错，我挺喜欢的。”程栋给他泡了一杯茶。

“廉政公署约人谈话叫喝咖啡，到我们这里就是喝茶了。”他开玩笑说，“你以后恐怕会经常请人喝茶了。”



廉政公署：简称廉署。英文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ICAC**。是香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机构，香港回归中国前称为“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4日**，当时由于香港的政府部门贪污问题严重，警队情况尤为严重，因此才有廉政公署的出现。以肃贪倡廉为目标，采取防止、教育及调查的方式执行。廉政公署成立后，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并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但愿不要这样。”裔凡小心的回答道，他意识到这次谈话很要紧，得抓紧时间体会领导的精神。

“这次的审计很棘手，大概也不会太顺利。”程栋终于进入了正题。

裔凡点点头。正规财务体系毕竟是从今年年初起才逐步健全起来的，账遗留下来的问题不会少。

“最讨厌的是：很多部委和机构的头头对财务制度要不是一无所知，要不就是满不在乎。还有人有抵触的心理，觉得严格的财务制度、审计是不信任他们的表现。”程栋有点悲哀的笑了笑，“财会人员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他们还不理解财务制度的重要性……”

“是啊，每个人说起体制问题来头头是道，都会说人的自觉是靠不

住的，必须用强有力的制度来保证。事实上呢？”程栋哼了一声，“每个人都想例外。”

“的确是样。”裔凡不知道领导说这话什么意思。只好先附和了再说。

“这次全面审计你打算从哪个部门入手？”他问。

“当然是广州站。这个站成立时间早，钱财物料的出入量又很大，还有大笔的开销，包括贿赂上的款项，”裔凡说，“想得出里面的账目肯定是一团乱麻。应该是难度最大的，把它啃下来其他都好办。”

“这倒未必。”程栋摇头说，“郭逸的地步站得特别稳，他有出身问题，绝不会轻易让人抓把柄。而且自从今年上半年我们在广州开设德隆的分行之后，广州站的财务体系已经完全上了正规——广州的账虽然多，却不见得难理。”

第二百七十九节 新的地契（一）

裔凡意识到程栋说这话的意思并非单纯的技术难度，而是有人为的因素在内——某些高层不喜欢审计。

审计是由国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理论，运用专门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业务，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

“再难办的部门我也会把审计工作推行到底。”裔凡作出一副什么也不怕的表情来。

程栋的目光在他的脸上注释了十几秒，似乎在研究他的态度。然后他说：“好吧。凡事必须把头开好了。”

说完他站起来，从自己身后的上了锁的柜子里取出一个卷宗盒。

“这是涉及到各部委的一些财务资料，相信你会用得到。”

裔凡接了过来，注意到标签上什么也没写。

“这材料你回去好好研究，对你的审计工作大有好处。”程栋含蓄的说道。

“我明白了。太谢谢了。”裔凡知道这一定是财金委目前掌握的各部门的财务违规的材料。原来程栋早就在搜集黑材料了。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起码知道各个部委的问题在哪里，有了着重点。

“这不是黑材料。”程栋好像看出了他在想什么，“这点违规可能算不上什么，很多也不时有意干得。但是凡事开头最要紧，不趁现在把规矩做好了，盘子大了就难搞了。所以要通过这次审计，消灭一切不良苗头。”

“你想得可真够深远的。”裔凡不露声色的拍了一记马屁。

程栋一笑，显然很受用。

“我看你先从农委会下面的天地会入手。”程栋说，“农委会的吴南海比较好说话，为人也实诚。他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

“这个部门应该审计起来很容易啊。”裔凡觉得奇怪，先检软柿子捏吗？

“就你一个人去审计？”程栋提醒他，“你手下可全是新人。”

“哦，你说得对。”裔凡想起了这点，自己手下一个人都没有，虽然马上就能从国民学校的财会培训班里抽调学员来充实，但是他们除了少量的财会知识之外对审计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教。

把学员带在身边，通过实际的审计案子来言传身教是现阶段最容易出效果的培训方式，这就需要一个由易到难的过程——先积累起经验来。

“我再派几个专业会计帮忙。”程栋说，“不过只是暂借啊。”

裔凡表了自己决心，“我一定把这些账目都弄清楚。”

随着洪水的退去，穿越集团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终于结束了。救灾和重建工作固然繁重，但是在已经逐渐成型了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下没有发生什么灾难性的事件。损失大致也补得回来。

在台风到来之前征粮工作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今年的粮赋没有遭到重大损失——这让吴明晋松了一口气——最近几年上头对报灾请减的回应越来越严厉了，十有八九是不准。现在总算是能完差了。

邬德也觉得侥幸——起码保住了这一季本地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要是台风来早若干日子，包揽粮赋这事情怕是就要赔到家了。

但是买卖还是做得有点赔了：支付救济粮、豁免“合理负担”、替受灾户代缴的粮赋……林林总总通盘算下来，穿越集团这一季大概亏损了一千石糙米。至于重建方面的开销更是个不小的数字。

原本打算在征收辽饷的时候利用本地米贱银贵，雷州米贵银贱的特点打算来个来回倒卖大赚一笔的企图也破产了。遭受灾害之后，临高的米价上涨得极快。靠投机倒把来赚到辽饷大约是没可能了。

“现在我们只有加紧丈田，明年推行新税制。”邬德说，“纳税土地增加了再把税制一改就好办了。”

文德嗣说：“可是眼前的问题没解决，这加派的一万多辽饷怎么办？难道让我们来承担吗？”

“继续征收有点困难。”邬德说，“我和王兆敏谈了下，也从留用的户房人员那里了解了些情况，辽饷的征收原本就相当吃力，今年又遭遇了水灾，征收起来恐怕就更难了。”

“我看还是由我们出吧，给百姓一个休养的机会。”邬德说，“代缴一万多银子对集团来说还是能办到的。”

“亏大了，亏大了。”程栋连连摇头。

“我们应该把自己作为政府而不是商人来看待这事才对啊。”邬德说，“政府一个劲的想赚钱不亏，把老百姓和国家当经营对象，这政府能闹得还好吗？国富民穷可是亡国之兆。”

于鄂水说：“古人早就评论过：隋文帝父子不惜百姓而惜仓廩，二代既亡，满仓的布帛粮食都便宜了李家。”

“这话我赞成，不过我们现在名不正言不顺啊。还顶着大明的帽子呢。我怕这种好事做了老百姓都算在朱皇帝头上，我们不就亏大了。”

“让丁丁大张旗鼓的宣传一番。”邬德说，“百姓们是明白事理的。再者临高是我们的根据地，这种关键的时候要给百姓们一点好处才能让他们坚决的跟我们走。”

“今年我们缴，明年呢？”程栋提出疑问了，“我们起码还要保持这种

状态好几年，这几年的辽饷，还有将来愈来愈多的加派怎么办？”

“只要推行了新税制改革、推行了农业促进计划，从临高本身获得这些并不困难。”邬德经过最近一阶段的调查，对此很有信心，“我们就权当这是对临高的一次贷款，让它恢复造血机能。”

最后还是按照邬德的请求，决定今年的辽饷由穿越集团代缴。银子，穿越集团当然有，但是也没到随随便便能支付这么一笔巨款的地步。这个决定让许多人肉疼不已。

邬德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毫无退路，丈田必须又快又好的完成。他一回到征粮局办公室马上召开会议加紧催促丈田的进度，派遣工作队开始对已申报结束的村落进行实地测量。同时更多的宣传队重整旗鼓，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攻势。

符不二自我申报结束之后，拿到了一纸回联。他得到通知，随后会对他申报的土地进行实地丈量 and 绘图，然后再发给新的田契。

在美洋村的几户地主里，他是申报最为彻底的。连一分地也没落下。这倒不是他的觉悟如何的高，而是切切实实看到澳洲人全面实力的人只有他，因而也比其他人更了解澳洲人的行事能力。

其他几户，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报一部分，藏一部分的策略。有人只报水田，不报园子地。也有人只报有契的部分，开荒的部分不报；也有得报整块田地，零碎的边角散地不报……至于本村的首富符有三则只报了他的在册的有契土地，藏在山坳里的隐田他认为足够安全。

符有三还特意打发人送去了许多生活日用品，告诉在庄子里的二儿子和庄客们，要他们最近不要来村里来，免得遇到了澳洲人麻烦。

普通人土地要么很少，要么就是佃种，当然也不费这个心思。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测量工作队来到了美洋村。

测绘工作队的规模出奇的大，甚至超过了剿匪时期下乡的工作队，不仅有测绘专业人员，还有绘图人员——即有穿越众又有培训班的学员。牛车拉来了全套专业设备，还有配备的警卫人员。浩浩荡荡超过了100人。

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王瑞相。当然他根本不懂测绘——领导不懂专业是很正常的。他很懂机械，懂制图，武力值又高，说话够大声，还能发狠恐吓土著——加起来就足够当这个工作队的领导了。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又带来了许多设备，工作也不是短期内结束的。工作队直接在村外的空地上建立起临时营地。8小时之后，一座以铁丝网围绕，设有组合式警戒塔的营地已经完工。风力发电机组的扇叶在空中旋转。引来了村民的围观。

当然，如此宏大的规模和投入并非单纯只为美洋村服务，除了美洋村之外，还要辐射其周围的六七个村子。所以工作队很稀罕的配备了四轮农用车以便能在较远的地区工作。

工作队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对各家的土地进行实地丈量测绘。这一次的丈量测绘全部使用新度量衡体制。亩统一按照667平方米计算，至于长宽距离一律用公制来计算。

土地复核工作是相当复杂的，不仅要核对各家申报的田地面积和位置，有老契的还要比照老契，以免误报——这还不是最麻烦的：老契再不精确，起码有个基本的参考。大量不在册的无契田地才是一团乱麻。工作队在实地核查的时候就发现有多人申报同一块地或者申报的土地有交错的情况，甚至还冒出了产权纠纷，当场就在营地里喊冤的、打架的。为此工作队还充当起了民事法官，紧急调来了若干“法学俱乐部”的人来协助。还有人根本说不清自己的土地的具体位置，张冠李戴，有人报错自己的土地面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营地里每天都人声鼎沸，象个蜂窝一样。

第二百八十节 新的地契（二）

测绘核查工作花去了相当长的时间。终于在现代化的测量手段下逐一得到了解决，放在大帐篷中间的美洋村地图上的土地状况也逐渐明朗起来。地图地板上标记了许许多多只有专业人员才看得明白的编号和色块。五彩斑斓，密密麻麻，看起来象一幅抽象画。

从逐渐明朗起来的测绘图板上很容易看出有人隐瞒了田亩。不少测绘到的田地无人申报。这些是隐田无疑。慎重起见，王瑞相还专门约见了符不二和村里的一些老人，了解有没有外乡地主在本村购地的，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好吧，这下你们就要当鸡了。”王瑞相在自己的帐篷里暗想，至于到底有哪些人没申报他并不急于弄清楚，反正到发地契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招认出来了。

这一天，王瑞相在村里的打谷场上召开全村村民大会，在大会上现场颁发新版地契。

新版的地契采用证书双开形式，有统一的流水编号。封面封底用厚纸板制作，耐磨耐用。纸张也是造纸厂出的带有水印的重磅卡纸。为了避免日后独树一帜之后再换田契的麻烦，新版田契上只使用了临高县征粮局的名义，盖有征粮局的公章。只是在最后一页盖有临高县正堂的大印——用来取信于百姓，毕竟现在大明的旗帜还没丢掉。



现代土地证

地契：本是指买卖土地的双方所立的契约。这里指土地或者农田证明，是由政府颁发的，证明持证人对一定面积的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书面文件，是持证人享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法律凭证。

新的地契不仅注明了土地所有人、面积、尺寸和所处位置等各种数据。还附有按照现代绘图法绘制的比例平面图。地契一式三份，一份由田主收存，一份户房存档，还有一份由大图书馆归档保存。

发完地契之后，王瑞相宣布，余下的凡是没有申报的田地按照无主地没收。

“这么多的无主田，抛荒可惜了。不过县里已经在广东招揽了许多流民，无主田就分给他们种了。”王瑞相若无其事的说，“你们村要来十几户，大家日后要好好相处。”

澳洲人在博铺一船一船的运来大陆上的难民的事情，在临高尽人皆知。现在说要用本村的无主田地安置他们——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由不得在场的人不信。

这话一说出来，所有村民都懵了，不仅是隐瞒了土地的人，就算是佃户都觉得吃惊——这一手好毒辣！

“好了，地契也领到了，大伙就散了吧。”

场子里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首长！行行好吧！”一声尖锐的女人叫声忽然传了出来，一户地主家的女人听说没申报的土地全部没收还要分给大陆上来的移民的时候，再也沉不住气了，也不管家主如何处置，情急之下就从人群中扑了出来，跪在地上爬了过来，趴在王瑞相的脚下。

“小的们还有田地没有申报——”

“晚了，申报期已经结束了。”王瑞相面无表情的说道，“再过一个月，大陆上的移民就要来了。”

这下可炸了锅。场院上原本还想强作镇定的人家全部慌了神。呼啦啦的全都跪了下来，一起哀求。

王瑞相不管那些隐瞒自己土地的人户如何全家大小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动声色。说任凭跪在地上的人哭叫，撕扯自己的衣服，顿足捶胸。要知道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家要失去差不多一半的土地。一家老小哭得昏了过去了好几个。

“说过多少次了：要你们如实申报。开荒的地申报了就发田契，不申报的你有田契也按无主地处理。”王瑞相看火候差不多了，才故作怜悯道，“你们不听也没有办法。大陆上的移民就要来了，现在又说没地了——你们倒说说看，这事情怎么办？”

“这都是小的们猪油蒙心，还请老爷开恩啊！”跪在他面前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为首的几个老头子把头都给磕破了。

“别装可怜了。要是我们测量不出来，你们就不会跪在这儿求饶了吧。”王瑞相冷笑了一声，“说不定这会还在家里偷偷笑，自以为得计。”

这话是诛心之语，下面跪着的人一个个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

王瑞相咳嗽了一声：“敢做就要敢当。别一个个象没卵子的人一样。”

“小的们再也不敢了！”下面的人继续哀求，石板地被脑袋撞得怦怦乱响，有几个人的脑门都肿了起来，流着血。

女人们在人群里一个个哭天抹泪的。打谷场上许多人在围观，大多

是村里的一般农户们。看到村里的有钱人如此的狼狈，一个个都很解气，有人脸上露着笑意，还有人在一边起哄的。

符不二也站在打谷场上板着脸孔不言语。他心里却是暗暗高兴：这步棋还是走对了。刚才那看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澳洲人还夸奖了他一番，把他说成了“楷模”，还许了不少愿——且不说这愿能不能实现，至少自己的土地全部保住了。

他偷眼看了眼符有三的大儿子符一壮，他满头大汗。符有三家的人忍住了没有招供。他们自信自家的那个庄子位置隐蔽，澳洲人没有发觉，但是身处这样的场面之下，符一壮心里没底，这种煎熬也够受得。他暗暗埋怨自己的父亲符有三：光出主意，却要别人去出头，遇到场面自己只会躲起来。

“好吧，”王瑞相看他们头也磕得头皮都肿了，人一个个连哭带磕头也快不行了，才松了口，“看你们哀求的可怜。我就给大家一条生路。”

“谢谢首长——”下面又要磕头。

“先别谢。”王瑞相冷笑道，“本村还有谁没有老实的申报土地的，你们揭发出来，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从轻发落。”

院子里立刻出现了片刻的冷场，全场所有人的目光立马转向了符一壮：符有三家的田地不止这些是村子里人人都知道。

王瑞相的目光也随之而来。符一壮如芒刺在背，两条腿哆嗦着只想跪下去求饶。他强定心神，暗暗安慰自己：澳洲人本事再大，也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庄子的位置就是本村人都说不清，自己怕甚？就算有人要出首告发，也得说得地在哪里才行。

“符有三家有很多地。”终于有人躲在人群里小声说话了。

跪在地上的人好像看到了一根稻草，一个个变成了恶狗，争先恐后的跳上来撕咬符有三家。不管是男女还是老人，都言之凿凿的在喊：符有三家有地没报！

这话顿时会聚成一股浪潮，这狠狠得撞击到符一壮的身上。符一壮脸色煞白，看着这群跪在地上求饶的家伙不顾亲戚、同宗和邻里的情分，立马就把自家出卖了，气得差点吐血。

他强作镇定，看到王首长的目光正朝向他而来，只好硬着头皮回答道：

“小的家中的土地确已全部申报，并无隐瞒。”

“他说谎！”有个女人尖叫起来，“符有三这老小子最会抠财，家里的粮食堆得吃不完，每年都买地，肯定还有其他的地！”这话马上又引起了一阵狂乱的附和声。

王瑞相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把他叫到面前：“你家真得没有地了？”

“真得是没有。”符一壮干脆硬到底了。

“在外村也没有？”

“小的家里是小产业，外村再置地，管不过来。”

“你不是有兄弟么，你兄弟去哪里了？”王瑞相问。

符一壮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家的事情澳洲人这么清楚。转念一想肯定是符不二说出去的。

“二壮去他媳妇娘家了。”

“嗯，”王瑞相盯着他看了好一会。“你爹呢？”

“他，他病了——”

“又病了？他还真是会生病，而且病得总是时候。”王瑞相笑着说，忽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你说是吧？”

“是——是——”符一壮猝不及防。

“你家有地没报，”王瑞相啐了一口痰在地上，“你和你爹一定是觉得那地方我们找不到，对不对？”

“不敢，不敢。”符一壮吓得语无伦次起来，身子不由自主的发抖。

“我这就告诉你，”王瑞相的目光也从其他人身上扫过，“没什么事情能瞒过我们的眼睛！”说着他把目光又回到符一壮发抖的身子上，“回去告诉你爹：用不着用刑拷问你们，三天后你家还有多少地我们就一清二楚了。到时候你们家可就得付双倍了。”

符一壮想招认出来，可是想到自己的要是说得话，爹是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说辞，到时候又是自己的不是——他怕他爹犹如老鼠见猫。明知这事情后果严重，还是不敢违拗符有三的决定。

“首长，家里不是小的能做主的。”符一壮方寸大乱，简直是在哀求了，“你老见谅！见谅！”

“你小子真没用！”王瑞相对他大起鄙夷之心，“三十多的一条汉子了，自家的事情一点担当也没有！”

符一壮心中生闷气：这家里我敢有担当么？符有三把一切都抓得死的，他虽然是长子，在家里也不过象个长工头一样被支使而已。这话当然没法说，只好低头不语，来个打死不开口。

第二百八十一节 铁鸟和千里眼

“好吧，既然如此，三天之后自然见分晓。”王瑞相还不知道符有三的家的隐田在哪里，不过他胸有成竹。“你走吧。”

“谢首长。”符一壮狼狈的领着人走了。

“至于你们几户，揭发有功。”王瑞相大大咧咧的说道，“给你们重新申报的机会。”

“谢谢首长！”、“首长英明！”、“首长的大恩大德……”

“好了，废话少说。”王瑞相说，“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就完了。”说着他宣布了惩罚的方案。

所有有隐瞒土地行为的庄户每户要负担一户外来移民户的安置工作费用，包括他们盖房、开荒和连续三年的口粮。

跪在下面的人一个个面如死灰，一点得到豁免的高兴劲也没有。

这个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加上税赋的，这几户大庄户人家在三年内积攒不起任何财富来。只够过活而已。但是惩罚不严厉不足以产生威慑，王瑞相还觉得这个惩罚轻了一点。

“怎么样？觉得负担太大了？”王瑞相说，“那就算了把……”

“不，不，首长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跪在前面的一个老头子见机的快，两害相较取其轻，损失再惨重也不过是熬三年罢了，土地丢了可就亏大了！

“感恩是没有的，一个个怕是恨得要死吧。”王瑞相朝他面前吐了口痰，把老头子吓得一哆嗦，连否认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散会之后，全村陷入截然不同的两种气氛之中，一般的人家把隐瞒田地的大户们的狼狈相当作饭后的谈资，很有些幸灾乐祸的高兴劲。那些被惩罚的庄户的都陷入到恐惧中了。王瑞相今天的表现让他们非常害怕。这些人不敢点灯，在黑暗里小声的商量着。

符有三家在符有三发出几声怒吼和符一壮被揍得满地乱跑时候发出的哀号之后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符家没人敢招惹这个家里的魔头，但是这个魔头此刻除了乱发脾气之后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坚信澳洲人找不到他的地，但是澳洲人显然坚信他藏起了田地，所以就算找不到肯定也会狠狠的收拾自家以儆效尤。这个恐怖的前景让符有三坐立不安。

符一壮壮着胆子说还是老实申报比较好，眼下马上去进去讨饶，不外乎也就是负担一户外来户三年口粮。结果被揍得脑袋上起了若干包。符有三不肯吃这个亏，他总觉得澳洲人是来路不明的人物，不是正经的官府。

他儿子几次试图指出，过去土匪也不是正经的官府，一样勒索钱

粮……当然这些大实话又给他带来了若干棍子。只好不言语了。

“土匪要点钱粮，总不至于要咱们的地！”符有三的眼珠子都红了，“这伙秃发贼！哼，我看他们怎么找到！”他在堂屋里乱转，“去报官！”

地下站着的符一壮和符三壮顿时张大了嘴巴，报官？这老头子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谁不知道澳洲人现在就是临高的官府，吴太爷看见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去报官岂不是屁股痒了讨板子打。

“谁说去县衙里报官了！”符有三恶狠狠道，“去府衙报官，这伙土匪！三壮，你收拾收拾，领二两银子和十天的干粮，明日就走，到府衙击鼓告状！”

这兄弟两人长期被他爹压迫，早就给吓破了胆子，虽然知道他爹又在想当然了乱打主意，但是也不敢当面驳回。俩人悄悄的下来了。

符三壮抱怨道：“大哥，这事情怎么办？真去琼州府？”

“带二两银子去报官，你当当官的都是活菩萨呢。”符一壮知道他爹的为人就是好当家不好办事，大事小事都得他做主，但是办事都要别人去，至于见官——哪怕是见个小吏都不敢。家里的人事情要是办得不如他的意，还要发脾气打人。

“再说官兵这要来进剿，我们家出粮出饷就够倾家荡产了！”符三壮也觉得他爹老糊涂的愈发厉害了。这种事情躲来不及，哪里还有贴上去的。

符一壮点头：“咱们家和官家一点交情也没有，爹怎么会想到要报官，真是老糊涂了！”

“可是爹关照了。”符三壮可没胆子公然反抗。

“你先找个地方躲一躲，过几天再回来说办完了就好。”符一壮比较有办法，“反正他也没胆子去府衙问。”

第二天王瑞相从帐篷里把“无人机”推了出来。这台“宝贝”被妥帖的装载一个特质的用集装箱改制的专用箱内，享受的是“特一级设备”的待遇。

王瑞相和蒋宏军两个小心翼翼的启开封条，把这大家伙抬了出来。

飞机除了容易损折的部位之外，全部在百仞城内就组装好了，固定在专门制作的架子上。现在只需要加上机翼就可以起飞了。因为这里地势还算平坦，加上有免费劳动力可以用来平整跑道，王瑞相决定不使用不大成熟的弹射起飞，而是让它自己滑跑。工作队的土著们只是听说过澳洲人有会飞的“铁鸟”，还没见过真家伙，看到这个蓝白相间的东西被抬出来的时候，都涌了过去。

这东西太漂亮了！航模飞机流线型的外形和光滑明亮的外表让看到的人无一不产生这样的印象，不过这东西真得能飞起来？

能飞的东西，大家的印象里有风筝和孔明灯，但都是又轻又薄的材料做得。这么一个看上去就很沉重的庞然大物居然能飞起来，大伙觉得呐喊——不过想到澳洲人能让铁做得大船都漂在水上，让这个飞起来大约也不是难事。



孔明灯：又叫天灯，俗称许愿灯，又称祈天灯。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手工艺品，在古代多做军事用途。现代人放孔明灯多作为祈福之用。男女老少亲手写下祝福的心愿，象征丰收成功，幸福年年。一般在元宵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施放。

这架“铁鸟”腾空而起的场面让营地里也起了一阵的轰动——多数土著人员还真没见过这东西，许多人不由自主的跟着飞机跑，边跑边喊叫着，一个个激动万分。

王瑞相带着设备爬上塔楼。在上面操纵。他的装备除了飞机遥控器之外还有监视器和其他许多设备。航模飞机上安装了摄像头和照相机。摄像头上拍摄到的画面实时传送到王瑞相面前的小型监视器里。从空中俯瞰地面，原本在地面无法观察到的很多细节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王瑞相对使用航模飞机清丈田亩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王瑞相以营地为中心，设计了一条之字形的飞行线路。除了实时摄像之后，飞机上的数码相机每隔十秒定时拍照一次，用来事后的分析来发现在实时监测中没有发现的情况。

航模飞机起落了二个航次王瑞相就在美洋村南面五公里外的丘陵山坳里发现了未登记的田地，还有一处不在地图上的房屋聚落。从拍摄到画面上看，这处房屋有二十多间，主体建筑是砖瓦结构，是一个很完备的农庄。

“还真隐蔽。”王瑞相仔细的研究了拍下来的录像和照片。这处庄子的位置选择的十分巧妙，只有一处出入口，道路在地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如果不是空中侦查，还真难以发现。

“飞机就是好使。”蒋宏军赞叹道。他负责这架无人机的机务维护。这个“独生子”现在还没有替代品，穿越者得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搞测绘、土地调查是小菜一碟。等打仗的时候才见真功夫。”王瑞

相念念不忘军事作用，“可惜怎么说也是架航模，就算能装炸弹也是爆竹的水平。”

说着他叫来了黄安德。黄安德以新兵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马上就进了士官培训班当了下士，现在他已经是中士了。

“你马上带十个战士，去这里抓人。”王瑞相把庄子的大概位置在地图上画了出来，“虽然路很不好找，但是你们的动作要快。”

“是！”黄安德来了个立正。

“抓到之后押送回来，留五个人在庄子上看守财物粮食——贴上封条等计委来接收。”

黄安德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三小时之后，符二壮和庄子上的长工、家生子和他们的家眷都被绳子串成了一串押了回来。

他们被押解着通过村里的街道，直接向符有三的家的大门走去。村里的人见消失了好几天的符二壮被澳洲人抓了回来，一个个都出来看热闹，跟着队伍来到了符有三的家门口。

符一壮听到外面的喧哗赶紧出来。一看自己的二弟被抓了回来，心里顿时一沉，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好了，你兄弟回来了。”王瑞相指了下符二壮，“他肯定没去老婆的娘家。”

符一壮脸色青一阵红一阵，不知道如何是好。周围的百姓们已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个交头接耳。

“不算你兄弟，庄子上一共男女十一口，牛二头、房屋二十间、水井一处，还有库里的粮食布帛。这庄子还真不错。”王瑞相笑道，“既然你们非说这不是你们家的，我们就笑纳了。你有话说吗？”

符一壮哀叹了一声，垂下了头。

第二百八十二节 人口普查和抓浮浪

符有三家遭到了严厉的处置。不但整个庄子——包括土地、粮食、牲畜，人口全部没收，还没收了符家同等面积的田地。原本村里的首富败落到只剩下了不到五十亩地，只够一户中农的水平了。

符有三没多久就发了疯——他的财产完蛋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长权威也崩溃了。三个儿子多年积聚起来的怨恨全部爆发出来。现在既然不再有继承财产的可能，符有三的家长作风也就没人理睬了。符二壮和三壮干脆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美洋村，到百仞城招工当了工人。符一壮把他一个人丢在后院里，除了供应点吃喝之外再不理睬。

在这次清丈中收益最大的是符不二，符有三家的败落使他登上了全村首富的宝座，不仅如此，王瑞相根据邬德的指示，要在村里适当的扶植新的既得利益团体，作为新政权的基石。符不二这样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自身又拥有强烈进取心的乡村小地主是合适的争取对象。因此对符不二表达了很大的器重之意。不但接受了他的宴请，还在宴会上宣布县衙将会给他送来“奉公守法”的匾额，把符不二兴奋的脸都红了——这种殊荣别说本村没有，就算全县也没几个人享受过。

除了荣誉，比较实惠的东西是王瑞相给他发了一张特许证书，让他免缴一年的天地会服务费。

符不二在村里的地位随即有了极大的提高，村民们把他看作澳洲人在本村的代理人，于是他很快就成了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当然也成了穿越集团最忠实的走狗之一了。

接下来对附近各村的清丈工作就容易多了：美洋村的事情很快传开了：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澳洲人有天上飞的“铁鸟”，长着什么都看得到的“千里眼”。很多在申报的时候隐瞒田地的人坐立不安。

王瑞相不失时机的派人到处宣传“自首”政策，凡是在自我申报阶段有隐瞒田地的庄户，只要及时来工作队“自首”，就可以“坦白从宽”，如果被清查出来，那就不但要没收隐报的田地，还要双倍没收。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来工作队驻地“自首”的庄户们络绎不绝。王瑞相很满意这样的效果，现在他不用再出去对着那些可怜虫们怒吼威逼了——很耗精神的，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人口普查。

临高县到底有多少人口？这是县里没人说得清的问题，按照从户房翻来的本县黄册，登记在册的县民有六千二百三十一户，其中民户四千七百九十五，其他是军户、杂役户、马站户等等诸色户等，他们承担的赋税劳役各不相同。总人口是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二，其中男子占去了三分之二以上，妇女只有四千多口。

这个数字让执委会的人很难相信，本地人烟不茂是事实，但是就大家平日里看到的情况来说，绝对没有如此的稀少。显然其中有大量的“隐户”存在。

邬德特意把周七叫来咨询。周七告诉他们，他们的猜测并没有错，的确存在许多“隐户”，目的无非是为了避税赋和劳役。至于这户口人口数字，县衙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这黄册上刊载的数字还是正德七年统计的。

“自从万历年间行一条鞭法，粮赋官收官解，不再要里甲办理之后，”周七解释说，“这黄册早就没用了，说是十年一修，后来又說一年一修的，但是这东西又不能用来收税，又不用来征发徭役，所以每年就是户房照抄前面的数，再估一估。您看——”他随手翻了后面的几本给邬德看，居然还有天启十年的黄册。显然是事先已经“预造”好的。这种行事风格办事理念，让邬德哑然失笑，看来许多弊端还真是一脉相承。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1621—1627），总共七年。

“原来是这样。”邬德点头，“如今还是把黄册恢复起来的好。”

“是，是，”周七答应着，心里纳闷，恢复黄册有什么用处？这东西早就是徒具形式了。

以周七的见识还不能领会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而穿越集团的另外一个重要体制户籍制度，也要建立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明代的户籍制度曾经十分严密，不过到这会已经崩坏得不成样子。穿越集团打算将另一个时空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重新在这里移植、要实行新的户籍制度，就势必涉及到建立基层行政体制。这件事情旷日持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能尽快掌握全县的人口状况，推行下一步的人口开发计划，执委会决定暂时先不在全县推广户籍制度，而是先搞一次人口普查。为此他们搞了一种人口卡片的制度。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登记。卡片上只登记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文化水平、民族、职业和居住场所。每张卡片上有一个单独的12位编号，这也为日后推行身份证制度提供基础。原来还计划在卡片上贴照片，但是暂时还无法为这么多的人印照片，所以改为指纹采集。再以搜集到的卡片为基础，以村落为单位，汇总登记成人口登记册以供查阅。

美洋村和附近几个村落的人口普查很快就要结束了，挟着“铁鸟”和“千里眼”的威风，这次人口普查很是顺利，没有一个人敢于逃避登记。大家都在传说，要是不登记，被千里眼看到了就要抓去“劳改”。

千里眼其实还看到了其他东西——王瑞相在清查美洋村的隐田的航空侦查中在图像上还发现了其他东西：丘陵的深处还散落着临时搭建的窝棚和小块的田地，他甚至在一张照片上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吃惊的张大了嘴巴朝上看。

“有流民么。真是不容易，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王瑞相自言自语，在地图上绘制了出了窝棚分布图，一会交给黄安德带队去“抓浮浪”。

所谓“抓浮浪”是人口普查的中的另外一件事。浮浪指的是本县的两种人，一种是散居在山野里，开垦一小块荒地过活的外来流民。这类流民大多来自福建、广东沿海，也有来自越南的，他们为了逃避官府的赋

役，散居在人迹罕至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开垦一小片土地种植少量作物为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只能勉强过活。有机会的时候，也会去附近的村庄里偷窃或者结伙抢劫。

另一种就是各村里常见的所谓“二流子”的人物。这种人稍大些的村落都有，多半是不务正业，以小偷小摸为生，也有人勾结土匪的干抢劫、绑票这样的“大买卖”的。

穿越集团认为任由他们继续这样下去首先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其次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人口普查的同时进行统一行动，收容抓捕两类人。前者按照外来移民的程序净化之后分配到公社，后者发配到劳改队强制劳动。

“黑人”还真是不少。”王瑞相看着地图上的斑斑点点的标记想，这样的聚落不知道还有多少？有些聚落在远程勘探队、特侦队的侦查行动中被发现过，但是没被发现的肯定是多数。而美洋村已经登记的人口卡片数量就比县衙里户房的数字多出差不多八十人来——全县有上百个村子，不知道到底会多出多少这样的黑户来？看来临高的人口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

“要保证一个不漏的全部抓到。”王瑞相盯着黄安德的面孔，“你只有十个人，抓捕的时候不能惊动其他人，不然一跑掉再抓就麻烦了。明白？”

“是！”黄安德响亮的回到道。对于怎么去抓人他已经有了底稿——突袭战术。过去在大明军队里当兵的时候就听去过辽东的士兵说过：第一怕野战，第二就是怕当夜不收。黑灯瞎火的待在敌台上值哨，鞑子悄没声的就摸上来偷袭，不是被砍去首级，就是被活捉了去。

在士官集训班里他掌握了不管是大明军队还是鞑子都没有的新武器和新战术，黄安德现在正准备一试身手，看看这澳洲人的突袭战术到底如何。

接受命令之后，黄安德把手下的士兵召集起来。他现在只是一个步兵班的班长，副班长是老搭档钱多。钱多能力平庸，各方面就是及格水平，靠着军队不断膨胀的好处，排资论辈也当上了下士副班长。

行动前开战前会，布置任务，讨论细节，鼓舞士气，这是澳洲人军队里的规矩，黄安德原本觉得多余——当兵的只管拿着刀枪列队往上冲杀就是。

他发现澳洲人的军队里特别提倡士兵和下级军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服从命令守纪律的同时，也要求在对如何更好的战斗有自己的看法，有能力处置各种突发的状况。

久而久之，他开始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在任何情况下，士兵都会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是呆若木鸡或者一哄而散。

第二百八十三节 汤允文到来

黄安德简单的布置了下任务：首长决心、敌情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根据地图上的标注这一区域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流民聚居区，在方圆五平方公里内大概有四五十处窝棚。估计在这这一区域里生活的人口不会少于一百人。

十个人在这么大地形复杂的区域里抓一百个人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有两个优势，首先是黄安德清楚每个窝棚的具体位置和最佳的抵达路线；其次每个窝棚彼此之间的距离至少在二三百米以上，而且之间有许多丘陵、杂木林和蒿草间隔，只要动作迅速保持安静就能逐个进行抓捕。

班组随后商量的行动路线，决定在行动区域较为中心又隐蔽的地点设置临时关押点，抓获多人之后再一起押送回来，免得来回奔波浪费时间和体力。又对联络方式、行动信号进行了反复核对，直到确保每个人都了然于胸。

“好了，出发！”

抓捕行动持续了二天时间，黄安德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抓获流民一百多名，缴获生产资料、粮食一批。

王瑞相关照将人和物全部送往百仞城发落。被捕获的流民睁着惊恐而茫然的眼睛，捆成十个一串的纵队被带走了。至于他们已经开垦出来的小片田地因为过于分散，道路不便一律放弃抛荒。

从符有三家没收来的土地，邬德指示以先佃给符不二耕种以免抛荒，收成按照公四民六分配。

博铺港外，琼州海峡。

“这里是博铺？”话语中透露出惊讶。

问话的人年约四十，面皮黝黑皴裂，显然是多年饱受海风吹拂的结果。一双眼睛很是有神。他站在一艘琼州海峡里常见的双桅渔船的甲板上，注视着远处的博铺港。

“是，大人。”旁边的人小声而恭敬的回答道。

“你又忘了！”被叫做大人的中年人不满的斥责道。

“是，是，老爷。”

“有叫渔民老爷的么？”中年人对手下绕不过弯来很是不满，“叫我当家的。”说着从装鱼虾的篓子下面摸出一只竹筒，打开，里面滑出一件黑色的器物来。这是在当时中国最稀罕的玩意之一——只荷兰制造的单筒望远镜。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里买来得。只有广东福建沿海的少数将领占了近水楼台的光，才有了这件稀罕物。要知道这东西就是在欧洲也

刚刚发明出来不到20年。



图：航海博物馆里的单筒望远镜。

中年人把千里镜凑到眼前，按照红毛人的教他的法子闭起一只眼睛，缓缓的抽动镜筒，视野渐渐清晰起来，立刻颤抖了一下：他看到了临高角堤岸上的炮台。

这座炮台当然不是大明的军队修得。这点中年人很清楚，他仔细的看了看，这座炮台的样式和普通的炮台不一样，倒和孙元化大人倡导的“西法墩台”有几分相似。看来这传言果然是真得了！

这个手拿望远镜的人，正是穿越集团的军部、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提到的一个人：大明广东琼崖陆路等处兼管白沙水寨海防参将署都指挥僉事汤允文。

都指挥僉事：僉事，音[qiān shì]，明朝军事指挥职务。明初置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僉事四人，正三品。

从这长长的头衔就知道，此人是大明在海南岛的最高驻军长官，海南岛上的明朝水陆驻军都归他掌握。穿越集团和大明政府的第一仗十有八九是要和他的部下开打的。

穿越集团的到来，汤允文知道的并不晚。D日当天，烽燧上就向他报告：临高的烽火台告警，有海盗入侵。这不算什么新鲜事：这一带海盗入侵是家常便饭，以驻军的力量无力一一采取应对措施，采用的无非是“紧守营寨城池，待贼自去”的策略。故而没有引起他太大的重视。十多天后他收到了临高县衙的求救信，宣称有一股“海外巨渠”登陆临高了，目前正在临高筑营，有“长踞不去”之意，请他速速发兵驱逐。

以他的职责所在，这样的求救信自然是应该派人去实地查勘一番，再决定是否出兵。但是汤允文面对的局面实在让他无法轻易出兵。

汤允文的名头很大，理论上全海南岛的水陆驻军连募兵加卫所统归

他指挥，实际真正能随时可动用作战的主力部队仅有二千多人。主要是水军。驻扎在海口千户所的白沙水寨。实际上，“白沙水寨海防参将”才是他真正的职权所在。能用来打仗的也就是这点人马而已。

至于岛上到处分驻的卫所军，除了勉强用来“抚黎”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不到三千人的水军部队，还要派出相当一部分分驻在全岛会昌、常宁、羊角等处进行海上巡逻。而它们要面对的是却是空前的海防压力。明末的广东洋面上充斥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海盗，有职业化的海盗，有亦商亦盗，也有沿海渔民客串的。西洋人也不时出没来助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一边贸易一边抢劫，伺机还想在这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所谓蚤多不痒，债多不愁。汤允文面对这样四处生烟，处处起火的海防局面已经完全麻木了。无论吴明晋如何的来信哀求，把情况说得如何的严重——汤允文一概不为其所动。

他做出的姿态是派遣了二艘巡船去博铺查看——原本这是海防的制度，琼州西路的海上巡防，每四天就要到一次临高洋面，但是近些年钱粮异常困难，军饷从来就没有发足过——不打仗还勉强能维持。但是水师花费很大，船舰需要修理、更换；平时即使不打仗也需要补充海损船只，一艘船的开销比几十个上百个小兵的命要费得多。汤允文不但多年没得到过新船，连每年修船的公费也常遭到克扣，为了保证万一作战的时候能有船可用，他只好尽量缩减平日里的出海次数，结果就是巡防制度完全徒具形式了。

汤允文只能指望自己的巡船的出现能够吓退海贼——要是对方势力大，不把自己的两条船放在眼里他也无可奈何。正如这些年来他也无可奈何诸彩老、钟凌秀，最近无可奈何刘香一样。

巡船回来之后带队的千总却象是饱受了惊吓的模样，面色发白语无伦次的说道，博铺湾里来了一条“象城墙那么高的大铁船”。别说官军的战船，连这一带海面上最大的红毛人的“夹板船”和它相比都象小舢板一样。

夹板船：旧时航海的一种两层木板的大帆船。

汤允文不信，再三盘问，手下指天罚咒，做了无比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派手下的亲信将领前去探视。同样脸色发白的亲信回来说消息确实。这让他吃惊非小——对方有如此之大的船只，岂不是在这广东洋面上纵横无敌了？这股海外来客显然不是他已经相当熟悉的了红毛人或者佛朗机人了。也不会是单纯是来抢劫——临高这地方有什么财货值得他们开着如此的巨舶来抢劫的？

汤允文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照他的职责来说，不管这伙人打算到大明来干什么，这样私自驻泊，还在岸上驻营已是大大的不妥。自己应该即刻发兵去临高将这伙海外来客驱离。但是要出兵，别得不说，这一路的开拔作战粮饷费用谁出？指望广东藩库是没戏，自从天启末年魏忠贤

将广东藩库积存的三十多万银子调运到京师用作大工之后，藩库里就是一贫如洗了；至于琼州府，那是肯定拿不出这笔钱粮的，临高就更不用指望了。

没有钱就不能打仗。就算有钱去打仗，他也根本没把握打赢。这么高大的铁船该如何对付？以他以往对付西洋大船的经验，对手船只高大，大炮射程又远，不论远跳帮炮战明军都占不了便宜，多半以火攻船作为主要作战手段，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对手却是艘水火不侵的铁船，这该如何是好？

无奈之下中只好请教幕僚可有对策？幕僚们七嘴八舌，有人说派遣勇士，乘夜用爬锁登船，也有人提议制数十个特大“混江龙”（原始水雷），派小船潜入港湾内施放……说得起劲的，内中一个幕僚道：“诸位献得都是破敌之策，只是请问：粮在哪里？饷又在何处？”

签押房里顿时安静下来。众幕僚面面相觑。这才是关键问题。

“现今的对策，战是下下策。”说话的人姓蒋，名有龄，举人出身，是个官场老混子。

蒋有龄的提议是：出兵是万万不可的，钱粮固然是一方面——对手有巨船，实力必然非同小可，贸然出兵，十之八九是要败仗的。

打了败仗是很难交待的。只要不打仗，也就不存在打败仗的问题了。

至于海盗登陆抢劫这种事情，在广东福建沿海差不多每天都有，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临高县城不陷落，不管有没有大铁船，就是寻常的海寇登陆抢劫。

反正这种和稀泥瞒上不瞒下的法子已经用了不是一天二天了。大家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这个对策最为妥当，于是汤允文就干脆来了个装聋作哑，视若不见。

第二百八十四节 暗访博铺（一）

置之不理似乎起了作用。一段日子之后，原本七八天就来一次的临高的求告文书不见了。汤允文深怕临高县城已经陷落——要是这样的话，万一有哪个对头参自己一本“见死不救”，事情就麻烦了。他派人在府城的衙门打探，回报说到临高的驿路还是通得，县城也好好的。这样他松了口气。既然平安无事那就无需伤脑筋了。

汤允文干脆就把这大铁船的事情置之脑后了。比起这临高的大铁船，他有更多伤脑筋的事情要办：首先是刘香这个广东洋面上的后起之秀骚扰抢劫珠江口洋面，企图独占广东的海外贸易，不时也来琼州、雷州、廉州洋面上捞一把，抢劫盐船和糖船。老牌海盗诸彩老不甘示弱，在广东洋面上和他打得不亦乐乎。福建洋面上乱局也扰动了广东沿海。一时间你来我往，四处生烟，调动他的人马“会剿”的传檄纷纷而来，汤允文带着本部人马四处作战，转战闽粤海面，每天席不暇暖，忙得焦头烂额。



图：明朝时期的高州府、廉州府位置图，以及雷州府、琼州府相关位置。

廉州：廉州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治合浦县（今属广西）。辖境相当今广西北海、钦州及合浦、浦北、防城、灵山等市县地。属广东省。1912年废。具体另见第三卷·131节。

随着诸彩老在南日败死，汤允文终于有了稍做喘息的机会，收兵回老营休整。但是回到白沙水寨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让人不安的消息。巡船捕获的零星的溃散海盗的口中供述，过去诸彩老手下一股残部去了临高。有七八十条船，一千多人。

这些已经去了临高的海盗残部，现在正遣人在广东洋面上招降纳叛，不断引诱原来诸彩老的残部去临高，“投奔澳洲人”。这是汤允文第一次听到“澳洲人”这个名头。他赶紧派出探子再次去临高打听消息。

打探回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原来驾着大铁船来临高的澳洲人不仅没有离开，还在博铺修筑房舍，建造码头，似乎有久居临高的意思。这让他想起来当年佛朗机人在屯门企图筑城留居的往事——后来他们在香山澳站住了脚跟。难不成这澳洲人也打算行佛朗机人的故伎？

这倒是件不可不防的大事了。汤允文紧张起来，他很清楚朝廷对这些海外之人的态度——除了澳门之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留居在大明的土地上的，更不用说修筑城池码头了。不管是当年的双屿、屯门，还是天启年间的澎湖，朝廷的态度始终如一，西洋人要在大明土地上留居筑城的只有一个字“打”。



舟山位置

双屿：双屿港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岛中间。古时六横岛分为上庄和下庄两大岛屿，双屿港就在其中。明嘉靖年间海上走私商人王直（也叫汪直）联合倭寇盘踞于此，大肆走私货物，或者抢劫商、渔船。因与明朝政权海禁政策相悖，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七巡抚朱纨遣都指挥卢瑄、海道副使魏一恭等，进击双屿港，之后双屿港即废。

想到这点，他不敢再装聋作哑。以铁船抵达临高算起，这伙海外的“澳洲人”已经在临高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来大约在临高已经站稳了脚跟，所以才会大肆招降诸彩老的余党来扩充实力。

这样看来，临高的局面堪忧！汤允文赶紧遣人四处打听临高的消息。结果却吃了一惊，临高这一年来不但一次海盗入侵的求救都没发出过，还屡次向府里献上斩获的海盗首级和缴获的各种印信、旗帜、文书之类。其中不乏被官府通缉，恶名昭彰的海盗头目。连西洋人海盗的首级都呈上过若干。

“临高县令吴明晋最近是一等一的红员了。”蒋有龄告诉他，眼下临高洋面的海盗活动几乎绝迹，知府大人对他很是器重。

“那所谓的澳洲人呢？”

“事情就蹊跷在这里。”蒋有龄说，“吴县令往来府衙的书信里从来就没提到过有澳洲人这码事。”

“你是说……”汤允文小声道，“吴县令和澳洲人有勾结？”

“有无勾结尚不好说，起码是有了两不相犯的默契。”

“吴明晋也太大胆了。”汤允文说，“不过，看样子临高还算安静。”

“岂止是安静。”蒋有龄说，现在临高已经成了琼州府的一个大去处，本地前往临高做生意客商络绎不绝，每天还有许多大陆上来得客商在神应港转船前往临高。

“如今在神应港里有高广船行的一个外柜。凡是想去临高的在在柜上买票就能搭船前往了，很是便利。”

临高当地出现了本岛上少有的景气和繁荣，这显然也和澳洲人有关。吴明晋做了好几年临高县令也没这个局面，大铁船来了一年就突飞猛进，要说这里没澳洲人的事谁也不信。

汤允文决定自己亲身去博铺看一看状况。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总有不可靠的地方。到时候再做定夺。

这才有了他扮成渔民，亲自驾船出海探听虚实的一幕。

“升帆，到昌拱湾去。”汤允文吩咐手下。



昌拱湾就在临高角的西面，是临高的传统渔场，作业的渔船很多。海面上船帆点点，应该很容易混在里面。

没想到充作向导的船老大却摇头道：“副爷！不是小的不肯去。这

临高洋面上打鱼是要有个叫‘许可证’的东西，还要领一面小旗挂在桅上。小的没办过，船过去一下网澳洲人的快船就要来盘查了，轻则没收渔获，重得连船只都要没收呢。”

“这许可证是这么回事？”

“小的也是听说，领了旗子才准在临高洋面上捕鱼，每天要缴纳渔获的五分之一作为捐税。”

汤允文点点头，澳洲人果然生财有道。临高这一带的海产渔获很是丰富，把持了这里的地盘勒索渔民，这笔收益局很是可观了。他自己每年也能收到全岛各地渔主孝敬的银子三四千两以上。

“既然如此，下网捕鱼就不必了，把船再靠近一点就是。”

船老大无奈，他不知道汤允文的具体身份，但是他们是白沙水寨里的官军军官这是确凿无疑的。这号人，吃水上饭的人自然是惹不起的，又贪图许诺的“多给银子”的好处，便冒险把船往临高角而去。

船在大橰的推动下悄悄的靠近临高角，此时正是渔季，洋面上渔船很多，这只双桅渔船悄悄混入船队毫不起眼。

船老大却很是担心，不时得东张西望，还催促他“紧快些”。汤允文暗笑这船老大的胆子太小，这许多船，所谓的澳洲人怎么看顾得过来？也自顾自的用望远镜朝向临高角观察。

临高角这地方，汤允文率领巡船经过至少几十次了。这里是一条天然的乱石大堤，上面什么也没有。

现在临高角上却已经完全改观了，深入海中的顶端部分，修筑起了一座圆形，外面又有多处凸出的棱堡。炮台不高，但是修筑得极为结实浑厚，通体都是大石砌造。墩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门巨大的铁炮。看模样比朝廷买的红夷大炮还要大出不少来。

临高角上又修筑了许多栈桥，全部是用大石铺成，犹如大道一般宽广。上面靠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堤岸上人、车往来，好不热闹。堤岸上还造了许多制造的一模一样的有大木轮子的高高木架，伸出长长的吊臂来回吊运货物，似乎是桔槔一类的东西。



桔槔jié gāo：俗称“吊杆”“称杆”，古代汉族农具。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商代在农业灌溉方面，开始采用桔槔。

汤允文暗暗心惊，且不说这大炮的威力如何，光在这临高角上修起如此坚固的一座墩台，还有这些石造的栈桥……若是官府来办，就算钱粮充足，后顾无忧，按他的估计至少得二三年的时间。

“大人，烽燧！”旁边他的亲将张文小声提醒他。

烽燧也变了模样。原本这座烽燧不但表面的砖石脱落大半，有的地方已经泥土崩塌，上面还长满了野草和小树，犹如一座小土山了。现在，烽燧已经遍体重新砌上了砖石，树木杂草清理的干干净净，顶部盖了小房，上面模模糊糊的看得出有一尊很大的铁炮。

汤允文感到奇怪：烽火台上固然视野开阔，能观望的极远，但是在上面架设铁炮似乎没什么意义——朝廷买来的红夷大炮，最大也不过打上四五百丈的距离，而且根本就没了准头。这座烽燧离博铺这边的海面有五六里路，大炮一响，炮弹岂不是要打在陆地上么。

难不成炮弹能打到海上？这么说这大炮的最少也能打得五六里远了！汤允文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将，又和欧洲人打过交道，与舞文弄墨的，乱写火器战法的文人不同。他知道所谓的西法大炮“远及十里”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是眼前这伙澳洲人却有这样的重炮！想到这里不由得胆寒。自己舰船上最大的大炮，也比不上佛朗机人的红夷大炮，要是到博铺来讨伐澳洲人，估计没挨边就给打得稀巴烂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庆幸自己当初听了蒋有龄的话。要是来真来讨伐，打个败仗是轻得，全军覆没都有可能。

转念过来，他的心情又变得很是沉重。看这局面，澳洲人打得是和过去佛朗机人和天启年的红毛人一样的算盘，准备在博铺这里筑城，长期居留了。要是这样的话，朝廷迟早是要下旨讨伐的。

不过今年是不会的了，汤允文想，最近东虏突然绕道蒙古入关，连陷数城，兵锋直指遵化，京师震动。朝廷这会大约是没功夫来料理此事。若是地方上进行围剿的话，多半是广东福建两地的会剿……

第二百八十五节 暗访博铺（二）

“蒋有龄真是误事！”旁边的张文小声道，“这下澳洲人在博铺成了气候，再打就难了。”

“你懂什么？！”汤允文呵斥道。张文是他远方亲戚，身上也袭着个小旗的世职。汤允文提拔他当了中军标营的一名千总，作为自己的亲将。在情分上不比常人。

“澳洲人的大炮难道是临高造得？”汤允文道，“咱们有几条船给他打？”

张文不吱声了，脸色似乎不大服气。

汤允文问：“大铁船在哪里？”

“船在港口里面，这边瞧不见，”船老大说，“得绕过临高角才看到。”

“绕过去看看！”传说中的大铁船，汤允文当然要见识见识。

船缓缓的扳过舵，绕向临高角，汤允文注意到临高角上的戒备很严，墩台四周有拒马之类的东西保护着，台上有类似士兵的人在站岗，背着长长的火铳。墩台后面，另有一座高高的石砌的圆塔，据船老大说，这是新建的灯塔。有了这个灯塔，夜间和恶劣天气行船就安全多了。

船只绕过临高角，铁船渐渐出现在汤允文的视线里，这一瞬间他屏住了呼吸——太大了！汤允文见过佛朗机人和红毛人的大夹板船，巨大的船身和高耸入云的桅杆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和眼前的大铁船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了。船居然能造得如此之大！

“老天爷，这船真大！”张文忍不住道。

“这船如今是临高一景，很多人都来瞧。”船老大说，“比府城的城墙还要高！”

“这船上没桅杆，又不见桨橹，如何行驶？”汤允文觉得这船根本不可能自己行驶在海上——要多大的船帆才能带动这艘巨轮？更何况它还是铁造得，岂不是要比木头的重上许多倍。

“听人说不需要帆桨，船自己就会动。”船老大说，“不过小的没见过，这船自打到了博铺就没动过。”

张文却道：“大人，这船大约是包的铁皮，不然用铁造船不要说开驶，下到水里就沉了。”

汤允文深以为然，他想起以前听老船工说过，成、宣年间龙江船厂造过一种仪式用得大宝船，形制极为宏伟，甲板有多层的殿阁，犹如一座水城。但是不能自己行驶，也不能出海远航，移动的时候就用较小的船只牵引。大约这包铁大船也是如此办理，否则汤允文还真想不出这世

上有什么力量能够直接驱动这样大的船只跨海而来。

龙江船厂：龙江宝船厂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三汊河附近，又称龙江船厂、宝船厂，是中世纪世界最大的皇家造船厂遗址。因地处当时南京的龙江关（今下关）附近，故名。

“纵然是包铁，这功夫也是惊人了。”汤允文评论道，用望远镜又朝上看去，只见船首甲板上似乎也有大炮一尊。他老于军旅战事，已然在胸中把三处炮位标记出来。有三尊大炮，要从海上直接进攻博铺就得冒极大的危险。

正沉吟间，船老大忽然颤声道：“坏了！巡船过来了！”汤允文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来了一条单桅小船，张着满帆疾速驶来，速度之快简直就象在浪头上飞，不过船身倾斜的极厉害，汤允文一度以为它要翻掉了。

汤允文知道此时跑路是逃不掉的，赶紧把望远镜收起来藏好。装做渔民的样子在舱内检视渔网。张文却有些紧张，眼睛不住的朝外面看去。

“镇定些。”汤允文叮嘱了一声。

巡船很快就靠上了渔船，两船相靠的一瞬间，几个身穿蓝色短褂的人一跃而过，已然站到了渔船的甲板上，随后又抛过几条绳子来，把两船牢牢的靠紧。

从他们敏捷的身手来看，这些人显然是海上老手。一个个穿着蓝布紧身对襟短褂，腰扎铁扣宽布带，看上去很是精悍干练。

每个人腰里有一柄垂到股间的短剑皮鞘，腰间的布带上还挂着一个三角形粗布布兜，外面有带子和铁扣扣着。不知道装得是什么。

再看他们身上的蓝布小褂，粗看上去样式倒是简单，仔细看上面的零碎不少，竖起来的领子上黑色的小方块布，上面还有歪歪扭扭的图案。肩膀上有多余的软布绊子，上面缀着图案和条杠。他注意到为首的人杠子比其他入少，但是粗得多。

每个人的胸前还钉着个布条子，上书“海警”二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允文猜想大约是隶属的关系。

上得船来，人马上分散开，有人站到船尾，控制舵手，有人督促着船工把船帆落下。很快将全船要点控制住。

对面的船上，两门小炮已经对准了渔船，汤允文在佛朗机人的船上见过类似的小炮，知道这是专门发射小铁子来杀伤甲板水手的。

这伙人虽然是海寇，但是整个跳帮控船过程流畅迅速，看得是出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汤允文想自己的中军标营来做也不过如此。恐怕还没有这么快。

为首的头目呵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渔船，怎么不挂旗？”

说的倒是官话，口音却带着闽南一带的口音。这海贼显然不是什么澳洲人，而是大明的莠民，多半就是诸彩老的部下，投奔到澳洲人手下

的。

莠民：yǒu mín指坏人。

船老大已经点头哈腰迎了过去：“小的还没领过旗子……”

“没领旗子怎么到这里来捕鱼？”

“这不听说临高这里的渔场收获好，先来看看情形如何。若真得好就来办证。”船老大满脸堆笑的指着船舱，“小的们不敢坏了规矩，您看这渔网都收着呢，舱里别说鱼虾，连一个鱼鳞都没有。”

汤允文知道按照一般的套路，这带队的头目必然是要板起面孔训斥一番，然后恐吓要如何如何，船老大此时自然会把准备好的银子奉上。至于检查什么不外乎是走个过场罢了。

然而这头目却不来这套例行公事的恐吓威胁之词，直接把手一挥，手下人等立刻散开，真得逐舱逐舱的搜检起来，连盘好的绳子，堆起的渔网都要看一看，很是仔细。

船老大急忙从腰间挖出几钱银子，想塞过去。却被对方推了回来：

“银子你自己收好。没有偷捕的，自然放你们走。”头目一本正经道，“若有偷捕得行为，就要得罪了。”

“偷捕断然是没有的。这是一点小小意思，给几位副爷买酒喝，”船老大依然把银子往他手里塞。

那头目居然还是不收，不但不收，还严词厉色的把船老大训斥了一番。把个汤允文看得一愣一愣——看他的模样，拒收银子并不是做作。

连送上门来的银子都不要，这澳洲人还能算是海寇吗？汤允文和海上的好汉们打交道打得多了，知道走这条路的人，起因是多种多样的：到最后就完全为了钱财和女人。想不到如今还出了这么一伙不爱钱的海寇！

查检一番之后，当然没有发现渔获，汤允文的千里镜藏得妥帖没被发现。那头目又将船老大名字、船只所在港一一做了登记才离开，临行前还不忘叮嘱：要在本地捕鱼的话要尽快博铺来登记，最近博铺成立了“渔业协会”，推出了不少给渔民的好处的法子，让船老大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

船老大当然是唯唯诺诺，点头虫一般的把人送走了。这才关照人扬起帆来。见汤允文坐在船檐下死死得盯着离开的巡船，不由苦笑道：“老爷，可真是吓死小的了。”

“你怕什么！这船上一没有刀枪，二没有印符，只要小心应对出不了事。”汤允文问道，“刚才上船得便是澳洲人的手下了吧？”

“是，这是专司在这一带洋面巡逻检查的，”船老大说，“这是小船，还有双桅的大船。盘查的很紧！最近抓了不少零星的海盗。临高这边的海面上比起往年来平靖多了。沿海的船户和客商都说船一进临高洋面就太平了。”

这么说来，澳洲人在这里不仅收取“渔获”的好处，还兼顾缉拿海盜，保护客商。倒有点象官府的作为了。想到这里，汤允文已经心生警惕，这伙澳洲人其志非小。

张文提议上岸去看一看。探探陆地上的虚实，特别是陆上的布防，还有火炮。但是汤允文认为现在看到的已经足够了。上得岸上去这里有很多诸彩老的旧部——其中有些人是见到过他的，万一被认出来就麻烦了。不过此刻他完全失去了用武力驱逐澳洲人的兴趣——实力悬殊太大了。

“回白沙去。”汤允文命令道。

“大人，岸上的虚实不探个清楚，日后若要兴兵讨伐，岂不是——”张文小声进谏道。

“到时候再探也不迟。”汤允文道，“这临高的事情很是棘手。若要讨伐，非阖全省之力不可。”

言下之意就是进剿这事情五六个月里是不会有有了，要集合全省之力岂是他一个海防参将能办得了。光写呈文，递送塘报这一堆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就得走个把月。

再者以他的身份，来博铺港外探查已经属于“亲身涉险”，自己当细作混入博铺就无必要了，交给手下去办就是。

第二百八十六节 府城

船老大对离开此地是求之不得，赶紧关照手下搬舵升帆，往外海驶去。正在这时，只见海面上浪花翻腾，两艘8154型渔轮正在进港，这两艘渔轮最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装，正在进行海测。改装工程拆除了上面的渔业生产设备和部分对本时空来说过于先进的航海、电子设备，加装了武器，设置了专用弹药库，扩大了油箱和人员住舱房，还在关键部位安装了装甲，使其和它的“巡洋舰”地位相称。



8154渔船的改装型号。另见附文中国渔船太猛了。

汤允文看着之后这钢铁战艇威风凛凛，机声隆隆的从舷外五百米处开过，即不顾风向，也不管潮流，没有帆桨却行驶如风，洋面宛如坦途一般随意行驶。不由得面色发白，脱力般的一屁股坐在渔网上。

“大人！”张文急忙过去搀扶起他来。

“不要紧！”汤允文一摆手，“快回去！”

汤允文坐了一会，定了定心神才站起身子下到舱房里坐着，只觉得满头虚汗。8154渔轮给他的刺激比大铁船更大，铁船无外乎是一个“大”，再者他不相信这个庞然大物能够自己开动。但是这渔轮却是他亲眼所见的。对手有这样的船只，在海战中能有多大的威力，身为水师将领的他很是清楚。

“这船好厉害。”张文也咋舌。

“这是铁快船。”船老大说，“也是澳洲人带来的。”

“这么说他们不止一艘大铁船了？”张文紧张道，还有铁船？

“当然不止了。”船老大很是得意道，“除了铁快船，我见过他们有一

种船帮很低的大船，甲板很平，原来上面装满了大铁箱，不过现在上面只有一个大桔槔……”船老大比划着，“有人还见过澳洲人有一种方头的船，不用进港，能自己上下沙滩，船头还能打开，打开就一个跳板……”

“荒唐！”张文不由得评论道，“船头能打开，在海中不是要沉下去了？”

船老大笑道：“副爷！这是大伙的传说，小的也没见过，到底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

汤允文对这船头能打开的船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就是这“铁快船”了。问：“这伙澳洲人有多少铁快船？”

“这小的就知道了。”船老大说，澳洲人的船只，全都停泊在博铺港另外一侧的专门的码头上，一般的船只不许靠近，水面上时时刻刻有小艇巡逻，不许越界。

“有好看热闹的，非要靠近了去看，都给抓走了——凡是被抓的没有一个放回来的。”船老大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听说是给澳洲人当苦工。”

大约想到自己这次载运军官来探视博铺的行为，要是给澳洲人发现了大约也是一样的下场，船老大站起来拍拍屁股，连连呵斥船工，要他们赶紧摇橹快走。

“大人，这铁快船倒是棘手……”

汤允文点头，他思量要迫使澳洲人撤离临高，靠武力征伐是必败无疑的。只有沿用当年澎湖对付红毛人的办法，大军临境，以力迫和。澳洲人远途而来，毕竟船少人寡，虽然大肆搜罗本地莠民充实力量，到底规模有限。己方以十倍、二十倍的优势来示之以威，不愁对方不知难而退。

万历末年红毛人到澎湖的是三条大舰，官军将其迫走出动战船五十条；天启四年二次入据澎湖的时候，红毛大小战舰不过十多艘，陆战兵力不过八百人。俞咨皋带领一万多人与其相持八个月才迫使其退走。澳洲人现在的实力和规模，远在当时的红毛人至上。

以他的估计，要驱逐盘踞博铺的澳洲人，就得动员不少于万历、天启年间二次驱逐澎湖的红毛人的兵力规模。动用的兵力少说也得上万，战舰五十艘，才能在博铺周围将澳洲人长围，迫其退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林佰光穿着一身小商人的衣服走在琼山县的县前大街上，他正要去拜访一个人。而这个人又和他来此地的计划有莫大的关系。

穿越集团在临高的统治正在深入，在全岛的重要资源点开分矿的计划也在实施中，下一个步骤就是对全岛的州县进行渗透和控制。

全岛的其他州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无重要意义，执委会认为，关键就是琼山县。琼山县是琼州府的首县，进出海南岛的门户，全岛的政

治、经济中心，是大明的统治核心所在，又是全岛唯一一支有战力的机动兵力的驻屯之处。

明军若要开展对临高的军事围剿，这里是大军渡海集结的必经之地；穿越集团要发动统一全岛的战争，也必须击溃白沙水寨的驻军，攻陷海口千户所城，占领琼山县城，全岛的其他州县基本上可以传檄可定。为此情报委员会将现阶段情报和渗透工作的重点放在这里。林佰光的任务就是利用现有的关系，在琼州府建立起情报网络，重点是要渗透到当地的官府和驻军当中，掌握驻军状况和动向。

琼山县市因为是附郭府城的关系，比临高要大得多。县城坐落在大英山和抱珥山的山麓下，依山傍水而建。地势较周围要高。美舍河流经它的南门和东门，形成一道天然的护城河，这和临高的筑城的倒有相似的地方。



琼山县（今海口）地图（ps 与临高县极其相似）

此地即是府城所在，大陆上来的人员物资又大多在此集散，故而商业相当繁荣，东门、西门和南门外的大街两旁云集着许多店铺和住家，很是热闹，还有海南很少见的手工业作坊。许多简单的初级工业品整个海南岛就只有在这里才能制造。因此这里人口住家也稠密地多，街道上

熙熙攘攘看上去有点象小说电影里的古代县城了。

但是一进到县城里却和临高一样见不到多少商业和居民的身影。大街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衙署：琼州府衙、海南分守道、布政分司、军器局、琼州府学、琼山县学……几乎看不到民房的影子，更不用说商业机构了。只是在东门关厢有一处集市还显得相当热闹。林佰光打听了一下，这里也叫“东门市”。

林佰光对这奇怪的局面很是不解，为什么这堂堂的府城规模如此之小，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衙署之后就没多少面积了。冷冷清清的，几乎就没有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留出空间来，反而是城外熙熙攘攘，形成人口的聚落。他不知道古代海南的城池与大陆上的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内地是先有人后有城，即城池是在人口集中到一定密度之后才出现的；海南则先有城后有人，筑城是为了驻军和行政需要，换言之不管是琼州府城还是临高县城，其本质就是军事城堡。筑城的目的更多是出于防御原住民和匪盗的攻击，显示朝廷的统治权。

慢慢得这样城池成了安全的保证，百姓们就在城池周边聚集起来了，形成了聚落。因为城市本身并没有为居民做过规划，面积普遍很小，很难再容得下不断增加的民房，所以就连琼山县的著名人物丘濬和海瑞的故里都在西门外。



丘濬：（1421年-1495年），字仲深，琼山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明孝宗朝文渊阁大学士，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弘治八年，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穿越集团在琼山县城外的神应港已经有了一处落脚点，是起威的开设的一处客栈，除了有客房之外，还附设规模很大的货栈和高广船行船票代理点。服务的对象是在本岛收购土产的商人。他们在海南岛上收购了各种土产可以暂时寄存在这里，再通过高广船行办理货物托运手续。因为手续便利，运输稳妥，现在从琼山出口的货物，有三分之一是高广船行的船只在承运。



神应港位置

神应港：亦称白沙津、白沙港，位于南渡江出海口，是海口著名的古港口之一。由于白沙津的航道屡遭浮沙及淤泥淤塞而变浅，大型船舶只能逐渐停泊在白沙口之外，等待潮涨而进。自元代起港口码头就不断迁移，再=到1933年建书场码头(今秀英港前身)，白沙津终于废弃。

林佰光嫌落脚在客栈里离城太远不方便。便带着手下以商人的身份住到了城外的一处小庙内——这种庙宇规模不大，但是住出和饮食收拾的很是净洁考究。不但住着方便，而且很是清静，完全就是当时的“高级旅馆”

他出手大方，一到就丢出十两银子来包下一处小院。安顿下来。把随身的2W电台架设起来，和临高总台建立起无线电联络。每天他都要出去转转，按照一张名单去“拜访”客人。

说是“拜访”，其实并不确切。有的是真正的拜访，到门上投帖子请见的；有的则只是在外围打听消息，并不真去求见。

这些人九流三教，做什么的都有，林佰光握着的名单，实际上就是从苟大苟二的文书资料里破译整理出来的他们在琼山县的关系网。他准备将这个体系接收下来。

林佰光在与苟家有合作来往的名单上圈选了大约二十个人——通盘接收关系网没有必要。按照穿越集团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的时候将占领整个海南岛，到时候他们就是琼山县的统治者了。

他选定的人里面既有官府里的小吏、当地驻军里的小军官，经营店铺的坐商，还有往来于大陆和琼山之间的的行商，都是在最近的几年里能够在情报和贸易方面给穿越集团很大的协助。

坐商：古代称租房进行开店营业的个体商人为座商或坐贾,店主、零售商、经销商。与行商相对

第二百八十七节 讹诈

这些人当中，他最为看重的是海南分守道衙门里的当书启的马本元，此人是海南本地的回回，苟家在琼州 - 广州销赃路线上的主要人物，诸彩老等海盗掠夺来的大批赃物多数是经他的手操办销售出去的。苟大、苟二和他的书信来往很多，各式各样的黑材料足够让他被砍头十次。林佰光觉得自己掌握有足够的把柄来迫使他就范。

分守道：官职名。简称“守道”。清代道员的一种，由各省布政使派驻于一定的府州地区，一般是三至四个府州，协助布政使掌握该地区钱谷，督课农桑，考核官吏，简军实，固封守。

马本元掌握的销赃路线，林佰光并不看重，现在临高的商路已经基本上打通了。再增加一条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他看中的是马师爷在分守道衙门的职务。有这么一个内线人物在，海南最高当局的一举一动，穿越集团就能提前知晓了。

林佰光知道自己直接去求见马本元是绝不会见到他的，这种人疑心病极大，从不轻易见不认识的外人。他就把从苟二家抄来的物件中将马本元当年作为寿礼送来的一尊镶八宝银寿星作为礼物呈送上去。



银寿星

这件意外的礼物让马本元吓了一跳——这是他送给苟二的礼物，怎么忽然出现在眼前了？自从去年苟二狼狈逃到琼山，哭诉庄子被人剿灭之后，他已经差不多一年没见到此人。

当初他毫不客气的把苟二给赶走了，甚至连那三千两销赃的银子都没给他，倒不是他要黑了这笔银子，当初正是他给诸彩老牵得苟家的这条线，算是半个保人，如今这窝主居然给人端了，什么也不剩下，诸彩老要是迁怒与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他可吃罪不起。这笔银子起码能让诸大当家的怒气平息一点。

苟二被他赶走之后，马本元一直提心吊胆，他在琼山县也算是个人

物，但是在诸彩老这样的海主面前连个屁也不是。

幸好诸彩老自己麻烦缠身，除了派人来问了几次苟二的下落之外，没找他的麻烦。不过，他也从诸彩老派来人口中知道了端掉苟家庄的是海上来的股新人马，他们自称澳洲人，驾着铁船而来，火器很是厉害。马本元暗暗叫苦，澳洲人和诸大当家，看起来一个也不是善茬。

最近他得知诸大当家已经在福建战死。这让马本元松了口气。要知道这大半年来，诸彩老的手下一直在到处寻找苟二，他深怕哪一天找不到苟二会找他来出气。

现在这寿星出现在他眼前，莫不是苟二也知道诸彩老已死的消息，所以才会找上门来要这笔销赃的银子？

马本元思索了一下要不要黑了这笔银子，来个避而不见。反正苟二现在已经是丧家之犬了，除了一个儿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实力。他要敢在琼山县闹事自己一指头就黑了他。

慎重起见，他问了一声：“来人是苟二么？”

看门的佣人是他的心腹，主人来往的狐群狗党自然全都认识。

一问之下，来人却不是苟二，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说得一口奇怪的琼州话。马本元摸着下巴正在狐疑间，忽然一激灵：

来得是澳洲人吧！

这个想法差点没把他从椅子上吓下来。心道澳洲人来找他做什么？他和澳洲人之间没有过来往，也没有过节。

但是这银寿星——马本元心里很清楚，苟二从庄子里逃走得时候，只会带金子银子之类的细软，绝不会带着这么个礼货跑路。此物只可能落在澳洲人的手里。

澳洲人找上门来所为何事？马本元有心想不见，但是想到这澳洲人既然都找上门来了，自然有备而来——连自己送给苟二的银寿星都找出来了——自己还是见一见，看看虚实再说。

“学生与尊驾素不相识，不知道大驾光临，所为何事？”马本元见来人很年轻，气质沉稳，看上去颇有城府，一时间摸不清他的底细，很是客气的问道。

“敝姓林，从临高来。”林佰光微笑道。既然要吸纳他为穿越集团服务，就无需遮遮掩掩。

马本元心中打了个突，看来果然是他们！

他小心翼翼道：“尊驾是澳洲人吧。”

林佰光点头道：“正是。”说着他递上一叠薄薄得的纸片。

这是一份账本的抄件，而账本本身是根据苟家兄弟那里抄来的材料

整理而成的，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马本元为诸彩老等海盗渠受销赃的账目。有日期、有数量，清清楚楚。而且最后一笔还写得很清楚，有三千两银子为诸彩老的销赃的款子没有结清。

马本元看到这份抄本，立刻想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跌坐在椅子上，半晌才道：

“学生和苟家兄弟确实有生意来往，不过是为他代销些货物而已，”他有气无力的摆了摆手，“货物是诸彩老等人的赃物，在下确不知情……”

“马先生，”林佰光满脸堆笑，“在下不是官府，不管这种事情。”

“是，是，承情之至。”马本元道。以他的经验，当然知道下面对方要开出盘口了，“不知贵众那里有什么需要学生效劳的？”

“只想继续和马先生一起合伙而已。”林佰光知道这事已经成了一多半了，微笑道，“共谋大计。”林佰光想这马本元是个聪明人，自己手里有足够的牌逼他就范，无需弯弯绕。当下将他的要求一一说了，马本元原本还算是坦然的面色，越听面色越难看。半晌才答道：“此事太为难了。”

林佰光道：“先生不过是把衙门里听到的看到的事情通传给我们一声就是。我们自然有人和先生联系。”

马本元还是迟疑着摇头，这种勾当等于是给澳洲人当坐探。在衙门里为人通风报信不算什么大事，但是澳洲人的行事他多少知道些：这伙人在临高筑城修路，招降纳叛，迟早要闹出大乱子的！自己给他们打探消息万一给发现了就是杀头的罪名！

但是林佰光的威胁也实在吓人——特别是这账本，太有杀伤力了。诸彩老最近刚刚被剿灭，官府清剿海盗的劲头还没过去，这东西一丢出来，自己不死也得脱层皮。林佰光见他决心动摇，又告诉他，那三千两银子他可以留下，过去为海盗们销赃的事情以后可以继续做，其中的佣金穿越集团照给。

这个诱人的条件让马本元最终答应了下来，实际上他也无法不答应，答应了起码每年还能入手银子，不答应的话，这账本还有落在他们手里的书信就是自己勾命符！至于这坐探如何去做，则是今后的事情。

林佰光见他答应了，便把联络方式告诉他：在正常情况下，每个月的某一天他会派人和他联络一次，地点在西门外大街的一处茶馆里。

“你只要坐在那里，自然有人会和你联系。”林佰光小声道，“来和你联系的人，会带一支碧玉烟嘴的水烟壶。衙门里和城里城外有什么消息，你只要说给他听就可以。”

这倒不算难事。马本元想。

“如果我们有什么想知道的消息，他会告诉你。”林佰光说。

马本元点头。

“万一什么时候你需要马上见我们的人，你就去五公祠，在大门外石台阶旁边丢一只破草鞋。然后就到茶馆去等着，自然会有人来和你见面。”



五公祠：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为一组古建筑群的统称，是为纪念唐、宋朝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位著名历史人物：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铨而建的，故名五公祠。

马本元心中浮起一股寒意。倒不是这法子如何的高明出乎意料，而是能这样做就说明澳洲人在府城里已经安插了不少人手，说不定外面就有澳洲人的探子在盯着自家的宅子。

“有时候我们会紧急找你，我们会在你家门外墙面上画一个圈。你见了就到茶馆去，有人会和你联络。”

林佰光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他在琼州府一个人也没有，所谓的琼州站还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不过这套说辞倒是起到了威吓马本元的目的。

顺便招募了马本元之后，林佰光的拜访又持续了几几天，在他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拒绝他的要求——黑材料的杀伤力很是有效。这批人不怎么可靠，只不过是被逼无奈才为穿越集团服务的。林佰光只是把他们作为情报的来源，真正的情报工作还得由临高派出的情报人员组成。

他有一点比较担心，那就是琼州府的锦衣卫人员。按照惯例：府城里有锦衣卫的派出机构，有百户、试百户、总旗，小旗等大小官员。一般人受电影电视的影响，对大明的锦衣卫、东厂、西厂这类特务机构都是如雷贯耳，不免有些畏惧之心。林佰光也不例外。

不过，苟家的关系网中却没有锦衣卫人员的名字。这让他有点奇怪。苟家搞得窝赃、销赃和贩私盐这些买卖，都是极有油水的黑买卖，以锦衣卫这样权势熏天的机构来说，平日没事还有找事搞银子，不可能不来分一杯羹。

在苟二箱子里查获的贿赂底册里，只有在三节两寿的送礼底账里开了琼州府的锦衣卫百户、试百户的名字，在真正有大笔贿赂的底册里反而没有他们的名字。

以下在3000字之外，不计费注：海南道到底是叫兵备道还是分守

道，这个海南道在明末是否还存在，本人没查到确切的说法，有些资料只注明琼山县城内有海南道衙门。

第二百八十八节 用人

这说明什么呢？林佰光想，要么这几个锦衣卫的官奉公守法，没有被苟家拉下水。要么说明苟家认为这几个人无足轻重，不会碍他们的事。

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林佰光可有点吃不准了。此时无暇顾及。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布置。

接下来他开始着手建立琼州府的情报站。这个让马本元恐惧的组织其实还是一个空中楼阁，林佰光除了一纸方案和从情报委员会批到的三百两银子的建站经费之外别无他物。

驻当地情报站的情报员来源，他决定先由自己来担任这个情报站的站长，具体指导当地工作。现在情报工作训练班之类的短期训练班是办了不少，但是学员的年龄普遍偏小，这样的人要他们来独当一面显然是不行的。

林佰光对执委会在关键性岗位只进行土著青少年培养很有微词。青少年固然有接受能力强，容易被洗脑的优点，但是一味的强调培训少年儿童的结果就是在很多地方缺少可以主持大局的关键性干部。在他看来：人的忠诚度，并不是单靠洗脑就能完成的。

正如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要想让下属忠诚，现实好处要给够，心理上也要常常拉拢，最好还有一面理想主义大旗竖着。三管齐下，大多数人都能搞定。赤胆忠心未必见得非要孩子才能办到。

以现在穿越集团对待土著员工的态度和做法来说，已经使得他们形成了相当的忠诚度。唯独有一点，林佰光认为是不够的，那就是理想主义的大旗。

到目前为止，穿越集团还没有提出过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用大明的外壳做伪装固然方便又安全，也能抵消不少土著的涉及“造反”担忧心理，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失去了给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一个希望。任何时空中都存在着一大批不满现实秩序的人。他们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渴望有所改变，但是他们又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不但不足以登高一呼，连当个土豪的本事也没有。

如果有人能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这批人同样会爆发出很大的力量，来争取他们在旧秩序下原本得不到的东西。林佰光和招降来的海盗喝酒的时候，不止一次的听到他们打听澳洲人未来打算怎么样？几乎每个人都巴望澳洲人有一天会举旗放炮，来个逐鹿中原，自己也好混个从龙之臣，封妻荫子。

太平天国打下永安就迫不及待的称王封王，后人看来不免有过于猴急的感觉，可是当事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过了一回出将入相的瘾，而且充分显示领导层“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升了士气。

现在执委会这样刻意模糊自己的企图，稳则稳矣，对鼓舞士气未免不利。很容易让大家陷入一种小富即安的局面。BOSS没有野心，如何能招揽能人？日本四岛上的织田信长还知道刻个“天下布武”的印章到处盖，让世人知道自己的野望呢。



双龍に囲まれた「天下布武」の朱印



天下布武印章和织田信长

天下布武：是日本战国时代大名织田信长提出的政治理论。

织田信长（1534年6月23日-1582年6月21日），幼名吉法師，出生于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胜幡城（一说那古野城），日本战国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天下人，“日本战国三杰”之一。织田信长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至天正十年（1582年）间推翻了名义上管治日本逾200年的室町幕府，并使从应仁之乱起持续百年以上的战国乱世步向终结。但在即将一统全日前夕，于京都本能寺之变中被心腹家臣明智光秀谋反而自杀。但人们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尸体，这使其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这个思路回去之后一定要和执委会谈谈，把意识形态的大旗竖立起来。再就是用人问题上，现在用人体制太严了，简直比当年的共产党还厉害，对开展工作不利。

林佰光对用人的概念就是不拘一格，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只要能为我所用就要用，当然前提是自己能够控制住他。他认为这才能体现出领导用人的水平，象执委会这样凡事先看是不是“可靠”、“历史清白”的用人办法，他是颇为嗤之以鼻的。当然这样的看法他是不会对任何人说得。正如他过去在县里也从来不和任何人谈自己对县委班子里某些人行事风格的看法。

这次在琼州府设立情报站的配置人员，他选了高弟。

高弟论到资历，在全体土著员工中堪称“元老”了。而且在广州还当过一阶段的情报员，算是老资格的情报人员。人很聪颖，对市井道非常熟悉，堪称是探子的最佳人选。

但是此人过于聪明灵动，加上资格老，身份又不同——从大明法律上来说，他至今还是文德嗣的家奴身份。当家奴，特别还是当执委会主席的家奴，这可是很能傲视他人身份。这么一来，不免有时候就露出骄狂之色来。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跟随黄天宇和刘三出差

佛山回来之后，虽然佛山之行及时的揭破了芊芊的面目，立了一功，还得了嘉奖，但是在部门里却毫不显山露水的“靠边站”了，任务派不上，培训也没他的份。一时有点落落寡欢的模样。

林佰光认为高弟此人有当情报人员的天赋，论及忠诚度也不差。落到如此下场不外乎是心高气傲，自视甚高，遭了别人的忌。这种人干工作很有动力的，只要多多的发给他勋章和嘉奖，他就会卖命。

林佰光认为，高弟比其他土著更有上进心，不可不利用。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一家“从龙”最早，但是现在混得却远不如后来者：他爹娘刚到临高只是普通的社员，每天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派工到各地方去干活。后来才在萧子山的安排下调到小伙房当差。她姐姐算是稍有出息，也不是给王洛宾当生活秘书。显然这对高弟的刺激很大。

至于另一个是正是高弟去佛山的时候的同伴陈同。陈同是情报工作学习班第一期的高才生，一直在情报委员会实习，属于大家都看好的未来情报战线上的精英分子。

精英也好，狂热分子也好，林佰光打算以琼州府为舞台看看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他回到庙里的下处，陈同和高弟正在等他。林佰光出去的时候，故意没关照他们该如何如何，而且还每人给了他们一两银子的零用钱。

琼州府到底是比临高繁华得多的花花世界，他们又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人，原本就是好动的年龄，手里有了钱，又有空闲，能不能把持得住安静的待在庙里等他回来是个很简单的测试。

显然俩人都有足够的耐心等他回来发布命令。林佰光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屋子里。

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情报站搞一个下处。这个琼州府情报站至少也得存在三四年，不能靠在庙里租房子过日子。必须有一个稳妥的据点。

起威在这里已经有了客栈，但是林佰光决定不把起威的分支机构纳入情报网络，万一情报站被破坏，对起威的负面影响太大，会影响其在其他地方的经营。再者穿越集团目前还没有对起威达到完全控股，很多事情尚不能让他们知道。

至于使用润世堂药铺的字号，虽然它现在差不多就是由卫生部门完全控制着，但是润世堂是临高的铺子这是回避不了的现实，用它的字号，会让对“临高”已经有所警惕的人产生怀疑——也不妥当。

他决定，就在当地收购现成的房屋来使用。

“高弟，你去设法搞一座房子来，不管是租还是买都可以。”林佰光道，“以后的情报站要用。”

高弟在广州经常在市井中打滚，做这种事情原是很简单的。但是他是广州土著，在此地开出口来就是外乡人。欺负外乡人的陋习古今皆然，更不用说搞到房屋经纪的“房纤”多半是很不好对付的老混子。高弟

能不能应付得下来，这就得看他的本事了。

“是，首长。”高弟问，“有多少预算？规模多大？有特别的要求没有？”

“预算不多，只有一百两。”林佰光道，“这是将来做情报站的房子，选什么用的房子由你自己看着办。”

林佰光却认为为情报站找房子不仅要能说会道，善于应付。还得有眼光，只有对即将开展的情报工作有了通盘的考虑才能找到合适的房子。这就是考验这孩子的本事了。

“房子不管是买是典还是租，都不是一二天能解决的，”高弟说，“前后要有十几天的功夫……”

“搞房子的事情交给你了。由你全权处置。这是二十两银子，给你做这些日子的活动经费。”林佰光故意不给他任何指示。完全放手。

高弟办砸了最多浪费点银子，任用错了一个人，后果就严重多了。情报工作中人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大了。

“是，我这就去市面上看看。”

布置完买房子的任务，他接着吩咐陈同去打听一个人。

“此人名叫海述祖，是本地的世家。你去把他家的情况详细的打听出来。”说着给了他二十两银子，“这是你的活动的经费。”

“我这就去。”陈同老诚的点点头，把银子接了过来。

海述祖是本地的望族，海家在这里名气很大，要打听他的的情况，不需要花多少钱。不过情报有大路货也有珍贵的内幕消息。这就看陈同收集情报的本事如何了。

“给你十天时间。”

第二百八十九节 深入琼山

林佰光给这两个人的活动经费很是宽松，想看看他们对活动经费使用的态度。到底是到手了一大笔钱就会乱花，还是知道该如何用钱。

如何寻找落脚点，如何搜集情报，如何使用活动经费，这都是培训班上教授过的，能不能学以致用就看这一次实践了。

布置完任务，林佰光亲自在对府城内外环境和海口千户所城附近进行了初步的实地查勘，还远距离的观察了白沙水寨，观察了海口的防御体系整个海口的防御，以本时空的标准有相当的水准。林佰光因为走得是仕途，对历史著作也稍有涉猎，但是多半是资治通鉴之类的作品，对历史细节的部分不感兴趣。D日之后出于工作需要，也开始涉猎这方面的内容，对明代军事略有所知。

白沙水寨并不仅仅只有白沙港一处，还在东营、芒了两个港湾分设营寨，在神应港周围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和陆地上的海口后千户城和府城以西、以南的多处堡垒形成综合防御体系。拱卫琼州府。



整个神应港、海口后千户所城附近，烽燧、墩台、堡垒林立，港内巡船穿梭往来，岸上也到处设有拒马，有士兵巡逻放哨。守御很是谨慎。

海口是整个海南岛的水陆力量中心，又是重要的海防前线中枢，有这样的规模不足为奇。

不过，林佰光认为：以穿越集团现有的兵力要击破这个防御体系并不困难，如果预期在五年后再进攻，那更是易如反掌。

砖石结构的炮台，到处可见的老式的葡萄牙式的提膛炮——甚至还有虎蹲炮、碗口炮、竹节破落户之类的更老式的火炮，仿制的新式西洋火炮还不多。即使按照本时空的军事水准来看都已经落后了。



碗口炮和竹节炮

看来，明政府在广东的军事改革还没有惠及到海南的海防。不过就算这里的墩台都由十七世纪最好的西方军事工程师来建造，火炮也全部换成红夷大炮，在穿越集团的武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

林佰光转了一天之后心里有了底。他心想，其实拿下整个海南对现在的穿越集团已经不是问题，难得是占领之后无人统治也缺少驻防的军队——打胜了也不能稳固的占领下来。

回到庙里之后，他给临高写出了第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琼州府的情报站可以作为一个情报机构训练人员的“实训基地”，这里的社会环境相对简单，面对的明朝统治机构也比较弱小。一旦有事，救援起来也容易。

另外一个则是将此地作为对广东情报工作的跳板地区。现在的广东工作是由广州站进行的。林佰光认为广州站承担的经济任务过重，而且郭逸等人在广州名气很大，再进行大规模的秘密工作风险很大。一旦出问题，对穿越集团的经济会有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建议将除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外的情报工作从广州站中分离开，由琼州站来实施，广州站只负责支援。

至于林佰光在此地的掩护身份，他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在琼山县开设一家粮行。穿越集团在雷州入股了粮行的买卖，可以从那里调熟手的掌柜和伙计过来，业务关系也是现成的。拿来作掩护最为合适。

米是大家都需要的日用物资，临高现在可销售的新商品很多，几乎每一样都能在这里打开很大的市场，但是林佰光不打算在这里搞什么商业奇迹。他只需要一个掩护身份，让他能够自由的来往广东各地进行活动。所以任何和“临高”沾上关系的商品他都不算经营。

至于规模，无需太大。有一千石糙米的资本就行了。正常做做买卖就是。至于将来穿越集团控制了全海南岛，粮行作为影响粮食流通领域的重要设施，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不会浪费。

高弟和陈同连着出去了好几天，每天早出晚归，林佰光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谋划着未来的情报活动，不去问他们进度如何。这天，高弟先来回报，他找了好几处的房子。

林佰光听他逐一把房子的位置、结构和特点做了说明，还包括成交条件。

高弟看上的房产一共有三处，均在城外，都是一二进的小院子。三处都可买，也可租。二处价钱适中，一处西门外大街上，因为有沿街的柜房，价格要高得多。

“这处房子有三开间的门面，前院很大，能做堆栈，若是用开买卖做掩护是个合适地方。后面还有个小院子，很安静，开后门出去四通八达。”高弟说，“价格比您说得预算要大，可是按这个条件来说价钱不算高。”

价钱是二百八十两，包括给中人、保人的“规费”。以房屋的状况来说这个价格的确不算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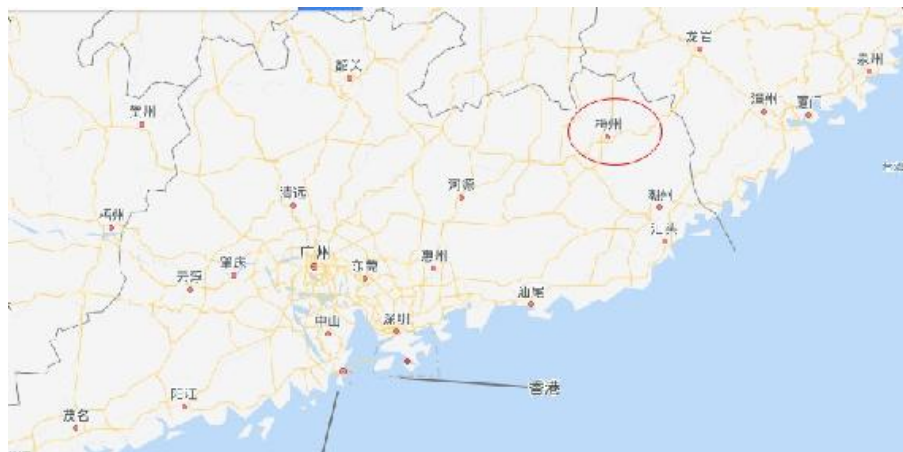
林佰光见他风尘仆仆，说话也有些嘶哑，知道这几天在外面奔波必然是费了不少口舌。不过成绩还算不错。而且他找得这处房子也符合他的需求。看来高弟这人不但能很好的执行任务，还能主动去想如何更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难能可贵了。

陈同汇报说海述祖是海瑞的裔孙，因为受荫于乃祖的名望在琼山县算是当地的缙绅。不过海家的家境很一般。为了要顾及先祖的名望，海家在地方上的一贯奉公守法，从不搞歪门邪道，只靠着一点祖产过日子，维持一大家子的开销颇为窘迫。海述祖一直尝试着经商致富。最近在宗族、亲戚、朋友里集资造了一艘大船出海下西洋去贸易，不过听说半路上遇到了海盗，船货全部被抢走了，只回来了管事和一些水手。债主们纷纷上门来吵闹，为此他正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

海述祖的这点事情，林佰光大多是知道的——他的船和货现在都在临高，处于海事法院的控制之下。当时叫他的管事回去要他亲自来取船，几个月了还没去取。看来这海述祖的胆气不大。听说有债主上门吵闹，林佰光露出了微笑：只要有了外在的压力事情就好办了。

至于海述祖的家长里短，陈同也打听了一些。总得来说，此人很是普通，是个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只不过对财富有较之于常人更大的渴望而已——这大约也是明末许多人的共同特点。

“他家有下人是广东梅州的。”陈同说，“和我是小同乡，我已经和他认了老乡，以后出入海家就容易多了……”



梅州在广东的位置

“很好。”林佰光点头表示赞许。

至于花费情况，高弟花了十几两银子，据他说这些银子都用在结交“中人”上了，还有就是为他自己购置若干绸缎衣服和雇用轿子的费用。

“……若没有几分场面，事情也不会办得如此顺利了。”他解释自己的开销。

“活动经费给了你，你怎么花是你的事情。只要合理。”林佰光道，“可是你这开支也实在太模糊了。看陈同的——”

陈同只花了四两三钱银子，却拿出了详细的开支表格，从请人喝茶吃饭到送人的一双鞋子，一一列了出来。比起高弟的许多条目下只有“应酬费”三个字的开支列表要清楚多了。

“活动经费虽然完全由你支配，但毕竟是公款。”林佰光教育他们，“最要紧的就是个‘公’字。公款无‘私’。我们干得是情报工作，过手的银钱多，花销的地方也多。愈是这样，花钱就愈要明白，哪怕一文钱都要花得清清楚楚。你们可明白？”

“是。”

林佰光停下来审视了下两个少年：“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学会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更加重要。平时不在细节上多主意，对景了就会说不清。到时候你喊冤都来不及！也没人信！”

“是，我们都记下了。”两个人点了点头。

“好，高弟你出面把房子买下来吧，就要西门外大街的那处。”林佰光说着从随身的铁皮小箱里取出八十两银子，“这是定钱，余下的，等过户交割的时候再付清。”

“是不是花几两银子，过户立契的时候请琼山县的户房立个案，请一方大印盖一盖。”高弟建议道。

这是极稳妥的法子，虽然在林佰光看来有些多余——再过个三四年这琼山县衙门都没了，要它来立案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过高弟的想法很缜密，值得鼓励。

“好，就这样办。”

“好嘞。”

琼州情报站就这样紧锣密鼓的开始筹办了。林佰光自己不准备当掌柜的，他根本不懂粮食生意，就由情报委员会从雷州糖业调来。大昌米行的老板朱福生很乐意把自己店里的伙计推荐出来当掌柜和大伙计，并且表示愿意和这家“万丰粮行”建立业务联系从大昌过来的掌柜和大伙不参与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由从临高的训练班里调来的学员负责，他们充任伙计和佣人。内外两条线，便于管理和保密。

第二百九十节 箴片

从起威调来了二三名镖师作为护院。他们和粮行的伙计一样，只负责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搞情报工作。起威毕竟还只是一家合资企业，穿越集团虽然在财务和管理上对其有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从业人员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得，没有经过穿越集团的“净化”处理。可靠程度还略逊一筹。

不过，镖局的人，敬业精神还是足够得。负责保卫工作绰绰有余。林佰光向来认为情报人员主要靠大脑和眼睛来办事，而不是拳头。

高弟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林佰光让他当了粮行的“跑外管事”，也就是现代的业务主管，陈同老诚可靠，充当“内宅管事”。

至于林佰光自己，则是“东家”。他的身份是广州来的商人，在此地开粮行。所需要的一应材料全部由广州站负责搞。

为了符合他的身份，经过执委会批准，给他配备了二名“丫环”，这两个女孩子也是情报训练班出来的，她们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报务员和译电员。

“这可是你的工作人员，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喔。”胡青白在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开玩笑的对林佰光说。

“我会干出这么无聊的事情吗？”林佰光嗤之以鼻：别以为每个男人都把生殖器的需要看得无比重要。

胡青白却没听出他的意思来，摇头晃脑的说：“按理说你是个商人，家里没有老婆说不过去……”

“这你就错了。”林佰光说，“大图书馆史料组的那伙人说，古代的店铺掌柜、店东，向来是不带家眷的。再大的老板，老婆都是丢在家乡，几年回去一趟的。”

“要我这么有钱了就不愿意当这个活鳏。赚钱不就可是为了享受……”

林佰光没有接他的话茬，在他看来胡青白不了解事业才是男人的最大的兴奋点，玩女人得来的快感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时的欢愉。

办了手续之后，他又到政保总署去了一趟，办了交接——既然他现在当了情报站的站长，从工作体系上来说已经脱离了内政委员会的领导，到了情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里。这敌工部的工作得暂时请辞，免得耽误了工作。另外，还要参加一个小小的仪式。

在政保总署的会议室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出席，个个都穿上了整齐的制服，束上武装带。政保总署穿得是元年式海军制服，只是把领章换成了蓝色。

“……各部门：因林佰光同志在敌工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为表彰他的先进事迹，特通令嘉奖……穿越者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文德嗣。一六二九年十一月。”

冉耀宣读完嘉奖令之后，林佰光很正式的敬了个礼双手接了过去，会议室里响起来了一阵颇为热烈的掌声。授予个人的主席嘉奖令这在全部门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当然了，以林佰光的功绩来说，这也不为过。

“可惜没有勋章，一等功二等功这种教法又太简单。我都不好意思授给土著人员，更别说给你了。所以就申请了个主席嘉奖令。”冉耀表示抱歉。

仪式结束之后，冉耀和林佰光在办公室里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将敌工部的工作交接了一番。林佰光要求把部分敌工工作带到情报站去继续下去。包括到广东进行情报旅行，搜寻林淡和徐成的家属的工作，以便继续搜罗诸彩老的残部。

“这部分工作可以移交给你。”冉耀说，“我会和情报委员会协调，再给你一个单独的电台呼号，你可以继续单独向政保总署汇报，要求协助。”

“这太谢谢了。”林佰光说，接着又向冉耀交代了招募来的诸彩老残部的思想动态和要注意的方面——虽然这目前已经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是他和这些人的私交很好，掌握到了大量第一手的思想动向。现在他要离开临高一个阶段，这方面必须要有个说明，免得走了之后无人接手。

他提出要一个人。不过这人算是“政治犯”，虽然也在劳教队里干苦力。掌握治安力量，负责管理劳改事务的独孤求婚却无权管辖——不过政保总署的批准是不能放出来的。

“喔？你要谁。”

“贺新。”

“这个软蛋？”冉耀很是意外，贺新这人他知道，虽然是海盗，却是典型的纨绔，靠着女人的裙带关系上位的怂货。要说有啥专长也谈不上。

“贺新此人留在临高没什么用处，当苦力他都不见得够格。但是到了我的手里却会很有用。”林佰光说。

“好吧，就给你。”冉耀同意了。

林佰光之所以看上贺新，是在和施十四等人的打屁闲聊中得到的信息。

“要说这贺新，吃喝嫖赌，风花雪月，无不精通。是做篋片的好材料。”施十四拿他作笑谈，“平日里陪着大头目们吃喝玩乐是一把好手。就是一打仗就拉稀，最怕听炮响，连中军都不愿意待——大掌柜有时候还得亲自上阵呢。他一天到晚混粮台。”

篋片：旧时称在豪富人家帮闲凑趣的人。

原来贺新是福建一家鱼行的小开，父母去世之后无心经营家业，没

几年吃喝嫖赌就把家产败个精光，走投无路只好投奔自己的表妹。

小开：意思类似于“富二代”，源于老上海话，一般指没有自己独立打理的一桩生意或赖以作主要生活来源的专业，只恃着老爸或老家财势的富家公子。

靠着能说会道，吃喝玩乐的本事，在诸彩老集团里也混出了个小小的局面，实际上也就是充当掌柜们的清客蔑片一类的人物。

这人既然是个蔑片清客的料，对自己就有用。林佰光的远大志向是要深入大明社会。当然深入大明社会不是说要深入到大明的屁民中去，而是交接本时空的富商、官僚之类的人物。待人接物，场面上的应对，林佰光自信手腕足够。不过，本时空的腐败花样，他还不甚了解。贺新既然对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倒是一个帮手。

他又不露声色的旁敲侧击的打听贺新的事情。施十四等人倒也不怎么讨厌这个“小白脸”，此人虽然是个靠着女人的关系上位的蔑片，但却不是什么难弄的奸猾人物。

既然不是奸猾的人物，就好办。林佰光想，只要贺新的本心还不坏，倒不妨动动脑筋，收服了他。

当下开具了释放证件，林佰光关照跟随他一起回临高办事的高弟，先在博铺的留置营地里准备一间单间，备好衣物和个人用品。

他自己，坐上去南宝的公共牛车，到了南宝劳教营。

自从在南宝开矿之后，原先设在百仞采石场的劳教队就迁徙到了南宝——继续设在穿越集团的中枢附近就不合适了，再者百仞滩这样人烟稠密，建筑密集的地方放炮开采石料也很不安全。

林佰光通过了架设在壕沟上的吊桥，深深的壕沟底部栽满了烤干的竹枪，壕沟后面，是一道铁丝网，围绕着二三十栋砖木结构的长条形房屋。四周竖立着木结构的塔楼。

铁丝网的中间的空场上，竖立着一座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的木台，上面有奇形怪状的架子，挂着铁制的镣铐，林佰光想这玩意不问可知是刑具。难怪土著们听到这个地方都要闻风丧胆，显然此地很不讲“人权”。

符有地听说来了个首长，赶紧一路小跑着出来迎接。

“我要贺新，马上带他出来，我要带走。”

符有地为难道：“首长！这人属于‘无期限’的重犯。重犯这会除了病号都在采石场里干活，是不是等他们晚上收工回来，我再派人把他给您送来……”

“我现在就要提人。”林佰光说。

“那得麻烦您跟我去采石场走一趟了。”

劳教队的采石场设在离开营地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坡下，这是劳教队专用的采石场。设有监视的塔楼，布置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组成的警戒

线。三四百个囚犯正在山坡上收集运输着爆破下来的碎石。为了保持卫生和容易识别，头发胡子全部被剃得精光。他们几乎是身无寸缕的在干活，全身上下只有一些布片，不是用来遮羞，而是保护身体不被石头擦伤。

每一队囚犯，都有一个监工模样的人，腰插标记着号码的彩色小旗，手持藤鞭在督工。

这副场景让林佰光想起了电影《斯巴达克斯》里的场面。这不等于赤裸裸的奴隶劳动吗？



2004年《斯巴达克斯》电影图片

《斯巴达克斯》讲述了古罗马奴隶斯巴迪格斯不堪暴虐的统治，决定率领其他奴隶发动起义，以图推翻罗马帝国暴政，悲壮的奴隶抗争故事交织出爱恨情仇的故事。

“这里有女犯么？”

“没有，女人在临高是稀罕物，怎么能放到这里来糟蹋掉了。”符有地说女犯另有一处劳作地点。做得是纺纱整棉和硝皮的活计。南宝是黎区贸易的窗口，木棉、棉花、葛藤、大麻和皮革源源不断的从黎区运出来，轻工业部就在那里设置了一处初级加工厂，用囚犯劳作。

“把16280505130080囚犯带来。”符有地一声令下，手下人马上就下到工地上，不大一会就把一个灰头土脸，一丝不挂的囚犯带了上来。

“你是贺新？”林佰光打量了下他，除了肤色黑糙之外，看上去还算健康，并没有想象中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模样。只是满脸都是灰尘和污垢。